中華大典

文學典

宋遼金元文學分典

中華大典

文學典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主　任： 李　彥

副主任： 朱新均　伍　杰　常　平　張文康　劉　杲
劉積斌　潘震宙

委　員： 于志斌　石洪印　石啓忠　邢良俊　朱新均
伍　杰　任慧英　安平秋　杜　克　李　彥
李正培　李樹人　吳江江　邱久欽　何卓新
沈望舒　武兆令　林被甸　金良年　周和平
段文桂　宮曉衛　馬大謀　夏劍欽　高明光
高紀言　陳金安　孫　顒　孫安邦　孫鑫亭
常　平　許華應　張文康　張光華　楊牧之
賈鴻鳴　劉　杲　劉積斌　潘震宙　蕭欣橋
魏同賢　羅鑒宇　龔存玲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主　任： 任繼愈

副主任： 席澤宗　程千帆　戴　逸

委　員： 卞孝萱　方詩銘　任繼愈　多杰才旦
李明富　李國鈞　李學勤　林仲湘　郁賢皓
馬繼興　袁世碩　席澤宗　唐嘉弘　陳美東
陳鼓應　黄永年　戚志芬　章培恒　張永言
張晉藩　葛劍雄　董治安　程千帆　曾棗莊
湯一介　趙立勛　趙振鐸　劉乃和　劉家和
潘吉星　蕭箑父　冀淑英　錢伯城　戴　逸
繆啓愉　龐　樸

《中華大典》 前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爲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爲二十二個典，近百個分典，内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儘量採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採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并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收集到的資料，精選、精編，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這項工作從開始起就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别爲《中華大典》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認真編好中華大典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李鵬的題詞是：「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抓緊辦理。一九九零年五月，國務院批准

《中華大典》爲國家重點古籍整理項目。一九九二年九月，正式成立了《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召開了《中華大典》工作、編纂會議。自此，《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由試點轉入正式啓動，逐步鋪開。

編纂《中華大典》，學術性很强，工作量很大，工程十分艱巨，全賴廣大專家學者和全國各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圖書館、出版單位的鼎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大家本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心願，發揚奉獻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團結協作，給這部巨大類書的出版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對本書的批評與建議，我們將十分歡迎。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中華大典》編纂通則

一、性質：《中華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對漢文古籍（含已翻譯成漢文的少數民族古籍）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分類整理和匯編總結的新型類書，是在繼承歷代類書優良傳統、考慮漢文古籍固有特點的基礎上，借鑒和參照近代編纂百科全書的經驗和方法編纂而成。編纂《大典》的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各種分門別類的、準確詳細的古代漢文專題資料。

二、規模和體例：《大典》所收古籍的時限，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約七億字。全書體例，着重汲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所採用的經目和緯目相交織這一統一框架結構的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錄分類方法，并根據各類學科內容的實際情況，一般將每一大類學科輯爲一典，也有將幾個相關學科共輯爲一典的。對各典名稱，均以現代學科命名，對於所收入的各種古籍資料，亦儘可能納入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之中。

三、經目：大典共分二十二個典，即哲學典、宗教典、政治典、軍事典、經濟典、法律典、教育體育典、語言文字典、文學典、藝術典、歷史典、歷史地理典、其他社會科學典、數學物理化學典、天文地學典、生物學典、醫藥衛生典、農業水利典、林業典、工業典、交通典、文獻目錄典。典以下以分典、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之下的標目根據各學科特點由各典自行擬定。

四、緯目：共設置九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內容：

① 題解：對有關學科的名稱、概念、涵義、特點等作總體介紹的資料。

② 論說：有關理論部份的資料。

③ 綜述：有關學科或事物的系統性資料，凡有關學科或事物的性狀、制度、範疇、特點及學科地位、發展情況等具體內容均編入此緯目中。

④傳記：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⑤紀事：有關學科或事物的具體活動或事例的資料。

⑥著錄：重要人物或文獻的有關著作資料，如專集介紹、序跋、藏書題記，以及有關著作的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等。

⑦藝文：有關屬於文學欣賞性的散文或韵文。

⑧雜錄：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較高參考價值的資料，均入雜錄。

⑨圖表：根據有關經目的內容需要，圖與表附於相關專題之下，或集中匯總於某級經目之後。

《大典》以內容分類安排各級緯目，各級緯目的正文，一般以原書爲單位，按時代順序排列。每一條資料前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以利讀者核對原書。

五、書目：每分典後附有該分典所收書之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時（年）代、版本等內容。時代以成書時代爲準，成書時代不詳者，以作者主要活動時代爲準，并遵從歷史習慣。

六、版本：《大典》在選用版本時儘量採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採用學術界通用的近、現代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

七、校點：爲儘可能保存古籍原貌，《大典》祇對底本中明顯的脱、訛、衍、倒進行勘正。古本中的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祇對缺筆字補足筆劃。後人刻書時避當朝人諱而改動的字，據古本改回。《大典》採用新式標點法。

一九九六年八月

《中華大典・文學典》編纂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主　編： 程千帆

副主編： 卞孝萱　吳志達　黃進德　張伯偉　董治安
曾棗莊

委　員： 王水照　卞孝萱　吳志達　郁賢皓　周紹良
袁行霈　陳貽焮　黃進德　曹道衡　張伯偉
董治安　程千帆　曾棗莊　詹　鍈　霍松林
王季思　王運熙　余冠英　林　庚　施蟄存
錢仲聯　繆　鉞

顧　問：

《中華大典·文學典》序

程千帆

中華民族是漢民族和蒙、回、藏、維吾爾、壯、滿等五十多個少數民族的集合體，中國文學是以漢民族文學爲主幹部份的各民族文學的共同體。

以漢語爲主要表現媒介的中國文學，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學之一，它經歷了長達三千多年的没有中斷過的發展歷程，以其輝煌的成就和鮮明的民族特徵而成爲全人類文明史上的瑰寶，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絶無僅有的。同時，它對於周邊國家文學的巨大影響，也使得中國文學曾在東亞文學中起過種子與核心的作用。

由於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并且以農業自然經濟爲主要的經濟形態，這就決定了中國文學具有穩定、凝固等特徵。中國文學雖然也處於不斷地發展變化的過程中，但這種過程較爲緩慢，有些重要的文學觀念和文學樣式延續了很長的歷史時期。前者如儒家重視文學的政治教化功能的思想，幾乎在整個封建時代都占據着統治地位；後者如文言散文和五七言詩這兩種文學樣式，分别走過了兩千多年和一千五百多年的歷程。

中國疆域遼闊，方言複雜，不同的自然環境和風俗習慣也造成了不同的文學風貌。就差异較大者言之，地域上的東西之别遠不及南北之异來得顯著。人們常常將《詩經》和《楚辭》分别作爲南北文學的代表，這雖然是一種極爲粗略的劃分，但已經顯示了人們對中國文學的地域性演變特徵的認識。文學上的南北之分，也一直延續到清代。不過，從秦漢以來基本上作爲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帝國，也就相應地使人們産生了大一統的政治觀念，由此而使得中國文學呈現出强烈的統一性。南北文學一方面有差异，另一方面也有交融。尤其是當國家政權處於統一而不是分裂的狀況下，文學的地域性特徵常常衹呈現在整個文學長河中的某些支流之中。

作爲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之一，中國文學具有中華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特徵。首先，它具有特别鮮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即使在上古神話中，先民所崇拜的也不是如希臘、羅馬諸神那樣的天上神靈，而是具有神奇力量并建立了豐功偉績的人間英雄，如女媧、羿、大禹等神話人物，其原型就是古代杰出的氏族首領，他們的神格其實就是崇高、

偉大人格的升華。他們以巨大的力量克服了自然界的種種災難，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中國古代的英雄崇拜，其實是先民對自身力量的崇拜，神話傳說則是先民對自身集體力量充份自信的藝術體現。因此，中國的古代神話多少具有史話的傾向。這種具有鮮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的特徵，也貫穿於整個的中國文學。在古代中國，無論是抒情文學還是敘事文學，作家們總是把目光朝向人間而不是天國，他們關注的是現實世界中的悲歡離合，而不是屬於彼岸的天堂來世。宗教觀念在中國文學中的比重較輕，即使在佛、道二教興盛之時，它們對文學的影響也主要體現爲作家世界觀和思維方式的多元化，而沒有造成文學主題在整體上偏離現實的轉移。

其次，中國文學具有强烈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學說爲主體的傳統思想對中國文學有着深遠的影響，建功立業、治國平天下是大多數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標，「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互補的價值取向則是他們的共同心態。在這種背景下，以文學爲道德教化的功用觀成爲古代最重要的文學思想，「文以載道」是中國文學的基本精神。這種傳統對中國文學產生了正、負兩方面的重大影響：既爲中國文學注入了政治熱情、進取精神和社會使命感，使文學重視道德規範和對國家、人民群體利益的自覺維護，另一方面，它也使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主體意識，淡化了其個性自由。

第三，中國文學最重要的功能是抒情，最重要的表現手法是寫意。儘管抒情述志和敘事寫實這兩大功能在中國文學中都發展得非常充份，但中國文學最引人注目的仍是抒情：以抒情爲主要功能的各體詩歌是中國文學史上發展得最爲純熟的樣式，各種敘事體的文學也同樣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如史傳文學《史記》、元雜劇《西厢記》和小說《紅樓夢》等。所以中國文學既是中華民族的生活圖卷，更是他們的心靈記錄，是人們瞭解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最好窗口。

第四，中國文學追求中和簡約之美。儒家倡導的中庸精神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深刻的。這被概括爲「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在文學作品中有節制地宣泄感情。中國文學在批判現實時多採怨而不怒、婉而多諷的方式，在抒發內心情感時則追求委婉曲折、含蓄深沉。同時，道家思想的影響使中國文學强調簡約的表現手法，崇尚樸素自然的風貌和完整渾成的精神境界。所以中國文學在總體上具有情思宛轉、意味雋永的藝術特徵。這是中華民族平和、寬容、樸實的文化性格特徵在文學中的積澱。

第五，中國文學的主要載體是漢語言文字。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具有單文獨義、一字一音等特徵，所以中國文學在形式上也具有獨特之美：字詞的簡單排列能組成涵義深永的意象，對稱手法的大量運用（以駢文和律詩中的對仗

最顯著），由四聲的變化產生抑揚頓挫、迴環往復的聽覺美感，等等。中國文學中的賦、駢文和律詩、詞、曲，都堪稱世界上形式最精美嚴整的美文形式。

第六，中國文學由於作者群體及讀者群體的差异，可分爲雅文學和俗文學兩類。前者的主要作者是封建士大夫，後者則產生於平民之手。這兩類文學之間的關係雖然也有互相排斥的一面，但主要的則體現爲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互補關係。大致上說，源遠流長的詩和散文被視爲雅文學；而從宋元時代開始產生的白話小說和戲曲則是俗文學的主要形式，它們經過充份的發展後，終於與詩文并列而成爲中國文學中最重要的文體。

這幾個互相依存和滲透的特徵呈現在長達數千年的創作中，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其中詩歌、散文和叙事文學各有其獨特的發展軌迹，雖然這些軌迹有時是重合交叉的。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至遲在公元前六世紀就已編定，其形式主要是四言詩。到公元前四世紀，在中國南方興起了另一類的詩歌——楚辭，其基本形式爲雜言體。到了漢代，五言詩和七言詩開始興起，經過魏晉南北朝詩人的不斷努力，在聲律和儷偶兩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大分裂後形成了大統一，唐代在匯聚南北方文化的基礎上，使五、七言律詩的格律成熟了，這種格律主要着眼於以漢字四聲來諧調詩歌的聲調，體現其相間相重的形式美。唐以後又出現了詞、曲等新的詩歌樣式，在聲律和節奏方面，顯示出越來越朝向自然和自由的發展趨勢，從而最終導致二十世紀初白話新詩的出現。

中國散文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商代的甲骨卜辭與稍後的銅器銘文。專門記錄商周時代王公的言辭、政令的《尚書》，標志着古代散文的形成。《尚書》之後，散文分别向偏重於記述的歷史散文和偏重於論説的諸子散文兩個方向發展。秦漢以後的散文在形式上發展爲古文和駢文兩大類。這兩類文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大體説來，魏晉六朝是駢文形成并逐漸占據文壇主導地位的時期，而自中唐古文運動以後，古文又漸漸地確立了其統治地位，直至近代白話文興起爲止。秦漢以後的散文除了叙事、論説之外，又增加了抒情的功能。在一些優秀的作家手中，散文的三種功能都得到很好的體現，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中國叙事文學的源頭可推至上古神話和史傳作品，但真正的文學創作則始於魏晉小説。到了唐代，傳奇小説奇峰突起，在情節結構、人物描寫等方面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與此同時，民間的説話藝術也開始發展，到宋代就產生了成熟的白話話本小説。明清時代出現的優秀長篇章回小説，標志着古典小説達到了高峰。叙事文學的另一門類是戲曲，

萌芽於漢代百戲，經過唐戲弄和宋金雜劇的階段，到元雜劇而臻於成熟，以後又進一步演變爲明清傳奇和近代戲曲。

中國文學批評也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徵。首先，中國文學批評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除了少數體系完整的著作如《文心雕龍》以外，大量的文學批評表現爲詩話（文話、賦話、詞話、曲話）以及形式較爲特殊的評點、論詩詩等，而歷代作家的筆記、序跋、書信中，也往往保存着重要的文學批評資料。它們雖然帶來了零散、體系性不强的缺點，但同時也具有靈活、準確、精警等優點。其次，中國的文學批評家大多數都是作家，他們的文學批評是以自己的創作經驗爲基礎的，所以與文學現象之間的關係特別密切，很少有脱離創作實際的抽象理論。這還使得中國文學批評往往以文學作品的面目出現，自身具有美文的特徵。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文學批評有着自己的完整體系，産生了一整套獨特的理論範疇，這些範疇往往是擬象取譬以供參悟，具有多義性和不確定性，例如「神」、「氣」、「風骨」、「意境」等等。與西方的文學批評相比，中國文學批評的範疇定義不夠明確，但含義則更加豐富、微妙，它們是根據中國文學的獨特發展過程而歸納出來的，并規範和影響了中國文學的實際進程。中國文學批評特別重視審美感受，所以它和它的批評對象之間，保持着一種極爲和諧而且互相滲透的關係。

以上是對我國古代文學的一個極爲簡略的回顧。

這些文學作品及史實均由其歷代載體保存下來，先民們也已注意到如何方便地使用這些寶貴的文獻。早在三國時代，已經出現類書，從宋到清，都曾由政府主持編出規模日益宏大、編纂日益精審的這類著述。《中華大典》也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進行的。作爲大典的組成部份，《文學典》總體上是依照大典的體例和框架的，同時也按照本學科的特點和實際情況，作了某些調整。比起過去的類書，材料更爲豐富，結構更爲合理，檢索也更爲方便。但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闕漏錯誤重複之處也還不免，希望讀者隨時見教，以便將來有機會改正。

《中華大典·文學典》凡例

一、《中華大典·文學典》以《中華大典》的編纂宗旨爲依據，匯編從先秦到清末的關於中國文學的文獻，以供文學工作者和一般讀者參考和檢索。限於篇幅，《文學典》主要收錄關於作家、作品和文學理論的資料性文獻，不收作品本身。

二、《文學典》分爲六個分典，它們是：《先秦兩漢文學分典》、《魏晉南北朝文學分典》、《隋唐五代文學分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明清文學分典》、《文學理論分典》。分典之下設部，部之下設如下經目：

（一）總論：關於同一時期文學創作的系統性全面性資料。

（二）總集：以集名標目。

（三）體類：必須是約定俗成世所公認者。

對跨越兩個朝代以上的總集、體類，在最後一代朝代立目。

（四）作家：以人名標目，大體上按年代順序排列，并遵從歷史習慣。年代不詳者，置於同期作家之末。作家帶作品。

對跨越兩個朝代的作家，按其主要的創作活動時間定其歸屬。

（五）其它：對作家不詳之作品，以集名或篇名標目。

三、依照《〈中華大典〉編纂通則》，結合《文學典》的特點和實際情況，各分典設置六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內容。

（一）論述：下設綜論、分論二項。對總集、體類、作家的綜合性評論資料，收錄於綜論。對具體作品的評

論資料，收錄於分論。分論以篇名標目。標題相同或原爲失題者，加標首句。

前人對文學作品的創作時間等方面所作的重要考證，酌收於相應的分論。

（二）傳記：下設碑志、傳狀、年譜、考證四項。碑志、傳狀均選錄記載較早、較詳、較可靠者，避免內容重複。年譜篇幅較大者，可摘錄或存目。此外，前人對作家的籍貫、生卒年、家世、科名、官職、交游等方面所作的重要考證，酌收於考證項下。不同的考證結論兼收并蓄。

（三）紀事：下設作家逸事、作品本事二項。作家逸事指碑志、傳狀、年譜之外關於作家各種事迹的記載，作品本事指評論之外關於作品創作背景的記載，均擇要收錄。异說紛紜者，如實反映。

（四）著錄：主要收錄序、跋、藏書題記中關於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的資料。其中有涉及對作家、作品的評論者，收錄於論述緯目。

（五）藝文：下設唱和、紀念、敷演三項。唱和的詩詞、紀念性的詩詞文章，均作精選，并區別於論述、傳記、紀事等緯目的內容。敷演指後世描摹前代人物事件，供欣賞而非實錄的小說、戲曲等。以上三項，均予以摘錄或存目。

（六）雜錄：下設雜記、雜考二項。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具有較高參考價值的資料，均予以編入。

以上經目、緯目，各分典有則設之，無則不設。

《文學理論分典》的經目和緯目，按理論系統另行擬定。

四、《文學典》的收錄範圍，包括古代長期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用漢語寫成的，以及中國境內非漢族作家用漢語寫成的作品記述及評論，其他外國人用漢語寫成的作品不錄。

五、由於《文學典》不收作品，所以凡是作品已經亡佚或作品尚存而作者姓名已經亡佚的，收錄有關的記述、評論。易言之，《文學典》的收錄標準不是根據作品是否存在而定，而是根據有無相關的資料而定。

六、《文學典》對於所收錄的作家的資料，祇編選與文學有關的部份，凡是關於作家的政治、技藝等與文學無關

的內容，一概從略。

七、《文學典》的性質是資料選編而不是全編，所以不能涵蓋中國文學的全部作家、作品，對於已經收入的作家的資料，則按照大家取精、小家取全的原則處理。

八、資料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對卷帙浩繁、編制複雜之巨著，兼標卷次及篇名，以利讀者查核。爲避免混淆，對异書同名者，兼標作者名。對作者、書名皆同，而內容不同者，兼標編輯者名。一書之前刻後刻內容不同者，則標明刻本。

九、校勘：脱，在方括號內中寫出補入的字。訛，將錯字寫在圓括號中，後面寫出改正的字，加上方括號。衍，將衍字寫在圓括號中。倒，將該字的正確位置按脱字的辦法用方括號補上，其錯誤的位置用圓括號作爲衍字處理。通用字、假借字和古今字，一律不改。

一〇、對古籍的省略處，用【略】標出。古籍中的原注，用圓括號標出。書名號用於正規書名、篇名及其簡稱。

一一、數字符號：對古籍的卷次，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〇標出，不用十、百、千、萬。

一二、以上是《文學典》六個分典的通例。各分典在必要時，可依據實際情況加以補充，并在適當地方附加説明。

中華大典·文學典

宋遼金元文學分典

主　編：曾棗莊
副主編：李文澤　吳洪澤
祝尚書　舒大剛

編纂説明

（一）《宋遼金元文學分典》之經目，設緒論、宋文學部一、宋文學部二、宋文學部三、宋文學部四、遼文學部、金文學部、元文學部，凡八部。緯目設論述、傳記、紀事、著錄、藝文、雜錄。

（二）緒論收對宋遼金元文學或唐宋文學發展有關的論説，或綜論各體文學的評説。因其内容較多，下分總論、文章論、詩歌論、詞論、小説論、戲曲論等類，不立目，各類間空一行以爲標識。

（三）宋文學部一至元文學部，各部下皆設總論、總集、體類、作家。總論的内容、結構與緒論同，衹是所涉時限爲該部時限内的綜合性評論。

（四）總集不以編者立目，而以總集名立目，以所收作家時代下限分置各部。總集一般設論述、著錄兩個緯目。個别總集設有紀事。

（五）體類須約定俗成者。跨兩段之總集、體類，置于後一段。

（六）作家下之緯目爲論述、傳記、紀事、著錄、藝文、雜錄。資料少者不標緯目，但資料仍依緯目順序排列。

（七）作家論述分綜論、分論。綜論收對該作家之總體評論，包括仕履、人品及文學成就，而以文學成就爲重點。

（八）分論收對該作家單篇文、詩、詞、小説、戲曲之評論資料。兼及本事而以評論爲主者，亦入此類。分論之資料較多時，又分辭賦、詔令、奏議、公牘、書啓、序跋、論説、雜記、箴銘、頌贊、傳狀、碑誌、哀祭等小類。小類不立目，兩類間空一行以爲標識。資料較少則不分類，或略分而不空行。分論所收資料有一條論及多篇作品者，短者重收，過長者衹在第一處收，其後衹注參見某篇某評，不再重錄，以免過多重複。

（九）傳記收該作家之行狀、碑誌、本傳、雜傳、年譜。一般衹收其中較早、較完整、較權威的一種，其餘存目。所收傳記（包括存目）有評論、著錄資料者，分别收入該作家之論述及著錄。

（一〇）紀事包括作家逸事和作品本事。兼及評論而以紀事爲主者，亦入此類。

（一一）著錄收該作家詩文詞集、詩文詞曲話、小説、戲劇及文學資料較多的筆記之成書經過、版本源流、收藏情況等資料。除綜合性著錄外，不收其他經史子著作之著錄資料。若作家有多種版本不同的作品集，則按集歸類著錄，空一行以爲標識。

（一二）藝文分唱和、紀念、敷演三類。以該作家爲題材之戲劇、小説，一般不收或衹存目。

（一三）雜錄收不便歸入以上各類而又與作家有關的資料，包括雜記、雜考之類。

（一四）以上緯目，根據資料實際情況，有則設，無則闕。

（一五）除個别彙評類書籍外，所收資料皆分類按朝代先後編排。根據《中華大典》的統一規定，每條資料前標明出處，所引單篇詩文衹標

作者、篇名，其他則標書名、卷次。異書同名者，書名前加作者名。

（一六）所收資料一依底本，衹改正明顯的脱訛衍倒。脱字，所補字加方括號；訛，圓括號中爲原錯字，方括號中爲改正之字；衍字加圓括號；倒，正確位置加方括號，錯誤位置加圓括號。

（一七）本書一律採用新式標點，但不用專名號、破折號、省略號。本書所錄資料有省略處，用【略】標出。古籍中的自註、原註，加圓括號。

（一八）全書之末附總集、體類、作家索引及主要引用書目。總集、體類、作家索引包括所在册頁，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或編者）及版本。

（一九）本書爲集體編纂。全書資料，部份爲集體搜集，部份由各部編者補充。具體分工爲：宋文學部一由祝尚書主編，宋文學部二和緒論由曾棗莊主編，宋文學部三和遼文學部、金文學部由李文澤主編，宋文學部四由吴洪澤主編，元文學部由舒大剛主編、李勇先副主編。各部内容的編者與各部主編不完全一致：宋文學部一中的楊億、蘇洵及丁寶臣以下作家爲曾棗莊編；王安石爲李文澤編；其餘（包括曾鞏）皆祝尚書編。宋文學部二中的黄庭堅及其後的作家爲李文澤編，其餘皆曾棗莊編。宋文學部三中的李清照、陳與義、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及以後作家爲吴洪澤編，其餘爲李文澤編。宋文學部四、遼、金、元文學部的主編與編者則完全一致。宋代各部的著錄，除資料極少者爲各部編者所編外，其餘皆統一由祝尚書編。

（二〇）本書審稿，除正、副主編外，還特邀刁忠民、王智勇、王曉波、邱進之、郭齊、楊世文等先生參與。全書調整版式、造字由王蓉貴負責。參與全書資料搜集、錄入、校對者多達數十人，不能一一標明，特此一併表示感謝。

總目

緒論（第一册）
宋文學部一（第一册）
宋文學部二（第二册）
宋文學部三（第三册）
宋文學部四（第四册）
遼文學部（第四册）
金文學部（第四册）
元文學部（第五册）
附：索引（第五册）

緒論

朱長文《蘇州學記》 神宋受命，遏亂興治，乘輿嘗幸國庠，親臨講席。是時勳臣宿將並列藩鎮，庠序雖未興，而鴻儒碩生聞風以起。有若戚堅素在睢水，种明逸在終南，皆聚徒講授，髦俊歸之。其後陪京方面之守臣，稍請興學。自景祐中范文正公作學于吳，又創于潤，滕子京建于湖。慶曆之盛，文正公參豫機政，而石守道，孫明復首居太學。是時仁宗開天章閣，召輔臣八人，問以治要。文正公復以學校爲對，于是詔天下皆立學。神宗之時，立三舍法，置方郡教官，皆試可而後授。今上嗣位，申命近臣薦堪內外學官者。方聖朝承平之久而長育之勤，雖瀕海裔夷之邦，執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干榮祿？裒然而赴詔者，不知其幾萬數。蓋自昔未有盛于今也。凡命教之法，以經術觀其學，以詞賦觀其文，以論策觀其智。所取兼于漢唐，而德行道藝之士參出乎其中矣。然欲合二帝三代之法，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皆在吾君相之所潤色也。

《步里客談》卷下 自古稱齊名甚多，其實未必然。【略】至如近代歐、梅、蘇、黃，而子瞻文章去黃遠甚，黃之詩律，蘇亦不逮也。

謝堯仁《張于湖先生集序》 文章有以天才勝，有以人力勝，出於人者可勉也，出於天者不可強也。今觀賈誼、司馬遷、李太白、韓文公、蘇東坡，此數人皆以天才勝，如神龍之夭矯，天馬之奔軼，得躡其踪而追其駕，惟其才力難局於小用，是以亦時有疏略簡易之處。然善觀其文者，舉其大而遺其細可也。若乃柳子厚專下刻深工夫，黃山谷、陳後山專寓深遠趣味，以至唐末諸詩人，雕肝琢肺，求工於一言一字間，在於人力，固可以無恨，而概之前數公縱橫馳騁之才，則又有間矣。故曰人可勉也，天不可強也。

袁默《答婁秀才書》 今夫爲學之弊莫甚於詞章。詞章所以射利，故天下知務爲此，而不知所以學者，惟剽掠片言數句，投有司之所好。彼一見之，往往驚眩，以爲奇才奧學，故天下之習此成風者，紛紛如也。【略】仁義與道之說，足下乃有取於韓子《原道》之言。韓子實不知道，故其說已自顛謬。請觀介甫所謂「老子言其離，揚子言其合」之論，則盡矣。

葉適《題陳壽老文集後》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餘澤，由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麗益靡，古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爲古人大全，賴數人復見。及乎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興廢，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略】若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脫模擬之習，徒爲凌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

《藏一話腴》內編卷上 三代而降，典謨訓誥之後，有董、賈、司馬遷、揚雄，二班之文莫可繼，曰文止于漢。八分、大隸之餘，鍾、衛，二王之書莫可肩，曰書止于晉。《三百篇》往矣，五字律興焉。有杜工部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藹然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之有加，曰詩止于唐。本朝文不如漢，書不如晉，詩不如唐，惟道學大明。自孟子而下，歷漢、晉、唐，皆未有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萬世繼絕學，開太平者也。

范寬《碧巖詩集序》 我宋三百(下闕)孔孟，庶幾乎成周之世矣。熙、豐之變，禍流縉紳。南渡以後，文氣日卑，道德日衰，小人竊柄，引進同類，擯斥道學，以爲僞黨，凡吾朱子門牆者，悉被禁錮。故道德忠義之士接踵東南，□伏巖谷，或著述吟詠，不以窮達變其心。若碧巖金先生，亦一代高偉人也。

歐陽守道《吳叔椿詩集序》 近世文慕古而詩尚今。其曰古詩，學漢魏晉宋體爾，餘皆唐，甚者專主晚唐，未有以刪前詩爲詩也。孟子直謂「王迹熄而詩亡」，今乃所主如此，詩與，非與？予資鈍而不耐勤，視世人用工於文者十不及一，至於詩，并其一之工無之。詩家不知其幾千百，予不能成誦一篇也。案間有詩集，豈不展玩，然視詩如文，視文如詩，未嘗用詩家法尋其所謂鍛字鍊句者。惟意思暇適，命兒童善抑揚音節者雜取《國風》《雅》《頌》歌之，間與相和。當此之時，胸襟悠然，有不可名之樂，視世間所謂詩人苦思得句而後自快者，予不與易也。

胡次焱《跋鞜軒唱和詩集》 南渡前說詩文家必曰蘇、黃，南渡後說道學家必曰朱、張。老蘇雄詞健筆，成一家言，雖無坡，穎，無傷也；亞夫若非山谷，則康州之名何以顯？魏公功在社稷，何在南軒之增潤，若韋齋不得晦菴，竊料吏部身價，未必如今日赫赫也。是故貴有子也。

《賓退錄》卷五 彭器賓、洪忠宣皆號《鄱陽集》。王岐公、張彥正皆號《華陽集》。楊文公、胡文定皆號《武夷集》。謝無逸、俞退翁、傅子駿皆曰《溪堂》。蘇子美、張會川、張徽皆曰《滄浪》。李師中、石守道皆曰《徂徠》。晏元獻、王荆公皆曰《臨川》。它如錢文僖有《伊川集》，邵康節有《伊川擊壤集》，而程子又號伊川。朱文公編二程文，題《河南程氏文集》，而尹師魯先有《河南集》。又呂

居仁舍人詩曰《東萊先生詩集》，而從孫太史成公，學者亦尊之曰東萊先生，其著述尤多。凡此數者，驟見其名，未免疑混，要皆不若漢、魏以來諸文人，但標姓名曰某人某人集之爲明白洞達也。

魏了翁《眉州戴英堂記》 自漢以來，武陽爲士大夫郡，芳徽懿績，史不絕書。至於我國家掃清氛祲，陶以仁厚，昭以倫理，然後道術浸明，士知所以爲貴。自諫議田公始以直諒聞，朱公、孫公、石公後先以儒學顯。嘉祐、治平之間，則有三蘇父子出焉。自時厥後，世載其英。在元祐時則有若給事中呂公，在建中靖國時則有若太常博士孫公，在靖康時則有若通判杜公。建炎以來則忠愍唐公、忠介劉公、忠愍孫公、內翰王公、給事劉公、文安楊公、殿院杜公、文簡李公、待制孫公、司業劉公，或以節義，或以事業，或以學術，或以辭章，顯用於時，儀法在後，生榮死哀。蓋列諸學官，奠於有司，咸謂無愧者。

又《王侍郎秬復齋詩集序》 國朝自全盛時，豐芑菁莪之澤浹于人也深，雖中更挫揠，而封培之久，根苗未憖。過江以來，如張忠獻、趙忠簡諸老，又相與扶持之，生意昭蘇，足以濟登興運。雖再阨嫚秦，而紹興之季，隆、乾之間，人物復振。故相之僅存惟張忠獻，而聲求氣應則有如正獻陳公、忠肅虞公、劉公、忠簡張公、胡公、玉山汪公、梅溪王公、于湖張公、縉雲馮公、無隱張公，以至杜公莘老、查公元章、馮公圖仲、李公德遠，殆不可勝數。後來繼踵，學問如朱、張二子，詞章如周、洪諸賢，並生錯出，亦非一人。蓋祖宗德澤之感，山川風氣之會，適鍾是時。

又《跋黃尚書由與任千載逢書後》 漢唐以來，殺戮流竄之禍，至施諸士大夫，而以言罪者相望。國朝以仁厚遇士，士生其間，遇所當言，不間疏賤親故。而新法之議、紹述之議、和戎之議，皆柄臣以威力劫而行之，屏逐異己，攜摭史事，羅織口語，箋注詩文，告訐書牘，考諸道策題，摭舉人文字，搜遠方亭館，亦云極矣。而禁防愈密，公于觸犯者愈衆。人之惡不善，如惡惡臭，凡皆實理之不能自欺者。況祖宗德澤涵濡，非一朝之積，及其隱于心而不自知其不可而言之也，雖刀鋸鼎鑊在前，亦奚暇惜哉。

又《題朱文公帖》 王氏之盛也，江南學者爭稱門生，其黜也諱焉。蘇氏之學爭尚于元祐，而諱稱于紹聖以後，又大顯于阜陵褒崇之日。至程子諸儒，亦莫不隨時之抑揚而爲輕重。迨近世，則朱、張諸儒一話一言散落人間者，無一不顯，予之精力弊于題識。雖然，予甚懼焉。李君盍爲我語諸同志，其相與用力于不睹不聞，以庶幾無負于諸老先生之訓。

劉克莊《平湖集序》 本朝五星聚奎，文治比漢唐尤盛。三百餘年間，斯文大節目有二：歐陽公謂崑體盛而古道衰，至水心葉公，則謂洛學興而文字壞。歐、葉皆大宗師，其論如此。余謂崑體若少理致，然東封西祀，粉飾太平之典，恐非穆修、柳開輩所長。伊洛若欠華藻，然《通書》、《西銘》，遂與六經并行，亦恐黃、秦、晁、張諸人所未嘗講。

林希逸《安晚先生丞相鄭公文集序》 歐公嘗曰：文章事業，士不兩能，蓋非爲斯時發也。漢唐輔相，豈無其人？然蕭、曹、丙、魏，房、杜、姚、宋，功名著而不以文稱；韋、平、康、薛，常、楊、燕、許，詞藝勝而事無足錄。論人物者每每遺恨於斯。蓋三光五嶽之氣分矣。獨我朝諸大老，前乎韓、富、馬、呂，後乎張、李、二趙，其人如泰山喬嶽，其文如黃鐘大呂，紀諸旂常者駿閎，垂之簡帙者炳燿，吾宋之懿，所以上並帝王，而諸公亦鍾天地之全美也。

又《後村居士集序》 作者不祈人之知，知之者常在數十年之後，自古諸名人皆然。蓋未有其人之好惡未齊，而其文之聲價已定者。摘其小疵而指爲大謬，悠悠穹壤，異喙同詞，昔之人固有憤恨於時，而棄擲其平生所作者，或瘞以塚，或泛以瓢，豈非痛識眞之難耶！獨我祖宗盛時，儒學明而士具眼，文章家之品目，未嘗以窮達爲高下。若歐、曾、蘇之名以文，梅、黃、陳之名以詩，雖其身困躓寂寥，誚者詈者附和同聲，而片文隻字，人人賞重，其傳則自若也。中興百年，以文字行於今者，其最大亦十數家，大半手自編次，一時或遇或否，互爲升沉，於文何加損焉。此我朝人物議論之公，有非前代所可及者。

《鶴林玉露》丙編卷三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于廬陵，遂爲一代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可尚已」。至于詩，則山谷倡之，自爲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于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腳氣集》 大田王先生諱象祖，字德甫，嘗以文見水心，水心所謂「塵垢

拭杯案」者也。其文簡古老健，雖篔窗亦畏之，第板滯，不及篔窗圓活。然非有意不爲文，非有味不爲句，尤未易及。但所見自僻，嘗有詩云：「皋夔周公佐中古，蕭曹房杜興漢唐。因時因事修治效，不談道學亦何妨？」此意到老強項。予弱冠時，嘗投其書，答書有云：「文字之趨日靡矣，皇朝文統，大而歐、蘇、魯、王，次而黃、陳、秦、晁、張，皆卓然名家，輝映千古。中興以來，名公鉅儒，不自名家，張、呂、朱氏造儒術而非文藝。獨水心持作者之權，一時門人孰爲升堂，孰爲入室，晚得陳篔窗而授之柄。今篔窗之門亦夥矣，求其可授者，未有也。人才之繼絕，天運之盈虧也，斯文之隆替，國家之治亂也。前者夐出，後者邈然，則識者懼矣。鄉邦之彥，嘲風露而寫光影，借比興而盜《離騷》，句吟字煉，豈無一得，而與之讀《檀弓》，談《左傳》，評《國語》及太史公、賈誼、揚雄、韓、柳、歐、蘇之作，求其一言之幾于道，莫得也。議論甚不是，文章自好什么？」「文柄未有可授者也」元云：「求其可授者，未有也。」以紙帖其上云：「未有可授者也。」今眞迹尙存。王行志編其先集，求序于荆溪，改作「可授者可數也」，蓋恐荆溪以爲妨也。

方岳《跋陳平仲詩》 雲谷謝公使治鑄之年，過予崖而西也，手其友陳平仲詩若詞三鉅篇示余。讀且評曰：本朝詩自楊、劉爲一節，崑體也，四瑚八璉，爛然皆珍，乃不及夏鼎商盤，自然高古。後山諸人爲一節，派家也，深山雲卧，松風自寒，飄飄欲仙，芰荷衣而芙蓉裳也，而極其摯者黃山谷詞。自歐、蘇爲一節，長短句也，不絲不簧，自成音調，語意到處，律呂相忘。晏叔原諸人爲一節，樂府也，風流蘊藉，如王謝家子弟，情致宛轉，動蕩人心，而極其摯者秦淮海。山谷非無詞，而詩掩詞。淮海非無詩，而詞掩詩。若西麓君，所謂「掩有二子成三人」者與。窺豹一斑，則「娥眉不及宮前柳，一度春風一度開」，唐人得意句也。「白露橫塘，一片孤山幾夕陽」，眞情順下風而立矣。因筆其語集中，明當嗽白山水焚不乳盡觀之。

王應麟《方壺存稿序》 文士以逸民特招，如老泉以歐公，後山以坡公。至於韓子蒼之流，皆不由科目進。柳塘居士遇文公於慶元，遇西山於嘉定，而上不遇，豈二公不能爲歐、蘇哉？

趙秉文《答李天英書》 至於詩文之意，當以明王道、輔敎化爲主。六經吾師也，可以一藝名之哉？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子雲、韓愈、歐陽修、司馬溫公，大儒之文也，僕未之能學焉。梁肅、裴休、晁迥、張無盡，名理之文也，吾師之。太白、杜陵、東坡，詞人之文也，吾師其辭，不師其意。淵明、樂天，高士之詩也，吾師其意，不師其辭。然吾老矣，眼昏力薾，雖欲力學古人，力不足也。

劉墉《答友人論時文書》 夫士稟虛靈清貴之性，當務光明遠大之學。然爲昔之士，沈薶於卑近而不獲超卓於高遠者，蓋宋朝束縛天下英俊，使歸於一途，非工時文，無以發身而行志，雖有明籍之材，雄傑之士，亦必折抑而局於此，不爲此不名爲士，不得齒薦紳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趨，白頭黃冊，翡翠蘭苕，至有終老而不識高明之境者，可哀也。今幸廢時文無用，是殆天賜讀書歲月矣。尋求聖賢旨趣，洗濯厥心，先立其大，豈不油油然有顏，曾自得之樂？顧復沈汩於此，則宋人拾鄭人之遺契，而曰吾富可待者也。又有重可哀者，《南唐書》載：金陵被圍，亡在旦夕，後主猶命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史臣反覆哀痛，謂其不識事勢，每讀使人殆無以爲懷。而比歲襄圍六年，如火益熱，即使刮絕浮虛，一意救國，猶恐不蔇，士大夫沈痼積習，君亡之不卹，而時文乃不可一日廢也。痛念癸酉之春，樊城暴骨，殺氣蔽天，樊陷而襄亦失矣。壯士大馬如雲，輕舟利楫如神，敵已刻日渡江吞東南，我方放解試，明年春，又放省試。朝士惟談某經義好，某賦佳，舉吾國之精神工力，一萃於文，而家國則置度外。是夏又放類試，至秋參注甫畢，而陽羅血戰，浮屍蔽江。未幾上流失守，國隨以亡，乃與南唐無異，悲夫！愛文而不愛國，卹士類之不得試，而不卹廟社之爲墟。由是言之，斯文也，在今日爲背時之文，在當日爲亡國之具。夫安忍言之。

《隱居通議》卷八 入宋，則古文、古詩皆足以方駕漢唐，惟律詩視唐益寡焉。

趙孟頫《第一山人文集序》 宋以科舉取士，士之欲見用於世者，不得不繇科舉進，故父之詔子，兄之敎弟，自幼至長，非程文不習，凡以求合於有司而已。宋之末年，文體大壞。治經者不以背於經旨爲非，而以立說奇險爲工；作賦者不以破碎纖靡爲異，而以綴緝新巧爲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應，程文之變，至此盡矣。狃於科舉之習者，則曰：鉅公如歐、蘇，大儒如程、朱，皆以是顯，士捨此將焉學？是不然，歐、蘇、程、朱，其進以是矣，其名世傳後，豈在是哉？

方回《讀張功父南湖集并序》 然南渡以來，精於四六而顯者，詩輒凝滯

不足觀。駢語橫於胸中，無活法故也。然則紹聖詞科，誤天下士多矣。

袁桷《書鮑仲華詩後》 宋太宗、眞宗時，學詩者病晚唐萎薾之失，有意乎《玉臺》、《文館》之盛，絺組彰施，極其麗密，而情流思蕩，奪於援據，學者病之。至仁宗朝，一二鉅公浸易其體，高深者極凌厲，摩雲決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逃遁。考諸《國風》之旨，則蔑有餘味矣。歐陽子出，悉除其偏而振絜之，豪宕悅愉，悲慨之語，各得其職。今之言文章者，皆其門人，而於詩則不復有同焉。嘗深疑之，其力不能似之與？抑其心之和平不得與之同與？降于後宋，言詩者人人殊，而歐陽子之詩，訖未有宗之者。

《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一》 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治化之汚隆，風氣之離合，雖不足以儗倫三代，然其時君汲汲于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爲先務，學士縉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于口，豈不彬彬乎進于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爲文盛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爲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

又卷四三九《文苑傳一》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尙，而一代之規橅，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尙文，端本乎此。太宗、眞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爲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爲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矣。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于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

歐陽玄《潛溪集序》 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爲盛，逮及東都，其氣寖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于古。南渡以還，爲士者以泛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

又《元故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 自漢魏六朝以來，經生文士判爲兩塗，唐昌黎韓公、宋廬陵歐陽公力能一之，而故習未盡變也。濂洛諸君子出，其所著作，表裏六經，言或似之，於是文極文之典奧，道極道之精微，一趨於至善而後止。其歿也，門人錄其語以相授受，其爲書雖出一時之紀聞，然概之聖人修辭立誠之旨，未盡合也。昧者準之以立言，世之文士共起而病之，然文士知病其爲文而未必知文外非別有道，道外非別有文也，二者胥失焉。宋末病滋甚。

息機子《雜劇選自序》 一代之興，必有鳴乎其間者。漢以文，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以詞曲。其鳴有大小，其發於靈竅一也。

楊維楨《曹氏雪齋弦歌集序》 女子誦書屬文者，史稱東漢曹大家氏，近代易安、淑眞之流，宣徽詞翰，一詩一簡，類有動於人。然出於小聰狹慧，拘於氣習之陋，而未適乎情性之正，比大家氏之才之行，足以師表六宮，一時文學而光父兄者，不得並議矣。

陳贊《正統重編西湖林和靖先生詩集序》 杭之西湖聞天下，而山水明秀，誠非他處所及，奈何在繁華富盛之區，畫舫絲竹之音自旦達暮，流連光景，沈酣聲色，其來舊矣。故凡游西湖而形諸題詠者，不過寫其歌舞燕賞之樂耳。雖昔東坡、樂天之賢，亦所不免，甚至以西子淡粧濃抹爲比。至若楊鐵崖之《竹枝詞》，則又鄭聲之尤者，是豈不爲西湖之累耶？今觀先生集中湖上諸作，興寄高遠，邃雅閒淡，寫景狀物，一出天趣之自然，使摩詰復生而筆之圖畫，未或過也。且無一語及繁華聲色之事，足爲湖山一洗塵俗之陋，於此可見先生胸中所存也矣。

吳仲子《苔石效顰集序》 蓋宋自南渡大江以來，中興於杭，和議既成，上下率以詩文藻飾治具，文敎益隆。至甯宗、理宗朝，經史纂修，發先儒之所未言者，至於今昭然如日星之麗乎上。彝倫之所以攸叙，人文之所以昭宣，深有賴焉。道統固根於人心，豈不因文而益著也？

劉璋《弘治刊龍雲文集序》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廬陵郡以古文倡明斯道，自歐陽文忠公始，繼之者龍雲劉先生也。【略】或曰：「周益公必大謂廬陵郡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爲一代儒宗，繼之者龍雲先生也，信歟？」予曰：「文之難言久矣。周、秦以前固無庸議，下此惟西漢爲近古。晉、宋、齊、梁趨於綺靡弗振，至唐韓文公始斥而返之。韓氏之文，非唐之文也，西漢之文也。逮宋歐陽文忠公始振而效之，歐陽氏之文，非宋之文也，西漢之文也。先生之文醰經飫史，吞吐百氏，直欲追配于韓于歐，亦非宋之文也，乃西漢之文也。哲宗以爲相如，子雲復出，可謂知乎文者矣。周益公之論，豈欺我哉？先生眞古之人豪，一代之儒宗也歟。」

方孝孺《談詩五首》之二 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昆侖派，卻笑黃河是濁流。

張鎣《嘉靖刊竹齋詩集序》 宋興，自慶曆彬彬多理學之士，闡聖宗，叙

人紀，沿源派而上下之，遐哉盛矣！其植表立則，唯以聞道，往往微情逸興播於聲詩，而音節與世代斯異，天下後世有識傳焉。於乎！其見大，則其旨遠，雋永之味終不可諼也。南渡後，作者巋然，慈湖楊先生，洞究陸學，名震南服，紫陽夫子韙其言議。

茅維《萬曆本宋蘇文忠公全集叙》 五季承唐之靡，而宋復振之，以紹唐之元和。其間廬陵先鳴，而眉山、南豐爲輔。卒之士人所附，萃於長公，而廬陵不自功矣。然文之變也，變則創，創則離，離其章而壹其質，是謂唐、宋之復古。顧狥名之士，求其離而瑕之，嘵嘵然援古以自多，將謂越唐、宋而逼秦、漢，其合者直章焉爾，而質不唐、宋若也，奚其古？

《升庵詩話》卷五 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元人評之當矣。且以一事言之。張君房謂藝祖受禪，歲在庚申，庚者金也，申亦金位，當爲金德。謝絳謂作京于汴，天下中樞，當爲土德。程伊川謂唐爲土德，故無河患；宋爲火德，故多水患。甚矣，宋人之饒舌也，其君之厭聽也宜哉！

又 宋人愛圖鳴鵠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人曲有入破、急煞之名，未幾而亂。

陸深《與康德涵修撰論樂》 古樂主聲，詞以譜其聲也。孔子所刪，刪其不合於管弦者。【略】宋歌詩餘，聲又亡。至金元時，曲子盛行，今所傳者，南北調二聲在耳。謂即此是古樂，深未敢信也。大抵古人審聲以選字，然後鍊字以摛文，後世先結文字，乃損益律呂以和之，去元聲遠矣，恐非古也。【略】舊傳王粲、張飛等作傳奇，俱含鍊鍛人才意，所以鼓舞人精神不倦，此卻與詩之正變合，不屬義理。宋儒所釋《正風》、《變風》、《大雅》、《小雅》，是剩語也。

袁中道《宋元詩序》 蓋近代修詞之家，有創謂不宜讀宋、元人書者。夫讀書者，博采之而精收之，五六百年間，才人慧士，各有獨至，取其菁華，皆可發人神智，而概從一筆抹殺，不亦寃甚矣哉！自有此說，遂爲固陋慵懶者託逃之藪。書既不必讀，斯亦不必存，則宋、元諸集可遂聽其散佚澌滅，而不復問也耶。當宋初，有九僧之詩，其佳語寘之唐集中不可辨，自中宋時已不復存。陸放翁稱潘邠老之詩，以爲妙不可及，而潘集今亦無從得睹。黃山谷集極口江陵高荷工於學杜，而志已逸其名。

《懷麓堂詩話》 詩太拙則近於文，太巧則近於詞。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詞也。

《四溟詩話》卷一 唐人歌詩，如唱曲子，可以協絲簧，諧音節。晚唐格卑，聲調猶在。及宋柳耆卿、周美成輩出，能爲一代新聲，詩與詞爲二物，是以宋詩不入絃歌也。

《詩藪》內編卷一 詩至於唐而格備，至於絕而體窮，故宋人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人不得不變而之曲。詞勝而詩亡矣，曲勝而詞亦亡矣。

又 裂周而王者，七國也，閏漢而統者，六朝也，竊唐而君者，五代也。七國所以兆漢，六朝所以開唐，五代所以基宋。【略】五季亂不加於戰國，變不數於南朝，而上靡好文，下曠學古，故自宋至元，歷年三百，莫能自拔。非天開明德，宇宙其無詩哉！

又 唐末、五代，復變詩餘。宋人之詞，元人之曲，製作紛紛，皆曰樂府，不知古樂府其亡久矣。

又 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漢、魏古詞，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宋、元詞曲，一變也。六朝聲偶，變唐之漸乎；五季詩餘，變宋之漸乎。

又卷二 四言不能不變而五言，古風不能不變而近體，勢也，亦時也。然詩至於律，已屬俳優，況小詞艷曲乎。宋人不能越唐而漢，而以詞自名，宋所以弗振也。元人不能越宋而唐，而以曲自喜，元所以弗永也。

鄭彥吉《許宇詞林逸響序》 且生人喜怒哀樂之性，并託于風雲月露之譚。故雅降爲風，風降爲騷，騷變而漢魏有詩，詩變而李唐工律。詞盛于宋，藝林之雅韻堪誇，曲肇于元，手腕之巧思欲絕。

蔣鎮《春卿遺稿跋》 公先後守姑蘇數年，自韋刺史、白司馬後，文章政事，風流蘊藉，輝映千載，唯公一人。至於劻勷中外，偉議熙績，勒在太常。公始自義興遷吳城，七葉簪纓，甲于江右。宋季式微，羯虜遷鼎，含華隱耀，身名雙逸。聖祖蘊隆，迄於成、弘間，科名繼起，泝厥源本，實公載造。

陳子龍《幽蘭草詞序》 詞者，樂府之衰變，而歌曲之將啓也。然就其本制，厥有盛衰。晚唐語多俊巧，而意鮮深至，比之于詩，猶齊梁對偶之開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穠纖婉麗，極哀艷之情；或流暢淡逸，窮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辭隨意啓，天機偶發，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渾，斯爲最盛也。南渡以還，此聲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傖武，諧俗者鄙淺而入于優伶。以視周、李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歎。元濫塡詞，茲無論焉。明興以來，才人輩出，文宗兩漢，詩儷開元，獨斯小道，有慚宋轍。

又《三子詩餘序》　詩與樂府同源，而其既也，每迭爲盛衰。艷詞麗曲，莫極于梁、陳之季，而古詩遂亡。詩餘始于唐末，而婉暢穠逸，極于北宋。然斯時也，并律詩亦亡。是則詩餘者，非獨莊士之所當疾，抑亦風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廢者。

徐乾學《宋金元詩永序》　唐以後無詩之說，吾不知其所自始也。文章之道以變化爲能，以日新爲貴。天之生才無窮，事物之變態無窮。以才人之心思與事變相遭，而情景生焉，而眞詩出焉。不可以格調拘，不可以時代限也。春蘭秋菊不同質而同芳，洪鍾短簫不同響而同律。從來作者，風會遷流，體制各別。義熙之作不類建安，而陶、謝與曹、劉並美，永明之體有異天監，而沈、范與江、鮑齊踪。唐人未嘗祖漢魏而祧六朝，今人輒欲宗唐而黜宋元，有是理乎？宋元人詩風調氣韻誠不及唐，而功□力厚，多所自得。至如都官之清婉，東坡之豪逸，半山之堅老，放翁之雄健，遺山之新俊，鐵崖之奇矯，並足步武韓、杜，頡頏高、岑，其才力更在郊、島諸人之上，而輒云唐後無詩，是猶燕、冀之客不信有峨眉、羅浮之高，揚、粵之人不信有盤江、洱海之闊，徒爲陋而已矣。自嚴滄浪論詩有大小乘禪之喻，明高廷禮因之，有正宗、羽翼、接武諸標目，北地信陽，婁東歷下，後先同聲，學者莫不家開元而人大曆，宋元詩集幾于遏而不行。近代一二大雅之士昌言擊排，于是操觚家稍稍復言宋元。雖然，宋元詩未易讀，學宋元詩亦未易也。元人之學唐取其神理，今人之學唐肖其口吻，所以失之彌遠。今不探其本，而以學唐者學宋元，惟其口吻之似，則粗疏拗硬、佻巧窒澀之弊又將無所不至矣。故無宋元之學識不可以學唐，無唐人之才致不可以學宋元，余嘗論之云爾。前吳興守廣陵吳園次先生，當今最爲工詩，其稱詩實宗三唐，而自唐以下無所不鈎貫。以宋元人專集既汗漫，諸家選本互有得失，于是刪次宋元並金人之詩，都爲一集。其所收者縱橫變化，各盡其才之至，而粹然歸于大雅，其疏野凡俗，稍落窠臼者，概以刊削。是編也行，庶幾三四百年才人之心靈光焰，得煥發于斯世，而學者有所準的，亦不至窘步而乖方。余故推其意而序之，既以救貌爲唐詩之病，亦以告天下之貌爲宋元詩者也。康熙十七年五月崑山徐乾學謹序。

李祿貞《武夷新集序》　柘浦據閩上流，千崖萬壑，秀色可餐，而地靈人傑，代不乏賢。予不慧，出宰茲邑。當改步之初，慮干戈雲擾，文獻無徵，乃於簿牘暇晷，咨遺賢，輯志乘，摭古稽今，裒然成帙。晉唐以上，絕鮮人文；迨乎趙宋，風氣聿開，才冠閩服，一爲西山眞夫子，一爲大年楊先生。二公文章事業，不相頡頏。而《西山全集》及雜著諸書，久已殺竹刊梨，家吟而戶誦之。獨大年先生文詞，不少概見，僅載其《神童登樓》一絕，何撰著寥寥耶？

李來泰《康熙本宋泰伯公文集叙》　大儒德業，從來所遇不竟所用，微獨家泰伯爲然，胡潘氏專致歎於濂、洛群哲之不登相位也。且周、程、張、朱，或出或處，或處而復出。唯公一出即處，確乎不拔其操，鞏遁丘園，優游竹素，前引關、閩、濂、洛之緒，後啓青田豫章之傳，是公之出處誠正，公之學問誠可與周、程、張、朱後先并耀者矣。抑考史冊所紀，周、程、張、朱，生而阨遺，死則贈爵贈謚，祀典昭於無窮。我泰伯公之歿也，既敕葬有加禮矣，復祀之少牢，歲祭以官，迄今蕃衍盛大，四支之嫡裔，隸在撫、建、饒、廣者，靡不徬徨而駿奔焉。由是觀之，儒者身雖困於一時，而其道實亨於奕世，大都如是，何必獨爲我泰伯公致惜哉！唯是大儒之生也不偶，或當代而無其人，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其人而一鳴輒斥。故儒者之盛，莫過於宋，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彰，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不與之俱彰者，夫豈儒者之負人家國哉？專與不專，亦司君相者之所務擇也。有志於致治興道者，愼毋若宋人然。予故於序斯集也，而感慨併繫之矣。

吳綺《宋金元詩永叙》　詩之道本于性情，此之性情非彼之性情也。詩之敎關于氣運，今之氣運非昔之氣運也。十五國之不得不漢魏，漢魏之不得不六朝，六朝之不得不三唐，三唐之不得不宋金元者，氣運之所爲也。而十五國之後，漢魏成其漢魏，六朝成其六朝，三唐成其三唐，宋金元成其宋金元，則其人之性情在焉。不敎而成，不謀而合，而其人要未嘗求其成，求其合也。故詩至三唐而盛，非至三唐而止。乃說者輒謂唐以後無詩焉，亦何其言之陋哉。夫唐以後無詩，是宋金元可以不作，宋金元尚可不作，至于明，至于今，又安用乎撚鬚搖膝，敝敝于聲音之數哉？故余是編于三唐之後急掇宋金元而出之。存宋金元所以存三唐，所以存宋金元之不爲三唐者，所以存三唐于宋金元也。讀此者以己之性情，合于宋、合于金、合于元之性情，始可以論宋金元之詩，始可以論三唐之詩矣。以己之性情得乎宋，得乎金，得乎元之性情，又何氣運之足云乎？時康熙戊午柘月望日豐南吳綺書于看奕軒。

汪琬《拾瑤錄序》　爲詩文者要以義理經濟爲之原。朱徽公固理學之祖也，而其詩文最工，推南宋一大家。唐之陸宣公、李衛公，宋之韓魏公、范文正

公之流，其勳名在朝廷，其聲望在天下後世，宜乎不屑於詩文矣；然而議論之卓犖，詞采之壯麗，五七言小詩之雍容爾雅，至今讀其片言隻句，猶莫不想見其風采，而企慕其人。然則區道學、儒林、藝苑爲三，此史家之陋，未可謂之通論也。

舒玢《雍正集刻廣平先生類稿序》 自大宋，名賢輩出，立說著書，文章崛起。

紀昀《詩教堂詩集序》 兩漢以後，百氏爭鳴，多不知詩之有教，亦多不知詩可立教。故晉、宋歧而玄談，歧而山水，此教外別傳者也，大抵與教無裨，亦無所損。齊、梁以下，變而綺麗，遂多綺羅脂粉之篇，濫觴於《玉臺新詠》，而弊極於《香奩集》。風流相尚，詩教之決裂久矣。有宋諸儒起而矯之，於是《文章正宗》作於前，《濂洛風雅》起於後，借詠歌以談道學，固不失「無邪」之宗旨。然不言人事而言天性，與理固無所礙，而於「興觀群怨」、「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則又大相徑庭矣。

姜宸英《唐賢三昧集序》 古文自韓、柳始變而末盡，其徒從之者亦寡，歷五代之亂，幾沒不傳。宋初，柳、穆闡明之於前，尹、歐諸人繼之於後，然後其學大行，蓋唐與宋相賡續而成者也。詩至中、晚已小變，王元之輩名爲以杜詩變西崑之體，而歐、蘇各自成家，西江別爲宗派。至南渡，而街談巷語競竄六義，其間能以唐自名其家，自放翁、石湖而外，不可多得。

鄭燮《與江賓谷江禹九書》 文章有大乘法，有小乘法。大乘法易而有功，小乘法勞而無謂。【略】韓、柳、歐、曾之文，曹操、陶潛、李、杜之詩，所謂大乘法也。理明詞暢，以達天地萬物之情，國家得失興廢之故，讀書深，養氣足，恢恢游刃有餘地矣。【略】詞與詩不同，以婉麗爲正格，以豪宕爲變格。變竊以劇場論之：東坡爲大淨，稼軒外腳，永叔、邦卿正旦，秦淮海、柳七則小旦也；周美成爲正生，南唐後主爲小生，世人愛小生定過于愛正生矣。蔣竹山、劉改之是絕妙副末，草窗貼旦，白石貼生。不知公謂然否？

錢泳《題曲目新編後》 余嘗聞之隨園先生云：「自虞、夏、商、周以來，即有詩、文。詩嘗始于《三百》，一變而爲騷、賦，再變而爲五、七言古，三變而爲五、七言律。詩之餘變爲詞，詞之餘又變爲曲。詩而至于詞曲，不復能再變矣。文當始于二《典》，一變而爲《左》、《國》，再變而爲《史》、《漢》，三變而爲六朝駢體以及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變而爲時藝，文而至於時藝，亦不復能再變矣。」嗚呼！圖刑畫地之法廢而傳奇作，以戲示人，演爲詞曲，此泰平之有象也。鄉舉里選之法廢而科舉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此治世之良規也。然則時藝者，實《典》、《謨》、《訓》、《誥》之遺風，而詞曲者，亦《國風》、《雅》、《頌》之餘韻也。

青溪菰蘆釣叟《醉怡情·自叙》 三代以上無論，彼成周歌樂章，漢歌樂府，六代古樂府，唐絕句，宋詩餘，元塡詞，而聲音之變，于是乎極。學士師源窮流，動有升降之說。余嘗綜其本末以覈之，理有或然者。雅頌多不可辯，其器亡，其音缺。即如杜夔其人者，僅傳四詩，聲樂之逸響久矣。漢具仰《三百》遺意制古樂，所著有《黃門》、《郊祀》、《鐃吹》、《房中》諸章，差近古，然而《天馬》、《寶鼎》涉腴誦，《摩訶》、《兜勒》乖典雅，《白紵》、《箜篌》疑摩曼，君子無取焉。泰始以下，尤其甚者。延至六朝，以暨開元天寶，尤工艷製。有宋崇寧立大晟樂府，周美成釐訂宮商，得八十餘體。金元高、董諸公出，南弦北板，各擅門戶，而詞學于是乎大備。嗚呼，一聲音之微，遞變以至宋、元而後極。

《龍性堂詩話初集》 歐陽永叔謂當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尹師魯、蘇子美、穆伯長、柳仲塗輩，皆於五代文體薄弱之時，力宗昌黎，天下文章，由是一變。迄今惟知有永叔，師魯、伯長之徒，人無稱焉。宋人稱詩，前推蘇、黃，後推陳、陸，不及滄浪。

《漢詩總說》 吾嘗論兩漢之文，皆有六經氣味浸溢乎其中，唐、宋諸名家，不過引經文爲證據耳，其實氣味遠甚。漢詩典質樸奧，與《雅》、《頌》相近，豈晉、宋以下所能？

《劍谿說詩》卷上 漢人篤學，不易爲文，文出氣厚。六朝文士，未嘗無學，然摭華棄實，文故靡靡。唐大家及北宋人，皆有文有學。南渡後，義理之學盛，往往易於語言，而文不逮學矣。詩之升降亦然。

馮煦《彙刻傳劇序》 聲音之道，發乎情而通乎政者也。《小戴禮·樂記》篇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驕）志。」又曰：「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蓋聲音之道，情以始之，政以終之，莫善乎此也。《三百篇》降而樂府，樂府降而五七言詩，五七言詩降而詞，詞降而南北曲。其陰陽清濁，短長抗

墜，疾徐剛柔，悲愉怨慕不盡同，而發乎情通乎政一也。故聞《安世房中歌》，而知漢高之方興；聞《玉樹後庭花》，而知陳後主之將亡；聞《反調安公子》，而知隋煬之不反；聞《霓裳羽衣曲》，而知唐明之不終。大晟樂府流及教坊，道君以之北狩，江左一隅，危如纍卵。而《春燈》《燕子》，君臣同嬉，明社亦終屋矣。曲雖一藝之末，亦興亡治亂之所繫哉！

《人間詞話刪稿》 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爲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爲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眞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爲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

蘇軾《堯繹先生文集叙》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于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已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于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于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游，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堯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歿，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于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于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于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姓顏氏，先師兗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又《六一居士集序》 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歿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

黃庭堅《與王觀復書》 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薾，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唐子西文錄》 近時士大夫習爲時學，忌博聞者率引經以自強。余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知經則不可。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 本朝四六，以劉筠、楊大年爲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敝類俳語可鄙。歐陽公深嫉之曰：「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自及第遂棄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也。」如公之四六云：「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於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俳語爲之一變。至蘇東坡於四六，如曰：「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三十餘年而定。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以滌之，偶儷甚惡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則亡矣。

《南窗紀談》 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屬稿，其不輕易如此。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爾。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叙事，雖造次間必期於工，遂以名家，士大夫翕然傚之。方古文未行時，雖小柬亦用四六，世傳宋景文公《刀筆集》，雖平文亦務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傅崧卿給事以冰餉同舍，其柬辭云：「蓬萊道山，群仙所遊。清異人境，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炎。餉以冰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靈棋也。」一坐大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

李邴《初寮集序略》 本朝承五季之後，楊、劉之學盛於一時，其裁割纂

組之工極矣。石介憤然以楊公破碎聖人，爲世巨害，著論排之甚力。然當時文宗鉅儒，司翰墨之職者，亦必循本朝故事。如近世張公安道高簡粹純，王公禹玉溫潤典裁，元公厚之精麗穩密，蘇東坡先生雄深秀偉，皆制詞之傑然者。譬之王良、造父，策驥騄而騁康莊，一日千里，而節以和鑾，馳之蟻封，亦必中度，豈能彼而不能此哉？

黃次山《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叙》 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藝祖神武定天下，列聖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與時而奮。王元之、楊大年篤尚音律，而元獻晏公臻其妙；柳仲塗、穆伯長首唱古文，而文忠歐陽公集其成。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直，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愧者也。

呂榮義《唐眉山先生文集序》 近世以文集顯於時者，文忠公有《六一居士集》，舒王有《臨川先生集》，參政呂公有《觀文集》，丞相張公有《無盡居士集》。蓋其文如是，其官如是，雖樵夫野老、市井庸人，皆能道其姓字而樂誦之。故言之易以信，而傳之易以廣，其勢然也。

汪藻《鮑吏部集序》 本朝自熙寧、元豐，士以談經相高，而黜雕蟲篆刻之習，庶幾其復古矣。然學者用意太過，文章之風日衰。

又《蘇魏公文集序》 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於前，歐陽文忠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

曾幾《東萊先生詩集跋》 文集莫盛于唐，亦莫盛于本朝。唐則韓退之、柳子厚，本朝則歐陽文忠公，實爲之冠。是數公固出類拔萃，巍巍乎不可尙已。編次而行于世，退之則李漢，子厚則夢得，文忠公則東坡先生。或其門人，或其故舊，又皆與數公深相知。蓋知之不深，則歲月先後、是非去取，往往顚倒錯亂，不可以傳。近世張文潛、秦少游之流，其遺文例遭此患，知與不知之異也。

王銍《四六話序》 先君子少居汝陰鄉里而游學四方，學文於歐陽文忠公，而授經於王荆公、王深父、常夷父。既仕，從滕元發、鄭毅夫論作賦與四六，其學皆極先民之淵蘊。銍每侍教誨，常語以爲文爲詩賦之法。且言賦之興遠矣，唐天寶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自此八韻律賦始盛。其後作者如陸宣公、裴晉公、呂溫、李程，猶未能極工。逮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吳融出於場屋，然後曲盡其妙。然但山川草木、雪風花月，或以古之故實爲景題賦，于人物情態爲無餘地。若夫禮樂刑政、典章文物之體，略未備也。國朝名輩猶雜五代衰陋之氣，似未能革。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奧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情物態，歸於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發爲朝廷氣象，其規模閎達深遠矣。繼以滕、鄭、吳處厚、劉輝，工緻纖悉備具，發露天地之藏，造化殆無餘巧。其檃栝聲律，至此可謂詩賦之集大成者。亦繇仁宗之世，太平閑暇，天下安靜之久，故文章與時高下。蓋自唐天寶遠訖於天聖，盛於景祐、皇祐，溢於嘉祐、治平之間，師友淵源，講貫磨礱，口傳心授，至是始克大成就者，蓋四百年於斯矣，豈易得哉！豈一人一日之力哉！豈徒此也，凡學道學文，淵源從來皆然也。世所謂箋題表啓，號爲四六者，皆詩賦之苗裔也。故詩賦盛則刀筆盛，而其衰亦然。銍類次先子所謂詩賦法度與前輩話言，附家集之末，又以銍所聞於交游間四六話事實私自記焉。其詩話、文話、賦話，各別見云。老成雖遠，典刑尙存，此學者所當憑心而致力也。且以昔聞於先子者爲之序，欲自知爲文之難，不敢苟且於學問而已，匪欲誇諸人也。宣和四年七月庚申日，汝陰王銍序。

謝伋《四六談塵序》 三代兩漢以前，訓誥制命，詔策書疏，無駢儷粘綴，溫潤爾雅。先唐以還，四六始盛，大概取便于宣讀。本朝自歐陽文忠、王舒國，叙事之外，自爲文章，製作混成，一洗西崑磔裂煩碎之體，厥後學之者益以衆多。況朝廷以此取士，名爲博學宏詞，而內外兩制用之。四六之藝，咸曰大矣。下至往來箋記啓狀，皆有定式，故謂之應用，四方一律，可不習之？予自少時，聽長老持論多矣，憂患以後，悉皆遺忘。山居歷年，飽食終日，因後生之問，可記者輒錄之，以資講學之一事。如古今五七字話，題爲《四六談塵》云。他時有得，當附益諸。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陽夏謝伋序。

《四六談塵》 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司馬文正亦有《金桴》，王岐公最多。

又 唐李義山別爲四六集，本朝歐陽公亦別爲集，夏英公、元章簡，書肆亦有小集。

胡衍《歐陽修撰集序》 崇、觀、政、宣以來，直氣衰絕。馴至靖康，而陳、歐二君奮焉而興。今觀其策，所願行者皆天下之共欲也，所願去者皆天下之共惡也，夫然後知直氣之在天地間，故未始衰且絕也。

周必大《龍雲集序》 廬陵郡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爲本朝儒宗，繼之者龍雲劉公也。

又《皇朝文鑑序》 時不否則不泰，道不晦則不顯。天啓藝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爲事。列聖相承，治出於一。援毫者知尊周孔，游談者羞稱楊墨。是以二百年間，英豪踵武。其大者固已羽翼六經，藻飾治具，而小者猶足以吟詠情性，自名一家。蓋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達。雖體制互異，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嗟呼！此非唐之文也，非漢之文也，實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

又《蘇魏公文集後序》 至和、嘉祐中，文章爾雅，議論平正，本朝極盛時也。一變而至熙寧、元豐，以經術相高，以才能相尚，回視前日，不無醇疵之辨焉。再變而至元祐，雖闢專門之學，開衆正之路，然議論不齊。由茲而起，又一變爲紹聖、元符，則勢有所激矣。蓋五六十年間，士風學術無慮四變，得於此必失於彼，用於前必黜於後。一時豪傑之士有不能免，況餘人乎？

又《初寮先生前後集序》 一代文章必有宗，惟名世者得其傳。天生斯人，固已不數，向非君師作而成之，則其道不墜於地者幾希。若稽本朝，太祖以神武基王業，文治興。斯文一傳爲太宗，翰林王公元之出焉。再傳爲眞宗，楊文公大年出焉。長養尊用，風示學者，雖間以剛直被排斥，而眷顧終不少衰。至於仁宗、英宗、神宗，然後異才充滿中外。其傑出如歐陽文忠公，又逢時得政，同心德於三朝，閱八年之久，相與化成天下，功不少矣，故其門人高弟尤多。惟東坡蘇公崛起西蜀，嘉祐收以異科，治平欲躐置翰苑，熙寧首待以國士，及遇哲宗，遂光顯於朝。中間小人敲撼挫揠，欲殺不果者，天意也，上賜也。

《容齋續筆》卷一五 晁以道記本朝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唐舊書，今其子孫不知何在。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闢學館以延學士大夫，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直入讀書，供牢餼以給其日力，與衆共利之。今其家僅有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宋宣獻家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爲灰燼。以道自謂家五世于茲，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校讎是正，未肯自遜。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譴。唯劉壯輿家于廬山之陽，自其祖凝之以來，遺子孫者唯圖書也，其書與七澤俱富矣，于是爲作記。今劉氏之在廬山者不聞其人，則所謂藏書殆亦羽化。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于斯文爲靳靳也。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靖康蕩析之餘，盡歸于燕，置之秘書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

《容齋三筆》卷八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卬，諷味不厭，乃爲得體。姑摭前輩及近時綴緝工致者十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叙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穽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鞲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蘄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啓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於陶朱。」用范雎、范蠡，皆當家故事。鄧潤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鷄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於道。」時并蔡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於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敎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倉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王謝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牆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州，既壓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啓答郡僚曰：「雖文書衙袖，大人不以爲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爲之不受。」鄰郡不發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爲平亭其事，鄰守馳啓來謝，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汪彥章作《靖康冊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爲中書舍人，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

坐罷職，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銜生賜。」宋齊愈坐於金虜立諸臣狀中輒書「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曰：「眭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知徽州，其鄉郡也，謝啓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祕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邛，謝啓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纔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拜右相，王詢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

《容齋四筆》卷五 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既爲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爲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爲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爲咎；爲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爲辱。其美如此。」予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羨，了非昔時，而高甍巨棟連阡亘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爲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歎。

又卷一四 表章自叙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爲合宜。坡《湖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討論。」《潁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汪《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爲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椎鈍無他，故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故亟陞法從之班。」《爲汪樞密謝子自虜中歸不令入城降詔獎諭表》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寶群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樸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倩作文，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輒云「知臣」、「察臣」之類，眞可笑也。

《容齋五筆》卷七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煬蕩析，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幷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具錄。以今考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況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爲可歎！

邵博《松庵集跋》 不更三聖，無以見集成之大；不歷三變，無以知一出於正者之爲粹。然我朝當五季之橫流，質窮弗反，承乾棟，絕坤維，摧陷廓清之功，與文俱高。崑體雖張，不能梶其駕使勿馳也。於是穆伯長、尹師魯、歐陽永叔輩爲之導流揚波，而古文篇章始得助而中興。列聖相承，重熙累盛。

徐誼《平園續藁序》 國初承五季之後，士習俳俚，歐陽文忠自廬陵以文章續韓昌黎正統，一起而揮之，天下翕然尊尚經術，斯文一變而爲三代兩漢之雅健，翰墨宗師，項背相望。故慶曆、元祐之治，照映古今，與時高下，信哉！其後穿鑿破碎之害起，而士俗亦陋。及公發揮文忠之學，被遇高廟，輔相阜陵，弼成治功，於是二公屹然幷著於六七十年之內。今觀遺藁，貫穿馳騁，雍容而典雅，體正而氣和，使人味之，肅然起敬，如儼立於彤庭廣廈之中，黃鐘大呂，忽振心目。考其淵源，蓋有自來。

陳亮《歐陽文忠公文粹後叙》 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眞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穉什佰爲群，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闥，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爲大缺。其策學者之辭，殷勤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

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鋭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兵民，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末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歎也。元祐間，始以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公之舊。迄於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於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略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是以公之文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爲急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是不韙，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又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言杜詩亦何用？曰：「是無意思。大部小部無萬數，益得人甚事？」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壽昌錄云：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以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

王稱《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序》　蓋文章至唐而盛，至國朝而尤盛也。韓、柳、李、杜擅其宗，楊、劉、歐、蘇嗣其統，外此者文非不工，而求其不離于道者未易多得焉。

楊萬里《楙溪集後序》　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蓋自奎宿宣精，列聖製作，於是煥乎之文，日月光華，雲漢昭回，天經地緯，衣被萬物，河嶽炳靈，鴻碩挺出。在仁宗時，則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時，則有若東坡先生傳六一之大宗，在哲宗時，則有若山谷先生續《國風》、《雅》、《頌》之絕弦。視漢之遷、固、卿、雲，唐之李、杜、韓、柳，蓋奄有而包舉之矣。中更群小，崇姦絀正，目爲僻學，禁而錮之，蓋斯文至此而一厄也。惟我廬陵有濂溪之王，楙溪之劉，兩先生身作金城，以郛此道。自王公游太學，劉公繼至，獨犯大禁，挾六一、坡、谷之書以入，晝則庋藏，夜則繙閱。每伺同舍生息燭酣寢，必起坐吹燈，縱觀三書。迨暇或哦詩歌，或續古文，每一篇出，流布鞏彀，膾炙薦紳，紙價爲高。嗟乎！若兩先生，當妖禽群啾而發紫鸞之鳴，《折楊》驟歌而奏清廟之瑟，鷸冠妖服之競麗而覿黃收純衣之製，其有大勳勞於斯文，其偉乎哉！予生十有七年，始得進拜濂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告予者，太學犯禁之說也。後十年，又得進拜楙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告予者，亦太學犯禁之說也。【略】濂溪又云，是時書肆畏罪，坡、谷二書皆毀其板，獨一貴戚家刻板印焉，率黃金斤易坡文十。蓋其禁愈急，其文愈貴也。今家有此書，人習此學，有知當時斯文之難得如此者乎？是小人之厄斯文，乃所以昌斯文也。然厄斯文者本皆泯然與草木共盡，而斯文之傳與日月爭光。然則斯文病不厄耳，厄奚病哉！古者聖賢君子之所守，於是可得而知矣。顧吾道之是非何如而已，時之好惡足爲之動耶？六一、坡、谷其知之矣。至於吾州之兩先生，獨首犯時之大禁，力學衆人之所不敢學，所謂豪傑特立之士者，不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

《耆舊續聞》卷六　本朝名公四六，多稱王元之、楊文公、范文正公、晏元獻、夏文莊、二宋、王岐公、王荆公、元厚之、王履道。元之出補外，賀同時在翰林大拜者云：「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猶有漁翁之歎。」又《滁州謝表》云：「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全賴君恩。」文公以母病不謁告，兄弟徑歸許下，責授祕書監，分司西京，謝表云：「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兄弟，甘受首陽之餓。」後除汝州，言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云：「已擠溝壑，猶下石而不休；方困蒺藜，尚彎弓而相射。」文正公初隨母嫁朱氏，後復姓，謝表云：「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文莊父官河北，契丹犯界，沒於王事。後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辭表云：「父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昧樂之聲。」荆公尤工於四六，並見本集。呂吉甫監杭州酒務，時元厚之自侍從出守，每過之必論文至通夕。他日，吉甫見荆公，問：「錢塘往來之衝，有佳士子乎？」吉甫

曰：「才士極難得，如元某好箇翰林學士。」公曰：「有甚製作？」吉甫乃於書篋中出其一編，皆元所爲文也。荆公熟詠甚喜。已而元爲詞臣，多士猶未深知之。及荆公除昭文相，制麻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惟袞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於是衆皆歎服。王安中履道初任大名府元城縣簿，吉甫一見奇之，未知其有文也。會熙河奏捷，履道代爲賀表云：「方叔壯猷，顧自嗟於老矣；皐陶賡載，尚希贊於康哉。」蓋能發其微也。

李道傳《楊萬里謚文節公議》 竊觀國朝文章士，特盛于江西。如歐陽文忠公、王文公、集賢學士劉公兄弟、中書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劉公恕、黄公庭堅，其大者古文經術足以名世，其餘則博學多識，見于議論、溢于詞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衆者。然嘗論之，此八九公者所以光明雋偉于時而垂于後世者，非以其文，以其節也。蓋文不高則不傳，文高矣而節不能與之俱高，則雖傳而不久，是故君子惟其節之爲貴也。此八九公者出處不同，用捨各異，而皆挺然自立，不肯少貶以求合。有如王公，學術政事雖負天下之責，而高風特操固有一時諸賢所不敢望以及者。以如是之節，有如是之文，此其所以著于時而垂于後也。

葉適《篔窗初集序》 元祐初，黄、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爲古人大文，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絶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建安、元祐，恍然再睹，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高揖秦、漢，未脱摹擬之習，徒爲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 賦雖詩人以來有之，而司馬相如始爲廣體，撼動一世。司馬遷至爲備録其文，駭所無也。揚雄喜而效焉，晚則悔之矣。然自班固以後，不惟文浸不及，而義味亦俱盡。然後世猶繼作不已，其虚誇妄説，蓋可鄙厭，故韓愈、歐、王、蘇氏皆絶不爲。今所謂《皇畿》、《汴都》、《感山》、《南都》之類，非於其文有所取，直以一代之制，一方之事，不可不知而已。《皇畿》以事實勝，而《汴都》惟盛稱熙、豐興作，遂特被賞識。昔梁孝王、漢武、宣每有所爲，輒令臣下述賦，戲弄文墨，眞俳優之雄。而歷代文士，相與沿襲不耻，是可歎也。自與虜通和，太行皆爲禁山，坐失地利，故此賦感之。然謂「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録，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以爲不用先王之法致然，則非也。夫墾辟衆則利在下，蠲放多則恩在上，何害爲王政，而必欲如宇文融乎？蓋近世之論無不然矣。

又 初，歐陽氏以文起，從之者雖衆，而尹洙、李覯、王令諸人，各自名家。其後王氏尤衆，而文學大壞矣。獨黄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始終蘇氏，陳師道出於曾而客於蘇，蘇氏極力援此數人者，以爲可及古人，世或未能盡信。然聚群作而驗之，自歐、曾、王、蘇外，非無文人，而其卓然可以名家者，不過此數人而已；刑居實早夭，沈括、劉跂之流，終不近也。黄庭堅言：「屈、宋之後，自鑄偉辭。」此語當考。

又 漢以經義造士，唐以詞賦取人。方其假物喻理，聲諧字協，巧者趨之，經義之樸，閣筆而不能措。王安石深惡之，以爲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也。然及其廢賦而用經，流弊至今，斷題析字，破碎大道，反甚於賦。故今日之經義，即昔日之賦；而今日之賦，皆遲鈍拙澀，不能爲經義者然後爲之。蓋不以德而以言，無向而能獲也。諸律賦皆場屋之伎，於理道材品，非有所關。惟王曾、范仲淹有以自見，故當時相傳，有「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如令區别妍媸，願爲軒鑒；倘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之句。而歐、蘇二賦，非舉場所作。蓋欲知昔時格律寬暇，人各以意爲之，不拘礙也。

又 呂氏言：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朝士不平，屢有攻擊。如盧多遜、雷德驤、翟馬周、趙昌言、王禹偁、宋湜、胡旦、李昌齡、范諷、孔道輔，更勝迭負，然終不能遜廟堂之勢。至范仲淹空一時所謂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矣。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爲以下攻上，爲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爲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得用，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則是非蜂起，嘩然不安。如滕宗諒、張亢因用公使錢過當，至爲置獄劾治。范始覺其非，以去就爭之。雖幸而獄不竟，而小人窺伺間隙，外則尹洙貧部將，内則蘇舜欽賣故紙，方紛紛交作，諸人之身幾不能自保。且元昊反，敗軍殺將，殫困天下，曾不知所以爲謀，乃以公使錢數十百萬持英豪長短而陷之死地耶？【略】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先爲諫官，後爲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爲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反回戈向之，平日盛舉，一朝墮損，善人君子，無不化爲仇敵，至今不定。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人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天下有

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不以道而以言，其末流宜若是矣。

又卷四八　余嘗考次自秦、漢至唐及本朝景祐以前詞人，雖工拙特殊，而質實近情之意終猶未失。惟歐陽脩欲驅詔令復古，始變舊體。王安石思出修上，未嘗直指正言，但取經史見語錯重組綴，有如自然，謂之典雅，而欲以此求合於三代之文，何其謬也！自是後進相率效之，昔人所謂質實近情，如「高皇帝側室之子」，「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指笑鋤剔，以爲拙陋，隱映旁出，自謂奇巧，至以「獻公之子九人，重耳尚在」，「歲星吳分，門士晉師」之類，盡爲警切矣。【略】蓋大道既廢，等爲虛詞，則今之號稱模擬典雅以求配合復古者，固未必是；而昔之率然突出，質實近情者，亦未必非。且盤誥皆君上與民庶家人父子之語，而韓愈反以爲佶屈聱牙，則安石之謬，又何怪也。

又　本朝諫諍二事，范仲淹、鄒浩，皆廢后大事也。郭后雖廢，尚美人並斥，而立曹后，嘉祐、治平之間有助焉。浩所論在賢妃既立後，雖已無及，而孟后終復位，號爲建炎再造之祥，與漢成帝、唐高宗，禍福相去遠矣。浩之力難於仲淹。浩本常才而能爲此者，積習見聞之久，源流有自而然也。慶曆諫者禍福雜，元符諫者有禍無福，所遇之時殊也。

又　王禹偁文，簡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而不甚爲學者所稱，蓋無師友論議之故也。柳開、穆修、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所存《來賢》、《河南尉廳壁》、《法相院鐘》、《靜虛》、《待月》諸篇可見。時以偶儷工巧爲尚，而我以斷散拙鄙爲高，自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韓愈之文，備盡時體，抑不自名，李翺、皇甫湜往往不能知，而況孟郊、張籍乎？古人文字固極天下之麗巧矣，彼怪迂鈍樸，用巧不深，才得其腐敗粗澀而已。韓愈以來，相承以碑志序記爲文章家大典冊；而記，雖愈及宗元，猶未能擅所長也。至歐、曾、王、蘇，始盡其變態，如《吉州學》、《豐樂亭》、《擬峴臺》、《道州山亭》、《信州興造》、《桂州新城》，後鮮過之矣。若《超然臺》、《放鶴亭》、《篔簹偃竹》、《石鐘山》，奔放四出，其鋒不可當，又關紐繩約之不能齊，而歐、曾不逮也。

又　叙諸論，舜、禹、皋陶辨析名理，伊、傅、周、召繼之，《典》、《誥》所載，論事之始也；至孔、孟折衷大義，無遺憾矣。春秋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左氏善爲論，漢人賈誼、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善爲論。後千餘年，無有及者。雖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間起，不能仿佛也。蓋道無偏倚，惟精卓簡至者獨造；詞必枝葉，非衍暢條達者難工。此後世所以不逮古人也。獨蘇軾用一語，立一意，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千百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雖理有未精，而詞之所至莫或過焉，蓋古今論議之傑也。軾自以爲「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嗟夫！古人豈必有此文而後者此論哉！以文爲論，自蘇氏始，而科舉希世之學，爛漫放逸，無復實理，不可收拾矣！劉敞、王回，好援古義，有深遠之思，學者更試求之。

又　蘇軾說《春秋》，慶曆、嘉祐時文也；張庭堅《書義》，熙、豐時文也；王安石談經，未至悖理，然人情不順者，盡罷詩賦故也。辟廱太學既並設，答義者曰競於巧，破題多用四句，相爲儷偶。隆興初有對《易》義破題云：「天地有自然之文，聖人法之以爲出治之本；陰陽有不息之用，聖人體之以收必治之功。」主司大稱賞，以爲得太平文體，擢爲第一。主司所謂太平，則崇、觀、宣、政時也。乾道中，主司欲革四句對偶之弊，答者言「聖人不求其臣之徇己，故其臣無得而議己」，遂據上第。淳熙初，學者厭破題襯貼纖靡，頗復釐改，答者云：「以己體民，而後尊卑之情通；以國觀民，而後安危之理顯。」學官不能奪，卒置首選。然設科敷學，先已雜見《春秋》傳記，其所訓釋，猶未能盡合義理之中，漢加甚焉。今雖以破題分巧拙，要未足病，視義理當否耳。以前三破題言之：天地雖有自然之文，陰陽雖有不息之用，治道之本末或不在此，則其言出治於先而必治於後者，虛詞也。聖人固不求臣之徇己，然使其尚有可議，固當議之，豈以爲無得而議乎？又無得而議，非聖賢事，則其悖理甚矣。至於以己體民，以國觀民，雖其辭甚巧，而其理不謬，則比前作爲勝。誠使知義理者常爲主司，學者不得以悖理之文希合於一時，雖因今之時文不改，亦自足以得士。不然，雖屢變其法，而學者之趨向亦終不能一。豈四句對偶，一冒工拙，可爲損益哉（俗有「五道不如一道，一道不如一冒」之語）。

又　范質《戒兒侄詩》，向敏中《留別知己序》，晏殊《中園賦》，韓琦《閱古堂記》，文彥博《晁錯論》，富弼《答陳都官書》，本朝名輔相飭己立志之方，可概見也。王曾既中第，或謂「狀元三場，一生吃着不盡」，王正色拒之，以爲「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後生學者傳以爲口實。歐陽修既執政，人有賀之者，答以「惟不求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然余病其侵尋於官職矣，而呂氏嫌余此論太

高，余亦不敢竟其說而止。大抵自唐中世，天下治體爲宇文融、李林甫、王鉷之流剝壞皆盡，大變於古，後爲相如李吉甫、裴度、李德裕，皆無救弊起廢之略。獨一陸贄欲有所爲，未幾竄死，至今數百年，終無策以振起之。賢愚同軌，邪正並轍，苟免其身，而復以其敝遺後人。然則雖不求得，不患失，而卒與庸衆人同歸於溫飽者無異，以盡民財爲能，以盡民命爲功，至其他刀筆毫末之巧拙而夸競不已也。嗚呼！此有志者之所當深思也。

芮煇《歸愚集序》 煇觀近代文章之盛，莫若本朝，其間名公卿材大夫以文世其家者，代不乏人，或父子相繼，或兄弟同時。

《雲麓漫鈔》卷八 本朝之文，循五代之舊，多駢麗之詞。楊文公始爲西崑體，穆伯長、六一先生以古文倡，學者宗之。王荆公爲新經說文，推明義理之學，兼莊老之說。洎至崇、觀，黜史學。中興悉有禁，專以孔孟爲師。淳熙中尚蘇氏，文多宏放。紹熙尚程氏，曰洛學。

吳俯《見季守書》 某嘗以學譬之獵，獵之獲功，狗也；發蹤指示，人也。人之爲學，貴于見而師之者，有指而示之蹤也；不見其人，聞而師之，此視物而得其影也。【略】某不佞，少有志于學文。習之不能以有見，蓋喟然歎，自以爲曾子固、梅聖俞、蘇子美嘗得見歐陽公，黄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無己、張文潛亦及從蘇氏兄弟，而謝顯道、楊中立、游定夫亦及事程伊川，皆因其所見，咸各有所得，而吾獨不得生乎其時也。

曹彦約《四川類省試監試入院曉諭榜》 兩處文體卻間有不同處，蓋東南作義必須破題精確，冒頭詳整，作賦則四柱平穩，小賦格句妥貼，然惟能者而後終篇相稱。至于蜀士之文，則以文勢議論爲勝，卻間有破題不精確，冒頭不詳整，作賦則四柱不平穩，小賦格句不妥貼之患。若概以東南律之，不特枘鑿不相入，亦將有捨其所長，遷就體格，思欲投主司所好，而倉猝掘井，反有失其故步者。士子三年科舉，利害甚重，豈不可念。

真德秀《跋彭忠肅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爲尤盛。然其發揮義理，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耳。國朝文治蜺興，歐、王、曾、蘇，以大手筆追還古作，高處不減二子。至濂洛諸先生出，雖非有意爲文，而片言隻辭，貫綜至理。若《太極》、《西銘》等作，直與六經相出入，又非董、韓之可匹矣。然則文章在漢、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爲盛爾。忠肅彭公以濂洛爲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橫浦使君弦，以鏤本寄余，敬題其末。

倪朴《筠州投雷教授書》 廬陵歐陽公首以古學爲天下倡，而後之學者，非古文不道，遂使五代斲喪萎薾之餘習斬焉不存，而後宋之文超漢軼唐，粹然爲一王法，則歐陽公實啓之也。臨川王文公，雖其所爲有戾於人情，然其文字宏博，魁然有荀、揚氣象。南豐曾夫子以辭學顯，豫章山谷先生以文行著。而秘丞劉公道原，則又江西之巨擘也，究明史體，窮歷代之端緒，遷，固而下千有餘歲，道原一人而已，而道原則實筠人也。至其他能以詩名，如謝無逸、潘邠老、汪信民諸公，號江西詩社者，又不可以一二數，江西蓋多士矣。【略】今者閣下乃能以辭章魁天下，而還章甫青氈之舊，文名赫奕，聳動四方之觀聽，以繼江西前輩諸名流之後。

趙孟堅《凌愚谷集序》 皇朝文明代興，慶曆以前，六一公歐氏未變體之際，王黄州、范文正公充然富贍，宛乎盛唐之制，亦其天姿之敻，已脫去五季瑣俗之陋。一陽動于黄鐘，厥維有本。伯長一鳴，尹、歐、仲塗和之，南豐、三蘇又和之，元祐諸君子又從而和之，轟然古雅，至淳、乾尚餘音韻。其風稜骨峭，擺脫繁華，亦一代之體也。

杜仁傑《歐蘇手簡序》 至於尺牘，藝之最末者也。古人雖三十字折簡，亦必起草，豈無旨哉？今觀新刊《歐蘇手簡》數百篇，反覆讀之，所謂但見性情，不見文字，蓋無心於奇，而不能不爲之奇也。近代楊誠齋、孫尚書啓札，其鋪張錯綜，非不縟掞，及泝流尋源，亦皆自二老理意中來。

《雲莊四六餘話》 國朝詞科以露布命題凡四：李正民《唐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破吐谷渾露布》曰：「夏禹徂征，以討有苗之弗率；周王薄伐，乃聞玁狁之于襄。鳥棣鼠竄，方假息以偷生；羊狠狼貪，終投誠而請命。」薛嘉言曰：「樓蘭盜取節印，終嬰北朔之誅；匈奴困辱使人，旋正藁街之戮。遠犂突厥之庭，戎荒屏跡，共上可汗之號；異域歸心，龍駒千里，越流沙青海而來；鳳歷萬年，頒正朔白蘭之外。」秦檜《唐擒頡利露布》曰：「商邦嘉靖，乃伐鬼方於三年；周室中興，亦飭戎車於六月。整王旅之雲屯，依天聲而電擊。氣調時豫，豈容微祲之弗除；地闢天開，奚有纖埃之未掃。」呂成公《晉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破苻堅露布》曰：「衆勝天而定勝人，終歸助順；直爲壯而曲爲老，烏可恃強？牧野若林之旅，罔敵有周；昆陽彗雲之鋒，亦殲於漢。顛躓窮途，過項籍烏江之窘；零丁匹馬，猶本初官渡之歸。」王壁《唐天下兵馬元帥克復京城露

布》曰：「襁負歡呼，喜漢儀之復見；壺漿迎勞，知商德之來蘇。」石延慶曰：「士氣益振，爭鼓勇以猋馳；天聲亟張，咸望風而麕駭。赤眉已破，遠踰漢光再造之勳；淮夷來鋪，願紀周后中興之雅。」

又　皇朝四六，荆公謹守法度；東坡雄深浩博，出於準繩之外。由是分爲兩派。近時汪浮溪、周益公諸人類荆公；孫仲益、楊誠齋諸人類東坡。大抵制誥牋表貴乎謹嚴，啓疏雜著不妨宏肆，自各有體，非名世大手筆未易兼之。雖詩亦然，荆公留意唐詩，山谷乃自成一家，爲江西派。近有以唐詩自勉者，而趙紫芝諸人出焉，四六之文當有能辨之者。

史堯弼《策問》　恭惟吾宋二百餘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蓋其始盛于慶曆、嘉祐、治平，而後一振于元祐，文采述作，論議術學，衆多繁夥，又非漢唐之所可幾及矣。然則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亦以何道哉？夫得喪之關天，盛衰之關世，千百年之間，其盛不過漢與唐與吾宋三而已。但吾宋之文章，其所從興與其所從盛者何由？與三代與漢與唐何辨？作成之道何由？斷而論焉，一王之法爲百世之法可也。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浮溪集》　四六偶儷之文，起於齊、梁，歷隋、唐之世，表章、詔誥多用之。然令狐楚、李商隱之流號爲能者，殊不工也。本朝楊、劉諸名公猶未變唐體，至歐、蘇始以博學富文，爲大篇長句，叙事達意，無艱難牽強之態，而王荆公尤深厚爾雅，儷語之工，昔所未有。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衆，格律精嚴，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

熊禾《佩韋齋集序》　文者道之用也，天地間惟道可以立國，惟文可以經世。儒者一身，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而可以徒文哉？唐宋以來，文章大家數不爲少矣，其立言之卓然不可泯者，惟韓、柳、歐、蘇最著。柳固不敢望韓，蘇之於歐，亦未易同日語。過江，少失眞粹矣。同甫、正則，一時擅名江左，取節焉可也。南北混一，以文鳴世，不過數家，其間卓然能不悖名教，有補倫紀者，亦無幾焉。【略】宋三百年以儒道治世，以科舉文章取士。逮其亡也，錄死節之臣二十有三，而文臣舉三之二，大抵繇科舉其選。而其表表者，讀《四書》，通經博史，多自洛、建門庭中來。風聲氣習，漸涵演迤，百餘年間，詩人文士情性之所發，禮義之所止，一言一詠，猶足起人悠然深長思，蓋豐芑、菁莪之澤遠矣。嗚呼，文章何負於人國哉！道理豈空虛無用之物哉！

孫德之《翁處靜文集序》　唐文自皇甫湜、孫樵以後，作者不復出，其弊至五季極矣。我朝大儒一出而麾之，學者始粹然復歸於正。其間名家無慮數十，如廬陵之粹，眉山之肆，南豐之潔，半山之實，尤傑然特出者也。近世最推陳、葉。龍川以縈迂巧妙者爲到，水心以精深刻峭者爲工，可謂極文人之能事矣。然求於理，有弗概者，則或者不能無異同之論。

歐陽守道《李仲仁史考序》　老泉蘇公初得鳧繹顏淳之之文於京師，以授其子東坡公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其後東坡盡得淳之之文於其子復，以爲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而有感於後來之士鄙陋漢唐，超出形器，不知陷於慕遠忽近，貴華賤實之失，序篇之作，三歎厥先君子之知言。嗚呼，文字之變，未有已也。以今日之文視前五十年，其變蓋又遠矣。愚初學文時，及見前輩所著，猶用心於考古，歷代成敗，是非得失，必以序及之，然後出意見，超議論，大格律一致，而未有瑕也。又其時靖康之痛猶在人心，建、紹、乾、淳之經營北方，接於耳目之近，士於江左六朝機會之去留，人謀之臧否，往往朝夕講焉，故雖舉子之文，亦皆求爲可用，高虛議論有之矣，而亦無幾。自守緒天誅，中原事去，廟謨志慮三變，而士氣隨之，朝野之文介於故家舊物之未返者，斬然於甲午、乙未之後。此去不待一二十年，中天之禍直忘之矣。士子筆墨間，亦復爲風氣所變如此。吾於觀文，觀人心之進退，天未欲合南北之勢耶？

姚勉《送黃強立序》　文之不古久矣。士之號能古文者，艱其辭，怪其字，蹇其句讀耳。以是爲古，如之何其古也？文之所以妙者意也，意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有盡而意無窮也。夫意無窮而後文有味，意非文之所以妙乎？雖然，意必至於理，理至焉，文次焉。【略】本朝自濂溪周先生以來，至紫陽朱先生，理學大明，學者蓋易爲力。於易爲力之中，而不知用其力，則可惜矣。某于天下好古之士論文之所以爲文，鮮有合。

郭見義《創建三元廟碑》　儒道之隆汚，常應天下之治亂，自秦漢以來，其迹可考。本朝承五季之後，稽古禮文之事，率爲疏闊。列聖相繼，純用德教，思得儒士而任之，于是斟酌前代取士之法，杜塞他蹊，專尚進士。昔人指此爲將相科者，非虛言也。天下之人，從風而靡。三尺之童，悉知肄習。間三歲下詔，被褐搖袂，求舉于府若州，以數十萬計。府若州考試之，定其可舉而薦之禮部者，尚數千計。禮部考試之，加詳密焉，第其可進，以名上天子者，不過數百人而已。天子爲之躬御便殿，手執文柄，乙夜觀覽，然後臚傳于九陛之上，

釋其布褐而命之以官。凡得與于千數百人之列者，已爲難矣。而況自府若州，以至禮部，以至天子之庭，皆魁其選者，其難易爲何如？自非懷奇瑰絕異之材，淹貫學問而充溢乎文辭者，其孰能與乎此？是以二百年間，能如是者殆三數人，而始平馮公(京)則其一也。

司馬述《燭湖集序》 國朝人文之盛，列聖涵濡，逮熙、豐、元祐間，伊洛諸先生出焉，其於發揮洙泗微言，可謂至矣。高宗宏濟大業，首崇經術，天下舉知儒道之貴。孝宗稽古好學，敬事元老，天下益知師道之尊。聲應氣求，師儒輩出，若南軒張公，象山陸公，晦庵朱公，東萊呂公，皆以斯文自任。燭湖孫先生，早承學於象山、晦庵之門，天分既高，學力尤至。窮理盡性，深探閫域，四方之士翕然景從，凡經指授，隨其才品，有以自立。

黃鞏《新刊真西山先生文集序》 自孟子沒，聖人之學不傳。更千四百餘年，以至于宋，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程子沒，又更百餘年，而考亭朱子出，然後聖人之學益以大明。當其時，傳其學者多矣，至于聞而知之者，則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是已。

吳子良《篔窗續集序》 文有統緒，有氣脈。統緒植於正而綿延，枝派旁出者無與也；氣脈培之厚而盛大，華藻外飾者無與也。六籍尙矣，非直以文稱，而言文者輒先焉，不曰統緒之端，氣脈之元乎！自周以降，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接之者更生、子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者習之、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無咎、無己、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呂、葉倡，接之者壽老其徒也。【略】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論文者宗蘇，而理與文分爲二。呂公病其然，思融會之，故呂公之文早葩而晚實。逮至葉公，窮高極深，精妙卓特，備天地之奇變，而隻字半簡無虛設者。

林希逸《後村居士集序》 作者不祈人之知，知之者常在數十年之後，自古諸名人皆然。蓋未有其人之好惡未齊，而其文之聲價已定者。摘其小疵而指爲大謬，悠悠穹壤，異喙同詞，昔之人固有憤恨於時，而棄擲其平生所作者，或瘞以塚，或泛以瓢，豈非痛識眞之難耶！獨我祖宗盛時，儒學明而士具眼，文章家之品目，未嘗以窮達爲高下。若歐、曾、蘇之名以文，梅、黃、陳之名以詩，雖其身困躓寂寥，誚者詈者附和同聲，而片文隻字，人人賞重，其傳則自若也。中興百年，以文字行於今者，其最大亦十數家，大半手自編次，一時或遇或否，互爲升沉，於文何加損焉。此我朝人物議論之公，有非前代所可及者。

《荆溪林下偶談》卷二 本朝四六以歐公爲第一，蘇、王次之。然歐公本工時文，早年所爲四六，見別集，皆排比而綺靡，自爲古文後，方一洗去，遂與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見二蘇四六，亦謂其不減古文。蓋四六與古文同一關鍵也。然二蘇四六尙議論，有氣焰，而荆公則以辭趣典雅爲主，能兼之者歐公耳。水心於歐公四六，暗誦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顧其簡淡樸素，無一毫嫵媚之態，行於自然，無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難識也。

又卷三 和平之言難工，感慨之詞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歐陽公。如《吉州學記》之類，和平而工者也，如《豐樂亭記》之類，感慨而好者也。然《豐樂亭記》意雖感慨，辭猶和平，至於蘇子美集序之類，則純乎感慨矣。乃若憤悶不平如王逢原，悲傷無聊如邢居實，則感慨而失之者也。

又 文字之雅淡不浮，混融不琢，優游不迫者，李習之、歐陽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張文潛。雖其淺深不同，而大略相近。居其最則歐公也。淳熙間，歐文盛行，陳君舉、陳同甫尤宗之。水心云：「君舉初學歐不成，後乃學張文潛，而文潛亦未易到。」

又 北門掌書內命，最號清切。自入國朝，選授尤靳。有父子爲之，如饒陽之李、項城之梁、溫陵之蘇、成都之范者矣；亦有兄弟爲之，如燕山之竇、肥鄉之李、閬中之陳、雍丘之采、建安之吳、眞定之韓、眉山之蘇、南豐之曾、莆田之蔡、成都之宇文者矣；亦有父子兄弟幷爲之，如吳越之錢者矣；而俱未有一翁三季如番陽洪氏之盛者也。中興以來，學士之再入者十有六人，而洪氏之兄弟與焉。自紹聖立宏博科，迄于淳熙之季，所得不下七十人，而至宰執至翰苑者僅三十人，洪氏之兄弟又與焉。嗚呼，何其盛與！故人之稱洪氏者，不以詞章，則以記覽；不以名位，則以科目。孰知其一心之傳，上通於天，固有以敷遺子孫者與！

魏了翁《跋類省試策卷後》 嘉祐間尙西崑體，而歐陽文忠公典舉，首取古文。紹聖以後，尙王氏說，而陳忠肅公主別試，多取史學。

吳淵《鶴山集序》 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蒼生，文治彬鬱，垂三百年，海內興起未艾也，而文章亦無慮三變。始也厭五季之萎薾，而崑體出，漸歸雅馴，猶事織組，則楊、晏爲之倡；已而回

瀾障川，黜雕返樸，崇議論，厲風節，要以關世教、達國體爲急，則歐、蘇擅其宗，已而濂溪周子出焉，其言行、道德參務，而惟文之能藝焉耳，作《通書》，著《極圖》，大本立矣。餘有所及，雖不多見，味其言藹如也。由是先哲輩出，《易傳》探天根，《西銘》見仁體，《通鑑》精纂述，《擊壤》豪詩歌，論奏王、朱，而講說呂、范，可謂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矣。後生接響，謂性外無餘學，其弊至於志道忘藝，知有語錄，而無古今。始欲由精達粗，終爲本末俱舛。然則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亦豈周子之所尚哉，此淵於鶴山魏公之文而重有感也。南渡後，惟朱文公學貫理融，訓經之外，文膏史馥，騷情雅思，體法畢備。又未幾，而公與西山眞公出焉。淵生晚，不及見考亭之典刑，猶幸接二公之緒論。

方逢辰《胡德甫四六外編序》 世人有言：司馬君實不能四六，無損於四朝元老。予謂不然。司馬公者，所謂梓人不能葺床足者也。若其鋸則鋸，斧則斧，梓人豈能欠斯人哉？汪彥章作《冊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天下讀之，戚然起朝覲謳歌之心，曰：「吾君之子也。」壽皇初，兩淮保障虛，張魏公以右相視師，尋以讒召，洪景伯當制，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兒戲」本指邊將，而天下謂詆魏公而不平。以一言而收天下之心，一言而觖天下之望，則四六可苟乎哉？

李時成《忠惠鐵庵方公文選序》 夫文譚何容易？體格弗莊，不足爲文也；辭華弗麗，不足爲文也；風骨弗秀，不足爲文也；氣脈弗昌，不足爲文也；音律弗調，不足爲文也。五善備而文成矣，果足以傳世也乎？文不關世教，不足爲文也，不足爲文，不足以傳也。故曰譚何容易！夫文至六籍尙矣，不求文而文采鬱鬱焉，是造化之文也，是與元運相傳於無窮者也。自六籍遠而古文興，周、漢以來，以文名家者代不乏人。今學士雌黃文品，類右《左》《國》、右先秦、右兩漢，唐宋而下，恆厭薄之矣。嗟嗟！宋文安可薄也？宋自五星奎聚而文運亨，自歐陽柄衡而文體變，迄春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出，闡揚道眞，浸浸虖六籍之文矣。此姑勿譚，即七閩鐵庵方先生文也者，可薄哉？可薄哉？

《鶴林玉露》丙編卷六 凡作文章，須要胸中有萬卷書爲之根柢，自然雄渾有筋骨，精明有氣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作者。若作詩，只就詩中探擷；作四六，只就四六中鬬湊；作古文，只就《史》、《漢》、韓、柳中取其奇字硬語，模擬而爲之，如此豈能如《霓裳》一曲，高掩前古哉！王荆公謂今之作文者，如拾奇花之英，掬而玩之，雖芳馨可愛，而根柢蔑如矣。雖然，豈獨文哉！近時講性理者，亦幾於舍六經而觀語錄。甚者將程、朱語錄而編之若策括策套，此其於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魏鶴山答友人書云：「須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工夫。」又云：「要作窮理格物工夫，須將三代以前模規在胸次，若只在漢晉諸儒腳迹下盤旋，終不濟事。」又云：「向來多看先儒解說，近思之，不如一一自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眞。又非一一精體實踐，則徒爲談辨文采之資耳。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政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鶴山此論，學者不可不佩服。余嘗輯《心學經傳》十卷，序發之辭有曰：「學者不求之周、程、張、朱固不可，徒求之周、程、張、朱，而不本之六經，是舍禰而宗兄也。不求之六經固不可，徒求之六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也。」

《齊東野語》卷一六 人各有好惡，于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揚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咸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之胸中無眞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揚、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尙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區區之文，以求識賞于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眞名言也。

王若虛《文辨》 科舉律賦不得預文章之數，雖工不足道也。而唐宋諸名公集往往有之，蓋以編錄者多愛不忍割，因而附入。此適足爲累而已。

元好問《閑閑公墓銘》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貸假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爲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釣厚祿，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於太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得而和

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党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汩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

劉性《至元刊韋齋集序》 孔孟之道至程子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夫人有一行之善，一藝之美，未有不本於父兄師友者，而況於道有以參天地之運，學有以紹前聖之統者乎？程太中能知周子，故二程之學繼孟氏；韋齋能友延平，故朱子之學繼程氏。則韋齋之書，學者可不學乎？竊窺韋齋篤志於伊洛之學，其視游、楊、羅、李，孰敢議其先後？若文詞字畫，又於荆公、蘇、黃，皆取法焉。豈不以學之大有，既推源探本而極其端矣；至于曲藝小伎，亦莫不各有理而盡其心焉，不專一門，而惟是之從也。文公集群儒之大成，紹周程之正統，而於熙寧、元祐諸公之是非得失，則未嘗有所偏主焉。豈亦本于家學而然歟？《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矣。故書于篇目之末，以就正于婺源云。

鄭玉《羅鄂州小集序》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而文章亦由是而見焉。豈惟足以傳其事功，因以觀其治亂。故唐之盛則稱韓、柳，宋之初則有歐、蘇。南渡以來，又世道之一變也，見稱於時，則有吾州二羅公焉。六朝五季，蓋寥寥乎無聞矣。然則三代而上，聖賢迭興，其所述作，尊以爲經，不專於文章，而不能不文章。兩漢而下，文人才士，相與論著，流而爲史，必工於文章，而後能文章。今之文章，兩漢之謂也。

又《餘力稿序》 孟子既沒，學者各以己見爲學，文章爲道，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蘇子瞻輩咸以此名世。作者既曰足以盡斯道之傳，後之尊之者又曰是皆所謂傳而得其宗者也。塗天下之耳目，置斯民於無聞見之地。然則道之不明，文章障之也；道之不行，文章尼之也，文章之弊可勝言哉！宋初，河南程氏兄弟者出，天下號爲兩程夫子，始知斯道之傳，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而具於吾性分之內；不在虛無高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明道，以此淑身而傳後，以此解惑而覺迷，文章之作，遂一廢而爲無用之物，譬之霾雨初霽，復見天日，而無有魑魅魍魎也。至吾新安朱夫子集諸儒之大成，論道理則必著之文章，作文章則必本於道理，昔之尼者行、障者明矣，信乎有德之必有言，文章爲貫道之器，而非虛言之謂也。

程端學《元刊陵陽先生文集序》 文者言語之精華也，因其道以有傳。然古者文以道傳，後世道以飾文。古之人有是道，然後託於文以達之，道若斯，文亦若斯，故其言約以實，是謂文以傳道。《易》、《詩》、《書》、《春秋》、《論》、《孟》是也。後世不必皆以其道，亦欲爲文以自見，道若斯，文不若斯，故其言支以虛，是謂道以飾文。文士之文是也。然則終不復古乎？復古有道，道綳乎中，不得已而有言，文斯復古矣。故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出，而《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篇》，書不在《中庸》、《孟子》下。誰謂文不可復古乎？亦在實之而已矣。西漢之文，道雖不醇，大略言由事發，猶近古也。自餘隨其人品以爲重輕。若諸葛孔明、陶元亮、杜子美、陸敬輿、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曾子固數子者，其忠義直諒，磊磊落落，有以自顯於世，而其文亦可相爲不朽。至如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王安石之流，其聲音步驟，蓋亦無愧乎數子，然予不知讀其言者，視其人何如也。由是觀之，傳道之文與天地悠久，其次與其重輕，下此猶榮華飄風，而負一世之力而爲之者惑也。故元初陵陽先生牟公巘博學碩德，爲時名卿，天下之書無所不讀，古今典禮無所不考。其源出於伊洛，其出處有元亮大節，故其發於文章淵深雅淡，從容造理，其法度之妙，蓋有與歐、曾並馳，而其實則有道之者焉。天下後世當有慕其人而愛其文，誦其文而想見其人者矣。

吳澄《臨川王文公集序》 唐之文能變八代之弊，追先漢之蹤者，昌黎韓氏而已，河東柳氏亞之。宋文人視唐爲盛，唯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五家與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漢東都以逮于今，寖寖八百餘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稱者僅七人焉，則文之一事，誠難矣哉！

又《張達夫文集序》 昔之爲文者，曰「不蹈前人一言一句」，或曰「此文人之文爾，儒者之文不如是。儒者托辭以明理，而非有意於文也」。雖然，周子之《太極圖》、《易通》，張子之《訂頑》、《正蒙》，程子邵子之《易傳序》、《定性書》、《觀物篇》，前無是也。朱子祖述周程張邵，而辭莫有同者焉，誰謂儒者之文不文人若哉！彼文人工於詆訶，以爲「洛學興而文壞」，夫朱子之學不在於文，而未嘗不力於文也。奏議仿陸宣公而未至，書院學記，曼衍繚繞，或不無少損於光潔，若文則韓柳歐曾之規矩也，陶謝陳李之律呂也。律之呂之，規之矩之，而非陶非謝、非陳非李、非韓非柳、非歐非曾也。是豈區區剽掠掇拾者，

而猶有詆訶者乎？噫！儒生之立言也難矣。

又《題何太虛文集後》 孔子嘗云「辭達而已矣」，此固作文之大法也。而奈何作者之不知此哉！東漢以來，氣弱體卑，無復有善作者，至于今殆千餘年。唐宋盛時，號爲追踪先漢，而僅韓、柳、歐陽、曾、王、二蘇七人焉。若李習之，若唐子西，若張文潛，非不遊韓蘇之門，而竟未與韓、蘇合也。茲事豈可易視哉！

又《題汪龍溪行詞手稿後》 《書》之誓誥命，古王言也。下逮春秋諸國，辭令之善，猶足以折彊振弱。漢初制誥，溫乎三代之遺風。武、宣不如高、文、景時矣，況東都以後乎？自唐以來，代言之臣，至宋二三文儒，殆蔑以加，未能齊先漢也，而駸駸近之。間有才氣之高，溢出法度之外，不無傷於渾厚，然視全句對偶，用事砌甃，以誇精致者，相去遼絕也。南渡訖於季年，惟翰林學士顯謨汪公最優。多難之秋，德音所被，聞者悽憤，何其感人之深哉！蓋其製作爲體，不但言語之工而已。

又《別趙子昂序》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爲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爲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于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王、曾、二蘇，爲卓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爲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繡毯是衣，蜆蛤是食，倡優百戲，山海萬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爲一世所好而已。七子之爲文也，爲一世之人所不爲，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人。

戴良《夷白齋稿序》 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故自周衰，聖人之遺言既熄，諸子雜家並起而汩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揚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於古。迨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駱之纖艷，又靡然於當時。至唐之世，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麾之，然後斯文幾於漢。奈何元氣僅還，而剝喪戕賊復浸淫於五代之陋，直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媲白，錯綺交繡以自衒。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麾之，而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遂伸，而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風頹弊於科舉之業，而宋遂亡矣。文運隨時而高下，概可見矣。

林泉生《安雅堂集序》 文章與世道升降，稽諸往昔，則較然矣。蓋自帝王之渾灝，逮宣尼之刪述，萬世不可尚已。三代以下，唯西漢之治近古，故其文雄閎雅奧，儒者宗之。東都浸漓，魏晉以下，靡靡無足觀矣。中唐至韓、柳而復古。宋至歐、蘇、王、曾而復古。此數子者，皆生唐、宋盛時也。迨其季世，非無人焉，浮漓磔裂，索索不可整，則氣運爲之也。元興，以質治天下，國初之文之盛，不十年而衆仲之文滿天下矣，然天下知其文者，未必知其人也。

劉壎《答友人論時文書》 夫士稟虛靈清貴之性，當務高明光大之學。然爲昔之士，沈薶於卑近，而不獲超卓於高遠者。蓋宋朝束縛天下英俊，使歸於一途，非工時文，無以發身而行志，雖有明智之材，雄傑之士，亦必折抑而局於此，不爲此，不名爲士，不得齒薦紳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趨，白頭黃冊，翡翠蘭苕，至有終老而不識高明之境者，可哀也。今幸科目廢，時文無用，是殆天賜讀書歲月矣。尋求聖賢旨趣，洗濯厥心，先立其大，豈不油油然有顏、曾自得之樂。顧復沉汩於此，則宋人拾鄭人之遺契，而曰吾富可待者也。

《隱居通議》卷四 班孟堅賦《兩都》、左太冲賦《三都》，皆偉贍鉅麗，氣蓋一世，往往組織傷氣骨，辭華勝義味，若涉大水，其無津厓，是以浩博勝者也。六朝諸賦，又皆綺靡相勝，吾無取焉耳。至李泰伯賦《長江》，黃魯直賦《江西道院》，然後風骨蒼勁，義理深長，駕六朝，軼班、左，足以名百世矣。近代工古賦者殊少，非少也，以其難工，故少也。其有能是者，不過異其音節而已，而文意固庸庸也。

又卷六 山谷翁作《司馬文正公挽詞》，後山作《南豐先生挽詞》，水心作高、孝兩挽詞，皆超軼絕塵，誠可對壘。

又卷二一 宋初承唐習，文多偶儷，謂之崑體。至歐陽公出，以韓爲宗，力振古學，曾南豐、王荆公從而和之，三蘇父子又以古文振於西州，舊格遂變。風動景隨，海內皆歸焉。然朝廷制誥，縉紳表啓，猶不免作對，雖歐、曾、王、蘇數大儒，皆奮然爲之，終宋之世不廢，謂之四六，又謂之敏博之學，又謂

之應用。士大夫方游場屋，即工時文；既擢科第，捨時文，即工四六，不者弗得稱文士。大者培植聲望，爲他年翰苑詞掖之儲；小則可以結知當路，受薦舉，雖宰執亦或以是取人，蓋當時以爲一重事焉。今究觀所作，雖無補國家實政，然否泰盛衰升降之運，亦可因是觀之。何者？世道休明則辭氣盛壯，固非濁世昏俗所能及也。當時士君子率皆殫精覃慮，鑄出偉詞，誠多精妙，不可泯者，要亦文明盛時習尚然也。南渡以來，名公著作多見梓刻，海宇誦習，近世尤多奇人俊士，妙語風猗。惜經世變，編簡淪漫，無可采覽。

郝經《答友人論文法書》 二帝三王無文人，仲尼之門，雖曰文學，亦無後世篇題辭章之文。故先秦不論文。騷人作而辭賦盛，故西漢始論文，時則有揚雄之書。東漢復論文，時則有蔡邕之書。建安以來，詩文益盛，語三國則有魏文帝、陳思王之論，語晉宋則有陸機、沈約之作。折衷南北七代，則有文中子之說。至李唐則韓、柳氏爲規矩大匠。如韓之《答李翊》、《上于襄陽》、《答尉遲生》、《與馮宿》；柳之《與楊京兆》、《答韋中立》、《報陳秀才》、《答韋珩》、《復杜溫夫》及《與友人》等作；加之以李翺之《答王載言》、《寄從弟正辭》，皇甫湜之《答李生》、《復答李生》。下逮歐、王、蘇、黃之論議，則窮原極委，無所不至其極，無法復可說，百世有餘師矣。【略】雖然，理者法之源，法者理之具；理致夫道，法工夫技。明理，法之本也。吾子所謂法度利病，近世以文爲技，與求夫法、資於人而作之者也，非古之以理爲文，自爲之意也。【略】始皆法在文中，文在理中，聖人製作裁成，然後爲大法，使天下萬世知理之所在而用之也。自孔孟氏沒，理寖廢，文寖彰，法寖多。於是左氏釋經而有傳注之法，莊、荀著書而有辯論之法，屈、宋尚辭而有騷賦之法，馬遷作史而有序事之法。自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至韓、柳、歐、蘇氏，作爲文章，而有文章之法。皆以理爲辭，而文法自具。篇篇有法，句句有法，字字有法，所以爲百世之師也。故今之爲文者，不必求人之法以爲法，明夫理而已矣。精窮天下之理而造化在我，以是理，爲是辭，作是文，成是法，皆自我作。【略】我亦古之作者，亦可爲百世師矣。豈規規孑孑求人之法而後爲之乎？故先秦之文，則稱左氏、《國語》、《戰國策》、莊、荀、屈、宋。二漢之文，則稱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蔡邕。唐之文，則稱韓、柳。宋之文，則稱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人，皆弗稱也。騷賦之法，則本屈、宋。作史之法，則本馬遷。著述之法，則本班、揚。金石之法，則本蔡邕。古文之法，則本韓、柳。論議之法，則本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文，皆弗法也。何者？能自得理而立法耳，故能名家而爲人之法。苟志於人之法而爲之，何以能名家乎！故三國六朝無名家，以先秦二漢爲法，而不敢自爲也。五季及今無名家，以唐宋爲法而不敢自爲也。韓文公每語人以力去陳言，當自作，但識字，言從字順，識職而已，不當蹈襲故爛，謂宏詞詞賦爲俳優，皆此意也。然則前人不足法歟？文有大法，無定法，觀前人之法而自爲之，而自立其法。彼爲綺，我爲錦；彼爲榭，我爲觀；彼爲舟，我爲車；則其法不死，文自新而法無窮矣。近世以來，紛紛焉求人之法以爲法，玩物喪志，闚竊模寫之不暇，一失步驟，則以爲狂爲惑。於是不敢自作，不復見古之文，不復有六經之純粹至善，孔孟之明白正大，左氏之麗縟，莊周之邁往，屈宋之幽婉。無復賈、馬、班、揚、韓、柳、歐、蘇之雄奇高古，清新典雅，精潔恣肆豪宕之作。總爲循規蹈矩決科之程文，卑弱日下，又甚齊梁五季之際矣。嗚呼！文固有法，不必志於法，法當立諸己，不當尼諸人。不欲爲作者則已，欲爲作者名家而如古之人，捨是將安之乎？是經之志也，故敢以爲復。然未知其是且非也，吾子幸復惠教焉。某再拜。

劉將孫《曾御史文集序》 唐文雖變於韓柳，然同時樊宗師、皇甫湜輩，未免艱棘，求如李習之、杜牧之、劉夢得者，四方落落僅可數。而偶儷事實之敝，至西崑猶未愈也。歐、蘇一變，而議論皆本心；關、洛嗣興，而詞華兼義理。師友之淵委，胸襟之本源，雖場屋試藝，亦文從字順，不媿古作者。尚論一代文字所自出，歐陽公罔極之賜也！

許衡《語錄上》 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宋人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

魯聞禮《劉將孫養吾齋集序》 惟天下之公言爲不容泯，而世之爲論，至久而後定，則人心之始，蔽於其私也。古文自先秦以來，漢推司馬、班、揚，唐稱韓、柳，宋數歐、蘇。此天下之公言也。而揚子雲自謂「五百年乃有知吾《玄》者」。《韓昌黎集叙》云：「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蘇子瞻《叙六一居士集》，亦言「世之不悅者嘩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嗚呼！古今文章議論，至子雲、韓、歐，猶不能使人言之，必無蔽於其私，然卒亦莫能以掩其所不容泯者，是故賴有君子之論也。廬陵自歐陽文忠公倡古文，爲學者師，後百有餘年，而殿講巽齋先生、太傅須溪先生，相繼以雄文大筆擬於歐盡常、蘇盡變，由是海內之推言文章者，必以廬陵爲宗。

趙汸《讀宋人文》　六經明晦總關天，白首窮經續斷編。石介不生王令死，荒郊古塚鬼談玄。

陳相《許謙白雲集序》　吾婺道學之傳，自宋東萊呂成公以身任其道，倡鳴於南渡之後，卓乎不可及已。元有仁山金文安公，以其傳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者，而傳之白雲許文懿公。蓋北山得於勉齋黃氏，而勉齋實出考亭朱子之門，故傳得其正，粹然以道名家。他如待制浦陽柳公、侍講烏傷黃公、禮部蘭溪吳公、翰林東陽張公，以及國朝學士景濂宋公，待制子充王公，皆以斯文羽翼其道者也。海內論鄉學淵源之懿，師友繼承之篤，蓋莫如吾婺。而吾婺晚生後學，一何繼承之寥寥哉！蓋嘗讀其文，則亦知其道矣。

吳善《牧庵集序》　文章有一代之宗工，其出也秉山川之靈，關天地之運，所謂百年幾見者也。漢四百年，惟司馬遷父子、揚雄、班固四人，兩晉魏隋之間，則無聞矣；唐三百年，惟韓愈、柳宗元二人；宋三百年，惟歐陽修、蘇軾二人。當是時，非無作者雜出其間，與三四君子相與度長而絜大，并駕而齊驅焉，然皆掇拾剽竊，不能成一家之言，負當代宗工之任。此山川之氣，天地之運，誠有時而或息。即我朝國初，最號多賢而文章衆，稱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

黃庚《月屋樵吟漫稿自序》　唐以詩爲科目，詩莫盛於唐，而詩之弊至唐而極。宋以文爲科目，文莫盛於宋，而文之弊至宋而極。甚矣，詩與文之極其弊，而難於共起弊也。自有唐明皇之賡歌，已非太古忘一之天矣。三代以還，雖五帝之迹息，而世猶近古，其播爲聲詩，發爲辭令，形於規諫諷刺者，皆所以紀一時之實，豈好爲是虛言哉？國以詩文立科目，非世道之幸；士以詩文應科目，又豈人心之幸？宜古道以茲不可挽也。嗚呼，自孔子刪定《繫辭》以來，《詩》《書》《易》《春秋》之文僅存，而其道則泯矣。以言乎詩，自《三百篇》訖於戰國，詩之脈幾絕，而《騷》續之，故《騷》有功於詩。《騷》之下有《選》，由《選》而更於唐，惟杜少陵爲備。以言乎文，自獲麟絕筆之餘，諸子百家蝟興蜂起，不有孟子之書出，則聖人之道晦矣，故孟子功不在禹下。至若荀揚之簧鼓聖言，班馬之戶牖古史，歷三國、六朝、隋、唐之世，斯文微如髮。而韓昌黎之力挽古學，沿唐而宋，則歐陽出焉。吁！盛者乃所以爲衰也。然詩盛於唐，唐之詩脈自杜少陵而降，詩以科目而弊，極於五代之陋。文盛於宋，宋之文脈自歐陽諸公而降，文以科目而弊，極於南渡之末年。以科目而爲詩，則窮於詩，以科目而爲文，則窮於文矣。良可歎哉！【略】(元)自科目不行，始得脫屣場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氣，盡發而爲詩文。且歷考古人沿襲之流弊，脫然若醯鷄之出甕天，坎蛙之出蹄涔而游江湖也，遂得率意爲之。唯吟詠性情，講明禮義，辭達而已，工拙何暇計耶？

戴表元《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人之精氣，蘊之爲道德，發之爲事業，而達之於言語詞章，亦若是而已矣。竊獨怪夫古之通儒碩人，凡以著述表見於世者，莫不皆有統緒。若曾、孟、周、邵、程、張之於道，屈、賈、司馬、班、揚、韓、柳、歐陽、蘇之於文，當其一時，及門承接之士，固已親而得之；而遺風餘韻，傳之後來，猶可以隱隱不滅。近世以來，乃至寥落散漫，不可復續。豈天地之數有時而不齊，如適值其薄蝕震動，傾陷漏拽之或然者耶？

虞集《盧陵劉桂隱存稿序》　昔者盧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爲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鬱，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修己，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於歐公，則闇然而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盧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概可見焉。然予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本治而未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拱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風頹弊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汩沒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爲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於戎馬，風聲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爲文亦曼衍而浩博矣。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爲言不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

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瞠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爲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仿傚，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澀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爲長太息者，當在於此也。

楊維楨《郭羲仲詩序》 詩與聲文始，而邪正本諸情。皇世之辭無所述，間見於帝世，而備於《三百篇》，變於楚《離騷》，漢樂歌，三變於琴操五七言，大變於聲律。馴至末唐季宋，而其弊極矣。

王鶚《雲山集序》 道行乎教，非文不宣，蓋將以詔衆而傳遠也。自黃帝、老子垂世立教，已有《陰符》《道德》二經出焉。其後文亢列莊，立言滋多，逮及唐宋，著譔彌廣，皆所以發天人秘密，示學者之津梁。宋末金初，有所謂全眞家者，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然重陽祖師以降，急於化人，皆有語錄一編，高出前輩。

陳鳳梧《郝文忠公集序》 文所以載道，道一也，而文則隨時而變焉。有唐虞三代之文，有先秦兩漢之文，有魏晉之文，有唐人之文，有宋人之文，有元人之文。唐虞三代之文，簡古不可尚已。秦漢而下，愈變則愈繁，至於元而文之變極矣。文雖以時變，而道未嘗不寓焉。其言比於道者，文之粹者也，其言盭于道者，文之駁者也。

馮良佐《郝文忠公集後序》 人言六經無文法者，非也。六經爲學者之日用飲食，然自後世之以辭章爲文者，視先秦西京已邈乎不可及。是故唐之初，陳子昂變六朝纖靡，而爲唐之文；宋之初，歐陽永叔亦變五代軋茁，而爲宋之文。雖若闊略於道德仁義，然於洗腐理棼之功，爲不賞矣。宋之季，與金源氏競，以明經爲文，其弊至於附會蔓衍。弊極必變，則挽淳風，而古之明良亦繫乎其時與其人哉！欽惟皇元，以神武開國，聲應氣求，功能感奮。

陶自悅《郝文忠公集序》 明道立教之謂文，何代蔑有？其間升降，隨乎運會，而顯晦因之。六經道言，無意成文，文之至也。先秦兩漢下，由文溯道，疊更盛衰，後或弗逮夫前，變而不失其正，其人類皆嫻經術，貫百氏，大放厥辭，力回瀾倒，中流一壺，如馬、班、賈、董、韓、李、歐、曾之徒代興者是。情有各深，才非相借，雄長一時，群遂奉之爲宗。而旁出唐子，末由竄入正統，則古今一，輒援此以定南渡、金、元之文，莫不然矣。

陳旅《國朝文類序》 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槩可知矣。

倪士毅《作義要訣自序》 按宋初因唐制取士，試詩賦。至神宗朝，王安石爲相，熙寧四年辛亥，議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取士，各專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此經義之始也。宋之盛時，如張公才叔《自靖義》，正今日作經義者所當以爲標準。至宋季，則其篇甚長，有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題，有小講，有繳結，以上謂之冒子。然後入官題，官題之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有原經，有結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對，大抵冗長繁複可厭，宜今日又變更之。今之經義，不拘格律，然亦當分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四段。愚往年見宏齋曹氏《宋季書義說》，嘗取其可用于今日者摘錄之。茲又見南窗謝氏、臨川張氏及諸家之說，遂重加編輯，條具如左，以便初學云。

蘇伯衡《染說》 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

王禕《宋景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其於三才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顯隱鉅細之際，凡天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弗察而通也。其眞知實踐既有得於內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托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言。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學術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衆矣，未易悉數也。姑自吾婺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

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爲文溫潤縝練，復自成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烏傷黃公，并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爲文也閎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典實而周密。遂皆羽翼乎聖學，黼黻乎帝猷。踵二公而作者，爲吳正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可謂善於馳騁者焉。然當呂氏、唐氏、陳氏之并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爲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異同。其門人曰勉齋黃氏，實以其道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婺人，論者以爲朱氏之世適，故近時言理學者，婺爲最盛。然爲其學者，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悉，其頗見於文章者，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在矣。嗚呼！尚論吾邦之文章，所謂無是言則是理闕焉者，固班班而是，而有之無補，無之無闕焉者，尚足謂之文乎！

貝瓊《送危於轍赴安慶教授序》 談者稱江西多豪傑之士，文章自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文定公爲天下所宗，不啻山之於嶽，水之於海矣。及元之方盛，則有程文憲公、吳文正公，而虞文靖公繼起天曆元統間，其文章傳之四方萬里，歐、曾以降二百餘年，未有能過之也。若臨川危公大樸，又登文正之門，博學而多藝。其出遊江海也，文靖公序以送之，且待之以萬人之上矣。及仕於朝，爲中書參知政事，爲翰林承旨，屬大兵四起，天下之勢日蹙，而預大政，決大議，中外倚之爲重。其所施又有過於諸臣者，豈徒文章而已哉！余少時心識其名，皇明洪武三年始識於京師，則既老矣。

又《送鄭千之序》 士之厄而通者亦然，聖人弗論也。若唐之韓退之、柳子厚、李太白、杜少陵，宋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所謂天下之士，亦皆起於困踣顛頓，則揭陽、柳州、夜郎、夔子、夷陵、儋耳，其猶河之龍門歟？六子至是，道益彰，文益奇，譽益崇，又孰得而抗之也？由其所蓄，類於河之有本而最巨者矣。故常謂物之出於尋常者，不抑則不振，不塞則不昌，今日之屈，後日之伸，今日之伸，後日之屈。此理之必然，不可誣也。君子於是察之，而反諸身焉。

又《志古齋記》 唐宋諸家，通習六經，出入諸子，亦皆志於古，而恆苦難者，時既不同，才復懸絕，惡得強之以力哉？蘇黃門曰：「文不可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至。」是氣也塞乎上下，騰而爲河漢，旋而爲風雨，薄而爲雷電，列而爲五嶽，激而爲海濤。人得之發於文章，所謂氣盛則言與之俱盛也。諸家惟能善養吾氣，所著不期於古而古。雖有高下輕重，遂與六經諸子并行不朽。豈非一代之豪傑乎。

又《潛溪先生宋公文集序》 文章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與時升降，其變不一。在唐則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陽子。韓子之文祖於孟子，而歐陽子又祖於韓子，皆所謂傑出於千百者也。元初姚文公以許氏之學振於北方，下至天曆、至正間，又有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陽子之在宋矣。【略】大抵先秦兩漢以來，聖人之經，汩於諸子，道固晦而未明也。故各騁異同之說，以誇耀一世，恆病其駁而不純。及宋周、程、朱子大發其閟，是非邪正奚翅黑白之形，而後之立言者，由是求合於道，亦既無弊矣。又惜蓄之無源，而徒剽竊陳腐支離蔓衍之爲工，孰知其去古遠而益玩，不亦悲夫！

《輟耕錄》卷九 盧疎齋先生《文章宗旨》云：【略】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廈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羹玄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要與言古文之妙矣。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爲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辭。【略】眞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游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楊凌閣《至正集序》 世運當貞元之會，其清剛純厚，必鍾於人以發其奇。充之爲道德，達之爲事業，傳之爲文章，一也。君子於此占天心焉，而國運之盛衰亦隨之。宋之盛也，河南兩程夫子，道純德修，直接鄒魯千五百年不傳之緒。他如韓、范、司馬之事業，尹、穆、歐、蘇之文章，皆鼎盛一時。南渡以後，人材日衰，事業文章，罕有聞者，而洛學之傳，獨盛東南。元興，趙江漢以俘虜倡道於北，河內許文正公衡首得其傳，再傳姚文公燧。皆以道德之粹，發爲事業文章。流風所被，接踵繼興。吾豫如馬文貞公祖常、王文定公惲、勃朮魯文靖公翀、許文忠公有壬，著述宏富，後先爭輝。蓋文正公之教澤遠矣。

宋濂《蘇平仲文集序》 自秦而下，文莫盛於宋，【略】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凌厲，震蕩人之耳目。譬猶敝帚漏巵，雖家畜而有之，其視魯弓郜鼎，亦已遠矣。

又《洪武本羅鄂州小集題辭》 夫自五季以來，文氣日卑。宋室龍興，篤生哲師，大名倡於前，范、張和之；汶陽後其源，二尹導之。迨於廬陵，日粹以美。臨川、南豐，眉山父子，同焰而聯輝。清寧協順，功用發揮，精氣充斥，暢達蕤綏。變化合神，而光景弗虧。奈何王轍既南，涉於偏頗，衰俗群趨，以事決科。浮聲切響，駢言儷詞，襲謬而踵訛。

又《徐教授文集序》 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春陵（周敦頤）、河南（程顥、程頤）、橫渠（張載）、考亭（朱熹）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

劉基《蘇平仲文集序》 繼漢而有九有，享國延祚幾及漢者，唐也。故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有韓退之，而和以柳，然後氣復昌，而理有所駕。詩文皆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繼唐者宋，而有周、程、張、歐、蘇、曾之徒出焉，於是乎文追漢唐，而高者上窺三代，豈不以理勝而氣充乎？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過百年，而劉、許、姚、閻、吳、虞、范、揭、歐、黃之儔，詩文皆可垂後，則由其土宇之最廣也。

又《王師魯尚書文集序》 宋之文，盛於元豐、元祐，時天下猶未分也。南渡以來，朱、胡數公以理學倡群士，其氣所鍾乃在草野，而不能不見排於朝廷。其他萎弱纖靡，與晉宋齊梁無大相遠，觀其文可以知其氣之衰矣。

朱右《文統》 文與三才并，貫三才而一之者，文也。日月星漢，天文也；山嶽草木，地文也；民彝典章，人文也。顯三才之道，文莫大焉。羲軒之文見諸圖畫，唐虞稽諸典謨，三代具諸《書》《詩》《禮》《春秋》。遭秦燔滅，其幸存者猶章章可睹。故《易》以闡象，其文奧；《書》道政事，其文雅；《詩》發性情，其文婉；《禮》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遠，辭約而義周，固千萬世之常經，不可尚已！子思得其宗，言醇以至；孟軻識其大，言正以辯。若左氏多誇，莊周多誕，荀卿多雜，屈宋多怨，其文猶近古，世稱作者。漢興，賈誼、董仲舒、劉向窺見圖經，冀闡其道；相如、揚雄，大昌厥辭；然皆有志於斯文者。獨司馬遷父子頗采經傳、國史，集群哲之大成，紬一家言，載諸簡編，爲史氏宗，其文雄深多奇。班固繼作，頗就雅馴，以倡來學。二氏之文，遂足爲後世之準程也。魏、晉日流委靡。唐韓愈上窺姚、姒，馳騁馬、班，本經參史，制爲文章，追配古作。宋歐陽修又起而繼之，文統於是乎有在。其間柳宗元、王安石、曾鞏、蘇軾亦皆遠追秦、漢，羽翼韓、歐，然未免互有優劣。嗚呼！文豈易言哉！

姜洪《正統重刊元豐類稿序》 文章與氣運之隆替相關，信不偶然也。宋興，五星聚奎，文運大盛。然猶至於六七十年而後，歐陽公卓然以古文振起於天下。當是時，又有如蘇老泉父子、王介甫、曾南豐諸賢相與和之，故能丕變五代之陋，上追西漢，先秦之古雅也，斯豈偶然哉？【略】南豐先生天資高，學力超詣，其所得宏博無津涯，所趨則約守而恕行之。其言之而爲文，亦雄偉奔放，不可究極。要其歸，則嚴謹醇正。推其所從來，實嘗師友於歐公之門，而其所自負，則先正謂其要似劉向，不知韓愈氏爲何如。於戲！先生所際如是，所學、所行如是，所從來、所抱負又如是，其文足以鳴世，而並稱歐、蘇、王、曾四大家，又豈偶然哉！【略】蓋唐自韓、柳至宋三百餘年，始有歐、蘇、王、曾出而繼之。自宋歐、蘇、王、曾至今大明，又三百餘年矣，而我列聖誕布文命於四海，亦八十年，於茲所謂文運與氣運正當會合亨嘉之日也，得無名世者出以繼歐、蘇、王、曾歟？

王直《景泰本水心文集序》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奧，究道德之微，故其爲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南渡以來，作者猶衆，葉水心先生其一也。

李紹《成化重刊蘇文忠公全集序》 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共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家而已。

劉璋《弘治刊龍雲文集序》 宋有天下（四）（三）百餘年，廬陵郡以古文倡明斯道，自歐陽文忠公始，繼之者龍雲劉先生也。【略】或曰：「周益公必大謂廬陵郡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爲一代儒宗，繼之者龍雲先生也，信歟？」予曰：「文之難言久矣。周、秦以前固無庸議，下此惟西漢爲近古。晉、宋、齊、梁趨於綺靡弗振，至唐韓文公始斥而返之。韓氏之文，非唐之文也，西漢之文也。逮宋歐陽文忠公始振而效之，歐陽氏之文，非宋之文也，西漢之文也。先生之文醰經飫史，吞吐百氏，直欲追配于韓于歐，亦非宋之文也，乃西漢之文也。哲宗以爲相如，子雲復出，可謂知乎文者矣。周益公之論，

豈欺我哉？先生眞古之人豪，一代之儒宗也歟。」

鄭岳《正德刊艾軒文遷後序》 天地開闢，人文之會，一見於周，再見於宋。周之季，聖人者出，吾道宗師諸賢以授受。其後散之四方，各以其道鳴。迨其久也，寖微以絕。越千餘年至宋，而周、程夫子者出，始得不傳之緒，倡道濂洛。而龜山道南一派遂流入閩，由羅仲素、李愿中而有考亭，由王信伯、施廷先而有艾軒，與象山、南軒、東萊并峙，一時聚徒講業。時艾軒年尤高，號南夫子云。考亭之於張呂，往來辨析，註釋經傳，象山則厭拘牽文義，直以超悟爲高。【略】艾軒深造獨得，要未易窺，抑猶在朱、陸間乎！莆之人士知有濂洛之學，艾軒啓之，文公實成之也。

林俊《正德刊艾軒集序》 昔者孟子歿，夫子之道不傳；二程子歿，周子之傳亦幾乎蝕矣。吾家艾軒崛起南服，專志聖賢，於時遺儒陸子正、施廷先，嘗學和靖、龜山先生，特從指授，以上紹伊洛之傳。窮博而會之要，絕意著述，東井倡道，走莆士而朋來之，四方質夫顯道門牆者不少。文祖六經，輔秦漢；詩派山谷、後山、半山，而祖之於唐；《檀弓》、《穀梁》，後村有成論焉。

章瑞《貞素齋集序》 文，載道之器也，不深於道者，不足以知之。文亦難矣哉！是故降自三代，若漢、魏、晉、唐、宋、元諸作家，往往鳴當時，傳後世，雖體制優深渾厚，淸新巧麗之不同，要皆以道爲本。或謂世道有盛衰，而文運乘之，固亦理也歟。

鄭瑗《新刊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膽序》 有宋之文，自歐陽文忠公變崑體而崇典要之後，作者輩出，駸駸乎先秦兩漢矣。及金狄亂華，江表偏安，而文氣又寖以不振。誠齋楊文節公產于歐陽之邦，而去公未百年，大以文譽於乾道、淳熙間，其所著雲變星爛、飆激濤湧，不可名狀。數百載而下，得其殘膏賸馥者，莫不靡然尙之。瑗嘗譬宋文之有楊誠齋，如唐詩之有溫庭筠，同一絢麗奇絕也。

王慎中《南豐曾先生文粹序》 由西漢而下，莫盛于有宋。

尹臺《嘉靖本莆陽黃四如先生文集後敘》 閩之文，唐以先無著者。自歐陽行周以古文辭崛興建中、貞元時，而當代名流若昌黎、隴西輩，咸與之游，善推先之。蓋昌黎亟稱行周爲文切深，善往復自道。而李貽孫敘厥集，亦謂其辭大振耀，閩越之鄉，不知有他人也。余誦其所撰，信閩文之開始者歟，乃於道則概乎未有得也。行周之後，閩文益彬彬盛矣，余弗訖論。在宋紹、靖間，龜山楊中立氏肇以程氏之學倡建南，閩有聞其風而慕之，庶幾一變至道。其後艾軒林光朝氏起莆，而龜山之學東矣。艾軒之學一再傳，復有網山林亦之氏、樂軒陳藻氏，其師友相劘切，要非汲汲乎言語文字之徇者。然世稱艾軒之文上迫《檀弓》、《穀梁》，下不失與韓並驅，片言遺世，比之岣嶁之碑，岐陽之鼓，何其盛也！

吳勳《嘉靖本晞髮集序》 韓子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而況忠義之在人心，有所未遂，不能不形於詩歌，吐爲文詞，以洩其憂思沉鬱之氣，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不以成敗利鈍而有間也。姑以宋事論之。得是氣而成有宋之偉績，韓、范、富、歐是也；得是氣而圖宋室於既亡，文山、皋羽是也。其成敗利鈍雖殊，其氣之掀揭宇宙、流行今古則一也。三代之後，宋以忠厚立國，而培養扶植漸涵浸漬，至有遺民不盡如皋羽者，夫豈偶然哉！觀其杖策歸文，其生也有所爲；依附子陵，其死也有所歸。天若祚宋，其所樹立，當不在韓、范、富、歐下矣。昔人謂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然則皋羽《招魂》之歌，至今之猶有生氣，豈不足扶宋於千百世之後哉？

詹景鳳《詹先生集跋》 夫海陽稱古東南鄒魯，然陳、隋以前，文獻蓋靡得而徵云。自少微吳氏誕，以芳詠徽扇唐風，而文藻斌斌乎麗以則矣。厥後探奇振響，雖代有名家，而躬師孔孟之學紬焉。至宋，朱子則紹前修，實啓星源。維時海陽亦有竹洲、柳塘諸子，然辭賦之外無聞已。先公乃能孑然歸闡正宗，不爲紛披風什之談，即心鳴道，儉德矜行，韜玉而弗衒焉。其後若程若陳，若倪若趙，繼踵林立，斯道彌章，而海陽理學遂甲諸邑，蓋未始非吾家導源之力也。夫由孔孟迄宋，歷載千餘，而理學不著。乃至今復數百年，紛以同異朱、陸，讎論靡決，抑又何者？先公則獨殫厥微眇，而以鈍敏原之，識者以爲是，不啻開一邑道統，而天下彈射異同之議且定於斯，蓋非虛言也。

邵寶《嘉靖刊魏文靖公集序》 宋之有道學也，始於周子，盛於兩程子，邵子、張子同時并作，繼乃成於朱子。蓋後乎孔、孟千有餘年，而先王仁義禮樂之懿日可復興，正矣大矣，精且備矣！

楊慎《群公四六序》 壬辰之春，於葉榆書肆以海貝二百索購得《群公四六》古刻，乃宋人所集，不知名氏。自甲至癸凡十卷，其人則首王初寮，至蔣子禮五十五人，啓凡四百六十五首。嗚呼！四六之文於文爲末品也，昌黎病其衰颯，柳子以爲駢拇。然自唐初以逮宋季，飛翰騰尺，爭能競工，觀此集所載，

若王梅溪、胡邦衡、王民瞻、任元受、趙莊叔、張安國、胡仁仲、陳止齋，皆一時忠節道學之臣，鴻藻景鑠之士，其英聲直氣見于偶麗絺繪之中，直可與《陸宣公奏議》上下相映，奚可以文章末品少之？昔蘇文忠公稱孔明《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表裏，豈屑屑於聱牙詰屈哉。

又《鄭山正論》 黃鄭山答蜀人黃制參有大書曰：「考亭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迹則誠有之，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之書然爾。玉山極口稱譽東坡，考亭方辨之，玉山再護東坡，則考亭遂深求東坡之短，遂有寧可取介甫之說，介甫因此得考亭救得數語。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不平之言，非平日議論之正也，介甫亦可謂僥倖甚矣。然其苗脈，亦從爲伊川護法中來。甚至介甫作詩罵昌黎，而考亭亦以其詩爲是。平生克治其身如考亭，因爲門庭，有此等偏處，亦不自覺，則後學可不深自警也哉。」鄭山，朱子門人之門人也，其言如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然朱子此論，非特有激於汪應辰，其陰拱介甫之意，往往發見。余觀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聞兄在鄉里，因歲歉請於官，得米儲之，而春秋償其所取之息。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散青苗之一事是耳。奮然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爲過矣。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不可作小病看，異日流弊，恐不可言。」南軒此論，可謂朱子之諍友矣。朱子他日又錄安石爲名臣，而躋之韓、范、富、歐之間，此豈亦有激於何人乎。嗚呼！於東坡乎何損，於半山乎何益，獨可爲大儒惜耳。朱子學孔孟者也，孔孟平日之論，曷嘗譽驩兜而貶元凱乎？朱子嘗謂陳同甫躋漢唐於三代，是精金頑鐵作一鍋銷。朱子以安石與韓、范齊名，何不分別金鐵之甚邪。

又《辭尚簡要》 吾觀在昔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尚厭觀之，人主一日萬幾，豈能閱之終乎。其爲當時行狀、墓銘，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爲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元人修《宋史》亦不能刪節，如反賊李全一傳二卷，凡六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從何說起，沒何地。宿學尚迷，焉能曉童稚乎。予語古今文章，宋之歐、蘇、曾、王皆有此病，視韓、柳遠不及矣。韓、柳視班、馬又不及，班、馬比三傳又不及，三傳比《春秋》又不及。

《丹鉛續錄》卷五 予嘗謂漢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之語錄去荀、孟何遠，猶《悟眞篇》比于《參同契》，《傳燈錄》比于《般若經》也。

又卷一〇 宋人四六，如「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水利》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隙之謠。」四六中古文也。

崔銑《評文喻學者四首》一 崔子曰：金元之際，中州之文氣雄而詞倔健，欲陳義而不精，其人可與集事，而不可持久，故國易摧。譬則秋壑霜厓，孤峭涌決，非託生之區也。南宋之文，氣浮而詞細靡，故國益弱。甚者葉水心之譎，周平園之漫，陳止齋之雜，秋揚之華，祗章其索然也已。

又二 崔子曰：聖途榛塞，程子闢而廓然，故曰文不在茲乎。學者知方矣，即亂於蘇氏掇佛老之餘，文以從橫之詞。金源氏並行程、蘇氏之學。朱子、張南軒氏再明程學，陸氏亂以截徑之說，於是朱、陸之敵，至元猶爭。眞希元氏、許仲平氏興，而朱氏尊；吳澄氏與陸撫產而右之，雖曰不黨，吾不然也。

又《議宋事五條》 宋臣之疏文繁而用寡，氣激而意肆，南渡益下矣。必也司馬公之剴當，程伯子之條暢，叔子之簡肅，范純夫之明白，可以觀忠焉。

又《古文類選序》 曾氏簡健而核，若有聞乎道之槩者。歐陽子謂性非所先，謂《繫辭》非聖筆。三蘇氏和合縱橫，虛寂而一之。然二氏陳政駁謬，得失利害，示諸掌上。歐之雍容，蘇之英發，惻然有動乎君也。司馬氏踐履爲章，程叔子道德爲用，其文宋也，其實則孔氏之遺，游藝者有矩矱矣。陳(思)〔師〕道古行艱思，乃甘列于張耒、秦觀之班，何處躬之不休乎？夫去程之居近也，聞程之賢稔也，而自失之，背指之喻，不虛矣。

陸深《蓉塘詩話引》 詩話，文章家之一體，莫盛於宋賢，經術事本、國體世風兼載，不但論詩而已。下至俚俗歌謠、星曆醫卜，無所不錄。至其甚者，雖嘲謔鬼怪、淫穢鄙褻之事皆有。蓋立言者用以避諱陳託，微意所存，又文章之一法也。若乃發幽隱，昭鑒戒，紀歲月，顧有裨於正傳之闕失，蓋史家流也。

《藝苑卮言》卷三 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

又卷四 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歛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楊、劉之文靡而俗，元之之文旨而弱，永叔之文雅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子固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暢而平。于鱗

云：憚於脩辭，理勝相掩。誠然哉！談理亦有優劣焉：茂叔之簡俊，子厚之沈深，二程之明當，紫陽其稍冗矣，訓詁則無加焉。

《**詩藪**》**雜編卷五**　慶曆間，與歐、石交者祕演；熙寧間，與蘇、黃交者道潛及仲殊、契嵩，而善權、祖可列江西派。惠詮詩見和子瞻，惠洪詩見賞魯直，志南詩受知元晦。宋初則潘逍遙，元豐則饒如璧，皆士人也。又懷璉、景淳、清順、圓悟、遵式、善珍、可士等，各散見詩話中。（宋詩僧大概盡此，餘詳《脞編》。）

又　宋人詩話，歐、陳雖名世，然率紀事，間及諧謔，時得數名言耳。劉貢父自是滑稽渠帥，其博洽可睹一斑。司馬君實大儒，是事別論。王直方拾人唾涕，然蘇、黃遺風餘韻，賴此足徵。葉夢得非知詩者，億或中焉。呂本中自謂江西衣鉢，所記甚寥寥。唐子西錄不多，其中頗有致語，亦不可盡憑。葛常之二十卷獨全，頭巾亹亹，每患讀之難竭。高似孫小兒強作解事，面目可憎。許彥周迂腐老生。朱少章湮沒無考。洪覺範浮屠談詩，而誕妄坌出，在彼法當墮無間獄中。陳子象掇拾遺碎，時廣見聞。張表臣獨評自作詩，大堪抵掌。自餘《竹坡》、《西清》等種種脞蕪。惟楊大年《談苑》，紀載差博覈可采。

《**六研齋筆記**》**卷二**　王金陵學術頗僻，三經義大不滿人心，而庸流樸學得藉以竊糈媒進，亦有翕然頌之者。其魁傑如三衢何恭欽聖，至作長篇獻東坡，欲其推尊王氏，語甚瑰偉。東坡心不然而貌禮之。其詞曰：「昔日歐陽心獨苦，搜羅天下文章虎。未逢賈、馬嗟誰與，崑體文章正旁午。一得眉山老翁語，始協平生好奇古。騫騰鸞鶱螭虬侶，錦繡胥腸終日吐。眉山跨馬挾雙龍，迤邐欹斜劍閣東。一息萬語光群雄，是日魯酒歸淳醲。仁廟當朝起數公，四時閶闔來清風。眉山秉筆摩蒼穹，稽首獻議何雍容。是時慶曆主嘉祐，東省西垣半耆舊。一代偉人爭入彀，天開黃閣咸虛受。公時脫穎眉山後，歆、向、機、雲同一奏。建安數子空鳴脰，集賢學士皆籠袖。玉人發馬下天階，華蓋星邊捧詔來。天子延英不浪開，爲公此日深徘徊。金吾侍側天顏低，上列四輔前三台。相與疇咨將相材，飄然八駿先龍媒。西京應制十八九，賈、董褎然爲舉首。此輩昂藏希世有，劉黃又作鮫龍吼。觀公舉動斯人手，玉壺破碎珠囊剖。許國誠心仍貫斗，識者談之不容口。天公一見列詩曹，指點姮娥供兔豪。公歌數曲風刁刁，若耶溪上皆停橈。郢客擲筆不敢操，楚人往往收《離騷》。李、杜藩牆不甚勞，太白脫卻宮錦袍。東風顛入五湖裏，萬籟聲聲哭龍耳。河伯江妃愁欲死，只恐將來拶見底。南登灞岸將何以，直節壯懷聊自倚。養得身長數千里，天地一夜風雷起。官家內相能幾人，幾人到此陪經綸。天語叮嚀下降頻，金蓮燭畔窺龍鱗。日曝花磚暖繡裀，鎖金珮玉何申申。姮娥喚作眞麒麟，焉知韓、李非前身。龍樓漏箭銅壺挹，隱約六街騶唱入。傳宣使者翩翩集，月題控馬天門立。錦箋瓊琯尙書給，九韶忽然如俯拾。宸恩四海周流及，武帝王封乃平揖。我宋修文偃武初，詞林翰苑新扶疎。寶儀、陶穀端何如，峨冠曳履承明廬。草昧功名尙武夫，討論潤色姑徐徐。翦夷五代尊圖書，墨客稍稍躋天衢。中間作者相踵武，請試從頭爲君數。眞宗皇帝觀神寓，楊億風流玉堂處。傾金注瓦橫罇俎，大笑哄堂任豪舉。逡巡百尺江南楮，密掃煤煙驟如雨。六一超然又不同，陳言萬紙一洗空。晉、宋、齊、梁不待攻，兩漢直抵元和中。龍驤鳳舉扶桑東，五采射日吞長虹。滿堂玉磬諧金鐘，紛然和者如笙鏞。木鐸可憐聲獨悄，一振鏗然須大老。伊說數公無處討，蕭、曹、丙、魏規模小。馬遷、班固工品藻，出處行藏何太少。升沉將相侯王了，經天緯地憑誰好。信知風采古爲多，堯舜文章煥若何。東作西成南已訖，眞人更集滿鑾坡。夷夔禮樂俄森羅，黼黻郊廟金盤陀。羽毛率舞呈天和，高陽才子前賡歌。君哉頓起一兪爾，執簡制毫無及矣。周公整頓乾坤已，開闢明堂復如此。從頭製作軒轅始，海獸山禽咸獻美。袞冕分明圭玉侈，六代光華謁天子。日月星辰繢九天，蟲魚草木繪山川。群聖文章想亦然，百家妙理何周旋。離離黍稷春風前，東周一去追無緣。帝德王功只僅傳，廟堂急管催繁絃。巍哉孔子尊如帝，矯之孟軻天莫制。斯文未喪今何在，鄒魯邈然安可再。揚雄力寡知無奈，天祿校書眞末計。江海悠悠百川逝，回首相望幾十載。熙寧天子憫斯文，轉展搜揚到海垠。丞相王公舉趾尊，委蛇二老西來賓。咀嚼六經如八珍，補葺東魯鋤西秦。天子資之又日新，八風自轉成天鈞。頃從孟子驅楊、墨，他日淫詞又榛棘。豐鎬荒涼天空碧，庸孟書中幾充塞。金陵爲此深求直，二十年來人稍識。求之左右逢星極，內聖外王眞準的。古人效學豈文辭，堂陛之間意已移。彝何虎蜼尊何犧，云何簠簋如靈龜。不然制作知無時，掃魯詩書一貫之。明明古訓識者誰，百家效語如嬰兒。蝌蚪六書藏屋壁，豈比鍾王論筆蹟。會通意象如作《易》，不假語言含妙德。尙從對偶音聲覓，洙泗文章少平仄。解到雕蟲童子識，斯人稍得揚雄力。熙寧論撰亦何慙，況把先儒衆冰參。舉世傳經作指南，辟雍泮水堆牙籤。或者囂然痛欲殲，安得諸儒口遂鉗。聖主賢王實用僉，公嘗一語令師嚴。翻思偃蹇熙寧末，

苦信古書由世拙。金陵戶外履成列，稱衡一刺終漫滅。彷彿五經無二說，堂堂萬里星中月。欲論西漢誰優劣，忽然吟蟬風脰咽。邊韶性嬾讀書頑，病甚相如下筆慳。敢望言如霧豹斑，擔簦負笈徒間關。沂水春來初解顏，浴沂童子彌春灣。先哲如龍尚可扳，鼓瑟從之豈浪閒。可憐道德共耕獵，何苦侯門俟彈鋏。不挾而來聊自愜，栩然夢爾飛蝴蝶。飲中數子劉伶俠，江外主人張翰攝。短艅下水輕仍捷，落帆解舵吳山脇。」此詩鋪舒曲折，可謂費詞。然大意不過謂歐、蘇輩止作得詞章一路，若孔、孟著述，周公禮樂，必歸金陵。自此種議論流行，後來紹述小人極其緣飾，直令荆舒配食孔廟，眞足發千古一笑耳。然從此遂開僞學一途，動以聖賢自處，興言立詞，籠駕天下，而清明宇宙，竟作魑魅場矣，不可謂非欽聖輩邪流附和之遺毒也。此詩載周密《浩然齋視聽鈔》，偶曝書錄出之。

溫純《詞致錄序》 四六又何可少之？大都善相馬者惟求筋骨，善評文者惟貴神情。神情內會，而意興各有寄托。其體裁以時易之，要未可槩其世代生平也。宋廣平玉性金腸，賦梅花不免婉媚；晏元獻清標澹質，祖西崑止見便儇。王濬仲嗜進納污，持論每超玄致；柳子厚甘諛溺詭，立言輒附經常。如以其文而已，廣平、元獻呫呫漫漫者耳；而濬仲、子厚，不庶幾哉軒黃姬孔之間乎！故四六誠靡矣，倘能寄駱丞之概，採子安之華，攄敬輿之忠，博盧弼之典，瀉子瞻之赤，捷寇豺之鋒，允矣作述無前，孰云四六非古？若夫參造化自然之機，收景物無窮之趣，變而不失其正，亦變風之餘也，則有廣平、元獻在。蓋文猶兵也，奇正惟吾所用之，其神情固自有所着矣。

《四友齋叢說》卷二三 唐人之文實，宋人之文虛；唐人之文厚，宋人之文薄。

《雨航雜錄》卷上 漢文雄而士亦雄，宋文弱而兵亦弱，唐文在盛衰之間，其國勢亦在強弱之際。

陳懋仁《文章緣起注》 表【略】，孔明《出師》，伯令《陳情》之類，皆散文，唐宋以來，始尚四六焉。

《文脈》卷一 周、程、張、朱以窮理，歐、蘇、曾、王以達詞，金溪橫浦以尊性，涑水、金華以攻史，冀方以探數彰，永康以諳兵勝，又文之一大聚也。胡元易世，宋學猶存，容城之高標，魯齋之弘任，草廬之該博，鐵崖之藻思，亦文之一聚也。

又 五季歷元，文運極否。

又 唐詩賦，失也淺，流爲輕薄之文；宋經義，失也滯，流爲粗略之文；元加古賦，雖多博雅之士，奈尚夷疑夏，不能盡取。

又卷二 文之妙者【略】，宋得六人焉，李覯、司馬光、蘇洵、蘇軾、陳無己、陳亮是也。元得三人焉，楊維禎、陳樵、吳萊是也。唐文不待昌黎變之，元結已變之，其失也峭而急；宋文不待歐陽變之，李覯已變之，其得也厚而宏。司馬光《叙玄》，陳無己《正統論》，漢格也。

又 歐陽六一好（韓）而尊之，配孟，以己配韓。蘇氏父子在歐門下，極推尊歐，不得不推尊韓，是韓又盛于宋。

又 歐陽六一典文衡，變文體，自作原弱，欲變，入于弱也。先儒亦曰：「過豐腴而乏清勁，不及孫明復、石徂徠之簡健。」予曰：歐陽肉多而骨少，孫、石肉少而骨多。曾子固木篤而欠玲瓏，王介甫骨骼而無豐采，皆不及蘇子瞻之俊逸也。

又 五季弱甚矣，歐、蘇、曾、王條暢豪邁而曲折紆餘，終亦宋調。

蔣鎮《春卿遺稿跋》 公先後守姑蘇數年，自韋刺史、白司馬後，文章政事，風流蘊藉，輝映千載，唯公一人。至於勛勳中外，偉議熙績，勒在太常。公始自義興遷吳城，七葉簪纓，甲于江右。宋季式微，羯虜遷鼎，含華隱耀，身名雙逸。聖祖蘊隆，迄於成，弘間，科名繼起，泝厥源本，實公載造。

聶豹《刻南軒文集節要序》 有宋隆興，眞儒輩出，談經論學，遠紹邃承，濂溪、明道醇乎其醇，其餘諸子則不能無異同醇駁之議焉。蓋其辨析愈嚴，而精一之旨或因之以離；條貫愈密，而易簡之塗或因之以窒。是故知行分矣，而徇聞見者謂爲知先；動靜判矣，而守空寂者謂爲立本。居敬窮理，截然分爲兩事，而或失則內，或失則外者，白首紛如，卒無所得，是皆多言致之也。惟南軒張氏子出，雖其平日所授師承庭訓固有所自，然其天資之高、學力之至，有非諸儒之所能及者，亦自有不可誣也。

焦竑《蘇長公外集序》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世有心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言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唐、宋以來，如韓、歐、曾之於法至矣，而中靡獨見，是非議論，或依傍前人，子厚、習之、子由乃有窺焉，於言有所鬱渤而未暢。獨長公洞覽流略，於濠上、竺乾之趣，貫穿馳騁而得其精微，以故得心應手，落筆千言，坌然溢

出，若有所相；至於忠國惠民，鑿鑿可見之實用，絕非詞人哆口無當者之所及。

凌濛初《刊蘇長公表啟序》 粵自兩京而上，文質互宜，六朝以還，駢俳始切。蓋沿賦、七、連珠之綺習，復繩四聲八病之嚴科，故貞觀之間，絕無散語，惟昌黎之作，爰起衰風。嗣是判爲兩途，不能匯爲一派。其告君而事公者，則聲律之耦俱也；其言文而行遠者，則結撰之各體也。獨至趙宋諸家，寔能別闢異境，化莊嚴爲流走，易綺靡爲自然。驟讀連章，忘其拘於步伐；細循字句，仍自嚴於止齊。則淮陰之兵市人可戰，而細柳之壁天子不馳，體異而用則同，法殊而道則合者也。

李之藻《刊江湖長翁集序》 文至于宋，固讓漢唐，然議論事理曲暢，不詭正道，亦自一代文體，不相襲也。當時名家如蘇、王、曾、晁外，更不乏人。唐卿陳先生狎主齊盟於淳熙、嘉泰間，學贍而筆勁，人稱淮南夫子。

王志長《四六法海序》 余惟文之有四六，本出於綺靡之習，好古家不甚重之。然自來詔令典冊及臣下賀章謝牘，與夫策啓祝議，莫不用焉。唐時皆有專門名家。【略】宋時以兩制儲將相之才，每當制，必先期鎖院。當時諸公居是官，未有不能爲是文者。而洪文敏連草數制，有自矜之色，感老吏一言，恨不入地。夫文敏之愧，固其所以爲賢也。

陸符《四六法海序》 先秦、兩漢之文至六朝而一變，六朝駢耦之作至韓、柳而再變。一變而秦、漢之體更，再變而秦、漢之法出。故唐以後稱大家者，無不以韓、柳爲宗。乃昌黎固所稱起八代之衰，振綺靡之習者也；柳州則始泛濫於六朝，而既溯洄於秦、漢。繇是稱兩家者，率略其四六，而特重其古文辭。其古文辭歷傳爲歐、蘇、曾、王，迨讀其四六製作，則又無不足謝六代之華，而啓一時之秀焉。然則四六固古文辭，所不得輕以意退者矣。彼以古文辭睥睨當世，而抗談秦、漢，唾棄唐、宋，薄六朝紈粉而不爲，亦何足以語文章之源委也哉！

王志堅《四六法海序》 宋之四六，各有源流譜派。【略】撮其大要，藏曲折於排蕩之中者，眉山也；標精理於簡嚴之內者，金陵也。是皆唐人所未有。其他不出兩公範圍，然類能自暢其所欲言，低昂絢素，各成倫理，有足喜者。大抵四六與詩相似，唐以前作者韻動聲中，神流象外；自宋而後，必求議論之工，證據之確，所以去古漸遠，然矩矱森然，差可循習。至其末流，乃有諢語如優，俚語如市，媚語如倡，祝語如巫，或強用硬語，或多用助詞，直用成語而不切，疊用冗語而不裁。四六至此，直是魔胥，所當亟爲澄汰，不留一字可也。

舒曰敬《崇禎本雙峰猥稿序》 人之言曰：「宋無文。」余謂宋非無文，今無目耳。夫文孰衣於宋？四六其最著者矣。南渡以前，如永叔、子瞻之大筆，意象冲融，自然神逸，詩家之初唐乎。南渡後，能手則周益公、李雨亭爲傑出。綱其參用經史，錯綜時事，排偶熔於流利，對待儼若天成，李極其才情，似弟汴京諸作者而兄之。然明眼人必歸正始於歐、蘇者，以能盡而能不盡也。

《（康熙）御製文集》卷一九《古文淵鑑序》 古來采獲之家，載在四部，名目滋多，類皆散佚。其流布人區者，自蕭統《文選》而外，唐有姚鉉之《文粹》，宋有呂祖謙之《文鑑》，皆限斷年代，各爲一編。夫典章法度，粲然一王之制，前不必相師，後不必相襲，此可限以年代者也；至於文章之事，則源流深長，今古錯綜，盛衰或通於千載，損益無關於一朝，此不可限以年代者也。諸家之選，雖足鳴一代之盛，豈所以窮文章之正變乎！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二一《歷代賦彙序》 賦者六義之一也。風、雅、頌、興、賦、比六者，而賦居興比之中，蓋其敷陳事理，抒寫物情，興比不得並焉。故賦之於詩，功尤爲獨多。由是以來，興比不能單行，而賦遂繼詩之後，卓然自見於世，故曰「賦者古詩之流也」。【略】至於唐宋，變而爲律，又變而爲文。而唐宋則用以取士，其時名臣偉人，往往多出其中。迨及元，而始不列於科目。朕以其不可盡廢也，間嘗以是求天下之才，故命詞臣考稽古昔，蒐采缺逸，都爲一集，親加鑒定，令校刊焉，爲叙其源流興罷之故，以示天下，使凡爲學者知朕意云。康熙四十五年三月二十日。

李葆貞《武夷新集序》 柘浦據閩上流，千崖萬壑，秀色可餐，而地靈人傑，代不乏賢。予不慧，出宰茲邑。當改步之初，慮干戈雲擾，文獻無徵，乃於簿牘暇晷，咨遺賢，輯志乘，摭古稽今，裒然成帙。晉唐以上，絕鮮人文；迨乎趙宋，風氣聿開，才冠閩服，一爲西山眞夫子，一爲大年楊先生。二公文章事業，不相頡頏。而《西山全集》及雜著諸書，久已殺竹刊梨，家吟而戶誦之。獨大年先生文詞，不少概見，僅載其《神童登樓》一絕，何撰著寥寥耶？

李來泰《康熙本宋泰伯公文集叙》 大儒德業，從來所遇不竟所用，微獨家泰伯爲然，胡潘氏專致歎於濂、洛群哲之不登相位也？且周、程、張、朱，或出或處，或處而復出。唯公一出即處，確乎不拔其操，鞏遁丘園，優游竹素，前

引關、閩、濂、洛之緒，後啓青田豫章之傳，是公之出處誠正，公之學問誠可與周、程、張、朱後先并耀者矣。抑考史冊所紀，周、程、張、朱，生而阨遺，死則贈爵贈謚，祀典昭於無窮。我泰伯公之歿也，既敕葬有加禮矣，復祀之少牢，歲祭以官，迄今蕃衍盛大，四支之嫡裔，隸在撫、建、饒、廣者，靡不徬徨而駿奔焉。由是觀之，儒者身雖困於一時，而其道實亨於奕世，大都如是，何必獨爲我泰伯公致惜哉！唯是大儒之生也不偶，或當代而無其人，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其人而一鳴輒斥。故儒者之盛，莫過於宋，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彰，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不與之俱彰者，夫豈儒者之負人家國哉？專與不專，亦司君相者之所務擇也。有志於致治興道者，愼毋若宋人然。予故於序斯集也，而感慨併繫之矣。

呂文櫻《雍正本陸象山先生重刊文集序》 日月星辰麗乎天，江海河漢行乎地，理學性命之旨昭垂於古今，夫固歷萬世而不敝者也。粤稽孔、孟以降，闡聖賢之微言，明先王之大道者，漢、唐雖代有之，惟宋世爲尤盛。宋世自濂溪、明道諸先生而後，至朱子而集群儒之成，而朱子生平相與剖析辯論、視爲益友者，惟陸象山先生一人。

朱彝尊《格齋四六跋》 宋人駢語，其初率仿楊億、劉筠體，無逸出四字六字者。歐陽永叔厭薄之，一變而尙眞率。蘇子瞻尤以流麗見長。於是汪彥章擅此名家，鎔鑄六經諸史以成對偶，可謂升堂入室之選矣。盧陵王子俊才臣爲周子充、楊廷秀賞識，嘗引以代草牋奏書記。

又《與李武曾論文書》 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自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捨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下，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概矣。以武曾之才，正不必博取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傒斯、戴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黃氏溍、吳氏萊，【略】而又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於百家二氏之說，以正其學。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

《四六金針》 四六之興，其來尙矣。駢詞儷語，六經多有之。至漢乃從典謨誓命而加之潤色，一篇始末，皆以對偶成文，諧協其聲，以便宣讀，俾聽者易曉，斯亦古文之一體也。元陳繹曾言，四六之法，其要有四：一曰約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屬詞。務在辭簡而意明，此唐人四六之規，而蘇子瞻之所取則也。後世益以文華，喜工緻而新奇，于是以用事親切、屬對的巧爲精妙，而王介甫之所取則也。

又 宋體：楊大年、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邵澤民、邵公濟、汪藻。右宋體，拘粘段對偶，格律益精，而去古益遠也。凡唐體四六，《文苑英華》最爲詳備。宋體四六，推蜀本《四六適用集》，皆南渡以前精選之文，格律渾厚，詞氣雄雅，無後來雕鐫之弊。餘不足觀也。

汪琬《答陳鼎公書》 前明二百七十餘年，其文嘗屢變矣，而中間最卓卓知名者，亦無不學於古人而得之。羅圭峰學退之者也，歸震川學永叔者也，王遵巖學子固者也，方正學、唐荆川學二蘇者也，其他楊文貞、李文正、王文恪又學永叔、子瞻而未至者也。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後生小子不知其說，乃欲以剽竊模擬當之，而古文於是乎亡矣。

吳偉業《古文彙鈔序》 南宋後，經生習科舉之業，三百年來以帖括爲時文，皆趨今而去古，間有援古以入今。古文、時文，或離或合，離者病於空疏，合者病於剽竊。彼其所謂古文與時文，對待而言者也，蓋古學之亡久矣。

魏裔介《宋文欣賞集序》 文至於宋而蕪冗靡弱，有枯萎之色矣。所以然者，由唐以詩賦取士，其高者固能貫穿經史，錯綜百家，而其庸劣之流，揣摩題目，纂成事類，取青媲白，依韻附聲，不復耽精於聖人之學、經世之務，相沿成風。間有一二作者，不過佔畢小材，雕篆末技耳，故宋初無文。迨仁宗之世，涵育已及百年，乃有韓稚圭、范六丈、歐陽永叔、司馬君實出，而曾子固與眉山父子起而羽翼之，雷轟電掣，雲蒸霞變，宋文之盛，至此而極也。然范、韓之篇章既少，君實一生著力全在《通鑑》，其論斷多有可誦。歐公《五代史》固稱佳搆，諸作多見秀發。若子固之文頗涉枝蔓，明允之文每雜權術，潁濱之文未至雄渾，惟子瞻瑰奇變化，超騰絕倫，而朱文公譏其早拾蘇、張之餘唾，晚醉佛、老之糟粕，要其文以識議見長，以經濟自命，固賈長沙、陸宣公之流亞也，豈可以小疵而少之哉？南宋卑之，無甚高論，胡澹庵、文文山差強人意，然亦吉光片羽，未足飫人枵腹。流覽宋文，終當以歐、蘇爲操觚之標準耳。

又《古文公體大觀序》　漢、唐、宋以來，大家群起，其尚有六經之遺意者。

又《薛文清公先生讀書錄纂要序》　孟軻氏以後，道統之傳，漢有董仲舒，隋有王仲淹，唐有韓退之，至宋而周、程、朱，尤洙泗之眞脈。元許魯齋繼之。

又《孫鍾元先生歲寒居文集序》　文亦難言矣。古今之爲文者，奚啻數千百人，而傳於世者固寥寥也。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以及陳、阮、潘、陸、任、沈、邢、魏，此皆有意爲文者也，今世所尚者，惟此唐宋八大家之文耳。八大家之中，昌黎能因文以見道，然亦未免有意乎爲文也。若夫無意於文而文自工者，惟周、程、張、朱數子耳。周子之《太極》，程子之《易傳》，張子之《西銘》，朱子之奏議論序，皆不事鞶帨藻飾，而燦然犁然，理至者文自不可易也。子曰：「辭達而已矣。」說者以爲文不離質，得其中也。而世之學者，鏤心鉥目，搜奇考異，每薄濂洛關閩，以爲此特說理之言，文則必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之疏宕典蔚也，不則如陳琳、阮瑀、潘岳、陸機等之華贍駢麗也，不則當如韓昌黎、柳柳州、歐廬陵、蘇眉山之錯綜變化也。是則知其一不知其二。見雕繢黼黻之美，而遂謂裘褐非衣之適乎？聞笙鏞柷敔之音，而頓忘土桴之非樂乎？以是諸於天下人之性情，性情則末也。

又《復安慶郡丞程崑崙書》　竊以爲古文之廢久矣。三代而後，自當以馬、班爲宗，韓、歐爲嗣。二蘇筆舌妙天下，而失之泛溢，程朱理學入堂奧，而詩文有遜焉。

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序》　文章一道，近於古之所謂立言者。而盛衰升降，亦同源異流，不可勝紀。【略】至唐有韓退之、柳子厚，宋有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蘇氏父子，數百年間，文章蔚興，固不敢望六經，而彬彬乎可以追西漢之盛。後之論者，因推以爲大家之文，儻所謂立言而能不朽者耶！夫立言之士，自成一家爲難，其得稱爲大家，抑尤難也。是故巧言麗辭以爲工者，非大家也；鉤章棘句以爲奧者，非大家也；取青妃白駢四驪六以爲華者，非大家也；繁稱遠引搜奇抉怪以爲博者，非大家也。大家之文，其氣昌明而俊偉，其意精深而條達，其法嚴謹而變化無方，其詞簡質而皆有原本。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決江河而下也，高可以佐佑六經，而顯足以周當世之務。此韓、柳、歐、曾、蘇、王諸公，卓然不愧大家之稱，流傳至今而不朽者，夫豈偶然也哉？蓋諸公天分之高，既什百於人，而其勤一生之精力，以盡心於此道者，固非淺植薄蓄之士所能髣髴其萬一也。雖然，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聖賢非有意於文也，本道而發爲文也。文人之文，不免因文而見道，故其文雖工，而折衷於道，則有離有合，有醇有疵，而離合醇疵之故，亦遂形於文而不可掩。【略】歐陽子長於論事，而言理則淺。曾南豐論學雖精，而本原未徹。至於王氏，堅僻自用。蘇氏好言權術，而子瞻，子由出入於儀、秦、老、佛之餘。此數公者，其離合醇疵，各有分數，又不可不審擇明辯於其間，而概以其立言而不朽者，遂以爲至也。余故選其文而論之，不特以資學者作文之用，而窮理格物之功即於此乎在。

汪亮采《雍正刊唐眉山集序》　有宋人文之盛，其道術足以經緯乎一世，而抒詞敷藻，和平醇厚，適與其聲華位望合，宜求如司馬公、周益公者，不數見焉。以余諦視，諸家率多才豪意猛，惟恐其言之無用，學益高則言亦日肆其詞鋒。蓋自南渡前後，有如林駉所論，惜其剝自熙、豐，思其復諸建、紹。此言之易於激昂，皆其時會使然。

陸麟比《雍正本文安公文集序》　及秦灰而詩書一劫。漢魏以降，晉尚清談，唐工雕琢，非不雅擅風流，究與大道河漢。幸河南二程氏出，先子三陸遂起而宗之，載在史冊，班班可考。故太史云河南二程、西江三陸，接千古精一之傳，必推吾先子象山夫子。

《賦話》卷五　制誥表啓咸以四六爲之，清便流轉，直達己見，更以古藻錯綜其間，便是作家。律賦雅近於四六，而麗則之旨不可不知。則而不麗，仍無取也。宋人四六，上掩前哲，賦學則不逮唐人，良由清切有餘而藻繢不足耳。

又　《秋聲》、《赤壁》，宋賦之最擅名者，其原出于《阿房》、《華山》諸篇，而奇變遠不之逮，殊覺剽而不留。陳後山所謂一片之文押幾個韻爾。朱子亦云，宋朝文章之盛，前世莫不推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與眉山蘇公，相繼迭起，各以文擅名一世，獨于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蓋以文爲賦，則去風雅日遠也。

紀昀《明皋文集序》　文以載道，非濂溪之創論也。「理扶質以立榦，文垂條以結繁」，陸平原實先發之，要皆孔子所謂言有物也。顧眞西山《文章正宗》黜《逐客書》，斥《橫汾詞》，劉後村以深衣雅樂譬之，謂非綺羅箏笛所能比，而

卒不能與昭明之《選》爭後先。唐荆川宗法韓、歐，足以左挹遵巖，右拍熙甫，而論者終有晚年著作攙入語錄之疑。是豈理之不足乎，毋乃「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如孔子所云乎？【略】宋以後講學之家發明聖道，其理不爲不精，而置諸詞苑，究如王氏《中說》、《太公家訓》，爲李習之所不滿，其故不可深長思乎！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應齋雜著》【略】。宋人奏議，多浮文妨要，動至萬言，往往晦蝕其本意。

又卷一六一 《橘山四六》【略】。北宋四六，大都以典重淵雅爲宗，南渡末流，漸流纖弱。

又卷一六三 《四六標準》【略】。自六代以來，箋啓即多駢偶，然其時文體皆然，非以是別爲一格也。至宋而歲時通候、仕宦遷除、吉凶慶弔，無一事不用啓，無一人不用啓，其啓必以四六，遂於四六之內別有專門。南渡之始，古法猶存，孫覿、汪藻諸人，名篇不乏。迨劉晚出，惟以流麗穩貼爲宗，無復前人之典重。沿波不反，遂變爲類書之外編，公牘之副本，而冗濫極矣。

又卷一六五 《本堂集》【略】。其詩多沿襲擊壤派，文亦頗雜語錄之體。【略】然宋自元祐以後，講學家已以說理之文自闢門徑，南渡後輾轉相沿，遂別爲一格，不能竟廢。

又卷一六六 《養吾齋集》【略】。宋、元之際，故老遺民，如胡求魚、聶濟之問學，趙文、劉岳申之文章，郭汝介、涂世俊之孝行，多不見於他書，獨是集能具其顛末，亦頗賴以傳。至所云：「歐蘇起而常變極於化，伊洛興而講貫達於粹，然尚文者不能暢於理，說理者不能推之文。」其言深中宋文之弊。又云：「時文之精，即古文之理。韓柳歐蘇，皆以時文擅名。其後爲古文，如取之固有。皇甫湜、樊紹述、尹洙、穆修諸家，寧無奇字妙句，幽情苦思？所以不得與韓歐幷，時文有不及焉故也。」其言尤足以砭高語奇古而不能文從字順之病。雖所作不盡踐其言，要不能不謂之通論也。

袁枚《胡稚威駢體文序》 駢文必徵典，駢文廢則悅學者少，爲文者多，文乃日敝。【略】宋人起而矯之，輕倩流轉，別開蹊徑，古人固而存之之義絕焉。自是格愈降，調愈卑，靡靡然皮傅而已。

方苞《古文約選·凡例》 一、退之、永叔、介甫，俱以誌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于《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學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蘊，則于三家誌銘，無事規模而自與之幷矣。【略】於永叔獨錄其敘述親故者，於介甫獨錄其別生議論者，各三數篇，其體製皆師退之，俾學者知所以從入也。

杭世駿《古文百篇序》 近代何大復病狂喪心，乃以爲古文亡於韓。屠長卿謂歐陽、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此桀犬之吠，叔孫武叔之毀，不足校也。貞元而後，承以五季之弊陋，穆修、柳開，胡旦欲以古義復之，力薄而不能振。廬陵一變而爲宕逸，南豐一變而爲敦龐，臨川一變而爲堅瘦，眉山父子推波助瀾，厥旨始暢。乾、淳以往，無非作者，要皆其支流餘裔，而非能自立一幟者也。元末臨海朱氏始標八家之目，迄今更無異辭。居平持論，古之爲文者一，今之爲文者二。爲古文而不源於八家，支離鬼瑣，其失也俗；爲今時文而出於八家，膚淺纖弱，其失也庸。【略】有宋之從事乎銓擇者五家，《文粹》、《文鑑》斷限時代，西山《正宗》兼備人體。其單行者有三，呂成公之《關鍵》不滿百篇，樓迂齋之《文訣》書止五卷，謝疊山之《軌範》僅存五十九篇，以今較之，殆有過無不及。

劉大櫆《海峰先生精選八家文鈔序》 予謂論則韓、蘇，書則韓、柳，序則韓、歐，曾，碑誌韓、歐、王，記則八家皆能之，而以韓、柳、歐爲最，祭文則韓、王，而歐次之。三蘇之所長者一，曰論；曾之所長者一，曰序；柳之所長者二：曰書，曰記；王之所長者二：曰誌，曰祭文；歐之所長者三：曰序，曰記，曰誌銘；韓則皆在所長，而鹿門必欲其似史遷，何其執耶！此韓之所以作《毛穎傳》也。

劉天惠《文筆考》 稱名盛于六朝，衰于兩宋。柳、穆而後，佶屈聱牙爲古，散野拙直爲古，卑視建安七子何足算，規摹韓、柳八代起其衰。

梁國珍《文筆考》 宋以後若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自歐陽修出，倡以單行爲古文，王安石、眉山父子、曾鞏起而和之，而文筆之稱遂混。《元史》謂歐陽玄「以文章冠世，多所撰述，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其文筆以爲榮焉」。則又襲六朝舊語，不復能辨別矣。

侯康《文筆考》 宋則以文與詩對，唐庚謂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徐度《卻掃編》），張邦基謂韓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詩，亦皆橫者（《墨莊漫錄》），宋白尚書《玉津雜詩》「坐卧將何物，陶詩與柳文」（《老學庵筆

記》，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此放翁所以誤筆爲文，體例乃不辨于後世與。

劉光釗《文筆考》 昭明所選多文，唐宋八家多筆。韓、柳、歐、蘇散行之筆奧衍瀫瀚，好古之士靡然從之，論者乃薄《選》體爲衰，以散行爲古，且專名之爲文，故文筆不復分別矣。

《賭棋山莊詞話》卷三 羅江雨村（調元）著《詞話》四卷，其於詞用功頗淺，所論率非探源，沾沾以校讎自喜，且時有剿說，更多錯繆。如謂宋人未有著詞話者，惟《後山集》中所載吳越王來朝等七條。不知玉田《詞源》，輔之《詞旨》，業有專書。而吳曾《能改齋漫錄》十六、十七兩卷曰樂府，皆詞話也。如周公謹《浩然齋雅談》末卷，亦論詞。其餘散見於各家詩話、雜記，如《漁隱叢話》、《老學叢談》等類，更指不勝僂引。

阮元《四六叢話序》 趙宋初造，鼎臣、大年猶沿唐舊，歐、蘇、王、宋始脫恆蹊，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辭錦繡，布帛傷其無華；工謝雕幾，簧業呈其樸鑿。南渡以還，浮溪首倡，野處、西山亦稱名集，渭南、北海並號高文，雖新格別成，而古意寖失。元之袁、揭冕弁一世，則又揚南宋餘波，非復三唐雅調也。

又《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于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于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尚奇。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況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白麟、神雀二比，即開明人八股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于四書文也，爲其別于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成文，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弘治、正德以後氣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于前也。是四書俳偶之文，眞乃上接唐宋四六爲一派，爲文之正統也。

又《文筆考》 文筆二字，唐以前之書分之甚明，往往有善屬文、長于筆之稱。至宋元以後，無此稱矣。

《竹林答問》 問：自宋人以來，諸家詩話何如？答：宋人之論詩也鑿，分門別式，混沌盡死。明人之論詩也私，出奴入主，門戶是爭。近人之論詩也蕩，高標性靈，蔑棄理法，其下者則摘句圖而已。

姚鎣《松坡詩說序》 宋人詩話最多，最爲蕪雜，部帙之多莫如《苕溪漁隱叢話》，所云披沙揀金者也。惟嚴滄浪、姜白石乃時窺祕旨耳。元、明以降，論益紛繁，門戶既分，大都偏僻。

《雲山讀書記》內學《春秋篇》 伊川之學自章句入，胡瑗經義之餘波也；東坡之學自辭章入，歐陽追韓之故轍也。爲程、朱者必短歐、蘇，爲歐、蘇者必短程、朱，豈司馬遷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者耶？

又《樂記篇》 韓、歐之學可以爲勤，識可以爲偉，文章可以爲偉麗，而不能當命世之目。蓋猶累於科舉習俗，而好爲無用之文章。不惟去子思、孟子甚遠而已，以視荀、賈、揚雄之博觀湛思，而力取其大者遠者，皆若有所不及。宜伊川、紫陽之蹈瑕拔幟，號召其人而從之也。文學、道學由是分途，不能復合。

又《雲山讀書記》外治《天下篇》 北宋以來，浮華愈盛，諸儒以樸救之，而其所以立國之本，則愈危弱而顚蹷矣。歐陽修、陳亮、葉適諸人之論世者，不可棄也。

趙光《道光本雙峰猥稿序》 四六之文，莫盛於宋。宋以詞科取士，而制誥陳啓箋之文，亦以駢儷爲尚，一時名公巨卿，未有不工此體者。余嘗見元祐時葉蕡所輯《四六叢珠》，其蒐羅北宋一代之文，至二百餘種，可謂著述之盛矣。或傳趙忠定居政府，往往以此觀人，或謂公曰：「此或出他人之手，豈盡可據耶？」公曰：「不然。彼能倩人爲佳文，則其人亦非碌碌者矣。」忠定之言如此，則四六雖小道，其可忽乎？

劉師培《論文雜記》 宋代之初，有柳開者，文以昌黎爲宗（張景《柳開行狀》云：「爲文章以韓爲宗，當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始也。」案開爲宋初人）。厥後蘇舜欽、穆伯長、尹師魯諸人，善治古文，效法昌黎，與歐陽修相唱和（修《書韓文後》云：「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爲作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蘇子美集序》云：「天聖之間，子美獨與兄才翁及穆參軍爲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穆修《柳集序》云：「予少嗜韓、柳二家之文。」皆其證也）。而曾、王、三蘇咸出歐陽之門，故每作一文，莫不法歐而宗韓（大抵王介

甫多效法柳文，然集中所載論文之作，亦盛稱昌黎。東坡亦然，至稱爲「文起八代之衰」。古文之體，至此大成。即兩宋文人，亦以韓、歐爲圭臬。試推其故，約有三端：一以六朝以來，文體益卑，以聲色詞華相矜尚，欲矯其弊，不得不用韓文；一以兩宋鴻儒，喜言道學，而昌黎所言，適與相符，遂目爲文能載道，既宗其道，復法其文（韓文如《原道》、《原性》諸作，以及李習之《復性書》，皆宋儒所景仰，遂以開聖道、闢異端之功歸之昌黎。實則昌黎言理之文，所見甚淺，何足謂之載道哉）；一以宋代以降，學者習于空疏，枵腹之徒，以韓、歐之文便於蹈虛也，遂群相效法。有此三因，而韓、歐之文，遂爲後世古文之正宗矣。

又　試即唐、宋之文言之：韓、李之文，正誼明道，排斥異端，歐、曾繼之，以文載道，儒家之文也（南宋諸儒文集多闡發心性，討論性天之作，亦儒家之文）。

張舜民《評詩》　梅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菌茹，土形木質，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石曼卿詩如饑鷹夜歸，嵩冰春坼，而不可尋繹。王介甫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執着，而曾不可得矣。郭祥正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讓，而適口者少。蘇子瞻如武庫初開，干矛森然，觀者不覺神慑；若一一尋之，不無利鈍。楊公流詩如村婦入城，欲相時宜，而舉止痓然，臂長袖短，亦自閟惜。歐陽永叔詩如春服乍成，綠酒既釃，登山臨水，竟日忘歸。

晁說之《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　在本朝，王元之學白公，楊大年矯之，專尚李義山，歐陽公又矯楊而歸韓門，而梅聖俞則法韋蘇州者也。實自王原叔始勤於工部之數集，定著一書，懸諸日月矣。

釋普聞《詩論》　老杜之詩，備于衆體，是爲詩史。近世所論，東坡長于古韻，豪逸大度，魯直長于律詩，老健超邁，荆公長于絕句，閑暇清癯。其各一家也。

《北窗炙輠》卷上　今所謂歌行引，本一曲爾，一曲中有此三節。凡歌始發聲，謂之引。引者，爲之導引也。既引矣，其聲稍放焉，故謂之行。行者，其聲行也。既行矣，于是聲音遂縱，正所謂歌也。今之播鼗者始以一小鼓引之。《詩》所謂「應引懸鼓」是也。既以小鼓引之，于是人聲與鼓聲參焉，此之謂行可也。既參之矣，然後鼓聲大合，則此在人聲之中，若所謂歌也。歌行引播鼗之中可見之，惟一曲備三節，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節而緩急，而文義而始終，故不同也。正如今大曲有入破滾煞之類，今詩家既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制矣。今《選》中有樂府數十篇，或謂之行，或謂之引，或謂之吟，或謂之謠，或謂之曲，名雖不同，格律則一。今人強分其體制者，皆不知歌行引之說，又未嘗廣見古今樂府，故便生穿鑿耳。

《藏海詩話》　唐末人詩，雖格不高而有衰陋之氣，然造語成就。今人詩多造語不成。畫山水者，有無形病，有有形病，有形病者易醫，無形病則不能醫。詩家亦然，凡可以指瑕鐫改者，有形病也；混然不可指摘，不受鐫改者，無形病，不可醫也。

《墨莊漫錄》卷六　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荆公多喜爲之，極爲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概舉。予每愛俞紫芝秀老《歲杪山中》云：「石亂雲深客到稀，鶴和殘雪在高枝。小軒日午貪濃睡，門外春風過不知。」舒亶信道《村居》云：「水繞陂田竹繞籬，榆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卧，帶得寒鴉兩兩歸。」崔鷗德符《秋日即事》云：「秋草門前已沒靴，更無人過野人家。羅羅疏竹時聞雨，淡淡輕煙不隔花。」又《黃州道中》云：「莫愁微雨落輕雲，十里長亭未墊巾。流水小橋山下路，馬頭無處不逢春。」劉次莊中叟《桃花》云：「桃花雨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飛來雙燕子，一時銜在杏梁西。」僧如璧德操《偶成》云：「松下柴門晝不開，只有蝴蝶雙飛來。蜜蜂兩髀大如繭，應是山前花又開。」吳可思道《病酒》云：「無卿病酒對殘春，簾幕重重又掩門。細雨斜風花落盡，小樓人下欲黃昏。」又《春霽》云：「南國春光一半歸，杏花零落淡燕脂。新晴院宇寒猶在，曉絮欺風不肯飛。」趙士淡才儒《登天清閣》云：「夕陽低盡已西紅，百尺樓臺萬里風。白髮年看何處得，只應多在倚欄中。」李忱去言《春晚》云：「花瘦煙羸可奈何，不關渠事鳥聲和。無人掃地驚風在，分付輕紅上碧紗。」趙鱗之子雍《春日》云：「拂床欹枕晝初長，好夢驚回燕語忙。深竹有花人不見，直應風轉得幽香。」曾紆公袞《江樾軒書事》云：「卧聽灘聲漱漱流，冷風凄雨似深秋。江邊石上烏柏樹，一夜水漲到梢頭。」胡直孺少汲《春日》云：「風園吹絮柳飛花，睡起鈎簾日正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曾繹仲成《還家途中》云：「疏林殘嶺起昏鴉，臘盡行人喜近家。江北江南春信早，傍籬穿竹見梅花。」劉無極希顏《漾花池》詩云：「一池春水綠如苔，水上妍紅取次開。閑

倚東風看魚樂，動搖花片卻驚猜。」王銍性之《山村》云：「住依溪口破殘村，身伴渡頭零落雲。更向空山拾黃葉，姓名那有世人聞。」陳與義去非《秋夜》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遺西風吹葉落，只愁無處着秋聲。」如此之類甚多，不愧前人也。

《容齋隨筆》卷一六　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

《容齋續筆》卷二　唐人歌詩，其于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爲罪。【略】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晦齋《簡齋詩集引》　詩至老杜極矣，東坡蘇公、山谷黃公奮乎數世之下，復出力振之，而詩之正統不墜。然東坡賦才也大，故解縱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味之餘，而索之益遠。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如李廣、程不識之治軍，龍伯高、杜季良之行己，不可一概詰也。近世詩家知尊杜矣，至學蘇者乃指黃爲強，而附黃者亦謂蘇爲肆。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此簡齋陳公之說云耳，予游吳興得之。乃知公所學如此，故能獨步一代。

沈度《默堂先生文集序》　宋興，河南二程夫子受學於濂溪周茂叔先生，講明道學，究聖賢之蘊，發千載不傳不妙，學者趨之，如水赴壑。時唯龜山楊先生睹奧入室，尊所聞而行所知，盡得其傳焉，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以善天下。然是道也不絕如綫，則有陳公知默以剛明果毅之資，得師友源流之正。

陳天麟《太倉稊米集序》　宣人之爲詩，蓋祖梅聖俞。聖俞以詩鳴慶曆、嘉祐間，歐、范、尹、蘇諸鉅公皆推尊之。後百餘年，又得竹坡先生繼其聲，而周與梅在宣爲著姓，且親舊家也。竹坡同時有王次卿、僧彥邦、道常三人，皆能詩。王死于兵，不復傳；彥邦學爲詩而未至；道常筆力頗過彥卿，其後亦無聞。惟竹坡之詩聲厭服江左。天麟未第時，從竹坡游，公謂予曰：「作詩先嚴格律，然後及句法。予得此語於張文潛、李端叔，故以告子。」且言郭功父徒竊虛稱，在詩家最無法度。天麟欽佩此語，退而學詩，不敢越尺寸。久而自定，然後知公之善教人。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〇　集句詩，前古未有，王介甫始盛行之，多者十數韻。蓋以誦古人詩多，或在座中率然而成，往往對偶親切。其後人多有效之者，但取十數部詩，聚諸家而集耳。觀東坡《次韻孔毅父集古人詩》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揮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鷄。退之驚啼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白滿千家墀。」觀公之詩，雖以美之，亦微以譏之。蓋市人不可使之如兒，鴻鵠不可與家鷄爲對，猶古人詩句有美惡工拙，其初各有思致，豈可混爲一律也。

潘殖《陳學士吟窗雜錄序》　國朝龍興，首稱「西崑體」。自歐、蘇一變，長篇短軸，膾炙人口。然必至于魯直秤程輕重，清新灑脫，遂爲江西一派之宗。至今言詩者，必推魯直焉。

樓鑰《石屏詩集序》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士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成屠龍之技，苟非深得其趣，誰能好之？

朱熹《答鞏仲至》　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又　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爲非是，則熹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鎪，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澀，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自以爲亦嘗從頭看得一過，而諳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易》以下爲古文，因以爲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即非純古，

然則有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爲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莖》、《韶》、《頀》之雅正者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以爲如何也。

薛季宣《答何商霖書》三　詩學有二：曰聲，曰辭。聲辭合而成章，乃古之道然爾。人之情性，古猶今也。情有哀樂，聲文稱焉。聽其語可以合其聲，聞其音可以知其意，二者不可以毫釐判，於人有不省乎？孔子學於操而得《文王》，識《鵠鴜》之知道，聲辭交見，庸有二？是故捨樂論文，與釋文而言樂，皆非詩學之正。近世塡詞之作，始別異於聲文．唐固不然，況乎三王之代！

陸游《東萊詩集序》　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喪亂之餘，學術文辭，猶不愧前輩。

《梁溪漫志》卷七　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正如斷案不爲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情，使後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來，本朝詩人最工爲之。如張安道《題歌風臺》、荆公詠《范增》《張良》《揚雄》、東坡《題醉眠亭》、《雪溪乘興》、《四明狂客》、《荆軻》等詩，皆其見處高遠，以大議論發之于詩。汪遵《讀秦史》、章碣《題焚書坑》二詩，亦甚佳。至如世所傳胡曾《詠史》詩一編，只是史語上轉耳，初無見處也。青社許表民讀《項羽傳》作詩云：「眼中謾說重瞳子，不見山河繞雍州。」其識見亦甚高遠。

葉適《徐斯遠文集序》　自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廣莫，徒枵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鳴吻決，出豪芒之奇，可以運轉而無極也。故近歲學者，已復稍趨於唐而有獲焉。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　後世詩文選集詩通爲一家，陶潛、杜甫、李白、韋應物、韓愈、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各自爲家。唐詩通爲一家，黃庭堅及江西詩通爲一家。人或自謂知古詩，而不能知後世詩，或自謂知近世詩，而不能知古詩。及其皆知，而辭之所至皆不類，則皆非也。

又　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束晳、陶潛、韓愈、柳宗元、尹洙、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工拙略可見。余嘗怪五言而上，往往世人極其材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詞巨伯輒不能工，何也？按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物有止，道無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於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爲文詞者所能知也。《詩》既亡，孔子與弟子講習其義，能明之而已，不敢言作。雖如游、夏、子思、孟子之流，皆不敢言作詩也。後世操筆研思，存其體可也。

又　王禹偁《高錫》詩言：「文自咸通後，流蕩不復雅，因仍歷五代，秉筆多艷冶。高公在紫微，濫觴誘學者，自此遂彬彬，不蕩亦不雅。」此文章小氣數，只論用世者。柳開、穆修至歐陽氏，以不用世之文，欲捩回機括，雖不能獨勝，然後世學者要爲有用力處。夫可以自勉而安於自棄，時文誤之爾。

又　蘇氏半字韻詩酬和最工，爲一時所慕，次韻自此盛行天下，朱詩本意最多。夫以六義爲詩，猶不足言詩，況以韻爲詩乎？言「今年一線在，那復堪把玩，欲起強持酒，故交雲雨散」。無乃與川上之逝異觀？比於博塞爲歡娛粗勝爾。

又　按詩自曹、劉至二謝日趨於工，然猶未以聯屬校巧拙；靈運自誇「池塘生春草」，而無偶句亦不計也。及沈約、謝朓競爲浮聲切響，自言「靈均未覩」，其後寖有聲病之拘，前高後下，左律右呂，勻致麗密，哀思宛轉，極於唐人，而古詩廢矣。杜甫強作近體，以功力氣勢掩奪衆作，然當時爲律詩者不服，甚或絕口不道。至本朝初年，律詩大壞，王安石、黃庭堅欲兼用二體，擅其所長，然終不能庶幾唐人。蘇氏但謂七言之偉麗者，則失之尤甚。蓋不考源流所自來，姑因其已成者貌似求之耳。

又　王安石七言絕句，人皆以爲特工，此亦後人貌似之論爾。七言絕句，凡唐人所謂工者，今人皆不能到，惟杜甫功力氣勢之所掩奪，則不復在其繩墨中。若王氏則徒有纖弱而已。而今人絕句無不祖述王氏，則安能窺唐人之藩牆？況甫之所掩奪者，尙安得至乎！

《猗覺寮雜記》卷上　古無長短句，但歌詩爾，今《毛詩》是也。唐此風猶在，明皇時，李太白進《木芍藥清平調》，亦是七言四句詩。臨幸蜀，登樓聽歌李嶠詞「山川滿目泪沾衣」，亦止是一絕句詩。今不復有歌詩者，淫聲日盛，閭巷猥褻之談，肆言于內集公燕之上，士大夫不以爲非，可怪也。

《滄浪詩話・詩辨》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

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處。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爲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爲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

又《詩評》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見，方許具一隻眼。

又 五言絕句，衆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荆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

又 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

又 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矣。

又 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又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

歐陽守道《贈福上人有序》 福上人以竹屋吟卷示予，而問曰：「予從士大夫游，多言僧詩宜脫去蔬筍氣，君以爲何如？」予曰：「此評出於吾家六一翁。雖然，前爲惠勤一人言也。勤捨孤山西湖遠游京師，久之，其風味固應有此，亦不謂僧皆當如此也。詩各從本色自佳。今使山林高人強說富貴，豈惟不能，亦不願。若紈綺子弟作窮淡語，縱使道得，亦料想也。蔬筍，僧詩正味，何必他脫去耶？且非特僧詩，吾輩正患不蔬筍，如蔬筍，其何潔如之。屈騷蘭，陶詩菊，讀之直作蘭菊氣，亦各從其嗜好發出也。」

姚勉《贈俊上人詩序》 漢僧譯，晉僧講，梁、魏至唐初僧始禪，猶未詩也。晚唐禪大盛，詩亦大盛。吾宋亦然。禪猶佛家事，禪而詩，駸駸歸於儒矣，故余每喜詩僧談。

又《題真上人詩稿》 前輩言僧詩，患其有蔬筍氣，由是僧人作詩惟恐其味之類此。僧詩味不蔬筍，是非僧詩也。

《賓退錄》卷二 張芸叟評本朝名公詩：「梅聖俞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石曼卿如饑鷹乍歸，迅逸不可言。歐陽永叔如春服乍成，醲酒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蘇子瞻如武庫乍開，干矛森然，見之不覺令人神悚，子細檢點，不能無利鈍。郭功父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適口者少。」【略】今主管廣東漕司文字長樂敖器之（陶孫），遂盡取魏晉而下詩人，演而爲《詩評》曰：「因暇日與弟侄輩評古今諸名人詩，【略】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山谷如陶弘景祇詔入宮，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後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製作，後世莫能擬議。」

又卷六 曾端伯（慥）以所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仲益復書云：「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所未聞，則拊髀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集古錄》云：『物常聚于所好，而得于有力之強；如好之而無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興二百年，宗工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于兵火，幾亡而僅存，蒐攬亦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大致，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絕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託遠，屬思千里；與夫山巉冢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詞，群嘲聚訕，戲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于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覿竊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老殘年，獲睹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覿學迂才下，爲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臘鼠然，不敢

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爲口實。南豐作李白詩引，以謂「宏肆瑰瑋，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郭公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楊》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觀所以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絕。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冲卿雪詩》，比少作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逮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詩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爲，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己本學杜子美，後受知于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呂舜徒作中憲。居仁遇師川于寶梵佛舍，極口詢罵其翁于廣坐中，居仁俯首不敢出一語。故于宗派貶之于祖可，如璧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僞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爲是，不免與惠洪爲類，此又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觀在江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嘸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笞罵爲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爲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靜如練」爲蘆菔根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姜發芳辛。」製地黃法，當用姜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黃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答詩云：「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卻如酥。」謂土酥爲蘆菔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于後人耳目也。觀每觀公叙諸詩，詞句溫麗，紀次詳實，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晁無咎、廖明略諸公已推重于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于斯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邪？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窗迴》矣。聊發千里一笑！觀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仲益此書，發明甚多。今人遺以書籍，安肯即讀，雖讀，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輩之風，何可多得！元寵名組，嘗賦《紅窗迴》百餘篇，皆嘲謔之詞，故掩其文名。世傳俚語，謂假儒不識字者，以《論語》授徒，讀「郁郁乎文哉」作「都都平丈我」。詩選載元寵《題梁仲叙所藏陳坦畫村教學》詩云：「此老方捫虱，衆雛亦附火。想見文字間，都都平丈我。」仲益故云。端伯觀詩，有《百家詩選》，觀詞，有《樂府雅詞》，稗官小說，則有《類說》，至于神仙之學，亦有《道樞》十鉅編。蓋矜多炫博，欲示其于書無所不讀，于學無所不能，故未免以不知爲知。詩選去取殊未精當，前輩多議之。仲益所稱南豐《兵間》、《論交》、《黃金》、《顏楊》諸篇，及蘇黃門四字詩，無一在選中者，而反錄「都都平丈我」之句。答書及此，亦因以箴之也。

劉克莊《竹溪詩跋》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爲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呈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儒及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乾、淳間，艾軒先生始好深湛之思，加煆煉之功，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者，盡平生之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繁，密勝疏，精揜粗，同時惟呂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爲遲晦。

又《跋何統制詩》 先朝武人能詩者，有曹翰、賀鑄、劉季孫，南渡以來有劉翰、潘檉，其警句皆膾炙人口。今又有何君，所謂出乎其類者。然使人稱詩名，不若使人誦詩句。蓋詩名在人頰舌，可以游談，至詩句入人肝脾，不可以虛聲傳也。

又《江西詩派序》 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爲崑體，故優人有撏撦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爲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煉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磨，不易之論也。其《內集》詩尤善，信乎其自編者。頃見趙履常極宗師之，近時詩人惟趙得豫章之意，有似之者。

《**鶴林玉露》乙編卷四**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于「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雕斲工巧，爲暴君所忌嫉，至賈奇禍，則詩眞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弦。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于遷謫。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爲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爲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擿抉君子之詩文以爲罪，無怪也，君子豈可亦擿抉小人之詩文以爲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于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亦可哀矣。然才出獄便賦詩云：「卻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父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并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杖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栗，路長那更聽鈎輈。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趙汝回《雲泉詩序》　近世論詩有《選》體，有唐體。唐之晚爲崑體。本朝有江西體，江西起於變崑。崑不足道也，而江西以力勝，少涵泳之旨，獨《選》體近古，然無律詩，故唐詩最著。世之病唐詩者，謂其短近不過景物，無一言及理。此大不然。詩未有不托物，而理未有出於物之外。古人句在此而意在彼，今觀《三百篇》，大抵鳥獸草木之間，不可以是訾也。而人之於詩，其心術之邪正，志趣之高下，氣習之厚薄，隨其所作，無不呈露。如少陵之詩而得其爲忠，太白之詩而得其爲豪。郊、島之詩寒苦，而其器必隘；韋、白之詩蘊藉，而其情必遠。自然而然，初非因想而生見者。昔坡公論六家書，謂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盱睢側媚之態。非獨作字爲然，雖文皆然也。故作詩貴識體，尤在養性，不養性則無本，不識體則無法。永嘉自四靈爲唐詩，一時水心首見賞異。四人之體略同，而道暉、紫芝，其山林閨閣之氣各不能揜。

《詩人玉屑》卷六引晦菴　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遂至今日越要巧越醜差。楊大年輩文字雖要巧，然巧中自有渾然意思，便巧也使得不覺。歐公早漸漸要說出，然歐公詩自好，所以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之中，自有意思。歐公最喜朝士送行兩句云：「曉日東門道，微涼苑樹秋。」又深喜常建兩句云：「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自言平生要學不得。今人都不識此意，只是要闚事，使難字，便謂之好文字。

何夢桂《王樵所詩序》　近代坡詩如駿馬詭銜，不可羈羇，山谷、後山詩如風天秋隼，霜崖枯槎，不可攀企，要皆各得其所得，自成一家。尙論譜緒，當不在昔人刪後也。邇來詩社豪雋，疊見層出，豈能多遜諸賢下耶？然至於氣凋意耗、骨弱肉浮者，或未免如沈休文所謂八病、釋皎釘所謂六迷也。

又《貴德詩集序》　近世詩滿南北，當軼唐凌厲晉魏。然詩難，操觚弄墨，抽黃對白，四聲八音，人人亦能，求其彷彿古人，卓成一家者不多見。

劉辰翁《簡齋詩箋序》　詩至晚唐已厭，至近年江湖又厭。謂其和易如流，殆於不可莊語，而學問爲無用也。荆公妥帖排奡，時出經史，然格體如一。及黃太史，矯然特出新意，眞欲盡用萬卷，與李、杜爭能於一辭一字之頃。其極至，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余嘗謂晉人語言使壹用爲詩，皆當掩出古今，無它，眞故也。世間用事之妙，韓淮陰所謂是在兵法，諸君未知之者，豈可以馬尾而數，蟲魚而注哉！後山自謂黃出，理實勝黃。其陳言妙語，乃可稱破萬卷者。然外示枯槁，又如息夫人，絕世一笑自難。惟陳簡齋以後山體用後山，望之蒼然，而光景明麗，肌骨勻稱。古稱陶公用兵得法外意，以簡齋視陳、黃節制，亮無不及；則後山比簡齋，刻削尙似，矜持未盡去也。此詩之至也。

方鳳《仇仁父詩序》　余謂作詩當知所主，久則自成一家。唐人之詩，以詩爲文，故寄興深，裁語婉；宋朝之詩，以文爲詩，故氣渾雄，事精實；四靈而後，以詩爲詩，故月露之清浮，煙雲之纖麗。

《困學紀聞》卷一八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唯高適。」適位不過常侍，本朝歐、王、蘇、黃出，徐、陳、韓、呂繼之，八人一相、三執政、三從官，何其盛也。

鄧光薦《嗆囈集序》　詩惡乎變？《三百篇》後，變於「攜手河橋」。下迨建

安、齊、梁，數變至唐，洎宋季之詩，大變而絕。何邪？詩關乎風化，繫乎氣數。士惜鶩於時文，視詩爲常物，雖有不工，工不及唐矣。非詩之變，乃時之變也；非時之變，乃詩之亡也。吁！詩貴乎變，不守一律，千變萬化，變之不窮，惟子美能當之。豈惟詩，文亦然。宋之詩大病，不膠攣淺易，則窒泥狂怪，蒐獵奇事，穿穴異聞，失豐厚而收儉約，趨窘局而棄高遠，不能平澹蕭散，雍容和緩。求如晚唐杜荀鶴、方干、顧況輩，斯可矣。

《滹南詩話》卷三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酴醾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鑪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爲出類。而吾叔淵材詠海棠則又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比婦人尚矣，蓋其於類爲宜，不獨在顏色之間。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見其好異之僻，淵材又雜而用之，益不倫可笑。」此固甚紕繆者，而惠洪乃節節歎賞，以爲愈奇。不求當而求新，吾恐他日復有以白皙武夫比之者矣，此花無乃太粗鄙乎？魏帝疑何郎傅粉，止謂其白耳，施于酴醾尚可，比海棠則不類矣。且夫「雨過」、「露濃」，同于言濕而已，果何所異而別之爲對耶！

又 楊軒《牡丹詩》云：「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讒魂。利劍斫不斷，餘妖鍾此根。」東坡詠酴醾，以吳宮紅粉命意而終之曰：「餘妍入此花。」山谷詠桃花，以九疑萼綠華命意，而終之曰：「猶記餘情開此花。」詠水仙，以凌波仙子命意，而終之曰：「種作寒花寄愁絕。」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爲花。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詩傳于時者，其一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上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其一云：「五換鄰鐘三唱鷄，雲昏月淡正低迷。風簾不著欄干角，瞥見傷春背面啼。」予嘗誦之于人，而問其詠何物，莫有得其仿佛者，告以其題，猶惑也。尚不知爲花，況知其爲梅，又知其爲畫哉！自賦詩不必此詩之論興，作者誤認而過求之，其弊遂至于此。豈獨二詩而已，東坡《眉石硯》、《醉道士石》等篇，可謂橫放而曠遠，然亦未嘗去題也，而論者猶戒其專力于是，則秉筆者曷少貶乎！

方回《西齋秋感二十首》 吾所學詩伯，近世惟二陳。稍換後山骨，後寫簡□□。□□足活法，亦復窺天珍。妙年張文潛，晚節呂居仁。書名始畫屋，但疏勿與親。雍容曳紳裾，彼爲何等人？去去白雲外，保此詩酒身。我死或不死，汝死爲埃塵。

又《過李景安論詩爲作長句》 三百年來工五七，追雅媲騷誰第一？獨聞彭城陳正字，向來得法金華伯。終古不朽語言在，以詩教人人不識。善學少陵而不爲，殆如孟子不言《易》。世人往往談神僊，便欲插翅登青天。邀尋道士學服餌，朝呼暮吸夜煉煎。換骨一語未曾悟，未辦《黃庭》修內丹。俗流無骨但有肉，蝦蟆敢競驪龍光。姚合許渾精儷偶，青必對紅花對柳。兒童倣之易不難，形則肖矣神何有。求之雕刻繪畫間，鵠乃類鶩虎勝狗。由陳入黃據杜壇，當知掬水月在手。後生可畏嘗聞之，君友何人師者誰？雙井白門浣花脈，實字用正虛用奇。《鬱輪袍曲》異箏笛，藐姑射姿無粉脂。梯危磴絕不可近，尚有簡齋橫一枝。

又《讀張功父南湖集并序》 詩至于老杜而集大成，陳子昂、沈佺期、宋之問律體，沿而下之。亂之極，莫如玉溪以至西崑；工之極，莫如唐季以至九僧。三百五篇，有麗者，有工者，初非有意於麗與工也。風賦比興，情緣事起云耳。而麗之極，工之極，非所以言詩也。謂如老杜七言律詩「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林花著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風含翠篠娟娟靜，雨裹紅蕖冉冉香」：學者能學此句，未足爲雄。《撲棗》詩云「不爲困窮寧有此，祇緣恐懼轉須親」；《憶梅》詩云「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春菜》詩云「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野老不勝悲」；《送僧》詩云「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此等詩不麗不工，瘦硬枯勁，一幹萬鈞，惟山谷、後山、簡齋得此活法，又各以其數萬卷之心胸氣力，鼓舞跳盪。初學晚生，不深於詩而驟讀之，則不見奧妙，不知雋永，乃獨喜許丁卯體，作偶儷嫵媚態，予平生不然之，而江河友朋，未易以口舌爭也。乾、淳以來，稱尤、楊、范、陸，而蕭千巖東夫、姜梅山邦傑、張南湖功父，亦相伯仲。梁溪之嬌淡細潤，誠齋之飛動馳擲，石湖之典雅標致，放翁之豪蕩豐腴，各擅一長。千巖格高而意苦，梅山律熟而語新。【略】功父盡交一世名彥，詩集可攷。

又《送羅壽可詩序》 詩學晚唐，不自四靈始。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有楊、劉《西崑集》傳世，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體則九僧最逼眞，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父凡數十家，深涵茂育，氣極勢盛。歐陽公出焉，一變而爲李太白、韓昌黎之詩，蘇子美二難相爲

頡頏，梅聖俞則唐體之出類者也。晚唐於是退舍。蘇長公踵歐陽公而起，王半山備衆體，精絕句古五言或三謝。獨黃雙井專尚少陵，秦、晁莫窺其藩。張文潛自然有唐風，別成一宗。惟呂居仁克肖陳後山，棄所學學雙井，黃致廣大，陳極精微，天下詩人北面矣。立爲江西派之說者，銓取或不盡然，胡致堂詆之。乃後陳簡齋、曾文靖爲渡江之巨擘，乾淳以來，尤、范、楊、陸、蕭其尤也。道學宗師，於書無所不通，於文無所不能，而高古清勁，盡掃餘子，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厭江西，永嘉四靈復爲九僧，舊晚唐體非始於此四人也。後生晚進不知顛末，靡然宗之，涉其波而不究其源，日淺日下。然尚有餘杭二趙，上饒二泉，典刑未泯。今學詩者不於三千年間上泝下沿，窮探邃索，而徒追逐近世六七十年間之所偏，非區區所敢知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晁端友《甘露寺》方回評　予取此篇者，以人或尚晚唐詩，則盛唐且不取，亦不取宋。殊不知宋詩有數體：有九僧體，即晚唐體也，有香山體者，學白樂天，有「西崑體」者，祖李義山。如蘇子美、梅聖俞并出歐公之門，蘇近老杜，梅過王維，而歐公直擬昌黎，東坡暗合太白。惟山谷法老杜，後山棄其舊而學焉，遂名黃、陳，號「江西派」，非自爲一家也，老杜實初祖也。

又陳與義《與大光同登封州小閣》方回評　老杜詩爲唐詩之冠，黃、陳詩爲宋詩之冠，黃、陳學老杜者也。嗣黃、陳而恢張悲壯者，陳簡齋也。流動圓活者，呂居仁也。清勁潔雅者，曾茶山也。七言律，他人皆不敢望此六公矣。若五言律詩，則唐人之工者無數，宋人當以梅聖俞爲第一，平淡而豐腴。捨是，則又有陳後山耳。此余選詩之條例，所謂正法眼藏也。

又卷四梅堯臣《送洪秘丞知大寧監》陸貽典評　詩有六義，賦、比、興居三。宋人大抵直寫，近于賦，而比、興或缺焉。

又卷一〇王安石《欲歸》許印芳評　詩不學杜，必不能高。而善學者，百無一二。唐之義山，宋之半山、山谷、後山、簡齋，此五家者眞善學杜者也。後人欲入浣花翁之門，須從此五家問津。

又《宿雨》馮班評　唐人用事，全句活現；宋人用事，欲新反騃，全句似死。唐在意，宋在字，相去遠矣。

又卷二〇方回《梅花類詩序》　沿唐及宋，則梅花詩殆不止千首，而一聯一句之佳者無數矣。　馮舒：詠物詩前人多有寄託，宋人多作着題語，不惟格韻卑弱，而詩人之旨自此衰矣。「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宋人作着題詩，亦緣情之旨也。

又卷三七方回《技藝類序》　書畫琴棋，巫醫卜筮，百工技巧，史爲立傳，以藝之難臻也。唐、宋以來，挾一藝游公卿之門，因詩以得名者不少焉，豈可以小技易視之哉！

貢師泰《重刊石屏先生詩叙》　宋三百年，以詩名家者豈無其人，然果有能入少陵之室者乎？當宋季世，有戴石屏先生者，嘅遺音之不作，惡蠅聲之蠱聽，乃力學以追古人，而成一家之言。

郝經《與撖彥舉論詩書》　至蘇、黃氏，而詩益工，其風雅又不逮夫李、杜矣。蓋後世辭勝，儘有作爲之工，而無復性情，不知風雅有沉鬱頓挫之體，有清新警策之神，有振撼縱恣之力，有噴薄雄猛之氣，有高壯廣厚之格，有叶比調適之律，有雕鎪織組之才，有縱入橫出之變，有幽麗靜深之姿，有紆餘曲折之態，有悲憂愉佚之情，有微婉鬱抑之思，有駭愕觸忤之奇，有鼓舞豪宕之節。若夫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韻，知之者鮮，又孰能爲之哉！先爲辭藻，茅塞思竇，擾其興致，自趨塵近，不能高古，習以成俗，昧夫風雅之原矣。嗚呼！自李、杜、蘇、黃，已不能越蘇、李，追三代，矧其下乎？於是近世又儘爲辭勝之詩，莫不惜李賀之奇，喜盧仝之怪，賞杜牧之警，趨元稹之艷。又下焉則爲溫庭筠、李義山、許渾、王建，謂之晚唐。轟轟隱隱，啅噪喧聒，八句一絕，競自爲奇。推一字之妙，擅一聯之工，嘔啞嚼拉於齒牙之間者，祗是天地風雷，日月星斗，龍虎鸞凰，金玉珠翠，鶯燕花竹，六合四海，牛鬼蛇神，劍戟綺綉，醉酒高歌，美人壯士等，磨切錙銖，偶韻較律，鬬飣排比而以爲工，驚哧喝喊而以爲豪，莫不病風喪心，不復知有李、杜、蘇、黃矣，又焉知三代、蘇、李性情風雅之作哉！

陸文圭《跋陳元復詩稿》　科場廢三十年，程文閣不用，後生秀才，氣無所發洩，溢而爲詩。詩，末易學也。《騷》《選》而下，徐、庾不必學；盛唐而下，溫、李不必學；蘇、黃而下，江西不必學，下是非詩矣。非吾之說，考亭之說也。

又《苔石先生效顰集跋》　詩家與文章家不同，詩家最難。刪後《三百篇》，經聖人手，議論不敢到。建安稱七子，李杜蘇黃集大成。渡江初，誠齋、放翁、後村號三大家數。其餘，江湖詩人，一聯半句，雖是小家數，亦有過人者。如江西派中人物，彭城、陵陽、南康人，皆入社者。故自古澄江無詩人，噫，今

有人矣。

劉銑《百詠梅詩》 天地間奇花異卉無足當百詠者，獨梅可以當百詠不厭，愈詠而愈不窮。「雪後園林」、「水邊籬落」、「疏影橫斜」、「暗香浮動」，工矣！而「竹外一枝」又工。近世劉後村侍郎積百篇又工，余族五山宮講積百篇又工，須溪劉先生短調亦至百篇又工。今見王君朝卿以二韻疊和爲百詩，則又愈難愈工。梅之精神標格，何其能受人之賦詠不窮如是也！朝卿曰：「子獨不見誠齋翁稱陳洮湖愛梅，造次必於梅，顚沛必於梅，賡賦不千篇不止，將不工邪？」余駭而起曰：「若是，天地之生詩人無窮，則賦梅者愈無窮。後五百年，余當騎白鶴，夜踏羅浮山雪中，與君更共賦之。」

又《答揭曼碩學士》 或者謂江西爲可薄，則實不然。姑以宋三百年而論，二程起河洛，橫渠起關中，濂溪、晦翁、南軒起東南，皆爲道學宗。三蘇出蜀，歐陽出廬陵，王介甫出臨川，曾子固出盱江，皆以文學名天下後世。蓋扶輿清淑之氣，周流於天地間，互爲豐嗇厚薄，安知後有作者，不生於曠古無聞之地乎？

又《與羅志行》 惟兩漢專門之學，迨唐猶盛；至先宋衍其義爲文，於是辭華尚而經術疎矣。國朝崇雅黜浮，以實取士，而後士以通經學古爲高。然講理而不壞於聖賢，爲文而不失於規矩者，蓋亦良少。

劉壎《禁題絕句序》 有律詩而後有絕句，至宋而後尚禁體。其法以不露題字爲工，以能融題意爲妙，蓋舉子業之餘習也。世之以文會友者，或用此以驗才思工拙，謂之「義試詩」。其爲說曰：體物精切者，詩家一藝也。於是搜幽抉秘，窮極鍛煉，其天巧所到，精工敏妙，有令人賞好不倦者，眞文人樂事也歟。

《隱居通議》卷六 此序剖析明白，議論自出，有前輩所未曾道者，又間有未盡當理者。然世之作詩者有此見，能爲此言，蓋亦寡矣。紫陽一號虛谷，名回。

又卷一〇 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止可遠聽，而其理則不可究。此陵陽韓子蒼室中語也，允謂深中宋詩之病。近世劉後村亦謂宋三百年人各有集，詩各有體，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二三鉅儒，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皆至論也。其後劉須溪則又云後村所短適在於此，可發一笑。

又 後村序竹溪林公希逸詩，有曰【略】後村「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一句，最道著宋詩之病。

又 融《騷》、《選》，唐者半山，駕《騷》、《選》以軋唐者黃、陳，混《騷》、《選》以汩唐者梅、歐、蘇。宋詩視唐爲雜，南渡後尤雜。

又 古詩一變《騷》，再變《選》，三變爲唐人之詩。至宋則《騷》、《選》、唐錯出。山谷負修能倡古律，事寧核毋疏，意寧苦毋俗，句寧拙毋弱，一時號江西宗派。此猶佛氏之禪，醫家之單方劑也。近年永嘉復祖唐律，貴精不求多，得意不戀事，可艷可淡，可巧可拙，衆復趨之。由是唐與江西相抵軋。

吳澄《王實翁詩序》 黃太史必於奇，蘇學士必於新，荆國丞相必於工，此宋詩之所以不能及唐也。

又《書韻頰英序》 宋以前和詩，和意不和韻。至荆國、東坡、黃山谷，始以用韻奇險爲工。蓋其胸中蟠萬卷書，隨取隨有，愈出愈巧，故得以相矜尚也。倘記覽之不博，不及前賢，則不能資於檢閱，於是有詩韻等書。

又《皮照德詩序》 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爲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己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倜儻之爲尚，而極詆涪翁。噫！群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門之經師也哉？

又《黃養源詩序》 詩自《風》、《騷》以下，惟魏晉五言爲近古，變至宋人，寖以微矣。近時學詩者頗知此，又往往漁獵太甚，聲色酷似而非自然。

又《丁叔才詩序》 唐宋以來之爲詩，出沒變化以爲新，雕鏤繪畫以爲工，牛鬼神蛇以爲奇，而《周南·樛木》等篇，何新之有？何工之有？何奇之有？

又《跋趙運使錄中州詩》 唐人詩，無一句一字不切題者，宋詩蓋不能然。夫詩或言志，或寫情，或感時，或即事，固各有當，而詠物尤難於精工。

袁桷《書湯西樓詩後》 玉溪生往學草堂詩，久而知其力不能逮，遂別爲一體。然命意深切，用事精遠，非止於浮聲切響而已也。自西崑體盛，襞積組錯。梅、歐諸公發爲自然之聲，窮極幽隱，而詩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語腴意贍者，爲臨川之宗；氣盛而力誇，窮抉變化，浩浩焉滄海之夾碣石也，爲眉山之宗；神清骨爽，聲振金石，有穿雲裂竹之勢，爲江西之宗。二宗爲盛，惟臨

川莫有繼者，於是唐聲絕矣！至乾淳間諸老，以道德性命爲宗。其發爲聲詩，不過若釋氏輩條達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絕。永嘉葉正則，始取徐、翁、趙氏爲四靈，而唐聲漸復。至於末造，號爲詩人者，極凄切於風雲花月之摹寫，力孱氣消，規規晚唐之音調，而三宗泯然無餘矣。

又《書括蒼周衡之詩編》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闡益之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悅之語，若是則均謂之變矣歟？建安、黃初之作，婉而平，羈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濫觴於唐，以文爲詩者，韓吏部始。然而春容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即詩也，取乎平近者爲貴，禪人偈語似之矣。擬諸採詩之官，誠不若是淺。蘇、黃傑出，遂悉取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凌厲，闡幽揭明，智析於秋毫，數殫於章亥，詩益盡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學詩者咸宗之。

又《書劉貢父舍人種竹倡和詩後》 元祐元年九月，蘇文忠公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十一月，劉仲馮、孔經甫爲左右史，蘇文定、曾子開爲中書舍人，蓋同月除書也。劉公由秘書少監入掌詞命，蓋與大蘇公相後先，孔常甫則猶在著作廷。兄弟父子，嗚呼盛矣哉！鄧右丞熙寧間以九制之譽，積十年爲承旨，自負灝噩，詎淺淺耶。嘗考元祐初元，實維丙寅，姤遯之基已萌。是歲溫公薨，黨論興，詩禍作，馴致宣政。紹興丙寅，秦相擅持，南北分裂遂定。至于開禧則罪歸于韓，咸淳罔上之罪，昭于賈氏，不十年而宋亡。治少亂多，明于天人者未嘗不深知之。噫，前乎乾德、天聖之際，又何其盛也。今歲距丙寅僅十禩，文明之運，誠在于此。仰止先哲，感慨係之。

又《跋吳子高詩》 楊、劉弊絕，歐、梅興焉，於六義經緯得之而有遺者也。江西大行，詩之法度益不能以振。陵夷渡南，糜爛而不可救。入於浮屠老氏證道之言，弊孰能以救哉！

張之翰《跋草窗詩稿》 宋渡江後，詩學日衰，求其鳴世者不過如楊誠齋、陸放翁及劉後村而已。固士大夫例墮科舉傳注之累，亦由南北分裂，元氣間斷，太音不全故也。余讀建安劉近道《草窗詩稿》，其風骨秀整，意韻閑婉，在近世詩人中儘不失爲作家手。然中原萬里，今爲一家，君能爲我渡淮泗，瞻海岱，游河洛，上嵩華，歷汾晉之郊，過梁宋之墟，啄燕趙之氣，涵鄒魯之風，然後歸而下筆，一掃腐熟，吾不知楊、陸諸公，當避君幾舍地？但恐後日之草窗，自不識爲今日之草窗也。

劉基《照玄上人詩集序》 至於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思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辨其爲玉爲石，惛惛惙惙，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

王禕《練伯上詩序》 宋初仍晚唐之習，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楊大年、劉子儀，皆將易其習，而莫之革。及歐陽永叔乃痛矯西崑之弊，而蘇子美、梅聖俞、王禹玉、石延年、王介甫競以古學相尚。元祐間，蘇黃挺出，而諸作幾廢矣。此又一變也。建炎之餘，日趨於弊，尤延之之清婉，朱元晦之冲雅，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固粲然可觀者，抑去唐爲已遠。及乎淳祐咸淳之末，莫不音局促而器苦窳，無以議爲矣。此又一變也。元初承金氏之風，作者尚質朴而鮮辭致。至延祐、天曆，豐亨豫大之時，而范、虞、揭以及楊仲宏、元復初、柳道傳、王繼學、馬伯庸、黃晉卿諸君子出，然後詩道之盛幾跨唐而軼漢，此其又一變也。

歐陽玄《蕭同可詩序》 詩自漢魏以下，莫盛於唐宋，東都南渡，名家可數，而可恨者亦多。金人疏越跌宕之音，自謂吳人萎靡，然槩之大雅，均未爲得也。至元間，山林遺老閒暇抒思之詠，一二縉紳大夫以其和平之氣，弄翰自娛，於是著論源委，益陋舊尚。近時學者於詩，無作則已，作則五言必歸黃初，歌行樂府七言斬至唐，雖才趣高下，造語不同，而向時二家所守矩矱，則有不施用於今者矣。是雖辭章一變，而世道固可觀矣。

宋濂《答董秀才論詩書》 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仿佛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疏，或鍛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

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頹，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

又《元故湛淵白公墓銘》 濂也晚出，雖不能識先生，幸從鄉先生黃文獻公遊，聽說杭都舊事，有如淮陰龔公開，嚴陵何公夢桂，眉山家公之巽，莆田劉公濩，西秦張公樸，虎林仇公遠，齊東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道，而先生齒最少，與群公相頡頏，南北兩山之間，遺迹班班故在。僅踰五十春秋，而先輩風流遺韻，弗可復見。不亦悲乎？

《山堂肆考》卷一二八 臨川吳氏云：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才，各成一家言。自三百十一篇已不可一概齊，而況後之作者乎。宋時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爲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己也如此。

又 《呂氏童蒙訓》：李義山《雨詩》：「慼慼度瓜園，依依傍水軒。」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所以後來諸人詠物，不待分明說盡，只彷彿形容，便見好處。如梅聖俞詩「蝟毛蒼蒼磔不死，鍋盤矗矗飣頭生。吳鷄鬬敗絳綃碎，海蚌抉出眞珠明」，此則知是芡。東坡詩「海上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誦此則知是荔枝。張文潛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鬬新粧，輕步凌波踏明鏡」，誦此則知是蓮花。又「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沈綿」，不說作賦而說雕蟲，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病而說沈綿。又「頌椒添諷味，禁火卜歡娛」，不說歲節但說頌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工也。此爲彷彿形容格。

又 宋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唐李義山，號西崑體。景祐、慶曆後，歐陽公始矯西崑體，專以氣爲主。

陳贄《正統重編西湖林和靖先生詩集序》 杭之西湖聞天下，而山水明秀，誠非他處所及。奈何在繁華富盛之區，畫舫絲竹之音自旦達暮，流連光景，沈酣聲色，其來舊矣。故凡游西湖而形諸題詠者，不過寫其歌舞燕賞之樂耳。雖昔東坡、樂天之賢，亦所不免，甚至以西子淡粧濃抹爲比。至若楊鐵崖之《竹枝詞》，則又鄭聲之尤者，是豈不爲西湖之累耶？今觀先生集中湖上諸作，興寄高遠，邃雅閒淡，寫景狀物，一出天趣之自然，使摩詰復生而筆之圖畫，未或過也。且無一語及繁華聲色之事，足爲湖山一洗塵俗之陋，於此可見先生胸中所存也矣。

李維楨《宋元詩序》 詩自《三百篇》至于唐，而體無不備矣。宋、元人不能別爲體，而所用體又正唐人，則其遜于唐也故宜。明興，詩求之唐以前，漢魏六朝以後，元和、大曆駸之，窺《三百篇》堂奧，遂厭薄宋元人，不復省覽。頃日二三大家，王元美、李于田、胡元瑞、袁中郎諸君，以爲有一代之才，即有一代之詩，何可廢也，稍爲摘取評目，而友人潘訒叔益蒐葺世所不甚傳者百餘家，問序于余。余爲童時，受詩治舉子業，其義訓詁，其文俳偶，無關詩道。比長而爲詩，亦沿習尙，不以宋元詩寓目。久之，悟其非也。【略】宋詩有宋風，元詩有元風，采風陳詩，而政事學術，好尙習俗，升降汙隆，具在目前。故行宋元詩者，亦孔子錄十五《國風》之指也。聞之詩家云：宋人多舛，頗能縱橫；元人多美醇，覺傷局促。然而宋之蒼老，元之秀俊，宋之好創造，元之善模擬，兩者又何可廢也。夫宋元人未嘗不學唐，或合之，或倍之，安知今之學唐者不若宋元之學唐者哉，安知今之卑宋元者必眞能勝宋元者哉！合者可以式，倍者可以鑒，精而擇之，愼而從之，如鑄金者，黑濁黃白青，白之氣竭而青氣次焉。稟氏以爲量，磬中黃鐘之宮，則何宋、元人之不必爲唐？雖以進於六朝、漢、魏、《三百篇》可也。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撰。

解縉《說詩三則》 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具文質之中，得華實之宜，惟唐人爲然。故後之論詩以唐爲尙。宋人以議論爲詩，元人粗豪，不脫北鄙殺伐之聲。雖欲追唐邁宋，去詩益遠矣。詩有別長，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不落言論，不涉理路，如水中月，鏡中象，相中色。學詩者如參曹溪之禪，須使直悟上乘，勿墮空有嚴生之論，可謂得其三昧。

張鎣《嘉靖刊竹齋詩集序》 宋興，自慶曆彬彬多理學之士，闡聖宗，叙人紀，沿源派而上下之，遐哉盛矣！其植表立則，唯以聞道，往往微情逸興播於聲詩，而音節與世代斯異，天下後世有識傳焉。於乎！其見大，則其旨遠，雋永之味終不可諼也。南渡後，作者巋然，慈湖楊先生洞究陸學，名震南服，紫陽夫子韙其言議。竹齋裘先生，鎣鄉先哲也，一見默識，慈湖氏稱畏友焉。

林俊《正德胡刊本嚴滄浪詩集序》 詩寫物窮情，嘅時而系事，寄曠達，托幽憤，三經三緯備矣。降而《離騷》，一變也；而古詩、樂府，蘇、李、張、鄺，一變也；曹、劉、張、陸，又一變也。若宋若齊若梁，氣格漸異，而盡變於神龍之近

體。至開元、天寶而盛極矣，而又變於元和、於開成。迨宋以文爲詩，氣格愈異，而唐響幾絕。山谷詞旨刻深，又一大變者也。最後吾閩邵陽嚴羽滄浪力祖盛唐，追逸蹤而還風響，借禪宗以立詩辯，別詩體、詩法、詩評、詩證而折衷之，決擇精嚴。新寧高漫士《唐詩品彙》引爲斷案，以詔進來哲。夫滄浪之見獨定，故詩究指歸，音節停勻，詞調清遠，與族人少魯、次山號「三嚴」，同時台人戴石屏深加獎重。其子姓鳳山、子野、半山，邑人上官閬風、吳潛夫、朱力菴、吳半山、黃則山盛傳宗派，殆與山谷之江右詩派爲近，要亦唐之赤幟有摧堅扼險、號召鼓翊之功者矣。

《逸老堂詩話》卷上　東坡像《自贊》云：「目若新生之犢，身如不繫之舟。試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崖州。」山谷《自贊》云：「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楊誠齋《自贊》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搪突明月清風。」與陳龍川自贊「人中龍」、「文中虎」者，有間矣。

孔天胤《重刻唐詩紀事序》　唐俗尚詩，號專盛，至其摛藻命章，逐境紆翰，皆情感事而發抒，辭緣情而綺麗，即情、事之合一，詎觀覽之可偏。宋興理學，儒者偏鄙薄詞華，覆又推杜甫等，而以格調聲律爲品裁。然但言理而不及事，豈與古人說詩之旨同哉。

祝允明《刻沈石田詩序》　唐人以詩爲學爲仕，風聲大同，性情略近。其間李、杜數子傑出，然而格有高下，音非遼絕。猶十五國各爲一風，可按辭而知地。唐亦然爾，斯其美也。宋劣於唐，居然已有其傑出若楊、劉、歐、梅、錢惟演、王元之、林君復、魏仲先、蘇子美、晏同叔、王介甫、惠崇之流，猶唐聲也。無已刻志少陵，蘇、黃亦爾。雖門行若別，而堂室暗符，故能豪擅自任。然使孔子復生，則有若瞠乎避席矣。流及國南，則曾、戴、去非數子，猶師道也。洎至能、務觀、廷秀，又自蘇、黃而變。然轉奧宛而趨暢愜，或傷率易，而鄰訟辨矣。或以宋可與唐同科，至有謂過之者，吾不知其何謂也。猶不能服區區之一得，何以服天下後世哉？

袁宏道《東坡詩選識語》　宋初承晚習，諸公多尚崑體，靡弱不足觀。至歐公始變而雅正，子瞻集其大成，前掩陶、謝，中凌李、杜，晚跨白、柳，詩之道至此極盛。此後遂無復詩矣。

袁中道《宋元詩序》　詩莫盛于唐，一出唐人之手，則覽之有色，扣之有聲，而嗅之若有香。相去千餘年之久，常如發硎之刃、新披之萼。後來宋、元諸君子，其才情之所獨至，爲詞爲曲，使唐人降格爲之，未必能過，而至于詩，則不能無讓。如常建《破山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公自謂終身擬之不能肖。子瞻乃謂公饜粱肉而嗜螺蛤，非也。文章關乎氣運，如此等語，非謂才不如，學不如，直爲氣運所限，不能強同。

《南濠詩話》　昔人謂「詩盛于唐，壞于宋」，近亦有謂元詩過宋詩者，陋哉見也。劉後村云：「宋詩豈惟不媿于唐，蓋過之矣。」予觀歐、梅、蘇、黃、二陳至石湖、放翁諸公，其詩視唐未可便謂之過，然眞無媿色者也。元詩稱大家，必曰虞、楊、范、揭。以四子而視宋，特太山之卷石耳。

《詩源辯體》卷二七　六：王建七言律，入錄者僅得四五，其他句多奇拗，遂爲大變，宋人之法多出於此。如「一向破除愁不盡，百方迴避老須來」，「迴殘疋帛歸天庫，分好旌旗入禁營」，「時過無心求寶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曾向先生邊諫事，還應上帝處稱臣」，「檢案事多關市井，聽人言志在雲山」，「臘月近湯泉不凍，夏天臨渭屋清涼」，「秦隴州緣鸚鵡貴，王侯家爲牡丹貧」，「看宣賜處驚迴眼，著謝恩時便稱身」（《和蔣學士新授章服》）等句，實爲宋人奇拗之祖，而劉後村爲多。

又卷二八　樂天五言律有「何處春深好」二十首、「何處難忘酒」七首、「不如來飲酒」七首，實開宋人冗濫之門。

又　樂天七言律，如【略】此皆以文爲詩，實開宋人之門戶耳。

又　退之五、七言古，雖開宋人門戶，然歐、蘇而外無人能學，惟樂天律絕，悉開宋人門戶，而宋人實多學之，當時稱爲「廣大教化主」是也。然但得其淺易耳。

又卷三〇　開成七言絕，許渾、杜牧、李商隱、溫庭筠，聲皆瀏亮，語多快心，此又大曆之降，亦正變也。（下流至鄭谷七言絕）中間入議論，便是宋人門戶。

又卷三四　古今人論詩，論字不如論句，論句不如論篇，論篇不如論人，論人不如論代。晚唐、宋、元諸人論詩，多論字、論句，至論篇、論人者寡矣，況論代乎？予之論詩，多論代、論人，至論篇，論句者寡矣，況論字乎？

又卷三五　宋人詩話種種，不能殫述，然率多紀事，間雜他議論，無益詩道。

又　傅與礪《詩法正論》，述范德機之意而作。【略】又次言蘇、李五言及

魏、晉以來之詩，而并引德機之語，庶得其大體矣。其言「唐人以詩爲詩，主達情性，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立議論，於《三百篇》爲遠」，甚當。又言「達情性者，《國風》之餘；立議論者，《雅》、《頌》之變，未易優劣」，則正、變不分，烏在其爲正論乎？又言「作詩成法，有起、承、轉、合，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謂「李、杜歌行皆然」，則謬戾甚矣。

又　《詩家一指》出于元人，中有十科、四則、二十四品。十科：一曰意，二曰趣，三曰神，四曰情，言作詩先命意，如構宮室，必法度形制已備于胸中，始施斤斧。予謂《三百篇》之《風》，漢魏之五言，唐人之律、絕，莫不以情爲主，情之所至，即意之所在；不主情而主意，則尚理求深，必入於元和、宋人之流矣。四則：一曰句，二曰字，三曰法，四曰格，又失輕重本末之分。二十四品：以典雅歸揭曼碩，綺麗歸趙松雪，洗煉清奇歸范德機，其卑淺不足言矣。《外篇》又竊滄浪諸家之說而足成之，初學不知，謂滄浪之說出于《一指》，不直一笑。

又　或問予：「子極詆晚唐、宋、元詩法，然則詩無法乎？」曰：有。《三百篇》、漢、魏、初唐之詩皆法也。自此而變者，遠乎法者也。晚唐、宋、元諸人所爲詩法者，弊法也。由乎此法者，困于法者也。且漢、魏、六朝，體製相懸，初、盛、中、晚，氣格亦異。晚唐、宋、元諸人，略不及之，顧獨於章句之間搜剔穿鑿，愈深愈遠，詩道至此，不啻掃地矣。

又　胡元瑞云：「詩至於唐而格備，至於絕而體窮。故宋人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人不得不變而之曲。明不致工於作，而致工於述；不求多於專門，而求多於具體。」此論千古不易。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　宋人五七言古，出於退之、樂天者爲多，其構設奇巧，快心露骨，實爲大變。而高才之士每多好之者，蓋以其縱恣變幻，機趣靈活，得以肆意自騁耳。七言律若梅聖俞、王介甫、黃魯直、陳無己諸人，所錄而外，多生澀怪僻，實出晚唐惡道。後世中才之士於宋人諸體，讀其律，知其爲惡；讀其古，又茫無所得，往往謂宋人皆不足觀，宜矣。嚴滄浪云：「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此論最爲公平，庶幾有兼識者。

又　胡元瑞云：「宋人近體勝歌行，歌行勝古詩，至風、雅、樂、謠，幾於中絕。」又云：「律詩猶有如杜。」愚按：謂風、雅、樂、謠幾於中絕，甚當；謂近體勝歌行，歌行勝古詩，則謬甚矣。宋人古詩、歌行多出於退之、樂天，體雖大變，而功力恆有過之。律詩雖多出子美，然得其粗而遺其精，明於變而昧於正，故非枯槁拙澀則鄙樸淺稚，如杜之沉雄含蓄，渾厚悲壯者有一語乎？徒原其所自出，而不究其所從歸，則岑樓寸木矣。張文石云：「衰周無頌，漢無雅，晉無四言，唐無《選》，宋無律。」斯并得之。

又　宋主變，不主正，古詩、歌行，滑稽議論，是其所長，其變幻無窮，凌跨一代，正在於此。或欲以論唐詩者論宋，正猶求中庸之言於釋、老，未可與語釋、老也。

又　七言律，宋人如歐陽永叔「山形酷似龍門秀，江色水如伊水清。」「路高黃鵠飛不到，花發杜鵑啼更多。」「清川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閒。」「青春固非老者事，白日自爲閑人長。」蘇子瞻「露布朝辭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王介甫「病身最覺風露早，歸夢不知山水長。」黃魯直「心如汝水春波動，興與并門夜月高。」「山銜斗柄三星沒，雪共月明千里寒。」「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宋人以爲警語。元人亦有習之者，如元裕之「長虹下飲海欲竭，老鴈叫群秋更哀。」「石林萬古不知暑，茅屋四山惟有雲。」薩天錫「鴈聲墮地夢回枕，月色滿城人搗衣。」「寒砧萬戶月如水，塞鴈一聲霜滿天」等句。然每家不過二三聯耳，實非諸子本相也。

王世貞《宋詩選序》　自楊、劉作而有西崑體，永叔、聖俞思以淡易裁之。魯直出而又有江西派，眉山氏睥睨其間，最號爲雄豪，而不能無利鈍。南渡而後，務觀、萬里輩亦遂彬彬矣。去宋而爲元，稍以輕俊易之。【略】乃信陽之評的然矣，曰「宋人似蒼老而實疏鹵，元人似秀俊而實淺俗」之二語也，其二季之定裁乎。

《藝苑卮言》卷四　魯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耳，已墮傍生趣中。南渡以後，陸務觀頗近蘇氏而粗，楊萬里、劉改之俱弗如也。謝皐羽微見翹楚，《鴻門行》諸篇，大有唐人之致。

又　元詩人元右丞好問，趙承旨孟頫，姚學士燧，劉學士因，馬中丞祖常，范應奉德機，楊員外仲弘，虞學士集，揭應奉傒斯，張句曲雨，楊提舉廉夫而已。趙稍清麗而傷於淺，虞頗健利。劉多傖語而涉議論，爲時所歸；廉夫本

師長吉，而才不稱，以斷案雜之，遂成千里。

李夢陽《缶音序》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備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黃、陳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辭艱澀，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剷去不爲，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爲邪？

顧璘《與陳鶴論詩》 詩之爲道，貴於文質得中。過質則野，過文則靡。無氣弗壯，無才弗華，無情弗蘊。杜宗《雅》《頌》，而實其實，其蔽也樸，韓昌黎以及陳後山諸君是也。李尙《國風》，而虛其虛，其蔽也浮，溫庭筠以及馬子才諸君是也。王、岑諸公依稀《風》《雅》，而以魏晉爲歸，沖夷有餘韻矣，其蔽也易而俚，王建、白樂天以及梅聖俞諸君是也。【略】唐變六朝，開元之音，幾復正聲。宋變五代，元祐諸賢，遂倡道學。及其季也，各有纖瑣繁蕪之陋。

木訥《歸田詩話序》 誦晦菴《感興》詩，則知其闢異端之害；誦東野詩，而服前人窮苦終身之論；誦晏元獻詩，則歎斯人富貴氣象之豪，及見前人林景熙詠陸秀夫詩，而知表殉國之忠；詠家鉉翁詩，而知表持身之節。

《歸田詩話》卷上 方虛谷序唐三體詩云：「【略】近世永嘉葉正則水心倡爲晚唐體之說，於是四靈詩、江湖宗之，而宋亦晚矣。【略】又有所謂汶陽周伯弼者三體法，專爲四韻五七言小律詩設，以爲有一詩之法，有一句之法，有一字之法。止於此三法，而江湖無詩人矣。唐詩前以李杜，後以韓柳爲最，姚合而下，君子不取焉。宋詩以歐蘇黃陳爲第一。渡江以後，放翁石湖諸賢詩，皆當深翫熟觀，體認變化。雖然，以吾朱文公之學而較之，則又有向上工夫，而文公詩未易可窺測也。近高安沙門至天隱，乃大魁姚公勉之猶子，聰達博贍，禪熟詩熟，又從而註伯弼所集之詩。一山魁上人，回之方外友也，將磧砂南峰袁公之命，俾回爲序，以弁其端云。大德九年乙巳九月紫陽山叟方回序。」按此序議論純正，識見甚廣，而於周伯弼所集三體詩，則深寓不滿之意。書坊所刻皆不載，而獨取裴季昌序。

陸深《重刻唐音序》 夫詩主於聲，孔子之於四詩，刪其不合於弦歌者，猶十九也。宋人宗義理而略性情，其於聲律，尤爲末義，故一代之作，每每不盡同於唐人。至於宋晚，而詩之弊遂極矣。伯謙繼其後，乃有斯集，求方圓於規矩，概丈石以權衡，可不謂有功者耶？

《丹鉛餘錄》卷三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卻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

《升菴詩話》卷四 宋詩信不及唐，然其中豈無可匹敵者？在選者之眼力耳。如蘇舜欽《吳江》詩：「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四顧無纖塵，魚躍明鏡裂。」王半山《雨》詩云：「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紋，欲上人衣來。」孔文仲《早行》云：「客行謂已旦，出視見落月。瘦馬入荒陂，霜花重如雪。」崔鷗《春日》云：「落日不可盡，丹林紫谷開。明明遠色裏，歷歷暝鴉回。」寇平仲《南浦》云：「春風入垂楊，煙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江花泣微雨。」郭功甫《水車嶺》云：「千丈水車嶺，懸空九疊屏。北風來不斷，六月亦生冰。」蘇子由《中秋夕》云：「巧轉上人衣，徐行度樓角。河漢冷無雲，冥冥獨飛鵲。」《旅行》云：「猿狖號枯木，魚龍泣夜潭。行人已天北，思婦隔江南。」朱文公《雨》詩云：「孤燈耿寒焰，照此一窗幽。卧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張南軒《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渡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陵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卻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吟伐木詩，停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魚可數。卻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五詩有王維輞川遺意，誰謂宋無詩乎？

又卷五 李耆卿評文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謂此評極當，但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耆卿名塗，臨川人，朱子門人之門人也。所著有《古今文章精義》，與陳騤《文則》識趣相仿佛云。

又 宋人論詩云：「今人論詩，往往要出處，『關關雎鳩』，出在何處？」此語似高而實卑也。何以言之？聖人之心如化工，然後矢口成文，吐辭爲經。自聖人以下，必須則古昔，稱先王矣。若以無出處之語皆可爲詩，則凡道聽塗說，街談巷語，酗徒之罵坐，里媼之詈鷄，皆詩也，亦何必讀書哉？

又卷一一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略】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訕訐，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爲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

後人。

《四溟詩話》卷一　《霏雪錄》曰：「唐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殊不知老農亦有名言，貴介公子不能道者。林逋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此乃反唐人之意。竇庠曰：「漢家若欲論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

又　七言絕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大曆以下，稍有旁出者。作者當以盛唐爲法。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韻爲主，意到辭工，不假雕飾，或命意得句，以韻發端，渾成無迹，此所以爲盛唐也。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傍韻，牽強成章，此所以爲宋也。

又　宋人絕句，起句多借韻，謂之「孤雁出群」，宋人多有之。

又　《詩法》曰：「《事文類聚》不可用，蓋宋事多也。」後引蘇、黃之詩爲式。教以養生之訣，繼以致病之物，可乎？

又　詩有辭前意，辭後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渾而無迹。宋人必先命意，涉於理路，殊無思致。及讀《世說》：「文生於情，情生於文。」王武子先得之矣。

又　唐人詩法六格，宋人廣爲十三。曰：一字血脈，二字貫串，三字棟梁，數字連序，中斷，鉤鎖，連環，順流直下，單拋雙拋，內剝外剝，前散後散，謂之層龍絕藝。作者泥此，何以成一代詩豪邪？

又卷二　詩不厭改，貴乎精也。唐人改之，自是唐語。宋人改之，自是宋語。格詞不同故爾。省悟可以超脫，豈徒斲削而已？

又　詩不可太切，太切則流於宋矣。

又　空同子曰：古詩妙在形容，所謂水月鏡花，言外之言。宋以後，則直陳之矣。求工於句字，心勞而日拙也。

又卷四　作詩有三等語：堂上語，堂下語，階下語。知此三者，可以言詩矣。凡上官臨下官，動有昂然氣象，開口自別。若李太白「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堂上語也。凡下官見上官，所言殊有條理，不免局促之狀。若劉禹錫「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堂下語也。凡訟者說得顛末詳盡，猶恐不能勝人。若王介甫「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蹊手自栽」，此階下語也。有學晚唐者，再變可躋上乘，學宋者則墮下乘，而變之難矣。

又　栗太行曰：詩貴解悟，識有偏全，斯作有高下。【略】宋詩偏於濁而不瀟灑，元詩偏於清而不沉鬱。

《文脈》卷二　（李空同）曰宋無詩，予曰：梅聖俞、王介甫、陳後山、朱晦庵、謝皐羽，擇而誦之，豈曰無詩？

《詩藪》內編卷二　元名家稱趙子昂、虞伯生、楊仲弘、范德機、揭曼碩外，如元好問、馬伯庸、陳剛中、李孝光、楊廉夫、薩天錫、傅若金、余廷心、張仲舉輩，不下十數家。視宋人材力不如，而篇什差盛，步驟稍端。然高者不過王、孟、高、岑，最上李供奉、陳、杜二拾遺耳。六代風流，無復染指，況漢、魏乎？

又　宋主格，元主調。宋多骨，元多肉。宋人蒼勁，元人柔靡。宋人粗疏，元人整密。宋人學杜，於唐遠；元人學杜，於唐近。國朝下襲元風，上監宋轍，故虞、楊、范、趙，體法時參，歐、蘇、黃、陳，軌躅永絕。

又卷三　題畫自杜諸篇外，唐無繼者。王介甫《畫虎圖》，蘇子瞻《煙江疊嶂夜遊圖》，韓子蒼《龍眠圖》，虞伯生《墨竹》，楊廉夫《青蓮像》，薩天錫《織錦圖》，皆有可觀，而骨力變化，遠非杜比。

又　初唐七言古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概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爲大家。宋人非無氣概，元人非無才藻，而變化風神，邈不復睹。固時代之盛衰，亦人事之工拙耶？

又　余嘗評宋人近體勝歌行，歌行勝古詩，至風雅樂謠，二百年間幾於中絕。今詩家往往訾宋近體，不知源流既乏，何所自來？

又　楊用修《詩話》所載《洛春謠》、《夜歸曲》，皆宋人七言古可觀者。

又　宋初諸子多祖樂天，元末諸人競師長吉。

又　蘇子瞻《定慧寺海棠》、郭功父《金山行》等篇，亦尚有佳處，而不能盡脫宋氣。歐學韓，黃學杜，用力愈多，去道愈遠。

又卷四　宋人學杜得其骨，不得其肉，得其氣，不得其韻；得其意，不得其象，至聲與色並亡之矣。

又　用事之僻，始見商隱諸篇。宋初楊、李、錢、劉，愈流綺刻。至蘇、黃堆疊詼諧，粗疏詭譎，而陵夷極矣。

又　杜用事錯綜，固極筆力，然體自正大，語尤坦明。晚唐、宋初，用事如作迷：蘇如積薪，陳如守株，黃如緣木。

又卷五　宋人謂「老覺金腰重，慵更玉枕涼」爲乞兒語，而以「樓臺側畔

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爲富貴詩，至今無道破者。不知此特詩餘聲口，景象略存，意味何在！杜集得一聯云：「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穠麗雋永，頓自不侔。至「香飄合殿」十四字，天然富貴。楊花燕子，又不免作乞兒矣。

又《外編》卷五　黃、虞而上，文字邈矣。聲詩之道，始於周，盛於漢，極於唐。宋、元繼唐之後，啓明之先，宇宙之一終乎！盛極而衰，理勢必至，雖屈、宋、李、杜挺生，其運未易爲力也。

又　擬古於近，宋、元，其陳、隋乎！古體至陳，本質亡矣。隋之才不若陳之麗，而稍知尚質，故隋末諸臣，即爲唐風正始。近體至宋，性情泯矣。元之才不若宋之高，而稍復緣情，故元季諸子，即爲昭代先鞭。

又　詩之觔骨，猶木之根幹也，肌肉，猶枝葉也，色澤神韻，猶花蕊也。觔骨立於中，肌肉榮於外，色澤神韻充溢其間，而後詩之美善備。猶木之根幹蒼然，枝葉蔚然，花蕊爛然，而後木之生意完。斯義也，盛唐諸子庶幾近之。宋人專用意而廢詞，若枯枿槁梧，雖根幹屈盤，而絕無暢茂之象。元人專務華而離實，若落花墜蕊，雖紅紫嫣熳，而大都衰謝之風。故觀古詩于六代、李唐，而知古之無出漢也；觀律體于五季、宋、元，而知律之無出唐也。

又　大抵宋諸君子以險、瘦、生、澀爲杜，此一代認題差處，所謂七聖皆迷也。工部詩盡得古今體勢，其中何所不有，而僅僅若此耶？

又　何仲默云：「宋人似蒼老而實粗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

又　大曆而後，學者溺於時趨，罔知反正。宋、元諸子亦有志復古，而不能者，其說有二：一則氣運未開，一則鑒戒未備。蘇、黃矯晚唐而爲杜，得其變而不得其正，故生澀峻嶒而乖大雅。楊、范矯宋而爲唐，捨其格而逐其詞，故綺縟閨閫而遠丈夫。國初因仍元習，李、何一振，此道中興。蓋以人事則鑒戒大備，以天道則氣運方隆。

又　宋之爲律者，吾得二人：梅堯臣之五言，淡而濃，平而遠；陳去非之七言，渾而麗，壯而和。梅多得右丞意，陳多得工部句。

又　南渡諸人詩，尚有可觀者。如尤、楊、范、陸，時近元和；永嘉四靈，不失晚季。至陳去非宏壯，在杜陵廊廡；謝皋羽奇奧，得長吉風流，尤足稱賞。以其才則遠不如王、蘇、黃、陳。

又　宋之學陳子昂者，朱元晦；學杜者，王介甫、蘇子美、黃魯直、陳無己、陳去非、楊廷秀；學太白者，郭功父；學韓退之者，歐陽永叔；學劉禹錫者，蘇子瞻；學王右丞者，梅聖俞；學白樂天者，王元之、陸放翁；學李商隱者，楊大年、劉子儀、錢思公、晏元獻；學李長吉者，謝皋羽；學王建者，王禹玉；學晚唐者，九僧、林和靖、趙天樂、徐照、翁卷、戴石屏、劉克莊諸人，亦自有近者，總之不離宋人面目。諸家外，又有魏仲先、宋子京、王平父、張文潛、呂居仁、韓子蒼、唐子西、尤延之等，大概非崑體，則晚唐、江西耳。

又　宋五言律近杜者：「地盤三楚大，天入五湖低」，「萬國車書會，中天象魏雄」，「夜雨黃牛峽，秋風白帝城」，「關河先壠遠，天地小臣孤」，「獨乘金廐馬，遙領鐵林兵」，「地鄰夔子國，天近穆陵關」，「峽長深束渭，路險曲通秦」，此得杜之正，盛唐所同者也。

又　「相逢楚天晚，卻看蜀江流」，「乾坤德盛大，盜賊爾猶存」，「爛傾新釀酒，飽載下江船」，「宵征江夏縣，睡起漢陽城」，「末路驚風雨，窮邊飽雪霜」，「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此得杜之偏，宋人酷尚者也。

又　「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四野凍雲隨地合，九河清浪著天流」，「天開雲霧東南碧，日射波濤上下紅」，此雄麗冠裳，得杜調者也。

又　「多事鬢毛隨節換，盡情燈火向人明」，「蕭條寒巷荒三徑，空兀晴空聳二樓」，「九日清尊欺白髮，十年爲客負黃花」，「四壁一身長客夢，百憂雙鬢更春風」，「五年天地無窮事，萬里江湖見在身」，此瘦勁沈深，得杜意者也。然調近者不失唐風，意近者遂成宋格，得失判矣。

又　宋人語，如「雪消池館初晴後，人倚闌干欲暮時」，「寒食園林三日近，落花風雨五更寒」，「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之類，時咸膾炙，不知已落詩餘矣。

又　宋人五言古，「雨砌風軒」外，可入六朝者無幾，而近體顧時時有之。摘列于左，掩姓名讀之，未必皆別其爲宋也。楊仲猷：「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徐鼎臣：「落月依樓闊，歸雲擁殿廊。」楊大年：「度海鯨波息，登山豹霧清。」林君復：「雪竹低寒翠，風梅落晚香。」劉子儀：「萬年宮省樹，五色帝家禽。」王禹玉：「塔疑從地湧，棟擬入雲飛。」梅聖俞：「暮雪懷梁苑，朝雲識楚宮。」石曼卿：「寒逾博望塞，春燕隗囂城。」王介甫：「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又集句：「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秦少游：「江河霜練淨，池沼玉

奩空。」(《東風解凍》黃魯直：「呵鏡雲遮月，啼妝露着花。」張文潛：「幽花冠曉露，高柳旆和風。」朱仲晦：「神女羞捐珮，鮫人罷獻綃。」(《雪詩》)姜特立：「雪消殘臘外，春到早梅邊。」韓仲止：「鳥飛晨氣外，蟬噪晚涼初。」劉潛夫：「山頭雲似雪，陌上樹如人。」郝子玉：「暗螢依露草，驚雀繞風枝。」鄺元輿：「疏星涵積水，缺月墮遙山。」皆陳末、唐初遺響也。

又　宋初僧詩，如希晝「花露盈蟲穴，梁塵墮燕泥」，悟清「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儼是齊、梁。南渡翁卷：「輕煙分近郭，積雪蓋遙山。」雖陰、何弗過也。(分字余欲易爲紛，尤覺本色。)

又　宋初及南渡諸家，亦往有可參唐集者，世率以時代置之。今摘其合作之句，列于左方(凡宋調當時所稱者，大抵不錄)：楊仲猷：「雲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姚鉉：「疏鐘天竺曉，一鴈海門秋。」楊諤：「山川百蠻國，雨露九天書。」陳堯佐：「風樵若耶路，霜橘洞庭秋。」林逋：「夕寒山翠重，秋淨鳥行高。」徐鉉：「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劉筠：「日駕方明御，雲旗太乙神。」錢惟濟：「曉陌壺漿滿，春城騎吹長。」丁謂：「梅花過嶺路，桃葉度江船。」宋祁：「漢樹臨關密，胡泉入塞流。」權審：「曉霜浮碧瓦，初日上朱欄。」黃庶：「浪平天影接，山盡樹根回。」歐陽修：「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梅堯臣：「地蒸蠻雨接，山潤海雲交。」晁君成：「驚風時墮笠，零露暗沾衣。」滕甫：「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石曼卿：「玉虹垂地色，銀漢落天聲。」王安石：「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蘇軾：「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張耒：「雪意千山靜，天形一雁高。」唐庚：「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朱熹：「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歐陽鈇：「詩成夔子國，人在仲宣樓。」張晉彥：「雲藏岳麓寺，江入洞庭湖。」文天祥：「雲濕山疑動，天低雨欲垂。」七言如楊仲猷：「雲生萬壑投龍去，月滿千山放鶴歸。」李昉：「一院有花春晝永，八方無事詔書稀。」錢惟演：「日上廢陵煙漠漠，春歸空苑水潺潺。」鄭獬：「水光翠繞九重殿，花氣濃熏萬壽杯。」宋祁：「草色引開盤馬地，簫聲催煖賣餳天。」丁謂：「鶯驚鳳輦穿花過，魚畏龍顏上釣遲。」歐陽修：「道左旌旗諸將列，馬前弓劍六蕃迎。」王安石：「淮岑日對朱欄出，江岫雲齊碧瓦浮。」王安國：「朝日衣冠辭魏闕，春風旗鼓過秦淮。」梅堯臣：「吳娃結束迎新守，府吏趨蹤拜上官。」蘇軾：「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秦觀：「照海旌旛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張耒：「幽花避日房房斂，翠樹含風葉葉涼。」王安禮：「陪祠已冠三公位，分陝猶爲百辟師。」楊萬里：「四川全國牙旗底，萬里長江羽扇中。」姜光彥：「萬頃秋光天上下，兩山秋色月東南。」陸游：「小聚數家秋靄裏，平坡千頃夕陽西。」范至能：「燭天燈火三更市，搖月旌旗萬里舟。」呂居仁：「江回夜雨千崖黑，霜着高林萬葉紅。」趙汝愚：「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朱淑眞：「水光激浪高翻雪，風力吹沙遠漲煙。」皆七言近唐句者，此外不多得也。

又　宋初九僧，一希晝、二保暹、三文兆、四行肇、五簡長、六惟鳳、七惠崇、八宇昭、九懷古。五言律固皆晚唐調，然無一字宋人也。盛宋若梅聖俞雖學王、岑，晚宋若趙師秀雖學姚、許，然不無宋調雜之。今摘錄諸人佳句於左，希晝、惠崇，尤傑出也：「樹勢分孤疊，河流出大荒」，「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微陽生遠樹，殘雪下中宵」，「玉繩天闕近，金柝海城秋」，「卷衣城木落，尋寺海山遙」，「苦霧沉山郭，寒花漲隰田」，「禽聲沉遠木，花影動回廊」，「茶煙逢石斷，棋響入花深」，希晝句也。(希，蜀人，凡九僧詩須全篇讀之，乃見其異于宋。惜本集不傳，今略具方氏《律髓》云。)「陰井生秋早，明河徹曉遲」，「河冰堅度馬，塞雪密藏鵰」，「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遺偈傳諸國，留眞在一峰」，「探騎通番壘，降兵逐漢旗」，「劍戟明山雪，旌旗濕海雲」，「雪多秦水迴，雲盡漢山孤」，「地遙群馬小，天闊一鵰平」，「古戍生煙直，平沙落日遲」，「春淺冰生井，宵分月上簷」，「雪殘僧掃石，風動鶴歸松」，惠崇句也。(惠崇，楚人。)「馬放降來地，鵰閒戰後雲」，宇昭句也。「海客傳遺偈，鄰僧寫病容」，惟鳳句也。「振錫林煙斷，添瓶澗月分」，簡長句也。「塔古懸圖認，碑荒背燒尋」，行肇句也。「草際沉雲影，杉西露月光」，保暹句也。(保暹，婺人。)「水邊成半偈，月下了殘經」，懷古句也。「草堂僧語息，雲閣磬聲沉」，文兆句也。諸僧外，浮屠能詩者並錄後：「空林驚墜雪，雨澗咽飛湍」(道潛)，「山光晴後見，瀑響夜深聞」(遵式)，「雪暝迷歸鶴，春寒誤早花」(善珍)，「日暮長安道，秋深太白峰」(休復)，「久雨寒蟬少，空山落葉深」(祕演)，「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可士)。又「雲影亂鋪地，濤聲橫在空」，「虹收千障雨，潮展半江天」，並佳。

又　七言律詠物，盛唐惟李頎梵音絕妙。中唐錢起題雪，雖稍着迹，而聲調宏朗，足嗣開元。晚唐「鴛鷺」、「鷓鴣」，往往名世，而格卑不足取。宋人詠物雖乏韻，格調不卑也。

又　「千里暮雲山已黑，一燈孤館酒初醒」，楊萬里《梧桐夜雨》詩也。「一斑早寄湘川竹，萬點空餘峴首碑」，楊黎州題淚詩也。「粧殘玉枕朝醒後，綉倦紗窗晝夢時」，張文潛題鶯詩也。「花間語澀春猶淺，江上飛高雨乍晴」，無名氏詠燕詩也。「平沙千里經春雪，廣陌三條盡日風」，劉子儀題柳詩也。「斜拖闕角龍千丈，淡抹牆腰月半稜」，孔平仲題雪詩也。「十萬青條寒挂雨，三千粉面笑臨風」，劉子翬《茶蘼》詩也。「人間路到三峰盡，天下秋隨一葉來」，錢昭度《華山》詩也。他如楊契玄《蓑衣》：「蒹葭影裏和煙卧，菡萏香中帶雨披。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晁無咎《雙頭牡丹》：「二喬新獲吳宮怯，雙隗初臨晉帳羞。月底故應相伴語，風前各是一般愁。」二宋《落花》：「漢皐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皆全篇可觀者。古詩，則蘇子瞻《海棠》絕句，則張文潛《菡萏》，咸佳作也。

又　凡用事用語，雖千鎔百煉，若黃金在冶，至鑄形成體之後，妙奪化工，無復絲毫痕迹，乃爲至佳；藉讀之少令人疑似，便落第二義。況顓搜隱僻，巧作形模，此崑體之所以失也。然本唐遺法，故格調風致，種種猶在。熙寧諸子，負其才力，一變而爲議論，又一變而爲簿牒，又一變而爲俳優，遂令後世詞壇，列爲大戒。元人而下，此義幾亡。明至嘉、隆，始復吐氣云。

又　宋人用事，雖種種魔說，然中有絕工者，如梅昌言「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冠裳偉麗，字字天然，此用事第一法門也。惜其語與開元不類，蓋盛唐法稍寬耳。若元和諸子，劉中山伎倆最高，亦未見精嚴若此。而梅絕不以用事名，宋道所以弗競也。

又　宋絕句共稱者，子美「春陰垂野草青青」，介甫「金鑪香燼漏聲殘」，子瞻「卧看溪南十畝陰」，平甫「萬頃波濤木葉飛」。諸作雖稍有天趣，終自宋人聲口。

又　凡唐絕，高者大類漢人古詩，調極和平而格絕高。宋諸人絕句，議論俳諧者，既不必言，間有一二佳致，非音節失之淺促，則氣象過于軒舉。其有語意逼近者，又格調萎苶卑弱，僅作晚唐耳。此自宋至元及國初皆然，至弘、正始漸復云。

又卷六　宋人調甚駁，而材具縱橫浩瀚，過於元；元人調頗純，而材具局促卑陬，劣於宋。然宋之遠於詩者，材累之；元之近於詩，亦材使之也。故蹈元之轍，不失爲小乘；入宋之門，多流於外道也。

又　蓋宋之失，過於創撰，創撰之內，又失之太深；元之失，過於臨模，臨模之中，又失之太淺。

又　宋近體，人以代殊，格以人創，鉅細精粗，千歧萬軌。元則不然，體制音響，大都如一。其詞太綺縟而乏老蒼，其調過勻整而寡變幻，要以監戒前車，不得不爾。至於肉盛骨衰，形浮味淺，是其通病。國初諸子尚然。

又　元人力矯宋弊，故五言律多草草，無復深造。虞、楊間法王、岑，而神骨乏。范、揭時參韋、孟，而天韻疏。新喻、晉陵二子，稍自振拔，雄渾悲壯，老杜遺風，有出四家上者。

又　宋元排律少大篇，獨高子勉《上黃太史》三十韻，傅與礪《壽陳都事》四十韻，風骨蒼然，多得老杜句格。

又　元七言律深監蘇黃，一時制作，務爲華整。所乏特蒼然之骨，浩然之氣耳。較大中則格調有餘，擬大曆則神情不足，要非五代、晚宋傖語可及也。

又　宋五言律勝元，元七言律勝宋。歌行絕句，皆元人勝。至五言古，俱不足言矣。

又　唐人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宋人詩如披沙揀金，力多功少。元人詩如縷金錯采，彫繢滿前。三語本六朝評顏、謝詩，以分隸唐、宋、元人，亦不甚誣枉也。

又　宋樂府小詩殊寡，元酷尚傳奇，諸大手集中亦罕睹。

又《雜編》卷五　宋人詩最善入人，而最善誤人，故習詩之士，目中無得容易著宋人一字。此不易之論也。然博物君子，一物不知，以爲己愧。矧二百年間聲名文物，其人才往往有瑰瑋絕特者錯列其中，今以習詩故，概捐高閣，則詩又學之大病也。矧諸人製作，亦往往有可參六代、三唐者，博觀而愼取之，合者足以法，而悖者足以懲，即習詩之士，詎容盡廢乎！

又　古今詩人，窮者莫過於唐，而達者亡甚於宋。漢蘇、李，魏劉、王，晉阮、左，北魏溫、邢輩，皆阨窮摧折，顧未至饑寒也。唐世則饑寒半之。宋諸名公僅梅聖俞、陳無己以窮著，自餘雖處士，亦泰然終身。漫錄烜赫於左：李文正、張忠定、呂文穆、晏元獻、陳文惠、錢文忠、宋宣獻、宋元獻、呂許公、寇萊公、陳參公、王沂公、龐潁公、韓魏公、司馬公、范文正、歐文忠、王岐公、王文公、韓持國、胡文恭、呂忠穆、趙忠簡、陳去非、葉少蘊、趙忠定、周益公、文信公，皆執政能詩者也。按右宋諸鉅公，李明遠、晏同叔、陳希元、錢思公、宋公

序、寇平仲、韓稚圭、歐文忠、王禹玉、胡武平、王介父、陳去非、世多悉其能詩者。呂文穆未第時，人稱其詩於胡祕監。陳執中《題柳》一絕見詩話，甚佳。張乖崖《高廟》二絕頗豪。呂文靖夷簡、王沂公曾在西崑派，見文公《談苑》。司馬、范二文正並大儒，然涑水有《詩話》，而希文篇什時爲好事播傳。龐潁公、范蜀公並見《溫公詩話》。呂忠穆、葉少蘊詩見方氏《律髓》。忠定、忠簡二聯，雜見諸說。持國、平園、咸負聲稱。信公雖氣誼赫赫，詩律實工。盧多遜、丁公言、夏英國、蔡持正、元厚之，皆執政能詩。然品格邪詭，不得入前流。就中若丁晉國謂，其才情足上下寇忠愍，當時不入相，居然宋初一雅士。惟不忘富貴，遂至不敢望魏埜、林逋。惜哉！二陳（堯佐、執中）、禹玉，亦似未能盡免。夏文莊最稱才美，今傳者寥寥云。次則王元之、楊大年、梁周翰、楊仲猷、趙師民、李建中、宋景文、余希古、晁文元、劉子儀、錢希白、曾子固、子開、梅昌言、劉原父、蔡君謨、鄭毅夫、蘇文忠、文定、曾公袞、張芸叟、王安中、曾吉父、呂居仁、王彥章、尤延之、范至能、洪景盧等，皆侍從清顯。大抵熙豐前詞人多達，景德前達者彌衆，紹述後藝士多窮，淳熙後窮者愈繁。

又　仕不甚達並名不甚傳者：陳亞、權審、黃庶、黃台、滕白、李絢、楊諤、王琪、司馬池、才仲、才叔、寇國寶、周知微、俞汝尚、杜默、鮑當、陳克、王鑑、杜常、耿仙芝、張子厚、蔡天任（天啓弟）、楊備（億弟）、盧載、崔鶚、魯交等，別見者不備錄。

又　南渡前隱居不仕，則郭震、楊朴、魏埜、林逋、李樵、种放、徐積、邵雍、曹汝弼、黃知命、王嵒、王初等諸人。南渡後，江湖流派，斗量筲計，風軌蕩然矣。（右皆有句什遺事，散見群書者。）

又　宋世人才之盛，亡出慶曆、熙寧間，大都盡入歐、蘇、王三氏門下。今略記其灼然者。魯直自爲江西初祖矣。韓稚圭、宋子京、范希文、石曼卿、梅聖俞、蔡君謨、蘇明允、余希古、劉原父、丁元珍、謝伯初、孫巨源、鄭毅夫、江鄰幾、蘇才翁、才美等，皆永叔友也。（歐于錢文僖爲僚屬，晏原獻爲門人。）王岐公、王文公、曾子固、蘇子瞻、子由、王深父、容季子直、李清臣、方子通等，皆六一徒也。王平甫、王晉卿、米元章、張子野、滕元發、劉季孫、文與可、陳述古、徐仲車、張安道、劉道原、李公擇、李端叔、蘇子容、晁君成、孔毅父、楊次公、蔣穎叔等，皆與子瞻善者。黃魯直、秦少游、陳無己、晁無咎、張文潛、唐子西、李芳叔、趙德麟、秦少章、毛澤民、蘇養直、邢惇夫、晁以道、晁之道、李文叔、晁伯宇、馬子才、廖明略、王定國、王子立、潘大觀、潘邠老、姜君弼，皆從東坡遊者。荆國所交，則劉貢父、王申父、俞清老、秀老、楊公濟、袁世弼、王仲至、宋次道、方子通；門士則郭功父、玉逢原、蔡天啓、賀方回、龍太初、劉巨濟。葉致遠二弟一子，俱才雋知名，妻吳國及妹、諸女，悉能詩，古未有也。

《懷麓堂詩話》　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顧元不可爲法，所謂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耳。極元之選，惟劉靜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世恆爲劉左袒，雖陸靜逸鼎儀，亦然。予獨謂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堅而折銳，則劉有一日之長。若藏鋒斂鍔，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則於虞有取焉。然此非謂道學名節論，乃爲詩論也。

又　集句詩，宋始有之，蓋以律意相稱爲善。如石曼卿、王介甫所爲，要自不能多也。後來繼作者，貪博而忘精，乃或首尾衡決，徒取字句對偶之工而已。

又　輓詩始盛於唐，然非無從而涕者。壽詩始盛於宋，漸施於官長故舊之間，亦莫有未同而言者也。近時士大夫子孫之於父祖者弗論，至於姻戚鄉黨，轉相徵乞，動成卷帙，其辭亦互爲蹈襲，陳俗可厭，無復有古意矣。

又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如杜子美「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缾索酒嘗」，「衡泥點涴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李太白「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王摩詰「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皆淡而愈濃，近而愈遠，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王介甫得之，曰：「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虞伯生得之，曰：「不及清江轉柁鼓，洗盞船頭沙鳥鳴。」曰：「繡簾美人時共看，階前青草落花多。」楊廉夫得之，曰：「南高峰雲北高雨，雲雨相隨惱殺儂。」可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

又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眞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眞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爲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予嘗謂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力，其滄浪之謂乎？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分數多者，故識先而力後。

又　漢魏六朝唐宋元詩，各自爲體。譬之方言，秦晉吳越閩楚之類，分疆畫地，音殊調別，彼此不相入。此可見天地間氣機所動，發爲音聲，隨時與地，無俟區別，而不相侵奪。然則人囿於氣化之中，而欲超乎時代土壤之外，不亦難乎？

又　六朝宋元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但非本色，只是禪家所謂小乘，道家所謂尸解耳。

鄒迪光《倪雲林先生詩集叙》　夫莫不有理，而惟詩忌理障；莫不有事，而惟詩忌事障。唐人求詩於事與理之外，故其詩昌；宋人索詩于理與事之內，故其詩亡，元雖輕利嫺婉，意欲救宋之過，而卒亦不免局理而厓于事，故其詩亦亡。蓋嘗評騭二季，如六一、眉山、臨川之於宋，揭文安、趙承旨、虞文靖之于元，豈不錦心繡口，倚馬其才而談天其舌？至于詩，而尚不能舉咸通、乾寧之遺，何論元曆，又何論其餘？噫！此時爲之也。

焦竑《彙定宋元詩集序》　西人利瑪竇之始至，余問以「若知孔氏之教乎」，曰：「不知也。」「抑知釋與老乎？」亦曰：「不知也。」余曰：「若爾，嚮學者宜何從？」曰：「一國自有一國聖人，奚必同。」余甚賞其言。維揚顧所建見過，顧嘗梓漢魏人詩，余謂此編當爲詩準，君乃謂一代有一代之詩，奚必漢魏之是，而近代之非乎！余喟然歎曰：有是哉！顧君錯綜今古，得風雅之情，其見及此，非偶然也。余謂此與利君之言，皆千古篤論，而知者希矣。何者？在心爲志，抒志爲詩，情觸境而生，語衝口而得，此豈假于外索哉。自李空同氏倡復古之說，後進相爲附和，未知自反，於摹擬剽奪之習興而抒情達令之趣少，波靡雲委，其風日頹。頃物極而返，有無爲宋元諸家吐氣者，豈以人心之靈，千變萬化，必不可執已陳之芻狗而爲新，雕宋人之楮葉而亂至也？見亦卓矣。新安潘君訒叔新收二代諸名家甚多，至是擇而梓之，令學者知詩道取成乎心，寄妍於物，含茹萬象，融會一家。譬之桔梗豨苓，時而爲帝，何爲而不可？不然，堯行禹趨，而不知心之精神爲聖人，恐重爲西人笑耳。然則發今人欲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其在斯人也與，其在斯人也與？萬曆乙卯秋日，秣陵焦竑書。

孫繼皋《集唐人詩句宮詞序》　至唐而詩之變始極，然唐備諸體，不聞有集句，集句蓋昉於宋。王荆公、蘇長公二公刱爲新格，一時爭艷慕和匪一家。乃終宋之世，獨文山文公集杜句，精詣絕倫，而宮詞集古，世推蜀聞人氏。聞人之後，有錢塘沈履德氏，履德集唐句，而下逮宋、元，貌合神離，譬則傀儡然，絕無生氣，亦甚無當於騷壇矣。

吳應箕《偶作兩絕句》二　本朝著作卑唐宋，頗怪文人氣習殊。細簡流傳諸集在，不知曾否駕韓蘇。

朱鶴齡《閒情集序》　（顧茂倫）謂唐人之詩，妙於言情而理在其中。宋人主意，元人主詞，去古皆遠。惟勝國、季迪、眉庵、昌穀諸公義合風雅，語兼哀艷，直可嗣響唐音，稱騷人苗裔。

《載酒園詩話》卷一　宋人論詩，多用心于無用之地，風氣使然，名家不免。如山谷之注「喚起」、「催歸」爲二鳥名，東坡之自負「玉樓」、「銀海」，事則然矣，然並無佳處。韓詩不過平常，蘇語且不免粗豪之累。作詩用意固當于其大者，不在尺尺寸寸。（黃白山評：「宋人識趣甚陋，故專以此等爲工，其詩多爲使事所累耳。」）

又　宋人巧獵名色，正對外，有就對，有蹉對，有扇對。惟所言假對，最穿鑿可厭。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謂以「楊」借「羊」。「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謂以「子」借「紫」，以「洪」借「紅」。「五峰高不下，萬木幾經秋」，謂以「下」借「夏」。「閒聽一夜雨，更對柏巖僧」，是以「柏」借「百」。「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是以「遷」借「千」。眞支離鄙細，但可與寫別字人解嘲。（黃白山評：「本唐人有此對法，而未立名目，宋人因爲之目耳，不得以穿鑿病之。」）

又　宋人好用成語入四六，後並用之于詩，故多硬戇。如丁黼《送錢尉》詩「不能刺刺對婢子，已是昂昂眞丈夫」，所謂食生不化者也。

又　宋人亦往往有佳思，苦以拙句敗之。如王鎬「澄江明月一竿絲」，未免意輕語重，上句「凍雪寒梅雙屐蠟」，字字壘砌，豈復成語？雖然，無平不陂，物情顚倒，安知此種不仍爲病類駒？所冀雲霧不常迷，百世下終難逃明眼人鑒別耳。

又　宋人誤以氣質爲氣格，遂以生硬爲高，鄙俚爲樸。始于數名家作俑，至末流益甚。如王庭珪《送胡澹庵謫新州》「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立意亦佳，但上句口角浮薄，下句有悻悻之狀。又如俞秀老「夜深童子喚不醒，猛虎一聲山月高」，此豈佳事？而謂可與「爐煙消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並驅也。至所謂折句法，尤可憎。如胡考「鸚鵡杯且酌清濁，麒麟閣懶畫丹青」，正所謂折腰之步，令人嘔

噦。（黃白山評：宋詩原不必置之齒頰，如譏村婦之醜，笑貧家之儉，卻是又何足道。折腰句法，本出唐人，如「班竹岡連山雨暗，枇杷門向楚天秋」，「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濤」，何嘗可厭？惟宋人學步，遂入惡道耳。）

又　宋人力貶綺靡，意俗澹雅，不覺竟入酸陋。

又　宋詩之惡，生硬、鄙俚兩途盡之。更有二種，「山如仁者壽，水似聖之清」，太學究氣；「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太禪和氣。皆凌夷風雅者也。

《**戴酒園詩話・唐宋詩話緣起**》　抑余讀前輩遺言，尤薄宋人。然宋人之詩，實亦數變，非可一概視之。至如近人之稱許宋詩，不過喜其尖新儇淺，乃南宋中陸務觀一家，亦未能深窺宋人本末也。

又《**王安石**》　宋人先學樂天，學無可，繼乃學義山，故初失之輕淺，繼失之綺靡。都官唱爲平淡，六一附之，然僅在膚膜色澤，未嘗究心於神理。其病遂流於粗直，間雜長句，硬下險字湊韻，不甚求安，狀如山兕野麋，令人不復可耐。後雖風氣屢變，然新聲代作，雅奏日湮，大率敷陳多於比興，蘊藉少于發舒，求其意長筆短，十不一二也。讀臨川詩，常令人尋繹于語言之外，當其絕詣，實自可興可觀，不惟于古人無愧而已，【略】特推爲宋詩中第一。

又《**曾幾**》　事莫病于僞爲，如歐、梅之矯楊、錢，未盡爲詩害也。令歐任其秀冶，梅率其清溫，原自名家，所恨筆力不高，飾爲勁悍，不覺流于粗鄙，而惡聲出矣。魯直好奇，兼喜使事，實陰效楊、錢，而外變其音節，故多矯揉倔佶，而少自然之趣。然氣清味冽，胸中亦自有權衡，故佳篇尚多。子蒼逸韻天生，疏率自喜，轉覺天趣有餘，結構不足，雖淵源豫章，實與魯直相背。茶山天性粗劣，又復崇尚豫章，粗鄙矯揉，備得諸公之惡境而揣摹之，以爲道在是矣，故盈卷皆啅噪之音。【略】一瞽登壇，群盲振鐸，自後論詩者日多，害詩者日甚。至江湖詩出，而《卿雲》、《擊壤》以來數千年之正業，至此遂淪長夜。大率宋詩三變，一變爲傖父，再變爲魑魅，三變爲群丐乞食之聲。吾嘗讀《中州集》，高者雅秀，卑者亦不至鄙俚。一時惡氣，獨聚于南，豈國之將亡，衰亂先形之筆墨耶！

《**薑齋詩話**》**卷二**　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爲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李、杜所以稱大家者，無意之詩十不得一二也。煙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若齊、梁綺語，宋人摶合成句之出處（宋人論詩，字字求出處），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發，此之謂小家數，總在圈纛中求活計也。

又　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即極寫大景，如：「陰晴衆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踰此限。非按輿地圖便可云「平野入青徐」也，抑登樓所得見者耳。隔垣聽演雜劇，可聞其歌，不見其舞，更遠則但聞鼓聲，而可云所演何齣乎？前有齊、梁，後有晚唐及宋人，皆欺心以炫巧。

又　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柳葉開時任好風」、「花覆千官淑景移」及「風正一帆懸」、「青靄入看無」，皆以小景傳大景之神。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張皇使大，反令落拓不親。宋人所喜，偏在此而不在彼。

又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豈以「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爲出處邪？用意別，則悲愉之景原不相貸，出語時偶然湊合耳。必求出處，宋人之陋也。其尤酸迂不通者，既於詩求出處，抑以詩爲出處考證事理。杜詩：「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銅錢。」遂據以爲唐時酒價。崔國輔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就杜陵沽處販酒向崔國輔賣，豈不三十倍獲息錢邪？求出處者，其可笑類如此。

又　建立門庭，自建安始。【略】唐初比偶，即有陳子昂、張子壽扢揚大雅，繼以李、杜代興，杯酒論文，雅稱同調。而李不襲杜，杜不謀李，未嘗黨同伐異，畫疆墨守。沿及宋人，始爭疆壘。歐陽永叔亟反楊億、劉筠之靡麗，而矯枉已迫，還入于枉，遂使一代無詩，掇拾誇新，殆同觴令。胡元浮艷，又以矯宋爲工，蠻觸之爭，要於興觀群怨絲毫未有當也。

汪琬《**蓬步詩集序**》　唐詩以杜子美爲大家，宋詩以蘇子瞻、陸務觀爲大家。此三家者，皆才雄而學贍，氣俊而詞偉，雖至片言隻句，往往能寫不易名之狀與不易吐之情，使讀者爽然而覺，躍然而興，固非餖飣雕畫者所能彷彿其萬一也。

又《**國朝詩選序**》　古之爲詩者，問學必有所據依，章法、句法、字法必有所師承，無唐、宋，一也。今且區唐之初盛中晚而四之，繼又區唐與宋而二之，何其與余所聞異也？且宋詩未有不出於唐者也。楊、劉則學溫、李者也，歐陽永叔則學太白也，蘇、黃則學子美也，子由、文潛則學樂天者也。宋之與唐，夫固若壎篪之相倡和，而駏蛩之相周旋也審矣。

又《許南交送行詩序》 荀卿子曰：「藝之至者不兩能。」古之才人求名於文墨之間，未有能以詩畫并著者也，有之自王摩詰始。蓋其才情氣韻得之有素，每一落筆，莫不盡善，故世之言詩畫者，舉皆宗之。嗣後若文與可之竹，蘇子瞻之樹石，米元章之雲山人物，庶乎其配詩以行。然文、米率畫勝於詩，而子瞻則又詩勝於畫，若摩詰所謂畫中詩、詩中畫者，殆未能超然優入其域也。

又《讀宋人詩五首》 夔州句法杳難攀，再見涪翁與後山。留得紫微園寢在，更誰參透少陵關。　唱得吳歈迥不同，石湖別自擅宗風。楊元果與齊名否，如此論量恐未公。　詩印頻提教外傳，入魔入佛總超然。放翁已得眉山髓，不解誠齋學謫仙。　後村傲睨四靈間，高與前賢隔一關。若向中原豎旗鼓，堂堂端合讓遺山。　一瓣香歸玉局翁，風流羨與少陵同。平生不拾江西唾，枉被勾牽入社中。

全祖望《春晚集序》 蓋李、杜之詩不可幾，其神明魄力，足以盡詩之變，而不善學者襲之，亦足以失詩之眞。自是而還，昌黎、東野、玉川、閬仙、昌谷，以暨宋之東坡、山谷、誠齋、東夫、放翁，其造詣之淺深，成家之大小不一，要皆李、杜之別子也。然而流弊所極，叢編長語，或爲粗厲噍殺之音，或爲曼衍率易之調，弔詭險誕，無所不至。永嘉四靈欲以清圓流轉一種變易風氣，而力薄不足以勝之。故予言詩自盛唐而後推三家，柳子厚不可尙矣，次之則宛陵，次之則南渡姜白石，皆以其深情孤詣拔出於風塵之表，而不失魏、晉以來神韻，淡而彌永，清而能腴，眞風人之遺也。

又《宋詩紀事序》 宋詩之始也，楊、劉諸公最著，所謂西崑體者也，說者多有貶辭。然一洗西崑之習者歐公，而歐公未嘗不推服楊、劉，猶之草堂之推服王、駱，始知前輩之虛心也。慶曆以後，歐、梅、蘇、王數公出而宋詩一變，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練，并起有聲。而涪翁以崛奇之調，力追草堂，所謂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詩又一變。建炎以後，東夫之瘦硬，誠齋之生澀，放翁之輕圓，石湖之精致，四壁并開。乃永嘉徐、趙諸公以清虛便利之調行之，見賞於水心，則四靈派也，而宋詩又一變。嘉定以後，《江湖小集》盛行，多四靈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謝之徒相率爲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詩又一變。蓋此三百五十年中，更番間出，如晉楚狎主齊盟，風氣皆因乎作者而遷，而要莫能相掩也。然而詩之爲道，蓋性靈之所在，不必謂大家之落筆皆可傳也。即景即物，會心不遠，脫口而出，或成名句，則非言門戶者所能盡也。

毛奇齡《榕臺集詩序》 自宋人爲集句詩，取前人成語，抽三抵四，易以杼柚，而後之學者比比焉。此猶構凌雲者，構櫨榱桷，各有程材，乃按部就班，取之爲一家之用。司歐冶之冶者買金於堇山，斷銅於耶溪，合陰陽燥濕之精氣，變化吁嗡而後發之，爲蓮鈲花鍔之器。蓋以我敏給取彼綜貫，難乎其言之矣。

又《王舍人選刻宋元詩序》 夫唐之必爲宋金元者，水之爲冰也。然而猶爲唐，則冰之仍可爲水也。宋金元之大異於唐者，鉛之爲丹也。曩時嘉隆間論詩太嚴，過於傾宋元而竟至於亡宋元。夫宋元必不能亡，而欲亡宋元，遂致竟陵、公安競相篡處，勢不至於傾唐不止。今之爲宋元之說者過於重宋元而抑明，夫明必不可抑，而過於抑明而重宋元，其勢亦不至於傾宋元不止。舍人王君惟恐今之爲宋元者如昔之爲唐而仍蹈其弊，于是搜討遴錄，遍輯宋金元之詩，而以揀以料，揚其粃而汰其礫，取夫宋金元之近唐者而存之。夫丹固亦可爇之而仍爲鉛也，今無論宋時詩人如渭南、滄浪、眉山、涪川諸集，其見諸編者去唐未遠，而即取金元之在選者而試誦之，夫不見虛中、好問之近韓、韋，師拓、麻革之近郊、島，趙承旨、虞學士之近錢、劉，鮮于機、薩都剌之近溫、李，揭奚斯、太不花之近張籍、王建，乃賢、郭奎、張憲、兀顏子敬之近方羅、近滄渾哉？

又《西泠唱和詩序》 唱和之體始於中晚唐而靡漫於宋。今世不爭爲宋人詩乎？吾懼其以皮、陸之濫觴而及蘇、黃也。

又《東陽李紫翔詩集序》 夫詩肇於漢，沿於六季，盛於唐而衰於宋，夫人而知之。而今之詩人必且舍盛而趨衰，何也？不學故也。【略】今之爲宋人詩者，不過藉文人之名以自掩其不學之實，非有他也。

《詩辯坻・自叙》 宋詩俚露，不但言理，即叙事述情，往往而是，故不得謂漢後無頌而獨以宋繼頌耳。以爲漢後人談理終不及古，則誠然。

又卷一 詩固不可率爾下字，然當使法格融渾，雖有字法，生于自然。自宋人「詩眼」之說，摘次唐人一二字，酷欲倣效，不能益工，祇見醜耳。

又卷三 宋人之詩傖，元人之詩巷，然亦各自間有佳處。

又 嚴儀卿生宋代，能獨睹本朝詩道之誤，謂「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才學議論爲詩，于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其末流甚者，叫噪怒

張，乖忠厚之風」。論眉山、江西，亦可稱沈著痛快，眞夐絕之識，其書之足傳宜也。

又卷四 六義振響，蔚爲辭宗，五言遞創，作者景靡。後踵爲駢偶之體，變爲律絕之製。六季、三唐，失得互見，初盛中晚，區畛攸分。及宋世酷尙粗厲，元音競趣佻褻，矇醉相扶，載胥及溺，四百年間，幾無詩焉。

又 二子（鍾惺、譚元春）選唐律，但曉尙淸眞，薄文彩，不知太示淸眞，便啓宋氣。又升輕秀，擯鴻整，不知專尙輕秀，便近元作。

《春酒堂詩話》 詩不審章而論句，遂趨中、晚。然少陵章法，又須求其不可測處，否則如「丞相祠堂」與「諸葛大名」諸篇，爲宋人師承，涉於議論，失詩本色。嗟乎！既免中、晚之卑，又免宋人之橫，吾於近代中，將起誰氏而與言詩乎？

《詩筏》 唐人和詩不和韻，宋人和韻，往往至五六首，雖以子瞻、山谷、少游之才，未免湊泊，他集則如跛鱉矣。此皆好名而不善取名之過也。

又 陳無己云：「寧樸毋華，寧拙毋巧，寧粗毋弱，寧僻毋俗。」嚴儀卿亦有是語。然余謂樸實勝華，拙實勝巧，粗實勝弱，僻實勝俗。樸拙粗僻，非大家不能用。每見後人有意爲樸，反不如華；有意爲拙，反不如巧；有意爲粗，反不如弱；有意爲僻，反不如俗。大抵以自然者爲勝，如美人亂頭粗服俱好，不可遂以亂頭粗服爲美人也。

又 嚴滄浪云：「唐人與宋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此語切中窾要。但余謂作詩未論氣象，先看本色，若貲郎效士大夫舉止，暴富兒效貴公子衣冠，縱氣象有一二相似，然村鄙本色自在。宋人雖無唐人氣象，猶不失宋人本色，若近時人，氣象非不甚似唐人，而本色相去遠矣。

又 宋人詩佳者，殊不媿唐人，多看可助波瀾。但須熟看唐人詩，方能辨宋詩蒼白。蓋宋之名手，皆從唐詩出，雖面目不甚似，而神情近之。如人耳孫，十傳以後，猶肖其鼻祖。昔蕭穎士絕肖其遠祖鄱陽忠烈王，非發塚破棺，親見鄱陽王者，不能識也。但不可從宋入手，一從宋入手，便爲習氣所蔽，不能見鼻祖矣。

又 謂宋詩不如唐，宋未詩又不如宋，似矣。然宋之歐、蘇，其詩別成一派，在盛唐中亦可名家。而宋末詩人，當革命之際，一腔悲憤，盡洩於詩。如家鉉翁《憶故人》詩云：「曾向錢塘住，聞鵑憶蜀鄉。不知今夜夢，到蜀到錢塘？」王曼之《幽窗》詩云：「西窗枕寒池，池邊老松樹。渴猿下偸泉，見影忽驚去。」謝皐羽《詠商人婦》云：「抱兒來拜月，去日爾初生。已自滿三載，無人問五行。孤燈寒杵石，殘夢遠鐘聲。夜夜鄰家女，吹簫到二更。」又《過杭州故宮》詩二首云：「禾黍何人爲守闇，落花臺殿暗銷魂。朝元閣下歸來燕，不見前頭鸚鵡言。」「紫雲樓閣譙流霞，今日淒涼佛子家。殘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掛袈裟。」皆宋、元間人也，情眞語切，意在言外，何遽減唐人耶？

《（康熙）御製文集》卷二一《詩說》 詩者心之聲也，原於性而發於情，觸於境而宣於言。凡山川之流峙，天地之顯晦，風物之變遷，以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古今治亂興亡之跡，無不可見之於詩。而讀其詩者，雖代邈人湮，而因聲識心，其爲常爲變，皆得於詩遇之。故曰：感天地而動鬼神，莫善乎詩。然詩道升降與世遞遷，《三百篇》之經孔子刪定者，可觀可興，可群可怨，極纏綿悱惻之思，皆忠厚和平之意，性情之正也。夐乎其莫可及已！迨詩亡而騷作，騷亡而漢之五言作，流傳於魏，猶存古風，降自六朝，寖尙綺麗，比興義缺。唐以詩取士，能名家者粲如林立。初唐盛唐，咸足上追風雅。然其間矩矱雖一，而心聲各別，奇正濃淡，品格自成，不可強而同也。至中晚，則菁華盡露，而渾厚之象，爲稍變矣。若夫宋人爲詩，大率宗師杜甫，其卓然騷壇者，洵能樹幟一代。雖後人覽之，覺言理之意居多，言情之趣居寡，然反復涵泳，自具舒暢道德之致。及乎有明，詩家起而規模唐音，洋洋渢渢，可謂盛矣！而明之於唐，終有間焉。朕稽古之暇，怡情吟詠，於唐人詩集，雖嘗誦習，而猶念詩有其原，故復上遡乎《楚辭》以及《三百篇》，尋玩其指趣，博徵其義理，庶幾得其心之元聲，而毋騖乎世之所強同者。因爲之說，以自勉云。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二一《四朝詩選序》 生民之始，稟二儀之精，含五常之性，而其理具於一心。人心之靈，日出而不窮。《詩大序》謂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其闡明虞廷言志之意，而歸本於心者，其意深矣。蓋時運推移，質文屢變，其言之所發雖殊，而心之所存無異。則詩之爲道，安可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觀於宋金元明之詩，而其義尤著焉。世之論詩者，謂唐以詩賦取士，故唐之詩爲獨盛。夫唐之詩誠盛矣，若夫宋之取士，始以詩賦，熙寧專主經義而罷詩賦，元祐初復詩賦，至紹聖而又罷之，其後又復與經義並行。金大略如宋制。元自仁宗罷詩而存賦，明則詩賦皆罷之。士於其時，以其餘力兼習有韻之言，專之則易美，兼之則難工。而其至者，亦往往媲北宋而追三唐，豈非人

心之靈日出而不窮者歟？此又可見古今人不甚相遠也。

鄧原岳《邵武本滄浪嚴先生吟卷序》 詩話之流，莫盛於宋，由晚唐而五季，間亦有之。宋人布候於杜陵，議論爲宗。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宋社之將屋也，衣冠之裔，十九化於腥羶，鴃舌侏離，於正聲何有？蓋國統垂絕，而詩統亦亡矣。

張尚瑗《康熙重刻竹齋詩集序》 自海內言詩之家多歸宋人，宋名人之潛晦堙鬱者，多爬羅蒐剔競出，以赴一時之盛。

朱彝尊《齋中讀書十二首》之一一 吾觀趙宋來，諸家匪一體。東都導其源，南渡逸其軌。紛紛流派別，往往近粗鄙。

又《南湖居士詩序》 今之詩家大半厭唐人而趨於宋元矣，或謂文不如宋，詩不如元，赤城許廷愼非之，以爲宋詩非元人所及，要亦一偏之見也。大都宋人務離唐人以爲高，而元人求合唐人以爲法。究之離者不能終離，而合者豈能悉合乎。

又《劉介于詩集序》 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變者率能成方。迨宋而粗厲噍殺之音起，好濫者其志淫，燕女者其志溺，趨數者其志煩，敖辟者其志喬，由是被之于聲，高者硠而下者肆，陂者散而險者斂，侈者侈而弇者鬱，斯未可以道古也。南渡以後，尤延之、范至能爲楊廷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元季高季迪、徐幼文爲楊廉夫後進，而不惑其褒譏，斯善於詩者矣。

又《椽村詩序》 今之言詩者，多主于黃魯直，吾見其太生。陸務觀吾見其太縟，范至能吾見其弱，九僧、四靈吾見其拘，楊廷秀、鄭德源吾見其俚，劉潛夫、方巨山萬里吾見其意之無餘而言之太盡。

又《成周卜詩集序》 予覽觀唐人惟杜陵、香山多作七律，然集中所存終不及諸體之半。逮蘇子瞻、陸務觀、楊廷秀，多以斯體見長。至郝天挺之《鼓吹》，許中麗之《光岳英華》，專收七律，餘皆捨而不錄。其後瞿佑、朱紹、胡琰之徒踵其故智，各事采獲，古風漸衰，宜詩教之日下矣。

又《書劍南集後》 邇者詩人多捨唐學宋，予嘗嫌務觀太熟，魯直太生。

《原詩》卷一 宋初詩襲唐人之舊，如徐鉉、王禹偁輩純是唐音。蘇舜欽、梅堯臣出，始一大變，歐陽修亟稱二人不置。自後諸大家迭興，所造各有至極，今人一概稱爲宋詩者也。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陸游、范成大、元好問爲最，各能見其才。

又 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朴古雅，六朝之藻麗穠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爲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奡，劉禹錫、杜牧之雄傑，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艷。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爲之開先。【略】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爲之發其端，可謂極盛。【略】至于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啓，縱橫鉤致，發揮無餘蘊，非故好爲穿鑿也。譬之石中有寶，不穿之鑿之，則寶不出。且未穿鑿以前，人人皆作模稜皮相之語，何如穿之鑿之之實有得也？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自後或數十年而一變，或百餘年而一變，或一人獨自爲變，或數人而共爲變，皆變之小者也。

又卷二 總之，後人無前人，何以有其端緒？前人無後人，何以竟其引伸乎？譬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則其根，蘇、李詩則其萌芽由蘖，建安詩則生長至於拱把，六朝詩則有枝葉，唐詩則枝葉垂蔭，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花謝而復開，其節次雖層層積累，變換而出，而必不能不從根柢而生者也。

又卷四 漢魏之詩，如畫家之落墨于太虛中，初見形象，一幅絹素，度其長短闊狹，先定規模，而遠近濃淡，層次脫卸，俱未分明。六朝之詩，始知烘染設色，微分濃淡，而遠近層次尚在形似意想間，猶未顯然分明也。盛唐之詩，濃淡遠近層次，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備。宋詩則能事益精，諸法變化，非濃淡遠近層次所得而該，刻畫博換，無所不極。又嘗謂漢魏詩不可論工拙，其工處乃在拙，其拙處乃見工，當以觀商周尊彝之法觀之。六朝之詩，工居十六七，拙居十三四，工處見長，拙處見短。唐詩諸大家、名家，始可言工，若拙者則竟全拙，不堪寓目。宋詩在工拙之外，其工處固有意求工，拙處亦有意爲拙。若以工拙上下之，宋人不受也。此古今詩工拙之分劑也。又漢魏詩如初架屋，棟梁柱礎，門戶已具，而窗櫺楹檻等項，猶未能一一全備，但樹棟宇之形製而已。六朝詩始有窗櫺楹檻，屏蔽開闔。唐詩則于屋中設帳幃床榻器用諸物，而加丹堊雕刻之工。宋詩則制度益精，室中陳設，種種玩好，無所不蓄。大抵屋宇初建，雖未備物，而規模弘敞，大則宮殿，小亦廳堂也。遞次而降，雖無製不

全，無物不具，然規模或如曲房奧室，極足賞心，而冠冕闊大，遜于廣廈矣。

又　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爲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爲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略】而獨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爲非議論，而妄分時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爲議論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後人之詩也！如言宋人以文爲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吏》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爲此言者，不但未見宋詩，并未見唐詩。

又　宋人七絕，種族各別，然出奇入幽，不可端倪處，竟有軼駕唐人者。

又　杜七絕輪囷奇矯，不可名狀，在杜集中另是一格，宋人大概學之。宋人七絕，大約學杜者十六七，學李商隱者什三四。

《說詩晬語》卷下　宋詩中如「卷簾通燕子，織竹護雞孫」，「爲護貓頭笋，因編麑眼篱」，「風來嫩柳搖官綠，雲起奇峰湧帝青」，「遠近笋爭滕薛長，東西鷗背晉秦盟」，皆卑卑者。至「若見江魚應慟哭，此中曾有屈原墳」，則怪矣。「腳跟頭上兩青天」，「月子灣灣照九州」，則俚矣。學宋人者，并無宋人學問，而但求工對偶之間（如「木上座」、「竹夫人」，「趙盾日」、「展禽風」之類）曲摹里巷之語，舍大聲而愛《折楊》、《皇華》，宜識者之不欲觀也。擴清俗諦，以求大方，斯眞宋詩出矣。「春水渡旁渡，夕陽山外山」，何工于着景也？「客游兒廢學，身拙婦持家」，何工于言情也！此種何嘗不是宋詩？

又　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嚴滄浪云：「羚羊掛角，無跡可尋。」蘇東坡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王阮亭本此數語，定《唐賢三昧集》。木玄虛云：「浮天無岸。」杜少陵云：「鯨魚碧海。」韓昌黎云：「巨刃摩天。」，惜無人本此定詩。

顧嗣立《元詩選凡例》　飈流所始，同祖風騷，騷人以還，作者遞變。五言始于漢魏，而變極于唐，七言盛于唐，而變極于宋。迨于有元，其變已極，故由宋返乎唐而諸體備焉。百餘年間，名人志士項背相望，才思所積，發爲詞華，蔚然自成一代文章之體。上接唐宋之淵源，而後啓有明之文物，此元詩之選所以不可緩也。

又　歐陽元功有言：中統、至元之文龐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曆之文贍以雄。有元之詩，每變遞進，迨至正之末，而奇材益出焉。然其淵源流派，規矩師承，風會所存，班班可考。

又　元人用韻頗有淆訛，而入聲尤甚。或以北方土語混入古音，或以閩越方言謬稱通用。詩即甚工，瑕類不免，茲特去其太甚，以存審音之意云。

宋犖《康熙重鐫竹齋集序》　嚴滄浪論詩有元祐體，注云元祐體即江西派，如蘇東坡、劉後村、戴石屏之詩皆是也，豈惟山谷諸家哉。然則詩派何足病，病在不善學山谷諸家耳。

又《元詩選序》　《三百篇》變而騷，騷變而五言。漢魏，宗風騷者也，而不能不變爲漢魏，又變爲六朝。初，盛諸公，宗漢魏者也，而不能不變爲唐。中、晚，宗盛唐者也，而不能不變爲中、爲晚。宋與元皆宗唐者也，而不能不變爲宋，變爲元。蓋皆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存。【略】論者謂元詩不如宋，其實不然。宋詩多沈僿，近少陵；元詩多輕揚，近太白。以晚唐論，則宋人學韓，白爲多，元人學溫李爲多，要亦娣姒耳。間瀏覽是編，遺山、靜修導其先，虞、楊、范、揭諸君鳴其盛，鐵崖、雲林持其亂，瀛瀛乎亦各一代之音，詎可闕哉？

《漫堂說詩》　余意歷代五古，各有擅場，不第唐之王、孟、韋、柳，即宋之蘇、黃、梅、陸，要是斐然，而必以少陵爲歸墟。

又　七言古詩，上下千百年定當推少陵爲第一。蓋天地元氣之奧，至少陵而盡發之，允爲集大成之聖。子美自許沈鬱頓挫，掣鯨碧海，退之稱其光焰萬丈；介甫稱其疾徐縱橫，無施不可，孫僅亦稱其馳驟怪駭，開闔雷電。合諸家之論，施之七古，尤屬定評。後來學杜者，昌黎、子瞻、魯直、放翁、裕之各自成家，而余於子瞻彌覺神契，豈所謂來自華嚴境中者，余亦有少而夙緣耶？

又　律詩盛于唐，而五言律爲尤盛。【略】始信四十字爲唐人絕調，宋、元、明非無佳作，莫能出此範圍矣。

又　唐以後詩派，歷宋、元、明至今，略可指數：宋初晏殊、錢惟演、楊億號「西崑體」。仁宗時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謂之歐、梅，亦稱蘇、梅，諸君多學杜、韓。王安石稍後，亦學杜、韓。神宗時，蘇軾、黃庭堅謂之蘇、黃；又黃與晁補之、張耒、陳師道、秦觀、李廌，稱蘇門六君子。庭堅別開「江西詩派」，爲「江西」初祖。南渡後，陸游學杜、蘇，號爲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陳與義、劉克莊諸人，大概杜蘇之支分派別也。其後有「江湖四靈」徐照、翁卷等，專攻晚唐五言，益卑卑不足道。金初以蔡松年、吳激爲首，世稱「蔡吳」體；後則趙秉文、党懷英爲巨擘，元好問集其成。其後諸家俱學大蘇。元初襲金源派，以好

問爲大宗，其後則稱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元末楊維禎、李孝光、吳萊爲之冠，前如趙孟頫、郝經，後如薩都剌、倪瓚，皆有可觀。

汪森《梅山續稿序》 余讀宋諸家詩，而自始迄終，各有其原本焉。五季以還，家少陵而戶元、白，然分途攬轡，超詣各殊。即如梅宛陵之精琢，歐陽廬陵之雅鍊，蘇眉山之開拓變化，黃涪翁之出沒浩瀚，范石湖之豐標，陸劍南之逸足，眞可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其或以偏師制勝，獨壘爭奇，樹幟生前，標名身後，雖辟支小果，游戲神通，亦未可以優此而劣彼也。夫山水在宇宙間，莫崇於五岳，莫大于四瀆，然匡廬奇秀，雁宕奧區，以至一邱一壑，足以攬覊人之勝致，發幽士之高懷，未始不登之載籍，垂之今古，何獨于詩而疑之也哉！

厲鶚《宋詩紀事序》 宋承五季衰敝後，大興文教，雅道克振。其詩與唐在合離間，而詩人之盛，視唐且過之。前明諸公剽擬唐人太甚，凡遇宋人集，概置不問，迄今流傳者，僅數百家。即名公鉅手，亦多散逸無存，江湖林藪之士，誰復發其幽光者？良可歎也。

曹庭棟《宋百家詩存序》 宋人何嘗不學唐，騎省學元和，廬陵學昌黎，宛邱學香山，和靖學韋孟，陳黃爲西江宗祖，亦學少陵。四靈爲江湖領袖，亦學姚賈。特風會漸移，同一門戶，塗徑自別。外此標新立異，不知凡幾。若任其散佚，勿爲蒐輯以傳，非風雅遺憾乎？

吳之振《宋詩鈔序》 自嘉、隆以還，言詩者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瓿糊壁，棄之若不克盡，故今日蒐購最難得。黜宋詩者曰「腐」，此未見宋詩也。宋人之詩變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不知者或以爲「腐」，後人無識，倦于講求，喜其說之省事而地位高也，則群奉「腐」之一字，以廢全宋之詩。故今之黜宋詩者，皆未見宋詩者也。雖見之而不能辨其源流，則見與不見等。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蓋所尊者嘉、隆後之所謂唐，而非唐、宋人之唐也。唐非其唐，則宋非其宋，以爲「腐」也固宜。宋之去唐也近，而宋人之用力于唐者尤精以專。今欲以鹵莽剽竊之說，凌古人而上之，是猶逐父而禰其祖，固不直宋人之軒渠，亦唐之所吐而不饗非類也。曹學佺序宋詩，謂「取材廣而命意新，不剿襲前人一字」，然則詩之不腐未有如宋者矣。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宋詩之全，而守嘉、隆間固陋之本，皆宋人已陳之芻狗，踐其首脊，蘇而爨之久矣。顧復取而篋衍文綉之，陳陳相因，千喙一唱，乃所謂腐也。譬之膾炙，翻故出新，極羔芼之巧，則爲珍美矣。三朝三暮，數進而不變，臭味俱敗，猶以爲珍美也，腐乎，不腐乎？故臭腐神奇，從乎所化。嘉、隆之謂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唐、宋人之唐，唐、宋之神奇也。嘉、隆後人化之，斯腐臭矣。乃腐者以不腐爲腐，此何異狂國之狂其不狂者歟！

又《山谷詩鈔序》 宋初詩承唐餘，至蘇、梅、歐陽變以大雅，然各極其天才筆力，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庭堅出，而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爲宋詩家宗祖，江西詩派皆師承之。

《古歡堂集》雜著卷一 今之談風雅者，率分唐宋而二之，不知唐之杜韓，海內俎豆之矣，宋梅歐王蘇黃陸諸家，亦無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惟其生於宋也。南轅以後，競趨道學，遂以村究語入四聲，去風人之旨實遠。況程、邵以下，誠齋一出，腐俗已甚，而學者一槩呰窳牴牾之，其殆啜狂泉而病噎嗿也耶？

又卷二 總而論之，七言古詩肇於《離騷》、《毛詩》，而漢魏已來，遂備其體。《大風》、《垓下》、《秋風》、《栢梁》、《四愁》、《燕歌》等篇，古音錯落，皆成奇觀。唐人體凡數變，王、楊、盧、駱，別是一格。何大復極言其工，固不必深議。太白曠世逸才，自成一家，少陵、昌黎，空前絕後。宋則歐、王、蘇、黃、陸諸君子，根柢於杜、韓，而變化出之。元則裕之、道園輩，頗有法則。其餘間有可採，而非歌行大觀矣。大約作七古與他體不同，以縱橫豪宕之氣，逞夭矯馳驟之才，選材豪勁，命意沉遠，其發端必奇，其收處無盡，音節琅琅，可歌可聽。如老將用兵，漫山瀰谷，結率然之陣，中擊不斷而壁壘一新，旌旗改色，乃稱無敵。

田雯《論詩絕句》 群兒謗口聚蚊雷，唐宋判將僞體裁。拈出誠齋村究語，無人解道讀歐梅。

吳喬《答萬季埜詩問》 晚唐雖不及盛唐、中唐，而命意布局寄託固在。宋人多是實話，失《三百篇》之六義。元詩猶在深入處。明詩唯堪應酬之用，何足言詩？

又 宋之最著者蘇、黃，全失唐人一唱三歎之致，況陸放翁輩乎？但有偶然撞著者，如明道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忠厚和平，不減義山之「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矣。唐人大率如此，宋詩鮮也。唐人作詩，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說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說

好，故不相入。然宋詩亦非一種，如梅聖俞卻有古詩意，陳去非得少陵實落處。不知今世學宋詩者，尊尚誰人也？子瞻、魯直、放翁，一瀉千里，不堪咀嚼，文也，非詩矣。

又　又問：「宋、明之界云何？」答曰：「宋人不可輕也。宋詩如三家村叟，布袍草履，是一箇人。明詩土偶蒙金，昨日已言之矣。唐人死話亦活，實話亦虛。明人反是，如『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六宮處處如秋水，不獨長門玉漏長』，未見有幾篇也。」

又　又問：「唐詩亦有直遂者，何以獨咎宋人？」答曰：「世間龍蛇混雜，誠是淆訛公案也。七律自沈、宋以至溫、李，皆在起承轉合規矩之中。唯少陵一氣直下，如古風然，乃是別調。白傅得其直遂，而失其氣。昭諫益甚。宋自永叔而後，竟以爲詩道當然，謬引少陵以爲據，而不知少陵婉折者甚多，不可屈古人以遂非也。且唐人直遂者亦不止少陵，皆少分如是，非詩道優柔敦厚之本旨也。《三百篇》亦有《相鼠》等，豈可使作《小弁》、《凱風》者如此直遂出語耶？雖宋人詩薄，明人詩厚，直遂則同。禪家宗旨既亡，必不能復；詩教優柔敦厚之旨亦然，唯一歎耳！」

又　唐人七言絕句，大抵由于起承轉合之法，唯李杜不然，亦如古風浩然長往，不可捉摸。此體最難，宋明人學之，則如急流小棹，一瞬而過，無意味也。

吳喬《圍爐詩話自叙》　唐詩最盛，惟興比賦不違乎《騷》而已。五代中原雲擾，斯文道盡，吳、蜀猶存吟詠，而皆專意於詞。其立意也，流連光彩，鮮比、興而多賦。宋雖詩詞并行，而未有見及于比興之亡者也，然而言能達意，賦意猶存。【略】宋人淺於詩，而好作詩話，邇言是爭，貽誤後世。【略】宋人詩集甚多，不耐讀，而又不能不讀，寔是苦事。

《圍爐詩話》卷一　詩有魔鬼：宮體淫哇，齊、梁至初唐之魔鬼也。打油釘鉸，晚唐、兩宋之魔鬼也。

又　唐詩有意，而託比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詩亦有意，惟賦而少比興，其詞徑以直，如人而赤體。

又　所謂詩，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者。唐人作詩，惟適己意，不索人知其意，亦不索人之說好。【略】宋人作詩，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達。

又　唐人重詩，方袍、狹邪有能詩者，士大夫拭目待之。北宋猶然，以功名在詩賦也。既改爲經義，南宋遂無知詩僧、妓，況今日乎？

又　問曰：「言情叙景若何？」答曰：「詩以道性情，無所謂景也。《三百篇》中之興『關關雎鳩』等，有似乎景，後人因以成煙雲月露之詞，景遂與情並言，而興義以微。然唐詩猶自有興，宋詩鮮焉。」

又　李、杜之文，終是詩人之文，非文人之文。歐、蘇之詩，終是文人之詩，非詩人之詩。

又　朱子盡去舊序，但據經文以爲注，使《三百篇》盡出于賦乃可，安得據比興之詞以求遠古之事乎？宋人不知比興，小則爲害于唐體，大則爲害于《三百》。

又　宋詩率直，失比興而賦猶存。

又　宋末元初有九言律詩，大是蛇足，只可謂之詩餘耳。此體始于魏。

又　問曰：「詩有惟詞而無意者乎？」答曰：唐時已有之，明人爲甚，宋人卻少。

又　漢魏也，晉宋也，梁陳也，三唐也，宋元也，明也，不須看讀，遙望氣色，迥然有別，此何以哉？辭爲之也。猶夫衣冠舉止，可以觀人也。有意無詞，錦襖子上披蓑衣矣。

又　詩貴活句，賤死句。石曼卿《詠紅梅》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于題甚切，而無半致無寄托，死句也。明人充棟之集，莫非是物，二李爲尤甚耳。子瞻能識此病，故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其題畫云：「野雁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于何處看，得此無人態？」措詞雖未似唐人，而能于畫外見作畫者魚鳥不驚之致，乃活句也。詠物非自寄則規諷，鄭谷《鷓鴣》，崔珏《鴛鴦》，已失此意，何況曼卿宋人耶！梅詢退位而熱中，其姪女詠蠟燭以刺之云：「樽前獨垂淚，應爲未灰心。」詢見之有愧色。視《紅梅》何如！

又　唐詩固有驚人好句，而其至善處在乎澹遠含蓄。宋失含蓄，明失澹遠。

又　宋人眼光祇見句法，其詩話于此有可觀者，不可棄之。

又卷二　詩法須自《十九首》，方爛然天眞。唐詩已是聲色邊事，況宋、元、明耶！

又　宋人作着題詩，不如唐人詠物多寓意，有興比之體。

又　七絕，唐人多轉，宋人多直下，味短。

又　中唐七律，清刻秀挺，學者當于此入門，上不落于晚唐之雕琢，中不落于宋人之率直，下不落于明人之假冒。

又卷三　詩乃一念所得，于一念中，唐、宋體有相參處，何況初、盛、中、晚而能必無相似耶？如杜牧之《華清宮》詩：「《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語無含蓄，即同宋詩。又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語有含蓄，卻是唐詩。宋人乃曰：「明皇常以十月幸驪山，至春還宮，未曾過夏。」此與譏薛王、壽王同席者，一等村夫子。宋元鉉曰：「欲眠未穩奈如何，秋盡更殘風雨多。且向夜窗憑檻望，幾聲寒蟹碧煙蘿。」並不透脫，此又與明詩相近矣。

又　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澹澹風」爲有富貴氣象者，正是宋人死句。

又　唐詩讀之往往不知其意何在，宋詩開卷了然，明詩有語無意，反不能測。

又　薛能云：「姦邪用法原非法，唱和求才不是才。」二語在唐爲最下落節語，在宋爲常談。

又卷四　學業須從苦心厚力而得，恃天資而乏學力，自必無成。縱有學力而識不高遠，亦不能見古人用心處也。楊大年十一歲，即試二詩二賦，頃刻而成。後來詩學義山，唯詠《漢武帝》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索米向長安。」稍有氣分。其西崑詩全落死句，未能彷彿萬一。文章不脫五代陋習，以視歐、蘇，眞天淵矣。非學不贍，識卑近也。識爲目，學爲足，有目無足，如老而策杖，不失爲明眼人；有足無目，則爲瞽者之行道也。今日作詩，于宋、明瞎話留一絲在胸中，縱讀書萬卷，只成有足無目之人。

又　宋、元人詩，畢竟意味短淺。明人亦有好句，而皆未得唐人賓主轉換等法，少有全篇。

又卷五　問曰：「朝貴俱尚宋詩，先生宜少貶高論。」答曰：厭常喜新，舉業則可，非詩所宜。詩以《風》、《騷》爲遠祖，唐人爲父母，優柔敦厚，乃家法祖訓。宋詩多率直，違於前人，何以宗之？作宋詩誠勝於瞎盛唐，而七八十歲老人改步趨時，何不于五十年前入復社作名士？且人之出筆，定是宋詩，余深恨之，而犯者十九，何須學耶？

又　太白以詩法授韋渠牟，則詩家亦有之矣。晚唐人猶有司空圖，至宋初不及百年，而風氣大異，豈非五代兵革時失其授受乎？許渾作實語死句，唐人即痛斥之，詩眼猶在也。宋詩十之九落實語死句，無一覺者，詩眼已亡也。明不以詩取士，宜乎不工。宋詩乃舉業，而亦不同於唐，杜撰故也。

又　唐人詩被宋人說壞，被明人學壞，不知比興而說詩，開口便錯。

又　唐人工于詩而詩話少，宋人不工詩而詩話多，所說常在字句間。

又　比興非小事也。宋詩偶有得者，即近唐人。韓魏公罷相判北京，作《園中》詩云：「風定繞枝蝴蝶鬧，雨餘荒圃桔槔閒。」明道《春遊》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皆用比義以說朝事。子瞻擬陶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兼用比興以道己意，即迥然異於宋詩。

又　葛常之謂「興近於訕，今人不敢作」。詩不優柔，乃墮於訕，何關興事？吾不知宋人以何者爲興？「打起黃鶯兒」，「忽見陌頭楊柳色」，未見其訕也。

又　陳無己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浪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杭妓胡楚曰：「不見當年丁令威，看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卻恐青青有盡時。」一比一興，卻自深婉，不類宋詩。

又　賦義極易而極難。如君實之「清茶淡飯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則極易。如子美之「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則極難。宋詩多賦，於難易何居。

又　作詩者意有寄託則少，惟求好句則多。謝無逸作《蝴蝶》三百首，那得有爾許寄託乎？好句亦多，只是蝴蝶上死句耳。林和靖梅花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與高季迪之「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皆是無寄託之好句。後世人詩不過如此，求曹唐《病馬》，尚不可得，惟是李、杜、高、岑，多于竹蔬稻葦。

又　問曰：「杜詩亦有率直者，何以獨咎宋人？」答曰：子美七律之一氣直下者，乃是以古風之體爲律詩，于唐體爲別調，宋人不察，謂爲詩道當然。然杜詩婉轉曲折者居多，不可屈古人以飾己非也。唐人率直之句，不獨子美，皆是少分如是。《三百篇》豈盡是「相鼠」「投畀」乎？終以優柔敦厚爲本旨。優柔敦厚，必不快心，快心必落宋調，做急做多，亦落宋調。

又　各自有意，各自言之。宋人每言奪胎換骨，去瞎盛唐字做句摹有

幾？宋人翻案詩，即是蹈襲陳言，看不破耳。又多摘前人相似之句，以爲蹈襲。詩貴見自心耳，偶同前人何害？作意蹈襲偷勢亦是賊。

又　唐詩之最下者胡曾，羅虬，終是唐詩之下者。宋詩之最高者蘇、黃，終是宋詩之高者。宋人必欲與唐異，明人必欲與唐同。

又　樂天之後，又有羅昭諫，安得不成宋人詩？

又　唐詩之有遠神者，宋人必加訾詆，直是末如之何！

又　宋人專尋唐人不是處，實于己無益。尋得唐人好處出，乃有益于己。

宋人好句有可入六朝、三唐者，何可沒之？五言如張文潛云：「漱井消午睡，掃花坐晚涼。衆緣結夏帷，老紅駐春粧。」楊徽之云：「戍樓煙自直，戰地雨長腥。」又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卞震云：「雨壁長秋菌，風枝落病蟬。」妓單氏《贈陳希夷》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僧惠崇《長安》云：「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多。」又云：「嶺暮青猿急，江寒白鳥稀。」「歸禽動疏竹，落果響寒塘。」「野人傳相鶴，山叟學彈琴。」「掩門青檜老，定石沈雲。」「探騎通番壘，降兵逐漢旗。」「露下牛羊靜，河明桑柘空。」「捲幔來風遠，移床得月多。」「白浪分吳國，青山隔楚天。」《隱靜寺》云：「空潭聞鹿飲，疏樹見僧行。」梅鼎臣《河亭》云：「曠野行人少，長河去鳥平。」「月高山舍迥，霜落石門深。」《送盧經西歸》云：「雪多秦水迥，雲盡漢山孤。」「夜闌潮動舸，天迥月臨城。」《裴使君早行》云：「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秋夕（一本無此二字）》云：「磬斷蛩聲出，峰迥鶴影沈。」「移家臨醜石，租地得靈泉。」「午食下林鳥，夜禪移塚狐。」「扇聲猶泛暑，井氣忽生秋。」「殘月楚山曉，孤煙江廟春。」「梵容分古像，唐語入新經。」「山色臨巴迥，江流入漢清。」「湘雲隨雁斷，楚路背人遙。」林逋《河亭》云：「古路隨岡起，秋帆轉浦斜。」《湖山》云：「片月通蘿徑，幽雲在石床。」《塞下》云：「離磧雁衝雪，渡河人上冰。」「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落潮鳴下岸，飛雨暗中峰。」《除夜》云：「寒燈催臘盡，曉角喚春歸。」「雁行沈古戍，鵰影轉寒沙。」「景霽雲迴合，秋生樹動搖。」「驚蟬移古柳，鬬雀墮寒庭。」「坐石雲生衲，添泉月入瓶。」「萬國無刑治，三邊不戰平。」「雪殘僧掃石，風動鶴歸松。」「風暖鳥巢木，日高人灌園。」《楊都官池上》云：「竹風驚夜鶴，潭月戲春魚。」「圭竇先知曉，盆池別見天。」「海人來相鶴，山狖下聽琴。」《送吳袁州》云：「鳥瞑風沈角，天清月上旗。」「古戍生煙直，平沙落日遲。」「拂石雲離帚，烹茶月入鐺。」「遠嶼迎檣出，疏林帶岸迴。」高誣《書齋》云：「品畫逢名士，橫琴憶古賢。」「雲陰移漢塞，石色入秦天。」「地遙群馬小，天闊一鵰平。」《獵騎》云：「長風躍馬路，小雪謝鵰天。」《高略書院》云：「古木風煙盡，寒潭星斗深。」陳亞云：「浪平天影接，山盡樹根迴。」趙師民云：「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劉師道《荷花》云：「有路期奔月，無媒與嫁春。」陳堯佐《潮州召還》云：「君恩來萬里，客路出千山。」丁謂云：「梅花過嶺路，桃葉渡江船。」李拱云：「犬眠花影地，牛牧雨聲坡。」李堪云：「海月隨帆落，溪花繞驛流。」《退居》云：「雨密絲桐潤，潮平釣石沈。」晏元獻云：「東陽詩骨瘦，南浦別魂消。」江任云：「珠盤臨路泣，斗印入鄉提。」周啓明《近臣疾愈》云：「一丸童子藥，五返使臣車。」錢惟演云：「客舍孤煙起，征衣暮雨涼。」李太僕《北使》云：「漢幟隨移帳，燕鴻伴解鞍。」孫永與《荷花》云：「淚有鮫人見，魂須宋玉招。」劉筠《陝州》云：「角迴含秋氣，橋長斷洛塵。」劉潭州云：「洛田荒二頃，楚水漲三篙。」《槿花》云：「吳宮何薄命，楚夢不終朝。」《宮詞》云：「難消守宮血，易斷舞鸞腸。」又云：「虹跨層臺晚，螢飛夏苑涼。」《荷花》云：「湔裙無限水，障袂幾多風？」《贈僧》云：「吟餘雲散葉，談久塵遺毛。」《楚中》云：「籠禽思隴樹，洞犬識秦人。」《禁中》云：「萬年宮省樹，五色帝家禽。」宋初人詩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晏臨淄《宴集》云：「春風任花落，流水放杯行。」李詢《內苑雙竹》云：「日迴龍並影，風過鳳聯聲。」楊茂卿云：「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秋。」孟賈《寄張山人》云：「掃葉林風後，拾薪山雨前。」潘天錫《道觀》云：「風便磬聲遠，日斜樓影長。」寇萊公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熊皎《早行》詩云：「山前猶見月，陌上未逢人。」《山居》云：「果熟秋先落，禽寒夜未棲。」李範《經王山人故居》云：「鶴歸秋漢遠，人去草堂空。」陳甫《感懷》云：「一雨洗殘暑，萬家生早涼。」《村居》云：「暮鳥歸巢急，寒牛下隴遲。」又云：「狗監傳新賦，雞林購近詩。」韓維云：「青煙人幾家，綠野山四抱。」文與可云：「幾夜礙新月，半江無夕陽。」謝逸云：「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凋。」孟嚴云：「詩酒獨遊寺，琴書多寄僧。」王倫之女《題金山寺》云：「濤頭風滾雪，山腳石蟠虬。」唐子西覺範云：「文如水行地，氣若春在花。」可士云：「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惠山寺》云：「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陳智夫云：「花笑似留客，鳥鳴如

喚人。」僧可朋云：「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葉沆云：「夜庭和月靜，秋戶拂雲開。」李昉云：「水光先見月，露氣早知秋。」陳無己《挽君實》云：「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晏殊云：「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魏野云：「成家書滿屋，添口鶴生孫。」「妻喜栽花活，兒誇鬬草贏。」山谷賦《野無遺賢》云：「渭水空藏月，傅山深鎖煙。」王度云：「雲生坐來石，風掩讀殘書。」又云：「危紅賒晚景，漲綠上平沙。」又云：「樵斧和雲斫，漁蓑帶雪披。」七言如趙師民云：「委地露花啼曉淚，拂堤煙柳弄春容。」「曉鶯簾外千聲囀，芳草階前一尺長。」黃孝先《重五》云：「風簷燕引五六子，露井桃開三四花。」唐仁傑《昇元閣》詩云：「雲散便宜千里目，日長先作半城陰。」鄭文寶《送人歸湘中》云：「滿帆西日催行客，一夜東風落楚梅。」《南行》云：「失意慣中遷客酒，多年不見侍臣花。」薛映《送人知鄂州》云：「黃鶴晨霞傍樓起，頭陀秋草遶碑荒。」吳淑《送人致仕》云：「洛殿夜涼初閣筆，渚宮晚歲得懸車。」劉師道云：「南浦未傷春草碧，北山仍愧曉猿驚。」《殘花》云：「金谷路塵埋國豔，武陵溪水泛天香。」《春雪》云：「青帝翠華沈物外，素娥霜影弔雲端。」《湘中》云：「逝波帝子今何處？夢草王孫怨未歸。」李宗諤《春郊》云：「一溪曉綠浮鸂鶒，萬樹春紅叫杜鵑。」《贈蘇承旨》云：「金鑾後記人爭寫，玉署新碑帝自書。」李建中《送人》云：「山程授館聞鴻夜，水國還家欲雪天。」錢熙《送人拜掃》云：「鶴歸已改新城郭，牛卧重尋舊墓田。」呂夷簡云：「梅無驛使飄零盡，草怨王孫取次生。」《九日集》云：「人歸北闕知何日？菊映東籬似去年。」《寒食》云：「人爲之推初禁火，花愁青女再飛霜。」宋綬《送人》云：「奇材劍客當前隊，麗賦騷人托後車。」又云：「江涵帝子翬習閣，山際眞君鶴馭天。」又云：「楚澤傷春怨鵑鴃，長安索米愧侏儒。」周啓明《送提刑》云：「鴟夷江上畬田稔，牛斗星邊貫索空。」錢昭度《華山》云：「人間路到三峰盡，天下秋隨一葉來。」錢惟演《洛都》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苑水潺潺。」《途中》云：「雪意未成云著地，秋聲不斷雁邊天。」鄭文寶《贈園》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卧開花。」葉金華云：「柔桑蔽野鳴雛雉，高柳含風變早蟬。」章安南云：「嶺雲夏變梅蒸早，越雨秋藏桂蠹多。」劉潭州《夏日》云：「雲容倏變千峰險，草色相沿百帶長。」《新蟬》云：「翼薄乍舒宮女鬢，蛻輕全解羽人尸。」又云：「荷心出水終無定，蘿蔓從風莫自持。」又云：「藻井風高蛛壞網，杏園春暖燕爭泥。」《洞戶》云：「密鎖香風深處戶，亂飄梨雪曉來天。」《屬疾》云：「風簾鴟笑廚煙絕，月樹烏驚藥杵喧。」臧謀《梅花》云：「綠楊解語應相笑，漏洩春光卻是誰？」楊萬畢《梧桐夜雨》云：「千晨暮雲山已黑，一燈孤館醉初醒。」錢昭度《燈》云：「繡被夢驚部酒後，朱門人語入朝時。」梅聖俞《送夏竦守長安》云：「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熊皎《閒居》云：「深逢野草堪爲藥，靜見樵人恐是仙。」又云：「厭聽啼鳥夢醒後，慵掃落花春盡時。」楊徽之云：「杳杳煙蕪何處盡，搖搖風柳不勝垂。」李維云：「謫去賈生身健否？秋來潘岳鬢斑無？」又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繞松庭露濕衣。」李範云：「釣叟無機沙鳥睡，禪師入定白牛閒。」僧文嘉《失鶴》云：「一向亂雲尋不得，幾回臨水待歸來。」楊亮云：「背日流泉成凍早，逆風歸鳥赴巢遲。」曹崧《經友故居》云：「鹿眠荒圃寒蕪白，鴉噪殘陽敗葉飛。」張文潛《上巳日會西池》云：「翠浪有聲黃帽動，春風無力綵旗垂。」山谷云：「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介甫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僧參寥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張文潛云：「白頭青鬢有存沒，落日斷霞無古今。」山谷《途中雪》詩云：「山銜斗柄三星沒，雪共月明千里寒。」介甫云：「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王康功云：「千山送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北枝。」僧道潛云：「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陳智夫云：「野花臨水數枝恨，芳草連天千里情。」吳仁璧之女云：「爲惜苔錢妨換砌，因憐山色旋開樽。」王感化《怪石》云：「草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爲道士羊。」王著《蝴蝶》云：「今夜若棲芳草裏，爲傳消息到王孫。」覺範云：「含風廣殿聞棋響，度日長廊轉柳陰。」晏殊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介甫云：「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王隨《宮詞》云：「一聲啼鳥禁門靜，滿院落花春晝長。」胡恢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山谷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

又　馮定遠云：「宋人詩逐字逐句講不得，須另具一副心眼，方知他好處。唐人詩工夫細，宋人不如也。明人詩卻須一句一字推敲，方知他不好處。」

又　江山之秀，有所偏注。北宋詩猶可則，遼無傳人；南宋詩落節，《中州集》反有佳者。【略】優柔含蓄，大抵金人詩勝於宋人。

又　宋人學問，史也，文也，詞也，俱推盡善，字畫亦稱盡美，詩則未然，由其致精於詞，心無二用故也。大抵詩人不惟李、杜窮盡古人而後自能成家，即長吉、義山，亦致力於杜詩者甚深，而後變體。其集具在，可考也。永叔詩學

未深，輒欲變古。魯直視永叔稍進，亦但得杜之一鱗隻爪，便欲自成一家，開淺直之門，貽悞於人。迨江西派立，胥淪以亡矣。

又　宋詩最繁，披沙十年，不見黍金，既不堪讀，而又不可不讀。

又　黃公(賀裳)于詩有深得，而又能詳讀宋人之詩，持論至當。閱其詩話，則宋詩之升降得失畢在，無讀宋詩之苦矣。故詳載之于左方。黃公曰：「詩貴氣格，宋人誤以氣質當之，遂以生硬爲高，鄙俚爲朴，數名家始之，末流益甚。如王庭珪《送胡澹庵》「癡兒不了公家事」，口角輕薄，「男子要爲天下奇」，有悻悻之狀。俞秀老「夜深童子喚不醒，猛虎一聲山月高」，豈是佳事，而可入詩。至其折句法，尤可憎。如胡考「鸚鵡杯宜酌清濁，麒麟閣懶畫丹青」，令人嘔噦。而楊次公之「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頃玉碧無瑕」，僧顯萬「河搖星斗三更後，月挂梧桐一丈高」，總落粗俗。而黃白石《詠雪》「欲縮天人散花手，放渠奔走赴晨炊」，酸鄙扭捏。即劉過之「放開筆下閑風月，收拾胸中舊甲兵」，亦非雅談。」

又　「宋人力貶綺靡，求高淡，而隨入酸陋。如戴敏才「引些渠水添池滿，移箇柴門傍竹開」，二虛字惡甚。其子復古「一心似水惟平好，萬事如棋不著高」，高菊磵「主人一笑先呼酒，勸客三杯便當茶」，彼自以爲入情切事，而卻是村兒之語，徒供後人捧腹。更有「山如仁者壽，水似聖之清」，太學究氣。「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皆傷風雅。」

又　「宋人作詩極多蠢拙，而論詩過于苛細，止供識者一噱耳。如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乃寫目前之景耳。劉貢父曰：「夕陽遲」係「花」，「水漫」不須「柳」。漁隱曰：「夕陽遲」乃係于「塢」，初不係「花」。二說于詩何益？又如「袖中諫草朝天去」，議者謂進諫必以章疏，無用疏草之理。安知非疏已上達，袖中乃留其草乎？喬謂東漢章草，以寫奏而名，縱不如黃公言，「草」字非杜撰也。」

又　又曰：「「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年年檢點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最爲粗直，宋人反稱之。杜牧《華清宮》《赤壁》詩，反加敲朴。」喬謂徐恆山言「二喬乃皖城事，用于赤壁爲不審」。如是說詩，眞是可憐。

又　「事莫病于僞。歐、梅之矯錢、楊，未盡爲詩害也，令歐任其秀冶，梅率其清溫，原自名家。惟是筆力不高，飾爲勁悍，遂流于粗鄙，而惡聲出矣。魯直好奇，兼喜使事，實陰效錢、楊而變其音節，致多矯揉詰屈，不能自然。然氣清味冽，胸中亦自有權衡，故佳篇尚多。子蒼逸韻天生，疏率自嘉，轉覺天趣有餘，結構不足，雖淵源豫章，實與魯直相背。曾幾茶山天性粗劣，又崇豫章之粗率，備得諸公之惡境而效之，故皆啅噪之音。集中惟月詩之「明時諒費銀河洗，缺處應須玉斧修」爲最警。而雪詩之「一夜紙窗明似月，多年布被冷如冰」，豈曰詩耶！一瞽登壇，群盲振鐸，自後論詩者日多，害詩也日甚。至江湖詩出，而此道遂淪長夜。大率宋詩三變，一變爲傖父，再變爲魑魅，三變爲群丐乞食之聲。中州集中，高者秀雅，卑者亦不至鄙俚。一時惡氣，獨集于東南，國之不祥，先見于筆墨耶？」

焦袁熙《閱宋人詩集十七首》(選二)　一變唐音混佛魔，緣情不奈宋聾何。溫誇昭代根經術，爾輩堪登學究科(本朝詩出于經，是戴石屏語)。興觀群怨聖師言，餘者都無但可觀。此是宋人眞面目，一家文字任君看(總之不是計也)。

魏裔介《今詩溯洄集序》　自《三百篇》以後，詩凡幾變矣。衰于春秋戰國，盛于兩漢；衰于魏晉六朝，盛于唐；衰于五代宋元，盛于明。

又《楊猶龍詩序》　詩，心聲也。今之心猶古之心，何分于《三百篇》，何分于漢魏六朝，何分于唐宋元明？

又《鄒黎眉湖北草堂詩序》　古今才士莫不喜爲詩，顧可傳者亦少。是有故：六朝障於詞，宋人障於理，其爲詩之病，一而已矣。

又《陳子遜詩序》　唐代清眞，文質兼茂，星羅麟躍，炳焉煥焉。宋人尚理，以之爲詩，拘於墟矣。求其兼美無憾，非通才不能也。

王士禎《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　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儘奇。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

《分甘餘話》卷二　凡爲詩文，貴有節制，即詞曲亦然。正調至秦少游、李易安爲極致，若柳耆卿則靡矣。變調至東坡爲極致，辛稼軒豪於東坡而不免稍過，若劉改之則惡道矣。

《漁洋山人詩問》卷上　宋初學西崑，於唐卻近。歐、蘇、豫章始變西崑，去唐卻遠。元如趙松雪，雅意復古，而有俗氣，餘可類推。

又卷下　問：宋詩不如唐者，或以氣厚薄分耶？答：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宋詩主氣，故多徑露，此其所以不及，非關厚薄。

又　問：宋詩多言理，唐人不然，豈不言理而理自在其中歟？答：昔人

論詩曰：「不涉理路，不落言詮。」宋人惟程、邵、朱諸子爲詩好說理，在詩家謂之旁門，朱較勝。

又　問：元人詩亦近晚唐，而又似不及晚唐，然乎否耶？答：元詩如虞道園，便非晚唐所及。楊鐵崖時涉溫、李，其小樂府亦過晚唐。他人如與晚唐相出入耳。晚唐如溫、李、皮、陸、杜牧、馬戴，亦未易及。

《帶經堂詩話》卷一　「極貌寫物，窮力追新」，宋初以還，文勝而質衰矣。

又　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鄭繼之得杜骨，它如李義山、陳無己、陸務觀、袁海叟輩又其次也，陳簡齋最下。《後邨詩話》謂簡齋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其品格在諸家之上，何也？

又　宋人詩，至歐、梅、蘇、黃、王介甫而波瀾始大。前此楊、劉、錢思公、文潞公、胡文恭、趙清獻輩，皆沿西崑體，王元之獨宗樂天。然予觀宋景文近體，無一字無來歷，而對仗精確，非讀萬卷者不能，迥非南渡以後所及。今人耳食，譽者毀者，皆矮人觀場，未之或知也。　宗枏附識：勇參云：《艮齋雜說》：楊用修嘗舉數詩示何仲默，曰：「此何人詩？」答曰：「唐詩也。」楊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觀宋人之詩也。」何沈吟久之，曰：「細看亦不佳。」

又卷二　謝在杭肇淛《小草齋詩話》，殊多憒憒，啓發人意處絕少。【略】如云：「明詩遠過于宋。」又云：「本朝僅數名家，力追上古，然刻畫摹擬，已不勝其費力矣。其他作者，雖復如林，上乘雋語，人不數篇。要其究竟，尚不及宋。宋人有實學，而本朝多剽竊故也。」右二條自相矛盾，當以後論爲允。

又卷三　曹頌嘉（禾）祭酒常語余曰：杜、李、韓、蘇四家歌行，千古絕調，然語句時有利鈍。先生長句，乃句句用意，無瑕可攻，擬之前人，殆無不及。余曰：唯句句作意，此其所以不及前人也。四公之詩，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余詩如鑒湖一曲，若放翁、遺山已下，或庶幾耳。

又卷六　少陵《江頭》五詠，語多可笑，亦不成章。二蘇《記園中草木》各十一首，差強人意耳。下此則李衛公詠平泉草木，鏃鏃能新，非洪丞相盤洲《草木雜詠》所及。悔人六詩晚出，欲與衛公、二蘇公抗行，又非杜、洪前詩所及也。

又卷九　偶爲朱錫鬯太史（彝尊）舉宋人絕句可追踪唐賢者，得數十首，聊記於此：「亭亭畫舸繫春潭，只（一作直）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鄭仲賢文寶《絕句》。枏附識）「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舜欽滄浪《淮中晚泊犢頭》）「冷于陂水淡于秋，遠陌初窮見（一作得）丹青無畫處（一作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司馬和中池《行色》）「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蒌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蘇子瞻軾東坡《惠崇春江曉景》）「黃葉西陂水漫流，鐮餘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鷄聲共一邱。」（寇荊山國寶題閶門外小寺壁》）「露白（一作雨綠）霜紅郭外田，山濃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檄呼歸亦可憐。」（楊克一道孚《遺榮陽公呂希哲》）「斷腸聲裏無形影，畫出無聲亦斷腸。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黃魯直庭堅山谷《題陽關圖》）「《梁州》一曲當時事（一作開元夢），記得曾拈玉笛吹。端正樓空春晝永，小桃猶學澹燕支。」（山谷二見，《和陳君儀讀太眞外傳》其二）「斷雲一葉（一作片）洞庭帆，玉破鱸魚霜（一作金）破柑。好作新詩寄（一作繼）桑苧，垂虹秋色滿東南。」（米元章黻襄陽《吳江垂虹亭》）「投荒萬死鬢毛斑，生入瞿唐灩澦關。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陽樓上對君山。」（山谷三見，《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其一）「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陸務觀游劍南《楚城》）「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暖弄微晴。簾虛日薄花竹靜，時有乳鳩相對鳴。」（滄浪二見，《初晴遊滄浪亭》）「目盡孤鴻落照邊，遙知風雨不同川。此中有句無人見，送與襄陽孟浩然。」（東坡二見，《郭熙秋山平遠》）「獨凭危堞望蒼梧，落日君山似畫圖。無數柳花飛滿岸，晚風吹過洞庭湖。」（陳去非與義簡齋《城上晚思》）「來時秋雨滿江樓，歸日春風度客舟。回首荊南天一角，月明吹笛下揚州。」（鄭叔起震菊山《荊南別賈制書東歸》）「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恂（一作惆）悵西闌（一作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春晴。」（東坡三見，《東欄梨花》）「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兩華顛。還來共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東坡四見，《與莫同年飲湖上》）「烏塘渺渺路（一作綠）平堤，堤上行人各有攜。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王介甫安石臨川《烏塘》）「掃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一作似）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東坡五見，《南堂》其五）「曾作金陵爛漫遊，北歸塵土變衣裘。芰荷聲裏孤舟雨，卧入江南第一州。」（張宛邱耒《懷金陵》）「自莢邨南三四里

（一作三里許），春江不隔一程遙。雙堤鬬起如牛角，知是隋家萬里橋。」（晁无咎補之《揚州雜詠》）「去年此日泊瓜洲，衰柳蕭蕭客繫舟。白髮天涯歎流落，今宵（一作年）聽（一作對）雨古宣州。」（宛丘二見，《雨中題壁》）「山驛蕭條酒倦傾，嘉陵相背去無情。臨流未忍輕相別，吟聽潺湲坐到明。」（石守道介徂徠《泥溪驛中作》）「照江丹葉一林霜，折得黃花更斷腸。商略此時須痛飲，細腰宮畔過重陽。」（劍南二見，《重陽》）「洞庭木（一作葉）落萬波秋，說與南人亦自愁。欲指吳淞（一作指點吳江）何處是，一行征（一作鴻）雁海山頭。」（无咎二見，亦見《宛丘集》）題《周文翰郭熙山水》）「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還（一作長）歌緩緩歸。」（東坡六見，《陌上花》）「白髮先（一作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韓子蒼駒陵陽《謝人送鳳團及建茶》）「濯錦江邊憶舊遊，纏頭百萬醉青樓。而（一作如）今莫索梅花笑，古驛燈前各自愁。」（劍南三見，《梅花》）「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霄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東坡七見，《陽關詞》）「琵琶弦急滾《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鞲》。破費八姨三百萬，大唐天子要纏頭。」（東坡八見，《讀開元天寶遺事》）「逍遙堂後千章（一作尋）木，常（一作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蘇子由轍潁濱《逍遙堂會宿》）「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醒（一作起），風吹松竹雨淒淒。」（潁濱二見，同上）「千詩織就迴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只有聰明蘇蕙子，更無悔過竇連波。」（山谷四見，《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落日同騎款段游，倦依松石弄清流。蓬萊漢殿春分手，一笑相逢太華秋。」（陵陽二見，《行至華陰呈舊同舍》）「舟中一雨掃飛蠅，半脫綸巾卧翠藤。殘夢未醒（一作清夢初回）窗日晚，數聲柔櫓下巴陵。」（劍南四見，《小雨極涼舟中熟睡至夕》）「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東坡九見，《梅花》其二）「向來松檜欣無恙，坐久復聞南磵鐘。隱隱修廊人語絕（一作寂），四山滴瀝雪鳴風。」（宋文淵齊愈《絕句》）「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姜堯章夔白石《過垂虹亭作》）「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一作秋）影雁團（一作鷺眠）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白石二見，《姑蘇懷古》）「征帆一似白鷗輕，起揭船篷看晚晴。梅子著花霜壓岸，自披風帽過臨平。」（高九萬翥菊磵《過臨平》）宗枏附識：《能改齋漫錄》：諫議大夫宋齊愈《宮詞》云：「禁城春水碧溶溶，洗出桃花萬片紅。葉上細看無一字，始知無女怨東風。」《睢陽道中》云：「竹谿噎絕雨才通，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盡柳花風。」又一首即此條所舉是也。按：齊愈以推舉僞楚伏誅，其詩罕有採錄，附見于此。又芷齋述蒿廬先生云：宋人絕句率筆最多，間有用意爲之者，亦往往失之粗俗，否則失之尖纖耳。閱者準此數十首以爲別裁，思過半矣。

又卷一八 《載酒園詩話》，丹陽賀裳著，其持論有不可解處。如范石湖之視陸放翁何啻霄壤，而賀則云至能有驊騮騄耳過都歷塊之能；又云務觀才具無多，意境不遠，唯善寫眼前景物，音節琅然可聽。如山谷千古奇作，於杜、韓、蘇之外自闢一宗，故爲江西初祖，而賀謂其所得不如楊、劉，並疵其「春網薦琴高」之句，豈曹瞞「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之句亦未嘗寓目耶？更捨其汪洋大篇，而取其二三律句，此如乞兒輕議波斯賈胡，足發一笑耳！其論晁具茨亦然。大抵所取率晚唐窕巧之語，以爲雋異，豈得輒衡量大家耶！

又 世言蘇、黃相訾毀，予嘗辨之于《池北偶談》，又見王明清所記李邯鄲孫亭仲言家有梅聖俞詩善本，世所傳多爲歐陽公去其尤者，忌能名之壓己也。明清辨其非實，以歐公在諫路頗詆邯鄲云爾。以歐、梅、蘇、黃四公深相知，而世俗之論尚如此，則謂子美贈李詩「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太白贈杜詩「飯顆山頭」云云，皆爲譏誚者，又何足怪乎！

又卷一九 劉後村跋總管徐汝乙詩云：「宋武臣能詩者賀鑄、劉季孫，爲坡、谷深許。其後有劉翰武子、潘檉德久，尤爲項平菴、葉水心所賞重。」

又卷二七 詩集句起于宋，石曼卿、王介甫皆爲之，李龏至作《剪綃集》，然非大雅所尚。

《師友詩傳錄》（郎廷槐）問：「七律三唐、宋、元體格，何以分優劣？」阮亭答：「唐人七言律，以李東川、王右丞爲正宗，杜工部爲大家，劉文房爲接武。高廷禮之論，確不可易。宋初學「西崑」，於唐卻近。歐、蘇、豫章始變西崑，去唐卻遠。元如趙松雪雅意復古，而有俗氣，餘可類推。」歷友答：「七言近體，則斷乎以盛唐十四家爲正宗，再羽翼之以錢、劉足矣。西崑吾無取焉。宋、元而下，姑舍是。」蕭亭答：「七言律詩，五言八句之變也。唐初始專此體。沈、宋精巧相尚，然六朝餘氣猶存。至盛唐聲調始遠，品格始高。如賈至、王維、岑參《早朝倡和》諸作，各臻其妙。李頎、高適皆足爲萬世法程。杜甫渾雄富麗，克集大成。天寶以還，錢、劉並鳴。中唐作者尤多，韋應物、皇甫

伯仲以及大曆才子接跡而起，敷詞益工，而氣或不逮。元和以後，律體屢變。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雖不足鳴大雅之林，亦可爲一倡三歎。至宋律則又晚唐之濫觴矣。雖梅、歐、蘇、黃，卓然名家，較之唐人，氣象終別。至於元人，品格愈下。雖有虞、楊、揭、范，亦不能力挽頹波。蓋風氣使然，不可強也。況詩家此體最難，求其神合氣完，代不數人，人不數首。雖不敢妄分優劣，而優劣自見矣。」

又　問：「詩自李、杜以來，陵夷濫觴，作者務雕刻雪月，以趨佻巧。【略】在彼平日，亦知高談漢、魏，及自出手筆，大率類此，其故何也？」蕭亭答：「詩自李、杜以來，大家名家，指不勝屈。毋論貞元、元和，即晚唐溫、李、皮、陸輩，各有至處，自成一家。宋人楊文公、錢思公、晏元獻、胡文恭皆宗之。歐、蘇二文忠公出，而始變其法。黃文節公又創爲『江西派』。各有本末，道自並行。凡論古人詩，須求其本領所在，不可以流俗所趨，一概抹殺也。」

《**師友詩傳續錄**》（劉大勤）問：「宋詩不如唐詩者，或以氣厚薄分耶？」（王士禎）答：「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宋詩主氣，故多徑露。此其所以不及，非關厚薄。」

又　（劉大勤）問：「明人詩可比何代？弇州可比東坡否？」（王士禎）答：「明詩勝金、元，才學識三者皆不逮宋。而弘、正四傑，在宋詩亦罕其匹。至嘉、隆七子，則有古今之分矣。弇州如何比得東坡？東坡千古一人而已。惟律詩不可學。」

徐乾學《**漁洋續詩集序**》　近之說詩者，厭唐人之格律，每欲以宋爲歸，孰知宋以詩名者，不過學唐人而有得焉者也。宋之詩渾涵汪茫，莫若蘇、陸，合杜與韓而暢其旨者子瞻也，合杜與白而伸其辭者務觀也，初未嘗離唐人而別有所師。然則言詩於唐，猶樂舞之有《韶》、《武》而絺繡之有黼黻也。今乃挾楊廷秀、鄭德源俚俗之體，欲盡變唐音之正，毋亦變而不能成方者與。

金居敬《**漁洋續詩集序**》　凡名爲唐詩者，必詆訶宋詩，而訾毀西江尤甚，斥之爲山魈木怪，著薜蘿之體。實則西江之音節句法皆本於唐，其原委不可誣也。蓋有宋詩家自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推揚李、杜以振楊、劉之衰弱，而靡聲曼響，中於習尚，未能遽移。至黃魯直而後，有以窺三唐之窔奧，力追古之作者，而與子瞻蘇氏抗行於一時。其後學者派分爲二，所謂各得其性之所近云爾。其一倡一和，於彼於此之變之正，或離或合，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論者顧弗之深考與。且夫唐人之高致，其不在公家之言審矣，而擬之議之者竊竊焉享其敝帚，何哉？學宋人詩而從其支流餘裔，未能追其祖之所自出，以悟其以俗爲雅，以舊爲新之妙理，則亦未得爲宋詩之哲嗣也。

余性初《**萬寶詩山序**》　宋以詞賦科取士，故有省監之詩，而文人才子業于是者，未免淘金揀玉以用其心。詞語之華，篇章之粹，眞希世之寶也。

沈德潛《**戲爲絕句**》**六**　端明學士渭南伯，兩宋才華此獨優。後人嗤點太容易，滄海何妨有橫流。

又《**唐詩別裁集序**》　德潛于束髮後即喜鈔唐人詩集，時競尚宋元，適相笑也。迄今幾三十年，風氣駸上，學者知唐爲正軌也。

又《**唐詩別裁集凡例**》　詩至有唐，菁華極盛，體製大備。學者每從唐人詩入，以宋元流于卑靡，而漢京暨當塗典午諸家，未必概能領略，從博涉後上探其原可也。

又《**元詩百一鈔序**》　人謂元詩纖弱遜宋，此未究元人大全，遽爲一方之論也。遺山未嘗仕元，而巨手開先，冠絕于時，固不必言。至如趙、虞、楊、范，皆卓然成家，爲正宗。晉卿、道傳，代興無愧。其餘騁奇鬬艷，不一而足。掇錦囊之遺藻，嗣玉溪之芳韻，又非獨雁門、鐵崖已也。蓋宋詩末流之弊也，爲粗率，爲生硬，元詩則反是。欲救宋詩流弊，舍元曷以哉？

又《**明詩別裁集序**》　宋詩近腐，元詩近纖，明詩其復古也。【略】有明之詩，誠見其陵宋躒元，而上追前古也。

又《**清詩別裁集凡例**》　唐詩蘊蓄，宋詩發露。蘊蓄則韻流言外，發露則意盡言中。愚未嘗貶斥宋詩，而趣向舊在唐詩，故所選風調音節，俱近唐賢，從所尚也。

《**貞一齋詩說**》　七言成于鮑照，而李、杜才力廓而大之，終爲正宗；厥後韓愈、蘇軾稍變之。然論七古無逾此四家者矣。初、盛、中、晚，特評者約略之詞，以觀風氣大概可耳，未足定才力高下。猶唐、宋時代之異，未可一概優劣也。何則？唐以聲律取士，宜其工者固多於宋。然公道論之，唐之中，拙者什四三，宋之中，工者亦什四三，原不可時代限矣。金、元詩法，宗唐者衆，而氣力總弱，亦風會使然。

又　趙宋詩家，歐、梅始變西崑舊習，然亦未詣其盛。至坡公始以其才涵蓋今古，觀其命意，殆欲兼擅李、杜、韓、白之長，各體中七古尤闊視橫行，雄

邁無敵，此亦不可時代限者。黃山谷雖同時並稱，才調迥不相及。至謂西江詩祖，追配杜陵者，妄也。南宋陸放翁堪與香山踵武，益開淺直路徑，其才氣固自沛乎有餘。人以范石湖配之，不知石湖較放翁，則更滑薄少味。同時求偶對，惟紫陽朱子可以當之。蓋紫陽雅正明潔，斷推南宋一大家。故知范、陸並稱，猶之溫、李、元、白，優劣自較然也。

又 詩學欲根柢深厚，莫若先將《詩經注疏》合宋、元儒說細參之，使說詩具有條貫，本領便自不同。

紀昀《雲林詩鈔序》 揚雄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爲賦言也，其義則該乎詩矣。風人騷人遐哉邈矣，非後人所能擬議也。而流別所自，正變遞乘，分支於《三百篇》者爲兩漢遺音，沿波於屈宋者爲六朝綺語，上下二千餘年，刻骨鏤心，千彙萬狀，大約皆此兩派之變相耳。末流所至，一則標新領異，盡態於江西；一則抽秘騁妍，弊極於《玉臺》、《香奩》諸集。左右斷斷，更相笑也。余謂西河卜子，傳《詩》於尼山者也，《大序》一篇，確有授受，不比諸篇小序，爲經師遞有加增。其中「發乎情，止乎禮義」二語，實探風雅之大原。後人各明一義，漸失其宗。一則知「止乎禮義」，而不必其發乎情，流而爲金仁山《濂洛風雅》一派，使嚴滄浪輩激而爲「不涉理路，不落言詮」之論；一則知「發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禮義，自陸平原「緣情」一語引入歧途，其究乃至於繪畫橫陳，不誠已甚與！夫陶淵明詩時有莊論，然不至如明人道學詩之迂拙也；李、杜、韓、蘇諸集豈無艷體，然不至如晚唐人詩之纖且褻也。酌乎其中，知必有道焉。

又《李參奉詩鈔序》 大抵自郊、島導源而冥心孤詣，擺落蹊徑，其秀拔者有塵外之致，其蕭疏淡遠者有弦外之音。蓋自北宋以來，談詩者各有門戶，往往爲流派所拘，其才大者又往往激而橫溢，改錯倫規。

又《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 東坡才筆橫據一代，未有異詞。而元遺山《論詩絕句》乃曰：「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又曰：「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言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二公均屬詞宗，而元之持論，若不欲人鑽仰於蘇者，其故殆不可曉。余嘉慶壬戌典會試三場，以此條發策，四千人莫余答也。惟揭曉前一夕，得朱子士彥卷，對曰：「南宋末年江湖一派，萬口同音，故元好問追尋源本，作是懲羹吹虀之論。又南北分疆，未免心存畛域，其《中州集》末題詩一則，曰：『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一則曰：『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詞意曉然，未可執爲定論也。」喜其洞見癥結，急爲補入榜中。

又《冶亭詩介序》 夫文章格律，與世俱變者也。有一變必有一弊，弊極而變又生焉，互相激，互相救也。唐以前毋論矣。唐末詩猥瑣，宋楊、劉變而典麗，其弊也靡；歐、梅再變而平暢，其弊也率。蘇、黃三變而恣逸，其弊也肆，范、陸四變而工穩，其弊也襲。四靈五變，理賈島、姚合之緒餘，刻畫纖微，至江湖末派流爲鄙野，而弊極焉。元人變爲幽艷，昌谷、飛卿，遂爲一代之圭臬，詩如詞矣。鐵厓矯枉過直，變爲奇詭，無復中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野谷詩藁》六卷【略】。王士禎《池北偶談》載，黃虞稷嘗鈔宋人小集二十八家，士禎手鈔姜夔、周弼、鄧林三家，餘摘錄佳句者十九家，以汝鏊爲首。所錄凡五言二十聯、七言一聯，稱其五言律時有佳句，七言俚俗，歌行漫無音節頓挫，而謂劉克莊序推其跌宕，眞剸蛟縛虎手，又許以建安、黃初，皆失之妄。又評釋斯植《采芝集》曰：「此君及趙汝鏊五言，皆多佳句，而無遠神。」其論良允。然自唐以來，兼擅諸體者不過數家，餘皆互有短長。孟浩然、韋應物以五言籠罩千古，而七言則皆不工，無論姚合以下。至於晚唐五季，以迨九僧、四靈，刻意苦吟，不過求工於五字。蓋江湖一派，門徑如斯，不能兼責以他體。一花一石，時饒佳致，如汝鏊之流，固亦談藝者所不廢也。

又卷一六四 《北磵集》十卷【略】。第以宋代釋子而論，則九僧以下，大抵有詩而無文，其集中兼有詩文者，惟契嵩與惠洪最著。契嵩《鐔津集》，好力與儒者爭是非，其文博而辨；惠洪《石門文字禪》，多宣佛理，兼抒文談，其文輕而秀。居簡此集，不摭拾宗門語錄，而格意清拔，自無蔬筍之氣，位置於二人之間，亦未遽爲蜂腰矣。

又卷一六五 《雲泉詩》一卷【略】。宋承五代之後，其詩數變。一變而西崑，再變而元祐，三變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於是永嘉一派以晚唐體矯之，而四靈出焉。然四靈名爲晚唐，其所宗實止姚合一家，所謂武功體者是也。其法以新切爲宗，而寫景細瑣，邊幅太狹，遂爲宋末江湖之濫觴。葉適以鄉曲之故，初力推之，久而亦覺其偏，始稍異論。吳子良《林下偶談》述之頗悉。

又 《嘉禾百詠》一卷【略】。宋世文人學士，歌詠其土風之勝者，往往以

誇多鬬靡爲工。如阮閱《郴江百詠》、許尙《華亭百詠》、曾極《金陵百詠》，皆以百首爲率。故堯同所詠嘉興山川古蹟，亦以百篇概之。

又卷一六七 《楊仲宏集》八卷【略】。蓋宋代詩派凡數變，西崑傷於雕琢，一變而爲元祐之朴雅，元祐傷於平易，一變而爲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後，江西宗派盛極而衰，江湖諸人欲變之而力不勝，於是仄徑旁行，相率而爲瑣屑寒陋，宋詩于是掃地矣。

李調元《雨村詩話序》 詩者天之花也，花閱一春而益新，詩閱一代而益奇，穠桃繁李，比艷爭妍，而最高者爲梅蘭竹菊。唐宋元明分壇列坫，而最大者爲李、杜、韓、蘇。然梅蘭竹菊高則高矣，而執圃者不遍植奇花，非圃也。李、杜、韓、蘇大則大矣，而談詩者不博及時彥，非語也。

杭世駿《鄭筠谷詩鈔序》 宋室理學鬱興，伊川《擊壤》、橫浦《偈頌》，欲以陶詠性天，發揮理道，譬猶賁桴葦籥以爲樂，羹藜飯糗以爲食，操奇觚者或迂而笑之。朱子超然一洗道學之障，清詞麗句，矯訛翻淺。暨後鶴山、西山揚芳樹軌，左右采獲，始爲經林中開設徑遂。元趙子常、明王伯安等承其流，乃益閎以肆矣。

趙翼《論詩》 宋調唐音百戰場，紛紛唇舌互雌黃。此于世道何關繫，竟似儒家闢老莊。

《甌北詩話》卷一二 劉長卿、李義山、溫飛卿諸人，愈工雕琢，盡其才於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爲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離矣。西崑體行，益務數典，然未免傷於僻澀。東坡出，又參以議論，縱橫變化，不可捉摸，此又開南宋人法門。然聲調風格，則去唐日遠也。

《歷代詩話考索》 （茂秦）引《詩法》曰：「《事文類聚》不可用，蓋宋事多也。」余謂宋事何不可用？街談巷語，皆可入詩，唯在鑪錘手妙。

王霧《宋詩百一鈔序》 夫論詩必宗唐是也，然雲霞傳天，異彩同爛；花萼發樹，殊色互妍。江醴陵云：「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言古今辭章之變化也。變化者，前人後人所以日出不窮，以磬天地之藏而泄靈府之祕，否則銖銖稱之，寸寸度之，循聲躡影，僞種流傳，而不能相逐于變化無窮之域，惡足聞唐賢閫奧哉？第波瀾雖富，句律不可疏；煆鍊雖精，情性不可遠。比興深婉，何貴乎走石揚沙；宮商協暢，何貴乎腐木濕鼓？斯則上下三百餘年，詩家金科玉尺，端有在焉。而是書取舍，要爲實獲我心。杜兩宋末流之弊，踵三唐最勝之業，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陳懋仁《文章緣起注》 七言詩【略】，自漢魏六朝，下及唐宋以來，迭相師法者，實祖《柏梁》也。

《漢詩總說》 讀漢詩如登山造極，溯水得源，見衆山皆培塿，江河皆支派。一切唐宋，皆屬雲礽，覺語近而味薄，體卑而格俚。

《寒廳詩話》 紫陽方虛谷（回）《桐江集》論宋詩源流甚詳，略曰【略】。虛谷之論宋詩詳矣，然其大旨則祖江西而祧晚唐。善乎，定遠先生之論曰：「西崑之流弊，使人厭讀麗詞。江西以麤勁反之，流弊至不成文章矣。四靈以清苦爲詩，一洗黃、陳之惡氣象，獰面目，然間架太狹，學問太淺，更不如黃、陳有力也。」馮己蒼先生（舒）曰：「方公《律髓》一書，於大段未十分明白，只曉得江西一派惡知見。且不知杜，又何知杜所從來，又何論庾、鮑而上至漢、魏乎？獨於今世不論章法，不知起結。如竟陵、空同諸派，彼善於此耳。」

《一瓢詩話》 古人收韻有極不妥處，如「落霞更在夕陽西」之類，宋人最多。因其句子單薄，淺人認爲清拔，忘其韻之與本句相戾也。

又 漢魏之詩，辭理意興，無迹可求。唐人尙意興而理在其中。宋人純以理用事，故去本漸遠。

又 宋詩似文，與唐人較遠；元詩似詞，與唐人較近。

又 論唐人，切不可分初、盛、中、晚；論宋人，切不可分南、北。未知近律，勿問古詩；詩學未到，莫望樂府；其餘雜體，一切掃卻，才是風雅正人。

又 宋人喜以現成語、虛字眼鍊入詩，用致來後人生硬粗鄙、陵夷風雅之議。

《詩學源流考》 宋初國祚雖定，文采未著，學士大夫家效樂天之體，群奉王禹偁爲盟主。其後楊億、劉筠輩崇尙西崑，專取溫、李數家，摹倣於字句儷偶之間。及歐陽公出，始知學古，與梅聖俞互相講切。歐詩長篇多效昌黎，間取則於太白；梅則於唐人諸家，不名一體，惟造平淡。自此介甫、東坡相繼而起，山谷晚出，而與東坡齊名。於元祐之際，又有張文潛、晁無咎兄弟相爲羽翼，時稱「蘇門六君子」。東坡才大，汪洋縱恣，出入於李、杜、韓三家。山谷則一意學杜，精深峭拔，別出機杼，自成一格。呂本中嘗作《江西宗派圖》，以山谷爲鼻祖，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敏功、

潘大觀、何覬、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爲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然二十五人，以詩聞於世者，不過數人，其餘未有聞焉。南渡以還，氣格卑約，獨陸放翁超然特出。顧此數君子，皆以長句見長，至如五言，則必以梅宛陵爲冠。次則末造之謝皋羽翱、嚴儀卿羽，猶存唐音。而《谷音》一集，多遺民逸士之作，足繼《篋中》之選。他若永嘉四靈之專學姚、賈，又其別出者也。金、元之際，元遺山猶傳東坡遺韻，次則劉迎差足羽翼。元初海內作者，推虞、楊、范、揭四人。道園自負其詩如「老吏斷獄」，允爲四家之冠。吳立夫萊後輩傑出，筆力實足抗衡。此外則趙子昂之清逸，薩天錫之工緻，雖非正音，亦稱能手。至楊鐵崖以淹博豔麗之才，專學飛卿，長吉，作爲樂府，怪僻詭異，詩道中又增一魔障矣。

翁方綱《次韻甘嘯巖兼呈冶亭朗峰四首》 五言二謝爲關鍵，三昧唐賢孰識眞。不合宋元祧兩代，高徐數子擅通津。（漁洋先生論五言詩，直以明之高徐上接六朝三唐，愚所未敢必也。）

又《書空同集後十六首》 剿說紛紛薄宋元，茶山白石敢輕論。草堂鐵笛狂歌夜，亦復沿波可討源。

《石洲詩話》卷三 說部之書，至宋人而富，如姚令威、洪容齋、胡元任、葛常之、劉後村之屬，不可枚舉。此即宋人注宋詩也。不此之取，而師心自用，庸有當乎？

又卷四 談理至宋人而精，說部至宋人而富，詩則至宋而益加細密，蓋刻抉入裏，實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總萃處，則黃文節爲之提挈，非僅江西派以之爲祖，實乃南渡以後，筆虛筆實，俱從此導引而出。善夫，劉後村之言曰：「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楊、劉則又專爲崑體；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澹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公，皤然爲大家，學者宗焉。然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非必綴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蒐討古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按此論不特深切豫章，抑且深切宋賢三昧。

又 宋人精詣，全在刻抉入裏，而皆從各自讀書學古中來，所以不蹈襲唐人也。然此外亦更無留與後人再刻抉者，以故元人祇剩得一段丰致而已，明人則直從格調爲之。然而元人之丰致，非復唐人之丰致也；明人之格調，依然唐人之格調也。孰是孰非，自有能辨之者，又不消痛貶何、李始見眞際矣。

又 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初唐之高者，如陳射洪、張曲江，皆開啓盛唐者也。中、晚之高者，如韋蘇州、柳柳州、韓文公、白香山、杜樊川，皆接武盛唐，變化盛唐者也。是有唐之作者，總歸盛唐。而盛唐諸公，全在境象超詣，所以司空表聖《二十四品》及嚴儀卿以禪喻詩之說，誠爲後人讀唐詩之準的。若夫宋詩，則遲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風月之態度，山川之氣象，物類之神致，俱已爲唐賢占盡，即有能者，不過次第翻新，無中生有，而其精詣，則固別有在者。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如熙寧、元祐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傳所不及載，而于諸公贈答議論之章，略見其概。至如茶馬、鹽法、河渠、市貨，一一皆可推析。南渡而後，如武林之遺事，汴土之舊聞，故老名臣之言行，學術，師承之緒論，淵源，莫不借詩以資考據。而其言之是非得失，與其聲之貞淫正變，亦從可互按焉。今論者不察，而或以鋪寫實境者爲唐詩，吟詠性靈、掉弄虛機者爲宋詩。所以吳孟舉之《宋詩鈔》，舍其知人論世、闡幽表微之處，略不加省，而惟是早起晚坐，風花雪月、懷人對景之作，陳陳相因。如是以爲讀宋賢之詩，宋賢之精神其有存焉者乎？

又卷五 方虛谷論宋詩，如謂宋初諸公，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爲白體，楊、劉、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爲崑體，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徒爲晚唐體，皆是。獨以蘇子美與歐陽公稱「二難」，相爲頡頏；又謂梅聖俞爲唐體之出類者，此則未喻其旨。大約虛谷之意，以江西體裁，量後先諸家，於蘇門中獨取張文潛，謂「自然有唐風，別成一宗」。

《履園讀詩·總論》 詩之爲道，如草木之花，逢時而開，全是天工，并非人力。溯所由來，萌芽于《三百篇》，生枝布葉于漢、魏，結蕊含香于六朝，而盛開于有唐一代。至宋、元則花消香謝，殘紅委地矣。間亦有一枝兩枝晚發之花，率精神薄弱，葉影離披，無復盛時光景。

《說詩菁劌》 論詩者往往以時之前後爲優劣，甚而曰宋詩斷不可學。彼蓋拾人唾餘，鈍者以之自欺，黠者以之欺人。且詩學之源，固宜溯諸古，至於成功，則無論其爲漢、魏、六朝，爲唐，爲宋、元、明，爲本朝也。一代之中，未必人人同調。豈唐詩中無宋，宋詩中無唐乎？一人之詩，或有似漢、魏、六朝處，或有似唐、宋、元、明處。必執其似漢、魏、六朝者，而曰此大異唐、宋、元、明；

執其似唐、宋、元、明，而曰此大異漢、魏、六朝，何其見之左也？使宋詩果不可學，則元、明尤屬糞壤矣；元、明以後，又何必更作詩哉？【略】黃九煙云：「唐、宋、元、明不如漢、魏、六朝，漢、魏、六朝，宜不如《三百篇》，《三百篇》終不如上古，何不返諸盤古之前，混沌之始乎？」茲言大破俗論。東坡云：「終日說龍肉，不如喫豬肉。」今人日食惡草具而尚不知味，乃必執人人而喫龍肉，且曰爾斷不可偶嘗豬肉。我不知其肺腸何似？

《野鴻詩的》 宋、元後題圖畫者，撇去畫字，只呆狀景物兩端，有天工人工之別，不應茫昧若是。蓋因眞景祇摹一面，易於下筆，畫景勢必並寫，難以構詞。故皆相習成風，去難而就易，雖題猶不題也。即或有作者，中間將畫工丹青等字略帶一語，究未能得畫字神髓。此等題全要作意擒定畫字發揮，方見手眼。

《詩義固說》下 宋人學杜者頗多，而所領會，不過是「老妻畫紙爲棋局」，「黃鳥時兼白鳥飛」，「林熱鳥開口」，「梅熟許同朱老喫」，「山鳥山花吾友于」之類，以爲寫眞，遂入粗俚惡道。而杜之妙處，絕不在此。

《西園詩說》 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獨有明詩人能越宋而繼唐者，正得使事三昧耳。

又 大抵宋人務離唐人以爲高，而元人求合唐人以爲法。究之離者不能終離，而合者豈能悉合乎？

又 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

又 宋詩中，黃魯直不免於生強，陸務觀不免於滑易，范致能之縟且弱，楊萬里、鄭德源之鄙且俚，劉潛夫、方巨山之意無餘而言太盡，此皆不成乎鵠者也。尤而效之，是何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也。

又 宋、元詩味薄，亦有數家可觀者，終是排布處多，含蓄處少，風氣囿人如此。

又 子瞻、魯直、介甫三家古今體，無不從老杜來，但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耳。骨格既定，宋詩亦不妨看。

又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眞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於黏皮帶骨，至於江西詩派極矣。唯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眞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

又 梅花詩，在漢晉未之或聞，自宋鮑照以下，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詩人雖多，而杜少陵才二首，白香山四首，元微之、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各一首，其餘不過一二，如李翰林、韋左司、孟東野、皮日休並無一篇。至宋代方盛行，究其佳者，亦僅林和靖、蘇東坡數首數句耳，何至程祁、陳從古、周必大等，動輒千首，亦甚不自量矣。

又 詩派不一，而詩人亦因之各成家數，有專家者，有兼及者。如三唐之人，各成一家，無不可指而名之。惟老杜聲音格律，克集大成，則無所不有，故中、晚、宋、元皆得從中分其一體。特學之不善，頓成流弊耳。今之皮相者，強分唐宋，如觀漁洋司寇詩則曰唐，且指王、孟以實之；觀先司農詩則曰宋，且指蘇、陸以實之。殊不知《山薑》一集，原本少陵，以才雄筆大，自三唐以及兩宋，無所不包，千變萬化，終自成一家言，亦所謂集大成者。雖《論詩絕句》有云「老來白陸最相宜」，然自有微意，觀首二句「琢肝鉥腎費尋思，攤飯澆書病不支」，亦略見一斑矣，何得一概目之爲宋乎？是不啻汪比部蛟門云「吾師阮亭亦宋詩也」，又豈其然乎？

《蘭叢詩話》 宋七絕多有獨勝，王新城《池北偶談》略采之，又由東坡開導也。

《絜齋詩談》卷一 詩中談理，肇自三《頌》。宋人則直洩道秘，近於鈔疏，將古法婉妙處，盡變平淺，反覺腐而可厭。

又卷五 大抵「傖」之一字，人人不免。如今之學皮、陸，氣象猥瑣，半是負販市語。宋詩長篇，多一溜直下，無凝聚盤旋之勢。此手不能制筆，順臆傾喉之病。

又卷八 予看宋詩，又進一解，凡月明風軟，柳暗桃紅，此皆不用說，故造句貴有傳神之妙。

《劍谿說詩》卷上 謂漢、魏、晉、盛唐詩不能倣效者，自畫之詞也。謂宋、金、元詩不可寓目者，拘墟之見也。大率五言在六朝不可居鮑、謝後，在唐不可居韋、柳後，七言則坡、谷已下，如放翁、遺山，余均有取焉。

又卷下 鄭善夫曰：「長篇沉着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有骨格，此老杜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亦不以此爲貴，但可以爲難而已。宋人往往學之，遂以詩當文，濫觴不已，詩道大壞，由老杜啓之也。」愚謂此說甚透，非議杜，正勸人善學杜耳。

又 坡公七絕具邁往之氣，放翁、遺山亦遠擅長。

又 詠物詩，齊、梁及唐初爲一格，衆唐人爲一格，老杜自爲一格，宋、元又各自一格。宋詩粗而大，元詩細而小，當分別觀之以盡其變，而奉老杜爲宗。大率老杜着題詩并感物興懷，即小喻大。

又 昔人謂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意在似，晚唐及宋、元人詠物詩也；意不在似，老杜詠物詩也。然意在似未必盡似，意不在似又何嘗不似？

又 題畫詩，三唐間見，入宋寖多。要惟老杜橫絕古今，蘇文忠次之，黃文節又次之。金源則元裕之一人，可下視南渡諸公。至有元作者尤衆，而虞邵菴、吳淵穎，又一時兩大也。

《**劍谿說詩又編**》 五言盛於漢魏，大衍於晉，衰於齊梁，雜於唐，亡於宋。

又 六朝詩音無不善，唐音有善有不善，宋以下率皆有聲無音，若元詩之音，又近詞曲矣。

《**方南堂先生輟鍛錄**》 用事選料，當取諸唐以前，唐以後故典，萬不可入詩，尤忌以宋、元人詩作典故用。

《**三家詩話·三家總論**》 詩文至南宋後，文章一大轉關也。就詩而論，雖放翁以悲壯勝，遺山以沉雄勝，道園以老潔勝，鐵崖以奇麗勝，青丘以爽朗勝，西崖以清峭勝，究不逮李、杜、韓、白、歐、蘇，黃之全而神，大而化，況他人乎？

《**養一齋詩話**》**卷一** 劉夢得「瀼西春水縠紋生」句，晏同叔謂作「生熟」之「生」解乃健。予思之不得其義，殆宋人鍊字之法，力求峭健，多拗曲而不明，並以此忖度唐賢歟？趙昌父謂「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鍊字之法傳，即「以詩爲學」之一端也。

又 學詩當先求六義。唐以前比興多，宋以來賦多，故韻味迥殊。

又卷二 漢魏詩似賦，晉詩似《道德論》，宋齊以下似四六駢體，唐詩則詞賦駢體兼之，宋詩似策論，南宋人詩似語錄，元詩似詞，明詩似八股時文。風氣所趨，雖天地亦因乎人，而況於文章之士哉！

又卷四 唐詩大概主情，故多寬裕和動之音；宋詩大概主氣，故多猛起奮末之音；元詩大概主詞，故多狄成滌濫之音。元不逮宋，宋不逮唐，大彰明較著矣。且唐之高出宋、元者又有故。唐一代以詩取士，人好盡力其間，故名家獨多。多則風尚所漸被者遠，雖未成家數、不著姓氏者，往往有一二詩，足爲絕調。宋、元校士，詩非所重，雖名家皆以餘力爲之，因此名家較少於唐，而不足成家者，更不待言。然則宋、元之遜於唐也，一以詩所主者不同，一以詩成名者較少故耳。後村謂宋實勝唐，阿其本朝，固非實論。正學謂宋詩無匹，而天曆大手仍不脫粗豪氣，亦未免抑揚太偏。即西涯謂宋去唐遠，元去唐近，又豈能自言其故哉！使能確言其故，元去唐近，何以不可法也？且宋人如歐、蘇、陳、陸，元人如虞、楊、范、揭，即置之唐人中，豈易多得！特以宋、元如此數公者太少，故爲唐絀。今必統一代而概謂之非本色，概謂之無所得，何其不近情、不達理至此！楊用修謂「唐詩固多佳篇，然如燕、趙雖產佳人，亦往往有疥且痔者雜處其中」。語雖諧謔，卻屬平允之論。學者大綱，自宜宗唐，而宋、元兩代，亦何可薄！明人大都鑽仰唐人，鄙宋、元不足道，所以音調勝宋人，風格勝元人，於唐人又有形骸太似之病。

又 宋人詩「釀雪不成微有雨，被風吹散卻爲晴」，明人詩「薄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明詩雖簡淡似唐人，卻不如宋人之無數曲折，而自成一體，雅有勁骨。此又見詩在眞氣，宗唐者不盡是，而宋人不盡非也。

又卷五 梅詩最難工。【略】王荆公「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親切有稚氣。坡公「數枝殘綠風吹盡，一點芳心雀啅開」，精妙近瑣屑；「海南仙雲嬌墮砌，月下縞衣來扣門」，綺思妨正骨。張文潛「清香侵硯水，寒影伴疏燈」，婉約亦側面。謝疊山「天地寂寥山雨歇，幾生修得到梅花」，悲鬱非即景。即逋仙以梅詩擅名，而「池水倒窺疏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亦雅淡嫌寬泛；「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猶韶秀乏遠神也。必求名句，惟老杜「山意衝寒欲放梅」，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釋齊己「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逋仙「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及放翁「孤城小驛」一聯耳。晚宋張澤民有「纔放一花天地香」句，似奪胎於晦翁「數點梅花天地心」句，而脫去道學門面，語便可誦，然韻味終未深也。梅詩難工如此，而方虛谷所選多至二百首，佳句不能三五聯，冗濫無識，一何可笑！

《**竹林答問**》 問：昔人論詩，謂不可墮入理障，然乎？答：宋儒以詩爲語錄，則不可。若《烝民》之詩，有尹吉甫之「穆如清風」，何不可之有？此惟朱子詩庶足以當此。

又　問：宋人風騷句法有「萬象入壺」、「重輪倒影」、「一氣飛灰」、「二劍凌空」、「百川歸海」、「雙龍輔日」等名，其義安在？答：此惡套也，亦絕不識其取義之所在。論詩至此，直墜入千重魔障矣。近日評文家亦有倣此者，所謂寶蜣丸爲蘇合也。

又　問：自宋人以來，諸家詩話何如？答：宋人之論詩也鑿，分門別式，混沌盡死。

《白華山人詩說》卷一　阮亭云：「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宋詩主氣，故多徑露。」吾謂唐詩亦正自有氣，宋詩但不及其內斂耳。

又　宋人七言近體，甚有可觀者也。

又卷二　宋人多不講音韻，所以大遜唐人也。要知離脫音韻，便不可謂之詩。

《筱園詩話》卷一　自來詩家，源同流異，派別雖殊，旨歸則一。【略】晚唐衰極，五代詩亡，幾掃地盡。宋人出而矯之，楊、劉唱和，宗法玉溪，臺閣從風，號西崑體。久而堆垛撏撦，貽人口實。故蘇子美矯以疏縱，梅宛陵矯以枯淡，然未饜人望也。歐公學韓，而以夷猶神韻，變其光怪陸離；半山學杜，而以簡拔短鍊，變其沈鬱飛動。各自成家，一時瑜、亮。至東坡則天仙化人，飛行絕迹，變盡唐人面目，另闢門戶，敏妙超脫，巧奪天工，在宋人中獨爲大宗。山谷力求新異，戛戛獨造，能以奇奧生峭瘦勁，別開蹊徑，雖非東坡匹，亦鉅手也。後山高老，簡齋深秀，惟江西習氣過重，易使人厭。二晁尚有筆力，宛丘頗見氣格。淮海輩明麗無骨，時近於詞，無足論矣。南渡後，江西派盛行，推崇山谷，而槎枒晦澀，百病叢生，既入偏鋒，復墮惡趣。江湖一派，鄙俚不堪入目。九僧、四靈，以長江、武功爲法，有句無章，不惟寒儉，亦且瑣僻卑狹。明末鍾、譚，即此種之嗣音。草根蟲鳴，鼠穴啾唧，殊無生氣，皆魔道也。惟放翁老鍊峭潔，七古簡而能厚，清而能辣；七律佳者，沈雄近杜，眞巨擘矣！第存詩太多，流連光景之作，十居七八，而世人又以平調秀句，易於諧俗效之，遂減聲價。然可冠南宋，石湖非其伯仲。後來惟金代元遺山，雄豪跌蕩，足與放翁相抗。遺山、劍南並稱，非無見也。金人染江西氣習，遺山以外無傑出者。元人但逐晚唐，師飛卿、長吉二家，一代成風。虞道園自負「漢廷老吏」，亦時無英雄，浪得名耳。楊、范、揭三子，及金華、天水、雁門，不過夭桃穠李，絕非梅蘭之友。鐵崖如倡女艷妝，淵穎如村婦盛服，均乏名貴之氣。緣忘本逐末，故降而愈靡也。

又　詩人以培根柢爲第一義。根柢之學，首重積理養氣。積理云者，非如宋人以理語入詩也，謂讀書涉世，每遇事物，無不求洞析所以然之理，以增長識力耳。

又　自宋人好以議論爲詩，發洩無餘，神味索然，遂招後人史論之譏，謂其以文爲詩，乃有韻之文，非詩體也。此論誠然。然竟以議論爲戒，欲盡捐之，則因噎廢食，膠固不通矣。

又　七古以杜、韓、蘇三公爲法，而參以太白、達夫、嘉州、東川、長吉，及宋之六一、半山、山谷、劍南，金之遺山，明之青丘，皆有可採。揮灑凝鍊，整齊變化，備於以上各家，善取兼師，集衆妙以自成一家可也。【略】七律以工部、右丞、義山爲法，參以東川、嘉州、中山、牧之，須求高壯雄厚，不涉空腔，乃是方家正宗。中晚風調，放翁秀句，不宜貪學，恐易於諧俗，轉難近古故也。惟拗體、吳體，宗杜須兼山谷，取其生造，於高老中，時出瘦勁，以助姿峭。五排專宗老杜，參以義山，此外無可津涉。絕句則中、盛、晚唐及宋人皆可兼學，但須以情韻爲歸宿耳。總之近體易於入時，不可涉平調，爲靡靡之音。明七子浮聲空響，西江派、南宋人槎枒枯槁、生硬粗率惡習，及元、白派之淺直頹唐句法，皆宜懸爲厲禁，不可偶墮其藩籬。

又卷二　古人詩法最密，有章法，有句法，有字法。而字法在句法中，句法在章法中，一章之法，又在連章之中，特渾含不露耳。至於連章則尤難，合觀之連章若一章，分觀之各章又自成章。其先後次第，自有一定不紊之條理。【略】自宋後，才不逮古，偏好以多爲貴，動作連章，呶呶不休，殊可厭也。宋人作梅花七律，至六十首。元人疊詠和韻，亦一題至數十首。【略】絕無意境，氣格，篇法，但點綴詞藻，裁紅剪翠，餖飣典故，徵事塡書，雖字句修飾鮮妍，究無風旨，亦終不免重複敷衍，雖多亦奚爲？

又　宋人承唐人之後，而能不襲唐賢衣冠面目，別闢門戶，獨樹壁壘，其才力學術，自非後世所及。如蘇、黃二公，可謂一朝大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半山、歐公，放翁，亦皆一代作手，自有面目，不傍前賢籬下。雖遜東坡、山谷兩家一格，亦卓然在名大家之列。阮亭選《古詩選》，謂半山微妙不及六一翁，亦故爲軒輊，其實魯、衛之政，伯仲間耳。元人一代，無卓卓成家者。大約元詩皆學飛卿、長吉，靡靡成風。虞道園不過骨力稍蒼老，風格較簡淨耳，然

篇幅窄狹，才力薄而不厚，未能深造。吳淵穎歌行，眞意眞氣皆苦不足，惟繁稱博引，堆垛典故，襞積藻采，以炫外貌，又乏剪裁之妙，融化之功，如塗塗附，非作者也。漁洋知薄楊廉夫之靡怪妖艷，屏而不錄，而不知道園之造詣淺薄，淵穎之鴻文無範，竟錄道園以繼遺山，採淵穎以殿全集，謂道園老成，淵穎奇麗，是爲古人瞞過，未云具眼。豈知道園之才氣遠不如高青丘，淵穎之筆力亦不及楊鐵崖耶！

又卷三 宋人「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徒湊兩典切姓，以爲工對。究之，與其人身分毫不相合，何所取義乎？元人「秋千院落春將半，夏五園林月正中。楊柳昏黃水西月，梨花明白夜東風」，徒掇拾華澤字面，串湊成句，不惟景盡句中，了無意味，而格卑氣靡，弄巧反拙矣。

又 宋人五古，薄於有唐，古格古意，浸以淪喪，又好以文爲詩，品逾趨下。終宋之世，短章五古，各大家尚有可與唐賢抗衡者，而長篇則無一出色大文可配前哲矣。元人好作長篇，而才力薄弱，詞旨敷衍淺率，竟難求一完璧。其品格較宋尤劣，不堪爲古人役，況敢望肩隨耶！

又卷四 詠梅詩，自唐以來，多連章累牘以求勝。宋人有作七律六十首者，有爲五律四十首者。【略】宋人林處士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千古名句，惜全篇俚率不稱。「雪後」，「水邊」一聯更高，山谷之賞識誠允。此後寂然絕響。東坡《松風亭梅花》長句及《和秦太虛梅花》作，高唱入雲。放翁《蜀院梅花》，亦是奇作。然皆七古，非律詩也。律詩則蘇、陸二鉅公梅花諸作，皆不出色，況他人乎！

又 詩不可入詞曲尖巧輕倩語，不可入經書板重古奧語，不可入子史僻澀語，不可入稗官鄙俚語，不可入道學理語，不可入游戲趣語，并一切禪語，丹經修煉語，一切殺風景語，及爛熟典故與尋常應付公家言，皆在所忌，須掃而空之，所謂陳言務去也。自宋以來，如邵堯夫、二程子、陳白沙、莊定山諸公，則以講學爲詩，直是押韻語錄。其好二氏書者，又以禪機丹訣爲詩，直是偈語道情矣。此外講考據者，以考據爲詩；工詞曲者，以詞曲爲詩；好新穎者，以冷典僻字、別名瑣語入詩；好游戲者，以稗官小說、方言俚諺入詩。凌夷至今，風雅掃地。

《山靜居詩話》 余嘗謂詩盛於唐，至宋元以來，格法始備。論者概以溫柔敦厚、語意含蓄爲法則，不悟《三百篇》亦惟二《南》有之，餘皆非一格矣。

《小澥草堂雜論詩》 宋詩有習氣，暗中摸索，亦能認得。元詩亦然。至明空同、大復力矯其弊，雖離宋學，而蕭然自得之趣，乃反不如宋人。

《龍性堂詩話初集》 學詩入手，舍初、盛而言中、晚，則失之纖；舍三唐而究宋、元，則失之雜。得手以後，高語初、盛而土苴中、晚，則邊幅而少新警；堅守唐調而抹殺宋、元，則拘墟而不廣大。今海內趨風宋、元，鬬秘炫詭極矣，識者又不可不致思。

又《續集》 自唐風肇，漢、魏古詩鮮有道者，至宋、元竟束之高閣，略不省及矣。

朱琦《治書堂詩存序》 宋之名家，所存多至萬首，少亦數千百首，其子孫蒐集前人遺詩，亦以篇帙繁富相誇尚。雖其名家巨製，反以蕪累而掩其菁華，蓋讀者亦至是少能終卷矣。

《退菴隨筆》卷二引鮑依雲曰 七言長篇，唐惟李、杜、韓，宋則蘇、黃，南渡已後，獨陸放翁得與此選。

黃丕烈《影宋本永嘉四靈詩跋》 四靈、九僧，言詩者必推之。余向得《四靈》，而無《九僧》，心猶歉然。今復獲毛鈔影宋《九僧詩》，眞成雙璧。惜子和已歸道山，不及相與欣賞耳。

《昭昧詹言》卷一一 詩莫難于七古。【略】觀韓、歐、蘇三家，章法翦裁，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獨步千古。南宋以後，古文之傳絕，七言古詩遂無大宗。

又 所謂章法奇古，變化不測也，坡、谷以下皆未及此。

又 李、杜、韓、蘇四大家，章法篇法，有順逆開闔展拓，變化不測，着語必有往復逆勢，故不平。韓、歐、蘇、王四家，最用章法，所以皆妙，用意所以深曲。山谷、放翁未之知也。

又 李、杜、韓、蘇，非但才氣筆力雄肆，直緣胸中蓄得道理多，觸手而發，左右逢原，皆有歸宿，使人心目了然饜足，足以感觸發悟心意。餘人胸無所欲言而強爲，筆力既弱，章法又板，議論又卑近淺俚，故不足觀。山谷筆稍強，猶可。放翁但于詩格中求詩，其意氣不出走馬飲酒，其胸中實無所有。故知詩雖末藝，而修辭立誠，不可掩也。

《藝圃擷餘》 至於首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

陳經禮《偶論宋詩十絕句》 陽燄浮幢擷佛香，定林詩法費評量。盡嫌禪

語蘇門習，不得金陵已濫觴。

鍾廷瑛《讀詩絕句十二首》　歐梅蘇陸皆龍象，玉斧乾坤特地開。力挽唐音近騷雅，無人知有賀方回。

鮑倚雲《題聽弈軒詩詞卷八絕句》　倚聲久不數黃秦，姜史高張雅緒新。好與詞場按遺譜，分鑣南渡一流人。

又《題敬業堂詩集後》　不管分司與劍南，探驪到海泝瓊儋。國朝重見坡仙老，留與千春塵柄談。

張問陶《論詩十二絕句》　文章體制本天生，祇讓通才有性情。模宋規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何須爭。

又《題屠琴塢論詩圖》　規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殘花放幾枝。鄭婢蕭奴門戶好，出人頭地恐無時。

吳騫《論詩絕句》　個中三昧讓三唐，妙得無言意自長。卻被宋人都說壞，紛紛藝苑著《雌黃》。

葉紹本《仿遺山論詩得絕句廿四首》　名畫難將院體求，艷詞莫但說錢劉。君看格變歐梅後，自有江河萬古流。

洪占銓《覃溪師命作論詩三昧絕句》　歐蘇中著半山堂，法眼何曾主故常。暝色春愁搜一字，始知錘鍊似干將。

陳明善《宋金三家詩選例言》　東坡、放翁、遺山爲宋、金大家，其源皆出於少陵。

姚瑩《復吳子方書》　《三百篇》而下，無悖於興觀羣怨之旨，而足以千古者，漢之蘇、李，魏之子建，晉之淵明，唐之李、杜、韓、白，宋之歐、蘇、黃、陸，止矣。此數子者，豈獨其才力學問使然哉，亦其忠孝之性有以過乎人也。

又《偶成》　唐宋元明各有人，詩成不解若爲鄰。欲尋群怨興觀旨，袨服紅妝漫鬬新。

陳僅《與友人談詩偶成七首》　元纖宋腐漫分門，冷炙殘杯敢自尊？直到空諸依傍後，萬峰俯首盡兒孫。

郭書俊《論詩》　開寶聲華大曆才，蘇黃范陸競新裁。紛紛兒輩媚初祖，土偶終難成聖胎。

《越縵堂詩話》卷上　七古，子美一人足爲正宗，退之、子瞻、山谷、務觀、遺山、青邱、空同、大復，可稱八俊。

《湘綺樓說詩》卷三　俗人論詩，以爲不可入經義訓詁，此語發自梁簡文。劉彥和又云不可入議論。則明七子懲韓、蘇、黃、陸之敝，而有此說，是歧經史文詞而裂之也。

況澄《仿元遺山論詩三十首》　歷朝運會幾春秋，詩到三唐盛似周。宋俗元輕明好襲，李家千古擅風流。

朱庭珍《論詩》　建章門戶杳難窮，妙在神明變化中。千古問誰知杜法，昌黎以後有涪翁。老杜門庭孰問津，後山高邁簡齋新。效顰一例東施拙，得力還當讓二陳。妙筆奇才孰比肩，東坡人巧合天然。詩文兩造華嚴界，遠配蒙莊近謫仙。半山師杜力堅凝，六一宗韓合並稱。底事新城妄軒輊，獨將徽妙許廬陵。宛陵枯槁力猶疏，子美粗豪俗未除。孤負歐陽盛宏奬，韓門郊島恐難如。幾輩江湖浪得名，豫章流派病叢生。九僧創始四靈繼，鼠穴愁聞蟋蟀聲。

王惟成《論唐宋詩絕句十四首》　元音唐室播雍和，有宋還稱作者多。一代風騷歸巨手，廬陵而後有東坡。

陳啟曦《與晴峰鑒論詩十首》　詩家第一俗難醫，煙月文章語太卑。李杜韓蘇牆數仞，涪翁崛彊亦肩隨。

曹潤堂《與子鶴席間論詩問予所尚因作詩答之》　玉局風流勝米顛，憐他鑄語半參禪。劍南詩集宜風雅，開到梅花別樣妍。唐宋而還更覺卑，元人祇自愛塡詞。秋山一角雲林畫，澹到無言別有詩。

劉澂《論詩絕句》　源流支派異傳聞，一瓣心香孰與薰。中有性靈渾可貴，宋唐門戶不須分。

楊浚《論次閩詩・楊蟠、方子容、徐大正、廖正一》　楊方徐廖重閩南，曾與髯蘇促膝談。合向騷壇陳俎豆，四先生配子瞻龕。

黃維申《與從侄杭生(瀠之)孝廉論唐宋八家文宋四家詩得失》　詩到蘇黃都說盡，古人定論我何殊。若論逸響餘絃外，我獨傾心范石湖。

葉大莊《村居書事》　東越分明兩傳垂，風流老輩是吾師。誰能有意翻閩派，不賡唐詩賡宋詩。

何家祺《論詩絕句》　蘇黃而後更元虞，漫道唐亡詩派殊。獨讓劍南忠憤性，中原到死肯忘無？

何維棣《論詩》　波瀾已到蘇黃盡，盡處橫流未易才。儘有遺山疏鑿手，

豈能鞭石度蓬萊。

李希聖《論詩》 吳下方回有別腸，力排崑體媚陳黃。豈知同出河陽李，笑煞談詩朱少章。

郭綬之《偶述六絕句》 詩道之壞壞于宋，擊壤江湖兩派分。此甚便於儉腹子，五車三篋總宜焚。

林蒼《虛谷以絕句五首見示用其意和之不專為論詩言也然即謂之論詩亦可》 宋人理語古誰儔，何取陳編隸事周。解用不留糟粕迹，羌無故實笑時流。

《石遺室詩話》卷一 今人強分唐詩、宋詩。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盧陵、宛陵、東坡、臨川、山谷、後山、放翁、誠齋、岑、高、李、杜、韓、孟、劉、白之變化也。

陳衍《海藏樓詩敘》 李衛公、白樂天、東坡、荆公、山谷、放翁、遺山，皆有自然高妙語。

又《宋詩精華錄序》 清袁簡齋，文人之善諧而甚辯者也。有數人論詩，分茅設蓋，爭唐宋之正閏，質于簡齋。簡齋笑曰：「吾惜李唐之功德不逮姬周，國祚僅三百年耳。不然，趙宋時代猶是唐也。」由斯以談，唐諸大家，譬如殷之伊尹、仲虺、伊陟、巫咸，周之周公、太公、召公、散宜生、南宮适；宋諸大家，譬如殷之甘盤、傅說，周之方叔、召虎、仲山甫、尹吉甫矣。【略】然如近賢之祧唐宗宋，祈向徐仲車、薛浪語諸家，在八音率多土木，甚且有土木而無絲竹金革，焉得命爲「律和聲，八音克諧」哉。故本鄙見以錄宋詩，竊謂宋詩精華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碧鷄漫志》卷二 王荆公長短句不多，合繩墨處自雍容奇特。晏元獻公、歐陽文忠公，風流蘊藉，一時莫及，而溫潤秀潔亦無其比。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耳。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黃晚年閒放於狹邪，故有少疎蕩處。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黃差劣。蘇在庭、石耆翁入東坡之門矣，短氣跼步，不能進也。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潁京洛間，時時出滑稽語。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自成一家。賀、周語意精新，用心甚苦。毛澤民、黃載萬次之。叔原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將不可學。仲殊次之，殊之瞻、晏反不逮也。張子野、秦少游俊逸精妙。少游屢困京洛，故疎蕩之風不除。陳無己所作數十首，號曰語業，妙處如其詩，但用意太深，有時僻澀。陳去非、徐師川、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眞、陳子高、洪覺範佳處亦各如其詩。王輔道、履道善作一種俊語，其失在輕浮。輔道誇捷敏，故或有不縝密。李漢老富麗而韻平平。舒信道、李元膺思致妍密，要是波瀾小。謝無逸字字求工，不敢輒下一語，如刻削通草人，都無筋骨。要是力不足。然則獨無逸乎？曰：類多有之，此最著者爾。宗室中，明發、伯山久從汝洛名士游，下筆有逸韻，雖未能一一盡奇，比國賢聖褒則過之。王逐客才豪，其新麗處與輕狂處，皆足驚人。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侄、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絕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於無韻。雅言初自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艷，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艷體無賴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分五體，曰應制，曰風月脂粉，曰雪月風花，曰脂粉才情，曰雜類。周美成目之曰大聲。次膺亦間作側艷。田不伐才思與雅言抗行，不聞有側艷。田中行極能寫人意中事，雜以鄙俚，曲盡要妙，當在万俟雅言之右，然莊語輒不佳。嘗執一扇，書句其上云：「玉蝴蝶戀花心動。」語人曰：「此聯三曲名也，有能對者，吾下拜。」北里狹邪間橫行者也。宗室溫之次之。長短句中，作滑稽無賴語，起於至和，嘉祐之前猶未盛也。熙、豐、元祐間，兗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時出一兩解。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元祐間王齊叟彥齡，政和間曹組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彥齡以滑稽語譟河朔。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迥》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夤緣遭遇，官至防禦使。同時有張袞臣者，組之流，亦供奉禁中，號曲子張觀察。其後祖述者益衆，嫚戲污賤，古所未有。組之子，知閤門事勛，字公顯，亦能文。嘗以家集刻板，欲蓋父之惡。近有旨下揚州，毀其板云。

胡寅《題酒邊詞》 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詩出於《離騷》，《楚詞》，而《離騷》者，變《風》變《雅》之意，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其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其去《曲禮》則益遠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

掃其跡，曰謔浪游戲而已也。唐人爲之最工。柳耆卿後出，掩衆製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于是《花間》爲皂隸，而柳氏爲輿臺矣。

陳應行《于湖先生雅詞序》 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才之難全也，豈前輩猶不免耶！

曾丰《知稼翁詞集序》 本朝太平二百年，樂章名家紛如也。

尹覽《題坦庵詞》 詞，古詩流也，吟詠性情，莫工於詞。臨淄、六一，當代文伯，其樂府猶有憐景泥情之偏，豈情之所鍾不能自已於言耶？坦庵先生金閨之彥，性天夷曠，吐而爲文，如泉出不擇地。

《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四引《能改齋漫錄》 迄於開元、天寶間，君臣相與爲淫樂，而明皇尤溺於夷音，天下薰然成俗。于時才士，始依樂工拍擔之聲，被之以辭，句之長短，各隨曲度，而愈失古之「聲依永」之理也。溫、李之徒，率然抒一時情致，流爲淫艷猥褻不可聞之語。我宋之興，宗工鉅儒，文力妙天下者，猶祖其遺風，蕩而不知所止。四方傳唱，敏若風雨焉。

《朱子語類》卷九二 今朝廷樂章長短句者，如《六州歌頭》，皆是俗樂鼓吹之曲。四言詩乃大樂中曲。本朝樂章，《會要》、國史中只有數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詩，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橫渠只學古樂府做辭，拗強不似，亦多錯字。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關雎》、《鹿鳴》等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無異，不知古樂如何。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用濁聲處多，今樂用清聲處多。季通謂今俗樂，黃鐘及夾鐘清，如此則爭四律，不見得如何。《般涉調》者，胡樂之名也。「般」若「般若」之「般」。「子在齊聞《韶》」，據季札觀樂，魯亦有之，何必在齊而聞之也？又，夫子見小兒徐行恭謹，曰：「《韶樂》作矣！」

韓元吉《焦尾集序》 《禮》曰：「士無故不徹琴瑟。」古之爲琴瑟也，將以和其心也，樂之不以爲教也。士之習於琴者既罕，而瑟且不復識矣，其所恃以爲聲而心賴以和者，不在歌詞乎。然漢魏以來，樂府之變，《玉臺》諸詩，已極纖艷。近代歌詞，雜以鄙俚，間出於市廛俗子，而士大夫有不可道者。惟國朝名輩數公所作，類出雅正，殆可以和心而近古，是猶古之琴瑟乎。或曰：「歌詞之作多本於情，其不及於男女之怨者少矣，以爲近古，何哉？」夫詩之作，蓋發乎情者，聖人取之，以其止於禮義也。《碩人》之詩，其言婦人形體態度，摹寫略盡，使無孔子，而經後世諸儒之手，則去之必矣。是未可與不達者議也。

汪莘《方壺詩餘自序》 唐宋以來詞人多矣，其詞主乎淫，謂不淫非詞也。余謂詞何必淫？顧所寓何如爾。余於詞所愛喜者三人焉，蓋至東坡而一變，其豪妙之氣，隱隱然流出言外，天然絕世，不假振作；二變而爲朱希真，多塵外之想，雖雜以微塵，而其清氣自不可沒；三變而爲辛稼軒，乃寫其胸中事，尤好稱淵明，此詞之三變也。

柴望《涼州鼓吹自序》 詞起於唐而盛於宋，宋作尤莫盛於宣、靖間，美成、伯可，名自堂奧，俱號稱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當別家數也。大抵詞以雋永委婉爲尚，組織塗澤次之，呼嗥叫嘯抑末也。

俞德鄰《奧屯提刑樂府序》 樂府，古詩之流也。麗者易失之淫，雅者易鄰於拙，其麗以則者鮮矣。自《花間集》後迄宋之世，作者殆數百家，雕鏤組織，牢籠萬態，恩怨爾汝，于于喁喁，佳趣政自不乏，然才有餘德不足，識者病之。獨東坡大老以命世之才，游戲樂府，其所作者皆雄渾奇偉，不專爲目珠睫鉤之泥，以故昌大囂庶，如協八音，聽者忘疲。渡江以來，稼軒辛公，其殆庶幾者，下是折楊皇荂，誨淫蕩志，不過使人嗑然一笑而已。疆土既同，乃得見遺山元氏之作，爲之起敬。

孫兢《竹坡老人詞序》 昔□□先生蔡伯評近世之詞，謂蘇東坡辭勝乎情，柳耆卿情勝乎辭，辭情兼稱者，惟秦少游而已。世以爲善評。

王炎《雙溪詩餘自序》 今之爲長短句者，字字言閨閫事，故語懦而意卑。或者欲爲豪壯語以矯之。夫古律詩且不以豪壯語爲貴，長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盡人情，惟婉轉嫵媚爲善，豪壯語何貴焉？不溺于情欲，不蕩而無法，可以言曲矣。

黃昇《絕妙詞選自序》 長短句始于唐，盛于宋。唐詞具載《花間集》。宋詞多見于曾端伯所編，而《復雅》一集，又兼采唐、宋，迄于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餘首，吁，亦備矣！況中興以來，作者繼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詞，詞各有體，知之而未見，見之而未盡者，不勝算也。

趙文《吳山房樂府序》 觀歐、晏詞，知是慶曆、嘉祐間人語；觀周美成

詞，其爲宣和、靖康也無疑矣。聲音之爲世道邪？世道之爲聲音邪？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矣。悲夫！美成號知音律者，宣和之爲靖康也，美成其知之乎？「綠蕪凋盡臺城路，渭水西風，長安亂葉」，非佳語也。憑高眺遠之餘，蟹螯玉液以自陶寫，而終之曰「醉翁山翁，但愁斜照斂」。觀此詞，國欲緩亡得乎？渡江後，康伯可未離宣和間一種風氣，君子以是知宋之不能復中原也。近世辛幼安跌蕩磊落，猶有中原豪傑之氣。而江南言詞者宗美成，中州言詞者宗元遺山，詞之優劣未暇論，而風氣之異遂爲南北強弱之占，可感已！《玉樹後庭花》盛，陳亡；《花間》、《麗情》盛，唐亡；《清眞》盛，宋亡。可畏哉！

鄧牧《山中白雲詞序》 古所謂歌者，《詩》三百止爾。唐宋間始爲長短句法，非古意。然數百年來工者幾人，美成、白石，逮今膾炙人口。知者謂麗莫若周，賦情或近俚，騷莫若姜，放意或近率。今玉田張君無二家所短，而兼所長，《春水》一詞，絕唱千古，人以「張春水」目之。

張炎《詞源序》 舊有刊本《六十家詞》，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中間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吳夢窗，此數家格調不侔，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各名於世。作詞者能取諸人之所長，去諸人之所短，精加玩味，象而爲之，豈不能與美成輩爭雄長哉！

《詞源》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夢窗《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游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都道晚涼天氣好，有明月，怕登樓。 前事夢中休，花空煙水流。燕辭歸，客尚淹留。垂柳不縈裙帶住，謾長是，繫行舟。」此詞疏快，卻不質實。如是者集中尚有，惜不多耳。白石詞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八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虛，且又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

又 昔人詠節序，不惟不多，附之歌喉者，類是率俗，不過爲應時納祜之聲耳。所謂清明「拆桐花爛漫」，端午「梅霖初歇」，七夕「炎光謝」，若律以詞家調度，則皆未然。豈如美成《解語花》賦元夕云：「風銷焰蠟【略】。」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賦立春云：「草腳愁蘇【略】。」黃鍾《喜遷鶯》賦元夕云：「月波疑滴【略】。」如此等妙詞頗多，不獨措辭精粹，又且見時序風物之盛，人家宴樂之同。至如李易安《永遇樂》云「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此詞亦自不惡。而以俚詞歌於坐花醉月之際，似乎擊缶《韶》外，良可歎也。

劉辰翁《辛稼軒詞序》 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群兒雌聲學語較工拙？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牽《雅》《頌》入鄭魏也。自辛稼軒前，用一語如此必且掩口。及稼軒橫豎爛漫，用如禪宗棒喝，頭頭皆是，又如悲笳萬鼓，平生不平事并盡巵酒，但覺賓主酣暢，談不暇顧。詞至此亦足矣。然陳同父效之，則與左太冲入群愠相似，亦無面而返。嗟乎，以稼軒爲坡公少子，豈不痛快靈傑可愛哉，而愁髻齵齒，作折腰步者闇然笑之。《敕勒之歌》拙矣，風吹草低之句，與大風起句高下相應，知音者少。顧稼軒胸中今古，止用資爲詞，非不能詩，不事此耳。

劉將孫《新城饒克明集詞序》 古之人未有不歌也。歌非他，有所謂辭也，詩是已。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雖床笫之言不踰閾，迺誦之會同不爲慚。抑揚高下，隨其長短而音節之，由是習於聲者，裁之以律呂而中。而房中之樂，或異於公庭，然有其調不必皆有其辭，絲竹之所調，或不待於賦。降及竹枝、金縷，始各爲之辭，以媲樂與舞，而有能歌不能歌者矣。然猶未離乎詩也，如七言絕句止耳，未至一長一短而有譜與調也。今曲行而參差不齊，不復可以充口而發，隨聲而協矣。然猶未至於大曲也。及柳耆卿輩以音律造新聲，少游、美成以才情暢制作，而歌非朱唇皓齒，如負之矣。自是以來，體亦屢變，長篇極於《哨遍》《大酺》《六醜》《蘭陵》，無不可以反復浩蕩。而豪於氣者，以爲馮陵大叫之資，風情才子，乃復宛轉作屏幃呢呢以勝之，而詞亦多術矣。樂府有集，自《花間》始，皆唐詞。《蘭畹集》多唐末宋初詞。曾慥集《雅詞》，近年趙聞禮集《陽春白雪》，他如稱「大成」，稱「妙選」，數十家未憖。然歌喉所爲喜於諧婉者，或玩辭者所不滿，騷人墨客樂稱道之者，又知音者有所不合。

陸文圭《詞源跋》 詞與辭字通用，《釋文》云：意內而言外也。意生言，言生聲，聲生律，律生調，故曲生焉。《花間》以前無集譜，秦周以後無雅聲，源遠而派別也。西秦玉田張君著《詞源》上下卷，推五音之數，演六律之譜，按月記節，賦情詠物。

《詞旨》上《詞說七則》 古人詩有翻案法，詞亦然。詞不用雕刻，刻則傷氣，務在自然。周清眞之典麗，姜白石之騷雅，史梅溪之句法，吳夢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長，去四家之所短，此翁（案：張炎）之要訣。學者所謂刻鵠不成

尚類鶩者也。

王禮《胡澗翁樂府序》 文語不可以入詩，而詞語又自與詩別。曾蒼山嘗謂：「詞曲必詞語，婉變曲折，乃與名體稱。世欲暢意者氣使豪放語，直俳伶輩飾婦衣作社舞耳。其不苟句者，刻鏤綴簇，求字工，殆宮粧木偶人，形存而神不運。」余深以爲知言。自《花間集》後，雅而不俚，麗而不浮，閣中有開，急處能緩，用事而不爲事用，叙實而不至塞滯，惟清眞爲然，少游、小晏次之。宋季諸賢，至斯事所詣尤至。

顧起綸《花庵詞選跋》 唐人作長短詞，乃古樂府之濫觴也。李太白首倡「憶秦娥」，凄婉流麗，頗臻其妙，爲千載詞家之祖。至王仲初「古調笑」，融情會景，猶不失題旨。白樂天始調換頭，去題漸遠，揆之本來，詞體稍變矣。騷雅名流，雋語競爽，蘇長公輩，才情各擅所長。其風流餘蘊，籍籍人口。厥後，元季樂府之盛，概又不出史邦卿蹊徑耳。于時家握靈蛇，非蛟伯巨臂，儔能探其哈邪？

彭汝寔《近刻中州樂府叙》 聲韻之流至于樂府，不知其變其凡有幾。漢房中樂，昉有斯名。周人宮中樂章，已奏「關雎」、「鵲巢」矣。李唐而下，其變斯極。按《樂錄》、《技錄》、《樂府遺聲》、《新聲》所載瑟調、楚調、鐃歌、和歌，正附幾五十門，爲魚龍鳥獸，爲車馬征戍，爲佳麗怨思，爲蕃胡都邑，神仙游俠，時景觴酌，各若干十百曲。說者謂兩《出塞》、《蜀道難》，音響足比金石，皆樂府曲諸不易作也。沈宋之降，直至宋金元世，至有以樂府名家，如吳彥高學士者矣。

任良幹《詞林萬選序》 古之詩，今之詞也。二《雅》二《頌》，有義理之詞也。塡詞小令，無義理之詞也。在古曰詩，在今曰詞，其分以此。故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蓋自漢已然，况唐以降乎？然其比于律呂，叶于樂府，則無古今一也。雖然，邪正在人，不在世代，于心，不于詩詞。若《詩》之《溱洧》、《桑中》、《鶉奔》、《鷄鳴》，雖謂之今之淫曲可也。張于湖、李冠之《六洲歌頭》，辛稼軒之《永遇樂》、岳忠武之《小重山》，雖謂之古之雅詩可也。塡詞之不可廢者以此。

楊慎《草堂詩餘序》 詩詞同工而異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陸瓊之《飲酒樂》，隋煬帝之《望江南》，塡辭之體已具矣。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塡辭之《瑞鷓鴣》也，七言之以韻，即塡辭之《玉樓春》也。若韋應物之《三臺曲》、《調笑令》，劉禹錫之《竹枝辭》、《浪淘沙》，新聲迭出。孟蜀之《花間》，南唐之《蘭畹》，則其體大備矣。豈非共源同工乎？然詩聖如杜子美，而塡辭若不聞之，《憶秦娥》、《菩薩蠻》者，集中絕無。宋人如秦少游、辛稼軒辭極工矣，而詩殊不強人意，疑若獨藝然。豈非異曲分派之說乎？

陳宗謨《草堂詩餘序》 《草堂詩餘》，詩之餘也。說者疵其慢要俚俗，流連光景。故其弊也，致使語言顚覆，首尾混淆。西渠子曰：詩訖《三百》，是後流爲二十有四：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其六義之餘，而古人作之，豈贅也耶？《南陔》、《白華》、《華黍》，有聲無詞，音之至也。周漢而下，古樂府補樂歌，節以調應，詞以樂定，題號雖不同，所以宣暢其一唱而三歎，詩餘樂府，蓋相爲表裏者也。卜子夏云：「雖小道，必有可觀。」其在茲乎？

《爰園詞話》 唐詩三變愈下，宋詞殊不然。歐、蘇、秦、黃，足當高、岑、王、李。南渡以後，矯矯陡健，即不得稱中宋、晚宋也。惟辛稼軒自度粱肉不勝前哲，特出奇險爲珍錯供，與劉後村輩俱曹洞旁出。學者正可欽佩，不必反唇并捧心也。

祝允明《重刻中原音韻序》 今韻出於沈氏，近體詩用之。詞始於唐，盛於宋，以迄於今，其用韻猶詩也。惟金元北曲乃用所謂中原之韻，蓋因其國都在幽燕之區，河洛相去不遙，其方言如是也。故爲其言者每詆詩韻之偏，而爲詩者則至今猶不從之。

何良俊《草堂詩餘序》 夫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爰自上古鴻荒之世，禮敎未興，而樂音已具。蓋樂者，由人心生者也。方其淳和未散，下有元聲，則凡里巷歌謠之辭，不假繩削而自應宮徵。即成周列國之風，皆可被之管絃是也。迨周政迹熄，繼以強秦暴悍，由是詩亡而樂闕。漢興，《郊祀》、《房中》之外，別有鐃歌辭，如《雉子班》、《朱鷺》、《芳樹》、《臨高臺》等篇。其他蘇、李雖創爲五言詩，當時非無繼作者，然不聞領于樂官。則樂與詩分爲二，明矣。魏晉以來，曹子建《怨歌行》七解，爲晉曲所奏。他如《橫吹》、《相和》、《平調》、《清調》、《清商》、《楚調》諸曲，六朝并用之。陳隋作者猶似樂府歌辭，體物像情，屬詠雖工，聲律乖矣。唐太宗以文敎開國，又玄宗與寧王輩皆審音，海內清晏，歌曲繁興，一時如李太白《清平調》，王維《鬱輪袍》，及

王昌齡、王之渙諸人，略占小詞，率爲伎人傳習，可謂極盛。迨天寶末，民多怨思，遂無復貞觀、開元之舊矣。宋初，因李太白《憶秦娥》、《菩薩蠻》二辭以漸創制。至周待制領大晟府樂，比切聲調十二律，各有篇目。柳屯田加增至二百餘調，一時文士復相擬作，而詩餘爲極盛。然作者既多，中間不無昧于音節，如蘇長公者，人猶以「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譏之，他復何言耶！由是詩餘復不行，而金、元人始爲歌曲。蓋北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宮、高平、般涉三調，總一十二調。南人之歌，亦有九宮，然南歌或多與絲竹不叶，豈所謂土氣偏詖，鐘律不得調平者耶？總而核之，則詩亡而後有樂府，樂府闕而後有詩餘，詩餘廢而後有歌曲。樂府以嗷逕揚厲爲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爲美。如周清眞、張子野、秦少游、晁叔用諸人之作，柔情曼聲，摹寫殆盡，正辭家所謂當行，所謂本色者也。後人即其舊詞，稍加檃栝，便成名曲，至今歌之，猶聳耳以動聽。嗚呼，是可不謂工哉。

陳仁錫《草堂詩餘序》 詩者，餘也，無餘無詩。詩曷餘哉？東海何子曰：「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元聲在則爲法省而易諧，人氣乖則用法嚴而難叶。」余讀而韙之。及又曰：「詩亡而後有樂府，樂府闕而後有詩餘，詩餘廢而後有歌曲。」由斯以談，成周列國爲一盛，而暴秦樂闕爲一衰。漢興，《郊祀》、《房中》、《鐃鼓》暨蘇、李爲一盛，而魏晉六朝秦隋爲一衰。太宗以下，李白、王維、昌齡輩爲一盛，而天寶爲一衰。宋有十二律，篇目增至二百餘調爲一盛，而金元爲一衰。其盛也，途巷被絃管，出湯火，揚清謳，甚則太玄寧王，天子審音，《清平》、《郁輪袍》相繼作，而《憶秦娥》、《菩薩蠻》二詞，遂開宋待制柳屯田領樂創調之繁。其衰也，如秦如玄，主暴民愁，律呂道絕。乃若子建怨歌七解，暨橫吹和平諸調，六代陳隋幷用之。而金元歌曲，激響千代，可謂歌曲亡詩餘，詩餘亡樂府，樂府亡詩耶？則是蕩然無餘，其何詩之有？人亦有言，有能不能，余謂審音不爾。夫聲音之道，一葉而知天下秋，豈櫛比哉？凡詩皆餘，凡餘皆詩，余何知詩，蓋言其餘而已矣。

錢允治《國朝詩餘序》 唐人之詩，宋人之詞，金、元人之曲，各擅所能，各造其極，不相爲用。縱學窺二酉，才擅三長，不能兼盛。詞至於宋，無論歐、晁、蘇、黃，即方外閨閣，罔不消魂驚魄，流麗動人。【略】何哉？時有所限，勢有所至，天地元聲，不發於此則發於彼。

李袞《花草粹編序》 常見古之執一藝、效一術者，其創始之人，殫其聰明智慮，而藝術所就，精美莫踰，遂稱作者之聖。次有相觀起者，亦殫其聰明智慮，淫巧變態，日新月盛，若鬼工神手，不可摹擬，于是稱述者之明，而其道大行于世。及久而傳習者衆，則人狃于恆所見聞，若以爲易辦，了不復顓顓措意，率以爛惡相尙，而其法寖衰。又久則法遂蔑不可追矣。此不獨爲藝術者有然，而至爲文、爲字、爲詞賦、爲詩與曲，靡不爾爾，茲豈非風會之流而忘于復古者之一大慨耶？蓋自詩變而爲詩餘，又曰雅調，又曰塡詞，又變而爲金元之北曲矣。當其初變詞也，彼唐末宋初諸公，竭其聰明智巧，抵于精美，所謂曹劉降格爲之未必能勝者，亦誠然矣。北曲起而詩餘漸不逮前，其在于今，則益泯泯也。蓋士大夫既不素嫻弦索，又不概諳腔譜，漫焉隨人後，而造次塗抹，淺易生硬，讀之不可解，筆之冗于簡冊。不知回視古法，猶有毫末存焉否也？無怪乎其詞湮而書之存者稀也。

陳子龍《王介人詩餘序》 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其爲詩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終宋之世無詩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歡愉愁怨之致，動于中而不能抑者，類發于詩餘，故其所造獨工，非後世可及。蓋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誦而得沉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嬛利之詞，而製之實工煉，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則鑄調難也。其爲體也纖弱，所謂明珠翠羽，尙嫌其重，何況龍鸞。必有鮮妍之姿，而不借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爲境也婉媚，雖以警露取妍，實貴含蓄，有餘不盡，時在低回唱歎之際，則命篇難也。惟宋人專力事之，篇什既多，觸景皆會，天機所啓，若出自然。雖高談大雅，而亦覺其不可廢。何則？物有獨至，小道可觀也。

茹天成《重刻絕妙詞選引》 自漢武立樂府官采詩，以四方之聲，合八音之調，而樂府之名所由始。歷世以來，作者不乏。上追三代，下逮六朝，凡歌詞可以被之管絃者，通謂之樂府。至唐人作長短句詞，乃古樂府之濫觴也。太白倡之，仲初、樂天繼之。及宋之名流，益以詞爲尙。如東坡、少游輩，才情俊逸，籍籍人口，往往象題措語，不失樂府之遺意。然多散在各家之集，求其彙而傳之者，惟玉林黃叔暘所選爲備。自盛唐迄宋宣和間爲十卷，自宋中興以後，又爲十卷。凡七百餘年，得人二百三十，詞千三百五十。詞家之精英，可謂盡富盡美矣。

沈際飛《草堂詩餘序》 說者曰：周人制爲樂章，漢世則有樂府，晉宋之

際，有古樂府，與漢人之樂府不可同日語也。再變而爲隋唐五代之樂歌，又變而爲宋元之長短句，愈降愈下矣。此以風氣貶詞者也。或曰：曰風、曰雅、曰頌，三代之音；曰歌、曰吟、曰行、曰操、曰辭、曰曲、曰謠、曰謗，兩漢之音；曰律、曰排律、曰絕句，唐人之音。詩至于唐而格備，至于絕而體窮，宋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不得不變而之曲。此以體裁貶詞者也。或曰：風雅本歌舞之具，漢不能歌風雅，則爲樂府歌之。風雅但可作格，而不可言調。唐用絕句爲歌，則樂府但可爲格，而不可言調。由茲而下，詩變爲詞，詞變爲曲，代代如之。蓋古今之音，大半不相通，則什九失其調。此以音義言詞，而爲詞解嘲者也。而不知詞吸三唐以前之液，孕勝國以後之胎，斟量推按，有爲古歌謠辭者焉，有爲騷賦樂府者焉，有爲五七言古者焉，有爲近體歌行者焉，有爲五七言律者焉，有爲五七言絕者焉。而元人之曲則大都吞剝之。故說者又曰：通乎詞者，言詩則眞詩，言曲則眞曲。斯爲平等觀歟？而又有似文者焉，有似論者焉，有似序、記者焉，有似箴、頌者焉。嗚呼，文章殆莫備于是矣。非體備矣，情至也。情生文，文生情，何文非情？而以參差不齊之句，寫鬱勃難狀之情，則尤至也。彼瓊玉高寒，量移有地；花鈿殘醉，釋褐自天；甚而桂子荷香，流播金人，動念投鞭，一時治忽因之。甚而遠方女子，讀《淮海詞》，亦解膾炙，繼之以死，非針石芥珀之投，曷由至是？雖其鐫鏤脂粉，意專閨襜，安在乎好色而不淫？而我師尼氏刪《國風》，逮《仲子》、《狡童》之作，則不忍抹去，曰：「人之情，至男女乃極。」未有不篤于男女之情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間反有鍾吾情者。況借美人以喻君，借佳人以喻友，其旨遠，其諷微；豈僅如歐陽舍人所云「葉葉花箋，文抽麗錦；纖纖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嬈之態」而已哉。或又曰，辛稼軒以詩詞謁蔡光，蔡云：「子之詩，末也，當以詞名。」馬鶴窗與陸清溪，皆出菊莊之門，而清溪深得詩律，鶴窗得詞調；詩與詞幾不可強同。而楊用修亦曰：詩聖如子美，不作塡詞；宋人如秦、辛，詞極工矣，而詩不強人意。則不見夫李白之《憶秦娥》、《菩薩蠻》，王建之《調笑令》，白居易之《憶江南》，昔日以爲詩而非詞，今日以爲詞而非詩，讀者自作歧觀，而作之者夫何歧乎？故詩餘之傳，非傳詩也，傳情也。傳其縱古橫今，體莫備于斯也。

夏樹芳《刻宋名家詞序》 夫詞至宋人，而詞始霸。曼衍繁昌，至宋而詞之名始大備。其人韶令秀世，其詞復鮮艷殫人，有新脫而無因陳，有圓倩而無沾滯，有纖麗而無冗長，有峭拔而無鉤棘。一時之以賡和名家，而鼓吹中原，不啻肩摩于世云。【略】余得而下上之，轆轤酣暢，若同叔之玄超，小山之流媚，柳屯田之翻空廣調，六一居士之清遠多風，幾最按拍。加以坡翁之卓絕，山谷之蕭疏，淮海之搴芳，東堂之振藻，亟爲引商。至于幼安之風襟豪上，睥睨無前；放翁之不倫不理，乾坤莽蕩。又勃勃焉欲褰裳濡足以游。之數公者，人各具一詞，詞各呈一伎倆，好事者咸于皓月當空，澹煙初放，春花欲醉，秋葉可餐，命童子執紅牙板，對良朋浮白，隨撫一闋歌之，慨焉慷焉，劃然長嘯而低徊焉，若欬唾九天，不自知明河之落衣袖也。或謂柳枝團扇，桃葉釵頭，有戾乖正則之騷經，似設泥犁之種子，其然乎，其不然乎？則濮上桑間，胡以不刪，而殷勤詔世哉？且也，元獻、文忠、稼軒、澤民諸君子，立朝建議，大義炳如。公餘眺賞之暇，諷詠悲歌，時爲小令，時作長吟，孰知其所以合，孰知其所以離，固風雅之別流，而詞壇之逸致也！夫宇宙間，調調刁刁，萬籟豈一，而琴、瑟、箜篌、琵琶，猶然海印發光，矧夫詞調棼綸，一段靈光，溢于性府，盡屬元聲之所奴，而參伍錯綜，又爲南北九宮之所必繫者乎？

汪琬《姚氏長短句序》 李太白，詩人之正宗也，而工於詞。歐陽永叔、蘇子瞻，數百年以來所推文章大家也，而工於詞。至於黃魯直、秦少游、周美成之屬，亦無不詩詞兼擅者。古之名公鉅卿，下訖騷人墨士，既以其遠且大者舒而見之於詩矣，顧又出其餘力組織纖艷之文，流連閨房之境，倚聲而發之，用以侑杯酌，佐笙簫，號爲「詩餘」。未有能詩而不能其餘者也。

《詩辨坻》卷一 至于唐世樂府，絕句爲多，而章句俳齊，稍同文侯恐卧之響，故塡詞出焉。爾時但有小令，聽者苦盡，故宋人之慢調出焉。慢調者，長調也。金人欲易南腔爲北唱，故小變詞法，而弦索調出焉。然弦索調在塡詞爲長，在曲又嫌其短，故元人之套數出焉。元曲偏北而不嫺南唱，故明興，則引信宋詞，拗旋元嗓，參伍二製，折衷九宮，而今南曲出焉。故漢初已彰樂府，六朝稍演絕句，唐世肇詞，宋時未亡而金已度北曲，元未亡而已見南曲。要皆萌芽，各入其昭代而始極盛耳。斯則樂府之統系，是《三百篇》之支庶也。

又 古人製樂府，有因詞創題者，有緣調塡曲者。創者便詞與題附，緣者便題與詞離。譬若唐、宋人小詞《解紅》、《章臺柳》、《雨淋鈴》，始俱即事名題，後來賦此調者俱自抒情景，不復傍倚題事，足徵樂府之源流焉。

又卷四 《詩藪》云：「宋以詞自名，宋所以弗振也；元以曲自喜，元所以弗永也。」予以爲非也。夫格由代降，體騖日新，宋、元詞曲，亦各一代之盛製。

必謂律體以下，舉屬波流，則漢宣論賦，已比鄭衛；李白舉律，亦自俳優。是則言必四而篇必《三百》，迺爲可耳。且嗣宗斥三楚秀士，亦云荒淫，是《楚辭》且應廢，況下此耶！

《**圖爐詩話**》**卷一**　宋人詩餘，寒刪、先元、魚虞通用，實合於《三百篇》至六朝叶用之義。後人因此而立詞韻，則非也。

又卷二　唐末有長短句，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餘也。

又卷五　宋人詞遠勝於詩，詩話多詞家事，應別輯爲詞話。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二二**《**歷代詩餘選序**》　詩餘之作，蓋自昔樂府之遺音，而後人之審聲選調所由以緣起也。而要皆昉於詩，則其本末源流之故有可言者。古帝舜之命夔典樂，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可見唐虞時即有詩，而詩必諧於聲，是近代倚聲之詞，其理固已寓焉。降而殷周，孔子刪而爲三百五篇，樂正而雅頌得所。考其時郊廟、明堂、升歌、宴饗，以及鄉飲、報賽，莫不有詩以叶於笙簫琴瑟之部。自詩變爲騷，騷衍爲賦，雖旨兼出乎六義，而聲弗拘於八音。至漢而郊祀、房中、鐃歌、鼓吹、琴曲雜詩，皆領於樂官，于是始有樂府名。迄於六代，操觚之家按調屬題，徵辭赴節，日趨婉麗，以導宮商。唐興，古詩而外創爲近體，而五七言絕句或傳於伶人，顧他詩不盡協於樂部。其間如李白之《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蠻》，劉禹錫之《浪淘沙》、《竹枝詞》，洎溫庭筠、韋莊之徒，相繼有作，而新聲迭出，時皆被諸管弦。是詩之流而爲詞，已權輿於唐矣。宋初，其風漸廣。至周邦彥領大晟樂府，比切聲調，篇目頗繁。柳永復增置之，詞遂有專家。一時綺製，可謂極盛。雖體殊樂府，而句櫛字比，廉肉節奏不爽寸黍。其於古者依永和聲之道，洵有合也。然則詞亦何可廢歟？

尤侗《**詞苑叢談序**》　詞之系宋，猶詩之系唐也。唐詩有初盛中晚，宋詞亦有之。唐之詩由六朝樂府而變，宋之詞由五代長短句而變。約而次之，小山、安陸，其詞之初乎；淮海、清眞，其詞之盛乎；石帚、夢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風斯晚矣。唐詩以李、杜爲宗，而宋詞，蘇、陸、辛、劉有太白之風；秦、黃、周、柳得少陵之體，此又劃疆而理，聯騎而馳者也。

朱彝尊《**紫雲詞序**》　自唐以後，工詩者每兼工於詞。宋之元老若韓、范、司馬，理學若朱仲晦、眞希元，亦皆爲之，由是樂章卷帙幾與詩爭富。

又《**孟彥林詞序**》　宋以詞名家者，浙東西爲多，錢唐之周邦彥、孫惟信、張炎、仇遠，秀州之呂渭老，吳興之張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譽，永嘉之盧祖皋，東陽之黃機，四明之吳文英、陳允平，皆以詞名浙東。而越州才尤盛，陸游、高觀國、尹煥倚聲於前，王沂孫輩繼和於後。今所傳《樂府補題》，大都越人製作也。自元以後，詞人之賦合乎古者蓋寡。

又《**魚計莊詞序**》　曩予與同里李十九武曾論詞于京師之南泉僧舍，謂小令宜師北宋，慢詞宜師南宋。【略】在昔鄱陽姜石帚、張東澤，弁陽周草窗，西秦張玉田，咸非浙產，然言浙詞者必稱焉。是則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爲之助，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調焉爾矣。

又《**群雅集序**》　宋之初，太宗洞曉音律，製大小曲，及因舊曲造新聲，施之教坊舞隊。曲凡三百九十，又琵琶一器有八十四調。仁宗于禁中度曲，時則有若柳永。徽宗以大晟名樂，時則有若周邦彥、曹組、辛次膺、万俟雅言，皆明于宮調，無相奪倫者也。洎乎南渡，家各有詞。雖道學如朱仲晦、眞希元亦能倚聲中律呂，而姜夔審音尤精。終宋之世，樂章大備，四聲二十八調多至千餘曲，有引有序，有令有慢，有近有犯有賺，有歌頭，有促拍，有攤破，有摘遍，有大遍，有小遍，有轉踏，有轉調，有增減字，有偷聲。惟因劉昺所編《宴樂新書》失傳，而八十四調圖譜不見于世，雖有歌師板師，無從知當日之琴趣簫篴譜矣。

又《**詞綜發凡**》　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爲杰出，惜乎《白石樂府》五卷，僅存二十餘闋也。《東澤綺語》，傳本亦寥寥。至施乘之、孫季蕃，盛以詞鳴。沈伯時《樂府指迷》亦爲矜譽。今求其集，不可復睹。周公謹、陳君衡、王聖與，集雖抄傳，公謹賦西湖十景，當日屬和者甚衆，而今集無之。《花草粹編》載有君衡二詞；陸輔之《詞旨》載有聖與《霜天曉角》等調中語，均今集所無。

又　張子野吊林君復詩：「煙雨詞亡草更青」，蔡君謨寄李良定詩：「多麗新詞到海邊」，一篇之工，見之吟詠。「山抹微云」秦學士，「露華倒影」柳屯田，「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一句之工，形諸口號。當日風尚所存，甄藻自爾不爽。

汪森《**詞綜序**》　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

至短簫《鐃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迄于六代，《江南》、《采蓮》諸曲，去倚聲不遠，其不即變爲詞者，四聲猶未諧暢也。自古詩變爲近體，而五七言絕句傳于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則不得不更爲詞。當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古詩之于樂府，近體之于詞，分鑣并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餘，殆非通論矣。西蜀、南唐而後，作者日盛。宣和君臣，轉相矜尚，曲調愈多，流派因之亦別，短長互見，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于醇雅。于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于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于後。譬之于樂，舞箾至于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世之論詞者，惟草堂是規。白石、梅溪諸家，或未窺其集，輒高自矜詡，予嘗病焉。

先著《詞潔序》　詩之道廣，而詞之體輕。道廣則窮天際地，體物狀變，歷古今作者而猶未窮。體輕則轉喉應拍，傾耳賞心而足矣。詩自三言、四言多至九字、十二字，一韻而止，未有數不齊、體不純者。詞則字數長短參錯，比合而成之。唐以前之樂府，則詩載其詞，猶與詩依類也。至宋人之詞，遂能與其一代之文同工而獨絕，出於詩之餘，始判然別於詩矣。故論詞於宋人，亦猶語書法、清言於魏晉間，是後之無可加者也。雖然，精英之代變，風氣之密移，生其時者，亦不能自禁其不工。而或湮其源，則往者遂以孤；或導其流，則來者有可繼，此則好尚、不好尚之分也。明一代，治詞者寥寥，近日則長短句獨盛，無不取途涉津於南、北宋，雖歌詩亦尚宋人。予嘗取宋人之詩與詞反覆觀之，有若相反然者。詞則窮巧極妍，而趨於新；詩則神槁物隔，而終於敝。宋人之詩，不詞若也。閩方之果曰荔枝，中州之花曰木芍藥，非其土地則不榮不實，是草木之珍麗，天地之私產也。有咀其味者，喻之以醴酪；有驚其色者，擬之以冶容，亦得其似而已。宋之詞猶是也。予素好此，往者亡友嚴克宏，能別識其源流、體製之所以然，予聞克宏之論久，因亦能稍知其雅俗。頃來廣陵，程子丹問，尤與予有同嗜。暇日發其所藏諸家詞集，參以近人之選，次爲六卷，相與評論而錄之，名曰《詞潔》。《詞潔》云者，恐詞之或即於淫鄙穢雜，而因以見宋人之所爲，固自有眞耳。夫果出於閩方，花出於中州，至矣，執是以例其餘，爲花木者，不幾窮乎？雖則柤梨皆可於口，苟非薺菜皆悅於目，摶土塗丹以爲實，剪綵刻楮以爲花，非不能爲肖也，而實之眞質，花之生氣，不與俱焉。懸古人以爲之歸，而不徒爲摶土剪綵者之所爲，雖微詞而已，他又何能限之。是則所爲《詞潔》之意也。

茅元儀《詞潔發凡》　詞工，則有目者可共爲擊節。調協，則非審音者不辨矣。柳永以「樂章」名集，其詞蕪累者十之八，必若美成、堯章，宮調、語句兩皆無憾，斯爲冠絕。

又　《尊前》、《蘭畹》軼，唐末、五代詞有趙弘基《花間集》，傳之至今，誠詞家之法物也。黃叔暘雖係宋人手眼，然宋末名家未備，張玉田極稱周草窗選爲精粹，其時已云板不存矣。

又　詞源於五代，體備於宋人，極盛於宋之末，元沿其流，猶能嗣響。

又　雖豪宕震激，而不失於粗；纏綿輕婉，而不入於靡。即宋名家固不一種，亦不能操一律以求。美成之集自標《清眞》，白石之詞無一凡近，況塵土垢穢乎。

又　蓋宋人之詞，可以言音律，而今人之詞，祇可以言辭章。宋之詞兼尚耳，而今之詞惟寓目，似可不必過爲抨擊也。即宋人長短句，用韻之出入，今亦不得其故。

又　詞曲盛於宋元，而韻成於元末，正未可一律齊。余以古詩古韻自可兼行，則詞義恰合，稍一落韻，亦不爲過。至於犯調，別體，此宋元人知曲本原，自能意造，故造且可，何況於犯。亦徒因末矩本，非洞本照末。

《詞潔輯評》卷二賀鑄《臨江仙》（巧剪合歡羅勝子）　南宋小詞，僅能細碎，不能渾化融洽。即工到極處，祇是用筆輕耳。於前人一種耀艷深華，失之遠矣，讀以上諸詞自見。今多謂北不逮南，非篤論也。

又卷五張炎《齊天樂》（分明柳上春風眼）　美成如杜，白石兼王、孟、韋、柳之長。與白石並有中原者，後起之玉田也。梅溪、夢窗、竹山皆自成家，遜於白石，而優於諸人。草窗諸家，密麗芊綿，如溫、李一派。玉臺沿至於宋初，而宋詞亦以是終焉。以詩譬詞，亦可聊得其彷彿。

毛奇齡《中州吳孫庵詞集序》　古有詩無詞，唐有詩亦有詞，然如無詞者，宋則有詞而無詩。【略】若夫宋人以詞傳，若張先，若秦觀，若周若柳，若晏同叔，皆不善他體。歐陽永叔、蘇子瞻即善他體矣，歐詞不減張，而小孫于秦、蘇，則遂有起而誚之者。

又《倚玉詞序》　詞成於宋，舍宋無所爲詞也。然而人好宋詩，不以宋之

爲詞者爲詞，而以宋之爲詩者爲詞，而於是宋無詩亦幷無詞。夫詞雖宋體，然自唐後樂府減四十八調爲二十四調，而後詩餘曲子由大晟以迄金元，其所爲九宮十三調者皆二十四調之遺。則上自齊梁下逮金元，無不以是爲宮懸戛擊之端，原非北宋一代所得而限也。

又《詞潔發凡》 詞本無韻，故宋人不製韻，任意取押，雖與詩韻相通不遠，然要是無限度者。【略】張安國《滿江紅》詞有「高丘喬木，望京華，迷南北」句，則通屋於職。晏叔原《春情》有「飛絮遶香閣」，「意淺愁難答」，「韻險還慵押」，「月在庭花舊園角」，則又通覺與藥、與合、與洽。孫光憲《謁金門》有云：「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揚州初去日。」又云：「卻羨鴛鴦三十六。孤飛還一隻。」則又通質、陌、錫、職於屋。若蘇長公《赤壁懷古》，是《念奴嬌》調，其云「千古風流人物」，「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捲作千堆雪」，「雄姿英發」，「一樽還酹江月」；鮮于伯璣亦有是詞云「雙劍千年初合」，「放出群龍頭角」，「極目春潮闊」，「年年多病如削」；張于湖是調有云「更無一點風色」，「着我扁舟一葉」，「妙處難與君說」，「穩泛滄浪空闊」，「萬象爲賓客」，「不知今夕何夕」，則是既通物、月與屑與錫，又通覺、藥與曷與合，而又合通陌、職與曷與屑與葉與緝。是一入聲，而一十七韻展轉雜閏，無有定紀。【略】且昔有稱閩人林外《題垂虹橋》詞，初不知誰氏，流傳入宮禁，孝宗讀之，笑曰：「鎖與考押，則鎖當讀掃，此閩音也。」後訪之果然。向使宋有定韻，則此詞不宜流傳人間。而孝宗以同文之主，韻例不遵，反爲曲釋。且未聞韻書無此押，字書無此音，自上古迄今，偶一見之鄉音之林外，公然讀押，嬗爲故事，則是詞韻之了無依據而不足推求，亦可驗已。況詞盛於宋，盛時不作則毋論，今不必作。萬一作之，而與古未同，則揣度之胸多所臬兀，從之者不安，而刺之者有間，亦何必然。

鄒祗謨《梅村詞序》 詞者，詩之餘也，乃詩人與詞人，有不相兼者。如李、杜，皆詩人也，然太白《菩薩蠻》、《憶秦娥》爲詞開山，而子美無之也。溫、李皆詩人也，然飛卿《玉樓春》、《更漏子》，爲詞擅場，而義山無之也。歐、蘇以文章大手，降體爲詞，東坡《大江東去》，卓絕千古，而六一婉麗，實妙于蘇。介甫偶然涉筆，而子固無之。眉山一家，老泉、子由無之。以辛幼安之豪氣，而人謂其不當以詩名而以詞名。豈詩與詞若有分量，不可得而逾者乎？

又《衍波詞序》 蓋聞之弇州曰：「《花間》者，《世說》之靡也；《草堂》者，《文選》之變也。」而余以爲不然。《花間》句雕字琢，調或未諧，句無不致，是昌谷之靡也。《草堂》音協調流，句或未妍，體無不秀，是西崑之變也。至所云字必色飛，語必魂絕，則美出自然，誠非緣借矣。嘗試論前代諸家：文成之于元獻，猶蘭亭之似梓澤也；新都之于廬陵，猶弘治之似伯玉也；琅琊之于眉山，猶小令之似大令也；公謹之于稼軒，猶宣武之似司空也。逮黃門舍人之于屯田待制，直如曹、劉之于蘇、李，遂覺後來益工。然未有如吾阮亭者也。

宋犖《跋曹實菴詠物詞》 今人論詞動稱辛柳，予觀稼軒詞以「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爲最。耆卿詞以「關河冷落，殘照當樓」與「楊柳岸，曉風殘月」爲佳，它亦未盡稱是。迨白石翁崛起南宋，玉田、草窗諸公互相唱和，如野雲孤鶴，去留無跡，此竹垞論詞所以必推南宋也。今讀實菴《詠物十首》，彷彿《樂府補題》諸作，擬諸白石《暗香》《疏影》，何多讓焉。

杜詔《曹刻山中白雲詞序》 詞盛於北宋，至南宋乃極其工。姜夔堯章最爲傑出，宗之者史達祖、高觀國、盧祖皋、吳文英、蔣捷、周密、陳允平諸名家，皆具夔之一體，而張炎叔夏庶幾全體具矣。

沈德潛《清綺軒詞選序》 少陵論詩云：「別裁僞體親風雅」，見欲親風雅，必先去其與風雅爲仇者也。唯詞亦然。詞昉于唐，盛于宋，稍衰于元明，而我朝之詞復幾與宋相埒。

王士禎《倚聲集序》 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之屬是也；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爲功，雖百變而不窮。

《詩學纂聞・樂府》 漢、魏之樂府，亡於東晉，（賀循云：「自漢氏以來，依倣此樂，自造新詩而已。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難以意言。」）變於唐、宋之長短句，（《日知錄》云：「至唐而舞亡，至宋而聲亡。」按：《宋史・外國傳》云：「夏之樂器與曲則唐也。」然則宋之聲亡，蓋亡於中原而不亡於外國矣。）而亂於金、元之南北曲。

汪懋麟《棠村詞序》 詞莫盛于南北宋，人各一集，集有專名，如毛氏所梓百名家，其最著者。元明以後，作者多有，而傳者少遜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詞曲類一・序》：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

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相高耳。然《三百篇》變而古詩，古詩變而近體，近體變而詞，詞變而曲，層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淵源，實亦樂府之餘音，風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屬附庸，亦未可全斥爲俳優也。

又 《東坡詞》一卷【略】。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故至今日，尚與花間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廢。

又卷一九九 《御定歷代詩餘》一百二十卷【略】。考梁代吳聲歌曲，句有短長，音多柔曼，已漸近小詞。唐初作者雲興，詩道復振，故將變而不能變。迨其中葉，雜體日增，于是竹枝、柳枝之類，先變其聲；《望江南》、《調笑令》、《宮中三臺》之類，遂變其調。然猶載之詩集中，不別爲一體。洎乎五季，詞格乃成，其岐爲別集，始於馮延巳之《陽春詞》；其岐爲總集，則始於趙崇祚之《花間集》。自宋初以逮明季，沿波迭起，撰述彌增，然求其括歷代之精華，爲諸家之總彙者，則多窺半豹，未睹全牛，罕能博且精也。

又卷二〇〇 《填詞名解》四卷【略】。古樂府在聲不在詞，唐人不得其聲，故所擬古樂府，但借題抒意，不能自製調也。所作新樂府，但爲五七言古詩，亦不能自製調也。其時采詩入樂者，僅五七言絕句，或律詩割取其四句。倚聲製詞者，初體如《竹枝》、《柳枝》之類，猶爲絕句。繼而《望江南》、《菩薩蠻》等曲作焉。解其聲，故能製其調也。至宋而傳其歌詞之法，不傳其歌詩之法，故《陽關曲》借《小秦王》之聲歌之，《漁父詞》借《鷓鴣天》之聲歌之，蘇軾、黃庭堅二集可覆案也。惟詞爲當時所盛行，故作者每自度曲，亦解其聲，故能製其調耳。金、元以來，南北曲行，而詞律亡。作是體者，不過考證舊詞，知其句法平仄，參證同調之詞，知某句可長可短，某字可平可仄而已。當時宮調，已茫然不省，而乃虛憑臆見，自製新腔。無論其分析精微，斷不能識；即人人習見之白石詞，其所云《念奴嬌》鬲指聲者，今能解爲何語乎？英雄欺人，此之謂也。

江春《乾隆刊本白石詩詞序》 荀卿子有言：藝之至者，不能兩而工。王良、韓哀善御而不能爲車，奚仲天下之善爲車者也，甘蠅、養由基善射而不能爲弓，倕天下之善爲弓者也。是故工於詩者不必兼於詞，工於詞者或不能長於詩，比比然矣。然吾觀唐之李太白、白樂天、溫飛卿，宋之歐陽永叔、蘇子瞻，皆詩詞兼工者，古或有其人焉。其在南渡，則白石道人實起而繼之。其詩初學西江，已而自出機杼，清婉拔俗，其絕句則駸駸乎半山矣。其詞則一屏靡曼之習，清空精妙，夐絕前後。以禪宗論，白石爲曹溪六祖能，竹屋、夢窗、梅溪、玉田之流，則江西讓、南嶽思之分支也。蓋自唐、五代、北宋之南渡，而白石始得其宗，截斷衆流，獨標新旨，可謂長短句之至工者矣。南渡詩家向數尤、蕭、范、陸，白石爲蕭氏弟子，今《石湖》、《劍南集》布海內，延之《梁溪集》傳世寥寥，千巖雖賴入室傳衣有人，後世推其紹述所自，然遺詩放佚殆盡。乃知古人之集，其得存於後，亦有幸有不幸焉，可爲太息者也。

彭孫遹《曭庵詞序》 歷觀古今諸詞，其以景語勝者，必芊綿而溫麗者也；其以情語勝者，必淫艷而佻巧者也。情景合則婉約而不失之淫，情景離則儇淺而或流於蕩。如溫、韋、二李、少游、美成諸家，率皆以穠至之景寫哀怨之情，稱美一時，流聲千載；黃九、柳七一涉儇薄，猶未免於淳樸變澆風之譏，他尚何論哉。

又《紅豆詞序》 古者歌必有和，所以繼聲也。【略】至取一韻相仍，往復十數，長慶松陵實爲之濫觴焉，然屬和愈工而詩格愈降矣。於詞亦然，北宋以前作者林立，而未有次韻，蘇黃兩公間一爲之，猶不免小作狡獪。稼軒、後村乃始逞奇鬬博，短篇長闋，靡所不有，雖其才氣使然，非詞之正也。

錢大昕《王竹所詞序》 詞人之作小令，以五代十國爲宗，守其派者有晏氏父子、歐陽公、張先、秦觀、賀鑄、毛滂諸人；慢曲以清眞、白石爲宗，沿其流者有吳文英、張炎、盧祖皋、高觀國、王沂孫、周密、蔣捷、陳允衡諸人。自元明以來，傳染草堂結習，而《花間集》、《樂府雅詞》、《絕妙好詞》諸書之遺意莫或窺尋，無怪乎詞學之不振也。

李調元《雨村詞話序》 詞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五。至短簫《鐃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自唐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絕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管絃，實皆古樂府也。詩先有樂府而後有古體，有古體而後有近體。樂府即長短句，長短句即古詞也。故曰詞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溫、韋以流麗爲宗，《花間集》所載南唐、西蜀諸人最爲古豔。北宋自東坡「大江東去」，秦七、黃九踵起，周美成、晏叔原、柳屯田、賀方回繼之，轉相矜尚，曲調愈多，派衍愈別。鄱陽姜夔鬱爲詞宗，一歸醇正。于是辛稼軒、史達祖、高觀

國、吳文英師之于前，蔣捷、周密、陳君衡、王沂孫效之于後。譬之于樂，舞節至于九變，而歎觀止矣。流傳既廣，互有月旦，而詞話生焉。陳後山不工詞，而詞話實由之祖。自是以來，作者指不勝屈。【略】余之爲詞話也，表妍者少，而摘媸者多，如推秦七，抑黃九之類，其彰彰也。蓋妍不表則無以著其長，媸不摘則適以形其短，非敢以非前人也，正所以是前人。

夏秉衡《清綺軒詞選自序》 自唐李供奉有《憶秦娥》、《菩薩蠻》二闋，而溫飛卿、白香山諸公繼之，詞所由昉也。唐末五代，李後主、和成績、韋端己輩出，語極工麗，而體制未備。至南北宋而作者日盛，如清眞、石帚、竹山、梅溪、玉田諸集，雅正超忽，可謂詞家上乘矣。

又《清綺軒詞選發凡》 塡詞家初無小令、中調、長調之目，自《草堂》以臆見分之，後遂相沿。大約五十八字以內爲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九十字以外爲長調。雖非定例，然于體無礙【略】。詞有調同而名屢易者，皆後人取異標新之所致。【略】唐五代詞皆無題，調即題也。宋人間有命題者，今則隨意塡調，調與題全無關涉，不爲拈出，讀者茫然矣。【略】詞始于唐而盛于宋，故唐宋諸名公作雖習見者，不敢刪去。元明所見絕少，僅存一二。【略】詞雖至于艷冶，亦不可流于穢褻。嘗見韓魏公、寇萊公、趙忠簡勛德才望，昭映千古，而所作小詞，有「人遠波空翠」、「柔情不斷如春水」、「夢回鴛帳餘香嫩」等句，非不盡態極妍，然不涉綺語，故不爲法秀道人所呵也。

陸以謙《詞林紀事序》 竊惟詞源于詩，詩源于《三百篇》。《三百篇》無非事者，故孔子以爲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且推諸事父事君之重。後代詩人，或僅以工聲偶，務綺靡。降而倚聲，則直以爲弄月嘲風，供淺斟低唱以娛心而已。試取宋、金、元詞考之，不盡然也。其事關倫紀者正多。如東坡《水調歌頭》「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神宗以爲蘇軾終是愛君。歐陽全美《踏莎行》，奉使不還，朝廷錄其節，與洪忠宣《江城梅花引》數闋同揆。吳毅夫《滿江紅》「報國無門，濟時有策」，其自負何如？岳亦齋《祝英臺近》，感慨忠憤，與辛幼安「千古江山」一詞相伯仲。文信國《大江東去》，氣冲牛斗，無一毫委靡之色。劉須溪《寶鼎現》，詞意凄婉，與麥秀歌無殊；《蘭陵王》送春詞，抑揚悱惻，即以爲《小雅》、楚《騷》可也。又如陸放翁《釵頭鳳》，孝義兼摯。陳剛中《太常引》，有陟圯瞻望，不遑將母之思。至若弟兄華髮，別語丁寧，則有黃元明之《青玉案》。薄宦東西，離歌不忍，則有黃師憲之《卜算子》。中秋懷梅溪，交情宛轉，則有高竹屋之《齊天樂》。西山壽平父，交契最深，則有姜白石之《鷓鴣天》。又或離群索居以寄懷，長歌當哭以悼友，則有張玉田之《憶舊游》、《瑣窗寒》。若夫伉儷情深，不特劉叔安有《水龍吟》，史邦卿有《壽樓春》、《夜行船》，即婦人女子，亦誼篤所天。論其常，魏夫人之《菩薩蠻》，紫竺之《生查子》，孫氏之《憶秦娥》，易彥祥妻之《一剪梅》，章文虎妻之《臨江仙》，深得《國風・卷耳》之遺。論其變，舒氏之《點絳唇》，鄭意娘之《好事近》，戴石屏妻之《憐薄命》，徐君寶妻之《滿庭芳》，有《柏舟》自矢之風。凡此忠孝節義之事，可約略舉也。

許寶善《自怡軒詞選自序》 夫詞者，詩之餘，其爲抒寫性情，與詩無二。然詩不過四、五、七言而止，詞則自一言、二言至八、九言，其中句斷意聯，盡而不盡，加以四聲五音，移宮換羽，陰陽輕重，清濁疾徐之別，其難更倍于詩。粤稽小令始于李唐，慢詞盛于北宋，至南宋乃極其致。其時姜堯章最爲傑出，他若張玉田、史梅溪、高竹屋、王碧山、盧申之、吳夢窗、蔣竹山、陳西麓、周草窗諸人，無不各號名家，相與鼓吹一時。然白石詞中仙手，而沈伯時猶以爲未免有生硬處。古人論詞，不少寬假如此。洵乎詞之難也！仇山村有云：「鉛汞交煉而丹成，情景交煉而詞成」，自非好學深思，精心烹煉，不足以語此。

又《自怡軒詞選凡例》 一、小令唐人最工，即北宋已極相懸，南宋佳者更少，故集中以唐人爲主，而南北宋人附之。一、是選以雅潔高妙爲主，故東坡、清眞、白石、玉田諸公之詞，較他家獨多。其有家弦戶誦而近于甜熟鄙俚者，概從割棄。惟高竹屋《御街行》、劉龍洲《沁園春》，詠物雖極刻畫，不至僞雅，故亦收之。一、宋代名賢，人知聲律，故其詞之流傳者，皆可付之歌喉。【略】一、宋賢能自製腔，如東坡之《醉翁操》，白石之《石湖仙》、《暗香》、《疏影》，夢窗之《霜花腴》、《西子妝慢》之類，只宜照原詞平仄塡之，不可妄爲出入。【略】一、讀古人詞，須自出手眼，不可隨俗議論。如東坡「大江東去」一闋，群謂其不入調，至欲改之，何異裁割摩詰雪裏芭蕉，徒然可笑。東坡何等天分？且能自製新腔，非不知聲律者。白石、玉田諸名公，從無異議，而千百年後之人，偏欲譏其疵謬，正昌黎所云「蚍蜉撼大樹」，工部所謂「前賢畏後生」也。【略】一、白石，詞中之聖也。玉田先生直接白石淵源，詞中之仙也。其《樂府指迷》數則，言言親切，字字周到，實爲詞家金科玉律。故列之卷首，與天下後世共之。有志斯道者，弗負其津梁後學之苦心。

王昶《國朝詞綜序》 汪氏晉賢叙竹垞太史《詞綜》，謂詞長短句本于《三百篇》并漢之樂府，其見卓矣，而猶未盡也。蓋詞實繼古詩而作，而詩本于樂，樂本乎音。音有清濁、高下、輕重、抑揚之別，乃爲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長短，無以宣其氣而達其音。故孔穎達《詩正義》謂風、雅、頌有一二字爲句及至八九字爲句者，所以和以人聲而無不協也。《三百篇》後，楚辭亦以長短爲聲，至漢《郊祀歌》、《鐃吹曲》、《房中歌》，莫不皆然。蘇、李詩出，盡以五言，而唐時優伶所歌則七言絕句，其餘皆不入樂。李太白、張志和始爲詞，以續樂府之後，不知者謂詩之變，而其實詩之正也。由唐而宋，多取詞入于樂府，不知者謂樂之變，而其實詞正所以合樂也。且夫太白之「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黍離》行邁之意也；志和之「桃花流水」，《考槃》、《衡門》之旨也。嗣是溫岐、韓偓諸人稍及閨襜，然樂而不淫，怨而不怒，亦猶是《摽梅》、《蔓草》之意。至柳耆卿、黃山谷輩，然後多出于褻狎，是豈長短句之正哉？

又《詞雅序》 蓋辭本于詩，詩合于樂，《三百篇》皆可被之弦歌。孔穎達《正義》析而陳之：自二字爲句，至七八字，長短句所由昉也。人聲陰陽清濁不齊，達于文者，因有抑揚、抗墜、高下、長短之互異，騷辨而降，漢之《郊祀》、《鐃歌》，無不然者。當塗、典午多爲五言，齊梁拘以四聲，漸啓五七言律體，不能協于管弦。故終唐之世，自絕句外，其餘各體皆不習于伶人，是離詩與樂而二之矣。盛唐後，詞調興焉，北宋遂隸大晟樂府，由是詞復合于樂，故曰：辭，《三百篇》之遺也。然風雅正變，王者之迹，作者多名卿大夫、莊人正士，而柳永、周邦彥輩，不免雜于俳優。後惟姜夔、張炎諸人，以高賢志士，放還江湖，其旨遠，其詞文，托物比興，因時喪事，即酒食游戲，無不有《黍離》周道之感，《蒹葭》周禮之思，與《詩》異曲而同其工。且清婉窈眇，言者無罪，聽者泪落，有如陸氏文奎所云者。其爲《三百篇》之苗裔，無可疑也。

又《琴畫樓詞鈔序》 文章之變，日出不窮，詩四言變而之五言，又變而之七言古詩，繼又變而爲五七言律體及于絕句。唐之末造，詩人間以其餘音綺語，變爲塡詞。北宋之季，演爲長調，變愈甚，遂不能復合于詩。然詞至白石、碧山、玉田，與詩分茅設藩，各極其工，非嗜古愛博、性情蕭曠之士，孰能幾于此？且宋末詩人，于社稷滄桑之故，江湖萍梗之思，微婉頓挫，隱然見于言外。蓋變而復于正，豈非騷雅之流別歟？

張炳堃《國朝詞綜續編序》 長短句肇自唐人，顧其時如李青蓮《菩薩蠻》、《憶秦娥》，白樂天之《竹枝》、《柳枝》，張志和之《漁父》等篇，皆載之詩集，不別爲一體。洎乎五季，詞格乃成。其歧爲別集，始于馮延巳《陽春詞》，其彙爲總集，則始于趙崇祚之《花間集》。自宋初以迄明季，選家林立，雅俗互陳。

潘曾瑋《周氏詞辨序》 余向讀張氏《詞選》，喜其于源流正變之故，多深造自得之言。張氏之言曰：「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竊嘗觀其去取次第之所在，大要懲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導之于風雅之歸。沿襲既久，承學之士忽焉不察，余甚病之。

孫麟趾《絕妙近詞凡例》 一、詞惟宋七家爲最，其派約分四種。張星耀所選《東白堂集》非不廣博，但專取纏綿一路，喁喁唧唧，如小兒女語。一時學者以此爲佳，迄今沿此派者，守一膩字，以爲金針。竊念七家中，惟史邦卿出筆最膩，然其品不高。外此如白石、美成、玉田、聖與、夢窗，皆不入于膩。是集惟取高超，閱者諒之。

金應珪《詞選後序》 樂府既衰，塡詞斯作。三唐引其緒，五季暢其支；兩宋名公，尤工此體，莫不飛聲尊俎之上，引節絲管之間。然乃「瓊樓玉宇」，天子識其忠言；「斜陽煙柳」，壽皇指爲怨曲。造口之壁，比之詩史；太學之詠，傳其主文。舉此一隅，合諸四始，途歸所會，斷可識矣。

樊增祥《微雲榭詞選自叙》 第自李唐創爲斯制，于是西蜀、南唐，君臣競作，逮乎兩宋，日益美備。譬猶天機之錦，尺度而難窮；合浦之珠，斛量而且溢。限以方幅，遺美滋多。【略】有唐一代，《金荃》最高。【略】五季之世，二李爲工。後主思深理約，致兼風雅，匪唯一朝之儁，抑亦百世之宗。降而端己《浣花》之篇，正中《陽春》之錄，因寄所托，歸于忠愛，抑其亞也。北宋之世，蔚若興雲，南渡以後，夏聲益大。綜其失得，可略而言。盛宋名臣，多嫻斯制，間爲綺語，未是專家。小山有作，始空群驥；伊川正色，且移情于謝橋；洛浦幽思，將并名于團扇。豈非同叔之鳳毛，而穎昌之麟角乎？子野歌詞，亞于小晏，晁无咎稱其高韻耆卿所無，韙哉言已！少游俊朗，世罕其儔，婉約多風，嘽緩入律。慢令雙美，靡得而聞。方回樂府，見稱宛邱，妖麗之云，殆猶未稱。論其圓吭徐囀，明姿淡演，意周乎調，情餘于詞，固亦三影之塤篪，淮海之鼓吹也。宣

和之世，爰有美成，集樂府之大成，爲詞林之《韶》《濩》，撫弦動徵，吹律含商，至于北里知名，禁廷傾耳，不其盛歟？高孝以來，詞流益夥，翳惟白石，實長齊盟。于是史邦卿、吳君特羽翼于前，王聖與、張叔夏標映于後。此五君者，譬諸渥窪美駟，荆野明瑤，詞學一日不湮，斯人亦一日不沒。邦卿昵于韓氏，清議所蓋，要其纂組麗密，宮羽遒斐，不以人廢，斯之謂歟。君特以醲粹之姿，發瑤環之想，萬花共采，五鯖合臠。七寶樓臺之喻，殆樂笑翁之過言乎。碧山感物之詠，上薄《騷》經；玉田托興之辭，義均宋賦。擬諸石帚，具體而微。其他盧申之、高賓王、蔣勝欲、周公瑾之屬，亦能各引一端，同聲相應，洵長城外之偏師，廊廡中之高第矣。綜而論之，聲音感人，回腸蕩氣，以李重光爲君，演繹和暢，麗而有則，以周美成爲極；清勁有骨，淡雅居宗，以姜堯章爲最。至于長短皆宜，高下應節，亦終無過于美成者。他若子瞻天才，夐絕一世；稼軒嗣響，號曰蘇辛。第縱筆一往，無復紆曲之致，要眇之音，其勝者珠劍同光，而失者泥沙并下。等諸變徵，殆匪正聲。柳七、黃九，并負盛名，然《樂章》九卷，瑜不掩瑕；關河殘照之吟，楊柳曉風之什，數闋經外，半爲鄭聲。導元人之末流，入桑中之鄙語，準諸宣聖，放之爲宜。山谷鄙俗，又甚者卿。竹垞矜嚴，紅友極詆，斯眞鄙下，無當褒譏。又若完顏之朝，吳郎樂府，有名天下。今其詞品，僅可下中。此殆女眞無人，坐使茲父稱霸耳。遺山詩學，比宋放翁，惟詞亦同，均非極詣。元代作者，見擯宛鄰。然如蛻巖之清綺，蛾術之明密，則亦未易至也。今茲所錄，一歸雅正，其有合者，勿問時代，咸著于篇；其不合者，雖有高世之名，未嘗附和。

魯超《今詞初集題辭》 《詩》三百篇，音節參差，不名一格。至漢、魏，詩有定則，而長短句乃專歸之樂府。此《花間》、《草堂》諸詞所托始歟？詞與樂府有同其名者，如《長相思》、《烏夜啼》是也；有同其名亦同其調者，如《望江南》是也。溯其權輿，實在唐人近體以前，而後之人顧目之爲詩餘，義何居乎？吾友梁汾常云：詩之體至唐而始盡，然不得以五七言律絕句爲古詩之餘也；樂府之變，得宋詞而始盡，然不得以長短句之小令、中調、長調爲古樂府之餘也。詞且不附庸于樂府，而謂肯寄閏于詩耶？【略】余惟詩以蘇、李爲宗，自曹、劉迄鮑、謝，盛極而衰。至隋時，風格一變，此有唐之正始所自開也。詞以溫、韋爲則，自歐、秦迄姜、史，亦盛極而衰。至明末，才情復暢，此昭代之大雅所由振也。

王象晉《重刻詩餘圖譜序》 詩亡而後有樂府，樂府亡而後有詩餘。詩餘者，樂府之派別，而後世歌曲之開先也。李唐以詩取士，爲律、爲古、爲排、爲絕、爲五七言、爲長短句，非不較若列眉。然此李唐之詩，非成周之詩也。詩餘一脈，肇自趙宋，列爲規格，塡以藻詞，一時文人才士，交相矜尚。或發抒獨得，或酬應鴻篇，或感慨今昔，或欣厭榮落。或柔態膩理，宣密締而寄幽情；或比物托興，圖節序而繪花鳥。憶美人者盼西方，思王孫者怨芳草。望西歸者懷好音，抱孤憤者賦楚些。譬照乘之珠，連城之玉，散在几席，晶光四射，爲有目人所共賞，有心人所共珍。豈不膾炙一時，流耀來裔哉！然可謂唐詩之餘，非周詩之餘也。宋崇寧間，命周美成等討論古音，比律切調，于時有十二律、六十家、八十四調，而柳屯田遂增至二百餘調。總之，以李青蓮之《憶秦娥》、《菩薩蠻》爲開山鼻祖。裔是而降，遂相祖述，靡不換羽移商，務爲艷冶靡麗之談，詩若蕩然無餘。究而言之，詩亡于周而盛于唐，詩盛于唐而餘于宋。總之，六聲本之天地，至情發之人心，音韻合之宮商，格調協之風會。風會一流，音響隨易，何餘非詩？何唐宋非周？謂宋之塡詞即宋之詩可也，即李唐成周之詩亦可也。

訥齋《白香詞譜箋敘》 樂府古詞，肇于漢魏，六代迄唐皆因之。斷題取義，各抒天籟，初無定譜。宋崇寧中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詞，協律爲詞。于是乎八十四調之譜，悉有成式。其後增衍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詞調日繁，而譜之律亦日嚴矣。是故工如美成，猶尚有未盡諧聲之議，況餘子哉？

《緝齋詩談》卷二 或問詞曲源流，予告以《離騷》爲祖，漢樂府爲宗。逮晚唐之綺麗，已至末流。宋人以淺語寫情，巧思鬬捷，加以金、元之踵事增華，一變爲套數，再變爲院本，三變爲南曲，而香艷柔脆之致極矣。但其措詞，必以男女失時抑鬱哀怨爲主，雖可以悅耳，實足以蕩心。

吳錫麒《佇月樓分類詞選自序》 古今體物之工，詞爲之最，才子言情之作，詞入乎微。《河滿》一聲，《淸平》三調，溫、李衍其密緒，周、柳暢其風流，南宋以還，厥聲斯競。

《古今詞論·毛稚黃詞論》 宋人詞才，若天縱之，詩才若天絀之。宋人作詞多綿婉，作詩便硬；作詞多蘊藉，作詩便露。作詞頗能用虛，作詩便實；作詞頗能盡變，作詩便板。

《七頌堂詞繹》　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扆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未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柳、康，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蓋非不欲勝前人，而中實枵然，取給而已，於神味處，全未夢見。

《填詞雜說》　學周、柳，不得見其用情處。學蘇、辛，不得見其用氣處。當以離處爲合。

又　徐師川「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歐陽永叔「強將離恨倚江樓，江水不能流恨去」。古人語不相襲，又能各見所長。

《遠志齋詞衷》　僻調之多，以柳屯田爲最。此外則周清眞、史梅溪、姜白石、蔣竹山、吳夢窗、馮艾子集中，率多自製新調，餘家亦復不乏。至如晁次膺、万俟雅言之依月按律，進詞應制，調名尙數百種未傳。曾覿、張掄、吳琚輩亦然。

又　詞有檃括體，有迴文體。迴文之就句迴者，自東坡、晦庵始也。其通體迴者，自義仍始也。

張惠言《詞選序》　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略】自唐之詞人，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王建、韓翃、白居易、劉禹錫、皇甫松、司空圖、韓偓，并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謔，競作新調，詞之雜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托魏晉，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蕩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名引一端，以取重于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于其間。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破析乖剌，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以至于今，四百餘年，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繁變，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　序曰：清眞，集大成者也。稼軒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碧山鑿心切理，言近指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穠摯，是爲四家，領袖一代。餘子犖犖，以方附庸。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游絲之罥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畢達，閱載千百，聲欬弗違，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寤，醞釀日久，冥發妄中。雖鋪叙平淡，摹繢淺近，而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爲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眞之渾化，余所望於世之爲詞人者，蓋如此。

又　論曰：清眞渾厚，正於鈎勒處見。他人一鈎勒便刻削，清眞愈鈎勒愈渾厚。耆卿鎔情入景，故淡遠。方回鎔景入情，故穠麗。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遜清眞者，辣耳。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筆。然清眞沈痛至極，仍能含蓄。子野清出處，生脆處，味極雋永。只是偏才，無大起落。晏氏父子，仍步溫、韋，小晏精力尤勝。西麓宗少游，徑平思鈍，鄉愿之亂德也。蘇、辛並稱，東坡天趣獨到處，殆成絕詣。而苦不經意，完璧甚少。稼軒則沈著痛快，有轍可循。南宋諸公，無不傳其衣鉢，固未可同年而語也。稼軒由北開南，夢窗由南追北，是詞家轉境。韓、范諸鉅公，偶一染翰，意盛足舉。其文雖足樹幟，故非專家。若歐公則當行矣。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爲清剛，變馳驟爲疏宕。蓋二公皆極熱中，故氣味吻合。辛寬姜窄，寬故容蘊，窄故鬬硬。白石號爲宗工，然亦有俗濫處（《揚州慢》：「淮左名都，竹西佳處。」），寒酸處（《法曲獻仙音》：「象筆鸞箋，甚而今，不道秀句。」），補湊處（《齊天樂》：「豳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敷衍處（《淒涼犯》：「追念西湖」上半闋），支處（《湘月》：「舊家樂事誰省。」），複處（《一萼紅》：「翠藤共，閑穿徑竹」，「記曾共、西樓雅集。」），不可不知。白石小序甚可觀，苦與詞複。若序其緣起，不犯詞境，斯爲兩美已。竹山有俗骨，然思力沈透處，可以起懦。碧山胸次恬淡，故《黍離》、《麥秀》之感，只以唱歎出之，無劍拔弩張習氣。詠物最爭托意隸事處，以意貫串，渾化無痕，碧山勝場也。詞以思筆爲入門階陛，碧山思筆，可謂雙絕，幽折處大勝白石。惟圭角太分明，反復讀之，有水清無魚之恨。梅谿才思，可匹竹山。竹山粗俗，梅溪纖巧，粗俗之病易見，纖巧之習難除。穎悟子弟，尤易受其熏染。余選梅溪詞多所割愛，蓋愼之又愼云。梅溪好用偷字，品格便不高。玉田才本不高，專恃磨礱雕琢，裝頭作腳，處處妥當，後人翕然宗

之。然如《南浦》之賦春水，《疏影》之賦梅影，逐韻湊成，毫無脈絡，而戶誦不已，眞耳食也。其他宅句安章，偶出風致，乍見可喜，深味索然者，悉從沙汰。筆以行意也，不行須換筆。換筆不行，便須換意。玉田惟換筆不換意。皋文不取夢窗，是爲碧山門逕所限耳。夢窗立意高取徑遠，皆非餘子所及。惟過嗜餖飣，以此被議。若其虛實並到之作，雖淸眞不過也。竹屋、蒲江，並有盛名。蒲江窘促，等諸自餁，竹屋硜硜，亦凡響耳。草窗鏤冰刻楮，精妙絕倫。但立意不高，取韻不遠，當與玉田抗行，未可方駕王、吳也。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初學琢得五七字成句，便思高揖晏、周，殆不然也。北宋含蓄之妙，逼近溫、韋，非點水成冰時，安能脫口即是？周、柳、黃、晁，皆喜爲曲中俚語，山谷尤甚。此當時之輭平勾領，原非雅音。若託體近俳，而擇言尤雅，是名本色俊語，又不可抹煞矣。雅俗有辨，生死有辨，眞僞有辨，眞僞尤難辨。稼軒豪邁是眞，竹山便僞。碧山恬退是眞，姜、張皆僞。味在酸鹹之外，未易爲淺嘗人道也。詞筆不外順逆返正，尤妙在複在脫。複處無垂不縮，故脫處如望海上三山妙發。溫、韋、晏、周、歐、柳，推演盡致，南渡諸公，罕復從事矣。東眞韻寬平，支先韻細膩，魚歌韻纏綿，蕭尤韻感慨，各具聲響，莫草草亂用。陽聲字多則沈頓，陰聲字多則激昂。重陽間一陰，則柔而不靡。重陽間一陽，則高而不危。韻上一字最要相發，或竟相貼，相其上下而調之，則鏗鏘諧暢矣。紅友極辨上去是已。上入亦宜辨，入可代去，上不可代去。入之作平者無論矣。其作上者可代平，作去者斷不可以代平。平去是兩端，上由平而之去，入由去而之平。上聲韻，韻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去入韻則上爲妙。平聲韻，韻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入次之。疊則聱牙，鄰則無力。雙聲疊韻字，要著意布置，有宜雙不宜疊，宜疊不宜雙處。重字則既雙且疊，尤宜斟酌。如李易安之「淒淒慘慘戚戚」，三疊韻六雙聲，是鍛鍊出來，非偶然拈得也。硬字軟字宜相間，如《水龍吟》等俳句尤重。領句單字，一調數用，宜令變化渾成，勿相犯。一領四五六字句，上二下三，上三下二句，上三下四，上四下三句，四字平句，五七字渾成句，要合調無痕。重頭疊腳、蜂腰鶴膝、大小韻，詩中所忌，皆宜忌之。積字成句，積句成段，最是見筋節處。如《金縷曲》中第四韻，煞上則妙，領下則減色矣。吞吐之妙，全在換頭煞尾。古人名換頭爲過變，或藕斷絲連，或異軍突起，皆須令讀者耳目振動，方成佳製。換頭多偷聲，須和婉，和婉則句長節短，可容攢簇。煞尾多減字，須峭勁，峭勁則字過音留，可供搖曳。文人卑塡詞爲小道，未有以全力注之者，其實專精一二年，便可卓然成家。若厭難取易，雖畢生馳逐，費煙楮耳。余少嗜此，中更三變。年逾五十，始識康莊。自悼冥行之艱，遂慮問津之誤。不揣淺陋，爲察察言。退蘇進辛，糾彈姜、張，剟刺陳、史，芟夷盧、高，皆足駭世。由中之誠，豈不或亮？其或不亮，然余誠矣。

《介存齋論詞雜著》 兩宋詞各有盛衰，北宋盛於文士，而衰於樂工。南宋盛於樂工，而衰於文士。

又 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然美成《蘭陵王》，東坡《賀新涼》，當筵命筆，冠絕一時。碧山《齊天樂》之詠蟬，玉潛《水龍吟》之詠白蓮，又豈非社中作乎？故知雷雨鬱蒸，是生芝菌，荆榛蔽芾，亦產蕙蘭。

又 近人頗知北宋之妙，然終不免有姜、張二字橫亘胸中。豈知姜、張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論詞之人，叔夏晚出，既與碧山同時，又與夢窗別派，是以過尊白石，但主淸空。後人不能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故，群聚而和之，幷爲一談，亦固其所也。

又 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既成格調求實，實則精力彌滿。初學詞求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裏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託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託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

《詞說》 詞家正軌，自以婉約爲宗。歐晏張賀，時多小令，慢詞寥寥，傳作較少。逮乎秦柳，始極慢詞之能事。其後淸眞崛起，功力既深，才調尤高，加以精通律呂，奄有衆長，雖率然命筆，而渾厚和雅，冠絕古今，可謂極詞中之聖。

又 宋代詞家，源出於唐五代，皆以婉約爲宗。自東坡以浩瀚之氣行之，遂開豪邁一派。南宋辛稼軒，運深沉之思於雄傑之中，遂以蘇辛並稱。他如龍洲、放翁、後村諸公，皆嗣響稼軒，卓卓可傳者也。嗣茲以降，詞家顯分兩派，學蘇辛者所在皆是。至淸初陳迦陵，納雄奇萬變於令慢之中，而才力雄富，氣概卓犖。蘇辛派至此可謂竭盡才人能事。後之人無可措手，不容作，亦不必作

也。

《西圃詞說》　洎宋崇寧間，立大晟樂府，有一十二律、六十家、八十四調，調愈多，流派因之以別，短長互見。迨金、元接踵，遂增至一百餘曲。相沿既久，換羽移商，宮調失傳，詞學亦漸紊矣。

又　魏塘曹學士云：「詞之爲體如美人，而詩則壯士也。如春華，而詩則秋實也。如夭桃繁杏，而詩則勁松貞柏也。」罕譬最爲明快。然詞中亦有壯士，蘇、辛也。亦有秋實，黃、陸也。亦有勁松貞柏，岳鵬舉、文文山也。選詞者兼收並採，斯爲大觀。若專尚柔媚，豈勁松貞柏反不如夭桃繁杏乎？

又　漁洋王司寇云：【略】詩之爲功既窮，而聲音之祕，勢不能無所寄，於是溫、韋生而《花間》作，李、晏出而《草堂》興，此詩之餘，而樂府之變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之屬是也。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詞之爲功，雖百變而不窮。《花間》、《草堂》尚已，《花庵》博而雜，《尊前》約以疎。《詞統》一編，稍撮諸家之勝。然詳於隆萬，略於啓禎，故又有《倚聲》續《花間》、《草堂》之後。

又　詩詞風氣，正自相循。貞觀、開元之詩，多尚淡遠。大曆、元和後，溫、李、韋、杜漸入《香奩》，遂啓詞端。《金荃》、《蘭畹》之詞，概崇芳豔。南唐、北宋後，辛、陸、姜、劉漸脫《香奩》，仍存詩意。元則曲勝而詩詞俱掩。

又　言情之作，易流於穢，此宋人選詞，多以雅爲尚。法秀道人語涪翁曰：「作豔詞當墮犂舌地獄。」正指涪翁一等體製而言耳。塡詞最雅，無過石帚，而《草堂詩餘》不登其隻字，可謂無目者也。

又　小調不學《花間》，則當學歐、晏、秦、黃。歐、晏蘊藉，秦、黃生動，一唱三歎，總以不盡爲佳。清眞以短調行長調，滔滔莽莽，嫌其不能盡變。至姜、史、高、吳，而融篇煉句琢字之法，無一不備矣。

又　雲間諸公，論詩宗初盛，論詞宗北宋，此其能合而不能離也。夫離而得合，乃爲大家。若優孟衣冠，天壤間只生古人已足，何用有我？

又　今人論詞，動稱辛、柳，不知稼軒詞以「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爲最，過此則頹然放矣。耆卿詞以「關河冷落，殘照當樓」與「楊柳岸、曉風殘月」爲佳，非是則淫以褻矣。此不可不辨。

又　白石而後，有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効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

又　詞始於唐，盛於宋，南北歷二百餘年，畸人代出，分路揚鑣，各有其妙。至南宋諸名家，倍極變化。蓋文章氣運，不能不變者，時爲之也。於是竹垞遂有詞至南宋始工之說。惟漁洋先生云：「南北宋止可論正變，未可分工拙。」誠哉斯言，雖千古莫易矣。

又　陳眉公曰：「幽思曲想，張、柳之詞工矣，然其失則俗而膩也。傷時弔古，蘇、辛之詞工矣，然其失則莽而俚也。兩家各有其美，亦各有其病。」斯爲詞論之至公。

又　竹垞朱檢討云：宋人編集歌詞，長者曰慢，短者曰令，初無中調、長調之目。自顧從敬編《草堂詞》，以臆見分之，後遂相沿，殊爲牽率。

又　宋人詞集大約無題。自《花庵》、《草堂》，增入「閨情」、「閨思」、「四時景」等，深爲可憎。

又　華亭宋尚木徵璧曰：「吾於宋詞得七人焉，曰永叔秀逸，子瞻放誕，少游清華，子野娟潔，方回鮮清，小山聰俊，易安妍婉。若魯直之蒼老，而或傷於頹。介甫之劖削，而或傷於拗。無咎之規檢，而或傷於樸。稼軒之豪爽，而或傷於霸。務觀之蕭散，而或傷於疎。此皆所謂我輩之詞也。苟舉當家之詞，如柳屯田哀感頑豔，而少寄托。周清眞蜿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叙整齊，而乏深邃。其外則謝無逸之能寫景，曾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壯采，張安國之能用意，万俟雅言之能協律，劉改之之能使氣，曾純甫之能書懷，吳夢窗之能疊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蔣竹山之能作態，史邦卿之能刷色，黃花庵之能選格，亦其選也。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紛如，難以概述矣。」

又　彭羨門云：「詞家每以秦七、黃九稱，其實黃不及秦遠甚。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不可掩。」

又　詞家多翻詩意入詞，雖名流不免。吾常愛李後主《一斛珠》末句云：「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楊孟載《春繡》絕句云：「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吐碧窗。」此卻翻詞入詩，彌子瑕竟效顰於南子。

又　詞中本色語，如李易安「眼波才動被人猜」，蕭淑蘭「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戀伊」，孫光憲「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嚴次山「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見分攜處」，觀此種句，即可悟詞中之眞色生香。且「怕人留戀伊」，「爲怕見分攜處」，兩「怕」字用來妙不可言，若用一「恐」字，亦未嘗說不去，然毫釐差，則千里謬矣。蓋詞中雅俗字，原可互相勝負，非文理不背，即可通用，此僅可爲解人道也。

焦循《董晉卿綝雅詞跋》　詞之有《花間》、《尊前》，猶詩之有漢魏六朝也。其北宋則初盛也，其南宋則中晚也。蓋樂府之義，至唐而絕，遂遁而歸于詞。南宋之詞，漸遠于詞矣，又遁而歸于曲，故元明有曲而無詞。蓋詩亡而詞作，詞亡而曲作。詩無性情，既亡之詩也；詞無性情，既亡之詞也；曲無性情，既亡之曲也。拾枯骨朽革而繪以丹青，且刺之曰：吾惡夫人之有性情，但爲之枯骨朽革，不亦災怪矣乎？《三百篇》無非性情，所以可興、可怨、可觀、可群，至宋人，始疑其淫奔也而刪之。論詞欲舍《花間》、《尊前》，不猶王柏之徒，欲舉《桑中》、《鶉奔》之篇，一舉而去之乎？

《銅鼓書堂詞話》　宋人落梅詞，名句甚夥。如《高陽臺》一解賦落梅者，吳夢窗云：「宮粉雕痕【略】」，李篔房云：「竹裏遮寒【略】」，李秋崖云：「門掩香殘【略】」。三人寫落梅之情景魂魄各有不同。其雅正澹遠，柔婉深長之處，令人可思可詠。

《雕菰樓詞話》　詞調愈平熟，則其音急，愈生拗，則其音緩。急則繁，其聲易淫，緩則庶乎雅耳。如蘇長公之「大江東去」，及吳夢窗、史梅溪等調，往往用長句。同一調而句或可斷若此，亦可斷若彼者，皆不可斷。而其音以緩爲頓挫，字字可頓挫而實不必斷。倚聲者易于爲平熟調，而艱于爲生拗調。明乎緩急之理，而何生拗之有？

又　毛大可稱詞本無韻，是也。偶檢唐、宋人詞，如杜安世《賀聖朝》用計(霽)媚(寘)待(賄)愛(隊)。姜夔《鬲溪令》用人鄰(眞)陰尋(侵)雲(文)盈(庚)。陸游《雙頭蓮》用寄驥(寘)氣(未)水里(紙)逝(霽)。顏博文《品令》用落薄(藥)角(覺)。秦觀《品令》用得織(職)喫(錫)日(質)不(物)惜(陌)。韋莊《應天長》用語午(語)否(有)。晁補之《梁州令》用淺(銑)遍(霰)臉(儉)緩(旱)願(願)盞(潸)遠(阮)。劉過《行香子》用快(卦)在(賄)賽(隊)蓋(泰)。蔣捷《探春令》用處去(御)淚(寘)指(紙)住(遇)。蘇軾《瑤池燕》用陣(震)困(願)問(關)粉(吻)。柳永《引駕行》用暮(遇)舉(語)覩(虞)處去(御)負(有)。辛棄疾《東坡引》用怨(願)面(霰)雁(諫)斷(翰)滿(旱)。王安中《步蟾宮》用闕(月)叶(葉)節(屑)業(洽)。方千里《側犯》用靚(敬)定(徑)靜(梗)迥。晁補之《陽關引》用噎(屑)葉(葉)月(月)闊(曷)。柳永《鎭西》用入(黠)絕(屑)月(月)。蘇軾《皀羅特髻》用得(職)客(陌)結(屑)合(合)滑(黠)覓(錫)。石孝友《驀山溪》用燕(霰)散(旱)軟(銑)染(儉)半(翰)盼(諫)晚(阮)。柳永《秋夜月》用散(旱)面(霰)歎(翰)限(潸)怨(願)遠(阮)。周紫芝《感皇恩》用會(泰)繫(霽)子(紙)地(寘)。呂渭老《握金釵》用趁(震)盡(軫)粉(吻)損(阮)永(梗)。趙德仁《醉春風》用近(吻)問(問)信(震)穩(阮)恨(願)。蘇軾《勸金船》用客(陌)識(職)月(月)卻(藥)節(屑)插(洽)。吳文英《淒涼犯》用闊(曷)葉(葉)溼(緝)合(合)骨(月)怯(洽)。王沂孫《露華》用格(陌)色(職)拂(物)骨(月)出(質)。杜安世《玉闌干》用景(梗)盡(軫)浸(沁)信(震)定(徑)。晁補之《尾犯》用隱(吻)興(徑)韻(問)映(敬)信(震)景(梗)艇(迥)。吳文英《垂絲釣》用掩(儉)豔(豔)澹(勘)鑑(陷)減蘸。晁補之《下水船》用繫(霽)起(紙)墜(寘)珮(隊)。毛滂《于飛樂》用林(侵)樽(元)清(庚)春(眞)。柳永《引駕行》用征(庚)村(元)亭(青)凝(蒸)。按唐人應試用官韻，其非應試，如韓昌黎《贈張籍》詩，以城堂江庭童窮一韻，則庚青江陽東通協，不拘拘如律詩也。至於詞，更寬可知矣。秦觀《品令》云：「掉又臞，天然箇品格，於中壓一。簾兒下、時把鞋兒踢。語低低、笑咭咭。」柳永《迎春樂》云：「近來憔悴人驚怪，爲別相思瘦。」劉過《行香子》亦用瘦字云：「匆匆去得忒瘦，這鏡兒也不曾蓋。千朝百日不曾來，沒這些兒個采。」蔣捷《秋夜雨》云：「黃雲水驛笳噎，吹人雙鬢如雪。愁多無賴處，漫碎把、寒花經撼。」凡此皆用當時鄉談里語，又何韻之有？

張載華《詞綜偶評跋》　蒿廬夫子於課讀之暇，謂詞肇於唐，盛於宋，接武於金、元。

《填詞雜說》　小令中調有排蕩之勢者，吳彥高之「南朝千古傷心事」、范希文之「塞下秋來風景異」是也。長調極狎昵之情者，周美成之「衣染鶯黃」、柳耆卿之「晚晴初」是也。于此足悟偸聲變律之妙。

《蓮子居詞話》卷一　唐七言絕歌法，若《竹枝》、《柳枝》、《清平調》、《雨淋鈴》、《陽關》、《小秦王》、《八拍蠻》、《浪淘沙》等闋，但異其名，即變其腔。至宋而譜之，存者獨《小秦王》耳。故東坡《陽關曲》借《小秦王》之聲歌之。《漁隱

叢話》云：《小秦王》必雜以虛聲乃可歌。此即《樂府指迷》所謂教師唱家之有襯字。其中二十八字爲正格，餘皆格外字，以取便於歌，如古樂府妃呼豨云云。凡七言絕皆然，不獨《小秦王》也。元人歌《陽關》衍至一百餘字，想亦借《小秦王》之聲，非當時裂笛之舊已。

又　今詩餘如《點絳脣》次句，東坡云：「今年身健還高宴。」吳琚云：「故人相遇情如故。」舒亶云：「翠花風轉花隨輦。」本七字句，而中間健字、遇字、轉字用韻，亦句中韻。元應次蘧、蕭允之作皆然。此例仿《毛詩》。

又　詞有借叶，借叶有二。否讀府，北讀卜，從方言也。唐及兩宋多有之。若辛幼安歌麻合用，篠有合用，則用古韻。大抵前人韻有不合處，以二者通之，靡不合也。

又　借叶之說興而韻益紊。任取兩宋人所借之韻，因而旁通遞轉，縱逸無歸，古響方音，錯雜並奏，詞又何貴乎韻？所以爲是言者，蓋以著兩宋詞，亦有此例，不獨古經騷賦詩也。家數既殊，體裁斯判，且又止此數字庶幾近之。而有才者，本韻自足，何必然也？

又　《醉翁操》本琴曲，今入詞，傳詞亦止蘇、辛兩首。

又　山谷云：「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通叟云：「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碧山云：「怕此際春歸，也過吳中路。君行到處，便快折河邊千條翠柳，爲我繫春住。」三詞同一意，山谷失之笨，通叟失之俗，碧山差勝。終不若元梁貢父云「拚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裏春歸」爲灑脫有致。

又　古來詞不全者，後蜀主孟昶《洞仙歌令》，花蕊夫人《采桑子》，宋司馬棫女鬼《黃金縷》，戴復古妻《祝英臺近》，無名子《唐多令》，明張紅橋《蝶戀花》，小青《南鄉子》。

又卷二　以方言合韻，不獨林外詞。韓玉《賀新郎》，《卜算子》，程珌《滿庭芳》，《減字木蘭花》，趙長卿《水龍吟》，與黃魯直「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笛」，借叶瀘邛間音，均詞家用韻變例。

又卷三　竹汀先生《養新錄》記宋人同姓名者：曹輔、王存、吳革、王襄、劉通、王淮、王著、王明、王貴、安守忠、李維、李若谷、蘇紳、黃震、王珪、王琪、王鞏、田敏、王雱、陳升之、蔡抗、趙鼎、李浩、王資、王彥升、王佐、孫奕、楊朴、史炤、王堯臣、張觀、胡銓、張震、郭京、劉藻、張琬、李常、王安國、張林、張維、李定、張永德、張昭遠、王應麟、李祥、王杲、張廷翰、王延德、徐自明、陳均、楊萬里、王倫、葉適、王化基、張奎、章甫、何逢原、朱申、李珏、張順、張忠、鄭湜、王洙、王綯、王古、黃裳、黃定、彭乘、張體仁、徐奭、王炎、呂好問、陳造、王汾、王逵。凡七十有五，獨不及張先。兩張先俱字子野，尤奇。

又卷四　詞至南宋，始極其工。秀水創此論，爲明季人孟浪言詞者示救病刀圭，意非不足。夫北宋也，蘇之大，張之秀，柳之艷，秦之韻，周之圓融，南宋諸老，何以尚茲？

《樂府餘論》　宋元之間，詞與曲一也。以文寫之則爲詞，以聲度之則爲曲。晁無咎評東坡詞，謂「曲子中縛不住」，則詞皆曲也。《度曲須知》，《顧曲雜言》，論元人雜劇，皆謂之詞。元人《綦斐軒詞林韻釋》爲北曲而設，乃謂之詞韻，則曲亦詞也。《能改齋漫錄》載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東坡以爲語清麗，恨其曲度不傳，加數語以《浣溪沙》歌之。則古人詞，必有曲度也。人謂蘇詞多不諧音律，則以聲調高逸，驟難上口，非無曲度也。（如今俗工，不能度《北西廂》之類。）北宋所作，多付箏琶，故嘽緩繁促而易流。南渡以後，半歸琴笛，故滌蕩沈渺而不雜。《白雪》之歌，自存雅音，《薤露》之唱，別增俗樂。則元人之曲，遂立一門，弦索蕩志，手口慆心。於是度曲者，但尋其聲，製詞者，獨求於意，古有遺音，今成絕響。在昔錢唐妙伎，改「畫閣斜陽」，饒州布衣，譜「橋邊紅藥」。文章通絲竹之微，歌曲會比興之旨。使茫昧於宮商，何言節奏，苟滅裂於文理，徒類啁啾。爰自分馳，所滋流弊。茲白石尚傳遺集，玉田更有成書。點畫方迷，指歸難見。惟先求於凡耳，藉通四上之原，還內度於寸心，庶有萬一之得。

《填詞淺說》　自度新曲，必如姜堯章、周美成、張叔夏、柳耆卿輩，精於音律，吐辭即叶宮商者，方許製作。

又　詞禁諸條，亦須活看。如「一聲不許四用」一條，查程垓《江城梅花引》詞「睡也睡也睡不穩」，又王觀詞「恐極恨極襲玉蕊」，又蔣捷詞「夢也夢也夢不到」，均連用七仄字，乃此調定格，斷不可易。至若陸游《繡鍼停》詞「卻恐自說著」，高觀國《玲瓏四犯》詞「此意待寫翠牋」，周邦彥《西河》詞「酒旗戲鼓甚處市」，陳允平《西河》詞「買花問酒錦繡市」，秦觀《金明池》詞「過三點兩點細雨」，曹勛《醉思仙》詞「按鏤板緩拍」，葛長庚《十二時慢》詞「一歲復一歲」，辛棄疾《蘭陵王》詞「紉蘭結佩帶杜若」，鄭意娘《勝州令》詞「傅粉在那裏」，皆

用五仄字。蘇軾《醉翁操》詞「翁今爲飛仙」，史達祖《壽樓春》詞「裁春衫尋芳」，「自少年消磨疎狂，算玉簫猶逢韋郎」，皆連用五平字。而陳亮《彩鳳飛》詞「經綸自入手，不了判斷」二句，連用七仄字。蘇軾《賀新郎》詞「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蔌蔌」三句，連用十一仄字。其餘四仄四平，指不勝屈，豈能盡諧律呂？恐其中不無尚可商榷者。又「入聲三用」一條，若程垓《摘紅英》詞「殢紅偎碧，惜惜惜」，「幾時來得，憶憶憶」，陸游《釵頭鳳》詞「幾年離索，錯錯錯」，「錦書難託，莫莫莫」，皆連用一韻四入字。呂渭老《惜分釵》詞「暝色連空重重，近日情悰忡忡」，「無計遲留休休，清夜濃愁悠悠」，皆四平連用。唐氏答陸游《擷芳》詞「獨語斜闌，難難難」，「咽淚妝歡，瞞瞞瞞」，則五平連用。且四平一韻，此亦定格如是，不能改也。至無關格調者，仍宜細心點勘，去其太甚，勿令讀者礙眼，歌者礙口可也。

《**雙硯齋詞話**》 評梅花詩者，以庾子山之「枝高出手寒」，蘇子瞻之「竹外一枝斜更好」，林君復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爲千古絕調。余謂詞亦有之。朱希眞之「引魂枝消瘦一如無，但空裏疏花數點」，姜石帚之「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一狀梅之少，一狀梅之多，皆神情超越，不可思議，寫生獨步也。

《**問花樓詞話**》 詞家言蘇、辛、周、柳，猶詩歌稱李、杜，駢體舉庾、徐，以爲標幟云爾。無論三唐五季，佳詞林立。即論兩宋，廬陵翠樹，元獻清商，秦少游「山抹微雲」，張子野「樓頭畫角」，竹屋之幽蒨，花影之生新，其見於《草堂》、《花間》，不下數百家。雖藻采孤騫，而源流攸別。安得有綜博之士，權輿三李，斷代南渡，爲唐宋詞派圖？爰黜淫哇，以崇雅制，詞學其日昌矣乎。

又 人有恆言，唐詩、宋詞、元曲三者，就其極盛言之，風氣所開，遂成絕詣。

又 文人輕薄，動以文字爲戲。其流也，揭帖搆污，艷詞宣穢，詞曲一道，風雅掃地矣。

又 歐陽公，宋代大儒，詩文外，喜爲長短調。凡小詞多同時人作，公手輯以存者，與公無涉。一時忌公者，藉口以興大獄。司馬溫公，兒童走卒，咸共尊仰。輕薄子揑造艷詞，以爲公作，轉相傳誦，小人之無忌憚如此。至乃趙明誠妻易安居士，黃尚書妻惠齋居士，皆以人才藻蒙污。易安文詞，具在其全集中，《雅雨堂金石錄序》，曾爲之辨。近世俞君理初，就易安全集考證年月，引據舊聞，力爲昭雪。易安獲謗之由，始白於世。惠齋居士胡氏，始以尚書與趙師睪有隙，繼以指摘碑文。師睪守臨安，惠齋前卒，遂坐罪其門客，斥罷尚書。先廣文云：南渡風氣，每借端閨闈，陷人于罪。流傳至今，耳食者引爲故實，可慨之尤甚者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二** 唐宋歌曲，每以邊地爲名，如甘州、伊州、涼州，皆隸今之甘肅，其人宜善歌，顧無聞焉。

又卷七 詞有因人而重，如杜祁公之《滿江紅》，韓蘄王之《南鄉子》，其天眞流露處，足與經濟事功相映發，不當以工拙計。故堯薌宗伯《詞綜補遺》亟登之，顧搜采尚有未及。如李衛公（德裕）之《步虛詞》，楊文公（億）之《少年遊》，曾文定（鞏）之《賞南枝》，蔡忠惠（襄）之《好事近》，蘇文定（轍）之《漁家傲》，謝文節（枋得）之《沁園春》，即以詞論，亦工於杜、韓。

又 自《四庫》館開，宋金元詞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次第集出。天下遺書，亦漸流布，故多竹垞太史所未見。乃《補遺》一書，成於道光間，亦多未錄。如曹勛《松隱集・聲聲令》云：「梅風吹粉【略】。」《解蹀躞》云：「雨過池臺秋靜【略】。」《松梢月》云：「院靜無聲【略】。」王質《雪山集・虞美人》云：「翠陰融盡毿毿雪【略】。」種荷《無月不登樓》云：「池塘生春草【略】。」中秋飲南樓呈范宣撫《水調歌頭》云：「細數十年夢【略】。」呂勝己《渭川集・長相思》云：「展顰蛾【略】。」《謁金門》云：「嗟久客【略】。」《木蘭花慢》云：「殘紅吹盡了【略】。」王寂《拙軒集・點絳脣》云：「疎雨池塘【略】。」《採桑子》云：「西風吹散揚州夢【略】。」《減字木蘭花》云：「羽書催去【略】。」《紅袖扶》云：「風拂冰簷【略】。」勛字公顯，陽翟人，宣和中官閤門宣贊舍人。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乾道中，官樞密院編修。勝己字季克，邵武人，淳熙中知沅州，罷歸。寂字元老，玉田人，金天德中進士，歷官中都路轉運使，謚文肅。

《**憩園詞話**》**卷一** 說詞之書，宋世至爲繁富，類皆散見於雜著中。惟明人楊升庵始以《詞話》名書。康熙四十六年，御選《歷代詩餘》，附《詞話》十卷，自唐迄明，罔不薈萃類列，並采錄詞人姓氏里秩，別彙爲篇，可謂集詞話之大成，備騷壇之盛事矣。

又 詞學肇自隋、唐，盛於兩宋。崇寧間設大晟樂府，命周美成等諸詞人討論古今，撰集樂章，每一調成，即可播之弦管。於時有五聲八音十二律七均八十四調，後增至百餘，換羽移商，品目詳具。迨南渡之末，張叔夏已有舊譜

零落之歎。至元季盛行南北曲，競趨製曲之易，益憚塡詞之艱，宮調遂從此失傳矣。

又　宋詞暗藏短韻，最易忽略。如《惜紅衣》換頭二字，《木蘭花慢》前後段第六七句平平二字，《霜葉飛》起句第四字，皆應藏暗韻。此外似此者尙不少，換頭二字尤多。雖宋詞未必盡同，然精律者所製，則必用暗韻。【略】宋詞中有同體而字數有多寡者，即融洽引伸之故。所謂兢兢尺寸，專就字之多寡言之。余更爲進一解，凡名詞之四聲，亦應極意摹仿。試觀方千里、楊澤民、陳西麓、王碧山等和清眞詞，四聲相同者十居七八，此中即寓定律。宋人多明宮調，其謹愼尙如是。今去古益遠，安可不恪遵之？

又　宋詞用韻有三病，一則通轉太寬，二則雜用方音，三則率意借協。故今之作詞者，不可以宋詞用韻爲據。

又　宋人有俳優一體，降格而甘比於伶官，誤人非淺。如《詞律》所列黃山谷《望遠行》、《少年心》各一闋，《鼓笛令》二闋，石孝友《惜奴嬌》二闋，庸惡陋劣，其猥褻幾似淫詞，怫心刺目。故於重刊時注明刪除，免誤後人，兼爲二公解穢。

《**左庵詞話**》**卷上**　詞家昉於宋代，然只柳屯田、周美成爲解音律，其詞猶未盡工。姜白石、吳夢窗諸人，尙爲未解音律，而頗多佳作。以是知詞固非樂工所能。

又　宋沈義父所著《樂府指迷》，元張炎所著《詞源》，陸輔之所著《詞旨》，法律講明特備，不可不讀。萬紅友《詞律》，不過備載各調，詞家妙處，卻少所發明。

又　詞以意趣爲主，意趣不高不雅，雖字句工穎，無足尙也。意能迴不猶人最佳。東坡詞最有新意，白石詞最有雅意。

又　《詞林正韻》有云：入聲作三聲，詞家多承用。如晏幾道《梁州令》：「莫唱陽關曲。」曲字作邱雨切，叶魚虞韻。柳永《女冠子》：「樓臺俏似玉。」玉字作于句切。又《黃鶯兒》：「暖律潛催幽谷。」谷字作令五切，皆叶魚虞韻。晁補之《黃鶯兒》：「兩兩三三修竹。」竹字作張汝切，亦叶魚虞韻。黃庭堅《鼓笛令》：「眼廝打過如拳踢。」踢字作他禮切，叶支微韻。辛棄疾《丑奴兒慢》：「過者一霎。」霎字作雙鮓切，叶家麻韻。杜安世《惜春令》：「悶無緒，玉簫拋擲。」擲字作徵移切，叶支微韻。張炎《西子妝慢》：「遙岑寸碧。」碧字作邦彼切，亦叶支微韻。又《徵招》換頭：「京洛染淄塵。」洛字須韻，作郎到切，叶蕭豪韻。此皆以入聲作三聲而押韻也。又有作三聲而在句中者，如歐陽修《摸魚兒》：「憾人去寂寂，鳳枕孤難宿。」寂寂叶精妻切。柳永《滿江紅》：「待到頭，終久問伊著。」著字叶池燒切。又《望遠行》：「斗酒十千。」十字叶繩知切。蘇軾《行香子》：「酒斟時須滿十分。」周邦彥《一寸金》：「便入魚鉤樂。」十字入字同。李景元《帝臺春》：「憶得盈盈拾翠侶。」拾字亦同。周邦彥又有《瑞鶴仙》：「正值寒食。」值字叶征移切。秦觀《望海潮》：「金谷俊游。」谷字叶公五切。又《金明池》：「才子倒玉山休訴。」玉字叶語居切。吳文英《無悶》：「鸞駕弄玉。」玉字同。黃庭堅《品令》：「心下快活自省。」活字叶華戈切。辛棄疾《千年調》：「萬斛泉。」斛字叶紅姑切。呂渭老《薄倖》：「攜手處，花明月滿。」月字叶胡靴切。姜夔《暗香》：「舊時月色。」吳文英《江城梅花引》：「帶書傍月自鉏畦。」兩月字同。万俟雅言《梅花引》：「家在日邊。」日字叶人智切。又《三臺》：「餘香更酒冷，踏青路。」踏字叶當加切。方千里《瑞龍吟》：「暮山翠接。」接字叶茲野切。又《倒犯》：「樓閣參差簾櫳悄。」閣字叶岡懊切。陳允平《應天長》：「曾慣識凄涼岑寂。」識字叶傷以切。周密《醉太平》：「眉鎖額黃。」額字叶移介切。如此類不可悉數，故用其以入作三聲之例，而末仍列入聲五部，則入聲既不缺，而入作三聲者皆有切音，人亦知有限度，不能濫施以自便。

又　宋人詞有以方音爲叶者，如黃魯直《惜餘歡》，閣合同押。林外《洞仙歌》，鎖考同押。曾覿《釵頭鳳》，照透同押。劉過《轆轤金井》，淄倒同押。吳文英《法曲獻仙音》，冷向同押。陳允平《水龍吟》，草驟同押，皆以土音叶韻，不可爲法。

又　有借音數字，宋人習用之。如柳永《鵲橋仙》：「算密意幽歡，盡成孤負。」負字叶方佈切。辛棄疾《永遇樂》：「凭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否字叶方古切。趙長卿《南鄉子》：「要底圓兒糖上浮。」浮字叶房逋切。周邦彥《大酺》：「況蕭素青蕪國。」國字叶古六切。潘元質《倦尋芳》：「待歸來碎揉花打。」打字叶當雅切。姜白石《疏影》：「但暗憶江南江北。」北字叶逋沃切。韓玉《曲江秋》，亦用國北叶屋沃韻。吳文英《端正好》：「夜寒重、長安紫陌。」陌字叶末各切。《燭影搖紅》：「相間金茸翠畝。」畝字叶忙補切。蔣捷《女冠子》：「羞與鬧娥兒爭耍。」耍字叶霜馬切。此類略舉數家，已見一斑。

又卷下　作詞須用詞眼，如潘元質之「燕嬌鶯姹」，李易安之「綠肥紅瘦」、「龍柳嬌花」，夢窗之「醉雲醒月」，碧山之「桃雲研雪」，梅溪之「柳昏花暝」，竹屋之「玉嬌香怨」，西林之「柳腴花瘦」，秋岑之「燕昏鶯曉」、「漁煙鷗雨」，可竹之「翠嬌紅妒」、「愁煙恨粉」，樓君亮之「月約星期」，玉田之「雨今雲古」，東澤之「恨煙愁雨」，梅心之「燕窺鶯認」皆是。

又　詞中用事最難，要體認着題，融化不澀。如東坡《定風波》：「破帽多情卻戀頭。」用龍山落帽事。《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疏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皆用事不爲事所使，自不落呆相。

又　詞中詠節序，須脫俗，率要有意境。如美成《解語花》賦元夕云：「風銷焰蠟【略】。」梅溪《東風第一枝》，賦立春云：「草腳愁蘇【略】。」可謂辭意兼美，非空泛塡寫景物者神味索然。

《詞學集成》卷一　詩自唐以後無歌者，詞自宋以後無歌者，元曲出而古樂亡。如黃河南徙，今且奪淮入海之路。古近體詩，黃奪淮也，謂之黃而不謂之淮。詞則碣石黃河之故道，其蹤跡知之者鮮矣。

又　六合徐燾《水雲樓詞序》云：「【略】太白、飛卿，實導先路，南唐、兩宋，蔚成巨觀。玉宇高寒，子瞻將其忠愛。斜陽煙柳，壽皇識爲怨誹。朝野不少賞音。元人雜以俳優，明人決裂阡陌，淫哇日起，正始胥亡，高論鄙之。」【略】詒案：「元人雜以俳優，明人決裂阡陌」二語，詞之壞于明，而實壞于元。俳優竄而大雅之正音已失，阡陌開而井田之舊跡難尋。夫詞變爲曲，猶詩變爲詞，非製曲之過，乃塡詞之過。然曲之粗鄙，製曲者取悅于俗耳，則元人不得辭其責矣。

又　毛稚黃曰：「南曲將開，塡詞先之，《花間》、《草堂》是也。北曲將開，絃索先之，董解元《西廂記》是也。《西廂》即北人塡詞，然塡詞盛於宋，至元末明初，始有南曲，其接續也甚遙。弦索調生于金，而入元即有北曲，其接續也相踵。斯又聲音氣運之微，殆有不可臆測者。」

又　詩與詞本同一源，詩盛於唐，詞盛于宋，亦物莫能兩大之理。

又　詒案：比詞於詩，原可以初盛中晚論，而不可以時代後先分。如南唐二主似唐之初，秦、柳之瑣屑，周、張之纖靡，已近於晚。北宋惟李易安差強人意。至南宋白石、玉田，始稱極盛，而爲詞家之正軌。以辛擬太白，以蘇擬少陵，尙屬閏統。竹山、竹屋、梅溪、碧山、夢窗、草窗，則似中唐退之、香山、昌谷、玉溪之各臻其極。晚唐之詩，未可厚非。元明之詞不足道，本朝朱、厲步武姜、張，各有眞氣，非明七子之貌襲。其能自樹一幟者，其惟《飲水》一編乎。

又　趙艮甫（函）《碎金詞叙》云：宋詞以淸眞、白石、草窗、玉田四家爲正宗。淸眞典掌大晟，白石自訂詞曲，草窗詞名《笛譜》，玉田《詞源》一書，所論律呂最精。凡此四家之詞，無不可歌。其餘則或可歌，或不可歌，不過按調塡詞，於四聲不盡諧協，遑論九宮。

又卷二　秀水杜小舫觀察（文瀾）《詞律校勘記序》云：詞學始於唐，盛於宋，有一定不移之律，亦有通行共習之書。南宋時修內司所刊《樂府混成集》，巨帙百餘，周草窗《齊東野語》，稱其古今歌調之譜，靡不備具，而有譜無詞者，實居其中。故當日塡詞家雖自製之腔，亦能協律，由於宮譜之備也。元明以來，宮調失傳，作者腔每自度，音不求諧，于是詞之體漸卑，詞之學漸廢，而詞之律則更鮮有言之者。

又卷三　萬氏《詞律發凡》云【略】。周、柳、万俟等之製腔造譜，皆按宮調，故協於歌喉，播諸弦管。以迨白石、夢窗輩，各有所創，未有不悉音理而可造格律者。

又　元人變詞爲曲，而歌詞者鮮，故詞之律亡。

又卷四　夫宋人之詞，皆可入樂。韻爲天籟，未有四聲以前，《三百篇》未有無韻者，豈唐宋以後入樂之文而不用韻乎？況宋人自度腔皆可歌，後人不得其傳。至辛、蔣以豪邁之語，爲變徵之音，如今弦笛，腔愈低則調愈促，聲高則調高，何礙吟歎之有？

又卷五　宋人論作詞，已以淸空爲圭臬矣。

又　以夢窗之才，尙不免質實之弊，後之尙詞藻者，可知矣。揚秦而抑柳，以辛劉爲別派，自是確論。

又　陳曼生（鴻壽）《衡夢詞序》云：「夫流品別則文體衰，摘句圖而詩學蔽。《花庵》淫縟，爭價一字之奇；《草堂》噍殺，矜惜片言之巧。繆道乖典，鮮能圓通。是以耆卿騫翮於津門，邦彥厲響於照碧，至北宋而一變。石帚、玉田，理定而摛藻；梅溪、竹山，情密而引詞，詞至南宋又一變矣。」詒案：論書者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詞自太白創始，至南唐而極盛，溫潤綺麗，後鮮其倫。南

北二宋，其文中之八家乎。

又　蔡小石（宗茂）《拜石詞序》云：「詞勝於宋，自姜、張以格勝，蘇、辛以氣勝，秦、柳以情勝，而其派乃分。然幽深窅眇，語巧則纖，跌宕縱橫，語粗則淺。異曲同工，要在各造其極。」詒案：此以蘇、辛、秦、柳與姜、張并論，究之格勝者，氣與情不能逮。

又　華亭宋尚木（徵璧）曰：「吾於宋詞得七人焉【略】。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紛如，難以概述。夫各因其資之所近，苟去前人之病，而務用其長，必賴後人之力也夫。」詒案：舉宋人詞不下數十家，可謂崇論閎議矣。而不及碧山、竹屋、玉田、草窗，何也？其評語亦不甚允當。觀「詞至南宋而敝」一語，非篤論矣。

又　汪稚松云：「茗苛《詞選》，張皋文先生意在尊美成，而薄姜、張。至蘇、辛僅爲小家，朱、厲又其次者。其詞貴能有氣，以氣承接，通首如歌行然。又要有轉無竭，全用縮筆包舉時事，誠是難臻之詣。」（詒）案：常州派近爲詞家正宗，然專尊美成。今取美成詞讀之，未能造斯境也。

又　郭頻伽云：「詞家者流，源出於《國風》，其本濫於齊梁。自太白以至五季，非兒女之情不道也。宋之樂用於慶賞飲宴，於是周、秦以綺靡爲宗，史、柳以華縟相尚，而體一變。蘇、辛以高世之才，橫絕一時，而憤末廣厲之音作。姜、張祖騷人之遺，盡洗穠艷，而清空婉約之旨深。自是以後，雖有作者，欲別見其道而無由。然寫其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所近，千曲萬折，以赴聲律，則體雖異，而其所以爲詞者無不同也。」

又　詞章之學，漢宋諸儒所不屑道。淫詞艷語，有害於人心風俗不少，未始非秦七、黃九階之厲，此姜、張所以獨有千古也。

又卷六　郭頻伽云：「文章之事，各有所出，亦有所極。唐人以詩爲樂章，尚有溫李之詞。五代及宋，別爲一體。至南渡諸家，分刌合度，律呂精嚴，其矩矱森然秩然。一時爲之渠帥者，皆有好古絕俗之姿，蕭遠超邁之氣，而又於他文不工，獨工爲此事，故其道大備。」

又　陳叙云：「詞以韻流，當效玉田之雅；詞以情勝，須兼竹屋之癡。」

又卷七　王阮亭云：「或問詩詞分界，余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定非香奩詩。『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定非草堂詞。」詒案：《會眞記》之「碧雲天，黃花地」，非即范文正之「碧雲天，紅葉地」乎？詩詞曲三者之意境各不同，豈在字句之末？

又　吳縣曹稼山琦《玉壺買春詞序》【略】海以大之有蘇，淵以沈之有張，濤以雄之有稼軒，平以遠之有竹屋，瀫紋蜃氣以綺之有夢窗，纏綿菀結以赴之有石帚。

謝章鋌《雙鄰詞鈔序》　詞也者，意內而言外也。言勝意，翦彩之花也；意勝言，道情之曲也。顧與其言勝，無寧意勝，意勝而情深。「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羌無故實，其感人有甚于「手裏鸚鵡，胸前鳳凰」者矣。「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便芭蕉不雨也蕭蕭」，都無點綴，其移情更有甚于檀欒金碧，娜婀蓬萊者矣。是故詞貴清空，嫌質實。然而五石之瓠，非不彭然也，清空則清空矣，一往而盡焉。東坡詞詩，稼軒詞論，其流弊又有不厭衆口者矣。蓋言之不易稱也如是。

又《葉辰溪我聞室詞叙》　詞淵源《三百篇》，萌芽古樂府，成體于唐，盛于宋，衰于元明，長昌于國朝。溫、李，正始之音也；晏、秦，當行之技也；稼軒出，始用氣；白石出，始立格。嗚乎！詞雖小道，難言矣。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　王述庵（昶）云：「南宋詞多《黍離》、《麥秀》之悲，北宋詞多《北風》、《雨雪》之感。

又　吾閩詞家，宋元極盛，要以柳屯田、劉後村爲眉目。

又卷二　詠物詞雖不作可也，別有寄託如東坡之詠雁，獨寫哀怨如白石之詠蟋蟀，斯最善矣。至如史邦卿之詠燕，劉龍洲之詠指足，縱工摹繪，已落言詮。

又卷三　論曰：【略】洎乎天水徵祥，斯學不墜。元祐、慶曆，代不乏人。晏元獻之辭致婉約，蘇長公之風情爽朗。豫章、淮海，掉鞅於詞壇；子野、美成，聯鑣於藝苑。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固已同祖風騷，力求正始。君子正其文，瞽師調其器，厥功所存，良可嘉歎。然而畛域猶存，涯度未遠。爭價一句之奇，儷采百字之偶，大成之集，遺以來喆。若夫學士微雲，郎中三影，尚書紅杏之篇，處士春草之什，柳屯田曉風殘月，文潔而體清；李易安落日暮雲，慮周而藻密。綜述性靈，敷寫器象，蓋駸駸乎大雅之林矣。南宋以還，元風益著，雖周、柳之纖麗，辛、劉之雄放，風氣所競，不可相強。而求紅牙之哲匠，問綺袖之專門，幾於家習偸聲，戶精協律，有房中之妙奏，非風雅之罪人。賀方回腸斷於東山，康伯可風柔於應制，花庵既光價於東南，東浦亦騰輝于河朔，

詞流之變，於斯極焉。既而白石歸吳，移情絲竹，經正者緯成，理足者詞暢。清眞濫觴於其前，夢窗推波於其後，學者宗尙，要非溢美。其後竹屋、玉田、梅谿、碧山之儔，遞相祖習，轉益多師，洗《草堂》之纖穠，演黃初之眇論，後有作者，可以止矣。

又卷四 葉小庚太守撰《閩詞鈔》四卷，始於宋徐昌圖，終於元洪希文，附以方外閨媛，凡六十一家，爲詞逾千首，閩中詞人梗概具焉。昔者元《鳳林書院詩餘》，厲樊榭謂可以溯江西詞派，顧亦不盡豫章之人。至國朝《浙西六家詞》、《荊谿詞》、《四明近體樂府》，則皆專摭土風勒爲一編者。小庚是書，存亡萃佚，其亦維桑之敬也夫。但此道宣究殊希，流傳或滯，仍歸寂寞。特略其姓氏於左，以資參稽。

又卷九 竹垞曰：「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此爲當時孟浪言詞者發。其實北宋如晏、柳、蘇、秦，可謂之不工乎？且竹垞之與李十九論詞也，亦曰慢詞宜師南宋，而小令宜師北宋矣。

又 宋詞三派，曰婉麗，曰豪宕，曰醇雅，今則又益一派曰餖飣。宋人詠物，高者摹神，次者賦形，而題中有寄託，題外有感慨，雖詞實無愧於六義焉。

又 晏、秦之妙麗，源於李太白，溫飛卿。姜、史之清眞，源於張志和、白香山。惟蘇、辛在詞中，則藩籬獨闢矣。讀蘇、辛詞，知詞中有人，詞中有品，不敢自爲菲薄。然辛以畢生精力注之，比蘇尤爲橫出。吳子律曰：「辛之於蘇，猶詩中山谷之視東坡也，東坡之大，殆不可以學而至。」此論或不盡然。蘇風格自高，而性情頗歉，辛卻纏綿惻悱。且辛之造語俊於蘇。若僅以大論也，則室之大不如堂，而以堂爲室，可乎？

又卷一一 定遠曰：長短句肇于唐季，脂粉輕薄，端人雅士蓋所不尙。又曰：魯公作相，有曲子相公之言，一時以爲恥。坡公謂秦太虛乃學柳七作曲子，秦愕然以爲不至是，是艷詞非宋人所尙也。（其說俱詳《鈍吟文稿》）夫詞始於太白，盛於飛卿，何嘗不是唐季？宋人亦何嘗不尙艷詞？功業如范文正，文章如歐陽文忠，檢其集，艷詞不少。蓋曼衍綺靡，詞之正宗，安能盡以鐵板銅琵相律？惟其艷而淫而澆而俗而穢，則力絕之。至耆卿亦有高處，如「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亦何減古人？定遠徒見元人之雜曲，明人之崑腔，即講求南北宋亦涉獵《草堂》污下選本，目未睹前輩典型，故有此巵言也。亦知詞固有興觀群怨，事父事君，而與雅頌同文者乎？

又卷一二 北宋多工短調，南宋多工長調。北宋多工軟語，南宋多工硬語。然二者偏至，終非全才。歐陽、晏、秦，北宋之正宗也。柳耆卿失之濫，黃魯直失之傖。白石、高、史，南宋之正宗也。吳夢窗失之澀，蔣竹山失之流。若蘇、辛自立一宗，不當儕於諸家派別之中。

又 詞至南宋奧窔盡闢，亦其氣運使然。但名貴之氣頗乏，文工而情淺，理舉而趣少。善學者，於北宋導其源，南宋博其流，當兼善，不當孤詣。

又 昔稼軒能學《內傳》（「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易安能用《世說》（「清露晨流，新桐初引」）。

《蕉庵論詞》 陳氏子龍曰：「以沈摯之思，而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之，如在耳目之前，久誦之，而得雋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儇利之詞，而製之必工鍊，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則鑄詞難也。其爲體也纖弱，明珠翠羽，猶嫌其重，何況龍鸞，必有鮮妍之姿，而不藉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爲境也婉媚，雖以驚露取妍，實貴含蓄不盡，時在低回唱歎之餘，則命篇難也。」張氏綱孫曰：「結構天成，而中有艷語、雋語、奇語、豪語、苦語、癡語、沒要緊語，如巧匠運斤，毫無痕跡。」毛氏先舒曰：「北宋，詞之盛也，其妙處不在豪快而在高健，不在艷冶而在幽咽。豪快可以氣取，艷冶可以言工，高健幽咽則關乎神理骨性，難可強也。」又曰：「言欲層深，語欲渾成。」諸家所論，未嘗專屬一人，而求之兩宋，惟片玉、梅溪，足以備之。周之勝史，則又在渾之一字。詞至於渾，而無可復進矣。

蔡宗茂《拜石山房詞鈔序》 詞盛于宋代，自姜、張以格勝，蘇、辛以氣勝，秦、柳以情勝，而其派乃分。然幽深窅眇，語巧則纖，跌宕縱橫，語粗則淺。異曲同工，要在各造其極而已。【略】凡姜、張清雋，蘇、辛豪宕，秦、柳妍麗，固已提袂而合唱，無俟改弦而更張已。

劉子雄《瘦碧詞序》 傳曰：「禮之用和爲貴。」和即樂也。樂緣禮起，尙矣。古詩皆合樂，後此詩與樂離。唐代始有詞名，趙宋蕃其枝葉，元變爲曲，詞律寖失。今昆曲徒存元譜，但務華藻。國朝諸人，間求音節，率比合曲譜，罕尋原本。

文廷式《雲起軒詞自序》 詞家至南宋而盛，亦至南宋而漸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也。其聲多嘽緩，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則風雲月露、紅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邁往之士，無所用心，沿及元明，而詞遂亡，

亦其宜也。

易順鼎《摩圍閣詞自序》 宋朝理學昌明，而范文正、司馬文正、朱文公諸大儒，皆嘗爲詞，其旨可見。宋詞音律今雖失傳，至于聲調之高下，節奏之疾徐，猶可按譜而得，是古人之發舒天籟，涵詠聖涯者，詞猶有其遺意焉。自後世塡詞家以靡曼爲聲，以褻昵爲形，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卒鮮。于是徒足以蕩心佚志，柔筋腐骨，而不復有同和之詞，此豈詞之罪哉？其弊然也。

樊志厚《人間詞甲稿序》 夫自南宋以後，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國初諸老，非無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氣困于雕琢也。嘉道以後之詞，非不諧美也，然無救于淺薄者，意竭于摹擬也。君之于詞，于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軒、白石外，所嗜蓋鮮矣。尤痛詆夢窗、玉田。謂夢窗砌字，玉田壘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歸于淺薄，六百年來詞之不振，實自此始。

譚獻《篋中詞序》 至于塡詞，僕少學焉。【略】李白、溫岐，文士爲之；昇元、靖康，君王爲之；將相大臣，范仲淹、辛棄疾爲之；文學侍從，蘇軾、周邦彥爲之；南士遺民，王沂孫、唐珏之徒，皆作者也。昔人之論賦曰「懲一而勸百」，又曰：「曲終而奏雅」。麗淫麗則，辨于用心；無小非大，皆曰立言，惟詞亦有然矣。

又《復堂詞錄叙》 詞爲詩餘，非徒詩之餘，而樂府之餘也。律呂廢墜，則聲音衰息；聲音衰息，則風俗遷改；《樂經》亡而六藝不完，樂府之官廢而四始、六義之遺蕩焉泯焉。夫音有抗墜，故句有長短；聲有抑揚，故韻有緩促。生今日而求樂之似，不得不有取于詞矣。唐人樂府多採五七言絕句。自李太白創詞調，比至宋初，慢詞尚少。至大晟之署，應天長，瑞鶴仙之屬上薦郊廟，拓大厥宇，正變日備。愚謂詞不必無頌，而大旨近雅。于雅不能大，然亦非小，殆雅之變者與？其感人也尤切捷，無有遠近幽深，風之使來，是故比興之義，升降之故，視詩較著。

《藝概》卷四 北宋詞用密亦疏，用隱亦亮，用沈亦快，用細亦闊，用粗亦渾，南宋只是掉轉過來。

又 詞品喻諸詩，東坡、稼軒，李、杜也；耆卿，香山也；夢窗，義山也；白石、玉田，大曆十子也。其有似韋蘇州者，張子野當之。

又 南宋詞近耆卿者多，近少游者少，少游疏而耆卿密也。

王耕心《白雨齋詞話叙》 詩莫盛於唐，而詞莫盛於宋。宋以後詞律復變，則南北曲出焉。故詞之爲體，詩以爲禰，曲以爲子。

陳廷焯《詞則總序》 風騷既息，樂府代興，自五七言盛行于唐，長短句無所依，詞于是作焉。詞也者，樂府之變調，風騷之流派也。溫、韋發其端，兩宋名賢暢其緒，風雅正宗，于斯不墜。金、元而後，競尚新聲，衆喙爭鳴，古調絕響。操選政者，率昧正始之義，媸妍不分，雅鄭并奏。後之爲詞者，茫乎不知其所從。

又《白雨齋詞話自叙》 飛卿，端己，首發其端，周、秦、姜、史、張、王，曲竟其緒，而要皆發源於風雅，推本於騷辯。故其情長，其味永，其爲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

孫衣言《娛老詞自序》 詞始於唐而盛於宋、元，或以爲合於意內言外之旨，斯固未易言，要爲詩之枝流，不可誣也。【略】昔宋之詩人工詞者惟東坡、山谷爾，若稼軒、夢窗、玉田、草窗諸君，蓋皆敝畢生之精神專力於詞，而後能極其工。

《白雨齋詞話》卷一 詞興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

又 綜論羣公，其病有二。一則板襲南宋面目，而遺其眞，謀色揣稱，雅而不韻。一則專習北宋小令，務取濃艷，遂以爲晏、歐復生。不知晏、歐已落下乘，取法乎下，弊將何極，況並不如晏、歐耶。

又 唐五代詞不可及處，正在沉鬱。宋詞不盡沉鬱，然如子野、少游、美成、白石、碧山、梅溪諸家，未有不沉鬱者。即東坡、方回、稼軒、夢窗、玉田等，似不必盡以沉鬱勝，然其佳處，亦未有不沉鬱者。詞中所貴，尚未可以知耶。

又 所謂沉鬱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見，欲露不露，反覆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飛卿詞，如「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無限傷心，溢於言表。又「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淒涼哀怨，眞有欲言難言之苦。又「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又「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皆含深意。此種詞，第自寫性情，不必求勝人，已成絕響。後人刻意爭奇，愈趨愈下。安得一二豪傑之士，與之挽回風氣哉？

又 北宋詞，沿五代之舊，才力較工，古意漸遠。晏、歐著名一時，然并無甚強人意處。即以艷體論，亦非高境。

又卷二　若王子文之《西河》，曹西士之和作，陳經國之《沁園春》，方巨山之《滿江紅》、《水調歌頭》，李秋田之《賀新涼》等類，慷慨發越，終病淺顯。南宋詞人，感時傷事，纏綿溫厚者，無過碧山，次則白石。白石鬱處不及碧山，而清虛過之。

又　美成、白石，各有至處，不必過爲軒輊。頓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詞宗，自屬美成。而氣體之超妙，則白石獨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

又　美成詞於渾灝流轉中，下字用意，皆有法度。白石則如白雲在空，隨風變滅。所謂各有獨至處。

又　彭駿孫云：南宋詞人，如白石、梅溪、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昔人稱其「分鑣清眞，平睨方回，紛紛三變行輩，不足比數」，非虛言也。此論推揚太過，不當其實。三變行輩，信不足數，然同時如東坡、少游，豈梅溪所能壓倒。至以竹屋、竹山與之並列，是又淺視梅溪。大約南宋詞人，自以白石、碧山爲冠，梅溪次之，夢窗、玉田又次之，西麓又次之，草窗又次之，竹屋又次之。竹山雖不論可也。然則梅溪雖佳，亦何能超越白石，而與清眞抗哉。

又　陳唐卿云：「竹屋、梅溪詞，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亦未及也。」此論殊謬。夫梅溪求爲少游、美成而不足者，竹屋則去之愈遠，烏得謂周、秦所不及？且作詞只論是非，何論人道與不道？若不觀全體，不究本原，徒取一二聰明新巧語，遂歎爲少游、美成所不能及，是亦妄人也已矣。

又　詩有詩品，詞有詞品。碧山詞性情和厚，學力精深。怨慕幽思，本諸忠厚，而運以頓挫之姿，沉鬱之筆。論其詞品，已臻絕頂，古今可無一，不能有二。白石詞，雅矣正矣，沉鬱頓挫矣。然以碧山較之，覺白石猶有未能免俗處。少游、美成，詞壇領袖也。所可議者，好作艷語，不免於俚耳。故大雅一席，終讓碧山。

又　詞法莫密於清眞，詞理莫深於少游，詞筆莫超於白石，詞品莫高於碧山。皆聖於詞者。而少游時有俚語，清眞、白石，間亦不免。至碧山乃一歸雅正。後之爲詞者，首當服膺勿失。一切游詞濫語，自無從犯其筆端。

又卷三　陶九成云：「近世所謂大曲，蘇小小《蝶戀花》、蘇東坡《念奴嬌》、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霖鈴》、辛稼軒《摸魚兒(子)》、吳彥高《春草碧》、蔡伯堅《石州慢》、張子野《天仙子》、朱淑眞《生查子》、鄧千江《望海潮》。」按：其中惟稼軒《摸魚兒(子)》一篇，爲古今傑作。叔原《鷓鴣天》，爲艷體中極致，餘亦泛泛，不知當時何以並重如此。

又　國初多宗北宋，竹垞獨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風氣一變。然北宋南宋，不可偏廢。南宋白石、梅溪、夢窗、碧山、玉田輩，固是高絕，北宋如東坡、少游，方回、美成諸公，亦豈易及耶？況周、秦兩家，實爲南宋導其先路。數典忘祖，其謂之何！

又　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遂令後之爲詞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陵，後來無能爲繼。而天地之奧，發洩既盡，古意亦從此漸微矣。

又卷五　溫、韋發其端，兩宋名賢暢其緒。風雅正宗，於斯不墜。金元而後，競尚新聲。衆喙爭鳴，古調絕響。

又　猛起奮末，誠蘇、辛之罪人。盡態逞妍，亦周、姜之變調。

又　以詞較詩，唐猶漢魏，五代猶兩晉六朝，兩宋猶三唐，元明猶兩宋。

又卷六　周、秦詞以理法勝，姜、張詞以骨韻勝，碧山詞以意境勝。要皆負絕世才，而又以沉鬱出之，所以卓絕千古也。至陳、朱則全以才氣勝矣。

又　兩宋詞家各有獨至處，流派雖分，本原則一。惟方外之葛長庚，閨中之李易安，別於周、秦、姜、史、蘇、辛外，獨樹一幟，而亦無害其爲佳，可謂難矣。然畢竟不及諸賢之深厚，終是託根淺也。

又　所謂興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極虛極活，極沉極鬱，若遠若近，可喻不可喻，反覆纏綿，都歸忠厚。求之兩宋，如東坡《水調歌頭》、《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疏影》，碧山《眉嫵》(新月)、《慶清朝》(榴花)、《高陽臺》(「殘雪庭除」一篇)等篇，亦庶乎近之矣。

又　詞人好作精艷語。如左與言之「滴粉搓酥」，姜白石之「柳怯雲鬆」，李易安之「綠肥紅瘦」、「寵柳嬌花」等類，造句雖工，然非大雅。

又　宋人朱行中《漁家傲》云：「拼一醉，而今樂事他年淚。」賀方回《惜雙雙》云：「回首笙歌地，醉更衣處長相記。」同一感慨，而朱病激烈，賀較深婉。柳耆卿《戚氏》云：「紅樓十里笙歌起，漸平沙落，日銜殘照。」意境甚深，有樂極悲來，時不我待之感。而下忽接云：「不妨且繫青驄，漫結同心，來尋蘇小。」荒謾無度，遂使上二句變成淫詞，豈不可惜。

又　宋人如紅杏尚書，賀梅子，張三影，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華倒影柳屯

田、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之類，皆以一語之工，傾倒一世。宋與柳、左無論矣，獨惜張、秦、賀三家，不乏傑作，而傳誦者轉以次乘。豈《白雪》、《陽春》竟無和者與？爲之三歎。

又　子野弔林君復詩「煙雨詞亡草更青」，蔡君謨寄李良定詩「多麗新詞到海邊」，此則一篇之工，見諸吟詠。然亦其人並非專家，故不惜以一篇之工，藝林傳播。（國朝崔黃葉、崔紅葉，亦猶是也。）至賀梅子、張三影、秦學士，詞品超絕，而亦以一語之得名，致與諸不工詞者同列，則亦安用此知己也。

又　學周、秦、姜、史不成，尚無害爲雅正。學蘇、辛不成，則入於魔道矣。發軔之始，不可不愼。

又卷七　詞中本原，初學難於驟得。宜先多讀唐宋之詞，以植其基。

又　北宋詞，詩中之風也。南宋詞，詩中之雅也。

又　詞至張仲舉後，數百年來，邈無嗣響南宋者。

又　詞衰於元，然猶未亡也。至明而詞乃亡矣。

又　熟讀溫、韋詞，則意境自厚。熟讀周、秦詞，則韻味自深。熟讀蘇、辛詞，則才氣自旺。熟讀姜、張詞，則格調自高。熟讀碧山詞，則本原自正，規模自遠。本是以求風雅，何必遽讓古人。

又卷八　東坡詞全是王道，稼軒則兼有霸氣，然猶不悖于王也。

又　東坡、稼軒、白石、玉田高者易見。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難見。而少游、美成尤難見。美成意餘言外，而痕迹消融，人苦不能領略。少游則義蘊言中，韻流絃外。

又　聲名之顯晦，身分之高低，家數之大小，只問其精與不精，不係乎著作之多寡也。子建、淵明之詩，所傳不滿百首，然較之蘇、黃、白、陸之數千百首者，相越何止萬里。詞中如飛卿、端己、正中、子野、東坡、少游、白石、梅溪諸家，膾炙人口之詞，多不過二三十闋，少則十餘闋或數闋，自足雄峙千古，無與爲敵。

又　余友嘗語余云：「有《全唐詩》者，不可無《全宋詞》。有能爲是舉者，固是大觀。且不患其不傳也。」然余謂藉以傳一己之名則可，欲以教天下後世之爲詞者則不可。蓋兵貴精不貴多，精則有所專注，多則散亂無紀。【略】倚聲一途，既有朱氏《詞綜》，兩宋精華，約略已具，而蒿庵猶病其蕪。更欲集《全宋詞》，則亦不過壯觀鄴架，于本源無涉，亦可不必。

又　《宋六十家詞》，已病蕪雜，識者宜分別觀之。吳氏《宋元百家詞》，竹垞時已失全書，近更無從採訪。然宋、元兩代詞，高者不過十餘家，次者約得三十餘家，合五十家足矣。錄至百家，下乘必多於上駟，博而不精，終屬過舉。

又　兩宋詞，精絕者約略不過五百餘首。足備揣摩，不必多求也。

又　白石仙品也。東坡神品也，亦仙品也。夢窗逸品也。玉田雋品也。稼軒豪品也。然皆不離於正。故與溫、韋、周、秦、梅溪、碧山同一大雅，而無傲而不理之誚。後人徒恃聰明，不窮正始，終非至詣。

又　東坡一派，無人能繼。稼軒同時，則有張、陸、劉、蔣輩，後起則有遺山、迦陵、板橋、心餘輩。然愈學稼軒，去稼軒愈遠，稼軒自有眞耳。不得其本，徒逐其末，以狂呼叫囂爲稼軒，亦誣稼軒甚矣。

又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則一。論其派別，大約溫飛卿爲一體（皇甫子奇、南唐二主附之），韋端己爲一體（朱松卿附之），馮正中爲一體（唐五代諸詞人以暨北宋晏、歐、小山等附之），張子野爲一體，秦淮海爲一體（柳詞高者附之），蘇東坡爲一體，賀方回爲一體（毛澤民、晁具茨高者附之），周美成爲一體（竹屋、草窗附之），辛稼軒爲一體（張、陸、劉、蔣、陳、杜合者附之），姜白石爲一體，史梅溪爲一體，吳夢窗爲一體，王碧山爲一體（黃公度、陳西麓附之），張玉田爲一體。其間惟飛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七家，殊塗同歸。餘則各樹一幟，而皆不失其正。東坡、白石尤爲矯矯。

又　汪玉峰（森）之序《詞綜》云：「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此四字甚淺陋，不知本原之言），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此論蓋阿附竹垞之意，而不知詞中源流正變也。竊謂白石一家，如閒雲野鶴，超然物外，未易學步。竹屋所造之境，不見高妙，烏能爲之羽翼？至梅溪則全祖清眞，與白石分道揚鑣，判然兩途。東澤得詩法於白石，卻有似處。詞則取徑狹小，去白石甚遠。夢窗才情橫逸，斟酌於周、秦、姜、史之外，自樹一幟，亦不專師白石也。《虛齋樂府》，較之小山、淮海，則嫌平淺，方之美成、梅溪，則嫌伉墜，似鬱不紆，亦是一病，絕非取徑於白石。竹山則全襲辛、劉之貌，而益以疏快。直率無味，與白石尤屬歧途。草窗、西麓兩家，則皆以清眞爲宗。而草窗得其姿態，西麓得其意趣。草窗間有與白石相似處，而亦十難獲一。碧山則源

出風騷，兼採衆美，託體最高，與白石亦最異。至玉田乃全祖白石，面目雖變，託根有歸，可爲白石羽翼。仲舉則規模於南宋諸家，而意味漸失，亦非專師白石。總之，謂白石拔幟於周、秦之外，與之各有千古則可。謂南宋名家以迄仲舉，皆取法於白石，則吾不謂然也。

又　詞家好分南宋北宋。國初諸老幾至各立門戶。竊謂論詞只宜辨別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若以小令之風華點染，指爲北宋，而以長調之平正迂緩，雅而不艷，艷而不幽者，目爲南宋，匪獨重誣北宋，抑且誣南宋也。

又　北宋間有俚詞，南宋則多游詞，而伉詞則兩宋皆不免。選擇不可不愼。學者貴求其本原所在，門戶之見自消。否則各執一是，互相攻詆，溯厥本原，卒無託足處，宜乎不得其通也。

又　余擬輯古今二十九家詞選（附四十二家），約二十卷。有唐一家（附一家）：溫飛卿（附皇甫子奇）。五代三家（附四家）：李後主（附中宗）、韋端己（附牛松卿、孫光憲）、馮延巳（附李珣）。北宋七家（附六家）：歐陽永叔（附晏元獻）、晏小山、張子野、蘇東坡、秦少游（附柳耆卿、毛澤民、趙長卿）、賀方回、周美成（附陳子高、晁具茨）。南宋九家（附八家）：辛稼軒（附朱敦儒、黃公度、劉克莊、張元幹、張孝祥、劉改之、陸放翁、蔣竹山）、姜白石、高竹屋、史梅溪、吳夢窗、陳西麓、周草窗、王碧山、張玉田。元代一家（附二家）：張仲舉（附彭元遜，末附金之元遺山）。【略】自溫飛卿至馮延巳爲第一卷。歐陽永叔至張子野爲第二卷。蘇東坡至秦少游爲第三卷。賀方回至周美成爲第四卷。辛稼軒爲第五卷。姜白石至史梅溪爲第六卷。吳夢窗爲第七卷。陳西麓至周草窗爲第八卷。王碧山爲第九卷。張玉田至張仲舉爲第十卷。【略】詞中原委正變，約略具是。

又　溫、韋創古者也，晏、歐繼溫、韋之後，面目未改，神理全非，異乎溫、韋者也。蘇、辛、周、秦之於溫、韋，貌變而神不變，聲色大開，本原則一。南宋諸名家，大旨亦不悖於溫、韋，而各立門戶，別有千古。元、明庸庸碌碌，無所短長。

又　有志爲詞者，宜直溯風騷，出入唐、宋。

又　蒿庵曾語余云：「唐以後詩，元以後詞，必不可入目，方有獨造處。」此論甚精。然余謂作詩詞時，須置身於漢、魏（指詩言）唐、宋（指詞言）之間，不宜自卑其志。若平時觀覽，則唐以後詩，元以後詞，益我神智，增我才思者，正復不少。博觀約取，亦視善學者何如耳。

又　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修飾皆極工，而無損其眞氣。何也？《列子》云：「有色者，有色色者。」知此，可以言詞矣。

又　稼軒求勝於東坡，豪壯或過之，而遜其清超，遜其忠厚。玉田追蹤於白石，格調亦近之，而遜其空靈，遜其渾雅。故知東坡、白石具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東坡、稼軒，同而不同者也。白石、碧山，不同而同者也。

又　有長於論詞，而不必工於作詞者。未有工於作詞，而不長於論詞者。古人論詞之善，無過玉田。若公謹之《浩然齋雅談》、《絕妙好詞》等編，所論與所選，均多未洽，其所自作可知矣。吾於南宋諸名家，不得不外草窗。

又　詩詞和韻，不免強己就人。戕賊性情，莫此爲甚。張玉田謂詞不宜和韻，旨哉斯言。

又　碧山詠物諸篇，則大矣化矣，又不僅在結尾寓意也。讀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如飲醇醪，清而不薄，厚而不滯。元以後詞，則清者失眞味，濃者似火酒矣。言近旨遠，其味乃厚。節短韻長，其情乃深。遣詞雅而用意渾，其品乃高，其氣乃靜。

又　唐五代小詞，皆以婉約爲宗。長調不多見，亦少佳篇。至宋乃規模大備矣。

又　唐詩可以越兩晉、六朝，而不能越蘇、李、曹、陶者，彼已臻其極也。宋詞可以越五代，而不能越飛卿、端己者，彼已臻其極也。雖曰時運，豈非人事哉。

又　詩衰於宋，詞衰於元。

又　詩有詩境，詞有詞境，詩詞一理也。【略】太白之詩，東坡詞可以敵之。子昂高古，摩詰名貴，則子野、碧山，正不多讓。退之生鑿，柳州幽峭，則稼軒、玉田，時或過之。至謂白石似淵明，大晟似子美，則吾尚不謂然。然則詞中未造之境，以待後賢者尚多也。

《**詞壇叢話**》　張子野弔林君復詩：「煙雨詞亡草更青。」蔡君謨寄李良定詩：「多麗新詞到海邊。」一篇之工，見之吟詠。「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華倒影柳屯田，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一句之工，形諸口號。他如賀梅子、張三影、王桐花、崔黃葉、崔紅葉、竹影詞人之類，古今不可悉數，呂騭自應不爽。是集多綴古人評語，附詞之末。其品騭未當者，則概不錄入。

又　詞止一韻，或轉韻，皆是古體。宋詞如《戚氏》、《西江月》、《換巢鸞鳳》、《少年心》、《惜分釵》、《漁家傲》諸闋，元人小曲，如《乾荷葉》、《天凈沙》、《凭欄人》、《平湖樂》諸闋，平上去三聲並用，是宋詞已爲曲韻濫觴，至元則全入於曲矣。是集間有採錄，蓋不欲沒古人之美。詞曲混一之譏，固所不免。

又　唐五代詞，皆無題，調即題也。宋人間有命題者，自增入「閨情」、「閨思」、「四時景」等題，自《花庵》、《草堂》始，後遂相沿，殊屬可厭，失古人無端寄慨之旨矣。

又　詞雖不避艷冶，亦不可流於穢褻。嘗見趙忠簡詞，有「夢回鴛帳餘香嫩」之句。司馬溫公詞，有「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之句。范文正詞，有「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之句。韓魏公詞，有「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之句。寇萊公詞，有「柔情不斷如春水」之句。林和靖詞，有「羅帶同心結未成」之句。趙清獻詞，亦有「春窗惱春思，一枕杜鵑啼」之句。數公勳德才望，昭昭千古，而所作小詞，非不盡態極妍，然不涉穢語，故不爲法秀道人師呵。後學每以之藉口，競作麗辭。不知惟立品如數公，乃可偶一爲之。

《**蕙風詞話**》**卷一**　余嘗謂北宋人手高眼低。其自爲詞誠夐乎弗可及，其於它人詞，凡所盛稱，率非其至者，直是口惠，不甚愛惜云爾。【略】北宋詞人聲華藉甚者，十九鉅公大僚。鉅公大僚之所賞識，至不足恃，詞其小焉者。

又　兩宋人塡詞，往往用唐人詩句。金、元人製曲，往往用宋人詞句，尤多排演詞事爲曲。

又卷二　有宋熙、豐間，詞學稱極盛。蘇長公提倡風雅，爲一代山斗。黃山谷、秦少游、晁無咎，皆長公之客也。山谷、無咎皆工倚聲，體格於長公爲近。唯少游自闢蹊徑，卓然名家。蓋其天分高，故能抽秘騁妍於尋常孺染之外，而其所以契合長公者獨深。【略】王晦叔《碧鷄漫志》云：黃、晁二家詞，皆學坡公，得其七八，而於少游獨稱其俊逸精妙，與張子野並論，不言其學坡公，可謂知少游者矣。

又卷三　自六朝以還，文章有南北派之分，乃至書法亦然。姑以詞論。金源之於南宋，時代政同，疆域之不同，人事爲之耳，風會曷與焉。如辛幼安先在北，何嘗不可南；如吳彥高先在南，何嘗不可北。顧細審其詞，南與北確乎有辨，其故何也？或謂《中州樂府》選政操之遺山，皆取其近己者。然如王拙軒、李莊靖、段氏遯庵、菊軒，其詞不入元《選》，而其風調氣息，以視元選諸詞，亦復如驂之靳，則又何說？南宋佳詞能渾，至金源佳詞近剛方。宋詞深緻能入骨，如清眞、夢窗是。金詞清勁能樹骨，如蕭閒、遯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爲清。南或失之綺靡，近於雕文刻鏤之技；北或失之荒率，無解深裘大馬之譏。善讀者抉擇其精華，能知其幷皆佳妙。而其佳妙之所以然，不難於合勘，而難於分觀。往往能知之而難於明言之。然而宋、金之詞之不同，固顯而易見者也。

況周頤《蓼園詞選序》　近人操觚爲詞，輒曰吾學五代，學北宋，學南宋。近數十年，學清眞、夢窗者尤多。以是自刻繩，自表襮，認筌執象，非知人之言也。【略】舍步趨古人，末由辨識門徑，擷群賢之精華，詔來學以津逮。綜觀宋以前諸選本，《花間》未易遽學，《花庵》間涉標榜，弁陽翁《絕妙好詞》，泰半同時儕輩之作，往往以詞存人。【略】唯《草堂詩餘》、《樂府雅詞》、《陽春白雪》，較爲醇雅。以格調氣息言，似乎《草堂》尤勝。中間十之一二，近俳近俚，爲大醇之小疵。自餘名章俊語，撰錄精審，清雅朗潤，最便初學。學之雖不能至，即亦絕無流弊。於性情，於襟抱，不無裨益，不失其爲取法乎上也。

《**芬陀利室詞話**》**卷三**　詞原于詩，即小小詠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詠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託。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議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蓴、蟹、蟬諸詠，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詠蟬，《摸魚兒》詠蓴，皆可不續貂。即間有詠物，未有無所寄託而可成名作者。余于近來諸君子詠物之作，縱極繪聲繪影之妙，多所不取。善乎，保緒先生之言曰：「凡詞後段，須拓開說去。」此可爲詠物指南。

張其錦《梅邊吹笛譜序》　詞者，詩之餘也。昉于唐，沿于五代，具于北宋，盛于南宋，衰于元，亡于明。以詩譬之，慢詞如七言，小令如五言。慢詞北宋爲初唐，秦、柳、蘇、黃如沈、宋，體格雖具，風骨未遒。片玉則如拾遺，駸駸有盛唐之風矣。南渡爲盛唐，白石如少陵，奄有諸家。高、史則中允，東川、吳、蔣則嘉州、常侍。宋末爲中唐，玉田、碧山風調有餘，渾厚不足，其錢、劉乎？草窗、西麓、商隱、友竹諸公，蓋又大曆派矣。稼軒爲盛唐之太白，後村、龍洲亦在微之、樂天之間。金元爲晚唐，山村、蛻巖，可方溫、李。彥高、裕之，近于江東、樊川也。小令，唐如漢，五代如魏晉，北宋歐、蘇以上如齊梁，周、柳以下如陳隋，南渡如唐。雖才力有餘，而古氣無矣。塡詞之道，取法乎南宋。然其

中亦有兩派焉：一派爲白石，以清空爲主，高、史輔之。前則有夢窗、竹山、西麓、虛齋、蒲江，後則有玉田、聖與、公謹、商隱諸人，掃除野狐，獨標正諦，猶禪之南宗也。一派爲稼軒，以豪邁爲主，繼之者，龍洲、放翁、後村，猶禪之北宗也。元代兩家并行。有明則高者僅得稼軒之皮毛，卑者鄙俗淫褻，直拾屯田、豫章之牙後。我朝斯道復興，若嚴蓀友、李秋錦、彭羨門、曹升六、李耕客、陳其年、宋牧仲、丁飛濤、沈南亭、徐電發諸公，率皆雅正，上宗南宋。然風氣初開，音律不無小乖，詞意微帶豪艷，不脫《草堂》、前明習氣。

俞樾《徐誠庵荔園詞序》 古人之詩，無不可歌者。《三百篇》以至漢、魏，無論矣。至唐人而「永豐楊柳」之篇，禁中奏御，「黃河遠上」之章，旗亭傳唱。蓋詩與樂府未分也。其後以五言、七言限于字句，不能暢其意，乃爲長短之句，抑揚頓挫，以寄流連往復之思，而詞興焉。詞興而詩于是不盡可歌矣。詞之初興，小令而已。椎輪大輅，踵事而增，柴桑歸去之辭，東坡衍之而成哨遍；屈子《東皇太一》之歌，高疏寮采其意而成鶯啼序。一唱三歎，大放厥詞，實開元人北曲之權輿焉。曲興而詞于是不盡可歌矣。嗟乎，聲音之道，與古升降，詩而流爲詞，詞而變爲曲，至于曲而聲音之道卑矣。于是十二律八十四調，及自宋以來相傳之十六字譜，悉舉而委之伶工，而士大夫以爲非吾事，其何以解于知聲而不知音、知音而不知樂之譏哉？少陵云：「晚節漸于詩律細。」夫詩之律誠有難言，至詞之律則宋元渠矱猶可尋，承學之士，所宜遵守。然周公謹賦《木蘭花慢·西湖十景》詞，六日而成。楊守齋見之，曰：「語麗矣，如律未解何？」遂相與訂正，數月而後定。塡詞易而協律難，自昔然矣。張玉田之父寄閑翁賦《瑞鶴仙》詞，有云：「粉蝶兒撲定花心去，閑了尋春兩翅。」詞成歌之，惟「撲」字不諧，易以「守」字，乃諧。嗟乎，詞人之詞，不當如是耶！

王鵬運《四印齋彙刻宋元三十一家詞跋》 宋元士夫，類擅倚聲。然皆集外別行，附集以傳者絕少。宋人彙刻，如《百家詞》、《典雅詞》、《五十家復雅歌詞》，世已久無足本。國初汲古閣《六十家詞》之刻，有功詞苑最鉅。繼之者唯長塘鮑氏、江都秦氏、錫山侯氏，此外無聞焉。

陳去病《樂府指迷校本後序》 惟宋代好詞，風靡閭巷，雖雄豪魁杰，亦類以詞著，則詞曲誠當時所不廢哉。

錢牧《微波詞自序》 每覽詞曲諸家，聲調迭起，輒謂情之所鍾，言各有當。服姑菜之草，自然生媚；約九拜之珥，亦足寫哀。是以《西崑》一集，妙擅無題；南唐諸作，偏工小令，蓋有用意尙巧，以少爲貴者焉。

許廣駿《四印齋合刊雙白詞序》 自群雅音淪，《花間》實倚聲之祖；大晟論定，《片玉》以協律爲工。建炎而還，作者尤盛，竹齋、竹屋，梅谿、梅津，公謹以「漁笛」按腔，君特以「夢窗」名集。花庵有選，蘋雲競歌。然好爲纖纖者，不出乎秦、柳；力矯靡曼者，自比於蘇、辛。求其並有中原，後先特立，堯章、叔夏，實爲正宗。此仇氏山村、鄭氏所南所由揚彼前旌，推爲極軌也。

沈修《彊村叢書序》 詞興于唐，成于南唐，大昌于兩宋，否于元，剝于明，至我清又成地天之泰，地雷之復焉。聖人瑰意琦行，爲者誠多，論者亦不鮮，相率名以詩餘。今人王夢湘釋之云：「是非五七言之餘，《三百篇》之餘也。」盛哉言乎！宋既昌行詞，過閭閈而聽謠俗，說山川而道政事，未嘗不取代《風》《雅》之正變。不寧惟是，雖宗廟朝廷，著作丕炳，未嘗不狃于大晟鐘呂，則更以之代頌。君臣上下，不聞病其爲褻焉。然則體曾非褻，道曾非小，果得風教雅正頌容之妙，雖謂代興三百，曾何不可！非必四言榮而五七言遂賤，長短句賤而五七言又榮，蘭陵賦篇，靈均廿五，規三百成辭。然而賦名立矣，世不以病荀屈。揚雲稱「辭人之賦麗以淫」，長卿諸家之作，非不義兼懲創，覆杯水熄焦原之焰，則誠處不可勝之勢矣。然淫者必不可返之復貞，揚既有得于心，悔焉而莫爲，故詩人麗則之正，末由庶見于令。不知而作，匪直賦能淫人焉，推焉而釋經然，子史百家然，散儷文然，五七言然，詞又曾何不然？亦軌諸三五經敎之原，斯得矣。修嘗論之，詞至于宋，若治道進爲成周，日中斯昃，月盈斯闕，非元明列賢之過，抑又天運然耳。其中興乎我清，又若王道之凌遲于七雄八代，及唐而昭陵茂治，幾隆成康。故稱詞則望宋，如歸其他，必也我清乎。往者修與張孟劬談，謂古今文章學術，莫外官經。孟劬執其美人香草之令慢相難：「若此者，亦能官經統之否？」修曰：「子能外太師六詩陳詞歟？曰風雅頌，盡乎文章形制焉。曰賦比興，盡乎文章情法焉。斯誠百家騰躍，咸入聖環也。元曲曾然，寧唯詞？詞運及今世，固猶在貞觀中葉。名流輩興，分肖有宋一體。」

《菌閣瑣談》 漁洋《花草蒙拾》，偶然涉筆，殊有通識。其述雲間諸公論詞云：五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故崇意小令，冀復古音，屏去宋調，庶防流失。謂其長處在此，短處亦在此。不獨評議持平，且能舉出當時詞家心髓，識度固在諸公上也。雲間所謂入宋便開元曲者，蓋指屯田。而不肯察察言

之，遂使隨聲附和者，扣槃捫鑰，生諸眼障。

又　鄒程村極稱沈天羽「意致相詭，言語妙天下」之語，謂爲詩餘別開生面。此兩語固可與賀黃公「險麗」二字相發，然在宋人詞中，山谷開其端，稼軒極其趣，白石亦染指焉。南宋諸家有合於此不少，政恐沈、鄒二君，覿面不識耳。至皋文、止庵，而後識之。

《海日樓叢鈔》引《筆記・宋詞三家》　汪叔耕（莘）《方壺詩餘自叙》云：「唐宋以來詞人多矣，其詞主于淫，謂不淫非詞也。余謂詞何必淫，亦顧寓意何如爾。余于詞，所喜愛三人焉。蓋至東坡而一變，其豪妙之氣，隱隱然流出言外，天然絕世，不假振作。二變而爲朱希眞，多塵外之想，雖雜以微塵，而清氣自不可沒。三變而爲辛稼軒，乃寫其胸中事，尤好稱淵明。此詞之三變也」云云。叔耕詞頗質木，其人蓋學道有得者。其所稱舉，則南渡初以至光、寧，士大夫涉筆詩餘者。標尚如此，略如詩有江西派。然石湖、放翁，潤以文采，要爲樂而不淫，以自別爲詩人旨格。曾端伯《樂府雅詞》，是以此意裁別者。白石老人，此派極則，詩與詞幾合同而化矣。吳夢窗、史邦卿影響江湖，別成絢麗，特宜于酒樓歌館，飣坐持杯，追擬周、秦，以纘東都盛事。于聲律爲當行，于格韻則卑靡。賴其後有草窗、玉田、聖與出，而後風雅遺音，絕而復續。亦猶皋羽、霽山，振起江湖哀響也。自道光末戈順卿輩推戴夢窗，周止庵心厭浙派，亦揚夢窗以抑玉田。近代承之，幾若夢窗爲詞家韓、杜，而爲南唐、北宋學者，或又以欣厭之情，概加排斥。若以宋人之論折衷之，夢窗不得爲不工，或尚非雅詞勝諦乎。

又引《全拙庵溫故錄・大晟樂》　北曲興而詞變。大晟律呂之法，俗樂中蕩然不存，而太常雅樂，元襲宋，明襲元，一綫相沿，未嘗改作。鄭世子之言曰：「宋大晟樂，方士魏漢律所造，取徽宗指寸爲律。朱子所謂崇寧之際，奸諛之令，黥涅之徒，不足以語天地之和，指反律也。其樂器等，汴破入金，改名大和。金破入元，改名大成。元亡，樂歸于我。今太常所謂雅樂，及天下學宮所謂大成樂，蓋漢津之律也。漢津之杜撰，自不能服宋人之心，而金元以來反遵用之，無敢議其失者，理不可曉。」

又引《全拙庵溫故錄・典雅詞》　盧文弨《宋史藝文志補》三卷，次《中興絕妙詞》後，注云：「姚述堯《簫臺公餘詞》、倪稱《霅川詞》、邱崇《文定詞》，各一卷，此不知何人所集，亦《樂府雅詞》之意。」宋人所稱雅詞，亦有二義，此典雅詞，意取大雅。若張叔夏所謂「雅詞協音，一字不放過」者，則以協大晟樂律爲雅也。曾端伯蓋兼二義。又按《碧雞漫志》：「万俟雅言自定其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艷。」又云：「賀方回、周美成時時得《離騷》遺意。如賀之《六州歌頭》、《望湘人》、《吳音子》、《周大酺》、《蘭陵王》、《六醜》諸曲最奇。或謂深勁乏韻，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按今周氏三詞膾炙詞林，而賀三詞罕知者。

《海綃說詞》　詞興於唐，李白肇基，溫岐受命。五代纘緒，韋莊爲首。溫韋既立，正聲於是乎在矣。天水將興，江南國蹙，心危音苦，變調斯作，文章世運，其勢則然。宋詞既昌，唐音斯暢。二晏濟美，六一專家。爰逮崇寧，大晟立府，製作之事，用集美成。此猶治道之隆於成康，禮樂之備於公旦，監殷監夏，無間然矣。東坡獨崇氣格，箴規柳秦，詞體之尊，自東坡始。南渡而後，稼軒崛起，斜陽煙柳，與故國月明相望於二百年中，詞之流變，至此止矣。湖山歌舞，遂忘中原，名士新亭，不無涕淚，性情所寄，慷慨爲多。然達事變，懷舊俗，大晟餘韻，不盡亡也。天祚斯文，鍾美君特。水樓賦筆，年少承平，使北宋之緒，微而復振。尹煥謂前有清眞，後有夢窗，信乎其知言矣。

又　稼軒由北開南，夢窗由南追北，善乎周氏之能言也。南宋諸家，鮮不爲稼軒牢籠者，龍洲、後邨、白石皆師法稼軒者也。二劉篤守師門，白石別開家法。白石立而詞之國土蹙矣。至玉田演爲清空，奉白石爲祧廟。畫江畫淮，號令所及，使人遂忘中原，微夢窗誰與言恢復乎？

《人間詞話刪稿》　詞家多以景寓情。其專作情語而絕妙者，如牛嶠之「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顧夐之「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歐陽修之「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美成之「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晌留情」。此等詞，求之古今人詞中，曾不多見。

又　長調自以周、柳、蘇、辛爲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詞，精壯頓挫，已開北曲之先聲。若屯田之《八聲甘州》，東坡之《水調歌頭》，則佇興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調論也。

又　詞家時代之說，盛於國初。竹垞謂詞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後此詞人，群奉其說。然其中亦非無具眼者。周保緒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又曰：「北宋詞多就景叙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潘四農德輿

曰：「詞濫觴于唐，暢於五代，而意格之閎深曲摯，則莫盛於北宋。詞之有北宋，猶詩之有盛唐。至南宋則稍衰矣。」劉融齋熙載曰：「北宋詞用密亦疏，用隱亦亮，用沉亦快，用細亦闊，用精亦渾。南宋只是掉轉過來。」可知此事自有公論。

又 唐、五代之詞，有句而無篇。南宋名家之詞，有篇而無句。有篇有句，唯李後主降宋後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軒數人而已。

又 唐、五代、北宋之詞家，倡優也。南宋後之詞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詞人之詞，寧失之倡優，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厭，較倡優爲甚故也。

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 （周清眞）先生於詩文無所不工，然尚未盡脫古人蹊逕。平生著述，自以樂府爲第一。詞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論，惟張叔夏病其意趣不高遠。然北宋人如歐、蘇、秦、黃，高則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詞比唐詩，則東坡似太白，歐、秦似摩詰，耆卿似樂天，方回、叔原，則大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軒可比昌黎。而詞中老杜，則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猶爲未當也。

又《舊藏詞辨》眉批 予於詞，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而不喜《花間》。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愛稼軒一人，而最惡夢窗、玉田。

《鄭大鶴先生論詞手簡》 唐五代及兩宋詞人，皆文章爾雅，碩宿耆英，雖理學大儒，亦工爲之，可徵詞體固尊，非近世所鄙爲淫曲簫弄者可同日而語也。自君相以逮學士大夫，畸人才流，遷客怨女，寒畯隱淪，靡不歌思泣懷，興來情往。甚至名伎高僧，頑仙艷鬼，託寄深遠，屬引湛冥，其造耑甚微，而極命風謠，感音一致，蔚爲群雅之材，煥乎一朝之粹。至美成提舉大晟，演爲曼聲，三犯四犯，變調綦繁，美且備已。白石以沉憂善歌之士，意在復古，進大樂議，率爲伶倫所阨，其志可悲，其學自足千古。叔夏論其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百世興感，如見其人。

鄭文焯《片玉詞跋》 清眞風骨，原於唐詩人劉夢得、韓致光，與屯田所作異甚而同工，其格調之奇高，文采之深美，亦相與頡頏，未易軒輊也。夢華論詞，獨以梅谿、片玉並提，而謂周之勝史又在「渾」之一字。

康有爲《味梨集序》 爲文辭者，尊詩而卑詞，是謬論也。四、五、七言、長短句，其體同肇于《三百篇》，墨子稱「歌詩三百，舞詩三百，絃詩三百」，故《三百篇》皆入樂之章也。樂章以詠歎淫佚，感移人心爲要眇，故其爲聲高下、急曼、曲折，亦以長短句爲宜。《三百篇》之聲既亡，于是漢之《將進酒》、《艾如張》、《上之回》，亦以長短句爲章。六朝時，漢《鐃歌》、《鼓吹曲》既廢，于是《清波》、《白鳩》、《子夜》、《烏栖》之曲，亦以長短句爲章。中唐時，六朝之曲廢，于是合律絕句，「黃河遠上」曼聲之調出。爰暨晚唐，合三五七言古律增加附益，的好眇曼，音節泠泠，俯仰進退，皆中乎桑林之舞，經首之會。暨宋人益變化作新聲，曼曼如垂絲，飄飄如游雲，劃絕如斫劍，拗折如裂帛，幽幽如洞谷。龍吟鳳嘯，鶯轉猿啼，體態萬變，實合詩、騷、樂府、絕句而一協于律。蓋集辭之大成，文之有滋味者也。

劉毓盤《輯校三衢人詞跋》 我浙之衢州，于趙宋一代，詞人極盛。汲古本宋詞所收者：毛滂《東堂詞》，毛幵《樵隱詞》，方千里《和清眞詞》三家。次則柴望《秋堂詞》，有歸安朱氏彊村刻本。望于理宗淳祐間以《丙丁龜鑒》忤時相，不獨以詞名也。其專以詞名者，黃昇《花庵詞選》曰：何籀，字子初，以《宴清都》詞得名，時號何四遠。徐伸，字幹臣，徽宗政和初以精音律爲太常典樂，出知常州，有《青山樂府》一卷。各錄其詞一首云。楊奏瑟《須江詩譜》曰：江漢，字致和，工詩詞，徽宗崇寧間以精音律充大晟府制撰。周慶雲《兩浙詞人小傳》所載略同。《宋史·樂志》言政和初詔罷大晟府，并于太常。徐伸以知音律爲太常典樂。《花庵詞選》亦謂伸自製《轉調二郎神》一詞尤有名。王明清《揮麈餘話》曰：徐氏知常州，製此詞。會開封府尹李孝壽來牧吳門，李素嚴正，號李閻羅，道出郡下，徐氏大合樂燕勞之，命歌聲歌此詞。李詢其意，則蹙額曰：「某頃有一侍婢爲亡室不容遣去，今在蘇州一兵官家，屢致書欲歸，而今之主公靳不予，公不審能爲我致之否。」李曰：「此不難。」既莅官，假他事欲治兵官罪，兵官懼，哀鳴致懇。李笑曰：「且還徐典樂之妾了，來理會。」兵官解其旨，即日承送，遂釋之。是三人者，蓋專以詞名矣。汲古刻毛幵《樵隱詞》四十二首，并跋曰：幵字平仲。父友，禮部尚書。幵仕止州倅，有《樵隱集》十五卷。楊愼《詞林萬選》錄其詞六首，曰：此《樵隱集》所失載者。幵蓋亦以詞名者也。《兩浙詞人小傳》又曰：江緯，官宗正少卿，出知處州。馬天驥，理宗紹定二年進士，官大學士，信安郡侯。皆三衢人之能詞者。求之各本，各得詞一首。噫，詞人雖多，《青山樂府》既不傳，其餘諸家并集名亦不傳矣。趙清獻公，我郡人之以相業著者，不以詞名。其小詞亦工，合爲一編，曰：《三衢

人詞》者，亦林表民《赤城集》、房祺《河汾諸老詩集》意爾。

繆荃孫《四印齋彙刻宋元三十一家詞序》 嘗以南宋詞人姜、張并舉。暗香疏影，石帚以堅潔自矜；綠意紅情，春水以清空流譽。洵足藥粗豪之病，滌妖蕩之疵。于是有《雙白詞》之刻。又以長公疏朗，稼軒沈雄，大德延祐之紀年，雲間信州之傳本，延平劍合，昆山璧雙，流傳于竹塢弇州，賞鑒于延令傳是，固學生之圭臬，眞詞場之景慶，于是有《蘇辛詞》之刻。他若《陽春》領袖于南唐，《慶湖》負聲于北宋。碧山之綿眇，梅溪之佚麗。中圭雙秀，不殊怨悱之音；南度四臣，各抱忠貞之性。《天籟》清雋，待竹垞而傳；《蛾術》新艷，遇儀征而顯。以及《詞林正韻》、《樂府指迷》，莫不錄諸舊帙，付諸削氏，眞詞苑之津梁，雅歌之統會也。君又以天水一朝，人諳令慢，續騷抗雅，如日中天。降及金元，餘風未泯。

楊鐵夫《清真詞選箋釋序》 周止庵教人由夢窗以幾清眞，是則學夢窗者，又不可不以清眞爲歸宿也。夢窗詞極得清眞神似，但清眞用典渾成，不如夢窗之破碎；清眞用意明顯，不如夢窗之晦澀；清眞用筆鉤勒清楚，不如夢窗縱橫穿插，在若斷若續或隱或見之間。至於起伏頓挫，開合照應，格局神氣，無不酷肖而吻合。所以分者，一則峭健，一則雍容。譬之於文，夢窗其柳州，清眞其六一乎？抑余更有說者，夢窗之詞出清眞，知之者多；清眞之詞出自何人，知之者少。今細心潛玩，知於小山爲近，不獨語摹句倣，即神氣亦在即離之間。然則謂清眞之小令源出小山可也。至合吳、周、晏三家而通之，譬之於河，清眞者，夢窗之龍門，小山者，清眞之星宿海歟？憶前數年研夢窗未入時，意清眞之詞較淺而易入也，竊有所窺測，寫爲眉評。今一覆視，殊堪噴飯，因棄而再釋之。特不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他人之視我，不猶今我之視昔我否耳。

吳梅《鄧峰真隱大曲跋》 宋時大曲，有《水調歌》、《道宮》、《薄媚》、《逍遙樂》諸種，大抵以詞聯綴之，其中節目有散序、𣪍、排遍、攤、正攤、入破、虛催、實催、袞遍、歇拍、煞袞，始成一曲，謂之大遍。其詞段數繁簡不同，類皆文人爲之，曾慥《樂府雅詞》可證也。陳暘《樂書》云：「大曲前緩疊不舞，至入破，則羯鼓、襄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勾拍益急，姿制俯仰，百態橫出。」據此，則當時舞態猶可想見。第宋代作者如六一、東坡往往僅作勾放樂語，而不製歌詞，鄭僅、董穎之徒則又止有歌詞，而無樂語，二者鮮有兼備焉。《鄧峰大曲》二卷，有歌詞，有樂語，且諸曲之下各載歌演之狀，尤爲歐、蘇、鄭、董諸子所未及。宋人大曲之詳，無有過於此者矣。

龍榆生輯沈曾植《手批詞話三種》 《詞筌》「長調推秦、柳、周、康爲協律。」先生批云：「以宋世風尚言之，秦、柳爲當行，周、康爲協律，四家並提，宋人無此語也。」

劉敞《讀雜說小書》 長日無與語，聊及《齊諧》書。紛紜六合外，莽眇三皇初。近既難必有，遠亦非必無。古今夢寐間，過事蚊虻如。達生齊萬物，曲士拘一隅。苟以忘吾憂，焉能識其餘？

《東京夢華錄》卷五 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張廷叟、孟子書主張，小唱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誠其（都城）角者嘌唱弟子張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團等。教坊減罷並溫習張翠蓋、張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兒、楊總惜、周壽、奴稱心等。般雜劇枝頭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頭回小雜劇，差晚看不及矣。懸絲傀儡張金綫、李外寧。藥發傀儡張臻妙、溫奴哥、眞個強、沒勃臍。小掉刀筋骨上索雜手伎渾身眼、李宗正、張哥。毬杖踢弄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詳。講史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小說王顏喜、蓋中寶、劉名廣。散樂張眞奴。舞旋楊望京。小兒相朴雜劇掉刀蠻牌董十五、趙七、曹保義、朱婆兒、沒困蛇、風僧哥、俎六姐。影戲丁儀。瘦吉等弄喬影戲，劉百禽弄蟲蟻，孔三傳耍秀才諸宮調，毛詳、霍伯醜商迷。吳八兒合生，張山人說渾話。劉喬、河北子、帛遂、胡牛兒、達眼五重明、喬駱駝兒、李敦等雜扮。外入孫三神鬼，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餘不可勝數。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教坊鈞容直每遇旬休按樂，亦許人觀看。每遇內宴前一月，教坊內勾集弟子小兒，習隊舞作樂，雜劇節次。

《通志》卷七一 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又如文史與詩話亦能相混。

《類說》 閑居銀峰，因集百家小說纂集成書，可以資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

陳淳《上傅寺丞論淫戲》 某竊以此邦陋俗，當秋收之後，優人互湊諸鄉

保作淫戲，號「乞冬」。群不逞少年，遂結集浮浪無賴數十輩，共相唱率，號曰「戲頭」，逐家哀斂錢物，豢優人作戲，或弄傀儡，築棚于居民叢萃之地，四通八達之郊，以廣會觀者。至市廛近地，四門之外，亦爭爲之，不顧忌。今秋自七八月以來，鄉下諸村，正當其時，此風在在滋熾。其名若曰「戲樂」，其實所關利害甚大：一、無故剝民膏爲妄費；二、荒民本業事游觀；三、鼓簧人家子弟玩物，喪恭謹之志；四、誘惑深閨婦女外出，動邪僻之思；五、貪夫萌搶奪之奸；六、後生逞鬬毆之忿；七、曠夫怨女邂逅，爲淫奔之醜；八、州縣一庭紛紛，起獄訟之繁；甚至有假托報私仇，擊殺人無所憚者。其胎殃產禍如此，若漠然不之禁，則人心波流風靡，無由而止，豈不爲仁人君子德政之累？謹具申聞，欲望判台，按榜市曹，明示約束，并帖四縣，各依指揮，散榜諸鄉保，申嚴止絕。如此，則民志可定而民財可紓，民風可厚而民訟可簡，闔郡四境，皆實被賢侯安靜和平之福，甚大幸也。

《西湖老人繁勝錄》 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橋瓦。惟北瓦大，有勾欄一十三座。常是兩座勾欄，專（說史書）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說經）長嘯和尚、彭道安、陸妙慧、陸妙凈。（小說）蔡和、李公佐。女流史惠英。小張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欄說話，不曾去別瓦作場，人叫做小張四郎勾欄。（合生）雙秀才。（談渾話）蠻張四郎。

《都城紀勝》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朴刀桿棒及發迹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

《癸辛雜識》後集 皇城司雜敕：府俳優不得以近臣、三教諸般爲戲。

《錢塘遺事》卷六 湖山歌舞，沉酣百年。賈似道少時挑達尤甚，自入相後，猶微服，間或飲于妓家。至戊辰己巳間，《王煥》戲文盛行于都下，始自太學，有黃可道者爲之。一倉官諸妾見之，至于群奔，遂以言去。繼有張蕃孫者，入京調官，鄰居一婦人乃宮中乳母，因病還家。張見其美而不之察，日以服玩通殷勤。事聞，押歸本貫。臺章繼上，謂張蕃孫之爲人，專以蠱惑人家妾婦爲能。有趙左司希建者，因身沒而亂其家，今敢窺伺宮婢，無忌憚如此，削籍徙嶺南。

《夢粱錄》卷二〇 散樂傳學教坊十三部，唯以雜劇爲正色。舊教坊有篳篥部、大鼓部、拍板部。色有歌板色、琵琶色、箏色、方響色、笙色、龍笛色、頭管色、舞旋色、雜劇色、參軍等色。但色有色長，部有部頭。上有教坊使副，鈐轄、都管、掌儀、掌範，皆是雜流命官。其諸部諸色，分服紫、緋、綠三色寬衫，兩下各垂黃義襴。雜劇部皆渾裹，餘皆幞頭帽子。更有小兒隊、女童採蓮隊。其外別有鈞容班人，四孟乘馬從駕後動樂者是也。御馬院使臣，凡有宣喚或御教，入內承應奏樂。紹興年間，廢教坊職名，如遇大朝會、聖節，御前排當及駕前導引奏樂，並撥臨安府衙前樂人，屬修內司教樂所，集定姓名，以奉御前供應。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雜劇本子，葛守誠撰四十大曲，丁仙現捷才知音。南渡以後，教坊有丁漢弼、楊國祥等。景定年間至咸淳歲，衙前樂撥充教樂所都管、部頭、色長等人員，如陸恩顯、時和、王見喜、何雁喜、王吉、趙和、金寶、范宗茂、傅昌祖、張文貴、侯端、朱堯卿、周國保、王榮顯等。且謂雜劇中末泥爲長，每一場四人或五人。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艷段。次做正雜劇，通名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凈色發喬，副末色打渾。或添一人，名曰裝孤。先吹曲破斷送，謂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務在滑稽，唱念應對通遍。此本是鑒戒，又隱于諫諍，故從便跳露，謂之無過蟲耳。若欲駕前承應，亦無責罰，一時取聖顏笑。凡有諫諍，或諫官陳事，上不從，則此輩裝做故事，隱其情而諫之，于上顏亦無怒也。又有雜扮，或曰雜班，又名紐元子，又謂之拔和，即雜劇之後散段也。頃在汴京時，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爲山東、河北村叟，以資笑端。今士庶多以從省，筵會或社會，皆用融和坊、新街及下瓦子等處散樂家女童裝末，加以弦索賺曲，祗應而已。大凡動細樂，比之大樂，則不用大鼓，杖鼓、羯鼓、頭管、琵琶等，每只以簫、笙、篳篥、嵇琴、方響，其音韻清且美也。若合動小樂器，只三二人合動尤佳，如雙韻合阮咸，嵇琴合簫管，鑿琴合葫蘆琴，或彈撥下四弦，獨打方響，吹賺動鼓《渤海樂》一拍子至十拍子。又有拍番鼓兒，敲水盞，打鑼板，和鼓兒，皆是也。街市有樂人三五爲隊，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詞，專沿街趕趁。元夕放燈，三春園館賞玩及游湖看潮之時，或于酒樓，或花衢柳巷妓館家祗應，但犒錢亦不多，謂之荒鼓板。若論動清音，比馬後樂加方響，笙與龍笛，用小提鼓，其聲音亦清細輕雅，殊可人聽。更有小唱，唱叫、執板、慢曲、曲破，大率輕起重殺，正謂之「淺斟低唱」。若舞四十六大曲，皆爲一體。但唱令曲小詞，須是聲音軟美，與叫果子、唱耍令不犯腔一同也。朝廷御宴，是歌板色承應。如府第富戶，多

于邪街等處，擇其能謳妓女，顧倩祗應。或官府公筵及三學齋會，縉紳同年會，鄉會，皆官差諸庫角妓祗直。自景定以來，諸酒庫設法賣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數內，揀擇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臉杏唇，玉指纖纖，秋波滴溜，歌喉婉轉，道得字眞韻正，令人側耳聽之不厭。官妓如金賽蘭，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稱心，梅丑兒，錢保奴，呂作娘，康三娘，姚師姑，沈三如等，及私名妓女如蘇州錢三姐，七姐，文學季惜惜，鼓板朱一姐，媳婦朱三姐，呂雙雙，十般大胡憐憐，婺州張七姐，蠻王二姐，搭羅邱三姐，一丈白楊三媽，舊司馬二娘，裱背陳三媽，屐片張三娘，半把傘朱七姐，轎番王四姐，大臂吳三媽，浴堂徐六媽，沈盼盼，普安安，徐雙雙，彭新等。後輩雖有歌唱者，比之前輩，終不如也。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後輩女童皆效此，說唱亦精，于上鼓板無二也。蓋嘌唱爲引子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影帶。無影帶，名爲散呼。若不上鼓面，止敲盞兒，謂之打拍。唱賺在京時，只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爲纏令。引子後只有兩腔迎互循環，間有纏達。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抑揚處是也，遂撰爲賺。賺者，誤賺之之義也，正堪美聽中，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爲片序也。又有覆賺，其中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今杭城老成能唱賺者，如寶四官人、離七官人、周竹窗、東西兩陳九郎、包都事、沈香二郎、雕花楊一郎、招六郎、沈媽媽等。凡唱賺最難，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聲，接諸家腔譜也。若唱嘌耍令，今者如路岐人王雙蓮、呂大夫唱得音律端正耳。今街市與宅院，往往效京師叫聲，以市井諸色歌叫賣物之聲，采合宮商成其詞也。

又　百戲踢弄家，每于明堂郊祀年分，麗正門宣赦時，用此等人，立金鷄竿，承應上竿搶金鷄。兼之百戲，能打筋斗、踢拳、踏蹺、上索、打交輥、脫索、索上擔水、索上走裝神鬼、舞判官、斫刀蠻牌、過刀門、過圈子等。理廟時，有路岐人名十將宋喜，常旺兩家。有踢弄人如謝恩、張旺、宋寶哥、沈家強、自來強、宋達、楊家會、宋賽歌、宋國昌、沈喜、張寶歌、常家喜、小娘兒、李顯、沈喜、湯家會、湯鐵柱、莊德、劉家會、小來強、鮑老兒、宋定哥、李成、莊寶、潘貴、宋慶哥、湯家俊等。遇朝家大朝會、聖節，宣押殿庭承應。則官府公筵、府第筵會，點喚供筵，俱有大犒。又有村落百戲之人，拖兒帶女，就街坊橋巷呈百戲使藝，求覓鋪席宅舍錢酒之資。且雜手藝，即使藝也，如踢瓶、弄碗、踢磬、踢缸、踢鐘、弄花錢、花鼓槌、踢筆墨、壁上睡、虛空挂香爐、弄花球兒、拶筑球、弄斗、打硬、教蟲蟻、弄熊、藏人、燒火、藏劍、吃針、射弩、端親、背攢壺瓶等，綿包兒、撮米酒、撮放生等藝。淳祐以後，藝術高者有包喜、陸壽、施半仙、金寶、金時好、宋德、徐彥、沈興、趙安、陸勝、包壽、范春、吳順、金勝等。此藝施呈，委是奇特，藏去之術，則手法疾而已。凡傀儡、敷漬煙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如懸綫傀儡者，起于陳平六奇解圍故事也。今有金綫盧大夫、陳中喜等，弄得如眞無二，兼之走綫者猶佳。更有杖頭傀儡，最是劉小仆射，家數果奇。大抵弄此多虛少實，如巨靈神姬大仙等也。其水傀儡者，有姚遇仙、賽寶哥、王吉、金時好等，弄得百憐百悼。兼之水百戲，往來出入之勢，規模舞走，魚龍變化奪眞，功藝如神。更有弄影戲者，元汴京初以素紙雕簇，自後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妝飾，不致損壞。杭城有賈四郎、王升、王閏卿等，熟于擺布，立講無差。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眞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蓋亦褒貶于其間耳。

又　說話者，謂之「舌辨」，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杆棒、發發踪泰之事，有譚談子、翁三郎、雍燕、王保義、陳良甫、陳郎婦、棗兒、余二郎等，談論古今，如水之流。談經者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有寶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說諢經者，戴忻庵。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機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係御前供話，爲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于咸淳年間，敷演《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蓋講得字眞不俗，記問淵源甚廣耳。但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商謎者，先用鼓兒賀之，然後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語。有道謎，來客念思司語，譏謎，又名打謎。走智，改物類以困猜者。正猜，來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類相似者譏之，又名對智。貼套，貼智思索。橫下，許傍人猜。問因，商者喝問句頭。調爽，假作難猜，以走其智。杭之猜謎者，且言之一二，如有歸和尚及馬定齋，記問博洽，厥名傳久矣。

《武林舊事》卷六　南瓦（清泠橋熙春樓）、中瓦（三元樓）、大瓦（三橋街，亦名上瓦）、北瓦（衆安橋，亦名下瓦）、蒲橋瓦（亦名東瓦）、便門瓦（便門外）、

候潮門瓦(候潮門外)、小堰門瓦(小堰門外)、新門瓦(亦名四通館瓦)、薦橋門瓦(薦橋門外)、菜市門瓦(菜市門外)、錢湖門瓦(省馬院前)、赤山瓦(後軍寨前)、行春橋瓦、北郭瓦(又名大通店)、米市橋瓦、舊瓦(石板頭)、嘉會門瓦(嘉會門外)、北關門瓦(又名新瓦)、艮山門瓦(艮山門外)、羊坊橋瓦、王家橋瓦、龍山瓦。(城內隸修內司,城外隸殿前司)如北瓦、羊棚樓等,謂之游棚。外又有勾欄甚多,北瓦內勾欄十三座,最盛。或有路岐不入勾欄,只在耍鬧寬闊之處做場者,謂之打野呵,此又藝之次者。

又　影戲：賈震、賈雄、尙保義、三賈(賈偉、賈儀、賈佑)、三伏(伏大、伏二、伏三)、沈顯、陳松、馬俊、馬進、王三郎(升)、朱祐、蔡咨、張七、周瑞、郭眞、李二娘(隊戲)、王潤卿(女流)、黑媽媽。唱賺：濮三郎、扇李二郎、郭四郎、孫瑞、葉端、牛端、華琳、黃文質、盛二郎、顧和(蠟燭)、馬升、熊春、梅四、汪六、沈二、王六、許曾三、邵六(偉)、小王三媳婦、徐沈七、謝一珪。小唱：蕭婆婆(韓太師府)、賀壽、陳尾犯、畫魚周、陸恩顯(都管)、笙張、周頤齋(執禮)、忤都事、丁八。丁未年拔入勾欄弟子嘌唱賺色：施二娘、時春春、時佳佳、何總憐、童二、嚴偏頭、向大鼻、葛四、徐勝勝、耿四、牛安安、余元元、錢寅奴、朱伴伴(大虎頭)。鼓板：段防禦(舍本)、張眼光、張開、張驢兒(謂之三張)、陳宜娘(笛)、陳喜生(柏)、周雙頂、潘小雙、莫及(笛)、陳喜(拍)、來七(笛)、董大有、金四(札子皮)、朱關生。雜劇：趙太、慢星子(女流)、王侯喜、宋邦寧、唐都管(世榮)、三何(晏喜、晏清、晏然)、鋤頭段、唧伶頭、諸國朝、宋清明、王太(鐵笠)、郝成(小鍬)、宋吉、宋國珍、趙恩、王一太、吳師賢、朱太(豬兒頭)、王見喜、鐵太、馮舜朝、王珍美、吳國賢、鄭太、惠恩澤、時和、顏喜、蕭金蓮、一窟王、時豐稔、時國昌、金寶、趙祥、吳國昌、王吉、王雙蓮(女流)、沈小嬌、杜太、蔣俊。雜扮(鈕元子)：鐵刷湯、江魚頭、兔兒頭、菖蒲頭、眼里喬、胡蜀葵、迎春璽、卓郎婦、笑靨兒、科頭粉、韻梅頭、小菖蒲、金魚兒、銀魚兒、胡小俏、周喬、鄭小俏、魚得水(旦)、厲太、顧小喬、陳橘皮、小橘皮、菜市喬、自來俏(旦)。彈唱姻緣：童道、費道、蔣居安、陳端、李道、沈道、顧善友、甘道、俞道、徐康孫、張道。唱京詞：蔣郎婦、孟客、吳郎婦、馬客。諸宮調(傳奇)：高郎婦、黃淑卿、王雙蓮、袁太道。唱耍令：大禍胎、小禍胎、李俊、香陳淵、大小王、熊二、路淑卿、陳昌、葉道(道情)、王保、王定、陸槐、郭忠、牛昌、郭雙蓮、陳新、徐喜、吳昌、趙防禦(雙目無御前)。唱《拔不斷》：張鬍子、黃三。【略】覆射：女郎中。學鄉談：方齋郎。舞綰百戲：張遇喜、劉仁貴、宋十將、常十將、錯安頭、歡喜頭、柴小升哥、林賽哥、張名貴、花念一郎、花中寶。神鬼：謝興哥、花春、王鐵一郎、王鐵三郎。撮弄雜藝：林遇仙、趙十一郎、趙家喜、渾身手、張賽哥、王小仙、姚遇仙、趙念五郎、趙世昌、趙世祥、耍大頭(踢弄)、金寶、施半仙、金逢仙、小關西、陸壽、包顯、女姑姑、施小仙。泥丸：王小仙、施半仙、章小仙、袁丞局。頭錢：包顯、包喜、包和、黃林。踢弄：吳金卿、耍大頭、吳鷂子。傀儡(懸絲、杖頭、藥發、肉傀儡、水傀儡)：陳仲喜、陳中貴、盧金綫、鄭榮喜、張金綫、張小仆射(杖頭)、劉小仆射(水傀儡)、張逢喜(肉傀儡)、劉貴、張逢貴(肉傀儡)。頂橦踏索：李賽強、一塊金、李眞貴、閑生強。清樂：黃顯貴、沒眼動樂。角抵：王僥大、張關索、撞倒山、劉子路、盧大郎、鐵板沓、賽先生、金重旺、賽板沓、曹鐵凜、賽僥大、賽關索、周黑大、張僥大、劉春哥、曹鐵拳、王急快、嚴關索、韓銅柱、韓鐵僧、王賽哥、一拔條、溫州子、韓歸僧、黑八郎、鄭排、昌化子、小住哥、周僧兒、廣大頭、金壽哥、嚴鐵條、武當山、蓋來住、董急快、董僥大、周板沓、鄭三住、周重旺、小關索、小黑大、阮舍哥、傅賣鮮、鄭白大。喬相樸：元魚頭、鶴兒頭、鴛鴦頭、一條黑、一條白、斗門喬、白玉貴、何白魚、夜明珠。女颩：韓春春、綉勒帛、錦勒帛、賽貌多、僥六娘、後輩僥、女急快。使棒：朱來兒、喬使棒、高三官人。打硬：孫七郎、酒李一郎(說話)。舉重：天武張(擊石球)、花馬兒(掇石墩)、郭介。端親：王尹生、陸壽。打彈：俞麻綫(二人)、楊寶、姚四、白腸吳四、蠻王、林四九娘(女流)。蹴球：黃如意、范老兒、小孫、張明、蔡潤。射弩兒：周長(造弩)、康沈(造箭)、杳大、林四九娘(女流)、黃一秀。散耍：楊寶、陸行、莊秀才、沈喜、姚菊。裝秀才：花花帽孫秀、陳齋郎。吟叫：姜阿得、鍾勝、吳百四、潘善、蘇阿黑、余慶。合笙：雙秀才。沙書：余道、姚遇仙、李三郎(改畫)。教走獸：馮喜人、李三(教熊)。教飛禽蟲蟻：趙十一郎、趙十七郎、猢猻王。弄水：啞八、謝捧殺、畫牛兒、僧兒。放風箏：周三、呂偏頭。煙火：陳太保、夏島子。說藥：楊郎中、徐郎中、喬七官人。捕蛇：戴官人。七聖法：杜七聖。消息：陸眼子、高道。

又　書會：李霜涯(作賺絕倫)、李大官人(譚詞)、葉庚、周竹窗、平江周二郎(猢猻)、賈廿二郎。演史：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周八官人、檀溪子、陳進士、陳一飛、陳三官人、林宣教、徐宣教、李郎中、武書生、劉進士、鞏八官

人、徐繼先、穆書生、戴書生、王貢士、陸進士、丘機山、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陳小娘子。說經諢經：長嘯和尚、彭道(名法和)、陸妙慧(女流)、余信庵、周太辯(和尚)、陸妙靜(女流)、達理(和尚)、嘯庵、隱秀、混俗、許安然、有緣(和尚)、借庵、保庵、戴悅庵、息庵、戴忻庵。小說：蔡和、李公佐、張小四郎、朱修(德壽宮)、孫奇(德壽宮)、任辯(御前)、施桂(御前)、葉茂(御前)、方瑞(御前)、劉和(御前)、王辯(鐵衣親兵)、盛顯、王琦、陳良輔、王班直(洪)、翟四郎(升)、粥張二、許濟、張黑剔、俞住庵、色頭陳彬、秦州張顯、酒李一郎、喬宜、王四郎(明)、王十郎(國林)、王六郎(師古)、胡十五郎(彬)、故衣毛三、倉張三、棗兒徐榮、徐保義、汪保義、張柏、張訓、沈佺、沈喎、湖水周、燻肝朱、掇條張茂、王三教、徐茂(象牙孩兒)、王主管、翁彥、嵇山、陳可庵、林茂、夏達、明東、王壽、白思義、史惠英(女流)。【略】說渾話：蠻張四郎。商謎：胡六郎、魏大林、張振、周月岩(江西人)、蠻明和尚、東吳秀才、陳賁、張月齋、捷機和尚、魏智海、小胡六、馬定齋、王心齋。

又卷一〇 爭曲六幺、扯闌六幺(三嘯)、教鰲六幺、鞭帽六幺、衣籠六幺、王子高六幺、孤奪膽六幺、廚子六幺、崔護六幺、骰子六幺、照道六幺、鶯鶯六幺、大宴六幺、驢精六幺、女生外向六幺、慕道六幺、三偌慕道六幺、雙闌哮六幺、趕厥夾六幺、羹湯六幺、索拜瀛府、厚熟瀛府、哭骰子瀛府、醉縣君瀛府、懊骨頭瀛府、賭錢望瀛府、四僧梁州、三索梁州、詩曲梁州、頭錢梁州、食店梁州、法事饅頭梁州、四哮伊州、領伊州、鐵指甲伊州、鬧五伯伊州、裴少俊伊州、食店伊州、橘檐新水、澆花新水、雙哮新水、簡帖薄媚、請客薄媚、錯取薄媚、傳神薄媚、九裝薄媚、本事現薄媚、打調薄媚、拜褥薄媚、鄭生過龍女薄媚、土地大明樂、列女降黃龍、雙旦降黃龍、燈球大明樂、二爺老大明樂、柳比上官降黃龍、趕厥胡渭州、單番將胡渭州、銀器胡渭州、看燈胡渭州、三厥入寺降黃龍、榆標降黃龍、打地鋪逍遙樂、瀍麵逍遙樂、單打石州、石和那石州、趕厥石州、塑金剛大聖樂、單打大勝樂、柳毅大聖樂、霸王中和樂、馬頭中和樂、大打調中和樂、喝貼萬年歡、能知他泛清波、三釣魚泛清波、五柳菊花新、青陽觀碑采雲歸、夢巫山采雲歸、小四將整乾坤、四季夾竹桃花、禾打千春樂、牛五郎擺金征、新水爨、三十拍爨、天下太平爨、百花爨、三十六拍爨、門子打三教爨、孝經借衣爨、大孝經狐爨、喜朝天爨、說月爨、風花雪月爨、醉青樓爨、宴瑤池爨、錢手帕爨、詩書禮樂爨、醉花陰爨、錢爨、鴨鵝爨、借聽爨、大徹底錯爨、黃河賦爨、睡爨、門兒爨、上借門兒爨、抹紫粉爨、夜半樂爨、棹孤舟爨、借衫爨、火發爨、調燕爨、燒餅爨，托合萬年歡、迓鼓兒熙州、駱駝熙州、二郎熙州，大打調道人歡、會子道人歡、打拍道人歡、越娘道人歡，打勘長壽仙、偌賣姐長壽仙、分頭子長壽仙、棋盤法曲、狐和法曲、藏瓶兒法曲、車兒法曲、病爺劍器、霸王劍器、黃傑進劍器、義養娘延壽樂、扯檻兒賀皇恩、催粧賀皇恩、封陟中和樂、唐輔采蓮、雙哮采蓮、病和采蓮、諸宮調霸王、諸宮調挂冊兒、相如文君、崔次韜、艾虎兒、王崇道休妻、李勉負心、四鄭舞楊花、四偌皇州、檻偌保金枝、浮漚傳永成雙、浮漚暮雲歸、老孤嘉慶樂、裴航相遇樂、進筆慶雲樂、兩相一萬年歡，木蘭花爨、月當廳爨、醉還醒爨、鬧夾棒爨、撲胡蝶爨、鬧八粧爨、鍾馗爨、銅博爨、戀雙雙爨、惱子爨、像生爨、金蓮爨，思鄉早行孤、睡孤、諱樂孤、論憚孤、迓鼓孤、大暮故孤、小暮故孤、老孤遣旦、孤慘、雙孤慘、三孤慘、四孤醉留客、四孤夜宴、四孤好、四孤披頭、四孤擂、病孤三鄉題、王魁三鄉題、強偌三鄉題、文武問命，兩同心卦鋪兒、一井金卦鋪兒、滿皇州卦鋪兒、變貓卦鋪兒、白苧卦鋪兒、探春卦鋪兒、慶時豐卦鋪兒、三哮卦鋪兒，三哮揭榜、三哮上小樓、三哮文字兒、三哮好女兒、三哮一擔腳、襤哮合房、襤哮店休旦、襤哮負酸、秀才下酸、雷急慢酸、眼藥酸、食藥酸，風流藥、黃元兒、論淡、醫淡、醫馬、調笑驢兒、雌虎、解熊、鶻打兔變二郎、二郎神變二郎神、毀廟、入廟霸王兒、單調霸王兒、單調宿、單背影、單頂戴、單唐突、單折洗、單兜、單搭手，雙搭手、雙厥送、雙厥投拜、雙打球、雙頂戴、雙園子、雙帽索、雙三教、雙虞侯、雙養娘、雙快、雙捉、雙禁師，雙羅羅啄木兒、賴房錢啄木兒、圓城啄木兒、大雙頭蓮、小雙頭蓮、大雙慘、小雙慘、小雙索、雙排軍、醉排軍、雙賣旦，三合入，三出合，三笑月中行，三登樂院公狗兒、三教安公子、三社爭賽、三頂戴、三偌一賃驢、三盲一偌、三教鬧教棋、三借窰貨兒、三獻身、三教化、三京下書、三短鐙、打三教庵宇、普天下、滿皇州打三教、領三教、三姐醉還醒、三姊黃鶯兒、賣花黃鶯兒，大四小將、四小將、四國朝、四脫空、四教化、泥孤。

《醉翁談錄》甲集卷一 夫小說者，雖爲末學，尤務多聞。非庸庸淺識之流，有博覽該通之理。幼習《太平廣記》，長攻歷代史書。煙粉傳奇，素蘊胸次之間，風月須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堅志》無有不覽，《琇瑩集》所載皆通。動哨、中哨，莫非《東山笑林》；引倬、底倬，須還《綠窗新話》。論才詞有歐、蘇、

黃、陳佳句，說古詩是李、杜、韓、柳篇章。舉斷莫按師表規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只憑三寸舌褒貶是非，略囫萬餘言講論古今。說收拾尋常有百萬套，談話頭動輒是數千回。說重門不掩底相思，談閨閣難藏底密恨。辨草木山川之物類，分州軍縣鎮之程途。講歷代年載廢興，記歲月英雄文武。有靈怪煙粉傳奇公案，兼朴刀棍棒妖術神仙。自然使席上風生，不枉教坐間星拱。說《揚元子》、《汀州記》、《崔智韜》、《李達道》、《紅蜘蛛》、《鐵瓮兒》、《水月仙》、《大槐王》、《妮子記》、《鐵車記》、《葫蘆兒》、《人虎傳》、《太平錢》、《芭蕉扇》、《八怪國》、《無鬼論》，此乃是靈怪之門庭。言《推車鬼》、《灰骨匣》、《呼猿洞》、《鬧寶錄》、《燕子樓》、《賀小師》、《楊舜俞》、《青腳狼》、《錯還魂》、《側金盞》、《刁六十》、《鬬車兵》、《錢塘佳夢》、《錦莊春游》、《柳參軍》、《牛渚亭》，此乃爲煙粉之總龜。論《鶯鶯傳》、《愛愛詞》、《張康題壁》、《錢榆罵海》、《鴛鴦燈》、《夜游湖》、《紫香囊》、《徐都尉》、《惠娘拍偶》、《王魁負心》、《桃葉渡》、《牡丹記》、《花萼樓》、《章臺柳》、《卓文君》、《李亞仙》、《崔護覓水》、《唐輔採蓮》，此乃謂之傳奇。言《石頭孫立》、《姜女尋夫》、《憂小十》、《驢垛兒》、《大燒燈》、《商氏兒》、《三現身》、《火杴籠》、《八角井》、《藥巴子》、《獨行虎》、《鐵秤槌》、《河沙院》、《戴嗣宗》、《大朝國寺》、《聖手二郎》，此乃謂之案。論這《大虎頭》、《李從吉》、《楊令公》、《十條龍》、《青面獸》、《委鐵鈴》、《陶鐵僧》、《賴五郎》、《聖人虎》、《玉沙馬海》、《燕四馬八》，此乃爲朴刀局段。言這《花和尚》、《武行者》、《飛龍記》、《梅大郎》、《鬬刀樓》、《攔路虎》、《高拔釘》、《徐京落草》、《五郎爲僧》、《王溫上邊》、《狄昭認父》，此爲棍棒之序頭。論《種搜神記》、《月井文》、《金光洞》、《竹葉舟》、《黃粱夢》、《粉合兒》、《馬諫議》、《許岩》、《四仙鬬聖》、《謝湯落梅》，此是神仙之套數。言《西山聶隱娘》、《村鄰親》、《嚴師道》、《千聖姑》、《皮篋袋》、《驪山老母》、《貝州王則》、《紅綫盜印》、《醜女報恩》，此爲妖術之事端。也說黃巢撥亂天下，也說趙正激惱京師。說征戰有劉、項爭雄，論機謀有孫、龐鬬智。新話說張、韓、劉、岳，史書講晉、宋、齊、梁。《三國志》諸葛亮雄材，《收西夏》說狄青大略。說國賊懷奸從佞，遣愚夫等輩生嗔。說忠臣負屈啣冤，鐵心腸也須下淚。講鬼神令羽士心寒膽戰，論閨怨遣佳人綠慘紅愁。說人頭廝挺令羽士快心，言兩陣對圓使雄夫壯志。談呂相青雲得路，遣才人著意群書。演霜林白日昇天，教隱士爲初學道。噇發迹話使寒門發奮，講負心底令奸漢包羞。講論處不滯搭，不絮煩，敷演處有規模，有收拾。冷淡處提掇得有家數，熱鬧處敷演得越久長。曰得詞，念得詩，說得話，使得砌。言無訛舛，遣高士善口贊揚，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訝。

又　小說者流，出于機戒戒之官，遂分百官記錄之司。由是有說者縱橫四海，馳騁百家，以上古隱奧之文章，爲今日分明之議論。或名演史，或謂合生，或稱舌耕，或作挑閃，皆有所據，不敢謬言。言其上世之賢者可爲師，排其近世之愚者可爲戒。言非無根，聽之有益。

《文獻通考》卷一九五引《宋三朝藝文志》　傳記之作，蓋史筆之所不及者，方聞之士得以紀述而爲勸戒。

又引《宋兩朝藝文志》　傳記之作，近世尤盛。其爲家者，亦多可稱。采獲削稿，爲史所傳。然根據膚淺，好尚偏駁，滯泥一隅，寡通方之用。至孫冲、胡訥收摭益細，而通之于小說。

又　按夾漈鄭氏言，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

又　按夾漈言，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略】蓋有實故事而以爲雜史者，實雜史而以爲小說者。

熊宏大木《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序》　以王（岳武穆王）本傳、行狀之實迹，按《通鑒綱目》而取義。至于小說與本傳互有同異者，兩存之以備參考。或謂小說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論。然而稗官野史記正史之未備，若使的然事迹顯然不泯者得錄，則是書竟難以成野史之餘意矣。【略】質而論之，則史書、小說有不同者，無足怪矣。

韜庵居士《度曲芻言自序》　曲之一道，乃樂之支也。自《康衢》《擊壤》以降，樂府之名，至漢魏六朝，仍沿其聲調，加以藻艷，于今曲略近。至唐，以絕句爲曲，有《清平》、《郁輪》、《涼州》、《水調》諸名目。入宋，而詞大盛，柳屯田輩尤爲著名，于今曲益近。至金章宗時，漸更爲北詞，即董解元《西廂》之類，其聲猶未純也。入元，而北曲漫衍，遂擅盛一代。顧滯于弦索，雜以胡音，且聲多噍殺。

《七修類稿》卷二二　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回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閭閻淘眞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眞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三　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

後論次多實而彩艷殊乏。蓋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後率俚儒野者之談故也。

又　小說者流，或騷人墨客游戲筆端，或奇士洽人蒐羅寓外，紀述見聞，無所迴忌，覃研理道，務極幽深。其善者足以備經解之異同，存史官之討覈，總之有補于世，無害于時。乃若私懷不逞，假手鉛槧，如《周秦行紀》、《東軒筆錄》之類，同于武夫之刃，讒人之舌者，此大弊也。然天下萬世公論具在，亦亡益焉。

又　漢唐六代小說，幾于無不傳者。今單行別梓雖寡，《太平廣記》之中一目可盡，《御覽》諸書往往槩見，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存也。宋人諸說，雖間載《百川學海》諸家彙刻及單行《夷堅》、《桯史》之類，盛于唐前，然曾氏、陶氏二書輯類各近千家，今所存十不二三矣。

又　小說卷帙繁重者，《太平廣記》之五百，《夷堅》之四百，極矣，而不如《虞初》之九百也。

又　楊用修謂唐小說不如漢，而舉伶玄《趙飛燕傳》中一二語爲證。戊辰之歲，余偶過燕中書肆，得殘刻十數紙，題《趙飛燕別集》，閱之，乃知即《說郛》中陶氏刪本，其文頗類東京，而末載梁武答昭儀化黿事，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第端臨《通考》、漁仲《通志》並無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間敘才數事，多俊語，出伶玄右，而淳質古健弗如，惜全帙不可見也。

《西湖游覽志餘》卷二〇　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眞。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

《通俗編》卷二　《新論》：「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按：古凡雜說短記，不本經典者，概比小道，謂之小說，乃諸子雜家之流，非若今之穢誕言也。《輟耕錄》言：「宋有彈詞小說。」乃始指今小說矣。《水東日記》：「書坊射利之徒，僞爲小說雜書，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蓄而人有之；癡騃婦女，尤所酷好，因目爲《女通鑑》。」《七修類稿》：「小說起宋仁宗時，蓋時太平日久，國家閑暇，欲進新奇之事以娛之，故小說每得勝頭回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

又卷二一　《古杭夢粱錄》：「說話有四家：一、銀字兒，謂煙粉靈怪之事。一、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一、說經，謂演說佛書。一、說史，謂說前代興廢。」《武林舊事》：「百戲社名小說爲雄辯社。」按今俗謂之說書，說書事見《墨子・耕柱篇》：「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然所言與今事別。

綠天館主人《古今小說序》　史統散而小說興。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韓非、列禦寇諸人，小說之祖也。《吳越春秋》等書，雖出炎漢，然火之後，著述猶稀。迨開元以降，而文人之筆橫矣。若通俗演義，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今說書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略】暨施羅兩公，鼓吹胡元，而《三國志》、《水滸》、《平妖》諸傳，遂成巨觀。【略】大抵唐人選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諧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于選言者少，而資于通俗者多。

《歸田瑣記》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此子部之支流也。鴟葉饗村里，輒將故事編成七言可彈唱者，通謂之小說。據《七修類稿》云：「起于宋時。宋仁宗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興。如云『話說趙宋某年』。又云：『太祖太宗眞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瞿存齋詩所謂「陌頭盲女無限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則其來亦古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小說家類一・小序》：【略】迹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唐、宋而後，作者彌繁，中間誣謾失眞、妖妄熒聽者固爲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亦錯出其中。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小說起于宋仁宗時，太平已久，國家閒暇，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名曰「小說」，而今之小說則紀載矣。傳奇者，裴鉶著小說多奇異，可以傳示，故號傳奇，而今之傳奇則曲本矣。

《九消夏錄》　《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至夥，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而口說之，見《四庫全書提要・雜史類》附注。按《七修類稿》云：「小說起宋仁宗，時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回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云云，此即平話也。《永樂大典》所收，必多此等書，如得見之，亦足消閑而娛老也。

夏庭芝《青樓集誌》　唐時有「傳奇」，皆文人所編，猶野史也；但資諧笑耳。宋之「戲文」，乃有唱念，有諢。金則「院本」、「雜劇」合而爲一。至我朝，乃分「院本」、「雜劇」爲二。「院本」始作，凡五人：一曰副淨，古謂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以末可撲淨，如鶻能擊禽鳥也；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

孤。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見)國來朝，衣裝鞋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人優之效之，以爲戲，因名曰「爨弄」。國初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泛，至今行之。又有「焰段」，類「院本」而差簡，蓋取其如火焰之易明滅也。「雜劇」則有旦、末。旦本女人爲之，名粧旦色；末本男子爲之，名末泥。其餘供觀者，悉爲之外腳。有駕頭、閨怨、鴇兒、花旦、披秉、破衫兒、綠林、公吏、神仙道化、家長里短之類。內而京師，外而郡邑，皆有所謂構欄者，辟優萃而隸樂，觀者揮金與之。「院本」大率不過謔浪調笑，「雜劇」則不然，君臣如：《伊尹扶湯》、《比干剖腹》；母子如：《伯瑜泣杖》、《剪髮待賓》；夫婦如：《殺狗勸夫》、《磨刀諫婦》；兄弟如：《田眞泣樹》、《趙禮讓肥》；朋友如：《管鮑分金》、《范張鷄黍》，皆可以厚人倫，美風化。又非唐之「傳奇」，宋之「戲文」，金之「院本」，所可同日語矣。嗚呼！我朝混一區宇，殆將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億萬，而色藝表表在人耳目者，固不多也。

孟稱舜《古今名劇合選自序》 詩變爲辭，辭變爲曲，其變愈下，其(工益)難。【略】學戲者，不置身于場上，則不能爲戲；而撰曲者，不化其身爲曲中之人，則不能爲曲，此曲之所以難于詩與辭也。若夫曲之爲詞，分途不同，大要則宋伶人之論柳屯田、蘇學士者盡之，一主婉麗，一主雄爽。婉麗者，如十七八女孃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而雄爽者，如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詞也。後之論詞者，以詞之源出于古樂府，要須以婉轉綿麗，淺至儇佀爲上，挾春筆煙月于閨幨內奏之，一語之艷，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爲貴耳；慷慨磊落，縱橫豪健，抑亦其次。故蘇、柳二家，軒輊攸分。曲之與詞，約亦相類。而吾謂此固非定論也。曲本于詞，詞本于詩。詩《三百篇》、《國風》、《雅》、《頌》，其端正靜好，與妍麗逸宕，興亡各有其人，奏之各有其地，安可以優劣分乎？今曲之分南北也，或謂北主勁切，南主柔遠。辟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殊科。是爲北之詞，耑似蘇；而南之詞，耑似柳。柳可爲勝蘇，則北遂不如南歟？夫南之與北，氣骨雖異，然雄爽婉麗，二者之中亦皆有之。即如曲一也，而宮調不同，有爲清新綿邈者，有爲感歎傷悲者，有爲富貴纏綿者，有爲惆悵雄壯者，有爲飄逸清幽者，有爲旖旎嫵媚者，有爲悽愴怨慕者，有爲典雅沈重者，諸如此類，各有攸當，豈得以勁切柔遠畫南北而分之邪？曲莫盛于元，而元曲之南而工者，《幽閨》、《琵琶》止爾，其它雜劇無慮千百種，其類皆出于北。而北之曲，妙處種種不一，未可以一律概之也。予學爲曲，而知曲之難，且少以窺夫曲之奧焉。取元曲之工者，分其類爲二，而以我明之曲繼之，一名《柳枝集》，一名《酹江集》，即取「雨淋鈴」、「楊柳岸」及「大江東去」、「一樽還酹江月」之句也。元曲自吳興本外，所見百餘十種，共選得十之七。明曲數百種，共選得十之三。蓋美生于所尚，元設十二科取士，其所習尚在此，故百年中，作者雲湧，至與唐詩、宋詞比類同工。而明之世，相習爲時文，三百年來，作曲者不過山人俗子之殘滓，與紗帽肉食之鄙談而已矣。間有一二才人偶爲游戲，而終不足盡曲之妙，故美遜于元也。

張元徵《盛明雜劇序》 或曰：雜劇非古也，雖唐宋代有之。然宋祇有詞無曲，浸淫至勝國而始盛。王、關諸子，擅美一時。今攷其爵里，滅沒不傳，此豈詞林不朽事？弇州云：「詞興而樂府亡，曲興而詞亡。即詞亦鄙其婉變而近情也，何有雜劇？」【略】或又謂：漢文、唐詩、宋詞、元曲，各絕一時，後有作者，難乎其繼。

程文羽《盛明雜劇序》 曲者，歌之變，樂聲也；戲者，舞之變，樂容也。皆樂也，何以不言樂？蓋才人韻士，其牢騷抑鬱，唬號憤激之情，與夫慷慨流連，談諧笑謔之態，拂拂于指尖，而津津于筆底，不能直寫而曲摹之，不能莊語而戲喻之者也。上古有歌舞而無戲曲，戰國秦漢始創優伶。唐作梨園教坊，王右丞以此得解頭，而莊宗自號李天下。厥後流風大暢，變歌之五音以成聲，變舞之八佾以成數，而曰外、曰末、曰淨、曰丑、曰生、曰旦，六人者出焉。凡天地間智愚賢否、貴賤壽夭、男女華夷，有一事可傳，有一節可錄，新陳言于牘中，活死迹于場上。誰眞誰假，是夜是年，總不出六人搬弄。狀忠孝而神欽，狀奸佞而色駭，狀困窶而心如灰，狀榮顯而腸似火。狀蟬脫羽化，飄飄有凌雲之思；狀玉竊香偷，逐逐若隨波之蕩。可興、可觀、可懲、可勸，此皆才人韻士，以遊戲作佛事，現身而爲說法者也。至于詞白之工，科介之趣，熱腸罵世，冷板敲人，才各成才，韻各成韻。而說者盡推美胡元，不知胡元以此取士，士皆傅粉墨而踐挑場，一代人文，類從描眉畫頰中出。宜其曠古亘今，窮工極態。乃僅以北調擅場，而南詞絕響，【略】兩者偏廢，不成鉅觀。

蔣孝《南詞舊譜序》 《九宮十三調》者，南詞譜也。《國風》鄭衛之變，而南宮北里，競爲靡曼。開元天寶之間，妙選梨園法曲，溫李之徒，始著《金筌》等集。至宋，則歐蘇大儒，每每留意聲律，而行家所推詞手，獨云黃九秦七。是

則聲樂之難久矣。完顏之世，有董解元者，以北曲擅場，騷人墨客，一時宗尚，類能抒思發聲，下至矇瞍賤工，亦皆通曉其義。于是樂府之家，有門戶、有體式、有格勢、有劇科、有聲調、有引序，作者非是不取。以故音韻之學，行于中州。南人善爲艷詞，如《花底》、《黃鸝》等曲，皆與古昔媲美。然崇尚源流，不如北詞之盛。故人各以耳目所見，妄有述作。遂使宮徵乖誤，不能比諸管弦，而諧聲依永之義遠矣。

李維楨《南曲全譜題辭》 自樂府詩餘，遞變而爲雜劇、爲戲文，而南北體遂分。北多弦唱，詞不甚繁；南曲則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所謂其聲嘽以緩，和以柔，所謂吳音妖冶者。套數累數十，須盡日申旦方竟。後進好事競爲新奇，有借有犯，而糅雜乖越多矣。沈光祿伯英，輯陳、白兩家《九宮十三調譜》，以南人度曲、小令合者爲《南曲全譜》，而永新龍太學仲房稍補綴而版行之，以視余。余于此殊未通曉。昔宋武帝不解音樂，殷仲文言，屢聽自然解。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余每持此論自恕。獨異夫大江以西儒者薄視藝文，況《花間》、《草堂》，出雕蟲小技之下，豈所屑意！惟永叔、介甫、魯直諸君子饒爲之，故不妨作。名臣仲房，少年復精此，其風致超越，可爲江國吐氣矣。余又觀陶九成論南人不唱，北人不歌，有格調節奏，一曲中各有聲，一聲有四節，一句有聲韻，一曲有數調，與夫三過變件，唱聲添字諸病，一串驪珠，殺唱劊子之說。是時南曲未大行，皆專爲北聲而發，以北度南，亦當如是。似有出于譜外者，而應律呂，分六宮十一調，共十七宮調，與今譜不盡同，未審何如。夫不知聲，不可與言音，不知而妄談，第爲大方家供諢噱耳。

朱之蕃《新鐫古今大雅北宮詞紀南宮詞紀小引》 北曲昉自金、元，摹繪神理，殫盡才情，足抉宇宙之秘。

毛晉《六十種曲題演劇五套弁言》 粵稽軒轅張樂，洞庭之魚龍怒飛，神禹治水，山海之怪異畢現。亘上下古今，人事不齊，守株則綿撮易辦，創獲乃出奇無窮。即色聲一綫脈，夫何必屏鄭哇而放吳歈，排燕傖而擯楚歟？若別有妙會，任倒橫直豎，覆去翻來，眼底舌端，恣其逸弄，臭腐轉變爲神奇，互開一生面矣。爾迺《拾畫》、《分箋》之離奇也，諸如《明玉》、《綠蕉》之怪誕也。俄見玉階金埒，倏而拾翠縈花，甚者魯山扣瑛，鮫人裂篋，潛虬吟淵，莊騏唳露，既屬幽奇，復資玄發。往往龜毛兔角，似不從人間世來。謾云金閨之弗貯，寧非玉壟之積埃？從事冶場，不啻飲瓀珉而虹繞，方且叶塤篪以風遒，即石丈亦應默頭矣。

許當世《白雪齋選訂樂府吳騷合編序》 詞者，律與選之餘也；曲者，詞之變也。以勝國之曲踵宋之詞，世推宋詞元曲，良非虛語。曲可續《騷》，又誰曰不然？【略】曲安可不采，而采安可不嚴？

友竹主人《新定十二律京腔譜序》 北曲者，隋開其徑，唐繼其美，而大備於元。至於南曲之所從來也，果安在哉？《三百篇》後因而有詩，詩餘爲詞，詞又變而爲曲。詩盛於唐，詞行於宋，而曲始興於明，排場既具，崑弋遂分，是爲南曲。

李元玉《南音三籟序言》 原夫詞者詩之餘，曲者詞之餘也。自太白《憶秦娥》一闋，遂開百代詩餘之祖。趙宋時，黃九、秦七輩競作新詞，字戛金玉。東坡雖有「鐵綽板」之誚，而豪爽之致，時溢筆端。南渡後，爭講理學，間爲風雲月露之句，遂遜前哲。迨至金元，詞變爲曲。實甫、漢卿、東籬諸君子，以灝瀚天才，寄情律呂，即事爲曲，即曲命名，開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宮十三調之正始，或爲全本，或爲雜劇，各立赤幟，旗鼓相當。盡是騷壇飛將，然皆北也，而猶未南。于是高則誠、施解元輩，易北爲南，構《琵琶》、《拜月》諸劇，沉雄豪勁之語，更爲清新綿邈之音。唇尖舌底，娓娓動人，絲竹管弦，嫋嫋可聽。然此皆傳奇也，非散曲也。即偶爲詠物紀勝，隻詞單曲，然此猶小令也，非全套也。南曲之傳，尚未浩衍。至明初，亦有作南曲者，大都傖父之談，樸而不韻。延及嘉、隆間，枝山、伯虎，虛舟、伯龍諸大才人，吟詠連篇，演成長套，或一宮而自始至終，或各宮而湊成合錦，其間慢緊之節奏，轉度之機關，試一歌之，恍若天然巧合，并無拗噪棘耳之病；全套渾如一曲，一曲渾如一句。況復寫景描情，鏤風刻月，借宮商爲雲錦，諧音節于珠璣。亦如詩際盛唐，于斯立極，時曲一道，無以復加矣。

《片玉山房詞話》 宋時雜劇段數，有所謂三哮揭榜、三哮上小樓、三哮文字兒、秀才下酸、擂眼藥酸、食酸、醫淡、論淡、鶻打兔變、二郎神、二郎神變、二郎神賴房錢、啄木兒、醉排軍、五柳菊花新、小四將、整乾坤、四季夾竹桃花等名目，不知何解，想似今之戲目，抑即牌兒名也。

姚思《南曲九宮正始序》 蓋自宋始有院本，金、元從而廣之。雜劇之行，人懷蒼璧，家蓄玄珠，及明猶備。

鄒式金《雜劇三集自作小引》 《詩》亡而後有《騷》，《騷》亡而後有樂府，

樂府亡而後有詞，詞亡而後有曲，其體雖變，其音則一也。聲音之道，本諸性情，所以協幽明，和上下，在治忽，格鳥獸，故《卿雲》歌而鳳凰儀，《淋鈴》作而馬鬼走。夫子刪《詩》曰：《雅》《頌》得所，然後樂正。未嘗分詩樂爲二。其後士大夫高談詩學，不復稽古「永言」「和聲」之旨，遂專以抑揚抗墜、清濁長短責之優伶，淫哇相襲，大雅淪亡，而五音、六律、九宮、十三調，漸作「廣陵散」。雖以鐵崖之才，酸齋之學，不得與王、白、關、鄭輩，并驅爭先，而張打油、胡釘鉸，幾幾乎廁足詞壇，亦可哂矣。【略】邇來世變滄桑，人多懷感，或抑鬱幽憂，抒其禾黍銅駝之怨；或憤懣激烈，寫其擊壺彈鋏之思；或月露風雲，寄其飲醇近婦之情；或蛇神牛鬼，發其問天遊仙之夢。雲璈疊奏，玉屑紛飛，以至字忌重押，韻黜互犯，固足踵元人之音，奪前輩之席矣。然而北曲南詞，如車舟各有所習，北曲調長而節促，組織易工，終乖紅豆；南詞調短而節緩，柔靡傾聽，難協絲弦。又全部宏編，意在搬演，不重修詞。臨川而外，佳者寥寥，不若雜劇足以極一時之致。辟之狹巷短兵，殺人如草。東坡所云「數尺而有干霄之勢」者，令人目炫眉飛也。

吳偉業《雜劇三集序》 造化氤氳之氣，分陰分陽，貞淫各出。其貞氣所感，則爲忠孝節烈之事；其淫氣所感，則爲放蕩邪慝之事。二氣并行宇宙間，光怪百出，情狀萬殊，而總繇文人之筆傳之。文人之筆，或寓言，或紀實，想像形容，千載如見。由是貞者傳，淫者亦傳。如《三百篇》中不刪《鄭》，《衛》，聖人以爲男女情欲之事，不必過遏；詞人狂肆之言，未嘗無意。貞淫并載，可以爲勸，可以爲鑒。有其文，則傳其文而已。漢、魏以降，四言變爲五七言，其長者乃至百韻。五七言又變爲詩餘，其長者乃至三、四闋。其言益長，其旨益暢。唐詩宋詞，可謂美備矣。而文人猶未已也。詩餘又變而爲曲，蓋金、元之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接。一時才子，如關、鄭、馬、白輩，更創爲新聲以媚之。傳奇雜劇，體雖不同，要于縱發欲言而止。一事之傳，文成數萬，而筆墨之巧，迺不可勝窮也。元詞無論已。明興，文章家頗尚雜劇，一集不足，繼以二集。余常閱之，大半多綺靡之語，心頗不然，以爲此選之過也。已而思之，人苟不爲名教所縛，則淫佚之事，何所不有？有其事，則不能禁其傳；有其傳，則不能禁其選。如長卿之於文君，衛公之於紅拂，非人間越禮之事乎？而風流家言，反以爲絕好一樁公案，至願效之而不可得。噫！氣運日降，淫倍於貞。文人無賴，詩變爲曲。諷一勸百，時勢使然。言之者無罪，選之者豈任過乎？

清泉主人《毛西河定本西廂記序》 古樂之失傳久矣。《皇華》四篇亡于晉，《樂安世》軼于魏，六季三唐，凡詩歌之播樂者，五調相沿，盡遺其契注拍序之法。而宋樂引慢變爲搊彈，金元樂院本、雜劇又變爲道念，筋斗、科汎，然猶雜劇之遺也。今南曲興而北音衰，院本、雜劇又亡矣。舊傳院本祇《西廂記》耳，【略】嘗按元制，以塡詞十二科取士，其間所傳遺劇，如東籬、漢卿、德輝、仁甫，彬彬稱盛。

許仁緒《綴白裘三集序》 唐人多以絕句爲樂府，往往甫經脫稿，即已被之管弦。觀旗亭畫壁，而「黃河遠上」遂爲千秋佳話。迄乎元代，倚聲按譜，而樂府乃有專家矣。

莊肇奎《胥園居士贈黃旛綽先生梨園原序》 「鬼門道」者，乃戲房出入之所。謂之鬼門道者，言其扮演者代鬼行事，故謂之鬼門道。愚俗不知，因戲場置鼓於門，即訛傳爲「鼓門道」，於理無據；又曰「古門道」，皆非也。東坡詩云「扮演古人事，出入鬼門道」，正此謂也。趙子昂曰：「戲曲，良家子弟所扮演者，謂之『行家生活』；娼優所扮者，謂之『戾家把戲』。」或問其故，予曰：戲文者，出於鴻儒、碩士、騷人、墨客，其所作者，娼優豈能扮乎？推其門，正其理，娼優故以爲戾家也。良家子弟扮者，雖亦有風花雪月，然均合乎情理。當太平之盛，雍熙之治，欲追昔感今，故取良家子弟通於音律者，扮演戲曲，以飾太平，隋謂之「康衢戲」，唐謂之「梨園戲」，宋謂之「華林戲」，元謂之「昇平樂」。梨園樂者，唐明皇所賜，至於娼優，乃勾欄中樂工也。愚俗不明，呼爲一類，實未明其原耳。

《雙橋隨筆》卷三 《太平清話》云：「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人清談，書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詩、小說，宋詩餘，元人畫與南北劇，皆是獨立一代。」余謂秦漢詩文、晉人書法、唐人詩、宋詞、元畫，尚矣。至于清談、四六、小說、南北劇，開人疏狂靡麗淫哇之習，爲厲不淺。又有宜束于高閣而文有當付之泠灰者，或但取其言與文，供人耳目之玩則可耳。

王瑞生《新定十二律京腔譜總論》 堯民鼓缶而歌，夷斯一唱三歎，歌唱之所由來也舊矣。自卿雲有歌以成揖讓，箕山有歌以成隱逸，厥後《麥秀歌》、《滄浪歌》、《龜山操》、《蟪蛄吟》，皆古人感其遇而暢其心之所欲言耳。《傳》曰：「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韓昌黎云：「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則歌之大義，唱之所從出也。夫曲之藉乎絲竹相協者曰歌，一人成聲而

衆人相和者曰唱，古人所以別歌唱之各異也。歌之聲也柔和委婉，唱之聲也慷慨激昂。古之樂府歌章，院本源流，規模已列。迨乎有明，乃宗其遺意，而崑弋分焉。

李瀚章《樂府傳聲序》 樂備於八音，成於人聲。人聲以音均爲體，以歌曲爲用。漢初詔樂府令夏侯寬備簫管，而樂府之三正調：曰平、曰清、曰瑟，二變調：曰楚、曰側，始著聲於協律。至齊、梁而樂府盡，至宋、元而樂府復興。其以燕樂宮商羽十五調施於用，與漢之三調，名異實同。至崑山之魏良輔之南曲水磨腔出，而人聲之著於歌曲也尤準。

楊慤《楊湖觀諸葛亮夜祭瀘江序》 詞曲之名起於宋，盛於元。勝國以後，文人學士，相繼而作，其膾炙人口，傳之優孟衣冠者，大抵言情居多，或致有傷風化。求其激昂慷慨，使人感動興起，以羽翼名教，殆不可得。

《蕙風詞話》卷一 兩宋人塡詞，往往用唐人詩句。金、元人製曲，往往用宋人詞句。尤多排演詞事爲曲。關漢卿、王實甫《西廂記》出於趙德麟商調《蝶戀花》，其尤著者。檢《曲錄》雜劇部，有《陶秀實醉寫風光好》、《晏叔原風月鷓鴣天》、《張于湖誤宿女貞觀》、《蔡蕭閑醉寫石州慢》、《蕭淑蘭情寄菩薩蠻》，皆詞事也。就一劇一事而審諦之，塡詞者之用筆用字何若，製曲者又何若，曲由詞出，其淵源在是，曲與詞分，其徑塗亦在是。曲與詞體格迥殊，而能得其並皆佳妙之故，則於用筆用字之法，思過半矣。

又卷二 元人製曲，幾於每句皆有襯字，取其能達句中之意，而付之歌喉又抑揚頓挫，悅人聽聞，所謂遲其聲以媚之也。兩宋人詞間亦有用襯字者。

謝元淮《碎金詞譜自序》 蓋唐人之詩以入唱爲佳。自宋以詞鳴，而歌詩之法廢；金、元以北曲鳴，而歌詞之法廢。明以南曲鳴，而北曲之法又廢。其廢也，世風迭變，舍舊翻新，勢有不得不然。

管庭芬《重訂曲海總目跋》 雜劇傳奇之名，古無所聞。自宋有「纍弄」之目，亦罕見其詞。至元人以塡南北曲調者，不乏其材，且加賓、白，而傳奇、雜劇始大行于世。

劉鳳叔《集成曲譜自序》 宋時雅樂，屢經改作，雖未必有當于古，而經姜堯章、朱子、蔡元定諸家之考正，較之漢唐爲勝。而其燕樂汰坐部省教坊，亦與雅樂較近，非漢唐燕樂盛行夷狄之音可比。今之崑曲，始于有明中葉。而海鹽腔、弋陽諸腔，實爲水磨腔所自出。海鹽腔，創自宋張功甫。功甫，爲詞家雲窗之祖、玉田之曾祖。是則宋人倚聲之音節，必有存於海鹽腔中者，亦必有存於崑曲中者也。

董康《曲海總目提要序》 戲曲肇自古之鄉儺。迨其後，春秋有優俳，漢有滑稽，唐有梨園弟子，五代有伶官，宋隸教坊部，相沿至今不替。劇本之可考者，據陶九成《輟耕錄》，宋爲官本雜劇，金爲院本，二者或稱爲纍。亦有以所裝腳色名之者，如某孤、某旦（亦作妲）、某酸是。金又爲艷（亦作焰），或作段。顧傳于今者，惟金董解元《西廂記》，餘均亡佚，爲可惜也。元分雜劇、傳奇二種。雜劇除楔子外，大率四折，間有少或一折，多六折、八折者，此不多見。傳奇關目至繁，二三十折不等。若王實甫《西廂》，古本僅五折，各本四折，體蓋參用雜劇、傳奇矣。元傳奇之存者，惟施惠《拜月亭》，高則誠《琵琶記》。按徐子室元譜《南詞九宮正始》所引，多至一百二十餘種。是書傳本絕希，世人知者蓋鮮，亦憾事也。至所用曲調，雜劇用北詞，傳奇用南詞，不容少紊，明代仍之。然雜劇如周憲王《誠齋樂府》，猶不失元人遺矩。中葉以後，《盛明雜劇》所收，多用南詞。若傳奇且雜以北詞，不復拘拘元法矣。此又體例沿革之大概也。竊謂戲劇乃文藝之一。粉墨登場，渭涇攸判。梟雄盜世，難逋弦索之誅；大節捐軀，克享氍毹之壽。發人猛省，補救頹風，以言儆世之深功，甚于史官之直筆，誠未可以小道鄙夷之。

天虛我生《曲海總目序》 上古歌謠，不假雕琢。《二南》《風雅》，悉本性靈。即所用韻，亦取天籟，初無束縛。降至李唐，始以應制。于是雕飾求工，遂多無病而呻之作。而矜奇好異之徒，且復創變爲詞。其實擅爲長短句者，無過李白。而李白不爲詞祖，亦甚冤耳。金元北曲，絕似李白歌行。宋儒類皆拘謹，惟知守舊，自命解人，故無創作，唯能倚聲塡詞而已。南詞之所以異于北曲者，北曲都爲弦索調，略如今之大鼓，故其詞語多直率放浪，如野馬之不羈。大抵操縵自歌，初無拘束，故以白話爲多。南詞則配簫管，不能使竹肉齊鳴，如雙聲之絳樹，于是操觚落筆，不得不就一定之範圍。此南曲之所以無異于詞，稱之曰塡，正以先有管色，而後以文字就之耳。

王國維《曲錄自序》二 戲曲之興，由來遠矣。宣和之末，始見萌芽；乾、淳以還，漸多纂述。泗水潛夫紀武林之雜劇，南村野叟錄金人之院本。醜齋《點鬼》，丹邱《正音》，著錄斯開，蒐羅尤盛。上自洪武諸王就國之裝（見李開先《張小山小令跋》），下訖天、崇私家插架之軸，則有若：章邱之李（《列朝詩

集》李開先小傳），臨川之湯（姚士粦《見只編》卷中），黃州之劉（《靜志居詩話》卷十五臧懋循條下），山陰之澹生（同上，卷十六祁承㸁條下），海虞之述古（錢曾《也是園書目》），富者千餘，次亦百數。然中麓諸家未傳目錄，《也是》一編僅窺崖略，存什一于千百，或有錄而無書。暨乎國朝，亦有撰著。然《傳奇彙考》之作，僅見殘鈔；廣陵進御之書，惟存《總目》。放失之厄，斯爲甚矣！鄙薄之原，抑有由焉。粵自貿絲抱布，開叙事之端；織素裁衣，肇代言之體，追原戲曲之作，實亦古詩之流。所以窮品性之纖微，極遭遇之變化，激蕩物態，抉發人心，舒軫哀樂之餘，摹寫聲容之末，婉轉附物，惆悵切情，雖雅頌之博徒，亦滑稽之魁桀。惟語取易解，不以鄙俗爲嫌，事貴翻空，不以謬悠爲諱，庸人樂于染指，壯夫薄而不爲，遂使陋巷言懷，人人青紫，香閨寄怨，字字桑間。抗志極于利祿，美談止于蘭芍，意匠同于千手，性格歧于一人。豈託體之不尊，抑作者之自棄也。然而明昌一編，盡金源之文獻，吳興百種，抗皇元之風雅，百年之風會成焉，三朝之人文繫焉。況乎第其卷帙，軼兩宋之詩餘，論其體裁，開有明之制義，考古者徵其事，論世者觀其心，游藝者玩其辭，知音者辨其律：此則石渠存目，不廢雍熙；洙、泗刪詩，猶存鄭、衛者矣。國維雅好聲詩，粗諳流別，痛往籍之日喪，懼來者之無徵，是用博稽故簡，撰爲總目。存佚未見，未敢頌言。時代姓名，粗具條理。爲書六卷，爲目三千有奇，非徒爲考鏡之資，亦欲作搜討之助。補三朝之志所不敢言，成一家之書，請俟異日。宣統改元夏五月，海寧王國維自序。

宋文學部一

主編：祝尚書

目次

總論 ……一二九

總集

二李唱和集 ……一五二
太平廣記 ……一五二
西湖蓮社集 ……一五三
九僧詩集 ……一五五
西崑酬唱集 ……一五六
四家詩選 ……一五九

體類

高梁柳范 ……一六一
宋初九僧 ……一六一
孫丁 ……一六三
西崑體 ……一六三
二宋 ……一六九
蘇梅 ……一七〇
睢陽五老會 ……一七一

作家

薛居正 ……一七三
扈蒙 ……一七三
釋贊寧 ……一七四
趙鄰幾 ……一七七
鄭起 ……一七八
韓溥 ……一七八
楊徽之 ……一七八
朱昂 ……一八一
高錫 ……一八三
王祜 ……一八三
韓洎 ……一八五
李昉 ……一八五
趙匡胤宋太祖 ……一八九
鞠恆 ……一九一
范杲 ……一九二
梁周翰 ……一九三
戚同文 ……一九五
樂史 ……一九五
李度 ……一九八
和峴 ……一九八
柴成務 ……一九九
盧多遜 ……二〇〇
黃夷簡 ……二〇二
宋白 ……二〇三
宋準 ……二〇六
畢士安 ……二〇六
楊璞 ……二〇八
杜鎬 ……二〇九
柳宜 ……二一〇
趙炅宋太宗 ……二一一
安德裕 ……二一六
田錫 ……二一八
賈黃中 ……二二四
劉昌言 ……二二五
張齊賢 ……二二六
王化基 ……二二八
王嗣宗 ……二二九
陳充 ……二三〇
釋希白 ……二三一
刁衍 ……二三一
李建中 ……二三二
馮伉 ……二三三
張詠 ……二三四

呂蒙正……二四四
吳淑……二四五
李至……二四七
舒雅……二四九
柳開……二五〇
滕白……二五九
潘閬……二五九
曾致堯……二六四
郭震……二六五
李虛己……二六六
張肅……二六七
夏侯嘉正……二六七
胡旦……二六八
王操……二七〇
盧稹……二七一
謝炎……二七一
和嶠……二七一
晁迥……二七二
薛映……二七六
錢熙……二七六
鄭文寶……二七七
王禹偁……二七九
戚綸……二九五
孫冕……二九六
种放……二九七
王旦……三〇〇
路振……三〇三
羅處約……三〇四
蘇易簡……三〇五
趙湘……三〇七
錢若水……三〇九
孫何……三一〇
錢昭度……三一二
釋希晝……三一三
釋保暹……三一四
釋文兆……三一五
釋行肇……三一六
釋簡長……三一六
釋惟鳳……三一七
釋惠崇……三一八
釋宇昭……三二一
釋懷古……三二二
魏野……三二三
燕肅……三二九
黃宗旦……三三〇
陳彭年……三三〇
朱嚴……三三二
高弁……三三二
陳堯叟……三三三
寇準……三三四
李巽……三四三
李維……三四四
謝濤……三四五
李畋……三四六
王欽若……三四七
王曙……三四九
錢惟演……三五〇
陳堯佐……三五三
洪湛……三五七
李宗諤……三五七
梅詢……三五九
釋遵式……三六〇
張士遜……三六二
朱台符……三六四
唐異……三六四
楊大雅……三六五
曹汝弼……三六六
丁謂……三六六
薛奎……三七二
林逋……三七四
許洞……三八七
薛田……三八八
錢易……三八八
盛度……三九一
趙恆宋眞宗……三九二
姚鉉……三九四
孫僅……三九六
賈同……三九七
張景……三九七
李迪……三九九
陳越……四〇一

劉筠……四〇一
陳從易……四〇五
王隨……四〇六
楊億……四〇七
王樵……四二四
陳亞……四二五
鮑當……四二七
釋智圓……四二七
王曾……四二九
章得象……四三二
杜衍……四三四
呂夷簡……四三七
穆修……四三九
司馬池……四四三
魏處約……四四四
聶茂先……四四五
蔣堂……四四六
釋重顯……四四九
夏竦……四五二
楊備……四五八
裴湘……四五八
彭乘……四五九
柳永……四六〇
黃鑑……四六九
聶冠卿……四七〇
龐籍……四七一
蒲桃……四七三
程琳……四七四
齊唐……四七五
祖士衡……四七五
范仲淹……四七六
王琪……五〇一
丁度……五〇三
李冠……五〇四
李宗易……五〇五
張先……五〇五
劉槩……五一四
宋綬……五一四
晏殊……五一七
孫復……五三一
鄭戩……五三五
蕭貫……五三四
王益……五三六
杜安世……五三七
謝絳……五三八
釋惟儼……五四一
石延年……五四一
錢彥遠……五四八
孔旼……五四九
謝伯初……五五〇
石揚休……五五一
宋咸……五五二
孫抃……五五三
謝希孟……五五五
孫沔……五五五
胡宿……五五七
葛密……五六〇
宋庠……五六一
尹源……五六六
趙槩……五六八
王洙……五六九
孫抗……五七一
孫甫……五七二
賈昌朝……五七四
宋祁……五七五
黃洪……五八九
仲訥……五九〇
曾公亮……五九〇
黃晞……五九二
梅摯……五九四
釋祕演……五九六
范諷……五九六
葉清臣……五九八
余靖……六〇〇
尹洙……六〇四
張愈……六一三
梅堯臣……六一五
毛洵……六四四
李淑……六四五
吳育……六四七
何郯……六四九

富弼……六五〇
石介……六五六
江休復……六六八
田況……六七一
文彥博……六七四
蘇舜元……六七九
張方平……六八一
廖偁……六八九
歐陽修……六九〇
釋契嵩……八二一
楊畋……八二六
段延齡……八二八
張伯玉……八二八
元絳……八三〇
韓琦……八三四
蘇舜欽……八四六
范鎮……八六三
趙抃……八五七
程師孟……八六九
李覯……八七〇
沈唐……八八一
蘇洵……八八一
顏太初……九一五
黃孝先……九一七
姚嗣宗……九一七
黃亢……九一八
丁寶臣……九一八
趙禎宋仁宗……九二〇
劉渙……九二三
龔鼎臣……九二六
祖無擇……九二八
邵雍……九三一
楊察……九四六
胡堯卿……九四七
蔡襄……九四八
韓絳……九五八
李師中……九六〇
邵亢……九六二
呂誨……九六四
陶弼……九六六
陳薦……九六九
周敦頤……九七〇
陳襄……九七七
韓維……九八三
張師正……九八八
文同……九八九
黃庶……九九九
呂公著……一〇〇一
盧秉……一〇〇三
孫侔……一〇〇四
劉斧……一〇〇六
王珪……一〇〇七
司馬光……一〇一五
劉敞……一〇三四
宋敏求……一〇四三
鮮于侁……一〇四七
曾鞏……一〇五一
趙瞻……一〇八五
釋文瑩……一〇八六
吳處厚……一〇八九
張公庠……一〇九二
張舉……一〇九三
張載……一〇九五
王陶……一〇九八
蘇頌……一〇〇
謝景初……一一〇
李育……一一二
滕元發……一一三
王安石……一一七
徐無黨……一一九九

總論

柳開《應責》 子責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謂爲古文？古文者，非若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類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驥，可乎哉？苟不可，則吾從于古文。

又《上王學士第三書》 代言文章者，華而不實，取其刻削爲工，聲律爲能。刻削傷于樸，聲律薄于德。無樸與德，于仁義禮知信也何？【略】文章爲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獲斯失矣。女惡容之厚于德，不惡德之厚于容也；文惡辭之華于理，不惡理之華于辭也。理華于辭，則有可視。世如本用之，則審是而已耳。

又《答臧丙第三書》 若以文矜伐於今之人也，則不在於古之文者也，在於今之所尚者之文：輕淫侈靡，張皇虛詐。

王禹偁《五哀詩·高錫》 文自咸通後，流散不復雅。因仍歷五代，秉筆多艷冶。

又《送孫何序》 咸通以來，斯文不競，革弊復古，宜其有聞。國家乘五代之末，接千歲之統，創業守文，垂三十載，聖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興矣。然而服勤古道，鑽仰經旨，造次顚沛，不違仁義，拳拳然以立言爲己任，蓋亦鮮矣。富春孫生有是夫！

趙湘《本文》 後世之謂文者，求本於飾，故爲閱玩之具，競本而不疑，去道而不恥，淫巫蕩假，磨滅聲教。將欲盡萬物之情性，發仁義禮樂之根蒂，是郤克爲長萬之行，吾不見其易矣。【略】今學古之文章而不求古之仁義之道，反自謂非聖賢不能爲之，是果中道而廢者，果賊於儒術者，爲蠹教之物者。【略】或曰：「今之言文本者，或異於子，如何？」對曰：「韓退之、柳子厚既歿，其言者宜與余言異也。」

《皇朝文鑑》卷七二孫何《文箴》 奕奕李唐，木鐸再揚。文之紀綱，斷而更張。巨手魁筆，磊落相望。凌轢百代，直趨三王。續典紹謨，韓領其徒。還雅歸頌，杜統其衆。土德既衰，文復喧卑。制誥之俗，儕于四六。風什之訛，鄰于謳歌。懷經囊史，孰遏頹波？出入五代，兵戈不稱。天佑斯文，起我大君。蒲帛詔聘，鴻碩紛綸。邪返而正，漓澄而淳。凡百儒林，宜師帝心。語思其工，意思其深。勿聽淫哇，喪其雅音。勿視彩飾，亡其正色。力樹古風，坐臻皇極。無俾唐文，獨稱往昔。賤臣司箴，敢告執策。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五孫何《答朱嚴書》 文之繁久矣。源于《離騷》，派于《子虛》、《上林》，汗漫於魏、晉，懷襄於齊、梁已降，今之世尤盛焉。何則？師道喪而詞人衆也。師道喪則簡易之理亡，詞人衆則朋黨之譽起，故往往激昂自負曰：「我工于手筆，薄于小文而不爲。」騰口相和，以成其名。洎索而觀之，則支離重複，孟浪荒唐之詞，無所不有，古非古，律非律。既不能刊正經史之誤，復不能明白仁義之奧，但披說蔓語，駢章贅句，長其編，大其軸，以多爲貴耳。斯實蠹教賊文之巨者也。何嘗切憤其事，欲抗疏于丹陛，致書于春司，大爲之防，盡剗其弊。【略】足下師孔宗孟，交荀友揚，尤病今文之冗長，必欲祛煩爲簡，使聖朝言無枝葉，章卓立而詞振起，斯誠有志執聖訓以救群言之亂者也。【略】足下聳價騰光，動賢公卿，異日揚于王庭，安知向所謂祛煩爲簡，使聖朝言無枝葉，不自足下始？

釋智圓《白蓮社主碑文》 公（釋省常）每顧門人曰：「國初以來，薦紳先生宗古爲文，大率學退之爲人，以擠排佛氏爲意。」

又《送庶幾序》 代人所爲聲耦之文，未見有根仁柢義、模賢範聖之作者，連簡累牘，不出月露風雲之狀，諂時附勢之談，適足以傷敗風俗，何益於教化哉。

姚鉉《唐文粹序》 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革於周氏。我宋勃興，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禮樂源乎化；三聖繼作，曄然文明。霸一變至於王，王一變至於帝，風教逮下，將五十年。熙熙蒸黎，久忘干戈戰伐之事；侁侁儒雅，盡識聲明文物之容。《堯典》曰：「文思安安。」《大雅》云：「濟濟多士。」盛德大業，英聲茂實，并屆於一代，得非崇文重學之明效歟！況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內則有龍圖閣，中則有秘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之印群書，雖唐漢之盛，無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識於人而際於天，撰述纂錄，悉有依據。

穆修《與喬適書》 近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迹而奔，靡有異途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爲迂，則指以爲惑，謂之背時遠名，闊於富貴。前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

范仲淹《尹師魯河南集序》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貞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於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浸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彷彿，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

又《賦林衡鑑序》 言依聲而成象，詩依樂以宣心，感於人神，穆於風俗，昭昭六義，賦實在焉。及乎大醇既醨，旁流斯激，風雅條散，故態屢遷，律呂脈分，新聲間作。【略】降及近世，尤尚斯文。律體之興，盛於唐室，迨於近代，雅有存焉，可歌可謠，以條以貫。【略】國家取士之科，緣於此道。九等斯辨，寸長必收。其如好高者鄙而弗攻，幾有餚而不食；務近者攻而弗至，若以莛而撞鐘。作者幾稀，有司大患。雖炎炎其火，玉石可分；而滔滔者流，涇渭難見。曷嘗求備，且務廣收。故進者豈盡其才，而退者愈惑於命。臨川者鮮克結網，入林者謂可無虞。士斯不勤，文何以至。撰述者既昧於向趣，題品者復異其好尚。繩墨不進，曲直終非。

又《上時相議制舉書》 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爲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僞，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可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爲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爲來者之資。

《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一孫冲《重刊絳守居園池記序》 後來有學韓愈氏爲文者，往往失其旨，則汩沒爲人所鄙笑。今則尤甚。嘗有人以文投陳堯佐，陳得之，竟月不能讀，即召之俾篇篇口說，然後識其句讀。陳以書謝且戲曰：「子之道，半在文，半在身。」以爲其人在，則其文行。蓋謂既成文而須口說也，是知身死則文隨而沒矣，於學古也何有哉？

又何亮《答孫冲書》 近世爲文，有隱沒其旨，崎嶇其詞，俾人不得其句讀者，必曰比樊宗師猶爲聲律耳。嗚呼！紹述之於儒，其用心勤矣，而其文可廢也，不然誤後人之無窮乎！

孫復《寄范天章第一書》 國家踵隋唐之制，專以辭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於聲病對偶之間，探索聖賢之閫奧者，百無一二。

又《上孔給事書》 一賢歿，一賢出，羽之翼之，垂諸無窮，此天之意也。不然，則戰國迨於李唐，空闊誕謾、奇嶮淫麗譎怪之說，亂我夫子之道者數矣。【略】國朝自柳仲塗開、王元之禹偁、孫漢公何、种明逸放、張晦之景既往，雖來者紛紛，鮮克有議於斯文者，誠可悲也。

張方平《貢院請誡勵天下舉人文章》 伏以禮部條例，定自先朝，考較升黜，悉有程式。自景祐元年有以變體而擢高第者，後進傳效，因是以習。爾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至太學之建，直講石介課諸生，試所業，因其好尚，而遂成風。以怪誕詆訕爲高，以流蕩猥煩爲贍，逾越規矩，或誤後學。朝廷惡其然也，故下詔書丁寧誡勵，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

石介《贈張續禹功》 吾宋興國來，文人如櫛比。黃州才專勝，漢公氣全粹。晦之號絕群，平地走虎兕。謂之雖駁雜，亦文中騏驥。白稹及盧震，江沱自爲水。朱嚴兼孫僅，培塿對岳峙。卒能霸斯文，河東柳開氏。

又《尊韓》 故自吏部來三百有餘年矣，不生賢人。若柳仲塗、孫漢公、張晦之、賈公疎，祖述吏部而師尊之，其智實降。

又《上趙先生書》 今之爲文，其主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實繁多，聲律調諧而已。雕鎪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眞，於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然無彷彿者。【略】今之文何其衰乎？去唐百餘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斯文寂寥缺壞，久而不振者，非今之人盡不賢於唐之人，盡不能爲唐之文也。蓋其弊由於朝廷敦好，時俗習尚，漬染積漸，非一朝一夕也。不有大賢奮袂於其間，崛然而起，將無革之者乎。【略】今天子繼明守成，道德高厚，功業巍然，直與唐并。今卿士大夫，垂紳曳組，森森布列，行義超然，直與唐比。獨斯文邈乎不可視於唐，居上者點畫語言，組織章句。如彼畫工，不知繪事後素以爲質，但誇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追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爲美，但誇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縟，載毫輦筆，窮山刊木，模刻其文字，布於天下，以爲後進式。後進耳所習聞，聲名赫奕，位望顯盛者惟是，不知前人有孟軻、揚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韓吏部、柳宗元之才之雄也。目所

常見，制作淫麗、文辭侈靡者惟是，不知前世有三代、兩漢、鉅唐之文之懿也。父訓其子，兄教其弟，童而朱研其口，長而組綉於手，天下靡然向風，浸以成俗。

又《上蔡副樞書》 時有弊則聖賢生；聖賢生，皆救時之弊也。唐季之荒頓，五代之欃槍，太祖一戎而夷之。錢塘之不朝，并州之未貢，太宗傳檄而賓之。眞宗修其制度，明其法律，章其物采，和其政令，正其禮樂，通其教化。陛下嗣興，制度既修矣，法律既明矣，物采既章矣，政令既和矣，禮樂既正矣，教化既通矣。然則時無弊乎？曰：何得而無之？今之時弊在文矣。【略】今夫文者，以風雲爲之體，花木爲之象，辭華爲之質，韻句爲之數，聲律爲之本，雕鏤爲之飾，組繡爲之美，浮淺爲之容，華丹爲之明，對偶爲之綱，鄭衛爲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綱、五常、九疇而爲之文也，棄禮樂、孝弟、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爲之文也。聖人職之，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親，夫婦何由順，尊卑何由紀，貴賤何由叙，內外何由別？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其爲今之時弊也。時有弊，必有聖賢生而救之者，豈非吾明君與吾賢弼哉？主上天資英威，乃神乃聖；剛健中正，有乾之元德；聰明睿聖，有古之神武。恭居淵默，則人不見其機；龍興神悚，則天不知其變。如藝祖之武，如太宗之英，如眞宗之仁，信乎明君也。閣下射策冠天下士，斯文未喪，蔚爲宗工，人其代之，承帝理物。夙夜宥密，彌綸天地之化；惟明惟幾，則成天地之道。如夔、益，如稷、契，信乎賢弼也。以明君賢弼，相與救乎斯文之弊，易如反掌矣。然而斯文重器也，舉之者在乎衆力；斯文大弊也，革之者必乎逾時。天下有志，憤斯之弊，力求斯文之本。其身履道，心守正，閣下豈不欲引之使施力焉。

又《與裴員外書》 噫！文之弊已久。自柳河東、王黃州、孫漢公輩相隨而亡，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的。猶學夫樂者，不知六律之有統，五音之有會；而淫哇之聲，百千萬變，徒嘵嘵慆人心，噪噪聒人耳，終莫能適夫節奏而和於人神。文之本日壞，枝葉競出，道源益分，波派彌多，天下悠悠，其誰與歸！輕薄之流，得斯自騁，故雕巧纂組之辭，遍滿九州而世不禁也；妖怪詭誕之說，肆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道榛塞，人無所由趨而之於堯、舜、周公、孔子之聖人，唯詰屈一徑而已。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爲芟去其荆棘，逐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磧。人由之直至於聖，不由曲徑小道，而依大路而行。憧憧往來，舟楫通焉。適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廓如，動無有阻礙。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韓孟茲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復爲憂；斯道之塞，吾不復以爲懼也。然則吾願與足下協施其力而助二人焉。

又《石曼卿詩集序》 國家祥符中，民風豫而泰，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爲勝。惟秘閣石曼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爲文必經實，不放於世。

葉清臣《累日前伏蒙袖書臨訪并小文編及明堂圖披玩尋繹彌增景服偶書二百四十言以伸謝臆伏惟采覽〈答李覯〉》 進士不讀書，明經不根義。詬病君子儒，于今作文弊。禮部右詞賦，諸生竊科第。從道不違人，追趨斯近利。

李覯《上宋舍人書》 賴天相唐室，生大賢以維持之。李、杜稱兵於前，韓、柳主盟於後，誅邪賞正，方內嚮服。堯舜之道，晦而復明；周孔之教，枯而復榮。逮於朝家，文章之懿高視前古者，階於此也。不意天宇之廣，頹風未絕。近年以來，新進之士，重爲其所扇動。不求經術而摭小說以爲新，不思理道而專雕鏤以爲麗。句千言萬，莫辨首尾。覽之若游於都市，但見其晨而合，夜而散，紛紛藉藉，不知其何名氏也。遠近傳習，四方一體，有司以備官之故，姑用泛取。瑣辭謬舉，無如之何，聖人之門，將復榛蕪矣。所幸明后在阼，賢臣在位，慨然興念，思遏其波。凡曰有識，孰不抃慰？然詢於輿人，則僉謂執事與禁掖數公謀救斯弊，用心最切至。

又《答李覯書》 近者（柳）如京先倡古道，以志氣聞。黃州學而未之得，然其人諤諤有風標。彼孫、丁之文，舉人之雄者耳，其立朝不聞有所建明，而貽天下之禍，爲吾徒羞。晦之之辭不奇，諸所著文，未足可嘉。至於議論，則識精才健，無遠不到，若《洪範》《王霸》篇，籠絡天人，錘鍛古今，雖子厚好爲論，尚未及也。先朝文士，唯此人耳。惜其疏俊，得罪於世，故立身不可不愼。若子厚、晦之，皆非凡人，被惡名，雖欲自新，而死期至矣。范公、歐陽，蓋爲賈誼、劉向之事業，窮高致遠，未易量也。

又《答黃著作書》 今之學者，誰不爲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爲文之道僅此而已，則但誦得古文十數篇，拆南補北，染舊作新，盡可爲名士矣，何工拙之辨哉？

梅堯臣《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汝玉見贈述詩》 邇來道頗喪，有作皆言空：烟雲寫形象，葩卉詠青紅；人事極諛諂，引古稱辨雄；經營唯切偶，

榮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藝充。以巧比戲弈，以聲喻鳴桐。嗟嗟一何陋，甘用無言終。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七梅堯臣《答王補之書》　思二十年時所見文章，始去對偶，其用已焉乎哉。字之未能安，稍安則謂之能文，豈在識道理，要趨向耶。如足下今日之文，當其時可謂傑出矣。況今榜中有兄弟父子雄才奧學，若曾子固、蘇軾之徒，又不可擬議，是過于唐元和之人絕甚。元和時，韓退之耳。退之于今可以當吾永叔，其李翺、皇甫湜、柳子厚，未能當吾永叔之門人也。

歐陽修《與樂秀才第一書》　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略】。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強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爲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

又《論尹師魯墓誌》　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

又《記舊本韓文後》　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當然也。

《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一六宋仁宗《天聖七年正月二日詔》　國家稽古御圖，設科取士，務求時雋，以助化源。而褒博之流，習尚爲弊，觀其著撰，多涉浮華，或磔裂陳言，或會粹小說。好奇者遂成於譎怪，矜巧者專事於雕鐫。流宕若茲，雅正何在？屬方開於貢部，宜申儆於詞場。當念文章所宗，必以理實爲要。探典經之旨趣，究作者之楷模，用復溫純，無陷媮薄。庶有裨於國教，期增闡於儒風。咨爾多方，咸體朕意。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〇八宋仁宗《天聖七年五月庚申詔》　朕試天下之士，以言觀其趣向。而比來流風之敝，至於會粹小說，磔裂前言，競爲浮誇靡曼之文，無益治道，非所以望於諸生也。禮部其申飭學者，務明先聖之道，以稱朕意焉。

陳襄《答阮鴻秀才書》　近世選舉之失，取人以技藝之道。士之豪傑，有爲有守，進於是者必窮。故天下學者喪失其本原，日以習詞章進取爲利，若往而不回者。

又《常州請顧臨秘校主學事書》　某竊以東南之學，廢而不振也已久。安定先生之去吳興，蓋十餘年矣。天下學者之興，較之當時，固已寖盛，而東南之士，又常倍之。然而魁奇特起之才、禮樂愷悌之風，反不如吳興昔時之盛，何也？豈非庠序之教，所由廢興也歟？【略】然常患近世之士，溺於章句之學，而不知先王禮義之大。上自王公，下逮士人，其取人也，莫不以善辭章者爲能，守經行者爲迂闊，而士之榮辱，亦從而應之。以是天下之士習非捨是，固已塗瞶耳目，而莫之能正矣。某自涖事以來，惟日孜孜以興學養士爲先務，以明經篤行爲首選，其心如是，直將以待夫有志之士焉耳。

曾鞏《王平甫文集序》　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漢興，文學猶爲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濱於磨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

又《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退之既沒，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飾藻繢以誇詡，增刑法以趨嚮，析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矣。仁義禮樂之道，則爲民之師表者，尚不識其所爲，而況百姓之蚩蚩乎？聖人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絕若一髮之繫千鈞也，耗矣哀哉！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爲己任者，疇能救而振之乎？

《程伊川先生語錄》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又　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蘇頌《小畜外集序》　竊謂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氣格摧弱，淪於鄙俚。國初屢有作者，留意變風，而習尚難移，未能復雅。至公特起，力振斯文，根源於六經，枝派於百氏，斥浮僞，去陳言，作而述之，一變於道。

又《呂舍人文集序》　仁宗皇帝一朝，文章人物之盛，跨越前代。天聖初，故相鄭國宋公洎仲氏尚書景文公同時擢甲科。景祐中，故參知政事歐陽文忠公由銓選陟文館，閱旬歲而歷兩禁，登二府，號令風采，慢然動天下。豪英間出，相繼進用。方是時，承平百年，禮樂興起，亡書佚史，靡不蒐輯，鴻筆大手，競獻所長。上之朝廷，詔誥詞命與典謨相高；下之臺閣，論議章奏有忠嘉之美。至於一篇一詠，尺牘片札，朝染翰墨，夕遍家戶。彬彬然文雅之風，成於上而浹於下矣。

《青箱雜記》卷五　小說載盧攜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縟，乃得位於時，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爲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媚風流；外道格調，則粗野嘲哳。至於村歌社舞，則又甚焉。茲亦與文章相類。

又卷六　人臣作賦頌，贊君德，忠愛之至也，故前世司馬相如、吾邱壽王之徒，莫不如此，而本朝亦有焉。呂文靖公、賈魏公則嘗獻《東封頌》，夏文莊公則嘗獻《平邊頌》、《廣文頌》、《朝陵頌》、《廣農頌》、《周伯星頌》、《大中祥符頌》、《靈寶眞文頌》，龐潁公則嘗獻《肇禋慶成頌》，今元獻晏公、宣獻宋公遭遇承平，嘉瑞雜遝，所獻賦頌，尤爲多焉。

蘇軾《鳧繹先生文集叙》　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游，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

又《六一居士集叙》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

又《謝歐陽內翰書》　軾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樸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

又《謝范舍人書》　軾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爲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爲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峨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絃歌之聲，與鄒、魯比。【略】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於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

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軾也在十三人之中，謹因閤吏進拜於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又《監試呈諸試官》 緬懷嘉祐初，文格變已甚。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錦。調和椒桂釀，咀嚼沙礫碜。廣眉成半額，學步歸踔蹇。維時老宗伯，氣壓群兒凜。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淰。至音久乃信，知味猶食椹。至今天下士，微管幾左衽。謂當千載後，石室祠高眹。

唐庚《上蔡司空書》 近世歐陽永叔、尹師魯、王深父輩，皆有文在人間，其辭何嘗不合于經，其旨何嘗不入于道，行之于世豈得無補，而可以忽略，都不加意乎？

釋懷悟《鐔津文集序》 師（契嵩）之於慶曆間，始以文鳴道於天下。然當是時也，宗儒束教輩是非之鋒，謗罵之焰紛然，而師終以是道發而著之高文至論，乘風而殄之，蔑如也。

黃庭堅《與王觀復書三首》一 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薾，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又《與王子飛》 示諭作牋，以爲不可廢之禮，其義蓋不然也。古無此禮，近世李宗諤始以公狀施於私敬。如先達王元之、楊大年，其道德至今可愛敬，凜然有大臣風節者，蓋不用此禮也。竊嘗病世俗好爲苛禮細謹，故在高位而不可望以相知察者，未嘗與書，雖曩時在州縣亦然，其可望以相知察者，亦不復修世俗之禮也。

《後山詩話》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刀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王特進暮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

張耒《上曾子固龍圖書》 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紛。宋興，鋤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爲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意，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耻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

晁說之《與三泉李奉議書》 本朝來，王元之之後晏公，晏公之後歐陽公，歐陽公之後東坡，皆爲一時之龍門，而門下灑掃應對之士，其後爲公卿將相者，類不可數也。

呂南公《與汪秘校論文書》 繇揚雄至元和千百年，而後韓、柳作。韓、柳之文，未嘗相似也。而前此中間寂寞無足稱，豈其固無人！其患起於不知由道以充氣，而置我心以視傚他人，故雖勞猶不能傑然自立。去元和至吾宋又數百年，而有歐、王之盛，宗其學者，文辭往往奇特，然至今者又已少貶。【略】秘校才高而識敏，亟從時俊之列，超拔入官。而問學淹該，如不自足。方用謙屈，乃以及於鄙文。且某何敢愛哉！但竊有所疑者：當今文與經家分黨之際，未知秘校所取何等之文耳？若堯舜以來，揚、馬以前，與夫韓、柳之作，此某所謂文者。若乃場屋詭僞劫剽、穿鑿猥冗之文，則某之所耻者。往時嘗爲之矣，然未嘗以之比數於文也。譬猶美女時花，細麗艷妖，朝盛而夕衰焉，目雖偶游，不足以爲榮觀。必若黃河、泰山，峻厚高簡，渾灝奔注，與天地齊同，而日月不能老之者。此某之所以究心，未識所取亦在此否？

又《與傅亨甫書》 竊以往昔慶曆、皇祐之間，世路靖康，廊廟大臣以洗拔文人爲先務。布衣起茂材，因以至宰輔，其下或爲列卿，至尤不幸，猶不失祿養。于此之時，吁江之湄，辭學渠魁，聲動天下者，有李泰伯，而陳漢郎與老丈爲之流亞。志氣軒赫，掩蓋褒博，物議欽悚，率以顯達奉期。而天不契人，都大落寞，泰伯晚蒙收召，俄亦死于鬱鬱，漢郎不及脫布衣以早世，老丈獨存，而窮悴無雙，艱危萬態，險不自濟。比過五十，而羈游萬里干戈戎馬之地，辛勤暴露，乃蒙一命，補吏于海上。此豈足以爲老丈之福哉？黑頭公卿，秀髮御史，迴首懇然。雄文好詩，塡委篋衍，傳滿吟口，曾是勞神，殊不得力。然則今日衆人所以讙夸讚歎者，見老丈一旦輝彩，而莫知平素之襟蘊也。

又《上曾龍圖書》 遭值時變，當路者以能文爲賤工，方且推崇馬融、王肅、許愼之事業，以風場屋，而剽章掠句，補拆臨摹之藝，藹然大行。以韓、柳之顯傳，宜已不可掩，然而後生脫略，往往輕之。況於未顯傳者，其何以露鋒

而出彩。【略】國朝文，先有柳仲塗倡率吹噓，預其曹者，各有聲實。慶曆以後，有歐陽永叔，而閣下爲之流亞。海內諸生，出入門牆，倚賴輝澤者，凡不知其幾人矣。

《**邵氏聞見錄**》**卷一五**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爲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試於國學、南省，皆爲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叙云爾。蓋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爲古文，則居師魯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略】其後師魯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史》，頒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盡爲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公曰：「在孔子六經中，唯《春秋》可當。」則歐陽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修《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爲古文。然洙之才不足以望修」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字淵源自有次第也。

陳俊卿《**李忠定公奏議序**》　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備武事，然垂二百年，更強敵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略】。蓋天之佑宋，不於其兵，而於其人；是數君子者之事君，不於其躬，而於其國。其事之濟否，則有命與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之士也。予既敬服數公之行事，因欲觀覽其遺文。萊公他文不甚見于世，獨其詩傳，蓋百有餘篇，辭健而格高，旨深而思遠，眞作之傑者也。至於文正、忠獻，則家集具在，其言之形于文字議奏之間者，或簡重而莊偉，或詳明而剴切，蓋與其謀謨勳業惟稱。

李邴《**初寮集序略**》　本朝承五季之後，楊、劉之學盛於一時，其裁割纂組之工極矣。石介憤然以楊公破碎聖人，爲世巨害，著論排之甚力。然當時文宗鉅儒，司翰墨之職者，亦必循本朝故事。如近世張公安道高簡粹純，王公禹玉溫潤典裁，元公厚之精麗穩密，蘇東坡先生雄深秀偉，皆制詞之傑然者。譬之王良、造父，策驥騄而騁康莊，一日千里，而節以和鑾，馳之蟻封，亦必中度，豈能彼而不能此哉！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九**　《藝苑雌黃》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元之《謫守黃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死後。」此一聯每爲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略】林和靖詩：「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識學素高，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

《**能改齋漫錄**》**卷一**　本朝試進士詩賦題，元不具出處。因淳化三年殿試《扈言日出賦》，獨路振知所出，遂中第三人。是年，孫何第一人，朱台符第二人，亦不能知，止取其文耳。自後，所試進士詩賦題，皆明示出處。

《**老學庵筆記**》**卷八**　國初尙《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

邵驥《**崧庵集跋**》　然我朝當五季之橫流，質窮弗反，承乾棟，絕坤維，摧陷廓清之功，與文俱高。崑體雖張，不能扼其駕使勿馳也。於是穆伯長、尹師魯、歐陽永叔輩爲之導流揚波，而古文篇章始得助而中興。

《**曲洧舊聞**》**卷九**　舊說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稿，其不輕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反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也。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叙事，雖造次間必期於工，遂以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傚之，至有不治他事而專爲之者，亦各一時所尙而已。

汪藻《**蘇魏公文集序**》　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

周紫芝《**見李端叔書**》　韓愈死又二百餘年而生歐陽公，收拾賢者汲汲如饑渴。當時門人皆一時勝流，如尹師魯、石曼卿、蘇子美、梅聖俞輩，實與異世而相望焉。

《**容齋隨筆**》**卷三**　國朝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扈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檻乞上指示之，上爲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士惟鈔略古今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懵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淸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容齋續筆**》**卷九**　歐陽公《書韓文後》云：「予少家漢東，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游其家，見其敝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

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後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韓文遂行于世。」又作《蘇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學者稍趨於古。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可謂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修所作《後叙》，云：「予少嗜觀韓、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凡用力二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因爲文章，直以韓爲宗尚。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世，眞古之文章也。』」兵部尚書楊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矣。」開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序韓文云：「予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長時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略不及之，乃以爲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論最爲至當。

陸子遹《潘閬酒泉子跋》 方削平潛僞，平定戎虜，告成岱宗，時則有若潘先生閬、楊先生朴、魏先生野，以高節簡知聖心，師表一世，而句法清古，語帶煙霞，近時罕及。

周必大《蘇魏公文集後序》 至和、嘉祐中，文章爾雅，議論平正，本朝極盛時也。

又《初寮文集序》 一代文章必有宗，惟名世者得其傳。天生斯人，固已不數，向非君師作而成之，則其道不墜者幾希。若稽本朝，太祖以神武基王業，文治興斯文，一傳爲太宗，翰林王公元之出焉，再傳爲眞宗，楊文公大年出焉，長養尊用，風示學者。雖間以剛直被排斥，而眷顧終不少衰。至於仁宗、英宗、神宗，然後異才充滿中外，其傑出如歐陽文忠公，又逢時得政，同心德於三朝，閱八年之久，相與化成天下，功不少矣，故其門人高第尤多。

王十朋《蔡端明公文集序》 國朝四葉，文章尤盛。歐陽文忠公、徂徠先生石守道、河南尹公師魯、莆陽蔡公君謨，皆所謂傑然者。文忠之文，追配韓子，其剛氣所激，尤見於《責高司諫書》。徂徠之氣，則見於《慶曆聖德頌》。師魯則見於願與范文正同貶之書。君謨則見於《四賢一不肖詩》。嗚呼！使四君子者生於吾夫子時，則必無「未見剛」之歎，而乃同出於吾仁祖治平醇厚之世，何其盛歟！

張元幹《亦樂居士集序》 國初儒宗楊、劉數公，沿襲五代衰陋，號西崑體，未能超詣。廬陵歐陽文忠公，初得退之詩文於漢東敝篋故書中，愛其言辨意深，已而官于洛，乃與尹師魯講習，文風丕變，寖近古矣。未幾，文安先生蘇明允起于西蜀，父子兄弟俱文忠公門下士。東坡之門又得山谷檃括詩律，于是少陵句法大振。

《餘師錄》卷二 本朝自明道、景祐間，始以文學相高，故子瞻、師魯兄弟、歐陽永叔、梅聖俞爲文，皆宗主六經，發爲文采，脫去晚唐五代氣格，直造退之、子厚之閫奧，故能渾灝包含，莫測涯涘，見者皆晃耀耳目，天下學者爭相矜尚，謂之古文，皆以不識其人，不習其文爲深耻。乃不知君子之言，本來如此也。今執筆之士，雖名家自負，亦繫當時諸公爲之倡率楷模，風流漸漬之所成。故相距七八十年，長老之人，皆能傳誦以教人，其爲澤也厚哉！今筆跡粲然，肺腑傾倒于師魯至矣。予得以終日反復于衡茅環堵之中，有如促膝坐談揖讓之不暇。借使諸公皆無恙，又安得比肩接袂，踵門而過我哉！其爲觀也盛矣。嗚呼，孟軻尚友，所恨者殊時，楚子用賢，實取于他國。倘使九原之可作，何居十世之猶存？筆札在前，歎息而已。

陳亮《歐陽文忠公文粹後叙》 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眞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略】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

又《變文法》 夫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際哉？卑陋萎弱，其可

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麾天下以從己。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修、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爲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既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變，以稱上意。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漢末以來，只做對屬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頲著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并只依舊。【略】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概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卻不滾雜。

又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于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又　文字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又　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樸，固是不好看，只是它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卻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卻載著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

徐誼《**平園續稿序**》　國初承五季之後，歐陽文忠公自廬陵以文章續韓昌黎正統，一起而揮之，天下翕然尊尚經術，斯文一變而爲三代、兩漢之雅健，翰墨宗師，項背相望。故慶曆、元祐之治照映古今，與時高下，信哉。

《**捫蝨新話**》**下集卷二**　一代文章，必有一代宗主，然非一代英豪，不足當此責也。【略】予觀國初文章，氣體卑弱，猶有五代餘習。自穆修等始作爲古文，學者稍稍從之，然未盛也。及歐陽公、尹師魯輩出，然後國朝之文始極於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　（太祖乾德四年）三月，【略】先是，上遣右拾遺孫逢吉至成都收僞蜀圖書、法物，【略】圖書皆付史館。【略】初命宰相撰前世所無年號，以改今元。既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廷者，上因閱其奩具，得舊鑒，鑒背有「乾德四年鑄」，上大驚，出鑒以示宰相曰：「安得已有四年所鑄乎？」皆不能答，乃詔學士陶穀、竇儀問之，儀曰：「此必蜀物，昔僞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上乃悟，因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趙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上每勸其讀書，普遂手不釋卷。上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顯德中，從世宗平淮甸，或譖於世宗曰：「趙某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世宗遣使驗之，盡發籠篋，唯書數千卷，無他物。世宗亟召上，諭曰：「卿方爲朕作將帥，闢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用書爲！」上頓首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聞見，增智慮也！」

又卷一八五　（仁宗）嘉祐二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學士歐陽修權知貢舉。先是，進士益相習于奇僻，鉤章棘句，寖失渾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嚴禁挾書者。及試榜出，時所推譽者皆不在選。嚚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詆斥之，至街司邏吏不能止，或爲《祭歐陽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體自是亦少變。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九**　王禹偁文簡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而不甚爲學者所稱，蓋無師友議論之故也。柳開、穆修、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所存《來賢》、《河南尉廳壁》、《法相院鐘》、《靜勝待月》諸篇，可見時以偶儷工巧爲尚，而我以斷散拙鄙爲高。自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韓愈之文備盡時體，抑不自名，李翺、皇甫湜往往不能知，而況孟郊、張籍乎？古人文字固極天下之麗巧矣，彼怪迂鈍拙，用功不深，纔得其腐敗粗澀而已。

又卷五〇　范質《戒兒侄詩》，向敏中《留別知己序》，晏殊《中園賦》，韓琦《閱古堂記》，文彥博《晁錯論》，富弼《答陳都官書》，本朝名輔相飭己立志

之方，可概見也。王曾既中第，或謂「狀元三場，一生吃着不盡」。王正色拒之，以爲「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後生學者傳以爲口實。歐陽修既執政，人有賀之者，答以「惟不思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然余病其侵尋於官職矣。而呂氏嫌余此論太高，余亦不敢竟其說而止。大抵自唐中世，天下治體爲宇文融、李林甫、王鉷之流剝壞皆盡，大變於古，後爲相如李吉甫、裴度、李德裕，皆無救弊起廢之略。獨一陸贄欲有所爲，未幾竄死，至今數百年，終無策以振起之。賢愚同軌，邪正並轍，苟免其身，而復以其敝遺後人。然則雖不思得，不患失，而卒與庸衆人同歸於溫飽者無異，以盡民財爲能，以盡民命爲功，至其他刀筆毫末之巧拙而誇競不已也。嗚呼！此有志者之所當深思也。

眞興宗《陳子昂韓退之策》　國初深于道者，其惟柳子乎！開之自名，曰吾將開天下之耳目也，明先王之道于時也，一代之文開于今也。故柳之文一傳而爲穆修，穆修傳于尹洙，尹洙傳于先正歐陽公。（人）〔不〕知者以古文非柳倡之，實肇于歐陽，不知歐陽之本承于柳也，斯亦善原文哉？夫唐之文亦猶是也，所謂歐陽則韓愈似之，所謂柳氏則子昂似之。

陳造《吳門芹宮策問二十一首》　國初之文，五代萎薾之氣未除也。士君子思革其弊，穆修、柳開倡爲古文，天下倣之，往往用意過當，聱牙僻澀，至不可讀。歐陽公力去其弊，蘇長公自科舉出，亦嘗爲梅公言之。二文忠之救弊，其視唐之韓、柳，難易如何，孰優而孰劣耶？【略】以古文言之，韓、柳之下，爲樊宗師，爲孫樵，又有下二子者焉，而文漸弊。穆、柳之意善矣，其後乃有劉輝輩，非歐、蘇逆救其將然，其無乃欲救其弊而甚之耶？

劉清之《河南穆公集跋》　由東京以後，歷魏、晉、五代，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始知尊孔氏，貴王賤霸，大變而古，李翺、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亦無傳焉。唐衰，更五季，其弊又甚。至我朝，乃或推孫、丁、楊、劉爲文詞之雄。是時穆參軍伯長獨不以爲然，實始爲古文，在尹師魯、蘇子美、歐陽之先。自爾以來，學者益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近於古而已。蓋異端既闢，則必以聖人爲師，不專注疏，則必以經旨爲歸，學均爲己，一變至道。溯其承傳，爰有端緒云。銀鬬鬬書，售與有力焉。愚嘗評穆參軍之復古，以爲不在董生、昌黎公之下。

《澗泉日記》卷中　本朝慶曆間諸公，韓魏公、富鄭公、歐陽公、尹舍人、孫先生、石徂徠，雖有憤世疾邪之心，亦皆學道有所見，有所守。下至王介甫、王深甫、曾子固、王逢原，猶守道論學。至東坡諸人，便祇有憤世疾邪之心，議論是非利害而已。

又卷下　歐陽公自《醉翁亭》後，文字極老。蘇子瞻自《雪堂》後，文字殊無制科氣象。介甫之罷相歸半山也，筆力極高古矣。如曾子固見歐陽公後，自是迥然出諸人之上。老蘇文字，篇篇無斧鑿痕，蓋少作皆已焚之矣，其他吾不知也。本朝之文，至此極盛矣。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呂文靖試卷》一卷。【略】其所習曰《春秋何論大義》；【略】其所習又稱《雜文時務策》，則不復存。此可以見國初場屋事體，文法簡寬，士習淳茂，得人之盛，後世反不能及。文盛則實衰，世變蓋可睹矣。

《雲莊四六餘話》　國初二浙州郡士子應舉者絕少，括蒼大比，今幾萬人，當時終場僅六人，以三人預計偕。有謝啓曰：「類矍圃之觀人，去者半，留者半；如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語雖類俳而用事精切，六人之中亦不可謂無人也。

趙孟堅《凌愚谷集序》　皇朝文明代興，慶曆以前，六一公歐陽氏未變體之際，王黃州、范文正諸公，充然富贍，宛乎盛唐之製，亦其天姿之夐，已脫去五季瑣俗之陋。一陽動于黃鍾，厥維有本。伯長一倡，尹、歐、仲塗和之，南豐、三蘇又和之，元祐諸君又和之，轟然古雅，至淳、乾尚餘音韻。其風稜骨峭，擺落繁華，亦一代之體也。然夷清惠和，各隨極至，場屋習勝，視唐疏矣。

《荆溪林下偶談》卷二　本朝四六，以歐公爲第一，蘇、王次之。然歐公本工時文，早年所爲四六，見別集，皆排比而綺靡，自爲古文後，方一洗去，遂與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見二蘇四六，亦謂其不減古文，蓋四六與古文同一關鍵也。然二蘇四六尚議論，有氣燄，而荆公則以辭趣典雅爲主，能兼之者，歐公也。

魏了翁《跋楊文公真蹟》　同時以文鳴者如王定國、丁謂之、孫漢公、曾正臣、梅昌言、錢希白諸人，非不爭相長雄，而天下之士獨宗楊、劉，至于以文易名，則公擅其美。

劉克莊《江西詩派序・晁叔用》　宋興，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之清豐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

《愛日齋叢鈔》卷四　歐公作《蘇子美文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

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其推讓人如此。或者猶議公作《尹師魯墓誌》，自論云：「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宋先進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夫既不自尊於子美，奚獨靳於師魯哉？《陳氏新話》辨其事已贅，叙子美者可見也。韓魏公作《師魯墓表》，直云：「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辭鼓動之，於是文風一變。」似著其實矣。觀者益有疑於公，然而知古文淵源，宜莫如公。子美亦穆參軍輩行，非公不能知也。古文不自師魯始，公豈惡出其下而諱之，不沒其實而已。世俗之見，好以胸臆強古人之同，制論易刻，況其《記舊本韓文》已云：「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是以自謂學古文在子美後，師魯則相與作之，未嘗求居其上也。相與作之，而云自師魯始，則亦當自公始，公不敢也。魏公雖首稱尹、穆，其詞固存輕重，要不失爲推尙之至也。

《隱居通議》卷二一 宋初承唐習，文多偶儷，謂之崑體。至歐陽公出，以韓爲宗，力振古學，曾南豐、王荆公從而和之，三蘇父子又以古文振於西州，舊格遂變。風動景隨，海內皆歸焉。然朝廷制誥，縉紳表啓，猶不免作對，雖歐、曾、王、蘇數大儒，皆奮然爲之。

戴良《夷白齋稿序》 至唐之世，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麾之，然後斯文幾於漢。奈何元氣僅還，而剝喪戕賊復浸淫於五代之陋，直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媲白，錯綺交繡以自衒。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麾之，而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遂伸，而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日以卑。

《宋史》卷二六九 論曰：自唐以來，翰林直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訓辭，頌宣功德，箴諫闕失，不專爲文墨之職也。宋興，亦采詞藻以備斯選，若（陶）穀之才雋，（王）著之敏達，（張）澹之治迹，（高）錫之策慮，（高）冕之敦質，咸有可觀。

林泉生《安雅堂集序》 文章與世道升降【略】。中唐至韓、柳而復古。宋至歐、蘇、王、曾而復古。此數子者，皆生唐、宋盛時也。

《山堂肆考》卷一二九 宋眞廟朝徐奭作《鑄鼎象物賦》，有「王臣威重」之句；蔡齊作《置器賦》，有「安天下於覆盂」之句，皆以文辭理致擢爲第一。仁廟朝呂臻作《富民之要在於節儉賦》，有「國用既省，民財乃豐」之句，上方崇儉，亦擢第一。又王曾作《有物混成賦》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范希文作《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用爲藻鑒；倘使削平僭亂，請就干將」。

謝肅《送車義初歸京師序》 承唐者宋，建隆而下，文章猶有五季之粗鄙。慶曆以來，得歐陽修、蘇軾、曾鞏，而文章始無愧于漢、唐。【略】平易說理，氣脈渾厚者，歐陽修、蘇軾、曾鞏之文也。

崔銑《議宋事五條》 司馬公擊張方平之奸，蘇氏稱其忠，德其私也。王安石賤蘇洵之學，歐陽擬諸荀，溺於詞也。呂榮公謂蘇爲浮薄，本中乃法其詞。歐陽修志范能解讎，忠宣則削其文。故是非之故，君子愼之。

《井觀瑣言》卷一 歐陽文紆徐曲折，偃仰可觀，最耐咀嚼；荆公文亦高古，意見超卓，所乏者雍容整暇氣象爾；曾子固文敦厚凝重，如秦碑漢鼎；老蘇一擊一刺，皆有法度；東坡胡擊亂刺，自不出乎法度。

沈鯉《正文體疏》 唐初尙靡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尙鉤棘而人習險譎，是文章之有關於世教也。

何喬新《李泰伯傳贊》 宋承五季紛亂之餘，道喪文弊甚矣。天下既定，乃有柳開、穆修之徒，變骫骳之習，復渾雄之體，然未知本諸經以推明聖人之道也。覯與曾鞏者出，乃能深求於經，其文以明道爲本。是時洛學未興也，而二子之學卓然如此，可不謂豪傑之士哉！

艾南英《再答夏彝仲論文書》 大約古文一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人又大敗之；至韓、柳而振，至歐、曾、蘇、王而大振。其不能盡如《史記》者，勢也。然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恐太史公復生，不能不撫掌稱快。

《四六法海》卷三 宋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洪涊弗振。柳開、穆修、蘇舜欽志欲變古，而力弗逮。自歐公出，以古文倡，而王介甫、蘇子瞻、曾子固起而和之，宋文日趨于古。歐公之詩，力矯楊、劉西崑之弊，專重氣格，不免失于率易。而四六一體，實自創爲一家。至二蘇而縱橫曲折，盡四六之變，然皆本之歐公。

陸符《四六法海序》 古文辭歷傳爲歐、蘇、曾、王，迨讀其四六製作，則又無不足謝六代之華，而啓一時之秀焉。然則四六固古文辭，所不得輕以意退者矣。彼以古文辭睥睨當世，而抗談秦、漢，唾棄唐、宋，薄六朝紈粉而不

爲，亦何足以語文章之源委也哉！

《文脈》卷二　歐陽六一典文衡，變文體，自作原弱，欲變入于弱也。先儒亦曰：過豐腴而乏清勁，不及孫明復、石徂徠之簡健。予曰：歐陽肉多而骨少，孫、石肉少而骨多，曾子固木篤而欠玲瓏，王介甫骨骼而無豐采，皆不及蘇子瞻之俊逸也。

魏裔介《宋文欣賞集序》　文至於宋而蕪冗靡弱，有枯萎之色矣。所以然者，由唐以詩賦取士，其高者固能貫穿經史，錯綜百家，而其庸劣之流，揣摩題目，纂成事類，取青媲白，依韻附聲，不復耽精於聖人之學，經世之務，相沿成風。間有一二作者，不過佔畢小材，雕篆末技耳，故宋初無文。迨仁宗之世，涵育已及百年，乃有韓稚圭、范六丈、歐陽永叔、司馬君實出，而曾子固與眉山父子起而羽翼之，雷轟電掣，雲蒸霞變，宋文之盛，至此而極也。然范、韓之篇章既少，君實一生著力全在《通鑑》，其論斷多有可誦。歐公《五代史》固稱佳搆，諸作多見秀發。若子固之文頗涉枝蔓，明允之文每雜權術，潁濱之文末至雄渾，惟子瞻瑰奇變化，超騰絕倫，而朱文公譏其早拾蘇、張之餘唾，晚醉佛、老之糟粕，要其文以識議見長，以經濟自命，固賈長沙、陸宣公之流亞也，豈可以小疵而少之哉？

劉玉璜《康熙本李泰伯先生文集叙》　宋之天聖、景祐，蓋常治矣。非獨其君相賢也，其下之學士君子，草茅誦讀，亦能留心世務，原本經術，著爲一家之言，以冀用於天下而一邀上之人省覽焉。雖其或用或否，不可預期，然而其書炳然傳之後世，上以羽翼聖經，鋪揚治道，而下亦足以自見其人之生平本末。雖貫穿出入，而皆較然有以知其不欺。蜀之蘇明允，盱之李泰伯，其最著者也。明允稍後泰伯。英、神之間，文治大興，又有子瞻、子由以爲之子，前或挽之，後或推之，故其聲名赫奕，振動天下。而泰伯始終仁宗之朝，敦龐沕穆之氣，猶有存者。雖一時公卿，如范文正、余襄公，先後交薦，一官說書。嗚呼！是安足以盡泰伯之道哉？余嘗謂明允之學，縱橫權詭，其道近霸。泰伯眞淳深厚，其道近王。故其言禮也，一以仁義知信，政刑樂律之屬，悉舉而歸之禮。其言富強也，一以《周官》遺法，委曲詳盡，悉舉而歸之《平土》。雖迂闊繁重，若不宜後世者然，然自儒者言之，其道有不可易也。

朱彝尊《格齋四六跋》　宋人駢語，其初率仿楊億、劉筠體，無逸出四字六字者。歐陽永叔厭薄之，一變而尙眞率。

王士禎《河南先生文集跋》　尹師魯爲古文在歐公前，前乎師魯者又有穆修、鄭條、柳開輩。開《河東集》余從溫陵黃俞邰氏千頃堂鈔得藏本，穆修《參軍集》則代州馮秋水方伯順治間刻於金陵，唯鄭條集未之見。然二集文皆疏拙，而石守道《徂徠集》尊開之學，不啻李漢輩之于昌黎，此不可曉也。

姜宸英《唐賢三昧集序》　古文自韓、柳始變而未盡，其徒從之者亦寡，歷五代之亂，幾沒不傳。宋初，柳、穆闡明之於前，尹、歐諸人繼之於後，然後其學大行，蓋唐與宋相賡續而成者也。

杜濬《百尺梧桐閣文集序》　韓固不易學也。歐學韓而卒自爲歐，遂爲宋文之矩矱。蘇明允有健氣，然不學韓，亦不學歐。子瞻正類其父。子由師子瞻，其文轉似歐。曾子固學歐而別行己調。大抵皆不似韓。似韓者，獨臨川王介甫，蓋得韓之神。

陳錫輅《乾隆本安陽集序》　取公遺編《安陽集》一再讀之，私心向往，移時累日。因思人才之盛，莫過于宋，而其盛尤莫過于仁宗時，即文章著作，亦惟其時爲最盛。居宰輔者，始稱韓、范，終曰富、韓，而晏、杜、文、蔡、司馬、歐陽諸賢，亦復彈冠相慶。理學則周、邵、張、程，文學則三蘇、南豐、介甫，譬諸太廟法物，鈞天廣樂，眡眡穆穆，稱大備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穆參軍集》三卷【略】。宋之古文，實柳開與修爲倡。然開之學及身而止，修則一傳爲尹洙，再傳爲歐陽修，而宋之文章於斯極盛，則其功亦不尠矣。

又　《宋元憲集》四十卷【略】。蓋文章至五季而極弊，北宋諸家，各奮起振作，以追復唐賢之舊。穆修、柳開以至尹洙、歐陽修，則沿洄韓、柳之波，庠兄弟則方駕燕、許之軌。譬諸賈、董、枚、馬，體制各殊，而同爲漢京之極盛，固不必論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矣。

又　《蘇學士集》十六卷【略】。宋文體變於柳開、穆修，舜欽與尹洙實左右之。然（歐陽）修作洙墓誌，僅稱其簡而有法，蘇轍作修墓碑，又載修言於文得尹洙、孫明復猶以爲未足，而修作是集序，獨曰：「子美齒少於余，而余作古文，反在其後。」推挹之甚。【略】劉克莊《後村詩話》稱其歌行雄放於梅堯臣，軒昂不羈，如其爲人，及蟠屈爲近體，則極平夷妥帖，其論亦允。

又卷一五三　《宛陵集》六十卷【略】。宋初詩文，尙沿唐末五代之習，柳開、穆修欲變文體，王禹偁欲變詩體，皆力有未逮。歐陽修崛起爲雄，力復古

格，於時曾鞏、蘇洵、蘇軾、蘇轍、陳師道、黃庭堅等皆尚未顯，其佐修以變文體者尹洙，佐修以變詩體者，則堯臣也。

劉大櫆《海峰先生精選八家文鈔序》 予謂論則韓、蘇，書則韓、柳，序則韓、歐、曾，碑誌韓、歐、王，記則八家皆能之，而以韓、柳、歐爲最，祭文則韓、王，而歐次之。三蘇之所長者一，曰論；曾之所長者一，曰序；柳之所長者二，曰書、曰記；王之所長者二，曰誌、曰祭文；歐之所長者三，曰序、曰記、曰誌銘；韓則皆在所長。

《賦話》卷五 宋初人之律賦最夥者田、王、文、范、歐陽五公。黃州一往清泚，而諫議較琢鍊，文正游行自得，而潞公尤謹嚴。歐公佳處乃似箋表中語，難免於陳無己以古爲俳之誚。故論宋朝律賦當以表聖、寬夫爲正則，元之、希文次之，永叔而降皆橫騖別趨，而倫唐人之規矩者矣。

又 宋人律賦大率以清便爲宗，流麗有餘而琢鍊不足，故意致平淺，遠遜唐人。田錫《曉鶯賦》云：「關關枝上，帶花露之清香；喋喋風前，入月簾之靜影。」文彥博《雁字賦》云：「水宿近蒹葭露下，垂露勢全；雲飛經蟠蜺橋邊，題橋象著。」范仲淹《天驥呈才賦》云：「首登華廐，嘶風休憶於窮途；高騁康衢，逐日詎思於長坂。」唯此數公，猶有唐人遺意。

又 按唐人篇幅謹嚴，字有定限。宋初作者，步武前賢，猶不敢失尺寸。田司諫、文潞公其尤雅者也。嗣後好爲恢廓，爭事冗長，剽而不留，轉覺一覽易盡矣。揆厥正宗，終當以唐賦爲則。

又 《秋聲》、《赤壁》，宋賦之最擅名者，其原出於《阿房》、《華山》諸篇，而奇變遠弗之逮，殊覺剽而不留，陳後山所謂「一片之文，押幾箇韻者耳」。朱子亦云：「宋朝文章之盛，前世莫不推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與眉山蘇公，相繼迭起，各以文擅名一世。獨于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蓋以文爲賦則去風雅日遠也。惟六一《黃楊樹子賦》，詞氣質直，雖是宋派，其格律則猶唐人之遺。

又 宋人律賦篇什最富者王元之、田表聖及文、范、歐陽三公，他如宋景文、陳述古、孔常父、毅父、蘇子容之流，集中不過一二首。蘇文忠較多于諸公，山谷、太虛僅有存者。靖康、建炎之際，則李忠定一人而已。南遷江表，不改舊章，賦中佳句，尚有一二聯散見別籍者，而試帖皆湮沒無聞矣。大略國初諸子矩矱猶存，天聖、明道以來，專尚理趣，文采不贍，衷諸麗則之旨，固當俯讓唐賢，而氣盛于辭，汪洋恣肆，亦能上掩前哲。

又 宋人律賦起手亦極重制題，宋祁《王畿千里賦》云：「測圭于地，考極于天。風雨之所交者，道里之必均焉。」陳元裕《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熊元《君人成天地之化賦》云：「物產于地，形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工之未全。」率皆流播藝林，奉爲楷式。又省試賦題出《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滿場皆曰「詣南門而聽焉」。惟魁多士者以「詣」爲「出」，纔易一字，獨探驪珠，便見得在外意也。

又 唐人雅善言情，宋人則極講使事。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監試呈諸試官》 汪師韓評：中間極論文章之變。嘉祐茁軋之習，文變而弊，得歐陽爲之力返於古，此老宗伯之功不可忘也。逮王安石一變科舉之法，是又變而之衰之候矣。

趙士麟《明文遠序》 唐而下，正大稱歐陽氏之文，老健推蘇明允之文，清新則王臨川之文，宏肆開闔則蘇子瞻、曾子固之文，忠節則文文山之文。之數者，文之雄也。

方苞《古文約選序例》 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退之、子厚讀經、子，永叔史志論，其源並出於此。退之、永叔、介甫俱以誌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學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蘊，則於三家誌銘，無事規橅而自與之並矣。

《平書》卷七 明允之文一味生辣，永叔、子瞻、子由皆間以甜熟矣。雖不必以彼廢此，而文品自此而判。

黃式三《讀韓子文集》 宋歐、曾、蘇、王皆學韓子。歐、曾之文善用柔，不及韓子之剛；蘇、王之文善布虛，不及韓子之實。

魯續《與李海帆宗傳書》 昌黎得力於《詩》、《書》，子厚得力於《國語》，歐陽得力於《史記》，老泉得力於《孟子》、《荀》、《韓》，東坡得力於《莊》、《列》，曾子固得力於《禮記》、《漢書》。

鄭獻甫《與友人論古文書》 學者讀歐公《書韓文後》一篇，始知前有尹師魯講求古文；讀歐公《蘇子美集序》，始知前有穆伯長亦講求古文。則雖此事興於歐、蘇，而道源實從尹、穆矣。顧《張景集》中有《柳開行狀》，稱王祐得

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世，眞古之文章也。」楊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矣」云云。按：開以開寶六年登進士，景於咸平三年作狀，則在宋初已有此人，去穆、尹兩人又數十年矣。後人但以爲歐、蘇復古者，非也。惟范文正作《尹師魯集序》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又云：「歐陽永叔從而振之。」此言爲得其實。厥後《文苑英華》、《文章正宗》、《唐文鑑》、《宋文粹》收錄最多，採取不一，而世皆以茅鹿門所選八家爲定。於是奧若韓，峭若柳，宕逸若歐，醇厚若曾，峻潔若王，既已分流而別派矣。而明允之豪橫，子瞻之暢達，子由之紆折，亦人樹一幟而集爲一家之美，盛矣哉！洵可以越五代、駕六朝而上，比於周、秦、漢之作者矣。

張裕釗《贈方子白》 嘉祐文章盛，蘇、曾并絕倫。瓌才冠宋代，奇寶出歐門。

阮元《四六叢話序》 趙宋初造，鼎臣、大年猶沿唐舊，歐、蘇、王、宋始脫恆蹊。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辭錦繡，布帛傷其無華；工謝雕幾，簾業呈其樸鑿。【略】自周以來，體格有殊，文章無異。若夫昌黎肇作，皇、李從風；歐陽自興，蘇、王繼軌。體既變而異今，文乃尊而稱古。綜其議論之作，并升荀、孟之堂；核其叙事之辭，獨步馬、班之室。拙目妄譏其紕繆，儉腹徒襲爲空疏。此沿子、史之正流，循經、傳以分軌也。

劉師培《論文雜記》 宋代之初，有柳開者，文以昌黎爲宗（張景《柳開行狀》云：「爲文章以韓爲宗，當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始也。」案開爲宋初人）。厥後蘇舜欽、穆伯長、尹師魯諸人，善治古文，效法昌黎，與歐陽修相唱和（修《書韓文後》云：「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爲作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蘇子美集序》云：「天聖之間，子美獨與兄才翁及穆參軍爲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穆修《柳集序》云：「予少嗜韓、柳二家之文。」皆其證也）。而曾、王、三蘇咸出歐陽之門，故每作一文，莫不法歐而宗韓（大抵王介甫多效法柳文，然集中所載論文之作，亦盛稱昌黎。東坡亦然，至稱爲「文起八代之衰」）。古文之體，至此大成。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閱士大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如侍讀兵部，夙擅其名，而徐鉉、梁周翰，黃夷簡、范杲皆前輩。鄭文寶、薛映、王禹偁、吳淑、劉師道、李宗諤、李建中、李維、姚鉉、陳堯佐，悉當時儕流。後來之著聲者，如路振、錢熙、丁謂、錢易、梅詢、李拱、蘇爲、朱嚴、陳越、王曾、李堪、陳詁、呂夷簡、宋綬、邵煥、晏殊、江任、焦宗古。布衣有錢塘林逋、縉雲周啓明。錢氏諸子有封守惟濟，供奉官昭度。鄉曲有今南鄭殿丞兄，故黎州家君，及高安簿覺宗人字牧之子。并有佳句，可以摘舉，而錢惟演、劉筠特工於詩，其警策殆不可遽數。自兵部而下，公之所嘗舉，今略記之。兵部《春望》云：「杳杳煙蕪何處盡，搖搖風柳不勝垂。」《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嘉陽川》云：「青帝已敎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元夜》云：「雲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徐鉉《遊木蘭亭》云：「蘭煙破浪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觀習水戰》云：「千帆日助陰山勢，萬里風馳下瀨聲。」《病中題》云：「向空咄咄頻書字，舉世滔滔莫問津。」《謫居》云：「野日蒼茫悲鵬舍，水風陰濕弊貂裘。」《陳秘監歸泉州》云：「三朝恩澤馮唐老，萬里江關賀監歸。」《宿山寺》云：「落宿依樓角，歸雲擁殿廊。」梁周翰《應制》云：「百花將盡牡丹拆，十雨初晴太液春。」黃夷簡《題人山居》云：「宿雨一番蔬甲坼，春山幾焙茗旗香。」范杲《講聖》云：「千年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鄭文寶《春郊》云：「百草千花路，華風細雨天。」《重經貶所》云：「過關已躍樗蒲馬，誤喘猶驚顧兎屏。」《洛城》云：「星沈會節歌鍾草，天半上陽煙樹微。」《張靈州》云：「越絕曉殘蝴蝶夢，單于秋引畫龍聲。」《長安送別》云：「杜曲花光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送人歸湘中》云：「滿帆西日歸行客，一夜東風落楚梅。」《南行》云：「失意慣中遷客酒，多年不見侍臣花。」《悽靈》云：「舊井霜封仙界橋，雙溪晴落海邊鷗。」《送人知韶州》云：「人辭碧落春風晚，花老朱陵古渡頭。」《永熙陵》云：「承露氣清駒送日，觚稜人靜鳥呼風。」《邊上》云：「鬢間相似雪，峰外寂寒煙。」薛映《送人鄂州》云：「黃鵠晨霞傍樓起，頭陀秋草繞荒碑。」吳淑《送朱致政》云：「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歲晚得懸車。」劉師道《寄別》云：「南浦未傷春草碧，北山仍愧曉猿驚。」《與張泌》云：「久師金馬客，勍敵玉溪生。」《荷花》云：「有路期奔月，無媒與嫁春。」《殘花》云：「金谷路塵埋國艷，武陵溪水泛天馨。」《寄陳龍圖》云：「城瞻北斗天何遠，夢斷南柯日未沈。」《嘆世》云：「野馬飛窗日，醯鷄舞甕天。」《春雪》云：「青帝翠華沈物外，素娥孀影弔雲端。」又《雪》云：「三千世界銀成色，十二樓臺玉作層。」《湘中》云：「逝波帝子魂何在，芳

草王孫怨未歸。」李宗諤《春郊》云：「一溪晚綠浮鸂鶒，萬樹春紅叫杜鵑。」《蘇承旨》云：「金鑾後記人爭寫，玉署新牌帝自書。」李建中《送人》云：「山程授館聞鴻夜，水國還家欲雪天。」李維《渚宮亭》云：「故宮芳草在，往事暮江流。」《朱致政》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鄉正太平。」《和人贈馬太保》云：「轉眄回巖電，分鬚磔蝟毛。」《寄洪湛》云：「謫去賈生身健否，秋來潘生鬢斑無。」姚鉉《錢塘郡》云：「疏鐘天竺曉，一雁海門秋。」陳堯佐《潮州徵還》云：「君恩來萬里，客路出千山。」《送种放》云：「風樵若邪路，霜橘洞庭秋。」《送朱荆南》云：「部吏百亟通爵里，從兵千騎屬鞬櫜。」錢熙《送人金陵拜掃》云：「鶴歸已改新城廓，牛卧重尋舊墓田。」丁謂《和錢易》云：「珊瑚新筆架，雲母舊屏風。」《送章南安》云：「梅花過嶺路，桃葉渡江舡。」《章明州》云：「泣珠泉客通關市，種玉仙翁寄版圖。」《陳荆南》云：「楚呼夢雲鈴閣密，郢人歌雪射堂開。」錢易《晝景》云：「雙蜂上簾額，獨鵲戛庭柯。」《芭蕉》云：「綠章封奏緘初啓，青鳳求皇尾乍開。」梅詢《陰陵》云：「千重漢圍合，一夜楚歌聲。」李拱《春題村舍》云：「犬眠花影地，牛牧雨聲坡。」蘇爲《湖亭》云：「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劉端州》云：「夜浪珠還浦，春泥象印蹤。」朱嚴《贈徐常侍》云：「寓直有誰同騎省，立班獨自戴貂冠。」陳越《侍宴》云：「十鍾人既醉，九奏鳳來儀。」《與劉從》云：「誰哀城下酌，不廢洛中吟。」《李秦州》云：「擁路東方騎，懸腰左顧龜。」王曾《李駙馬拜陵》云：「人畏軒臺久，春歸雨澤多。」李堪《哭黎州家君》云：「桐鄉留語葬，絲路在生悲。」《周建州》云：「海月隨帆落，溪花繞驛流。」《送人》云：「雷風有約春蚪振，霜雪無情紫蕙枯。」《退居》云：「雨密絲桐潤，潮平釣石沈。」陳詁《閒居》云：「籠鷄對窗語，三雀繞門飛。」呂夷簡《早春》云：「梅無驛使飄零盡，草怨王孫取次生。」《九日呈梅集仙》云：「人歸北闕知何日，菊映東籬似去年。」《寒食》云：「人爲子推初禁火，花愁青女再飛霜。」宋綬《送人知江陵》云：「奇才劍客當前隊，麗賦騷人託後車。」《送人洪州》云：「江涵帝子翬飛閣，山際眞君鶴馭天。」《周賢良》云：「楚澤傷春悲鷃鵊，長安索米愧侏儒。」邵煥《送晏集賢南歸》云：「舡官風破浪，關吏鼓通晨。」晏殊《與張臨川》云：「籬邊菊秀先生醉，桑下雛嬌稚子仕。」又云：「東陽詩骨瘦，南浦別魂消。」《章明州》云：「騷客江山知有助，秦源鷄犬更相聞。」《送人洪州》云：「衝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江任《送人》云：「珠盤臨路泣，斗印入鄉提。」焦宗古《送人遊蜀》云：「芳樹高低啼蜀魄，朝雲濃淡極巴天。」《贈周賢良》云：「南陽客自稱卧龍，東魯人應嘆鳳衰。」林逋《湖山》云：「片月通蘿徑，幽雲在石床。」周啓明《近臣疾愈》云：「一丸童子藥，五返使人車。」《皇甫提刑》云：「鴟夷江上畬田稔，牛斗星邊賈索空。」錢惟濟《太一宮醮》云：「庭下焚香連宿霧，林間鳴佩起棲鸞。」《從駕西行》云：「曉陌壺漿滿，春風騎吹長。」《故王第》云：「鳳簫通碧落，星石辨靈源。」錢昭度《村居》云：「黃蜂衙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大寒》云：「雨被北風須作雪，水愁東海亦成冰。」《金陵》云：「西北高樓在，東南王氣銷。」《梅花》云：「東北風吹大庾嶺，西南日映小寒天。」《雁》云：「三年別館風吹入，萬里長沙月照來。」《秋日華山》云：「人間路到三峰盡，天下秋隨一葉來。」又《鄭殿丞》云：「青鳥幾傳王母信，白鵝曾換右軍書。」《將至京》云：「近闕已瞻龍虎氣，思鄉猶望斗牛星。」家君《黎州赦至》云：「山川百蠻國，雨露九天書。」《寄遠》云：「胡越自爲迢遞國，參商元是別離星。」《自遣》云：「天上羲輪都易失，人間堯曆自難逢。」《哭儲屯田》云：「部中軍雨春無潤，天上郎星夜殞光。」《感悟》云：「頓纓狂走鹿，煦沫倦遊鱗。」《心知》云：「遠別苦驚雲散聚，相逢多倍月虧盈。」《自詠》云：「剛腸欺竹葉，衰鬢怯菱花。」《淚》云：「一斑早寄湘川竹，萬點空遺峴首碑。」《春晝》云：「人歸漢后黃金屋，燕在盧家白玉堂。」《寄人》云：「世味嫌爲枳，時光怨落蓂。」《閒居》云：「歌懷飯牛起，書憤抱麟成。」《蟬》云：「二子自不食，三閭何獨清。」《登樓》云：「遠水淨林色，微雲生夕陽。」《詠塵》云：「已傷花榻滿，休妬畫梁飛。」凡公之所舉者甚多，值公病心煩，不喜人申問，今聊記其十之一二耳。

范仲淹《唐異詩序》 嘻！詩之爲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乎如月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覯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爲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奧，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詠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爲

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

宋祁《南陽集序》 大抵近世之詩，多師祖前人，不丐奇博於少陵，蕭散于摩詰，則肖貌樂天，祖長江而摹許昌也。故陳言舊辭，未讀而先厭。

《宋景文筆記》卷上 上即位，天聖初元以來，縉紳間爲詩者益少，惟故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至丞相王公曙、參知政事宋公綬、翰林學士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詩，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皆自謂好爲詩，不能自名矣。

梅堯臣《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 聖人於詩言，曾不專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謂國風。雅章及頌篇，刺美亦道同。不獨識鳥獸，而爲文字工。屈原作《離騷》，自哀其志窮。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蟲。【略】然古有登歌，緣辭合徵宮。辭由士大夫，不出於瞽矇。予言與時輩，難用猶篤癃。雖唱誰能聽？所遇輒瘖聾。諸君前有贈，愛我言過豐。君家好兄弟，響合如笙叢。雖欲一一報，強說恐非衷。聊書類頑石，不敢事磨礱。

歐陽修《與蔡君謨帖》 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近時蘇、梅，二窮士耳，主張風雅，人士歸之。自二窮士死，文士滿朝，而使斯道寂寞。

邵雍《伊川擊壤集自序》 近世詩人，窮慼則職於怨懟，榮達則專於淫佚。身之休慼，發於喜怒；時之否泰，出於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於情好也。

司馬光《答齊州司法張秘校正彥書》 近世之詩，大抵華而不實，雖壯麗如曹、劉、鮑、謝，亦無益於用。

《溫公續詩話》 科場程試詩，國初以來，難得佳者。天聖中，梓州進士楊諤，始以詩著。其天聖八年省試《蒲車》詩云：「草不驚皇轍，山能護帝輿。」是歲，以策用清問字下第。景祐元年，省試《宣室受釐》詩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諤是年及第，未幾卒。慶曆二年，韓欽聖試《勳門賜立戟》詩云：「凝峰畫旛轉，交鏤彩支繁。」【略】蘇州進士丁偃，試《邇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芳掩，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寤，垂意在蒼生。」有古詩諷諫之體。偃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尋卒。滕元發甫，皇祐五年御試《律聽軍聲》詩云：「萬國休兵外，群生奏凱中。」以是得第三人，最爲場屋所稱。

《中山詩話》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爲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者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舉「乾坤一腐儒」，楊默然若少屈。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于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趠飛揚爲感動也。

又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絕。夏、梅詩最佳（英公、公儀）。夏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陶令歸來爲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有絃應被無絃笑，何況臨絃泣更多！」又有葉氏女（名桂女，字月流）詩曰：「樂天當日最多情，淚滴青衫酒重傾。明月滿船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聲。」

又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年能詩者，亦時有佳句。蜀人楊諤《宣室受釐》落句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滕甫《西旅來王》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傳聞漢都護，歸奉萬年觴。」

《玉壺清話》卷一 樞密直學士劉綜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行，因進呈。眞宗深究詩雅，時方競務西崑體，磔裂雕篆，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止得八聯。晁迥云：「夙駕都門曉，微涼苑樹秋。」楊億止選斷句：「關榆漸落邊鴻過，誰勸劉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起夕陽。」李維云：「秋聲和暮角，膏雨逐行軒。」孫僅云：「汾水冷光搖畫戟，蒙山秋色鏁層樓。」錢惟演云：「置酒軍中樂，聞笳塞上情。」都尉王貽永云：「河朔雪深思愛日，并門春暖詠甘棠。」劉筠云：「極目關山高倚漢，順風雕鶚遠凌秋。」上謂綜曰：「并門在唐世皆將相出鎮，凡抵治，遣從事者以題詠，述懷，寵行之句多寫于佛宮道院，纂集成編，目《太原事績》，後不聞其作也。」綜後寫《御選句圖》立于晉祠。

《臨漢隱居詩話》 楊文公《談苑》載：本朝武人多能詩，若曹翰句有「曾經國難穿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劉吉父詩云：「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大年稱其豪。近世有張師正，本進士及第，換武爲遙郡防禦使，亦能詩。有《昇平詞》云：「舊將封侯盡，降王賜姓歸。」又有：「蝸角功名時不與，澗松材幹老甘休。」「分鹿是非皆委夢，落花貴賤不由人。」他句皆類此。

蘇軾《書王太尉送行詩後》 杜衍、賈黯、宋敏求、司馬光、王安石、蘇渙、

王疇、邵亢、元絳、王純臣、呂夏卿、張瓌、何涉、謝仲弓、陳洙、胡恢、王舉正、趙槩、張揆、曾公亮、王珪、王洙、曾公定、胡宿、范鎮、李復圭、張芻、吳幾復、范百之、晁仲衍、石揚休、李絢、宋敏脩。右三十三人。丁度、郭勸、齊廓、馬仲甫、令狐挺、施昌言、呂居簡、孫沔、劉瑾、馮浩、黃灝、韓鐸、李師中、辛若渝、李壽朋、劉參、張師中、李先、楚泰、洪亶、周延雋、錢延年、解賓王、黃從政、孟詢、閻顒、謝徽、張孜、吳可幾、范寬之、張中庸、鮑光、閔從周。右三十三人。《送行詩》上下二卷，凡六十有六人。慶曆、皇祐間，朝廷號稱多士，故光祿卿贈太尉王公掛冠歸江陵，作詩紀行者，多一時之傑。嗚呼，唐虞之際，於斯爲盛，非獨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士之美也。

又《評詩人寫物》 詩人有寫物之功。【略】林逋《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李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

文同《南陽集跋》 同自學詩，嘗患唐人風格歷五代遂淺弱，無意緒，不入人省覽。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三引《詩史》 楊文公云：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學者慕之，得其格者，蔚爲佳句。二公麗語頗多。

晁說之《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 本朝王元之學白公，楊大年矯之，專尚李義山，歐陽公又矯楊，而歸韓門，而梅聖俞則法韋蘇州者也。

《金玉詩話》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略】。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起自公，非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二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主盟一時。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劉中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故崑體之作，翕然一變；而文公尤酷嗜唐彥謙詩，至親書以自隨。景祐、慶曆後，天下知尚古文，於是李太白、韋蘇州諸人始雜見於世。杜子美最爲晚出，三十年來，學詩者非子美不道，雖武夫女子，皆知尊異之，李太白而下，殆莫與抗。文章隱顯，固自有時哉。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一程敦厚《晏元獻公紫微集序》 夫詩至唐律，無遺功矣。而謂該極雅麗，包蘊密緻，曲盡萬態之變，精索群言之要，昔楊文公論獨尊玉溪生焉。自公與楊、劉《唱和集》出，學者爭效之，號西崑體，李、杜之作幾廢而不行。雖歐陽文忠公嘗有是說，至公賦《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亦莫敢少貶也。近世則皆蘇、黃，而以李、杜爲初祖，其攻玉溪，唯恐不力。然元稹評太白：「放浪縱恣，擺去拘束，可以差肩子美。若乃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辭氣豪邁而風清調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尚弗歷其藩籬。」況於下太白，而曾不研練覃思，抉擿窈眇，專務擺去拘束，輒以怠心易之，弛而不嚴，是豈文忠之所望于後之學者耶！文忠固愛之，又嘗曰：「或患大年多用故事，語僻而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陋。」嗚呼！誠使效西崑而能骨格具存，纖穠兼備，李、杜果何遠哉！

朱松《上趙漕書》 唐李、杜出，而古今詩人皆廢。自是而後，淺儒小生，膏吻鼓舌，決章裂句，青黃相配，組綉錯出，窮年沒齒，求以名家，惴惴然恐天下之有軋己以取名者。至其甚者，恃才以犯上，罵坐以貽遺，擯斥顛沛，足迹相及，此何爲者邪？

《宋朝事實類苑》卷六三引《李希聲詩話》 近世集句，始於王荆公，然石曼卿已好爲此體。京師有舉子夜觀人家娶婦，徘徊不去，至排墜門扉，其家大怒，喧爭。邏者領赴廂主，廂主以其舉子，慰諭遣之。曼卿適過其傍，駐馬集句贈之，曰：「司空愛爾須知，月下推門更有誰？畤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是落便宜。」

《韻語陽秋》卷二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富艷爾。夏英公《和上元觀燈》詩云：「魚龍曼衍六街呈，金鎖通宵啓玉京。冉冉遊塵生輦道，遲遲春箭入歌聲。寶坊月皎龍燈淡，紫館風微鶴焰平。宴罷南端天欲曉，回瞻河漢尚盈盈。」王岐公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霑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材。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二公雖不同時，而二詩如出一人之手，蓋格律當如是也。丁晉公《賞花釣魚詩》云：「鴛鴦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胡文公云：「春暖仙蓂初靄靡，日斜芝蓋尚徘徊。」鄭毅夫云：「水光翠繞九重殿，花氣濃薰萬壽杯。」皆典實富艷有餘。若作清癯平淡之語，終不近爾。

《庚溪詩話》卷下 前人詠落花，世傳二宋兄弟元憲公庠、景文公祁詩爲工。元憲詩云：「漢皐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景文詩云：「將飛更作

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固佳矣。而余襄公靖安道詩亦工，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不減二宋也。而景文公又有五言《殘花》詩一聯云「香歸蜜房盡，紅入燕泥乾」，雖不用事，亦自是佳句。

《**優古堂詩話**》　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晏元獻云：「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陶邕州云：「劍待張華時已晚，榻延徐穉禮應疏。」此二聯全是「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綬公垂云：「江涵帝子翬飛閣，山際眞君鶴馭天。」不襲陳跡，甚可佳也。

《**著舊續聞**》**卷九**　祖宗朝一時翰苑諸公唱和，有《上李舍人》詩：「西掖深沉大帝居，紫微西省掌泥書。天關啓鑰趨朝後，侍史焚香起草初。」又：「黃扉陪漢相，彩筆代堯言。」又《和人見賀》：「分班曉入翔鸞閣，直殿旁聯浴鳳池。彩筆閒批五色詔，好風時動萬年枝。」又：「掖垣西入鳳池邊，西閣凌雲爲起烟。彩筆時批尺一詔，直廬深在九重天。」又《內直》詩：「紫泥初草詔書成，紅藥翻階畫影清。屋瓦生烟宮漏永，時聞幽鳥自呼名。」李昉《燕會》詩：「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洒春霖。」賈黃中：「青綸輝映輕前古，丹地深嚴隔世塵。」錢若水：「日上花梢簾捲後，柳遮鈴索雨晴初。」楊徽之：「詔出紫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來香。」皆粲然有貴氣。

《**艇齋詩話**》　東萊《江西宗派序》，所論本朝古文，始於穆伯長，成於歐陽公，此論誠當。但論詩不及梅聖俞，似可恨也。詩之有聖俞，猶文之有穆伯長也。

《**滄浪詩話・詩辨**》　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

魏了翁《裴夢得注歐陽公詩集序》　余唯竊歎古之士者惟曰德行道藝，固不以文詞爲學也。今見之歌謠風雅者，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閭閨閫，往往後世經生文士專門名世者所不逮。蓋禮義之浸漬已久，其發諸威儀文詞，皆其既溢之餘。是惟無言，言則本乎情性，關乎世道。後之人自始童習，即以屬詞繪句爲事，然曠日逾年，卒未有以稍出古人之區域。迨乎去本益遠，則辨篇章之耦奇，較聲韻之中否，商駢儷之工拙，審體製之乖合，自謂窮探力索，然有之固無所益，無之亦無所闕，況於爲己之事了無相關。極於晚唐閩周，以暨我國初，西崑之習滋熾，人亦稍稍厭苦之，而未有能易之者。於是不以功利爲用世之要學，則托諸佛老爲窮理之極功。微歐公倡明古學，裁以經術，而元氣之會，眞儒實才後先迭出，相與盡掃而空之，則倀倀乎未知攸屆也。

劉克莊《本朝五七言絕句》　《唐絕句詩選》成，童子復以本朝詩爲請，余曰：茲事尤難。楊、劉是一格，歐、蘇是一格，黃、陳是一格，一難也，以大家數掩群作，以鴻筆兼衆體，又一難也。

又《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晦詩評》　昔韓、歐二公病六朝五季文體卑弱，於是各爲一家之言以變之。不獨一時學者從風而靡，向使徐、庾、劉諸人及與二公同時，亦必北面豎降矣。今舉世病晚唐詩，猶歐陽之遺意也。

又《刁通判詩卷跋》　余嘗評本朝詩，崑體過於雕琢，去情性寖遠。至歐、梅始以開拓變拘狹，平澹易纖巧。子曰「辭達而已矣」，豈必撏撦義山入杜乎？

又《江西詩派序》　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爲崑體，故優人有撏撦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爲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煉勤苦而成也。

《**詩林廣記**》**前集卷九**　唐彥謙《過長陵題高廟》，引劉後村云：「楊、劉諸人師李義山可也，又師唐彥謙。唐詩雖雕斲對偶，然求如『一抔』、『三尺』之聯，惜不多見。」

又後集卷九　楊文公。公名億，字大年。宋自天聖以來，縉紳間爲詩者少，惟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楊公億、劉公筠數人而已。然皆未離崑體也。

方回《詩思十首》(選一)　楊劉崑體變，誰實擅元功？萬古推梅老，三辰仰醉翁。穆修先漢筆，魏野盛唐風。今日何人悟，江湖慟阮窮。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林逋《小圃春日》**　馮舒評：神宗以前(詩)眞不減唐。

又卷四七曹汝弼《懷寄披雲峰誠上人》　方回評：景德、祥符間詩人有晚唐之風。

又《贈僧》　方回評：宋詩之有唐味者，皆在眞廟以前三朝。

又潘閬《秋日題瑯琊寺》　馮舒評：宋初人有逼唐者。

楊仲弘《秋堂集序》　詩莫盛于唐。尚矣唐之詩！蘇、許、陳、宋肇其源，

高、岑、王、孟繼其流，嗣後累累迭出，爭相軋勝，非不傑然皆名家也。然言唐詩者，類以李、杜爲稱首。【略】二家以後，言詩者吾惑焉。西崑、香奩，纖穠妖冶之音作，於是抽黃對白、掇花拾草者寖以昌焉，詩道於是乎亡矣。嗟乎，其孰知詩者哉！

袁桷《書湯西樓詩後》 自西崑體盛，襞積組錯，梅、歐諸公發爲自然之聲，窮極幽隱，而詩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語腴意贍者，爲臨川之宗；氣盛而力夸，窮抉變化，浩浩焉滄海之挾碣石也，爲眉山之宗；神清骨爽，聲振金石，有穿雲裂竹之勢，爲江西之宗。

又《書鮑仲華詩後》 宋太宗、眞宗時，學詩者病晚唐萎薾之失，有意乎玉臺文館之盛，絺組彰施，極其麗密，而情流思蕩，奪於援據，學者病之。至仁宗朝，一二鉅公浸易其體，高深者極凌厲，摩雲決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逃遁。考諸《國風》之旨，則蔑有餘味矣。歐陽子出，悉除其偏而振挈之，豪宕、悅愉、悲慨之語，各得其職。

王禕《練伯上詩序》 宋初，仍晚唐之習。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楊大年、劉子儀，皆將易其習而莫之革。及歐陽永叔，乃痛矯西崑之弊，而蘇子美、梅聖俞、王禹玉、石延年、王介甫，競以古學相尚。元祐間，蘇、黃挺出，而諸作幾廢矣。

宋濂《答董秀才論詩書》 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彷彿者。

《四友齋叢說》卷二五 宋初之詩，劉子儀、楊大年諸人皆學李義山，謂之西崑體。然義山蓋本之少陵也，當時猶具體而微。至神宗朝，蘇東坡、黃山谷、王半山、陳後山諸公出，而詩道大備。東坡、山谷專宗少陵，半山稍出入盛唐，後山則規模中唐，簡質可尚。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 宋初譚用之、胡宿、林逋及九僧之徒，五七言律絕尚多唐調，而楊大年、錢希聖等又學李義山，號「西崑體」，人多訾其僻澀。然自林逋而外，俱無全集。至梅聖俞，名堯臣，才力稍強，始欲自立門戶，故多創爲奇變。宋人好奇者，大都出此。劉後村云「本朝詩惟宛陵聖俞爲開山祖師」是也。

《詩藪》外編卷五 六一雖洗削西崑，然體尚平正，特不甚當行耳。推轂梅堯臣詩，亦自具眼。至介甫創撰新奇，唐人格調，始一大變。蘇、黃繼起，古法蕩然。推原科斗時事，實舒王生此厲階，其爲宋一代禍，蓋不特青苗法也。

又 宋初僧詩，如希晝「花露盈蟲穴，梁塵墮燕泥」，悟清「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儼是齊、梁。

又 宋初諸人學晚唐者：寇平仲「江樓千里月，雪屋一龕燈」，許渾語也；林君復「片月通蘿徑，幽雲在石床」，姚合語也；潘逍遙「深洞懸泉脈，懸崖露樹根」，賈島語也；魏仲先「妻喜裁花活，兒誇鬬草贏」，王建語也。又五代末皮光業句云：「燒平樵路出，潮落海山高。」晚唐調甚工。

又 《西崑倡和》今不傳，其詩尚散見宋人詩話及諸選中。世但知楊、劉、錢、晏數子，不知宋初諸名家往往皆同，蓋一時氣運使然。雖門徑自玉溪生，而才富力強，終是綦隆人物。所恨者刻削未融，觔骨太露耳。

又《雜編》卷五 楊文公《談苑》云：「自雍熙初歸朝【略】。」右楊大年所紀，慶曆以前人才略備。內李西臺以書顯，宋宣獻以學稱，呂許公以業著，皆不名能詩，今摘其句，誠有過人處。徐鼎臣、鄭文寶本南唐人，王元之、林君復非西崑體，亦與列者，蓋通一代計之，不專同調同事也。（朝貴前不及李文正，後不及寇忠愍，處士楊朴、魏野、郭震、潘閬俱不錄，似亦有遺。）

又 宋世人才之盛，亡出慶曆、熙寧間，大都盡入歐、蘇、王三氏門下。今略記其灼然者【略】。韓稚圭、宋子京、范希文、石曼卿、梅聖俞、蔡君謨、蘇明允、余希古、劉原父、丁元珍、謝伯初、孫巨源、鄭毅夫、江鄰幾、蘇才翁、子美等，皆永叔友也。（歐於錢文僖爲僚屬，晏元獻爲門人。）王歧公、王文公、曾子固、蘇子瞻、子由、王深父、容季、子直、李清臣、方子通等，皆六一徒也。

《戴酒園詩話》卷一 落花詩，宋人推宋莒公兄弟「漢皐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余襄公「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余意三詩俱善形容，語亦工麗，若使事着題，又無痕跡，當以子京爲第一，公序次之，襄公又次之。「將飛」「已落」，不問而知爲落花。余公詩如不讀至「清賞又成經歲別」，再不看題，幾疑爲悼亡矣。此皆祖于義山詠蜂：「宓妃腰細難勝露，趙后身輕欲倚風」，思路至此，眞爲幽渺。至山

谷詠竹而曰：「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終嫌晦澀。此不過言「苦節」二字耳。

《**戴酒園詩話・李建中楊徽之趙湘**》　宋初全學晚唐，故氣格不高，中聯特多秀色。如李建中《懷湘南舊游》：「靜尋綠徑煎茶寺，遍上紅牆賣酒樓。」楊徽之《漢陽晚泊》：「疏鐘未徹聞寒雨，斜月初沉見遠燈。」趙湘《春夕》：「醉醒風傍池邊起，坐久月從花上來。」儼然劉滄、鄭谷、李建勳之筆。楊《僧舍》詩：「偶題巖石雲生筆，閒遶松庭露濕衣。」語尤清麗。

又《楊億錢惟演劉筠》　嘗笑宋人薄館職諸公，不知當日經管位置，備極苦心，實苦其難駕，爲高論譏之。是猶晉人作達徒，利縱恣，原不解嗣宗本趣也。即如大年《梨》詩「九秋青女霜添味，五夜方諸月溜津」，後人詠物能有此形容乎？思公《苦熱》「雪嶺卻思迴博望，風窗猶欲傲羲皇」，每一誦之，殆令人忽忽忘暑。況諸公亦不專使事，子儀則有「舊山鶴怨無錢買，新竹僧同借宅栽」，大年則有「梅花遶檻驚春早，布水當簷覺夏寒」，思公則有「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皆甚雋永。吾嘗謂盧陵詆楊、錢，無異公安毀王、李。明詩壞自萬曆，宋詩壞始景祐、寶元，古今有同恨耳。

又《王安石》　宋人先學樂天，學無可，繼乃學義山，故初失之輕淺，繼失之綺靡。都官唱爲平淡，六一附之，然僅在膚膜色澤，未嘗究心於神理。其病遂流於粗直，間雜長句，硬下險字湊韻，不甚求安，狀如山兕野麋，令人不復可耐。後雖風氣屢變，然新聲代作，雅奏日湮，大率敷陳多於比興，蘊藉少于發舒，求其意長筆短，十不一二也。

全祖望《宋詩紀事序》　宋詩之始也，楊、劉諸公最著，所謂西崑體者也，說者多有貶辭。然一洗西崑之習者歐公，而歐公未嘗不推服楊、劉，猶之草堂之推服王、駱，始知前輩之虛心也。慶曆以後，歐、梅、蘇、王數公出，而宋詩一變。

《**漫堂說詩**》　唐以後詩派，歷宋、元、明至今，略可指數。宋初晏殊、錢惟演、楊億號「西崑體」。仁宗時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謂之「歐、梅」，亦稱「蘇、梅」，諸君多學杜、韓。王安石稍後，亦學杜、韓。

《**圍爐詩話**》**卷一**　學詩不可雜，又不可專守一家。樂天專學子美，西崑專學義山，皆以成病。大樂非一音之奏，佳餚非一味之嘗，子美所以集大成也。

又卷五　義山詩被楊億、劉筠弄壞。永叔力反之，語多直出，似是學杜之流弊，而又生平不喜杜詩，何也？

《**漁洋詩話**》**卷中**　世人謂宋初學「西崑體」，有楊文公、錢思公、劉子儀，而不知其後更有文忠、趙清獻（抃）、胡文恭（宿）三家，其工麗妍妙，不減前人。今所傳《西崑倡和集》，則丁謂諸人也。潞公以功名，清獻以清直著聞，而詩格殊不類，亦一奇也。

《**帶經堂詩話**》**卷五**　唐末五代詩人之作，卑下嵬瑣，不復自振，非唯無開元、元和作者豪放之格，至神韻興象之妙，以視陳、隋之季，蓋百不及一焉。宋興，沿楊、劉之習者尚數十年，而歐、梅始出。永叔評聖俞詩清麗閒肆，涵演深遠，推尊之如古人，可謂至矣。又幾百年，風會遞遷，淫哇雜作，聖俞之詩，譬如雅琴古瀧，不諧里耳。

《**原詩**》**卷一**　宋初詩襲唐人之舊，如徐鉉、王禹偁輩，純是唐音。蘇舜欽、梅堯臣出，始一大變，歐陽修亟稱二人不置。自後諸大家迭興，所造各有至極，今人一概稱爲宋詩者也。

又卷四　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堯臣、蘇舜欽二人。自漢魏至晚唐，詩雖遞變，皆遞留不盡之意，即晚唐猶存餘地，讀罷掩卷，猶令人屬思久之。自梅、蘇盡變崑體，獨創生新，必辭盡于言，言盡于意，發揮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才人伎倆，騰踔六合之內，縱其所如，無不可者。然含蓄渟泓之意，亦少衰矣。歐陽修極伏膺二子之詩，然歐詩頗異于是，以二子視歐陽，其有狂與狷之分乎。

《**說詩晬語**》**卷下**　宋初臺閣倡和，多宗義山，名「西崑體」。梅聖俞、蘇子美起而矯之，盡翻窠臼，蹈厲發揚，才力體製，非高于前人，而淵涵渟滀之趣，無復存矣。歐陽七言古專學昌黎，然意言之外，猶存餘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南陽集》六卷【略】。案元方回作《羅壽可詩序》，稱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其晚唐一體，九僧最迫眞，寇萊公、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祖凡數家，深涵茂育，氣勢極盛。

《**石洲詩話**》**卷三**　蘇文忠《金門寺跋李西臺與二錢唱和詩》云：「五季文章墮劫灰，昇平格力未全回。故知前輩宗徐庾，數首風流似《玉臺》。」蓋宋初諸公習尚如此，至歐、蘇始挽正之。

又　宋初之「西崑」，猶唐初之「齊、梁」；宋初之館閣，猶唐初之「沈、宋」也。開啓大路，正要如此，然後篤生歐、蘇諸公耳。但較唐初，則少陳射洪一輩人，此後來所以漸薄也。

又　胡武平、王君玉皆堪與晏、宋方駕。大約宋初諸公，多自晚唐出耳。

又　宋元憲、景文、王君玉并遊晏元獻之門，其詩格皆不免楊、劉之遺。雖以文潞公、趙清獻，亦未嘗不與諸人同調。此在東都，雖非極盛之選，然實亦爲歐、蘇基地，未可以後有大匠，盡行抹卻也。

又　石門吳孟舉鈔宋詩，略「西崑」而首取元之，意則高矣，然宋初眞面目，自當存之。元之雖爲歐、蘇先聲，亦自接脈而已。至於林和靖之高逸，則猶之王無功之在唐初，不得徑以陶、韋嫡派誣之。若夫柳、种、穆、尹，學在師古，又不以詩擅長矣。

又　入宋之初，楊文公輩雖主「西崑」，然亦自有神致，何可盡祧去之？而晏元獻、宋元憲、宋景文、胡文恭、王君玉、文潞公，皆繼往開來，肇起歐、王、蘇、黃盛大之漸。

又　大抵眞宗、仁宗朝諸鉅公，詩多粗雅整麗。蓋自宋初楊、劉以降，其源漸宏肆，遂不得不放出歐、蘇矣。

汪師韓《蘇詩選評叙》　詩自杜、韓以後，唐季五代纖佻薄弱，日即淪胥。宋初楊億、劉筠、錢惟演之徒崇尚崑體，祇是溫、李後塵。嗣是蘇舜欽以豪放自異，梅堯臣以高澹爲宗。雖志於古矣，而神明變化之功少，未有能驂駕杜、韓，卓然自成一家，而雄視百代者。

《詩論》　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各有所學，可謂詩道中興。

《小澥草堂雜論詩》　宋初尚崑體，蘇、梅二子始矯其失。至歐公波瀾愈大，其七言古歌妙處，乃非晚唐所及。

《一瓢詩話》　楊、錢、劉、晏諸公，何罪於人？乃論詩者，動輒鄙薄「西崑」，甚至演爲撏撦義山之劇，吾不解也。

又《答萬季埜詩問》　楊、劉學義山而不能流動，竟成死句。歐、蘇學少陵，只成一家之體，尚能自立。

《詩學源流考》　宋初國祚雖定，文采未著，學士大夫家效樂天之體，群奉王禹偁爲盟主。其後楊億、劉筠輩崇尚西崑，專取溫、李數家，摹倣於字句儷偶之間。及歐陽公出，始知學古，與梅聖俞互相講切。歐詩長篇多效昌黎，間取則於太白；梅則於唐人諸家，不名一體，惟造平淡。

《秋窗隨筆》　古人詩一樣者頗多，「如何飲酒得長醉，直到太平時節醒」，與邵堯夫「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同；許渾「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與滕倪「白髮不能容相國，也同閒客滿頭生」同。使遇皎然，定入「偷語偷意詩例」矣。此不過一時用意相類，非後人鈔襲者比，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即自己亦常犯。

《劍谿說詩》卷下　不觀楊、劉唱和詩，不知義山筆力高不可及。

《養一齋詩話》卷七　《庚溪詩話》以宋元憲「漢臯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宋景文「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爲落花佳句。又謂余襄公「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不減二宋。落花詩最難高雅，宋、余皆格之卑卑者，以此爲佳，風雅安在？就中衡之，景文詩猶屬翹楚，若大宋、余公，琢句用事，拙滯極矣。並列而同譽之，迷塗未指，況門牆堂奧乎？

《竹林答問》　問：宋初西崑體何如？答：西崑雖以辭勝，然佩玉冠紳，溫文爾雅，自有開國文明氣象，非「曲子相公」比也。唐有四子而後有陳、張，宋有西崑而後有歐、梅，世人不敢議四子而獨議西崑，過矣。

《筱園詩話》卷一　晚唐衰極，五代詩亡，幾掃地盡。宋人出而矯之，楊、劉唱和，宗法玉溪，臺閣從風，號「西崑體」。久而堆垛撏撦，貽人口實。故蘇子美矯以疏縱，梅宛陵矯以枯淡，然未饜人望也。歐公學韓，而以夷猶神韻，變其光怪陸離；半山學杜，而以簡拔短鍊，變其沈鬱飛動。各自成家，一時瑜、亮。

又　肉有餘而骨不足，詞有餘而意不足，風調有餘而神力不足，則爲綺靡之病，爲膚浮之病，非塗澤堆垛，即空調虛腔矣。「西崑」、晚唐派中人及明七子是也。

《問花樓詩話》卷二　宋承五季之陋，勳臣如趙中令，詞臣如陶學士輩，間事聲韻，藻采既蕪，風格未振。歐陽公起而振之，一時人才挺出，梅聖俞、石曼卿、蘇子美之徒，皆能自樹立，東坡、山谷踵接其後，宋詩於斯極盛。然救弊之功，倡自廬陵。先廣文云：「宋人談詩，舍歐陽而崇蘇、黃，亦是一病。蓋蘇、黃雖各自成家，多廢古法；歐陽力矯淫靡，獨標風格，有漢、唐規矩。」

《藝概》卷二　宋王元之詩自謂樂天後進，楊大年、劉子儀學義山爲西崑體，格雖不高，五代以來，未能有其安雅。

朱應庚《論詩三十二首》（選一）　錢、晏依依楊柳徑，蘇、梅瑟瑟薜蘿陰。憑誰復古開元化？風雨廬陵萬載心。

吳用威《讀宋人詩六首》（選一）　梅翁堅瘦醉翁腴，坡谷前頭故自殊。好語一生能有幾？亂雲春水夢西湖。

又屠倬《論詩三昧九絕句和翁覃溪先生》（選一）　北宋詩篇接盛唐，歐蘇不獨以詩昌。後賢苦劃鴻溝界，祇是時人學古裝。

又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選一）　滄浪才調（蘇子美）徂徠氣（石守道），大雅扶輪信不誣。可惜都官眞襪線（梅聖俞），也能傾動到歐蘇。

又陳元凱《絕句五首》（選一）　皇祐諸家有定稱，才翁俊健聖俞清。寧知詩似蘇梅好，猶恨滄浪比宛陵。

梁啟超《王安石評傳》第二十二章《荆公之文學下》　宋初承晚唐之陋，「西崑體」盛行，起而矯之者，歐公與梅聖俞也。由是而自闢門戶，卓然成家者，荆公與東坡、山谷也。【略】「崑體」披靡一世，率天下之人盤旋於溫、李肘下，而無以發其性靈，詩道之敝極是矣。其不得不破壞之，而別有所建設，時勢使然也。首破壞之者，實惟歐、梅。荆公與歐、梅爲友，然非聞歐、梅之風而始興者也，自其少年而門戶已立矣。歐、梅以冲夷淡遠之致，一洗濃纖綺冶之舊，至荆公更加以一種瘦硬雄直之氣，爲歐、梅所未有。故歐、梅僅能破壞，荆公則破壞而復能建設者也。

李之儀《跋吳思道小詞》　長短句于遣詞中最爲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不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詞》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詩之長短句而以意塡之，始一變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爲宗，然多小闋。至柳耆卿，始鋪叙展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由是知其爲難能也。張子野獨矯拂而振起之，雖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餘，良可佳者。晏元憲、歐陽文忠、宋景文則以其餘力遊戲，而風流閒雅超出意表，又非其類也。諦味研究，字字皆有據，而其妙見于卒章，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豈平平可得彷彿哉？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并著，最盛於唐。【略】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叙；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李衮《花草粹編序》　蓋自詩變而爲詩餘，又曰雅調，又曰塡詞。【略】當其初變詞也，彼唐末宋初諸公，竭其聰明智巧，抵于精美，所謂曹、劉降格爲之，未必能勝者，亦誠然矣。

《金粟詞話》　詞以艷麗爲本色，要是體製使然。如韓魏公、寇萊公、趙忠簡，非不冰心鐵骨，勳德才望，照映千古。而所作小詞，有「人遠波空翠」、「柔情不斷如春水」、「夢回鴛帳餘香嫩」等語，皆極有情致，盡態窮妍。乃知廣平梅花，政自無礙，豎儒輒以爲怪事耳。司馬溫公亦有「寶髻鬆」一闋，姜明叔力辨其非，此豈足以誣溫公，眞贗要可不論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一　夫詞始於太白，盛於飛卿，何嘗是唐季？宋人亦何嘗不尙艷詞？功業如范文正，文章如歐陽文忠，檢其集，艷詞不少。蓋曼衍綺靡，詞之正宗，安能盡以鐵板銅琵相律？

又卷一二　北宋多工短調，南宋多工長調；北宋多工軟語，南宋多工硬語。然二者偏至，終非全才。歐陽、晏、秦，北宋之正宗也。柳耆卿失之濫，黃魯直失之傖。

《**樂府餘論**》 按詞自南唐以後，但有小令。其慢詞蓋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臺舞席，競賭新聲。耆卿失意無俚，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伎人傳習。一時動聽，散播四方。其後東坡、少游、山谷輩，相繼有作，慢詞遂盛。東坡才情極大，不爲時曲束縛。然《漫錄》亦載東坡送潘邠老詞（「別酒送君一醉【略】」），右《蝶戀花》詞，東坡在黃州，送潘邠老赴省試作也，今集不載。按其詞恣褻，何減耆卿。是東坡偶作，以付餞席。使大雅，則歌者不易習，亦風會使然也。山谷詞尤俚，絕不類其詩，亦欲便歌也。柳詞曲折委婉，而中具渾淪之氣。雖多俚語，而高處足冠群流，倚聲家當尸而祝之。如竹垞所錄，皆精金粹玉。以屯田一生精力在是，不似東坡輩以餘事爲之也。耆卿蹉跎於仁宗朝，及第已老，其年輩實在東坡之前。先於耆卿，如韓稚圭、范希文作小令，惟歐陽永叔間有長調。羅長源謂多雜入柳詞，則未必歐作。余謂慢詞當始耆卿矣。

阮元《王竹所詞序》 詞人之作小令，以五代十國爲宗，守其派者，有晏氏父子、歐陽公、張先、秦觀、賀鑄、毛滂諸人。

《藝概》卷四 宋子京詞是宋初體，張子野始創瘦硬之體，雖以佳句互相稱美，其實趣尚不同。

《詞徵》卷一 白太傅《花非花》詞：「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此二語歐陽永叔用之，張子野《御階行》、毛平仲《玉樓春》亦用之。

《詞說》 歐陽、大小晏、安陸、東山，皆工小令，足爲師法。詞家醉心南宋慢詞，往往忽視小令，難臻極詣。鄙意此道要當特致一番功力於溫、韋、李、馮諸作，擇善揣摩，浸淫沉潛，積而久之，氣韻意味自然醇厚，不復薄索。蓋宋初諸公，亦正從此道來也。

《蕙風詞話》卷一 余嘗謂北宋人手高眼低。其自爲詞誠夐乎弗可及，其於它人詞，凡所盛稱，率非其至者。直是口惠，不甚愛惜云爾。【略】北宋詞人聲華藉甚者，十九鉅公大僚。鉅公大僚之所賞識，至不足恃，詞其小焉者。

《人間詞話》 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又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

又 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後世唯范文正之《漁家傲》，夏英公之《喜遷鶯》，差足繼武，然氣象已不逮矣。

又 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

又 人知和靖《點絳唇》、聖俞《蘇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闋爲詠春草絕調，不知先有正中「細雨濕流光」五字，皆能攝春草之魂者也。

《人間詞話刪稿》 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爲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爲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眞也。

又 唐五代、北宋之詞，可謂生香眞色。

《菌閣瑣談》 《巵言》謂《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主父子而妙。殊不知促碎正是唐餘本色，所謂詞之境界，有非詩之所能至者，此亦一端也。五代之詞促數，北宋盛時嘽緩，皆緣燕樂音節蛻變而然。即其詞可懸想其纏拍。《花間》之促碎，羯鼓之白雨點也。《樂章》之嘽緩，玉笛之遲其聲以媚之也。慶曆以前詞情，可以追想。唐時樂句，美成、不伐以後，則大晟功令日趨平整矣。

總集

二李唱和集

《青箱雜記》卷一 昉詩務淺切，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爲唱和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

李昉《二李唱和集序》 端拱戊子歲春二月，予罷知政事，蒙恩授尚書右僕射。宗人天官侍郎頃歲自給事中參知政事，上章謝病，拜尚書禮部侍郎，旋改吏部侍郎兼祕書監。南宮師長之任，官重而身閑；內府圖書之司，地清而務簡。朝謁之暇，頗得自適，而篇章和答，僅無虛日，緣情遣興，何樂如之！貳卿，好古博雅之君子也，文章大手，名擅一時，睠我之情，于斯爲厚，凡得一篇一詠，未嘗不走家僮以示我。慵病之叟，頗蒙牽率；若抽之思，強以應命，所謂策疲兵而當大敵也。日往月來，遂盈篋笥。淳化辛卯歲九月，余再承綸綍之命，復登廊廟之位，自茲厥後，無暇唱酬。昨發篋視之，除蠹朽殘缺之外，存者猶得一百二十三首，因編而錄之。他人亦有和者，咸不取焉，目爲《二李唱和集》。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二李唱和詩》一卷（李昉、李至作）。

太平廣記

論述

李昉《進太平廣記表》 臣昉等言：臣先奉敕撰集《太平廣記》五百卷者。伏以六籍既分，九流並起，皆得聖人之道，以盡萬物之情，足以啓迪聰明，鑒照今古。伏惟皇帝陛下體周聖啓，德邁文思，博綜群言，不遺衆善。以爲編袂既廣，觀覽難周，故使采摭菁英，裁成類例。惟茲重事，宜屬通儒。臣等謬以謏聞，幸塵清賞，猥奉修文之寄，曾無叙事之能，退省疏蕪，惟增靦冒。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二 《太平廣記》五百卷【略】。所採書三百四十五種，古來軼聞瑣事、僻笈遺文咸在焉，卷帙輕者往往全部收入，蓋小說家之淵海也。【略】其書雖多談神怪，而採摭繁富，名物典故錯出其間，詞章家恆所採用，考證家亦多所取資。又唐以前書世所不傳者，斷簡殘編，尚間存其什一，尤足貴也。

著錄

李昉《進太平廣記表》 其書五百卷，并目錄十卷，共五百十卷。

《崇文總目・類書類上》 《廣記》五百卷，李昉等撰。

《春明退朝錄》卷下 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醫普救》。

《通志》卷六九《藝文略七》 《太平廣記》五百卷。李昉編《御覽》之外，採其異而爲《廣記》。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太平廣記》五百卷。右皇朝太平興國初，詔李昉等取古今小說編纂成書，同《太平御覽》上之。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京本《太平廣記》。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太平廣記》五百卷。太平興國二年詔學士李昉、扈蒙等修《御覽》，又取野史、傳記、故事、小說撰集，明年書成，名《太平廣記》。

《玉海》卷五四 《太平廣記》。【略】《會要》：先是，帝閱類書，門類紛雜，遂詔修此書。興國二年三月詔（李）昉等取野史、小說集爲五百卷（五十五部，天部至百卉），三年八月書成，號曰《太平廣記》。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李昉《太平廣記》五百卷。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九 《廣記》引用書凡三百四十餘種，前此靡所因

襲，當是采集衆小說爲之。蓋小說本易傳，中唐後稍稍知印刻，而引用之書又僅得《御覽》五中之一，足證本書具存。

又　《廣記》稍前刻於錫山談中丞，談於此書頗肆力讎校，又藏書家有宋本，故雖間有舛訛，視《御覽》則天淵。第中缺《嗤鄙類》二卷，《無賴類》二卷，《輕薄類》一卷，而《酷暴》缺胡淛等五事，《婦女》缺李誕等七事。談謂遍閱諸藏書家悉然，疑宋世已亡。余讀《新唐書》，尚有數事得之《廣記》者，如宋之懸輩，皆舊唐書》所無。或闕於元世，或近代失之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二　《太平廣記》五百卷，內府藏本。宋李昉奉敕監修，同修者扈蒙、李穆、湯悅、徐鉉、宋白、王克貞、張洎、董淳、趙鄰幾、陳鄂、呂文仲、吳淑十二人也。以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奉詔，三年八月表進（此據《宋會要》之文，《玉海》則作二年三月戊寅所集，八年十二月庚子書成，未詳孰是），六年正月敕雕板印行。凡分五十五部，所採書三百四十五種。【略】《玉海》稱《廣記》鏤本頒天下，後以言者謂非後學所急，收版貯之太清樓，故北宋人多未之覩。鄭樵號爲博洽，而《通志・校讎略》中乃謂《太平廣記》爲《太平御覽》中別出《廣記》一書，專記異事，誤合兩書而一之，是樵亦未嘗見矣。【略】此本爲明嘉靖中右都御史談愷所刊，卷頁間有闕佚。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四　《太平廣記》五百卷，明刊本。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九九　《太平廣記》五百卷，宋李昉等奉敕撰，巾箱本。首乾隆十八年黃晟重刊序，次太平興國三年李昉進書表，列銜名十二人，次嘉靖丙寅談愷跋，次引用書目，次目錄十卷，分五十五部。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一　《太平廣記》五百卷，明談氏刊本，別下齋蔣氏藏書。

《藝風藏書記》卷八　《太平廣記》五百卷，明嘉靖丙寅談愷刊本，有緣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太平廣記》五百卷，宋太平興國二年李昉等撰。明嘉靖中許自昌刊大字本。　又談氏刊大字本。　天都黃氏刊小字本。　翻刻小字本，劣。

又《續錄》　宋刊本。　上海王培生藏明談刻本，乃陳仲魚手校宋本者，有吳兔床跋。　談愷刻本，次行有許自昌校刊字，有疑許刻即談刻者。但談刻大字，許刻小字，固自有別也。　明活字本，隆慶時所印，亦出於談刻，與《御覽》同時所印。　乾隆十八年黃晟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〇　《太平廣記》五百卷目錄十卷，宋李昉輯，明嘉靖四十五年談愷刊本。【略】按此書宋刻不存，余閱肆三十年，僅見陳仲魚鱣手校宋本，然所據宋本行格及所自亦不明。此談愷刊本，據自序亦出於傳鈔，爲是書現存最早刊本。其後隆慶活字本及萬曆許自昌本，均自此出。

又　《太平廣記》五百卷目錄十卷，宋李昉等輯，明隆慶、萬曆間活字印本。【略】此本字體與活字本《太平御覽》同，蓋即用《御覽》字模同時所印也。

又　《太平廣記》五百卷目錄十卷，宋李昉等輯，明許自昌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太平廣記》五百卷目錄十卷，宋李昉等輯，明嘉靖四十五年談愷刻本。　《太平廣記》五百卷目錄十卷，宋李昉等輯，明許自昌刻本，吳騫跋、陳鱣校，二十六冊。　《太平廣記》五百卷目錄十卷，明沈氏野竹齋鈔本，五十二冊。

西湖蓮社集

論　述

《圓宗文類》卷二二丁謂《西湖結社詩序》　錢塘山水，三吳、百越之極品，而西湖之勝又爲最。環山背水二百寺，據上游而控勝概者，今常師所棲之寺曰昭慶者也。開闔物表，出入空隙，淸光百會，野聲四來。雲水之狀奇，魚鳥之心樂，居處有遙觀，游者躊躇。豈非萬類之靜界，達人之道場乎。師勵志學佛，而餘力於好事，嘗謂：「廬山東林由遠公白蓮社而著稱，我今居是山，學是道，不力慕于前賢，是無勇也。」由是貽詩京師，以招卿大夫。自是，貴有位者聞師之請，願入者十八九。故三公四輔，宥密禁林，西垣之詞人，東觀之史官，洎臺省素有望之士，咸寄詩以爲入社之盟文。自相國向公（敏中）而降，凡得若干篇，悉置意空寂，投迹無何，雖軒冕其身，而林泉其心。噫，作詩者其有意乎！觀其辭，皆若績畫乎絕致，飛動乎高情。往心東南，如將傲富貴，趣遺

逸。朝夕思慕，飄飄然不知何許之爲東林也，孰氏之爲遠公也，宗、雷之輩果何人也。遠公之道，常師之知，宗、雷之迹，群公悅之，西湖之勝，天下尚之，則是結社之名，亦千載之美談也。謂愛常師能樹立其事，指名其境，而爲當世名公鉅賢依歸趨向之若是，眞所謂不可多得之人也。

紀事

蘇易簡《施華嚴淨行品序》　辛卯歲，有滎陽鄭生自會稽至，以《方廣華嚴・淨行品》一篇示予，【略】以予樂在名教，早勤熏修，求爲序引，以示來者。予聞是言，即攝衣稽顙而報之曰：「彼上人者果能立是見解，成是功德，予當布髮以承其足，剜身以請其法猶無恨，何況陋文簡學，而有吝惜哉！」即時預千人之受持，同諸佛之贊歎。

《圓宗文類》卷二二宋白《大宋杭州西湖昭慶寺結社碑銘》　太宗在宥之大寶，淳化紀號之元年，【略】杭州昭慶寺僧曰省常，身樂明時，心發洪願，上延景祚，下報四恩，刺血和墨，書寫眞經。書之者何？即《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一品也。每書一字，必三作禮，三圍繞，三稱佛名。良工刊之，印成千卷，若僧若俗，分施千人。又以旃檀香造毗盧像，結八十僧同爲一社。【略】乃有朝廷縉紳之倫，泉石枕漱之士，猗頓豪右之族，生肇高潔之流，皆指正途，趨法會，如川赴海，如麟宗龍，賁然來思，其應如響。【略】昔慧遠當衰季之時，所結者半隱淪之士；今上人屬升平之世，所交者多有位之賢。方前則名氏且多，垂裕則津梁無已【略】。銘曰：【略】刳香爲像，墨血書經。乃募時賢，乃招淨者。無論玄素，不限朝野。以《華嚴品》，結蓮花社。

《咸淳臨安志》卷七九孫何《白蓮社記》　西湖者，餘杭之勝游；《淨行》者，《華嚴》之妙品。境與心契，人將法俱。浮圖省常結社于此，舉白蓮以喻其潔，依止水以方其清。棟梁飛動于溪光，雲木參差乎山翠。追道安之故事，則我在聖朝；躡惠遠之遺踪，則彼無公輔。爾乃鏤香爲玉毫之狀，灑血繕金口之文。八十高僧，一千大衆，受持正覺，勸導迷途。故參預蘇貳卿序之于前，今承旨宋尚書碑之于後，仍貽麗句，以贊眞宗，輝映士林，蔚爲唱首。于是乎鈞臺上列，宥密近臣，文昌名卿，玉署內相，頊闥夕拜，諫垣大夫，綸闥舍人，卿寺少列，郎曹應宿，仙館和鉛，曲臺禮樂之司，延閣著述之士，殿省春坊之俊，幕府縣道之英，凡若干人，莫不間發好辭，演成盛事。摘錦布繡乎堂上，合璧連珠於牖間。【略】今所叙者，始以樞機大臣，臺閣名士，聞法隨喜之歲月，寄詩入社之後先，辨其官班，列彼名氏。【略】若乃混章布乎公袞，等林泉於朝市，身在廟堂，心在江海，以王、謝之名位，慕宗、雷之風猷者，則有相國河內向公，貳卿長城錢公在密地日，參政太原王公，夕拜東平呂公在綸閣日，密諫潁川陳公，度支安定梁公任省倅日，尚書琅琊王公，夕拜清河張公在餘杭日，侍讀學士東平呂公任司諫日，工部侍郎致仕沛國朱公在翰林日，大諫始平馮公任翊善日，紫微郎趙郡李公，安定梁公，弘農梁公在史館日，故鄧帥隴西李公在秘閣日，故副樞廣平宋公在翰林日，故閣老太原王公在揚州日，皆文爲國華，望作人傑，仰止師行，發爲聲詩。

釋智圓《白蓮社主碑文》　廬山遠公，其得乎大者遠者與【略】，自是有結社之事焉，人到于今稱之，而莫能嗣之。惟公理性謹嚴，修心貞素，聞廬山之風而悅之，且曰：「晞驥之馬，亦驥之乘。吾雖無似，敢忘思齊之誠邪？」于是乎乃飭其躬，乃刳其心，乃矢結社之盟云。【略】以爲西湖者，天下之勝遊，乃樂幽閑而示嘉遯焉。無量壽佛者，群生之仰止，乃刻旃檀而爲其形容焉。《華嚴・淨行品》者，成聖之機要，乃刺身血而書其章句焉。其地既得，其像既成，其言既行，朝賢高其誼，海內藉其名，繇是宰衡名卿，邦伯牧長，又聞公之風而悅之。或尋幽而問道，或覩相而知眞，或考經而得意。三十餘年，爲莫逆之交，預白蓮之侶者，凡一百二十三人，其化成也如此。有以見西湖之社嗣於廬山者，無慚德矣。嘗試論之：遠也，上地之聖也，公也，初心之賢也，實階位不同，名聲異號。然而遠出衰晉，公生聖朝，彼招者悉隱淪之賢，此來者皆顯達之士。絕長益短，古今相埒，不曰盛與美與！公每顧門人曰：「國初以來，薦紳先生宗古爲文，大率學退之之爲人，以擠排佛氏爲意。故我假遠公之迹，以結社事，往往從我化，而叢碑委頌，稱道佛法，以爲歸向之盟辭，適足以枳棘異塗，牆塹吾教矣。世不我知，或以我爲設奇沽譽者，吾非斯人之徒也。」【略】其護法之功，代爲不侔矣。公諱省常，字造微，世爲錢塘人。

釋宗曉《蓮社繼祖傳》　（西湖白蓮社），王文正公旦爲社首，翰林承旨宋白撰碑，翰林學士蘇易簡作《淨行品序》，狀元孫何題社客於碑陰，亦繫以記。士夫預會，皆稱淨行社弟子，社友八十比丘，一千大衆。

著錄

《咸淳臨安志》卷七九孫何《白蓮社記》　峽路運使、史館丁刑部(謂)，頃歲將命甌閩，息肩鄉里，復又寫二林之幽勝，集群彥之歌詩，作爲冠篇。

《圓宗文類》卷二二丁謂《西湖結社詩序》　自相國向公(敏中)而降，凡得若干篇。【略】景德三年春三月十日序。

又錢易《西湖昭慶寺結淨行社集總序》　薦紳大夫爭投文以求爲社中人焉，上自丞相宥密，下及省閣名公，英衮聲詩，遠光江海。【略】今舊相右丞河內向公首綴風騷，相繼百數。【略】他年入社，願除陶、謝之俗情，今日序詩，聊助生、融之末簡。

《宋史》卷二〇五《藝文志四》　僧省常《錢塘西湖淨社錄》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宋《蓮社詩盟》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宋《蓮社詩盟》四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西湖蓮社集》一卷、《續西湖蓮社集》一卷。

九僧詩集

著錄

《六一詩話》　國朝浮圖以詩鳴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略】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

《溫公續詩話》　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遊萬安山玉泉寺，于進士閔交如舍得之。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其美者亦止于世人所稱數聯耳。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九僧選句圖》一卷。

《郡齋讀書志》卷二〇　《九僧詩集》一卷。右皇朝僧希晝、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惠崇、宇昭、懷古也。陳充爲序。凡一百十篇。【略】此本出李夷中家，其詩可稱者甚多。

《清波雜志》卷一一　煇昔傳《九僧詩》，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并淮南惠崇其名也。《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如崇「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以是疑爲節本。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九僧詩》一卷，【略】凡一百七首。景德元年，直昭文館陳充序，目之曰「琢玉工」，以對姚合「射雕手」。九人惟惠崇有別集。歐公《詩話》乃云其集已亡，惟記惠崇一人，今不復知有九僧者，未知何也。

《文獻通考》卷二四八　《九僧詩集》一卷。

《蓮堂詩話》　宋朝浮屠以詩名者九人，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傳。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陳充《九僧詩集》一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九僧集》一本，影宋板精鈔。

毛扆《九僧詩跋》　歐公當日以九僧詩不傳爲歎，扆後公六百餘年，得宋本弆而讀之，一幸也，較之晁、陳二氏，皆多得詩二十餘首，二幸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九僧詩》一卷，一百十篇，《直齋書錄解題》一百七首，今扆所得一百三十四首，比陳多二十七首)，此本但有僧名而不著所產，又從周煇《清波雜志》各得其地名，三幸也。又從《瀛奎律髓》得宇昭《曉發山居》一首，并爲增入。但陳充序目之曰琢玉手，以對姚合射雕手者，此本無之，誠欠事也。

《帶經堂詩話》卷二〇　《宋高僧詩》前後二集，錢唐陳起宗之編，多近體五言。予按：前集即《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所稱「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希晝句也，「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宇昭句也，今具載集中。當永叔時已云其集不傳，世多不知所謂九僧者。而此集更歷六七百年，完好如此，殆不可曉。又按：周輝《清波雜誌》云：昔傳九僧：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洲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淮南惠崇，名字與今本悉合。又云：《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惠崇「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疑爲節本，或即此本是也。今

亢序亦不載。

《蕘圃藏書題識》卷一〇 《九僧詩》不分卷，校影宋鈔本。

黃丕烈《校影宋本九僧詩跋》 吾郡詩人陸鐵簫先生向有《九僧詩》一帙，據毛本而又加以各本校勘，故前題云「梅蕭閣校正」也。知余新收汲古閣影宋本《宋高僧詩選》，其前集即九僧詩，因屬爲校正。余手勘如右。自標題以至行款，一一注明，儻欲窺宋本面目，可即是以求矣。宋本之異同，悉爲校改一二。蓋此鈔出於傳鈔，非影宋可比，不能如舊時宋本點畫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九僧詩》一卷，舊鈔本。此書錄宋僧詩，凡希晝十八首，保暹二十五首，文兆十三首，行肇十六首，簡長十七首，補遺一首，惟鳳十三首，惠崇十一首，補遺一首并摘句，宇昭十二首，懷古九首。歐公《六一詩話》云「國朝浮圖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得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九僧詩》一卷，一百十篇，陳振孫《書錄解題》一百七首，而汲古閣所得宋本多至一百三十四首，并據《清波雜志》，九僧各載地里，又以《瀛奎律髓》一篇添入宇昭之下，似與宋本稍歧。余蕭客嘗題其後，黃蕘圃藏影宋本同。此則嘉慶庚申吳氏嘉泰手寫，行楷極有妙致。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九僧詩》一卷，余蕭客鈔本。余氏手跋曰：「【略】乙未冬初，假滋蘭堂藏本錄畢，記之。」

《木犀軒藏書書錄》 《九僧詩》，不分卷，影宋鈔本（虞山毛氏影宋鈔本）。末有毛斧季跋。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八 《九僧詩》一卷，宋釋希晝等撰。汲古閣影宋精鈔本，十行十八字。

又 《九僧詩》一卷，清道光丙申刊本。前有石韞玉序，云從周香巖藏毛鈔本出。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九僧詩》一卷，宋釋希晝等撰，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毛扆跋，一冊。 《九僧詩》一卷，宋釋希晝等撰，清乾隆四十一年張德榮鈔本，吳翌鳳、黃丕烈校并跋，一冊。 《九僧詩》一卷，宋釋希晝等撰，清鈔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九僧詩》一卷一冊，宋不著撰人，鈔本。

《九僧詩》一冊，宋不著撰人，清師竹友蘭室鈔本，清光緒間鄒存淦手跋。

西崑酬唱集

論述

楊億《西崑酬唱集序》 予景德中忝佐修書之任，得接群公之游，時今紫微錢君希聖、秘閣劉君子儀，并負懿文，尤精雅道，雕章麗句，膾炙人口，予得以游其牆藩而咨其模楷。二君成人之美，不我遐棄，博約誘掖，置之同聲，因以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於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而予以固陋之姿，參酬繼之末，入蘭游霧，雖獲益以居多，觀海學山，歎知量而中止。既恨其不至，又犯乎不韙，雖榮於託驥，亦愧乎續貂，間然於茲，顏厚何已。凡五、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七章，其屬而和者又十有五人，析爲二卷，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崑酬唱集》云爾。

《六一詩話》 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崑體」。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

又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轉（一作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

《老學庵筆記》卷七 《西崑酬唱集》中詩，何曾有一字無出處者，便以爲追配少陵，可乎？

馮武《重刻西崑酬唱集序》 自宋以來，試士易制，詩各一途，遂將李唐一代制作，四分五裂。若黃山谷、陳後山輩，雅好粗豪，尊昌黎爲鼻祖，而牽連杜工部徑直之作爲證，遂名黃陳，號江西體。或無事芻狗衣冠，專事清永淡寂，以韋、孟、高、岑爲宗，謂之九僧、四靈體。有以李玉溪爲宗，而佐之以溫飛

卿、曹唐、羅鄴，若錢思公、楊大年諸公，一以細潤清麗爲貴，謂之西崑體。要皆自宋人分之，而唐初無是說焉。元和、太和之代，李義山傑起中原，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皆以格韻清拔，才藻優裕，爲西崑三十六，以三人俱行十六也。西崑者，取玉山冊府之意云爾。趙宋之錢、楊、劉諸君子競效其體，互相唱酬，悉反江西之舊，製爲文錦之章，名曰《西崑酬唱集》。

朱俊升《重刻西崑酬唱集序》 風雅可追，韻言斯富。才人搦管，欲拂拂以成雲；逸客微吟，咸瀛瀛乎入耳。何況詩場好事，仿前哲之體裁；藝圃名流，爲一時之酬唱。寧非勝致，自合流傳。乃經日月之幾何，已悼篇章之淪佚。將求石室，都無二酉之藏；欲問鷄林，未有千金之購。遂使前朝宿學，蔑由睹此遺書；昭代耆儒，靡不嗟爲闕典。彼夫荆南唱和，漢上題襟，抑又遐哉，宜其缺矣。虞山毛子，汲古後昆，雅善蒐羅，偏能弋獲。幾同拱璧，珍諸貝錦奚囊；偶過高軒，出自芸籤鄴架。升不覺撫書而歎也。【略】則此一集也，均屬前人之遺響，伊何昔也亡而今也存；緬惟數子之清才，恍若前者唱而後者和。假令私之爲寶，秘不示人，有美弗傳，將見嗤于大雅；微言欲絕，懼開罪于先民。爰選棗梨，亟爲剞劂。公諸同好，通韻海之津梁；贅以弁言，佐騷壇之鼓吹。絕而復續，非造物之無心；傳之其人，幸斯文之未喪。

毛扆《鈔本西崑酬唱集跋》 宋初楊文公與錢、劉二公特創詩格，組織華麗，一變晚唐詩體，而效李義山，取玉山冊府之名，名曰《西崑酬唱集》，人因目之曰西崑體。其《南朝》、《漢武》等篇，僅見于《瀛奎律髓》，先君每以不得見此爲悵。甲辰三月，同葉君林宗入郡，朱卧庵之赤，其榻上亂書一堆，大都廢曆及潦草醫方。殘帙中有繕整一冊，抽視之乃《西崑酬唱》也，爲之一驚。卷末行書一行云「萬曆乙丑九月十七日書畢」，下有功甫印，乃錢功甫手鈔也。因與借歸。次日林宗入城，喧傳得此，最先匍匐而來者，定遠馮先生也。倉茫索觀，陳書于案，叩頭無數，而後開卷，朗吟竟日，索酒痛飲而罷。使先君而在，得見此書，不知若何慰。言念及此，不禁淚下沾衣也。案楊文公序云，景德中忝佐修書之任，紫微錢君希聖、秘閣劉君子儀，并負懿文，更相迭和，而以予參酬繼之末，其屬而和者又十有五人。今三公之外惟十一人，《代意》第七首下但名秉而無姓，其二人則闕如也。揣當年原本，定係宋刻，何子道林書法甚工，屬擬宋而精鈔之。今流傳轉寫遍滿人寰。

錢曾《西崑酬唱集跋》 憶丁亥、戊子歲，予始弱冠，交于己蒼、定遠兩馮君，商榷風雅，互以搜討異書爲能事。一日，己蒼先生來，池上安榴正盛開，爛然照眼。君箕踞坐几上，矯尾厲角，極論詩派源流，格之何以爲格，律之何以爲律，江西何以反乎西崑，反復數千言，開予茅塞實多。但不得睹《西崑集》，甚相惋惜耳。未幾，君爲酷吏磔死，屈指已三十六年，泉路交期，頻于夢中哭君而已。予後得此集翻閱之。

《帶經堂詩話》卷六 宋楊億、錢惟演、劉筠《西崑酬唱集》，凡五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七首，屬和者十五人，有楊文公自序。和者：翰林學士李宗諤，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劉隲，樞密直學士丁謂，駕部員外郎直祕閣刁衍，太常丞直集賢院任隨，樞密直學士張詠，恩州刺史錢唯濟，職方員外郎祕閣校理監舒州靈仙觀舒雅，翰林學士晁迥，左司諫直史館崔遵度，右諫議大夫薛映，□秉，已上止十四人。乖崖英雄，道院禪寂，以及鶴相，皆仿此體，然皆不及三公之神到。予觀文忠烈、趙清獻二公集，律詩皆擬崑體甚工，而石介作《怪論》三篇，獨苛于文公，何歟？

祖望之《西崑酬唱集跋》 自吾邑楊文公倡爲西崑體，當時即有異議，南宋之末，其遂不絕如綫。元明以來，名儒老輩至有以不得見爲憾者，每讀虞山馮代序，爲之悵然也。據馮序，稱此書凡經三梓，而傳尚稀。竊謂古今掊擊西崑之論，層見疊出，要皆便于空疏不學之人，不知其精工律切之處，實可自名一家。世人耳食者多，相與束之高閣，深可慨歎。梁芷鄰儀部撰吾邑詩話，謂「崑體特文公之一體，《武夷新集》俱在，未嘗盡西崑」云云，可謂善學古人矣。今東嚴太守繼《武夷新集》而并梓之，庶幾留心風雅者，家有其書，知所津逮，則匪但吾邑之幸已也。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才調集》乃西崑門戶。

《楹書隅錄》卷五 宋初楊文公與錢、劉二公特創詩格，組織華麗，一變晚唐詩體，而效李義山。取「玉山冊府」之名，名《西崑酬唱》，人因目之曰「西崑體」。

著錄

《儒林公議》卷上 楊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從而效之，

以新詩更相屬和。億復編叙之，題曰《西崑酬唱集》。

《通志》卷七〇《藝文志八》　《西崑酬唱集》二卷。景德中，楊億與錢惟演、劉筠等。

《郡齋讀書志》卷二〇　《西崑酬唱集》二卷。右皇朝楊億、劉筠、李宗諤、晁某、錢惟演及當時同館十五人唱和詩，凡二百四十七章。前有楊億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西崑酬唱集》二卷。景德中館職楊億大年、錢惟演希聖、劉筠子儀唱和，凡二百四十七章。亦有賡屬者，共十五人。所謂「崑體」者，於此可見。億自爲序。

《玉海》卷五四　景德《西崑酬唱集》，書目二卷。景德中，楊億與錢惟演、劉筠、李宗諤、晁迥及同館唱和，七言五言律詩二百四十七章。

《文獻通考》卷二四八　《西崑酬唱集》二卷。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楊億《西崑酬唱集》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西崑酬唱》，一部三冊，闕。塾本一冊。

《菉竹堂書目》卷四　《西崑酬唱》一冊。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西崑酬唱集》一冊，二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西崑酬唱集》一本，綿紙舊鈔。

馮武《重刻西崑酬唱集序》　不隔一朝，遽爾湮沒。自勝國名人，以逮牧齋老叟，皆以不得見爲歎息，其所以殷殷于作者之口久矣。昔者西河毛季子從吳門拾得，鈔自舊本，狂喜而告于徐司寇健庵先生，健庵遂以付梓，汲汲乎惟恐其書之又亡也。刻成，而以剞劂未精，秘不以示人。吳門壹是堂又以其傳之未廣，而更爲雕版。嗟乎，此書之不絕如綫也，乃得好事之兩家，而無虞其不傳矣。今又得閬仙朱子，從兩家之後而三梓之，豈不欲使騷壇吟社無有不睹是書之目而後愉快哉！夫三君之好是書至矣，所以爲此書謀者亦無不盡矣，然閬仙之意，亦良苦矣。【略】刻成而不以老耄舍我，屬題端簡如此。虞山簡緣馮武。

《讀書敏求記》卷四下《西崑酬唱集跋》　《西崑酬唱集》二卷，五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七章，屬而和者十有五人，取玉山冊府之名，命之曰《西崑酬唱集》，楊億爲之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　《西崑酬唱集》二卷【略】。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楊億序，稱卷帙爲億所分，書名亦億所題，而不言裒而成集出于誰手。考田况《儒林公議》云：「楊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從而效之，以新詩更相屬和。億後編叙之，題曰《西崑酬唱集》。」然則即億編也。凡億及劉筠、錢惟演、李宗諤、陳越、李維、劉隲、刁衍、任隨、張詠、錢惟濟、丁謂、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劉秉十七人之詩，而億序乃稱屬而和者十有五人。豈以錢、劉爲主，而億與李宗諤以下爲十五人歟？詩皆近體，上卷凡一百二十三首，下卷凡一百二十五首，而億序稱二百有五十首，不知何時佚二首也。【略】其書自明代以來，世罕流布。毛奇齡初得舊本于江寧，徐乾學爲之刻版，以剞劂未工，不甚摹印。康熙戊子，長洲朱俊升又重鐫之，前有常熟馮武序。馮舒、馮班本主西崑一派，武其猶子，故于是書，極其推崇。然武謂元和、太和之際，李義山傑起中原，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皆以格調清拔，才藻優裕，爲西崑三十六體，以三人俱行十六也。考《唐書》但有三十六體之說，無西崑字。億序是集，稱取玉山策府之名，題曰《西崑酬唱集》，則三十六與西崑各爲一事，武乃合而一之，誤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九　《西崑酬唱集》二卷，宋楊億編。所錄億及劉筠等十七人詩。時億官兩禁，故取玉山策府之義，以名其集。

《思適齋書跋》卷四　《西崑酬唱集》二卷，舊鈔本。【略】驗其筆蹟，蓋定遠手錄者。此書元、明時不顯於世，國朝凡五刻：一刻於崑山徐司寇，再刻於吳門求是堂，三刻於長洲朱氏，即所謂聽香樓本也，四刻於浦城祝氏，又有周楨注本。世以朱本爲善，祝本依之，最後亦爲最精。

伍崇曜《西崑酬唱集跋》　右《西崑酬唱集》二卷，宋楊億等撰。按億事迹具《宋史》本傳，酬唱諸人名氏具集中。舊鮮傳本，國初徐健庵鋟版後，同時復再刻，具見馮武序。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西崑酬唱集》二卷，宋楊億編。浦城叢書本。徐乾學刊本。康熙戊子朱俊升刊本。

又《附錄》　伍氏刊（星詒）。

又《續錄》　《天祿後目》有宋寶元二年刊本二部，元本二部。明嘉靖丁酉張綖刊本，版心有玩珠堂三字，十二行二十字，視康熙本爲勝。清康熙辨義堂刊本。清壹是堂重刊宋本。留香堂刊本。粵雅堂叢書本。邵武徐氏叢書本。四部叢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卷二三　《西崑酬唱集》二卷，宋楊億編，前有自

序。此洞庭葉石君所藏馮定遠錄本，卷末有馮記云：「梁有徐、庾，唐有溫、李，宋有楊、劉，去其傾側，存其繁富，則爲盛世之音矣。」葉記云：「曾錄淨本，爲馮借失，以此見償。中黃筆校改者，借孫潛夫本勘定，潛夫用黃俞邰藏本改正。」卷上後有何煌記云：「康熙戊戌春仲，借得馬寒中所藏淡生堂鈔本校改二字」，又有顧廣圻記云：「驗其筆迹，蓋定遠手錄者。案此書元明時不顯于世，國朝凡五刻，一刻于崑山徐司寇，再刻于吳門求是堂，三刻于長洲聽香樓，四刻于浦城祝氏，又有周楨注本。世以朱本爲善，祝本次之。」今核此本所校有異于祝本者。【略】又此本每人名上皆有結銜，祝本無之，失其舊矣。

《楹書隅錄》卷五　影宋精鈔本《西崑酬唱集》二冊。

又楊彥和《題識》　此本先公得之江南，亦汲古閣影鈔之至佳者，筆精墨妙，雅可寶玩，誠稀世珍也。至是書乃子晉生前未見者，而卷有其名各印，當由斧季補鈐耳。彥合記。

《四部叢刊書錄》《西崑酬唱集》二卷，上海涵芬樓藏舊鈔本，不著編輯名氏。【略】此本從嘉靖丁酉高郵張綖本出，爲是集最舊之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西崑酬唱集》二卷，宋楊億等撰，明嘉靖十六年張綖玩珠堂刻本，二冊。《西崑酬唱集》二卷，明末馮班鈔本，馮班跋，葉萬、何煌、顧廣圻校并跋，一冊。《西崑酬唱集》二卷，宋楊億等撰，清初毛氏汲古閣鈔本，一冊。《西崑酬唱集》二卷，宋楊億等撰，清康熙四十七年朱俊升刻本，一冊。《西崑酬唱集》二卷，宋楊億等撰，清光緒徐幹刻《邵武徐氏叢書》本，傅增湘校并跋，一冊。

雜錄

陸貽典《西崑酬唱集跋》　此書出郡人錢功甫手鈔，余從毛倩斧季印錄者也。功甫爲磬室先生子，富于藏書，兼多秘本。牧翁先生語余，嘗訪書于功甫，功甫自歎無子，許悉以藏書相贈，約以次日往。退而通夕無寐。凌辰過其家，晤對移日，都不理昨語。微叩之，詭辭相卻，已無意贈書矣。乃悵然而返。後又詣之，時值嚴冬，方映窗手鈔《金人吊伐錄》，且訊郵便，圖與曹能始覓粵西方志，始識其興復不淺，無惑乎前之食言，而求書之意亦遂絕望矣。不逾年，功甫沒，所藏俱雲烟散去，不謂此書尚流落人間也。牧翁絳雲未炬時，羽陵秘簡，甲于江南，生平慕此，獨未得見。頃斧季從郡友借，牧翁已卧病逾月，未浹旬而仙去。豈秘書出沒固亦有數，而前後際終慳一見耶？緬懷疇昔，緒言如昨，典型徂謝。尚期于二三夙素，繕錄一編，焚諸殯宮，以申挂劍之義也。撫卷爲之三歎。甲辰六月十九日，常熟陸貽典敕先識。

四家詩選

論述

《冷齋夜話》卷五　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韓退之、歐陽永叔詩編爲《四家詩集》，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言：「太白詞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污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歐公，今代詩人未有出其右者，但恨其不修《三國志》而修《五代史》耳。」如歐公詩曰「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有佳趣，第人不解耳。

《聞見近錄》　黃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家詩選》，丞相以歐、韓高於李太白耶？」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間簽示和叔。時書吏適先持杜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說同。今人乃以太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

李綱《讀四家詩選四首并序》　介甫選四家之詩，第其質文以爲先後之序。予謂子美詩閎深典麗，集諸家之大成；永叔詩溫潤藻艷，有廊廟富貴之氣；退之詩雄厚雅健，毅然不可屈；太白詩豪邁清逸，飄然有凌雲之志，皆詩傑也。其先後固自有次第，誦其詩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乃知心聲之發，言志詠情，得於自然，不可勉強到也。因各賦一篇以見意云【略】。

又《書四家詩選後》　子美之詩，非無文也，而質勝文；永叔之詩，非無質也，而文勝質；退之之詩，質而無文；太白之詩，文而無質。介甫選四家之詩而

次第之，其序如此。又有《百家詩選》，以盡唐人吟詠之所得。然則《四家》者，其詩之六經乎！於體無所不備，而測之益深，窮之益遠，《百家》者，其詩之諸子百氏乎，不該不偏，而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覽者宜致意焉。偶讀《四家詩選》，因書其後。宣和庚子仲夏十一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編集四家詩，其先後之序，或以爲存深意，或以爲初無意。蓋以子美爲第一，此無可議者。至永叔次之，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爲下，何邪？或者云：太白之詩固不及退之，而永叔本學退之，而所謂青出於藍者，故其先後如此。或者又以荆公既品第了此四人次第，自處便與子美爲敵耳。

又 《遯齋閑覽》云：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李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略】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

又卷一八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詩善叙事，故號詩史。其律詩多至百韻，本末貫穿如一辭，前此蓋未有。然荆公作《四家詩選》，而長韻律詩皆棄不取，如《夔府書懷一百韻》亦不載。退之詩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獨爲閑遠，有淵明風氣，而《詩選》亦無有，皆不可解。公宜自有旨也。

《環溪詩話》卷中 仲兄云：「近時荆公作《四家詩選》，如何添永叔？」環溪云：「荆公置杜甫於第一，韓愈第二，永叔第三，太白第四，蓋謂永叔能兼韓、李之體，而近於正，故選焉耳。又謂李白無篇不說酒色，故置格於永叔之下，則此公用意，亦已深矣。」

《老學庵筆記》卷六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爲過。此乃讀白詩不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鎖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趍」、「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俱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爲交親」，宜其終身坎壈也。

《捫蝨新話》上集卷二 荆公編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曰：「李白詩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汙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予謂詩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氣，當游戲萬物之表，其於詩，特寓意焉耳，豈以婦人與酒能敗其志乎？不然，則淵明篇篇有酒，謝安石每遊山必攜妓，亦可謂其識不高耶？歐公文字，寄興高遠，多喜爲風月閑適之語，蓋是效太白爲之，故東坡作歐公集序亦云：「詩賦似李白。」此未可以優劣論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四家詩選》十卷，【略】其置李於末而歐反在其上，或亦謂有所抑揚云。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四家詩選》十卷，王安石所選杜、韓、歐、李詩。

《文獻通考》卷二四八 《四家詩選》十卷。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王安石《四家詩選》十卷。

體類

高梁柳范

《河東先生集》附張景《柳開行狀》　大諫范公杲方好古學，少有大名，特愛公文，常口誦于朝野，爲公之譽，世因稱爲「柳、范」。當時有名之士，咸望公求交焉。

《東都事略》卷三八《柳開傳》　時范杲好古學，開與齊名，謂之「柳、范」。

《宋史》卷二四九《范質傳》附《范杲傳》　（杲）刻志于學，與姑臧李均、汾陽郭昱齊名。【略】惟與柳開善，更相引重，始終無間。

又卷四三九《梁周翰傳》　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

《帶經堂詩話》卷九　宋初文士稱「高、梁、柳、范」，謂高弁、梁周翰、柳開、范杲也，在楊、劉之前，而人多不知。

宋初九僧

論述

歐陽修《九僧詩》　近世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雕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

《六一詩話》　國朝浮圖，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之。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雕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歎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爲詞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于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曰「張康渾裹馬，許洞鬧裝妻」者是也。

《溫公續詩話》　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游萬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舍得之。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其美者，亦止於世人所稱數聯耳。

《臨漢隱居詩話》　永叔《詩話》載：本朝詩僧九人，時號「九僧詩」。其間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圖》刊石於長安，甚有可喜者。

《後山詩話》　黃魯直謂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云「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九僧云「雲中下蔡邑，林際春申君」也。

《郡齋讀書志》卷二〇　《九僧詩集》一卷【略】。歐公曰：「進士許洞因會九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日、禽、鳥之類，于是諸僧皆閣筆。」【略】其詩可稱者甚多，惜乎歐公不盡見之。許洞之約，雖足以困諸僧，然論詩者政不當爾。蓋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楚辭》亦寓意於飄風雲霓。【略】若使諸公與許洞分題，亦須閣筆，矧其下者哉。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希晝《晝惠崇師房》　查慎行評：僧詩大概多蔬筍氣。　馮舒評：九僧【略】，此諸大德，大抵以清緊爲主，而益以佳句，神韻孤遠，斤兩略輕，必勝「江西」也。　馮班評：自希晝至懷古，所謂「九僧」也，亦勝「四靈」。「西崑」之流弊使人厭讀麗詞，「江西」以粗勁反之，流弊至不成文章矣。「四靈」以清苦唐詩，一洗黃、陳之惡氣味，獰面目，然間架太狹，學問太淺，更不如黃、陳有力也。　許印芳評：九僧者，希晝、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惠崇、宇昭、懷古也，皆宋初人。其詩專工寫景，又專工磨鍊中四句，于起結不大留意，純是晚唐習徑。而根柢淺薄，門戶狹小，未能追逐溫、李、馬、杜諸家，只近姚合一派，卻無瑣碎之習，故不失雅則。虛谷謂學賈、周固

非，曉嵐謂是「十子」餘響，亦過情之舉。惟謂少變化，切中其病。此等詩病皆起于晚唐小家，而「九僧」承之，「四靈」又承之。讀其詩者煉句之工猶可取法，至其先煉腹聯，後裝頭尾之惡習，不可效尤也。

又文兆《宿西山精舍》 方回評：有宋國初，未遠唐也。凡此九人詩，皆學賈島、周賀，清苦工密。所謂景聯，人人着意，但不及賈之高，周之富耳。紀昀評：「九僧」詩源出中唐，乃「十子」之餘響，與賈、周南轅北轍。虛谷引之以重賈、周，因以自重其派耳，紕繆殊甚。

《蓮堂詩話》 宋朝浮屠以詩名者九人，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傳。其一曰惠崇，最有佳句。有進士許洞者，善詞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霜、雪、星、月、禽、鳥之類。」於是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之曰「張康褌裏虱，許洞鬧妝妻」是也。

袁中道《宋元詩序》 當宋初有九僧之詩，其佳語置之唐集中不可辨。

《懷麓堂詩話》 僧最宜詩，然僧詩故鮮佳句。宋九僧詩，有曰「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差強人意。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 宋初譚用之、胡宿、林逋及九僧之徒，五七言律絕尚多唐調。

《詩藪》外編卷五 宋初諸人，九僧輩尚多唐韻。

又 宋初九僧，一希晝、二保暹、三文兆、四行肇、五簡長、六惟鳳、七惠崇、八宇昭、九懷古。五言律固皆晚唐調，然無一字宋人也。盛宋若梅聖俞雖學王、岑，晚宋若趙師秀雖學姚、許，然不無宋調雜之。今摘錄諸人佳句於左，希晝、惠崇，尤傑出也。「樹勢分孤疊，河流出大荒」，「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微陽生遠樹，殘雪下中宵」，「玉繩天闕近，金柝海城秋」，「卷衣城木落，尋寺海山遙」，「苦霧沉山郭，寒花漲隰田」，「禽聲沉遠木，花影動回廊」，「茶煙逢石斷，棋響入花深」，希晝句也。（希，蜀人。凡九僧詩須全篇讀之，乃見其異于宋。惜本集不傳，今略具方氏《律髓》云。）「陰井生秋早，明河徹曉遲」，「河冰堅渡馬，塞雪密藏鵰」，「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遺偈傳諸國，留眞在一峰」，「探騎通番壘，降兵逐漢旗」，「劍戟明山雪，旌旗濕海雲」，「雪多秦水迥，雲盡漢山孤」，「地遙群馬小，天闊一雕平」，「古戍生煙直，平沙落日遲」，「春淺冰生井，宵分月上簷」，「雪殘僧掃石，風動鶴歸松」，惠崇句也。（惠崇，楚人）「馬放降來地，鵰（間）（盤）戰後雲」，宇昭句也。「海客傳遺偈，鄰僧寫病容」，惟鳳句也。「振錫林煙斷，添瓶澗月分」，簡長句也。「塔古懸圖認，碑荒背燒尋」，行肇句也。「草際沉雲影，杉西露月光」，保暹句也（保暹，婺人）。「水邊成半偈，月下了殘經」，懷古句也。「草堂僧語息，雲閣磬聲沉」，文兆句也。

《戴酒園詩話》卷一 歐陽公《詩話》云：「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號『九僧詩』。時有進士許洞，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于是諸僧各閣筆。」余意除卻十四字，縱復成詩，亦不能佳，猶庖人去五味，樂人去絲竹也。直用此策困之耳，狙獪伎倆，何關風雅！按九僧皆宗賈島、姚合，賈詩非借景不妍。要不特賈，即謝朓、王維，不免受困。

《帶經堂詩話》卷二〇 大抵九僧詩規橅大曆十子，稍窘邊幅。若「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自是佳句，而輕薄子有司空曙、劉長卿之嘲，非篤論也。今摘其秀句列於左方【略】。中間唯行肇詩學孟東野，但全體微弱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南陽集六卷》【略】。案元方回作《羅壽可詩序》，稱宋剏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其晚唐一體，九僧最迫眞。

《龍性堂詩話初集》 沙門稱詩者，率工今體，大概不外江山、月露、草木、蟲鳥及禪偈語錄字句而已。宋九僧詩最知名，伎倆亦不過此。當時有立禁體困之者，諸僧遂擱筆，不成一字。

《筱園詩話》卷一 九僧，四靈，以長沙、武功爲法，有句無章。不惟寒儉，亦且瑣僻卑狹。

余蕭客《校影宋本九僧詩跋》 九僧詩入有唐中葉錢、劉、韋、柳之室，而浸淫輞川、襄陽之間，其視白蓮、杼山，有過無不及。

蓋嶼《讀翠微集》 聖宋吟哦只九僧，詩成往往比陽春。翠微閣上今朝見，格老辭清又一人。

紀事

《湘山野錄》卷中 宋九釋詩惟惠崇詩絕出，嘗有「河分崗勢斷，春入燒

痕青」之句傳誦都下，籍籍喧著。餘緇遂寂寥無聞，因忌之，乃厚誣其盜。閩僧文兆以詩嘲之，曰：「河分崗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

孫丁

論述

柳開《贈諸進士詩》 今年舉進士，必誰登高第？孫傳及孫僅（孫傳改名何），外復有丁謂。【略】館中諸仙郎，綸閣賢三字。翰林四主人，列辟群英粹。奔騰走大名，溯轟天邑沸。

王禹偁《送丁謂序》 入西掖掌誥，且二年矣。由是今之舉進士者，以文相售，歲不下數百人。朝請之餘，歷鑒無怠【略】。去年得富春生孫何文數十篇，格高意遠，大得六經旨趣，僕因聲於同列間。或曰：「有濟陽丁謂者，何之同志也，其文與何不相上下。」僕未之信也。會有以生之文示僕者，視之，則前言不誣矣。是秋，何來訪僕，既與之交，又得生之履行甚熟，且渴其惠顧於我也。今春生果來，并以新文二編，爲書以投我。其間有律詩、今體賦文，非向所號進士者能及也。

《玉壺清話》卷四 孫漢公何擢甲科，與丁相并譽於場屋，時號「孫、丁」。

李覯《與李觀書》 彼「孫、丁」之文，舉人之雄者耳，其立朝不聞有所建明。

《涑水紀聞》卷二 孫何、丁謂舉進士第，未有名，翰林學士王禹偁見其文，大賞之，贈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好合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二人由是名大振。

《隆平集》卷一三《王禹偁傳》 所與游必儒雅，稱獎後進，如孫何、丁謂，遂名重一時。

《東都事略》卷四七《孫何傳》 幼嗜學，與丁謂齊名，王禹偁尤所題奬，以爲自唐韓、柳後，三百年有孫、丁也，時人謂之「孫、丁」。

又卷四九《丁謂傳》 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比之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而謂占第四，自以與何齊名，耻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尚何言？」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孫何）幼篤學嗜古，爲文宗經義，與丁謂同爲王元之所稱，時謂之「孫、丁」。

《宋史》卷二八三《丁謂傳》 丁謂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

又卷三〇六《孫何傳》 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略】何十歲識音韻，十五能屬文，篤學嗜古，爲文必本經義，在貢籍中甚有聲。與丁謂齊名友善，時輩號爲「孫、丁」。

西崑體

論述

《儒林公議》卷上 楊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效之，題曰《西崑酬唱集》。當時佻薄者謂之西崑體。其他賦頌章奏，雖頗傷于彫摘，然五代以來蕪鄙之氣，由兹盡矣。

《六一詩話》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崑體」。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

《中山詩話》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我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懽笑。大年《漢武》詩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鹵編貝，忍令索米向長

安。」義山不能過也。元獻《王文通》詩曰：「甘泉柳苑秋風急，卻爲流螢下詔書。」子儀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玉壺清話**》**卷一** 樞密直學士劉綜出鎮幷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行，因進呈。眞宗深究詩雅，時方競務西崑體，磔裂雕篆，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止得八聯。晁迥云：「夙駕都門曉，微涼苑樹秋。」楊億止選斷句：「關榆漸落邊鴻過，誰勸劉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起夕陽。」李維云：「秋聲和暮角，膏雨逐行軒。」孫僅云：「汾水冷光搖畫戟，蒙山秋色鏁層樓。」錢惟演云：「極目關山高倚漢，順風雕鶚遠凌秋。」

《**臨漢隱居詩話**》 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陽文忠公云：大年詩有「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此何害爲佳句？余見劉子儀詩句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

又 永叔《詩話》稱謝景伯初之句，如「園林換葉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若「空梁落燕泥」也。蓋景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胄、薛道衡峻潔可喜也。

《**冷齋夜話**》**卷四** 詩到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澀，時稱西崑體。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蒂。

《**詩話總龜**》**卷一三** 楊文公云：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學者慕之，得其格者，蔚爲佳句。二公麗語頗多。

《**韻語陽秋**》**卷二**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王鼎、王綽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爲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故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謂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斑，若滌腸而洗骨。是知文公之詩，有得於義山者爲多矣。又嘗以錢惟演詩二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之類，劉筠詩四十八聯，如「溪牋未破冰生硯，罏酒新燒雪滿天」之類，皆表而出之，紀之於《談苑》。且曰二公之詩，學者爭慕，得其格者，蔚爲佳詠，可謂知所宗矣。文公鑽仰義山於前，涵泳錢劉於後，則其體製相同，無足怪者。小說載優人有以義山爲戲者，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爲館中諸學士搏扯去矣。」人以爲笑。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一程敦厚**《**晏元獻公紫微集序**》 夫詩至唐律，無遺功矣。而謂該極雅麗，包蘊密緻，曲盡萬態之變，精索群言之要，昔楊文公論獨尊玉溪生焉。自公與楊、劉《唱和集》出，學者爭效之，號西崑體，李、杜之作幾廢而不行。雖歐陽文忠公嘗有是說，至公賦《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亦莫敢少貶也。近世則皆蘇、黃，而以李、杜爲初祖，其攻玉溪，唯恐不力。然元稹評太白：「放浪縱恣，擺去拘束，可以差肩子美。若乃鋪陳終結，排比聲韻，辭氣豪邁而風清調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尙弗歷其藩籬。」況於下太白，而曾不研練覃思，抉擿窈眇，專務擺去拘束，輒以怠心易之，弛而不嚴，是豈文忠之所望于後之學者耶？文忠固愛之，又嘗曰：「或患大年多用故事，語僻而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陋。」嗚呼！誠使效西崑而能骨格具存，纖穠兼備，李、杜果何遠哉！某誤持江西之憲節，獲款贛帥薛公直老。一日，直老曰：「頃幸見元獻公《紫微集》，盍廣之以遺善學柳下惠者？」某既鑱諸板，因妄論之如此。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咸平元年進士。【略】自景德以來，與楊億以文章齊名，號爲「楊、劉」，天下宗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二** 《蔡寬夫詩話》云：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爲奇而效之，故崑體之弊，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云。

《**石林詩話**》**卷上** 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多平易疏暢。律詩意所到處，雖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眞，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自是兩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于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未易及也。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爲至到。

陸游《**跋西崑酬唱集**》 祥符中，嘗下詔禁文體浮艷，議者謂是時館中作《宣曲》詩，「宣曲」見《東方朔傳》。其詩盛傳都下，而楊、劉方幸，或謂頗指宮掖。又二妃皆蜀人，詩中有「取酒臨邛遠」之句。賴天子愛才士，皆置而不問，獨下詔諷切而已。不然，亦殆哉！

《**呂氏家塾記**》 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倡爲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楊劉體者，人戲之曰：「莫太崑否？」守

道深嫉之，以爲孔門大害，作《怪說》三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排楊億。于是新近後學不敢爲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後歐蘇復主楊大年。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劉）筠與楊大年同時，號「楊劉」，詩號「西崑體」。

《滄浪詩話·詩體》 李商隱體，即西崑體也。

又 西崑體，即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

魏了翁《裴夢得注歐陽公詩集序》 極於晚唐閏周，以暨我國初，西崑之習滋熾，人亦稍稍厭苦之，而未有能易之者。於是不以功利爲用世之要學，則托諸佛老爲窮理之極功。

《滹南詩話》卷下 朱少章論江西詩律，以爲「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全之地」。予謂用崑體工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崑體工夫，蓋二者不相兼耳。

元好問《西岩集屏山注序》 李義山喜用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號西崑體，殊無雅典之氣，反詈杜少陵爲村夫子，此可笑者二也。

又《論詩絕句三十首》之一二 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晁端友《甘露寺》 方回評：有西崑體者，祖李義山。無名氏（乙）評：「崑體」祖義山而不能得義山之佳處，義山不願有此子孫也。

又卷三楊億《南朝》 方回評：組織華麗，一變晚唐詩體、香山詩體，而效李義山，自楊文公、劉子儀始。歐、梅既作，尋又一變。然歐公亦不非之，而服其工。 馮舒評：西崑畢竟勝江西。 紀昀評：西崑多摹擬義山之面貌，此詠古數章，卻有意思，議論頗得義山之一體，勿一概視之。 崑體雖宗法義山，其實義山別有立命安身之處，楊、劉但則其字句耳。後來塵劫日深，并義山亦爲人所論。物極而反，一變而爲元祐，再變而爲江西矣。

又卷七《風懷類序》 馮舒評：唐末艷詩，義山爲首，意思深遠，而中間藏得諷刺，西崑諸子不及也。西崑高在有學問，非空腹所辦；若義山則不止用學問爲高矣。千古以來，爲此體者只此一人備十分才情也。 西崑盛矣，麗矣，然麗而清則不及義山。元之艷體傷于脂澤，韓之香奩傷于褻昵，亦似遜李。唐彥謙學得像，然畢竟是門下人。義山以用事寫情，故曲曲能新。段柯古專用僻事，是不能爲義山而別出一奇者。 馮班評：唐香艷詩必以義山爲首，有粧裹，意思遠，中間藏得諷刺，西崑諸君不及也。

又楊億《無題》一 馮舒評：西崑畢竟高，又非後人所及，然用事少新意。

又二 馮班評：西崑效玉溪，然有新事而少新意，富麗有餘而新艷不足。 無名氏評：西崑陶鎔古事，猶有溫柔敦厚之遺。自江西派興，而此意喪失盡矣。

又卷二二梅堯臣《和永叔中秋月夜會不見月酬王舍人》 方回評：宋初詩人惟學「白體」及晚唐。楊大年一變而學李義山，謂之「崑體」，有《西崑倡酬集》行于世。其組織故事有絕佳者，有形完而味淺者。尚以流麗對偶，豈肯如此淡淨委蛇，而無一語不近人情耶？

又卷二七楊億《梨》 方回評：楊文公億，字大年。首與劉筠變國初詩格。學李義山，集爲《西崑酬唱集》。雖張乖崖，亦學其體。二宋尤于此體深入者。

又卷四五楊億《公子》 馮舒評：若說「江西」勝「西崑」，我永不論詩。

劉將孫《須溪先生集序》 西崑體，世之所謂時文也。

王禕《讀書有感》 束髮就書便下帷，編芸簡蠹費繙披。文從東漢言辭陋，詩到西崑體氣衰。千載未知誰獨立，昔人何事苦爭馳。願言獨抱遺經究，刊落紛華與道期。

《山堂肆考》卷一二八 詩話：宋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唐李義山，號西崑體。景祐、慶曆後，歐陽公始矯西崑體，專以氣爲主。

張綖《西崑酬唱集序》 論詩者類知宗盛唐，黜晚唐，斯二體信有辨矣。然詩道性情，古人采之，觀風正樂以在治忽者也。如不得作者之意，徒曰盛唐，盛唐予不知，直似盛唐，亦何以也？杜少陵盛唐之祖也，李義山晚唐之冠也，體相懸絕矣。荆國乃謂唐人學杜者，惟義山得其藩籬，此可以意會矣。楊、劉諸公唱和《西崑集》，蓋學義山而過者。六一翁恐其流宕不返，故以優游坦夷之辭矯而變之，其功不可少，然亦未嘗不有取于崑體也。徂徠、冷齋著爲《怪說》、「詩厄」，和者又從而張之，崑體遂廢，其實何可廢也。夫子一歎由瑟，門人不敬子路，信耳者難以言喻如此，故曰游于藝。夫誠以藝游，晚唐亦可也。不然，盛唐猶是物也，奚得于彼哉。要必有爲之根源者耳。子美云：「文

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作者之言蓋如此。夫惟達宣聖游藝之旨，審杜老技道之序，味介甫藩籬之說，而得歐公變崑之意，詩道其庶幾矣乎。嘉靖丁酉臘日，高郵張綖序。

《**詩藪外編卷五**》　宋子京「春色依林動，晨煙傍戍浮」，劉子儀「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亦頗近盛唐。

又　《西崑倡和》今不傳，其詩尚散見宋人詩話及諸選中。世但知楊、劉、錢、晏數子，不知宋初諸名家往往皆同，蓋一時氣運使然。雖門徑自玉溪生，而才富力強，終是綦隆人物。所恨者刻削未融，觔骨太露耳。今類聚當時所稱，列其佳者以備一體。昔釋迦文與外道角，皆習其道而勝之，然後大衆翕然，咸吾役使，惟詩亦然。楊大年：「風來玉宇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錢思公：「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龍媒。」劉子儀：「行廚爨蠟雕胡熟，永埒鋪金汗血驕。」晏元獻：「秦聲未覺朱弦潤，楚夢先知薤葉涼。」宋景文：「風經禦寇仙遊外，墅識裨諶草創餘。」（《過鄭國》詩）楊黎州：「人歸漢后黃金屋，燕在盧家白玉堂。」宋宣獻：「江涵帝子翬飛閣，山際眞君鶴馭天。」丁晉公：「乞珠泉客通關市，種玉仙翁寄版圖。」劉師道：「金谷路塵埋國艷，武陵溪水泛天香。」徐鼎臣：「蘭橈破浪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李宗諤：「一溪曉綠浮鸂鶒，萬樹春紅叫杜鵑。」胡武平：「雕戈夜統千廬衛，緹綺秋盤五柞宮。」右諸人詩，雖時傷晦僻，而句格多整麗精工，其用事亦時時可取，世咸以撏撦義山，非也。

又《雜編》卷五　熙、豐以還，亦有作崑調者，歐陽公「組甲光寒圍夜帳，彩旗風煖看春畊」，介甫「初學水仙騎赤鯉，竟尋山鬼徙文貍」，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是也。

《**藝苑卮言**》**卷四**　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遂工儷對。宋人慕之，號爲西崑。楊、劉輩竭力馳騁，僅爾窺藩。許渾、鄭谷厭厭有就泉下意，渾差有思，句故勝之。

《**徐氏筆精**》**卷四**　宋楊文公億、錢思公惟演、李宗諤、劉子儀號西崑體，組織華麗。楊《南朝》詩云：「五鼓端門漏滴稀，夜籤聲斷翠華飛。繁星曉埭聞鷄度，細雨春場射雉歸。步試金蓮波濺襪，歌翻玉樹涕沾衣。龍盤王氣終三百，猶得澄瀾對敞扉。」錢和云：「結綺臨春映夕暉，景陽鐘動曙星稀。潘妃寶釧光如晝，江令花箋落似飛。舴艋凌波朱火度，觚稜拂漢紫烟微。自從飲馬秦淮水，蜀柳無因對殿幃。」李和云：「仙華玉壽曉沉沉，三閣齊雲複道深。平昔金鋪空廢苑，於今瓊樹有遺音。珠簾映寢方成夢，麝壁飄香未稱心。惆悵雷塘都幾日，吟魂醉魄已相尋。」劉和云：「華林酒滿勸長星，青漆樓高未稱情。麝壁燈迴偏照畫，雀航波漲欲浮城。鐘聲但恐嚴妝晚，衣帶那知敵國輕。千古風流佳麗地，盡供哀思與蘭成。」楊詠始皇云：「滄波沃日虛鞭石，白刃凝霜枉鑄金。」錢云：「金椎漫築甘泉道，七首還隨督亢圖。」楊詠成都云：「漫傳西漢祠神馬，已見南陽起卧龍。」錢云：「雨經蜀市應和酒，琴到臨邛別寄情。」楊詠漢武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錢云：「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龍媒。」劉云：「桑田欲看千年變，瓠子先成此日歌。」皆用事精確，對偶森嚴，即義山、丁卯，不是過也，豈可槩目宋詩爲陳腐哉！

毛晟《鈔本西崑酬唱集跋》　宋初楊文公與錢、劉二公特創詩格，組織華麗，一變晚唐詩體，而效李義山，取玉山冊府之名，名曰《西崑酬唱集》，人因目之曰西崑體。

《**薑齋詩話**》**卷下**　李杜代興，杯酒論文，雅稱同調，而李不襲杜，杜不謀李，未嘗黨同伐異，畫疆墨守。沿及宋人，始爭疆壘。歐陽永叔亟反楊億、劉筠之靡麗，而矯枉已迫，還入于枉，遂使一代無詩，掇拾誇新，殆同觴令。

又　人譏西崑體爲獺祭魚，蘇子瞻、黃魯直亦獺耳，彼所祭者肥油江豚，此所祭者吹沙跳浪之鱨鯊也，除卻書本子則更無詩。

全祖望《宋詩紀事序》　宋詩之始也，楊、劉諸公最著，所謂西崑體者也。說者多有貶辭，然一洗西崑之習者歐公，而歐公未嘗不推服楊、劉，猶之草堂之推服王、駱，始知前輩之虛心也。慶曆以後，歐、梅、蘇、王數公出，而宋詩一變。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練，并起有聲。而涪翁以崛奇之調，力追草堂，所謂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詩又一變。

朱俊升《重刻西崑酬唱集序》　嗟乎，西崑之製，昉于有唐；酬和之篇，殷乎前宋。歌風詠雪，情宛轉以相關；刻玉雕金，句琳琅而可誦。無心契合，詩成應不讓元和；有意規橅，賦就亦能追正始。清新體格，俱流香艷于行間；細膩風流，一洗叫囂于腕下。樹五七言之壁壘，致足相當，追三十六之風流，眞能學步。

馮班《評才調集・凡例》　楊大年名億、錢文僖名惟演、晏元獻名殊、劉子儀名筠，諸公爲西崑體，推尚溫助教庭筠、李玉溪商隱、段太常成式，爲西

崑三十六，以三人各行十六也。唐彥謙、曹唐輩佐之。其爲詩以細潤爲主，取材騷雅，玉質金相，豐中秀外。又：江西可以槁腹而爲之，西崑則必要多讀經史騷選，此非可以日月計也。

又《評才調集・李商隱詩總評》 山谷用事瑣碎更甚崑體，然溫李楊劉用事皆有古法，比物連類，妥貼深穩。山谷疏硬，如食生物未化，如吳人作漢語，讀書不熟之病也。

《圍爐詩話》卷二 嚴滄浪云：「西崑即義山體，而兼溫飛卿及楊、劉諸公以名之。」馮定遠云：「《西崑酬唱》是楊、劉、錢三人之作，和者數人，取法溫、李，一時慕效，號爲西崑體。不在此集者尚多。永叔始變之，江西以後絕矣。元人爲綺麗語，亦附西崑體。而義山詩實無此名。」余注義山《無題》詩，名曰《西崑發微》，正嫌滄浪之粗漏也。

又卷五引黃公(賀裳)曰 又曰：「歐、梅惡西崑使事，力欲矯之。夫俗題不得雅事點染，何以成文？但不可排砌如類書耳。」「西崑楊億、錢惟演、劉筠詩，經營位置，備極苦心。大年有《梨》詩云：『九秋青女霜添味，五夜方諸月溜津。』思公《苦熱》云：『雪嶺卻思迴博望，風窗猶欲傲羲皇。』後人誰及得？諸公亦不專使事，子儀有『舊山鶴怨無錢買，新竹僧同借宅栽』，大年有『梅花繞檻驚春早，布水當簷覺夏寒』，思公有『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歐公詆之，謬也。」喬曰：「詩文自有正道，著不得褊心。李獻吉怒賓之，故矯其詩，終不成造就。歐公怒惟演，既已誣貶其先世，詩亦從而詆之。今觀歐公詩，能勝楊、劉、錢三公否？祇自錮一世思路耳。」「讀楊、劉諸公詩，如入季倫之室，綺疏繡闥，絲竹肥鮮，忽見葭牆艾席，菁羹橡飯者，反覺高致，故歐與之把臂入林，一時俱爲傾動也。諸人不知矯枉之意，如『青苔井畔雀兒鬬，烏桕樹頭鴉舅鳴。世事但知開口笑，俗情休要著心行』，及蟹詩之『滿腹紅膏肥似髓，貯盤青殼大于杯』，亦甚推之。風氣既移，前之美談，後之笑具矣。凡詩文之累，不由謗者，而由于譽者，可畏哉！」

錢曾《讀書敏求記》卷四下 記《滄浪吟卷》曰：西崑體即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者。按西崑之名創自楊、劉諸君及吾遠祖思公，大年序之甚明。其詩皆宗商隱，故宋初內宴優人有撏撦義山之謔。今云即商隱體而兼庭筠，是統溫、李先西崑之矣。且「及之」云者，楊、劉反似繼起之人，疑誤後學，似是實非。

《帶經堂詩話》卷一 楊、劉、錢思公、文潞公、胡文恭、趙清獻輩，皆沿西崑體，王元之獨宗樂天。

又 宋梅聖俞初變西崑之體。

又卷九 世人謂宋初學西崑體有楊文公、錢思公、劉子儀，而不知其後更有文忠烈、趙清獻(抃)、胡文恭(宿)三家，其工麗妍妙不減前人。今所傳《西崑倡和集》，則丁謂諸人也。潞公以功名，清獻以清直著聞，而詩格殊不類，亦一奇也。

又 文潞公承楊、劉之後，詩學西崑，其妙處不減溫、李。五言如：「雲淡天迷楚，樓高地占秦。哀箏兩行雁，小字數鉤銀。巷陌三條月，池塘十步春。府門初夜閉，多少夜遊人。」(《見山樓》)「蘅薄頻牽望，楊林久駐鑣。香囊徒叩叩，雲月自苔苔。翠佩傳情密，微波託意遙。翩鴻漸高逝，翻恨隔神霄。」(《蘅皐》)「楊柳亭臺暮，梨花院落深。玉池波湛湛，珠幌影沉沉。遠思隨莊蝶，春懷怯雍琴。萱蘇不蠲忿，擁鼻獨清吟。」(《深院》)「小檻風驚葉，幽庭露泫柯。芳塵千里遠，幽恨九迴多。螢影穿簾押，蛩聲出砌莎。寸心無以寫，望月但長歌。」(《秋夕》)七言如：「小閣登臨春暮時，綺欄飛闥映游絲。鶯喧曲檻韓馮樹，薛晦幽庭貢禹碁。閑對碧雲吟桂水，狂思長袂宿蘭池。徘徊望斷江邊客，採得瑤華寄與誰。」(《登通山閣》)「獵遍蘭叢與桂枝，巢居未必有先期。靈臺十仞烏隨轉，阿閣三重鳳豈知。度柳暗催蟬嘒嘒，出雲高送雁離離。漢宮玉樹知何限，爭忍重吟畫扇詩。」(《秋風》)「高樓閑背夕陽登，眇眇長懷不自勝。錦瑟有時聞北里，鈿車何日到西陵。地寒萱草猶難種，天遠瑤華豈易憑。多謝蘇門清嘯客，了無塵事染壺冰。」(《寓懷》)「縹帙青箱次第開，慨然英氣轉難裁。莫言每事俱長往，須有清風屬後來。彈鋏始知皆瑣旅，枕戈方信是雄才。平生自信眞非薄，只是休容楚鴆媒。」(《閱史有感》)蘇文忠公常稱潞公長律無一字無考據，世猶未知其工妙如此。

又 文潞公身都將相，功名蓋世，而其詩婉麗濃嫵，絕似西崑，予向摘其佳句著之《池北偶談》。

《詩學纂聞》 逮宋而楊大年與錢、劉號「江東三虎」，詩宗李義山體，謂之「西崑體」，大年復編叙十七人之詩爲《西崑酬唱集》。(十七人者：楊億大年、錢惟演希聖、劉筠子儀、李宗諤昌武、陳越損之、李維仲方、丁謂公言、刁衍元賓、張詠復之、舒雅子正、錢惟濟巖夫、晁迥明遠、崔遵度堅白、薛映景

陽，又任隨、劉駕、劉秉其字俱無考。）

沈德潛《戲為絕句》 共憐獺祭驅材富，更說西崑體格卑。今古玉溪無定論，幾人誦述到韓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 《西崑酬唱集》二卷【略】。其詩宗法唐李商隱，詞取妍華，而不乏興象。效之者漸失本眞，惟工組織，于是有優伶撏撦之戲，石介至作《怪說》以刺之，而祥符中遂下詔禁文體浮艷。然介之說，蘇軾嘗辨之。眞宗之詔，緣于《宣曲》一詩有「取酒臨邛」之句，陸游《渭南集》有《西崑詩跋》，言其始末甚詳，初不緣文體發也。其後歐、梅繼作，坡、谷迭起，而楊、劉之派，遂不絕如綫。要其取材博贍，練詞精整，非學有根柢，亦不能熔鑄變化，自名一家，固亦未可輕詆。《後村詩話》云：「《西崑酬唱集》對偶字面雖工，而佳句可錄者殊少，宜爲歐公之所厭。」又一條云：「君僅以詩寄歐公，公答云【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豈公特惡其碑版奏疏，其詩之精工穩切者，自不可廢歟？」二說自相矛盾，平心而論，要以後說爲公矣。【略】然（馮）武謂「元和、太和之際，李義山傑起中原，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皆以格調清拔，才藻優裕，爲西崑三十六體，以三人俱行十六也。」考《唐書》但有三十六體之說，無西崑字，億序是集，稱取玉山策府之名，題曰《西崑酬唱集》，則三十六與西崑各爲一事，武乃合而一之，誤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九 《西崑酬唱集》【略】。所作皆尊李商隱體，大抵音節鏗鏘，詞采精麗。後歐、梅既出，詩格一變，億等之派遂微。然其組織工緻，鍛鍊新警之處，終不可磨滅，故至今猶有傳本焉。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楊億》 昇平格力數文公，芍藥翻階夜宴同。香散水沈宮漏永，天書封罷熟泥紅。 文章三虎峙江東，懷玉山人顧盼雄。優孟譏嘲何太甚，《西崑》猶襲晚唐風。

《石洲詩話》卷三 《西崑酬唱》諸公，皆以楊、錢、劉三公爲之倡，其刻畫玉溪，可謂極工。

又 宋初之西崑，猶唐初之齊、梁；宋初之館閣，猶唐初之沈、宋也。開啓大路，正要如此，然後篤生歐、蘇諸公耳。但較唐初，則少陳射洪一輩人，此後來所以漸薄也。

伍崇曜《西崑酬唱集跋》 考《蔡寬夫詩話》稱：「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故王黃州主盟一時。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劉中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詩，故崑體之作，翕然一變。」《隱居詩話》稱：「楊億、劉筠作詩務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公云：「楊大年詩有【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此何害爲佳句？」《古今詩話》稱：「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大噱。然大年詠《漢武》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冷齋夜話》云：「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澀，時稱西崑體。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宋時人議論不同如此。善乎，元遺山《論詩絕句》云：「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又云：「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眞。」蓋義山詩之佳者，直接杜陵之脈，此可爲知者道。集中不無利鈍互陳之處，讀者須分別觀之耳。至學崑體諸人，亦未必盡得義山眞諦，故是集亦往往蘭艾齊列，而究非多閱古籍者不辨，遠勝于束書不觀，而自謂學王、孟，學白香山，學東坡、山谷，其流弊不可勝言，乃以嚴滄浪之說自解，曰「詩非關學也」。

《藝概》卷二 西崑體所以未入杜陵之室者，由文滅其質也。質文不可偏勝。西江之矯西崑，浸而愈甚，宜乎復詒口實與。

王士祿《夜讀西崑詩偶成》 冷抱羈人不自溫，一編當燭詠《西崑》。玉溪怨瑟聲聲好，祇愛「星河壓故園」。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 路有冤言悼去華，銅駝唳鶴更咨嗟。楊劉演作《西崑》格，誰識孤忠接浣花。

蔡環黼《偶成》 宋初崑體足吟哦，別調流傳漸近魔。聾俗無人聽《韶》《濩》，翻將正格詆西河。

鍾廷瑛《讀詩絕句十二首》 不恨吾生後古人，古人應恨德無鄰。清詞麗句楊劉作，蜘蛛塵埋八百春。

艾愈烺《論詩絕句》 蠟炬春蠶寄興殊，詩成百寶漾流蘇。《西崑》枉博成伶戲，似玉溪生獺祭無？

張九鐸《戲為六絕句》 便將帖括比詩論，仰見王錢格律尊。何事近來嗤李杜，破衣狂舞學西崑。

姚瑩《論詩絕句六十首》 西崑體製尚錢劉，穠麗妝成一曲休。不分他年變枯翠，翻教杜曲誤名流。

柯嶽《論詩》 家鷄野鶴復誰論，筆墨無靈運會存。古樂倦聽由趙宋，紛紛麗句號西崑。

王丹墀《偶成六絕句》 數墨尋行陋盡刪，斬新妙語發天慳。向來苦被伶人笑，撦破衣裳扮義山。

朱庭珍《論詩》 溫李雖同究不同，玉溪饒有少陵風。可憐耳食爭依傍，前誤楊劉後二馮。

戴森《論詩絕句·玉谿生》 雲雨傳疑直至今，孟亭索解獨鉤沉。虛遭百結鶉衣累，未許西崑作嗣音。

楊浚《論次閩詩·楊億》 酬唱西崑變體工，同時三虎表江東。天衣組織眞無縫，一洗頹唐五季風。

謝章鋌《論詩絕句三十首》 莫笑郭熙沒骨花，錢劉組織共清華。西崑好句原難和，獺祭先須博五車。（楊文公有《武夷新集》、《西崑酬唱》等集。）

何維棣《論詩》 曠世清英唐四李，道源六代蕃瓊琚。《西崑》自是文章厄，猶勝西江拾唾餘。

二 宋

論 述

《青箱雜記》卷四 文莊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亦異待。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曰：「漢皐珮解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是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當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莒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爲是也。

又卷一〇 宋莒公兄弟，平時分題課賦，莒公多屈於子京。及作《鸞鳥不雙賦》，則子京去兄遠甚，莒公遂擅場。賦曰：「天地始肅，我則振羽而獨來；燕鳥焉知，我則凌雲而自致。」又曰：「將翱將翔，詎比海鷁之翼；自南自北，若專霜隼之誅。」則公之特立獨行，魁多士、登元宰，亦見於此賦矣。

《歸田錄》卷一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

《丞相魏公譚訓》卷四 祖父受知二宋。【略】（景文）常言文章之體，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字不貴怪而貴奇。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宋景文集》一百五十卷【略】。宋祁字子京，與其兄郊同舉進士，奏名第一。章獻以爲弟不可先兄，乃擢郊第一，而以祁爲第十。當是時，兄弟俱以辭賦妙天下，號「大小宋」。

王銍《四六話序》 國朝名輩猶雜五代衰陋之氣，似未能革。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奧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情物態，歸於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發爲朝廷氣象，其規模閎達深遠矣。

《老學庵筆記》卷五 李虛己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致堯倡酬，曾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己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

周必大《跋待制晚寧軒自適詩》 惟本朝承五季之後，詩人猶有唐末之遺風。迨楊文公、錢文僖、劉中山諸賢繼出，一變而爲崑體。未幾宋元憲、景文公兄弟又以學問文章別成一家，藻麗而歸之雅正，學者宗之，號爲「二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宋景文集》一百卷，翰林學士景文公宋祁子京撰，庠弟也。自布衣名動場屋，號「二宋」。天聖二年同登第，祁本首唱，章獻謂弟不可以先兄，以爲第十人，而庠遂魁天下。兄弟後皆顯貴。景文清約莊重不逮其兄，以此不至公輔。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宋庠《落花》 方回評：【略】夏英公竦守安州，兄弟以布衣游學席上，賦此二詩，英公以爲有台輔器。後元憲狀元，景文甲科同榜，天下以爲「二宋」。其詩學李義山。

又楊億《梨》 方回評：楊文公億字大年，首與劉筠變國初詩格，學李義山，集爲《西崑酬唱集》，雖張乖崖亦學其體。「二宋」尤于此體深入者。

《蟫精雋》卷三 宋莒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宋仁廟時，文章多人，未有比者。少年時作《落花》詩，爲時膾炙。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宋元憲集》四十卷【略】。陳振孫稱景文清

約莊重不逮其兄，以此不至公輔。今觀其集，庠有沈博之氣，而祁多新警之思，其氣象亦復小殊。所謂文章關乎器識者歟。

《石洲詩話》卷三 宋莒公兄弟，幷出晏元獻之門，其詩格亦復相類，皆去楊、劉諸公不遠。

蘇梅

論述

歐陽修《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 寒鷄號荒林，山壁月倒挂。披衣起視夜，攬轡念行邁。我來夏云初，素節今已屆。高河瀉長空，勢落九州外。微風動涼襟，曉氣清餘睡。緬懷京師友，文酒邀高會。其間蘇與梅，二子可畏愛。篇章富縱橫，聲價相磨蓋。子美氣尤雄，萬駿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霧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字愈清新，心意雖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嘬。初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二子雙鳳凰，百鳥之嘉瑞。

又《跋李翰林昌武書》 嚮時蘇、梅二子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

又《與蔡君謨帖》 近時蘇、梅，二窮士耳，主張風雅，人士歸之。自二窮士死，文士滿朝，而使斯道寂焉。

《六一詩話》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駿號一噫【略】。」語雖非工，謂粗得其彷彿，然不能優劣之也。

《臨漢隱居詩話》 蘇舜欽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爲主。梅堯臣亦善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與蘇相反也。舜欽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被人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爲尚書郎，在天聖、景祐間以書得名，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

《捫蝨新話》上集卷一 韓退之與孟東野爲詩友，近歐陽公復得梅聖俞，謂可比肩韓、孟，故公詩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也。蓋嘗目聖俞爲詩老云。公亦最重蘇子美，稱爲「蘇、梅」。子美喜爲健句，而梅詩乃務爲清切閑淡之語。公有《水谷夜行》詩，備述其體。然子美嘗曰：「吾不幸，寫字，人以比周越；作詩，人比梅堯臣。」此又可笑。

《詩藪》外編卷五 六一並稱聖俞、子美。梅詩和平簡遠，淡而不枯，麗而有則，實爲宋人之冠。舜欽雖尚骨力，篇什寥寥，一二偶合，豈可並論。

《漫堂說詩》 唐以後詩派，歷宋、元、明至今，略可指數。【略】仁宗時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謂之「歐、梅」，亦稱「蘇、梅」，諸君多學杜、韓。

《原詩》卷一 宋初詩襲唐人之舊，如徐鉉、王禹偁輩，純是唐音。蘇舜欽、梅堯臣出，始一大變，歐陽修亟稱二人不置。

又卷四 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堯臣、蘇舜欽二人。【略】自梅、蘇盡變崑體，獨創生新，必辭盡于言，言盡于意，發揮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才人伎倆，騰踔六合之內，縱其所如，無不可者。然含蓄渟泓之意，亦少衰矣。歐陽修極伏膺二子之詩，然歐詩頗異于是，以二子視歐陽，其有狂與狷之分乎。

《帶經堂詩話》卷一 蘇子美與梅聖俞齊名，永叔稱之曰「蘇、梅」，且云：「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澹爲意。」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梅集、蘇集予家皆有之。聖俞詩實勝子美。然子美有言：「平生不幸，寫字被人比周越，作詩比梅堯臣。」此言妄矣。文士相輕習氣，自古而然。

《宋詩鈔・滄浪集鈔序》 與梅堯臣齊名，時稱「蘇、梅」。劉後村謂其歌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爲人。及蟠屈爲吳體，則極平夷妥帖。蓋宋初始爲大雅，於古樸中具灝落渟畜之妙，二家所同擅，而梅之深遠閑淡，蘇之超邁橫絕，則又各出機杼，永叔所謂不能優劣者也。

《說詩晬語》卷下 宋初臺閣倡和，多宗義山，名「西崑體」。梅聖俞、蘇子美起而矯之，盡翻窠臼，蹈厲發揚，才力體製非高于前人，而淵涵渟滀之趣，無復存矣。

《**甌北詩話**》**卷一一**　宋詩初尚西崑體，後蘇子美、梅聖俞輩出，遂各出新意，凌鑠一時，而二家又各不同。歐陽公嘗謂「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各極所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歐嘗有詩贈二人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略】。」此詩載公《歸田詩話》中，其傾倒於二公者至矣，而於梅尤所欽服。蓋梅嘗言詩貴「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乃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歐公作詩之旨，亦與梅同，故尤推服也。歐又稱聖俞苦於吟詠，以閒遠古澹爲主，故構思極艱云。

《**覘齋詩談·宋詩鈔**》　蘇子美詩豐骨矯矯，梅聖俞風格遒上，自是作家。

《**養一齋詩話**》**卷七**　歐公極許梅聖俞、蘇子美詩，而謂聖俞「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絮暖鮮魚繁，豉添蓴菜紫」，晏元獻之稱賞爲不知人。然《六一詩話》所載聖俞《河豚》、《春雪》二詩，皆非至者。公許《河豚》詩爲絕唱，惟首二語「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差可無忝，餘則有韻之文耳，蘇子美《新橋對月》詩「雲頭灑灑開金餅，水面沈沈卧彩虹」爲雄偉稱題，尤不可解。且二公佳詩甚多，略而不錄，而所賞在此，萬萬非淺學所能喻矣。

《**問花樓詩話**》**卷二**　歐陽公《詩話》：「聖俞、子美齊名，子美超邁絕倫，聖俞獨造閑澹。」先廣文嘗摘其佳句爲一帙。《納涼》：「竹陰過晚雨，林表見殘虹。」《泛江》：「斜陽鳥外落，新月樹頭生。」《寄永叔》：「五更千里夢，殘月一聲雞。」《秋日》：「懸蟲低復上，鬬雀墮還飛。」《經田家》：「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東溪》：「野鳧眠岸有閒意，老樹着花無醜枝。」語似平易，實未經人道。每一展誦，手澤宛然，舊業不增，長喟竟夕。

《**靜居緒言**》　蘇、梅并爲廬陵推重。都官才思清峻，辭多洗煉之工；滄浪氣體嵯峨，筆有奔逸之勢。梅詩多可喜而薄于氣體，蘇詩頗闊達而近于粗豪。

《**藝概**》**卷二**　梅、蘇並稱，梅詩幽淡極矣，然幽中有雋，淡中有旨；子美雄快，令人見便擊節。然雄快不足以盡蘇，猶幽淡不足以盡梅也。

邱晉成《**論蜀詩絕句**》　二蘇文藻壯詩壇，豪氣堪吞陸與潘。每笑世人徒耳食，謬將子美比都官（山谷稱二蘇《送梁子熙聯句》，以爲豪健痛快如此，潘、陸不足吞也。子美與聖俞同時，世稱「蘇、梅」，嘗自歎曰：「生平作詩被人比梅聖俞，寫字比周越，良可笑也。」）。

朱庭珍《**論詩**》　宛陵枯槁力猶疏，子美粗豪俗未除。孤負歐陽盛宏奬，韓門郊島恐難如。

陳元凱《**絕句五首**》（**選一**）　皇祐諸家有定稱，才翁俊健聖俞清。寧知詩似蘇梅好，猶恨滄浪比宛陵。

睢陽五老會

紀　事

《**澠水燕談錄**》**卷四**　慶曆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祿卿致仕畢士長、兵部郎中分司朱貫、尚書郎致仕馮平爲「五老會」，吟醉相歡，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爲天下傾慕，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寧爽健，相得甚歡，故祁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掛冠。」而畢年最高，時已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最忝預高年。」是時，歐陽文忠公留守睢陽，聞而歎慕，借其詩觀之，因次韻以謝，卒章云：「聞說優遊多唱和，新詩何惜借傳看。」

《**韻語陽秋**》**卷一九**　杜祁公在睢陽作「五老會」，【略】有詩詠傳焉。

藝　文

晏殊《**睢陽五老圖**》　道明回詔樂清閒，便向中朝脫冕冠。百日秉樞登相府，千年青史表旌桓。泰運正隆嫌氣熟，乾綱初整畏冰寒。逍遙唱和多高致，儀象霜風俾後看。

范仲淹《**睢陽五老圖**》　聖君錫詔享榮閒，高壽龜朋老脫冠。道似皋陶垂德惠，政如傅說起圭桓。惟宜宴樂凌風烈，最勝安居越歲寒。景行願從優學致，懇誠膺服拜瞻看。

文彥博《睢陽五老圖》 輔政何時退省閒，清平告老謝簪冠。兩朝耆宿眞英武，一代謀謨實柱桓。太史尚瞻星有烈，小民猶念德無寒。誰知我輩登樞要，嚴貌冰威祗肅看。

韓琦《睢陽五老圖》 治道剛明老始閒，禮義曾著一朝冠。觀農省歲知民瘼，退寇安邦建夏桓。法駕六龍親善御，吟游五老薄時寒。清名邁古今人慕，稷契餘風後學看。

富弼《睢陽五老圖》 休官致政老年閒，廟堂嘗享著袍冠。調和鼎鼐施霖雨，燮理陰陽佐武桓。念國不忘先世烈，歸鄉豈念舊廬寒。我輩若從親炙授，儀容如在使人看。

歐陽修《睢陽五老圖》 脫遺軒冕就安閒，笑傲丘園縱倒冠。白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鴻冥得路高難慕，松老無風韻自寒。聞說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畫圖看。

邵雍《睢陽五老圖》 政事渾如春夢閒，人情囂薄惡儒冠。四朝遺烈承平日，兩世觀風樹大桓。經濟安民心不晦，保全傳嗣骨無寒。乾元恰似諸公意，符節還同一揆看。

司馬光《睢陽五老圖》 圖謀已就樂時閒，曉向田園喜脫冠。心志不灰猶有策，星長還在尚無桓。朝陽鳴鳳身輕暖，赴壑剛蛇齒健寒。儀表珍藏傳不朽，每于清士敬持看。

胡瑗《睢陽五老圖》 始同優烈晚同閒，五福俱全戴角冠。典午山河遵大道，調元宗社對穹桓。羌夷誰敢窺中夏，朝士猜疑畏歲寒。肱股賡歌遺韻在，惟吾後進祇膺看。

程顥《睢陽五老圖》 大道剛明孰肯閒，拳拳心志尚遺冠。飯蔬飲水時行樂，定禮刪詩國建桓。終身戀闕存忠厚，薄味供先表蹇寒。鴻鈞幸得循清運，餘烈憑人仔細看。

程頤《睢陽五老圖》 天朝罷命辭歸閒，富壽康寧老稅冠。國史標名知骨鯁，邦人圖像勝楹桓。龍飛天上時還暖，魚躍波心氣未寒。惟我潛心于《易》理，備知先哲應時看。

張載《睢陽五老圖》 太平氣象養高賢，宴賞諸公老致冠。朝野已聞親相業，廟堂曾睹漆丹桓。形容傑出新圖粲，德澤雄霑舊俗寒。一片忠心涵國史，桑田雖變迴謨看。

蘇頌《睢陽五老圖》 歸休謝事樂時閒，衣鉢承傳宰相冠。感德舊曾親善政，霑恩新賜立危桓。堂堂嚴貌依龍袞，粲粲文星荷月寒。直筆當時修國史，英豪邁古後來看。

又《潤守修撰見招與左丞王公大夫俞公東園集會賓主四人更無他客某頃為南都從事值故相杜公與王賓客煥畢大卿世長朱兵部貫馮郎中平同時退居府中作五老會一日大尹盧陵歐陽公作慶老公宴而王畢二公以病不赴中座亦只四人某時與諸僚同與席末言念往昔正類今辰然自皇祐庚寅迄今元符己卯整五十年矣撫事感懷輒成七言四韻》 曾覽祁公五老詩，仍陪三壽燕留司。今逢北固開尊日，正似南都命席時。喜奉笑言揮麈柄，卻慚衰朽倚瓊枝。定知此會人間少，五十年纔一再期。

范純仁《睢陽五老圖》 榮名雅望退休閒，聲譽清高已納冠。匡國多方開五老，齊名有道列雙桓。耆英後會成威烈，相貌前圖壯世寒。吾道欲如公道立，百年藻鑑動人看。

蘇軾《睢陽五老圖》 國老安榮心自閒，紫袍金帶舊簪冠。星騎箕簸揚糠粃，斗掌權衡表漢桓。冬有愆陽嫌薄熱，夏多沴氣畏輕寒。賴得五賢清雅出，俾人敬畏肅容看。

蘇轍《睢陽五老圖》 賢才冠世得優閒，免向金門老贅冠。頌德華名盈滿軸，規章文獻表穹桓。宦家有道生忠烈，夷夏初寧諫齒寒。正是紫微垣裏客，如今列上畫圖看。

張商英《睢陽五老圖》 德政調元向道閒，天朝詔許實辭冠。丹心耿耿懸象魏，青史昭昭照玉桓。晚節友賢陽鳳暖，老年憂世谷駒寒。太平猶自存龜鑑，後進儀刑仰慕看。

黃庭堅《睢陽五老圖》 五老天然一會閒，太平時節振衣冠。相君守理回天詔，輔國驅夷立塞桓。天術圖奸梁木壞，黨碑雷震雹冰寒。丹心忠厚來安泰，惠澤垂流仰止看。

作家

薛居正

論述

《隆平集》卷四《薛居正傳》 居正操行方重，不事苛察。好讀書，爲文敏贍。

傳記

《宋史》卷二六四《薛居正傳》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父仁謙，周太子賓客。居正少好學，有大志。清泰初，舉進士不第，爲《遣愁文》以自解，寓意倜儻，識者以爲有公輔之量。踰年，登第。晉天福中，華帥劉遂凝辟爲從事。【略】周廣順初，遷比部員外郎，領三司推官，旋知制誥。【略】顯德三年，遷左諫議大夫，擢弘文館學士，判館事。六年，使滄州定民租。未幾，以材幹聞於朝，擢刑部侍郎，判吏部銓。宋初，遷戶部侍郎。太祖親征李筠及李重進，並判留司三司，俄出知許州。建隆三年，入爲樞密直學士，權知貢舉。初平湖湘，以居正知郎州。【略】乾德初，加兵部侍郎。【略】以本官參知政事。五年，加吏部侍郎。開寶五年，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事，又兼判門下侍郎事，監修國史，又監修《五代史》，踰年畢，賜以器幣。六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略】太平興國初，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從平晉陽還，進位司空。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覺疾作，【略】輿歸私第卒，六年六月也，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居正氣貌瓌偉，飲酒至數斗不亂。性孝行純，居家儉約。爲相任寬簡，不好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

《隆平集》卷四《薛居正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一《薛居正傳》（存目）

著錄

《隆平集》卷四《薛居正傳》 有集二十卷。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薛居正集》三十卷。

《宋史》卷二六四《薛居正傳》 居正好讀書，爲文落筆不能自休。子惟吉集爲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惠集》。

扈蒙

論述

《玉壺清話》卷七 開寶九年正月，乾元殿受降王朝，扈蒙參定其議。有李朴請誅之制，甚繁，具本文。蒙繼上《聖功頌》，次年將東封，又進御劄草。上愛之，批於紙尾，奬之云：「《聖功頌》及此辭，無一字可議。」後應制後苑，詩有「微臣自媿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和以賜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慙寡昧繼三皇。」爲之美傳。

傳記

《宋史》卷二六九《扈蒙傳》 扈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曾祖洋，涿州別駕。祖智周，盧龍軍節度推官。父曾，內園使。蒙少能文，晉天福中，舉進士，

入漢爲鄠縣主簿。趙思綰叛，遣郭從義討之。郡縣吏供給皆戎服趨事，蒙冠服褒博，舉止舒緩，從義頗訝之。轉運使李穀謂曰：「蒙文學名流，不習吏事。」遂不之問。周廣順中，從歸德軍節度趙暉爲掌書記，召爲右拾遺、直史館、知制誥。蒙從弟載時爲翰林學士，兄弟並掌內外制，時號「二扈」。宋初，由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坐請託於同年仇華，黜爲太子左贊善大夫，稍遷左補闕，掌大名市征。六年，復知制誥，充史館修撰。開寶中，受詔與李穆等同修《五代史》，詳定《古今本草》。五年，連知貢舉。【略】九年正月，受朝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蒙上《聖功頌》，以述太祖受禪、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爲盧多遜所惡，出知江陵府。太宗即位，召拜中書舍人，旋復翰林學士。與李昉同修《太祖實錄》。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還，轉戶部侍郎，加承旨。雍熙三年，被疾，以工部尚書致仕。未幾，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略】蒙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釋典，不喜殺，縉紳稱善人。有笑疾，雖上前不自禁。

《**隆平集**》**卷一三**《**扈蒙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〇**《**扈蒙傳**》（存目）

紀事

《**歸田錄**》**卷一**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

《**石林燕語**》**卷一**　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太祖開寶中，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葺遺逸，通以今事，爲《開寶典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科取士。

《**猗覺寮雜記**》**卷上**　五代扈蒙作《碧鮮賦》得名。嬋娟美貌，以言碧鮮之美，豈以「碧鮮」爲「蘚」哉？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扈蒙《鰲山集》十卷。

《**宋史**》**卷二六九**《**扈蒙傳**》　多著述，有《鰲山集》二十卷行於世。

釋贊寧

論述

綜論

王禹偁《右街僧錄通惠大師文集序》　釋子謂佛書爲內典，謂儒書爲外學，工詩則衆，工文則鮮，并是四者，其惟大師。

《**六一詩話**》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群。」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湘山野錄**》**卷下**　僧錄贊寧有大學，洞古博物，著書數百卷。王元之禹偁、徐騎省鉉疑則就而質焉，二公皆拜之。柳仲塗開因曰：「余頃守維揚，郡堂後菜圃纔陰雨則青燄夕起，觸近則散，何邪？」寧曰：「此燐火也。兵戰血或牛馬血著土，則凝結爲此氣，雖千載不散。」柳遽拜之，曰：「掘之皆斷鎗折鏃，乃古戰地也。」因贈以詩，中有「空門今日見張華」之句。太宗欲知古高僧事，撰《僧史略》十卷進呈。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

《**青箱雜記**》**卷六**　近世釋子多務吟詠，唯國初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爲佛事，故所著《駁董仲舒繁露》二篇、《難王充論衡》三篇、《證蔡邕獨斷》四篇、《斥顏師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雜斥諸史》五篇、《折海潮論兼明錄》二篇、《抑春秋無賢臣論》一篇，極爲王禹偁所激賞，故王公《與贊寧書》曰：「累日前蒙惠顧謏才，辱借《通論》，日殆三復，未詳指歸。徒觀其滌

《繁露》之瑕，劘《論衡》之玷，眼瞭《獨斷》之瞽，鍼砭《正俗》之疹，折子玄之邪說，泯米穎之巧言，逐光庭若摧枯，排孫郤似圖蔓，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迷復。然則師胡爲而來哉？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於我師者歟！」

分論

《居天柱山》《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僧家一偈四句，謂之「伽陁」；長篇六句而上，謂之「祇夜」。此云「半偈」，乃是吟成一聯詩也。工而妙。

紀昀評：起句不妥，三、四自可，後半粗淺而滑。

《荆溪林下偶談》卷二 自《離騷》以草爲諷諭，詩人多效之者。【略】贊寧詩：「要路花爭發，閒門草易荒。」【略】皆有所諷也。

傳記

《十國春秋》卷八九《僧贊寧傳》 僧贊寧，本姓高氏，其先渤海人，隋末徙居德清縣。祖琄，父審，皆隱德不仕。寶正中，捨身杭州靈隱寺爲僧（一云出家祥符寺），已而入天台山，受具足戒，習四分律，通南山律，著述毗尼，時人謂之「律虎」。【略】遂署監壇。又爲兩浙僧統。是時江潮或溢出石塘，贊寧與延壽建塔於江干鎮之（小麥嶺有贊寧塔），潮由是復循故道。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入宋，贊寧奉舍利眞身塔以朝。太宗聞其名，召對滋福殿，賜紫方袍，尋賜號曰通慧。命充翰林史館編修，纂《高僧傳》三十卷，《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又著《鷲嶺聖賢錄》一百卷，《僧史略》三卷）。聽歸杭州舊寺。居無何，徵入汴京，住天壽寺。參知政事蘇易簡奉詔撰《三教事迹》，奏贊寧與太乙宮道士韓德純分領其事，制署左街講經首座。至道元年，知西京教門事。咸平元年，充右街僧錄。年八十餘，卒，謚曰圓明大師，葬龍井。【略】贊寧博物多識，辨說縱橫。【略】贊寧又著《通論》，有駁董仲舒、難王充、斥顏師古、證蔡邕、非《史通》等說，及《筍譜》、《物類相感志》諸書，王禹偁深歎服之。年七十八，與至道九老會。

紀事

王禹偁《右街僧錄通惠大師文集序》 大師世姓高氏，法名贊寧，其先渤海人，隋末徙居吳興郡之德清縣。祖琄、考審，皆隱德不仕，母周氏，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某月某日，生大師于金鵝山別墅，時梁貞明五年也。武肅王錢某專制江浙，後唐天成中出家。清泰初，入天台山受具足戒，習四分律，通南山律。長興三年，武肅薨，文穆王諱嗣位，大師聲望日隆，文學益茂。時錢氏公族有若忠懿王諱、宣德節度僖、奉國節度使億、越州刺史儀、金州觀察使儼，故工部侍郎昱，與大師以文義切磋。時浙中士大夫有若衛尉卿崔仁冀、工部侍郎愼知禮、內侍致仕楊惲，與大師以詩什唱和。又得文格于光文大師彙征，受詩訣于前進士龔霖，由是大爲流輩所服。時錢塘名僧有若契凝者，通名數一支，謂之「論虎」；常從義者，文章俊捷，謂之「文虎」；大師多毗尼著述，謂之「律虎」，故時稱四虎焉。署本國監壇，又爲兩浙僧統，歷數十年，像法修明，緇徒整肆。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攜版圖歸國，大師奉眞身舍利塔入朝。太宗素聞其名，召對滋福殿，延問彌日，別賜紫方袍，尋改師號曰通惠。故相盧朱崖，深加禮重。參知政事李穆，儒學之外，善談名理，事大師尤爲恭謹。【略】居無何，徵歸京師，住天壽寺。【略】制署左街講經首座。至道元年，知西京教門事。今上咸平元年，詔充右街僧錄。先是，故相文貞公懸車之明年，年七十一，思繼白少傅九老之會，得舊相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鄧州刺吏、判金吾街仗事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直祕閣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大師時年七十八，凡九人焉。文貞公將讌于家園，形于繪事，以聲詩流詠播于無窮，會蜀寇作亂，朝廷出師，不果而罷。今九老之中李、宋、楊、魏、張已先逝矣，大師年八十二，視聽不衰。于本國，歷武肅、文穆、廢王、忠懿凡四世；于朝歷梁兩帝，後唐莊宗、應順、清泰，晉高祖、少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梁王，我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我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通今上凡十五朝，而能受《洪範》嚮用之福，處浮圖具瞻之地，豈所謂必得其壽，必得其位者乎？【略】因徵其世家行事，備而書之，使

後之傳高僧、銘塔廟者，于茲取信云。

《宋史》卷二六五《李昉傳》 昉所居有園亭別墅之勝，多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吳僧贊寧年七十八，議將集，會蜀寇而罷。

《南村輟耕錄》卷一二 浙江一名錢唐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腳，橫截波濤中，商旅船到此，多值風濤所困而傾覆，遂呼云。此事見吳越時僧贊寧《傳載》中。其晝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

著錄

釋贊寧《宋高僧傳序》 臣等謬膺良選，俱乏史才。空門不出於董狐，弱手難探於禹穴。而循十科之舊例，輯萬行之新名。或案誄銘，或徵志記，或問輶軒之使者，或詢耆舊之先民。研磨將經論略同，讎校與史書懸合。勒成三帙，上副九重。【略】其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矧復逐科盡處，象史論以攄詞；因事言時，爲傳家之系斷。厥號《有宋高僧傳》焉。

又《進宋高僧傳表》 臣僧贊寧等言：自太平興國七年，伏奉敕旨，俾修《高僧傳》，與新譯經同入藏者。臣等遐求事迹，博採碑文，今已撰集成三十卷，謹詣闕庭進上。【略】謹令弟子賜紫顯忠，同元受敕相國寺賜紫智輪進納。伏乞睿慈，略賜御覽。

又《大宋僧史略序》 贊寧以太平興國初，疊奉詔旨，《高僧傳》外，別修《僧史》。及進育王塔，乘馹到闕，敕居東寺。披覽多暇，遂樹立門題，搜求事類，始乎佛生，教法流衍，至于三寶住持，諸務事始，一皆隱括，約成三卷，號《僧史略》焉，蓋取裴子野《宋略》爲目。

宋太宗《贊寧高僧傳進表批答》 敕通慧大師贊寧：省所令左街天壽寺賜紫僧顯忠進編修《有宋高僧傳》三十卷事，具悉。一乘妙道，六度玄門，代有奇人，迭恢聖教。若無纂述，何以顯揚？緊爾眞流，棲心法苑，成茲編集，頗效辛勤。備觀該總之能，深切嘉歎之意。其所進《高僧傳》，已令僧錄司編入《大藏》。今賜絹三千匹，至可領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王禹偁《右街僧錄通惠大師文集序》 （太平興國）八年，詔修《大宋高僧傳》，聽歸杭州舊寺，成三十卷。進御之日，璽書褒美。【略】參知政事蘇易簡奉詔撰《三教聖賢事迹》，奏大師與太一宮道士韓德純分領其事。大師著《鷲嶺聖賢錄》，又集《聖賢事迹》凡一百卷。【略】大師以述作頗多，叙引未立，猥蒙見託，不克固辭。總其篇題，具如別錄。凡《內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

《宋史》卷二〇五《藝文志四》 僧贊寧《僧史傳》三卷。

又 僧贊寧《筍譜》一卷。

又 僧贊寧《物類相感志》十卷，又《要言》二卷。

又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僧贊寧《傳載》八卷。

藝文

徐鉉《送贊寧道人歸浙中》 故里夫差國，高名惠遠師。君恩從野逸，歸棹逐凌澌。舊訪雖無念，牽懷亦有詩。因行過秦望，爲致李斯碑。

王禹偁《贈贊寧大師》 詔修《僧史》浙江濱，萬卷書中老一身。赴闕尚留支遁馬，援毫應待仲尼麟。溟濛雪影松窗曉，狼籍苔花竹院春。還許幽齋暫相訪，卻慚陶令滿衣塵。

又《寄贊寧上人（時上人進新修高僧傳有詔赴闕）》 支公兼有董狐才，史傳修成乙夜開。天子遠酬丹詔去，高僧不出白雲來。眉毫久別應垂雪，心印休傳本似灰。若念重瞳欲相見，未妨西上一浮杯。

雜錄

《湘山野錄》卷下 僧錄贊寧有大學。【略】司天監王處訥推其命孤薄不佳，三命星禽晷祿壬遁，俱無壽貴之處。謂寧曰：「師生時所異者，止得天貴

星臨門，必有裂土侯王在戶否？」寧曰：「母氏長謂某曰：『汝生時卧草，錢文穆王元瓘往臨安縣拜塋，至門雨作，避於茆檐甚久，迨浣浴襁籍畢，徘徊方去。』」

趙鄰幾

論述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〇引《楊文公談苑》　趙鄰幾善屬文，有名於時。太宗用之知制誥，未數旬卒。

《宋史》卷二六二《劉溫叟傳》　門生中尤器楊徽之、趙鄰幾，後皆爲名士。

傳記

《宋史》卷四三九《趙鄰幾傳》　趙鄰幾字亞之，鄆州須城人，家世爲農。鄰幾少好學，能屬文，嘗作《禹別九州賦》，凡萬餘言，人多傳誦。周顯德二年，舉進士，解褐秘書省校書郎，歷許州、宋州從事。太平興國初，召爲左贊善大夫、直史館，改宗正丞。四年，郭贄、宋白授中書舍人，告謝日交薦之。俄而鄰幾獻頌，上覽而嘉之，遷左補闕、知制誥，數月卒，年五十九。中使護葬。鄰幾體貌尫弱，如不勝衣。爲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楊、盧、駱之體，每搆思，必斂衽危坐，成千言始下筆。屬對精切，致意縝密，時輩咸推服之。及掌誥命，頗繁富冗長，不達體要，無稱職之譽。常欲追補唐武宗以來實錄，孜孜訪求遺事，殆廢寢食。會疾革，唯以書未成爲恨。

《東都事略》卷一一五《趙鄰幾傳》（存目）

著錄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〇引《楊文公談苑》　鄰幾平生多著文，家有遺藁。上遣直史館錢熙訪之，得《補會昌以來日曆》二十六卷，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鯫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及他書五十餘卷來上，皆鄰幾點竄之迹。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趙鄰幾《史氏懋官志》五卷。

又卷二〇五《藝文志四》　趙鄰幾《鯫子》一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趙鄰幾《禹別九州賦》三卷。

又卷四三九《趙鄰幾傳》　淳化中，參知政事蘇易簡因言及鄰幾追補《唐實錄》事，鄰幾一子東之，以蔭補郎山主簿，部送軍糧詣北邊，沒焉，其家屬寄居睢陽。太宗遣直史館錢熙往取其書，得鄰幾所補《會昌以來日曆》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鯫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並他書五十餘卷來上，皆塗竄之筆也。

雜錄

石介《趙延嗣傳》　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禦其侮，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怙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爲強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廛田，延嗣爲營衣食之資，身爲負擔，霑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稍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女如舍人生。【略】初寓於宋，三女俱長，延嗣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捨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婚，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俱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略】。二公因爲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爲壻。【略】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嗣延可以謂之賢僕夫矣。

鄭起

王禹偁《五哀詩・故殿中侍御史滎陽鄭公(起)》 柱史有名跡，清才自天縱。構思慶雲合，落筆澧泉湧。歌詩與文賦，錚錚人口諷。揚袂入澤宮，鵠心一箭中。恃才善戲謔，負氣好侮弄。大志有誰知，細行乖自訟。小諫事世宗，惕惕佩光寵。太祖方歷試，握兵權已重。上書范魯公，先見不能用。曆數不在周，謳謠卒歸宋。汗漫失屠龍，接輿遂歌鳳。行荷伯倫鍤，高卧畢卓瓮。神德不爲嫌，優待臺諫俸。晚求萬泉令，吏隱官資冗。一旦隨朝露，識者彌哀痛。無子嗣家聲，身世若一夢。文編多散失，人口時傳誦。空持一器酒，何處澆孤冢。

《宋史》卷四三九《鄭起傳》 鄭起字孟隆，不知何許人。少游京、洛間，佻薄無檢操。聞襄州雙泉寺僧能爲黃金，往依焉，遂削髮爲侍者。久之，知其誑燿，乃反初服，舉進士。時舉子多尚詩賦，惟起有文七軸，歌詩尤清麗。周廣順初，調補尉氏主簿。秩滿，以書干宰相范質，薦爲右拾遺、直史館。恭帝初，遷殿中侍御史。乾德初，出掌泗州市征。刺史張延範檢校司徒，官吏呼以「太保」。起貧，常乘騾。一日，從延範出近郊送客，延範揖起曰：「請策馬令進。」起曰：「此騾也，不當過呼耳。」以譏延範，延範深銜之，密奏起嗜酒廢職。初，顯德末，起見太祖握禁兵，有人望，乃上書范質，極言其事。又嘗遇太祖於路，橫絕前導而過，太祖亦弗之怒。及延範奏至，出爲河西令。會蜀平，當徙遠官，起不欲往，乃炙烙其足，因是成疾而卒。起負才倨傲，多所詆訐，數爲群小窘辱，終亦不改。

韓溥

《宋朝事實類苑》卷六一 韓溥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士族，與人談亹亹可聽，爲近世「肉譜」。

又卷六三引《楊文公筆談》 韓浦、韓洎，晉公滉之後，咸有辭學。浦善聲律，洎爲古文，意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性滑稽，竊聞其言，因有親知遺蜀牋，浦題作一篇，以其牋貽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而添修五鳳樓。」

《宋史》卷四四〇《韓溥傳》 韓溥，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少俊敏，善屬文。周顯德初，舉進士，累遷歷使府。開寶三年，自靜難軍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三遷至庫部員外郎，知華州，同判靈州，再轉司門郎中。淳化二年被病，表請辭職尋醫，許之。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亹亹然可聽，號爲近世「肉譜」，搢紳頗推重之。尤善筆札，人多藏其尺牘。弟洎亦進士及第。

楊徽之

論述

綜論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閱士大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如侍讀兵部，夙擅其名，【略】并有佳句，可以摘舉【略】。兵部《春望》云：「杳杳煙蕪何處盡，搖搖風柳不勝垂。」《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元夜》云：「雲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

《玉壺清話》卷五 楊侍讀徽之，太宗聞其詩名，盡索所著，得數百篇奏御，仍獻詩以謝，卒章曰：「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上和之以

賜，謂宰臣曰：「眞儒雅之士，操履無玷。」拜禮部侍郎，御選集中十聯寫於屏。梁周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中。」十聯詩者，有《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迴臺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煙自直，戰地雨長腥。」《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遶庭松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哭江爲》云：「廢宅寒塘雨，荒墳宿草煙。」《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嶲州。」《年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殘桐葉雨聲寒。」余竊謂公曰：「以天地浩露，滌其筆於冰甌雪椀中，則方與公詩神骨相附焉。」

《涑水紀聞》卷二 楊徽之，建州浦城人，少好學，善屬文，有志節。是時福建屬江南，亦置進士科以延士大夫，徽之耻之，乃間道詣中朝應舉，夜浮江津。周世宗時及第，爲拾遺。是時太祖已爲時望所歸，徽之上書言之。及太祖即位，將殺徽之，太宗時爲晉王，力救之，曰：「此周室忠臣也。」其後左遷爲峨眉令，十餘年不得調。太宗即位，始召之，用爲太子諭德，侍講，官至兵部侍郎，贈僕射。徽之性介特，人罕能入其意者，雖親子弟不肯奏以爲官，平生獨奏外孫宋綬。

《隆平集》卷一三《楊徽之傳》 徽之少好學，同邑有江文蔚善賦、江爲善詩，皆延置客館，未期，遂與齊名。【略】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爲文義之友。多識典故，唐之士族人物，悉能詳記。尤工吟詠。

《東都事略》卷三六《楊徽之傳》 尤工吟詠，太宗、眞宗嘗和其詩。

《宋史》卷二九六《楊徽之傳》 徽之寡諧於俗，唯李昉、王祐深所推服，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爲文義友。自爲郎官，御史，朝廷即待以舊德。善談論，多識典故，唐室以來士族人物，悉能詳盡。酷好吟詠，每對客論詩，終日忘倦。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楊徽之》 冰甌雪椀浣清詞，學士聲名上赤墀。牢落晚年叨寵遇，御屏風寫十聯詩。

楊浚《論次閩詩・楊徽之》 冰甌雪盌玉玲瓏，滌筆天池浩渺中。贏得君王問名姓，十聯詩在玉屏風。

分論

《禁林讌會之什》 《耆舊續聞》卷九：祖宗朝，一時翰苑諸公唱和，【略】楊徽之：「詔出紫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來香。」皆燦然有貴氣。

《漢陽晚泊》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紀昀評：四句不及出句之自然，蓋客至定應「犬吠」，僧行不必「鶴隨」。 《宋詩精華錄》卷一：三四句調特別，五六景中情，雖「難」、「易」太對，然兩句有流水意，不礙。

《寒食贈鄭起侍郎》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中四句皆美，而下聯世人尤傳。 紀昀評：此種別無深味，純以風韻取之。 情韻幷佳，一望黃茅白葦之中，見此如疏花獨笑。 許印芳評：「山」字複。

《贈譚先生》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楊徽之詩亦峻峭，此詩中四句是也。 紀昀評：不脫窠臼，而不失風格。

傳記

蘇頌《文莊楊公神道碑銘》 淳化五年冬十月，眞宗皇帝以壽王出閤尹開封。朝廷愼選府僚，輔導明兩，於是驛召鎭安軍節度行軍司馬楊公爲左諫議大夫，充開封府判官。至道元年秋八月，春宮建，兼太子左庶子。三年三月，儲皇踐極，由給事中拜工部侍郎，充樞密直學士兼秘書監，再遷禮部。踰年以衰耄求解近職，進兵部侍郎。未幾，特置侍讀學士，秩如內禁。公以本官充翰林侍讀學士，兼官如故。夏侯嶠、邢昺、呂文仲，實幷命也。上日賜會秘閣，寵以七言御詩，儒學之官，一時爲盛。以公春宮舊僚，眷待尤異。每淸問訪對，從容言天下之事，多至移刻，造辟之論，世莫得而聞也。方將圖舊熙功，記善惇史，屬遘足盭，移告家居。璽書銀璫，診問旁午，仍以御封上藥賜之。咸平初郊，不及陪扈，特詔賚物如侍祠，仍進封江陵郡侯。未幾，鑾輅北巡，公舁疾辭於苑中。上諭以勉進醫藥，不久當相見。及駐驊大名，又以手詔問平安好否。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車駕還都，遽遣中使慰諭。後二日，以疾不起聞，上爲軫惻久之，特輟視朝一日。贈兵部尙書。【略】公諱徽之，字仲猷，胄出華陰著姓。

【略】少刻學自立，不妄交游。邑人江文蔚善詞賦，江爲能歌詩，并延置客館，切劘友善，遂與齊名。聞潯陽之廬山學舍甚盛，因往肄業。屬李氏失政，不欲仕其國，乃潛服間道達於汴洛，贄文公卿間，特爲寶儀、王朴所知。王公答書，以奇士目之。周顯德二年，第進士，同奏名者十六人。世宗命近臣覆實，惟公洎李覃、何儼、趙鄰幾中選。解褐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歷著作佐郎、右拾遺。寶儼薦同修禮樂書，時相范質尤器待之。國初，加朝散大夫，出監唐州方城縣商稅。值故人奉使廉訪謠俗，公見之，因言主上應天順人，海宇寧一，宜崇尚儒術，以厚民俗。使者還，具白其語，頗拂上指，左降鳳翔府天興令。府帥王彥超籍其名，待以賓禮。蜀平，徙嘉州峨眉令。開寶初，復佐著作。劉溫叟任御史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不許。及卒，太祖問宰相，朝行中誰可繼溫叟者。薛居正對曰：「楊某，即溫叟所放進士，節行清白，亦相類也。」時雖不果用，然朝論自此以舊德處之。出知全州。太平興國中，再轉右補闕。代還，陛見日，太宗顧左右曰：「朕在藩邸，即聞其能詩。」因盡索公之所著奏御，凡數百篇，仍別獻謝章，其落句云：「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皇王問姓名。」他日又獻《雍熙詞》十篇，上皆稱善，用其韻以和答焉。自是，聖藻宸章，多得別本之賜。嘗屬疾，上敕醫視之，賚錢三十萬，皆非常比也。歷侍御史、庫部員外郎，更判刑部南曹、同知差遣院，賜紫衣、金魚。太宗留意儒雅，日閱群書。詔翰林學士李昉等采前代文章，類爲千卷，號《文苑英華》。謂公邃於風詩，專俾編詩爲一百八十卷。端拱初，由兵部郎中拜左諫議，出知許州。入判史館，加修撰兼判昭文館集賢院。因次對上言：「方今取士，多以文詞，罕用經術。望詔太學，增博士員，選通經專門之學，擢以本官，分教胄子，用廣風化。」太宗深嘉納之，謂輔臣曰：「楊某，儒雅之士，操履無玷，眞之館殿，得其宜矣。」元夕，預召乾元樓觀燈，上喜其老而不衰，蓋有意於器使也。公性方介，疾非道以干進者。每言溫、寇用擊搏取貴仕，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漸薄矣。察斯言，可以知其趨舍之所存也。時樞密副使劉昌言、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皆不次進擢，而右計使董儼方圖柄任，嘗謂公曰：「上待二翰林甚厚，旦夕且大用矣。」後公語直史館錢熙，即而達於劉、張。二人指摘，以爲公構造飛語，中傷近臣。上聞而惡之，不復問狀，即日貶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未行，易鎮安，遂陞王府。【略】公初拜府僚，自坡省至貳卿凡五命，皆與故相畢文簡公同制，而公位其上。景德初，眞宗登用舊人，畢公自兵部預政事，踰月遂冠鈞宰。而公以耆年先薨，故不及大任。然以儒者起遠方，值世故，涉險難而達中朝，遄邁去興，薦遇好文之主。晚年遭會風雲，得以行其所學，雖不至公卿，亦不爲不遇也。公純厚清素，外無矯飾。仕數進黜，不爲夷險易其守。而博聞強識，出於天質。善爲清言，好論典故。自唐以來，士族人物，風流雅俗，悉能詳記，聽其言，亹亹不絕。酷信瞿曇修因之說，居常以五鼓夙興盥漱，誦黃卷，如是者三十年猶一日也。加之保守名節，兢慎不懈，故自結髮至於啓手足，未嘗有過事。當時論者以謂孔子所云「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又曰「吾未見好學者」，公之謂歟！平生以風鑒自高，而寡合於世。前輩惟故相李昉、貳卿王祜深相推挹，僕射石熙載，參預李穆、賈黃中與爲文義之友。識翰林王禹偁於布衣時，薦戚綸任館閣，是二人者卒爲名臣。雍熙中，從孫南陽公億初以神童召對，君相以爲異人間出。公猶勉以進修，不可已。其後高名峻節，一代宗師。每叙事質疑，其言必稱從祖江陵公云爾，其取重有識如此。常戒學者，當務三多：著述、看書、持論尤難。屬文須詞理相副，不爾同乎案檢，無足觀也。所爲文章，高雅純重。素好吟咏，老而不廢，對賓客論詩，則終日忘倦，言六義者莫不宗之。【略】公刻意精思，以臻乎大成，勞形嗇神，以嚮乎具福。咸平中，王翰林謫黃州，未行，旬浹之間，公三至其家，慰勉開釋，情禮備至。時人既服其風義之敦厚，又歎其精力之強固。非夫鍾秀之異而純守之固，能至是乎。【略】顧謂某嘗學舊史，前言往行，父祖之所逮聞也。見咨譔述，義不得謝，又繼之以銘。銘曰：惟宋三世，章聖初帝。粤有直賢，以相儲貳。儲相謂誰？楊公、畢公。朝之舊德，時謂儒宗。帝既繼聖，乃作畢命。公老而亡，不迨共政。公之道義，天子傅師。公之操履，朝廷表儀。仕躐等夷，政譏擊搏。聞公高風，俗以敦薄。學者紛紜，論義交錯。得公語言，士有規矱。公之云亡，帝思舊勳。宗無主祀，女裕後昆。敦恤其家，幹以王人。孰傳其業，付於外孫。憲憲外孫，民宗國器。京兆家書，太史篇記。浹洽旁羅，遂用名世。佐佑仁宗，輔成至治。養堂念親，欲報之德。頓首上前，上爲愴惻。儲師小君，襚章誄策。褒厥世臣，賁於宗祏。惟祖惟孫，有德有言。孝承慈顏，恩榮外門。永錫祚嗣，流其慶源。歿而不朽，清風尚存。古之盛德，必有識表。窆繂於埏，麗牲在廟。公榮浚郊，木拱周道。揭此銘意，來裔是告。

楊億《翰林侍讀學士楊公行狀》（存目）

《隆平集》卷一三《楊徽之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六《楊徽之傳》（存目）
《宋史》卷二九六《楊徽之傳》（存目）

著錄

《隆平集》卷一三《楊徽之傳》 有集二十卷。
《東都事略》卷三六《楊徽之傳》 有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楊徽之集》五卷。
又卷二九六《楊徽之傳》 既沒，有集二十卷留於家，上令夏侯嶠取之以進。

朱昂

論述

《玉壺清話》卷二 開寶塔成，欲撰記，太宗謂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陁國來，表述本國有金剛坐，乃釋迦成道時所踞之坐，求立碑坐側。朕令蘇易簡撰文賜之，中有鄙佛爲夷人之語，朕甚不喜。詞臣中獨不見朱昂有譏佛之迹。」因詔公撰之。文既成，敦崇嚴重，太宗深加歎奬。公舉進士之時，趙韓王深所器重，謂人曰：「朱有君子之風，壽德遠到。」時宗人朱遵度有學名，謂之「朱萬卷」，目公爲「小萬卷」。歷清貴五十年，晚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謝於殿門外，復詔賜坐。時方劇暑，恩旨寵留，詔秋涼進程。時吳淑贈行詩有「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之句，尤爲中的。錫宴玉津園，中人傳詔，令各賦詩爲送。若李承旨維有「清朝納祿猶彊健，白首還家正太平」，及陳文惠公堯佐「部吏百函通爵里，送兵千騎過荆門」之句，凡四十八篇，皆警絕一時，朝論榮之。弟協亦同時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疏。荆帥陳康肅堯咨表其居爲東、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門人請謚正裕先生。

傳記

夏竦《朱公行狀》 公世京兆渼陂人。【略】公以家世儒業，與進士熊若谷、鄧洵美力學。有朱遵度好讀書，人謂之「大萬卷」，謂公爲「小萬卷」。時中國多故，四方幅裂，躬侍老母，急于祿養。【略】遂北遊江淮。遇周世宗南征，招討使韓公令坤至揚州，公杖策軍門，告以治亂方略。韓公器之，使知永眞縣事。兵革之際，逋逃過半，公便宜綏輯，歸者七千餘家。韓公表授永眞令。秩滿南歸。太祖皇帝即位，故相國李公昉以給事中出使湖外，物色異人。公與東平呂夐入謁傳舍，李公延見，甚喜，尤加賞識，譔《南征錄》云：「朱、呂二君，甚可語道。」洎李公就知衡州，奏公爲錄事參軍。秩滿調授襄州宜城令，尋除太子洗馬、知蓬州，又就知廣安軍。【略】時宰相薛公居正謂公有斷而識體，遷殿中丞，知泗州。【略】就遷監察御史，充江南轉運副使。職滿，知鄂州。未幾，加殿中侍御史，充峽路轉運副使。就遷庫部員外郎，充轉運使。受代歸闕，太宗問以夔、峽邊事，敷奏稱旨，命直祕閣而賜金紫，時年六十有五。在職二年，以衰老求郡，出知復州。宰相李公昉洎文館近職皆以詩送行。到郡期歲，上表乞致仕，不允。次年郊祀，改元至道，遷水部郎中。復乞致仕，太宗謂宰臣：「朕知此人，可召赴闕。」既至，再命直祕閣。又二年，兼越王府記室。公雅正好禮，王甚憚之。眞宗即大位，越王封雍王，公亦改雍府記室。明年，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兼判史館。時上以館閣舊書編簡散墜，命公同內臣皇城使、勝州刺史劉承珪與判昭文館、集賢院，完緝殘缺，區分部類。事畢上其目，加吏部郎中，職如故。明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周歲，公年七十七矣。歎曰：「少值亂離，老遇清世，被知奬，顧邈疇列，草枯木朽，其將柰何！」遂抗表請老。便殿召對，敦諭再三，志不可奪，乃授工部侍郎致仕。【略】發日，命兩制丞郎、三館臣寮祖道于南薰門，中使賜宴于玉津園。冠蓋盈路，供帳甚隆，榮動中外，光震都國。明年，開封府秋試進士，遂以《玉津園宴送朱翰林渚宮》爲詩題，爲時所貴尚如此。舊相張公齊賢洎諸近臣有詩五十三章，禮部尚書知開封府溫

公仲舒有長韻詩一章，和者一十三人，朝野榮之。【略】自稱退叟。所居東偏有官隙地數畝，詔以賜公。遂建二亭，一曰知止，一曰幽棲。有仲弟協，時爲主客郎中，佩服金紫，以書招之。協亦請老來歸，時人榮之，比漢二疏。數年，著《資理論》三卷，凡六篇，上之。論時政賞罰得失，及言天下至廣，尤須賢才以爲治具，若限以常牒，則英雋之士沈于下位。上嘉之，降詔奬諭曰：「卿文學俱優，踐歷斯久。竭節已彰于躬行，退身自保于安寧。猶勤愛戴之心，以備討論之典。頗資理道，深體純誠，勉順休和，宜知頤養。」其書仍付史館。同州觀察使李公士衡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以公所得卿相餞行詩刻石于承天院。今龍圖給事中陳堯咨守荆南日，視揭榜，以公所居里爲東西致仕坊。景德四年，公豫撰墓誌，月而不日，以季夏二十三日捐館。朝廷哀悼，賻帛百匹、錢十萬，米酒麵有差，賜孫適同學究出身，非常典也。門人私謚靖裕先生，禮也。先有廖圖者，與弟凝、姪融居南嶽，皆工詩，有名于代，世有家法。公娶圖女，封姑臧郡君。至次子正辭之升朝也，贈太原郡太君，公贈刑部侍郎。公善誨子弟，博貫儒術。【略】公操履方重，志節清白，歷官四紀，家無餘財。淡于榮進，深恥流兢。爲太子洗馬十有五年，未嘗屑意。在禁林，非公事不至兩府，所得之物取三之一散購奇書，躬自補綴，是正文字。及其退居，有書萬卷。太宗皇帝之在位也，製九絃琴、七絃阮，多士獻頌，第公首，下詔褒美。眞宗皇帝初授徽冊，公奉制譔文，辭體深厚，尤爲大筆。其餘述作甚多。常鍾愛今太博，以爲詔我家事者此子。【略】夫紱冕在躬，飾表所以招累。公歷事三朝，訖無玷毁，其清慎者也。血氣既衰，入朝所以忘返，公懇辭近職，甘于退伏，其高尚者也。死生之變，智者怵焉，公豫決大期，順物之化，其達生者也。家庭之訓，昔人難之，公躬導諸子，厥後甚大，其善教者也。舉是四節，足爲名臣。恭叙遺芳，敢告太史。謹狀。

《隆平集》卷一三《朱昂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八《朱昂傳》（存目）

《宋史》卷四三九《朱昂傳》（存目）

紀　事

《玉壺清話》卷五　翰林朱昂嘗撰《莫節婦傳》，大爲人倫之勸。節婦荃少歸周謂，昭州人。

《詩話總龜》前集卷四一引《古今詩話》　朱昂字舉之，揚歷清貴二十年，晚爲工部侍郎，懇求歸荆南，踰年方允。時方劇暑，恩旨曲留，許秋涼始行。吳淑贈行詩云：「漢殿夜涼初閣筆，諸宮秋晚得懸車。」錫宴玉津園中，傳旨令賦詩爲送。李維承旨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陳文惠云：「部吏百衙通爵里，從兵千騎過荆門。」弟協亦同時隱，皆享眉壽，謂之渚宮二疏。

《宋史》卷四三九《朱昂傳》　宋初，爲衡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潛《閑情賦》而慕之，因廣其辭曰【略】。嘗作《隋河辭》，謂濬決之病民，游觀之傷財，乃天意之所以亡隋也。使隋不興役費財，以害其民，則安得有今日之利哉！

著　錄

夏竦《朱公行狀》　公沒後，太博歷官皆有能聲，孜孜爲學，編次公平生所著爲三十卷。今相國司空太原公序引冠篇，見鏤版行于世。

《隆平集》卷一三《朱昂傳》　有文集三十卷。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朱昂集》三十卷。

《宋史》卷二〇五《藝文志四》　朱昂《資理論》三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朱昂集》三十卷。

又卷四三九《朱昂傳》　有集三十卷。

藝　文

楊億《朱侍郎致仕南歸上特錫宴於玉津園仍詔兩制三館并預其會以伸祖送輒賦詩美之》　征輪軋軋出皇都，行路咨嗟賢丈夫。天子特令供祖帳，國門聊且駐驪駒。舊僚送別傾三省，御醴分甘倒百壺。下詔已聞推異禮，乞言猶自渴嘉謨（上特詔荆南官吏歲時存問，如有章奏，附驛以聞）。馮公不是沈郎署，賀老緣何歸鑑湖。明主恩深若爲捨，夢魂應繞博山鑪。

高錫

論述

王禹偁《五哀詩・故尚書虞部員外郎知制誥貶萊州司馬渤海高公(錫)》 文自咸通後，流散不復雅。因仍歷五代，秉筆多艷冶。高公在紫微，濫觴誘學者。自此遂彬彬，不蕩亦不野。惜哉傷躁進，忤旨出閣下。吾君登大寶，兌澤連霧灑。均陽又淮陽，移徙曾不暇。遂無牽復命，虛偶文明化。何路得自新，賚志入長夜。人謂責太深，終于郡司馬。

《宋史》卷四三九《梁周翰傳》 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

傳記

《宋史》卷二六九《高錫傳》 高錫字天錫，河中虞鄉人。家世業儒，幼穎悟，能屬文。漢乾祐中，舉進士。王晏鎮徐州，辟掌書記，留守西洛，又辟河南府推官。坐按獄失實奪官，遷置涇州，會赦得歸。周顯德初，劉崇入寇，宰相請選將拒之。世宗銳意親征，破崇高平，誅敗將樊愛能等，由是政無大小悉親決之，不復責成有司。錫徒步詣招諫匭上書，請擇賢任官，分治衆職，疏奏不報。世宗嘗令翰林學士及兩省官分撰俳優詞，付教坊肄習，以奉宴游。錫復上書諫。後爲蔡州防禦推官。宋初，棄官歸京師，詣匭上書，請禁兵器，疏入不報。建隆五年，又以書干宰相范質，質奏用爲著作佐郎。明年春，遷監察御史。秋，拜左拾遺、知制誥，加屯田員外郎。乾德初，賜緋。【略】會使青州，私受節帥郭崇賂遺，又嘗致書澧州刺史爲僧求紫衣，爲人所告。事下御史府核實，責貶萊州司馬。遇赦，改均州別駕，移陳州。太平興國八年卒。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高錫集》一卷。又《簪履編》七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高錫《簪履編》七卷。

藝文

潘閬《聞高舍人錫下世》 早掌綸言世盡知，豈期謫宦至于斯。生前是客能投卷，死後何人爲撰碑。讒佞萬端應已矣，文章千古恐無之。野夫舊句多蒙賞，昨日閒思淚暗垂。

王祜

論述

徐鉉《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 君子之道，發于身而被于物，由于中而極于外。其所以行之者言也，行之所以遠者文也，然則文之貴于世也尚矣。雖復古今異體，南北殊風，其要在乎敷王澤，達下情，不悖聖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務，如斯而已矣。至于格高氣逸，詞約義微，音韻調暢，華采繁縟，皆其餘力也。琅琊王公，負英俊之才，稟耿介之氣，世濟其美，爲時而生。遒文麗句，冠縉紳而傑出，純誠直道，歷夷險而安貞。故能奮厲羽儀，抑揚聲實，振清芬于臺閣，浹仁政於藩垣，潤飾典謨，銓衡人物。主恩時望，終始不渝，載籍所高，何以過此？鉉頃歲來自江左，會公西適三峰，客有以拙文示公者，大相知賞，擊節而喜，曰：「此人必能知我。」及召還京輦，惠然見尋，亦以舊文爲貺。觀

其麗而有氣，富而體要，學深而不僻，調律而不浮，尋既返覆，如四子復生矣。由是傾蓋甚歡，恨相知之晚也。是時天子方闡文明之化，闢俊造之場，網羅群才，待以不次。公則首冠綸閣，摽表朝倫，前達後進，莫不推仰。猶以爲古道未盡復，己用未盡伸，每在談宴，屢形詞色，由是論者頗以躁競爲譏。愚以爲不然。夫古之君子，莫不汲汲于逢時，孜孜于救世。汲長孺，漢之賢卿也，而有「積薪」之歎；李令伯，晉之名臣也，而有「中人」之詩。其有仰憚貴勢，旁畏流議，緘詞含意，從容自全者，不得已也。如公則內無隱情，外無飾貌，遇事輒發，胸中豁然，此眞趙、魏意氣之士，豈爲兒女之態哉！上方注懷，而公寢疾，十旬既滿，即卧內拜兵部侍郎，其恩禮如此。嗚呼！流運不停，儀表長謝，伯牙之弦已絕，延陵之劍徒懸。

王禹偁《五哀詩・故尚書兵部侍郎琅琊王公（祜）》 琅琊名父子，少孤起徒步。贄謁桑魏公，藻鑑非易與。撫頂久歎惜，王楊許爲伍。諸侯取爲官，佐幕大名府。主帥杜重威，功大心跋扈。天驥被縶維，神龜罹網罟。六師薄孤壘，三面開生路。主人既釋放，賓筵因詿誤。逼脅本非辜，貶謫尋不赴。折腰紆墨綬，揚翼久未舉。梁竦耻州縣，長卿有辭賦。裏行旌邑政，柱史登朝序。抨彈志不樂，潤色才有素。錦窠應列宿，星垣吟藥樹。丹青生帝典，金玉鏗王度。東觀秉直筆，南宮司貢部。時英萃門下，藹藹騰嘉譽。鵬掀六月風，豹蔚七日霧。多才同列忌，嫉惡姦人怒。排斥屢專城，織羅仍典午。名宦頗流離，衣食常貧窶。文明起代邸，振拔非不遇。紫微雖正拜，白髮已遲暮。史魚直有遺，棖也剛不吐。非才占清列，志欲投兕虎。英俊在草萊，力能生翅羽。毀譽兩無私，華衮間蕭斧。掌選循故實，尹京恥鉤距。名位僅三事，疾瘵嬰二豎。告滿拜貳卿，君恩慰沉痼。終見哲人萎，蕭蕭空壠墓。鯉庭有令嗣，鳳閣登仙署。兩制列門生，九原應自許。蒼蒼猶足信，吾道似有訴。餘慶在子孫，明明深可據。

傳記

《宋史》卷二六九《王祜傳》 王祜字景叔，大名莘人。祖言，仕唐黎陽令。父徹，舉後唐進士，至左拾遺。祜少篤志詞學，性倜儻有俊氣。晉天福中，以書見桑維翰，稱其藻麗，由是名聞京師。鄴帥杜重威辟爲觀察支使。漢初，重威移鎮睢陽，反側不自安，祜嘗勸之，使無反漢，不聽。祜坐是貶沁州司戶參軍，因作書貽鄉友以見志，辭氣俊邁，人多稱之。仕周，歷魏縣、南樂二令。太祖受禪，拜監察御史，由魏縣移知光州，遷殿中侍御史。乾德三年，知制誥。六年，加集賢院修撰，轉戶部員外郎。太祖征太原，已濟河，諸州餉饋集上黨城中，車乘塞路。上聞之，將以稽留罪轉運使。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以獲罪聞，敵必謂儲峙不充，有以窺我矣，非威遠之道也。俾能治劇者，往蒞其州足矣。」即命祜知潞州。及至，饋餉無乏，路亦無壅，班師，召還。會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祜代之，俾察彥卿動靜，謂曰：「此卿故鄉，所謂晝錦者也。」祜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彥卿由是獲免，故世謂祜有陰德。繼以用兵嶺表，徙知襄州。湖湘平，移知潭州。召還，攝判吏部銓。時左司員外郎侯陟自揚州還，復判銓，祜判門下省，陟所注擬，祜多駁正。盧多遜與陟善，陟因訴之，多遜素惡祜不比己，遂出祜爲鎮國軍行軍司馬。太平興國初，移知河中府。入爲左司員外郎，拜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未幾，知開封府，以病請告。太宗謂祜文章、清節兼著，特拜兵部侍郎。月餘卒，年六十四。初，祜掌誥，會盧多遜爲學士，陰傾趙普，多遜累諷祜比己，祜不從。一日，以宇文融排張說事勸釋之，多遜滋不悅。及普再入，多遜果敗，與宇文融事頗類，識者服其先見。祜子三人：曰懿，曰旦，曰旭。旦自有傳。初，祜知貢舉，多拔擢寒俊，畢士安、柴成務皆其所取也。後與其子旦同入兩制，居中書。

《東都事略》卷三〇《王祜傳》（存目）

紀事

王禹偁《諫議大夫臧公（丙）墓誌銘》 故兵部侍郎王公祜以監察御史裏行宰大名之屬邑，先洗馬事魏王符公爲要職。每王公詣府，必厚爲供帳，館于王第，且出公，拜而以所業師焉。王公覽之，歎異曰：「此子可教。若進修不已，當爲聞人。」

蘇軾《率子廉傳》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樸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略】故禮部侍郎王公祜

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略】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東坡作《率子廉傳》，略云【略】。予嘗見王所贈率凡三絕句，不止於二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八　（雍熙四年），【略】中書舍人王祜以疾家居，告滿百日，上謂宰相曰：「此人文章外，復有清節，不中事理，斷不爲也，當優獎之。」冬十月庚寅朔，拜兵部侍郎。宰相以舊制舍人止遷侍從，上特命焉。

著錄

徐鉉《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　公平生所爲文未嘗編錄，至是諸子緝綴斷簡，得二十卷，泣授故人。鉉也不才，無足延譽。善善惡惡，敢言褒貶之能；一死一生，粗達交朋之分。後之知我者，庶斯言之不誣。端拱二年夏六月序。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王祜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王祜集》二十卷。

韓洎

柳開《與韓洎秀才書》　余今年自御史謫官到此，累有人言足下好爲古文，趣向出處不與俗同。近洪州李顧行秀才自許州來相訪，亦說足下，及出足下所作《送行序》示余。聽而觀之，深足貴耳。

又《再與韓洎書》　唐有天下三百年間，能文者，唯足下與我兩家。【略】聞足下好爲古文，及近得足下序書讀之，頗有吏部之梗概。所以自念韓、柳氏子孫，與足下幸同出於今世矣。足下其勤而行之，無忘乃祖，勿使不迨於彼之徒也。凡爲文者，皆有意於聖人之道。足下觀夫子之經書，後之人孰能企及其萬一乎。從其門而徒多言耳，矧可棄而從於他乎？怠其誠而廢其功乎？競競焉實可自愧也。

又《贈諸進士詩》　今年舉進士，必誰登高第？孫傳及孫僅（孫傳改名何），外復有丁謂。到京見陳訪，好尚同韓洎。

《宋史》卷四四〇《韓溥傳》　韓溥，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略】弟洎，亦進士及第。

《宋朝事實類苑》卷六三引《楊文公筆談》　韓浦、韓洎，晉公滉之後，咸有辭學。浦善聲律，洎爲古文，意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

李昉

論述

綜論

《宋大詔令集》卷五一《李昉張齊賢並相制》　李昉學窮緗素，識茂經綸，久服大僚，嘗居台席。奉行故事，蔚有賢相之風；師長庶僚，聿爲外廷之表。【略】皆久積學問，深練謨明。屬茲宵旰之勤，宜符夢卜之選，是用并命，陟于黃扉。汝其澄汰九流，緝熙百度。以昉畫一之法，足以申昭舊章；以齊賢貳之心，足以斟酌玄化。同德盡瘁，底序于休。當念致君于唐、虞，無使專美于丙、魏。服是休寵，欽若訓詞。昉可守本官，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又卷六五張洎《李昉罷相制》　李昉夙仕昌辰，薦升華冠。朕嗣膺丕構，渴見老成，驟遷侍從之班，再荷鹽梅之寄。所宜翊宣帝載，啓迪皇猷，竭智慮以代天工，體誠明而操國柄。歲時屢換，績用缺然。朝廷損益之彝章，社稷安

危之大計，疇咨關決，屬在廟堂。汝自處機衡，曾無規畫，壅化原而斯久，孤物望以何深！【略】宜免公臺之重，庶全進退之私。俾長中臺，尚爲優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

《**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八之八張洎《乞罷李昉左僕射奏**》　昉因循保位。近霖霪百餘日，陛下焦勞惕厲，憂形于色；昉居輔相之任，職在燮理陰陽，乖戾如此，而晏然自若，無歸咎引退之意。矧中臺僕射之重，百僚師長，右減于左，位望輕重不侔，因而授之，何以勸人臣之盡節？宜加黜削，以儆具臣。

《**類說》引《楊文公談苑**》　李昉爲詩慕白居易。

《**青箱雜記》卷一**　李文正公昉，深州饒陽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爲相。常語昉曰：「卿在先朝，未嘗傾陷一人，可謂善人君子。」故太宗遇昉亦厚，年老罷相，每曲宴，必宣赴賜坐。昉嘗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昉詩務淺切，效白樂天體。【略】公有第在京城北，家法尤嚴，凡子孫在京守官者，俸錢皆不得私用，與饒陽莊課併輸宅庫，月均給之，故孤遺房分皆獲沾濟，世所難及也。

《**隆平集》卷四《李昉傳**》　爲文慕白居易。所居有園亭，又葺郊外宴遊之地，多畜妓樂，娛樂親友。與張洎、盧多遜善。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李昉》　五客當軒戲五禽，玉堂揮翰重千金。昇平盛事臨川羨，法酒宮袍賜禁林。

分　論

《**諫太宗伐燕疏**》《玉壺清話》卷一：太宗將蒐漁陽，李文正昉抗疏力諫曰：「臣聞古哲王之制，國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略】煬帝規模廣遠，欲吞秦、漢，自勞萬乘，親出玉關，關右流沙騷然，民不聊生。觀陛下又欲事煬帝秦、漢之事云云。公居常奏論皆雍容和婉，未嘗有逆鱗之節，此疏之上，士論駭伏。後果伐燕無成，太宗方憶前疏忠鯁，始賜手詔，厚諭其家。

《**燕會**》《耆舊續聞》卷九：祖宗朝，一時翰苑諸公唱和，【略】李昉《燕會》詩：「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洒春霖。」【略】皆燦然有貴氣。

《**禁林春直**》《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李昉此詩，合是宋朝善言太平第一人，故不以入「朝省類」，而置之「昇平」選中。　馮班評：宋初氣象如此。　查慎行評：第四句道盡太平氣象。　紀昀評：三、四眞太平宰相語，其氣象廣大，太和之意盎然，此故不在語言文字之間。又「鶯鶯」、「燕燕」全抄唐句，嫌太現成。　趙熙評：五、六纂唐。《宋詩精華錄》卷一：寫出太平景象，而不落俗，惟元人王惲《玉堂即事》二絕句近之。首二句云：「陰陰槐幄幕前庭，靜似南田縣事廳。」然著迹矣。

《**仙客**》《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太宗丞相李昉，謚文正。所畜五禽，名五客，「仙客」，五客中之一也。鶴曰仙客。詩最佳者尾句。雪客，鷺；閒客，白鵰，又隴客；南客，孔雀；西客，鸚鵡，次之。　紀昀評：尾句淺露之甚，而以爲最佳，矯語高尚之習氣耳。　隴客、西客，必衍其一。然《青緗雜記》所載亦如此，殊所未詳。　尚不甚俗，而太涉平易。

《**題曹娥廟**》《徐氏筆精》卷四：李文正公《題曹娥廟》云：「死隨枯骨葬江濱，報德眞憐女子身。千載斷碑空過眼，當時亦有姓曹人。」用事眞切，亦堪膾炙。

傳　記

《**宋史》卷二六五《李昉傳**》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父超，晉工部侍郎、集賢殿直學士。從父右資善大夫沼無子，以昉爲後，蔭補齋郎，選授太子校書。漢乾祐舉進士，爲秘書郎。宰相馮道引之，與呂端同直弘文館，改右拾遺、集賢殿修撰。周顯德二年，宰相李穀征淮南，昉爲記室。世宗覽軍中章奏，愛其辭理明白，已知爲昉所作。及見相國寺《文英院集》，乃昉與扈蒙、崔頌、劉兗、竇儼、趙逢及昉弟載所題，益善昉詩而稱賞之曰：「吾久知有此人矣。」師還，擢爲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集賢殿直學士。四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是年冬，世宗南征，從至高郵，會陶穀出使，內署書詔塡委，乃命爲屯田郎中、翰林學士。【略】宋初，加中書舍人。建隆三年，罷爲給事中。四年，平湖湘，受詔祀南嶽，就命知衡州。【略】開寶二年，召還，復拜中書舍人。未幾，直學士院。三年，知貢舉。五年，復知貢舉。【略】明年五月，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冬，判吏部銓。【略】太宗即位，加昉戶部侍郎，受詔與扈蒙、李穆、郭贄、宋白同修《太祖實錄》。【略】太平興國中，改文明殿學士。時趙普、宋琪居相位久，

求其能繼之者，宿舊無踰於昉，遂命參知政事。十一月，普出鎮，昉與琪俱拜平章事。未幾，加監修國史。【略】雍熙元年郊祀，命昉與琪并爲左右僕射，昉固辭，乃加中書侍郎。【略】端拱初，布衣翟馬周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屬籍田禮方畢，乃詔學士賈黃中草制，罷昉爲右僕射，且加切責。【略】淳化二年，復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兼修國史。【略】四年，昉以私門連遭憂戚，求解機務，詔不允，遣(張)齊賢等諭旨，復起視事。後數月，罷爲右僕射。【略】明年，昉年七十，以特進、司空致事【略】。(至道)二年，陪祀南郊，禮畢入賀，因拜舞仆地，臺吏掖之以出，卧疾數日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正。昉和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爲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略】昉所居有園亭別墅之勝，多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鄆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吳僧贊寧年七十八，議將集，會蜀寇而罷。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上由此益重昉。

《**隆平集**》**卷四**《**李昉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二**《**李昉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李昉《**進太平廣記表**》 臣昉等言：臣先奉敕撰集《太平廣記》五百卷者。伏以六籍既分，九流並起，皆得聖人之道，以盡萬物之情，足以啓迪聰明，鑒照今古。伏惟皇帝陛下體周聖啓，德邁文思，博綜群言，不遺衆善。以爲編袟既廣，觀覽難周，故使采摭菁英，裁成類例。惟茲重事，宜屬通儒。臣等謬以謏聞，幸塵清賞，猥奉修文之寄，曾無叙事之能，退省疏蕪，惟增靦冒。其書五百卷，并目錄十卷，共五百十卷，謹詣東上閤門奉表上進以聞。冒瀆天聽，臣昉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太平興國三年八月十三日。

《**類說**》**引**《**楊文公談苑**》（李昉）園林畜五禽，皆以客名：白鵰曰佳客，鷺鷥曰白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隴客。又慕(白)居易七老之會，得宋琪等八人，爲九老會。

《**青瑣高議**》**前集卷一**《**李相**》 大丞相李公昉，嘗謂子弟曰：建隆元年元夜，藝祖御宣德門。初夜，燈燭熒煌，簫鼓間作，士女和會，塡溢禁陌。上臨軒引望，目顧問余曰：「人物比之五代如何？」余對曰：「民物繁盛，比之五代數倍。」帝意甚歡，命移余席切近御座，親分果餌遺余。顧謂兩府曰：「李昉事朕十餘年，最竭忠孝，未嘗見損害一人，此所謂善人君子也。」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也。」吾歷官五十年，兩在政地，雖無功業可書竹帛，居常進賢，雖一善可稱，亦俾進用，而又金口稱爲善人君子，此吾不忝爾父也。爾等各勉強學問，思所以起家，爲忠孝以立身，則汝無忝吾所生也。

《**玉壺清話**》**卷三**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於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御榻之側，敷對明爽，精力康勁。上親酌御尊飲之，選肴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也。」又從容語及平日藩邸唱和之事。公遽離席，歷歷口誦御詩凡七十餘篇，一句不訛。上謂曰：「何記之精耶？」公奏曰：「臣不敢妄對，臣自得謝無事，每晨起盥櫛，坐於道室，焚香誦詩，每一詩日誦一遍，間或卻誦佛道書。」上喜曰：「朕亦以卿詩別笥貯之。每愛卿翰墨楷秀，老來筆力在乎？」公對曰：「臣素不善書，皆犹犬宗訥所寫爾。」上即令以六品正官與之，遂除國子監丞。

《**容齋四筆**》**卷一二** 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爲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爲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爲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書拜，乃爲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其詞略云：「端揆崇資，非賢不授。昉素高聞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總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

《**宋史**》**卷四四〇**《**錢熙傳**》 雍熙初，擢文謁宰相李昉，昉深加賞重，爲

延譽于朝，令子宗諤與之游。

作品本事

《玉壺清話》卷七 賈黃中乃唐造《華夷圖》丞相耽四世孫，七歲舉童子，狀頭及第，李文正昉以詩贈之：「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弦歡。從茲穩上青霄去，萬里誰能測羽翰。」後淳化中參太宗大政。

《六一詩話》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詞》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進，而公詩最爲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于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五耳。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二引《古今詩話》 太祖嘗顧近侍曰：「五代干戈之際，猶有詩人，今太平日久，豈無之也？」中官宋永圖於僧寺園亭中得詩百篇以進，有丞相李文正公昉《僧閣閑望》一聯云：「水光先見月，露氣早知秋。」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李昉建隆四年以王師平湖外，除給事中，往南獄伸祭拜之禮，途次長沙。時通判賈郎中言，自京師與岳州通判武補闕同途至襄陽。遇一妓，本良家子，失身于風塵，才色俱妙。二公迫行，醉別于鳳林闕。妓以詩送武云：「弄珠灘上欲銷魂，獨把離懷寄酒樽。無限烟花不留意，忍教芳草怨王孫。」武得詩，屬意甚切，有復回之意。時太守呂侍講嘗歎恨不識之，因請李賦一詩以寄云：「峴山亭畔紅妝女，小筆香牋善賦詩。顏色共推傾國貌，篇章皆是斷腸辭。便牽魂夢從今日，得見嬋娟在幾時。千里關河萬重意，夜深無睡暗尋思。」

《燕翼詒謀錄》卷二 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位者，得封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昉爲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爲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榮。」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詔贈超爲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

《宋史》卷二六六《蘇易簡傳》 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牓於廳額。易簡會韓丞、畢士安、李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至等各賦詩紀其事，宰相李昉等亦作詩頌美之。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李昉內制》十卷。 《李昉集》五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昉集》五十卷。

又卷二六五《李昉傳》 有文集五十卷。

藝文

李至《再獻五章奉資一笑》選一） 福德才名盡不如，三朝榮貴四旬餘。花前尚飲連觥酒，燈下猶看細字書。黃閣暫拋金印重，青銅閑照雪髯疏。蒼生共指中台位，除是明公更合居。

又《昨晚又捧五章盡含六義意轉新而韻皆緊才益贍而調彌高始知元白之前賢虛擅車斜之美譬夜來繞遍林樹搜窮肺肝雖巧拙以不侔亦謳吟而自得又依前韻各罄乃懷》其二（歌盛美也） 吾宗偉量固難如，萬頃澄波更有餘。吟遍人寰四時景，讀窮仙館百王書。青山綠水牽情切，要路權門著意疏。只恐愛閑閑未得，華居須作相君居。

王操《上李昉相公》一 弱冠登龍入粉闈，少年清貴古來稀。袖中詔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卓筆玉堂寒漏迥，捲簾池館水禽飛。三台位近猶多遜，閒聽秋霖憶翠微。

又二 朝苑優游數十春，文章敵手更無人。對敭旒冕如僚友，下直門闌似隱淪。倚檻白雪供醉望，搘笻黃葉落吟身。年來得意知難絕，大半門生作侍臣。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四引《雅言雜述》鄧洵美《和李昉》 詞場幾度讓長

鞭，又向清朝賀九遷。品秩雖然殊此日，歲寒終不改當年。馳名早已超三院，侍直仍忻步八磚。今日相逢番自愧，閑吟對酒倍潸然。

又卷二七引《古今詩話》范質《賀李昉》 翰苑重求李謫仙，詞鋒穎利勝龍泉。朝趨建禮霞烘日，夜直承明月印天。聖主重知緣國士，相公多喜爲同年。青春才子金門貴，蜀錦袍新奪日鮮。

又實儀《賀李昉》 廐馬牽來嘶嘶嘶，馬蹄隨步躡雲梯。新街錦帳達三字，舊制星垣放五題。視草健毫從席選，受降恩詔待公批。仙才已在神仙地，逢見劉晨爲指迷。

王禹偁《寄獻僕射相公二首》（選一） 三朝文匠百僚師，再秉洪鈞七政齊。一道白麻來玉署，兩條紅燭上沙堤（故事：宰臣雙燭，餘官一而已）。池波尚浴當時鳳，省樹猶存舊日鷄。鑪冶正開無棄物，應憐折劍在塵泥。

又《司空相公挽詞三首》（選二） 全德群儒服，清名信史書。何人不調鼎，唯我獨懸車。蕭相文無害，于公慶有餘。三川歸葬地，松檟自扶疏。 執禮身雖退，思賢寵未衰。垂行三入命，遽逼九原期。本末皆書史，功名別樹碑。須知文集裏，全似白公詩。

趙匡胤 宋太祖

論述

綜論

《類苑》卷一引《楊文公談苑》 太祖善御豪傑，得人之死力。【略】左右內侍數十人，皆善武藝，伉健，人敵數夫，騎上下山如飛，其慰撫養育，無所不至，然未嘗假其威權。

曾鞏《太祖皇帝總序》 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也。」

《畫墁錄》 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謂之崇政殿說書云。

又 太祖朝進講爲難，每逢疑義，必面加詰難，往返久之爾。

分論

《詠月》 《後山詩話》：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我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遂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卧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庚溪詩話》卷上：藝祖皇帝嘗有《詠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反正之心，見于此詩矣。 《詩藪》內編卷五：宋藝祖「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可謂宏爽，而意致淺俗，不足語詩。 又《外編》卷五：宋室諸君雖皆留意翰墨，而篇什佳者殊寡。藝祖「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俚語偶中律耳，彈壓徐鼎臣，自是貴勢，非以詩也。 又：《庚溪詩話》又兩載藝祖《題月》及《初日》詩，《題月》十四字與諸說同。《初日》詩云【略】，蓋或藝祖原有此二篇，示徐鉉者自當是《題月》詩，以鉉本誇後主《秋月》詩故也。

《詠初日》 《庚溪詩話》卷上：竊聞上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意淺陋，上所不喜。其人請上詠之，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群星與殘月。」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極，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 《藏一話腴》內編卷上：藝祖微時《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逐卻殘星趕卻月。」國史潤飾之，乃云：「未離海嶠千山黑，纔上天心萬國明。」文氣卑弱，大不如元作辭志慷慨，規摹遠大，凜凜乎已有萬世帝王氣象也。 《詩藪》外編卷五：宋人詩話，又載藝祖所詠本長短句，謂七言是史臣潤色。末云「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卻殘星趕卻月」，乃詠日詩，或當得其實也。

傳記

《**宋史**》**卷一至卷三**《**太祖紀**》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也。高祖朓，是爲僖祖，仕唐歷永清、永安、幽都令。朓生珽，是爲順祖，歷藩鎮從事，累官兼御史中丞。珽生敬，是爲翼祖，歷營、薊、涿三郡刺史。敬生弘殷，是爲宣祖。【略】太祖，宣祖仲子也。母杜氏。後唐天成二年，生於洛陽夾馬營。【略】(周世宗)七年春，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次陳橋驛，軍中知星者苗訓引門吏楚昭輔視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蕩者久之。夜五鼓，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爲天子，或止之，衆不聽。遲明，逼寢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諸校露刃列於庭，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未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衆皆羅拜，呼萬歲。【略】翰林承旨陶穀出周恭帝禪位制書於袖中，宣徽使引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略】(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年五十，殯于殿西階，謚曰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廟號太祖。太平興國二年四月乙卯，葬永昌陵。【略】帝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略】晚好讀書，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乎！」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遂著爲令。乾德改元，先諭宰臣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志「乾德四年鑄」者，召竇儀等詰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嘗有此號。」乃大喜曰：「作相須讀書人。」由是大重儒者。【略】贊曰：【略】五季極亂，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府，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錄，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愼罰薄斂，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宋於漢、唐，蓋無讓焉。嗚呼，創業垂統之君，規模若是，亦可謂遠也已矣！

紀事

作家逸事

《**湘山野錄**》**卷中**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時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秖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普對曰：「語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涑水記聞**》**卷一**　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甚喜，遣使賜之酒菓，曰：「今之武臣，亦當使之讀經書，欲其知爲治之道也。」

又　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做文章，無所用也。」

又　太祖時，宋白知貢舉，多受金銀，取舍不公，恐榜出群議沸騰，乃先具姓名以白上，欲托上旨以自重。上怒曰：「吾委汝知舉，取舍汝當自決，何爲白我？我安能知其可否？若榜出別致人言，當斫汝頭以謝衆。」白大懼，而悉改其榜，使協公議而出之。

《**文正公筆錄**》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致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宰相須用儒者。」

《**後山談叢**》　太祖常幸秘書省，召管軍官使觀書焉。

《**宋史**》**卷四七九**《**西蜀孟氏傳**》　初，李氏隨昶至京師，太祖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幷土，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鈞，即如母所願。」因厚加賜賚。及昶卒，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生焉！」因不食，數日卒。太祖聞而傷之，賻贈加等。【略】七月，正衙備禮冊命昶，其文曰【略】。

矣。

著錄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宋太祖、眞宗《御製國子監兩廟贊》二卷。

藝文

岳正《讀史四首・宋太祖》　家母素知兒有志，他人卻道帝無心。史官兼載非相牾，後世那知費討尋。

鞠恒

論述

《宋史》卷四四〇《鞠常傳》　常（「常」乃「恒」之諱改，下同）少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二年，擢進士第，裁二十一，釋褐祕書省校書郎【略】。常應舉時，著《四時成歲賦》萬餘言，又爲《春蘭賦》，頗存興託。

傳記

王禹偁《著作佐郎贈國子博士鞠君墓碣銘》　鞠氏之先，伯禽之裔也，世爲東萊著姓，徙居高密。公諱與今上御名同（按：即「恒」字），字可久。【略】幼聰悟，善屬文。漢乾祐中，一上登進士第，年二十一，榜中推爲探花先輩。解褐

作品本事

《東原錄》　蔡君謨說藝祖嘗留王仁贍語，趙普奏曰：「仁贍姦邪，陛下昨日召與語，此人傾毀臣。」藝祖於奏劄後親翰，大略言：「我留王仁贍說話，見我教誰去喚來？你莫腸肚兒窄，妒他，我又不見是證見，只教外人笑我君臣不和睦，你莫殛惱官家。」

《避暑漫鈔》引《秘史》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敕，上詣室前，再拜陞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立庭中。【略】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而拜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略】靖康之變，門皆洞開，【略】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鐵圍山叢談》卷一　副車弟嘗得太祖賜后詔一以藏之。詔曰「朕親提六師，問罪上黨」云云。「末有回日，今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作劇錢，千五與皇后、七百與妗子充節料。」「問罪上黨」者，國初征李筠時也。娘娘即昭憲杜太后也，皇后即孝明王皇后也。

《孔氏祖庭廣記》卷三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文宣王廟宜準儀制，令立戟一十六枝。」撰《宣聖贊》曰：「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唐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齊東野語》卷一　觀《建隆遺事》，載太祖時以寢殿梁損，須大木換易。三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一條截用（模枋者，以人立木之兩傍，但可手摸，不可得見，其大可知）。上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於是止。嘉祐中，修三司敕，中一項云：「敢以大截小，長截短，並以違制論。」即此敕也。大哉王言，豈區區斬一木哉？是亦用人之術耳。【略】《邵氏聞見錄》乃以爲晉邸內臣奏請，且文其辭云：「破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乎？」失其實

秘書省校書郎，宰相范魯公奏爲集賢校理。頃之，求外官，得鄆州觀察支使，歷永興軍節度掌書記，伊陽、猗氏令，蔡州防禦判官，繼宰介休、魏縣。開寶五年，故相國趙韓王取爲著作佐郎，與今兵部侍郎兼秘書監楊公徽之，兵部郎中、知制誥李公若拙，故左補闕、知制誥趙公鄰幾同列東觀。當時天下得佐著作局者，唯公等四人而已，才名地望，輝映搢紳。居無何，授河清令。以七年某月某日寢疾，終于官舍，年四十七。【略】仲謀丁母憂時，徒步詣申、陝、河洛，扶護祖考暨叔父、母、兄孟容五喪東歸，致書于我，且曰：「叔父府君，傳父兄之業，敦孝友之行，顯位未至，賦命不融。我先妣太君貞淑慈愛，和平均一，兩院兒女，凡有九人，訓撫提攜，並如己子，于今鄉人不知有從父兄弟。嗟予小子，罪逆不孝，祿不及親，官忝通籍。今奉天子命得封贈父母，未立片石以表墳墓，大懼我祖考之遺烈，將墜于地。幸與足下布衣之舊，豈惜一言，不慰罔極之心乎？」某謝而許之。左宦掖垣，憂畏奔迫，閏三月九日晨及光州加祿驛，晝寢既酣，初夕無寐，因命家僮秉燭，據行實而書之。公舉進士時著《四時成歲賦》萬餘言，聲振場屋，與弟愉並有文集行于代。嗚呼，士之處世，患才無所取，名無所聞；才名既立，患無知己。惟公負天才，得高第，復見范魯公、趙相國爲之引掖，而不登朝籍，終于畿令，豈非命歟？在其子孫，必有達者。銘曰：鞠氏姬姓，本出于魯。世居東萊，縫掖章甫。明經神童，里選鄉舉。擢第業官，不可勝數。策進士名，考《登科記》，大鞠之門，自公而始。申州府君，文學茂異。命屈于時，終于從事。謀孫翼子，在公昆弟。猗嗟我公，高才下位。伯倫酒德，披文見意。王績醉鄉，含章遁世。歿後二紀，贈典方至。猶限彝章，成均博士。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宋史》卷四四〇《鞠常傳》（存目）

紀事

王禹偁《送鞠仲謀序》 皇宋嗣位之五祀，余始隨計吏識鞠生于場屋中。是歲余與生俱爲御試所詘，胥別輦下，邈無音塵。王八年春，余第中乙科。生以家艱，不預于選。閱同年之籍，不下二百人，無生之名，爲長太息。洎余解褐，掌簿書于成武。【略】居一日，生欵扉而來，余既喜且愧，蓋喜生之命駕而愧生之未祿也。問其行，則曰：「哀瘵之中，不敢事筆硯而事家產，姑以卜葬爲事耳。」曰：「某之祖考洎季父，俱以游宦終于理所，今悉扶護而歸，將祔于故里。」且出中諫蘇公德祥餞行文序以示余。夫蘇公，天下之名士也，非生之博雅篤行，又烏肯序以褒之？且述生自申抵陝，歷河陽，下洛都，由浚郊而東至于高密，迂行曲塗，殆近萬里。非事父母能竭其力者，孰能與于此乎？余因念家本寒素，宅于澶淵，梁季亂離，舉族分散，叔父沒于兵而葬雷夏，伯父沒于客而葬博關，太夫人又旅葬于濟。當時未名，以乞丐自給，無立錐之地以息幼累，況殯禮乎？今茲起家，位下俸薄，接晨炊之不及，況塋域乎？一旦睹生之行事，良可慟哭。噫，堂有嚴君，微得月俸以奉甘旨，則生之幸民也；野有露骨，無土地以厝窀穸，則生之罪人也。誓將積餘俸，市高原，捧土起墳，負骨歸葬，以繼生之行事，則所願畢矣。辱生之來，起余以不匱之志，受惠多矣。生之門地文學，已備蘇公之筆，故不書，但感慨而序云。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鞠氏集》二十卷（鞠常）。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鞠常集》二十卷。

范杲

論述

柳開《與李宗諤秀才書》 周末故范魯公爲相國，子弟中惟杲立節好學，相國洎朝之百執事，以及後進群生，皆知而奇特焉，乃至今來以文得名，以文得位。居貧御衆，能偕古人有道，惟杲可尚。

《宋史》卷四三九《梁周翰傳》 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

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

傳記

《宋史》卷二四九《范質傳》附《范杲傳》 杲字師回，父正，青州從事。杲早孤，質視如己子。刻志於學，與姑臧李均、汾陽郭昱齊名，爲文深僻難曉，後生多慕效之。以蔭補太廟齋郎，再遷國子四門博士。嘗攜文謁陶穀、竇儀，咸大稱賞，謂杲曰：「若舉進士，當待汝以甲科。」及秋試，有上書言閥閱之家不當與寒士爭科第，杲遂不應舉。稍遷著作佐郎，出爲許、鄧二州從事，坐事免。太平興國初，遷著作郎、直史館，歷右拾遺、左補闕。雍熙二年，同知貢舉。俄上書自言其才比東方朔，求顯用，以觀其效。太宗壯之，擢知制誥。【略】求典京兆以便養。太宗從其請。改工部郎中，罷知制誥。【略】移知壽州，上言：「家世史官，願秉直筆，成國朝大典。」召爲史館修撰，固求掌誥詞，帝從之。時翰林學士宋白左遷鄜州，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蘇易簡轉承旨，杲連致書相府，求爲學士，且言於宰相李昉曰：「先公嘗授以制誥一編，謂杲才堪此職。」因出示昉，昉屢開解之。未幾，太宗飛白書「玉堂」額以賜翰林，杲又上《玉堂記》，因請備職。太宗惡其躁競，改右諫議大夫、知濠州，復召爲史館修撰。初，太宗以太祖朝典冊未備，乃議召杲。杲聞命喜甚，以爲將加優擢，晨夜趨進。至宋州，遇郎州通判錢熙，杲問以「朝議將任僕何官」，熙言：「重修《太祖實錄》爾。」杲默然久之。感疾，至京師，旬月卒，年五十六。太宗憫之，錄其二子。杲性虛誕，與人交，好面譽背非，惟與柳開善，更相引重，始終無間。

紀事

《玉壺清話》卷二 太祖收并門，凱旋日，范杲爲縣令，叩迴鸞，進講《聖壽詩》，有「千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之句。上愛之，賜一官，改服色。

《石林燕語》卷五 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託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竇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畯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

藝文

王禹偁《賀范舍人再入西掖》 再入承明舊直廬，腰間仍得佩金魚（舍人前在綸閣，猶是朱紱）。重批漢武求賢詔，曾上東方自薦書（舍人早歲自諫垣上書，自比東方朔，遂入閣下）。紅藥篇章應感動，紫泥封檢未生疏。樊川杜曲休勞夢，日日延英侍玉除（舍人前自綸閣出知永興，故有樊川杜曲之句）。

梁周翰

論述

《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三之一宋白《薦梁周翰疏》 周翰雄文奧學，才敵數人。昭文、集賢未有學士，若以處之，雅符公議。

《五鳳樓賦》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五鳳樓賦》，是時大梁宮室始與西京比，而梁周翰歷陳前代亡國之君淫於木土者爲戒，何止諷也。蓋顯刺必出於明時，「無若丹朱傲」，信其爲舜、禹之盛矣。

傳記

《宋史》卷四三九《梁周翰傳》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父彥溫，廷州馬步軍都校。周翰幼好學，十歲能屬詞。周廣順二年，舉進士，授虞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改開封府戶曹參軍。宋初，

質、溥仍爲相，引爲秘書郎，直史館。時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封，議武成王廟配享七十二賢，內王僧辯以不令終，恐非全德。尋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重銓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周翰上言曰【略】。不報。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編，擢爲右拾遺。會修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初，太祖嘗識彥溫於軍中，石守信亦與彥溫舊故。一日，太祖語守信，將用周翰掌誥，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令。歷通判綿、眉二州，在眉州坐杖人至死，奪二官，起授太子左贊善大夫。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會將郊祀，因上疏曰【略】俄坐杖錦工過差，爲其所訴，太祖甚怒，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何乃遽爲酷罰！」將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太祖乃解，止左授司農寺丞。逾年，爲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知蘇州。周翰善音律，喜蒲博，惟以飲戲爲務。州有伶官錢氏，家數百人，日令百人供妓，每出，必以殺具自隨。郡務不治，以本官分司西京。踰月，授左贊善大夫，仍分司。俄除楚州團練副使。雍熙中，宰相李昉以其名聞，召爲右補闕，賜緋魚，使江、淮提點茶鹽。周翰以辭學爲流輩所許，頻歷外任，不樂吏事。會翰林學士宋白等列奏其有史才，遭回下位，遂命兼史館修撰。會太宗親試貢士，周翰爲考官，面賜金紫，因語宰相，稱其有文，尋遷起居舍人。淳化五年，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政、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對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周翰蚤有時譽，久擯廢，及被除擢，尤洽時論。會考課京朝官，有敢隱前犯者，皆除名爲民。周翰被譴尤多，所上有司偶遺一事，當免。判館楊徽之率三館學士詣相府，以爲周翰非故有規避，其實所犯頻繁，不能悉記，於是止罰金百斤。【略】至道中，遷工部郎中。眞宗在儲宮知其名，徵之。時爲左庶子，因令取其所爲文章，周翰悉纂以獻，上答以書。及即位，未行慶，首擢爲駕部郎中、知制誥，俄判史館、昭文館。咸平三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受詔與趙安易同修屬籍。唐末喪亂，籍譜罕存，無所取則，周翰創意爲之，頗有倫貫。車駕幸澶淵，命判留司御史臺，周翰懇求扈從，從之。明年，授給事中，與宋白俱罷學士。大中祥符元年，遷工部侍郎。踰年，被疾卒，年八十一。眞宗憫之，錄其子忠寶爲大理評事，給奉終喪。周翰性疏雋卞急，臨事過於嚴暴，故多曠敗。晚年才思稍減，書詔多不稱旨。

《**東都事略**》卷三八《**梁周翰傳**》（存目）

紀事

柳開《答梁拾遺改名書》 去秋八月以來，遂有仕進之心，以干於世。故得今以所著文投知于門下，實爲之舉進士矣。竊冀於公者，公以言譽之，公以力振之，同于常輩而是念矣。不謂公厚待曰：「賢過于韓吏部。」賜書責其不至曰：「若肩於韓而爲名，非所然也，以至指摘韓氏之疵，恐累於小人之尚。」

《**玉壺清話**》卷五 楊侍讀徽之，太宗聞其詩名，盡索所著，得數百篇，【略】拜禮部侍郎，御選集中十聯寫於屏。梁周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中。」

又 梁修撰周翰，一歲後苑燕，凡從臣各探韻賦詩，梁得「春」字，曰：「百花將盡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稱之。爲史館修撰，上疏：「自今崇德、長春二殿，皇帝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令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對拜、除授、沿革之事，悉條報本院，仍令舍人分直。」皆從之。

《**東原錄**》 藝祖時，新丹鳳門，梁周翰獻《丹鳳門賦》。帝問左右：「何也？」對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職。國家有所興建，即爲歌頌。」帝曰：「人家蓋一箇門樓，措大家又獻言語。」即擲於地。即今宣德門也。

《**中山詩話**》 梁周翰，眞宗即位，始知誥，《贈柳開》詩曰：「九重城闕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時楊大年、朱昂同在禁掖，楊未及滿三十，而二公皆老，數見靳侮。梁謂之曰：「公毋侮我老，此老亦將留與公爾。」朱昂聞之，背面搖手掖下，謂梁曰：「莫與，莫與！」大年死不及五十。

蘇頌《起居院題名石柱記》 國朝淳化中，始命史館修撰梁周翰、直昭文館李宗諤知起居郎舍人事，番直便殿，以備左右史之職。【略】院在朝堂西便

門之左廡，舊有板記載到官去事之歲月。訖治平初，而板盡不續。於是資政邵公始議易以石柱，【略】自梁、李至今蔡、孫二君，總百四人。

《山堂肆考》卷一二九　呂伯恭編《文鑑》，欲尋賦一篇冠其首，以（周）美成之作不甚佳，遂以梁周翰《五鳳樓賦》爲首。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宋太祖乾德間大修宮闕，周翰爲《五鳳樓賦》以進。

著　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梁周翰《翰苑制草集》二十卷。

又卷四三九《梁周翰傳》　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錄》。

戚同文

王禹偁《送戚維戚綸之閬州亳州》　睢陽戚先生，今世古之儒。終身不求仕，沒齒唯誦書。孝愛睦姻族，淳謹化里閭。文翁變蜀土，尚以德位俱。仲淹居汾水，專用素教敷。青青子衿輩，櫛比曳朝裾。盛德苟無報，吾道將焉如。

《宋史》卷四五七《戚同文傳》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世爲儒。幼孤，祖母攜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爲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日諷一卷，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慤即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慤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慤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同文，即爲葬三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爲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許驤、陳象輿、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皆踐臺閣。同文純質尚義信，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焉用此爲！」由是深爲鄉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諭以善道。頗有知人鑒，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爲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記，迎同文就養，卒于漢東，年七十三。好爲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二子維、綸。

《玉壺清話》卷一　戚同文，宋都之眞儒，雖古之純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遠千里而至，敎誨無倦，登科者題名於舍，凡孫何而下七榜五十六人。不善沽矯，鄉里之饑寒及婚葬失其所者，皆力賑之。好爲詩，有《孟諸集》。楊侍讀徽之守南都，召至郡齋，禮遇益厚，唱和不絕。楊謂君曰：「陶隱居昔號堅白先生，以足下純白可侔，僕輒不揆，已表於朝，奏乞堅素之號，未知報否。」後果從請。及設舊學百餘楹，遇如庠序之盛。州郡惜其廢，奏乞賜額爲本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即綸子也。

牟巘《義學記》　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爲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講授，方不遠千里而至，（范）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爲人質直，尚信義，宗族貧乏則賙給之，喪則賑恤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安用是？」

樂　史

論　述

《隆平集》卷一四《樂黃目傳》附《樂史傳》　史有文辭。初仕江南，歸朝再舉進士，登甲科。

《廣卓異記》　樂史《廣卓異記序》：其累代簪纓，蓋世功業，三復省之，不無所益。何者？昔曹景宗讀《穰苴》、《樂毅列傳》，歎曰：「大丈夫當如是！」此乃見賢思齊之道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且累代富貴，豈不由積善之致焉？今臣僚若見《卓異記》，必如曹景宗之讀列傳也。臣又聞

《漢書》言，學者稱東觀如道家蓬萊山。唐太宗開文學館，得入者謂之「瀛洲」。瀛洲之與蓬萊，神仙之攸館，今既比之，即神仙不可不再言矣。臣撰《總仙記》，其間有全家爲卿相，累代居富貴者，何異焉。今撮其殊異者入此書中。況夫立身朝廷，致位華顯者，其或慶者在堂，弔者在閭。若能以道消息，寄懷于虛無之中，則躁競之心塞，清淨之風生。壽骨欲低，自然高矣，禍門欲開，自然閉矣。此書既成，不敢不進。雖不補三館之新書，亦擬爲一家之小說。干冒宸扆，伏增憂越。宋樂史謹序。《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一：《廣卓異記》二十卷，【略】大抵牽引駁雜，譌謬亦多。

《綠珠傳》《續談助》卷五《綠珠傳跋》：右鈔直史館樂史所撰《綠珠傳》。史獨精地理學，故此傳推考山水爲詳，又皆出於地志、雜書者也。二十六日，西樓北齋鈔。

《慈竹》 周必大《跋太和樂南金所藏樂史慈竹詩》：慈竹亦名桃枝竹，唐王勃、喬琳皆嘗爲賦【略】，其於摹寫諷諭，固已略備。又得本朝留臺樂公此詩，然後懲勸之旨粲然畢陳於前。凡在士庶，當家傳而人誦之，況公苗裔乎。

傳記

《宋史》卷三〇六《樂黃目傳》附《樂史傳》 樂黃目字公禮，撫州宜黃人。世仕江左李氏。父史，字子正。齊王景達鎮臨川，召掌牋奏，授秘書郎。入朝，爲平原主簿。太平興國五年，與顏明遠、劉昌言、張觀并以見任官舉進士。太宗惜科第，不與，但授諸道掌書記。史復佐武成軍，既而復賜及第。上書言事，擢爲著作佐郎、知陵州。獻《金明池賦》，召爲三館編修。雍熙三年，獻所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卷，《續卓異記》三卷。太宗嘉其勤，遷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知舒州，遷水部員外郎。淳化四年春，與司封員外郎、直昭文館李蘇同使兩浙巡撫，加都官、知黃州。又獻《廣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十一卷。詔秘閣寫本進內。史好著述，然博而寡要，以五帝、三王，皆云仙去，論者嗤其詭誕。咸平初，遷職方，復獻《廣孝新書》五十卷，《上清文苑》四十卷。出知商州。史前後臨民，頗以賄聞。俄以老疾爲言，聽解職，分司西京。五年，郊祀畢，奉留守司表入賀，因得召對。上見其矍鑠不衰，又知篤學，盡取所著書藏秘府，復授舊職，與黃目同在文館，人以爲榮。出掌西京磨勘司，黃目爲京西轉運，改判留司御史臺。車駕幸洛陽，召對，賜金紫。史久在洛，因卜居，有亭樹竹樹之勝，優游自得。未幾卒，年七十八。

《隆平集》卷一四《樂黃目傳》附《樂史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一一五《樂黃目傳》附《樂史傳》（存目）

紀事

《太平寰宇記補闕》卷首樂史《太平寰宇記序》 臣聞四海同風，九州共貫。若非聖人握機蹈杼，織成天下，何以逮此。自唐之季，率土纏兵，裂水界山，窺王盜帝。至于五代，環五十年，雖奄有中原，而未家六合。不有所廢，其何以興？祖龍爲炎漢之梯，獨夫啓成周之路。皇天駿命，開我宋朝。太祖以握斗步天，掃荆蠻而斡吳、蜀；陛下以呵雷叱電，蕩閩越而縛并汾。自是五帝之封區，三皇之文軌，重歸正朔，不亦盛乎！有以見皇王之道全，開闢之功大。其如圖籍之府，未修郡縣之書，何以頌萬國之一君，表千年之一聖？眷言闕典，過在史官。雖則賈躭有《十道述》，元和有《郡國志》，不獨編修太簡，抑且朝代不同。加以從梁至周，郡邑割據，更名易地，暮四朝三。臣今沿波討源，窮本知末，不量淺學，撰成《太平寰宇記》二百卷並目錄二卷。起自河南，周于海外。至若賈躭之漏落，吉甫之闕遺，此盡收焉。萬里山河，四方險阻，攻守利害，沿襲根源，伸紙未窮，森然在目。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戶而觀萬邦，圖籍機權，莫先于此。臣職居館殿，志在坤輿，輒撰此書，冀聞天聽。誠慚淺略，仰冒宸嚴。謹上。朝奉郎、太常博士、直史館、賜緋魚袋臣樂史。

《全唐文》卷八八八樂史《仙鵝池祈真觀記》 崇仁縣，古巴陵之府，隋開皇中降爲縣。縣之西北有祈真觀者，山水迴合，實列仙之攸館。【略】本郡杜使君師仁聞其名，就觀修黃籙齋，忽有仙鵝七隻，下門外池中，因是名曰仙鵝池。【略】乾德元年，歲在癸亥，四月，彭城劉司直元載字簡能，好奇之名士也，製錦是邑，詢故事，得仙鵝之實，翌日焚香，覬靈禽之來。願言之抱，如影隨形，是月十八日，有仙鵝二百餘隻，萃於觀之松篁。【略】余家本邑中，熟諳本

末，已曾爲簡能撰《仙鵝記》，甚得詳悉。

《括異志》卷一　樂學士史，景德末爲西都留臺御史。嘗夢一人，具冠服，稱帝命來召。共行十餘里，俄見宮闕壯麗，殆非人世。因問使者，云：「此帝所也。」既陛見，帝謂曰：「而主求嗣，吾爲擇之，汝姑伺此。」【略】明年神文誕聖。退安處士劉易嘗記斯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五　國初，樂史子正作《慈竹》詩數十韻，首云：「蜀中何物靈？有竹慈爲名。一叢闊數步，森森數十莖。高低相倚賴，渾如長幼情」云云。予按任昉《述異記》云：「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乃知慈竹不特蜀中有也。

又　國初，樂史子正作《慈竹》詩，中云：「又聞猓然獸，死不相棄遺。」按《國史補》云：「得一猓然，則數十猓然可得，蓋不忍傷其類，雖殺之不去。此獸狀而人心也。」子正用事，可謂精緻。

著錄

《隆平集》卷一四《樂黃目傳》附《樂史傳》　有雜編六百九十餘卷，自爲文百卷，謂之《仙洞集》。

《通志》卷六七《藝文略五》　《總仙記》一百三十卷，宋朝樂史撰。

又　《上清文苑》四十卷，樂史撰。

又卷七〇《藝文略八》　《唐孝悌贊》五卷，宋朝樂史撰。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貢舉故事》二十卷，《目》一卷。

又　樂史《孝悌錄》二十卷，《讚》五卷。

又　《廣孝悌書》五十卷。

又　樂史《唐滕王外傳》一卷，又《李白外傳》一卷，《洞仙記》一卷。

又卷二〇五《藝文志四》　樂史《總仙秘錄》一百三十卷。

又卷三〇六《樂黃目傳》附《樂史傳》　所撰又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總記傳》百三十卷，《坐知天下記》四十卷，《商顏雜錄》，《廣卓異記》各二十卷，《諸仙傳》二十五卷，《宋齊丘文傳》十三卷，《杏園集》，《李白別集》，《神仙宮殿窟宅記》各十卷，《掌上華夷圖》一卷。又編己所著爲《仙洞集》百卷。

《郡齋讀書志》卷九　《楊貴妃外傳》二卷，右皇朝樂史撰，叙唐楊妃事迹，迄孝明之崩。

《直齋書錄解題》卷七　《楊妃外傳》一卷，直史館臨川樂史子正撰。

《綠窗女史·宮闈部》　《太眞外傳》二卷。

《顧氏文房小說》　《楊太眞外傳》二卷。

《說郛》　《楊太眞外傳》二卷。

《五朝小說》　《楊太眞外傳》二卷。

《唐代叢書》四集　《楊太眞外傳》二卷。

《唐宋傳奇集》　《楊太眞外傳》二卷。

《郡齋讀書志》卷九　《綠珠傳》一卷，右皇朝樂史撰。

《綠窗女史·婢妾部》　《綠珠傳》一卷。

《香豔叢書》第一七集　《綠珠傳》一卷。

《說郛》　《綠珠傳》一卷。

《粵雅堂叢書》三編第二三集　《綠珠傳》一卷。

《琳瑯秘室叢書》第四集　《綠珠傳》一卷。

《十萬卷樓叢書》三編《續談助》　《綠珠傳》一卷。

樂史《廣卓異記序》　昔李翺著《卓異記》三卷，述唐朝君臣超異之事，善則善矣，然事多漏落，未爲廣博。臣初入館殿日，亦嘗撰《續唐卓異記》三卷進上，則唐翰之事庶幾盡矣。臣又讀漢魏以降至于《五代史》，竊見聖賢卓異之事，不下唐時之人，即未聞有纂集者。臣今自漢魏以降，至于周世宗，并唐之人，總爲一集，名曰《廣卓異記》，凡二十卷，并目錄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七　《廣卓異記》二十卷，樂史子正撰。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樂史《續廣卓異錄》三卷。

又　樂史《廣卓異錄》二十卷。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卷二中　樂史《廣卓異記》二十卷目錄一卷，樂史集漢、魏以來至五代卓異事都爲一集，撮神仙殊異者附於後。惜其所撰《續唐卓異記》三卷失傳爲恨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一　《廣卓異記》二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樂史撰。【略】是編前有自序，稱唐李翺《卓異記》三卷（按《卓異記》非李翺作，史蓋考之未詳，謹附訂於此），述唐代君臣卓異盛事，中多漏錄。史初爲《續記》三卷，以補其闕，後復以僅載唐代，未爲廣博，因纂集漢、魏以下迄五代，并唐事共爲一帙，名《廣卓異記》，分爲二十卷。首卷記帝王，次卷記后妃、王子、公主，三卷雜錄，四至十七卷皆記臣下貴盛之極與顯達之速者，十八卷雜錄，十九卷選舉，二十卷專記神仙之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九　《廣卓異記》二十卷，舊鈔本，汪季青藏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錢氏《敏求記》云有宋樂史《廣卓異記》二十卷。《浙採遺目》有刊本，入《存目》。

又《續錄》　傅沅叔收得《廣卓異記》清初刊本，少見。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〇　《廣卓異記》二十卷，舊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廣卓異記》二十卷，宋樂史撰，清康熙刻本，二冊。《廣卓異記》二十卷，宋樂史撰，清道光二十七年黃秩模僊屏書屋活字印本，傅增湘校并跋，二冊。《廣卓異記》二十卷，宋樂史撰，清鈔本，二冊。

李　度

《玉壺清話》卷七　李度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人多誦之。王朴爲樞密，止以此一聯薦於申文炳知舉，遂擢爲第三，人嘲曰：「主司只誦一聯詩。」

《侯鯖錄》卷四　晏公稱國初李度詩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

《宋史》卷四四〇《李度傳》　李度，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舉進士。度工於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時翰林學士申文炳知貢舉，樞密使王朴移書錄其句以薦之，文炳即擢度爲第三人。釋褐永寧縣主簿。累遷殿中丞、知歙州。坐事左遷絳州團練使，十年不調。度在歙州，嘗以所著詩刻於石，有中黃門得其石本，傳入禁中，太宗見之，謂宰相曰：「度今安在？」即令召至，對於便殿，與語甚悅，擢爲虞部員外郎，直史館，賜緋。端拱初，籍田畢，交州黎桓加恩，命度借太常少卿充官告國信副使，上賜詩以寵行。未至交州，卒于太平軍傳舍，年五十七。度之南使，每至州府，即借圖經觀其勝迹，皆形篇詩，以上所賜詩有「奉使南遊多好景」之句，遂題爲《奉使南遊集》，未成編而亡。

《能改齋漫錄》卷一三　王師下蜀時，護送孟昶血屬輜重之衆，百里不絕，至京師猶然。詩人李度作《平蜀》詩，略曰：「全家離錦水，五月下瞿塘。繡服青蛾女，雕鞍白面郎。纍纍輜重遠，杳杳路岐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度《策名詩》一卷。

和　峴

《宋史》卷四三九《和峴傳》　和峴字晦仁，開封浚儀人。父凝，晉宰相、太子太傅、魯國公。峴生之年，適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平生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於我也。」因名之曰三美。七歲，以門蔭爲左千牛備身，遷著作佐郎。漢乾祐初，加朝散階。十六，登朝爲著作郎。丁父憂，服闋，拜太常丞。建隆初，授太常博士，從祀南郊，贊導乘輿，進退閑雅。太祖謂近侍曰：「此誰氏之子，熟於贊相？」左右即以峴門閥對。俄拜刑部員外郎兼博士，仍判太常寺。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于南郊。丁丑冬至，有司復請祀昊天上帝，詔峴議其禮。峴以祭義戒於煩數，請罷之。二年，議孝明、孝惠二后神主祔于別廟，峴以舊禮有二后同廟之文，無各殿異室之說，今二后同祔別廟，亦宜共殿別室。孝明皇后嘗母儀天下，宜居上室，孝惠皇后止以追尊，當居次室。從之。三年春，初克夔州，以內衣庫使李光睿權知州，峴通判州事。代還，是歲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臘，有司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峴獻議正之。四年，南郊，峴建議望燎位置燔火。又嘗言：「依舊典，宗廟殿庭設宮縣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案，朝會登歌用五瑞，郊廟奠獻用四瑞，迴仗至樓前奏《采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章。」復舉唐故事，宗廟祭科外別設珍膳，用申孝享之意。又謂《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玄德升聞》、《天下

大定》二舞。並從其議。事具《禮》、《樂志》。【略】開寶初，遷司勳員外郎，權知泗州，判吏部南曹，歷夔、晉二州通判。九年，江南平，受詔採訪。太宗即位，遷主客郎中。太平興國二年，知兗州，改京東轉運使。峴性苛刻鄙吝，好殖財，復輕侮人，嘗以官船載私貨販易規利。初爲判官鄭同度論奏，既而彰信軍節度劉遇亦上言，按得實，坐削籍，配隸汝州。六年，起爲太常丞，分司西京，復階勳章服。端拱初，上躬耕籍田，峴奉留司賀表至闕下，因以其所著《奉常集》五卷、《秘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卷奏御，上甚嘉之，復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事。是秋得暴疾，卒，年五十六。

《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三》　和峴《秘閣集》二十卷。

又　和峴《禮神志》十卷。

柴成務

論　述

王禹偁《投柴殿院（三十韻）》　官業除苛法，家風襲雅章（故兵部員外郎自牧之子，兵部以詩名擢第）。

又《賀柴舍人新入西掖（成務）》　早摘蟾宮第一枝，綸闈恩命苦何遲。久爲俗吏殊無味，合掌王言亦有時。好繼忠州文最盛，應嫌長慶格猶卑（舍人嘗與予評前賢詔誥，以爲陸相首出，若《奉天罪己詔》，元、白之徒可坐於廡下）。他年莫忘中吳宰，六里山前歌《紫芝》（早歲予爲長洲宰，舍人以殿院知蘇州）。

又《送柴侍御赴闕序》　公以文學之業，早登甲科，負王佐之才，未升顯位。法尚寬簡，政惟循良。吏不能欺，人罔知化。觀其議一事，出一言，必能達今古之變通，極天人之奧妙，合乎皇王之道，在乎經緯之謀。引而申之，宜其相大君而化萬國矣。今之爲郡也，上有督責，事無便宜，才雖有餘，道或未盡。是以體盈虛之理，息奔競之心，不衒吏才，不沽時譽，冲澹自守，光塵必同，識者又知其吏隱也。

楊億《柴公行狀》　公爰在童幼，發言成章。總角之年，出就外傅。橫經學問，迴如宿習，秉筆屬文，動偕作者。【略】乾德中，禮部員外郎、知制誥王公祜，受詔典禮部，公即踴躍從賦。王公覽其文而奇之，擢冠多士，朝論翕然有得人之美。【略】公好學多能，博物稽古。始在貢部，爲時聞人，奮藻屬詞，流輩推服。或有所著述，必傳寫都下。終以才望，入司訓誥，發揮帝命，頗爲稱職。【略】善談名理，口無擇言，廣積墳史，手不釋卷。雅性奉道，遍閱金簡玉笈之文，平生多病，深窮堊石青囊之術。恬淡以養性，蔓衍以窮年。其風規縕藉，閎閱深厚，亦足以爲儒林丈夫矣。

《宋史》卷三〇六《柴成務傳》　成務有詞學，博聞稽古，善談論，好諧笑，士大夫重其文雅。然爲郡乏廉稱，時論惜之。

傳　記

楊億《柴公墓誌銘》　公諱成務，字寶臣，其先平陽人，漢棘蒲侯之後也。【略】公風度夷雅，襟靈沖粹，始在孩提，迴如老成，靡事塵遊，不雜兒戲。橫經就學，昂昂有千里之姿，從賦干名，籍籍致同人之譽。每投誠執贄，前達爲之致恭，秉筆屬文，傾都以之傳寫。春官宗伯，常虛甲科以待之，而公思值名公，伸於知己。乾德中，禮部員外郎、知制誥王公祜適典貢部，公始就鄉舉，即以公冠於諸生，當時朝野，聳得賢之議。解褐宿州軍事推官。秩滿，爲曹、單觀察從事，被所知之舉，遷大理寺丞，監潭州茶場。【略】改太常丞、峽路轉運副使，賜五品服。拜監察御史、知果州。轉殿中、知蘇州。歲滿，移充兩浙轉運使，改戶部員外郎、直史館，賜服金紫。除本曹郎中、充三司戶部判官，選爲光祿少卿。未幾，充高麗國信使。復命，領京東轉運。入爲司封郎中、知制誥。遷左諫議大夫、知河中府。今上踐阼，拜給事中、知梓州。歸朝，受詔同修永熙《實錄》，俄知揚州。入判尚書刑部。【略】上言解職，以本官奉朝請。未幾，膝理生疾，勿藥靡徵，哲人其萎，頹山興歎，嗚呼！公以景德元年六月某日考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略】公文行首出，時名籍甚。自濯纓筮仕，束帶登朝，佐幕從軍，頗聞婉婉之畫，剸煩治劇，蓋有飄飄之刃。【略】矧內史西臺，專掌訓誥，

代言之選，居第一流；而公允是僉諧，潤色鴻業。前朝國書，藏在冊府，論次大典，厥惟難才；而公肅奉擬(倫)〔論〕，裁成信史。逮於出典劇郡，必樹於風聲；入奉內朝，式瞻於儀表。經笥學海，河東之三篋盡通；辨囿談叢，稷下之千人皆服。多識前訓，鑽之彌堅；善與人交，久而無改。【略】銘曰：濁河奔流，羽蟲日化。逝者如斯，不捨晝夜。新阡鬱起，原隰龍麟。死而可贖，人百其身。嗚呼柴公，名高鄉品。給事左曹，行將十稔。享年從心，考終正寢。日月之吉，龜筮叶從。牛眠卜宅，馬鬣增封。九原宿草，千古長松。唯令名兮不滅，與編簡兮無窮。

楊億《柴公行狀》（存目）

《宋史》卷三〇六《柴成務傳》（存目）

紀事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引《楊文公談苑》 咸平初，修《太宗實錄》，命錢若水主其事。若水舉給事中柴成務、起居舍人李宗諤、侍御史宗度洎予及職方員外郎吳淑。【略】除宗諤不許，餘悉可之。

《玉壺清話》卷三 柴諫議成務知河中府，有遠識妙略。當銀、夏未寧，蒲中最扼飛輓之衝，公悉應之，略無弛曠。嘗患府衢狹隘，市民歲侵，簷閭節密，幾輈之不容。公計之曰：「時平民安，萬一翠華西幸，輪蹄扈蹕，千乘萬騎，胡以爲處？」遂奏乞撤民居以廣街衢，可之。未幾，果有汾陰之幸。

《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 淳化元年三月，詔加治食邑千戶，遣戶部郎中柴成務、兵部員外郎直史館趙化成往使。其國俗信陰陽鬼神之事，頗多拘忌，每朝廷使至，必擇良月吉辰，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踰月，乃遺書於治曰：「王奕葉藩輔，尊奬王室，凡行大慶，首被徽章。今國家特馳信使，以申殊寵，非止歷川塗之綿邈，亦復蹈溟海之難危，皇朝睠遇，斯亦隆矣。而乃牽於禁忌，泥於卜數，眩惑日者之浮說，稽緩天子之命書。惟典冊之垂文，非卜祝之能曉。是以《書》稱上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粲然古訓，足以明稽。所宜改圖，速拜君賜。儻鳳綍無滯，克彰拱極之誠；則龍節有輝，免貽辱命之責。謹以誠告，王其圖之。」治覽書慚懼，遣人致謝焉。會霖雨不止，仍以俟霽爲請。成務復爲書以責之，治翌日乃出拜命。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柴成務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柴成務集》二十卷。

又卷三〇六《柴成務傳》 文集二十卷。

藝文

王禹偁《送柴侍郎使高麗》 初過清明野色繁，柳花榆莢撲軺軒。中臺應宿郎官貴，外國占星使者尊。海水無波分島嶼，扶桑見日認藩垣。東夷休請蕭夫子，好把詩書問狀元。

又《送柴諫議之任河中》 蒲津名郡得名公，諫紙盈箱且罷封。紅藥堦墀曾吐鳳，綠莎廳事舊鳴蚌(故事：河府院有綠莎廳，唐來治平時，好事者常加澆漑，兵興之後，爲不好事者鏟去之。公好事者也，可復此景，故云)。下車首謁重華廟，入境先經五老峰。見說丘門詩板在，應教回也繼遺蹤。

盧多遜

論述

《隆平集》卷四《盧多遜傳》 多遜博涉經史，善伺人主意。太祖每遣取書，多遜伺知，即通夕閱視，詰朝問書中事，應答無滯，上益寵待。

《謫官謝表》、《遺表》《四六話》卷上：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

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略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縈骨。」雖有五代衰氣，然亦可哀矣。

《嵩嶽中天王廟碑》 王世貞《嵩嶽廟碑銘》：右《嵩嶽中天王廟碑》，盧崖州撰，有唐季衰薾之風。

傳記

《宋史》卷二六四《盧多遜傳》 盧多遜，懷州河內人。【略】顯德初舉進士，解褐秘書郎、集賢校理，遷左拾遺、集賢殿修撰。建隆三年，以本官知制誥，歷祠部員外郎。乾德二年，權知貢舉。三年，加兵部郎中。四年，復權知貢舉。六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開寶二年，車駕征太原，以多遜知太原行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權知鎮州。師還，直學士院。三年春，復知貢舉。四年冬，命爲翰林學士。六年，使江南還，因言江南衰弱可圖之狀。受詔同修《五代史》，遷中書舍人、參知政事。丁外艱，數日起復視事。會史館修撰扈蒙請復修時政記，詔多遜專其事。金陵平，加吏部侍郎。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四年，從平太原還，加兵部尚書。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強力，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略】先是，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日，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未幾，普出鎮河陽。太宗踐祚，普入爲少保。數年，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略】未幾，復用趙爲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有以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太宗怒，下詔數其不忠之罪，責授守兵部尚書。明日，以多遜屬吏，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獄具，召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議曰：「【略】其盧多遜請依有司所斷，削奪在身官爵，準法誅斬【略】。」遂下詔曰：「【略】其盧多遜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官封，并用削奪追毀。一家親屬，并流配崖州，所在馳驛發遣，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略】」多遜累世墓在河內，未敗前，一夕震電，盡焚其林木，聞者異之。多遜在海外，因部送者還，上表稱謝。雍熙二年，卒於流所，年五十二。詔徙其家於容州，未幾，復移置荆南。

《隆平集》卷四《盧多遜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一《盧多遜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宋大詔令集》卷二〇三《盧多遜削奪官爵配隸崖州制》 兵部尚書盧多遜，頃自先朝，擢參大政，洎予臨御，薦正台衡。職在燮調，任當輔弼，邦家之務，一以咨之。朕既倚成，汝合思報。而乃交結藩邸，窺伺君親，指斥乘輿，謀危社稷，大逆不道，非所宜言。因遣近臣，推治其事。醜迹共露，具獄已成。既有司之定刑，俾外廷而集議，僉以梟夷其族，污瀦其宮，用正憲章，以合經義。尚念嘗居重位，久事明廷，將寬盡室之誅，止用投荒之典。實汝有負，非我無恩。凡爾群臣，當體茲意。其盧多遜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官封，并宜削奪追毀。一家親屬，并配隸崖州，充長流百姓，所在馳驛發遣。仍終身禁錮，縱更大赦，不在量移之限。其期周以上親屬，并配隸邊州遠郡禁錮。部曲奴婢并縱之。餘依百官所議施行。中書吏趙白、秦王府吏閻密、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并斬都門外，仍籍其家，親屬流配海島。

《續湘山野錄》 侯仁寶即趙韓王普之甥也，世爲洛陽大族，知邕州。久在嶺外，求歸西洛而無其計，詐以取交趾，矯其奏，乞詣闕面陳其策。太宗納之。其舅韓王時已爲盧多遜所譖，罷相出河陽。多遜當國，必知是役之艱，固欲致仁寶於敗績，以沮趙普。而太宗復不寤仁寶求歸之矯，盧因奏曰【略】。太宗深然之，詔團練使孫全興將湖南兵三萬，與仁寶南取交州。兵至白藤江，爲賊盡滅，仁寶爲交趾所擒，梟首於米鳶縣。

《玉壺清話》卷三 盧多遜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攜就雲陽道觀小學。時與群兒誦書，廢壇上有古籤一筒，競往抽取爲戲。時多遜尚未識字，得一籤，歸示其父，詞曰：「身出中書堂，須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終爲蓬海客。」父

見頗喜，以爲吉讖，留籤於家。迨後作相，及其敗也，始因遺堂吏趙白陰與秦王廷美連謀，事暴，遂南竄，年五十二，卒於朱崖，籤中之語，一字不差。初，多遜與趙韓王睚眦，太宗踐祚，每召對，即傾之。上以膚受，頗惑之，黜普於河陽。普朝辭，抱笏面訴，氣懾心懦，奏曰：「臣以無狀之賤，獲事累聖。況曩日昭憲聖后大漸之際，臣與先帝面受顧命，遣臣親寫二券，令大寶神器傳付陛下，以二書合縱批文，立臣銜爲證。其一書先后納於棺，一書先帝手封收宮中，乞陛下試尋之，孤危之迹，庶乎少雪。臣此行身移則事起，豺狼在塗，危若累卵，誰與臣辨？」後果得此書於禁中。帝疑既釋，竄多遜於朱崖。

《**澠水燕談錄**》**卷九**　盧丞相多遜謫死朱崖，旅殯海上。天慶觀道士練惟，一夜聞窗外有人讀書，審其聲韻，有類多遜。明日，有詩題窗外曰：「南斗微茫北斗明，喜聞窗下讀書聲。孤魂千里不歸去，辜負洛陽花滿城。」筆迹亦類之。明年，歸葬洛。此說得之孫巨源，而楊文公云其子全扶柩歸葬江陵佛舍，與此不同。未知孰是，姑兩錄之。

《**石林燕語**》**卷一**　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太祖開寶中，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葺遺逸，通以今事，爲《開寶典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科取士。

又卷七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使，盧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遂命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汝爭得如他多識！」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對，帝方命洗去。自是隙益深，以及於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門，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

作品本事

《**後山詩話**》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些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〇**　盧多遜爲學士時，太祖至西洛郊祀，手詔乃多遜所草，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

黃夷簡

《**玉壺清話**》**卷一**　黃夷簡閒雅有詩名，在錢忠懿王俶幕中陪尊俎二十年。【略】夷簡《山居》詩有「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幾焙茗旗香」之句。雅善治釋。咸平中，歸朝爲光祿少卿，後以壽終焉。

《**宋史**》**卷四四一**《**黃夷簡傳**》　黃夷簡字明舉，福州人。父廷樞，爲王審知從事，甚被親遇。嗣王延鈞以女妻之。錢氏取福州，署光祿卿。夷簡少孤，好學，有名於江東，爲錢惟治明州判官。太平興國初，隨錢俶來朝，授檢校祕書少監、元帥府掌書記，賜以襲衣、器幣、鞍勒、馬。八年，俶讓元帥，改授夷簡淮海國王府判官。雍熙四年，俶改封許王，出鎮南陽，加夷簡倉部員外郎，充許王府判官。俶薨，歸朝，爲考功員外郎，累遷都官郎中，掌名表，人頗稱其得體。至道二年，上言浙右人無預館閣之職者，因自陳嘗勸錢俶入朝，詞甚懇激。太宗憐之，命直祕閣，俄判吏部南曹。咸平中，召試翰林，遷光祿少卿。初，宰相張齊賢欲引夷簡與曾致堯並知制誥，有急制，值舍人出院，即封除目命夷簡草之，物議以爲不可，故但進秩而已。景德中，夷簡被病，告滿二百日，御史臺言當除籍。眞宗以其吳越舊僚，有詞學，且年老母在，特命續其月廩。大中祥符初，遷祕書少監。三年，丁內艱，上遣中使存問，賻贈有加，因請護母喪歸浙右，許之，且欲不絕其奉給，特授檢校祕書監、平江軍節度副使。踰年卒，年七十七。夷簡喜談論，善屬文，尤工詩詠，老而不輟。嘗攝鴻臚卿，護許國長公主葬，在道，駙馬都尉魏咸信禮接甚薄，夷簡銜之，言於上云：「發引之日，以錢三十千遺臣治裝，不重王人，若有輕國命之意，臣拒不納。」上遣中使詰咸信，咸信言：「夷簡始受命，屢有求丐，又獻挽詞以希賂遺，臣皆不敢受，以是爲慊。」既而夷簡又貢歌詩一編，大率譏咸信吝嗇，且形于怨詛。復言所未受三十千錢，意欲索取。眞宗甚鄙之，且不欲其歌詩流布于外，命中書召夷簡對焚之。士大夫以是薄其爲人。

宋白

論述

綜論

田錫《貽宋小著書》 數日論文，更得新意，若獲秘寶，如聆雅音。苟非賢智之交，寧厚切磋之道？所謂悅我以文藻，榮我以道義也。洎拜別後，在道路間，羸馬長驅，征心自逸，三思商較之意，再詳通變之言，一以貫之，引而伸之，竊有所得，似亦可采。

王禹偁《寄獻鄜州行軍司馬宋侍郎》 鉅賢如木鐸，一振聲蓋代。丈人文曲星，謫謫落下界。辭源發崑崙，意盡若到海。昔在神德朝，少秀負文彩。擢第應制科，召試拂華蓋。醉揮拔萃判，一字不復改。傳寫遍都下，紙貴無可買。一命佐著作，芸閣垂纓珮。歌詩數千首，人口炙與膾。志大輕俸錢，痛飲負酒債。庸蜀既即叙，出命玉津宰。題柱薄長卿，銘閣笑張載。錦水清見髮，峨嵋綠于黛。物華曾不負，詩酒聊自待。【略】蹉跎歷四邑，塵土不可擺。吾皇在藩邸，聞名四聰駭。即位未浹旬，獨許延英對。相見恨已晚，欣然契嘉會。諫官聊假道，紫微遽眞拜。制誥復西漢，碑板揭東岱。金鑾赴夜召，顧問及遠大。白麻幾千紙，意出元白外。薦賢恐不及，誘善曾無怠。當朝自獨步，晚節亦泛愛。【略】國朝大手筆，日夕期鼎鼐。

《聖宋文選》卷七王禹偁《投宋拾遺書》 下韓氏(愈)二百年，世非無其文章，罕能聚徒衆於門，張聖賢之道矣。其或者復授於明公乎？明公履孔、孟、揚雄之業，振仲淹、退之之辭，矧天與之時，身得其位，則追還唐風，不爲難矣。

楊億《廣平公唱和集序》 翰林主人、大宗伯廣平公，以才識兼茂，治行第一，登金門，上玉堂，發揮帝謨，潤色大業。自太平興國迄於咸平，凡歲星再周於天矣，而望實益峻，體貌彌篤。入奏武帳，天子冠而後見，退食溫室，家人問而不言。挺山甫之將明，推安世之愼密，作文章盟主，實朝廷宗工，天其或者殆以公爲儒林之木鐸也。

《隆平集》卷一三《宋白傳》 白之文頗事浮麗，而理致或不工。

《老學庵筆記》卷八 宋白尙書詩云：「風騷墜地欲成塵，春鎖南宮入試頻。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箇解詩人。」又云：「對花莫道渾無過，曾爲常人舉好詩。」大抵宋詩雖多疵類，而語意絕有警拔者，故其自負如此。

《寶眞齋法書贊》卷九《宋素臣惜別詩帖》 右咸平吏部尙書贈右僕射宋文安公白，字素臣，《惜別詩》眞迹一卷。公以文學事兩朝，頌平晉之偉功，擬唐相之《榜子》，蓋嘗以之簡九宸，典兩制，文詞翰墨，固宜名世，詩篇特餘事耳。紹定戊子六月得之吳門。贊曰：桂州之帥，予莫知其爲誰也。盍簪得朋，其必有以稱此詩也。黃卷之苦心，意其樂之，眞足以忘疲也。若夫屈伸則有時也，而豈以是爲富貴之資也？得路之終期，予固未免猶寘夫疑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宋白》 宮詩典則百篇收，能使陳王狎客羞。卻怪仙妃曉寒句，春綃珠箔亦風流。

分論

《仙掌賦》 《庶齋老學叢談》卷下：李慶孫，有文名，所謂「洛陽才子安鴻漸，天下文章李慶孫」。時翰林學士宋白亦以文名，慶孫嘗謁，白弗爲禮。曰：「翰長所以得名者，《仙掌賦》耳，以某觀之，殊未爲佳。」白愕然，問其故。曰：「公《賦》云：『旅鴈宵征，訝控弦於碧漢；行人早起，疑指路於雲間。』此乃《拳頭賦》也。」白曰：「君欲何云？」「某一聯云：『賴是孤標，欲摩挲於霄漢；如其對峙，應撫笑於人寰。』」白遂重之。

《大相國寺碑銘》 王世貞《大相國寺碑銘》：右寺碑在大梁，爲翰林承旨宋白撰，待詔吳郢書，完好若新立者。白亦頗有文學名，而辭蕪雜不工。

《中酒》 《老學庵筆記》卷五：宋太素尙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偸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鬧，渴憶荔枝香。病與情相續，心和夢尙狂。從今改題品，不號醉爲鄉。」非眞中酒者，不能知此味也。

《玉津雜詩》《老學庵筆記》卷八：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南遷二友。予讀宋白尚書《玉津雜詩》，有云：「坐卧將何物，陶詩與柳文。」則前人蓋有與公暗合者矣。

《宮詞》宋白《宮詞自序》：宮中詞，名家詩集有之，皆誇帝室之輝華，叙王遊之壯觀，抉丹庭金屋之思，道龍舟鳳輦之嬉。然而萬乘天高，九重淵邃，禁衛嚴肅，乘輿至尊，亦非臣子所能知，所宜言也。至於觀往迹以緣情，採新聲而結意，鼓舞昇平之化，揄揚嘉瑞之徵，於以示箴規，於以續《騷》《雅》，麗以有則，樂而不淫，則與夫瑤池粉黛之詞，玉臺閨房之怨，不猶愈乎。【略】援筆一唱，因成百篇。

傳記

《宋史》卷四三九《宋白傳》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年十三，善屬文。多游鄠、杜間，嘗館于張瓊家，瓊武人，賞白有才，遇之甚厚。白豪俊，尚氣節，重交友，在詞場名稱甚著。建隆二年，竇儀典貢部，擢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解褐授著作佐郎，廷賜襲衣、犀帶。蜀平，授玉津縣令。開寶中，閻丕、王洞交薦其才，宜預朝列。白以親老，祈外任，連知蒲城、衛南二縣。太宗潛藩時，白嘗贊文，有襲衣之賜，及即位，擢爲左拾遺，權知兗州，歲餘召還。泰山有唐玄宗刻銘，白摹本以獻，且述承平東人望幸之意。預修《太祖實錄》，俄直史館，判吏部南曹。從征太原，判行在御史臺。劉繼元降，翌日，奏《平晉頌》。太宗夜召至行宮褒慰，且曰：「俟還京師，當以璽書授職。」白謝于幄中。尋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太平興國五年，與程羽同知貢舉，俄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八年，復典貢部，改集賢殿直學士，判院事。未幾，召入翰林爲學士。雍熙中，召白與李昉集諸文士纂《文苑英華》一千卷。端拱初，加禮部侍郎，又知貢舉。白凡三掌貢士，頗致譏議，然所得士如蘇易簡、王禹偁、胡宿、李宗諤輩，皆其人也。是時，命復舊制，專委有司，白所取二十八人，罷退既衆，群議囂然。太宗遽召已黜者臨軒覆試，連放馬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焉。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倡優飲宴。有進士趙慶者，素無行檢，游承矩之門，因潛出拜白，求爲薦名。及掌貢部，慶遂獲薦，人多指以爲辭。又女弟適王沔，淳化二年，沔罷參知政事。時寇準方詆訐求進，故沔被出，復言白家用黃金器蓋舉人所賂。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濬碑，得塗金器爾。張去華者，白同年生也，坐尼道安事貶。白素與去華厚善，遂出爲保大軍節度行軍司馬。踰年，抗疏自陳，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覽而憫之，召還爲衛尉卿，俄復拜爲禮部侍郎，修國史。至道初，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俄兼秘書監。眞宗即位，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館。先是，白獻擬陸贄《牓子集》。上察其意，欲求任用，遂命知開封府以試之。既而白倦於聽斷，求罷任。咸平四年，擢王欽若、馮拯、陳堯叟入掌機要，以白宿舊，拜禮部尚書。白學問宏博，屬文敏贍，然辭意放蕩，少法度。在內署久，頗厭番直，草辭疏略，多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舊三館學士止五日內殿起居，會錢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羸老步梗，就班足跌，未幾，抗表引年。上以舊臣眷顧未允，再上表辭，乃以兵部尚書致仕。因就宰臣訪問其資產，虞其匱乏。時白繼母尚無恙，上東封，白肩輿辭於北苑，召對久之，進吏部尚書，賜帛五十匹。大中祥符三年，丁內艱。五年正月，卒，年七十七，贈左僕射。錄其孫懿孫爲將作監主簿，孝孫試秘書省校書郎，從子唐臣試正字。白善談謔，不拘小節，贍濟親族，撫卹孤藐，世稱其雍睦。聚書數萬卷，圖畫亦多奇古者。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唐賢編集遺落者，白多纘綴之。後進之有文藝者，必極意稱奬，時彥多宗之，如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嘲謗，白惡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爲白設也。會有司謚白爲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遂改文安。【略】子獻臣，國子博士，得臣，賜進士及第，至太常丞；良臣，爲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

《隆平集》卷一三《宋白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八《宋白傳》（存目）

紀事

楊億《廣平公唱和集序》視草之暇，含毫靡倦，形于風什，傳于僚友。同聲相應，發言成章，乃進文昌正卿，宥密元老。蓬丘之長，蘭臺之英，爭奇逞

妍，更賦迭詠。鋪錦列繡，刻羽引商，爛然成編，觀者皆聳。廣平公感交游之疇昔，慮竹素之淪胥，休沐之餘，孜孜綴輯，爲之七卷，以傳於世。

《澠水燕談錄》卷四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父官鄜州，時宋翰林白方謫官鄜畤時，聞而召之，坐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以浣溪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乃贈以詩曰：「宣毫歙墨川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能吟天骨異，前生已折桂枝來。」十七，一試禮部歸，以二親既喪，祿不及養，無復仕宦意，退居臨淄辨士里別墅。【略】或以爲宋詩云「前生已折桂枝來」，即今世不復折桂也。先生一試不第，終身罷舉，宋詩已讖之矣。

《邵氏聞見錄》卷六 賈黃中字媧民，滄州人，唐相耽之裔。【略】公與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拜翰林學士，時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

《石林燕語》卷八 端拱初，宋白知舉，取二十八人。物論喧然，以爲多遺才。詔復取落下人試於崇德殿，於是再取九十九人。

《老學庵筆記》卷五 宋白《石燭》詩云：「但喜明如蠟，何嫌色似黧。」燭出延安，予在南鄭數見之。其堅如石，照席極明。亦有淚如蠟，而煙濃，能黧汙帷幕衣服，故西人亦不貴之。

又卷七 《宋白集》有《賜諸道節度觀察防團刺史知州以下賀登極進奉詔書》云：「朕仰承先訓，纘嗣丕基。眷命曆之有歸，想寰區之同慶。卿輟由俸祿，恭備貢輸，遙陳稱賀之誠，知乃盡忠之節。省覽嘉歎，再三在懷。」實眞廟登極時詔書也。乃知是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祿自備。今既以庫金爲貢，而推恩則如故，可謂厚恩矣。

又卷八 白樂天詩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本朝太宗時，宋太素尚書自翰苑謫鄜州行軍司馬，有詩云：「鄜州軍司馬，也好畫爲屏。」又云：「官爲軍司馬，身是謫仙人。」蓋此音「司」字作入聲讀。

又 故事：謫散官雖別駕司馬，皆封賜如故。故宋尚書在鄜畤詩云：「經時不巾櫛，慵更佩金魚。」

又卷一〇 宋文安公《自禁庭謫鄜畤》詩云：「九月一日奉急宣，連忙趨至閤門前。忽爲典午知何罪，謫向鄜州更憮然。」蓋當時謫黜者，召至閤門受命乃行也。

又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盞》詩，今漢嘉有之，蓋夾燈盞也。一端作小竅，注清冷水於其中，每夕一易之。尋常盞爲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獨不然，其省油幾半。邵公濟牧漢嘉時，數以遺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嘗爲玉津令，則漢嘉出此物幾三百年矣。

《宋史》卷四六一《方技傳上》 （王）自化頗喜爲篇什，其貶郢州也，有《漢沔詩集》五卷，宋白、李若拙爲之序。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宋白集》一百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宋文安集》一百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宋白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五家宮詞》五卷，石晉宰相和凝、本朝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秘閣周彥質及王仲修，共五人，各百首。

又卷一七 《廣平公集》一百卷，翰林學士文安公大名宋白太素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三 《宋文安集》一百卷。【略】又名《廣平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宋白集》一百卷。又《柳枝詞》一卷。

又卷四三九《宋白傳》 有集百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宋白集》一百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十家宮詞》十二卷（其中有《宋文安公宮詞》一卷），清倪燦編，清康熙二十八年胡介祉貞曜堂刻乾隆八年史開基重修本，傅增湘校并跋，六冊。

藝文

田錫《寄宋白拾遺》 雙魚忽得書，云已外華籍。金骨俄輕舉，玉霄仍近密。小諫官職清，大才文翰逸。獻納有嘉謀，英豪伸壯圖。萬乘是知己，三公駭奇士。嚴吾侍從臣，元白才名子。揮毫爛彩霞，逸性飛湍水。不日績絲綸，

鼇宮承帝旨。伊余重交結。白日貫精誠。黃金一諾重，鴻毛萬事輕。微塵彈余冠，清泉滌吾纓。思佩朝天籙，相將昇太清。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一引《蔡寬夫詩話》蘇易簡《贈宋白》　天子昔取士，先俾分媸妍。濟濟俊兼秀，師師麟與鸞。小子最承知，同輩尋改觀。甲第叨薦名，高飛便凌煙。遂使拜扆坐，果得超神仙。迄今才七歲，相接乘華軒。

宋準

《東都事略》卷三八《宋準傳》　準美風儀，善談論，文詞清麗。

《宋史》卷四四〇《宋準傳》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丘人。祖彥升，庫部員外郎。父鵬，祕書郎。準開寶中舉進士，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擢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捨非當。太祖怒，召準覆試于便殿，見準形神偉茂，程試敏速，甚嘉之，以爲宜首冠俊造，由是復擢準甲科，即授祕書省校書郎，直史館。八年，受詔修定諸道圖經。俄奉使契丹，復命稱旨。明年，出知南平軍，會改軍爲太平州，依前知州事，就加著作佐郎。太平興國四年，遷著作郎，通判梓州，轉左拾遺，歸朝預修諸書。八年，同知貢舉，出爲河北轉運使。歲餘，以本官知制誥。雍熙中，加主客員外郎，復預知貢舉，俄判大理寺。四年，被病，還金部郎中，罷知制誥。端拱二年卒，年五十二，賜錢百萬。準美風儀，善談論，辭采清麗，涖官所至，皆有治聲。盧多遜之南流也，李穆坐同門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常惡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上寤，未幾，盡復穆舊官。時論以此稱之。

柳開《與朗州李巨源諫議書》　太祖開寶六年，今僕射李公爲翰林學士、知禮部貢舉事，始有廷試，開幸得與執事于上前登進士第，爲同年者二十有六人。初仕惟狀元宋得校書郎、直史館。【略】宋得入中書省知制誥。復不幸宋風病，廢死于家。

田錫《寄宋準學士》　鑾輿西幸郊天日，洛水橋南乍識君。投分塤篪無異曲，定交蘭菊有餘芬。別來信阻年將盡，望去臺高日又曛。堪恨支離何所似，波中萍葉嶺頭雲。

畢士安

論述

楊億《文簡畢公墓誌銘》　閱先君子手澤之遺文，披奕世家藏之群籍，念立身揚名之訓，思切磋博習之規。而澶淵近畿，逢掖蓋寡，交遊所及，孤陋是虞。且聞鄭之圃田，雅多君子，因奉祝夫人徙居焉。乃得今楊徵君璞、工部韓侍郎丕，及故光祿劉少卿錫。博約浸潤，遂通百家之言；直諒多聞，是爲三益之友。歲祀未久，至業大成，從賦春官，時名籍甚。乾德中，禮部員外郎、知制誥王公祜，以名德掌貢部，乃擢公上第焉。【略】性嗜墳史，手不釋卷。晚年寫書百卷，字皆方寸，躬自讎對，以備觀覽。常所著述，遺札頗多，諸孤等孜孜編綴，爲三十卷。垂世不朽，其在茲乎。

《隆平集》卷四《畢士安傳》　士安端重有識度，善談論，所至以公正稱。年高目昏，讀書不輟，有文集三十卷藏於家。

劉摯《畢文簡神道碑》　其文章典雅，以古爲法，集爲三十卷。

《宋史》卷二八一《畢士安傳》　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醞藉，美風采，善談吐，所至以嚴正聞。年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讎校，或親繕寫。又精意詞翰，有文集三十卷。

傳記

畢仲游《丞相文簡公行狀》　文簡公諱士安，字仁叟，太師之子也。太師而上，世居代之雲中。太師卒于觀城，公纔二十歲，奉祝夫人，居喪以禮聞。祝夫人取太師手自抄書數篋授公使讀，及出太師所撰《清白規檢》使行之。夫人曰：「澶之士人，吾略知之矣，孺子無可與游者。」乃與公之宋。宋猶澶也，夫

人未知所適。或言鄭多士大夫，子弟有賢者，乃自宋復與公之鄭，果得處士楊璞及韓丕、劉錫從游。公于是博綜群經，通諸子百家之言，究極古今治亂得失，君臣父子、忠孝仁義，治民行己之本末。祝夫人乃喜曰：「吾固知孺子之可教也。」乾德四年公舉進士，而故晉公王祜方知貢舉，見公文大喜，遂以公爲第三人。開寶三年選授濟州團練推官，【略】公在濟州二年，太祖皇帝聞公名，詔赴闕，面授兗州管內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擢大理寺丞兼三門發運事。吳越王錢俶入侍，選公知台州。【略】明年，上遣使採訪吳越官吏治狀，公居最，以名聞，遷左贊善大夫、知饒州。改殿中丞，歸朝爲監察御史，知乾州。【略】從京師走乾州道遠，非祝夫人所便，辭乞下遷，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諸王出閤，以左拾遺召公兼冀王府記室參軍。【略】端拱中，【略】遂以本官知制誥。冀王入見，頓首再拜，願留。上曰：「朕不以愛子而妨用賢也。」卒不許。是時宋興四十餘年，中外幾平，文學侍從言語政事之臣輻輳上前，至論德行必以公爲稱首。淳化二年冬，上欲召公爲翰林學士，而執政欲用張洎，因對言：「洎之文學資次不在畢某下。」上曰：「劇知洎文學資任不下畢某，第以洎之德行不及畢某爾。」執政乃退，公遂爲學士。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拜主客郎中，學士如故。以疾辭職，授右諫議大夫、知潁州。【略】眞宗皇帝將爲皇太子，先以壽王尹京。公由諫議大夫爲開封府判官。及置東宮官屬，詔兼太子右庶子，遷給事中。其出入輔導，咨訪謀畫，從容與皇太子議論，陰爲天下之賜者甚衆。而愼重周密，世莫得而聞也。眞宗皇帝即位，遂授尙書工部侍郎，秘書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自爲他官時，以嚴正稱。及爲京尹，上亦知人以嚴正憚公，故宮府常從爲廷職授外任者，必遣至公所戒勅而後使行。【略】久之，公罷開封府，以禮部侍郎復入翰林爲學士。請出，遂以尙書兵部侍郎知潞州。而禹偁亦罷職知黃州，歲滿，召入爲翰林侍讀學士兼秘書監。【略】公善談論，美風采，疏眉隆準，望之如冠玉。常寫九經子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校，日以爲常，無復出處之慮。而耆年厚德，上益尊禮之。會李沆卒，中書無宰相，上欲用公爲相，乃先以公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未也，行以卿爲相矣。」頓首辭謝，上曰：「朕以卿爲相，豈特今日？然國家多事，誰可與卿並爲相者？」公復頓首辭謝曰：「宰相者，非可以假人也，必有宰相之器，然後可以寄宰相之事。如臣駑朽，豈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臨事不惑，此宰相器也。」上曰：「準固朕意所在，而人言其性剛，使氣難用，奈何？」公曰：「準嘗自任以重，復尙氣節，不爲流俗所悅，或致人言。然方今中國之民，蒙陛下聖德，耕桑戮力，安樂無事。而西北攙槍，獨未有寧歲。如準器識，朝臣無出其上。通達善謀，能決大事，此正宜用準之秋也，臣竊以爲無難者。」上曰：「雖然，當藉卿宿德以鎭之。」不三旬，公遂以本官平章事，寇準亦同日爲相。而公監修國史，位居準上，蓋上意也。【略】故公居位未逾年，而郡國豐登，刑罰衰減。江南惟袁有二盜，餘皆獄空。上下晏然，稱爲至治。而公素羸多病，一歲間凡四在告，數上章求去位。眞宗皇帝遣使諭公至于七八，公不得已，起視事。一日將朝，公復自占上台有變，因召家人約束家事，且曰：「吾將得出矣。」家人不喻。及至崇政殿門廬，與他執政論所條奏事甚悉。未入對，疾作。上聞，使中貴人絡繹致問。及疾甚，上不俟興輦，步出至殿廬視之，殆不知人。詔太醫治療不及，詔內侍省副都知竇神保肩輿送公歸私第，薨，年六十有八。【略】公薨，上謂寇準等曰：「畢某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勵行，有古人之風。今其亡矣，深可痛惜！」【略】公在朝廷，惟呂端、王祜相引重，與寇準、王旦、楊億及少所從游韓丕、劉錫、楊璞友善，而王禹偁、陳彭年乃公門下士也。公既力薦寇準爲相，準深德公，兩女皆嫁公之次子。而韓丕、劉錫、禹偁、彭年遂皆爲名臣，惟璞數徵不起，有高節，世人謂之「徵君」，他無妄交者。【略】公多藏古書，博覽無所不記。著爲文章詩篇，皆辯麗宏遠，指物見意，有古風，不用當時文體，景德中陳彭年次爲三十卷。尤善議論，其論朝廷事議奏甚衆，然退輒毀其藁，今稀有存者。

楊億《畢公墓誌銘》（存目）

劉摯《畢文簡神道碑》（存目）

《隆平集》卷四《畢士安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一《畢士安傳》（存目）

《宋史》卷二八一《畢士安傳》（存目）

紀事

畢仲游《尙書郎贈金紫光祿大夫畢從古行狀》 士安三歲亡其母，後母祝夫人載士安入居澶州，以澶人無可與子游者，聞鄭多長者，即從鄭，得楊

璞、蘇利用、王嘏、韓丕、王延之、劉錫、韋文化七人與士安游。士安遂成人，太宗時登進士最上第，仕至翰林學士，眞宗時爲丞相。眞宗用人多矣，而專以士安爲有德行，屢稱之。爲丞相一年薨，謚曰文簡。

《宋會要輯稿・禮》三五之四　景德元年三月十五日，明德皇太后崩。十月，神主祔廟。二十一日，宰臣畢士安等上言曰：「【略】遠尋漢室之舊章，近取唐朝之故事，皆從祔廟之後，便陳九奏之音。望抑至懷，俯循公議。」詔不允。表三上，終不許。是冬車駕親征，士安等復三上表。

《宋朝事實類苑》卷一六引《蓬山志》　咸平二年十月，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書》、《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眞宗以語宰相畢士安。曰：「惡以誡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帝然之，故命刊刻。

藝　文

王禹偁《賀畢翰林（新入）》　聞步花磚喜復悲，所悲君較十年遲。銀臺曉入批丹詔，銅鏡秋開鑷白髭。宮錦細袍宣與看，內閑驕馬賜來騎。家門記得咸通事，莫忘論兵夜召時（咸通中，畢相在翰林時，懿宗將復河湟，夜召論邊事，敷陳方略，甚稱旨。上曰：「吾方謀帥，不意頗、牧在吾禁苑。」遂有登壇之命）。

楊　璞

論　述

《秋日閒居》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德人之言，字字出於天眞，故取之。　紀昀評：五句「奔」字不雅。末句「混」字太鄙。

《莎衣》　《溫公續詩話》：楊璞，字契玄，鄭州人，善爲詩，不仕。少時嘗與畢相同學，畢薦之，太宗召見，面賦《蓑衣》詩云：「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除官不受，聽歸山，以其子從政爲長水尉。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此《莎衣》詩，天下傳誦。對御所賦凡二，今取其一。蘇養直詞「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莎衣未必清貴，不肯換金章」，用璞語也。　紀昀評：亦粗俗。　卑俗之至，不足言詩。　馮班評：不必說到富貴。　何焯評：五、六儘佳，惜落句不稱。七句太直，又無根。八句俚。　《宋詩精華錄》卷一：第三聯，晚唐人除陸魯望、張志和，無能及者。

《拄杖》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拄杖》詩「就客飲時擔酒去，見魚游處撥萍開」，亦佳。

《歸鄉後上陳轉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二引《桐江詩話》云：楊朴字契先，一日秋晴，戲釣於道傍溪澗中，值漕臺陳文惠出巡按，從者訶之，契先竟不顧。文惠怒，命從者攝至前路郵亭中詰之。契先風神村野，宛然一耕夫也。文惠益怒，欲加以刑。契先丐毫楮供狀，乃作絕句云：「昨夜西風爛熳秋，今朝東岸獨垂鉤。紫袍不識蓑衣客，曾對君王十二旒。」文惠謝遣之。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歸鄉後上陳轉運》「紫袍不識莎衣客，曾對君王十二旒」，備見詩話。

傳　記

《宋史》卷四五七《楊璞傳》　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凡數年得百餘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眞宗朝諸陵，道出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紀　事

《東坡志林》卷二《書楊朴事》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眞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詩。及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

否？」朴曰：「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

《**溫公續詩話**》 璞嘗爲《七夕》詩云：「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多。」

《**嚴下放言**》**卷下**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癖，嘗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則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驚。眞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命之官，即問：「卿來得無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帝使誦之，曰【略】。朴死無子。

《**老學庵筆記**》**卷一〇** 楊朴處士詩云：「數箇胡皴徹骨乾，一壺村酒膠牙酸。」《南楚新聞》亦云：「一楪氈根數十皴，盤中猶自有紅鱗。」不知皴何物，疑是餅餌之屬。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東里楊聘君集》一卷，處士鄭圃楊朴契玄撰。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楊朴《莎衣》** 方回曰：（朴）有《東里集》行於世，熙寧辛亥清洛野民臧逋爲序。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楊朴詩》一卷。

雜錄

劉克莊《跋楊通老移居圖》 處士帽帶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兒坐母前，持箠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藍縷，然猶畜二琴，手不釋卷，其迂闊野逸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通老移居圖》，不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即卷中之人歟？本朝處士魏野有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有累，恐是畫朴。但朴字契玄，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者。

又題 余既書此跋，明日翻故紙，得朴集，洛人臧逋爲序，言其琴酒自娛，李翰林淑表其墓，言其好方藥。又朴絕句云：「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皴徹骨寒。隨着四婆裙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放翁跋云：「四婆，即處士之配。蘇嶠季眞家有處士夫妻像，野逸如生。凡集所載，與卷內物色皆合，騎牛者四婆，作詩送朴赴召者也。」

杜鎬

傳記

《**宋史**》**卷二九六《杜鎬傳**》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父昌業，南唐虞部員外郎。鎬幼好學，博貫經史。【略】舉明經，解褐集賢校理，入直澄心堂。江南平，授千乘縣主簿。太宗即位，江左舊儒多薦其能，改國子監丞、崇文院檢討。會將祀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鎬問之，鎬曰：「當祭而日食，猶廢，況謫見如此乎？」普言於上，即罷其禮。翌日，遷著作佐郎，改太子左贊善大夫，賜緋魚。歷殿中丞、國子博士，加秘閣校理。太宗觀書秘閣，詢鎬經義，進對稱旨，即日改虞部員外郎，加賜金帛。【略】再遷駕部員外郎，判太常禮院，與朱昂、劉承珪編次館閣書籍，虞部郎中，事畢，賜金紫，改直秘閣。會修《太祖實錄》，命鎬檢討故事，以備訪問。景德初，置龍圖閣待制，因以命錫鎬，加都官郎中。從幸澶淵【略】。預修《冊府元龜》，改司封郎中。四年，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賜襲衣、金帶，班在樞密直學士下。時特置此職，儒者榮之。大中祥符中，同詳定東封儀注，遷給事中。三年，又置本閣學士，遷鎬工部侍郎，充其職。上日，賜宴秘閣，上作詩賜之，進秩禮部侍郎。六年冬，卒，年七十六。【略】鎬博聞強記，凡所檢閱，必戒書吏云：「某事，某書在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誤。每得異書，多召問之，鎬必手疏本末以聞，顧遇甚厚。士大夫有所著撰，多訪以古事，雖晚輩、卑品請益，應答無倦。年踰五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鼓則起誦《春秋》。【略】性和易，清素有懿行，士類推重之。

紀事

《孫公談圃》卷下　杜鎬龍圖，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之前寤而燭之，見大鼠銜卷于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三道。

《玉壺清話》卷八　杜文正鎬，江南集賢校理澄心堂，歸朝直秘閣。上幸太閣，詢經義，敷對稱旨，賜金紫。景德中爲近侍，扈從澶淵之幸。洎凱旋，鑾駕還闕日，有司空行宮，適當懿德皇后忌辰，上疑回鑾鼓吹聲笑非便。時公爲儀仗使，已先馳還闕，備迎駕之儀，遂馳騎問公。公即奏曰：「於義無害。武王載木主伐紂，時居喪，尚前歌後舞，況忌者乃追遠存思爾。」公凡戒檢書吏曰：「某事在某書某卷，幾葉幾行。」覆之，未嘗有差。

又　眞宗詔卿士舉賢良，翰林朱公昂舉陳彭年。陳以家貧，無贄編可投之備，入削奏乞終任，不願上道。杜龍圖鎬、刁秘閣衍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不妄舉人。況彭年實有才譽，幼在江左，已爲名流所重，乞不須召試，止用昂之舉，詔備清問可也。」乃以本官直史館。

著錄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杜鎬《鑄錢故事》一卷。

又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杜鎬《君臣賡載集》三十卷。

柳宜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二王禹偁《與雷夏柳令書》　明公在江表時，奮布衣于明主，陳利指害，排姦斥邪，據彈糾之司，爲邦國之準，正辭直氣，聞于四方。國之將亡，先見其昧，天之所慶，力不足支，全身亂邦，委跡外邑。彼塞門汎湖者，豈獨美于前世耶！今來宰百里之邑，食五斗之米，非足以伸明公之壯圖，展明公之大志也。國家并、汾已平，則薊從而可取。是以將求封禪之草，築太平之基，明公又得以宏略偉才復用于世，然後攻訐得喪，駢羅廢興，致一人于堯舜，躋兆民于富壽。是以明公屈于危邦，而伸于聖代也。

又夏竦《與柳宜論文書》　今得執事《陶情》《歸道》二集，伏而讀之，始恨某師授體裁未至。何則？執事之文辭采飛動，瞻之垂近，而忽然復遠。瀾淪滉瀁，若江海之漲溢；燦煥煒燁，若花卉之彩賁。見之者望其波濤，羨其丹青，而猶不暇，其誰能知其何以使之然哉？故後進者欲師之範之，而不能及，皆未知何以奉教。

王禹偁《送柳宜通判全州序》　河東柳無疑，江左之聞人也。在霸國時褐衣上疏，言時政得失，李國主器之。累遷監察御史，多所彈射，不避權貴，故秉政者尤忌之。繼出爲縣宰，所在有理聲。皇家平吳之明年，隨僞官得雷澤令。雷澤，僕之故里也，始與之交。逮今幾十五載，連尹三邑。州縣之職，困于徒勞，居低摧窮辱之中，有死喪疾病之事。旅鬢生雪，朱衣有塵，知其器業者共惜之。淳化元祀，始以任城宰來抵闕下，攜文三十卷，叫閽上書，且請以文筆自試。天子壯之，下章丞相府，翌日召試，且舉漢時以粟爲賞罰事，使析而論之。無疑援引剖判，燦然成文。吾君吾相皆以爲識理體而合經義也，故改官芸閣，通倅湘源。其官尚卑，其郡亦小，然由文藝而取，故有識者榮之。與夫諂權媚勢，奴顏婢色，因採風謠、司漕運者言而得之者遠矣。于是沿汴達淮，浮江湖，入湘潭。是時也，可以吏隱，未可以行道。況江山猿鳥、雲泉竹樹爲天下甲，民訟甚簡，兵賦甚鮮，固可卧而理也。姑能致身于不才之間，放意于無何之域，則又不知縣令爲著作耶？著作爲縣令耶？或過故國，動《黍離》之情；傷遠行，有「于役」之念；歎下位，起「山苗」之刺，則于道遠矣，于生勞矣。勉哉，無疑善飯自愛。

又《柳贊善寫真讚》　河東柳宜，開寶末以江南僞官歸闕。于後吏隱者二十年，年五十有八矣。堂有母，思見其面而不得歸，浮圖神秀爲寫其眞，使其弟持還以慰倚門之望。又從予乞贊：好君好道，氣形于貌。鶴瘦非病，松寒不槁。亦紱熒煌，白鬚華皓。秀師援毫，寫于霜縞。杜口愼微，虛心養浩。寄獻高堂，足慰親老。

趙　炅 宋太宗

論　述

綜　論

《太宗皇帝實錄》卷八〇宋白《太宗皇帝謚議》　高臺講武，臨軒選士，英儒贍聞之鴻博，骨騰肉飛之俊傑，天下英雄，落吾彀中。升之峻級，待以清華，不十數年，有登廊廟而定疆埸者，知臣之鑒精也。【略】幸太學以談經，召儒臣而侍讀，【略】治世之規備也。

王禹偁《筵上狂歌送侍棋衣樓天使》　太宗多材復多藝，萬機餘暇翻棋勢。對面千里爲第一，獨飛天娥爲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御製。中使宣來示近臣，天機秘密通鬼神。

蘇頌《文莊楊公(徽之)神道碑銘》　太宗留意儒雅，日閱群書。詔翰林學士李昉等采前代文章，類爲千卷，號《文苑英華》。謂公邃於風詩，專俾編詩爲一百八十卷。

劉摯《南嶽御書閣記》　恭惟太宗皇帝以神武聖謀嗣太祖開基撥亂之後，薅洗四方殘餘之孽，曾不數年，天地清明。兵革偃而法度修，嘉與天下同休息乎無事。文武二者，思有以張弛之。於是嚮用儒學，尊尚經術，觀書稽古，多所述作。於其閒暇，則又玩意於翰墨之間，凡所謂退朝之樂，皆不以易此。至眞宗始聚其書，詔儒臣章別次第，著定爲一百二十卷，刻之經石，副在有司，又以分藏於天下之名山。【略】嘗得即其書而觀之，蓋其所自論著，爲世謨訓者，固皆原於道德之意。而其餘書帖亦多雜取六經、諸子之要言正論，至或選摘衆流異傳佛老之說。說皆不同，要皆有益於修身治心，爲天下國家者。以是私嘗推求聖人之意，於道德教化，其心蓋未嘗須臾離也。故雖當閒宴，猶從容發見於揮毫之際，然則又知其所以勤勤於文墨者，豈獨以爲娛樂而已哉！

《孔氏談苑》卷四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御製詩，遂爲故事。

《宋朝事實類苑》卷二引《事實》　太宗常謂侍臣曰：「朕萬機之暇，不廢觀書。見前代帝王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剸裁，全倚於人，則未知措身之所。」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太宗》　三館頻賡險韻詩，無才應副近臣知。削平萬國親書史，飛白頒來白玉墀。

分　論

《喜雨》　田錫《爲宰臣謝賜御製歌詩表》：臣等伏蒙聖慈宣賜《喜雨》歌詩共三首者。天時旱暵，聖慮焦勞，玄穹忽降于霶霈，睿藻遂形于歌詠。首蒙宣示，共極歡榮。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軫念三農，精心六義。自春徂夏，稍致愆陽，以日繫時，不忘善禱。詔近臣而遍走群望，御便殿而親錄縲囚，聖感玄通，天心昭答。潛驅屏翳，舒張東岱之雲；暗使豐隆，樋擊南山之鼓。連宵泛灑，率土昭蘇，旱稼勃興，豐年可望。緣聖情而有作，奮御筆以成篇。帝庸作歌，高視「康哉」之詠；上以風化，遠追《皇矣》之詩。燦然三章，誕敷四海，深形教誨，特有宣傳。台衡宸扆之銘，彼何膚淺；「白雪」「陽春」之句，空衒清新。臣等救災功微，賡歌調下。鏤於肌骨，敢忘作誡之詞；播在管絃，願導移風之德。

《社節》　田錫《謝賜御製社日詩狀》：右臣伏蒙聖慈以《社節》御製詩賜直館已下，令依韻和來者。伏以文昭天德，實炳三辰；詩與道鄰，式合萬象。豈臣固陋，所能討論。【略】今遇陛下嗣膺寶曆，恭守丕圖，以秋社之令辰，慶豐年之嘉節。堯樽湯鼎，賜嘉會于館中；聖藻宸篇，示同歡于天下。物情欣載，睿澤汪洋。臣等就列歡呼，睹皇家之餘慶；省躬感泣，觀雅道之重光。敢不仰紀王猷，上膺宸旨。

《重陽》　田錫《謝賜御製重陽詩狀》：右臣伏蒙聖慈以《重陽》五、七言詩二首，賜直館以下依韻和者。伏以千年嘉運，九日良辰，宸歡發于永歌，睿意屬于豐稔。雲天六義，下館閣以傳觀；風雅二章，與星辰而并麗。臣忝竊近職，灰琯屢遷；遭逢聖時，塵露無益。憂慚交集，節序惟新。良期當采菊之辰，

故事有登高之會。君唱臣和，雖理道可發于詩聲，金馬石渠，而就列亦承于宣示。受命兢惕，搆思怔忪，俯慚葑菲之詞，豈稱絲綸之詔。

《雪》　田錫《謝賜御製雪詩狀》：右臣伏蒙聖慈宣示御製《雪》詩者。伏以聖德動天，累副憂勤之念；嘉祥降雪，已彰豐稔之期。睿藻俄新，抒妍詞于歌咏；宸慈曲被，俾凡目以窺觀。拜捧增榮，歡呼失次。【略】「白雪」之句，固莫繼于菁英；「黃竹」之歌，豈可侔于藻麗？攸宜秘之瑤檢，播以鈞天，永新二《雅》之音，式茂「載歌」之作。臣素無才識，忝備掖垣。紫微紅藥之司，已慚非據；「白雪」「陽春」之曲，受賜難勝。

《戒石銘》　《野人閑話》：太宗皇帝御書「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句，以戒監司守令，民到於今受其賜，德渥也。蓋本蜀後主孟氏昶《頒令箴》，以箴誡宗人之詞，凡十二韻，二十四句，九十六字。而帝實摘取之，始見夫辭簡而意嚴，詳略有體，故併錄之於左：「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付與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誠，體朕無私。」《容齋續筆》卷一：「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按：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閑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頒令箴》，載蜀王孟昶爲文頒諸邑，云【略】。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僞之君爲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惟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脫換骨法也。

《御製蓮華心輪迴文偈頌》　宋太宗《御製蓮華心輪迴文偈頌序》：朕機務之餘，留心釋典，乃搆迴文之偈，精求玄妙之源。起因一章，終成千首。舒展狀蓮開一朵，聯綴似月彩初圓，立名曰《蓮華迴文偈》。深非帝王之能事，□媿辭正以縱橫。隨分可觀，甚爲魯質。兼詔高僧注解，稍究根源。大振于寶鐸金文，貫穿于玄言妙旨。永用津梁，而濟沉溺；常爲慧炬，以破昏迷。俾使信心，咸知朕意。今雕成圖像注幷偈、頌共二十五卷，具列于後。

《御製緣識》　宋太宗《御製緣識序》：朕聞法門不二，非賢聖無以皆通；清淨自然，非智慧無以長久。經文妙覺，識種緣深。誦《華嚴》而性海分明，演菩提而眞修實行。慈悲喜捨，法相周圓，窮究化元，絕其虛妄。怛塗平而無滯礙，去人我而順陰陽。夫佛理者，思極無涯，遠譯東流之教；志行方便，調御西域之民。莫不登寂涓深，利益眞際。恆沙喻于千界，彼岸混于一法。廣博談幽，善能破于昏衢；靈光照耀，豈較量乎深淺？化導應機，善惡隨緣。予將興無爲之大教，力救蒼生之福業。以日繼時，因果必從。常以百姓心而爲念，恢張一切而行利益。聖人之教，永得美矣；天子之風，永得周矣。自千古以降，迄于今來，寰宇廓清，士民舒泰，豈敢因循？上天垂莫大之恩，履地有詠歌之樂。恬淡以虛無而惟在念，禮讓以明祀其可交修。洎乎由衷示信，乃心眞而亘南方；發願興懷，慶雲高而連北斗。隨意迴向，盡爲法界之人；睹境逍遙，寖成華胥之國。三輪淨而離塵垢，永契神清；十善暢而達無生，慈爲忍辱。成功無間，光炤赫于無邊；邇遠益明，觀群生于掌內。燃慧燈于無極之際，香散雲騰；持寶剎于煩惱之中，詮深妙用。方知定力，眞如猛利以從心；去住自由，妄想求虛而逐影。謾作迷情之津要，湛然色相以安閑。類聚煙蘿，莊嚴灌頂，歸依諦信，紀作序云。

《御製逍遙詠》、《秘藏詮》　宋太宗《御製逍遙詠序》：玄元大道，理包深遠；逍遙至論，義貫精微。朕聽覽之餘，留心緗帙。三墳五典，頗識指歸；金匱玉函，亦探玄奧。嘗念寡昧，于道不達，罔測津涯，故發此詠題，庶幾明白坦然矣。夫道之妙也，五行能之運化，三才可以變通。虎嘯龍吟，陽唱陰和。窮其秘也，神明可辨于情狀；究其精也，剛柔自符于易簡。而惑者昧于修己，攻乎異端，俟駕鶴而驂鸞，猶繫風而捕影。老氏五千之旨，尙不述于神仙；莊周五萬之談，理更超于言象。先賢穎脫，皆知道而不言；庸愚困蒙，豈希顏而議學？昔秦始皇邪見所惑，徒望蓬萊；漢武帝民力是輕，莫尋員嶠。斯皆不修仁德，求利好貪，事蓋不經，良足太息。今之所述，其殆庶乎！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其詣理也，不可以一途執；其筌意也，不可以一理求。探賾幽微，參詳法度。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玄覽而可以照三清，旁行而可以通萬有。夫詩頌歌辭，華而不實，上不足以補時政之闕失，次不足以救蒼生之弊病。假有獨擅其名，弗精于用，義同畫餅，棄不足珍。爭如立至當之言，以濟于時世者哉？所以姑務契理，不取於文，貽爾方來，悟夫懸解者矣。　又《御製秘藏詮序》：粵聞詮源秘旨，隨機立教以興言；法海淵深，性相歸空而是說。如來妙覺，視現慈悲。傳祖印于人間，觀淸淨于天界。開諸妄想，破執迷途。智易三乘，門通一揆。悟法必茲于頓漸，起信莫先于意遣。玄機默授，化導無知

之俗，體用垂方，安穩昏衢之性。況乎威靈控御，像教崇虛。湛然典憲于十方，賢愚俱臻于萬彙。微言廣被，救濁世于三千；遺教自然，想端嚴于四八。敷揚正法，宗闡甚深。非大智者無以窮其源，非達識者莫能知其要。包括殊異，奧義遐宣。有相之情皆空，無生之滅皆寂。幽深道遠，求之者不可得其中；報應必通，究之者弗可曉其理。貫穿德義，法相互陳。窺解脫于毫釐，較優劣于性識。蓋爲參演經論，設彼紀綱，形言于竹帛之間，致理于凡聖之內。慧日照臨于碧落，奈苑騰芳于善根。列智炬之光，願發有情之相；破重昏之境，彌慶無礙之因。覺燄之燈長明，幽闇之室恆顯。閶闔銀關，教諭金文；棲息煙蘿，深嚴秘密。扶持依仗于佛慧，塵劫永曜于蓮宮。歷世常鑒于高明，攸久混同于天地。　王禹偁《謝賜御製逍遙詠祕藏詮表》：臣等言：伏蒙聖慈賜臣等《御製祕藏詮》，《逍遙詠》共四十一卷者。【略】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思妙玄沙，心遊赤水，因民設教，與天比崇。知幾其神，建皇王之有極；恭默思道，念釋老之多歧。于是詮註微言，詠歌至道。撮其樞要，闢戶牖于法門；搴其菁英，芟蕭稂于玄圃。示萬機之多暇，表三教之精通，足可以指迷悞于群生，扇穆清于四海。豈比夫劉莊、蕭衍，但多佞佛之心；漢武、秦皇，空作求僊之術。自合鐫諸玉簡，藏在名山，將日月以同懸，與鬼神而爭奧，傳于不朽，垂之無窮。臣等謬列詞臣，躬承聖教。披堯天之雲霧，已覺濡身；聽舜殿之絃歌，共知忘味。謹當授持讀誦，抃舞歡呼，少遵善誘之心，庶助無爲之化。

傳記

《宋史》卷四至卷五《太宗紀》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諱炅，初名匡乂，改賜光義，即位之二年，改今諱，宣祖第三子也，母曰昭憲皇后杜氏。【略】帝幼不群，與他兒戲，皆畏服。及長，隆準龍顏，望之知爲大人，儼如也。性嗜學，宣祖總兵淮南，破州縣，財物悉不取，第求古書遺帝，恆飭厲之，帝由是工文業，多藝能。【略】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略】（太平興國四年五月己丑），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略】丁酉，以行宮爲平晉寺，帝作《平晉記》刻寺中。【略】（淳化三年夏四月）癸未，上作《刑政》、《稼穡詩》賜近臣。（至道三年癸巳）崩，年五十九，在位二十二年。【略】贊曰：帝沈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道、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災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徧天下，而民不思亂。其故何也？帝以慈儉爲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卻女樂之獻，悟畋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閔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勤以自勵，日晏忘食。至於欲自焚以答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禾稼薦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耋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登禪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帝之謂乎。故帝之功德炳煥史牒，號稱賢君。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焉。

紀事

作家逸事

《四明山志》卷二宋太宗《賜祕藏詮逍遙咏等敕》　朕萬幾之暇，無畋遊聲色之好，述成《祕藏詮》、《逍遙咏》并《佛賦》□□□□十餘軸，遣內侍同僧守能賫賜明州瀑布觀音□□□□□錄，同歸藏海，俾僧看閱，免滯面牆，生進此道，乃朕之意也。淳化三年二月一日。

《澠水燕談錄》卷六　進士之舉至今，本朝尤盛。【略】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牓始。

《孔氏談苑》卷四　太宗善弈棋，諫臣乞竄待詔賈玄於南州者，言「玄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恐壅遏萬機」。上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

《國老談苑》卷一　太宗退朝，常以經籍自娛。所閱之策以帕裹，小黃門待之，巡行殿籞畢，以爲從藥糊之須，率皆副焉。又以柏爲界尺，長數寸，謂之隔筆簡，每御製或飛宸翰，則用以鎮所臨之紙。

《宋朝事實類苑》卷二　梁氏都汴，貞明中，以今古長慶門東北小屋十數間爲三館，湫隘卑庳【略】。太宗即位，因臨幸周覽，曰：「若此之陋，何以待天

下賢俊耶？」即日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北車府地爲三館，棟宇宏大。自舉役，車駕再臨視，勞賜工卒。【略】三年春，新館成，賜名崇文院，悉遷西館書分布西廊，爲集賢書庫，分經、史、子、集，南廊爲史館書庫。初，平蜀得一萬三千卷，平江左得三萬餘卷，參以舊書，爲八萬卷，凡四庫，皆用雕木架，青綾帕幕之。

又　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醫普救》。《總類》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週讀，賜名曰《太平御覽》。

又引《帝學》　帝語宰相曰：「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常覽。」宋琪曰：「陛下好古不倦，觀書爲樂，然日覽三卷，恐至罷倦。」帝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興廢以爲監，雖未終盡記，其未聞未見之事固已多矣。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徧。因思好事之士，讀萬卷亦不爲難。大凡讀書惟性所好，若其不好，讀書亦不入。昨日讀書，從巳至申，有鶴飛上殿砌，至罷方去。」

又引《事實》　上謂侍臣曰：「法律之書，甚資政理。人臣若不知法，舉動是過，苟能讀之，益人知識。比來法寺斷案，多不識治體。」侍臣曰：「【略】當在精擇知州、通判，庶知清獄訟。若州縣得良吏一二，其下必無冤人。」上然之。

又　上讀《老子》，語侍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之道，并在其內。」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則不善之」，此云善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者，其術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

又引《蓬山志》　六月，命內供奉官藍敏政賫御草書五軸藏秘閣，史館修撰張佖、直秘閣朱昂率三館之士登閣以觀之，信神筆也。敏政仍言：「上雖盛暑之時，筆札未嘗釋手，服勤樂(原闕)，前代帝王皆所不及。」佖等相謂曰：「萬乘之尊尚勤篤若此，臣子當何若哉。」各瞻玩移時而退。

又　淳化三年九月，太宗新修秘閣，帝登閣觀書，喜形於色，謂侍臣曰：「喪亂以來，經籍散佚，周、孔之敎將墜於地。朕即位之後，多方收拾，鈔寫廣募，今方及數萬卷，千古治亂之道，并在中矣。」即召侍臣賜坐，仍命酒，召三館學士領焉。日晚還宮，顧昭宣使王繼恩曰：「亦可召傅潛、戴興，令至閣下恣觀書籍，給御酒諸將飲宴。」潛等皆典禁兵，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

又引《楊文公談苑》　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詢宰輔，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嘗謂近臣曰：「詞臣之選，古今所重。朕嘗聞人言朝廷命一舍人，六姻相賀，諺以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

又　太宗善飛白，其字大者方數尺，善書者皆服其妙。又小草特工，語近臣曰：「朕君臨天下，亦何事筆硯，但心好之，不能捨耳。江東人多稱能草書，累召詰之，殊未知向背，但塡行塞白，裝成卷帙而已【略】。」以數十軸藏於秘府。上嘗作《弈棋三勢》，使內侍裴愈持以示館學士，莫能曉者。其一曰獨飛天鵝勢，其二曰對面千里勢，其三曰大海取明珠勢，皆上所製，上親指授喻令語諸學士，始能曉之，皆歎服神妙。前後召待詔等對弈，多能覆局，爲圖藏於秘閣。

作品本事

《次續翰林志》　上覽之(蘇易簡《大言賦》)，嘉歎再三，賜《大言賦銘》四句：【略】「少年盛世兮爲詞臣，古往今來兮有幾人。首出文章兮居翰林，儒名善守兮合緣寅。」已勒石於書閣之西序矣。

《玉壺清話》卷五　郭仲儀贄，眞宗在藩，爲皇子侍讀。太宗幸東宮，御製《戒子篇》，命贄注解，且令委曲講論。眞宗每以純厚長者遇之，在儲宮作詩贈之，略曰：「該明聖典通今古，發啓沖年曉典常。」

又　呂正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恍恍，摧檣折舵，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時首台呂文穆蒙正告老甚切，上宴後苑，作《釣魚詩》獨賜公，斷章云：「欲餌金鉤深未到，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首宰屬公。公和進云：「愚臣鉤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文穆得謝，果冠台席。

又卷七　太宗上元御樓觀燈，(夏侯)嘉正進十韻，末句云：「兩制誠堪美，青雲侍玉輿。」不懌，賜和以規之，有「薄德終慚舉，通才例上居」之句。

又　開寶九年正月，乾元殿受降王朝，扈蒙參定其議。【略】蒙繼上《聖功頌》，次年將東封，又進御劄草。上愛之，批於紙尾，奬之云：「《聖功頌》及此辭，無一字可議。」後《應制後苑詩》有「微臣自媿頭如雪，也向鉤天侍玉皇」。上和以賜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慙寡昧繼三皇。」爲之美傳。

又卷八　蘇內翰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優，夐出夷等。【略】公以母老，急於進用，因乾明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泰階」，上（太宗）悉其意，俾參大政，未幾卒，年三十九。上嗟悼，賜挽詞，斷云：「時向玉堂尋舊迹，八花磚上日空長。」

又　太宗親征北虜，師還，途中御製詩有「鑾輿臨紫塞，朔野凍雲飛」。遂令何蒙進《鑾輿臨塞賦》，《朔雲飛》詩，召對嘉賞，授贊善。

《東原錄》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六日，太宗始御講武殿試進士，賜呂蒙正以下及第。三年、五年又賜胡旦、蘇易簡以下及第。初，京師期集，未有題名石刻，至七年，馮起以贊善大夫通判歙州，蘇能以著作郎權知歙州，乃刻賜詩七首。其賜呂蒙正詩有云：「帝澤雖寬異，官榮莫忘貧。」賜胡旦詩有云：「所言新進士，知舉是官家。」御注云：「每相見，但相勸爲美善之事，莫教朝野人笑道【主文官家知舉不了】。」

《澠水燕談錄》卷四　（陳摶）辭歸，進詩以見志云【略】。上（太宗）知不可留，賜宴便殿，宰相、兩禁傳坐，爲詩以寵其歸。

又卷六　太宗朝，趙昌國者自陳乞應百篇舉，帝親出五言四句爲題云：「秋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字爲五篇，篇四韻。至晚僅能成數篇，辭意無足取，亦賜及第，用勸學者。

《孔氏談苑》卷四　太平興國七年冬大雪，上賜學士詩曰：「輕輕相亞凝如酥，宮樹花裝萬萬株。今賜酒卿時一盞，玉堂閒話道情無。」

《宋朝事實類苑》卷六　蘇翰林易簡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邈所造欹器，遂以水試於玉堂。小璫傳宣於公，見之，不識其名，因密奏。既晚，太宗召對，問曰：「卿所玩者得非欹器乎？」公奏曰：「然。」亟取進之於便坐，上親試之，其於水或增損一絲許，器則隨欹，合其中，則凝然不搖。上歎曰：「眞聖人切誡之器也。」公奏曰：「願陛下執大寶神器，持盈守成，皆如此器，則王者之業，可以與天地同久。」上徐笑謂公曰：「若腹之容酒，得此器以節，安有沉湎之過耶？」蓋公嗜酒過中，故託此規之。易簡泣謝慙佩，上親撰《欹器銘》及草書《誡酒詩》以賜焉。

又卷三一　淳化三年八月壬戌，祕閣成，太宗作贊賜之，宰臣李昉等請刻石閣下。李至上表，引唐祕書省有薛稷畫鶴，郎餘令畫鳳，賀知章草書，當時目爲三絕。又引顏眞卿請肅宗題放生碑額，近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乞御飛白書玉堂爲比，願賜新額，以光祕府。戊辰，詔中書、樞密院近臣觀新閣，又賜上樽酒，大官供膳。是日遣中使齎御飛白書「祕閣」二字以賜。李至、李昉等相率詣正殿稱謝，退就飲宴，三館學士預焉。又賜御詩以美其事。李至上表，請以御贊刊石祕閣。帝以宰臣前已陳請，又重違至意，詔曰：「近以廷閣載新，萬機多暇，聊書贊詠，以美成功。所紀徽猷，深虞漏略，出於乘興，豈足多稱？遽覽封章，願刊穹石，垂於不朽，良積厚顏。其贊序朕兼爲親書并篆額，以旌祕省。」九月五日奉詔模勒立石。十月，遣中使李懷節以御草書《千字文》一卷付祕閣，李至請於御製《祕閣贊》碑陰勒石。帝謂近臣曰：「《千字文》蓋梁武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俾周興嗣以韻次之，詞理固無可取，乘間偶書，且非垂世立教之文。《孝經》一卷，乃百行之本，朕嘗親爲書之，勒諸碑陰可也。」因賜李至詔書諭旨。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九　《蔡寬夫詩話》云：太平興國三年胡秘監旦榜，馮文懿拯爲探花，是歲登第七十四人。太宗以詩賜之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始唐於禮部放榜，故座主門生之禮特盛，主司因得竊市私恩。本朝稍欲革其弊，即更廷試。前一歲，呂文穆蒙正爲狀頭，始賜以詩，蓋示以優寵之意，至是復賜文懿。然狀頭詩迄今時有，探花郎後無繼者，惟文懿一人而已。此科舉之盛事也。

《庚溪詩話》卷上　太宗皇帝既輔藝祖皇帝創業垂統，暨登寶位，尤留意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其後累朝遵爲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每宴必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慙寡昧繼三皇。」時皆榮之。

又　蘇易簡在翰林，一日，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

《石林燕語》卷三　張僕射齊賢爲相，其母晉國夫人年八十餘，尚康強。太宗方眷張，時召其母入內，親款如家人。余嘗於張氏家見賜其母詩云：「往日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一手詔云：「張齊賢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於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見兒榮貴。」祖宗誠意待大臣，簡直不爲飾，蓋如此也。

《宋史》卷二六五《賈黃中傳》　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眞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頒賜甚厚。

又卷四四〇《李度傳》 端拱初，籍田畢，交州黎桓加恩，命度借太常少卿充官告國信副使，上賜詩以寵行。【略】每至州府，即借圖經觀其勝迹，皆形篇詩，以上所賜詩有「奉使南遊多好景」之句，遂題爲《奉使南遊集》，未成編而亡。

又《夏侯嘉正傳》 端拱初，太宗知其名，召試辭賦，擢爲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祕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侍玉輦。」上依韻和以賜之，有「狹劣終雖舉，通才列上居」之句。

又卷四六一《王懷隱傳》 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懷隱與副使王祐、鄭奇、醫官陳昭遇參對編類。每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仍令鏤板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之。

著錄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八 （大中祥符五年八月）辛酉，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上編錄太宗聖製合二百四十卷。

《玉海》卷二八 咸平三年二月壬子，翰林侍讀學士呂文仲上《新編太宗御集》三十卷。

又 祥符五年八月丁巳，龍圖閣學士陳彭年表上奉詔編錄《太宗御集》四十卷，【略】總十八部，合二百四十卷。【略】十一月丙辰，出《新編太宗御製文集》凡十五部，總三百三十六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太宗御集》一百二十卷。

藝文

王禹偁《太宗皇帝挽歌三首》 卜世知無極，上仙安可尋。祝堯違衆望，傳啓合天心。陵柏蕭騷韻，階茅寂寞陰。何人開殿閤，塵暗九絃琴。 舜化無偏黨，堯年欠耄期。世間人自哭，天上事難知。終讓東封禮，遂成南狩悲。金鑾舊學士，頭白涕漣洏。 日到虞泉落，天從杞國崩。去年壽寧節，今夕永熙陵。薤露悲風起，松阡苦霧凝。龍髯攀不及，千古恨難勝。

岳正《讀史四首・宋太宗》 倉促陳橋事變時，都知不與恐難辭。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

雜錄

《（康熙）御製文集》卷二六《書宋拓淳化閣帖後》 宋太宗皇帝嘗遣使購歷代君臣書蹟，命侍書王著模刻法帖十卷，拓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大臣登兩府者方得賜焉，蓋其重之如此。當時本不可多得，況歷數百年之後乎。此本乃賜翰林學士畢士安者，神采煥發，波磔明潤，漢、晉以來翰墨風規，宛然猶在者，尚賴此帖之存也。

朱彝尊《群雅集序》 宋之初，太宗洞曉音律，製大小曲，及因舊曲造新聲，施之教坊舞隊。曲凡三百九十，又琵琶一器有八十四調。

《（乾隆）御製詩四集》卷二一《題太平御覽書六韻》 太平誰不喜，求實非求名。必也勵乾惕，還當戒滿盈。設徒資黼黻，終致詡豐亨。宋帝懷慚德，三書弭衆英。搜羅雖已富，考證未云精。《四庫》翻其目，五言寫我情。

安德裕

論述

王禹偁《酬安祕丞歌詩集》 我聞天有二十八箇星，降生下界爲英靈。東方曼倩蕭相國，至今留得終天名。又聞地有三十六所洞，洞中多聚神仙衆。神

仙負過遭譴責，謫來人世爲詞客。李白王維并杜甫，詩顛酒狂振寰宇。今來相去千百年，寥落乾坤闃無覩。皇天何不生奇人，庸兒蠢夫空紛紛。夜眠朝走不覺老，飯囊酒甕奚足云。陶丘忽見安秘書，星精仙骨眞有餘。月中曾折最高桂，趁出玉兎驚蟾蜍。示我歌詩百餘首，筆鋒閃閃摩星斗。乍作碧落長拖萬丈虹，飲竭四海波瀾空。又似赤晴乾撒一陣雹，打折瓊林枝倒卓。夜來夢見李長吉，叩頭再拜須來乞。自言失卻照海珠，至今黑坐驪龍窟。方知安侯不是星辰類，即是神仙輩。不然又爭得標格俊邁，文辭顛怪。有時醉起一長噫，八極風清鬼神駭。他年卻入蓬萊宮，休使麻姑更爬背。

又《酬安秘丞見贈長歌》 我聞進士登科換凡骨，信知不是風塵物。貢籍由來數百年，直疑卻空神仙窟。其間最貴龍虎榜，乘時得路爲卿相。【略】上玄應恐天地閒，安仙又謫來人寰。二十把筆疏辭源，黃河傾落崑崙山。有周道衰猶歎鳳，天公留得歸皇宋。天水夕郎掌貢時，禹門萬仞連雲聳。不是眞龍不能過，嗔波怒浪澆雷火。是歲北極七箇星，一時下降爲門生。安仙堂堂魁其首，六星煌煌願隨後。騶虞賦就鏗金石，丹水詩成摛錦繡。玉皇殿前受恩渥，一時命入芙蓉幕。獨得歸州近巫峽，十二晴峰長在睫。郡齋狂醉復狂吟，書盡巴東一川葉。邇來遊宦五六年，吳山越水供新編。還同白傅蘇杭日，歌詩落筆人爭傳。去年始上芸香閣，出典陶丘滯鋒鍔。阮籍營中浮蟻馨，亞夫門外垂楊弱。驥足難知暫縻絆，樽前未始長嗟歎。只應會得老聃言，大器本來成較晚。吾君正是興文教，不日徵歸掌綸誥。醉挨雉扇掃宮辭，怒上螭頭呈諫草。筆下追還三代風，祛盡澆漓成古道。丈夫方見兼濟才，莫學西山採薇老。我今自是蓬蒿身，如何一見如故人。長歌謂我相翦飾，便疑平地升青雲。文章難得逢知己，知己相逢貴終始。伊我行止方悽悽，老親稚子相成涕。出門動足歧路迷，得君引上登天梯。

傳記

《宋史》卷四四〇《安德裕傳》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皐，河南人。父重榮，晉成德軍節度，《五代史》有傳。德裕生于眞定，未期，重榮舉兵敗，乳母抱逃水竇中。將出，爲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秦習，習與重榮有舊，因匿之。習先養石守瓊爲子，及年壯無嗣，以德裕付瓊養之，因姓秦氏。習世兵家，以弓矢、狗馬爲事。德裕孩提即喜筆硯，遇文字輒爲讀誦聲，諸子不之齒，習獨異之。既成童，俾就學，遂博貫文史，精於《禮》、《傳》，嗜《西漢書》。習卒，德裕行三年服，然後還本姓。習家盡以橐裝與之，凡白金萬餘兩。德裕卻之，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有。丈夫當自樹功名，以取富貴，豈屑於他人所有耶！」聞者高之。開寶二年，擢進士甲科，歸州軍事推官，歷大理寺丞、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累遷祕書丞，知廣濟軍。時軍城新建，德裕作《軍記》及《圖經》三卷，優詔嘉奬。俄改太常博士。八年，通判秦州，就知州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通判廣州，未行，宰相李昉言其有史才，即以本官直史館。端拱初，改金部員外郎。淳化初，知開封縣，會備三館職，改直昭文館。三年春，廷試貢士，德裕與史館修撰梁周翰並爲考官，上顧宰相曰：「此皆有聞之士而老於郎署，周翰狹中，德裕嗜酒，朕聞其能改矣。」遂並賜金紫。俄遷司勳員外郎。至道初，德裕常作《九絃琴五絃阮頌》以獻，上稱其詞采古雅。至道三年，轉金部郎中，出知睦州，還判太府寺。咸平五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性介潔，以風鑑自負。王禹偁、孫何皆初遊詞場，德裕力爲延譽。及領考試，何又其首選。然酣飲太過，故不被奬擢。

著錄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安德裕《滕王廣傳》一卷。

又卷四四〇《安德裕傳》 有集四十卷。

藝文

王禹偁《寄主客安員外十韻》 罷郡歸蘭省，還愁到帝鄉。趨朝騎瘦馬，賃宅住閑坊。命服紆春草，吟髭鑷夜霜。有心憶雲水，無語狎班行。藥債經年欠，文編滿篋藏。教兒誦詩賦，倩客賣囊裝。尋寺誰同步，留僧自拂床。舉公投卷軸，時相覓文章。窮達君雖了，沉淪我亦傷。何當昇大用，吾道始輝光。

田錫

論述

綜論

《宋大詔令集》卷一八七宋太宗《答田錫上疏置書》 田錫所上書言事，陳古諷今，有犯無隱。居言責之地，不爲從諛，得爭臣之風，深所嘉尚。【略】謇諤之節，鑒寐不忘。自今有所見聞，無辭獻替。

張詠《送田錫韓丕之任序》 韓、田二生，預熟其操。觀其言非仁義不出，行非仁義不履。文彩純正，爭走造化。嘻，可畏也！仰天頓首，多賀明天子得賢之實，有若是哉！是行也，衡、宣千里之邦，可以揚大帝之風，達君子之志。編民有敎，十室有耆艾，俟其化行。而希顏者來上都，予即磨其風度如何爾。僕馬在御，江山匪遙，亭柳弄黃，離酒泛淥，盡醉即去，勿作兒女子之訣也。

司馬光《書田諫議碑陰》 光自始學未冠，聞故諫議大夫田公，當眞宗踐阼之初，求治方急，公稽古以監今，日有獻，月有納，以贊成咸平盛隆之治，私心慕仰，想見其爲人。熙寧中，始識公之曾孫偃師尉衍，因就求觀公之遺文。後十餘年，衍爲武勝軍節度推官、知沈丘縣事，以公文集及墓銘相示，且命光爲神道碑。其墓銘乃故參知政事范公所爲也。范公大賢，其言固無所苟，今其銘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雖復使他人竭其慕仰之心，頌公之美，累千萬言，能有過於此乎？光於范公，無能爲役，范公恨不得見田公，則田公果何如人哉！

《隆平集》卷一三《田錫傳》 錫好學，至老不倦，以盡規獻替爲己任。耿介寡合，恭敬好禮，上疏皆焚其稿。

蘇軾《田表聖奏議叙》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田表聖《咸平集》五十卷【略】。范仲淹、司馬光讀其書，皆稱其直諒，蘇軾亦以比賈誼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五 （咸平六年十二月）辛未，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田錫卒。錫耿介寡合，嚴恭好禮，居公庭必危坐終日，未嘗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爲人。及居諫署，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略】臨終自作《遺表》，猶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淸靜化人，居安思危，居理思亂。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乎！【略】盡心匪懈，始終如一，若此諫官，誠不易得。朝廷小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不顧其身，惟國家是憂，孰肯如此？」

《浩然齋雅談》卷中 田錫表聖，太宗朝爲翰苑，有《咸平集》，中多佳語。如：「磬韻似煙和燭裊，松聲如雨入窗流。」「行色迎秋淸似畫，別情因景化爲詩。」「秋色數行江上雁，殘陽一簇渡頭人。」《詠挑燈杖》云：「自知不是明時用，爛額焦頭力漫多。」《賦楊花》云：「乍如亂峰之下，落泉飛練，噴嵐灑煙，沫花相濺。」政自不凡也。

《文體明辨序說》 宋田錫曰：「文以意爲主，主明則氣盛，氣勝則鏘洋精彩從之而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咸平集》三十卷【略】。錫常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獻納爲己任。《國老談苑》記太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漆畫篋，上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叟曰：「此田錫之奏疏也。」愴然者久之，則當時

已重其言。故其沒也，范仲淹作墓誌，司馬光作神道碑，而蘇軾序其奏議，亦比之賈誼。爲之操筆者皆天下偉人，則錫之生平可知也。詩文乃其餘事，然亦具有典型，其氣體光明磊落如其爲人，固終非淟涊者所得彷彿焉。

《賦話》卷一〇引《賦鈔》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由監丞遷左拾遺、直史館。咸平三年舉賢良方正，五年掌銀臺，覽天下奏章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上稱得諍臣體，曰：「此吾汲黯也。」擢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六年冬病卒。著《咸平集》五十卷。有《春色賦》、《曉鶯賦》、《春雲賦》、《雁陣賦》，傳誦人口。

彭元瑞《明淡生堂鈔本咸平集跋》 開帙十二奏疏，伉直危切，自魏鄭公、陸宣公外，千古所罕見也。其詞多對舉，文體亦相近。

李之鼎《宋人集本咸平集跋》 田表聖奏議剴切敷陳，久有繼軌陸宣公之譽。其他詩文，氣象宏博，允爲北宋大家。如表文中有《潘美等賀勝表》諸文，可以互證史事甚多。

分論

《雁陣賦》 《賦話》卷五：宋田錫《雁陣賦》云：「單于臺下，繁笳之哀韻催來，勾踐城邊，兩槊之幽音驚起。」如此起法，恰好是雁陣先聲。又「羽翼自高，不讓于漢家飛將，煙霞遠沒，疑沉于胡土孤軍。」興會淋漓，音節嘹亮，妍辭膩旨，不讓唐人。

《曉鶯賦》 《賦話》卷五：宋人律賦，大率以清便爲宗，流麗有餘，而琢鍊不足，故意致平淺，遠遜唐人。田錫《曉鶯賦》云：「關關枝上，帶花露之清香，喋喋風前，入月簾之靜影。」【略】唯此數公猶有唐人遺意。

《請撰御覽御屏風奏》 《宋史》卷二九三《田錫傳》：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錫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即位以來，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請鈔略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採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扆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眞宗善其言，詔史館以群書借之，每成書數卷，即先進內。錫乃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

《論邊事疏》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思慮深遠，老成謀國之言。

《上太宗疏》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通鑒愷切，而無激亢之氣。

《遺表》 《國老談苑》：田錫爲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眞宗宣御醫齎上藥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對，袖其表而示之曰：「朕自臨大寶，閱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而儆戒於朕。」興歎久之，命優其贈典。

傳記

范仲淹《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表聖，世爲京兆人。唐德之衰，徙家于蜀。【略】父懿，因公之貴，累贈尚書左司郎中。善教于家，嘗命公曰：「汝讀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愼無速爲。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公服其訓拳拳然，博通群書。東游長安，與昌黎韓丕復居驪山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拔王府薦，有聲于京師。太宗皇帝親策天下進士，擢公第二人，時太平興國三年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宣城郡。召還，改著作佐郎。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相州，就除左補闕。移桐廬郡，遷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尋以本官知制誥，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直言改戶部郎中，出守淮陽。以留獄之謗，左降海州團練副使。起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復戶部郎中。眞宗皇帝即位，遷吏部郎中，判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求出，典海陵郡。還臺，兼御史知雜，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以咸平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終于私第，享年六十四。公自白衣，已有意于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又請修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太宗初，既取太原，范陽未下。帝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囂然，而莫敢言者。獨公上書論諫，理意深切。帝感寤，璽書褒答，賜內帑錢五十萬。僚友謂公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公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一賞之奪耶！」在河朔暨相州，累章論邊事。至桐廬郡，以吳越之邦歸朝廷未久，人阻禮教，邈如也。公下車，建孔子廟，敎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睦人

舉孝秀、登搢紳者比比焉。在郡，聞禁中火，拜章極言，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會乾明節，館閣多進詩歌，帝獨喜公之辭，及依韻和賜，令宰相宣付公。又上封禪書，謂五代亂，人如豺虎，不圖復見太平，宜崇檢玉之禮，以答天意。公在西掖，會京畿大旱，禱祠無應，遂抗言切于時政，故有宛丘之行。咸平初，出使秦隴回，上三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朝廷爲之戚然。出海陵之初，以星文示變，拜疏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誠。眞宗皇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久加寵賚。爰有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白，舉公賢良方正，以副天下之望。一日，召對久之，且曰：「陛下以皇王之道爲心，臣請采經史中切于治體者上資聖覽。」帝深然之。乃具草以進。手詔答曰：「卿能演皇王淸淨之風，述理亂興亡之本，備觀鑒戒，朕心渙然。」所撰三十篇，皆隱其目。公奉事兩朝，由遺補歷御史，至諫議大夫，前後章疏凡五十有二。嘗謂諸子曰：「吾每言國家事，天子聽納，則人臣之幸，不然，禍且至矣，亦吾之分也。」及終，有遺表，陳邦國安不忘危之意，其家弗預焉。天子怛然，命中使賻之，有制痛悼，贈工部侍郎。【略】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略】論者曰：【略】聖宋定天下，太宗銳意太平。眞宗之初，復親擢俊乂，如田公之徒，並見奬用。惜乎不終其才，豈皇天之意特厚于古歟！某幼聞高風，未嘗游于其門。今駕部書先君之履業，索文于江外，某敢約而修之，又采舊老之言而作銘云：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甚奇，盡心而弗疑，終身而無韙。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隆平集》卷一三《田錫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九《田錫傳》（存目）

《宋史》卷二九三《田錫傳》（存目）

紀事

《咸平集》卷三附胡旦《與田錫書》 僕與足下別亦已久矣。惟明月相共，淸風尙遙，芳春素秋，頻隔嘉會。想計學呑雲夢，才高泰山，日隆王霸之圖，時積經綸之業，將期大變，塞吾與天下之望也。近者拾遺拜官，小子躬賀，喜沃無已，吾子可知。又論將來舉公之傑拔者，屈指算數，中無幾人。有宋元瑜、李度，二后之弟也，趙昌言名聞京師，其餘勢家僅數十輩。惟何士宗卓然獨立，有不憤之色，願與競同群爲之力戰。公蜀人也，久在關輔，遠于京闕，家貧援孤，與我相角，儻聞斯言，必大喜也。請速來，三月盡約爲夏課，三人同志，以振吾道。將橫擺筆陳，銛淬辭鋒，張雄文以遏其勢，鼓大名以挫其氣。吾子擊其前，何公刺其後，僕則左掎右角。彼入我出，拔旗挾輒，斬將折馘，英聲一振，京師動搖。爲此之計，不亦大乎！願足下速與焉。

田錫《代書呈蘇易簡學士希寵和見寄以便題之于郡齋也》 金殿嘗聞金口言，詞臣官職是神仙。三年偶忝西垣職，致身似得文章力。感激思酬聖主恩，危言所以難緘默。出入金門與玉堂，屢因狂直拜封章。禦戎救旱無上策，言詞不足動君王。改官出職歸郎署，粉闈正秩慚叨據。仍命淮陽頒詔條，元正不得與趨朝。中書舍人捧寶策，加美徽稱尊帝堯。大明殿裏上壽酒，翰林學士先群寮。獨有淮陽知郡吏，爲典郡符蒙借紫。閤門引謝正衙辭，撰日匆匆辦行李。都門柳色早春天，繁臺寺中排祖筵。離盃滿勸不惜醉，醉別上馬魂黯然。客心易感須如是，迴思故國三千里。子雲相如俱蜀人，我今五十君靑春。春秋鼎盛正淸貴，我年漸似下坡輪。下車猶未踰期月，官舍初經禁烟節。殘陽乍聽吹角聲，臺榭梨花簇香雪。獨酌不歡何所爲，孤懷無緒懷己知。十八學士相念否，應笑骨凡格且卑。地仙敢言謫仙宦，海槎卻有上天時。陳州去京地不遠，莫惜音書來慰勉。若得工夫可作歌，歌中言語不厭多。畢三情旨頗似我，向二宋四及李大。請與副閣王舍人，呈似此歌希唱和。（畢相士安、宋給事湜、李相沆、副閣王禹偁。）

又《謝知制誥笏記》 伏念臣聲光素淺，文藝非高。東觀濡毫，不足與史官之列；西垣掌誥，安能司王者之言？豈謂聖慈，擢升淸近。縝綸鳳閣，慚非潤色之才，委珮龍墀，忽在論思之地。敢不冰泉勵節，緗素研幾，上酬英主之恩，聊舉詞臣之職。

又《謝轉起居舍人表》 臣錫言：今月七日遞中，伏蒙聖恩賜臣官誥敕牒，特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直史館者。祗膺寵命，遷陟華資，不離近侍之班，俄忝記言之職。徬徨拜受，榮懼交幷。伏念臣遭遇明時，踐揚淸貫，才識固慚于兼茂，勤勞常愧于未伸。遺補美官，繼塵閨籍；封章鄙見，嘗受聖知。加以兼館殿之淸華，歷藩宣之委寄，榮踰始望，忝已居多。豈謂纔畢嚴禋，遽霑慶澤。珥

筆丹墀之下，戀闕加深；頒條滄海之濱，分憂豈稱。敢忘恭恪，以贖貪叨。

又《陳州謝恩表》 臣錫言：臣去年十二月十七日，蒙恩改授官資，兼受敕權知郡事，已于今月八日上訖。祗膺朝命，頒守詔條，內省非臨莅之才，外任當重繁之寄。感戴恩寵，雖實知榮，夙夕憂惶，何以致理？中謝。臣每念文學之性，固無所長；諒直之心，庶幾有補。始自祕省，擢升諫官；初上封章，遽蒙聽納。尋下御札，遍求直言，仍賜臣敕書，以示嘉奬。以臣所言者罷交趾之役，以臣所諫者去髡鉗之刑，其餘所陳，不敢備述。敕書喻臣曰：「今後凡有見聞，更在無辭獻替。或行或寢，斷自于朕心；盡節盡忠，勿渝于爾志。」臣所以嘗思啓沃，上答聖明，每有見聞，必陳章疏，非敢沽直臣之譽，但欲酬英主之知。臣蓋遠人，幸逢昌運。冒涉遐阻，入關知蜀道之難；孤苦零丁，挈家比秋蓬之轉。遇陛下初登寶位，親主文衡，于七十四中，忝第二人及第。不數年，列在遺補，帶館殿之職；先前年，擢知制誥，爲侍從之臣。忝幸若斯，報答無所。去歲稍因愆亢，方軫念勞，臣奉敕于太一宮禱告靈仙，祈求雨雪。臣所以輸忠罄節，因事上言，言多狂愚，事頗切直。天聰采聽，亦有施行；聖慈優容，幸無罪戾。洎陛下受寶策以新徽號，御正殿以朝千官，臣以歲節假中，先受恩命，爲差出則無例告謝，未朝謝則無因立班。行事捧策之儀，空思珮委；祝壽稱觴之禮，不與山呼。戀闕之心，但傾葵藿；頒條之寄，若履冰淵。朝廷重委之榮，懼不克荷；交親相勉之意，亦有所聞。以臣屢因上書，致茲落職。雖文翰之職，豈臣所能；而物論之間，以臣爲誠。臣心匪石，雖獲罪以寧辭；衆口若鉗，豈達聰之有補？況臣迹疏性拙，言直道孤。慮公事之闕遺，去天顏之咫尺。敢不躬親郡政，上副憂勤；佩服官箴，免孤任使。然錫盡心無愧，期百生酬君父之恩；揣分自知，重兩制比神仙之職。

又《海州謝恩表》 臣錫言：伏蒙聖慈以臣莅事疏遺，錄問淹滯，尚寬恩宥，責授檢校右散騎常侍、海州團練副使，已于今月十一日到州訖。祗膺朝命，感懼難任。中謝。臣聞懲勸欲行，賞刑必正，示無私于天下，表至理于區中。實聖明所守之先，綱紀有常之始。臣素無才識，本乏聲塵。每念生于劍南，鄙在草野。父母訓勵，早令讀書；鄉里薦稱，遂謀干祿。相繼數舉，未成一名。洎朝廷書軌混同，文物光被，臣始攜持老幼，涉歷險艱，往來咸秦，羈旅京闕。值陛下嗣登寶位，振起儒風，微才不遺，群英咸至。臣年三十九及第，便授官資；達不因人，驟升華貫。閣下三載，每愧忝塵；淮陽二年，遂致遺曠。據其罪戾，合竄遐荒，尚蒙宥過之恩，俾列副戎之秩。東海之郡，去京不遙；南風之薰，順流而下。程途自便，骨肉隨行。罪重責輕，恩深感極，洩涕知幸，驚魂省躬。循過咎之所因，荷生成之罔極。披陳愚懇，雖在表章；敘罄感懷，合貢歌詠。謹奉表稱謝，并進五言《感聖恩》詩二十三韻，干冒宸嚴以聞。

又《謝量移單州表》 臣錫言：今月四日，進奏院遞到官告一通，敕牒一道，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散官勳如故者。五色絲綸，頒于海上；貳車官秩，移近京師。既拜命以欣榮，彌省躬而感懼。中謝。伏以禮宗云畢，慶賜遂行。捨爵策勳，方霈惟新之澤；赦過宥罪，遐均作解之恩。臣每念遭逢，驟塵清切。入居綸閣，莫伸潤色之勞；出典郡符，有誤憂勤之旨。俾從左宦，尚未周星；爰遇嚴禋，例該殊渥。滄溟之上，隨槎泛以將歸；白日之輝，覺葵傾而愈近。敢忘補報，仰答休明。

又《謝特授工部員外郎表》 臣錫言：臣今月二十六日，蒙恩特授工部員外郎，爲無例于崇政殿告謝，尋于二十七日謝恩訖。臣伏睹臺司引見左降官凡百餘人，唯臣獨授官資，復齒班列。循省榮懼，不知所裁。中謝。臣伏以受恩特深，敘感亦切。苟不披露肝鬲，敷陳始終，則何以表聖人特達之恩，何以見微臣遭逢之幸？伏念臣稟受之性，愚直自知；遐遠之人，孤危自奮。遇陛下肇登寶位，親主文衡。臣詞藝非長，器能無取，軒墀之下，賜以策名，科第之中，復在殊級。揚歷官序，便居侍從之班；臨莅公途，常守廉勤之節。此外不忘筆硯，載成詠歌。始因進《昇平詞》，擢爲諫官；後因上《封禪書》，令知制誥。遷授非次，報答無由。是以有所見聞，輒形章疏；靡詳事理，屢貢芻蕘。臣子之心，唯思讜切；君親之意，不罪狂愚。陛下所以賜臣奬喻敕書，欲廣上言之路；陛下因臣特降御劄，旁求敢諫之人。德至明而無不照臨，道至大而無不包納。臣又嘗因聖節，輒貢蕪詞，蒙陛下怡天睠而優容，降宸章以宣和。臣又嘗因時雪輒進歌行，珠旒亦賜于披觀，金口曾垂于嗟賞。臣至愚至陋，無藝無能，有如此微榮，有如此遭遇，雖殺身無補于萬一，而過分寧免于顛隮。洎閣下改官，淮陽典郡，素無政術，但守詔條。然京輔之間，豪猾難理；州郡之職，智慮不周。負陛下拔擢之恩，孤陛下憂勤之旨，致有公過，上煩聖聰。每思受恩既異于常倫，受責亦宜于加等。陛下尚寬朝典，俾副戎車，不踰年逢赦量移，未周歲抽歸引見。臣得生還帝里，獲面天顏，慶幸已多，私願已適。豈期聖造復置周行，自衆多罪人之中，授清華外郎之秩。拜官之後，受命以來，夙夜省循，

俯仰慚懼。感君恩之特異，倍激私誠，慮公道之或虧，實憂官謗。將何名節，用贖疏遺？敢不遵臨深履薄之言，守補過盡忠之訓，冀伸微效，上答鴻私。

又《謝加勳表》 臣錫言：臣今月九日，伏蒙聖慈賜臣官告一通，敕牒一道，加上柱國者。祗荷寵光，不任感懼。進受勳級，彌覺忝塵。伏念臣幸逢昌運，早踐周行。東觀西垣，揚歷斯久；內庭外郡，委任非輕。慚無茂異之才，上答照臨之德。今以郊祀云畢，慶賞方行，是先春布令之辰，與物惟新之際。懋功業者酬其爵土，旌績效者轉以勳階。臣素無微勞，亦受殊賜。柱國加于上字，既荷峻遷；勵節發于中誠，敢忘盡瘁。

又《謝直集賢院笏記》 臣錫言：伏蒙聖慈賜臣敕牒一道，令直集賢院者。祗膺榮命，感懼交并。伏念臣學識才能，不偕時彥；華資顯職，屢忝恩光。未伸微勞，復霑殊渥。金殿集仙之職，玉陛近侍之榮，內省庸虛，益慚尸素。敢不服勤儒行，砥礪臣誠，上酬覆載之恩，永報照臨之德。

又《謝復戶部郎中笏記》 臣錫言：伏蒙聖慈賜臣官告敕牒，授前件官，依前充職者。祗膺寵命，感懼交并。伏以慶賜方行，殊私驟及。郎曹念舊，既承牽復之恩；帝澤惟新，實繫遭逢之幸。伏念臣器能無取，文學非優，早揚歷于清華，每兢慚于尸素。豈期聖造，擢置榮班。復五品之華資，益知忝冒；樂千年之景運，彌覺光榮。唯勤忠恪之誠，上報照臨之德。

又《謝兼侍御史知雜笏記》 臣錫言：伏蒙聖慈賜臣官告敕牒，授兼侍御史知雜事。祗荷寵光，不任感懼。竊念才能無取，齒髮已衰，尚列軒墀，每慚尸素；忽沐涵濡之澤，遽塵端副之榮。矧以申明典章，必資諳練故實。俯循闇懦，寧振起于朝綱；仰玷選掄，但徬徨于官次。敢忘勤瘁，上答休明。

又《謝改諫議大夫笏記》 臣錫言：伏蒙聖慈賜臣官告敕牒，授臣右諫議大夫，散官勳封賜如故者。祗荷寵光，不任感懼。伏念臣遭逢景運，揚歷官途，慚無絲髮之微勞，上答君親之大造。豈謂天恩曲被，宸睠猥臨，置諸侍從之班，授以箴規之職。彌憂官謗，上負聖知。敢忘獻替之誠，上答照臨之德。

又《遺表》 臣錫言：臣聞修短之期，固有定數；臣子之志，空戀明時。忍死遺言，瞑目長往。臣誠悲誠咽，頓首頓首。伏望陛下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居理思亂，與宗廟社稷爲福，與天下億兆爲主。臣無任感咽悲哀之至，謹上遺表，永辭聖明。臣誠哀誠咽，頓首頓首，謹言。

又《進瑞雪歌狀》 右臣忝分憂寄，祗守詔條。勸課農桑，宣導風教，臣之本職，敢不專勤。臣實非才，豈忘惕勵？上賴聖德，下奉朝章，所以獄訟稍稀，公事亦簡，禾稼大稔，封部無虞。唯自入冬，尚未降雪。蓋明年有閏，節氣校遲，宿麥未防，農候不失。竊聞深軫聖慮，遍令禱祈，果動天心，聿彰報應。當州今月十一日已得時雪，將表年豐。遠近之間，必獲霑足，豐穰之瑞，所宜詠歌。臣早以非才，擢在清貫。因思去歲，亦是深冬，六出呈祥，方睹盈尺，兩制同列，俄受急宣，俾于中書，錫以良會，上樽賜酒，光祿移廚。聖製歌行，初蒙陛下宣示，御筵賦詠，亦令臣等進呈。「白雪」「黃竹」之謠，豈憂稼穡；君唱臣和之美，堪載策書。臣亦親聞德音，願歌茂實。今以大蜡之月，佳雪及時，撰成葑菲之詞，上黷冕旒之鑒。干冒宸扆。

《宋大詔令集》卷二〇三《賈田錫等詔》 戶部郎中、知陳州田錫，通判、殿中丞郭渭等，輟自通班，委之共理，聽訟之際，所宜盡心。近者部民張矩殺人，繫獄殆逾兩月，曾不慮問，以至稽留，逮捕證左，數百千章。尋令遣使鞫核，論報彌年，次下憲司，方見情狀。枉撓刑獄，職汝之由。宜申譴黜之文，以懲簡慢之非。錫可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渭可責授郢州團練副使。

《國老談苑》 田錫知制誥，太宗命三班奉職出使回上殿，因訪民間利病。錫上言曰：「陛下苟令三班奉職上殿言事，未審設呂蒙正以下何用？」乃罷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八 （雍熙四年）九月，起居舍人田錫獻《乾明節祝壽詩》，上覽之，謂宰相曰：「錫有文行，敢言事，甚可賞也。」因和以賜之。丙子，錫又上書請封泰山。丁丑，命錫守本官知制誥。錫好直言，上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上悅，益重焉。

《玉海》卷五九 （太平興國）四年，田錫獻《昇平詩》三十章，遷左拾遺、直史館，賜緋魚。

著錄

范仲淹《田司徒墓誌銘》 著文章成五十卷，目之曰《咸平集》，行於世。

《隆平集》卷一三《田錫傳》 有《咸平集》五十卷。

蘇軾《田表聖奏議叙》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田表聖《咸平集》五十卷。

《東都事略》卷三九《田錫傳》　有《咸平集》五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田錫《咸平集》。　又：田錫《章疏別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咸平集》五十一卷，右諫議大夫漢嘉田錫表聖撰。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二人。范文正公誌其墓，東坡序其《奏議》十篇，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者也。今首卷有奏議十二篇，即東坡所序。【略】今漢嘉田氏子孫，不知存亡，而文集板之在州者，亦燬於兵燼矣，可爲永歎！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田表聖《咸平集》五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田錫集》五十卷。又《別集》三卷，《奏議》二卷。

又卷二九三《田錫傳》　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咸平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田錫《咸平集》五十一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田表聖《咸平集》四冊，三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咸平集》五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田錫《咸平集》。陳景雲注：「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六　《田表聖奏議》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略】此本乃明給事中安磐所搜輯，共得奏疏十四篇，附以錫所作箴、序二篇，本傳及墓誌銘二篇。世所傳《咸平集》今尚有傳本，凡是編所錄者，已具載集中。磐蓋未見其書，故復爲裒輯。焦竑《國史經籍志》載錫《奏議》一卷，與《宋史》不合，蓋亦僅據此本也。

又卷一五二　《咸平集》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田錫撰。【略】《文獻通考》載錫《咸平集》五十卷。此本載奏議一卷，書三卷，賦五卷，論三卷，箴銘二卷，詩六卷，頌、策、笏記、表、狀七卷，制誥、考詞三卷。以奏議與詩文集合爲一編，僅三十卷，則亦後人重輯之本，非其舊也。

彭元瑞《明澹生堂鈔本咸平集跋》　范文正公《墓誌》謂奏凡五十二上，文集五十卷，然則集外所遺者多矣。壬子清明前一日校竟書，芸楣。　又：北宋《諸臣奏議》中，有《上太宗論旱災》、《論邊事》兩篇，此集不載，鈔附於末。丁巳嘉平再記。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咸平集》三十卷，鈔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二　《咸平集》三十卷，舊鈔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咸平集》三十卷，舊鈔本，京兆田錫著。宋《藝文志》載奏議二卷，《文獻通考》載《咸平集》五十卷，此合奏議與詩文僅編爲三十卷，已非舊帙矣。

李之鼎《宋人集本咸平集跋》　此本爲南昌彭文勤知聖道齋中故物，乃明祁氏澹生堂舊鈔。卷首有芸楣親筆識語。鄂中徐行可得之漢上，出以見示，假之迻錄，藏於篋笥，亦既數年矣。兩次至京就文津閣本悉心詳校，彼此均有脫簡、互異之處，亦有館臣爲避諱改易者。《文獻通考》載《咸平集》五十卷，范文正作公墓誌亦云五十卷。今本三十卷，其爲後人重編，當無疑義。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咸平集》五十卷，舊鈔本，宋田錫撰。《文獻通考》作五十卷，疑此爲後人重編。

《藝風藏書記》卷六　《咸平集》三十卷，舊鈔本，孔莊谷藏書。

《木犀軒藏書書錄》　《咸平集》三十卷，舊鈔本。【略】首有「張印月霄」、「愛日精廬藏書」兩朱文方印。

又　《咸平集》三十卷，宋田錫撰，舊鈔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咸平集》三十卷，宋田錫撰，明祁氏澹生堂寫本。

又　《咸平集》三十卷，宋田錫撰，舊寫本。

傅增湘《明淡生堂鈔本咸平集跋》　宋京兆田錫著。集凡三十卷。【略】卷首有蘇軾撰《田表聖奏議序》，范仲淹《田司徒墓誌銘》，司馬光《神道碑陰》，末卷後附錫撰《先君工部郎中墓碣》。明山陰祁氏寫本，竹紙，藍格，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板心下方有「淡生堂鈔本」五字。彭文勤公朱筆校過，有手記二則。【略】按：此集數百年來未見舊刻傳世，考《郡齋讀書志》載《咸平集》爲五十卷，《直齋書錄》載爲五十一卷，與今本乃大異。直齋并言「漢嘉田氏子孫不知存亡，而文集板之在州者亦毀於兵燼矣，可爲永慨」。是此集南渡後久已亡佚，世傳之三十卷本爲後人補輯可知。《四庫提要》言，明時安磐輯有《奏議》一卷，因所錄已具載本集，故附於存目中。焦氏《國史經籍志》載錫《奏議》一卷，《天一閣范氏進呈書目》亦有《田表聖奏議》一卷，疑皆據安氏所輯而出，已非《宋史・藝文志》二卷之舊矣。蓋表聖全集，安氏固未之見也。歷覽近

世諸家書目，如持靜齋丁氏、適園張氏，皆依閣本傳鈔，而閣本所從出則兩江采進本也。此外帶經堂陳氏、皕宋樓陸氏、善本書室丁氏所載均爲舊鈔，惟鐵琴銅劍樓瞿氏所藏爲知不足齋藏本，藝風堂繆氏所藏爲孔荭谷傳鈔周書倉《兩江遺書》本，鐵華館蔣氏所藏爲張立人手鈔本，視陳、陸諸家爲有依據。至明代鈔本，乃世所稀覯。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咸平集》三十卷，宋田錫撰，明祁氏淡生堂鈔本，彭元瑞跋，四冊。《咸平集》三十卷，宋田錫撰，清張位鈔本，周星詒校，四冊。《咸平集》三十卷，宋田錫撰，清鈔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咸平集》三十卷四冊，宋田錫撰，鈔本。

藝文

王禹偁《送田舍人出牧淮陽》 藥樹吟多且握蘭，藹然公議滿朝端。西垣罷直蒼苔冷，南郡行春綠野寬。蒨旆出過應曜墓，棠陰潛上伏犧壇。鄉心休夢峨眉雪，會顧青蒲憶史丹。

又《和陳州田舍人留別五首》（選三） 演綸多暇每封章，暫去頒條道更光。郡吏好排紅粉妓，史君曾是紫微郎。樓臺有月新詩出，囹圄無人綠草長。地接清淮足佳致，水村烟塢似魚鄉。 淮陽冰綻柳條新，風物暄妍土俗淳。捧詔暫辭雙闕路，勸農深入四郊春。茶烟靜拂聽琴鶴，穀雨輕籠鋤麥人。贏得褰帷恣吟興，落花飛絮滿車茵。 頒條京輔近吾君，政術高于召信臣。道服日斜披鶴氅，藥畦春暖步龍鱗。歸朝莫指三年調，化俗應蘇一郡人。願作淮陽去思頌，與君刊石慰陳民。

又《書懷送田二舍人自吏部郎中出典泰州》 共歎蹉跎兩鬢蒼，立朝爲郡是尋常。重歸謝客中書省，又送山濤吏部郎。三入承明身最忝，十年兄事分偏長。喜聞辭日留前席，莫算多時住水鄉。

又《酬贈田舍人》 憶昔逢君在鄒魯，翰林丈人東道主。一言得意便定交，數日論文暗相許。邇來倏忽十餘年，共上赤霄連步武。禁中更直承明廬，深喜蒹葭依玉樹。兩制惟君最清慎，筆力辭鋒有餘刃。方期夜直金鑾坡，誰知共理淮陽郡。【略】且應盡意頒詔條，豈復迴頭顧文陣。下車果有謳謠生，賣刀買犢民歸耕。【略】行春多暇吟情發，閒作長歌寄同列。

賈黃中

論述

《書畫續聞》卷九 祖宗朝，一時翰苑諸公唱和，【略】賈黃中：「青綸輝映輕前古，丹地深嚴隔世塵。」【略】皆燦然有貴氣。

傳記

《宋史》卷二六五《賈黃中傳》 賈黃中字媧民，滄州南皮人，唐相耽四世孫。父玭字仲寶，晉天福三年進士【略】。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遷著作佐郎，直史館。建隆三年，遷左拾遺，歷左補闕。開寶八年，通判定州，判太常禮院。黃中多識典故，每詳定禮文，損益得中，號爲稱職。嶺南平，以黃中爲採訪使，廉直平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會克江表，選知宣州。【略】太宗即位，遷禮部員外郎。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略】丁父憂，起復視事。五年，召歸闕。有薦黃中文學高第，召試中書，拜駕部員外郎、知制誥。八年，與宋白、呂蒙正等同知貢舉，遷司封郎中，充翰林學士。雍熙二年，又知貢舉，俄掌吏部選。端拱初，加中書舍人。二年，兼史館修撰。凡再典貢部，多柬拔寒俊，除擬官吏，品藻精當。淳化二年秋，與李沆并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略】畏慎過甚，中書政事頗留不決。四年冬，與沆并罷守本官。明年，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改知澶州。【略】至道初，黃中遘疾，詔令歸闕，【略】特拜禮部侍郎，代（李）至兼秘書監。黃中素嗜文籍，既居內閣，甚以爲慰。二

年，以疾卒，年五十六。【略】黃中端謹，能守家法，廉白無私。多知臺閣故事，談論亹亹，聽者忘疲焉。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爲謹厚。及知政事，卒無所建明，時論不之許。

《隆平集》卷六《賈黃中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五《賈黃中傳》（存目）

紀事

《玉壺清話》卷七　賈黃中乃唐造《華夷圖》丞相耽四世孫。七歲舉童子，開頭及第。李文正昉以詩贈之：「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茲穩上青霄去，萬里誰能測羽翰。」後淳化中參太宗大政。性極清畏。嘗知金陵，一日案行府寺，覩一隙舍扃鐍甚嚴，公怪之，因發鑰，得寶貨數十巨積，乃故國宮闈所遺之物，不隸於籍，數不可計。公亟集僚吏，啓其封，悉籍之，以表上。上嘆曰：「貪黷者，籍庫之物尚冒禁盜，況亡國之遺物乎。」賜錢三百萬，以旌其潔。

《邵氏聞見錄》卷六　賈黃中字媧民，滄州人，唐相耽之裔。（李昉）所贈詩或云寶儀。年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左拾遺補闕。嶺南平，爲採訪使，江南平，知昇州。召還，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太宗多召見，訪以時政得失。對曰：「職當書詔，思不出位。」太宗益重之，除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之坐，謂曰：「敎子如是，今之孟母也。」性端重守家法，多知臺閣故事。朝之典禮，資以損益。當時名士皆出其門。【略】公與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拜翰林學士，時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

《容齋四筆》卷一二　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爲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爲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爲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書拜，乃爲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其詞略云：「端揆崇資，非賢不授。昉素高聞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總彼六卿，用資鎭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

著錄

《邵氏聞見錄》卷六　（賈黃中）有文集行於世，三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賈黃中集》三十卷。

又卷二六五《賈黃中傳》　有文集三十卷。

劉昌言

論述

《上呂相公》《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此必爲呂蒙正作。劉昌言，泉州人，仕至同知樞密。中二聯世所共稱。　查慎行評：第二句輕率語。紀昀評：三、四俗極，五、六作意形容而語未高妙。　無名氏（甲）評：華詞無古骨，便入庸音，唐人不然也。

傳記

《宋史》卷二六七《劉昌言傳》　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少篤學，文詞靡麗。本道節度陳洪進辟功曹參軍，掌牋奏。洪進遣子文顯入貢，令昌言偕行，太祖親勞之。太平興國三年，洪進歸朝，改鎭徐州，又辟推官。五年，舉進士入格，太宗初惜科第，止授歸德軍掌書記。八年，復舉得第，遷保信、武信二鎭判官。宰相趙普鎭南陽，重昌言有吏幹。錢俶帥鄧，表薦之。移泰寧軍節度

判官。入爲左司諫、廣南安撫使。淳化初，趙普留守西京，表爲通判，委以府政。【略】拜起居郎，賜金紫，錢五十萬。【略】遷工部郎中，踰月，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與錢若水同知審官院。二十八日，遷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略】以給事中罷，出知襄州。【略】至道二年，徙知荆南府。眞宗即位，就拜工部侍郎。咸平二年，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

《**隆平集**》卷一〇《**劉昌言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六《**劉昌言傳**》（存目）

紀事

《**青箱雜記**》卷六　劉昌言，泉州人。先仕陳洪進爲幕客，歸朝，願補校官。舉進士，三上，始中第。後判審官院，未百日，爲樞密副使。時有言其太驟者，太宗不聽。言者不已，乃謂：「昌言閩人，語頗獠，恐奏對間陛下難會。」太宗怒曰：「我自會得！」其眷如此。然昌言極有才思，嘗下第作詩，落句云：「唯有夜來蝴蝶夢，翩翩飛入刺桐花。」後爲商邱主簿，王禹偁贈詩曰：「年來復有事堪嗟，載筆商邱鬢欲華。酒好未陪紅杏宴，詩狂多憶刺桐花。」蓋爲是也。刺桐花，深紅，每一枝數十蓓蕾，而葉頗大，類桐，故謂之刺桐，唯閩中有之。

《**徐氏筆精**》卷五　世人常言「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之句，不知此乃宋太宗朝泉州劉昌言上呂蒙正相公詩也。「重名清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似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卻洛京居守外，聖朝賢相復書誰？」昌言仕至工部侍郎，嘗獻《聖德詩》五十韻，得君之盛，未有其比。

藝文

王禹偁《送同年劉司諫通判西都》　元老留司卧雒陽，諫官通理輟鴛行。仲宣舊佐紅蓮幕，裴度新開綠野堂。幾處古碑停馬讀，到時春筍約僧嘗。香山居士眞容在，爲我公餘奠一觴。

張齊賢

論述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〇趙普《**薦張齊賢劄子**》　齊賢德義，素爲鄉里所推，而又深知福業，謹擇交遊，中外卿士，舉無出其右者。

《**涑水紀聞**》卷七　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群盜十餘人，【略】視之愕眙，皆咨嗟曰：「眞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日結納。」

《**青箱雜記**》卷二　齊賢常作詩自警，兼遺子孫，雖詞語質朴，而事理切當，足爲規戒。其詩曰：「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

《**論安邊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議論能探究源本，而文體亦堅重不靡。

《**洛陽縉紳舊聞記**》　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序》：摭舊老之所說，必稽事實，約前史之類例，動求勸誡。鄉曲小辯，略而不書；與正史差異者，并存而錄之，則別傳，外傳比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洛陽縉紳舊聞記》五卷【略】。書中多據傳說之詞，約載事實，以爲勸誡。自稱凡與正史差異者，并存而錄之，亦別傳、外傳之比。然如《衡陽周令妻報應》、《洛陽染工見冤鬼》、《焦生見亡妻》諸條，俱不免涉於語怪。又如《李少師賢妻》一條，稱契丹降王東丹，朝廷密害之，非命而死。契丹已知之，李肅奉命護喪柩送歸，憂沮不知其計云云。案《通鑒》、《五代史》，東丹即遼太祖長子，太宗之兄，奔唐爲昭信節度使，賜名贊華。因太宗助石晉起兵，潞王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之於其第。是東丹之死，實緣潞王以兵敗逞忿，旋即滅亡，晉高祖後爲之備禮送歸。時隔兩朝，在晉人本無密害之事，又何所疑嫌，而遽形憂沮？此事

殆出傳聞之譌，殊不可信。至如紀張全義治洛之功，極爲詳備，則舊史多採用之。其他佚事，亦頗有足資博覽者，固可與《五代史闕文》諸書，同備讀史之考證也。

傳記

《宋史》卷二六五《張齊賢傳》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生三歲，值晉亂，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事，【略】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命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爾。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略】四年，代還，會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遷秘書丞。忻州新下，命知州事。明年召還，改著作佐郎，直史館，改左拾遺。冬，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略】。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冬，改右補闕，加正使。【略】召還，拜樞密直學士，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略】端拱元年冬，拜工部尚書。【略】二年，置屯田，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夏，參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略】四年六月，罷爲尚書左丞。十月，命知定州【略】。尋復轉禮部尚書、知河南府。【略】三日，徙知永興軍。【略】俄徙襄州，移荆南，又徙安州。踰年，加刑部尚書。眞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略】郊祀，加門下侍郎。與李沆同事，不相得。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相。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以右司諫梁顥爲之副。【略】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判汾州，不行，改判永興軍兼馬步軍部署。【略】景德初，起爲兵部尚書、知青州。上幸澶淵，命兼青、淄、濰州安撫使。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略】。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略】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略】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樹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定。齊賢姿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負。留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奬寒儁。【略】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之。

《隆平集》卷四《張齊賢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二《張齊賢傳》（存目）

紀事

《宰輔編年錄》卷三《張齊賢拜相制》 王者司牧黎元，誕敷于政典；注意台宰，登翊于化源。以爾具官張齊賢早事先朝，歷登二府，藹然碩望，久服大寮，肆朕纂承，熟聞風采。爰旌舊德，俾贊鴻機。冠乎政庭，付以樞柄。使予垂拱而治者，茲有望于良弼也。

《宋大詔令集》卷六五《張齊賢罷相除尚書左丞制》 居元首者，實賴于股肱；濟巨川者，必資于舟楫。其有自升廊廟，載歷星霜，粗彰夙夜之勤，宜全進退之禮。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張齊賢，伏膺儒術，策名清塗。久參宥密之司，嘗委折衝之寄，每好談于方略，頗自許與功名。驟遷鈞軸之權，尋正燮調之任，疇咨俊德，輔佐眇躬，而力不逮心，名浮于實。況多居于假告，特宜解于鈞衡，俾遷左轄之崇資，勉舉南宮之故事。可尚書左丞。

《玉壺清話》卷三 張司空齊賢致仕歸洛，康寧富壽，先得裴晉公午橋莊，鑿渠周堂，花竹照映，日與故舊乘小車攜觴游釣，牓於門曰：「老夫已毀裂軒冕，或公綬垂訪，不敢拜見。」造一卧轝，以視田稼。醉則憩於木陰，酒醒則起。嘗以詩戲示故人：「午橋今得晉公處，花竹煙雲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尚書。」

《青箱雜記》卷二 張文定公齊賢，洛陽人，少時家貧，父死無以葬，有河南縣史某甲爲辦棺斂，公深德之，遂以兄長事之，雖貴不替。後趙普密薦齊賢於太宗，太宗未用，普具列前事，以爲陛下若擢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過於此。太宗大悅，未幾擢齊賢爲相。

又 齊賢相太宗、眞宗，皆以亮直重厚稱。及晚娶薛氏婦，眞宗不悅。一旦元會上壽，齊賢已微醺，進止失容，坐是謫安州，其麻曰：「仍爲酣醫杯觴，

欽傾冠弁。」蓋爲是也。

《**東軒筆錄**》**卷一**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便座，令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五舉賢，六大學，七籍田，八選良吏，九懲姦，十恤刑。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日汝可收之，使輔汝爲相也。」至太宗初即位，放進士榜，決欲置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寘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累擢遂爲相。

《**澠水燕談錄**》**卷二**　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靜，民頗安之。好事者或謗其居官弛慢，朝廷召還。公語人曰：「向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廚三十年，臨老反煮粥不了。」士大夫聞之，深罪謗者。曾孫仲平爲予言。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五引**《**倦遊錄**》　臨潼縣靈泉觀，唐華清宮也，迄今題詠不可紀，【略】唯陳文惠、張文定及進士楊正倫詩最佳。文定詩云：「當時不是不窮奢，民樂昇平少嘆嗟。姚宋未亡妃子在，塵埃那得到中華。」

著錄

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序**》　余未應舉前十數年中，多與洛城縉紳舊老善，爲余說及唐、梁以還五代間事，往往褒貶陳跡，理甚明白，使人終日聽之忘倦。退而記之，旋失其本，數十年來無暇著述。今眼昏足重，率多忘失。邇來營丘，事有條貫，足病累月，終朝宴坐，無所用心。追思曩昔縉紳所說，及余親所見聞，得二十餘事，因編次之，分爲五卷。【略】斯皆縉紳所談，因命之曰《洛陽縉紳舊聞記》，庶可傳信，覽之無惑焉。乙巳歲夏六月，營丘張齊賢序。

《**隆平集**》**卷四**《**張齊賢傳**》　有文集、表疏集、雜編、小說各數十卷。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洛陽縉紳舊聞記》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張齊賢撰。【略】是書前題乙巳歲，乃眞宗景德二年齊賢以兵部尚書知青州時所作，皆述梁、唐以還洛城舊事，凡二十一篇，分爲五卷。《書錄解題》目次與此本合。獨晁氏《讀書志》作十卷。今案自序明言五卷，而檢《永樂大典》所載此書之文，亦無出此本外者，則《讀書志》字誤明矣。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　《洛陽搢紳舊聞記》五卷，宋張齊賢撰，明穴硯齋鈔本，十二行二十字。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洛陽搢紳舊聞記》五卷，宋張齊賢撰，明穴硯齋鈔本，一冊。

王化基

論述

《**玉壺清話**》**卷八**　（化基）翹楚有望，尤善爲詩，《感懷》有「美璞未成終是寶，精鋼寧折不爲鈎」之句，可見其志矣。

傳記

《**宋史**》**卷二六六**《**王化基傳**》　王化基字永圖，眞定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常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嵐州。時趙普爲相，建議以驟用人無益於治，改淮南節度判官。入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抗疏自薦。太宗覽奏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一日，侍便殿，問以邊事，對曰【略】。又嘗令薦士，即一疏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皆其人也。化基嘗慕范滂爲人，獻《澄清略》，言時事有五【略】。書奏，太宗嘉納之。【略】淳化中，拜中丞，俄知京朝官考課，遷工部侍郎。至道三年，超拜參知政事。咸平四年，以工部尚書罷知揚州。移知河南府，進禮部尚書。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六十七。贈右僕射，謚惠獻。化基寬厚有容，

喜慍不形，僚佐有相凌慢者，輒優容之。在中書，不以蔭補諸子官，然善教訓，故其子舉正、舉直、舉善、舉元皆有所立。

《**隆平集**》**卷六**《**王化基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七**《**王化基傳**》（存目）

紀事

《**玉壺清話**》**卷八**　王參政化基，興國二年及第於呂蒙正榜，釋褐授贊善，知嵐州。趙韓王學術平淺，議以驟進之少年，無益於治，特詔改淮幙。公歎曰：「不幸丞相以元勳自恃，特忌晚進。男兒既逢明時，豈能事幙府，承迎於婉畫之末乎？」抗疏自薦，表稱「眞定男子」。公常慕范滂有攬轡澄清天下之志，遂撰《澄清疏略》，皆切於時要。太宗壯之，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俊傑也。」亟用之，由著作郎、三司判官、左拾遺，召試中丞，補闕知制誥。

《**涑水記聞**》**卷八**　王化基爲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佐同坐，有卒過庭下，爲化基詈，而不及幕職。僚佐怒，退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欲得一詈如此之重也。鄙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詈，當以與之。」人服其雅量。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六引**《**楊文公談苑**》　王化基言，任中丞日，鞫祖吉獄。吉知晉州，受賕事敗。詢其土豪王某者云：「吾小民，見州將貧乏，相醵率爲一日之壽，豈知其犯法哉？」悵歎不已。化基詰其前後郡守，王某言，三十年已來，唯梁都官不受一錢，餘無免者。乃梁昂也。昂，漢乾祐中司徒詡下進士及第，有文詞，太祖欲令知制誥，爲時宰所忌，遂止。化基言於太宗，時昂以老病不任吏事，特授華州行軍司馬，給郎中俸料。其子昭璉，亦舉進士，得杭州從事。化基送以詩曰：「文章換柱雙枝秀，清白傳家兩地貧。」人多傳誦。

著錄

《**隆平集**》**卷六**《**王化基傳**》　有文集三十卷。嘗作《南行詩》百韻，好事者多傳誦之。

王嗣宗

論述

蘇頌《**贈太師王嗣宗謚景莊議**》　太師少以雄雋聞於時。起徒步，舉進士，會太祖皇帝收攬天下才傑之士，始就便座，親策詞藝，而太師以文章應對稱旨，擢在第一。

傳記

《**宋史**》**卷二八七**《**王嗣宗傳**》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略】少力學自奮，遊京師，以文謁王祐，頗見優待。開寶八年，登進士甲科，補秦州司寇參軍。侍御史路沖知州事，爲政苛急，盜賊羣起。嗣宗乘間極言其闕失，沖大怒，繫嗣宗於獄，又教無賴民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殿中丞王廷範按之，具獲訟者誣枉狀，嗣宗乃得釋。太宗征河東，嗣宗陳邊事，召赴行在，授大理寺丞，通判睦州，改右贊善大夫、徙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嗣宗械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猥信此輩以爲耳目，臣竊不取。」太宗怒其橫，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尋以秘書丞通判澶州【略】。入爲三司開拆推官，以左正言充河北轉運副使。【略】改左司諫，賜白金千兩。入爲度支判官，改駕部員外郎。【略】出知興元府，徙京西轉運使。又移河北，賜金紫。【略】遷虞部郎中，賜錢百萬。至道初，移河東轉運使，以爲政暴率聞。徙知耀州，又知同州，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使。【略】就改職方郎中。咸平三年，以漕運稱職，就拜太常少卿。踰年，以右諫議大夫充三司戶部使，改鹽鐵使。【略】會罷三司使，改左諫議大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

下封駁事，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略】召拜御史中丞。【略】加兼工部侍郎、權判吏部銓。【略】將祀汾陰，以永興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武者鎮之【略】，嗣宗願奉詔，即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府。眞宗作詩賜之。【略】居二歲，召還，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寇準爲使，嗣宗與之不叶，累表解職，授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知許州。【略】移知河南府。天禧初，改感德軍節度，洛下訛言相驚，徙知陝州，再表請老，且求入覲，遣使召還。郊祀，改靜難軍節度。既至闕下，病足，不能朝謁，乃求再知許州，不復議休退。寇準爲相，素惡之，特命以左屯衛上將軍、檢校太傅致仕。【略】嗣宗尤睦宗族，撫諸姪如己子，著遺戒以訓子孫勿得析居，又令以《孝經》、弓劍、筆硯置壙中。五年，卒，年七十八。廢朝，贈侍中，謚曰景莊。【略】嗣宗事三朝，最爲宿舊，所至以嚴明御下，尤傲狠，務以醜言凌挫羣類。【略】嗣宗好爲文，而札尤善。【略】所著有《中陵子》三十卷。

《**隆平集**》卷一〇《**王嗣宗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三《**王嗣宗傳**》（存目）

紀事

《**涑水記聞**》卷三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時舉進士，與趙昌言爭狀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言髮禿，嗣宗毆其幞頭墜地，趣前謝曰：「臣勝之。」上大笑，即以嗣宗爲狀元，昌言次之。初爲秦州司理參軍，路沖知州事，嘗以公事忤沖意，怒，械繫之。會有獻新果一盒者，沖召嗣宗謂曰：「汝爲我對一句詩，當脫汝械。」嗣宗請詩，沖曰：「佳果更將新合合。」嗣宗應聲曰：「惡人須用大枷枷。」沖悅，即捨之。太宗時，嗣宗以秘書丞知橫州，上遣武德卒之嶺南詗察民間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以此輩以爲耳目，竊爲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詣京師。既至，上怒解，嘉嗣宗直節，遷太常博士、通判澶州。後知汾州事，州有某王廟，巫祝假之以惑百姓，歷年甚久，舉州信重，前後長吏皆先謁奠，乃敢視事。嗣宗毀其廟，熏其穴，得狐數十頭，盡殺之。

又卷六　种放以處士召見，諫拜官，眞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請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判以下羣拜謁，放小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諸姪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曩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疏，才識無以踰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爲顯官，臣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僞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抉摘言放陰事數條。上雖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寖衰。齊州進士李冠嘗獻嗣宗詩曰：「終南處士聲名減，邠土妖狐窟穴空。」

又　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爲之焚紙錢祈禱，嗣宗聞之，笑曰：「何等鬼神，敢向王嗣宗取枉法贓耶？」

又　嗣宗性忌刻，多與人相迕。世傳嗣宗家有恩讎簿，已報者則勾之。晚年交遊，皆入讎簿。

蘇軾《記關右壁間詩》　「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余舊見此詩於關右壁間，愛之，不知何人詩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四**　東坡云：「『欲掛衣冠神武門【略】』【略】不知其何人作也。」《蔡寬夫詩話》云：「是王嗣宗詩。」

陳充

論述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陳充）辭學典贍，性曠達，善談諧，澹于榮利，自號中庸子。

傳記

《**宋史**》**卷四四一《陳充傳**》　陳充字若虛，益州成都人。家素豪盛，少以

聲酒自娛，不樂從宦。邑人敦迫赴舉，至京師，有名場屋間。雍熙中，天府、禮部奏名皆爲進士之冠，廷試擢甲科，釋褐孟州觀察推官，就改掌書記。會寇準薦其文學，得召試，授殿中丞，出知明州。入爲太常博士，直昭文館，遷工部、刑部員外郎。久病告滿，除籍，眞宗憐其貧病，令致仕，給半奉。未幾病間，守本官，仍充職，以久次遷兵部員外郎。景德中，與趙安仁同知貢舉，改工部、刑部郎中。大中祥符六年，以足疾不任朝謁，出權西京留守御史臺，旋以本官分司，卒，年七十。充詞學典贍，唐牛僧孺著《善惡無餘論》，言堯舜之善、伯鯀之惡，俱不能慶殃及其子，充因作論以反之，文多不載。性曠達，善談諧，澹於榮利，自號「中庸子」。上頗熟其名，以疾故不登詞職。臨終自爲墓誌。

紀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九僧詩》一卷，【略】景德元年直昭文館陳充序，目之曰「琢玉工」，以對姚合「射雕手」。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民士編》一十九卷，右皇朝陳充撰。【略】「民士」云者，蓋其未仕已仕前後所著文也。嘗以唐牛僧孺《善惡無餘論》爲害教，著書反之，《國史》稱焉。今集載其論兩篇。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民士編》一十九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陳充《民士編》二十卷。

又卷四四一《陳充傳》 有集二十卷。

藝文

惟鳳《寄昭文館陳學士》 秋深荒外客，獨上望京臺。遠信未封去，新鴻又見來。地寒邊樹短，天靜瘴雲開。無限心相向，南宮卧錦才。

釋希白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希白詩》三卷，右皇朝僧希白撰。張逸序之，曰：「希白能詩，與宋白、梁周翰、張詠而下十數公相友善，其格律不減齊己」云。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希白詩》三卷。

刁衍

《漢武》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人無有不死者，堯、舜、桀、紂，其死一也。儉而安于自然者，順也。侈而不安其天，卒亦歸于一空者，逆也。不伏死之人，未有不得其死，曾謂其智力可恃乎？ 馮舒評：何與于詩？ 紀昀評：此評迂闊，與詩無涉。 首句「詞可仰」三字，拙稚。 查慎行評：「已教」、「猶使」，虛轉無着。 此亦是裝砌漢事，而神采姿澤都減，由不及楊、劉諸公醞釀之深耳。大抵《西崑酬唱集》中當以大年、子儀、思公爲冠，其餘雖附名其間，皆逐浪隨波，非開壇建幟者也。

《宋史》卷四四一《刁衍傳》 刁衍字元賓，昇州人。父彥能，仕南唐爲昭武軍節度。衍用蔭爲祕書郎，集賢校理，衣五品服，以文翰入侍，甚被親昵。李煜嘗令直清輝殿，閱中外章奏。金陵平，從煜歸宋，太祖賜緋魚，授太常寺太祝。稱疾假滿，屏居輦下者數歲。太平興國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因撰《聖德頌》獻之。詔復本官，出知睦州桐廬縣。會詔羣臣言事，衍上《諫刑書》，謂【略】。眞宗即位，遷比部員外郎。嘗上疏曰：「臣聞天下，大器也，羣生，衆畜也。【略】」代還，獻所著《本說》十卷，得以本官充祕閣校理，出知潁

州。入爲駕部員外郎，改直祕閣，充崇文院檢討。時杜鎬、陳彭年並預檢討，衍言此二人可專其任，詔許解職，判三司開拆司，預修《冊府元龜》，加主客郎中。求領外任，得知湖州，轉刑部郎中。歲滿，復預編修。大中祥符六年，書成，授兵部郎中。入朝，暴中風眩，眞宗遣使馳賜金丹，已不救，年六十九。衍始仕李氏，權勢甚盛。父爲藩帥，家富於財，被服飲膳，極於侈靡。歸宋，以純澹夷雅知名于時，恬於祿位，善談笑，喜棋弈，交道敦篤，士大夫多推重之。子湛、湜、渭，皆登進士第。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八引《胜說**》　咸平中，刁郎中湛拔潤州解，賦舉京師。會其父典合肥得替，相會於廨舍。父喜其來，因語赴舉次第。是夜，父夢被召，既入門，見張齊賢自內而出，曰：「比部請賦七言詩。」曰：「聖朝文物古難過，何事寒門寵遇多。父向石渠新拜職，子從金殿又登科。須教枚馬慙蹤跡，堪笑巢由隱薜蘿。報國報君何所有，一心待欲枕長戈。」既覺，已四鼓，召湛記之。

李建中

論　述

《**玉壺清話**》**卷一**　李集賢建中，冲退喜道，處搢紳有逍遙之風。善翰札，行筆尤工，至於草隸分篆，俱絕其妙，人得之則寶焉。爲詩清淡閒暇，如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樓》詩：「小艇閒撑處，湖天景物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落日孤汀遠，輕煙古寺稀。時攜一壺酒，戀到晚涼歸。」《西湖》詩有「漲煙春氣重，貯月夜痕深」之句，皆類於此。晚喜洛中景物，求留司，園池亭榭，蕭灑自如。每喜誦《愣嚴經》中四句云：「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凡起居皆詠之。後被召與張君房集賢校勘《道藏》，時號稱職。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八**　公自言雍熙初歸輒，迄今三十年，所聞文士多矣，眞能詩者甚鮮。【略】李建中、李維【略】，悉當儕流。【略】李建中《送人》云：「山程授館聞鴻夜，水國還家欲雪天。」

《**御定書畫譜**》**卷九三**　宋李建中書絕句「鶯已無聲花已老，誰知三月盡頭時」，亦佳句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李建中》　西臺筆跡繼楊風，儼直閒吟御苑東。洛水繡衣清照影，舊題湘岸酒樓紅。

傳　記

《**宋史**》**卷四四一《李建中傳**》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曾祖逢，唐左衛兵曹參軍。祖稠，梁商州刺史，避地入蜀。會王建僭據，稠預佐命功臣，左衛將軍。建中幼好學，十四丁外艱。會蜀平，侍母居洛陽，聚學以自給。攜文遊京師，爲王祜所延譽，館于石熙載之第，熙載厚待之。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知岳州錄事參軍。轉運使李惟清薦其能，再遷著作佐郎，監潭州茶場。改殿中丞，歷通判道、郢二州。柴成務領漕運，再表稱薦，轉太常博士。時言事者多以權利進，建中表陳時政利害，序王霸之略，太宗嘉賞，因引對便殿，賜以緋魚。會考課京朝官，建中舊坐公累罰金，漏其事，坐降授殿中丞，監在京榷易院。蘇易簡方被恩顧，多得對，嘗言蜀中文士，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命直昭文館。建中父名昭文，懇辭，改集賢院。數月，出爲兩浙轉運副使，再遷主客員外郎，歷通判河南府，知曹、解、潁、蔡四州。景德中，以久次進金部員外郎。建中性簡靜，風神雅秀，恬於榮利，前後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臺，尤愛洛中風土，就構園池，號曰「靜居」。好吟詠，每遊山水，多留題，自稱巖夫民伯。加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建中善修養之術，會命官校定《道藏》，建中預焉。又判太府寺。大中祥符五年冬，命使泗州，奉御製《汴水發願文》，就致設醮。使還得疾，明年卒，年六十九。建中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爭取以爲楷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獎。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

《**東都事略**》**卷一一五《李建中傳**》（存目）

紀事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二　苕溪漁隱曰：零陵郡澹山岩，秦周貞實之舊居。余往歲嘗遊之，因見李西臺、黃太史詩刻，愛其詞翰雙美，因搨墨本以歸，眞佳玩也。西臺詩石刻漫滅，九字不可辨，因闕之。詩云：「常思羽衣人【略】。」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洛中諸寺院有楊少師、李西臺書。【略】西臺即建中，酷愛楊書，旁題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觀音院有牡丹，相傳唐武后植者，西臺有詩，亦親書，云：「微動風枝生麗態，半開檀口露濃香。秦時避世宮娥老，舊日顏容舊日妝。」「花譜名將第一論，洛中最是此花繁。不當更道本芍藥，枝上恐傷妃子魂。」西臺書，洛人甚重之。

又《李西臺詩》「龍門雙闕湧雲煙，雪未飛花雁下前。徹底清流照車馬，分臺御史過伊川。」李西臺詩也，題於菩提寺。菩提寺在龍門鎮。

藝文

蘇軾《金門寺中見李西臺與二錢唱和四絕句戲用其韻跋之》其三　西臺妙迹繼楊風，無限龍蛇洛寺中。一紙清詩弔興廢，塵埃零落梵王宮。

雜錄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二　苕溪漁隱曰：本朝能書者，有李西臺、宋宣獻。東坡謂：「李俗而宋寒，殆是浪得名。」又謂：「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余於西臺書不多見，獨見其永州澹山岩詩，清勁簡遠，不減晉、唐間人書，則東坡之論有不然者矣。惟六一居士云：「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已後稱李西臺，二人筆法不同，而書名爲一時之絕。」山谷云：「李西臺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則二公之論得之矣。山谷《因李君貺借示其祖西臺草聖并書賦詩》云：「當時高蹈翰墨場，江南李氏洛下楊。二人歿後數來者，西臺惟有尚書郎。篆科草聖凡幾家，奄有漢魏跨兩唐。紙摹石鏤多彷彿，曾未得似君家藏。側理數幅冰不及，字體欹傾墨猶濕。明窗棐几開卷看，坐客失床皆起立。新春一聲雷未聞，何得龍蛇已驚蟄。仲將伯英無後塵，邇來此公下筆親。使之早出見李衛，不獨右軍能逼人。」山谷此詩許可如此，眞不虛美矣。

馮伉

論述

王禹偁《和馮中允爐邊偶作》　仲咸擁爐發歌詠，古風激破澆漓風。

又《仲咸以予編成商於唱和集以二十韻詩相贈依韻和之》　詩戰雖非敵，吟多偶自編。【略】拙句傳非夢，雄詞縱自天。一嘲花灼灼，再詠雁翩翩。白雪終無繼，洪崖謾拍肩。【略】我筆非江氏，君才比孟堅。豈勞開蒨旆，早合步花磚。重甚連城璧，精於萬選錢。

傳記

《宋史》卷四七八《馮諡傳》　馮諡本名延魯，字叔文，其先彭城人，唐末南渡，家于新安。【略】子伉歸中朝，與兄儀、价並登進士第。伉文辭清麗，嘗著《平晉頌》，時人稱之。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典藩郡，皆有治跡。咸平三年知福州，卒。

紀事

王禹偁《馮氏家集前序》 公(馮謐)之季子太子中允伉，字仲咸，某之同年生也。某去歲自西掖左官來商於，仲咸方佐是郡。

又《商於驛記後序》 皇宋淳化三年，詔太子中允始平馮公知斯郡。才大務簡，居多閑暇。一日讀《商於驛記》，見數字刓缺，慨然歎之，且慮碎於樵牧之手，亟命移徙，立於使廳。【略】馮公名伉，字仲咸，嘗策名於江左，歸朝由同州戶曹掾舉進士，得御前第，某之同年生也。

宋濂《八詠樓詩紀序》 八詠樓在婺之城上西南隅，其建立也，昉於武康沈休文。齊隆昌初，休文以吏部郎出守是邦，民清訟簡，號稱無事。既創樓，名之曰「玄暢」，復爲詩八詠，以寫其山川景物之情。宋至道中，馮伉來知州事，以爲永明之體實本於休文，而祖於徐、庾，心尤篤好之，勒其辭於石，寘之樓下，且更「玄暢」爲「八詠」，期以傳示於無窮。於是薦紳之家相繼有作，舂容乎長篇，鏗鏘乎短韻。粉版玄書，充溢於四壁矣。好事者嘗輯爲一編，鍥諸文梓。兵燹之餘，漫弗復存。

藝文

王禹偁《留別仲咸二首》(選一) 二年商嶺賴知音，惜別難藏淚滿襟。頭白忽拋攀桂伴，道消休話拔茅心。科名偶得同年分，交契都因謫宦深。唱和詩章收拾取，兩家留與子孫吟。

又《寄秀州馮十八禮丞同年》 君從婺女典嘉興，我自滁陽到廣陵。同被雪霜侵兩鬢，獨嗟官職是三丞。郡齋新養華亭鶴，鄉信時逢建業僧。原作入朝西道主，只看黃霸詔書徵。

又《日長簡仲咸》 日長何計到黃昏，郡僻官閒晝掩門。子美集開詩世界，伯陽書見道根源。風飄北院花千片，月上東樓酒一罇。不是同年來主郡，此心牢落共誰論。

張詠

論述

綜論

張詠《進文字表》 臣某言：因接內侍高品趙履信言話，履信謂臣曰：多見朝臣言尚書文章高古，理道深遠，聖君好文，何不寫錄一本進呈者。始聞此說，不覺驚心。又緣臣詞學登科，聖君獎遇，若無所獻，何謂盡誠？繕寫之時，戰汗交至。中謝。臣聞于師曰：文章興于邃古，文物備于三代。前聖有作，後聖所因，著之簡編，流爲國典，誠萬代不易之道也。率由齊上下之儀，定人倫之序。正教所設，作生民之坦途；五常所施，爲濟用之樞紐。是故聖君頤指于上，賢彥馳騖于下，文士之筆，斟酌于中。陳布道德，施張化風，有以懲，有以勸，有以規，有以諷。正議不回，則皇猷允若；書法不隱，則奸邪洗心。行以踐言，文以見志。千狀萬態，不失乎忠，信助治之大端，豈止垂諸空言而已。與夫多覽廣記，稱博士之流，走翰飛文，擅應用之最者，異日論也。此乃聖賢事業，豈愚淺能臻乎？以至臣三年不敢搆思，五年不得措詞。竊擬遺餘，粗陳梗概，故于著撰，不能編綴。自謂上不至淳文，下不迨應用，已甘守拙，期于畢生。一遇太祖開基，太宗臨極，平蜀來越，降吳下并，復炎漢之土疆，廣有唐之郡縣。列官既衆，取士益繁，故夫俊造之科，始有殿庭之試。臣幸一上中選，再命登朝。勵好古之心，爲事君之節；飭學文之志，爲臨下之資。功未昭著，官已崇顯。此蓋先帝喜于獎善，陛下急于勸能，致臣叨塵，特邁流輩。諒無異略，以報厚恩，惟切履冰，少塞非據。豈期朝列，曲譽臣文。愧研究之本疏，何傳說之過實。臣又聞遇文明之治，不以文爲，不類也；逢知己之主，尚或形跡，不忠也。希顏雖勞，面牆無取。敢持爝火，輕冒皦日，允謂不知量也甚矣。臣曾著

《聲賦》一篇，妄紀皇王治亂之本；《擬富民侯傳贊》一篇，譏漢武不盡富民之術；《詹何對楚王疏》一篇，似近治身之要。過此片善，偶得一鱗，歌詩短章，稍免塵雜，共寫錄成百篇，昧死附進云云。

《儒林公議》卷上 張詠性剛急，嘗作《鯸鰣魚賦》，其序略曰：「江有若覆甌者，漾於中流，移晷不沒，舟人曰：『此嗔魚也，觸物則怒，多爲鷂鳶所食。』遂索書驗名，古謂之鯸鰣。因而賦之，欲刺世人之褊薄者。」又爲《褊箴》曰：「百行同轍，一褊則缺」。其意欲自警也。然終以剛直不躋柄用。後進不知，論者以爲詠躁愎，不任輔弼，何輕誣之甚哉。

宋祁《張尚書行狀》 公尤善詩筆，必覈情理，故重次薛能詩，序之曰：「放言既奇，意在言外。」議者以公自道也。

陳襄《題忠定張公書後》 忠定公生有大節，人至於今稱之。公之曾孫堯夫爲宛丘令，出公墨蹟二本，予讀久之，嗟慕無已。況功行偉卓，傳於後人口者，宜其不忘也。

劉敞《張忠定謚議》 太常禮院謚故禮部尚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尚書曹劉敞覆議曰：尚書布衣之時，任俠自喜，破產以奉賓客，而借軀報仇，往往過直。及讀書爲文，折節受學，則爽厲明白，務求道眞。至於策名試吏，俶儻奮發，思自見於世，不令己失時，蓋有古賢之風。而神宗聖考，知人善任，使每盡其用，雖專斷於外，而上不疑，此其所以感激慷慨，能成功名者也。夫英偉卓犖之人，固自負其材，可以意氣忠信結，而不可以祿位富利取也。尚書再在蜀及他臨莅，皆朝廷所倚重，或兵荒之餘，而言聽計從，德澤下流，民到於今稱之。蓋君之圖任一，則士之報施重，不其然乎？自宋興以來且百年，言治者甚衆，其直己以事上，盡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有遺愛者，尚書殆無與幷焉。末年以疾，害於朝謁，不至大位，士君子以爲恨。今皇上甄德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謚，而曰廉方公正，安民大慮，竊以謂無間然矣。請從博士之論，以充太史之錄。謹議。

錢易《張公墓誌銘》 不事產業，聚典籍百家近萬卷，博覽無倦。副本往往手寫，至於卜筮醫藥種樹之書，亦躬自詳校。自少學劍，頗得妙術，無敵於兩河間。好弈棋，精射法，飲酒至數斗不亂。惡人諂事，不喜俗禮。士有坦無他腸者親之若昆弟，有包藏叵測者疾之若仇讎。【略】著文不雕飾，咸摭事實。

《宋朝事實類苑》卷九引《名臣遺事》 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略】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張乖崖集》十卷【略】。少好擊劍，兼通術數，爲文尚氣，不事雕飾。

范開《稼軒詞序》 昔宋復古、張乖崖方嚴勁正，而其詞迺復有濃纖婉麗之語，豈鐵石心腸者類皆如是耶？

《容齋三筆》卷五 張忠定公詠，爲一代偉人，而治蜀之績尤爲超卓。然《實錄》所載，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入爲戶部。後馬知節自益徙延，難其代。朝廷以詠前在蜀，寇攘之後，安集有勞，爲政明肅，遠民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國史本傳略同，而增書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皆詆其知陳州營產業，且與周渭、梁鼎輩五人同傳，殊失之也。韓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魁奇豪傑之才，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勳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世偉人。」道州所刻帖，有公與潭牧書一紙，王荆公跋其後云：「忠定公歿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於世若公者少歟？」文潞公云：「予嘗守蜀，睹忠定之像，遺愛在民，欽服已甚。」黃誥云：「公風烈如此，而不至於宰相，然有忠定之才，而無宰相之位，於公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才，於宰相何益？公雖老死，安肯以此易彼哉！」觀四人之言，史氏發潛德之幽光，爲有負矣。

郭森卿《乖崖先生文集序》 故禮部尚書忠定張公，以直道事太宗、眞宗，雖不登相位，而眷倚特隆。天下誦其事業，而鮮有知其文者。今觀其文，大抵脫去翰墨畦逕，無屬辭綴文之迹，而磊磊落落，實大以肆。方國初踵五季文氣之陋，柳仲塗、穆伯長輩力爲古文以振之。公初不聞切磨於此，而當時老於文學者，稱其秉筆爲文，有三代風。蓋其光明碩大之學，尊主庇民之道，英華發外，而經奇典雅，得以天韻之自然，殆非言語文字之學所能到也。【略】讀其歌詩，有古樂府風氣，律句得唐人體。若《聲賦》之作，又其傑然雄偉者，因揭以冠編首。或者以《小英歌》等不類公作，然其詞艷而不流，政自不害爲宋廣平《梅花賦》耳。

龔夢龍《重刊乖崖先生文集序》 乖崖忠定張公，倜儻有大志，爲國朝名臣。筮仕崇陽時，其設施已磊砢不凡。迨揚歷中外，表表僉偉，政績鏗鍧，載之記傳，炳如也。而好嗤點者獨以文出它手短之。嘻，文以貫道，氣其主也。公勁氣可沮金石，發爲文章，豈必月露以爲形，風雲以爲狀，如經生學士，組織

纖巧，而後爲工？詞簡而理到，律嚴而事備，汪洋弘深，脫去翰墨畦町，觀者有二百年來無此作」之歎，則公文之粹可知已。龍箋之錫，以表獻文之懿；定陵賞識，豈偶然哉！【略】咸淳己巳中春朔，邑子朝散大夫、特差荆湖安撫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權澧州軍州事、賜緋龔夢龍謹書於前序之下方。

《宋詩鈔・乖崖詩鈔序》 詩雄健古淡，有氣骨，稱其爲人。其《與傅山人》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足以見其志也。

《帶經堂詩話》卷六 宋楊億、錢惟演、劉筠《西崑酬唱集》，【略】屬和者十五人，有楊文公自序。和者：【略】樞密直學士張詠，【略】已上止十四人。乖崖英雄，道院禪寂，以及鶴相，皆仿此體，然皆不及三公之神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張詠）平日剛方尚氣，有嚴嚴不可犯之節，其文乃疏通平易，不爲嶄絕之語，其詩亦列名西崑體中。其《聲賦》一首，窮極幽渺，梁周翰至歎爲一百年不見此作。則亦非無意於文者。特其光明俊偉，發於自然，故眞氣流露，無雕章琢句之態耳。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張詠》 每思舊隱問前途，分得華山一半無？紗帽布裘空妾媵，欵門有客笑騎驢。

分論

《聲賦》 張詠《聲賦序》：《聲賦》之作，豈拘模限韻，春雷秋蟲之爲事也？蓋取諸聲，成之文，王化之本，苟有所補，不愧空言爾。《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張詠《聲賦》，詞近指遠，弘達朗暢，異乎《鳴蟬》、《秋聲》之爲，蓋古今奇作，文人不能進也。

《移書》 《湘山野錄》卷中：楊文公由禁林爲汝守，張尚書詠移書云：「張老子今年七十矣，氣血衰劣，湎然沉昏，入靜自守，以眞排邪。忽睹來緘，不審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又思大年氣薄多病，應遂移疾之請，盛年辭榮，是名高格。若智不及氣，屑屑罹禍者，自古何限。大年素養道氣，宜終窶掃地，莫致潤屋，得君得時，無害生民。大年知張老子乎？老子心無蘊畜，絕情絕思，顧身世若脫屣，豈能念他人乎？大年自持，不宣，詠白。」其語直氣勁如乖崖之在目。干寶《晉書》稱王獻之嘗云「吾於文章書札識人之形貌情性。」眞所謂也。

《席上贈官妓小英歌》 《青箱雜記》卷八：文章純古，不害其爲邪；文章艷麗，亦不害其爲正。然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君子；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略】然余觀近世所謂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艷麗之詞，如前世宋璟之比，今並錄之。乖崖張公詠《席上贈官妓小英歌》曰【略】。

《寄傅霖逸人》、《寄陳希夷》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九：《蔡寬夫詩話》云：乖崖少喜任俠，學擊劍，尤樂聞神仙事。爲舉子時，嘗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希夷以紙筆蜀牋贈之，公笑曰：「吾知先生之旨矣，殆欲驅我入鬧處乎。」然性極清介，居無媵妾，不事服玩，朝衣之外，燕處惟紗帽皂絛一黃土布裘而已。至今人傳其畫像，皆作此飾。始及第時，嘗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腳下漁磯，苦戀明時不忍歸。爲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李順之亂，乖崖帥蜀，有詩寄陳希夷云：「性愚不肯住山林，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皆見其素志也。

《庭竹》、《書懷》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九：無盡居士云：乖崖公題《庭竹》詩：「小桃遮不得，深雪放教青。」在睢陽《書懷》詩曰：「每思舊隱歸何計，或問前程笑指空。」句清詞古，與郊、島相先後。

《新市驛別郭同年》 《宋詩精華錄》卷一：末七字，眼前語，說得擔斤兩。

《晚泊長臺驛》 《宋詩精華錄》卷一：翻用《北山移文》，婉摯。

傳記

韓琦《張公神道碑銘》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奇豪傑之材，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勳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代之偉人也。某向守大名，其孫堯夫主簿元城，一日具書來告曰：「堯夫之曾祖，昔事太宗、眞宗朝，勤勞內外，有大名於天下。而自葬距今，歷年久矣，墓碑之刻，闕然未立，請書其實，以表神道，固祖烈之益光也。」某嘗總領史局，觀所載公文武大節，頗亦詳矣。然其絕異之政與夫遺愛之迹，較然著於人聽者，猶未完悉。今得與鉅賢論次而發揚之，以昭示於後世，誠所願已。公諱詠，字復之，世本鄴

人，後徙居澶之臨黃。及公葬其先於鄄城，故爲濮之鄄城人。【略】公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爲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忠愍寇公同赴大名舉，議將首薦公。公以同郡張覃素有文行，即率寇公上書，請以覃爲冠，一府欽歎，遂如公言，士論多之。明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事。六年，遇郊恩，改將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歲滿，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籍田恩，轉祕書丞。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稅，俄選知開封府浚儀縣事，賜五品服。時寇公與文靖李公、故樞密副使宋公湜連薦其才，擢荆湖北路轉運使。淳化初，就改太常博士。制置使稱其能，詔褒美之。太宗素知公可用，召還，超拜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逾旬，擢爲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勾當三班院。【略】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饑，吏失救卹，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略】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與母新昌郡太夫人謝氏憂，皆起復。【略】眞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召拜給事中，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大臣主齋會，被酒不如禮，公彈奏之，無所憚。二年，與溫公仲舒同知貢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事。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擾。時歲滿，杭人詣闕請留，有詔褒其善政。五年冬，改知永興軍府事。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戢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馬公知節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爲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民信己，易嚴以易，凡一令之下，人情莫不慰愜，蜀部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加獎，就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於蜀，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略】景德三年，召還，復掌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時因瘍生於腦，不能巾櫛，求知潁州。上以公名臣，有人望，兩守益部，政無及者，不當屈於小郡，以眞定府、青州皆大鎭也，聽公自擇。公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公即拜命。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恩轉尚書左丞。【略】三年春，秩滿，昇民請留，遷工部尚書，再任。俄以江東旱，命兼昇、宣等十州安撫使。祀汾陰恩，加禮部尚書。以瘍疾甚，上章求分司西京，上閔之，亟令代還。不能朝，懇請便郡，差知陳州事。終於八年八月一日，年七十。上嘗稱公有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痛惜之，命優贈官。仁宗朝追謚忠定。公天賦正直，濟以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自力學筮仕，則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貴爲薄。逸人傅霖，高蹈之士，與公素善，公嘗與夜會劇談，時諸鄰多病瘧者，一夕頓愈。逮登第，與傅詩有「巢、由莫相笑，心不爲輕肥」之句，此見公之志也。嘗訪三峰陳先生摶，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爲公卿，不達則爲帝王師。」其爲高人推重如此。早學擊劍，遂精其術，兩河間人無敵者。生平勇於爲義，遇人艱急，苟情有可哀，必極力以濟，無所顧惜。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後卒有大利，民感無窮。至自奉養，逮於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也。公退闢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往往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決，出人意外。凡斷罪以辭者，人皆集錄，於今傳之。在餘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略】嘗寫其眞，自號「乖崖子」，復爲贊曰：「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及公之亡也，蜀民聞之，皆罷市號慟，得公遺像置天慶觀之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至今不懈。昔召公分陝而治，民愛而思之，嘗聽訟於棠下，戒勿翦伐。羊公在襄陽，立碑峴首，民戴遺德，過輒墮淚。後歷千餘載，能繼其風凜然如存者，獨公一人而已！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益不貢士者幾二十年，學校頹替。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鄉里所服，遂延奬加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日振，由公之誘掖也。文章雄健有氣骨，稱其爲人。嘗爲《聲賦》，梁公周翰覽而歎曰：「二百年來不見此作矣。」【略】銘曰：太行峙朔，洪河瀉天。河山之間，實生大賢。賢不徒出，惟聖偶焉。發爲事業，文武之全。兩治西蜀，薦綏南夏。易亂以寧，即荒而化。夫惟管蕭，尚足王霸。如公之才，不宰天下，而俾惠澤止濡一方。錫民父母，遺國棟梁。有煒公蹟，日星之

光。何假斯文，始傳其芳。

宋祁《張尚書行狀》（存目）

《乖崖先生文集》附錢易《張公墓誌銘》（存目）

《宋史》卷二九三《張詠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王禹偁《送張詠序》 宋天王嗣位之五載，親選貢士，分甲乙科。中甲科者，通理郡事；乙科者，專任縣政。尊以廷評之位，重以使者之車，縣政有闕，得以擅革；縣人有害，得以專易。既革且易，不康何待。《詩》所謂「能官人」者，豈獨美于文王乎？清河張詠，字復之，本宅九河間。少有奇節，釣魚侍膳外，讀書無虛日，秉筆爲文，落落有三代風。今春舉進士，一上中選，將我王命，莅乎崇陽。分君之憂，使帝心休休乎；求民之瘼，使人心熙熙乎。江流之南，郡大惟鄂；鄂人得賢，亦孔之樂。波映鸚洲，煙藏鶴樓，白雲芳草，思古悠悠。堂有鳴琴，足以振穆若之風；樽有醇醪，足以養浩然之氣。維江湯湯，鑑其襟袖；維山峨峨，媚其戶牖。鱠得魴鱸，菓多橘柚，吏隱于茲，足保無咎。且優且游，勿爲江山羞。復之勉旃云爾。

《儒林公議》卷上 張詠當太宗朝，時望漸高，執政者忌之，恐有大用，言於上，謂詠有威名，欲以武爵處之。詠聞不樂，一日燕見，自請爲武臣，別求三千人貲糧，親募拳勇之士自衛，以備出戰。上不許，自是執政無敢議者。

《聞見近錄》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急，訊之其家，無它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慎，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間，即疏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盛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續筆談》 成都府知錄，雖京官，例皆庭參。蘇明允常言：「張忠定知成都府日，有一生，忘其姓名，爲京寺丞，知錄事參軍，有司責其庭趨，生堅不可。忠定怒曰：『唯致仕即可免。』生遂投牒乞致仕，自袖牒立庭中，仍獻一詩辭忠定，其間兩句曰：『秋光都似官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忠定大稱賞，自降階執生手曰：『部內有詩人如此而不知，詠罪人也。』遂與之升階置酒，歡語終日，還其牒，禮爲上客。」

《青箱雜記》卷一〇 公布衣時常至鄭州，宿於逆旅，遇一人氣貌甚古，與之語皆塵外事，不言姓氏，自稱神和子。質明爲別，語公曰：「他日相公候於益州。」後公典益部，瘍生於首，禱於龍興觀，夜夢昔年神和子告之曰：「頭瘡無疑，不是死病。」及覺，語道士文正之，嘗收得鄭韶處士《贈神和子歌》，因索而閱之，益異其事。公乃建大閣上下十四間，號仙遊閣，歌至今刻石存焉。

《澠水燕談錄》卷二 忠定公爲御史中丞，一日于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爲鄉弟，及它語尤鄙（錢希白所撰公誌曰「彈執政之事失辭」者，此也）。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爲恨，後於上前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爲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麻詞》，其辭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中傷之。公聞，自辨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不知。今齊賢以臣假手于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曰：「今日暑甚。」顧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紅綃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也。」

又 忠定公後自金陵入，苦腦疽，未陛見，御史、閤門累有奏，上寬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近年以來，虛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奉無用之土木，皆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所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九 《復齋漫錄》云：傅霖，乃乖崖之友也，交甚密。開寶中嘗會於幹城，終夕談話，鄰有病痁者，爲之不作。公每有書與傅，傅必先夢之，故傅有詩云：「劇談驅瘧鬼，幽夢得鄉書。」叙實事也。

《宋朝事實類苑》卷一四 景德中，虜寇犯邊，河朔州郡多罹其毒，董兵之將，深溝高壘以自固，未有議其出者。時有一班行李居貞者，搉征賦于一

鎮，疾其凶獷若是，哀其老幼無辜，鳩集市人，召募丁壯，出其不意，邀以擊之，奪其老幼婦人，援送其家。有位者雖壯其勇，無與議其功者。時公判三班院，聞其名而不識其面，乃嗟稱曰：「下位中有如此者，而不預旌賞，何以勸士大夫耶？」於是錄其狀跡，條奏以聞，特與遷官，仍充閤門祗候，既而不使知之。李承恩之後，夙夜念之，莫知其由。有人謂之曰：「所舉者乃張尚書也。」因詣謝之，不得見，閽者通牓子，得字數行云：「公臨陣勇，臨財廉，臨事勸，臨民仁，加上畏慎，此報國之大效也。所謝近私，不及相見。感佩感佩。」李既得之，愈勝一見，捧玩佩服，弗離于懷。李一旦搉利有剩，總計李侍郎士衡詢其履歷，李以前事對，侍郎嗟歎久之，曰：「古人弗及也。」因命立石于三司廡下，以備史之闕文。

《春渚紀聞》卷三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乖崖公居處相近，交遊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隱居東垣有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棗謂隱居曰：「子匄我，勿惜也。」隱居許之。徐探手袖間，飛一短劍，約平人肩，斷棗爲二。隱居驚謂，問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爲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還家，平野間遙見一舉子乘驢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避道。張因就揖，詢其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語之曰：「我初視子輕揚之意，忿起於衷，實將不利於君。今當回宿村舍，取酒盡懷。」遂握手俱行，共話通夕，結交而去。

《鶴林玉露》乙編卷四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乖崖援筆判曰：「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作品本事

張詠《放盆池魚賦序》 皇宋有天下十一年，予自洛徂陝，陝牧以近戚得侯，不喜儒墨，遂憩駕於易兵部之館。庭戶之間，有盆池焉，綠萍小鮮雜其中，以節兒童之樂。樂則樂矣，大違夫物之性也，遂命放之，感而成賦。

又《鯸鰿魚賦序》 太平甲申歲，余知邑罷歸，浮江而北，有若覆瓿者漾於中流，移晷不滅。舟人曰：「此嗔魚也，觸物即怒，多爲鴟鳥所食。」遂索書驗名，古謂之鯸鰿魚爾。因而賦之，亦欲刺世人之褊薄者。

《乖崖先生文集》卷一二《語錄》 公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闃如也。李畋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爲輕肥爲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腳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身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

又 公閱邸報，忽再言「可惜許」。門人李畋請問之，曰：「參政陳中丞恕無也。斯人難得，唯公唯正，爲國家斂怨於身。斯人難得。」退，爲詩哭之。

《湘山野錄》卷上 乖崖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戈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夫何有司以對耦顯失，因黜之，選胡旦爲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摶，趨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鑒，一見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譬猶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座客無奈，惟賴子滅之。然祿在後年，此地非棲憩之所。」乖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夷以詩遺之云：「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卻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妖蠱之叛，至則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閒地，朝廷終不允，因腦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青箱雜記》卷七 乖崖張公詠，晚年典淮陽郡，遊趙氏西園，作詩曰：「方信承平無一事，淮陽閑殺老尚書。」後一年捐館，亦詩讖也。

又卷一〇 乖崖張公詠尹益部日，值李順兵火之後，羣政未舉。因決一吏，詞不伏，公曰：「這漢要劍喫？」彼云：「決不得，喫劍則得。」公命斬之以狗。軍吏愕眙相顧，自是始服公威信。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逸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疏，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因之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蜀民由此安居。

又 公布衣時素善陳摶，嘗因夜話謂摶曰：「某欲分先生華山一半住得

無？」摶曰：「餘人則不可，先輩則可。」及旦取別，摶以宣毫十枝、白雲臺墨一劑，蜀牋一角爲贈。公謂摶曰：「會得先生意，取某入鬧處去。」曰：「珍重。」摶送公回，謂弟子曰：「斯人無情於物，達則爲公卿，不達爲王者師。」公常感之，後尹蜀，乘傳過華陰，寄摶詩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強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慙愧華山雲。」

又 公離蜀日，以一幅書授蜀僧希白，其上題「須十年後開」。其後公薨于陳，凶訃至蜀，果十年。啓封，乃乖崖翁眞子一幅，戴隱士帽，褐袍絹帶，其傍題云：「依此樣寫於仙游閣。」兼自撰《乖崖翁眞贊》云：「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服之無斁。」至今川民皆依樣家家傳寫。

《陳輔之詩話》 蕭楚才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尙書。」蕭改「恨」字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奸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弟一字之師也。」

《西清詩話》 張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與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八引《古今詩話》 張乖崖鎭宛丘，邸報王文正大拜，不悅，謂坐客曰：「朝廷肯用經綸康濟人乎？余少以直節自誓，束髮登用，無兩府心。」幕中杜壽隆曰：「固知公無兩府意。」公曰：「吾胸中事，爾安得知？」杜曰：「嘗見公《柳》詩云：『安得辭榮同范蠡，綠絲和雨繫扁舟。』」

《宋朝事實類苑》卷九 初，蜀新亂，張尙書至，公宇襲舊制，周列更鋪凡數百所，公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于陳州，訃至，希白爲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諫議策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兎褐，繫條草裏，自爲贊曰：「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公遂畫于天慶觀仙游閣。又九曜院皆畫公像，府衙之東南隅又有祠堂，皆後人思公而爲之也。初，蜀人雖知向學，而不樂仕宦，公察其有聞於鄉者，得張及、李畋、張遠，間召與語民間事，往往延入卧內，從容款曲。故公於民情無不察者，三人佐之也。其後，三人者皆薦於朝，皆爲員外郎，而蜀人寖多仕宦矣。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爲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版爲《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矣。

著錄

宋祁《張尙書行狀》 平生論著，仲氏詵集之成十卷，以行於代。

錢易《張公墓誌銘》 集十卷。

韓琦《張公神道碑銘》 有文集十卷。

《隆平集》卷一三《張詠傳》 有文集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張乖崖集》十卷。【略】錢易所撰《墓誌》，李畋所纂《語錄》附於後。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張乖崖集》。

郭森卿《嘉定刊乖崖先生文集序》 崇陽本公遺民也，後之君子欲誦其詩，讀其書，將於是乎取，而無傳焉，可乎？森卿初至邑，會舊尹三山陳侯樸授一編書，乃公遺文，欲刊之縣齋而未果，屬使成之。【略】語錄舊傳有三卷，今采摭傳記，僅爲一卷以附焉。遺事所載未備，輒以所聞增廣，又於石刊中增收詩八篇，好事者有爲公年譜，亦加刪次，別爲一卷。尙論其世者，宜有取爾。舊本得之通城楊君津家，凡十卷，今爲十二卷。其會萃訂證，實屬之尉曹孫君惟寅，而使學生存中參焉。外有韓魏公所作《神道碑》，內翰王公送公《宰崇陽序》，李巽岩《祠堂記》，項平庵《北峰亭記》，此其人皆知公之深者，爰并錄之，覽者得其詳焉。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乖崖集》十二卷，附錄一卷，樞密直學士忠定公鄄城張詠復之撰。「乖崖」，其自號也。錢希白爲墓誌，韓魏公爲神道碑。近時郭森卿宰崇陽刻。此集舊本十卷，今增廣，并《語錄》爲十二卷。

龔夢龍《咸淳重刊乖崖先生文集序》 前令君天台郭公森卿嘗刻置縣齋，已未兵毀，遂爲煨燼。今令尹左綿伊公賡以儒術飾吏，復鋟梓以壽其傳，幸惠邦人士，德至渥也。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張詠集》十卷。

又卷二九三《張詠傳》 有集十卷。

《文淵閣書目》 《張乖崖文集》，一部二冊，缺。

《**菉竹堂書目》卷三**　《張乖崖文集》二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詠集》十二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張乖崖文集》二冊，六卷，鈔本。

《**脈望館書目》**　《張乖崖集》二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張乖崖集》十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二本，張詠，舊鈔。

《**絳雲樓書目》**　《張乖崖文集》。陳景雲注：「十卷。」

《**述古堂書目》卷二**　《張詠集》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乖崖集》十二卷附錄一卷，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宋張詠撰。【略】其集宋代有兩本，一本十卷，見於趙希弁《讀書附志》，所稱錢易墓誌、李畋語錄附於後者是也，一本十二卷，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所稱郭森卿宰崇陽時刻此集，舊本十卷，今增廣并語錄爲十二卷者是也。此本前有森卿序，蓋即振孫所見之本。序稱於世刻中增詩八篇，別附以韓琦《神道碑》、王禹偁《送宰崇陽序》、李燾《祠堂記》、項安世《北峰亭記》，今檢勘并合，惟所稱刪次年譜別爲一卷者，則已不見。蓋傳寫有所脫佚矣。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宋張詠撰，舊寫本。

《**平津館鑒藏記》卷三**　《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略】《乖崖集》宋刻有兩本，趙希弁《讀書附志》本十卷，《書錄解題》十二卷，稱郭森卿宰崇陽刻，此集舊本十卷，今增廣并語錄爲十二卷，即此本也。《四庫全書》乖崖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在此本之後。

《**百宋一廛書錄》**　《乖崖先生文集》，相傳宋代有二本，一本十卷，一本十二卷。十二卷之本，蓋郭森卿官崇陽刻者也。今所得即郭本，而又爲後人重刻。前有咸淳己巳中春朔邑子朝散大夫、特差荆湖安撫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權澧州軍州事、賜緋龔夢龍序，其云【略】。是此本又爲宋刻之第三本矣。惜僅存六卷，六卷以下爲賜書樓舊鈔本。然較外間傳本，已有不同處。即如《青箱雜記》載詠《贈官妓小英歌》，時本以爲今不見集中。然宋刻第二卷有云《筵上贈小英》，當即此首，而郭序云或者以《小英歌》詩等不類公作，然其辭艷而不流，自不害爲宋廣平《梅花賦》耳。則《小英歌》宋刻明明有之，時本豈以其不類而削去耶？然非其舊矣。

顧廣圻《百宋一廛賦》　讒《乖崖》於崇陽。黃丕烈注：「殘本《乖崖先生文集》。」

《**藝芸書舍宋板書目》**　《乖崖文集》十二卷。

《**愛日精廬藏書志》三〇**　《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舊鈔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二**　《乖崖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影寫宋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淡生堂鈔本。

又　《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鳴野山房鈔本。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宋刻《乖崖集》十二卷，附集一卷，四冊。晁公武《讀書志》著錄十卷。陳直齋曰：近時郭森卿宰崇陽刻此集，并語錄爲十二卷。此即森卿刻本，前有其序，後附項平叔《北峰亭記》，題嘉定三年九月，則嘉定以後刻也。黃蕘圃藏本咸淳（乙）〔己〕巳左綿伊賡刻，即出郭本，《百宋一廛賦》所謂「讒《乖崖》於崇陽」者也。其書僅有六卷，卷七至末皆賜書樓舊鈔。此本既爲祖本，且首尾完好，槧印精美，誠足駕士禮而上之。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黃本每半葉十二行，行廿字，蓋覆刻時行款亦改易矣。

《**楹書隅錄》卷五**　宋本《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四冊。【略】是集宋時有兩本，一見於趙希弁《讀書附志》所稱錢易《墓誌》、李畋《語錄》附於後者，凡十卷，一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所稱郭森卿宰崇陽，取舊本十卷并以語錄者，凡十二卷。此本首載咸淳己巳朝散大夫、特差荆湖安撫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權澧州軍州事、賜緋龔夢龍序【略】，是郭本之重刻於崇陽者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乖崖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宋張詠撰。其集宋代有二本，此本即郭森卿所刻，但佚其年譜一卷耳。

又《續錄》　顧鶴逸藏宋本《乖崖張公語錄》二卷，卷末有紹定庚寅刊於錢塘俞氏書宅木記。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宋張詠撰。附錄一卷（卷七至十二及附錄配明寫本）。宋咸淳己巳左綿伊賡崇陽縣刊本。【略】首龔夢（龍）序，行書七行，次郭森卿序，九行。全書淡墨印，多模糊。（海源閣書）

又　《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宋張詠撰。明寫本，八行十六字。

又　《乖崖先生全集》十二卷，宋張詠撰。清寫本，十行二十字。卷中有朱筆墨筆校改處，朱筆審爲鮑以文手迹也。

又　《乖崖張公語錄》二卷，宋張詠撰。宋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宋張詠撰，附錄一卷，宋咸淳五年伊賡崇陽縣齋刻本（卷七至十二、附錄配明賜書堂鈔本），黃丕烈鈔補并跋。四冊。《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宋張詠撰，附錄一卷，清康熙四十九年呂無隱鈔本，呂無隱跋，蔣繼軾校并題款。四冊。《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宋張詠撰，附錄一卷，清光緒八年莫祥芝刻本，傅增湘校并跋。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乖崖先生文集》存七卷二冊，宋張詠撰，明山陰祁氏淡生堂鈔本，缺卷八至卷十二凡五卷。《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舊鈔本。

藝文

王禹偁《贈密直張諫議（與予結婚）》　先皇憂蜀輟樞臣，獨冒兵戈出劍門。萬里辭家堪下淚，四年歸闕似還魂。弟兄齒序元投分，兒女情親又結婚。且喜相逢開口笑，甘陳功業不須論。

《成都文類》卷四八田況《張尚書寫真後贊》　九河張公詠，淳化、咸平中兩被帝選，以全蜀安危付之。時寇孽之餘，民皆傷痍散流，生不自保，軍帥復恃功橫驚，部下剽脅善良，禍甚於寇。公賞戮明果，復以其事密聞於朝。既而易帥旋師，民漸安輯，以至於治，德功茂於蜀表。噫，當救患庇民時，小爲嫌合畏顧，則亂未涯也。非賢者處之，何以取濟哉？逮今諱日，遺老善士尚齋集於天慶觀，奠拜畫像之前。公嘗自爲眞贊，俾蜀人圖於觀之仙遊閣。其首云「乖則違衆，崖不利物」，遂自目爲「乖崖」。公雖外示貶損，而內有所激，故卒云「欲明此心，罪之無斁」，此其歸也。世人隨而稱之，豈考其實耶？予恐英聲異績久而湮曖，故作眞後贊，并公之自贊刊石觀中，以永蜀人之思。時皇祐元年十二月一日序。　乖不離正，崖弗厲公。名雖自貶，有激於衷。衆隨而稱，孰知其功？敢明公心，以馳無窮。

陸游《拜張忠定公祠》　張公世外人，與蜀偶有緣。天將靖蜀亂，生公在人間。厥初大盜興，樂禍迭相挺。天子輟玉食，貴臣擁戎旃。生殺出喜怒，死者常差肩。公曰此何哉，從之吾欺天。河流觸地軸，砥柱屹不遷。脅從盡縱捨，飛章交帝前。上意竟開悟，至仁勝凶殘。貴臣不極賞，追還黜其權。安危關社稷，豈惟蜀民全。

胡直《張忠定公詠贊》　張忠定公知益州時，王均李順作亂，官屬多不挈家以行。又憚公嚴，莫敢蓄侍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嫁之，仍處女也。贊曰：男女大慾，慾炎性憒。伊其憒矣，百惡攸萃。自匪至人，涉境彌潰。乃惟柳下，抱婦無嫌。千春奇躅，誰與比肩？曷如忠定，處室彌年。若金在冶，若蓮在泥。不虧不點，眞性固而。予衰學道，舍茲疇師？

薛瑄《張忠定公祠》　乖崖自是奇人物，兩迴走馬定西蜀。纔驚錦水雲飛揚，坐見雪山峰突兀。龍劍破匣搖寒芒，斬艾荆芥驅天狼。父老但知歌舞樂，黎庶不覺科徵忙。鐵心一念眞能止，侍女三年猶處子。乃知金石誠可通，遂使西人信如此。功成拂袖歸幾年，年深惠化猶相傳。蛟龍上天風雨急，聲名垂世日月懸。至今西人感公德，牲醑年年進公室。迴頭卻笑鄙猥徒，身名泯泯無遺跡。

雜錄

《成都文類》卷二〇張俞《上田密諫書》　五月十三日，張俞再拜密諫明公閣下：四月二十四日郫縣公人至山，伏蒙台慈，特賜鈞翰，并示所撰《故九河公眞後贊》墨圖一本。伏讀詳味，莫窮文旨。觀夫九河公之治蜀，始則平暴亂，雪民於湯火，俾權臣奸豎側目而不動，終則立條教，納民於軌物，俾遺黎生齒懷德而不忘。固乃天下之豪傑，宋室之循良也。惜乎不遭大用，後嗣衰微，而讒口囂囂，陷爲酷吏，茲蜀人憤恨之日久矣。閣下後其治五十年，復以德業綏靜蜀國，用能觀其故事，不掩厥懿，揚其遺風，乃作《乖崖後序贊》。夫乖崖者，非自譽也，而世不通其旨，凡論其美必曰「乖崖公」，爲辭章者亦曰「乖崖公」，其甚謬者則曰「張乖崖」。繇是乖崖之號，顚倒漂溺，不復正之者逮

五十年矣。今閣下後其贊而辨之曰：「乖不違正，崖而厲公。名雖自貶，有激於衷。」繇是乖崖之義判然而明，賢者之志炳然而光，衆人之言了然而不惑。是閣下能盡九河公之心，可謂明矣。世之人則不然，見人之善則忌害掩蔽，生其瘢疵，蹈人之事則毀壞變更，掃其軌迹。務成其私，不顧笑僇，安肯譽前人之尚可道哉？閣下獨矯然不私，與天下同其說，可謂公矣。古之人不得志於當年，必遺意於後世，以俟知音。若乖崖者，非閣下誰由明之？三蜀之人既思九河之德，復愛閣下之頌其良，斯文爲不朽矣。愈愚闇不達，亦欲張閣下之文，以俟史官修《九河公傳》得以采焉。

《成都文類》卷一三文同《刻李至送張忠定知益州詩記》 二盜虐蜀，上以乖崖張公詠爲樞密直學士，守成都以經略之。是時，朝廷文學諸彥，盡賀西南之得人，悉發詠歌，道此榮選。英國李公至，以尚書左丞侍章聖於儲邸，亦以二章紀其行。其詞清麗典則，最爲絕唱。歲久矣，人不能完誦之。後七十年，其孫駕部郎中復來倅府事，因自家集得之。將鏤石於乖崖祠中，以永其存，且俾同叙厥事。同竊謂二公并以器業閎博，被兩朝眷遇之厚，而乖崖治蜀之術，實天出而神行之矣。人到於今但服其功利，而無所得其迹者。英國之詩有「續文翁政聲」之語，孰謂其言之徒云者哉？噫，賢知賢也，是不可以不傳於後世，以爲一時之偉論。若郎中之所志也，豈不曰宜且當耶？爲載其略，文同述。

王安石《題張忠定書》 忠定公沒久矣，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於世如公者少歟？先公年十七，以文見公，實見稱賞，遂易字舜良，時在昇州也。竊觀遺蹟，不勝感惻之至。

《張乖崖事文錄》卷三王欲《張忠定公祠堂記》 《乖崖祠堂記》，爲崇陽民記也。公諱詠，字復之，太平興國中嘗宰崇陽。蓋流風善政，遺之至今，雖三尺童子能傳。公之臨民，何德及此，而遺愛至於如此歟？公之臨民，無文字以慰斯民，而民不能忘公之心，且有請於余也。余惟公生有奇節，志操過人，而臨政之績最著於蜀，蓋始於崇陽，而盛於西蜀。先是，邑地廣人稀，境之會茂林重嶺，民阻於食，遂畬粟植茶，拙於治產。公宣以政教，舍末務本。俗素無桑，拔茶而藝之。教令未孚，而公繩之以法。不數年，盡一邑之境皆植桑，至今羅紈衣被。公一日坐北峰亭，鄉民市蔬而還，公召咎之，以其不能自蒔而易於他人也。自此家植蔬菓，俗習勤儉，利用厚生，民到於今受其賜。其教民之術大略類如此。夫當盤錯之地者過於嚴密，臨朴野之境者失於鄙慢，是不能教者也。惟公治崇陽，一以愷悌之心待之，故人皆知愛而亦不能忘公。嗚呼，可謂盛德矣哉。然而公之治蜀之跡，世皆知而其傳之衆也，至於崇陽之遺美去思，則士大夫不能得而傳。欲承乏崇陽尹，以記公之祠，不獨著邑人之不忘，而將廣其傳也。元豐三年九月一日，新淦州軍事推官、承務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縣事王欲記。

《晁氏客語》 張乖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故我歸來夾路迎。不免舊溪高士笑，天眞喪盡得虛名。」一同人居太學，和其韻曰：「四窗滅盡讀書燈，窗外惟聞步鐸聲。辜負江山好明月，閒來此地趁虛名。」因拂袖去。

《乖崖先生文集》附李燾《湖北漕司乖崖堂記》 乖崖堂，爲忠定張公復之作也。「乖則違衆，崖不利物」，此復之自贊其畫像云爾。像故在成都仙遊閣上，或摹寫置鄂之部刺史聽事後屋壁間，迫隘囂塵，與像弗稱。余既更諸爽塏，并書所以作堂意揭示來者。謹按復之名詠，鄄城人，太平興國五年第進士，宰崇陽，有異政。淳化初，繇浚儀擢使荆湖北路，閱三歲，召拜樞密直學士，尋出守成都。大中祥符八年卒於淮陽，追謚忠定，則皇祐三年詔也。復之姱節景行，海內傾屬。其居朝廷之日少，處方面之日多，不登相位，君子歸譏于時。寇平仲、王子明皆復之同年，皆賢者，平仲相眞宗，攘卻戎狄，天下至今受其賜，而復之顧謂「澶淵一擲，我不能爲」。使復之當平仲之任，其處此必有道矣。玉清昭應宮之役，子明不能強諫，奉天書行事，每有愧色。復之獨抗疏，乞斬丁謂以謝天下。子明病革，眞宗擬相復之，則復之亡矣。使復之無恙，丁謂何敢肆其姦欺？周懷政、雷允恭亦安從始禍？復之嘗譏平仲不學無術，或謂復之太過，而平仲獨心服焉。末路低回，還秉鈞軸，訖與禍會，視復之學術，寧不少愧哉？復之本不欲仕，希夷子謂當拯民於水火，不宜輒自肥遁，復之乃仕，攘袂纓冠，誠非得已。凡所與交，多方外佚人，視棄軒冕猶棄敝屣耳。其至大至剛以直之氣，一生未始少屈，至今凜然也。畫像服飾，悉如隱者，是殆將乘星載雲，揮斥八極，超無友而獨存，夫孰敢嚇以臭腐，拘係之使從乎。惟茲江山，皆復之舊所經行，風期神會，尚能爲余一來。舊史恨復之卞急躁競，此蓋當時奴婢小人私謗竊議，果不足信，要當以宋子京、趙閱道、韓稚圭、司馬君實所錄爲實。上章攝提格則涂甲子，眉丹棱李燾仲仁父書。

《乖崖先生文集》附項安世《崇陽縣重建北峰亭記》 九河張公以伊、管

之才，解褐赤墀下，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見甿者有負菜向村者，問而撻之，曰：「此惰農也。」土俗以蓺茶爲生，令皆拔去植桑，曰：「人將搉汝。」此二事，付之淺俗，必曰行詭政，撻無辜民何疑？而公安爲之，民安聽之，敎成俗遷，垂利百世。豈公與民獨得至此，識治者必知所自來矣。縣之西曰美美亭，縣之北曰北峰亭，皆公游賦之地。民舊以西亭祠公。隆興二年，沼其前以牧魚鼈，移公置北亭上。亭久復廢。慶元初，主簿王君田奉公像祠于學。六年，知縣事任君希夷謂祠于學良是，然亭乃公笞惰甿處也，敬隆而迹泯，士事而民弗瞻，則公之意，其存者有幾？乃復亭於此山上，摹公像龕之，使來告曰：「九河公文在方冊，行在記錄，功在太史，至今言淳化、咸平者，猶以得公爲盛。況吾縣在窮山中，戶不能四千，而其民乃得親受公敎令，今其在者，皆雲若昆。朝耕白泉之陂，莫祝龍巖之谷，遺迹隱然，與二亭而四，可不謂榮乎。幸匄我一記，俾君姓名與榮其間。」安世按：公以太平興國五年與寇萊公同第進士，寇宰巴東，公宰崇陽，皆在今湖北路。至淳化元年，公復爲荆湖轉運使，時猶未分南北，計其條敎在民，應不減治杭、蜀時。今陳師道、王得臣書中所記，皆止二事，則知當時已相與怪此。然則士之行志，豈易事哉。蓋嘗聞公之學遠有原緒，以太極爲本，以陰陽爲端，視天下禍福無足動其心者，惟以尊主庇民、崇本抑末、扶正黜邪爲己任。其爲治務端好惡以新民，明賞罰以率下，議者以公似諸葛孔明。推此類觀之，英霸明豁，誠庶幾焉。【略】又按陳氏書言：公問菜時，實坐城門下，王氏則云登喜豐亭見之。今亭名小異，而事與王合。以余觀於張公，當依陳說爲近，未知它人以爲如何？併書之，以告來者。嘉定三年正月十九日，江陵項安世記。

呂蒙正

論　述

《宋大詔令集》卷五一《呂蒙正拜相制》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呂蒙正，卷懷經濟，蹈詠中和。而自踐歷華資，弼諧庶政，識謨明之大體，罄勤瘁之小心。出領天官，坐鎮雅俗，炎涼載貿，望實彌優。方今百度將隆，兆民思泰，朕勵精更始，昭德塞違，載詢廊廟之訏謨，用建朝廷之經制，若涉大水，浩無津涯。爰咨髦碩之賢，再踐公台之位。秉國鈞而建皇極，允人望而代天工，汝其薦藥石之讜言，輔茲不逮；贊金玉之王度，致于無爲。弼予一人，永底于道。可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宋大詔令集》卷六五《呂蒙正罷相除右僕射制》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東平郡公呂蒙正，挺身英器，符合昌期。自光夢卜之求，遂荷鹽梅之寄。謨明匪懈，亮直不渝。爰自天官，再持政柄，洎和鼎實，時惟老成。朕欽若丕圖，建用皇極。雖彌綸大體，固未協于康哉；而勵翊小心，亦備觀于勤止。頗鬱隆平之望，宜均勞逸之功，長是金臺，式茲百辟。地高務簡，足以養頤，勉服寵光，往踐乃位。可尚書右僕射。

又《呂蒙正罷相除吏部尚書制》　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東平郡公呂蒙正，擢自單平，累遷清要，驟登三事，于茲九年。所宜盡瘁公家，厲精庶政。任當補袞，而曷嘗有聞；知在挈瓶，而曾無所守。但務引援于親暱，不思澄汰于品流。竊祿偷安，莫斯爲甚；匿瑕藏垢，誠合自知。儻更倚于弼諧，是自貽于蒙蔽。政之有闕，悔不可追。用全進退之宜，式表始終之分。尚居會府，俾領天官，允謂優隆，勿忘循省。可吏部尚書。

《皇朝文鑑》卷三四李沆《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制》　推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柱國、東平郡開國男呂蒙正，四氣均和，五行鍾秀。有濟時之略，輔之以溫恭；挺命世之才，守之以循默。爰覩舜旌之進善，遂指魏闕以來儀。臨軒覩敏瞻之能，射策見縱橫之略。暨茲登用，益著謨明，公忠推社稷之臣，凝重見廟堂之器。眷茲大體，久鬱具瞻，屢宣作礪之功，克懋秉鈞之績。別錫褒功之美號，仍升馭貴之崇階。勳籍增榮，井田加賦，預列侯之峻爵，同大利之計書。顧優恩之在茲，諒名器之無假。於戲！雲從龍而風從虎，今也其時；啓乃心而沃朕心，必求諸道。爾宜周旋庶政，佐佑眇躬，緩茲宵旰之憂，翊我隆平之運，同底于道，豈不美歟？

《六一詩話》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忘其縣名），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

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呂蒙正》 黃閣遭逢憶起家，讀書龕外雪飛花。洛陽第宅承恩澤，水上新亭號饋瓜。

《歷代詩話考索》 六一居士《詩話》載【略】。按此篇未知何題，若賦閒情，大是寒儉，殊不似狀元及第者，胡之薄之也故宜。

傳記

《宋史》卷二六五《呂蒙正傳》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略】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昇州。【略】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親拜左補闕、知制誥。【略】遷都官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擢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略】李昉罷相，蒙正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略】淳化中，左正言宋沆上疏忤旨，沆，蒙正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略】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略】眞宗即位，進左僕射。【略】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萊國公，改封徐，又封許。【略】許國之命甫下而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曰文穆。

《隆平集》卷四《呂蒙正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二《呂蒙正傳》（存目）

紀事

《玉壺清話》卷三 呂中令蒙正，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姻戚徼寵澤。子從簡當奏補，時公爲揆門相。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略】。固讓方允，止授九品京官，自爾爲制。公生於洛中祖第正寢，至易簀，亦在其寢。其子集賢二卿居簡，平日親與文瑩語此事云。

《東原錄》 呂蒙正自僕射乞出，得判河中府。太宗曰：「卿狀元及第，朕用卿作宰相，今日可謂榮歸鄉里。」因有詩曰：「滿朝鴛鷺醉中別，萬里煙霄達了歸。」

《青箱雜記》卷一 洛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龕。云文穆昔嘗棲偃於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溫尚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溫已不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徑拂衣歸隱。後文穆作相，太宗問：「昔誰爲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遽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鵷鷺醉中別，萬里煙霄達了歸。鄰叟盡垂新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謾道多才子，自歎遭逢似我稀。」所謂故人，蓋斥其友歸隱者也。

《邵氏聞見錄》卷七 呂文穆公諱蒙正，微時於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有詩云：「八灘風急浪花飛，手把魚竿傍釣磯。自是釣頭香餌別，此心終待得魚歸。」又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後狀元及第，位至宰相。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呂文穆集》十卷（呂蒙正）。

吳淑

論述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

三十年，所閱士大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鄭文寶、薛映、王禹偁、吳淑【略】，悉當時儕流。【略】吳淑《送朱致政》云：「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歲晚得懸車。」

《宋史》卷四四一《舒雅傳》　好學，善屬文，與吳淑齊名。

《事類賦》　吳淑《進注事類賦狀》：右，臣先進所著一字題賦百首，退惟蕪累，方積兢憂，遽奉訓詞，俾加注釋。伏以類書之作，相沿頗多，蓋無綱條，率難記誦。今綜而成賦，則煥焉可觀。然而所徵既繁，必資箋注。仰聖謨之所及，在陋學以何稱。今并於逐句之下，以事解釋，隨所稱引，本於何書，庶令學者知其所自。又集類之體，要在易知，聊存解釋，不復備舉，必不可去，亦具存之。凡讖緯之書，及謝承《後漢書》、張璠《漢紀》、《續漢書》、《帝系譜》、徐整《長曆》、《玄中記》、《物理論》之類，皆今所遺逸，而著述之家相承爲用，不忍棄去，亦復存之。【略】乏張華之博物，叨預升聞；謝陸賈之著書，敢期稱善。徒傾鄙思，曷副宸心。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唐以來諸本駢青妃白、排比對偶者，自徐堅《初學記》始。【略】其聯而爲賦者，則自淑始。【略】淑本徐鉉之壻，學有淵源，又預修《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兩大書，見聞尤博。故賦既工雅，又註與賦出自一手，事無舛誤，故傳誦至今。觀其《進書狀》稱「凡讖緯之書，及謝承《後漢書》、張璠《漢紀》、《續漢書》、《帝系譜》、徐整《長曆》、《玄中記》、《物理論》，皆今所遺逸，而著述之家相承爲用，不忍棄去，亦復存之」云云，則自此逸書數種外，皆采自本書，非輾轉摹撦者比，其精審益爲可貴，不得以習見忽之矣。

傳記

《宋史》卷四四一《吳淑傳》　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事吳，至太子中允。好學，多自繕寫書。淑幼俊爽，屬文敏速。韓熙載、潘佑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見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滯義，難於措詞者，必命淑賦述。以校書郎直內史。江南平，歸朝，久不得調，甚窮窘。俄以近臣延薦，試學士院，授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一日，召對便殿，出古碑一編，令淑與呂文仲、杜鎬讀之。歷太府寺丞，著作佐郎。始置祕閣，以本官充校理。嘗獻《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學問優博。又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遷水部員外郎。至道二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預修《太宗實錄》，再遷職方員外郎。時諸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之，淑上言曰：「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祕奧，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收秦籍，由是周知險要。請以今閏年所納圖上職方。又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何以傅合他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一上職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輪廣，如指掌而斯在。」從之。會詔詢禦戎之策，淑抗疏請用古車戰法，上覽之，頗嘉其博學。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淑性純靜好古，詞學典雅。初，王師圍建業，城中乏食。里閈有與淑同宗者，舉家皆死，惟存二女孩。淑即收養如所生，及長，嫁之。時論多其義。

《隆平集》卷一四《吳淑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一一五《吳淑傳》（存目）

著錄

《通志》卷六八《藝文略六》　《秘閣閒談》四卷，吳淑撰。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秘閣閒談》五卷，右皇朝吳淑撰。記秘閣同僚燕談。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秘閣閒談》五卷，起居舍人吳淑正儀撰。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吳淑《異僧記》一卷。

又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吳淑《秘閣閒談》五卷，又《江淮異人錄》三卷。

又卷四四一《吳淑傳》　有集十卷。善筆札，好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餘條，撰《說文五義》三卷。又著《江淮異人錄》三卷、《祕閣閒談》五卷。

吳淑《進注事類賦狀》　前所進二十卷，加以注解，卷秩差大，今廣爲三十卷，目之曰《事類賦》。

《通志》卷六九《藝文略七》　《事類賦》三十卷，吳淑撰。

《讀書附志》卷上　《補注事類賦》三十卷，右吳淑所進也。始，淑進一字

賦百首爲二十卷，奉旨令其注釋，遂廣爲三十卷云。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四**　《事類賦》三十卷，校理丹陽吳淑正儀撰進并注。

《**文獻通考》卷二二八**　《事類賦》三十卷。

《**宋史》卷二〇七《藝文志六》**　吳淑《事類賦》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　《事類賦》三十卷，內府藏本。宋吳淑撰，併自注。

《**蕘圃藏書題識再續録》卷二**　《事類賦》三十卷，宋刻鈔補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一四**　《事類賦》三十卷，宋吳淑撰，并自注。明嘉靖俞安期仿宋刊本。華氏劍光閣刊本，字句訛脫甚多。瞿氏有校本。

又《**附録**》　宋本半葉八行，行大小字不等，蕘翁有殘本十九卷。元刊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字。明常州崇正書院刊本。嘉靖本，吳淑銜名之次，有「都事錫山華翔齡校刊」一行。

又《**續録**》　元刊黑口本，十一行二十字。明嘉靖十三年南宮白氏刊本。嘉靖壬辰趙鷺洲守蘇，刊於郡齋，據華家宋本校。明葉氏作德堂覆刻無錫華氏本。劍光閣本，乾隆甲申刊，并《廣事類賦》合刻。乾隆五十八年繡谷周氏令德堂刊本。嘉慶六年文盛堂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事類賦》三十卷，宋吳淑撰并注，宋紹興十六年浙東茶鹽司刻本，十六冊。《事類賦》三十卷，宋吳淑撰并注，宋紹興十六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卷六至十、十七至十九配明鈔本，卷十四至十六配清嘉靖十八年黃氏士禮居鈔本），黃丕烈跋，十冊。《事類賦》三十卷，宋吳淑撰并注，明嘉靖十一年蔡弼刻本，六冊。《事類賦》三十卷，明嘉靖十一年華麟祥崇正書院刻本，四冊。《事類賦》三十卷，宋吳淑撰并注，明嘉靖十三年白坪刻本，八冊。

《**通志》卷六七《藝文略五》**　《江淮異人略》五卷，宋朝吳淑撰。

《**直齋書録解題》卷五**　《江淮異人録》二卷，吳淑撰。所記道流、俠客、術士之類，凡二十五人。

《**百川書志》卷八**　《江淮異人録》一卷，宋吳淑撰，載道流、俠士、奇女、異童二十五人，各著小傳。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上**　《江淮異人傳》二卷，吳淑。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江淮異人録》四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二**　《江淮異人録》二卷，永樂大典本。宋吳淑撰。【略】是編所紀，多道流、俠客、術士之事，凡唐代二人，南唐二十三人。【略】其書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中掇拾編次，適得二十五人之數，首尾全備，仍爲完書。謹依《宋志》，仍分爲上下二卷，以復其舊焉。

《**蕘圃藏書題記》卷六**　《江淮異人録》不分卷，校本。【略】《江淮異人録》，向未見有善本。此冊藏五硯樓，識是枚庵所藏，而鮑君淥飲校過者，因檢出之。是冊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十二集（按叢書刻本，非淥飲手校本也），檢淥飲跋，但云善本，并未言宋刻校正，其源亦出於伍本，并以爲伍已有改竄，未知何據。叢書與此本微異，其刊成在乾隆丁未，復在辛丑後，不知何以不據是本，而又改易也（按此本未盡善，鮑刻不據此）。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一四**　《江淮異人録》二卷，宋吳淑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知不足齋本。　函海本。　龍威秘書本。廣四十二家本。　藝圃搜奇本。　嘉靖伍光宗刊唐宋元明小說本。

又《**附録**》　《道藏》有足本。　嘉靖伍光宗刊，稍加潤色，尚未失眞。近刊首列《明皇遊月宮》，則非舊矣。

又《**續録**》　說郛本。　別本函海本。　藝苑捃華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江淮異人録》一卷，明嘉靖刻本，鮑廷博校，吳翌鳳、黃丕烈校并跋，一冊。　《江淮異人録》一卷，明鈔本。

李　至

論　述

《**送張忠定知益州**》　文同《刻李至送張忠定知益州詩記》：太宗朝，天

下始一定無反側。【略】二盜虐蜀，上以乖崖張公詠爲樞密直學士，守成都以經略之。是時，朝廷文學諸彥，盡賀西南之得人，悉發吟歌，道此榮選。英國李公至以尚書左丞侍章聖於儲邸，亦以二章紀其行。其詞清麗典則，最爲絕唱。【略】英國之詩，有「續文翁政聲」之語，孰謂其言之徒云者哉？

《**桃花犬歌**》《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李至《桃花犬歌》，史官書事無大於此犬者乎？

傳記

《**宋史**》**卷二六六《李至傳**》 李至字言幾，眞定人。【略】七歲而孤，鞠於飛龍使李知審家。幼沉靜好學，能屬文。及長，辭華典贍。舉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旋擢著作郎、直史館。會征太原，命督澤、潞芻糧，累遷右補闕、知制誥。太平興國八年，轉比部郎中，爲翰林學士。冬，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雍熙中，加給事中。【略】至以目疾累表求解機政，授禮部侍郎，進秩吏部。會建秘閣，命兼秘書監，選三館書置閣中，俾至總之。至每與李昉、王化基等觀書閣下，上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與焉。至是升秘閣次於三館，從至請也。上嘗臨幸秘閣，出草書《千字文》爲賜，至勒石【略】。薦潘慎修、舒雅、杜鎬、吳淑等入充直館校理。請購亡書，間以新書奏御，必便坐延見，恩禮甚厚。淳化五年，兼判國子監。至上言：「《五經》書疏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皆勵精強學，博通精義，望令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後又引吳淑、舒雅、杜鎬檢正譌謬，至與李沆總領而裁處之。至道初，眞宗初正儲位，以至與李沆并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略】眞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略】咸平元年，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入辭節制，不允。居二年，徙知河南府。四年，以病求歸本鎮，許之。詔甫下，卒，年五十五。贈侍中，詔給其子惟良、惟允、惟熙等奉終制。至嘗師徐鉉，手寫鉉及其弟鍇集，置於几案。又賦《五君詠》，爲鉉及李昉、石熙載、王祜、李穆作也。至剛嚴簡重，人士罕登其門。性吝嗇。

《**隆平集**》**卷六《李至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六《李至傳**》（存目）

紀事

《**玉壺清話**》**卷一** 興國中，太宗建秘閣，選三館書以眞焉，命參政李至耑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士叩新閣求書以觀，至性畏慎，拒曰：「扃鑰誠某所掌，籤函巾冪，嚴秘難啓，奈諸君非所職，竊窺不便。」三人者笑謂至曰：「請無慮，主上文明，吾輩苟以觀書得罪，不猶愈他咎乎。」因強拉秘鑰啓窺。至密遣閣吏聞奏，上知之，亟走就閣賜飲，仍令盡出圖籍古畫，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升秘閣于三館之次。」從之。

又 太宗將親攻范陽，李南陽至參大政，以二策抗疏爲奏【略】。疏既入，繼以目疾求退，士論嘉之。

又 李南陽至嘗作《亢宮賦》，其序略曰：「予少多疾，羸不勝衣。庚寅歲冬夕，忽夢游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牀，巋然於中。一金龍蹯踞於牀之上，碧髯金鬣，光射天地。旁有綠衣道士，轉眄若嵒電，謂余曰：『此亢宿之宮也。大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此龍，積疾亦消。』予將拜，龍輒先拜至。」至道初，太宗立眞宗爲皇太子，命公與李沆相竝爲賓客。太宗戒眞皇曰：「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輕待。吾選正人輔導於汝，宗基國本，吾無慮矣。」眞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符亢宮之兆也。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引《古今詩話**》 淳化中，合州貢桃花犬，甚小而性急，常馴擾於御榻之側。每坐朝，犬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此犬不食。及上仙，號呼涕泗，瘦瘠。章聖初即位，左右引令前導，鳴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喻以奉陵，即搖尾飲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裀，置鹵簿中，行路見者流涕。李至作《桃花犬歌》以寄史官錢若水，末句云：「白麟赤鳳且勿喜，願君書此懲浮俗。」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一** 淳化三年八月壬戌，祕閣成，太宗作贊賜之。【略】李至上表，引唐祕書省有薛稷畫鶴、郎餘令畫鳳、賀知章草書，當時目爲三絕。又引顏眞卿請肅宗題放生碑額，【略】願賜新額，以光祕府。戊辰，詔中書、樞密院近臣觀新閣，【略】李至上表，請以御贊刊石祕閣。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李至集》四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李至集》三十卷。

藝文

《二李唱和集》李昉《輒歌盛美寄秘閣侍郎》 滿朝清望更誰如，才略文章盡有餘。避寵怕聞調鼎鼐，愛閑專喜掌圖書（白公任秘書監詩云「專掌圖書無過地，徧尋山水自由身」）。歌詩唱和心偏樂，勢利奔趨跡自疏。恰與宗兄性相近，好來城外卜鄰居。

又《輒歌盛美獻秘閣侍郎》 濟時才略本縱橫，翻向文章振大名。政事堂中辭重位，圖書閣下養閑情。高高節行將誰比，的的襟懷向我傾。吟得新詩只相寄，心看軒冕一銖輕。

舒雅

論述

《宋史》卷四四一《舒雅傳》 久仕李氏。江左平，爲將作監丞，後充秘閣校理。好學，善屬文，與吳淑齊名。累遷職方員外郎，求出，得知舒州，仍賜金紫。恬於榮宦，州之潛山靈仙觀有神仙勝迹，郡秩滿，即請掌觀事。【略】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吟詠自樂，時人美之。

《十國春秋》卷三一《舒雅傳》 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保大時，隨計金陵，懷所業獻於吏部侍郎韓熙載，熙載一見如疇昔，館給之。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定爲忘年交，常與雅易服燕戲，猱雜侍婢，以爲笑樂。居數年，熙載知貢舉，擢雅高第，朝野素服雅才，無間言。會後主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雅等五人，雅不就試。後入宋爲將作監丞，已而充秘閣校理，與吳淑齊名。

《答內翰學士》《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馮舒評：此必韓熙載，不則徐氏昆仲也。 馮班評：此是答楊文公耳。 又：氣概。 查慎行評：第六句寒乞相。 紀昀評：此更應酬庸近之筆，又不及錢、劉二作。

傳記

《新安文獻志》卷九四上宋綬《舒館直雅傳》 舒館直雅，字子正，歙縣人。南唐時以貢入金陵，吏部侍郎韓熙載好接誘後進，雅以文贄，一見爲忘年交，在門者凡數十人，推雅爲首。會熙載知貢，雅以狀元登第，內外無異辭。歸朝，歷將作監丞。太宗於禁中造閣，取四庫書數萬卷藏之。時秘書監李至薦雅及杜鎬等入充校理。自太平興國中編纂《文苑英華》，淳化中校《史記》，前、後《漢書》，至道中修《續通典》，校定《周禮》、《公羊》、《穀梁》傳疏及別纂《孝經》、《論語》正義，咸平中校七經疏義，雅必預焉。雅好學，善屬文，與起居舍人丹陽吳敬（淑）齊名。累遷職方員外郎，咸平末求出，得知舒州，仍賜金紫。守職勤恪而恬於榮宦，樂其風土，有終焉之志。舒潛山靈仙觀有勝跡，秩滿即請掌觀事。東封，就加主客郎中，改直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吟詠自樂，時人美之。卒，年七十餘。

紀事

《緗素雜記》 韓熙載弊衣履，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且暮亦不禁其出入。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曹汝弼《中秋月》 方回曰：（汝弼）詩一百五十首傳世，曰《海寧集》，舒職方雅爲序。

藝文

《西崑酬唱集》卷二楊億《寄靈仙觀舒職方學士》 綠髮潛郎不記年，卻尋丹竈味靈篇。華陰學霧還成市，彭澤橫琴豈要絃。曉案祇應飧沆瀣，夜灘誰見弄潺湲。須知吏隱金門客，待乞刀圭作地仙。

又錢惟演《寄靈仙觀舒職方學士》 方瞳玄鬢粉闈郎，絳闕齋心奉紫皇。徵士高懷雲在嶺，騷人秋思水周堂。閒園露草開三徑，靈宇華燈燭九光。知有美田堪種玉，幾時春渚逐歸湟。

又劉筠《寄靈仙觀舒職方學士》 石渠仙署久離羣，抗跡丹臺世絕倫。揚子不甘嘲尚白，漆園終許自全眞。紫煙深處鸞雙舞，朱髓成來鳥共伸。若向雲中見鷄犬，可能渾忘姓劉人。

柳開

論述

綜論

柳開《東郊野夫傳》 野夫性渾然，樸而不滯，淳而不昧，柔知其進，剛識其退。推之以前不難其行，揖之于後不忿其勇。來者雖仇而不拒，去者雖親而不追。大抵取人之長，棄人之短。利不能誘，禍不能懼。晦乎若無心，茫乎若無身。不以天地之大獨爲大，不以日月之明獨爲明，風雷不疾其變，岳瀆不險其固，人莫之識也。與其交者，無可否，無疑忌，賢愚貴賤，視其有分，久與之往還，益見深厚。或持其無賴之心者，謂其眞若鄙愚人也，即事以欺之。復有以一得，便再以其二三而謀從計其利，雖後己或自敗，野夫與始亦無暫異，竟不言之，然終未有能出其度內者。【略】或曰：「子居貧賤而務施仁義，司馬氏之所譏也。」野夫對曰：「吁哉！君子計人之急，豈謀己乎？當貧賤而能施諸仁義，斯所難也，當貴富而將施之，即孰不爲能乎？且司馬氏蓋異其君子者耳，所以著書而多離于夫子之旨焉，或退處士而進奸雄，或先黃老而後六經，蓋例若此也，吾所恥耳。」【略】野夫家苦貧，無繼夕之糧，無順時之服。年始十五六，學爲章句。越明年，趙先生指以韓文，野夫遂家得而誦讀之。當是時，天下無言古者，野夫復以其幼，而莫有與同其好者焉，但朝暮不釋于手，日漸自解之。先大夫見其酷嗜此書，任其所爲，亦不責可不可于時矣。迨年幾冠，先大夫以稱諱，野夫深得其韓文之要妙，下筆將學其爲文。諸父有于故里浮屠復浴室者，令野夫爲記以試之。野夫時卧疾中，授其言期望矣。一旦，徵牋墨于病榻，出辭以作之，文無點竄而成。家人以爲異事，遂騰聞于外之好事者，咸曰：「不可當矣！」復有怒而笑之者曰：「痴妄兒！」言將我獨復其古，家何恣容乎？聒聒然大遍于人口矣。諸父兄聞之，懼其實不譽于時也，誡以從俗爲急務。野夫略不動意，益堅古心，惟談孔、孟、荀、揚、王、韓以爲企迹，咸以爲得狂疾矣。後日有製作出于時，衆或有下之者。乾德戊辰中，遂著《東郊書》百篇，大以機譎爲尚。功將餘半，一旦悉出焚之，曰：「先師所不許者也。吾本習經耳，反雜家流乎？」衆聞之，益謂不可測度矣。厚以化俗爲意焉，凡所與往還者，悉歸其指詔，亦以爲軻、雄之徒也。捧書請益者咸云：「韓之下二百年，今有子矣。」野夫每報之曰：「不敢避是，願盡力焉。」或曰：「子無害其謙之光乎？」對曰：「當仁而不讓者，正在此矣。」或問退之、子厚優劣，野夫曰：「文近而道不同。」或人不諭，野夫曰：「吾祖多釋氏，于以不迨韓也。」開寶初，又著《東郊野史傳》九十篇。或曰：「子何以作《野史》？」對曰：「野夫之所職也。」或曰：「何謂《野史》？」對曰：「在其國史之外不書者，吾書爲《野史》也。」或曰：「子于司馬氏、班氏、范氏三家何如也？」對曰：「司馬氏疏略而該辯，泛亂而宏遠；班氏辭雅而典正，奇簡而採摘；下乎范氏，不迨二家也，多俗氣矣。吾之所述，居二家之良者。」或曰：「將何用乎？」對曰：「用之，即有用于世；否，雖先師之書，爲長物耳！用不用在于世，吾何知哉？」野夫以古之人不能究天地之眞，海之容納，經之所出，乃作《天辨》、《海說》、《經解》三篇，大能摭其事而證其非，昔賢之所不能及者也。以而所著文章，與韓

漸異，取六經以爲式。或曰：「子何始尙而今棄之？」對曰：「孟、荀、揚、韓，聖人之徒也，將升先師之堂，入乎室，必由之，未能者，或取一家以往，可及矣。吾以是耳，汝輩有能如吾，可至矣。」野夫時年始二十有四。後二年，別立傳以書焉，號曰補亡先生也。論曰：東郊野夫，謂其肩斯，樂古道也，謂其紹斯，尙祖德也。退之大于子厚，故以名焉，子厚次之，故以字焉。復以其同時而出，同道而行，今取之偕，信得其美。觀其文章行事，烈烈然統二公也，不爲過矣。

又《補亡先生傳》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既著《野夫》，後大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與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爲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或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志其事，從于善而吾惡夫畫者也。吾既肩且紹矣，斯可已也，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己耳，庶幾吾欲達于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稱已孤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爲也。」乃著《名解》以祛其未悟者，衆悉以爲然。先生始盡心于《詩》《書》，以精其奧，每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言復加何如耳？」尤于餘經博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傳有義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己出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稿若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一出而或止之，辭意遽紛亂，縱後強繼以成之，亦心竟若負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足當其逸，于今不足益其存，無妄爲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于存亡，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既而辭義有俱亡不知其可者，慮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立論以定其是非，用質其旨要。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蓋其後之典敎不能及之，故大于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耳。」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其巾箱之者，亦不過矣。以而誦之，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略】先生又以諸家傳解箋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別爲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爲不可，曰：「吾見玄之爲心，務以異其毛公也，徒欲強己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奧。若玄之是箋，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下筆，又慮與韓犯。使吾有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讀《中說》，歎曰：「後之夫子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爲事業，堯舜不能尙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厚位，叶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爲非可與伍。范詩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先生能敦復千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里》；以章別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解釋子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者，故賦《刪韓》；以其將求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南》；末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于世用，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果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開寶中，先生來京師，遂刻石爲記于補亡亭內，以志其己之事。後從仕于世而行其道焉。論曰：孔子沒，經籍遭秦之焚毀，幾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餘者，得至于今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軻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而其名具載，設虛位，使歷代諸君子徒忿痛而見之矣。故有或作而補之者，夫亦不能過其百一，力蓋不足繼也。隋之時，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以續六經，大出于世，實爲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佐唐，用王霸之道，貞觀稱理首，永十八君之祚，尙非其董恆輩之曾及也。於乎！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不得見王氏之書乎！觀夫補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闕也，辭訓典正，與孔子之言合而爲一，信其難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蓋自出一家之體裁，比夫《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生可畏者，雖經籍尙能補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無其人也。

張景《河東先生集序》 先生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拯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敎，續韓、孟而助孔、周，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會其旨於前經，破昏蕩疑，拒邪歸正，學者宗信，以仰以賴，先生之用可測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於事業，而盡在於文章。文章蓋空言也，先生豈徒爲空言哉？足以觀其志矣。【略】咸平三年夏五月己亥，門人張景述。

石介《過魏東郊》 全魏地千里，雄大視區宇。黃河爲血脈，太行爲筋膂。地靈育聖賢，土厚含文武。堂堂柳先生，生下如猛虎。十三斷賊指，聞者皆震怖。十七著《野史》，才俊凌遷固。二十補亡書，辭深續堯禹。六經皆自曉，不看注與疏。述作慕仲淹，文章肩韓愈。下唐二百年，先生固獨步。投篇動范杲，落筆驚王祐。四方交豪傑，羣公走聲譽。一上中高第，數年編士伍。五命爲御史，連出守方土。事業過皐夔，才能堪相輔。鳳凰世不容，衆鳥競嘲訴。獄中饑不死，特地生爪距。貔貅十萬師，盟津直北渡。塞上諸猛將，低頭若首鼠。渴憶海爲漿，饑思鰲爲脯。兩手拏人肝，大床橫斗肚。一飲酒一石，賊來不怕懼。帳下立孫吳，罇前坐伊呂。笑談韜鈐閒，出入經綸務。匈奴恨未滅，獻策言可虜。幽州恨未復，上書言可取。好文有太宗，好武有太祖。先生文武具，命兮竟不遇。死來三十載，荒草蓋墳墓。四海無英雄，斯文失宗主。豎子敢顚狂，黠戎敢慢侮。我思柳先生，涕淚落如雨。試過魏東郊，寒鴉啼老樹。丈夫肝膽裂，眞儒魂魄去。瓦石固無情，爲我亦慘沮。

又《贈張續禹功》 吾宋開國來，文人如櫛比。黃州才專勝，漢公氣全粹。晦之號絕筆，平地走虎兕。【略】卒能霸斯文，河東柳開氏。

又《與君貺學士書》 唐去今百餘年，獨崇儀克嗣吏部聲烈，張景僅傳崇儀模象。

又《送劉先之序》 聖朝大儒柳仲塗，實魏人。自唐吏部下三百年，得孔子之道而粹者，惟仲塗。居魏東郊，著數萬言，皆堯舜三王治人之道。爲如京使，其道纔施其一二。【略】魏之人猶能記識仲塗之居，亦或有能讀其書者。仲塗之道，則未聞有人知之。先之至館陶，取仲塗書爲柳氏子孫及魏之人講釋，指明其義，使知仲塗之道。仲塗之道，孔子之道也。

李覯《答李覯書》 近者如京，先倡古道，以志氣聞。

《澠水燕談錄》卷三 河東柳先生開，以高文苦學爲世宗師，後進經其題品者，翕然名重於世。嘗有詩贈諸進士，曰：「今年舉進士，必誰登高第？孫何及孫僅，外復有丁謂。」未幾，何、僅連牓狀元，謂亦中甲科。先生之知人也如此。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柳）開幼奇警有膽氣，學必宗經。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字紹先。既而易今名字，自以爲能開聖學之塗也。【略】歐公嘗推本朝古文自仲塗始。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 本朝承五季之陋，文尚儷偶，自柳開首變其風。始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數十篇授開，開歎曰：「唐有斯文哉。」因謂文章宜以韓爲宗，遂名肩愈，字紹元，亦有意于子厚耳。故張景謂：「韓道大行，自開始也。」開未第時，採世之逸事，居魏郭之東，著野史，自號東郊野夫，作《東郊野夫傳》。年踰二十，慕王通續經，以經籍有亡其辭者，輒補之，自號補亡先生，作《補亡先生傳》。遂改舊名與字，謂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必欲開之爲塗，故字仲塗。太祖開寶六年登科，時年二十七。嘗謂張景曰：「吾于書止愛堯舜《典》、《禹貢》、《洪範》。斯四篇，非孔子不能著之，餘則立言者可跂及矣。《詩》之《大雅》、《頌》，《易》之爻、象，其深焉，餘不爲深也。」蓋開之謹于許可者如此。前輩以本朝古文始於穆伯長，非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 柳開諸文及《補亡先生傳》，邵雍諸詩及《無名君傳》，雖淺深粗精，所造不同，至於尊己陋物，叫呼以自譽，失古人爲學之本意，則其病一也。且開以藩籬未涉之狂氣，安得使人舍其自安之奧室以從我？而雍固山林玩世之異迹也，人亦胡爲因其曠蕩無畛畦之見，遂混而從之？孔子謂「不知而作，我無是」，「中庸至德，民鮮能」，學者愼其所處而已。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柳仲塗集》十五卷【略】。本朝爲古文自開始，然其體艱澀。

《宋史》卷四四〇《柳開傳》 五代文格淺弱，（開）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字紹先。既而改名字，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尙氣自任，不顧小節，所交皆一時豪俊。范杲好古學，尤重開文，世稱爲「柳、范」。王祐知大名，開以文贄，大蒙賞激。楊昭儉、盧多遜並加延奬。

《池北偶談》卷一七 宋柳開仲塗《河東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門人張景所編。其文多拗拙，石守道極推尊之，其《過魏東郊詩》，上擬之皐、夔、伊、呂，下擬之遷、固、王通、韓愈，殊爲不倫。《東郊野夫傳》，開所自述，與《補亡先生傳》皆載集第二卷。【略】唐末宋初風氣如此，其視歐、蘇，眞陳涉之啓漢高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河東集》十五卷【略】。今第就其文而論，則宋朝變偶儷爲古文，實自開始，惟體近艱澀，是其所短耳。盛如梓《恕齋叢談》載開論文之語曰：「古文非在詞澀言苦，令人難讀，在於古其理、高其意。」王

士禎《池北偶談》譏開能言而不能行，非過論也。又尊崇揚雄太過，至比之聖人，持論殊謬。要其轉移風氣，於文格實爲有功，謂之明而未融則可，王士禎以爲初無好處，則已甚之詞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柳開）其文力滌排偶，轉成艱澀。然有宋一代，矯五季之弊而振興古體者，開實爲之先導。

盧文弨《新雕柳仲塗河東集序》 宋興，承五季經學廢絕，文章骫骳弊極之後，有能卓然特立，不爲風氣所囿，奮力直追古之作者，以求其所以立言之旨，而一本之於經術，示天下以正路之當遵，而使後來之聞風而興起者，益張皇而揚厲之。天下事作始也難，承藉也易。人但見後來之閎肆彪炳、浩博無涯涘，而因有狹小前人之見，以爲氣鬱轖不宣通，辭艱澀不流暢，幾使不得與於立言之數。噫，此豈可謂善於知人論世者哉！吾於宋初柳仲塗先生之文，而歎其能近於道也。其言曰：「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也；而在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吾若從世之文也，安可垂教於民哉？」又曰：「吾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之所爲用心者不敢安。於是棄俗尚而專古者，非樂於人而取於貴者也，獨宜其自知而自樂矣。」又曰：「吾初名肩愈，字紹元。既肩且紹矣，懼其畫也，又欲進其力於道，故易名曰開，字曰仲塗。謂將開古聖賢之道於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爲其塗矣，使古今由於吾也，吾欲達於孔子者也。」其言如是，可以觀其志之所蓄，而文之有本矣。孔子曰「狂者進取」，周子曰「賢希聖」。有志之士自當以聖人爲師，安得怖其言爲河漢也？

錢大昕《重刻河東先生集序》 予讀集中述其父少監之訓，曰「載金連車，不如教子讀書」。又述叔父戶曹之訓，曰：「不耘不耨，良苗不秀；不鍛不鍊，良金不辨。欲謀其始，先謀其終。終若不凶，始乃有功。」乃知先生雖天才俊爽，迥軼儕輩，亦由得力於庭訓者深也。

戴殿海《跋河東先生集後》 先生少慕昌黎、柳州古文詞，因名肩愈，字紹先，後改名開，字仲塗。承五代文弊之後，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力追古格，一變偶儷之習。其論文之旨在於古其理，高其意，稟經訓以啓悟斯人，體或近於艱澀，則矯枉者時或過其宜也。後來如歐、蘇諸大家，縱橫變化，極文章之能事，要其起衰振靡，實自先生發之，則所以倡其先者，其功偉矣！

《石洲詩話》卷三 宋初柳仲塗以古文名家，遠紹韓、柳，其刻石《湘妃廟》詩，詞氣亦近樊宗師之徒，於風雅殊遠。

《藝概》卷一 《宋史·柳開傳》稱開「始慕韓愈、柳宗元爲文」。《穆修傳》亦言「自五代文敝，國初柳開始爲古文」。今觀伯長所爲《唐柳先生文集後序》云：「天厚余嗜多矣，始而壓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可知其所學與仲塗一矣。

吳德旋《書柳仲塗文集》 宋柳開仲塗慕唐韓、柳氏爲文，尤高自許。【略】今觀其文，殊未爲盡善，而歐陽永叔亦嘗推之。永叔文於仲塗絕出奚啻倍蓰，推之宜非實。豈以當五季文敝後，如仲塗固已嶢然出其類耶？

分論

《游天平山記》 韓琦《題柳仲塗天平山記後》：林慮天平山者，天下絕勝之境也。山有僧院曰「明教」，余三來守相，欲一觀而未得。每僚屬出按縣，與夫過客之好事者，悉能往而游焉，回必大詫於余曰：「是實雄偉秀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山素有名者，皆所不及。」余姪壻柳材者，本朝大儒仲塗公之孫也。余嘗得公所撰《游天平山記》於材家，見其所叙游覽之勝，凡山之諸峰與巖洞、潭谷、澗谿、泉石之名，無不具載。而聞今之所稱，類多與公所記改易不同。於是予益欲往周訪其實，續爲說以明之。而院之主僧智因者，得美石，欲先以仲塗公之文刻而傳之，故余未克如其志。噫！公之此文，不傳久矣，非余得於其家，而因師之勤如此，是必沉鬱而不顯。抑公之文，固有神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耶？既刻石，余因舉其大略，以書於後。具位韓某題。

《塞上》 《升菴詩話》：宋柳如京《塞上》詩：「鳴骰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其詩宋人盛稱之，好事者多圖于屏障，今猶有其稿本。【略】宋人愛圖鳴骰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人曲有「入破」、「急煞」之名，未幾而亂。

傳記

張景《柳公行狀》 公諱開，字仲塗。【略】世居魏。公生于晉開運末，幼而

卓異，舉族奇之。周顯德末，少監爲南樂令，公年十三，夜與家人衆立于庭廡間，有盜入其室，皆驚畏不能動。公呼走取劍，盜踰垣而出，公從而揮之，斷其足之二指，聞者歎其膽氣之異焉。初，唐末構亂，朱、李扼河相持，魏爲干戈之地，文儒蕩然，學者名爲儒，不知爲儒之謂。公凡誦經籍，不從講學，不由疏義，悉曉其大旨。注解之流，多爲其指摘，是從百家之說。漢、魏迄隋，唐間文史，悉能閱之。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數十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其餘不足觀也。」因爲文章，直以韓爲宗尚。時韓之道獨行于公，遂名肩愈，字紹先，又有意于子厚矣。韓之道大行于今，自公始也。公方以述撰爲志，博採世之逸事，居魏郭之東，著《野史》，自號東郊野夫，作《東郊野夫傳》。年踰二十，慕文中子王通續經，且不得見，故經籍之篇有亡其辭者，輒補之，自號補亡先生，作《補亡先生傳》，遂改今名今字，其意謂「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必欲開之爲塗矣」。今《野史》、《補亡》雖且不存，而《野夫》、《先生》二傳俱在，足以觀其志焉。公爲布衣，神貌奇偉，尚氣自信，不顧小謹。凡所結交，皆求豪傑有出于人者，視齷齪俗儒輩不與言。故大諫范公杲方好古學，少有大名，特愛公文，常口誦于朝野間，爲公之譽，世因稱爲「柳、范」。當時有名之士，咸望公求交焉。故閣老王公祜方守魏，公以書謁之。時王公與陶穀、扈載齊名，未嘗以文許人。及得公書，謂公曰：「不意子之文出于今世，眞古之文章也。」自是學者益大信于公。公一日與所友者坐酒肆酣飲，其側有一士人，亦與人酌，氣貌稍異，語言時若可聽。公問之，士人通姓名，即至自京師，以貧不能葬父母暨家之數喪，聞府主王公祜名士也，將求之以襄其事。公召以與同席，審之得實，意甚可愍，謂之曰：「生之費將用幾也？」曰：「得二十萬錢爲可。」公潛計，復謂曰：「且就舍，吾爲生謀之。」公雖大族，然以重義好施，頗耗其家。以是人故，竭其資蓄，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遣之。議者以郭元振之義，不能遠逼。以是四方之士游魏者畢歸之，故聲名喧赫于遠邇。及游場屋，攜文詣故兵部尚書楊公昭儉，楊公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餘矣。」崖相盧公方在翰林，一見公，謂公「奇士無敵」。開寶六年，太祖御講武殿復試禮部貢士，公年二十有七，一舉登進士第。太祖方注意刑政，去州郡馬步使立號，新立司寇參軍。八年，公釋褐，首其任于宋州。九年，以治獄稱職，就遷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四年，親平晉，擢公爲贊善大夫。公從駕，督楚、泗八州芻粟，皆先期集事，

太宗嘉之。會常、潤二州羣盜起，命公知常州。【略】遷殿中丞。明年，移知潤州，拜監察御史。潤人熟公治常之跡也，畏公如神明。太平興國九年，詔歸，出貝州，加殿中侍御史。明年，坐與兵馬都監執公事爭鬥，貶上蔡令，時雍熙二年也。【略】公自涿州還闕下，乃上書乞從邊軍效死，太宗憐之，復得殿中侍御史，使河北。多言邊事，太宗頗納之。又上書曰【略】。明年，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公奉詔，改崇儀使，知寧邊軍。公至治，以仁愛士卒，專訓練，明賞罰。冬十二月，沿邊州郡相馳告以契丹將犯邊，急設備。居數日，連受八十餘牒，公獨不告。時宣徽使郭公守文主軍陣，公馳書陳五事，料蕃賊必不犯邊。契丹果不動，其料敵如此。寧邊者，定州博野縣也，以其控要，始建軍，以公莅之。白萬德者，鎮州眞定人也，爲契丹貴人，沿界蕃族七百餘帳，皆萬德往來轄之。博野之豪傑，或爲萬德姻族故人者，往往出入界上，以見萬德。公潛知之，乃陰結豪傑，漸與親密，夜引豪傑入卧內，與之飲，謂曰【略】。萬德大喜，使豪傑請約。公再使，謂萬德曰：「必也順動，爾始終受虜文命，可先示我。我崇儀之命，亦爲爾質。」豪傑去，未返，會有詔罷公歸闕。其夜豪傑返，公曰：「爾遽止，吾去矣。」因歎曰：「吾將使萬德爲內應，而密奏于上。我先以輕騎直走，掩其不備，命諸將分道提精兵疾入，則幽州可下也。不集吾事者，非天矣夫！」抵闕下，去知全州，端拱元年也。全民方苦蠻寇。先是，全西溪洞有粟氏者，聚族五百餘口，率常殺掠民，虜民戶口【略】。諭粟氏曰：「天子擇我來此，爾輩倚山恃嶮而害我民。爾出，當與爾賞，與爾屋，爲爾居，與爾田，爲爾業。不然，將益兵深入，盡滅爾類矣。」粟氏懼，【略】攜老幼盡數百口俱至。公賞犒如一，遂營室而使聚居焉，作《時鑑》一篇，刻石以誡之。【略】太宗以公爲能，賜錢三十萬。淳化元年，移知桂州。明年，詔歸。明年，爲黥徒訴，入臺獄，貶滁州團練副使。【略】明年，詔還，復得崇儀使，賜錢三十萬，命公知環州。【略】冬，詔歸，邠民擁城門不得出，因夜潛去。時曹民多訟，屢搆大獄。至道元年，以公知曹州，不數月，辭闕咸息。公上書言祖父暨叔母而下，皆未定葬，願得近魏官，謀葬也。許之。秋八月，賜錢二十萬，移邢州。明年，葬尊幼二十三喪【略】。明年，太宗升遐，加如京使。明年，今上改元咸平，公秩滿入覲，尋出知代州。既受命，又上書言邊事，及諫減省職官、訓練士卒。書奏，上頗悅之。【略】九月，公上書乞聖駕起河北。十一月，郊祀畢。十二月，車駕幸魏，虜騎悉引去。明年春正月，車駕還京師。上以契丹入寇，皆由雄、霸、滄州路，詔公知

滄州，兼兵馬鈐轄。二月，公受命，疽發于其首，自忻乘肩舁至并州。三月有六日，卒于并，年五十四。公之仕也，積階至金紫，檢校至司空，兼秩至御史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河東縣伯，食邑至九百戶。公病亟，命筆曰：「吾十年著一書，意今未畢，可傳于世，吾將死矣。」門人張景名其書曰《默書》，其言淵深而宏大，非上智不能窺其極。公以默而著之，後必有默而觀之，默而行之者，默之義遠矣哉。公以大儒名于天下，學者率以公爲蓍龜，得公一顧，聲名四出。公好賓客，樂道人善，不以己之能而揚人之不能也。嘗謂張景曰：「吾于《書》，止愛《堯典》、《禹貢》、《洪範》。斯四篇，非孔子不能著之。餘則立言者可跂及矣。《詩》之《大雅》、《頌》，《易》之爻、象，其深焉，餘不爲深也。」公于經籍，皆極聖人之心胷，况經之下哉。歷代之興亡治亂，星辰、氣候、山川、地理，如示諸掌。頗究《陰符》、《素書》，孫武之術，故其道不滯于物。其爲大賢人也。天下用文治，公是以立制度，施敎化，而建三代之治；天下用武治，公足以削暴亂，攘夷狄，而成九伐之勛。惜乎不竟其用也，哀哉！

《隆平集》卷一八《柳開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八《柳開傳》（存目）

《宋史》卷四四〇《柳開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柳開《東郊野夫傳》 東郊野夫，肩愈者，名也；紹先者，字也；不云其族氏者，姓在中也。家于魏，居鄰其郭之門左，故曰東郊也；從而自號之，故曰野夫也。或曰：「子邑處而曰郊，士流而曰野，無乃失乎？」野夫對曰：「吾以爲郊，子以爲邑矣；吾以爲野，子以爲士矣。吾寧知郊不爲邑，士不爲野，是果能質其名之在哉？苟不果，吾斯不失矣。」野夫居于家則稱曰東郊，出於旅則稱曰魏郊，以別內外之異也。

又《在滁州上陳情表》 臣于淳化二年，爲先知全州日，招喚到粟萬延一行嵊峒公事，決送軍人吳忠等上京，在御史臺枷禁臣一百二十日，勘責招罪，勒停臣見任崇儀使，追奪臣前任殿中侍御史一任文書。至淳化三年三月，特蒙聖慈叙用，授臣復州團練副使。至四月，又蒙移授臣滁州團練副使。臣學周公、孔子之道，事唐堯、虞舜之君，孤立無依，薄命多難，但知忠直，不解堤防，致煩宸聽，遂冒朝典。進寸退尺，曾陛下提拔之恩；成是敗非，感陛下矜容之賜。獨陛下與臣爲主，不似他人；惟陛下知臣之心，不作私罪。無毫髮之贓污，愛屏除其奸訛。况于蠻夷，并繫軍寨，連羣結黨，蠹物害民，本期去彼之根源，不謂陷臣于坑穽。鬱鬱摧出林之秀，錚錚變繞指之柔。一千載逢陛下聖明，二十年蒙陛下養育。今來退黜，受盡栖遲。得請受則雖有其名，賣折色則并無其價。惟埒乞丐，以度朝昏。鬚鬢雪染以渾多，骨肉星散而都盡。陛下如乾坤之高厚，豈不能容微臣之身？陛下若日月之貞明，豈不能照微臣之意？雷雨今逢于作解，草木咸慶于惟新。仰君親不報之仁，蘇螻蟻再生之命。東風應候，揭雞竿而和煦先春；北闕如歸，拜龍顏而歡呼不日。伏望皇帝陛下念臣已蒙叙用，又經量移，頗困閑官，久居外地，特迴睿睠，曲軫聖慈，捨臣已往之非，賜臣牽復之命。

又《知邠州上陳情表》 臣開言：臣自太平興國四年，蒙聖恩與臣升朝官，從駕平晉，到今已一十六年。雍熙四年，蒙聖恩與臣諸司使，到今亦已八年。相次八處知州、知軍。無他人爲臣肯言，獨陛下與臣爲主。臣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千載逢聖明之代，一生同蹇塞之人。不得在霸府隨龍，不得向御前及第。徒爲散冗，虛抱忠貞。曾學文章，愛揚雄、孟軻之述作；少知兵略，識吳起、孫武之機鈐。與臣同時者，大半淪亡；比臣後來者，盡皆榮貴。惟臣薄命，止及常人，家不免于貧窮，身不免于困滯。今來老大，漸更衰殘。父叔母妻，死不辦于遷葬；兄姪弟妹，生長見于睽離。又無處得立微功，又無處得行直道，埋沒外任，憂畏多言。臣事陛下，乃君乃親；臣仰陛下，如天如地。乞迴睿睠，抽歸神京，換臣一給諫卿監之官，列臣在股肱耳目之秩，必能助陛下行非常之好事，必能佐陛下固不拔之丕基。從陛下東封泰山，與陛下北掃胡虜，致人民之安樂，使風雨以順調。苟歷試以無聞，請對衆而受戮。三皇五帝，不如陛下之眞淳；百辟千官，少有微臣之愚直。卜際會于今日，望照臨于此心。

又《上參政呂給事書》 二月十一日，將仕郎、守蔡州上蔡縣令柳開，謹獻書于執事。【略】開一舉中進士第，凡五年爲吏郡府，而入朝四遷五命，得殿

中侍御史，三典大州，受皇朝名位非不重也。而一旦不忍小忿，與人任氣爭鬬，紊煩上心，削去朝籍，逐爲縣令。不能重主上之命而固守名器，辱君父任使之意，名書刑籍，使萬方議而笑之，以爲國家任非其人，斯開不忠之罪也。開父任監察御史，乾德三年卒于泗州官舍，至雍熙甲申歲，二十年矣。其間開母氏洎叔父三人、叔母氏、兄闢與諸嫂氏，又七人相繼亡歿。開以游學從宦，生計牢落，竟未能克襄葬事。又幼弟稚妹，婚嫁失時。開在江南數年，每一念至，不覺心神絕死。前年，開自知潤州得替歸京，以家在河北，曾具此二事白于政事堂中，蒙執事賜以貝州之命，開甚爲獲所願也。到治所後，方經營婚葬。不三月，長兄閔卒于昭義軍節度推官。又不兩月間，次兄肩吾自知郢州罷還闕下，行次唐州而卒。後不十旬，開以兵馬都監趙嘉進監押翟廷玉，以官事苦相侵逼，致各忿爭，天怒降威，追官作宰，窘辱顚沛，極不忍言。向所求來河北營度遷葬婚嫁事，無所能也。嗚呼！斯開不孝之罪也。每念此事，開誠不忠不孝人也，罪亦大矣，生何爲矣！直以諸孤孩孺纍纍滿前，寒餓徬徨，家僅百口，非知開而大有力者，莫能救之。開于執事，不敢言布衣舊常知開矣。今天下大臣中立朝廷受上知者，唯執事一人爲最，位居相府，名動寰區，亦大有力矣。若是，而非執事者不能救開矣。

韓琦《崔公行狀》 公諱立，字本之，侍郎（崔汝礪）之次子也。少警悟博學，而尤長于古文。時柳公仲塗爲世大儒，學者師仰，一見公文而奇之，于公卿間比比延譽。咸平三年秋舉進士于開封府，試入高等，明年春及第。

《湘山野錄》卷下 僧錄贊寧有大學，洞古博物，著書數百卷。王元之禹偁、徐騎省鉉疑則就而質焉，二公皆拜之。柳仲塗開因曰：「余頃守維揚，郡堂後菜圃纔陰雨則青燄夕起，觸近則散，何邪？」寧曰：「此燐火也。兵戰血或牛馬血著土，則凝結爲此氣，雖千載不散。」柳遽拜之，曰：「掘之皆斷鎗折鏃，乃古戰地也。」因贈以詩，中有「空門今日見張華」之句。

《續湘山野錄》 如京使柳開與處士潘閬爲莫逆之交，而尚氣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全州，途出維揚，潘先世卜居于彼，迎謁江涘，因偕往傳舍，止于廳事。見中堂扃鐍甚秘，怒而問吏，吏曰：「凡宿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已十稔矣。」柳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讐夷夏，何畏哉！」即啓戶埽除，處中而坐。閬潛思曰：「豈有人不畏鬼神乎？」乃託事告歸，請公獨宿。閬出門密謂驛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炫，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閬薄暮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獸牙，被髮執巨箠，由外垣而入，據廳脊俯視堂廡。是夕，月色倍霽，洞鑒毛髮，柳曳劍循階而行。閬忽變聲呵之，柳悚然舉目，再呵之，似覺惶懼，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非意干忤，幸賜恕之。」閬遂疏柳生平幽隱不法之事，厲聲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急行。」柳忙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序未達，家事未了，倘垂恩庇，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閬徐曰：「汝識吾否？」柳曰：「塵土下士，不識聖者。」閬曰：「只我便是潘閬也！」柳乃速呼閬下。閬素知公性躁暴，是夕潛遁。柳以慚恧，詰朝解舟。

《夢溪筆談》卷九 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前，凡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襴自擁車以入，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惟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青箱雜記》卷六 柳崇儀開家雄於財，好交結，樂散施，而季父主家，多靳不與。時趙昌言方在布衣，旅游河朔，因以謁開。開屢請以錢乞趙，季父不與，開乃夜搆火燒舍。季父大駭，即出錢三百緡乞趙，由此恣其所施，不復吝也。

《墨客揮犀》卷四 柳如京開知蔡州，有監兵錢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屬也，乃父方奉朝請在京師。開乘間來謁，造其書閣，見壁有繪婦人像甚美，詰以誰氏，監兵對曰：「某之女弟也，既笄矣。」柳喜曰：「開喪偶已踰期，願取爲繼室。」錢曰：「俟白家君，敢議媚事。」柳曰：「以開之才學，不辱於錢氏之門。」遂強委禽焉，不旬日遂成禮。錢不之敢拒，走介白其父。遂乞上殿，面訴柳開劫取臣女。（仁）〔太〕宗問曰：「識柳開否？」曰：「不識。」謂曰：「眞奇傑之士也，卿家可謂得佳壻矣。吾爲卿媒可乎？」錢父不敢再言，但拜謝而退。

《邵氏聞見錄》卷七 李文定公迪爲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從明逸求當涂公卿薦書，明逸曰：「有知滑州柳開仲塗者，奇才善士，當以書通君之姓名。」文定攜書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相忘也。」文定以狀元及第，十年致位宰相。仲塗門下客有

柳某者，後至侍御史，文定公命長子柬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

《**鐵圍山叢談**》**卷三**　江南徐鉉歸朝，後坐事出陝西，柳開時爲州刺史。開性豪橫，稍不禮鉉。一日，太宗聞開喜生膾人肝，且多不法，謂尙仍五季亂習，怒盛，命鄭文寶將漕陝部，因以治開罪。開得此大懼，知文寶素師事鉉也，迨文寶垂至，始求于鉉焉。鉉曰：「彼昔爲鉉門弟子，然時異事背，弗能必其心如何，敢力辭也。」而開再拜曰：「先生但賜之一言足矣，毋卹其聽不。」鉉始諾之。【略】(文寶至)，鉉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者久之。【略】文寶方力詢其所欲，鉉但曰：「柳開甚相畏爾。」文寶默然出，則其事立散。始吾待罪輦下時，于士大夫間得此而爲慢。後又見陝右二三賢者，猶能道其事。

《**石林燕語**》**卷八**　柳開少學古文，有盛名，而不工爲詞賦，累舉不第。開寶六年，李文正昉知舉，被黜下第。徐士廉擊鼓自訟，詔盧多遜即講武殿復試，于是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爲故事，再試自此始。然時開復不預，多遜爲言開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校不及。太祖即召對，大悅，遂特賜及第。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八**　有白萬德者，眞定人，爲契丹貴將，統緣邊兵七百餘帳。寧邊有豪傑，即萬德姻族，往往出境外見之。柳開因使說萬德爲內應，挈幽州納王師，許以裂地封侯之賞。萬德許諾，來請師期。使未及還，會詔徙開知全州，事遂寢(原注：白萬德事《本傳》不載，《眞宗實錄》有之，蓋出張景所作《行狀》，詞太夸，《實錄》稍刪之，今從《實錄》)。

《**宋史**》**卷二九四**《**胥偃傳**》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爲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

又卷三一〇《**李迪傳**》　迪深厚有氣局，嘗攜其所爲文見柳開，開奇之曰：「公輔材也。」

《**宋稗類鈔**》**卷四**　柳仲塗開，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逼其女爲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爲子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人叱問曰：「脅主人女爲婦，是汝耶？」即奮匕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僕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

作品本事

《**宋史**》**卷四四〇**《**柳開傳**》　徙全州。全西溪洞有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開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辯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爲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爲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偕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如期攜老幼悉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

《**詩話總龜**》**前集卷二六引**《**古今詩話**》　梁周翰，太宗朝爲館職，眞宗即位除知制誥，柳開贈詩曰：「九重城闕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

著錄

張景《**河東先生集序**》　今緝其遺文，得共九十六首，編成十五卷，命之曰《河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暨行事，備之行狀，而繫於集後。咸平三年夏五月己亥，門人張景述。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柳仲塗集》一卷。【略】集乃門人張景所編。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柳仲塗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柳仲塗集》十五卷，如京使大名柳開仲塗撰。【略】門人張景爲《行狀》及集序。

《**讀書附志**》**卷下**　《河東先生文集》十五卷。右如京使、知滄州河東伯柳開字仲塗之文也。《讀書志》云《柳仲塗集》一卷，希弁所藏乃十五卷。咸平三年張景序云：「緝其遺文，得九十六首，成十五卷，命之曰《河東先生集》。」《行狀》附於後，亦景所撰也。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柳開集》十五卷。

又卷四四〇《**柳開傳**》　有集十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柳仲塗文集》，一部三冊，殘缺。

《**菉竹堂書目**》**卷三**　《柳仲塗文集》三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柳開集》十五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柳仲塗集》一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河東先生文集》十五卷，附錄一卷，柳開，舊鈔。

《絳雲樓書目》卷三　柳開《河東先生集》。陳景雲注：「一卷，仲塗門人張景編。」

何焯《河東先生集跋》《河東先生集》鈔本多訛謬，第十卷卷首相仍缺半葉，他本遂并失去第二篇矣。其清先生偶以此本見示，其每行字數近古，前有張景序，又止作十五卷，因留之，與予家所傳四明黃太冲家本，又借虞山毛氏所傳叢書堂本互勘焉，改正添補共二百餘字，稍可讀矣。此本「通」字皆缺末筆，乃避明肅父諱，疑亦出于北宋刻云。康熙五十年辛卯春日，何焯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河東集》十五卷附錄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柳開撰。【略】集十五卷，其門人張景所編，附以景所撰行狀一卷。

《季滄葦藏書目》　宋河東先生《柳開文集》十六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河東集》十卷，附錄一卷，宋柳開撰。

盧文弨《乾隆新雕柳仲塗河東集序》　其文集好事者雖相鈔傳，而無有任剞劂者。今蘭溪柳生書旂，承其尊人之命，得善本而付之梓。此非但一家之書也，學者觀此可以廣己而造大。

錢大昕《乾隆重刻河東先生集序》　顧子厚集自宋時注釋者已有五百家，訖今家有其書。而仲塗僅有傳鈔本，又多魚豕之訛。近推吳中何義門學士手校本，而見之者尠。蘭溪柳君渥川得浦江戴氏鈔本，因命其子書旂精校，付諸剞劂。既成，屬予序其端。

戴殿海《跋乾隆本河東先生集後》　蘭溪有隱君子焉，曰渥川柳公，名德之後，勤思繼述，以期無忝於厥祖。【略】宋初仲塗先生，其遠祖也。【略】集凡十五卷，向未刊行。渥川公命仲子書旂多方購求鈔本，謀廣其傳。余家舊有何義門先生手校本，較諸本爲最精，因畀之開雕，復詳加校正，使數百年學士想望而未獲多見者，煥然大行於世，洵盛舉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二　《河東柳仲塗先生集》十五卷、附錄一卷，舊鈔本。宋柳開撰，門人張景編。前有行狀（張景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河東先生集》十六卷，舊鈔本，宋柳開撰，門人張景編。集凡十五卷，末一卷爲景所作《行狀》一篇。舊爲吳文定鈔藏本，板心有「叢書堂」三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河東柳仲塗先生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舊鈔本，呂氏講習堂藏書。【略】猶是前明舊帙。

又　《河東先生集》十六卷，精鈔本，怡府藏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河東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宋柳開撰，其門人張景編。附錄一卷，爲景所撰開行狀。蘭溪柳渥川新刊本，抱經、竹汀皆有序。竹汀所見鈔本，序後有小字一行云「胥山蠶妾沈彩書」。韓氏有影宋本。

又《續錄》　四部叢刊本。

《木犀軒藏書書錄》《河東柳仲塗先生文集》十六卷，宋柳開撰，張景輯。清初鈔本，孫文川據南陽村鈔本校并跋。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河東先生集》十五卷，宋柳開撰。舊寫本，墨格，九行十八字。前有咸平三年門人張景序，次目錄，題「門人張景編」。卷中「通」字缺末筆。有吳兔床（騫）、唐鷦菴（翰題）手跋。

又　《河東先生集》十五卷，宋柳開撰，行狀一卷，宋張景撰。清道光十一年東武劉喜海家寫本，竹紙藍格，版心有「東武劉氏味經書屋校鈔書籍」十二字。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河東先生集》十六卷，宋柳開撰，明吳氏叢書堂鈔本，三冊。《河東先生文集》十六卷，宋柳開撰，清鈔本。周星詒、柯逢時跋，周李世惠跋并錄何焯題識。四冊。《河東先生集》十五卷，宋柳開撰，行狀一卷，宋張景撰。清鈔本，彭元瑞校，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河東柳仲塗先生文集》存九卷一冊，宋柳開撰，清康熙間鈔本，清蔣西圃手校并跋，又蔣因培手跋。存卷八至十六。

藝文

潘閬《寄贈柳殿院開授崇儀使赴邊上》　從來長見說兵機，今來君恩志豈違？聽馬不騎騎鐵馬，繡衣休掛掛戎衣。雄師已聽心皆伏，勁敵將聞魄盡

飛。應笑苦吟頭白者，《二南》章句轉衰微。

《竹窗雜錄》卷三二釋正緣《送人謁柳開》 柳牆高於花，怒飛方可至。奇哉游夏徒，吐辭作雄翅。

滕白

《山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三方回評：世稱滕工部，蓋宋初人也。詩閑雅。紀昀評：起句「入從容」三字費解。三四寓意而不工。通體亦薄弱。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滕工部集》一卷，滕白撰。篇首《寄陳摶》，知爲國初人。又有《右省懷山中》及《臺中寄朱從事》詩，則其歷歷清要亦多矣。史傳亡所見，未有考也。後見實錄載，嘗以戶部判官爲南面前轉運使，坐軍糧損折免官。

《文獻通考》卷二四四 《滕工部集》一卷。

潘閬

論述

綜論

王禹偁《潘閬詠潮圖讚》 賈閬仙以奪卷之忤，謫于長沙，李洞鑄其像以師之，孟浩然以上書之句，棄于襄陽，王維圖其形以觀之。故能使窮辱之士彌光，風雅之道不墜。清氣未盡，奇人繼生，處士潘閬得之矣。處士總角之歲，天與詩性，故親族駭其語焉；弱冠之年，世有詩名，故賢英服其才焉。今內翰廣平宋公白贈詩云：「宋朝歸聖主，潘閬是詩人。」其見許也如是。處士《自序吟》詩云：「髮任莖莖白，詩須字字清。」又《貧居》詩曰：「長喜詩無病，不憂家更貧。」又《峽中聞猿》詩云：「何須三叫絕，已恨一聲多。」又《哭高舍人錫》詩云：「生前是客曾投卷，死後何人與撰碑。」又《寄張詠》詩云：「莫嗟黑鬢從頭白，終見黃河到底清。」又《臨江亭》詩云：「醉卧豈能妨燕雀，狂吟爭不動魚龍。」寒苦清奇，多此類也。然趣尚自遠，交遊不羣，松無俗姿，鶴有仙格。

《湘山野錄》卷下 潘逍遙閬有詩名，所交遊者皆一時豪傑。盧相多遜欲立秦邸，潘預其謀。混迹於講堂巷，開藥肆。劉少逸、鮑少孤二人者爲藥童，唐巾韋帶，氣貌俊秀。後太宗登極，秦邸之謀不集。潘有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唐好夢，白日有閑愁」之句。【略】閬有清才，嘗作《憶餘杭》一闋，曰：「長憶西湖【略】。」錢希白愛之，自寫於玉堂後壁。

《青箱雜記》卷六 昔王維愛孟浩然吟哦風度，則繪爲圖以翫之。李洞慕賈島詩名，則鑄爲像以師之。近世有好事者，以潘閬遨遊浙江，詠潮著名，則亦以輕綃寫其形容，謂之《潘閬詠潮圖》。閬酷嗜吟詠，自號逍遙子，嘗自詠《苦吟》詩曰：「髮任莖莖白，詩須字字清。」又《貧居》詩曰：「長喜詩無病，不憂家更貧。」又《峽中聞猿》云：「何須三叫絕，已恨一聲多。」《哭高舍人》云：「生前是客曾投卷，死後何人與撰碑？」《寄張詠》云：「莫嗟黑髮從頭白，終見黃河到底清。」皆佳句也。故宋尚書白贈詩曰：「宋朝歸聖主，潘閬是詩人。」王禹偁亦贈詩云：「江城買藥常將鶴，古寺看碑不下驢。」其爲明公賞激如此。

黃靜《潘閬酒泉子跋》 潘閬，謫仙人也。放懷湖山，隨意吟詠，詞翰飄灑，非俗子所可仰望。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信州鉛山縣治之北三里間石井資福院，有泉湧于山壁之下，澄澈如鑑。本朝詩人潘閬，移太平州散參軍，過而留絕句云：「炎炎畏日樹將焚，卻恨都無一點雲。強跨蹇驢來到得，皆疑渴殺老參軍。」蘇黃門過而跋之云：「東坡先生稱眉山矮道士好爲詩，詩格亦不能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喜者也。」予舊讀《湘山野錄》，喜閬所作《西湖曲》。及游江南，見題石井絕句，頗有前輩氣味，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

《澗泉日記》卷下 潘閬遨遊浙江，詠潮著名，或以輕綃寫其形容，謂之

《潘閬詠潮圖》。

《梅磵詩話》卷上 潘閬，字逍遙，錢塘人。今武學前有潘閬巷，即其所居之里。巷內三將軍廟有閬祠堂。閬工唐風，歸自富春，有「漁浦風波惡，錢塘燈火微」之句，人多稱之。爲秦王記室參軍，王坐罪，捕閬急。閬自髡其髮，易緇衣出南薰門。後太宗意漸解，再入京，敕受四門助教。閬以老懶不任朝謁爲辭，自封還敕命，時文法猶疏簡若此。未幾論者謂閬終秦黨，語多怨望，遂編置信上。勺道旁石井泉，題詩柱上云：「炎炎畏日樹將焚，卻悵都無一點雲。強跨蹇驢來得到，皆疑渴殺老參軍。」猶稱記室舊銜，亦可謂忠於所事矣。蘇黃門見之，以爲有前輩氣味，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沈存中《筆談》載潘閬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爲友。錢、許皆一時名士。閬之取友，又可想見。近世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亦稱其「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之句。嘉定間，杭守建先賢祠於西湖，欲祀閬於列，有風不宜預者，遂黜閬。

劉克莊《江西詩派・黃山谷》 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也。

《載酒園詩話・潘閬》 潘逍遙詩不多見，大都本于無可，間有詼氣。惟《夏日宿西禪院》一詩最佳，子瞻嘗酷愛其「晚涼知有雨，院靜若無僧」，而忘其名，則潘集之亡久矣。然此詩前茅後勁亦無可言，惟頷聯清妙。又《渭上秋夕閒望》詩：「殘陽初過雨，何樹不鳴蟬？」《落葉》詩：「幾番經夜雨，一半是秋風。」時皆推之。余觀此種句法，體輕意淺，亦猶蕉衫葛屨，可以禦暑，而非履霜具也。後乃一變爲楊、劉，正如久處蕭寺孤邨，又羨玉樓金屋，勢必然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逍遙集》一卷【略】。閬在宋初，去五代餘風未遠，其詩如《秋夕旅舍書懷》一篇，《喜臘雪》一篇，間有五代粗獷之習。而其他風格孤峭，亦尚有晚唐作者之遺。蘇軾嘗稱其《夏日宿西禪》詩，又稱其《題資福院石井》詩，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劉攽《中山詩話》稱其《歲暮自桐廬歸錢塘》詩不減劉長卿。《事實類苑》稱其《苦吟》詩、《貧居》詩、《峽中聞猿》詩、《哭高舍人》詩、《寄張詠》詩諸佳句。劉克莊《後村詩話》稱其《客舍》詩。方回《瀛奎律髓》稱其《渭上秋夕閒望》詩、《秋日題瑯琊寺》詩、《落葉》詩。《事實類苑》又記其在浙江時，好事者畫爲《潘閬詠潮圖》。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又記長安許道寧愛其《華山》詩，畫爲《潘閬倒騎驢圖》。一時若王禹偁、柳開、寇準、宋白、林逋諸人皆與贈答，蓋宋人絕重之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潘）閬去五代未遠，猶亂世游士之餘習，故行事不甚拘繩墨，詩亦落落有奇致，皆才氣縱橫故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潘閬》 曾過華嶽倒騎驢，賣藥江城與鶴俱。孤櫂夜歸煙月上，輕綃更寫詠潮圖。

鍾廷瑛《讀詩絕句十二首・潘閬》 逍遙孤棹發桐廬，佳句遠追開寶初。世事那堪回首看，虧他行處倒騎驢。

《詞徵》卷五 潘逍遙《酒泉子》憶西湖詞，世所競賞，石曼卿嘗令畫工繪之爲圖。逍遙詩，又有「散拽禪師來蹴踘，亂拖遊女上鞦韆」之句，龍性不馴，固若人乎。雖然，其狂不可及。

分論

《浙江觀濤》 王禹偁《潘閬詠潮圖讚》：（閬）脫屣場屋，恥原夫之流；棲心雲泉，有終焉之計。言念吳越，跨江而來，錢塘、會稽，賣藥自給。因賦《浙江觀濤》之什，稱爲冠絕。今太子中舍李公允以春宮之臣，被墨綬之貶，好奇尚異，有古人風。乃出輕綃，徵彩毫，寫彼詩景，懸爲句圖，飛翰走僮，以越茂苑。且曰：「若得吳縣序之，長洲讚之，可垂于不朽矣。」會予卧病不果。疾間之日，復出圖以閱之，誦詩以味之。乃知處士之句，絕唱也；李公之畫，好事也；羅君之序，樂善也。援毫讚之，以卒予志。辭曰：天生潘閬，以詩爲名。賣藥澤國，吟潮海城。風引鶴領，霜號猿聲。天地借意，鬼神以驚。聞之心駭，誦之骨清。盧肇之賦，但述虛盈。光庭之論，徒曰縱橫。何如一章，窮萬古情？中舍李公，爰徵畫工。抉自象外，寫于圖中。吟態伊何？昂頭指空。寒沙暮島，望月孤鴻。吟聲伊何？含水咽風。秋山虛谷，噴霜曉鐘。筆精墨妙，幽致何窮？凌煙有閣，甘泉有宮。欲圖厥象，必待其功。此詩克成，與勳比崇。霜縑一開，清風四來。展矣君子，芳塵遠哉！我藏此圖，攜于上都。朝端人間，其能捨諸？吳山未泐，浙江未枯。湯湯潮聲，與詩名俱。

《客舍》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潘閬《客舍》詩：「土牀安枕穩，紙被轉身鳴。」定非「慵便枕玉涼，繡被春寒夜」者所能道也。

《再過錢塘》 韋驤《讀潘閬再過錢塘一絕》：昔年潘閬足詩情，曾過錢塘眼暫明。今日天涯聞此句，無窮鄉思逐江聲。

《**落葉**》《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潘閬出處，予著《名僧詩話》已詳見。【略】三、四有議論，五、六只是體貼，尾句卻有出脫。不如此，非活法也。　紀昀評：五、六稍率。　馮舒評：五、六頗傷板。

《**秋日題瑯琊山寺**》《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此爲滁州參軍時所作。有賈島餘韻，五、六尾句尤高。　又卷四七馮舒評：宋初人有逼唐者。

《**渭上秋夕閑望**》《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五、六清淡。尾句必合如此，乃有轉換。　馮舒評：結句呆。　馮班評：次聯妙，尾句極不佳。　陸貽典評：次聯能寫眞境。　紀昀評：二詩俱有唐意，風格自高。　許印芳評：「秋」字複。　結句但不出色耳，馮氏斥爲呆鈍，未免太刻。

《**夏日宿西禪**》《中山詩話》：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閬嘗獻方書。及帝升遐，懼誅，匿舒州潛山寺爲行者，題詩於鐘樓云：「繞寺千千萬萬峰，（忘第二句）。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卻登樓打曉鐘。」孫僅爲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遙也。」告寺僧呼行者，潘已亡去。《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東坡少年見傳舍壁間題此句而喜之，則知逍遙之詩行于世已久。東坡眼高，亦所謂異世而知心者也。　馮舒評：結不稱。　《南濠詩話》：東坡嘗過一僧院，見題壁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坡甚愛之，不知爲何人作也。劉孟熙《霏雪錄》謂二句似唐人語。予近閱《潘閬集》見之，始知爲閬《夏日宿西禪院作》，詩云【略】。通篇皆妙，但坡以「如」爲「疑」，「若」爲「似」，與此不同。《拜經樓詩話》卷三：劉貢父《詩話》【略】。案：詩末二句與東坡「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意略相似，而坡公筆何等婉致。《咸淳臨安志》載潘閬《靈隱寺》詩，首句恰與此同。閬集今不傳，疑劉所云，或出于附托。

《**曹娥廟**》《徐氏筆精》卷四：李文正公《題曹娥廟》云：「死隨枯骨葬江濱，報德眞憐女子身。千載斷碑空過眼，當時亦有姓曹人。」用事眞切，亦堪膾炙，然不及宋潘逍遙一絕云：「曹娥廟前秋草平，曹娥碑裏秋月明。扁舟一宿都無寐，近聽江聲似哭聲。」尤含蓄有味。

《**歲暮自桐廬歸錢塘**》《中山詩話》：潘閬字逍遙，詩有唐人風格，有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暉。漁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雁，一一向南飛。」（《歲暮自桐廬歸錢塘》）僕以爲不減劉長卿。《帶經堂詩話》卷九：宋初潘閬跅跑不羈，然其詩實有可觀，如：「久客見華髮，孤櫂桐廬歸。【略】」右詩在唐人中亦推高作。　又：「久客見華髮【略】。」右宋初潘閬詩也，高妙不減岑嘉州。又「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亦佳句。　《龍性堂詩話續集》：宋人潘閬，字逍遙，有《歲暮自桐廬歸錢唐》詩云【略】，卻有唐人風格。

《**酒泉子**》（**長憶西湖，盡日凭闌樓上望**）《湘山野錄》卷下：閬有清才，嘗作《憶餘杭》一闋曰：「長憶西湖【略】。」錢希白愛之，自寫於玉堂後壁。《花草粹編》卷五引《古今詞話》：「石曼卿見此詞，使畫工彩繪之，作小景圖。」案：潘閬《逍遙集・憶餘杭十首》作《酒泉子》。《詞苑萃編》卷四引《古今詞話》：潘逍遙狂逸不羈，往往有出塵之語。自製《憶餘杭》詞三首，一時盛傳。東坡愛之，書於玉堂屏風。石曼卿使畫工繪之作圖。

《**酒泉子**》（**長憶西湖，湖上春來無限景**）《詞綜偶評・宋詞》：翛然自遠，不愧語帶煙霞之目。

《**酒泉子**》（**長憶孤山**）《詞苑萃編》卷四引陸雪窗：潘閬《憶孤山》詞，句法清古，語帶煙霞，近時罕及。

傳記

《**輿地紀勝**》**卷二錢易**《**潘閬墓誌**》　逍遙與道士馮德之居錢塘，約歸骨于天柱山。大中祥符二年爲泗州參軍，卒于官舍，德之遂囊其骨以歸吳中，葬于洞霄宮之右。

《**咸淳臨安志**》**卷六五**《**潘閬傳**》　潘閬字逍遙，嘗居錢塘，今城北潘閬巷是也（俗呼爲潘郎）。閬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太宗召對，賜進士第，將官使之，不就。王繼恩與之善，繼恩下獄，捕閬甚急，久之弗得。咸平初來京師，尹收繫之，眞宗釋其罪，以爲滁州參軍。後卒於泗上。初，閬在錢塘，與道士馮德之同處，約歸骨於天柱山，至是德之囊其骨以歸葬焉。錢易、張逵皆碣其墓。閬與王元之、孫何、柳開、魏野交好最密。集有祖無擇序。其載《歸錢塘》篇，有「漁浦風波急，龍山煙火微」之句，人謂不減劉長卿。又有《過華山》詩云：「高愛三峰插太虛，昂頭吟望倒騎驢。旁人大笑從他笑，終擬移家向此居。」好事者畫爲圖，故魏野贈詩云：「昔賢放志多狂怪，若比而今總未如。從

此華山圖籍上，又添潘閬倒騎驢。」世又有潘閬、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貌，國初舉子風人寶傳之。【略】崇寧間，武夷黃靜仕杭，得其詩餘《酒泉子》十首，鑱諸石，爲之跋云：「放眼湖山，隨意吟詠，詞翰飄然，非俗士所可仰。潘閬，謫仙人也。」

紀事

潘閬《闕下留別孫丁二學士歸舊山》 名利路萬轍，我來意如何。紅塵三尺深，中有是非波。波翻幾潛沒，來者猶更過。歸去感知淚，永灑青松柯。

又《寄陳希夷》 不信先生言，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閑愁。世態既如此，壯心應已休。求歸歸未得，吟上水邊樓。

又《書詩卷末》 一卷詩成二十年，晝曾忘食夜忘眠。莫言不及相如賦，誰敢高吟漢帝前。

《夢溪筆談》卷二五 潘閬字逍遙，咸平間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爲友，狂放不羈。嘗爲詩曰：「散拽禪師來蹴踘，亂拖遊女上鞦韆。」此其自序之實也。後坐盧多遜黨亡命，捕迹甚急，閬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遙，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爾口呶呶。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鎮長在，驅雷叱電，依前趕出這老怪。」後會赦，以四門助教召之。閬乃自歸，送信州安置。仍不懲艾，復爲《掃市舞詞》曰：「出砒霜，價錢可。贏得撥灰兼弄火，暢殺我。」以此爲士人不齒，放棄終身。

《湘山野錄》卷下 盧相多遜欲立秦邸，潘預其謀。【略】事敗，已環多遜宅，斯須將捕於閬。閬覺之，止奔其鄰曰：「吾謀逆事彰，吾若就誅，止一身，奈汝并鄰，皆知吾謀，編竄屠戮者不下數十人。今若匿得吾一身，則脫汝輩數家之禍。然萬無搜近之理，所謂弩下逃箭也。吾出門則擒之，汝輩自度宜如何？」其鄰無可奈何，遂藏於壁。少頃，捕者四集，至則失之矣，朝廷下諸路畫影以搜。獄既具，投多遜於崖。已而沸議漸息，閬服僧服髡鬚，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至秦亭，挈擔爲箍桶匠，投故人。阮思道爲秦理掾，陰識之，遂呼至庭，俾葺故桶。阮提錢三鍰，明示於閬，大擲於案，乘馬遂出。閬諭其意，提金直入

於室，因匿焉。既歸，責閽者曰：「案上三鍰及桶匠安在？」皆曰不知，遂痛杖閽者，令捕之。閽恨之，遍尋於市，數日不得其蹤。阮後徐諷秦帥曹武惠彬曰：「朝廷捕閬甚急，聞閬亦豪邁之士，竄伏既久，欲逭死地，稍裂網他逸，則何所不至。公，大臣也，可奏朝廷稍寬捕典，或聊以一小官召出，亦羈縻之一端也。」帥然之，遂削奏，太宗以四門助教召之，因遂出。

《呂氏雜記》卷下 魏野之門人潘閬欲往京師，其師止之，不聽，既至而後悔之，作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閑愁。」眞宗聞之不悅。他日，自華山東來，倒騎驢以行，曰：「我愛看華山。」其實不喜入京也。故當時有「潘閬倒騎驢」之語。

《澠水燕談錄》卷三 孫何、孫僅，學行文辭傾動場屋。何既爲狀元，王黃州覽僅文編，書其後曰【略】，後牓僅果爲第一。【略】潘逍遙亦有詩曰：「歸來遍檢登科記，未見連年放弟兄。」

《四朝聞見錄》甲集 潘閬居錢塘，今太學前有潘閬巷（俗呼爲潘郎）。【略】先是，盧多遜與潘善，故有四門之命。多遜譖趙普不行，普相，多遜罷，故閬終不免。嘉定間，臨安守建先賢祠於西湖，欲祀閬於列，有風不宜預者，遂黜閬。事見《祠記》（進德行而退文藝，先節義而後功名）。

《澗泉日記》卷中 潘閬累試不捷，太宗登極，以龍蛇皆變，惟己轗軻，乃興歸隱之志，高放之情，吟詩寄陳希夷先生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略】既達宸聽，懼其言如訕上，乃逃于江表，數載後入靈隱山。

《南濠詩話》 潘逍遙寓居錢唐，嘗一至陝觀華山，留題云：「高愛三峰插太虛，昂頭吟望倒騎驢。」傍人大笑從他笑，終擬全家向上居。」時魏野仲先居陝，有《贈逍遙》詩云：「從此華山圖籍上，更添潘閬倒騎驢。」二公之高致可想也。

著錄

黃靜《潘閬酒泉子跋》 閬雖寓錢塘，而篇章靡存，《酒泉子》十首，乃得之蜀人，其石本今在彭之使廳。予適爲西湖吏，宜鑱諸石，庶共其傳。崇寧五年重午，武夷黃靜記。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潘逍遙詩》三卷。【略】集有祖無擇序，錢易、張逵皆碣其墓，附於集後。

陸子遹《刊潘閬酒泉子跋》　謹刻梓於（嚴州）郡齋，以與有志斯道者共之。紹定之元冬十一月辛未，山陰陸子遹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潘逍遙集》一卷，四門助教廣陵潘閬逍遙撰。【略】又有嚴陵刻本同，但少卷末三首。

《景定嚴州續志》卷四　《逍遙詩》。

《咸淳臨安志》卷六五《潘閬傳》　有《逍遙集》行於世。

《文獻通考》卷二四四　《潘逍遙詩》三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潘閬詩》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潘逍遙詩》，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潘逍遙詩》一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潘閬集》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逍遙集》一卷，永樂大典本，宋潘閬撰。【略】《讀書志》載《逍遙詩》三卷。《宋史·藝文志》則作《潘閬集》一卷。原本久佚，未詳孰是。今考《永樂大典》所載，裒而錄之，編爲一卷，而逸篇遺句載在他書者，亦併採輯，以補其闕。雖不能如晁氏著錄之數，而較《宋志》所載，則約略得其八九矣。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逍遙集》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逍遙詞》一卷，精鈔本，何夢華藏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逍遙集》一卷，宋潘閬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知不足齋刊本。

又《續錄》　宋紹興本。嚴陵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逍遙集》一卷，宋潘閬撰。近代鈔本。有朱筆校，云據方濬頤本。

《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一　案《書錄解題》所著錄之《潘逍遙集》，亦只一卷，與《宋志》合，不應晁氏所得者獨多至兩倍。頗疑此兩本祇是卷數之不同，其詩未必有所增損也。

《江蘇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　《逍遙集》一卷，宋大名潘閬，鈔本，有「元和馬紹基香谷藏書」、「馬紹基印」、「香谷」三印，丁書。　又一部，同上，乾隆刊本。

藝文

王禹偁《寄潘處士》　賣藥先生白布衣，書來方信在京師。減君爐裏燒丹術，助我山中買酒資（處士自京寄白銀相贈）。閑似野雲終不仕，閉如籠鶴已多時。飄飄又去黃河北，更負中條幾首詩。

又《寄潘閬處士》　爛醉狂歌出上都，秋風時節憶鱸魚。江城賣藥長將鶴，古寺看碑不下驢。一片野心雲出岫，幾莖吟髮雪侵梳。算應冷笑文場客，歲歲求人薦子虛。

魏野《聞潘閬新授滁州散參因以寄賀》　江鄉去想勝還鄉，官職尋常事不常。會得聖君無別意，只應圖繼賈司倉。

雜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潘閬字逍遙，大名人。【略】王繼恩與之善。繼恩下獄，捕閬甚急，久之弗得。咸平初，來京師，尹收繫之。【略】小說中謂閬坐盧多遜黨，嘗追捕，非也。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　信州道旁有泉一泓，甚清，溉田極廣。舊有詩牌云：「炎炎亭午暑如焚【略】。」潘逍遙詩也，而集乃不收。徐斯遠傳載其《牡丹》一絕，而逸此詩。徐家於信，豈未之見耶？

況周頤《逍遙詞跋》　《古今詞話》：潘逍遙自制《憶餘杭詞》三首。其詞曰：「長憶西湖湖水上」，又「長憶孤山山影獨」，又「長憶西湖添碧溜」云云。舊刻或云「虞美人」，或云「酒泉子」，皆誤。更有失去「山影獨」、「添碧溜」字者，不成詞矣。按《詞話》所載，即卷中第四、五、六三闋，每起疊入三字，似屬杜撰。何謂失去不成詞耶？其七闋，考明以來詞選、詞話，并未載，沈氏殆未見耳。

曾致堯

論述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管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困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余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核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謹序。

曾紆《江樓記》 吾太傅公以儒學入事太宗，文章高天下，而議論堅正，皆驚人語，而出處之際，又挺然不屈。百餘年間，學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凜然如生，故片言遺墨，得者皆秘藏之，以爲傳世之寶，茲樓之名以是而著。

傳記

歐陽修《曾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及第，爲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祕書丞，爲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爲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事卒不行。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爲寬簡。歲終，其課爲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交結權貴，恃其聲勢，號爲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夫敢以法加諸豪，乃彊吏之所能爾。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爲法之本意，而人之難也。故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略】眞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爲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於家。其副潘惟吉敎公上言「渡吉柏江舟破亡之」以自解。公曰：「爲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爲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吉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眞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略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眞宗難其言，爲詔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而已。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效，不敢受賜。」由是

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爲戶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悞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污我，家人如其言。【略】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池鄉之源頭。慶曆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來請曰：「願有述。」遂爲之述，曰：【略】公當太宗、眞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於外。然在外所言，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有若蓍龜。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王安石《曾公墓誌銘》（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八《曾致堯傳》（存目）

《宋史》卷四四一《曾致堯傳》（存目）

著錄

王安石《曾公墓誌銘》 所著《仙凫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僊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

《東都事略》卷四八《曾致堯傳》 致堯性剛率，喜言事，前後屢上章疏，詞多激訐。好纂錄，所著有《仙凫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西陲要記》十卷，《爲臣要記》十五篇。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曾致堯集》十卷。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曾致堯《廣中台記》八十卷，又《綠珠傳》一卷。

又卷四四一《曾致堯傳》 致堯頗好纂錄，所著有《仙凫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三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一十五篇。

郭震

論述

蘇軾《記郭震詩》 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期年，其言乃效。震竟不仕。介爲陝西一幕官而死。畋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卧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哉！」雖平生談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而不亂也。

紀事

《詩話總龜》前集卷二一引《青瑣後集》 郭希聲《紙窗》詩曰：「偏宜酥壁稱閒情，白似溪雲薄似冰。不是野人嫌月色，免教風弄讀書聲。」《聞蛩》詩曰：「愁殺離家未達人，一聲聲到枕前聞。苦吟莫入朱門裏，滿耳笙歌不聽君。」

《唐詩紀事》卷五〇 （段）文昌，字墨卿，有別業在廣都縣之南龍華山，

嘗杜門力學於此，俗謂之段公讀書臺。【略】郭震亦有《題龍華山》詩曰：「昔年曾到此山回，百鳥聲中酒一盃。最好寺邊開眼處，段文昌有讀書臺。」（出《古今詩話》）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漁舟集》五卷，處士成都郭震希聲撰。自稱汾陽山人。李畋爲作集序。

《文獻通考》卷四四　《漁舟集》一卷。

《宋詩紀事》卷五　郭震字希聲，成都人，有《漁舟集》。

李虛己

論述

綜論

《老學庵筆記》卷五　李虛己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致堯倡酬。曾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己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李虛己》　談經御座富多聞，茗果頒嘗目朱經。老去漸能精格律，浮聲切響悟休文。

楊浚《論次閩詩・李虛己》　詩家機括手親開，切響浮聲有別才。能向九天作欬唾，探驪已得頷珠來。

分論

《建茶呈使君學士》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八方回評：八句佳，三四「崑體」也。凡「崑體」，必于一物之上入故事、人名、年代，及金、玉、錦、繡等以實之。紀昀評：清妥而太淺薄。玩第三句，未知作詩時果有梁苑否？若泛用則不妥。

《次韻和內翰楊大年見寄》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三、四頌楊文公所作如「琛珠」、「織錦」。五、六言翰苑景物。又謂夢中親炙，承神仙丹點化之力，酷有「崑體」。紀昀評：「崑體」之堆垛無致者。馮舒評：總之呆。馮班評：「崑體」。

《次韻和汝南秀才遊淨土見寄》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三、四甚佳。虛己官至工侍。初與曾致堯倡和，致堯謂「子之詩工矣，而其音猶啞」，虛己惘然，退而精思，得沈休文浮聲切響之說，遂再綴數篇示曾，曾乃駭然歎曰：「得之矣。」予謂此數語，詩家大機括也。工而啞，不如不必工而響。潘邠老以句中眼爲響字，呂居仁又有字字響、句句響之說，朱熹又以二人晚年詩不皆響責備焉。學者當先去其啞可也。亦在乎抑揚頓挫之間，以意爲脈，以格爲骨，以字爲眼，則盡之。馮舒評：骨豈在「格」？查慎行評：啞響之義，多讀多做自知之。然亦有號稱爲詩家而終身不悟者，細靜工夫未講耳。學者深宜體會。又方君云：「以意爲脈，以格爲骨，以字爲眼，則盡之。」作詩奧竅，無出此矣。休文之說猶止皮毛。紀昀評：虛谷云「三四甚佳」，連起二句觀之，乃佳。虛谷云：「不如不必工而響。」此語主持太過。虛谷主響之說，未嘗不是，然究是末路工夫。醞釀深厚，而性情眞至，興象玲瓏，則自然湧出，有不求響而自響者。又有誦之琅琅，而味之了無餘致。如嘉、隆「七子」之學盛唐，其病更甚于不響，亦不可不知。

傳記

《宋史》卷三〇〇《李虛己傳》　李虛己字公受，五世祖盈自光州從王潮

徙閩，遂家建安。【略】中進士第，歷沈丘縣尉，知城固縣，改大理評事，累遷殿中丞，提舉淮南茶場。召知榮州，未行，改遂州。【略】再遷尚書屯田員外郎。以便親，請通判洪州【略】。虛己爲侍御史，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徙淮南轉運副使，累遷兵部郎中，爲龍圖閣待制，歷判大理寺。久之，求補外，眞宗稱其儒雅循謹，特遷右諫議大夫。數月，出知河南府。召權御史中丞。未幾，以疾辭，進給事中、知洪州。遷尚書工部侍郎，徙池州。求分司南京，卒。【略】虛己喜爲詩，數與同年進士曾致堯及其壻晏殊唱和。初，致堯謂曰：「子之詞詩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己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有《雅正集》十卷。

張　肅

晁補之《張穆之觸鱗集序》　金鄉故隸兗，兗，魯地，吾里，而故張公蓋金鄉人。公以太平興國三年起家進士甲科，大理評事、通判普州。蓋太祖皇帝初拔魯羣士之一人也。始補之爲兒，從先君學。先君多爲補之言故里中前輩賢士長者，初聞公名，徒竦然佩先君訓，慕先進而已矣。宦學不試，白首來歸，乃始與公之曾孫大方游。【略】然去公百年，所傳聞未足以知公盡。一日大方出公遺藁，曰《觸鱗集》，蓋公爲太宗御史時所上疏議，而「觸鱗」，公所自名也。三復彌月，凜乎直諒多聞之益，如藥石，如穀米，非無用而設者。其多至數十章，皆深切當世之務，不可以盡舉，始恨公不究其用云。至其他詩文，皆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復，武夫粗鄙、田野朴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問，見於酬唱者，翰林王黃州元之爲多。【略】黃州於一時流輩少許可，獨畏公，尚以爲不可及也，則公之爲人可知已。補之既以《觸鱗集》歸大方，大方再拜，求爲集序。補之以言爲戒久，雖諾其請，未作也。而大方踰年踵門請不衰，至載石戶外，因甥張宗奭以言，幸有間必書。補之平生戲笑爲文字且不吝，固吝於吾里中賢士長者，以孤大方好善追遠踰年之誠心，豈先君所以教哉？故不辭而終序之。公諱肅，字穆之。自御史爲尚書郎、知蔡州，耻言不用，未四十解紱而去。其世家、行事本末與諸子茂良，具於前進士許齊所爲公墓表。齊亦文學知名，不妄推與。凡齊所錄，不復論，論其立身許國之大節，以遺大方，俾刻石藏諸家，以爲吾里不及見若人、傳聞而慕者之勸云。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張穆之《觸鱗集》，尚書郎、知蔡州張肅穆之撰。

夏侯嘉正

傳　記

《宋史》卷四四〇《夏侯嘉正傳》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有俊才。太平興國中，舉進士，歷官至著作佐郎。使于巴陵，爲《洞庭賦》曰【略】。徐鉉見之，曰：「是玄虛之流也。」人多傳寫。端拱初，太宗知其名，召試辭賦，擢爲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祕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侍玉輿。」上依韻和以賜之，有「狹劣終雖舉，通才列上居」之句，議者以爲誠嘉正之好進也。未幾被病，詔以爲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鬻得錢輦歸家，忽一緡自地起立，良久而仆，聞者異之。嘉正疾遂篤，月餘卒，年三十七。

紀　事

夏侯嘉正《洞庭賦》　楚之南有水曰洞庭，環帶五郡，淼不知其幾百里。臣乙酉夏使岳陽，抵湖上，思構賦。

《玉壺清話》卷七　夏侯嘉正，荆南人。劉童子者，幼瞽，善聲骨及命數，謂曰：「將來須及第，亦有清職，惟持聲貴，自餘俱弱。己俸外，別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後至正言、直館，充益王生辰使，得金幣，方輦歸私第，欲留之爲潤屋，忽一緡自地起立，久而後仆，遂感疾，月餘而卒。太宗上元御樓觀燈，

嘉正進十韻，末句云：「兩制誠堪美，青雲侍玉輿。」不懌，賜和以規之，有「薄德終慚舉，通才例上居」之句。喜丹竈，嘗曰：「使我乾得水銀半兩，知制誥一日，平生足矣。」二願俱不遂而卒。

《東軒筆錄》卷二 世言躁進者，有夏侯嘉正，以右拾遺爲館職。平生好燒銀而樂文字之職，嘗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然二事俱不諧而卒。

藝文

王禹偁《送夏侯正言襄陽迎親》 蘭省方讎乙夜書，襄陽迎侍暫脂車。揮毫偶未歸綸閣，衣錦何妨奉板輿。峴首碑前留馬足，鹿門山下宿僧居。漢皋遊女曾相識，應解鳴璫換佩魚。

又《送夏侯正言奉使江南》 百舌關關麥壠青，遠山迎馬翠如屏。禁中已誦相如賦，江外猶看使者星。衣拂茶煙尋水寺，枕欹梅雨泊沙汀。歸期莫過中秋節，侍宴甘泉月滿庭。

胡旦

論述

田錫《戶部員外郎充史館修撰胡旦可知制誥制》 敕：朕以王道致時雍，人文化天下。而訓誥之職，侍從之臣，必敷求其才，簡拔精選，俾朕約束語言，與三代同風。以爾具官胡旦，學識該通，筆力遒健，傑出多士，綽有大名。自中臺爲郎，史閣供職，得《春秋》之微旨，見褒貶之餘才。然未司吾言，寧滿爾志？是用升於清切之禁，觀其潤色之詞，無令元、白、常、楊，專美前代。勉修儒行，以答殊恩。

《太宗皇帝實錄》卷二七王祜《彈劾胡旦奏》 胡旦幸以常材，謬登上第，職在史氏，身列諫垣，而乃獻頌明廷，發泄私憤，謗讟聖代，指斥大臣。躁人詞多，前典尤戒，下流訕上，先儒所惡。宜加竄逐，以肅縉紳。

《宋大詔令集》卷二〇三《胡旦謫官制》 右補闕，直史館胡旦，猥以庸瑣，謬升科級，兼領太史，爲吾近臣。頃以江淮漕運，俾司其事，賞賜甚厚，恩獎備至。年少氣銳，所爲不法。朕思欲全度，盡與洗滌，俾領東海，欲其自新。而乃沉湎于酒，恣行鞭撲，妄奏部下吏課最，以圖僥倖，增置胥吏，侵用官錢。醜迹升聞，逮捕繫獄，證左已具，適會大赦。朕猶示含垢之道，未行黜幽之典，俾在禁掖，司吾策書。乃敢獻頌闕廷，毀讟公輔，詞意狂悖，莫甚于茲。人之無良，惟曰靡足，言之不善，雖遠必違。豈可置于周行，所宜投之四裔。尚通朝籍，俾錄方州。我非無恩，爾宜自省。可授殿中丞充商州團練副使，依分司官例支給半俸，仍不得簽署州事。

蔡襄《故秘書監胡旦特贈工部侍郎制》 具官某該貫百氏之言，而藻思雄贍。首中甲科，旋升禁掖，以材自名，聲蓋人上。秋逸之驥，蹇蹶中路，晚以病退，著書見世。

《澠水燕談錄》卷四 胡旦少有俊才，尚氣凌物。嘗語人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作宰相，乃虛生也。」隨計之秋，郡守坐中聞雁，賦詩曰：「明年春色裏，領取一行歸。」（詩）人皆壯其言。明年果魁天下。終以俊才忤物，不登顯位而卒。

又 胡旦文辭敏麗，見推一時。晚年病目，閉門閑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豬，史官以爲諱之即非實錄，書之即難爲辭，相與見旦。旦曰：「何不曰『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莫不歎服。

又卷一〇 胡祕監旦，學冠一時，而輕躁喜玩人。其在西掖也，嘗草《江仲甫升使額誥詞》云：「歸馬華山之陽，朕雖無愧；放牛桃林之野，汝實有功。」蓋江小字芒兒，俚語以牧童爲「芒兒」。胡又嘗行巨璫誥詞云：「以爾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諸豎切齒。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胡旦）爲人雋辨強敏，少有大志，力學以贍博聞。雍熙、淳化間奏御之文，爲時推賞。

《東都事略》卷三八《胡旦傳》 旦以文章名世，然晚節黷貨，干擾郡縣，持吏短長，時論薄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三　（胡）旦，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一人，恃才輕躁，累坐擯斥。晚尤黷貨，持吏短長，爲時論所薄。然其學亦博矣。

傳記

《**宋史**》卷四三二《**胡旦傳**》　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少有雋才，博學能文辭。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爲盜。」悉黥爲兵。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爲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盧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曰【略】。太宗覽其有「逆遜、姦普」之語，召宰相曰：「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略】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即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曰【略】。起爲左補闕，復直史館，遷修撰，預修國史，以尚書戶部員外郎知制誥，遷司封員外郎。有傭書人翟穎者，旦嘗與之善，因爲改姓名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上書詆時政，且自薦可爲大臣。又舉材任公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謂旦所爲。馬周坐流海島，旦亦貶坊州團練副使。坐擅離所部謁宋白于鄜州，既被劾，特釋之。徙絳州。稍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遷本曹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素善中官王繼恩，爲繼恩草制辭過美。繼恩敗，眞宗聞而惡之，貶安遠軍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咸平初，移通州團練副使，徙徐州，以祠部員外郎分司西京，又爲保信軍節度副使。久之，以司封員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改祠部郎中。服母喪既除，乃言父卒時嘗詔奪哀從事，請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秘書省少監致仕，居襄州。再遷祕書監，卒。旦喜讀書，既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几聽之不少輟。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論》、《唐乘》、《家傳》三百餘卷。斲大硯，方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硯。晚尤黷貨，干擾州縣，持吏短長，爲時論所薄。既死，子孫貧甚，寓柩民間。皇祐末，知襄州王田爲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葬。

《**東都事略**》卷三八《**胡旦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胡旦《**與田錫書**》　僕與足下別亦已久矣。惟明月相共，清風尚遙，芳春素秋，頻隔嘉會。想計學吞雲夢，才高泰山，日隆王霸之圖，時積經綸之業，將期大變，塞吾與天下之望也。近者拾遺拜官，小子躬賀，喜沃未已，吾子可知。又論將來舉公之傑技者，屈指算數，中無幾人。有宋元瑜、李度，二后之弟也，趙昌言名聞京師，其餘勢家僅數十輩。惟何士宗卓然獨立，有不憤之色，願與（僅）（僕）同羣，爲之力戰。【略】請速來，三月盡約爲夏課，三人同志，以振吾道。將橫擺筆陳，銛淬辭鋒，張雄文以遏其勢，鼓大名以挫其氣。吾子擊其前，何公刺其後，僕則左掎右角。彼入我出，拔旗挾輔，斬將折馘，英聲一振，京師動搖。爲此之計，不亦大乎。願足下速與謀焉。夫敵人者不先扼其亢，撫其背，刺虎者不先斷其爪，滅其牙，則彼不可得也。惟足下詳之。

《**湘山野錄**》卷上　（夏英公）鎮襄陽時，胡秘監旦喪明居襄，性多猖躁，譏毀郡政。英公昔嘗師焉，及貴達，尚以青衿待之，而不免時一造焉。一日，謂公曰：「讀書乎？」曰：「郡事鮮暇，但時得意則爲絕句。」胡曰：「試誦之。」公曰：「近有《燕雀》詩，云：『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無金彈，任爾啾啾到日斜。』」胡頗覺，因少戢。

《**玉壺清話**》卷三　柳仲塗開知潤州，胡旦秘監爲淮漕，二人者俱喜以名驚於時。旦造《漢春秋編年》，立五始、先經、後經、發明凡例之類，切侔聖作。書甫畢，邀開於金山觀之，頗以述作自矜。開從其招而赴焉。方拂案開編，未暇展閱，開拔劍叱之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略】爾何輩，輒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編首。今日聊贈一劍，以爲後世狂斐之戒。」語訖，勇逐之。旦闊步攝衣，急投舊艦，鋒幾及身，賴舟人擁入，參差不免。猶斫數劍於舷，聊以快憤。

石介《**祥符詔書記**》　楊（億）亦學問通博，筆力宏壯，文字所出，後生莫

不愛之。然破碎大道，雕刻元質，非化成之文，而古風遂變。時執政馮文懿與二三朝士竊病之。又黃州、漢公皆已死，他人柔弱，無以摧楊雄鋩。惟胡大監繼周在，且以罪廢，屏居廬江。乃相與延譽，徐言於上，乞召知制誥，以拉楊之虎牙。繼周既至，眞宗命上殿，賜座，從容延問曰：「知卿雖謫官，猶不廢學，今復用卿知制誥。」繼周以久去班行，朝禮多廢，即拜謝於殿上，眞宗亦不之罪。繼周既退，直趨舍人院，箕倨坐廳上，睥睨言曰：「適來見上，上金口命胡旦復知制誥。胡旦老矣，豈能重入此小兒隊裏，知得他制誥？」矜傲輕忽，旁若無人。眞宗以繼周素無行，尚疑之，潛令小黃門一人隨其後觀之，黃門盡以告。明旦，眞宗見文懿，具道其事，乃曰：「胡旦終未可用。觀其言，朕亦似被輕。」文懿以繼周自爲之，亦無如之何，繼周但得通判襄州去。

作品本事

《東軒筆錄》卷一五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其狀鯨之大曰：「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內，其樂也洩洩。」又曰：「雙鬚竿直，兩目星溢。」楊孜覽而笑曰：「舟人魚腹，恨何小也！」

《宋稗類鈔》卷三 李文靖公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鎭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己。胡祕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知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歷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失酒爲少監，辛參政非材謝病，優拜尙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愀然不樂，命小吏封置篋中曰：「吾豈眞有優於是者？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終爲相，旦不復用。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胡周父文集》十卷。

《東都事略》卷三八《胡旦傳》 嘗上所著《漢春秋》七十卷，又著《五代史略》四十三卷，《將帥要略》五十三卷，《演聖通論》七十三卷，《唐乘》七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胡旦集》十六卷。

王操

論述

《上李相公》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陳後山云：「歐陽公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眞用藁草之理。」按，此詩乃太宗朝王操投贈李昉相國詩，不若印粲《與徐翰林》詩云：「諫書未上先焚草，御筆曾傳立制麻。」粲五代人。然予見《雅言系述》載操詩，乃詔草，非「諫」字。 《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詩話或以「詔草」爲病，爲無攜草以朝天子者。予謂不然，凡詔雖寫眞本，豈不以草本袖而同行乎？又或有以草本密進者，此無害也。 馮班評：「詔草」、「宮花」正好對，嫌者固腐，而辯者亦呆也。 紀昀評：應酬詩之秀雅者，惟起二句俗耳。 《載酒園詩話・王操》：王操《上李昉》詩，昔人譏其「諫草朝天」，余不謂然，嫌其太袍笏氣耳。然至「倚檻白雲供醉望，搘筇黃葉落吟身」，固有清韻。

《洛陽春》 《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此乃宋有天下始盛將泰之日也。 紀昀評：「異莫裁」三字不妥，餘俱遒警。 許印芳評：次句「就」字、「似」字皆稚氣，七句「花」字與四句複，「暮」字亦湊。愚皆改之，首句改爲「帝里山河錦繡堆」，次句改爲「年中春色最先來」，七句改爲「客心只恐芳菲歇」，而通體俱遒警矣。

《村家》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宋初諸人詩皆有晚唐風味。此江南王操處士，太宗時授官，仕至殿中丞。中四句有意味。 紀昀評：惟第二句嫌落「武功派」，餘皆閒雅，但氣味薄耳。

《塞上》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〇方回評：亦可與晚唐諸人爭先。 紀昀評：晚唐中之矯矯者。 第四句故爲奇語，警絕。五句言中土爲「絕域」，倒其文耳。 馮舒評：頷聯唐句。 馮班評：似唐人。 許印芳評：五句究竟

不穩，倒裝句之難在此。

《遊邊上》《瀛奎律髓彙評》卷三〇方回評：王操，江南人。三、四絕佳，尾句眞如畫也。馮班評：好。紀昀評：三、四亦武功小樣範，結自有致。

《并州道中》《瀛奎律髓彙評》卷三〇方回評：操詩如此精妙，不減賈島。紀昀評：以此爲精妙，可云無復是非。島詩之極不佳者，猶勝于此。俚甚。馮班評：妙，全似唐人。長江寒峭。正美可嗣張文昌。

紀事

《詩話總龜》卷一一引《雅言系述》王操字正美，江左人，太平興國上《南郊賦》，授太子洗馬。奉使隴右，至石濠驛，作《黃葵》詩於壁云：「昔年南國看黃葵，雲鬢金釵向後垂【略】。」李相國昉自延安入覲，見詩愛之。後贈相國云：「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贈劉將軍》云：「三十懸鉤事聖朝，功名常愛霍嫖姚【略】。」《寒食》云：「馬搖金勒嘶村墅，人搶花球落野田。」《夜宴》云：「彩牋分卷碧雲薄，臘燭對燒紅淚乾。」

《歷代吟譜》王操謁宋國老，獻詩，送數百縑，于鍾陵飲酒，數日而盡。醉中掛帆數百里，至落星灣，半醉醒，煙雨中登水心寺，題詩於壁。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王操詩》一卷。

盧稹

《宋史》卷四四一《盧稹傳》盧稹字叔微，杭州人。幼穎悟，七歲能詩，十二學屬文。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周易》、《孟子》。端拱初，游京師，時徐（絃）〔鉉〕以宿儒爲士子所宗，覽稹文甚奇之，爲延譽於朝。是年登進士第，調補眞定束鹿主簿。至府，值契丹圍城，未及赴官，卒，年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聖書》數十篇。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盧稹《曲肱集》六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盧稹《曲肱編》六卷。

謝炎

《宋史》卷四四一《謝炎傳》謝炎字化南，蘇州嘉興人。父崇禮，泰寧軍掌書記。炎慕韓、柳爲文，與盧稹齊名，時謂之「盧、謝」。稹選儒，炎勁急，反相厚善。端拱初，舉進士，調補昭應主簿，徙伊闕，連知華容、公安二縣。卒，年三十四。有集二十卷。

和蒙

《宋史》卷四三九《和蒙傳》蒙字顯仁，凝第四子也。生五六歲，凝教之誦古詩賦，一歷輒不忘。試令詠物，爲四句詩，頗有思致。凝歎賞而奇之，語峴曰：「此兒他日必以文章顯，吾老矣不見，汝曹善保護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釋褐霍丘主簿。雍熙初，知崇仁縣，就拜大理評事。江南轉運楊緘以其材幹奏，移知南昌縣。代還，刑部取爲詳覆官，遷光祿寺丞。先是，凝嘗取古今史傳聽訟斷獄、辨雪寃枉等事著爲《疑獄集》，蒙因增益事類，分爲三卷，表上之。俄獻所著文賦五十軸，召試中書，擢爲太子中允。先是，馮起撰《御前登第三牓碑》以獻，上甚稱奬，命直使館。淳化初，蒙又撰《七牓題名記》，并補注《凝所撰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獻，遂以本官直集賢院。中謝日，賜緋魚。三年春，獻《觀燈賦》，詔付史館，遷右正言。是歲，太宗親試貢士，蒙預考校，作歌以獻。上對宰相稱賞之，召問年幾何。時摹印《儒行篇》，以賜新及第人及三

館、臺省官，皆上表稱謝。上時御便坐，出表以示宰相，而幪與張洎尤稱上旨，因謂李昉曰：「幪，宰相子，勤學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幪者不可多得也。」遂以本官知制誥。不踰年，加水部員外郎，知理檢院。至道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銓。是秋，晨起將朝，風眩暴作而卒，年四十五。上聞之驚歎，遣中使就家問疾狀，并恤其孤，賵賻加等。長子珙纔十歲，即授大理評事，次子璥，補太廟齋郎。幪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雖幼能屬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誥之體。上以其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幪眸子眊眊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命遂寢。

和幪《疑獄集序》 先相國魯公，嘗採自古以來有爭訟難究、精察得情者，著《疑獄集》二卷，留于篋笥。小子幪得遺編而諷讀，認先訓之丁寧，蓋將以用悟後人，流傳永世。足使愚夫增智，聽訟而不敢因循，酷吏斂威，決獄而皆思平允。助國家之政理，爲卿士之指南。仁人之言，其利甚博，況當聖世，詎可平沉？幪伏自天闕策名，宦塗結綬，三任親民于劇邑，二年作吏于秋曹。每窮鬥訟之源，益慕精詳之理。因敢討尋載籍，附續家編，期滿百條，勒成四軸。上二卷先相國編纂，下二卷小子幪附續。父作子述，誠有愧于下才；刑清獄平，冀少裨于大化。

晁迥

論述

綜論

《昭德新編》卷下《醒默居士歌》 白氏先生躭醉吟，銜杯灑翰恣歡心。樽空才盡若爲計，釋悶遣懷功未深。愚稱居士名醒默，淸思忘言求妙德。習此功成道更高，不到詩魔兼酒惑。

《法藏碎金錄》卷一 予常愛白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胸中。

又卷五 予觀白氏詩，凡有愜心之理者，每好依據而沿革之，往往得新意以自規耳。

李遵勗《昭德新編序》 予嘗歷覽古賢風烈，子劉子有云：「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耳。繇是置几案者，皆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多赤髭白足之侶。深入知地，淨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予服勤斯言，景行先哲，而能和長者之論，蹈高世之行者，則見之于故太子太傅文元晁公。一日具手疏，談向來道義，繼以所著《昭德新編》三策相示，且曰：「非尙辭華，多存勸戒，止述大意，勿用虛飾。自爲冠引，申明篇旨，俾之別叙芳矱，用施華槧。」嘉故人之雅意，遭仍歲之多疾。文方嗟于將落，公倏悲于先露。追惟疇昔，泫然流涕。今里中多暇，一發珍蘊，復雪塵慮，翫繹辭理，有如子劉子焉。近之者，則薰服乎椒蘭之媚，法之者，則性靜乎龍鯢之淵。將廣布傳，諒資探擷，思其人不可得而見矣。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晁文元《道院別集》十五卷【略】。《國史》云：公樂易淳固，守道甚篤，雖貴勢無所摧屈。【略】楊億謂其所作書命，得代言之體。李獻臣亦言公服膺墳典，耆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說。疑文滯義，須質正而後已。文章典贍，書法端楷，時輩推重。自唐以來，世掌誥命者，惟楊於陵及見其子，而晁氏繼之。延譽後進，其門人如宋宣獻、晏元獻、李邯鄲，皆爲世顯人。

劉克莊《江西詩派序》 文元公事章聖皇帝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宋宣獻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晁氏繼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七 《昭德新編》三卷【略】。宋初承唐俗，士大夫多究心於內典，故迥著書，大旨雖主於勉人爲善，而不免兼入於釋氏。

又卷一四五 《法藏碎金錄》十卷【略】。迥受學於王禹偁，以文章典贍擅名，而性耽禪悅，喜究心於內典。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晁迥》 留臺長嘯倒淸樽，濮水芳濃坐好軒。我羨古人眞闊達，一詩換得潞公園。

分論

《七審》《墨莊漫錄》卷四：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嘗作《七審》：「於四威儀中，嘗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道力淺深，自審方知：一、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愼密否？五、一切黑白咸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顚倒否？七、方寸之間得恬愉否？」予讀公所作內典諸書，得此若有所省，嘗書諸座右，以警昏憒。

《新新理說》《昭德新編》卷上《新新理說序》：愚以引年退居，杜門佚老。日開書帙，甘味道腴，觸緒油然，發爲辭句。雖涉眞性之外事，斯蓋宿習之勝緣。乘興而書，興盡而止。潦倒疏闊，不切才情，銳思鈎深，時得新意。意之所立，獨謂當然。大率已心多以道勝爲主，今復就而詳擇，取其不甚駭衆者，雜而錄之。凡一百六十七條，目之曰《新新理說》云爾。

《送劉綜學士出鎭并門》《玉壺清話》卷一：樞密直學士劉綜出鎭幷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行，因進呈。眞宗深究詩雅，時方競務西崑體，磔裂雕篆，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止得八聯。晁迥云：「夙駕都門曉，微涼苑樹秋。」

《晚年勤道自修》《法藏碎金錄》卷一：予嘗有《晚年勤道自修》詩云：「老來何故惜分陰，如月明虧魄漸侵。進道不惶求廣智，隨時隨處且冥心。」因思自說「冥心」二字，蓋言四威儀中不拘閑忙，每遇意到，即時隨分檢情攝念是也。【略】大約「冥心」二字，謂以其心向晦宴息，善入無爲潛伏妙道之理也。

《心禱六符》《法藏碎金錄》卷三：予嘗作《心禱六符》詩云：「恬知端潔及虛明，六妙均融道法成。原考此祥皆密契，不求知己浪傳名。」今復追解其意，意欲己心恬靜和暢，端眞潔淸，虛白明了，妙妙相應，若得心之體用。如此畢備，不必廣求禪學之法，亦不求衆人知己也。

《詠芭蕉》《法藏碎金錄》卷四：往年自作《芭蕉》詩句云：「葉外應無葉，心中更有心。」蓋言草木之葉，無有長大於芭蕉葉者，故言「葉外應無葉」。而又抽心，其葉漸展，復有葉從中而出，故言「心中更有心」。芭蕉葉展，重重盡非堅實，世人心生，念念悉爲虛幻。予以身心對比，豈不一一理俱然。《風月堂詩話》卷上：草木之葉大者，莫大於芭蕉。晁文元《詠芭蕉》詩云：「葉外更無葉。」非獨善狀芭蕉，而對之曰：「心中別有心。」其體物亦無遺矣。

《擬白樂天詩》一《法藏碎金錄》卷四：白傅有詩云：「攝動是禪禪是功，不禪不動即如如。」此言定體之深者也。予擬之別作二句云：「破暗用明明是用，非明非暗即惺惺。」此言慧用之深者也。

又二《法藏碎金錄》卷五：白氏詩中有題目云《遣懷》，其詩七言四韻，予今擬其語句，聊加變易，入於別韻。前四句依舊意，述時景之迅遷；後四句立新意，述世態之不一，而終篇亦斷之以不驚也。白氏詩云：「羲和走馭趁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略】」予擬之而作詩云：「羲和走馭趁年華，不許人間歲月賒。【略】」

又三《法藏碎金錄》卷七：白樂天有詩句云：「恬然不動處，虛白在胸中。」予因擬之，別作二句云：「昭然不昧處，靈照在胸中。」白公之詩言定也，予之詩言慧也。

又四《法藏碎金錄》卷七：白樂天有詩云：「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予因擬之，別作二句云：「已共身心要約定，險艱情僞不傷嗟。」白公所云，知天均不定之大常也；予之所云，知世緣本妄之大常也。

又五《法藏碎金錄》卷八：白公有詩句云：「澄江深淺好，最愛夕陽時。」予自有所得，因而擬之別爲二句云：「耳音淸亮好，最愛夢醒時。」事雖不同，而句相類也。

又六《法藏碎金錄》卷八：白樂天有詩云：「沈憂竟何益，只自勞懷抱。不如放身心，冥然任天造。」予因擬之別爲四句以相對曰：「多圖果何益，只自勞奔競。不如收身心，凝然成靜定。」一放一收，各有歸趣。

《擬杜牧和州絕句》《法藏碎金錄》卷七：予覽杜牧詩《和州絕句》云：「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邊六問津。歷陽前事知虛實，高位紛紛見陷人。」予因別作一句偏對末句，所得者三。其一云「妄緣擾擾知縈己」。又云「宴居寂寂堪修道」。又一云「明心了了思超世」。夫如是，則老生之志非昏亂也。

《擬前賢詩》《法藏碎金錄》卷八：餘生幾何，前賢有詩句云：「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因而擬之，別作二句以自規云：「可能宴坐即宴坐，待全靜無全靜時。」

《耄智餘書》《梅磵詩話》卷上：晁文元《耄智餘書》云：「新鮮膾一筯，淸醇酒一杯。晉室惟張翰，當時得意來。」陳燦山琰《題二陸祠》云：「塵暗香

殘二陸祠，可憐詞藻妙當時。聯鑣入洛成何事，一段淒涼鶴不知。」合二詩而觀，則張、陸禍福之幾，在知與不知耳。

傳記

《宋史》卷三〇五《晁迥傳》 晁迥字明遠，世爲澶州清豐人，自其父佺，始徙家彭門。迥舉進士，爲大理評事，歷知岳州錄事參軍，改將作監丞，稍遷殿中丞。坐失入囚死罪，奪二官。復將作丞，監徐、婺二州稅，遷太常丞。眞宗即位，用宰相呂端、參知政事李沆薦，擢右正言、直史館。獻《咸平新書》五十篇，又獻《理樞》一篇。召試，除右司諫、知制誥，判尚書刑部。帝北征，雍王元份留守京師，加右諫議大夫，爲判官，進翰林學士。未幾，知審官院，爲明德、章穆二園陵禮儀使，同修國史。知大中祥符元年貢舉。封泰山，祀汾陰，同太常詳定儀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使契丹，還，奏《北庭記》，加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獻《玉清昭應宮頌》，其子宗操繼上《景靈宮慶成歌》。帝曰：「迥父子同獻歌頌，搢紳間美事也。」史成，擢刑部侍郎，進承旨。時朝廷方修禮文之事，詔令多出迥手。嘗夜召對，帝令內侍持燭送歸院。方盛暑，爲蠲宿直，令三五日一至院，迥辭以非故事，乃聽俟秋還直。遷兵部侍郎，請分司西京，特拜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賜一子官河南，以就養。仁宗即位，遷禮部尚書。居臺六年，累章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給全奉，歲時賜賚如學士。天聖中，迥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樓，免舞蹈。子宗愨爲知制誥，侍從同預宴。迥坐御史中丞之南，與宰臣同賜御飛白大字。既罷，所以寵賚者甚厚，進太子少傅。後復召對延和殿，帝訪以《洪範》雨暘之應。對曰：「比年災變荐臻，此天所以警陛下。願陛下修飭王事，以當天心，庶幾轉亂而爲祥也。」既而獻《斧扆》、《愼刑箴》、《大順》、《審刑》、《無盡燈頌》，凡五篇。及感疾，絕人事，屏醫藥，具冠服而卒，年八十四。罷朝一日，贈太子太保，謚文元。迥善吐納養生之術，通釋老書，以經傳傳致，爲一家之說。性樂易寬簡，服道履正，雖貴勢無所屈，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眞宗數稱其好學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無過褒，得代言之體。喜質正經史疑義，摽括字類。有以術命語迥，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

《東都事略》卷四六《晁迥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晁迥《昭德新編序》 自筮仕即致仕越四紀，自未冠及大耋越五紀，而閒居已久，年踰八旬。從昔至今，苟未有故，未始一日廢觀書弄翰之學，絕無餘好，性自然也。第寒迹孤進，稟賦愚直，猥以薄藝，幸會清世，策名委質，自結明主，綿歷兩制，逮事三朝，進退以禮，榮願滿足。揣循愧惕，久於尸素，無功以利國，無德以惠人，深思立言，庶幾補過。

作品本事

《法藏碎金錄》卷三 白氏有詩句云：「夢中說夢兩重虛。」今略就改，別作上句云：「影外影爲三等妄，夢中夢是兩重虛。」白氏又有詩云：「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予又擬之，別作兩句云：「三台八座九品官，名目不同而已矣。」

又卷四 龐居士詩云：「世人重珍寶，我貴刹那靜。【略】」予因擬之成四句云：「人愛貴而富，我愛白而虛。富貴榮辱會，虛白吉祥居。」

又 白樂天有詩，其末句云：「窮通不由己，歡戚不由天。【略】」予因擬之別作八句云：「求位不由己，求道不由天。【略】」又擬之別作八句云：「順逆不由己，喜怒不由他。【略】」

又 吾觀世人擾擾營爲，不出循環之趣；冉冉遷謝，皆歸入暗之塗。因而作偈嘆佛曰：「起滅心不停，生化形無數。奇哉大丈夫，自在空中住。」

又 白樂天有詩云：「是非都付夢，語默不妨禪。」予因擬之，稍加增易，別爲七字句云：「色空辨相何妨道，語默由心不礙禪。」

又卷五 天聖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夜，予於夢中琢磨律詩對屬，蓋以宿好該涉而然也。偶成七言兩句云：「芃芃麥壠驚雷起，灼灼桃園舞蝶來。」既寤尋思，獨斷其理。夫如是雕章鏤句，緣情合意，猶能入夢而常存，則知其妙道天機，貫心達性，固當經劫而無失。因之竊喜，必續勝緣。

又卷六 白氏集中有詩題云《期李二十文略王十八質夫不至獨宿仙游寺》，其詩云：「文略已從牽吏役，質夫何故戀囂塵。始知解愛山中宿，千萬人中無一人。」予詳詩意，此猶言外境之清勝者，而更有內境之清勝者。用而擬之，別爲四句，詩云：「角勝勞生不足云，濫傳僧語亦非眞。始知解愛禪中樂，萬萬人中無一人。」

又 白樂天有詩云：「心不擇時適，足不擇地安。窮通與遠近，一貫無兩端。」予愛其語，因而擬之，別爲四句以述己意云：「心不擇時息，書不擇時觀。達理意無礙，豁如天地寬。」

又 白氏集中有詩題云《題贈定光上人》，其詩云：「二十身出家，四十心離塵。【略】」予愛此詩，因而別作七言八句述己意云：「孟子四十心不動，定光四十心離塵。【略】」

又 白樂天詩云：「昨日制書臨郡縣，不該愚谷醉鄉人。」予謂此語自述其情，而于愚谷、醉鄉理有未盡，因而別作二十字，推演其意云：「貌愚愚谷邃，道醉醉鄉春。愚醉無迷謬，伊予意又新。」

又卷七 唐白樂天詩云：「自學坐禪休服藥，從他時復病沉沉。我身不欲全強健，強健多生人我心。」予嘗擬之，別作詩云：「自學養恬休用智，從他名迹日衰微。我身不欲全高貴，高貴多乘禍敗機。」

又 杜荀鶴《春感》詩云：「浮生七十今三十，已是人間半世人。」予因擬之而作賦云：「浮生七十今逾九，已是超群越世人。」

又 有經云：「以智慧劍破煩惱賊【略】。」故予曾爲《究觀直說遣情詞》云：「身同夢幻非眞有，事比風雲不久留。【略】」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晁文元《道院別集》十五卷、《法藏碎金錄》十卷、《耄智餘書》三卷、《昭德新編》三卷、《理樞》一卷。

又 晁文元《道院集要》三卷，右皇朝王古編，其序云：「文元晁公，博觀內書，不徒力行，復勤於撰述，以開導後學。其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修百法》，曰《法藏碎金》，曰《隨因紀述》，曰《耄智餘書》。余嘗徧閱之，以爲名理之妙，雖白樂天不迨也。輒刪去重複，總集精粹，以便觀覽」云。古，元祐中侍從。

《東都事略》卷四六《晁迥傳》 所著有《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其他著述又數十卷。

《宋史》卷三〇五《晁迥傳》 所著《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法藏碎金錄》十卷，《耄智餘書》、《隨因紀述》、《昭德新編》各三卷。

藝文

宋庠《贈太子太保晁文公挽詞二首》 帝禁留辭範，儒林老棟材。方期割牲禮，遽近奠楹災。歲晏巢鳶逝，天秋弔鶴來。宗工銘盛德，千古照泉臺。

几杖辭榮久，龍蛇感歲遷。留春太史記，成佛謝公緣。素蓋寒雲外，哀簫落月前。無煩樵牧禁，行路拜新阡。

雜錄

《春明退朝錄》卷上 趙德明歸款，眞宗賜以宗姓，然不附屬籍。晁文元草制云：「奕世荷殿邦之德，舉宗聯命氏之榮。」寶元二年，元昊叛，詔削屬籍，非也。

《梅磵詩話》卷上 晁文元《法藏碎金》載詩一聯云：「兩輪日月搬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達者之言也，不言何人作。余觀張世南《宦遊紀聞》，知爲蜀人焦夫子。「搬」字元作「磨」字。焦宋初人，忘其名，以博學教導後進，故世以「夫子」稱之。

又 晁文元《隨因紀述》云：「晉右將軍王羲之，器宇詞翰，三者俱優，而

所作會於蘭亭曲水序，有樂極悲來嗟悼之意，其語云：「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吾觀《文選》中但有王元長《曲水詩序》，而羲之序獨不收，且謂梁昭明太子深於內學，以羲之不達大觀之理，故不收之。余謂或者以「絲竹管絃」語重複，「天朗氣清」非上巳日景象，《文選》遂不收入。」今晁公議論如此，則知昭明未必以此八字之故。況「絲竹管弦」，《前漢・張禹傳》已有之，清輕爲天，謂上巳日也，「天朗氣清」亦何害？姑以此備識者詳覽。

薛映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閱士大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鄭文寶、薛映、王禹偁【略】，悉當時儕流。【略】薛映《送人鄂州》云：「黃鵠晨霞傍樓起，頭陀秋草繞荒碑。」

《宋史》卷三〇五《薛映傳》　薛映字景陽，唐中書令元超八世孫，後家於蜀。父允中，事孟氏爲給事中。歸朝，爲尚書都官郎中。映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歷通判綿、宋、昇州，累遷太常丞。王化基薦爲監察御史、知開封縣。太宗召對，爲江南轉運使，改左正言，直昭文館，爲江、淮、兩浙茶鹽制置副使。改京東轉運使，徙河東，兼河西隨軍。求便親，知相州。再領漕京東，積遷尚書禮部郎中，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兼制置羣牧使。同梁顥安撫河北，還，權判度支。映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映臨決籥銳，庭無留事。轉運使姚鉉移屬州：「當直司毋得輒斷徒以上罪。」映即奏：「徒、流、笞、杖，自有科條，苟情狀明白，何必繫獄，以累和氣。請詔天下，凡徒流罪於長史前對辨，無所異，聽遣決之。」朝廷施用其言。與鉉既不協，遂發鉉納部內女口及鬻釦器抑取其直，又廣市綾羅不輸稅。眞宗遣御史臺推勘官儲拱劾鉉，得實，貶連州文學。映坐嘗召人取告鉉狀，當贖金，帝特貰之。在杭五年，入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封泰山，爲東京留守判官，遷給事中，勾當三班院，出知河南府。祀汾陰還，駐蹕西京，以映有治狀，賜御書嘉獎。遷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判尚書都省，進樞密直學士、知昇州。建言：「州以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帝覽章矍然，曰：「此朝廷豈知邪？」因令諸州條奏，悉蠲之。頃之，糾察在京刑獄，再判都省。歷尚書左丞、知揚州。徙幷州，又徙永興軍，拜工部尚書兼御史中丞。仁宗即位，遷禮部，再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知曹州，分司南京。卒，贈右僕射，謚文恭。映好學有文，該覽彊記，善筆札，章奏尺牘，下筆立成。爲治嚴明，吏不能欺。每五鼓冠帶，黎明據案決事，雖寒暑，無一日異也。

錢熙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閱士大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後來之著聲者，如路振、錢熙、丁謂【略】。錢熙《送人金陵拜掃》云：「鶴歸已改新城廓，牛卧重尋舊墓田。」

《四夷來王賦》、《三釣酸文》　《玉壺清話》卷七：錢熙，泉南才雅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有司請試。上笑曰：「試官前進士趙某親自選中。」嘗撰《三釣酸文》，舉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侶。」又曰：「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游，夜雨空傷於斷雁。」其文千言，率類於此。卒，鄉人李慶孫爲詩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釣酸文》舉世傳。」

《宋史》卷四四〇《錢熙傳》　錢熙字太雅，泉州南安人。父居讓，陳洪進署清溪令。熙幼穎悟，及長，博貫羣籍，善屬文，洪進嘉其才，以弟之子妻之。將署熙府職，辭不就，著《楚鴈賦》以見志。尋復辟爲巡官，專掌牋奏。洪進歸朝，熙不叙舊職，舉進士。雍熙初，攜文謁宰相李昉，昉深加賞重，爲延譽于朝，令子宗諤與之游。明年，登甲科，補度州觀察推官。代還，寇準掌吏部選，上封薦錢若水、陳充、王扶洎熙皆有文，得試中書，遷殿中丞，賜緋魚。著《四夷來王賦》以獻，凡萬餘言，太宗嘉之，即以本官直史館。淳化中，參知政事蘇易簡對太宗言，趙鄰幾追補《唐實錄》，鄰幾卒，家睢陽，即命熙乘傳而往，盡取其書來上。熙嘗與楊徽之言及張洎、錢若水將被進用，熙與劉昌言同鄉里，相親善，又語及其事。昌言因以語洎，洎疑熙交構，訴之。熙坐削職，通判朗州，俄徙衡州，就改太常博士。眞宗即位，遷右司諫。李宗諤、楊億素厚善熙，乃與梁顥、趙況、趙安仁同表請復熙舊職，不報。尋通判杭州，政多專達，爲轉

運使所奏，徙通判越州。熙負氣好學，善談笑，精筆札，狷躁務進。自罷職，因憤恚成疾，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八。嘗擬古樂府，著《雜言》十數篇及《措刑論》，爲識者所許。有集十卷。

鄭文寶

論述

綜論

楊億《諸公於石氏東齋宴鄭工部分韻得悲秋浮井序》 滎陽鄭公，傑出士林，名聲籍甚。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閱士大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鄭文寶、薛映、王禹偁【略】，悉當時儕流。【略】鄭文寶《春郊》云：「百草千花路，華風細雨天。」《重經貶所》云：「過關已躍樗蒲馬，誤喘猶驚顧兔屏。」《洛城》云：「星沈會節歌鍾草，天半上陽煙樹微。」《張靈州》云：「越絕曉殘蝴蝶夢，單于秋引畫龍聲。」《長安送別》云：「杜曲花光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送人歸湘中》云：「滿帆西日歸行客，一夜東風落楚梅。」《南行》云：「失意慣中遷客酒，多年不見侍臣花。」《悽靈》云：「舊井霜封仙界橋，雙溪晴落海邊鷗。」《送人知韶州》云：「人辭碧落春風晚，花老朱陵古渡頭。」《永熙陵》云：「承露氣清駒送日，觚稜人靜鳥呼風。」《邊上》云：「鬢間相似雪，峰外寂寒煙。」

《續湘山野錄》 鄭仲賢善詩，可參二杜之間，予收之最多。《歸田錄》所采者非警句，蓋歐公未全見也。

《玉壺清話》卷八 朝庭議城古威州，遣訪鄭文寶公，奏曰【略】。貶藍山、枝江、長壽三縣令，累年方牽復工部員郎、轉運使。文瑩頃游郢中二邑，僧壁尚有公之詩，《郢城新亭》曰：「每到新亭即厭歸，野香經雨長松圍。四簷山色消繁暑，一局碁聲下翠微。冰片角巾簪澗月，錦紋拳石砌苔磯。近來學得籠中鶴，迴避流鶯笑不飛。」《寒食訪僧》云：「客舍愁經百五春，雨餘溪寺綠無塵。金花開處鞦韆鼓，粉頰誰家鬬草人。水上碧桃流片段，梁間新燕語逡巡。高僧不飲客攜酒，來勸先朝放逐臣。」篇篇清絕，不能盡錄。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四 《蔡寬夫詩話》云：「亭亭畫舸繫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嘗有人客舍壁間見此詩，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有。好事者或塡入樂府。仲賢當前輩未貴杜詩，獨知愛尚，往往造語警拔，但體小弱，多一律，可恨耳。【略】大抵仲賢情致深婉，比當時輩流，能不專使事，而尤長於絕句。如「一夜西風旅雁秋，背身調鏃索征裘。關山落盡黃榆葉，駐馬誰家唱石洲」。又「江雲薄薄日斜暉，江館蕭條獨掩扉。梁燕不知人事改，雨中猶作一雙飛」。若此等類，須在王摩詰伯仲之間，劉禹錫、杜牧之不足多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鄭文寶》 月明緱嶺偶題詩，豈有神靈爲護持。僕射園中景如畫，春深桃李卧開時。

分論

《題綠野堂》 《六一詩話》：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射齊賢家。僕射罷相歸洛，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鴛鴦行哺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文僖）詩好句尤多，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者亦少。

《題靈泉觀》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八引《倦遊雜錄》：臨潼縣靈泉觀，即唐之華清宮也，自唐迄今，題詠者不可勝紀。【略】鄭文寶詩：「只見開元無事久，不知貞觀用功深。」皆爲知音所賞。

《題王子晉祠》 《竹莊詩話》卷一六引《西清詩話》：「緱氏，王子晉升仙之地，有祠在焉，鄭文寶嘗題一絕。後晏元獻見之，取白樂天語書其後，云：『此詩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腳氣集》：大凡得譽過當，適足爲累。鄭文寶詩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本是好詩。晏元獻公題其後云：「此詩在處當有神佛護持。」一譽之

過，再看此詩，便索然矣。有甚不可及處，誰不會做？

《**爽約**》、《**題松滋東禪院**》《竹莊詩話》卷一六引《詩事》：歐陽公云：「文寶詩如王維、杜甫。」而曾文瑩作《湘山野錄》，猶恨歐公不多見鄭詩。予家有鄭集二十卷，兵火散亡，每惜之。今記其一二絕句：吟遶虛廊更向闌，繡窗燈影背欄干。燕棲鶯宿無人語，一夜蕭蕭細雨寒。　百花深處小危樓，千步蒼苔到葉舟。一夜楚江寒食雨，離人白盡未歸頭。

《**闕題**》《宋詩精華錄》卷一：案此詩首句一頓，下三句連作一氣說，體格獨別。唐人中惟太白「越王勾踐破吳歸」一首，前三句一氣連說，末句一掃而空之。此詩異曲同工，善于變化。

《**溫公續詩話**》鄭工部詩有「杜曲花香釀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亦爲時人所傳誦，誠難得之句也。

《**南唐近事**》鄭文寶《南唐近事序》：南唐烈祖、元宗、後主三世，共四十年，起天福丁酉之春，終開寶乙亥之冬。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餘，史籍蕩盡，惜夫前事，十不存一。余匪鴻儒，頗常嗜學，耳目所及，志于縑緗。聊資抵掌之談，敢望獲麟之譽。好事君子，無或陋焉。太平興國二年歲次丁丑夏五月一日，江表鄭文寶序。

傳記

《**宋史**》卷二七七《**鄭文寶傳**》鄭文寶字仲賢，右千牛衛大將軍彥華之子。彥華初仕李煜，文寶以蔭授奉禮郎，掌煜子清源公仲寓書籍，遷校書郎。入宋，【略】補廣文館生，深爲李昉所知。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除修武主簿。遷大理評事、知梓州錄事參軍事。州將表薦，轉光祿寺丞。留一歲，代歸。獻所著文，召試翰林，改著作佐郎，通判潁州。丁外艱，起知州事。召拜殿中丞，使川、陝均稅。次渝、涪，聞夔州廣武卒謀亂，乃乘舸泛江，一夕數百里，以計平之。授陝西轉運副使，許便宜從事。【略】文寶前後自環慶部糧入靈武者十二次。曉達蕃情，習其語，經由部落，每宿酋長帳中，其人或呼爲父。遷太常博士。【略】俄加工部員外郎。【略】既而文寶復請禁鹽，邊民冒法抵罪者甚衆。太常博士席羲叟決獄陝西，廉知其事，以語中丞李昌齡，昌齡以聞。文寶又奏減解州鹽價，未滿歲，虧課二十萬貫，復爲三司所發。乃命鹽鐵副使宋太初爲都轉運使，代文寶還。下御史臺鞫問，具伏，下詔切責，貶藍山令。未幾，移枝江令。眞宗即位，徙京山。咸平中，召還，授殿中丞，掌京南榷貨。【略】時方遣大將王超援靈武，即復文寶工部員外郎，爲隨軍轉運使。至環州，或言靈州已陷，文寶乃易其服，引單騎冒大雪，間道抵清遠故城，盡得其實，遂奏班師。就除本路轉運使，上疏請再葺清遠軍。都部署王漢忠言其好生事，遂徙河東轉運使。【略】遷刑部員外郎，賜金紫。頃之，寇準薦其熟西事，可備驅策，因復任陝西轉運使。【略】後有言其張皇者，詔徙京西，以朱台符代之。景德元年冬，契丹犯邊，又徙河東。【略】大中祥符初，改兵部員外郎。車駕祀汾陰還，文寶至鄭州請見。上以其久疾，除忠武軍行軍司馬。文寶不就，以前官歸襄城別墅。六年，卒，年六十一。文寶好談方略，以功名爲己任。久在西邊，參預兵計，心有餘而識不足，又不護細行，所延薦屬吏至多，而未嘗擇也。【略】能爲詩，善篆書，工鼓琴。

紀事

鄭文寶《**江表志序**》《江表志》著，有國之時，朝章國典，粲然可觀，執政大臣以史筆爲不急之務。洎開寶中，起居郎高遠當職，始編輯昇元已來故事，將成一家之言。書未成，遠疾亟，數篋文章皆令焚之，無孑遺矣。太宗皇帝欲知前事，命湯悅、徐鉉撰成《江南錄》十卷，事多遺落，無年可編，筆削之際，不無高下。當時好事者，往往少之。文寶耳口所及，編成三卷。方《國志》則不足，比《通曆》則有餘。聊足補亡，以俟來者。庚戌歲閏二月二十三日序。

《**宋朝事實類苑**》卷六一引《**楊文公談苑**》嶺南雷州及海外瓊崖，山中多香樹，山中夷民斫來賣與人。其一樹出香三等，曰沈香，曰箋香，曰黃熟香。沈、箋皆二品，曰熟結，曰生結。熟結者，樹自枯爛而得之；生結，伐仆之，久爛脫而剔取。黃熟有三品，曰夾箋，其破者爲黃散香，夷民率以香樹爲槽，以飼鷄犬。鄭文寶詩曰：「沈檀香植在天涯，賤等荆衡水面槎。未必爲槽飼鷄犬，不如煨燼向豪家。」

《**續湘山野錄**》鄭工部文寶爲陝運時，賊遷欲侵靈武，朝廷患之，詔鄭

便宜經度西事。鄭前後自環慶親部芻粟，越瀚海七百里，入靈武者十二次，諸羌之語皆通曉。鄭心知靈武不可守，故參校史傳作《河西隴右圖》進呈，極言乞棄靈武。朝廷方遣大將王超援之，又力諫太宗，太平之時慎無開邊，疲弊生姓。太宗閱奏極怒，摭以他事，坐擅議鹽禁及違營田，以積石廢壘築爲清遠軍三過，貶彬州藍山令。王超援兵方至環州，靈武果沒，遂班師。而李順梗蜀，隴賊趙包聚徒數千附之。鄭知必趨棧以進，分兵夜襲，斬其魁，殲餘黨。嘗又輕車使蜀，至渝、涪，聞廣武卒謀亂，自雲安飛小檝下峽數百里，一夕擒之，所舉如神。然太宗終怒，藍山任滿，更移枝江、京山二縣，牢落五六年方復。

又 （文寶）在江南，師徐騎省鉉小篆，嘗篆千文以示鉉，其字學不出一中指之甲。騎省喜曰：「篆難於小，而易於大。鄭子小篆，李陽冰不及，若大篆可兼爾。」又學琴於崔諭德遵度，崔謂楊大年曰：「鄭仲賢彈琴，恐古有之，若今則無【略】。」【略】壽六十一。

《**溫公續詩話**》 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子美墓》詩。

《**慶史**》**卷中** 鄭工部文寶將漕陝西，經畫靈武，後謫監郢州京山縣稅。過信陽軍白雪驛，作絕句，久而湮沒，莫有知者。先君皇祐間尉是邑，重書於碑，後亦亡。郢刊工部詩集亦無之。曰：「得罪前朝出粉闈，五原功業有誰知。年餘放逐無人識，白雪關頭一望時。」

又 工部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經秀上人房》詩云：「花時懶看花，來訪野僧家。芳師擊新火，勸我雨前茶。」其詩篆書，刻石在縣多寶寺中。甘棠魏野亦有詩云：「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爲我親烹岳麓茶。」蓋詩人寓興多同。

著錄

《**續湘山野錄**》 仲賢沒，其子於陵進於秘府文集二十卷、《談苑》十卷、《江表志》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鄭文寶集》三十卷。

又卷二七七《鄭文寶傳》 有集二十卷，又撰《談苑》二十卷，《江表志》三卷。

《**百川書志**》**卷五** 《南唐近事》二卷，宋工部鄭文寶編，紀李氏三王，起天福巳酉，終開寶甲戌、乙亥四十年間雜事。

藝文

楊億《鄭工部陝西隨軍轉運》 西鄙櫓槍未掃除，營中慷慨請行初。三軍粒食資心計，一月星郵待捷書。宣室喜聞延賈誼，茂陵久歎滯相如。謗言盈篋親曾見，反間千金計豈疏。遺愛道傍喧竹馬，先聲塞外懾穹廬。馮唐莫歎淹郎暑，博望還忻擁使車。隴右行收萬里地，關中坐致九年儲。牙籌羽檄皆吾事，才刃飄飄兩有餘。

王禹偁

論述

綜論

《**宋大詔令集**》**卷二〇三《黜翰林學士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禹偁制》** 具官某，頃以文詞，薦升科級，而徊徉臺閣，頗歷歲時。朕祗荷丕圖，思皇多士，擢自綸閣，置於禁林。所宜體大雅以修身，蹈中庸而率性。而操履無取，行實有違，頗彰輕肆之名，殊異甄升之意。宜遷郎署，俾領方州。勉務省躬，以圖改節。可工部郎中知滁州。

《**青瑣高議**》**前集卷九** 王禹偁曾作《病鶴》詩云：「埋瘞肯爲鴻雁侶？飛鳴不到鳳凰池。」以文學才藻歷顯官、登金門、上玉堂，不爲難也，竟不與，其兆即見於詩矣。余友張行退翁，都下人也，幼好學，與當世豪傑曳長裾、遊

場屋，籍籍有聲，自爲□□□□。禹偁心有屠龍奪明珠志，不售於有司，終莫能成就，已見於詩乎。公有《言懷》詩云「名教隨分樂，天賜一生閑」之句。

《**湘山野錄**》**卷下**　僧錄贊寧有大學，洞古博物，著書數百卷。王元之禹偁、徐騎省鉉疑則就而質焉，二公皆拜之。

《**青箱雜記**》**卷六**　王禹偁尤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啓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游；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以白樂天嘗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禹偁詩多記實中的，作《趙普挽詞》云：「玄象中台折，皇家上相薨。大功銘玉鉉，密事在《金縢》。」《宋湜挽詞》曰：「先帝升遐日，詞臣寓直時。柩前言顧命，筆下定鴻基。」蓋普嘗密贊太祖傳位太宗，而宋爲內相宿直，遇太宗升遐，是夜草遺制立眞宗故也。云此事湜家亦不知，唯以公挽詞爲傳信。

《**隆平集**》**卷一三**《**王禹偁傳**》　九歲能爲歌詩，州從事畢士安見而異之，勉其勤業。及長，善屬文。【略】端拱二年廷試貢士，詔使作歌，援筆立就，太宗謂侍臣曰：「此歌不月偏天下矣。」【略】禹偁辭章敏贍，善談世事，臧否人物，以正道自持，故屢被擯斥。所與游必儒雅，稱獎後進，如孫何、丁謂，遂名重一時。

《**涑水紀聞**》**卷三**　太宗時，禹偁爲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遺馬五十匹，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卻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馬，顧肯虧此價哉！」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誄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己有，疾惡過仇讎。」世以爲知言。

蘇頌《**小畜外集序**》　（禹偁）前後三直西掖，一入翰林。辭誥深純，得裁成制置之體；冊命莊重，兼典謨訓誥之文。《端拱箴》切劘上躬，《待漏記》規警時宰。上《三賢疏》，推原前代之失不異方今；《請東封賦》，前知盛德之事必行聖代。論議書敘，理極精微；詩歌贊頌，義專比興。雖在燕閒，或罹憂患，凡有論撰，未嘗空言。此其紀事述志之尤最者也。惟公道直行果既如彼，主知人望又如此，若天假之年，久於是位，則經國致君之業必大施於當時，豈待言而後顯？惜乎壽不及知命，官止於省郎，卒不得究其懷蘊，此所以發而爲文章，著見於後者也。【略】竊謂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氣格摧弱，淪於鄙俚。國初屢有作者，留意變風，而習尚難移，未能復雅。至公特起，力振斯文，根源於六經，枝派於百氏，斥浮僞，去陳言，作而述之，一變於道。後之秉筆之士，學聖人之言，由藩牆而踐突奧，繫公爲之司南也。

《**丞相魏公譚訓**》**卷三**　祖父（蘇頌）喜王元之詩，以爲平易而淳深有古風。葬曾祖母時，陸農師以門生有挽章曰：「貳卿頭已白，兒慕不生悲。」祖父曰：「此效王元之體。元之詩云：『侍郎三十八，羞殺老馮唐。』王語自然，而陸未淳熟也。」

蘇軾《**王元之畫像贊并叙**》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余常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於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維昔聖賢，患莫己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又《**與錢穆父**》　承錄示元之詩，舊雖曾見之，今得公親書，甚喜。令跋尾，詩詞如此，豈敢挂名其間？呵呵。

畢仲游《**丞相文簡公**（**士安**）**行狀**》　開寶三年選授濟州團練推官，州民王禹偁爲磨家兒，年最少，數以事至推官廨中。禹偁貌不及中人，然公陰察禹偁類有知者，問：「孺子識字乎？」曰：「識。」「嘗讀書乎？」曰：「嘗從市中學讀書。」「能捨而磨家事，從我游乎？」曰：「幸甚！」遂留禹偁于推官廨中，使治書學爲文。久之，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爲令屬諸賓客，竟席，對未有工者。公歸，書其令于壁上。禹偁竊從後對，甚佳，亦書于壁。公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原注：州守令「鸚鵡能言爭似鳳」，禹偁對「蜘蛛雖巧不如蠶」。）由此禹偁浸有聲，後遂登弟，進用反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禹偁先已爲舍人，其詞禹偁所行也，世以公爲知人。

黃庭堅《王元之真贊》 天賜王公，佐我太宗。學問文章，致於匪躬。四方來庭，上稍宴衎。公舍瓦石，責君堯舜。采芝商山，以切直去。惟是文章，許以獨步。白髮還朝，泣思軒轅。鷄犬舔鼎，群飛上天。眞宗好文，且大用公。太阿出柙，公挺其鋒。龍怒鱗逆，在廷岌岌。萬物並流，砥柱中立。古之遺直，叔向以之。嗚呼王公，其尚似之。

晁說之《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 在本朝，王元之學白公，楊大年矯之，專尚李義山。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七 王元之，濟州人，年七八歲已能文，畢文簡公爲郡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磨麵爲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若人輕着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爲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許彥周詩話》 本朝王元之詩可重，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如「身後聲名文集草，眼前衣食簿書堆」。又云："「澤畔騷人正憔悴，道旁山鬼謾揶揄。」大類樂天也。

沈虞卿《黃州刊小畜集序》 平生撰著極富，有手編文集三十卷，名曰《小畜集》。其文簡易醇質，得古作者之體，往往好事得之者，珍秘不傳，以故人多未見。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禹偁）家微賤，九歲能爲歌詩，畢士安見而異之。及長，善屬文。【略】元之辭學敏贍，獨步一時，鋒氣俊厲，極談世事，臧否人物，以直道自任，故屢被擯斥。喜稱奬後進，當世名士，多出其門下。

《席珍放談》卷下 王元之詞學器識度越當代，太宗深所器異，而天資忠勁，知無不言，言無所徇。始以知制誥坐事謫商州團練副使，還朝，上曰："「王文章俊穎，人罕偕者，但性剛直，不甚容物。」命宰相召戒之。後又繼被貶斥，皆以議論也。嘗爲《三黜賦》。

又 元之表啓精緻，如「諸縣豐登，全無公事，一家飽暖，盡荷君恩」，「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人多傳誦。未幾復職，謝牘云："「階前藥樹，重吟謝客之詩；觀裏桃花，免動劉郎之歎。」此句尤微婉也。

周必大《初寮先生集序》 一代文章必有宗，惟名世者得其傳。【略】若稽本朝，太祖以神武基王業，文治興。斯文一傳爲太宗，翰林王公元之出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四 （淳化四年八月己卯，太宗）謂宰相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然賦性剛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之。」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 王禹偁文簡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而不甚爲學者所稱，蓋無師友論議之故也。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王元之被遇熙陵，知制誥，因救徐鉉，貶商州；爲內相，因議孝章后喪，貶滁州。眞皇登極召還，將用矣，其詩乃曰："「兩制舊臣生白髮，一番新貴上青天。」未幾再謫黃州，遷蘄州而卒。豈新貴有所未平乎？

方回《送羅壽可詩序》 詩學晚唐，不自四靈始。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

謝肇淛《鈔宋本小畜集跋》 余少時得元之詩文數篇，讀而善之，銳意欲見其全集，遍覓不可得。【略】從相國葉進卿先生借得內府宋本，疾讀數過，甚快，因鈔而藏之。今學爲詩者，未能窺此老藩籬，而動彈射宋人至不遺餘力，此與以耳食者何以異？悲夫！萬曆庚戌三月望日，晉安後學謝肇淛敬跋。

《載酒園詩話·王禹偁》 王元之秀韻天成，常有臨清流、披惠風之趣。如「掃苔留嫩綠，寫葉惜殘紅」，「鶯花愁不覺，風雨病先知」。《題張處士溪居》："「病來芳草生漁艇，睡起殘花落酒瓢。」《贈潘閬》："「江城賣藥嘗看鶴，古寺看碑不下驢。」《寄金鄉張贊善》："「北堂視膳侵星起，南畝催耕冒雨歸。」《贈湖州張錄事》："「上直未歸紅藥院，供吟先得白蘋洲。」皆雋永可味。雖學樂天，然得其清，不墮其俗，此善于取材者也。

《宋詩鈔·小畜集鈔序》 元之詩學李杜，故其《贈朱嚴》詩云："「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學杜而未至，故其《示子》詩云："「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是時西崑之體方盛，元之獨開有宋風氣，於是歐陽文忠得以承流接響。文忠之詩雄深過於元之，然元之固其濫觴矣。穆修、尹洙爲古文於人所不爲之時，元之則爲杜詩於人所不爲之時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一 《小畜集》三十卷【略】。宋承五代之後，文體纖儷，禹偁始爲古雅簡淡之作。其奏疏尤極剴切，《宋史》採入本傳者，議論皆英偉可觀。在詞垣時所爲應制駢偶之文，亦多宏麗典贍，不愧一時作手。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王禹偁）其詩文始全變五季雕繪之習，然亦不爲柳開之奇僻。

《石洲詩話》卷三　《小畜集》五言學杜，七言學白，然皆一望平弱，雖云獨開有宋風氣，但於其間接引而已。

又　石門吳孟舉鈔宋詩，略西崑而首取元之，意則高矣。然宋初眞面目，自當存之。元之雖爲歐、蘇先聲，亦自接脈而已。至於林和靖之高逸，則猶之王無功之在唐初，不得徑以陶、韋嫡派誣之。若夫柳、种、穆、尹，學在師古，又不以詩擅長矣。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王禹偁》　髫年滿腹貯精神，三入承明上紫宸。五季頹波迴砥柱，樂天後進杜前身。

黃丕烈《小畜集宋刊補鈔本跋》　余友者，張君訒庵也，讎校書甚精審，復借此本去校，還書札云：「【略】王元之引用書典，頗有誤處，枚翁校本已駁正兩條，恐不止於此也」云云。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王元之》　杜陵白傅繼前修，才調眞堪侍鳳樓。三黜何堪吟芍藥，商州纔召又黃州。

《藝概》卷二　宋王元之詩自謂樂天後進，楊大年、劉子儀學義山爲西崑體，格雖不高，五代以來，未能有其安雅。

分　論

《三黜賦》　《玉壺清話》卷四：王元之禹偁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初爲司諫、知制誥，疏雪徐鉉，貶商州團練副使。方召歸爲學士，坐爲孝章皇后遷梓宮於燕國長公主之第，羣臣不成服，元之私語賓友曰：「后嘗母儀天下，當奉舊典。」坐訕謗，出守滁州。方召還，知制誥，撰太祖徽號玉冊，語涉輕誣，會時相不悅，密奏黜黃州。《澠水燕談錄》卷七：元之初知制誥，上疏雪徐鉉，貶商州；召入爲學士，坐辨孝章皇后不實，謫滁州；復召知制誥，撰《太祖尊號冊》，坐輕誣，謫黃州，作《三黜賦》以自述。時蘇易簡知舉，適放牓，奏曰：「禹偁翰苑名儒，今將全牓諸生送於郊。」上可其奏。諸生別，元之口占一絕，付狀元孫何曰：「爲我多謝蘇易簡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言行龜鑑》卷五：王內翰禹偁字元之，性狷介，數忤權貴。宦官尤惡之。上累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改。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合，又以謗責落職，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兮，惟終身而行之。」

《應詔言事疏》　《宋朝事實類苑》卷一六：太祖時，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遷罪狀，募諸部殺之。眞宗即位，詔君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遷，復與夏，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屈己而爲人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賦足兵威強，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官太冗，皆不如制。三曰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僅萬人，乃紀以舊制，還舉場於有司。吏部銓擇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勅注擬。四曰澄汰僧尼，疲民無耗，罷度人修寺一二十載，容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大臣，遠小人。懷忠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奸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平夏款附，卒如禹偁策。而歲限度僧尼之數及病囚繫輕得養治於家，至今行之。《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王禹偁言：「聖朝享國四十餘年，邊鄙未甚寧，人民未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太多。今陛下治之維新，救之在速。」此眞宗初年也。「臣伏慮書生執言，有奏陛下，以爲『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古今異制，家國殊塗者也。假如帝堯既殂，帝舜在位，堯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乃流放舉用，善惡兩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於舜也，舜不孝於堯也。伏維陛下遏老生之常談，奮英主之獨斷，則天下幸甚！」此設喻也。按哲宗初，司馬光將罷新法，其時眞有「三年無改」之論，而光乃謂「宣仁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卒爲紹述之禍。禹偁語簡直不回護，光何不逕以爲據依，如魏相引賈誼、晁錯者，豈鄙其樸率故耶？禹偁受知太宗，夫世有直道，自有直氣，而爲眞宗言此不疑，眞宗亦未嘗以爲謗者，直道素明也。自慶曆後，議論浮雜，直氣空多，直道已散。至治平、熙寧，紛爭於言語之末，而直道蕩滅無餘矣。觀此兩節，風俗之變可以考見。今人欲景行前輩，須是於明道、景祐以前，更接上去看方得。禹偁言：「減冗兵，并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下。」按朱台符以京東運使應詔，亦言：「陛下即位肆赦，臨朝聽政，覃恩而宥罪，施仁而及物，未嘗蠲免殘租，許行榷利，山海之貨，悉歸於上，酒稅之饒，不流於下。」蓋不欲盡山澤之利而與民共。當時雖已無此事，而

猶有此論也，其後則此論亦無矣。

《請諸邑嚴守備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備禦有方，在當時爲救弊之要。

《滁州謝上表》《東軒筆錄》卷四：王禹偁在太宗末年以事謫守滁州，到任謝表略曰：「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全荷君恩。」禹偁有遺愛，滁州懷之，畫其像于堂以祠焉。慶曆中，歐陽修責守滁州，觀禹偁遺像而作詩曰：「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恩。想公風采猶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蓋用其表中語也。《春明退朝錄》卷下：本朝兩省清望官，尚書省郎官，並出入重戴。祖宗時，兩制亦同之。王黃州罷翰林，《滁州謝上表》云：「臣頭有重戴，身被朝章」是也。其後祥符、天禧間，兩制並徹去之，非故事也。《苕溪詩話》卷九：王元之《到任表》有「全家飽暖，盡荷君恩」之語，到今傳誦，永叔用爲詩云：「諸縣豐登少公事，全家飽暖荷君恩。」夢得亦嘗有云：「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暖家。」白云：「不才空飽暖，無力及饑貧。」

《蘄州到任謝上表》《東軒筆錄》卷一：眞宗聖性好學，尤愛文士，即位之初，王禹偁爲知制誥，坐事謫守黃州，《謝上表》有「宣室鬼神之問，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身後」之語。眞宗覽表，驚其詞之卑，方欲內徙，會黃州境有二虎鬬而食其一，占者以爲咎在守土之臣。遽有旨移守蘄州，以避其變，赦下而禹偁死矣。《青箱雜記》卷八：王禹偁徙蘄州，到任《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問【略】。」李淑到河中府，《謝上表》曰：「長安日遠，戴盆之望徒深；宣室夜闌，前席之期不再。」王陶再來河南府，《謝上表》曰：「田園僅足，二疏那見其復來；羽翼已成，四皓寧聞於再起。」三公表意一同，到任未幾皆卒。《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九：《藝苑雌黃》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元之《謫守黃岡謝表》云【略】。此一聯每爲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識學素高，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苕溪漁隱曰：《藝苑》以元之直用賈誼、相如事，不若李義山、林和靖反用之，然元之是謝表，須直用其事，以明臣子之心，非若作詩可以反意用，此語殊非通論也。《四六話》卷下：王元之謫居黃州，至郡，二虎鬬於郡境，一死之，羣雞夜鳴，冬雷電。司天奏守土者當之，詔內臣乘馹勞之，即徙蘄州。抵蘄上謝表曰【略】。上覽之曰：「禹偁其亡乎！」《優古堂詩話》：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略】。亦出於杜子美「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爲嫌者，蓋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

《遺表》《四六話》卷下：元之自黃移蘄州，臨終作遺表云：「豈期游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云：「桑字乃四十八。」果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歿也。臨歿用事精當如此，足以見其安於生死之際矣。

《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容齋三筆》卷八：姑摭前輩及近時綴緝工致者十數聯，以貽同志。【略】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叙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穽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轉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

《擬伯益上夏啟》、《子房招四皓》王若虛《文辨》：代古人爲文者，必彼有不到之意，而吾爲發之，且得其體製乃可。如柳子《對天》，蘇氏《侯公說》、《項羽》之類，蓋庶幾矣。王元之《擬伯益上夏啓》、《子房招四皓》等書，既無佳意，而語尤卑俗，只是己作，其徒勞亦甚。而選文者或錄之，又何其無識也！

《黃州新建小竹樓記》黃庭堅《書王元之竹樓記》：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牟巘《陳公輔聽雨亭詩序》：聽雨事，自韋蘇州至韓、杜、皮、陸、蘇、黃，往往而有。他未暇悉數，惟王元之齊安竹樓盡掩六宜，而以「夏宜急雨，有瀑布聲」爲首。王若虛《文辨》：荆公謂王元之《竹樓記》勝歐陽《醉翁記》，魯直亦以爲然。曰：荆公論文，常先體製而後辭之工拙。予謂《醉翁亭記》雖涉玩易，然條達迅快，如肺肝中流出，自是好文章。《竹樓記》雖復得體，豈足置歐文之上哉。《蔡氏古文評注補正全集》卷八引過珙評：冷淡蕭疏，無意於安排攝道，而自得之於景象之外，祇覺飄飄欲仙。蔡鐫評：按此記作於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黃庭堅曾作《書後》云【略】。然篇中寫謫居勝概，瀟洒出塵，其佳處自不可掩。《古文釋義新編》卷八：（「黃岡」句）開首點出竹之來歷。（「比屋」句）見竹樓以竹瓦得

名，因其土俗，而非創造。（「予城」句）點出竹樓地界。「雉堞」句妙。惟雉堞毀駁，故城中小樓可吞城外山光，挹城外江瀨，而且見及江山之外也。（「遠吞山光」四句）就樓外總寫一層。（「宜夏」十二句）就樓中細寫一層。（「皆竹樓」句）歸美竹樓，束住。「公退之暇」四字，極斟酌有體。（「江山之外」七句）又從上「遠吞」二句生出無數妙玄。此記作於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大抵是借竹樓以寫其謫居之意也。通體俱切定竹樓抒寫。「亦謫居之勝概」句，則竹樓之景盡屬謫居之樂矣。「吾以至道」數語，分明有由樂轉入悲意，卻妙在筆能含蓄不露。末以斯樓不朽結，到底還他個記體。「遠吞」二段是景中有人，「公退」一段是人中有景，讀者亦須辨之。

《待漏院記》 蘇頌《小畜外集序》：《待漏記》，規警時宰。《崇古文訣》卷一六：句句見待漏意。是時五代氣習未除，未免稍俳。然詞嚴氣正，可以想見其人，亦自得體。王若虛《文辨》：王元之《待漏院記》，文殊不典，人所以喜之者，特取其規諷之意耳。《蔡氏古文評注補正全集》卷八引過珙評：通篇出力，只寫一「勤」字。「勤」字下得好，正與待漏「待」字恰恰相當。「相君有思」亦是待漏時所必有之想。寫得森嚴可畏，有體有裁，與溫公《諫院題名記》并垂。蔡鑄評：按朱艮玉曰：天是待漏源頭，勤政是待漏本旨，有思是待漏光景。惟勤政故能法天，惟愼思方能勤政，首尾關照，一線穿成，雖曰記體，實箴銘也。篇中所言，曰賢曰奸曰庸，括盡宰相品格。《古文眉詮》卷七三浦起龍評：安排開局，領起弼亮大意，是宋初之習。（「是知」至「亦皆務於勤爾」）用「勞」、「逸」字引「勤」字。（「況夙興夜寐」至「況宰相乎」）切宰相，跌落務勤。勤者，待字之元神也。（「朝廷自國初」至「示勤政也」）點待漏，勒勤字。（「相君其有思乎」以下）從勤出思，思者，待字之正面也。頂「思」字，排出賢、奸兩版格，刻畫兩種肺腸，令見者回照業業。「憂心」、「私心」，「思」字分逗，聰邇瞳回，傳神各映。（「可不愼歟」）結到愼字。愼者，待字之防維也。（「復有無毀無譽」）不放過庸相，作撇筆結。非駢非散，似箴似銘，文格猶沿五代，而緊切「待」字落想，詞無鯁避，正色毅然。《古文釋義新編》卷八：（「天道」六句）是「聖人」六句暗筆，亦正爲下「法天」生根。（「聖人」六句），從君說到臣，正君逸二句之意。（「又知」三句）總收上文。此段以「勞」字引起下「勤」字。「古之」句點出待漏人來。（「況夙興」四句）因上有「六卿」句，故又撇開卿大夫，重跌宰相，方好轉入待不一。（「朝廷」四句）方入題。此段以「勤」字引起下「思」字。（「北闕」十句）寫相君入院，忽用韻，趣甚。（「相君」句）用一「思」字摹寫待漏時勤處，妙能怡合。「其或」二字下得甚活。（「兆民」十八句）言賢相所思之愼。首四句明用「思」字，下乃用「何以」、「我將」、「願」字、「請」字，暗伐「思」字，最□變化。此段是愼思者榜樣。（「私讎」十八句）言奸相所思之不愼。此段是不愼思的榜樣。兩段在腳處勸懲分明，即末所謂「用規執政」意。「是知」二字緊頂上二段，說下。（「一國」三句）見關係之重。「可不」句，歸重「愼」字，是一篇吃緊處，所謂用規執事者，全在此一字上。「復有」二字妙甚，分明另轉出一層。（「無毀」四句）是苟祿全身作用，思在此，勤亦在此。（「亦無所取」句）是外之之詞，句亦寓規意。院曰待漏，本欲相君勤政，故開首以天道、聖人并起，歸重臣勞。隨歷數古相之皆務於勤，而又撇開卿大夫，重跌宰相，以轉入題。然試思待漏時之勤，勤何在乎？亦惟在思而已矣。夫思之善者有功而獲寵，思之不善者有害而獲譴，可見非不勤之過，是不愼之過也。故極言宰相關係之重，而以「愼」字作收，故知此「愼」字，正是所謂規處。然又有一種庸相，苟祿爲謀，幾同賢相之享福，全身爲計，更異奸相之罹刑。豈不似乎愼思而知所勤者？但一國之政，萬人之命，則空懸於若曹之職，如何也算得個待漏之人？其曰亦無所取，則規之者愈緊切矣。篇末自署其官以及姓名，亦見敬謹之意，而「用規」一語，尤覺一片婆心，千載如揭，宜昔人稱爲垂世立教之文。

《長洲縣治記》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清晰之筆。

《壽城碑》 《崇古文訣》卷一六：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然最妙處在臨了斷遣一轉語，乃知此老胸中胸襟宇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大。

《酬种放徵君（一百韻）》 《後村詩話》續集卷二：王黃州集第一篇《酬种隱君百韻》，自叙出處甚謙，云：「長恐先生聞，倚松成大噱。」其叙种隱節甚高，累數十韻。退之於李渤，不能過一种明逸耳。未出山，以黃州之剛勁，而尊敬之如此，既出山，如王嗣宗之粗鄙，乃得以陵暴之，士其可不自重哉。

《高錫》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王禹偁《高錫》詩，言：「文自咸通後，流蕩不復雅，因仍歷五代，秉筆多艷冶。高公在紫微，濫觴誘學者。自此遂彬彬，不蕩亦不雅。」此文章小氣數，只論用世者。柳開、穆修至歐陽氏，以不

用世之文，欲捩回機括，雖不能獨勝，然後世學者要爲有用力處。夫可以自勉而安於自棄，時文誤之爾。

《春日雜興》《詩林廣記》後集卷九引《蔡寬夫詩話》：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賦此絕。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近。」因請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暗合子美邪？」乃更爲詩曰：「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

《滁州寄舊僚》《詩林廣記》後集卷九引《蔡寬夫詩話》：元之自掖垣謫滁州，嘗以詩寄舊僚，聞者頗憐之。然元之在滁陽，四方文士持文就謁者甚衆。

《春居雜興二首》《老學庵續筆記》：王元之詩云：「兩株紅杏映籬斜，妝點香山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語雖極工，然大風折樹而鶯猶不去，於理未通。當更求之。《蟫精雋》卷三：嘗讀陸務觀《老學庵筆記》【略】。予以爲不然，是詩有所爲而言。鶯，巧言如簧之小人，而君子不幸與之同黜，讀者不可以詞害意也。

《南園詩》《中吳紀聞》卷三：南園，乃廣陵王舊圃，中有流盃旋螺亭，亞於滄浪之景。王黃州爲長洲時，無日不攜客醉飲。嘗賦詩云：「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大觀末，蔡京罷相，欲東還，詔以其園賜之。京即以詩贈親黨，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太師。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黃州之詩，不過寓意耳，京遽以無功名誚之。黃州雖終爲黜臣，其名與天地同不朽。京居相位二十年，又處師垣之尊，至今雖三尺之童，唾罵不已，其賢不肖何如也？

《橄欖》《臨漢隱居詩話》：王禹偁《橄欖》詩云：「南方多果實，橄欖稱珍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顰眉。皮核苦且澀，歷口復棄遺。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蓋六句說回味。歐陽文忠公曰：「甘苦不相入，初爭久方知。」極快健也，勝前句多矣。

《千葉石榴花》《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六引《桂堂詩話》：眞宗末年嘗游禁中，見翰林學士王禹偁倚宮木若詠吟，命宮使亟探之，果預作《賞花釣魚詩》。明日百官赴宴，迨題出，乃《千葉石榴花》，百官皆失所擬。禹偁首進一絕云：「王母庭中親見栽，張騫偷得下天來。誰家巧婦殘針綫，一撮生紅熨不開。」上稱賞，謂眞才。

《錫宴清明日》、《清明》《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九：苕溪漁隱曰：《錫宴清明日》絕句云：「宴罷回來日欲斜，平康坊裏那人家。幾多紅袖迎門笑，爭乞釵頭利市花。」《清明》絕句云：「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蕭然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火，曉窗分與讀書燈。」二詩何況味不同如此，亦可見其老少情懷之異也。

《太師中書令魏國公冊贈尚書令追封眞定王趙（諱普）挽歌十首》《後村詩話》前集卷二：王元之《挽趙中令》云：「太常草儀注，全似葬周公。」足以稱其勳業。

《過鴻溝》《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元之詩學樂天，此首殊覺高古。　紀昀評：未然。　後半游騎無歸。

《書懷簡孫何丁謂》《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王元之平生重孫、丁，相期甚至。然丁謂不如所期，官有餘而行不足。查慎行評：吳體非此老所長。　紀昀評：作折腰格，欲摹盛唐而殊淺弱。　「旨甘」二字倒用，不自然。

《中秋月》《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三：苕溪漁隱曰：古人賦中秋詩，例皆詠月而已，少有著題者。惟王元之云：「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略】蓋庶幾焉。《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方回評：三、四天下之所共知。紀昀評：此即唐人「一墜西巖是隔年」意，衍爲十字耳。不審何以獨得名？人固有幸有不幸也。　馮舒評：此亦不辨爲宋。　馮班評：首句亦可。第三句緊補。落句妙。

《病起思歸》《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方回評：元之謫商州團練副使時詩，蓋白樂天體也。　紀昀評：元之詩學白。此二詩和平清穩，乃勝樂天。虛谷以爲樂天體，胸中先有元之「樂天後進」句耳。　三、四深穩，詩人之筆。　無名氏（乙）評：次聯心坎流出，溫厚。

《暴雷送孫何入史館》《歷代詩發》卷二三：佳客倍主，引據最有根源。而以博古爲「暴富」，即所謂財莫富于文章也，篇法更自清簡。

《陽冰墓》《歷代詩發》卷二三：楚楚可觀。

《官醞》《歷代詩發》卷二三：悠悠忽忽，正爾滿腹牢騷，非徒託之醉鄉者也。

《寄獻潤州趙舍人》《歷代詩發》卷二三：新秀如濯。

《題張處士溪居》《歷代詩發》卷二三：詩有幽人之思，讀此□□神移。
《贈朱嚴》《歷代詩發》卷二三：公宗杜公於世所不爲之時，此爲實錄。
《芍藥詩》《歷代詩發》卷二三：回首詞垣，可以嗣音謝、白。
《贈浚儀朱學士》《歷代詩發》卷二三：韻人韻事，句有幽芬。
《寒食》《歷代詩發》卷二三：終是可憐。
《寄碭山主簿朱九齡》《宋詩精華錄》卷一：此詩全似樂天，又是《唐摭言》中材料。
《點絳唇》（雨恨雲愁）《詞潔輯評》卷一：綴字是古人拙處。《詞苑萃編》卷四引《詞苑》：王元之有《小畜集》，其《點絳脣》詞「小村漁市，一縷孤煙細」之句，清麗可愛，豈止以詩擅名。

傳記

《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傳》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爲農家，九歲能文，畢士安見而器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成武主簿。徙知長洲縣，就改大理評事。同年生羅處約時宰吳縣，日相與賦詠，人多傳誦。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庭未寧，訪羣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略假漢事以明之【略】。帝深嘉之。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表請同校三史書，多所釐正。二年，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曰：「此不踰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是冬，京城旱，禹偁疏云【略】。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歲餘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昭文館，丐外任以便奉養，得知單州，賜錢三十萬。至郡十五日，召爲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屢獻討李繼遷便宜，以爲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而可用計而取。【略】至道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不便者，多所論奏。孝章皇后崩，遷梓宮於故燕國長公主第，羣臣不成服。禹偁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卻之。及出滁，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眞宗即位，遷秩刑部，會詔求直言，禹偁上疏言五事【略】。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而何虧！」【略】四年，州境二虎鬥，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鷄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遣內侍乘馹勞問，醮禳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訃聞，甚悼之，厚賻其家，賜一子出身。禹偁辭學敏贍，遇事敢言，【略】其爲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頗爲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所與游必儒雅，後進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多游其門。

《隆平集》卷一三《王禹偁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九《王禹偁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王禹偁《罔極賦》　後周廣順，太歲甲寅，季秋戊子，實生吾身。稟粹和於兩儀，荷鞠育於二親。粤自孩提，逮乎成人，求名得名，干祿得祿。痛吾母之早終，受君羹而捨肉；丁吾父之大憂，徒倚廬以食粥。被朝恩之抑奪，履人事而悽迷。五鼎或來，羨仲由之斗米；三牲縱具，非茅容之隻鷄。豈無兄弟，各懷祿而悽悽；亦有子孫，方嬉戲乎孩提。冗食兮紀綱之僕，多病兮糟糠之妻。

又《三黜賦》　一生幾日，八年三黜。始貶商於，親老且疾，兒未免乳，呱呱擁樹。六百里之窮山，唯毒蛇與虺虎。歷二稔而生還，幸舉族而無苦。再謫滁上，吾親已喪，几筵未收，旅櫬未葬。泣血就路，痛彼蒼兮安仰？移郡印于

淮海，信靡鹽而鞅掌。旋號赴於國哀，亦事居而送往。叨再入于掖垣，何寵祿之便蕃。今去齊安，髮白目昏。吾子有孫，始笑未言。去無騎乘，留無田園。羝羊觸藩，老鶴乘軒。不知我者，猶謂乎郎官貴而郡守尊也。

又《酬种放徵君》 太歲在辛卯，九月萬木落。是時太陰虧，占云臣道薄。王生出紫微，譴逐走商洛。扶親又抱子，迤邐過京索。弊車載書史，病馬懸囊橐。西京不敢住，空負香山約。閿鄉正南路，秦嶺峭如削。肩輿礙巨石，十步三四卻。妻孥亦徒步，磧礫不容腳。山店蓋木皮，煙火渾燻灼。夜深聞鬻虎，全家屢驚懼。山泉何縈回，切冽無橋彴。卸鞍引羸蹄，解襪事芒屩。晨瀾髮可鑒，朝涉脛如斮。商山六百里，天設皆巖崿。上洛在其中，猝牢曾未若。逐臣自可死，何必在遠惡。刺史不我顧，古寺聊淹泊。卜居雜民甿，致養無精糲。知道由自寬，有親強爲樂。

又《北樓感事》 矧予草澤士，被褐復羹藜。謬因弄文詞，八載侍丹墀。三入承明廬，古人期并馳。玉堂百日罷，所累非文詞。強仕未爲老，望郡不爲卑。淮邊永陽郡，人物自熙熙。費用量所入，豐約從其宜。一妻本糟糠，不識金翠施。三男無庶孽，詎愛紈綺資。甘貧絕誅求，易退無羈縻。五十擬歸耕，何必懸車期。

又《成武縣作》 釋褐來成武，初官且自強。位卑松在澗，俸薄葉經霜。雨菌生書案，饑禽啄印床。猶驚寫秋卷，槐砌落花黃。

又《赴長洲縣作》 移任長洲縣，扁舟興有餘。篷高時見月，棹穩不妨書。雨碧蘆枝亞，霜紅蓼穗疏。此行紆墨綬，不是爲鱸魚。

又《謫居感事》 遷謫獨熙熙，襟懷自坦夷。孤寒明主信，清直上天知。消息還依道，生涯只在詩。惟當諭山水，詎敢詠江蘺。偶歎勞生事，因思志學時。讀書方睹奧，下筆便搜奇。賦格欺鸚鵡，儒冠薄皺虧。耕桑都不事，園井未曾窺。必欲縑緗富，寧教杼軸紕。光陰常矻矻，交友盡偲偲。步驟依班馬，根源法孔姬。收螢秋不倦，刻鵠夜忘疲。流輩多相許，時賢亦見推。叨榮偕計吏，濫吹謁春司。僕瘦途中病，驢寒雪裏騎。空拳入場屋，拭目看京師。技癢初調箭，鋒銛欲試錐。甲科登漢制（太平興國五年予首中甲科），內殿識堯眉。數刻愁晡矣，三題亦勉之。先鳴輸俊彥，上第遂參差。罷舉身何託，還家命自奇。唯慙親倚戶，敢望嫂停炊。竭力求甘旨，終朝走路歧。貪希仲由米，多廢董生帷。丹桂何時折，孤蓬逐吹移。知憐無國士，志氣自男兒。季子貂裘敝，狂生刺字隳。廣場重考覆，蹇步載驅馳。明代寧甘退，青雲暗有期。禮闈冠多士（八年，予忝春官首薦），御試拜丹墀。澤霧寧慙豹，搏風肯伏雌。重瞳念孤跡，一第忝鴻私。得告還鄉貴，除官佐邑卑。折腰稱小吏，矩步愼初資（予解褐得主簿）。枳棘心何恨，松筠操自持。及親家有養，事長禮無虧。銅墨官常改，煙霄雨露垂。縣花聊主管，寺棘且羈縻（予九年忝授大理評事、知蘇州長洲縣）。吳郡包山側，長洲巨海湄。萬家呼父母（民間多呼縣令爲父母官），百里撫惸嫠。敢起徒勞歎，長憂竊祿嗤。宦途甘碌碌，官業亦孜孜。政事還多暇，優游甚不羈。村尋魯望宅，寺認館娃基。【略】三年無異政，一篋有新詞。多戀南園卧（蘇州南園，最爲勝景），俄從北闕追（雍熙四年，予奉徵召赴闕）。呈材眞樸樕，召對立茅茨。載筆居三館，登朝忝拾遺。紫泥天上降，朱紱御前披。侍從殊爲貴，圖書頗自怡。【略】書命猶無諂（予在閣下，草詞多不虛飾，以此亦爲人所怨），評刑肯有欺。厚誣凌近侍，內亂疾妖尼（妖尼道安誣告徐騎省）。丹筆當無赦，金科了不疑。拜章期悟主，引法更妨誰。萋斐終無已，雷霆遂赫斯。如弦傷訐直，投杼覓瑕疵。衆鑠金須化，羣排柱不支。佞權迴北斗，讒舌簸南箕。闕下羊腸險，朝端虎尾危。道孤貽衆怒，責薄賴宸慈。西掖除三字，南山佐一麾。蒼黃塵滿面，揮灑涕交頤。目斷九重闕，魂銷八達逵。尊親遠扶侍，兄弟盡流離。【略】松柏寒乃翠，瓊瑤涅不淄。誰望分曲直，祗自仰神祇。吾道寧窮矣，斯文未已而。狂吟何所益，孤憤洩黃陂。

又《詔知滁州軍州事因題二首》 曉直銀臺作侍臣，暮爲郎吏入埃塵。一生大抵如春夢，三黜何妨似古人。不稱禁中批紫詔，猶教淮上擁朱輪。時淸郡小應多暇，感激君恩養病身。

又《答鄭褒書》 今春，吾自西掖召拜翰林學士，天子寵遇任委過於往時，而僧之不樂吾者，復以前事啅吠，吾以爲無能爲也，在內庭果百日而罷。余與生俱爲御試所黜，胥別輦下，邈無音塵。王八年春，余第中乙科。【略】余因念家本寒素，宅於澶淵，梁季亂離，舉族分散。叔父沒于兵而葬雷夏，伯父沒于客而葬博關，太夫人又旅葬于濟。當時未名，以乞丐自給，無立錐之地以息幼累，況殯禮乎？今茲起家，位下俸薄，接晨炊之不及，況塋域乎？

又《滁州謝上表》 奉九月五日制命，伏蒙聖慈特授臣守尙書工部郎中、知滁州軍州事，已於六月三日到本州上訖。【略】臣拜命以來，通宵自省，恐是

臣所賃官屋在高懷德宅中，一昨開寶皇后權厝之時，便欲移出，未有去處，甚不遑寧。尋曾指約公人，不令呵喝，切恐貴僧出入，中使往還，相逢之間，難爲顧揖。【略】況臣頭有重戴，身被朝章，所守者國之禮容，即不是臣之氣勢。因茲謝表，敢達危誠。況臣粗有操修，素非輕易，心常知于止足，性每疾于回邪。位非其人，誘之以利而不往；事匪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隨。唯有上天，鑒臣此志。

又《黃州謝上表》 伏奉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敕，落知制誥、差知黃州軍州事者，【略】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到州上訖。【略】伏念臣叨司帝誥，又歷周星，既不曾上殿求見天顏，又不曾拜章論列時事。入直則閉閤待制，退朝則閉門讀書。雖每日起居，實經年抱疾，不敢求假，恐煩醫官。自後忝預史臣，同修《實錄》，晝夜不舍，寢食殆忘。已盡建隆四年，見成一十七卷。雖然未經進御，自謂小有可觀。忽坐流言，不容絕筆。夫讒謗之口，聖賢難逃，周公作《鴟鴞》之詩，仲尼有「桓魋」之歎。蓋行高於人則人所忌，名出於衆則衆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此。

又《揚州謝上表》 臣某言：十一月二十四日，樞密院馬遞敕牒一道至滁州，伏蒙聖慈就差臣知揚州軍州兼管內隄堰橋道事，【略】臣已于十二月四日到揚州上訖。【略】伏念臣頃以藝文，獲塵科第，三館兩制，遍歷清華，千載一時，別無媒援。由是上惟奉主，旁不忌人，比因直言，頻至左官。去年自禁中出職，滁上臨民，黽勉在公，憂虞度歲，鬢髮漸白，眼目已昏。但因行年未高，不敢求退，明代難遇，猶思報恩。

《吳都文粹續集》補遺卷上王禹偁《為長洲令自叙》 禹偁，名利之流也。一身之計，有親族妻子焉，雖內無妾，外無僕，不可去者凡百指。晨有炊爨，夕有脂燭，伏臘慶弔居其外。月得俸金，太半長物。是以從官三年，徒行而已。一邑之政，有租傭稅調焉，土甚瘠而民不懈，吏好欺而賦愈重。廉其身而濁者忌之，直其氣而曲者惡之，懇無知音，動有變畏。去年多稼不登，編戶艱食，賦斂之數，有乖其期，而民部督成于郡，郡侯歸罪于縣，鞭笞之人，日不下百數輩，菜色在面而血流于膚，讀書爲儒，胡寧忍此！因出吏部考課曆，納質于富商，得錢一萬七千，市白粲而代輸之，始可免責。春夏以來，民有歸其直者，蓋三分有其二焉。

《歸田錄》卷上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

《玉壺清話》卷四 （禹偁）撰太祖徽號玉冊，語涉輕誣，會時相不悅，密奏黜黃州。洎近郊將行，時蘇易簡內翰榜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五十三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爲遷客，漂泊可念。臣欲令牓下諸生罷期集，綴馬送於郊。」奏可之。至行日，送過西短亭，諸生拜別于官橋。元之口占一闋，付狀元曰：「爲我深謝蘇公，偶不暇取筆硯。」其詩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時交親縱深密者循時好惡，不敢私近，惟寶元賓執其手泣於閤門曰：「天乎，得非命與？」公後以詩謝，略云：「惟有南宮寶員外，爲余垂淚閤門前。」至郡未幾，忽二虎鬬于郡境，一死之，食殆半，羣鷄夜鳴，冬雷雨雹。詔內臣乘驛勞之，命設禳謝。司天奏：「守土者當其咎。」即命徙蘄，上表略曰：「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止期（生）〔身〕後。」上覽曰：「噫，禹偁其亡乎！」御袖掩涕。至郡逾月果卒。

畢仲游《上王子韶侍郎》 昔曾聞文簡公開寶中爲濟州團練判官，而王元之爲民家子，年絕少。偶以事至推官廨中，文簡公知其賢，留使治書學爲文。久之，文簡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爲令，屬諸賓客，竟席對未有工者。文簡公歸，書其令於壁上，元之竊後對甚工，亦書於壁上。文簡公見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州守之令「鸚鵡能言爭似鳳」，元之對「蜘蛛雖巧不如蠶」）。由此元之寖有聲。後遂登第，進用轉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元之已爲舍人，其詞，元之所行也。世以文簡公爲知人。其後元之謫黃州，文簡公亦罷翰林學士，以兵部侍郎知潞州，則立朝行道又可知矣。此濟人所以謂之二賢者也。然二賢堂處非其地，宿昔所患。乃遇太常少卿學士鎮守鉅野，慨然想見其遺風，特爲改作，立堂於宣聖殿側，遷二像其中，春秋配饗，郡人大喜。非宗工鉅儒，樂與二賢同道者，其肯出力以慰邦人之望如此乎？則兩家之子孫雖不振，宜如何論報，以稱盛德！伏惟亮察。

晁補之《張穆之觸鱗集序》 黃州名世士，亦吾里人，事熙陵爲學士，熙陵稱其獨步天下者。嘗以直諫斥，久不召，召且大用，復諫不悔，卒復斥，竟不大用，死黃州。

《石林燕語》卷一〇　王元之素不喜釋氏，始爲知制誥，名振一時。丁晉公、孫何皆游門下，元之亦極力延譽，由是衆多側目。有僞爲元之《請汰釋氏疏》及何《無佛論》者，未幾有商、洛之貶。

《宋朝事實類苑》卷一六：王禹偁爲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謂：「外任人，內修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詗邏邊事，行間諜以離其心，遣保御卿率所部以張犄角，下詔感勵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禹偁上疏，請節用省役，薄賦緩刑。

作品本事

司馬光《王內翰贈商雒雁主簿詩後序》　王詩云：「織女峰前貧主簿【略】。」至道初，今觀文殿大學士始平公先君子贈中書令（諱格）爲主簿商雒。王公時自中書舍人謫商州。王公以文章獨步當世，久宦，已通顯於朝，又剛簡峭直，固不妄與人交。然令君以九品官與相往來，王公贈詩，意好款密，則令君爲人可知已。

《中山詩話》　王元之《謫黃州詩》曰：「又爲太守黃州去，依舊郎官白髮生。」在朝與執政不相能，作《江豚詩》以譏之曰：「江雲漠漠江雨來，天意爲霖不干汝。」（俗云：豚出則有風雨）又曰：「餐啗蝦魚頗肥腯。」（譏其肥大）

《青箱雜記》卷一　（雷）德驤，有終父子二人常并命爲江南、淮南兩路轉運使，當世榮之。王禹偁贈詩二首，其一曰：「江南江北接王畿，漕運帆檣去似飛。父子有才同富國，君王無事免宵衣。屏除奸吏魂應喪，養活疲民肉漸肥。還有文場受恩客，望塵情抱倍依依。」其二曰：「當時詞氣壓朱雲，老作皇家諫諍臣。章疏罷封無事日，朝廷猶指直言人。題詩野館光泉石，講《易》秋堂動鬼神。棘寺下僚叨末路，齋心唯祝秉鴻鈞。」蓋禹偁常出德驤門下，而德驤深於《易》，酷嗜吟詠故也。

又卷六　近世釋子多務吟詠，唯國初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爲佛事，故所著《駁董仲舒〈繁露〉》二篇、《難王充〈論衡〉》三篇、《證蔡邕〈獨斷〉》四篇、《斥顏師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雜斥諸史》五篇、《折海潮論兼明錄》二篇、《抑春秋無賢臣論》一篇，極爲王禹偁所激賞。故王公《與贊寧書》曰：「累日前蒙惠顧謏才，辱借《通論》，日殆三復，未詳指歸。徒觀其滌《繁露》之暇，劘《論衡》之玷，眼瞭《獨斷》之瞽，鍼砭《正俗》之疹，折子玄之邪說，泯米穎之巧言，逐光庭若摧枯，排孫郤似圖蔓，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迷復。然則師胡爲而來哉？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於我師者歟！」

《臨漢隱居詩話》　國初，官舟數少，非達官不可得。太宗時，朱嚴第三人及第，稅舟赴任至。王禹偁送詩曰「賃舟東下歷陽湖，榜眼科名釋褐初」是也。天禧末，李迪自宰相謫衡州副使，至儀眞。是時，鄭載爲發運使，假張駝子客舟赴貶所，尤可怪也。

《東軒筆錄》卷一四　祖宗朝，宰相怙權，尤不愛士大夫之論事。趙中令普當國，每臣僚上殿，先於中書供狀，不敢詆斥時政，方許登對。田錫爲諫官，嘗論此事，後方少息，士大夫有口者多外補。王禹偁在揚州，以詩送人云：「若見鰲頭爲借問，爲言根也減剛腸。」又丁謂留滯外郡甚久，及爲知制誥，以啓謝時宰，有「效緝密於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於謝安，但詠蒼苔」，是也。

《澠水燕談錄》卷三　孫何、孫僅，學行文辭傾動場屋。何既爲狀元，王黃州覽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後牓僅果爲第一。

《墨莊漫錄》卷一〇　王禹偁元之久爲從官，而未嘗知舉，有詩云：「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

《詩話總龜》前集卷二引《古今詩話》　王元之內翰五歲已能詩。因太守賞白蓮，倅言元之能，與語於太守。因召而吟一絕云：「昨夜三更後，姮娥墮玉簪。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又云：「佳人方素面，對鏡理新妝。」守曰：「天授也。」

又卷四　丁晉公、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元之延譽，嘗言二人可使白衣充修撰。嘗贈之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

又卷四二引《詩史》　王元之以尼道安事謫黃州，蓋爲盧崔州所譖也，有詩云：「敢向台階問罪名。」後有以事貶黃州者，有詩云：「魏能下面看花銜。」魏能以軍功（爲）黃州刺史。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太宗萬幾之暇，留心弈棋，自製三勢。一曰對面千里勢，二曰天鵝獨飛勢，三曰海底取明珠勢。一時近臣，例以棋圖頒賜。故王元之詩云：「太宗多材復多藝，萬幾餘暇翻棋勢。對面千里爲第一，獨飛天鵝爲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御製。中使宣來賜近臣，天機祕密通鬼神。」所以紀其事也。

又　王元之謫齊安郡，民物荒涼，殊無況。營妓有不佳者，公作詩曰：「憶昔西都看牡丹，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裏，鼓子花開也喜歡。」然唐《抒情集》記《朝士在外地觀野花追思京師舊遊》詩云：「曾過街西看牡丹，牡丹未謝即心闌。如今變作村田眼，鼓子花開也喜歡。」蓋王刊定此詩耳。

《**四六話**》**卷上**　呂丞相端，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爲樞密直學士，時王二丈禹偁誥詞略曰：「多直道以事君，每援經而奏事。」

又卷下　張洎參政事江南李後主時爲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爲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啓謝云：「追蹤季札，辭吳盡變爲《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他國入中朝也。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四**　王元之謫黃州也，實由宰相不說。交親無敢私見，惟竇元實握手泣唁於閤門，曰：「天乎！使公屢黜，豈非命耶？」士大夫高之。元之以詩謝之曰：「惟有南宮竇員外，爲余垂淚閤門前。」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九**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州郡設官尚少，小郡不過四五員，復多武弁，故非雄藩都會，仕者率少官況。王元之自掖垣謫滁州，嘗以詩寄舊僚云：「要見滁州謫宦情，信緣隨俗且營營。【略】聞者頗憐之。然元之在滁陽，四方文士持文就謁者甚衆。有鄭褒者最知名，留數月而去，元之爲買馬辦裝。後有劾其虧貫直者，太宗覽之曰：「是能卻李繼遷事例者。」元之嘗草繼遷制，繼遷送潤筆數倍於常，而以面簽書送，元之卻之不受故也。

《**石林燕語**》**卷六**　《考異》：舊有誥文，又有敕。仁宗封壽春郡王，禮儀院言：皇子誥敕，請令閤門進納，宮中賜給。王元之《代王侍郎辭官表》云：「伏蒙聖慈賜臣官誥一道，敕牒一道，特授參知政事。」

又卷八　太宗當天下無事，留意藝文，而琴棋亦皆造極品。時從臣應制賦詩，皆用險韻，往往不能成篇；而賜兩制棋勢，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則相率上表乞免和，訴不曉而已。王元之嘗有詩云：「分題宜險韻，翻勢得仙棋。」又云：「恨無才應副，空有表虔祈。」蓋當時事也。

《**石林燕語辨**》《楊文公談苑》云：重戴者，大戴帽也。本野夫嚴叟之服，以自爲之。後魏孝文帝自雲中遷代，以賜百寮；五代以來，惟御史服之。淳化初，宰相、學士、御史臺，北省官、尚書、兩省五品以上，皆令服之。王元之《謝表》云「頭有重戴」，謂爲翰林學士也。

《**容齋隨筆**》**卷五**　眞宗時，并州謀帥，上謂輔臣曰：「如張齊賢、溫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嘗歷樞近，或有固辭，宜召至中書詢問，願往則授之。」及召二人至，齊賢辭以恐爲人所譏，仲舒曰：「非敢有辭，但在尚書班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賜都部署添給，敢不承命。」輔臣以聞，上曰：「是皆不欲往也，勿強之。」王元之自翰林學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黃州，遣其子嘉祐獻書於中書門下，以爲「朝廷設官，進退必以禮，一失錯置，咎在廊廟。某一任翰林學士，三任制誥舍人，以國朝舊事言之，或得給事中，或得侍郎，或爲諫議大夫。某獨異於斯，斥去不轉一級，與錢穀俗吏混然無別，執政不言，人將安仰？」予謂仲舒嘗爲二府，至於自求遷轉及增請給；元之一代剛正名臣，至於公移牋書，引例乞轉。唯其至誠不矯僞故也。後之人外爲大言，避寵辭祿，而陰有營求，失其本眞者多矣，風俗使然也。

《**舊聞證誤**》**卷一**　張忠定爲御史中丞，彈奏張丞相齊賢，齊賢深以爲恨，言於上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申奏，皆婚家王禹偁代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制》，其詞醜詆，故并欲中傷之。公聞自辯，因以所爲文進，上大悅。

《**詩林廣記**》**後集卷九引**《**蔡寬夫詩話**》　王元之《商州》詩第四句，乃夢中得之。初，元之在掖垣，忽夢賦詩御座前，既覺，獨記此句。未幾至貶，以十月到郡，而菊花盛開，恍然如詩語也。

《**宋史**》**卷四四〇**《**羅處約傳**》　羅處約形神豐碩，見者加重，雖有詞采而急於進用，時論亦以此薄之。卒後，蘇易簡、王禹偁集其文，凡十卷，題曰《東觀集》。禹偁爲序，易簡表上之，詔付史館。

《**徐氏筆精**》**卷五**　江郎三片石，相傳有江氏兄弟三人登之，化爲石。宋王禹偁詩云：「三茅遺躅在金陵，又見江家有弟兄。謝朓門前春色好，一時分付與岩扃。」

《宋稗類鈔》卷六　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雖疏遠小臣，苟欲詢訪，皆得登對。王禹偁大以爲不可，上疏有云：「至如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云云，當時盛傳此語。未幾，王坐論妖尼道安救徐鉉事，謫爲商州團練副使。一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秉笏，立於佛殿之側。王意恐官高，欲與之叙位。其人斂板曰：「某即『可知』也。」王不曉其言而問之。其人曰：「公嘗疏曰：『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爲借職，是即『可知』也。」王憮然自失，聞者莫不大笑。

著　錄

王禹偁《律賦序》　禹偁志學之年，秉筆爲賦，逮乎策名，不下數百首，鄙其小道，未嘗輒留。秋賦春闈，粗有警策，用能首冠多士，聲聞于時。然試罷即爲同人掠奪其草，于今莫有存者。淳化中，謫官上洛。明年，太宗試進士，其題曰《庖言日出》。有傳至商山者，駭其題之異且難也，因賦一篇。今求向所存者，得數十紙，焚棄之外，以十章爲一卷，《庖言》爲首，尊御題也。

又《和朱嚴留別》　舊業煩君勘，新題爲我刊。（生爲勘《小畜集》，又書八絕詩石也）

又《仲咸以予編成商於唱和集以二十韻詩相贈依韻和之》　詩戰雖非敵，吟多偶自編。齊強侵北鄙，許販守東偏。猶恨多虛日，何妨且繫年（予到郡一年，唱和始及百首）。

又《小畜集序》　咸平二年，守本官知齊安郡。年四十有六，髮白目昏，居常多病，大懼沒世而名不稱矣，因閱平生所爲文，散失焚棄之外，類而第之，得三十卷。將名其集，以《周易》筮之，【略】《小畜》之《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說者曰：「未能行其施，故可懿文而已。」是禹偁位不能行道，文可以飾身也。集曰《小畜》，不其然乎？咸平三年十二月晦日，太原王禹偁序。

《隆平集》卷一三《王禹偁傳》　有《小畜集》三十卷、《奏議》十卷、《後集詩》三卷。

蘇頌《小畜外集序》　公之屬稿，晚年手自編綴，集爲三十卷，命名《小畜》，蓋取《易》之懿文德而欲己之集大成也。《後集詩》三卷，《奏議集》三卷，《承明集》十卷，《五代史闕文》一卷，并行於世。而遺篇墜簡，尚多散落，集賢君購尋裒類，又得詩賦、碑誌、論議、表著凡二十卷，目曰《小畜外集》，因其名所以成先志也。

沈虞卿《黃州刊小畜集序》　平生撰著極富，有手編文集三十卷，名曰《小畜集》。【略】好事得之者珍秘不傳，以故人多未見。虞卿假守於此，追訪舊址，躊躇增慨，想見其人，思欲以次興葺，而鈍拙無能，救過不贍。輒且先其大者，因以家笥所藏《小畜集》八本，更加點勘，鳩工鏤板，以廣其傳，庶與四方學者共之。紹興丁卯皇上祀紫壇之明年六月庚申，歷陽沈虞卿序。

又《黃州雕造小畜集申轉運司狀》　黃州契勘諸路軍州，間有印書籍去處。竊見王黃州《小畜集》，文章典雅，有益後學，所在未曾開板。今得舊本，計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八字。檢準紹興令，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除依上條申明施行，今具雕造《小畜集》一部共八冊，計四百三十二板。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小畜集》三十卷，《別集》二十卷，《奏議》三卷，《承明集》十卷，《制誥集》十二卷，《四六》一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王元之《小畜集》三十卷。【略】集自爲序。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王元之《小畜集》。

又　王元之《奏議》。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小畜集》三十卷、《外集》二十卷，知制誥濟陽王禹偁元之撰。自爲之序，略曰【略】。《外集》者，其曾孫汾哀輯遺文。得三百四十首。又有《承明集》十卷、《奏議集》三卷、《後集詩》三卷，未見。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制誥集》十二卷。

又　王禹偁《小畜集》三（十）卷。又《外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別集》十六卷。

又卷二九三《王禹偁傳》　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議》十卷、《詩》三卷。

謝肇淛《鈔宋本小畜集跋》　去歲入長安，從相國葉進卿先生借得內府宋本，疾讀數過，甚快，因鈔而藏之。【略】萬曆庚戌三月望日，晉安後學謝肇淛敬跋。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八本，影宋板鈔。十八卷副葉有錢宗伯朱筆字，二十三卷後有趙清常題識，趙清常手校，有錢宗伯朱筆字。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小畜集》三十卷，鴻臚寺少卿曹學閔家藏本。《小畜外集》七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略】集凡賦二卷、詩十一卷、文十七卷，紹興丁卯歷陽沈虞卿嘗刻之黃州。明代未有刊本。世多鈔傳其詩，而全集罕覯，故王士禛《池北偶談》稱僅見書賈以一本持售，後不可復得爲憾。近時平陽趙氏始得宋本刊行。而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外集》三百四十首，其曾孫汾所裒輯者，則久佚不傳。此殘本爲河間紀氏閱微草堂所藏，僅存第七卷至第十三卷，而又七卷前闕數頁，十三卷末《集賢錢侍郎知大名府序》，惟有篇首二行，計亦當闕一兩頁。原帙籤題，即曰「小畜外集殘本」，上下二冊，知所傳止此矣。其中《次韻和郎公見贈》詩及題下自注，「郎」字皆缺筆，知猶從宋本影鈔也。凡詩四十四篇，雜文八篇，論議五篇，傳三篇，箴、贊、頌九篇，代擬二十篇，序十二篇，共一百一篇，較原帙僅三之一。

黃丕烈《小畜集宋刊補鈔本跋》 去冬聞坊友傳言，云有宋刻王黃州《小畜集》流轉郡中。既而遇諸冷攤，果宋刻，其闕者皆吾研齋補鈔，不知誰何也。末有謝肇淛跋，亦未知果爲其手跡，抑系傳錄存之？物主居奇議直，未能收得，目雖遇，心未忘。頃又念及，遂重索觀，見卷中遇「留」字皆闕最後一畫，以呂無黨手鈔他書證之，寫「留」字作「留」，疑出呂氏鈔也。余家藏有鈔本，硬分三十卷爲六十二，以沈虞卿後叙居前，失去前之自序并無後之牒文官銜，則鈔本之不如宋刻遠甚。明代并無刊本，故傳錄亦鮮。昔漁洋山人曾見估人攜來一本，卒以未得爲憾，余故勉力購此。全書四百餘葉，宋刻居三之一，古色古香，不礙爲斷珪殘璧也。

又《校本小畜集跋》 余得宋刻殘帙復經吾研齋補鈔本王黃州《小畜集》，因與張君訒庵談及，遂出所收吳枚翁手校本示余，蓋乾隆初晉中刻本也。其行款悉與宋刻同，字句亦不甚大異。序云近得宋塹鈔本於長安市，當不誣也。惟重刊時細加讎校，不無有金根之誤耳。枚翁所據雖出名人校本，然未見宋刻，究恐改是爲非。且宋刻亦有誤處，必得目驗始可信耳。借讀并記。道光元年四月十日，蕘夫。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宋刊配舊鈔本。【略】宋紹興刊本，餘俱舊鈔本。舊鈔本板心有「吾研齋補鈔」五字。

又 王黃州《小畜外集》殘本七卷，舊鈔本。宋王禹偁撰。原三十卷，今存卷七至卷十三，凡七卷，又卷六末葉一葉。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二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明影宋本，沈辨之舊藏。【略】某氏手跋曰：「王黃州《小畜集》，往歲避寇城中，得之沈辨之氏，乙卯七月也。近潛坤子借觀，先與前三冊。今復避寇入城，潛坤過訪，談及，復索後三冊。特歸取來，燈下閱之，忽憶卯秋，不覺十年矣。光陰迅速，一事無成，爲之三歎，題此以紀歲月。時嘉靖乙丑四月廿九日，岳西道人復初書於栩栩齋。」

又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明影宋鈔本。

又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張紹仁校宋本。

陸心源《明鈔小畜集跋》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宋王禹偁撰，明鈔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前有自序，後有紹興丁卯沈虞卿序及刊板公牘，校勘銜名。每卷有目，連屬篇目。間有刊工姓名。語涉宋帝皆提行，蓋從宋刊摹寫者。乾隆中有太平趙熟典刊本，其缺文訛字大略多同，似即從此本出。惟轉輾傳刊，訛字更多。【略】蓋明嘉靖初沈辨之藏書也。

又《北宋本小畜外集跋》 王黃州《小畜外集》，存卷六末葉起至卷十三止，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板心有刊匠姓名。【略】蓋北宋刊本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經鉏堂依宋鈔本。

又 王黃州《小畜外集》殘本七卷，影寫宋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補鈔宋本。【略】宋刊本存卷十二至十六、卷十八至二十四，餘皆石門呂無黨以謝氏小草齋本鈔補全，故後亦錄謝肇淛跋。板心有「吾研齋補鈔」五字。

又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舊鈔本。此即晉安謝氏鈔本，序跋皆同，板心有「小草齋鈔本」五字。

又 王黃州《小畜外集》七卷，舊鈔殘本。宋王禹偁撰。原書見陳氏《書錄》有二十卷，今存卷七詩，卷八雜文，卷九論議傳，卷十箴贊頌，卷十、十二代擬諸作，卷十三序。

傅增湘《舊鈔王黃州小畜集跋》 此書鈔楷頗舊，格式亦古，【略】語涉宋帝空一格，知從宋本摹寫者。前錄元之自序，後有紹興丁卯沈虞卿刻書跋，跋

後附雕造此書公牒，詳具紙墨工價事項，列校正官銜名八行。又萬曆庚戌晉安謝肇淛所跋，言從相國葉進卿借得內府宋本，鈔而藏之云。【略】按《小畜集》宋刊本今藏虞山瞿氏，存卷十二至十四，卷十八至二十四，共十二卷，餘皆石門呂氏鈔補。余所藏張訒庵校本即從此出。他如沈辨之、謝在杭、毛子晉諸人所藏鈔本今流傳藏書家者，其卷第行格亦無不相同。惟黃蕘圃所得有六十二卷本，乃出於後人之妄析，無所據依，不足深信。近時涵芬樓印行《四部叢刊》，所取爲經鉏堂寫本，雖亦作三十卷，卷後亦錄有黃州契勘文字，然行款已易，不及余此本遠矣。

又《校本小畜集跋》 此乾隆庚辰山右趙熟典刻本，吳枚庵以盧召弓舊鈔本用朱筆校，張訒庵又以黃蕘圃所得殘宋刻吾研齋鈔補本墨筆校。宋槧自十二卷至二十四卷，中闕卷十七，凡一百四十九葉。舊藏沈辨之野竹齋。【略】趙刻亦稱據宋槧鈔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與宋本同，惟行格字體多有改易。又傳鈔之誤，諸本皆不能免。吾研齋本附錄謝肇淛跋，謂從相國葉進卿先生借得內府宋本，蓋同出於紹興十七年黃州所刻，無異本也。

《中國善本書提要》 《小畜集》三十卷，六冊（美國國會）。清乾隆間刻本。宋王禹偁撰。按此本有眉校，頗工頗詳。所據本一稱宋鈔，一稱怡鈔，卷十六至二十，又據《四庫》原鈔本校。按《小畜集》有紹興十七年黃州刻本，流傳不廣。明、清以來，轉相傳錄，要皆以黃州本爲祖。黃丕烈得補鈔宋本，謂宋刻居三之一，堪傲汲古閣，似已不存。陸心源得明野竹齋鈔本，曾爲跋，記其異同，載《儀顧堂題跋》卷十，後又校趙熟典刻本，爲《校補》二卷，刻入《群書校補》卷六十八、六十九。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宋王禹偁撰，宋紹興十七年黃州刻遞修本（卷二十五至三十配清呂氏吾研齋鈔本），黃丕烈跋，八冊。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宋王禹偁撰，明萬曆三十七年謝氏小草齋鈔本，謝肇淛跋，六冊。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宋王禹偁撰，清康熙五十九年蔣繼軾家鈔本，蔣繼軾鈔補并校跋，翁同書校并跋，六冊。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宋王禹偁撰，清鈔本，彭元瑞校并跋、翁心存校，四冊。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宋王禹偁撰，清宋氏漫堂鈔本，八冊。 《宋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宋王禹偁撰，清乾隆二十五年趙熟典愛日堂刻本，吳翌鳳、黃丕烈、張紹仁校并跋，十冊。 《王黃州小畜外集》二十卷，宋王禹偁撰，清乾隆四十一年吳翌鳳鈔本，盧文弨校、吳翌鳳校并跋，二冊。 《王黃州小畜外集》二十卷，宋王禹偁撰，清鈔本，翁方綱校并跋，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六冊，宋王禹偁撰，明烏絲闌鈔本。 王黃州《小畜集》，存二十二卷十冊，宋王禹偁撰，舊鈔本。 《小畜集》三十卷十二冊，宋王禹偁撰，傳錄苕溪倪氏經鉏堂影宋鈔本，朱校。

藝文

潘閬《送王長洲禹偁赴闕》 蒿蘭不并香，涇渭安同流。小人有千險，君子生百憂。名重聖主徵，道光史策收。一鶚秋空飛，鳥雀徒啾啾（按此時王禹偁從滁州貶所復召，閬作是詩送之）。

林逋《讀王黃州詩集》 坐吟行看對清秋，懶架仍移近枕頭。放達有唐惟白傅，縱橫吾宋是黃州。左遷商嶺題無數，三入承明興未休。紅藥紫薇千古一，又添楊子伴牢愁。

《宋詩拾遺》卷四郭輿《贈王元之出知黃州》 楊花飛雪奈愁何，且爲湘纍賦《九歌》。芳草不堪春鵑早，荒林況復夜猿多。風煙經眼憐新隔，魑魅窺人喜乍過。月落橫江天柱杳，雲山寥寂想鳴珂。

釋文兆《弔屈原呈王內翰》 抑清誰可羣，委質在湘濆。今日不同楚，無人更似君。滄波沈夜魄，古廟聚寒雲。弔罷踟躕處，漁歌忍獨聞。

又釋行肇《湘江有感上王內翰》 達士弦性直，佞人膠辭柔。靳尙一言巧，靈均千古愁。孤蟾魄長在，寒雲恨難收。空使湘江水，至今無濁流。

楊億《故蘄州王刑部閣老挽歌五首》 東觀未絕筆，西垣俄解龜。罷裁青紙詔，重入白雲司。流落成三黜，聯翩換一麾。黃岡與滁上，應立去思碑。

雞省曾三入，鰲峰近十旬。命書批鳳尾，諫疏逆龍鱗。按部朱幡遠，悲秋素髮新。茂陵終不起，遺札滿埃塵。 近署罹官謗，清淮綰郡章。平生不佞佛，晚歲尙爲郎。得疾因卑濕，爲文足感傷。纔蒙宣室召，奄忽歎云亡。 楚客離騷怨，子牟江海心。積憂偏損壽，多病未妨吟。野鳥俄窺舍，甘棠已結陰。郡中應罷市，遺愛在人深。 奏稿應盈篋，藏書復幾車。門人誰漬酒，天子想投瓜。

旅槐關山闊，銘旌道路賒。趨庭有令子，清白自傳家。

歐陽修《書王元之畫像側》 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恩。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

祖無擇《讀王元之後集題于卷末（其集三卷皆出黃州後所作詩）》 提筆幾回書誥命，剖符長是守方州。未能抗表分司去（《五閑詩又題》云「何當婚嫁了，抗表請分司」），終老爲郎謫宦休。歌舞嬾呼寒食節（《寒食讌郡客》詩云「歌舞嬾呼筵上妓，饑寒慚見獄中囚」），醉吟孤坐月波樓（《月波樓詠詩獨酌》詩云「孤吟獨酌送殘春，坐久樓邊白鳥馴」）。文章獨步成何事（太宗嘗曰王禹偁文章獨步，異日垂名不朽），空有《離騷》寄隱憂。

黃庭堅《題王黃州墨迹後》 往時王黃州，謀國極匪躬。朝聞不及夕，百壬避其鋒。九鼎安盤石，一身轉孤蓬。浮雲當日月，白髮照秋空。諸君發蒙耳，汲直與臣同。

《方輿勝覽》卷四七《滁州・四賢堂》引張商英詩 文昭文定與文忠，內翰元之共四公。政事風流俱第一，典型人物更誰同。能詩只有東坡老，到處惟尋六一翁。欲遣滁陽招作客，五星同聚此堂中。

雜錄

雍正《山西通志》卷二四王汾《刻先公五老峰詩記》 先公翰林、尚書淳化中謫官解梁，作是詩。後八十餘年，汾出守蒲津，刻石於王官谷。元豐二年二月十一日，曾孫尚書祠部郎中、充集賢校理、權知河中軍府事汾謹記。

《曲洧舊聞》卷八 王元之在黃州日，作《竹樓》與《無愠齋記》，其略云：「後人公退之餘，召高僧道士烹茶煉藥則可矣。若易吾齋爲廄庫廚傳，則非吾徒也。」（安）信可始至，訪其齋則已爲馬廄矣，求其記則庖人亦取其石壓羊肉。信可歎曰：「元之豈前知耶，抑其言遂爲讖耶？」于是樓齋皆如舊，而命以其記龕之於壁。

《二老堂詩話》卷下 小說多妄，其來久矣。《玉壺清話》云：「王禹偁自知制誥出知黃州，蘇易簡榜下放孫何等三百餘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爲遷客，臣欲令榜下諸生郊送。』奏可。禹偁作詩謝之云【略】。」余年十六七時，嘗以歲月推之：孫何榜乃淳化三年，歲在壬辰。明年癸巳，易簡遷參政，是時禹偁謫外任未歸。又明年甲午，方再爲知制誥。至道乙未遷內翰，五月出知滁州，非放進士時。三年丁酉，復召知制誥。咸平元年戊戌十二月，罷知黃州。二年己亥，放進士孫暨等七十一人，非三百也，且易簡已爲執政而死，其妄甚明。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 世多言「太祖嘗議都洛陽以省冗兵，恨後世不能用」，本據《王禹偁遺事》。其載李符、李懷忠之諫，或當有之；至謂「太祖簽晉王，欲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又謂「不及百年民力必殫」，則其家子孫以當時所聞見增益之，非本語也。冗兵自在眞宗、仁宗世，太祖時兵何嘗冗，而預憂其後乎？自唐裂藩鎭養兵，民力固已殫，而士大夫不能知，就有能知者，亦不能改；安得謂本朝百年後民力始殫爲太祖語？且五代時，鹽酒末利皆輒殺人，民命尚不可保，何止殫民力乎？秦、漢及唐，雖都關中，何嘗不以兵強天下？隋、唐府衛，民半爲兵，而人主歲猶就食東都，何止冗兵爲費哉！歷代帝王，不常厥居，汴無不可都之理。蓋自得太原，即乘勢伐幽州，算畫無素，一時倉猝，幾不自保，國勢由此而弱；契丹侵陵，河北破壞，始堅守和好，而兵因以日增，乃謀國者之謬，非謂必恃兵以爲固也。使太祖臨御得久，其所以處此，要自有道。《遺事》所記，失其實矣。

《吳都文粹續集》卷一四黃由《王長洲祠堂記》 內翰王公元之自爲布衣，已慨然有經綸天下之志。洎遭明時，事聖君，正色立朝，凜乎不可犯，文忠蘇公至追配以漢、唐六君子。平生大節，載在信史，夫人而能言之；若夫服勤小官，孜孜民事，言誼卓然有大過人者，國史逸其傳，或不得而紀也。公以雍熙改元宰吳之長洲，首論榷酒之弊，懼遺斯民之害，以至激風俗而厚敎化，抑兼并而哀流亡，形諸壁記，而垂詔後來者，大率皆有深旨。非涵養之厚，不以職守大小貳其心者，能若是乎。公沒二百年，邦人雖知公之有德於民，莫有發其微者。今總卿贛川曾侯稟德寬來宰是邑，始求公像繪之，而併鑱歐陽、蘇、黃三公詩贊於石，嘗屬予序其大概矣。蓋曾侯之去十有七年，天台黃君宜實來拜公遺像，而且歎祠事之禮猶缺，乃闢縣治東偏建堂而奠焉，而求文以爲記。竊謂公之雄文直道暴白天下，豈待予之文而後信？況獲附名於三公詩贊之尾，尚復何言。【略】（公）自令滿召試，再陟諫坡，三登掖垣，而晚入翰苑，危

言讜論，裁抑冗費，禁戢游惰，緩刑薄賦，修德厚本，終始爲上言之，而愛民之意出於一轍。咸平以來，卒爲名臣。【略】黃君舊同學校，知其人不苟。爲政三年，去之日如始至，燕居之所未嘗葺，而獨於此焉惓惓，可謂知所本矣。予嘉其志，故喜爲書。慶元六年。 原編者按：翰林王公祠，祀宋王禹偁也。公嘗爲長洲宰。天禧四年子嘉言復宰長洲，作堂祠之，後又建眞堂於虎邱，藏《小畜集》其中，知州康孝基撰碑。景祐間，范仲淹守郡，嘗爲之贊，後其子純禮易之而去。淳熙九年，知縣曾棗復繪公像而祀之，黃由記，仍刻歐、蘇、黃三公詩贊於石。慶元間，令黃宜又作堂於縣治東偏，名企賢堂，由復記之。

戚綸

論述

王禹偁《薦戚綸上翰林學士錢若水啟》 右某啓：某有進士同年戚綸者，負文章器識，純謹君子也。其先君通五經，教授于睢陽，終身不求聞達。【略】綸擢第亦一紀矣，歷主簿、縣尹，得大理評事、光祿丞，司榷酤于譙郡，非其樂也。向因讞獄宛丘，坐繫烏府，廷尉議罪，聽以贖論。既釋之矣，或以前罰未塞，又奪其官。今會赦文，合從叙用。寓止佛寺，出無車馬，冒犯風雪，袖文相過。有《理道評》十二篇，味之非空言也。然而辭直意切，急于救時。若無知心，亦恐騰口，以爲失路而造謗也。尊道之士，其將拾諸？【略】謹修啓事，并封綸所著凡若干，几閣視草之暇賜觀覽，則綸也幸甚。

《諭民詩》 《玉壺清話》卷四：戚密學綸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搆虛訟。公至，以術漸摩。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箠梃絙索，比他邑數倍，民已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流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詠，以申規警。立限曰：「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兼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

傳記

《宋史》卷三〇六《戚綸傳》 戚綸字仲言，應天楚丘人。父同文，字文約，自有傳。綸少與兄維以文行知名，篤於古學，喜談名教。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沂水主簿。按版籍，得逋戶脫口漏租者甚衆。徙知太和縣。同文卒於隨州，綸徒步奔訃千里餘。俄詔起復涖職，就加大理評事。江外民險悍，多構訟，爲《諭民詩》五十篇，因時俗耳目之事，以申規誨，老幼多傳誦之。每歲時必與獄囚約，遣歸祀其先，皆如期而還。遷光祿丞，坐鞫獄陳州失實，免官。著《理道評》十二篇，錢若水、王禹偁深所賞重。久之，復授大理評事、知永嘉縣。【略】復爲光祿寺丞，轉運使又上其政績，連詔褒之。眞宗即位，轉著作佐郎、通判泰州。將行，祕書監楊徽之薦其文學純謹，宜在館閣，命爲祕閣校理。受詔考校司天臺職官，定州縣職田條制。詔館閣官以舊文獻，上嘉綸所著，特改太常丞，俄判鼓司、登聞院。出內府緡帛市邊糧，詔綸乘傳往均市之。景德元年，判三司開拆，賜緋魚，改鹽鐵判官。上疏言邊事，甚被嘉奬。十月，拜右正言、龍圖閣待制，賜金紫。時初建是職，與杜鎬並命，人皆榮之。綸久次州縣，留意吏事，每便殿請對，語必移晷，或夜中召見，多所敷啓。俄上奏曰【略】，詞頗深切，上爲嘉奬。二年，與趙安仁、晁迥、陳充、朱巽同知貢舉，綸上言取士之法，多所規制，並納用焉。預修《冊府元龜》，會置官總在京諸司之務，凡百三十司，命綸與劉承珪同領其事。判鴻臚寺。先是，羣臣詔葬，公私所費無定式。綸言其事，詔同晁迥、朱巽、劉承珪校品秩之差，定爲制度，遂遵行之。綸以三公、尚書、九列之任，唐末以來，有司漸繁，綱目不一，謂宜采《通禮》、《六典》令式，比類沿革，著爲大典，時論稱之。進秩右司諫、兵部員外郎。大中祥符元年，掌吏部選事。【略】是冬，封泰山，命綸同計度發運事。禮成，遷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待制如故。被詔同編《東封祥瑞封禪記》。會峻待制之秩，又兼集賢殿修撰。【略】嘗宴餞种放于龍圖閣，詔近臣爲序，上覽綸所作，稱其有史才。三年，擢樞密直學士，上作詩寵之。祀汾陰，復領發運之職。居無何，出知杭州，就加左司郎中。【略】徙知揚州。【略】徙徐州。八年，與劉綜並罷學士，授左諫議大夫。代還，復知青州。歲饑，發公廩以救餓殍，全安甚衆。徙鄆州，

王遵誨爲勸農副使，嘗任西邊，寓家永興，閨門不肅。事將發，知府寇準爲平之。綸因戲謔語及準，遵誨恚怒，以爲汙己，遂奏綸謗訕，坐左遷岳州團練副使，易和州。天禧四年，改保靜軍副使。是冬，以疾求歸故里，改太常少卿，分司南京。五年，卒，年六十八。綸篤於古學，善談名理，喜言民政，頗近迂闊。【略】樂於薦士，每一奏十數人，皆當時知名士。晚節爲權倖所排，遂不復振。【略】有集二十卷。又前後奏議，有機務利害，備邊均田之策，別爲《論思集》十卷，分上下篇。天聖中，其子舜賓獻之，詔贈左諫議大夫。

《**隆平集**》**卷一三**《**戚綸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七**《**戚綸傳**》（存目）

紀事

《**涑水紀聞**》**卷三**　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誄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己有，疾惡過仇讎。」世以爲知言。

《**國老談苑**》**卷下**　戚綸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羣臣表賀，詞皆溢美。綸獨言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爲祥。當戒愼修省，以答天意。」眞宗覽而嘉之。

藝文

王禹偁《送戚維戚綸之閬州亳州》　睢陽戚先生，今世古之儒。終身不求仕，沒齒唯誦書。孝愛睦姻族，淳謹化里閭。【略】鯉庭生二子，驪頷委雙珠。朴厚有父風，學業張皇謨。各登進士科，齊乘使者車。閬中佐郡政，亳實司搉酤。佐郡古半刺，可使惸嫠蘇。搉酤今權道，亦助軍國須。牽車驥雖屈，補履刃有餘。【略】苦縣且密邇，劍關多崎嶇。于役勿爲歎，加飯聊自娛。尺素惠好音，無惜雙鯉魚。

又《有懷戚二仲言同年》　聞說去官常，悽悽返故鄉。與君同甲子，似我有文章。憔悴衣衫綠，蹉跎鬢髮蒼。此身知幸處，曾得紫微郎。

孫冕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孫冕小傳**》　冕字伯純，新淦人。雍熙進士。天禧中尙書禮部郎中，直史館，出守蘇州。

紀事

《**湘山野錄**》**卷上**　孫集賢冕，天禧中直館幾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也，節概清直。晚守姑蘇，甫及引年，大寫一詩於廳壁，詩云：「人生七十鬼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見素），今日淮西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刺史，也須抖擻老精神。」題畢，拂衣歸九華，以清節高操羞百執事之顏。朝廷嘉之，許再任，詔下已歸，竟召不起。王冀公欽若，里閈交素也。冀公天禧中罷相，以宮保出鎭餘杭，艤舟蘇臺，歡好欵密。醉謂孫曰：「老兄淹遲日久，且寬衷，當別致拜聞。」公正色曰：「二十年出處中書，一素交潦倒江湖，不預一筆點化，迨事權屬他，出廟堂數千里爲方面，始以此語見說，得爲信乎？」冀公愧謝，解舟遂行。

《**澠水燕談錄**》**卷一**　咸平中，孫冕乞於江、淮、荆湖通商賣鹽，許商人於邊上入糧草，或京中納錢帛，一年之內，國家預得江、淮、荆湖三路賣鹽課額，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爲陳恕等沮之，遂寢。

又卷八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俗目爲瓊花，不知實何木也。世以爲天下無之，惟此一株。孫冕鎭維揚，使訪之，山中甚多，但歲苦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盛，不爲人貴。孫傷之，作詩曰：「可憐遐地產，常化燎原灰。」近年京師亦有之，或云乃李文饒所賦玉蘂花也。

又卷九　直史館孫公冕，文學政事，有聞於時，而賦性剛明，以別白賢不肖爲事。天禧中，連守數郡，暇日接僚吏，殊不喜談朝廷除授，亦未嘗覽除目，每得邸吏報狀，則納懷中，不復省視。或詰其意，曰：「某人賢而反沈下位，某人不才而驟居顯官，見之令人不快爾。」或譏其不廣，然其好賢嫉惡之心，亦可尚也。

《嘉泰會稽志》卷一三　禹劍在禹祠殿几，世言禹之所服，寸刃出於韜外，瑩無鋪澀而牢不可引。孫冕詩云：「水劍還難問，梅梁亦可疑。」

《竹莊詩話》卷二二引《倦游錄》　天聖中，禮部郎中孫(晃)〔冕〕記三英詩：劉元載妻、詹茂光妻、趙晟之母《早梅》、《寄遠》、《惜別》三詩，劉妻哀子無立，詹妻留夫侍母病，趙母懼子遠游。孫公愛其才以取之。

种放

論述

《皇朝文鑒》卷一四九种放《退士傳》　退士不知孰氏，然常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于南山中，號「退士」。或云我「惡時之苟進者」，又云「鄙好勝者，欲矯其爲而退居稱病焉」。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鑑諸己，或未善，則悔恨立遷。平生寡嗜欲，樂遊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顧窮困。幼時，拘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干于時，不遂志。已而盡棄昔之所學，退居空山窮谷中，取九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于道者恣讀之，然後知皇王大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于是矣。然尤好孟軻書，益知聖人之道尊，自戰國繇漢、唐而下，百氏所說，或有汗漫齟齬不安者，皆擬聖言，以證其中。惡司馬遷尊先邪說，叛斥聖道，怪前世明教正道之賢不摘其說，而竄殛投去，使千古而下學者無疑，不知尚四顧何待也。著《蒙書》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磔姦蠹。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漢則揚子雲，隋則王仲淹，唐則韓退之。然以退之當子雲而先仲淹，次則蛻之文、樵之《經》、《緯》，皮氏《文藪》，陸氏《叢書》，皆句句明白，剔奸塞回，無所忌諱，使學者窺之，則有列聖道德仁義之用。彼刻章斷句、補綴偶屬者，徒爲戲爾。或有稱技術、卜相候、察浮屠死生幻化之說者，必正色引經，詰以斥之。雅尚山林之居，奉母氏，率季弟，結宇巖阿，貧無所資給，亦不戚戚于心，窮年，人亦不知其何謂也。每登高丘，步邃谷，延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閟邃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常百餘日，人不知其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汲汲而取。遇事感激，亦率爲歌詩箴頌。嘗曰：「幸逢聖人時，見天子禮樂征伐、車服旂常道德之盛，底于大寧，而『退』，固是幸也。」時議或誚者，則曰：「而『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退而迹，庸爲爾直？不退而名，庸爲爾程？於乎！名迹判于時，神心交于機，俾道愉而下欺，義忒而中離，予獨亡退乎，予獨亡退乎！」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二引《楊文公談苑》　放七歲能屬文【略】。著書十卷，人多傳寫之。工爲歌詩，亦播人口。

《涑水紀聞》卷六王嗣宗《劾种放疏》　放實空疏，才識無以逾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爲顯官，臣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僞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种)放通經史，七歲能屬文。不喜釋氏，常裂佛書以製帷帳。著《嗣禹說》。在朝有所啓奏，時無知者。楊億譏其循默，眞宗乃出其議十三篇，以示輔臣。

謝啓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种放》　豹林栖隱幾春秋，種秫空山號醉侯。仰愧少微稱處士，左司封事早囊收。

傳記

《宋史》卷四五七《种放傳》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也。父詡，吏部令史，調補長安主簿。放沉默好學，七歲能屬文，不與羣兒戲。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略】所著《蒙書》十卷及《嗣禹

說》、《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錄》，人頗稱之。多爲歌詩，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志。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略】放稱疾不起。【略】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略】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賚裝錢五萬，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放操行，請加旌賞，即賜詔曰【略】。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略】。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翌日，表辭恩命。【略】六年春，再表謝暫歸故山，詔許其請。將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於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在席皆賦。【略】景德元年十月，來朝【略】。二年，擢爲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養疾，許之。【略】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佇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眠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赴闕，表乞賜告，手詔優答之。作歌賜之【略】。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詒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巖谷，放不答。【略】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彊市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恩而止。【略】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爲朕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八年十一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稿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次，酒數行而卒。訃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朱允中致祭。

《隆平集》卷一三《种放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一一八《种放傳》（存目）

紀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張齊賢《請舉种放賢良方正奏》 終南山處士种放守道遺榮，孝行純至，棲遲衡泌，歷二十年，願以備賢良方正之舉。

王禹偁《乞賜終南山人种放孝贈表》 伏見終南山處士种放，山林養素，孝友修身，既聚學以誨人，亦躬耕而事母。龐公守道，不入襄陽之城；康伯避名，永絕長安之市。太宗皇帝知其高尚，曾示徵求。恐違鶴髮之親，未應鵠書之命，讓賜錢而不受，懸好爵以難縻。今聞放執親之喪，貧不能葬，棺衾未具，宅兆無歸。臣等或忝彼交遊，或慕其名節。傷哉貧也，覩茲窀穸之憂；聞斯行諸，豈吝匍匐之救？雖共謀分俸，而未若推恩。況褒巖穴之賢，敢掠朝廷之美？伏冀皇帝陛下特旌素履，曲示鴻私，少加粟帛之恩，俾諧喪葬之禮。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二引《楊文公談苑》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略】放與母隱終南山豹林谷，結草茅爲廬，以講習爲業【略】。宋維翰爲陝西轉運使，表薦之，太宗令本州給裝錢三萬，遣赴闕，量其才收用。放詣府受金，治行。素與張賀善，賀適自秦州從事公累免官，居京兆。放詣賀謀其事，賀曰：「君今赴詔，不過得一簿尉耳。不如稱疾，俟再詔而往，當得好官。」放然之，即託賀爲表草，稱疾。太宗曰：「此山野之人，亦安用之？」令本府歲時存問，不復召。其母甚賢，聞有朝命，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既辭疾，母悉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詣窮僻，人迹罕至。後母卒，無以葬，遣僮奴持書于錢若水、宋湜。若水、湜同上言，以爲先朝嘗加召命，今貧不能葬其母，欲以私覿，是掠朝廷之美。詔京兆府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粟三十石。咸平末，張齊賢知京兆府，表薦，召爲左司諫，直昭文館，賜五品服。

《湘山野錄》卷上 眞宗初，詔种隱君放至闕，以敷對稱旨。日既高，中人送中書膳，諸相皆盛服俟其來，种隱君韋布，止長揖而已。楊大年聞之頗不平，以詩嘲曰：「不把一言裨萬乘，秪叉雙手揖三公。」上聞之，獨詔楊曰：「知卿有詩戲种某。」楊汗浹股慄，不敢匿避。上曰：「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出一皂囊，內有十軸，乃放所奏之書也。其書曰《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石守道《聖政錄》有之），俾大年觀之。從容奏曰：「臣當翊日負荊謝之。」

《皇朝文鑑》卷一三〇王回《書种放事》 景德二年，右諫議大夫种放賜假遊嵩山，眞宗御賓政殿置酒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之。時有司不宿戒，宣召既集，皆相顧莫敢就坐。上乃親定其儀，翰林學士晁迥西面侍上，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面侍上，知制誥朱巽南次迥，待制戚綸南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示

特客之云。酒半，上作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奉和，侍臣應詔皆作，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焉。初，放養其母，隱終南山，講經書，著《嗣禹說》、《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游。其母好道家言，修辟穀之術，放阿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之所難，益高之，朝臣屢表薦聞。太宗召之，辭疾不出。上即位，張齊賢以舊相守京兆，又薦焉，乃遣內供奉官周班齎手詔召放。放應召，既至，拜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名第什器，御廚給膳。四遷至工部侍郎，卒。放雖居官，屢請假還山，上輒爲作詩置酒餞之。後賜兩制、三館學士等御筵，餞於瓊林苑。常手詔問以政事，欲大用之，放辭乃止。昔堯起舜于畎畝之中，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傅說於巖野，而位冢宰。彼授受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烈竟立，豈藉其虛名而誕後世哉？竊觀眞宗特禮寵放，近世天子蓋未聞也；而放之行乃叛其所學，以棄人倫爲難，有君而無臣，惜哉！放既正己不足，則其用捨行止之節曷議焉。

《逸老堂詩話》卷下 种放隱於終南山，召拜起居郎。賜告西歸，有一高士，隱居三世，以野蔌一盤、詩一章贈放云：「接得山人號舍人，朱衣前引到蓬門。莫嫌野蔌無多味，我是三追處士孫。」

《宋史》卷二七八《王嗣宗傳》 所部兼并之家，侵漁衆民，凌暴孤寡，凡十餘族，而(种)放爲之首。放弟姪無賴，據林麓樵採，周回二百餘里，奪編甿厚利。願以臣疏下放，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

焦竑《种明逸詩》 明逸詩今無所見，小說中得一首，漫記之：「樓臺縹緲路岐傍，共說祈眞白玉堂。珠樹風高低絳節，靈臺香冷醮虛皇。名傳六合何昭晰，事隔三清恨渺茫。欲識當年漢家意，竹宮梧殿共淒涼。」是詠時事而作。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种隱君小集》二卷(种放)。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种明逸集》六卷。【略】集乃姪孫說所編，范巽爲之序。卷首載眞宗詔書及御製詩十首。

《隆平集》卷一三《种放傳》 著《嗣禹說》、《表孟子》上下篇，善爲歌詩。自稱退士，作《退士居士傳》。

《讀書附志》卷下 种隱君《江南小集》二卷。右种放字明逸之文也。【略】集凡二百九十四篇，乃淳化三年李介所編者。序謂以所集之地定名，故曰《江南小集》云。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江南小集》二卷，工部侍郎終南种放明逸撰。【略】《館閣書目》別有正集十卷，大略與此同。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种放集》十卷。

又 李介《种放江南小集》二卷。

藝文

王禹偁《恭聞种山人表謝急徵不赴榮侍因成拙句仰紀高風》 未赴吾君鳳詔徵，蒲輪何似板輿榮。自斯物外長無事，誰覺人間已有名。餌朮肯嘗鐘鼎味，綴蘭應笑珮環聲。洛南遷客堪羞死，猶望量移近帝城。

《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五〇王禹偁《贈种放處士》 媒雉不誘鳳，由鹿不致麟。終南有嘉士，天子不得臣。板輿入窮谷，同隱之推親。種木山之阿，採蘭澗之濱。務本不務末，求力不求人。至孝在盡歡，飲水猶欣欣。富貴不以道，列鼎奚足云。行是有餘力，稽古且學文。稽古不爲祿，學問非飾身。立言復垂教，揚孟時有倫。我生落世網，碌碌隨搢紳。直躬多齟齬，左官苦漂淪。妻孥困斗粟，親老無重茵。入山非隱遁，去國頗悲辛。猶顧貳車祿，縻縶丹河濱。羨君脫羈鞅，生計在水雲。羨君遺榮利，居處絕囂塵。躬耕方肯食，恐蠶力穡民。學優終不仕，孰爲觀國賓。去去謝桂籍，行行避蒲輪。巢由自高尚，堯舜徒聖神。況我蜉蝣輩，敢希鸞鳳羣。猶期不遠復，一問迷途津。他年解郡職，願許我爲鄰。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一〇孫僅《贈种徵君放》 雄文英概比君難，二十高名滿世間。飛詔幾回來北闕，草玄終不出南山。詩篇落處風雷動，筆力停時造化閑。仙術每將丹訣解，史才曾把逸書刪。家僮只有猿隨從，坐客唯聞鶴往還。兩制詞臣求識面，九重天子望祇顏。處士星孤輕世俗，大夫松好賤官班。棋殘夜石秦雲斷，琴徹秋巖蜀月彎。朝議蒲輪看再降，肯教從此老柴關。

夏竦《喜种隱君授正言直館》 鶴版招幽士，龍墀襲茜袍。道因閒上得，名向隱中高。密地棲芸閣，清塗歷諫曹。終南明月夜，松檜自蕭騷。

雜錄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〇四蘇舜元《种放會真詩題後》 筆勢精麗，眞墨寶也，殊可愛可愛。才翁書。

又韓退《种放會真詩筆題後》 予向游西洛，訪號崇眞張太師白於陽山齋。愛其幽寂，款留數日，因語及予有泰山之遊，遂出种明逸題會眞詩筆一軸授予曰：「隱君昔書此詩留吾山齋，子其因往，可爲模石於泰山乎？」嘗然其請。後到絳數載，慵於登涉，未能副深託之意。且會眞在皇上封祀前有太平之號，至回蹕，始貺今額，而隱君之詩周旋氣概，分明物象，蓋嘗陪於此，得其詳矣。觀其筆勢壯重，辭意脫灑，實一代無擬倫耳。紙尾復數君題名，又可尚也。它日模刻翠珉，當藏眞館，爲天下之觀邪。稷山逸民韓退題後。

王旦

論述

王禹偁《送王旦序》 言念圃田，擇賢而治，用禦暴橫，是資循良。先詔侍御史范陽盧公牧而撫之，次命殿中丞瑯琊王公通而理之，皆能哲也。王公即故夏官貳卿之子也，以雄文直氣揚其父風，以儒學吏才張爲國器。是行也，所任雖小，而所委重矣。西門秋風，北闕行色，四牡夙駕，五馬迎郊。朝僚知其得賢，郡人歌其來暮。右省諫官王某蹟鄭民之旨，爲詩以送焉。辭曰：昔我鄭邦，厥守不良，厥佐吐剛。吾相疾之，吾君竄之，我民用康。今我鄭封，其守惟公，其佐惟通。吾相僉之，吾君命之，我民其豐。榮澤之獸，溱水之魚，泳爾清流，毓爾豐芻。不弋不網，與民同蘇。匪我聖君，匪我相臣，暴曷去兮，賢曷舉兮？革我苦兮，爲樂土兮！

韓琦《三賢贊并序》 文正王公葬鄭州新鄭縣之臨洧鄉，而與鄭相子產、唐相裴度之塚相左右。其弟刑部侍郎致仕子隔乃繪三相之像，置於墳之僧院，而屬余以辭，故爲《三相贊》云。【略】《王公》：猗歟王公，佐我宋基。股肱兩朝，言皐行夔。獻后稱制，政由房帷。公時挺然，惟正是毗。竄姦進良，遂光重離。其重如山，烏可妄移。其平如衡，烏可妄期。被公恩者，終身莫知。噫公之道，眞相之爲。公今亡矣，吾安仿之。

《隆平集》卷四《王旦傳》 敦獎名教，留意文雅，近世典章族氏，尤極該洽。

孔武仲《宋岳州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公始以文學識度見知於眞宗皇帝，遂登相位。秉國政十有八年，天下富樂，四夷賓服，眡漢唐間所謂甚盛之時，未有過之者也。是時，國家閒暇，天子以盛德興禮樂，以幾唐虞三代之治，文武并用，賢能輩出，其議論倜儻，功名暴著者，絡繹於圖史之上。然術業遐遠，使人心服者，無與公比。以眞宗之聖，而得公之賢，道合志同，不言而心喻，優游巖廊，以至太平。故其德行勳庸，載於策書。雖以田野之耆老，皆能知公之名，道公之事。儒生學士，以公之功德擬於前世，漢則魏、丙，晉則王、謝，唐則房、杜，而未有以爲溢美者。至公論宰相之器，安閒靜密，能使大事爲小，有事爲無者，必以公爲法，未有聞之而不悅服者也。此猶功成名立之後，朝廷之所褒，史臣之所稱歎，既以浹熟于天下之耳目矣，故其知之不難，其信之不易也。若公在平江時，齒少位卑，言動束于上下之勢，施爲阻于法令之禁，其澤未廣也。其受詔而至，歲滿而罷，與吏民接者三年之頃耳，其居未久也。而其人歌詠愛慕，至今與公始去之時無異，其拜俯奉事之嚴，如公之在也。是果何術以致之哉？嘗聞久而不可變者，莫如誠。誠之所加，大可以動天地，幽可以感鬼神，其力可以回寒暑，其精可以裂金石，而況於民與我同類者乎？然則公之所以得民者，其事無窮，而其理可以一言盡也。

《容齋隨筆》卷四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冊、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旦實爲參政、宰相，無一不預，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于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其臨終，乃欲削髮僧服以斂，何所補哉。魏野贈詩，所謂「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游」，可謂君子愛人以德，其

箴戒之意深矣。歐陽公《神道碑》悉隱而不書，蓋不可書也。雖持身公清，無一可議，然特張禹、孔光、胡廣之流云。

葉適《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昔王文正公宰是邑，民甚愛之，生爲奉祠。豈非公能以德揉其民以平，而不以刑迫其民於險歟。公時初仕，年又極少。夫初則涉歷無素，少則血氣未定。公方凝然安靜，乃若老宦備嘗者。賢之稟質，要當與常人異耶。然公既去平江，又監潭之銀場，通判濠、鄭州。王禹偁薦其材可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拜。獻所爲文，然後得直史館，知制誥。則是不獨長者盛德，而又嘗以吏能稱矣。

傳記

歐陽修《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眞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眞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略】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略】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婿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眞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眞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眞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眞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眞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眞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愼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眞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眞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眞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眞宗命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眞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眞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眞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略】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眞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眞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眞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略】有文集二十卷。【略】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聲爲銘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

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烈烈魏公，相我眞宗。眞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眞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諗廟工。

《**隆平集**》卷四《**王旦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〇《**王旦傳**》（存目）

《**宋史**》卷二八二《**王旦傳**》（存目）

紀事

《**湘山野錄**》卷上　王文正公旦，釋褐知臨江縣，時獄有合死囚，公一夜不寐，思以計活之。方五鼓，空中人喝直更速起，相公將出廳。果斯須開堂門升廳，急呼死囚出問。【略】長城錢公若水風鑒最高，與公同直史館，謂人曰：「王子明既貴且壽，吾進用雖在其先，皆所不及也。」果長城公後四十卒。

《**青箱雜記**》卷一　晚年移疾在告，眞宗嘗密齎白金五千兩，且表謝曰：「已恨多藏，況無用處。」竟不受之，其清苦如此。

《**澠水燕談錄**》卷二　王魏公旦與楊文公大年友善，病篤，大年於卧內，託草遺奏，言：「爲丞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叙平生遭遇之際。」表上，眞宗歎之，遽遣就第，〔取子弟〕名數進錄。

胡直《**王文正公旦贊**》　王文正公生平聞謗輒引咎，未嘗致辯。公嘗薦寇萊公爲相，數稱其長。而寇多短公，上爲言之，公曰：「臣在相位久，闕失多，準對無隱，益見其忠直。此固臣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公。又一日，上示公詩，公袖歸，謂同列曰：「上詩有一誤字，俟奏改。」王欽若遽密奏之，翼日，上怒公不奏。公惟引咎，樞密馬知節具以實對，上始顧公笑。贊曰：人悅榮名，競徇以死。孰識無名，乃人之始。猶跡履出，而跡豈履？聖賢名教，匪名斯棄。樹名表實，以率邇遐。實苟無竊，名奚損加。古有至人，非之無悶。王公休休，識度彌近。雖曰未學，天資可聖。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王旦集》二十卷。

雜錄

王素《**王文正公遺事序**》　先公相國文正魏公會遇二宗，踐兩禁，爲元弼將三十年。豐功大業，宏材碩學，上輔眞宗，格於皇天，於今天下稱太平宰相，勳書王府，故非小子所可擬議也。然公捐館，素未成人。洎從宦立朝，或聞於搢紳，或傳於親友，或得之故吏，或存諸遺藁，史官未備，理文未悉者竊自記錄，僅乎成編。至於歿後追崇，識者議論，保守家法，訓戒子弟，可爲世範，咸附卷末。尚有遺落以增廣，使我先德，烜赫不墜，光聖世得賢之盛，得吾門貽謀之美，垂之千古，不其偉與！涕泣濡毫，具以實載。幼子素序。

蘇軾《**三槐堂銘并叙**》　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祐）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略】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孔武仲《**宋岳州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故丞相王文正公旦，嘗知岳

之平江，有善政。公既去，其民相與築堂畫像而祠之。其後，棟宇敝闕，則奉公之像寶積佛舍中。久之，寶積燔於火。縣人復相與謀曰：「我公去此雖久，而澤之被於民者尚在也，而可以遂忘乎？」乃求公所嘗游息之地，得縣西之山元老亭，即而祠焉。自公之去，更歷五朝，凡百有餘年。當時父老，皆無在者。敝之以風雨，蜚之以烈焰，地三易矣，而人心不移。此豈號令約束之所及哉？蓋德之在人者深，而人之懷公者至。黃髮之叟，垂髫之童，語以相傳，無有終極，雖千萬世如今日可也，況十百年之間乎？【略】公之曾孫古，奉使湖南，余客長沙，欲余記其事以示久遠。其後七年，幷官于朝，聞而見語曰：「卒無以揚我祖之德乎？」余以謂公之事業在于天下，傳于衆人，誠不待論著而後明也。然被之金石，以貽無窮，所以佐荆人之思，且明公之所以爲宋宗臣者，其端乃在人未知之時，非已貴而後爲之者也。則後之人瞻仰餘烈，而欲企及之者，當如何哉？故爲之書。元祐七年四月十九日。

葉適《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嘉定六年，永嘉陳君觀任平江令。【略】公寺故在長慶寺，去縣七十九里，君患其不足繫民瞻也，即學後新立堂祠公，邑先大夫皆像於兩傍，作《四慕詩》以諷勸之。

路振

論述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聞文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後來之著聲者，如路振、錢熙、丁謂、錢易。

《隆平集》卷一三《路振傳》 淳化中舉進士，殿試《卮言日出賦》，獨振知所出，而文亦典贍，遂登甲科。累擢知制誥，詞命溫雅，深愜物論。卒，年五十八。振淳厚無臧否，恂恂如也。作詩有唐人風。有文集二十卷。

《淮瀆廟記》 王世貞《淮瀆廟記》：大中祥符間修淮瀆，知制誥路振記之，書則待詔楊遵度也。二子於名俱不甚傳，文踏拖。

傳記

《宋史》卷四四一《路振傳》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唐相巖之四世孫。巖貶死嶺外，其子琛避地湖湘間，遂居焉。振父洵美事馬希杲，署連州從事，謝病終于家。振幼穎悟，五歲誦《孝經》、《論語》。十歲聽講《陰符》，裁百言而止，洵美責之，俾終其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餘何必學？」洵美大奇之。【略】淳化中舉進士，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該貫古道，因試《卮言日出賦》，觀其學術。時就試者凡數百人，咸瞪眙忘其所出，雖當時馳聲場屋者亦有難色。振寒素，遊京師人罕知者，所作賦尤爲典贍，太宗甚嘉之。擢置甲科，釋褐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徙徐州。召還，直史館，復遣之任，遷太子中允，知濱州。一日，契丹至城下，兵少，民相恐，衆謂振文吏，無戰禦方略，環聚而泣。振乃親加撫諭，且以敵盛不可與爭鋒，宜堅壁自守。數日，契丹引去。轉運使劉綜稱其能，詔書褒美。常作《祭戰馬文》曰【略】。又以西兵未弭，入判大理寺，改太常丞，知河中府，徙知鄧州。代還，判吏部南曹三司催欠憑由司。景德中使福建巡撫，俄判鼓司登聞院。會修《兩朝國史》，以振爲編修官。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軺錄》以獻。改太常博士、左司諫，擢知制誥。振文詞溫麗，屢奏賦頌，爲名輩所稱，尤長詩詠，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精厲。從祀譙、亳，時同職分局掌事，振獨直行在，專典綸翰，牋奏塡委，應用無滯，時推其敏贍。七年，同修起居注，張復、崔遵度以書事誤失降秩，擇振與夏竦代之。嗜酒得疾，其冬卒，年五十八。錄其子綸爲太常寺奉禮郎。振純厚無城府，恂恂如也，時人惜其登用之晚。有集二十卷。又嘗采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而卒。

紀事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一引《雅言繫述》 伍彬，邵陽人。初仕馬氏，王師

下湖湘，授官爲安邑簿，秩滿歸隱。【略】路振贈詩云：「考終秋鬢白，歸隱舊峰前。庭樹鳥頻啄，山房人尚眠。寒巖落桂子，野水過茶煙。已結勞生念，虔心向竺乾。」

李昭玘《錄僧惠泉事迹》 惠泉，彭城人。【略】(孫)何爲進士學首，第二人路振。官彭門，(孫)何盛稱泉好義甚篤，不求人知。振下車，攜僚客詣焉。其徒曰：「前二日聞公來，已遊二浙矣。」振留詩壁間曰：「漢公嘗說惠泉師，解講《楞嚴》解賦詩。今日我來師已去，草堂風雨立多時。」

羅處約

論述

王禹偁《桂陽羅君遊太湖洞庭詩序》 太湖之爲水也，亞于海而狎于衆流；洞庭之爲山也，卑于嶽而秀于羣峰。故雲泉草木鳥獸之異，非人世也。昔人由是而得道者有之，由是而遁跡者亦有之，故林屋之洞尚存，而陶朱之舟不返。至于文藻之士，歌詠之作，有能標絕唱、示後來者，予未見也。由是長戈巨鼎，非魯陽、項籍，疇能揮而扛之？桂陽羅君其人也。君族茂有唐，氣鍾全蜀。連華突于太華，紫蓋屹于衡陽，骨之秀也；濟川截河而不亂，渭水入涇而無染，神之清也；列天下于戶庭，視萬古于指掌，學之奧也；海鵬摶風而上漢，天馬奔虹而逐日，文之逸也。前歲俯遂計吏，直干有司。霆聲電光，駭人耳目；諸儒拳拳，不敢仰視，其用立傑出而無比者。衆謂君必當脫縫掖，珥朝簪，翱翔紫垣，奮迅鴻筆，書帝王胸臆，中萬機之務，敷爲事業，垂爲謨訓，固當仕矣。會國家遵歷試典，重親民之官，故釋褐以佐于臨渙，成考而遷于吳縣，又授廷尉評以優之。君以百里之權，諸侯之位也，有人民以撫字，故布政以仁；有社稷以享祝，故事神以禮。儉乎身而吏不敢欺，正乎法而人皆知指，曾未期月，而吳民稱理焉。然後名山大川，可卧舟緘印而往矣。太湖湯湯，我得而發揮；洞庭峨峨，我得而潤色。遂使幽雲野泉，奇舟怪草，暨鳥獸蟲魚輩，皆欣欣熙熙，似有知于感遇也。至于緇徒羽人，有解眞空通氣者，饯牋以贈之；仙宮佛屋，有靈蹤古跡者，拂壁以紀之。揮珠抵璣，散落人口，僅得五十章，間以倡和贊獻之句，凡一百首。雖金石不同其音，同歸于雅正；黼黻不同其文，同成于章施。前不見劉、白，後不見皮、陸，又何人也！子見受代之日，盈編而歸，獻于帝閽，有駭宸鑒，且使湖山之興不披圖而盡見之矣。然則君之是役也，得不爲大來之階乎？又何徒勞之歎邪？茂苑吏王某，同年也，序以附之。

又《東觀集序》 君諱處約，字思純，其先京兆萬年人。【略】處約九歲能賦詩，十三通經義，尤長于《易》，故所爲文，必臻乎道。二十六，御前擢進士第，解褐宿州臨渙簿，再命蘇州吳縣宰，得大理評事。雍熙中被召赴闕，試文于相府，制授大著作，直太史氏，面賜銀章朱紱以榮之。明年乘使車，將帝命，按獄訟于江浙，採風謠于湘潭。舉善發奸，不避權貴。雖被劾者側目，而君子是之。不幸以淳化元年十一月卧疾終于家，年三十三，亦賈誼、李賀之儔也。友人翰林學士、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蘇易簡，左司諫、知制誥王某以布素之分，哭之慟，收其遺文，灑淚編次，【略】其間有《東皋子》、《楚義帝碑》、《錄希夷子言》、《書野叟壁》數篇，極乎天人之際者也。味其文，知其志矣。噫，國初已來，才有餘而位不至者，若壽光李均、襄陽觀風從事郭昱、太常博士董淳、太子中允穎贇，斯皆齎志沒地，垂之空文。異日國家詔史臣修《文苑傳》，此數人者不可遺也。使處約之名與之同列，文亦無愧，行又過之，亦足彰好文之朝得賢之盛也。

《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傳》 王禹偁字元之，【略】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成武主簿。徙知長洲縣，就改大理評事。同年生羅處約時宰吳縣，日相與賦詠，人多傳誦。

傳記

《宋史》卷四四〇《羅處約傳》 羅處約字思純，益州華陽人，唐酷吏希奭之裔孫。伯祖袞，唐末爲諫官。父濟，仕蜀爲升朝官。歸朝，至太常丞。處約嘗作《黃老先六經論》，曰【略】。人多重之。登第，爲臨渙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王禹偁知長洲縣，日以詩什唱酬，蘇、杭間多傳誦。後並召赴闕，上自

定題以試之，以禹偁爲右拾遺，處約著作郎，皆直史館，賜緋魚。會下詔求讜言，處約上奏曰：「【略】臣累日以來，趨朝之暇，或於卿士之內預聞時政之言，皆曰聖上以三司之中，邦計所屬，簿書既廣，綱條實繁，將求盡善之規，冀協酌中之道。竊聞省上言，欲置十二員判官兼領其職，貴各司其局，允執厥中。臣以三司之制非古也【略】。然而聖朝之政臻乎治平，當求稽古之規，以爲垂世之法。【略】以臣所見，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筦榷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略】。」受詔荆湖路巡撫，欲以苛察立名，所奏劾甚衆，官吏多被黜責。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三。初，濟爲開封府司錄，太宗尹京，頗嘉其彊幹。太平興國中，處約與兄賁同舉進士，上臨試，知賁濟之子，遂置之高等。八年，處約復登第。賁後至員外郎。處約形神豐碩，見者加重，雖有詞采而急於進用，時論亦以此薄之。

著錄

王禹偁《東觀集序》 收其遺文，灑淚編次，勒成十卷。以其終于史職，目爲《東觀集》。總歌詩、賦、頌、私試五題、雜文、碑記、書啓、序引、表狀、祭文凡數百章，十萬餘言。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羅處約《東觀集》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羅處約詩》一卷。

又卷四四〇《羅處約傳》 卒後，蘇易簡、王禹偁集其文，凡十卷，題曰《東觀集》。禹偁爲序，易簡表上之，詔付史館。

藝文

王禹偁《官舍書懷呈羅思純》 同年事分幾般同，墨綬逶迤一郡中。仙桂並枝攀月魄，縣花交影笑春風。分莎種就尋僧逕，借竹編成養鶴籠。公暇不妨閑唱和，免教來往遞詩筒。

又《哭同年羅著作五首并序》（選四） 故著作郎、直史館羅君，諱處約，字思純，僕之執友，且同年生也。以淳化元年十一月捐館。自僕謫宦商於，往往入于夢寐，悲感之思，見之于詩。 宿草離披淚滿衫，孤墳遙想帝城南（思純權厝東京薰風門外）。天生賈誼成何事，祇得人間三十三。 一枝丹桂漫成名，一片緋衫未是榮。賴有遺文在東觀，直應千載氣如生（著作歿後，有文集十卷，翰林蘇舍人表進，詔付史館，號《東觀集》）。 荒涼故宅何人住，寂寞孀妻即日還。一歲嬰兒安健否，巨源雖在謫深山。 同試五題爲縣吏，共求三字作詞臣（僕早歲與思純在蘇州同爲縣令，每日私試五題，約以應制，必取兩制官。僕偶塵忝，而思純賁志以終）。西垣謫宦何須恨，若比羅三是幸人。

蘇易簡

論述

《隆平集》卷六《蘇易簡傳》 易簡警悟。初屬文未工，及掌誥命，能自刻勵。在翰林多振舉故事，太宗爲飛白書院額「玉堂」，及以詩。賜以御書宋玉《大言賦》，易簡因撰賦以獻曰【略】，太宗覽而嘉之。

《越江吟》 《詞品》卷三：宋世蜀之大魁，自蘇始。【略】蘇之詞，惟《越江吟》應制一首，見予所選《百琲明珠》。 《聽秋聲館詞話》卷四：蘇易簡《越江吟》云：「非煙非霧瑤池宴【略】。」【略】詞僅五十一字，而叶十二韻，繁音促節，最不易塡。易簡不以工詞名，不謂倉卒應制之作，精穩乃爾。

傳記

《宋史》卷二六六《蘇易簡傳》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桐山人。【略】易簡少聰悟好學，風度奇秀，才思敏贍。太平興國五年，年踰弱冠，舉進士。太宗方留

心儒術，貢士皆臨軒覆試。易簡所試三千餘言立就，奏上，覽之稱賞，擢冠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遷左贊善大夫。八年，以右拾遺知制誥。雍熙初，以郊祀恩進秩祠部員外郎。二年，與賈黃中同知貢舉。有詔，凡親屬就舉者，籍名別試。易簡妻弟崔範，匿父喪充貢，奏名在上等，【略】易簡緣是罷知制誥，以本官奉朝請。未幾，復知制誥。三年，充翰林學士。【略】易簡連知貢舉，陳堯叟、孫何並甲廷試。淳化元年，丁外艱。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遷中書舍人，充承旨。【略】易簡續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獻，帝賜詩以嘉之。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牓於廳額。易簡會韓丞、畢士安、李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至等各賦詩紀其事，宰相李昉等亦作詩頌美之。【略】知審官院，言初任京朝官，未嘗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可。改知審刑院，俄掌吏部選。遷給事中、參知政事。【略】明年，易簡亦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至道二年，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外雖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入爲學士，年未滿三十。屬文初不達體要，及掌誥命，頗自刻勵。【略】易簡常居雅善筆札，尤善談笑，旁通釋典。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於秘閣。

《**隆平集**》卷六《**蘇易簡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五《**蘇易簡傳**》（存目）

紀事

《**次續翰林志**》**宋太宗《蘇易簡謝過表章批答**》 覽卿之謝過表章，其辭也深合朕意。卿擢登高級，盛美儒林，敗德之名，克先爲誡。知非能改于不二，諸事豈假于再三。手札不多，賜蘇某。

蘇易簡《續翰林志跋》 丙戌歲，易簡始自祠曹外郎知制誥，蒙恩召入院，逮今六載，略無塵露，以益山海。今歲驟自祠曹正郎改授中書舍人，充承旨之職，非才非望，益負愧惕。因視草之暇，集成此書，以繼李公之作餘。後之制置新規，俟他日別加編纂焉。時皇宋龍集辛卯，淳化紀號之二年，孟冬朔日。

蘇耆《次續翰林志序》 先公自太平興國庚辰歲首登上第，不由館殿，直升綸閣，從釋褐凡七年召入翰苑。先帝睠注隆厚，垂欲大用者數矣，以尚少，但加承旨之號以榮之。凡八換炎涼，方參預政事，有唐以爲榮滯相半，不虛矣。在玉堂日，書詔之暇，集近朝故事，號《續翰林志》。

《**次續翰林志**》 先公於丙戌歲始入翰林，時翰長宋公白，副翰賈公黃中，皆先達鉅儒，同在鼇署，公乃作古詩數百言，序述疇昔遭遇之由，二公亦以歌答之。【略】賈公嘗任補袞，閱民田於澤郡，時先公方在幼齡，祖父攜而謁之，仍以文爲贄。賈贈詩曰：「曲江願作先容客，看醉春風上五雲。」

又 先帝以玉堂之設其來尚矣，但虛傳其號，而無正名。乃於紅綃上御書飛白四字，題曰「玉堂之署」以賜焉。【略】即命置於本院中，擇日懸挂，乃具扃鐍於玉堂之上，自待詔、院吏而下咸列賀於庭。公曰：「自唐置學士來，凡三百年，今日方知貴矣。」【略】仍賦長韻詩一章，以記其事。

又 淳化中，公方在宿直，夜將及乙，就枕已久，忽鈴聲動，即中使齎御草書宋玉《大言賦》以賜。公即具簪笏，張燭，望宸居再拜而發焉。續有劄子云：「朕草宋玉《大言賦》以賜卿，不識來朝因呈文書將來讀與卿。」及凌晨對敭，方盡詳悉。公乃自撰《大言賦》以進，詞曰【略】。殿上皆呼萬歲。

又 公嘗奏事歸院，上即時宣召，顧左右曰：「宣蘇某來。」及對敭而退，上猶未起，又曰：「宣當直學士來。」及再引對畢，未及到廳，上又曰：「召承旨來。」時雖處內署，而兩地政事多所詢訪，蓋聖語有所未盡，故一日凡三接見，而三易其稱，特眷注之深厚耳。

又 公與襄陽賈公內直禁署，嘗相謂曰：「今兩地大僚請酒至多，而罕有相遺者。」因各有不平之氣。未幾，賈公入參大政。又數月，蔑聞有濃醪之贈。公因飛一絕以贈之：「憶昔當初直禁林，共嗟難得酒如金。此時寂寞垂簾坐，惆悵無人話此心。」賈公見之，方悟，因大笑，封送酒曆，恣其所請。公乃預請數月，凡僅百壺，好事者即日傳於都下。

《**玉壺清話**》卷八 蘇內翰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優，夐出夷等。李相沆入玉堂後於蘇，一旦先除參政，以公爲承旨，賓與參政等。蘇不甚悅，上謂公曰：「朕欲正舊典，先合用卿，即正臺宰，然庶欲令卿延厚壽基，稔育聞望，乃先用沆，卿宜無慊。」蓋知其齡促也。公以母老，急於進用，因乾明節，進《內道場醮步虛》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泰階」。上悉其意，俾參大政，未幾卒，年三十九。上嗟悼，爲之雪涕，賜挽詞，斷云：「時向玉堂尋

舊跡，八花磚上日空長。」

《續湘山野錄》 太宗嘗酷愛宮詞中十小調子，乃隋賀若弼所撰。其聲與意及用指取聲之法，古今無能加者。十調者，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換玉》，三曰《夾泛》，四曰《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八曰《葉下聞蟬》，九曰《三清》，外一調最優古，亡其名，琴家祇名曰《賀若》。【略】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調，撰一詞。蘇翰林易簡探得《越江吟》。

《東軒筆錄》卷二 蘇易簡特受太宗顧遇，在翰林恩禮尤渥，其子作《續翰林志》叙之詳矣。然性特躁進，罷參政，爲禮部侍郎、知鄧州，才逾壯歲，而其心鬱悒，有不勝閒冷之歎。鄧州有老僧，獨處郊寺，蘇贈詩曰：「憔悴貳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於舊友曰：「退位菩薩難作。」

《宋朝事實類苑》卷六引《楊文公談苑》 蘇易簡爲學士，最被恩遇。初與賈黃中、李沆同時上擢，黃中、沆參知政事，以易簡爲中書舍人，充承旨，并賜白金三千兩。諭旨曰：「朕之待卿，非必執政而爲重矣。」上作五七言詩各一首賜之，爲眞草行三體，刻於石。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蘇易簡表章》十卷。

藝文

《詩話總龜》後集卷一引《金坡遺事》宋太宗《賜蘇易簡》 翰林承旨貴，清淨玉堂中。應用咸依式，深嚴比更崇。歸家思值日，入內集英風。儒措門生盛，高明大化雄。

又 運偶昌時遠更深，果然穀在我中心。從風臣偃光朝野，此日清華見翰林。舉措樂時周禮法，思賢敎古善規箴。少年學士文明世，一寸賢毫數萬尋。

趙湘

論述

綜論

宋祁《南陽集序》 曩予以布衣偕計來京師，凡當世有名士，必求得其文章，盡疏之牘，凡數十百家。其間南陽趙叔靈詩才十餘解，清整有法度，渾焉所得，不琢而美，無丹雘而采，然恨未見其多。嚌醴亟醨，聞雅音不竟曲，其嗛于願也。後四十年，予爲益州，于是叔靈之孫抃以殿中侍御史領益路轉運使，始盡得叔靈所集，疾啓而玩，快然乃大償所素。則詩之外，又有文焉。其文恢動沈蔚，不減于詩。然叔靈以詩自名，信其好也。叔靈名湘，淳化中貢進士，未試，而春官已題其警句于都堂之壁。【略】大抵近世之詩，多師祖前人，不丐奇博於少陵，蕭散于摩詰，則肖貌樂天，祖長江而摹許昌也。故陳言舊辭，未讀而先厭。若叔靈不傍古，不緣今，獨行太虛，探出新意，其無藉一家者歟。

文同《南陽集跋》 公(趙抃)今爲益州路運使，同復以職事屬部，公召至左右，間以語文字之學，因出其大父家集若詩與文者凡兩大袂，使同得盡窺之。同退，屏諸慮，伏讀累日，悅若己之身侍大帝，祠太室，燦如華袞之在目，而鏘如雅音之入耳也。繁文哆韻，悉遠觀聽，信夫靈氣游於太空，雖云囂氛久隔不下，亦有人焉自得之矣。

歐陽修《跋南陽集》 士之從宦困于當時，而文章顯于後世者多矣。其能不戚戚于窮厄，而泰然自以爲樂者，既知有命，又知屈于當時者近，而伸于後世者遠也。余讀太傅趙公文，至于抑揚馳騁，辯博宏遠，可謂壯矣，豈止其詩清淑粹美之可喜也。

吳儔《南陽集跋》 余守淮陽，從事趙君以其曾大父司徒公文集見示，且

曰：「願求一言，爲不朽之托。」余首讀其詩，清澄蠲潔，淡雅夷曠，名章秀句，前人之所罕道，病而未能者，往往屢呈而間發。鈎而探之，殆可以踰陶、謝、嵇、阮之藩，而徑躋其堂，直而循之，規繩矩範，不失乎沈、宋、李、杜撰述之要。其悠揚之趣，從容樂易之風神，昭然在人目前，竟無毫髮近于模擬而非自得者。蓋其爲詩盡閱前人之作，而深知其意，然後辭之淺者，不在區區襲蹈，己自建立，克成一家。次及其文，拔邪扶正，蔚有鯁議。方士大夫率于對偶聲病之習，獨能斬絕而弗承，遠追韓、柳之徒以爲宗主，默契其旨，而脫略其辭，故亦無片語隻字稍涉前人之蹤，橫騖別馳，要之有所詣而後已。此與夫守陳迹而不遷，徇博雜而無統紀者，固相萬也。集之可傳也審矣，豈必待予言乎？

趙大忠《刊南陽集跋》 大忠先世太傅南陽公，當國初文章方興未盛之際，以詩聲爲一時宗。其他著述，遠邁古作，備見於宋景文公之序及歐陽文忠公諸大賢之跋。

《耆舊續聞》卷八 余謂國初尚有唐人之風。趙叔靈，清獻之祖也，初舉進士，主司先題其警句於貢院壁上，遂擢第。有詩集數十篇，閒雅清淡，不作晚唐體，自成一家。清獻漕成都日，宋祁公鎮益都，爲序其詩。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南陽集》六卷【略】。（方）回所選《瀛奎律髓》，評湘《贈張處士詩》曰「清獻家審言如此，宜乎乃孫之詩如其人之清，有自來哉」云云，其推挹湘者甚至。然回錄湘二詩，皆取其體近江西者，殊不盡湘所長。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觀之，大抵運意清新，而風骨不失蒼秀，雖源出姚合，實與彫鏤瑣碎、務趨僻澀者迥殊。其古文亦掃除排偶，有李翺、皇甫湜、孫樵之遺，非五季諸家所可及。【略】其中《揚子三辨》一篇，推重揚雄，頗爲過當，然孫復、司馬光亦同此失，蓋北宋儒者所見如斯，不能獨爲湘責。

分論

《秋夜集李式西齋》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太宗朝詩人多學晚唐，此詩三、四係一句法，五、六是偶（李光垣：「此下似有脫字。」）。 紀昀評：絕好中唐詩，虛谷以爲晚唐，何也？

《贈張處士》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清獻家審言詩如此，宜乎乃孫之詩，如其人之清，有自來哉！ 紀昀評：因工部爲審言之孫，遂呼人祖爲「審言」，杜撰無理。三四粗野。 馮舒評：此亦近唐。

《贈水墨巒上人》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趙湘字叔靈，清獻公抃之祖也。淳化三年孫何榜進士。清獻漕益路時，宋景文序叔靈集，歐陽公跋亦稱之。 馮舒評：第三句太費力。 趣不如性。 馮班評：次聯不成句。 紀昀評：三句拙晦不佳，四句及五、六小有思致。

《照上人山房庭樹》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僧庭樹，着題詩也。中四句俱工細，趙清獻之杜審言也。 紀昀評：起句拙，中四句俱瑣屑，第四句尤拙。

傳記

《宋詩紀事》卷五《趙湘小傳》 湘字叔靈，衢州西安人。淳化三年進士。清獻公之祖。

著錄

文同《南陽集跋》 公（趙抃）今爲益州路運使，【略】出其大父家集若詩與文者凡兩大袂，使同得盡窺之。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趙叔靈詩》。

趙大忠《刊南陽集跋》 大忠先世太傅南陽公【略】。中更兵火，家藏散失，先伯父古隨通守復得丞相呂公之家，先君致政朝散手加鈔錄。每恨未能鋟板，僥幸試送，遂割微俸，以成初志，亦庶幾古人貽傳之意云。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趙湘集》十二卷。

《文淵閣書目》 《南陽趙叔靈文集》一部三冊。

《菉竹堂書目》 《南陽趙叔靈文集》三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南陽集》六卷，永樂大典本，宋趙湘撰。【略】湘著作散佚，僅《宋文鑑》載其《春夕偶作》詩一首，《剡錄》載其《剡中齊唐郎中所居》詩一首，《方輿勝覽》載其《方廣寺石橋》詩一首，《瀛奎律髓》載

其《贈水墨巒上人》、《贈張處士》詩二首，《文翰類選》載其《秋夜集李式西齋》詩一首，《雲門集》載其《別耶溪諸叔》詩一首，《爛柯山志》載其《遊爛柯山》詩一首，餘悉不傳，併《南陽集》之名，知者亦罕。惟《永樂大典》所載詩文頗夥，裒之尚可成帙。北宋遺集，傳者日稀，是亦難覯之秘本矣。【略】據方回稱，清獻漕益路時，宋景文序叔靈集，歐陽公跋亦稱之，是原集實抃所編。今其目次已不可考，謹分類排訂，釐爲六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南陽集》六卷，宋趙湘撰，其孫抃編。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 聚珍板本。 道光壬午胡氏刊本。許氏有盧校本。

又《續錄》 閩覆聚珍本。 傅沅叔有影宋鈔本。

藝 文

趙抃《覽先祖太傅留題國清寺繼和》 得謝殊狂客，無言愧淨名。心觀潭月白，梵聽海潮聲。曉色開華頂，秋暉照赤城。公詩播人口，冰玉未爲清。

錢若水

論 述

《**隆平集**》**卷九《錢若水傳**》 若水風流儒雅，有文學，善議論。

司馬光《錢宣靖謚議》 令公仁惠足以布政，明智足以建功，清修足以服人，寬裕足以容衆。與物無競，執議甚堅。泊乎如淵，撓不可濁，介乎如石，重不可移。信尚德之君子、全節之正人矣。而又講學不倦，好謀而成，文以美身，忠以贊國。謹按《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和德考衆曰靖。令公論讓常典，發揮聖政，使祖宗之烈，燭燿無窮，是不宜「宣」乎？關領樞機，謀謨帷幄，六師輯睦，夷夏乂安，是不亦「靖」乎？請謚曰「宣靖」。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一引《金坡遺事**》 錢若水爲學士，太宗禮遇甚厚。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又有擬《趙保吉詔》，有「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美。太宗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

《**耆舊續聞**》**卷九** 祖宗朝，一時翰苑諸公唱和，【略】錢若水：「日上花梢簾卷後，柳遮鈴索雨晴初。」【略】皆燦然有貴氣。

《**宋史**》**卷二六六《錢若水傳**》 若水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雅善談論，尤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

傳 記

楊億《錢公墓誌銘》 咸平六年秋七月，詔鄧州觀察使、并代等州經略使長城公歸京師，疾故也。【略】十月戊寅，宿戒知友，會竺乾之宇，爲桑門之饌，與開士輩談苦空，讚眞諦。俄起更衣，偃然就枕，若假寐焉。少頃視之，乃風眩暴作，如大醉狀。肩舁歸第，是夕以不起聞，享年四十有四。【略】公諱若水，字淡成，河南新安人，蓋凌煙功臣、巢國公九隴之後。【略】公始在孩提，穎悟不羣，爰自青衿，即齒鄉校，開卷成誦，發言有章。纔十歲，能屬文，逮志學之年，已博涉六藝。【略】太平興國七年，詔郡國貢士，河南太守以公首薦于賢能之書。時纔弱冠，會有期功之喪，不克隨計。再上，登甲科。解褐同州觀察推官。【略】天子命丞相府召試，以公文最高，超拜秘書丞、直史館。【略】明年，拜右正言、知制誥。【略】淳化三年，郡國貢士幾二萬人，貢舉以來，莫斯爲盛。天子詔公同掌文柄。數月，又命案行平涼、五原等郡。【略】天子乃召公入翰林爲學士，自屯田員外郎遷職方，仍賜三品服。審官辯論人材，周太宰之任，銀臺出納王命，漢尚書之職，又詔公兼總二司焉。至道元年春正月，命公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進階朝散，賜勳柱國。【略】未幾，太宗上仙，聖皇紹統，擢拜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工部侍郎，進封長城郡侯，策勳上柱國，餘如故。【略】

一日，乘清閒之宴，面陳至誠，直以聖朝之日長，高堂之齒暮，願得綵衣膝下，以奉其歡心。【略】即以本官罷機務，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俄受詔修永陵國書。【略】曾未期年，書成奏御，既終乙夜之覽，爰備名山之藏。上又以太祖皇帝十七年中，經營四方，削平海內，規模宏遠，功德茂盛，當時史臣，殊爲簡略，又命公舉爾所知，再加論次。【略】纔及歲星，俄已絕筆，彌縫闕漏，號爲詳備。兩朝大典，出於公手，百代而下，垂於信書。俄掌吏部三銓兼秋曹案讞。會鳴鏑入寇，大輅親征，公扈從鈎陳，駐蹕全魏。【略】萬乘天旋，命公權開封府事。鄴都缺帥，北顧是憂，命公知天雄軍府兼兵馬部署。【略】又命公撫巡陝西緣邊諸郡，且以便宜從事，凡七旬復命。【略】上以太原，西北勁兵處，控帶雁門、雲中，匈奴之所走集，思得賢帥，付以師律，即命公兼幷代等州經略等使、判幷州事，盡付諸將，倚爲長城。又下詔案行邊塞，周視亭障。【略】公夙駕載馳，蒙犯霜霰，且多飲醇酒，以禦寒氣，因傷肺得疾，【略】乃至云亡。【略】族子光祿寺丞易，卓犖稽古，時之聞人，集公生平文章爲二十卷。

《**隆平集**》**卷九**《**錢若水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五**《**錢若水傳**》（存目）

《**宋史**》**卷二六六**《**錢若水傳**》（存目）

紀事

楊億《**群公餞集賢錢侍郎知大名府詩序**》 去年冬，鑾輿北巡，胡馬南牧。乃眷全魏之地，實介兩河之間，駐蹕以壯其軍聲，擒俘屢獻於行在。既而振旅凱以入，求節制之才。【略】于是命大京兆長城公繇冬官貳卿兼書殿史閣之職，出領府事，軍中之事，一以咨之。【略】由是學士承旨宋公而下，作者凡三十人，奇彩彪炳，清詞縟麗。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〇引**《**楊文公談苑**》 錢若水爲學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辭》，久而不成，令左右持詣翰林中，命即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其首句云：「上帝之休，雖眇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久矣，不能措辭。」尤激賞其才美。

《**甲申聞見二錄補遺**》 錢若水因撰《昭應宮碑》成，賜之玉帶，上令服之而謝，三日而止。至今被賜者，閣門以爲例。

又 錢公若水詣陳希夷，留數日，不得辭。一日，召錢至圍爐，見一僧，據榻而坐，希夷甚敬之。希夷曰：「此子疑有仙骨。」僧顧視曰：「急流中引退者也。」錢公退，問何人也，希夷曰：「白閣道者。」後錢爲樞密副使時，呂相端罷，太宗明日謂輔臣曰：「聞呂端命下哭泣不已。」錢公厲聲曰：「安有此？」退語諸公曰：「我輩眷戀爵祿，爲上見薄如此。」遂力請罷。

《**涑水紀聞**》**卷二**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奉陪贖銅耳。」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六** （淳化五年八月）丁丑，上以蜀寇漸平，下詔罪己。初命翰林學士錢若水草詔，既成進御，上笑謂若水曰：「朕爲卿潤色，可乎？」若水頓首謝，因命筆親竄數字，皆引咎深切，尤爲精當。

孫何

論述

王禹偁《**送孫何序**》 先是，余自東觀移直鳳閣，同舍紫微郎廣平宋公嘗謂余曰：「子知進士孫何者耶，今之擅場而獨步者也。」余因徵其文，未獲。會有以生之編集惠余者，凡數十篇，皆師戴六經，排斥百氏，落落然眞韓、柳之徒也。其間《尊儒》一篇，指班固之失，謂儒家者流非出于司徒之職，使孟堅復生，亦當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又《徐偃王論》，明君之分，窒僭之萌，足使亂臣賊子聞而知懼。夫《易》之所患者，辨之不早辨也，斯可謂見霜而知冰矣。樹教立訓，他皆類此。且其數千萬言，未始以名第爲意，何其自待之多也。余是以喜識其面而願交其心者有日矣。今年冬，生再到闕下，始過吾門，博我新文，且先將以書，猶若尋常貢舉人，恂恂然執先後禮，何其待我之薄也。觀其氣和而壯，辭直而溫，與夫向之著述相爲表裏，則五事之言貌，四教之文行，

生實具焉。宜其在布衣爲聞人，登仕宦爲循吏，立朝爲正臣，載筆爲良史，司典謨，備顧問，爲一代之名儒，過此則非吾所知也，豈止一名一第哉！

又《殿中丞贈戶部員外郎孫府君墓誌銘》 某爲左司諫、知制誥，有以何之文相售者，見其文有韓、柳風格，因誇于同列，薦于宰執間。

李覯《與李覯書》 彼孫、丁之文，舉人之雄者耳，其立朝不聞有所建明。

石介《贈張續禹功》 黃州才專勝，漢公氣全粹。

又《與君貺學士書》 唐去今百餘年，獨崇儀克嗣吏部聲烈，【略】王黃州、孫漢公亦未能全至。

又《與裴員外書》 自柳河東、王黃州、孫漢公輩相隨而亡，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的。

《涑水紀聞》卷二 孫何、丁謂舉進士第，未有名，翰林學士王禹偁見其文，大賞之，贈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好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二人由是名大振。

《東都事略》卷四七《孫何傳》 幼耆學，與丁謂齊名，王禹偁尤所題奬，以爲自唐韓、柳後，三百年有孫丁也，時人謂之「孫、丁」。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孫何》 白衣修撰姓名揚，韓柳誰云敢抗行。曾欽惠泉師說法，可留詩板在鵰堂？

傳記

《宋史》卷三〇六《孫何傳》 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略】何十歲識音韻，十五能屬文，篤學嗜古，爲文必本經義，在貢籍中甚有聲。與丁謂齊名友善，時輩號爲「孫、丁」。王禹偁尤推重之。嘗作《兩晉名臣贊》、《宋詩》二十篇、《春秋意》、《尊儒教議》，聞於時。淳化三年舉進士，開封府、禮部俱首薦，及第又得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陝州。召入直史館，賜緋，遷祕書丞、京西轉運副使。歷右正言，改右司諫。眞宗初，何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略者統兵；其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儁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贄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以恩慶例遷。上覽而善之。咸平二年，舉入閤故事，何次當待制，獻疏曰【略】。眞宗覽而嘉之。及傅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徇。俄權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又獻疏請擇州縣守宰，省三司冗員，遴選法官，增秩益奉。未幾，徙兩浙轉運使，加起居舍人。景德初，代還，判太常禮院。俄與晁迥、陳堯咨並命知制誥，賜金紫，掌三班院。何先已被疾，勉強親職。一日，奏事上前，墜奏牘於地，俯而取之，復墜笏。有司劾以失儀，詔釋之。何慙，上章求改少卿監，分司西京養疾，上不許，第賜告，遣醫診視。醫勉其然艾，何答曰：「死生有命。」卒不聽。是冬，卒，年四十四。【略】何樂名教，勤接士類，後進之有詞藝者，必爲稱揚。然性卞急，不能容物。在浙右專務峻刻，州郡病焉。

《隆平集》卷一三《孫何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七《孫何傳》（存目）

紀事

《玉壺清話》卷四 （何）爲右司諫，以彈奏竦望，疏議剛鯁，知制誥，掌三班。素近視，每上殿進劄子，多宿誦精熟，以合奏牘。忽一日飄牘委地四散，俯拾零亂倒錯，合奏不同，上頗訝之。俄而倉皇失措，墜笏於地。有司以失儀請劾，上釋而不問。因感恙抱病，乞分務西雒。不允，遣太醫診視，令加鍼灸。公性秉素剛，對太醫曰：「稟父母完膚，自失護養，至生疾疹，反以鍼艾破之？況生死有數，苟攻之不愈，吾豈甘爲強死鬼耶？」遂不起。

《涑水紀聞》卷三 渝州曰：（孫）何性落拓，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頗尚苛峻，州縣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紙本數聯釘於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云。

又 器之曰：何爲轉運使，令人負礶磉自隨，所至散之地，吏應對小失誤，則于地倒曳之。故從者憑依其威，妄爲寒暑，所至騷擾，人不稱賢。

李昭玘《錄僧惠泉事迹》 惠泉，彭城人，住南臺閣子院。【略】義學超洽，慕唐人爲詩，得趣清淡。淳化初，孫何自京師來，久不得見，以詩自誚云：「欲謁元戎無紹介，薛能詩板在雕堂。」異日登南臺，聞惠泉高槩，扣其門，一見如舊，館於其廬，饋勞加厚。將歸，贐以裘馬。

《四朝聞見錄》甲集 本朝廷對取士用賦，而不示其所自出（省試命題亦

然)。(眞)〔太〕宗以《扈言日出》試士於廷,孫何等不究厥旨,賦莫能就,遂昧死攀殿陛而上,請所出與大意。(眞)〔太〕宗不以爲罪,揭示所出及大意。謂「扈,潤也」。是歲以何爲狀頭。

《寓簡》卷五 本朝以詞賦取士,雖曰雕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往寓意深遠,遣詞超詣,其得人亦多矣。自廢詩賦以後,無復有高妙之作。昔中書舍人孫何漢公著論曰【略】。其論作賦之工如此,非過也。

著錄

《隆平集》卷一三《孫何傳》 有文集四十卷。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孫何集》二十卷。又《西垣集》四十卷。

《東都事略》卷四七《孫何傳》 有文集四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孫漢公集》三十卷。【略】集有丁謂序。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孫何集》四十卷。

又卷三〇六《孫何傳》 好學,著《駁史通》十餘篇,有集四十卷。

藝文

柳開《贈諸進士詩并序》 開淳化二年夏,歸自桂林,寄家于許州。抵京師,見諸進士之尤者,作詩贈之:今年舉進士,必誰登高第?孫傳及孫僅(孫傳改名何),外復有丁謂。到京見陳訪,好尚同韓洎。館中諸仙郎,綸閣賢三字。翰林四主人,列辟群英粹。奔騰走大名,溯轟天邑沸。怒浪航斯濟,駿蹄御良轡。緣險徑梯空,餓腸勞塡味。我何爲欣歡,名身苦將悴。北塞絕戎勳,南荒政遭墜。【略】仰瞻爾數子,吾道終爲寄。

王禹偁《暴富送孫何入史館》 孟郊常貧苦,忽吟不貧句。爲喜玉川子,書船歸洛浦。廼知君子心,所樂在稽古。漢公得高科,不足唯墳素。二年佐棠陰,眼黑怕文簿。躍身入三館,爛目閱四庫。孟貧昔不貧,孫貧今暴富。暴富亦須防,文高被人妬。

又《聞進士孫何及第因寄》 昨朝邸吏報商山,聞道孫生得狀元。爲賀聖朝文物盛,喜於初入紫微垣。

魏野《謝孫狀元寒食見贈》 一首狀元詩,封來到竹扉。讀留寒食燭,拜還道家衣。譽過心無愧,酬遲禮轉非。閑思播琴裏,誰更會玄微。

又《贈孫何狀元》 天非道莫尊,道非賢莫存。始知賢人生,與道爲轅輪。明庭親選士,慮彼賢愚渾。天子至文明,擢公爲狀元。一榜三百人,默默誰復言。有如鳳在林,衆鳥不敢喧。威稜鷹有角,度量海無垠。直入仲尼室,不顧孟軻門。文得古中新,陳熟甚已寃。一字如一星,光芒不見痕。首官來理陝,棠樹換枯根。淑氣春風和,美化冬日暄。至誠物莫欺,至明物莫昏。平思治地陝,清欲變河源。

錢昭度

論述

綜論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閱士大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錢氏諸子有封守惟濟、供奉官昭度。【略】錢昭度《村居》云:「黃蜂衙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大寒》云:「雨被北風須作雪,水愁東海亦成冰。」《金陵》云:「西北高樓在,東南王氣銷。」《梅花》云:「東北風吹大庾嶺,西南日映小寒天。」《雁》云:「三年別館風吹入,萬里長沙月照來。」《秋日華山》云:「人間路到三峰盡,天下秋隨一葉來。」又《鄭殿丞》云:「青鳥幾傳王母信,白鵝曾換右軍書。」《將至京》云:「近闕已瞻龍虎氣,思鄉猶望斗牛星。」

《觀林詩話》 錢昭度詩云:「伯禹無端教鮮食,水中魚盡不知休。」陳無

己云：「誰初教鮮食，竭澤未能休。」便覺語勝。

分論

《燈》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三引《詩史》：錢昭度《燈》詩云：「繡帔夢驚中酒處，朱門人語上朝時。」未若「船中聞雁洞庭夜，床下有蛩長信秋」格意清遠。

《聞角》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三引《詩史》：昭度又有《聞角》詩云：「風欲拋高雨壓沉，黃昏前後五更深。」議者云：此亦句之優者。

《呂申公夷簡生日》 《許彥周詩話》：錢昭度能詩。嘗作《呂申公夷簡生日》詩云：「磻溪重得呂，維嶽再生申。」當時詩格律止此，然可謂著題也已。

《野墅夏夜》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三、四詩話所稱。紀昀評：「鎖桐材」三字生。結太頹唐。

傳記

《宋史》卷四八〇《世家三》 衢州刺史（錢）偓之子昭度，字九齡，至供奉官。俊敏工爲詩，多警句。

紀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五 《遯齋閑覽》云：西頭供奉官錢昭度，嘗作《詠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卻被寒星照，恰似仙翁一局棋。」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所謂『一局黑全輸』也。」蓋唐廖凝有《詠白鷗》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之句。

又 《漫叟詩話》云：錢昭度詩「二八飛泉繞齒鳴」，蓋用鮑照《井謎》也。《井謎》：「二形二體，四支八頭，四八一八，飛泉仰流。」五八是四十數，昭遂使作二八，識者笑其不能用事。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錢昭度詩》一卷。

又卷四八〇《世家三》 （昭度）有集十卷，蘇易簡爲序行於世。

釋希晝

論述

綜論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六引《楊文公談苑》 公常言，近世釋子多工詩，而楚僧惠崇、蜀僧希晝爲傑出。【略】希晝《雁蕩山》云：「長天來月正，危木度猿稀。」《答黃桂州》云：「來書逢歲闕，去夢歷峰危。」《廣南陳轉運》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僧東歸》云：「帆影先寒雁，經聲隱暮潮。」《宋承旨林亭》云：「雪溜懸危石，棋燈射遠林。」《贈僧》云：「漱齒冰溪遠，開禪雪屋深。」《送人》云：「玉繩天闕遠，金柝海城秋。」《句學士》云：「曉天金馬路，晚歲石霜心。」《寄人》云：「山日秋光短，江虹晚影低。」《新津尉》云：「劍月啼猿苦，江沙濯錦寒。」《北宮書亭》云：「花露盈蟲穴，梁塵墮燕泥。」《登上人》云：「寄禪關樹老，乞食塞城寒。」《歸新安》云：「風泉舊聽僧窗改，雲穴曾行鳥徑殘。」《春山》云：「芳樹行雲老，孤泉落石危。」《送人南歸海》云：「落日橫秋島，寒濤兀夜舡。」【略】皆公之所舉。

朱休度《宋九僧詩世罕傳矣有從汲古閣所藏宋槧本鈔得一帙依兒攜至塞上因各題一首·希晝（劍南人）》 出世多閒無我分，敲詩長卧識君心。泠

泠「素瑟沉幽意」，切切「寒蛩共苦吟」（晝《寄駱員外》有「況是多閒日，應懸長卧心」之句。又「素瑟」、「寒蛩」十字，乃《送朱房》詩也）。

分　論

《寄題武當郡守吏隱亭》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紀昀評：六句自然，勝出句。「棋聲花院靜」，表聖名句也，着「入」字、「深」字，便別有意境，不以蹈襲爲嫌。

《留題承旨宋侍郎林亭》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紀昀評：起句鄙，三句「會茶」字俚，末二句不明晰。

《晝惠崇師房》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希晝，九僧之一。于僧詩類選五首，每首必有一聯佳。不特希晝，九僧皆然。　查慎行評：僧詩大概多蔬筍氣。　紀昀評：中四句卻煉得好。

《送嗣端東歸》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紀昀評：「九僧」詩大段相似，少變化耳。其氣韻實出晚唐之上，不但「四靈」，偶摘一兩首觀之，不能不謂之佳。如希晝此數詩，皆不失雅則者也。

《早春闕下寄觀公》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紀昀評：此首亦不減隨州，非武功輩所可并論。　許印芳評：「看」字複。

藝　文

釋行肇《送希晝之九華》　忽起塵外心，跡謝人中境。雲去竹堂空，鷺下秋池靜。野宿清溪深，月在諸峰頂。日暮立長江，遙看片帆影。

釋惟鳳《寄希晝》　關中吟鬢改，多事與心違。客路逢人少，家書入閱稀。秋聲落晚木，夜魄透寒衣。幾想林閒社，他年許共歸。

釋惠崇《剡中秋懷晝師》　秋生剡江濱，清氣日泱漭。雲歸樹欲無，潮落山疑長。偶坐還獨謠，故人在遐想。夕景孤嶼明，暗蟲四鄰響。神會如目存，安知途路廣。

釋文兆《江上晝懷寄希晝》　扁舟宿江上，脈脈興何窮。吳楚十年客，蒹葭一夜風。東林秋信斷，南越石房空。向此都忘寐，君應與我同。

釋保暹

論　述

綜　論

智圓《贈詩僧保暹師》　天文懸日月，地文麗山川。人文粲六經，四術詩其先。仲尼既云刪，炳然列《風》《雅》。厥旨幽且微，受之唯子夏。邈矣千百年，時有知詩者。卓爾保暹師，生于宋天下。內明卜商道，外減騷人價。鑿彼淳粹源，清辭競流瀉。放意尚幽遠，立言忌妖蠱。旨哉《天目集》，四海爭傳寫。上以裨王化，下以正人倫。驅邪俾歸正，驅澆使還淳。天未喪斯文，清風千古振。

朱休度《宋九僧詩世罕傳矣有從汲古閣所藏宋槧本鈔得一帙依兒擕至塞上因各題一首・保暹（金華人）》　席石眠雲癖早成，靜中禪外句何清。夜猿啼斷螢沉影，想得吟髭白更生（暹有《石席詩》及「眠雲歸未得」之句。又五言律「吟苦人成癖，年衰日長慵」，「詩來禪外得，愁入靜中平」，「旅夢寒應斷，吟髭白恐生」，并佳。而「草際螢沉影」一句尤微。至七言則「林下孤燈一聲磬，清猿啼斷白雲深」爲最云）。

分　論

《秋徑》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此賦秋徑云「杉竹清陰合」，即其中乃徑也。第二句「閑行」字，雨之所過，僧之所歸，皆徑也。五、六尤見徑中秋事，尾句仍不走作。　馮舒評：如此講「九僧」，得之矣。　紀昀評：此評細。　「雨過」不必是徑。　「意有憑」不妥。四句亦不佳。　此種其細已甚，

然小題只合如此。查慎行評：第四不成句。《宋詩紀事》卷九一引《天廚禁臠》：自然令人愛悅，不假人言然後爲貴。

《**宿宇昭師房**》《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保暹，九僧之二。第六句于工之中，不弱而新。紀昀評：五、六自是刻意做出，而妙極自然。上接「靜夜」，下接「天明」，亦極細致。異乎先得兩句，而首尾生嵌。

《**早秋間寄宇昭**》《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紀昀評：三、四不減王、孟，六句佳。

《**送簡上人之洛陽**》《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紀昀評：第四句結字未堅。結二句鄙。

傳記

《**敬鄉錄**》卷一四《**僧保暹小傳**》僧保暹，字希白，金華人，普惠院僧。喜爲詩，有《處囊訣》一卷。景德初，直昭文館陳充所序九詩僧詩，暹其一也。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僧保暹集》二卷。

藝文

釋智圓《**贈詩僧保暹師**》吟檻漾寒水，平湖煙景閑。無人識高趣，盡日對空山。晚樹春禽語，晴窗夜月還。新編皆雅正，不待仲尼刪。

釋文兆《**寄保暹師**》近聞高靜趣，猶寄廣陵居。夜會聽琴阻，秋期看月疏。幾成歸越夢，久絕入梁書。四釋分題處，年來一榻虛。

釋宇昭《**寄保暹師**》吟會失秋期，荒山寄病時。客髭生白早，叢木落青遲。渴狖窺莎井，陰蟲占菊籬。歸心何以見，霜月下天涯。

釋文兆

論述

朱休度《宋九僧詩世罕傳矣有從汲古閣所藏宋槧本鈔得一帙依兒擕至塞上因各題一首・文兆（南越人）》十年吳楚禪心老，五字雲霞詩思奇。何處詩禪合三昧？春風花落蝶先知（兆有「禪心混沌先，詩思雲霞際」句最警。又「蘭芳人未采，花落蝶先知」二語清絕。又「吳楚十年客，兼葭一夜風」，則《江上書懷》句）。

《**宿西山精舍**》《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馮班評：周賀亦不爲富。紀昀評：三、四已佳。五、六從三、四生出，更爲幽致。通體亦氣韻翛然，無刻畫齷齪之習。

《**送簡長師之洛**》《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紀昀評：起句太做作，三、四亦無深致，五、六自好，結鄙甚。

藝文

魏野《**送文兆上人南歸**》自由由獨自，誰滯復誰催。住笑雲無定，歸嫌水不迴。瓶惟添瀑布，杖祇卓莓苔。如此眞行腳，餘堪我靜咍。

釋保暹《**重登文兆師水閣**》重來久憑欄，臨水景多閒。高樹下殘照，寒潮平遠山。夜吟長負宿，秋病幾思閒。早晚離城裏，從茲寄掩關。

釋行肇《**送文兆歸廬山**》劍峰雙倚漢，蕩槳月中歸。潮白島西出，帆孤岸際飛。香連潭影直，磬度雪聲微。幾夕□詩坐，相思入定稀。

釋惠崇《**贈文兆**》偶依京寺住，誰復得相尋。獨鶴窺朝請，鄰僧聽夜琴。注瓶沙井遠，鳴磬雪房深。久與松蘿別，空懸王屋心。

釋行肇

論述

綜論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常言，近世釋子多工詩，【略】浙右僧寶通、守恭、行肇【略】，皆有佳句。【略】行肇《送僧》云：「聽錫樵停斧，窺蟬鳥立槎。」《送人之鄞江》云：「江聲鰲背出，帆影斗邊飛。」【略】皆公之所舉。

朱休度《宋九僧詩世罕傳矣有從汲古閣所藏宋槧本鈔得一帙依兒擕至塞上因各題一首・行肇（天台人）》　秋驚下池人不理，夜螢流枕夢初醒。雪聲潭影苦搜句，字字心弦世寡聽（「驚下秋池靜」，肇句也。「夜螢流枕夢初醒」，乃括用肇《卧床吟》全首意。又有《送僧廬山》云「香連潭影直，磬度雪聲微」，造句最幽。「心弦」五字，亦肇句）。

分論

《郊居吟》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行肇，九僧之四。此首中四句工，不但一聯。　馮舒評：第七句，「郊居」。　紀昀評：細玩「過」字，恐「雪聲」是「雁聲」之訛，「露」、「雪」雜用不合。五、六亦「武功」一派。

《酬贈夢真上人》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五、六何以圈？見靜極之味也。　馮舒評：第五是奇句。　紀昀評：五、六亦是澀體，而妙不瑣屑。

《送文光上人西游》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五、六工。三、四裝四箇地名，似賈島、姚合之弊。　馮班評：何弊？　紀昀評：裝四地名亦不礙，看運用如何耳。「殘霧」二字不佳，猶以「葩」字代「花」字。三句、五句皆不自然。

藝文

釋保暹《寄行肇上人》　舊隱湖西寺，青青千萬峰。來書度深雪，歸夢斷疏鐘。開口與時避，論心似我慵。流年共衰鬢，昨夜又聞蛩。

釋文兆《寄行肇上人》　詩禪同所尚，邂逅在長安。爲客閒相似，趨時懶一般。分題秋閣迥，對坐夜堂寒。未遂歸山計，流年鬢已乾。

釋簡長《書行肇師壁》　禪徑秋苔合，寒窗帶雨痕。心眞冥自契，句好與誰論。露冷蛩聲咽，風微葉影翻。白雲如有意，終日在前軒。

又《送行禪師》　南國山重疊，歸心向石門。寄禪依鳥道，絕食過漁村。楚雪黏瓶凍，江城濺衲昏。白雲深隱處，枕上海濤翻。

釋惟鳳《與行肇師宿廬山棲賢寺》　冰瀑寒侵室，圍爐靜話長。詩心全大雅，祖意會諸方。磬斷危杉月，燈殘古塔霜。無眠向遙夕，又約去衡陽。

釋簡長

論述

綜論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常言，近世釋子多工詩，【略】浙右僧寶通、守恭、行肇、鑒微、簡長【略】，皆有佳句。簡長《送人歸寧》

云：「煙壘沉塞角，霜空擊怒雕。」【略】皆公之所舉。

《宋詩紀事》卷九一引張景《簡長詩序》　上人之詩，始發於寂寞，漸近於冲和，盡出於清奇，卒歸於雅靜。

朱休度《宋九僧詩世罕傳矣有從汲古閣所藏宋槧本鈔得一帙依兒擕至塞上因各題一首・簡長（沃州人）》　吟殘落日懸秋樹，踏盡寒蕪上廢城。忽夢空山夜猿答，嶺雲溪竹若爲情（簡久於外，恆有故山之思，故《晚次江陵》云：「異鄉無舊識，多難足離情。落日懸秋樹，寒蕪上廢城。」又《寄浙東黃轉運》云：「十年霜雪獨爲客，萬里夢魂空到山。溪竹舊憐同性直，嶺云終約伴身閒。」可見其情矣。簡有「空山夜答猿」句，因爲下一轉語）。

分　論

《送僧南歸》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簡長，九僧之五。第六句絕妙。紀昀評：妙在巧而不纖。中四句雖琱琢而成，而一氣流出，不見湊合之迹。馮舒評：首句送歸。

《送行禪師》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紀昀評：六句費解。

藝　文

釋保暹《送簡上人之洛陽》　閒身無所滯，獨去背春城。望越鄉心斷，迎嵩隱思生。野禪依樹遠，中飯傍泉清。相府如投刺，分題有竺卿。

釋文兆《送簡長師之洛》　動靜非常態，超然西去心。水期經洛聽，雲約到嵩吟。齋訪烟村遠，禪依竹寺深。祇應風雅道，相府是知音。

釋行肇《送簡師南游》　古岸侵烟出，揚帆拂曉星。層城關海日，列樹隱沙汀。潮落家遙見，梅香檝暫停。舊峰歸計晚，長憶隔吳青。

釋懷古《寺居寄簡長》　雪苑東山寺，山深少往還。紅塵無夢想，白日自安閒。杖履苔花上，香燈樹影間。何須更飛錫，歸隱沃洲山。

釋惟鳳

論　述

綜　論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常言，近世釋子多工詩，【略】蜀僧惟鳳，皆有佳句。【略】惟鳳《秋日送人》云：「去路正黃葉，別君堪白頭。」《哭度禪師》云：「海客傳遺偈，林僧寫病容。」皆公之所舉。

《宋詩紀事》卷九一引王隨《惟鳳詩序》　持正大師一章一聯，皆出乎清新，發乎濬逸，賦象可以披圖畫，騰英可以潤金石。

朱休度《宋九僧詩世罕傳矣有從汲古閣所藏宋槧本鈔得一帙依兒擕至塞上因各題一首・惟鳳（青城人）》　秋鐙詩寫秋鐙況，姑射句如姑射仙。多事違心閒不得，尚愁難了是塵緣（鳳有《秋鐙》云：「照回秋夢斷，靜引夜夢長。病鼠驚空穴，寒蛩聚缺牆。」又《姑射山》云：「深澗飲渴虹，邃洞生秋雷。」句幷入意。又「閒中吟鬢改，多事與心違」，則其自述於畫公者）。

分　論

《與行肇師宿廬山樓賢寺》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惟鳳，九僧之六。所選每首必有一聯工，又多在景聯，晚唐之定例也。盛唐則不然，大手筆又皆不然。紀昀評：此自正論，然亦過于主持。當日盛唐不盡然，大手筆亦不盡然。五、六佳句。

《寄希晝》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紀昀評：亦殊清逸。

《弔長禪師》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此詩中四句皆工，一字

不苟，金銀秤上分定盤星也。　紀昀評：次句不妥，三、四自可，五、六着力而不自然。

《**送陳多處士**》《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惟鳳，九僧之六，青城人。三、四佳。　紀昀評：九僧詩氣韻終高。

藝　文

釋希晝《**送惟鳳之終南山**》　關內寒生早，南山萬木凋。長空人望絕，積雪獨尋遙。靜息非同隱，閒吟忽背樵。幾侵峰頂月，相思起中宵。

釋保暹《**書惟鳳師壁**》　草徑通深院，秋來心更閒。城中無舊識，門外是他山。究寂生吟思，持齋得病顏。寒宵多約我，靜話出人間。

釋文兆《**送惟鳳師之終南**》　終南關內見，寒翠疊空虛。明代誰招隱，深秋自卜居。宵晴吟洞月，日曉飯溪蔬。此後嫌名出，應無入闕書。

釋行肇《**送惟鳳之衡陽**》　重城獨隱居，世人寡相識。回塘路寂寥，深徑花狼藉。西風思忽生，南泉語還憶。遙山去意長，大江歸夢直。日暮立荒原，迢迢望空碧。

釋宇昭《**喜惟鳳師關中回**》　孤錫依京寺，詩愁上鬢新。跡離三輔晚，夢落九江頻。草入松根井，磬通花外鄰。重來知未倦，閒趣自相親。

智圓《**送惟鳳師歸四明**》　未識鳳師面，早熟鳳師名。毓靈本岷峨，弱冠遊神京。出處忌非類，交結皆名卿。高談駭衆聽，雅唱歸群英。曩歲來淛陽，相逢水心亭(樂天水心亭，今水心寺是也)。論懷道且同，對坐眼彌青。尋幽泛輕舟，待月步閑庭。翌日倏分攜，南北各如萍。我尋住孤山，師亦往東明。人間一爲別，天上七周星。江湖既相望，煦沫安足評。今年春之暮，草堂花飄零。睡起乍憑欄，竹外聞人聲。忽報鳳師至，屣履出相迎。借問胡爲來，告我以其誠。度支司外計(轉輸方度支也)，夕拜臨茲城(太守王給事也)。二賢俱我舊，故得尋其盟。夏來西湖西，爲鄰樂幽貞。朝登隱君堂(林公逋也)，暮即中庸扃(予之自號也)。引望雲山遙，銷暑竹風清。論詩貴無邪，體道極無形。倏忽時節移，秋風拂簷楹。趨裝俄告別，鄞江指歸程。適來既無事，適去豈關情。孤帆侵曉飛，歸櫓連宵鳴。風波視世態，水月悟浮榮。仍知皋鶴性，不爲塵網縈。

釋惠崇

論　述

綜　論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常言，近世釋子多工詩，而楚僧惠崇、蜀僧希晝爲傑出。【略】惠崇《贈裴太守》云：「行縣山迎舸，論兵雪繞旗。」《高生山閣》云：「勸酒淮潮起，題詩楚月新。」《周建州》云：「鎖城山月上，吹角海鷗驚。」《東林寺》云：「鳥歸山墮雪，僧定石沉雲。」《光梵師》云：「梵容存古像，唐語入新經。」《明大師》云：「門掩前朝樹，心懸別郡峰。」《送李堪》云：「秋聲動群木，暮色起千山。」【略】皆公之所舉。

《**宋詩紀事**》**卷九一引錢易**《**惠崇詩序**》　步驟高下，去古人不遠。釋子之詩，可相等者不易得。

《**溫公續詩話**》　惠崇詩有「劍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或有譏其犯古者，嘲之：「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進士潘閬嘗謔之曰：「崇師，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當歸俗邪？」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毋詣沙門島邪？」

《**青箱雜記**》**卷九**　《楊文公談苑》稱，楚僧惠崇工詩，於近代釋子中爲傑出，而歐陽公少師《歸田錄》亦紀其佳句，則不甚多。余嘗見惠崇自撰句圖，凡一百聯，皆平生所得於心而可意者，今並錄之。《書楊雲卿別墅》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長信詞》云：「陰井生秋早，明河轉曙遲。」《送遠上人西遊》云：「地形吞蜀盡，江勢抱蠻迴。」《江行晚泊》云：「嶺暮清猨急，江寒白鳥稀。」《上谷相公池上作》云：「歸禽動疏竹，落果響寒塘。」《贈陳少府》云：

「野人傳相鶴，山叟學彈琴。」《夜坐》云：「春淺冰生井，宵分月上軒。」《贈凝上人》云：「掩門青檜老，出寺白髭長。」《送遷客》云：「浪經蛟浦闊，山入鬼門寒。」《經緣公舊寺》云：「遺偈傳諸國，留眞在一峰。」《塞上》云：「河冰堅度馬，塞雪密藏鵰。」《喜長公至》云：「久別年顏改，相逢夜話長。」《隱者》云：「多年不道姓，幾日旋移家。」《宿東林寺》云：「鳥歸杉墮雪，僧去石沉雲。」《上翰林楊學士》云：「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繩低。」《柳氏書齋》云：「著書驚日短，彈劍惜春深。」《上王太尉》云：「探騎通番壘，降兵逐漢旗。」《田家秋夕》云：「露下牛羊靜，河明桑柘空。」《舟行》云：「林斷城隍出，江分島嶼迴。」《寄梅蘇州》云：「鎖城山月上，吹角海鷗驚。」《宿楊侍郎東亭》云：「卷幔來風遠，移牀得月多。」《送程至》云：「白浪分吳國，青山隔楚天。」《遊隱靜寺》云：「空潭聞鹿飲，疏樹見僧行。」《送錢供奉巡警》云：「劍佩明山雪，旌旗濕海雲。」《梅鼎臣河亭》云：「曠野行人少，長河去鳥平。」《宿肇公山齋》云：「月高山舍迥，霜落石門深。」《送盧經西歸》云：「霜多秦木迥，雲盡漢山孤。」《濠梁夜泊》云：「夜闌潮動舸，秋迥月臨城。」《崔仰秋居》云：「葉影風中盡，蟲聲月下多。」《贈裴使君》云：「行縣山迎舸，論兵雲繞旂。」《早行》云：「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秋夕》云：「磬斷蟲聲出，峰迴鶴影沉。」《書韓退之屋壁》云：「移家臨醜石，租地得靈泉。」《秋夕懷長公》云：「秋近草蟲亂，夜遙霜月低。」《觀宴鄉老》云：「海鷗聽舜樂，山鬼醉堯觴。」《贈素上人》云：「中食下林狖，夜禪移塚狐。」《晚夏》云：「扇聲猶泛暑，井氣忽生秋。」《江行早發》云：「殘月楚山曉，孤煙江廟春。」《宿翻經館清少卿房》云：「梵容分古像，唐語入新經。」《題王太保道院》云：「鶴傳滄海信，僧和白雲詩。」《秋夕懷汪白詩》云：「寒禽栖古柳，破月入微雲。」《贈白上人》云：「花漏沉山月，雲衣起海風。」《喜陳助教至》云：「樓中天姥月，座上杜陵人。」《冬日野望》云：「人歸岡舍迥，鴈過渚田遙。」《送人牧榮州》云：「山色臨巴迥，江流入漢清。」《春申道中》云：「湘雲隨鴈斷，楚路背人遙。」《贈李道士》云：「松風吹髮亂，嵓溜濺碁寒。」《栖霞寺》云：「境閑僧渡水，雲盡鶴盤空。」《林逋河亭》云：「古路隨崗起，秋帆轉浦斜。」《楊祕監池上》云：「禽寒時動竹，露重忽翻荷。」《魏野山亭》云：「嵐重琴碁濕，風長枕簟寒。」《塞下》云：「離磧鴈衝雪，渡河人上冰。」《寄白閣能上人》云：「夜梵通雲寶，秋香滿石叢。」《陝西道中》云：「關河雙鬢白，風雪一燈青。」《送防秋楊將軍》云：「殺氣生龍劍，威風動虎旗。」《瓜州亭子》云：「落潮鳴下岸，飛雨暗中峰。」《賀劉舍人》云：「日纏黃道迴，春入紫微深。」《除夜》云：「寒燈催臘盡，曉角喚春歸。」《幽并道中》云：「鴈行沈古戍，鵰影轉寒沙。」《送僧歸天台》云：「景霽雲迴合，秋生樹動搖。」《過陳摶舊居》云：「亂水僧頻過，荒林鶴不還。」《宿橫江館》云：「露館濤驚枕，空庭月伴琴。」《維邢道中》云：「馬渡冰河闊，鵰盤噴日高。」《國清寺秋居》云：「驚蟬移古柳，鬬雀墮寒庭。」《書平上人山房》云：「松風傳夕磬，谿霧擁春燈。」《觀南郊天仗》云：「霓旌搖曙景，鳳吹繞春雲。」《贈義省上人》云：「坐石雲生袖，添泉月入瓶。」《昇平詞》云：「萬國無刑治，三邊不戰平。」《國清寺》云：「瞑鶴棲金刹，秋僧過石橋。」《呂氏西齋》云：「雲殘僧掃石，風動鶴歸松。」《劉參幽居》云：「風暖鳥巢木，日高人灌園。」《楊都官池上》云：「竹風驚宿鶴，潭月戲春鷺。」《書矯方屋壁》云：「圭寶先知曉，盆池別見天。」《送陳舍人巡撫》云：「月露疏寒柝，雲濤閃畫旗。」《宿齊上人禪齋》云：「鶴驚金刹露，龍蟄玉瓶泉。」《春日寇宮贊池上》云：「喧風生木末，遲景入泉心。」《七夕》云：「河來天上闊，雲度月邊輕。」《贈王道士》云：「海人來相鶴，山狖下聽琴。」《送孫荆州》云：「畫鷁浮秋浪，金鐃響夕雲。」《江城晚望》云：「丹楓映郭迴，綠嶼背江深。」《題王太保山亭》云：「危溜含清瑟，飛花點玉觴。」《送李秦州》云：「朱旗凌雪卷，畫角入雲吹。」《書上人西齋》云：「孤雲還靜境，遠籟發秋空。」《李太傅山莊》云：「圍碁分雪石，汲井動金沙。」《宮中詞》云：「井含春氣碧，樓轉夕陰清。」《送吳袁州》云：「鳥暝風沉角，天清月上旗。」《寄肇公》云：「斜吹鳴金錫，歸雲擁石牀。」《塞上》云：「古戍生煙直，平沙落日遲。」《贈嗣上人》云：「拂石雲離箒，嘗茶月入鐺。」《舟行》云：「遠嶼迎檣出，寒林帶岸迴。」《送延上人》云：「來時雲擁衲，別夜月隨筇。」《馬螾淮亭》云：「路橫崗燒斷，風轉浦帆斜。」《上殿前戴太保》云：「劍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高誣書齋》云：「品畫逢名嶽，橫琴憶古賢。」《太一山》云：「雲陰移漢塞，石色入秦天。」《塞上送人》云：「地遙群馬小，天闊一鵰平。」《范溶園池》云：「江花凌霰發，山溜入池深。」《獵騎》云：「長風躍馬路，小雪射鵰天。」《高略書院》云：「古木風煙盡，寒潭星斗深。」《送段工部河北轉運》云：「渡河風動旆，巡部雨霑車。」

《風月堂詩話》卷下　僧惠崇善畫，人多寶其畫而不知其能詩。宋子京（祁）以書託梵才大師編集其詩，則當有可傳者，而人或未之見，恐雖編集而

未大行於世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七**　《西清詩話》云：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鑒。今時悞解，便作世網中語，殊不知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象蓋不可無。若盡洗去清拔之韻，使與俗同科，又何足尚？齊己云「春深游寺客，花落閉門僧」，惠崇云「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之句，華實相副，顧非佳句邪？

《**湖湘故事**》　楚僧惠崇工詩，於近代釋子中爲傑出，如「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陰井生秋早，明河轉曙遲」，「春淺冰生井，宵分月上軒」，「掩門青檜老，出定白髭長」，「浪經蛟浦闊，出入鬼門寒」，可謂去唐不遠。

《**六研齋筆記**》**卷三**　僧惠崇，人知其繪事精妙超凡，不知詩句亦清遠，有冰雪松霞之韻。嘗作句圖，書其所最得意如「嶺暮春猿急，江寒白鳥稀」，「掩門青桂老，出定白髭長」，「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沈雲」，「空潭聞鹿飲，疎樹見僧行」，「磬斷蟲聲出，峰迴鶴影沈」，「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移家臨醜石，租地得靈泉」，「殘月楚山曉，孤煙江廟春」，「松風吹髮亂，巖溜濺碁寒」，「雲殘僧掃石，風動鶴歸松」，「禽寒時動竹，露重忽翻荷」，「野人傳相鶴，山吏學彈琴」，「地遙群馬小，天闊一雕平」。

《**載酒園詩話・僧惠崇**》　漁隱譏人剽竊，載惠崇爲其徒所嘲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爲千古藝林笑談。又《古今詩話》稱寇萊公招崇于池亭，分題，崇得池鷺，限「明」字韻，自午至晡，五押得之：「雨歇方塘溢，遲回不復驚。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迴，棲煙一點明。主人池上鳳，見爾憶蓬瀛。」公稱善【略】。　又按前詩雖蹈襲，其下聯甚佳。題爲《訪楊雲卿淮上別墅》：「地近得頻到，相攜向野亭。【略】」　崇自撰《句圖》一百聯，余尤喜其「歸禽動疏竹，落果響寒塘。」（《上谷相公池上》）「鳥歸松墮雪，僧定石沉雲。」（《宿東林寺》）「空潭聞鹿飲，疏樹見僧行。」（《隱靜寺》）「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早行》）「磬斷蟲聲出，峰迴鶴影沉。」（《秋夕》）「松風吹髮亂，巖溜濺棋寒。」（《贈李道士》）「禽寒時動竹，露重忽翻荷。」（《楊祕監池上》）「夜梵通雲寶，秋香滿石叢。」（《寄白閣能上人》）「落潮鳴下岸，飛雨暗中峰。」（《瓜洲亭子》）「驚蟬移古柳，鬬雀墮寒庭。」（《國清寺秋居》）不惟語工，兼多畫意，但以不見全詩爲恨。

《**圍爐詩話**》**卷五**　（賀裳）黃公曰【略】。（吳）喬曰：「【略】古詩既多，自必有偶同者。我既不偷，同亦何諱。惠崇詩句如此，寧屑作賊！『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亦是偶同，妬其才名者妄加描繪。」

朱休度《宋九僧詩世罕傳矣有從汲古閣所藏宋槧本鈔得一帙依兒擕至塞上因各題一首・惠崇（淮南人）》　寫物精微信有諸，數篇哦了轉愁余。水烟林雪憑誰畫？空剩流傳《百句圖》。崇以畫著。「寫物固精微」，楊仲宏題崇畫句也。「水烟常似冥，林雪乍如春」，乃崇《書林逸人壁》句，詩中洵有畫在。崇尚有自定圖五字百聯，見別集。入此集者，不及十之一二，惜也）。

分　論

《**池鷺**》　《湘山野錄》卷中：寇萊公一日延詩僧惠崇於池亭，探鬮分題，丞相得「池上柳」，「青」字韻；崇得「池上鷺」，「明」字韻。崇默遶池徑，馳心於杳冥以搜之，自午及晡，忽以二指點空微笑曰：「已得之，已得之。此篇功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倒，方今得之。」丞相曰：「試請口舉。」崇曰：「照水千尋迴，棲煙一點明。」公笑曰：「吾之柳，功在『青』字，已四押之，終未愜，不若且罷。」崇詩全篇曰：「雨絕方塘溢，遲徊不復驚。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及斷句云：「主人池上鳳，見爾憶蓬瀛。」　《庚溪詩話》卷下：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閑野不俗，又皆嘗見於六經。【略】僧惠崇云：「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迴，棲煙一點明。」此乃奇語也。　《載酒園詩話・僧惠崇》：按「棲煙」一語誠驚策，但崇能作此語，何苦撏撦，見輕于人？即得中郎帳中本，亦自不可，況攫金于市耶。此詩惟結句帶諂，減高韻。

《**遊長安**》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三引《詩史》：惠崇《遊長安》云：「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不減「馬放降來地，雕盤戰後雲」。

《**塞上贈王太尉**》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〇馮班評：「九僧」定勝「四靈」。第四好。　紀昀評：俊爽稱題。

《**訪楊雲卿淮上別墅**》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九僧之七惠崇，最爲高者。三、四雖取前人二句合成此聯，爲人所詆，然善詩者能合二人之句爲一聯，亦可也，但不可全盜二句一聯者耳。　許印芳評：三句用司空曙語，四句用劉長卿語。「燒」，去聲。

《**贈文兆**》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紀昀評：中四句幽而不僻，故勝武

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惠崇集》十卷，淮南僧惠崇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僧惠崇詩》三卷。

藝文

釋希晝《晝惠崇師房》　詩名在四方，獨此寄閒房。故國寒濤闊，春城夜夢長。禽聲沈遠木，花影動回廊。幾爲分題客，殷勤歸石床。

魏野《贈惠崇上人》　張籍眼昏心不昧，崇師耳聵性還聰。是非言語徒喧世，贏得長如在定中。

宋祁《過惠崇舊居（崇工詩有名於世）》　人往名長在，欽風歷故居。社殘蓮即老，園廢柰仍疏。塵憶清談外，雲經暮合餘。裴回視齋壁，行草暗殘書（師善行草，齋字多自題寫）。雖昧平生契，懷賢要可傷（予爲郡之年，師之去世已二紀矣）。生涯與薪盡，法意共燈長。遺畫空觀貌，殘詩孰補亡（本院惟有師舊詩藁數軸）。神明通一語，無乃困津梁。

王安石《純甫出釋惠崇畫要予作詩》　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旱雲六月漲林莽，移我翛然墮洲渚。黃蘆低摧雪翳土，鳧雁靜立將儔侶。往時所歷今在眼，沙平水澹西江浦。暮氣沈舟暗魚罟，欹眠嘔軋如聞櫓。頗疑道人三昧力，異域山川能斷取。

雜錄

《宋朝事實類苑》卷五〇引《楊文公談苑》　近年釋子中多善書者。【略】壽春惠崇工王書。

《清波雜志》卷一一　（惠）崇非但能詩，畫亦有名，世謂「惠崇小景」者是也。「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荆公詩云耳。

王世貞《宋釋惠崇江南春意》　惠崇，詩僧也，畫品不能當荆關半，而今所覩平湖小嶼、汀花水禽、漁舟茅舍，便娟映帶，種種天趣，故非南渡後人所及者。【略】此卷自楊先生應寧而歸之陳從訓，從訓亦京口人也。春時喚小刀焦山北固間，出圖而歌張志和「桃花流水」按之，當與江山俱響應矣。

釋宇昭

論述

綜論

《戴酒園詩話·僧宇昭》　宋初九僧詩，稱賈司倉入室之裔，惠崇其七也。僧宇昭居第八，有《寄題武當郡守吏隱亭》，亦佳：「郡亭傳吏隱，閒自使君心。捲幕知來客，懸燈見宿禽。茶煙逢石斷，棋響入花深。會逐南帆便，來秋寄此吟。」又「餘花留暮蝶，幽草戀斜陽」，語尤工蒨。

朱休度《宋九僧詩世罕傳矣有從汲古閣所藏宋槧本鈔得一帙依兒擕至塞上因各題一首·宇昭（江東人）》　怪底詩成鬢上霜，花留草戀費商量。欲尋一字愁閒放，幾度蒼茫看夕陽（《六一詩話》取宇昭「馬放」、「鵰盤」一聯爲佳句，今觀全詩，乃《塞上贈王太尉》，云：「嫖姚立大勳，萬里絕妖氛。馬放降來地，鵰閒戰後雲。月侵孤壘沒，燒徹遠蕪分。不慣爲邊客，宵笳懶欲聞。」蓋頌王偃武息戈意，故第四句用「閒」字最有神，若作「盤」，便無着矣。可知瘦島推敲，一字非妄下也。他如「詩愁上鬢新」，又「餘花留暮蝶，幽草戀殘陽」；又《夕陽》云：「雲外僧看落，山西鳥過明。」并昭佳句）。

分論

《夕陽》《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宇昭，九僧之一，江東人。夕陽，着題詩也。中四句皆工。 查慎行評：中四句雖工，少遠神。若只如此說夕陽，何物不可？ 馮班：次聯好。 紀昀評：刻畫自工。

《贈魏野》《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五、六「母」與「兒」眞假對。三、四佳。 馮舒評：爐火家以銀爲「母」，此實事，非假也。 紀昀評：五句不佳。

《塞上贈王太尉》《瀛奎律髓彙評》卷三〇方回評：歐陽公《詩話》稱此詩三、四，而未見其集。司馬溫公乃得之以傳世。 馮舒評：三、四眞唐人句，「九僧」之高至此。 馮班評：次聯名句也。 查慎行評：三、四出句勝。 紀昀評：末句未妥。

《寄保暹師》《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宇昭，九僧之八。 紀昀評：五、六着意刻畫，然上下文不貫。如曰託以自比，則「九僧」詩格又不如是。

《幽居即事》《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馮舒評：苔必生于人迹所不到，掃苔更于人迹之外又深一層。 紀昀評：五、六殊有幽味。

藝文

釋保暹《宿宇昭禪師》 與我難忘舊，多期宿此房。眠雲歸未得，靜夜話空長。草際沈螢影，杉西露月光。天明共無寐，南去水茫茫。

又《早秋閒寄宇昭》 窗虛枕簟明，微覺早涼生。深院無人語，長松滴雨聲。詩來禪外得，愁入靜中平。遠念西林下，相思合慰情。

釋文兆《送宇昭師》 相見又相別，無言感倍興。諸峰微下雪，一路獨行僧。午飯烟村磬，宵吟石屋燈。他方人請住，又得繼南能。

釋行肇《聽宇昭師琴》 遙空雨初霽，深徑蟬未鳴。忽品文王弦，若聽宣尼聲。月色半峰出，秋光四簷清。韻斷意轉冥，塵心若爲情。

釋惟鳳《答宇昭師》 要地無閒日，吟蹤肯暫過。林泉歸計晚，雨雪向春多。徑僻稀來客，庭荒半長莎。獨眠思舊約，寒夢繞烟蘿。

釋懷古

論述

朱休度《宋九僧詩世罕傳矣有從汲古閣所藏宋槧本鈔得一帙依兒擕至塞上因各題一首・懷古（峨眉人）》 九首峨眉剩一斑，彌珍小律《爛柯山》。定中定絕紅塵想，詩外知餘白日閒（懷古有《寄簡公》：「紅塵無夢想，白日自安閒。」又《爛柯山》二律，佳甚。其一云：「仙家輕歲月，浮世重光陰。白髮有先後，青山無古今。局中柯已爛，塵散海尤深。若覓長生路，烟霞無處尋。」其二云：「玉笥爛柯事，傳聞不在疑。百年容易客，一局等閒棋。此着有誰見，無言祇自知。石橋南畔路，依舊日斜暉。」）。

《詠蝶》《深雪偶談》：林廬暇日，花蝶怡情，宜有見於篇章者。往往精睨始能逼眞，而閒澹之氣易至偏失，要在不相謀而兩得也。詠蝶，如唐僧可朋「乍當暖景飛仍慢，欲就芳叢舞更高」，僧懷古「霧開離草迴，風逆到花遲」，俱未若「陌上斜飛去，花間倒翅回」，尤精。

《寺居寄簡長》《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懷古，九僧之九。人見「九僧」詩或易之，不知其幾鍛煉，幾敲推乃成，一句一聯不可忽也。此惟「釋梵」一類選此，他類尚多佳作。宋之盛時，文風日熾，梅（聖俞）寬陳（後山）嚴，并高一世，而古人之詩半或可廢。則其高于「九僧」，亦人才涵養之積然也。馮舒評：方批「陳後山之苦硬瘦勁」，何所用之？ 紀昀評：方批「人見九僧詩或易之，不知其幾鍛煉，幾敲推乃成，一句一聯不可忽也」，此是公論。 方批「古人之詩半或可廢」，此則過情。 此太平熟，便成窠臼。 馮舒評：詩主性情，而性情或因其時，或因其人，不可一例。三牲鼎烹，必曰不如葵筍杞菊，謬矣。無論黃、陳，即梅之五律，亦不必勝「九僧」。若必苦硬瘦勁爲美，則并葵

筍杞菊之味亦失之矣。

藝　文

魏野《送懷古上人遊錢塘》 正當搖落日，忽億向江天。猿避經行路，鷗隨入定船。袖攜詩卷重，杖揭鉢囊偏。約我湖心寺，相尋結白蓮。

釋希晝《寄懷古》 見說雕陰僻，人烟半雜羌。秋深邊日短，風勁曉笳長。樹勢分孤壘，河流出遠荒。遙知林下客，吟苦夜禪忘。

釋行肇《送懷古師歸蜀》 山落雲陽外，去程寒接巴。劍江連漢直，棧閣掛空斜。聽錫樵停斧，窺禪鳥立槎。舊房春到晚，深徑始開花。

魏　野

論　述

綜　論

薛田《鉅鹿東觀集序》 鉅鹿魏野，字仲先，甘棠東郭人也。秉心孤高，植性冲淡，視浮榮如脫屣，輕寵利若鴻毛。友義朋仁，世稀與比。自丱及長，善於詩筆，每叙事感發，見景立言，非拘方體圓，動能破的。故人之美惡，物之形態，時之興替，事之正變，遇事激發，則可千里之外而應之。舊有《草堂集》行在人間，傳之海外，眞可謂一代之名流，詎俾乎逸才宏辨者知也。

《溫公續詩話》 魏野處士，陝人，字仲先，少時未知名。嘗題河上寺柱云：「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時有幕僚，本江南文士也，見之大驚，邀與相見，贈詩曰：「怪得名稱野，元來性不群。借冠來謁我，倒屣起迎君。」仍爲延譽，由是人始重之。其詩效白樂天體。眞宗西祀，聞其名，遣中使召之，野閉戶踰垣而遁。王太尉相且從車駕過陝，野貽詩曰：「昔年宰相年年替，君在中書十一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逐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許。野又嘗上寇萊公準詩云：「好去上天辭將相，卻來平地作神仙。」又有《啄木鳥詩》云：「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又《竹杯珓》詩云：「吉凶終在我，反覆謾勞君。」有詩人規戒之風。卒，贈著作郎，仍詔子孫租稅外，其餘科役，皆無所預。仲先詩有「妻喜栽花活，童誇鬬草贏」。眞得野人之趣，以其皆非急務也。仲先詩有「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仲先既沒，集其詩者嫌「燒葉」貧寒太甚，故改「葉」爲「藥」，不惟壞此一字，乃併一句亦無氣味，所謂求益反損也。仲先贈先公詩，有「文雖如貌古，道不似家貧」。

《玉壺清話》卷七 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國喜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眞宗始知其名，將召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魏野字仲先，其詩固無飄逸俊邁之氣，但平朴而常，不事虛語爾。如《贈寇萊公》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謝寇萊公見訪》云：「驚回一覺游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中的易曉，故虜俗愛之。野與孟津詩人李瀆爲詩友，野鑿室於陝郊，曰樂天洞；瀆結廬於中條山，曰浮雲堂。皆樹石清幽，各得詩人之趣。

《夢溪筆談》卷一六 蜀人魏野隱居不樂仕宦，善爲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遶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最爲警句。所居頗瀟灑，當世顯人多與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北都，召野置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于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書陝郊》詩云：「南郭迎天使，東郊訪隱人。」「隱人」謂野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魏野）爲詩清苦，句多警策。與寇準、王旦善，每往來酬唱。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三 《三山老人語錄》云：杜子美《送嚴武還朝》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勸以仗節死義也。魏野《贈王文正公》詩：「西祀東封都了畢，好來相伴赤松游。」《贈寇萊公》詩：「好去上天辭將

相，卻來平地作神仙。」勸之使退也。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如此者。

陸游《讀林逋魏野二處士詩》　君復仲先眞隱淪，筆端亦自斡千鈞。閑中一句終難道，何況市朝名利人。

《娛書堂詩話》卷三　魏仲先野，爲詩冲淡閑逸，有警句，前輩稱之甚多。

《庚溪詩話》卷下　魏野仲先在章聖朝，隱居陝府東郊，召之不至。王文正公旦，寇忠愍公準，皆與之相好。其詩句傳於人多矣。其《詠啄木鳥》詩云：「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司馬溫公頗稱之。然又有一聯云：「莫因饑不足，翻愛蠹偏多。」其言有規戒矣。至斷句云：「勤勤詠還屬，無損好枝柯。」蓋仁人之言也。世之貪進，因媒蘖他人以售己，而傷及善類者，聞之亦少媿矣。仲先又有《竹杯珓》詩云：「吉凶終在我，翻覆漫勞君。」尤有所箴也。又《秋夕懷人》詩云「空看新雁字，不得故人書」，亦爲佳句。

《巖下放言》卷下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陝，皆號能詩。【略】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游。魏王公當國，尤愛之，野亦數相問無間。

《咸淳臨安志》卷六五《潘閬傳》　潘閬字逍遙，嘗居錢塘。【略】閬與王元之、孫何、柳開、魏野交好最密。

劉克莊《江西詩派序》　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魏野五言云：「常憐李斯首，不及嚴光足。」眞處士語也。潘閬云：「白日升天易，清朝取士難。」野聘召而不至，閬叫呼而求用，味其詩，與張元、姚嗣宗何異。

又後集卷一　魏野詩除前輩拈出數聯之外，如「棋退難饒客，琴生卻問兒」、「松風輕賜扇，石井勝頒冰」、「□(鶴)病生閒(撓)〔惱〕，僧來廢靜眠」、「雁急長天外，驢遲落照中」，又《詠菊》云：「五色中偏貴，千花後獨尊。」皆逼姚、賈，而少有誦之者。

方回《詩思十首》　穆修先漢筆，魏野盛唐風。

《南濠詩話》　魏仲先詩十卷，名《鉅鹿東觀集》，予嘗閱之，今記其數聯。《閒居書事》云：「成家書滿屋，添口鶴生孫。」《和王衢見寄》云：「身猶爲外物，詩亦是虛名。」《詠懷》云：「拜少腰寧負，眠多眼不辜。」《春日》云：「妻喜栽花活，兒誇鬬草贏。」《村居述懷》云：「鶴病生閒惱，僧來廢靜眠。」又《詠盆池萍》云：「莫嫌生處波瀾小，免得漂然逐衆流。」眞隱者之言也。

《載酒園詩話・魏野》　魏仲先微有俊句而體輕，輕則易率，率則易俗。如「有名閑富貴，無事小神仙」，墮惡趣矣。惟善寫塢壁間事，如「妻喜栽花活，兒誇鬬草贏」，「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田園隱淪之趣，宛然如見也。

《圍爐詩話》卷五　宋人好句有可入六朝、三唐者，何可沒之？五言如【略】魏野云：「成家書滿屋，添口鶴生孫。」「妻喜栽花活，兒誇鬬草贏。」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魏野詩「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一篇最佳，王彥輔記其一絕亦有風致可喜：「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爲我親烹嶽麓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東觀集》十卷【略】。(魏)野與林逋同時，身後之名不及逋，裝點湖山，供後人題詠，而當時則聲價出逋上。【略】野在宋初，其詩尚仍五代舊格，未能及林逋之超詣，而胸次不俗，故究無齷齪凡鄙之氣，較楊朴《詠蓑》諸篇，固無多讓。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魏野)其詩沿五代舊格，亦不逮(林)逋之工，而別致逸情，時逢佳處。

《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二《鉅鹿東觀集跋》　鉅鹿詩嫌太易，其勝處即在無難。

《宋百家詩存》卷一　(魏野)嗜吟詠，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鑿土室方丈曰樂天洞，彈琴其中，歌嘯自得。性不喜巾幘。

《雨村詩話》卷下　魏野、林和靖二家，皆宋逸民，詩雖不多，而沖淡有逸致。余嘗欲編二家詩爲一冊，不果。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魏野》　遺畫幽居喚不應，曉窗分火似孤僧。爐中燒葉饒風味，六一評詩得未曾。

《一瓢詩話》　魏野詩絕無緊要，又無氣魄，有何好處？一時稱許殆遍，以致眞宗誤聽，遣使召之，任其閉戶逾牆而遁，遂成野老之名。《詩》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閉戶逾垣，待列國諸侯猶爲已甚，況待一統之主乎？卒後，又贈以著作郎，詔免子孫租稅科役，眞異數也。

《問花樓詩話》卷二　魏野號草堂居士，有《草堂集》。世傳其《謝寇萊公見訪》詩：「驚回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宋自開國以來，尊禮巖穴之

士，如陳圖南、种明逸輩，待以賓友，養其高望，一時士大夫，咸知折節下士。南渡以後，此風熄矣。

錢陳群《宋百家詩存題詞·魏野鉅鹿東觀集》 月中兎影識先幾，著作誰能起白衣。惟有華山韓見素，不將巾幘傲柴扉。

分論

《啄木》《履齋示兒編》卷一〇：《歐公詩話》云：「魏野《啄木》云：『千林啄如盡，一腹餒何妨。』宜改作『千林蠹如去』，卻不犯題上字，又見其有諷去蠹之意。

《壽萊公詩》《履齋示兒編》卷一〇：黃耕叟夫人三月十四日生，吳叔經代人作壽詩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識者謂「將滿一輪」之句，若是十三日亦使得。不若云「猶欠一分」，便見直是十四日也。予謂「猶欠一分」非祝壽底語，終未若魏仲先壽萊公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形容得七月十四日坦然明白矣。

《贈王旦》《容齋隨筆》卷四：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冊、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旦實爲參政、宰相，無一不預。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於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其臨終，乃欲削髮僧服以斂，何所補哉。魏野贈詩，所謂「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可謂君子愛人以德，其箴戒之意深矣。

《上陳使君》《娛書堂詩話》卷三：魏仲先野，爲詩冲淡閑逸，有警句，前輩稱之甚多。《上陳使君》云：「憂民如有病，見官似無官。」形容甚切，余喜誦之。

《春日述懷》《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五、六精極，第四句一字犯重，當考。 馮舒評：兩「鬬」字難換。 紀昀評：小有致耳，不得曰「精極」。 三、四寓忘機無爭之意。 馮班評：腹聯深。 查慎行評：五、六句，眼前語，卻成名聯。 「鬬」字重。

《暮秋閑望》《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中四句皆工，第四句尤好。 馮舒評：工緻，無宋氣。 查慎行評：有意裝景，殊不自然。 紀昀評：結句竟似仕宦人語，未喻其意。

《秋霽草堂閒望》《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三、四極工而不覺，五、六無痕迹。 紀昀評：自是眞景，然不見其佳。以爲「極工」，則太過。五句「永巷」二字誤用。

《秋日登樓客次懷張軍進士》《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三、四能言人情。 查慎行評：三、四似從「香奩」脫胎。 紀昀評：平調，近人皆能之。 「語」對「言」，正似少陵「冠」對「帽」，究嫌其犯。

《冬日書事》《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四句奇絕。 紀昀評：三、四刻意求新，然無格也。

《早起》《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燒葉」一作「燒藥」，今從詩話。以「葉」字爲定，尤有味。 馮舒評：「葉」好。 查慎行評：第六句無韻致。 紀昀評：六句掬冰洗面，似非情事。末句「能」字作虛字用，乃方言也，入詩不雅。

《書友人屋壁》《古今詩話》：魏野隱華山，眞宗屢召不起，留題壁間遯去，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使還，以壁間詩對，章聖曰：「野不求仕矣。」遂不召。《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四：苕溪漁隱曰：王建云：「閉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鷄。」魏野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二人之詩，巧欲摹寫山居意趣，第理有當否。如建所言二物，何馴狎如許，理必無之。如野所言，雖未必皆然，理或有之。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此「洗硯」、「烹茶」一聯最佳。又有詩云：「易暗馴鹿性，難辨鬬鷄情。妻喜栽花活，兒誇鬬草贏。」能盡閒適之味。种放出而名少摧，如後來常秩敗闕，處士之能終者鮮矣。當時唯仲先、林君復、楊契玄終始全節，故其詩尤可敬云。 馮舒評：高在五、六，此非吾家定遠不解。 馮班評：第三聯妙。 紀昀評：格意頗俗。 《宋詩精華錄》卷一：三四不落小方，第六句是高人語。

《竹玟環》《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可與梅聖俞《挑燈杖》作一對看。「我」者，自謂吉凶由己也。「君」者，謂玟環，徒勞汝翻覆乎。亦譬夫君子守正，豈聽作人翻覆乎？結句只用「丘禱」事以證之。 紀昀評：此何用注？ 有作意而太淺，根柢薄也。 三、四雖有腐意，而尚爲清切。結尤迂腐。

《尋隱者不遇》《詩林廣記》後集卷九蔡正孫評：愚謂此詩模寫幽寂之趣，眞所謂蟬蛻汙濁之中，蜉蝣塵埃之表，與僧無本詩同一意趣。

《登原州城呈張賁從事》《宋詩精華錄》卷一：仲先隱人，能作第二聯

壯闊語，較爲難得。又句云：「空看新雁字，不得故人書。」說得自然。

《**送王希赴任衢州判官**》《宋詩精華錄》卷一：又句云：「有名閑富貴，無事小神仙」，「數杯村店酒，一首野人詩」，皆能本色。

傳記

《**宋史**》**卷四五七**《**魏野傳**》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也，世爲農。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詠，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遊，嘯吟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所禮遇，或親造謁。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署賓次，戒閽吏野至即報。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名士往來留題會話，累宿而去。野爲詩精苦，有唐人風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嘗言本國得其上帙，願求全部，詔與之。祀汾陰歲，與李瀆并被薦，遣陝令王希招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巖藪，臣實愚戇，資性慵拙，幸逢聖世，獲安故里，早樂吟詠，實匪風騷，豈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嘗嬰心疾，尤疏禮節，麋鹿之性，頓纓則狂，豈可瞻對殿墀，仰奉清燕。望回過聽，許令愚守，則畎畝之間，永荷帝力。」詔州縣長吏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四月，復遣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州上其狀。四年正月，詔曰：「【略】故陝州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顧詞格之清新，爲士流之推許，而能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頃屬時巡，嘗加聘召，懇陳誠志，願遂《考槃》。及此淪亡，載深嗟悼！蘭臺清秩，追飾幽扃，厚其賻助之資，寬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顯令名。魂而有知，歆此殊渥。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賻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卹，二稅外免其差徭。」（李）瀆即野中表兄也。瀆卒訃至，野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裁六日而野亦卒，時甚異焉。

《**東都事略**》**卷一一八**《**魏野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魏野《**贈孫何狀元**》　我生三十年，未嘗離丘園。樸性昧巧習，惟知道可敦。貧巷無富車，閑地唯雲屯。我願爲松竹，生在君子軒。早夜接清風，節高陰更繁。何當親教授，如渴飲衢樽。斯言拙且直，堪將鬼神論。

《**澠水燕談錄**》**卷四**　陝右魏處士野，蒲中李徵君瀆，乃中表也，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土室方丈，蔭以修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瀆結茅齋中條之陰，曰浮雲堂，皆有蕭灑之趣。每乘興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

《**詩林廣記**》**後集卷九引**《**古今詩話**》　章聖幸汾陰，回望林嶺間，亭檻幽絕，意非民俗所居。時魏野方教鶴舞，俄報有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

作品本事

《**續湘山野錄**》　處士魏野貌寢性敏，志節高尚。鳳閣舍人孫僅與野敦縞素之舊，尹京兆日，寄野詩說府中之事。野和之，其末有「見說添蘇亞蘇小，隨軒應是珮珊珊」之句。添蘇，長安名姬也，孫頗愛之。一日，孫召添蘇謂曰：「魏處士詩中以爾方蘇小，如何？」添蘇曰：「處士詩名藹於天下，著鄙薄在其間，是蘇小之不如矣，又何方之乎？」孫大喜，以野所和詩贈之。添蘇喜如獲寶，一夕之內，長安爲之傳誦。添蘇以未見野，深懷企慕，乃求善筆札者，大署其詩於堂壁，衒鬻於人。未幾，野因事抵長安，孫忻聞其來，邀至府宅，他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密召過添蘇家，不言姓氏。添蘇見野風貌魯質，固不前席。野忽舉頭見壁所題，添蘇曰：「魏處士見譽之作。」野殊不答，乃索筆於其側別紀一絕。添蘇始知是野，大加禮遇。詩曰：「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添蘇繡戶中。閑暇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

《**青箱雜記**》**卷一**　（雷）有終有將略，自平蜀後，人爲立祠。又嘗以私財

犒士，貧不能足，貸錢以給。比捐館時，猶逋三萬緡，眞宗特出內帑償之。故魏野《哭有終》詩曰：「聖代賢臣喪，何人不慘顏？新祠人祭祀，舊債帝塡還。鹵簿塵侵暗，銘旌淚灑斑。功名誰復繼，勅葬向家山。」

又卷六 魏野，陝府人，亦有詩名。寇萊公每加前席，野獻萊公生日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以萊公七月十四日生故也。又有《贈萊公》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而其詩傳播漠北，故眞宗末年嘗有北使詣闕，詢於譯者曰：「那箇是『無地起樓臺』的宰相？」時萊公方居散地，眞宗即召還，授以北門管鑰。

《麈史》卷中 工部（鄭文寶）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經秀上人房》詩云【略】。甘棠魏野亦有詩云：「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爲我親烹岳麓茶。」蓋詩人寓興多同。

《詩林廣記》前集卷一〇引《古今詩話》 寇萊公典陝日，與處士魏野同游僧寺，觀覽舊遊，有留題處，公詩皆用碧紗籠之，至野詩，則塵蒙其上。時從行官妓之惠黠者輒以紅袖拂之。野顧公笑，因題詩云：「世情冷暖由分別，何必區區較異同。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

又後集卷九引《古今詩話》 萊公鎭洛，凡三邀野不至。萊公暇日寫刺訪之，野服葛巾布袍，長揖萊公，禮甚平簡。頃之，議論騷雅，相得歡甚。將別，謂萊公曰：「盛刺不復還，留爲山家之寶。」及公再秉鈞軸，野游門下，獻詩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於窗，朝夕吟哦之。

著錄

薛田《鉅鹿東觀集序》 舊有《草堂集》行在人間【略】。天禧己未歲冬，余尹正京洛，許造公居，豈謂未及其期，而隨物化去。【略】有令息閑，【略】出先君所著新舊詩四百篇，除零落外，以其國風敎化、諷刺歌頌、比興緣情者混而編之，彙爲十卷，求爲序述，欲使先君子之道之行彬蔚而不泯耳。余執往知生，不當推讓，聊陳梗概，用布之於編首。《漢書》班固引著作局爲東觀，因取諸贈典，故命之曰《鉅鹿東觀集》。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魏野《東觀集》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魏仲先《草堂集》二卷、《鉅鹿東觀集》二卷。右皇朝魏野字仲先，陝州人，【略】卒，贈著作郎。有薛田序。《鉅鹿東觀集》乃野之子閑集其父詩四百篇，以贈著作，故以「東觀」名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草堂集》二卷，處士鉅鹿魏野仲先撰。

又 《鉅鹿東觀集》十卷，野之子閑集其父詩四百篇，薛田爲之序。野既沒，贈著作郎，故以「東觀」名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魏野《草堂集》二卷。又《鉅鹿東觀集》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魏野《鉅鹿東觀集》。陳景雲注：二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魏野《東觀集》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東觀集》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魏野撰。【略】《宋史》本傳載，大中祥符初，遼使至宋，言本國得野《草堂集》上帙，願求全部。【略】據天聖元年薛田所作集序，野先有《草堂集》行在人間，《宋史》亦稱野《草堂集》十卷。則十卷者，野舊本也。序又稱其子閑以新舊詩三百篇混而編之，彙爲七卷，因取贈典，命之曰《鉅鹿東觀集》，則《東觀集》者，閑所重編七卷之本也。此本凡詩三百五十九首，題曰《東觀集》，而乃作十卷，未喻其故，豈序文誤「十」爲「七」歟？別有《東觀集補遺》三卷，出杭州汪氏家，前後無序跋，不知何人所輯。今核所載詩一百十九首，即此本之四卷至六卷。蓋書賈作僞之本，不足爲據。或疑除此三卷，正合薛田序七卷之數，當爲後人所合併。不知除此一百一十九首，則七卷僅詩二百四十首，與田序三百首之說仍不相合，知決不然矣。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 《東觀集》七卷，宋魏野撰，舊寫本。

《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二《鉅鹿東觀集跋》 集七卷，凡二百六十三首。別有十卷本，詩三百五十九首。近有《東觀集補遺》三卷，則十卷本之第四至第六也。曹氏選《宋詩存》用十卷本。此其子閑所編，卷數與序合，非不全也。

《平津館鑒藏記》卷三 《東觀集》七卷。【略】四庫全書》本作十卷，薛田序四百篇，四改作三，又別有《補遺》三卷本，皆後人重改。此從宋本影寫。

黃丕烈《宋本鉅鹿東觀集跋》 北宋刻《鉅鹿東觀集》，余友顧抱冲得諸郡城華陽橋顧聽玉家，眞稀世珍也。偶檢陸其淸《佳趣堂書目》，知其淸藏有

元刻《玉山雅集》，檇李曹秋岳侍郎聞之，擬購去，而其清未之許。秋岳遂折節訂交，以宋梓魏仲先《鉅鹿東觀集》、孫奕《示兒編》相贈。古人惓惓愛書之意，迄今猶可想見。余始疑抱冲所藏或是其清故物，今從抱冲假歸，開卷有「曹溶私印」、「檇李曹氏收藏圖書記」，方信此書即曹所贈陸者也。且《玉山雅集》見藏聽玉處，則此書之同出於陸氏無疑，特未識《示兒編》又散落何處耳。

《藝芸書舍宋本書目》 《鉅鹿東觀集》十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鉅鹿東觀集》十卷，舊鈔補本，郁泰峰藏書。

又 《鉅鹿東觀集》十卷，王氏十萬卷樓鈔本。

又 《鉅鹿東觀集》十卷補遺一卷，舊鈔本，趙氏星鳳樓校藏。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東觀集》十卷，宋魏野撰。路有鈔本。彭文勤有七卷本。陽湖孫氏亦有影宋鈔本七卷，云十卷本乃後人重改。振綺堂有鈔本七卷。許氏有依宋鈔校本。

又《續錄》 宋刊本，有薛田序，名《鉅鹿東觀集》。涵芬樓有盛意園鈔本，從琴川張氏影宋本傳鈔，七卷。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東觀集》七卷，宋魏野撰，清寫本，墨格。【略】溫忠翰手校記於上方，并錄詩畫各條於卷末。

又 《東觀集》十卷，宋魏野撰，清寫本，鮑廷博朱筆校。

又 《鉅鹿東觀集》十卷，宋魏野撰，清寫本，八行十七字。前有薛田序，鈐有抱經樓藏印。

《寶禮堂宋本書錄》 《鉅鹿東觀集》十卷，三冊。陳氏《解題》、《宋史・藝文志》魏野《草堂集》二卷。《宋史》本傳稱有《草堂集》十卷者，蓋舉其後出者言。《四庫總目》引薛田序，其子閑以新舊詩三百篇混而編之，彙爲七卷，因疑十卷者爲野舊本，七卷者爲閑所編之本，且疑序文誤十爲七。今觀此刻，（薛）田序明云共存十卷，並無七卷之說，其言固中。然序文實云詩四百篇，則《總目》所云三百篇誤也。孫氏平津館有影宋鈔本七卷，其《鑒藏記》謂十卷爲後人重改。彭氏知聖道齋收得七卷，其《讀書跋》亦謂卷數與序合，非不全。蓋皆從此宋本出，實未完全影寫者，未錄版心卷數，又改田序四百篇爲「三百」，意圖滅迹，故多誤認爲完本。是爲宋刻，存七卷，其卷四、五、六均鈔補。杭州汪氏獲見此三卷出於七卷之外，遂定爲《補遺》，而不知實受其欺。《四庫總目》謂卷四至六載詩一百十九首，今檢此本，實有一百二十二首，餘七卷《總目》謂有二百四十首，而此實有二百五十九首。田序稱舊有《草堂集》行在人間，傳諸海外，又曰新舊詩四百篇，自必包括原有之《草堂集》於內，序舉成數，故曰四百。《四庫總目》能斷其卷數改「十」爲「七」，而不能證其改篇數「四百」爲「三百」，蓋緣未見此本，而又未嘗實核其所存之篇數也。

《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一 案《宋史・藝文志》有魏野《草堂集》二卷，又《鉅鹿東觀集》十卷。《通志・藝文略》有魏野《鉅鹿東觀集》十卷。【略】以此諸書參互考之，凡《草堂集》皆二卷，無作十卷者。其《鉅鹿東觀集》，除《（郡齋）讀書志》作二卷外，他書皆十卷，亦無作七卷者。獨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七云：「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國喜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眞宗始知其名，將召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惟此所言《草堂集》卷數爲異。按野以祥符四年被召，契丹使之求書，又在其前。野卒於天禧三年十二月（見《續長編》卷九十四及本傳），上距被召之歲已八年，文瑩乃言祥符中眞宗將召之，而野死已數年，其訛舛如此，由於草澤傳聞，目不睹國史之過也。其所言《草堂集》卷數，豈非與《東觀集》誤混爲一乎？然則《宋史》本傳所謂有《草堂集》十卷者，其爲承訛襲謬，固已無疑。《提要》僅據本傳之單文而絕不考之目錄書，宜其於此集卷數之多寡，無以定之矣。《提要》所見，當是明刻本。考《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三均有舊鈔本十卷，並錄薛田序（【略】序中「彙爲十卷」，此作「七卷」）蓋野詩本四百篇，但其中有零落不全者，閑既只取其比興緣情之作，則亦必有所刊削，故只存詩三百五十九首，足證《提要》引作三百篇者，爲明刻傳寫之訛。然舊鈔仍作「彙爲七卷」，「七」亦誤字也。【略】以意推之，《提要》所據明刻，其先亦出於一傳鈔本，其底本即七卷之殘宋刊也。鈔者嫌其不全，故改序中之十卷爲七卷，欲以冒充全書，又以七卷之中存詩僅二百四十首，遂并改「四百」二字爲「三百」，以求其合。其後鐫板時已用別本補足三卷，而於舊序之誤未及改回。張金吾、陸心源所藏，則爲別一鈔本，故又與刻本不同（兩舊鈔本亦出於殘宋刻，其三卷已配全，而序中仍作七卷，但未改四百篇作三百）。其紛紜糾錯如此，非細按之，不能知也。案《浙江採進遺書總錄》壬集有此書舊影寫本七卷，蓋亦自殘宋本寫出。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二云：「《鉅鹿東觀集》七卷，凡詩二百六十三首（此與《提要》言二百四十首不合，不知何以致

誤）。別有十卷本，詩三百五十九首。近有《東觀集補遺》三卷，則十卷本之第四至第六也。曹氏選《宋詩存》，用十卷本。」《提要》疑《補遺》爲書賈作僞，《四庫》之所著錄，曹氏（廷棟）之選宋詩，皆用十卷之本。是其書當時已通行，書賈乃於其中刺取數卷以作僞，誰復過而問焉者！此必十卷本未出以前，傳鈔之本皆只七卷，不知何人別得一舊本多此三卷，遂鈔出之，以補所藏之遺。其後傳鈔浸廣，於是十卷復完。《提要》及彭元瑞均以《補遺》爲自通行十卷本中鈔出，不知十卷之完，正賴《補遺》耳。

《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 《東觀集》十卷，宋魏野撰，清鮑氏知不足齋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鉅鹿東觀集》十卷，宋魏野撰，宋紹定元年嚴陵郡齋刊本（卷四至六配明鈔本）。黃丕烈跋。三冊。 《鉅鹿東觀集》十卷，宋魏野撰，清鈔本，黃丕烈校并跋。二冊。 《鉅鹿東觀集》十卷，宋魏野撰，清鈔本，鮑廷博校并跋。一冊。 《鉅鹿東觀集》十卷補遺一卷，宋魏野撰，附錄一卷，清宣統三年趙詒琛刻峭帆樓叢書本，傅增湘、朱祖謀校并跋，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鉅鹿東觀集》十卷二冊，宋魏野撰，舊鈔本，清曹佺、鮑廷博各手校。《東觀集》七卷一冊，宋魏野撰，清康熙丙寅（二十五年）翁栻手跋本。翁氏手跋，近人鄧邦述手校并題記。 《鉅鹿東觀集》十卷四冊，宋魏野撰，清知足知不足館鈔校本。

藝　文

釋宇昭《贈魏野》 別業唯栽竹，多閒亦好奇。試泉尋寺遠，買鶴到家遲。藥就全離母，詩高祇教兒。未能終住此，共有海山期。

寇準《贈魏野處士》 人間名利走塵埃，惟子高閑晦盛才。欹枕夜風喧薜荔，閉門春雨長莓苔。詩題遠岫經年得，僧戀幽軒繼日來。卻恐明君徵隱逸，溪雲誰得共徘徊。

宋祁《題著作魏仲先隱墅》 隱路高高入翠微，人亡宅在有餘悲。自圓溪月知吟處，不散巖雲憶卧時。素壁塵昏三紀貌，白楊風老幾尋枝（仲先去世三紀有餘）。草堂故集篇篇好，要與商翁續紫芝。

劉克莊《題四賢像·魏處士》 曾箴王太尉，亦諷寇萊公。無端兩丞相，有愧一山翁。

王士禎《魏野草堂》 陝郊棲隱處，寥落對雲山。無復花藏縣，曾聞菊繞灣（二句用野語）。偶欹紗帽出，時跨白驢還。尚憶汾陰祀，流風杳莫攀。

雜　錄

《池北偶談》卷一八 宋小說載魏野同寇萊公遊陝郊某寺詩云：「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湘山野錄》云：「添蘇，長安名姬也。孫僅尹京兆日，野寄詩云：『見說添蘇亞蘇小，隨軒應是珮珊珊。』孫愛之，以示添蘇，喜如獲寶，求善筆札者，大署其詩于壁。野以事抵長安，孫邀置府宅，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與密過添蘇家，見其風貌魯質，固不前席。野忽舉頭見壁所題，乃索筆於側別紀一絕云：『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添蘇繡戶中。閑暇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添蘇始知是野，大加禮敬。」二說不同。

燕　肅

《宋史》卷二九八《燕肅傳》 燕肅字穆之，青州益都人。【略】肅少孤貧，游學。舉進士，補鳳翔府觀察推官。寇準知府事，薦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臨邛縣。縣民嘗苦吏追擾，肅削木爲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知考城縣，通判河南府。召爲監察御史，準方知河南，奏留之。遷殿中侍御史、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遷侍御史，徙廣南東路。還，爲丁謂所惡，出知越州。徙明州，俗輕悍喜鬬，肅下令獨罪先毆者，於是鬬者爲息。直昭文館，爲定王府記室參軍，判尚書刑部。【略】擢龍圖閣待制、權知審刑院、知梓州。還，同糾察在京刑獄，再判刑部，累遷左諫議大夫、知亳州，徙青州。屬歲歉，命兼京東安撫使。入判太常寺兼大理寺，復知審刑。【略】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潁

州，徙鄧州。官至禮部侍郎致仕，卒。燕喜爲詩，其多至數千篇。性精巧，能畫，入妙品，圖山水罨布濃淡，意象微遠，尤善爲古木折竹。嘗造指南、記里鼓二車及欹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詔司天臺考於鐘鼓樓下，云不與《崇天曆》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記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曉，世推其精密。在明州，爲《海潮圖》，著《海潮論》二篇。

《東都事略》卷六〇《燕肅傳》（存目）

《青箱雜記》卷九　本朝之制誥待制，止繫皀鞓犀帶，遷龍圖閣直學士，始賜金帶。燕公爲待制，十年不遷，乃作陳情詩上時宰，詩曰：「鬢邊今日白，腰下幾時黃？」於是時宰憐其老，未幾遷直學士。燕公登科最晚，年四十六始用寇萊公薦轉京官。晚登文館，列侍從，作直學士，時已六十餘矣。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燕肅詩》二卷。

王安石《燕侍郎山水》　往時濯足瀟湘浦，獨上九疑尋二女。蒼梧之野煙漠漠，斷壠連岡散平楚。暮年傷心波濤阻，不意畫中能再睹。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奏論讞死誤當赦，全活至今何可數。仁人義士埋黃土，祇有粉墨歸囊楮。

黃宗旦

王禹偁《答黃宗旦第一書》　今足下之文，二子（孫何、丁謂）之文也，天下將知之，豈止某之一人哉？【略】足下誠能知求名者文也，成名者命也，又何求乎某之知邪？又何後乎二子之名邪？

又《答黃宗旦第二書》　某白秀才黃生足下：淳化初，某自西掖貶官商洛，生走僕齎書，比引孫何、丁謂之事，求知於我。後一年，某徵拜右正言、直昭文館，改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留闕下者二年，生未嘗及吾門。洎某黜守滁上，生復辱書惠文以尋前好，是生不以位之高下，專以道求於我也，甚善甚善。觀生之文，辭理雅正，讀之忘倦。若《與胡舍人論春秋書》，述數千年事迹，議數十家得失，剖析明白，若抵諸掌，雖古作者，無以過此。又《顏子好學論》，援經而證事，義盡而語簡，使薛邕生而自爲之，未必自是。生道日益，而文日新也。某前書所謂「生之文，二子之文也，天下人將知之」，不誣矣。然而謀道者貴乎有益，求知者貴乎盡心。生之於我也厚矣，我之於生也其有隱乎。何者？某讀生《正漢臣策對》一章，文義誠爲高古，其間責晁錯不言王道，謂漢文幾于王矣，以史傳較之，責錯太重，褒文稍過耳。【略】雖然，生以大儒之行，專取王道，亦無累于文也。某以朋友切磋之道待生，而有是說也，生以爲何如？某白。

《宋史》卷一七六《食貨志上四》　咸平中，大理寺丞黃宗旦請募民耕潁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頃，部民應募者三百餘戶。

又卷二六九《王（祐）〔祐〕傳》附《王質傳》　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少質，嘗因爭事，宗旦曰：「少年乃與丈人抗邪？」質曰：「事有當爭，職也。」卒不爲屈。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下獄治，退告質曰：「吾以術鉤致得之。」喜見於色。質曰：「以術鉤人置之死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宗旦慚沮，爲薄其罪。

楊億《大理黃丞宗旦通判潁州》　曾隨征虜出蕭關，又案公田汝水灣。南畝萬箱增地利（宗旦奉使汝陰，募民墾田近千頃），西清三刻對天顏。一麾通守彤襜貴，九棘評刑赤筆閑。閭里歡迎舊從事，隨車雨氣自應還。

陳彭年

論　述

《玉壺清話》卷五　陳彭年字永年，生撫州，十三歲著《皇綱論》萬餘言，爲江左名輩所重。除正言，待制於龍圖閣，與晁少保迥、戚密學綸條貢舉事，盡革舊式，防閑主司，嚴設糊名謄錄。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倉》、《爾雅》定其字式，爲禮部韻及廟諱之避。凡科場儀範，遂爲著格。編《太宗御集》。公書字甚急，日可萬餘，細碎急草，翌日往往不能辨。一旦遽卒，眞宗急遣中人詣其家，取平生編著，但破篋中得二十餘軸，人不能辨，惟起居

院吏趙亨能辨之。上召亨補三班吏，令重寫之，送楊大年別行改較，無一字之誤者。

《**隆平集**》**卷六**《**陳彭年傳**》 嘗師事徐鉉，爲文喜嘲誚，爲宋白所惡。【略】凡儀制、沿革、刑名之學皆所常練，雖談笑間，屬辭不廢。【略】資性敏給，博聞強記。應舉時，京城賜酺，與同學出遊，自東華門搆思，至闕前已成一賦。其後雖處通顯，奉養無異貧約時，所得俸惟市書籍。幼而篤學，老亦不倦，左右給使之人，有彌年不知其姓名者。所著文集百卷，《唐紀》四十卷。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陳彭年**》 翰林清要職司全，特署冰銜領列仙。入道雲鬟誤申國，都中傳唱《鷓鴣天》。

傳記

《**宋史**》**卷二八七**《**陳彭年傳**》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父省躬，鹿邑令。彭年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年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爲江左名輩所賞。唐主李煜聞之，召入宮，令子仲宣與之遊。金陵平，彭年師事徐鉉爲文。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京城大酺，跨驢出游構賦，自東華門至闕前，已口占數千言。然佻薄好嘲咏，頻爲宋白所黜，雍熙二年始中第。調江陵府司理參軍。因監決死囚，怖之，換江陵主簿，歷澧、懷二州推官。在懷，深爲知州喬惟岳倚任。會樊知古爲河北轉運，以親嫌，徙澤州，丁內艱免。御史中丞王化基薦其才，改衛尉寺丞，遷秘書郎，爲大理寺詳斷官。坐事出監湖州鹽稅，尋又停官。彭年素貧窶，居喪免職，賴僕人傭販以濟。眞宗即位，復爲秘書郎。喬惟岳刺史海州，及知蘇、壽二州，並表彭年通判州事。咸平三年，屢上疏言事，召試學士院，遷秘書丞、知閬州。未行，改金州。四年，上疏曰【略】。會詔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朱昂以彭年聞，召之，辭以貧乏，請終秩。景德初，代還，直秘閣。杜鎬、刁衍薦其該博，命直史館兼崇文院檢討。又代潘慎修起居注，賜緋魚。獻《大寶箴》曰【略】。頃之，預修《冊府元龜》。三年，遷右正言，充龍圖閣待制，賜金紫。先是，詔諫官御史舉職言事，唯彭年與侍御史賈翱數有章奏，建白彈射，眞宗令中書置籍記之。加刑部員外郎。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眞宗因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者，不復揀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置甲等者，或非宿名之士。大中祥符中，議建封禪，彭年預詳定儀注，上言辨正包茅之用。禮成，進秩工部郎中，加集賢殿修撰。三年，改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兼秘書監，詔就賜食廳編次《太宗御集》，賜勳上柱國。嘗因奏對，眞宗謂之曰：「儒術汙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敎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寖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尙斯文。朕獲紹先業，謹導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成憲，猶指諸掌，孰謂難哉！」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篇翰。」眞宗爲製《崇儒術》、《爲君難爲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復示輔臣，刻石國子監焉。六年，召入翰林充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同修國史。【略】國史成，遷工部侍郎。九年，拜刑部侍郎、參知政事，判禮儀院，充會靈觀使。天禧大禮，爲天書儀衛副使。又爲參詳儀制奉寶冊使。正月九日，侍眞宗朝天書，將詣太廟，退就中書閣中如廁，眩仆，肩輿還家。遣中使挾醫診療，且夕存問。進兵部侍郎，表求罷奉，不許。二月，卒，年五十七。眞宗親臨，涕泗久之。又睹所居陋弊，歎息數四。廢朝，贈右僕射，謚曰文僖，錄子佺期大理寺丞，孫彥先太常寺奉禮郎。眞宗前後賜彭年御製歌詩凡六篇。彭年妻入謁，出彭年像示之，錫賚甚厚。彭年性敏給，博聞強記，慕唐四子爲文，體制繁靡。貴至通顯，奉養無異貧約。所得奉賜，惟市書籍。大中祥符間，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其儀制沿革、刑名之學，皆所詳練，若前世所未有，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故時政大小，日有諮訪，應答該辯，一無凝滯，皆與眞宗意諧。及升內閣，李宗諤、楊億皆在後。宗諤卒，億病退，而彭年專任矣。事務既叢，形神皆耗，遂舉止失措，顚倒冠服，家人有不記其名者。奉詔同編《景德朝陵地里》、《封禪》、《汾陰》三記，《閣門》、《客省》、《御史臺儀制》，又受詔編御集及宸章，集歷代婦人文集。所著文集百卷，《唐紀》四十卷。

《**隆平集**》**卷六**《**陳彭年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四**《**陳彭年傳**》（存目）

紀事

《明道雜志》 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眞宗常有簽貼，有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精鑒，而心頗自愧。竊揣上萬幾少暇，不應能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盛薦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

宋濂《新刻廣韵後題》 宋祥符初，陳彭年、丘雍復重修之，又易名《廣韵》。至於宋祁景祐《集韵》之出，復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而《廣韵》微矣。近代書肆，喜簡而惡繁，《集韵》罕傳，而《廣韵》盛行。

朱嚴

論述

王禹偁《和朱嚴留別》 之子有文行，常流竊比難。援毫秋露下（生文學餘力尤工篆隸），開卷古風寒。場屋推盟主，聲詩立將壇。論儒輕五霸，議古嫉三桓。師仰唯韓愈，才名壓李觀（生有《師韓說》）。固窮多短褐，憂道即忘餐。見訪山圍郡，相逢菊滿欄。眼青憐造士，頭白愧郎官。罷舉層霄遠，監州勺水盤。貧廚兼味少，市醞數杯酸。舊業煩君勘，新題爲我刊（生爲予勘《小畜集》，又書八絕詩石也）。臨岐留雅什，天馬撼金鑾。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四孫何《送朱嚴應進士舉序》 予嘗思得才有餘力，學去偏見，或古或律，無施不可者而與之游，屈指貢籍，百無一二。沛國朱嚴字仲方，秀出江表，士人中傑然若石之玉而羽之鳳。觀其文有柳柳州之奇奧，皇甫湜之峻整；觀其詩有賈長江之諷諭，薛許昌之清新；觀其賦有獨孤授之氣格，李繆公之親切。知言者謂仲方當拔解王府，甲天下士。無何，訪舊盟津，爲假收韓公從事陳君知己之故，屈冠孟薦，聿來上京，道出許昌，再尋文盟。擊節高談，累日而後去。揮祛之際，摛毫爲餞。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聞文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後來之著聲者，【略】朱嚴、陳越【略】。朱嚴《贈徐常侍》云：「寓直有誰同騎省，立班獨自戴貂冠。」

藝文

王禹偁《贈朱嚴》 未得科名鬢已衰，年年顦悴在京師。妻裝秋卷停燈坐，兒趁朝餐乞米炊。尚對交朋賒酒飲，徧看卿相驢借騎。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

又《送第三人朱嚴先輩從事和州》 賃船東下歷陽湖，榜眼科名釋褐初。賓職不憂無厚俸，郡齋唯喜有藏書。伴吟先買秋江鶴，醒酒時烹晚市魚。廉使多情應問我，爲言衰病似相如。

林逋《傷朱寺丞（嚴）》 妻女飄零五嶺頭，爲君南望淚橫流。浮榮暫得衣朱紱，遠宦尋聞喪白州。天與聲名還自折，瘴侵編什有誰收。朝中交舊知多少，應惜無兒似鄧攸。

高弁

《宋史》卷四三二《高弁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弱冠，徒步從种放學于終南山，又學古文于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謁王禹偁，禹偁奇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清昭應宮，降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發糊名，奪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陝州，卒。弁性孝友。所爲文章多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則》三篇，爲世所傳。與李

迪、賈同、陸參、朱頓、伊淳相友善。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

又《劉顏傳》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高弁集》三卷。

張方平《寄高弁侍郎》 大雅久頹弊，夫君眞古人。道維皇極正，文著帝刑淳。美望鏘金石，深誠照鬼神。立朝惟一介，爲郡有遺仁。素尙陶弘景，風流賀季眞。歲寒松有節，明瑩玉無塵。霜簡雖淸重，銅符亦久迍。老成急登用，必有及斯民。

陳堯叟

傳記

《宋史》卷二八四《陳堯叟傳》 堯叟字唐夫，解褐光祿寺丞、直史館，與(父)省華同日賜緋，遷秘書丞。久之，充三司河南東道判官。時宋、亳、陳、潁民饑，命堯叟及趙況等分賑之。再遷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略】代還，加刑部員外郎，充度支判官。未幾，會撫水蠻酋蒙令國殺使臣擾動，命堯叟爲廣南東、西兩路安撫使，賜金紫遣之。事平，遷兵部，拜主客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兼銀臺通進封駁司、制置群牧使。河決澶州王陵口，詔往護塞之，遂與馮拯同爲河北、河東安撫副使。時中外上封奏者甚衆，命與拯詳定利害，及與三司議減冗事。俄與拯并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略】五年，郊祀，進給事中。會王繼英爲樞密使，以堯叟簽署院事，奉秩恩例悉同副使，遷工部侍郎。眞宗幸澶淵，命乘傳先赴北砦按視戎事，許以便宜。景德中，遷刑部、兵部二侍郎，與王欽若并知樞密院事。眞宗朝陵，權東京留守。【略】俄兼群牧制置使。【略】自是多立條約。又著《監牧議》，述馬政之重。預修國史。大中祥符初，東封，加尙書左丞。詔撰《朝覲壇碑》，進工部尙書，獻《封禪聖製頌》，帝作歌答之。祀汾陰，爲經度制置使、判河中府。禮成，進戶部尙書。【略】撰《親謁太寧廟頌》，加特進，賜功臣。又以堯叟善草隸，詔寫途中御製歌詩刻石。五年，與(王)欽若并以本官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加檢校太尉。從幸太淸宮，加開府儀同三司。未幾，與欽若罷守本官，仍領群牧。明年，復與欽若以本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略】疾甚，表求退位【略】，優拜右僕射、知河陽。【略】天禧初，病亟，召其子執筆，口占奏章，求還輦下，詔許之。肩輿至京師，卒，年五十七。廢朝二日，贈侍中，謚曰文忠【略】。堯叟偉姿貌，強力，奏對明辨，多任知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所著《請盟錄》三集二十卷。

《隆平集》卷五《陳堯叟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四《陳堯叟傳》（存目）

紀事

《夢溪筆談》卷二五 陳文忠爲樞密，一日日欲沒時，忽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略】。群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

《遊宦紀聞》卷二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元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謀，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改秘書丞。故唐夫有啓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

藝文

《粵西詩載》卷一三宋白《送陳堯叟赴廣西漕》 莫辭征騎去迢迢，盡瀉純誠許聖朝。北闕皇恩從此布，南方沴氣必然銷。爲詩自可怡情性，服藥嘗聞助攝調。仙館粉闈官職好，定期鴛鴦上烟霄。

又宋湜《送陳堯叟赴廣西漕》 憐君將命拜新恩，送別都門亦斷魂。雨歇桂林秋更暖，瘴連梅嶺日多昏。詔頒海徼征徭薄，兵罷蠻州市井繁。愧我不才

居禁近，前春灑掃待回轅。

雜錄

司馬光《陳氏四令祠堂記》 始，秦公（省華）爲濟源令，縣西龍潭有延慶佛舍，三子相與爲學其中。既而相繼登進士科，文忠康肅公仍居群士之首，遂接踵爲將相，始大其家。子孫蕃衍，多以才能致美官，棋布中外，故當世稱衣冠之盛者，推陳氏。其後文忠公自樞府出判河陽。文惠公與其子主客郎中某，孫虞部員外郎某，康肅公之子祠部郎中某，前後皆爲京西轉運使。主客君之子某復爲濟源尉。濟源，河陽之屬縣，河陽，京西之屬郡也，四世凡七人蒞官於是，故濟源之人被陳氏之政爲多。秦公尤有恩於民，能使其民既去而思之。虞部君嘗行部過濟源，遊龍潭佛舍，見《秦公善政銘》，眞宗皇帝賜文忠公詩，主客君題名，皆刻於石，歎曰：「吾家所以能顯大於世，自非曾祖父勤施仁政於民，三祖父力學以取富貴，何從而致之乎。至於今，子孫蒙福祿不絕，豈可不知其所自耶？」乃構堂於佛舍之側，畫四公之像而祠之，集三石刻皆置祠下，且屬光爲之記。

寇準

論述

綜論

范雍《忠愍公詩序》 忠愍公，所謂輕清之降靈焉。其鍾體質也，溫粹莊厲，和氣襲物，其立臣節也，端亮平直，英風可尙，其施政教也，寬簡明裕，視民如傷，其爲文章也，優贍微婉，屬意綿密。尤工於詩，曲盡風雅，藻思宏逸，峻格高遠，因興發詠，必根於理，得騷人之旨趣焉。故所成篇詠，膾炙衆口，傳寫寶秘，恨不多得，鴻筆奧學，靡不欽歎。故樞相文康，即公之婿，實有道之士焉。志公之墓，序初知巴東日，詩家者流目爲「寇巴東」，以方前代「羅江東」、「趙渭南」也。錄公警策之篇，若「遠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等句。又謂「公之爲詩，必本風騷之旨，而以感傷爲主。嘗爲《江南春》二絕，其一曰：「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其二曰：「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人曰少貴無不足者，其據詞綺靡可也，氣焰可也，惟不當含凄爾。今而思之，乃莫年遷謫，流落不歸之意。詩人感物，固非偶然」。時以爲文康公之知言也。大約公之爲詩，多有此意。又如《聞杜宇》云：「曾爲深冤無處雪，長年江上哭青春。平林雨歇殘陽後，愁殺天涯去國人。」此非先詠南行之事乎？公平昔酷愛王右丞、韋蘇州詩，吟詠斯則過矣。

《湘山野錄》卷上 寇萊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風格。初，授歸州巴東令，人皆以「寇巴東」呼之，以比前「趙渭南」、「韋蘇州」之類。然富貴之時，所作詩皆凄楚愁怨，嘗爲《江南春》二絕云【略】。余嘗謂深於詩者，盡欲慕騷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語意清切脫灑孤邁則不無。殊不知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萊公富貴時，送人使嶺南，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爲讖絕。晚竄海康，至境首，雷吏呈圖經迎拜於道，公問州去海近遠，曰：「只可十里。」憔悴奔竄，已兆於此矣。

丁度《寇準賜謚忠愍制》 故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萊國公寇準，器資莊重，風猷簡貴，感會先聖，綢繆上司。明心若丹，直道如矢。逮余主鬯之日，實乃秉鈞之秋。圖惟協恭，罔有二事。遘盜言之噂喈，挾危法以中傷。白璧易汙，貝錦難辯，再羅遐謫，遂及云亡。終悲零露之歸，徒軫幽泉之痛。間雖洊伸澄雪，追賁寵嘉，而誅功易名，尙闕恩禮。沈謀祕畫，淪於疑論。逝者莫愬，朕甚閔之。【略】宜特賜謚曰忠愍。

歐陽修《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陽，嘗見謝希深誦「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又見晏丞相嘗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于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爲富貴，此特窮相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類

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爲篇詠者，其論如此。

《國老談苑》卷下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洎準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預焉。使者歷視諸相，語譯導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畢坐無答者。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〇　苕溪漁隱曰：忠愍詩思凄惋，蓋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詩意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寇忠愍詩》三卷。【略】初，（準）篤學喜屬文，尤長詩什，多得警句。在相位，論議忠直，不顧身謀。

辛敦《隆興再開萊公詩集後序》　萊公兩朝大臣，勳業之盛，掀天揭地。人皆知有其名，而往往或不知有其詩，何也？蓋勳業有以掩之也。伊尹之訓，周公之誥，著在方冊，表裏典謨。而自古及今，論文者必曰孔、孟，而不曰伊、周，蓋伊、周之可稱，在於興商輔周，訓誥之作，不足道也。公清才雅韵，冠絕一世，播於篇什，平淡淳正，得風雅之體。自其少年從士，以至立朝退處，歡愉逸樂，激烈憤惋，無不并見於詩。

洪武《永州府志》卷六董逌《題萊公樓》　萊公一言而定國本，一謀而存河北，可謂社稷之臣矣。身雖危而天下安，功烈故在王室，光輝青史。然而樓存，想見其人，雖久而不忘也。左朝散郎、權知道州軍州事董逌題。

王承裕《錄藏宋萊國忠愍寇公詩集引》　承裕年甫三十餘，讀公之詩，知其有劉長卿、元微之之風格，于是錄而藏之，時時展讀，則公平生爲人之大概，未嘗不往來於胸臆間也。時弘治庚申歲夏四月，平川王承裕書。

潘耒《雪浪齋詩序》　昔寇萊公功名蓋世，亦復工詩。筮仕巴東，篇章傳播，號「寇巴東」。貴顯後所作多不傳，所云得山水之助者非耶。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萊公小詞數首，率皆清麗，如《江南春》、《陽關引》、《阿那曲》，作詞不愧唐人。

蔣玢《鈔七卷本寇忠愍公詩集跋》　寇萊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風格。初授巴東令，人皆以「寇巴東」呼之，猶之呼「韋蘇州」也。但公在富貴時，如《江南春》諸作，多慕唐人，清悲感怨爲主，不知語意清切，脫灑孤邁，流之於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其《送友使嶺南》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咸爲警絕。及貶雷州，吏呈圖經，公問去海遠近，曰：「只可十里。」遂以奔竄爲詩讖。然考之集中，是首勿存。毋以爲兆，故而刪之耶？閱眞宗時童謠云：「欲得天下好，無如召寇老。」則雷州之役，公名愈重矣。順治乙未中秋，絢臣蔣玢識。

《帶經堂詩話》卷一二　巴東縣寇萊公祠在巴山南麓，公在巴東有「野水」、「孤舟」之句爲人傳誦，然公此中詩尤多佳句，如：「印鏁殘陽後，人歸疊翠陰。」「水穿吟閣過，苔遶印牀斑。」「衆木侵山徑，寒江逼縣門。」皆錢、郎之選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寇忠愍公詩集》三卷【略】。準以風節著於時，其詩乃含思悽婉，綽有晚唐之致。然骨韻特高，終非凡艷所可比。惟《湘山野錄》嘗稱其《江南春》二首及「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二句，以爲深入唐格，則殊不然。《江南春》體近塡詞，不止秦觀之《小石調》；「野渡無人舟自橫」，本韋應物《西磵絕句》，準點竄一二字，故爲一聯，殆類生吞活剝，尤不爲工。準詩自佳，此二句實非其佳處，未足據爲定論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寇）準風節動一世，而詩情清婉，如宋廣平之賦梅花。

邵堂《論詩六十首・寇忠愍》　北宋文章體屢更，萊公風節況錚錚。詩情當日多清婉，未礙《梅花》賦廣平。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寇準》　相公無地起樓臺，清節遙傳北使來。不斷柔情春豔曲，簾前蠟淚已成堆。

李之鼎《宋人集本寇忠愍公詩集跋》　忠愍公功業之偉，震鑠古今。平生立朝剛介不阿，而詩則芳芬悱惻，一往情深，擷庾、鮑之華腴，擅王、韋之清逸，已入唐人之室，固不僅囿於宋也。雖與蘇、黃、范、陸抗顏而行，亦何多讓！

劉毓盤《輯校巴東集跋》　準以風節著于時，其詩則具有晚唐之致，然骨韵特高，終非凡艷可及。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亦曰：萊公詩詞，含思凄婉，蓋富于情也。澶淵之後，準與楊億飲博歡呼，行所無事，以成厥功。眞宗疾甚，準曰：「丁謂佞人，不可以輔少主。」密令億草表請太子監國。爲謂所聞，乃得罪而去。帝未之知也。

分論

《論澶淵事宜》《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寇準《論澶淵事宜》，余舊聞長老重準力贊親征，且言其凡所規慮皆已先定，非一時偶然而爲者，即此疏也。自太宗世，契丹寇邊未嘗寧息。眞宗甫終諒闇，虜已大入，親駕戎車，亟用祖宗之舊，而傅潛畏懦不戰，范廷召、康保裔敗死，張齊賢、向敏中、呂端、李沆、呂蒙正、畢士安不能爲謀。及王超、李福、王繼忠又敗，上議復出，群臣不敢唯諾，至是母子傾國來寇，其勢尤熾，天下震動，則陳堯叟、王欽若避地南遷之請紛紛出矣。寇準初相，倉猝奉上以行，當時相傳，畢士安有「相公交取鶻崙官家」，高瓊有「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之語，其爲策略可見矣。況此疏正是擘移兵馬，寇深則抽那大軍護駕爾，了無奇計，未知諸公何以夸艷如此！前代人主在鞍馬間者固多，然須必勝，不勝則危亡隨之。人主勇於自行，則固不論，若諸將不用命，而大臣將以天子之威壓之，則前傅潛，今王超，終皆不能效死，必求和而後免，辱無大者，而準猶可於肆以爲功伐乎？嗚呼！舉大將者蕭何也，身督戰者裴度也，克合晉、楚之成者向戌也，皆昔事之已驗者也。君子之相其君，視其義與時如何耳，可戰則戰，而馮道不敢必戰，當和則和，而桑維翰不敢必和，又近事之當監者也。準既不能知人，又不能臨兵，至於委曲調護兩國之間，爲生靈請命，又不能也，而挾萬乘僥幸，然後以和爲功，則余所不敢聞也。

《春日登樓懷歸》《溫公續詩話》：寇萊公詩，才思融遠。年十九進士及第，初知巴東縣，有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韻語陽秋》卷一八：寇忠愍少知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固以公輔自期矣，奈何時未有知者。東坡《巴東訪萊公遺迹》詩云：「江山養豪俊，禮數困英雄。執版迎官長，趨塵拜下風。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公以瑰奇忠諒之才，而當路者祇以常輩遇之，信乎知人之難也。《吳氏詩話》卷下：萊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人謂其有宰相器。然韋應物亦有「野水無人舟自橫」之句，豈亦便可擬其爲宰相耶？《詩林廣記》後集卷九引《政要》：公嘗賦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時人以此覘其相業。《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萊公詩學晚唐，九僧體相似。「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聯，說者以爲兆相業，只看詩景自好。下二句尤流麗。紀昀評：此評最通，足見詩話之陋。氣體自高。三、四實本蘇州「野渡無人舟自橫」句，然不覺其衍。馮班評：頷聯即「野渡無人舟自橫」也，此只是偷句，乃韋左司句，不足奇，下聯卻好。查慎行：三、四借韋蘇州「野渡無人舟自橫」一句化作兩句。何焯評：三、四雖有本，卻不厭。《詩藪》外編卷五：寇萊公「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乃詞中語。《歷代詩話考索》：寇忠愍知巴東縣，有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乃襲「野渡無人舟自橫」句。葛公謂其以公輔自期，強作解矣。《宋詩精華錄》卷一：第二聯用韋蘇州語極自然。

《送人》《青箱雜記》卷七：寇萊公少時作詩曰：「去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貶至雷州，吏呈州圖，問州去海幾里？對曰：「十里。」則南遷之禍，前詩已預讖也。《優古堂詩話》：《青箱雜記》謂寇萊公少時有詩送人云「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遂兆晚年之讖。予以爲非是。蓋萊公效于武陵詩耳，于《別故人》云：「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幾重。」然國史萊公本傳乃云：準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視其四至云：「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有云『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豈偶然邪？」所載與《青箱雜記》不同。《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〇苕溪漁隱曰：余讀《萊公神道碑》云：「公及雷陽，吏以《圖經》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凡十里，公恍然悟曰：『我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邪！』」《青箱雜記》以爲萊公少時作此句，遂兆晚年之讖，《復齋漫錄》以爲非是，乃萊公效于武陵詩「過楚水千里，到秦山萬重」。三書所云，徒爲紛紛，當以碑言爲正也。

《題永興驛》徐經孫《寇萊公題永興驛詩跋》：「昔擁雙旌在斗城，今朝孤館語同名。天連秦樹無因見，極眼空遙悵望情。」右二十八字，寇忠愍萊國公所賦也。謹按國公以天禧己未召自永豐軍，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明年七月罷，尋降授太常少卿、知相州。八月徙安州，再貶道州時也。問之故老，此驛名永興，後以公故，名萊公館，而或者又以「皇華」易之。噫，孰謂永興不如公安之竹乎。竊謂君子所過，山川草木皆得蒙被芳潤，以託不朽，況嘗有蘧廬之託、翰墨之留乎。後二百一十九年，當嘉熙戊戌，邑令南昌徐某因葺是館，刻詩壁間，仍今名而堂以萊公匾，于以存先賢之蹟，回此地之光景

云。

《**春日書懷**》《詩林廣記》後集卷九引《詩話》：前輩作詩，皆不妄發。如萊公此詩，眞足以達其平生出處之志云。

《**冬夜旅思**》《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讀此詩與晚唐人何異，豈知其爲宰相器乎？三、四悲壯，五、六自唐人翻出，第二句見其進取之心焉。查愼行評：晚唐無此氣概。紀昀評：虛谷以進取譏寇萊公，可謂不見其睫。

《**水村即事**》《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字字工密。澶淵一擲，非一擲也，見明算精。亦此詩之餘力也耶？紀昀評：譽太過情，遂不顧理。雖非高作，然較之姚合、王建，氣體渾雅多矣。

《**題山寺**》《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寇公學晚唐詩，尾句忽又似老杜。馮班評：何必老杜？紀昀評：意以對結似杜耳，其實學杜不在此種處。老當之筆，不必有何奇處。「寺在猿啼外」五字有致，作起句尤妙。

《**南浦**》《升菴詩話》卷七：寇準《南浦》：「春風入垂楊，煙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江花潤微雨。」妙處不減唐人。《帶經堂詩話》卷一二宗柟附識：《藝林伐山》載萊公《南浦》詩：「春風入垂楊，煙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江花泣微雨。」妙處不減唐人。

《**情如何哉形之於文聊以自遣**》《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氣味清幽，耐人咀嚼。

《**梅花引（踏莎行）**》（**春色將闌**）《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魂銷」多一韵。「尚留春景」一句在後句中不盡。《蓼園詞評・梅花引》：鬱紆之思，無所發洩，惟借閨情以抒寫，古人用意多如是。「春色」二句，喻年漸老也。「梅小」，喻職卑也。「屏山」、「香裊」，見香氣徒鬱結也。「密約」二句，比啓納之心也。「菱花」，喻心難照也。至末句則總而言，見離間者多也。文情鬱勃，意致沈深。

《**點絳脣**》（**小陌輕寒**）《詞潔輯評》卷一：宋初去五代不遠，萊公《江南春》、《點絳脣》二調，體製高妙，不減《花間》。《詞綜偶評・宋詞》：（《點絳脣》結句）本《香奩集》。《白雨齋詞話》卷七：寇萊公《點絳脣》云：「象尺薰爐，拂曉停鍼線。愁蛾淺，飛紅零亂。側卧珠簾捲。」遣詞淒艷，姿態甚饒，自是北宋人手筆。《詞徵》卷五：寇萊公《點絳脣》詞云「小陌輕寒【略】」。宋初體尚瘦硬，如寇詞者乃鮮其比。

《**江南春**》（**波渺渺**）《溫公續詩話》：（寇萊公）又嘗爲《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州人未歸。」爲人膾炙。《國老談苑》卷下：寇準初爲密學，方年少得意，偶撰《江南曲》云：「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日暮江南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意皆悽慘，末年果南遷。《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清悲怨感，主唐人格意。《詞綜偶評・宋詞》：唐人五言佳境。劉毓盤《輯校巴東集跋》：釋文瑩《湘山野錄》極稱其《江南春》二首及「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二句，以爲深入唐格。《江南春》體近塡詞，以之入詞則佳。

《**夜度娘**》（**煙波渺渺一千里**）《升菴詩話》卷一二：【略】寇平仲《江南曲》：「煙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州）〔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亡友何仲默嘗言宋人書不必收，宋人詩不必觀，余一日書此四詩訊之曰：「此何人詩？」答曰：「唐詩也。」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觀之宋詩也。」仲默沉吟久之，曰：「細看亦不佳。」可謂倔強矣。《詞苑萃編》卷四引《詞苑》：寇萊公準《夜度娘》曲云：「烟波渺渺一千里【略】。」升庵舉似大復，認爲唐音。

《**陽關引**》（**寒草烟光闌**）《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王右丞《送元二使安西》絕句，宋時歌入小秦王，更名《陽關曲》，用詩中語也。送別當爲第一，萊公以王句塡成此詞，語語悲壯，亦復第一。「自此」二字，慘人。

傳記

《**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二孫抃《寇忠愍公準旌忠之碑**》上祀合宮之明年夏四月，召兩府臣諭之曰：「故太子太傅萊國公寇準，方嚴鯁直，有文武偉才，在太宗、眞宗朝建大功，立大節，輸謀納忠，誠貫白日。不幸以譴終，朕甚歎嘉之。其敕史氏譔揚勳烈，具志於石，用垂示來世。」遂以命臣抃。翌日，又下詔賜「旌忠」之額，且親篆以賁寵焉。臣承命恐悸，謹拜手稽首書其事。公諱準，字平仲，其先出上谷昌平，蓋春秋時司寇蘇公有勞於王室，因官以命

氏。【略】準始生，風骨峻爽，與常童不類。及從師入學校，趨隅占對，毅然有成人風采。既冠，讀《左氏》、《公羊》、《穀梁傳》，不俟講說，不循注疏，三家異同之說，輒援筆剖析以辨明之，辭遒理正，沛若大手。先儒老生曰：「是眞所謂宿習者！」年十九，一舉擢進士第，解褐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太平興國五年也。後三歲，補大名府成安軍，三遷殿中丞，調兵食於西夏。還，差通判鄆州，得召見，稱旨，遂給札試禁中，授右正言、分直東觀。中謝日，賜緋袍銀魚。罷汶上之命，充三司度支推官。俄轉鹽鐵勾判官公事，會詔百官陳邊事，準極疏利病，天子器之。擢署尚書虞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判吏部東銓。未幾，丁曹國太夫人憂，有詔權奪，不得已，起視事。淳化改元，授左諫議大夫、充樞密副使，尋改同知樞密院事，封上谷縣開國男。是年十月，領青州。明年九月，召赴闕，守本官、參知政事，進上谷郡開國侯。至道二年閏七月，知鄧州。眞宗皇帝嗣位，遷尚書工部侍郎。咸平元年五月，移河陽軍。二年八月，改同州。三年夏朝京師，行次閿鄉，就授鳳翔府。五年五月，詔詣行在，轉刑曹、權知開封府。六年六月，遷兵部、充三司使，進封開國公。時始復鹽鐵、度支、戶部爲一使。景德元年，特授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二年十一月，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三年二月罷相，進刑部尚書、知陝府。祥符初，扈從東封回，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四年四月，改兵部尚書。車駕幸亳，權東京留守。六月，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八年四月，罷機務，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充武勝軍節度、鄧州管內觀察處置使、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移判永興軍。天禧元年二月，換節襄州。三年四月，詔赴京。六月，特授行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十二月，改尚書右僕射。四年六月罷相，授太子太傅，進封萊國公。九月，降授太常卿、知相州。八月，移守安州，途次棗陽，貶道州司馬。乾興元年二月，再貶雷州司戶參軍。準疏通博裕，果敢沉毅，能斷大務，不循細檢。喜風幹，善議論，與人無城府，接物無崖岸。顧大義可爲者，必奮厲翔躍，以身先之，其勇若賁、獲。至於外險中艱，斬然涯垠，亦坦坦無退衄意。聞一善，薦道推輓，不進用不已。附離苟合者，疾之如仇讎。【略】至南海，晨旦朝謁，從事如常。時謂其子曰：「守法奉正，士人常操。以窮通成敗易之者，非吾意。」先是，署東偏屋凡數楹，陋不庇風雨，準完基訪材，搆爲層樓，置几榻其間，經、史、《莊》、《老》及天竺書，環列前後，暇或看誦之。賓至則憑高瞰虛，笑語燕燕，若初無廊廟之貴者。嶠南山水峻絕，其道路往往斬崖瀕澗，曲折高下，馬不能平進。郡縣官有伐竹爲輕輿以迓準者，準謝曰：「吾罪人，騎馬足矣。」冒炎溽，捫險阻，日行百里，左右爲之泣下，準昂然無隕穫容色，其度量過人如此。及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意爾，人得喪豈偶然耶？」自是色空夢幻，深詣諦法，危坐終日，寂無他營。天聖元年閏九月，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衡州司馬。是月七日，以疾終於貶所，年六十三。嗚呼！非常之功，遇非常之器業然後成；不世之節，待不世之忠賢然後立。且準初由計府入輔，屬三聖紹統，四隅和晏，上方講稽儒術，尊右文教，以成太平之形容。敵人睢盱，出我不意，衆號百萬，北方騷然。文紳武綏，策慮倒置，準抗難犯之色，建不拔之議。天威煇揚，霆激而電掣；大惠鋪迪，春熙而日融。民焉息肩，士也卷甲，憬彼氛祲，凝爲至和，逮今三紀矣。而羽書不馳，烽燧不舉，義信惇結，古無與鄰，準之功，馬伏波、周尚父之功矣。洎自秦川再相時，闇闇親政，猾險當路，洶洶中外，靡遑底寧。準密圖本元，深遏萌漸，毅氣一吐，形於謨明，排邪斥疑，濱死不顧。聞準之風者，心魄駭褫，而後知大正不可干，大奸不可肆，大名不可取，大器不可窺。佞夫忠，懦夫有立志。及眞皇棄天下，倖黨斂手，畏伏忠義，兩宮坐朝，庶政平一，輔翊慈惠，卒隆寶圖。準之節，霍子孟、狄梁公之節矣。準篤志於學，而晉公亡，歲時祠祀，感激涕淚，泫然若孺慕者，終其身不易。在成安，兄弟以卜葬爲請，準曰：「未也，父爲士，子爲大夫，葬則士，祭則大夫。吾先人以文學中高第，卒事王藩，若追贈未逮，則陪臣矣。吾豈忍以士禮葬？」既通顯，乃護二喪還成安，太子遣中貴人勉諭賻恤，恩禮數踰等，大爲搢紳榮。初，丁崖貳政，以諉冒自任，又能陽爲戚施，伺人顏色，密圖忌間之漸。一日，會食政事堂，羹瀝準鬚，謂起以袖徐拂之。準正色曰：「公忝國大臣，乃曲躬爲官拂鬚耶？」謂大愧。其後邪正寖戾，甚於冰炭，簧言營營，日肆媒孽。準簡固醇挺，未始一疑於心，故及南遷之難，至今天下皆寃之。無幾何謂敗，得竄，道由海康。準從者有欲釋憾，謀不利於謂。準知之，陳大席一廡間，設戲具，悉召坐，且命之博弈，因隱几觀焉。聞謂行，乃罷。平生著述，於章疏尤工。國政民事亡巨細，鈎校利害，爲上悉陳之。其旨粹，其言簡，故多所開益，餘稿都焚滅棄去，雖至戚不得見。好爲詩，警策清悟，有劉夢得、元微之風格，其氣

燄奇拔，則又過之。【略】久之，詔復舊官爵，賜謚曰忠愍。【略】君子謂公慮己也輕以約，謀國也勇而固，義在則死不足畏，義亡則生不足惜。勢無以移其操，利無以疚其心。出處始終，孚合大正。昔之垂勳名、載簡編者有幾？宜乎沒世三十年而天子思之，生民懷之，縉紳景行之。古風穆然，炳炳如在。《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準之謂也。銘曰：太宗膺圖，章聖御極。丕昭武經，誕布文德。準起孤童，遂階貴籍。歷事兩朝，薦釐庶職。剛嚴俊明，篤厚質直。非義不蹈，非忠不迪。開補治具，桓桓智力。指陳機宜，侃侃容色。遼人猖狂，入犯王域。蟻結魏南，狼跳燕北。準抗一言，群類惕息。天嗣繼照，闔慈參翊。猜萌搆險，佞間投隙。準矢一謀，奸人踧踖。晏晏萬務，愉愉四國。如石之堅，我社我稷。如山之安，我疆我埸。亮節高峙，讒言衆惑。勞既不圖，咎從而得。風濤暮涉，瘴嶺晨陟。氣凌飛雲，誠貫白日。至於隕世，曾靡憂戚。道無久否，帝用近惜。申詔在庭，俾書其實。海田變更，陵谷遷易。準之大名，時萬時億。

《**隆平集**》**卷四**《**寇準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一**《**寇準傳**》（存目）

《**宋史**》**卷二八一**《**寇準傳**》（存目）

紀　事

作家逸事

《**宰輔編年錄**》**卷二**《**寇準罷樞副制**》　具官寇準，擢贊樞衡，薦更歲律。雖頗彰于勤瘁，而自掇于悔尤。交構是非，煩黷公上。所宜罷免，勿忘省循。

《**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四宋綬**《**寇準貶雷州司戶敕**》　銀青光祿大夫、道州司馬寇準，荷二聖之顧，極三事之崇，每推誠而不疑，當捐軀而有報。而乃包藏凶德，背棄大恩，與逆寺以通謀，搆厲階而干紀。果上穹之降譴，俾渠魁之就擒。始其告變之辰，適當違豫之際。阽危將發，震駭斯多。雖馳驛以竄投，蓋忌器而隱忍。靜思及此，可爲寒心。屬予一人，肇纘丕構，欲邪正之洞別，在賞罰之惟明。特貶遐方，庶塞輿議。全其微命，足示於好生；正乃常刑，式申於禁暴。諒非獲已，爾惟自貽。可貶授將仕郎、守雷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

又卷二二〇《**寇準追復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萊國公制**》　敕：朕軫懷念舊，飾壤推恩。矧處宰司，嘗干吏議，久喪亡於炎徼，特追錫於榮章。故將仕郎、守衡州司馬寇準，器範恢宏，材猷俊茂。歷樞機之位，升台鼎之榮。偶失兢修，遂罹譴謫。屬頒赦令，用滌滯瑕。宮傅之資，名秩尤重，復霑渥命，諒慰營魂。可追復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萊國公。

《**湘山野錄**》**卷上**　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側，嘉泉也，便於漱酌，行客未有不停車而留者。始，寇萊公南遷日，題於東檻曰：「平仲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行。」未幾，丁晉公又過之，題於西檻，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范補之諷安撫湖南，留詩於寺云：「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禮佛向南行。煙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詩牌猶存。

又卷中　寇忠愍罷相，移鎮長安，悰悅牢落，有戀闕之興，無階而入。忽天書降於乾祐縣，指使朱能傳意密諭之，俾公保明入奏，欲取信於天下。公損節遂成其事，物議已譏之。未幾果自秦川再召入相。將行，有門生者忘其名請獨見，公召之，其生曰：「某愚賤，有三策輒瀆鈞重。」公曰：「試陳之。」生曰：「第一、莫若至河陽稱疾免覲，求外補以遠害。第二、陛覲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誠奏之，可少救平生公直之名。第三、不過入中書爲宰相爾。」公不悅，揖起之。後詩人魏野以詩送行，中有「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之句，蓋亦警之爲赤松之遊。竟不悟，至有海康之往。

又卷下　寇萊公嘗曰：「母氏言，吾初生兩耳垂有肉環，數歲方合。自疑嘗爲異僧，好遊佛寺，遇虛窗靜院，惟喜與僧談眞。」公歷富貴四十年，無田園邸舍，入覲則寄僧舍或僦居。在大名日，自出題試貢士，曰《公儀休拔園葵賦》、《霍將軍辭治第詩》，此其志也。詩人魏野獻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采詩者以爲中的。虜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否？」

《**歸田錄**》**卷一**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

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宋朝事實類苑》卷六　太宗時寇準爲員外郎，忤上旨，拂衣起，欲入禁中。準手引上衣，令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太宗器重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準爲禮部員外郎言事，召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朕欲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謂爲開封府推官，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耶？」宰相請用爲樞密直學士，上沉思久之，曰：「且使此官可也。」

又卷一一引《倦遊錄》　寇萊公始謫衡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上聞於朝，遂再有海康之行。

《碧溪詩話》卷九　《萊公外傳》記公所得厚俸，惟務施予。寢處一青幃三十年，有親厚者求之，欲其易去，公笑而答曰：「彼詐我誠，雖敝何害？實不忍以敝獲棄耳。」蘄者媿之。故魏野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北使來，顧望縉紳而問迓者曰：「『無地起樓臺』相公安在？」其清望爲人所景慕如此。然永叔《歸田錄》頗論其侈汰，司馬溫公亦云，豈非奢外而儉內歟？

《能改齋漫錄》卷一八　寇萊公善飲酒，人罕能敵。迨罷相，判永興，官吏賓客之能飲者，不限位貌，常令陪飲席。時處士魏野、僧夢英亦常預坐。有倅連困於酒，已疾，而公尚促之不已，其妻乃叩公庭而訟焉，遂免。後有一道人上謁，自言能劇飲，一引可盡斗瓶，索公以瓶爲對。公喜，如其請。既而道人舉瓶，一引而盡，公則不能。道人強之，公笑曰：「量不可加。」遂止。道人因謂公曰：「今後少勸人酒。」公悟，自爾勸酒減矣，道人遂不復見。

《帶經堂詩話》卷一七　陸務觀過巴東弔寇萊公，有詩云：「人生窮達誰能料，蠟淚成堆又一時。」蓋以蠟淚成堆，爲公貴後事耳。予讀《後山談叢》云：萊公性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廁間，蠟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嬖幸，則自其微時已然。既爲宰相，乃所謂「無地起樓臺相公」也。此萊公英雄本色，所以不可及。

作品本事

《青箱雜記》卷五　向敏中、寇準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科，後向秉鈞，寇以使相知永興軍。向作絕句贈寇，寇酬之曰：「玉殿登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惟有君兼我，白首猶持將相權。」

《陳輔之詩話》　馮長樂七歲吟《治圃》詩云：「已落地花方遣掃，未經霜草莫教鋤。」仁厚天性，全生靈性命，已兆於此。寇萊公八歲吟《華山》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謂萊公父曰：「賢郎怎不宰相？」

《澠水燕談錄》卷一〇　寇萊公與張洎同爲給事中，公年少氣銳，嘗爲《庭雀》詩玩張洎，【略】譏張洎在金陵圍城中，嘗爲其主作詔納臘丸中追上江救兵也。

《詩話總龜》前集卷二六引《唐宋遺史》　向文簡敏中、寇忠愍準二相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後文簡秉鈞，忠愍以使相守長安。文簡作詩寄忠愍，忠愍酬之曰：「玉殿登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惟有公兼我，白首猶持將相權。」

《後山談叢》卷一　萊公既逐死，家無遺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憂其復失，而并記之，使後者有考焉。曰【略】。

《石林詩話》卷中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嘗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客，大概言之，初無所主名也。胡祕監旦素不爲公所喜，時適居郡下，既聞之，遂以林下客謂公爲己發，且有稱快之語，聞者無不皆笑。

著　錄

范雍《忠愍公詩序》　雍頃爲公倅，常從游燕，多聞其得意之句，情思閒雅，聽之忘倦，隨錄簡牘，才數十篇。今守三城，會監軍趙侯臨，即公之中表也。日與游接，時道公詩，因請於公家，盡錄昔所存紀，得二百餘篇。并前之所錄不在此數者，及謫官後趙公所記，共二百四十首，類而第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其餘流落，無復求購。懼歲久磨滅，因序以成編。此第言公之詩也，若大節賢行，則有追謚詔旨存焉，亦錄於集首，俾開卷者不獨仰騷雅之道爾。

王次翁《宣和道州新開寇公詩集序》　宣和壬寅，次翁受命假守，既至，拜公像，凜凜若見其人。方且朝夕磨勵，取公師法，施之郡政。顧樓久不葺，乃命工易榱桷之腐朽者，完甓砌之頹闕者，飾堊雘之漫漶者。既煥然一新矣，又

得公詩三卷，凡二百四十篇，爲校正其訛錯，鏤板傳久。【略】宣和五年十二月朔，濟南王次翁序。

邵博《書寇萊公題詩後》 公昔爲歸州巴東縣，其一時所賦詩，世尚傳之，所謂巴東集》是也。

辛敦《隆興再開萊公詩集後序》 太原范伯純始收錄篇什，分爲三卷，春陵得之，尤其後也。蓋公晚年遷謫，嘗至春陵，邦人思慕不忘，由是建樓畫像，以崇朝夕。然而詩篇之傳，家百不一焉。逮宣和間，王公次翁來茲曳組，景仰前修，因取舊集，刊版以傳。士夫鼓舞，以相夸詫，而春陵景物，由是增輝矣。近時楊守惇亦即舊板，重加刊治。至此未幾，而字之漫滅者復且過半。斆適茲承乏，政事之餘，取而閱之，深恐浸以失眞，復命校正，鳩工一新焉。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寇忠愍詩》三卷。右皇朝寇準，字平叔，華州人。【略】集有范雍序，共二百四十首，「野水無人渡」及《江南春》二首皆在，獨「到海只十里」之詩，已亡其全篇矣。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寇萊公《巴東集》。

《讀書附志》卷下 《巴東集》一卷。右萊國忠愍公寇準之詩也。《讀書志》云《忠愍公詩》三卷，希弁所藏《巴東集》，乃公自編而爲之序，凡一百五十有六篇，《秋風亭記》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巴東集》三卷，丞相萊國忠愍公下邽寇準平仲撰。初，以將作監丞知巴東縣，自擇其詩百餘首，且爲之序，今刻於巴東。

又 《忠愍公集》三卷，河陽守范雍得寇公詩二百首，爲三卷，今刻板道州。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寇忠愍公《巴東集》，一部一冊，闕。

又 《寇忠愍公集》，一部一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四 寇忠愍《巴東集》一冊。

又 《寇忠愍公詩》一冊。

王承裕《嘉靖本忠愍公詩集跋》 予昔時錄藏宋萊國忠愍公詩，迄今幾四十年，懼其字畫磨滅，而未可以言久也。且公爲華之下邽人，予忝鄉曲之末，方圖刻之，轉相流布，俾公口齒膏馥沾被後人，而力未能。近攝三原縣事，零陵蔣君鏊至，會予于歸來之堂，話及公之言行，傾仰切至。予因曰：「家藏公集舊矣。」出以示之，喜而懷歸，遂捐俸以永其傳，則其爲學之要，爲政之體，可以見矣。時嘉靖乙未歲春正月丁卯，平川野逸王承裕序。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忠愍公詩》一冊，全。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寇忠愍詩》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寇準集》三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寇萊公文集》一冊，三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寇萊公詩集》一本，舊鈔。

《絳雲樓書目》卷三 《寇忠愍公集》。陳景雲注：「《巴東集》三卷。平仲嘗知巴東縣。」

蔣玢《鈔七卷本寇忠愍公詩集跋》 公【略】文章之傳，考諸經籍志，僅此詩集七卷而已。【略】予既鈔錄之後，復得嘉靖時清湘唐侃刻本，中載廟記及名人題詠，另附藏之，并傳不朽云爾。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寇忠愍公詩集》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寇準撰。【略】初，準知巴東縣時，自擇其詩百餘篇爲《巴東集》。後河陽守范雍裒合所作二百餘篇，編爲此集。考《石林詩話》有《過襄州留題驛亭》詩一首，《侍兒小名錄拾遺》有《和蒨桃》詩一首，《合璧事類·前集》有《春恨》一首、《春晝》一首，皆集中所無。蓋《題驛亭》、《和蒨桃》二篇語皆淺率，《春晝》、《春恨》二首格意頗卑，雍殆有所持擇，特爲刪汰，非遺漏也。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六 寇準《忠愍公詩集》二卷。

《孫氏祠堂書目》卷四 《寇忠愍公詩集》三卷，宋寇準撰，范雍編。

陸心源《寇忠愍集跋》 《寇忠愍公詩集》二卷，題曰「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中書令、上柱國、萊國公寇準著」，刊本，前有范雍序，宣和五年王次翁序，隆興改元辛敦序，贈謚、誥，孫抃奉敕撰《旌忠之碑》。凡遇「聖旨」、「御製」等字，皆空一格，尚仍宋本舊式。公集爲范雍所編，宣和中王次翁刊于春陵，隆興初辛敦復刊之。此刻當從辛敦本出。

沈壽榕《咸豐重訂寇忠愍詩集跋》 國初，蔣先生玢錄寇忠愍詩七卷，歷藏平江陳氏、沙村孔氏、金陵袁氏，而今歸於余。按本集范雍序之，宣和中王次翁、隆興初辛敦先後開雕於道州。近人吳孟舉《宋詩鈔》蒐葺繁富，而公詩亦闕，或未之見歟，抑道州本流傳未廣歟？惟宋人序皆云三卷，蔣本獨分七卷，考其時事次第，不無參差，而未見宋本，又不敢不仍其舊。惜蔣本仍多舛午，因爲詳加勘訂，壽諸貞木，并補錄《宋史》本傳於前。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忠愍公詩集》三卷，明弘治刊本。【略】此本爲弘治庚申四月平川王承裕所刊。

李之鼎《宋人集本寇忠愍公詩集跋》　第公詩名爲勳業所掩，身後幾至散逸不傳，賴太原范伯純曾爲公倅，蒐輯遺詩，編爲三卷。宣和中，濟南王次翁刊於舂陵。隆興改元，長樂辛敷再刊。至明弘治，繼有刊本，餘則間有校宋鈔本而已。以公之重名，以公之著作，自弘治以來將五百年矣，絕無續刊之舉，此乃大惑不可解事，殆各書目未盡載，而耳目未盡周歟？此本以弘治刊本與校宋鈔本互相讎校，由校宋鈔本中補錄詩七首，及《旌忠碑文》、贈謚誥、王承裕引各一篇，亟付梓人，用冠北宋人集之首。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三　《忠愍公詩集》三卷，宋寇準撰，明弘治庚申刊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寇忠愍公詩集三卷》，宋寇準撰，宋知河陽軍范雍初刻，有序。宣和五年重刻，隆興元年再刻。明弘治庚申刊本。嘉靖中清湘唐侃刊本七卷，附錄一卷。

又《續錄》　宋范雍本刻於道州。宋龔氏本題《忠愍公集》。《遺書總目》云：「近時依宋本校刊，前有贈謚誥一道，後有碑文及三序。」清聖香樓刊本。辨義堂刊本。

《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一　《續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五云：「嘉祐二年五月，賜國子博士寇諲銀絹五十匹兩，諲上其祖準所著文集故也。」知準孫嘗上其集於朝，而不知其卷數。考《宋會要》第五十六冊崇儒五云：「嘉祐二年五月十六日，國子博士寇諲進祖準文集一十卷，詔特送秘閣。」夫既藏於秘閣，自必載入國史藝文志，今《宋史・藝文志》純以宋國史三部（三朝、兩朝、四朝）諸藝文志鈔撮成篇，而準集十卷之本乃不著於錄，疑秘閣所藏在北宋時已亡佚矣。此集只三卷，有詩無文。寇諲所上，多至十卷，蓋詩文并錄也。

張元濟《四部叢刊三編本寇忠愍公集跋》　卷內「太宗」、「眞宗」字均提行，「御製」、「聖旨」字均空格，蓋必依王、辛二氏刊本傳錄，故悉存宋板舊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忠愍公詩集》三卷，宋寇準撰，明嘉靖十四年蔣鏊刻本，三冊。《寇忠愍公詩集》三卷，宋寇準撰，清康熙吳調元辨義堂刻本，鮑廷博校，勞權校并跋。一冊。《寇忠愍公詩集》三卷，宋寇準撰，清彭氏知聖道齋鈔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忠愍公詩集》三卷一冊，宋寇準撰，清袁氏貞節堂鈔本，清周星詒手校。

藝文

潘閬《謝寇員外準見示詩卷》　一軸新詩意轉深，幾迴看了又重尋。最憐積水浮秋漢，閒望滄溟盡日吟（君有「積水浮秋漢，殘陽照遠山」之句）。

魏野《和呈寇相公見贈》　深嚴相府絕纖埃，宴會尋常召不才。孫閣有歌凝翠黛，召棠無訟鎖青苔。鳳池即看三迴入，蝸舍曾蒙數度來。仍賜雅章慚繼和，朱門將獻又徘徊。

又《謝呈寇相公召宴》　兩度爲霖六鎮臨，春殘公暇宴棠陰。周瑜辯樂寧妨醉，裴度論兵不廢吟。五色詔書丹鳳降，十香御酒翠娥斟。野人每喜陪樽俎，三入唯愁阻訪尋。

又《上知府寇相公》　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聖主詩方和，親王狀始迴。鎮臨求二陝，調燮輟三台。鳳閣須重去，龍旌暫擁來。下車三度雨，上事數聲雷。未暇瞻珪璧，先蒙訪草萊。幾思趨相府，恐懼復徘徊。

又《寇相公生辰因有寄獻》　宋朝元老更誰先，已詠功成二十年。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坐看雲岫資閑興，卧聽霓裳引醉眠。多少年辰獻詩者，應無眞禱似狂篇。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三九向敏中《寄寇平仲》　九萬鵬霄振翼時，與君同折月中枝。細思淳化持衡者，得到于今更有誰。

方孝孺《寇忠愍公》　寇公社稷臣，識遠才亦果。張皇澶淵狩，佞幸漸計左。青衫老作吏，赤子淚交墮。宏謨雖不終，亦足振媮惰。

《遠山堂曲品・能品》　《百順》：記王公旦立朝大節，及丁謂構寇公事。一覽清徹，詞章爛然。

楊潮觀《寇公思親罷宴》　（存目）

王士禎《謁寇忠愍公祠》　柘枝舞罷蠟成堆，千束吳綾夜宴開。不是魏三詩句好，誰知無地起樓臺。

又《巴東秋風亭謁寇萊公祠》 秋風亭上望，搖落值秋風。巫峽千帆上，荆門一水通。清猿吟楚塞，客淚落巴東。故相還祠廟，淒其伏臘同。

雜錄

劉敞《萊公祠堂碑辭》 上元年，相國萊公以讒死南方，有詔歸葬雒陽，道出江陵。江陵之人德公之相天下，又哀其死，相率迎柩公安，哭以過喪，大家賻奠，小家斬竹揭錢幣獻之。已獻，因投諸路旁，竹皆更生，蔥青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云。遂私作祠堂，以爲公歸。水旱疾疫，於是請命，罔不響答。後二十餘歲，南郡太守乃告縣更作公廟，以遂百姓之思。昔者召伯聽訟，甘棠勿伐。鄒子吹律，陰谷生黍。全而封殖，孰與斷而蕃育？爲之而榮，孰與感之而生？惟萊公相天下，生能使一物不失其所，死能使枯槁復息，以昭其仁，以顯其神，黔首戴之，子孫不忘，可謂靈矣。乃作哀歌，刻之廟碑。辭曰：孰作祠堂，江陵之人。云孰享之，萊公之神。孰毀萊公，朝廷不知。孰譖萊公，死而不歸。公歸無所，於汝信處。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赫赫萊公，爲天子忠。公今既死，誰相天子？西有昆夷，北有玁狁。公乎不存，鰥寡允蠢。纖纖之竹，昔惟枯莖。公惠我民，速哉青青。誰謂公遠，我瞻在堂。顧我人斯，亦孔之明。誰謂公遠，我瞻在竹。顧我人斯，亦孔之育。勿伐勿摧，萊公之依。於斯萬年，不遐有違。

《碧溪詩話》卷九 澧陽道旁有甘泉寺，因萊公、丁謂曾留行記，從而題詠者甚衆，碑牌滿屋。（孫）〔范〕諷有「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禮佛遂南行。高堂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人獨傳道。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豈皆貪寵榮者哉！又有人云：「此泉不洗千年恨，留與行人戒覆車。」害理尤甚。萊公之事，亦例爲「覆車」乎？因過之，偶爲數韻，其間有云：「已憑靜止鑑忠精，更遣清泠洗讒喙。」蓋指二公也。

《雞肋編》卷下 眞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周懷政密請於上，欲傳位太子，上許之。皇后令軍校楊崇勳告萊公謀廢上，遂誅懷政，萊公貶海康以死。仁宗即位，賜謚忠愍，命知制誥丁度爲詞。曰【略】。今公安縣、道州、鄧州皆有生祠。鄧州後賜名忠烈廟，道州刊公詩二百四十篇，州宅有樓號「萊公」。

《竹譜》卷八 萊公竹。宋寇萊公準，貶於雷州，死，詔還葬洛陽。過公安，縣民皆迎祭哭其喪，斬竹插地，以挂紙錢焚之，竹遂不根而生，尋復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因立其廟，奉祀甚嚴。劉貢父、王樂道嘗爲刻石，以紀其事。《倦游錄》所載與此略同。《東軒筆錄》云：「公赴雷州，道出公安，剪竹插於神祠之前，而祝之曰：『準之心，若有負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朝廷，此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予謂萊公宋賢相，非罪而貶死，百姓哀之。喪還迎祭，折竹懸紙，忽爾生成，人以爲忠貞之感，故異而祠之。如《筆錄》所載，凡人之稍有知者，亦必不爲，況萊公乎，今不取。李承之有詩云：「已枯斷竹再成林，既歿賢公帝念深。仆木偃禾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

潘耒《雪浪齋詩序》 《青箱雜記》謂：「寇萊公少時，有《送人》云：『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遂兆晚年之讖。」余以爲非是，蓋萊公效于武陵詩耳，于《別故人》云：「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幾重。」然《國史》萊公本傳乃云：「準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視其四至，云：東南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有云：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豈偶然耶。』」所載與《青箱雜記》不同。

李巽

王禹偁《送李巽序》 君建陽人，少以文章干祿江表。神德平吳之六年，皇上嗣統之三載，始隨計偕，求試于大宗伯。君尤善辭賦，得貞元、長慶時風格，如《土鼓》、《蜃樓》數篇，皆辭理精妙，出人意表，故秉筆者許之。僕時在場屋，與之游者凡三年，同登乙科，交分益至，是以君之文行，可得而熟矣。宜乎立丹墀，奮鴻筆，作邦家之秀，爲搢紳之光，而適海隅、釐冗務者，何哉？蓋建谿、婺女實鄰境也。君離邦去里，自閩之蜀，官歷再命，年將一紀，堂有親老，室有妻子。是行也，道未暢于國，孝可成于家也，士君子聞而榮之。【略】至止之日，爲我登八詠樓，賦新什以寄遠，即嘉惠也。

《土鼓賦》 《東原錄》：賦亦文章，雖號巧麗，苟適其理，則與傳注無異。如李巽《土鼓賦》：「土之靜靜，乃陰之實，土之動動，乃陽之精。陰以質而濁，陽以文而清。將以質勝文而其理永固，遂以土鼓而其義有成。」斯迨於無愧於

理矣，當時謂之「李土鼓」。後有鮑當者，著《孤鴻詩》甚精，時亦號「鮑孤鴻」。

《**六合為家賦**》《青箱雜記》卷二：是年（太平興國八年），李巽亦以《六合為家賦》登第，賦云：「闢八荒而為庭衢，并包有截；用四夷而作藩屏，善閉無關。」此亦善矣，然不若世則之雄壯。巽字仲權，邵武人，以《蜃樓》、《土鼓》、《周處斬蛟》三賦馳名。累舉不第，為鄉人所侮曰：「李秀才應舉，空去空回，知席帽甚時得離身？」巽亦不較。至是乃遺鄉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為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蓋國初猶襲唐風，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巽後仕至度支郎中、兩浙轉運使卒。與王禹偁相友善，今《小畜集》有《送李仲權赴官序》，即巽也。

李維

論述

楊億《送集賢李學士員外知歙州序》 集賢學士、屯田外郎李君，在興國、雍熙中，以文雄於場屋。太宗皇帝凡五臨軒試郡國貢士，君以英才傑出，策名甲科。自爾隨牒於淮、淝間，為諸侯所賓禮。奏伎記室，檄成而愈風；案事鄰州，獄決而得雨。入佐著作，改丞太常，掌禮秩宗，閱書廣內。既而宰邑吳會，有弦歌之音；校文成均，正魯魚之謬。英華外發，名聲日聞。天子知其藏器在身，勞謙不發，特出中旨，召試禁林。翰動若飛，文不加點，北門諸公，抵掌歎服。翌日，受詔兼直書殿。君蹈冰亨衢，翺翔近署，誠衡遇物，靡有低昂，量陂虛受，不聞澄澆。天球擅響，雅鄭洞分，水鑑忘情，毛髮皆見。為士林之圭表，亦人倫之蓍蔡。每太液波涤，汾睢草黃，或御酒百壺，式陳鎬宴，或卿雲五色，垂示天章，君必沾玉斝之醇醪，聯栢梁之高韻。賜花奪錦，肯讓景龍時人；桂水空梁，無取南朝之體。此外風規蘊藉，不雜塵游，驅放玄虛，善談名理，求之一時，未易得也。

《澠水燕談錄》卷四 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略】比行，賜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絕，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李）維以文學進，至老手不釋卷，能詩嗜酒。嘗謂人曰：「人生詩酒足，則尚何營哉！」

傳記

《宋史》卷二八二《李沆傳》附《李維傳》 維字仲方，第進士，為保信軍節度推官。眞宗初，獻《聖德詩》，召試中書，擢直集賢院，以沆相，避知歙州。【略】沆沒，入為戶部員外郎。契丹請和，以為賀正旦使。眞宗方幸西京，維還詣行在，具言其待遇禮厚，必保盟好。擢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自是每北使至，多命維主之。擢為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以疾辭，出知許州。復入翰林為學士承旨，加史館修撰。仁宗初，再遷為尚書左丞兼侍讀學士，預修《眞宗實錄》，遷工部尚書。會塞下傳契丹將絕盟，復遣維往使。其主隆緒重維名，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久詩》。詩成，大喜。既還，帝欲用為樞密副使，或斥維賦詩自稱小臣，乃寢。遷刑部尚書，辭不拜，引李士衡故事求換官，除相州觀察使，為諫官劉隨所詆，知亳州。請赴本鎮，改河陽。久之還朝，復出知陳州，卒。維博學，少以文章知名，至老手不廢書。景德以後，巡幸四方，典章名物，多維所參定。嘗預定《七經正義》，修《續通典》、《冊府元龜》。性寬易，喜慍不見於色，獎借後進，嗜酒善謔，而好為詩。常言：「人生觴詠自適，餘何營哉。」既沒，家無餘貲。景祐元年，贈尚書右僕射。

《東都事略》卷四〇《李維傳》（存目）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李仲方集》二十卷。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李仲方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李維《大中祥符降聖記》五十卷，《目》三

卷。

謝濤

論述

范仲淹《太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公清淨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義，進止於青雲之衢，徐徐如也。【略】乃歎曰：「吾病矣，不敢進寸而退尺。」求爲會稽郡。及還，又請知西臺。【略】累遷至東宮三品，悉屏去外慮，于筆硯歌詩，素所耽嗜，亦不復爲，曰：「方逸我以老也。」數年間，惟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語爾。無何，先徹樂之前一日，因寢覺，記夢中所得詩一章，召其孫景初錄焉。他日，士大夫求觀之，仰其風旨。識者謂：人之將終，神鮮不睽，公于是時乃有正夢，特歌周、孔之仁義能久澤於吾民。以公平生之心蹈於斯，誠於斯，故精義存存，著於神明而不亂矣。【略】其歌曰：「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

又《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銘》 敢拳拳以銘云：巍巍我宋，宅天而君。恢遠以威，革暴以文。濟濟吾儒，多良大夫。中外共治，休寧八區。猗哉謝公，周旋其中。在梓禦寇，至曹除兇。天子念蜀，猖狂始復。命公撫之，鼓歌其俗。偃仰藩屏，雅和其政。徊翔臺閣，清修其行。人尚刻明，我質而平，厥民以寧。人必夸兢，我休而靜，其道乃勝。於嗟乎！壽以仁至，名繇德全。有子與孫，相繼而賢。誠乎誠乎，聖人積善之誨，不吾欺焉。

歐陽修《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生十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從王父）侍郎竊從聽之，往往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即爲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略】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恩愛。常時溫和廉厚，眞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善爲，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

傳記

尹洙《謝公行狀》 本貫杭州富陽縣章嚴鄉赤松里。謝濤，字濟之，年七十四。【略】公始十一歲，嘗與父客談，散騎私觀之，見其辨對有成人風，大爲歎異。學舍有說《左氏春秋》，公十四歲，從之學。歸，輒與同輩伸其義，必盡其師之所傳。既冠，寓居吳郡。會汾、晉平，郡國當表賀，吳士爲奏者文體弱，更數人，皆不能如郡將意。公私草之，爲人持去，郡將大稱愜，吳中先生亦自愧不及。故王黃州、羅拾遺（處約）并爲吳之屬縣長，公與其游。羅嘗與王書云：「濟之揚榷天人，蓋吾曹之敵。」其爲名流推重如此。淳化三年舉進士上第，除梓州榷鹽院判官。【略】就遷梓州觀察推官。明年，權知益州之華陽。【略】至道二年，召歸，授著作佐郎。太宗面諭，令通判大藩，即通判壽州，遷祕書丞。又通判筠州，知興國軍。眞宗考籍，有五年無過者特遷，得改太常博士。一日，內中出朝士治績著者凡二十四人名，付中書門下，令召見。即以景德二年冬對長春殿，賜五品服，令通事舍人焦守節送學士院試。【略】眞宗面諭宰相：「昨日京東奏，曹州闕人，謝濤可轉官知曹州。」遂除屯田員外郎。【略】是年，西南有大星見，占在蜀分。詔公巡撫益州西路。入別，受詔與益州張公詠同議鑄大鐵錢利害。於是考鐵價，與舊錢更相均準，故下不得盜用而物價長平，蜀人至今便之。【略】四年，授三司度支判官。大中祥符初，出知秦州，又知歙州，改度支、司封員外郎。坐三司判官日舉榷茶官被罪，奪司封。五年，復爲度支，通判河南府。馮魏公罷居守，薦公於朝，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天禧五年，兼侍御史知雜事。乾興元年，遷戶部郎中。【略】是年，以疾求東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天聖中，代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以步履艱蹇，求西京留司御史臺。逾年，改祕書監。臺任滿，就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以疾薨。二年八月，嗣子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絳，奉公之喪，自京西歸葬於富陽。【略】雅善品藻文章，江夏黃叔才嘗作《楊允恭墓銘》，甚負其文，顧公曰：「能損益一字者，我當辨之。」公削去二十一字，叔才歎服不已。西京被疾，人有贄文者，必讀之終篇，或摘其詞之工者

稱道之，其愛獎士類如此。初，兩浙轉運使還，朝議將以掌誥命，會得疾逾旬，不能興事，遂寢。素好修煉藥術，喜與方士談，視榮利泊如也。本朝圖書之府，惟昭文、史館、集賢、祕閣，公與兵部同時分帖四職，太府等實父子相代，縉紳榮之，見於《衣冠盛事錄》。【略】公才位德美，當列國史，敢直紀行實，以備史官之錄，謹狀。景祐元年十一月日，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兼察院御史、充館閣校勘尹某狀。

范仲淹《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銘》（存目）

歐陽修《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四《謝濤傳》（存目）

《宋史》卷二九五《謝絳傳》附《謝濤傳》（存目）

藝文

范仲淹《祭謝賓客文》 維景祐二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於故賓客謝公之靈。嗚呼！南有諸謝兮，風流不衰。金玉嗣音兮，非公而誰。大儒之文兮，醇醇而不醨。君子之器兮，安安而弗欲。升百里之堂兮，仗千里之麾。載循良之吏兮，形愷悌之詩。踐瀛州之華兮，弗驅弗馳。立憲臺之端兮，有威有儀。士患其薄兮，公持重以厚之。士病其躁兮，公恬退以靜之。歸去來兮賢哉，遂偃仰以舒遲。坐西臺而甚泰，參東朝而非卑。嗚呼！悵日月兮不留，訴天地兮胡爲。仁者以壽兮，我懷安悲。老成以往兮，我僚何師。賴堂構之隆兮，天弗我欺。臧孫之後兮，蓋相繼而不丕。想雲山之秀兮，神實有知。嚴子之鄰兮，可相與而熙熙。國人不得而見兮，望秋光而淚滋。伏惟尚饗。

雜錄

呂陶《巡撫謝公畫像記》 蜀土舊風，凡奉使來者，繪像天慶之仙遊閣。公之後六十有四年，其孫司封郎中景初師厚以按刑之命至，故亦繪公之像於壁，所以推崇先烈，而永蜀人之瞻也。恭惟眞宗皇帝承天下熙盛之極，恩隆澤厚，及民骨髓，跂行喙息，罔不欣戴。然而星變一出，則恐懼警戒，以蜀爲憂，分命良臣，審究時病，豈非奉天愛民之心乎！惟公純誠大略，深體上意，施設有原，期底靜安，豈非推己濟物之義乎！夫奉天愛民，聖君之令德，推己濟物，賢臣之能事。王道之起，莫先於此。而君臣兩得，惠加遠方，固可以著示後世，率爲大範也。公諱濤，字濟之，爲太子賓客、陳留伯，薨，以子絳知制誥，贈禮部尚書。若乃出處之本末，勳烈之始終，則范文正公之碑、歐陽公之誌、尹師魯之行狀，悉得而載，此特治蜀之一端爾。師厚儒者，知治體風槩，落落有援世之意。時方改作，以福斯民，而或忘義利之辨，師厚累疏列其不可，無愧於祖構云。熙寧四年五月二十日。

李畋

紀事

《東齋記事》卷四 初，蜀人雖知向學，而不樂仕宦。張公詠察其有聞於鄉里者，得張及、李畋、張逵，屢召與語民間事，往往延入卧內，從容款曲。故公於民情無不察者，三人佐之也。其後三人皆薦於朝，俱爲員外郎，而蜀人自此寖多仕宦也。

《澠水燕談錄》卷六 李畋渭卿，自號谷子，少師任奉古，博通經史，以著述爲志，性靜退，不樂仕進，士大夫多稱之，爲張乖崖所器。少日一出廷試，後隱居永康軍白沙山，後生從之學者甚衆。任中正薦，乞賜處士之號，詔爲試校書郎。凌策又薦之，召授試懷寧主簿、國子監說書。改大理丞、知泉州惠安縣。久之，以先所著未成，再乞國子監說書，以終其業。著《孔子弟子傳贊》六十卷上之，得知榮州。秩滿，以國子博士致仕。【略】年九十。

蘇軾《記郭震詩》 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

《宋詩紀事》卷一〇 畋，蜀人。與任介、郭震爲莫逆交。仕至尚書郎。

著　錄

《**澠水燕談錄**》**卷七**　李畋渭卿，自號谷子。【略】著《孔子弟子傳讚》六十卷上之【略】。撰《道德經疏》二十卷、《張乖崖語錄》二卷、《谷子》三十卷，歌詩雜文七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該聞錄》十卷。右皇朝李畋撰。畋，蜀人，張詠客也，與范鎮友善。熙寧中致仕歸，與門人賓客燕談，袞袞忘倦。門人請編錄，遂以「該聞」爲目。又有雜詩十二卷，係於後。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該聞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該聞錄》十卷，成都李畋撰。【略】又名《歸田錄》。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李畋《孔子弟子傳贊》六十卷，又《乖崖語錄》一卷（載張詠政績）。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畋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該聞錄》十卷。

王欽若

論　述

《**東都事略**》**卷四九《王欽若傳》**　召試學士院，眞宗覽其文，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於吏事，兼富於文辭。」遂以右正言知制誥。

《**宋史**》**卷二八三《王欽若傳》**　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瘿相」。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又性傾巧，敢爲矯誕。【略】其後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眞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僞，誠如聖諭。」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王欽若》　符瑞倡言嶽夢靈，天書忽下醴泉亭。風雲契合無多語，秋色衡陽上素屏。

傳　記

夏竦《文穆王公墓誌銘》　天聖三祀，歲次星紀，黃鐘布序，【略】戊申，丞相薨于位，享年六十有四。【略】公諱欽若，字定國。其先緱山遠系，潁陽茂緒。武岡睢陵之材，啓國于晉；永寧清源之德，胙土于唐。本居太原，世爲鼎族。【略】公聰識早成，性資強敏。六歲喪母，十二而孤。鄭公愛之，保育于祖妣魯國太夫人，教于家庭，不就外傅。道藝兼該，辭筆贍逸。弱冠初拔進士解，淳化中策高第。試吏芸局，從事譙幕，加倅職，再毗戎務。被舉，遷秘書郎，典關市于淝上。升朝爲太常丞，理通欠于計司。以右正言歷掌內外書命，授左諫議大夫。再遷工部侍郎，并參大政。以刑部侍郎充資政殿學士，改兵部，充大學士。繇尚書左丞三轉至吏部尚書，皆知樞密院。自檢校太傅再加至檢校太師、行尚書右僕射，並使東樞，實兼宰職。俄以左揆兼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對掌魁柄。以太子太保判餘杭，歸朝，再爲資政大學士。尋拜司空。未幾，視秩維師，兼榮鉉府，節制襄峴，居守伊洛。輿疾還第，左遷司農卿，改祕書監，並分務南都。起授太常卿，典濠州。轉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召還，復序正司。再升中書兼門下侍郎，充昭文館大學士，實首台席，遂作司徒，乃封冀壤，勳階爵邑名數咸極。初，永定在御，憲章大備。以駟牧之重，領于樞臣，公嘗爲群牧制置使。肇玉清昭應宮以事有帝，崇景靈宮以奉眞祖，營會靈觀以禮岳鎮，並建職局，綜于兩府，公繼爲三宮觀使。惟公事三朝，相二帝，嘉猷亮節，深圖遠算，秘諸信使，此不獲書。【略】祥符之間，天下大治，制有破觚之易，法有漏魚之寬。大和陶蒸，善氣回襲。雲物絢色，羽毛綷質。百嘉茂育，萬瑞畢臻。天子好文，挺睿辭以昭紹，惟公順美，著嘉頌以游揚。前後賜御製屬和并御和賜歌詩僅三百篇。若夫入幹庶績，出撫近封，鋪陳密議，條對急政，所受詔答，將二百函。又奉命纂集《翊聖保德眞君傳》三卷，撰進《先天紀》三十卷，《五嶽廣

聞》一百卷，《鹵簿記》三卷，與諸儒同集《冊府元龜》一千卷，《彤管懿範》二百卷。又封祀既畢，歸尊宗廟，承詔撰僖祖、太祖、太宗謚冊。神聖纂服，初受鴻名，奉制撰今上徽號冊文。及前後被旨撰《社首壇》、《汾陰朝覲壇頌》、《西京應天禪院》、《太原資聖院碑銘》、《天書祥瑞》、《西祀瑞贊》、《彤管懿範序》、《廣孝泉崇眞橋記》、《冉耕封東平公贊》。博雅多文，盡在茲矣。公嘗言：初晉公侍鄭公之任武昌也，公母秦國夫人有娠，江水壞廨舍，徙居黃鶴樓，既夕而生公。或言漢口居人遙望樓際，若有氣象然。公居景亳，行視圃田，暮宿村廬，夜分偶起，見天中有赤文成「紫微」字。使蜀言旋，次褒成驛，有客爲謁，具唐相晉國裴公之名，告之以默定之期而隱。公嘗朱篆所見文字，及因鄂守增飾黃鶴樓，又以俸錢修圃田晉公祠，爲文書石以紀之。常練氣于朝霞，期脫屣于塵世。姚顗承白衣之報，子房慕赤松之游，參實于斯，諒不誣矣。雅好弈棋，善于筆劄，樂醇旨之飲，喜清商之樂。第有北園，疊石爲陂，甘果美木，蔭庇其下，退食休澣，于焉游息。晚年親歷艱難，頗厭富貴，延問高釋，留心眞際，遂兼譯經使。二府柄臣送上于傳法院，梵卿薦香，大官具食。歸第感疾，請告累旬，侍醫盈門，詔使係道，錫萬金之良藥，殫九折之妙伎。於乎不弔，命將柰何！輟相興謠，見于斯矣。【略】嗚呼！高朗令終，寵靈顯赫，會元公之殯，送文恭之喪，極人臣之盛。公以臣嘗豫寮舊，屢刊史牒，爰有治命，請誌幽礎。仰奉宸旨，不獲固辭。謹作銘曰：兵政宥密，機軸穹崇，惟公再踐，昭事功兮。將鉞在庭，相印垂組，惟公保釐，兼文武兮。洪鑪造物，威柄御人，惟公三人，秉國均兮。龍章在躬，庭槐表位，惟公經邦，極名器兮。帝師尊異，內樞隆顯，襚以印章，豐贈典兮。乘輿縞素，笳吹悲鳴，送以纁玉，盡哀榮兮。

《隆平集》卷四《王欽若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九《王欽若傳》（存目）

《宋史》卷二八三《王欽若傳》（存目）

紀事

《青箱雜記》卷六　王文穆公欽若，臨江軍人，母李氏，父仲華。【略】眞宗封岱祀汾，雖則繼述先志，昭答靈貺，中外臣民，協謀同欲，然實由文穆之力贊焉。祀禮畢，章聖登太山頂，偕近臣周覽前代碑刻，內一碑首云：「朕欽若昊天。」眞宗顧文穆笑曰：「元來此事前定，只是朕與欽若。」【略】世傳文穆遭遇章聖，本由一言之寤。蓋章聖踐祚之初，天下宿逋數百萬計，時文穆判三司理欠司，一日抗疏，請盡蠲放以惠民。上遽召詰之曰：「此若惠民，曷爲先帝不行？」公對曰：「先帝所以不行者，欲以遺陛下，使結天下人心。」於是上蹙然頷之，未幾命宰府召試《孝爲德本頌》，授右正言，知制誥。不數年，遂大拜。

《揮麈餘話》卷一　王文穆欽若以故相來守杭州，錢塘一老尉蒼顏華髮矣，文穆初甚不樂。詢其履歷，乃同年生，惻然哀之，遂封章於朝，詔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之云：「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君元沒兩般風。」

《竹莊詩話》卷二四引《西清詩話》　王文穆未第時，寒窘，依幕府家。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一日晚過其舍，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歸洞府，雁拖秋色入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有貴氣。」

《宋史》卷二八三《王欽若傳》　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十八，作《平晉賦》論獻行在。

著錄

《隆平集》卷四《王欽若傳》　欽若平日所撰，有《天書再降泰山祥瑞圖》、《鹵簿記》、《彤管懿範》、《天書儀制》、《翊聖傳》、《聖祖事迹》、《羅天大醮》、《五嶽廣聞遷敘圖》、《列宿萬靈朝眞》二圖共數百卷。

《東都事略》卷四九《王欽若傳》　欽若平日撰述，有《天書再降泰山祥瑞圖》、《鹵簿記》、《彤管懿範》、《天書儀制》、《翊聖傳》、《聖祖事迹》、《羅天大醮儀》、《廣聞遷敘圖》、《列宿萬靈朝眞》二圖共數百卷，多述神異之事云。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華林義門書堂詩集》一卷（王欽若、錢惟演等作）。

又卷二八三《王欽若傳》　所著書有《鹵簿記》、《彤管懿範》、《天書儀制》、《聖祖事迹》、《翊聖眞君傳》、《五嶽廣聞記》、《列宿萬靈朝眞圖》、《羅天

大醮儀》。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

王曙

論述

《青箱雜記》卷七　王文康公賦性質實重厚，作詩曰：「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惟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此亦質實厚重之詞也。

傳記

尹洙《文康王公神道碑銘》　景祐元年秋八月壬戌，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公薨於位，天子震悼。翌日，臨其喪，廢朝三日。【略】禮官考行，謚曰文康。即以其年十月，葬河南府河南縣洛苑鄉魏封原，舉二夫人祔焉。公諱曙，字晦叔，其先太原人。【略】至公始葬先君河南，今遂爲河南人。【略】公少舉進士，淳化三年上第。釋褐河南府鞏縣主簿，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天子用古科目考方聞之士，工部尚書趙公昌言舉公賢良方正，試入等，授著作佐郎，出知明州定海縣。代還，爲群牧判官，賜五品服，遷太常丞。受詔脩《傳燈錄》，判三司憑由勾簿司。考發開封貢士，坐失實，出監廬州茶稅。東封加恩，遷博士，通判陳州。未至任，詔還，豫脩《冊府元龜》，以工部員外郎充龍圖閣待制，賜三品服。從祀汾陰，遷工部郎中，改右諫議大夫、河北轉運使。部吏受賕失舉，劾罷，知壽州，改淮南運使。歸朝，勾當三班院，糾察在京刑獄，權開封府事。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坐開封府日保任掾吏犯法，降授左司郎中。尋復諫議大夫，召爲給事中兼太子賓客。天禧三年，同知禮部貢舉，所詘士或倡言被抑，無行者從而譁之，不復辨狀，降爲諫議大夫。俄復給事中，同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兼群牧使。四年，寇萊公被罪，坐姻累罷學士，知汝州。乾興元年，猶以前坐責授郢州團練副使。天聖元年，起爲光祿卿、知襄州。二年，再知汝州。四年，復給事中、知潞州。六年，遷工部侍郎，知河南府，移永興軍。七年，入爲御史中丞兼理檢使。七月，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明道元年六月，朝，入殿廬，未及對，以疾還第，即上章求解政事。七月，授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陝州。是冬改元推恩，遷吏部。二年夏，徙知河陽。秋，再知河南府。十一月被召，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明年七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幾瘍發，下乎浸淫，以至大病，享年七十二。公幼得先公所聚書讀之，至《周官》、《春秋》，尤極其義，故爲文章必本制度，臨政長於斷事。雖天性通悟，發爲事業，迹其源流，蓋有助焉。景德中，天子嘗命近臣修書，時楊文公在翰林，公止太常屬丞，制以二公并命。論者以材名等夷，非復爵位差降也。【略】獄訟無細大，必精意處之。上黨有殺人者，公察情非是，面訊其狀。其人以爲不得眞殺人者，己無免理，卒不自明。僚吏亦言不足疑。公密以物色，捕殺人者，得之，作《辨獄記》以戒理官。【略】任中憲日，屬玉清昭應宮災，詔以衛卒及掌事者付臺劾火起狀。時太后臨政，謂公曰：「此人火，非天災，必戮守衛者。」公上疏曰【略】。時議者或云宮當修復，大臣雖以財費不充沮之，未有斥言不當建者。及公援據經典，辭頗切至，上及太后皆感悟，薄前守衛者罪，修宮事亦寢。【略】公坐萊公，去京師十年，天下有宰相望，士大夫惜公且老，懼不克相，延企者久之。及晚節登用，雖以東宮之舊，上雅意所屬，然亦公議有在焉。【略】公所著文集四十卷，《兩漢詔義》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三卷，《群牧故事》六卷，《莊子指歸》三篇，《列子指歸》一篇。再使北虜，作《戴斗奉使錄》二卷。公既葬二年，虞部君泣謂某曰：「先君素愼密，在中書樞府，爲上謀慮，雖子孫莫得聞，故嘉言密論，無一傳者。在任他官，多用章疏論事，命從子益沖書之，益沖密留其藁，今頗得存。及諸行事，皆世睹者，大懼失其傳。子故吏，當次之，將刻石以示後世。」洙不敢讓，幷以世系官閥總載之，繫以銘云：惟君御臣，勿貳勿疑，知之厥艱。惟臣事君，曰進曰退，處之惟難。疇其知之，公始庶士，旅於外庭。乃列從官，乃賓東朝，惟先帝明。逮今皇聖，信之有初，保之有終。乃翊大政，乃冠內樞，惟皇之聰。疇其處之，公在中歲，官嘗下遷。不勉而和，匪畏而虔，秉常以堅。亦既在位，帝咨考成，時唯典刑。靡逸自居，靡高自名，竭忠以誠。知臣處身，匪厥艱難，惟聖逮賢。

公實全德，頌之刻之，以永其傳。

《隆平集》卷一〇《王曙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五三《王曙傳》（存目）

《宋史》卷二八六《王曙傳》（存目）

紀事

蔡襄《司農少卿致仕王君墓誌銘》（王曙）參知政事，於洛陽治新第成，君（王益恭）致書於魏公，陳老聃止足之戒，願引年謝政，還居於家，輔藥石，導和氣，以延壽命，言詞懇懇。公以詩答之曰：「疏家子歎揮金後，禦寇妻悲遺粟回。爭似吾兒知止足，陶廬容膝早歸來。」

《娛書堂詩話》卷下　文康王公晦叔諱曙，嘗宰定海縣，賦《回峰院》詩云：「山勢欲壓海，禪扃向此開。魚龍腥不到，日月影先來。樹色秋擎出，鐘聲浪答回。何期隨吏役，暫得拂塵埃。」商逸卿得遺墨，刻之。

《宋史》卷二八六《王曙傳》（曙）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繩盜以峻法，多致之死。有卒夜告其軍將亂，立辨其僞，斬之。蜀人比之張詠，號「前張後王」。

錢惟演

論述

綜論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近年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學者爭慕之，得其標格者，蔚爲嘉詠。二君麗句特多，如惟演《奉使途中》云：「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又云：「客亭厭見名長短，村酒那能辨聖賢。」《送僧游楚》云：「宿舍孤煙起，行衣夢雨涼。」《張并州》云：「戈矛巡霧夕，鐘鼓宴簫晨。」《章衢州》云：「平檻曉波吳舫渡，繞城春樹越禽飛。」《章南安》云：「離人南浦多春草，越鳥棲枝有早梅。」《劉潭州》云：「坐激鮮飈湘竹晚，樹含涼雨越禽歸。」《李太僕北使》云：「漢職隨移帳，燕鴻伴解鞍。」《何袁州》云：「疏鐘靜起軍城晚，華表雙高水國秋。」《陳江陵》云：「深沈珠網通歸夢，紫翠春山接去舟。」《太一宮》云：「神庭古柏啼鳥起，齋室虛簾宿霧通。」《送人》云：「思滿離堂酒，魂驚客舍烏。」《高泉州》云：「東南一尉宵烽息，西北高樓晚望迷。」《章分寧》云：「小雨郊原連苦霧，夕陽樓閣照丹楓。」《東封應制》云：「羽毛襄野駕，宴喜魯郊民。」送予《知楚州》云：「輕飈使車遠，明月直廬空。」《張僕射判河陽》云：「繡野桑麻連四水，黃堂歌吹擁千兵。」《孫永興》云：「魚尾故宮迷草樹，龍鱗平隰自風煙。」《漢武》云：「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龍媒。」《公子》云：「歌翻南國桃根曲，馬過章臺杏葉韉。」《槿花》云：「欲作飛煙散，猶憐反照遲。」《荷花》云：「淚有鮫人見，魂須宋玉招。」《禁中鶴》云：「天淵風雨多秋思，遼海煙波失舊期。」《無題》云：「有時盤馬看猶懶，盡日投壺笑未回。」又云：「春瘦已寬連理帶，夜長誰有辟寒金。」《元夜》云：「千枝火樹連金狄，萬里霜輪上璧璫。」《馬延州》云：「沃野桑麻涵細雨，嚴城鼓角送夕陽。」

《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八六張瓌《錢惟演謚議》　惟演幼名敏惠，長工屬文，始以父任，累官至環衛。咸平中，獻文召試，換爲太僕少卿。自爾歷更清華，陞用宥密。定陵之上尊謚也，用有唐天寶之典，雖重名複號，而未盡聖美，獨能援列前準，顯備大功，斯博學業文效已。此其所優也。先是，母后助治，或專斷決，晚歲稍任左右，女謁寖行，浮薄之徒，因緣諂會。惟演時以葭莩之近，罷樞衡之委，久處外服，意頗不樂，故其篇詠，率多怨刺。明道耕籍，入陪大禮，懇求中職，得留轂下。逮明肅違世，主上躬政，英規獨運，粹照盡神，悉屏群邪，再清百度。坐附援求益，迎合輕議，爲執憲所糾，故左降偏郡。夫位兼將相，不爲不達矣，任意中外，不爲不用矣。所宜引滿覆之誡，保高明之寵。貪慕權要，釁生不足，此其所劣也。前書稱沈約昧於榮利，有志台司，元稹大爲路岐，經營相位。負才好進，正此儔矣。謹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

《**歸田錄**》**卷一**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自失，乃牓於家庭，以錢十千贖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又卷二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蓋未嘗頃刻釋卷也。

《**書史會要**》**卷六**　錢惟演，字希聖，忠懿王俶之子。官至同中書平章事，謚文僖。文辭清麗，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侔祕府，書帖亦平平。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錢惟演》　西湖酬唱玉河斜，學士流傳忠孝家。屏上牡丹九十種，殷勤愧進洛陽花。

分　論

《**南朝**》《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右錢惟演詩，惟演有《擁旄集》行于世，亦首作「崑體」之一人，即錢思公也。　馮班評：大略思公勝。

《**漢武**》《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東求蓬島，西求宛馬，亦志大心勞矣。葬地玉杯，遄出人間，悲之也，亦理之所不能免也。人君而鑒此，則修德；人臣而感此，則盡心以事主，聽其運于天可也。　馮舒評：愚。　馮班評：好，思公大略勝。　陸貽典評：五、六即文公「力通」二句意，而壯麗不如。　紀昀評：四語較深穩，然不出溫飛卿、薛逢二詩也。

《**明皇**》《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詩貴一輕一重對說，一曲《梁州》，爲樂幾何？萬里橋在成都府，卻忽屈萬乘至彼，樂之中成此哀也。　紀昀評：如此看「一曲梁州」四字，大泥。　陸貽典評：末二句從樂天「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脫出，卻含蓄有味。　查愼行評：「見夕陽」，湊韻，無意味。

《**成都**》《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劉、錢二公泛詠蜀事，亦各有工處。　紀昀評：此所謂有句無篇。　亦是雜湊，「崑體」中之下者。

《**始皇**》《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末句尤妙。天下事每出于智之所不能料，有天下者修德而已。人主往往知懲前代之失，至于矯枉過正，則其禍必伏于人之所不能見者。劉、項匹夫而亡秦，又豈必封建地大者足爲患耶？此「崑體」詩一變，亦足以革當時風花雪月小巧呻吟之病，非才高學博，未易到此。久而雕篆太甚，則又有能言之士，變爲別體，以平淡勝深刻，時勢相因，亦不可一律立論也。　馮班評：正論也。今之人欲以「四靈」易「西崑」者，眞眯目也。　陸貽典評：詩法正論。　純正。　紀昀評：此論平允。此首較可，但四句五句意複。

《**無題**》**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七馮班評：俱在義山廊廡間。諸篇使飛卿、柯古爲之，不知作何語？　錢勝楊。　頷聯太褻。

又四　《瀛奎律髓彙評》卷七馮班評：此首好。

《**苦熱**》《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亦「崑體」。惟演公有《擁旄》等諸集。　馮舒評：結疏慢。　紀昀評：語意凡近。

《**秋日小園**》《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崑體」。三、四怪麗。紀昀評：三、四「崑體」之俗惡者。

《**寄靈仙觀舒職方學士**》《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紀昀評：不及大年作。　首句「粉爲郎」三字不佳。

《**公子**》《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六馮班評：此首好。

《**對竹思鶴**》《宋詩精華錄》卷一：有身分，是第一流人語。

《**玉樓春**》（**城上風光鶯亂語**）《唐宋諸賢絕妙好詞選》卷二黃昇評：此詞暮年作，詞極悽惋。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思公暮年作此，極盡悽惋，然後歌姬已知其半亡矣，歌姬知言哉！芳樽恐淺，已斷腸處，情尤眞篤。

傳　記

《**宋史**》**卷三一七《錢惟演傳**》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之子也。少補牙門將，從俶歸朝，爲右屯衛將軍。歷右神武軍將軍。博學能文辭，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眞宗稱善。改太僕少卿，獻《咸平聖政錄》。命直秘閣，預修《冊府元龜》，召與楊億分爲之序。除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再遷給事中、知審官院。大中祥符八年，爲翰林學士，坐私謁事罷之。尋遷尚書工部侍郎，再爲學

士、會靈觀副使。又坐貢舉失實，降給事中。復工部侍郎，擢樞密副使、會靈觀使兼太子賓客，更領祥源觀。累遷工部尚書。仁宗即位，進兵部。王曾爲相，以惟演嘗位曾上，因拜樞密使。【略】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之，與爲婚。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既萌，惟演慮幷得罪，遂擠謂以自解。宰相馮拯惡其爲人，【略】乃罷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即日改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踰年，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未即行，冀復用，侍御史鞠詠奏劾之，惟演乃亟去。天聖七年，改武勝軍節度使。明年來朝，上言先壠在洛陽，願守宮鑰。即以判河南府，再改泰寧軍節度使。【略】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且與后家通婚姻。落平章事，爲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未幾，卒，特贈侍中。太常張瓌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於朝，詔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新，有惶懼可憐之意，取《謚法》追悔前過曰「思」，改謚曰思。慶曆間，【略】子曖復訴前議，乃改謚曰文僖。惟演出於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侔秘府。尤喜獎厲後進。【略】惟演嘗語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爾。」蓋未嘗歷中書故也。

《**隆平集**》**卷一二**《**錢惟演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二四**《**錢惟演傳**》（存目）

紀事

《**湘山野錄**》**卷上**　錢思公謫居漢東日，撰一曲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煙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鑑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歌之，酒闌則垂涕。時後閣尚有故國一白髮姬，乃鄧王俶歌鬟驚鴻者也，曰：「吾憶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爲送，今相公其將亡乎？」果薨於隋。鄧王舊曲亦有「帝(卿)(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頗相類。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二**　時錢公爲樞相，以非辜降節度使貶謫東，會禁林有主誥者，素爲深仇，貶語云【略】。時太宰謂典誥者曰：「萬選公其貶語太酷。」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錢文僖公留守西洛，嘗對竹思鶴，寄李和文公詩云：「瘦玉蕭蕭伊水頭，風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驥傍邊立，盡是人間第一流。」其風致如此。淮寧府城上莎，猶是公所植。公在鎮，每宴客，命廳籍分行剗襪，步于莎上，傳唱《踏莎行》。一時勝事，至今稱之。

又　元獻晏公爲丞相時，作新第于城南。時錢思公鎮西洛，晏求牡丹于思公。公以絕句幷花寄晏云：「名花封殖在秋期，翠石丹萱幸可依。華館落成和氣動，便隨桃李共芳菲。」

《**容齋五筆**》**卷九**　謝希深、歐陽公官洛陽，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廚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略】味此三游（按：另二遊爲白居易、蘇軾）之勝，今之燕賓者寧復有之？蓋亦值知己也。

《**清波雜志**》**卷八**　頃王顯道守吳門日，孫仲益（覿）居毗陵，以嘗牧是邦，遣騎求其傳神，併復齊雲樓舊觀。孫謝之，有「嘗讀國史，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黜寇萊公爲『逆準』，不書，時有蔡齊斥其妄。如覿無狀，公乃肯書之」之語。此紹興間事也。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麗丁謂，輒去寇準姓氏，云「逆準」。

著錄

《**隆平集**》**卷一二**《**錢惟演傳**》　所著有《典懿集》二十卷、《樞廷》、《擁旄》前後集，《伊川》、《漢上集》、《金坡遺事錄》、《飛白書叙錄》、《逢辰錄》、《奉藩書事》。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錢文僖集》十卷（錢惟演）。又《伊川集》五卷，又《典懿集》三十卷，又《擁旄集》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擁旄集》五卷、《伊川集》五卷，樞密使思公吳越錢惟演希聖撰。【略】惟演文集甚多，此特其二集爾，出鎮河南、河陽時所作也。全集未見。

《**文獻通考**》**卷一三四**　《擁旄集》五卷、《伊川集》三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錢惟演《擁旄集》五卷。

又卷三一七《錢惟演傳》　所著《典懿集》三十卷，又著《金坡遺事》、《飛白書叙錄》、《逢辰錄》、《奉藩書事》。

陳堯佐

論述

綜論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聞文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鄭文寶、薛映、【略】陳堯佐，悉當時儕流。【略】陳堯佐《潮州徵還》云：「君恩來萬里，客路出千山。」《送种放》云：「風樵若邪路，霜橘洞庭秋。」《送朱荆南》云：「部吏百(亟)(函)通爵里，從兵千騎屬鞬櫜。」

宋庠《授陳堯佐光祿大夫依前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康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具官陳堯佐，志意冲夷，風概高劭，抗心希古，學有本源。展體首公，政多緣飾，逮事列聖，目爲名臣。寖階謨猷，遂翊機柄。洎入正於槐路，實增煥於袞章。曏雖內解政樞，寵頒齋鉞，仍宰庭視品之峻，冠友邦維翰之良，賢勞并均，體貌無改。

《隆平集》卷五《陳堯佐傳》　堯佐工爲二韻詩，人多傳之。

司馬光《答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古書》　近蒙貺書，并寵示先相國文集一通。三復書文，愧汗滿顏。伏惟先相國閎才茂勳，布在竹帛，以其餘力，發揮於文。光自爲兒未齔時，固已誦相國之詩，況於今日，瞻仰遺文，譬如蓬莪生泰山之隅，依附而不知其高；鯈鮒歷渤澥之尾，游泳而莫測其廣。足下乃比之揚雄遇明哲君子，過矣。此豈後進小生所宜當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陳)堯佐屬辭尚古，不牽世用，喜爲二韻詩，辭調清警，雋永可味。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陳堯佐》　白首回想及第初，淋漓堆墨八分書。亭名佚老娛詩酒，時有名花慰索居。

邱晉成《論蜀詩絕句》　駿烈崇宏四海知，《野廬》《遣興》屢摛辭。恨渠貞石刊神道，但述生平二韻詩(陳文惠詩有《野廬》、《遣興》等編。李淑撰神道碑，但云生平能爲二韻小詩，其子深憾之)。

分論

《題朝元閣》　《青箱雜記》卷五：臨潼縣華清宮朝元閣，題者亦多，唯陳文惠公二韻尤爲絕唱，曰：「朝元高閣迥，秋毫無隱情。浮雲忽以蔽，不見漁陽城。」

《題雲泉觀》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八引《倦遊雜錄》：臨潼縣靈泉觀，即唐之華清宮也，自唐迄今，題詠者不可勝紀。【略】本朝張文定、陳文惠洎前進士楊正倫三篇，雖詞非綺靡，而義理可取。【略】文惠詩曰：「百首新詩百意精，不尤妃子即尤兵。爭如一句傷前事，都爲明皇恃太平。」【略】皆爲知音所賞。

《古寺偈》　《青箱雜記》卷一〇：陳文惠公亦悟性理，嘗至一古寺，作偈曰：「殿古寒爐空，流塵暗金碧。獨坐偶無人，又得眞消息。」

《吳江》　《溫公續詩話》：陳文惠公堯佐能爲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又嘗有詩云：「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詩家零落景，采拾合如樵。」《中山詩話》：陳文惠善爲四句詩，在江湖有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略】。」《升菴詩話》卷七：陳文惠公堯佐《吳江》詩云【略】。後人於此地立鱸香亭，和者計百餘人，皆不及也。噫，此詩尚敢和耶？又《碧瀾堂》詩云：「苕溪清淺霅溪斜，碧玉光涵一萬家。誰向月明中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二詩曲盡東南之景，後之作者無復措手。

《記烏君事》　《東觀餘論》卷下黃伯思《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待烏君之禮，足以厚交朋初終之契；傳烏君之書，足以抑時人詭躁之求。論是詩，

則淳深雅淡，可以聞其言而知其德；觀是筆，則端莊遒婉，可以見其迹而推其心。

《後園十絕句》《風月堂詩話》卷下：陳文惠以使相守鄭日，嘗有《後園十絕句》，其間一聯云：「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議者謂「風枝鳥夢搖」之語極工，惜所對不相稱耳。吾鄉人汪愷伯強易「雨網蛛絲斷」爲「霜葉螢光濕」，工詩者往往多愛之。

《林處士水亭》《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此爲林和靖作，不可不取之，時一觀，以想其所居也。　紀昀評：「好景」句，勢須一振，補盡挂漏之景。敷衍無味。

《遊湖上昭慶寺》《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此錢唐門外昭慶寺，今猶無恙，而南渡事業又已澌盡，讀此寧無感乎。第五句最幽美。　馮舒評：句句雅正。　紀昀評：三、四自然，五、六亦蕭散有致，惟結恨淺直。　許印芳評：「湖」、「山」總起，中間分承，結句拓開，章法極老成。紀批「結恨淺直」，愚謂病在「莫問」、「肯暫」四字，「林間」太泛，亦未能收到「寺」字。因爲易作「幾許紅塵事，安禪耳不聞」。

《青箱雜記》卷七　江南李覯，通經術，有文章，【略】嘗作詩曰：「人言日落是天涯【略】。」識者曰：「觀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恐時命不偶。」後竟如其言。又陳文惠公未達時，嘗作詩曰：「千里好山雲乍斂，一樓明月雨初晴。」觀此詩意，與李君異矣。然則文惠致位宰相，壽餘八十，不亦宜乎！

《一瓢詩話》　司馬溫公稱陳堯佐「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爲佳。余謂小巧而已。

傳記

歐陽修《文惠陳公神道碑銘并序》　自公五世以上，爲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於閬州之西水，遂爲西水人。【略】(公)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勾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其仁足以庇民，智足以利物，忠足以事上，誠足以信於人。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於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略】。」公十典大州，六爲轉運，常以方嚴清肅蒞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略】多慕韓愈爲文。與修《眞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於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於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於家。公居家以儉約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略】銘曰：陳氏高節，在污全潔。閟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啓之。英英

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於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隆平集**》**卷五**《**陳堯佐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四**《**陳堯佐傳**》（存目）

《**宋史**》**卷二八四**《**陳堯佐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中山詩話**》 公喜堆墨書，遊長安佛寺題名，從者誤側硯污鞋，公性急，遂窒筆於其鼻，客笑失聲。若皇甫湜怒其子，不暇取杖，遂齕臂血流。

又 文惠年六十餘，纔爲知制誥，其後遂至眞宰使相致仕。文惠喜堆墨書，深自矜負，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與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黑漆大飯牀，長五六尺許，石取白堊，橫畫其中，可尺餘，而謂陳曰：「我頗學公堆墨字。」陳聞之歡甚。石顧小吏二人舁飯牀出，曰：「我已能寫口字。」陳爲悵然。

《**澠水燕談錄**》**卷二** 陳文惠將終前一日，自爲墓誌曰：「有宋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道號知餘子。年八十〔二〕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備，歸息於先秦國大夫、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四** 陳文惠堯佐，端拱元年程宿下及第，止二十八人。時公兄弟先登第，舉族貧，時俱未仕，父省華尚爲小官，家極貧。魏野以詩賀之曰：「放人少處先登第，舉族貧時已授官。」

又卷五四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筆力勁健，能爲文字，謂之堆墨八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迹。世或效之，而莫能及也。

作品本事

《**湘山野錄**》**卷中**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眷倚之重，久之不允。他日復叩於便坐，上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堅之，申公遂引陳文惠堯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臣，則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鎭靜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後文惠公極懷薦引之德，無以形其意，因撰《燕詞》一闋，攜觴相館，使人歌之曰：「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翩又見新來燕。【略】爲誰歸去爲誰來，主人恩重朱簾捲。」申公聽歌，醉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文惠應曰：「莫愁調鼎事無功。」老於嵒廊，醞藉不減。

《**玉壺清話**》**卷二** （朱昂）晚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謝於殿門外。【略】時吳淑贈行詩【略】，及陳文惠公堯佐「部吏百函通爵里，送兵千騎過荆門」之句。凡四十八篇，皆警絕一時。

《**中山詩話**》 陳文惠堯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歧路遊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構亭號「佚老」，後歸政者往往多效之。

《**錦繡萬花谷**》**首集卷三六** 陳堯佐文惠公謫官潮州，惡溪有鱷魚食人，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

《**雲齋廣錄**》 陳文惠堯佐退居鄭下，張退傅知西京，以姚黃魏紫及酒惠文惠，答詩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倦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

著錄

歐陽修《**文惠陳公神道碑銘并序**》 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

《**隆平集**》**卷五**《**陳堯佐傳**》 有文集三十卷，又有《潮陽編》、《野廬編》、《遣興策》、《愚丘子》。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陳文惠《愚丘編》三卷（陳堯佐）。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陳文惠《愚丘集》二卷、《潮陽編》一卷。【略】集皆自有序。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陳文惠公《愚丘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陳堯佐《愚丘集》二卷，又《潮陽新編》一卷。

藝文

魏野《贈長安知縣陳堯佐》　少作長安宰，尋常似隱夫。琴書家慣有，杖印客疑無。錦水心雖役，圭峰眼不辜。閑簽歸業狀，貧典舊山圖。酒爲廉猶斷，棋因讓忽輸。即看職鴈序，相繼在蓬壺。

又《依韻和長安龍圖陳學士登熙熙臺二首》　鶉野龍圖陳學士，迎秋登眺稱英奇。一聲玉管風流處，百尺金臺雨霽時。雲近上清爭縹渺，山連太白鬬參差。碧紗他日裁多少，籠得園園寺寺詩。　臺號熙熙倚半空，新秋景好與春同。朱衣吏列登臨處，百二山河一望中。

范仲淹《祭陳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相、太子太師、贈司空、侍中陳公之靈：惟公挺生聖時，素懷偉志。高文醇醇，得聖賢之粹；大節落落，鍾公輔之器。出處三朝，周旋五紀。入調鼎鼐，叶太平之治；出仗旄鉞，當夾輔之寄。忠勞罄宣，踐揚備至。念始終兮覆簣，謝崇高兮脫屣。冠東朝之極品，訪《南華》之深旨。百辟所瞻，五福具美。大數奄終，高風不墜。搢紳仰其遺範，子孫光其餘懿。某行役邊隅，阻趨哀次。望音徽而斷絕，想老成而感涕。尚饗！

宋祁《文惠陳丞相》　巖廊號元老，禮數盛中台。萬石父子貴，八元兄弟才。新詩玉可扣，奇隸鵲爭回。今日看碑字，眞緣灑淚來。

雜錄

司馬光《答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古書》　前歲公廙校正先集，欲刻板摹之，廣傳於世。光幸以鄰居，公廙每有一事未明，一字未正，必垂訪問。苟淺學所能及者，未嘗敢有隱也；所不能及者，亦不敢質而闕之，請公廙訪諸能者。此特磨研編削之比耳。

《金石續編》卷一五黃仲通《刻陳堯佐惠州野吏亭詩序》　故相國潁川公咸平二年以太常丞典惠陽郡，酷愛其四顧谿山，景物尤勝，創亭于城之上，目曰「野吏」，作五言十韻律詩一章。天聖十載，以給事中入參大政，復作五言小詩二章寄題是亭。未幾寵加聖注，位正台席。時或接賓翹館，論及奇勝，必以惠州野吏亭爲稱，足見相國眷眷介懷于茲矣。與夫昔賢刺宣城郡，架層構于百雉，觀疊嶂于四垂，其尚奇之心一也。皇祐五年，仲通假守茲郡，治亭舊基，以前之□章第刊于石，庶乎來者知亭之興自陳相國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七　張文潛云：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此「香」字。魚未爲羹胾，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

《能改齋漫錄》卷五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鄉」，言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未爲羹胾，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以上張右史耒說。然仁宗朝治平丙午所編《松江集》，有《鱸鄉亭》等詩。其亭，尚書屯田郎中林肇所立也，其叙云：「肇頃過松陵，讀陳丞相留題，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嘗諷味之。去年秋，作亭江上，差有雅致，因取其句中「鱸鄉」二字爲亭名焉。詩云：「膾鱸珍琢是吳鄉，丞相嘗留刻琰章。」」云云。張先子野詩云：「霓舟忽艤鱸魚鄉，槎閣欲凌雲漢域。」又云：「但怪鱸鄉一旦成，分卻松江半秋色。」乃知標亭以「鱸鄉」久矣。以「鄉」爲「香」，其誤甚明。

《野客叢書》卷七　張文潛云【略】。僕謂作者正不必如是之泥。劉夢得詩曰「湖魚香勝肉」，孰謂魚不當言香邪？但此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之說既已失之，而周知和乃復強牽引蘇黃二詩以證鱸魚香之說，且謂「芼以薑橙，往往馨香遠聞」，其見謬甚，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鱸魚香」字比「鱸魚鄉」甚覺氣味長。更與識者參之。

《蜀藻幽勝錄》卷三閻蒼舒《將相堂記》　嘉祐、治平之間，風俗之美，人材之盛極矣。其間光明碩大、雄傑豪俊、以德業聞者，固不可勝記。若其資兼

文武，出入將相，如富、韓、范、歐形于慶之詩者，可謂艱哉。求之吳、蜀，閩中陳氏亦其一也。陳氏世有閥人，自秦國公省華始仕于朝，爲諫議大夫，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其積功累德，蓋有自來。至公之三子後先舉進士，仲居甲科，伯、季皆爲第一，由是名震天下。堯叟姿貌彊力，奏對明辨，久典機密，靡不淹究，官至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堯佐歷事太宗、眞宗，輔相仁宗，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小大，所至必聞。雖爲丁晉公所忌害，終不能屈，出入中外，以至于相。堯咨性豪善射，大內官至學士，補外輒居要藩。終于武信軍節度使。三子已貴，時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皆列侍左右，客不安，求去，公曰：「此兒子輩耳。」故下皆以陳公教子爲法，以陳氏世家爲榮。伯、季皆年逾六十，獨仲年八十二。父子兄弟仕皆同朝，內外孫曾合一百一十人，而仕于朝皆以才稱，可謂盛矣。

洪湛

《新安文獻志》卷九四王珪《洪比部湛傳》 洪比部湛，字惟清，昇州上元人。曾祖勳，南唐崇文館直學士。祖壽，桐城令。父慶元，獻書李煜，授奉禮郎，補新喻令。歸宋，至寃句令。湛幼好學，五歲能爲詩。未冠，錄所著十卷爲《齠年集》。舉進士，有聲。雍熙二年，廷試見黜。眞宗既賜進士梁灝以下百七十九人第，翌日，詔殿前不合格及南省不奏名進士內文采可取者，令再試。帝復御崇政殿，內出《庭燎賦》、《淡交如水詩》，得湛以下七十六人，并賜及第，以姓名附本等。湛以文采遒麗，特升第三人，解褐歸德軍節度推官。召還，授右拾遺、直史館。端拱初，通判壽、許二州，歸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宋沆，伏閤請立許王元僖爲儲貳，太宗怒。時沆坐呂蒙正親黨，已出爲宜州團練副使。上因語近臣曰：「儲副，邦國之本，朕豈不知？但近世澆薄，若立太子，即東宮僚屬皆須稱臣，官職聯次，與上臺無異，人情深所不安。此事朕自有時爾。」湛坐削職，出知容州，黃裳知邕州，拯知端州，沆知靖州，世則知蒙州。容之戍卒謀竊發者，湛偵知，亟斬之。再遷比部員外郎，知柳、舒二州。咸平二年召還，命試舍人院，復直史館。是秋，命與閤門祇候韓紹輝使荆湖，按視民事，條奏利病甚衆。還判三司都磨勘，知制誥，又與王欽若同知貢舉。未幾，同修起居注。時議城綏州，邊臣互言利害，遣湛與閤門祇候程順奇同往按視。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召營葺，終以勞人罷之。湛美風儀，俊辨有材幹。凡五使西北議邊要，眞宗有意擢任，顧遇甚厚。曲宴苑中，賦賞花詩，不移晷以獻，被褒賞。初，任懿以銀二百五十兩賂王欽若，登第，後被告。上方顧欽若厚，懿更云湛，湛使陝西還而獄已具，坐流儋州。官收湛贓，家無所有。湛素與梁灝善，假灝白金器以輸官。六年，會赦移惠州，至化州卒，年四十一。湛時一子偕行，甚幼，州以聞，特召賜錢二萬，官爲護喪還揚州。因召命官配流嶺外而沒者，悉給緡錢，聽其歸葬，如親屬幼穉者，所在遣牙校部送之。湛有集十五卷。

《宋史》卷四四一《洪湛傳》（存目）

李宗諤

論述

柳開《與李宗諤秀才書》 去年春在貝州，有幕吏劉去華【略】，即數數稱足下行事不類于貴家子，【略】耽學好文，文之辭章卓異峻拔。居其家，相國多器之，與士大夫群進後生遊，衆必推尚。開當聞之時，誠欲識足下面耳。今年春，過京師，托進士崔景言之于足下。開所志者，願與足下爲一時之交，非求媚也，直欲與足下使世稱謂歎美，以道相得耳。中執憲趙公在魏時，開于今夏中日得奉于左右，常言足下爲今時之俊人偉才，將特薦進于上【略】。數日前，崔秀才袖足下文一軸及《永泰門義井銘》右本一篇見貺，讀之竟日，知稱詠足下者不爲謬矣。足下之文雅而理明白，氣和且清，眞可貴也。足下若不廢于學，勤勤然，即至于道，其不難矣。名稱祿位，必由己立，十數年外，可與（范）杲爲敵耳。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

十年，所聞文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李宗諤、李建中【略】，皆當時儕流。【略】李宗諤《春郊》云：「一溪晚流浮鸂鶒，萬樹春紅叫杜鵑。」《蘇承旨》云：「金鑾後記人爭寫，玉署新牌帝自書。」

《**青箱雜記**》**卷一**　（李昉）有子宗諤，仕至翰林學士，篇什筆札，兩皆精妙。

《**南朝**》《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尾句絕妙，隋煬帝爲晉王，從賀若弼等下江南，既而荒淫于江都，恍惚月下見陳後主。陳、隋喪亡，相尋一轍，不以德競，而以力勝，俱亡而已。　馮班評：此首好。　陸貽典評：李詩以議論運古事。　趙熙評：規橅義山，得其一體。《載酒園詩話・李宗諤》　此詩組練不及錢、劉，惟末句發所未發。

傳記

《**宋史**》**卷二六五**《**李宗諤傳**》　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恥以父（昉）任得官，獨由鄉舉，第進士，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祕書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先是，後苑陪宴，校理官不與，京官乘馬不得入禁門。至是，皆因宗諤之請復之，遂爲故事。眞宗即位，拜起居舍人，預重修《太祖實錄》。從幸大名，上疏曰【略】。遷知制誥，判集賢院，纂《西垣集制》，刻石記名氏。嘗牒御史臺不平空，中丞呂文仲移文詰之，往復再三，宗諤執言兩省故事與臺司不相統攝者凡八。事聞，卒如宗諤議。景德二年，召爲翰林學士。是秋，將郊，命判太常大樂、鼓吹二署。先是，樂工率以年勞遷補，至有抱其器而不知聲者。宗諤素曉音律，遂加審定，奏斥謬濫者五十人。因修完器具，更署職名，條上利病二十事，帝省閱而賞歎之。事具《樂志》。又著《樂纂》以獻，命付史館，自是月再肄習焉。時諸神祠壇多闕外壝之制，因深塹列樹以表之，營葺齋室，舊典因以振起。屬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詔宗諤爲館伴使，自郊勞至飲餞，皆刊定其儀。大中祥符初，從封泰山，改工部郎中。二年，始建昭應宮，命副丁謂爲同修宮使。三年，知審官院。屬祀汾陰后土，命爲經度制置副使，同權河中府事。禮成，優拜右諫議大夫。嘗侍宴玉宸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又曰：「翰林，清華之地，前賢敭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爲之，必周知也。」宗諤嘗著《翰林雜記》，以紀國朝制度，明日上之。宗諤究心典禮，凡創制損益，靡不與聞。修定皇親故事、武舉武選入官資叙、閤門儀制，臣僚導從、貢院條貫，餘多裁正。五年，迎眞州聖像，副丁謂爲迎奉使。五月，以疾卒，年四十九。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唯昉與曹彬家爾。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既厚賻其家，以白金賜其繼母，又錄其子若弟以官焉。初，昉居三館，兩制之職，宗諤不數年，皆踐其地。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禮兼盡。與弟宗諒友愛尤至，覃恩所及，必先群從，及歿而己子有未仕者。程宿早卒，有弟無所依，宗諤爲表請於朝而官之。勤接士類，無賢不肖，恂恂盡禮，奬拔後進，唯恐不及，以是士人皆歸仰之。宗諤工隸書。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嘗預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談錄》，並行于世。

《**隆平集**》**卷四**《**李宗諤傳**》　（存目）

《**東都事略**》**卷三二**《**李宗諤傳**》　（存目）

紀事

《**湘山野錄**》**卷上**　咸平中，翰林李昌武宗諤初知制誥，至西掖，追故事獨無紫薇，自別野移植。聞今庭中者，院老吏相傳猶是昌武手植。晏元獻爲賦於壁曰：「得自莘野，來自召園。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觀茂悅於懷舊，指蔽芾以思人。」

《**青箱雜記**》**卷一**　太宗朝，（宗諤）嘗以京官帶館職赴內宴，閤門拒之。宗諤獻詩曰：「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覩赭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蓋宗諤嘗舉進士，御試下第，故詩因及之。太宗即時宣召赴坐，後遂爲例，雖選人帶職，亦預內宴，自宗諤始也。

又卷三　集賢有直院，有校理。端拱初，以李宗諤爲集賢校理，淳化初，以和嶩爲直集賢院，則本朝直集賢、校理，自和嶩、李宗諤始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鮮于伯圭集》一卷。右皇朝鮮于瓊字伯圭，閬中人。文章爲一時之冠，累舉不第，嘗作《摳愁詞》，時人稱之。李宗諤贈詩云：

「漢殿無人薦揚子，滿朝空誦《揠愁詞》。」後與宗諤同年登科，名列第四。

《**宋史**》**卷四四〇**《**錢熙傳**》 雍熙初，（熙）攜文謁宰相李昉，昉深加賞重，爲延譽於朝，令子宗諤與之遊。

《**宋朝名畫評**》**卷三** 太宗朝參政蘇公易簡得筌所畫《墨竹圖》，李公宗諤見之，賞其神異，作《黃筌竹贊》。

藝 文

王禹偁《**賀李宗諤先輩除校書郎**》 祕省官清住帝鄉，春來春榜探花郎。未吟紅藥歸西掖，且看青衫侍北堂。射策更期揮健筆，騎驢猶得醉閑坊。同年佐邑應相羨，衣上芸香雜桂香。

雜 錄

《**皇宋書錄**》**卷中** 《書史》云：李宗諤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學其書。

《**書史會要**》**卷六** 李宗諤，字昌武，深州饒陽人。七歲能屬文，以隸書著名，而不免於重濁。故歐陽修嘗曰：「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世命之爲俗物矣。」此亦有激云爾。

梅 詢

論 述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聞文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後來之著聲者，如【略】錢易、梅詢【略】。梅詢《陰陵》云：「千里漢圍合，一夜楚歌聲。」

《**中山詩話**》 梅昌言出鎮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都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受聖知。【略】」梅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大喜之。

《**送夏鄭公出鎮長安**》 《中山詩話》：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送詩曰：「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時獨刻公詩於石。《詩藪》外編卷五：宋人用事，雖種種魔說，然中有絕工者，如梅昌言「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冠裳偉麗，字字天然，此用事第一法門也。惜其語與開元不類，蓋盛唐法稍寬耳。若元和諸子，劉中山伎倆最高，亦未見精嚴若此。而梅絕不以用事名，宋道所以弗競也。

《**楊太妃挽詩**》 《中山詩話》：景祐中，宋宣獻上《楊太妃挽詩》云：「神歸梁小廟，禮祔漢餘陵。」文士稱其用事精當。梅昌言詩曰：「先帝遺弓劍，排雲上紫清。同時受顧託，今日見升平。」雖不用事，意思宏深，足爲警語。

傳 記

歐陽修《**梅公墓誌銘**》 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眞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眞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眞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於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

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疏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副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群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爲詩。爲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眞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

王安石《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八《梅詢傳》（存目）

《宋史》卷三〇一《梅詢傳》（存目）

紀事

《歸田錄》卷二 梅學士詢在眞宗時已爲名臣，至慶曆中爲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鬱然滿室濃香。【略】故時人爲之語曰：「盛（度）肥丁（謂）瘦，梅香竇（元賓）臭」也。

《涑水紀聞》卷三 張開封云：梅侍讀詢晚年尤躁於祿位。嘗朝退過閤門，見箱中有錦軸，云：「胡則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視之，詢遠避之，而過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時人多笑之。孫器之云：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略】嘗牽馬將乘，撫其鞍曰：「賤畜，吾已薄命矣，汝豈無分被繡韉耶？」

《聞見近錄》 梅侍讀詢以文雅自任。久在侍從，忽求爲濠州。既被命，見先文正，文正曰：「何以求此？」曰：「聊以溫故耳。」文正曰：「特差一通判去，伴舍人讀書。」梅且去，怏怏益不平。未幾，差博士呂夷簡通判濠州，梅語人曰：「何處得箇呂夷簡來，也會讀書？」梅辭，文正適與王沂公同坐堂上，王因以梅語白，文正曰：「君善待呂公，呂公它日與王公同作相，舍人方作學士。」梅愈不平，王亦以爲過言。其後，王沂公、呂文靖同宰席，梅適除學士。

《侯鯖錄》卷七 梅詢侍讀，嘗從眞宗東封，因卜命於嶽神，夢三牛鬬於庭，有稱相公通謁者。雖異之，而不曉其兆。既而得濠梁守，州廨有三石牛。後呂許公夷簡以殿中丞來倅，詢見之，疑若所夢謁者，于是委遇至厚。不數年，許公大拜，梅爲發運使，按部至濠上，作詩寄許公云：「十五年前忝一麾，公餘嘗得預言詩。玉階步武爲霖早，雲路風波得志遲。浴鳳池深春蕩蕩，觀魚臺古草離離。重來故老休相問，請揭紗籠看舊碑。」

釋遵式

論述

《酬伉上人》《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中四句俱工雅。　紀昀評：三、四常語，五句僻澀，六句乃佳，七句未詳。

《贈智倫弟》《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紀昀評：此誤以「厭足」之厭爲

「厭惡」之厭。

傳記

釋契嵩《慈雲式公行業曲記》 法師諱遵式，字知白，本姓葉氏，臨海郡寧海人也。【略】十八落髮，二十納戒於禪林寺。明年，習律於律師守初。當時台之郡校方盛，諸生以法師俊爽，屢以詩要之業儒。法師即賦而答之，其詩略曰：「眞空是選場，大覺爲官位。」已而入國淸普賢像前，燼其指，誓習乎天台教法。【略】至道丙申之歲，法師結乎黑白之衆信者，按經習夫淨土之業，著書曰《誓生西方記》，復擬普賢益爲念佛三昧。師處寶雲更十有二載，未嘗持謁與俗人往還。【略】初，杭之人欲命法師西渡講法，雖使者往還歷七歲，而未嘗相從。及昭慶齊一者率衆更請，乃來，至是已十有二歲矣。先此，法師嘗夢在母之胎十二年，校其出台而入杭，乃其夢之效也。至杭，始止乎昭慶寺，講說大揚義，學者嚮慕，沛然如水趨澤。杭之風俗習以酒餚會葬，法師特以勝緣諭之，其俗皆化，率變葷爲齊，因著文曰《誡酒肉慈慧法門》，以正其事，其人至今尙之。【略】居無幾，而來學益盛。乃即其寺之東建日觀庵，撰《天竺高僧傳》，補智者三昧行法之說，以正學者。祥符之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至都，以其名奏之，遂賜紫服。尋復請講於壽昌寺。罷講，過舊東掖，謂其徒曰：「靈山乃吾卜終焉之所也，治行，吾當返彼。」尋授筆題壁爲長謠，以別東掖，還天竺。凡夏禁，則勵其徒共行金光明懺法，歲以七晝夜爲程。宮保馬公既老，益更奉佛，尤慕法師之言，遂爲著《淨土決疑論》，馬公鏤板傳之。逮王文穆公罷相撫杭，聞其高風，因李明州要見於府舍。既見，王公奇之，不數日，率其僚屬訪法師於山中，即命之講。乃說《法華》三法妙義，其才辯淸發，衣冠屬目。王公曰：「此未始聞也。」即引天台教之本末，欲其揄揚。王公唯然。尋奏復其寺，得賜天竺之名，王公書其榜，尊君命也。【略】會乾元節，王公以其道上聞，遂錫號慈雲。自是相與爲方外之遊益親，形於詩書者多矣。若其所著《圓頓十法界觀心圖》、《注南岳思師心要偈》之類，皆爲王公之所爲也。天聖中，公終以天台教部奏預大藏，天台宗北傳，蓋法師、文穆公有力焉。始，章獻太后以法師熏修精志，乾興中，特遣使齎金帛，而兩命於山中爲國修懺。遂著《護國道場之儀》上之，請與其本教入藏。天聖改元，內臣楊懷吉東使，又賜之乳香。臨別，楊以法師善書，求其筆迹，即書詩一闋與之，楊遂奏之。明年，又賜銀一百兩飯山中千僧。然其時之卿大夫，聞其風而樂其勝緣者，若錢文僖、楊文公、章郇公，他公卿益多，恐斥名，不悉書。法師閑雅，詞筆篇章有詩人之風。【略】然修潔精苦，數自燼其指，而存者一二耳。逮其持筆，書翰精美，得鍾、王之體。靈山秋霽，嘗天雨桂子，法師乃作《桂子》、《種桂》之詩。尙書胡公見而盛賞之，乃與錢文僖公賡之。【略】當天聖九祀之孟春，方講《淨名經》，未幾，顧謂其徒曰：「我昔在東掖亦講是經，嘗夢荆溪尊者室中授其經卷。及出視日，已歿矣。今者吾殆終於此講也。」一日，果與衆(決)〔訣〕曰：「我住台、杭二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意，時務私傳。今付講席，宜從吾之志。」即命其高第弟子祖韶曰：「汝當紹吾道。我持此爐拂，勿爲最後斷佛種人，汝宜勉之。」遂作《謝三緣》詩(謂謝絕徒屬、賓友、筆硯也)，命學者刻石示之。秋八月二十有八日，孑然入其寺之東嶺草堂，自晦也。明年十月之八日示微疾，不復用醫藥，命取嘗和晉人劉遺民《晦迹》詩，改其結句云：「翔空迹自絕，不在青青山。」使磨崖刻之。翌日之晚，復曰：「吾報緣必盡，敢忘遺訓乎爾曹耶？」益說法以勗其屬。及後日之晚，使請彌陀像以正其終。【略】至其夕之三鼓，奄然坐終。先此，法師自製其櫬曰「遐榻」而銘之。學者務奉其師之前志，必卧其靈體於遐榻。更七日，其形貌完潔如平昔。其壽六十有九，臘五十。

《續補高僧傳》卷三《遵式傳》（存目）

《新續高僧傳》四集卷三《遵式傳》（存目）

著錄

釋契嵩《杭州武林天竺寺故大法師慈雲式公行業曲記》 其文有曰《金園集》者，《天竺別集》者，曰《靈苑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天竺靈苑集》三卷、《採遺》一卷，錢塘僧遵式撰。

《近古堂書目》 宋板慈雲《靈苑集》。

《絳雲樓書目》卷三 宋板慈雲《靈苑集》。 宋板《慈雲法師詩集》。

張士遜

論述

宋祁《相國張公聽普印昕師彈琴詩序》 相國清河公鎮許昌之初載，師以領忘言之契，有命駕之行，閒其清靖，參以宴坐。心照云舊，法樂甚歡。於是乘艾夜之閑，投蘭言之隙，思有以音聲佛事，蕭散天弢，竦神承流，深根寧極者，莫尚乎絲桐之樂，乃進而御之。既一再行，相國洒然而喜，顧謂四坐曰：「夫聲援器至，器乃假合，和寓聲現，聲本虛空。若夫據太和以親琴，琴也特朽株枯木，自解脫而論法，法也皆駃月行舟。道要盡然，吾聽止矣。」因爲詩以貺師，其亂章有「彈意忘琴」之句，所以逗機爐雪，遁跡魚筌，彷徉大方，脗合眞際。【略】它日，予與觀焉，竊美公以左槐眞宰，回入佛乘，徑登之如此，【略】是用叙作者之意，以冠其篇云。

又《張文懿公士遜舊德之碑》 公于書史，多所泛覽。爲辭章深純典正，尤嗜詩，所得皆自然經奇，無所彫劌。故禮部尚書清河張詠許爲第一流。生平編次成十集，家丞錄五集以獻，遂秘禁中。信乎有德而又有言者歟。

傳記

胡宿《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公行狀》 令公本系清河，五世祖唐任刺史，因僑於漢南。【略】祖諱裕，字某，試金吾長史，嘗莅陰城監院，遂占數焉。後榜陰城曰軍，光化是也。【略】公生百餘日甫能啼，幼即穎特，習貫如素。及其長也，身長七尺，天骨峻擢，瞶然志量，莫挹其際。受經於嵩陽張恕先生。恕有道之士，見公學尚根本，行中儀矩，歎謂之曰：「子天機如法，未易可涯。」後與濟北戴國忠、廬陵歐陽慶學於鄧城。淳化初，本土勸駕，端圍覆試。於時取士，優先舊人，初詣公車者，臚傳報罷。公颺言曰：「襄漢人士，陶化尚少，必欲諷勸學者，乞從隗始。」占奏條暢，太宗聳然異之，即賜公第，解巾郎鄉薄，先墓在焉。初政有條，衆畏且愛。秩滿，除射洪長。【略】後除襄陽長，內艱不赴。除喪，趨冬集出許下。故內閣查公道時領漕京左，嘗更守蜀郡，高公射洪之政，館致累日，以書薦於楊文公大年。文公邃於風鑒，少所許可，一見大加器賞，便期以公輔，促公獻文闕下，自攜其副，介於執政。業有兪旨，行給試札。會有澶淵之幸，事從中寢。以薦例應格，除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邵武縣。【略】遷秘書丞，監在京折中倉，除御史臺推直官。楊文公薦才堪御史，兼除察視。【略】封禪汎恩，就除殿中侍御史。在江南歲餘，除侍御史，移廣南路轉運使。【略】西祀慶成，就除尚書兵部員外郎。被召入對，延見數四，言皆意合，去輒目送。以將漕之重，除河北轉運使，詔徙棣州，以避水害。【略】明年，主上出閤，高選僚友。召還，除戶部郎中，充壽春郡王友。【略】除昇王府諮議參軍。東宮既建，除右諫議大夫，兼太子右庶子。未幾，昇左同知審官院事。四年，兼太子賓客、知審刑院、判史館，兼樞密直學士，審官如故。【略】除公太子詹事，會靈觀判官，餘如故。五年，以本官拜樞密副使，尋遷給事中。皇初紹宅，三遷戶部、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充祥源觀使，竝居內密之職。六年，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罷相，遷刑部尚書、知江寧府。九年，來朝京，除定國軍節度使，鎮許下。十年，拜刑部尚書，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道之元，落成宮寢，職在使領。二年，遷兵部尚書，升冠宰席，兼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獻懿二后祔洛，以公充使，領護園陵。尋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景祐二年，有保釐西洛之命。五年，復以夏官尚書，升序上袞。寶元郊類，充大禮使。籌相儀之勞，進封郢國公。上方倚任舊德，挹仰耆訓，機務大小，一一咨決，公亦竭精盡慮彌補，察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自以儲帷階進，感會聖恩，思潔進退之分，全君臣之美，欲後世莫窺其間，於是七露章推言己意，求還時柄。天子憑賴，中旨批諭，有「公無困我」之歎。進見，乘間又懇懇乞骸。上亦感悟其言，閔勞職事，冊拜太傅致仕，進封鄧國公，許朝朔望及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都城出入，許施青蓋。師瞻主睠，終始尊顯。國朝宰相，自中書致仕，惟公一人而已。艾服官政，五十餘載，內修孝悌，以廣親親，外崇禮樂，以接天下。保誠任素，履中蹈和。【略】公學力之強，妙悟性理，寂默常照，疵吝隨遣，不使纖芥點於太清。以至歷四方、

經百物，神用無滯，機應不差。干將、莫邪，所至立斷；隋珠、和璧，未嘗自珍。初服小官，晚都大位，久幽不改常操，三入而無喜色。所謂器博用大，道周性全者也。【略】及得謝，神明克壯，旦起玩《易》，老閱《華嚴》諸品，與赤髭白足之士對談法要，得名教之樂，忘形役之累。城南賜園，殊爲名勝，暇日後車載客，相從文酒，雅題探賦，清篇賡屬，野興所適，或累日忘返。公綴文根道，尤邃於詩，峻整平淡，通有二體。登科日，嵩陽張先生以詩寄之，云「全篇合雅道，一舉得仙枝。」乖崖張尚書以雅道自處，少所推挹，嘗覽公詩，云：「巨峻如天設，看來字字精。功夫能到此，心意可知清。」酷愛張水部籍詩，嘗評之云：「語雖似近，思致清遠，淺於詩者，不足游其藩閾。」保釐西洛，有三游嵩少詩。及還政事，與故相宮師陳公角才聯唱，詩筒日至，搢紳多傳諷焉，況之劉、白。公嘗受詔，主作皇太子及寶元尊號二冊文，典厚深重，世稱名筆。撰集則有明道《籍田》、《謝廟》二記。箋註御集，譯潤經文，公咸預焉。文集十，曰《應制》，曰《春坊》，曰《舊帚》，曰《江嶺》，曰《許洛》，曰《歸政》，曰《過家》，曰《小集》，曰《雜文》，曰《表章》。內七集自作序冠其前。行書遒勁，毫法殊逸，尺牘所作，人競藏弆。歲時伏臘，太官珍甘，班賚兼優，勞問不絕。元會誕節，參綴宰聯，抃舞稱觴，百僚聳觀。龍光體貌，爲時元老。上嘗遣近璫持賜公飛白「千歲」二字，神毫奮迅，天然攸縱。公進長歌二百言稱謝，優詔賜答。模以琬琰，龕於西堂，翰林學士宋公子京爲之序。前後所賜宸翰積百餘軸，居常祕奉。公以乾德甲子九月二十一日生，於皇祐元年正月己酉晡後薨，年八十六歲。

宋祁《張文懿公士遜舊德之碑》（存目）

《隆平集》卷五《張士遜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五二《張士遜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一《張士遜傳》（存目）

紀　事

《青瑣高議》前集卷五　張丞相士遜，慶曆年懇上封章，乞還政柄，方許還第。一日，暫出遊近邑，惟一僕馭馬，一僕持傘。復歸，門吏訝其青蓋，詢問。丞相取門曆書一絕云：「因思山去看山回，軟帽輕紗入御臺。門吏何須問張蓋，兩曾身到鳳池來。」門吏以詩奏御。仁廟喜愛其詩意，特賜銀絹各百，中使傳旨云：「助卿遊山之費。」朝野榮之。

《青箱雜記》卷八　太傅張公，光化軍人，生百日，始能啼。襁褓中，喪其父母。少孤貧，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亦弗強，曰：「不然，亦位極人臣。」公以淳化三年孫何榜下及第，久困選調，年幾五十，始轉著作佐郎、知邵武縣。還朝，以文贊楊公大年，比三日，至門下，連值楊公與同輩打葉子，門吏不敢通，公亦弗去。楊公忽自窗隙目之，知非常人，延入款語，又觀所爲文，以爲有宰相器。未幾，薦爲御史，尋充壽春王友，由此附會，遂登台輔。【略】公性喜山水，宰邵武時，多游僧舍，至則吟哦忘歸。常至西庵寺，題詩曰：「西庵深入西山裏，算得當年少客遊。密密石叢盤小徑，涓涓雲竇瀉寒流。松皆有節誰青蓋，僧盡無心也白頭。欲刷粉牌書姓字，調卑官冗不堪留。」又公嘗至寶蓋巖寺，亦留題曰：「身爲冠冕流，心是雲泉客。每到雲泉中，便擬忘歸跡。況茲寶蓋巖，天造清涼宅。稅車官道邊，誰知願言適。」又公嘗沿牒至建寧縣，道洛陽村，而山路險峭窮絕，不可名狀，亦題二韻於村寺曰：「金谷花時醉幾場，舊游無日不思量。誰知萬水千山裏，枉被人言過洛陽。」仁宗篤師傅恩，遇公特厚，致政後，每大朝會，常令綴兩府班。公時已八十餘，而拜跪尚輕利，仁宗悅，乃飛白「千歲」二字賜之。公遽進歌以謝，優詔褒答，雖漢顯宗之遇桓榮，不是過也。

《邵氏聞見錄》卷七　邵州魏處士，高尚之士。張丞相士遜召之入都，不久告還，丞相有詩送之曰：「一片閒雲來帝里，歸飛不肯待秋風。」人皆榮之。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七引《古今詩話》　退傅張文懿晚春乘安輿出南薰門，繚繞都城，遊金明池，抵宿指宜春門。關吏捧牌請官位，書云：「閑游靈沼送春回，關吏何須苦見猜。八十老翁無品秩，三曾身到鳳池來。」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五引《倦遊雜錄》　張退傅相公與陳文惠公同秉政，張既以帝傅致政，有詩寄文惠曰：「赭按當年并命時，蒹葭衰颯倚瓊枝。皇恩乞與桑榆老，鴻入高冥鳳在池。」張公既退居，年七十八，有《除夜》詩：「八十光陰有二年，煙蘿門戶喜開關。近來無奈山中相，頻寄書來許綴班。」退傅以八十二歲薨，正八十有二之讖也。

藝文

范仲淹《和太傅鄧公歸遊武當見寄》 三提相印代天工，鄧國歸來耀本封。此日神仙丁令鶴，幾年霖雨武侯龍。酬恩定得祠黃石，談道須期會赤松。莫慮故鄉陵谷變，武當依舊碧重重。

又《即席呈太傅相公》 鳳池三入冠台鹽，致了昇平一品閑。白傅歌詩傳海外，晉公桃李滿人間。上都雲遠經時別，故國春濃幾度還。太史占天應有奏，壽星光彩近南山。

宋祁《祗答太傅鄧國張相公》 鴨陂清浪撼城隅，此地班春忝細書。琪樹老來拋禁省，玉繩低處認皇居。君軒戀結蕭蕭馬，客素愁憑六六魚。相閣裁章憐舊物，爲曾簪筆從雕輿。

雜錄

《談淵》 張鄧公士遜三入相，景祐五年與章郇公并命，已七十五歲。後二年，西賊叛命，寶元、康定之間，措置乖方，物議罪之，方引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別郇公云：「赭案當衙并命時，蒹葭衰颯倚瓊枝【略】。」邊輔咸知焉。當時輕薄少年改鄧公詩曰：「赭案當衙并命時，與君兩個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鶻露啼。」聞者無不大哂。

朱台符

《玉壺清話》卷四 朱台符，眉州人。俊邁敏博，少有賦名，與同輩課試，以尺度其晷，台符八寸而一賦已就。凡有所作文字，其雕篆皆類於賦，章疏、歌曲亦然。河西作梗，因上封事，其略曰：「且夫結之以恩者，彼必懷之；示之以威者，彼必畏之。若爾，則所謂繼遷者，自當革心而束手，款塞而旋庭矣。」又嘗爲數闋，其略曰：「歌遏雲兮慘容色，舞迴風兮腰一搦。」又曰：「蠻多而翠黛難成，望極而烏雲易散。當本深心兮牡丹，期到如今兮賜冰頒扇。」鄉人田錫嘗曰：「朱拱正一闋乃《閨怨賦》一首，只少『原夫』。」

《宋史》卷三〇六《朱台符傳》 朱台符字拱正，眉州眉山人。父賦，舉拔萃，歷度支判官，卒于殿中丞。台符少聰穎，十歲能屬辭，嘗作《黃山樓記》，士友稱之。及長，善詞賦。時太宗廷試貢士，多擢敏速者，台符與同輩課試，以尺晷成一賦。淳化三年，進士登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青州。召入直史館，賜緋魚，再遷祕書丞、知浚儀縣。咸平元年，與楊礪、李若拙、梁顥同知貢舉，俄以京府舊僚，擢太常博士，出爲京西轉運副使。時北邊爲梗，台符上言曰【略】。台符又自請往使，時論韙之。咸平二年春，旱，詔求直言。台符上疏，請重農積穀，任將選兵，愼擇守令，考課黜陟，輕徭節用，均賦愼刑，責任大臣，與圖治道。奏入，優詔褒答。入爲鹽鐵判官，改判戶部勾院，拜工部員外郎，換度支判官。景德初，鄭文寶爲陝西轉運，或言其張皇生事，徙台符代之，仍賜金紫。台符俊爽好謀，然頗以刻碎爲舉職。與楊覃聯事，覃頗欲因仍舊貫，台符則更革煩擾，議事違戾，交相掎奏，以不協聞，命御史視其狀。九月，徙台符知鄆州，覃知隨州。三年，召還，會執政有不喜者，復出知洪州，卒於舟次，年四十二。賜其子公佐同學究出身，賵錢二十萬。台符好學，敏於屬辭，喜延譽後進，有集三十卷。

唐異

范仲淹《唐異詩序》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名。西京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爲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于墨妙，一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故諭德崔公遵度，時謂善琴，爲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既沒，琴不在茲乎！」處士二妙之外，嗜于風雅。探幽索奇，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爲序焉。嘻！詩之爲意

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風于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覯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爲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于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奧，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詠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爲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孑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眞。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美，無苟怨。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騷雅之際，此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難，國風之正也。時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又《贈餘杭唐巽處士》 名動公卿四十秋，相逢仍作旅人遊。青山欲買難開口，白髮思歸易滿頭。厭入市廛如海燕，可堪雲水屬江鷗。故鄉知己方都督，千樹春濃種橘休（時胡侍郎守餘杭）。

林逋《和唐巽見寄》 騷人新遺畔牢詞，隱几微吟愧所知。幾欲尊前論款密，可能林下訪栖遲？

魏野《寄唐巽山人》 不見琴書友，相思二十秋。能消幾度別，便是一生休。未得雲迎步，還應雪滿頭。何時各攜杖，竟去會嵩丘。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唐巽詩集》一卷。

楊大雅

歐陽修《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略】府君幼失其父，不群諸兒【略】。及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匕筯。已而病其目，（母）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爲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秘書丞監在京商稅院，因奏《犀賦》，眞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入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爲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爲進取。其官業行己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有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略】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潁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既而一日并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媮竊爲文章，在位稍以爲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敕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虢略縣男，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大）隱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略】府君初名侃，後避眞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曰：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於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葬也塋於祖。

《隆平集》卷一四《楊大雅傳》 （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〇《楊大雅傳》 （存目）

《宋史》卷三〇〇《楊大雅傳》 大雅素好學，日誦數萬言，雖飲食不釋卷。【略】嘗因轉對，上《原治》十七篇。所著《大隱集》三十卷，《西垣集》五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卷。

曹汝弼

論述

綜論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曹汝弼《中秋月》 方回曰：歙之休寧松蘿山人曹處士，名汝弼，字夢得，【略】天禧、祥符間高蹈有聲，與林和靖、魏野、潘閬等善，詩亦似之。

弘治《徽州府志》卷九 曹汝弼，【略】有《海寧集》，舒職方雅嘗爲序，謂其體致高遠，有王右丞、孟處士之風骨。

分論

《中秋月》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方回評：此詩三、四，于中秋月亦奇也。 馮班評：好破。三、四殊劣。 查慎行評：三、四意好而辭未暢。 紀昀評：三、四求高而得笨，結太淺俗。

《喜友人過隱居》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此詩「禽」元作「琴」，予爲改定。 馮班評：「琴」不應云「歌」，改之是也。 三、四天然。 查慎行評：「園柳變鳴禽」，古詩。今改字仿此，然殊不佳。 紀昀評：改得是。 首尾四句似過友人隱居，而非友人隱居，或題有誤，再校。中四句晚唐小樣，而三、四較有自然之致。

《懷寄披雲峰誠上人》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第六句幽而有味。披雲峰者，古歙水西太平寺之別峰，下瞰郡城，北望黃山，至今有菴宇存焉。 紀昀評：僻而無味。 次句笨。 馮舒評：亦近唐人。

《再寄》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第五句「靜爲詩所役」，能言吟者之狀，凡吾曹能詩者皆然。 紀昀評：末句不甚了了。

《贈披雲峰岳長老》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此詩亦有唐味。 紀昀評：然是晚唐。 三、四頗入「武功」，五句太質，六句佳。 馮舒評：攜杖則可，「策杖」則相犯。

《贈僧》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宋詩之有唐味者，皆在眞廟以前三朝，此其一也。五、六淡而有味。 紀昀評：清灑無刻畫之習。

傳記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曹汝弼《中秋月》 方回曰：歙之休寧松蘿山人曹處士，名汝弼，字夢得。其先青州人，南唐時徙歙。詩一百五十首傳世，曰《海寧集》，舒職方雅爲序。中子屯田郎中矩登第，其後以進士仕者六人，以恩蔭仕數十人。贈職方員外郎。今曹君涇清，其九世孫。

《宋詩紀事》卷九《曹汝弼小傳》 汝弼字夢得，其先青州人，南唐時徙歙之休寧。祥符、天禧間高蹈有聲，與魏野、潘閬、林逋善。有《海寧集》。

丁謂

論述

綜論

王禹偁《送丁謂序》 主上躬耕之歲，僕始自長洲宰被召入見，由大理評事得右正言，分直東觀。既歲滿，入西掖掌誥，且二年矣。由是今之舉進士者，

以文相售，歲不下數百人。朝請之餘，歷鑒無怠，然有視其命題而罷者，有讀數句而倦者。或詩可采，其賦則無有也；或賦可稱，其文則無有也。能全之者，百不四五，況宗經樹教、著書立言之士乎？去年得富春生孫何文數十篇，格高意遠，大得六經旨趣，僕因聲於同列。間或曰：「有濟陽丁謂者，何之同志也，其文與何不相上下。」僕未之信也。會有以生之文示僕者，視之，則前言不誣矣。是秋，何來訪僕，既與之交，又得生之履行甚熟，且渴其惠顧於我也。今春生果來，并以新文二編，爲書以投我。其間有律詩、今體賦文，非向所號進士者能及也。其詩效杜子美，深入其間；其文數章，皆意不常而語不俗，若雜於韓、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讀之，不之辨也。由是兩制間咸願識其面而交其心，翰林賈公尤加歎服。是知道之尊人也，豈位也乎哉；學之富人也，豈貲也乎哉！今之不勤於道，不力於學，而望人之知者，宜視丁氏子之道何如哉！

又《薦丁謂與薛太保書》 有進士丁謂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師于六經，汎于群史，而斥乎諸子；其文類韓、柳，其詩類杜甫，其性孤特，其行介潔，亦三賢之儔也。先君嘗爲涇原從事，幼而侍行，故參政寶公撫頂歎異，以女妻之。偉乎寶公，能知人也如是。去年冬，攜文百篇遊輦轂下，兩制司言之，臣覽之振駭，僉謂今之舉公，未有出乎右者。僕與之遊甚熟，問其居則曰家潁川，問其業則曰衣食之具僅不給妻子。斯亦聖朝之遺賢，吾道之深耻也。且念世之服儒冠而得祿者，位至尚書，則月俸五萬，而給長幼者，三分有二，其下從可知矣，又安能哀王孫而知國士乎？至于分茅土，爲公侯者，僕又希識其面矣。唯閣下以名相之子，得大將軍官，而能市義禮賢，讀書好古，知丁謂者非侯而誰？是以裁書薦才，不遠千里。至止之日，幸解榻焉，勿使郭代公、于襄陽輩獨稱義于前代也。某白。

又《答丁謂書》 今謂之第一進士，得一中允，而欲與世浮沉，自墮于名節，竊爲謂之不取也。又謂吾之去職，由高亢剛直者。夫剛直之名，吾誠有之。蓋嫉惡過當，而賢不肖太分，亦天性然也。【略】謂吾高亢則無有也。何哉？吾爲主簿一年，奔走事縣令；爲縣令三年，奔走事郡守。郡守即柴諫議成務也，縣令即崔著作惟寧也，今皆存焉，可問而後知也。在三館兩制時，倍吾年者，皆父事之；長吾十年、五年者，皆兄事之。如是而謂之高亢，使吾如何哉！是蓋以成敗爲是非，以炎涼爲去就者說之云。當吾在內庭掌密命，親我者不曰子高亢剛直，將不容于朝矣；又不當面折某人邪，不當廷爭某事邪。及吾退而有是說，非知我者也。【略】謂之又謂韓吏部不當責陽城不諫小事，不當與李紳爭臺參，以爲不存遠大者。吾曰：退之皆是也。夫「守道不如守官」，《春秋》之義也。今不仕則已，仕則舉其職而已矣。【略】退之可謂當官而行，何強之有者也？謂之其少詳焉。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閱士大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後來之著聲者，如路振、錢熙、丁謂【略】。丁謂《和錢易》云：「珊瑚新筆架，雲母舊屏風。」《送章南安》云：「梅花過嶺路，桃葉渡江舡。」《章明州》云：「泣珠泉客通關市，種玉仙翁寄版圖。」《陳荆南》云：「楚呼夢雲鈴閣密，郢人歌雪射堂開。」

李覯《答李觀書》 彼孫、丁之文，舉人之雄者耳，其立朝不聞有所建明，而貽天下之禍，爲吾徒羞。

《歸田錄》卷一 丁晉公【略】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尤爲人所傳誦。

《宰輔編年錄》卷三宋綬《丁謂除參知政事制》 具官丁謂風猷茂遠，識慮幾深。蘊經國之懿文，負佐王之宏略。爰自奮庸昭代，席寵近班。總會府之利權，克臻豐阜；貳中樞之柄用，備罄謨明。繕秘館以成功，相鴻儀而振古。向者輟於鈞軸，授以麾幢，化洽勾吳，心馳象魏。爰赴追鋒之召，恭修執玉之儀。方且圖任舊勞，疇咨嘉話，復委代工之任，允資成務之才，升命秩於天官，峻寵章於堂陛。爰田眞食，併示優隆。

《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四宋綬《丁謂貶崖州司戶敕》 具官丁謂，早踐台司，備隆朝眷。曾靡圖於爲報，乃公肆於非心。昵彼妖巫，館於私舍，潛通詭計，假託神靈。與孽寺以連謀，幸先皇之違豫。將逞姦回之志，妄談禍福之端。屬朕纘臨，覬專威柄。僻違之狀，茲見於反常；毀譽之言，更彰於無上。比從罷免，猶示矜寬。既蒐慝之旋聞，且閱實而具在。背恩棄德，一至於斯，竄處遐方，實乃自取。可貶授將仕郎、守崖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

《隆平集》卷四《丁謂傳》 謂機敏有智謀，憸巧險詖亦鮮其儔。文字經目，雖千百言無遺忘。

《東都事略》卷四九《丁謂傳》 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比之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而謂占第四，自以與何齊名，耻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尚何言？」【略】謂逐寇

準，京師爲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丁謂）幼聰敏，書過目輒記不忘。善爲古文章，尤工詩什。儉巧險詖，世鮮其儔。

《四六話》卷上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鶴相在海外，效唐李嶠爲單題詩，一句一事，凡一百二十篇，寄洛中子孫，名《青衿集》，徐堅《初學記》之類也。貶所無書籍，而默記舊讀，歷歷不忘，且篇篇用李韵。又自序云：「謂三歲欲齒諸兄，行冠禮，祖母云：『汝能諷五七言詩數十章，當汝從。』至翌日能誦之，遂免總角。六七歲，侍祖母讀《華嚴經》，即解句讀，辨難字。十四五學業，爲前輩推賞，擢高第，登貴仕，皆早學之力。」又云：「家僕至，得珙書，筆札精麗，字字可愛。又得諸孫簡牘，各言日夕所學。知患難之門，不廢素業，曠然忘遷謫之意。」今之貴人，位望稍通顯，便放下書冊，子弟怙勢奢侈，爲不肖而已。鶴相處禍患遷謫，乃能以學自娛，又能以學勵其子孫，有過人者，不可以人廢言也。坡公《書》、《易》、《論語》注成於儋耳，胡明仲《讀史管見》作於新州，又非鶴相口耳記誦之學所及。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丁謂》　何當掉臂入天門，萬里朱崖夜聽猿。草解忘憂花解笑，晚來知命百篇存。

分　論

《謝啟》　《湘山野錄》卷上：丁晉公貶崖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秘監召還光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啓謝之，其略曰：「三十年門館游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其婉約皆此。

《南丘齋僧疏文》　《四六話》卷下：四六格句須襯者相稱乃有工，方爲造微。四字以喚下六字也，此四六之格也。【略】丁晉公南遷，作《南丘齋僧疏文》云：「補仲山之衮，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難調於衆口。」

《應制賞花釣魚詩》　《歸田錄》卷二：眞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群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眞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爲不及也。

《築毬》　《觀林詩話》：丁晉公《築毬》詩，世稱曲盡形容之妙。

《公舍春日》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近似白樂天體。　紀昀評：此評是。　三句粗疏。　馮舒評：亦是「崑體」，此獨清澈。　馮班評：此詩不作「崑體」。

《途中盛夏》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此福建道中事。「崑體」，三四工。　紀昀評：後四句疏散，尚不全是崑體。五、六合掌。　此係晉公南遷時所作，故有深思退閒之語。

《煎茶》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八方回評：堅留佳茗以待雪天，此一句無人曾道。尾句卻說不須飲酒，乃常例也。　紀昀評：細碎敷衍，未見佳處。「痛」字不雅。

《海外》　《冷齋夜話》卷五：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曰：『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讀東坡詩曰：「花非識面嘗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　《優古堂詩話》：《冷齋夜話》云【略】。然丁詩本取唐人徐振《雷塘》詩「花憶所爲猶自笑，草如無道更應荒」。《毛詩》「焉得諼草」，釋者以爲諼草可以解人之憂耳。今丁詩乃以草憂底事，何邪？然善論詩者，不當如此。　《五總志》：（丁謂）至南海，有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士大夫傳誦，服其精切；而識者譏誚，以爲所憂所笑，公心知之，而不覺形於歌詠也。

《優古堂詩話》　呂獻可誨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禹偁見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五　《洪駒父詩話》云：潘子眞爲予言，晉公詩「綠楊垂手舞，黃鳥緩聲歌」，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前緩聲》、《後緩聲》，故丁用之，其屬對律切如此。

《履齋示兒編》卷一〇　《洪駒父詩話》云：「綠楊垂手舞【略】」。予謂美則美矣，其如綠楊無手何？終不若下句意渾成。

傳記

《宋史》卷二八三《丁謂傳》　丁謂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三年，登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饒州。踰年，直史館，以太子中允爲福建路採訪。還，上茶鹽利害，遂爲轉運使，除三司戶部判官。峽路蠻擾邊，命往體量。還奏稱旨，領峽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會分川峽爲四路，改夔州路。【略】特遷刑部員外郎，賜白金三百兩。【略】居五年，不得代，乃詔舉自代者，於是入權三司鹽鐵副使。未幾，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景德四年，契丹犯河北，眞宗幸澶淵，以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提舉轉運兵馬巡檢事。【略】明年，召爲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上《會計錄》，以景德四年民賦戶口之籍，較咸平六年之數，具上史館，請自今以咸平籍爲額，歲較其數以聞，詔奬之。尋加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帝問以經費，謂對「大計有餘」，議乃決。因詔謂爲計度泰山路糧草使。初，議即宮城乾地營玉清昭應宮，左右有諫者。帝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論之。」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對告之，且不復敢言。迺以謂爲修玉清昭應宮使，復爲天書扶侍使，遷給事中，眞拜三司使。祀汾陰，爲行在三司使。建會靈觀，謂復總領之。遷尚書禮部侍郎，進戶部，參知政事。建安軍鑄玉皇像，爲迎奉使。朝謁太清宮，爲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帝賜宴賦詩以寵其行，命權管勾駕前兵馬事。謂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千本。還，判禮儀院，又爲修景靈宮使，摹寫天書刻玉笈，玉清昭應宮副使。大內火，爲修葺使。歷工、刑、兵三部尚書，再爲天書儀衛副使，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初，徙保信軍節度使。三年，以吏部尚書復參知政事。是歲，祀南郊，輔臣俱進官。故事，嘗爲宰相而除樞密使，始得遷僕射，乃以謂檢校太尉兼本官爲樞密使。時寇準爲相，尤惡謂，謂媒蘖其過，遂罷準相。既而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昭應宮使。周懷政事敗，議再貶準，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退，除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其後詔皇太子聽政，皇后裁制於內，以二府兼東宮官，遂加謂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而李迪先兼少傅，乃加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左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而謂意特以抑迪也。謂所善林特，自賓客改詹事，謂欲引爲樞密副使兼賓客，迪執不可，因大詬之。既入對，斥謂姦邪不法事，願與俱付御史雜治，語在《迪傳》。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罷謂爲戶部尚書，迪爲戶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進，即入中書視事如故。仍進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天章閣成，拜司空。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宗即位，進司徒兼侍中，爲山陵使。寇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王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既得旨，而謂潛結內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蓋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允恭倚謂勢，益橫無所憚。允恭方爲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謂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承明殿，召拯、利用等諭曰：「丁謂爲宰輔，乃與宦官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干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略】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之。德妙通款，謂嘗教言：「若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言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允恭數至請禱。及帝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崖州司戶參軍。諸子並勒停。【略】在崖州踰三年，徙雷州，又五年，徙道州。明道中，授秘書監致仕，居光州，卒。

詔賜錢十萬，絹百匹。謂機敏有智謀，儉狡過人，文字累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一言判之，衆皆釋然。善談笑，尤喜爲詩，至於圖畫、博弈、音律，無不洞曉。每休沐會賓客，盡陳之，聽人人自便，而謂從容應接於其間，莫能出其意者。眞宗朝營造宮觀，奏祥異之事，多謂與王欽若發之。【略】在貶所，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其所著詩幷文亦數萬言。

《**隆平集**》**卷四**《**丁謂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九**《**丁謂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孫公談圃**》**卷下**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爲書投府座，約商人曰：「汝必須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座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功多。」

《**中山詩話**》　眞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斗值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

《**青箱雜記**》**卷二**　（龔）穎自負文學，少許可，又談論多所折難。太宗朝知朗州，士罕造其門，獨丁謂贄文求見。穎倒屣延迓，酬對終日，以至忘食。曰：「自唐韓、柳後，今得子矣。」異日，丁獻詩於穎，穎次韻和酬曰：「膽怯何由戴鐵冠？祇緣昭代獎孤寒。曲肱未遂違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閑凭郡樓看。祝君早得文場雋，況值天階正舞干。」

《**東軒筆錄**》**卷二**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爲奸邪。及稍進用，即啓導眞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計。謂既爲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爲判官。一日，宴宮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盌注者，獻藝於庭，丁顧語夏曰：「古無詠盌注詩，舍人可作一篇。」夏即席賦詩曰：「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卻被旁人冷眼看。」丁覽讀變色。

又　丁晉公爲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盤舞於殿廡之上。及記眞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有仙鶴飛於宮上。及升中展事，而仙鶴迎舞前導者塞望，不知其數。又天書每降，必奏有仙鶴前導。是時寇萊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烏鴉數十飛鳴而過，萊公笑顧僚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爲玄鶴矣。」又以其令威之裔，而好言仙鶴，故但呼爲「鶴相」，猶李逢吉呼牛僧孺爲「丑座」也。

又卷三　（丁謂）後移道州，旋以秘書監致仕，許於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年，髭鬢無斑白者，人亦伏其量也。在光州，四方親知皆會，至食不足，轉運使表聞。有旨給東京房錢一萬貫，爲其子珙數日呼博而盡。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佛書，以沉香煎湯，時時呷少許。啓手足之際，付囑後事，神識不亂，正衣冠奄然化去。其能榮辱兩忘，而大變不怛，眞異人也。

《**夢溪筆談**》**卷九**　工部胡侍郎則爲邑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己，遂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唯此飲器，願以贐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公驟達，極力攜挽，卒至顯位。

《**龍川別志**》**卷上**　（丁）謂既復相，乃逐李公及其黨，正人爲之一空。將草《李公責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成，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罹此震驚，遂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邵氏聞見錄**》**卷七**　僧海妙者謂余言：昔出入丁晉公門下，公作相時，鑿池養魚，覆以板，每客至，去板釣鮮魚作膾，其餚饌珍異不可勝數。後自朱崖以秘書少監移光州，海妙往見之，公野服杖屨行山中，觀村民採茶，勞其辛苦，人不知爲晉公也。公與海妙相別曰：「吾不死，五年當復舊位。」後五年，趙元昊叛，邊事起，朝廷更用大臣矣。公無疾，沐浴衣冠，卧佛堂中而薨。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五**　《潘子眞詩話》云：（丁）晉公自朱崖內徙浮光，清逸尙幼，侍曾祖母壽安縣君歸寧，陶商翁其族侄也，亦自義郴來。晉公一日循江湄散步，見舡行，戲爲語曰：「舟移水面凹。」令諸甥對之，陶應聲云：「雲過山眉展。」丁以謂水實有面，眉以況山，虛實不等，當作「雲過山腰細」。規模雖出一時，不甚超卓，然前輩屬詞之切，敎導後生亦自有方。

《**中吳紀聞**》**卷一**　丁晉公。公諱謂，字謂之。家世於冀，其祖仕錢氏，遂爲吳人。公少負才名，先叔祖端公在鼎州日，公嘗贄文求見，因贈之詩曰：「膽怯何由戴鐵冠，祇緣昭代獎孤寒。【略】淳化三年，公登進士科，名在第四，與孫何俱有聲。當時王黃州有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合敎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略】天禧中拜相。仁宗即位，進司徒兼侍中，後爲章聖山陵使，擅移陵域，貶將仕郎、崖州司戶參軍。【略】徙雷州，移道州，復祕書監，光州居住。貶竄十五年，鬚髮無斑白者，人皆服其量。臨終，半月不食，焚香危坐，誦佛書，以沈香煎湯，時呷而已。【略】在海上對客，問：「天下州郡孰大？」客曰：「唯京師。」公曰：「朝廷宰相只作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衆皆大笑。歸葬華山。所居在大郎橋，號晉公坊，堂宇甚古，有層閣數間臨其後。予嘗至其第，與公之孫德隅游。德隅善篆，亦工於四六。

作品本事

《**湘山野錄**》**卷上**　（謂）自夔漕召還知制誥，《謝兩府啓》：「二星入蜀，雖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地。」後云：「謹當揣摩往行，軌躅前修。效謹密於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於謝傅，惟詠《蒼苔》。」

又卷下　丁晉公釋褐授饒倅，同年白稹爲判官。稹一日以片幅假緡於公云：「爲一故人至，欲具飧，舉篋無一物堪質，奉假青蚨五鐶。不宣，稹白謂之同年。」晉公笑曰：「是紿我也。榜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質具邪？懼余見撓，固矯之爾。」於簡尾立書一闋，戲答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太乖。五百青蚨兩家闕，白洪崖打赤洪崖。」時已兆朱崖之讖。

《**東軒筆錄**》**卷三**　丁晉公既投朱崖，幾十年。天聖末，明肅太后上仙，仁宗獨覽萬幾，當時仇敵多不在要地，晉公乃草一表，極言策立之功，辨皇堂誣搆之事，言甚哀切。自以無緣上達，乃外封題云：「啓上昭文相公。」是時王冀公欽若執政，丁自海外遣家奴持此啓入京，戒云：「須候王公見客日，方得當面投納。」其奴如戒。冀公得之，驚不敢啓封，遽以上聞。仁宗拆表，讀而憐之，乃令移道州司馬。晉公有詩數首，略曰：「君心應念前朝老，十載飄流若斷蓬。」又曰：「九萬里鵬容出海，一千年鶴許歸遼。且作瀟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朝。」天下之人，疑其復用矣。穆修聞丁有道州之徙，作詩曰：「卻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亦量移？」謂之失人心如此。

又　丁晉公至朱崖，作詩曰：「且作白衣菩薩觀，海邊孤絕寶陀山。」

《**四六話**》**卷上**　（丁謂）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還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雁，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霑春之望。」人亦哀之。

《**國老談苑**》**卷下**　丁謂爲侍中，嘗賦詩云：「千金家累非良寶，一品高官是強名。」未幾而籍沒資產，削免官爵，果符言志也。其中書時總領山陵事，李維在翰林，將授其親職爲挽郎，懇請于謂，曰：「更在陶鑄。」謂應聲曰：「陶鑄復陶鑄，齋郎又挽郎。」維對曰：「自然堪淚下，何必更殘陽。」未幾而謂敗。

《**雲莊四六餘話**》　丁晉公詩云：「屋可占烏曾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王元之《黃州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詩「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前輩不以爲嫌也。

《**宋四六話**》**卷一一**　丞相濟陽公丁謂夢懶瓚師訓以覺悟之理，及覺，憶夢之象，坐一山庵中，俾畫工圖之。其年丁貶崖州司戶，道經潭州，宿雲蓋山海會禪寺，因縱步，見一山庵歷歷如昔日之夢，訪彼僧，則曰南岳懶瓚大明禪師庵。嗟惋久之，遂捨白金五十兩建道場，供千僧，以答夢中之訓，自撰疏云【略】。

著　錄

《**東軒筆錄**》**卷二**　丁晉公至朱崖，【略】作《青衿集》百餘篇，皆爲一字題，寄歸西洛。又作《天香傳》，叙海南諸香。又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詩。又集近人詞賦而爲之序，及佗記述題詠，各不下百餘篇，蓋未嘗廢筆硯也。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丁給事集》四卷(丁謂)。又丁晉公《青衿集》三卷。

又《丁謂四六》二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丁晉公集》四卷。【略】集皆詩也。

《中吳紀聞》卷一(丁晉公)自遷謫,日賦一詩,號《知命集》。

《國老談苑》卷下(謂)至朱崖撰詩賦文論數十篇,號《知命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丁謂集》八卷。又《虎丘錄》五十卷、《刀筆集》二卷、《青衿集》三卷、《知命集》一卷。

藝文

柳開《贈諸進士詩并序》 開淳化二年夏歸自桂林,寄家于許州。抵京師,見諸進士之尤者,作詩贈之:今年舉進士,必誰登高第?孫傳及孫僅(孫傳改名何),外復有丁謂。【略】館中諸仙郎,綸閣賢三字。翰林四主人,列辟群英粹。奔騰走大名,溯轟天邑沸。【略】仰瞻爾數子,吾道終焉寄。

王禹偁《送丁謂之再奉使閩中》 繡衣直指東南夷,入奏風謠受聖知。持節又從三殿出,演綸還較一年遲。朝中謬拜推賢表,江畔空吟惜別詩。郡印喧卑文會少,爲君搔首落花時(予在西掖嘗舉謂之)。

宋庠《丁晉公故第東池上作》 薛縣高臺已半傾,碧波遺甃自盈盈。池蛙不辨興亡意,猶學當年鼓吹聲。

劉攽《過丁晉公舊園》 寧知陵谷變,遂見曲池平。喬木祇益老,儲胥空復情。廢墀盈疊蘚,頹榭迹微行。桑霍爲厚戒,千秋餘歎聲。

雜錄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六引《古今詩話》 丁晉公舊有園,在保康門外。園內有仙游亭、仙游洞,與道士劉遁往來。遁作《仙游亭詩》贈公云:「屢在仙游亭上醉,仙游洞裏杳無人。他時鳴鶴歸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公莫曉其詩。後公南遷,遁往見公於崖,方思其詩,知爲異人也。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 鶴相海外書,稱其子詞翰。陶商翁有《別丁珙》詩云:「風霜慈母衣中線,塵土先人壁後書。」珙乃鶴相之子,必好學者。

《四六談塵》 丁晉公謝表云:「補仲山之衮,雖罄一心;調傅說之羹,難諧衆口。」後人改云:「雖曲盡於巧心,終難諧於衆口。」

薛奎

論述

歐陽修《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眞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

傳記

歐陽修《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

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於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略】公爲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略】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爲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略】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爲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爲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爲助。公拜戶部郎中、直詔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爲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爲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略】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略】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略】平生所爲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於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薛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參於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告病還家。賵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納於墓門。

《**隆平集**》卷七《**薛奎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五三《**薛奎傳**》（存目）

《**宋史**》卷二八六《**薛奎傳**》（存目）

紀事

《**東齋記事**》卷三　薛簡肅公贊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句。馮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春》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者此也。」

《**東齋記事補遺**》　周式贊薛簡肅所業《庭松》詩云：「花前嫫母陋，雪裏屈原醒。」公大稱之。

《**邵氏聞見錄**》卷八　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爲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略】簡肅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耳。」時二宋公有大名，一見，與公爲布衣交。【略】嗚呼，簡肅公者，可謂知人矣。

《**宋朝事實類苑**》卷一六　明肅太后從謁太祖，【略】下詔服衮冕。諫疏交上，後宰相執議，俱不聽之。不得已，將誕告類。薛簡肅公以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又引《**東齋錄**》　仁廟朝，薛簡肅知開封府，一切以嚴治，人謂「薛出油」。其後知成都，歲豐人樂，隨其俗，與之遊嬉，作《何處春遊好》十首，自號「薛春遊」，欲換前稱謂也。

著錄

歐陽修《**薛簡肅公文集序**》　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文獻通考**》卷二三五　《薛簡肅公文集》四十卷，參知政事薛奎宿藝撰。

藝文

歐陽修《祭薛尚書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於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於家，而疾未病。若修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憖遺，公蔓忽然。其後二年，卒追前言。生死之間，以成公志。掛劍於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往則難期。惟其行己，敢言是師。有罪之身，竄逐囚拘。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尚饗！

林逋

論述

綜論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閱士大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布衣有錢塘林逋、縉雲周啓明。【略】林逋《湖山》云：「片月通蘿徑，幽雲在石床。」

范仲淹《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近代之陸龜蒙、陳陶，今朝雍丘邢敦、錢唐林逋，或執節堅介，或放詞雅遠，皆四方之聞人。奈何道未信於三公，名不熟於天子，及其收遺文，旌隱志，而始惜其難得。斯天下義士爲之長太息矣。

梅堯臣《和靖先生詩集序》 天聖中，聞寧海西湖之上有林君，嶄嶄有聲，若高峰瀑泉，望之可愛，即之愈清，挹之甘潔而不厭也。是時予因適會稽還，訪於雪中。其譚道孔、孟也，其語近世之文韓、李也。其順物玩情，爲之詩則平澹邃美，讀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辭主乎靜止，不主乎刺譏，然後知趣向博遠，寄適於詩爾。

《歸田錄》卷二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於畫，善爲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頗爲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爲句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爲人稱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繼者。

《隆平集》卷一五《林逋傳》 逋善行書，喜爲詩，其語孤峭清淡。

《青箱雜記》卷六 錢塘林逋亦著高節，以詩名當世，名公多與之游。天聖中，丞相王公隨以給事中知杭州，日與唱和，親訪其廬，見其頹陋，即爲出俸錢新之。逋乃以啓謝王公，其略曰：「伏蒙府主給事，差人送到留題唱和詩石一片，并創軒榮，以庇風日。衡茅改色，猿鳥交驚。夫何至陋之窮居，獲此不朽之奇事？竊念頃者清賢鉅公，出鎮藩服，亦常顧邱樊之側微，念土木之衰病，不過一枉駕，一式廬而已，未有迂回玉趾，歷覽環堵。當纓蕤之盛集，攄風雅之祕思，率以賡載，始成編軸。且復搆他山之堅潤，刊群言之鴻麗，珠聯綺錯，雕縟相照，輦植置立，賁于空林，信可以奪山水之清暉，發斗牛之寶氣者矣。」迨景祐初，逋尚無恙，范文正公亦過其廬，贈逋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又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

蘇軾《書林逋詩後》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綠。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奴販婦皆冰玉。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繞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逋臨終詩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言本無封禪書」），更肯悲吟《白頭曲》。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

李之儀《書林逋處士詩後》 西湖風物固不遷，但無和靖輩人物爾，覽之悵然。姑溪老農。

晁補之《跋林逋薦士書後》 余嘗出錢唐門，遵湖放北山，一徑趨崦，委曲深遠，菱芡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墓下，塵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

其棟間詩，徘徊彷徨，有羨慕也。吾師疾固，見耦而耕者曰：「不可與同群。」至點，鼓瑟希，則喟然歎曰：「吾與點。」士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天情自疏，莫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輓後來，欲其聞達，則反復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元豐五年七月十四日，晁補之記。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六引《冷齋夜話》 東坡愛西湖，詩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也相宜。」余宿孤山下，讀林和靖詩，句句皆西湖寫生，特天姿自然，不施鉛華耳。作詩書壁曰：「長愛東坡眼不枯，解將西子比西湖。先生詩妙眞如畫，爲作春寒出浴圖。」

又後集卷二八引《雪浪齋日記》 爲詩當飽參，然後臭味乃同，雖爲大宗匠者亦然。「月觀」、「橫枝」之語，乃何遜之妙處也。自林和靖一參之後，參之者甚多。

《巖下放言》卷上 蘇子瞻好謔，一日與客集，有論林和靖詩偶儷精切，如用古人，不獨取以相對，雖有姓名之字，亦欲相對。如「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年有衛青」之類。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逋）善行書，喜爲詩，其語孤峭澄淡。臨終作一絕曰：「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初無封禪書。」或刻石置之其墓中。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七 《蔡寬夫詩話》云：林和靖《梅花》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誠爲警絕，然其下聯乃云「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則與上聯氣格全不相類，若出兩人。乃知詩全篇佳者誠難得，唐人多摘句爲圖，蓋以此。大抵和靖詩喜於對意，如「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破殿靜披蘿臼古，齋房閑試酪奴春」之類，雖假對亦不草草，故氣格不無少貶。然五言如「夕寒山翠重，秋靜鳥行疏」，長句如「橋橫水木已秋色，寺倚雲峰更晚晴」，「煙含遠樹人家遠，雨濕春蒲燕子低」等，何害爲工夫太過。

陸游《讀林逋魏野二處士詩》 君復仲先眞隱淪，筆端亦自斡千鈞。閑中一句終難道，何況市朝名利人。

又《跋林和靖詩集》 和靖人物文章，初不賴東坡公以爲重，況黃、秦哉！若李端叔者，尤不足錄。讀竟，使人浩歎，書之，所以慰和靖于泉下也。

又《跋林和靖帖》 祥符、天禧間，士之文學名天下者，陝郊魏仲先、錢塘林君復，二人又皆工於詩。方是時，天子修封禪，告太平，有二人在，天下麟鳳芝草不足言矣。君復書法又自高勝絕人，予每見之，方病不藥而愈，方饑不食而飽。忽得睹上竺廣慧法師所藏二帖，不覺起敬立。法師能捐一石刻之山中，使吾輩皆得墨本，以刮目散懷，亦一奇事也。嘉泰甲子歲十二月丁卯，山陰陸某務觀書。

樓鑰《跋桑澤卿和林和靖詩》 和靖詩似其爲人，自然高勝，不特《梅花》爲絕唱也。澤卿一一細和，間有不能辨者，風度又可知。和靖《絕筆》一篇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陵異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此則不容和矣。

《碧溪詩話》卷二 和靖與士大夫詩，未嘗不及遷擢，與舉子詩，未嘗不言登第。視此爲何等隨緣應接？不爲苟難亢絕如此。

《貴耳集》卷中 詩句中有「梅花」二字，便覺有清意。自何遜之後，用梅花不知幾人矣。林和靖八首梅詩，惟「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可謂絕唱。

《該聞錄》 林逋隱士處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逋聞之投贄一啓，其文皆儷偶聲律之流，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文須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則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林逋兩失之。」

劉克莊《病後訪梅九絕》之一 和靖林間欸嗽時，一邊覓句一邊饑。而今始會天公意，不惜功名只惜詩。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五言尤難工。林和靖一生苦吟，自摘出十三聯，今惟五聯見集中，如「隱非秦甲子，病有晉春秋」、「水天雲黑白，霜野樹青紅」、「風回時帶笛，煙遠物藏春」，如「郭索」「鉤輈」之聯，皆不在焉。七言十七聯，十逸其三。向非有《摘句圖》傍證，則皆成逸詩矣。梅聖俞作集序，謂先生詩未嘗自貴，就輒棄之，所存百無一二，蓋實錄云。

《梅磵詩話》卷上 林和靖詩，好爲的對，雖人名亦取其字虛實色類相偶。如「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之類，人多稱其工。然侯白本非伶倫，以秀才入官，隋文帝嘗令於秘書省修國史，但好爲滑稽。《啓顏錄》亦稱其機辨敏捷。【略】世爲優者多附益之。故和靖以爲伶倫，誤也。

陳贊《正統重編西湖林和靖先生詩集序》 余少聞西湖林和靖先生《詠梅花詩》，其「暗香」、「疏影」之句，往往膾炙人口，意謂他作佳句必多，惜未得

全集觀之。【略】杭之西湖聞天下，而山水明秀，誠非他處所及，奈何在繁華富盛之區，畫舫絲竹之音自旦達暮，流連光景，沈酣聲色，其來舊矣。故凡游西湖而形諸題詠者，不過寫其歌舞燕賞之樂耳。雖昔東坡、樂天之賢，亦所不免，甚至以西子淡粧濃抹爲比。至若楊鐵崖之《竹枝詞》，則又鄭聲之尤者，是豈不爲西湖之累耶？今觀先生集中湖上諸作，興寄高遠，邃雅閒淡，寫景狀物，一出天趣之自然，使摩詰復生而筆之圖畫，未或過也。且無一語及繁華聲色之事，足爲湖山一洗塵俗之陋，於此可見先生胸中所存也矣。於戲！先生之生，實鍾湖山之勝，然非湖山之秀，不足以發先生之詩。天地之間長有此西湖，而先生之名與之長存，則其詩卷之長留天地間也，又何疑焉。

黃綰《林和靖詩集序》 余嘗讀西湖處士林逋詩曰：「山木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結小廬。」曰志肥幽遁，以孤山爲不足隱乎？及讀史曰：「逋詞澄淡峭特，既就稿，輒棄之。或謂當錄示後世，曰：『吾方晦躅，且不欲以此名一時，況後世哉！』」以今所傳，乃好事竊記者。曰是眞埋光剗采者之爲深矣乎？他書又曰：逋隱西湖，朝命守臣王濟體訪，逋聞，投啓贄其文以自炫，濟短之，止以文學薦，詔賜帛而已。嗚呼！是胡言行之殊致，逋將不得爲同文、仲先之儔與。【略】競則妒嫉，至妒嫉不已而毀言興，是以世士美懿，鮮或弗虧。雖聖人不免，獨逋也哉！且逋嘗不禮許洞，洞作譏訕，至今浮薄之口猶誦之，何傷也。君子惟求自立而已，不求自立而欲求人之無毀也難矣。雖然，由逋之迹以考逋之心，蓋亦違世不恭之流與。

《藝苑卮言》卷四 宋詩如林和靖《梅花》詩，一時傳誦，「暗香」、「疏影」，景態雖佳，已落異境，是許渾至語，非開元、大曆人語。至「霜禽」「粉蝶」，直五尺童耳。

王世貞《跋林和靖詩卷》 右和靖林處士君復手書七言近體五首，其語沖夷可詠，而結體尤峭勁。然有韻態，不作嵒嵒骨立也。蘇長公一歌，其推許此君至矣。然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留臺差少肉」二語，便是汝南月旦，何嘗少屈狐筆也？留臺者，李建中也，嘗分司御史臺。考之集稱西臺，以偶東野，尤當更稱耳。長公書法勻穩妍妙，風神在波拂間，而麗句層出，尤刺人眼。始錢唐人即孤山故廬以祀和靖，游者病其湫隘，因長公詩後有「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遂徙置白香山祠，與長公配，迨於今香火不絕。乃其遺蹟與長公同卷，價踴貴十倍。太史公有云：「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若君復者，抑何其多幸也歟！萬曆壬午嘉平月，吳郡王世貞謹題。

王世懋《跋林和靖詩卷》 世言林和靖先生字不如詩，詩不如人，然觀此卷亦自瘦勁有法。杜襄陽詩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豈先生謂耶？世人貴耳，若無坡翁詩，此卷當無以重價售者。第蘇長公去先生時代無幾，爲長歌題其卷後，推重至此，吾輩固當以坡翁增重，詎使重末而忘其本耶？若蘇書則又是其平生合作，余兄謂君復多幸，誠然誠然。萬曆丁亥春正月，吳郡王世懋書於奉常齋中。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 林君復名逋，集中古詩僅見一二。五言律雖出晚唐，而韻致音調可取，亦少斧鑿痕。七言律多晚唐刻削之語。七言絕可次五言律。

王應翼《林和靖詩集序》 尚論其世，誦其詩，靈骨慧心，悉露之楮墨，而一種寒氣逼人，泠泠然齒牙之沁也。淘滌於西湖千頃，清波且淪漪，全不作胥濤怒也。蕭疏恬澹，奪梅之神而領其趣也，故於梅有深契也。評者謂其渾合，無自矜意，出姚合上，非虛擬也。只今詠「夕寒山翠重」，《與文惠》之「嘉樹鶴庭寬」，知先生在咸平、景祐之際，矯如冥鴻，不受弋也，又奚以蒲輪爲輕重也。

張蔚然《萬曆本林和靖詩集叙》 宋咸平、天聖間，得一人曰林君復。時方逐諛封禪，獨飄然蜚遯，與嶺梅野鶴爲群。其詩慕彭澤之逸而氣不渾，倣襄陽之清而骨未勁，子瞻評云「詩如東野不言寒」，庶稍近之，大都吟壇弗甚擊節。余獨喜其生西湖不負西湖，如集中「山壑氣相合，且暮生秋陰」，「夕寒山翠重，秋淨鴈行高」，「青山連石埭，春水入柴扉」，「寒煙宿墟落，清月上林塘」，「樹叢歸夕鳥，湖影浸寒城」，「橋橫水木已秋色，寺倚雲峰正晚晴」，「簇簇菰蒲映蓼花，水痕天影蘸秋霞」，「春水淨於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得湖之色。「水風清晚釣，花日重春眠」，「早煙村意遠，春漲岸痕深」，「雲噴石花生劍壁，雨敲松子落琴牀」，「新溜迸涼侵靜語，晚雲浮潤上殘書」：得湖之韻。「林深喜見寺，岸靜惜移舟」，「山空門自掩，晝永枕頻移」，「半夜月欲落，千山人憶歸」，「氣色半歸湖岸柳，人家多上郭門船」：得湖之情。「雪竹低寒翠，風梅落晚香」，「鶴閒臨水久，蜂懶採花疏」，「拂水遠天孤榜晚，夾村微雨一犁春」，「橋邊野水通漁路，籬外青山見寺鄰」，「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得湖之趣。「湖上青山對結廬，

墳前修竹亦蕭疏。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對禪書」：得湖之神。蓋惟是封禪無書，蟬蛻時趨，鴻冥孤嶼，生斯死斯，洵樂只且，故曰得湖之神。子瞻所謂「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淥」，而永叔亦云「自逋之卒，湖山寂寥，無有繼者」。湖不負君，君亦不負湖哉！余夙願買一篷舠，往來西泠、葛塢間，靜眺朗吟，宿煙釣月，與君復締千秋盟。【略】萬曆癸丑中秋，張蔚然敘。

《戴酒園詩話・林逋》 林處士泉石自娛，筆墨得湖山之助，故清綺絕倫，可謂人與地兩無負也。惜帶晚唐風氣，未免調卑句弱，時有狐裘羔袖之恨。如《孤山寺》「破殿靜披靈臼古，齋房閒試酪奴春」，《峽石寺》「燈驚獨鳥迴晴塢，鐘送遙帆落晚汀」，語俱工。而「白公睡閣幽如畫，張祜詩牌妙入神」，「不會剃頭無事者，幾人能老此禪扃」，殊甚狼籍。然警處如「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返照未沉僧獨往，長煙如淡鳥橫飛」，「松門過水無重數，石壁看霞到盡時」，「五畝自開林下隱，一樽聊敵世間名」，「千里白雲隨野步，一湖明月上秋衣」，「煙含晚樹人家遠，雨濕春風燕子低」，眞一時之秀。（黃白山評：「以伶官爲伶倫，用字癡甚。且侯白乃佞幸之類，亦非伶官。」）《鶴》詩「春靜棋邊窺野客，雨寒廊底夢滄洲」，妙矣。永叔絕句曰：「樊籠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倦開。萬里秋風天外意，日斜閒啄岸邊苔。」便覺興趣更遠。

王士禎《跋林逋詩集》 和靖詩特工五言，如「晝巖松鼠靜，春棧竹雞深」，「水風清晚釣，花日重春眠」，何減昔人所舉「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耶？若詠梅「疏影」「暗香」之句，及「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一聯，七言惟此可稱絕唱。他殊不類，何也？

《帶經堂詩話》卷一二 東坡云：「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按林詩「疏影、暗香」一聯，乃南唐江爲詩，止易「竹」字爲「疏」，「桂」字爲「暗」耳，雖勝原句，畢竟不免偷江東之誚；如坡言，逋生平竟無一詩矣。然如「沙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晝巖松鼠靜，春棧竹雞深」，又《詠梅》「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皆不失佳句也。

《宋詩鈔・和靖詩鈔序》 其詩平澹邃美，而趨向博遠，故詞主靜正，而不露刺譏。梅聖俞謂詠之令人忘百事。大數搴王、孟之幽，而攄劉、韋之逸。歐陽文忠愛其《詠梅花》詩「疏影橫斜」一聯，謂前世未有此句。黃涪翁則以「雪後」、「園林」二語爲勝之。蓋一取神韻，一取意趣，皆爲傑句。然知歐陽之所賞者多，知涪翁之所賞者少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和靖詩集》四卷【略】。其詩澄澹高逸，如其爲人。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林）逋名列《宋史・隱逸傳》，雖聲華太著，未能鴻冥物外，脫屣世情，然視种放、常秩，終爲有別。故其詩修詞雅秀，頗有意於求工，而意境尚爲澄澹。

《雨村詩話》卷下 魏野、林和靖二家，皆宋逸民，詩雖不多，而沖淡有逸致。余嘗欲編二家詩爲一冊，不果。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林逋》 樓臺烟雨簇江城，占斷湖山處士名。爭誦暗香疏影句，何如籬落一枝橫。

《問花樓詩話》卷二 余少從家塾，舉林處士「風回時帶笛，烟遠忽藏村」句，比似老杜「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孰爲工拙？先廣文云：「少陵沈雄，處士清遠，各極其妙。」處士工書，和婉深勁，有晉人風韻，世人但愛其《梅花》詩，非知處士者。處士客臨江，有李諮者未遇時，處士云：「此公輔器。」比卒，諮罷三司，爲州守，與其門人素服臨七日，刻遺句內之壙中。种放終身不娶，處士亦然。放沒，朝廷錄其侄世雍同學究出身。逋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善人有後，信哉！

《靜居緒言》 逋仙孤高絕俗，故其詩格亦卓犖不群。時所傳誦者《梅花》之作，乃集中之次也。五言如「夕寒山翠重，秋靜雁行高」，「浤澄冷泉色，寫我清曠心」，「酒病妨開卷，春陰入荷鋤」，「寒烟宿墟落，清月上林塘」，「夕照前村見，秋濤隔嶺聞」，「疏鐘過淮口，一逕入雲根」，「春滿吳山樹，人登汴水船」，「鐘遠移齋候，香遲入定身」，「泉聲落坐石，花氣上行衣」，「風霜唐碣古，草木漢祠空」，「樹叢歸夕鳥，湖影浸寒城」，「石莎遲客晚，秋竹共蟬清」，「淨鹹生瓶暈，連陰長竹圍」等句，簡煉雋永，優入唐室矣。

《詩筏》 作詩必句句着題，失之遠矣，子瞻所謂「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如咏梅花詩，林逋諸人，句句從香色摹擬，猶恐未切；庾子山但云「枝高出手寒」，杜子美但云「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而已，全不粘住梅花，然非梅花莫敢當也。

焦袁熙《閱宋人詩集十七首・林逋》 耳熟孤山處士眞，歐黃二九賞清新。而今檢看諸篇什，一箇低檐矮屋人（林詩頗無高韻，「疏影」、「雪後」兩聯

外，佳者少矣）。

黃榮康《**夏日雜閱古今人詩集每綴一首・林和靖集**》　字字冰雕玉琢成，一生心性抱空靈。茅齋雪夜無人賞，喚醒梅花讀與聽。

吳用威《**讀宋人詩六首**》　長愛吾鄉林處士，解吟埋照酒醪中。沈冥自是承平福，何處青山著病翁？

弘曆《**正月十五日讀元遺山無題詩戲次其韻**》　癯梅自昔愛詩才，和靖爲妻未要媒。一夕春風啓東閣，伊家肥婢莫教來。

馬長海《**效元遺山論詩絕句四十七首**》　處士風流得靜因，扁舟搖蕩有閒身。水邊雪後眞消息，漏洩梅花萬古春。

《**宋詩精華錄**》**卷一林逋**《**自作壽堂因書一絕以志之**》**陳衍案**　和靖名句尚有：「鶴閑臨水久，蜂懶得花疏」，「蕭疏秋樹色，老大故人心」，「春水凈于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前巖數本長松色，及早歸來帶雪看」。其「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二句，不過小巧而已，開浙中南屏詩社厲樊榭、金冬心一派。

分　論

《**小圃春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中四句工不可言。　馮舒評：神宗以前（詩）眞不減唐。　紀昀評：「團」、「墜」二字有工夫。

《**夏日即事**》《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隱君子之詩，其味自然不同。五、六下兩隻詩眼，太工。　馮舒評：以一字爲詩眼，亦宋人盲說耳。紀昀評：此自虛谷看出，其實和靖詩不講琢字。　此種已純是放翁意思，再下，即後人滑調矣。　馮班評：結未妥。

《**秋日湖西晚歸舟中書事**》《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句句有滋味。　馮舒評：工緻。　紀昀評：三句「湖西舟中」，四句「歸」字醒，五句「晚」字、「秋」字俱到。

《**山村冬暮**》《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第六句尤佳。　紀昀評：惟此句野氣太重。

《**梅花**》（**吟懷長恨負芳時**）　黃庭堅《書林和靖詩》：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孫德之《題梅窗詩卷後》：和靖「疏影橫斜，暗香浮動」之句，播在人口，而涪翁稱賞，乃「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一篇。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和靖《梅花》七言律凡八首，前輩以爲孤山八梅。胡澹菴嘗兩和之，成十六首。山谷謂「水邊籬落忽橫枝」，此一聯勝「疏影」、「暗香」一聯。歐公疑未然。蓋山谷專論格，歐公專取意味精神耳。　馮班評：山谷專喜硬語，山谷論未精。　查晚晴評：歐、黃各賞一聯，由其性之所近，而出于中心之好，非比後人人黑我白，人甲我乙也。近來強作解事，多祖涪翁。余謂二聯神韻意趣具足，今人無二公之才識，不得妄爲軒輊。　馮舒評：次聯即玄英語意。腹聯不佳。　馮班評：次聯卻勝。　查愼行評：三、四兩句，不但格高，正以意味勝耳。　紀昀評：起句率，三、四實好，後四句不成詩。　《詩藪》外編卷五：「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本唐詩，易二字耳。雖頗得梅趣，至格調音響，略無足取。而宋人一代尊之，黃、陳亦無異議，何也？古今題梅，五言惟何遜，七言惟老杜，絕句惟王適，外此無足論者。　王士禎《戲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六首》：林際春申語太顚，園林半樹景幽偏。豫章孤詣誰能解，不是曉人休浪傳（王浣注：山谷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雲中下蔡邑，林際春申君」，「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不如「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也）。《宋詩精華錄》卷一：山谷謂「疏影」二句不如「雪後」一聯，亦不盡然。「雪後」聯寫未盛開之梅，從「前村風雪里，昨夜一枝開」來。「疏影」聯稍盛開矣，其勝于「竹影桂香」句，自不待言。

《**梅花**》（**幾回山腳又江頭**）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此詩卑鄙之甚。　次句俗。

《**梅花**》（**小園烟景正淒迷**）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七苕溪漁隱曰：王直方又愛和靖「池水倒窺疏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以謂此句於前所稱，眞可處伯仲之間。余觀此句，略無佳處，直方何爲喜之？眞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屋簷斜入一枝低」，王直方以爲可與歐、黃二公所喜之聯相伯仲，胡元任《漁隱叢話》猶不然直方之說。「終共公言數來者」，此一句當考。　紀昀評：王說是。　三、四高唱，全篇亦不稱。查愼行評：第六句題外着想，極高。　《歷代詩發》卷二三：三、四可與「疏

影」一聯并美。蓋彼以神韻見長，此以意趣爭勝也。

《**梅花**》（**宿鬻相黏凍雪殘**）《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查慎行評：「末上看」未詳。五、六墮入惡俗一派。　紀昀評：俗陋之極。和靖何至于此。

《**梅花**》（**孤根何事此柴荆**）《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半粘殘雪不勝清」，亦佳句也。　紀昀評：三句費解，四句好。結拙。

《**山園小梅**》（**衆芳搖落獨暄妍**）《溫公續詩話》：林逋處士，錢塘人，家于西湖之上，有詩名。人稱其《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曲盡梅之體態。　蘇軾《付過》：詩有寫物之功。【略】林逋《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也。　《陳輔之詩話》：詩家之工，全在體物賦情，情之所屬惟色，色之所比惟花。【略】林和靖《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近似野薔薇也。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歐陽文忠最愛林和靖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山谷以爲不若「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余以爲其所愛者便是優劣耶。此句於前所稱眞可處伯仲耳。而和靖又有詩云：「池水倒窺疏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　又卷九引《王直方詩話》：田承君云：王居卿在揚州同孫巨源、蘇子瞻適相會，居卿置酒曰：「『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林和靖《梅花》詩，然而爲詠杏與桃李皆可。」東坡曰：「可則可，但恐杏李花不敢承當。」一座大笑。　《許彥周詩話》：林和靖《梅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大爲歐陽文忠公稱賞。大凡《和靖集》中，梅詩最好，梅花詩中此兩句尤奇麗。東坡和少游《梅詩》云：「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僕意東坡亦有微意也。然和靖詩屬對清切，如《贈煅藥秀才》詩云：「鯤鵬懶擊三千水，龍虎閒封六一泥。」　《梁谿漫志》卷七：陳輔之云：「林和靖『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殆似野薔薇。」是未爲知詩者。予嘗踏月水邊，見梅影在地，疏影清絕，熟味此詩，眞能與梅傳神也。野薔薇叢生，初無疏影，花陰散漫，烏得橫斜也哉？　《能改齋漫錄》卷八：唐張謂詩云：「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乃悟林和靖《梅》詩「屋簷斜入一枝低」一句之所本。　《碧溪詩話》卷六：西湖「橫斜」「浮動」之句，屢爲前輩擊節，嘗恨未見其全篇。及得其集觀之云：「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其卓絕不可及，專在十四字耳。又有七言數篇，皆無如「池水倒窺疏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之句。　《懷古錄》卷中：歐公喜林和靖《梅》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山谷以爲不如「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其實山谷之喜者，以其句健似江西體。然「疏影」之句則字字皆工。且其他花影不可以言疏，惟梅花則小葩五葉而影疏。他花不橫斜，惟梅花獨多橫斜，「竹外一枝斜更好」是也。秋水清而不淺，惟梅花開之時霜降水涸，則水清而且淺。又如菊香荷香可以言清香，木樨可以言驟香，惟獨梅可以言暗香。蓋其似有似無，悠揚浮動，當破曉日暮，皆天色微黃之時，其香猶可聞。蓋字字精工，移動不得。至「雪後」之句固渾成，若此工密處，不無別也。　《詩林廣記》後集卷九引《蔡寬夫詩話》：和靖《梅》詩「疏影」、「暗香」一聯，誠爲警絕，然其下「霜禽」、「粉蝶」一聯，則與上聯氣格全不相類，若出兩人。乃知詩全篇佳者誠難得。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舒評：「暄妍」二字不穩，次聯眞精妙。　馮班評：首句非梅，次聯絕妙。　查慎行評：再三玩味次聯，終遜「雪後」一聯。　紀昀評：馮云首句非梅，不知次句「占盡風情」四字亦不似梅。三、四及前一聯皆名句，然全篇俱不稱，前人已言之。五、六淺近，結亦滑調。　《升菴詩話》卷一：林和靖《梅》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葦航紀談》云：「黃昏」以對「清淺」，乃兩字非一字也。月黃昏，謂夜深香動，月爲之黃而昏，非謂人定時也。蓋晝午後，陰氣用事，花房斂藏；夜半後，陽氣用事，而花敷蕊散香。凡花皆然，不獨梅也。坡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宋人《梔子花詞》：「惱人惟是夜深時。」是此理。　《逸老堂詩話》卷上：林和靖《梅》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議者以「黃昏」難對「清淺」，楊升庵《丹鉛續錄》云：「黃昏謂夜深香動，月之黃而昏，非謂人定時也。」余意二說皆非，豈詩人之固哉！梅花詩往往多用月落參橫字，但冬半黃昏時參橫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和靖得此意乎？　《歷代詩發》卷二三：歐陽文忠最愛「疏影」「暗香」一聯，謂前世未有此句，蓋其神韻眞足多也。　《圍爐詩話》卷五：和靖「疏影橫斜水清淺」一聯善矣，而起聯云「衆芳搖落獨鮮妍，占斷風情向小園」，太殺凡近，後四句亦無高致。人得好句，不可不極力淘煅改易，以求相稱。

《**山園小梅**》（**剪綃零碎點酥乾**）《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疏影」、「暗香」之聯，初以歐陽文忠公極賞之，天下無異辭。王晉卿嘗謂此兩句

杏與桃、李皆可用也，蘇東坡云：「可則可，但恐杏、桃、李不敢承當耳。」予謂彼杏、桃、李者，影能疏乎？香能暗乎？繁穠之花，又與「月黃昏」、「水清淺」有何交涉？且「橫斜」、「浮動」四字，牢不可移。　馮班評：王晉卿嘗謂此兩句杏與桃、李皆可用，然安得疏、香？今之言詩者皆晉卿也。方批是，是。　紀昀評：此論亦尤。　首句纖而俗。　查慎行評：第六句中有骨。

《**山園小梅**》（**數年閑作園林主**）《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三、四眼前所可道，亦有味。　查慎行評：五、六是孤山梅。　紀昀評：三、四自有神。

《**湖樓寫望**》《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和靖先生林處士，名逋，字君復。錢塘西湖孤山隱居。「夕寒山翠重」一聯，佳句也。　梅花詩冠絕古今，見「着題」詩中。　馮舒評：「鳥」字換不得「應」字。　馮班評：七言以「疏影」、「暗香」爲第一，五言以此三、四爲第一。人能作此，足鳴萬世矣，貴乎哉！　紀昀評：前四句極有意境。「靜」當作「淨」，作「靜」便少味。六句牽于韻腳，未佳。「漁舠」不至隔望眼。末句亦趁韻，不穩。

《**湖山小隱**》（**猿鳥分清絕**）《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紀昀評：三首，前六句皆清妥，結句皆一律粗鄙。

《**湖山小隱**》（**園井夾蕭森**）《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紀昀評：「深」字似有致，而細思不妥。　「壯」字謬甚。

《**湖山小隱**》（**衝門鄰晚塢**）《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和靖詩，予評之在姚合之上，兼無以詩自矜之意，而渾涵亦非合可望。　馮舒評：雖好，亦無此理。　馮班評：合詩極淺弱。三、四以下再無意興。逋翁有氣格，絕相遠。豈曰在其上已乎？　紀昀評：此確論。「以詩自矜」四字，點破武功一生病根。

《**小隱自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有工有味，句句佳。　查慎行評：七、八思致別。　紀昀評：可云靜遠。　三、四句景中有人。拆讀之句句精妙，連讀之一氣涌出。興象深微，毫無湊泊之迹。此天機所到，偶然得之，非苦吟所可就也。

《**湖山小隱**》（**道着權名便絕交**）《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憤」當作「慣」。　紀昀評：此因「憤」字着迹，故疑爲「慣」字之誤。不知「憤」字是嬉笑之怒，更爲着迹。　首句及三、四詭激叫囂，殊非雅道。

《**湖山小隱**》（**閑搭綸巾擁縹囊**）《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三、四亦豪壯，隱君子非專衰懦之人也。　紀昀評：二詩皆少淡靜之味。

《**易從上人山亭**》《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紀昀評：此較有靜意，然亦淺。

《**西湖**》《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方回評：三、四人所爭誦。　紀昀評：亦非高格，效之，易入纖俚。　末句以「風斜雨細」是。　起二句拙笨之至。馮班評：首句宋氣。

《**送皎師歸越**》《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紀昀評：三四淺拙。

《**送思齊上人之宣城**》《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和靖于僧徒交游良多，如《送機素》云：「錫潤飛晴靄，羅寒濾曉澌。」下一句新奇。《寄清曉》云：「樹叢歸夕鳥，湖影浸寒城。」尤妙不可言。宜其隱于湖山，而名聞天下，徹九重，垂百世也。胸次筆端，兩相扶豎如此。　紀昀評：虛谷云「名聞天下，徹九重」，見地殊陋。　情韻亦佳。　「正」字意是而字不穩。

《**孤山寺端上人房寫望**》《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七：《蔡寬夫詩話》云：吳中陂湖間茭蒲所積，歲久根爲水所衝蕩，不復與土相着，遂浮水面，動輒數十丈，厚亦數尺，遂可施種植耕鑿。人據其上，如木筏然，可撑以往來，所謂葑田是也。林和靖詩云：「陰沉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葑上田。」正得其實。《寒廳詩話》：阮亭先生謂林君復詩「陰沉畫軸林間寺，零亂棋枰湖上田」，寫景最工。程孟陽（燧）有句曰：「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本林而又過之。

《**詠退筆**》《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七苕溪漁隱曰：林和靖言：「余頃得宛陵葛生所茹筆，每用之，如麾百勝之師，橫行於紙墨間，所向無不如意。惜其日夕且弊，作詩以錄其功云：『神峰雖缺力終存【略】。』」殊有憫勞念舊之意。

《**贈人**》《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林和靖贈人詩云：「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頗能狀寒廉態，抑又有意，所謂怕貧者，婦人女子耳，大丈夫之不移，何隕穫之有？子美「長貧任婦愁」，亦以男子未嘗愁也。「讓粟不謀妻」，以明謀及婦人，則不得辭也。

《**書孤山隱居壁**》《詩林廣記》後集卷九：和靖居西湖之孤山，結廬其上，足未嘗履城市。此詩有卜居之意，猶以爲入山未深，入林未密也。《徐氏

筆精》卷三：茅山老僧詩云：「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傍人相問訊，老僧今日又移居。」林和靖詩云【略】。二作頗相類，然皆蹈襲唐陳羽、吳融二絕也。

《**蝴蝶**》《載酒園詩話・詠物》：宋人詠物詩亦自有工者，如林和靖《蝴蝶》詩「清宿露花應自得，暖爭風絮欲相高」，神情俱似矣。後二語用韓馮、莊周事，亦佳。

《**留題李休山居**》《載酒園詩話・字法》：作詩雖不必拘拘字句，然往往以字不工而害其句，句不工而害其篇。如林處士「鳥戀藥欄長獨立，樹欺詩壁半旁生」，膾炙今古。愚意「欺」字未善，當作愛惜遜避之意，始與「旁生」字相應。又東坡長君邁有「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寫景亦佳，然「何處」固不及「別村」之工。

《**自作壽堂因書一絕以誌之**》《呂氏雜記》卷下：眞廟時，林逋隱居錢塘，累召不至。臨死，爲詩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先是，古人詩云：「茂陵遺稿惟封禪，始信相如死不忠。」秦觀《題林和靖詩集》：和靖臨終詩，其卒章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識趣過人如此，其風韵安得不清妙也。《䂬溪詩話》卷三：司馬相如竊妻滌器，開巴蜀以困苦鄉邦，其過已多。至爲《封禪書》則諂諛，蓋天性不復自新矣。【略】和靖獨不然，曰：「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言雖不迫，責之深矣。《仕學規範》卷三六引《藝苑雌黃》：詩文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略】林和靖詩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夫學識素高，超越尋常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

《**洞霄宮**》《歷代詩發》卷二三：通體雄深，不止攄劉、韋之逸。

《**宿洞霄宮**》《歷代詩發》卷二三：人外孤芳，翛然自遠。

《**春陰**》《歷代詩發》卷二三：題相蕭疏，反不嫌其刻畫。

《**夢溪筆談》卷一四**　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之句，文忠以爲語新而屬對親切。鉤輈，鷓鴣聲也，李群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郭索，蟹行貌也，揚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點絳唇》（金谷年年）**《詞苑萃編》卷四引《詩話總龜》：林和靖不特工於詩，且工於詞。如《詠草》一首「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爲主」，終篇不露一「草」字，與覺範詠梅一首「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終篇不露一「梅」字同一雅潔。《詞潔輯評》卷一：於所咏之意，該括略盡，高遠無痕，得神之作。《詞綜偶評・宋詞》：言短意長，所以爲佳。若徒稱其終篇上出一草字，此兒童之見也。（「金谷年年」二句）唐人《草詩》：「金谷園應沒。」（「王孫去」三句）淮南王《招隱》：「王孫遊兮不歸，芳草生兮萋萋。」《蓼園詞評・點絳唇》：《詩話總龜》云【略】。按羅鄴詩：「不似萋萋南浦見，晚來烟雨正相和。」「和」字詠草入細。「南北東西路」句，宜緩讀。一字一讀，恰是「無數」二字神味。

《**相思令》（吳山青）**《詞的》卷二：梅子、鶴子，亦自有情。《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深秀。「瀕報潮」正謂此也，眞至。《金粟詞話》：林處士梅妻鶴子，可稱千古高風矣。乃其惜別詞，如「吳山青，越山青」一闋，何等風致，《閑情》一賦，詎必玉瑕珠纇也。

傳記

《**宋史》卷四五七《林逋傳**》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游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眞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州爲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行書，喜爲詩，多奇句。既就稿，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使爲州守，爲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刻遺句內壙中。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

《**隆平集》卷一五《林逋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一一八《林逋傳》（存目）

紀事

《青箱雜記》卷六　錢塘林逋亦著高節，以詩名當世，名公多與之游。天聖中，丞相王公隨以給事中知杭州，日與唱和，親訪其廬，見其頹陋，即爲出俸錢新之。逋乃以啓謝王公，其略曰【略】。

《冷齋夜話》卷五　王冀公鎮金陵，以書致錢塘講師遵式，遵式以病辭。及愈，將謁公，乃過孤山和靖先生林逋，逋以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望崇賓謁少，清談應喜道人來。」

《夢溪筆談》卷一〇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嘗以鶴飛爲驗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學，唯不能棋。常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唯不能擔糞與着棋。」

《藏一話腴》外編卷下　李龍眠有別墅，堰流繞之，名曰璇源館。館有亭曰讀眞，蓋取龍眠山主懷嵩曾於此日讀《太眞經》也。林和靖題詩其上云：「僧廬荒落背秋成，百尺寒梢子滿庭。俗客不來高睡足，焚香應疏《太眞經》。」此絕今集所遺。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林和靖絕句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然賈島已云：「猶嫌佳處人知處，見擬移家更上山。」楊誠齋五言云：「獨道山中淺，仍移水上居。俗人又剝啄，棹人白芙蕖。」亦本此。

著錄

梅堯臣《和靖先生詩集序》　先生少時多病，不娶，無子。諸孫大年能掇拾所爲詩，請予爲序。【略】其詩時人貴重甚於寶玉，先生未嘗自貴也，就輒棄之，故所存百無一二焉，嗚呼惜哉！皇祐五年六月十三日序。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林君復集》二卷。右皇朝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

沈詵《林和靖先生詩集跋》　和靖先生，孤風凜凜，可聞而不可見，尚可得而見者，有詩存焉耳。是邦泯然無傳，豈不爲缺典哉。因得舊本，訪其遺逸，且與題識而附益之，刊置漕廨，庶幾尚友之意云。紹熙壬子七月既望，龜溪沈詵書。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林和靖集》。

又　《林和靖詩》。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和靖集》三卷、《西湖紀逸》一卷，處士錢唐林逋君復撰，梅聖俞爲之序。《紀逸》者，近時桑世昌澤卿所輯遺文遺事也。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林逋詩》七卷。又《詩》二卷。

又卷四五七《林逋傳》　（詩）今所傳尚三百餘篇。

陳贊《正統重編西湖林和靖先生詩集序》　分教杭學，【略】訪先生詩集，所在無有知者。後又屢訪於人，皆不得。正統改元，余官滿，將上京師，偶過江口之總持招提僧房中，見舊書一帙，取而觀之，曰《林處士集》，不覺驚喜。求之數年不得，而忽此得之，似不偶然。欲假一錄，僧曰留此亦無所用之，就以相奉。因持歸，披玩數日，眞所謂大羹玄酒之味，清廟朱弦之音也。然諸體頗相混淆，字亦不無訛謬，欲重加編輯，以行期逼，弗果。今幸廁詞林之末，退直之暇，手自繕錄，以類相從，釐爲四卷，題曰《重編西湖林和靖先生詩集》。切意士大夫之欲見而未得者尚衆，非刻之梓，何以傳與人人？顧力有所不能，方欲與杭城諸公之仕於朝者圖之，適廣川府通判錢塘王公叔華以報政至，會間談及，欣然首肯曰：「和靖鄉之先賢，素所景慕，謹當成茲美事。然不可無序，以見本末也。」因不暇辭，而序所以重編之意如此，蓋亦有所感焉。【略】先生素操，《宋史》有傳，名賢多有論述，於集後附見一二，復以元時《祠堂記》附焉。庶好事者觀之，或有所感發而興起也歟。

彭年《正統本西湖林和靖先生詩集跋》　此集爲匏庵相國所藏，標題尚公手跡也。嘉靖戊申春，友人禮部陸君子傳購得之，間以遺余，其雅意不敢當，漫識卷末。隆池山樵彭年書於寒綠堂。

黃綰《林和靖詩集序》　鄰老林君，好尚甚雅，輯其詩將以鋟梓，且自謂

其支裔云。

喬時敏《萬曆本林和靖詩集序》 暇日取其集讀之，板歷歲久，漶漫不可傳，爲購善本，命諸生時寶校刻之。

張蔚然《萬曆本林和靖詩集叙》 友人何文叙識博而性恬，家倩諸廷取昦季，情深茹古，實有同好。蒐君佚詠、雜錄，編纂成函，會喬君求邑侯振揚風雅，標幽礪節，亟布以傳。【略】萬曆癸丑中秋，張蔚然叙。

陳雲渠《萬曆本林和靖詩集跋》 舊年聞友人吳巽之化人種梅，今年適諸廷取、廷采捐貲刻集，而友人何文叙爲之搜校不遺餘力，是皆孤山大功德主也，處士寧無靈乎！且聞安樂窩中有遺讖預著今時事，如見希夷藏蛻處，今人祠之甚嚴，何獨和靖而不其然？其趣辨乃公事，毋以豎儒言誤勝舉而可。近復子陳雲渠謹跋。

黃翼《和靖先生詩集宋刊殘本跋》 《和靖詩》，余向購之於武林徐門子鋪中，後歸靈均。靈均身後，藏書盡散，此冊以殘闕獨存。戊子夏趙昭攜過涇上，因復留之，如異鄉見故人也。攝六黃翼。

《百川書志》卷一五 《林和靖詩集》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林逋集》四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林和靖詩集》四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林和靖集》二冊。

《脈望館書目》 《林和靖詩》一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林和靖集》三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林逋《和靖集》四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林和靖(逋)詩集》。陳景雲注：「三卷，君復。又《西湖紀游》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和靖詩集》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林逋撰。【略】史稱其就藁輒棄去，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茲集篇數與本傳相合，蓋當時所收止此。【略】是集前有皇祐五年梅堯臣序，康熙中長洲吳調元校刊之，後附《省心錄》一卷，實李邦獻所作，誤以爲逋。今爲考辨釐正，別著錄子部中，而此集則削之不載焉。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六 林逋《和靖詩集》四卷。

黃丕烈《和靖先生詩集宋刊殘本跋》 此故人顧抱冲遺書也，抱冲在日，未及請觀。今夏間得一陳贊刻本，因從其弟東京借歸讎勘。余愛其楮墨精妙，刻鏤分明，雖非完書，亦是秘本，遂屬伊從弟澗蘋影摹一本，留諸士禮居中，以爲見書如見故人也。還書之日，聊附數語於尾，藉以明余之不欺死友云。

又 予檢《宋史·藝文志》，稱《林逋詩》七卷，又詩二卷；《文獻通考》則云《林和靖詩》三卷，《西湖紀逸》一卷。今宋本卷首及版心皆云「和靖先生詩集上」，「上」字係修改者，其下半一畫尚系原刻字痕，其爲一爲二爲三，未敢定也，姑著所疑于此。蕘圃。

又 殘宋本，余屬塾師顧澗濱影摹一本，藏諸士禮居中，可與此本相參考云。蕘圃。

又《影宋精鈔本和靖先生詩集跋》 《和靖先生詩集》，僅見明刻本四卷者爲最古(余所藏爲姚江陳贊編次本。盧抱經《群書拾補》云：明正統八年，余姚陳贊惟成刻本。則余所藏即明正統本)。故人顧抱冲有殘宋本，實稀世珍也。今夏從抱冲弟東京借歸，手校其異同於明本上，覺宋刻之妙，雖殘缺而獲益滋多。適抱冲從弟澗蘋爲余家塾師，謂余曰：「此種書世不多有，當錄一副本，存諸士禮居中，未始非爲此書廣其傳也。且抱冲已故，其書不常寓目，今得副本展玩，不如見故人也耶？」余感其言，即倩澗蘋濱用舊紙手自影摹，自題簽至跋語共三十四頁，與抱冲本無纖毫之異，恐汲古精鈔，無以過是矣。

又《校宋正統本西湖和靖先生詩集跋》 《林和靖先生詩集》，余向於郡故藏書家得一鈔本，云是顧云美手鈔，已珍藏之矣。復海鹽友人攜一刻本來，取校鈔本，字句之間實多是正，於鈔本外增多七言律詩六首【略】，洵善本也。【略】此本紙白而字大，與海鹽本之紙黃而字小迥異，然其爲明刻則同。復取以校鈔本，則海鹽本是正之處都與此刻合，而七律中又增多一首《和酬泉南陳賢良高見贈》，其餘如「閔師見寫」云云以下三首，鈔本在卷一後，而此在《補遺》中；《病中》二首，鈔本在卷二後，而此在卷三中，是所據本異也。顧鈔本又卷首多序一首，《補遺》中多《題草詞》一首，此皆無之。序或脫落，而詞或詩集所本無，特後人掇拾所存耳。再鈔本卷一末有小注云：「有佳句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考失全篇」十八字，更足以見鈔本所自，大抵傳錄之本，不及此刻本之可信矣。刻本有紹興時人題識，其來當有原委。

《萬卷精華樓藏書志》卷一〇九 《林和靖集》四卷附《省心錄》一卷，宋林逋撰。廣州本，道光四年南海葉夢龍寫刊，有跋。前有康熙戊子吳調元重刊

序，皇祐五年梅堯臣序，《宋史》本傳，墓堂記（元葉森撰），林集詩話十五條。繪像并贊（臨安府尹袁韶撰）。總目凡詩三百一十首，詩餘三首。吳氏序云「世無善本，因重刊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和靖先生詩集》四卷，鮑淥飲校正統本，宋林逋撰。【略】鮑以文卷端題云：「宋刻詩不分體，曾於顧抱冲家見之，惜未借校。今以正統八年陳贄刊本校。」

又　《宋林和靖先生詩集》四卷，附錄一卷，明正德刊本，苕溪倪氏、歙西鮑氏藏書。前有明正德丁丑閏十二月望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總制川陝湖河四省軍務致仕七十六翁錢塘兩峰洪鐘序，云先生詩集歲久殘缺，無復可觀。近者地官主政西蜀韓君廷延，當塗喻君子貞相繼督課來杭，仰先哲於既往，慨嘉言之弗彰，屬沈君履德輯訂，并續名賢題跋及近時賜墓之辭，萃爲一卷。復得先生遺像冠於卷端，屬余贊且序焉。仍列梅堯臣舊序，附錄《宋史》傳、《歸田錄》、《青箱雜記》、《西湖書院志》及葉森、夏時正墓記，李祁《巢居閣記》、杭淮《放鶴亭酹辭》，餘自宋范仲淹以下十五賢，元陳孚以下十八賢，明張羽以下六十一賢詩篇。

又　《和靖先生詩集》，影宋本。每葉十八行，每行二十字。卷首題《和靖先生詩集序》，次行低七格題「太常博士宛陵梅堯臣撰」。凡「天下」、「朝廷」俱提行。集之首行題「和靖先生詩集上」，次行低二格題「古詩」，三行低四格題《和運使陳學士遊靈隱寺寓懷》。其下卷「律詩」低二格，詩題低四格。版心題「和靖先生詩上」、「下」，有刻工姓名。愚按郎仁寶《七修類稿》云：「世重宋版詩文，以其字不差謬，今刻不特差謬，且多遺落。予因林和靖詩而歎之。舊名止曰《漫稿》，上下兩卷，今分爲四卷。舊題如《送范寺丞仲淹》，今改爲《送范仲淹寺丞》者最多。今【拾遺】《和運使陳學士遊靈隱寺》古詩四章，宋刻首篇者也。今僅律絕，而遂以此爲【拾遺】，可乎？」郎說與此皆合，姑附證之。

朱孔彰《同治刊林和靖詩集跋》　《和靖詩集》宋槧已微。予家藏二本，一爲康熙中長洲吳氏調元刻，一爲乾隆中杭人陳梓刻。又別見舊鈔本。頃從瑞安孫君詒讓仲容處借盧氏抱經《群書拾補》閱，中有校《和靖集》數紙，係明正統八年餘姚陳贄刻本，以正吳本，編次最善，而未專刻全集。予因訪宋巾箱本重付剞劂，悉從盧校。其不從者吳本增多七言律詩七首，詩餘三首，盧氏疑非和靖作，并欲刪去。予考宋人書多載之，今編入《拾遺》。【略】卷首酬唱題詠，舊鈔本有，吳本無，今并入。編錄時隨增釋智圓一首，脫誤者已補正之。予又編年譜一卷，點勘一卷，箋釋二卷，與孫君增錄宋人詩話一卷，俟續刻焉。

《日本訪書志》卷一四　《和靖先生詩集》二卷，日本貞享丙寅刻本。集分上下二卷。首梅堯臣序，首題「和靖先生詩集」，不冠以「林」字，次行題「太常博士宛陵梅堯臣撰」（明沈行輯本刪去「宛陵」二字以置於年月之後。又序文「寧海西湖之上」，沈本改「寧海」爲「錢唐」）。序文於「和靖」皆提行，其根源於北宋本無疑。今就明沈行輯本校之，沈本多出《春日寄錢都使》一首，《和號略秀才》一首，《傷朱寺丞》一首，《林山人隱居》一首，《洞霄宮》一首，又「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二句。其重輯本不載，見於此本者，《秋懷》一首，《寄輦下莫降秀才》一首，《梅花》二首，《西湖小隱》一首，《東竹寄曹州任懶夫》一首。又《和病起》一首，此本在《和謝秘校西湖馬上》之下，沈本在《和安秀才次晉昌居士留題壁》之下。其他字句異同，更難枚舉，然則沈氏亦未見此本也。【略】明正德丁丑沈行輯本爲四卷，國朝康熙中吳調元刊本因之。昔劉後村以《摘句圖》證和靖詩之多逸，爲之惋惜。今此本《秋懷》以下六篇宛在，竟爲沈行、吳調元刊本所脫，不尤可鄭重哉！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三　《和靖詩集》四卷，宋林逋撰。明正德丁酉餘姚陳氏刊，佳。萬曆二十一年錢塘何養純刊。明潘訒叔刊《宋元名家詩集》本五卷。康熙戊子長洲吳調元刊本四卷。乾隆乙丑嶺南重刻本。知不足齋單行本。宋刻殘本，在吳門汪氏。朱禮彰依抱經校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和靖先生詩集》一卷，宋刊殘本。不題名。前有皇祐五年太常博士宛陵梅堯臣撰序，略曰【略】。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樹」字缺筆，「構」字注「高宗廟諱」，「敦」字注「御名」，光宗時刻本也。原書分上下二卷，今存上卷。詩編古體律體，五七言律絕不分，猶存古式。【略】舊爲太倉黃攝六（翼）藏本，有手書跋云：「《和靖集》余向購之於武林徐門子鋪中，後歸靈均。靈均身後，藏書散盡，此冊以殘缺獨存。戊子夏，趙昭攜過溪上，因復留之，如異鄉見故人也。攝六黃翼。」冊首鐵題《宋林和靖詩集》六字，爲靈均筆（卷首有「有明黃翼收藏」圓朱記）。

《木犀軒藏書書錄》　《林和靖先生詩集》四卷，明正德刻本。【略】《像贊》內「仁廟謚以和靖先生」，「仁廟」提行，當源出宋刊。

又　《宋林和靖先生詩集》四卷，宋林逋撰，明刊本。前有梅堯臣撰序并

和靖先生像，像贊內「仁廟」提行，當源出宋刊。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宋林和靖先生詩集》四卷附錄一卷，宋林逋撰。明正德丁丑刊本。【略】前有正德丁丑錢唐洪鐘序，言地官主政西蜀韓君廷延屬沈君履德蒐輯考訂，并續以名賢題跋，萃爲一卷授梓云云。首梅堯臣序，次像及贊，次名賢題跋詩文、姓字名號爵里，目錄，末附錄一卷，則《宋史》本傳及記載詩文。

傅增湘《校宋本林和靖集跋》　昔黃蕘圃言林和靖先生詩僅見明刻四卷本爲最古，余家所藏正爲明刊四卷，黑口，四周單闌，十行二十字，標題上加「重刊」或「重刊西湖」等字，序跋不存，審其刊工當在正、嘉間。曩歲《四部叢刊》印行時，訪求舊本不可得，得見此本，以爲希覯。嗣以紙墨黯澹，乃就原本影寫上石。其中原缺第三十七葉，迄未能補完。頃訪同學邢君贊庭，以新收正德本見示，乍觀之，其板匡行格與余本悉同，前有正德丁丑錢唐洪鐘序，乃知爲吾蜀韓廷延督課杭州時所刊。第細審之，則邢本板心乃白口，字體亦較圓渾，始知余本乃從韓本翻刻者也。卷首有像及洪鐘贊、名賢題跋詩文、姓字爵里三葉，末有附錄傳記文詩等三十葉，皆余本所無者。卷中朱筆係從宋本校正，首尾鈐有馮彥淵印記四方，或即知十之筆歟？別有吳方山、劉燕庭印。爰取新影本校之，改訂得三百十七字，補缺文一葉（七律五首），別有《贈崔少微》五律一首，兩本皆失之，此尤足珍矣。考瞿氏藏林集宋刊殘本，爲顧抱冲故物（黃蕘圃曾屬顧千里影寫一本）。頃以書影一葉校之，知宋本編次與明本不同，蓋以古律分體而不分五言、七言也。然板心卷數剜改，不審爲三卷或四卷本也。此校宋本無題跋，亦未注行款，其與瞿氏本同異不可知。今以「構」字注「高宗廟諱」（《園池》七律：「東嘉屠構今猶在」），「敦」字注「御名」（《知縣李太尉替》五律：「弦歌敦雅化」）證之，與《瞿目》所記合，是據校者必爲淳熙本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和靖詩集四卷》，四部叢刊本。《鐵網珊瑚》云：「詩舊爲《漫稿》，但分上下，正統間浙中刻本乃類爲六卷，甚失初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　翁方綱復初齋跋是集云：「《省心錄》一卷，以《永樂大典》所錄詳考之，實宋初直敷文閣李邦獻撰。蓋在宋初臨安刊本，題爲林和靖撰，或又因和靖之號，誤爲尹和靖撰，皆非其實耳。」

《中國善本書提要》　《重編西湖林和靖先生詩集四卷》，二冊（北圖）。宋林逋撰。【略】黃丕烈從舊鈔補錄陳贊正統八年一序，因定此本爲正統間所刻。諸家目錄所載，又有正德丁丑餘姚陳氏刊本，上距陳贊付梓已七十四年，不知爲就此本重刊，抑就舊板重印？何時能并置兩本於案上，一決此疑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林和靖先生詩集》□卷，宋林逋撰，宋刊本。黃翼、黃丕烈跋，一冊。【略】存一卷（上）。　《和靖先生詩集》□卷，宋林逋撰，清嘉慶二年顧廣圻影宋鈔本，黃丕烈跋，一冊。　《宋林和靖先生詩集》四卷，宋林逋撰，附錄一卷，明正德十二年韓士英、喻智刻本，馮知十校，傅增湘跋。　《宋林和靖先生詩集》四卷《補遺》一卷《省心錄》一卷，宋林逋撰，附錄一卷，明何養純、諸時寶等輯，明萬曆四十一年何養純、諸時寶刻本，三冊。

《林和靖先生詩集》四卷《省心錄》一卷，宋林逋撰，詩話一卷，清康熙四十七年吳調元刻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林和靖先生詩集》四卷、《省心錄》一卷、附錄一卷，二冊，宋林逋撰，明萬曆四十一年仁和知縣喬時敏刊本。

《和刻漢籍分類目錄》　《和靖先生詩集》二卷，宋林逋撰，貞享三年刊（京柳枝軒多木佐衛門）。

藝　文

唱　和

《增廣聖宋高僧詩選》前集釋惠崇《書林逸人壁》　詩語動驚衆，誰知慕隱淪。水烟常似暝，林雪乍如春。薄酒懶邀客，好書愁借人。有時行藥去，忘卻戴紗巾。

《閩詩錄》丙集卷三徐復《同林逋宿中峰次韻》　盥櫛從朝懶，論交慰昔賢。寒花隱亂草，老木插飛煙。聽雨夜牀冷，彈琴秋葉前。臨高問往事，歷歷是何年。

魏野《贈林處士逋》　雲翦烏紗霧翦衣，存神養氣語還稀。人人盡喚孫思

邈，只恐身輕白日飛。

《瀛奎律髓》卷二三陳堯佐《林處士水亭》　城外逋翁宅，開亭野水寒。冷光浮荇葉，靜影浸魚竿。吠犬時迎客，饑禽忽上闌。疏籬僧舍近，嘉樹鶴庭寬。拂砌烟絲裊，侵窗筍戟攢。小橋橫落日，幽徑轉層巒。好景吟何極，清歡盡亦難。憐君留我意，重疊取琴彈。

劉筠《題林處士肥上新屋壁》　久厭侯鯖靜室來，卜居鄰近釣魚臺。舊山鶴怨無錢買，新竹曾同借宅栽。斗酒誰從楊子學，扁舟空訪戴逵回。抽毫有污東陽望，但惜明時老澗才。

《江鄰幾雜志》許洞《嘲林和靖》　寺裏掇齋饑老鼠，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遺物鵝伸頸，好客臨門鱉縮頭。

《中吳紀聞》卷二龔宗元《贈處士林逋》　高蹈遺塵蛻，含華傲素園。璜溪頻下釣，蕙帳不驚猿。養浩時清嘯，忘機只寓言。幾回生蝶翅，明月在西軒。

釋智圓《贈林逋處士》　深居猿鳥共忘機，荀孟才華鶴氅衣。滿砌落花春病起，一湖明月夜漁歸。風搖野水青蒲短，雨過閑園紫蕨肥。塵土滿床書萬卷，玄纁何日到松扉。

又《書林處士壁》　高迹遠城市，湖山景色奇。水聲喧睡榻，嵐氣逼書帷。鳥語垂軒竹，魚驚浸月池。蒲輪來有日，終負白雲期。

范仲淹《寄贈林逋處士》　唐虞重逸人，束帛降何頻。風俗因君厚，文章至老淳。玉田耕小隱，金闕夢高眞。罷釣輪生蠹，慵冠鑑積塵。餌蓮攀鶴頂，歌雪扣琴身。墨妙青囊秘，丹靈綠髮新。嶺霞明四望，巖笋入諸鄰。幾姪簪裾盛，諸生禮樂循。朝廷唯薦鶚，鄉黨不傷麟。吊古夫差國，懷賢伍相津。劇談來劍俠，騰嘯駭山神。有客瞻冥翼，無端預薦紳。未能忘帝力，猶待補天均。早晚功名外，孤雲可得親。

又《寄西湖林處士》　蕭索遶家雲，清歌獨隱淪。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一水無涯靜，群峰滿眼春。何當伴閑逸，嘗酒過諸鄰。

又《寄林處士》　片心高與月徘徊，豈爲千鍾下釣臺。猶笑白雲多事在，等閑爲雨出山來。

宋庠《和梵才寄林逋處士》　白首江湖傳散人，天弢解盡有天眞。漢家不惜青蒲費，終爲枚生一裹輪。

紀念

宋祁《傷和靖林先生君復二首》　清瀨嚴生國，良田仲子居。姬姜生不娶，封禪死無書（君復臨終賦詩，其亂章云：「茂陵異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好事者多傳之）。竈冷丹何去，廚封畫已虛。詔函加美謚，不及裹輪車。

筆精傳禊帖，句賞儷汀蘋。道勝吾忘我，賢嗟歲在辰。風愁青桂暝，露泣紫芝春。一束生芻贈，門無雜弔賓。

梅堯臣《對雪憶往歲錢塘西湖訪林逋三首》　昔乘野艇向湖上，泊岸去尋高士初。折竹壓籬曾礙過，卻尋松下到茅廬。　旋燒枯栗衣猶濕，去愛峰前有徑開。日暮更寒歸欲懶，無端撩亂入船來。　樵童野犬迎人後，山葛棠梨案酒時。不畏尖風吹入牖，更教牀畔覓鵶夷。

蔡襄《經林逋舊居二首》　修竹無多宅一區，先生曾此隱西湖。詩言不喜書封禪，亦有餘書補世無（逋詩云：茂陵異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山色凝嵐水色清，山雲長與水雲平。先生來舉持竿手，釣得人間亢俗名。

劉克莊《題四賢像・林和靖》　吟共僧同社，居分鶴半間。魂歸應太息，亭榭遍孤山。

俞德鄰《爲郭元德題和靖探梅圖》　祥符眞人調玉燭，四海八荒春意足。孤山山小不容春，十月梅花破寒玉。風流詩老癖愛梅，拂曉騎驢度山曲。呼童忍凍折南枝，香滿吟窗伴幽獨。到今寫入畫圖中，骨冷神清炯雙目。蕩蕩巍巍堯舜天，外臣巢許誰羈束。前年我亦訪湖山，山色湖光竟塵俗。荒墳三尺走狐狸，那復寒泉薦秋菊。眞祠幷入梵王家，香月亭前牛馬牿。水邊籬落忽橫枝，遙睇猶艱況斤斲。鷄園釋子皆鷹騰，挾彈揚鞭驟平陸。倉皇走避尙遭瞋，蹇衛何堪共馳逐。三百年間一夢同，人與梅花幾榮辱。拊圖三歎復何言，天外飛來兩黃鵠。

董嗣杲《和靖先生墓》　在孤山東北隅。錢塘隱士林逋字君復，童鶴自隨，結廬於此，累詔不起，賜號和靖處士。天聖六年卒，謚和靖先生，葬所居後。紹興中起御園，有詔勿遷此墓。　詔旨天頒起卧龍，首丘甘老水雲東。一聯香影孤山月，兩架茅茨萬古風。有鶴有童家事足，無妻無子世緣空。清標卓絕何人繼，表表仙宮隴樹中。

張觀光《和靖墓》 西湖卜隱爲詩忙，吟到梅花字字香。鶴不歸來山寂寂，梅邊閒詠月昏黃。

釋善住《和靖先生墓》 處士梅花春尚開，湖陰不見鶴飛回。青山盡日陪歌笑，桂酒何曾及夜臺。

周權《次韻和靖墓》 斷碣難磨照世名，當所馬鬣野雲平。飄浮鶴夢橫空冷，慘淡梅魂繞樹清。雪後園林誰獨步？夜深水月定同盟。我來俯仰湖光裏，一盞寒泉薦落英。

李東陽《題林和靖二帖》 湖亭路繞梅花曲，石硯年年洗芳淥。湖光照眼花絕塵，此老當年面如玉。詩應獨步難同調，字豈必工終不俗。城東蒼頭持卷來，一夜起看三秉燭。我從書法得相法，骨瘦神清臞亦足。有如辛苦學仙人，火冷空山斷葷肉。遺編舊事已陳跡，五百年來登鬼錄。水流花落兩無情，誰能更和西湖曲。石田詩人亦清士，居不種梅翻種竹。他時併作隱君論，何似周蓮與陶菊。

王士禎《林逋梅鶴》 郭索鈎輈句尚傳，妻梅子鶴致蕭然。不知他日朝元殿，誰上汾陰饗祀篇。

清高宗《題林逋詩帖真蹟用卷中蘇軾書和靖林處士詩後韻》 五詩神合暗香句，清峭雄渾無不足。宜令東坡拜下風，健筆藏筋詎豐肉。馬遷死後良史無，峰色湖光皆實錄。即景合璧詠雙絕，和吟豈謝巴人曲。兩賢同得社而祭，往往叢祠倚松竹。

朱南傑《題吳梅庵和靖索句圖》 童寒鶴冷雪霏霏，正是先生得句時。一段孤清圖不盡，梅花從此厭人詩。

雜錄

《春渚紀聞》卷七 王舒公嘗賦梅花詩云：「須臾黃金危欲墜，蔕團紅蠟巧能粧。」與林和靖所賦一聯極相似。林云：「蕊訝粉綃裁太碎，蔕凝紅蠟綴初乾。」或謂移林上句，合王下句，似爲全勝。

《能改齋漫錄》卷一七 梅聖俞在歐陽公座，有以林逋《草詞》「金谷年年，亂生青草誰爲主」爲美者，聖俞因別爲《蘇幕遮》一闋云：「露堤平，煙墅杳【略】。」歐公擊節賞之，又自爲一詞云【略】，蓋《少年遊令》也。不惟前二公所不及，雖置諸唐人溫、李集中，殆與之爲一矣。

《甕牖閑評》卷五 余家有林逋眞蹟一帖，其末後只作「君復再拜」。夫君復蓋逋表德，烏可以代名？後觀柳公權與弟帖云：「誠懸呈。」王逸少敬謝帖云：「王逸少白。」盧循與盧遠公書云：「范陽盧子先叩頭。」此數人者，皆以表德代名，則知古有此體，逋爲不妄也。

《詩林廣記》後集卷九引《古今詩話》 林逋傲視許洞，洞不喜，乃作詩嘲之曰：「寺裏掇齋饑老鼠【略】。」此詩妬賢嫉能之辭，可謂譴之虐者也，聞者足以戒云。

陳雲渠《萬曆本林和靖詩集序》 或言時且徵拜林，會林以綺語通朝使王濟，濟薄之，姑以文學薦，僅得賜粟帛。又甚則如許洞所爲「飢鼠病獮」之誚。矮人觀場，狂犬吠影，果何爲乎？獨是妻梅子鶴，不免爲君復重增公案。何也？今人有爭孤山，固爭孤山，平分孤山，又立券置田、課息養鶴者。東家捧心，可嘔可唾，大都是君復啓之矣。余爲解嘲云：《白集》有《詠梅》詩：「伍相廟前繁似雪，孤山園裏麗如粧。」君復亦自有詩：「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還擬別移居。」孤山梅不必自處士種，處士亦不必定有孤山也。坐客聞之，勃然作色曰：「然則放鶴亭不必造，梅花不必護持，處士墓不必酹酒，《和靖集》亦可覆瓿矣！」余笑曰：不然。宋瑞甫爲予言，孤山王友松道士自言常常見處士往來亭中及堤上。往時孫中貴治亭築堤，遂夢處士囑修墓。故處士之神昭昭也。

許洞

《六一詩話》 國朝浮圖，以詩名於世者九人，【略】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爲詞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于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曰「張康渾裏馬，許洞鬧裝妻」者是也。

《中吳紀聞》卷一 許洞，太子洗馬仲容之子，登咸平三年進士第。平生

以文章自負，所著詩篇甚多，當世皆知其名，歐陽文忠公嘗稱其爲俊逸之士。所居惟植一竹，以表特立之操，吳人至今稱之曰：「許洞門前一竿竹。」眞廟祠汾陰，時洞爲均州參軍，在路獻文章，令召試中書。洞與潘閬、錢易爲友，狂放不羈。閬坐盧多遜黨，亡命，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遙，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汝口呶呶。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山神鎭長在。驅雷叱電，依前趕出這老怪。」

《詩林廣記》後集卷九引《古今詩話》 林逋傲視許洞，洞不喜，乃作詩嘲之曰：「寺裏掇齋饑老鼠【略】。」

《宋史》卷四四一《許洞傳》 許洞字洞天，蘇州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致仕。洞性疏雋，幼時習弓矢擊刺之伎，及長，折節勵學，尤精《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嘗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起，即杖之。時馬知節知州，洞又移書責知節，知節怒其狂狷不遜，會洞輒用公錢，奏除名。歸吳中數年，日以酣飲爲事。嘗從民坊貰酒，一日大署壁作《酒歌》數百言，鄉人爭往觀，其酤數倍，乃盡捐洞所負。景德二年，獻所撰《虎鈐經》二十卷，應洞識韜略、運籌決勝科，以負譴報罷，就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禮賦》，召試中書，改烏江縣主簿。卒，年四十二。有集一百卷。又著《春秋釋幽》五卷，《演玄》十卷。

楊億《許洞歸吳中》 春渚歸湟不暫留，青絲如葆恐逢秋。騷人已得江山助，賦客終陪霰雪遊。三徑未荒休歎鵬，十槳先饋定驚鷗。洞庭霜橘嘐田粟，歲計猶堪比徹侯。

薛田

司馬光《故樞密直學士薛公（諱田）詩集序》 揚子《法言》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之美者，無如文，文之精者，無如詩。詩者，志之所之也。然則觀其詩，其人之心可見矣。今之親沒，則畫像而事之。畫像，外貌也，豈若詩之見其中心哉。故樞密直學士、贈太尉薛公，以文學政事顯於眞宗、仁宗之際。其所施設，見於國史及宋宣獻公所爲神道碑，此不詳書。公既薨五十餘年，少子中散大夫致仕某，集公詩二百二章以授光，俾之譔序，且爲之名。昔先人爲郭尉，公爲轉運使，知待甚厚，薦之於朝。光雖不肖，其敢忘諸？是以雖不文，不敢辭。謹按薛氏自姚秦以來，世有偉人，位公卿將相，行能功業，光照簡冊，號稱甲族，迄於今不衰，豈非河汾勝氣，獨鍾於一門乎？然而枝葉因遊宦多散之四方，惟公一族留不去，猶居河東。請名之曰《河汾集》，庶子子孫孫繼公之志，常保守奉事，則而象之，以傳慶於無窮也。

《宋史》卷三〇一《薛田傳》 薛田字希稷，河中河東人。少師事种放，與魏野友善。進士起家，丹州推官。李允正知延州，辟爲從事，向敏中至，亦薦其材。改著作郎、知中江縣。眞宗祀汾陰，田時居父喪，經度制置使陳堯叟奏起通判陝州。還，拜監察御史、益州路轉運使。【略】就除陝西轉運使，進直昭文館、知河南府，復入度支爲副使。使契丹還，擢龍圖閣待制、知天雄軍。未幾，擢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累遷左司郎中。代還，知審官院。羌人內附，特遷右諫議大夫、知延州。久之，以疾徙同州，又徙永興軍，辭不行，卒。田性頗和善，初以幹敏數爲大臣所稱，後屢更任使，所治無赫赫名。

魏野《酬薛田推官見贈》 紅蓮客惠碧雲篇，未及他山買石鐫。且選眼前粗竹簡，和煙大刻兩三聯。

又《和薛田察院詠雪三首》（選一） 密壓溪筠入戶斜，照開睡眼不須茶。誰言落處無偏黨，牽率詩家比酒家。

錢易

論述

綜論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

十年，所聞文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後來之著聲者，【略】丁謂、錢易【略】。錢易《畫景》云：「雙蜂上簾額，獨鵲裊庭柯。」《芭蕉》云：「綠章封奏緘初啓，青鳳求皇尾乍開。」

《**隆平集**》卷一四《**錢易傳**》 易才俊過人，爲文數千言，頃刻而就。善行草書。

王庭珪《**跋錢希白上宰相啟**》 錢希白自吳越入朝，折節學問，晚以能文章入翰苑。當楊、劉力變文體，號曰「西崑」，學者病之，唯希白博古，能逐追其間。方投時相啓求識擢時年尚少，詞雖博贍，猶餘五季文轍，然不蹈襲陳言。至「崑體」一出，自然知變，而冠絕於時，非才大莫能然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錢易**》 希白擬唐諸體備，西游函谷草離離。黃塵染鬢腰肢老，淒絕嵇康少舞詞。

分論

《**畫景**》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五：《復齋漫錄》云：錢內翰希白《畫景》（「畫」一作「晝」）詩云：「雙蜂上簾額，獨鵲裊庭柯。」「裊」字最其所用意處。然韋蘇州《聽鶯曲》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已落第二矣。 《優古堂詩話》：錢內翰希白《畫景》詩云【略】，「裊」字最其所用意處也。 然韋蘇州《聽鶯曲》云：「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趙嘏詩云：「語風雙燕立，裊樹百勞飛。」錢意韋、趙已先用。 張文潛亦有「啄雀踏枝飛尚裊之句。 《載酒園詩話・三偷》：《隱居語錄》曰：「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于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略】又如宋錢希白「雙蜂上簾額，獨鵲裊庭柯」，陳復齋以爲本于韋蘇州《聽鶯曲》【略】。余以韋是飛去之後，花枝自裊，力在「飛」字；錢乃初集之時，鵲與枝同裊，景尤可愛也。意不相同，何妨並美。（黃白山評：必著「飛去」二字，「裊」字始見其人。若錢句入「裊」字，殊覺費力而有迹。宋之去唐，毫釐千里，而猶賞其語景可愛，眞擔板漢也。）

《**擬唐詩**》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五：《許彥周詩話》云：錢希白內翰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于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疏，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歎老，功名高後轉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遊洛水濱。昨日庭趍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又作《擬盧仝》詩云：「門前飛楊花，屋後惡水鳴青蛙。案上兩卷書，《堯典》與《舜典》，留與添丁作生涯。」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南部新書**》 錢明逸《南部新書序》：其間所紀，則無遠近耳目所不接熟者；事無纖巨，善惡足爲鑒誡者。忠鯁孝義，可以勸臣子；因果報應，可以警愚俗；典章儀式，可以識國體；風誼廉讓，可以勵節槩；機辯敏悟，怪奇迴特，亦所以誌難知而廣多聞。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南部新書》十卷【略】。是書乃其大中祥符間知開封縣時所作，皆記唐時故事，間及五代，多錄軼聞瑣語，而朝章國典，因革損益，亦雜載其中。故雖小說家言，而不似他書之侈談迂怪，於考證尚屬有裨。

傳記

《**宋史**》卷三一七《**錢惟演傳**》附《**錢易傳**》 易字希白。【略】年十七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特罷之。然自此以才藻知名。太宗嘗與蘇易簡論唐世文人，歎時無李白。易簡曰：「今進士錢易，爲歌詩殆不下白。」太宗驚喜曰：「誠然，吾當自布衣召置翰林。」值盜起劍南，遂寢。眞宗在東宮，圖山水扇，會易作歌，賞愛之。易再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爲有司所屈，乃上書言試《朽索之馭六馬賦》，意涉譏諷。眞宗惡其無行，降第三。明年，第二人中第，補濠州團練推官。召試中書，改光祿寺丞、通判蘄州。奏疏曰【略】，帝嘉納其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除秘書丞、通判信州。東封泰山，獻《殊祥錄》，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祀汾陰，幸亳州，命修車駕所過圖經，獻《宋雅》一篇，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發國子監諸科非其人，降監潁州稅。數月，召還。久之，判三司磨勘司。【略】眞宗雅眷詞臣，其典掌誥命，皆躬自柬拔。擢知制誥、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累遷左司郎中，爲翰林學士，儻直未滿，卒。【略】易才學贍敏過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又善尋尺大書行草，及喜觀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

《**隆平集**》卷一四《**錢易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八《錢易傳》（存目）

紀事

《湘山野錄》卷上　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略】。夷使回，乞令詞臣撰一寺記。時當直者雖偶中魁選，詞學不甚優贍，居常止以張學士君房代之，蓋假其稽古才雅也。既傳宣，令急撰寺記。時張尚爲小官，醉飲於樊樓，遣人徧京城尋之不得。【略】錢希白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卻張君房。」時傳此事爲雅笑。

《東軒筆錄》卷一　孫何榜，太宗皇帝自出試題《卮言日出賦》，顧謂侍臣曰：「比來舉子浮薄，不求義理，務以敏捷相尚。今此題淵奧，故使研窮意義，庶澆薄之風可漸革也。」語未已，錢易進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場不開者十年。

《夢溪筆談》卷二五　潘閬字逍遙，咸平間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爲友，狂放不羈。

《方輿勝覽》卷一　章聖在東宮，嘗圖山水扇，命（錢）易作歌，其卒章有「好開今日太平基，萬里山河歸掌握」之句。

《咸淳臨安志》卷六五《潘閬傳》　潘閬字逍遙，【略】錢易、張逵皆碣其墓。

著錄

錢明逸《南部新書序》　先君尚書在章聖朝祥符中，以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宰開封。民事多閒，潛心國史，博聞強記，研深覃精。至於前言往行，孜孜念慮，嘗如不及。得一善事，疏於方冊，曠日持久，乃成編軸，命曰《南部新書》。凡三萬五千言，事實千，成編五，列卷十。【略】小子不肖，叨繼科目，嘗踐世宦，假守宮鑰，浚涸事休，閱繹家集，因以《新書》次爲門類，繕寫淨本，致於鄉曲，以圖刊鏤。昔班氏家有賜書而擅史學，王涯之以左右舊事緘於青箱，卒用名代。敢跂而及，聊緝先志云。子翰林侍讀學士錢明逸序。嘉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隆平集》卷一四《錢易傳》　有《金閨集》六十卷，《瀛州集》五十卷，《西垣集》三十卷，《內制集》二十卷，《壽雲總錄》一百卷，《新書》十卷。

《東都事略》卷四八《錢易傳》　易俊逸過人，爲文數千百言，頃刻而就，又善行草書，有集一百六十卷，《壽雲總錄》一百卷，《洞微志》十卷。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錢易集》六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六　《南部新書》五卷。右皇朝錢希白撰，記唐故事。

又卷一三　《洞微志》十卷。右皇朝錢希白述，記唐以來詭譎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七　《南部新書》十卷，翰林學士錢希白撰。

又卷一一　《洞微志》三卷，學士錢易希白撰。

又卷一七　《滑稽集》四卷，翰林學士吳越錢易希白撰。多譎諷之詞。淳化癸巳自序。

又卷二〇　《錢希白歌詩》二卷，翰林學士吳越錢易希白撰。【略】易有集百五十卷，未見，家止有此及《滑稽集》四卷而已。

《文獻通考》卷二一六　《洞微志》十卷。

又卷二三四　《滑稽集》四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錢易集》六十卷。

又卷三一七《錢惟演傳》附《錢易傳》　有《金閨》、《瀛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錄》、《青雲新錄》、《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南部新書》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錢易撰。【略】晁公武《讀書志》作五卷，焦竑《國史經籍志》作十卷。今考其標題，自甲至癸，以十干爲紀，則作十卷爲是，公武所記，殆別一合併之本也。世所行本，傳寫者以意去取，多寡不一。別有一本，從曾慥《類說》中摘錄成帙，半經刪削，闕漏尤甚。此本共八百餘條，首尾完具，以諸本兼校，皆不及其全備，當爲足本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南部新書》十卷，宋錢易撰，明刻本，錢曾、胡珽校，何焯、周錫瓚、顧廣圻校并跋，二冊。　《南部新書》十卷，宋錢易撰，清嘉慶十年張海鵬照曠閣刻學津討原本，傅增湘校并跋，四冊。　《南部新書》十卷補遺一卷，宋錢易撰，明鈔本，一冊。

藝文

魏野《次韻和酬知開封縣錢易學士見寄三首》 赤縣滯清才，家曾有國來。埋金寧變土，燒玉豈爲灰。敏手知誰敵，冥心懶自媒。雅章蒙寄惠，味勝沃醇盃。 遠勞仙館客，相勉寄詩來。豈有口更歎，兼無心可灰。貧資閑壽命，吟助道梯媒。信拙過朝暮，除能泥酒盃。 珠落銀鈎向玉牋，不還合浦到溪邊。無雙雙美眞堪愛，似聽湘娥鼓舜絃。

盛度

論述

《隆平集》卷七《盛度傳》 度好學，家居惟圖書滿前，每歸，未嘗釋手。眞宗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通典》、《文苑英華》，又嘗預注釋御集。【略】所著有《愚谷集》、《中書制集》、《銀臺集》、《翰林制集》、《(極)〔樞〕中集》。

傳記

《宋史》卷二九二《盛度傳》 盛度字公量，世居應天府，後徙杭州餘杭縣。【略】舉進士第，補濟陰尉。遷爲封丘主簿，改府倉曹參軍，爲光祿寺丞、御史臺推勘官，改秘書省秘書郎。試學士院，爲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略】改開封府判官，坐決獄失實，降監洪州稅。起知建昌軍、三司鹽鐵判官，改起居舍人、知制誥。【略】眞宗稱其博學。後遷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以疾不拜，改會靈觀判官，入翰林爲學士，加史館修撰。寇準罷相，度以交通周懷政，出知光州。乾興初，再謫和州團練副使。丁謂貶，起爲祠部郎中，復兵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知筠州，更虔、滁、蘇三州。還知審官院，以右諫議大夫知揚州，加集賢院學士。【略】復爲翰林學士、史館修撰，遷給事中，【略】尋進承旨，以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讀學士。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略】遷知樞密院事。章得象既相，以度嘗位其上，即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以尚書右丞罷。復知揚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暴感風眩，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肅。度好學，家居列圖書，每歸，未嘗釋手。敏於爲文，而汎濫不精。嘗奉詔同編《續通典》、《文苑英華》，注釋御集。眞宗祀汾陰，仁宗在藩邸，詔掌起居牋奏及留司章奏。有《愚谷》、《銀臺》、《中書》、《樞中》四集，又有《中書》、《翰林》二制集。

紀事

《湘山野錄》卷上 石參政中立在中書時，盛文肅度禁林當直，撰《張文節公知白神道碑》，進御罷，呈中書。石急問之：「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撰。」對訖方悟，滿堂大笑。

《歸田錄》卷二 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疏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并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眞宗時已爲名臣。【略】性喜焚香。【略】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也。

《青箱雜記》卷六 盛文肅公正剛蹇絕，無他腸，而性微狷急。時爲內相，孫抃方召試館職，以文投之，文肅大怒曰：「投贄盡皆邪道，非公朝所尚。」呵責再三，孫惶恐失措而退。比試學士院，孫宿夕憂其擯落，文肅乃題所試卷爲三等上。其公正如此。

《夢溪筆談》卷一〇 盛文肅爲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別日

爲一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即還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諭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元未曾發封。」又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何如？」公曰：「不曾讀，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韻清修，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賈文元時爲參政，與有章有舊，乃薦爲館職，有詔候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舊事，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挾他術。

《**東坡志林**》**卷二**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相入也。惟演建言二后幷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人怪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九**　丁謂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陵，召爲參政，中書以當降麻，盛文肅爲學士，以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啣之。

趙恒 宋真宗

論述

《**祖龍學文集**》**卷一四附祖士衡**《**西齋話記**》　眞宗好文嚮學，孜孜不倦。祥符、天禧之際，宸章睿藻宣示於下者，不間三五日，自宰執至帖職於三館者，皆得與賡載。

《**歸田錄**》**卷一**　眞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幷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

又卷二　眞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

《**青箱雜記**》**卷三**　眞宗聽政之暇，唯務觀書，每觀畢一書，即有篇詠，使近臣賡和，故有御製《看尚書詩》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禮》三章、《看毛詩》三章、《看禮記》三章、《看孝經》三章。復有御製《讀史記》三章、《讀前漢書》三首、《讀後漢書》三首、《讀三國志》三首、《讀晉書》三首、《讀宋書》二首、《讀陳書》二首、《讀魏書》三首、《讀北齊書》二首、《讀後周書》三首、《讀隋書》三首、《讀唐書》三首、《讀五代梁史》三首、《讀五代後唐史》三首、《讀五代晉史》二首、《讀五代漢史》二首、《讀五代周史》二首，可謂近代好文之主也。

《**東軒筆錄**》**卷一**　眞宗天縱睿明，博綜文學，尤重儒術。凡侍從之臣，每因賜對，未始不從容顧問。眞宗善談論，雖造次應答，皆典雅有倫。當時儒學之士擢爲侍從，則有終身不爲外官者。

又　眞宗聖性好學，尤愛文士。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引**《**帝學**》（眞宗）爲文務求溫雅，製述尤多。中外書奏歌頌，無不重複省覽。暑月或衣單絺，流汗夾體，而詳覽不輟。文史政事之外，無他玩好。帝讀經史，摭其可以爲後世法者，著《正說》五十篇。

又引《**金坡遺事**》　眞宗好文，待遇學士尤重。王欽若召見最頻，其後晁迥、李宗諤、陳彭年、王曾、李維數人皆被恩遇。

《**山堂肆考**》**卷三三**　眞宗幼尚文雅，專以講學屬詞爲樂。

傳記

《**宋史**》**卷六至卷八**《**真宗紀**》　眞宗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諱恆，太宗第三子也，母曰元德皇后李氏。【略】幼英睿，姿表特異，與諸王嬉戲，好作戰陣之狀，自稱元帥。太祖愛之，育於宮中。【略】比就學受經，一覽成誦。初名德昌，太平興國八年，授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韓王，改名元休。端拱元年，封襄王，改元侃。淳化五年九月，進封壽王，加檢校太傅、開封尹。至道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子，改今諱，仍判府事。【略】（至道）三

年三月，太宗崩，奉遺制即皇帝位於柩前。【略】(大中祥符四年二月)，作《汾陰配饗銘》、《河瀆四海贊》。【略】(五年冬十月)辛酉，作《崇儒術論》，刻石國學。【略】(閏十月)戊子，御製配享樂章并二舞名，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降眞觀德》。【略】(六年冬十月)己卯，作《步虛詞》付道門。【略】(天禧元年正月)乙卯，宰臣讀天書於天安殿，遂幸玉清昭應宮，作《欽承寶訓述》示臣下。【略】(二年八月)癸丑，作《元良箴》賜皇太子。【略】(四年)十一月戊午，召近臣於龍圖閣觀御製文詞，帝曰："朕聽覽之暇，以翰墨自娛，雖不足垂範，亦平生游心於此。"宰臣丁謂請鏤板宣布。【略】(乾興元年)二月庚子，大赦天下。【略】戊午，帝大漸，遺詔皇太子於柩前即皇帝位。【略】帝是日崩於延慶殿，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十月己酉，葬永定陵。【略】贊曰："眞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爲，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紀事

《湘山野錄》卷上 眞宗西祀回，召臣僚赴後苑，宣示御製《太清樓聚書記》、《朝拜諸陵因幸西京記》、《西京內東門彈丸壁記》，皆新製也。笑謂近臣曰："雖不至精優，卻盡是朕親撰，不假手於人。"語蓋旨在楊大年也。

又卷中 眞宗居藩邸，升儲宮，命侍講邢昺說《尚書》凡八席，《詩》、《禮》、《論語》、《孝經》皆數四。既即位，咸平辛丑至天禧辛酉二十一年之間，雖車輅巡封，遍舉曠世闊典，其間講席，歲未嘗輟。【略】後仁宗即位，侍臣以崇政殿閣所講遺編進呈，方冊之上，手澤凝鑱，及細筆所記異義，歷歷盡在，兩宮抱泣於靈幄數日，命侍臣撰《講席記》。

又 眞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召學僧廿一人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註釋院事。

《玉壺清話》卷四 祥符五年，(李宗諤)同丁相迎眞宗聖像，爲迎奉副使。公歸，上因幸玉堂，及問塗中之事，因奏曰："汴渠流尸，蔽河而下，暴露灘渚，魚鳥恣噉。"上聞之，惻然嗟念，因而遂御製《汴水發願文》，敕守臣勒石於津亭，歲給錢百緡，修釋道齋醮各七日，爲之懺滌。每一尸，官給鏹篠三片，錢一鐶，置酒紙脯膳，即令收瘞，永爲著式。御製略云【略】。

又卷五 郭仲儀贄，眞宗在藩，爲皇子侍讀。太宗幸東宮，御製《戒子篇》，命贄注解，且令委曲講論。眞宗每以純厚長者遇之，在儲宮作詩贈之，略曰："該明聖典通今古，發啓沖年曉典常。"

《石林燕語》卷五 祥符中，楊文公爲翰林學士，以久疾初愈入直，乞權免十日起居。詔免半月，仍令出宿私第。文公具表謝，眞宗以詩批其末，賜之云："承明近侍究儒玄，苦學勞心疾已痊。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余前席待多賢。"祖宗眷禮儒臣之盛，古未有也。

《石林詩話》卷中 楊文公在翰林，以讒佯狂去職，然聖眷之不衰。聞疾愈，即起爲郡，未幾，復以判秘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瑣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詮墳史，還仰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疏恩高閣拜官初。諸生濟濟彌瞻望，鉛槧諮詢辨魯魚。"祖宗愛惜人材，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後卒與寇萊公力排宮闈，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者，亦可以無愧也。

唐士耻《眞宗皇帝御製內香藥庫詩贊》 內香藥庫者，古王府也。獨以香藥名者，不貴異物也。上以備服御之須，下以裨經費之闕，犀珠磊落，粲然溢目。梯山航海，訖惟人面，罔不虔職貢之修，盛舟車之湊。越自肇造，日積月累，柴周之所儲，蜀嶺之所聚，銖收寸藏，殆非一日。至于我眞宗章聖皇帝之年，蓋二十有八庫焉。維帝緝熙唐文，形之篇什，字爲一室之標，親灑璇跗，肆筆成書，金榜昭揭，下被萬古，雲漢成章，夫豈徒然哉！由盛帝《明良》之歌，若《三侯》之章，《秋風》之什，見于載籍者，不可屢數，求其克勤小物，無一之或遺，若我眞宗章聖皇帝者，蓋千萬世不一見也。其事不見國史，獨夢得《石林燕語》存其梗概，而歲不具焉。容光必照，日月之渾已小，臣敬贊盛德之萬一。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二 (大中祥符七年六月)庚辰，上作《憫農歌》，又作《讀十一經》詩賜近臣和上。每著歌詩，間命宰輔、宗室、兩制、三館、秘閣官屬繼和，而資政殿、龍圖閣學士所和尤多。至是遍詠繼和，三司、諫官、御史或預賡載。若大禮慶成及酺會，則百僚并賦。其後梅詢等以館職居外任，表求次韻，詔寫本附驛賜之。

《**楓窗小牘**》**卷下**　眞宗皇帝祀汾而還，駕過伊闕，親灑宸翰，爲銘勒石。文不加點，羣臣皆呼萬歲。其文曰【略】。

《**宋史**》**卷二八七《陳彭年傳**》　嘗因奏對，眞宗謂之曰："儒術汙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曆迭改，而風敎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寖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成憲，猶指諸掌，孰謂難哉！"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篇翰。"眞宗爲製《崇儒術》《爲君難爲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復請示輔臣，刻石國子監焉。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眞宗御集》三百卷，又注三百卷（宋綬、錢易、李淑等注）。

《**玉海**》**卷二八**　天禧四年十一月壬戌，【略】輔臣集（眞宗）御集爲三百卷：頌銘碑文十八卷，贊八卷，詩三十七卷，賜中宮詩七卷，賜太子歌詩箴述五卷，龍圖閣歌詩四卷，水殿詩一卷，清景殿詩二卷，四園詩三卷，三敎詩九卷，讀經史詩四卷，《維城集》三卷，奉道詩十卷，《歲時新詠》五卷，樂章一卷，《樂府集》并新詞五卷（《書目》總云詩八十九卷，歌十五卷，詞四卷），論述十卷，序八卷，箴七條各一卷，記六卷，又三卷，又一卷，書十卷，《正說》十卷，《承華要略》二十卷，《春秋要言》五卷，試進士題一卷，密表、密詞六十九卷，《玉京集》二十卷（《實錄》三十），《授時要錄》二十四卷。

《**宋史**》**卷八《眞宗紀三**》　（天禧四年十一月）庚申，內出御製七百二十二卷付宰臣。

《**知聖道齋藏書跋**》**卷二**　《玉京集》二十卷，乃御集中之一。此僅六卷，非足本。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　《玉京集》六卷，清鈔本。

姚　鉉

論　述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閱士大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鄭文寶、薛映【略】姚鉉、陳堯佐，悉當時儕流。【略】姚鉉《錢塘郡》云："疏鐘天竺曉，一雁海門秋。"

《**郡齋讀書志**》**卷二〇**　（鉉）文辭敏麗，善書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

《**書史會要**》**卷六**　姚鉉，字寶之，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進士，官至起居舍人，京東轉運使。儁爽頗尙氣，文辭敏麗，善筆札。

《**唐文粹**》　姚鉉《唐文粹序》："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禩，皇帝祀汾陰后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文粹》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粹者也。【略】鉉不揆昧懵，遍閱群集，耽玩研究，掇菁擷華，十年於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議、表、奏、傳、錄、書、序，凡爲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以古雅爲命，不以雕篆爲工，故侈言蔓辭，率皆不取。觀夫群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而窺沉慮，故英辭一發，夐出千古。琅琅之玉聲，粲粲之珠光，不待汎天風，澈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文，其至乎！　石介《上趙先生書》："謹上書先生左右：介近得姚鉉《唐文粹》及《昌黎集》。觀其述作，有三代制度，兩漢遺風，殊不類今之辭。曰詩賦者，曰碑頌者，曰銘贊者，或序記，或書箴，必本於敎化仁義，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爲之辭。大者驅引帝皇王之道，施於國家，敎於人民，以佐神靈，以浸蟲魚；次者正百度，叙百官，和陰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化，緝安四方。《文章正宗綱目》：自昔集錄文章者衆矣。【略】惟梁《昭明文選》、姚鉉《文粹》而已。由今視之，二書所錄，果皆得源流之正乎？　《文脈》：《昭明文選》，唐初最尙也，曰「《文選》濫，秀才半」。至宋廢之，文日卑矣。姚鉉《唐文粹》欲效之，不能匹也。賦多遺柳，柳賦，唐之冠

也。又遺韓《平淮西碑》，柳《乞巧文》，皇甫湜《諭業篇》，遺固多矣。《帶經堂詩話》卷四：《唐文粹》所取詩，止樂章樂府古調，而格詩不錄，視後來《鼓吹》、《三體》諸唐詩特爲近古，較殷氏《英靈》、元氏《篋中》二集稱宏備矣。予少習是書，惜其雅俗雜糅，未盡刊削，如馬異《結交》、貫休《行路難》之類，譬珠玉蒙於沙礫，恆思汰之，未暇也。廬居少事，輒取刪之，定爲六卷，于是去俗存雅，唐賢之光焰益發越于千載之下矣。姚氏編詩起甲終癸，分類瑣屑，槩爲汰去，而次第則仍其舊云。宗枏附識：《談龍錄》：「頃見阮翁雜著，呼律詩爲格詩，是猶歐陽公以八分爲隸也。」近時西亭汪氏編訂白香山詩，有云：「唐人詩集中無號格詩者，即大曆以還有齊梁格、元白格、元和格，葫蘆、轆轤、進退諸格，多兼律詩而言，不專主古體也。」顧格詩之義雖無考，而見諸公之文章者可證。《元少尹集序》：「宗簡，河南人，著格詩若干首，律詩若干首。」由是觀之，格者，但別於律詩之謂。公前集既分古調、樂府、歌行，以類各次於諷諭、閒適、感傷之卷，後集不復分類別卷，遂統稱之曰格詩耳。時本于格詩下復繫歌行、雜體字，是以格詩另爲古詩之一體矣，豈元少尹生平獨不爲歌行雜體乎？況公後集自序曰：「邇來復有格律詩。」《洛中集記》亦曰：「分司東都，及茲十二年，其間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初未嘗及歌行、雜體者。固以格字該舉之也。按：此則《文粹》所錄全是格詩，而以此稱屬之律體，誤矣。趙氏之論固未可概非爾。《文選》而下，唯姚鉉《唐文粹》卓然可觀，非他選所及。其錄詩皆樂府、古調，不取近體，尤爲有見。余嘗取而刪之，與《英靈》、《間氣》諸集刪本都爲十種，竝行於世。

傳記

《宋史》卷四四一《姚鉉傳》 姚鉉字寶之，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知潭州湘鄉縣，三遷殿中丞，通判簡、宣、昇三州。淳化五年，直史館，侍宴內苑，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以奬之。至道初，遷太常丞，充京西轉運使，歷右正言、右司諫、河東轉運使。俄上言曰【略】。詔從之。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埽，東南注鉅野，入淮、泗，城中積水壞廬舍，以鉉知州事，徙州于汶陽鄉之高原，委以營度，許便宜從事。工畢，加起居舍人、京東轉運使，徙兩浙路。鉉雋爽，頗尚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事多矛盾。映摭鉉罪狀數條，密以聞，詔使劾之，當奪一官，特除名，貶連州文學。吉州之萬安抵虔，江有贛石，舟行其中，湍險萬狀，鉉過，感而賦之以自況。大中祥符五年，會赦，移岳州，又移舒州，俄授本州團練副使。天禧四年卒，年五十三。鉉文辭敏麗，善筆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吏寫書，亦薛映所掎之一事。雖被竄斥，猶傭夫荷擔以自隨。【略】又采唐人文章纂爲百卷，目曰《文粹》。卒後，子嗣復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授嗣復永城主簿。幼子稱，俊穎美秀，頗善屬辭，裁十歲卒。鉉紀其事爲《聽悟錄》，人多傳之。

紀事

《詩話總龜》前集卷四 太宗留意藝文，好篇詠。淳化中，春日苑中有賞花釣魚小宴。宰相至三館畢預坐，咸使賦詩，「中」字爲韻，上覽以第優劣。時姚鉉詩先成，曰：「上苑烟花迥不同，漢皇何必幸遼中。花枝冷濺昭陽雨，釣綫斜牽太液風。綺蕚惹衣朱檻近，錦鱗隨手玉波空。小臣侍宴驚凡目，知是蓬萊第幾宮。」賜白金百兩，時輩榮之，以比奪袍賜花故事。

《宋史》卷三〇五《薛映傳》 （薛）映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映臨決蠲鋭，庭無留事。轉運使姚鉉移屬州：「當直司毋得輒斷徒以上罪。」映即奏：「徒、流、笞、杖，自有科條，苟情狀明白，何必繫獄，以累和氣。請詔天下，凡徒流罪於長史前對辨，無所異，聽遣決之。」朝廷施用其言。與鉉既不協，遂發鉉納部內女口及鬻釦器抑取其直，又廣市綾羅不輸稅。眞宗遣御史臺推勘官儲拱劾鉉，得實，貶連州文學。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姚鉉文集》二十卷。

《宋史》卷四四一《姚鉉傳》 有集二十卷。

孫僅

論述

王禹偁《殿中丞贈戶部員外郎孫府君墓誌銘》 某爲左司諫、知制誥，有以何之文相售者，見其文有韓、柳風格，因誇于同列，薦于宰執間。居數月，何始來候吾，又得僅之文一編。時給事中兼右庶子畢公與吾同典誥命，適來吾家，因出僅文以示之，讀未竟，乃大呼曰：「嚇死老夫矣！」其爲名賢推服也如此。僅之就舉也，以兄中狀元抑之末第。方今搢紳中言掌誥之才者咸曰：「朝廷不命其人則已，命之則必何也。」場屋中語科第之殊級者亦曰：「國家罷舉則已，舉不罷則首冠者必僅也。」

《隆平集》卷一三《孫僅傳》 僅端懿無競，篤於儒學，士大夫高其履尚。

《讀杜工部詩集序》 《後村詩話》新集卷一：國初盛稱二孫，何之文苦不多見，僅叙杜詩云：「公詩支爲六家，孟郊得其氣燄，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此數語亦近似，但郊謂之得杜氣骨可也，烏有所謂「燄」哉。

《驪山二首》 《歸田錄》卷一：僅爲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眞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得不聞，人以爲幸也。

傳記

《宋史》卷三〇六《孫僅傳》 僅字鄰幾。少勤學，與何俱有名于時。咸平元年，進士甲科，兄弟連冠貢籍，時人榮之。解褐舒州團練推官，會詔舉賢良方正之士，趙安仁以僅名聞。策入第四等，擢光祿寺丞，直集賢院，俄知浚儀縣。景德初，拜太子中允、開封府推官，賜緋。北邊請盟，遣使交聘，僅首爲國母生辰使。改本府判官，遷右正言、知制誥，賜金紫，同知審官院。是冬，永興孫全照求代，眞宗思擇循良任之，御書邊肅泊僅二名示宰相。或言僅嘗倅京府，諳民政，乃命知永興軍府。僅純厚長者，爲政頗寬，嘗詔戒焉。大中祥符元年，加比部員外郎。代還，知審刑院。頃之，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權知開封府。改左諫議大夫，出知河中府。歸朝，復領審刑院。久次，進給事中。天禧元年正月，卒，年四十九。錄其子大理評事和爲衛尉寺丞。僅性端慤，中立無競，篤於儒學，士大夫推其履尚。

《隆平集》卷一三《孫僅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七《孫僅傳》（存目）

紀事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引《古今詩話》 孫給事僅及孫暨皆咸平初省試放狀元，後各應制舉。給事與兄何齊名，有聲場屋。何淳化中魁多士，給事下第。有詩曰：「前春再就天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次舉中甲科，王元之以詩贈曰：「病中何事忽開顏，憶得詩稱小狀元。粉壁已懸龍虎榜，錦標爭屬鶺鴒原。」

《王文公筆錄》 景德中，初契丹通好，首命故給事中孫公僅奉使而往。泊至彼國，屬修聘之始，迎勞饗餼頒給之禮殊未詳備，北人館待優異，務在豐腆無數。然事或過差，僅必抑而罷之，自餘皆爲隨事損益，俾豐腆中度而後已。迄今信使往復，不改其制。故奉使鄰境，由僅爲始，時得禮制。

《盛事美談》 孫何、孫僅學行文辭傾動場屋。何既爲狀元，王黃州覽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後牓僅果爲第一。黃州復以詩寄之云【略】。并寄何詩曰：「惟愛君家棣華牓，登科記上並龍頭。」潘逍遙亦有詩曰：「歸來遍檢登科記，未見連年放弟兄。」而陳堯佐、堯咨兄弟亦前後相繼爲狀元，實士林盛事。

著錄

《**隆平集**》卷一三《**孫僅傳**》 有文集五十卷。

《**東都事略**》卷四七《**孫僅傳**》 有文集五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甘棠集》一卷，知制誥上蔡孫僅鄰幾撰。咸平元年進士第一人，後其兄何一榜。嘗從何通判陝府，以所賦詩集而序之，首篇曰「甘棠思循吏」，故以名集。僅兄弟皆不壽，故不大顯。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孫僅詩》一卷。

又卷三〇六《**孫僅傳**》 有集五十卷。

藝文

王禹偁《書孫僅甘棠集後》 新集《甘棠》盡雅言，獨疑陳杜指根源。一飛事往名雖屈，六義功成道更尊。骨氣向人蹲獬豸，波濤無敵瀉崑崙。明年再就堯堦試，應被人呼小狀元。

又《贈狀元先輩孫僅》 病中何事忽開顏，記得詩稱小狀元（予淳化辛卯歲贈君詩云「明年再就堯堦試，應被人呼小狀元」）。粉壁乍懸龍虎榜，錦標終屬鶺鴒原。青雲隨步登花塔，紅雪飄衣醉杏園。還有一條遺恨處，不教英俊在吾門。

賈同

石介《賢李》 至道、咸平以來，山東文人之傑賈公疏、高公儀、劉子望、孫明復。在公疏，則相國師友之。【略】公疏著書本《孟子》，有《山東野錄》數萬言。

又《劍門讀賈公疏詩石》 劍門駐馬立踟躕，讀盡新篇味有餘。關令多情兼好事，詩名留得賈公疏。

《**宋史**》卷四三二《**賈同傳**》 賈同字希得，青州臨淄人。【略】同初名罔，字公疏，篤學好古，有時名，著《山東野錄》七篇。年四十餘，同進士出身，眞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聞同名欲致之，固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補歷城主簿。張知白薦爲大理評事，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符以來，諫諍路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姦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罷宮觀崇奉，歸不急之衛兵，收無名之實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議，國家無因循之失。」又言：「寇準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貶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之分。」時章獻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爲難。再遷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顏、李冠、王無忌及其門人謚同曰存道先生。

張景

論述

石介《贈張續禹功》 晦之號絕群，平地走虎兕。

又《上蔡樞書》 仲塗沒，晦之死，加之公疎繼往，子望亦逝，斯文其無歸矣。

又《與君貺學士書》 唐去今百餘年，獨崇儀（柳開）克嗣吏部聲烈，張景僅傳崇儀模象。

李覯《答李覯書》 晦之之辭不奇，諸所著文，未足可嘉。至於議論，則才精識健，無遠不到，若《洪範》、《王霸》諸篇，籠絡天人，錘鍛古今，雖子厚好爲論，尚未及也。先朝文士，唯此人耳。惜其疏俊，得罪於世，故立身不可不愼。若子厚、晦之，皆非凡人，被惡名，雖欲自新，而死期至矣。

又《答黃著作書》 來書謂張景《原道》頗正，漢傑何不視景集中所記浮屠事凡幾篇，其稱述何如？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景）師事柳開，學爲古文，名震一時。

傳記

宋祁《故大理評事張公墓誌銘》　晦之名景，江陵公安人。羈丱能長言，嗜學尤力。未冠涉通藝文，頗班班言當世務。貧不治產，往從崇儀使解人柳開。開以文自名，而薦寵士類，一見歡甚，悉出家書畀之，由是屬辭益有法度。開每曰：「今日在朝廷挈囊薦笏，誰踰晦之者！」即厚遣，使如京師。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嚴、成紀李庶幾號爲豪英，晦之敝衣與游，名稱籍籍，美不容口。眞聖諒闇，未即聽政，責有司精覆計偕，預者十一二，晦之名在第四。調主大名館陶簿。年少氣銳，未能以智自將，坐公累爲吏痛詆，貶全州。會赦還。豪長者得罪，并坐所知，繼爲房、襄二州文學參軍。晦之中廢不用，則大覃思古今，爲《洪範》、《王霸》二書。常病浮圖氏怪迂誕荒，塔廟日熾，雖服儒衣冠者，皆共寵神之，慾寘六經反爲外典。故因事見文，爲紀傳數十篇而辨折之。雖與世舛馳，而自信不跲云。康肅陳公堯咨，以西臺舍人爲本府，雅聞晦之，爲言於上，復選楚州寶應主簿。最狀應條，監司以聞。改大理評事、知泗州昭信縣。淮島傖雜，馮戾禨巫，晦之剪除房祀且百所。輸入材瓦，以完吏舍。急病職勞，邑人宜之。轉運使任其能，移掌眞州榷茶務。既又請通理州事，可制已報，會遘疾，終官下，年四十九，實天禧二年三月十日。噫！世之言材而顯，善而艾，皆若可信，如晦之終始報享，獨大謬不然者耶！晦之幼喪二親，有終身之戚。方其間關蓬累，而竭誠盡物，克襄事焉。墓不用甓，既窆，則下土實之。曰：「千載後無爲狐兔宅，不亦善乎！」荆人高之。咸曰：「張氏有子矣。」事崇儀也，崇儀欲以兄子妻之，未歸而亡。又委禽於唐氏，生子一，早夭。晦之即世，夫人奉柩以如許昌，將便時來南，以歲之不易，久而去室。康定元年，著作佐郎王儀太初始得護梳柳，以某月日祔墋其先塋，從昭穆之圖，成君志也。三代之諱之行，則渤海胡且及康肅公爲先壙之誌若表在焉。平生文章，門人萬稱集爲二十五通。太初與晦之再世中表，重節義然諾，且少相友善，故哀狀丐文，而畢此封樹焉。銘曰：嶰才章兮懿淳孝，至膴仕兮難老，嗇弗予兮孰天道。蹇皇皇兮晚獲伸，發吾懷兮露珍，甫半道兮摧華輪。倚廬空兮無冢嗣，從藁殯兮二紀，魂煢煢兮何所止。彼戚友兮義弗違，奉轜柩兮來歸，穴虛祔兮人所悲。兄弟鮮兮疇立後，神茫茫兮安究，尙立言兮參不朽。

紀事

《湘山野錄》卷下　張晦之景以古學尙氣義，走河朔，與冀州一俠少游。後俠者不軌，事敗，景亦連繼，捕之甚急，遂改姓名李田，遁竄四海。所至即題曰：「我非東方兒木子也，不是牛耕土田也，欲識我踪跡，一氣萬物母。」蓋景嘗撰《河東柳先生集序》，破題曰「一氣，萬物之母也」，世盡知之。景所以遍題者，亦欲導於知己。簡寂觀道士陳履常善奏章，能游神於冥寞。景以李田姓名謁之，求奏一章以決休否，陳許之。一夕，天虛夜清，冠簡精恪，自初夜抱章俯伏於露壇，後夜方起，起忽譴之曰：「陰冥之事爾尙欺之，況人間乎？吾上及三清，下逮九幽，閱籍無李田者。子以欺陰，固無休徵矣。」景終於一散官，壽不五十。陳康肅堯咨知荆南，憐其道窮，爲葬於龍山落帽臺，碑以表其墓焉。廬在荆江之洀陰，枯桑廢田，子孫凋零，盡爲漁樵佣估。嗟哉，陸魯望所謂「莫倚文章庇子孫」。集三十卷行於世。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六引《復齋漫錄》　本朝張景，景德三年以交通曹人趙諫斥爲房州參軍。景爲《屋壁記》，略曰：「近置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事違戾政教者爲之【略】。」

《蓮堂詩話》　宋公安人張景，仁宗召見，問曰：「卿在江陵，地有何景？」對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曰：「所食何物？」對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煮鼈裙羹。」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張晦之集》二十卷。【略】集有文百九十三首，（禹）〔萬〕偁所編，并爲之序。

《文獻通考》卷二三三　《張晦之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張景集》二十卷。

李迪

論述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迪）少從柳開學，爲古文。開嘗謂其門人張景、高弁曰：「此公輔器也。」

傳記

張方平《文定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慶曆七年冬十一月壬子，元老、太子太傅致仕隴西公薨於京師，有司以聞。上惟先帝察公忠厚，任大節而屬之以政，傅導儲邸，顧託之意甚重；又惟公德義之益，弼亮之勤，隱恫之深，爲廢朝，遣內司賓臨，奠於位，賜恤異於他公。故事，襚以司空，侍中章紱。太常準功行，易名「文定」。越庚午，幠帷就引，內使典喪，以返濮上。越明年閏正月丙午，葬我文定公於鄄城縣之鄄侯鄉。越三月，申命史臣，譔揚休烈，表之神隧。蓋恩禮始終備已。按牒：公諱迪，字復古。先世自趙徙燕。大王父在欽，以武材仕范陽軍，逮唐季之難，渡河，樂濮之風土，營家老焉，遂徙名數爲衛人【略】。公學通古今，深博有大度。初從河東柳先生游，每覽公文章，未嘗不稱善，語門人張景、高弁曰：「復古乎，輔相器也，且陶冶生輩矣。」賓興至都，士皆目屬之。禮部奏公第居下，及延對，天子擢居第一。召見，容止嚴重，姿表甚偉。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徐州、兗州。召試翰林，遷著作郎、直史館，入謝，加緋魚。尋充鹽鐵判官。屬議東巡，命二輔臣聯判泰寧，經置封事，以公貳之。【略】稍遷右司諫，徙知鄆州。召糾都獄，改右史。江淮饑甚，朝廷憂之，授公安撫使，俾以便宜從事。【略】復命遷宰士，簷銅鹽，錫服三品。未幾，擢掌誥命。車駕祠瀨鄉，陞亳爲集慶軍，以公領州事。【略】代歸，章聖以治亳之政，勞勉久之，公頓首謝。會邊川犯秦隴，邊遽相及，召對長春殿，上曰：「雍，關中根柢，卿有方面才，吾蘄君重鎮撫之。」即以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府。陛辭，上慰諭：且召君，無慊行也。尋除本道都轉運使，詔赴秦庭。【略】未幾，果召還禁林，充學士，特蒙眷禮。【略】尋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儲闈肇建，始初預聞，及是首除太子少傅，手疏援先朝之故以讓，遂兼賓客。詔儲后接賓客如師傅，累牘遜免，許從客禮焉。賜之御篇《元良述》、《六藝箴》，勉以輔導之意。俄遷禮部侍郎。寇忠愍公由宮僚罷相，詖辭讕衍。公因燕見，上頗問春坊事。公曰：「皇太子仁孝天縱，睿問日躋，群臣佐翼，實無過事。或有他語者，臣請付御史辨之。」上改容慰罷焉。時丞相缺，公以參知政事獨當國，謀猷燮諧，率循訓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面命之相者數矣，輒懇辭。一日對滋福殿東序，皇太子趨下稱謝曰：「蒙恩擢賓客爲宰相，因再拜上，顧公其可復讓歟？」翼日制出，以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中書門下平章事，賜賚皆異數。公荷厚恩，厲精索慮，竭股肱之力，知無不爲。而與朱崖丁謂相同秉政，謂顓權不軌，公意在綱紀國體，論議不能平。章聖不豫，始議儲，后聽決，謂立異，以爲太子總萬機，即上躬良已，殆難爲朝廷禮。公進曰：「撫軍監國，漢唐以之。上疾止如初，何愆於義？」由是資善決事，國本固焉。謂益橫其心，間忠舊，鉤黨攀援相入，傷危不附，至輒除吏，不以聞。公憤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無左右之先，上特達稱舉，十年至宰相，知竭誠奉公，豈能阿權臣取容乎！」是日廷數謂執邪罔諼，傾亂憲度，顓威福，誖大臣節。因質責其狀，乃幷自劾姦臣竊國命而不能正，請同免。上深感悟，歎公忠孝，又稱「忠、忠」者數四，遂與謂偕罷歸班。【略】屬上疾稍侵，謂謀得施，頃之復相。是日，除公戶部侍郎，知鄆州。眞駕升遐，貶公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衡州團練副使，志且殺公。或說謂：「衡州之謫，若士議何！」謂曰：「是庸何傷！他日好事生傳衡州事，不過云天下惜之而已。」時乾興元年三月也。七月謂敗，十二月復秘書監、知舒州，徙建康，就改刑部侍郎。徙兗海，改兵部。徙東秦，又徙河南。詔朝京師，公既對，留五日而辭，絕口不及舊事。至洛師，改尚書右丞，徙三城，就遷工部尚書。耕籍之歲，獻后上仙，今上馳馹還公，授資政殿學士，圖舊共政，遂復相。章聖朝，公雅見親重，君臣之際無間然者。【略】然天資剛勁，秉心醇一，雖歷危難，艱阻僅全，折而不撓，正色益厲，當軸處中，用是亦弗能久也。景祐二年，以刑

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解機柄，留侍經筵，竟冒僅文，除太常卿、知高密。尋復秋官，徙彭門。又改地官，徙兗海。黨羌不恭，【略】朝議藉公威重，綏定河朔，因授彰信軍節旄，判天雄軍。吏民卒旅至於四夷，皆知公兩朝二十年舊相，故不嚴而治，疆埸乂寧。復徙青社，詔赴本鎮。【略】過鄉展墓，因慨然曰：「吾遭時至將相，幸全節義，不忝先人。盍歸來乎，佚吾餘日也！」及曹南，遂引年還君事。疏三上，天子愍以職務留，以除太子太傅致仕。歸老濮上，放懷物外，逍遙六年。【略】享年七十有七。【略】公孝於親，友於昆季，篤於朋友。不遷怒，不逆詐，計數回巧，不接心術。不苟進，不潔退，功美不居，患難不悔。譽善不爲諂，嫉惡不爲忌。率由天至，非有勉者。蘊之爲行誼，發之爲事業，在公之道，蓋土苴爾。夫夸者死權，矜者徇名，逞禍機而導爭端，聞公之風，薄斯知敦，貪斯知約矣。臣承學淺昧，然粗聞《春秋》義例矣，大君有命，敢誣信書？銘曰：侍中剛塞，蘊涵純德，發爲正色，隱然柱石。章聖惠哲，察公忠烈，可臨大節，託之喉舌。遂付宰柄，爰屬之政，實受端命，賓傅儲聖。孽臣專朝，僻訛姦驕，鉤連日嚚，我心鬱焦。感憤中激，志除邪僞，乃誠靖國，以寧社稷。綴衣出庭，遘閔南征，不遠湘衡，顧懷周京。大人繼照，圖舊廣孝，顯揚輔導，俄還廊廟。乃平泰階，謨明弼諧，若作梓材，爾惟鹽梅。師戍羌落，帝念遼漠，公在河朔，敵崩厥角。宣力中外，文武盡瘁，若時進退，道德益大。攻奪爲利，太息爲義，處心云異，於道同敝。公冲而用，不激不聳，率誠以動，不勉伊中。巖廊穆清，軫念老成，俾揚頌聲，式昭典刑。

《**隆平集**》卷五《**李迪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五一《**李迪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〇《**李迪傳**》（存目）

紀事

《**東原錄**》　李文定公迪與夏侯麟各題詩於濮州王驥郎中屋壁，文定曰：「南巷蕭條北巷連，君歸未得伴君閒。郡樓獨上最高處，盡日凭闌不爲山。」夏侯曰：「夜來飛夢到瑤池，借得周王八駿騎。宴罷卻歸蓬島去，五雲狂踏影參差。」明年，文定第一人、夏侯第二人及第。

《**東齋記事**》卷一　景德中，李迪、賈邊皆舉進士，有名當時。及就省試，主文咸欲取之，既而二人皆不與。取其卷視之，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注疏異說。乃爲奏具道所以，乞特收試。時王文正公爲相，議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如邊特立異說，此漸不可啓，將令後生務爲穿鑿，破壞科場舊格。」遂收迪而黜邊。

《**涑水紀聞**》卷八　（迪）及爲相，眞宗已不豫。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謂矯書聖語，欲爲林特遷官。迪不勝忿，與謂爭辨，引手板欲擊謂，謂走獲免。因更相論奏，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留爲相。迪至鄆且半歲，眞宗晏駕，迪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如衡州。仲宣始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迪惶恐，以刃自刎，人救得免。仲宣凌辱迫脅，無所不至。【略】至衡州歲餘，除秘書知舒州。章獻太后上仙，迪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今上即位，召詣京師，加資政殿大學士，數日復爲相。

《**龍川別志**》卷上　張公安道嘗爲予言：治道之要，罕有能知之者。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眞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它矣。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下。王文正公爲相，南省試《當仁不讓於師賦》，時賈邊、李迪皆有名場屋，及奏名，而邊、迪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迪以落韻，邊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王文正議：「落韻失於不詳審耳，若舍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從今士子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落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

《**邵氏聞見錄**》卷七　李文定公迪爲學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從明逸求當塗公卿薦書，明逸曰：「有知滑州柳開仲塗者，奇才善士，當以書通君之姓名。」文定攜書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相忘也。」文定以狀元及第，十年致位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後官至侍御史，文定公命長子柬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

《**石林燕語**》卷八　李文定公在場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預省試，主司皆欲得之，以置高第。已而乃不在選。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試卷覆視之，則以賦落

韻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時爲相，從其請。既廷試，遂爲第一。

《**避暑錄話**》**卷上** 李文定公坐與丁謂不相能，中常鬱鬱不樂。舊中書省壁間有其手題詩一聯云：「灰心緣邊事，霜鬢爲論兵。」凡數十處，此裴晉公詩也。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李復古集》一百卷。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李復古集》一百卷。

藝文

范仲淹《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維慶曆七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傅侍中之靈。惟公生于東魯，早游聖門。育文若豹，就志如鯤。巍巍章聖，仄席臨軒。天下英雄，雲翔駿奔。公冠其首，光華帝閽。嘉猷日沃，威顏日溫。十數年間，秉持大鈞。言必讜直，道惟忠純。或出或處，有屈有伸。兩朝眞宰，一德良臣。白髮仗鉞，氣猶過人。青宮作傅，禮能退身。優游養壽，靜默含眞。人仰如仙，上待如賓。門館憧憧，子孫詵詵。咸聞詩禮，并列簪紳。人間之盛，公無不臻。嗚呼！天地之數，聖賢一均。高明而終，精爽必神。念昔登門，遇厚情親。曾莫之報，是寧不仁。東嚮何爲，歎惋悲辛。

陳越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聞文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後來之著聲者，【略】朱嚴、陳越、王曾【略】。陳越《侍宴》云：「十鍾人既醉，九奏鳳來儀。」《與劉從》云：「誰哀城下酌，不廢洛中吟。」《李秦州》云：「擁路東方騎，懸腰左顧龜。」

《**宋史**》**卷四四一《陳越傳**》 陳越字損之，開封尉氏人。祖守危，興道令。父夏，虞部員外郎。越少好學，尤精歷代史。善屬文，辭氣俊拔。咸平中，詔舉賢良，刑部侍郎郭贄薦之，策入第四等，解褐將作監丞，通判舒州，徙知端州，又徙袁州。未幾召還，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掌鼓司登聞院。預修《冊府元龜》，與陳從易、劉筠尤爲勤職。眞宗以其奉薄，並命月增錢五千。車駕朝陵，掌留司名表，時稱爲工。自是兩府牋奏多命草之，勳貴家以銘誌爲請者甚衆。遷太常丞、群牧判官，祀汾陰，擢爲左正言。越耿概任氣，喜箴切朋友，放曠盃酒間，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然嗜酒過差，每食必先引數升，罕有醒日，亦用是遘疾。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四十。無子，母老，人皆傷之。【略】故事，中書章表皆舍人爲之，東封後，朝廷多慶禮，舍人或以他務所嬰，乃擇館閣官，得盛度、路振、劉筠、夏竦、宋綬洎越分撰表奏，宰相嘗以名聞，其後皆相次掌外制，唯越不及登擢，時論惜之。

魏野《寄陳越學士（字損之）》 損之不見數年餘，萬種相思一事無。唯有近來茅屋夢，爲君時復到皇都。

劉筠

論述

綜論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錢惟演、劉筠特工於詩，其警策殆不可遽數。

又引《楊文公談苑・錢惟演劉筠警句》 劉筠《禁直》云：「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陝州從事》云：「角迴含商氣，橋長斷洛塵。」《周賢》云：「崎

嶇一乘傳，憔悴五羊皮。」《章南鄭》云：「渝舞氣豪傳漢俗，丙魚味美敵吳鄉。」《李太僕北使》云：「惟月卿曹重，占星使者賢。」《送僧》云：「卷衲城鐘斷，楮笻嶽雨餘。」《僧崇惠》云：「醉令難同社，仙鵝有換書。」《葉金華》云：「柔桑蔽野鳴雛雉，高柳含風變早蟬。」《劉潭州》云：「膝席久虛溫樹老，心旌無奈楚風長。」又云：「沙禽兩兩穿鈴閣，江草依依接射堂。」《章九隴》云：「溪牋未破冰生硯，爐酒新燒雪滿天。」又《周賢良》云：「春風亂鶯囀，夕霧一鴻冥。」《張嶺南》云：「山月愁猩子，風濤怒鰐魚。」《西巡》云：「龍駕昌明御，天旗太一神。」《張婺州》云：「大野幾星分婺女，清風萬古感顏烏。」《章南安》云：「嶺雲夏變梅蒸早，越賈秋藏桂蠹多。」《西京首座》云：「榮河帶繞中天闊，空樂星懸大士居。」《題雪》云：「劉伶醉席梅花地，海客仙槎枌樹天。」《利州轉運》云：「鵠蹲野竿難爲尹，雪積衆鹽久置官。」《章分寧》云：「鶴伴鳴琴聽事晚，鳥驚調角武城秋。」《楊處州》云：「朱飾兩轓巡屬邑，月留雙筆在中臺。」《閣宿》云：「三讓月臨承露掌，九雛鳥繞守宮槐。」又云：「酒供硯滴濡毫冷，火守更籌沃夜長。」《雲月》云：「已回鄰面三年粉，又結寒絲幾繭冰。」《汾陽道中》云：「鼓音記里繩阡遠，舞節鳴鑾玉步徐。」《楊洪州》云：「桃葉橫波人共醉，劍光牛斗獄常空。」《李秦州》云：「右城獨登溫樹密，前旌雙抗嶺雲高。」《劉潭州》云：「洛田荒二頃，楚浪高三篙。」《槿花》云：「吳宮何薄命，楚夢不終朝。」《宮詞》云：「難銷守宮血，易斷舞鸞腸。」又云：「虹跨層臺晚，螢飛下苑涼。」《夏日》云：「雲容倏變千峰險，草色相沿百帶長。」《新蟬》云：「翼薄乍舒宮女鬢，蛻輕全解羽人尸。」《公子》云：「行庖爨蠟彫胡熟，求埒鋪金汗血驕。」《明皇》云：「梨園法部兼胡部，玉輦長亭更短亭。」《荷花》云：「湔裙無限水，鄣袂幾多風。」《別墅》云：「雲際尋橦伎，花間笑蹙樓。」《無題》云：「荷心出水終無定，蘿蔓從風莫自持。」又云：「藻井風高蛛壞網，杏梁春暖燕爭泥。」《詠梨》云：「先時櫻熟煩羊酪，遠信梅酸捐瓠犀。」《洞戶》云：「密鎖香雲深處戶，亂飄梨雪晚來天。」《贈希畫》云：「吟餘雲散月，話久塵遺毛。」《夕陽》云：「塞迥橫煙紫，江清照葉丹。」《閨中》云：「籠禽思隴樹，洞犬識秦人。」《柳絮》云：「平沙萬里經春雪，廣陌三條盡日風。」《屬疾》云：「風簾鴟嘯廚煙絕，月樹鳥驚欒杵喧。」《燈夕》云：「金吾抱箭催壺水，玉宇來風滿砌蓂。」《禁中》云：「萬年宮省樹，五色帝家禽。」其警句絕多，此但所記者耳。

《六一詩話》　子儀《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

蘇頌《職方郎中辛公墓誌銘》　中山公一代文宗，門人賓客皆當時豪雋之士。

《臨漢隱居詩話》　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略】予見劉子儀詩句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　本朝四六，以劉筠、楊大年爲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敝類俳語可鄙。歐陽公深嫉之曰：「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

《東都事略》卷四七《劉筠傳》　筠自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與楊億齊名，當時號爲「楊、劉」。三入禁林，三典貢舉，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筠始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劉筠）爲人不苟合，學問宏博，文章以理爲主，辭尚緻密，尤工篇詠，能侔揣情狀，音調淒麗。自景德以來，與楊億以文章齊名，號爲「楊、劉」，天下宗之。

《宋史》卷四三九《文苑傳一》　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劉筠》　記曾三度竊蟠桃，內熱交攻亦太勞。館閣餞詩經御選，凌風鵰翼入秋高。

鍾廷瑛《讀詩絕句十二首・大年、子儀》　不恨吾生後古人，古人應恨德無鄰。清詞麗句楊劉作，蜘蛛塵埋八百春。

分　論

《寄靈仙觀舒職方學士》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馮班評：似皮、陸。紀昀評：亦不及大年作。結句點綴小有致。

《南朝》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崑體」詩所以用事務爲雕簇者，此也。衣帶，謂大江耳。蘭成，謂庾信《哀江南賦》。馮班評：結獨勝。查慎行評：「舫」字作平聲讀，他處未見。　張載華評：蒿廬夫子云：「按

「舫」字古作方。吳才老云：「方舫音義同。」《韻會小補》舫字下亦收平聲，引《戰國策》「舫船載卒」鮑彪注：「非郎切。」 查慎行評：可云「一衣帶水」，非衣帶即可當水也。若改爲「帶水」，便意足，無語病矣。

《**漢武**》《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五、六言興亡之運，理所必有，雖漢武帝之力鉅心勞，終亦無如之何也。末句謂諫者之不切。 紀昀評：五句夏鼎變遷，言武帝時海內凋弊。六句言武帝好大，以秦皇比之也。虛谷此評不了了。

《**明皇**》《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三、四良佳，荒唐沉湎有如此，流離顚沛忽如彼，皆可爲後世人主之戒。明皇賴有太子即位靈武，郭子儀、李光弼之兵足以戰，及忠臣義士之志未離唐室，故得返駕舊京，有此末句。不然，父子俱入蜀，中原之人雖不服祿山，江東已有永王璘欲反矣，事將如何？ 馮班評：永王亦是帝子，又說不通。 陸貽典評：此論大謬。 三、四即錢思公落句意。 紀昀評：所論與詩無涉。 馮班評：此勝。

《**成都**》《瀛奎律髓彙評》卷三馮班評：不及楊。 紀昀評：亦雜湊蜀事，不相連貫，四句尤粗而無味。

《**始皇**》《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尾句絕妙。「亡秦者胡也」，此讖已預播矣。德不足以弭之，雖勒碑頌美，亦自愚而已。 紀昀評：此亦常意常語，有何好處？ 此篇亦不精采。

《**題林逸士淝上新屋壁**》《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三、四須先看上二字，爲小分句，卻看下五字，則得其意矣。 紀昀評：子儀本學義山。此三、四卻近「武功派」。「澗才」二字生。 無名氏（甲）評：漢樓護，王氏五侯競致異饌，合而烹之，名「五侯鯖」。

《**淮水暴漲舟中有作**》《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方回評：中山劉子儀，首變詩格爲「崑體」者。五、六眞李義山，規格奇壯。 查慎行評：第六句拙。 紀昀評：六句不通。五、六乃「江西派」。 考《儒林公議》，此詩乃子儀在翰林日爲丁謂所排而作，故其詞怨以怒。

《**公子**》《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六紀昀評：楊、錢、劉三詩皆有義山風味，勝「西崑」他詩之堆砌。

《**無題**》《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幽情蘊藉，覺義山三首未免華靡。

傳記

《**宋史**》卷三〇五《**劉筠傳**》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舉進士，爲館陶縣尉。還，會詔知制誥楊億試選人校太清樓書，擢筠第一，以大理評事爲祕閣校理。眞宗北巡，命知大名府觀察判官事。自邊鄙罷兵，國家閒暇，帝垂意篇籍，始集諸儒考論文章，爲一代之典。筠預修圖經及《冊府元龜》，推爲精敏。眞宗將祀汾脽，屢得嘉雪，召筠及監察御史陳從易崇和殿賦歌詩，帝數稱善。車駕西巡，又命筠纂《土訓》。是時四方獻符瑞，天子方興禮文之事，筠數上賦頌。及《冊府元龜》成，進左正言、直史館、修起居注。嘗屬疾，予告滿，輒再予，積三百日，每詔續其奉。遷左司諫、知制誥，加史館修撰，出知鄧州，徙陳州。還，糾察在京刑獄，知貢舉，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復請鄧州，未行，進翰林學士。初，筠嘗草丁謂與李迪罷相制，既而謂復留，令別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自院出，遇殊樞密院南門，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愧也。帝久疾，謂浸擅權，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請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廬州。仁宗即位，遷給事中，復召爲翰林學士。踰月，拜御史中丞。先是，三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牓臺中，御史自言事，毋白丞雜。知天聖二年貢舉。數以疾告，進尚書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知潁州。召還，復知貢舉，進翰林學士丞旨兼龍圖閣直學士、同修國史、判尚書都省。祀南郊，爲禮儀使，請宿齊太廟日，罷朝饗玉清昭應宮，俟禮成，備鑾駕恭謝。從之。筠素愛廬江，遂築室城中，構閣藏前後所賜書，帝飛白書曰「眞宗聖文祕奉之閣」。再知廬州，營冢墓，作棺，自爲銘刻之。既病，徙于書閣，卒。筠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其文辭善對偶，尤工爲詩。初爲楊億所識拔，後遂與齊名，時號「楊劉」。凡三入禁林，又三典貢部，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筠始。性不苟合，臨事明達，而其治尚簡嚴。然晚爲陽翟同姓富人奏求恩澤，清議少之。著《冊府應言》、《榮遇》、《禁林》、《肥川》、《中司》、《汝陰》、《三入玉堂》凡七集。一子早卒，田廬沒官。包拯少時，頗爲筠所知。及拯顯，奏其族子爲後，又請還所沒田廬云。

《**隆平集**》卷一四《**劉筠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七《**劉筠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歐陽修《跋學士院御詩》 學士爲禁職，舊制，不通外人也。眞宗時，劉子儀當直，既不爲丁晉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劉見晏來，遽趨以出，相遇不揖，掩面而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當直者多不宿，宿者暮入晨出，玉堂終日闃然，吏人共守空院而已。

《溫公續詩話》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命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集故事，兼前世文詞，撰《初學記》。劉中山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

《中山詩話》 祥符、天聖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略】子儀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作品本事

《江鄰幾雜志》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詩云：「蟠桃三竊成何事，上盡鰲頭迹轉孤。」稱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八中立在坐中，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清涼傘也。

《溫公續詩話》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子儀素爲先達。章獻臨朝時，子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爲樞密副使，意頗不平，作《堠子詩》云：「空呈厚貌臨官道，大有人從捷逕過。」

《中山詩話》 劉子儀《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柳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子張學干祿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番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詩有詩病俗忌，當避之。此偶自諧合，無若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

《墨莊漫錄》卷四 杜甫有云「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之句，說者但見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意謂黃姑乃牽牛。然不見其所出，不曉黃姑之說。【略】劉筠子儀《七夕》詩云：「伯勞東蓋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略】皆用此事。

《四六話》卷上 天聖中劉子儀《賀五王出閤啓》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棣蕚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皆隱用「五」字、「王」字也。

著錄

《隆平集》卷一四《劉筠傳》 所著有七集。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冊府應言》十卷。

又 劉筠《榮遇集》二十卷，又《翰林新著》一卷，又《鍾山雜述》二卷，又《汝陰雜述》一卷，又《玉堂雜編》一卷，又《肥川後集》一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劉中山《刀筆》二卷，《淝川集》四卷。【略】《刀筆集》并《淝川集》，有黃鑑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中山刀筆集》三卷，翰林學士大名劉筠子儀撰。【略】別有《冊府應言集》十卷，《榮遇集》十二卷，《表奏》六卷，《淝川集》四卷，見《館閣書目》。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劉筠《策府應言集》十卷，又《榮遇集》二十卷，《中山刀筆集》三卷，《表奏》六卷，《肥川集》四卷。

雜錄

《舊聞證誤》卷一 劉子儀在南陽，以翰林學士召，中途改知成都。彌年，又召爲學士，至西京，復加兩學士，知鄭州。謝表云：「蓬山已到，屢爲風引而回；長安甚遙，但覺日邊之近。」按《國史》，劉子儀天禧四年自正字除翰林，明年出守合肥。乾興元年復入翰林，頃之以中丞罷，又知汝陰。天聖五年，三入爲學士承旨，六年知廬州，以老罷。八年薨。據此，子儀實三入翰林，未嘗守南

陽、成都及鄭州，亦未嘗「加兩學士」，曾記誤也（按《遺事》引曾紆《南游紀舊》）。據此謝表，乃宋子京。然宋實自眞定移守成都，自成都召爲三司使。以言者論列，改三學士，知鄭州，亦與曾所記不合。

陳從易

論述

綜論

《六一詩話》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崑體。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楊浚《論次閩詩·陳從易》 一卷遺編子美尊，江河不廢賴君存。獨留宗派開中晚，老嫗從頭解汝言。

分論

《送王欽若知杭州》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三引《詩史》：王文穆罷將帥，朝士皆有詩，陳從易詩最佳，云：「千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

《留題大孤山》 《詩話總歸》前集卷二九引《古今詩話》：宋景文言，大孤山以孤獨爲字，有廟在江壖，乃爲婦人形。陳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須知誤，行人尚乞靈。」時稱佳句。 《藏一話腴》內編卷上：小孤山在宿松縣江北岸，與江州彭浪澤接境，山形如覆鐘，高數十丈。山西有小孤廟，相對有彭浪磯，俗訛山爲小姑，磯爲彭郎，遂有「小姑嫁彭郎」之說。古詩云：「倚天巉絕玉浮屠，肯爲彭郎嫁小姑。」又有曰：「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皆因其訛。惟陳簡夫詩曰【略】，可以證謬。

傳記

《宋史》卷三〇〇《陳從易傳》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爲嵐州團練推官，再調彭州軍事推官。【略】召爲秘書省著作佐郎、大理寺詳斷官。遷太常博士，出知邵武軍。預修《冊府元龜》，改監察御史。眞宗宴近臣崇和殿，召從易預，賦詩稱旨。遷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虔州。會歲大饑，有持杖盜取民穀者，請一切減死論，凡生者千餘人。天禧中，坐薦送別頭進士失實，降工部員外郎。以父老，求鄉郡。宰相寇準惡其疏己，除吉州，從易因對自言，改福州。未行，遭父喪，服除，糾察在京刑獄，出爲湖南轉運使，徙知荆南，擢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又坐嘗課校太清樓書字非僞誤而從易妄判竄之，降直史館。明年復職。在廣三年，以清德聞。入爲左司郎中、知制誥。初，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鄉之，而從易獨守不變。與楊大雅相厚善，皆好古篤行，時朝廷矯文章之弊，故並進二人，以風天下。兼史館修撰，遷左諫議大夫。命使契丹，以年老，辭不行。又辭職請補郡，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從易好學強記，爲人激直少容，喜別白是非，多面折人，或尤其過，從易終不變。王欽若最善之，嘗謂人曰：「數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懌。」及廢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往見欽若者。從易將使湖南，欲過之，遇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願使湖外者，非獨爲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爾。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即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爲知我者。」留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聽歸館，須汴通乃行。時寇準貶道州，謂又謂從易曰：「盧陵之事，可以釋憾矣。」從易對曰：「當以故相事之爾。」謂有愧色。其行志多類此。所著《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稿》五卷，《西清奏議》三卷。

《隆平集》卷一四《陳從易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〇《陳從易傳》（存目）

紀事

《東都事略》卷六〇《陳從易傳》　與楊大雅同在西掖，時謂之「楊、陳」。

《能改齋漫錄》卷二　江西俚俗罵人，有曰「客作兒」。按陳從易《寄荔與盛參政》詩云：「櫻桃眞小子，龍眼是凡姿。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盛問其說，云：「櫻桃味酸，小子也。龍眼無文采，凡姿也。橄欖初澀後甘，下輩也。枇杷核大肉少，客作兒也。」凡言「客作兒」者，傭夫也。

藝文

楊億《陳小著從易知邵武軍》　奏牘金門奉帝俞，平明鸞省剖銅符。北堂送喜應占鵲，南國思歸不爲鱸。歲月天涯鄉樹老，煙波江上客帆孤。會稽友壻堪羞死，邑令今來負弩驅。

王隨

論述

《青箱雜記》卷六　王公隨雅嗜吟詠，有《宮詞》云：「一聲啼鳥禁門靜，滿地落花春日長。」又《野步》云：「桑斧刊春色，漁歌唱夕陽。」皆公應舉時行卷所作也。

又卷七　王丞相隨刻意於詩，以謂詩皆言志，不可容易而作。嘗有應制科人成銳集詩三篇，國子博士侯君以獻於隨。隨覽之，乃親筆尺牘答侯君，其略曰：「隨拜啓：伏承賢良成秀才見訪不及，裁製三冊，文華宏逸，學術該贍。然覽《野菊詩》云：『彩檻應無分，春風不借恩。』又《野花詩》云：『馨香雖有艷，栽植未逢人。』實皆綺靡不辭，未協榮登之兆。復閱《別隨州裴員外嘉》句云：『憑高看漸遠，更上最高樓。』諒惟再舉，合踐高科。」其好品藻如此。

又卷一〇　丞相王公隨亦悟性理，捐館時，知河陽，作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是夕薨。凌晨大雪，實正月六日。

傳記

《宋史》卷三一一《王隨傳》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登進士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同州，遷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磨勘司。爲京西轉運副使，陛辭，且言曰：「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得奉湯藥，聖主之澤也。」眞宗因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令過家爲壽。遷淮南轉運使，父憂，起復。【略】徙河東轉運使，三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以不善制辭，出知應天府。【略】改知揚州。再加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仁宗爲太子，拜右庶子，仍領府事。周懷政誅，隨自陳嘗假懷政白金五十兩，奪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乾興初，復降祕書少監，徙通州。以州少學者，徙孔子廟，起學舍，州人喜，遣子弟就學。母喪，起復光祿卿，知潤州，徙江寧府。【略】復給事中，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略】坐事，徙河南府。入爲御史中丞，同知禮部貢舉，遷尚書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明道中，爲江淮安撫使，還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請與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事。議者謂非輔弼之職，其事遂寢。加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爲莊惠皇太后園陵監護使，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略】頃之，以疾在告，詔五日一朝，入中書視事。爲相一年，無所建明。與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執政，數爭事。會災異屢發，諫官韓琦言之，四人俱罷。隨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薨，贈中書令，謚章惠，後改文惠。隨外若方嚴，而治失於寬。晚更卞急，輒嫚罵人。性喜佛，慕裴休之爲人，然風跡弗逮也。

《隆平集》卷五《王隨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五六《王隨傳》（存目）

紀事

《江鄰幾雜志》 王隨作相，病已甚，好釋氏。時有獻嘲者云：「誰謂調元地，翻成養病坊。但見僧盈室，寧憂火掩房。」在杭州，常對一聾長老誦己所作偈，僧既聽，離席引首，幾入其懷，實無所聞，翻歎賞之，以爲知音之妙。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王隨集》二十卷。

楊億

論述

綜論

楊億《武夷新集序》 予亦勵精爲學，抗心希古，期漱先民之芳潤，思覿作者之壺奧。而志力淺局，襟靈底滯，大懼夫絕臏於龍文之鼎，傷吻於蟻封之埒，非不勉也，恐致敗焉。亦由凫鶴之質自然，胡能損益；薑桂之性素定，豈可變遷？鴻麗之客，當見恕矣。輒將假詞大手，序以冠篇，又慮其相先與進，掩瑕溢美。刻畫無鹽，祇足益其陋；穿鑿混沌，彌以喪其眞。故不避乎厚顏，聊援筆以自述云耳。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〇《贈楊億官賜謚制》 故翰林學士、尚書工部侍郎、知制誥楊億，性蹈誠明，文涵經緯。被遇神聖，逮事先朝。革時風之澆浮，潤皇藻之雅正。加以前職未服，處躬無從。顧名節而不違，抗朋邪而靡奪。固以爲清廟之圭璧，儒林之蓍龜。聲暴外裔，道冠當世。自天禧之末，政漸中違，能叶元臣，議尊儲極。方厲戴君之素，遄興萎哲之悲。肆朕纂圖，緬懷遺直。嗟士類之安放，思賢範之弗忘，加秩易名，用賁泉穸。凜然英概，尚克有承。可特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錢若水《送楊大年知處州二首》 夫子厭承明，還求領郡行。兩章干負扆，數刻對延英。豈獨綵衣樂，兼爲晝錦榮。聖朝循吏傳，首得見君名。 汗簡成惇史，分符別近班。仍聞括蒼郡，酷似武夷山。捲箔煙霞麗，登樓水石閑。二年棄官去，惟我獨何顏。

張詠《答楊內翰書》 內翰大年負絕世之才，遇好文之主，迹繫中禁，聲馳四方。苟加頤氣于和，畜精于漠，了然獨到，邈與道俱，必臻長世之期，足稱瑞時之表也。豈伊老劣，過示安有？喜愧再三，言不盡意。

宋庠《談苑序》 故翰林楊文公大年，在眞宗朝掌內外制，有重名，爲天下學者所服。文辭之外，其博物殫見又絕人甚遠。

石介《祥符詔書記》 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秘閣校理劉筠倡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辭多浮艷。眞宗聞之，曰：「辭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以不戒於流宕？」乃下詔曰：「國家道洽天下，化成域中，敦百行於人倫，闡六經於教本，冀斯文之復古，期末俗之還淳。而近代以來，屬辭多弊，侈靡滋甚，浮艷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之小巧。爰從物議，俾正源流。咨爾服儒之人，示乃爲學之道。夫博聞強識，豈可讀非聖之書？修辭立誠，安可乖作者之制？必思教化爲主，典訓是師，無尚空言，當遵體要。仍聞別集衆製，刻鏤已多。儻許攻乎異端，則是誤於後學。式資誨誘，宜有甄明。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玷於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復古風。其古今文集可以垂範，欲雕印者，委本路轉運使選部內文士看詳，可者，即具本以聞。」又天章閣待制劉公隨常言，故楊翰林少知古道，故孫漢公集中有送楊序，說其年十一月自建州召試，授秘書省正字。詔褒之，有「精彩神助，文字生知」之語。是時名滿天下，道路拭目。或勸以歌頌上美，更祈淸貫者，則掉臂不顧。或以其早成夙悟，比前代王勃輩者，則愀然曰：「吾將勉力，庶幾子雲、退之，長驅

古今，豈止於辭人才子乎？」又崖相初覽其斷文數十篇，大奇之，持以示漢公曰：「皇甫持正、柳柳州少年時正當如是。」本朝文人稱孫、丁，而皆推重之，則楊爲少知古道明矣。然以性識浮近，不能古道自立，好名爭勝，獨驅海內，謂古文之雄有仲塗、黃州、漢公、謂之輩，度己終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爲，遠襲唐李義山之體，作爲新制。楊亦學問通博，筆力宏壯，文字所出，後生莫不愛之。然破碎大道，雕刻元質，非化成之文，而古風遂變。時執政馮文懿與二三朝士竊病之。又黃州、漢公皆已死，他人柔弱，無以摧楊雄鋩，惟胡大監繼周在，且以罪廢，屏居廬江。乃相與延譽，徐言於上，乞召知制誥，以拉楊之虎牙。繼周既至，眞宗命上殿賜坐，從容延問曰：「知卿雖謫官，猶不廢學，今復用卿知制誥。」繼周以久去班行，朝禮多廢，即拜謝於殿上。眞宗亦不之罪。繼周既退，直趨舍人院，箕倨坐廳上，睥睨言曰：「適來見上，上金口命胡旦復知制誥。胡旦老矣，豈能重入此小兒隊裏，知得他制誥？」矜傲輕忽，旁如無人。眞宗以繼周素無行，尙疑之，潛令小黃門一人隨其後觀之，黃門盡以告。明旦，眞宗見文懿，具道其事，乃曰：「胡旦終未可用。觀其言，朕亦似被輕。」文懿以繼周自爲之，亦無如之何。繼周但得通判襄州去。楊遂肆然無復回避，爲文章宗主二十年。故斯文之弊，至於今矣，可惜矣。夫介讀祥符二年詔書，知眞宗皇帝英主矣。聞劉待制之說，知文懿眞賢相矣。《易》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爲天子能知乎文之本而思復於古，非英主歟？爲宰相能悼乎風之變而思救其弊，非賢相歟？介竊懼聖君賢相之事異日泯落，因私記之。

又《怪說中》 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韓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惟見己之道，惟聞己之道，莫知有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目惟見周公、孔子、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惟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略】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又《上趙先生書》 今之爲文，其主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實繁多，聲律調諧而已。雕鏤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眞，于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然無彷彿者。

又《上蔡副樞書》 今夫文者，以風雲爲之體，花木爲之像，辭華爲之質，韻句爲之數，聲律爲之飾，組綉爲之美，浮淺爲之容，華丹爲之明，對偶爲之綱，鄭衛爲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綱、五常、九疇而爲之文也，棄禮樂、孝悌、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爲之文也。

又《與君貺學士書》 唐去今百餘年，獨崇儀克嗣吏部聲烈，張景僅得崇儀模象，王黃州、孫漢公亦未能全至。崇儀、賈公疎、劉子望又零丁羈孤不克振，故本朝文章視於唐差劣。復自翰林楊公唱淫辭哇聲，變天下正音四十年，眩迷盲惑，天下瞶瞶晦晦，不聞有雅聲。

又《與裴員外書》 自柳河東、王黃州、孫漢公輩相隨而亡，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的。猶學乎樂者，不知六律之有統，五音之有會，而淫哇之聲百千萬變，徒嚵嚵慆人心，噪噪聒人耳，終莫能適夫節奏而和於人神。文之本日壞，枝葉兢出，道之源益分，波派彌多。天下悠悠，其誰與歸？輕薄之流，得斯自騁，故雕巧纂組之辭遍滿九州而世不禁也，妖怪詭誕之說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道榛塞，人無所由趨而之於堯舜周孔之聖人，唯詰屈一徑而已。

張方平《題楊大年集後》 天上靈仙謫，人間秀氣涵。朱弦清廟瑟，美幹豫章楠。富艷三千牘，從容八十函。（朱齡石）典純追古昔，雅正合《周南》。溫粹瓊瑤潤，滋醲稼穡甘。微中緘海蚌，巧處吐春蠶。璀璨龍宮出，精深虎穴探。機衡成鼇戺，嵩洛入煙嵐。（公勁正，不容權倖，謝病歸陽翟，因就除知汝州）寂忍修禪智，虛柔慕史聃。驥轅曾未騁，鸞馭不停驂。巖廟登何數，承明入獨三。可憐經濟意，舊客記高談。

《六一詩話》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而

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于風雲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

《東齋紀事》卷三　夏英公竦嘗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

《隆平集》卷一三《楊億傳》　于歷代典章制度尤爲該洽，故朝廷議論必取正焉。經傳子史百家之學，罔不通貫。爲文敏贍，起草細字，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對客談笑，揮毫無滯。論治道，談世務，必稽古驗今，究切利病。厚風義，重名教，誘進後學，樂道人善，賢士大夫翕然宗之。然評品人物，黑白太分，奸邪之所疾惡，讒毀因以聞。【略】有以詆時政之語達于上，上愛之有素，而又且力爲開釋，故僅免焉。【略】眞宗常謂王旦：「億詞學無比，後學多所法則，如劉筠、宋綬、晏殊而下，比比相繼。文章有貞元、元和風格，自億始也。」旦曰：「後進皆師慕億，惟李宗諤久與之游，終不能得其鱗甲，蓋李昉詞體弱，不宗尚經典故也。」【略】景祐元年，樞密使王晦叔上億天禧四年代寇準草奏，請皇太子親政，斥丁謂等奸邪事。準既逐，億亦憂畏而卒。仁宗嘉嘆，下詔褒顯之，特贈禮部尚書，賜謚曰文。有司舉故事，非嘗任二府及事東宮，賜四品無贈官。上曰：「億爲國竭忠，有君子之大節，可拘以常典乎？」

《中山詩話》　楊大年不喜杜詩，謂爲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舉「乾坤一腐儒」，楊黜然似少屈。

蘇頌《讀楊文公集》　文公名節冠當年，沒世清風更凜然。梁父舊廬空德里，西州華屋慟時賢。平生奏御三千牘，不朽文章二百篇。瀟灑建溪遺俗在，至今弦誦滿山川。

蘇轍《汝州楊文公詩石記》　祥符六年，楊公大年以翰林學士請急還陽翟省親疾，繼稱病求解官。章聖皇帝以其才高名重，排群議，貸不加罪。逾年，以秘書監知汝州。公至汝，常稱病，以事付僚吏，以文墨自如，得詩百篇。既還朝，汝人刻之于石。皇祐中，郡守王君爲建思賢亭于北園之東偏。紹聖元年四月，予自門下侍郎得罪出守茲土，時亭弊已甚，詩石散落，亡者過半。取公《汝陽編》詩而刻之，乃增廣思賢，龕石于左右壁。嗚呼！公以文學鑒裁，獨步咸平、祥符間，事業比唐燕、許無愧，所與交皆賢公相，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然方其時，則已有流落之嘆。既沒十有五年，聲名猶籍籍于士大夫，而思賢廢于隸舍馬廄之後，詩石散于高臺華屋之下矣。凡假外物以爲榮觀，蓋不足恃，而公之清風雅量，固自不隨世磨滅耶？然予獨拳拳，未忍其委于荒榛野草，而復完之，抑非陋歟？抑非陋歟？

黃庭堅《楊大年研銘》　公無恙時，於此翰墨。其作也，萬物受澤，其不作也，群公動色。至於破塵出經，萬物昭明。人言楊公不如石之壽，我謂石朽而公不朽。

《石林詩話》卷中　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工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

又　唐人學老杜，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仿佛。故國初錢文僖、楊大年、劉中山，皆傾心師尊，以爲過老杜，終不廢商隱。王荆公亦嘗爲蔡天啓言：「學詩者未可遽學老杜，當先學商隱，未有不能爲商隱而能爲老杜者。」

又　楊文公在翰林，以讒佯狂去職，然聖眷之不衰。聞疾愈，即起爲郡，未幾復以判秘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瑣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似相如。蓬山今日詮墳史，還仰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疏恩高閣拜官初。諸生濟濟彌瞻望，鉛槧諮詢辨魯魚。」祖宗愛惜人材，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後卒與寇萊公力排宮闈，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于國者，亦可以無愧也。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　本朝四六以楊大年爲體，必僅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敝類俳語，可鄙。

《韻語陽秋》卷二　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于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謂「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斑，若滌腸而洗骨」。是知文公之詩有得于義山者多矣。又嘗以錢惟演詩二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之類，劉筠詩四十八聯，如「溪箋未破冰生硯，壚酒新燒雪滿天」之類，皆表而出之，紀之于《談苑》。且曰：「二公之詩，學者爭慕，得其格者，蔚爲佳詠。」可謂知所宗矣。文公鑽仰義山于前，涵泳錢劉于後，則其體相同，無足怪者。小說載有優人以義山爲戲者，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爲館中諸學士撏扯去矣。」人以爲笑。

《**能改齋漫錄**》**卷一二**　楊文公億以文章幸于眞宗，作內外制，當時辭誥，蓋少其比。朝之近臣，凡有除命，願出其手，俟其當直，即乞降命。故潤筆之入，最多于衆人。蓋故事，爲當筆者專得。楊以傷廉，遂乞與同列均分，時遂著爲令。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楊億）天性穎悟，自幼迄終，不離翰墨。爲文敏速，對客談笑，揮毫無滯。博聞強記，于歷代典章制度，尤所該洽，時多取正。樂道人善，後進翕然宗之。

《**珊瑚鉤詩話**》**卷一**　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鎪爲下。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淡爲上，怪險蹶趨爲下。如李長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

《**捫虱新話**》**上集卷一**　文章似無定論，殆是由人所見爲高下爾。只如楊大年、歐陽永叔皆不喜歡杜詩，二公豈爲不知文者？而好惡如此。

《**風月堂詩話**》**卷下**　李義山擬老杜詩云【略】，置杜集中亦無愧矣。然未似老杜沉涵汪洋，筆力有餘也。義山亦自覺，故別立門戶成一家。後人挹其餘波，號西崑體，句律太嚴，無自然態度。

朱熹《答李伯諫》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爲偉人。熹前書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楊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粗疏，後來卻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事見蘇黃門《龍川別志》第一卷之末，蘇公非詆佛者，其言當不誣矣。）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爲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因論二人，謾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本朝楊大年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一**　上謂宰相曰：「朕在宮府，多令楊億草牋奏，文理精當，當世罕偕者，宜即加獎擢。」

又卷七八　翰林學士楊億以疾賜告，遣中使挾太醫療之。拜章爲謝，上作二韻詩批紙尾，有「副予側席待名賢」之句。

又卷九一　知汝州、秘書監楊億言：「部內秋稼甚盛，粟一本至四十穗，麻一本至九百角。」上覽其章，謂輔臣曰：「億之詞筆，冠映當世，後學皆慕之。」王旦曰：「如劉筠、宋綬、晏殊輩，相繼屬文，有貞元、元和風格者，自億始也。」

又卷九七　億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文格雄建。自唐大中後，詞氣衰濫。國朝稍革其浮，至億乃振起風采，與古之作者方駕矣。文思敏速不凝滯，對客談笑，揮毫不廢，而精密有規裁，不煩不艷。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于時學者，翕然宗尚，名聞外夷。書無不覽，善強記，尤長典章制度之事，時多取正，蓋一時文字之冠也。喜誨誘後進，賴以成名者甚衆。聞人有片辭可紀，必爲諷誦，手集當世之事爲《筆苑時文錄》數十篇。重交游，耿介坦夷，敦尚名節，多周人急，所得廩賜隨盡。談吐有味，品評人物，善惡大明。留心釋事禪觀之學，自屬疾，即屏葷茹，臨終前一日，爲空門偈頌，識者稱其達觀。

又卷四二五　趙君錫言：「軾之文追攀六經，蹈籍班馬，自成一家之言，國家以來，惟楊億、歐陽修、蘇軾數人而已。」

衛涇《跋楊文公墨帖》　昔人云：「文章餘事，士以德業爲本。」文公國朝盛時道德文儒，行誼氣節固與歐蘇馳驅千古。若文體之變，時有先後，易地皆然，要不必論。

真德秀《跋楊文公書玉溪生詩》　國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浦城始。浦城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當咸平、景德間，公之文章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獨以詞翰名，則亦不過與騷人墨客爭後先爾。惟其清惠大節，凜凜弗渝，不義富貴，視猶涕唾，此所以屹然爲世之郛廓也歟。

《**讀書附志**》**卷下**　楊文公《武夷集》二十卷【略】。自唐大中後，文氣衰濫，國朝稍革其弊，至億乃振起風采，與古之作者方駕矣。

程珌《跋楊文公真墨》　富貴百年事，功名千載人，後世有作者，不易斯

言矣。且公在祥符間，與欽若輩比肩于朝，今二百年，而公之字畫，猶爲人所重。彼欽若輩姓名，今皆安在邪？雖然，顏魯公之字，人謂其筆端挾忠義之氣，然則豈其字之重哉！士當知其所以爲重者矣。矧公之孫爲掖垣，掖垣之孫爲今刑部尚書郎，刑部儒雅飾吏，士林推許，然則天之祚忠義，烏有終窮耶！

袁甫《跋楊文公手鈔李義山詩》 公之風節高矣，如陽翟之歸，知者以爲脫屣富貴，不知者以爲直情徑行。斥丁謂等事，知者以爲盡忠無隱，不知者以爲沽激要名。心胸落落，與世枘鑿，名高謗隨，勢固然也。君子之所爲，要使知者知耳。公之聞孫當塗使君以公手抄李義山詩示余，因得盡觀諸公跋語。夫游戲翰墨，尚爲人寶玩若此，則當時知公者雖寡，後世知公者多矣。尊其名，未知學其爲人，眞知亦豈易得耶。援筆敬書，因以自警。

魏了翁《跋楊文公真迹》 公博極群書，自經史百氏以及于《凡將》、《急就》之文，稗官、虞初之說，旁行敷落之義，靡不該貫。今于公之裔孫紹雲見公手抄唐人詩及《遺教經》，益知公所以用力於文者蓋若此。嗚呼，此公之所以爲文與？曰不然也。同時以文鳴者如王定國、丁謂之、孫漢公、曾正臣、梅昌言、錢希白諸人，非不爭相長雄，而天下之士獨宗楊劉，至于以文易名，則公擅其美。文乎文乎，其纂組綴緝之云乎？正色直道，不苟于合，能使人主憚其性氣，雖在上前亦曰：「如此富貴，非臣所願也。」他日昭陵語王文康曰：「楊某爲國竭忠，有君子之大節。」然則是可以爲文矣，是以謂之文也。劉中山與公齊名，其出處大致亦近之。

《後村詩話》卷二 楊、劉諸人師義山可也，又師唐彥謙，唐詩雖雕琢對偶，然求如「一抔」「三尺」之聯，惜不多見。五言叙亂離云：「不見泥函谷，俄驚火建章。剪茅行殿濕，伐柏舊陵香。」語猶渾成，未甚破碎。若《西崑酬唱集》對偶字面雖工，而佳句可錄者殊少，宜爲歐公所厭也。

又 君謨以詩寄歐公，公答云：「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世謂公尤惡楊、劉之作，而其言如此，豈公特惡其碑版奏疏，磔裂古文爲偶儷者，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廢歟？

《浩然齋雅談》卷上 坡翁謂陳師仲曰：「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此說極佳，故王筠以一官爲一集。楊大年亦然，所著有《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海陽》、《蓬山》、《冠鼇辭》之類。簡齋所謂「一官成一集，盡付古沙頭」是也。

《宋史》卷四三九《文苑傳一》 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

《詩源辯體》卷三〇 按李賀、李商隱、溫庭筠古、律之詩，多側詞艷語。宋初楊大年諸人，翕然宗之，號「西崑體」，人多訾其僻澀。今人但指商隱詩爲崑體，非也。

李繡《武夷新集序》 人既五百年而名世，文亦五百年而後出。得其錄本《武夷新集》，【略】其序則文公楊大年先生自筆。予既驚喜，文自古人，集乃新出。發而讀之，詩溫厚以和平，頌揚圪乎美上，記考載以詳慎，序條貫其始終。碑、表、碣、誌、銘、狀，苟非其人，筆靡多褒，昌黎諛墓，刺其免焉。策問體國經野，達權通變；表、狀陳忠臚孝，進禮退義，散啓諸文，悉成爾雅，洵醇儒之金玉，良哲之追琢也。爰命剞劂，公諸四國，板存學宮，冀行久遠。【略】今文公楊大年先生茲集，合衆矩而成規，廓殊材以一棟。寬綽金錫，文無俁敖之言；和順從容，氣有英華之積。自非靈根夙上，天縱元栖，合東魯西度爲一家，渺世法佛法爲同轍，未易有此磬折組舞之容、鸞和齊夏之音也。

李葆貞《武夷新集序》 先生生而靈異。初離乳襁，即入秘書。時宋興三葉，去唐不遠，故其爲文也駢儷雅醇，謝華啓秀，殆可追踪王、駱，睨視杜、劉。其爲詩也正而葩，典而艷，清新俊逸，剷削陳言，駸駸乎駕黃初、大曆之上。蓋由懷玉鍾靈，良知迅發，非呫嗶宿儒之掇餖飣者。謫仙轉世，悟徹宗乘，又非食凡間烟火、寄人籬下者。且其時濂洛之教未開，不蹈性命迂談，染腐唾氣習，一段風流雋永之味，洵足被之管弦，響遏金石。惜乎遲五百年而後傳，譬干、鏌蝕土，久瘞豐城；璞玉埋光，未逢卞氏。神物遇合，固有其時耶？

《戴酒園詩話·楊億》 嘗笑宋人薄館職諸公，不知當日經營位置，備極苦心，實苦其難，駕爲高論譏之。是猶晉人作達，徒利縱恣，原不解嗣宗本趣也。即如大年《梨》詩「九秋青女霜添味，五夜方諸月留津」，後人詠物能有此形容乎？

儲大文《書武夷集後》 宋翰林學士楊文公大年，今傳《武夷集》。康熙戊戌己亥間，予錄爲四冊。歐陽文忠公嘗曰：「楊大年，眞文豪也！」蘇文忠公曰：「近世文章華靡，莫如楊億。」予謂大年才在歐陽、蘇之下，劉侍讀、曾舍人、蘇編禮之上。其詞極豐贍而不敢指爲肥腯體者，以氣決之也。考史，大年建州浦城人，天性穎悟，年十一舉神童。自幼及終，不離翰墨，博覽彊記，又長

典章制度。性耿介，尚名節，一時學者翕然宗之。又考史，景德元年冬十月己酉，以大年判史館，會修《冊府元龜》，偕王欽若總其事。序次體製，皆大年所定。群僚分撰，篇序詔經大年竄定方用之。十一月從幸澶淵，《寇準傳》所謂留居北城，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者也。洎三年夏四月迺爲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凡變例多出大年手，眞宗尤眷顧之。洎大中祥符五年冬十二月，將立德妃劉氏爲后，使丁謂諭大年草制。大年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大年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迺命他學士草之。大年性寡合，在書局，人多怨謗。王欽若驟貴，大年素薄其人，欽若銜之。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大年名出其右，相與毀訾。一日直院，上忽夜召見於禁中，小閤賜茶，從容者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曰：「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後天禧四年秋九月，眞宗疾愈。冬十月戊午，召近臣於龍圖閣觀御製文詞，曰：「朕聽覽之暇，以翰墨自娛。雖不足垂範，亦平生游心於此。」因內出七百二十二卷付宰臣，然則翰墨固眞宗之所深嗜，臣下代作固其所深忌。而當景德、大中祥符間，大年眷顧有加之時，欽若、彭年諸宵小力圖以乘間而譖之者也。大年知不容於院直，亟歸陽翟別墅，與其弟偉養母以疾，求解職，而臺臣有不俟命而去之劾，迺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養疾。是大年之在翰林且寖七載也。眞宗嘗語王旦曰：「楊億好謗時政。」旦曰：「億幼荷國恩，知所自立。若諸譏過當則恐有之，至於謗訕，臣保其不爲也。」會大年啓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希旨言事者又攻之不已，因復啓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尙彎弓而相射。」蓋深知其不容於世也決矣。間著《君可思》諸賦詠以自遣，而眞宗雖恩禮寖衰，意亦未嘗不屬也。洎七年春正月，起知汝州，會幸亳州，加上玉皇聖號，表求陪預，即代還，以爲參詳儀制副使，知禮儀院，判秘閣。天禧二年冬十月爲工部侍郎，三年三月丙寅坐知貢舉，復有「丕休哉」之謗，偕錢惟演降一官。洎四年夏四月乙酉，乃復入翰林爲學士。受詔注釋御集，又兼史館修撰，判館事，蓋去院直凡六年。是時彭年以形神過瘵卒，欽若亦去中書，始釋臣下代作之疑矣。而越二月，寇準密令草表請監國。準遽貶，大年亦以是歲十月卒，其距眞宗幸龍圖閣裁越旬日也。范文正公嘗贊大年畫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萊公當國，眞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卻契丹，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予錄《武夷集》，匪直以文，實以氣也。故嘗謂宋有三翰林焉，曰知蘄州王公元之，曰提舉玉局蘇公子瞻，曰翰林學士楊公大年。

王士禎《跋武夷集》　大年以西崑體擅名宋初，其詩在同時錢、劉諸公之上。覽其全集，警策絕少，文皆駢體，大抵五季以來風氣如此。而石介作《怪說》三篇刺之，張皇其詞，亦過矣。

《帶經堂詩話》卷六　宋翰林學士楊億大年《武夷新集》二十卷，景德丁未大年在翰林所自編定也；詩五卷，雜文十五卷，閩謝在杭寫本。大年以西崑體擅名宋初，其詩在同時錢、劉諸公之上；攬其全集，警策絕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武夷新集》二十卷【略】。凡詩五卷，雜文十五卷。大致宗法李商隱，而時際昇平，春容典贍，無唐末五代衰颯之氣。田況《儒林公議》稱：「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斅之，時號楊劉。三人以詩更相屬和，極一時之麗。惟石介不以爲然，至作《怪說》以譏之，見所著《徂徠集》中。」近時吳之振作《宋詩鈔》，遂置億集不錄，未免隨聲附和。觀蘇軾深以介說爲謬，至形之於奏牘，知文章之不可以一格限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武夷新集》二十卷。【略】大致宗法李商隱，而精警不及。要其春容典雅，不失爲治世之音。

《養一齋詩話》卷二　楊大年詩「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歐陽文忠賞之。愚謂此亦玉溪生「殺風景」之一也。

鍾廷瑛《讀詩絕句十二首・大年、子儀》　不恨吾生後古人，古人應恨德無鄰。清詞麗句楊劉作，蜘蛛塵埋八百春。

劉毓盤《輯校巴東集跋》　與劉筠等變兩禁文體，詩宗李義山。億編序諸家詩爲《西崑酬唱集》，時謂之「西崑體」，以妍麗爲工。石介非之，作《怪說》以遺之，非篤論也。

分　論

《傀儡》　《後山詩話》：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

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爲笑。

《**南朝**》《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夜半至鷄鳴埭及射雉，乃齊事。金蓮，潘妃事。玉樹，陳後主事。此雜賦南朝耳。詩并見《西崑酬唱集》。組織華麗，蓋一變晚唐詩體、香山詩體，而效李義山，自楊文公、劉子儀始。歐、梅既作，尋又一變。然歐公亦不非之，而服其工。　馮班評：諸作頗傷瑣雜，未足擬玉溪《詠史》也。　玉溪生抒詞麗，着眼高，首尾有起止，諸公不及也。極擬玉溪生，然不及也，文字少作用。

《**漢武**》《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此詩有說譏武帝求仙，徒費心力，用兵不勝其驕，而于人才之地不加意也。詩話稱此五、六。　馮班評：此首有作用。「齒編貝」，何不言「身九尺」？　紀昀評：此便欲眞逼義山。《龍性堂詩話初集》：楊大年宗西崑體，作《漢武》詩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索米向長安。」稍似義山。然以少陵爲村夫子，似又徒貌義山者，不知義山固精於少陵者也。　《親齋詩談》卷八：「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用漢武事精切穩當，又鍊得字字雄渾。一句寫他貪，一句說他痴，意藏句中，人多以貌失之。

《**明皇**》《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五、六，詩話所稱。凡賦唐明皇詩，至于養成祿山之禍，皆自侈靡奢縱始，蠱于心而昏于事，不過如此。　馮舒評：第四句事亦不果。　馮班評：好。　無名氏(甲)評：明皇西幸至渭橋，父老言：「祿山之亂，人皆知之，但不至此，無由親睹天顏。」

《**成都**》《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公孫述以術愚民，衆傳光武破隗囂天水，述急下令，謂白帝倉米一夕大空。民爭往觀，意其怪也。既而實不失米，乃謂民曰：「此猶妄傳天水破耳。」竟如此語，自合檢看。此專以公孫述割據恃險，戒後之人。　查慎行評：成都有天倉山，蓋山形如倉囷，人物如坐井觀天，與對句俱指形勢。至下聯乃及蜀中人事，而以險不足恃作收。詩意自明，有注反混。　紀昀評：不專指公孫。　雜湊無章。　馮班評：有諷刺，但何如義山云：「將來爲報奸雄輩，休向金牛訪舊蹤。」

《**始皇**》《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第七句最佳，作詩之法也。坑儒未幾，驪山已火，以一「火」字貫上意。　馮班評：「坑灰未冷山東亂」，唐人已道過，亦陳言也。　紀昀評：得此一字，遂不能謂之蹈襲章碣。　此篇平鈍。

《**書懷寄劉五**》《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崑體之平淡者。　馮舒評：妥貼多姿。　紀昀評：此評是。　無名氏(甲)評：宋初崑體，卻無累句。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五、六甚佳，崑體未嘗不美。　馮舒評：「四客」未解，豈四皓耶？　紀昀評：諸體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在學者別白觀之，概毀概譽，皆門戶之見也。此評甚公。　「四客」當指四皓，然四皓與楚無涉，未免添出。　查慎行評：五六固佳。但「楚漢」亦湊對「山王」耳，「楚」字少着落。　許印芳評：顏延之取竹林七賢作《五君詠》以寄意，山濤、王戎以貴顯被斥，六句用此事。

《**無題**》(**曲池波暖薰風輕**)　《瀛奎律髓彙評》卷七馮班評：較拙，讀此諸篇，令人思飛卿、柯古。　紀昀評：以下六詩皆慕義山《無題》，時復似之。然此體正不必擬，轉擬轉落塵劫。

《**無題**》(**合歡蠲忿亦休論**)　《瀛奎律髓彙評》卷七馮班評：夫妻反目本非佳事，作此必直叙事方佳，下意便醜，此是詩訣。段柯古「夜宴伎相毆」詩可法也。　此首落句太眞。　詩話謂兩妓相毆而作。

《**梨**》《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馮班評：第三聯名句。　紀昀評：「漢苑」一聯作五、六已嫌淺俗，作三、四則未入題而先空贊，尤爲非法。五、六雖崑體而卻警切。　無名氏(甲)評：方諸，承露盤也。以大蛤爲之，向月取水，謂之「陰燧」。

《**洛意**》《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一馮班評：崑體，勻細。題目不似唐人。亦未是義山。次聯太襲。　紀昀評：純學義山，然無佳處。

《**寄靈仙觀舒職方學士**》《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紀昀評：似義山不經意應酬詩。

《**公子**》《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六馮舒評：第三聯寒儉。　馮班評：次聯欠切，腹聯好。　紀昀評：「河伯」、「鄰翁」，俱涉裝點，與義山之「湖燕語」、「海鵬風」，同一病庸。「巾」、「帽」複。　無名氏(甲)評：晉人甚貴牛心炙，有王濟故事。　無名氏(乙)評：第六俊句。

《**館中新蟬**》《載酒園詩話・疑誤》：楊大年「風來玉宇烏先覺」，有作「轉」字者，便意味索然，「轉」字意已具于「覺」字內也。詩貴含蓄，忌淺露，雖一字實分徑庭。

傳記

《宋史》卷三〇五《楊億傳》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來謁。未幾，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能言，母以小經口授，隨即成誦。七歲能屬文，對客談論，有老成風。雍熙初，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華就試詞藝，送闕下。連三日得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命內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驚其俊異，削章爲賀。翌日，下制曰：「汝方髫齔，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絕塵，一日千里，予有望于汝也。」即授秘書省正字，特賜袍笏。俄丁外艱，服除，會從祖徽之知許州，億往依焉。務學，晝夜不息，徽之間與語，嘆曰：「興吾門者在汝矣。」淳化中，詣闕獻文，改太常寺奉禮郎，仍令讀書秘閣。獻《二京賦》，命試翰林，賜進士第，遷光祿寺丞。屬後苑賞花曲宴，太宗召命賦詩于坐側；又上《金明池頌》，太宗誦其警句于宰相。明年三月，苑中曲宴，億復以詩獻。太宗訝有司不時召，宰相言：「舊制，未貼職者不預。」即以億直集賢院。表求歸鄉里，賜錢十五萬。至道初，太宗親製九弦琴、五弦阮，文士奏頌者衆，獨稱億爲優，賜緋魚。二年春，遷著作佐郎。帝知其貧，屢有霑賚，嘗命爲越王生辰使。時公卿表疏，多假文于億，名稱益著。眞宗在京府，徽之爲首僚，邸中書疏，悉億草定。即位初，超拜左正言。詔錢若水修《太宗實錄》，奏億參預，凡八十卷，而億獨草五十六卷。書成，乞外補就養，知處州。眞宗稱其才長于史學，留不遣，固請，乃許之任。郡人周啓明篤學有文，深加禮待。召還，拜左司諫、知制誥，賜金紫。咸平中，西鄙未寧，詔近臣議靈州棄守之事。億上疏曰【略】。景德初，以家貧，乞典郡江左，詔令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以吏部銓主事，前宜黃簿王太冲爲大理評事，億以丞吏之賤，不宜任清職，即封詔還。未幾，太冲補外。俄判史館，會修《冊府元龜》，億與王欽若同總其事。其序次體制，皆億所定，群僚分撰篇序，詔經億竄定方用之。三年，召爲翰林學士，又同修國史，凡變例多出億手。大中祥符初，加兵部員外郎、戶部郎中。五年，以疾在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億拜章謝，上作詩批紙尾，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以久疾，求解近職，優詔不許，但權免朝直。億剛介寡合，在書局，唯與李維、路振、刁衍、陳越、劉筠輩厚善。當時文士，咸賴其品題，或被貶議者，退多怨誹。王欽若驟貴，億素薄其人，欽若銜之，屢抉其失。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其右，相與毀訾。上素重億，皆不惑其說。億有別墅在陽翟，億母往視之，因得疾，請歸省，不待報而行。上親緘藥劑，加金帛以賜。億素體羸，至是以疾聞，請解官。有嗾憲官劾億不俟命而去，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許就所居養療。嘗作《君可思賦》，以抒忠憤。《冊府元龜》成，進秩秘書監。七年，病愈，起知汝州。會加上玉皇聖號，表求陪預，即代還，以爲參詳儀制副使，知禮儀院，判秘閣、太常寺。天禧二年冬，拜工部侍郎。明年，權同知貢舉，坐考較差謬，降授秘書監。丁內艱，屬行郊禮，以億典司禮樂。未卒哭，起復工部侍郎，令視事。四年，復爲翰林學士，受詔注釋御集，又兼史館修撰、判館事，權景靈宮使。十二月卒，年四十七。【略】億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滯，對客談笑，揮翰不輟。精密有規裁，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當時學者翕然宗之。而博覽強記，尤長典章制度，時多取正。喜誘誨後進，以成名者甚衆。人有片辭可紀，必爲諷誦。手集當世之述作，爲《筆苑時文錄》數十篇。重交游，性耿介，尚名節。多周給親友，故廩祿亦隨而盡。留心釋典禪觀之學。

《隆平集》卷一三《楊億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七《楊億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楊億《送倚序》 我是時以一命爲半蘭臺正字，尚未及志學之歲，遽罹憫凶，將就死滅。爾曹皆丱角稚齒，俱未成人。田園蕪萊，裘葛不具，堂構頹替，弓冶漸微。既泣血終喪，即割慈游宦，艱難險阻，備嘗之矣。既而索米都下，薄游外郡。又三歲，以文三十篇獻于公車，始得爲太常奉禮，且有中旨，閱書于

秘府。日享公膳，月受俸祿，未能亢宗，財足餬口。而太夫人與汝曹，仰給薄產，終歲食貧。我又智效一官，相去萬里，晨夕引領，不覺涕之無從也。我亦進德勵行，修詞聚學，又得冊府秘書，夙夜研習，曾未期月，頗有文章出于人間，爲前輩所許。又頻詣金馬門獻賦頌，天子益知名。凡再歲間，一召試內署，一應制行在，得光祿丞，賜進士第，復受詔直集賢院。星律載周，寵光舉集。稽古之力，豈誣也哉！得祿既豐，思歸彌切，削牘爲奏，賜告言歸。自建安扶迎太夫人并挈汝曹，盡室西上，僑寓輦轂，迨茲歲星一周于天矣。而我以不肖之質，中人之才，黃屋過聽，擢司雅誥，敢不揣摸鉛鈍，勵精夙夜，期有以潤色帝載，與三代同氣。奈何力不逮心，位過其量，歲祀逾久，官謗囂然。不能上封自劾，幞被引退，乃猶束帶就列，俯首取容，碌碌于薦紳間，亦顏之厚矣。

又《送覯道人歸故山詩序》 淳化末，請告歸寧，師惠然訪我，以長生度世之旨誨予。予正爲利祿所啖，旅火內迫，且辭以未能。

又《群公贈行集序》 予至道三年十一月，受詔修先朝國書。

又《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 咸平二年十二月，天子有事南郊，其孤億任諫官，有司以丙戌詔書，追贈先君爲大理評事。寵被泉壤，慶延里閈，行路嘆息，父老榮之。【略】府君之任玉山也，其孫億始生。億將生之夕，府君前得吉夢，謂必興吾門。躬自撫養，特所鍾愛。纔免襁褓，教以詩書。及府君之捐館舍，億五歲矣，方在孩抱，永違慈顏。逮十有一歲，太宗皇帝聞其姓名，徵詣闕下。試以詞賦，官于秘書。自是入蓬丘，直仙殿，升近署，置周行，爲天子從官，成國家大典。罔非錫羨餘慶，燕翼貽謀，天啓畢萬之大名，世祚于公之陰德。不然者，蕞爾億何以及茲？億自舉族還都，再見閏月，嘆墓木之已拱，憂堂構之將頹。前年獻封公車，求領郡政，皇上固留不遣，億懇請而行。甌粵之區，封畛相錯，伏念昔者府君之歸窀穸也，銘志闕如，歲月寖深，耆舊猶在，遂用採摭，以備萬一。

又《殤子述》 予授室之明年，出領縉雲郡。下車十月，而生一子。既三月，執其左手，欻而名之曰雲堂。雲堂生七月，予被詔歸闕。前一月，太夫人舉族先歸建安吳興之別墅，比璽書至，予亦間道歸拜墳墓。雲堂頗能識其父，迎門而笑，躍而就予抱焉。家居僅五旬，慮稽留詔書，遂單車即路。凡再見朏魄，而至京師。明年春，迎版輿自三吳，泛九江，浮淮泝汴，就養于輦下。【略】(雲堂)生于己亥十月之己未，死于辛丑八月之乙丑，凡六百六十七日，其賦命也何夭促之如是哉！

又《知處州謝到任表》 臣昨奉敕差知處州軍州事，已于今月三日赴本任訖。遠離螭陛，權剖使符，百城之任既優，五采之榮期極。【略】家徒四壁，貧方甚于臨邛；字賞千金，書未懸于秦市。特推恩于陋巷，俾將命于列藩。

又《謝知制誥表》 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左司諫、知制誥，仍面賜金紫者。【略】先皇帝聞其姓字，召赴京師，試于鈎盾之中，署以芸香之職。犬馬之齒尚幼，烏鳥之戀頗增。獲歸省于庭闈，久留連于鄉曲。洎還象闕，復隸麟臺，尋奏伎于公車，得閱書于東觀。自爾賜太常之科第，預仙殿之職名。獻頌甘泉，特頒命服；賦詩柏殿，屢挹衢樽。屬聖政之維新，荷鴻私而首及，擢廁從臣之列，預修太史之書。慚無直筆之稱，莫述先朝之美。俄切維桑之戀，堅求剖竹之行。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推從欲之深仁，遂承顏之至懇。會稽出守，既諧晝錦之榮；天祿言歸，重勵草玄之業。唯固窮而守道，常省分以忘懷。一畝之宮，願栖遲而無悶；三千之牘，誠衒鬻以爲慚。公府絕造請之儀，禁掖非覬覦之地，老于削槧，是所甘心。豈謂皇帝陛下察孤直之無徒，念遭逢之有素，當愼選之際，垂特達之知，拔于群萃之中，霈以殊常之澤。補袞之闕，驟進七人之班；演絲成綸，便裁五色之詔。

又《求解職領郡表》 伏念臣本出寒微，且非茂異，由先朝而筮仕，預秘殿之讎書。叨結綬于士林，久濫巾于冊府。幸值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紹降丕祚，首霈鴻恩，擢踐諫垣，驟登閨籍。屬刊修于國典，亦陪廁于史官。既終麟筆之功，復遂隼旗之便。洎言歸于京闕，方接武于班行，遽蒙愼柬之私，得齒代言之末。地居禁掖，日奉內朝，官曹所謂于清華，職業唯專于潤色。內顧草茅之賤，已懷負乘之慚。【略】臣扶侍慈親，提挈賤累，族寓輦轂三十口有餘，離去鄉關四千里而遠。只請本官之俸給，別無負郭之生涯，衣食所資，盡出于是。乃至庭闈之旨甘或闕，晨夕之饘粥屢空。臣母見臣窘急栖遲，動靜嗟憫，欲將諸弟南歸故鄉，丐索親姻，庶圖存活。臣親弟化，有妻孥數口寄止潤州，一房伶俜，都無所托。家貧固難于團聚，俸薄不可以分霑。窮餓流離，誠堪軫念。臣又有親弟倚等，見臣資儲乏絕，藜藿靡充，且欲客游，違離膝下。臣母鍾愛尤甚，不忍令漂泊道途，進退徬徨，莫知爲計。臣未嘗不拊心太息，危坐端憂，涕泣漣洳，方寸亂矣！蓋由臣竊代耕之祿，莫能爲工爲商，乏適時之才，以至不堪不可。侏儒之耕田力作，且不及人；子雲之篆刻雕蟲，終非曉事。

萃茲短拙，以至困窮。然臣學古入官，出身事主，含毫弄翰，豈甘爲腐爛之儒？露冕褰帷，所願作循良之吏。伏望皇帝陛下，矜臣危蹙之懇，察臣激切之心，罷去綸掖之資，假以藩條之任，于蘇、湖、常、潤等處，令典一州，庶獲養親，兼諧聚族。魚鹽稍賤，聊救于食貧；水薤是規，終期于報政。幸免翳桑之困，永銜魏闕之恩。瀝血籲天，必期得請。

又《再乞解職表》 臣職雖辭臣，身乃羈客，扶老攜幼，去里離邦，良賤相從，三十餘口，衣食所給，并出于臣。且無負郭之田園，固乏滿堂之金玉，凡百經費，只仰俸緡。至若管庫之微，亦有走卒以執御；幸從大夫之後，不可徒步而趨朝。又須分刀以僦奴，市芻粟而飼馬，用度非一，悉數難周，并出于本官俸錢二十五貫中，更無他給。供甘之養多闕，量入之費屢殫。饘粥糊口之不充，進退觸藩之無計。【略】漢臣之餓且欲死，難免侏儒之嗤；孔徒之病不能興，敢懷子路之慍？行作若敖之餓鬼，徒辱甘泉之從官。實由臣無寸長之可稱，有五短而爲累。不能闢土殖穀，竭力以事親；反乃束帶立朝，素餐而辱國。致滌瀡之養，莫奉于庭闈；期功之親，將罹于凍餒。困窮至此，職臣之由。

又《謝弟倚特賜進士第二等及第表》 伏念臣爰從幼歲，即喪所天。無負郭之田園，以供糊口；有既孤之弟妹，俱未成人。世家漸墜于衣纓，且暮將淪于溝壑。臣是以激昂志節，博涉藝文，割愛游方，出身事主。自神宗之御極，忝仙殿之讎書，迹游君子之林，月賦上農之祿。爰歸故里，親奉安輿，盡挈孤遺，寓居輦轂。

又《汝州謝上表》 伏念臣本由單弱，特稟方愚，以童孩之微能，際帝圖之亨會。驟參綸掖，獲草芝函。【略】偶嬰沉痼，遂劇支離，因請急以歸寧，遽迷魂而不復。率由蹇否，自抵困窮。矧以蕞爾之軀，煢然去職，羈孤至甚，毀嫉居多。嘖有煩言，實盈庭之可畏；豁然大度，終如地以見容。比及痊平，果蒙齒叙。【略】臨汝舊邦，陪京近輔，姬文之化所及，首載聲詩，地官之籍攸分，實繁兵賦。土多岩險，民或惰游。置使劭農，抑惟令典；分條察俗，蓋有新書。

《楊文公談苑》 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略】寂照東游，予遺以印本《圓覺經》，并詩送之。後寄書，舉予詩中兩句云：「身隨客槎遠，心學海鷗親。」不可忘也。《圓覺》固目不暫舍云。

胡宿《鄭公(戩)墓誌銘》 時翰林楊公號稱辭宗，名有鑒拔，篤于獎進，故賢士大夫日游其藩。公以縫衣謁前，見賞英峙，一面若舊，許以棟輔，延置門下，介于諸公，嘆愛其文，謂爲入室。公名所以籍甚，貴勝先達，皆忘年願交者，以文公器而揚之也。

《湘山野錄》卷上 眞宗初，詔种隱君放至闕，以敷對稱旨。日既高，中人送中書膳，諸相皆盛服俟其來，种隱君韋布止長揖而已。楊大年聞之頗不平，以詩嘲曰：「不把一言裨萬乘，秪叉雙手揖三公。」上聞之，獨召楊曰：「知卿有詩戲种某。」楊汗浹股栗，不敢匿避。又曰：「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出一皀囊，內有十軸，乃放所奏之書也。其書曰《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俾大年觀之。從容奏曰：「臣當翊日負荆謝之。」

又卷中 眞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詔學僧廿一人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註釋院事。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探而箋之，暗碎繁駁，將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體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玉壺清話》卷四 楊大年二十一歲爲光祿丞，賜及第。太宗極稱愛。三月後苑曲宴，未貼職不得預，公以詩貽館中諸公曰：「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絲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即時進呈。上訝有司不即召，左右以未貼職爲對，即日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曲宴。後修《冊府元龜》，王相欽若總其事，【略】下詔須經楊億刪定，方許用之。大年祖文逸，僞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展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遽失，公遂生。後至三十七，爲學士，晝寐于玉堂，忽自夢一道士來謁，亦稱懷玉山故人。坐定，袖中出一誥牒曰：「內翰加官。」取閱之，其榜上草寫「三十七」字，大年夢中頗驚曰：「得非數乎？」道士微笑。又曰：「許添乎？」道士點頭。夢中命筆，只添一點爲「四十七」。至其數，果卒。

《儒林公議》卷上 陳從易頗好古，深擯億之文章，億亦陋之。天禧中，從易試別頭，進策問時文之弊曰：「或下里如會秤，或叢脞如急救。」億黨見者深嫉之。

《金坡遺事》 楊大年與梁周翰同在禁林，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侵侮之。一日，梁戲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與君也。」朱于後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捷。雖一時戲言，而大年不五十卒。

《江鄰幾雜志》 眞廟立明肅爲后，令丁晉公諭旨楊大年。丁云：「不憂

不富貴。」大年答：「如此富貴，亦不願。」

又　楊大年行酒令：「李耳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黃宗旦應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

又　楊大年臨卒，戒家人曰：「吾頂赤趺坐，汝輩勿哭，驚吾。」既而果然，家人驚號，則復寤而寢卒。釋教赤頂生天，足赤沉滯。

又　楊文公在館中，文穆繼至，必徑出，他所亦然，幾類爰、晁故事。文穆去，舉朝皆有詩，獨文公不作。文穆辭日奏眞廟，傳宣令作詩，竟遷延不送。

又　占城進獅子，楊文公館閣讀書，進詩賀云：「渡海鯨波息，登山豹霧清。」當時激賞。

《歸田錄》卷一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讒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于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稿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讒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眞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又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人，自盛文肅以下皆坐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議者謂丁謂貶朝士甚多，獨于大年能保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又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于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于是公爲之大笑而易之。

又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弈棋，語笑喧嘩，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于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眞一代之文豪也

又　楊大年爲學士時，草《答契丹詔書》云：「鄰壤交歡。」進草既入，眞宗自注其側曰：「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爲「鄰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職，當罷，因亟請解職。眞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眞有氣性。」

又卷二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對。而會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爲的對。

《澠水燕談錄》卷七　楊文公初爲光祿丞，太宗頗愛其才。一日，後苑賞花宴詞臣，公不得預，以詩貽諸館閣曰：「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絲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以詩進呈。上詰有司所以不召，左右以未貼職，例不得預。即命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晚宴，時以爲榮。

《東齋紀事》卷三　石資政中立，好談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立其僕，即和云：「尋常不召猶相造，況是今朝得指揮。」其談諧敏捷類皆如此。

《青箱雜記》卷一　公（王旦）與楊文公億爲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眞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鷄黍縞紵之意也。

又卷四　楊公大年尤負藻鑒，在翰林日，與章郇公共事，嘗言郇公異日必作相，己所不及。又見著作佐郎張士遜，知其有宰器，即薦之，由此大拜。又鄉人吳待問嘗從公學，公語其徒曰：「汝輩勿輕小吳，小吳異日須登八座，亦有年壽。」後皆如其言。待問即春卿、冲卿父也。

《東軒筆錄》卷三　天禧末，眞宗寢疾，章獻明肅太后漸預朝政，眞宗意不能平。寇萊公探知此意，遂欲廢章獻，立仁宗，策眞宗爲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于是李迪、楊億、曹瑋、盛度、李遵勗等協力，處畫已定，凡誥命盡使楊億爲之，且將舉事。會萊公因醉漏言，有人馳報晉公，晉公夜乘犢車往利用家謀之。明日，利用入，盡以萊公所謀白太后，遂矯詔罷公政事。及眞宗上仙，乃指萊公爲反，而投海上，其事有類上官儀者，天下冤之。楊億臨死，取當時所爲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勗收之。至章獻上仙，遵勗乃抱億所留書進呈仁宗，及叙陳本末。仁宗盡見當日曲直，感嘆再三，遂下詔湔滌其冤，贈萊公中書令，謚曰忠愍。又贈楊億禮部尚書，謚曰文。凡預萊公黨而被逐者，皆詔雪之。故李淑爲億贈官制曰：「天禧之末，政漸中微，能叶元臣，議尊儲極。」蓋謂是也。

《夢溪筆談》卷一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饑

欲死。」

又卷一四　楊大年因奏事，論及《比紅兒》詩，大年不能對，甚以爲恨。遍訪《比紅兒》詩，終不可得。忽一日，見鬻故書者有一小編，偶取視之，乃《比紅兒》詩也。自此士大夫始多傳之。予按《摭言》，《比紅兒》詩乃羅虬所爲，凡百篇，蓋當時但傳其詩，而不載名氏，大年亦偶忘《摭言》所載。

又卷一五　唐世朝士俸錢至微，除一項之外，更無所謂料券添給者。【略】楊文公在眞宗朝爲翰林學士，而云：「虛忝甘泉之臣，終作若敖之鬼。」蓋是時尚爲鮮薄，非後來比也。

《侯鯖錄》卷四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爲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江鄰幾云：「上句楊大年酒令，下句黃宗旦對。」）

《墨客揮犀》卷七　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嘆賞久之。

《明道雜志》　楊大年奉敕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眞宗常有簽貼，有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精鑒，而心頗自愧。竊揣上萬幾少暇，不應能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皆簽貼以進。大年乃盛薦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

《龍川別志》卷上　眞宗晚年得風疾，自疑不起，嘗枕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與寇準謀之，遂議立太子，廢劉氏，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具詔書。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稍洩，丁謂夜乘婦人車與曹利用謀之，誅懷政，黜準，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作一好麻耳。」億乃少安。初準爲此謀，欲遣使四方宣示風指，誅異己，使億爲詔書，遣其婿王曙出使。曙知其不可，力止之，意其必有禍敗。藏其詔，使其妻縫置夾衣中。及劉氏既歿，朝廷方欲理準舊勳，曙出其書，文字磨滅，殆不可復識。由此贈億禮部尚書，謚曰文。李淑爲之辭曰：「自昔天禧之末，政漸宮闈，能協元臣，議尊儲極。」

又　楊文公晚年居陽翟，素厚楊瑋。瑋嘗辭赴舉，求資糧而行，公命以千錢與之。瑋本責辦于公，既得此，殊非本意，然亦不動。公熟視之，良久，亦無他。瑋辭去，公命乘驢于階。瑋不肯，公拊其背曰：「子他日不可，今日可矣。子異日必爲吾此官。」既而以錢百千貸之。瑋遂及第，名位率與文公等。

《東山談苑》　楊大年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入其黨，因而語億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億正色厲聲答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邵氏聞見後錄》卷二〇　楊大年爲翰林學士，適禮部試天下士。一日，會鄉里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衡，幸預有以教之。大年作色，拂衣而入，則曰：「於休哉！」大年果知貢舉。凡程文用「於休哉」者皆中選，而當時座中之客，半不以爲意，不用也。

《宋朝事實類苑》卷六六　楊文公知舉，于都堂簾下大笑。眞宗知之，既開院上殿，怪問：「貢舉中何得多笑？」對曰：「舉人中有上請堯舜是幾時事，臣對以有疑時不要使。以故同官皆笑。」眞宗亦爲之笑。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楊文公《刀筆集》十卷。右皇朝楊億字大年，建州人。祖文逸嘗夢一羽人，自稱懷玉山人，覺而億生，白毛被體，其長盈尺，踰月始墮。雍熙初，以才名聞，年纔十一，召至闕下，面試詩賦，授祕書省正字，宰臣等賀得神童。淳化中，奏《二京賦》，命試禁林，賜進士第。久之，直集賢院。修《永熙實錄》，獨成五十六卷。眞宗即位，累擢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祥符中，母病陽翟，謁告，不待報，歸省。俄自以疾丐解官，以太常少卿分司。病愈，起知汝州，復爲學士。卒，年四十七。

《石林燕語》卷三　楊文公以工部侍郎卒，舊制，四品不應得謚。王文康公爲樞密使，明其嘗與寇萊公共議請皇太子決事，以其家奏草上聞，遂特賜謚。李獻臣當制，略曰：「天禧之末，政漸宮闈，能叶元臣，議尊儲極。」文康，萊公婿也。

又卷五　祥符中，楊文公爲翰林學士，以久疾初愈入直，乞權免十日起居。詔免半月，仍令出宿私第。文公具表謝，眞宗以詩批其末，賜之云：「承明近侍究儒玄，苦學勞心疾已痊。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前賢。」祖宗眷禮儒臣之盛，古未有也。

又卷七　楊文公既佯狂奔陽翟，時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書問常不綴，皆自爲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牘則托之母氏。其答王

文公一書末云：「介推母子，絕希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守西山之餓。」當時服其微而婉云。

《**避暑錄話**》**卷下**　李公武既以文辭見稱諸公間，楊大年嘗爲序其詩，爲《燕閑集》二十卷。柴宗慶亦尚太宗魯國公主，貪鄙粗暴，聞公武有集，亦自爲詩，招致舉子無成者相與酬唱。舉子利其飲食，爭言可與公武并馳。眞宗東封，亦嘗獻詩。強大年使爲之序，大年不得已爲之，遂名其詩爲《平陽》、《登庸》二集，鏤版以遺人，傳者皆以爲笑。

又　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豬肉尤佳，一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其同舍具餐。一日大年曰：「爾爲僧，遠近皆呼爲燒豬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爲燒朱院也。」都人自此改呼。

《**春渚紀聞**》**卷一**　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亟啓視之，則兩翅欻開，中有玉嬰轉側而啼，舉家驚異，非常器也。余宣和間於其五世孫德裕家，見其八九歲時《病起謝郡官》一啓，屬對用事，如老書生，而筆蹟則童稚也。

《**老學庵筆記**》**卷一〇**　楊文公云：「豈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稱其用「生桑之夢」爲切當，不知「遊岱之魂」出《河東記》韋齊休事，亦全句也。

《**五燈會元**》**卷一二**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童，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略】復抒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曰：「病夫夙以頑惷，獲受奬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游。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刳心之有詣，牆面之無慚者，誠出于席間床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沉疴，神慮迷恍，殆及小間，再辨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蓬蒿。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并自廬山雲居歸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承風穴，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檗，黃檗嗣百丈，丈嗣馬祖，祖出讓和尚，讓即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之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無疑。如忘勿記，如睡勿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峰九上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于大愚，終承黃檗；雲岩多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霞親承馬神印可，而終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于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于廣慧，而提挈之自，實出于鼇峰也。欣幸欣幸。」【略】公問李都尉（遵勗）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柴重。」【略】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眞歸處，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里買紙錢。」尉即至，公已逝矣。

《**獨醒雜志**》**卷一**　楊文公大年，美鬚髯，一日朝罷，至都堂，丁晉公時在政府，戲謂之曰：「內翰拜時鬚掃地。」公應聲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晉公知其譏己，而喜其敏捷，大稱賞之。天禧末，寇公諸人皆貶遠方，文公實預謀，而晉公愛其才，終不忍害也。

《**石林燕語辨**》**卷五**　雍熙二年試進士，內有宰相李昉子宗諤、參政呂蒙正弟蒙亨、鹽鐵使王明子扶權、度支使許仲宣子待問。上曰：「斯并世家，縱以藝升之，天下亦謂朕有私也。」并下第。景德年，進士楊倚以翰林學士億之弟，自第三等升第二。祖宗一時升黜，亦不一也。

曹彥約《跋楊文公真墨後》　寶慶改元之初，昌谷曹某以衰晚侍經幄，得讀《三朝寶訓》。明年二月戊申，至《優近臣篇》，眞宗皇帝與王魏公論楊文公歸陽翟事，稱其峭直，無所附會。文學固無及者，或言譏朝政，何也？魏公以爲怨家讒譖之語，保其必無，眞宗皇帝亦深悟其說。彥約既讀畢，即口奏：「人臣峭直，無所附會，則流俗嫉之，讒譖易至。蓋峭直之人好自修飭，持身廉謹，不可誣以貪墨。遇事公平，不可誣以冤濫。其人必風度高爽，議論磊落，惟有譏議朝政一說，可以動人主之聽。自古小人之害君子，多用此策。非啓沃如王旦有以保其不然，聖明如眞宗有以悟其文致，則不測之禍未可知也。」上以爲然。是日侍講宗正章少卿同對知狀。後三月，文公五世孫九江使君錄示文公眞墨二冊，附諸賢題跋其後，多有及陽翟事者。又摹印孝宗皇帝所賜其祖中舍御製。知楊氏世有顯人，又皆受累朝簡注如此，造物者之無負于峭直也宜哉。因錄戊申口奏之說以告。五月甲子敬書于吳山寓舍。

劉宰《跋楊文公書李義山詩集後》　文公書李義山詩數十篇，蓋當時習尚如此，與坡、谷諸賢喜書杜少陵詩不異。韓退之曰：「《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杜元凱好左氏，夫豈浮夸者？覽此當得之。

《修辭鑒衡》卷二　楊文公凡爲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姪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既成，則粘綴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

《宋稗類鈔》卷六　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制爲執政者多所涂削，甚不平，因取藁上涂抹處以濃墨就加爲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或問故，億曰：「此謂見別人腳迹。」當時傳以爲笑。後舍人草制被墨點者，則相謔曰：「又遭鞋底。」

作品本事

《湘山野錄》卷上　楊大年年十一，建州送入闕下，太宗親試一賦一詩，傾刻而就。上喜，令中人送中書，俾宰臣再試。時參政李至狀：「臣等今月某日，入內都知王仁睿傳聖旨，押送建州十一歲習進士楊億到中書。其人來自江湖，對敭軒陛，殊無震慴，便有老成。蓋聖祚承平，神童間出也。臣亦令賦《喜朝京闕詩》，五言六韻，亦頃刻而就，其詩謹封進。」詩內有「七閩波渺邈，雙闕氣岧嶢。曉登雲外嶺，夜渡月中潮」，斷句云：「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

《夢溪續筆談》　寇忠愍拜相白麻，楊大年之詞，其間四句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不露鋒芒；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胸中事！」例外別贈白金百兩。

《東軒筆錄》卷一〇　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給最薄。楊億久爲學士，有乞郡表，其略曰：「虛忝甘泉之從官，終作莫敖之饑鬼。」又有「方朔之饑欲死」之句，自後乃得判他局。至元豐改官制，而學士無主判如先朝矣。

《青箱雜記》卷五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逾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

又卷一〇　楊文公深達性理，精悟禪觀，捐館時，作偈曰：「漚生復漚滅，二法本來齊。要識眞歸處，趙州東院西。」

《卻掃編》卷上　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事謝先達。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未至。」一時稱之。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　仁宗皇帝時，學士書詔，未嘗有所增損。慶曆七年春，旱，楊億再當制，降詔中書門下。既進草，上以爲罪己之辭未至也，令更撰之。其辭有：「乃自去冬，時雪不降。今春大旱，赤地千里。天威震動，以戒朕躬。茲用屈己以謝愆，歸誠而上叩。冀高穹之降監，閔下民之無辜。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朕自三月十九日避殿減膳，許中外實封言事。」後三日，賈魏相、吳春卿罷樞密副使。又詔罷出獵，明日又詔南郊毋得上尊號。二十七日幸西太一宮祈雨，日色方熾，上命撤蓋。既還，乃雨。又明日，宰相、參知政事降官，是日遂大雨，上作《喜雨詩》，賜二府。

又卷二九　學士入院，舊例不以官之高下，惟以先後爲班。以乾德元年十一月，以工部尚書竇儀爲學士，詔儀班次承旨陶穀。天禧四年四月，楊億再入翰林，詔億班在錢惟演之下，盛度之上。惟演奏讓云：「竊見太祖朝，竇儀自工部尚書再入翰林，班在舊學士之上。太宗朝，王旦以禮部郎中再知制誥，在呂祐之上。況楊億在景德中已爲學士，今來官位與臣并是丞郎，伏乞聖慈特升楊億班在臣之上。」遂降詔從之。故億謝表云：「更篤相先之義，俄頒得請之文。」

又卷四六　明州天台教主禮法師，高僧也，聚徒四百衆，以《往生淨土訣》勸衆修行。晚結十僧，修三年懺，燒身爲約。楊大年慕其道，三以書留之云：「億聞我師比修千日之懺，特捨四大之軀，結淨社之十僧，生樂邦之九品。竊曾具懇，冀徇群情，乞住世以爲期，廣傳道以興利。願希垂諾，冀獲瞻風。」後禮師終不諾。又貽書杭州天竺式懺主，託渡江留之【略】。是年誕節，懇永興寇相國薦紫服留之。馬副樞（知節）請大年撰其父（全乂）神道碑，潤筆一物不受，止求薦一師號。馬副樞奏：「臣以楊某爲先臣撰碑，況辭臣潤筆，國之常規，乞降聖旨，俾受臣所贈。」眞宗召大年問之，因得以其事言，眞宗深加嘆重，謂大年曰：「但傳朕意，留之住世，若師號，朕與之。潤筆，卿宜無讓。」遂賜號法智大師，住世七年，方入滅。錢希白碑其異於塔。

陸游《跋西崑酬唱集》　祥符中嘗下詔禁文體浮艷，議者謂是時館中作《宣曲》詩，宣曲見《東方朔傳》。其詩盛傳都下，而劉、楊方幸，或謂頗指宮掖。又二妃皆蜀人，詩中有「取酒臨邛遠」之句。賴天子愛才士，皆置而不問，獨下詔諷切而已。不然，亦殆哉。

《吴中舊事》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且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

《羅湖野錄》卷三　翰林學士楊公大年，由祕書監出牧汝州，時廣慧有璉禪師在焉。公至，首謁之，問曰：「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璉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只彈指。」璉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及相與夜話，璉曰：「祕監曾與誰語及此事來？」公曰：「曾問雲門諒監院：『兩箇大蟲相咬時，如何？』諒對以『一合相』。亦嘗自著語曰：『我只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也無？」璉曰：「老僧即不然。」公曰：「請別道看。」璉以手作拽鼻孔勢，曰：「這畜生更教赴。」公於言下知省，遂酬酢達日。自是，咨詢經於半載，礙膺之物，曝然而釋。乃與尊宿激揚機語，哀而號《汝陽禪會集》。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一　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秘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詞涉浮靡。」上曰：「詞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詔風勵學者：「自今有屬詞浮靡，不遵典式者，當加嚴譴。其雕印文集，令轉運使擇部內官看詳，以可者錄奏。」附注：「江休復云：上在南衙，嘗召散樂伶丁香晝承恩幸，楊、劉在禁林，作《宣曲》詩，王欽若密奏，以爲寓諷。遂著令戒僻文字。」

《履齋示兒編》卷九　世傳北狄來祭皇太后，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即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園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享。」時仁皇深喜其敏速。歐陽文忠公奉母夫人喪歸廬陵，道過臨江，李觀以著作佐郎知清江縣，太守命作祭文，應聲而成，曰：「孟軻亞聖，母教之也。夫人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享。」公聽之甚悲感，且擊節稱賞。二者雖皆祭文，然體律簡古，詞意超絕，眞得尹師魯止用五百字可記之法。使施之他文，無不可者，故表而出之。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四　眞宗咸平五年三月，李繼遷大合蕃部，攻陷靈州。繼遷改靈州爲西平府，居之。先是，帝以靈武事訪李至，至言：「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今靈州不可不棄，若移朔方軍於環州，保固邊境，亦一時之權也。」帝不決。時繼遷抄掠益甚，帝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禦之。齊賢亦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無益。」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略】。帝覽奏，復詔群臣議棄守之宜。楊億上疏，引漢武棄朱崖爲喻，請棄靈武，守環慶，與李至前議合。

《升庵詩話》卷一　《朱子語錄》云：「人謂楊億通禪學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按《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裏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味眞人赤骨律。金毛獅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楊億因演而爲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　《西崑酬唱集》二卷【略】。眞宗之詔，緣《宣曲》一詩有「取酒臨邛」之句，陸游《渭南集》有《西崑詩跋》，言其始末甚詳，初不緣文體發也。

著　錄

楊億《武夷新集序》　予咸平戊戌歲九月，受詔知括蒼郡，逮十有二月戊子朏，始達治所。凡再更年籥，復朝於京師。未半載，入西臺掌誥命。迄景德三祀龍集丙午仲冬之七日，被召入翰林。會庚戌詔書，許百執事以旬休出沐，頗燕居多暇，因取十年來詩筆，條次爲二十編，目之曰《武夷新集》。蓋山林之士，不忘維桑之情，雕篆之文，竊懷敝帚之愛，命題之意，良在是也。

《隆平集》卷一三《楊億傳》　晚年留意釋典，臨終有《空頌》一章。其文有《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鼇》、《內外制》、《刀筆集》，共一百九十卷。又別出《西崑酬唱》、《虢郡文齋》、《潁陰聯唱》、《南陽釋苑》等集，又手錄時人所作爲《儒苑時文錄》數千篇。

《通志》卷七〇《藝文八》　楊億《武夷集》二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刀筆集》十卷。【略】《刀筆集》有陳詁序，凡三百六十三首。

《東都事略》卷四七《楊億傳》　有文集一百九十四卷，又別有《西崑酬唱》等集，又手錄時人所作爲《儒苑時文錄》數十篇。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楊文公《武夷集》。又《別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武夷集》二十卷，《別集》十二卷，翰林學士文

公浦城楊億大年撰。案本傳：所著《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鼇》等集，及《內外制》、《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館閣書目》猶有一百四十六卷。今所有者，唯此而已。《武夷新集》者，億初入翰苑，當景德丙午，明年，條次十年詩筆而序之。《別集》者，祥符五年避讒佯狂歸陽翟時所作也，《君可思賦》居其首，亦見本傳。餘書疏皆作其弟酬答。倚亦景德中進士。

《**讀書附志**》**卷下**　楊文公《武夷集》二十卷，右楊文公億之文也。景德丁未，公所自編，序於前曰：「目之《武夷》，蓋山林之士，不忘維桑之情；雕篆之文，竊懷敝帚之愛。命題之意，蓋以是也。」集凡五百七十五篇。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楊文公《刀筆集》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楊億《虢略集》七卷。

又　《蓬山集》五十四卷、《武夷新編集》二十卷、《潁陰集》二十卷、《刀筆集》二十卷、《別集》十二卷、《汝陽雜編》二十卷、《鸞坡遺札》十二卷。

又卷三〇五《楊億傳》　所著《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鼇》等集、《內外制》、《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楊文公《武夷新集》，一部五冊，殘缺。　楊文公《武夷新集》，一部五冊，完全。

又　《楊文公別集》，一部四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楊文公《武夷新集》三冊。　楊文公《別集》四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楊億《武夷集》二十卷，又《蓬山集》五十四卷，又《刀筆》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武夷新集》五冊，全。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楊文公集》十卷（又稱《刀筆集》）。

徐燉《武夷新集跋》　此集海內藏書家俱鮮傳。萬曆庚戌，謝在杭官工部郎，始鈔之秘府，不啻拱璧視之。在杭沒纔十年，原本今歸友人陳開仲，此本乃重錄者也。

李繡《武夷新集序》　人既五百年而名世，文亦五百年而後出。得其錄本《武夷新集》，有詩五卷，而挽歌、樂章附焉；頌、紀一卷；序一卷；碑、表、碣一卷；墓誌、誌銘三卷，而述狀附焉；策問十道，而表、狀合成七卷；書、啓七卷，文則附焉：合爲二十卷。其序則文公楊大年先生自筆。予既驚喜，文自古人，集乃新出。爰命剞劂，公諸四國，板存學宮，冀行久遠。

李葆貞《武夷新集序》　大年先生文詞，不少概見，僅載其《神童登樓》一絕，何撰著寥寥耶？考諸史傳，先生有集三百六十卷。余銳意搜訪，得三山徐氏所藏錄本《武夷新集》一種，盥讀忘寐，若不啻波斯之購異貝，罔象之獲玄珠也。予弟文素臨戎之際，最喜敦詩說禮，一見斯集，鼓躍而起曰：「古人之名不彰，今人之過也，是烏可以不傳？」乃捐俸授梓，屬予爲序，因得而論次焉。

王士禎《跋武夷集》　宋翰林學士楊億大年《武夷新集》二十卷，景德丁未大年在翰林所自編定也。詩五卷，雜文十五卷，閩謝在杭寫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武夷新集》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楊億撰。【略】《宋史》億本傳載，所著有《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鼇》諸集，及《內外制》、《刀筆》。《藝文志》所著錄者，惟《蓬山集》五十四卷、《武夷新編集》二十卷、《潁陰集》二十卷、《刀筆集》二十卷、《別集》十二卷、《汝陽雜編》二十卷、《鸞坡遺札》二十卷，較本傳所載，已不相符。陳氏《書錄解題》謂億所著共一百九十四卷，《館閣書目》猶有一百四十六卷。今俱亡佚，所存者獨《武夷新集》及《別集》而已。《武夷新集》者，億景德丙午入翰林，明年輯其十年以來詩筆而自序之；《別集》者，避讒歸陽翟時作也。此本但有《武夷新集》，則《別集》又亡矣。別本或題曰《楊大年全集》，誤也。凡詩五卷，雜文十五卷。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六**　楊億《武夷新集》二十卷。

祖望之《留香室刻武夷新集題後》　《武夷新集》二十卷，自前明即稱難得。國初揚州李文素繡來鎮浦城，始以謝在杭、徐興公鈔本付梓，然剞劂未精，中間訛脫不一而足。其爲核訂潦草，抑謝、徐原來如是，均不可知。獨疑當時板藏學宮，何以印刷之少，又何以不逾時其板遽失，致使吾閩藏書家皆僅有存者。蓋至今日，並此本而不絕如綫。

祝昌泰《刊浦城宋元明遺書凡例》　諸書原本，多非邑中所有。以桑梓之地，竟失流傳，殊莫可解。如《武夷新集》、《西崑酬唱》、《何博士備論》、《春渚紀聞》、《四書集編》、《眞山民集》、《楊仲宏集》，皆四庫館及文瀾閣藏本，表舅氏祖尚書公（望之）鈔歸。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楊大年先生《武夷新集》二十卷，舊鈔本，王

鴻緒藏書。【略】《別集》十二卷，葉氏《菉竹堂書目》尚有之，今亦亡矣。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三**　《武夷新集》二十卷，宋楊億撰，明刻本。《浦城遺書》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續錄**》　《武夷新集》二十卷，清康熙中楊氏刊本。　清鈔五卷本。

《**木犀軒藏書題記**》　《武夷新集》二十卷，宋楊億撰，清鈔本。【略】中間語涉宋帝如「應制」、「恭和」、「御製」等類皆空格，當自舊刻傳鈔，良可寶貴。

《**木犀軒藏書書錄**》　《楊文公集》五卷，宋楊億撰，舊鈔本。缺序跋。集中遇「御製」及「應制」字均空格。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楊大年先生武夷新集》二十卷，宋楊億撰，明武水陳璋等校刊本。

藝　文

范仲淹《**楊文公寫真贊**》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于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召，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眞宗朝薦當親近，終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爲己任，由是東封西祀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手，爲皇家之盛典。當時臺閣英游，蓋多出于師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輔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眞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卻戎敵，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嘗避權臣之禍，歸陽翟山。再起，會眞宗不豫，中外爲憂。萊公將奮大計，正前星于北辰，引太陽于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間弗克行。既終，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部尚書，謚曰文。今睹公之眞，而爲贊云：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游，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眞，雍雍哲人，吾不知乎爲之仙，爲之神！

錢惟演《**燈夕寄內翰號略公**》　嶢闕翬飛河漢傍，鈎陳遙認赭袍光。九枝火樹連金狄，萬里霜輪上碧璫。匝地行車珠網細，照天晨燎紫沉香。只聞鼇嶺神仙客，再拜雲邊捧壽觴。

劉筠《**(和楊億)懷舊居**》　毛竹千叢蔽野亭，曉猿驚後亂峰青。漢庭已奏三千牘，周宣仍翻十二經。紫殿深沉頻視草，緇帷寂寞自飛螢。振衣本爲蒼生起，肯向荀家只聚星？

蘇轍《**思賢堂**》　楊公守臨汝，俛仰八十載。推遷城市非，散落篇章在。外物固難必，清名竟安賴？孤亭右洲渚，斜日到冠佩。飛翔棟宇回，滉蕩波流對。稍存楸梧高，大翦菰蒲穢。遺編訪諸子，翠石補前廢。吏民亦濟然，未替甘棠愛。

雜　錄

《**湘山野錄**》**卷上**　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非常貢也，蓋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眞宗喜，敕本國建一佛祠以鎮之，賜額曰「神光」。朝辭日，上親臨遣。夷使回，乞令詞臣撰一寺記。時當直者雖偶中魁選，詞學不甚優贍，居常止以張學士君房代之，蓋假其稽古才雅也。既傳宣，令急撰寺記。時張尚爲小官，醉飲于樊樓，遣人遍京城尋之不得，而夷人在閤門翹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後錢、楊二公玉堂暇日改《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得閑？司諫拂衣歸華山。」蓋种放得告還山養藥之時也。錢希白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卻張君房。」時傳此事爲雅笑。

晁說之《**清風軒記**》　夫于時清風之生，請言其狀，予則不能。然予祖嘗倡而作之矣，屬而和者六人，曰楊大年、劉中山、錢司空、李昌武、薛尚書、張密學，其辭盛行於世，著之《西崑集》。今大夫學士或不得而聞見，謹因是軒而刊於石，亦古之人藏諸名山之意也。且其唱和墨迹乃不在吾家，而藏諸楊氏無錫眷中。今兩浙不幸，盜賊兇殘，血變江水，不保是詩之能存也，未必異日不託此山城深靚無虞而傳焉。或評諸公之詩，曷爲此郡而作哉？予曰：天下之清風一也。風之爲物非若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而變，有楚雲秦雲之異也。蓋天下之清德一也，其來居守者，或鞅掌不給，或湮鬱無聊，或羈旅去國之恨不自勝，一攬諸公之符采，自澄其心思，俄而穆如之風獵鬢泛襟，而

鳳凰之山亦爲爾歌吉父之誦矣。以御嘉賓，以柔斯民，亦以樂哉！詩凡七首如上。宣和五年癸卯五月日戊午，朝請大夫、知成州軍州事嵩山晁說之謹記。

《墨莊漫錄》卷四　杜甫有云「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之句，說者但見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意謂黃姑乃牽牛，然不見其所出，不曉黃姑之說。故楊億大年《荷花》詩云：「舒女清泉滿，黃姑別渚通。」劉筠子儀《七夕》詩云：「伯勞東翥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大年和云：「天孫已度黃姑渚，阿母還來漢帝家。」皆用此事。予後讀緯書，始見引張平子《天象賦》云：「河鼓集軍，以嘈雜贊。」張茂先、李淳風等注云：「河鼓三星，在牽牛星北，主軍鼓，蓋天子三軍之象。」昔傳牽牛、織女見，此星是也，故《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又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音訛而然。今之學者或謂是列舍牽牛而會織女，故于此析其疑。又張茂先《小家賦》曰：「九坎至牽牛，織女期河鼓。」石煉注云：「河鼓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鈇鉞。」李淳風云：「自昔相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乃此星也。」予因此始知黃姑乃河鼓也，爲牽牛之別名。昔人云開卷有益，信然。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八　楊公大年，尤負藻鑒。在翰林日，與章郇公共事，常言郇公異日必作相，己所不及。又見著作佐郎張士遜，知其有宰相器，即薦之，由此大拜。又鄉人吳待問嘗從公學，公語其徒曰：「汝輩勿輕小吳，吳異日須登八極，亦有年壽。」後皆如其言。待問即春卿、冲卿父也。

又　錢副樞（若水）嘗聞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又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爲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嘆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謝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能改齋漫錄》卷四　楊文公億以《千字文》「敕散騎常侍員外郎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尚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敕之名始定于此。【略】且興嗣本傳已云「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何獨疑于《千字文》之「敕」乎？此文公一失也。

《韻語陽秋》卷二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王鼎、王綽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爲，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

《娛書堂詩話》卷下　「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此楊文公詠武帝詩。《漢書》武帝既誅文成，惜其方不盡，膠東欒大與文成同師，因樂成侯求見，帝說。大曰：「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烏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按《洞冥記》云：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半青半墨，如馬肝，舂以和九轉之丹，用拭髮，白者皆黑。群臣於甘泉有白髮者，賜拭皆黑。酷烈不雜丹砂，不□□髮。齊人李少翁以神仙惑帝，帝乃以馬肝石和九轉神明丸賜少翁，少翁死，即文成也。今人見景帝有「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之語，遂謂文成食馬之肝而死，非也。

《竹坡詩話》卷一　世傳楊文公方離襁褓，猶未能言，一日，其家人攜以登樓，忽自語如成人。因戲問之：「今日上樓，汝能作詩乎？」即應聲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怕驚天上人。」舊見《古今詩話》載此一事，後又見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題，字畫清勁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而此又以爲楊文公作，何也？豈好事者竊太白之詩，以神文公之事與？抑亦太白之碑爲僞耶？

《徐氏筆精》卷五　宋楊大年數歲不能言，偶家人抱登樓，偶觸其首，即能語。吟詩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然李白《峰頂》詩曰：「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大年數歲能吟，豈前生夙根耶？

王　樵

《澠水燕談錄》卷四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也。性超逸，深于《老》、《易》，善擊劍，有概世之志。廬梓桐山下，稱淄右書生，不交塵務。山東賈同、李冠皆

尊仰之。咸平中，契丹內寇，舉族北俘。潛入虜中訪其親，累年不獲。及歸，持諸喪，刻木爲親，葬奐山東，立祠，奉侍終身。太守劉通詣樵，踰垣遁去。其後，高弁知州事，范諷爲通判，相與就見之。李冠以詩寄之曰：「霜臺御史新爲郡，棘寺廷評繼下車。首謁梓桐王處士，教風從此重詩書。」晚自號「贅世翁」，爲贅書其門曰：「書生王樵，薄命寡志。無益於人，道號贅世。」豫卜地爲穴，名繭室，中壘石榻，刻銘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歿後寄魄，以備不虞。」後感疾，即入繭室中，自掩戶，乃卒。命以古劍殉葬。著《遊邊集》二卷、《安邊》三策、《說史》十篇，皆已散失。濟南李芝爲《贅世先生傳》，載其事。治平中，淄川僧文幼募資，即其地爲繭室，亦起堂祠樵。

陳亞

論述

綜論

《**溫公續詩話**》陳亞郎中性滑稽，嘗爲藥名詩百首，其美者有「風雨前湖夜，軒窗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胡蘆巴。」又《詠上元夜遊人》曰：「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蔡君謨嘗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應聲曰：「蔡襄除口便成衰。」

《**墨客揮犀**》**卷一〇**　陳亞大卿性尤俊逸，好諧謔，其語士大夫共傳道聞者，笑吃吃不止。今見其詩，如「浪平天接影，山盡樹回身」之句，皆深得作者之格。古人有《洗竹詩》，獨公有《惜竹詩》云：「出檻亦不剪，從教長瘦叢。年年當盛夏，葉葉是清風。」句清格老，皆此類。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二引《翰府名談**》　陳亞大卿，士大夫徒傳其諧謔之語，不知其作詩甚佳。如「浪平天影接，山盡樹根回」，得作者之格。

《**有宋佳話**》　陳亞，揚州人，近世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于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棋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殊妙。

分論

《**惜竹**》《庚溪詩話》卷下：陳亞少卿有《惜竹》詩曰：「出檻亦不剪，從教長舊叢。【略】」其兼收并蓄，使物各效其用，則此詩深可尚也。

《**懷舊隱**》《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三、四絕佳。亞《黃蜀葵》詩「秋風似學金丹術，戲把硫黃禦酒盃」，尤佳。　馮班評：惡句。　紀昀評：三、四傖氣，不得云俚。

《**生查子**》（**相思**）《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寫閨情有樂府遺意。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七**　亞字亞之，維揚人，咸平五年進士。嘗爲杭之於潛令，仕至太常少卿。好爲藥名詩，有《澄源集》。

紀事

《**湘山野錄**》**卷上**　陳郎中亞有滑稽雄聲。知潤州，治迹無狀，浙憲馬卿等欲按之。至則陳已先覺。廉按訖，憲車將起，因觴於甘露寺閣，至卒爵，憲目曰：「將注子來，郎中處滿着。」陳驚起遽拜，憲訝曰：「何謂，何謂？」陳曰：「不敢望滿，但得成資保全而去，舉族大幸也。」馬笑曰：「豈有此事。」既而竟不敢發。有陋儒者貢所業，舉止凡下，陳玩之曰：「試請口占盛業。」生曰：「某卷中有《方地爲輿賦》。」誦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陳應聲曰：「吾

聞子此賦久矣，得非下句云「非講經之座主，乃傳法之沙門」乎？」滿座大笑。陳尤工藥名詩，有「碁爲臘寒呵子下，衫因春瘦縮紗裁」、「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之句，皆不失風雅。

《中山詩話》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合烏頭。」

《澠水燕談錄》卷九　陳亞少卿，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軸，平生之所寶者。晚年退居，有「華亭雙鶴唳」怪石一株，尤奇峭，與異花數十本，列植於所居，爲詩以戒子孫：「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亞死，未幾皆散落民間矣。

《青箱雜記》卷一　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棋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及《贈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晒作葫蘆耙」之類，極爲膾炙。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干借車牛，亞亦作藥名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倩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覽者無不絕倒。亞常言：「藥名用於詩，無所不可，而斡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亞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可贈游謁窮措大。」聞者莫不大笑。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當軸，將用之，而爲言者所抑。亞作藥名《生查子・陳情》獻之，曰：「朝廷數擢賢，旋占凌霄路。自是鬱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饑寒，食薄何相悞。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亞又別成藥名《生查子・閨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檳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其二曰：「小院雨餘涼，石竹生風砌。羅扇儘從容，半下紗幮睡。起來閑坐北亭中，滴盡眞珠淚。爲念婿辛勤，去折蟾宮桂。」其三曰：「浪蕩去未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閑抱理相思，必撥朱弦斷。擬續斷朱弦，待這冤家看。」亞又自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強生稜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寄興，亦有深意。亞又別有詩百餘首，號《澄源集》，有《歲旦示知己》云：「收寒歸地底，表老向人間。」又《與友人郊遊》云：「馬嘶曾到寺，犬吠乍行村。」《送歸化宰王秘丞赴闕》云：「吏辭如賀日，民送似迎時。」《懷舊隱》云：「排聯花品曾非僭，愛惜苔錢不是慳。」亦自成一家體格。亞性寬和，累典名藩，皆有遺愛。然頗眞率，無威儀，吏不甚懼。行坐常弄瓢子，不離懷袖，尤喜唱清和樂。知越州時，每擁騎自衙庭出，或由鑑湖緩轡而歸，必敲鐙代拍，潛唱徹三十六遍然後已，亦其性也。

《宋朝事實類苑》卷六七引《倦遊雜錄》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略】爲殿中丞日，知嶺南恩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蟹之一文兩箇，眞實不虛。」又嘗曰：「平生之對最親切者，是生紅對白熟者也。」

《梅磵詩話》卷上　陳亞，維揚人，仕至太常少卿。性好諧謔，嘗著《藥名詩》行於世。幼孤，育於舅家。舅姓李，爲醫工，人呼爲「衙推」。亞登第，人皆賀其舅，亞有詩云：「張公喫酒李公醉，自古人言信有之。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陳亞之集》一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陳亞《藥名詩》一卷。

雜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皇朝陳亞，字亞之，性滑稽，喜賦藥名詩，仕至司封郎中。藥名詩始於唐人張籍，有「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下枝」之詩，人謂起於亞，實不然也。

《野客叢書》卷一七　《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略】。」仆謂此說亦未深考，不知此體已著於六朝，非起於唐也。當時如王融、梁簡文、元帝、庾肩吾、沈約、竟陵王皆有。至唐而是體盛行，如盧受采、權、張、皮、陸之徒多有之。吳曾《漫錄》謂藥名詩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非始於唐，所見亦未廣也。本朝如錢穆父、黃山谷之輩，亦多此作。

鮑當

論述

《**溫公續詩話**》 鮑當善爲詩，景德二年進士及第，爲河南府法曹。薛尚書映知府，當失其意，初甚怒之，當獻《孤雁詩》云：「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雁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自是游宴無不預焉，不復以掾屬待之。時人謂之「鮑孤雁」。薛嘗暑月詣其廨舍，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忘其幞頭。薛嚴重，左右莫敢言者。坐久之，月上，當顧見髮影，大慚，以公服袖掩頭而走。

鄭獬《職方郎中鮑公夫人陳氏墓誌銘》 職方諱當，字平子。善爲詩，似韋應物，世傳誦之，號「鮑詩人」。

《**觀林詩話**》 鮑當有《清風集》行於世，時號「鮑清風」。嘗以《孤雁》詩上一鉅公，亟稱之，故又號「鮑孤雁」。又有《貧女吟》云：「貧女臨水妝，徘徊波不定。豈敢怨春風，自無臺上鏡。」深有古意。幸不遇賞音，使有所遇，又將爲「鮑貧女」耶。

《**詩人玉屑**》**卷一一引《漢皋張君詩話**》 鮑當吟《孤雁》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爲「鮑孤雁」。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雁乎。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七** 當，景德二年進士。爲河南府法曹，歷職方員外郎。有《清風集》。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鮑當集》一卷，又《後集》一卷。

雜錄

《**泊宅編**》**卷上** 先子既老，迤邐還浙。予偶至杭，創小圃在清波門外，去城十里許，稍加葺治，迎侍來居，二年而先子捐館。後因閱遺藁，有《贈吳興朱臨》詩，斷章云：「安得斷茅環堵地，漁樵終老繼清風。」初以爲先子慕朱早退，故有是句也；緒與前輩語，方知是圃乃鮑當郎中故居。鮑有詩編名曰《清風集》，時號「鮑清風」，而正夫頃亦曾寓此肄業。先子終老有「繼清風」之兆，已見於布衣時也。

釋智圓

論述

智圓《閒居編自序》 錢唐釋智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於講佛經外好讀周、孔、揚、孟書。往往學爲古文，以宗其道，又愛吟五七言詩，以樂其性情。

智圓《病課集序》 辭語鄙野，旨趣漫浪，或宗乎周、孔，或涉乎老、莊，或歸乎釋氏，于其道不能純矣。苟君子以多愛見駁雜爲譏者，吾安敢逃其責乎。然若由多愛以至于無駁雜，則亦俟知者知之耳。噫嘻，罪我其《病課》乎，知我其《病課》乎！是時聖宋天禧四年庚申八月二十六日，病夫智圓無外序。

吳遵路《閒居編序》 風流下衰，靡弊忘返，于是文過其實，理不勝辭。或

貽聲帨之譏，或興鄭魏之諭。比物連類，猶或失之；索隱鉤深，將何所取。質而不野，文而不華，敷演眞宗，辟聖人之戶牖；導揚名教，示來者之楷模，則于圓公上人之文而見之矣。【略】上人神宇清明，道韻凝粹，德貫幽顯，學該內外。開卷游目，必沿波而討源；屬筆綴詞，率勸善而懲惡。蔑聞可擇之行，不觀非聖之書。克己爲仁，無亡于終食；服膺講道，靡舍于寸陰。仰止高山，溫其如玉。至性樂善，蓋稟于天姿；妙歲能文，匪由于師授。尤好靜默，專務隱居。屏去塵游，杜絕人事。處方丈之室，晏如覆杅；玩一卷之書，嗒然隱几。【略】旁涉莊、老，兼通儒、墨。至于論撰，多所憲章。吟詠情靈，悠揚風雅。小文短札，初不經心；遺言放辭，咸有奇致。師早嬰痾瘵，常居疲薾，伏枕方榻，罕事筆精，授簡門人，多出口占。辭條錯綜，文律鏗鏘，率爾混成，不煩刊定。夫折理者意遠則理優，宣理者理高則文勝。蓋先本而後末，摭實遺華，然後大羹不致而遺味存，大圭不琢而天質露，豈與夫咬哇之末響、雕刻之繁文較其能否哉。【略】乾興壬戌正月序。

《**贈聞聰師**》《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李洞云「日閃剃刀明」，意新語工而險。此又云「寒髮澀銅刀」，恐是淨髮刀不磨耳，可笑。　查慎行評：五、六有何意趣？　紀昀評：次句欠妥。六句何所取義？只趁「刀」字韻耳。

傳記

《**補續高僧傳**》卷二《**智圓傳**》　智圓字無外，錢塘徐氏子。學語即知孝悌。稍長，嘗析大濡水，列花卉若綿蕝，戲爲講訓之狀。父母異之，令入空門。受具戒。二十一，聞奉先清公傳天台三觀之道，負笈造焉。二年而清亡，遂往居西湖之孤山，杜門樂道，自號潛夫，與林處士逋爲鄰友。雅善病，又號病夫。師嘗嘆荆溪歿後微言墜地，曰：「吾何人也。」於是著十疏以通經，述諸鈔以釋疏，翼贊弘宣，其功偉矣。師雪骨冰心，傲然物外，視人間之世如纖塵，過目了不關懷。時王欽若撫錢唐，慈雲遣使邀師同往迓之。師笑語使人曰：「爲我致意慈雲，錢唐且駐卻一僧。」聞者嘆服。於講道之外，以詩文自娛，有雜述五十卷，題曰《閒居編》。以乾興元年二月十七日自作祭文、挽詞，越二日示寂，年僅四十有七也。預戒門人曰：「吾沒後，無厚葬以罪我，無建塔以誣我，無謁有位求銘以虛美我。但用陶器二合而瘞，立石志名字年月而已。」及亡，門人如所戒，斂以陶器，斷所居巖以藏之，不屋而壇。後十五年，積兩山頹，門人開視陶器，肉身不壞，爪髮俱長，唇微露，齒若珂玉。乃更襲新衣，屑衆香散其上而重瘞之。崇寧三年，賜謚法慧大師。

紀事

釋智圓《**送庶幾序**》　吾今年夏，養病於孤山之下，雖困躓癯瘠，而以道自勝，晏如也。戶庭闃然，無闠茸者之迹，時有一顧於吾者，皆名僧巨儒耳。秋八月，律僧庶幾謁吾，甚謹，既坐而避席，且言欲從吾受古聖人書，學古聖人之爲文，冀吾採納以誨之也。吾甚壯其志，以其能倍俗之好尚，慕淳古之道，斯則晞驥之徒也。因命復坐，而語之曰：吾無深識遠見，胡能授若聖人之書乎？吾非魁手鉅筆，胡能教若聖人之爲文乎？然吾於學佛外，考周、孔遺文，究揚、孟之言，或得微旨。若不以吾爲不肖，欲從吾學，吾於古聖人之文，豈有隱乎？

《**西湖遊覽志**》**卷二**　瑪瑙寶勝院，舊有閒泉、僕夫泉，僧智圓所鑿也。智圓字無外，錢塘人，博學勵行，號中庸子。時王文穆公罷相，知杭州，諸僧出迓，慈雲禪師邀之偕往。圓以疾辭，曰：「傾山倒壑，奔走紅塵，暫留坐鎮。」諸僧赧服。與處士林逋爲友。臨化，命門人即後山斂陶器而護葬之，名陶器冢。自爲銘曰：「清靜本然，無變無遷。爲藏陶器，密邇閒泉。」

著錄

釋智圓《**閒居編自序**》　隨有所得，皆以草藁投壞囊中，未嘗寫一淨本，兒童輩旋充脂燭之費，故其逸者多矣。今年夏，養病於孤山下，因令後學寫出所存者，其後有所得，亦隨欲而編之。非求譽於當時，抑亦從吾所好爾。大宋大中祥符九年丙辰歲夏五月十日序。

又《病課集序》 序曰：吾以今年夏末炎氣火熾，故疾因作，而倍百于常發焉，伏枕草堂中者凡四旬餘。及其痊也，裁能扶杖徐步而已。然于瞑眩荒忽之中，亦不能默默，往往成一篇詠以自寬。若甚困頓，則枕肱而口占，使來學而筆之；或疾少間，則隱几而起坐，自操觚而書之，無乃樂在其中矣。既成草藁，皆投竹篋內，一日取而閱焉，得古詩及唐律五七言兩韻至五十四韻合七十首，分爲三卷，題曰《病課集》。其猶儒家流修仕進之道，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吾以病中所得，病差而寫出，謂之「病課」，不亦宜邪？

吳遵路《閒居編序》 始自景德丙午，迄于天禧辛酉，集其所著，得六十卷，題曰《閒居編》。庖言日新，方運不休之思，賞音竊抃，必期善聽之聰。過此以還，請俟來者。其經論、疏鈔、科注等洎諸外學、自成編錄者，凡一百七十卷，皆從別行，不列此集。乾興壬戌正月序。

釋浩肱《閒居編跋》 自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大法師諱智圓、字無外、號中庸子歸寂於錢唐西湖孤山瑪瑙院，平昔所著述《閒居編》，至今嘉祐不墜於地者，猶一綫耳。吳待制遵路撰法師行狀，云《閒居編》六十卷，雖目其言，終不能見其全集。今開之本，訪諸學校及遍搜求，得四十八卷，《病課集》仍在編外。今恐遺墜，遂將添入，總成五十一卷。有求之未盡者，俟後人以續之。浩肱孤陋寡學，不能考校謬誤，且貴乎先賢博達之文，存其本而免失墜耳。又得信士搖君大有，因聞法師之清名，賦性雅尚，欣然願施財及導同人刻版模印，以廣斯文。時聖宋嘉祐五年歲次庚子八月既望，於錢唐梵天寺十方講院，了空大師浩肱字仲輔記。

釋元敬《重刊閒居編題記》 元敬濫尸祖席，起廢興墜，乃其職也。始來此山，荒涼特甚，首創塔亭，且新祖像。又思遺文湮沒，募緣重刊，得檀越施錢計貳仟柒佰券。積兩年，蹴施計壹仟玖百券，甫克就緒。經始於淳祐戊申，訖工於寶祐癸丑。吁，力微難成，遲遲若此。此編之行，蓋欲彰祖道而播餘芳，資微潤而續餘焰耳。紙墨工食之外，以其所得爲殿宇塔亭僧閣諸處燈油之助，收贖之士，仗此可以發自己靈光，眞所謂一舉而兩得矣。後之住此山者，當體此意，毋忽焉。瑪瑙住山節庵元敬題。

又 《閒居編》，孤山雜著也，歲久亡版。夷齊居士章氏，樂善好施，崇孤山之行，而貴孤山之文，慨然作偈，捐金貳仟緡，命工重刊於西湖瑪瑙。然是編特孤山緒餘耳，其扶掖宗教，詮釋群經，有十《疏》別行於世云。淳祐戊申秋季，瑪瑙住山元敬書。

《宋史》卷二〇五《藝文志四》 僧智圓《閒居編》五十一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僧智圓《閒居編》五十一卷。

《脈望館書目》 《閒居編》一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中庸子集》五十一卷，宋錢塘僧智圓撰，趙氏小山堂有宋刊本。

王曾

論述

綜論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聞文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後來之著聲者，如路振【略】、王曾【略】。王曾《李駙馬拜陵》云：「人畏軒臺久，春歸雨澤多。」

《宋景文公筆記》卷上 莒公嘗言：「王沂公所試《有教無類》、《有物混成》賦二篇，在生平論著絕出，有若神助云。」楊億大年亦云：「自古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賦，一生衣之食之不能盡。」

石介《上王沂公書》 相公初仕先朝，皆以直道，爰相今上，罄於中心。一登鴻樞，再居冢宰，兩罷政事，四佩侯印，終始一節，貫於金石，君臣同德，人無間言。

富弼《王文正公曾行狀》 公雅善屬文，深茂典懿【略】。又喜筆札琴阮，皆極其妙。

《宋史》卷三一〇《王曾傳》 從學於里人張震，善爲文辭。咸平中，由鄉

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王佐器也。」【略】在朝廷，進止皆有常度，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善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余不敢以戲也。」

分論

《**有物混成賦**》《青箱雜記》卷一〇：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雕匪斲，流形罔滯於盈虛。」則宰相陶鈞運用之意，已見於此賦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則宰相擇任群材，使小大各得其所，又見於此賦矣。《邵氏聞見錄》卷七：王沂公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爲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爲言辭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爲伯溫云。

《**寄李迪**》《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七引《續歸田錄》：王沂公與李文定公連榜取殿魁，又相繼秉鈞軸。文定鎮并門，公均勞逸本鄉，作詩寄之，略曰：「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薦更。并上兒童公再見，會稽幢紱我先榮。」或曰：如此名實，何由企及？

傳記

宋祁《王文正公墓誌銘》 景祐二年，丞相右府缺，上方圖任耆俊，參付魁極。越二年，制詔太原王公曾，其上樞密使印綬，還來相予，進拜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所以命賜之尤渥。公拜稽首，讓弗遂，於是擇典訓庸，以熙百工。【略】迺十一月，從欽天柴，胙沂以爲公國。他日請間，伏青蒲，上陳瘁爾，嬰霜露以踣，願前此納政，避賢人路。帝憮然無開可意，公執不奪，卒改左僕射，加資政殿大學士，鎮東平。戊寅仲冬，感疥，門子謁急書聞，亟命將高手醫跳驅趣視。不半道，丙午，公薨。上推甲子，得三百六十六，復所生之辰。家丞列治，讓還鴻臚典葬。天子悼遺老之弗懋也，再昕置朝，廞左貂以襚，法賵備厚。恩祿宗姻僚陪十人，容官合「文正」二言以謹周道。公之喪來京師，其引也，蓋殯也。邦人官師沱涕相弔。明年，有司持丁亥詔書，到公第，仍舉中書令密章以告。【略】甫冠，與鄉士游，汎博書記，不爲章句儒，諸老先生皆折輩行以交。咸平中，偕郡上計，委符入關。策進士，再爲天下第一。當此時，二篇賦，學者爭傳都紙，以鷦鷯王佐期之。初，命將作監丞，通治濟陽。代還，試政事堂，以大著作直太史，服五品。判三司戶部案，轉右正言，知制誥，服三品，充史館修撰，入翰林爲學士。自司計外郎再遷至中兵，拜諫議大夫，參議大政，加給事中。以禮部侍郎守應天、大名兩府，復貳鼎席，兼太子賓客。由左戶再遷至春官卿。以內書侍郎執宰相筆，陟東臺，兼地官，遂躋上衮。閱五歲，琳宮火，一昔焚冊，災異免，以天官爲本州。又易天雄軍，即拜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稍換天平軍、檢校太師。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判河南府。入冠樞極，罷幢棨，還冢宰，他如故。公由布衣狃君門，譽處時行，爲龍光景式，凡三十七年。別任九：判大理、尚書都省、登聞檢，知審刑、審官、禮儀院、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涖三班院、糾察在京刑獄。領使五：持金絮遺湟水酋，爲生辰使；輦謁譙祠，爲攷制度使；館寓神嶽，以中台爲會靈觀使；高眞寶符，以元輔爲玉清昭應宮使；再見上帝，爲南郊大禮使。主工部一。由集賢殿、昭文館及西清之秘，爲大學士三。監修國史一。階一品，勳十二轉，表功十有四字，食虛邑萬有二千五百室，實五千一百室。此踐揚隆赫，其大較也。【略】踐內外辭禁，贊爲名命。渾灝炳純，溯古同風。或選爲昌言，或永爲賡歌【略】。上始鄉學，公采聖君賢臣事，繪解爲三十篇，因以勸成德美，語鏤於槧，徧賜邇臣。其他纂次尤多，尚不錄，言文者歸公之洽。【略】當國七年，萬物茂宜，四夷休寧，稼茨於原，兵仆於鄙。嘉生回薄，無有恫怨。務大體若丙吉，清淨如曹參，總領衆職如魏相，內文明如鄧禹。於時被公之化，察察者敦，沾沾者愧。建啓露門秘禁，召惇儒碩老，侍擿勸講。復諫署舊員，使正辭謇議日興於朝。進賢不植私，愛士不謀黨。退不肖，不奸怨。奉群母孝，與諸弟友，親族可任，言之上；不可任，厚分之財。姻婭進用，皆以嫌自退。上嘗大署「忠亮忠厚」四字錫之，天下稱爲賢公。乾興、天聖之際，時多故矣，身荷重任，爲國休戚，雖參和傅會，權定大事，殯彼怒牙，浣其他腸，庇焉如帡幪，慮焉如蓍蔡，然至閒居獨念，猶感慨以之。是必彌綸之才，軋於群媢而未悉獲騁；健粹之氣，有所難屈而弗慊於心。煩慮焚和，且至大病，斯可慟已。【略】銘曰：斤斤令君，竭來山東。利見國光，參偶時龍。既奮厥庸，遂爲宗工，訂平津之封兮。上初纂嗣，母闈參治。揭日當天，實相以濟。讒脣不搖，王室無慝，賴陳平之智兮。五藩於宣，既

仁且賢。邦民宜之，厥猶茂焉。乃建將牙，乃示台躔，緊吉甫之憲兮。鄭圃聯圻，泉塗啓扉。刻章美檟，終天此依。九京千載，景仰餘徽，惟隨武之歸兮。

富弼《王文正公曾行狀》（存目）

宋祁《故丞相文正王公碑陰記》（存目）

《隆平集》卷五《王曾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五一《王曾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〇《王曾傳》（存目）

紀事

《宋朝事實類苑》卷九引《楊文公談苑》 王沂公曾，青州發解及南省庭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暖。」

《儒林公議》 王曾僕射有台宰之量，每進擢時材，不欲人歸恩在己。初參大政，嘗薦蘇維甫者可當煩使。維甫至京師，屢造其門，不敢輒干以私。一日，久奉朝請，資用已乏，因旬澣，詰旦詣公，語餘，遂及身計。公答以他辭。維甫退所館，已有持敕者在門，乃新命江淮都大發運使，實朝行之極選也，乃王公九日所署敕也。維甫慚歎久之。其它事多類此。范仲淹被遇極深，嘗贊之曰：「久當朝柄，未嘗樹私恩，此人之所難也。」公曰：「恩若自樹，怨使誰當？」識者以爲明理之言。

《歸田錄》卷二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爲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爲言雖鄙俚，亦着題也。

《澠水燕談錄》卷八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咸平、景德間相繼狀元及第，其後更踐政府，及罷相鎮青，又爲交承。故文正《送文定移鎮兗海》詩有「錦標奪得曾相繼，金鼎調時亦踐更」之句。又云：「幷上兒童君再見，會稽章綬我偏榮。」蓋文定再鎮兗，而青社，文正鄉里也。

《湘山野錄》卷上 予嘗愛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盡然。

張舜民《郴學大成》 宋王沂公父，雖不學問，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紙，必掇拾滌以香水。嘗發願曰：「願我子孫以文學顯。」一夕夢先聖撫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歟。恨汝已老，無可成就，當遣曾參來汝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也，因以曾字名之，竟以狀元及第，官至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封沂公。

《石林燕語》卷七 寇萊公初入相，王沂公時登第，後爲濟州通判。滿歲，當召試館職，萊公猶未識之，以問楊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與之亦無素，但見其兩賦，志業實宏遠。」因爲萊公誦之，不遺一字。萊公大驚曰：「有此人乎？」即召之。故事，館職皆試於學士院或舍人院，是歲，沂公特試於中書。

著錄

富弼《王文正公曾行狀》 有《兩制雜著》五十卷，《大任後集》七卷。筆錄遺逸一卷上之，志在諷諫，有詔嘉奬，刻板均賜近位。

宋祁《王文正公墓誌銘》 家集合五十六篇。

《隆平集》卷五《王曾傳》 有文集五十卷。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王文正公集》五十卷（王曾）。

《郡齋讀書志》卷六 《筆錄》一卷，右皇朝王曾撰。皆國朝雜事。

藝文

宋庠《贈中書令沂國王文正公挽詞》 自昔榮歸衮，今茲駭閱川。天愁摧柱日，星痛殞箕年。素履遺儒範，忠謀溢吏篇。空餘洧鄉陌，長似峴碑前。

宋祁《王沂公挽詞三首》（選一） 盡瘁辭當國，均勞得偃藩。幄中留秘畫，天下滿危言。日企還三事，寧圖閟九原。誰將河海淚，一灑同乾坤。

尹洙《祭僕射王沂公文》 年月日，故吏尹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故資政殿大學士、僕射、相國沂公之靈：景祐初，公臨洛師，某在幕府，公以才敏見目，數被器使。議獄處事，某或依違其言，公必丁寧，勗以正道。及公再秉大政，嘗以身事，有請門下。公莊色厲辭，不少恩假。某始懼中慊，終則大悟。嗚呼！凡公語言，雖因事見誨，然公在大位，默不敢傳。公今薨謝，輒錄以自思，一言之誣，天實鑒之。以衰服不獲備故吏之列，情禮莫伸，嗚呼哀哉！

雜錄

劉敞《王沂公祠堂記》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尚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升降。小白右功力，任權數，則其敝多匿智。伯禽尊尊親親，至其衰也，洙泗之間，長幼相揖讓，其失蓋以遠矣。然仲尼稱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此論之，非明君賢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亂，儒術廢絕。宋受命垂七十年矣，天下得養老長幼，無兵革之憂，庶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教化之隆者也。自齊、魯之間，弦誦闕然，況其外乎？丞相沂公之初守青也，爲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爲魯建學。由是二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粲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禮讓日興，刑罰日衰。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謂至於道者非耶？沂公薨於鄆且二十年，鄆人愛慕而悲思之，僉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於世。」前太守錢公子飛聞之，因即學宮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意。錢公去位之五年，堂乃成，其廣若干，修若干，崇若干，凡皆錢公之素也。《甘棠》之詩曰：「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亦諸侯之正風哉。序其語於石，以詔後世。又作登歌一章，并刻之云：文武維周，天命郅隆。孰相其成？周公太公。周公冢宰，太公尚父。遜厥碩膚，惠於齊魯。維此齊魯，聖賢之緒。尊德樂道，四方爰茹。不振不競，靡則靡定。既晦而明，在我文正。天子是毗，諸侯是師。賦政於外，俾民不迷。乃設學校，乃敦詩書。翼翼齊魯，若周之初。二公之位，文正履之。二公之治，文正以之。周歷千歲，二公實使之。文正之功，後亦將似之。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我作此堂，以告無斁。

章得象

論述

《皇朝文鑑》卷一三一 張舜民《題郇公詩帖》 我生不及郇公，而家有公選詩十卷。所選皆精于時，已信公之能詩也。迨觀此作爲信然。其文采深潤，與字書故同。當時非特郇公，大抵前輩皆若此。倘與今人語，必曰：「其文未甚高，其書未甚精。」至其自秉筆命語，則鮮不戾者。藝顧如此，況其大者乎？苟率是求攻堅致遠之效，是以誤成事。

《清波別志》卷下 章郇公知陝府，有詩云：「雖擁千兵心不樂，卻嫌官重少朋儔。」官重則崇貴，掾屬趨承，賓客造請。謂少朋儔心不樂者，豈以等威有間、無通心曲者乎。若不以名位自驕，則人皆朋儔矣。「早知貧賤人皆棄，能使韋郎迹也疏。」貧賤則眞寡朋儔矣。若夫崇篤久要，不隨勢利爲厚薄，不敢望於今之君子也。

傳記

宋祁《文憲章公墓誌銘》 宋有清忠肅艾之相曰章公，諱得象。【略】公孩提已自秀挺，卅能屬文。年十二，侈袂挾策，與(父)密公及從兄得一俱稱茂才。當時夙儒願與周旋，不以丈人行自謂。咸平五年，舉進士，授大理評事、知邵武軍歸化縣，以喪未赴。服除，用大理丞爲信州玉山縣，會東封泰山，大臣引公簽署兗州觀察判官事。以辦治勞，遷太常博士、通判明州。以屯田、都官二員外，歷知台、南雄、洪三州事。會詔近臣舉學優行茂者，以名聞。時文靖呂丞相、諫大夫張師德聯牘上言，試學士院，以職方員外直史館。入三司度支爲判官。歷祠部郎中，賜五品服。改刑部曹糾察在京刑獄，賜三品服。公自釋褐

即外遷，間關遠方幾二十年，搢紳未甚知者。及還，游諸公間，器就德完，一口交譽。姿表頎茂，所至輒傾坐客。視上闇如，接下侃如，中陶然粹，外頹然簡。照通量含，不見崖畛，天下遂推爲鉅人長者。以兵部郎中試中書，進知制誥。明年，入翰林爲學士。公於名命得輕重體要，進無盈褒，退無溢尤。至他詔令，皆便時制宜，使聽受施行者徧曉。多至數百千篇。即本職改諫議大夫。以喪去官，有詔奪服，號訴不見聽。累遷爲禮部侍郎，又兼龍圖閣學士。俄拜承旨兼侍讀學士。摘經驗古，勸成風德。在內外辭禁，凡一終星。異時與公嘗僚或出公下者，武相踵爲柄臣。然愈謙晦，無纖介觖望，不爲赫赫名自結，其澹於進取乃如此。視積薪倒行，不得輩公廝皁，尚敢望其藩哉！惟天子以爲國器可大任，景祐三年，乃擢同知樞密院。尋改戶部侍郎，毗燮內機，底裏輸盡，參和協恭，道益光明。帝曰：「爾遂相。」寶元元年，以本官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邊障驛騷，老師留屯。上所與閱赤白囊，按邊吏才不肖，調兵食，止一二樞近裁可奉行。議者謂三公無不統兵，獨大事有不預知，方多故時，不容偏任。天子向其言，始命宰相兼樞密使。仍進公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公授使，讓還其官。在上前論事或日旰，別白精審，無所回忌。【略】慶曆五年，始得以檢校太傅、鎮安軍節度，視相秩，即判其州。七年，進封郇國公。明年，徙留西洛。朝京師，遂請老。時議以圖任耆畯，不應以年爲解。公執益固，上度不可留，特拜司空致仕，賜實俸，著令燕見禮如丞相。於是公年七十一。去位之六月乙未，暴感疾，一日薨。【略】公與諸生，進官於朝，其踐歷大概著矣。至總局如審官、審刑、太常禮三院，尚書都省，通進銀臺，群牧使，昭文館，會靈觀，奉使則再充契丹國信，特選則知禮部貢舉，權置則南郊禮儀、大禮使。常兼則集賢、昭文二大學士，監修國史，譯經潤文使。皆餘功他閱，便蕃烜赫。至善狀尚多，不得詳。勳、階、爵并極本品，功臣文四十，邑食萬戶，實食三之一。公不喜爲皦厲行，要以天下中庸自居。薦寵士大夫，惟力所視，無有愛惜。苟顯於時，弗啻己自出。與人交，久而益親。仕十六官，未始有毫髮譴咎。雖長喙緩頰，不敢加非於公。不植私，不援黨，家無言利之老，室無微福之祈。在宰相府，務總綱紀，去煩苛。臨大事，從容鎮靜，無遽色亟言見於幾微。士之辨銳自喜者，或上謁，有所開說，公爲陳大體，皆語塞自引去。至上書過訾宰政，天子下其章，他輔臣欲讐實所言，公第置之，無所辨。監司繩切州縣，更約束，劾發微密，所至紛然，公白其非。是時急於吏課，一切聽之。未幾，議不以爲便，舉皆復故。輔政八年，章程修明。其嘉猷納之上，庶績付之有司，功名勢地，皆一不取。故論者但美公德，不能言其所以德。彼挈挈可名者，果其細耶！公善行草書，筆法遒婉，時人弆牘祕愛。論著文章數百篇，雅懿沈鬱，薄天人之極。其爲《章惠太后冊》，上最稱善。奉詔撰《御書梵宇後記》，鋪衍宏麗，文林韙服。【略】易名之日，太常謚曰文憲，至內外無間言，全德哉若人！僕辱公知，且其嗣有請，遂爲之銘：在宋四世，帝功極識。顯顯有郇，實相而濟。二陲休寧，時公之功。薰以太和，物夥歲豐。遂安元元，以揉萬邦。乘車嘽嘽，高牙言言。公有文武，之翰之蕃。既老而傳，頓首乞身。天子有命，爾作司空。弗職以勞，安嗇而沖。公有陰德，大濟於時。宜永斯年，乃不期頤。六飛駸駸，厥第是臨。裨衣豐貂，既襚乃廞。賁柩榮終，誰克之如。本公忠勞，感會有初。降體穎濱，大宵無晨。孰襄厥事，若子而孫。下有千載，追慕如仁。

《**隆平集**》**卷五**《**章得象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五六**《**章得象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一**《**章得象傳**》（存目）

紀事

《**孫公談圃**》**卷下**　閩中唯建、劍、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章郇公，劍州人，生時家嫗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於梁者曰「相公」，家人懼甚，遽收養之。

《**江鄰幾雜志**》　章相性簡淨，差試舉人，出《人爲天地心賦》。舉子白云：「先朝嘗開封府發解此題，郭稹爲解元，學士豈不聞乎？」曰：「不知不知。」匆劇別出一題目：《教由寒暑》。既非己豫先杼軸，舉人上請：「題出《樂記》，此教乃樂教也，當用樂否？」應曰：「諾。」又一舉人曰：「上在諒陰而用樂事，恐或非便。」紛紜不定。爲無名嘲云：「武城廟裏沽良玉（開封府舉人就武成王廟試《良玉不琢賦》），夫子門牆弄簸箕（國學試《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賦》）。惟有太常章得象，往來寒暑不曾知。」

《**東軒筆錄**》**卷一五**　章子平言其祖郇公初宰信州玉山縣，以憂去，服除，再知玉山縣，帶京債八百千赴任。既而玉山縣數豪僧爲償其債，郇公作詩

謝其僧，僧以石刻之，流布四方，而時無貶議者。玉山有舉子徐生，郇公與之遊，嘗過生，生置酒，酒酣，郇公作詩書于壁曰：「村醪山菓簇盃盤，措大家風總一般。今日相逢非俗客，憑君莫作長官看。」

杜衍

論述

綜論

韓琦《謝宮師杜公寄示詩編》 百諷新篇百忘勞，直將淵旨質風騷。閑觀景物辭終巧，意到安恬格自高。三代正聲傳雅樂，千年嘉味入蟠桃。誰如八十歸休相，字體詩情日日豪。

文彥博《謝太傅相公(杜)以近詩三十首寄示》 一軸詩三十，詞高氣格雄。文通推雜體，吉甫讓清風。平日丹青筆，當年造化工。安車有餘力，移向二南中。

蔡襄《謝杜相公有序》 伏覩宮傅相公精詞健筆，輒然成詠，敢觸冒戰鋒？但伸懃懃之至：謝政閑宮傅，當年老相君。詩情通造化，筆力作風雲。是則經綸手，施於淡泊文。捧窺心感悸，無路候公門。

韓維《司徒杜公謚正獻議》 司徒侍中剛重不倚，明果而斷，秉事君之直節，有保民之大德。爰初服官，以訖謝政，職無大小，事無劇易，必竭其力，不爲苟然。任提點刑獄，屢決疑訟，人以不冤；治銓審官法，明選公吏，至謝賕不受。開封號難治，爲尹者類以擊斷無壅爲聲。至公居之，又以其餘力惠綏民人，畿甸歌之。在二府，引義獻納，有大臣風采，私謁幸恩，法所不可者一切裁罷。聞人少善，稱道如不及。至論國事而有曲直，雖平生厚善不爲毫髮假借。故其進而相也，天子恨其用之晚；退而老也，士大夫惜其去之速。公雖家居，上尊禮焉。比薨，三遷其官，爵至封國爲公，賜予勞問之使歲月不絕。嗚呼，可謂善始令終者矣。謹按謚法：「清白守節曰正」，「文賢有成曰獻」，迹公所以當大位，享大名，始終尊榮，人無間言者，亦其樹立所從來遠。始諸父與公分財，所得鉅萬，悉推不受，以予昆弟之貧者。及富貴，無聲樂妾御之好，居處被服如始仕。惟其治身報國之不足是以爲憂，故其德業所就，章章如此。謚曰正獻，不亦宜哉。

《隆平集》卷五《杜衍傳》 好吟詩，晚喜草書。

《石林詩話》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即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爲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而以得其所爲爲幸。【略】歐公嘗和公詩，有云：「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當時以爲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摹寫中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杜衍》 憂國心勞到白鬚，不因卜築戀江湖。烟霞吟圃春游勝，一幅睢陽五老圖。

分論

《齒落》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八：杜祁公《齒落》詩有「剛須饒舌在，寒不爲脣亡」之句。時年八十，其警策尚如此。

《睢陽五老圖》 《瀛奎律髓彙評》卷九陸貽典評：如三、四等句，何害乎宋？

《雨中荷花》 《升菴詩話》卷一二：張文潛《蓮花》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略】」杜衍《雨中荷花》詩：「翠蓋佳人臨水立，檀板不勻香汗濕。一陣風來碧波翻，眞珠零落難收拾。」此二詩絕妙。

傳記

歐陽修《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略】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

爲人，尤潔廉自尅。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略】慶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略】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略】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不足者歟！【略】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於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於位，士知貪廉。退老於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愛寵不已。宮臣國公，即命於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耇，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於遠，萬世之詒。

《隆平集》卷五《杜衍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五六《杜衍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〇《杜衍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續湘山野錄》 杜祁公衍在中書，奏：「武臣帶軍職若四廂都虞候等出領藩郡，不惟遣使額重，而又供給優厚。在祖宗時，蓋邊臣俸給不足用，故以此優之，俾集邊事。今四鄙寧肅，帶此職者皆近戚紈綺，欲乞并罷。」仁宗深然之，許爲著令，條告中外。方三日，一近姻之要者懇圍掖，上不得已，忽批一內降，某人特與防禦使、四廂都虞候、知南京，餘人不得援例。次日，祁公執奏：「臣近奉聖訓，玉音未收，昨日何忽又降此批？」仁宗降玉色諭云：「卿止勉行此一批，蓋事有無可奈何者。」祁公正色奏曰：「但道杜衍不肯。」竟罷之。

歐陽修《跋杜祁公書》 公當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以鎮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奬。後十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于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內艱去，居于潁。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爲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于家。

《青箱雜記》卷二 杜祁公衍常言：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則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故公帥并州，視事未三日，孔目吏請公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枉法贓。」吏悚而退。

《宋朝事實類苑》卷六七引《倦遊雜錄》 杜祁公向以太常博士、陝西提點刑獄丁太夫人憂，寓華下郡，有進士鞏漢卿者俊敏有才，公常與之談燕。關中養蠶，率是黃絲，故居民夏服多以黃縑爲之。因問：「何故關右人好着黃絹生衣？」鞏對曰：「似浙中人好喫紫蘇熟水。」及見鴨沒池中，公云：「鴨入池中董。」鞏即曰：「蟬鳴樹上緇。」公嘗撰國初一節將墓碑，其中一句云「某官

以生運推移」，鞏即下堦磬折曰：「日南長至。」公笑爲改之。

作品本事

《青箱雜記》卷二　公酷嗜吟詠，致政後，作《林下書懷》詩，曰：「從政區區到白頭，一生寧肯顧恩讎？雙鳧乘鴈常深媿，野馬黃羊亦過憂。豈是林泉堪佚老？只緣蒲柳不禁秋。始終幸會承平日，樂聖唯能擊壤謳。」然余不見野馬黃羊事，後讀唐《張說傳》乃見之，則所謂「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是已。

《澠水燕談錄》卷四　慶曆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祿卿致仕畢士長、兵部郎中分司朱貫、尚書郎致仕馮平爲「五老會」，吟醉相歡，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爲天下傾慕，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皆年八十餘，康寧爽健，相得甚歡，故祁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掛冠。」而畢年最高，時已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最忝預高年。」是時，歐陽文忠公留守睢陽，聞而歎慕，借其詩觀之，因次韻以謝，卒章云：「聞說優遊多唱和，新詩何惜借傳看。」

《獨醒雜志》卷一　毛子仁博學能文，年十九登進士，二十六中書判拔萃，時譽翕然。陳恭公、余襄公、杜祁公【略】十二人各爲詩以餞其歸，杜公詩有曰：「判就十題彰敏妙，學窮千古見兼該。」其推重如此。

《困學紀聞》卷一八　杜正獻公詩：「因念古聖賢，名爲千古垂。何嘗廣居室，儉爲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丘無立錐。文終防勢奪，景威耻家爲。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陳正獻公詩【略】。二賢相之清風，可以愧木妖之習。

著錄

歐陽修《跋杜祁公書》　公以疾薨於家，予既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爲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卷而藏之。【略】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杜衍詩》一卷。

藝文

唱和

歐陽修《太傅杜相公有答充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獨無風雅可流傳因輒成》　南都已見成新集，東魯休嗟未作詩。霖雨曾爲天下福，甘棠何止郡人思。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

又《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凜凜節奇霜澗栢，昭昭心瑩玉壺冰。正身尚可清風俗，當暑何須厭鬱蒸。塵柄屢揮容請益，龍門雖峻忝先登。立朝行己師資久，寧止篇章此服膺。

又《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　當年丞相倦洪鈞，弭節初來潁水濆。惟以琴罇樂嘉客，能將富貴比浮雲。西溪水色春長綠，北渚花光暖自薰。得載公詩播人口，去思從此四夷聞。

紀念

歐陽修《祭杜祁公文》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驅使官趙日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爲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閑適。公居於家，心在於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且不寐，或憂形於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心。故行於己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辭寫恨，有涕漣洏。尚饗！

韓琦《司徒侍中杜公挽辭三首》（選一）　直道當年梗，清名萬世師。身閒心在國，跡退德高時。警絕新詩雅，飛騰老筆奇。歸休何所樂，待此造希夷。

韓維《司徒杜正獻公挽辭二首》（選一） 讜議開帷幄，仁風逐旆旗。生靈瞻用舍，賢俊入吹噓。去位猶憂國，終身不廢書。傳家無異物，惟掛舊安車。

蔡襄《祭杜祁公文》 慶曆之初，邊圉多事，生民被害。天子思得賢輔相以修庶政，於是擢公宥密。公以暮年，當主知遇，與國謀論。念其自效莫如薦引才能，乃條當世士可以爲時用者數十人上之。會朝廷適已拔任，除目既下，而公疏中姓名往往契合。有不悅公者乃訾曰：「上方用人，而輒薦引，是欲私自朋比也。」公不辨，而求士益切。既而作宰相。襄時爲諫官，以親求郡，得福州。將行，公又疏曰：「蔡襄願少留之，不宜令遠去。」公之同列曰：「彼求外補，而復留之，豈非朋比耶？」未幾，公罷相知兗州，遂請老以歸。天子思之，遣使存問。當時指以朋比者，不數年列臺閣、參侍從，天下之論，益知公有大臣節，直己徇公，不恤於毀譽，不移於用舍也。昔公之存，襄未嘗以不才累公爲謝，今公之薨，可無言哉！嗚呼！襄於公門，無有雅舊。一見加禮，公實我厚。繫官南閩，哀誠莫究。侑奠以辭，永示於後。

劉敞《杜祁公挽詞二首》（選一） 第五廉莫比，留侯功不居。遺風何峻極，雅尚得冲虛。平昔常開閤，深慚晚曳裾。千金論一字，永慨袖中書。

司馬光《祁國正獻公挽歌三首》（選二） 舟楫才猷大，冰霜德操堅。陶鈞成茂業，書史樂高年。瞻望簪紳共，吁嗟館舍捐。舉時無異論，方信令名全。

釣玉吳臺舊，詠茅梁苑新。位登華袞貴，家似布衣貧。直道高當世，清風遺後人。千秋寒照目，竹帛不棲塵。

李光《正獻祁國杜公畫贊》 於穆正獻，大節孤忠。天骨秀拔，泰華倚空。致君唐虞，稷契夔龍。嬰鱗犯顏，蹇蹇匪躬。壽考康寧，昭明有融。咄哉鄙夫，朋淫黨同。謂天可欺，謂俗皆聾。曰位可竊，曰身可容。敬觀遺像，遐想英風。揆路百日，萬世之功。嗚呼祁公。

雜錄

歐陽修《書杜祁公帖石本後》 祁公眞楷有法，筆力精勁，爲世所貴。晚年行草又臻此，書此時，蓋年八十矣。人之於學，其可不勉強哉。余得公墨蹟尤多，是以藏爲家寶，此本亦得於公家。

周必大《跋杜祁公詩》 右杜祁公酬九華吳殿院鼠鬚筆古、律詩各一篇。吳名中復，字仲庶。至和甲午秋，自殿中侍御史因論大臣出倅虔州，未至，改守池陽。乙未冬，復入臺。公詩作於此歲，時年七十有八，又二年薨。《仁錄》本傳云：「晚年喜爲草書。」而歐陽公與公詩亦云：「言無俗韻精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皆實錄也。蔣公穎叔心摹手追，跋語數十字，蓋得其彷彿云。

《寶真齋法書贊》卷一〇《杜正獻與歐公書簡帖》 右慶曆宰相司徒祁國杜正獻公衍，字世昌，與歐公書簡帖九幅眞迹一卷，帖後有參知政事六一先生歐陽文忠公修跋。二公本同仕仁祖朝，德業文章，先後相望。而推尊景慕乃如此，益信所謂不自高，故能成其高，非虛言也。

呂夷簡

論述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聞文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後來之著聲者，如路振【略】、呂夷簡、宋綬【略】。呂夷簡《早春》云：「梅無驛使飄零盡，草怨王孫取次生。」《九日呈梅集仙》云：「人歸北闕知何日，菊映東籬似去年。」《寒食》云：「人爲子推初禁火，花愁青女再飛霜。」

程珌《書大呂申公試卷後》 文采有餘而器識不足，駿發有餘而韜晦不足，故曰有才者之言與有德者之言，氣象蓋天淵矣。他日元命之壽夭，功名事業之鉅細，亦若天淵焉。故予讀申公之試卷，安得不爲之歎息于斯。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文靖不以文鳴，而其詩清潤和雅，不易及也。

《題天花寺》 《愛日齋叢鈔》卷三：呂文靖《題天花寺》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曾文清《題意大師房》云：「頭白高僧心已灰，石菖蒲長水蕉開。莊嚴茗事爐煙起，不用關防俗子來。」兩詩韻同意亦合，視荆公「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

猜」，氣象廣窄可見。

傳記

張方平《文靖呂公神道碑銘》 公諱夷簡，字坦夫，文穆公之從子。【略】咸平三年，章聖始御便座，閱郡國貢士，公以進士擢第，解褐絳州推官，再調鹽城監判官，將漕以幹局聞。就遷大理丞，榷定鹽筴，度署西溪，大儲放利。會詔舉六科，以才識兼茂試政事堂。屬將封泰山，或言非訪闕政時，因例報罷，出倅通、濠。材譽日洽，章聖識其名。濱城并河水，羨溢爲害，寇萊公鎮魏，請擇守於朝。上諭宰司，而以公行。到郡循隄防，究民利病，平繇省賦，拯諸墊昏。【略】徙兩浙提點刑獄。【略】還陛覲，面承慰奬，擢刑部員外郎，知御史臺雜事，賜五品服。數治詔獄，聽訟事，閱實明辯，當比平恕。天禧旱蝗，祆民驚譁，屢奏讜言，指陳變咎。公之論事婉而正，辯而裁，通而易從，不崇空語，以干浮譽，故人主樂於聽受。【略】近姻除中丞，換起居舍人，領通進銀臺封駁。【略】除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俄授刑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都邑務劇，尹正才難，擊斷者雜中善良，循恕者并容姦蠹。公之爲理，雅得其術，威而不猛，寬而無犯，機芒不施，區橐自破，治政清凈，府庭肅然。逮今言尹京之政，公爲吏師。今上蒞阼，優除右諫議大夫。【略】進貳六職，歷小宗伯、小司徒，毗贊七年，遂正宰席，領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一心百慮，知無不爲，推選名儒，增設講員，敷經上前，導以典學。每奏事之間，輒引經史，稱古昔以諭，哲惠日新，發於啓迪。玉清災，議止繕營，因表謝宮使，加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登冠三階。公自參貳，兼掌國策，合三朝之載以緒成大典，至是史成，凡預筆削，率被遷賞。公前事確讓，特蒙褒許。久之，拜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復辭都兵。【略】禁城火，領使庀作，落成，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時二駕復新宮，肆大眚，恩覃內外，特疇公勞而加異數。公請均同列，懇讓不拜，止以吏部尚書兼鸞臺。【略】制授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將行燕見，願得上三年計。帝曰：「行矣，半歲其還相余。」【略】景祐二年，拜右僕射。冬至，上享帝於陽丘，封申國公。三年，表六上納政，手札譬止。次春，復五上，天子重違沖旨，命以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判許州。在許二年而夏戎叛，公聞之【略】，已而如公言，卒至繹擾，天下被其勞。故徙公鎮魏，固河朔心。【略】康定元年五月，復召輔政，悉仍舊秩【略】。冬郊，改封許國公，特拜司空，堅謝得允。【略】慶曆二年季冬甲寅，夙興將朝，遂感風眩。上憫公勞瘁，至忘其身，詔除司空、平章軍國重事，聽三五日一入。【略】頻表請老。乃以太尉致仕，朝朔望，班等丞相，使璫密札軫問無虛月。公世葬鄭原，既得謝，如鄭展墓。郡以疾聞，詔使馳餉藥奩，而已不及，春秋六十六薨。【略】贈太師、中書令，禮官考行，謚曰「文靖」【略】。公性莊重，有儀矩，望之毅然而姿宇渾厚，即之溫如而神采英發，才全道周，用無常器。踐歷臺閣，綢繆廊廟。一話一言，莫不留爲故事；有猷有爲，莫不著爲令典。不潔名，不矜勞，敢任天下之怨，不敢有天下之德。至於風郡國，建學校，以廣教育之本；循貢舉，張六科，以大招延之路；志在得士，爲邦家基。推賢援能，彙征於朝。有自常參同時宰延人物，藻鑒賞別精裁，其品題初若未盡者，已而果然。善合群慮，考用衆長，樂道人善，而忘嫌惡。雖待微者，若亡貴賤之間，以延盡下情。其接僚友，周而不比，寬而有辨；其事上，直而無怫，順而能守；其殿邦撫民，條教明，使人便安，而下不敢犯；其在朝位，若不勝其恭者，退而燕居，恂恂如也。與季氏宗簡尤爲友愛，休暇相對，談名理之蹟，不及公家之事。而又敏學多聞，精識強記，殫簡冊而備究，經耳目者不忘。屬辭雄贍，長於理道，朝廷典冊多出公手。至於文史之學，名法之書，當世所行，率公考正。非夫命世之稟，生人之傑，安能德言并立，功名兼劭，如此其章烜也。【略】銘曰：天監有宋，世祚明德。能哲而惠，以熙衮職。考愼厥相，用康保民。式克欽承，相惟其人。其人維何？文武許公。實經大猷，股肱王躬。帝視公視，帝聽公聽。有翼有爲，訏謨賦命。恭默未言，弼諧二尊。如權如衡，如筦如塤。嚮明專治，啓發健粹。秉國之平，遵王之義。百揆四岳，庶政惟和。六府三事，九功可歌。于蕃許昌，孰尸鼎鉉？以速寇戎，丕艱廟算。公體慈旨，請寬叛刑。敕邊謹守，戎卒來庭。三冠泰階，再擁方鉞。忠勞則多，恩禮亦絕。曰師曰公，名器之隆。於申於許，山川之封。二十三年，盡瘁王室。納政於上，請老以佚。臨雍未拜，熒圃言歸。古有知命，公乎庶幾。訃奏來聞，上哭之慟。蓋隱家邦，摧此隆棟。爰命史臣，纂揚丕績。陵谷有遷，音徽無斁。

《隆平集》卷五《呂夷簡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五二《呂夷簡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一《呂夷簡傳》（存目）

紀事

《湘山野錄》卷中　呂申公累乞致仕，【略】上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略】申公遂引陳文惠堯佐，【略】遂大拜。後文惠公極懷薦引之德，無以形其意，因撰《燕詞》一闋，攜觴相館，使人歌之曰【略】。申公聽歌，醉笑曰："自恨卷簾人已老。"文惠應曰："莫愁鼎調事無功。"

《青瑣高議》前集卷五　大丞相呂夷簡，一日有儒者張球獻詩曰："近日廚中乏所供，孩兒啼哭飯籮空。母因低語告兒道：爹有新詩上相公。"公見詩甚悅，因以俸錢百緡遺之，又爲引道貴官門館，得依棲之。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呂文靖試卷》一卷，丞相許國文靖公壽春呂夷簡坦夫撰。咸平二年壽州應舉，此其程文也。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呂申公試卷》一卷。

藝文

范仲淹《祭呂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於故相、贈太師令公呂公之靈。嗚呼，富貴之位，君臣之際，始終尤難。公覯昌辰，宰於庶揆，保輔兩宮，訏謨二紀。雲龍協心，股肱同體。萬國久寧，雍容道行。四鄙多故，憂勞疾生。辭去台衡，命登公袞。以養高年，如處嘉遁。嗚呼！日月迭來，數不可回。兩楹告兆，萬乘興哀。某素遊大鈞，猥居近輔。得公遺書，適在邊土。就哭不逮，追想無窮。心存目斷，千里悲風。尚饗！

雜錄

《老學庵筆記》卷六　會稽鏡湖之東，地名東關，有天花寺。呂文靖嘗題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略】。"今寺乃在草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間廬舍，前臨一支港，與詩殊不合。豈陵谷之變遽已如此乎？或謂寺本在湖中，後徙於此。

王之道《跋閬州呂守文靖公手軸》　名卿鉅公文章字畫傳寶於世者多矣，至於場屋程文，未嘗睹其眞蹟。文靖公應鄉試賦卷，至今尚存明堂之棟，此其萌芽也，豈不重可寶哉！一代宗匠，典刑未泯，雖有神物護持，抑可以見其後昆傳家之懿矣。

穆修

論述

綜論

《宋朝事實類苑》卷七四引《楊文公談苑》　文章隨時風美惡。咸通以後，文力衰弱，無復氣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學者稍稍向之。

范仲淹《尹師魯文集序》　楊大年（億）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詞鏤意，以希髣髴，未暇及古也。【略】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與穆伯長遊，力爲古文，士林始聳慕焉。

尹洙《浮圖祕演詩集序》　伯長明峻，人罕能與之合。

蘇舜欽《哀穆先生文》　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

本原，皆記生徒無意處熟習評論之。性剛峭，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爲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爲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守病告，貳郡者私黠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冤，會貳郡者死，復受譴於朝。後累恩得爲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爲文章益根柢於道，然耻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略】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胸中不下，遂卒。

韓琦《尹公(洙)墓表》 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

歐陽修《蘇學士文集序》 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

祖無擇《河南穆公集序》 如公，可謂命之窮，道之不行也已，而未嘗廢文。大凡有作，莫不要諸聖賢而立言，念諸仁義以爲質。平時所見於簡策者，殆數十萬言，時人得之，且愛且學。

《易學辨惑》 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爲古文，伯長首爲之倡。其後尹源子漸、洙師魯兄弟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云。

又 陳摶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伯長，修授學之才挺之，之才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

《艇齋詩話》 東萊《江西宗派圖》所論本朝古文，始於穆伯長，成於歐陽公，此論誠當。

《名臣言行錄》 河南先生師魯古文學於穆伯長，伯長有文十餘篇行於世，韓、柳之文因伯長而後行。

劉清之《河南穆公集跋》 唐衰，更五季，其(文)弊又甚。至我朝，乃或推孫、丁、楊、劉爲文詞之雄。是時穆參軍伯長獨不以爲然，實始爲古文，在尹師魯、蘇子美、歐陽之先。

郭森卿《乖崖先生文集序》 國初踵五季文氣之卑，柳仲塗、穆伯長輩力爲古文以振之。

趙孟堅《凌愚谷集序》 皇朝文明代興。慶曆以前，六一公歐氏未變體之際，【略】伯長一鳴，尹、歐、仲塗和之，【略】轟然古雅。

《宋史》卷二九五《尹洙傳》 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爲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

又卷四三九《文苑傳一》 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

陳宏緒《與吳眾季香》 宋之古文，始於穆伯長。伯長矯楊、劉駢麗之習，力以韓、柳爲宗，其後遂有蘇子美輩典雅之文出焉。而尹師魯、歐陽永叔翕然一變於古，則皆伯長所開也。

《池北偶談》卷一七 穆修《伯長集》，【略】文拗拙亦與(柳)開類，詩尤不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穆參軍集》三卷【略】。修受數學於陳摶，《先天圖》之竄入儒家，自修始。其文章則莫考所師承。而歐陽修《論尹洙墓誌書》，謂其學古文在洙前。朱子《名臣言行錄》亦稱洙學古文於修。而邵伯溫《(易學)辨惑》稱修家有唐本韓、柳集，募工鏤版，今《柳宗元集》尚有修後序。蓋天資高邁，沿溯於韓柳而自得之。宋之古文，實柳開與修爲倡，然開之學及身而止，修則一傳爲尹洙，再傳爲歐陽修，而宋之文章於斯極盛，則其功亦不尠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穆參軍集》三卷。【略】宋自柳開初變文體，而其力不足轉移風氣。自修表章韓、柳，一傳爲尹洙，再傳爲歐陽修，而炳然復古，其功實不可沒。致其尊崇曹操之類，識有所闇，亦無庸爲之諱焉。

錢陳群《宋百家詩存題詞・穆修〈穆參軍集〉》 千家豪士不書名，一命參軍敝屣輕。剛介誰當回末俗？至今人說穆天平。

《藝概》卷一 《宋史》《穆修傳》亦言「自五代文敝，國初柳開始爲古文」。今觀伯長所爲《唐柳先生文集後序》云：「天厚余嗜多矣。始而鑿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可知其所學與(柳)仲塗一矣。

林紓《春覺齋論文》 穆參軍修爲宋文開山鼻祖，一力宗昌黎、柳州，取徑之正，信古之篤，用心之精，實在柳開之上。一傳爲尹師魯，再傳爲歐陽修，

可云盛矣。

《**越縵堂讀書記**》八《**穆參軍集**》 參軍才無過人，學亦不競。惟生崑體極盛之世，獨矯割裂排比之習，以文從字順爲文，而說理明確。尹氏、歐陽出而推尊之，故名遂震爍。猶唐人陳伯玉之詩，殊無眞詣，而於舉世絺繪之時，獨爲古風，張曲江、李、杜從而崇奉之，名亦遂以千古矣。

分論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古文眉銓》卷七三浦起龍評：當宋天聖以前，古文之道靡然息矣，伯長實始起之。廬陵序蘇子美文，謂爲於舉世不爲，牽連伯長言之，有以也。帶韓表柳，體例天然，當與廬陵《書舊本韓文後》幷傳。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古文眉銓》卷七三浦起龍評：（首兩句）「佐」字篇主，「難」字蹴起全神。（「然則如何其可也」至「實無愧焉」）盡職是主句。輔者不欺，正者不隨，是盡職正論。（「今之從事於人也」至「惟職所宜而已矣」）下乃反筆雙頂，以抉俗情。兩層對舉，線路逼清，曲盡爲佐通病。（「魯君以辭策名」至末）貼魯君，點「佐」字。結尾轉從其長邊揣合後效，兩面玲瓏，直逼韓趣。輔之正之，不欺不隨，爲佐職正論，無以易此。韓子稱數謾曰丞，近於玩世，文足以持其語弊也。其通體神味，乃寢食於韓而得之。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穆參軍集》三卷【略】。第三卷之首載《亳州魏武帝帳廟記》一篇，稱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顯盛大之業於來世，又稱惟帝之雄，使天濟其勇，尙延數年之位，豈強吳庸蜀之不平，又稱至今千年下，觀其書猶震惕耳目，悚動毛髮，使人凜其遺風餘烈，又稱高祖於豐沛，光武於南陽，廟象咸存，威德弗泯，其次則譙廟也云云。其獎篡助逆，可謂大乖於名敎。至述守臣之言，有「吾臨此州，不能導爾小民心知所奉，是亦吾過」云云，顯然以亂賊導天下，尤爲悖理。【略】豈可使之仍廁簡牘，貽玷汗青？謹刊除此文，以彰衮鉞。

《**巨盜**》《麈史》卷二：穆伯長爲《巨盜》詩，斥故相丁謂也。予因舉於史驤思遠，思遠曰：「此於伯長之道有累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穆參軍集》三卷【略】。王得臣《麈史》述史驤之言，譏其作《巨盜》詩以刺丁謂，爲有累於道。考邵伯溫《辨惑》載修於丁謂爲貧賤交，謂後貴，修乃不與之揖，謂銜之，頗爲所軋。修集中《聞報自崖徙雷》一章，即爲謂作，則驤所謂「累於道」者，病其挾私怨耳。然其詩排斥姦邪，尙不至乖於公義，未可深非。又葉適《水心集》譏呂祖謙《宋文鑑》所收修《法相院鐘記》、《靜勝亭記》二篇爲腐敗粗澀，亦言之已甚。

《**貴侯園**》《宋詩精華錄》卷一：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傳記

《**宋史**》卷四四二《**穆修傳**》 穆修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眞宗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士，修預選，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負才，與衆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州。中道亡至京師，叩登聞鼓訴寃。不報。居貶所歲餘，遇赦得釋，迎母居京師，間出遊匄以給養。久之，補潁州文學參軍，徙蔡州。明道中，卒。修性剛介，好論斥時病，詆誚權貴，人欲與交結，往往拒之。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爲壽，且求載名于記，修投金庭下，俶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宰相欲識修，且將用爲學官，修終不往見。母死，自負櫬以葬，日誦《孝經》、《喪記》，不飯浮屠爲佛事。自五代文敝，國初，柳開始爲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尙聲偶之辭，天下學者靡然從之。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之游。修雖窮死，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

《**東都事略**》卷一一三《**穆修傳**》（存目）

紀事

穆修《**秋浦會遇詩序**》 大中祥符五年，爲海陵郡司理參軍。居職以不能俯仰自全，不幸爲奸人所伺，誣構以事，因被罪南謫爲池州參軍。貶斥中且聞所天之艱，朝廷以罪犯不許奔哀，窮冤悲苦，生人所希。寄一室於浮屠宮，闔戶竟日，外絕往還。留歲餘遇赦，聽以所釁，聞將示之宥。

《**東軒筆錄**》**卷三**　修性褊訐少合，初任海州參軍，以氣陵通判，遂爲捃摭削籍，繫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叙甚詳。後遇赦釋放，流落江外，賦命窮薄，稍得錢帛，即遇盜，或卧病，費竭然後已，是故衣食不能給。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鏤板，印數百帙，攜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有儒生數輩至其肆，未評價直，先展揭披閱，修就手奪取，瞑目謂曰：「汝輩能讀一篇，不失句讀，吾當以一部贈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經年不售一部。

《**易學辨惑**》　穆修字伯長，汶陽人，後居蔡州，師事陳圖南而傳其學。修少豪放，性褊少合，多遊京洛間。人嘗書其詩句於禁中壁間，眞廟見之，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以不薦？」丁晉公在側，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頃赴夔漕，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意欲伯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銜之，由是短於上前。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伯長詩云：「卻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梁固榜登進士第，調海州理掾，以忤通判，遂爲捃拾，由是削籍隸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叙甚詳。後遇赦，叙潁州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老益家貧。

《**夢溪筆談**》**卷一四**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曲洧舊聞**》**卷四**　穆修伯長在本朝爲初好學古文者。始得韓、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饜予以韓，而又飫我以柳，謂天不予饗，過矣。」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鏤板鬻於相國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來，酬價不相當，輒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或怪之，即正色曰：「誠如此，修豈相欺者。」士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穆）修，祥符二年經明行修進士，仕不遇，窮困以死。師事陳摶，傳其《易》學以授李之才，之才傳邵雍，而尹洙兄弟亦從之學古文，且傳其《春秋》學。或曰《太極圖》亦修所傳於陳摶、种放者。

著錄

蘇舜欽《**哀穆先生文**》　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之。去年赴舉京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志》、《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爲，又不足成卷。

祖無擇《**河南穆公集序**》　及公之歿，無擇求遺文於嗣子熙，得詩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總二十，與無擇昔藏增多詩一十二，書、序各一。又從其舊友而求之，往往知愛而不知傳，故無獲焉。姑類次是以爲三卷，題曰《河南穆公集》云。時慶曆三年春，南康清修閣中序。

劉清之《**河南穆公集跋**》　永州州學教授宜春歐陽椿，得參軍之文于其從孫化州使君淮，俾零陵鄉貢進士張淡、吳倫校之。不鄙謂愚可紀歲月。深惟會友輔仁之義，有不得而辭者，輒書其後，大不自量。淳熙丁未孟秋既望，衡陽假守臨江劉清之謹題。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穆參軍集》三卷，泰州司法參軍東平穆修伯長撰。【略】今其遺文傳世者僅如此，門人祖無擇爲之序。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穆修集》三卷。

又卷四四二《**穆修傳**》　慶曆中，祖無擇訪得所著詩、書、序、記、誌等數十首，集爲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河南穆伯長文集》，一部一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　《河南穆伯長文集》一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穆修集》三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河南穆公集》一冊，全。宋眞宗朝泰州參軍河南穆修著，慶曆中祖無擇序，凡三卷。

《**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　《穆伯長集》三卷一本，穆修，精鈔。

《**絳雲樓書目**》**卷三**　《穆修集》。陳景雲注：「三卷，伯長門人祖無擇序。」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穆修伯長集》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穆參軍集》三卷附錄遺事一卷，大學士于

敏中家藏本。【略】遺事一卷，不知何人所編，亦附載備考。諸家鈔本或稱《河南穆先生文集》，或稱《穆參軍集》，祖無擇序則稱《河南穆公集》，參差不一。今考《文獻通考》以《穆參軍集》著錄，蓋南宋時通用此名，今從之焉。

《季滄葦藏書目》 宋《穆參軍修集》三卷，一本，鈔。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六 《穆修伯長集》三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河南穆公集》三卷遺事一卷，精鈔本，十萬卷樓藏書。

又 《穆參軍集》三卷附遺事一卷，舊鈔本。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穆參軍集》三卷，附錄遺事一卷，宋穆修撰。宋刊《穆參軍集》半葉十一行，行廿四字。順治中刊本。嘉靖辛未樹香堂刊本。胡心耘有校宋刻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穆參軍集》三卷附錄遺事一卷，《四庫》著錄係鈔本。朱修伯云：「有順治間刊本。」

又《續錄》 宋刊本，十一行二十四字。胡心耘有校宋刊本。嘉慶辛未樹香堂刊本。知聖道齋藏舊鈔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河南穆先生集》三卷，舊鈔校本，宋穆修撰。【略】書中「構」字皆注「御名」，則自宋刻本傳錄者。有朱筆校字，正誤甚多。末題「甲午季夏月下浣棫林承望雲閣主命校此」。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穆參軍集》三卷附遺事一卷，宋穆修撰。舊寫本，十一行二十一字。題「河南穆脩伯長著」、「范陽祖無擇擇之編」。有朱卧庵（之赤）手跋。 清經鉏堂綠格鈔本，八行二十字。後有均跋（不著姓），十二行，言此本當從宋刻出。 清寫本，清彭元瑞知聖道齋藏書。有友人章君式之（鈺）跋。 清錢曾述古堂影寫宋刊本，十行十八字。鈐有平陽汪氏藏印。 清寫本，十行二十字，次行題「穆修伯長」四字。馮登府跋【略】。 清寫本，十行二十字。後有劉清之跋。唐鷦安（翰題）跋【略】。

《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 《河南穆公集》三卷附穆參軍遺事一卷，宋穆修撰，清鈔本（何焯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穆參軍集》三卷，宋穆修撰，遺事一卷，清康熙二十六年譚揚仲鈔本，朱之赤跋，一冊。 《穆參軍集》三卷，宋穆修撰，遺事一卷，清康熙金侃鈔本，一冊。 《穆參軍集》三卷，宋穆修撰，遺事一卷，清鈔本，李文藻批校并跋，二冊。 《穆參軍集》三卷，宋穆修撰，遺事一卷，清經鉏堂鈔本，一冊。 《穆參軍集》三卷，宋穆修撰，遺事一卷，清光緒六年方功惠刻本，章珏校并跋。 《河南穆先生文集》三卷，宋穆修撰，參軍遺事一卷，清蕭江聲鈔本，盧文弨、鮑廷博校，一冊。 《宋穆參軍先生文集》三卷，宋穆修撰，遺事一卷，清汪氏摛藻堂鈔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河南穆公集》三卷附錄一卷，二冊，宋穆修撰，祖無擇編，明鈔本，明黃廷鑒、陳繼昌、魏亨逵等觀款。 《穆參軍集》三卷附錄一卷，二冊，宋穆修撰，祖無擇編，舊鈔本，清吳翌鳳手校并跋。

藝文

蘇舜元、蘇舜欽《悲二子聯句・穆修伯長》 有客自遠方，來以二子說。穆子病疾初，家事巨細缺。鄰人苦其求，（才翁）醫師久以決。案杯小大空，布被旁午裂。餘喘尚能鼓（子美），老憤知已結。目淒望羊泓，髭斷反蝟茁。憂酸繫餘生（才翁），噪噱留永訣。語妻後日計，書策未可徹。教子勤誦讀（子美），時命不復說。吾屬何流離，衆人方草竊。【略】蒂胡生爾身，世復稱其傑。胸伏氣萬丈（子美），腸貯怨百折。艱難汩風波，顛頓墮霜雪。久僕勤龍鍾（才翁），弱女癡蹙蹙。文隨寒餓空，道與煙燄滅。魂兮歸何處（子美），去矣不得別。

司馬池

論述

宋庠《三司戶部副使尚書工部郎中司馬池可三司度支副使制》 以爾具官司馬池，器職詳允，和而不流。并飾文來仕，展體首公。簪筆握蘭，分契將

漕。休有嘉績，稔厥外朝。頃偕命於使煩，同胥協以陳力。屬乃比局，疇以外遷。俾按循階之常，且資奏刀之熟。

又《尚書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司馬池可三司戶部副使制》 具官司馬池，行淳而方，識簡而固。繇鄉俊以來仕，積吏閥而登朝。薦剖州符，遠將歲漕，比嘉守土之最，茂贊操籌之煩。朕察其沖恬，考以名實，亟正郎位，俾亞憲綱。【略】特回簪筆之選，用經籠貨之宜。

《行色》 《續溫公詩話》：先公監安豐酒稅，赴官，嘗有《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猶賴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豈非狀難寫之景也。 《環溪詩話》卷下：司馬池詩【略】，有賦，有比，有興，冠絕古今。 《荊溪林下偶談》卷一：司馬池《行色》詩云【略】，前輩稱之。此詩惟第一句最有味。范文正公《野色》詩：「非烟亦非霧，寞寞映樓臺。白馬忽點破，夕陽還照開【略】。」第二聯亦豈下於池詩乎？此梅聖俞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也。 《竹莊詩話》卷一六：梅聖俞云「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此詩有焉。 《石洲詩話》卷三：宋初司馬池《行色》詩，或謂范文正《野色》詩足以配之。然二詩皆一時佇興，故佳，不比後人某聲某影連類成題也。 《宋詩精華錄》卷一：有神無迹。文言之，爲歐公之「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質言之，則爲此詩第二句。東坡《溪光亭》詩，則絢煥照爛矣。

傳記

龐籍《天章閣待制司馬府君碑銘》 府君方嚴重默，見于齬齕，志度淵遠，人莫窺其際。讀書研求精意，不喜膚末，爲文根于正道，不爲琱琢。而憶事度物，燭見冥玄。【略】景德二年進士及第，授河南府永寧縣主簿，以清勤愛民聞。【略】歷睦州建德、益州郫縣二尉。【略】考滿，縉紳薦能者十有三章，遷鄭州防禦判官。頃之，移知光州光山縣。所知交薦，拜秘書省著作佐郎。出監壽州安豐縣酒稅，尋徙知遂州小溪縣事，就除本省丞。秩滿還朝，會龍圖閣劉學士某出知河南府，兼留守司，辟知司錄司事。俄拜太常博士。留守通判闕，復以薦升，數日，入爲群牧判官。任中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出知耀州，擢授利州路轉運司，進曹度支泊兵部。代還，固求外職，知鳳翔軍府事。以知諫院召，懇辭不就。上固知其退讓，至是益嘉之。進直史館，府職如故。又以戶部判官召，到省，改判鹽鐵勾院。上滋欲進擢之，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在臺拜工部郎中，賜服金紫。數上疏言得失，歷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景祐末，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道改同州。歲餘，遷兵部郎中，仍前職知杭州，移虢州、晉州。慶曆元年十一月癸未，以疾終于郡治之安靜堂，享壽六十三【略】。謹按，府君之爲人，奉身儉潔而臨財無吝。始少卿終，俸祿餘積直錢數十萬，府君一毫不留，盡奉諸父而自以至貧。居喪及佐永寧，虀鹽不充，身常乘驢，人皆信其貞素，不謂矯詭。安于靜退，恬于榮利，優游銓調十七年，他人爲之憤歎，而處之怡然【略】。銘曰：禍萌惟微，見之者明。我智既效，疇云弗矜。權人薦推，常心所榮。我方拒避，嚴敦乃行。勢盈禍速，罪連比朋。先見之哲，推而不膺。帝求諍臣，詔來自京。懇章以辭，收命于成。嗚呼和中，懷此明識。始終險夷，莫匪清德。衆人皆進，我獨退之。衆人多曲，我獨直之。直豈我名，退惟我當。誰其知之，哲君惟皇。道遐命局，鬱矣其亡。琢茲溫礎，永識端良。

《隆平集》卷一四《司馬池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〇《司馬池傳》（存目）

《宋史》卷二九八《司馬池傳》（存目）

紀事

司馬光《先公遺文記》 今集先公遺文、手書、碑誌、行狀，共爲一櫝，寘諸影堂，子子孫孫永祗保之。

魏處約

呂夏卿《魏公誌銘》 （公）諱處約，字知方。幼銳敏彊記，十凡試廣文館進士，書名第一。會眞宗皇帝錄大臣之後，太保諸子獨武衛在朝廷，天子憐

之，且知公名，使中人召對，以布衣入見於延和殿。天子問其世家，公忼慨伏奏，左右屬目。是時平陽恭懿王女既長矣，武功世家子皆自許在選中，天子意乃屬公。召平陽王謂曰：「朕爲爾得嘉壻矣。」王再拜頓首謝，公亦未知也。其日賜宴入內省，使賦詩，公應制稱旨。有司傳詔，尚玉城縣主。公惶恐辭讓，不得請，於是賜襲衣、黃金帶、鞍馬。釋褐出東華門，同舍諸生夾路繞觀，大驚，皆以爲似公者，然不知公之已貴也。【略】繇是公起家補右班殿直，每南宮讌會，諸壻官高者皆處公右，帝聞之不悅，敕公以屬長居上，且使諸壻皆拜。未幾，領雜賣場。【略】三司使憲成李公諮盛稱公材。尋以武衛喪罷。章獻明肅太后嘗欲知諸王壻之能否，使賜諸路衣裘，隨遣中官迹其所至，刺察纖悉。公使荆湖，阻僻州軍，莫不徧至，未嘗遣吏齎賜也。所至勞問利害，賜未畢，不就讌。既還朝，太后喜曰：「魏某獨不辱命。」公條上遠方便宜，皆可施行。太后臨朝久，公憤政令不出天子，平居鬱咤終日。累上疏【略】。及皇帝躬決政務，天下清寧，作《睿智日新頌》以獻，上嘉歎久之。累遷左右侍禁、東西頭供奉官、內殿崇班、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封鉅鹿男，食邑三百戶。以嘉祐二年十月癸亥卒於建初坊之第，年六十三。【略】凡仕四十年，八遷官，皆錄勞，或遇國慶，未嘗出於勢援。【略】喜論治道，晚窮名理性命之說，讀書未嘗釋手。自少工詩，爲秘書監李公惟簡所賞，與李暨浮屠惠崇爲章句之友。著《家山》、《白日》、《今體》三集【略】。銘曰：「謇謇賓客，有忠不章。施祿於親，恩不失防。不信於宗，感憤底亡。生轅之直，稿以爲輪。生璧之方，琢以爲瑗。輕重有逢，匪材實然。公少有文，不食世餘。官以戚冗，亦卒有譽。以履易冠，未見其腴。哀公之材，又義與忠。實命不偕，莫克充之。孝子是恫，銘以封之。

聶茂先

楊億《溫州聶從事雲堂集序》《雲堂集》者，永嘉從事聶君茂先試吏括蒼日所賦詩也。君雍熙三年舉進士，策名乙科，由一命隨牒茲郡。屬仍歲大稔，比戶小康，賦輿先期，獄訟滋少。盤牙悉解，郡閣鮮簿領之勤；爝火不驚，幕府無書檄之事。婉畫勿用，善政已成，飄飄然其於游刃固有餘地矣。於是占勝選奇，尋幽覽古。名山福地，必命駕以游，美景良辰，乃登高而賦。精騖八極，智周萬物，觸類有得，少選成章，信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也。其或心將化馳，意與境會，聞《簫》《韶》者不知肉味，逃虛空者蔑聞人聲。追鴻濛而與游，摶扶搖而上擊。其探賾也，若求玄珠於赤水，索金簡於丹臺；其得雋也，如縱涸鮒於西江，騁歸鴻於碣石。故再歲之內，所賦凡二百篇。東甌山水之清麗，縉雲謠俗之朴古，佛剎玄祠之標概，訟庭官舍之形勝，見於題詠之什矣。一郡人物之選，一時寮佐之盛，林谷高蹈之士，吳楚薄游之賢，備於贈答之作矣。名邦風物之美，通人吏隱之適，齊氓富壽之樂，居上神明之化，形於倡和之篇矣。若乃《國風》之作，騷人之辭，風刺之所生，憂思之所積，猶防決川泄流，蕩而忘返，弦急柱促，掩抑而不平。今夫聶君之詩，恬愉優柔，無有怨謗，吟詠情性，宣導王澤，其所謂越《風》《騷》而追二《雅》，若西漢《中和》、《樂職》之作者乎！君素工於詩，及載筆從軍，又得茲壤。前後左右，陟降俯仰，皆青山白雲，茂林修竹，嗜欲之物，且暮在前。矧又旁睨石門，謝公游歷之所，卻瞻東陽，隱侯賦詠之地，精爽未泯，風流尚存，宜乎聶君之於詩彌所感發，豈二子之風期吻合，潛有佽助歟？而此都之靈粹閟蓄，將有散越歟？不然，何其得之多也。【略】若夫詠歌嗟歎之不足，識者開卷而盡見也，豈僕倦談者所能一二乎。

又《溫州聶從事永嘉集序》河東聶君，昔從事縉雲日，賦詩二百篇，予既序之矣。及隨牒永嘉，再見閏月，所得彌廣，凡七百章。會秩滿北歸，假道敝邑，又示予以新集，且徵辭焉。予才非患多，學素不足，已嘗黽勉從命，狂簡成文。運族庖之刀，一割猶可；鬻市人而戰，再鼓必衰。深病未能，豈足以辱。而君之請彌篤，且予之讓莫諧，固不暇揚搉而言，但撮其梗概而已。謹按：君生齊魯禮義之國，被陶虞文思之化，方在髫丱，服膺儒玄。遍討百家之言，深窮六義之要。以爲詩者，妙萬物而爲言也，賦頌之作，皆其緒餘耳，于是收視反聽，研精覃思。起居飲食之際，不廢詠歌；門庭藩溷之間，悉施刀筆。鳥獸草木之情狀，風雲霜露之變態，登山涉水之怨慕，游童下里之歌謠，事有萬殊，悉裁成于心匠，體迨三變，遂吻合于天倪。當其奉鄉老之書，以詣貢部也，袖詩千篇，名動場屋。宗伯推國士之遇，異于衆人；天子嘉制策之文，選爲第一。自是捧檄吳會，改轅海嶠，東甌舊壤，于越遺俗，民庶謹厚，既卧理之有餘；林嶺蔽虧，實賞心之斯會。其或良辰美景，賓朋宴集之盛，名園別墅，軒車游覽之

適。公堂退食，蹈泳無何之鄉，王澤及人，賡載中和之會。寓物必賦，援筆而成。與夫陳思《豆箕》之詩，止于七步，淮南《離騷》之傳，不越食時，以敏言之，蓋其倫矣。然君之于詩也，類解牛焉，投刃皆虛，譬射鵠焉，舍矢如破。彼唇腐齒落者，所貴乎少，我取其多，彼筋駑肉緩，咸謂之難，我以爲易。獨擅一源之利，不見異物而遷。扣寂求音，應之如響，觸物成詠，思若有神。蓋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斯之謂也。矧乃酌之不竭，鑽之彌堅。兩郡之間，千里而遠，玄祠佛刹，罔不標題。都人士女，悉已傳誦。南山之竹可盡，而雅言無窮；東郭之蕪雖疲，而逸材方騁。英詞滿于裔壤，藻思泄于尾閭，蓋猶夫吳王金錢，往往有之，淮陰將兵，多多益辦者已。方將捧持素業，奏御天子，予固知采其頌聲，埤于樂府，被之管弦，薦于郊丘有日矣。至如升金門，上玉堂，履赤墀之塗，登文石之陛，亦將在是舉也。稽古之力，其可誣乎？謹序。

又《送溫州聶從事赴闕（從事先自此郡移任永嘉）》 佩鞬來海上，七見歲星移。務劇操刀割，書成插羽馳。詩傳百越徧，詔下九霄遲。束帶朝閶闔，歸湟汎渺瀰。舊遊聊稅駕，雅飲且軒眉。鄭驛歡相接，牙弦辱所知。病驚瓊樹瘦，醉露玉峰奇。上馬便西笑，何須訴酒巵。

蔣堂

論述

《青瑣高議》前集卷五 蔣侍郎（棠）〔堂〕還鎮告老，高比蘇公，吟詠格調清越，士君子頗稱賞之。一日，有僧謁公回，將歸錢塘（時呂濟叔住巨川），願得一書，以光其行。公曰：「吾無書，有詩餞子之行。」詩曰：「告老於君意灑然，年來無事老江邊。吾師莫訝無書去，閒慢緘題必不看。」僧得詩遂行。僧將公詩陳濟叔，濟叔爲之惻然，厚遇其僧，且以詩愧謝公焉。公之詩清而有格，意旨遠到，蓋皆此類也。

胡宿《蔣堂可禮部侍郎致仕制》 具官某，才粹而文，道沖且正。體風識而盡遠，懷資術而本強。進直計樞之嚴，比歷藩房之重。老于政事，故吏道之可師；式是風華，惟名教之爲樂。績宣中外，治盛東南。引周任之有言，遵祁奚之請老。朕方希古忠厚，惜時耆明，稔聞歸志之堅，姑從繕性之適，閔勞煩事，就成美名。周官亞旅之聯，春卿宗伯之貳，峻是儀等，昭我恩章。勉爾嗇和，以永遐福。

《東都事略》卷六〇《蔣堂傳》 堂爲人修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延譽後進若不及，尤耆作詩云。

魏了翁《跋蔣希魯密學帖》 右樞密直學士蔣堂希魯二詩，前詩遂翁者迺公自號也。元厚之賦淮漕司庭檜詩有「孤根元是遂翁移」之語，即指公也。【略】賦詩情思藹然，而筆畫勁直有法，尤爲可寶。傳謂公修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尤耆作詩。而伊川程子記蜀守，亦稱公損遨樂，毀淫祠，修府舍三事，觀此蓋可想見其人矣。

《宋史》卷二九八《蔣堂傳》 好學，工文辭，延譽晚進，至老不倦。尤喜作詩。

蔣鎮《春卿遺稿跋》 春卿公弱冠成進士，才名籍甚，公卿間王魏公、楊文公極愛重之。【略】公先後守姑蘇數年，自韋刺使、白司馬後，文章政事，風流蘊藉，輝映千載，唯公一人。至於匡勳中外，偉議熙績，勒在太常。【略】茲編帙雖尠，爲賦、爲詩、爲記，三體具備，取材超遠，托寄澹蕩，盛世珪璋，居然不朽。讀其文，想見其人，庶幾函牛一臠矣，求多乎哉！既以壽諸梓，用述其崖略，綴於編末。天啓元年閏二月下浣，二十世孫鎮書於蒼梧署中。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春卿遺藁》一卷【略】。胡宿《文恭集》有堂神道碑【略】，碑稱其有高情，富清藻，多所綴述，尤邃於詩，其間所得，往往清絕。善作尺牘，思致簡詣，時人得之，藏爲名筆。及退居林下，神機日旺，雖飲食寢處，未嘗忘詩，亦天性然。有文集二十卷。本傳亦稱其好學工文詞，尤嗜作詩，與碑文合。【略】其詩雖興象不深，而平正通達，無雕鏤纖瑣之習。

傳記

胡宿《贈吏部侍郎蔣公神道碑》 宋有大雅全德之老，尚書禮部侍郎致

仕蔣公，以皇祐六年三月辛酉，考終於吳郡靈芝坊私第，以至和元年九月乙酉，葬於吳縣堯峰之魯塢，門人邵必誌其壙。議者謂公朝廷偉人，東南首望，宜有石刻，以表神道。既葬十年，宿得以申尋遺烈，章示於後。公諱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略】公在伯仲間，穎特秀整，不勉而學益進，既冠而業大成。西遊京師，遍交英俊，卓然文行，見稱諸公，名聲飛翔，迅於六翮。祥符五年，登進士甲科，授楚州團練推官。嘗權州事，閱器仗，牙門軍校不待白，已輒啓庫鑰，公械而治其罪，郡中肅然。丁先大夫憂，服除，吏部試甲乙判，文在優等。陛見日，章聖命取所試判視之，嘉賞焉。改大理寺丞、知撫州臨川縣。【略】歷眉、吉、楚三通判，改太常博士、知泗州。惟眉差小，而三郡類劇，沛然神用，治罔弗舉。召爲監察御史，時樞密使張耆，章聖藩邸舊臣，嘗有德於獻后。后方臨朝，耆數移疾，弗治務。公以其慢朝虧職，宜加顯黜，疏比上，不省。及仁宗復辟，同僚語公：「盍辯前疏？」答曰：「彼已失勢，言之傷薄，吾弗爲也。」未幾，同僚躡公前跡而言。疏入之明日，仁宗見稱敢言，擢居近侍。執政知公抗疏在前，他日見之，有慰安之語。公曰：「言責本職，豈規賞耶。」【略】歲餘，遍歷三院，判三司度支勾院，賜緋衣銀魚。時三司使范諷高虛廢務，公以爲憂。頃之，以侍御史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辭日，面陳諷放逸不事事，大隳厥職，仁宗頷之。未幾，諷罷。至江東數月，會朝廷廢江淮發運使，均歲漕錢帛之數，取辦六路，以公爲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使。【略】未幾，就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復以勞賜金紫。坐部吏犯法，按舉失實，移知越州。【略】徙知蘇州，代還，判尚書刑部、三司戶部勾院，歷戶部度支鹽鐵三司副使。乘西師之後，關中困乏，及夏人送款，疆事略定，公建白一切蠲去橫賦，以紓其民。東川饑，受詔爲梓州路安撫使，勞徠安定，全活甚多。還朝，除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充江淮發運使。【略】除河東轉運使。未行，徙知洪州，又改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歲餘，遷左司郎中、知杭州。會高選名臣，以殿右蜀，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略】復有肺腑舊族，逋責列肆，累政不敢治。公裁之以法，遂入訴近習，且造險語，飛聞於上，謂公變亂舊制，蜀土且搖，遽移公知河中府。迄今蜀人歌思之不已。公至蒲，嘗感危疾，表求便郡。再知杭州，遷左諫議大夫，復徙知蘇州。明堂泛恩，改給事中。【略】明年，表還官政。朝廷崇禮耆碩，閔煩事物，以小宗伯秩聽行其志力。是時，年耆者類不即退。公在杭州日，業已治第吳下，既而得請，角巾休舍，搢紳高其識。平生愛客，應接不倦，亦既告老，精力尚強，佳賓至前，清談不廢。【略】已，與親友訣，神色不亂。含玉之日，壽七十五。吳中士大夫，若吏與民，莫不相與流涕。朝廷公卿，表其德範，宜加旌賁。天子惻然，命以優恤，特贈尚書吏部侍郎。未三品，非例也。公學問道本原，論議依名節，其行已也直，其從物也裕。人之有善，不啻己出，孜孜奬進，須成就乃已。所至以拔才薦士爲己任。【略】治蜀日，常召高才碩士，會試府寺，親校才等，勸成學者。公於府學之側，別建西學，以廣諸生。齋室訖成，而公移蒲中。其後轉使毀之，以增廨舍。既而常山宋公尚書至府，聞其事，歎惜久之，且欲成公意，乃即其舊址建文翁祠祀之，內圖嚴君平、鄭子眞、司馬相如、揚子雲，蜀土先賢凡九人，及公之像而十。常山公爲之贊，至公，略云：「蔣侯挺挺，天與嚴方。健而文明，不逢不將。」迹其風德，從可知耳。公有高情，富清藻，多所綴述，尤邃於詩。其間所得，往往清絕。善作尺牘，思致簡詣，時人得之，藏爲名筆。及退居林下，神機日旺，雖飲食寢處，未嘗忘詩，亦天性然。【略】銘曰：公之志，潛於斯民，平昔蘊蓄，曾弗大伸。公之才，足經當世，華皓卷藏，未能殫試。刀州之學，有像是圖。君平、子雲，盛德不孤。虎丘之阯，有祠特起。太伯、季札，高風孔邇。嗟嗟尺璧，長掩山阿。神明潛翳，恫若之何？震澤東漸，靈巖西峙。公雖可亡，德音不已。

《東都事略》卷六〇《蔣堂傳》（存目）

《宋史》卷二九八《蔣堂傳》（存目）

紀事

張方平《姑蘇蔣公北池詩序》 景祐四年秋七月，上命天官蔣公堂自會稽來守姑蘇。公之德望風聲，在人有素，故始受命而吏民迎服，下車而四封坐清。凡理越未期而遷吳，理吳纔百日而被召。公之守二郡，雖不得久於事，至於杠梁道涂，亭館觀游，莫不畢葺。是雖小者，亦以見公之敏於政，而精慮之無不至也。

《墨客揮犀》卷三 蔣堂侍郎爲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即還。有一縣令投書人獨不肯去，須索回書，左右諭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怪，曰：「皂隸如

此野狼，其令可知。」蔣曰：「不然，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如此。」乃爲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爲延譽，後卒爲名臣。或云天章閣待制杜杞也。

《**中吳紀聞**》**卷一** 陳之奇，字虞卿。鄉人以其有賢德，故以「君子」稱之。初登第，爲鄱陽尉，後爲丹徒泰興令。【略】未幾乞致仕，遷太子中允，時年未五十。俄除平江軍節度掌書記，復以爲教授，詔裝錢促遣之，力辭不赴。公道德著於鄉，雖閭巷小兒亦知愛敬。有爭訟久不決者，跨蹇驢至其家，以大義感動之，皆爲之革心。自掛冠後，閒居十八年，熙寧初卒，葬花山。【略】始，公之謝事也，蔣堂侍郎語人曰：「舉天下皆知有富貴，而虞卿獨以知止易衆人之心，吾喜林下有人矣。」因爲賦詩曰：「寵秩拜春坊，歸休識慮長。掃門卑魏勃，設醴謝元王。一水尊鱸國，群山橘柚鄉。喜君添老社，煙駕共徜徉。」

又 蔣堂，字希魯，嘗兩守此郡。後既謝事，因家焉，自號曰遂翁，所居曰靈芝坊，作園曰隱圃。圃之內，如巖扃、水月庵、煙蘿亭、風篁亭、香巖峰，皆極登臨之勝。公喜賓客，日爲燕會。時以詩篇爲樂，范貫之龍圖嘗賦詩云：「勇退人難事，明公識慮長。波濤濟舟楫，霜雪見松篁。林下開前圃，花間撤亞槍。二疏良宴會，老杜好篇章。道向清來勝，機於靜處忘。當除印如斗，試一較閒忙。」

著錄

胡宿《贈吏部侍郎蔣公神道碑》 有文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九八《蔣堂傳》 有《吳門集》二十卷。

蔣鎮《春卿遺稿跋》 公以春官侍郎再守姑蘇，有《吳門集》二十卷，歲久逸不傳。鎮修世譜，博稽往牒，自漢末至今載在史官者，無慮數十人，其詩賦雜文散見各編，悉裒集之，公文載郡乘暨故家遺籠中僅二十餘篇而已。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蔣堂《春卿遺稿》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春卿遺稿》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略】原集今不傳，此本乃明天啓中堂二十世孫鎮掇拾佚稿而成，凡賦一篇、詩三十七篇、記一篇，不及原集十分之一。其間惟詩獨多，則碑所云「尤邃於詩」者，信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三 《春卿遺稿》一卷，舊鈔本，宋禮部侍郎蔣堂撰，附傳，蔣鎮跋（天啓元年）。

陸心源《春卿遺稿跋》 《春卿遺稿》，題曰蔣堂撰。案《宋史》本傳，堂有《吳門集》二十卷。考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不著於錄，其佚當已久矣。是本爲明天啓中其二十（一）世孫鎮所編，其名當亦鎮所題，以堂曾官禮部侍郎故也。編次無法，挂漏甚多。《宋史》本傳所稱《論郭皇后不當廢疏》、《論禁中火起疏》、《言不必別置發運使疏》、《奏復鑒湖馬湖疏》，均未見。又《會稽掇英總集》卷一有《閔山》五古并序，卷二《寄題望湖樓》七古，卷三《棹歌》七古，卷八《飛來山》五古，天章寺題字，《成都文類》卷七有《清陰堂種橘》一首，《嘉泰會稽志》有《守會稽日修永和故事作》七律，《西湖高僧事略》有《贈惟政禪師》七絕，皆失收。其書以《吳都文粹》爲藍本，此外所采寥寥數首而已，往往割裂《文粹》案語附于題下，似序非序，尤爲非體。《虎丘山》一首，《文粹》本作《吳王墓》，《謝李兵部》二首，《文粹》本作《靈芝坊》。改易篇題，多近臆撰。明自萬曆以後，風氣使然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春卿遺稿》一卷，舊鈔本，宋禮部侍郎蔣堂撰。

盛宣懷《光緒重雕春卿遺稿跋》 右《春卿遺稿》一卷，原補一卷，宋蔣堂撰。【略】傳稱其有《吳門集》二十卷，而晁、陳兩目均未著錄，是集在宋時已佚。今傳本乃明天啓元年堂二十世孫鎮掇拾佚藁而成，凡賦一篇、詩二十九篇、記一篇，不及原書十分之一。《提要》謂「北宋遺集流傳日少，存之以備一家」。今彙刻桑梓名家，更何敢因其一鱗片甲，遂爾棄置？因爲校刊，復收《吳郡志》、《會稽掇英總集》、《成都文類》、《西湖高僧傳略》，得十三首以益之。《吳都志》有《題吳殿丞應之新葺紅梅閣》（吳有姬名紅梅，因以名閣）詩有云「深鎖煙光在樓閣，旋移春色入門牆」之句，惜佚其全首。原附希魯侄之奇詩一篇、文二篇，今輯得詩六十三篇、文七篇，并錄之奇兄之翰詩一篇，以識蔣氏一家之學。原書附本傳，今并采之奇傳附焉。光緒乙未正月，武進盛宣懷跋。

《藝風堂讀書記》卷六 《春卿遺稿》一卷，影鈔明天啓七年廿世孫鎮輯本。寥寥數葉，荃孫刻入《常州先哲遺書》，爲補文一篇、詩廿四首。

《木犀軒藏書書錄》《春卿遺稿》二卷，鈔本，末附傳一篇，天啓元年二十世孫鐄跋。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春卿遺稿》一卷，宋蔣堂撰，清寫本，傳鈔天啓元年裔孫鐄校刻本。有天啓元年鐄序，鈐有「翰林院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春卿遺稿》一卷，宋蔣堂撰，清鈔本（四庫底本），一冊。《春卿遺稿》二卷，宋蔣堂撰，清光緒二十九年李盛鐸鈔本，一冊。

藝文

宋祁《宋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蔣堂字希魯贊》 蔣侯挺挺，天與嚴方。健而文明，不逢不將。在始蜀人，政未及孚。纖者嫉侯，膏吻騰誣。侯政已孚，蜀人熙熙。侯坐徙官，遠近驚咨。侯始興學，紹文之餘。百堵增增，大度厥居。髦俊聿來，晝經夜史。盎然西南，號多君子。侯既去州，右區即毀。侯惠在人，已膚而髓。子產相鄭，先謗後歌。來世視之，謂侯如何？

胡宿《禮部蔣侍郎輓詞五首》 大雅時之老，高陽世有才。英名知四海，公議許三台。華皓辭歸去，蒼黔望起來。一朝嵩構毀，愍冊感餘哀。 香案經爲吏，甘泉預侍晨。衣冠親雉尾，章疏動龍鱗。當世高人物，諸公滿搢紳。忽聞捐几杖，萬恨只酸辛。 潁水重臨久（公再領吳郡），桐鄉見愛深。峴碑偏墮淚，鄭瑟盡停音。 蜀士知鄒學，吳兒喜洛吟（公在蜀、在吳留意學校，精於篇詠，人多傳誦）。生前祠影在，寒霧碧山岑。 尺璧丘中恨，人間第一流。九原迷白日，萬壑怨清秋。風月高情盡，煙霞麗思休。故時芝館在，迢遞使人愁。 茂苑來書跡，藍橋別淚痕。如何一交臂，不覺九招魂。東里嗟遺愛，西州哭舊恩。二孤猶在丱，未免懟乾坤。

張方平《姑蘇蔣公北池詩》 浙江湯湯，南國之紀。句章之鄉，居巢之里。天子命公，二邦更治。越人之嗟，吳人之喜。公之爲政，簡而易從。不嚴而威，敏以有功。孽不及芽，姦折其緒。孰施斧斤，不見鋸露。老稚晏起，壯服於畝。

趙抃《次韻程給事治西園池館因懷昔日太守蔣堂侍郎二首》（選一） 越有西園作者誰，公今懷感詠歌之。千餘騎擁頻來賞，四十年間尚去思。稚耋行謠方載路，主賓高會正乘時。也知此樂同民樂，況有前賢臺沼詩。

雜錄

《吳都文粹》卷二 北池又名後池，唐時在木蘭堂後。韋、白常有歌詠，白公檜蓋在池中。皮、陸亦有《木蘭後池白蓮》、《重臺蓮》、《浮萍》三詠。今池乃在正堂之後，而木蘭堂基正在其西，後無池跡，豈所謂木蘭堂基者非唐舊耶？或舊池更大，連木蘭耶？本朝皇祐間，蔣堂守郡，乃增葺池館，賦《北池宴集詩》及《和梅摯北池十詠》。後十二年復守郡，遂作《北池賦》。按：堂賦詠池中有危橋虛閣，今池皆不能容，則知承平時池更大矣。

釋重顯

論述

釋曇玉《雪竇顯和尚明覺大師頌古集序》 發言以爲頌，由頌以宣義，由義以垂裕，俾夫昧者明，窒者通，泥而不能致遠者，咸有所救焉。且夫靜以虛其應，動以利于物，此先聖人之能事也。揭是事而行之于澆季，循循而不怠，愚未見有如雪竇者矣。

關友《雪竇頌古百則後序》 雪竇《頌古》百則，叢林學道銓要也。【略】師後住夾山道林，復爲學徒扣之。凡三提宗綱，語雖不同，其旨一也。

釋圓應《雪竇和尚明覺大師瀑泉集序》 斯所紀者，乃垂帶自答，及古今因緣，朝暮提唱。辭意曠嶮，而學黨未喻，復致之請益，師蓋不獲已，隨所疑問，以此以彼，乍放乍收，或抑或揚，或代或別，近百五十則，實一時之能事也。

釋文政《祖英集序》 師之形言也，且異乎陽春白雪、碧雲清風者也。夫

大圭不琢，貴乎天眞；至言不文，尙於理實，乃世之衡鑒，豈智識而擬議哉！師自戾止翠峰雪竇，或先德言句淵密，師因而頌之；或感興懷別貽贈之作，固亦多矣。

《**修真十書・悟真篇**》**卷三〇張伯端《讀雪竇禪師祖英集》**　曹溪一水分千派，照古澄今無滯礙。近來學者不窮源，妄指蹄涯爲大海。雪竇老師達眞趣，大震雷音椎法鼓。獅王哮吼出窟來，百獸千邪皆恐懼。或歌詩，或語句，丁寧指引迷人路。言辭磊落義高深，擊玉敲金響千古。爭奈迷人逐境留，卻將言相尋名數。眞如實相本無言，無下無高無有邊。非色非空非二體，十方塵刹一輪圓。正定何曾分語默，取不得兮捨不得。但於諸相不留心，即是如來眞軌則。爲除妄相將眞對，妄若不生眞亦晦。能知眞妄兩俱非，方得眞心無罣礙。無罣礙兮能自在，一悟頓消窮劫罪。不施功力證菩提，從此永離生死海。吾師近而言語暢，留在世間爲榜樣。昨宵被我喚將來，把鼻孔穿放杖上。問他第一義如何，卻道有言皆是謗。

《**禪林僧寶傳**》**卷一一**　顯盛年工翰墨，作爲詩句，追慕禪月休公。嘗遊廬山棲賢，時諟禪師居焉，簡嚴少接納，顯蠢苴不合，作《獅子峰》詩譏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祖英集》二卷【略】。重顯戒行清潔，彼教稱爲古德，故其詩多語涉禪宗，與道潛、惠洪諸人專事吟詠者蹊逕稍別。然胸懷脫灑，韻度自高，隨意所如，皆天然拔俗。五言如「靜空孤鶚遠，高柳一蟬新」，「草隨春岸綠，風倚夜濤寒」，「片石幽籠蘚，殘花冷襯雲」，「啼狖衝寒影，歸鴻見斷行」，皆綽有九僧遺意；七言絕句如《自貽》、《送僧喜禪人回山》諸篇，亦皆風致清婉，琅然可誦，固非概作禪家酸餡語也。

傳記

《**明覺禪師語錄**》**呂夏卿《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　禪師諱重顯，字隱之，大寂九世之孫，智門之法嗣也。俗姓李氏，母文氏，以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大師於遂州。始生瞑目若寐，三日既浴，乃豁然而寤，屏去葷血，不習戲弄。七歲，有僧過其門，挽持袈裟，喜不自勝。聞梵唄之聲，輒泣下，父母問其故，懇請出家。父母執不可，師不食者累日。咸平中終父母喪，詣益州普安院仁銑師，落髮爲弟子。大慈寺僧元瑩，講《定慧圓覺疏》，師執卷質問大義。至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沈，伺夜入室請益，往復數四，瑩不能屈。乃拱手稱謝曰：「子非滯教者，吾聞南方有得諸佛清淨法眼者，子其從之，彼待子之求也久矣。」師於是東出襄陽，至石門聰禪師之席。居三歲，機緣不諧，聰諭之曰：「此事非思量分別所解。隨州智門祚禪師，子之師也。」師乃徙錫而詣之，一夕問祚曰：「古人不起一念，云何有過？」祚招師前席，師攝衣趨進，祚以拂子擊之，師未曉其旨，祚曰：「解麼？」師擬答次，祚又擊之，師由是頓悟。尋往廬山林禪師道場，問之曰：「法爾不爾，云何指南？」林曰：「只爲法爾不爾。」師遂拂衣而退，衆皆股栗。有毀於林者，林諭衆曰：「此如來廣大三昧也，非汝等輩以取捨心可了別也。」師辭往池州景德寺爲首座，爲衆解肇法師《般若論》。知州曾公會以果子抵於地曰：「古人云，不離當處常湛然，即今在何許？」師指景德長老曰：「只此長老亦不知落處。」曾公云：「上座公知也，不得無過。」師曰：「明眼人難瞞。」師南遊杭州，住持蘇州洞庭翠峰，嗣智門也。未幾，曾公出守明州，手疏請師住持雪竇資聖。蘇人固留不可，師曰：「出家人止如孤鶴翹松，去若片雲過頂，何彼此之有？」【略】駙馬都尉和文李公表錫紫方袍，侍中賈公又奏加明覺之號。師住持三十一載，度僧七十八人。先是，門弟子建壽塔於寺之西南五百餘步，一日命侍者灑掃塔亭，行至山椒，歷覽久之，曰：「自今過此，何日復至？」左右皆大驚。衆迎師還，師堅指塔所，衆皆號泣。隨至塔前，或曰：「師無頌辭世耶？」師曰：「吾平生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遺其徒。有問疾者，留食，殷勤與之約曰：「七月七日復來相見。」其夜盥浴整衣，側卧而滅。時皇祐四年六月十日，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夏。以七月初六日入塔，如師之約。嗚呼，師得妙用善機，不取諸法，能知去來、達性命。【略】自師出世，門人惟益、文軫、圓應、文政、遠塵、允誠、子環，相與哀記提唱語句詩頌，爲《洞庭語錄》、《雪竇開堂錄》、《瀑泉集》、《祖英集》、《頌祖集》、《拈古集》、《雪竇後錄》，凡七集。師患語之多，而其徒愴然猶以爲編攟有遺，蓋利他之謂也。余得其書而讀之，二十餘年，雖瞻仰高行，而祿利所縻，無由親近。使得稽首避席，霑彼法雨，覺悟塵勞，庶幾可教者，今蔑如之何。師辭世十有三年，碑表未立，餘杭僧惠思撰《行業錄》，與其徒元圭、覺濟大師悟朋繼踵，褒衣請銘。以予跂慕之心，重之以門人之請之勤，抑有待耶？愚公叩壤以移山，雖不量力，其誠則至矣。謹焚香再

拜，繫之以銘曰：噫惷愚，背本源。一念異，生二根。勝與劣，駟馬奔。嗜所得，自詐諼。失大道，南北轅。艾至老，愉朝昏。正遍覺，人天尊。迷者挽，溺者掀。朝暾出，彗霾雲。渴得漿，寒得薪。悟報化，知非眞。趣安隱，擺客塵。王叔生，廣佛事。破六宗，應彈指。法來東，非會際。信衣傳，隻履逝。頂五山，眞法器。立積雪，殊其臂。忍非忍，得法髓。債必償，有裔嗣。皖公潛，佛日翳。翩南遊，立如楣。乞解脫，彊哉慧。攘蜂蠆，神嶽衛。破頭峰，衆雲從。橫六氣，醲二宗。教任意，任懶融。黃梅兒，陌上童。闕七相，了諸空。聖服勞，杵臼傭。和心偈，掊爭鋒。夜南騖，懷是逢。帝稽首，晞下風。舟復新，葉歸叢。有道得，無心通。世有承，四衆依。燈相續，塤應篪。師異稟，自孩提。斤腴俊，蹈聖梯。茲固挹，不得施。起恭孝，終苴縗。銑落髮，瑩質疑。漢之東，得我師。抉盲瞶，柞荒蓏。昔無有，今委蛇。遇霑洽，發萌荑。淫鼃鳴，鐘未簧。魚目藏，明珠吐。巋二山，下檐聚。來萬里，足繭踽。訇春雷，披蟄戶。辯縛解，決去住。沃醍醐，斟甘露。百五十，胄蕃廡。窮車轍，誦句語。瞻骨目，軸繪素。遠胡越，近杖屨。捐麤相，悉開悟。山茀鬱，泉咿幽。虎跡交，鼯猱啾。塔門閟，松柏樛。天南垂，海彪彪。囊破褐，笈單裯。來環繞，五體投。名彊身，祿飽喉。狃怨憎，甘鮑鱐。睨眞乘，等贅疣。慶我生，辯薰猶。蘄誘掖，邈無由。瑑堅石，攄我憂。治平二年乙巳歲二月五日。

《補續高僧傳》卷七《釋重顯傳》（存目）

著錄

釋曇玉《雪竇顯和尚明覺大師頌古集序》 雪竇應昌期以挺其粹，嗣智門以恢其宗，軟語微言，固已盛行於世矣。今又采古聖機緣之妙者，凡百則。【略】門弟子遠塵既繕錄之，小子曇玉復繼而序之。

關友《雪竇頌古百則後序》 雪竇《頌古》百則【略】，門人掇而錄之，既二十年矣，師未嘗過而問焉。流傳四方，或致踳駁。諸方且因其言，以其道不能尋繹之而妄有改作，則世書遂廢矣。學者幸諦其傳焉。

釋允誠、思恭《雪竇和尚拈古集序》 師自壬申歲入夏抵秋，且暮拈提，抑揚今古，可一百餘則，實不請之友者也。崇崇之山，浩浩之海，分嶮列瀋，愧我不知其極，但集而流諸。凡著序文，仰俟來哲。

釋圓應《雪竇和尚明覺大師瀑泉集序》 師自兩處道場，多應機語句，門人集之，離三，已行於世。斯所紀者，乃垂帶自答，及古今因緣，朝暮提唱。【略】近百五十則，實一時之能事也。況圓應忝預參承，寧忘捃拾？然多聞未益，誠有愧於宗師，必記諸善言，諒無譏於弟子。可命曰《瀑泉集》，意以飛流無盡爲義。凡知我者，幸同味焉。時天聖八年八月十五日序。

釋文政《祖英集序》 師自戾止翠峰雪竇，或先德言句淵密，師因而頌之，或感興懷別貽贈之作，固亦多矣。其有好道者並錄而囊之，一日總緝成二百二十首，乃寫呈師。師曰：「余偶興而作，寧存於本？」不許行焉。禪者應曰：「乃祖闡千載之芳烈也，勿輕舍諸。」師察其慤志勉，弗獲已，抑而從之。文政幸侍座機，輒述序引，用識歲時。炎宋天聖十年孟陬日，參學小師文政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祖英集》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釋重顯撰。【略】此編乃其詩集，前有僧文政序，稱師自戾止雪竇，或先德言句，師因而頌之，或感興懷別貽贈之作，總輯成二百二十首。末署天聖十年孟陬月。天聖十年即明道元年，是歲十一月改元，故正月猶稱天聖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題弟子遠塵、允誠、思恭、圓應等集，有曇玉、圓應、文政等序。遵王錢氏所藏祇有《祖英集》一種，此其全帙也。《頌古集》後有「參學仙都沙門簡能校勘」一行，《祖英集》後有「四明洪舉刊」一行。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廓」字減末筆，當是寧宗後刻本。舊爲泰興季氏藏書（卷首有「季振宜藏書」朱記）。

胡文楷《影印宋刊本雪竇和尚四集跋》 《四庫》著錄《祖英集》二卷。【略】《塔銘》謂其弟子相與哀記提唱語，詩，頌爲《洞庭語錄》，《雪竇開堂錄》，《瀑泉集》，《祖英集》，《頌古集》，《拈古集》，《雪竇後錄》凡七集，今均見於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諸宗部中。此爲宋四明洪舉所刊，都凡四集，曰《頌古》，曰《拈古》，曰《瀑泉》，曰《祖英》。字畫方勁，雅近歐、顏。序連正文，猶存舊式。「廓」字闕筆，當爲寧宗後刻本。昔年涵芬樓儲有元至正刊《頌古集》，曾取以校勘異同，惜未錄成，遽罹劫火。《拈古集》前有允誠序，《瀑泉集》首載《明州軍州官請住雪竇疏》、《蘇州在城檀越請住翠峰疏》、《蘇州僧正并諸名員疏》三首，《大正藏》均已刪削，非宋刊舊第矣。《祖英集》傳世亦希，惟宜秋館李氏

刊入《宋人集》中，乃錄自文津閣者。李氏跋稱「常熟鐵琴銅劍樓今尚儲有宋槧四集原本，倘能逐錄合刊，以成全璧，爲快當何如耶！」茲承瞿氏通假之惠，四集完備，影印流通，向日李氏所願欲而不遂者，今遹觀厥成矣。民國二十有三年十月，昆山胡文楷。

《**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雪竇和尚拈古》一卷《頌古集》一卷《祖英集》一卷，宋釋重顯撰，元覆宋刻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慶元府雪竇明覺大師祖英集》二卷（宋釋重顯撰）《瀑泉集》一卷（宋釋允誠輯）《雪竇顯和尚明覺大師頌古集》一卷（宋釋遠塵輯）《拈古》一卷，宋刻本，五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慶元府雪竇明覺大師祖英集》二卷一冊，宋釋重顯撰，宋釋自如集貲刊本。

藝　文

釋智圓《寄雪竇長老》　絕頂久潛隱，心閑道更眞。山深林下雪，堂靜晝無人。雲抱看經石，禽接入定身。敢言他世約，安養願相親。

夏　竦

論　述

綜　論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六四何郯《劾夏竦奏》　伏見樞密使、平章事夏竦，其性邪，其欲侈，其學非而博，其行僞而堅，有纖人善柔之質，無大臣鯁直之望，事君不顧其節，遇下不由其誠。肆己之欺誣，謂可以蔽明；任己之側媚，謂可以矯正。犯紀律之所戒而不恥，冒名教之所棄而無疑。聚斂貨殖，以逞貪恣，不可格以廉恥之行；比周權倖，以圖進取，不可語以中正之方。夫以此厚祿，極竦之量，可謂盈矣；以此寵位，稱竦之材，可謂過矣。而猶其求無厭，其進不止，動有覬望，務爲奇邪，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近者衛兵爲亂，突入宮掖，變故之大，可謂寒心。凡在職守，失於防察，責其慢官，宜眞大戮。而竦只緣管皇城司內臣楊懷敏素與交通，曲爲掩藏，欲以結納。主憂於上而不爲之恤，民議於下而不知其非。但欲私相爲恩，未嘗公議其罪，所以致官司之責不均一，賊黨之惡不究窮。是謀爲己利則慮深，圖去君害則計淺。居股肱腹心之任，所舉如此，不忠莫大焉。今千百具僚，皆謂懷敏失察賊亂，只緣官責，其罪小；夏竦多懷顧慕，不奮臣節，其罪大。今懷敏既黜，而竦獨留，中外之心，無不憤激。況竦兩以明恩進拜，皆用淸議改除，衆口謂之姦邪，聖心諒已諳悉，棄而勿用，茲謂至公。而方且謂之有才，任而不改。其於含垢匿瑕，則爲過甚；其於去邪除惡，竊所未安。且前代立法，本爲束縛有才，姦邪而才，必亂天下。若不防之於始，又何以救之於終？況之陛下唐堯、虞舜之資，而監竦檮杌、窮奇之行，眞之有罪，斷然不疑。伏望陛下上爲社稷之謀，下慰臣庶之望，與衆永棄，示人不私，豈不盛哉，豈不快哉！

《江鄰幾雜志》　夏英公少年作詩，語意驚人，有「野花無主傍人行」之句。

宋敏求《文莊集序》　公嘗論文，以氣骨爲主，詆時輩所作如繡屏焉。於書無所弗通，以至陰陽曆隸古之學，莫不兼總，以爲天下之樂，無如黃卷中也。屬思深湛，構辭致密，泚翰就簡，竄塗不已，歸於至當乃可。尤善章奏，鋪賦顚末，言詳意盡，蓋會粹衆說而掇其眞粹，包括囊製而豐其條幹。如至音純繹，金石奏於宗廟；華采煥爛，黼黻施於象服。後之學者鑽仰之，範模之，景山學海，可得致歟。宋敏求謹序。

《東軒筆錄》卷二　夏鄭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爲詩。一日，攜所業，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翌日，袖詩呈眞宗，及叙其死事之後，家貧，乞與換一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後數年，舉制科，對策庭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閱人多矣，視賢良，他日必貴，乞一詩，

以誌今日之事。」因以吳綾手巾展於前，鄭公乘興題曰：「簾內袞衣明黼黻，殿前旌旆雜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是年制策高等。平生好爲詩，皆有所屬。

《**東齋紀事**》**卷三**　議者謂英公文譬諸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汪洋，則不如文公(楊億)也。

《**東都事略**》**卷五四**《**夏竦傳**》　竦少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曆之書，無所不通。善爲文章，朝廷大典冊屢以屬之。【略】然性素貪，多商販部中，喜離間僚屬，以鉤致其事，雖待家人亦不以誠，故時以姦邪目之。

江邈《**刊文莊集序**》　有宋文莊夏公，挺生于祖宗朝，其文溫厚謹嚴，發乎性情，而動有典則。如文靖李公、文正王公之在朝，一時化之，風聲氣俗，訖無叔季澆醨之習。其間琢句警聯，嘉言讜議，膾炙人口，至今不絕。而尤工於表章制誥，雖使琳、瑀、常、楊復生，未易遽出其右。信矣，文章之與時俱高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竦)天資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曆之書，無所不通。善爲文章，尤長偶儷之語，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爲詩巧麗，皆「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類。

《**四六話**》**卷上**　先公言：本朝自楊、劉四六彌盛，然尚有五代衰陋氣。至英公表章，始盡洗去。四六之深厚廣大，無古無今，皆可施用者，英公一人而已，所謂四六集大成者。至王岐公、元厚之四六，皆出於英公。王荆公雖高妙，亦出英公，但化之以義理而已。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一**　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公，文肅公曰：「子文章有館閣氣象，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

陳造《**題夏文莊**》　夏文莊公辭藻絢麗，自其始學即含臺閣風骨，老尤雄健不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文莊集》三十六卷【略】。竦之爲人無足取，其文章則辭藻贍逸，風骨高秀，尚有燕、許軌範，《歸田錄》、《青箱雜記》、《東軒筆錄》、《中山詩話》、《玉海》、《困學紀聞》諸書皆稱引之，呂祖謙編《文鑑》，亦頗採錄。蓋其文可取，不以其人廢矣。集中多朝廷典策之文，蓋所長特在於是。【略】竦學賅洽，百家及二氏之書，皆能通貫，故其文徵引奧博。

分論

《**乞罷兵權表**》《儒林公議》：劉平、石元孫既爲昊賊所敗，邊威益削。時夏竦守涇原，乃拜章求罷兵柄。其略曰【略】。由是數爲言事，改換其語以爲譎，封章傳布，漏泄近機。復引「破膽」、「殞心」之句爲怯懦特甚，示夷狄以弱，不復原其自叙歷官艱難之意。後乃詔邊臣事有干機密者，并得實封以聞。竦文思精敏，善於叙事。傳其章疏，偏於天下，亦頗以此爲累焉。

《**辭免奉使契丹表**》《歸田錄》卷一：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于陣。後公爲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爲四六偶對，最爲精絕。《四六話》卷上：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披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若兩聯皆生事，則傷於奧澀；若兩聯皆熟事，則無工，蓋生事必用熟事對出也。如夏英公《辭奉使表》略云：「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岵，忍聞禁㑹之音？」不拜單于，用鄭衆事；而《公羊》謂夷樂爲「禁㑹」，此生事對熟事格也。後永叔作《歸田錄》，改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情深陟岵，忍聞夷樂之聲？」又：夏英公《免起復奉使表》，世以爲工，然其間一聯云：「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此聯亦不減前一聯也。《梁谿漫志》卷六：歐陽公《歸田錄》載夏英公《辭免奉使啓》云【略】，歐陽公稱之。其中又有一聯云：「王姬作館【略】。」亦不減前語。然是時文章方掃除五代鄙陋之習，故此等語見稱於時。自是而後，四六之工，蓋十倍於此矣。

《**寄題琵琶亭**》《中山詩話》：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絕。夏、梅詩最佳(英公、公儀)。夏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陶令歸來爲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有絃應被無絃笑，何況臨絃泣更多！」又有葉氏女(名桂女，字月流)詩曰：「樂天當日最多情，淚滴青衫酒重傾。明月滿船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聲。」《賓退錄》卷三：九江琵琶亭壁間，題詠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俱不

復存。【略】夏文莊嘗有《寄題琵琶亭》一絕云：「流光過眼如車轂【略】。」【略】亦皆有新意。《逸老堂詩話》卷下：《古今詩話》云：江州琵琶亭題者甚多，唯夏鄭公最佳，詩云：「流光過眼如車轂【略】。」

《**渡口**》《澠水燕談錄》卷七：夏文莊公竦，初侍其父監通州狼山鹽場，《渡口》詩曰：「渡口人稀黯翠煙，登臨尤喜夕陽天。殘雲右倚維揚樹，遠水南回建業船。山引亂猿啼古寺，電驅甘雨過閑田。季鷹死後無歸客，江上鱸魚不直錢。」時年十七，後之題詩，無出其右。識者以謂「甘雨過閑田」，雖有爲霖之志，而終無濟物之澤。

《**宮詞**》《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夏英公《宮詞》云：「絳唇不敢深深注，卻怕香脂汙玉簫。」不減《香奩》、《花間》之作。

《**奉和御製上元觀燈**》《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此夏英公竦詩。形整而味淺，存之以見承平之盛。以端門爲「南端」，亦新。《韻語陽秋》以爲典、麗、富、艷則可矣。　紀昀評：五字確評。　馮班評：整贍有體。

《**喜遷鶯令**》（**霞散綺**）《唐宋諸賢絕妙好詞選》卷二：景德中水殿按舞，英公翰林內直。上遣中使取新詞，公援筆立成以進，大蒙天獎。《吳禮部詩話》：姚子敬嘗手選《古今樂府》一帙，以夏英公竦《喜遷鶯》宮詞爲冠。其詞云：「霞散綺，月沈鉤，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鎖清秋。瑤階樹，金莖露，玉輦香秋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涼州。」富艷精工，誠爲絕唱。《七頌堂詞繹》：「霞散綺，月沈鉤，有勸而無諷。其人去賦《清平調》者，不知幾里。然是鈎天廣樂氣象，較之文正公「窮塞主」不侔矣。《詞潔輯評》卷一：高華瑩澈，猶以質勝，慶曆間詞如此。

傳記

王珪《夏文莊公竦神道碑銘》　皇祐三年秋，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河陽鄭國公以疾請歸於京師。【略】既就第，未幾，以薨聞。乘輿亟臨其喪，視公形容槁瘁，嗟悼者久之。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莊」，輟視朝二日。五年七月辛酉，葬公於許州陽翟縣三封鄉洪長之原。既葬，有詔史臣珪論次公之世系與夫行事，以刻其墓碑。【略】公諱竦，字子喬，姓夏氏，其先九江人。【略】初，魏公死，朝廷錄孤，以公爲潤州丹陽縣主簿。景德四年，登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遷著作佐郎。召還，遷秘書丞、直集賢院，同編修國史、判三司都磨勘司，遷右正言。車駕幸亳，爲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封慶國公，初選文學之士，以傳道經義。宰臣且屢以公言於眞宗，遂命勸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爲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靈觀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史成，遷戶部員外郎。【略】景靈宮成，遷禮部郎中。天禧初，坐閨門之故，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黃州。後二年，復其禮部郎中、徙鄧州、又徙襄州。【略】仁宗即位，遷戶部郎中，又徙壽、安、洪三州。【略】天聖三年，丁越國太夫人憂。是時章獻太后臨朝，以公東宮舊僚，又復其知制誥，欲服喪，不許。爲景靈宮判官，判集賢院，奉使契丹。公以魏國之沒敵難，又母喪未除，義不得行，乃抗章力辭之。明年，以左司郎中召，入翰林爲學士，同勾當三班院，尋兼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又兼龍圖閣學士，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又明年，遷給事中。【略】又明年，拜參知政事、祥源觀使。於是請復六科，又請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已而爲宰相所忌，復以爲樞密副使，累遷尚書左丞。太后上仙，兩府大臣皆罷，公爲禮部尚書、知襄州。未行，改潁州。景祐元年，徙青州。明年，徙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後二年，以戶部尚書入爲三司使。趙元昊反，陝西用兵，乃拜公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康定元年，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涇州。明年，拜宣徽南院使、兼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還，判永興軍，又詔進屯鄜州。始公西行，天子遣使問所以攻討之策。【略】是時議者咸以公言爲不然，於是罷公節制，判河中府。慶曆二年，徙蔡州。始朝廷銳意興師，及劉平、葛懷敏繼以輕賊失軍，天子悔不用公言。又申思今宰相臣琦使還陝西，嘗言公所以制邊之狀，於是召爲樞密使。議者尤以爲公怯於用兵，今而用之，則邊將之志墮矣。帝爲不得已，聽罷之鎮，密詔慰存之甚厚。公既厭煩言，乃上還節旄，願得益徙閒郡，遂以爲吏部尚書、知亳州。明年，加資政殿大學士。又明年，朝廷貸元昊之罪，而西邊罷兵，仁宗終以公言爲是，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又明年，召公入爲宰相。制下外廷矣，而議者詆公終不已，乃復以爲樞密使，進爵英國公。仁宗親作飛白「文行忠信」字及「乘險」字以賜之，且言：「爲時謗傷者甚衆，而朕獨知卿也。」又明年，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皇祐元年，加兼侍中，赴三城。用祀明堂恩，改武寧軍節

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徙封鄭國公。明年，會夏秋雨不已，河水大溢，公親行隄上，已而得疾。其薨，蓋九月乙酉也，享年六十七。公少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曆之書，無所不學。其學必究古今治亂、天人災變之原。其爲文章閎衍瓌麗，殆非學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冊，屢以屬之，其譽滿天下。雖出臨軍午，入幹機務，未嘗輒廢書也。祥符中，郡國多獻古鼎鐘盤敦之器，而其上多科斗文字，公乃學爲古文奇字，至偃卧以指畫侵膚，其勤若此。【略】在陝西，嘗上十策，通嘉勒斯賞，結熟羌，增弓手，練彊弩，併小寨，絕互市之類，皆當時施用之。【略】公始以文學輔東宮，及帝躬親政事，屢倚以爲宰臣。【略】銘曰：夏出姒氏，自帝錫命。其後分封，以國爲姓。爰自三代，涉漢東京，厥緒可考，顯維一人。又千餘年，曠不世食。嶷嶷維公，實荒鄭國。始以孤童，竭來京師。乃賜之策，大放厥辭。於皇仁宗，英照四方。擥收群豪，寤寐弗忘。帝曰汝咨，東宮舊臣。左右予躬，道德循循。乃服大僚，顯允文武。豈無嘉謀？告於帝所。西方用兵，戰屢不克。天子悔之，莫如公畫。位隆隙開，公豈不畏？卒遭讒言，不相虖內。凡今在位，孰遇如公？尚復公嗟，靡志之從。刻碑高原，萬祀無止。其誰詩之？有臣太史。

《**隆平集**》**卷一一**《**夏竦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五四**《**夏竦傳**》（存目）

《**宋史**》**卷二八三**《**夏竦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夏竦《**謝知制誥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依舊玉清昭應宮判官、同修起居注、同管勾景靈宮公事，散官勳賜如故者。【略】如臣者文非近雅，材不逮人。幸對昌期，最爲單緒。而自諫科賜問，學館升華。抱槧宣猷，類芳塵於往躅；汗青史閣，頌鴻烈於先朝。由是分校錢刀，佐司筦籥，遂叨書于言動，仍還掌於勾稽。【略】遽膺明命，并預攸司，夫何瑣微，有此榮慶？敢不齋心紫府，竭慮清場，仰體精衷，肅祈靈鑒。

又《**洪州到任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敕命，就差知洪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三日到任禮上訖者。【略】矧茲洪井，實表重江，襟帶七閩，咽喉百粵。使驛相係，軍府是司，地望頗雄，祿廩殊厚。敢不重蘇肝膽，罷怯於虛弦，再整筋骸，漸圖於實效。

又《**潁州到任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敕命差知潁州軍州事，已于今月十二日到任禮上訖。【略】伏念臣世本孤平，業惟文史。先臣盡節，以忠孝傳家；眞廟臨軒，以賢良中選。涖職數十次，效官三十年。四海憲章，編研稍備；三朝史策，頌次繼成。雖無可紀之勤，頗厲當官之志。

又《**青州到任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敕差知青州，充青淄等州軍安撫使，已于今月十四日到任上訖。【略】勤勞一事以未成，讒嫉萬端而已構。蓋朝倫之共棄，獨天造以曲全，假以清資，付之近郡。

又《**永興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奉寧軍節度使、駐泊馬步軍都總管、涇原秦鳳路安撫使，已於今月二十四日于本府上訖。【略】臣自忝三司，始逾八月。惟自勤於本局，敢輒預於朝經？實無片言，侵及上位。矧傷弓之最甚，惟斂翼之是圖。豈意羌戎，妄爲狂孽，不期公論，誤及非才。遽由端右之資，擢授元戎之寄。

又《**河南府到任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差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已于今月九日到任訖。【略】往歲召于中豫，入長近樞。昧遜讓于時賢，實格廢于成命。間者起自渦曲，往帥晉陽，嘗面對于邇顏，乞永從于外補。懼以危迹，復玷清時。不圖再歲之間，忽補鼎司之闕。遽遷右府，逮越周星。掌虎旅之伍符，宣龍韜之聖略，雖矍鑠而自勉，終遭坎以難工。朝多正人，日有公議。

《**夢溪筆談**》**卷九**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爲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粥，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東軒筆錄**》**卷九** 石介爲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爲「不肖」，及有「手除姦枿」之句。【略】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

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妻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使發介棺以驗虛實。

又　夏鄭公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閹去竦面幕而視之。其爲人主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耶。

《**能改齋漫錄**》**卷一二**　夏英公竦性好古器奇珍寶玩，每燕處，則出所秘者，施青氈列於前，偃卧牙床，瞻視終日而罷。月常數四如此。

《**容齋四筆**》**卷一二**　夏英公既失時譽，且以《慶曆聖德頌》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處。夏羌之叛，英公爲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韓魏公副之。賊犯山外，韓公令大將任福自懷遠城趨得勝寨，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於好水川，朝論歸咎於韓。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韓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韓，故但奪一官。英公此事賢矣，而後來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作品本事

夏竦《進和御製豐年歌表》　臣某等言：禁苑登豐于首種，薰弦濬發于宸章。媿非臣和之才，猥奉帝庸之作。【略】臣等素乏藝文，誤塵清要。幸奉緝熙之德，猥叨賡載之榮。遊聖無階，但仰昭回之象；鏤冰曠日，僅成蕪累之辭。

又《和水清木連理詩表》　臣某言：嘉瑞薦至，方深于慶抃；宸章濬發，忽預於賡颺。【略】雖牽率而僅成，況滔壇而仰止。

又《進和御製占城國貢師子詩表》　臣某言：瑞獸來庭，薰弦發唱，獲繼帝庸之作，實非臣和之才。【略】臣叨奉恩私，俾令賡載。但覃研之精爽，唯罄竭於頑駑。用綴蕪音，少酬天奬。

又《進河清賦引表》　臣某言：竊覩祀汾陰經度制置司陳堯叟奏黃河清于保平軍者。伏以惟德是輔，三世其昌；俟河之清，一旦斯至。【略】極言中選，曾叨多士之間；奏賦歌詩，敢繼大夫之後。

又《上景德五頌大中祥符頌引表》　臣某言：准中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奏令進《景德五頌》并《大中祥符頌》者。【略】太史珥筆，不暇紀豐功；良士在庭，未能歌至化。豈臣庸昧，敢頌清明？蓋念冑緒孤平，藝文淺陋，遭逢陛下，拔擢流中。爲萬乘之門生，登六科之丙第。隸官膳寺，將命南州。雖竭慮以安民，奈無階而答祿。臨文振袂，撫劍馳魂。幸齒髮之未衰，冀君王之可報。以是區分簿領，刻念典謨，極精爽之再三，頌猷徽之萬一。欲輸塵露，少擬聲詩。

又《進王中正神道碑表》　臣某言：伏奉聖旨，令臣撰《贈淮南軍節度使王中正神道碑》者。【略】如臣者文非約史，學不傳經。當先臣盡節之初，纔霑一命；洎制策叨榮之後，方越十年。獲起草於東宮，參代言於西掖。雖編研而自勵，終駑蹇以難稱。【略】豈謂伏蒙皇帝陛下不以疏賤棄遺，不以顓愚爲罪，過垂慈惻，曲記清衷，旌彼功庸，憶其姓字，是頒慈旨，俾勒瓊趺。展一人特達之知，固千載爲儒之幸。雖磨鉛而僅就，顧刻鵠而非工。

又《謝所撰內藏庫記刻於御製碑陰表》　臣某言：伏奉敕命，以臣所撰《內藏庫記》刻於御製碑陰者。【略】昨以增修帑藏，詔令撰述記銘。遂搦朽以成文，遽殺青而奏御。【略】念藏拙以無從，荷包荒而有素。更勵傾輪之節，少酬樂育之私。

《**湘山野錄**》**卷上**　夏英公竦每作詩，舉筆無虛致。鎮襄陽時，胡秘監旦喪明居襄，性多狷躁，譏毀郡政。英公嘗師焉，至貴達，尚以青衿待之，而不免時一造焉。一日，謂公曰：「讀書乎？」曰：「郡事鮮暇，但時得意則爲絕句。」胡曰：「試誦之。」公曰：「近有《燕雀詩》，云：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無金彈，任爾啾啾到日斜。」胡頗覺，因少戢。慶曆初，被召眞拜，將屆闕，以言者抨罷，除使相，知杭州。到任以二闋寄執政，曰：「造化平分荷大鈞，腰間新佩玉麒麟。南湖不住栽桃李，擬伴沙禽過十春。」又曰：「海鴈橋邊春水深，略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公後鎮南京，時張相昇知諫垣，以一詩諷曰：「弱羽傷弓尚未完，孤飛殊不擬鴛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肯與遊人作彈丸。」卒不敢以一言及之。

《**東軒筆錄**》**卷二**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上旨，天下以爲奸邪。及稍進用，即啓導眞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計。謂既爲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爲判官。一日，宴宮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盌注者，獻藝于庭，丁顧語夏曰：「古無詠盌注詩，舍人可作一篇。」夏即席賦詩曰：「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卻被傍人冷眼看。」丁覽讀變色。

又　（竦）初罷樞府，爲南京留守，時有忌疾之者，到部作詩曰：「造化平分荷大鈞，腰間新佩玉麒麟。南湖日夜栽桃李，准擬濰陽過十春。」又曰：「海鴈橋邊春水深，略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晚年流落，仇敵益衆，而抨彈之疏，不輟上聞，因作詩送一臺官曰：「弱羽驚弦勢未安，孤飛殊不礙鵷鸞。黃金自有雙南貴，莫與遊人作彈丸。」始，王沂公曾當國，鄭公爲翰林學士，欲撼之，因作青州詩曰：「日上西山舞鸞鶴，波翻碧海鬬蛟龍。直鈎到了成何事，消得君王四履封。」以沂公青人故也。

《青箱雜記》卷四　文莊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亦異待。命作《落花》詩【略】。是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當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莒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爲是也。

又卷五　夏文莊公竦幼負才藻，超邁不群。時年十二，有試公以《放宮人賦》者，公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其略曰：「降風詔於丹陛，出蛾眉於六宮。夜雨未回，儼鬢雲於簾戶；秋風漸曉，失釵燕於房櫳。」又曰：「莫不喜極如夢，心搖若驚。踟躕而玉趾無力，眄睞而橫波漸傾。鸞鑒重開，已有歸鴻之勢；鳳笙將罷，皆爲別鶴之聲。于時銀箭初殘，瓊宮乍曉。星眸爭別於天仗，蓮臉競辭於庭沼。行分而掖路深沉，步緩而回廊繚繞。嫦娥偷藥，幾年而不出蟾宮；遼鶴思家，一旦而卻歸華表。」

又　公舉制科，庭對策罷，方出殿門，遇楊徽之，見其年少，遽邀與語曰：「老夫也則不知，唯喜吟詠，願丐賢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不識可否？」公援筆欣然曰：「殿上衰衣明日月，研中旌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公歎服數四，曰：「眞將相器也。」

又　景德中，夏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夕宴後庭，酒酣，遽命中使詣公索新詞。公問上在甚處，中使曰：「在拱宸殿按舞。」公即抒思，立進《喜遷鶯》詞曰【略】。中使入奏，上大悅。

又　夏公雖舉進士，本無科名，以父沒王事，授潤州丹陽簿，即上書乞應制舉，其略曰：「邊障多故，羽書旁午，而先臣供傳遞之職，立矢石之地，忘家殉國，失身行陳。陛下哀臣孤幼，任之州縣。唯陛下辨而明之：若陛下以枕石漱流爲達，臣世居市井；若陛下以金牓丹桂爲才，則臣未忝科第；若陛下以鳩杖鮐背爲德，則臣始踰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爲勇，則臣生本綿弱；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條問急政，對揚紫宸，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儒方轡并驅，而較其先後矣。」眞廟再三激賞，召赴中書，試論六首，一曰《定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論》，二曰《考定明堂制度論》，三曰《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論》，四曰《九功九法爲國何先論》，五曰《舜無爲禹勤事功業孰優論》，六曰《曾參何以不列四科論》。是歲，遂中制科。

《中山詩話》　張介以命術游公卿間，寓居錢塘西湖上。嘗自京師南歸，士大夫率爲詩贈之。呂許公、王沂公時方執政，亦皆有詩。夏鄭公留守南京，爲詩寄二公曰：「上公詩筆千金重，逋客歸裝一舸輕。莫到青山更招隱，且留賢哲爲蒼生。」

《宋稗類鈔》卷五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

著　錄

王珪《夏文莊公竦神道碑銘》　所著文集百餘卷。

宋敏求《文莊集序》　公既薨，而嗣子亦謝世，元孫尚書比部郎中伯孫，諉故吏工部郎中張君宗益、秘閣校理裴君煜彙次遺集，成百通。後數載，見俾序之。

江邈《刊文莊集序》　邈游學時，得公牋表一通於都市，固已玩之有日，常恨未睹其全。比倅江夏，遇湖北漕使直閣，公之宗支也，適兼郡印，蓋嘗從容語及，遂蒙出其家藏凡百卷以示，因付鏤工，以廣其傳。工既告畢，於是屬邈序之。【略】紹興庚申上巳，左奉議郎、權通判鄂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江邈謹序。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夏英公牋奏》三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夏文莊集》一百卷。【略】其集夏伯孫編次，有宋次道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夏文莊集》一百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夏竦集》一百卷。又《策論》十三卷。

又卷二八三《夏竦傳》文集一百卷。

《菉竹堂書目》卷三《夏英公文集》十五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文莊集》三十六卷，永樂大典本。【略】其集本一百卷，《宋史・藝文志》著錄，今已不傳。茲據《永樂大典》所載，兼以他書附益之，尚得詩文三十六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文莊集》三十六卷，精鈔本。【略】竦集凡一百卷，並見於宋《藝文志》，晁、陳兩目。亡佚已久，四庫館臣輯自《永樂大典》，兼以他書附益之，爲三十六卷，載宋敏求、江邈原序，殆不以人廢言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文莊集》三十六卷，宋夏竦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路有鈔本。

又《續錄》盛意園有鈔本。八千卷樓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文莊集》三十六卷，宋夏竦撰，清乾隆翰林院本，五冊。《文莊集》三十六卷，宋夏竦撰，清鈔本，孔繼涵跋，四冊。

楊備

紀事

《中吳紀聞》卷四 雙蓮堂在木蘭堂東，舊芙蓉堂是也。至和初，光祿呂大卿濟叔以雙蓮花開，故易此名。楊備郎中有詩云：「雙蓮倒影面波光，翠蓋風搖紅粉香。中有畫船鳴鼓吹，瞥然驚起兩鴛鴦。」

又卷五 楊備郎中，天聖中爲長溪令，夢中忽作詩曰：「月俸蚨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煙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及寤，心潛異之。明道初，宰華亭。俄丁內艱，遂家於吳中，樂其風土之美，安而弗遷。因悟夢中所作，幾於前定。嘗效白體作《我愛姑蘇好》十章。

又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故老相傳云：范蠡破吳辭越，乘扁舟遊五湖，潛過於此，遣人馳書招文種大夫，因以名之。楊備郎中詩云：「霸越勳名間世才，五湖煙浪一帆開。猶防烏喙傷同輩，此地復招文種來。」

《宋詩紀事》卷一七 備字修之，建平人，億之弟。慶曆中爲尚書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上輕車都尉。有《姑蘇百題》、《金陵覽古詩》。

著錄

《中吳紀聞》卷五（楊備）居吳中既久，土風人物皆深詳之，又作《姑蘇百題》詩，每題箋釋其事，至今行於世。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楊備《姑蘇百題詩》三卷。

裴湘

《青箱雜記》卷一〇 內臣裴愈，字益之，亦好吟詠。【略】有子曰湘，字楚老，亦有詩名。明道中，仁宗御便殿，試進士《房心爲明堂賦》、《和氣致祥詩》，亦命湘賦之。湘蹈舞再拜，數刻而成，仁宗嗟賞，左右中人爲之動色。其《和氣致祥詩》曰：「君德承天道，冲融協太和。卿雲呈瑞早，膏澤應時多。煦集連枝木，嘉扶異穎禾。五星還聚井，丹鳳更巢阿。藪澤無遺士，邊防久息戈。黔黎逢至化，稽首載賡歌。」他詩亦類此。有《肯堂集》行於世。翰林李公淑爲之作序曰：「予嘗嘉河東父子，起銀璫右貂，能以屬辭拔其倫。益之三朝侍內，老不廢學，又課厲二子，使皆有立，約己慎履，如周仁、石慶。而楚老孳孳嗜書，克自淬琢云。」湘又善爲小詞，嘗任河東路走馬承受，有詠并門《浪淘沙》小詞云：「鴈塞說并門，郡枕西汾，山形高下遠相吞。古寺樓臺依碧障，煙景遙分。晉廟鏁溪雲，簫鼓仍存，牛羊斜日自歸村。惟有故城禾黍地，前事銷魂。」復有詠汴州《浪淘沙》小詞，仁宗命錄進，亦嘉之，其詞曰：「萬國仰神京，禮樂縱橫，葱葱佳氣鏁龍城。日御明堂天子聖，朝會簪纓。九陌六街平，萬物充盈，青

樓絃管酒如澠。別有隋堤煙柳暮，千古含情。」

《宋詩紀事》卷八八《裴湘小傳》　湘字楚老，愈之子，仁宗朝內臣。有《肯堂集》。

彭　乘

論　述

范仲淹《舉彭乘自代狀》　臣奉敕就轉尚書戶部郎中，依前充職。臣伏見京西提點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彭乘，博學不倦，孤立無徒，館殿之中，獨爲淹久，臣今舉自代。

《東軒筆錄》卷九　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塗。乘爲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知成都府，會西蜀荒歉，饑民流離。況始入劍門，即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曰：「纔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琪性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琪爲輓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

傳　記

《宋史》卷二九八《彭乘傳》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少以好學稱州里，進士及第。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皆瞻顧鄉關，有從宦之樂，乘獨西望，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居數日，授漢陽軍判官，遂得請以歸。久之，有薦其文行者，召試，爲館閣校勘。固辭還家，後復除鳳州團練推官。天禧初，用寇準薦，爲館閣校勘。改天平軍節度推官。預校正《南》、《北史》、《隋書》，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遷本省丞、集賢校理。懇求便親，得知普州，蜀人得守鄉郡自乘始。普人鮮知學，乘爲興學，召其子弟爲生員教育之。乘父卒，既葬，有甘露降于墓柏，人以爲孝感。服除，知荆門軍，改太常博士。召還，同判尚書刑部，出知安州，徙提點京西刑獄，改夔州路轉運使。會土賊田忠霸誘下溪州蠻將內寇，乘適按郡至境，大集邊吏，勒兵下山以備賊，賊遁去。因遣人間之，其黨斬忠霸，夷其家。召修起居注，擢知制誥，累遷工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領吏部流內銓、三班院，爲群牧使。既病，仁宗勅太醫診視，賜以禁中珍劑。卒，賜白金三百兩。御史知雜何郯論請贈官，不許，詔一子給奉終喪。初，修起居注缺中書舍人，而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臣，久補外，而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帝頗嘉之。乘質重寡言，性純孝，不喜事生業。聚書萬餘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晚歲，歷典贊命，而文辭少工云。

《隆平集》卷一四《彭乘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〇《彭乘傳》（存目）

紀　事

《湘山野錄》卷下　張尚書（詠）鎮蜀時，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業爲贄，求文鑒大師者爲之容。鑒曰：「請君遇旌麾遊寺日，具襴鞹與文候之，老僧先爲持文奉承，果稱愛，始可出拜。蓋八座之性靡測。」一日果來，鑒以彭文呈之，公默覽殆遍，無一語褒貶，都擲於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闕，臨岐託鑒召彭至，語之曰：「向示盛編，心極愛歎，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語獎借，必凌忽自惰，故擲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益清近。留鐵緡鈔二百道爲縑湘之助，勉之。」後果盡然。

藝　文

司馬光《故翰林彭學士（乘）挽歌三首》　夙昔遊清貫，時流藉重名。鑾書石渠秘，視草玉堂榮。吉兆虛三鱞，凶期告兩楹。子雲思故國，墳樹必西傾。

平生對交舊，萬日正如初。不復知榮賤，都能忘戚疏。遺靈瞻素几，僞物屏塗車。家事何蕭索，空餘萬卷書。　祖奠垂將撤，笳簫儼欲行。野寒嘶故馬，樹轉出新旌。泉路幽無底，魚燈曖不明。如何賁美志，鬱鬱向佳城。

柳永

論述

綜論

黃裳《書樂章集後》　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景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是時予方爲兒，猶想見其風俗，歡聲和氣，洋溢道路之間，動植咸若。令人歌柳詞，聞其聲，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有感。嗚呼，太平景象，柳能一寫於樂章，所謂詞人，盛世之黼藻，豈可廢耶！

《碧鷄漫志》卷二　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該洽，序事閑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前輩云：「《離騷》寂寞千年後，《戚氏》淒涼一曲終。」《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間有《離騷》？惟賀方回、周美成時時得之。賀《六州歌頭》、《望湘人》、《吳音子》諸曲，周《大酺》、《蘭陵王》諸曲最奇崛。或謂深勁乏韻，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秦漢以後皆有，造語險易，則無定法。今必以「斜陽芳草」、「淡煙細雨」繩墨後來作者，愚甚矣。

李清照《詞論》　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

楊湜《古今詞話》　宋無名氏《眉峰碧》詞云：「蹙損眉峰碧，纖手還重執。鎮日相看未足時，忍使鴛鴦隻。　薄暮投村驛，風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眞州柳永少讀書時，遂以此詞題壁，後悟作詞章法。一妓向人道之，永曰：「某於此亦頗變化多方矣。」然遂成「屯田蹊徑」。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　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不具諸集，今載於此。云：「【略】張子野與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　《藝苑雌黃》云：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詞，然薄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塡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塡詞。」由是不得志，日與猥子縱游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自稱云：「奉聖旨塡詞柳三變。」嗚呼！小有才而無德以將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樂章，人多稱之，然大概非羈旅窮愁之詞，則閨門淫媟之語，若以歐陽永叔、晏叔原、蘇子瞻、黃魯直、張子野、秦少游輩較之，萬萬相遼。彼其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悅故也。皇祐中，老人星現，永應制撰詞，意望厚恩，無何始用「漸」字，終篇有「太液波翻」之語。其間「宸游鳳輦何處」，與仁廟挽詞闇合，遂致忤旨，士大夫惜之。余謂柳作此詞，借使不忤旨，亦無佳處。如「嫩菊黃深，拒霜紅淺」，竹籬茅舍間，何處無此景物？方之李謫仙、夏英公等應制辭，殆不啻天冠地履也。世傳永嘗作《輪臺子》蚤行詞，頗自以爲得意。其後張子野見之，云：「既言『匆匆策馬登途，滿目淡烟衰草』，則已辨色矣，而後又言『楚天闊，望中未曉』，何也？柳何語意顚倒如是？」

《卻掃編》卷下　柳永耆卿以歌詞顯名於仁宗朝，官爲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其詞雖極工緻，然多雜以鄙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後歐、蘇諸公繼出，文格一變，至爲歌詞，體製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復稱於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劉季高侍郎宣和間嘗飯於相國寺之智海院，因談歌詞，力詆柳氏，旁若無人者。有老宦者聞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於季高之前，請曰：「子以柳詞爲不佳者，盍自爲一篇示我乎？」劉默然無以應，而後知稠人廣衆中，愼不可有所臧否也。

《貴耳集》卷上　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訓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扣其所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

《唐宋諸賢絕妙好詞選》卷五　柳耆卿，名永，長于纖艷之詞，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悅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柳永）其詞格固不高，而音律諧婉，語意妥帖，承平氣象形容曲盡，尤工於羈旅行役。

《**樂府指迷**》　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協，句法亦多有好處，然未免有鄙俗語。

毛晉《**樂章集跋**》　耆卿初名三變，後更名永，官至屯田員外郎，世號柳屯田。所製樂章音調諧婉，尤工於羈旅悲怨之辭，閨闈淫媟之語。東坡拈出「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謂唐人佳處不過如此。一日，東坡問一優人曰：「吾詞何如柳耆卿？」對曰：「柳屯田宜十七十八女郎按紅牙拍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言外褒彈，優人固是解人。

《**詩辯坻**》**卷四**　柳屯田情語多俚淺。如「祝告天發願，從今永無拋棄」，開元曲一派，詞派之下乘者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　李端叔曰：耆卿詞鋪叙展衍，備足無餘，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

又下卷　宋徵璧曰：詞家之旨，妙在離合。語不離則調不變宕，情不合則緒不聯貫。每見柳永句句聯合，意過久許，筆猶未休，此是其病。

《**金粟詞話**》　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從淺俚處求之，遂使金荃蘭畹之音，流入桂枝黃鶯之調，此學柳之過也。

《**七頌堂詞繹**》　柳七最尖穎，時有俳狎，故子瞻以是呵少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樂章集》一卷【略】。葉夢得《避暑錄話》曰：「柳永爲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爲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張端義《貴耳集》亦曰：「項平齋言詩當學杜詩，詞當學柳詞。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云云。蓋詞本管弦冶蕩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雖頗以俗爲病，然好之者終不絕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二〇**　《樂章集》一卷【略】。永詞雖未能免俗，然風流旖旎，亦足以移人。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柳永**》　淺斟低唱曉風清，三變塡詞獨擅名。贏得年年人上塚，萬花雨泣弔耆卿。

《**歷代詞話**》**卷四**　子野詞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詞。（蔡伯世）

《**介存齋論詞雜著**》　耆卿爲世訾謷久矣，然其鋪叙委宛，言近意遠，森秀幽淡之趣在骨。耆卿樂府多，故惡濫可笑者多，使能珍重下筆，則北宋高手也。

《**宋四家詞選序論**》　（柳）耆卿熔情入景，故淡遠；（賀）方回熔景入情，故穠麗。

又《**宋四家詞選眉批**》　柳詞總以平叙見長。或發端、或結尾、或換頭，以一二語勾勒提掇，有千鈞之力。

《**詞苑萃編**》**卷九引孫敦立**　耆卿詞雖極工，然多雜鄙語。

又引《**詞潔**》　柳永以「樂章」名集，其詞蕪雜者十之八。必若美成、堯章，宮調、語句，兩皆無憾，斯爲冠絕。

《**樂府餘論**》　按詞自南唐以後，但有小令。其慢詞蓋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臺舞席，競賭新聲。耆卿失意無俚，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伎人傳習。一時動聽，散播四方。其後東坡、少游、山谷輩，相繼有作，慢詞遂盛。【略】柳詞曲折委婉，而中具渾淪之氣。雖多俚語，而高處足冠群流，倚聲家當尸而祝之。如竹垞所錄，皆精金粹玉。以屯田一生精力在是，不似東坡輩以餘事爲之也。耆卿蹉跎於仁宗朝，及第已老，其年輩實在東坡之前。先於耆卿，如韓稚圭、范希文作小令，惟歐陽永叔間有長調。羅長源謂多雜入柳詞，則未必歐作。余謂慢詞當始耆卿矣。

《**雨華盦詞話**》　柳詞與曲相去不能以寸，且有一個意或二三見，或四五見者，最爲可厭。其爲詞無非舞館魂迷，歌樓腸斷，無一毫清氣。

又　柳七詞中，美景良辰，風流憐惜等字十調九見。即如《雨淋鈴》一闋，只「今宵酒醒」二句膾炙人口，實亦無甚好處。張、柳齊名，秦、黃並譽，冤哉！

《**蕉庵論詞**》　耆卿詞，曲處能直，密處能疏，冪處能平，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然好爲俳體，詞多媟黷，有不僅如《提要》所云，以俗爲病者。《避暑錄話》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三變之爲世詬病，亦未嘗不由於此。蓋與其千夫競聲，毋甯白雪之寡和也。

《**白雨齋詞話**》**卷一**　耆卿詞善於鋪叙，羈旅行役，尤屬擅長。然意境不高，思路微左，全失溫、韋忠厚之意。詞人變古，耆卿首作俑也。

《**歲寒居詞話**》　柳永耆卿《樂章詞》。官屯田員外，善爲歌詞。教坊得新腔，必求爲詞，始行於世，故有井水飲處，咸歌柳詞。宋人云：「詩當學杜，詞

當學柳。」蓋詞入管絃，柳實能手。

《詞徵》卷五　耆卿詞多本色語，所謂有井水處，能歌柳詞，時人爲之語曰「曉風殘月柳三變」，又曰「露花倒影柳屯田」，非虛譽也。特其詞婉而不文，語纖而氣雌下，蓋骫骳從俗者。以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旨繩之，則望景先逝矣。胡致堂謂爲掩衆制而盡其妙，蓋耳食之言耳。

《卧廬詞話》　柳耆卿詞，大率前遍鋪叙景物，或寫羈旅行役，後遍則追憶舊歡，傷離惜別。幾於千篇一律，絕少變換，不能自脫窠臼。詞格之卑，正不徒雜以鄙俚已也。

《雙硯齋詞話》　柳耆卿以詞名景祐、皇祐間。《樂章集》中，冶遊之作居其半，率皆輕浮猥媟，取譽箏琶。如當時人所譏，有教坊丁大使意。惟《雨霖鈴》之「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雪梅香》之「漁市孤烟裊寒碧」，差近風雅。《八聲甘州》之「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乃不減唐人語。「遠岸收殘雨」一闋，亦通體清曠，滌盡鉛華。昔東坡讀孟郊詩作詩云：「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吾於屯田詞亦云。

《藝概》卷四　柳耆卿詞，昔人比之杜詩，爲其實說無表德也。余謂此論其體則然，若論其旨，少陵恐不許之。

又　耆卿詞，細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於叙事，有過前人。惟綺羅香澤之態，所在多有，故覺風期未上耳。

又　耆卿細貼。

又　詞品喻諸詩，【略】耆卿，（白）香山也。

《柯亭詞論》　屯田爲北宋創調名家，所爲詞，得失參半。其倡樓信筆之作，每以俳體爲世詬病，萬不可學。至其佳詞，則章法精嚴，極離合順逆貫串映帶之妙，下開清眞、夢窗詞法。而描寫景物，亦極工麗。《雨霖鈴》調，在《樂章集》中，尚非絕詣。特以「楊柳岸，曉風殘月」句得名耳。

又　柳詞勝處在氣骨，不在字面。其寫景處，遠勝其抒情處。而章法大開大闔，爲後起清眞、夢窗諸家所取法，信爲創調名家。如《玉蝴蝶》「望處雨收雲斷」、《夜半樂》「凍雲黯淡天氣」、《安公子》「遠岸收殘雨」、《傾杯樂》「木落霜洲」、《卜算子慢》「江楓漸老」、《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諸闋，寫羈旅行役中秋景，均窮極工巧。

又　周詞淵源，全自柳出。其寫情用賦筆，純是屯田家法，特清眞有時意較含蓄，詞較精工耳。

《憲風詞話》卷三　柳屯田《樂章集》，爲詞家正體之一，又爲金、元以還樂語所自出。

《大鶴山人詞話》附錄《鄭大鶴先生論詞手簡》　屯田則宋專家，其高渾處不減清眞，長調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勁之氣，寫奇麗之情，作揮綽之聲。

又鄭文焯《與夏吷盦書二十四則》五　嘗以北宋詞之深美，其高健在骨，空靈在神，而意內言外，仍出以幽窈詠歎之情。故耆卿、美成并以蒼渾造耑，莫究其託諭之旨，卒令人讀之歌哭出地，如怨如慕，可興可觀。有觸之當前即是者，正以委曲形容所得感人深也。

又二〇　周、柳詞高健處惟在寫景，而景中人自有無限凄異之致，令人歌笑出地。正如黃祖歎禰生，悉如吾胸中所欲言。誠非深於比興，不能到此景也。

《袁碧齋詞話》　詞源于詩，而流爲曲。如柳三變，純乎其爲詞矣乎。

又　屯田詞在院本中如《琵琶記》，清眞詞如《會眞記》。

又　屯田詞在小說中如《金瓶梅》，清眞詞如《紅樓夢》。

又　近年詞家推鄭文焯氏。【略】比重陽前夕，損書惠余，節錄於下：【略】柳三變乃以專詣名家，而當時轉述其俳體，大共非訾，至今學者，竟相與咋舌瞠目，不敢復道其一字。獨夢華推爲北宋巨手，揚波於前，又得君推瀾於後，遂使大聲發海上，亦足表微千古。凡有井水處，庶其思源泉混混，有盈科後進之一日乎。【略】蓋能見耆卿之骨，始可通清眞之神。不獨音律之空積忽微，以歲世綿邈，而求之至難，即文字之托於音，切於情，發而中節，亦非深於文章，貫串百家，不能識其流別。

又　上三下五八字句，惟屯田獨擅，繼之者美成而已。

《聲執》卷下　柳永高渾處、清勁處、沉雄處、體會入微處，皆非他人展齒所到。且慢詞於宋，蔚爲大國，自有三變，格調始成。

夏敬觀《彊村叢書本樂章集跋》　耆卿詞當分雅、俚二類。雅詞用六朝小品文賦作法，層層鋪叙，情景兼融，一筆到底，始終不懈，俚詞襲五代淫詖之風氣，開金元曲子之先聲，比於里巷歌謠，亦復自成一格。其鄙俚過甚者，不無樂工歌兒所竄改，可斷言也。惟人品放蕩，幾於篇篇皆冶游之作，亦屬可厭。又其半雅半俚者爲多，學者尤當愼擇也。耆卿寫景無不工，造句不事雕

琢，清眞效之，故學清眞詞者不可不讀柳詞。耆卿多平鋪直叙，清眞特變其法，一篇之中回環往復，一唱三歎。故慢詞始盛於耆卿，大成於清眞。

分論

《**望海潮**》（**東南形勝**）《鶴林玉露》丙編卷一：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略】。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豔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卻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蓋靖康之亂，有題詩于舊京宮牆云：「依依煙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蟫精雋》卷一五：孫何帥錢唐，柳永作《望海潮》詞贈之，流播金國，完顏亮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啓投鞭渡江之心。時人有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略】。」南渡駐蹕，留連爲歌舞之場，遂忘中原，愚謂未必不因永詞啓之耳。悲夫！故君子言不可不愼也。《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僅疏暢。柳詞流播，金主亮傾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起投鞭渡江之志。謝處厚詩云【略】。然牽動長江之愁，卒爲金主死地，未足恨也。至于荷豔桂香，士大夫流連鼓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深可恨爾。《湘綺樓全集・湘綺樓詞鈔頁》：此則宜於紅氈上扮演，非文人聲口。

《**晝夜樂**》（**秀香家住桃花徑**）《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五黃昇評：此詞麗以淫，不當入選，以東坡嘗引用其語，故錄之。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花菴詞客曰：耆卿《晝夜樂》云：「層波細翦明眸，膩玉潤搓圓頸。」至「無限狂心逞酒興，這歡娛漸入佳境。猶自怨鄰鷄，道秋宵不永」，此詞麗以淫，爲妓作也。《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詞樂而淫，不當入選。「膩玉」句，則佳，東坡用之，得幷存。閩本「猶自怨鄰鷄」五字作「好溫存也誰知」，愈醜矣。

《**二郎神**》（**炎光謝**）《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鈿合以下）清纖，忻喜憂懼，跂望懷思之情畢至。

《**夏雲峰**》（**宴堂深**）《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柔言索物曰泥，諺所謂軟纏也。詩家「忽忽窮愁泥殺人」，「泥他沽酒報金釵」，「脈脈春情更泥誰」，「晝泥琴聲夜泥書」，「銀燈影裡泥人嬌」。一作「泥」，又作「妮」，今山東目婢曰小妮子，其語亦古矣。

《**木蘭花**》（**個人豐韻真堪羨**）《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生要認他有意，妙諢。「及早」二句，人或嫌其急情。

《**木蘭花慢**》（**拆桐花爛漫**）《吳禮部詩話》：《木蘭花慢》，柳耆卿清明詞得音調之正，蓋「傾城」、「盈盈」、「歡情」，於第二字中有韻。近見吳彥高中秋詞，亦不失此體，餘人皆不能然。元遺山集中凡九首，內五首兩處用韻，亦未爲全知者。《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傾城、盈盈、歡情，于第二字中有韻，得音調之正，余子失之。（拚卻以下）欣然。《宋四家詞選眉批》：一結大勝「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鳳棲梧**》（**竚倚危樓風細細**）《皺水軒詞筌》：小詞以含蓄爲佳，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如韋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之類是也。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亦即韋意，而氣加婉矣。

《**鳳銜杯**》（**追悔當初宰深願**）《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只一眞直深至細軟俱不出其內。俗言聞聲不如見面，書畫何益于事。

《**鳳銜杯**》（**有美瑤卿能染翰**）《裒碧齋詞話》：「置之懷袖時時看」，此從古樂府出。

《**尾犯**》（**夜雨滴空階**）《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邈」字于義含，「貌」字于韻合。按《新譜》「貌」字宜叶末各反，「邈」字非。按《詞韻》，貌字作轉韻，亦通。直寫胸臆。

《**傾杯**》（**離宴殷勤**）《裒碧齋詞話》：柳詞云：「算人生，悲莫悲於輕別【略】。」此從古樂府出。美成詞云：「大都世間最苦爲聚散。」乃得此意。

《**傾杯**》（**鶩落霜洲**）《復堂詞話》：耆卿正鋒，以當杜詩。

《**傾杯樂**》（**禁漏花深**）《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設色綦工，于意何有，駔儈家店面鋪排耳。

《**傾杯樂**》（**木落霜洲**）《宋四家詞選眉批》：依調「損」字當屬下，依詞「損」字當屬上，此類甚多，後不更舉。《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暮

雨三三句音節極清峭。毛晉謂屯田詞「音調諧婉，尤工於羈旅悲怨之詞」，此作克副之。

《**憶帝京**》（**薄衾小枕涼天氣**）《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那人知乎，必以傷愍爲斃。

《**西江月**》（**鳳額綉簾高捲**）《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鳳額」二句筆起，幸結得情婉。俗眼謂起處富麗，結處卑弱，何以服柳君之心。

《**十二時**》（**晚晴初**）《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對此清光，始而欣然，繼之咽泣，總不自知，可怪。「縈繫」、「政不肖」幾句，當參「一晌留情，一縷相思」諸首。癡一通，悲一通。讀《花間》小令，時厭其多，今反反覆覆，絮絮叨叨，乃嫌其少。

《**菊花新**》（**欲掩香閨論繾綣**）《雨村詞話》卷一：柳永淫詞莫逾于《菊花新》一闋，見升庵《詞林萬選》。

《**巫山一段雲**》（**五首**）《雨村詞話》卷一：詩有遊仙，詞亦有遊仙。人皆謂柳三變《樂章集》工于闈帳淫媟之語，羈旅悲怨之辭，然集中《巫山一段雲》詞工于遊仙，又飄飄有凌雲之意，人所未知。詞云：「清旦朝金母【略】。」又「蕭氏賢夫婦，茅家好弟兄【略】。醺酣爭撼白榆花，踏碎九光霞。」末二句眞不食煙火語。

《**八聲甘州**》（**對蕭蕭暮雨灑江天**）《侯鯖錄》：東坡云：「世言柳耆詞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詞的》卷四：于柳外寫幽思，又是詠物一格。《七頌堂詞繹》：詞有與古詩同妙者。如【略】「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即《敕勒之歌》也。《西圃詞說》：耆卿詞以「關河冷落，殘照當樓」與「楊柳岸，曉風殘月」爲佳，非是則淫以褻矣，此不可不辨。《論詞隨筆》：詞韶麗處，不在塗脂抹粉也。誦東坡「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句，自覺口吻俱香。悲慨處不在歎逝傷離也，誦耆卿「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句，自覺神魂欲斷。蓋皆在神不在迹也。《飲冰室評詞》乙卷：飛卿詞「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此詞境頗似之。《人間詞話刪稿》：長調自以周、柳、蘇、辛爲最工。【略】若屯田之《八聲甘州》，東坡之《水調歌頭》，則佇興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調論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二句有俊爽之致。「霜風」、「殘照」三句音節悲抗，如江天聞笛，古戍吹笳，東坡極稱之，謂唐人佳處，不過如此。以其有提筆四顧之概，類太白之「牛渚望月」，少陵之「夔府清秋」也。其下二句順筆寫之，至結句江水東流，復能振起。後半首分三疊寫法，先言己之欲歸不得，何事淹留，次言閨人念遠，誤識歸舟，與溫飛卿之「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皆善寫閨人心事。結句言知君憶我，我亦憶君。前半首之「霜風」、「殘照」，皆在凝眸悵望中也。

《**過澗歇近**》（**淮楚嘯望極**）《蓼園詞評・過澗歇》：趨炎附熱、勢利薰灼、狗苟蠅營之輩，可以「九衢塵里，衣冠冒炎暑」二語盡之。耆卿好爲詞曲，未第時，已傳播四方，西夏歸朝官且曰：「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其重于時如此。嘗有《鶴冲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時人語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是耆卿雖才士，想亦不喜奔競者，故所言若此。此詞實令觸熱者讀之，如冷水澆背矣。意不過爲「衣冠冒炎暑」五字下針砭，而凌空結撰，成一篇奇文。先從舟行苦熱，深夜舟人之語，布一奇景。忽用「此際」二字，直接點入衣冠炎暑，令人不測。以後又用「江鄉」倒繳，只一「幸」字縮住。語意含蓄，筆勢可矯絕倫。

《**黃鶯兒**》（**林園晴晝春誰主**）《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鶯之動靜，始終俱在。「無據」二字，沒要緊。風烟霧露，遷出來去，訴語吟呼，疊頭取厭。以燕結，可，可。「終朝」作「黃昏」，誤。《蓼園詞評・黃鶯兒》：翩翩公子，席寵承恩，豈海島孤寒能與伊爭韶華哉？語意隱有所指，而詞旨穎發，秀氣獨饒，自然清雋。

《**雨霖鈴**》（**寒蟬凄切**）《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今宵」二句，耆卿作詞宗，實甫爲曲祖，求其似之，少游「酒醒處，殘陽亂鴉」。唐詞「簾外曉鶯殘月」至矣，宋人讓唐詩，而詞多不讓。（「便縱」以下）傾吐，妙。《爰園詞話》：柳詞亦只此佳句，餘皆未稱。而亦有本，祖魏承班《漁歌子》「窗外曉鶯殘月」，第改一字增一字耳。《古今詞論》：「曉風殘月」，「大江東去」，體製雖殊，讀之皆若身歷其境，惝怳迷離，不能自主。文之至也。《皺水軒詞筌》：柳屯田「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自是古今俊句。或譏爲梢公登溷詩，此輕薄兒語，不足聽也。《雨村詞話》卷四：「今宵酒醒」，《子夜》、《懊憹》之餘也。《宋四家詞選眉批》：清眞詞多從耆卿奪胎，思力沈摯處往往出藍。然耆卿秀淡幽艷，是不可及。後人摭其樂章，訾爲俗筆，眞瞽說也。《蓼園詞評》：送別詞，清和朗暢，語不求奇，而意致綿密，自爾穩愜。

《藝概》卷四：詞有點有染。柳耆卿《雨霖鈴》云：「多情自古傷離別【略】。」上二句點出離別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點染之間，不得有他語相隔，隔則警句亦成死灰矣。《柯亭詞論》：《雨霖鈴》調，在《樂章集》中尚非絕詣，特以「楊柳岸，曉風殘月」句得名耳。《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首三句虛寫送別時之秋景，後乃言留君不住，別淚沾巾，目送蘭舟向楚水湘雲而去，舉別時情事，次第寫之。後半起句用提空之筆，言南浦、陽關，爲自古傷心之事，況涼秋遠役，遙想酒醒夢回，扁舟搖漾，當在垂楊岸側、曉風殘月之中。客情之淒其，風景之清幽，懷人之綿邈，皆在「楊柳岸」七字之中，宜二八女郎紅牙按拍，都唱屯田也。此七字已探驪得珠。後四句乃叙別後之情，以完篇幅。後闋以「自古傷離」、「更與何人說」二語作起結，提得起，勒得住，能手無弱筆也。

《望遠行》（長空降瑞）《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好是三句）興趣可攀香山、浪仙、滄浪諸子。吞剝惠連《雪賦》了。《詞綜偶評・補錄宋詞》：此詞掩襲太多，「皓鶴」二語出惠連《雪賦》。《蓼園詞評・望遠行》：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又「長安酒價高」。越溪，剡溪也，戴安道所居。寫雪，通首清雅不俗。第以用前人意思多，總覺少獨得之妙句耳。

《望梅》（小寒時節）《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時有二句）梅雪爭春，何用。（「金嫩」以下）八字譜盡梅花。桃李，小人也，梅，君子也，塡詞即綺靡，而《三百》微婉之旨存焉。《蓼園詞評・望梅》：爲梅花寫照，筆墨玲瓏，有超然物外之致。

《少年游》（長安古道馬遲遲）《復堂詞話》：挑燈讀宋人詞，至柳耆卿云：「狎興生疏，酒徒蕭索，不似少年時。」語不工，甚可慨也。

《少年游》（參差煙樹灞陵橋）《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一折柳故事運成五句嬌雅見筆段。獨上字悲。《詞潔輯評》卷一：屯田此調，居然勝場，不獨「曉風殘月」之工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蒼涼懷古，下闋傷離怨別，與前首略同。「陽關」三句有曲終人遠之思。

《門百花》（煦色韶光明媚）《詞潔輯評》卷三：勻穩工整，在柳詞已是上乘。《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後段皆狀春閨嬌慵之態，惟轉頭處略見懷人。屯田摹寫情景，頗似清眞，而開合頓挫，視清眞終隔一塵。

《戚氏》（晚秋天）《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插字之妥，撰句之雋，耆卿所長。「未名未祿」一段，寫我輩落魂時悵悵靡托，借一個紅粉佳人作知己，將白日消磨，哭不得，笑不得，如是如是。狂朋豈淫朋，怪侶豈常侶，二字綴豪傑面孔。《柯亭詞論》：《戚氏》爲屯田創調，「晚秋天」一首，寫客館秋懷，本無甚出奇，然用筆極有層次。初學慢詞，細玩此章，可悟謀篇布局之法。第一遍，就庭軒所見，寫到征夫前路。第二遍，就流連夜景，寫到追懷昔游。第三遍，接寫昔游經歷，仍落到天涯孤客，竟夜無眠情況，章法一絲不亂。惟第二遍自「夜永對景」至「往往經歷遷延」，第三遍自「別來迅景如梭」至「追往事空慘愁顏」，均是數句一氣貫注。屯田詞，最長於行氣，此等處甚難學。後人遇此等處，多用死句塡實，縱令琢句工穩，其如懨懨無生氣何。

《醉蓬萊》（漸亭皋葉下）《魏慶之詞話》：余謂柳作此詞，借使不忤旨，亦無佳處。如「嫩菊黃深，拒霜紅淺」，竹籬茅舍間，何處無此景物？方之李謫仙，夏英公等應制詞，殆不啻天冠地履也。《唐宋諸賢絕妙好詞選》卷五黃昇評：永爲屯田員外郎，會太史奏老人星見，時秋霽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詞臣爲樂章，內侍屬柳應制。柳方冀進用，作此詞奏呈。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懌。讀至「宸游鳳輦何處」，乃與御製眞宗挽詞暗合，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于地。自此不復擢用。《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文章遇不遇有數存。此詞，不遇者也。高宗遊聚景園，入一酒肆，見素屏，俞國寶書《風入松》一闋，嗟賞之，誦至「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曰：「未免酸氣。」改爲「殘醉」，即日予釋褐。詞之遇者也。然耆卿詞轉喉觸諱，中間無一語形容老人星，自不見佳。明主具眼，未可盡委之于數。《雕菰樓詞話》：柳屯田《醉蓬萊》詞，以篇首「漸」字與「太液波翻」「翻」字見斥。有善詞者問，余曰：「詞所以被管弦，首用「漸」字起調，與下「亭皋落葉，隴首雲飛」，字字響亮。嘗欲以他字易之，不可得也。至「太液波翻」，仁宗謂不云波澄，無論澄字前已用過，而太爲徵音，液爲宮音，波爲羽音，若用澄字商音，則不能協，故仍用羽音之翻字。兩羽相屬，蓋宮下於徵，羽承於商，而徵下於羽。太液二字，由出而入，波字由入而出，再用澄字而入，則一出一入，又一出一入，無復節奏矣。且由波字接澄字，不能相生。此定用翻字。波翻二字，同是羽音，而一軒一輊，以爲俯仰，此柳氏深於音調也。」

《夜半樂》（凍雲黯淡天氣）《詞綜偶評・宋詞》：第一疊言道途所經，

第二疊言目中所見，第三疊乃言去國離鄉之感。「到此因念，繡閣輕拋」二句，接上一片。《褒碧齋詞話》：柳詞《夜半樂》云：「怒濤漸息，【略】翩翩過南浦。」此種長調，不能不有此大開大闔之筆。又：柳詞《夜半樂》二首，時令雖不同，而機杼則一。蓋一係初作，一係隨時改定稿，而并存之。《柯亭詞論》：柳詞勝處在氣骨，不在字面。其寫景處，遠勝其抒情處。而章法大開大闔，爲後起清眞、夢窗諸家所取法，信爲創調名家。如【略】《夜半樂》「凍雲黯淡天氣」【略】諸闋，寫羇旅行役中秋景，均窮極工巧。

《**玉蝴蝶**》（**漸覺芳郊明媚**）《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滿目」四句刻摹。《詞綜偶評・宋詞》：與《雪梅香》、《八聲甘州》數首，蹊徑彷彿。

《**玉蝴蝶**》（**望處雨收雲斷**）《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練雅和協。不復愛溫庭筠詞「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萍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水風」二句善狀蕭疏晚景，且引起下文離思。「情傷」以下至結句黯然魂消，可抵江淹《別賦》，令人增《蒹葭》懷友之思。

《**卜算子慢**》（**江楓漸老**）《宋四家詞選眉批》：後闋一氣轉注，聯翩而下，清眞最得此妙。

《**安公子**》（**遠岸收殘雨**）《宋四家詞選眉批》：後闋音節態度，絕類《拜新月慢》，清眞「夜色催更」一闋，全從此脫化出來，特較更跌宕耳。

《**雪梅香**》（**景蕭索**）《宋四家詞選眉批》：本闋結句似在「意」字逗。《雙硯齋詞話》：柳耆卿以詞名景祐、皇祐間。《樂章集》中，冶游之作居其半，率皆輕浮猥瑣，取譽箏笆，如當時人所譏，有教坊丁大使意。惟【略】《雪梅香》之「漁市燈烟裊寒碧」，差近風雅。

《**鶴冲天**》（**黃金榜上**）《白雨齋詞話》卷六：耆卿「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荒漫語耳，何足爲韻事。

《**玉女搖仙珮**》（**飛瓊伴侶**）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粗鄙之流爲調笑，調笑之變爲諛媚是也。【略】諛媚之極，變爲穢褻。【略】柳耆卿「願嬭嬭詩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所以「消魂當此際」，來蘇長公之誚也。《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檀郎故相惱，只道花枝好，宜乎發嗔。喉中退出般，不費些子力。俗。祝告天發願，永無拋棄，何味何味，今又來。《塡詞雜說》：「雲想衣裳花想容」，此是太白佳境。柳屯田「擬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談何容易」，大畏唐突，尤見溫存，又可悟翻舊爲新之法。

《**甘草子**》（**秋暮**）《金粟詞話》：柳耆卿「卻傍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花間之麗句也。辛稼軒「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秦、周之佳境也。少游「怎得香香深處，作箇蜂兒抱」，亦近似柳七語矣。

《**爪茉莉**》（**每到秋來**）《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三用「更」字有疵。夢中語夢後語，詞人無隱不鈎，夢前語未有道及。《塡詞雜說》：柳屯田「每到秋來」一曲，極孤眠之苦。予嘗宿禦兒客舍，倚枕自歌，能移我情，不知文之工拙也。《詞苑萃編》卷二引王西樵：耆卿「殘蟬向晚，聒得人心碎」，是寫閨中秋怨也。梁棠村「疏燈薄暮，又一聲歸雁，飛來平楚」，是寫閨中春怨也。各自極其情致。

《**兩同心**》（**竚立東風**）《藝概》卷四：耆卿《兩同心》云：「酒戀花迷，役損詞客。」余謂此等只可名迷戀花酒之人，不足以稱詞客，詞客當有雅量高致者也。或曰：不聞「花間」、「尊前」之名集乎？曰：使兩集中人可作，正欲以此質之。

《**訴衷情近**》（**幽閨晝永**）《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下闋分寫情景。「少年風韻」二句寄慨良深，有「春來嬾上樓」之感。結句餘韻不盡。

《**蝶戀花**》（**獨倚危樓風細細**）《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長守尾生抱柱之信，拚減沈郎腰帶之圍，眞情至語。

紀事

作家逸事

《**澠水燕談錄**》**卷八**　柳三變景祐末登進士第，少有俊才，尤精樂章。後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選調，入內都知史某愛其才而憐其潦倒，會教坊進新曲《醉蓬萊》，時司天臺奏老人星見，史乘仁宗之悅，以耆卿應制。

《**後山詩話**》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從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

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畫墁錄》 柳三變既以詞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祇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綠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 仁宗留意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艷虛薄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爲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冲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後改名永，方得磨勘轉官。

《避暑錄話》卷下 柳永字耆卿，爲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爲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於世，于是聲傳一時。初舉進士登科，爲睦州掾。舊，初任官薦舉，法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將知其名，與監司連薦之，物議喧然。及代還至銓，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調。自是詔初任官須滿考乃得薦舉，自永始。永初爲《上元辭》，有「樂府兩籍神僊，梨園四部絃管」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樂，有使作《醉蓬萊》辭以獻，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爲之地者，因置不問。永亦善爲他文辭，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爲己累。後改名三變，而終不能救，擇術不可不慎。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明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爲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爲出錢葬之。

《歲時廣記》卷一七引楊湜《古今詞話》 柳耆卿祝仁宗皇帝壽，作《醉蓬萊》一曲【略】。此詞一傳，天下皆稱絕妙。蓋中間誤使「宸游鳳輦」輓章句。耆卿作此詞，惟務鈎摘好語，卻不參考出處。仁宗皇帝覽而惡之。及御注差注，至耆卿，抹其名曰：「此人不可仕宦，儘從他花下【淺斟低唱】。」由是淪落貧窘，終老無子，掩骸僧舍。京西妓者鳩錢葬於棗陽縣花山。既出郊原，有浪子數人戲曰：「這大伯做鬼也愛打鬨。」其後遇清明日，游人多狎飲墳墓之側，謂之「弔柳七」。

《獨醒雜志》卷四 柳耆卿風流俊邁，聞於一時。既死，葬於棗陽縣花山。遠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殽飲於耆卿墓側，謂之「弔柳會」。

萬曆《鎮江府志》卷三六 永字耆卿，始名三變，好爲淫冶之曲。仁宗臨軒放榜，特絀之，後易名永登第。文康葛勝仲《丹陽集·陳朝請墓誌》云：「王安禮守潤，欲葬之藁殯無歸者。朝請市高燥地，親爲處葬具，三變始就窀穸。」近歲水軍統制羊滋，命軍士鑿土，得柳墓誌銘幷一玉篦。及搜訪摹本，銘乃其姪所作，篆額曰：「宋故郎中柳公墓誌銘。」文皆磨滅，止百餘字可讀，云：「叔父諱永，博學善屬文，尤精於音律。爲泗州推官，改著作郎。既至闕下，召見，仁廟寵進於庭，授西京靈臺令，後爲太常博士。」又云「歸殯不復有日矣，叔父之卒，殆二十年」云。

《蟫精雋》卷一四 柳七名永，字耆卿，崇安白水人。長於詞，范蜀公嘗曰：「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鎮在翰苑十餘載，不能出一語歌詠，乃於耆卿詞見之。」仁宗嘗曰：「此人任從花前月下淺斟低唱，豈可令仕宦。」遂流落不偶，卒於襄陽。死之日，家無餘財，群妓合金葬之於建安南門外。每春日上塚，謂之「弔柳七」。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柳永，崇安人，初名三變，字景莊，景祐元年進士，改今名，字耆卿，屯田員外郎，有《樂章集》。

作品本事

《青箱雜記》卷一〇 仁宗朝內臣孫可久，賦性恬淡，年逾五十，即乞致仕。都下有居第，堂北有小園，城南有別墅。每良辰美景，以小車載酒，優游自適。【略】屯田外郎柳永亦贈詩曰：「故侯幽隱直城東，草樹扶疏一畝宮。曾珥貂璫爲近侍，卻紆絛褐作閑翁。高吟擁鼻詩懷壯，雅論持衡道氣充。厭盡繁華天上樂，始將蹤蹟學冥鴻。」

《歲時廣記》卷三一引楊湜《古今詞話》 柳耆卿與孫相何爲布衣交。孫知杭州，門禁甚嚴，耆卿欲見之而不得，作《望海潮》詞往謁名妓楚楚曰：「欲見孫相，恨無門路。若因府會，願借朱唇歌於孫相公之前。若問誰作此詞，但說柳七。」中秋府會，楚楚宛轉歌之，孫即日迎耆卿預座。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八 苕溪漁隱曰：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詞自國初時即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整，人立盡，梧桐碎影。」用回仙語也。《古今詞話》乃云：「耆卿作《傾杯·秋景》一闋，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之。』夢覺說其事，世傳乃鬼謠也。」此語怪誕，無可考據，蓋不曾見回仙留題，遂妄言耳。

《**緣窗新話**》**卷上引楊湜《古今詞話**》　柳耆卿嘗在江淮惓一官妓，臨別以杜門爲期。既來京師，日久未還，妓有異圖，耆卿聞之怏怏。會朱儒林往江淮，柳因作《擊梧桐》以寄之，曰：「香靄深深，孜孜媚媚，雅俗奇容天與。【略】」妓得此詞，遂負媿，竭產泛舟來輦下，遂終身從耆卿焉。

《**芥隱筆記**》　陰鏗有「夜雨滴空階」，柳耆卿用其語，人但知爲柳詞耳。

《**艇齋詩話**》　柳三變詞「漸亭皋葉下，隴首雲飛」，全用柳惲詩也。柳惲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

著　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樂章集》九卷，柳三變耆卿撰。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柳公樂章》，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柳公樂章》一冊。

《**趙定宇書目**》　《柳屯田樂章》一本。

《**脈望館書目**》　柳屯田《樂章集》一本。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宋板《柳公樂章》五本。今世行本俱不全，此宋本特全，故可寶也。

毛扆《樂章集跋》　癸亥中秋，借含經堂宋本校一過，卷末續添曲子，乃宋本所無。又以周氏、孫氏兩鈔本校正，可稱完璧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樂章集》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柳永撰。【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樂章集》三卷，今止一卷，蓋毛晉刊本所合併也。宋詞之傳於今者，惟此集最爲殘闕。晉此刻亦殊少勘正，譌不勝乙。【略】萬樹作《詞律》，嘗駁正之，今并從其說。其必不可通者，則疑以傳疑，姑仍其舊焉。

繆荃孫《山左人詞・樂章集校勘記跋》　汲古書目宋板《柳公樂章》五本，注「今世行本俱不全，此宋板特全，故可寶」。然《六十家詞》刻只一卷，粗率異常，汲古之書，往往所藏與所刻不符，殊不可解。今吳仲飴同年重刻此集，因取明梅禹金鈔校三卷本（次序與毛本同，唯分三卷，多《西施》一闋，不全，又《八六子》一題）又一明鈔本《花草粹編》，《嘯餘圖譜》，紅友《詞律》，天籟閣《詞譜》，秀水杜小舫《詞律校勘記》引宋本校之，脫行、奪句、訛字、顚倒字，悉爲舉出，得百許事，編校勘記一卷，逸詞一卷。刻既成，吳興陸純伯觀察以宋本次第及訛字注于新刻本，悉刺取入記，而另刻之。列宋本目錄于前。宋本有而汲古脫者十二首，悉按原次補入校勘記。另輯逸詞十首，而聲律非所知，尚不敢自居柳氏功臣也。杜、陸兩宋本，不知有汲古所藏否。朱竹垞《詞綜》注云：九卷。將來如遇各本，當校之，必有所得出此刻之外者，或于柳氏不無小補云。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樂章集》二卷，宋柳永撰，明鈔本，趙琦美校并跋，周叔弢校，一冊。　《樂章集》三卷《續添曲子》一卷，宋柳永撰，清勞權鈔本，勞權校，一冊。　《柳屯田樂章集》三卷，宋柳永撰，清宣統元年吳氏雙照樓鈔本，王國維校并跋，一冊。

藝　文

祁彪佳《遠山堂曲品・能品》　《領春風》，王元壽撰。爲柳耆卿寫照，風流不減當年。

《**古今小說**》**卷一二《眾名姬春風弔柳七**》　（存目）

雜　錄

《**明道雜志**》　韓少師持國每酒後，好謳柳三變一曲，其一句云：「多情到了多病。」有老婢每聽之，輒云：「大官體中每與人別，我天將風雨，輒體中不佳，而貴人多情致病耶？」

《**獨醒雜志**》**卷二**　坡、谷同遊鳳池寺，坡公舉對云：「張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即答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來。」時稱名對。

《**優古堂詩話**》　《西清詩話》記荆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下留珠輦，太液池邊送玉杯。」都下翼日競以公用柳耆卿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之語。予讀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乃知上官儀已嘗對

之，豈始耆卿邪？周庾信《春賦》：「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六 邢州開元寺僧法明，落魄不檢，嗜酒好博，惟唱柳永詞，由是鄉人莫不侮之。或有召齋者則不赴，有召飲者則欣然而從，酒酣乃謳柳詞數闋而已。如是數十年，里巷小兒皆目爲風和尚。一日忽謂寺衆曰：「吾明日當逝，汝等無出，睹吾往焉。」衆僧笑曰：「豈有是哉！」翌日晨起，法明乃攝衣就坐，遽呼衆曰：「吾往矣，當留一頌而去。」衆僧驚愕，急起聽之。法明曰：「平生醉裏顚蹶，醉裏卻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跏趺而逝。

《樂府指迷》 近時詞人，多不詳看古曲下句命意處，但隨俗念過便了。如柳詞《木蘭花慢》云：「拆桐花爛漫。」此正是第一句不用空頭字在上，故用「拆」字，言開了桐花爛漫也。有人不曉此意，乃云此花名爲「拆桐」，於詞中云「開到拆桐花」，開了又拆，此何意也？

《蓮子居詞話》卷二 宋茗香先生大（大樽）《邗江雜詠》云：「曉風殘月劇堪憐，夢續揚州不計年。一種荒寒誰管領，杜司勳讓柳屯田。」詩致絕佳，蓋猶沿《分甘餘話》稱儀徵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之訛。其實柳墓在襄陽，非儀徵也。漁洋說似與《避暑錄話》較近。

又卷三 傳訛舛錯，惟《樂章集》信不易訂。如《浪淘沙慢》一百三十三字，《女冠子》一百十一字，《傾杯樂》九十九字，又一百八字，《引駕行》一百二十五字，《望遠行》一百四字，《秋夜月》八十二字，《洞仙歌》一百十九字，又一百二十三字，又一百二十六字，《長壽樂》八十三字，《破陣樂》一百三十二字。世乏周郎，無從顧誤，不能不爲屯田惜已。

又 屯田《女冠子》一百十四字體：「樓臺悄似玉，向紅爐煖閣，院宇深沈，廣排筵會，聽笙歌猶未徹，漸覺寒輕，透簾穿戶。」紅友云：凡三十二字方叶韻。或謂玉字讀若裕，以入作叶，未確。宇字似韻，然上下讀不去，爲傳訛無疑。按玉字韻以入作叶，如《惜香》以吉叶髻戲，《坦庵》以極葉氣瑞，北宋有此例。宇字亦韻。「院宇深沈，廣排筵會」，似當云「廣排筵會，深沈院宇」，證以所錄伯可詞，僅數襯字不合，餘悉同。

又 屯田《訴衷情近》七十五字體：「雨晴氣爽，竚立江樓望處。澄明遠水生光，重疊暮山聳翠。」紅友于翠字註韻，殊不知處字即韻。蔣勝欲《探春令》，處、住、指並叶可證。且從無至第四句二十二字纔起韻之理。

又 屯田《迷仙引》，紅友《詞律》疑其脫誤，今細繹之，殆無訛也。後片云：「萬里丹霄，何妨攜手同去（句）。去（句），便棄卻煙花伴侶。免教人見妾，朝雲暮雨。」上去字叶，下去字疊，頓折成文，猶北曲《醉春風》體也。且辭意完足，雖無他詞可證，即亦不證可耳。朱竹垞題《水蓼花》譜此解，上去字不叶，下去字不疊，併七字一句，終未爲得也。

《詞壇叢話》 柳屯田《樂章集》，有同一曲名，字數長短不齊，分入各調者。姜白石《湘月》詞注云：此《念奴嬌》之鬲指聲也。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二 《木蘭花慢》，詞律以蔣竹山爲譜，謂此詞規矩森然，誠爲毫髮無憾矣。然予讀《吳禮部詩話》，載柳耆卿此調云：「拆桐花爛漫【略】。」其結調用韻，與竹山正同。柳先於蔣，何舍置之？

繆荃孫《山左人詞・樂章集校勘記跋》 宋人詞集，校訂至難，而柳詞爲最。如《傾杯樂》八首：「樓鎖輕烟」一首九十四字，分段；「離宴殷勤」一首九十五字，「木落霜洲」一首一百四字，均不分段；「禁漏花深」一首一百六字，分段；「凍水消痕」一首一百七字，分段；「水鄉天氣」一首、「金風淡蕩」一首一百八字，「皓月初圓」一首一百十六字，均不分段。或作《古傾杯》，或作《傾杯》。宜興萬紅友云：柳集「禁漏」一首屬仙呂宮，「皓月」、「金風」二首屬大石調，「木落」一首屬雙調，「樓鎖」、「凍水」、「離宴」三首屬林鐘商，「水鄉」一首屬黃鐘調，或因調異而曲異也。然又有同調而長短大殊者，只可闕疑。又云：《樂章集》訛舛最多，實難勘定。寧甘闕陋之嘲，不能爲柳氏功臣，亦不敢爲柳氏罪人也。

黃鑑

《宋史》卷四四二《黃鑑傳》 黃鑑字唐卿，與（黃）亢同鄉里，少敏慧過人。舉進士，補桂陽監判官，爲國子監直講。同郡楊億尤善其文詞，延置門下，由是知名。累遷太常博士，爲國史院編修官。嘗詔館閣官後苑賞花，而鑑特預召。國史成，擢直集賢院。以母老，出通判蘇州，卒。

宋庠《楊文公談苑序》 故翰林楊文公大年，在眞宗朝掌內外制，有重名，爲天下學者所服。文辭之外，其博物殫見又絕人甚遠。故常時與其遊者，輒獲異聞奇說，門生故人，往往削牘藏弆，以爲談助。江夏黃鑑唐卿者，文公之里人，有俊才，爲公奬重。幼在外舍，逮其成立，故唐卿所纂，比諸公爲多。【略】唐卿，天聖中預修正史，位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年未四十卒，搢紳痛悼。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楊文公談苑》八卷。【略】初，楊公億里人黃鑑哀撰平生異聞爲一編，（宋）庠取而刪類之，分爲二十一門。

聶冠卿

《多麗》（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引《復齋漫錄》云：翰林學士聶冠卿，嘗於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略】。蔡君謨時知泉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詞，述宴遊之娛，使病夫舉首增歎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於元伯園池。因念昔遊，輒形篇詠：『【略】清遊勝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沉醉客，天涯迴首重依然。』」苕溪漁隱曰：冠卿詞有「露洗華桐，烟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仲春天氣，下句乃云「綠陰搖曳，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陰，眞語病也。《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五黃昇評：冠卿之詞不多見，如此篇亦可謂才情富麗矣。其「露洗華桐」四句，又所謂玉中之拱璧，珠中之夜光。每一觀之，撫玩無斁。《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冠卿才情富艷，一詞可見，「露洗華桐」四句，又玉中之拱璧，珠中之夜光。《樂府餘論》：聶長孺《多麗》詞中云：「露洗華桐，烟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胡元任云「露洗華桐」二語是仲春天氣，下乃云「綠陰搖曳」春色，其時未有綠陰，亦語病也。按：謂綠意輕未成陰，故曰「綠陰搖曳」；若眞詠綠陰，則「搖曳」二字便不穩。 劉毓盤《輯校宋景文公詞跋》：聶冠卿，字長孺，新安人，天聖五年進士，歷官翰林學士，有《蘄春集》。黃昇《花庵詞選》錄其《多麗》詞，曰「露洗華桐」數句，如玉中之拱璧，珠中之夜光，每一觀之，撫玩無斁。此與景文「玉漏遲」詞，皆北宋慢詞之最早者，後人效之，改叶平韻，萬樹《詞律》以聶詞爲又一體，斯千慮之一失已。

《新安文獻志》卷九四王珪《聶內翰冠卿傳》 聶內翰冠卿，字長孺，歙縣人。七世祖師道，楊行密版奏，號「問政先生」，鴻臚卿。父致堯，登咸平三年第，贈禮部尚書。冠卿登第，爲連州軍事推官。秩滿，以文謁翰林學士楊億，大器賞之，於是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校勘館閣書籍，遷大理寺丞，爲集賢校理，通判蘄州，再遷太常博士。言天下旬奏獄，雖笞杖幷覆，而徒流不繫獄者，乃不以聞，非所以矜愼刑罰之意。請自今罷覆杖笞罪，自徒以上，雖不繫獄，亦奏覆。從之。判登聞鼓院，歷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工部郎中。景祐中，李照改定大樂，引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別詔與馮元、宋祁修撰樂書，爲《景祐廣樂記》。又以警嚴一奏曲不應再用，乃製《奉禋歌》，以備三疊，詔冠卿及照造詞以配聲，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焉。冠卿特遷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判太常禮院、糾察刑獄。奉使契丹，其主謂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孫固有昌者，嘗觀所著《蘄春集》，詞極清麗。」因自擊毬縱飲，命冠卿賦詩，禮遇甚厚。還，同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康定二年，入翰林爲學士。母憂，起復判昭文館。未幾，兼侍讀學士。冠卿每進讀《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一日，墜笏上前，帝憫冠卿喪毀羸瘠，既退，賜禁中湯劑。未幾，告歸葬親，至揚州卒。詔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宣州宋卿爲秘書郎。初，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浸滅。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餌霞棲雲，高尙不仕，累石於江濱。」又云：「昭王大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雞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冠卿嗜學好古，手未嘗釋卷，尤工詩，有《蘄春集》十卷，《河東集》三十卷。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一 聶冠卿於李良定席上賦《多麗》詞，一時傳誦。蔡君謨詩所謂「多麗新詞到海邊，天涯回首重依然」也。詞云：【略】。原本「綠陰」句下作「蕩春一色」，「緩歌」句下作「似聽流鶯亂花隔」，「休辭」句下作「明月好花」。《詞律》謂「蕩春一色」費解，「一」字乃誤多者。「聽」字應讀平聲，「流鶯」乃「鶯語」之訛，「明月」句必是誤倒。按此詞用入聲叶，宋人往往以入作平，與晁無咎平韻詞句讀不殊。「蕩春」句各家平仄兩體均止七字，無作八字句者。萬氏所云，不爲無見。因思前段第二句「美景良辰」，恐亦傳寫顚倒，如作「良辰美景」，則與各家平仄均協矣。至晁詞首句，各本作「新秋近」，乃「近

新秋」誤倒。宋人塡此調均仄平平起，《詞律》謂起三字用仄者非。

龐籍

論述

司馬光《故相國龐公清風集略後序》 公之勳業治行，范景仁所爲《清風集叙》言之精矣。公性喜詩，雖相府機務之繁、邊庭軍旅之急，未嘗一日置不爲。凡所以怡神養志，及逢時值事，一寓之於詩，其高深閎遠之趣，固非庸淺所可及。至於用事精當，偶對的切，雖古人能者，殆無以過。及疾亟，光時爲諫官，有謁禁，走手啓參候，公猶錄十餘篇相示，手注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而薨。【略】嗚呼！公之善在人者旁施四海，後垂無窮，如詩乃公之餘事耳，懋賢猶務其傳，勤勤恐不逮，況其大者乎！

又《讀潁公清風集四首》 伊皋垂訓皆王度，周召陳詩盡國風。非獨立言方不朽，相君功德已無窮。 人生百歲隙中光，唯有高名久不亡。千古但令編簡在，清風養物一何長。 佳城鬱鬱閟英靈，幸有文章見典刑。開卷未終雙袖濕，目前髣髴對淵庭。 一言華衮足爲榮，況託文編久愈明。鄒湛不逢羊叔子，世間何處復知名（公集有遺光詩數章）。

王珪《龐公神道碑銘》 公爲人明知有餘，果於臨事。少好學，及老而家居，終日窮攬詩書而不知倦也。天性精於法令，常曰：「大臣當遵畏天子法，其敢自爲重輕也？」獨嚴於治軍，其下如有犯，必以便宜從事。

傳記

司馬光《太子太保龐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醇之。【略】公幼敏達，工文辭，書無不觀。舉進士上第，釋褐黃州司理參軍。秩滿，居魏公憂，服除，調江州判官。未之官，用舉者除開封府兵曹參軍。諸兄欲分魏公遺產，公曰，吾幸有祿，盡以讓二兄，一錢不取。知府事薛公奎素名威嚴，少許可，獨見公而器之，待遇甚厚。謂曰：「君它日必至公輔，余不及也。」仍舉爲法曹。頃之，改大理寺丞、知襄邑縣。召還，編《天聖敕》，授刑部詳覆官。會群牧判官缺，是時章獻太后臨朝，用中旨求之者以十數。執政患之，謀曰：「得孤寒中有聲望才節可以服人者與之，則中旨可塞矣。」乃以公名進，太后果從之，仍改服銀緋。久之，出知秀州事。明道中，召入爲殿中侍御史。【略】尋授開封判官。【略】龍圖閣學士范諷喜放曠，不遵禮法，士大夫多慕效之，又爲姦利事，公屢奏其狀，不報。會除祠部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將之官，復奏言之，且曰：「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察。」有詔置獄，以覈其實。獄成，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仍下詔戒天下風俗。上欲還公御史，既而以貶逐大臣之故，亦以公爲太常博士、知臨江軍。至官未百日，復授祠部員外郎、福建路轉運使。景祐三年，以侍御史召還。執政奏擬戶部判官，上曰：「龐某止可三司判官邪？」後九日，除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服金紫。尋判大理寺，糾察在京刑獄，知審官院。在臺中二年，執政奏擬戶部副使，上曰：「龐某豈得以堂塗進之？」遂擢爲天章閣待制。拓拔元昊僭亂，陝右騷動，公奉使體量安撫。還未幾，出知汝州事，數月徙知同州事，尋授陝西都轉運使。慶曆元年，延安缺帥，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事，尋加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沿邊招討等使。明年，除延州觀察使，五辭不受。復遷諫議大夫，職任如故。【略】上以西鄙之寧，皆公之功，乃密詔諭以兩府有缺當補之。四年，遂入爲樞密副使。【略】八年，參知政事。皇祐元年，以工部侍郎爲樞密使。【略】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昭文館大學士。公爲相，專以公忠便國家爲事，不以官爵養私交、取聲譽。【略】會道士趙清貺與公有瓜葛親，與堂吏通謀，受人賂，詐許爲之求官。公聞之，奏捕清貺及堂吏繫獄，窮治其姦，杖而流之，清貺行數日而斃。於是言事者乘此爭詆毀公，協力排之，始以爲公私於清貺，未言殺以滅口。上雖知公無罪，欲厭言者之心，五年，命公以戶部侍郎知鄆州事、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既而深悔之。是歲，上親祠南郊，前月餘謂執政曰：「龐某可就加觀文殿大學士，速行之。若過大禮，是與有罪者無以異也。」及詔出，仍厚加賜賞。契丹來求上御容及例外事數條，上以問執政，皆相視莫能對，上

悵然久之，曰：「前者出龐某太匆匆！」蓋以公習知夷狄情，能斷大事故也。至和二年，除昭德軍節度使、永興軍路安撫使、知永興軍事。未行，又改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事。嘉祐元年，上得疾，久未瘳，中外憂懼。公上言：「比者陛下皇子繼夭，宮坊虛位。立嗣之義，禮有明文，願陛下深思祖宗統緒之重，歷選宗室宜爲嗣者，速決聖志【略】。」後數年，上遂定大策，如公議。【略】公命通判并州事司馬光之麟州，與戡議邊事。戡請乘虜罷兵之時，築二堡於屈野之西以禁耕者，且爲州耳目。光還以告，公從之。比往，而虜兵已復聚，戡不敢興役。及敗，乃言其日行視堡地，爲虜所掩，以致失亡。會虜遣道元歸，朝廷命御史按之。御史新拜官，欲排擊大臣以爲名，移幕府取文書。公以築堡之議，光實與焉，恐并獲罪，乃留徼光之書，以其餘與之。御史遂劾奏公擅築堡於邊以敗師徒，又匿制獄所取文書，坐是解節鉞，復以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事，兼京東東路安撫使。光慙怍，守闕上書，具言其狀，自請斧鉞之誅，朝廷不許。公又上奏，引咎自歸，乞矜免光罪，光卒不坐。佗日，光見公無所自容，而公待之如故，終身不復言。始公在并州，年甫七十，亟欲告老，會左遷，不敢，至青半歲乃上表自陳，朝廷不許。遷尚書左丞，徙知定州事、本路安撫使。公過京師入見上，面陳至誠。【略】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公好學出於天性，雖耋老家居，常讀書賦詩，未嘗閑，用此自娛，至忘饑渴寒暑。【略】八年三月丙午，以疾薨於第，年七十六。【略】銘曰：顯允公德，柔嘉維則。敏而好謀，果而不惑。函谷以西，幼艾嬉遊。邊鄙不聳，荷公之休。五嶺以南，復爲王土。制勝廟堂，承公之祜。文服武取，動皆有成。誰克知之，維天子明。

王珪《龐公神道碑銘》（存目）

《隆平集》卷五《龐籍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六《龐籍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一《龐籍傳》（存目）

紀事

《溫公續詩話》　龐潁公籍喜爲詩，雖臨邊典藩，文案委積，日不廢三兩篇，以此爲適。及疾亟，余時爲諫官，以十餘篇相示，手批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嘗有此思耳。」字已慘淡難識，後數日而薨。

《東原錄》　龐籍爲黃州司理，夏竦時知黃州。龐嘗遊洪水山，有詩云：「登臨不覺致身危。」夏頗異之。後龐爲相，而夏爲使相，龐適當軸，曰：「今日向司理筆下作使矣。」

《青箱雜記》卷四　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潁公爲郡掾，文莊識之，異禮優待。而龐嘗有疾，以爲不起，遂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曰：「異日當爲貧宰相，亦有年壽，疾非其所憂。」龐詰之曰：「已爲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但於一等人中爲貧耳。」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爲是故也。

《墨客揮犀》卷七　丞相龐公初登第，爲郡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禮，常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耻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參。偶是日大雨，守乃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設拜，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曲洧舊聞》卷九　龐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祀家廟，齋居中夜，恍惚間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有三字，駐視久之方滅。公因自作詩紀其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至平。」手緘之。是日齋戒，密記其詩，後藏其曾孫益孺處。余嘗親見之，用小粉牋，字札極草草。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八　龐醇之相爲舉人時，趙文定作試官，見其《惟幾成天下務賦》云：「當群形未兆，已爲造物之權；洎大象賦形，遂握生民之柄。」曰：「此必爲宰相。」及爲黃州司理，夏英公見之，亦以公輔稱焉。後果爲首相數年。

著錄

司馬光《故相國龐公清風集略後序》　嚮者嗣子某，字懋賢，已集其文爲五十卷。既而以文字之多，懼世人傳者不能廣也，又選詩之尤善者凡千篇，爲十卷，命曰《清風集略》，刻板摹之，命光繼叙其事。

王珪《**龐公神道碑銘**》 所著文集五十卷。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清風集》五十卷（龐籍）。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龐相國《清風集》十卷。

藝 文

唱 和

范仲淹《依韻酬府判龐醇之見寄》 二十年前已定交，而今鵬鷃各逍遙。但能賈傅親前席，何必蕭生意本朝。直節羨君如指佞，孤根鄰我異凌霄（凌霄，花名，生且有託）。莫將富貴移平昔，彼此清心髮半凋。

文彥博《天平相公遠寄佳章謹依韻和呈（龐相，時守鄆）》（選一） 昔年公掌秦中漕，虎節尋提四鎮師。從此功成爲漢相，至今闕內仰蕭規。新詩遠寄音盈耳，累牘頻窺喜見眉。更問春遊何處好，夾城西面景龍池。

又《答青州相公二首》（選一） 雅章追念栢臺遊，屈指今逾二十秋。初奉南牀持大憲，後陪東閣告嘉猷。心如金石同謀國，路出風波免覆舟。聞欲堅隨赤松去，擬攜靈壽從留侯。

紀 念

李師中《潁國龐公挽詞》 獨立無朋但任眞，不持身勢掩君親。若將坤體論臣道，公是朝廷第一人。

司馬光《故相國潁公挽歌辭三首》（選二） 儒衣臨絕塞，廟略運奇兵。緩帶羌塵靜，靈旗海霧清。公心結明主，陰德庇群生。名遂身仍退，人間五福幷。

滄波與鄧林，魚鳥久飛沈。一旦成陳迹，何人識寸心。高山亡景行，流水失知音。淚盡離東閣，歸來破故琴。

又《祭潁公文》 維嘉祐八年五月丁巳，具官司馬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躬薦於故相國、贈司空、侍中潁公之靈。公茂德豐功，布於四海，事存石刻，不敢重陳。念昔先人，久同僚寀。越自童齔，得侍坐隅。撫首提攜，愛均子姪。【略】既釋縗服，還齒簪裾，舉首朝端，繫公是賴。爰加振拔，俾出泥塗。讎校秘文，討論前載。逮公出牧，兩托後車。推心不疑，言皆見納。立效甚寡，見負實多。過若丘山，咸加掩覆。善如絲粟，必見褒揚。屢薦其名，徹聞天聽，遂塵清貫，獲備邇臣。今日所蒙，莫非公力。言念恩紀，終身敢忘。承乏諫垣，造請有禁，不親杖屨，殆將再期。豈意一朝，忽爲永訣。儀刑在目，訓誨如聞。奄去華堂，長歸幽壤。心焉隕絕，言不成章。英靈有知，臨此薄酹。

強至《贈司徒兼侍中龐籍祭文（秘書省請作）》 性靈以耆德碩望，爲時宗臣。嘉猷偉謨，實相先帝。還印綬以去其位，賜几杖以休於家。進退大方，始終一節。吁嗟故老，不及體貌於生前，稽案舊章，猶得哀榮於歿後。葬事云邁，奠觶爰傾。爾其歆承，體厥嘉悼。尚饗！

蒨 桃

沈彩《論婦人詩絕句四十九首》 不把尋常風月嘲，只傳託諷一詩敲。古今多少豪門女，蠶織關心是蒨桃。

《**東綾詩**》一 《優古堂詩話》：《翰府名談》載：寇萊公妾蒨桃《贈歌者》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予嘗記南唐李詢《贈織錦》詩云：「札札機聲曉復晡，眼穿力盡意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賜，心裏猶嫌花樣疏。」蒨桃詩意本此，而不及也。 《名媛詩歸》卷一八鍾惺評：兩「一」字便含着恨意在。（美人猶自意嫌輕）此句意自然有之。

又二 《名媛詩歸》卷一八鍾惺評：（幽窗軋軋度寒梭）「度」字有心力俱疲意。妙在上着「幽窗」二字，下着「寒梭」二字。

《**湧幢小品**》 蒨桃隨（寇準）南遷，再移光州，蒨桃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爲俠，今將別去，敢有所託，願葬杭州天竺寺。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

程琳

傳記

歐陽修《文簡程公墓志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於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於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略】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略】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略】史官修《眞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略】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略】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略】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略】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略】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略】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略】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略】，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略】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愼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歡，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於輔藩，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遠彌長。

歐陽修《程公神道碑銘并序》（存目）

《隆平集》卷八《程琳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五四《程琳傳》（存目）

《宋史》卷二八八《程琳傳》（存目）

紀事

《墨客揮犀》卷八 程丞相性嚴毅，無所推下。出鎮大名，每晨起據案決事，左右皆惴恐，無敢喘息。及開宴，召僚佐飲酒，則笑歌歡謔，釋然無間。於是人畏其剛果，而樂其曠達。

《優古堂詩話》 程文簡公有《飲酒戴花》詩云：「衰顏紅易借，短髮白難遮。」

藝文

歐陽修《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酒巵。十年再見，公老予衰。公遽如此，予存幾時？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止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不施。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於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猶見鋒鍔。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訃已在門。昔者罇酒，歌歡笑謔；而今一觴，涕淚霑落。死生忽焉，自古常然。撫棺爲訣，夫復何言。尚享。

王安石《祭程相公琳文(為高若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爲天子毗。發論彊彊，不苟其爲。公於四方，爲鎮爲屏。推良抑姦，兩適寬猛。自伯休父，有稱於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無狀，辱公等仵。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之違。

齊唐

論述

《觀潮》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方回評：此詩凡觀潮之作，皆在其下。紀昀評：此詩粗野之甚，何過許乃爾？ 馮班評：潮何由在「平地」？

傳記

《宋史》卷三〇一《齊廓傳》附《齊唐傳》 齊廓字公闢，越州會稽人。【略】弟唐爲吉州司理參軍，博覽彊記，嘗舉賢良方正，對策入等。越州蔣堂奏廓及唐父母垂老，窮居鄉里，二子委而之官，唐復久不歸省。於是罷唐，令歸侍養。

《宋史翼》卷二六《齊唐傳》 (存目)

紀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齊唐乃)齊澣之後。天聖八年進士，兩應制科，皆爲首選，以切直報罷。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齊唐《觀潮》 方回曰：齊唐，字祖之，會稽人。天聖中進士。嘗試制科，從范文正公辟杭州料院。仕至曹郎。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少微集》三十卷，職方員外郎會稽齊唐祖之撰。【略】居鑑湖東北，去城五里，名其山曰少微。其集，顧臨爲之序。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齊唐《觀潮》 方回曰：(齊唐)有《少微集》。

《文獻通考》卷二三五 《少微集》三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齊唐集》三十卷，又《策論》十卷。

祖士衡

論述

《祖龍學文集》卷一四附《起居舍人告詞》 祖士衡早以儁名，擢於上第。工文合雅，繕學宗經。登冊府以紬書，佐地官而治賦。亟升華貫，綽著時才。

《宋史》卷二九九《祖士衡傳》 少孤，博學有文，爲李宗諤所知，妻以兄子。楊億謂劉筠曰：「祖士衡辭學日新，後生可畏也。」舉進士甲科。

傳記

北京圖書館藏拓片祖無擇《祖公墓誌銘》 叔父尚書禮部郎中諱士衡，字平叔。大中祥符元年春一上中進士甲科，除大理評事、通判蘄州。東封禮成，遷大理寺丞。代還，召試中書，改殿中丞，直集賢院。後擢爲右正言、司諫、同修起居注、起居舍人、知制誥、充史館修撰。仁宗皇帝踐阼，轉尚書禮部郎中。公自始解褐，亟登清貫，徊翔禁闥，聲問日隆，而介然自居，不易其守。眞

宗皇帝雅知其賢，嘗一日與翰林楊文公幷召對於玉宸殿，厥後多獨召公，對必移刻。嘉謀讜論，言皆沃心，出則詭辭，人無知者，雖孔光之愼密，無以過也。時天下無事，成禮交舉，屢奏賦頌，每篇稱善，眞宗皇帝由是益器之。凡薦引士類，多所密啓，往往見用，至於顯要，人亦莫知公之陰爲之地。公在蘄州時，州將罷軟不任事，一郡之政，賴公以治。居館中，讎校四庫書，比它官爲多。再爲三司度支戶部判官，會計財賦，勤宣風力，吏不能欺。任諫官，屬朝廷清明，百度惟修，然遇事敢言，有犯無隱，得諍臣之體。退必削藁，時論嘉之。一爲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輦轂之下，管庫之吏皆貴遊子弟，職事隳弛，習以爲常。公一切繩之，人用畏懾，事畢修舉。及掌誥命，充職如初，迄今兩制官提舉諸司庫務，自公始也。知審官院，綜覈名實，無有不當，朝士大夫，交相慶抃。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議者以爲稱職。先是，眞宗皇帝眷注甚厚，將大用之，時執政有不說公者，遂尼不行。乾興初，丁晉公南遷，不說公者適專國柄，乃指公爲附會，坐貶，以禮部郎中知吉州，中外莫不以爲厚誣。【略】既至州，謝上表第云「惡之斯衆，曲成必察之聰；罪且無疑，深玷惟輕之典」而已。執政者益不喜，復以前所坐再貶監江州商稅。公怡然就職，殊不屑意。居歲餘，一日晨起，謂家人曰：「夜夢先帝召我，我其往矣。」次日命左右具湯沐，沐浴訖，乃以疾謁告。齋居三日，戒飭二子善守門戶，無墜素風。言畢啓手足於牖下，即天聖三年春三月十五日也。時朝廷方欲起公爲郡，會驛聞而命遂寢，然猶官其幼子。公少孤，早依故翰林李昌武公爲學。雖弱不好弄，昌武每加歎賞，期以遠到，乃以其兄宗納之女妻之。楊文公見公文辭高茂，謂中山劉子儀曰：「祖四辭學日新又日新，孔子所謂後生可畏者，吾見於斯人矣。」其爲先達推揖如此。【略】公文集四，號《敝帚》者二十卷，《西掖》者一十二卷，《乾興》者七卷，又《別集》三卷。《起居院記》七卷，總載歷代沿革甚詳，《西齋話記》一卷，悉藏於家。【略】孤姪無擇謹爲銘曰：猗歟叔父，筮仕逢時。羽儀紫禁，步武彤墀。左右侍從，朝夕論思。仲山哀職，射父訓辭。亹亹行義，綽綽猷爲。靖共厥服，自結主知。公輔之拜，差若毫釐。道悠運促，匆焉已而。雖則已矣，令名不虧。孰信千古，在此銘詩。

《宋史》卷二九九《祖士衡傳》（存目）

《祖龍學文集》卷一四附《狀元紫微始末》（存目）

紀事

《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四《祖士衡落知制誥知吉州制》 敕禮部郎中知制誥祖士衡：【略】爾早登殊級，綽負敏文。且彰應務之能，久處育材之地，擢升秘掖，同掌贊書。誠宜祗惕官箴，敦修儒業。乃於任使之際，靡聞畏愼之心。而又附託權臣，交游其諸子，罔遵直道，頗積群言。宜罷綸曹，尙居蘭省，出臨名郡，兼委長人。勉申撫俗之方，無忘改過之美。可。

范仲淹

論述

綜論

晏殊《舉范仲淹狀》 臣伏見大理寺丞范仲淹，爲學精勤，屬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淸聲。前曾任泰州興化縣，興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處睢陽，日于府學之中觀書肄業，敦勸徒衆，講習藝文，不出戶庭，獨守貧素，儒者之行，實有可稱。欲望試其詞學，奬以職名，庶參多士之休，允洽崇丘之詠。

韓琦《范文正公奏議序》 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忠盡瘁，知無不爲，故由小官擢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益，身雖可絀，義則難奪，天下正人之路，始公闢之。其後恤災南方，扞寇西垂，貳機政，陪宰席，宏謀大策，出入仁義，朝思夕慮，條疏深切，志欲膏澤中夏，鞭笞四夷，使我宋之基，萬世不拔。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逮公之亡也，聞聽所及，莫不咨嗟感慟，惜公所蘊，不克盡施於世，甚則推

諸天，謂人謀之不足爲也。嗚呼！公之所陳，用於時者，大則恢永圖，小則革衆弊，爲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藁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舉而行之，興致太平，如指掌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

蘇軾《范文正公文集叙》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叙。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略】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成都文類》卷三四家安國《范文正公祠堂記》 惟公之望節若南山，貴名之起揭如日月，亘諸夏之廣，盡九夷之陋，凡有舌者，皆恥不談希文，何耶？好善優於天下而已矣。善人，天地之紀也，政教之本也。其所以優於天下者，能思天下之所不思，能爲天下之所不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然知爲可憂，則先王之澤無不備於世矣；知爲可樂，則一夫之生無不獲其所矣。公之憂如是而竟無以解其憂，公之樂如是而竟不得享其樂，豈成功則天歟。公疏上壽儀以正君，諫楊太妃不可稱制以立母儀，述張華事西晉以諷宰相，此天下所不能思也，公叅大政，首請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詞，減任子以除冗官，此天下所不能爲也。上百官圖以任人材，舉縣令、擇郡守以固邦本，保直臣、斥佞人以明國聽，復游散、去冗僭以厚民力，此天下之憂而公先之也。西民禍兵，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帥延慶。橫山靈武，勢如腐槁，朝廷乃以邠州管內觀察使授公。公曰：「漢御史出案二千石。唐御史，節度使以軍禮見。本朝學士、丞、郎，出臨戎閫，節度諸將，望風稟律，皆由朝廷之重也。居內朝近侍之職，有彌縫闕失之道，若貪厚祿，換此外帥，體當承迎朝廷指縱，無復議論廟筭得失矣。況西華之人，知有龍圖老子，不知有太尉也。」竟辭。元昊以書窺伺朝廷，公惡其僭號，斥不爲奏，自答其說，諭以逆順禍福之理。元昊卒伏公言，稱臣請和。此國強民息，天下知其樂也。然則所謂優於天下者舉是耶！於事則顯功也，於善則粗迹也。上臣之善，莫大於禮樂，世有不得其門而入，雖房、杜之美，其如不能何？庠序者，禮樂之門也。得其門，知其文矣；知其文，達其情矣。情文備，則致君挈國之功，言不下滯而禮化行如神矣。吾宋聖治，迨慶曆僅百年，太平之效，以文致實。景德、祥符之風，不減三代，而功成治定，未暇制作，天下之人望禮樂之門，不得而入。公闢其門，使天下由之。雍泮之水，洗天下之心，後進之君子，先進之野人，參軌結轍，可以論述制作者，與時輩出。然考積德之年，天實有所興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仲淹）爲學明經術，跂慕古人事業，慨然有康濟之志。作文章尤以傳道爲任。

俞翊《乾道鄱陽刊范文正公文集跋》 鄱陽在江左號古郡，昔之爲守者固多，以賢稱者僅九人，而傑出于九賢之中，又止唐之顏魯公、本朝之范文正公，可謂難得也已。二公名氏在史官，大節在天下，至於文章，散落人間，雖筆端游戲之餘，而典雅純實，可以經世而出治，垂久而行遠。蓋其所養得天地之正氣，故文亦如之。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范文正公好處，歐（陽修）不及。

李微《湛然居士文集後序》 夫文章以氣爲主，浩然之氣養於胸中，發爲文章，不期文而文有餘矣。古之君子，其文見於簡策，宏深渾厚，言近而旨遠，

辭約而義深，非後世以雕篆爲工者所能比。蓋其浩然之氣，貫於中也。諸葛孔明暨近代范文正公，懷王佐之才，有開物成務之略，自任天下之重，初不欲以文章名世，然《出師》一表，可與《伊訓》、《說命》表裏，而「萬言」一書，議者亦比於管仲、樂毅。二子者，豈嘗學爲如此之文也哉！其忠義之氣形之於文，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嗚呼，世之作文者非不衆也，言語非不工也，及其建功定業，任大持重，不若昔之人者，其胸中所養者小也。

《詩藪》外編卷五　范文正詩，世所傳二絕句，似非留意聲律者。而與滕宗諒、歐陽永叔作《劍》、《鶴》聯句，精煉奇警，殊不在退之、東野下，信古人未易窺也。今摘其合作者數聯于後：「聖人制神兵，以定天下厄（范）。南帝輸火精，西皇降金液（歐）。雷霆助意氣，日月淪精魄（滕）。直淬靈溪泉，橫磨泰山石（歐）。提攜風雲生，指顧煙塵寂（滕）。青蛟渴雨瘦，素虬蟠霜瘠（歐）。祥輝貫吳越，殺氣騰燕易（同上）。功成不可留，延平空霹靂（范）。」以上皆題劍詩。其題鶴聯句云：「上清降靈氣，鍾此千年禽（范）。幽閒靖節操，孤高伯夷心（歐）。騰漢雪千仞，照溪霜半尋（范）。纖喙礪青鐵，修脛雕碧琳（歐）。岩棲小雞樹，澤飲卑牛涔（滕）。獨翹聳墻枝，群舞傾瑤林（歐）。金精冷澄徹，玉格寒蕭森（滕）。乘軒乃一芥，空籠仍萬金（同上）。片雲伴遙影，暗冥越煙岑（范）。長飈送逸響，亭亭出秋砧（歐）。」二詩皆祖韓昌黎。前篇用《鬥鷄》體，後篇用《石鼎》體，豪勁偉麗，幾欲亂眞，惜不入詩家正果。然工力斲模，固已至矣。歐古詩如此甚少。文正品格之高，其詩亡論工拙，皆當改觀，況若此耶！滕蓋巴陵守，亦俊快士也。

又《雜編》卷五　司馬、范二文正并大儒，然涑水有詩話，而希文篇什時爲好事播傳。

周孔教《萬曆本范文正公集序》　自古大臣經世之文與文人墨士不同。【略】若夫大臣經世之文，其矩矱從律令中來，其精神從肺肝中流出，敷宣陳告，動合典謨，旁引曲喻，必依名教，張弘文武，惟所用之，獨范文正一人而已！公爲相則相，爲將則將，出入郡邑、諫官，或再起再躓，再躓再起。其間制冊典令，羽檄軍符，以至飛書騰牒之類，皆驟發倉卒，迫得窾會。能使甘苦中調，良楛中器，彊敵讋膽，英主解頤，則皆公辭令敏洽裁練之力也。其它感時賦物、弔古問奇，發爲詩詞，溫潤和雅，藹然仁人之言，粹然治世之音，即公不自知，而當時作者已信公爲一代斯文之主盟矣。宋稱名相，推韓、范、富、歐。歐之頌公曰：「剛正好學，博通古今。」韓之頌公曰：「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富之頌公曰：「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三公皆一時名世偉人，而推轂公如此，此寧獨以功德遜公耶？余嘗讀《鄱陽遺事》，每歎公守饒僅十有八月，而愷悌惠澤，風流文采，吾鄉士民至今俎豆而詠歌之。及予持節撫吳中，非公桑梓鄉，則甘棠故治所在，間嘗按公集而覆之：公於蘇募遊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吳大饑，自浙西發粟賑之，與呂中丞諮水利甚悉。於潤州建郡學。於江淮開倉廩、禁淫祀。於廬、舒奏蠲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饑民有食烏脈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以戒侈心。于興、泰築隄三州之境，長數百里，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爲姓。是皆史書郡志所不載也。吳人第習公義學、義田，而不知公利濟江南者方三千里有餘，即公口不言功，心不市德，要使百世而下如余之不敏，猶有後事之師，非以公集不泯泯哉？此集再出，非獨公經世之文不爲功德所掩，而其生平攘安夷夏，輝光日月者，且待文而益傳。

楊廷筠《萬曆本范文正公集序》　當康定、慶曆間，西鄙多故，投戈講藝，遠謝漢光，而復古立學行制科，則自公倡議始。既而明經造士，嚴師弟子禮，則自公門下孫復、胡瑗始。既而濂洛諸儒皋比輩出，則又孰非自公條教始？說者謂培植國本，振起道脈而弼成有宋，爲守文令主，伊誰力歟？此其功在道術，維持名教，亘百世而爲烈。以此摛辭掞藻，回昭日星，故吾以爲非詞人之文，而楷模不朽之文也。舉以質之穆叔所稱，夫何間焉？

蔡增譽《萬曆本范文正公集序》　因閱全書，莊讀而歎曰：文正非特文章不可及，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公少孤，讀書蕭寺中，虀鹽風雨，講讀不輟。刻苦六年，大通六經之旨。其議論根本仁義，其經濟兼資文武，當時識者皆以三代王佐許之。而公每道古先聖賢事業，輒跂聳勉慕，恨不以身當之。蓋自起官秘閣校書以至宰執，如振饑浙西，建學江淮，經略陝右，參伍兩府，非指斥宮闈乘輿，則論列戰守兵事。其餘安民諭俗，感時賦詩，平和溫洽，如父子家人，及其慷慨振洩，浩浩混混，眞有怒流出峽、峻嶺摩霄之勢。蓋公非得之煆煉組織，得之浩然之氣全耳！大抵浩然之氣，非眞狂眞狷，其氣必撓。公不憚權貴，不蹙憂患，屢出屢遷，論事益急，甚有指爲好名、爲迂闊、爲朋黨，而公自信堅挺，無少避，此公之狂也。既成進士，鬻馬徒步而歸。將相俸入，非散邊士，則散族人，公子身衣敝褻，而婦妾目不識珠玉，此公之狷也。狂狷合，

而文品基之矣。故詞篇或類元、白，而《塞上》一詩直可與武侯《出師》一表相表裏。奏牘取法董江都、陸敬輿，而體要典確，辭旨精粹，即羽翼《伊訓》《周誥》，何愧色哉？嗟乎！士大夫不患無文，患無養。有文正之蕭寺鹽鹽，而後有文正之文章功業。

毛一鷺《萬曆刊范文正公集序》 今天下學士大夫於宋好誦說廬陵、眉山、臨川、南豐，其文最膾炙人口，而其集亦廣行人間，獨《范文正集》罕有讀而傳之者。當建德丁卯初，五星如珠，聚於奎壁之間，說者於文苑以歐、蘇、曾、王應之，於儒林以濂、洛、關、閩應之，余獨謂有宋三百年文明之運，實自公始。公少孤，讀書長白山，刻苦五年，大通六經之旨，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退居南京，宿學中，與四方名士講習不輟。晏丞相奏公爲秘閣校理，以文學薦也。五代以來，夷狄干戈日沸，中不復講求俎豆絃誦之事。公請郡州悉建學宮，而以吳爲創，蓋卓然已見文章之標本矣。又以文體衰颯關係氣化，官大理丞時，上書再三言之，公何嘗一日不以文章自任哉？今公集具在，凡歐之溫潤，蘇之豪邁，曾之篤雅，王之嚴潔，亡所不有，特公未嘗分妍蚩、競短長於筆墨間耳。公之文以理爲主，其教人以六經六官爲師。張橫渠則授之《中庸》，孫明復、狄武襄則授之《春秋》，與胡安定定禮樂明堂，與李太白論屯田，與子純仁講行鄉飲酒禮，諸如此類，臚載集中。當是時，四大家皆晚進未出，濂、洛、關、閩之傳亦未顯行於西北，而公能洗發眼目於諸子之前，疏通道脈於語言文字之外，宋氏文明實肇基於此。公不欲與文苑、儒林傳爭名，又不喜師友僚類鼓作氣勢，互相推挽以尊其名於天下，故其集闇然獨傳，而世亦不能推究公文章之所自始。譬之祀瀆而忘祭河，豈知本之論哉？【略】萬曆戊申春仲，松江府推官嚴陵後學毛一鷺謹拜撰。

吳之振《論詩偶成十二首》其一 攫金弗復笑劉叉，友誼紛綸欠等差。偶讀范公雙鳥賦，不須更辨《碧雲騢》。

《（乾隆）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六《讀范文正公神道碑用宋陳傅良原詠韻》 入夏南風薰，花木圍我廬。我廬何所有，插架古人書。希文古大臣，不與伊葛殊。特達圭璋器，心跡天日如。今讀神道碑，更識爲名儒。《中庸》賴公顯，程朱繼其餘。廟堂而江湖，憂樂與民俱。天章十條陳，忠懇豈區區。仁宗稱賢主，郅理亦可期。參政僅九月，不及大有爲。徒令范老子，聲名播荒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文正集》二十卷【略】。仲淹人品事業卓絕一時，本不借文章以傳，而貫通經術，明達政體，凡所論著，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虛飾詞藻者所能，亦非高談心性者所及。蘇軾稱其天聖中所上執政萬言書，天下傳誦，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者。蓋行求無愧於聖賢，學求有濟於天下，古之所謂大儒者，有體有用，不過如此，初不必說太極、衍先天而後謂之能聞聖道，亦不必講封建、議井田而後謂之不愧王佐也。觀仲淹之人與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實效之分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仲淹之文，較（韓）琦加意於修詞，亦較有儒者氣象。

《宋四家詞選序論》 韓、范諸鉅公，偶一染翰，意盛足舉其文。雖是樹幟，故非專家，若歐公則當行矣。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范仲淹》 《履霜》一操寫朱絲，滿目詩情野望時。管領春風無限意，何妨別後寄臙脂。

《填詞雜說》 范希文「珍珠簾卷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及「芳草無情，又在斜陽外」，雖是賦景，情已躍然。

譚獻《箋中詞序》 至于填詞，【略】將相大臣，范仲淹、辛棄疾爲之；文學侍從，蘇軾、周邦彥爲之，【略】皆作者也。

分論

《蘭賦》 《賦話》卷一〇引《偶雋》：范希文仲淹少時作《蘭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嘗世味，故得蘭之妙處。

《金在鎔賦》 《青箱雜記》卷一〇：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儻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才，亦見於此賦矣。 《賦話》卷五：宋范仲淹《金在鎔賦》云【略】。文正生平實不負此四語。此等題須正寓夾寫。考江都本旨，言上之化下如良冶之鑄金；文正借題抒寫，躍冶求試之意居多，而正意只一點便過，所謂以我馭題，不爲題縛者也。

《水車賦》 《青箱雜記》卷一〇：（范文正）公又爲《水車賦》，其末云：「方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其不取。」意謂水車唯施

於旱歲，歲不旱則無所施，則公之用捨進退亦見於此賦矣。蓋公在寶元、康定間，遇邊鄙震聳，則驟加進擢，及後晏靜，則置而不用，斯亦與水車何異。

《臨川羨魚賦》《賦話》卷五：宋范仲淹《臨川羨魚賦》中幅云：「惜矣空拳，眷乎頒首。止疚懷而肆目，自朵頤而爽口。幾悔恨于庖無，徒諷詠于南有。心乎愛矣，愧疏破浪之能；敏以求之，愧速馮河之咎。」虛處傳神，句句欲活，唐人無以過之，而前後尚嫌平懈。

《用天下心為心賦》《賦話》卷五：宋范仲淹《用天下心爲心賦》中一段云：「於是審民之好惡，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爲之去，有災害必爲之防。苟誠意從乎億姓，則風化行乎八荒。如天聽卑兮惟大，若水善下兮孰當？彼懼煩苛，我則崇簡易之道；彼患窮夭，我則脩富壽之方。」此中大有經濟，不知費幾許學問纔得到此境界，勿以爲平易而忽之。

《天道益謙賦》《賦話》卷五：仲淹《天道益謙賦》云：「高者抑而下者舉，一氣無私；往者屈而來者信，萬靈何遁？」取材《老》《易》，儷語頗工。

《自誠而明謂之性賦》《賦話》卷五：宋歐陽修《魯秉周禮所以本賦》云：「雖周公之才之美不行于時，而文王之德之純盡在于魯。」此聯屬對，傳謂當時。然周公之才之美，申伯于蕃于宣，張燕公《宋廣平遺愛碑頌》已開之于前矣。范仲淹《自誠而明謂之性賦》云：「文王之德之純，既由天啓，周公之才之美，亦自生知。」施之此題，更爲親切有味，似勝歐公。

《乞歸姓表》《中吳紀聞》卷二：范文正公幼孤，隨其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乃朱說也。後請於朝，始復舊姓，表中改用鄭準一聯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范蠡、范睢事，在文正用之，尤爲切當。今集中不載。

《應詔十事》《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范仲淹《應詔十事》，是趙綰、王臧、蕭望之、劉向以後一節次。蓋李固、陳蕃，直以人命爭消長，而房、魏值其君自定經制，故不得爲節次也。余嘗疑儒者不得志於時，非特道之難行，蓋其間亦自有考論不審處。如十事中自精貢舉以下，其八皆國家所常行，人情所同願，縱有排阻，易於消復，非利害之要也；惟明黜陟，抑僥幸，最爲庸人重害，而仲淹先行之。古者官職不分，自無職外遷敘之法。唐初急於用人，自小官預大政，其後兵亂，假內職以重外權。流弊及於五代，官職各行，於是有職外之官，敘遷遞進。眞宗推恩優幸，三歲一磨勘。彼以爲此人主命令也，固非斜封墨敕之比；而聖節任子，人所歆羨，一朝革去，慍忿自深。故此二事既先行，門庸人重害之病，開邪諂讒間之門，此其所以非常行與同願者皆不得而伸也。歐陽修云「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蘇洵以爲「當是之時，毛髮絲粟之材紛然而起，合而爲一，惜哉！惜哉！」仲淹但言石介作頌爲怪，不知我爲其形，彼張其影，何足怪也！幸仁宗寬明，且善人之類已衆，故其遇禍不致如綰、臧、望之之酷；韓琦繼之於前，二事裁其太甚，人亦不以爲過，蓋勢必以漸也。（按歐陽修謂：「仲淹老練世故，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然觀此二事，不可謂不猛矣。）若仲淹先國家之常行，後庸人之重害，庶幾讒間不大作，而基本亦可立矣。故審於考論者，平居師友講習之急務，孔子所謂「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若好行小慧，則固無益也。

《上時務書》《（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不爲峭急之音，而意自深至。

《與兄子書》　朱熹《跋范文正公家書》：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奸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友人陳君明仲爲侯官宰，得公此帖，刻置坐隅，以自觀省，而以其墨本見寄。熹蓋三復焉，而深贊其言之近，指之遠，敢書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淳熙戊戌季夏閏月，新安朱熹謹書。

《答趙元昊書》《崇古文訣》卷一六樓昉評：反覆攻擊，既不失中國之體，亦不失夷狄之心，最宜玩味。

《與師魯二帖》《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九「范仲淹」條《文正公與師魯二帖》尤袤跋：方范文正因與呂文靖爭論上前，貶饒州，時尹舍人實上書，願得俱貶，監鄂州酒稅。此一卷帖，情義諄諄，不啻兄弟。蓋二公愛君憂國，道合志同，其相與之厚，自應爾耳。淳熙乙巳清明日，梁谿尤袤敬觀。　洪邁跋：范公二帖，皆是師魯謫漢東時書。後一帖卻當在前，或是自均過鄧，託范公以死時，問訊之書，與衆云云之戒可見也。賢者困厄至此，人到于今傷之，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名不滅。歐公銘文盡之矣。洪邁書。　楊萬里跋：右第二紙，當是尹自均來訪范於南陽時也。范戒尹以不須與衆云云，此意最深。淳熙戊

申三月廿八日，廬陵楊萬里敬書。　胡助跋：靜翁近又收得此二帖，乃文正公與尹師魯書也。交情古誼，百世之下尚可想見，視它帖尤當珍愛。學士大夫所願見，而不可得者，況尤、樓、洪、楊四公之題識，亦豈復可得哉！賢子孫永宜寶之。至順四年五月五日，後學東陽胡助謹書。　柳貫跋：景祐二年公上論遷都事，與呂文靖異議，黜知饒州。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政，坐落職監均州酒稅。而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又言：「范某義兼師友，乞從降黜。」亦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此二帖皆尹公在郢時所遣問，若曰「日給外，月月有橫費，家家如之。至於收撿邠酒，候醞送鄧。合花蛇散，和方送上」。見朋友有救卹通財之義，而惟君子樂道爲能盡之也。其後公鎮鄧，尹公再貶監均州酒稅，舁疾來鄧，以存歿託公，則公之於尹公，可謂生死不易其諒矣。【略】東陽後學柳貫謹識。　黃溍跋：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生死之變，尤人所難及，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醇篤，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遺帖，安得不爲之撫卷而三歎乎！至正七年春正月甲子，後學黃溍敬觀。　台哈布哈跋：范文正公以論事忤執政，遂落職知饒州。于時直范公者相屬于朝，尹師魯亦自請同黜，可以見一時賢才之盛矣。師魯既貶監郢州稅，觀魏公二書中語，略不及當時事，亦不以師魯因己被黜而加存問，蓋范公所論爲國也，而師魯之請以義也。是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書末云「惟君子爲能樂道前賢之用心」，於此可見矣。二帖筆力遒勁，有晉人遺意，尤非泛泛於書者。范氏其世寶之。至正三年後丁丑歲秋九月望，後學台哈布哈書。　鄭僖跋：景祐四年，文正公既以言呂夷簡出知饒州，尹公師魯亦貶監郢州酒稅。慶曆四年，尹爲涇原經略，以爭城永洛事爲董士廉所訟，再貶均州監稅。時文正公在政府也，逾年公出知邠州，又改鄧州，此二帖蓋在鄧與尹者。夫以尹公之賢，文正公於其存也，通以書而盡其慰問之誠，歐陽公又於其沒也，爲之銘以致其痛惜之意。好賢樂善，固如此哉！至元四年後戊寅十有一月望，後學鄭僖書。　劉魁跋：文正公與尹師魯帖，詞翰俱不易得，名公題跋又盡美，愚何幸身親見之！成化辛丑六月廿日，高唐劉魁拜識。　戴仁跋：尹師魯何如人，而克致范文正公之敬愛若是耶！余嘗考之，師魯以靜退爲樂，以古文矯俗，其行高學古可知已。及觀文正公黜知饒州，師魯請同降黜，其臣節友誼，又可知已。宜其爲文正公之所敬愛。簡帖往還，契之若金蘭，而友之若兄弟也。噫！觀文正遺翰，流芳千載，一日師魯之名，得與同垂不朽，亦何幸哉！成化辛丑八月八日，句曲戴仁敬題。　吳寬跋：宋盛時，有西夏之擾，范公與尹師魯合謀戮力以抗之，相得甚深，蓋以道義事功爲友者也。此二帖與師魯者，其一已刻文正尺牘中，寬嘗閱之，何幸今日復獲見此眞蹟哉！然二帖不藏於尹氏，顧歸於文正子孫，則其後世之盛衰亦可知矣。鄉後學吳寬謹書。　王世貞跋：范文正公與尹師魯舍人二劄，蓋家人寒暄語耳。未幾而爲師魯經紀身後，志其遺行，至今爲士林所稱。則君臣父子朋友之道，此實基之，故不當以書家論也。跋者如宋洪文敏邁之博學，樓宣獻鑰、楊文節萬里（闕）、吳文定寬之學行，元柳待制貫、黃文獻溍之詞藝，汪文節澤民、台哈布哈忠介之死節，皆卓然名縉紳，與二公風猷節概，固有相感異代者。敬爲識之。

《許下帖》《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九「范仲淹」條《文正公許下帖》楊敬惠跋：右文正公聞子弟過省，答友人書，若固有之，視利達爲何如哉？與常人外飾遜避之辭，中懷僥倖之意，不可同日語。覽者默識於辭意之表，亦足以感發矣。天台楊敬惠拜觀謹識。時至順壬申人日。

《推委臣下論》《（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博求賢士，一篇大意。文最穆然可思。

《嚴先生祠堂記》《容齋五筆》卷五：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爲記，用《屯》之初九，《蠱》之上九，極論漢光武之大，先生之高，財二百字。其歌詞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既成，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歎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出，必將名世，某妄意輒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答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字承之，用似趑趄，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頷首，殆欲下拜。　朱熹《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釣臺故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　《四溟詩話》卷三：范希文作《嚴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易「德」爲「風」，至今彰希文之服善。　《必讀才子書》金人瑞評：中間悲喜二段，只是借來翻出後文憂樂耳。不然，便是賦體矣。　一肚皮聖賢心地，聖賢學問，發而爲才子文章。　一起一結，中間整整相對。有發揮，有證佐，有詠歎，有交互，此今日制義之所自出也。《蔡氏古文評注補正全集》卷八引過珙評：題目只是嚴先生，卻以光武

對講，正爲先生占地步。字少意多，筆力老健。昔人題釣臺詩云：「卓哉嚴子陵，可惜漢光武。子陵有釣臺，光武無寸土。」寄慨特遠。　蔡鑄評：　按朱晦庵曰：　胡文定父子最不輕下人，見文正此記，獨爲深服。謝疊山曰：　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有關於世教。觀此則此文在宋時已爲諸賢所佩服。公不以文章見長，而文章自堪千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得不令人景慕。　《古文析觀詳解》卷六章懋勳評：　篇雖無數行，且文簡理備，是大有關乎風俗人心，故始言相尚，繼言相成，末言有功於名教，總以「道」字爲貫脈，其餘韻結以山高水長，更覺文情峻麗，讀者當熟玩之。　《古文釋義新編》卷八：（「先生光武之故人」句）起得賓主分明。「相尚以道」四字，就平素言，故下以「及」字、「既而」字接。　「天下」句好，頓宕。「惟先生」句好筆力。　「得聖人之清」句，比之伯夷，爲下「貪夫」二句伏脈。　（「在《蠱》二段）兩引《易》卦，以證其合道。（「蓋先生」四句）上形其高，下形其大，推其所以能相尚之由。　（「雲山」四句）結得餘韻悠然。　朱晦菴曰：　胡文定父子最不輕下人，見文正此記，獨爲深服。謝疊山曰：　字少意多，文簡理詳，大有關於世教。金聖歎曰：　題目是嚴先生，卻以光武對講，說得光武大，愈見先生高矣。此文家陪襯之法也。林西仲曰：　首言其相尚，繼言其相成，末言其有功名教，總以「道」字作線，持論不刊于古傑作。合觀諸評，可以洞悉此文之妙矣。　細玩通體神味，雖以光武對講，而意實側重先生，賓主元自分明，勿泥于對講之迹，而失其神味之輕重處也。至筆力之雄健而生動，結構之精嚴而自然，更覺直追秦、漢。　立祠堂之意，本以風世，故首提「道」字說起，歸到「有功名教」，見相尚以道處，盡有功名教處也。末以「風」字作結，則維世之意幷見矣。《廣輿記》載公知嚴州，建子陵祠，風起土習，則公立祠堂而作記之意，不從可識歟。

《岳陽樓記》　《楊文公筆錄》：　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云：「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此奇語也。　《後山詩話》：　文正爲《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爲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　《澠水燕談錄》卷六：　慶曆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爲天下第一。政成，重修岳陽樓，屬范文正公爲記，詞極清麗。蘇子美書石，邵餗篆額，亦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云。　《崇古文訣》卷一六樓昉評：　字少詞嚴，筆力老健。　《古文集成》卷一〇迂齋批：　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然最妙處在臨了斷遣一轉語。乃知此老胸襟宇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大。　《過庭錄》：　滕子京負大才，爲衆忌嫉，自慶帥謫巴陵，憤鬱頗見辭色。文正與之同年，友善，愛其才，恐後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以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故《記》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矣。　《無用閑談》：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或謂其用賦體，殆未深考耳。此是學呂溫《三堂記》體製，如出一軸。《三堂記》謂「寒燠溫涼，隨時異趣，而要之于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極而至于身既安，思所以安人；性既適，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岳陽樓記》謂「晴陰憂樂，隨景異情，而要之於居廟廊則憂民，處江湖則憂君，極而至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樓記》閎遠超越，青出於藍矣。夫以文正千載人物，而乃肯學呂溫？亦見君子不以人廢言之盛心也。　《蔡氏古文評注補正全集》卷八引過珙評：　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尤妙在入後憂樂一段，見得惟賢者而後有眞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眞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不以樂而忘，此雖文正自負之詞，而期望子京，隱然言外，必如是始得斯文本旨。　蔡鑄評：　此文篇目是《岳陽樓記》，庸手必從增修說入，然後鋪述樓之景物，此常格也。篇中將套語削盡，以一己先憂後樂懷抱揭出，勉子京即以自勉，見地絕高，洵非常人所及。　《古文析觀詳解》卷六章懋勳評：　范文正公之作《岳陽樓記》，總歸重「先憂後樂」句，寫出平素致君澤民、獨以天下爲己任之本領。所以借子京說法而平吐自己之懷抱，止借遷客騷人登樓異情，其中有無數點染，轉入古仁人之用心，已句句爲憂樂寫照。【略】命題擇詞，曲引旁達，橫見側出者，皆運筆之宕折，文情之縱逸也。至其精神所注，神化萬狀，震動天下，固是一毫不走，所以高人一頭地。　《古文眉詮》卷七三浦起龍評：（「覽物之情，得無異乎」）揭出客情，開下文。（「若夫霪雨霏霏」至「其喜洋洋者矣」）兩段即景觸情，所謂以物以己之悲喜也。「悲」字逗「憂」。兩段大率用韻，得古意。「喜」字逗「樂」。（「嗟乎」以下）忽一掉，兩段實寫化作挑案。憂樂側逼，以起先後字。天下、己任，宗旨歸結。　先憂後樂兩言，先生平生所持誦也。緣情設景，借題引合，想見萬物一體胸襟。　《古文釋義新編》卷八：　通體俱在「謫守」上着筆，確是子京重修岳陽樓記。字不肯苟下。聖賢經濟，才子文章，於此可兼得之矣。

《狄梁公碑銘》　胡祗遹《語錄》：碑誌既以散文序其人之平生，一事一

言，無不詳盡。復以銘詩亂之，何也？此正猶《大學》、《中庸》、《語》、《孟》、《春秋》，先言其事，必引詩以歌詠之。蓋言之不足，嗟歎歌詠之，使人讀之，則吟詠之間，意味愈出。然善爲銘詩者，不犯散序之言，別出新意偉辭，音韻鏗鏘，褒譽激切，是之謂銘詩。近世范文正公作《狄公碑銘》，人莫能及，不然則重複贅旒，一韻語歌括爾。《庚子銷夏記》卷七：碑爲范文正公撰文，黃文節書，文載梁公事極悉，書極端謹，不類他書。以梁公之勳德，文正之文章，文節之妙筆，可稱三絕。　王世貞《山谷書狄梁公碑》：或者人謂狄梁公事，范文正公文之，黃文節公書之，爲海內三絕。然文篇法既俳，書勢亦傾側，未足絕也。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九「范仲淹」條《范文正公書伯夷贊頌并札卷》柳貫跋：文正公以寶元元年赴潤，道謁狄梁公廟，爲之作記立碑。又十三年，皇祐三年，鎮青社，用黃素小楷書《伯夷頌》寄蘇才翁。蓋去公薨半歲耳。於是公屢以言事忤旨，出殿外服。知其道之莫可行也，將以仰希古人，而於伯夷之清風，梁公之大節，竊深慕焉。攬公之迹，可以諒公之心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茲非其徵乎？東陽柳貫謹題。

《道服贊》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九「范仲淹」條《文正公道服贊帖》文同跋：希道比部借示文正詞筆，觀之若侍其人之左右，令人既喜而且凜然也。熙寧壬子孟夏丙寅，陵陽守居平雲閣題。石室文同與可。　《石渠寶笈》卷二九《宋范仲淹道服贊一卷》黃庭堅跋：范文正公當時文武第一人，至今文經武略，衣被諸儒。譬如蓍龜，而吉凶成敗不可變更也。故片紙隻字，士大夫家藏之，世以爲寶。至其小楷，筆精而瘦勁，自得古法，未易言也。黃庭堅書。又吳立禮隸書跋：獲觀文正公之詞翰，淳重清勁如其爲人。每展卷諷誦，未嘗不想見風采，何名德之重，使人愛慕如此其深也。富川吳立禮題。　又戴蒙跋：觀范文正《道服贊》，文醇筆勁，既美且箴，以盡朋契之義。有以見高陽公之德矣。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諒哉！熙寧壬子年十一月甲子，吳興戴蒙正仲題。　又柳貫跋：范文正公，祥符八年進士也。其爲同年許比部作《道服贊》，辭莊義舒，懿乎有德之言哉。南北分合餘二百年，而幅員疆理，復混爲一區。公之孫曾嗣守先業，不懈益恭，得公書，遺蘇才翁韓文公《伯夷頌》眞蹟，而寶蓄之，且摹刻於石。今年至正元年，益都宗人復自北攜此贊并公侍祠像，來南而歸之。合浦之珠，曲阜之履，得於既失，所以委重宗祊，藩飾世緒者，夫豈偶然之故？有相之矣。　又胡助題識：文正公爲同年友許書記作《道服贊》，言皆至理，書特清勁，至今觀之，悚然增敬。所謂寵爲辱主，驕爲禍府，重此如師，畏彼如虎，是又美不忘規，益可玩味。乃知異時丞相堯夫《布衾銘》，實權輿於此歟。然是贊不載《文正集》中，則公之文之遺者有矣，抑亦盛年之作，而或失於編次也耶？因綴廿字，以寓景行之意云。文正《道服贊》，忠宣《布衾銘》。家乘揆一德，名言符六經。至正癸未春正月廿日，金華胡助書。又戴仁贊并序：范文正公《道服贊》，其書有法，而詞有氣。前人題跋盡之矣，余復何言？敢僭用公韻，敬作《遺墨贊》，欲范氏後裔益知所寶重云：式觀遺墨，端嚴濟楚。柳骨顏筋，微公孰與？龜文龍鱗，或翔或處。烈士忠臣，兼文兼武。畫見諸形，曰爲心主。詞發諸口，曰學爲府。石抉怒貌，章成綉虎。百世珍藏，弗替厥祖。成化辛丑秋八月八日，句曲戴仁題贊。　又司馬堅跋：予嘗謂士君子能爲光明俊偉之事業，必先有高潔灑落之胸次爲之地也。范文正《道服贊》，所見如此。其心固若蕭然在風埃之外者，則其所立之卓越千古者，有以哉！成化甲辰鞠月，蘭亭司馬堅題。　又吳寬跋：右范文正公爲同年許書記作《道服贊》眞蹟，道服之制不可考，許公爲此，其意蕭然物外，必非不臧之服也，不然文正公豈率易爲人下筆者哉！此贊今藏范氏義莊，贊後又有文與可諸賢跋語，亦不可得者也。延陵吳寬謹題。　又盧濬跋：嗚呼！道服非儒也，而文正有取焉。其自清自潔之謂，豈誣也耶？然則紆青曳紫，而自蒙不潔者，誦此多芒刺矣。弘治十年夏四月朔後二日，刑部郎中赤城盧濬拜題於姑蘇公館。　又王世貞跋：范文正楷書《道服贊》，遒勁中有眞韻，直可作散僧，入聖評。贊語亦古雅，所謂「寵爲辱主，驕爲禍府」，是歷後得之，非漫語也。跋者皆名賢大夫，而獨文與可、黃魯直、柳道傳、吳原博最著。魯直結法端雅，了不作生平險側而過妍媚，極類元人筆。如揭伯仿、陳文東輩，亦能辨之。恐魯直眞跡已亡佚，爲元人所補耳。成化中御史戴仁贊書，頗得吳興意，而名不琅琅，故拈出之。己卯，王世貞識。

《詠蚊》　《冷齋夜話》卷五：范仲淹少時，求爲（秦）〔泰〕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廨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其壁曰：「飽去櫻桃重，饑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用問前程。」雖戲笑之語，亦愷悌渾厚之氣逼人，況其大者乎。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七苕溪漁隱曰：吳興，澤國也，春夏之交，地尤卑濕，仍多蚊蚋。予瞻作守日，有詩云：「風定軒窗飛豹腳，雨

餘欄楯上蝸牛。」眞紀實也。舊說泰州西溪濱海多蚊，范文正爲監鹽，題詩云【略】。想與吳興同患也。《捫虱新話》上集卷一：公嘗監泰州西溪鹽場，西溪素多蚊蚋，作詩曰【略】。雖片言，亦自有忠厚之氣。

《**淮上遇風**》《陳輔之詩話》：范文正《淮上遇風》云：「一棹危於葉，旁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兼濟加澤之心，未嘗忘也。《一瓢詩話》：范文正《淮上遇風雨詩》云【略】。可見正人君子，無處不具此心。《圍爐詩話》卷五：范希文《過淮遇風》云【略】。直是杜詩。余謂是子美之人，方可作子美之詩，于希文驗之矣。

《**十四夜月**》《臨漢隱居詩話》：詩豈獨言志，往往讖終身之事。范仲淹小官時，詠《十四夜月》詩云：「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希文久負人望，世期以爲相，而止于參知政事。

《**釣臺**》《娛書堂詩話》卷上：羅隱《嚴陵灘》詩，范文正公《釣臺》詩，俱押高字。范詩特高妙，至用雲臺事，尤非隱所及。羅云：「中都九鼎勒英髦，漁釣牛蓑且遁逃。世祖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釣臺高。」范云：「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

《**和章岷從事鬥茶歌**》《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一：《藝苑雌黃》云：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鬬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鬬美。」若論先後之序，則玉川之言差勝；雖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　苕溪漁隱曰：【略】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胸臆，造語穩貼，得詩人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容，宛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邪？

《**採茶歌**》《青瑣高議》前集卷九：范文正《採茶歌》爲天下傳誦，蔡君謨暇日與希文聚話，君謨謂公曰：「公《採茶歌》膾炙士人之口久矣，有少意未完，蓋公方氣豪俊，失於少思慮耳。」希文曰：「何以言之？」君謨曰：「公之句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之絕品，其色甚白，翠綠乃茶之下者耳。」希文笑謝曰：「君善知茶者也，此中吾詩病也，君意何如？」君謨曰：「欲革公詩之二字，非敢有加焉。」公曰：「革何字？」君謨曰：「綠翠二字也。」公曰：「可去。」曰：「黃金碾畔玉塵飛，碧玉甌中素濤起。」希文喜曰：「善哉！」又見君謨精於茶，希文服於義。議者曰：希文之詩爲天下之所共愛，公立意未嘗徒然，必存教化之理，他人不可及也。

《**廬山瀑布**》《陳輔之詩話》：徐凝《瀑布》「一條界破青山色」，誠不如范文正公「白虹下澗飲，長劍倚天立」。有僧議徐詩不見布，輒自吟：「□軸卷不盡，天機長放來。」此得形而不得勢。何異三韓使人云「金山不見金」，意外過求之弊也。

《**寄林處士**》《梅磵詩話》卷上：范文正公《寄林處士》詩云：「片心高與月徘徊，豈爲千金下釣臺。猶笑白雲多事在，等閑爲雨出山來。」僧顯萬詩云：「萬松嶺上一閒屋，老僧半閒雲半閒。三更雲去逐行雨，回頭卻羨老僧閑。」二詩寫出山林眞趣。

《**贈釣者**》《詩林廣記》後集卷一〇引《翰府名談》：范希文《贈釣者》詩，實寓深意，不徒作也。《圍爐詩話》卷五：范希文《贈釣者》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濤裏。」寧讓子美？

《**送賓君詩**》朱熹《跋范文正公送賓君詩》：「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浙東。王謝江山久蕭索，子眞今爲起清風。」右范文正公詩也。鄞尉廳無壁記，賓君不知何許人及居官歲月。然爲范公所與如此，必非常流矣。而卒泯滅，不少概見於世，何哉？新安滕璘德粹嗣守其官，以是詩爲不可無傳也，礱石治舍，請書而刻之。

《**野色**》《吳氏詩話》卷上：司馬池《行色》詩云【略】，前輩稱之。此詩惟第一句最有味。范文正公《野色》詩：「非烟亦非霧，寞寞映樓臺。白馬忽點破，夕陽還照開。肯隨芳草歇，疑逐遠帆來。誰會山公意，登高醉始回。」第二聯亦豈下於池詩乎？此梅聖俞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也。《歷代詩發》卷二三：三詩如繪荆關妙手，古色在渲染之微。《石洲詩話》卷三：宋初司馬池《行色》詩，或謂范文正《野色》詩足以配之。然二詩皆一時佇興，故佳，不比後人某聲某影，連類成題也。《宋詩精華錄》卷一：《林下偶談》云，此詩不下司馬池《行色》之作，梅聖俞所謂「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也。

《**出守桐廬道中十絕**》**其一**《碧溪詩話》卷七：范文正云：「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吾親。」誰謂臣子忠孝難於兩全也。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本非事親事，《禮記》以爲非孝，公之謂歟。

《**農**》《歷代詩發》卷二三引邵幹題識：援古箴今，不過百字，而轉折開合，法老機清，良不易到。後學邵幹敬識。　又范大士題識：先文正公做秀才

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讀此詩，已見先憂後樂之志。二十世裔孫大士謹識。

《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 《東軒筆錄》卷一一：范文正公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爲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歐陽公曾呼爲窮塞主之詞。及王尚書素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顧謂王曰：「此眞元帥之事也。」《歸田詩話》卷下：范文正公守延安，作《漁家傲》詞曰【略】。予久羈關外，每誦此詞，風景宛然在目，未嘗不爲之慨歎也。然句語雖工，而意殊衰颯，以總帥而所言若此，宜乎士氣之不振，所以卒無成功也。歐陽文忠呼爲窮塞主之詞，信哉！及王尚書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詞送之，末云：「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謂王曰：「此眞元帥之事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仁宗朝，范希文守邊，作《漁家傲》，歐陽永叔呼爲窮塞主之詞，每以「塞上秋來風景異」爲起句，故云。余考無名氏《水鼓子》，後衍爲《漁家傲》者，詩云：「雕弓白羽獵初回，薄夜牛羊復下來。青冢路邊荒草合，黑山峰外陣雲開。」窮塞主詞自有來處。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希文道德未易窺，事業亦不可筆記。 （「燕然未勒」句）悲憤鬱勃，窮塞主安得有之。 實歷苦語。昔宋儒有自翰林左遷，至任謁當轄，退而嘆曰：「今日延參，始覺身是縣令。」蓋不左遷，不知縣令之苦也。 《詞潔輯評》卷二：一幅絕塞圖已包括於「長煙落日」十字中。唐人塞下詩最工最多，不意詞中復有此奇境。 《蓮子居詞話》卷一：范公《漁家傲》，自得《東山》詩意。小序：「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悅也。必以《六月》、《采芑》繩之，無乃非姬公之志與。」瞿佑《歸田詩話》，襲窮塞主之說，言公以總帥而出此語，宜乎士氣不振，而無成功。書生之見，眞足噴飯。 《蓼園詞評·漁家傲》：《東軒筆錄》云：范希文守邊日，作《漁家傲》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爲首句，頗述邊鎮之苦。永叔嘗呼爲窮塞主之詞。及王尚書素守平涼，永叔亦作《漁家詞》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且謂曰：「此眞元帥事也。」沈際飛曰：希文道德未易窺，事業不可筆記。「燕然未勒」句，悲憤鬱勃，窮塞主安得有之？按文正當西夏坐大，因自請出鎮以制之。所謂「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者也。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 《詞苑萃編》卷四引《古今詞話》：范希文《漁家傲·邊愁》云【略】，詞旨蒼涼，多道邊鎮之苦。歐陽永叔每呼爲窮塞主，詩非窮不工，乃於詞亦云。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〇：昔范希文在塞下，嘗塡《漁家傲》，有「將軍白髮征夫淚」句。歐陽六一議爲窮塞主。及後送人守邊，乃特矯之曰「玉杯遙獻南山壽」。然論者謂范公眞得《東山》詩人之意，而六一辭氣涉誇，感人已淺，是眞善於品藻矣。 《皺水軒詞筌》：廬陵譏范希文《漁家傲》爲窮塞主詞，自矜「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爲眞元帥之事。按宋以小詞爲樂府，被之管弦，往往傳于宮掖。范詞如「長烟落日孤城閉，羌管悠悠霜滿地，將軍白髮征夫淚」，令「綠樹碧簾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者聽之，知邊庭之苦如是，庶有所警觸。此深得《采薇》出車、《楊柳》雨雪之意。若歐詞，止于諛耳，何所感耶。

《御街行》（紛紛墜葉飄香砌） 《詞品》卷三：韓魏公《點絳唇》詞（病起懨懨）【略】。范文正公《御街行》（紛紛墜葉飄香砌）【略】。二公一時勳德重望，而詞亦情致如此。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無情，但不過甚而已。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不讓鶯聲碎」句、「天淡」句空靈。 朱良規曰：天之風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缺一不成三才。公勛德重望，不諱情致。「眉間二」句，類易安而少遜。柳永《過澗歇》（淮楚曠望極千里）忽然涼生。 後段都似夜深中語，脈理極聯。 揮汗冒暑，深拱大揖，誠不如散髮披襟之爲樂也。況乎昏夜乞哀，以此身爲桎梏者哉。 《詩辯坻》：范希文詞「天淡銀河垂地」，此語最佳。或作「天漢」，風味頓減。且銀河即漢，又不應疊用，當是「淡」字無疑。 《詞苑萃編》卷四引《古今詞話》：范文正公、司馬溫公、韓魏公，皆一時名德重望。范《御街行》曰【略】。人非太上，未免有情，當不以此類其白璧也。 《白雨齋詞話》卷七：范文正《御街行》云：「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淋漓沉着。《西廂·長亭》襲之，骨力遠遜，且少味外味。此北宋所以爲高。小山、永叔後，此調不復彈矣。 《湘綺樓全集·湘綺樓詞鈔》：「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句評：是壯語，不嫌不入律。「都來」即算來也，因此字宜平，故用都字，究嫌不醒。 《湘綺樓評詞》：是壯語，不嫌不入律。 《續詞選批注》：希文、君實兩文正，尤宋名臣中極純正者，而詞筆婉麗如此。論者但以本意求之，性情深至者，文辭自悱惻，亦不必別生枝節，強立議論，謂其寓言某事也。

《蘇幕遮》（碧雲天） 《詞的》卷三：并麗無纖趨，是文正本色。 《草堂

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芳草更在斜陽外」、「行人更在春山外」，兩句不厭百回讀。　人但言睡不得爾，「除非好夢留人」，反言愈切。　「欲解愁腸除是酒，奈酒至，愁還又似」，此注腳。《詞綜偶評・宋詞》：鐵石心腸人，亦作此消魂語。《張惠言論詞》：此去國之情。《詞苑萃編》卷四引《詞苑》：范文正公《蘇幕遮》詞云【略】。公之正氣塞天地，而情語入妙至此。《蓼園詞評・蘇幕遮》：沈際飛曰：「芳草更在斜陽外」，「行人更在青山外」，兩句不厭百回讀。又曰：人但言睡不得爾，「除非好夢留人」，反言愈切。按文正一生並非懷土之士，所爲鄉魂旅思以及愁腸思淚等語，似沾沾作兒女想，何也？觀前闋可以想其寄托。開首四句，不過借秋色蒼茫，以隱抒其憂國之意。「山映斜陽」三句，隱隱見世道不甚清明，而小人更爲得意之象。「芳草」喻小人，唐人已多用之也。第二闋，因心之憂愁，不自聊賴，始動其鄉魂旅思。而夢不安枕，酒皆化淚矣，其實憂愁非爲思家也。文正當宋仁宗之時，歷歷中外，身肩一國之安危。雖其時不無小人，究係隆盛之日。而文正乃憂愁若此，此其所以「先天下之憂而憂」矣。《左庵詞話》：范希文賦《蘇幕遮》云：「碧雲天【略】。」希文，宋一代名臣，詞筆婉麗乃爾。比之宋廣平賦梅花，才人何所不可。不似世之頭巾氣重，無與風雅也。《復堂詞話》：大筆振迅。《湘綺樓全集・湘綺樓詞鈔》：「外」字，嘲者以爲江西腔，今江西人支、佳卻分。且范是吳人，吳亦分眞、泰也，已是宋朝官話耳。原鈔云「休獨倚」，則何處有酒。

《剔銀燈》（**昨夜因看蜀志**）《中吳紀聞》卷五：范文正與歐陽文忠公席上分題作《剔銀燈》，皆寓勸世之意。

傳記

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　皇祐四年夏五月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公以疾薨於徐。【略】公諱仲淹，字希文。不幸二歲而孤，吳國太夫人以北歸之初，亡親戚故舊，貧而無依，遂再適朱氏。公既長，未欲與朱氏子異姓，懼傷吳國之心，姑姓朱。後從事於亳，吳國命始奏而復焉。公少舉進士，祥符八年中第，調廣德軍司理掾，權集慶軍節度推官。制置使舉摧泰州西溪鹽廩，以勞進大理丞。又舉知興化縣、建州關隸，以吳國老疾辭，監楚州糧料院。丁憂去官。服除，晏丞相以文學薦公於朝，試可，署祕閣校理。時章獻皇太后臨政，己巳歲冬至，上欲率百僚爲壽，詔下草儀注。搢紳失色相視，雖切切口語而畏憚，無一敢論者。上又專欲躬孝德以勵天下，而未遑餘卹。公獨抗疏曰【略】。疏奏，遂罷上壽儀，然后頗不懌。尋出爲河中府通判，轉殿中丞。謀葬吳國，再請通判陳州，遷太常博士。【略】明年章后棄長樂，擢爲右司諫。【略】因江淮饑，以才命公體量安撫。雖別領走外，亦懇懇不忘憂國，途中上《時弊十事》，皆政教之大者。累月還朝，適議廢郭后，公上書曰【略】。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及群御史伏閤門，論列如前日語。上遣中貴人揮之，令詣中書省。宰相窘，取漢、唐廢后事爲解。公曰：「陛下天姿如堯舜，公宜因而輔成之，奈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輔名骨鯁，亦扶公，論議甚切直。又明日晨，率道輔將留百辟班，挹宰相庭辯，抵漏舍。會降知睦州，臺吏促上道。在郡歲餘，知蘇州。朝廷知清議屬公，就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略】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劇煩而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即罷去。公處之采月，威斷如神，吏縮手不敢舞其姦，京邑肅然稱治。於時官方無紀，每對未嘗不爲上力陳治亂之道，皆由用人得失。此實宰相之職也，天子日擁萬幾，非所宜專，然不可以不察。因取職局官品，以類撰次，至於超遷序進，附見其下，爲圖以獻，庶上易覽。宰相益不悅，嗾其黨短公於上前。公亦連詆宰相不道，不行不肯已，坐是去閣職，貶知饒州。是日上封移書，論公以忠義獲譴，極道所不可者，皆當世英豪。宰相指爲朋，相繼謫去。治饒未久，徙潤，又徙越。寶元初，羌人壓境叛，間歲悉衆寇延州，大將戰沒，關中警嚴。於是還公舊職，移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使。議者謂將漕之任，不預戎事，遂改充經略安撫副使，仍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以寵之。至部，首按鄜延。時延安始困兵火，障戍掃地，城外即寇壤，鬱然孤壘，人心危恐，廢食待竄。凡朝廷遣守，皆以事避免遷延，不時往。公遂留不行，騎奏願兼領延州事，以待寇之復來，上嘉而從之。屬亡戰日久，兵無紀律，猝有外警，蕩然不支。公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析爲六將，分命裨佐訓敕。不數月，舉爲精銳，士氣大振，莫不思戰。而寇知我有備，即引去。朝廷推其畫諸路，諸路皆以爲法。力城青澗，復散亡屬羌萬餘帳，開營田數千頃以收軍實。人視延塞，其完固如山立，不可動，謂宜討賊，不可坐守老吾師。朝廷下其議，將從之，公執猶以爲未也。無幾，涇原師出，敗於好水川，天子由是益信公智謀過人遠甚。前此賊

以書署僭號遣公請和，公不忍俾朝廷報賊，乃自占答，黜其僭署，爲陳逆順禍福，立遣使者還。未出境，聞好水敗，始悟賊書譎而非誠，益自信立報。爲是執政以公擅報罪當誅，上知亡其責，止命創一官，降知耀州。幾月，拜戶部郎中，起知慶州，尋遷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兵馬都部署。【略】久之，涇源師再喪定川，關輔復震，而虞變生。公知，親率戲下兵連夜赴援，且將邀賊歸路擊之。會已出塞，遂班師，因移其兵耀於關輔，人心於是大定。初，定川事聞，上頗駭，謂侍臣曰：「得范某出援，吾無憂矣。」數日公奏至，上大喜，懷其章示執政曰：「吾知范某可用。」加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略】朝廷尋盡以西路委公，置府於涇州，授陝西四路安撫經略招討使。方謀取橫山故地，漸復靈、夏，然後可以誅賊。賊知亡無日，懼不克當，因遣使講和。明年春，召公爲樞密副使，凡五讓不從，乃拜之。輿議謂公有經綸才，不當跼於兵府，是秋改參知政事。上倚公右於諸臣，公亦務盡所蘊以圖報。然天子久安則政必有弊者，三王所不能免。公將劘以歲月而人不知驚，悠久之道也。上方銳於求治，間數命公條當世急務來。公始未奉詔，每辭以事大不可忽致。於是露薰，降手詔者再，遣內臣就政事堂督取，開龍圖閣給筆札，令立疏者各一，日日面詰者不可數。退曰：「吾君求治如此之切，其暇歲月待耶？」即以十策上之，蓋取士、課吏、減任子、更衛兵、擇守宰、謹赦令、厚農桑之類者。又先時別上法度之說甚多，皆所以抑邪佞、振綱紀、扶道經世，一一可行。上覽奏褒納，益信公忠耿，不爲身謀卹也，遽下二府促行。【略】公既度陝，以西羌好難保而邊計尚缺，疏手奏願解政事，復領四路以總護諸將，即除授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以疾請鄧，許，遷給事中。三年，又請浙郡，因得展先臣之墓。移杭州，加禮部侍郎。祀明堂，汎遷戶部，又移青州，兼東路安撫使。幾歲，疾病，又請潁。肩舁至彭門，遂不起，年六十四。公爲學好明經術，每道聖賢事業，輒跂聳勉慕，皆欲行之於己。自始仕，慨然已有康濟之志。凡所設施，必本仁義而將之以剛決，未嘗爲人屈撓。歷補外職，以嚴明馭吏，使不得欺，於是民皆受其賜。立朝益務勁雅，事有不安者，極意論辯，不畏權倖，不蹙憂患。故屢亦見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則欣然而去，人未始見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則然，苟尚未遂棄，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乃韓愈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略】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無。既顯，門中如賤貧時，家人不識富貴之樂。每撫邊，賜金良厚，而悉以遺將佐。在杭，盡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疏屬。而斂無新衣，友人醵貲以奉葬。諸孤亡所處，官爲假屋韓城以居之。遺奏不干私澤，此益見其始卒志於道，不爲祿位出也。作文章尤以傳道名世，不爲空文【略】。銘曰：公之世系，源於陶唐。晉會食范，厥姓始彰。睢、痤、蠡、增，滂、寧、雲、質，茲惟聞人，間代而出。或霸或季，所有何述。粤自得姓，千五百年，獨公挺生，爲天下賢。涉聖之餘，揭厲洄沿。道尊德融，事公實繁。人獲一善，已謂其難，公實百之，如無有然。遭時得君，位亦顯焉。罹此讒慝，志莫究宣。元元卒艱，噫嘻乎天！

歐陽修《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存目）

《**隆平集**》卷八《**范仲淹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五九上《**范仲淹傳**》（存目）

樓鑰《范文正公年譜》一卷《補遺》一卷（存目）

《**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傳**》（存目）

張伯行《范文正公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范文正公集補編**》卷二《**范仲淹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敕**》 夏寇之爲邊患，七年於茲矣。朕爲生靈之思，庶幾堯舜湯文之事，懷之以德，綏之斯和。乃眷疆陲，方茲安輯，當得重任，以稱此行。具官范仲淹早富藝文，素著名節。敭歷通顯，周旋委遇。比當閫寄，實立事功。召還本朝，更踐柄府。茲昆戎之初附，顧西土之粗安。深練機宜，揣無爾比。惟是新平之路，居當四路之衝，爲吾撫綏，抑爾誠請。增華秘殿，以寵於藩，祗服恩榮，無易忠義。

又《范仲淹除參知政事敕》 《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言人君樂得賢者，茲爲邦家之本。肆朕夙夜疇咨峻德，共圖大政，以綏四方。具官范仲淹挺然卿材，居爲國器。敷爾謨猷，可以光贊大業，惟厥職守，可以裁成萬務。

入更要近，出領藩垣，蹇蹇匪躬，彰彰有跡。嚮以戎人失馭，疆埸多虞，得於僉諧，付之帥節，輯和卒乘，懋著恩威。登爾樞廷，屬之機柄。佇矢陳於遠略，期允迪於大猷。副予倚毗，無俟煩訓。端聽徽命，往惟欽哉。

范仲淹《歲寒堂三題・歲寒堂》 吾家西齋僅百載，二松對植，扶疏在軒，靈根不孤，本支相茂，卓然有立，儼乎若思。【略】某少年長北地，近還平江。羌先人之故廬，有君子之嘉樹，清陰大庇，期於千年。豈徒風朝月夕，爲耳目之資者哉。【略】作詩以紀之，以永長也：我先本唐相，奕世天衢行。子孫四方志，有家在江城。雙松儼可愛，高堂因以名。雅知堂上居，宛得山中情。目有千年色，耳有千年聲。六月無炎光，長如玉壺清。于以聚詩書，敎子脩誠明。于以列鐘鼓，邀賓樂昇平。綠煙亦何知，終日在簷楹。太陽無偏照，自然虛白生。不向搖落地，何憂歲崢嶸。勗哉肯構人，處之千萬榮。

又《睦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昨奉敕差知睦州軍州事，已到任交割勾當者。【略】臣腐儒多昧，立誠本孤。謂古人之道可行，謂明主之恩必報。而況首膺聖選，擢預諫司，時招折足之憂，介立犯顏之地。當念補過，豈堪循默。昨聞中宮動搖，外議喧騰【略】。初傳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乞寢誕告；次聞降妃之說，則臣相率伏閤，冀回上心。議方變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掇齏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

又《饒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敕命，落天章閣待制，守本官差知饒州，已到任禮上訖。【略】處事未精，發言多率。智者千慮而有失，愚臣一心而豈周。情雖非他，罪實由己。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

又《潤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敕移知潤州，已赴禮上者。【略】伏念臣起家孤平，蒙上獎拔，置于清近之列，授以浩穰之權。聖惟知人，臣則辱命。徒竭誠以報國，弗鉗口以安身。言涉大臣，議當深典。【略】臣之所言，殊未盡意，重煩上聽，再貶遠方。削天閣之班資，奪神州之寄任。重江險惡，盡室傾危。人皆爲之寒心，臣獨安於苦節。【略】伏蒙陛下九日重光，八風迴力，察臣有犬馬之志，恕臣無塵霧之勞，特出聖衷，稍遷便郡。

又《延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敕命，就差臣兼知延州軍州事，已到任交割管勾訖。【略】臣職貳統戎，志存殄寇。所宜盡瘁，敢昧請行。自薦老成，固慙于漢將；誓平此賊，詎擬于唐賢。

又《耀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降授戶部員外郎，依前充職知耀州，已到任禮上訖。【略】遣韓周等送高延德過界，以系其意。【略】其回來文字，臣始不敢開封，便欲進上。郡鈐轄張亢懇言曾有朝旨，若得外界章表，須先開視，及僭僞文字，應有辭涉悖慢者，并須隨處焚毀，勿使騰布。臣相度事機，誠合如此。【略】儻朝廷欲雪邊將之耻，當振皇威，大加討伐。【略】或朝廷欲息生民之弊，屈一介之使，重諭利害，苟能聽服，亦天下之幸也。臣前所措置，於此二道并未有妨。

又《邠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資政殿學士，守本官知邠州、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已到任訖。

又《鄧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敕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軍州事，已禮上訖。【略】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頃以氐羌犯塞，朝廷旰食，起臣思過之地，授臣禦戎之策。往罄死地，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尾四載。【略】再煩詔音，促登樞右，改參大政，俾竭微才。【略】退孤上恩，進斂群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

又《杭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敕就差知杭州軍州事，已到任禮上訖。【略】竊念臣生稟迂疏，親逢明聖，居常苦節，動必危言。踐揚諫諍之曹，傾盡諮詢之地。至於往司戎事，屬當元帥之權；入奉聖謨，爰廁大臣之列。有致君之素志，乏代天之懿功。【略】共理吳會之域，奉揚唐虞之風，跡雖遠而獲安，年已高而就逸。

又《青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敕就差臣知青州，充青、淄等州安撫使，已到任交割勾當者。

又《遺表》 昨自明肅厭代之後，陛下奮權之初，首承德音，占預諫列。念昔執卷，惟虞無位以可行；況今得君，安敢惜身而少避。間斥江湖之遠，旋塵侍從之班。大忤貴權，幾成廢放。屬羌臣之負險，顧將列以難裁，乃副帥權，仍峻使任。亦嘗周旋戰備，指目地形。力援定川之師，始期遇敵；誓復橫山之壤，亟請講和。雖微必取之功，多弭未然之患。預中樞之密勿，曾不獲辭；參大政之幾微，益難勝責。自念驟膺於寵遇，固當勉副於倚毗。然而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功未驗則俗稱於迂闊。以進賢援能爲樹黨，以敦本抑末爲近名。洎忝二華之行，愈增百種之謗。【略】一違近署，五易名城。雖聖恩曲示於便安，奈神道常惡其盈滿。請麾上穎，蓋遭拙疹之未平；息鞍東徐，益覺靈醫之不效。唯積疴之見困，非晚歲之能支。神不在形，氣將去幹。冥冥幽壤，倏爲長往之期；

穆穆清光，未絕再瞻之望。

《湘山野錄》卷中 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輿賦移博州置納，青民大患輦置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踴。公止戒民本州納，價每斗三鍰，給鈔與之，俾簽幕者輓金往幹，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攜書就彼坐倉，以倍價召之，事必可集。賫巨榜數十道，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可也。」簽稟教行焉，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爲厚價所誘，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隨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

《宋朝事實類苑》卷九引《湘山野錄》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仲淹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學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就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即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言朝廷得失及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而薦斯人乎？已爲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章獻太后，請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庭。仲淹奏以爲不可，晏殊大懼，召仲淹責怒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罪於門下也。」殊慙無以應。

《續湘山野錄》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爲校理，忤章獻太后旨，貶倅河中。僚友餞於東門曰：「此行極光。」後爲司諫，因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勝，貶睦州。僚友又餞於亭曰：「此行愈光。」後爲天章閣、知開封府，撰《百官圖》進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盡自掄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罷。」仁宗怒，落職貶饒州。時親賓故人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范笑曰：「仲淹前後三光矣，此後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可也。」客大笑而散。

《幙府燕聞錄》 范文正嘗爲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使師魯見之。」明日以示師魯，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後世所取信，不可不愼也。今謂轉運使爲部刺使，知州爲太守，誠爲悅俗。然今無其官，後必疑之，正起俗儒爭論也。」希文撫几曰：「賴以示子，不然，吾幾失之。」

《龍川別志》卷下 宋公序爲參知政事，仁宗眷之。許公當國，疾公序，陰欲傾之而不得其要。范希文在延安，擅焚元昊國書，而以私書復之。事聞朝廷，諸公議之，許公謬謂大不可，公序信之，亟於上前乞斬范公。許公徐救之。公序倉卒失措，相次以事罷去。范氏至今恨之。

又 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爲朋黨。早歲排呂許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公亦不喜也。自越州還朝，出鎮西事，恐許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讎而去。

《能改齋漫錄》卷一三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日得位相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爲良醫。」亦不許。既而歎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謂公曰：「大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良醫之技，君何願焉，無乃失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爲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大丈夫之於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爲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爲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老學庵筆記》卷九 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

《中吳紀聞》卷三 文正公自政府出，歸鄉焚黃，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爲太過，公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既至，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又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濟養群族，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之。其計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二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公雖沒，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

柳貫《跋范文正公與楊處士帖》 汝南文正公之守越，在落職守饒、徙潤

之後，於時楊公適隱慈溪大隱山中，聞公涖郡，款門納謁，是將進夫「薤水」之規，而非欲要其區區解榻之勤也。闇隸抑不爲報，公聞而遺書，厚謝其過，鴻冥鳳縹，其企想爲何如？自古君子之相與，固有欲見而不能，求之而不應者，則夫一時會面輸心之益，未必果能貸夫終身尊德慕義之誠，所以先憂後樂而繫天下國家之重者，楊公不爲無助哉。

《**升菴詩話**》**卷四**　范文正公鎭錢塘，兵官皆被薦，獨巡檢蘇麟不遇，乃上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公即薦之。

作品本事

《**湘山野錄**》**卷中**　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祀，里巫迎神，但歌《滿江紅》，有「桐江好，煙漠漠。波似染，山如削。遶嚴陵灘畔，驚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絕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吳俗至今歌之。

《**續湘山野錄**》　范文正公仲淹爲右司諫，章獻劉太后聽政，忽遣一巨璫諭之曰：「今後凡有大號令，不須強上拗，三五年爲一宰相，不難至。」公覺其言甘，必有所謂。果誕告冬至日大會前殿，仁宗率群臣爲壽。有司將具，公上疏曰【略】。事遂已。

《**儒林公議**》**卷上**　慶曆初，夏寇方盛，陝西四路幷任儒帥，久而未有成功。時呂夷簡爲相，上深所注意。夷簡因言四帥皆儒臣，於軍政非便，俸祿又薄於偏裨，遂皆除觀察使，欲責其成功。時范仲淹帥環慶，爲呂所惡，又授任，乃抗章辭讓，言【略】。夷簡覩奏不樂，然逼於物議，未幾，幷他路皆罷廉察，復學士之職焉。

《**青瑣高議**》**前集卷五**　范文正公鎭越，民曹孫居中死於官，其家大窘，遺二子幼妻，長子方三歲。公乃以俸錢百緡賙之，其他郡官從而遺之，若有倍公數。公爲具舟，擇一老吏將轄其舟，且誡其吏曰：「過關防，汝以吾詩示之。」其詩曰：「一葉輕帆泛亘川，來時煖熱去涼天。關防若要知名姓，乃是孤兒寡婦船。」公之拯濟孤貧可見也。

《**臨漢隱居詩話**》　下澤滻水處多蚊蚋，泰州西溪尤甚。每黃昏如烟霧晦合，聲如殷雷。無貧富，皆以紗絹、蒲疏、蕉葛爲廚罩，老幼皆不能露坐，至以泥涂牛馬，不爾亦傷害。范希文嘗以大理寺丞監泰州西溪鹽務，爲蚊蚋所苦，有詩曰：「飽去櫻桃重，饑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要問前程。」

《**青箱雜記**》**卷五**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說。後復本姓，以啓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睢、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也。又僞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謝啓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切。

《**澠水燕談錄**》**卷二**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而爲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

又卷七　海陵西溪鹽場，初，文靖公嘗官於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公亦嘗臨涖，復題一絕：「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以二公詩筆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爲人貴重，護以朱欄，不忍採折。歲久茂盛，枝覆數丈，每花開數百朵，爲海濱之奇觀。

又　范文正公未免乳喪其父，隨母嫁淄州長白山朱氏。既冠，文章過人，一試爲南宮第一人，遂擢第。仕宦四十年，晚鎭青，西望故居，纔百餘里，以詩寄其鄉人曰：「長白一寒儒，榮登三紀餘。百花春滿地，二麥雨隨車。鼓吹前迎道，煙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苦詩書。」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三引《詩史**》　范希文於江上見一漁父，意其有德隱者也。問姓名不對，但留一絕云：「十年江上無人問，兩手今朝一度叉。」

又卷一六引《古今詩話》　范文正謫睦州，過嚴陵釣臺，作詩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

又後集卷一八　王絲字敦素，越之蕭山人，景祐初爲縣令，會歲歉，絲每家支錢一千以濟之，期以明年夏輸絹一匹。邑人大受其惠，稱爲德政，當路薦之。蓋是時一縑售價不逾其數爾，仕止郎曹典州而已。范文正公爲作墓誌，具載其事。

《**四六話**》**卷上**　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作《乞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未遑辨雪，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以朱說既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

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

《**能改齋漫錄**》**卷八**　呂氏《詩事錄》云：「郭祥正有句云『明月人隨渡流水』，王介甫愛之曰：『此言如有神助。』」余記范文正公詩云：「多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乃知郭本此。

又卷一一　范文正公守番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妓，尚幼，公頗屬意。既去，而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略】」介因鬻以惠公。今州治有石刻。

《**石林燕語**》**卷九**　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申公，坐貶饒州。梅聖俞時官旁郡，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蓋爲范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聖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有違言，遂作《靈烏後賦》以責之，略云：「我昔閔汝之忠，作賦弔汝。今主人誤豐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反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意以其西帥無成功。世頗以聖俞爲隘。

《**東園叢說**》**卷下**　聞之前輩云：范文正公作《嚴子陵釣臺記》，其文已就，召人能爲改一字者，當有厚贈。有一士人乞改一字。《記》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乞改「德」字作「風」字。公大喜，遂改「風」字，因厚贈之。改「德」字作「風」字，雖只一字，其意深長，文益大增勝矣。

《**卻掃編**》**卷下**　范文正公自京尹謫守鄱陽，作堂於後圃，名曰慶朔。未幾，易守丹陽，有詩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如今憶着成離恨，秪託春風管勾來。」予昔官江東，嘗至其處，龕詩壁間，郡人猶有能道當時事者，云：春風，天慶觀道士也。其所居之室曰春風軒，因以自名。公在郡時，與之遊，詩蓋以寄道士云。

《**西溪叢語**》**卷上**　范文正守鄱陽，喜樂籍，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慶朔堂前花自栽【略】。」到京，以綿胭脂寄其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好顏色。」至今墨迹在鄱陽士大夫家。

《**中吳紀聞**》**卷一**　天聖五年，范文正公居母喪，上書宰執，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僧、遴選舉、崇教育、養將材、實邊備、保直臣、斥佞人，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奸雄，凡萬餘言。時王文正公曾爲相，見而偉之。服滿，薦充館職，由此爲人主所知，不次擢用。慶曆三年九月拜參知政事。上開天章閣，訪以治道，公條陳當世急務十條，一曰明陟黜，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覃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上嘉納之，一歲之間，次第舉行，無或遺者。

又　木蘭堂，多爲太守燕遊之地。范文正公作守時，嘗賦詩云：「堂上列歌鍾，多慚不如古。卻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白樂天在蘇，嘗敎倡人爲此舞也。

又卷二　葉參字少列，嘗守此郡，既謝事，因居焉。其子清臣登禁從，少列猶及見之。范文正公嘗贈之詩，云：「退也天之道，東南事了人。風波拋舊路，花月伴閒身。湖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家似昔時貧。見子登西掖，攜孫過北鄰。白雲高閣曙，綠水後池春。尊酒呼前輩，爐香叩上眞。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

又　張伯玉字公達，嘗爲郡從事。剛介有守，文藝甚高。范文正公深愛之，嘗舉以應制科，舉詞云：「張某天賦才敏，學窮閫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古今之宜。素蘊甚充，清節自處。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其應詔也，又作《上都行》送之。果中高選。

又卷三　葉清臣，字道卿，少列之子。天聖二年劉筠知貢舉，得公所對策，奇之，擢爲第二。【略】皇祐初，復召入爲三司使。帝嘗訪以禦邊之策，公對曰【略】。上用其言，皆見信任。未幾，出守河陽，卒。公識度奇拔，議論出人意表。其立朝也，數以忠言鯁論啓沃上心，而媢忌者衆，竟不果大用。范文正公嘗爲文祭之云：「濬學偉文，發于妙齡。天然清流，不雜渭涇。」又云：「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采，縉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數語盡之矣。

又　子城之西，舊建樓其上，名「觀風」。范文正公作守時，嘗賦詩云：「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碧寺煙中靜，紅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是詩情。」在唐但謂之「西樓」，白樂天有《西樓命宴》詩。後改爲「觀風」，今復名「西樓」矣。

《**京口耆舊傳**》**卷三**《**邵餗傳**》（范仲淹）後謫守睦州，作《嚴子陵祠堂記》，致書於餗求篆，有云：「謹奉短書於先生邵公足下：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維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薄宦

之不高。暨抵桐廬，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能使貪夫廉，懦夫立，有大功於名教。築堂而祠之，又爲之記。念非託之以奇則不足傳後。今先生篆高出四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

《**敬齋古今黈**》**卷八引《本事曲子**》　范文正公自前二府鎮襄下，營百花洲，親製《定風波》五詞。其第一首云【略】。尋其聲律，乃與《漁家傲》正同。

著　錄

富弼《范文正公墓誌銘》　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兩府論事》三卷。

韓琦《范文正公奏議序》　次子寺丞君緝公遺文，得《奏議》十七卷，《政府論事》二卷，以琦昔帥西兵，翊內樞，與公并任，而出處之與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

蘇軾《范文正公文集叙》　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

《**隆平集**》**卷八《范仲淹傳**》　所著《丹陽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范文正公集》十五卷。又《丹陽編》八卷。

《**郡齋讀書志**》**卷四中（袁本）**　范文正《丹陽編》八卷。【略】集有蘇子瞻序。

《**東都事略**》**卷五九上《范仲淹傳**》　所著《丹陽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范文正集》。

俞翊《乾道鄱陽刊范文正公文集跋》　是邦實二公舊治，獨無墨本，而間見於他處，誠闕典也。翊攝乏來此，首訪而得之，鳩工鏤板，以傳不朽。斯人之眷眷二公，雖不繫於文集之有無，然使學士大夫家有其書，如潮人之於退之，柳人之於子厚，因書以致其師仰敬慕之意，不猶愈於甘棠之思乎？

綦煥《淳熙重修范文正公文集跋》　鄱陽郡齋州學有文正范公文集、奏議，歲久板多漫滅，殆不可讀。判府太中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不泯者，在唐則顏魯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大夫過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屬寮以舊京本《丹陽集》參校，且捐公帑刊補之。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爲《遺集》，附于後。其間尚有舛誤，更俟後之君子訪善本訂正焉。淳熙丙午十二月日，郡從事北海綦煥謹識。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范文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參政文正公吳郡范仲淹希文撰。

又　《范文正尺牘》五卷，其家所傳，在正集之外。

又卷二二　《范文正公奏議》二卷。

《**讀書附志**》**卷下**　《范文正公奏議》十五卷。皇祐五年，韓魏王（琦）爲河東經略安撫使知并州時所序也。【略】別有《丹陽集》二十卷，東坡先生序之。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范文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

又卷二四七　《范文正公奏議》二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范仲淹集》二十卷，又《別集》四卷、《尺牘》二卷、《奏議》十五卷、《丹陽編》八卷。

范文英《續刊范文正公集跋》　先文正公集，在昔板行於世者，何啻數十本，歲久皆不存矣。比得舊本，仿其字畫，刻置吳門家塾之歲寒堂，期與子孫世傳之。近幸獲鄱陽別本，乃知猶有闕失，因續刊以補集後。後之人儻遇善本，更加參訂而傳焉。元統三年五月甲辰日，八世孫文英謹識。

又《范文正公尺牘跋》　先文正公尺牘，舊刊于郡庠，歲久漫漶。今重命工鋟梓，刊置家塾之歲寒堂，期與子孫世傳之。

《**菉竹堂書目**》**卷三**　《范文正公文集》六冊，《范文正公尺牘》一冊。

李維楨《范文正公集補遺跋》　范文正公嘗監泰州西溪鹽倉，時海堰久廢，鹵浸浮田中，不可耕。公上書發運使張綸，綸奏公爲興化令修之，通、泰、海三州民祠祀公。其後江淮旱蝗，命公安撫，奏蠲江東丁口鹽錢，以故今巡鹽使者行公集於維揚，蓋高山景行之思云。集造次取辦，多脫誤，侍御史彭公屬顧所建小侯，小侯就家藏書相參伍，自嫌未備，且不欲掩前人，別爲《補遺》一卷以復公。

周孔教《萬曆本范文正公集序》　此集再出，非獨公經世之文不爲功德所掩，而其生平攘安夷夏、輝光日月者，且待文而益傳。余喜司理毛君之善成公志也，樂爲之序，以附公不朽云。

楊廷筠《萬曆本范文正公集序》　公集歲久漫漶，訪之無善本矣，雲間司

理毛君乃割俸授梓以傳。蓋公嘗出守睦州，而毛君固古睦產也，習公遺愛，依然有甘棠蔽芾之思乎。余重嘉之，爲之助厥費。工竣，虛首簡問序。【略】集凡若干卷，而《忠宣公集》亦次第附入。

蔡增譽《萬曆本范文正公集序》 嚴州孺初毛公爲松司理，平恕廉明，政成之暇，訪異書刻之。曰：「范文正生於吳，宦於嚴，予宦於吳，生於嚴。請梓《文正集》以爲吳人士師，可乎？」於是謀之各臺，皆欣然報可，余亦樂觀厥成。

毛一鷹《萬曆刊范文正公集序》 今天下學士大夫於宋好誦說廬陵、眉山、臨川、南豐，其文最膾炙人口，而其集亦廣行人間，獨《范文正集》罕有讀而傳之者。【略】近以司理出入公故鄉，因訪公故實於陳隱君，隱君爲道公集甚津津有味，且慨此集無善本行於世，因出其素所校閱者相示，又指示訪各遺佚於公十八代孫必溶，得備極詳至。遂屬洪、王二博士爲都校，請之當路，謀之寅僚，俱欣然捐俸，得襄此役。

《絳雲樓書目》卷三 《范文正公文集》。陳景雲注：「二十卷，蘇子瞻序。又《別集》四卷。」

范時崇《康熙重刻范文正公忠宣公全集後序》 文正公、忠宣公文集，刻本漫漶殘缺，不可傳久，實爲闕如。詢之主奉能濬，云：「歲寒堂舊本，歲久板俱不存，今惟有明熹宗時雲間所刻板，不特刓缺，且字句多脫落，實非善本。思欲遵舊本重鋟，而物力有待，因循未果。」時崇仰承先志，敢不以尊祖敬宗爲務？因命工重鏤板於先憂閣下，而校讎之役，即以屬之主奉，上體忠貞公之心，亦即文肅公之心，文正公、忠宣公之心也。工始於乙酉仲秋，至丁亥暮春告竣。其間采輯遺漏，增補完善，以垂不朽之業，實主奉有力焉。時崇樂觀厥成，因爲識數語於卷末云。若夫祖宗之道德功業，具載國史家乘，爲子孫者無容贅一辭也，故不復贅。

范能濬《康熙重刻范文正忠宣公全集序》 先文正公集，家存舊本凡三：一本止有文集一十卷，已闕而弗完；一本有《別集》及《忠宣公集》二十卷俱全；一本則元天曆戊辰重刻於吳門義塾之歲寒堂。按《別集》北海綦煥跋云：鄱陽郡齋舊有《文正公文集》、《奏議》，孝宗淳熙十三年丙午以舊京本《丹陽集》參校刊補，又得詩文三十七首爲《遺集》附焉。《尺牘》，則淳熙三年刻於桂林郡齋者也。元天曆中，世孫國儁始刻《年譜》，而《褒賢祠記》、碑傳、《規矩》、《言行拾遺》、《遺跡》、《忠宣遺文》諸種，則元統中世孫文英又得鄱陽別本，續刊以補集後。今考《文正公文集》全本二十卷中，已增四十餘首，意不全舊本，當猶是淳熙以前所刻也。【略】辛巳之冬，瀋陽忠貞公子時崇方膺廉察之寄，出按八閩。未幾晉藩山左，旋擢開府粵東，往來吳中，再謁祠下，詢知先集藏板殘缺，遂捐貲重梓，屬瀋董其役。深幸素志克酬，乃合家藏諸本，細加校勘，正其謬訛。文集悉遵舊本摹刻。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文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補編》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范仲淹撰。【略】是編本名曰《丹陽集》，凡詩賦五卷，二百六十八首；雜文十五卷，一百六十五首。元祐四年蘇軾爲之序。淳熙丙午，鄱陽從事綦煥校定舊刻，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爲《遺集》附於後，即今《別集》。其《補編》五卷，則國朝康熙中仲淹裔孫能濬所搜輯也。

《季滄葦書目》 宋范文正公四集二十九卷，十三本，宋刻。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三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尺牘》二卷，宋乾道刊本。

《靜嘉堂秘籍志》卷一〇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尺牘》二卷，宋乾道刊本。【略】案：是本附刊《政府奏議》二卷，樓鑰撰，五世孫范之柔校正；《文公年譜》一卷、《年譜補遺》一卷、《言行拾遺錄》三卷、《鄱陽遺事錄》一卷、《褒賢集》一卷、《褒賢記》二卷、《吳中遺迹》一卷、《洛陽志》一卷、《遺迹》一卷、《諸公詩頌》一卷、《論頌》二卷。《奏議》目後有「元統甲戌褒賢世家歲寒堂刊」木記。卷中又有至元、大德、延祐等年號，蓋元時依宋本刊行者。《（皕宋樓）藏書志》及跋以爲即宋乾道刊，【略】恐誤。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政府奏議》二卷《尺牘》二卷《年譜》一卷《年譜補遺》一卷《言行拾遺錄》四卷《鄱陽遺事錄》一卷《遺跡》一卷《義莊規矩》一卷《褒賢集》九卷，明翻元刊本。【略】自元槧之後，以此刻爲佳耳。

鄒福保《宣統重刻范文正忠宣二公全集序》 曩在癸巳之歲，余典試江右，撤棘後，書賈以舊籍來售，購得《范文正集》，視之乃吾鄉范中歲寒堂刊本，【略】洎余丁未解組還里，己酉春，當事延余主存古學堂詞章一科。開館之日，大府長沙陳中丞啓泰、署藩司平湖朱方伯之榛皆在座，余譚及此事，咸韙余言，且詢曰：「書可得乎？」余謂有家藏本在。即慨然曰：「既有書，當籌款

開雕，玉成其事。景行前哲，嘉惠士林，亦吾輩官斯土者區區之責也。」余聞之，心益狂喜。明日，遂檢出藏本，送當事。【略】是書宋、元、明皆有刻本，宋本不獲見，偶得元天曆殘本，略校一過，而以國朝康熙本爲主。

范端信《宣統重雕二范集跋》 予家《二范集》一書，歷千百載風霜兵燹之遭，剝蝕消磨，幾迄於盡。曩元和侍講鄒世丈典試閩中，幸而得之，如獲拱璧。嗣以世局日棘，學術變遷，世丈瞿然曰：「今日而欲維持名教，其是書乎！」【略】越年餘工竣，統七百四十版，謹遵父執命珍藏家廟。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元刻《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一函四冊。宋范仲淹撰，八世孫文英刻。前有蘇軾序，序後有墨圖記云「天曆戊辰改元褒賢世家重刻於家塾歲寒堂」。【略】舊怡府藏書也。

又 元刻殘本《范文正公集》十一卷《別集》一卷《尺牘》三卷《政府奏議》二卷，十四冊。亦歲寒堂刻，印本差後。【略】元時陸續刊附，尚有《補編》五卷及《尺牘》、《奏議》等十三種。【略】《尺牘》，宋淳熙三年張栻刻於桂林郡齋，南軒及朱文公均有跋，元至元再元丁丑文英重刻，其跋云先公《尺牘》舊刊郡庠，今梓家塾。所謂郡庠者，自是蘇州郡庠。是桂林一刻，吳中再刻，凡三刻矣。《奏議》刻於元統二年甲戌。據文英跋，則公《奏議》有二本：一、十七卷，韓魏公序；一、二卷，即此本也。又天曆三年八世孫國儁跋，謂有年譜與文集、《奏議》幷行。此本無年譜，豈亦脫之。

曹元忠《范文正公詩餘跋》 吾郡《范文正公文集》、《別集》皆無詩餘，此從歲寒堂本《補編》錄出，乃後人據《花菴詞選》等掇輯，非全帙也。故《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東軒筆錄》云：「范希文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爲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今祇存『衡陽雁去』一調。」《敬齋古今黈》云：「《本事曲子》載范文正自前二府鎮穰下，營百花洲，親製《定風波》五詞，其弟一首『羅綺滿城』云云，今且幷此無之。」然則公詞散佚多矣。因合《中吳紀聞》所載與歐陽公席上分題《剔銀燈》爲補遺，而以《忠宣公集》和韓持國《鷓鴣天》詞附其後，子統於父，我彊村當亦以爲然也。吳曹元忠。

《藝風藏書記》卷六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言行拾遺》一卷附《年譜》、《年譜補遺》，宋乾道中饒州路刊本，嘉定重修。前有蘇軾序，後有乾道丁亥俞翊跋，淳熙丙午綦煥跋。

又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年譜》一卷《年譜補遺》一卷《言行遺事錄》四卷《遺跡》一卷《義莊規矩》一卷《褒賢集》九卷，明繙元天曆刊本。【略】蘇軾序後有牌子云「天曆戊辰改元褒賢世家重刊於家塾歲寒堂」三行篆書。時兆文、黃姬水、李鳳翔校，十五世孫啓，又十六世孫惟元同校。元刊之後，以此刻爲最。

傅增湘《北宋本范文正公文集跋》 世傳宋槧《文正集》，有乾道饒州刊，淳熙、嘉定遞修之本，元天曆戊辰歲寒堂重刊，即從此出。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繆藝風嘗見一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字體方整，類唐石經，疑是北宋本。此本則半葉九行，行十八字，與前二本異，諸家多未著錄。結體方勁，而行字疏朗，參差銜貫，猶有古人寫書遺意。版心題「卷幾」，無字數、刊工姓名，「樹」、「煦」、「勗」字闕筆謹嚴，洵爲北宋佳刊。按東坡序作於元祐四年新知杭州時，意即當日初刻之本，後此坡文遭禁，未能鋟傳矣。【略】余取明嘉靖黃姬水刊本校之，卷第迥然不同。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宋范仲淹撰，缺卷第一。北宋刊本。半葉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宋諱暑、樹、警皆爲字不成，桓字不避，是欽宗以前刻本。按：此嘉定廖氏藏書，爲陳立炎捆載北來，特留此相示。

又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尺牘》三卷，宋范仲淹撰。元天曆戊辰歲寒堂重刊宋鄱陽郡齋本。

又 《范文正公尺牘》三卷，元刊本，蝴蝶裝。

《寶禮堂宋本書錄》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十二冊。【略】是爲宋乾道鄱陽郡齋刊本。【略】是本卷末有「嘉定壬申仲夏重修」一行。

《四部叢刊書錄》 蓋明時第十五世孫重刊天曆本也。元刻流傳尚多，轉遜此之清朗。

《中國善本書提要》 《范文正公集》，殘存十一卷，四冊（北圖）。元天曆間刻本。宋范仲淹撰。蘇軾序後有「天曆戊辰改元褒賢世家重刻於家塾歲寒堂」牌記。

又 《范文正公集》二十四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十冊（北大）。明萬曆間刻本。原題：「宋范仲淹希文著，明康丕揚士遇校。」《目錄》題：「明康丕揚校正，屬吏毛九苞訂次。」九苞跋云：「苞既受命直指康臺，訂次《韓公集》矣，復次《范公集》爲二十四卷：賦二卷，詩三卷，義說、論贊、頌述一卷，奏議四卷，

劄狀一卷，表二卷，序紀一卷，書啓三卷，尺牘二卷，祭文一卷，碑一卷，墓誌銘、墓表三卷。年譜、年譜補遺以冠集首，本傳、褒賢碑、墓誌銘、遺事、義莊規矩、西邊地圖附錄於後。」又《凡例》云：「初刻目錄、年譜、本傳、碑誌、遺事與本集雜爲十卷，今更定本集爲二十四卷，餘附之前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宋范仲淹撰，北宋刻本（卷一配清鈔），九冊。 又《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宋范仲淹撰，遺文一卷，宋范純仁、范純粹撰，元天曆元年褒賢世家家塾歲寒堂刻本，六冊。 又一部十二冊。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政府奏議》二卷《尺牘》三卷《遺文》一卷，宋范仲淹撰，《遺文》一卷，宋范純仁、范純粹撰，《年譜》一卷，宋樓鑰編，《年譜補遺》一卷《祭文》一卷《諸賢贊頌論疏》一卷《論頌》一卷《詩頌》一卷《朝廷優崇》一卷《言行拾遺事錄》四卷《鄱陽遺事錄》一卷《遺跡》一卷《褒賢祠記》二卷，元天曆、至正間褒賢世家家塾歲寒堂刻明修本，十六冊。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政府奏議》二卷《尺牘》三卷，宋范仲淹撰，《遺文》一卷，宋范純仁、范純粹撰，《年譜》一卷，宋樓鑰撰，《年譜補遺》一卷《褒賢集》一卷《褒賢祠記》二卷《諸賢贊頌論疏》一卷《詩頌》一卷《論頌》一卷《義莊規矩》一卷《遺跡》一卷《鄱陽遺事錄》一卷《言行拾遺事錄》四卷《祭文》一卷，明刻本，八冊。 《范文正公集》二十四卷，宋范仲淹撰，《年譜》一卷，宋樓鑰撰，補遺一卷，附錄一卷，明萬曆三十七年康丕揚刻本，十冊。

藝　文

唱　和

宋祁《送范希文》 日夕朋簪遠，空成咄咄嗟。危言猶在口，飛語已磨牙。室救鴟鴞毀，庭喧獬豸邪。青蒲空頓首，白簡遂爲瑕。身歷千金險，頭經一夕華。便應過楚澤，何異向長沙。竇土障河拙，園葵望日賒。盡焚溫室草，尚得使君車。勝壤堪懷古，扁舟復載家。此時能痛飲，努力詠餘霞。

韓琦《與餘杭希文資政經時兩絕音問忽得訊正與近致書同日因以詩寄》 閩首郵音得到無，使來還喜發雙魚。卻思塞上經時問，恰是吳中當日書。人邈江山神自照，道存忠義信從疎。昔年元白慈恩事，詩意雖同志未如。

張方平《呈范天章》 詔起東山對紫庭，清風蕭灑動堦蓂。讜言幾爲忠邪發，大用須憑廟社靈。武庫神兵羅斧戟，大宮禮器列籩鉶。願公早入當鈞軸，重演三篇相武丁。

蔡襄《四賢一不肖詩・范仲淹》 中朝鸞鶴何儀儀，慷慨大體能者誰。之人起家用儒業，馳騁古今無所遺。當年得從諫官列，天庭一露胸中奇。矢身受責甘如齊，沃然華實相葳蕤。漢文不見賈生久，詔書曉落東南涯。歸來俯首文石陛，尹以京兆天子毘。名都翼翼郡國首，里區百萬多占辭。豪宗貴倖矜意氣，半言主者承其頤。昂昂孤立中不倚，傳經決訟無牽羈。老姦黠吏束其手，衆口和附歌且怡。日朝黃幄邇天問，帝前大畫當今宜。文陳疏舉時密啓，此語多祕世莫知。傳者籍籍十得一，一者已足爲良醫。一麾出守番君國，惜此智慮無所施。吾君睿明廣視聽，四招邦俊隆邦基。廷臣諫列復鉗口，安得長喙號丹墀。晝歌夕寢心如疚，咄哉汝憂非汝爲。

紀　念

《范文正公褒賢集》卷一富弼《祭范文正公文》 維年月日，具銜富某，謹遣左教練使陳節詣徐州，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公六丈之靈。嗚呼公乎！天之生公，實將濟此下民乎。功乎未宣，何遽奪之而不踐其初乎。天乎忍爲是，而不自信之甚乎。不然，何賦公道大德具，而罔克終其施乎！某愚不文，而不能盡揚公之懿，聊書其概，以寓其悲。公幼孤無依，零丁自生。徒步游學，至於成名。奔走銓選，益困於行。僅改一秩，卿寺之丞。有宗公晏，薦公文章。典校圖籍，館閣之光。獻后誕節，姦謀請皇。下率百辟，北面奉觴。公聞骸走，出疏於囊。雖示民孝，君入臣行。願得元宰，外行故常。帝首宗之，內宴是將。衆爲公慄，公膽益張。於時非公，大節幾忘。并悟獻姦，遄逋於外。獻既往矣，諫垣召拜。夙夜蹇蹇，益用不怠。帝怒椒掖，講從廢殛。公率諸僚，御史協力。伏閣而諫，氣直寰域。坐是謫去，中外失色。累易郡璽，召尹上京。尹職非志，志安朝廷。連拄柄臣，又竄南征。忠亮信特，天

下皆傾。有夏不軌，西鄙用兵。遽召起公，來撫方城。大將失律，關陝震驚。延是孤危，賊謂己物。命者必辭，公獨請之。人惜公去，公馬星馳。居未席暖，賊遁而歸。賊措無所，羽書見詒。公比尊君，不欲中報。手爲答書，禍福以告。既驛以聞，上覽而喜。耆明贊云，可附於史。昧者詆媒，嫉其出己。胡然守邊，宜賜以死。常憂邇臣，勉徇所啓。徙公內藩，物論麻起。俄建帥旗，總護諸將。帝心思賢，天下是訪。擢貳樞管，復參政鈞。二府交八，萬微日新。不設機械，不作崖岸。坦坦一心，惟道之踐。讒間得行，孤立誰辨？因其出撫，遂留爾方。穰下得請，旋易於杭。又易青社，曾未盈歲。恙起不測，又求潁水。及徐不行，託友以死。嗚呼，公止於是而已乎！某昔初冠，識公海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激之，既舉而仕，政則未諭，公實飭之。公在內史，我陪密幄，得同四輔之儀。公撫陝西，我撫河北，又分三面之寄。公既罷去，我亦隨逝。從古罪人，以干魑魅。公我明時，咸得善地。自此蠱孽，毀訾如沸。必寘其死，以快其志。公云聖賢，鮮不如是。出處以道，俯仰無愧。彼姦伊何，其若天意？我聞公說，釋然以寧。既而呶呶，果不復行。於是相勗以忠，相勸以義，報主之心，死而後已。嗚呼哀哉！公今死矣，忠義已矣。萬不伸一，齎恨多矣。世無哲人，吾道窮矣。我雖苟活，與死均矣。嗚呼哀哉！師友僚類，殆三十年，一日棄我，悲何可存！我守蔡印，公薨彭門。我去無所，公來已魂。我慟幾絕，公聞不聞？走使持奠，作文叙冤。嗚呼哀哉，尚饗！

歐陽修《祭資政范公文》 月日，廬陵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爲好訐；公曰彼善，公爲樹朋。公所勇爲，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爲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群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破觳，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蔡襄《祭范侍郎文》 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資政侍郎高平范公之靈。嗚呼！生死聚散，物理之宜，何公之亡，賢愚涕洟。人幸公年，非有愛私，幸公復用，庶幾有利於時。嗚呼！使公且存而復用，終有爲乎，其無有也？在天聖中，公當言責。時士大夫，依阿厚嘿。公乃言事，傾動天下。觸指權奸，開道諫諍。尹京之政，例爲寬大。借吏齒牙，光飾眉面。公政清明，卒以毀去。羌種窺邊，天兵議討。公云士伍，未可即用。投書叛酋，語之禍福。逮其款附，終若前料。登於政府，天子問狀。公拔根株，扳攝三代。不爲目前，苟且之計。勸農養士，塞窒僥進。衆訾成波，擠落在外。至死流離，惟道是賴。大航楫維，膠於泥沙。涉者罔濟，臨流齎嗟。公薨之初，衆悼以嘩。市利田宅，子女金犀。厚味入骨，老死營持。公薨之後，獨無餘資。君國以忠，親友以義。進退安危，不易其志。立身大節，明白如是。襄晚登公門，嘗辱知遇。公喪在東，欲弔無路。陳酹以文，千古斯慕。

王安石《祭范潁州文（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吏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閼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幣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於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司馬光《祭范尚書文》 嗚呼！天生儁賢，爲國之紀。服休服采，以翼天子。冠帶立朝，正色嶬嶬。讜言直節，奮不顧己。乃率西師，氏羌率俾。乃贊公台，緝熙物軌。乃牧東夏，刑清政理。德實光大，才則茂美。宜其永齡，享有多祉。如何不淑，進塗中止。輶車過都，頓舍甚邇。莫不手觴，僭痌何已。靈底其衷，歆茲馨旨。尚饗！

蘇頌《代杜丞相祭范資政文》 嗟嗟希文，於是已乎！哲人已矣，孰不悲吁！吾失我友，天乎祝予。福善之報，意亦何如？我思若人，才質美粹。識通道廣，心和色毅。政事文學，聖門高第。蹇蹇匪躬，王臣之義。克全厥修，以輔天子。在天聖間，猶爲小官。屬時無事，法弛禁寬。論疏利病，書聞扆前。上察其忠，擢寘諫垣。國蠹民害，造膝極言。三黜無慍，天下稱賢。氐羌負固，抗吾王旅。召還遠邦，更帥西府。令肅而壹，士豫以附。書責渠帥，敵氣敗沮。果入請和，復期其故。告厥成功，登贊台輔。亦既遇時，知無不爲。修明百度，更張四維。銓度流品，經制邊陲。事靡不舉，政無闕遺。始進以勤，竭精宣力。俄罷而休，謂宜偃息。忠臣惓惓，遠不忘國。王事一埤，爲我心惻。寒署交侵，中若結轖。東徂不歸，大病俄革。嗚呼！大名罕兼，五福難具。人得其薄，我享其厚。仕歷三公，不謂不偶。年過六十，不謂不壽。所可惜者，居位未久。經濟之謀，莫克盡究。今亡矣夫，餘慶在後。某也無似，處時寡與。辱爲交遊，聲氣相許。契闊晚途，南北修阻。不意一別，乃成今古。君喪在徐，我居於宋，欲往莫得，臨風愴慟。言念平生，奄忽如夢。薄奠寄誠，心焉茹痛。

范純仁《修文正祠堂祭文》 維熙寧八年歲次乙卯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嗣子朝奉郎、守尚書工部郎中、直龍圖閣、知慶州軍州兼權發遣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范某，謹以清酌時果之奠，敢昭告於先考太師令公文正公之靈：某蒙賴貽謀，獲踐世職。瞻仰祠貌，哀榮交心。唯是塑繪弗工，群情未厭，爰加修繕，以傳無窮。彷彿慈顏，不任永慕。尚饗！

《范文正公褒賢集》卷五閻灝《范文正公真贊》 英英如神，屹屹如山。仁義道德，溢於顏間。大忠皐夔，元協方召。以贊中樞，以尊清廟。佑我仁祖，格於皇天。是肅是虔，不傾不蹇。維慶有祠，邦民瞻思。慶山可夷，茲堂巍巍。

《輿地紀勝》卷二三李深《題范文正公祠堂二首》 危言遷謫向江湖，放意雲山道豈孤。忠信平生心自許，吉凶何卹賦靈烏。 一章奏免鳥銜茶，惠及饒民幾萬家。遺老至今懷德政，爲余談此屢咨嗟。

王十朋《范文正公贊》 堂堂范公，人中之龍。正色立朝，姦邪不容。材兼文武，永履仁義。出將入相，十纔一試。眞王佐才，用之未至。

王惲《題范文正公真像》 岳記梁碑冠古今，當時文筆見忠忱。細思後樂先憂說，士子今誰抱此心。

又《范文正公畫像贊》 堂堂范公，三代之佐。致君澤民，盡夫在我。曰義與仁，經綸之具。篤信力行，曾不易慮。受知裕陵，千載一遇。其施幾何？貞我百度。狺狺群言，激公而去。天下之事，匪材莫爲。遭時富材，中靳固之。治止斯耶，由數奇耶。再拜公像，涕洟咨嗟。

方孝孺《范文正公贊》 古之至人，忘己狥民。一夫顚連，如疾正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狡所忌。就其所成，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訾以爲狂。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又《宋五公詠・范文正公》 布衣憂社稷，此義古亦然。桓桓高平忠，致主二帝前。時屯道難合，謗息名愈全。繼明有良胤，千載陋韋賢。

胡直《范文正公仲淹贊》 范文正公卜一宅基，堪輿家稱最勝，當屢出公卿。公曰：「令吾一家世爲公卿，不如令一郡爲之。」遂捐宅基爲郡學，今蘇州府學是也。贊曰：人心最私，私在孫謀。雖有時賢，懷千歲憂。不營蓋藏，必營宅丘。矧言世卿，有如攜取。苟得以道，孰爲之去。矯矯希文，不取而與。視郡人士，猶己曾玄。堯舜遐矣，異世同詮。瑋哉斯人，絕利一源。

李光地《擬古十九首・范文正登第後》 韓子虀鹽飯，我乃親嘗之。讀書得一第，穆然更憂思。宋承五代敝，馮道老韋脂。士習今未振，致主當何時？翩翩鴻漸羽，所貴樹之儀。絳灌雖重厚，坐使賈生悲。

唐元《范文正公祠堂祝文》 惟公秉忠孝，上契於天心；置義田，風厲於百世。先儒論宋朝人物，以公爲第一流。吳之士子廬焉食焉，祠而奉之，禮也。分教來此，敢不祗敬。

敷演

祁彪佳《遠山堂曲品・能品》 《三祝》。范文正父子事功文章，既表表一

代矣，至敦倫尚義，此記能闡其微。

又《具品》《麥舟》，謝天瑞。不傳范文正公生平大節，第加以信讒逐妻，紛會詬誶之狀。閱此鄙語，不能終篇。

又《雅品》《甄月娥春風慶朔》，明周藩誠齋。范希文亦作是語乎？試觀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則亦一往有深情者。

雜錄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〇錢公輔《范文正公義田記》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賈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者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秔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霈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既而爲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脩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沒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賢活族之人遺其子而已。

《優古堂詩話》 劉輝《堯舜性仁賦》，其警句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蓋本於范文正公《堯舜率天下以仁賦》：「內睦九族，善鄰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風遐振。」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九「范仲淹」條《范文正公書伯夷贊頌并札卷》蔡襄跋 此書皆謗毀艱難者，讀之益以自信，故退之、希文，尤殷勤耳。

又賈昌朝跋 范希文好談古賢人節義，老而彌篤，書此頌時年六十有三矣。

又佚名題詩 高賢忠義古今同，手筆題篇法甚工。寶軸傳家當不朽，追懷餘思凜生風。

又李孝彥跋 范文正高風表表，文采云爲，天下後世之仰服，蓋不獨其書也。此卷皆元老眞儒翰墨，使人竦然欽賞。政和四年正月六日，濮陽李孝彥跋。

又范純仁跋 皇祐三年侍行于青社時，先公書此頌以寄京西轉運使蘇公。今再見手澤，不勝悲慕。元祐三年六月十日，嗣子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謹題。

又牟巘跋 皇祐三年十有一月，文正范公在青社，用黃素小楷書韓子《伯夷頌》，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蓋天下萬世大綱常，大議論，扶植天地，不可一日以無者。

又牟應龍跋 文正公所以師表百世者，固不在書。然筆法之妙，自足追媲古人，故蘇公號稱能書者，亦從公求之，以爲珍玩焉。書此頌時，已六十有三，距公薨才一年耳。而楷法謹嚴，一筆不苟如此，眞可敬而仰哉。

又李衎跋 文正公爲蘇舜元書《伯夷頌》，名公題贊甚富。二百年間，不知凡幾。傳至於賈秋壑，宋亡，北流於燕。逸齋李侯時爲部侍郎，得之，寶藏文府。

又台哈布哈跋 魏國文正范公，在宋朝爲名臣稱首，當時論者，或直以爲聖人，或方之以夔禹。是豈泛然而爲之言哉？觀魏國出處始終大節，一合乎道，其豐功盛德，煥乎簡冊，若日星之不可掩，山嶽之不可齊。與天地相爲悠久，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與。

又韓璵跋 首陽高節，退之頌之；吏部文章，文正書之；時稱爲三絕。趙宋諸賢及有元之材大夫士，題詠之不少置。其八世孫靜翁裝潢而珍襲之，求名筆以發其光華，信可寶已。【略】且文正以清才茂行爲時名臣，先哲稱其事業滿邊陲，忠義滿朝廷，聲名滿天下，則字畫乃其餘事。然猶莊楷遒麗，過人如此，眞趙宋第一流人物也！余適以事過吳，伏謁祠下，靜翁持成卷示予，故欣然書之，以俟夫知言者得焉。薊丘韓璵載拜。

又偰玉立題詩 文正千年士，精忠凜不亡。勳名山嶽重，翰墨日星光。喬木參天古，幽簡疊砌芳。我來拜祠下，端欲濯滄浪。高昌偰玉立再拜。

又干文傳題詩 孤竹身爲百世師，范公手染退之辭。不知青社揮毫日，得似天章論道時。

《范文正公集》附錄《褒賢祠記》卷一韓澤《淄州長山縣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故文正公范希文之于於陵也，豈特德行節義而已矣。夫公家世姑蘇，幼

而孤弱，無父所怙，而後隨其母氏來居茲土，留而不出，遂爲邑人。及其長也，卓有所立，鄉人奇之。嘗廬於長白，日自諷誦，雖刻苦不暇，每患其寡友。一日，超然遐舉，四走方外，求老師巨儒，以成就其業。不數歲間，大通六籍，聲名傾動當世。祥符中，會明天子詔天下舉賢者能者，公素擅鄉閭之譽，爲卿大夫之所賓興，一上而中殊科。尋補職任，驟歷臺諫，丕功碩惠，加乎生民，鯁議讜言，許於當國。天下之人無賢不肖，不謀而同辭曰：「范公如登輔相，太平可期。」及乎領邊郡，握兵權，談笑樽俎之間，折衝方面之難，威聲遠布，坐鎮獷俗，以致疆埸塵清，投烽釋警，虜不敢犯邊，盜不敢入寇。天子倚之如金湯，視之如腹心，何患乎西戎，何憂乎北狄！時以海內既安，邦國無事，乃擢貳樞府，參預機務。天下之人驩然相語曰：「范公用矣，但翹首跂足以俟太平爾。」公自是負上重責，以謂其功不可亟成也，必待馴致，故其所爲，志在遠大，移風易俗，釐革頹弊，下輯臣儀，上裨袞職，欲行之以久，而冀效於後也。【略】公沒之後，邑里無傳焉。噫，古之人有德行節義，取而旌之，猶能以勵其風俗，況有功於天下者乎？治平中，澤出宰是邑，訪公之跡，得公之實，因謂邑中諸君子曰：「范公爵位如此其達，功烈如此其顯，豈非茲邑之勝事耶？何久而不爲之祠？」諸君從容而語曰：「今日之議，允符夙昔之願。」蓋邑素有是心，而患在位者未嘗注意，既聞澤言，翕然樂從。爰飭梓人構堂宇，命繪工圖儀形。一之二之日經始，三之四之日告成，財斂餘羨，用不漁民。既而脩虔誠，謁偉像，洋洋乎如在。使夫十室之民，朝夕耳傾而目屬，自非鬼瑣之類，得無聳激？薄者敦，懦者立，如是，何患風俗不及古也？故曰不賞而民勸，謂此矣。愚之所以建公祠者，非止爲乎公也，爲民也，非止爲乎民也，爲天下也。澤竊邑茲久，慚無異政，聊述其美，以傳之後。

蘇軾《范文正諫止朝正》 歐陽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載章獻太后臨朝，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軾先君奉詔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公。曰：「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耳。」今日偶與客論此事，夜歸乃記之。

《澠水燕談錄》卷八 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龍興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涌出，公構一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蒙密，塵迹不到，去市廛才數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眞物外之遊，似非人間世也。歐陽文忠公、劉翰林貢父及諸名公多賦詩刻石，而文忠公及張禹功、蘇唐卿篆石，榜之亭中，最爲營丘佳處。

《續墨客揮犀》卷四 范文正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寒餓無在某右者。時盛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錢千。文正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成都文類》卷三四家安國《范文正公祠堂記》 成都學宮，西南觀敎之地，二漢以降，非善人之迹不存。近世宏堂列像，迨逾百人，皆所遵德景行。熙寧初，公仲子丞相純仁漕蜀，西南之人始請公像圖之經史閣西廡，諸生歲時謁欵於前。以筵爀未稱，積愧甚久。元祐戊辰，寶文閣直學士李公尹蜀，誠於應物，樂於爲善，凡可以成法者皆欲舉之。客有告曰：「蜀有學自文公始，本朝郡邑有學自范文正公始。天下之爲烈者，先王之所不遺，法施於民者，世主之所必報。不遺之所以顯仁，必報之所以立義，士有惻然之仁，孑然之義，一及於蟲魚草木，雖曠代異古且猶不忘，況赫赫耳目之前，明德輔世及於士民乎？願正公祠，使天下爲善者勸。」李公樂其請，命工成之於禮殿之東，與石室對峙焉。客喜而歌曰：「岷山之靈，會公之英。千歲之聲，非雷非霆。道德之澤，以保我後生。明哲之誠，禮義之經。百世之廟，如日如星。敎化之功，地平而天成。」

李曾伯《重建岳陽樓記》 至我朝文正范公，惓惓以天下爲憂樂，斯文一出，斯樓之偉觀增重。去之今二百載，星回物轉，而江濤袞袞，與公風烈，蓋巍然俱存也。

《范文正集補編》卷四汪澤民《蘇州郡學范文正公祠記》 吳學之興，始於文正范公，此所以專祠公也。宋景祐初，天下郡縣未有學，公守吳，請而建焉。吳爲公父母之邦，向得錢氏南園地，將居之，或謂是必世生公卿，即以其地爲學宮。公之子恭獻公持節過郡，益新學，給田，由是立祠禮殿後，忠宣公、恭獻公從祀。高賢報本，典禮宜備。至元再元春正月，鬱攸及祠，屋幾燬。明年，文學掾蔣君伯昇至，顧瞻摧圮，懼神弗居，告諸郡守，掄材木，陶甓瓦，撤故朽，完補缺，棟宇隆敞，像設儼肅。秋九月始事，冬十二月工迺告成。工爲日

凡若干，錢爲緡凡若干，郡守通議道童公乃爲署祠之扁。蔣君偕公八世孫文英來言曰：「公之祠於是也久矣，若稽歲月，紀載闕焉，不書之石，曷詒永圖？願記之。」【略】又明年，歲在丁丑正月壬子記。

又鄭元祐《文正書院記》　至正五年龍集乙酉夏六月吉，廉訪僉事趙公承僖分巡中吳，至則首謁范文正公祠下，拜瞻廟貌，起敬起慕，作而言曰：文正公以德以功，既無忝伊、傅之爲輔相，以學以識，則有功於洙泗道統之傳。故其具文武全才，出將則安邊卻敵，入相則尊主庇民。其先憂後樂，與先知覺覺後知覺者何以異？豈非聖之任者乎。其平生論諫，直道正言，剴切人主，至上《百官圖》詆宰執爲張禹，觸犯盛怒，雖坐摧仰，曾弗少阻，詎不猶木從繩則正，而欲後之克聖者乎？當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公至吳，首以己地建學，故學校徧天下者，自公始。識泰山孫明復於貧賤中，授以《春秋》，遂大鳴聖道於時。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爲學者師，而河南程叔子實遇奬拔。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折之，而授以《中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堙晦，聖人之道不傳，爲治者貿貿焉，罔知適從，以至於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造就士類，作成忠義之風，以致道統之傳。則公之學識，於名教豈小補哉！公之薨也，所在廟食，一以「忠烈」賜名。顧茲中吳，公父母之邦，所宜大建祠廟，萬世血食，如之何僅享之於私第？況今國朝崇德報功，在在有書院，以祠先賢，豈有豐功偉德，正學卓識如文正公，而書院莫之建？則是缺典，豈有大於此者乎！公八世孫文英具辭於趙公，以爲先公之功德學識誠如公所言，顧惟范宗仰食於義廩，食指幾千餘，使建書院，則官除山長，有山長則有廩稍之奉矣。今藐焉義廩不自給，使但建書院以祀公，愼選族人之賢者充主奉，斯足矣，官除山長，則乞免焉。於是公從其言。時總管古燕吳侯秉彝聞公之所建明，即叙公所言，請於行省上之。中書議有關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居嫡者世主祠而行教，於事便。由是二公商出公帑羨餘，命工益址而崇制，既宏且固，甫完，屬元祐記之。

《式古堂書畫彙考》「范仲淹」條《文正公許下帖》柳貫跋　此行次許下答欽聖帖，中云「示及省榜，兒子與謝家兄弟俱過省」。兒子即忠宣。忠宣皇祐元年進士，公以慶曆八年由鄧州求守杭，明年三月十一日次許，得書，正南省放進士時也。欽聖不著姓，今亦莫可考，而簽題蔡欽聖，必有據哉。東陽後學柳貫書。

危素《范文正公讀書臺銘》　宋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楚國文正范公，幼孤貧，從其母適長山朱氏。朱氏宰安鄉，公讀書於太平興國觀。既擢進士第，入參大政，功名烜赫，著在竹帛。後人指其遺跡，而詠歌懷思者無已。會宋中書舍人廬陵劉公才邵八世孫珍依寓是邑，乃作祠宇，割良田以供祭祀。俾素述文刻諸臺下，乃爲之銘。

李維楨《范文正公集補遺跋》　余嘗見稗官家謂公知慶州，作人碑銘，諱一貴人陰事，夜夢貴人吐實，第譜更之，公謝曰：「隱君此事，則某受惡名。」貴人怒曰：「不更，當奪公子。」公笑曰：「死生有天命。」卒不更，子亦無恙。又公謫饒州時，於州圃北創慶朔堂，手植花卉，欄爲二壇。既移潤州，題詩其上，有「年年憶得成離恨，只託春風勾管來」之句，後人和者數十家，亦云「主人當日留眞賞，魂夢還應屢到來」，所指皆所植花卉耳。而誣公于樂籍有所屬意，不根甚矣。凡書人事實，校人遺集，當鑒此兩則。

《帶經堂詩話》卷一四　宋王闢之聖涂云：「皇祐中范文正公守青州，興龍僧舍西南洋溪中有甘泉湧出，公搆亭泉上，刻石記之。幽人逋客，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眞物外之游。歐陽永叔、劉貢父皆有詩刻石，青人目之曰范公泉。」按范公泉非一，今益都西南百八十里顏神鎭城東秋谷有范公祠，泉清冷，出祠中，東北流，合城西之籠水，亦名顏孃泉，北流歷淄川、長山、新城爲孝水，鄒平長白山東峰上之書堂、西峰下之醴泉寺，皆有范公泉。蓋文正幼隨其母流寓長山，讀書長白山中，又往來秋谷，故范泉有三，皆其孤貧流寓時讀書之蹟，而青州之范泉則既貴後宦游之蹟也。世或不知，故詳著之。

宋犖《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卷》　余再宦遊吳，獲謁范公祠屢矣。每瞻拜文正、忠宣遺像，令人肅然起敬。今年春從公十九世孫主奉能濬得觀祠中所藏墨跡九種，其一乃文正公楷書《伯夷頌》，貽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者。文正公爲有宋第一流人，固不以書名。而此書謹嚴有法度，一筆不苟，世之善書者或莫及焉。虞道園有云：「仰惟前賢，爭光日月，不敢妄有贊述。」良然。【略】此卷南渡後歸繆醜，又歸賈似道。宋亡流入北方，元李侯戡得之，因來守吳，舉而歸之范氏義莊。明神宗時曾入王弇州質庫，後仍歸范氏，不取直。未久，主奉者不戒，復失去，爲雲貳守朱勳追得，復歸祠中。今巋然無恙，信有神物呵護其間也。

王琪

論述

綜論

王珪《賜樞密院直學士知鄧州王琪進和後苑賞花釣魚詩獎諭詔》 敕：朕萬機之豫，思燕群臣，暮春之和，遂啓密苑。臨清流而發詠，惜餘萼以命觴，人心樂胥，天日延煦。雖未足掩魚藻之盛，而固已追柏臺之娛。卿蔚爲邦英，滯於郡守，聞華景之勝集，念清徽之素遊，遠托嘉辭，進賡新唱。矧儒林之碩望，有詩筆之舊名，玩味之餘，嘉歎何已！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六 《鍾山語錄》云：或歌王琪詩者，荆公曰：「琪詩雖時有奇句，然雕鐫不自在。」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前輩稱王君玉詩刻琢深淳，且舉「蠶寒冰繭瘦，蜂老露房空」、「魚寒不食清池釣，鷺靜頻驚小閣棋」二聯。余以其集考之，五言如「露槿東西照，風荷向背愁」，七言如「涼吹易成團扇恨，夕陽偏結小窗愁」，如《詠明皇》云：「誰將水調歌秋雁，不遣君王待曲終。」絕句如「香溪春老誤尋芳，只有愁雲映夕陽。今日重來已如此，何須更問海生桑」，如「正月初絃二月賒，小陽春事已如麻。強誇力健因移石，不減公忙爲種花」，皆精妙有思致。絕句可入選，而詩話所稱二聯，乃不在集中。君玉，晏元獻客也，嘗與楊大年、歐公唱和。

《竹莊詩話》卷二四引《西清詩話》 王君玉詩字字清。詩如「魚寒不食清池釣，鷺靜頻驚小閣棋」，讀之如咀冰嚼雪。

邱晉成《論蜀詩絕句·王琪》 蠶繭蜂房巧詠蓮，果然奇句費雕鐫。平生自負《江南曲》，十首依稀似謫仙（王君玉《詠秋蓮》詩曰：「蠶寒冰繭瘦，蜂老露房空」）。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王琪》 漫嫌雕琢失天然，吹徹浮雲奏管絃。卧雪圖空人化鶴，江湖華髮老流年。

分論

《金陵賞心亭》 《湘山野錄》卷上：金陵賞心亭，丁晉公出鎮日重建也。秦淮絕致，清在軒檻，取家篋所寶《袁安卧雪圖》張於亭之屏，乃唐周昉絕筆。凡經十四守，雖極愛而不敢輒覬。偶一帥遂竊去，以市畫蘆鴈掩之。後君玉王公琪復守是邦，登亭留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清麗壯吳都。昔人已化遼天鶴，舊畫難尋《卧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座隅。」此詩與江山相表裏，爲貿畫者之蕭斧也。

《雪》 《西清詩話》：君玉嘗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如云：「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鈎斜。」待伴、羞明皆俗語。 《仕學規範》卷三九：王君玉謂人曰【略】。嘗有《雪》詩【略】。待伴、羞明皆俗語，今採拾入句，了無痕類，此點瓦礫爲黃金手也。

《清輝殿觀唐明皇山水石字歌》 《曲洧舊聞》卷九：王琪字君玉，自幼已能爲歌詩。爲集賢校理日，仁宗燕太清樓，命館閣賦《明皇山水石》，上稱琪爲善。詔中書第其優劣，琪獨賜褒詔。琪，成都人，年七十二以禮部侍郎致仕，終于廣陵。

《復州作》 《蓮堂詩話》：宋王琪知復州，有句云：「風迷楚客傷春野，山晦荆王夢雨天。」人爭稱之。

《聞角》 《詩人玉屑》卷三：《宋朝警句·七言》：「隴雁半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王君玉《聞角》）

《祝英臺》（江南燕） 《能改齋漫錄》卷一七：歐陽文忠公愛王君玉《燕》詞云：「烟逕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匆匆。」梅聖俞以爲不若李堯夫《燕》詩云：「花前語澀春猶冷，江上飛高雨乍晴。」君玉全章云【略】。

《望江南》十首 《陳輔之詩話》：密學王君玉有《望江南》十首，自謂謫仙。楚老酷愛其「紅綃香潤入梅天」之句。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望江南》（江南柳煙穗拂人）沈際飛評：熟矣，色味不陳。 《詞綜偶評·宋詞》：二首

與詠物類相似。

傳記

《宋史》卷三一二《王琪傳》　琪字君玉，兒童時已能爲歌詩。起進士，調江都主簿。上時務十二事，請建義倉，置營田，減度僧，罷鬻爵，禁錦綺、珠貝，行鄉飲、籍田，復制科，興學校。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帝宴太清樓，命館閣臣作《山水石歌》，琪獨蒙褒賞。詔通判舒州。歲饑，奏發廩救民，未報，先振以公租，守以下皆不聽，琪挺身任之。知復州，民毆佃客死，吏論如律。琪疑之，留未決，已而新制下，凡如是者聽減死。歷開封府推官、直集賢院、兩浙淮南轉運使、修起居注、鹽鐵判官、判戶部勾院、知制誥。嘗入對便殿，帝從容謂曰：「卿雅有心計，若三司缺使，當無以易卿。」會奉使契丹，因感疾還，上介誣其詐，責信州團練副使。久之，以龍圖閣待制知潤州。轉運使欲浚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寢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寧。先是，府多火災，或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召令廂邏，具爲作賞捕之法，未幾，得姦人，誅之，火患遂息。復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鄧州，徙揚州，入判太常寺，又出知杭州，復爲揚州、潤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琪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飾廚傳以沽名譽，故待賓客頗闊略。間造飛語起謗，終不自恤。葬于眞州。詔眞、揚二州發卒護其窆，蓋異數也。

紀事

《歸田錄》卷一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譏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大笑。

《許彥周詩話》　王君玉內翰初登第，調揚州江都縣令，題九曲池詩云：「越調隋家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沉影，鳴蛙祇沸聲。凄涼不可問，落日背蕪城。」晏元獻閱詩賞歎，薦爲館職。又嘗乞夢于后土祠，夜得報云：「君年二十七，官至四品。」時年正二十七，大惡之，過歲乃稍自安。後以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致仕，未改官制時正四品，年七十二云。

《孔氏談苑》卷二　王琪知歙州，吳感作《折紅梅》小詞，寄之云：「山花冷落何曾折，一曲紅梅字字香。」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六　《西清詩話》云：紅梅清艷兩絕，昔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始移植西岡第中，特稱賞之。一日，貴遊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略】王君玉聞盜花事，以詩遺公云：「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蘂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自爾名園爭培接，遍都城矣。

又後集卷二〇　《復齋漫錄》云：晏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讀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氏，終篇者無幾。又俾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略】」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飯已，又同步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矣。

又卷三四　《復齋漫錄》云：《荆楚歲時記》云：「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肥牛綠野深。」

《石林詩話》卷上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時已爲館閣校勘，公特請于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詩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廚夙爲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弦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西溪叢語》卷上　王琪君玉《金陵飲酒》詩云：「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泉春寶釵碎。」蓋謂水碓舂金釵糯也。金釵乃糯米之名。詩載荆公集中，非是。

《升菴詩話》卷一一　《說文》：「熨，持火申繒也。一曰火斗。」【略】王君

玉詞：「金斗熨秋紅。」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王琪詩》二十卷。

藝文

司馬光《致政王侍郎（琪，字君玉）挽歌二首》 弱冠獻奇策，居然終賈才。賦成平樂館，歌奉柏梁杯。麗藻留昭世，英遊隔夜臺。土中埋美玉，誰見不興哀。 振鷺辭靈沼，冥鴻翔太虛。清朝解鳴玉，舊里挂安車。詩酒江山勝，園林俸祿餘。所忠今不往，誰奏茂陵書。

雜錄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〇 苕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晏）元獻不曾知杭州。《復齋》乃云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略】所紀皆誤也。

丁度

傳記

《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三孫抃《丁文簡公度崇儒之碑》 皇祐五年正月庚戌，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行尚書右丞丁公薨於京師。【略】太常準功行謚曰「文簡」。越三月辛酉，克葬於鄭州新鄭縣旌賢鄉之原。明年，詔臺臣某識其事，以信來世。謹按牒，公諱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略】生八日，目始開。年十一，穎悟端碩，與并時諸生不類，因大啓書室，使之縱觀。公取數帙，指篇目，問義安在，的的如成人言。及長，能屬文，雅好謨誥，遂擬爲書命數篇，不錯不譽，詞氣遒然，由是名聞公卿間。祀汾陰之歲，應服勤詞學科，擢上第。釋褐大理評事、通判靜海郡，稍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上踐祚，改太常丞。【略】進太常博士，加緋魚。守吳興，民有訴訟者，公問狀，拳然坐閣中麗博，曲直按昇，事下吏十無二三者，郡俗大服，牢圄無繫。尋爲西京轉運使。【略】又徙長葛，治單，鎮許，人宜之。歲中，授祠部員外郎。代還，以本官知制誥，錫服三品。【略】再遷刑部郎中，召入翰林充學士。【略】尋兼侍讀學士，改中書舍人，爲學士承旨。【略】俄兼端明殿大學士。【略】上顧公在翰林久矣，乃不自爲之地，眞確厚長者。居無何，諫官或言公請間求用。上曰：「度侍從十五年，未嘗一語及私，若安得是說？」因召執政申諭之。慶曆五年，遂用爲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略】數月，懇請解職，授紫宸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復改觀文殿學士，歷刑、兵二部侍郎。合宮均慶，陟尚書右丞。近時政府罷免，例從外職，獨公入觀中。講還，即闔門靜居，寵辱進退，若不在己。素康寧，一日以疾聞，上亟遣中貴人挾太醫診脈，藥未再劑，晏然謝去，享年六十四。悲夫！公坦易疏達，清通敏亮，不喜外飾，率由天誠。讀書止究大義，章句解詁，脫略不記。與士人交，初若無崖岸，無畛域；及游從論議，或一言一事，小戾正道，則辭意勁訐，無毫釐假借之色。性忠赤，朝家事典，關治亂安危者，多密疏抗辯，大抵渾渾直致，發於胸中，稽摩隱微，既久乃驗。人問之，則避讓不自名，往往答以他語。間屬奸險慧忮，橫啓誣詛，雖衆談錯出，未嘗少回，以合時尚。初，章獻皇太后輔政，公鋪道前世緣舅家致敗亂之跡，撰《王鳳論》以獻，明白委曲，無所諱忌。【略】晚歲通性理，紛華玩好，抑絕不視。處一室，左右几案，惟經史子集而已。【略】朝廷既大享，召群子弟語曰：「昔文正公宰天下僅十五年，及薨，子孫有未齒宜簿者。吾愛之慕之，自今不復有請矣，若等始自策厲。」因著《愼言賦》，以示戒勗。洛中營小園，心念念告老。去章既具草，未上而終，士論深所追惜。公之踐歷，若吏部南曹、尚書刑部、登聞檢院、權發遣三司公事、糾察在京刑獄、管勾祥源觀、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皆一領焉。秘閣、秘書省、省刑院、吏部流內銓、審官院、三司磨勘司、通進銀臺司、權

發遣開封府事、南郊鹵簿使，皆再領焉。太常禮院、尚書都省，皆三領焉。又爲群牧使、河東宣撫副使、契丹生辰使、南郊禮儀使。功臣曰「推忠推誠佐理保德」，階至光祿大夫，勳爲上柱國，爵封濟陽郡開國公，賦邑二千六百戶，眞食六百戶。所著詩、論、制誥、奏議、碑頌等，離爲七十卷，藏於家。致道雅正，文辭純緻，較漢、唐名賢不少減。又譔錄《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卷，《慶曆兵錄》五卷，《慶曆繕邊錄》一卷，《國朝具員》一卷，《編年總錄》八卷，《大唐史略》一百卷，《管子要略》五篇，《備邊要覽》十篇，《寰海後圖》，刊定《武經總要》五十卷，《唐書》紀十卷、志四十卷，《集韻》十卷。褒貶義例，得太史公之遺法，美哉！【略】君子謂公約以處己，恕以接人，誠以事君。勞焉不自能，美焉不自售，孜孜輔道，始終一節，《易》所謂「立不易方」者，公得之矣。銘曰：君子履用，以純誠先。哲人事業，推直道難。二者參立，茲爲本原。有美文簡，奉之周旋。心坦以毅，行方而堅。章聖在宥，汾脽告虔。巍設科等，大寵俊賢。公試墀下，擢居衆前。帝始御極，龍飛於天。健順丕斡，清明浹宣。公踐朝闥，亨塗始焉。灝灝書府，峨峨掖垣。或紬史法，或代王言。公復古誼，其文炳然。玉署詳擇，金華博延。時視詔草，日陪威顏。公講事本，經謀實繁。乃贊萬樞，乃參庶績。推以治體，濟之勤力。內重國論，翊大柱石。外探兵鈐，綏固疆埸。生也鯁亮，動兮齋慄。不將不迎，不矯不激。不求利權，不取名跡。人其謂何，我則惟一。寖蹈晚節，解還前職。紛乎世華，淡若虛室。裏褓胥照，初終罔易。凝神粹和，匽首歸沒。士伍追範，朝家慨惜。詔俾刊錄，庸傳行實。嗚呼公兮，古之遺直。

《**隆平集**》卷八《**丁度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三《**丁度傳**》（存目）

紀事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　慶曆四年三月己卯，帝於邇英閣出《危竿論》一篇，述居高愼危之意。又出御書十有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眞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眞宗愛民，孝思感噎，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好碩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愼言語，十曰待耆老，十一曰靜進退，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懼貴極，十四曰保勇將，十五曰尙儒籍，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二十二曰分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愼滿盈，二十五曰傷暴露兵，二十六曰哀鰥寡民，二十七曰訪屠釣臣，二十八曰講遠圖術，二十九曰辨朋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二曰監迎合，三十三曰罪己爲民，三十四曰損躬撫軍，三十五曰一善可求，小瑕不廢。顧謂丁度等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於政治者，書以分賜卿等。」度及曾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拜賜，固請注釋其義，帝許之【略】。丙戌，丁度等上《答邇英聖問》一卷，帝覽之終篇，指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答聖問》者，即所釋前賜三十五事也。

《**青箱雜記**》卷二　李侍郎仲容，濤相之後，吉德恬退，不與物校，時人目爲「李佛子」。享年七十，臘月八日，無疾而逝。觀文丁公度爲撰墓誌，叙其爲人曰：「天禧中，士風奔競，公在文館，淡然自守，同列中負人倫之鑒者曰：『李公他日名位顯，年壽高，我輩俱不及。』迄今皆驗。」

《**隆平集**》卷八《**丁度傳**》　嘗著《愼言賦》、《書紳銘》以戒諸子。又著《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十二卷，《慶曆兵錄》五卷，《贍邊錄》一卷，《編年總錄》八卷，《管子略要》五篇。

《**鶴肋編**》卷下　眞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周懷政密請於上，欲傳位太子，上許之。皇后令軍校楊崇勳告萊公謀廢上，遂誅懷政，萊公貶海康以死。仁宗即位，賜謚忠愍，命知制誥丁度爲詞。

李冠

《**後山詩話**》　王介甫謂「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朦朧澹月雲來去」也。冠，齊人，爲《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大俠也，喜誦之。

《**宋史**》卷四四二《**劉潛傳**》附《**李冠傳**》　同時以文學稱京東者，齊州歷城有李冠，舉進士不第，得同《三禮》出身，調乾寧主簿，卒。有《東皐集》二十

卷。

《澠水燕談錄》卷四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也。性超逸，深于《老》、《易》，善擊劍，有概世之志。廬梓桐山下，稱淄右書生，不交塵務。山東賈同、李冠皆尊仰之。【略】太守劉通詣樵，踰垣遁去。其後，高弁知州事，范諷爲通判，相與就見之。李冠以詩寄之曰：「霜臺御史新爲郡，棘寺廷評繼下車。首謁梓桐王處士，教風從此重詩書。」

李宗易

范仲淹《舉李宗易堪任清要狀》　知光化軍、屯田員外郎李宗易，天禧三年進士第九人及第。素負詞雅，居常清慎，有靜理之才，無躁進之迹。今在鄰屬，稔聞治狀，人憂其去，吏不敢苟，【略】堪充清要任使。

鄭獬《度支郎中致仕李宗易可司封郎中制》　具官某履夷處順，風塵不雜，解紱而歸，嘯歌乎樽酒之樂。適茲大賞，進秩名曹，寵命儻來，尚不爲鄉里之榮乎。

蘇軾《書李簡夫詩集後》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李公簡夫以文學政事有聞於天聖以來，而謝事退居於嘉祐之末、熙寧之初。平生不眩於聲利，不戚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終身者，庶幾乎淵明之眞也。熙寧三年，軾始過陳，欲求見公，而公病矣。後二十年，得其手錄詩七十篇於其孫公輔。讀之，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元祐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蘇轍《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熙寧初，予從張公安道以弦誦教陳之士大夫，方是時，朝廷以繇役、溝洫事責成郡邑，陳雖號少事，而官吏奔走，以不及爲憂。予獨以詩書諷議竊祿其間，雖幸得脫於簡書，而出無所與遊，蓋亦無以爲樂也。時太常少卿李君簡夫歸老於家，出入於鄉黨者十有五年矣。間而往從之，其居處被服，約而不陋，豐而不餘。聽其言，未嘗及世俗。徐誦其所爲詩，曠然閑放，往往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遊，多慶曆名卿，而元獻晏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慕其爲人，而學其詩，患莫能及耳。」予退而質其里人，曰：「君少好學，詳於吏道，蓋嘗使諸部矣。未老而得疾，不至於廢而棄其官。其家蕭然，饘粥之不給，而君居之泰然。其子君武始棄官以謀養，浮沈里閭，不避勞辱。未幾，而家以足聞。」陳人喜種花，比於洛陽，每歲春夏，遊者相屬彌月。君攜壺命侶，無一日不在其間，口未嘗問家事。晚歲其詩尤高。信乎其似樂天也！予時方以遊宦爲累，以謂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爲從官，以諫爭顯，出爲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後世，可以老死無憾矣。君仕雖不逮樂天，而始終類焉，夫又將何求？蓋予未去陳而君亡，其後十有七年，元祐辛未，予以幸遇，與聞國政。祿浮於昔人，而令名不聞，老將至矣，而國恩未報。未敢言去，蓋嘗恐茲心之不從也。君之孫宣德郎公輔以君詩集來告，願得予文以冠其首。予素高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懼不能蹈也，故具道疇昔之意以授之。凡君詩古律若干篇，分爲二十卷。

《宋詩紀事》卷二〇《李宗易小傳》　宗易字簡夫，宛丘人。歷官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事，仕至太常少卿。有詩集。

張　先

論　述

綜　論

蘇軾《題張子野詩集後》　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湖州西溪》云【略】。與余和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蓋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

又《祭張子野文》 子野郎中張丈之靈曰：仕而忘歸，人所共蔽。有志不果，日月其逝。惟余子野，歸及強銳。優遊故鄉，若復一世。遇人坦率，眞古愷悌。龐然老成，又敏且藝。清詩絕俗，甚典而麗。搜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裔。坐此而窮，鹽米不繼。歗歌自得，有酒輒詣。

《後山詩話》 尙書郎張先善著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捲花影」，「墮輕絮無影」，世稱誦之，號「張三影」。王介甫謂「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朦朧澹月雲來去」也。冠，齊人，爲《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七引《古今詩話》 張子野郎中善歌詞，嘗作《天仙子》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士大夫皆稱之。子野初謁歐公，迎之坐，語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恨相見之晚。」有客謂張子野曰：「人皆謂公爲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我『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卷花影』，『柳徑無人，墜風絮無影』，此予平生得意句也。」

《碧鷄漫志》卷二 張子野、秦少游（詞）俊逸精妙。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 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不具諸集，今載於此。云：【略】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七 《遯齋閒覽》云：張子野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尙書奇其才，先往見之，遣將命者謂曰：「尙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乎？」子野屛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邪？」遂出，置酒盡歡。蓋二人所舉，皆其警策也。

又 《高齋詩話》云：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又長短句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又云「隔牆送過鞦韆影」，並膾炙人口，世謂「張三影」。

又 《古今詩話》云：有客謂子野曰【略】。苕溪漁隱曰：細味三說，當以《後山》、《古今》二詩話所載「三影」爲勝。

又後集卷三三 李易安云：【略】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

《石林詩話》卷下 張先郎中字子野，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視聽尙精強，家猶畜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先和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極爲子瞻所賞。然俚俗多喜傳詠先樂府，遂掩其詩聲，識者皆以爲恨云。

《道山清話》 張先，京師人，有文章，尤長於詩詞。其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之句，膾炙人口。又有「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風弄鞦韆影」之詞，人目爲「張三影」。先字子野，其祖母宋氏，孝章皇后親妹也。祖遜因是而貴，太宗朝爲樞密副使。子野生貴家，刻苦過於寒儒，取高科，甫改秩爲鹿邑縣以殂。歐陽永叔雅敬重之，嘗言與其同飲，酒酣，衆客或歌或呼起舞，子野獨退然其間，不動聲氣，當時皆稱爲長者。今人乃以「張三影」呼之，哀哉！歐公爲其墓銘。

《寶真齋法書贊》卷一一《張子野詩稿帖》關演跋 張子野在熙寧間致政，來往杭、霅兩郡，是時東坡先生、楊元素、李公擇爲守倅，陳令舉、柳子玉皆在，蓋一時文章鉅公也。子野年八十餘，視諸公爲丈人行，東坡次韵《春晝》一篇，推仰之意至矣。此卷有「池上飛橋亭外山，野禽偸靜上鉤欄」。又《射弓》詩云：「絃聲應手裂竹響，旗影翻風戲鳥飛。」絕類張文昌也。每展卷，想見其多才潦倒，良可秘護耳。庚戌十二月吉，雪溪老人關演子長。

又關注跋 東坡祭張郎中文云：「微詞宛轉，蓋（世）（《詩》）之裔。」謂其精于詩詞也。此書風流蘊藉，又詩詞之餘波云。建炎四年十二月初七日，會稽關注書。

又岳珂贊 右熙寧郎官張公先，字子野。手書詩二篇，眞迹一卷。公詞名滿天下，「三影」之作，膾炙迨今。方熙寧時，垂車自怡，往來浙右，霅上六客，公蓋預其一。壽俊耆耄，風流蘊藉，蓋蔚然承平典型也。帖以粉牋，字迹已半磨落，二關子長、子東跋語具焉。紹定戊子三月得之高平范氏。贊曰：觀水以心，本於知者之樂；取射以藝，譬諸巧者之中。時雖後先之不同，意或亡取而互用。句葩體莊，字謹心從。是曰仁宗太平之詞人。遺帖之存，固宜後世之所重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李端叔 子野詞，才不足而情有餘。

厲鶚《論詞絕句十二首》（選一） 張（子野）柳（耆卿）詞名枉並驅，格高韻勝屬西吳。可人「風絮墮無影」，「低唱淺斟」能道無？

《填詞雜說》 「紅杏枝頭春意鬧」，「雲破月來花弄影」，俱不及「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予嘗謂李後主拙于治國，在詞中猶不失爲南面

王，覺張郎中、宋尚書直衙官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安陸集》一卷附錄一卷【略】。蘇軾集有《題張子野詩集後》曰："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略】。"然軾所舉二聯，皆涉纖巧。自此二聯外，今所傳者惟《吳江》一首稍可觀，然「欲圖江色不上筆，靜覓鳥聲深在蘆」一聯，亦有纖巧之病。平心而論，要爲詞勝於詩，當時以「張三影」得名，殆非無故。軾所題跋，殆由好爲高論，未可據爲定評也。

鮑廷博《刊張子野詞跋》 張都官以歌詞擅名當代，與柳耆卿齊名，尤以韵高見推同調。「三中」、「三影」，流聲樂府，至今艷稱之。而《安陸集》獨見遺於汲古閣《六十家詞》刻之外，誠詞壇憾事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張先》 秋千三影泥郎中，傾倒詞場六一翁。燕燕鶯鶯狂興在，老隨蝴蝶逐花叢。

《卧廬詞話》 張子野詞「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嬾起，簾壓卷花影」、「柳徑無人，墜飛絮無影」，人因目之爲「張三影」。余按子野詞，又有句云「隔牆送過秋千影」，又云「中庭月色正清明，無數楊花過無影」，又詩句云「浮萍破處見山影」，語幷精妙，然不止「三影」也。此公專好繪影，亦是一癖。又按「柳徑無人」二句，子野詞集作「柔柳搖搖，墜輕絮無影」。

張峙亭《論詞絕句》 一身花月「張三影」，千古評來此射鵰。儷白把酒詞愈妙，好教風調繼南朝。

譚瑩《論詞絕句》 歌詞餘技豈知音，「三影」名胡擅古今。《碧牡丹》才歌一曲，頓令同叔也情深。

《歷代詞話》卷四 子野詞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詞。（蔡伯世）

《宋四家詞選序論》 子野清出處，生脆處，味極雋永，只是偏才，無大起落。

《本事詞》卷上 張子野風流瀟灑，尤擅歌詞，燈筵舞席贈妓之作絕多，【略】而詠吹笛、詠舞、贈善歌諸作，又不勝枚舉矣。

《賭棋山莊詞話》卷三 子野、美成，聯鑣於藝苑，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固已同祖《風》《騷》，力求正始。君子正其文，瞽師調其器，厥功所存，良可嘉歎。然而畛域猶存，涯度未遠，爭價一句之奇，麗采百字之偶，大成之集，遺以來喆。

又 融齋謂詞喻諸詩，【略】其有似韋蘇州者，張子野也。

《藝概》卷四 宋子京（祁）詞是宋初體，張子野始創瘦硬之體，雖以佳句互相稱美，其實趨向不同。

又 詞品喻諸詩，【略】其有似韋蘇州者，張子野當之。

《白雨齋詞話》卷一 張子野詞，古今一大轉移也。前此則爲晏、歐，爲溫、韋，體段雖具，聲色未開。後此則爲秦、柳，爲蘇、辛，爲美成、白石，發揚蹈厲，氣局一新，而古意漸失。子野適得其中，有含蓄處，亦有發越處。但含蓄不似溫、韋，發越亦不似豪蘇膩柳。規模雖隘，氣格卻近古。自子野後，一千年來，溫、韋之風不作矣，益令我思子野不置。

又卷五 王介甫謂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及李世英「朦朧淡月雲來去」。此僅就一句言之，未觀全體，殊覺武斷。即以一句論，亦安見其不及也？

又卷六 張子野詞，最見古致。如云："江水東流郎在西，問尺素何由到。"情詞淒怨，猶存古詩遺意。後之爲詞者，更不究心於此。

又 張子野之「舞徹《梁州》，頭上宮花顫未休」，【略】均無害爲婉雅。而余所愛者，則張子野「望極藍橋，正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略】皆極其雅麗，極其淒秀。

又卷七 子野詞，於古雋中見深厚。

又卷一〇 詩有詩境，詞有詞境，詩詞一理也。【略】子昂高古，摩詰名貴，則子野、碧山正不多讓。

《詞壇叢話》 張子野詞，才不大而情有餘，別於秦、柳、晏、歐諸家，獨開妙境，詞壇中不可無此一家。

《詞則·減字木蘭花》（垂螺近額） 陳廷焯評："子野詞最爲近古。耆卿而後，聲色大開，古調不復彈矣。

《卧廬詞話》 張子野詞，【略】語幷精妙，然則不止「三影」也。此公專好繪影，亦是一癖。

分論

《題西溪無相院》 蘇軾《題張子野詩集後》："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湖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略】若此

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道山清話》：張先，【略】有文章，尤長於詩詞。其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之句，膾炙人口。《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此東坡所稱三、四一聯。子野詩集湖州有之，近亡其本。馮班評：不獨三、四好，五、六亦好。李光垣評：應云「此三、四一聯東坡所稱。」馮舒評：此公一生只會用「影」字。查慎行評：三、四小巧而鮮新。紀昀評：三、四有致，宜爲東坡所稱，然氣象未大，頗近詩餘。五句作意而笨。《逸老堂詩話》卷上：古今詩人措語工拙不同，豈可以唐宋輕重論之？余訝世人但知宗唐，於宋則棄不收。如唐張林《池上》云：「菱葉乍翻人采後，荇花初沒舸行時。」宋張子野《溪上》云：「浮萍斷處見山影，小艇移時聞草聲。」巨眼必自識之，誰謂詩盛於唐而壞於宋哉？《養一齋詩話》卷五：張子野《湖州西溪》詩：「浮萍斷處見山影，野艇歸時聞草聲。」上句佳，卻似詞，下句不佳，尚是詩。個中消息當參。《宋詩精華錄》卷一：子野詞家，詩可與晚唐人爭席。

《**吳江**》《中吳紀聞》卷一：張子野宰吳江日，嘗賦詩云：「春後銀魚霜下鱸，遠人曾到合思吳。欲圖江色不上筆，靜覓鳥聲深在蘆。落日未昏聞市散，青天都淨見山孤。橋南水漲虹垂影，清夜澄光合太湖。」爲當時之絕唱。《石洲詩話》卷三：張子野《吳江》七律，于精神非致，兩擅其奇，不獨《西溪無相院》之句膾炙人口也。

《**過林和靖隱居**》《石洲詩話》卷三：《過和靖居》，亦絕唱。《詞壇叢話》：張子野《弔林君復》詩「煙雨詞亡草更青」【略】，一篇之工，見之吟詠。

《**定風波**》（**西閣名臣奉詔行**）《藝概》卷四：詞貴得本地風光。張子野遊垂虹亭，作《定風波》，有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是時子野年八十五，而坐客皆一時名人，意確切而語自然，洵非易到。

《**一叢花令**》（**傷高懷遠幾時窮**）《精選古今詩餘醉》卷八潘游龍評：「不如桃杏」，恁地情蕩。《古今詞統》卷一〇：《還魂記》妙語皆出於子野。《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不如桃杏」，則不如者多矣，有傷深情。《皺水軒詞筌》：唐李益詩曰：「嫁得瞿唐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子野《一叢花》末句云：「沈恨細思，不如桃杏，猶解嫁春風。」此皆無理而妙，吾亦不敢定爲所見略同，然較之「寒鴉數點」，則略無痕迹矣。

《**青門引**》（**乍暖還輕冷**）《藝苑卮言》：張子野《青門引》，【略】句字俱佳。《新刻注釋草堂詩餘評林》卷三李廷機評：張三影胸次超脫，啓口自是不凡。《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懷則自觸，觸則愈懷，未有觸之至此極者。《蓼園詞評・青門引》：沈際飛曰【略】。按落莫情懷，寫來幽雋無四。不得志於時者，往往借閨懷以寫其幽思。角聲而曰「風吹醒」，醒字極尖刻。至末句「那堪送影」，眞是描神之筆，極希窅渺之致。《自怡軒詞選》卷一：《古今詩話》：有人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略】」。公曰：「何不目爲張三影？『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卷花影』、『柳徑無人、墜飛絮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似此則加上「隔牆送過秋千影」，應目爲「張四影」矣。《詞潔輯評》卷一：子野雅淡處，便疑是後來姜堯章出藍之助。《詞則》：韻流弦外，神泣個中。耆卿而後，聲調漸變，子野猶多古意。《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殘春病酒，已覺堪傷，況情懷依舊，愁與年增，乃加倍寫法。結句之意，一見深夜寂寥之景，一見別院欣戚之殊。夢窗因秋千而憶凝香纖手，此則因隔院秋千而觸緒有懷，別有人在，乃側面寫法。

《**繫裙腰**》（**惜霜蟾照夜雲天**）《詞潔輯評》卷二：以「憐偶」字隱語入詞，亦清便可人。

《**師師令**》（**香鈿寶珥**）《草堂詩餘》後集卷三沈際飛評：「學妝皆道稱時宜」四句，能換字句，協節。「不須回扇障清歌」四句，辛妍。《詞潔輯評》卷三：白描高手，爲姜白石之前驅。

《**鵲牡丹**》（**野綠連空**）《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苕溪漁隱曰：胡宿詩「風花飛有態，煙絮墜無痕」，張先詞「柳徑無人，墜飛絮無影」，二人詩詞頗相類。《詞綜偶評・宋詞》：前闋說舟中，後闋說琵琶。末句即香山所謂「唯見江心秋月白」也。《詞則》：子野善押「影」字韻，特地精神。《映庵詞評》：「繡屏」，必指山言。

《**碧牡丹**》（**步帳搖紅綺**）《詞則》：深情綿邈，晏公聞之，能無動心耶。《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追憶聞歌，「眉」、「黛」二句，紅牙按板，有怨入落花之感。下闋重到歌筵，而驚鴻已渺，惆悵成詞，有情不自禁者。

《**虞美人**》（**恩如明月家家到**）《許彥周詩話》：「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眞可泣鬼神矣。張子野長短句云：「眼力不知人遠，上溪橋（去）。」【略】皆遠紹其意。

《西江月》（憶昔錢塘話別）《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言者聽者俱苦。

《醉桃源》（落花浮水樹臨池）《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波折宛轉。

《木蘭花》（龍頭舴艋吳兒競）《靜志居詩話》卷一六：張子野吳興寒食詞：「中庭月色正清明，無數楊花過無影。」余嘗歎其工絕，在世所傳「三影」之上。《雨村詞話》卷一：「張三影」已勝稱人口矣，尚有一詞云：「無數楊花過無影。」合稱之名「四影」。

《謝池春慢》（繚牆重院）《精選古今詩餘醉》卷四潘游龍評：後疊秀艷，下直入古歌。《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望若圖繡丹青，奇分似古歌。

《御街行》（天非花艷輕非霧）《詞品》卷一：白樂天詞，【略】予獨愛其一首云：「花非花，霧非霧【略】。」蓋其自度之曲，因情而生文也。【略】張子野衍之爲《御街行》，亦有出藍之色。《載酒園詩話》：張子野衍其（白居易）「花非花」爲小詞，則掖庭之流入北里也。

《歸朝歡》（聲轉轆轤闌露井）《詞品》卷一：張子野《歸朝歡》云【略】。此詞極工。《新刻注釋草堂詩餘評林》卷三李廷機評：此詞洞徹閨怨，瞭然在目。《草堂詩餘》卷五沈際飛評：「西風人語夜來風」二句，嬌軟工新。「有情無物不雙棲」二句，桂英詩：「靈沼文禽皆有匹，仙園美木應交枝。無情微物猶如此，何事風流豈別離。」可以釋此。《詞律》卷一八：子野用字繁密，自在蘇、辛之上。

《宴春臺慢》（麗日千門）《新刻注釋草堂詩餘評林》卷一李廷機評：人間之富貴，俱見此詞。詞令上品。《草堂詩餘》卷三沈際飛評：「雕觴」六句，致。「猶有花上月」二句，清貴說得住。《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古今詞話》評汴河出土石刻之《魚游春水》詞云：「八十九字而風花鶯燕動植之物曲盡，此唐人語也。」後之狀物寫情，無能及者。觀子野此詞，善狀帝城春景之盛。天家之宮闕，五侯之池館，士女之車馬，以及飛觴舞袖，香獸羅衣，粲然咸備，較《魚游春水》詞尤爲絢麗。結句至月上猶留連不去，極寫其酣遊也。

《醉落魄》（雲輕柳弱）《草堂詩餘》卷二楊愼評：古人詩詞詠吹笛者多用《梅花落》事，如此用法便新警。沈際飛評：香生色眞，眞佳人如是。「淺破櫻桃」，非佳人無此吹口。「萼」字、「角」字，狀景愈細。《古今詞統》卷八：人羨湯若士（顯祖）「丹青女易描，眞色人難學」之句，不知爲子野所創。《詞潔輯評》卷二：「生香眞色」四字，可以移評石帚、玉田之詞。《詞綜偶評・宋詞》：（生香眞色人難學）以上寫美人。（橫管孤吹，月淡天垂幕）以下說吹笛。（倚樓人在闌干角）暗用唐詩。《蓼園詞評・醉落魄》：「雲輕柳弱」，寫佳人神韻清遠。「生香眞色」，尤爲高雅。至「聲入霜林」，「梅」亦能「落」，此又是眞藝矣。寫得佳人色藝天然。惟一「眞」字，豈是尋常所有？寫佳人耶？借佳人以寫照耶？須玩味於筆墨之外，方可不是買櫝還珠也。《詞則》：情詞幷茂，姿態橫生。李端叔謂子野才短情長，豈其然歟。

《木蘭花》（西湖楊柳風流絕）《詞綜偶評・補錄宋詞》：（「驪駒應亦解人情，欲出重城嘶不歇」二句）與晏小山《玉樓春》結二語相似。《詞則》：「驪駒」二句，較叔原「紫騮認得舊遊蹤，嘶過畫橋東畔路」更覺有味。

《慶春澤》（飛閣危樓相倚）《雲韶集》卷二：無人整妝亦常事耳，卻寫得如許情態，如許哀怨，情詞凄涼。

《生查子》（含羞整翠鬟）《草堂詩餘》卷一楊愼評：「蕉雨」最不可聽。《精選古今詩餘醉》卷一四潘游龍評：「鎖」字入此處，甚有致。《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雁柱」二句，摹彈箏神。「鎖」字入此處致甚。《詞綜偶評・宋詞》：玩後四句，乃是憶彈箏之人而作，非詠彈箏也。《蓼園詞評・生查子》：按「一一」字，從「頻」字生來，「春鶯語」，從「得意」字生來。前一闋寫得意時情懷，無限旖旎。次一闋寫別後情懷，無限凄苦。胥於箏寓之。凡遇合無常，思婦中年，英雄末路，讀之皆堪下淚。

《浣溪沙》（錦帳重重捲暮霞）《蓼園詞評・浣溪沙》：沈際飛曰：前人詩：「夢魂不知處，飛過大江西。」此云：「飛不去」，絕好翻用法。按「重重」，「曲曲」，寫得柔情旖旎，方喚得下句「何事」字起，即第二闋「飛不去」亦從此生出。寫閨情至此，意致濃深，大雅不俗。

《浣溪沙》（樓倚春江百尺高）《新刻注釋草堂詩餘評林》卷二李廷機評：張三影洞徹閨怨，方能摹寫如此。《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今宵」應「暮煙」句，曰「日長」，又味愈深。

《浣溪沙》（水滿池塘花滿枝）《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是春閨好光景，與春怨不同。《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日長」二句寫春

景，辭妍而筆輕。「玉窗」句麗不傷雅，情味在含蘊中。

《**浣溪沙**》（**錦帳重重捲暮霞**）《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以閑逸之筆寫景而隱寓綺情，與前首略同。結句不說盡，較前首玉窗鬬茶尤耐尋味。

《**菩薩蠻**》（**哀箏一弄湘江曲**）《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斷腸」二句俊極，與「一一春鶯語」并美。《蓼園詞評・菩薩蠻》：按寫箏耶，寄託耶，意致卻極悽婉。末句意濃而韻遠，妙在能蘊藉。

《**菩薩蠻**》（**憶郎還上城樓曲**）《映庵詞評》：古樂府作法。

《**天仙子**》（**水調數聲持酒聽**）《優古堂詩話・雲破月來花弄影》：張子野長短句「雲破月來花弄影」，往往以爲古今絕唱。然予讀古樂府《唐氏謠・暗別離》云：「朱絃暗斷不見人，風動花枝月中影。」意子野本此。《唱論》：近世所謂大樂，蘇小小《蝶戀花》【略】，張子野《天仙子》也。《詞的》卷三：一語不磨，便是千秋。《新刻注釋草堂詩餘評林》卷三李廷機評：張子野作樂詞，有「三中」、「三影」，果奇拔，爲騷弦絕唱，至今誦之，快耳賞心。《草堂詩餘》卷二楊愼評：「雲破月來花弄影」，景物如畫，畫亦不能至此。絕倒，絕倒！《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雲破月來」句，心與景會，落筆即是，着意即非。故當膾炙。《窺詞管見》：琢句煉字，雖貴新奇，亦須新而妥，奇而確，總不越一理字。欲望句之驚人，先求理之服衆。時賢勿論，吾論古人。古人多工於此技，有最服予心者，「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是也。【略】「雲破月來」句，詞極尖新，而實爲理之所有。《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七：李秋崖與金谷村嘗秋夜坐濟南歷下亭，時微雨新霽，片月初生。秋崖曰：「韋蘇州『流雲吐華月』句興象天然，覺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句便多少著力。」谷村未答，忽暗中人語曰：「豈但著力不著力，意境迥殊。一是詩語，一是詞語，格調亦迥殊也。」《蓼園詞評・天仙子》：《古今詩話》【略】，《高齋詩話》【略】，世謂「張三影」。　按《苕溪漁隱》云：細味二說，當以《古今詩話》所載三影爲勝。　按子野第進士，爲都官郎中。此詞或係未第時作。子野，吳興人。聽《水調》而愁，爲自傷卑賤也。「送春」四句傷其流光易去，而後期茫茫也。「沙上」之句，言其所居岑寂，以沙禽與花自喻也。「重重」三句，言多蔽障也。結句仍繳送春本題，恐其時之晚也。《雲韶集》卷三：繪影繪色，神來之筆。筆致爽直，亦芊綿，最是詞中高境。《人間詞話》：「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滿江紅**》（**飄盡寒梅**）《詞品》卷三：張子野《滿江紅》「晴鴿試鈴風力軟，雛鷹弄舌春寒薄」，清新，自來無人道。

《**踏莎行**》（**衾鳳猶溫**）《詞綜偶評・宋詞》：是一幅美人曉起圖。

《**山亭宴慢**》（**宴亭永晝喧簫鼓**）《映庵詞評》：長調中純用小令作法，別具一種風味。

《**破陣樂**》（**四堂互映**）《映庵詞評》：「暝色韶光」，猶言夜間，云春色也。「粉面」，非指婦女，亦繫指粉牆而言，始與「飛甍朱戶」相貫。

《**少年遊慢**》（**春城三二月**）《映庵詞評》：八字句中對。

《**卜算子**》（**夢短寒夜長**）《詞則》：饒有古意。

《**醉垂鞭**》（**雙蝶繡羅裙**）《宋四家詞選》：橫絕。《映庵詞評》：蓄勢在一結，風流壯麗。

《**醉垂鞭**》（**朱粉不須施**）《映庵詞評》：末二句體物微妙。

傳記

《**宋史翼**》卷二六《**張先傳**》　張先字子野，烏程人。天聖八年進士。詩格清麗，尤長於樂府（《談志》）。客有謂先曰：「人皆謂公『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先曰：「何不目爲『張三影』？」客不曉，先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嬾起，簾籠捲花影』，『柳徑無人，墜絮飛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古今詩話》）李公擇守吳興，招先及楊元素、陳令舉、蘇子瞻、劉孝叔集於郡圃，號六客（《談志》），先作《一叢花》詞云：「沈思細恨，不如桃（花）〔杏〕，猶解嫁東風。」一時盛傳，歐陽永叔尤愛之，恨未識其人。先至都，謁永叔，閽者以通，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東風』郎中。」子瞻守杭，先尚在，嘗預宴席，有《南鄉子》詞（《過庭錄》），卒章云：「也應旁有老人星。」蓋以自謂，時年八十餘矣。子瞻數與倡酬，聞其買妾，爲之賦詩，皆用張姓事（《書錄解題》。東坡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詩人謂張籍，公子謂張祜，見《侯鯖錄》）。晚歲優遊鄉里，常泛扁舟，垂釣爲樂，至今號張公釣魚灣。仕至都官郎（按張先曾知虢州、渝州、鹿邑，見《梅宛陵詩集》）。卒年八十九，葬卞山多寶寺之右。有文集一百卷，唯樂府傳於世（《談志》）。

紀事

作家逸事

蘇軾《張子野戲琴妓》 尚書郎張先子野，杭州人。善戲謔，有風味。見杭妓有彈琴者，忽撫掌曰：「暴哉，此箏不見許時，乃爾黑瘦耶？」

《韻語陽秋》卷一九 張子野年八十五猶聘妾，東坡作詩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是也。荆公亦有詩云：「篝火尚能書細字，郵筒還肯寄新詩。」其精力如此，宜其未能息心於粉白黛綠之間也。坡復有《贈張刁二老》詩，有「共成一百七十歲」之句，則子野年益高矣。故其末章云：「惟有詩人被折磨，金釵零落不成行。」

《嘉泰吳興志》卷一三張詢《六客詞序》 昔李公擇爲此郡，張子野、劉孝叔在焉，而楊元素、蘇子瞻、陳令舉過之，會於碧瀾堂，子野作「六客詞」，傳於四方。今僕守是郡，子瞻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來過，與僕爲六，而向之六客，獨子瞻在。復繼前作，子野爲「前六客詞」，子瞻爲「後六客詞」，與賡和篇并刻墨妙亭。

作品本事

《侯鯖錄》卷二 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兒娘，子京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於京口，絕非頃時之容態。感之，作詩云：「十載芳洲採白蘋，移舟弄水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誤解人。」

《後山詩話》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年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郤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於杭，多爲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群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徧，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爲作《望江南》詞也。

《觀林詩話》 東坡在湖州，甲寅年與楊元素、張子野、陳令舉由苕霅泛舟至吳興，東坡家尚出琵琶，并沈冲宅玉犀，共三面胡琴。又州妓一姓周，一姓邵，呼爲二南。子野賦《六客詞》。

《能改齋漫錄》卷一七 宿州營妓張玉姐，字溫卿，本蘄澤人，色技冠一時，見者皆屬意。【略】其後明道中，張子野先、黃子思孝先相繼爲掾，尤賞之。偶陳師之求古以光祿丞來掌榷酤，溫卿遂託其家，僅二年而亡，才十九歲。【略】先是，子思有愛姬宜哥，客死舟中，遺言葬堤下，冀他日過此得一見，以慰孤魂。子思從之，作詩納柩中，其斷章曰【略】。二人皆葬於宿州柳市之東，子野嘉祐中過而題詩云：「好物難留古亦嗟，人生無物不塵沙。何時宰樹連雙塚，結作人間并蒂花。」

《道山清話》 晏元獻公爲京兆，辟張先爲通判。新納侍兒，公甚屬意。先字子野，能爲詩詞，公雅重之。每張來，即令侍兒出侑觴，往往歌子野之詞。其後王夫人寖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詞，令營妓歌之，有云「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之句。公聞之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亟命於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既來，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綠窗新話》卷上引楊湜《古今詞話》 張子野往玉仙觀，中路逢謝媚卿，初未相識，但兩相聞名。子野才韻既高，謝亦秀色出世，一見慕悅，目色相授。張領其意，緩轡久之而去。因作《謝池春慢》以叙一時之遇。

又 張先字子野，嘗與一尼私約。其老尼性嚴，每卧於池島中一小閣上。俟夜深人靜，其尼潛下梯，俾子野登閣相遇。臨別，子野不勝惓惓，作《一叢花》詞以道其懷。

《丹鉛總錄》卷一二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張子野詞：「等身金，誰能竟，買此好光景。」

《詞品·拾遺》 李師師，汴京名妓，張子野爲製新詞，名《師師令》。略云：「蜀彩衣長勝未起，縱亂雲垂地。正值殘英和月墜，寄此情千里。」

《詞譜》卷九 （《喜朝天》）調見張先詞集，蔡襄還朝作。按唐教坊有《朝天曲》，《宋史·樂志》有越調《朝天樂曲》，此蓋借舊曲名，自翻新聲也。

《湖錄經籍考》卷五引《古今詞話》 子野晚年，風韻未已。嘗寵一姬，頗艷麗，但姬亦士族，不肯立名，子野以六娘呼之。而子野閨中性嚴，堅使立名，子野不得已，以綠楊呼之，蓋取其聲音與六娘相近也。既而不相容，將欲逐去

之，子野用作《蝶戀花》一曲，以寫惓惓之意。綠楊將行，子野更作《浪淘沙令》以送別。

著錄

《嘉泰吳興志》卷一三　（張先）有集一百卷，唯樂府傳於世。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張子野詞》一卷。

《齊東野語》卷一五　余家又偶藏子野詩一帙，名《安（六）（陸）集》，舊京本也。鄉守楊嗣翁見之，因取刻之郡齋。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張子野詞》一卷。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曰　《子野詩集》湖州有之，近亡其本。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張先詩》二十卷。

《脈望館書目》　《張子野詞》一本。

《趙定宇書目》　《張子野詞》一本。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張子野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安陸集》一卷附錄一卷，宋張先撰。【略】張鐸《湖州府志》稱先有文集一百卷，惟樂府行於世。《宋史・藝文志》載先詩集二十卷。陳振孫《十詠圖跋》稱偶藏子野詩一帙，名《安陸集》，舊京本也【略】，則振孫時其集尚存。然振孫作《直齋書錄解題》，乃惟載《張子野詞》一卷，而無其詩集，殊不解其何故也。自明以來，併其詞集亦不傳，故毛晉刻《六十家詞》，獨不及先。此本乃近時安邑葛鳴陽所輯，凡詩八首，詞六十八首。其編次雖以詩列詞前，而爲數無幾。今從其多者爲主，錄之於詞曲類中。

鮑廷博《刊張子野詞跋》　《安陸集》獨見遺於汲古閣《六十家詞》刻之外，誠詞壇憾事也。頃得綠斐軒鈔本二卷，凡百有六闋，區分宮調，猶屬宋時編次，喜付汗青。既又得亦園《十家樂府》所刊，去其重複，得六十三闋，諸家選本中采輯一十六闋，次爲補遺二卷。合計得詞一百八十四闋，於是子野詞收拾無遺矣。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張子野詞》二卷補遺一卷，宋張先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張子野詞》一卷，明鈔本。【略】張鐸《湖州府志》稱先有文集一百卷，惟樂府行於世。《宋藝文志》載先詩集二十卷。《直齋書錄解題》載《張子野詞》一卷。自明以來，久罕流傳，汲古閣刻《六十家詞》，亦無先集。《四庫》著錄者，乃安邑葛鳴陽所輯，名《安陸集》，凡詩八首，詞六十八首。右明鈔本，詞一百二十九闋，後附東坡題跋，較爲完善。侯文燦編《名家詞》十卷，阮文達嘗進之天府，此即《名家詞》中之一也。

黃錫禧《校知不足齋叢書本張子野詞跋》　是本比侯亦園刻增多五十六闋，校注亦詳。惟誤標之調，後添之題，不免雜廁；引校異文，又間有顯係訛謬者。輒爲芟薙，以便繙覽，未敢質諸大雅也。己未三月，錫禧識。

朱祖謀《跋張子野詞》　鮑刻《張子野詞》二卷，補遺二卷，原校稍繁，經江都黃子鴻芟正，仍著卷中。茲舉諸條，據黃氏改訂，或譌見所及者，疏記如右。孝臧。

藝文

梅堯臣《送張子野屯田知渝州》　舊居苕溪上，久客咸陽東。歸來得虎符，馳馬向巴中。歌將聽巴人，舞欲教渝童。況嘗善秦聲，樂彼渝人風。忠州白使君，竹枝辭頗工。行當繼其美，貢葛勿匆匆。

又《送張子野知虢州先歸湖州》　未赴虢太守，暫歸吳興家。吳興近洞庭，橘林正吹花。君當橘柚時，摘包帶霜華。清甘不楚齒，若酒傾殘霞。谿山小女兒，姹姹兩髮丫。裹裹上氍毹，嘈嘈弄琵琶。是時與之醉，何似走塵沙。

王安石《寄張先郎中》　留連山水住多時，年比馮唐未覺衰。篝火尚能書細字，郵筒還肯寄新詩。胡床月下知誰對，蠻榼花前想自隨。投老主恩聊欲報，每瞻高躅恨未歸。

蘇軾《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投紱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只風情。舊因莼菜求長假，新爲楊枝作短行。不禱自安緣壽骨，深藏難沒是詩名。淺酌杯酒紅生頰，細琢歌詞穩稱聲。蝸殼卜居心自放，蠅頭寫字眼能明。盛衰閱過君應笑，寵辱年來我亦平。跪履數從圯下老，逸書閑向濟南生。東風屈指無多日，只恐先春鵑鳩鳴。

又《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令作詩》　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

尺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狂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又《祭張子野文》 子野郎中張丈之靈。曰：【略】我官于杭，始獲擁篲。歡欣忘年，脫略苛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死生一訣，流涕挽袂。我來故國，實五周歲。不我少須，一病遽蛻。堂有遺像，室無留嬖。人亡琴廢，帳空鶴唳。酹觴再拜，淚溢兩眥。

雜錄

《入蜀記》卷一 六月五日早抵秀州，以赴郡集于倅廨中。坐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樂章，云得句于此亭也。

《齊東野語》卷一五 先世舊藏吳興張氏《十詠圖》一卷，【略】（陳振孫）爲之跋云【略】。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爲作墓誌，其一天聖八年進士，則吾州人也。二人名姓字偶皆同，而又適同時，不可不知也。且賦詩云：「平生聞說張三影，《十詠》誰知有乃翁。逢世昇平百年久，與齡耆艾一家同。名賢敘述文章好，勝事流傳繪素工。遐想盛時生恨晚，恍如身在畫圖中。」南園故址在今南門內，牟存叟端平所居是也。

《徐氏筆精》卷五 張子野號「三影」，謂「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送過鞦韆影」，「浮萍斷處見山影」也。《後山詩話》又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捲花影」，「墮絮輕無影」。若然，則五影矣。

毛晉《後山詞跋》 後山云【略】。尚書郎張先善著詞，有「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捲花影」，「墮輕絮無影」，世稱頌云「張三影」。王介甫謂「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朦朧淡月雲來去」也。【略】余按張三影，柳三變二段，與他集不同。客有謂張子野曰：「人皆謂公爲『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爲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籠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此余平生得意句也。」或又曰子野云「浮萍過處見山影」，又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又云「隔牆送過鞦韆影」，并膾炙人口，因謂「張三影」。【略】二說未知孰是。

《帶經堂詩話》卷一八 宋兩張子野，皆名先。一與歐陽文忠友，爲孝章皇后戚里之姻，官止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年四十八卒，文忠誌其墓云：「好學自力，善筆札。」一與蘇文忠公爲友，公集中云：昔自杭移高密，陳令舉、張子野皆從，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天下，作《定風波令》。李公擇守吳興，東坡過之，會於碧瀾堂，子野作《六客詞》，坡詩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詞家所謂「張三影」者是也。官至都官郎中，死葬吳興弁山，有集一百卷，今有張釣魚灣，見《掌故集》。胡應麟《筆叢》云：兩張先皆字子野，俱第進士，其能詩壽考悉同，一博州人，號張三影者是也，一吳興人。胡作《正楊》，而荒陋如此。 宗柟附識：兄寒坪云：案《詞綜》兩張先云云，見《齊東野語》，而胡應麟《筆叢》載之，則本非胡語也。勇參云：《蘇詩補注》載《齊東野語》是時有兩張先，俱字子野，其一開封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爲作墓誌，其一湖州人，天聖八年進士，《宋史》不立傳，故其家世不詳。案《吳興志》，張子野烏程人，康定進士，仕至都官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卒，葬弁山多寶寺後。又按康定、天聖，兩處不同，當從周公謹爲是，公謹南宋人，必有所據。

又 宋人兩張先，皆字子野，人往往不能辨，前卷已各詳其履歷，然未有如《道山清話》之訛舛者。《道山》云：「張先京師人，有文章，尤長於詩詞，人目爲『張三影』。」（又號「三中」，此官都官郎中、居湖州者，年八十餘尚無恙。）以「三影」爲京師人已誤。其下又云「其祖母宋氏，孝章皇后妹也。子野生貴家，刻苦過於寒儒，取高科甫改秩，爲鹿邑縣以殂。歐陽永叔雅敬重之云云。今人乃以「張三影」呼之，哀哉！歐公爲其墓銘」（此戚里官鹿邑縣者，年四十八卒，不號「三影」）。觀此則曾參、秋胡之誤又何怪乎。

《蓮子居詞話》卷一 張子野《師師令》，相傳爲贈李師師作。按子野天聖八年進士，見《齊東野語》。至熙寧六年，年八十五，見《東坡集》。熙寧十年，年八十九卒，見《吳興志》。自子野之卒，距政和、重和、宣和年間，又三十餘年，是子野已不及見師師，何由而爲是言乎？調名《師師令》，非因李師師也。好事者率意附會，并忘子野年幾何矣，豈不疎與？

《芬陀利室詞話》卷三 張次柳所著有《三影樓琴譜》。三影句，說者不一，余與之審定，爲「無數楊花過無影」，「隔牆送過秋千影」，「雲破月來花弄影」三語。次柳演其意作《洞仙歌》三首，一時和者頗衆。

劉槩

石介《辨謗》 介讀青州劉槩《韓吏部傳論》，曰【略】。則是吏部之誣由槩而釋，吏部之道由槩而明。槩亦可稱爲端直良士。天聖四年秋，詔郡舉進士。時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州，謂槩能明吏部之道，特爲首送。槩少則爲古文，專意聖人之道。性僻野，以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或逾年一下山，未嘗一造權豪門。先兩爲青州舉送，以是名字不得高。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怒滕之所爲，以滕不知人；或謂槩有化丹砂爲黃金術，滕意得之，特爲首送；或以爲槩得當塗力，故得首送。滕於是被此謗八九年矣。介昨日架上整亂書，得槩《韓吏部傳論》，讀之，知吏部之大道，知槩之名不虛得，知滕之被謗。噫，吏部之道，二三百年得槩則伸之，劉槩之名，二三十年得滕公發之，滕公之謗，八九年得石介明之，故作《辨謗》云。

《溫公續詩話》 劉槩字孟節，青州人。喜爲詩，慷慨有氣節。舉進士及第，爲幕僚一任，不得志，棄官隱居冶原山，去人境四十里。好游山，常獨飯一甖，窮探幽險，無所不至。夜則宿於巖石之下，或累日乃返，不畏虎豹蛇虺。富丞相甚禮重之。嘗在府舍西軒有詩云：「昔年曾作瀟湘客，憔悴東秦歸未得。西軒忽見好溪山，如何尚有楚鄉憶。讀書誤人四十年，有時醉把闌干拍。」

《澠水燕談錄》卷四 劉孟節先生槩，青州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古好學，酷嗜山水，而天姿絕俗，與世相齟齬，故久不仕。晚得一名，亦不去爲吏。慶曆中，朝廷以海上岠嵎山地震逾年不止，遣使訪遺逸，安撫使以先生名聞，詔命之官，先生亦不受就。青之南有冶原，昔歐冶子鑄劍之地，山奇水清，旁無人煙，叢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韓公之鎮青也，知先生久欲居其間，爲築室泉上，爲詩并序以餞之曰：「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且言先生有志於名，不幸無位，不克施於時，著書以見志，謂先生雖隱，其道與日月雷霆相震耀。其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之朝廷，先生懇祈，亦不敢強，以成其高。先生少時，多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憑欄靜立，懷想世事，吁唏獨語，或以手拍欄干，嘗有詩曰：「讀書誤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干拍。」司馬溫公《詩話》所載者是也。

《娛書堂詩話》卷四 劉槩，青州人，富韓公守青時，遇之甚厚。能詩，有「西軒忽見好溪山」、「一丈閑愁減二尺」之句，爲人所傳。陸放翁《得趙川書》云：「儲淚一升悲世事，減愁三尺看君書。」疑用槩語。

《西溪叢語》卷上 青州有劉槩，方富韓公守青時，遇之甚厚，因得臨朐縣西南官地曰冶源結茅居之。有雜文及詩歌，其子印行。青人傳其詩，有「西軒忽見好溪山【略】」。

宋綬

論述

綜論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閱士大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後來之著聲者，【略】宋綬、邵煥、晏殊【略】。宋綬《送人知江陵》云：「奇才劍客當前隊，麗賦騷人託後車。」《送人洪州》云：「江涵帝子翬飛閣，山際眞君鶴馭天。」《周賢良》云：「楚澤傷春悲鵾鵜，長安索米愧侏儒。」

歐陽修《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

《隆平集》卷七《宋綬傳》 楊億嘗稱其文淳麗，尤善賦詠，自以爲不及也。綬之筆札精妙，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其家之墨跡藏禁中。

蘇頌《文莊楊公(徽之)神道碑銘》 公無子，一女，前夫人所生，三歲而失所恃，繼夫人躬自鞠毓。逮於笄字，歷選良匹，遂歸譙公。【略】子即常山宣獻公也，公薨時方十齡，而超異夙成，克荷後事，圖書素業，一以付之。惟宣獻

公以文章道德顯赫兩朝，佐佑仁皇，再登宰政，號令風采，爲時宗工。雖德業所基，本乎世閥，而緒風克紹，抑自外門。

《**永樂大典**》**卷九〇八畢仲游《歲時雜詠詩序》**　蓋聞宣獻宋公在中書第三閣，手編古詩及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唐人歲時章什一千五百有六，總十有八卷，名曰《雜詠》，予未之見也。而宣獻公之孫有剛叔者，復次本朝公卿大夫、高才名士，與其家內外先世之作，詩歌、賦頌、吟詞、篇曲三千三十有五，以續前編甚備。予壯其事，因借觀三月，而告之曰：昔宣獻公之外氏楊文莊公之事太宗也，文章道義，天下誦之，而子之祖考叔父復以文章顯。當仁宗之初年，宣獻公號爲文師。

《**豫章詩話**》**卷三**　王旦曰：「劉筠、宋綬、晏殊，屬文有貞元、元和風格。」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二**　（宋綬）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爲一時所尚，朝廷有大議論，多所裁定。凡論前人文章，必正其得失，至當時之作，則未嘗議也。楊億嘗稱其文「沈壯雄麗，尤善鋪賦，吾不及也」。

分　論

《**寄學士院**》《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五：《蔡寬夫詩話》云：唐學士院在右銀臺內含光殿，宴罷歸院，多經叡武樓。【略】故事，凡禁中有燕設，則學士院備食以延從官。宋宣獻公罷禁林後，因宴日再至，以詩寄同院云：「雲間乍闕仙韶曲，禁裏還過叡武樓。」蓋用唐事。前輩立意命辭，皆不草草，此尤精確云。

《**送人知洪州**》《能改齋漫錄》卷八：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略】宋綬公垂云：「江涵帝子翬飛閣，山際眞君鶴馭天。」不襲陳迹，甚可嘉也。

《**西太乙宮碑**》《宋景文筆記》卷上：苕公嘗言：「宋宣獻公作《西太乙宮碑》，文之極摯者也。」

《**楊太妃挽詩**》《中山詩話》：景祐中，宋宣獻上《楊太妃挽詩》云：「神歸梁小廟，禮祔漢餘陵。」文士稱其用事精當。

傳　記

《**宋史**》**卷二九一《宋綬傳**》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皐，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綬幼聰警，額有奇骨，爲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敎，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爲一時所尚。初，徽之卒，遺奏補太常寺太祝。年十五，召試中書，眞宗愛其文，遷大理評事，聽於祕閣讀書。大中祥符元年，復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與父皐同職。後賜同進士出身，遷大理寺丞。及祀汾陰，召赴行在，與錢易、陳越、劉筠集所過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即以奏。將祠亳州太淸宮，以簽書亳州判官事，入爲左正言，同判太常禮院。久之，判三司憑由司。【略】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兼史館修撰、玉淸昭應宮判官。累遷戶部郎中、權直學士院，同修《眞宗實錄》，進左司郎中，遂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勾當三班院。始詔讀唐史，固求解三班以顓進講。同修國史，遷中書舍人。昭應宮災，罷二學士。踰年，復翰林學士。史成，遷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讀學士。【略】忤太后意，改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太后崩，帝思綬言，召還，將大用，而宰相張士遜沮止之，復加翰林侍讀學士。詔定章獻明肅、章懿太后祔廟禮，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儀坤廟故事，請別築宮曰奉慈廟以安神主，事多采用。始置端明殿學士，以命綬，綬固辭。【略】張士遜罷，迺拜綬參知政事。【略】郭皇后廢，帝命綬作詔云：「當求德閥，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王曾入對，又論奏之，帝曰：「宋綬亦如此言。」時大臣繼有論者，卒罷之。【略】再遷吏部侍郎。時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間有所異，政事繇此依違不決，於是四人者皆罷。綬以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留侍講筵，權判尚書都省。歲餘，加資政殿大學士，以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敗沒，帝以手詔賜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策。綬畫十事以獻。復召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時綬母尚在，綬既得疾，不視事，猶起居自力，區處後事。尋卒，贈司徒兼侍中，謚宣獻。綬性孝謹淸介，言動有常。爲兒童時，手不執錢。家藏書萬餘卷，親自校讎，博通經史百家，其筆札尤精妙。朝廷大議論，

多綬所財定。楊億稱其文沈壯淳麗，曰：「吾殆不及也。」及卒，帝多取所書字藏禁中。初，郊祀，綬攝太僕卿。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辨洽，因上所撰《鹵簿圖》十卷。子敏求。

《**隆平集**》**卷七**《**宋綬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五七**《**宋綬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孫公談圃**》　宋宣獻家藏書過秘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實，於其家討論，盡得之。

《**宋景文筆記**》**卷上**　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櫜鞬」不能得其始，遍問諸儒無知者。予後十餘年方得其義，云「江左有爬鞬，以首大如爬」，故云。

《**歸田錄**》**卷一**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憫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日，夏公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如此。

作品本事

《**春明退朝錄**》**卷下**　文穆王冀公，天聖初再爲相，既拜命謝恩，即請詣景靈宮奉眞殿朝謝眞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道場，託先公爲齋文，其略曰：「奉諱之初，謝病於外。臨西宮而莫及，企南狩以方遙。」失其本，餘不盡記。自後，二府初拜恩入謝，即詣景靈宮，蓋踵冀公故事也。

《**墨莊漫錄**》**卷六**　皮日休《新秋即事》云：「酒坊吏到常先見，鶴俸符來每探枝。」注云：「吳郡有鶴料案。」殊未詳鶴料之說。曾汶彥和，博學之士也，知滁州，有《次韻趙仲美表弟西齋自遣》詩云【略】，注云：「唐幕府官俸之鶴料，今歲敕頭所得止此，仲美試省下，故云。」【略】又宋宣獻有《送黃秘丞倅蘇臺》云：「鶴料署文移，鯊場收賦算。」此宣獻用皮日休所云吳郡事也。

又卷一〇　宋宣獻公綬《宮梅》詩云：「閬苑春多非世境，層城花早出宮欄。」用梁簡文帝《梅花賦》曰「層城之宮，靈花之中，梅花特早，偏能識春」之語也。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二引**《**談苑**》　宋綬《送人知江陵》云：「奇才劍客當前隊，麗賦騷人託後車。」《送人知洪州》云：「江涵帝子翬飛閣，山際眞君鶴馭天。」《送周賢良》云：「楚澤傷春怨鵑鴂，長安索米愧侏儒。」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九**　《蔡寬夫詩話》云：故事：春試進士皆在南省中東廂。刑部有樓甚宏壯，旁觀宣德，直抵州橋。鎖院每以正月五日至元夕，例未引試，考官往往竊登樓以望御路燈火之盛。宋宣獻公在翰林時，上元以修史促成書，特免扈從。嘗賦詩云：「屬書不得陪春豫，結客何妨事夜游。還勝南宮假宗伯，重扉深鎖暗登樓。」蓋謂此。

又卷四二　《蔡寬夫詩話》云：學士院舊與宣徽院相鄰，今門下後省，乃其故地。玉堂兩壁，有巨然畫山，董羽水。宋宣獻公爲學士時，燕穆之復爲六幅山水屏寄之，遂置于中間。宣獻詩所謂「憶昔唐家扃禁地，粉壁曲龍聞曩記。承明意象今頓還，永與鑾坡爲故事」是也。唐翰林壁畫海曲龍山，故詩引用之。

《**龍川別志**》**卷上**　（丁）謂既復相，乃逐李公及其黨，正人爲之一空。將草《李公責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成，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罹此震驚，遂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著錄

《**隆平集**》**卷七**《**宋綬傳**》　所著有七集。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宋綬《文館集》五十卷。　又《宣獻公詔敕》五卷。

《**東都事略**》**卷五七**《**宋綬傳**》　所著有《文館》、《記事》、《外制》、《禁林》

甲乙、《秘殿》、《遺札》七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宋綬《常山秘殿集》三卷。又《託居集》五卷，《常山遺札》三卷。

藝 文

宋庠《贈司徒兼侍中宋宣獻挽詞四首》 一世爲文伯，三階象有光。何言隆棟吉，忽歎夜舟藏。襚禮朝頒冊，哀音路過喪。善人今不與，神理太茫茫。梁木萎邦哲，乘輿哭第家。斂恩周衮里，追品漢貂華。素禮初無悔，浮生遂有涯。斯文從此喪，誰與辨咬哇。 舛運明生疾，忠懷語絕偷。空榮人曳履，終隔相封侯。太史藏書法，門生助紼謳。惟餘文獻謚，不復歎平頭。 宗工天下寶，歸葬國西原。野闊簫聲苦，雲愁旐影昏。如存三事禮，不返九京魂。河海空成淚，難酬國士恩。

宋祁《司徒侍中宣獻公挽詞二首》（選一） 斯文推舊德，憂國變華顛。夙夜勞三事，東西止百年。溫詞聯冊祕（中宮冊文，公實爲之，時稱名筆），良史大都傳（三朝史皆公參撰）。他日賢臣墉，心知望圃田。

歐陽修《宋宣獻公挽詞三首》 望繫朝廷重，文推天下工。清名畏楊綰，故事問胡公。物議垂爲相，風流頓已窮。仁言博哉利，獻替有遺忠。 識度推明哲，風猷藹縉紳。何言止中壽，遂不秉洪鈞。翰墨時爭寶，詞章晚愈新。哭哀文伯母，悲感路傍人。 結髮逢明主，馳聲著兩朝。奠楹先有夢，升屋豈能招。贈報三公衮，兼榮七葉貂。春風笳鼓咽，松柏助蕭蕭。

蔡襄《司徒侍中宋宣獻公挽詞五首》（選四） 重器推隆棟，馳光逐逝川。人應騎尾宿，歲亦在辰年。文思精天下，忠謀盡帝前。唯無豐室累，清白是家傳。 申命增華衮，遺忠動紫宸。世風存令子，暮哭有慈親。復辟前言在，論兵密疏陳。如何年不永，無路問蒼旻。 懷道初名世，乘時遂致君。平分百年算，中據兩台文。行翣連寒樹，凝笳上晚雲。路人哪得識，揮涕指幽墳。 去歲洛城東，公歸秉樞務。今日國門西，輔車行哭度。同此晚春節，依舊西山路。千古訣幽明，一年纔旦暮。遠恨寄山川，餘哀慘雲霧。平昔送公詩，何言歌薤露。

雜 錄

文彥博《題宋宣獻書帖後》 宣獻公文學德望，爲一代宗師。頃年嘗游公藩，誤蒙與進。一日，延食於春明東閣，示予蘭陵蕭誠書，且曰：「名筆也。」乃知公之行筆類蕭。今觀此小楷二軸，精勁有法，遠出前輩。追惟東閣眷與之厚，不覺泫然！熙寧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北都善養堂題。

《**舊聞證誤**》**卷一** 宋綬草丁謂貶辭，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出《丁謂傳》）。按《實錄》載謫詞首云：「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此承《龍川志》之誤而不之考。

晏 殊

論 述

綜 論

《**宰輔編年錄**》**卷四《晏殊除樞密使制》** 具官晏殊純誠端固，敏識沉通。詞掞人文之華，道資天爵之富。被知先帝，輔學冲人。入贊二司，罄敷邦畫。出臨方面，洽著民聲。再持憲綱，更總利柄。乃眷舊臣之望，薦膺右府之資。帷幄賴於嘉謀，搢紳服其全德。宜正本兵之府，且昭與國之忠。衍邑加封，併蕃異數。於戲，佐時展用，經國須材。匪肩忠瘁之誠，曷濟機微之務。往服休命，無忘欽哉！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引《楊文公談苑》**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閱士大夫多矣，其能詩者甚鮮。【略】後來之著聲者，【略】宋綬、邵

煥、晏殊【略】。晏殊《與張臨川》云：「籬邊菊秀先生醉，桑下雛嬌稚子仕。」又云：「東陽詩骨瘦，南浦別魂消。」《章明州》云：「騷客江山知有助，秦源鷄犬更相聞。」《送人洪州》云：「衝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

范仲淹《與晏尚書書》 蒙以新著《神御殿頌》、《游渦賦》、《青社州學記》示於廋聞，俾閱大範。孰量童觀之明，得預宗廟之美？但當金口木舌，以駕說至道之萬一爾。如覘大禮，閱廣樂，豈能形容於造次哉！

《宋景文筆記》卷上 晏相國，今世之工爲詩者也。末年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已來所未有。然相國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酬唱。

曾鞏《類要序》 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秘閣讀書，遂贊名，命入翰林爲學士。【略】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爲任，所爲賦、頌、銘、碑、制詔、冊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當眞宗之世，天下無事，方輯福應，推功德，修封禪及后土、山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於是時爲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見公應於外者之不窮，而不知公之得於內者深也。及得公所爲《類要》上中下帙，總七十四篇，凡若干門，皆公所手鈔，乃知公於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迹之序錄，皆披尋紬繹，而於三才萬物變化情僞，是非興壞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於內者在此也。公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

《隆平集》卷五《晏殊傳》 其爲文章贍麗，應用無窮，尤工風雅，才有餘思。

《江鄰幾雜志》 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

《六一詩話》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爲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

蔡襄《乞罷晏殊宰相奏》 臣竊見宰臣晏殊，自登樞府，及爲宰相，首尾數年，不聞奇謀異略，以了國事，唯務私家營置資產。見於蔡河岸上，託借名目，射占官地，蓋屋僦賃。以宣借兵匠外，多占外州軍人，日夕苦役，怨讟之言，聞於道路。臣等謂今年以來，災孽相仍，盜賊繼作。內有百萬驕冗之卒，而不能更其法；下有億兆愁苦之人，而不能寬其力。盜賊屢動，延及嶺南；虜使交來，事緒未已。河決於北地，兵叛於邊城。觀此事勢，大臣之責，其過均矣。然晏殊當此憂危之時，恬然自安，窺圖小利，此於大臣中尤見其所爲之謬也。臣等聞，唐高宗朝中書令褚遂良賤賈中書譯語官地，爲御史彈奏，貶同州刺史。又聞太平興國中，宰相宋琪與宣徽使柴禹錫互請宮中邸第，太宗皇帝鄙其不識廉恥，宋琪以本官罷免。二人當朝廷無事，於官司有所營取，尚行貶降，今日中外人心憂危，殊爲輔相，既不能了得大計，又占射官地，役苦軍人，日趁數十錢之資，情狀如此，豈可尚容於廟堂也！伏惟陛下以祖宗社稷之大，天下生靈之重，久付已爲失任，加之營私忘公，無所愧畏。臣等伏乞陛下特出英斷，罷免晏殊，別求賢才，以救時弊。取進止。

蘇頌《司空侍中臨淄公晏殊謚元獻議》 司空神幾警異，器蘊夙就。初起江介，已被先帝知奬，訓言敦勉，許以遠至。歷文館，登掖垣，翼儲闈，直禁署，寵榮便蕃，待遇莫貳。聖皇纂嗣，注意圖舊，乃踐樞極，乃贊冢卿，出藩入輔，垂二十年，而至於大任。若其操履端固，議論誠慤，居官任職，所至有聲，讜言嘉謨，入則造膝。辟在近密，見謂忠謹如張少儒；居朝位，除擬公當若崔貽孫。至於好賢樂善，特出天性。平生以風鑒自許，未嘗用慍喜加人，此又人之難能也。故士或被薦用者，至有十數年間躋顯塗，置廊廟。若如范文正實同列台司，孔給事嘗代爲御史。又稱今觀文富公於上，使報遼聘，亦不以親疑爲間【略】，可謂知人矣，公不私矣。始以文藝自著，資適逢世。進官早成，遍歷華要。總幾宥，登宰府，持憲綱，主邦計，爵祿名數極矣，而處之若無有也。遇事持正，動循規準，不爲勢怵，不爲利回。篤志文史，老而益堅，作爲文章，蹈道自信。蓋得四教之忠信，三德之剛柔，《禮》之中和，《詩》之溫厚。傳經義以飾行事，宜乎遭會兩朝，大節無玷，可謂能保躬者矣，有始卒者矣。

沈遘《贈司空兼侍中晏殊謚元獻議》 司空初以神童召見，章聖皇帝即以卿器之。維先帝知人之哲，所以奬厲而育成其材者，非它臣敢望。而司空亦自以天子爲知己，所以感奮一心以事上者，又非它臣所及。故終先帝世，未嘗去左右，君臣之遇，盛已極矣。上嗣位，以先帝之所屬，且東朝之舊，遂大任之。夫以少年起遠外，爲兩朝親臣，登丞相府，爲國元老，非高材盛德，孰克任之？嗚呼賢哉！有司舉《謚法》曰：「主善行德曰元，文賢有成曰獻。」夫以道正身，以身正國，推賢進能，維公罔私，可謂主善行德矣。學爲世師，文爲國

華，進退法度，始終一德，可謂文賢有成矣。謚曰元獻，有司之議是，請從之。

《**青箱雜記**》**卷五**　晏元獻公雖起田里，而文章富貴，出於天然。嘗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公每吟詠富貴，不言金玉錦綉，而唯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類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這景致也無？」公風骨清羸，不喜肉食，尤嫌肥膻，每讀韋應物詩，愛之曰：「全沒些脂膩氣。」故公於文章尤負賞識，集梁《文選》以後迄于唐，別爲《集選》五卷，而詩之選尤精，凡格調猥俗而脂膩者皆不載也。公之佳句，宋莒公皆題於齋壁，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靜尋啄木藏身處，閑見遊絲到地時」、「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野棠花」之類，莒公常謂此數聯使後之詩人無復措詞也。

《**豫章詩話**》**卷三**　晏殊字同叔。【略】范仲淹、孔道輔、歐陽修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王旦曰：「劉筠、宋綬、晏殊，屬文有貞元、元和風格。」

又　晏同叔《寓意》詩：「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假中示判官》詩：「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集句若「靜尋啄木藏身處，閑見游絲到地時」、「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海棠花」之類，皆佳句也。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一程敦厚**《**晏元獻公紫微集序**》　夫詩至唐律，無遺功矣。而謂該極雅麗，包蘊密緻，曲盡萬態之變，精索群言之要，昔楊文公論獨尊玉溪生焉。自公與楊、劉《唱和集》出，學者爭效之，號西崑體，李、杜之作幾廢而不行。雖歐陽文忠公嘗有是說，至公賦《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亦莫敢少貶也。【略】嗚呼！誠使效西崑而能骨格具存，纖穠兼備，李、杜果何遠哉！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晏殊）性剛峻，幼孤篤學，爲文溫純應用，尤長于詩，抒情寓物，辭多曠達。當世賢士，如范文正、歐陽文忠皆出其門。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晏元獻喜薦士，其得人最多。范蜀公作公挽詞云：「生平欲報國，所得是知人。」

又卷一二　晏元獻與兄手帖：「殊再拜。客莊至，知大禮事畢【略】。」予嘗謂公以童子被遇章聖，觀《慶曆聖德詩》，名首諸公，則公之爲人可知也。方國家承五季文章卑陋，公師楊、劉，獨變其體，識歐陽公諸生，遂以斯文付之，宋之文於是視古無愧。功德如范、富，氣節如孔道輔，咸出其門。然則仁宗治致太平，非公而誰？大抵善觀人者，不于其顯，必于其幽，不于其外，必于其內。以書規兄嫂，守官必曰廉，曰「官下不可營私，當以魏四工部爲戒」，首尾大約本于節儉。至引古人非親耕不食，親織不衣，茲非畏獨，根諸中而不欺者邪。【略】曾南豐與公同鄉里，元豐間，神宗命以史事。其傳公云：「雖少富貴，奉養若寒士。」考公手帖，則曾傳可謂得實。而景文宋公草公謫辭云：「廣營產以植私，多役兵而規利。」宋亦公門人，而必爲此者，豈當時有不得已歟。沈存中著書，稱公對章聖語：「臣非不樂遊燕，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後生晚進，道聽途說，以誣大賢。予乃知小說不足信類如此。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六**　《鍾山語錄》云：晏相善作小詞，詩篇過於楊大年。大年雖稱博學，然顛倒少可取者。

《**老學庵筆記**》**卷五**　李虛己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致堯倡酬，曾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己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

《**耆舊續聞**》**卷九**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喜爲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梅）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稱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紫魚繁，豉添蒓菜紫。」魏泰嘗於聖俞處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

《**餘師錄**》《類要序》【略】。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爲可傳也。

《**宋史**》**卷三一一**《**晏殊傳**》　殊性剛簡，奉養清簡。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悁急。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略】文章贍麗，應用無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

吳澄《**張氏自適集序**》　荆國嘗謂晏元獻公用事的切，後見其《類稿》，乃知其有自來。纂輯之書，亦不爲無功也。

《**永樂大典**》**卷一八二二二**　歐陽文忠素與晏公無它，但自即席賦《雪》詩後，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韓愈畫像語坐客曰：「此貌大類歐陽脩，安知脩非愈之後也。吾重脩文章，不重它爲人。」歐陽亦每謂人曰：「晏公小詞最佳，詩

次之，文又次於詩，其爲人又次於文也。」豈文人相輕而然耶？

胡亦堂《元獻遺文序》 世之論者以爲其甚於言情，不無以嫵媚爲病。蓋公遇當太平無事之世，既已靖共盡職，退食多暇，因而間作，終屬其少年蚤進，而又爲其性情才致所近。前後宰相如介甫、美成，亦有爲之者，非獨公也。且公爲人愼密恭儉，今讀其答贊善中丞家書，諄諄以節用保家爲言，此豈有富貴驕淫之習足以相染？於此知歌詞所作，蓋以托興，非其實也。今取而登之，比於唐之爲詩，猶其初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晏元獻遺文》一卷【略】。殊在北宋，號曰能文，雖二宋之作，亦資其點定。如《能改齋漫錄》所記「白雪久殘梁複道，黃頭閑守漢樓船」者，其推重可以想見。

《石洲詩話》卷三 宋子京《筆記》：「晏丞相末年詩，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以來未有。」又云：「天聖初元以來，縉紳間爲詩者益少，唯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按元獻有《臨川集》、《紫微集》，今所傳元獻詩，或未得其全耳。然亦去楊、劉未遠。

《消寒詩話》 宋仁宗時，冬月得雪，諸臣入賀。朝退，晏元獻招集諸名士擁爐賞雪，飲酒賦詩，歐陽公在座得句云：「應念西征十萬師，鐵衣寒重骨欲折。」晏公視之不喜，歐退，元獻謂人曰：「好好宴集，歐九輒喜作鬧。」時正值元昊鴟張，西夏用兵也。晏公爲宰相，當佐天子擇將帥，恤士卒，念及用兵，惻然傷心，天下有一夫不免饑寒，引爲己罪，方得大臣體。乃已不能然，而人言之，而復惡之，斥曰作「鬧」，是何心也？豈所謂清客宰相乎？嗚呼！後樂先憂，范希文眞人傑矣。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晏殊》 樓臺燈火雜笙歌，枕玉腰金未足多。可恨人情隨冷暖，九原芳草弔蘇哥。

《中山詩話》 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

《艇齋詩話》 晏元獻小詞，爲本朝之冠。然小詩亦有工者，如「春寒欲盡復未盡，二十四番花信風」、「遙想江南此時節，小梅黃熟子規啼」之類，亦有思致，不減唐人。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晏殊）其子幾道嘗言，先公爲詞，未嘗作婦人語。以今考之，信然。

毛晉《珠玉詞跋》 同叔，撫州臨川人也。七歲能屬文，張知白以神童薦。【略】爲文贍麗，應用不窮，尤工風雅，間作小詞。其暮子幾道云：「先公爲詞，未嘗作婦人語也。」

《詞綜偶評・補錄宋詞》 晏氏父子均可追逼「花間」。琴川毛氏以配南唐二主，雖不免儗之不倫，然詞林中類此者，固指不多屈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珠玉詞》一卷【略】。殊賦性剛峻，而詞語特婉麗，故劉攽《中山詩話》謂元獻喜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趙與時《賓退錄》記殊幼子幾道嘗稱殊詞不作婦人語。今觀其集，綺艷之詞不少，蓋幾道欲重其父名，故作是言，非確論也。集中《浣溪沙・春恨》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二句，乃殊示張寺丞、王校勘七言律中腹聯，《復齋漫錄》嘗述之，今復塡入詞內，豈自愛其造語之工，故不嫌複用耶。

《雨村詞話》卷二 晏殊《珠玉詞》極流麗，能以翻用成語見長。如「垂楊只解惹東風，何曾繫得行人住」，又「東風不解禁楊柳，濛濛亂撲行人面」等句是也。翻覆用之，各盡其致。

《宋四家詞選序論》 晏氏父子仍步溫、韋，小晏精力尤勝。

《蕙庵論詞》 詞至南唐，二主作於上，正中和於下，詣微造極，得未曾有。宋初諸家，靡不祖述二主，憲章正中，譬之歐、虞、薛之書，皆出逸少。晏同叔去五代未遠，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宮右徵，和婉而明麗，爲北宋倚聲家初祖。劉攽《中山詩話》謂「元獻喜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信然。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珠玉詞一卷》【略】。殊詞不蹈襲前人語，而風調閑雅。尤喜馮延巳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

林大椿《珠玉詞校本跋》 晏氏父子爲北宋名家，小晏尤雛鳳聲清，毛晉以《珠玉》及《小山》幷列于《六十一家詞》中，夷考趙宋二百餘年間，一門詞客，父子相承，頗不乏人，然皆無出晏氏右者。

分　論

《傀儡賦》 《韻語陽秋》卷一七：傀儡之戲舊矣，自周穆王與盛姬觀偃師造倡於崑崙之道，其藝已能奪造化通神明矣。晏元獻公嘗爲《傀儡賦》云，

「外眩刻琱，內牽纏索。朱紫坌并，銀黃煜爚。生殺自口，榮枯在握」者，可謂曲盡其態。

《**中園賦**》《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晏殊《中園》，葉清臣《松江秋泛》，自謂得窮達奢儉之中，今亦以此錄之。然上無補衮拯溺之公義，下無隱居放言之逸想，則其所謂中者，特居處飲食之奉而已，不足道也。

《**與家人帖**》歐陽修《跋晏元獻公書》：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爲人直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魏了翁《跋晏元獻公帖》：案公康定元年三月，自三司使除刑書知密院，厥九月以檢校太傅刑書充使，慶曆二年七月加檢尉平章，三年三月以行刑書爲集賢相。而李文定公由彰信之節除宮傅致仕，則慶曆二年七月也。然則前二帖，其康定之元與慶曆之年乎。後帖半幅所謂「五十年作官苦學，猶自步步事事共人商量」，此語尤可玩。昔人謂「至微勳業有難立，儘大功名或易爲」。元獻公流聞光顯，吾嘗以其行于家人父子間者觀之。

《**與呂申公帖**》曹彥約《跋晏元獻公與呂申公帖》：兵不可窮，亦不可去。時措之宜，以仁厚爲本，以預備爲常，不得已而權以息民，亦猶以不失人心國體爲重，惟深于治道者乃能知之。臨淄晏氏，世有讜論，百慮一致。惟康定禦戎，不忍窮兵。紹興議和，不肯去兵。近日聞開邊失計，又不欲魚肉首議以辱國，不欲濫致歸附以長寇。前後幾二百年，非履跗躡足而一合國是，此其源流深遠，學問高明，傳授于言語之外，有難爲淺見寡聞道者。讀晏元獻公所與呂申公《議兵帖》，又因諸公叙紹興尚書所奏，有和好用兵不可偏廢之論，與嘉定新進士扣閽大議必以人心體國爲本，使人三致意焉，九頓首起敬。嘉定辛巳孟冬甲子東彙澤曹某敬書。

《**章懿太后神道碑**》《湘山野錄》卷上：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繫懿后。奈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祐之託，難爲直致，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

《**紅梅**》《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六：《西清詩話》云：紅梅清艷兩絕，昔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始移植西岡第中，特珍賞之。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也！」公笑曰：「顧倉父安得不然。」一座傾倒。王君玉聞道花事，以詩遺公云：「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蘂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苕溪漁隱曰：王介甫《紅梅》詩云：「春半花纔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與元獻之詩暗合。然介甫句意俱工，勝元獻遠矣。

《**書平津侯傳**》《後村詩話》前集卷二：詩家評論古人，多是書生空言耳。晏元獻《書平津侯傳》云：「主父仲舒容不得，未知賓閣是何人。」公能客富、歐二公於門下，然後可以爲此言。但主父非仲舒之倫，宜以汲黯代之。

《**寓意**》《韻語陽秋》卷一：人言居富貴之中者，則能道富貴語，亦猶居貧賤者工於說饑寒也。元獻詩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此自然有富貴氣。《二老堂詩話》：《白樂天集》第十五卷《宴散》詩云：「小宴追涼散，平橋步月迴。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殘暑蟬催盡，新秋雁載來。將何迎睡興，臨睡舉殘杯。」此詩殊未覩富貴氣象，第二聯偶經晏元獻公拈出，乃迥然不同。《瀛奎律髓彙評》卷五馮舒評：自然美麗，然所寓之意與昇平無干。第二聯亂離時人決道不出。馮班評：次聯自然富貴，妙在無金玉氣。腹聯清怨，妙在無脂粉氣。此艷體中之甲科也。此首宜編「風懷類」。「崑體」多用富貴語，此卻自然不寒儉，勝楊、劉也。陸貽典評：艷麗無脂粉氣。查慎行評：晏工于塡詞，鍊句每輕倩。紀昀評：中、晚唐人不用意詩。許印芳評：「中」字複，惟義不同耳。《詩藪》內篇卷五：詩最貴麗，而麗非金玉錦繡也。晏同叔以「笙歌院落」爲三昧，固高出至寶丹一等，然「梨花院落」，又待入小石調矣。麗語必格高氣逸，韻遠思深，乃爲上乘。《圍爐詩話》卷五：西崑詩尚有彷彿唐人者，如晏殊之「油壁香車不再逢，峽雲無跡任西東。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幾日寂寥傷酒後，一番蕭索禁烟中。魚書欲寄何由達？水遠山遙處處同」。題曰《寓意》，而詩全不說明，尚有義山《無題》之體。歐、梅變體而後，此種不失唐人意者遂絕。此詩第三聯云「寂寥」、「蕭索」，則知次聯乃是以穠麗景句出之，使不至于寒陋耳，非寫富貴氣象也。《宋詩精華錄》卷一：同叔工詞，故能作「溶溶」、「淡淡」二語，而卻是詩而非詞。自《三百篇》「莫莫」、「喈喈」、「依依」、「霏霏」而後，詩人工用疊字。蓋悉數不能終其物也。

《**春陰**》《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亦「崑體」。紀昀評：此乃

眞「崑體」。殊有情致，可云逼肖義山，非干撏撦。許印芳評：六句「作」字不通，必有訛誤。

《**賦得秋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此亦「崑體」。蓋當時相尚如此。馮班評：崑體。陸貽典評：如此宋詩，猶見先代典型。查慎行評：「疏黃」二字太生。紀昀評：通首學義山逼眞。結句雖太迫義山「秋霖腹疾俱難遣，萬里西風夜正長」意，而意境自佳。「崑體」有意味者原佳，惟一種厚粉濃朱、但砌典故者可厭。

《**弔蘇哥**》《圍爐詩話》卷五：《弔蘇哥》詩是刺宋子京，語甚溫厚，得唐人法。

《**安昌侯作**》、《**送人知洪州**》《載酒園詩話・晏殊》：梅、歐、江、謝咸出晏氏之門，然晏自作詩，實崑體也。當時盛傳「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余甚厭其「游梁賦客多風味，莫惜青錢萬選才」，大是俗調。不及《安昌侯作》：「蓮勺移家近七還，魯儒章句世相傳。關中沃壤通涇渭，堂上繁華逐管絃。身服儒衣同蔡義，日將巵酒對彭宣。高墳丈五陽陵外，千古朱雲氣凜然。」首尾勻稱。（黃白山評：「『無可奈何』一聯，生成塡詞妙語，若作詩看，即極纖弱矣。《安昌侯作》全詩了無好處。」）又《送人知洪州》「干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眞警練精切。

《**示張寺丞王校勘**》《宋詩精華錄》卷一：第二句及第五、六句，見南唐中主《浣溪沙》詞半闋。

《**栽竹**》《詩話總龜》前集卷六引《古今詩話》：孫少述《栽竹》詩曰：「更起粉牆高百尺，莫令牆外俗人看。」晏臨淄曰：「何用粉牆高千尺，任教牆外俗人看。」處士之節、宰相之量，各言其志。

《**雪詩**》《困學紀聞》卷一八：「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麥深。」雪詩無出晏元獻、韓持國之右。

《**艇齋詩話**》呂東萊喜元獻詩「樓臺冷落收燈後，門巷清虛掃雪天」，蓋說得上元後天氣極佳。故東萊自有詩云：「江城氣候猶含雪，草市人家猶掛燈。」蓋因元獻之詩觸類而長。

《**詩藪**》**雜編卷五**　晏同叔自以「梨花」「柳絮」取勝，然實西崑之一也。「冰從太液池邊動，柳向靈和殿裏看。」「靈和」字面稍僻，又於柳不切，遂落西崑。余爲易作「長楊」，便了無痕迹。蓋太液切冰，長楊切柳，本天生的對。彼嫌其熟，稍進釐毫，頓成千里。此西崑與老杜分界處，初不在用事間，學者當細酌也。

《**帶經堂詩話**》**卷一八**　胡應麟元瑞《詩藪》云：晏同叔「冰從太液池邊動，柳向靈和殿裏看」，「靈和」字僻，又與柳不切，易作「長楊」。按靈和乃張緒事，何得謂僻而不切？元瑞號博雅，豈《南史》亦未之讀耶？

《**木蘭花**》（**池塘水綠風微暖**）《中山詩話》：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樂府《木蘭花》皆七言詩，有云：「重頭歌詠響璁琤，入破舞腰紅亂旋。」重頭、入破，皆弦管家語也。《詞林紀事》卷三：張宗橚按：東坡詩「尊前點檢幾人非」，與此詞結句同意。往事關心，人生如夢，每讀一過，不禁惘然。《唐五代兩宋詞選釋》：極美滿之風光，事後回思，都成陳迹。元獻生當盛世，雍容臺閣，而重醉花前，尚有舊人零落之感。若生逢叔季，衣冠第宅轉眼都非，甯止何戡感舊耶。

《**雨中花**》（**剪翠妝紅欲就**）《艇齋詩話》：予家空青喜晏元獻詞：「可惜月明風露，長在人歸後。」每作郡處燕客，多令歌者以此爲湯詞，亦取其說得客散後風景佳故也。

《**玉樓春**》（**綠楊芳草長亭路**）《賓退錄》卷一：《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余按全篇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蓋眞謂所歡者，與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何焯批云：此「年少」字亦虛用。《草堂詩餘雋》李攀龍評：春景春情，句句逼眞，當壓倒白玉樓矣。《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爽快決絕，他人含糊不是。昔人言近指遠，豈好作婦人語。《蓼園詞評・玉樓春》：按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年少拋人」，凡羅雀之門，故魚之泣，皆可作如是觀。「樓頭」二語，意致悽然，繫起多情苦來。末二句總見多情之苦耳。妙在意思忠厚，無怨懟口角。《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夏閏庵謂後半闋惟極寫「離愁」二字，若南宋人爲

之，必別出一意，斷不如此直說。此等處正宜着眼。

《**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油壁車輕金犢肥」二句，歌行麗對也。「細雨夢回鷄塞遠」，「青鳥不傳方外信」，「無可奈何花落去」六句，律詩俊語也。然自是天成一段詞，著詩不得。《歲寒居詞話》：晏元獻殊《珠玉詞》，集中《浣溪沙・春恨》「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本公七言律中腹聯，一入詞，即成妙句，在詩中即不爲工。此詩詞之別，學者須於此參之，則他詞亦可由此會悟矣。《蠖齋詩話》：「空梁落燕泥」，自是偶然；「楓落吳江冷」，不聞對語。「庭草無人隨意綠」亦然。此物何關天巧，亦若爲造物所靳。至「無可奈何花落去」，晏元獻以「似曾相識燕歸來」偶句，當時稱爲神合，然舍此亦別無可着語。《藝概》卷四：詞中句與字，有似觸著者，所謂極煉如不煉也。晏元獻「無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觸著之句也；宋景文「紅杏枝頭春意鬧」，「鬧」字，觸著之字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首句但紀當日之事，入手處不侵占下文地位。次句即叙明本意，言風景不殊，亭臺依舊，乃總括全篇。三句承去年天氣而言，流光容易，又換今年，安得魯陽揮戈，再返虞淵之日耶？下闋承前半首之意，言春不能留，花亦隨之落去，花既無情，惜花者空付奈何一嘆。「歸燕」句承「舊亭臺」之意，雖梁燕尋巢，似曾相識，若有情而實無情。花與鳥既無以慰情，徒增惆悵，傷離感舊之深，焉得逢人而語？惟有徘徊芳徑，立盡斜陽耳。

《**浣溪紗**》（**一向年光有限身**）《唐五代兩宋詞選釋》：此詞前半首筆意迴曲，如石梁瀑布，作三折而下。言年光易盡，而此身有限，自嗟過客光陰，每值分離，即尋常判袂，亦不免魂消黯然。三句言消魂無益，不若歌筵頻醉，借酒澆愁，半首中無一平筆。後半轉頭處言浩莽山河，飄搖風雨，氣象恢宏。而「念遠」句承上「離別」而言，「傷春」句承上「年光」而言，欲開仍合，雖小令而具長調章法。結句言傷春念遠，祇惱人懷，而眼前之人，豈能常聚，與其落月停雲，他日徒勞相憶，不若憐取眼前，樂其晨夕，勿追悔蹉跎，申足第三句「歌席莫辭」之意也。

《**浣溪沙**》（**闌苑瑤臺風露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瑤臺闌苑，言地之高華；凝思振鬢，言人之莊重，雖捧觥籌，可望而不可及。明知徒費遲留，迨酒闌人散，獨自成愁，始知追悔當時，固何益耶。既已悔之，而復孤夢愁眉，低回不置，姑寄其無聊之思耳。元獻生平不作妮子語，此詞或有所指，非述綺懷也。

《**清平樂**》（**金風細細**）《詞潔輯評》卷一：情景相副，宛轉關生，不求工而自合。宋初所以不可及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純寫秋來景色，惟結句略含清寂之思，情味於言外求之，宋初之高格也。

《**清平樂**》（**紅牋小字**）《唐五代兩宋詞選釋》：言情深密處全在「紅牋小字」。既魚沈雁杳，欲寄無由，賸有流水斜陽，供人愁望耳。以景中之情作結束，詞格甚高。

《**破陣子**》（**「疑怪昨宵春夢好」三句**）《詞綜偶評・宋詞》：如聞香口，如見冶容。

《**踏莎行**》（**小徑紅稀**）《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景物不殊，運掉能離奇夭矯。《蓼園詞評・梅花引》：沈際飛曰：【略】結句「深深」，妙，着不得實字。按此篇仍前章之意，託興既同，而結構各異。首三句言花稀而葉盛，喻君子少而小人多也。「高臺」指高闈。「東風」二句，小人如楊花之輕薄，易動搖君心也。「翠葉」二句，喻事多阻隔。「爐香」句，喻己心之鬱紆也。「斜陽卻照深深院」，言不明之日難照此淵衷也。臣心與閨意雙關寫去，細思自得之耳。《張惠言論詞》：此詞亦有所興，其歐公《蝶戀花》之流乎。《唐五代兩宋詞選釋》：此詞或有白氏諷諫之意。楊花亂撲，喻讒人之高張；燕隔鶯藏，喻堂簾之遠隔，宜結句之日暮興嗟也。

《**蝶戀花**》（**簾幕風輕雙語燕**）《詞的》卷三：情深于辭。《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得未見心事」句、「餘花落」句，并不尋常。未見、未知，比耦妙。斜陽送波，遠望之澹然，然其中甚切，不許速領，必數過之。《蓼園詞評・蝶戀花》：按「心事」二句，言心事未見有春意怡人處，而春已闌矣。「消息」二句，言春歸未知早晚，而斜照「平波」，已是送春歸模樣矣。確是暮春。看此詞似有寄託，不獨因時即事已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此詞殆有寄慨，非作月露泛辭。「心事」二句有「悵未立乎修名」，「老冉冉其將至」之感。下闋「雨雲」二句意謂經國遠謀，乃橫生艱阻。「消息」、「斜陽」二句謂他日成敗，非所逆睹，而在圖安旦夕觀之，則斜日遠波，固一派清平氣象也。韓魏公詠雪詩「老松擎重玉龍寒」，隱然以天下爲己任。公之詞，其亦有憂盛危明之意乎。

《**蝶戀花**》（**六曲闌干偎碧樹**）《譚評詞辨》：金碧山水，一片空濛，此正

周氏所謂有寄託入，無寄託出也。「滿眼」句，感；「一霎」句，境；「濃睡」句，人；「驚殘」句，情。《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寫景明秀，通首於景中隱寓情思，有含毫邈然之意。

《鳳樓梧》（**竚立危樓風細細**）《人間詞話》：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略】「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略】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

傳記

歐陽修《晏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於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於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於碑下。【略】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略】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略】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眞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眞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眞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略】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悞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衮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群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略】其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

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略】銘曰：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於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眞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宮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隆平集**》卷五《**晏殊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五六《**晏殊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一《**晏殊傳**》（存目）

夏承燾《**晏同叔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夢溪筆談**》卷九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游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游燕賞，彌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游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東軒筆錄**》卷一一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殊爲樞密使，會大雪，歐陽文忠公與陸學士經同往候之，遂置酒於西園。歐陽公即席賦《晏太尉西園賀雪歌》，其斷章曰：「【略】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深不平之。嘗語人曰：「昔日韓愈亦能作詩詞，每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卻不曾如此作鬧。」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六　《石林詩話》云：晏元獻守南都，王君玉時已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爲府簽判。【略】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廚夙爲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弦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月果出，遂樂飲達旦。

又後集卷二〇　《復齋漫錄》云：元獻早入政府，迨出鎮，皆近畿名藩，未嘗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留，離席，官奴有歌「千里傷行客」之辭。公怒曰：「予生平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也？」

作品本事

《**湘山野錄**》卷上　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繫懿后。奈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祐之託，難爲直致，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獨仁宗不悅，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區區不足較，當更別改。」晏曰：「已焚草於神寢。」上終不悅。

又　天聖七年，晏元獻公奏：「朝廷置職田，【略】欲乞停罷。」時可其奏，但令佃戶逐年收課利，類聚天下都數，紐價均散見仕官員。

又　咸平中，翰林李昌武宗諤初知制誥，至西掖，追故事獨無紫薇，自別野移植。聞今庭中者，院老吏相傳，猶是昌武手植。晏元獻寫賦於壁曰：「得自莘墅，來從召園。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觀茂悅以懷舊，指蔽芾以思人。」

《**江鄰幾雜志**》　晏相有「春風任花落，流水放杯行」之句。

《**臨漢隱居詩話**》　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永叔與學士陸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見過，不可不飲酒也。」因置酒共賞，

即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永叔句有：「主人與國同休戚，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甲冷透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快然不悅。後嘗語人曰：「裴度也曾宴賓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卻不曾恁地作鬧。」

《龍川別志》卷上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晏殊撰誌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誌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爲侍從，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祕，臣備位宰相，是時雖略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二　《西清詩話》云：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潁，以惠山泉烹日注，從容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藍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

又卷二六　《石林詩話》云：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倒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瓮區區亦未貧。」當時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留誦詩久之，亦不能無意也。

又　《潘子眞詩話》云：永叔頗聞晏因賦《雪》詩有語。其後歐守青社，晏亦出鎮宛丘。歐乃作啓叙生平出處，以致謝悃，【略】晏得書，即於書尾作數語，授掌記謄本答之，甚滅裂。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答知舉時一門生書也。」意終不平。

又　《西清詩話》云：元獻初罷政事，守亳社，每歎士風彫落。一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寒盟者，方春物暄妍，馳駿馬，出郊登高塚，曠望長慟，遂卒。元獻謂士大夫受人眄睞，隨燥濕變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爲序其事，以詩弔之云：「蘇哥風味逼天眞，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大家攜酒哭青春。」

又　《東軒筆錄》云：曾（布）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略】。」苕溪漁隱曰：元獻《弔劉蘇哥詩序》，蓋指宋子京而言也。

又後集卷一九　《蔡寬夫詩話》云：南京高辛廟制度甚雄。世傳太祖龍潛時，嘗以木杯珓占己名位，自小官以漸數之至極品，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契。至今父老猶能言之。晏元獻爲留守日，嘗以詩題廟中曰：「炎宋肇英主，初九方潛鱗。嘗因蓍蔡占，來決天地屯。庚庚大橫兆，謦咳如有聞。」蓋紀此也。

又卷二〇　《復齋漫錄》云：元微之詩：「藥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略】」注：「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對歇於此。」故元獻《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有云「網索軒窗邃，鑾坡羽衛重【略】」者，爲此也。

又　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元獻云：「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陶邕州云【略】。此二聯全是「龍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

又　《蔡寬夫詩話》云：人夢中作爲詩文，覺多不省，設有能省者，其事往往皆驗。理固不可詰，豈禍福將至，精神自有感通者乎？王元之《商州詩》有「節及登高忽嗟嘆，【略】九日樽前見菊花」之句，第四句乃夢中得也。【略】元獻公守亳，始至，亦嘗夢賦詩云：「一年爲客未歸去，笑殺城東桃李花。」初莫省謂何，已而因春出遊，則州之園館皆在城東，公留亳逾年而後移睢陽，無不合者。元之自班從謫散秩，先爲之兆，固宜矣；若元獻但日月淹速之間，亦有預告之者，何嘗不有定數耶？

又　《復齋漫錄》云：中書後堂北軒西壁，有題「灰心」、「霜鬢」之句者，驗其筆蹟，舊相李公迪之書也。李入相時，邊兵未動，意在「忍事」之語。元獻《中書即事》詩叙其事，云：「慘慘高槐落，凄凄餘菊寒。粉牆多記墨，聊爲拂塵看。」正爲此也。

又　晏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讀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氏，終篇者無幾。又俾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略】。」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飯已，又同步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矣。

又卷二二　《復齋漫錄》云：仁宗朝，張晃學士賦《蜀中海棠》詩，姚立取

以載之《海棠記》中，【略】注云：「大約木瓜、林檎花初發，皆與海棠相類。」若冕言，則江西人正謂棠梨花耳，惟紫綿色者，始謂之海棠。【略】則似木瓜、林檎二花者，非眞海棠明矣。晏元獻云：「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海棠花。」然則元獻亦與張冕同意耶。

《**避暑錄話**》**卷下**　仁廟初即位，秋宴，百戲有緣撞竿者，忽墜地碎其首死。上惻然憐之，命以金帛厚賜其家，且詔自是撞竿減去三之一。晏元獻作詩紀之，曰：「君王特軫推溝念，詔截危竿橫賜錢。」

又　晏元獻爲參知政事，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亳有摘其爲《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渦水，見蛙有躍而登木捕蟬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蜩蛙賦》，略云：「匿蕞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以連獲，終扼吭而弗制。」【略】皆不能無芥蔕于中，而發于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者爲能忘心。

《**能改齋漫錄**》**卷八**　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煙動，百子池邊瑞日長。」【略】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內，芳樹萬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謂之冬青。

《**艇齋詩話**》　晏元獻「春水碧於天」，蓋全用唐韋莊詞中五字。

《**老學庵筆記**》**卷四**　故都紫霞殿有二金狻猊，蓋香獸也。故晏公《冬宴》詩云：「狻猊對立香煙度，鸞鶴交飛組繡明。」

又卷七　故都殘暑，不過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倒所向，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溫，向東西則寒溫得中，謂之盂蘭盆，蓋俚俗老媼輩之言也。又每云：「盂蘭盆倒則寒來矣。」晏元獻詩云：「紅白薇英落，朱黃槿艷殘。家人愁溽暑，計日望盂蘭。」蓋亦戲述俗語耳。

《**歲時廣記**》**卷七引楊湜《古今詞話**》　慶曆癸未十二月二十九日立春，甲申元日，丞相晏元獻公會兩禁於私第，丞相席上自作《木蘭花》以侑觴。於時坐客皆和，亦不敢改首句「東風昨夜」四字。

《**雲麓漫鈔**》**卷四**　晏元獻公《鹿葱花》詩云：「宮後扇開青雉尾，羽人衣翦赤霜文。農皇藥錄眞無謂，不向萱叢辨糾紛。」注云：「萱一名忘憂，一名鹿葱。」今驗此花，中有鹿斑文，與萱小同而大異，其開花亦不并時。則知當以有鹿斑者爲鹿葱，無斑文者爲萱云。

又　李衛公《草木記》有永嘉之簇蝶。今此花來於浙東，四布如蝶，中有攢蕊。晏元獻云：「疑是簇蝶也。」公有《玉蝴蝶》詩，注於此下。

《**釜牖閑評**》　許愼《說文》云：「瓊，赤玉也。」然前輩多以比白物。韓退之《雪》詩云：「今朝踏作瓊瑤迹，爲有詩從鳳沼來。」又《雪》詩云「屑瓊瑰」，瓊本是赤玉，今以比雪，則誤矣。故晏元獻公《拒霜花》云：「江城嘉號木芙蓉，金蕊瓊芳綻曉風。」又《紅梅》詩云：「巧綴雕瓊蕊色絲，三千宮女宿燕脂。」又《紅蓼》詩云：「絳英瓊粒傲霜前，冷落池臺亦自妍。」其意蓋欲證韓愈之誤耳。

《**庚溪詩話**》**卷下**　詩詞中多用「南雲」。晏元獻公《寄遠》詩曰：「一紙短書無寄處，數行征雁入南雲。」紹興庚午歲，余爲臨安秋賦考試官，同舍有舉歐陽公長短句詞曰：「雁過南雲，行人回淚眼。」因問曰：「南雲其義安在？」余答曰：「嘗見江總詩云：『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雁來。故園籬下菊，今日幾花開。』恐出於此耳。」

《**中吳紀聞**》**卷二**　徐祜，字受天，擢進士第，爲吏以清白著聲。慶曆中，屏居於吳，日涉園廬以自適。時葉公參亦退老於家，同爲九老會。晏元獻、杜正獻皆寓詩以高其趣。晏之首題云：「買得梧宮數畝秋，便追黃綺作朋儔。」杜之卒章云：「如何九老人猶少，應許東歸伴醉吟。」時與會者纔五人，故杜詩及之。

《**浩然齋雅談**》**卷上**　晏殊嘗進《牡丹詩表》云：「布在密清之囿。」「密清」二字，人多不曉，蓋用《東京賦》中語：「京室密清，罔有不韙。」

《**困學紀聞**》**卷一八**　晏元獻詩：「二龍驂夏服，雙鶴記堯年。」【略】劉敬叔《異苑》：「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

又卷一九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貞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群集，詔上《神雀頌》，文比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貞元事見《劉太眞傳》。

又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贊於謙冲；饌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戒伯禽曰：『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

著錄

《宋景文筆記》卷上　晏相國，【略】末年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以來所未有。

歐陽修《晏公神道碑銘》　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眞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

《隆平集》卷五《晏殊傳》　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又有《臨川集》、《二州集》、《二府集》。

《東都事略》卷五六《晏殊傳》　有文集二百四十卷。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臨川集》三十卷，《翰苑制詞》二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晏元獻《臨川集》三十卷、《紫微集》一卷。右皇朝晏殊字同叔，臨川人。【略】集有兩本，一本自作序。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一程敦厚《晏元獻公紫微集序》　某誤持江西之憲節，獲款贛帥薛公直老。一日，直老曰：「頃幸見元獻公《紫微集》，盍廣之以遺善學柳下惠者？」某既鏹諸板，因妄論之如此。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晏元獻《二府集》、《紫微集》。

《東都事略》卷五六《晏殊傳》　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又集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臨川集》三十卷、《二府集》二十五卷、《年譜》一卷，丞相臨淄元獻公臨川晏殊同叔撰。其五世孫大正爲《年譜》，言先元獻嘗自差次起儒館至學士，爲《臨川集》；起樞廷至宰席，爲《二府集》。今案本傳，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興書目》亦九十四卷，今所刊止此爾。《臨川集》有自序。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臨川集》三十卷、《紫微集》一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晏殊集》二十八卷。又《臨川集》三十卷、《詩》二卷、《二府集》十五卷、《二府別集》十二卷、《北海新編》六卷、《平臺集》一卷。

又卷三一一《晏殊傳》　文集二百四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晏元獻公文集》，一部六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晏元獻公文集》六冊。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　一友人云：嘉靖中籍沒分宜，有《晏元獻集》一部，二十餘帙，鈔本也。

胡亦堂《元獻遺文序》　公在眞宗時，時有所問，輒答奏并草封進，示不泄。後仁宗類爲八十卷，藏於禁中。又別有文集，多至二百四十卷，亦取入秘府，故均不傳於世。今傳之者，止狀、記、銘、詩寥寥三四，而其外之歌詞較多。【略】繼公起者，以公第七子叔原所爲詞附於集後，以俟後之人并及焉。慈溪胡亦堂二齋序。

《國史經籍志》卷五　晏殊《臨川集》三十卷，又《二府集》二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晏元獻遺文》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略】此本爲國朝康熙中慈溪胡亦堂所輯，僅文六篇，詩六首，餘皆詩餘。殊當北宋盛時，日與諸名士文酒唱和，其零章斷什，往往散見諸書，如《復齋漫錄》、《古今歲時雜詠》、《侯鯖錄》、《西清詩話》所載諸詩，此本皆未收入，未爲完備。

陸心源《晏元獻遺文跋》　《晏元獻遺文》一卷，康熙中胡亦堂輯，僅文六首、詩六首，餘皆詞。如《西清詩話》、《復齋漫錄》、《古今歲時雜詠》、《侯鯖錄》所載諸詩，皆未收入，《四庫全書提要》已詳言之。愚復加收輯，尚有《宋文鑑》所載《中園賦》一首，《假中示判官張守丞王校勘》一首，《雪中》一首，《侍讀學士請宮中視學狀》一首，《答樞密范給事》一首，《連珠》一首；《播芳大全》所載《代皇太子辭陞儲表》二首；杜大圭《名臣碑版琬琰錄》所載《馬忠肅亮墓誌》一首；《騎省集》所載《後序》一首；《老學庵筆記》所載《盂蘭盆》一首；《硯箋》所載《張殿院惠古瓦硯》二首；《瀛奎律髓》載《賦得秋雨》一首，《春陰》一首；《汝州志》所載《巢父井》一首；《江西詩話》所載《東湖涵虛閣》一首，亦皆未收。合之《復齋漫錄》、《歲時雜詠》、《西清詩話》、《侯鯖錄》各書所引，及汲古刊《珠玉詞》，重爲編次，當可增此本三倍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元獻遺文》一卷，仁和勞季言增輯本。【略】《四庫》著錄胡亦堂輯本，僅文六篇，詩六首，餘皆詩餘。此仁和勞季言採《玉海》、《事文類聚》、《播芳大全》、《宋文鑑》、《茅山志》、《歲時雜詠》、《侯鯖錄》、《西清詩話》、《老學菴筆記》、《瀛奎律髓》、《汝州志》、《青箱雜記》、《海棠譜》、《鐵網珊瑚》、《會稽掇英集》及諸文集序，凡增文二十二篇，詩一百三十餘首，

及單辭斷句又十餘件。文則倍於原輯，詩則視原輯幾二十餘倍，可謂美且富矣。

李之鼎《宋人集本元獻遺文跋》 有宋臨川以文章名位顯者，晏文獻與王荆公爲最著。荆公詩文流布至今，幾於家有其書。惟晏文獻之《臨川集》三十卷、《二府集》二十五卷、《別集》二卷、《北海新編》六卷、《廬山四游詩》一卷，久經湮沒，天壤間祇存其目而已。四庫館臣采輯《大典》時，亦未及此，祇著錄慈溪胡亦堂輯本一卷，文、詩各六篇，餘則詩餘也。其散見於各總集者，均未輯錄。著述之顯晦，亦有幸不幸焉。丁氏善本書室藏有仁和勞季言增輯原本，蒐輯較多，蠅頭細字，朗若列眉。甲寅秋月，迻錄於江南圖書局，屬臨川雷菊農君代爲編校，成《補編》三卷，因合胡輯，付之剞劂。至於勞輯之零章斷句，難於編入者，俟後有所輯，當再編補遺焉。丁巳三月，鄉後學李之鼎謹跋。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珠玉詞》一卷，晏元獻公殊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珠玉集》一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晏珠玉詞》。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一集：晏殊《珠玉詞》四十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珠玉詞》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殊詞有《珠玉集》一卷，此本爲毛晉所刻，與陳氏所記合，蓋猶舊本。《名臣錄》稱殊詞名《珠玉集》，張子野爲之序。子野，張先字也，今卷首無先序，蓋傳寫佚之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 《珠玉詞》一卷，陸敕先校宋本。宋晏殊同叔撰。陸氏手跋曰：「七月二十四日校。凡二鈔本，其一即底本也，章次皆同，而此刻獨異。據卷首有潛翁手注，云依宋刻本。」

晏端書《珠玉詞鈔跋》 余家貧，罕藏書，幼時曾覓先元獻公暨小山公詞集，不可得，乃就《欽定歷代詩餘》中摘錄成帙，藏諸篋衍，幾三十年矣。丁未孟秋，典郡吳興，簿領稍閑，始謀以付梓。繼權篆武林，恭閱文瀾閣藏書，知《四庫》著錄詞曲類以《珠玉詞》爲首，其本爲毛氏汲古閣所輯，視曩所錄，計多詞三十七首。愧當時未見原帙。而《歷代詩餘》中有詞七首，又毛本所未載，則正不必合而一之也。因取手錄本一百首爲《珠玉詞鈔》一卷，其餘三十七首爲《珠玉詞補鈔》一卷，共詞一百三十七首。惟別集類有《元獻遺文》一卷，所錄詩餘，視此爲少，且羼入小山公詞，是原編率略已甚。中間多詞三首，亦恐流傳未審，不敢輕錄。至詩文各止六首，篇頁寥寥，尤難成卷，俟他日悉心蒐采，再爲刊布焉。咸豐二年八月，裔孫端書謹識。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珠玉詞》一卷，明鈔本，鑑止水齋藏書。【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殊《珠玉詞》一卷，毛晉刻冠《六十家詞》，即此本也。舊有張先序，今佚。【略】卷首有許周生題字，蓋經鑑止水齋收藏者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珠玉詞》一卷，宋晏殊撰，共一百四十二首。明藍格寫本，十行二十一字，天一閣舊藏。

林大椿《珠玉詞校本跋》 《珠玉詞》一卷，毛氏汲古閣刊本，以冠《六十一家詞》，多羼入同時諸人之作。茲依毛刻參校它本，并從《絕妙詞選》及《草堂詩餘》增補三闋，別爲校記，識其異同。【略】校繕既竣，當再踵事小山專家，以完成二晏樂府。戊辰上巳，林大椿。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珠玉詞》一卷，宋晏殊撰，明鈔本，一冊。

藝文

唱和

楊億《晏殊奉禮歸寧》 垂髫婉孌便能文，驥子蘭筋迥不群。南國生芻人比玉，梁園修竹賦凌雲。堵牆看試三公府，反哺知干萬乘君。賜告歸寧來別我，亭皐木葉正紛紛。

宋庠《晚歲感舊寄永興相國晏公》 誤知三十載，頑魯寄洪鈞。物比青氈舊，年驚白髮新。河冰斜界陝，關樹曲遮秦。何日陪師席，孤懷跪自陳。

范仲淹《依韻奉酬晏尚書見寄》 徽音來景亳，盛事聳吳鄉。上象三台照，高文五色章。純如登樂府，淵若測天潢。寒谷春重煦，幽宮草特芳。感知心似血，思報鬢成霜。新定慚無惠，姑蘇惜未康。堯湯餘水旱，劉白舊風光。北闕雲霓遠，南園橘柚荒。願聞歌畫一，敢議賦長楊。碌碌嘲須解，循循教弗忘。跡甘榮路外，情寄聖門傍。幾託爲魚夢，江湖尚渺茫。

又《又用前韻謝晏尚書以近著示及》　祖述賢人業，何因降玄鄉。周公舊才美，夫子近文章。逸氣彌衝斗，雄源甚決潢。月中靈桂老，春外寶芝芳。遠似天無翳，清如塞有霜。日星圖舜禹，金石頌成康（謂《眞宗神御頌》也）。渦曲風騷盛（謂游渦之作也），營丘學校光（謂《青社州學記》也）。至精含變化，大手鑿洪荒。崧嶽詞欺甫，甘泉價掩揚。滿朝當諷誦，終古豈遺忘。恍若探龍際，森疑履虎傍。半生游此道，觀海特茫茫。

又《過陳州上晏相公》　曩由清學玉宸知，今覺光榮冠一時。曾入黃扉陪國論，重來絳帳就師資。談文講道渾無倦，養浩存眞絕不衰。獨愧鑄顏恩未報，捧觴爲壽獻聲詩。

梅堯臣《謝晏相公》　刻意向詩筆，行將三十年。嘗經長者目，未及古人肩。昔慕荀文若，多稱王仲宣。今慙此微賤，重辱相君憐。

又《依韻和晏相公》　微生守賤貧，文字出肝膽。一爲清穎行，物象頗所覽。泊舟寒潭陰，野興入秋菼。因吟適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辭未圓熟，刺口劇菱芡。方將挹溟海，器小已激灩。廣流不拒細，愧抱獨慊慊。疲馬去軒時，戀嘶芻秣減。茲繼《周南》篇，短橈寧及艦。試知不自量，感涕屢揮摻。

又《以近詩贄尚書晏相公忽有酬贈之什稱之甚過不敢輒有所叙謝依韻綴前日坐末教誨之言以和》　嘗記論詩語，辭卑名亦淪（公曰名不盛者，辭亦不高）。寧從陶令野（公曰：彭澤多野逸田舍之語），不取孟郊新（公曰郊詩有五言一句，全用新字）。琢礫難希寶，噓枯強費春。今將風什付，可與《二南》陳。

紀　念

宋庠《晏公喪過州北哭罷成篇二首》　昔迎留守蕭丞相（癸巳秋，公自長安代余守洛），今哭談經戴侍中（公久留經筵以備顧問）。一代高情無覓處，落花殘日九原風。　故郡迎喪匝野悲（公嘗鎮許昌），柳車丹旐共逶迤。泉塗自古無春色，可惜森森瓊樹枝。

胡宿《兵部尚書贈司空侍中晏元獻公輓詞三首》　俊老三階後，高華四紀中。朝廷用文治，廊廟得才雄。雞樹前陰改，鱣庭舊跡空。生存華屋處，零落恨無窮。　川嶽淪精氣，風華喪傑才。典刑留大雅，文象坼中台。聚窟香難破，鈞天夢不迴。只應之帝所，鳴玉侍丹臺（公早被章聖顧遇）。　儲極元寮寵，公貂盛策班。寧神依大魏，結冢近陘山。鼓吹春風裏，麒麟夕照間。寄言川上水，何事不西還。

梅堯臣《聞臨淄公薨》　至和癸巳十二月兮，友人語我火犯房。芒射鉤鈐而拂上相兮，禍非弼臣誰可當。昨日聞太宰悟天道而畏忌兮，歸卧其第三拜章。太宰既不得請而賜黃金百兩以爲壽兮，諫官御史猶擊強。明年孟陬臨淄公薨兮，果然邦國撓棟梁。豈無神醫善藥以起疾兮，固知稟命有短長。公自十三歲而□先帝兮，謂肖九齡宜相唐。後由石渠鳳閣禁林以登樞兮，俄佩相印居廟堂。出入藩輔留守兩都兮，其民詠歌盈康莊。官爲喉舌勳爵一品兮，經筵講義尊蕭匡。年逾順耳不爲夭兮，文字百卷存縑箱。子孫侁侁同雁行，二女貴婿富與楊。未知歸葬何土鄉，臨川松柏安可忘。我爲故吏摧肝腸，灑淚作雨春悲涼。精魄其歸於天乎，必爲星宿還高張。骨肌其歸於土乎，必爲蕙芷不滅香。墓碑墓銘能盡其美，我爲欲傳萬古須歐陽。

歐陽修《晏元獻公挽辭三首》　接物襟懷曠，推賢品藻精。謀猷存二府，臺閣徧諸生。帝念宮臣舊，恩隆袞服榮。春風綠野迥，千兩送銘旌。　四鎮名藩忽十春，歸來白首兩朝臣。上心方喜親耆德，物論猶期秉國鈞。退食圖書盈一室，開罇談笑列佳賓。昔人風采今人少，慟哭何由贖以身。　富貴優游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一時聞望朝廷重，餘事文章海外傳。舊館池臺閑水石，悲笳風日慘山川。解官制服門生禮，慚負君恩隔九泉。

王安石《元獻晏公挽辭三首》　文章晉康樂，經術漢公孫。舊秩疑丞貴，前功保傅尊。傳呼猶在耳，會哭已塡門。蕭瑟城南路，鳴笳上九原。　終賈年方妙，蕭曹地已親。優游太平日，密勿老成人。抗論辭多秘，賡歌迹已陳。功名千載下，不負漢庭臣。　感會眞奇遇，飛揚獨妙齡。他年西餞日，此夜上騎星。宿惠留藩屏，餘忠在禁庭。音容無處所，彷彿寄丹青。

沈遘《晏元獻公挽歌辭二首》　英才動先聖，盛業啓今王。朝庭尊元老，官師仰典常。才還宣室對，遽歎哲人亡。獨有勳名在，書爲後世光。　四海尚多事，君心屬太平。天胡不遺愍，邦早奪耆英。柱石傾宮構，鹽梅廢鼎烹。斯人無復見，誰意在蒼生。

劉敞《晏公挽詞三首》　望苑牧英雋，巖廊奉德音。功如四支重，化以《二南》深。安仰嗟維石，能傳賴碎金。浮雲送哀挽，慘澹更爲霖。　簡易能容士，

精誠樂與賢。如何五湖尚，非復赤松年。几几空遺舄，悠悠不問天。獨應春輟相，令望故依然。　袞韍三司舊，笳簫一品榮。獨傷去國意，仍以撫封行。落日白駒影，空林黃鳥聲。公歸那不復，悽愴國人情。

韓維《晏元獻公挽辭三首》　大策安宗社，高文著廟堂。從容造辟議，感激薦賢章。貂冕崇厥服，鑾輿俯奠觴。哀榮豈無有，公德倍輝光。　先帝文章老，東朝羽翼臣。風流至公盡，哀憤與時均。簫鼓悲將曙，烟雲慘不春。靈輀歸舊治，遺愛泣州民。　直道初終見，高情出處同。光華兩朝內，文字一生中。愛酒憐陶散，言詩許賜通。平生知己類，灑盡九原風。

又《陽翟祭晏元獻公文》　公之道德，與言與事，疊見歌頌，沒而不廢。非維闇薄，所敢褒紀。獨念晚進，辱公提攜。脫略尊嚴，降接陋卑。酬酢篇詠，從容燕嬉。治學粲然，右有左宜。啓告誨諭，發於誠辭。豈敢失墜，天實爲之。嗚呼！去年之春，拜公洛土。昔旆旋西，今柩窆許。誰謂哀樂，近在仰俯。告別觴前，一慟千古。

雜錄

《江鄰幾雜志》　晏相改王建詩「黃帕覆鞍呈馬過，紅羅纏項鬬鷄回」爲「呈過馬」、「鬬回鷄」，爲其語不快也。

《東軒筆錄》卷五　王安國性亮直，嫉惡太甚。王荆公初爲參知政事，閒日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爲館職，亦在坐，遽曰：「爲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大以爲議己，自是尤與平甫相失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　《復齋漫錄》云：無咎評本朝樂章，不見諸集，今錄於此。云：「【略】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略】苕溪漁隱曰：《雪浪齋日記》謂「晏叔原工於小詞，『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不愧六朝宮掖體」。無咎評樂章，乃以爲元獻詞，誤也。

《舊聞證誤》卷二　章懿之崩，晏殊撰志文曰：「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呂文靖解之，上默然，乃命殊出守金陵。如許公保全大臣，眞宰相也。及殊作相，八王疾革，上往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宰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爲用之？」上幷記志文事，欲重黜殊。宋祁草麻力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以他事罪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出蘇轍《龍川別志》）。按《國史》，明道二年三月，章獻崩。四月乙未，宰相呂夷簡判澶州，執政晏殊等五人皆遷一官罷，恐非緣志文事也。是時，許公例罷去，安得救解元獻耶？慶曆四年正月，燕王薨。九月，晏公乃罷相，實用蔡君謨，孫之翰章疏也。「殖私」、「規利」亦章疏中語。文定所記二事皆誤。

孫復

論述

石介《明隱》　孫明復先生，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明之者也。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先生畜周、孔之道於其身，苟畜而不施，徒自膏潤肥碩而已。萬物則悴枯瘠病，而自膏潤肥碩，豈周公、孔子之道也歟？是以先生凡四舉進士，則是先生非苟畜其道以膏潤肥碩於其身，將以利天下也，潤萬物也。四舉而不得一官，鬢髮皆皓白，乃退而築居於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果，蓋有所待也。且以謂堯、舜在上，必不使賢人布褐而糟糠乾餓以死，茲先生有所待之意也。《禮》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斯之謂歟。世之浮近輩不達先生之心，謂先生隱爾，又不達隱之義，隱者當毀面汙身，杜門絕跡，與鳥獸麋鹿爲群，裂衣冠，屏飲食，棄人事，去妻子，寒則衣葛，饑則茹草。先生有一不如是，則相與謗誹喧喧，謂先生不得隱之道。且人道之大，莫大於繼嗣，故聖人重之，父以繼祖，子以繼父，孫以繼子，相繼而萬世不絕。故宗廟常血食，而四時無廢饗。【略】世之浮近者喧喧誹謗曰：「既隱矣，隱則不得有妻子，乃娶，先生於是汩道矣。」吁！先生學周、孔者也，苟周公、孔子皆不娶，

先生不娶可矣。而周公、孔子娶，先生何得而不娶也？先生不娶，則是滅人道也。【略】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若箕子隱於奴，呂望隱於釣，四皓先生隱於山，蕭何隱於吏，韓信、樊噲隱於屠市，嚴君平隱於卜，隱以遠害也，亦非如彼所謂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節者之所爲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孔子謂長沮、桀溺，則曰：「吾非斯人之徒歟！」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若先生者，有尼父之志，遭堯、舜之盛，未得進用，姑盤桓山谷以待時也，非隱者也。如說之築於傅巖，公孫之牧於海上，陽城之居於中條。說終相高宗，中興于商；公孫終相武帝，丕光於漢；城終起於唐，以諫諍顯。先生之道，無少於說，而過於公孫、城，它日聖君聘而用之，吾君軼高宗而登舜矣，先生舟檝于巨川，而霖雨於旱歲矣。噫，先生豈眞隱者哉！

又《上孫先生書》 先生座前：【略】若筆力雄壯俊偉，坐周公之堂奧，鼓軻、雄之文詞，則俱不敢望先生斯道。使先生與熙道爲元帥，介與至之、明遠被甲執銳，摧堅陣，破強敵，佐元戎周旋焉，【略】介知必克捷矣。然後梟豎子輩首，致於麾下，使斯文也眞如兩漢、三代，跨越李唐萬萬。

歐陽修《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爲，故著之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張方平《薦舉孫復狀》 伏見諸王宮侍講孫復節行高介，經術精深，居退泰山，朝多稱薦。恩旨特召，處之學官。不游貴勢之門，不言朝廷之事。講勸王邸，誠須純儒，名世未光，終慊清論。若蒙擢備館殿，有足敦勵風俗。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若復後渝素守，則臣罪甘罔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孫明復小集》一卷【略】。蘇轍《歐陽修墓碑》載，修謂於文得尹師魯、孫明復，而意猶不足。蓋宋初承五代之敝，文體卑靡，穆修、柳開始追古格，復與尹洙繼之，風氣初開，菁華未盛，故修之言云爾。然復之文根柢經術，謹嚴峭潔，卓然爲儒者之言，與歐、蘇、曾、王千變萬化，務極文章之能事者又別爲一格。修之所言，似未可概執也。

傳記

歐陽修《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固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意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聖人既歿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汩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群。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隆平集》卷一五《孫復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一一三《孫復傳》（存目）

《宋史》卷四三二《孫復傳》（存目）

紀事

范仲淹《舉張問孫復狀》 臣又見兗州仙源縣寄居孫復，元是開封府進士，曾到御前，素負詞業，深明經術。今退隱泰山，著書不仕。心通聖奧，跡在窮谷。伏望朝廷依赦文採擢。【略】孫復乞賜召試，特加甄奬。庶幾聖朝渙汗，被于幽滯。

歐陽修《孫復可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 朕勤治體，喜賢俊，嘗慮四方遺逸之善，有不吾聞者。間屬近列，屢騰薦章，以爾孫復深經術，荏德行，躬耕田畝，以給歲時，東州士人皆師尊之。吾命汝校文於書省，講藝於胄序，不由鄉舉，不俟科選。汝姑直屏雜說，純道粹經，使搢紳子弟聞仁義忠孝之樂，此吾所以待汝意。往欽哉！可。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七〇吳奎《乞復孫復舊資奏》 復坐狂人孔直溫贈詩，由國子監直講謫降，再更大赦，未復舊資。況復素不與直溫相識，若遂沈棄，恐知名士爲姦徒所誣，則善良難以自立。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孫明復《睢陽子集》十卷。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睢陽子集》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孫明復《睢陽集》。

《文獻通考》卷二三五 孫明復《睢陽子集》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孫復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孫復《睢陽小集》十卷。

李文藻《鈔本孫明復小集跋》 乾隆丁亥歲，予客濟南，借錄《孫明復小集》于泰安故相趙氏，又錄副以寄房師河間紀公。

紀昀《鈔本孫明復小集跋》 李南澗從泰安趙氏錄此本，以余喜聚古籍，馳以寄余。凡文十九首，詩三首，似采合而成，非本書也，暇日當以諸書參校之。又墓誌一篇有錄無書，亦俟暇日檢補之。丁亥九月三日，河間紀昀記。

李文藻按：焦氏《經籍志》孫復《睢陽小集》十卷，此冊僅可二三卷，殆從本集摘鈔者，而河間房師以爲采合而成，恐未必然。蓋孫明復詩文流傳絕少，如呂氏《宋文鑑》、顧氏《宋文選》、吳氏《宋詩鈔》、曹氏《宋詩存》諸書皆未有所載，其十卷之足本世宜猶有藏者，而是冊從何而得，嘗札問相國之子道軒，道軒不能答也。己丑十月十八日，文藻再識。

聶鈺《乾隆刊孫明復小集序》 自宋迄今，七百餘年矣，顧其文章不少概見。丁亥歲，于吾鄉趙相國家覯之，如獲拱璧，懼其久而失傳也，謀所以刻之。旋構目疾中止。歲癸巳，江寧嚴侍讀道甫居憂南下，余于東平舟次述及。侍讀出其藏本相證，篇帙略同，惟附錄自《宋史》本傳、歐陽文忠《墓誌銘》及石守道《泰山書院記》而外，增多五則，因屬補鈔，同爲勘校，付諸梓人。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孫明復小集》一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宋孫復撰。【略】案《文獻通考》載孫復《睢陽子集》十卷，《宋史·藝文志》亦同。此本出自泰安趙國麟家，僅文十九篇，詩三篇，附以歐陽修所作《墓誌》一篇，蓋從《宋文鑑》、《宋文選》諸書鈔撮而成，十不存一。然復集久佚，得此猶見其梗概。

錢大昕《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宋《孫明復先生小集》，雜文十八篇，詩三篇，泰安聶君鈺手鈔，藏於笥者有年。懼其久而湮沒也，乃謀付梓，以廣其傳，詒書京師，乞予誌其刻之歲月。案歐公誌先生墓，稱公病時，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就其家得書十有五篇，藏於秘閣。《宋史》則云得書十五萬言。予謂先生立言主乎明道，非若文人以繁富相矜，史家得於傳聞，不若歐志之可據。此本有十八篇，殆後人別有所據附入之耳。

趙起魯《乾隆刻孫明復小集序》 宋孫明復先生當景祐時，自晉之魯，講學泰山，品高而德劭，學裕而行優。先大人以其爲郡中文獻，求其集數十年不可得。迨撫莅安慶，始獲此鈔本，名曰《小集》，計詩文廿二篇，附錄三篇，第書闕有間矣。于時適逢內轉，未及校梓。歲丁亥，同邑友人聶君劍光汲古嗜學，見之披閱再三，不忍釋手，乃謀付梓，以行於世。刻既成，以示余，此先大人未竟之志也，爲泫然者久之，因識其緣起於卷末。乾隆乙未泰山趙起魯序。

徐宗幹《道光刊魯兩先生合集序》 訪諸兩氏後裔，得邑人聶君劍光所刊《明復先生小集》一卷，前邑宰徐君宜庵校訂《徂徠先生詩文集》二卷，名山所藏，遺編僅有存者。【略】爰輯詩文，彙爲一編，用誌師弟淵源所在。

孫葆田《跋錢大昕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按歐陽永叔誌明復先生墓，不言有文集若干卷。李燾《續通鑒長編》曰：「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既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即復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秘閣。」所謂十五卷者，謂《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又《春秋總論》三卷，合之共爲十五卷，即歐誌所云「得書十有五篇」是也。竹汀先生以近刻小集有文十八篇，爲增多三篇，疑後人別有所據而附入之，殆偶誤耳。

又《光緒重刊孫明復小集序》 宋孫明復《睢陽子集》，見晁氏《郡齋讀書志》，又見《文獻通考》，凡十卷，《宋史・藝文志》所載亦同。自明以來，諸家書目不見著錄，蓋其佚久矣。乾隆時，館臣編纂《四庫全書》，凡從《永樂大典》輯出宋、元人集弗啻數十家，獨《明復小集》文十九篇，詩三篇，《提要》謂出自泰安趙國麟家，蓋從《宋文鑑》、《宋文選》諸書鈔撮而成，則當時僅有此本可知。按趙本後爲邑人聶劍光刊行，錢竹汀嘗爲之序，所謂雜文十八篇者，蓋本無《世子蒯聵論》一篇也。【略】道光間，徐清惠公守泰安，刻《魯兩先生合集》，所據即聶本，凡詩文二十二篇，附錄自《宋史》本傳、歐陽文忠《墓誌銘》、石守道《泰山書院記》外，增多五則。聶序謂得之嚴道甫，與文淵閣本篇數不同。【略】今年夏，予歸自皖中，暇日因校閱石集，爰取徐刻《孫明復小集》重爲校訂，付諸梓人，俾與《徂徠集》並行於世。聶、徐兩本與宋刻《聖宋文選》、《宋文鑑》，文字間有異同，今以屬及門丁汝彪別爲《考異》一篇，附於卷末，以質當世知言君子。光緒己丑冬，榮成孫葆田識於問經精舍。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孫明復小集》一卷，舊鈔本，怡府藏書。

又 《孫明復小集》一卷，紀氏鈔本。【略】此鈔本有「紀昀」、「曉嵐」兩小印，卷端鈐翰林院印，當爲文達當日進呈本，經館臣錄出，發還本家之書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孫明復先生小集》一卷，宋孫復撰，附錄一卷，清乾隆四十年聶釴杏雨山堂刻本，一冊。《孫明復先生小集》一卷，宋孫復撰，清彭氏知聖道齋鈔本，彭元瑞校，一冊。《孫明復先生小集》一卷，宋孫復撰，明鈔本，徐坊校跋并錄李文藻、羅有高校跋，二冊。

藝文

《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九孔道輔《訪隱居孫明復山齋二首》 日觀峰前訪隱淪，豈同沮溺異人群。軻能養浩雄能默，今復淵源見此君。 脫屐名場蘊壯圖，君方舉逸待嘉謨。 即期鶴版臨巖室，萬疊雲山戀得無。

石介《贈孫先生》 世無伯樂不識馬，眼看騏驥如駑駘。先生今年四十四，才似皋夔胡爲哉。泰山山下水照石，溪聲濺濺白雲堆。我居其間構茅屋，先生先生歸去來。

梅堯臣《哭孫明復殿丞三首》 魯國先生歿，夷門吉士哀。因讒君席遠，時賻帝恩該。寂寞蒿宮啓，悠揚茜旐迴。昔賢皆不免，松下作寒灰。 舊業居東岱，中年謁紫庭。要塗無往跡，至死守殘經。詔許求遺稿，朋鄰與葬銘。世人無怪我，涕淚爲之零。 自古《春秋》學，皆知不可過。生前恩禮少，歿後薦章多。妻子將焉託，田園有幾何。汶陽秋樹裏，黃鳥謾聽歌。

祖無擇《留題泰山孫明復先生新居》 築室新成日觀前，亂雲重疊稱高眠。人逢捫蝨驚旁若，衆望乘駒詠賁然。名理靜談誰捉麈，古書閒校自磨鉛。行聞天子東巡狩，羽葆親臨此禮賢。

又《寄泰山孫復》 先生心與白雲閑，五十秋風鬢不斑。自有清名滿天下，更無塵跡到人間。朱鉛樂外非攸好，貪懦聞風合厚顏。不待高吟見招隱，見收餘俸買青山。

蕭貫

論述

孔武仲《蕭貫之掛冠亭記》 公世家新喻，少以文章登進士上第。歷館

閣，屢爲州使，年盛志得，有致君行道之資，而胸中浩然，不樂聲利。方其在京師時，已有詩十六篇，述江南四時風物之美，以未得即歸爲恨。則公之意，豈膠於一官而不去哉。既又營其居舍之東，將因以築亭，爲退歸燕息之所，命之曰「掛冠」。公之年止於四十有六，而亭亦未及爲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蕭貫》 夢中縹緲遇神仙，白玉樓高漫比肩。十二巉關空綠隱，曉寒更擘衍波箋。

傳記

《宋史》卷四四二《蕭貫傳》 蕭貫字貫之，臨江軍新喻人。俊邁能文，尚氣概。舉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安、宿二州，遷太子中允、直史館。仁宗即位，進太常丞、同判禮院。歷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爲京東轉運使。時提舉捉賊劉舜卿善捕盜，號「劉鐵彈」，恃功爲不法，前後畏其凶悍，莫敢治。貫至，發之，廢爲民。徙江東，改知洪州，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坐前使江東不察所部吏受賕，降知饒州。有撫州司法參軍孫齊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紿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于官，齊斷髮誓出杜氏。久之，又納倡陳氏，挈周所生子之撫州。未踰月，周氏至，齊捽置廡下，出僞券曰：「若慵婢也，敢爾邪！」乃殺其所生子。周訴于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史君者訴之，事當白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撫非所部，而貫特爲治之。更赦，猶編管齊濠州。遷兵部員外郎，召還，將試知制誥，會營建獻、懿二皇太后陵，未及試而卒。貫臨事敢爲，不苟合於時。初，感疾，夢綠衣中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

紀事

曾鞏《禿禿記》 （孫齊）使人竊取其（周氏）所產子，【略】周氏訴於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聯訴事，行道上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不拒。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四 陳明信云：蕭貫少時，嘗夢至宮廷中，長廊邃館，如王者所居，有千門萬戶，望之洞然，金碧燦耀。既過數門，見羣婦人如神仙，視貫，驚問何所從來，貫愕然，亦不知對。貫自陳進士，能爲詩。中有一人授貫紙，曰：「此所謂衍波牋，煩賦《宮中曉寒歌》。」貫援筆立成，既有奇語，其人甚賞之，因曰：「先輩異日必貴，此天上，非人間也。」貫寤，尚能記所賦。俞秀老往嘗得之於蕭翰林之孫，其詩有云：「十二巉關隱空綠，獸猊呼焰椒壁馥。【略】」秀老誦之，尚有四五韻忘之。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蕭貫四六》一卷。

鄭戩

論述

《東都事略》卷五五《鄭戩傳》 戩初以文章有聲場屋間。性強毅明峻，意所欲，必行之。衣冠子有豪縱犯法者，必法外黥配，餘皆惕息云。

傳記

胡宿《文肅鄭公墓誌銘》 皇祐五年冬十一月甲子，有宋儒帥宣徽北院使、奉國軍節度使鄭公薨於幷。【略】公諱戩，字天休。【略】公少孤穎特，骨法峻異。【略】屬文雅麗，學者嚮慕焉。【略】上肇位二年，始延見方聞之士，擢公

甲科。釋褐太常寺奉禮郎，簽宣德軍節度判官，親嫌移宣城。故相李文定時守金陵，薦公材堪器使，秩滿，召試學士院，除光祿寺丞、集賢校理。未幾，通判越州。代還，改太子中允、同知太常禮院，泛恩遷太常丞。踰年，除三司戶部判官，賜緋衣佩魚。受詔注釋御製《三朝寶訓》，遷直史館。景祐初，同修起居注，改太常博士，繼爲開封府發解官。及考較御試進士，與今翰林宋公子京建議，禮部所行《韻略》及《廣韻》繁簡失當，訓詁不正，有司考試，多以聲病被黜，請修三韻，是正音訓。書成，學者便焉。改判鹽鐵勾院。爲聘契丹使首，還，以正言知制誥，賜紫莢綬。時西臺之選，極一時名勝，故景祐中號令溫雅、辭訓深厚者，公豫唱焉。【略】領判國子監。【略】寶元初，知審官院【略】。未幾，除起居舍人、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略】。康定初，高選主計，命公權三司使事。【略】上圖公展成之效，謂終足負重任，斷大事，乃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改樞密副使。【略】明年，遂以本官、資政殿學士知杭州。【略】二年，除給事中，移幷州，未行，改鄆州，鄆、齊等九州安撫使。冬，移長安，兼本路兵馬都部署。【略】三年，除陝西四路緣邊兵馬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使，遷禮部侍郎。【略】四年，疆事稍間，詔公還治長安。【略】六年，除戶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知幷州，兼幷代澤潞麟府嵐石沿邊經略安撫使、兵馬都部署。【略】七年，除吏部侍郎。未幾，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仍判幷州事。【略】明年，就拜奉國軍節度使，復表陳前志，自言衰疾，不任軍事，願還節制，手書懇到，卒不得謝。久之寖劇，以至薨落，年六十二，士大夫多爲流涕。公外濟以和，內果於斷，倜儻以尚風誼，慷慨而好功名。精力過絕於人，英詞鼓動於物。【略】旁接賓談，行答尺牘，毫法俊健，書意婉文，理盡親疏，體甚閒暇，參以善謔，杳無虛舟。前史稱發百函、占十吏，殆無以過也。【略】公撰著文章凡五集，曰《制誥》、《原武》、《紫溪》、《長安》、《太原》，總五十卷。才高而兼華實，文雄而有風骨，蓋人倫之華衮，而材林之傑藻也。攻詩出於餘力，尤極清麗。與故翰林葉道卿夙期相許，心照莫逆，篇章酬寄，別爲一集，以訂元、白云。道卿出守河陽，自太原寄詩四十韻，以將篤好，葉復次韻以答。詩成未幾，物故，世傳名句，絕麟於此。公聞河陽之訃，慟哭不食者數日，力疾捉筆，以銘道卿之墓。纔百餘日，相繼薨殞，同時葬於吳下。

《**東都事略**》**卷五五**《**鄭戩傳**》（存目）

《**宋史**》**卷二九二**《**鄭戩傳**》（存目）

紀事

《**中吳紀聞**》**卷二**　鄭戩字天休，居皋橋。天聖初，登進士第。嘗知開封府，發擿姦伏，都下肅然。遷三司使，知樞密院。俄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移鎮長安。有表曰：「聽嚴宸之鐘鼓，未卜何晨；植勁柏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誦者數四，謂左右曰：「戩氣質英豪，朕欲用爲宰相，故屢試於外也。」

雜錄

《**能改齋漫錄**》**卷一**　《互注禮部韻略叙》云「自慶曆間，張希文始以圈子標記，禮部因之，頗以爲便【略】」云云。然予嘗考之，《禮部韻略》凡三經修矣。景祐初，鄭文肅戩天休爲太常博士，考校御試進士，與宋景文建議：「禮部所行《韻略》及《廣韻》，繁簡失當，訓詁不正。有司考士，多以聲病被黜。」三韻是正音訓，書成，學者以爲便。然則景祐初，鄭、宋已修《韻略》，不始張希文也。

王益

王安石《**先大夫集序**》　君子於學，其志未始不欲張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澤於無窮。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於朝。不位於朝，而勢不足以自效，則思慕古之人而作爲文辭，亦不失其所志也。二帝三王群聖人之時，賢俊幷用，雖窮處巖穴，亦扳而在高位，其志莫不得而施，而文之傳於後者少矣。後之時非古之時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文自傳者紛如也。先大夫少而博學，及強年，有仕進之望，其志欲有以爲，而遽沒，其於文，所不暇也。一日，諸子閱橐中，乃得舊歌詩百餘篇。雖此不足盡識其志，然諷詠情性，其亦有以助於道者，不忍棄去也，輒序次之。嗚呼！公之詩，君子視之，當自知矣，不敢贅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七　晁以道云：杜安世詞「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黃昏未到，焉得燒殘絳燭？或云王荆公父益都官所作。曾有人以此問之，答曰：「重簷邃屋，簾幕擁密，不夜已可燃燭矣。」韓魏公以此賞杜公，杜云：「乃王益作。」荆公時在坐，聞語離席。其全章云：「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碧雲又阻來信，廊上月侵門。　愁永夜，拂香裀，待誰溫。夢蘭憔悴，擲果淒涼，兩處銷魂。」蓋《訴衷情》也。

杜安世

論述

綜論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杜安世）詞亦不工。

毛晉《壽域詞跋》　杜壽域，不知何許人，據陳氏云京兆杜安世字壽域，黃氏又云字安世名壽域，未知孰是。儕輩嗤其詞不工，余初讀其《訴衷情》云：「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略】」語纖致巧，未嘗不工。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壽域詞》一卷【略】。振孫稱其詞不甚工，今核集中所載八十六闋，往往失之淺俗，字句尤多湊泊。即所載《折紅梅》一詞，毛晉跋指爲吳感作者，通體皆剽竊柳永《望梅》詞，未可謂之佳製。

《雨村詞話》卷二　杜安世詞多襲前人，《壽域詞》一卷，殊無足觀。如《菩薩蠻》：「花明月暗朦朧霧，此時欲往儂邊去。【略】」此南唐李後主詞，爲小周后而作也，膾炙人口已久，略改數字，竄入己集，不顧疊恥。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杜）安世詞頗傷淺弱，然如「喜輕澌初綻微和」之《折紅梅》，「尊前一曲」之《卜算子》，《花庵詞選》所收之《訴衷情》，未嘗不婉約可誦。

分論

《蘇幕遮》（儘思量還回耐）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佻脫中俯仰廢興，移情惑志。

《折紅梅》（喜輕澌初綻）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色香味都有。　口爽，即熟不爛。

《漁家傲》《疏雨纔收淡濛天）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媚極，不媚不怨。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杜壽域詞》一卷，京兆杜安世壽域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杜壽域詞》一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六集：杜安世《壽域詞》三十一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壽域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壽域詞》一卷，明鈔本，京兆杜安世壽域。

《直齋書錄解題》載《壽域詞》一卷，觀其列於張先之後、歐陽修之前，則爲北宋人也。汲古閣刻入《六十家詞》，《四庫》列之《存目》，此則明人鈔本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壽域詞》一卷，京兆杜安世壽域。戊午又三月十四日述古主人錢遵王讎對一過，補錄闕文。【略】明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宋名家詞六十一種》：《壽域詞》一卷，宋杜安世撰。

雜錄

毛晉《壽域詞跋》　本集載《折紅梅》一首，龔希仲又謂是吳中丞《紅梅

閣》詞，紀之甚詳。吳感字應之，以文章知名，天聖二年省試爲第一，又中九年書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居小市橋，有侍姬曰紅梅，因以名其閣。嘗作《折紅梅》詞曰：「喜輕澌初泮，微和漸入，芳郊時節。春消息，夜來徒覺，紅梅數枝爭發。玉溪仙館，不是箇，尋常標格。化工別與，一種風情，似勻點胭脂，染成香雪。　重詠細閱，比繁杏夭桃，品流眞別。只愁共，彩雲易散，冷落謝池風月。憑誰向說。三弄處，龍吟休咽。大家留取，時倚闌干，聞有花堪折，勸君須折。」其詞傳播人口，春日群宴必使倡人歌之。吳死，其閣爲林少卿所得，兵火前尚存。子純字晦叔，文行亦高，鄉人呼爲吳先生。楊元素《本事集》誤以爲蔣堂侍郎有小鬟號紅梅，其殿丞作此詞贈之。可見詩詞名篇，互淆者甚多，同時尚未能析疑，何況千百年後耶？

謝絳

論述

綜論

蔡襄《謝公堂記》　公氣和志直，內外修明，文章謹於法度，敘史體，述制命，尤爲深約典重。臨事通敏，雖衆所難能，論致公前，立斷可不可，已而皆宜。設於政治，依放物情，裁以教義，故所至令順而民懷。樂推進人善，器其所存，不強其力所不逮。士無賢愚，一造門下，滿意而歸。議者以公才全而德盛，使且貴顯，必霈然大施。嗚呼，享年之薄，天下所以重爲之哀悼。

王安石《謝公行狀》　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常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略】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

《曲洧舊聞》卷四　歐公論謝希深曰：「三代以來，文章盛稱西漢，希深制誥，尤得其體。世謂常、楊、元、白，便不足多也。」

《宋史》卷二九五《謝絳傳》　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民失業，累數千言。【略】絳以文學知名一時。爲人修潔醞藉，所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在河南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好施宗族，喜賓客，以故，卒之日家無餘貲。

《升菴詩話》卷五　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元人評之當矣。【略】謝絳謂作京於汴，天下中樞，當爲土德。程伊川謂唐爲土德，故無河患，宋爲火德，故多水患。甚矣宋人之饒舌也，其君之厭聽也宜哉。

分論

《上楊大年祕書監啟》　《歸田錄》卷一：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曲洧舊聞》卷三：「曳鈴其空，【略】。」此謝絳希深上楊大年祕書監啓事。大年題於所攜扇曰：「此文中虎也。」予嘗得其全篇觀之，他不稱是，然學博而辭多，用事至千餘言不盡，亦今人少見者。大率此體前輩多有之，歐公謝解時亦尚如此，未變也。此風雖未變，近世文士亦不能爲之。　《耆舊續聞》卷五：四六用經史全語，必須詞旨相貫，若徒積疊以爲奇，乃如集句也。楊文公居陽翟時，謝希深與之啓云【略】，文公書于扇曰：「此文中虎也。」蓋善其用經史語如自己出，特爲豪健。

《夜行船》（昨夜佳期初共）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黃昇評：後段語最奇。《詞綜偶評・宋詞》：情眞語摯，不似他人一味雕琢。花庵乃曰後段語最奇，何奇之有？

傳記

歐陽修《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謝公，諱絳，字希深。【略】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於官。以遠不克歸於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略】公之卒，其客歐陽修弔而哭于位，【略】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略】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爲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眞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爲三司度支判官。【略】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略】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爲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略】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

王安石《謝公行狀》（存目）

《隆平集》卷一四《謝絳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四《謝絳傳》（存目）

《宋史》卷二九五《謝絳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咸淳臨安志》卷二七謝絳《答梅聖俞問隱》 聖俞一幅書，問我小隱居。小隱詎有異，築室數畝餘。巖壑不峻崒，田園非美腴。所欲近丘墓，歲時來掃除。先人夢讀史，尊道本聖徒。絕筆於此詩，子孫無忽諸。刻石置中堂，且使過者趨。題牓爲服訓，義取銘盤盂。後嶺雙松亭，徑術何逶迂。下臨富春渚，萬象生有無。東偏作草舍，可以施琴壺。門前碧塘水，萬本栽荷蕖。風來觸香氣，長著人衣裾。澄水泱泱流，黍稻可勿枯。柔桑及美果，種廣莫記株。澗草不識名，野禽多異呼。坐此易歲晏，自與人世疏。【略】如君美才具，日月升雲衢。安敢預招挽，粗自陳其愚。

歐陽修《與謝舍人（絳字希深）書》 某昨走鈐下，久溷賓館，【略】乘餘閑，奉罇俎，泛覽水竹，登臨高明，歡然之適無異京洛之舊。【略】主人腰雖金魚，而鬢亦白矣。其清興，則皆未減也。臨別之際，感戀何勝，西禪竹林，又辱餞送。自夜出南城，凡再宿，始至弊邑。【略】從表姪歐陽修頓首百拜。

《儒林公議》 謝絳，吳人，雅秀有詞藻，景祐中知制誥。然輕黠利唇吻，人罕測其心，時謂之十一面觀音。與范諷同年，素爲范所薄。及龐籍訟諷，兩被黜，時王堯臣當制，絳求代草其詞，籍誥末云：「季孫行父之功，予不忘矣。」蓋指諷爲四凶也，論者益畏之。未幾出守南陽，遂卒於官。疾亟，自噬舌噀其血肉，聞者深鑒之。

《歸田錄》卷一 謝希深爲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

《中吳紀聞》卷三 謝絳，字希（聲）〔深〕，太子賓客濤之子。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甲科。楊文公薦其才，召試館職，充祕閣校理。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歐陽文忠公嘗云：「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寶元初，知鄧州，卒，年四十有五。公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之。子景初、景溫，皆爲時名儒。

《宋詩紀事》卷八引《富春遺事》 梅聖俞堯臣，與謝希深爲詩文友，互相切劘。希深居富陽小隱山，別築室曰讀書堂，構雙松亭於前，倚山臨江，雜植花果，沼荷稻圩，環流布種，頗稱幽人之居。聖俞甚悅其風，時以詩文問答倡和，一時傳爲雅事云。

作品本事

《湘山野錄》卷中　錢思公鎮洛，所辟僚屬盡一時俊彥。時河南以陪都之要，驛舍常闕，公大創一館，榜曰「臨轅」。既成，命謝希深、尹師魯、歐陽公三人者各撰一記，曰：「奉諸君三日期，後日攀請水樹小飲，希示及。」三子相掎角以成其文，文就，出之相較，希深之文僅五百字，歐公之文五百餘字，獨師魯止用三百八十餘字而成，語簡事備，復典重有法。歐、謝二公縮袖曰：「止以師魯之作納丞相可也，吾二人者當匿之。」

歐陽修《弔僧詩》　謝希深曾誦《哭僧詩》云：「燒痕詩人集，海角寺留眞。」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爲意好句亦好矣。

《春明退朝錄》卷中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邯鄲、黃唐卿爲編修官。安簡神情沖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嘗戲爲句曰：「王貌閑如鶴，黃吟苦似猿。」

《宋史》卷二九五《謝絳傳》　初，詔罷織密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掖庭始。既而內人賜衣，復取於有司。又後苑作製玳瑁器，索龜筒於市。龜筒，禁物也，民間不得有，而索不已，絳皆論罷之。又言：「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罷內降，凡詔皆由中書、樞密，然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篇。

著錄

《東都事略》卷六四《謝絳傳》　有文集五十卷。

《宋史》卷二九五《謝絳傳》　有文集五十卷。

藝文

宋祁《河南希深學士》　洛霧嵩雲滿眼春，仙郎清路擁雙輪。卻陪賓客趨東閣，已爲陽秋得素臣。淵秘圖書探漢舊，地交風雨訪周人。歲時獻壽嚴君府，誰見家庭玉樹新。

范仲淹《祭謝舍人文》　維慶曆六年二月日，具位某謹致祭於故紫微舍人謝公之靈。惟公雅識懿文，發於誠性。著國之史，掌邦之命。臺閣徊翔，搢紳輝映。德業素充，聲猷日盛。賢哉云亡，顏淵不幸。某同年之中，切瑳游泳。今于此藩，復仰前政。不見故人，怒焉如病。尚饗！

尹洙《祭謝舍人文》　年月日，具位尹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故副閣舍人陽夏公之靈：某仰公德望，固爲前輩；至於年齒，差長七歲耳。世路相期在白首，故別去不甚爲戚戚，相遠不數爲書問。公之聰明宏達，守以仁厚，論者咸謂宜貴且壽。況復術士言與論者頗合，益不慮有意外事。聞訃之日，既駭且疑。公體素強，不聞有疾，且論者與術士言，不宜繆異若此，豈傳者妄耶？久之自解曰：聖人謂仁者壽，而顏子短命，論者烏能先識哉？術士言固不足信。雖體強無疾，寧必其長年邪？審是，傳者不妄也。嗚呼！某與公別五年，嘗以書期今年秋往詣郡下。前日，叔謨來，言公於客坐中目某信士，期之必至。既而某用家事，卒不得往，又不作書以道所不往意，使公言爲無驗，此大恨也。誠以公方且貴盛，如前所稱，故不汲汲於一見，向知公至是，雖數千里，猶當一往，況不及千里耶！復念在洛日，聯公政事，辨隱處疑，亦有異論，公或意悟，歡如己出，某雖理屈，情辭無嫌。非公誠盡，孰能使某如是？嗚呼！公存，天下所仰；公沒，天下所哀。以衆人之哀，又益以私恩，其爲鄙心，可復道哉！臨紙悲塞，萬不一伸。嗚呼哀哉，尚饗！

歐陽修《謝公挽詞三首》　始見行春旆，俄聞引葬簫。笑言猶在耳，魂魄遂難招。天象奎星暗，辭林玉樹凋。朔風吹霰雪，銘旐共飄飄。　前日賓齋宴，今晨奠柩觴。死生公自達，存沒世徒傷。舊國難歸葬，餘貲不給喪。平生公輔志，所得在文章。　樂事與良辰，平生愛洛濱。泉臺一閉夜，蒿裏不知春。翰墨猶新澤，圖書已素塵。堪憐寢門哭，猶有舊時賓。

又《祭謝希深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將以明日祗役於滑，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歎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修走於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眞州，哀其親老，而勉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

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修蔭，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於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歡言未幾，遽問於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於郎。惟其歿也，哭者爲之哀，不識者爲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爲善之效，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於文，行著於事，材著於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爲不亡。滑人來迎，修馬當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修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浪。尚饗！

釋惟儼

歐陽修《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石延年

論述

綜論

范仲淹《太清宮九詠序》 余友曼卿，將命斯來，實董宮事。嗜道之外，樂乎聲詩。覽靈仙之區，異其八物，益以宮題，而成九詠。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秘，破堅發奇，高凌虹蜺，清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以氣爲主，此其辨乎。矧夫人託文而志深，物乘文而名遠。如揚子雲之《綿竹》，王文考之《靈光》，孫興公之《天台》，皆揮藻一時，騰照千載者矣。嘅，彼物也，庇聖賢之居，而能長久，後果動君子之風雅，以發乎名。矧人也，庇聖賢之道，則能高明，果亦動天下之頌聲，以揚其烈，覽之者得無起歟。

石介《石曼卿詩集序》 國朝祥符中，民風豫而泰，操筆之士，率以麗藻爲勝。惟秘閣石曼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特震奇秀發，蓋能取古之所未至，托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設。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橫意舉，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闕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歟。曼卿資宇軒豁，遇事輒詠，前後所爲，不可勝計。【略】曼卿一日觴予酒，作而謂予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爲我叙詩乎？」予諾之，因爲有作於篇前。後觀者知詩之原於古，至於用而已矣。

又《讀石安仁學士詩（曼卿舊字安仁）》 齊梁無駿骨，李杜得秋毫。後世益纂組，變風堪鬱陶。奔逸少驥逸，禿冗如牛毛。試看安仁詠，秋風有怒濤。

又《三豪詩送杜默師雄并序》 本朝八十年，文人爲多。若老師宿儒，不

敢論數。近世作者，石曼卿之詩，歐陽永叔之文辭，杜師雄之歌篇，豪於一代矣。師雄學於予，辭歸，作《三豪詩》以送之：曼卿豪於詩，社壇高數層。【略】曼卿苦汩沒，老死殿中丞。身雖埋黃泉，詩名長如冰。

《六一詩話》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爲世所珍。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爲三絕，眞余家寶也。

《臨漢隱居詩話》 石延年長韻律詩善叙事，其他無大好處。《籌筆驛》、《銅雀臺》、《留侯廟》詩爲一集之冠。五言小詩，如「海雲含雨重，江樹帶蟬疏」，「平蕪遠更綠，斜日寒無輝」者，幾矣。白居易亦善作長韻叙事，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又不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厭也。

晁補之《跋曼卿詩刻》 曼卿與蘇公子美齊名，兩人皆歐陽文忠公所畏，《澄心堂》詩所謂「曼卿子美皆奇才」者也。又《曼卿墓表》其略曰：「曼卿，先世幽州人。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云。文忠公一代儒宗，曼卿於補之輩行闊四五，詩工字妙，不當從補之議，當如文忠公語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延年）氣貌雄偉，喜論事，善書札，縱酒不羈，世多傳其仙去。其詩如《春陰》、《紅梅》，及「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常隨日腳流」之句，至今諷詠焉。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 《復齋漫錄》云：芸叟嘗評詩云：「【略】石延年之詩，如饑鷹夜歸，巖冰春拆，迅逸不可言。」

樓鑰《跋石曼卿古松詩》 余三見眞蹟。禮部尤尚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曉起，甲色夜江橫」之句。歐陽氏《籌筆驛》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尤爲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爲字畫尤有劍拔弩張之勢。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因舉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及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某舊于某人處，見曼卿親書此詩大字，氣象方嚴遒勁，極可寶愛，眞所謂「顏筋柳骨」！今人喜蘇子美字，以曼卿字比之，子美遠不及矣。某嘗勸其人刻之，不知今安在。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于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爲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 石曼卿詩，惟《籌筆驛》詞翰俱妙，人所傳誦，及「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一聯，爲伊洛中人所稱，他作苦不甚見。晚得其集，石徂徠作序，稱其與穆參軍以古文自任，而曼卿尤豪於詩。石自序：「性嬾，有作不能錄。早時解記數百篇，過壯記益衰，近幾盡廢。有收百篇來者，覽之或能尚識，或如非己言，久乃能辨。遂併近詩，存三百篇，藏之於家。」歐公尤重其人。范公有「鑿幽索秘，破堅發奇，高凌虹霓，清出金石」之評。集中《華山》、《泰山》、《嵩山》五言長篇各一首，筆力在薛能之上。餘警句尚多，五言云：「行人晚更急，歸鳥夕無行。」（《登樓》）「天寒河影淡，山凍瀑聲微。」（《山寺》）「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高樓》）「草白有時榮，髮白不再好。人生不知春，髮白不如草。」（《贈別》）「弋下失冥鴻，網細遺巨鵾。」（《送李庭芝》）「風勁香逾遠，天寒色更鮮。秋天買不斷，無意學金錢。」（《叢菊》）七言云：「洛渚微波長映步，漢宮香水不濡肌。」（《荷花》）「獨步世無吳苑艷，渾身天與漢宮香。」（《牡丹》）「恥生湯武干戈域，寧死唐虞揖遜區。」（《首陽》）「汾河不斷天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寄尹師魯》）「南朝文物盡（情）（清）賢，不事風流即放言。三百年間卻堪笑，絕無人可定中原。」（《南朝》）「中散向人疏嬾甚，步兵因酒過差多。」（《自諭》）皆清拔有氣骨。

《圍爐詩話》卷五 詩以優柔敦厚爲敎，非可豪舉者也。【略】石曼卿、蘇子美欲豪，更虛誇可厭。

《問花樓詩話》卷二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曼卿《題金卿張氏園》句也，朱子極賞之。他如「平蕪遠更綠，斜日寒無輝」，「天寒河影淡，山凍瀑聲微」，「中散向人疏懶甚，步兵因酒過差多」，皆清健有深致。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石延年》 三班借職奇男子，劇飲高樓識者稀。春老鶯聲花欲暮，芙蓉城上去如飛。

分　論

《紅梅》 蘇軾《評詩人寫物》：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

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書付過。　又《紅梅三首》：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　《韻語陽秋》卷三：作詩貴彫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黏皮骨，此所以爲難。【略】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黏皮骨也。能脫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略】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捏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矣。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石曼卿詠《紅梅》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東坡云：「詩老不（堪）〔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荆公云：「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又能盡紅梅之妙。　《苕溪詩話》卷八：曼卿《紅梅》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坡謂有村學中體，嘗嘲之曰：「詩老不知梅格在，強拈綠葉與青枝。」至于「未應嬌意急，發赤怒春遲」，成均瞽宗，無以加也。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坡公以爲村學堂中語。然卒章云：「未應嬌意急，發赤怒春遲。」不害爲佳作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着題詩，即六義之所謂賦而有比焉，極天下之最難。石曼卿《紅梅》詩有曰：「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不爲東坡所取，故曰：「題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紅梅三首》汪師韓評：石延年句豈不貼切，而詩謂其不知梅格，知此可與言詩。

《籌筆驛》　《中山詩話》：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我家。」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飾宏麗，錦綉珠翠，殆非人間所擬。歌舞歡醉，丐書，爲揮《籌筆驛》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騶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翼日，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遇諸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爲佳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二：《詩眼》云：文章貴衆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行蜀道，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膾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　《山堂肆考》卷一二八《縝密方嚴》：朱子曰：石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如《籌筆》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極佳，惜不見其全集。按曼卿字延年，宋城人，少以氣自豪，遺落世事，自顧不合於時，乃隱於酒。　《一瓢詩話》：石曼卿詩，字字有仙氣，無怪其爲芙蓉城主。止如《籌筆驛》「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豈是食烟火人所能道者？

《寄尹師魯（平陽會中代作）》　《澠水燕談錄》卷七：石曼卿，天聖、寶元間以歌詩豪於一時。嘗於平陽作《代意寄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山河損桃李。雁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黛石州山對起，嬌波淚落妝如洗。汾河不斷水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故人關詠夢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獨常自以爲《代平陽》一首最爲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予此詩盛傳於世，在永言爾。」詠覺，增廣其詞爲曲，度以《迷仙引》，於是人爭歌之，他日復夢曼卿謝焉。詠，字永言。

《詠小桃》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二：苕溪漁隱曰：曼卿詠小桃二絕句云：「生色深紅綬帶長，宮簾寒在井欄香。母家昇上瑤池品，先得春風一面粧。」「本分桃花寒食前，小桃長是上春天。二喬二趙俱傾國，女弟嬌彊意自先。」其模寫命意，豈不佳哉。

《古松》　《六研齋三筆》卷一樓鑰跋：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眞跡，禮部尤尚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曉起，甲色大江橫」之句，歐陽氏《籌筆驛》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尤爲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爲字畫猶有劍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從事官舍中先有《籌筆驛》詩石刻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爲二妙也。四明樓鑰。　又黃橳跋：士大夫豪宕奇崛者，爲文必峭拔，清遠閒放者，有句必高妙。故梅詩之「疎影橫斜」，和靖如圖寫此花，松詩之「半天風雨」，曼卿獨膾炙人口也。自昔論詩者，謂寫情非難，狀物爲最難。過於體倣，或失之俗；略於比喻，又失之泛。必渾然天成，它物不足以當之，斯爲美爾。曼卿平生意氣卓犖，多慕古人奇節偉行，其見於辭章之末，又肯爲兒女子軟媚語耶？梅聖俞以「雲影濤聲」之句過此作，非矣。【略】北山老樵黃橳敬書。　又沈周題：曼卿號詩豪，發奇索幽秘。對語禽關樂，生香花交樹。翕然伊洛間，妙絕稱者亟。清放挾滑稽，其風如晉靡。馬逸遭躓墮，云賴石學士。狂調烟花館，弗愧街司箠。落考褫韡袍，坐笑傲群恥。作詩喻罷進，遺韻寓諱旨。排闥就錢愚，博飲略汝爾。卒與劉潛醉，因巢鱉自儗。止酒迨遵戒，枯渴遂及死。蒼筆留松

篇，心畫森規矩。躐顏復涉柳，無隅攝神鬼。古以畫觀人，無乃倒非是。獸柙怒虎兕，武庫耀戟棨。當時朱夫子，不害曹瞞體。道德百代師，朱紫曷足詆。曼卿賁在外，紫陽衷則匪。我今罔異同，口舌吾過矣。拙肘歎莫學，聊以指運几。緣辭更高諷，謖謖松風起。其人當不亡，或在蓉城裏。後學長洲沈周。

《**題金鄉張氏園亭**》《詩林廣記》後集卷七：《文公(朱熹)語錄》：曼卿詩，如《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略】此數句極佳。【略】《雞肋集》云：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爲此邑人作者多，如《題張氏園亭》詩「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一聯，尤爲佳句。

《**早春**》《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二：《桐江詩話》云：曼卿一日春初，見階砌初生之草，其屈如鉤，而顏色未變，因得一句云：「草屈金鉤綠未回。」遂作《早春》詩一篇，旬日方足成，曰：「簷垂冰筯晴先滴，草屈金鉤綠未回。」其不逮先得之句遠甚。始知詩人一篇之中，率是先得一聯或一句，其最警拔者是也。

《**館直**》黃溍《書石曼卿館直詩後》：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祕閣校理卒於官，距作此卷時僅浹旬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者，覽卷猶可槩見也。

《**題趙平叔豹隱堂**》《中山詩話》：趙少師初在漣水守館，不數年後，以學士知漣水，繼來者名其堂爲豹隱。曼卿有詩曰：「熊非清渭逢何暮，龍卧南陽去不還。年少宦游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談間。」後莫偕者。

《**七夕**》《二老堂詩話》：唐李義山《霜月》絕句：「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鬥嬋娟。」本朝石曼卿云：「素娥青女元無匹，霜月亭亭各自愁。」意相反而句皆工。

《**章獻太后挽歌**》《溫公續詩話》：章獻太后上仙，群臣進挽歌數百首，惟曼卿一聯首出，曰：「《震》出《坤》柔變，《乾》成太極虛。」太后稱制日，仁宗端拱，至是始親萬幾，曼卿詩切合時宜，又不卑長樂也。

《**溫公續詩話**》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絕無對。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爲勍敵。

《**藏海詩話**》石曼卿云：「水活冰無日，枝柔樹有春。」語活而巧。

傳記

歐陽修《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眞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強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民勇怯相雜，【略】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間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

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隆平集》卷一五《石延年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一一五《石延年傳》（存目）

《宋史》卷四四二《石延年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湘山野錄》卷上 石延年曼卿爲秘閣校理，性磊落，豪於詩酒。明道元年以疾卒。曼卿平生與友人張生尤善，死後數日，張生夢曼卿騎青驢引數蒼頭過生，謂生曰：「我今已作鬼仙，召汝偕往。」生以母老，固辭久之，曼卿怒，登驢而去，顧生曰：「汝太劣，吾召汝安得不從？今當命補之同行矣。」後數日，補之遂卒。補之乃范諷字。今儀眞有碑石，序其事尤詳。

又卷下 石曼卿一日謂秘演曰：「館俸清薄，不得痛飲，且僚友鑊之殆遍，奈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謁不可。」不見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者，高貲好義，宅在朱家曲，爲薪炭市評，別第在繁臺寺西，房緡日數十千。長謂演曰：「某雖薄有涯產，而身迹塵賤，難近清貴。慕師交遊盡館殿名士，或遊奉有闕，無怯示及。」演因是攜之以謁曼卿，便令置宮醪十擔爲贄，列醞於庭，演爲傳刺。曼卿愕然問曰：「何人？」演曰：「前所謂酒主人者。」不得已，因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其生粗亦翔雅。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其生離席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乞預寵諭，下處正與閣對，容具家蔌在閣迎候。」石因諾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生至期果陳具於閣，器皿精核，冠於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以盆漬墨，濡巨筆以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扣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石雖大醉，猶握筆沉慮，無其策以拒之，遂目演，醉舞佯聲諷之曰：「大武生牛也，捧硯用事可也。」竟不免，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全牛。」

歐陽修《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

《歸田錄》卷二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爲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爲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惔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夢溪筆談》卷九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闥堰，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并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槖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夜置酒空室，謂之徒飲。匿於四旁，一時人出飲，飲已復匿，謂之鬼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爲一庵，常卧其間，名之曰捫虱庵，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愛其才，嘗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又卷二三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孔氏談苑》卷二 石曼卿，王氏壻也。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載私鹽兩船至壽春，托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寬賒，曼卿亦不爲人所忌，於是市中公然賣「學士鹽」。

《清波雜志》卷八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兼程，取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作品本事

《夢溪筆談》卷二三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於興國寺，符至，追所賜敕牒靴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使人，露體戴幞頭，復坐語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爲一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青箱雜記》卷一〇　仁宗朝內臣孫可久，賦性恬澹，年逾五十，即乞致仕。都下有居第，堂北有小園，城南有別墅。每良辰美景，以小車載酒，優游自適。石曼卿嘗過其居，題詩曰：「南北沾河潤，幽深在禁城。疊山資遠意，讓俸買閑名。閉戶斷蛛網，折花移鳥聲。誰人識高趣，朝隱石渠生。」

《西清詩話》　石曼卿爲館職，五鼓趨朝，見二舉子繫邏舍，曼卿問何事，吏云：「昨日里閈有娶婦者，二子穴隙以窺，夜分乃被執。」曼卿力爲釋解，口占集句云：「司空臨汝汝須知，月下敲門更有誰。叵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是落便宜。」

《娛書堂詩話》卷三　《雲谷雜紀》云：前輩詠夷齊多矣，獨石延年有一聯云：「耻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蓋夷齊在孟津諫伐紂而死於首陽，首陽在河中，有永樂縣，河中即古蒲坂，舜之所都也。

《瓮牖閒評》卷三　韓退之《雪》詩云：「今朝踏作瓊瑤迹。」又《雪》詩云：「疑是屑瓊瑰。」皆比雪爲瓊者，以其白也。許慎《說文》則云：「瓊，赤玉也。」石曼卿《紅梅花》詩云：「繁蕚香瓊亂，殘英絳雪遺。」謂此耳。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〇引蔡絛《詩話》　集句自國初有之，至石曼卿以文爲戲，然後大著。《下第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嫦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着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

《問花樓詩話》卷二　曼卿《下第集句》詩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場。」考《宋史》，曼卿以眞宗朝錄爲三班奉職，歷太子中允，又嘗令金鄉。年去年來，爲人作嫁，文人坎壈，從古所歎，況不如曼卿者哉！

著錄

石介《石曼卿詩集序》　曼卿姿宇軒豁，遇事輒詠，前後所爲不可勝計，其遺亡而存者才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爲二冊。

《隆平集》卷一五《石延年傳》　工於詩，有集行於世。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石曼卿集》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石曼卿歌詩集》一卷，秘閣校理宋城石延年曼卿撰。自爲序，石介復爲作序。

《文獻通考》卷二四四　《石曼卿集》一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石延年詩》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石延年集》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石曼卿集》一卷。

《詞苑萃編》卷四引《古今仙鑑》　石曼卿，眞宗朝學士，【略】其《捫蝨庵長短句》，少有流傳者。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石學士集》一卷，宋石延年曼卿撰，清石蘊玉輯。原石琢堂（蘊玉）太史所輯，刻石於祠壁。道光庚子，學官李振綱屬裔孫石陵茂才付之梓人，僅得詩四十五首，恐其遺佚者正多也。他日當續輯之。

藝文

唱和

范仲淹《送石曼卿》　河光嶽色過秦關，英氣飄飄酒滿顏。賈誼書成動西漢，謝安人笑起東山。亨途去覺雲天近，舊隱回思水石閑。此道聖朝如不墜，疏封宜在立譚間。

又《寄石學士》 家有清白志，所寶甑中塵。休去無生涯，老來猶苦辛。一麾了婚嫁，萬事盡精神。與君嘗大言，定作青山鄰。蹭蹬未攜手，得無羞故人。

胡宿《和曼卿館中夜直》 右銀臺路逼仙盤，有客通中此宿官。鈞奏暗驚天上近，霞杯難制月邊寒。風來禁樹龍傳點，露下高梧鳳戢翰。更聽建章魚鑰動，水蒼朝珮響珊珊。

紀念

范仲淹《祭石學士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友曼卿學士之靈。嗚呼！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爲哀。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愛杜甫，獨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闊之人，必爲神明。

胡宿《石曼卿學士輓詞》 才出群英表，文推一代雄。靈蛇操掌上，雲夢納胸中。醉墨千峰立，吟毫八極空。居官疏皎皎，處世倦磨礱。綠酒常埋照，清琴自寄通。昌言曾拂治，密疏早談戎（曼卿天聖中建言武備宜置土兵，寶元初西戎犯邊，始行其策）。天子知亭伯，時人重孟公。何言執戟滯，便到闔棺窮。鴞鳥巢門止，驊騮掘櫪終。芝筋留御帳（曼卿受詔書李文靖公神道碑石本，奏御之日，有司以曼卿不起聞，上深嗟惜之），簫賦落王宮。薄葬依莊叟，殘書付所忠。惟餘身後得，凜凜是英風。

梅堯臣《弔石曼卿》 前時京師來，對馬嘗相揖。埃塵正滿衢，笑語曾未及。雖然恨莫親，往往聞風什。星斗交垂光，昭昭不可挹。獨哦秋露中，豈顧衣裘溼。酒杯輕宇宙，天馬難羈縶。今朝我還都，但見交朋泣。借問泣者誰，曼卿魂已蟄。堂堂豪傑姿，遂爾一棺戢。君生寒月明，君沒寒月入。月入還復升，精魄寧未集。孤墳細草遍，翠碣嗟新立。

歐陽修《哭曼卿》 嗟我識君晚，君時猶壯夫。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軒昂懼驚俗，自隱酒之徒。一飲不計斗，傾河竭崑墟。作詩幾百篇，錦組聯瓊琚。時時出險語，意外研精麤。窮奇變雲煙，搜怪蟠蛟魚。詩成多自寫，筆法顏與虞。旋棄不復惜，所存今幾餘。往往落人間，藏之比明珠。又好題屋壁，虹蜺隨卷舒。遺蹤處處在，餘墨潤不枯。朐山頃歲出，我亦斥江湖。乖離四五載，人事忽焉殊。歸來見京師，心老貌已癯。但驚何其衰，豈意今也無。才高不少下，闊若與世疎。驊騮當少時，其志萬里塗。一旦老伏櫪，猶思玉山芻。天兵宿西北，狂兒尚稽誅。而令壯士死，痛惜無賢愚。歸魂渦上田，露草荒春蕪。

又《和劉原父澄心紙》 君不見曼卿子美眞奇才，久已零落埋黃埃。子美生窮死愈貴，殘章斷稿如瓊瑰。曼卿醉題紅粉壁，壁粉已剝昏煙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壓太華高崔嵬。自從二子相繼沒，山川氣象皆低摧。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

蘇舜欽《哭曼卿》 去年春雨開百花，與君相會歡無涯。高歌長吟插花飲，醉倒不去眠君家。今年慟哭來致奠，忍欲出送攀魂車。春暉照眼一如昨，花已破蕾蘭生芽。唯君顏色不復見，精魄飄忽隨朝霞。歸來悲痛不能食，壁上遺墨如棲鴉。嗚呼死生遂相隔，使我雙淚風中斜。

蔡襄《哭石曼卿》 仕宦晚益困，忽驚朝露晞。嗟嗟命不偶，事事志多違。直節未嘗屈，英魂何所依。有材眞國器，無悶即天機。前日猶言笑，今亡果是非。城南春滿路，空見素旌歸。

雜錄

《六一詩話》 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忽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腳流。」神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舉子不能道也。

蘇軾《書石曼卿詩筆後》 范文正公《祭曼卿文》【略】，方此時，世未有言曼卿爲神仙事。後十餘年，乃有芙蓉之說，不知文正公偶然之言乎，抑亦有以知之也？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書。

晁補之《跋曼卿詩刻》 右，石公曼卿詩，自書。【略】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爲此邑人作者多，劉君一也。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尤爲佳句。其地在邑東郭，近秦城古寺，蓋太宗時御史張公穆之別業，園，諸子之所營也。逮補之寓此，蓋七十年，而荒墟廢址，

狐鼠之所跳嘷，獨兩大檜蒼然猶在，其枝半死半生，蟠鷲奇怪。想見山陰品彙之盛，微詠石句，爲之太息。歸御史曾孫大方曰：「嘗試復之，崎立兩亭，當爲子名之。以其語一曰『樂意』，一曰『生香』，以記曼卿嘗醉此，亦知子先世與曼卿厚，子今不可得也。」大方曰：「唯。」歲再春，大方率清曉出郭門，或問之，曰：「東園壅培，事恐後。」會大方猶子芻與同里郭力，又以曼卿此詩刻石，欲補之書數字石上，乃摭文忠詩文，并附題園亭詩事其末。爲夫後來益遠，前輩奇偉有如石公，至不知其名字志行終始何如人，故詳出之。大方字廷賢，芻字堯詢，力字進道，皆里良士，而堯詢自云藏曼卿書詩猶十數。大觀二年三月己巳，潁川晁補之無咎題。

《蘆浦筆記》卷一〇 《籌筆驛詩》【略】。（籌筆）驛在蜀中綿州，石曼卿爲諸葛武侯賦也。寶元二年，大書以遺朱復之。後二年，朱爲四明節度推官，遂刻石於廳事。中更兵火，碑仆於榛莽間，凡百餘年。劉偉至，出而函置南堂壁間，且以名其堂。闕一角失十五字。紹熙元年，守林采得《曼卿集》而補之，且舉范文正公《誄石學士》書於後。

《書史會要》卷六 石延年，字曼卿，本幽州人，其祖徙居宋城。官至太子中允，祕閣校理。跌蕩不羈，劇飲尚氣節，文詞筆墨，照映流輩。正書入妙品，尤喜題壁，不擇紙筆而得如意。初沿汴而東，系舟泗水龜山下。佛祠釋子，以題殿榜爲請，乃爲劇飲，卷氈濡墨，作方丈字，人以爲絕筆。異時范仲淹誄之曰：「延年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實爲神物。」其爲名流推許如此。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九《石曼卿古松詩》趙師夏跋 節度推官廳事舊有《籌筆驛》詩刻，流傳入郡圃中。師夏請于使君，得復舊貫。暇日過袁君木叔家，見《古松》詩筆，其嚴密勁健，尤爲卓絕。因摹刊之，以爲《籌筆驛》詩刻之對。曼卿翰墨不多見於世，藐然從事之廬破屋數間，雖不足以避風雨，而二刻屹立其中，未可以爲陋也。又得文昌樓公爲之題識，益光榮矣。木叔之先君子，好奇嗜古，所蓄前輩遺墨甚衆，此其一耳。慶元己未上元日，古汴趙師夏書。

又黃雲跋 天之酒星，化曼卿之神，薄遊鶯花世界，醉日月於酒船，眞能以大夢處世者。歸主芙蓉城，宜其仙也。雪堂翁詩以寶之，今想與赤壁化鶴同翺翔，其樂無涯。曼卿詩句字畫，名賢品贊蔑以加矣，豈容言下著語？此詠古松墨蹟，余獲拜觀，不覺神爽飛越，自慶爲平生之幸。弘治乙丑冬十一月十日，吳郡黃雲題于華氏之尚古樓。

錢彥遠

論述

胡宿《錢彥遠可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制》 以爾風識既周，才謨兼劭，以富平之德器，出太伯之世家。紹休前人，協比介弟，聯對大策，著聞本朝。敷奏其言，咸有補於世務；參試以政，復無害於吏文。嘉其行能，任以言責。議論慷慨，退公委蛇，獻納既勤，旌陟宜及。

傳記

蘇頌《錢起居神道碑》 仁宗皇帝濬哲聰文，臨御歲久，朝廷治定，天下晏清。【略】於時有若故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事會稽錢公，越自朝行，入奉大對，受策察問五千餘言，推原天人，指切時政。天子親覽，稱歎移刻。考官奏第三，書異等，超擢臺郎，試守藩郡。士人傳稿，遍於海外，咸以仲舒之淵源，劉賁之切直，劉向之發於至誠，郤詵之對揚天問，復見於茲時矣。先是，眞宗皇帝景德中，再闢六科，公之先君翰林公褒然首舉。慶曆初，公之亞弟端明公復中茲選，後四年公又繼之。一門之美，前世未有。當時詩人詠歌有「賢良方正舉，父子弟兄同」之句，士大夫載述，以爲衣冠卓異焉。公諱彥遠，字子高。係出錢塘吳越武肅王之裔。【略】公弱幼而孤，與仲氏僑居輦下。執喪盡禮，奉養太夫人，溫凊弗怠。刻意家學，至於大成。初以賞延，再命將作監主簿，三遷大理寺丞。景祐五年，登進士乙科，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公事。賈許公任御史中丞，辟爲推直官。許公預政，繼職者奏留，倚其繩正朝列。辭以四推獄官不當越職，尋出通判明州。在郡摘州卒謀亡竄海外者，鞫會稽累年田

訟數十人，兩郡稱治。遂以太常博士應詔，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六年秋九月也。【略】治迹表諸道。八年秋召還，拜右司諫。歲中，遷右史帖職。公自以逢辰，遇知己之主，居得言之地，夙夜惟念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密啓顯奏凡八十餘章，深動民聽。今摭其十數大者，足以見經世適變之畫有過人者。【略】凡此并當時刓弊，事有甚微而干國體，議者或以耳目所熟，或以流俗所蔽，或以權戚所閡，置而不問。公直據利害，不恤群誹，先事開說，爲上指陳。或言入即行，或播在臺閣，開廣聖聰，補益民務者多矣。又有事繫刑賞，下情不得上通，國憲抑而不行。公以爲利病較然，儻言者不爲繩直，則抑鬱微倖終不復辨。【略】議者謂以片言移人主之意，古人以爲難。視公之舉，則無間言。蓋至誠悃愊，聖聰察見，如水投石，不極不止耳。於時中外泰寧，上方圖垂世詒燕之策，一日內出手札，訪近輔。公即日上對，復數千言，箴時之闕，纖悉無隱。皇祐元年春，廷試進士，公爲編排官。上御後廡，手書「博學」二字賜之。四月，穫麥後苑，觀《三朝寶字訓鑒圖》於內閣，特旨召公預坐，并賜本如近禁。公精於治道，每預晝訪，占對詳盡。時以京師久陰，諸路大水，上封援《洪範傳》「下人有謀之應」，願深遏惡源，消陰沴，長陽德，言甚切至。未幾，步直張安挾刃埋謗門，欲有誣告。公因事入對，上猶記前章語，慰諭嘉納，面賜五品服。是時，安南、交趾窺伺邊隙，忿爭細故。戎瀘蠻嘖言，妄有激索。公以爲此必蓄異謀者將構外患，請預擇守將，亟徙東南重兵，先事制其漸，可以厭服。後二年，邕管有儂智高之變，朝廷經制戎、瀘幾數十年，方帖然。其前識遠圖，補患消難之效，又可見矣。天子方諏咨眷屬，待以不次。時論亦謂納言鳴玉，高議廟堂，階術在前，步武而至矣。嗚呼！天不俾壽，年止五十七。以其年季冬寢病，某日終於司農之官舍。訃聞，上爲嗟惻，詔錄其孤，移恩於次婿張升卿，釋褐許州長社縣主簿，非常例也。【略】公風度器識，奧學精藝，趣尚超俗，文章爾雅。凡所著述，其科舉、應詔之文爲士人傳誦外，得遺稿，摭爲五十卷，名《諫垣集》，故友龍圖學士宋公次道叙之詳矣。【略】感舊思賢，托銘叙意。其辭曰：錢氏自唐，跨有吳越。屬時披紛，群雄僭竊。惟彼武林，世載純節。遘我皇運，首朝帝闕。吳越五君，東府逡巡。退棲會稽，貽慶後人。掌武惟子，二惠惟孫。賢良方正，父子弟昆。赫赫仁宗，孳孳求諫。司徒竭來，大廷利見。制策五千，篇奏稱善。封章八十，沃心無間。惟天生德，惟聖知賢。筌宰契合，藥石功宣。時亨運往，道卷名全。承家有子，嗣德昭前。德有報矣，神所勞矣。考室構矣，門閭高矣。

《宋史》卷三一七《錢惟演傳》附《錢彥遠傳》（存目）

紀事

《湘山野錄》卷下 錢子高（明逸）〔彥遠〕始由大科知潤州，值上元，於因勝寺法堂對設戲幄。庭下方以花磚遍甃，嚴雅始新，子高飭役徒掘磚埋柱。時長老達觀師曇穎者，法辨迅敏，度其氣驕難諷，但佯其語曰：「可惜打破八花磚。」錢厭之，謹不敢動。

《澠水燕談錄》卷六 眞宗朝，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慶曆中，子明逸子飛、彥遠子高相繼制舉登科；嘉祐末，蘇軾子瞻、弟轍子由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爲盛事。故子高謝啓云：「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十年之內，并進者兄弟。」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錢彥遠《諫垣集》三十卷，又《諫垣遺藁》五卷。

孔旼

韓維《孔處士文集序》 先生諱旼，字寧極，孔子裔孫。隱居汝州龍山之陽。好學篤行，於諸經無所不通，而尤深於《易》理。所著《大行（衍）論》一篇，爲學者所宗。公卿薦其有道，被詔不起，遂終龍陽焉。沒後二十九年，其弟之（子）名曰幾，曰夷，哀先生之遺稿，凡得詩及雜文合一百六十七篇，屬予爲序。蓋先生之道德信於鄉里，達於朝廷，聞於天下，其文章詩詠乃一時咳唾之

餘，且予非所以知先生者，謝之。其請不懈益堅。予老矣，言不能文，聊以成二子之志。先生之行，丞相王荆公介甫既以銘其墓矣，無容贅略。

王安石《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於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耻。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敕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暾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略】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

謝伯初

論　述

《六一詩話》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爲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有「多情未老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愧於唐諸賢。而仕宦不偶，終以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詩，逮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于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塘，滿峽猨聲斷旅腸。萬里可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爲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得多爲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詞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皂囊。莫謂平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蔡襄《答謝景山書》 襄頓首景山足下：夏中辱示新文數十篇，其間景山所稱道而僕所不願爲者，因事往問，幸而時中，欲景山思而從之，不敢陳於文辭也。近蒙示書，盈千百言，引喻稱類，若固守而不移者。【略】某嘗病景山好稱學韓、杜筆，語於人，今而曰：「既師其意，又師其辭，何患？且嗜退之文辭，欲誘人同所樂也。」某謂由道而學文，道至焉，文亦至焉；由文而之道，困於道者多矣。是故道爲文之本，文爲道之用。與其誘人於文，孰若誘人於道之先也？景山前書主文辭而言，故有是云。襄豈敢鄙文詞哉？顧事有先後耳。襄之爲文，無能過人，其句讀高下，時亦類乎古人，無足怪也。又病景山嗟世人之不知己，務以文詞求於有位，今而曰：「吾以文求正於有位，於道爲無枉。古之人重其自進，我仕且困墜，求知於人無愧。」又云：「有數頃田，必歸耕海上。」景山何樂於自進，而勇於自退乎？是未離乎躁也。妄者易進而難退，狷者難進而易退，妄與狷，君子皆不由也。君子之於進退，唯其道而已矣。景山又多取前世重人自進爲比，苟有異於襄之說，雖前世重人，襄不從矣。其稱仲尼，佛肸召而欲往，孟子不遇於魯侯，斯二者何求哉？委乎天而待用者也。又病景山恤仕宦之顛躓，今而曰：「非恤美仕之未得，憤意外之橫辱。」斯亦景山未之思與？【略】小人之辱，君子不辱也。景山取之哉，取之哉，抑憤之心日益損矣。

又《再答謝景山書》 襄啓：去年得景山新文，心竊喜慕。且襄與景山遊最舊，其有疑者，不敢自嘿，因而往告焉。景山始未之從，又往告焉。今再辱書，復說勤辨，將有以開發愚陋。然襄前者所論，罔不盡心，景山自取舍之，襄

不能移也。於其間取一二事以自辨焉。【略】景山謂六經之道皆由文而後明，未聞先由文而失道者。景山離前書之意而言，固不異其所歸，復而從之則通矣。景山又云：某前所論書傳示於人，恐醇識君子以襄爲取友之短、售己之長而取名也。誠得世人人皆醇識君子，宜不以是過襄也。且一言之發，終莫之禦，況爲文詞，其傳固宜。

楊浚《論次閩詩・謝伯初》 池館雙飛燕子高，亂雲春思太牢騷。愛才不有文忠輩，誰識人間謝法曹？

紀事

歐陽修《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於人者，繄其母之賢也。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謝伯初詩》一卷。

石揚休

論述

《湘山野錄》卷下 皇祐中，館中詩筆石昌言揚休最得唐人風格。余嘗攜琴訪之，一詩見謝，尤佳，曰：「鄭衛湮俗耳，正聲追不回。誰傳《廣陵操》，老盡嶧陽材。古意爲師復，清風尋我來。幽陰竹軒下，重約月明開。」恐遺泯，故錄焉。

《東都事略》卷六四《石揚休傳》 揚休喜閒放，平居養猿鶴，收圖書以自適。工於詩什，世稱其才，而於誥命非所長云。

傳記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一六范鎮《石工部揚休墓誌銘》 君諱揚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覽之後，徙京兆。【略】景祐中，中甲科，授同州觀察推官。代還，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開封府中牟縣。縣當國之西門，使車往來之衝也。地瘠鹵，民貧，賦役煩重，富人往往隸太常爲樂工，以倖免役，凡六十餘家，以故民益困。君奏請罷，以寬下戶。事雖不報，而民知愛。進本省充秘閣校理，監裁造院。以太常博士爲開封府推官。大享明堂，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入三司爲度支、鹽鐵二判官。坐開封府嘗失盜，出知宿州。始至，表州民榮知止孝行，加賜粟帛。籍衣冠子弟恃蔭爲民患者七人，徙置他州，風教大行，一境肅然。是時儂智高寇嶺南，歷十餘州，如履虛邑。君即建言：兩川城圮，久不修，請增築以備非常。既而鄙上聲言，智高由邛部川寇蜀。蜀民恃以不搖者，以有城也。頃之，召入爲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略】尋改判鐵鹽勾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判太常寺。【略】兼判三班院，充宗正寺修玉牒官，遷工部郎中。未及謝，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二日卒於京師之第，享年六十三。【略】君舉進士二十四年而後登第，登第十八年而掌誥命，爲侍從臣。平居泊然若無所爲者，聚古圖書、養猿鶴以自娛。與家人言，未嘗及朝事。既歿，發其褚，得嘗所奏封數十篇，其大略請依古增諫臣至七人，以廣言路；復五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命御史出爲按察，以防壅蔽；復齒胄之禮，以強宗室；擇郡守縣令，重農桑，禁奢侈。皆當世可行者，而弗得行，世亦未嘗以能言待君也。嗚呼，君亦不幸，賫志以沒矣。【略】所著《南郊野錄》六卷、《燕申編》二卷、《角上叢編》五卷、《西齋文集》十卷，其詩及雜文、制詔又千餘篇。予與君同年登科，又同官，其孤求銘，其可辭乎？

《東都事略》卷六四《石揚休傳》（存目）

《宋史》卷二九九《石揚休傳》（存目）

藝文

司馬光《石昌言哀辭》 眉山石昌言，年十八，州舉進士，倫輩數百人，昌言爲之首，聲振西蜀。四十三乃及第，十八年知制誥，又三年以疾終。【略】乃爲之辭曰：嗚呼昌言！天既賦以純美兮，胡有德而不年？榮祿何後兮，零落何先？幾日不見兮，邈然九泉。士喪師友兮，國亡俊賢。綠耳顛躓兮，璵璠棄捐。冥冥不可求兮，杳杳不可追。獨行過門兮，恍焉自疑。車馬不見兮，遠行何之？忽思長逝兮，涕下交頤。寒暑回薄兮，宿草離離。哭也有終兮，忘也無時。

宋咸

論述

宋祁《宋同年劍池編序》 《劍池編》者，宗兄貫之之作也。初，貫之自七閩西入關，才業銳甚，鼓行英俊中。京師諸儒，少敢支吾。時上新即位，至于親程才品，謙讓未遑也。第覆有司所校，臨軒句唱，署定其籍。君以文中乙科，爲吏限牽制，調歙之休寧尉。未幾，州將或以親致嫌，改洪之豐城。而君自褫巾仕塗，間關勤遠。晝治夜計，推行靡密，然未嘗一日不在書研間。故其點翰患多，操觚應卒，思風泱然，言泉沛然。如良庖鼓刀，羿子彀弓，導窾不頓，舍矢如破。用是四周歲籥，所得詩頌贊紀序啓書論若干篇，題曰《劍池》，識方游也。還都之日，裒而見過，且以冠篇爲託。僕辱君之知舊矣，不命其承，況勤誨乎。原其天分，人之能也，甚靳而難悉，雖有力者不能多取。故史家以儒林、循吏各自爲傳，猶函矢工其一巧，盆天廢乎兩施。豈若貫之進職其憂，則治目居最，退立以討，則懿文益辦？若使力命相會，其至寖淫本原，張旺枝葉，未可量也。昔年長好學不倦，惟聞袁伯，每官各爲一集，獨有王筠。則是而觀之，其有意乎作者之事矣。若夫文之研麗令精，自當觀發而知，此不遽數。

余靖《宋太博尤川雜撰序》 康定建元之明年，歲在實沉，廣平貫之以奉常博士移刺瓊管，途繇曲江，因出文稿四編示，其一曰《劍池編》，次曰《龜城集》，次曰《尤川雜撰》，次曰《永平錄》，皆一官所成之集也。且曰：「《劍池》、《永平》二集，今待制宗人子京暨大理丞王君子元各爲之序，以冠篇首，尚以《尤川》一篇累吾執。」某自量識淺才下，幸得同登桂科十八年矣。宦途蹉跌，連蹇江嶺之間，雖復騰口費詞，揄揚褒歎，不爲當時所信，奚益其重輕哉。辭不得免，乃言之曰：夫文者，經世之具也。六籍坦明，萬代之法。自戰國而下，諸子紛紛，各挾所長之術，以成一家之作，文章之道，于是判矣。近世以詩賦取士，士亦習尚聲律，以中其選。署第之後，各圖進取，或以吏才成績，或以民政疚懷，或因簿領之煩，或耽燕私之樂，迴顧筆硯，如長物耳。其業官之暇，以究當世利害，著之篇牘，豈非懷文抱質，未盡其用，精力有餘，不忘于學者乎。嗚呼，道之難行也久矣，今觀貫之始以鐵錢一議忤于守臣，而憸人協心，卒成讒毀，可愼也已。太史公曰：「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于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論書策以舒憤，乘空文以自見。」豈非此耶？貫之行爲時所推，存乎子京之序，至于自致遠大，發其素蘊，繫乎逢辰之會，此但序一集之意云耳。

又《宋職方憂餘集序》 君子之道，行之當世以爲範，言之後世以爲稽。詞章之作，寄謀賞而明教化也。同年貫之，自登第以來，莅政退公之暇，朋游獨處，悲歡榮悴，未嘗不發于文，故于著撰爲多。今論思近臣侍讀龍圖宋君子京，侍講龍圖趙君祐之、搢紳聞人王子元、巖穴高士李泰伯並爲君之集序，其言文之體要，道之用捨極矣。皇祐四年以溪獠干紀，侵軼郡縣，某自喪次中起爲桂林守，兼總師政。貫之自曲江守移倅廣西漕車。明年，蠻事平息，得還郡治。劇談之次，貫之復出居艱所著文集，命之曰《憂餘》，索序于某。讀玩數四，惟增感歎。嗚呼，古之君子，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不欲餘事亂哀思也。某不幸執親之喪，不得終其哀，違墳墓，去几筵，驅馳疆埸萬里之外。貫之喪中所著，則《改葬議》及齋文、青詞而已。後世之楷，豈不高哉。故泣而叙之云耳。

李覯《延平集序》 建安宋貫之，仕踰二十年，用雖不大，志亦未得，然有

君親之奉，有政事之勤。在他人投筆久矣，而貫之拳拳不翅，得博其學，要諸仲尼，餘鮮取焉。多聞而敏，所嚮靡不克，故集而行之者四五。去年秋，以南劍監郡假守昭武，既期，又成十卷，目以示覯，曰《延平集》。覯歎今人之異乎古，美貫之之異乎今，孰告吾君而大用之？其言又有大於此者。因序以冠其首。

傳記

《宋史翼》卷二三《宋咸傳》 宋咸字貫之，福建建陽人。先世洪州南昌人，父樂，守太子中舍致仕，徙居建陽縣。【略】總角好書，不同群兒。其母每謂樂曰：「此子必興宋氏。」司勳郎中江拯，咸母外家叔父也，知南劍州，母命咸往受業，不數年學大成，登天聖二年進士乙科，知尤溪縣。累官知邵武軍。慶曆元年除太常博士、知瓊州。瓊僻在海外，舊未置學，咸奏請設學，賜經史以變夷風，從之。集諸生讀五經於先聖廟，建尊儒閣，暇日親爲講授，置學田以資膏火。由是州人始知力學。初，咸在尤溪時，上官以積憾故遣爪牙吏伺其所爲，將加以罪。及至瓊，亦如之，聞者以爲憂。其母曰：「吾兒志大廉決，無私事爲人所得，不足憂也。」既而果然。母喪，服除，知韶州。州兵卒多驕悍難制，咸以嚴治之，俱帖服。皇祐中，狄青經略廣西，薦爲轉運判官。邕州賊平，以勞轉職方員外郎，仍留任。尋遷轉運使。嘉祐六年，交趾與甲峒蠻寇邕州，詔經略使蕭固發諸郡兵赴邕州。咸及提刑李師中議掩襲之，已而師中劾咸黨附知州蕭注，坐追官勒停。仕終都官郎中。咸莅官，所至有聲，性耿介，不肯阿人取容，竟以飛語爲師中所彈，然非其罪也。後注起用，而咸已卒，論者以不得盡其才爲憾云。

紀事

《桂故》卷四 宋咸字貫之，建陽人，歷廣西提刑、轉運使。嘉祐三年，知桂州蕭固、轉運使王罕命臨桂令梁庚復開華景洞，時咸以提刑爲記之石，仍載武提刑、文思副使王琚，鈐轄、供備庫使李繼明，通判、屯田員外郎周約。

藝文

宋祁《覽從兄咸劍池編》 競爽吾宗屬俊翹，凌雲詞氣剩飄飄。十年締思輕傖賦，一骨評風壓楚謠。縱玩書窗迷野馬，長吟秋杜續寒蜩。夫君自有何郎恨，枉使東陽臂肉銷。

孫抃

論述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八孫抃《上張太博書》 某巴庸之賤子，天賦樸野，時事寡昧，徒以鍾先人之業，幼從事于文學，酷嗜典實，頗嫉蕪類。凡刑名權霸，游說詭誕，未嘗肆目。其所探雖不足鈎深索隱，必以尊王術、辨理體爲務。其所屬文，雖不足聳奇角新，必以擯邪說、斥異端爲志。捨此則懵無外識，至是迨十五年。其間累遇貢部，皆決欲筮仕，而時蹇命剝，動不克進，非罹乎族憂，則困于家難，用是齟齬，邈起溪壑。私自憐悼，故慨然有負書入關之志。洎屆神壤，方涉時事。王公大人之門教，固不私紹介、佞顏色以求進焉。跡益晦，援益寡，悲愁困苦，交萃胸臆。非執事察其道之粹駁，較其文之臧否，掀援之，則罕有臻于成立。

胡宿《孫抃可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制》 具官某，篤行直躬，高文強學。達夷吾治體之要，有壺遂君子之風。彝從西臺，服在禁署，視淮南報賜之草，作伯禽封拜之書。行于諸侯，豈惟謨訓之厚；置諸太史，亦繫職業之長。加復同官之僚，率取一時之望；對執南董之簡，遞煥唐虞之文。緝熙予猷，往踐乃職。

傳記

蘇頌《孫公墓誌銘》 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孫公諱抃，以嘉祐七年三月上封求解畿近，拜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群牧制置使。後二年二月，以疾謝不能朝，乞上還所居官，拜太子少傅致仕。以其年十一月戊辰薨於春明坊居第。【略】有司案禮令集尚書官，謚曰文懿。其葬也，諸孤議請銘於公常所親善者，謂無若某厚。某於是考察其言行功狀，鑱於石而納於壙云。公字夢得，眉州眉山人，初名貫，字道卿。生五年而學爲詩，往往有警句傳於人。嘗贄文謁成都尹凌策，將以童子薦之，顧其幼且孤而止。後累舉進士，更今諱。天聖八年拔甲科，擢大理評事，通判絳州。代還，試學士院，以太常丞直集賢院，判尚書祠部，遷開封府推官，徙判三司開拆司，又試中書，以右正言知制誥。慶曆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三遷其官至吏部郎中，又帖其職爲兼侍讀學士，充史館修撰。皇祐五年五月，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在職二年，上書曰【略】。朝廷重違其誠，而不忍使之去外，乃授以學士承旨，兼侍讀、修撰如舊。又再遷其官禮部侍郎。嘉祐五年四月，程太保戡解樞密，上念大臣數以言罷，益艱其選用，乃不以常次擢公爲樞密副使，不盡八月，遂參預大政焉。其別使自陞近職，歷判登聞檢院、國子監、太常寺兼禮儀、昭文館，尚書刑部、吏部流內銓，都省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權知慶曆六年貢舉，糾察在京刑獄，提舉諸司庫務、醴泉觀公事，磨勘諸路提點刑獄、轉運使課績，出疆爲契丹國信使。其爲中丞，以憲臺綱紀百司，又有言責，故事不兼他職，得請解審官。自是以爲著令。踐二府，同修樞密院、中書《時政記》，提舉三館秘閣書籍，同譯經潤文。公自登朝迄謝事，揚歷顯劇，通三十年，惟兩服親喪解職五歲，自是不去朝廷。特爲仁宗所器待。【略】在兩禁十五年，壹意文翰，語未嘗及朝政。暨爲中丞，訪天下事，有不得於心，則抗章論列，指切時病，一無所避。然其言遜而事顯，不以激訐爲直，欲人主信而易行。以此多見聽用。【略】素喜薦士，善論人物。其薦御史得今河東經略唐公介、高陽安撫吳公中復，皆一時之傑也。公再領太常，某時正爲博士，數得接公論禮事，每議下，則使僚屬各陳其所見聞已，然後爲之裁定，以此知公之所存也。公爲人外簡易而內嚴謹，性至憂畏，不妄舉動，既貴益甚。人或譏其太過，亦不爲少懈。至遇事有所陳，則挺然若不可奪者。然而一出悃款，靡有緣飾。故言似激而人主不以爲忤，性似介而士論不以爲矯。【略】自少好學，通古今，趣尚體要，不以辨說爲博洽。每侍邇英閣進讀群書，至前代君臣亂亡禍敗之際，昔所諱避不講者，未嘗不反覆開陳，欲人主洞見本末。曰：「書傳所以記此者，正使後世以爲戒，故不敢略也。」文章質厚簡重，自成一體，蓋似其爲人。有集三十卷，目曰某集。【略】惟公以儒生起遠方，遭時得君，自致公輔，行己內信，造次必於儒者。接人恭而盡誠，居官靡有過事，艱於進而勇於退，卒全功名，考終牖下。爵位若是，器業若是，行義若是，皆宜銘。【略】公爲邇臣，修潔謹純。內備顧問，進退循循。公執風憲，其言謇謇。莊色於朝，匪躬之憚。公貳台司，天子之知。寵至益戒，力極而辭。孰謂不爲，朝有正議。

蘇頌《孫公行狀》（存目）

《隆平集》卷六《孫抃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七一《孫抃傳》（存目）

《宋史》卷二九二《孫抃傳》（存目）

紀事

《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二孫抃《寇忠愍公準旌忠之碑》 上祀合宮之明年夏四月，召兩府臣諭之曰：「故太子太傅萊國公寇準，方嚴鯁直，有文武偉才，在太宗、眞宗朝建大功，立大節，輸謀納忠，誠貫白日。不幸以譴終，朕甚歎嘉之。其敕史氏譔揚勳烈，具志於石，用垂示來世。」遂以命臣抃。

《湘山野錄》卷上 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繫懿后。【略】上終不悅。迨升祔二后赦文，孫承旨抃當筆，協聖意直叙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實生眇冲，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遜。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賞之。歲餘參大政。

《青箱雜記》卷六 盛文肅公正剛蹇絕，無他腸，而性微狷急。時爲內相，

孫抃方召試館職，以文投之。文肅大怒曰：「投贄盡皆邪道，非公朝所尚。」呵責再三，孫惶恐失措而退。比試學士院，孫夙夕憂其擯落，文肅乃題試卷爲三等上，其公正如此。

《**邵氏聞見錄**》**卷八**　孫文懿公，眉州魚蛇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曰：「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人？」文懿以第三人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貧甚，得束脩之物持歸，爲一村鎮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州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謝之，以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貯以樓，蜀人號「書樓孫家」。天聖中進士甲科，累遷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後參知政事。謚文懿。

《**駢語雕龍**》**卷三**　孫抃《瑞箴》曰：「白魚躍舟，鸞鶯鳴岐，周人聚喜，商人聚悲。」《尚書中侯》曰：「武王發渡于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有『文王』字。」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孫文懿集》三十卷。

謝希孟

歐陽修《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略】以善歌詩知名。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敎其子【略】。今年，予自夷陵至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略】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略】希孟不幸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爲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略】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十四。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女郎謝希孟集》二卷。閩人謝景山之妹，嫁陳安國，年三十三而死。其詩甚可觀，歐公爲之序。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謝希孟詩》二卷。又《采蘋詩》一卷。

孫沔

論述

蔡襄《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孫沔可樞密副使制》　具官某以文業進身，而能果自任。智略如車輻之湊，論議若泉源之流。嘗居諫垣，號爲鯁亮，逮參延閣，屢更器使。頃年羌戎懷貳，邊疆多故，將漕關中，有疏輔之術；鎮臨塞下，有威懷之稱。班旋於外，夷曠一心。近以峒獠肆狂，嶺服騷動，寇勢莫遏，民愁不聊，特輟冀門之行，往當邕管之事。果殫策謀之勝，仍親行陣之危。天威一伸，兇醜大潰。比旋師旅，願謝官榮。蓋寵故鄉之歸，命治全吳之重。蔽自朕志，懷貳樞庭，擇材任官，時議惟允。【略】爾其深惟眷賴，益勵忠力，交修不及，輔成大務。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　孫沔（《論治本》）五事：「景祐以來，三黜寵姬，兩犯宸扆」，「上元嘉節，內庭出游，美人才人，無不隨從，飛蓋蔽景，流車激霆，各崇華衛，分道爭行，衆目共觀，與后爲幷」，又「內降斜封，坦夷若道，免刑要賞，響應如神」。其辭有進無退，似兩漢，非後人語也。又言其時內人請俸及取賜，歲千餘萬緡，不獨用兵爲大費也。其氣剛大，其諍的切如此。沔既受汙蔑，而《實錄》遂具載之，若信然者。呂氏云此安石筆也。沔又言：「范仲淹孤寒出身，忠誠報國，統兵邊鄙，終歲勤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令助清貧之節。」可略見當時事意也。

傳記

《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二三畢仲游(代范純禮作)《孫威敏沔神道碑》

公諱沔，字元規，會稽山陰人也。少孤，隨其母家許下，以孝聞。天禧間舉進士得官，爲趙州司理參軍、開封府扶溝縣主簿、保靜軍節度推官，號爲能吏。改著作佐郎，遷秘書丞。用韓億、楊偕薦，爲監察御史裏行。【略】因極言事得失，乃復謫監永州酒，徙通判潭、處、楚州。召爲左正言、同知諫院。【略】公既見事輒言，無所迴避，上倚用之，而權倖側目，乃薦田況、歐陽修、張方平、曾公亮、蔡襄、王素可任諫官自代。遂遷工部員外郎，出提點兩浙路刑獄公事。遷起居舍人、陝西轉運使，就除天章閣待制，爲都轉運使，移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徙知渭州，復知慶州。【略】會杜祁公、富韓公、先文正公相繼去，徙知陝州，移河東路轉運使，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慶州，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丁內艱，服除，爲陝西都轉運使、知徐州。遷右諫議大夫、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皇祐四年，廣源蠻儂智高反，陷邕管，連陷緣江九郡，掠廣州。官軍數敗，中書不時以聞。【略】遂還公以爲湖南、江西安撫使。【略】行至鼎州，詔以公爲廣南東西路安撫使，而以樞密副使狄公青爲宣撫使。【略】智高率其餘衆逃入海，嶺南平。【略】遷給事中。且大用矣，而公固請居外治民，得杭州。至睢陽，召還爲樞密副使。【略】會貴妃張氏薨，【略】詔公讀溫成哀冊，公奏言【略】，且曰：「以臣孫某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置冊而退。宰相陳執中取而讀之，遂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杭州。歲滿，加大學士知青州。麟府將郭恩輕出，軍敗，乃以公爲觀文殿大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略】上適小不豫，言者乘而益驩，遂罷河東，知壽州，道貶寧國軍節度副使。久之，以光祿卿分司南京。起知杭州，公不起，而請老，遂以禮部侍郎致仕，居符離。明年，英宗皇帝即位，侍郎富文忠在西府，薦公「材略絕衆，不畏強禦，而輕進退。今雖老矣，猶壯也，可用。」英宗亦雅知公名，遂以資政殿學士起公知河中府，詔趣上道。辭不獲，入見，英宗以官召之，而不名也。比退，日晏，改觀文殿大學士、知慶州，徙知延州。道得疾，聞上，上使中貴人挾醫視公，賜黃金良藥。公泣曰：「老臣蒙上知，未效犬馬而病死，目不瞑矣。」四年甲申薨于鄜州，年七十一。公爲御史諫官有名，及平智高之亂，人以古之將帥處之。後爲樞密副使，爭溫成事罷去，人又以古之輔相期之。然公天資警絕，敏於事，尤能決煩去惑。方事至前，衆持難，相倚徘徊，未有所定，公至，出片言，遂以無事。

《隆平集》卷一一《孫沔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七〇《孫沔傳》（存目）

《宋史》卷二八八《孫沔傳》（存目）

紀事

《聞見近錄》 孫威敏治平中起自謫官，以觀文殿學士知慶州。至鄭州，會西使至，時威敏已授館驛中，州將白威敏徙居。曰：「我大臣，可爲陪臣避耶？」已而使至，威敏大啓其門，設短榻偃卧堂上，鼓笛自若。西使至門，望而問之，左右曰：「慶州孫經略也。」西人俛首而過。

著錄

畢仲游(代范純禮作)《孫威敏沔神道碑》 子之文集錄公之詩、文章、奏議，爲集二十卷，藏之家。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孫沔集》十卷。

藝文

《寶慶四明志》卷八杜衍《贈孫沔》 四明山水饒靈粹，唐有希韓夏出倫。又見賢侯光乃祖(君侯遠祖諱部)，暫還仁里庇斯民。

王安石《孫威敏公挽辭》 功名一世事，興廢豈人謀。重爲蒼生起，終隨逝水流。凄涼歸部曲，零落掩山丘。許國言猶在，奸諛可使羞。

胡宿

論述

綜論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　苕溪漁隱曰：胡宿詩「風花飛有態，煙絮墜無痕」，張先詞「柳徑無人，墜飛絮無影」，二人詩詞頗相類。

《**詩藪**》**外編卷五**　胡武平「西北浮雲連魏闕，東南初日滿秦樓」，上句用「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語，下句用「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語，聯合成句，詞意天然，讀之絕不類引用昔人者，而興象高遠，優入盛唐。蓋梅（詢）句雖極精嚴，而猶若有意，此則無迹可尋矣。高氏因《鼓吹》誤收，列晚唐末，不知咸通後安得此調耳。（宿詩尚散見宋諸選，《飛將》、《少年》二律俱工。）

《**帶經堂詩話**》**卷九**　宋初諸公競尚西崑體，世但知楊、劉、錢思公耳，如文忠烈、趙清獻詩，最工此體，人多不知，予既著之《池北偶談》、《居易錄》二書，觀李子田蓉《萩圃集》載胡文恭武平（宿）詩二十八首，亦崑體之工麗者，惜未見其全，聊摘錄數聯于左：《函谷關》：「漫持白馬先生論，未抵鳴雞下客功。」《次韻朱況雨》：「石牀潤極琴絲緩，水閣寒多酒力微。」《淮南王》：「長生不待爐中藥，鴻寶誰收篋內書。」《南城》：「蕩槳遠從芳草渡，墊巾還傍綠楊堤。」《冲虛觀》：「桐井曉寒千乳斂，茗園春嫩一旗開。」《趙宗道歸輦下》：「江浦嘔啞風送櫓，河橋勃窣柳垂隄。」《感舊》：「粉壁已沉題鳳字，酒壚猶記姓黃人。」《塞士》：「頡利請盟金匕酒，將軍歸卧玉門關。」《殘花》：「長樂夢回春寂寂，武陵人去水迢迢。」《侯家》：「彩雲按曲青岑醴，沉水熏衣白璧堂。前檻蘭苕依玉樹，後園桐葉護銀牀。」《津亭》：「西北浮雲連魏闕，東南初日照秦樓。」《古別離》：「佳人挾瑟漳河曉，壯士悲歌易水秋。」《雪》：「色欺曹國麻衣淺，寒入荆王翠被深。」《次韻徐奭見寄》：「侏儒自是長三尺，澼絖都來直數金。」《早夏》：「睡驚燕語頻移枕，病起蛛絲半在琴。」風調與二公可相伯仲，起結尤多得義山神理，不具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胡）宿立朝以廉直著，而學問亦極該博。當時文格未變，尚沿四六駢偶之習，而宿於是體尤工。所爲朝廷大制作，典重贍麗，追踪六朝。其五七言律詩波瀾壯闊，聲律鏗訇，亦可彷彿盛唐遺響。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於時文格未變，（胡宿）其駢體典重高華，方軌燕、許。

盧文弨《**胡武平文恭集書後**》　詩豐縟而不失氣骨，置唐中盛間，誠無所多讓。間有近晚唐者，如「桐井曉寒千乳斂，茗園春嫩一旗開」，「拂窗紅葉欺閒卧，倚檻黃花笑獨醒」，亦佳句也。五言長律豐容美滿，亦多合作。但集中用字喜新，而不免僻澀之病。如云「去騶呼已遠，自笑守應廬」，本應休璉《百一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也；「海簪重拾笑彈冠」，本《北山移文》「昔聞投簪逸海岸」也；「葛華與參宿，此見恐無緣」，余以爲葛華乃菖花也，此傳寫之誤。其他若用「杵天」、「葆髮」之類甚多，亦有不免割裂湊泊者，如以「昆明劫灰」爲「昆灰」，「武都泥」爲「武泥」，「黃堂」爲「雌堂」，《老子》「如登春臺」爲「老臺」，「畔牢愁」截去「愁」字以叶韻。且於小學亦殊疏，押「青」韻云「寧待據梧瞑」，不知此「瞑」與「眠」同；又云「更籌深策破先零」，不知此「零」當讀「憐」，皆非青韻內字也。又云「鱣庭舊迹空」，案「三鱣」之「鱣」與「鱓」同，《顏氏家訓》曾辨之。又云「月間芳桂正窅窕」，「桂色窅窕秀」，顏師古注《漢書》「窅音一校反」，此必所見本誤脫「校」字偏旁，而以爲「一交反」也。又云「郊外春車駕屏星」，「監州駕屏星」，「屏星」見《續漢・輿服志注》，劉昭雖無音，然《廣韻》十二庚有簰字，注：「簰篁，車轓。」且即以屏風類推之，其必不讀爲「丙」明矣。唐人於小學極不敢忽，以故篇章流傳，可指摘者極少；宋人則不然，雖腹笥富有，墨瀋橫飛，而細類微瑕，究不得爲全美。辭章之士往往輕視小學，其所以不及前人者正坐此，烏可忽哉！集中《詠荷花》詩有云「妖嫠周室出，禍水漢宮來」，無所寓意，而漫以此相方，其唐突西子母乃太甚。乾隆辛丑後五月，通看畢，遂書其後。

《**石洲詩話**》**卷三**　胡武平、王君玉皆堪與晏、宋方駕。大約宋初諸公，多自晚唐出耳。

《**賦話**》**卷一〇**　當時朝廷大著作，典重贍麗，上法六朝，于韻語尤工。有《正陽門賦》，又《顏子不貳過賦》，最工。

分　論

《**溫成皇后哀冊文**》《青箱雜記》卷五：胡武平嘗奉敕撰《溫成皇后哀冊文》，受旨，以溫成嘗因禁卒竊發，捍衛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公乃用西漢馬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在昔禁闈，誰何弛衛？觸瑟方警，當熊已厲。」覽者無不歎服。

《**飛將**》《瀛奎律髓彙評》卷三〇方回評：壯麗。凡詩讀上一句，初不知下一句作如何對，必所對勝上句，令人不測乃佳。此篇是也。　紀昀評：亦不見不測之處。句格尚健，別無可取。　馮班評：「空」字未妥。「黑矜公」事未切。劣弱之極。

《**過桐廬**》《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方回評：武平此詩妙甚，八句五十六字無一字不佳，形容桐廬盡矣。起句十四字併尾句，可作《竹枝》歌謳也。　查慎行評：睦州青江景致逼眞。　紀昀評：風韻絕人，只三、四格調稍複耳。　許印芳評：格調之複，必合前後聯論。此評專論一聯，蓋謂「忽若」、「還同」詞意犯複也。凡律詩對句用虛字，不知變化，多犯此病。如一句用猶，一句用尚，一句用如，一句用似，古人有之，不可學也。此詩「還同」若改作「應無」，則不複矣。

《**公子**》《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六方回評：胡武平筆端高爽，似陸農師。　馮班評：腹聯好。　後四句「崑體」佳境。　紀昀評：此效「崑體」而不成。次句鄙。

傳　記

歐陽修《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眞州揚子尉。【略】歲滿，調廬州合淝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略】。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勾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群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群居笑語讙譁，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涖官臨事，愼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略】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略】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愼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略】。英宗即位，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一日薨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略】公自爲進士，知名於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於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略】銘曰：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話，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而愈信，孰不公思？

《**東都事略**》**卷七一《胡宿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八《胡宿傳**》（存目）

紀事

《夢溪筆談》卷一二 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公所爲。按李翱《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眞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爲復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爲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爲眞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爲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爲利。予元豐中過眞州，江亭後糞壤中見一卧石，乃胡武平爲《水閘記》，略叙其事，而不甚詳具。

李之儀《偶述》 胡文恭公知蘇州，蔣公希魯致政歸。文恭昔爲諸生，嘗學於蔣公，因即其居第表之爲「難老坊」。蔣公見之，愀然曰：「俚俗歆艷，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非所望於故人也，願即徹去。」文恭愧謝，欲如其請，則營繕已嚴，乃資其嘗獲芝艸之瑞，改爲「靈芝」。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德而後遠達。蔣公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是，固無足疑，其如非吾所及也。」

著錄

歐陽修《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有文集四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胡文恭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胡文恭集》七十卷，樞密副使文恭公晉陵胡宿武平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五 《胡文恭集》七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胡宿集》七十卷。又《制詞》四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胡文恭公文集》，一部十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胡文恭文集》十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胡宿《秦國集》七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胡文恭全集》十冊，全。宋仁宗朝太子少師胡宿著，凡七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秦國胡文恭公(宿)文集》六冊。陳景雲注：「七十卷。」

清高宗《題胡宿文恭集》 久曾割裂得全難，四庫搜羅爲復完。如此立朝有本末，可教遺帙聽彫殘。既經呈覽斯予事，自與發潛令彼安。通集原應俾鈔錄，至文乃合命鑱刊。教坊致語寧忠告，道院青詞實異端。去取之問係旌癉，示茲大略付儒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文恭集》五十卷補遺一卷，永樂大典本。【略】陳氏《書錄解題》載宿集七十卷，久無傳本。近人編北宋名賢小集，所輯僅寥寥數篇。厲鶚撰《宋詩紀事》，搜羅至博，所錄宿詩，亦祇從志乘掇拾，未窺全豹。至金元好問選《唐詩鼓吹》，誤編入宿詩二十餘首，說者遂以爲唐末之人，爵里未詳。今考好問所錄諸詩，大半在《文恭集》內，且其中有《和朱況》一首，其人爲胡氏之婿，與宿同籍常州，具見所撰《李太夫人行狀》，確鑿可據，好問乃不能考證，舛錯至此，亦可知金、元之間，其集亦罕覯矣。今惟《永樂大典》分採入各韻下者，裒而錄之，計詩文一千五百餘首，雖未必盡合原目，而篇帙較富，已可什得其八九。謹以類編次，釐爲五十卷，庶俾藝林好古之士，得以復見完書。其有《永樂大典》失採而散見於他書者，則別加搜輯，爲《補遺》一卷，附之於後焉。

盧文弨《胡武平文恭集書後》 此集失傳已久，故自來以其遺詩數章附唐人之後，云不知其時代爵里。今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詩、奏疏、內外制及雜文，共定著四十卷。

藝文

唱和

梅堯臣《送胡武平》 來見江南昏，使君詠汀蘋。再看蘋葉老，汀畔送歸

人。人歸多慕戀，遺惠在茲民。始時繞郊郭，水不通蹄輪。公來作新塘，直抵吳松垠。新塘建輿梁，濟越脫輈仁。言度新塘去，隨跡如魚鱗。從今新塘樹，便與蔽芾均。我雖備僚屬，筆舌敢妄陳。因行錄所美，願與國風振。

歐陽修《送胡學士知湖州》 武平天下才，四十滯鉛槧。忽乘使君舟，歸榜不可纜。都門春漸動，柳色綠將暗。掛帆千里風，水闊江灩灩。吳興水精宮，樓閣在寒鑑。橘柚秋苞繁，烏程春瓮釅。清談越客醉，屢舞吳娘豔。寄詩毋憚頻，以慰離居念。

又《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 多病淹殘歲，初寒卧直廬。朝廷務清靜，鈴索少文書。嚮學今爲盛，優賢古莫如。靚深嚴禁署，閑宴樂群居。賜馬聯金絡，清塵侍玉輿。討論三代盛，獻納萬機餘。號令存寬大，文章復古初。笑談揮翰墨，俄頃列瓊琚。夜漏銷宮燭，春暉上玉除。歌詩唐李杜，言語漢嚴徐。自顧追時彥，多慙不鄙予。無鹽煩刻畫，寒谷借吹噓。朋友飛雝鷺，君臣在藻魚。貪榮同衛鶴，取笑類黔驢。皎皎心雖在，蕭蕭髮已疏。未知論報效，安得遂樵漁。雲破西山出，江橫畫閣虛。餘生歎勞止，搔首念歸歟。引綬誇民吏，椎牛會里閭。一麾終得請，此計豈躊躇。

宋庠《同年胡宿自江外寄遺詩筆雜文》 萬仞青雲接翼翔，江南離思滿雕章。輕投暗路珠無脛，驟濯迷魂玉有漿。奏記諸公多感慨，擬騷前哲剩凄涼。寄懷何止三年字，留祕傳家古錦囊。

紀　念

歐陽修《祭胡太傅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之靈。自昔并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惟公松柏，凜凜寒標。他人磨礲，爭出圭角，公獨渾然，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予文之鄙，懼不能傳。三十年間，既親且舊。哭不及喪，行不送柩。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尚饗！

劉攽《挽胡太傅二首》 州來推博物，伯始貴中庸。論道宜黃髮，銘功遍景鐘。龍門餘舊客，馬鬣悵新封。後世瞻遺德，南山萬丈峰。　路車申伯去，白馬庾公歸。殄瘁人相弔，哀歌露易晞。石麟森立木，蜜印鎖泉扉。絮酒慚徐孺，回看旅雁飛。

司馬光《胡太傅（宿）挽歌二首》 行冠鄉人品，文爲學者師。黃裳蘊厚德，玉律儼清規。大節人難奪，嘉謨世莫知。儀刑不可見，遺烈滿豐碑。　裴回游內禁，密勿贊鴻樞。陰德加民物，清名服士夫。天方遺一老，星忽隕三吳。疑從龍髯去，乘雲在帝都。

雜　錄

晁補之《文恭胡公硯銘》 天下愛道，寔生異人。地不愛寶，發爲物珍。人惟文恭，物則硯美。介如石焉，斷可識矣。公在場屋，文詞崛奇，此硯出之，如虹如霓。公來侍從，詔命雍容，出此硯中，爲雷爲風。公居廊廟，謨謀宥密，亦此硯出，以澤萬物。遺其孫子，折墨棄筆。世不乏才，亦鄉亦弼。貴人有金，後益不學。硯如龜殼，以支床腳，粤公是怍。

《能改齋漫錄》卷七 胡武平宿《賀晏元獻轉刑部侍郎啓》云：「紫詔疏恩，白雲登秩。」孫逖作《裴敦復刑部尚書制》云：「俾踐白雲之司。」按《左氏傳》：「剡子曰：『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職。』」林注云：「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故《類要・刑部》曰：「白雲司職，人命是懸。」

葛　密

《韻語陽秋》卷一 蔡君謨娶余祖姑清源君，已而赴漳南幕。余曾祖通議嘗贈之詩曰：「藻思舊傳青管夢，哲科新試碧雞才。乍依仲寶蓮花幕，更下溫郎玉照臺。」可謂佳句矣。韓退之《送陸暢詩》云：「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群。鳴鸞桂樹間，觀者何繽紛。」此二詩，事相類而語皆奇也。

又卷一二 余曾祖通議，楊寘榜登科，未四十致政，享年八十七。居江陰

軍青暘之上湖，自號草堂逸老。參佛日、契嵩，遂悟眞諦。嘗與嵩詩云：「山禽啼曉四時別，林藪戰秋千里空。」又云：「我悟儻來空世界，師知休去忘形骸。」又《與智能上人》詩云：「色空了了空還執，體相如如即相非。」則知所得深矣。又讀《道藏》一過，故見於篇詠者，多眞仙語。如：「仙莖屢隕三危露，眞館常開四照花。鵲炷曉煙飛玉洞，琅池秋水接星槎。」又云：「煉成眞炁發雙華，還向囊中祕玉霞。呪水夜潭龍怖劍，弄雲秋嶺鶴看家。」皆佳句也。有注《證道歌》、《方外言詮》行於世。《上湖集》二十卷、《弋陽酬唱》三卷、《隱居唱和》十卷，藏於家。

又卷一六 杜子美居蜀累數年，吟詠殆遍，海棠奇艷，而詩章獨不及，何耶？【略】近於曾大父酬倡集中，有《凌景陽》一絕句，亦似有意。末句云：「多謝許昌傳雅釋，蜀都曾未識詩人。」不道破爲尤工也。

《宋史》卷三三三《葛宮傳》附《葛密傳》 宮弟密，亦以進士爲光州推官。豪民李新殺人，嫁其罪於邑民葛華，且用華之子爲證。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當賞，密白州使勿言。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黨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即退居，號草堂逸老，年八十四乃終。平生爲詩慕李商隱，有西崑高致。

宋庠

論述

綜論

宋庠《緹巾集記》 余幼學爲文，尤嗜篇什，而不能工也。然性習所牽，爲之不已，往往應和出諸公間，輒爲名公訓奬。（余與子京初試吏罷歸，中山劉公子儀見索近詩，因各獻一編。他日劉公取當世文士古律詩作句圖置齋中，人不過一兩聯，惟余兄弟所作獨占三十餘聯，自是劉公深加訓奬。）雖叨課雜發，亘以歲月，然每自陋其辭，未嘗綴緝，叢章墜稿，亡逸頗多。

《宰輔編年錄》卷五《宋庠樞相制》 具官宋庠識照事幾，學精道蘊。文涵三代之粹，體備四時之和。粤予纂御之初，擢爾賓興之冠。再參國論，薦易年深。秉德雍容，允蹈大臣之節；據古殫洽，多識前世之傳。宜登冠於樞庭，兼翼宣於神輔。上公前傅，六職二卿。幷峻等威之崇，式將睠倚之異。於戲！合兵農而議政，本治古之模；分文武以命官，蓋近朝之制。往毗太治，庸副至懷。

《宋大詔令集》卷五五《宋庠拜集賢相制》 宋庠綽有雅才，對於嘉運。嘗策異等，寖階顯塗。文章盛於一時，事業服於衆志。樞謀之愼，既折侮於戎心；鼎飪之和，宜調元於政路。爰進夏官之秩，兼隆書殿之華。功號邑封，併推異數。於戲！丞弼之任，忠賢是圖。國體繫乎重輕，政化從而薄厚。勉思所職，以稱朕懷。可特授行尚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

歐陽修《除宋庠制》 宋庠履行清純，器識深茂。夙有佳譽，蔚爲名臣。文足以爲國華，學足以謀王體。入則登於三事，備磬謨猷；出則殿於大邦，藹存風績。自還機務，頗歷歲時。秉一德以協恭，出處不更其守；展四體而盡瘁，夙夜匪懈其勞。屬盛禮之有成，廣推恩而自近。按夫輿地，特啓於新封；加以寵名，蓋遵於故事。惟是便蕃之錫，式伸眷倚之懷。於戲！君子者邦之基，大臣者民之表。搢紳之望，所屬老成；德業之隆，豈煩多訓？服我休命，往惟欽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群牧制置使，充樞密使，特封莒國公，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散官、勳、食實封如故。

《隆平集》卷五《宋庠傳》 與弟同有時名，以詩賦爲學者所宗，謂之「二宋」。

《詩話總龜》前集卷六引《古今詩話》 宋莒公好玉溪詩，不愛韋蘇州。

王銍《四六話序》 國朝名輩猶雜五代衰陋之氣，似未能革。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奧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情物態，歸於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發爲朝廷氣象，其規模閎達深遠矣。

周必大《題宋元憲公表稿》 元憲公表辭理精粹，眞行燦然。今蓋百五十餘年，明窗三復，如見其人。

《宋史》卷二八四《宋庠傳》 庠自應舉時，與祁俱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

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略】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弗爲也。」

清高宗《題元憲景文集并各書其卷首》 二宋合刊曾紀王，惜哉分集失傳詳。學如有本終難晦，行不負言久益彰。伯也孤風表雅操，仲兮強識富文章。雖稱儉過及奢過，弗愧元方與季方。收拾碎珍得全冊，吟題七字冠前行。休嗤《大典》紛割裂，愛禮幸茲存餼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宋元憲集》四十卷【略】。（宋）祁集有和庠《赴鎮圃田遊西池作》，極稱其「長楊獵近寒熊吼，太液歌殘瑞鵠飛」句，歎其警邁。蔡絛《西清詩話》亦稱之，又載其《許昌西湖》詩「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曠古未有。然集中名章雋句，絡繹紛披，固不止是數聯也。文章多館閣之作，皆溫雅瑰麗，渢渢乎治世之音。蓋文章至五季而極弊，北宋諸家，各奮起振作，以追復唐賢之舊，穆修、柳開以至尹洙、歐陽修則沿洄韓、柳之波，庠兄弟則方駕燕、許之軌，譬諸賈、董，枚、馬，體制各殊，而同爲漢京之極盛，固不必論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矣。陳振孫稱景文清約莊重不逮其兄，以此不至公輔。今觀其集，庠有沈博之氣，而祁多新警之思，其氣象亦復小殊。所謂文章關乎器識者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宋庠》 禁苑華纓占上頭，更名臣向本書劉。樓船卻御西池宴，比較閒空一字優。

分論

《鸞鳥不雙賦》 《青箱雜記》卷一〇：宋莒公兄弟，平時分題課賦，莒公多屈於子京。及作《鸞鳥不雙賦》，則子京去兄遠甚，莒公遂擅場。賦曰：「天地始肅，我則振羽而獨來；燕鳥焉知，我則凌雲而自致。」又曰：「將翺將翔，詎比海鷁之翼；自南自北，若專霜隼之誅。」則公之特立獨行，魁多士，登元宰，亦見於此賦矣。

《落花》 《吹劍錄外集》：宋莒公詩：「漢皋佩解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一似非落花詩。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馮舒評：眞高眞妙。 馮班評：此何以未入義山之室？試參之。「崑體」名作。 查慎行評：鸞鳥見鏡而舞，第六鍊句未工。 紀昀評：二詩悽艷有餘，而風格近靡。馮氏持此種以壓「江西」，未知此種之俗不可醫也。 四句自好。 「費鸞腸」三字不妥。 《載酒園詩話・二宋》：大宋《落花詩》「淚臉補痕勞獺髓」，蓋用鄧夫人藥中琥珀屑多，頰成紅點，益助其妍，以形容墮瓣殘香之零斷也。思路至此，曲而細矣。「舞臺收影費鸞腸」，孤鸞不舞，花枝倚風，有似于舞，妙用一「影」字，似幻似眞，說得圓活。花落則影收，鸞應思之，此詩之不可以辭害志者也。（黃白山評：「『費鸞腸』三字醜惡之極，且生撰以對『勞獺髓』，意甚偏枯，有何風致而賞之耶！」）余嘗歎二詩之妙，極不難知，夏子喬獨以通篇不露出「落」字，事業遠過其弟，子京果終于侍從，人因服夏藻鑑之精。余謂此眞是富貴人相詩法，風騷家恐不煩爾爾。 《帶經堂詩話》卷一二：宋元憲、景文兄弟少賦《落花》詩得大名，刻畫可謂極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宋元憲集》四十卷【略】。方回《瀛奎律髓》載：夏竦守安州日，庠兄弟以布衣遊學，席上各賦《落花》詩，竦以爲有台輔器。趙令畤《侯鯖錄》亦云：「二宋《落花》詩，爲時膾炙。」今考庠詩所謂「漢皋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祁詩所謂「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者，特晚唐濃麗之格，實不盡其所長。

《寄子京》 《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是時士大夫風俗渾厚，如元憲名德，後豈易及？此詩三、四絕佳，世所稱者。元注：「爲郡八年，榮顯已息，朝恩念舊，復假相印筦內樞，然思歸之心已切怛矣。」 馮舒評：委婉潤澤。 馮班評：頷聯似東坡語。 紀昀評：語卻深致。 許印芳評：「忘」，去聲。 七句語既不佳，「親」字又與六句犯複，因爲易作「何日夷山尋舊隱」。

《閏十二月望日立春禁中作》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崑體。 紀昀評：此非「崑體」，乃初唐應制體耳。

《馬上見梅花初發》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三、四極工，「春外」之「外」，「臘前」之「前」，似乎閒而非閒字也，乃最緊最切最實之字。「雲葉」、「瓊枝」，乃「崑體」常例。 紀昀評：三、四在初作自好，後世則爲習語矣。神奇朽腐，轉變何常，詩所以貴變化也。 馮班評：不及溫、李多矣。 查慎行評：「無雙」、「第一」，用得板實無味。

《春夕》 《載酒園詩話・二宋》：莒公《春夕》詩七句俱佳，惟末句醜甚。「花低應露下，月暗覺雲來」，風致飄然。「無言聊隱几，萬物一靈臺」，一何酸陋，尚不脫元夜飡蘿氣味耶。

《重展西湖》 《青箱雜記》卷七：宋莒公庠知許州，開西湖，作詩曰：

「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識者觀詩意，則知公位極一品矣。《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六：《石林詩話》云：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緣附，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溱水瀦之，略廣百餘畝，中爲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其西廣于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守時，因起黃河舂夫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語名之曰「展江」。然湖水面雖闊，西邊終易堙塞，數十年來，公廚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余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濬，渺然眞有江湖之趣。莒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耳。　又引《西清詩話》：許昌西湖展江亭成，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以謂曠古未有此語。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命幕客徐仲雅賦詩云：「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用古句摹擬，詞人類如此，但有勝與否耳。　《歷代詩發》卷二五：俱從「重展」二字生情，最刻畫又最渾雄。

傳記

王珪《宋元憲公神道碑銘》　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司空致仕、鄭國公薨於京師。時天子方以災異避殿，有司誤奏毋臨喪，乃作挽辭二章以哀之，爲廢朝二日，贈公太尉兼侍中，謚曰「元憲」。五月丙寅，天子成服於苑中，百官慰殿門下。其年十月己酉，葬公許州陽翟縣之三封原，是日又廢朝。既葬，御篆其碑曰「忠規德範之碑」，既又詔太史臣珪以銘其碑。臣珪方修《仁宗皇帝實錄》，自契丹再盟，陝西亦罷兵，其後天子益鄉文學，興禮樂之事。當是之時，觀公一用經術以相仁宗，而天下俗吏之務不至於朝廷，顧其功豈不茂哉！【略】謹案，公諱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略】少篤學，遭父喪，寓其家安州。夏竦爲州，一見公所爲文，大器之。仁宗在亮陰，詔禮部貢舉，公與其弟祁，皆奏名廷中。已而擢公爲第一，亦置祁甲科。於是天下學者以宋氏兄弟爲師法。天聖二年，釋褐爲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刪定本朝令，遂試學士院，除太子中允、直史館、判登聞鼓院，爲三司戶部判官。丁母憂，服除，遷太常丞、判戶部勾院、同脩起居注，遷左正言。會郭皇后廢，以諫官伏閤爭不可得，坐罰金。尋同知禮部貢舉，天下士至私慶，而材者皆自以爲有得。已而拔收髦雋，比異時爲多，乃知制誥、判登聞檢院，又考試賢良方正科。公言朝廷取異士，當令有司設幕，供以飲食，不可與武科同試，皆從其言。知審刑院。【略】權判吏部流內銓，歷太常寺、鴻臚寺、國子監、昭文館，進尚書刑部員外郎。其在鴻臚，言四夷朝貢，請圖其人物衣冠，問其道路遠近，與夫風俗好惡之異，藏之有司。明年，除同知樞密院事。宰相以故事，知制誥未有除二府者，即召入翰林爲學士。又明年，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略】方朝廷多故，其下詔令及答蕃書，皆須公所裁。公自以材術得進用，天下事有未便者，數論上前，於是爲宰相所忌。會同榜鄭戩爲樞密副使，葉清臣權三司使，或亦謂不可并據要職者，遂俱罷，公得知揚州。踰年，爲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進給事中。【略】遂大興郡學，禮師儒，又作詩以風厲之，郡人刻其詩學舍下。慶曆五年，復拜參知政事。【略】八年，以檢校太傅、尚書工部侍郎爲樞密使。皇祐元年，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詔有司上明堂圖，又博考聲律，更定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百神祭享所用樂。其秋，遂祠明堂，以公爲禮儀使。禮成，加工部尚書。【略】既而數上章願罷，帝遂欲用公爲使相。公固辭之，迺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特定大學士雜俸，又詔進見皆如宰相儀。以戶部尚書徙許州、兵部尚書徙河陽。過朝京師，方帝病少間，臣下希聞德音。及公來，延坐勞問者久之。嘉祐三年，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復爲樞密使、兼群牧制置使。給饗太廟，爲儀仗使，其年封莒國公。間言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欲畿甸蓄禁兵四十萬，今所蓄不精，且多外補戍更，非彊本之勢。又武臣用恩幸者，多得任邊要，而孤寒者常在東南，至老無恩澤。公乃作科條，均其所入官，而恩幸者滋不說。五年，公數求去位，不許。公固請之，除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鄭州。明年，徙相州。即言：「臣年及七十矣，不可以重祿處閒地，願乞骸骨以歸。」乃召公還，以老蠲其拜舞，公請不已。英宗即位，以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加檢校太師、徙封鄭國公，既又以爲景靈宮使。公嘗有肺疾，及奉仁宗諱，一慟輒嘔血不止。昭陵祔廟後，願上印綬。英宗每見公不以名，且諭以初臨天下，未可遽休大臣。治平元年，出判亳州。居數月，公請終不已，聽以司空致仕。享年七十一，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功臣

至更二十四號，食邑一萬一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其爲人端厚清畏，進止有法度。即上有所問，必據經以對，退而未嘗與人言。間或薦引士大夫，惟恐其聞之，不敢掠上恩。其接賓客，亹亹論文章不自休，世皆尊名德，而小人亦自遠門下。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爲也。」公初名郊，在翰林時有指公姓名傳以他說者，仁宗以語公，公因請更之。【略】公與其弟祁尤相友愛。公出入將相久，而祁亦終學士承旨。宋興，弟兄以文學一時顯者，未有如公家。銘曰：於皇仁宗，受天宜君。相孰有人，鄭公之文。帝曰汝來，予欲考古。公則有承，不遠堯禹。其施維何，聲容被民。公有經術，毗予一人。誰不出處，公位將相。不顯鄭公，士夫之望。始其告休，公年未至。卒莫我違，以聽就第。乃保宏父，一品之章。聞有咨詢，據經弗忘。公奄不存，隱如皇席。天章爛然，以昭公迹。既又錫公，篆於碑首。維碑峨峨，在許之右。吏臣次之，矢詩不多。以視後人，遂以永歌。

《**隆平集**》**卷五**《**宋庠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五**《**宋庠傳**》（存目）

《**宋史**》**卷二八四**《**宋庠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宋庠《**謝崇文總目加恩表**》 竊念臣早以片文，誤階榮牒。序服星垣之職，入陪鑾禁之游。凡在官司，多塵總領。爰屬仙瀛之藏，廣收蠹簡之遺，庋閣寖盈，籤題罔辨。特迂詔旨，就擇時英，俾分討於藝文，且精求於領目。遠襲九流之別，近尋四庫之規，通賈舊章，日程新課。而臣首膺遷擢，最貿歲時。未終刊謬之功，已忝參機之舉。緹鉛清局，別委於俊僚；山藪寬恩，尋投於外服。逮諸儒之卒業，非孤臣之預知。比者伏蒙皇帝陛下垂覽新書，嘉聞善職，追念編摩之久，靡遺尺寸之勤，爰俾罔功，亦膺蕃數。茂進文階之品，眞疏幹食之封。媿集榮先，奬浮願表。上《中經》之簿，莫接於清班，出內史之方，何勝於渥訓。

仰被燭幽之詔，未知論報之階。臨啓徘徊，言因謝進。

《**歸田錄**》**卷二**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作「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恐改之，乃肯書名。

《**宋史**》**卷二九一**《**李若谷傳**》**附**《**李淑傳**》 初，宋郊有學行，淑恐其先用，因密言曰：「『宋』，國姓，而『郊』者交，非善應也。」【略】其傾側險陂類此。

作品本事

《**湘山野錄**》**卷上** 宋鄭公庠省試《良玉不琢賦》，號爲擅場。時大宗胥內翰偃考之酷愛，必謂非二宋不能作之，奈何重疊押韻，一韻有「瑰奇擅名」及「而無刻畫之名」之句，深惜之，密與自改「擅名」爲「擅聲」。後埒之於第一。殆發試卷，果鄭公也。

《**玉壺清話**》**卷八** 景祐元年，張唐卿牓賜恩澤、出身、章服等制誥詞略云：「青衿就學，白首空歸。屢陳鄉老之書，不預賢能之選。靡負激昂而自勵，止期華皓以見收。」仁宗怒曰：「後世得不貽其子孫之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別進云：「久淪巖穴，夙蘊經綸。鶯遷未出於喬林，鶚薦屢光於鄉校。縱轡誠虧於遠到，博風勉屈於卑飛。」上頗悅。

《**東原錄**》 宋丞相舊名郊，第一人及第，或以名譖之，即更名庠。時葉道卿猶外補，寓書戲問曰：「某當年狀元名郊，今名庠，何許人也？」宋公因以詩答曰：「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時以謂劉向改名一事古今未嘗用，似留與公序也。

《**麈史**》**卷下** 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鵓鴿，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張齊賢相謫守郡日，作古詩二篇。元憲宋郊詩曰：「鳥解佛經言。」予少時聞之，近時罕聞矣，豈夫造物亦有時耶。

又 元憲既參大政，朝廷無事，廟堂之上日閱文史。今觀《紀年通譜》、《楊文公談苑》等序及《繹山碑》跋尾，亦知其略矣。元憲雍雍然有德之君子，後既登用，天下承平日久，尤務清淨，無所作爲，有爲者病之。後爲人言排詆，出知河南，改許及河陽，歸京判都省。久之，卒於私第。公嘗自謂時賢多以不

才誚我，因爲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才。虛舟人莫怒，疑虎石曾開。蛟負愁山重，葵傾喜日來。欲將嘲強解，眞意轉悠哉。」

《**臨漢隱居詩話**》 有武士方圭好作惡詩，極有可笑者，有《旁見集》行於世，多爲士大夫之口實。慶曆初，宋丞相庠守揚州，會圭經過赴會，至于席上談詩，嘲哳可厭。宋公厭之，因顧望野外有牛繫樹下，牛拽樹將折，宋公謂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樹。」恢已曉公意，應聲對曰：「怪鳥啼春不避人。」公大笑，圭亦慚怒。

《**能改齋漫錄**》**卷八** 前輩稱宋莒公賦《落花》詩，其警句有「漢皋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之句，蓋本於唐張泌《惜花》詩：「看多記得傷心事，金谷樓前委地時。」

又卷一四 宋莒公殿試《德車結旌賦》，第二韻當押結字，偶忘之。考試官奏過，得旨，因得在數，以魁天下。其後謝主文啓云：「掀天波浪之中，舟人忘檝；動地鼓鼙之下，戰士遺弓。」蓋叙此也。故今《三元衡鑑賦》載此賦無結字。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六** 《西清詩話》云：「宋俱爲晏元獻殊門下士，兄弟雖甚貴顯，爲文必手鈔寄公，懇求彫潤。嘗見景文寄公書曰：『莒公兄赴鎭圃田，同游西池，作詩云：「長楊獵罷寒熊吼，太一波閑瑞鶴飛。」語意精絕，因作一聯云：「白雪久殘梁複道，黃頭閑守漢樓舡。」』仍注「空」字於「閑」之旁，批云：「二字未定，更望指示。」晏公書其尾曰：「『空』優於『閑』，且見雖有舡不御之意，又字好語健。」蓋前輩務求博約，情實純至，蓋如此也。

又卷四二 《蔡寬夫詩話》云：學士院舊與宣徽院相鄰，今門下後省，乃其故地。玉堂兩壁，有巨然畫山，董羽水。宋宣獻公爲學士時，燕穆之復爲六幅山水屏寄之，遂置於中間。宣獻詩所謂「憶昔唐家扃禁地，粉壁曲龍聞曩記，承明意象今頓還，永與鑾坡爲故事」是也。

《**困學紀聞**》**卷一八** 陸魯望《雜諷》云「紅蠶緣枯桑」，「童麋來觸犀」，「歌鵝慘於冰」，「赤舌可燒城」，皆用《太玄》語。【略】宋元憲詩「帳犀森別校」、「犀株衛帳幷兒勇」，景文詩「合宴傳飧帳繞犀」，皆用此。

又 宋元憲詩：「軒野龍催馭，堯宮鶴厭寒。」劉敬叔《異苑》：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

著錄

宋庠《緹巾集記》 余幼學爲文，【略】未嘗綴緝，叢章墜稿，亡逸頗多。一日，忽得新舊詩十餘卷于几案間，乃小兒充國等所次，覽之，不覺掩口胡盧而笑，謂之曰：「此燕石也，與瓦甓無異，雖緹巾什襲，庸足寶乎？」命亟去之。兒曹懇祈留于舍中，弗廣布也。因取持槖近侍、出入藩輔至守鄭日所賦，姑爲限斷，兼以志擁旄之歲云。凡五百餘首，勒成十二卷，命曰《緹巾集》。

王珪《宋元憲公神道碑銘》 所著書有《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國語補音》三卷、《紀年通譜》十二卷，又文集合四十卷。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宋元憲公集》五卷、《緹巾集》十二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宋元憲集》四十四卷（一作《緹巾集》二十卷）。【略】遺命子孫不得以其文集流傳。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操縵集》、《緹巾集》。

陳之強《刊元憲景文集序》 然宋公之典型雖在，而文集不傳于鄉郡，謂之闕典可也。寓公李令尹之家，舊有繕本，太守、今都運王公允初昔爲通守，每與之強言，欲借而刊之，未能。逮持節京西，于其行，以帑藏之餘幾千緡，屬之強與之鋟本，以廣其傳，又分數冊以往，將以速其就也。然考之二集，既富且贍，其言八十餘萬。工以字計，爲錢幾四百萬，米以石計，百有二十，他費不預焉。之強懼其難成，而白之今太守陳公芾。公一聞之，欣然謂之強曰：「是亦予志也。郡當瘡痍之後，雖賑恤施予，日不暇給，然亦當輟他費以成之。」二公政事文章，兩極其至，故能于倥偬艱難之際，而爲粉飾治具之舉，其與蓄財而不知予，妄費而不知用者，豈不大有逕庭耶？之強深有感焉，因其成也，書之篇首，以告來者。【略】嘉定二祀三月上澣，郡文學陳之強序。

《**讀書附志**》**卷下** 《緹巾集》二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宋元憲集》四十四卷，丞相鄭國元憲公安陸宋庠公序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宋元憲集》四十四卷（一作《緹巾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宋郊文集》四十四卷。

又　宋庠《緹巾集》十二卷、《操縵集》六卷、《連珠》一卷。

又卷二八四《宋庠傳》　善正訛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爲十二卷。《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別集》四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宋元憲公文集》，一部十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宋元憲公文集》十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宋庠集》四十四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宋元憲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宋元憲集》四十卷，永樂大典本，宋宋庠撰。史稱庠所著有《國語補音》三卷、《紀年通譜》十二卷、《別集》四十卷、《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今惟《國語補音》有傳本，已著錄，餘書與文集并佚。國朝厲鶚編《宋詩紀事》，僅採掇《西清詩話》、《侯鯖錄》、《合璧事類》、《揚州府志》所載，得詩八首，則海內絕無其本已三四百年矣。《永樂大典》修於明初，距宋末僅百餘年，舊刻猶存，故得以採錄。而庠文章淹雅，可取者多，故所載特爲繁富。今以類排比，仍可得四十卷，疑當時全部收入也。

藝　文

張方平《故相贈侍中廣平公挽辭三首》　風采來塵外，才名入洛初。清言還正始，雅度合冲虛。玉氣千尋直，金精百鍊餘。雍容到巖廟，一世共華胥。

不與椿齡遠，先傷棣萼零。宸章懷舊德，惠節入新銘。後世推名教，當朝重典型。東維跨箕尾，一化本同靈。　謨明餘論在，記博近書傳。得謝三司重，歸休五福全。國門迴鹵簿，嵩麓望松阡。天下中庸法，寧惟伯始賢。

文彥博《故相國元憲宋公挽詞》（選二）　天聖收群彥，惟公獨出群。兩朝推舊德，一代仰高文。得位才康世，逢時道佐君。云胡天不憖，撫几悼勳勤。

名遂營身退，高風近古稀。台司脫屣去，空土掛冠歸。仁壽宜難老，朝陽歎易晞。宸篇學丘禱，恩耀賁泉扉。

韓琦《太尉侍中宋公挽辭三首》（選一）　科等魁髦彥，文章壓縉紳。大權更將相，優寵極人臣。還事至一品，享年踰七旬。請看今與昔，誰可望公鄰。

劉攽《挽宋司空丞相二首》（選一）　斗樞齊七政，鼎鉉象三公。文武兼人際，安危注意同。規隨餘故事，止足暢高風。他日雲臺畫，依然想寶融。

司馬光《宋相國挽辭二首》　仁聖初承緒，敷天籲儁賢。得人茲最盛，射策獨居先。禁省英聲遠，巖廊至化宣。辭榮還故第，三事究高年。　邦光華袞褧，家寶素書陳。東閣簪裾散，西芒宅兆新。泉臺無復曉，柏逕不知春。獨有高文在，芬芳繼古人。

韓維《宋元（獻）〔憲〕公挽辭三首》　先帝英雄彀，司空第一人。文章通日域，聲價重天倫。典策歸鴻筆，謀猷轉大均。欲知全盛美，華袞就安輪。　儉是終身事，書無釋手時。掐膺誰戒妾，易簀自呼兒。冠劍平生象，簫笳一品儀。

邦人知所法，宸篆表忠規。　昔侍從容論，猶能記緒餘。精深義山句，妙絕漆園書。顧鈍嘗加礪，憐枯每借噓。霜風國西路，揮涕灑靈車。

尹　源

論　述

歐陽修《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常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修在餞中，率然曰：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嘗辱君之道義切劘爲最深，是以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既友慕欽揖之不暇，顧豈有遺忽乏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止也，於詁訓既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揚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既長，見廟筮賓而加元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字如此之甚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

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邾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以爲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宋史》卷四四二《尹源傳》　少博學彊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議論明辨，果於有爲。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即過人。【略】嘗作《唐說》及《叙兵》十篇上之，【略】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不悅其言，第其文下。

傳記

歐陽修《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榷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澗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有韞於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隆平集**》卷一五《**尹源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四《**尹源傳**》（存目）
《**宋史**》卷四四二《**尹源傳**》（存目）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二尹集》。
《**讀書附志**》卷下　《河內先生文集》六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尹子漸集》六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尹源集》六卷，又《幕中集》十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尹源集》六卷。

藝文

蘇舜欽《尹子漸哀辭并序》　予昨得罪，子漸數相過，感慰激切，恐予重得罪於朝廷也。其意結括避愼，非昔時子漸也。與之劇飲，則必作《薤露》長歌，舉音淒斷，坐中不忍聞。已而又有厭苦世故之說。予謂死者人之所惡，子何樂焉？對曰：「吾未嘗死，安知死之不樂也？生理局促，不足樂見之矣。」既別，才百餘日，子漸化去，豈其魄兆歟。予始聞之，怛然震起，爲出涕，徐又追其緒言，作哀辭以寄執紼者：漂流江湖外，負罪氣慘悽。況聞故人死，驚呼不成啼。當案舍匕箸，緬懷大河西。箴言尙在耳，鏗若環珮隨。志氣凜已失，神魂飄何之。昔云死者樂，復以生爲悲。予知達士懷，將以二物齊。今也果何如，無乃往意迷。荆棘飽雨露，叢蘭委污泥。紫鸞忽腸絕，永年賦狐狸。天理滓難問，我意多乖睽。哀吟蒼山闊，注目白日低。不得慟寢門，雪涕江上隄。

梅堯臣《哭尹子漸（其弟師魯守潞）》 故人河內守，昨日報已亡。同氣泣上黨，悲風生太行。曩爲衆所惜，今復人共傷。阮籍本眞率，感慨壽不長。

歐陽修《祭尹子漸文》 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人自鎭陽至懷州，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嗚呼！天於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夭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己而推天？禍福吉凶，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尙饗！

趙槩

傳記

王珪《康靖趙公墓誌銘》 公諱槩，字叔平，姓趙氏，宋虞城人。其先自造父受封，歷春秋以來，蓋不絕世。其自河北徙而爲虞城之趙，七世乃弗顯。至公，始大顯於時。公少而孤，力學有文行，爲交游所器重。戚綸、黃宗旦皆一時聞人，謂公他日必決殊科。天聖五年，遂第三人及第，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初，黃宗旦嘗作序，名公「𥨊」。其後夢神人持名簿，視其上有金書「趙槩」字，遂更今名。後又夢通判汝州，既釋褐，乃得海州，蓋篆文「汝」與「海」相近。及代還，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公昔游學淮楚間，嘗依知漣水軍鄧餘慶館下。餘慶受賕狼籍，公度其必敗，亟謝去。未幾，餘慶遂坐法流遠方。至是，公得知漣水軍，故人葺公舊館，爲豹隱堂，朝賢自兩禁而下凡三十餘人，皆賦詩刻於石。徙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嘗奏事殿中，上令中貴人傳宣中書，改直集賢院，宰相格不下。知洪州，【略】累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知青州，遂改直集賢院，坐失舉張誥奪官停。宰相念公貧不能自給，起監密州酒稅，徙楚州糧料院。上祠南郊，還其官職如故，徙知滁州。【略】召修起居注、知宗正寺、同修玉牒。久之，除歐陽修同修注，朝廷遂欲驟用修，而議未決。公聞，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略】。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因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而不得出，幾不能自容。公自以明年當知舉，義不可辭，乃復求外便親，得知蘇州，遷刑部郎中。踰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皇祐三年，館伴契丹乏使，遂報聘契丹，席上請賦《信誓如山河》詩，公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勸公飲，以素摺疊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自置袖中。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乃上言：「天下承平日久，中外狃於媮薄，宜有以懲艾之。」上爲降《戒敕百官詔》。爲樞密副使，又以爲參知政事。【略】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既又遷吏部侍郎。今上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即以老求去位，數上不許。間復請，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尙書、知徐州。其請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後十五年，元豐六年正月十五日，薨於永安坊里第，年八十六。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戒子孫，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葬虞城縣天巡鄉。公爲人閎厚端靜，約己而愛人，平居喜慍未嘗形於色。聞人善若自得，其有所未至，亦將勉使及之。雖在事寡於言，然陰以濟物不爲少。【略】方歐陽修躐公爲知制誥，人皆爲歎然。及修坐事起詔獄，其勢顧可憚，公獨立上前。後修亦以老歸潁州，公自睢陽嘗往見之。時端明殿學士呂公著知潁州，三人者屢置酒高會，有獻酬之曲流於樂府。晚愛錢塘湖山之秀，往遊之終歲而歸。【略】嘗集古今諫爭事，上《諫林》百二十卷。詔答曰：「士大夫得謝而去者，率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朕忽得所奏書，因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其置諸坐隅，閒用究觀，蓋有取焉。」公所著有《應制集》三十卷、別集五十卷，及《集注老子》、《續注維摩經》。【略】予從公游舊矣，迹公終身之所行，豈《詩》所謂豈弟君子者歟？前七年，公嘗以書遺予求銘誌墓中。是時，公健尙如少時。予報曰：「生死安可期？未必不及以爲託也。」公薨，其子元緒念公言而屬予銘，可不銘？銘曰：造父受封，厥世蓋遠。虞城之趙，實始公

顯。其顯維何？神告金符。名發湯湯，顯孰公如？乃歷高華，君子豈弟。作德不絿，神所勞矣。公建大事，笑言怡怡。緊公所受，兩朝之遺。既茂爾功，公則弗居。七十之年，禮安敢踰？公之乞身，屢卻復至，終蘄以歸，天下鮮儷。大祠郊宮，帝曰汝來。公卒不能，夫豈不懷！公既壽考，寵祿亦隆。維始維終，德音無窮。誰謂人遐？尚有遺戒。子孫保之，百世是賴。

蘇軾《趙康靖公神道碑》（存目）

《東都事略》卷七一《趙槩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八《趙槩傳》（存目）

紀事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三 《蔡寬夫詩話》云：文忠與趙康靖公槩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逾月，日於汝陰縱游而後返。【略】文忠嘗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酹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爲從容。」因榜其游從之地爲「會老堂」。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五 趙叔平罷參政，致政居睢陽，歐陽永叔罷參政，致政居汝陰。叔平一日乘安輿來訪永叔，時呂晦叔以金華學士知潁州，啓宴以召二公。於是歐公自爲優人致語及口號，高誼清才，縉紳以爲美談。

又卷六三引《倦遊雜錄》 參政趙侍郎宅，在東京麗景門內。後致政，歸睢陽舊第，宋門之宅，更以爲客邸。而材植雄壯，非邸可比，時謂之「無比店」。

藝文

趙抃《次韻林希喜趙少師槩遊杭》 維嶽生台輔，於時正典刑。我嘗同政府，公早謝明廷。官貴躋三少，身閒越八齡。所難惟壽算，豈易是康寧。求舊心猶壯，尋幽足未停。宋都俄暫別，吳語喜重聽。宗契今逾厚，交情久可銘。擲辭工詠物，吐屑妙談經。嵐色迎紅旆，湖光動綵舲。游名多寫壁，燕席旋張屏。忽遇瀛洲客，新辭使者星。承恩來玉陛，涖事傍沙汀。厭賞塵中景，思登野外亭。愛忘嘉意重，溢美雅章形。叙遠才超絕，搜奇思杳冥。道山寧久去，歸路入雲青。

雜錄

《蘆浦筆記》卷八 《至和拜相制》【略】。右制書，至和元年中秋日下，趙槩視草。公之玄孫石城尉德循寶藏之。周益公嘗書其後云：「制詞與今《實錄》所載不同，多爲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內融，敏識先覺』八字。此殆後世公議，非一時褒語也。」又云：「制當用綾紙十八幅，今十二幅之下脫兩幅。」因併錄之。

王洙

論述

范仲淹《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臣竊見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新差知徐州王洙，文詞精贍，學術通博，國朝典故，無不練達，搢紳之中，未見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鎬方之，不甚過也。臣在中書日，洙曾求知越州，時章得象以下并言朝廷每有典禮之疑，則問此人，必見本末，豈當許就外任，遂不行所請。尋以撰成《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蒙恩進直龍圖閣，依舊天章閣侍講，仍賜金紫，以旌稽古之能也。後以赴進奏院宴會，乃在京諸司常例，得從一日之休，徒以橫議中傷，例謫居外，三經赦宥，未蒙召還，恐非聖朝棄瑕采善之意。臣近見此人來知襄州，復能精勤政治，庶務修舉，清簡和恕，吏民樂康，乃知其才內外可用。自任工部員外郎已及六考，不求磨勘，直

龍圖閣亦又四年，未曾遷改。伏望聖慈不以人之小累而廢其大善，如朝廷采鴻儒碩學，以備詢訪，則斯人之選，爲中外所服。況有懿文，可以發明議論，潤色訓謨。欲乞特賜召還，儀表臺閣。

胡宿《王洙可守本官充史館修撰制》 以爾經術深明，才辭典茂。居邇英勸講之近，參東觀討論之勤。博洽多通，精明適用。實膺詔書之舉，通覽奏篇之登。叙次有條，勒成得法。有煥緝熙之美，用嘉刊述之勞。即太史之書筵，正開元之撰職。仍侍朕講，往踐乃司。

傳記

歐陽修《王公墓誌銘》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指物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爲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爲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召舉經術士爲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爲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以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略】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法。著《易傳》十篇，其他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爲政，敏而有方。【略】公，應天宋城人也。【略】銘曰：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於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於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於家，詵詵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諮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於茲歸藏，刻銘不朽。

《**隆平集**》卷一四《**王洙傳**》（存目）

《**宋史**》卷二九四《**王洙傳**》（存目）

紀事

《王氏談錄》 蔡文忠守南都，公（王洙）時爲書院說書。【略】蔡公既去，而宋公（綬）來，其所以遇之尤加。每公事退，開閣邀公，日以爲常，相對但持書冊議論而已。宋公入朝，公亦入上庠，又陪佐史局，無一日異於初。宋公薨，公爲之議謚，撰著行狀，象篆勒銘。諸宋以服帶緡錢遺公，公不發封，悉還之。李邯鄲公戲簡公曰：「可惜筆端得來，竟被車兒推去。」

又 公言舊嘗得句云：「槐杪青蟲縋夕陽。」因思昔人似未曾道。後閱杜少陵詩，有云「青蟲懸就日」，尤歎其才思無所不周也。

又 耀州三寅人狄國寅，自云仁傑之後，有告身數通，及代宗時御史中丞狄歸昌請復御膳表，具攜以示公，仍請詩云：「每讀梁公傳，青編日屢開。神交慕英烈，目喜見雲來。一命頒朝祿，連章薦楚材。凡升黃綬秩，世代乃身媒。」國寅向以龍圖閣直學士狄棐論得官。

范仲淹《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臣竊見賀州富川縣主簿、充應天府書院說書王洙，于天聖二年御前進士及第，素負文藻，深明經義，在彼講說，已滿三年。伏望聖慈特與除授當州職事官兼州學講說。

《中山詩話》 刁景純有見無類，必往復，歸每至三鼓。宋祁判館，集僚

屬，而刁或連日不赴，因邀而譙讓之。王原叔戲改杜《贈鄭廣文》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驀地趁朝歸，便遭官長罵。」

著錄

《隆平集》卷一四《王洙傳》　所著傳十卷，雜文千有餘篇。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洙《昌元集》十卷。

藝文

蘇舜欽《過濠梁別王原叔》　交道今莫言，難以古義責。錙銖較利害，便有太行隔。余生惟闊疏，逢人出胸臆。一旦觸駭機，所向盡戈戟。平生交游面，化爲虎狼額。謗氣慘烈烈，中之若病疫。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既出芸香署，又下金華席。摧辱實難任，官名必非惜。罪始職于予，時情未當隙。今來濠州涯，日夜自羞惕。高風激頹波，相遇過平昔。白璧露肺肝，晴雲見顏色。乃知天壤間，自有道義伯。明日又告行，嗟嗟四海窄。

蔡襄《祭王侍讀文》　謹以清酌之奠，祭於侍讀原叔八丈之靈。惟靈學通貫變，文紹高古。華林勸導，獻明帝所。禁密顧問，闕職斯補。善與物同，世罔有拒。當其議論，乃心自處。智力未究，墜於夷路。孰不永年，公何嗇而不與？孰不持秉，公何後而不舉？念哲人之遐躅，豈外累之足數。信問來門，官推守土。悵天涯之弔酹，異西軒之笑語。曷書牘之具存，終已焉其無睹。巖巖商丘，新阡其下。一奠伸哀，幽懷莫叙。

孫抗

余靖《孫工部詩集序》　某屏居嶺服，北來交問殆絕，和叔繼以三編見寄，自華原通守至廬陵典城七八年間，凡得千首。觀其勵精篇翰，託情諷諭，目之所經，迹之所接，一事一物，亡虛聞覽。其間藩輔大臣之美績，道義良朋之榮問，泉石四時之嘉景，關河四方之行役，有美必宣，無憤不寫。雖語存聲律，而意深作用，固當遠敵曹、劉，高揖顏、謝，兼沈、宋之新律，跨李、杜之老詞，其他靡曼之作，不足方也。且其取譬引類，發於胸臆，不從經史之所牽，不爲文字之所局，如良工飭材，手習規矩，但見方圓成器，不覩斧斤之迹，於詩其深矣乎！世謂詩人必經窮愁，乃能抉造化之幽蘊，寫悽辛之景象。蓋以其孤憤鬱結，觸懷成感，其言必精，於理必詣也。和叔自關中用兵時，即佐華原，預聞邊事，以材召入御史府。屬莫徭作梗於湖湘，奉詔安集，遇讒失職，守景陵，再謫倅漢陰，數年，徙沔上軍壁，乃得剖符廬陵。其綿歷周旋萬里間，邊風塞草，隴雲江月，凄切羈孤，無不經涉，其爲窮亦久矣。今天子憂懃求治，四海無波，羌戎伏順，祥應臻集。既已修孝治、祀明堂矣，方將升中岱宗，告成天地，而寤寐英傑，討論儀矩。和叔當於此時扈從法駕，褒贊帝功，紀朱草、赤鴈之瑞，賦《我將》、《時邁》之什，歌於圜壇，薦於太室，與吉甫清風之頌相照千古，乃詩之用也，豈獨窮愁稱工而已哉！

王安石《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敕。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水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

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闊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

宋祁《孫抗寺丞宰晉陵》 舊筆刑丹燥，新辭苑雪妍。一名遲上月，再擊始垂天。鷁首凌波穩，鳧翁賜綬鮮。邑歌豐暇日，擿句暮爭傳。

余靖《祭孫工部文》 惟靈黟山之英，生爲俊明。學探聖域，詩合雅聲。再以科進，列於王庭。多冠霜簡，凜凜持平。繡衣朱旆，未足於外。二易江城，直道無悔。粵惟前載，寇攻南海。烽火飛騰，嶺隅震駭。君乘使車，聞急驚呼。不俟王命，遽發銅符。救兵先集，圍城不孤。番禺無虞，惟君之輸。帝曰汝材，將漕來此。盜據邊關，旁無儲峙。元戎秉鉞，貔貅千里。餉餽不續，許之以死。君運心計，委粟流錢。士免饑色，凱歌以旋。幕府第勞，郎曹再遷。當享遐福，胡不永年？嗚呼哀哉！君於場屋，名出輩流。作掾南昌，始與君游。柔圓易安，剛方多滯。假守廬陵，朱輪相繼。生叨郡寄，君領監司。再任相逢，哀樂是隨。君哭吾父，我哭君身。嗟嗟世人，糾纏相因。聊陳薄奠，以告營魂。茫茫九泉，孰聽斯言？

孫甫

論述

胡宿《孫甫可起居舍人制》 具官某，學精識遠，才美行方，辯論有餘，介特不撓。擢在延閣，任之諫垣。鯁議讜言，未嘗吐茹，清規直質，不見緇磷。屢易守符，再典漕事，風政彌舉，器望益嘉。差用久勞，稍遷右史。尚倚將輸之舊，就虔褒擢之恩。

曾鞏《孫公行狀》 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略】所著《唐史記》七十五篇，以謂己之學治亂得失之說具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

《東都事略》卷六四《孫甫傳》 甫性勁果，美談論。

《澗泉日記》卷中 《唐論》有才術，《唐鑑》有學術。《論》所及者廣，可以開明于臣下，《鑑》所陳者正，可以聳動于人主。之翰，史才也，醇甫，學者耳。

《丹鉛餘錄》卷五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即位，未踰年而改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愼謂前若書景龍四年正月至五月，自五月後止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噫，凜凜乎《春秋》之筆也。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于世，惜哉。

傳記

歐陽修《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

公爲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祕閣校理。【略】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略】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辨，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略】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略】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於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於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略】銘曰：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仁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曾鞏《孫公行狀》（存目）

《隆平集》卷一四《孫甫傳》（存目）

呂南公《孫甫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四《孫甫傳》（存目）

《宋史》卷二九五《孫甫傳》（存目）

紀事

司馬光《書孫之翰唐史記後》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嘗別緘其藁於笥，必盥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急，佗財貨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修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驛遽往，不暇挈以俱。既行，於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於今，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姚崇、宋璟論以諭之，況佗人，固不得見也。元豐二年，察自陽翟來洛陽，以其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於是書。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是書遂散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書，固願見而未之得，得之驚喜，曰：「子之貺我，兼金不如，顧無以爲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於天下，使公之志業煒煌於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

藝文

范仲淹《依韻和安陸孫司諫(甫)見寄》 穰下故都今善蕃，沃衍千里多豐年。孫公頃以清淨化，我來代之慚二天。人物高傳卧龍里，神仙近接弄珠川。漢光舊烈山河在，徘徊弔古良依然。二十八將固不朽，風雲一代皆忠賢。我亦明時得君者，出處十載功不前。尚得州麾養衰疾，優游豈減居林泉。因逢故人作宴喜，琴樽風月夕不眠。之翰詩來若金石，重於我輩何其偏。相其直道了無悔，寧爭蠖屈與鵬騫。

曾鞏《寄孫之翰》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孰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瀉崑崙渠。誰爲胸中斡太極，元氣浩浩隨卷舒。昔來諫官對天子，何穢不欲親芟鋤。不容乃獨見磊落，出走並海飄長裾。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太虛。親如國忠眼不顧，舊若張禹手所除。歸來已絕褒貶筆，進用祇調敖倉儲。合持詩書白虎論，更護日月金華居。萬世根深固社稷，百年舊叟休田閭。素識孤生愛茅屋，久將老母求山砠。秋歸願事九江穫，夜出未倦安豐漁。孔明苟欲性命遂，孟子豈病王公疏。塵埃未得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賈昌朝

論述

《隆平集》卷五《賈昌朝傳》 昌朝博學善議論，爲一代名臣。

《論邊事》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賈昌朝《論邊事》，言太祖得御將之道，及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人所共知，其言削方鎮兵權太甚之弊，則人所不知，雖有知者，亦不敢言也。言訓營卒，謂：「令諸軍毋食肉衣帛，營門有鬻酒肴則逐去，士卒有服繒帛則笞之。」自古用士得死力，未有不先使之溫衣飽食者。如後世養兵，衣食不足，怨嗟憤鬱，何以效命？恐此當別論也。昌朝作相當范、韓興廢之時，而朋黨傾壞，皆其力焉，至於事業，則未聞能踐此言，何也？

《木蘭花令》（都城水綠嬉游處）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黃昇評：平生惟賦此一詞，極有風味。

傳記

王安石《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再拜稽首以聞，曰：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略】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爲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爲賢己。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爲善，而公由此顯矣。【略】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略】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敕遷兩府官，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略】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爲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略】四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仁宗問《易》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爲戒，手詔褒答，以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略】。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略】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

五千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群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略】賈氏自誼及耽，傅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祿光大，始終褒榮，君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於皇仁宗，時宋之隆。奠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群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於殿中，登闡沈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絿。乃丞御史，督制庶尤。膏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鬯，具獻膚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斲石墓旁。

王珪《賈昌朝墓誌銘》（存目）

《隆平集》卷五《賈昌朝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五《賈昌朝傳》（存目）

《宋史》卷二八五《賈昌朝傳》（存目）

紀事

《宰輔編年錄》卷五《賈昌朝樞密使制》 具官賈昌朝學適今古，識際天人。以道化輔邦常，以經術爲己任。階符之煥，嘗正台司，宮鑰之嚴，久煩留事。屬前箸之虛席，宜介圭之奉朝。改鎮襄陽，兼榮常伯。褒功賦戶，式示嘉休。於戲！王事至微，自運神樞之化，兵家尚密，宜深禁幄之思。益懋遠猷，當服徽寵。

《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樸實，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又：「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爲格言。

《石林詩話》卷上 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溱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爲佳處。初爲本州民所有，文潞公爲守，買得之。潞公自許移鎮北門，而文元爲代。一日，挈家往遊，題詩壁間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溱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卻將清景付閒人。」遂走使持詩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即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師後，亦不復再至，園今荒廢，竹亦殘毀過半矣。

藝文

王安石《文元賈公挽辭二首》 功名烜赫在三朝，經術從容輔漢條。儒服早紆丞相紱，戎冠再插侍中貂。開倉六塔流人復，出甲甘陵叛黨銷。東第祇今空畫像，當時於此識風標。 銘旌蕭颯九秋風，薤露悲歌落月中。華屋幾人思賈傅，佳城今日閉滕公。名垂竹帛書勳在，神寄丹青審象同。天上貂蟬曾夢賜，歸魂應佩紫陽宮。

宋祁

論述

綜論

胡宿《宋祁可依前右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制》 以爾學通今古，文擅宗師，識可貫于動微，才足經于治本。曩代言于掖省，復定草于禁林。盤誥之風，炳于三代，訓辭之體，厚厥二京。歷近輔以政成，睠邇英之籍舊。疇咨勸講，召復近嚴。屬撰次之缺員，冀選掄之任職。絕踰雋碩，參寄編摩。制度文章，用煥一時之美，才流職業，更增二惠之華。有若世官，實惟家學。尚倚敷經之善，勿忘書法之良。

《宋景文筆記》卷上 余少爲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賦，未始有志立名於當世也，願計粟米養親紹家閥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

公，公奇之，以爲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歟。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士劉公歎所試辭賦，大稱之朝，以爲諸生冠。吾始重自淬礪，力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爲是。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視五十以前所爲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五經皆不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

又　余於爲文似蘧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天稟余才，纔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於當時則綽綽矣。

又　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叟喜曰：「公之文進矣，僕之爲詩亦然。」

《**隆平集**》**卷五《宋庠傳》附《宋祁傳》**　（祁）非特文章有見於世，其守邊議兵，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唐庚《宋景文集序》　仁廟初，號人物全盛時，而尚書與其兄鄭公，以文章擅名天下。其後鄭公作宰相，以事業顯于時，而尚書獨不至大用，徘徊掖垣十數年間，故其文時多奇特。兄弟于字學至深，故其文多奇字，讀者往往不識。其將歿世，又命其子愼無刊類文集，故甚秘而不傳于世。元符二年，其子衰臣爲利路轉運判官，予典獄益昌，始得尚書所爲文，讀之粲然，東坡所謂「字字照縑素」，詎不信哉！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祁）以文章擅名一時，終不至大用，衆頗惜之。【略】通小學，故其文多奇字。蘇子瞻嘗謂其淵源皆有考，奇嶮或難句，世以爲知言。

《**曲洧舊聞**》**卷九**　方古文未行時，雖小簡亦多用四六。而世所傳宋景文公《刀筆集》，雖平文而務爲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世蓋未之見。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　前輩未嘗敢自夸大。宋景文公嘗謂：「予於爲文，似蘧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道乎。」又曰：「予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曰：「公之文進矣，僕之爲詩亦然。」故公晚年修《唐書》，始悟文章之難，且歎曰：「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後成。」南城李泰伯叙其文，亦曰：「天將壽我乎，所爲固未足也。」類皆不自滿如此，故其文卓然自成一家。善乎歐陽公之言曰：「著述須待老，積勤宜少時。」豈公亦有所悔耶？

周必大《跋宋景文公墨蹟》　柳子厚作司馬刺史，詞章殆極其妙，後世益信「窮人詩乃工」之說。常山景文公出藩入從，終身榮路，而述懷感事之作徑逼子厚。《贈楊憑》等詩，自非機杼既殊，經緯又至，安能底此？殆未可以窮達論也。

又《題宋景文公家書》　前輩謂文章當如作家書。今觀景文公家書皆成文章，是固一理也。

又《跋待制晚寧軒自適詩》　惟本朝承五季之後，詩人猶有唐末之遺風。迨楊文公、錢文僖、劉中山諸賢繼出，一變而爲崑體。末幾宋元憲、景文公兄弟又以學問文章別成一家，藻麗而歸之雅正，學者宗之，號爲「二宋」。公蓋元憲曾孫，字景晉，名載詩序中。東坡先生詩云：「吾觀二宋文，字字照縑素。淵源皆有考，奇險或難句。後來邈無繼，嗣子其殆庶。」此六語者，今可復施之公。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先生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瀧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

樓鑰《答蔡君更生論文書》　唐三百年，文章三變而後定，以其歸於平也。而柳子厚之稱韓文公，乃曰文益奇，文公亦自謂怪怪奇奇。二公豈不知此，蓋在流俗中以爲奇，而其實則文之正體也。宋景文公知之矣，謂其粹然一出於正。至其所自爲文，往往奇澀難讀。豈平者難爲工，奇者易以動，文人氣習終未免耶？

俞德鄰《輯聞》　宋景文公常言爲文之要：「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字不貴怪而貴奇。」善夫！

《**雲谷雜記**》**卷二**　論者多咎《新唐書》不載詔令，殊不知前輩自有意見。宋景文公《摘碎》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予修《唐史》，未嘗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于傳者，惟舍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冊，

如以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鼓聲，非所施云。」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祁），庠弟也。自布衣名動場屋，號二宋。天聖二年同登第，祁本首唱，章獻謂弟不可以先兄，以爲第十人，而庠遂魁天下。兄弟後皆貴顯。景文《筆記》：「余於爲文似蘧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景文未第時，爲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余最好《大誥》。」故景文爲文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宋史》卷二八四《宋庠傳》附《宋祁傳》 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云。

《戴酒園詩話·二宋》 小宋鏤刻似遜于兄，韻度殊勝。守成都，《春宴北園》曰：「天意歇餘芳，人間日始長。落花風觀閣，睡鴨雨池塘。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觴。春歸無所預，羈客自迴腸。」（黃白山評：「春時豈可用持螯事？」）《十日宴江瀆亭》曰：「節去歡猶在，賓來賞更延。悠揚初短日，淒緊乍寒天。霽沼元非漲，秋花自少妍。蟻留新獻酎，蕙續不殘煙。戲鰋衝餘藻，游龜避折蓮。流芳眞可惜，從此遂凋年。」不惟善狀景候，兼有唐人音節。又《寒食假中》曰：「草色引開盤馬地，簫聲吹暖賣餳天。」亦甚肖汴京風物。《遭劾出知亳州》曰：「歌管嘈嘈月露前，且將身世付酡然。漫誇鼷鼠機頭箭，不識醯鷄甕外天。青史有人譏巧宦，黃金無術治流年。君看醉趣兼醒趣，始覺靈均更可憐。」雖學崑體，亦加排宕矣。又《出守還拜承旨》曰：「傷禽縱奮愁瘡重，廐馬雖還笑齒長。」尤善寫牢騷之況。

《帶經堂詩話》卷一 余觀宋景文詩，雖所傳篇什不多，殆無一字無來歷。明諸大家用功之深如此者絕少，宋人詩何可輕議耶？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李端叔曰：宋景文以餘力游戲〔爲詞〕，而風流閑雅，超出意表。有《出麈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宋景文集》六十二卷《補遺》二卷附錄一卷【略】。晁公武《讀書志》謂祁詩文多奇字，證以蘇軾詩「淵源皆有考，奇險或難句」之語，以今觀之，殆以祁撰《唐書》彫琢劖削，務爲艱澀，故有是言，實則所著詩文博奧典雅，具有唐以前格律，殘膏賸馥，沾匄靡窮，未可盡以詰屈斥也。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祁自言年至六十，見少時所作，皆欲燒棄。然考祁《筆記》嘗云：年二十五即見奇於宰相夏公，試禮部又見稱於龍圖劉公，蓋少作未嘗不工，特晚歲彌爲進境耳。至於舉陸機之「謝華啓秀」、韓愈之「陳言務去」以爲爲文之要，則其生平得力，具可想見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宋）祁撰《唐書》，務爲艱澀，又刪除駢體，一字不登。其詩文乃博麗典雅，追唐人之格律，無所謂奇險難句者。

《石洲詩話》卷三 宋莒公兄弟，并出晏元獻之門，其詩格亦復相類，皆去楊、劉諸公不遠。（漁洋云：「宋景文近體，無一字無來歷，而對仗精確，非讀萬卷者不能。」查初白云：「楊大年、宋子京輩，務爲艱澀隱僻，以誇其能。」二先生之論，可以互參。）

又 宋元憲、景文、王君玉并遊晏元獻之門，其詩格皆不免楊、劉之遺。雖以文潞公、趙清獻，亦未嘗不與諸人同調。此在東都，雖非極盛之選，然實亦爲歐、蘇基地，未可以後有大匠，盡行抹卻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宋祁》 高然椽燭夜簾虛，侍史成圍退食餘。已是神仙兼富貴，何愁悶殺宋尚書。

譚獻仲《太平廣記跋》 《太平廣記》五百卷，短書稗說，不爲典要，唐以前遺聞奇事略具於是矣。劉舍人云「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其斯之謂與。宋子京纂《唐書》列傳多采小說，往往見於此書，安知不因館閣新編，人世罕見，左右采獲，翫奇忘割，乃至繁簡之間，多失本眞，一以爲正史，一以爲類書，亦疇爲聽眞哉。所據群書亡佚差少，儻得好事一一讎校，補正闕誤，亦辭苑之瑰寶，何獨《御覽》垂輝方來。

趙翼《讀史二十一首》 歐九不讀書，乃修唐表志。子京澀於文，偏認作傳記。巨手如二公，猶嫌易位置。何況群材紛，各欲及鋒試。及其應世用，動輒違所肆。兕頭續鵠頸，牛鼻穿馬轡。用必當其才，古來無此事。

《蘭叢詩話》 宋祁好變舊文，而不成語者甚多，何怪乎歐公之於列傳推之，名爲讓能而實畏同過也。

王瑋慶《論詩八絕句》（選一） 莫將澀體鬬深艱，鶚閣銑谿須盡刪。札闥洪休成一笑，景文史筆亦羞顏。

錢陳群《宋百家詩存題詞》 錦亭藥市苦吟身，一卷人間比片鱗。爵里思賢三十八，史才將略屬何人（宋祁《景文詩集》）？

《藝概》卷四　宋子京詞是宋初體，張子野始創瘦硬之體，雖以佳句互相稱美，其實趨向不同。

（日本）天瀑山人《宋景文集宋殘本跋》　宋景文公詩文典雅而奧博，劖削而峻拔，北宋諸公中別自成家。論者或謂好爲艱澀奇險，未必然。

劉毓盤《輯校宋景文公詞跋》《樂志》曰：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太常舊樂聲不和，乞修正。詔命直史館宋祁，集賢檢討聶冠卿等典其事。祁又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于樂不全。于是敕翰林侍讀學士馮元等詳求故事，如乾德之舊，以爲一代之樂。是祁固深于樂者，不獨以文名也。【略】詞則少年時作。李之儀曰：景文以餘力游戲爲詞，而風流閑雅，超出意表。吳曾《能改齋漫錄》亦稱其《浪淘沙》詞。楊湜《古今詞話》曰：宋景文過張子野，將命者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內應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蓋各舉其得意句也。可見景文亦以詞名，唯傳者絕少。

分論

《琬圭賦》《東原錄》：宋子京明道初召試學士院，試《琬圭賦》，其辭有曰：「爾功既昭，則增圭之重；彼績不建，則貽玉之羞。是以上無虛授，下靡妄求。」又曰：「爾公爾侯，宜念吾王之厚報。」時翰林盛公度奏御曰，極褒稱之曰：「此文有作用，有勸戒，雖名爲賦，實若詔誥詞也。」即授直史館。

《長嘯卻邊騎賦》《能改齋漫錄》卷一四：范蜀公少時，與宋子京同賦《長嘯卻邊騎》，蜀公先成，破題云【略】。景文見之，於是不復出其所作，潛於袖中毀之。因謂蜀公曰：「公賦甚善，更當添以二『者』字。」蜀公從其說。【略】然景文賦雖不逮於蜀公，他人亦不能到。破題云：「月滿邊塞，人登戍樓。」眞奇語也。

《王畿千里賦》《賦話》卷五：宋人律賦起手亦極重制題。宋祁《王畿千里賦》云：「測圭于地，考極于天。風雨之所交者，道里之必均焉。」陳元裕《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熊元《君人成天地之化賦》云：「物產於地，形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工之未全。」率皆流播藝林，奉爲楷式。

《言災異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明而無隱，樸而不支。

《慶曆兵錄叙》《崇古文訣》卷一七：叙事有法，能繁而不亂。

《祖宗配侑議》《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宋祁《祖宗配侑議》，太祖、太宗、眞宗三廟不遷及親祠皆侑，仁宗意已定，有司即而言之爾。按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蓋前乎此，周人未知所始，周公特推崇之也。武王雖克殷有天下，周公以爲德莫盛於文王，故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故孔子曰：「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必原其始而不私其功，此周公之所以爲孝，可爲萬世法也。祁之議，因人主之欲而爲典禮可也，故其言曰「自爾有司不敢輕議」，又加多焉爾。昔漢宣帝尊孝武而夏侯勝不從，以爲詔書不可用，得罪幾死。儒生守經，有時而中，專門之學，未可一切以爲陋也。

《請復唐馱幕法》《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余屢聞呂氏言宋祁請復唐馱幕法，歎其思慮精密，考驗深遠，非當時所及，後學所宜知。馱幕軍行所必用，但因承苟且不爲耳。按《左氏》載晉、楚遠征，百物修備，及《六韜》聚爲《七書》，《軍用》一篇，習舉業者皆能誦之。祁但近稱唐制，豈其於二書偶未詳耶？然《出車》、《東山》、《六月》諸詩，叙師役勞苦，意義閎博，而鄭申侯謂齊桓師老，遇敵懼不可用，欲使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屏屨，則尚有彼此一家，通有共無之意，晉文、楚莊所不能也。至諸葛亮耕於敵境，居民錯雜，按堵無私，蓋古之善爲將者，無不皆然。若漢、唐窮追遠討，常以萬里外爲限，用其民如禽獸，雖欲必有馱幕，豈若居室枕席之安耶？恐此祁所未知也。

《尉遲敬德贊》《演繁露》續集卷三：宋子京贊尉遲敬德曰：「桑蔭不徙而大功立。」語甚新矣。然葛洪《抱朴子》已嘗言之曰：「文王之換呂望，桑蔭不移，已知其可師矣。」《抱朴子》之言近也。《戰國策》馮忌之言曰：「堯舉舜於草茅之中，桑蔭移而受天下。」則其語有所自來矣。

《姦臣贊》楊愼《古人文法有祖》：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略】。」宋景文效之，爲《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藩黃屋奔。反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采侯》《六一詩話》：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有「色映堋雲爛，聲

迎羽月遲」，尤爲京師傳誦，當時學子目公爲「宋采侯」。

《三泉縣龍洞洞門深數十步呀然復明皆自然而成》《能改齋漫錄》卷一一：三泉龍洞，以山爲門，深數十步，復見天日及山水之秀。蓋自然而成，非人力也。宋景文公賦詩云：「虬洞聳雲峰，緣虛一線通。雲披雙壁敞，樹補半巖空。概竹森烟纛，飛泉曳玉虹。垂蘿不肯晝，陰壑自然風。嶺斷天斜碧，崖傾日倒紅。浮邱邈難遇，留恨翠微中。」曲盡龍洞之景。利路漕爲刻石，仍以石本寄公。公答書云：「龍門拙句，斐然妄發。閣下仍刊翠琰，示方來，言詩之人，得不笑我哉。江左有文拙而好刊石者，謂之詅蚩符，非此謂乎？噱噱。」

《秋夜》《老學庵筆記》卷七：《詩正義》曰：「絡緯鳴，懶婦驚。」宋子京《秋夜》詩云：「西風已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城。人間底事最堪恨，絡緯啼時無婦驚。」其妙於用事如此。

《懷古眺望》《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此許州詩也。公自翰苑出守許昌作，工甚。　馮班評：「靃」音霍，又音髓。《楚辭》：「蘋草靃靡。」　陸貽典評：將古實排比，本之《西征賦》。　查慎行評：《左傳》：「夏有鈞臺之享。」注作「鈞臺」，誤。商亳社，商都，在今河南開、歸間，楚、漢時韓王成據韓，即今新鄭。殷有三亳，應即其地，故用亳社。　紀昀評：餖飣可厭。「動」字是發動之意，然用來不佳。

《長安道中悵然作三首》《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景文自眞定移守成都，過長安，有此詩，皆工妙逼唐人。　馮舒評：所謂「西崑體」者如此，眞高妙。　馮班評：此三章眞不可及，有氣象，盛世之音也。　陸貽典評：「西崑」本于溫、李，此三首尤似義山學杜。　查慎行評：第三首第四句，煉。　何焯評：第二首第一、二兩句，未經人道。　紀昀評：三詩俱有杜意，馮氏引爲「西崑體」，以張其軍。宋公固「西崑派」，此三詩則非「西崑體」也。

《過惠崇舊居》《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元注云：「予爲郡之年，師之去世已二紀矣。」景文年四十四，初得郡壽陽，惠崇舊居院在境內。選此一詩以見惠崇之死，宋公年二十也。　紀昀評：窘狹殊甚，第五句「補亾」字不切。結寓倦遊之感，用釋氏事，關合不泛。何必定要見惠崇死時宋公年二十？此種取義，殊不可解。　馮舒評：何遜唐人？　馮班評：「西崑」，眞妙。　陸貽典評：三、四是「西崑」面目。

《官下》《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公自成都府詔許交事還臺，尋知鄭州，所謂圃田虎牢也。列子、裨諶、潁谷、時門，四事切，善造語。　紀昀評：如此用事，又「崑體」之隔日瘧矣。　無名氏（甲）評：官于鄭州，即爲「官下」。

《兄長莒公赴鎮道出西苑作詩有長楊獵近寒熊吼太液歌餘瑞鵠飛語警邁予輒擬作一篇》《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黃頭間守漢樓船」，「間」作「空」，詩話謂經改定。　紀昀評：三、四精神，色澤不減「長楊獵近」一聯。　李光垣評：「樓」字凡三見。

《寄題相臺太尉韓公畫錦堂》《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左》昭二年：「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富貴將相，惟韓魏公無愧此堂，此詩非誇非諛。　紀昀評：此殊淺俗，六句尤不妥。

《寒食假中作》《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景文宋公嘗知壽州，再入翰苑，又詔知杭州，才出國門，（迫）〔迫〕還本職，此所謂「鼇署侍臣貪出沐」者，殆慶曆五年乙酉、六年丙戌間事。詩二、四風味特甚，足見昇平。五、六尤潤，末句宣賜事候考。　紀昀評：究竟三、四勝五、六。二詩皆「崑體」，而不礙氣骨之雄渾，詩亦安可以一格拘？　許印芳評：題中「假」字，去聲。

《僑居二首》一《瀛奎律髓彙評》卷六紀昀評：後四句太直。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前篇三、四善用事。宋公少年高科，平生宦達，乃有此窮作。士大夫有先困而後亨者少，公又詩云：「長安舉頭近，溢浦竄身危。」後篇三、四工。　紀昀評：「士大夫」句有脫訛。似武功派耳，終是小樣。　此較渾融。

《入壬辰新歲》《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壬辰乃仁宗皇祐四年也，景文是年五十五，初爲壽州時十一年矣。此則再自翰苑出知亳州，蓋公生于眞宗咸平元年戊戌。「老格」字極新。新詔，七十不致仕，許彈劾。　紀昀評：三句拙。「荷囊」用錯。

《把酒》《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此出知亳社所作，在兩入翰林之後，所諷亦不無意，必立朝爲人所不容故爾。　紀昀評：三、四宋調，嫌其太直。五、六雖亦宋調，然流美可頌。

《予既到郡有詔仍修唐書寄局中諸僚》《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知幾論史，嘗言「頭白有期，汗青無日」。三、四佳。作郡而修史，亦文士之至榮矣，蓋亳州也。　馮班評：病處似「江西」，漸啓「江西體」。　陸貽典評：以下

二首皆白體也。　紀昀評：三、四獷氣太重。

《**真定述事**》《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部署安撫二司并府事，故曰「三幕府」。所管洛、汧、磁、相、趙五州，故曰「五諸侯」。公自亳州改知真定府，古之鎮州常山郡也。元微之詩「會稽旁帶七諸侯」，此近之。　馮班評：白體。　紀昀評：體近香山而風骨勝之，蓋子京讀書多，根柢厚耳。

《**擬杜子美峽中意**》《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擬老杜亦頗近之，此乃在成都時作。富貴之至而無一毫驕態，唯寫羈思，則知遠大者不以井蛙自矜也。　陸貽典評：次聯有諷託。　查慎行評：三、四全不是少陵家法。　紀昀評：起二句不佳，首句韻亦太借。「借」字、「容」字刻意鍊出，然可偶然得之，不可刻意效之。

《**罷學士出守還拜承旨**》《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晉侯戲荀息曰：「屈產之齒長矣。」五、六句法響。公又詩云：「五腰守印十寒溫。」蓋守許昌、亳社、真定、成都、莆田，凡五郡。　紀昀評：本作「馬齒加長」。　查慎行評：《左傳》「馬齒長」乃少長之「長」，此借爲長短之「長」，句雖工，亦不容敲磕。「齒長」，「長」字上聲，如何叶平韻？　紀昀評：結淺率。「吾人」字俗。

《**和公齊臨替有感見寄**》《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三、六絕好。　紀昀評：「動」字、「攪」字俱不妥。

《**春晏宴北園**》《瀛奎律髓彙評》卷八方回評：三、四峭麗，偶然得之乎？其亦思而得之乎？成都時詩。　陸貽典評：次聯亦不過《唐書》筆法，未免晦崛，而評家極贊，何也？

《**十日宴江濱亭**》《瀛奎律髓彙評》卷八方回評：「折蓮」一聯好。　紀昀評：此一聯「武功派」。曰不可說「悠揚」，「霽沼」句笨。「秋花」五字意深，「遂凋年」句亦拙。結係用古詩「四座且莫喧」一首，結句意終是彫琢。　馮舒評：極學沈、宋。

《**春宴行樂家園**》《瀛奎律髓彙評》卷八馮舒評：天然清貴。　馮班評：「彷」，不解。　查慎行評：首句「彷」字亦可讀仄聲耶？第四句「技癢」二字着得生硬，禪家所謂惡趣，學詩者宜以爲戒。　紀昀評：次句四字何用圜？三、四亦是宋格，又不及宛丘「斜陽」二句。從此再降，便入惡道，皆不宜效之。結不恨斜陽易盡，遊興未闌，不落窠臼。

《**臘後晚望**》《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崑體。善于用事。「兩崖不辨牛馬」與「谷量牛馬」，融化作臘後晚望詩，精密之至。五、六亦佳。真定府詩。　查慎行評：《莊子》「不辨牛馬」，言秋水無際。此言「凍崖」。《史記》「谷量牛馬」，言塞外牲畜之多，此言「昏谷」，俱牽強。不合用事切合，何得云善？　馮舒評：第四句牽強。　紀昀評：用事甚拙。

《**城隅晚意**》《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三、四工巧。　紀昀評：妙在自然，所以不纖。　不失雅音。　許印芳評：骨味格律，真近老杜，高于《長安道中》詩。

《**西樓夕望**》《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三、四工。皆成都詩，固是有羲皇上人，此曰「羲人」，則生。　馮舒評：何不即作「羲皇」？　紀昀評：五、六琱琢而無味。

《**贈清逸魏閑處士**》《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此魏野之子閑也，亦能詩，世共隱。故公三、四極力褒之，而亦極工。　紀昀評：「奕世」二字腐，贈隱者不宜作此語。

《**落花**》《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〇：苕溪漁隱曰：夏文莊守安州，莒公兄弟尚在布衣，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云【略】。子京一聯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余觀《南史》：「宋元帝妃徐氏無容質，不見禮於帝。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妝以俟之。」此半面粧所從出也。若「迴風舞」無出處，則對偶偏枯，不爲佳句。殊不知乃出李賀詩：「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舞。」前輩用事必有來處，又精確如此，誠可法也。　《鷄肋編》卷中：宋景文與兄元憲，少時嘗謁楊大年，坐中賦《落花》詩，【略】文公以兄爲勝，謂景文小巧，他日富貴亦不迨其兄，且不當更用「落」字也。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宋景文《落花》詩也，爲世所稱。然李義山固云：「落時猶自舞，掃後更聞香。」李下句尤妙。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宋）祁，字子京，翰林學士，謚景文。夏英公竦守安州，兄弟以布衣游學席上，賦此二詩，英公以爲有台輔器。後元憲狀元，景文甲科同榜，天下以爲「二宋」。其詩學李義山。楊文公億集爲《西崑酬唱集》，故謂之「崑體」云。李義山《落花》詩：「落時猶自舞，掃後更餘香。」亦妙，乃此詩三、四之祖。　紀昀評：三、四殊俗。結乃神似玉溪，餘皆貌似也。　《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義山《酬恩鵲》猶有義意，而此更極淡極憨，然妙處正在於此。《宋詩精華錄》卷一：三四寫落花身分，只合如此。子

京多侍兒，疑有傷逝意。

《尹學士自濠梁移倅秦州》《瀛奎律髓彙評》卷三〇方回評：三、四絕妙。此尹師魯洙也。　紀昀評：亦常語。風骨既遒，意境亦闊。小宋極得意之作，非他作琱繪之比。　馮班評：「崑體」。

《答勸農李淵宗嘉州江行見寄》《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方回評：嘉州，古夜郎國。三、四有老杜及盛唐人風味。　紀昀評：此評是。結有寓意，妙在無痕。　無名氏（甲）評：嘉州，今嘉定州。「軻峨」，高貌。「挼部船」，乃官船土語。

《中秋新霽壕水初滿自城東隅泛舟回謝公命賦》《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紀昀評：三、四有致。末二句未詳。

《陪謝紫微晚泛》《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紀昀評：「遨」字單押不穩，三、四趁韻，亦太生造。

《次韻和季長學正月二十八日出郊見寄之作》《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馮舒評：雅麗。　紀昀評：「林芳」二句皆有「崑體」組織之病，「壤路」、「褥娼」字皆不佳。

《將到都先獻樞密太尉相公》《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馮班評：次聯妙。　紀昀評：三句太無身分，句亦不佳。第四句則不妨。五、六太犯老杜「今日朝廷須汲黯」一聯。又「丙」字亦複「牛喘」字。後四句自排宕有氣。

《和致政燕侍郎舟中寄晏尚書》《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此晏元憲公也。　紀昀評：不免于冗。鴟夷典用得不的。　無名氏（甲）評：司空圖有三休亭。「側階生玉」，謂側室生子。

《送越州陸學士》《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紀昀評：亦涉應酬。五、六太犯唐鹿門「煙霞博望乘槎水」一聯。

《移病還臺凡閱半歲乃愈始到家園視園夫治畦植花因成自歎》《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紀昀評：三句不佳。五、六寓意。

《再遊海雲寺作》《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三、四唐人詩所必有，宋人詩罕有，然作家亦必有之。宋公不甚喜僧。此成都詩。　紀昀評：三、四語壯，然亦通套之語。後四句亦無味。

《予昔遊雲臺觀謁希夷先生陳摶祠堂緬想其人今追作此詩》《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八方回評：此在成都追作。　查慎行評：三、四兩句，「崑體」中不可多得。　紀昀評：語語板實，毫無生趣。

《九日置酒》《宋詩精華錄》卷一：九日登高，不作感慨語，似只有此詩。

《庚溪詩話》卷下　宋景文有詩曰：「捫虱須逢英俊士，釣鰲豈在牛蹄灣。」以小物與大爲對，而語壯氣勁，可嘉也。

《玉樓春》（東城漸覺風光好）《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香倩無比，安得不傾動一時。　《七頌堂詞繹》：「紅杏枝頭春意鬧」，一「鬧」字卓絕千古。「濕紅嬌暮寒」，亦復移易不得。　《花草蒙拾》：「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當時傳爲美譚。【略】然實本花間「暖覺杏梢紅」，特有青藍冰水之妙耳。《窺詞管見》：「雲破月來」句，詞極尖新，而實爲理之所有。若紅杏之在枝頭，忽然加一「鬧」字，此語殊難着解。爭鬥有聲之謂鬧，桃李爭春則有之，紅杏鬧春，予實未之見也。「鬧」字可用，則「吵」字、「鬥」字、「打」字皆可用矣。【略】予謂「鬧」字極粗極俗，且聽不入耳，非但不可加于此句，併不當見之詩詞。近日詞中，爭尚此字，子京一人之流毒也。　《塡詞雜說》：「紅杏枝頭春意鬧」，「雲破月來花弄影」，俱不及「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予嘗謂李後主拙于治國，在詞中猶不失爲南面王，覺張郎郎中、宋尚書直衙官耳。　《蘭叢詩話》：偶値春暖花開，思及宋子京得名詞句「紅杏枝頭春意鬧」，「鬧」字亦佳。但詞則可用，字太尖。　《藝概》卷四：詞中句與字，有似觸著者，所謂極煉如不煉也。晏元獻「無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觸著之句也；宋景文「紅杏枝頭春意鬧」，「鬧」字，觸著之字也。　《人間詞話》：「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

《錦纏道》（燕子呢喃）《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牧童遙指孤村」數句）舊活亦工。　《增修箋注妙選群英草堂詩餘》卷上引《古今詞話》：此詞「海棠經雨胭脂透」一句，最善形容景物，至下段用問酒杏花村事，曲盡郊外春遊之情，工於詞者也。　《皺水軒詞筌》：詞莫病于淺直，如杜牧《清明》詩：「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本無高警，正在遙指不言，稍具畫意。宋子京演爲《錦纏道》詞，後半曰：「向郊原踏青，恣歌攜手。醉熏熏尚尋芳酒。問牧童，遙指孤村道，杏花深處，那裏人家有。」何傖父也！未知賦落花時伎倆何在？然其《蝶戀花》（綉幕茫茫羅帳捲）【略】，此眞是半臂忍寒

人語。

《玉漏遲》（杏香飄禁苑）《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熏芳」二字疊用，正佛經「奇草芳花，逆風聞熏」語。「亂峰鎖，一竿斜照，煙中列岫青，無數雁背斜陽紅」，欲暮妙景，掩映斗室中。

傳記

《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七范鎮《宋景文公祁神道碑》 嘉祐五年秋，常山宋公自鄭州移疾還京師。明年夏四月，疾益侵，召門弟子蜀郡范鎮而謂之曰：「疾病者既死，毋受贈典，毋丐子孫恩，毋請謚，毋立碑。我雖戒諸子，恐其弱，不能聞於朝，子其爲我達之。」某退而白於中書，中書諸公相顧戚然。粵五月丁酉，公薨。天子輟視朝，朝廷用故事贈公刑部尚書。頃之，仁皇帝問公之後事，特官其子。兩禁常僚又謂公事業暴於世，不可以無謚，列請於朝，乃謚曰景文，皆非公志也。後二十年，公之諸子來求文以表於墓道。嗚呼，某受言於卧內者，其可違乎。雖然，一時之言，與揚公後世之美以慰其子孫孰愈哉？於是銘之而不辭也。公諱祁，字子京。【略】自唐季以來，歷五代，文物掃地盡矣。天聖初，宋興六十餘年，寖明寖昌，而賦詩取士，特卑弱不振。仁皇帝在諒闇，公兄弟試禮部，糊名籍奏公第一，兄元憲公第三。章獻太后曰：「弟不先兄。」遂擢元憲第一，降公爲第十人，調復州軍事推官。代還，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直史館，再遷太常博士、知禮院、兼判吏部南曹。修《廣樂記》成，擢尚書工部員外郎。【略】尋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是時陝西用兵，國用日廣，公言：「今大有三冗，小有三費【略】。」判鹽鐵勾院，次當知制誥，會元憲公參知政事，乃爲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俄改太常寺，兼禮儀事。元憲罷，亦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未行，爲翰林學士，知審刑院，兼提舉諸司庫務，判史館，兼侍讀學士。元昊之敗契丹也，二國交獻捷，公爲契丹館伴使。耶律褒等妄自誇大，欲求軍費者，公語以西人亦嘗獻俘，皇帝不之受，因道所俘姓氏官爵。褒等相顧愕眙，終其去，不敢妄出一語。仁皇帝聞之，欲大用公。會元憲公自天平復參政事，解堂職，兼龍圖閣學士、史館修撰。累遷右諫議大夫，充群牧使。元憲爲樞密，復翰林學士。張美人爲貴妃，公當制，乃先進告，或言公以告代冊者，落二職，以本官知許州。未幾，爲翰林侍讀學士。久之，召還，再爲史館修撰，判太常寺、秘閣、祕書省。大享明堂，遷給事中，復兼龍圖閣學士，集賢殿修撰，出知亳州。歲餘，以禮部侍郎知成德軍，充本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河北騎軍雖多，而馬常少，公請復駝幕之制，及弛河東、陝西馬禁，聽民間買賣，養馬者不升戶等。益募步卒，弩居十之五，弓十之三，槍刀十之二。【略】居三月，徙定州，言【略】。公前後論事多施行者，或不施行，亦降詔褒答之。又上《禦狄論》七篇，凡虜之山川道路、國俗嗜好，與其君臣向背、兄弟之不相能，及後相殘，覆視其事，若合符節然。加端明殿學士，尋拜吏部侍郎、知成都府。始至，葺文翁學，自爲記刻。西南學者奔走請業，公循循指教，莫不中其所偏。代還，道除三司使。元憲公居西府，加龍圖，以三學士知鄭州。《唐書》成，進尚書左丞。移疾自鄭還也，判尚書都省。序遷工部尚書，復領群牧使，翰林學士承旨，聽一子入侍。病且亟，猶自力以五事切諫，其一言東宮虛位也。又自爲《右誌》、《左銘》，記爵里姓名而已。初，公修禮書、樂記，詳定慶曆編敕，改定科場條制，覈實提點刑獄考課，知公者謂公爲全能，不知公者以爲禮樂刑政皆出公手，用是毀公，公亦用是多出入藩鎮，不大用矣。嗚呼，其命矣夫！士大夫所以嗟傷之不已也。享年六十四，治平三年五月己酉祔元憲公葬於潁昌府陽翟縣三封鄉之先原。【略】公性明果，所至以嚴肅稱。其言事審審無所回避，而於論兵，若素習然。其爲文章，乃天資也。所著《唐書》列傳一百五十卷行於世，文集一百五十卷，藏於其家；太學篆隸石經、《禮部韻略》、《集韻》，皆公倡之也。銘曰：宋姓之始，肇自微子。後之苗裔，以國爲氏。望於廣平，世濟其英。至唐中丞，有直其聲。謫居雍丘，處躬裕休。積善儲慶，爲後昆謀。序列四院，以表以勸。公西院出，兄弟赫烜。一門文章，爲國之光。黼黻河漢，帝圖用黃。曰禮曰樂，自性而學。曰刑曰兵，適時而程。息偃翰藩，非猛非寬。文綏安安，武厲桓桓。回翔臺閣，有猷有作。炳焉彬彬，昌焉諤諤。嗚呼上天，德備才全。曷不大用，又嗇其年。泉深地厚，大夜不晝。子孫衆多，必侈於後。

《隆平集》卷五《宋祁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五《宋祁傳》（存目）

《宋史》卷二八四《宋庠傳》附《宋祁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宋祁《西州猥藁繫題》 西州者，益也；猥，雜也；藁，其未工之辭也。始，予以嘉祐初來爲州，州大務叢，日操刀筆坐閣下，吏環立聽命，必取判乃得去。又主勞賓客，皆有常處，一不可廢。會天子促上唐家書，遣使者就索副草，經三時乃悉送官。凡再期之間，身事交逼，操楫佐轅，伎不兩工，故于他論著不遑及也。惟覽山川，采謠俗，觀風雲怪奇，草榮木悴，歲時故新，朋昵判合，時寓諸詩。詩者，探所感于中而出之外者也，所以怡性情，娛僚賓，故狹章不爲貧，積韻不爲廣，悼于往弗及于流。

《宋景文筆記》卷上 余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爲必取甲科。

又 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士劉公歎所試辭賦，大稱之朝，以爲諸生冠。

宋祁《再入翰林》 銀臺路入複門賒，四載重來鬢愈華。況自秋毫皆帝力，何言舊物是吾家（伯氏一爲翰林，予則再爲之）。宮盤浩氣浮襟爽，省樹珍陰疊殿斜。書枕夢殘聞吏報，日痕還復度磚花。

《東軒筆錄》卷一五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錢氏私志》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至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虀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卻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處州喫虀煮飯，是爲甚底？」

《曲洧舊聞》卷六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帟幕，燃椽燭，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筆，以澄心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嘗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自不惡。」乃擱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辰。後每讌集，必舉以爲笑。

《宋史》卷二九一《李若谷傳》附《李淑傳》 宋祁作《張貴妃制》，故事，妃當冊命，祁疑進告身非是，以淑明典故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君第進，何疑邪？」祁遂得罪去。

《宋稗類鈔》卷五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所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非禎，扎闥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霆無暇掩聰』，亦是類也。」宋慚而退。

作品本事

《六一詩話》 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有「色映堋雲爛，聲迎羽月遲」，尤爲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公爲「宋采侯」。

《東軒筆錄》卷一〇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而告【略】。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公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酲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亦憮然而去。

又卷一一 嘉祐中，禁林諸公皆入兩府。是時包孝肅公拯爲三司使，宋景文公祁守鄭州，二公風力名次最著人望，而不見用。京師諺語曰：「撥隊爲參政，成群作副樞。虧他包省主，悶殺宋尚書。」明年，包亦爲樞密副使，而宋以翰林學士承旨召。景文道長安，以詩寄梁丞相，略曰：「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蓋謂差除兩府足，方被召也。爲承旨又作詩曰：「粉署重

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鼇峰更上頭。」

又　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閱古堂，自爲記，書於石後，又畫魏公像於堂上。宋子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闋，其詞曰：「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眞將相，刻石好文章。」魏公聞之不喜。

《東原錄》　仁宗御製《上皇太后恭謝太廟》詩，而子京次韻在諸公之右，其詞云：「柔極深慈冠古先，謝成宗祐舉齋筌。欲知太姒徽音盛，親見周王作雅年。」仁宗嘉之，賜絹三百疋。

《麈史》卷中　宋景文應舉安陸，試《仲尼五十而學易賦》。次日試《周成漢昭孰優論》，景文質其是非於令狐子先，答以兩可之說。既出，各舉程文，令狐乃以孝昭覺上官桀謀爲優於成王不察四國之流言也。景文由是不懌。是年，景文首薦，令狐被黜。故景文謝啓有云：「言雖執於盈庭，文不同而如面。」蓋謂是也。

又　魏公少年巍科，與宋景文同召，試祕閣《琬圭賦》。景文賦獨行於世，魏公歎服。景文語客曰：「既賦《琬圭》，又與韓氏少年同場。」意甚少之。魏公聞之不平。景文後修《唐書》，久之，魏公登庸，遂請改命歐陽修分撰《唐紀》與《志》。景文出知成都，聽以書局自隨。既成上之，旌賞都畢，已而景文召還，故有《罷郡將還先寄永興梁丞相詩》云：「留滯魚符素領垂，十年方喜覲彤闈。平臺賦罷鄰陽至，宣室釐殘賈誼歸。疲馬有情依櫪歎，倦禽知困傍林飛。相君門下餘塵在，擁篲應容一叩扉。」至雍，道中被命鄭州，不得朝，卒於外。

《侯鯖錄》卷一　《正俗》云：或問今以卧氈著裏施緣者，何以呼以池氈？答曰：《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略】今人被頭別施帛爲緣者，猶呼爲被池。此氈亦爲有緣，故得名池耳。俗間不知根本，競爲異說，當時已少有知者，況比來士大夫耶。獨宋子京博學，嘗用作詩云：「曉日侵簾壓，春寒到被池。」

又　宋子京博學，作詩云：「可但魚知丙，非徒字識丁。」唐張弘靖曰：「天下無事，汝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丙者，左太冲《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

《許彥周詩話》　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序》曰：「余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君軒結戀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又使六六三十六也。

《墨莊漫錄》卷五　宋景文公詩曰：「蟹美持螯日，魴甘抑鮓天。」用楊淵《五湖賦》云：「連瓶抑鮓。」

《龍川別志》卷上　及(晏)殊作相，八王疾革，上親往問。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爲用之？」上歸閱圖讖，得成敗之語，并記志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爲學士，當草白麻，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規利。」以它罪罪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八　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藁砧，鈇也，問夫何在。重山，出字，夫出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何時還也。「破鏡飛上天」，月半還也。【略】宋子京「曾損歸書憑鯉尾，莫令殘月誤刀頭」，俱用此事云。

又卷一九　宋子京罷守成都，故事當爲執政。未至，宰相以兩地見次盡以他人充之。子京聞報悵然，有「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之句。言者又論蜀人不安其奢侈，遂止爲鄭州，望國門不得入，久之再爲翰林承旨。未幾不幸，訃至成都，士民哭於其祠者數千人。謂「不安其奢侈」者誣矣。宰相，韓魏公也，言者，包孝肅也。然子京先有「碧雲漫有三年信，明月長爲兩地愁」之句，竟不至兩地，悲憤而沒，世以爲讖云。

又　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餻」字，以五經中無之，輟不復爲。宋子京以爲不然，故子京《九日食餻有詠》云：「飈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鬬分曹。劉郎不敢題餻字，虛負詩中一世豪。」遂爲古本絕唱。「糗餌粉餈」，餻類也，出《周禮》。「詩豪」，白樂天目夢得云。

又　宋子京在翰林時，同院李獻臣以次有六學士。一日，張貴妃詞頭下，議行告庭之禮，未決。子京遽以制上，妃怒抵於地曰：「何學士敢輕人！」子京出知安州，以長短句詠燕子，有「因爲銜泥汙錦衣，垂下珠簾不敢歸」之句。或傳入禁中，仁皇帝覽之一歎，尋召還玉堂署。

《東觀餘論》卷上　小宋《太一宮》詩：「瑞木千尋竦，仙圖幾吊開。」注云：「《眞誥》謂一卷爲一吊。」殊不知《眞誥》所謂「吊」即「卷」字，蓋從省文。《眞誥》亦音爾，非「吊」字也。

《韻語陽秋》卷六　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囊作侍從事用，如宋景文詩所

謂「榮觀聳麟族，賦筆助荷囊」之類。承襲而用者非一，而不知其誤也。按《晉書・輿服志》云：「文武百官皆有囊綬，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芰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載周捨嘗問劉杳曰：「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曰：『橐，囊也。』蓋人徒見《南史》有「著紫荷橐」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未知《晉書》「荷紫」之義也。

《靖康緗素雜記》卷一 《世說》載襄陽羅友，少好學，性嗜酒，當其所遇，則不擇士庶。桓宣武雖以才學遇之，然以其誕，率非宏遠才，許而不用。郡人有得郡者，溫爲席送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且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遂慚怖卻回，不覺淹緩之罪。」桓雖知其滑稽，心頗慚焉，後以爲襄陽太守。故宋景文公詩云：「數領郡章君莫笑，猶勝長被鬼揶揄。」

又卷二 「乾沒」者，言乾地而沒，不待沉于江湖也，故謂之「乾沒」。《陳書・王劭贊》云：「乾沒營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良可歎息。」又：「隋蕭吉見上好禎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又宋子京撰《劉待制墓銘》云：「財用既積，官爲簿受而吏得傍緣乾沒。」又《葉府君行狀》云：「民冒鹽權，乾沒不悛。」

又卷三 行酒巡匝，即重其盞，蓋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云：「啾者，貪也，謂處於座末，得酒最晚，腹癢於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啾尾。」啾字從口，足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杯。」又云：「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觴。」又東坡《寒食》詩：「藍尾忽驚新火後，【略】。」注引樂天《寒食》詩：「三杯藍尾酒，一碟膠牙餳。」乃用「藍」字，蓋「藍」、「婪」一也。

又 景文公詩云：「鏤管喜傳吟處筆，白波催卷醉時杯。」讀此詩，不曉白波事。及觀《資暇錄》云：「飲酒之卷白波，蓋起於東漢。既禽白波賊，戮之如卷席然，故酒席仿之，以快人情氣也。」疑出於此。余恐其不然。蓋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略】所謂卷白波者，蓋卷白上之酒波耳，言其飲酒之快也。故景文公以「白波」對「鏤管」者，誠有謂焉。

又卷四 世之學者有賢愚，類求「阿堵」之意而未之得，殊不知「阿堵」初自無據，作史者但記一時語言而已。《顧愷之傳》亦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獨不見此何也？宋景文公《寫眞》詩云：「誰謂彼已子，而傳阿堵神。」又《答書》詩云：「久謝輪囷器，差言阿堵神。」皆用此也，豈有他義？

又卷一〇 宋子京有《帝幸南園觀刈麥》詩云：「農扈方迎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成熟者謂之秋，取揫斂之義。故謂四月爲麥秋。」余按《北史・蘇綽傳》云：「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則麥秋之說，其來舊矣。

《能改齋漫錄》卷三 《潘子眞詩話》云：杜子美詩「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爲誤引《楚國先賢傳》：「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延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故宋景文公詩亦云：「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俱用此事。

又卷八 沈約《登玄暢樓》詩亦云：「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宋景文公《過行慶關》詩云：「雲生全嶺失，日隱半崖陰。」宋全用沈詩也。

又 前輩稱宋莒公賦《落花》詩，其警句有【略】。其弟景文公同賦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亦本於李賀《殘絲曲》云：「落花起作迴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

又 《雲齋廣錄》云：「二宋以文章齊名天下。子京守蜀日，有詩云：『碧雲謾有三年信，明月空爲兩地愁。』其後卒不入兩地，人以爲讖。」予以子京用何遜《與胡興安夜別》詩：「念此一筵笑，分爲兩地愁。」《廣錄》之論，不知所自也。

又卷九 《閩中記》：「晉郭璞遷城時，言南臺沙合，必出宰輔。元和中，閩人潘有實爲省郎，自負王佐之才。每遇鄉人，必問：『南臺江可褰裳過否？』或云未，則色不悅。迨章郇公入樞府之明年，沙始交，遂大拜。尋而吳丞相育、曾侍中公亮、陳丞相升之、吳樞密充，皆相繼輔弼。惟曾公，泉人也，他皆建人，吳、章又皆浦城人。其後如章子厚諸公繼踵而起，盛哉。」南臺今屬福州。故宋景文公撰《章郇公墓志》亦云：「閩江南臺，古傳沙合者出相。比年遂僨爲洲，蓋名世賁弼，殆天啓然。」或云：「福州無預建州。」殊不知《閩中記》云：「南臺者，在閩縣南五里。江畔有越王釣龍臺，故曰南臺。其源出於建溪，東流四百里至臺，又東南流三十里，與東西峽江合，流入海。」

又卷一三 宋景文公帥眞定，時漕使周浩郎中已罷，李維少卿方到。宋公往見，參狀稱運使郎中。李怒曰「我非郎中」，辭不受。典賓以情懇，宋曰：

「沿襲前官之誤，願賜矜貸。」公題一詩于狀後以遺李，末句曰：「若向西清遇榮顯，少卿只合作郎中。」李詰其故，宋曰：「國朝故事，無少卿知制誥者。若當制，即少卿改授前行郎中。」李愧謝之。

又卷一七　侍讀劉原父守維揚，宋景文赴壽春，道出治下，原父爲具以待宋，又爲《踏莎行》詞以侑歡云：「蠟炬高高，龍煙細細，玉樓十二門初閉。疏簾不捲水晶寒，小屏半掩琉璃翠。桃葉新聲，榴花美味，南山賓客東山妓。利名不肯放人閒，忙中偷取功夫醉。」宋即席爲《浪淘沙近》，以別原父【略】。其云「南山賓客東山妓」，本白樂天詩。

《容齋四筆》卷四　盤洲種枳六本，以爲藩籬之限。立小門，名曰六枳關。每爲人問其所出，倦於酬應，令取馮衍《顯志賦》中語書於此。衍云：「揵六枳而爲籬。」按《東觀漢記》作八枳。《逸周書・小開》篇云：「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予詳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賀宰相啓》「式維公枳」，蓋用此云。

《猗覺寮雜記》卷上　宋景文《落花》云：「將飛更作回風舞。」李義山云：「落時猶自舞。」宋用此。

《老學庵筆記》卷四　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恨，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亦不久下世。詩讖蓋有之矣。

又卷七　夏文莊，初謚文正，劉原父持以爲不可，至曰：「天下謂竦邪，而陛下謚之【正】。」遂改今謚。宋子京作祭文，乃曰：「惟公溫厚粹深，天與其正。」蓋謂夏公之正，天與之而人不與。當時自有此一種議論。

《優古堂詩話》　沈約《登元暢樓》詩亦云：「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宋景文公《過行慶關》詩云：「雲生全嶺失，日隱半崖陰。」宋全用沈詩也。

《石林燕語辨》　《漢書・周昌傳》，呂后見昌，爲跪謝周。宣帝詔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其時婦女已不跪矣。故是時明肅后謁太廟，非郊祀也。宋子京《謁廟賦》云：「增蔽旒於法冕，加縟采於褘衣。皆宸心之參定，貫前辟之未思。」九拜有稽首，有頓首，非皆不跪也。不跪雖有之，蓋拜之輕者爾。

《芥隱筆記》　「贋」字，字書云：「僞物也。」【略】宋景文有「眞贋不同物，治亂不同日」，又「贋賈亂廛，竄農亂田」。

《舊聞證誤》卷二　皇祐二年二月丙寅，追封故相臣王曾妻南陽郡太君蔡氏爲莒國夫人，繼室贊皇縣太君李氏爲沂國夫人。曾弟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子融辭一官，乞追封之。注：曾爲宰相有年，何以妻無封，而子融爲請，當考（出李燾《長編》）。按，國朝舊制，大臣封妻，則先亡者不得封。故宋子京爲《沂公墓志》云：「公始合姓於蔡，又合姓於李，繼室以其妹。後夫人獨偕老，故啓許國，享脂田焉。」據史，蔡、李二夫人皆稱太君，則必以其子升朝而加贈，是以未得國名也。仁宗以後，大臣妻存亡者皆得國封，視舊制爲優，但未見所始耳。

《槁簡贅筆》　宋景文平生數賦落花詩，晚守圃田，又賦此題云：「香歸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人謂景文與落花俱盡，未幾果卒。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三宋祁《鷓鴣天》（畫轂彫鞍狹路逢）黃昇曰　子京過繁臺街，逢內家車子中有褰簾者曰：「小宋也。」子京歸，遂作此詞。都下傳唱，達於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侍御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子中偶見之，呼一聲爾。」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皇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因以內人賜之。

《困學紀聞》卷一八　《符瑞圖》：日二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宋景文云：「青帝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

《愛日齋叢鈔》卷一　《玉篇》云：「罘罳，屏，樹門外也。」【略】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國廳前亦樹之，故宋子京詩云：「秋色盡罘罳。」

《詩林廣記》後集卷九引《（蔡）寬夫詩話》　（魏）野有子，亦有父風。宋景文嘗贈以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人多稱頌之。

《宋史》卷二八四《宋祁傳》　（祁）又自爲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三日斂，三月葬，愼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臘吾骸，朽衣巾而已。毋以金銅雜物置冢中。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冢上植五株柏，墳高三尺，石翁仲，他獸不得用。若等不可違命。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諉莒公，莒公在，若等不孤矣。」

《詞苑萃編》卷四引《古今詩話》　宋子京爲天聖中翰林，以賦采侯，中博學宏詞科第一，有「色映堋雲爛，聲連羽月遲」之句，時呼爲宋采侯。每夕臨文，必使麗姝燃雙椽燭，即張子野所謂「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也。

著錄

宋祁《西州猥藁繫題》　自假守（益州）至滿更，月裒日次，凡得百餘篇，雜內褚中，命曰《猥藁》。野庖之芹，窮緯之蒯，自愛而不忍棄也。或曰：「君之詩往往爲邦人寫去，奈何？不如因出之，可見本末。」予不能謝，即諉門人邛州從事段繹釋之書而刻之石，置大智禪坊之亭。

范鎮《宋景文公神道碑》　文集一百五十卷，藏於其家。

唐庚《宋景文集序》　文集二百卷，予得九十九卷，其餘云在曾子開家。

《隆平集》卷五《宋庠傳》附《宋祁傳》　有文集一百卷，《廣樂記》六十五卷，《唐書列傳》一百五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宋景文集》一百五十卷。【略】集有《出麾小集》、《西州猥稿》之類，合併而爲一。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宋景文公集》七十八卷，又《出麾小集》五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宋景文集》。

又　《宋景文刀筆集》。

《東都事略》卷六五《宋祁傳》　有文集一百卷。

陳之強《刊元憲景文集序》　然宋公之典型雖在，而文集不傳于鄉郡，謂之闕典可也。寓公李令尹之家舊有繕本，太守、今都運王公允初昔爲通守，每與之強言，欲借而刊之，未能。逮持節京西，于其行，以帑藏之餘幾千緡，屬之強與之鋟本，以廣其傳，又分數冊以往，將以速其就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宋景文集》一百卷，翰林學士景文公宋祁子京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宋景文集》一百五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宋祁集》一百五十卷，又《濡削》一卷、《刀筆集》二十卷、《西州猥稿》三卷。

又卷二八四《宋庠傳》附《宋祁傳》　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稿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

宋濂《筆記序》　昔者宋景文祁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析爲三門，而李衍指其瑕疵者十餘條。

《國史經籍志》卷五　《宋祁集》一百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宋景文集》一百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宋景文集》六十二卷《補遺》二卷附錄一卷，永樂大典本。【略】（其集）記載互殊，莫詳孰是。《陸游集》載祁詩有《出麾小集》、《西州猥稿》，蜀人任淵曾與黃庭堅、陳無己二家同注，今亦不傳。近人所傳北宋小集中有《西州猥藁》一種，乃從《成都文類》、《瀛奎律髓》、《文翰類選》諸書採輯而成，非其原帙。茲就《永樂大典》所載，彙萃裒次，釐爲六十有二卷。又旁採諸書，纂成《補遺》二卷，併以軼聞餘事，各爲考證，附錄於末。雖未必盡還舊觀，名章鉅製，諒可得十之七八矣。

（日本）林衡（天瀑山人）《宋景文集宋刊殘本跋》　本集或稱百卷，或稱百五十卷，蓋集非一種，而各本今皆亡。近時聞清國亦從《大典》中採掇，釐成六十二卷，知其非完篇也。余偶獲宋槧零本，稱百五十卷者，所憾僅僅數卷，不過觀本集原式。第以宋人舊帙，存世甚罕，今印出，以置叢書函中。文化七年庚午陽月二十二日，天瀑山人識。

陸心源《宋景文集跋》　《宋景文集》，原本一百五十卷，久佚不傳。乾隆中，館臣始從《大典》輯出，釐爲六十二卷，又從他書輯《補遺》二卷。今聚珍本惟六十二卷，《補遺》則不可得也。愚采查各書，於六十二卷之外，尚可得六百餘篇。

《書舶庸譚》卷三　《景文宋公文集》十八卷，南宋槧本，蝶裝。

劉毓盤《輯校宋景文公詞跋》　《景文集》百卷，今不傳。【略】《歷代詞人姓氏錄》曰：祁有《出麾小集》、《西州猥稿》。厲鶚《宋詩紀事》引《優古堂詩話》曰：景文守蜀日，作詩三百首，曰《猥稿》。【略】葉申薌《天籟軒詞選》錄其詞最多，今從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宋景文集》六十二卷《補遺》二卷附

錄一卷，宋宋祁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聚珍板本祇六十二卷，日本國《佚存叢書》本，多文數百篇。

又《續錄》 《湖北先正遺書》本，附拾遺。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景文宋公集》□□卷，宋宋祁撰，殘存三十二卷。宋刊本。【略】日本帝室圖書寮藏。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宋景文公筆記》五卷（《契丹官儀》及《碧雲騢》附）。

《清波雜志》卷一〇 向傳《景文筆錄》，復得一編名《摘粹》，四十八事，如辨碑刻及字音三四條皆互出。

《文淵閣書目》卷八 《宋景文公筆錄》，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宋景文公筆記》一冊。

《百川書志》卷八 《宋景文公筆說》三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子雜》卷中 《宋景文公筆記》。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二十八冊：《宋景文公筆記》。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宋景文筆記》一卷，宋宋祁。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宋景文公筆記》三卷，宋宋祁撰，明鈔本，鮑廷博校，一冊。

藝文

宋庠《答子京》 一辭雲陛五周年，瑣闥銷符寵再遷。時譽敢希吳陸俊，歸心偏識漢疏賢。蝸頭狼籍爭鋒地，鴻影徘徊避弋天。命駕不須頻見約，潁濱嵩麓有私田。

又《寄子京（為郡八年榮願已息朝恩念舊復假相印管內樞然思歸之心日以忉怛矣）》 八年三郡駕朱輪，更忝鴻樞對國均。老去師丹多忘事，少來之武不如人。車中顧馬空能數，海上逢鷗想見親。惟有弟兄歸隱志，共將耕鑿報堯仁。

又《因覽子京西州詩藁感知音之難遇偶成短章》 小集曾因善叙傳（子京《出麾小集》，甚為元憲晏公所重，叙以冠篇，行於世），西州餘藻復盈編。中郎久已成枯骨，爭奈柯亭十六椽。

張方平《聞翰林承旨宋子京尚書捐館》 平昔雍容兩禁游，共陪帷幄奉咨謀。功名不到麒麟閣，詞賦空傳鸚鵡洲。事業三朝虛物望，聲華一代擅風流。清時只作文章老，誰識深懷蘊九疇。

雜錄

《成都文類》卷四八吳師孟《宋尚書畫像記》 至和三年，蜀守將更。前數月，宰議推擇一二侍從臣，列名以聞。上謂宋祁伯仲名世，非特文藝為國華采，抑政事精明，可任方面。於是公自定武改轅而西。蜀人積聞公名，舉欣欣然東鄉以徯，唯恐公車之徐也。其士人遲公之來也尤甚，至各厲其道業與其所屬辭章，繕錄贄獻，願得一言質是否，而為進退之決者。公始至部，先即學宮，以道義訓諸生，而第其所獻藝業拔諸翹然者，次補生員，掌其政令。自是西州士人知向方矣。然後設教以束姦吏，裕農政而厚本業。民獄平反而不縱，戎政謹嚴而不殘。春澤秋霜，膏潤震肅，諸理節適，罔有缺漏。行之歲餘，風化大洽，始於戶庭，而周於列郡。民益帖泰，訟益衰息，上下晏然，表裏悅穆。廷中清靜，日日無事。圜數千里，以安以安。再期召還，民庶遮迯，襁幼挽老，隨數十百里而後返。道拜大司會，移病固辭，且以親嫌，得請輔郡。未幾，上意必欲任用，召冠北門。不幸沉痾，國醫罔效。捐館之日，朝野讀傷。訃及西州，士民相弔，官吏緇白，爭詣佛祠，營齋薦嚴，涕泣追慕。治蜀之效，於是可知。噫！屏翰之臣，慘舒所繫，奉法循理，式是一方，使數十郡守長環視以律其身，百萬口生齒安堵以樂其業，願得治世長如此時，朝廷紓憫然之憂者，其亦可以為吏師矣。先是，邦人畫像以式瞻，伐石以篆德。石既礱矣，久而未刊。一日，龍圖、諫議東平公見而愀然曰：「吾聞子京以仁惠為政，民有去思，歿而益甚。雖古之遺愛，何以尚此。失今不紀，善治幾廢。子為我識其所以然，俾前人恩政之所被者，子孫得以覽觀焉。」師孟謹承命直書。贊云：信彼南山，儲神會粹。篤生宋公，佐天子之治。帝念坤維，命公來尸。我澤既渥，民安而嬉。教化所先，文翁是式。歿有餘思，如武子之德。形容可傳，襟靈曷宣。霧

捲喬嶽，月沉深淵。惠淪人心，歌在人耳。鍠然春容，無有窮已。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〇**　《復齋漫錄》云：景文詠叔孫通云：「馬上成功不喜文，叔孫綿蕞擅經綸。諸生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詠叔孫通作，亦用此意云【略】。今荆公集所載宋詩，非也。

《**曲洧舊聞**》**卷四**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于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冊，歸而熟視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所起故也。

《**緯略**》**卷一二**　仁宗詔重修《唐書》，十年而歐陽公至，分撰帝紀、表、志，七年書成。韓魏公素不悅宋景文公，以所上列傳文采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歐陽公看詳，改歸一體。公受命，歎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己意？」竟不易一字。

《**識遺**》**卷一**　後學之立言，法乎宋景文修唐史，務簡而奇，如「震霆不及掩聰」之類，皆以奇而舛。若其猶有未當者，柳子厚《段太尉遺事狀》曰：「吾帶吾頭來矣。」宋史削去下一吾字曰：「吾帶頭來矣。」河南邵氏謂：「去下一吾字，帶頭來，果誰頭耶？豈知段之不懼，正以自請一死。詞之工正在下一吾字。」此則不詳文義而省者。

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跋》　此書校印既畢，覆檢群書，其足訂前說者，宋景文公長短句附錄《玉漏遲》一首，《花草粹編》載之。有附注一則云：「韓魏公子都尉嘉彥，才質清秀，頗爲豪氣。因言語間與公主參商，安置鄧州。洎春來感懷此詞，都下盛傳。因敎池開，公主出游敎池，李師師獻此詞以侑觴，聲韻淒惋。公主問辭之所由，師師具道其意。公主因緣感疾，帝乃遣使速召嘉彥還都。」則非宋作明矣。

黃　注

黃庭堅《跋歐陽文忠公撰七叔祖主簿墓誌銘後》　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縱橫，制作之意似徐陵、庾信，使同時遇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得人間四十年爾，使之白髮角逐於英俊之場，又未知與歐陽文忠公孰先孰後也。夢升既乖牾，嘗以文哭世父長善云：「高明之家，尙爲鬼瞰，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

王庭珪《跋黃夢升墓誌銘》　余讀歐陽文忠公集，已悲南陽主簿黃夢升以文章從公遊，而卒不得志以死。公嘗稱其文曰「博辨雄偉，意氣奔放」，至於諷誦歎息而不已。初謂文忠公喜稱道天下士，特以雄文善飾其說題拂之耳，至於作銘，乃摘取其祭兄子之文以暴耀於世，始知夢升之文實奇偉而凡人不能道也。然夢升素剛不苟合，既失志，鬱鬱而諱道於人，使不遇文忠公，遂泯然不傳於世。今得著見於六一文集中，後世不磨滅矣。四世孫伯思得胡明仲重書誌銘，將刻諸石。伯思學問曄曄，有祖風，能任斯事。盧溪王某書。

歐陽修《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資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唏，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尙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大笑曰：「獨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

孰與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齊東野語**》**卷一〇** 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黃夢升《題兄子庠之辭》云：「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泯滅。」歐公喜誦之，遂以此語作《祭蘇子美文》。

宋祁《黃注昆仲赴舉》 君家日下有高名，驥子雙馳嗣世靈。滄海賦毫多灑白，南山書簡偏蒸青。縣歌酒醑催鹿鳴，學舍練寒亂散螢。崑玉林枝期帝問，差肩唱第邇堯蓂。

仲訥

歐陽修《仲氏文集序》 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掩也。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於吏，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耶。

王安石《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略】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略】又權博州防禦推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略】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邱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晚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於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唯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論》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略】銘曰：於戲樸翁，天偶人觭。翔其德音，而躓於時。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仲樸翁集》十二卷（仲訥）。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仲訥集》十二卷。

曾公亮

論述

《**玉壺清話**》**卷七** 曾魯公垂八十，筆力尚完。時曾子宣內翰謫守鄱陽，手寫一柬慰之，略云：「扶搖方遠，六月去而不息；消長以道，七日自當來復。」吾友中秘書楊經臣，博贍才雅，而嘗誦之經日，謂余曰：「此非知其然，而爲神驅於氣使之爲爾。」

《**東軒筆錄**》**卷六** 曾魯公公亮識度精審，練達治體。當其在中書，方天下奏報紛紜，雖日月曠久，未嘗有廢忘之者。其爲文章尤長於四六，雖造次柬牘，亦屬對精切。曾布爲三司使，論市易事被黜，魯公有柬別之，略曰：「塞翁失馬，今未足悲，楚相斷蛇，後必爲福。」曾赴饒州，道過金陵，爲荆公誦之，亦歎愛不已。

《**宿甘露僧舍**》 《宋詩精華錄》卷一：東坡《南堂》絕句之「掛起西窗浪接天」，似尚當弟畜。

傳記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五二曾肇《曾太師公亮行狀**》 公少力學問，能文章。乾興初，仁宗即位，時楚公守池州，以公持表入賀，授試大理評事，不赴調。舉進士第五人中第，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杭州臨安縣，未行，改知越州

會稽縣。【略】坐親戚置田部中，公寔不知，左遷監湖州酒務。歸，遷光祿寺丞、監在京麴院。歲課大溢，特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明道改元，覃恩遷秘書丞。丁楚公憂，服除，監在京都商稅院，遷太常博士。近臣薦公學行，授國子監直講。是時，元昊叛西邊，朝廷議出兵討之。公自以任博士，得以古誼迪上，且夷狄反覆桀驁，宜以德懷柔，不率，然後加兵。著《征懷書》一篇奏之。其後，元昊請臣中國，卒不出兵。徙諸王府侍講，兼睦親宅北宅講書，潞王宮教授，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故事，王府侍講，歲滿進記室，直史館，賜三品服。公以積累而遷，非其好也，獻所爲文，召試學士院，授集賢校理。發解別頭進士，得人爲多，後有至公卿者。俄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還尚書兵部員外郎，修起居注，當試知制誥，宰相賈文元公，公友婿也，以親嫌爲言，除天章閣待制，遷尚書刑部郎中。文元公罷，遂知制誥，兼史館修撰。丁楚國太夫人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公自校理以至爲學士，皆兼待詔。是時，仁宗勵精稽古，博延儒學之士，講論六藝，有不任職，往往罷去。獨公以道德勸講，歷十餘年。事有可以趣時爲之者，多傅經啓迪，繇是眷獎加厚。一日，召執政侍從之臣策訪政事，時公侍楚國太夫人疾，謁告家居，亟以手詔就問。公條六事以獻。【略】又陳古者取六郡良家子爲宿衛，及府兵番上十六衛之制，以明今宿衛之失。【略】歷判尚書刑部、兵部、吏部流內銓、知審刑院、太常禮院、判太常寺兼知禮儀事、勾當三班院。【略】歐陽文忠公不妄許人，至三班，嘗以不敢易公舊事爲言，其爲世所服如此。與詳定編敕，修《武經總要》，多所裁定。又嘗專奉詔修《游藝集》，書成，賜一子官，辭不受。數以疾請外，改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略】公爲政惠和，而尤能鉤考情僞，禁戢姦盜。郡故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號公爲「曾開門」。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自爲也。索之，果然，使客慙服，以爲神明。未幾，復召入翰林爲學士、知開封府。【略】居三月，擢爲給事中、參知政事，提舉修《唐書》，時嘉祐三年六月也。明年，加禮部侍郎。又明年，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兼群牧制置使。六年閏八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既執政，益感激奮勵。【略】八年三月，英宗即位，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英宗哀疚感疾，太皇太后權宜聽政，公調護鎮附，夙夜不懈。加戶部尚書。治平二年，英宗不豫，即牀下奉手詔，立今上爲皇太子。明年正月，今上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俄拜尚書右僕射、提舉修《英宗實錄》。熙寧二年十月，富鄭公辭疾去位，又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初封英國公，後改兗國公，又改魯國公。在位久，熟於朝廷政事，尤矜愼決獄。【略】公更踐二府，以至爲相十有五年，近世處高位者莫如公久。其事君接人，語默動靜，一皆有法。而尤小心恭愼，不立朋黨，推遠權勢，未嘗納請謁，市私恩。對家人子弟，不語及公事。每爲密奏，輒削其藁。其忠言正論，與夫推賢揚善，謀大事，定大策，凡語於上前者，退而不伐，亦不言於人，故人亦莫能盡知也。【略】進司空，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爲集禧觀使，五日一朝，時三年九月也。公春秋雖高，筋力尚壯，時方出師西討，欲得元老大臣鎮關中以爲重，強起公爲永興軍路安撫使、判永興。【略】陝西既無事，乞還，許之。復爲集禧觀使。固納節請老，許其歸，仍進太傅。【略】公雖不能朝，上猶遣中使，詔問北陲備禦之策。公歷述近世及祖宗已試之略有驗於今者，凡千餘言以對。公既家居，日與賓客族人置酒弈碁爲樂，或使諸孫誦讀文章。間乘籃輿，惟興所適。每歲首，執政大臣連騎過公，飲酒賦詩，以爲故事。【略】元豐元年閏正月戊戌，薨于正寢。【略】平生喜讀書，至老不倦，博識強記。晚年精明不衰，對賓客談論，誦舊學，引朝廷故事，亹亹不絕，聽者忘疲。晚探佛書，造性命之理。寢疾，家人數勸勉進藥餌，公卻之，曰：「物盛則衰，固其常也，非藥餌所能。」終，辭色不亂。有文集三十卷。

《**東都事略**》**卷六九**《**曾公亮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二**《**曾公亮傳**》（存目）

紀事

《**東軒筆錄**》**卷一〇** 曾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雖年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爲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餓烏臺上噤無聲。」魯公亦致仕而去。

《**能改齋漫錄**》**卷一二**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遊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頃官於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

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跽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若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敎，商人果不敢爭，攜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則曰其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於鄴郡黃正叔，以爲公墓刻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略云。

又 曾魯公以侍讀守鄭州，時文潞公自長安召入中書，過鄭，方在宴席，俄報潞公失去銀盆。曾即曰：「郡人敢爾，必三日可獲；若公之從者自爲，則今日必擒。」公未以爲然。逡巡果捕至，乃從者也。潞公驚，因謂曰：「君知即獲，何也？」曾曰：「所至有捕盜者。從人單露，必須易敗。」潞公以爲神明，遂引復翰林，尹開封，至大用，相三朝。

藝文

王安石《祭曾魯公文》 肅肅魯公，爲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寔相累朝，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祉，乃終有吉。顯允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樞，符帝之求。公榮在家，祿養具美。既壽且康，順以卒齒。公則無憾，以返其眞。天子震悼，逮及國人。況如安石，辱知最久。西望涕頤，以薦食酒。

畢仲游《祭故相曾魯公文》 維元豐元年歲次戊午某月日，具位畢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侍中魯國令公之靈。在昔仁祖，公爲元龜。典謨告敎，公實贊司。制度名法，公嘗總持。【略】公相三朝，十有二年。公言不出，出而不愆。公事不爲，爲而必全。如砥之平，如玉之堅。奪人取人，不損公焉。資之予之，爲公當然。仁嗣未立，公言不疑。定我英考，如山四維。謂公尙武，而不用兵。謂公不武，方隅以寧。公踰八十，實爲上壽。衍食萬戶，公家之富。爰自中年，不疾而康。所好無二，惟德是常。考終于家，雖哀愈光。五福云備，人何可忘。【略】矧復有子，持國之樞。公親見之，近世所無。昔升公堂，言未書紳。今奠公堂，悅如明神。南山取竹，載公之文。北山伐石，勒公之勳。一酹而泣，公聞不聞？尙饗。

黃晞

論述

《宋會要輯稿・選舉》三四李淑《乞召補黃晞學官奏》 晞贍學敏文，識亦優博。晦名安道，篤行有守，恬約弗耀，見稱時流。甚齒淹卯，宜被甄奬。有臣寮論薦，欲望檢會，召補學官，庶令訓導諸生，敦勸浮俗。

蘇頌《楊子寺聱隅先生祠堂記》 先生建安黃氏，諱晞，字景微，年少時以有道稱於閩中。泉南陳侯靖、福唐陳侯絳在郡日，爭以禮延請，躬率諸生試聽講義。於時士人習尙章句，務爲奇靡。先生獨好古學，不與衆合。嘗倣《論語》、《法言》，著書十篇，其發明聖賢道義之隱微與古今治理之得失詳矣。自題其篇爲《聱隅子欷歔瑣微論》，其解曰：「聱隅者，枿物之名；欷歔者，兼嘆之聲；瑣微者，述之之謂。」蓋自因言以顯志也。景祐中，先生年四十矣，始隨鄉貢至禮部。又上五十策，求應直言詔科，俱以後時，不得與試。已而嘆曰：「老大不偶若此，豈能復從諸少年校程式於場屋間乎？可以逝矣！然欲閱天下義理，觀未見之書，莫若居京師爲得計。」遂僦舍僻處，而士子競造其門。先生之學無所不通，尤潛心者，《春秋》、《易》也。其說以左氏凡例爲得聖人之微，鄭康成象數極天地之蘊。學者校量攻擊，終莫能窮奧突。丞相武寧章公以其鄉人召置門下，權利所處，非所樂也。時我先人方在臺省，早聞其風，下榻以招之，先生欣然相就。既一授館，凡歷五期。某日與之遊，切劘論難，愈久不窮。後十餘年，某復仕朝廷。先生猶居陋巷，晏如也。又著《楊庭新論》十篇，其指陳當世之務，有若言《禮》、《樂》述作之所由，則《太常寺卿論》是矣，言郡國武備之廢置，則《九州刺史論》是矣。餘篇悉然。蓋欲見於行事者也。方是

時，公卿大夫交章論薦者數十人。朝廷用丞相韓魏公言，將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自謝於富丞相曰：「老生豈任仕宦者耶？必不可辭，願得七品閒官還南方足矣。」仁宗皇帝聞而異之，特詔授太學助教致仕，從其志也。

王令《上聱隅先生》 夫子儒門傑，心誠行亦醇。玉金精粹美，椒桂性芬辛。一入隨邦計，咸期利國賓。生民待儒效，天意屬人倫。蜀犬爭驚日，鄒人不識麟。窮途千古淚，白髮四方塵。弊世誰思救，仁賢自合振。愛狙徒食費，好鶴浪軒馴。不結臨川網，偷安厝火薪。忠言驚苦逆，恬議貴因循。漆軌書三上，淸時死九濱。不思防蟻壤，徒欲衛龍鱗。當道豺狼愎，升堂犬馬嚚。旱餘雲不雨，命塞器藏身。獨抱遺經老，來爲後進陳。手提三聖出，口壓九師堙。衆耳雷霆震，羣觀日月新。韋編重斷絕，文席互酬詢。魯變全歸道，陳糧絕更貧。

傳記

《宋史》卷四五八《黃晞傳》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游。自號聱隅子，著《獻欷瑣微論》十卷，以謂聱隅者枅物之名，獻欷者嘆聲，瑣微者述辭也。石介在太學，遣諸生以禮聘召，晞走匿鄰家不出。樞密使韓琦表薦之，以爲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紀事

《玉壺淸話》卷五 黃晞，閩人。皇祐初遊京師，不踐場屋，多以古學遊搢紳之門。凡著書，自號聱隅子。走京塵幾十年，公卿詞臣無不前席。晞履裂帽破，馳走無倦。後詞臣重晞之道者，列章爲薦，盡力提挽。朝恩甚優，授京官，知巨邑，有旨留國子監，將有司業之命。始拜敕，偏謝知己，才三日，館於景德如意輪院。一日晚歸，解鞍少憩，謂院僧曰：「僕遠人也，勤苦貧寒，客路飄泊，寒暑未嘗溫飽。今日方平生事畢，且放懷酣寢一夕。請戒僧童，愼無見喧。」僧諾之，扃扉遂寢。翌日大曉，寂無所聞，寺僧擊牖大呼，已卒於榻矣。

《涑水紀聞》卷一〇 黃晞，閩人。好讀書，客遊京師數十年不歸。家貧，謁索以爲生，衣不蔽體，得錢輒買書，所費殆數百緡。自號聱隅子。石守道爲直講，聞其名，使諸生如古禮執羔雁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補學職。晞固辭不就，故歐陽永叔《哭徂徠先生》詩云「羔羊聘黃晞，晞驚走鄰家」是也。著書甚多。至和中，或薦於朝，除試太學助教，月餘，未及具綠袍，遇疾暴卒。有子甚愚魯，所聚及自著書皆散失無存者。

《丞相魏公譚訓》卷六 黃聱隅獻所爲文於曾祖，曾祖深器重之，遂館之於書室，令祖父與之游從。嘗謂聱隅曰：「成子名者，韓稚圭也，了宜贄文見之。」聱隅如言，韓果欽重。其後薦之於朝，命之以官，皆公力也。聱隅名晞，字景微，著書號《聱隅子》。

又 黃聱隅游京師，韋得象爲相，以鄉里召置門下。黃一日邂逅見祖父，如舊識。久之，語曰：「某居鄉人之館，其間雜以駔儈，令人鬱鬱。」祖父曰：「能移就敝廬乎？」黃大喜。【略】遂來謁曾祖，大愛重之。遂遷居講學，頗恨相見之晚。【略】黃性好弈，二叔祖亦善弈。每相見，晨起欲出，留之，曰：「有急幹。」即舉指曰：「一局如何？」曰：「可矣。」淹留早膳，或至抵暮不已。叔祖問：「急幹如何？」黃絕倒。乃知賢者亦有所蔽也。黃酷好《左氏》，得丘明所書筮《易》之法。【略】及黃老，有一子不克肖似。諸公將特起之，黃不願仕，但欲得七品官以蔭其子孫。諸公以問祖父，祖父以實告，遂除國子四門助教，致仕。

著錄

《宋史》卷二〇五《藝文志四》 《聱隅子獻欷鏁微論》一卷（黃晞撰）。

又 黃晞《聱隅書》十卷。

藝文

韓琦《祭聱隅先生文》 維嘉祐三年歲次戊戌，十月戊戌朔，十日丁未，具官某謹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聱隅先生黃君之靈。先生以學自富，以道

自貴。身居草萊，名暴天下。公卿大夫知先生之賢，薦先生之晚。老得一命，遽然而亡。嗚呼！豈天之於人，既使其學與道之不窮也，則其身也固不可得其不窮耶？不然，何屯梗沮屈之如是乎！某忝大任，竊重祿，不能極力推挽，使先生之學之道少伸於時，而身爲不窮，反咨嗟疑天，不自引咎，誠罪人也。今先生之子能奉遺書，謹遺法，介然以不墜先業爲意，護喪南歸，得舟東下，因致薄酹，一道哀愧之誠。先生宜來，歆是精潔。尚饗！

沈遼《寄題聱隅冢亭》 不識聱隅生，斯人亦豪怪。挾書海上來，軒昂軼前罪。何爲老窮阨，獨與當時背。寵祿出一時，此書終不廢。客死江都館，骸骨埋荒穢。幸會田使君，開塋北門外。浮屠清曠地，馬鬣森松檜。百年一抔土，誰當論窮泰。

雜錄

蘇頌《楊子寺聱隅先生祠堂記》 聱隅先生祠堂者，江都縣宰、承議郎羅君適所建也。【略】嘉祐二年四月，(聱隅)無疾卒於隆和坊僦舍。死之日，囊無餘貲，惟所蓄書數萬卷存焉。一子在遠，不及治命。門人范遷、張粤議以某爲知先生之深者，宜主其後，走僕來告。某即日往哭其尸，爲賈棺就殮，且謀寄骨郊寺。翌日，魏公遣使爲幹殯具，又奠之以文。其略曰：「先生之道德不用於朝，宰相之過也。」聞者莫不痛先生之有時無命，而稱魏公之推賢抑己也。未幾，其子某自南方來，挈旅櫬，載遺書以去，過江都，薦殯於楊子寺後圃。既而交游故人共爲復土，就葬其地。其未葬也，川陸之經由者，識與不識，皆過其下，咨嗟留連，或爲歌詩哀辭，或書名屋壁，至於木膚竹簳，題記殆遍。其無位而得民，至誠而感物，近世未有也。羅君涖邑之始，首來奠謁。因覽封鬣，黯然悽愴。且謂大儒不祀，後世何觀？昔汝南先賢，列城圖其像；有吳君子，仲尼表其墓。思人尚德，由古而然。於是即其故墟，規度餘地，增土於上者幾仞，而構堂其旁者幾椽，設像中楹，儼乎惟肖。凡材力之費，悉出俸泉，不勞於人，已日而就。兆域有表，松檟有序，所以示乎來者，蓋有激於風義。落成之日，遠近來觀，且欲記其經始之由，載其始卒之行，刻諸金石，託文舊交。予惟先生之道，生不得亟行於時，死而有名卿巨公周恤其後事。歲月久矣，餘芳邈焉，又有賢令宰爲之封植幽壤，表章令名。

梅摯

論述

《五瘴說》 《墨莊漫錄》卷五：梅摯公儀龍圖，景祐初以殿中丞知昭州。昭號二廣煙瘴水土惡弱處。公常爲說，其略云【略】。予讀此，方慨然有感，涖仕者當書於座右，亦可爲訓也。 光緒《臨桂縣志》卷一〇朱晞顏《跋梅摯瘴說》：龍圖梅公摯景祐初以殿中丞出知昭州，嘗著《五瘴說》，□□之矣。夫租賦、刑獄、飲食、貨財、帷簿之瘴有之，則雖畿甸之內□所不免。儻于斯五者咸無焉，則瘴土猶中土也。予將漕來南，行矣二年，蓋嘗深入瘴鄉矣。而自始視事，粤至于今，未有一日在告。非素于瘴土也，亦無是五者之瘴耳。然則嶺土能瘴人耶，亦人自爲瘴耶？紹熙改元中秋日，新安朱晞顏跋，布衣石俛書。《藏一話腴》內編卷下：景祐中，梅中丞知昭州，嘗爲《瘴記》，其略云【略】。此說深中士大夫之疾，道鄉鄒公志完爲詩以美之云：「市門隱去不知年，蔽芾甘棠蔭藥川。五瘴作時雖不染，一篇留誠亶其然。直須鏤板人皆與，庶使綿區病可痊。更有何方公未說，上醫醫國許心傳。」

《琵琶亭》 《中山詩話》：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右枕湓浦，地尤勝絕。夏、梅詩最佳(英公、公儀)。【略】梅云：「陶令歸來爲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有弦應被無弦笑，何況臨弦泣更多。」

傳記

《宋史》卷二九八《梅摯傳》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進士，起家大理評事、知藍田上元縣，徙知昭州，通判蘇州。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頗

急，摯言借貸本以行惠，乃重困民，詔緩輸期。慶曆中，擢殿中侍御史。時數有災異，引《洪範》上《變戒》曰【略】。徙開封府推官，遷判官。僧常瑩以簡札達宮人，輦官鄭玉醉呼，歐徼巡卒，皆釋不問，摯請悉杖配之。改度支判官，進侍御史。論石元孫「不死行陳，繫縲以還，國之辱也，不斬無以厲邊臣」。再奏不報。李用和除宣徽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摯言：「國初，杜審瓊亦帝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累有戰功，晚年始拜使相。祖宗慎名器如此，今不宜亟授無功。」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繇宮掖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資政殿學士員，召待制官同議政，復百官轉對。帝謂大臣曰：「梅摯言事有體。」以爲戶部副使。會宴契丹使紫宸殿，三司副使當坐殿東廡下。同列有謂曲宴例坐殿上，而大宴當止殿門外爾。因不即坐，與劉湜、陳洎趨出。降知海州，徙蘇州，入爲度支副使。初，河北歲饑，三司益漕江、淮米餉河北。後江、淮饑，有司尚責其數，摯奏減之。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判吏部流內銓，進龍圖閣學士、知滑州。州歲備河，調丁伐灘葦，摯以疲民，奏用州兵代之。河大漲，將決，夜率官屬督工徒完隄，水不爲患，詔獎其勞。勾當三班院、同知貢舉。請知杭州，帝賜詩寵行。累遷右諫議大夫，徙江寧府，又徙河中，卒。摯性淳靜，不爲矯厲之行，政迹如其爲人。平居未嘗問生業，喜爲詩，多警句。有奏議四十餘篇。

《**東都事略**》**卷七五**《**梅摯傳**》（存目）

紀事

歐陽修《**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略】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韻語陽秋**》**卷一六** 《六朝事迹》載，寶林寺有琪樹，在法堂前。梅摯有詩云：「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何邪？

《**賓退錄**》**卷五** 今寧國涇縣東北二十里有琴溪，【略】溪中別有一種小魚，他處所無，俗謂琴高投藥滓所化，號琴高魚。【略】前輩多形之賦詠，梅聖俞、王禹玉、歐陽文忠公皆有《和梅公儀（摯）琴高魚》詩。【略】公儀詩恨未見。

藝文

文彥博《**和公儀隱廳書事**》 跡貴雖軒冕，心閑似隱淪。林間新葺宇，公退此頤神。蘚色青緣砌，池光碧照人。愛君高雅趣，琴酒屢相親（廳在池南，景物幽邃，予屢接公儀觴詠於此）。

歐陽修《**憶鶴呈公儀**》 一笑相驩樂得朋，誦君雙鶴句尤清。高懷自喜凌雲格，俗耳誰思警露聲。所好與時雖異趣，累心於物豈非情。歸休約我攜琴去，共看婆娑舞月明。

又《**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 萬室東南富且繁，羨君風力有餘閑。漁樵人樂江湖外，談笑詩成罇俎間。日暖梨花催美酒，天寒桂子落空山。郵筒不絕如飛翼，莫惜新篇屢往還。

韓琦《**次韻答滑州梅龍圖以詩酒見寄二首**》 對敵公如論酒兵，病夫雖劣敢先登。如將壓境求詩戰，即豎降旗示不勝。 東郡何能抑上才，召書看即日邊來。名醪價重詩篇好，賸泛西園感遇杯（公近奏《感遇》十篇，故云）。

又《**次韻酬滑州梅龍圖惠詩**》 自昔能詩者，如公敏思稀。清風當世聳，大雅一時歸。京輔方期治，天顏此暫違。召棠隨有愛，庖刃不勞揮。吟筆閑邀戰，鄰邦動怯圍。疲神支敗北，對景失芳菲。無物酬明月，何心衒畫衣。驚弦常跕跕，突陣正騑騑。溪柳柔金幄，園花爛錦幃（公新葺溪園，爲近輔之勝）。嬉遊成樂國，佳氣俯端闈。郢曲高難和，荆棲近莫依。流年傷阻闊，好夢接容輝。不信降旗豎（前答公詩已有請豎降旗之句），猶勝走檄威。可慚貂莫續，安敵虎而飛。窘蹙圖更郡，奔逃始見機。吾鄉雖甚美，無計戀柴扉。

宋庠《**次韻和侍讀梅學士秋雪**》 秋宇霜華極，翻成暮雪飄。影迷霄桂滿，氣助海鐘調。梅蘤裝宮樹，蘆花著浦苕。喜延梁客酒，愁敝洛人貂。碧瓦千溝麗，銀塘一色消。雅篇工狀物，精思入參寥。

宋祁《**送梅摯廷評宰上元**》 《子虛》誦入漢皇帷，給筆當年掞藻奇。賜罷春袍兼彩服，對餘崑玉照林枝。即時酒所歌驪闋，幾日江南瑞雉隨。建業清溪無盡曲，爲賡妍唱繞遺詞。

《**輿地紀勝**》卷二宋仁宗《**賜梅摯知杭州**》　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剖符宣政化，持橐輟才流。暫出論思列，遙分旰昃憂。循良勤撫俗，來暮聽歌謳。

釋祕演

尹洙《浮圖祕演詩集序》　浮圖號文惠師祕演者過我，道歐陽永叔爲其作詩序，蘇子美貽之詩。永叔悲演老且衰，子美有「惜哉不櫛被佛縛，不爾烜赫爲名卿」之句。予識演二十年，當初見時，多與穆伯長游。伯長明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喜演。演善詩，復辨博，好論天下事，自謂浮圖其服而儒其心。若當世有勢力者冠衣而振起之，必犖犖取奇節。今老且窮，其爲佛縛，詎得已邪？伯長小州參軍，已死；演老浮圖，固其分。演之再來京師，不飲酒，不與人劇談，頗自持謹，與世名浮圖者不甚異。演之心豈與年俱衰乎？永叔因石曼卿始以知演，見其衰而聞其壯所爲，是以爲之悲。然演始健於詩，老而愈壯，不知年之衰。予聞詩發於中，寧相戾邪？豈演老益更事，且不預世故，遂汩汩順流俗，其外若衰，其中挺然，獨於詩乃發之邪？演詩既多，爲人所重，演亦不自愛之，數客外方，頗逸去，錄之凡三百餘篇云。河南尹某序。

歐陽修《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顚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歡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崒，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山中**》《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此石曼卿至交山東演也，歐陽公爲其詩集序。中四句鍛而成，卻足前後起末句。「九僧」亦多如此。　馮舒評：未見得是秋，不宜入此。　紀昀評：馮云「未見得是秋，不宜入此」，然「寒蟬」、「落葉」，非秋而何？此無關于論詩，特以門戶，故其偏僻更甚于虛谷。　查慎行評：有詩如此，宜爲石學士所賞，「九僧」不如多矣。詩僧宋代首推參寥，如「九僧」，不堪咀味。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僧祕演集》二卷。

蘇舜欽《贈釋祕演》　高車大馬闐上京，釋曰演者何聲名。當年余嘗與之語，實亦可喜無俗情。作詩千篇頗振絕，放意吐出吁可驚。不肯低心事鐫鑿，直欲淡泊趨杳冥。落落吾儒坐滿室，共論憖若木陷釘。賣藥得錢輒沽酒，日費數千同醉醒。傷哉不櫛被佛縛，不爾烜赫爲名卿。數年不見今老矣，自說厭苦居都城。垂頤孤坐若癡虎，眼吻開合猶光精。雄心瞥起忽四顧，便擬擊浪東南行。開春余行可同載，相與曠快觀滄溟。

范諷

論　述

顏太初《東州逸黨》　東州有逸黨，尊大自相推。號曰方外交，蕩然絕四維。六籍被詆訶，三皇遭毀訾。阬儒愚黔首，快哉秦李斯。與世立憲度，迂哉魯先師。流宕終忘反，惡聞有民彝。或爲童牧飲，垂髫以相嬉。或作概量歌，無非市井辭。或作《薤露》唱，發聲令人悲。或稱重氣義，金帛不爲貲。或曰外形骸，頂踵了無私。麀聚復獶雜，何者爲尊卑。遙聞風波民，未見如調饑。偶

逢紳帶士，相對如拘縻。不知二紀來，此風肇自誰？都緣極顯地，多用寧馨兒。斯人之一唱，翕然天下隨。斯人之一趨，靡然天下馳。鄉老爲品狀，不以逸爲嗤。宗伯主計偕，不以逸爲非。私庭訓子弟，多以逸爲宜。公朝論人物，翻以逸爲奇。家國盡爲逸，禮法何從施？我常病其事，中夜起思惟。平地三尺限，空車登無歧。重載歷百仞，所來因凌遲。萬一染成俗，雖悔何由追？【略】終削南山竹，冒死指其疵。願乘九廟靈，感悟宸心知。赫爾奮獨斷，去邪在無疑。

石介《上范中丞書》 今天子【略】命青州牧、天章閣待制范公爲御史中丞，四海之望洽矣，三靈之心協矣。【略】惟中丞大節直道，危言敢諫，能守正不撓，自結明主，簡在帝心，符於物望。

《題鼎州甘泉寺》 《碧溪詩話》卷九：醴陽道旁有甘泉寺，因萊公、丁謂曾留行記，從而題詠者甚衆，碑牌滿屋。范諷有「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禮佛遂南行。高堂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人皆傳道。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豈皆貪寵榮者哉？又有人云「此泉不洗千年恨，留與行人戒覆車」，害理尤甚。萊公之事，亦例爲覆車乎？ 《歷代詩話考索》：《臨漢隱居詩話》云：「鼎澧道中有甘泉寺。天禧末寇萊公南遷，題名寺壁。天聖初，丁謂南遷，復題名而行。其後范諷爲湖南安撫，有詩云【略】」竊謂士君子直節事君，豈顧利害？況寇公與丁謂不可同日語，范諷之詩，烏足錄哉。宋黃徹曾深駁其非。

傳記

《宋史》卷三〇四《范正辭傳》附《范諷傳》 范正辭字直道，齊州人。【略】子識、諷，并進士及第。諷字補之，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獻《東封賦》，遷太常寺奉禮郎。又獻所爲文，召試入等，出知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失阡陌，田訟不能決，諷分別疆畔，著爲券，民持去不復爭。諷辨數激昂，喜爲名聲，然亦操持在己，吏不敢欺。爲縣存視貧弱，至豪猾大家，峻法治之。舉進士第，遷大理評事、通判淄州。【略】徙知梁山軍，以母老不行，得通判鄆州。【略】徙知廣濟軍，民避水堤居，凡給徭於官者，諷悉縱使護其家，奏除其租賦。累遷太常博士，以疾監舒州靈仙觀。尚御藥張懷德至觀齋祠，諷頗要結之，懷德薦于章獻太后，遂召還。問所欲言，對曰：「今權臣驕悍，將不可制。」蓋指曹利用也。利用貶，拜右司諫、三司度支判官。百官轉對，敕近臣閱視其可行者，類次以聞。諷奏曰：「非上親覽決可否，則誰肯爲陛下極言者。」玉清昭應宮災，下有司治火所起，諷曰：「此天之戒告，乃復置獄以窮治之，非所以應天也。」獄由是得解。議者疑復修，諷上書諫：「山木已盡，人力已竭，宮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爲此，其如疑天下何。宜詔示四方，使明知之。」於是下詔罷修。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自許州來朝，圖相位，諷奏：「惟演嘗爲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以不私，固不可復用。」遂以惟演守河南。使契丹，道過幽州北，見原野平曠，慨然曰：「此爲戰地，不亦信哉。」遼人相目不敢對。擢天章閣待制，知審刑院，出知青州，再遷戶部郎中。時山東饑，宰相王曾，青人，家積粟多，諷發取數千斛濟饑民，因請遣使安撫京東。入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略】諷嘗侍對，帝語及郭后亡子。諷言亡子大義當廢，陰合帝旨，以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時狄棐爲直學士已久，諷盛氣凌棐，宰相李迪右之，遂特詔班棐上，論者非之。尋轉閣學士，以疾免三司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管勾祥源觀。徙會靈觀，復改閣學士、給事中、知兗州。既至郡，而龐籍爲廣南東路轉運使，未行，上言：「嚮爲侍御史，嘗奏彈諷以三司使曲爲左藏監庫吳守則奏課遷官。尚美人同父弟娶守則女，諷以銀鞍勒遺守則相結納。既出兗州，乃紿言貧，假翰林白金器數千兩自隨，而增產於齊州，市官田虧平估。」置獄于南京劾之。諷坐方聽旨擅馳驛還兗州，當贖。籍所奏有不實，當免官。宰相呂夷簡嫉諷詭激，特貶諷武昌軍節度行軍司馬；貸籍，止降官知臨江軍。由是宰相李迪等坐親善諷皆斥。歲中徙保信軍，聽居舒州持母喪，又許歸齊州。日飲酒自縱，爲時所譏。服除，改將作少監、知淮陽軍，遷光祿卿、知陝州，道改潞州。入見帝言：「元昊不可擊，獨以兵守要害，捍侵掠，久當自服。倘內修百度，躬節儉，如祖宗故事，則疆事不足憂。」復給事中，卒。諷嘗建議朝廷當差擇能臣，留以代大臣之不稱職者。大臣聞而惡之。又數短參知政事王隨于帝前，因奏：「外人謂臣逐隨將取其位，願先出臣，爲陛下引姦邪去，而朝廷清矣。」又嘗與張士遜議事不合，諷曰：「世謂大事未易可議，小事不足爲，所爲終何事邪？」及爲龐籍訟，人謂大臣陰諷籍焉。諷類曠達，然捭闔圖進，不守名檢，所與游者輒慕其所爲，時號「東州逸

黨」。山東人顏太初作《逸黨詩》刺之，而姜潛者又嘗貽書以疏其過云。

紀事

《續墨客揮犀》卷一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濟南。城西有張氏園亭，數泉上出，有金線、眞珠之目，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聽也，嘗邀范宴飲于亭。范題二韻詩于壁：「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葉清臣

論述

綜論

宋祁《秀州重修鼓角樓記》 道卿秀敏而文，洵直而方，由諸生取峻科，入道山，籍治朝，其所履踐，皆沛如桑林，鏗若黃鐘，含章慮善，以光王國。今又興輪奐於官下，樹藝極於吏師，導物忠厚，洗人愁嘆，陟狀此功，爲東南第一，號君子者，故不器歟。【略】今日之政，異時之仕，合儒林、循吏而兼得之，爲天子所器，可前知矣。

《中吳紀聞》卷三 公（葉清臣）識度奇拔，議論出人意表。其立朝也，數以忠言鯁論啓沃上心，而媚忌者衆，竟不果大用。范文正公嘗爲文祭之云：「濬學偉文，發於妙齡。天然清流，不雜渭涇。」又云：「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采，搢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數語盡之矣。

分論

《松江秋泛賦》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晏殊《中園》，葉清臣《松江秋泛》，自謂得窮達奢儉之中，今亦以此錄之。然上無補衮拯溺之公義，下無隱居放言之逸想，則其所謂中者，特居處飲食之奉而已，不足道也。

《五策》 李覯《上葉學士書》：年十六時，聞禮部奏貢士之可者，賜第於殿廷，所得多當世豪俊，而執事之《五策》，實流行於天下。募其本而觀之，則審刑政之會，達權利之變，將以富國便人，而納之於禮義，良今日之急務，而衆賢之所未知者也。其辭曲而贍，其意正而通，洋洋乎古人之風復歸於筆下。

《寄宋公序鄭天休》 《東原錄》：葉道卿嘗帶貼職知秀州，時狀元宋公序及同榜鄭天休已修起居注，道卿有詩寄二公曰：「相先一龍首，對立兩螭頭。」世稱警句。

《鳳凰閣》（遍園林綠暗）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楊花無奈，斷處逢生。（「這般愁沒處安着」句）婉轉疑絕。

《賀聖朝》（滿斟綠醑留君住）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按此調多參差，不同舊譜。羨「日」字，正之。恐犯《眼兒媚》調。新譜以日字連下讀，又不成句。詞選于兩段末作五字句，換頭作八字叶，可。以東坡有「二分塵土，一分流水」之句，各道得我輩心死。

傳記

《宋史》卷二九五《葉清臣傳》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父參，終光祿卿。清臣幼敏異，好學善屬文。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筠奇所對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寺奉禮郎、簽書蘇州觀察判官事。還爲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戶部勾院，改鹽鐵判官。上言九事：請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興太學，選置博士，許公卿大臣子弟補學生；重縣令；諸科舉人取明大義，責以策問；省流外官，無得入仕；聽武臣終三年之喪；罷度僧；廢讀經一業；訓兵練將，慎出令，簡條

約。詞多不載。出知宣州，累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鹽鐵勾院，進直史館。是冬，京師地震，上疏曰【略】。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會詔求直言，清臣復上疏言大臣專政，仁宗嘉納之。清臣請外，爲兩浙轉運副使。並太湖有民田，豪右據上游，水不得泄，而民不敢訴。嘗建請疏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民賴其利。以右正言知制誥，知審官院，判國子監。時陝西用兵，上言【略】。元昊圍延州，既解去，鈐轄內侍盧守懃與通判計用章更訟于朝。時內侍用事者，多爲守懃游說，朝廷議薄守懃罪，而流用章嶺南。清臣上疏曰【略】。其後獄具，守懃纔降湖北兵馬都監。時西師未解，急於經費，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初不在選中。帝曰：「葉清臣才可用。」擢爲起居舍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事。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御廚皆內侍領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爲合同以檢其出入。清臣與宋庠、鄭戩雅相善，爲呂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踰年，入翰林爲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丁父憂，言者以清臣爲知兵，請起守邊。及服除，宰相陳執中素不悅之，即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道由京師，因請對，改澶州，進尚書戶部郎中、知青州。徙知永興軍，浚三白渠，溉田踰六千頃。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清臣聞之，爲條對，極論時政闕失，其言多劘切權貴。且曰【略】。其他所列利害甚衆。會河決商胡，北道艱食，復以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略】皇祐元年春，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清臣上對，略曰【略】。時清臣以河北乏兵食，自汴漕米繇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爲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清臣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略】數上書論天下事，陳九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者。

《**隆平集**》**卷一四**《**葉清臣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四**《**葉清臣傳**》（存目）

紀事

光緒《**宣城縣志**》**卷三一葉清臣**《**宣城留題詩自序**》 宛陵，故鄣也。溪山甚佳，土風甚樂。次署高明皆樓居，巖居深遠多仙遊。丘塍界棋，竹樹如繪。司馬氏渡江以還，於帝王之都爲近輔，得符戟之守爲名臣，代有良牧，倬稱右地。天禧末，門中監州，膝下躬膳，唯是嘗託，頗熟遊覽。後此八年，家君出自計曹，復分臺契。予束簡書殿，伏奏宸闈，得官鄰圻，侍行所理。人郭皆是，風物依然。獨恨平時羈牽私務，未能盡著於聲詠。因感古人衛風韓士之義，悉索圖誌，得三十首。心遊目想，格卑韻俗，聊記所得，僅同實錄。緬謝公之遺響，敢承先誦；庶江南之聞境，或載風謠云爾。天聖己巳秋九月丙子高齋序。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六**《西清詩話》云：宋元憲爲內相，望臨一時，且大用矣。同列有譖其姓宋名郊，非便。公奉詔，更名庠，意殊怏怏。會用新名移書與葉清臣，仍呼同年。葉戲答云：「清臣是宋郊第六中選，遍閱《小錄》，無宋庠，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云：「【略】莫驚書錄題臣向，即是當時劉更生。」

《**中吳紀聞**》**卷三** 葉清臣字道卿，少列之子。天聖二年，劉筠知貢舉，得公所對策，奇之，擢爲第二。國朝以來，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寶元中，爲兩浙轉運使。康定初，知制誥。慶曆初，出知江寧府，召入爲翰林學士。俄丁父憂，有詔起復爲邊帥，力辭，不行。免喪，知邠州，改知澶州，又改青州、永興軍。皇祐初，復召入爲三司使。帝嘗訪以禦邊之策，公對曰【略】。上用其言，皆見信任。未幾，出守河陽，卒。

著錄

《**東都事略**》**卷六四**《**葉清臣傳**》 有集一百五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葉清臣集》十六卷。

《**宋史**》**卷二九五**《**葉清臣傳**》 有文集一百六十卷。

藝文

范仲淹《**祭葉翰林文**》 維皇祐元年己丑十月庚申朔日，具位某謹致祭

於故內翰、侍讀學士、諫議葉公之靈。嗚呼！賢哉道卿，鍾乎粹靈。秀格峨峨，英采熒熒。濬學偉文，發於妙齡。決策三篇，萬儒竦聽。闊視霄路，直步雲庭。天然清流，不雜渭涇。西垣北門，大筆未停。爲藩爲翰，于澶于青。乃牧京兆，關輔以寧。再主大計，寔營寔經。慷慨國論，冒於雷霆。出守河橋，期歸闕庭。一夕奄去，天地冥冥。嗚呼！遘時甚盛，得主惟聖。謂道必行，謂事必正。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采，搢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嗚呼！僕與公知，則相知心。蓬瀛共舍，切瑳規箴。蘇秀鄰邦，唱酬謳吟。相許道大，交薦言深。久要之意，不爲浮沉。今也云亡，絕弦於琴。白髮相失，清淚難禁。音問一斷，憂愁百侵。古之遺直，千載猶欽。生平之交，情何以任。哀哉，尚饗！

劉敞《挽葉翰林》 翰林氣英發，博學起徒步。初射東堂策，已稱濟時具。出入三十歲，差池千一遇。青雲得自致，白眼與俗忤。勁節凌秋旻，玄文匿深霧。尺璧可令毀，堅石難使鑄。董生膠西相，賈子長沙傅。終疑稀世才，良用制作誤。銜悲去修門，觖望動行路。落落長松姿，歲晏悴霜露。平生慕高名，邂逅隔清晤。心許千金劍，無由掛君墓。

余靖

論述

綜論

蔡襄《余公墓誌銘》（景祐三年）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屢言丞相過失，貶饒州，言事者畏縮不敢論列，公即上疏曰：「古之帝王逐諫臣，終爲盛德之累。仲淹宜在朝，不宜遠謫。」坐是落職監筠州稅。尹公師魯、歐陽公永叔繼之，皆以朋黨斥去。某官微，不得自達，作詩四篇以直之，一日傳於京師，故天下目爲「四賢」。

周源《武溪集序》 尚書余公之才，長於應變，文亦如之，不名一體。初舉進士，天禧、天聖之間，文尚華侈，公以詞章鼓行名場，取高第。與尹師魯應拔萃科，公又爲冠。穆伯長、歐陽永叔起，文復古，公亦變體，棄華取質，以道理相交，與歐陽、蔡諸公埒名價。當時公卿士大夫碑碣銘誌、亭館記引、道釋觀寺撰述，不得公文，爲不孝不可。四方鼎谷鑱辭，聲相聞。晚節芸殖不落，積原涵深，益工遂完。公倜儻負氣節，以功業爲己任，以文章怙職麗正，落落不常。范文正以直言貶逐遠郡，公以章救解，忤權貴，奪職監筠州商稅。仁宗慶曆中，攬治斷英，復置諫官四員，公與歐陽、蔡公並命，益奮不顧，爭抨權倖，溢於文辭。

韓璜《書余襄公集後》 公文聲與歐陽公同時，豈晚進敢議？如辨堯舜之謚號，攷秦漢之興亡，以儒爲正，以釋爲權，皆後學所當知者。寓意賦詠，欲嶺上置關籍，簡官吏行李之往來以辨清濁，凡宜施於今日。【略】紹興丁巳，隸川韓璜題。

劉穆《嘉靖本武溪集序》 集中所載雖未能粹然盡合于道，然其博物洽聞，馳騁今古，多亦有補於世，成一家言，亦庶幾所謂大雅卓爾不羣者矣。矧立朝言論風旨爲天下所重，方其棄置不用，即奉身而退，屏居野處，以山水文學自娛。及其復起于朝，又致身而進，折難批危，艱險不辭，竟足以靖地方之變。用舍行藏，不繫于心，一以虛舟飄瓦視世，故而卒之戡定國家，又如權度稱量，長短輕重而一無爽也。嗚呼！此豈尋常章句士能之哉？其所植立益深遠矣。

《宋詩鈔・武溪詩鈔序》 爲文不爲曼詞，如辯謚、論史、序潮等篇，皆有所發明。詩亦堅鍊有法。時歐陽變體復古，靖與交厚，故亦棄華取質，爲有本之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余）靖初爲臺諫，以申救范仲淹外貶，蔡襄因作《四賢一不肖詩》，頗涉標榜，然實襄隨衆囂譁，非靖之本志。蹟其生平樹立，要不失爲名臣。其文章不甚著名，然狄青討平儂智高，靖摩崖作記，以旌武功，當時咸重其文。嘗奉命使遼，作《契丹官儀》一篇，頗可與史傳參證。他如論史、序潮諸作，亦多斐然可觀。以方駕歐、梅，固爲不足，要於北宋諸人之中，固亦自成一隊也。

分論

《正瑞論》《(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涉筆開爽，可以正緯書之妄。

《姚璹論》《(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論史官職守，能中事理，不徒資掌故，備蒐考也。

《和伯恭自造新茶》《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八紀昀評：七言長律本難，以之詠茶更難，宜其敷衍庸熟也。李光垣評：二「試」二「無」，字複。無名氏(甲)評：茶新出有「旗槍」之目。「三椀」即盧仝詩語。

《落花》《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〇：《三山老人語錄》云：余襄公有《落花》詩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皮囊。」可亞于二宋。《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三、四殊不減二宋，亦似崑體。余襄公靖蓋直臣名士，詩當加敬。馮班評：漸啓「江西」用事法。三詩當以子京三、四爲最，是眞落花，餘皆假借故事耳。查慎行評：五、六滯。紀昀評：三、四自可。

傳記

歐陽修《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於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於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於家，又以爲某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於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

即械五人送欽州，斬於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略】銘曰：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美於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於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於里。一方有警，公起於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於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於墓門。以貽來世，匪止韶人。

蔡襄《余公墓誌銘》（存目）

《隆平集》卷一四《余靖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七五《余靖傳》（存目）

《宋史》卷三二〇《余靖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儒林公議》卷下 呂夷簡作相，氣勢熏炎，無敢忤者，（范）仲淹屢犯其鋒，夷簡深懷忌憚。【略】（上）責仲淹離間大臣，徼倖進取，落待制職，出知饒州。言事無敢辨之者。【略】（尹）洙遂詣政府，請與仲淹偕貶爲黨人。（余）靖上書言【略】。書奏，夷簡內不自安，乃謫洙、靖官以拒來者。

歐陽修《贈尚書工部侍郎余靖詔》 卿起自家居，首宜勤力。至於大兵之後，撫彼凋殘，餘孽未平，推吾恩信。寄任實深於委遇，寵章宜有於便蕃。遽閱貢輸，良增嘉歎。

蔡襄《尚書工部侍郎知桂州充廣南西路都鈐轄經略安撫使余靖可依前尚書工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依舊知桂州充廣南西路都鈐轄經略安撫使制》 具官某以文學歷詞禁，以材智更使指。向者嶠服醜類，冒抵邦刑，起汝於喪廬，授之以兵節。自臨總制，漸格小康。遽遠攬於奏封，願追行於祥禫。眷惟武略，方倚帥才，特兼書府之名，仍居經管之重。勉懋忠力，稱朕意焉。

王安石《尚書左丞余靖制》 具官某政事之材，藝文之學，踐更中外，光顯有聲。濟登大官，鎮撫荒服，能率厥職，相時休成。衍食序勳，往其祗服。

作品本事

《中山詩話》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道，吾爲卿飲。」靖舉曰：「夜宴設邏（厚盛也）臣拜洗（受賜），兩朝厥荷（通好）情感勤（厚重）。微臣雅魯（拜舞）祝若統（福祐），聖壽鐵擺（嵩高）俱可忒（無極）。」主大笑，遂爲酹觴。漢史有《槃木白狼》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眞胡語也。

《容齋隨筆》卷三 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相傳以爲范文正公作郡守時所創。予考國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亥歲四月知饒州，四年十二月，詔自今須藩鎮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是月，范公移潤州。余襄公集有《饒州新建州學記》，實起於慶曆五年乙酉歲，其郡守曰都官員外郎張君，其略云：「先是郡先聖祠宮棟宇隳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治。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浮梁人金君卿郎中作《郡學莊田記》云：「慶曆四年春，詔郡國立學，時守都官副郎張侯譚始營之，明年學成。」與余公記合。范公在饒時，延君卿置館舍，使公有意建學，記中豈無一言及之？蓋是時公既爲執政，去郡十年矣。所謂前守相土者，不知爲何人。

《獨醒雜志》卷一 李仁甫《通鑑長編・仁宗皇帝紀》：「景祐二年三月丁巳，賜故鎮東軍節推毛洵家帛五十疋、米五十斛。洵，吉州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科。其父國子博士應佺與其母卒於寶州，洵徒跣護喪歸里中，負土成墳，毀瘠而卒，特恤之。」即予同里毛子仁父子也。應佺與洵墓銘皆余襄公靖所撰。應佺字子眞，罷寶州回，尚歷虔、筠、太平三州通判，以明道二年三月丁丑終於當塗官署。其配高氏壽春縣君，終於池陽之舟次。次子溥，以毀卒。故余公銘之，有曰：「哀殞庭蘭，悲摧舞鸞。」洵與兄漸奉喪歸葬於華原，結廬墓所凡二十一月，毀瘠如初喪之儀，輿疾歸家，數日而卒。郡以孝行聞，詔賜粟帛以旌顯之。則子眞非卒於寶州，意者仁甫未嘗考余公墓銘耳。

著錄

歐陽修《余襄公神道碑銘》 有文集五卷、奏議五卷。

蔡襄《余公墓誌銘》 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

周源《武溪集序》 嗣子尚書屯田員外郎仲荀編公遺藁，得古、律詩一百二十，碑、誌、記五十，議、論、箴、碣、表五十三，制誥九十八，判五十五，表、狀、啓七十五，祭文六，凡二十卷，泣而謂源曰：「先人知君深，常五薦君於朝。得君文及書，必命別藏巾篋。序先人集，非君而誰？」源不敢辭，而爲序云。朝奉郎、尚書屯田郎中、騎都尉、賜緋魚袋周源撰。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余襄公集》。 《余襄公諫草》。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武溪集》二十卷，集賢院學士襄公曲江余靖安道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武溪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余靖集》二十卷。又《諫草》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余襄公文集》，一部五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余襄公文集》五冊。

邱濬《成化本武溪集序》 予家嶺表極南之徼，自少有志，慕二公之高風，每恨其文不行于世。於張公文僅見其《羽扇》、《感遇》等數篇，余公文僅得其《潮說》及諸書判，蓋莫能睹其全也。求之天下幾三十年，今始與《曲江集》並得於館閣群書中。【略】初得公集，手自鈔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解官還家，攜以過韶。韶郡太守蘇君韡、同知方君新、通判涂君暲，請留此刻郡齋中，且求爲序。予既免喪，乃書此以引其前。【略】成化九年龍集癸巳仲春初吉，翰林院侍講學士瓊臺邱濬序。

劉穩《嘉靖本武溪集序》 韶陽古稱文獻，若張、余二公相繼起唐宋間，並以文章節義烜赫一世。【略】余奉命治兵南韶，首憤士習不端，乃擇鄉之有德行道誼者主會書院中，群多士而摩之以學，亦彬彬然變矣。暇取二公文集讀之，張集幸不殘缺，乃余集則漫無所考，及索舊守鄭騮所刻于郡者，僅存百一，已磨滅不可讀。文獻不足，何以徵之哉？余甚閔焉。故于軍旅之餘，稍爲校讎重刻，以示多士。

《百川書志》卷一二 《武溪集》三十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余靖《武溪集》二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武溪集》二十一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武溪集》四冊，二十卷。

《脈望館書目》 《武溪集》四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余襄公《武溪集》四冊，全。宋余靖著，凡二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余靖《武溪集》二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余靖《武溪集》。陳景雲注：「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武溪集》二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略】是集乃其子屯田員外郎仲荀所編，有屯田郎中周源序。凡古律詩一百二十，碑誌記五十，議論箴碣表五十三，制誥九十八，判五十五，表狀啓七十五，祭文六。卷目與歐陽修所撰墓誌相合。其奏議五卷，別爲一編，今已散佚，故集中闕此體焉。歷元及明，幾希湮沒。成化中邱濬鈔自內閣，始傳於世。今所行本爲嘉靖甲午都御史唐胄所重刊云。

《季滄葦藏書目》 宋余靖《武溪集》二十卷，四本。

黃佛頤《廣東叢書本武溪集補佚序》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南韶道劉穩又取鄭(騮)本重刊，曩歲壬寅秋，余見之於東宮莫氏福功堂，嘗取以校嘉慶癸酉刊本，編次字句多殊，較嘉慶本爲勝。【略】余既爲《武溪集校勘記》，復於諸書蒐得集外詩五首(中一首爲佚句)，文八首，爲《補佚》一卷，錄存集末。近同人集印《廣東叢書》，《武溪集》用常熟瞿氏所藏成化本，因錄《補佚》，俾附入備考。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武溪集》二十一卷，宋余靖撰。明成化九年蘇韡刊本。【略】前成化九年邱濬序，次朝奉郎、尚書屯田郎中、騎都尉、賜緋魚袋周源序。本書首葉次三行題「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右僕射累贈少師謚襄公余靖」。後附歐陽修撰《神道碑銘》及紹興丁巳韓璜《書集後》爲第二十一卷。有黃丕烈跋，錄後【略】。

又 《武溪集》二十一卷，宋余靖撰。明嘉靖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武溪集》二十一卷，宋余靖撰，明成化九年蘇韡等刻本，黃丕烈跋，十冊。 《武溪集》二十一卷，宋余靖撰，明嘉靖四

十五年劉穩刻本，王士禎跋，八冊。《武溪集》二十一卷，宋余靖撰，明隆武二年余超龍刻本，傳增湘校并跋，六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武溪集》二十卷十冊，明嘉靖四十五年劉穩廣東刊本。

藝文

蔡襄《四賢一不肖詩・余靖》 南方之強君子居，卓然安道襟韻孤。詞科判等屢得雋，呀然鼓焰天地爐。三年待詔處京邑，斗粟不足榮妻孥。耳聞心慮朝家事，螭頭比奏帝曰都。校書計課當序進，麗賦集仙來顯塗。誥墨未乾尋已奪，不奪不爲君子儒。前日希文坐言事，手提敕敎東南趨。希文鯁亮素少與，失勢誰復能相扶。嶄然安道生頭角，氣虹萬丈橫天衢。臣靖胸中有屈語，舉嗌不避蕭斧誅。使臣仲淹在庭列，日獻陛下之嘉謨。刺史榮官雖重寄，奈何一郡卷不舒。言非由位固當罪，隨漕扁舟盡室俱。炎陬此去數千里，槖中狼籍惟蠹書。高冠長佩叢闕下，千百其群訶爾愚。吾知萬世更萬世，凜凜英風激懦夫。

尹洙

論述

綜論

范仲淹《河南集序》 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與穆伯長游，力爲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始聳慕焉。復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正，是大有功於道也，其吾儒之盛歟！

韓琦《尹公墓表》 公幼聰敏喜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參質古今，開判凝滯，聞者欣服之。【略】時天下無事，政闕不講，以兵言者爲妄人。公乃著《叙燕》、《息戍》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才。【略】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寖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爲最多。

歐陽修《尹書記》 師魯天下才，神鋒凜豪儁。逸驥卧秋櫪，意在騃騃迅。平居弄翰墨，揮灑不停瞬。談笑帝王略，驅馳古今論。良工正求玉，片石胡爲韞。

釋契嵩《紀復古》 章君表民以官來錢塘，居未幾，出歐陽永叔、蔡君謨、尹師魯文示予學者，且曰：「【略】視其文，仁義之言炳如也。」

《隆平集》卷一五《尹洙傳》 自五代之弊，氣格不振，宋興，柳開始爲古文，而辭語猶事隱奧。至天聖初，洙與穆修始興起之，繼而作者，遂高出近世矣。

強至《讀尹師魯集》 章句橫行古道堙，先生筆力障頹津。高文簡得《春秋》法，大體嚴如劍佩臣。冰鐵剛顏低獄吏，雲風壯略疏邊人。謫官竟死空名在，一讀遺編淚滿巾。

《邵氏聞見錄》卷一五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爲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試於國學、南省，皆爲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叙云爾。蓋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爲古文則居師魯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故公謫夷陵日，貽師魯書曰：「開正以來始似無事，始舊更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合刪削，存其大者。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修本所取法於此傳，亦有繁簡未中者，願師魯刪之，則盡善也。正史更不分五史，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修且自撰，以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略】」其後師魯死，無子。今歐陽公《五

代史》頒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盡爲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公曰：「在孔子六經中，惟《春秋》可當。」則歐陽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修《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爲古文。然洙之才不足以望修」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字淵源自有次第也。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九　尹師魯、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於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唱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議也。【略】師魯之於詩，以爲不足作邪，抑不能邪？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尹洙）尤長于《春秋》。文章自唐末卑弱，本朝柳開始爲古文，天聖初，與穆修大振起之。

《東都事略》卷六四《尹洙傳》　洙博學有識度，通六經，尤深於《春秋》，爲文章簡而有法。

尤袤《刊河南先生文集跋》　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師魯，一再傳而後有歐陽氏、王氏、曾氏，然則師魯其師資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　尹洙早悟先識，言必中慮，同時莫能及。《叙燕》、《息戍》、《兵制》與賈誼相上下，適會其時，故但爲救敗之策爾。洙亦善論事，非擅所長於空文者也。

《宋史》卷二九五《尹洙傳》　洙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深於《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爲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

黃溍《跋范文正公與尹舍人帖》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醇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遺帖，安得不爲之撫卷而三嘆乎？

崔銑《校正尹師魯文集序》　銑考藝於宋，得尹師魯之文，所尚節義，所長論兵，明出事先，任而無黨，遭構不怒，處終而精。故詞簡而切，旨不襲故，言不躐其所不能，其亦孔氏之政乎。當宋代，談經作傳，摛詞申政者奚啻百家，然自三四儒之外，許魯齋謂彌近理而大亂眞。從於程氏者，尹彥明稱庶幾焉，行一乎敬，言純乎經，道行乎富貴患難。噫，何尹氏之多賢歟！

金之俊《讀尹河南文集》　余嘗讀歐陽氏誌尹河南先生之墓曰：「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又自疏云：「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若是乎，文之貴簡，而能爲簡者匪易言哉！一日從北海孫公所得《河南先生文集》鈔本，受而卒業焉。其文朴直緊嚴，果有當于簡，即碑銘書疏，或詳至數千百言之多，皆精于理，核于事，而無靡詞，無溢氣，雖詳而仍不害其爲簡也。原《春秋》之所以能簡者，孔子上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天子、列國、君臣行事本末，與夫內外盛衰，治亂得失之故，靡不條貫洞達，故權衡審，是非明，一字褒貶，義無不該。然則非大哉博學之孔子，不能爲《春秋》之簡；非博聞強記、通知今古之師魯，亦不能爲師魯之簡；非博極群書，集古千卷，藏書萬卷之歐陽氏，亦不能爲歐陽氏之簡，而能以「簡而有法」一句，遂盡師魯之爲文也。此簡之所以有足貴，而能爲簡者之匪易言歟。攷之韓忠獻云：「天聖初，公獨與穆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范文正亦云：「師魯深于《春秋》，辭約而理精，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尤延之亦云：「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師魯。」則又非獨歐陽氏之說也。由是言之，文之學爲古者必能爲簡，而能爲簡者方可以語古。嗚呼，今天下之爲文而有志學古者，其亦可以知所尚也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河南集》二十七卷【略】。至所爲文章，古峭勁潔，繼柳開、穆修之後，一挽五季浮靡之習，尤卓然可以自傳。邵伯溫《聞見錄》稱錢惟演守西都，起雙桂樓，建臨園驛，命歐陽修及洙作記。修文千餘言，洙止用五百字，修服其簡古。又稱修早工偶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洙，乃出韓退之之文學之。蓋修與洙文雖不同，而修爲古文則居洙後也云云。蓋有宋古文，修爲巨擘，而洙實開其先，故所作具有原本。自修文盛行，洙名轉爲所掩，然洙文具在，亦烏可盡沒其功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尹）洙文簡嚴，與（歐陽）修之曲折抑揚，結體迥異，則各有其性之所近耳。

盧文弨《尹河南集跋》　師魯之言兵事，蓋亦知持重而不貪小利者。觀其欲厚集兵力與不城水洛之意可見矣。數遭遷謫，其功名不得與韓、范侔，惜哉！其言致治之本在於務大體，不在任察。又曰吏益材而民益愁，上貴良吏，

民始得遂其生。是其識議卓然有古大臣風矣。【略】師魯之文，永叔稱其簡而有法，子固稱其長于辯論，其文之佳正不盡以能用字少也。余既讀而愛之，且因諸君子校對之勤，而樂爲繼其後也。凡三四過，始卒業云。

姜宸英《唐賢三昧集序》 古文自韓、柳始變而末盡，其徒從之者亦寡，歷五代之亂，幾沒不傳。宋初，柳、穆闡明之於前，尹、歐諸人繼之於後，然後其學大行，蓋唐與宋相賡續而成者也。

《越縵堂讀書記》卷八《尹河南集》 師魯文筆警特，議論通達，似唐之杜牧之，而平正較勝，色澤差減耳。然宋人如張、晁以下，皆不及也。歐陽文忠稱其簡而有法，知言哉！

分論

《諫時政疏》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三事中言必中的，不僅以條暢爲長。

《憫忠》、《辨誣》 蔡襄《寄尹師魯書》：近聞師魯著《辨誣》、《憫忠》二文，其《辨誣》一篇，爲(耿)傅發也。雖未得其書以觀，而推迹其名之所謂，從可知已。或曰：「師魯於耿傅，同事西鄙，相得甚厚，不應作文以辨，蓋類夫私與者。」襄對曰：「誠而無私，君子之志也，以嫌爲避，硜硜者之爲也。誠而無私也者，不以親疏置於其間，惟其公而已矣。以其相得之厚，嫌而避之，反乃私也。且疏者不知，而知者不言，則死者之志於何而明哉！」或者遂解。師魯居憂河南時，襄爲留守從事，始識耿君，其爲人材智勇敢，固已推重，若夫道義，則交漸劘之。今者惟義之恤，而死焉不避，襄以是自疚於知耿君之爲未至也。嗟乎，體節殊處，適以招毀。甚哉，世人莫肯樹夫善也！【略】頃見師魯爲耿君作其先君墓銘，其祖蓋亦死國者。

傳記

歐陽修《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叙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資，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韓琦《尹公墓表》 (存目)

《隆平集》卷一五《尹洙傳》 (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四《尹洙傳》 (存目)

《宋史》卷二九五《尹洙傳》 (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范仲淹《與韓魏公書》 某頓首再拜：遞中幷黃通來，疊降眞誨，以多故，修答後時，至悚至悚！近惟起居萬福。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至均，寢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舁疾來鄧，以存沒見託，至五日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卻且着灸，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又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即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幷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則云：「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漱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別趙學士》云「不怛化」，《別韓倅》云「少年樹德」，《別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無煩惱」）。官員又問以家事，答云：「參以人事，則不樂也。」終更無言。莊老釋氏齊死生之說，師魯盡得之，奇異奇異！尋常見他于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此。初九日夜四更有事，十日晚殯于西禪，送終之禮甚備，官員舉人無不至者。家且寄此，候秋涼歸洛。已去安州之翰處作行狀，待送永叔作墓誌（某不敢作，恐知他當年事不備故也。卻待作文集序，此中士人多收得他文字）。明公可與他作墓表也。看他永訣時，實無不足意。今錄衆人祭文挽詩上呈。草草。

《歐陽文忠公文集》附錄卷五謝絳《遊嵩山寄梅殿丞書》 遣告嵩嶽，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略】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爲山水遊侶。【略】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閱遊嵩詩碑。【略】師魯體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略】是夕宿頂上，【略】五人者相與岸幘褫帶，環坐滿飲，賦詩談道，間以謔劇，灑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爲何物也。【略】十六日晨發，【略】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豈知道路之短長也。

《涑水紀聞》卷一〇 尹師魯謫官監均州酒，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師魯曰：「今日疾勢復增幾分，可更得幾日。」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就盡耳。」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夢溪筆談》卷二〇 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繫，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即詣尹，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胸中歟。

《邵氏聞見錄》卷八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爲通判，歐陽永叔爲推官，尹師魯爲掌書記，梅聖俞爲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遇之甚厚。

又卷一六 皇祐初，洛陽南資福院有僧錄義琛者，素出入尹師魯門下。師魯自平涼帥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監酒，過洛，義琛見之曰：「欲邀龍圖略至院中，可乎？」師魯從之。義琛曰：「鄉里門徒數人欲一望見龍圖。」有頃，諸人出，一喏而去，皆洛中大豪。義琛已密約，貸錢爲師魯買洛城南宮南村負郭美田三十頃。師魯初不知，後義琛復以歲所得地利償諸人。至師魯卒，喪歸洛，義琛哭於柩前，納其券於師魯家。師魯素貧，子孫賴此以生。

作品本事

《東原錄》 劉仲芳上曹瑋《水調歌頭》第三句云：「六郡酒泉。」蘇子美亦有此曲，則云：「魚龍隱處。」尹師魯和之，亦云：「吳王去後。」其平仄與蘇同而音與劉異。嘗問曉音者，乃曰：「以平仄言之，其文稍異。然不脫律，皆可用也。」律說本詞之指法，余聞之師，悟治《易》者各將所見，苟不離道之方，則不可論是非，餘經皆然。

《湘山野錄》卷中 錢思公鎮洛，所辟僚屬盡一時俊彥。時河南以陪都之要，驛舍常闕，公大創一館，榜曰臨轅。既成，命謝希深、尹師魯、歐陽公三人者各撰一記，曰：「奉諸君三日期，後日攀請水榭小飲，希示及。」三子相掎角以成其文，文就，出之相較。希深之文僅五百字，歐公之文五百餘字，獨師魯止用三百八十餘字而成，語簡事備，復典重有法。歐、謝二公縮袖曰：「止以師魯之作納丞相可也，吾二人者當匿之。」丞相果召，獨師魯獻文，二公辭以他事。思公曰：「何見忽之深，已礱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納之。然歐公終未伏在師魯之下，獨載酒往之，通夕講磨。師魯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諸君文格誠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爾。」

《石林燕語》卷一〇 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請俸必過初五。家人有前期誤請者，公怒，即以付有司劾治。尹師魯，公所知也。余在潁州士人家，嘗見師魯得罪後謝公書，親引此事云：「以某自視，雖若無愧，以公觀之，則安得爲無罪。」師魯蓋坐擅貸官錢爲部吏償債，當時有惡之者，遂論以贓云。

《老學庵筆記》卷一〇 《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丞相。父璨，爲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爲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孫仲容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爲襲美雪謗於泉下。

《宋史》卷二九五《尹洙傳》 時詔問攻守之計，（夏）竦具二策，令（韓）琦與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以洙爲集賢校理。洙遂趨延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還至慶州，會任福敗于好水川，因發慶州部將劉政銳卒數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夏竦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傳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洙以傳文吏，無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爲時所誣，遂作《憫忠》、《辨誣》二篇。

著錄

范仲淹《河南集序》 所爲文章，亦未嘗編次，有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二十七卷，亦足見其志也已，故序之。

《國史・尹洙傳》 有集二十七卷。

《隆平集》卷一五《尹洙傳》 有文集二十七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尹師魯集》二十卷。

《東都事略》卷六四《尹洙傳》 有文集二十七卷。

尤袤《刊尹洙全集跋》 《師魯集》二十卷，承旨姚公手錄本。予往刻師魯文百篇於會稽行臺，今乃得閱其全集，甚慰，因復梓行之。【略】淳熙庚戌錫山尤袤延之跋。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二尹集》。

《讀書附志》卷下 《河南先生文集》十五卷，右起居舍人尹洙師魯之文也。《郡齋讀書志》云《尹師魯集》二十卷」，希弁所藏二十七卷，洙傳中所載亦同。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尹師魯集》二十二卷，直龍圖閣尹洙師魯撰。

又 《書判》一卷，尹洙撰。【略】前十道是程文，餘當爲擬卷。【略】集中有判詞二卷，《文鑑》亦載一二。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尹師魯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尹洙集》二十八卷。

又卷二九五《尹洙傳》 有集二十七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河南先生集》二十卷，六本，尹洙字師魯，竹鈔。

《絳雲樓書目》卷三 《尹師魯（洙）集》。陳景雲注：「二十卷，范文正公

作序。」

王士禎《河南先生文集跋》 師魯《河南集》二十四卷，詩一卷，餘皆雜文，前有范希文序。蓋北宋人文章之厖傳于今者，猶見其全如此集者，是可寶矣。惜寫字多魚豕之謬，安得別本讎對之！姑校正其可知者，餘則闕疑，不敢妄有竄改。康熙十九年九月，新城王士禎書。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尹洙師魯集》二十七卷，二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河南集》二十七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尹洙撰。【略】集凡二十七卷，與《宋史·藝文志》所載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二十卷者，蓋傳寫之脫漏。

《季滄葦藏書目》 宋河南《尹師魯集》廿七卷，二本，鈔。

盧文弨《尹河南集跋》 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余鈔之朱鴻臚豫堂先生所，朱鈔之新城王氏，王之寫本則依宋南渡初年刊本之舊也。王有校讎，甚略；益都李進士文藻再校，少詳焉；朱以別本參校，更加詳焉。余鈔此本，則凡行款高下之不畫一者悉整齊之，其誤字爲余所知者改正之。鈔既竟，朱又得一舊寫本，并李進士新增附錄若干篇示余，取以覆對，乃知後數卷其當正訛補缺者尚多也。至兩本皆訛者，姑仍之已。李所增附錄，亦擇取而次比之，繫於後。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舊鈔本，王氏十萬卷樓藏書。

又 尹師魯《河南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趙氏小山堂鈔本。

又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舊鈔本，徐孝先童佛庵藏書。【略】此帙鈔本極舊，凡北宋諱皆缺筆，「構」字注曰「今上御名」，當從紹興槧本錄出，字亦瘦勁古雅，首尾繫一手所書。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三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舊鈔本，趙坦校。趙氏手跋曰：「【略】此本似從南宋刊本錄出，故《韓國華墓誌銘》中「構」字缺而不書，注云「今上御名」。」

又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影寫宋刊本。

《木犀軒藏書書錄》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宋尹洙撰，清鈔本。藍格鈔本，每卷有目，連屬正文。有范仲淹序。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宋尹洙撰，附錄一卷，舊寫本。【略】有劉喜海題籤，云此帙得之大興朱氏椒華吟館。

又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黃丕烈手校，有跋。

又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附錄補一卷，宋尹洙撰，清寫本，九行十七字。前有高平范仲淹序。有康熙十九年九月新城王士禎跋，又辛酉（康熙二十年）夏六月識於國子監之東廂，又壬戌（康熙二十一年）冬再記。有李南澗文藻識語。【略】按：是書李南澗（文藻）依王阮亭（士禎）本過錄，卷內綠筆是也。其南澗所勘及引《東都事略》改正者均用朱筆，羅有高評語則用藍筆別之。附錄之外，南澗又引《宋史》本傳及宋人詩文雜記爲附錄補遺，凡二十餘篇。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宋尹洙撰，附錄一卷，明鈔本，四冊。 明鈔本，二冊。 明鈔本，八冊。 明本，黃丕烈、周星詒校并跋，二冊，存六卷。 清張位、吳翌鳳鈔本，吳翌鳳校并跋，黃丕烈跋，三冊。 清鈔本，李文藻批校并鈔補《附錄補》一卷，四冊。 清初鈔本，陳墫校，二冊。 清鈔本，李保泰跋，翁同書批校并跋，一冊，存二十五卷。

藝文

唱和

梅堯臣《聞尹師魯謫富水》 朝見諫臣逐，暮草從謫官。附炎人所易，抱義爾惟難。寧作沉泥玉，無爲媚渚蘭。心知歸有日，時向斗牛看。

又《聞尹師魯赴涇州幕》 胡騎犯邊來，漢兵皆死戰。昨聞衛將軍，賢俊多所薦。知君慮不淺，求對未央殿。天子喜有言，軺車因召見。籌畫當冕旒，袍魚賜銀茜。曰臣豈身謀，而邀陛下睠。青衫出二崤，白馬如飛電。關山冒風露，兒女泣霜霰。軍客壯士多，劍藝匹夫衒。賈誼非俗儒，愼無輕寡變。

又《使者自隨州來知尹師魯寓止僧舍語其處物景甚詳因作詩以寄焉》 驛使話漢東，故人遷謫處。所居雖非居，有樹即嘉樹。日膳或雞豚，時蔬多筍芋。夜堂蛇結蟠，晝戶鵲噪聚。著書今未成，愛靜已得趣。予欲訪其人，炎蒸

未能去。

石延年《寄尹師魯》 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河山損桃李。雁聲北去燕南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黛石州山對起，嬌波淚落妝如洗。汾河不斷天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

蔡襄《四賢一不肖詩・尹師魯》 君子道合久以成，小人利合久以傾。世道下衰交以利，遂使周雅稱嚶鳴。煌煌大都足軒冕，綽有風采爲名卿。高名重位蓋當世，退朝歸舍賓已盈。脅肩諂笑不知病，指天報遇如要盟。一朝勢奪德未改，萬鈞已與毫釐輕。畏威諛上亦隨毀，矧復鼓舌加其評。逶迤陰拱質氣厚，兩豆塞耳心無營。嗚呼古人不可見，今人可見誰與明。章章節義尹師魯，飭躬佩道爲華榮。希文被罪激人怒，君獨欣慕如平生。抗書轂下自論劾，惟善與惡宜彙征。削官竄逐雖適楚，一語不挂《離騷經》。當年亦有大臣逐，朋邪隱縮無主名。希文果若事姦險，何此吉士同其聲。高譚本欲悟人主，豈獨區區交友情。

紀念

范仲淹《祭尹師魯舍人文》 維慶曆七年四月十一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舍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爲學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馬序事。衆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乃定，英俊乃隨。聖朝之文，與唐等夷。緊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公，延于幕中。矯矯文康，薦于四聰。自茲登瀛，坐揚清風。舉止甚直，議論必公。人事多故，遷謫羈旅。子行其志，曾不爲苦。才弗可掩，起于貶所。往貳經略，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吏議橫生。斥于散地，頹然不爭。惟曰我咎，匪由人傾。天意已回，吉宜大來。于何感疾，益重其災。隱几澄神，而已焉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名理。能齊死生，信有人矣。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年。今見其終，益知子賢。故友門人，對泣漣漣。哀哉，尚饗！

梅堯臣《哭尹師魯》 謫死古來有，無如君甚寃。文章不世用，器業欲誰論。野鳥災王傅，招辭些屈原。平生洛陽友，零落幾人存。

又《五月二十夜夢尹師魯》 昨夕夢師魯，相對如平生。及覺語未終，恨恨傷我情。去年聞子喪，旅寄誰能迎。家貧兒女幼，迢遞洛陽城。何當置之歸，西望淚緣纓。

蘇舜欽《哭師魯》 前年子漸死，予哭大江頭。今年師魯死，予方旅長洲。初聞尚疑惑，涕淚已不收。舉杯欲向口，荆棘生咽喉。憶初定交時，後前穆與歐。君顏白如霜，君語清如流。予年又甚少，學古衆所羞。君欲舉拔萃，聲耦日抉搜。不鄙吾學異，推尊謂前修。今踰二十年，迹遠心甚稠。後會國南門，夜談雪滿樓。青燈照素髮，酒闌氣益遒。昨君握兵柄，節制關外侯。予才入冊府，俄作中都囚。飛章立辨雪，危言動前旒。時雖不見省，凜凜壓衆諭。旋聞君下獄，六月送渭州。渭州舊治所，昔擁萬貔貅。堂中坐玉帳，堂下森蛇矛。令嚴山石裂，恩煦春色浮。釁生無根芽，衆言起愆尤。返來入狴犴，吏對安可酬。法官巧追拍，刺骨不肯抽。削秩貶漢東，驅迫日置郵。窮途無一簪，百口誰相賙。諸子繼死亡，清血漬兩眸。貿然幾喪明，憤苦結不瘳。君性本剛峭，安可小屈柔。暴罹此冤辱，苟活何所求。人間不見容，不若地下遊。又疑天憎善，專與惡報仇。二豎潛膏肓，衆鬼來邪厭。棄局奔南陽，後事得所投。心膽尚卓犖，精明已彌留。生平經緯才，蕭瑟掩一丘。青天自茫茫，長夜何悠悠。萬物孰不死，死常在嚴秋。君齒況盛壯，衆欺樹見猷。二邊方橫猾，四海皆瘡疣。斯時忽云亡，孰爲朝廷憂。予方編吳氓，日自親鉏耰。無緣匍匐救，兀兀空悲愁。時思莊生言，所樂唯髑髏。物理不可詰，此說誠最優。

韓琦《祭龍圖尹公師魯文》 維慶曆七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龍圖舍人尹公師魯之靈。嗚呼師魯！惟君之生，天與英奇。如鑑之明，無隱不窺。如材之美，無用不宜。仁義之勇，過於虎羆。疑昧之決，審乎蓍龜。首倡古文，三代是追。學者翕從，聖道乃夷。名重天下，無人不知。知之深者，非余而誰？伊昔夏人，擾於西垂。余忝兵任，君實同之。周旋塞上，余往君隨。晝籌夜畫，忍睡忍饑。星霜矢石，勞苦艱巇。凡四五年，心憊形羸。退而視君，志不少衰。上嘉君勤，進督渭師。懷敏之後，破壞創痍。君能盡力，補綴撑持。曰兵曰民，以治以綏。如得父母，衆心熙熙。保邊務實，恥於妄爲。不合小人，乃啓禍基。易慶、晉、潞，奔命何疲。輸忠抗論，伺者乘危。君前在渭，屬防秋時。以公廨緡，貸其偏裨。俾償宿負，免干典彝。月取其俸，送官勿虧。且責效命，投死無疑。職此抵罪，竄斥淪胥。衆謂之冤，君甘如飴。自隨徙均，帝方念茲。柰何窮山，感疾無醫。君決不起，指鄧而馳。范公大賢，

來託孤遺。謂無怛化，言色怡怡。忽整衣冠，盥滌莊祗。憑几而逝，衆皆歎悲。范公之書，其說如斯。嗚呼哀哉！彼蒼冥冥，莫可究推。賢者胡惡，動與屯奇。不肖胡祐，坐來福禧。以道而屯，死爲人思；以幸而福，生爲人嗤。在君所得，何必期頤。嗚呼哀哉！余之與君，義雖朋執，情則塤篪。葬不執紼，奠不捧巵。使我大恨，痛切肝脾。徒憑薄祭，一寫哀辭。琴不鼓矣，嗚呼子期。尚饗！

富弼《哭尹舍人詞并序》 亡友河南尹洙師魯，嘗爲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渭州。乙酉歲，謫官漢東，未幾，稍遷於均。疾且革，訪醫南陽，以託范公。醫不效，遂沒焉。時予官汶上，又東徙乎盧，距其沒所遠甚。歎師魯之不得見，復不得撫其櫬一祭其神，因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未有以卒其志，爲辭而哭之：嗚呼！人皆貴，君實悴焉；人皆富，君實窶焉；人皆老，君實夭焉。吾知君爲深，是三者，舉非君之志，則吾焉哭，哭必義。始君作文，世重淫麗。諸家舛殊，大道破碎。漫漶費詞，不立根柢。號類嘯朋，爭相教慧。上翔公卿，下典書制。君於厥時，了不爲意。獨倡古道，以救其敝。時俊化之，識文之詣。今則亡矣，使斯文不能救其源而極其致，吾是以哭之。始君爲學，遭世乖離。掠取章句，屬爲文詞。經有仁義，曾非所治。史有褒貶，亦弗以思。君顧而歎，嫉時之爲。鉤抉六籍，潛心以稽。上下百世，指掌而窺。功不苟進，習無匪彝。今則亡矣，使所學不能信於人而用於時，吾是以哭之。惟文與學，二事既隆。充用而衷，豐於時窮。純深蘊積，資而爲德。行乎己而己必裕，行乎家而家必克。今則亡矣，使賢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化大國，吾是以哭之。積德既成，道隨而生。謀罔不究，動必有經。列於庭則以蹇諤見黜，用於邊則以威懷取寧。才望既出，讒嫉以興。酷罰嗣降，慍色不形。今則亡矣，使君子之道不能被天下而致太平，吾是以哭之。嗚呼師魯！君生於時，實惟恢奇。鍾此具美，謂必有光大以奮，康濟是期。胡既厚其稟，而反速其萎？凡粵中蘊，百無一施。豈茫茫下土，天亦有所不知耶？將冥冥上穹，人固非其所司耶？何惡不必釁，而善不必禔？忠良而夭，險狠而耆。汩淆參錯，顚倒乖睽。天其或者世不欲常泰，人不欲常熙，吾疑夫激者之論，差不得而信之。第於師魯，哭無已而。一哭而慟，再哭而咽，三哭而魂離，四哭而腸絕。蘇而復哭，哭又不足。聊以寫吾之哭聲而寓於辭，庶不泯沒於陵谷。

歐陽修《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群。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顚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雜錄

范仲淹《與韓魏公書》 某再拜。伏蒙特賜手教，以之翰所撰師魯行狀未精，更須修改，然後送永叔作誌。足見大君子金石其心，使死者全名，生者服義，敢不欽佩風旨，益盡其意！然始以之翰知師魯最深，又少與之游，盡見其行事，故衆謂之翰宜書其善狀。及觀尹材所辨，亦不可忽，故錄之於後，庶幾明公與永叔詳之，自可增損。今明公欲之翰修定而後作誌，已致書之翰，必更盡心。衆謂之翰醇儒，本無他腸，但思之未精，筆力未至爾。明公以爲如何？幸恕而寬之。

歐陽修《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秪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

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寃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意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狥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又《答孔嗣宗書》　尹君誌文，前所辨釋詳矣。某於師魯，豈有所惜，而待門生、親友勤勤然以書之邪？幸無他疑也。

又《乞與尹構一官狀》　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爲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爲宣力。而群邪醜正，誣構百端，卒陷罪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恩憐，哀其寃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群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幷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惸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將來給享大禮，在近群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錄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祿，以免饑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愧無獻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曾鞏《尹公亭記》　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爲亭，以茇而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庫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迹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邵氏聞見錄》卷八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煙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錢相遣廚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類此。

又卷九　尹師魯以貶死，有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琦)請於朝，命官。魏公判北京，薦爲幕屬，教育之如子弟。

《清波雜志》卷九　一小說名《默記》，內一條云：尹師魯性高而褊。在洛中與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魯曰：「游山須是帶得胡餅爐來，方是游山。諸公咸謂游山貴眞率，豈有此理。」諸公群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煇見前輩云：一時失言，有所不免；若曰愧而扼吭，無是理也。著《默記》者亦不當書此。

張愈

論述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三引《古今詩話》** 張愈，成都人，蜀以賢良稱之。有詩行於世。《題武侯廟》云：「高光如有嗣，吳蜀豈勝誅。」又《題御愛山》云：「可勝亡國恨，猶有愛山心。」《題洞庭湖》云：「萬頃碧波看不盡，一拳孤岫望中明。」皆佳。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皇朝張愈字少愚，幼通悟，於書無不該貫。朝廷嘗以校書郎召，表乞授其父。隱於岷山之白雲溪，凡六被徵召，皆不起。爲文有西漢風，嘗賦《洛陽懷古》，蘇子美見而嘆曰：「優游感諷，意不可盡，吾不能也。」

《**講堂頌**》《成都文類》卷二一張愈《答吳職方書》 愈頓首：二三月至導江，遂入山，復歸治弊廬，加以人事，久不啓訊。辱四月二十七日書，良釋思仰之勞。相示府公謂愈所作《講堂頌》爲叙己之德，於書銜立石，體未便安，俾別爲記。聞之惶恐。愈遊天下二十餘年，知識士人甚衆，然未嘗以文字求卿大夫之知。去年十二月，何侍郎語僕曰：「府公興學，大作講堂，願爲之記。」及行，又云：「記成，願示其文。」今年二月醇翁見語，亦如何侯。自李伯永、趙先之及諸士大夫，累累相問《講堂記》如何。因念國家大興學校，三十年來凡作孔子廟記、州學記者遍天下，殆千百數，爛漫甚矣，古未嘗有也。【略】今足下見教，果以府公之言謂體未便安，而云重譔一記，鄙人豈敢復欲妄作，以取戾乎？況夫《講堂頌》者，始稱國朝文章之盛，次述府公興勸之由，遂明學者講勸之義，終美宣布之職，振天聲於無窮，庶乎詞義有可采者也。

《**翠微寺**》《清波別志》卷二：元微之有《古行宮》一絕句，【略】洪景盧謂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煇幼時亦得一詩云：「翠微寺本翠微宮，樓閣亭臺數十重。天子不來僧又死，樵夫時倒一株松。」乃張愈所作也，思致不減前作。

傳記

《**宋史**》**卷四五八《張愈傳》**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東徙。愈雋偉有大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爲置青城山白云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期，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弈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風氛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峰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址，吳興高躅。疏石通徑，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灑竹，清意何窮，眞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淚汍瀾。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東都事略**》**卷一一八《張愈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成都文類**》**卷二〇張俞《上蜀帥任密諫書》** 十月二日，張愈再拜樞直諫議明公閣下：愈，郫之賤男子，好讀古書，爲古今之文辭，遑遑十五年，恐若不及。始與羣進士就開封府試，無成而歸，旅食褒、漢。明道初，故興元守滎陽鄭公再舉愈進士，明年詔求直言，又表愈草萊遺材，謂不獨有文行，蓋能通

知古今權變之議，宜召問以時政之得失。不報。景祐歲，茂材異等不得試，以母死貧甚，西歸，日資於人，以養存老遺孤。逮半歲，西陲用兵，詔書切諭郡府薦謀士，圖滅敵之策，其在士大夫鮮有陳其策者。兪自惟生治平僅四十年，雖無祿於己，無位於朝，其戴齒髮，識聖賢之道，與夷狄鳥獸異者，賴上之德也。上有憂，則天地萬物不足安其生，爲人臣子者，其可以安乎？故不量蒙鄙進退，遂爲書略陳天下之務，願聞朝廷。不希名，不苟祿，不貪進，用區區之誠，紓天子之憂而已。臺府謂其言是，因而薦之。不期聖德涵厚，矜其僭議，寬其罪戾，特發宸旨，召赴京闕。府縣恭命，迫促上道。衆人聞之喜，小人聞之懼。夫以蜀漢之郡五十，可言而合於上者，唯益有斯人焉，此所以爲喜也。匹夫抗論，陵犯上意，進非其據，退非其事，此所以爲懼也。嘗聞古之人三月不仕則弔，況兪之窶賤，其可不仕乎？然所以未暇仕者有三：死者終喪，賈財不克葬，爲州里所恥，一也；存者耄衰，日乏脆暖，而匄取不給，二也；無田可耕，無室可掃，僦屋不蔽風雨，日有暴露之虞，三也。以今較古，雖使曾、顏、原、季之徒處兪之地，尚不能全其生，況庸庸者而有甚於彼者乎？此所以徘徊齎咨，欲進而不可進，非可進而不進，固傲天子之命，慢臺府之令，冀徼非常之利，以爲身榮也。

又《上文密學書》　若兪，乃今之士也。早歲善誦文史，習章句之學，府郡屢薦，曾不得下等之名。自念親老貧甚，決志西歸，不干薦試。乃盡鋤去舊學，始復窮翫古書。見天地之運，與人通理；聖賢道德，在乎治物。後之學者皆忘失原本，務刻浮文，欲致其用，失聖賢之道甚遠。由是潛心考古，庶見性命變化之致。雖處窮戹頓挫，未嘗一日而忘也，亦未嘗一日而言也。故將以此樂其身而安其親，豈謂求聞達而後能爲哉？去年秋天子有命，再召赴闕，惟念貧不能行，遂游三峽匄貸，八月而後返。伏聞閣下受命作鎮，張立法度，明刑布德，撫寧西土，西土之人咸被其澤。唯賤生流落不偶，速戾久矣。閣下上惟君令之厚，下卹窮士之困，顧瞻方面之表，不加大罪，尚能以禮尋訪，欲俾萬人有所仰勸，則閣下志量淵遠，非兪小子所敢知也。

作品本事

《邵氏聞見錄》卷一〇　文潞公慶曆中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郯聖從，蜀人也，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張兪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自迎見於漢州，同郡會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項上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酌聖從，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略】張少愚者，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七　《潘子眞詩話》云：「渺渺洞庭野，蕭蕭黃鶴樓。水通雲夢浦，人渡沔陽舟【略】。」蜀人張兪所賦也。客有自荆湘傳此詩。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張少愚《白雲集》三十卷。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張少愚《白雲集》三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張兪集》二十六卷。

藝文

《輿地紀勝》卷一五一蔣堂《送白雲張少愚》　聘命當年下益州，戔戔束帛禮偏優。山人著出隱居報，使者賫還答詔牛。

趙抃《題張兪壁》　詔書三度落坤維，爲白雲溪獨掩扉。我愧俗疏來訪道，不逢斜日又空歸。

范鎮《留題張少愚屋壁》　高隱郫城下，平時仍徑還。門開值冠蓋，簾卷爲江山。沛雨人間待，浮雲天外閒。泥封詔不起，朝夕奉慈顏。

文同《張少愚書院》　澗水侵斷橋，車馬不得通。飛嵐積庭礎，秋蘚垂紫茸。窗紙爛溪雨，簾衣拆林風。主人殊未歸，使我煙景空。

《青瑣高議》前集卷六秦醇《溫泉記（西蜀張兪遇太真）》（存目）

梅堯臣

論述

綜論

梅堯臣《答裴送序意》 我欲之許子有贈，爲我爲學勿所偏。誠知子心苦愛我，欲我文字無不全。居常見我足吟詠，乃以述作爲不然。始曰子知今則否，固亦未能無諭焉。我於詩言豈徒爾，因事激風成小篇。辭雖淺陋頗尅苦，未到二《雅》安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區區物象磨窮年。苦苦著書豈無意，貧希祿廩塵俗牽。書辭辯說多碌碌，吾敢虛語同後先。唯當稍稍緝銘誌，願以直法書諸賢。恐子未諭我此意，把筆慨嘆臨長川。

又《依韵答吳安勗太祝》 我於文字無一精，少學五言希李陵。當時巨公特推許，便將格力追西京。卞和無足定抱寶，乘驥走行天下老。玉已累人馬不逢，皇皇何之饑欲倒。還思二十居洛陽，公侯接迹論文章。文章自此日怪奇，每出一篇爭誦之。其鋒雖銳我敢犯，新語能如夏侯湛。於今窮困人已衰，不見懸金規《呂覽》。乃遭吾子求琢磋，珠璣獲斗柰我何？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九王無咎《上梅直講聖俞書》 某二十年前已聞執事以詩名天下，既又聞執事喜談兵，更注《孫子》十三篇行於天下。切謂作詩者託物興事，稱量今古，遠採而切喻，微舒而曲暢，揣摩錙銖，細絡璣組，驚精放神，窮耗日月，士之純靜寬疏者之所能也。用兵者身馳而膽激，目怒而眥裂，氣力柔金石，機智妙神鬼，摩而進之，則鑿潰城邑，傾倒山岳，俛仰之間耳，此士之壯烈豪肆者之所能也。二者之趣不同，而執事乃能兩任之，則知執事但未履天下之大任耳，任之大則其才之可施，計復有大於此者矣。

又卷一〇七梅堯臣《答王補之書》 辱書及文編書詞，見所以來臨之意。推道頃所注《孫子》並所爲詩，皆少時習尚狂漫，徒欲以致功名於當時者。不謂謬爲人知，傳在耳目，非純儒之學，今以爲愧也。

《宛陵先生集》卷四八附杜衍《聖俞詩名聞固久矣加有好事者時傳新什至此每一諷誦益使人忻慕故書五十六字以記》 李杜詩垂不朽名，君能刻意繼芳馨。清才綽綽臻神妙，逸韻飄飄入杳冥。動與四方明得失，時教萬物被丹青。斯文期主宜推轂，無使沉吟向外庭。

《瀛奎律髓》卷三六杜衍《鄉有好事者出君謨行草八分書數幅中有梅聖俞詩一首因成拙句以識二美》 莆田筆健與文豪，尤愛南山縣詠高。欲使英辭長潤石，每逢佳句即揮毫。清如《韶》《濩》諧音律，逸似鸞皇振羽毛。羲獻有靈應悵望，當時不見此風騷。

歐陽修《書梅聖俞藁後》 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澹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稿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稿，猶伯牙之琴絃乎！

又《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

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又《舉梅堯臣充直講狀》　伏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行方，樂道守節，辭學優贍，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學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資，皆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於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

又《與梅聖俞書》　某啓：承惠詩并序，開闔數四，紙弊墨渝，不能釋手。緣文尋意，益究益深。清池茂林，俯仰觴詠，他腸蘊此，欲寫未能。聖俞所得，文出人外。昔之山陽竹林以高標自遇，推今較古，何下彼哉？但恐荒淫不及，而文雅過之也。公操諸君詩未至，今當以盛作遍呈，因督之爾。

又　某啓：谷正來，承惠詩，老重深粹，不似頃刻間成，何其敏妙至此也？早來得筆絕佳，不圖若此之精。其精如此，豈常有邪？然久無稱手者，乍得，甚快意，多感多感。暑中絕近文字不得，無以度日，時因作書簡，得一揮毫，尚可銷憂爾。人還，姑此奉謝。

又　某啓：兩日不出，方爲杜公作銘。承惠詩，絕高，恐不可繼，且留款曲試和，待稍髣髴，則將出。

《六一詩話》　聖俞嘗語余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

又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略】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精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嗿。又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彷彿，然不能優劣之也。

又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又有詠詩者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卻貓兒詩。」人皆以爲笑也。

司馬光《和吳冲卿三哀詩》　聖俞詩七千，歷歷盡精絕。初無追琢勤，氣質稟清潔。負茲驚世才，未嘗自標揭。鞠躬隨衆後，側足畏蹉跌。

韓維《覽梅聖俞詩編》　夙昔誦佳句，跂予慕高風。何意憂艱餘，邂逅此相逢。君初應府辟，捧檄來自東。引車窮檐下，眷然顧微躬。姿表穆以秀，純德信內充。乃知文章作，中與性情通。煌煌新詩章，垂光照昏蒙。啓櫝挹荆璞，引莛撞景鐘。高篇屢云闋，遠思殊未終。譬如巧琴師，哀彈發絲桐。中有冲淡意，要以心志窮。顧惟昧者聽，莫辨徵與宮。安得牙曠手，提耳發其聰。

蘇軾《題梅聖俞詩後》　「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酴醾比，祇欠溪頭月下杯。」梅二丈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李之儀《跋梅聖俞與郭功父詩》　余爲兒童時，誦《采石月》詩，愛其詩，想見其人。既見其人，則知聖俞僅能識其詩爾。今得盡觀其所與詩帖，亦與余疇昔所期無以異，豈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崇寧二年十月十九日，汝墳劉晦叔、建安游定甫、趙郡李端叔。

又　聖俞以詩名世，一時偉人合力挽之，而竟不得進。晚始爲國子監直講，《唐書》置局，僅得與討論。書成，將用爲館職，而死矣。命不可控，乃至是邪！或者云亦可爲功父三歎，余以爲不然。聖俞得名如是，故如是而止；功父之名不止如是，將不止於是，孰謂命終不可控哉？崇寧二年十一月一日。

《侯鯖錄》卷六　梅聖俞詩，世稱五字之妙，其歌詞語勝理旨，大似元微之。作《花娘歌》曰：「花娘十二能歌舞，籍甚聲名居樂府。荏苒其間十四年，朝爲行雲暮爲雨【略】。」又作《翡翠詞》云：「秦女乘鸞遺翠羽，落在人間與風舞。風休不歸誰作主，此郎拾取妝金縷【略】。」

陳師道《王平甫文集後序》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

宋續臣《梅聖俞外集序》　李、杜而下，有詩名世者，比肩并峙，不爲無人。而後世評議騷雅詞章，則必以李、杜爲冠，雖韓愈高才，且相望詠嘆不已。唐迄五季至於今，數百年間，日向太平，而文章風雅繼踵輩出，可謂富且盛

矣，而名詩者未有先於聖俞，雖宗工大儒如歐陽永叔，嘗景慕畏服，不敢自爲比數，謂當時士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而又以其詩既多，不自收拾，故其散亡遺失，在前日已爲可惜。永叔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乃因其妻之兄子謝景初，取自洛陽至吳興以來所作，既已爲之序矣，而又書其詩稿之後，褒尚推與，反覆無已，有所謂「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豈服之無斁而猶不足之辭耶？其間贈送寄和，皆一時名士，而長篇麗句，諷詠雅正，旨趣高遠，眞得古詩人之風。

《許彥周詩話》 梅聖俞詩，句句精煉，如「焚香露蓮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爲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體，若朱絃疏越，一倡三嘆，讀者當以意求之。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八 東坡《與陳傳道書》云：「知傳道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蓋梅聖俞法也。又韓少師云：「梅聖俞學詩日，欲極賦象之工，作《挑燈杖子》詩尚數十首。」李邯鄲諸孫亨仲云：「吾家有梅聖俞詩善本，世所傳，多爲歐陽公去其尤者，忌能名之或壓也。」予謂歐陽公在諫路，頗詆邯鄲公，亨仲之言恐不實。然曾仲成云：「歐陽公有『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孟窮苦槩槩，韓富浩穰穰。郊死不爲島，聖俞發其藏』等句。聖俞謂蘇子美曰：『永叔自要作韓退之，強差我作孟郊』，雖戲語，亦似不平也。」

又卷一九 晁以道問予：「梅二詩何如黃九？」予曰：「魯直詩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以道爲一笑。

汪伯彥《紹興重刊梅聖俞詩集後序》 聖俞公之詩，簡古純粹，華而不綺，清而不癯，涵泳於仁義之流，出入於詩書之府。而其工，歐陽文忠公已序於集首，此不復道，姑叙鏤板之由云爾。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 劉壯輿云：歐陽公自謂吾畏慕不可及者聖俞、子美。及贈詩云：「文會忝予盟，詩壇推子將。」又曰：「維詩於文章，泰山一浮塵。」既曰「郊死不爲島，聖俞發其藏」，又曰「堪笑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凝秋草」。是其自謂不如者，乃所以過之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梅堯臣）幼習爲詩，出語已驚人。既長，學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然最樂爲詩。歐陽永叔與之友善，其意如韓愈之待郊、島云。

《韻語陽秋》卷一 陶潛、謝朓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劌目琱琢者所爲也。【略】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語，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蔆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

又 梅聖俞云：「作詩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眞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於洪州》詩云「沙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赴密州》云「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和陳祕校》云「江水幾經歲，鑒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也。

又 梅聖俞五字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處甚多。如《碧瀾亭》詩云：「危樓喧晚鼓，驚鷺起寒汀。」《初見淮山》云：「朝來汴口望，喜見淮上山。」《送俞駕部》云：「何時鷁舟上，遠見爐峰迎。」《送張子野》云：「不知從此去，當見復何如。」《和王尉》云：「度鳥不曾下，新文誰寄評。」《晝寢詩》云：「及爾寂無慮，始知機盡空。」如此者不可勝舉。詩家謂之「十字格」，今人用此格者殊少也。

又 歐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聖俞詩者，十幾四五。稱之甚者，如「詩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又云：「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又云：「少低筆力容我和，無使難追韻高絕。」又云：「嗟哉吾豈能知子，論詩賴子能指迷。」聖俞詩佳處固多，然非歐公標榜之重，詩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歐公後有詩云：「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而聖俞《贈滁州謝判官》詩亦云：「我詩固少愛，獨爾太守知。」皆言識之者鮮矣。張芸叟評其詩云：「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王公大人見之屈膝。」

《山谷詩內集注》卷二引《王直方詩話》 歐陽公謂梅聖俞詩，始讀之則嘆莫能及，後數日，乃漸有味，何止橄欖回味，久方覺永。

《卻掃編》卷中 （陳）去非亦嘗語人，言本朝詩人之詩有愼不可讀者，有不可不讀者。愼不可讀者，梅聖俞；不可不讀者，陳無己也。

《風月堂詩話》卷上 歐公評聖俞，初喜爲清麗，間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以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詞非一體，

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又爲人樂易，未嘗忤於物。至於窮愁感憤，有所譏罵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

又　聖俞少時，專學韋蘇州，世人咀嚼不入，惟歐公獨愛玩之。然歐公之論不及者，蓋有深旨。後有知聖俞者，當自知之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一引《王直方詩話》　山谷嘗稱聖俞「聲喧釜且裂，點疾盎爾立」之句，謂追古作者。陳無己喜聖俞詩，獨誦其兩句云：「胡地馬牛歸隴底，漢人烽火起湟中。」

又後集卷二四　苕溪漁隱曰：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許，雲外一聲鷄。」《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陸游《梅聖俞別集序》　先生當吾宋太平最盛時，官京洛，同時多偉人巨公，而歐陽公之文、蔡君謨之書與先生之詩，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文如尹師魯，書如蘇子美，詩如石曼卿輩，豈不足垂世哉，要非三家之比，此萬世公論也。先生天資卓偉，其於詩非待學而工，然學亦無出其右者。方落筆時，置字如大禹之鑄鼎，練句如后夔之作樂，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使後之能者欲學而不得，欲贊而不能，況可得而譏評去取哉？歐陽公平生常自以爲不能望先生，推爲詩老。王荆公自謂《虎圖》詩，不及先生包鼎畫虎之作。又賦哭先生詩，推仰尤至。晚集古句，獨多取焉。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韵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雖然，使本無此三公，先生何歉？有此三公，亦何以加秋毫於先生？予所以論載之者，要以見前輩識精論公，與後世妄人異耳。會李君來請予序，故書以予之。嘉泰三年正月己卯，山陰陸某序。

又《讀宛陵先生詩》　歐、尹追還六籍醇，先生詩律擅雄渾。導河積石源流正，維岳崧高氣象尊。玉磬瀏瀏非俗好，霜松鬱鬱有春溫。向來不導無譏評，敢保諸人未及門。

又《書宛陵集後》　突過元和作，巍然獨主盟。諸家義皆墮，此老話力行。趙璧連城價，隋珠照乘明。粗能窺梗概，亦足慰平生。

又《讀宛陵先生詩》　李杜不復作，梅公眞壯哉。豈惟凡骨換，要是頂門開。鍛煉無遺力，淵源有自來。平生解牛手，餘刃獨恢恢。

《老學庵續筆記》　梅宛陵詩，好用「案酒」，俗言「下酒」也。出陸機《草木疏》。

《艇齋詩話》　梅聖俞《一日曲》，極佳。又《謁薛簡肅墓》及《大水後田家》二詩等極高古。大抵聖俞之詞高古。

《獨醒雜志》卷一　王文康公(曙)晦叔，性嚴毅，見僚屬未嘗解顏。知河南日，梅聖俞時爲縣主簿，一日，袖所爲詩文呈公。公覽畢，次日對坐客謂聖俞曰：「子之詩，有晉、宋遺風，自杜子美沒後，二百餘年不見此作。」由是禮貌有加，不以尋常待聖俞矣。

張嵲《讀梅聖俞詩》　聖俞以詩名本朝，歐陽永叔尤推尊之。余讀之數過，不敢妄肆譏評。至反覆味之，然後始判然於胸中不疑。聖俞詩長於叙事，雄健不足，而雅淡有餘。然其淡而少味，令人無一唱三嘆之意。蓋有愧古人矣！至於五言律詩特精，其句法步驟，眞有大曆諸公之騷雅云。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歐公大段推許梅聖俞所注《孫子》，看得來如何得似杜牧注底好？以此見歐公有不公處。」或曰：「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又卷一四〇　擇之云：「歐公好梅聖俞詩，然聖俞詩也多有未成就處。」曰：「聖俞詩不好底多。如《河豚》詩，當時諸公說道恁地好，據某看來，只似箇上門罵人底詩，只似脫了衣裳，上人門罵人父一般，初無深遠底意思。」

又　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

《濱繁露續集》卷四　晏丞相嘗籠生鵝餉梅聖俞，聖俞以詩謝之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丞相得詩不悅。其後有宣州司理者以鵝餉梅，蓋蒸而致之，故梅詩曰：「昔年相國籠之贈，今日參軍餉以蒸。一咀肥甘酬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興。」詳其意趣，是先一詩去時，有摘語以間者，故追言興謗也。

敖陶孫《詩評》　梅聖俞詩，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

《澗泉日記》卷下　梅聖俞之文高古，但《宣城集》中止有《和靖詩序》，其他無有也。如《秋聲賦書後》、《文類序》極古淡平正，如《注孫子》，皆未之見，當博詢，他日有力或刊之。如《答蘇軾書》必可觀，見於歐陽永叔手書中言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聖俞爲詩，古澹深遠，有盛名於一時。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惟宛陵爲開

山祖師。宛陵出，然後桑濮之淫哇稍息，風雅之氣脈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下。世之學梅詩者，率以爲淡。集中如「葑上春田闊，蘆中走吏參」（《烏程》）、「海貨通閭市，漁歌入縣樓」（《餘姚》）、「白水照茆屋，清風生稻花」、「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每令夫結友，不爲子求郎」（《挽齊國長公主》）、「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金山》）、「山風來虎嘯，江（水）（雨）過龍腥」之類，殊不草草。蓋逐字逐句，銖銖而較者，決不足爲大家數。而前輩號大家數者，亦未嘗不留意於句律也。

李必恒《論詩七絕句》 吟苦休將飯顆嘲，都官雅韻叶笙匏。無端卻值歐陽九，強被勾牽作孟郊。

陳經禮《偶論宋詩十絕句》 一賦《河豚》重藝林，古音恬漠耐幽尋。滄浪枉自高聲價，爭比都官意味深。

貢奎《題梅宛陵干越亭送君石秘校詩後》 詩還二百年來作，身死三千里外官。知己若論歐永叔，退之猶自媿郊寒。

劉性《宛陵先生年譜序》 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學發而爲詩，變晚唐卑陋之習，啓盛宋和平之音，有功於斯文甚大。歐陽文忠公知之最深，既題其詩稿，又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孫子》，又銘其墓而哀之以文。蓋文忠公之知先生，猶子房謂沛公爲殆天授者，是豈容贊一辭哉。

《宋史》卷四四三《梅堯臣傳》 工爲詩，以深遠古淡爲意，間出奇巧，初未爲人所知。用詢蔭爲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爲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脩與爲詩友，自以爲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繇是知名於時。宋興，以詩名家爲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也。」世以爲知言。【略】善談笑，與物無忤，詼嘲刺譏託於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楊士奇《正統重刻宛陵集跋》 聖俞當仁宗朝，與韓、范、富、歐諸公游，聖俞詩名特盛於時。最初王文康公曙覽之，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而見知歐公尤深，相與尤密，時蓋有擬歐、梅於韓、孟者，非宣城山川靈秀之所鍾歟。

宋儀望《萬曆重刻宛陵梅聖俞詩集序》 予在弱冠，覽歐陽公所序梅聖俞詩，未嘗不太息，想見其爲人。既購其集讀之，陶寫性靈，名狀物理，辭清而興逸，頗與宋調殊致，王文康謂「二百年無此作」，信矣。後生末學，動舌則黜宋人，如是則《登歌》、《清廟》之什至矣。彼閭閻里巷，孱夫嫠婦短謳微吟，亦謂之《風》，非邪？夫聲成文而音會，情觸景而感生，苟臻其致，皆足以薦宗廟而和神人。歐公論聖俞詩「使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詠歌大宋之功德，庶幾復追商、周、魯《頌》之音」，其贊慕如此。聖俞既窮於詩，竟不得廁大僚，其後官至都官員外郎。

陳俊《萬曆刻宛陵集後序》 宋有聖俞，以詩名。當時最號宗工者亡如永叔，乃永叔卑卑下之，曰：「吾不如也。」聖俞名乃益振。上自君公，下逮隸卒，獲一什即爲琬琰，至契丹人以金購其詩，或織以爲裳服。自辟王來，業詩家未有若斯烈者也。【略】聖俞涵衍冲夷，不減陶、韋，至精苦深玄，怪奇靚麗，方之李長吉實伯仲焉。西崑靡濫後，乃壹浣滌，至此斌斌乎，幾於大雅矣。獨其沈困下僚，不得振響廟廊，以竟其材志，斯殆遇實爲之。永叔曰「詩必窮而後工」，不其然與！

姜奇方《萬曆刻宛陵先生集後叙》 顧考都官所爲詩，核事模情，棋列星置，商音幽韵，苦雨飄風，使讀者宛然其身歷，而惻然其心搖。即無論止乎禮義，要亦有概於中，非直尚輔頰之感；無論汪洋乎江海，要亦取義天山，非直趁墟者供一朝之晬。【略】奇方不佞，間覆覽鑒宋事，西北跳梁，兵威日頓，都官注《孫子》，有味乎權奇之指，其《朧月》、《夜陰》、寄歐陽夷陵諸詠，咸蒿目而憂乎當世，豈與彼平章月露，流連光景者已哉！在昔輒以文士類掇春華，不及秋實，將緩急非益，是黯於通方者爾。中丞公文質華茂，緼義風生，誦其詩，尚論其世，是舉也，其意者在斯乎！意者其或在斯乎！

《詩源辯體》卷一九 梅聖俞、黃魯直太半學杜累句，可謂嗜痂之癖。

又後集《纂要》卷一 歐陽公詩，以聖俞比東野，實非其倫。蓋聖俞長篇醜怪者，歐實不取，而但取其古律短篇，故以退之自喻，以東野比聖俞耳（見永叔《讀聖俞蟠桃詩》）。其撰《聖愈墓誌》云：「初喜爲清麗，間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剝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數語亦有斟酌。

又 歐陽公作《聖俞墓誌》云「間亦剝琢以出怪巧」，此言似而未妥。按怪不可言巧，巧不可言怪，以怪爲巧，此魯直所以代興也。

又 聖俞五言律入錄者較諸體爲多，如「玉燭陪祠日」、「城下漢江流」、

「千里向巴東」、「郄生方得桂」、「跨馬獨歸日」等篇，體實爲正。他如「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川濤觀海若，霜磬入江濆」，「蛟龍驚鼓角，雲霧濕衣裘」，「地蒸蠻雨接，山潤海雲交」，「破案殘經卷，新墳出樹根」，「駝鳴沙水凍，鵰擊雪雲低」，「漢驛凌雲去，胡人踏雪牽」（《橐駝》），「斗折來沙背，相高接草蟲」（《燕》），「獨鳥去煙外，斜陽明樹頭」，「山長羸馬困，月黑怪禽啼」等句，古淡有味，如「大將中流矢，殘兵空負戈」，「提兵無百騎，偷路執生羌」，「廢城無馬入，破塚有狐藏」，「推枕感孤鴈，抽琴彈壞陵」，「帶月入渦尾，落帆防石根」，「白水照茅屋，清風生稻花」，「鴈落葑田闊，船過菱渚秋」，「寒屋猛添響，濕窗愁打穿」（《聞雨》），「壯減竹林火，數聞茅屋雞」，「古寺入深樹，野泉鳴暗渠」等句，更爲苦硬。歐公所推，正在古淡與苦硬耳。故聖俞五言律不特爲諸體第一，亦當爲宋人第一也。

又　聖俞詩云：「我於詩言豈徒爾，因事激諷成小篇。辭雖淺陋頗尅苦，未到二《雅》未忍捐。」故其詩雖多奇變，而諷勸多歸於正。劉後村云：「宛陵出而後桑濮之哇淫稍息，《風雅》之氣脈復續。」此正宋人議論。然以晦僻爲二《雅》，既大失之，以怪惡鄙俗爲二《雅》，則背戾滋甚矣。

又　聖俞詩云：「欲探文字工，下筆語多礙。」又云：「苦辭未圓熟，刺口劇菱芡。」故其諸體艱澀晦僻，讀之使人悶絕。五七言古，體制、音調十不得一，從古未有此門戶。其《答正仲詩》云：「作文持與人，百不得一頷。」果爾，又安可謂世無知音耶？

又　聖俞怪惡，實爲魯直先倡，乃是變中之變。其《答歐公寄書詩》云：「新詩不作寄，乃見子所愼。向來能如今，豈得有觀釁。」此正猶魯直譏子瞻詩句不逮古人也。咄咄怪事，實所未喻。

又　聖俞、魯直之詩俱屬怪變，而魯直詩，元美、元瑞論嘗及之，惟聖俞獨無指摘者，蓋聖俞篇什倍於魯直，人多不能盡觀，故余特詳言之。

又　或疑聖俞、魯直怪僻句采入《辯體》過多，恐讀者易厭。愚謂：二家之詩，前賢多未發明，其全集人未肯竟讀，怪僻者全篇既不可編入，而摘句又不容多，則人終不能知宋人之極變也。

《**戴酒園詩話**》卷一　歐、梅惡西崑之使事，力欲矯之。然如梅聖俞《詠蠅》曰「怒劍休追逐，凝屏漫指彈」，亦事也，豈言出其口而忘之乎？余意俗題不得雅事襯帖，何以成文？但不宜句句排砌如類書耳。

又　嘗歎宋人論詩如飲狂泉，如梅聖俞詠芡詩「蝟毛蒼蒼磔不死，銅盤矗矗釘頭生」，如此形容，眞堪發笑，較之「一足獨拳」，尤爲惡趣。羅隱《牡丹》詩「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何等風致，反謂不能臻其妙處。如此風氣，眞詩中百六之運。

《**戴酒園詩話・梅堯臣**》　梅詩誠有品，但其拙惡者亦復不少。又因其名太重，常有厚望之意，既所見不副所聞，益增鄙夷。嘗歎讀楊、劉諸公詩，如入王、石綺疏繡闥，耳倦絲竹，口厭肥鮮，忽遇葭牆艾席，菁羹橡飯者，反覺其高致。此歐公把臂入林，一時爲之傾動也。諸人不明矯枉之意，盲推眯頌。如「青苔井畔雀兒鬬，烏桕樹頭鴉舅鳴。世事但知開口笑，俗情休要着心行」，及《蟹》詩「滿腹紅膏肥似髓，貯盤青殼大於杯」，誠爲過樸，亦盛推之。風氣既移，當日所爲美談，今時悉成笑柄。

又　宋之詩文，至廬陵始一大變，顧有功於文，有罪於詩。其自爲詩害詩猶淺，論人詩害詩實深。宛陵雖尚平淡，其始猶有秀氣，中歲後始極不堪耳。苟非群兒之推奉，彼亦不敢毅然放恣，大傷雅道也。然非永叔之擁戴，固不能炫惑一世也。宛陵自述曰：「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又曰：「我於詩言豈徒爾，因事激風成小篇。辭雖淺陋頗刻苦，未到二《雅》未肯捐。」今姑舉數篇。《送鄞宰王殿丞》曰：「生意各臑臑，黔角容夬夬。」《贈陳無逸秀才》曰：「在鹿忘守穴，捏足乃焉而。」《送寧鄉令張沆》曰：「竹存帝女啼，夔學林雍鑿。」淡則淡矣，殊不平也。（黃白山評：「亦何曾淡。」）《放鶉》詩曰：「公只知魚之洋洋，鵝之鶬鶬。噫兮，噫兮！」《西湖晚步》曰：「芡韜園客剝，蒲刃水祆驚。」《李密學寄御棗》曰：「其赤如君心，其大如王瓜。」《同韓玉汝謁裴如晦》曰：「逡巡冠帶出，青綬何曳曳！有似縮殼龜，藏頭非得計。」有此二《雅》耶！晦菴儒者，亦曰：「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可見人心不容盡誣，公論久而自出。愚意歐公之譽，固難解園檀之失，朱子之論，亦尚遺棄他山。都官全集，若汰其鄙俚，精搜雅潔，固自有佳者。如「五更千里夢，殘月一城雞」，甚肖旅況。「犬鳴林外火，笛響月中村」，「窗冷孤螢入，宵長一雁過」，甚肖夜景。《春風》曰：「吹花擁細草，送雨來高閣。江燕倚身輕，逆飛前復卻。」《發勻陵》曰：「孤村望漸遠，去鳥飛已先。向晚雲漏日，微光人倚船。」《送胥裴二子迴馬上作》曰：「陰陰雪雲低，游子去將懶。豈惟游子倦，疲馬行亦款。送罷我獨還，迴看雁爲伴。念此日暮時，寂寞閉竹館。」眞覺情事如見。

《說詩晬語》卷下　宋初臺閣倡和，多宗義山，名「西崑體」（以義山爲「崑體」者非是）。梅聖俞、蘇子美起而矯之，盡翻科臼，蹈厲發揚，才力體製，非不高於前人，而淵涵渟瀹之趣，無復存矣。

《宋詩鈔・宛陵詩鈔序》　聖俞少即以能詩名天下，求者踵至。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剝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在河南時，王晦叔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賢士大夫如溫公、東坡、介甫諸人，咸敬重之。尤與歐陽文忠公善，世比之韓孟，兩公亦頗以自況。故貢奎詩云：「詩還二百年來作，身死三千里外官。知己若論歐永叔，退之猶自愧郊寒。」蓋言詩力也。又龔嘯云：「去浮靡之習於昆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於諸大家未起之先，此所以爲梅都官詩也。」果信。

《帶經堂詩話》卷一　宋梅聖俞初變西崑之體。予每與施愚山侍讀言及《宛陵集》，施輒不應，蓋意不滿梅詩也。一日，予曰：「『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此誰語？」愚山曰：「韋蘇州、劉文房耶？」予曰：「乃公鄉人梅聖俞也。」愚山爲爽然久之。

《原詩》卷四　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始於梅堯臣、蘇舜欽二人。【略】自梅、蘇變盡崑體，獨創生新，必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才人伎倆，騰踔六合之內，縱其所如，無不可者。然含蓄渟泓之意，亦少衰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宛陵集》六十卷附錄一卷【略】。宋初詩文，尚沿唐末五代之習，柳開、穆修欲變文體，王禹偁欲變詩體，皆力有未逮。歐陽修崛起爲雄，力復古格，【略】其佐修以變文體者尹洙，佐修以變詩體者，則堯臣也。曾敏行《獨醒雜志》載，王曙知河南日，堯臣爲縣主簿，袖所爲詩文呈覽，曙謂其詩有晉、宋遺風，自杜子美沒後，二百餘年不見此作。然堯臣詩旨趣古淡，知之者希。陳善《捫虱新話》記蘇舜欽稱平生作詩，不幸被人比梅堯臣。又記晏殊賞其「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二句，堯臣以爲非我之極致者。則其孤僻寡和可知。惟歐陽修深賞之。邵博《聞見後錄》乃載傳聞之說，謂修忌堯臣出己上，每商搉其詩，多故刪其最佳者，殊爲誣謾。無論修萬不至此，即堯臣亦非不辨白黑者，豈得失不自知耶？陸游《渭南集》有《梅宛陵別集序》，曰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案蘇軾和陶詩有傳本，和梅詩則未聞。然游非妄語者，必原有而今佚之。是堯臣之詩，蘇軾亦心折之矣。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梅堯臣》　都官秀句似寒郊，窮乃工詩自解嘲。上竹鮎魚三十載，晚年史局得親鈔。

《宋十五家詩選・宛陵詩選》陳訏評　都官詩峻削瘦硬，咀嚼之，眞有無窮之味。歐陽公寄詩云：「初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千載下讀之，尤信。歐陽公與都官善，世比之韓、孟，二公亦頗以自況。然歐公固不愧韓，若都官視孟，魄力更倍矣。

《石洲詩話》卷三　都官詩天眞蘊藉，自非郊寒可比，然其直致處則相同，亦不免微帶酸苦意。唐、宋之有韓、歐，皆振起一代，而同時心交者，乃俱以刻苦出之若此，亦異矣。敖器之謂「歐公如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梅詩則正與相反，至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比喻亦妙絕矣。

又　都官思筆皆從刻苦中逼極而出，所以得味反淺，不如歐公之敷愉矣。讀此方識荊公之高，不可及也。刻苦正須從敷愉中出，然梅公之筆，殊於魚鳥洲渚有情，此則孟東野所不能也。

又　一篇之中，步步押險，此惟韓公雄中出勁，所以不露韻痕。然視自然渾成、不知有韻者，已有間矣。至若梅宛陵以清瘦之筆，每押險韻，無韓之豪，而肖韓之勁，恐未必然也。

又　李供奉雜言之體，乃壯浪者優爲之，豈可以清直之筆仿乎？而《宛陵集》亦有之，固無怪其擊賞歐公《廬山高》，至於傾倒若彼也。

又卷四　王明清記李邯鄲孫亨仲言：「家有梅聖俞詩善本。世所傳，多爲歐陽公去其尤者，忌能名之壓己也。」明清辨其非實。梅之能名，本不足以壓歐陽，而邯鄲此說，以小人誣君子，其謬妄固不必言。然亦實因都官全集警策處差少，所以致來誣者之口。若蘇詩，則人雖欲爲此誣言，其可得乎？

又　漁洋先生舉「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謂愚山驚爲蘇州、文房之作，聞是聖俞，乃爽然自失。然予謂梅詩若以一句兩句高出衆流，尚不止此，如「淮南木葉驚，淮上使君行」，「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南國易悲秋，西風起高樹」，「雨腳收不盡，斜陽半古城」之類，何嘗非廣德以前人語？但通篇氣到力到者，不可多得，此其所以不及歐、蘇諸大家耳。鄙意正非薄視梅詩，須知甫變崑體，其力量已不可當，初不必求全責備也。

《東目館詩見》卷一　聖俞句法精鍊，故永叔稱其搆思極艱，然不爭高遠，清切處語熟意到，得唐人平澹之妙。永叔再三推重，大似昌黎於東野。

《靜居緒言》　宛陵詩有兩體：古淡一種，在襄陽、隨州之間；刻畫一種，便似郊、島。如《書哀》、《正月十五夜》及《殤小女稱稱》詩，有「慈母眼中血，未乾同兩乳」之句，極類東野。

《龍性堂詩話續集》　梅宛陵詩無一字宋習，直是六朝、三唐好手。使楊用修錄以射覆，何信陽烏能辨爲孰唐孰宋耶？予嘗遍閱其古體，篇篇入妙。近體佳句則如「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岸痕添宿雨，草色際平田」，「壇場祠乙鳥，桑柘響陰梟」，「山川包楚鄧，風物似荆州」，「將軍守漢法，壯士發燕歌」等語，歐陽那得不心折耶！

姚瑩《論詩絕句》　淡語幽香得未曾，宛陵知已有廬陵。君看韻格工腴甚，莫作寒巖槁木僧。

《養一齋詩話》卷七　歐公極許梅聖俞、蘇子美詩，而謂聖俞「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絮暖鮮魚繁，豉添蓴菜紫」，晏元獻之稱賞爲不知人。然《六一詩話》所載聖俞《河豚》、《春雪》二詩，皆非至者。公許《河豚》詩爲絕唱，惟首二語「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差可無忝，餘則有韻之文耳。許子美《新橋對月》詩「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沈沈卧彩虹」，爲雄偉稱題，尤不可解。且二公佳詩甚多，略而不錄，而所賞在此，萬萬非淺學所能喻矣。

吳景旭《言詩十絕句》　宛陵琢句被歐誇，比作寒郊也不差。情知二百年來少，豈獨《河豚》挂齒牙。

邵堂《論詩六十首・梅宛陵》　詩格歐梅變體新，都官沖澹見天眞。一從坡谷搴旗幟，宗派千秋少替人。

何一碧《論詩》　文祖昌黎詩亦然，歐公藹藹可隨肩。宛陵矯異翻成癖，早爲西江著一鞭。

馮班《論詩示天嬰》　宛陵清峭異廬陵，萬古歐梅各著稱。冷抱熱腸蘄嚮別，那將赤炭置曾冰。

《藝概》卷二　歐陽永叔出於昌黎，梅聖俞出於東野。歐之推梅，不遺餘力，與昌黎推東野略同。

又　聖俞詩深微難識，即觀歐陽公云：「知聖俞者莫如修。常問聖俞生平所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極賞。」是其苦心孤詣，且不欲徇非常人之意，況肯徇常人意乎？

分論

《答蘇軾書》　歐陽修《與梅聖俞書》：某啓：承惠《答蘇軾書》，甚佳，今卻納上。

《祫享詩》　歐陽修《賜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獎諭敕書》：敕梅堯臣：省所進《祫享詩》，事具悉。汝行懿而粹，學優而純，以詩自名，爲衆所服。矧乃詠祖宗之功德，述禮樂之聲容，宜被朱絃，以薦清廟。載披來獻，深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范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　《六一詩話》：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略】。河豚常出於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爲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閒遠古淡爲意，故其構思極難。此詩作於罇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遂爲絕唱。　歐陽修《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予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爲奇贈。翰林東閣書。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九引《古今詩話》：梅聖俞《河豚》詩曰：「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劉原甫戲曰：「鄭都官有《鷓鴣》詩，謂之鄭鷓鴣；聖俞有《河豚》詩，當呼爲梅河豚也。」　《庚溪詩話》卷下：《六一居士詩話》載：「梅聖俞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此魚常出於春暮，食柳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爲羹，最美。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然余嘗寓居江陰及毗陵，見江陰每臘盡春初已食之，毗陵則二月初方食。其後官於秣陵，則三月間方有之。蓋此魚由海而上，近海處先得之，魚至江左，則春已暮矣。江陰、毗陵無荻芽，秣陵等處，則以荻芽芼之。然則聖俞所詠，乃江左河豚魚也。聖俞詩多古淡，而此詩特雄贍，故尤爲人稱美。如曰：「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烹魚苟失所，入喉爲鏌鋣。」又曰：「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蟆。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眞佳作也。　《捫蝨新話》上集卷四：梅聖俞《河豚》詩云【略】。歐公《食車螯》詩亦云：「但知美無厭，誰謂來甚遐。」然已覺牽強，不似

梅詩爲切題。《朱子語類》卷一四〇：擇之云：「歐公好梅聖愈詩，然聖愈詩也多有未成就處。」曰：「聖愈詩不好底多。如《河豚詩》，當時諸公說道恁地好，據某看來，只似箇上門罵人底詩，只似脫了衣裳，上人門罵人父一般，初無深遠底意思。」《詩林廣記》後集卷七引孔毅夫《雜記》：永叔稱聖愈《河豚》詩云【略】，以謂河豚食柳絮而肥，聖愈破題兩句便說盡河豚好處，乃永叔褒譽之詞。其實不爾。此魚盛於二月，至柳絮時，魚已過矣。《薑齋詩話》卷下：以神理相取，在遠近之間，纔著手便煞，一放手又飄忽去。【略】如宋人《詠河豚》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饒他有理，終是於河豚沒交涉。「青青河畔草」與「綿綿思遠道」，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湊合時，自然恰得。《石洲詩話》卷三：宛陵以《河豚》詩得名，然此詩亦自起處有神耳。《宋詩精華錄》卷一：此詩絕佳者，實只首四句，餘皆詞費。然所謂探驪得珠，其餘鱗爪之而，聽之而已。

《**試筆**》歐陽修《李晟筆說》：適得聖愈所和《試筆》詩，尤爲精當。余嘗爲原甫說，聖愈壓韻不似和詩，原甫大以爲知言。然此無他，惟熟而已。

《**希深惠書言與師魯永叔子聰幾道遊嵩因誦而詠之**》光緒《富陽縣志》卷二二謝絳《又答梅聖愈書》：前自嵩嶺回，即致書左右，本爲與足下不得同此勝事，諸君所共歎恨。自入山至還府，凡一登臨、一談話、一食飲間，必廣記而備言之，欲使足下覽見本末，與夫方駕連襼之不若，間可以助發一笑，勤勤在此耳。【略】忽得五百言詩，自始及末，誦次遊觀之美，如指諸掌，而又語重韻險，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繆異，則知足下於雅頌爲深。劉賓客有言：「人之神妙，其在於詩。」以明詩之難能於文筆百倍矣。今足下以文示人爲略，以詩曉人爲精，吾徒將不足遊其蕃，況敢與奧阼也！歎感歎感。不宣。絳頓首。

《**寄題歐公醉翁亭詩**》《韻語陽秋》卷一三：梅聖愈《寄題歐公醉翁亭詩》云：「日暮使君歸，野老紛紛至。但留山鳥啼，與伴松間吹。借問結廬何，使君游息地；借問醉者何，使君閒適意；借問鐫者何，使君自爲記。」全體歐公《醉翁亭記》而作。余謂滁之山水，【略】得歐文而愈光，歐公之文，得梅擬而愈重。

《**送方干秀才下第**》、《**送蔡驛下第**》《韻語陽秋》卷一八：梅聖愈《送方干下第》云：「竭澤古所戒，但飽腹中書。風雷變有時，且復歸孟潴。」《送蔡驛下第》詩云：「爾持金錯刀，不入鵝眼貫。懷之歸河朔，愼勿輒熔鍛。」蓋人士切於得失，一不得意，則必變所學，以求媚於有司，此學者之大病也，故聖愈以是戒之。

《**春雪**》《詩話總龜》前集卷一四引《雅言系述》：梅聖愈在禮部考校時，和歐陽文忠公春雪詩云「有夢皆蝴蝶，逢袍只紵麻」。用事如此乃可貴。《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一：《王直方詩話》云：聖愈在禮部考校時，《和歐陽公春雪》詩云【略】，諸人不復措手。蓋韻惡而能用事如此，可貴也。

《**采石月贈功甫**》《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七：苕溪漁隱曰：聖愈《採石月贈功甫》云：「采石月下訪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略】。」李白從永王璘之辟，璘敗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聖愈用此事，尤爲親切，若非姓郭，亦難用矣。

《**田家**》、《**汝墳貧女**》《鶴林玉露》乙編卷四：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愈寶元間爲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愈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略】」又《汝墳貧女》云【略】。觀此二詩，與《石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爲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挽齊國長公主**》《愛日齋叢鈔》卷三：《潁川集》吳冲卿夫人秦國挽詩有云：「見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臣。」【略】昔梅聖愈《挽齊國長公主》云：「每令夫結友，不爲子求郎。」論使事之工，則此勝。

《**金山寺**》《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三、四絕妙，尾句自然有味。「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然則有梅聖愈可也。　馮班評：非張敵也，落句湊在「忘歲月」三字。頷聯雖佳，不如張之遒拔。　錢湘靈評：次聯稍勝孫魴耳。「巢鶻」、「馴鷗」，金、焦實有此景，不到便知。獨「寧窺物」三字不妥。無名氏（乙）評：後來苦難居上。　馮舒評：「吳」、「楚」便造作，「寧窺物」不成句，結句無處不可移去。只三四句好，結亦寬。第七句不緊切。　紀昀評：

馮云「『吳』、『楚』便造作」，「『寧窺物』不成句」，皆是。至謂「結句無處不可移」，又謂「湊在『忘歲月』三字」，則有意吹求矣。大抵二馮純尙「西崑」，一見宋詩，先含怒意，亦是習氣。聖兪集「巢鶻」句下有自注，虛谷刪去，令讀者不得其本事，此句遂近雜湊。高於承吉作，然似焦山。或當日金山不似今日之惡俗。陸貽典評：三、四妙，遠勝荆公「水底有天行日月，山中無地着塵埃」之句。查愼行評：宛陵詩極爲歐陽公所推重，其古淡高潔，洵在歐上。結有餘味。

《殿後書事和范純仁》《瀛奎律髓彙評》卷二方回評：老杜云「戶外昭容紫袖垂」，則知唐之外庭以宮女引朝儀。聖兪云「裏頭宮女捧雕輿」，則知宋之內庭以宮女直輿事。不惟詩好，可備故事作一對也。此乃和范景仁《殿中雜題》，三十九首取其一，且如前聯「紅泥已賜春醅酒，黃帕曾經御覽書」，豈不勝王建「黃帕蓋鞍呈了馬，紅羅纏項鬬回雞」乎？建詩卑弱，今不取。馮舒評：宮詞自爲一體，不必如此論。末見勝。梅作較卑弱。第三聯倒句未工。第八句湊韻。紀昀評：梅詩自勝王，此二句卻不相上下。虛谷抑彼揚此，門戶之見耳。陸貽典評：宮詞自爲一體，非卑弱也。馮班評：腹聯瑣弱。紀昀評：五、六只似廢落山居。

《較藝和王禹玉內翰》《瀛奎律髓彙評》卷二方回評：詩話以前聯爲「萬蟻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聚夜堂深」。承平時省試諸公，例有倡和，於考校兩不相妨。是年歐陽公知舉，王岐公以翰學與聖兪俱在院，得二蘇與南豐之年也。元祐三年，東坡爲知舉，黃山谷、李伯時俱爲屬，唱和尤盛。《張宛丘集》後有《同文館倡和》數卷，晁無咎、曹子方、蔡天啓、鄧忠臣皆與，佳句無算，亦考試時作。南渡以後，此風頹落，知舉監試官用從官言路之長，小試官四十餘人。雖宣鎖四十餘日，未有一篇詩傳於世者。於熟爛時文之中，求天下之士，賦必有一定之說，經必拘破題四句小巧，以此爲了事癡兒，世道日以衰矣。歐、蘇大老，昔司文衡，賦詩校藝，兩用其至，綽綽有餘。蓋不可復見矣，悲夫！馮舒評：末聯湊韻。「蟻」比士子，可乎？馮班評：此詩若在唐人則爲笑話矣，宋人便可作一故事用。第三句，以士人爲「蟻」，何也？可惡。（按：馮班在「力槌頑石方逢玉，盡撥寒沙始見金」二句旁加抹。）陸貽典評：按以「蟻」比人，本《灌頂經》。二詩亦可證宋時試士故事。五、六佳句，何以抹之？無名氏（乙）評：五、六合掌。查愼行評：出榜後主司例游金明池，故有落句。「酣」字有力，且與「永」字有關會。紀昀評：三、四句宜從詩話本。「力槌」二字俚，此一聯宋詩中之劣調，二句亦合掌。無名氏（乙）評：煥朗深秀。

《謝永叔答述舊之作和禹玉》《瀛奎律髓彙評》卷二方回評：此亦試院作，謂永叔、禹玉二學士大才也。前聯壯哉，次聯麗甚。馮舒評：決不及唐，時世爲之也。紀昀評：諸詩皆牽率應酬，謂之盛事則可，謂之佳作則未然。結太淺，亦是爲仄韻所牽。

《較藝贈永叔和禹玉》《詩話總龜》前集卷七引《王直方詩話》：歐陽知貢舉日，有詩云：「無嘩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故聖兪作詩云：「食葉蠶聲句偏美，當時曾記賦初成。」《瀛奎律髓彙評》卷二方回評：「食葉蠶聲」，謂歐公句也。王岐公乃歐公十五年前所取門生。查愼行評：「無嘩戰士啣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六一居士《試院》舊句。紀昀評：三、四太率易。

《次韻景彝赴省直宿馬上》《瀛奎律髓彙評》卷二方回評：曲盡京師承平市井繁盛之狀，又見赴省直宿，於馬上或有所睹而不能忘情之意，流麗圓活，自然有味。景彝，王景彝也。紀昀評：起二句笨，起句尤突。二馮不加指摘，以其體近《才調集》，平心之難如此。五、六對法活，措語亦工。

《金陵》《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龍蟠虎踞本是熟事，以「宮地牧牛羊」爲對，不覺杜撰之妙。猶老杜「賞因歌《杕杜》，歸及薦櫻桃」也。陸貽典評：全在空處做，故包括得盡。何焯評：似夢得。後半筆意極灑脫，但覺得太沒照應耳。紀昀評：此評深得用事之法。三、四好，結句粗率。

《丫頭嚴》《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奇矣；「赤烏」「皇象」，則又奇矣。「皇象」恐作「黃」，非。假對眞，如子規黃葉，更佳。馮舒評：何拘至此！結全無力，湊而客氣。馮班評：虛谷不知有皇象耶？大奇。皇象見《三國志》。是皇象書，非吳大帝也。紀昀評：結句鄙俚。

《夏日晚霽與崔子登周襄王故城》《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五、六工而自然。馮舒評：七句無致。紀昀評：馮氏抹「入夜」二字，以礙題中「晚霽」。然此二句概說廢城之象，不必定是現景。惟七句批曰「無致」，則信然。許印芳評：五、六固佳，起句亦寫景入畫，結句綰定題首，回應起句，上

下句皆無疵類。馮氏苛責古人，謂七句無致，吾不信也。　馮班評：第二句，已舜矣。

《夏日陪提刑彭學士登周襄王故城》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五、六平淡之中有滋味，亦工緻。三、四亦無不工。　馮舒評：第三句寫夏日，醒。　紀昀評：五、六即「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意，但於題不切。虛谷賞之，非是。雖有佳句，於題無涉，即不佳。　二詩俱空調，不及前詩深厚。

《淮陰》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五、六如其所賦之怪。　馮舒評：末句不成語。　馮班評：「平」字湊。　陸貽典評：「平」字湊。　查慎行評：結不成語。　紀昀評：首四句俗而俚。

《塗山》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辛壬」、「甲子」亦奇甚。　查慎行評：何奇之有？「辛壬」切大禹，「甲子」二字虛撑湊，未足爲奇。　紀昀評：但見湊泊，未見其奇。　通體無味，七句尤鄙。

《與夏侯繹張唐民游蜀岡大明寺》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陸貽典評：五、六峭刻。　紀昀評：頗有春容之妙。結二句倒點，別致，淡而有味。　許印芳評：莽蒼之蒼，平仄兩用。

《和張民朝謁建隆寺二次用寫望試筆韻》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以「雙」對「品」甚工，異世之所鮮。　馮舒評：工不在此。　查慎行評：閱過崑體，轉覺都官之工。　紀昀評：題不了了，當考本集。　窄韻詩難，此工穩。　無名氏（甲）：建隆寺有宋太祖室。　蜀岡在揚州。

《宣州二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宋詩與唐不異者，梅都官堯臣爲最。此「鱉」、「貍」一聯，宣州風土，歙州亦然。高廟嘗問歙味，汪龍溪彥章舉此句以對。今人能傳誦之，而不知其爲聖兪詩也。　紀昀評：都官究是宋詩，與唐不類。　淡而不佳，切而無味。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此宣州山中民俗，惟歙亦然。予生於歙，故尤知此詩之味。梅詩似唐而不裝不繪，自然風韻，又當細咀。此二十詩中選其二。　馮舒評：面目去唐殊遠。　馮班評：家兄云：「面目去唐殊遠。」不知所以貴唐賤宋者，非專以其面目也。且如唐詩面目亦異於前人矣，何不云面目去曹、劉遠甚，去《詩》、《騷》遠甚乎？不得不變者，面目也。宋而妙，何必唐乎？此梅詩「沙水」一聯，宣州絕唱，不減「千里蓴羹」語，豈可以其不似唐而譏之也？　查慎行評：第五句總承上四句，章法奇。

《送任適尉烏程》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聖兪詩一掃「崑體」，與盛唐杜審言、王維、岑參諸人合。今學者學「四靈」詩，曷不學聖兪乎？能言風土者，聖兪所尤長也。柳惲詩：「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　馮班評：大不然。　馮舒評：此章好。　紀昀評：曷不竟學杜、王、岑諸公？　此首較有致，然「蘆中走吏參」句，終不若唐人「更踏落花迎」句。　查慎行評：開口便與人作身分。　無名氏（甲）評：烏程，湖州。吳興自是水晶宮，此詩極能寫照，而結處尤韻。

《餘姚陳寺丞》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聖兪此詩全不似宋人，張籍、劉長卿不能及也。　紀昀：此眞不似宋人，此評最是。　無名氏（甲）評：聖兪在宋，固爲高手，然究不脫宋人者，只是以文爲詩，內少含蓄，乃謂唐人不及，豈不誣乎？　查慎行評：以上二首劉後村採入詩話，最所嘆賞。　紀昀評：通體俱饒高韻，六句尤佳。　許印芳評：虛谷謂張籍不能及猶可，謂隨州不及，則妄矣。宛陵五律之高者，可望隨州後塵耳。

《送晁質夫太丞知深州》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起句爽，三、四工，「井泉石」事新。　紀昀評：三句生砌故事，無所取義。　查慎行評：第三句雖從首句出，終覺無味。　無名氏（甲）評：亦見典博，而氣格不渾，終不入唐。

《送劉放秘校赴婺源》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盡婺源之俗，末句規之勿求硯以擾民也。　馮舒評：直偷「此鄉多寶玉，愼勿厭清貧」，但彼作戒勵語，不妨直，此則呆矣。　直結，不含婉。　查慎行評：起手不草草，第三句常語耳，對句勝。

《送洪秘丞知大寧監》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馮舒評：一首亦見貼切，但篇篇如此，印板可憎。　陸貽典評：詩有六義，賦、比、興居三。宋人大抵直寫，近於賦而比、興或缺焉。聖兪亦不免此弊也。然較之他人又好，所以就宋而言，推爲詩家矣。　查慎行評：大寧監，主鹽稅者也。第四句以叙事爲點題，作者用意處。　紀昀評：吐辭乏雅潤之致，便爲俗筆。

《送鮮于秘丞通判黔州》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馮班評：第七何謂？　查慎行評：中兩聯二十字工力悉敵。　紀昀評：中四句頗清麗，末二句太率。

《魯山山行》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王介甫最工唐體，苦於對

偶太精而不脫灑。聖俞此詩尾句自然。「熊」、「鹿」一聯，人皆稱其工，然前聯尤幽而有味。　紀昀評：此評的當。　許印芳評：論梅詩固當，論王詩卻不盡然。虛谷毀譽人往往信口亂道，不足深責。故曉嵐於其評語之旁涉他人者，多不置辯也。　馮舒評：此亦未辨其爲宋詩，卻知是梅。　陸貽典評：無句不妙。　查慎行評：句句如畫，引人入勝，尾句尤有遠致。　陸庠齋評：落句妙，覺全首便不寂寞。　《歷代詩發》卷二三：寫景極虛無隱顯之妙。

《送番禺杜杅主簿》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陸貽典評：何減唐人？此并《冀州》二首，較勝於前。　查慎行評：第六句暗用柳州食蝦蟆事。　紀昀評：末二句不甚分明。

《送李閣使冀州》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此北邊風土，往往燕、冀之間，瀦水爲塘，以限馬足，故有「綠水蒲塘」之句。聖俞因送行言風土，佳句甚多，姑選此數篇，學者當舉一隅也。　馮舒評：第七句湊。　陸貽典評：落句太遠。　紀昀：三句與起二句不配色，此意只可用於結處，而以笑廉頗意作三、四，即兩得之。　今雄縣趙北口一帶是其故迹。

《送高判官和唐店夜飲》　《瀛奎律髓彙評》卷八方回評：第五遒勁，第六宏壯，亦如燈之爛花、斗之移柄云。　紀昀評：此評未有意弄筆，未免欠通。　語警而氣足。　查慎行評：第五句「爛」字老，亦奇橫。　無名氏（甲）評：五、六常語，結亦腐，評語可噱。

《春寒》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梅詩淡而實麗，雖用工而不力。　馮班評：艷而冗。　紀昀評：詩未有不用工者，功深則興象超妙，痕迹自融耳。醞釀不及古人，而剽其空調以自託，猶禪家所謂頑空也。　三、四託意深微，妙無痕迹，眞詩人之筆，惟「寒」、「冷」字複。六句用庾子山「山根一片雨」句，然「臨」字不穩。　馮舒評：此亦不減周賀輩。

《寒食前一日陪希深遊大字院》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洛陽大字院繫唐太子太傅白樂天故宅。五、六清麗。　紀昀評：殊太平易。「老萊衣」何指？

《秋日家居》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相趁入寒竹」，以應「鬬雀墮還飛」。「自收當晚閑」，以應「懸蟲低復上」。又是一體。首尾翛然出塵，可謂「着題」詩也。　紀昀評：得此解，此二句乃明，然「自收」句終欠自然。此似冬盡春初之語。　馮舒評：三、四細，五、六一聯意亦不可解，注恐非。

《曉》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聖俞詩淡而有味。此亦信手拈來，自然圓熟。起句似孟郊。　馮舒評：東野豈僅以「烏蟾」替日月者？　紀昀評：起句雖似東野，然作古詩則可，作律詩則獷。　起四句晚唐劣派，五、六太率易，七、八「紛紛」、「勞勞」亦太複。

《夢後寄歐陽永叔》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此乃曉寐方覺之詩。三、四佳。末句言永叔已貴，無高眠之適矣。　馮舒評：以竹林俗物比永叔，是否？　紀昀評：三、四嫌太現成。右丞「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顧非熊「一家千里外，殘月五更頭」，皆非高境也。

《朝》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中四句好。　馮班評：易「烏臼」字方好。　馮舒評：後四句撒。　紀昀評：三句欠雅，四句亦常語，五、六尤腐。

《嗅》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馮舒評：「嗅」字可平用否？　紀昀評：一結粗鄙之極，不謂聖俞乃爾，論詩豈可壓於盛名？

《夜》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前一首曲盡山城暮景。後一首不專從律，而意謂日沒星出，群陰之類爭逞，憂世之士，獨彈琴不寐，有深意也，豈但賦夜而已哉！　馮舒評：此似古體。　馮班評：自非小家。　紀昀評：又自一格，殊有別味。屢誦熟甜之作，便令人有螺蛤之思。　許印芳評：此詩惟五句是平調，二、三句，六、七句皆拗調，餘句則皆古調。平調、拗調、古調，三體兼用，唐人律詩原有此格。然古調只用作起句，此詩首句及四句、八句皆用古調。按之唐人聲律，實是古體，非律體也。虛谷選入律體中，曉嵐不以爲非。錄之以備一格可也。

《吳正仲見訪迴日暮必未晚膳因以解嘲》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五、六用事妙，不覺其爲用事也。以題有「暮」、「晚」字，附諸此。　馮班評：「傾崖護石髓」，始可云用事不覺，「題鳳」則顯然用事矣。　紀昀：用事之淺拙，到此極矣。乃曰「不覺」，何也？　「門外綠苔」，非爲點景，正言人迹之少，以見相訪之可感耳。

《嘉祐己亥歲旦呈永叔內翰》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聖俞嘉祐五年庚子四月卒，年五十九。此年五十八也，蓋老筆。　查慎行評：三、四分承起二句。　紀昀評：三、四分承一、二。有作意，而語未蒼堅。

《春社》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春社詩苦無五言律。此篇獨

佳，淡泊中有醲醇味。 馮班評：起十字好。 宋詩必以歐、梅爲首，陳、黃不及也。 紀昀評：詩亦圓穩。然讀延清作後讀此，眞覺氣象索然。此自神力不同，不在題目之冷熱、字句之濃淡也。 許印芳評：虛谷原選此詩之前，有宋延清《晦日昆明池應制》長律一篇，故曉嵐論及之。學者參觀其詩，始識此評之意。

《**七夕**》《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謂牛、女一年而一會，已且自拙，何能以巧應人之乞哉？雖戲言而有味。「神光誰見過」，亦佳。織女之渡，誰實嘗見之耶？ 錢湘靈評：神光有去處，方公不知。 馮舒評：此之謂殺風景。此作極不佳，可謂風雅掃地。 馮班評：沒興，所見如此，便不勞作詩。凡詩妙在可歌可詠。此等話非不有見，然索然無味矣。 紀昀評：馮曰：「所見如此，便不勞作詩。」又曰：「殺風景。」蓋惡其談理而不言情也。然七夕言情，已成塵劫。工部、義山已先作此論，不始於梅，但說來直致，不似唐人蘊藉耳。

《**和臘前**》《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臘日詩無可選者，除老杜詩外，僅得此。治藥、調臘、熏肉、藏鈎，能述臘中諸事，亦可觀也。當是和晏元獻公韻，下有呈晏元獻臘藥、臘脯、臘笋詩云。 紀昀評：夾雜堆砌，病正在此。

《**上元從主人登尚書省東樓**》《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馮班評：第七句無謂。 紀昀評：結句比擬不倫。 無名氏(甲)：崑山之陰，有燭龍銜火照之。

《**又和**》《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此爲省試考官鎖院而作。想見嘉祐中太平之極，令人每遇佳句爲擊節也。三詩六聯俱好。 紀昀評：三、四俗劣，結亦無謂。

《**依韻和李舍人旅中寒食感事**》《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聖俞詩不爭格高，而在乎語熟意到，此乃「吳體」。第一句六字仄聲，第二句五字平聲，愈覺其健。「梨花」、「客子」一聯，深勁有味。惟陳簡齋妙得其法焉。 紀昀評：只是三平，非五平也。其實關鍵只在第五字平，便上下句拗處俱救轉，此一定之法。虛谷所說，似是而未了了。 前四句好，末二句太盡，非詩法。

《**依韻和子聰夜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馮舒評：末句撤開，且魯酒僅言薄，「甜」字生造。 馮班評：太犯。 「甜」字不好，亦煞不佳。 紀昀評：結但趁韻，語太無着。

《**新秋雨夜西齋文會**》《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此皆聖俞西京詩。妙年細密，初學者不可不知。 查慎行評：「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何記室佳句也。 紀昀評：不失雅則。 既用謝客，不應復用水部，卻用得恰好。 許印芳評：凡四韻律詩，於地名、人名、鳥獸、草木之類，但可一聯兩用，若前後疊用，則爲犯複，爲夾雜。然亦看用來何如。若情事相稱，前後融洽，疊用亦可，此詩是也。

《**依韻和簽判都官昭亭謝雨過廣教見懷**》《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笑處」、「歸時」一聯，淡而有味。 紀昀評：未見其味。

《**春夜聞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三、四工，餘皆有味。馮舒評：第四句是風。 紀昀評：「風味」二字不妥。

《**夏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五、六佳。 紀昀評：亦常語。 「弄熟」二字不妥。色與態皆可云「弄」，「熟」不可云「弄」。三、四太易。

《**新霽望岐笠山**》《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三、四佳。此從謝師厚在鄧州詩。寶元二年己卯授汝州襄城縣，未赴，年三十七歲。其年九月赴之，師厚尋卒，歐陽公經過，「留鯽魚待之」之時也。 查慎行評：五、六沉雄。紀昀評：「靈」字費解。

《**觀水**》《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康定元年庚辰，公年三十八，知襄城縣，又有詩，題云：「城中壞廬舍千餘。」 馮班評：語皆工密，然未盡題意。 不辨牛馬，直云「牛不辨」，亦未妥。

《**和小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當是和晏相國。 馮舒評：工密。 馮班評：落句妙。 紀昀評：與韋蘇州詩互看，唐、宋人相去遠矣。

《**舟中值雨裴刁二君見過**》《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此將赴霅上鹽稅，在京口作此。時聖俞先內謝氏無恙，殆在舟中聞二公語後，乃再娶刁氏。 馮班評：用夫人作結，未好。 紀昀評：末句太突。

《**次韻和景彝元夕雨晴**》《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車音」、「鼓響」之聯妙甚。 紀昀評：「下」字未妥。

《**感春之際以病止酒水丘有簡云時雨乍晴物景鮮麗疑未是止酒時因成短章奉答**》《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有作意而精氣不足。

《韓子華約遊園上馬後雨作遂歸》《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三、四言大風，五、六言雨、言雷，皆工而新。　馮舒評：第六句做詩說不到此。　紀昀評：三句「擺叢」字鄙，五、六尤鄙。

《集英殿賜百官宴以雨放》《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雨則罷宴，足考故事。　紀昀評：無味。　「霧泥」二字生湊，「飛光」二字不妥。

《閤門水》《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八方回評：此山谷詩所謂「閤門水不落第二，竟陵谷簾定誤書」者也。專宜煎茶，故附之「茶類」中。　馮班評：詠水，究非茶類。　陸貽典評：形容亦甚周匝。　紀昀評：淺薄無味。

《吳正仲遺新茶》《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八方回評：三、四即盧仝「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也。此詩聖俞五十二居母憂時作，所以用「悲哀草土臣」、「聊跪北堂親」，乃奠酹之意也。　紀昀評：後四句不成語，「聊跪」二字不妥。

《潁公遺碧霄峰茗》《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八方回評：中四句精工不可言。　紀昀評：起四句有致，後半平平，結尤少力。　「嘉」字腐，必是依唐韻用「佳」字，後來傳刻，爲不學者據當時新韻改之，下首「嘉」字亦同。

《建溪新茗》《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八方回評：喬雲龍小餅，先朝以爲近臣之異賜。建茶爲天下第一，廣西修江胯茶次之。南渡後，宮禁嬪御日所飲用，即此品。胯茶修四寸，博三寸許。人亦罕有，芽茶則多品矣。　紀昀評：第七句拙。

《茶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八方回評：仕宦而攜茶磨，其石不輕，亦一癖也。寧不攜藥臼而攜此物，可謂嗜茶之至者。　陸貽典評：「乾坤」、「日月」句太腐。「舊溪」自宜對「新茗」，何得改「春」字？　紀昀評：次句鄙，三、四用磨事牽湊夾雜，結處襯托好。

《依韻和杜相公謝蔡君謨寄茶》《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八方回評：因茶而薄尊羹，是亦至論。陸機以「尊羹」對晉武帝「羊酪」，是時未尚茶耳。然張華《博物志》已有「眞茶令人不寐」之說。　馮班評：「尊羹」可敵「羊酪」，不足當茶也。　第七句用事妙。　紀昀評：《三國・韋曜傳》先有之矣。《博物志》乃僞本，不足爲據。　起句拙鄙，七、八牽引不倫。

《臘酒》《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九方回評：此和晏元獻《臘中》諸詩。臘酒四月而成，今人未有得其法。　紀昀評：平沓無味。

《答高判官和唐店夜飲》《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九方回評：五、六流麗壯健。末句之意，又高於淵明矣。　馮班：何見得？　紀昀：淵明詩「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翻其意，故云「更高於淵明」，非謂詩高於淵明也。馮氏詆之非。　重出而評語不同，此處評語較切實。　查慎行評：此首已見「宴集類」，重出。

《村醪》《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九方回評：五、六不甚緊要而有味。　紀昀評：未見其味。　語意不甚了了，恐題有脫字，再校。　查慎行評：少趣。

《紅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野杏堪同舍」，此「堪」字乃是不堪也。善詩者多如此用虛字。　馮班評：次聯妙。　查慎行評：「野杏」二句入長律則可，八句中着此殊欠力量，不意都官亦復爲之。　紀昀評：三、四極意刻畫，適成其拙。

《梅花》（似畏群芳妒）《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似唐。　紀昀評：此便有情韻。

《依韻答僧圓覺早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牽掣成篇，殊不自在，七言尤不成語。

《九月見梅花》《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聖俞詩不見着力之迹，而風韻自然不同。　馮班評：不着題。　「寄驛」、「吹笳」，陳言也。若是唐人，虛谷不知如何排擊，正以都官，遂不論耳。　紀昀評：中四句不省所云。　「寄驛」二字不妥。

《依韻和叔治晚見梅花》《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梅援可用。紀昀評：全篇亦庸下。起二句拙，三句「混」字鄙。

《梅花》（江南臘月前溪上）《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三、四笨甚，五、六夾雜之至。

《梅花》（已先群卉得春色）《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次句拙。

《和梅花》《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聖俞此四詩猶少作。前一詩見第十卷，湖州後作。後三詩見第十二卷。所點皆有味之句。或謂老杜「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下六字可全用乎？曰：用之而切於題，亦何不可？　馮班評：此亦未見切題，但無不可耳。　查慎行評：亦不脫依傍。　紀昀評：四詩疵累至重。虛谷所點只「薄薄遠香」尚可，餘悉惡札耳。末是強爲之詞。　三、四全套杜，殊陋。

《**和欲雪二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紀昀評：五、六濫套。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似是和晏元獻《欲雪》詩。前首下「先及」、「屢催」、「擬聞」、「將見」，又繼以「龍沙幾日來」，皆欲雪未雪之辭。查慎行評：第七句總承上兩聯，章法、筆法古健。作者用意所在，讀者不可不知。　紀昀評：格意殊健。

《**雪詠**》《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五、六細潤。　紀昀評：三、四俗惡，五、六稍可。

《**獵日雪**》《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刊本誤以「獵」爲「臘」，予輒改定，乃是獵而遇雪。五、六絕佳。　馮班評：氣骨自是不同。　紀昀評：「鳳毛」二字雙關，甚巧而不纖。三、四亦好。五猶稍可，然亦俗。六巧而太纖，便成俗筆。　許印芳評：通言獵與雪雙關，出語皆自然大方，六句尤雋妙。紀批故爲苛論，不足服人之心。

《**十五日雪三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紀昀評：第三句太纖，五、六形容亦拙。　無名氏(甲)評：彈絃有啄木聲。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紀昀評：首句粗硬，次句亦俗格。「韜」字亦腐。

又三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此乃花朝日雪。是年皇祐五年癸巳正月十五日，狄青破儂智高之年，陳後山生，聖俞五十二歲，監永濟倉。紀昀評：此兩事於詩何涉？五句拙俚太甚。　三詩皆拙鄙。

《**次韻范景仁舍人對雪**》　歐陽修《與梅聖俞書》：昨夜再讀《和景仁雪詩》，甚妙，兼以韻難，如何可和？且祇和得《歲日書事》一篇。其元所示，遂留之，過節更送他處，告別寫去也。《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又聯「獸餒迷行穴，禽寒立并枯。受降鎏甲積，罷獵羽毛鋪」，「裝成新樹色，遮盡古苔痕」，尤佳。　紀昀評：皆不佳。　意欲摹仿昌黎而才力不足，不能熔鑄，遂成淺拙。蓋一丘一壑，聖俞所長。忽奮而爲山雄水闊之勢，宜其蹶耳。　馮舒：作俑亦自昌黎始。　馮班評：似韓。　李光垣：重一「不」字。

《**次韻和刁景純春雪戲意**》《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此戲語耳。三、四雖戲，卻自佳。　紀昀評：雖題有「戲」字，不妨稍俳，然亦未免太俗，不宜選以爲式。

《**中秋與希深別後月下寄**》《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方回評：淡靜。紀昀評：語太現成，便入窠臼。「桂」字何不竟用「月」字？

《**朧月**》《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方回評：詩題曰「朧月」，蓋「朦朧淡月雲來往」之意。在文彥博貝州軍中拜相詩之後。聖俞謂曹彬、潘美下一國亦不拜相，素不以文彥博爲然乎？抑謂朝廷未然乎？詩意恐有所爲而發。是後有《未晴》、《夜陰》、《夜暗》三詩，曰「缺月如羞出」，曰「月色明還暗」，曰「新晴月正明」，皆未可臆度爲指何事也。　馮舒：「朧」、「朧」義不同。　馮班：玩詩意當作「朧月」。　紀昀評：詩有寓意，可一玩而知之。所寓何意，則不能一一得也。注家牽引史傳如目擊，然皆妄臆也。虛谷此評，乃通人之論。　前四句自好，五、六二句未佳。

《**依韻和歐陽永叔邀許發運**》《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方回評：元注：「永叔詩云：『仍約多爲詩准備，共防梅老敵難當。』」許發運名元，歙州人。歐公時知揚州，在慶曆七年丁亥。此先以詩邀許，而中秋乃無月。　馮舒評：第七句未鍊。　馮班評：亦未工。　紀昀評：粗野。　無名氏(甲)評：蘇筆已蠢，此更決撤。大抵蘇、梅詩格之壞，歐公妄嘆，與有罪焉。

《**和永叔中秋月夜會不見月酬王舍人**》《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方回評：宋初詩人惟學「白體」及晚唐。楊大年一變而學李義山，謂之「崑體」，有《西崑倡酬集》行於世。其組織故事有絕佳者，有形完而味淺者。尚以流麗對偶，豈肯如此淡淨委蛇，而無一語不近人情耶？梅公之詩爲宋第一，歐公之文爲宋第一，詩不減梅。蘇子美不早卒，其詩入老杜之域矣。一傳而蘇長公之門得四學士，黃、陳特以詩格高，爲宋第一，而張文潛足繼聖俞，盛哉，盛哉！

馮班評：宋詩必以歐、梅爲冠。余意歐在梅上，四學士皆不及坡公。元遺山亦謂歐、梅勝坡、谷。　紀昀評：以梅爲第一，恐未允，有三第一矣。　三句細思殊不雅，六句不了了。

《**閒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若論宋人詩，除陳、黃絕高，以格律獨鳴外，須還梅老五言律第一可也。雖唐人亦只如此。而唐人工者太工，聖俞平淡有味。　馮舒評：如此亦但可謂不減周賀、姚合輩耳，唐人高者尚不止此。若云聖俞反以平淡高之，此胸中終有黃、陳積滯在。若不信此言，請還讀老杜，何嘗尚平淡耶？　馮班評：謂梅詩似唐人，非也。　紀昀評：以枯寂爲平淡，以瑣屑爲清新，以楂牙爲老健，此虛谷一生病根。　前四句自好，五、六纖小似姚合，結亦似姚。

《岸貧》《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查愼行評：「岸貧」不解。　紀昀評：此亦似武功。　次句不成語。　無名氏（甲）評：三句言以蚌灰粘船漏處。

《村豪》《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馮班評：次句不緊。　紀昀評：此首較健。

《田人夜歸》《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紀昀評：前六句綽有王、孟氣韻。末句不解，恐有訛字，再校。　許印芳評：末句「何須閭井爲」，紀批云：「末句不可解，恐有訛字，再校。」愚按：不可解在閭井二字，輒爲易之，使成完璧云。易作「何須軒冕爲」。

《小村》《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馮舒評：落句幾不成句。　馮班評：落句不工。　紀昀評：首句不成語。　七、八，其詞怨以怒。

《送祖擇之赴陝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金馬」、「鐵牛」，人皆可對。必如此穿成句，則見活法。「山色」、「河聲」一聯，不減盛唐。「美酒」、「嘉魴」一聯，句法亦新。　馮舒評：次聯因避板對，便弱而小矣。　紀昀評：不失清穩。

《送王侍郎知陝府》《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召」、「秦」、「卯」、「申」四句工。　紀昀：工而無味，固已無取於工，況此四句并不工耶？此評謬。

《送張景純知邵武軍》《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後四句好。言荆、揚、楚、越之美，又有能詩之內以佐之也。前四句言賭棋輸鶴，得郡復近爛柯山，殆戲其嗜棋耳。　紀昀評：善求新徑，而氣格渾融，勝於彫鏤一字兩字以爲新。　無名氏（甲）評：邵武，在福建，與浙東相近，故第四句云然。　許印芳評：詩貴求新。然必如何而後能新？且必如何而後每有新製，皆入作家之室？此中奧義，宜細心研究。如此詩只就眼前實事鎔鑄成章，一切油熟語，自然屏除淨盡，其故何哉？蓋天地間人物事理，時時不同，在在不同。偶有同者，其始與終畢竟有不同處。文字專從不同處落想，同者亦隨之而化矣。此詩所言華亭鶴、爛柯山，皆故事也，此與古人同者也。圍棋賭鶴，新事也，此與古人不同者也。故事而串以新事，遂化臭腐爲神奇。愚者但知挨用故事，拘者又每禁用故事，皆非善求新徑者也。詩徑新矣，若但解雕鏤字句，或鍊一字而成句，或鍊兩字而成聯，有句則無聯，有聯則無篇，此等詩費盡畢世苦心，但可採摘一二語收入詩話耳。若論家數，正如人有四體，體不備，不成人也。聖俞此詩高在取徑新而運以盛唐人氣格，不向瑣碎處用工夫，故能使章法渾成，痕迹融化。命曰作家，斯爲無愧。學者細玩聖俞之詩，細味曉嵐之評，當知鍊詞鍊意據實事，鍊氣鍊格法古人，詩文求新之道在是矣。

《送錢駕部知邛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錢，吳越人，故有此五、六句。「劍道」、「刀州」絕工，末句又不走了邛州事也。　紀昀評：「秦粟」二句非即浪仙之「吳山」兩句，紫芝之「瀟水」二句耶？於彼則力排之，而於此則置而不論，徒以聖俞之詩爲素所推慕者耳。論詩如此，豈復更有是非？「劍道」、「刀州」，蜀中的對。人人習用，聖俞剿之耳，不得謂之絕工。末句意無所取，徒切邛州，無益也。　馮舒：豈有做知州者，反勸他偷婦人之理？陸貽典評：落句非體。豈有送人之官而用相如、文君事乎？

《送洪州通判何太博若谷先歸新淦》《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五、六以言新淦之景。近世詩人下苦功夫，不能作此等語。　紀昀評：未見必是新淦，亦未見宋人不能作。此等總是門戶習氣。　此與送張景純詩同一切合用事，而工拙相懸。次句笨甚，結更少力。

《送邵戶曹隨侍之長沙》《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起句十字拗律變換，詩家所許，又卻切題，但不可篇篇如此耳。五言律，聖俞之所長。而送人詩至於五言律尤工，無作爲，不刻畫，據事言情，而有無窮之味。乃知近人學晚唐，出於強揠而無眞趣也。　紀昀評：此論自是，而推許聖俞則太過。凡論詩須心氣和平，消除私意，乃不疑誤後人。梅詩欲以冲澹成家，而斧鑿之痕則未化，不免純是作爲，何得如虛谷所道耶？　無名氏（甲）：用溫嶠燃犀照牛渚事。

《送陸介夫學士通判秦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紀昀評：總不渾融。

《送徐君章秘丞知梁山軍》《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宋人詩善學盛唐而或過之，當以梅聖俞爲第一。善學老杜而才格特高，則當屬之山谷、後山、簡齋。且如「午市巴姑集」，唐人之精者僅能之。下一句難對，卻云「危灘楚客愁」，其妙如此。是三詩者，又皆有尾句，令人一唱三嘆。　馮舒評：都官亦俚，姚合、王建輩耳，便云過盛唐，非也。　馮班評：「危灘楚客愁」，好。梅公送行詩無一字套話。　紀昀評：此首較爲渾老。　虛谷云「宋人詩善學盛唐而或過之」，談何容易？

《**送刁景純學士使北**》《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祖宗時與契丹盟好甚篤，故凡送使人詩亦不敢輕易及邊事。熙、豐以來，人人抵掌，務欲生事於西北，遂致靖康之禍。悲夫！　查慎行評：風格遒健，惟後二句語意不甚了了。　許印芳評：《宛陵集》，勿論古今體，皆能自出手眼，不肯依傍古人。其七律於排比之中，每寓拗峭以避平熟。起一句多不用韻，亦每用拗峭之筆以取勢。如《送樂職方》云：「長堤凍柳不堪折，窮臘使君單騎行。」《送張少卿》云：「朱旗畫舸一百尺，五月長江水拍天。」皆妙。集中此體多蒼老遒勁之作，送行作尤多。虛谷但選五首，而可取者又止二首，由於選擇不精也。

《**送唐紫微知蘇臺**》《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聖俞詩似唐人而渾厚過之。如此篇者是。　紀昀評：每每作此過情語。　五、六句不佳。　馮舒評：府吏蹌趨，不足入韻。

《**送張待制知越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末句議論是。　紀昀評：三、四粗笨。

《**送余少卿知睦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中四句皆佳。但嚴陵今乏橘，惟衢州多。末句有味。　紀昀評：此詩但泛述土風，不見送意。「蕭條」二字不妥，上四句非蕭條景也，若作「蕭閒」即得。　無名氏（甲）評：聖俞要爲宋詩之美者，以其初猶守唐規也。

《**送趙諫議知徐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五、六切於徐州。　紀昀評：切地亦送行習逕，無用標置。末更切。　此詩較健拔。　昌黎有《諫張僕射打毬書》。結處大有所諷，趙殆好燕遊者。

《**燕**》《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輕如漢家后」，直用飛燕事。「斜避楚臺風」，本非燕事，而用之有情味。　紀昀評：此評好。此與朱子《九日》詩「短髮無多休落帽，長風不斷且吹衣」同一筆妙。　意致自佳。三句太犯義山「輕於趙皇后」句。五、六摹寫入細，不可移掇別鳥。吳宮燕事出太白詩，馮氏抹之未是。「漢」、「楚」、「吳」連用亦雜。　馮班評：如此宋詩亦難辨。第三常句也，得第四句直下方好。

《**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此當與老杜《螢》詩相表裏玩味。　紀昀評：語皆拙鄙，聖俞何一謬至此！虛谷以擬老杜，是何言歟！　馮班評：如此絕過黃、陳也。　無名氏（甲）評：王藍田怒蒼蠅，拔劍擊之。曹不興畫蒼蠅，孫權疑其眞，以指彈之。

《**挑燈杖**》《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此借以詠忠臣義士之敢諫者。《宛陵集》第四十八卷如此着題詩《蠅》、《蛙》、《蚊》、《犬》之類一十七首，取其二云。　紀昀評：「油燈」二字俚，次句腐，三句太質，四句太拙，五句太晦，末句更不醒豁。

《**送李殿丞通判蜀州賦海棠**》《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細味之，「望帝鳥聲空有血，相如人恨不同時」，無窮之味，有色之聲也。　紀昀評：黨護至此，亦無庸以筆舌爭矣。　起手太率，杜公「老夫清晨梳白頭」二句，用之七古發端，猶爲不可，況七言長律，如此徑入乎？　「民喜」句稚，「望帝」二句不對，「最鮮」二句全不成語，結稍可。　馮舒評：「人」字不妥。　馮班評：氣味亦好。

《**二月七日吳正仲遺活蟹**》《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三、四自然，見蟹之狀。　山谷詩云：「雖爲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亦奇。　馮舒評：「烹」字文義已足，硬幫「五鼎」，所以不佳。五鼎烹蟹，不爲妥切。　紀昀評：虛谷云「三、四自然」，但不雅耳。　起大率，中四句成語。

《**淮陰侯廟**》《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先有古詩一首，末云：「高皇四海平，有酒不共釀。古來稱英雄，去就可以照。」此律詩亦佳。　馮舒評：起句宋。　馮班評：不及唐人遠矣。紀昀評：通體庸鈍。次句趁韻。

《**新開墳路**》《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五、六細潤。　紀昀評：總要在瑣屑無味處着力，虛谷所以終爲外道。　馮班評：不成文。

《**古冢**》《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五、六佳。　紀昀評：三句拙，五句俚甚，六句凡語。總未見佳。　馮班評：妙。落句好。

《**春日拜壠經田家**》《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此乃田家詩，然題有「拜壠」二字，以附此。　紀昀評：詩無「拜壠」之意。　馮舒評：不好。

《**兵**》《瀛奎律髓彙評》卷三〇馮班評：宋氣逼人，不及唐人遠矣。　紀昀評：純是腐語，非詩人之筆。

《**故原有戰卒死而復蘇來說當時事**》《瀛奎律髓彙評》卷三〇紀昀評：前六句皆淺近，七句亦俚，八句拙極。

《**擬王維觀獵**》《瀛奎律髓彙評》卷三〇馮舒評：末句較「千里暮雲平」何如？　馮班評：不及張祜，何論右丞？　太臨摹，少精句，弱在第七句。　查慎行評：名作在前，似不宜和。　張載華評：詩家最忌蹈襲，凡遇一題，前

有名作，愼勿輕率下筆。宛陵此詩，先生猶有微詞。於東坡《謝人見和前篇二首》及《定惠院海棠》詩，不憚再三提命。閱劉夢得《經伏波祠》詩評語，尤爲現身說法。學者遇此等題，與其效顰，毋寧藏拙，勿負先生一片婆心也。　紀昀評：第四句「迎」字不妥，後四句太近雙鈎。　取擬作而不取本詩，而擬作又遜本詩遠甚，眞不可解。虛谷之黨護如是，則馮氏之攘臂壽罵，亦非無爲而然也。

《**金明池游**》《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馮舒評：不無寒乞相，無論蘇、李、沈、宋，「西崑」諸公決勝此。　馮班評：下字琢句，窘而雜。　紀昀評：「笑瑳瑳」句不雅，「賤摩」句拙，「歸郎」二字亦不雅。

《**東溪**》《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方回評：三、四爲當世名句，衆所膾炙。　紀昀評：此乃名下無虛。　馮舒評：三、四亦好，然非唐音。

《**碧瀾堂**》《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紀昀評：三、四太晦，非末句點明，竟不省爲何語。五、六又太易。

《**寄題徐都官新居假山**》《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紀昀評：語皆板拙。

《**太師相公篇章真草過人遠甚而特獎後進流於詠言輒依韻和**》《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六方回評：子美祖審言嘗自謂：「我詩可使蘇、李爲奴，書可使鍾、王北面。」馮班評：次聯二句用得好。　紀昀評：必簡嘗自稱：「吾文可使屈、宋作衙官，吾書可使王羲之北面。」此蘇、李、鍾、王二語，未知所出，再考。　第六句俚甚。

《**畫真來嵩**》《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七紀昀評：欲以「吳體」爲高，但見其語弱而調野。　第四句拙。

《**與正仲屯田遊廣教寺**》《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五、六錯綜，自相爲對，此一體。　紀昀評：仍是就句對，但間一字耳。

《**題松林院**》《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三、四眼前事，自然覺好。五、六亦佳。　紀昀評：三、四微覺其冗。五、六小有思致，亦非高格。

馮舒評：僧披山衲，一件事。以木魚當飯鼓，兩件事。　「閣」字太生。

《**過永慶院**》《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前四句平常。五、六忽能以故爲新，緣下一句出於不測，併上一句可觀。尾句「縫不縫」之說怪而有味。　紀昀評：怪而無味。　三、四淺拙。　馮舒評：「化俗」二字無着落。

《**過山陽水陸院智洪上人房**》《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馮舒評：何以悲蘇倩？　無名氏(甲)評：想子美得罪因丈人杜公起見，然題中無着，不可用也。　紀昀評：結二句好。

《**夏日對雨**》《載酒園詩話・梅堯臣》：《夏日對雨》曰：「日日城頭雨，還添湖上波。窗中人自聽，門外潦應多。不畏禾生耳，還愁麥化蛾。吾廬無所有，頻看壁間梭。」此篇最爲生動，卻不平淡。

《**擬張九齡詠燕**》《載酒園詩話・梅堯臣》：梅詩有極佳者，吾尤喜其《擬張九齡詠燕》曰：「眇眇雙飛燕，長年與社違【略】。」惻然捐軀狥國之言，讀至此，令人不敢復言明哲保身。

《**送滕寺丞歸蘇州**》《載酒園詩話・梅堯臣》：《送滕寺丞歸蘇州》曰：「驅車入蜀時，有弟母不往【略】。」欲解其悲，姑諷其孝，又不用勸而用獎，豈惟忠告善道，殆默化於無形矣。此之謂眞溫柔敦厚，唐三百年間，無此一篇也。梅詩之可敬在此。(黃白山評：此詩取其意佳可耳，遣調則不脫傖父面目。)俗人猥稱其「焚香露蓮泣，聞磬霜鷗邁」，誰無一二好語？至「野鳧眠岸有閒意，老樹着花無醜枝」，尤是吳體中尋常語，且下句更覺安排造作，何足爲重！細閱此詩，兼可悟《論語》中「色難」二字。

《**鄭胡公疏之金陵**》《歷代詩發》卷二三：灑落不羈，無復離別可憐之色。　龔嘯評：存古淡之道於大雅未起之先，此其可以概見者也。

《**送方進士遊廬山**》《歷代詩發》卷二三：平實說去，而遊興已佳。若必欲爲離奇詭譎以狀山容，恐非匡廬眞面目也。

《**依韻和武平別後見寄**》《歷代詩發》卷二三：清氣回旋，卻自深厚。

《**木山**》《歷代詩發》卷二三：叙次形容，不欲汎溢之語，而精悉離奇，可與木假山文爭雄天地。

《**和才叔岸旁廟**》《宋詩精華錄》卷一：寫破廟如畫。

《**送河遯山人歸蜀**》《宋詩精華錄》卷一：第二聯尋常語，用之送歸蜀者，獨覺自然穩切。

《**醉中留別永叔子履**》《宋詩精華錄》卷一：「萬口」句加倍寫法。

《**送潘供奉承勛**》《宋詩精華錄》卷一：斬釘截鐵，所謂不屑之教誨也。

《**寄題徐都官新居假山**》《宋詩精華錄》卷一：首韻言取太湖石爲假山。

《**悼亡三首**》一　《宋詩精華錄》卷一：與放翁之「此身行作稽山土」，皆

從《毛詩》來。

又二　《宋詩精華錄》卷一：末韻即「荀奉倩神傷」之意。

又三　《宋詩精華錄》卷一：情之所鍾，不免質言。雖過，當無傷也。

《書哀》　《宋詩精華錄》卷一：此首與前二首「精爽」十字，最爲沉痛。

《月下懷裴如晦宋中道》　《宋詩精華錄》卷一：黻爲兩己相背，化腐爲奇，末由太白對月意，翻進兩層。

《許生南歸》　《宋詩精華錄》卷一：對不明主司，曲爲原諒，見被屈之不足怪，匪特敦厚，亦爲許生留身分。東坡之「過眼目迷日五色」即此意。

《寄滁州歐陽永叔》　《宋詩精華錄》卷一：勸其勿望內行，但安棄外，命意迥不猶人。觀其止說兩句，含蓄不盡。

《對雪憶往歲錢塘西湖訪林逋三首》　《宋詩精華錄》卷一：楊誠齋有此筆意。

《小村》　《宋詩精華錄》卷一：寫貧苦小村，有畫所不到者。末句婉而多風。

《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殤小女稱稱三首》一　《宋詩精華錄》卷一：落想迥不猶人。

《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殤小女稱稱三首》二　《宋詩精華錄》卷一：末十字，苦情寫得出。

《東溪》　《宋詩精華錄》卷一：三、四的是名句。

《覽顯忠上人詩》　《宋詩精華錄》卷一：一氣呵成。

《蘇幕遮》（露堤平）　《能改齋漫錄》卷一七：梅聖俞在歐陽公座，有以林逋《草》詞「金谷年年，亂生青草誰爲主」爲美者，聖俞因別爲《蘇幕遮》一闋【略】。歐公擊節賞之，又自爲一詞云：「欄杆十二獨憑春，晴碧遠連雲。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與離魂。那堪疏雨滴黃昏。更特地憶王孫。」蓋《少年游》令也。不惟前二公所不及，雖置諸唐人溫、李集中，殆與之爲一矣。今集本不載此篇，惜哉。《詞綜偶評・宋詞》：（《蘇幕遮》）前結用嫩色，後結用翠色，犯重。《詞徵》卷五：梅聖俞詩名卓著，其論詩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蓋亦深於詩者。詞則《蘇幕遮》一闋，爲時所矜重。然以《碧雲騢》一書，貽玷名節，實躁進之心誤之。或曰時人假托於梅，非其所撰也。

傳記

歐陽修《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於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

《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於艱，不履於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東都事略**》**卷三八**《**梅堯臣傳**》（存目）

《**宋史**》**卷四四三**《**梅堯臣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江鄰幾雜志**》　梅聖俞轉都官員外郎，原父戲之：「詩人有何水部，其後有張水部、鄭都官，復有梅都官。鄭有《鷓鴣》詩，時呼『鄭鷓鴣』；梅有《河豚》詩，可呼『梅河豚』耶？」

歐陽修《**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又《**與梅聖俞書**》　煩遣人至此，并得陳留書，新集詩、見寄詩、見和詩外，雜詩一卷、碑文數本、《千字文》等，豈勝慰喜。瑯琊泉石篆詩，祇候子美詩來，已招子美自來書而刻之。《遊山六詠》等，即欲更立一石，不惜早見寄也。詩序僅如命附去，蓋述大手作者之美，難爲言，不知稱意否？

又　得聖俞所寄《六詠》及《桐花》、《啼鳥》等詩，近又得刁十六所寄詩書。

又　前承惠《白兎》詩，偶尋不見，欲別求一本。兼爲諸君所作，皆以嫦娥月宮爲說，頗願以他意別作一篇，庶幾高出群類，然非老筆不可。亦聞有《與如晦》一篇甚佳，皆乞取。

又　閑作《歸田樂》四首，祇作得二篇，後遂無意思。欲告聖俞續成之，亦一時盛事。來日食後，早訪及爲望。

《**六一詩話**》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詩」。【略】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嘆也。

《**歸田錄**》**卷二**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家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劉敞《**送梅聖俞序**》　昔者邊鄙無事，士大夫恥言兵，聖俞獨先注《孫子》十三篇獻之，可謂知權矣。及其有事，士大夫爭言兵，或因以取富貴，聖俞更閉匿，不省利害，可謂知道矣。夫聖俞前非勇也，知天下忘戰之必有憂也。後非怯也，知功名之說勝則隳教化也。聖俞之任其身不輕矣，世人其若聖俞何哉！某少聖俞十六歲，然聖俞與我爲友，所以從之游，常恐不足。今聖俞應聘許昌，某以事留京師，不得偕行也。古者贈人以言，吾何以贈子乎？明子之趣，以示人不欺耳。嗚呼，世有君子者，以我爲知言矣，於聖俞無負焉。

《**孫公談圃**》**卷下**　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遡汴，見聖俞吟詩，日成一篇，衆莫能和。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納算袋中。同舟竊取而觀，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乃算袋中所書也。

蘇軾《**上梅直講書**》　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

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韻語陽秋**》**卷一**　梅聖俞早有詩名，故人士能詩者，往往寫卷投擲，以質其是非。梅各有報章，未嘗輕許之也。《讀黃萃詩卷》則云：「鳳凰養雛飛未高，雞鶩成群翅終短。」《讀蕭淵詩卷》則云：「野雉五色且非鳳，知時善鳴雞若何。」《讀孫直言詩卷》則云：「汲井欲到深，磨鑑欲盡塵。」《讀張令詩卷》則曰：「讀之不敢倦，十未能一曉。」《讀邵不疑詩卷》則曰：「既觀坐長嘆，復想李杜韓。」皆因其短而教誨之也。

作品本事

《**歸田錄**》**卷二**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略】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爲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五引《玉壺清話**》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送詩云：「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是時詩甚多，獨此刻於石。

《**中山詩話**》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錦裁詩句，斑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效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讀此方悟之。

《**臨漢隱居詩話**》　梅堯臣《贈朝集院鄰居》詩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閒遠也。

又　楚州有官妓王英英，善筆札，學顏魯公體，蔡襄復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聖俞贈之詩云：「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作蠶頭魯公體。」英英貌甚陋，固云「不事梳洗」。中郎孫，君謨也。

又　呂土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州，其色藝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泣愬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舍之。梅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中落，不比孤洲老禿鶖。禿鶖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蓋謂此也。

又　馬遵責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至以鐵鎖絕江。遵於餞筵倚醉令官妓剝榧實而食，眷眷若留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梅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人絕鎖解舟，以水沃櫓牙，使之不鳴。逮曉，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下陵陽峰，扁舟江上去無蹤。叉牙鐵鏁漫橫絕，濕櫓不驚潭底龍。斷腸吳姬指如笋，欲剝玉榧將何從？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重。卻顧舊埒病驄馬，塵沙歷盡空龍鍾。」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卷四**　京師百司庫務，每年春秋賽神，各以本司餘物貨易，以具酒饌。至時，吏史列坐，合樂終日。慶曆中，蘇舜欽提舉進奏院，至秋賽，承例貨拆封紙以充。舜欽欲因其舉樂，而召館閣同舍，遂自以十金助席，預會之客，亦醵金有差。酒酣，命去優伶，卻吏史，而更召兩軍女伎。先是，洪州人太子中舍李定願預醵廁會，而舜欽不納。定啣之，遂騰謗於都下。既而御史劉元瑜有所希合，彈奏其事。事下右軍窮治，舜欽以監主自盜論，削籍爲民。坐客皆斥逐，梅堯臣亦被逐者也。堯臣作《客至》詩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蓋爲定發也。

又卷七　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冊爲修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寶楊國忠爲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庭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一品，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遂獨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姦，而

言涉宮掖，語甚切直。仁宗怒，趍召兩府，以疏示之。介猶諍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使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春州別駕。翌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爲英州別駕。始，大怒未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去，則吾屬遞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書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率【略】。」始，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文忠公爲編其集，時有嫌避，又削去此詩，是以人少知者，故今盡錄焉。

又卷一一　宋元獻公庠初罷政事知揚州，嘗以雙鵝贈梅堯臣。堯臣作詩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走，從教養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宋公得詩殊不悅。

又卷一二　陳恭公執中事仁宗兩爲相，悉心盡瘁，百度振舉。然性嚴重，語言簡直，與人少周旋。接賓客，以至親戚骨肉，未嘗從容談笑，尤靳恩澤，士大夫多怨之。惟仁宗嘗曰：「不昧我者惟陳執中耳。」及終也，韓維、張洞謚之曰榮靈，仁宗特賜曰恭。薨後月餘，夫人謝氏繼卒，一子纔七歲，諸姪俱之官。葬日，門下之人惟解賓王至墓所，世人嗟悼之。梅堯臣作輓詞兩首，具載其事，其一曰：「位至三公有，恩加錫謚無。再調金鉉鼎，屢刻玉麟符。已嘆鸞同穴，還悲鳳少雛。擁途看鹵簿，誰爲畢三虞？」其二曰：「公在中書日，朝廷百事崇。王官多不喜，天子以爲忠。富貴人間少，恩榮歿後隆。若非笳鼓咽，寂寞奈秋風。」

又　劉丞相沆鎮陳州日，鄭獬經由陳，劉公爲啓宴於外庭，使妓樂迎引至通衢，有朱衣樂人悞旨，公性卞急，遽杖於馬前，既即席，酒數行而公得疾，舁還府衙而終。先是，張侍讀環夢公馬前有一朱衣人被血而立，至是果有此變。梅堯臣爲公輓詞二首，具載其事云，其一曰：「處外諸侯重，居朝聖主知。祆逢庚子日，夢異戊丁時。歸椁江山遠，凝笳道路悲。欲傳千古迹，佐世本無爲。」其二曰：「古今皆可見，富貴不常存。歌者未離席，吊賓俄在門。朱輪空返轍，綠酒尚盈樽。人事固如此，令名貽後昆。」

蘇軾《書聖俞贈歐陽闢詩後》　「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鳳栖在桂林，烏哺不得共。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右，宛陵先生梅聖俞詩。先君與聖俞游時，余與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倘徉。泉中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爲仲尼嘆，出爲盛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闢），出所爲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予尚少一歲，鬚鬢皆皓然，固窮亦略相似。於是執手大笑，曰：「聖俞之所謂『鳳』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者又窮於聖俞，可不大笑乎？元符三年月日書。

《仇池筆記》卷上　玉川子《月蝕》詩，以蝕者月中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因俚說以寓意也。《戰國策》：「日月輝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

《侯鯖錄》卷七　東坡先生嘗愛梅聖俞《和宋次道紫宸宮早朝》詩，云：「陸生聲譽在雲間，來預簪裾謁帝顏。冠劍有容夔與契，文章全盛馬兼班。眈眈玉宇龍纏棟，靄靄金鋪獸嚙環。卻出常朝殿前過，戟衣風動自相攀。」

《晁氏客語》　梅聖俞作試官日，登望有春色，題於壁云：「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惟歐公一見賞之，以爲非聖俞不能。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引《古今詩話》　范文正公有勁節，知無不言，仁廟朝數出外補。梅聖俞作《啄木》詩以見意，曰：「啄盡林中蠹，未肯出林飛。不識黃金彈，雙翎墮落暉。」

又卷一三引《詩史》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守長安，梅聖俞送詩云：「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陣。」鄭公獨刻此詩於石。

又卷二〇引《古今詩話》　僧居寧，毗陵人，妙工畫草蟲。嘗見水墨草蟲，有長四五寸者，題云：「居寧醉墨。」雖大失眞，然筆力遒勁可愛。梅聖俞詩云：「草蟲有纖意，醉墨得正熟。」

又卷四〇　宋中道有俊才，而身短小，人多戲之。蘇子美與中道年相懸，然甚愛其才調，中道亦傾心作詩論交。子美長大魁偉，與中道并立，下視曰：「交不着。」此京師市井語也。號中道爲宋錐，爲其穎利而么麼云。贈之詩曰：「譬如利錐末，所到物已破。」後中道通判洺州，洺州本趙地，有毛遂墓。聖俞作詩送行，舉錐處囊事，亦所以戲之也。

《西清詩話》 晏元獻謂梅聖俞曰：「古人文章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詩。」聖俞遂作五側體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

《許彥周詩話》 （梅）寵嬖曹氏，作《一日曲》，爲曹氏也。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七 嘉祐中，侍從官列薦國子博士梅堯臣宜在館閣，仁皇帝曰：「能賦『一見天顏萬人喜，卻回宮路樂聲長』者也。」蓋帝幸景靈宮，堯臣有詩，或傳入禁中，帝愛此二語。召試賜等，竟不登館閣以死。

《碧溪詩話》卷七 張籍嘗移書責退之與人商論，不能下氣，愈亦有云：「我昔實愚惷，不能降色辭。」余謂此乃書生常態。昔嘗見太學中鑪亭議題，紛喧鬨然，其後有二生坐是鳴鼓，豈直議禮家爲聚訟哉？聖俞《謝永叔惠酒》云：「始時語且橫，既醉論益堅。曾不究世務，閒氣爭古先。」誠有之也。

《韻語陽秋》卷一〇 謝師厚生女，梅聖俞與之詩曰：「生男衆所喜，生女衆所醜。生男走四鄰，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逐雞狗。」又云：「何時某氏郎，堂上拜媼叟。」蓋戲師厚也。陳琳、杜甫詩及《楊妃外傳》，其說異焉。琳痛長城之役，則曰：「生男戒勿舉，生女哺用脯。」杜甫傷關西之戍，則曰：「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楊妃專寵帝室，金印纍綬，寵遍於銛、釗，象服魚軒，榮均於秦、虢。當時遂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爲門楣」之詠。而樂天《長恨歌》亦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今師厚之女，毓質儒門，不過求賢士以爲之配爾，縱不至負薪如翟婦，餉舂如孟光，亦豈能預知其必大富貴，光宗榮族如蒲津之婦人乎！宜其聖俞以爲戲也。

又卷一七 楸花色香俱佳，又風韻絕俗，而名不編於花譜，何哉？老杜云：「要把楸花媚遠天。」言其色也。又曰：「楸樹馨香倚釣磯。」言其香也。梅聖俞《楸花》詩云：「圖出帝宮樹，聳向白玉墀。高艷不近俗，直許天人窺。」言其韻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四 苕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見《一日曲》，味其辭意，乃爲南陽一娼語離而作。然則謹厚者亦復爲之邪？

《石林燕語》卷九 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申公，坐貶饒州。梅聖俞時官旁郡，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蓋爲范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聖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有違言，遂作《靈烏後賦》以責之，略云：「我昔閔汝之忠，作賦弔汝。今主人誤豐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反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意以其西帥無成功。世頗以聖俞爲隘。

《石林詩話》卷上 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始於上元前，常州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至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預以金嗾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始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於江。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也。

《中吳紀聞》卷一 崑山慧聚寺僧良玉，字蘊之。僧行甚高，旁通文史之學，又善書，工琴棋。因游京師，梅聖俞見而喜之，以姓名聞於朝，賜以紫衣。其東歸也，聖俞以詩送之曰：「來衣茶褐袍，歸變椹色服【略】。」後潛遁故山，專以講經爲務，號所居曰雨花堂。

《演繁露》卷九 江南李後主造澄心堂紙，前輩甚貴重之。江南平後六十年，其紙猶有存者，歐公嘗得之，以二軸贈梅聖俞，聖俞鋪叙其由而謝之曰：「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碣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牆角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粗使供鸞臺。」用梅詩以想其制，必是紙制大佳而幅度低狹，不能與麻紙相及，故曰「幅狹不堪作詔命」也。然一紙已直百錢，亦已珍矣。

《演繁露續集》卷四 （晏）〔宋〕丞相嘗籠生鵝餉梅聖俞，聖俞以詩謝之曰【略】，丞相得詩不悅。其後，有宣州司理者，以鵝餉梅，蓋蒸而致之，故梅詩曰：「昔年相國籠之贈，今日參軍餉以蒸。一咀肥甘酬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興。」詳其意趣，是先一詩去時，有摘語以間者，故追言興謗也。

又卷五 《梅聖俞集》九《送武平解湖州》詩：「始時繞郊郭，水不通蹄輪。公來作新塘，直抵吳松垠。」詳此即今城東堤路，武平始築也。

《愛日齋叢鈔》卷三 《宛陵集》中《賦石昌言白鶻圖》詩：「雙睛射空眼角聳，筋爪入節韝絛垂【略】。」此即事垂誠，異乎品藻丹青之作。題下自注：「得黃筌事於景仁。」按《東齋紀事》：「黃筌，黃居寀，蜀之名畫手也。尤善爲

翎毛，其家多養鷹鶻，觀其神俊以模寫之，故得其眞。後子孫有棄其畫業而事田獵飛放者，既多養鷹鶻，則買鼠以飼之，又其後世有捕鼠爲業者。其所置習，不可不愼。人家置博弈之具者，子孫無不爲博弈；藏書者，子孫無不讀書，置習豈可以不愼哉！予嘗爲梅聖俞言，聖俞作詩以紀其事。」蓋即前詩也。蜀公晚年得謝，始追述館閣以來故事，遂亦具載，當以爲宛陵詩箋。

《**詩林廣記**》**後集卷七**　蔡正孫曰：聖俞此詩爲老泉賦，蓋形容三蘇也。

又　附《東坡次木山韻》蔡正孫按：老泉《木假山記》以中峰自比，而以二峰比二子，讀之使人如見三蘇。聖俞《木山》詩正本此記之意，以形容三蘇也。

《**逸老堂詩話**》**卷上**　宋朝寒食有拋堉之戲，兒童飛瓦石之戲，若今之打瓦也。梅聖俞《禁煙》詩云：「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堉。」堉，七禾切，或云起於堯民之擊壤。

著錄

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

又《**梅聖俞墓誌銘**》　聖俞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

宋績臣《**梅聖俞外集序**》　以其詩既多，不自收拾，故其散亡遺失，在前日已爲可惜。【略】今其鏤傳者十無四五，而遺編餘稿，泯沒無聞。予游宣城，得全集於聖俞家，藏且數十年，欲廣其傳而未暇。今參考前集所不載者，古律歌詩共四百餘篇。舊稿以爲門類而不分古律之體，此更不復詮次，總爲十卷。有志於詩者得之，可共喜也。元符二年四月序。

汪伯彥《**紹興重刊梅聖俞詩集後序**》　余被命來守宛陵，視事之翌日，有客謂予曰：「郡學請鏤版印書，公留意否乎？」乃問其目，曰：「《梅聖俞詩集》自遭兵火，殘編斷簡，靡有全者。幸郡教官有善本。」余樂聞而應之曰【略】。乃命學官董其事。鏤板既成，請序於余，余豈敢辭。【略】紹興十年上元日，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知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二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汪伯彥後序。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梅聖俞《宛陵集》六十卷。

《**東都事略**》**卷一一五**《**梅堯臣傳**》　有文集四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梅聖俞集》。

陸游《**梅聖俞別集序**》　宛陵先生遺詩及文若干首，實某官李兼孟達所編緝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宛陵集》六十卷、《外集》十卷，都官員外郎、國子監直講宣城梅堯臣聖俞撰。凡五十九卷爲詩，他文、賦纔一卷而已。謝景初所輯，歐公爲之序。《外集》者，吳郡宋績臣所序，謂皆前集所不載。今考之首尾諸賦，已載前集，不可曉也。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梅堯臣集》六十卷，又《後集》二卷。

又卷四四三《**梅堯臣傳**》《宛陵集》四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梅宛陵文集》，一部十二冊，全。

又卷一〇　《梅宛陵詩》，一部十冊，闕。

楊士奇《**正統重刻宛陵集跋**》　右宋都官員外郎宣城梅堯臣聖俞《宛陵集》六十卷，今宣城太守袁旭廷輔所重刻也。何爲刻之？表先賢以儀後進者，太守職也。始，宣城郡政久弛，袁君至，殫志竭慮，薙奸滌穢，期歲之間，橫民以戢，良民以安。修舉學政，爰興教化，表章先賢，風勵多士，於是修都官之墳，率學諸生行展謁之禮。而詢求其文，蓋郡人莫或知者。及訪都官之後，始得此編，遂刻以傳。

《**菉竹堂書目**》**卷三**　《梅宛陵文集》十二冊。

又卷四　《梅宛陵詩集》十冊。

宋儀望《**萬曆重刻宛陵梅聖俞詩集序**》　予所善大參梅君純甫氏守德，都官族裔也。萬曆乙亥冬，再巡宣州，相與談及，良久，大參君曰：「先都官集板久訛缺，明公倘有意焉，幸甚。」遂以家藏繕本，令都官裔孫鄉進士一科來呈，予乃命宣城令姜子奇方刻焉。刻成，一科致其大參君書：「先公集賴歐公序之，流傳至今，明公又歐公邑人，倘賜之言，則先都官假寵於公者，猶在歐

公也。」予不得辭，輒以昔所向慕於都官者，序而歸之。丙子春二月，明賜進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督撫南畿吉郡宋儀望撰。

陳俊《萬曆刻宛陵集後序》 郡中舊刻《宛陵集》，歲以散棄。今撫臺宋公以其族孫參知純父氏請，屬宣城姜令奇方梓之，既叙諸首矣，乃裔孫鄉進士一科復徵言於不穀。【略】萬曆丙子仲夏月吉，直隸寧國府知府南海陳俊撰。

姜奇方《萬曆刻宛陵先生集後叙》 大中丞臺宋公檄宣城刻梅都官詩，粵期，鋟局告成於執事者，令奇方則竊效役云。

《**百川書志**》**卷一二** 梅聖俞《宛陵集》六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梅堯臣《宛陵集》六十卷，又《外集》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宛陵集》六十卷。

《**行人司書目**》 《梅聖俞詩》十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宛陵集》六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梅聖俞《宛陵集》十冊，六十卷。《拾遺》一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梅堯臣《宛陵集》六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宛陵先生集》六冊。陳景雲注：「六十卷，又《外集》十卷。梅聖俞。」

宋犖《徐氏白華書屋本宛陵文集序》 宋梅聖俞先生工於詩，吳趨徐七來氏重刻其所爲《宛陵集》者以廣其傳，請序於予，至五六而不已，可謂勤矣。【略】歐公雖專稱其詩，然《誌》又云「他文章皆可喜」。今梓之，共六十卷，序既不獲辭，聊書是以塞其請，亦因以曉學者。康熙壬午仲夏，商丘宋犖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宛陵集》六十卷附錄一卷，內府藏本，宋梅堯臣撰。【略】其詩初爲謝景初所輯，僅十卷；歐陽修得其遺稿增併之，亦止十五卷。其增至五十九卷，又他文、賦一卷者，未詳何人所編。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即景初舊本，修爲作序者，未詳考修序文也。《通考》載正集六十卷，又有《外集》十卷。此本爲明姜奇(芳)〔方〕所刊，卷數與《通考》合，惟無《外集》，祇有補遺三篇及贈答詩文、墓誌一卷，亦不知何人所附。陳振孫謂《外集》多與正集複出，或後人刪汰重複，故所錄者止此耶？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六** 梅堯臣《宛陵集》六十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宛陵集》六十卷附錄一卷，宋梅堯臣撰。原本尚有《外集》十卷，今已散佚，而別增附錄一卷。【略】繡谷亭有元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三《宋本宛陵先生集跋》** 梅都官集今世所傳，以正統本最爲古舊，乃袁廷輔旭守宣城時所刻。凡世之號爲元本者，皆正統刻之初印者也。庚午秋，訪書日本，於東京內野五郎家忽睹宋刻，洵海內之奇書，傳世之孤籍，驚喜嘆賞，生平未見。私意欲得傳校以歸，顧縞紵甫通，主人似秘惜異常，祇私記其行格於冊而已。其後聞涵芬樓展轉殷勤，竟得攝取影本，私心爲之大慰，而詢其刊行之期，則渺不知何日。因馳書菊生前輩，乞先以稿本見示。旋以二巨冊郵致，展卷疾讀，如逢故人。因取明刻校之，文字異同固不必言，而今本佚收之詩，乃至一百篇。其最著者，如《東軒筆錄》所記之《書竄》詩，乃赫然具在。余乃盡取佚詩，別寫成冊，補入明本之後，世之嗜梅詩者，或以先睹爲快耳。【略】卷末有紹興十年汪伯彥後序，蓋即其知宣州軍時郡學鏤板者。又附嘉定時重修官銜一葉，茲并依錄於左，俾知此本刊板於紹興，重修於嘉定，而其地則爲宣城。按其刊工姓名，亦可與他書相印證也。【略】又按：此帙有島田翰跋，謂其家舊有元翠巖精舍本《宛陵集》，乃覆此紹興刻者。翠巖本亦中土所不傳。何宛陵遺編，彼國乃獲二妙耶？噫，異矣！甲戌三月，藏園居士記於暘臺山麓清泉吟社。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存卷十三至十八，三十七至六十，共三十卷。宋刊本，半葉十行，每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闌。【略】按：此本乃紹興時刻而嘉定時重修者，如卷三十七內第四葉版心下方有「嘉定改元換」五字可證。卷末有紹興十年汪伯彥後序，銜爲知宣州軍州事，蓋刊於宣城者也，字體刀法頗與宋刊《青山集》相類。

又 《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拾遺一卷附錄一卷，明刊本。【略】按：此即正統四年己未宣城太守袁旭廷輔刊本。

又 《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拾遺一卷，宋梅堯臣撰，清康熙四十一年徐惇復白華書屋刻本。清吳嗣廣評點并跋，吳騫跋。

張元濟《影印殘宋本宛陵文集跋》 疑宋、明之際，必更有一刪訂之本，爲其所自出，特亦不傳於今日耳。戊辰歲秋，余訪書東瀛，得見此於內野皎亭君家，審爲人間孤本，借影攜歸。嗣獲讀島田翰跋，謂彼邦尚有元代翠巖精舍覆紹興本，無可訪求。莫郘亭《知見書目》亦云有元刊本，半葉十行，行十九字，與是刻行款正同，疑即所謂翠巖精舍本，但亦不著藏者姓氏，今亦不知流

落何所矣。

《**四部叢刊書錄**》《宛陵先生集》六十卷拾遺一卷附錄一卷，十二冊，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宋梅堯臣撰。此萬曆丙午梅純甫宣州刊本，從正統本出，附錄一卷，正統本所無。附錄所收題跋，終於汪澤民，則尚是元人所輯也。前後有歐陽文忠公序及明楊士奇、宋儀望、陳俊、姜奇方重刊序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拾遺一卷，宋梅堯臣撰，附錄一卷，明正統四年袁旭刻本，二十冊。《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拾遺一卷，宋梅堯臣撰，附錄一卷，明萬曆四年姜奇方刻本，四冊。《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拾遺一卷，宋梅堯臣撰，清康熙四十一年徐惇復白華書屋刻本，吳嗣廣批校并跋，吳騫跋，十冊。

藝　文

唱　和

《**永樂大典**》**卷二三四六范仲淹《答梅聖俞靈烏賦》** 危言遷謫向江湖，放意雲山道豈孤。忠信平生心自許，吉凶何卹賦靈烏。

胡宿《贈梅聖俞試館職得賜進士出身》 賦就甘泉客薦雄，獨攀丹桂向秋風。抽毫同列三英座，換骨纔爭第一功。瞥看靈鰲居水下，恍聞仙犬吠雲中。嫦娥應有憐才意，惟許詩人到月宮。

蘇舜欽《答梅聖俞見贈》 自嗟處身拙，與世嘗齟齬。至於作文章，實亦少精趣。低摧朝市間，所向觸謗怒。夫子與衆殊，琢飾貺佳句。鏘然紙上動，讀畢恐飛去。自覺異平居，恍忽忘世故。迴如出泥塗，熏滌失臭污。衣之青霞裾，飲以紫蕊露。輶軒駕飛黃，蹀躞上夷路。古貴知者稀，流俗豈足顧。雅意雖可珍，三復未敢報。退慚百不堪，尚恐君悔誤。

歐陽修《再和聖俞見答》 兩幾相望東與西，書來三日猶爲稽。短篇投子譬瓦礫，敢辱報之金裹蹄。文章至寶被埋沒，氣象往往干雲霓。飛黃伯樂不世出，四顧驤首空長嘶。嗟哉我豈敢知子，論詩賴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眞味，大羹豈須調以齏。憐我區區欲彊學，跛鱉曾不離汙泥。問子初何得臻此，豈能直到無階梯。如其所得自勤苦，何憚入海求靈犀。周旋二紀陪唱和，凡翼每竝鸞凰棲。有時爭勝不量力，何異弱魯攻彊齊。念子京師苦憔悴，經年陋巷聽朝雞。兒啼妻噤午未飯，得米寧擇秕與稊。石上紫豪家故有，剡藤瑩滑如玻璃。追惟平昔念少壯，零落生死嗟分睽。一揮累紙恣奔放，駿若駕駱仍驂驪。腹雖枵虛氣豪橫，猶勝諂笑病夏畦。名聲不朽豈易得，仕宦得路終當躋。年來無物不可愛，花發有酒誰同攜。問我居留亦何事，方春苦旱憂民犂。

又《答聖俞》 人皆喜詩翁，有酒誰肯一醉之。嗟我獨無酒，數往從翁何所爲。翁居南方我北走，世路離合安可期。汴渠千艘日上下，來及水門猶未知。五年不見勞夢寐，三日始往何其遲。城東賺河有名字，萬家棄水爲汙池。人居其上苟賢者，我視此水猶漣漪。入門下馬解衣帶，共坐習習清風吹。溼薪熒熒煮薄茗，四顧壁立空無遺。萬錢方丈飽則止，一瓢飲水樂可涯。況出新詩數十首，珠璣大小光陸離。他人欲一不可有，君家筐篋滿莫持。才大名高乃富貴，豈比金紫包愚癡。貴賤同爲一丘土，聖賢獨如星日垂。道德內樂不假物，猶須朋友并良時。蟬聲漸已變秋意，得酒安問醇與醨。玉堂官閑無事業，親舊幸可從其私。與翁老矣會有幾，當棄百事勤追隨。

又《書懷感事寄梅聖俞》 相別始一歲，幽憂有百端。乃知一世中，少樂多悲患。每憶少年日，未知人事艱。顛狂無所閡，落魄去羈牽。三月入洛陽，春深花未殘。龍門翠鬱鬱，伊水清潺潺。逢君伊水畔，一見已開顏。不暇謁大尹，相攜步香山。自茲愜所適，便若投山猿。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賢。希深好風骨，迴出風塵間。師魯心磊落，高談羲與軒。子漸口若訥，誦書坐千言。彥國善飲酒，百盞顏未丹。幾道事閑遠，風流如謝安。子聰作參軍，常跨破虎韉。子野乃禿翁，戲弄時脫冠。次公才曠奇，王霸馳筆端。聖俞善吟哦，共嘲爲閬仙。惟予號達老，醉必如張顛。洛陽古郡邑，萬戶美風煙。荒涼見宮闕，表裏壯河山。相將日無事，上馬若鴻翩。出門盡垂柳，信步即名園。嫩籜筠粉暗，淥池萍錦翻。殘花落酒面，飛絮拂歸鞍。尋盡水與竹，忽去嵩峰巔。青蒼緣萬仞，杳藹望三川。花草窺澗竇，崎嶇尋石泉。君吟倚樹立，我醉欹雲眠。子聰疑日近，謂若手可攀。共題三醉石，留在八仙壇。水雲心已倦，歸坐正盃盤。飛瓊始十八，妖妙猶雙環。寒篁暖鳳嘴，銀甲調鴈絃。自製白雲曲，始送黃金船。珠簾捲明月，夜氣如春煙。燈花弄粉色，酒紅生臉蓮。東堂榴花好，點綴裙腰

鮮。插花雲髻上，展簟綠陰前。樂事不可極，酣歌變爲歎。詔書走東下，丞相忽南遷。送之伊水頭，相顧淚潸潸。臘月相公去，君隨赴春官。送君白馬寺，獨入東上門。故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當時作此語，聞者已依然。

又《答梅聖俞寺丞見寄》 憶昔識君初，我少君方壯。風期一相許，意氣曾誰讓。交遊盛京洛，罇俎陪丞相。騄驥日相追，鸞鳳志高颺。詞章盡崔蔡，論議皆歆向。文會忝予盟，詩壇推子將。談精鋒愈出，飲劇歡無量。賈勇爲無前，餘光誰敢望。茲年五六歲，人事堪悽愴。南北頓暌乖，相離獨飄蕩。失杯由晝足，傷手因代匠。移書雖激切，拙語非欺誑。安知乃心愚，而使所言妄。權豪不自避，斧質誠爲當。蒼皇得一邑，奔走踰千嶂。楚峽聽猿鳴，荆江畏蛟浪。蠻方異時俗，景物殊氣象。綠髮變風霜，丹顏侵疾瘁。常憂鵩鳥窺，幸免江魚葬。今茲荷寬宥，還徙來漢上。憔悴戴囚冠，驅馳嗟俗狀。王事多倥偬，學業差遺忘。未能解綬去，所戀寸祿養。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忻聞故人近，豈憚驅車訪。一別各衰翁，相見問無恙。交情宛如舊，歡意獨能強。幸陪主人賢，更值芳洲漲。菱荷亂浮泛，水竹涵虛曠。清風滿談席，明月臨歌舫。已見洛陽人，重聞畫樓唱。怡然壹鬱寫，蹔爾累囚放。自從還邑來，會此驕陽亢。神靈多請禱，租訟煩笞榜。猶須新秋涼，漢水臨清漾。野稼蕩浮雲，晴山開疊障。聊以助吟詠，亦可資酣暢。北轅如未駕，幸子能來貺。

又《酬聖俞朔風見寄》 因君朔風句，令我苦寒吟。離別時未幾，崢嶸歲再陰。驚飈擊曠野，餘響入空林。客路行役遠，馬蹄冰雪深。瞻言洛中舊，期我高陽吟。故館哭知己，新年傷客心。相逢豈能飲，惟有涕沾襟。

又《依韻和聖俞見寄》 與君結交深，相濟同水火。文章發春葩，節行凜筠笴。吾才已愧君，子齒又先我。君惡予所非，我許子云可。厥趣共乖時，畏塗難轉輠。道肥家所窮，身老志彌果。每嗟游從異，有甚樊籠鎖。天匠染青紅，花腰呈裊娜。苟能杯酌同，直待冠巾墮。無欺校讎貧，鹽米尚餘顆。

蔡襄《永叔示及聖俞酬答因奉和寄聖俞》 吾友多稱君，思見寒附火。氣溫玉開籍，才敏鏃加笴。嘗於師魯書，言詞屢及我。乖疏久益新，慕合迎已可。奈何縻組綬，無路動車輠。近乃得百篇，能詩今信果。清寒水石舂，怪險蛟螭鎖。遠念煙鴻去，呈妍露葩娜。古人雖已矣，風流未應墮。東來勿後期，山桃綴紅顆。

劉敞《贈梅聖俞》 耳聞梅聖俞，及此將十載。洛下聚英豪，文華富如海（聖俞昔與錢丞相、歐陽公、尹洙、王復會洛中，皆名士）。聲名動冠劍，久合參朝宗。何意幕中客，新違江上宰。材高用雖晚，大器終有在。三公識者多，薦拔可立待。棲棲九衢裏，塵土增厭殆。相逢恨知晚，乍似去貧餒。鄰居幸見過，沃此胸磥磈。

司馬光《投聖俞》 聖俞精爲詩，堅重比白玉。至寶識之希，未必諧衆目。應辰仰高風，跂聳自西蜀。平生未相識，歉歉不自足。薄遊困京師，旅食止脫粟。得官當入秦，行李未結束。先求聖俞門，執贄請所欲。九衢季冬月，風沙正慘黷。羸馬憚遠行，毛鬣寒瑟縮。旅拒不肯前，一步九刺蹙。饑童袖擁口，手足盡皸瘃。論詩久未出，竊罵怨滿腹。歸來面揚揚，氣若飫粱肉。纍纍數十字，疏淡不滿幅。自謂獲至珍，呼兒謹藏蓄。長安十五驛，重複間川陸。置詩懷袖間，倦憊輒披讀。高吟桑野闊，目瞑即投宿。自可忘羈愁，行瞻灞陵曲。

紀念

宋祁《書局梅聖俞劉仲更二學士訃問繼至潸然有感》 二子繼淪閼，惜哉難具論。塵毛如昨語，墨蘸未乾痕。翳霧迷歸柩，慌風慘葬原。風流盡逝水，日月促陳根。從古死皆有，由來命罕言。病夫長慟罷，翻幸歸然存。

歐陽修《哭聖俞》 昔逢詩老伊水頭，青衫白馬渡伊流。灘聲八節響石樓，坐中辭氣凌清秋。一飲百盞不言休，酒酣思逸語更遒。河南丞相稱賢侯，後車日載枚與鄒。我年最少力方優，明珠白璧相報投。詩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三十年間如轉眸，屈指十九歸山丘，凋零所餘身百憂。晚登玉墀侍珠旒，詩老齫齵太學愁。乖離會合謂無由，此會天幸非人謀。頷鬚已白齒根浮，子年加我貌則不。歡猶可彊閑屢偷，不覺歲月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釜甑過午無饋餾。良時易失不早收，篋櫝瓦礫遺琳璆。薦賢轉石古所尤，此事有職非吾羞。命也難知理莫求，名聲赫赫掩諸幽。翩然素旐歸一舟，送子有淚流如溝。

又《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歐陽修謹率具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相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

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膏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尚饗。

又《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 興來筆力千鈞勁，酒醒人間萬事空。蘇梅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翁。

劉敞《同永叔哭聖俞》 子眞之後千餘年，人物寥落無幾傳。聖俞晚出江海壖，眉目自覺眞神仙。氣如陽秋和以妍，文若河漢清且淵。大鈞匠物豈強鐫，飛黃絕塵寧俟鞭。名爲實賓道所捐，才與時邐行苦遭。起草建禮衰可憐，掌教國子寒無氈。誰不富貴君重遷，誰不耄期君疾蹟。長松摧壑芝焚烟，誰其尸之當問天。遺草大小三千篇，白玉落落珠聯聯。此自可敵當世權，物莫兩大猶信然。我家江南再世前，與君通家情有連。見君總角今華顛，於我莫逆好已偏。今也已矣嗟絕絃，淚如翻波正淪漣。翰林文章日月懸，鑿石銘德埋九泉。上書立後祿紹先，分宅恤窮祭有田。嗚呼豈非天下賢。義不背死而苟焉，念子可以無悁悁。

又《聖俞挽詞》 孤宦衆人後，空名三十年。交游一時絕，詩筆四方傳。歸旐江湖永，藏書日月邊。應封史通子，他日慰窮泉。

又《祭梅聖俞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聖俞二十五兄之靈曰：乃者鄰幾病革，君往問之。退而過我，相對咨嗟。我視君色，異於他時。自爲君診，勸君從醫。君雖我信，其中猶疑。明日大饗，四方來賀。奉觴上壽，戎客在坐。百辟相趨，敢或私卧？賜食上前，謹懼已過。疾果大作，仆不能起。俗醫控摶，以表爲裏。中涸外乾，翕翕如燬。勢一大跌，不得中止。俯仰晨夕，遂有生死。痛駭驚呼，曷云能已。孰云旬日，殺二賢士。嗚呼哀哉！物固有生，生固有命。豈曰吾子，獨夭其性。君之文學，信於友朋。君之孝友，鄉黨是稱。仕不過庸，壽不百齡。一至於此，何其不平。喪還故鄉，義從此訣。哭送道周，情豈能絕。

司馬光《梅聖俞挽歌二首》 兵形窮勝負，史法貫興衰。落落雖殊衆，恂恂不迕時。位卑名自重，才大命須奇。世俗那能識，傷嗟止爲詩。 漆燈無復曙，柏經不知春。南紀光華滅，中朝俊秀貧。凄清千古韵，寂寞一丘塵。異日昭亭下，方多瀝酒人。

王安石《哭梅聖俞》 《詩》行於世先《春秋》，《國風》變衰始《柏舟》。文辭感激多所憂，律呂尚可諧鳴球。先王澤竭士已偸，紛紛作者始可羞，其聲與節急以浮。眞人當天施再流，篤生梅公應時求。頌歌文武功業優，經奇緯麗散九州。衆皆少銳老則不，翁獨辛苦不能休，惜無采者人名遒。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餾，疑此有物司諸幽。悽悽孔孟葬魯鄒，後始卓犖稱軻丘。聖賢與命相楯矛，勢欲強達誠無由。詩人况又多窮愁，李杜亦不爲公侯。公窺窮阨以身投，坎軻坐老當誰尤。吁嗟豈即非善謀，虎豹雖死皮終留。飄然載喪下陰溝，粉書軸幅懸無旒。高堂萬里哀白頭，東望使我商聲謳。

劉攽《傷梅聖俞直講都官》 論兵自負縱橫略，獻賦端從遲暮年。筐篋成書莫知數，田園生計獨無錢。郎官列宿爲時貴，博士三科不待遷。已向九原悲蔓草，尚疑吳市有神仙。

郭祥正《哭梅直講聖俞》 生事念死隔，欻如過鳥飛。長空不留迹，清叫竟何之。死者固已矣，生者謾相思。昭亭雪塞山，相遇忘寒饑。解劍貰濁酒，果餚躬自攜。掃除長少分，曠蕩文章期。贈蒙以太白，自謂無復疑。用將起草茅，謹札還先馳。邀我采石渡，瀾醉霜蟹肥。沉吟《望夫曲》，朗詠《天門詩》。險絕必使和，凡魚豈龍追。篇篇被許可，當友不當師（予嘗以師禮見聖俞，聖俞不予當也）。凌晨掛高帆，公行我言歸。一別三四秋，音問山中稀。去年集選曹，僮瘦馬力羸。訪公國東門，問我來何時。青芻與白飯，諸子爭賁持。論新復談舊，謂我今逾奇。南還得長篇，萬里銜光輝。此德未云報，訃音裂肝脾。桓桓萬人英，不遇終愁羈。一官止太學，薄命吁可悲。所嗟吾道喪，斯文竟何爲。譬彼卞子玉，棄置汙濁泥。鳳來無嘉禾，啄肉紛群鴟。彼蒼厥有主，此理安無欺。嗚呼如之何，酸嘶復酸嘶。

又《弔聖俞墳》 平生懷抱只君知，想見音容涕泗垂。宅舍已荒兒女散，孤墳秋草自離離。

杜範《梅都官祝文》 五緯聚奎，昭宋文明。是生儒宗，發文之萌。先生與歐，佐佑六經。二蘇黃陳，俱遜老成。如剖太極，初睹日星。如世瞶瞶，初聞雷霆。使頌宋德，《我將》《維清》。郎闈鬢霜，掩鬱芳聲。獨留篇章，玉振金聲。我

懷先生，景山與京。昔誦其詩，今拜其塋。道不徇時，文不徇名。一酹清節，凜凜如生。

《**宛陵先生集**》**附張挺卿《題于越亭送石秘校詩後》** 宛陵梅夫子，才名冠當世。歐蘇與並驅，時稱天下士。哲人去已久，手澤見英氣。可慕不可攀，悠悠千古意。行義魯臧孫，流芳垂後裔。今遇叔章君，箕裘元不墜。

王遂《祭宛陵先生文》 惟宋文章，曰歐曰蘇。有梅夫子，歐蘇之徒。在漢去誕，於唐棄諛。八百餘年，掃去朽枯。如斲元氣，變化百殊。慶曆之盛，上跨周虞。顛倒奔走，溢浚之都。空餘翰墨，一世楷模。相厥寒泉，在彼坤隅。文氣貫天，落日平蕪。遂生雖晚，此意中孚。肅肅官僚，陳其啜餔。斯人遠矣，不可叫呼。文猶未墜，其在茲乎。

雜錄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一袁默《聖俞贈潛甫詩後序》** 予少時聞臨江蕭公學士能文章，其才華有長吉之風，常訪其遺篇而未得。一日，潛甫示予梅聖俞答詩卷古詩一篇，首云：「吾先大夫臨終時，夢中嘗賦《曉寒歌》。」即求所謂《曉寒歌》讀之，其辭奇古，其韻險峭，其才豪而氣猛，其格聳而體嚴。斬絕巉巖，變怪卓偉，顧與魏闕之觚稜、紫微之繚曲誇高而比壯，鬬麗爭妍，度越流輩，而類巧思工言者所能爲之。宜其有神物持衛於已生之時，收歛於將死之日，而夢中之靈爽愈蹉踔憑凌也。聖俞之於詩，最號難□，何乃曰才如李賀，夫亦少宜。其在世難爲多，觀其所與，可以疑其人矣。潛甫屢與予酬唱，雅愛其詩幽隱詳□，□務爲奇辭險語以取異時人，惟欲輸寫胸中之所懷而後已。故其體度量重厚而不迫，秀麗而不浮。聖俞詩云：「文章父子不相似，君今平易祖襲耶？」然則聖俞之評詩，其知人之究竟，又可見矣。文人才士，其稟氣受質無非淑靈秀慧，而凡不同如物焉，其清絜爲冰玉，其美爛爲綉錦，其聳而亢之爲洪崖峭壁，其引而躍之爲驤龍舞鳳，其精明如日月，其浩渺如江河，其平如地之無寸畦，其淡如水之無五味，各因其人之所得，既有成就，自名一家。蓋古之詩具在，而體致未嘗相似者，凡若是而已矣。潛甫語予將摹聖俞之詩於石，願求文以序其後。於是與掇拾其大略而書之，且以見蕭公父子之趣尚，爲斯人所知者如此也。潛甫名淵，官大理寺丞。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 梅聖俞著《碧雲霞》，應昭陵時名下大臣，惟杜祁公、富鄭公、韓魏公、歐陽公無貶外，悉譏詆之，無少避。其序曰：「碧雲霞，廐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邪？吾不信。』留以備上閑，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云。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噫。」范文正公者，亦在詆中。以文正微時，常結中書吏人范仲尹，因以破家。文正既貴，略不收恤。王鋌性之不服，以爲魏泰僞託聖俞著此書，性之跋《范仲尹墓誌》云：「近時襄陽魏泰者，場屋不得志，喜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蓋假名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出其姓名，作《東軒筆錄》，皆用私喜怒誣衊前人。最後作《碧雲霞》，假名梅聖俞，毀及范文正公，而天下駭然不服矣。且文正公與歐陽公、梅公立朝同心，詎有異論？特聖俞子孫不耀，故挾之借重以欺世。今錄楊關所作《范仲尹墓誌》，庶幾知泰亂是非之實至此也，則其他泰所厚誣者，皆迎刃而解，可盡信哉！僕猶及識泰，知其從來最詳，張而明之，使百世之下，文正公不蒙其謬焉。穎人王鋌性之題。」予以爲不然，亦書其下云：美哉，性之之意也。使范公不蒙其謬，聖俞亦不失爲君子矣。然聖俞蚤接諸公，名聲相上下，獨窮老不振，中不能無躁，其《聞范公訃詩》：「一出屢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常甘分，崇高不解諛。雖然門館隔，泣與衆人俱。」夫爲郡而以酒悅人，樂奏記，納諛佞，豈所以論范公者？聖俞之意，眞有所不足邪！如著文公燈籠錦事，則又與《書竄》詩合矣。故予疑此書實出於聖俞也。

《**詩話總龜**》**後集卷二八引《王直方詩話**》 或有稱《詠松》句云「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者，一僧在坐，曰：「未若『雲影亂鋪地，濤聲寒在空』。」或以語聖俞，聖俞曰：「言簡而意不遺，當以僧語爲優。」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 《江鄰幾雜志》云：梅聖俞至寧陵，寄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淚泉常在眸。」彥猷、持國譏作詩早，俞應之以《蓼莪》及傅咸《贈王何二侍中》詩。」以上皆江說。余謂不獨此，【略】由是知聖俞作詩之早，庸何傷乎。其曰「敢冒諒闇之譏」，則雖人臣，亦可以諒闇也。

《**韻語陽秋**》**卷一六** 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魚。細

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故白樂天亦有「下飯腥鹹白小魚」之句。余謂魚始二寸已就烹，魚之窮也。寒士又從而食之，其窮抑甚。梅聖俞有《琴高魚》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留得少鱗來按觴。」又有《針口魚賦》云：「有魚針喙形甚小，常乘春波來不少。取之一掬，不重銖杪。」則白小之魚，尚爲丈人行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一**　《王直方詩話》云：「聖俞在禮部考校時，《和歐陽公春雪》詩云【略】，諸人不復措手。蓋韻惡而能用事如此，可貴也。」苕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聖俞此《雪》詩，即非和歐公韻，乃是唱首。此詩聖俞自注云：『聞永叔謂予華曰：明日聖俞若無詩，修輸一杯酒。』歐公集中亦有《和聖俞春雪》詩，皆在禮部時唱和，以此可見矣。王直方不切審細，遂妄有『韻惡而能用事』之語。蓋其《詩話》中似此者甚衆，吾故辨證之。」

又後集卷二四　苕溪漁隱曰：聖俞云：「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流。」魯直云：「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歸。」詩意皆相類，然魯直造語有工，優於聖俞。

周紫芝《**書梅聖俞碧雲暇後**》　直講梅公聖俞以詩名家，技絕古今，聲滿天地。文忠公在政府，書問中猶稱聖俞二十五兄，其爲言豈不足以取信於當時？《碧雲暇》者，其所著小說也，而文正范公、先正潞公首所深詆，讀者多不滿其意焉。雖罵譏笑謔，自是詩家者流，然吾身不在朝廷，職不當諫諍，而訐其所短，攻其所長，專務以過掩公，不免有惡居下流而訕上之失。梅公於鄉里爲丈人行，固不當小有貶剝，恐好事者託公之重以顯其書，固不可知，謂公爲此書，則決非也。

《**滹南詩話**》**卷上**　梅聖俞愛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之句，以爲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陽遲繫花，而春水漫不繫柳。」苕溪又曰：「不繫花而繫塢。」予謂不然。夕陽遲固不在花，然亦何關乎塢哉！《詩》言「春日遲遲」者，舒長之貌耳。老杜云「遲日江山麗」，此復何所繫耶？彼自詠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初無他意，而論者妄爲云云，何也？裴光約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或曰：「柳常有絮，泥或無花。」苕溪以爲得其膏肓。此亦過也。據一時所見，則泥之有花，不害於理，若必以常有責之，則絮亦豈所常有哉！

《**詩源辯體**》**卷三五**　宋梅堯臣有《續金針詩格》，又有《梅氏詩評》，亦屬僞撰。

《**龍性堂詩話續集**》　劉貢父云：「梅堯臣愛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固善矣。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漫』何須柳也？似未盡善。」余閱之，不覺失笑。「夕陽遲」，春日遲遲也，何爲繫花？「春水漫」，水流漫也，何關於柳？宋人之着相強解事類如此。

毛洵

周必大《**毛拔萃洵文集序**》　文者才也，孝者行也，全賦於天鮮。制科時所重，聲名世所貴，天之與人又加鮮。吉水毛洵子仁具此四美，付與厚矣。而位止幕職，壽纔三十有二，何其薄也。同邑曾三異無疑博古樂善，悼其屈於百年之後，既哀遺文若干篇，又錄名賢送行詩若干首，仍纂其事實，屬予爲之序。予曰：「【略】子仁年雖夭，仕雖屯，而科名孝行載於國史，垂於無窮。以此易彼，未知其孰爲厚，孰爲薄也。」

余靖《**宋故鎮東軍節度推官毛君墓誌銘**》　景祐元年十一月戊辰，故鎮東軍從事毛君卒於家。明年九月壬午，葬於廬陵吉水之仁壽鄉南華原先府君之塋次。君之兄遣使持書走京師，謂其友余某曰：「漸之弟才未盡施，抱恨入土，恐其名之易漫滅也，請銘而久之。」某於君遊最厚，熟其行，故得書而無讓焉。君諱洵，字子仁。世居吉水，業儒，爲冠族。曾祖諱休，侍御史；祖諱澄，贈大理評事；考諱應佺，國子博士；母曰壽春縣君高氏。君器度方正，動自修尚，幼精敏，能屬辭。及冠，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性篤於孝，視榮利泊如也，凡守四官，再以親解。初，補撫州司法參軍，先府君適知寶州，寶在南海南千里，遣人問起居者死於道，信不得通。君喟然歎曰：「惡能以擔石祿割親之愛，經時闃然，不知息耗而自安？」乃因郡郵言狀，不待報，棄官去。暨府君歸朝，君再調洪之新建簿。以書判拔萃，天子御便殿試之，所對入等，改試大理評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宣州宣城縣事，政有繩墨，民咸宜之。未逾歲，江淮制置使器其能，奏監揚州推鹽倉。詔既下，留侍親疾，不就職。執藥調膳，嘗而後進，積三月不之寢室。亡何，府君暨母夫人相繼卒，君與兄漸奉喪歸葬，

持畚荷土，手胝面黔，親友不能識。塋外松柏，皆所自樹，遂結廬墓所而居之。居憂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如初喪之儀，所食才脫粟，不加薑桂。同閈諸生數十人，日湊廬旁，執弟子之禮，請君敷辯經義，君對之流涕，未嘗言文廬中。非號泣時，則寫佛書、讀《喪禮》而已。自廬次得疾，歸家數日卒，享年三十二。郡以孝行聞，詔賜其家粟帛百以旌顯之。君二昆：伯曰漸，太廟齋郎；仲曰溥，先以毀卒。夫人生一男一女，皆夭。夫人前君卒，別葬，不祔。其銘曰：文行俱，家世儒。力孝弟，恬進趨。再棄官，爲親謀。失怙恃，返丘墟。飯脫粟，居倚廬。不終喪，隕厥軀。位未充，材有餘。祔無婦，哭無孤。善罔報，天何如。

《宋史》卷四五六《毛洵傳》（存目）

《獨醒雜志》卷一　毛子仁博學能文，年十九登進士，二十六中書判拔萃，時譽翕然。陳恭公、余襄公、杜祁公、王伯中、胥安道、李獻臣、王總之十二人各爲詩以餞其歸。杜公詩有曰：「判就十題彰敏妙，學窮千古見兼該。」其推重如此。子仁孝於其親，初爲撫州司法，以親養在遠丐罷。後知宣城縣，丁父憂，哀毀成疾。前死之夕，夢一絳袍童子持玉函，中有丹書，謂子仁曰：「帝命召汝，使掌文籍。」覺而異之。次日疾甚，自謂必不能起，援筆爲贊曰：「生爲幻人，死爲天眞。改幻從眞，無根無塵。」書畢而逝。

宋祁《同年毛洵勾簿新建》　鶴衣冬集罷，鷁首曉帆催。枳棘非鸞處，膏腴得鳳才。澄江限天闊，孤鶩透霞來。此地留清賞，誰同耻宴罍。

李淑

論述

《宋景文筆記》卷上　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愛劉禹錫文章，以爲唐稱「柳、劉」，劉宜在柳柳州之上。淑所著論多類之，末年尤奧澀，人讀之至有不能曉者。

《嘉祐雜志》　邯鄲公《周陵》詩「纔及春羔鼎祚移」，王介甫云「春羔鼎祚」，不成詩語。

歐陽修《論李淑姦邪劄子》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爲疏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姦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卻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爲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況今文章之士爲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敕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爲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開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爲，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爲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爲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悛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避。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七　（李淑）爲文尤古奧，有樊宗師體。

邵博《崧菴集跋》　先正李公淑以文章伯爲時宗主，高文大冊，煉石五色，天下謂之「邯鄲家」。

傳記

《宋史》卷二九一《李若谷傳》附《李淑傳》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略】子淑。淑字獻臣，年十二，眞宗幸亳，獻文行在所。眞宗奇之，命賦詩，賜童子出身。試秘書省校書郎，寇準薦之，授校書郎、館閣校勘。乾興初，遷大理評事。修《眞宗實錄》，爲檢討官。書成，改光祿寺丞、集賢校理，爲國史院編修官。召試，賜進士及第，改秘書郎，進太常丞、直集賢院、同判太常寺，擢史館修撰，再遷尚書禮部員外郎，上時政十議。改知制誥，勾當三班院，爲翰林學士，進吏部員外郎。會若谷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加端明殿學士。若谷罷，進本曹郎中，典豫王府章奏。以右諫議大夫知許州。【略】權知開封府，復爲翰林

學士、中書舍人。言者指其在開封多褻近吏人，改給事中、知鄭州。徙河陽，轉尚書禮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罷端明殿學士，判流內銓，復加端明殿學士。初，在鄭州，作《周陵》詩，國子博士陳求古以私隙訟其譏訕朝廷，除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累表論辨，不報，乃請侍養。明年，復端明、侍讀二學士，判太常寺。父喪免官，終喪起復，再爲翰林學士。諫官包拯、吳奎等言淑性姦邪，又嘗請侍養父而不及其母，罷翰林學士，以端明、龍圖閣學士奉朝請。丁母憂，服除，爲端明、侍讀二學士。遷戶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而御史中丞張昪等又論奏之，不拜，除兼龍圖閣學士。由是壹鬱不得志，出知河中府，暴感風眩，卒。贈尚書右丞。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諮訪。制作誥命，爲時所稱。其他文多裁取古語，務爲奇險，時人不許也。初，宋郊有學行，淑恐其先用，因密言曰：「『宋』，國姓，而『郊』者交，非善應也。」又宋祁作《張貴妃制》，故事，妃當冊命，祁疑進告身非是，以淑明典故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君第進，何疑邪？」祁遂得罪去，其傾側險陂類此。

《**隆平集**》卷七《**李若谷傳**》附《**李淑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五七《**李若谷傳**》附《**李淑傳**》（存目）

紀事

《**宋大詔令集**》卷二〇五《**李淑落翰林學士制**》　國家以肇基藝祖，眷命上穹。蓋敦揖讓之風，匪尚干戈之事。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史館修撰李淑，早登清貫，博覽舊文。因近壞以頒條，指故陵而發詠，援古有失，於義未安，致人言而上陳，在國章而奚逭？第解禁林之職，仍陞內閣之名。往釐別都，宜服寬渥。可落翰林學士，依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

《**隆平集**》卷七《**李若谷傳**》　一子淑，字獻臣。若谷通判亳州，眞宗朝謁太清宮，淑年十三，獻文行在，上命賦《朝謁太清宮詩》，稱旨，賜童子出身。【略】淑聰悟博學，詳練典故，預修《國朝會要》、《三朝訓鑒圖》、《閤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又獻《繫辭》二篇。

《**青箱雜記**》卷一〇　李復圭三世皆知滑州。天聖中，其祖康靖公若谷知，慶曆中，其父邯鄲公淑又知，及後八年復圭又知。前此邯鄲公嘗迎侍康靖，題詩於州廨曰：「滑守如今是世官，阿戎出守自金鑾。郡人莫訝留題別，孫息期同住此看。」後復圭刻石記其事，一曰「仰承詒訓，允契冥兆」，茲亦異也。

《**中山詩話**》　刁景純有見無類，必往復，歸每至三鼓。宋祁判館，集僚屬，而刁或連日不赴，因邀而譙讓之。王原叔戲改杜《贈鄭廣文》云【略】。李獻臣曰：「我爲足之。云：『多羅四十年，偶未識摩氈。（時西戎唃氏子名摩氈）。』」近有王宣政，時時與紙錢（刁嘗爲王宣政作墓銘）。」

《**東軒筆錄**》卷三　李淑在翰林，奉詔撰《陳文惠公神道碑》。李爲人高亢，少許可與，文章尤尚奇澀。碑成，殊不稱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爲二韻小詩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懇乞改去「二韻」等字，答以已經進呈，不可刊削，述古極銜之。會其年李出知鄭州，奉時祀於泰陵，而作恭帝詩曰：「弄楯牽車挽鼓催，不知門外倒戈迴。荒墳斷隴纔三尺，猶認房陵平伏來。」述古得其詩，遽諷寺僧刻石，打墨百本，傳於都下。俄有以詩上聞者，仁宗以其詩送中書，翰林學士葉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遜得天下，而淑誣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亦深惡之，遂落李所居職，自是運蹇，爲侍從垂二十年，竟不能用而卒。

《**春明退朝錄**》卷中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邯鄲、黃唐卿爲編修官。安簡神情沖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嘗戲爲句曰：「王貌閒如鶴，黃吟苦似猿。」

《**龍川別志**》卷上　眞宗晚年得風疾，自疑不能起，嘗卧枕宦者周懷正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正，東宮官也，出與寇準謀之，遂議立太子，廢劉氏，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具詔書。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稍洩。【略】準初爲此謀，欲遣使四方，宣示風旨，誅異己者，使楊億爲詔書，遣其婿王曙出使。曙知其不可，力止之，意其必有禍敗，藏其詔書草，使其妻縫置夾衣中。及劉后既沒，朝廷方欲理準舊勳，曙出其書，文字磨滅，殆不可復識。由此贈億禮部尚書，謚曰「文」。李淑爲之辭，其略曰：「自昔天禧之末，政漸宮闈，能協元臣，議尊儲極。」

著錄

《**隆平集**》**卷七《李若谷傳》附《李淑傳》** 所著有《書殿集》二十卷，《穎皋集》五卷，《內制集》三卷，《祭範》一卷，《平棘集》、《邯鄲集》各十卷，《別集》并《筆語》各十五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淑《書殿集》二十卷，又《筆語》十五卷。

又卷二九一《李若谷傳》附《李淑傳》 嘗修《國朝會要》、《三朝訓鑒圖》、《閤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又獻《繫訓》三篇，所著別集百餘卷。

雜錄

《**皇朝文鑑**》**卷八六李淑《邯鄲圖書十志序》** 儒籍肇劉《略》、荀《簿》、王《志》、阮《錄》，汔元、毋乃備。士大夫藏家者唯吳齋著目。唐季兵燬，墳典散落。帝宋戢戈講道，薦紳靡然，編摩校輯，歲月相踵。予家高曾以還，力弦誦馬蹄間，重明尚文，素風不衰。肆中山公奮蕤舒光，翊宣通謨，狷者賴清白之傳冠，而并班傳遊，載筆兩朝，禁清圖史，號令策牘，吁俞演暢。伊延閣廣內，幽經秘篇，固殫見悉索之。中敕辨次，甫事麾去。大抵官書三萬六千二百八卷，訂開元見目什不五六。《崇文目》剟去五千，餘猶淺末摽剽，名臣舊族間所獲，或東觀之闕，繇是知世書尚存，購寫弗競，豐社舊蘊，斷蟫不倫。中山官南，始復論補，逮於刊綴，彌三十載。會請養玉堂，抉私楮，外內經，合道、釋書畫，得若干，離十志五十七類，總八目。几櫃題袠，參準昔模，緗素枕籍，點兼古語。有貳本者，分貯旁格，柳氏長行後學之別歟。噫，予門從著作、水部、贊善、洪州四世而及中山，鄙夫承之，施爾朋、圭、芻、泊、彙、蒙、謙輩，冠蓋八葉。繄汝曹善承之，肆守之，毋爲勢奪，毋爲賄遷。書用二印，取朋篆，所以記封國，詔世代。東都永寧有館第，西都履道有園齋，爲退居佔畢之玩。既志之序之，識迂拙耽賞之自，後日紬續，追紀左方。

吳育

論述

宋庠《右正言直集賢院吳育可三司戶部判官制》 以爾言行偕敏，吏雅兼資，【略】曩籍聲實，試予財煩。操籌所更，奏刃彌熟。

宋祁《賜權知開封府吳育乞解京府不允詔》 卿志力開濟，飾之文敏，京轂操決，號爲詳明。庶邦是則，繄乃之寄。

《**隆平集**》**卷八《吳育傳》** 有文集五十卷。【略】晚年喜作詩，在西臺，與舊相宋庠追裴、白故事，酬唱至數百篇。

《**駁唐詢請停賢良茂才二科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詳達之章，既有益於人才，亦有關於政治。

《**殿試策論**》《四六話》卷下：吳正肅試賢良方正科殿試策，因論古今風俗之變，皆隨上好惡，有曰：「城中大袖，外有全帛之奢；雨下墊巾，衆爲一角之效。」是時試策猶間用對偶句也。仁宗喜此兩句，對輔臣誦之。有意大用正肅者，實肇於此。蓋仁宗聖性節儉，方自家刑之於天下，戒在於變俗，而稱此聯爾。

《**謁文靖公墓**》《紫微詩話》：吳春卿參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過郭店，《謁文靖公墓》詩云：「漢相巖巖眞國英，門庭曾是接諸生。陽秋談論四時具，河嶽精神一座傾。」議者以爲頗盡文靖儀觀論議云。

傳記

歐陽修《正肅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葬於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吳氏世爲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於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爲人明敏勁果，彊學博辯。能自忖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爲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爲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爲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略】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五年正月，以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參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公直，乃復以爲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略】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爲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歡呼逆於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卒於位，詔輟朝一日。【略】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群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疏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尤長於論議。銘曰：顯允吳公，有家於閩。自公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於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而思，愈久彌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予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爲咨嗟，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尚冀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隆平集**》卷八《**吳育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三《**吳育傳**》（存目）

藝文

宋庠《和吳侍郎惠詩》 最樂乘秋浩氣全，洛臺歸興滿新篇。霞漿不雜甘辛味，廟瑟都遺掩抑弦。崑嶺希珍驚倦鵲，蘭臺清吹飲吟蟬。欲知傳誦人多少，正似《三都》紙貴年。

歐陽修《祭吳尚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修遣驅使官田安之至於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留守、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彊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於外，宜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長逝，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於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於位，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饗！

劉敞《吳侍郎挽詞二首》 高第賢良策，朝廷擢季功。固疑多直諫，不得久居中。長嘯臨邊月，孤飛避遠鴻。盤桓周召際，重見《二南》風（公治河南，又治陝，所作詩甚多）。 臨汝休車騎，治中愧後門。平生一傾蓋，談笑極忘言。

契闊聲塵遠，差池歲月奔。匣中寶刀贈，知辱故交恩。

又《祭觀文吳左丞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於觀文殿學士、左丞吳公之靈曰：嗚呼，德不蚤服，譽不素聞，雖富且貴，其猶浮雲。公起布衣，望重一時，鱗躍翰飛，邈不可追。迺謀帷幄，迺和鼎飪，深識遠策，四方爰稟。曰剛曰柔，奚吐奚茹，上弼下爭，匪躬之故。謝劇就簡，以德偃藩，所居而治，小大晏然。帝曰「徽猷，惟汝予宜。汝撫朕師，於時西遷。」功業未究，以疾去位。天又奪之，人其殄瘁。公昔臨蔡，某備府屬，忘勢與年，分逾骨肉。意氣之感，豈獨知音？柱石頹矣，行道隕心。陳此薄奠，爰申我辭。公歸不復，云何其悲！尚饗！

王安石《正肅吳公挽辭三首》（選二） 從容邊塞議，慷慨廟堂爭。曲突非無驗，方穿有不行。縉紳終倚賴，贈襚極哀榮。豈慕公孫貴，平生學董生。

應世文章手，宜民政事才。朝多側目忌，士有拊心哀。書蠹平生簡，香寒後夜灰。悠悠國西路，空得葬車回。

司馬光《吳正肅公挽歌辭三首》（選二） 皇家延茂異，鶚立迥無倫。高議誰能奪，英才自有眞。驊騮寧受縶，水鑒不棲塵。試爲咨清論，風流第幾人。

辭華已獨步，政治復無前。吏不容三穴，民皆戴二天。於今知和寡，自古愧才偏。惆悵棠陰下，仁風尚藹然。

文同《正肅吳公（育）挽詩二首》 虎節歸兵日，麟符命使年。帝將還二府，人已哭三川。清議誰違者，高風自凜然。佳城空萬古，一壙掩寒烟。 晁董文章重，夔龍德業尊。簡編成故事，穹壤與長存。風旐飄寒陌，霜笳咽晚原。誰人碑有道，應不愧斯言。

何郯

論述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何郯》 成都按事走花聽，楊柳妖嬈謗語空。要識潞公如皎日，非關御史惜春風。

傳記

《宋史》卷三二二《何郯傳》 何郯字聖從，本陵州人，徙成都。第進士，由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略】知雜御史缺，執政欲進其黨，帝以郯不阿權勢，越次用之。郯遍歷三院，有直聲，晚節頗回畏，因地震言陰盛臣強，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由是聲名損於御史時也。以母老求西歸，加直龍圖閣、知漢州。【略】進集賢殿修撰、知梓州，擢天章閣待制，還判銀臺司。【略】遷龍圖閣直學士，爲河東都轉運使。【略】歷知永興、河南。治平末，再知梓州。居三年，老而病，猶乞進用。神宗薄之，詔提舉成都玉局觀。從臣外祠自此始。遂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東都事略》卷七五《何郯傳》（存目）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何聖從《盧江文集》二十卷、《刀筆》五卷、《奏議》二十卷。右皇朝何剡字聖從，成都人。仁宗朝爲御史、諫官，擢天章閣待制。熙寧中，以尚書右丞致仕。歷漢、梓、永興、河南四帥守。天資好學，殆廢寢食。爲詩章簡重淳淡，有孟東野之風。其仕臺諫時，知無不言，頗有直聲。鮮于子駿志其墓。集有李邦直序。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何聖從《盧江文集》二十卷、《刀筆集》五卷、《奏議》二十卷。

藝文

王安石《送何聖從龍圖》 射策曾稱蜀郡雄，朝廷重得漢司空。應留賜席

丹塗地，誤責飛芻紫塞功。三徑卻歸無舊業，百城先至有清風。潞山直與天爲黨，回首孫高想見公。

富弼

論述

綜論

胡宿《富弼可資政殿大學士依前給事中制》 以爾具官某，履正蹈方，秉文經武，才周通于治體，識迎照于幾先。曩復賢科，首躋德舉。籍甚朝廷之望，居然廊廟之姿。直質弗流，讜言罔伏。殊疆出對，挾無所憚之心；大節猝臨，有不可奪之色。高其忠力，嘉乃謀謨。擢亞內樞，屢籌前箸。愍勞久職，歷寄二藩。睠言表海之邦，號曰東秦之重。敎條班錄，恩信施行，流傭自歸，苛慝不作。厥勞甚茂，乃睠方深，忽覽來章，姑求便郡。深惟舒緩之俗，方資控帶之才。況德刑已孚，難驟移于守相；而土風可樂，足奉侍于慈親。曩進貳于禮卿，復條陳于讓牘。雖高己節，終鬱朕心。是用褒進大名，申昭異數。斯協至公之典，以將東顧之懷。少煩撫臨，益在綏靖，惟當懋勉，以亮倚毗。

又《除富弼行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實封功臣散官勳封制》 具官富弼，任重道遠，性正德全，閎敏推于上才，博洽通于衆志。撓之不濁，偉量表于彌沖；簡而易從，盛業彰乎可大。首膺魁壘之舉，歷踐禁嚴之塗，蹇諤發于爾躬，啓沃盈于朕聽。曩由樞省，出殿藩房，名聲聳于遠夷，風采繫于諸夏。遂膺枚卜，實契具瞻，朝有偉人，物無異論。持重守正，參濟以和，告猷納忠，一本于治。屬以冢卿謝政，首鉉佇能。諏俊乂之大臣，疇若予采；冠丞疑之上席，僉曰汝賢。是用升自政塗，處以師尹，仍進秩宗之重，復兼史觀之名。衍以優封，昭茲異數，用旌茂諒，允穆師言。於戲！播化鈞而理陰陽，操國柄而撫辰象，惟無心故能感物，惟以虛所以受人。格于太和，繫我眞宰。往踐乃位，同孚于休。

韓琦《覽資政富公新詩》 賢輔于朝廷，中外唯所用。中則翊萬樞，天業日以重。外則泰一方，君治亦云共。公今得淮康，大廈輟隆棟。惠政聊一施，萬室絕愁痛。獄訟不復煩，甘脆誠足奉。優游爲文章，六義本規諷。長篇燦巨軸，郵驛邈見送。發函捧瓊瑰，再拜喜吟誦。高調既古雅，奇格復豪縱。鈞天張廣樂，累夕駭俗夢。宛馬歷夷途，萬里不可控。李杜若復生，屈伏事非恐。況夫淺淺流，固莫測源洞。何時袞衣歸，瞻望慰民衆。事業追夔龍，風烈陋姚宋。日賡元首歌，間助薰琴弄。太平告成功，郊廟形嘉頌。九奏人神和，舞獸而儀鳳。休聞《狼跋》詩，萬世發長慟。

又《謝資政富公再以近詩見寄》 惟公之所存，致后協二典。當入相天子，賢業遂大展。萬類隨坯陶，四時無盤舛。如何守一藩，疢甚斥和扁。遂令康濟功，鬱抑未恢顯。寄懷吟詠間，唯以道自遣。公才如河源，渾渾日東演。洪濤奔巨海，萬里縱傾卷。小哉西北流，孰可議深淺。公思如天匠，春物歸裁剸。珍叢與奇葩，萬態極婉孌。一一得天眞，倣象困雕剪。河源無時窮，天匠非世辨。胡爲每成編，遂以貺罷輭。裸壤本無知，安足道文冕。俚耳固不通，烏用奏姑洗。我實知公心，愛我久益腆。誘我進學勤，要在納諸善。我素荷公德，公敎敢不踐。諷誦復宗師，夙夜以自勉。

邵雍《謝富相公見示新詩一軸》 通衢選地半松筠，元老辭榮向盛辰。多種好花觀物體，每斟醇酒發天眞。清朝將相當年事，碧洞神仙今日身。更出新詩二十首，其間字字敵陽春。 文章天下稱公器，詩在文章更不疏。到性始知眞氣味，入神方見妙功夫。閑將歲月觀消長，靜把乾坤照有無。辭比《離騷》更溫潤，《離騷》其柰少寬舒。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其（富弼）爲文章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晁以道爲之序，其略曰【略】。公于仁宗時言猶雨露也，英宗時言猶海潮也，神宗時言猶鳳鳴也。

李光《題富鄭公奏議》 鄭公奏議略覽一二篇，如聽《咸池》、《九韶》之奏，亦可見仁宗皇帝天地之大德，終始無虧，如一元之氣，默行乎其中。但吾老矣，時時焚香整冠，以手加額，願汝輩遭逢聖主，無愧斯文而已。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 富弼《辭樞密》、《論流民》、《辨邪正》三疏（又

辨災異非人事，皆天數，文意大略類趙普而加諄復），丁寧反復，如耳提而告人者。舊傳韓琦與弼議事未合，戲弼曰：「又絮耶？」弼慍曰：「絮是何言耶？」觀此三疏，眞絮也。其言邪正和同、君子小人之際，學者皆以爲至論，蓋其主意端爲王安石爾。方神宗以首相命弼，弼審安石不可用，何不正言於上，決其去就，而設此影語？蓋神宗必欲有所改作，弼意不然，而安石助之，神宗去安石非難，而責弼以必更張者，弼之難也。按歐陽脩言弼明敏而果銳，此初執政時也，作相後則不然矣。弼初執政，更張之意過於范、韓；至作相，乃以一切堅守，無所施爲爲是，雖如琦之微有改作，亦不能從也。古之賢相，因憂患而益明，周公是也；弼因憂患益昏，而猶欲自以爲賢，非余所知也。

《梅磵詩話》卷上 華陰員資深《三蓮詩話》云：或傳富鄭公奉使遼國，虜使者云：「早登雞子之峰，危如累卵。」答曰：「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又曰：「酒如線，因針乃見。」富答曰：「餅如月，遇食則缺。」詩話係錄本，員乃南渡前人。辛巳歲，偶於朋友處見之，所載富公之詩，皆傑特不凡，因筆於此。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富弼》 奉使機宜記大遼，峰登雞子館岧嶤。天津宅畔誰過訪？風雨深更話寂寥。

分論

《辭定策遷官奏》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沉至中益著惓懇。

《范文正公墓誌銘》 歐陽修《與蔡交書》：范公襄事，修以孤苦哀困中杜門郊外，殊不知端息，情禮都闕。但得淮西寄到誌銘，豈任感涕。文正平生忠義道德之光見於誌謚，爲信萬世，亦足慰也。 《邵氏聞見後錄》卷二一：《（范）文正墓誌》，則富公之文也。先是，富公自歐陽公平章，其書略曰：「大都作文字，其間有干着說善惡，可以爲勸戒者，必當明白其詞，善惡煥然，使爲惡者稍知戒，爲善者稍知勸，是亦文章之用也。豈當學聖人作《春秋》，隱奧微婉，使後人傳之、注之尚未能通，疏之又疏之尚未能盡，以至爲說、爲解、爲訓釋、爲論議，經千餘年而學者至今終不能貫徹曉了。弼謂如《春秋》者，惟聖人可爲，降聖人而下皆不可爲，爲之亦不復取信於後矣。【略】向作希文《墓誌》，蓋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無其詞，亦自謂希文之善稍彰，姦人之惡稍暴矣。今永叔亦云：『胸臆有欲道者，誠當無所避，皎然寫之，洩忠義之憤，不亦快哉！』則似以弼之說爲是也。然弼之說，蓋公是公非，非於惡人有所加諸也。如希文《墓誌》中，所詆姦人皆指事據實，盡是天下人聞知者，即非創意爲之。彼家數子皆有權位，必大起謗議，斷不卹也。」

《韓國華神道碑》 何喬新《跋韓國華神道碑》：右，宋諫議大夫韓國華神道碑，富弼彥國撰，王珪禹玉書。國華魏國公忠獻公之父，而富、王二公嘗與忠獻公同居政府，其文與書皆可傳也。富公以勛業名世，其文章不多見。今觀此碑，叙事質而不俚，贍而不穢，殆非稚筆所及。蓋宋之諸君崇尚儒雅，公卿百執事率用文學之士，故士大夫爭自淬礪於問學，在當時雖不以文名，其文亦自有以過人，如富公是也。

傳記

韓維《富文忠公墓誌銘》 元豐六年閏六月丙申，司徒韓國公致仕富公薨於京西里第之正寢，享年八十。天子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中貴人致祭，所以賻恤其家甚厚，且贈太尉、鄭國公，謚曰文忠。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略】公少有大志，自刻苦爲學，寓於僧坊，夜分略假寐憑几，既寤，則以冰雪沃面，復起讀書。應舉京師，范文正公一見奇之，與語終日，曰：「眞是王佐才也。」天聖八年，中茂才異等科，授將作監，出知河南府長水縣。逾月，用李文定公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廳公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范文正公言郭后不當廢，左遷知睦州，公上疏曰：「廢后非治世所宜，又以諫諍斥逐忠良，是一舉而二失也。且國家緩急，何由得忠臣之心，來諫諍之論哉？」降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沂公辟，通判鄆州。寶元元年，趙元昊反，僭大號，朝廷倉卒措事，用人多失其當。公上疏陳八事【略】。三年，召爲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兼知諫院。時朝廷悉兵備西北，而東南九道俱無守衛，公請於每道要郡各募兵數千，部署訓練，可以備他虞；又茶鹽之榷，利厚而法重，貧民誤犯罪者衆，願省羸兵，節冗費，以佐國用而弛其稅，以追王風。康定元年日食歲旦，公請罷宴徹樂以答天戒，戎使止就館賜飲食，而不樂不宴。且曰：「萬一北虜行之，則中國可愧矣。」後使北虜，歸

言：「虜果罷宴。」先是，執政者惡上聞其過失，因貶逐言者，遂牓朝堂，禁臣僚越職言事。公因日食上疏曰：「修省之道，莫若通言路，使人各得陳上之得失，擇善而行，則萬務皆舉。願降詔求直言，革除越職之禁，則可以盡人情，答天意。」尋詔許臣下皆得言事【略】。明年，充三司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五月，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賜三品服。【略】差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時西陲困於用兵，慶曆二年正月，北虜乘我間，聚其衆境上，遣使蕭英、劉六符來求地，朝廷以爲憂。歷選近臣任使事者，往往怯懦不敢行。執政以公名聞，仁宗召對，面諭。【略】四月，除樞密直學士，辭不受。尋假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使契丹。【略】公乃還奏，仁宗悅，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受。七月，復假前官議前事以往，受書并口傳之詞於政府【略】。公初奉使，聞一女卒，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顧，亟行。尋遷翰林學士。公上章及面啓曰：「朝廷方事西路，河北無備，臣奉使所以不敢死爭者，實慮興戎以敗國事，功於何有而遽受賞哉？願陛下增修武備，俟釁而動，以洗國恥。」卒不拜。仁宗益嘉公勞而不有，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不受，拜資政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知審官院。七月，再除樞密副使，固辭不受，至持誥命納於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值元昊使人致辭，群臣班於紫宸殿門，有詔促公假樞密院班，方御殿，且命宰相諭旨曰：「朝廷用賢，不緣使虜之勞。」公知不可辭，方受拜。公既典幾密，自以爲遭時得位，知無不爲。時晏元獻公爲宰相，范文正公參知政事，杜祁公居樞密，公與之同心合力，期致太平。仁宗開龍圖、天章閣，命輔臣各條天下大事。公列上十餘事及河北安邊十三策，又乞擇宗室之才者試以爲政，漸壯藩屏【略】。時天下久安，事或靡敝不振。京師要司厚廩多近倖領之，至有十年不代者，公爲立三歲之任；州縣官吏偷惰不舉職，置按察使以糾之。中外多不便公者，會大臣亦有以飛語中公，仁宗雖不聽，而公懼不自安，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路宣撫使以避之。使還，道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尋又罷公安撫使。後歲餘，讒言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隨在所貯之，以助賑給。行於鄉村城郭，得廬舍可以寓人者十餘萬所。官吏自前資待問寄居者，各給以俸。即民所聚，別其老幼病瘠者，籍名授券，分主而均廩之。下至器用薪芻微細之物，處之皆有法。不幸死者，即爲收瘞，公自爲文祭之。其明年夏麥既登，乃爲計其道里遠近，俾裹囊遣歸業，所全活者五十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天子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恤災賑乏，職也。」辭不受。王則據貝州叛，齊之禁兵密謀，於時屠其城以應。有告變者，公以齊非所部，且慮事泄變作，會中使張從訓銜命在青州，公檄從訓會齊官吏捕之，悉從擒戮，而自劾擅遣中使之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俄遷資政殿大學士，未幾，又拜禮部侍郎。以秦國太夫人久去鄉里，求徙京西。移知鄭州，又移蔡州。加觀文殿大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至和二年，拜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潞公同日宣制。仁宗遣小黃門數輩覘於廷，士大夫皆以得人相慶。後數日，翰林歐陽公入對。仁宗曰：「近除文彥博、富弼作宰相，士人相賀。古人求相，或得之夢卜，今朕得於人情，何待夢卜也？」歐陽公頓首稱賀。嘉祐初，仁宗弗豫，不御殿者久之，雖執政不得許知其起居狀。公與文潞公率輔臣求入侍疾，內侍都知止之曰：「未有詔旨。」公叱曰：「豈有宰相一月而不見天子乎？」徑入見上，因請以監視禱禳留宿殿中。自是宮掖事無巨細皆白宰相而後敢行，中外晏然。仁宗春秋漸高，國嗣未立，公與同列議擇宗室之賢者以建儲貳，遂以英宗名上。仁宗曰：「朕志已定，卿等勿疑也。」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時仁宗倦勤，庶政皆仰成宰相。公以州縣徭役賦斂或非法制，乃選使分行諸道，命之曰「寬恤民力」。多所釐正，人賴其澤。又弛茶禁，通商販。民以不犯法，刑爲之省。五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特罷春宴。五遣中使起公復位，公懇求終喪，從之。仍給半俸，辭不受。英宗即位，公服除，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踰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今上踐祚，移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屢乞罷將相任，上以公累朝輔佐，年耆德盛，尤虛心待之，以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公。公以足疾未任拜，固辭，詔以新官復判河陽。熙寧元年正月，徙判汝州，且俾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崇政殿門，令男紹隆扶掖以進，且命不拜。又以門距殿遠，更御內東門便殿見之。賜坐從容，日昃始退。仍賜其子緋衣銀魚。蓋近世寵遇大臣，未有恩禮如此之厚也。上欲復以集禧觀使留之，公懇辭，之鎮。明年正月，再召赴闕。上之將召之，先遣中使諭之曰：「卿今茲毋得重辭，當力疾入輔，爲宗社計。」二月，遂除司空，兼侍郎、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略】。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復用公請，改判亳州。四年，提舉河南常平倉趙濟言公於青苗法不行，除左僕射，判汝州。再上章願歸洛養疾，許之。其年冬，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元豐三年，官制改，授開府儀同三司。又以王同老言嘉祐中其父嘗與啓建儲事，上嘉公初不自言，特拜司徒，仍以其子紹京爲閤門祗候。公爲人端厚沈正，臨事而愼。其處己謀國必熟復周慮，度不萬全不發。接士大夫，盡誠以有禮，雖布衣必與之亢。不妄笑語以下賓客，爲聲名，嘉善嫉邪，出於天性。居閒猶詢問當世人物以知其賢不肖，尤愼許與，未嘗輕以加人。出入尊寵垂四十年，而服用素約，無聲色之玩。雖高年，未嘗一日廢書不觀，以至釋氏老莊方外之說，莫不究極精致。有文集八十卷，藏於家。公嘗語人曰：「吾才學非能過人，但有不欺耳。」蓋公之所以自養者如此，故其行己也，外如其中，其事君也，終如其初，久而益見信於天下，雖窮閭遠國，莫不知公之姓與官號。北虜使每至，必候公出處，問其安否。公雖退居，明詔之所咨訪，密章之所啓告，蓋不乏矣。至其將沒，猶以遺稿一通付其子上之，然其詳莫得而知也。推公之意，苟可以益君上、厚民人者，蓋忘其身之老且死而言之也。嗚呼，可謂忠已！初，公之將生，秦國太夫人夢幡旗鶴鴈甚衆，降集其家，云天有赦，寤而生公。其將薨，有大星殞於所居還政堂之後。噫！天之生大賢不數，生則必福其國，澤其民。如公之爲相，則首定儲位，以啓神聖，爲社稷無疆之休；其奉使，則辨折強虜，攘其奸萌，易干戈爲和好；其撫東夏，則安輯流冗，以食以處，續將絕之命者數十萬人。則其兆神靈之應，錫壽寵之享，固其理然，惡足怪哉！【略】銘曰：富氏之先，其尙莫窮。辰見於周，仕而不逢。時君弗察，以死償忠。爰及後世，顯莫如公。公之筮仕，遭我仁宗。奮辭發策，厥問載鴻。遂司諫垣，達帝之聰。朝對夕啓，靡言不從。左右王體，蔚然古風。乃奉使指，抗旟龍庭。扶義據正，折其奸萌。守地息民，訖如初盟。出撫東夏，水溢民流。峙糧授室，畢給其求。既安既飽，復其先疇。凡公之爲，主是歸正。有其害之，必攘必爭。奸謀險言，以撼皇聽。崎嶇杌隉，卒莫能病。既極而通，惟誠之勝。爰命作相，付畀邦政。質於朝言，人用胥慶。匪夢匪卜，天子神聖。嘉祐之末，主鬯虛位。聿求宗藩，首定聖嗣。緊公一言，萬世之利。上眷舊德，恩無與二。義忠言親，形於詔旨。辭隆即安，屛翰是寄。公拜稽首，謝不任事。將旄相紱，歸老於第。優游偃息，默與道會。翛然一室，物莫奸志。惟是報國，老而益厲。忠規讜謀，沒然後已。昔周之宣，天錫良輔。賦政四方，闕袞是補。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迹公猷爲，實蹈其武。碧賢勒休，以誌公墓。億萬斯年，爲宋山甫。

范純仁《富鄭公行狀》（存目）

蘇軾《富鄭公神道碑》（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八《富弼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三《富弼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邵氏聞見錄》卷九　富韓公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略】。時晏元獻公爲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某者。」元獻一見公，大愛重之，遂議婚，公亦繼以賢良方正登第。

又　慶曆二年，大遼以重兵壓境，汎使劉六符再至，求關南十縣之地。虜意不測，在廷之臣無敢行者。富韓公往聘，面折虜之君臣，虜辭屈，增幣二十萬而和。方當公再使也，受國書及口傳之辭於政府，既行，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辭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公馳還，見仁宗具論之。公曰：「政府故爲此，欲置臣於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命何？」仁宗召宰相呂夷簡而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曰：「如何？」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眞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壻也，富公忠直如此。

又　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南進士段希元、魏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立爲天下之制，二人俱該此恩【略】。此法至今行之。嗚呼，爲宰相不私其所親如此，富公可謂賢矣。

作品本事

《青箱雜記》卷一〇　富文忠公，尤達性理。熙寧中，余守官洛下，公時爲亳守，遺余書，托爲訪荷澤諸禪師影像。余因以偈戲之曰：「是身如泡幻，盡非眞實相。況兹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清靜觀，妙法了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既又以手筆貺余曰：「承以偈見警，美則美矣，理則未然。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畫亦得，不畫亦得。就其中觀像者，爲不得；不觀像者，所得如何？禪在甚麼處？似不以有無爲礙者，近乎通也。思之，思之。」

《龍川別志》卷下　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日，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

《邵氏聞見錄》卷九　仁宗末年，富公自相位丁太夫人憂歸洛，上遣使下詔起復者六七，公竟不起。至其疏曰：「陛下得一不孝子，且將何用？」仁宗乃從其請。服除，英宗已即位，魏公已遷左相，故用富公爲樞密宰相，魏公以下皆遷官，富公亦遷戶部尚書。公辭曰【略】。以此見富公豈因不預定策而歉魏公哉。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六引《古今詩話》　富鄭公早年嘗夢青州王相公以後事相托，公曰：「相公德被生民，當延遐壽，何遽及此？」後二年，罷相，知鄆州，辟鄭公爲倅。到任月餘，有大星隕于宅園。家人怪之，相告曰：「後月當見。」果至後月薨，鄭公爲治喪事，故鄭公挽詞曰「道德被生民」，與當年夢中符契。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八之一　時富鄭公、司馬溫公皆在洛，聞公（呂公著）登樞，富公寓書爲慶曰：「公之名德聞于天下，然嘗以直道迕執政，士大夫未敢遽望登進。忽報拜命，出於事外，人甚驚喜。此得於輿論，非敢佞也。」司馬溫公亦以書遺都下友人曰：「晦叔進用，天下皆喜，以爲治表。聞其猶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勸之早就職。」

朱熹《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富文忠公與洛尹帖，以史考之，尹者李中師也。熙寧元年，公自河陽被召入京，以病請汝而歸，過洛，少留，連遭三喪，赴汝後又一遭喪。是時，李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府，營奉應天、會聖兩神御殿，故此一帖自言附庸悲惱而贊李二役畢工者爲第一；公既至汝，神廟遣中貴人馮宗道挾太醫陳易簡來治足疾，故此一帖言中璫太醫者爲第二；「移囚」不知何事，「馮來」恐亦即宗道也，故此帖爲第三；明年被召入相，故此一帖云「詔使到郡，即交州事辦行而東」者爲第四；三年，李自權三司使進龍直，再尹洛，故此帖致賀始稱龍圖給事者爲第五；四年，公在亳州，坐不散青苗罷歸洛，未至，改判汝州，故此一帖言「近赴小邑，勝於窮坐里閭，且感君相厚恩，而恨不得時奉談笑」者爲第六；公至汝不久，即請歸洛，故此一帖言「擇日就第」者爲第七；既而告老，遂以司空使相致仕，故此一帖答其封示單報者爲第八。凡十三帖，其歲月先後可考者如此，其餘似亦皆是在洛時往還者。蓋李之事公不爲不謹，而公之遇李亦不爲不厚矣，而其後李因奉行免役之令，乃籍公戶，使出泉同於編甿，以媚用事者。小人觀時徇勢，反覆異態，何世無之？覽此卷者可爲發一大笑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羅湖野錄》卷一　富鄭公鎮亳州時，迎華嚴顒公館於州治，咨以心法，既有證入而別。後答顒書曰【略】。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富文忠《劄子集》六卷、《奏議》十二卷、《安邊策》，右皇朝富弼字彥國，河南人。

《直齋書錄解題》卷五　《社青賑濟錄》一卷，丞相富文忠公弼，青州捄荒施行文牘也。

又卷七　《奉使別錄》一卷，丞相河南富弼彥國撰。慶曆使契丹，歸爲語錄以進，機宜事節則具於此錄。另一本有兩朝往來書附於末。

又卷一七　《富文忠公集》二十七卷，丞相韓國文忠公河南富弼彥國撰，《奉使錄》亦在其末。

又卷二二　《富文忠劄子》十六卷，富弼撰，平生歷官、辭免、陳情之文也。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富弼奏議》十二卷，又《劄子》十六卷。

藝　文

唱　和

文彥博《詩寄答致政司空相公（富）》　某蒙寄示二圃小花三十詠，捧卷伏讀，研味不已，眞《二南》之風興也。輒成拙詩，仰酬來貺：衆卉群芳品自奇，遍形歌詠殆無遺。名過衛國平泉記，數協江淹雜體詩。蘇頲祇誇長樂賦，元輿惟咤牡丹詞。豈知哲匠風騷美，不間鴻纖盡物宜。

又《司空相公特貺雅章俯光陋跡依韻和呈以答厚意（富）》　一代勳賢孰擬倫，惟公爵德齒俱尊。顧慙參魯辭樞筦，輒繼蕭規偃輔藩。每到碧漣思召茇，時傾綠醑憶曹樽，平嵩極目西南望，仁里高閎近鼎門（富公宅直定鼎門）。

邵雍《答富鄭公見示正旦四絕》（選一）　正旦四篇詩，緣忻七十期。請觀唐故事，未放晉公歸。

紀　念

文彥博《太尉韓國文忠富公哀詞》　蚤擅才名重，天資德望崇。大勳緣定策，美利在和戎。一代推人傑，三朝倚棟隆。音容雖已矣，永譽更無窮。　晁董經邦策，皐夔濟世賢。頻堅挂冠請，未及縱心年。蚤遂赤松伴，晚參黃蘗禪。懸車垂一紀，築室冠三川。瀟灑山中相，優游地上仙。尊榮兼壽考，五福在公全。　我愧才無取，公常問不能。白麻曾並命，黃閣遂同升。調燮彝倫叙，將明庶績凝。如仁今奄忽，昭代失良肱。　去年春作耆英會，一坐簪紳仰典刑。今日共嗟天不憖，惟瞻英範在丹青。　達觀定知無恒化，常情未免愴離魂。邙山土厚雖埋玉，遺烈餘芬萬古存。

司馬光《司徒開府韓國富公挽辭四首》（選三）　天祐休明祚，時生儁傑臣。賢科首多士，宰府澤生民。煥爛三台正，冲融四海春。欲知甄冶力，試問白頭人。　松漠驕無信，漁陽廣聚兵。移書侮中國，決意背齊盟。直氣輕軺入，英辭左衽驚。虜歸烽火滅，宇縣復升平。　大呂功名重，鴻毛軒冕輕。閑居容愈盛，暫出市皆傾。溟海涵容大，龍門謁見榮。謙光儼在目，慟哭望佳城。

范純仁《富相公挽詞五首》（選三）　河嶽神靈降，唐虞景運開。致君優聖域，躋俗在春臺。天上台星坼，人間梁木摧。霜風咽笳鼓，斷續送餘哀。　二紀經綸業，三朝翊戴勳。忘身裨庶政，憂國見遺文。東閣散群彥，北邙歸大墳。邦人仰旗旐，灑淚向寒雲。　千齡遭際盛，五福始終全。還政周星紀，懷忠入夜泉。華夷思舊德，河洛繞新阡。空有云亡歎，何由止逝川。

又《祭韓國富公文》　嗚呼我公，一代師臣。始終名節，玉潔金純。策中大科，王佐之資。入掌誥命，朝夕論思。慶曆西討，師人財費。北狄驕慢，乘我之匱。命公往使，杖節專對。折其姦謀，朔陲用乂。進貳樞筦，謨謀宏遠。權倖交愬，東藩是典。易帥青、淄，河北薦饑。流尤百萬，稚艾相攜。鬼形鳥面，蟻聚三齊。公命群吏，築室止棲。貸貲哺食，如母憐兒。卒逢善歲，完飽而歸。孰謂公仁，可敵天時。仁祖命相，公居冢席。密議建儲，宗室是擇。先皇繼明，扶天之力。功初不聞，後益顯赫。今上御極，首膺注意。以疾避權，還政居第。上壽而終，五福惟備。國喪元老，時頹泰山。天子震悼，士民悲酸。嗚呼哀哉！先君文正，識公於微。矧伊不肖，復辱公知。狂率抵罪，屢貽嗟咨。軫其顚危，憂見色詞。既獲安全，終莫瑕疵。情均父兄，恩重山丘。公今歿矣，誰復顧周？既百身之莫贖，諒華世而難酬。嗚呼哀哉！

程顥《祭富韓公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顥，謹遣外甥張敷，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嗚呼！粤稽古昔，得全實難。惟夔、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或濟一時之險艱。眞儒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騫。孰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膺太平之安。勳業揭乎日月，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亦爲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齎咨而涕漣？尙以公之沒也，爲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永肩。屛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既衰而志遷。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久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君憂國之道，極晝夜之拳拳。迨乎

瞑目之旦，屬纊之前，萬物已莫累乎心胸，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謚典，號爲摭實；祭冊之聖詔，極於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爲憾者，蓋非偶然。顧愚不肖，辱公禮遇，顧相期於義理，非見私於趨附。公薨於洛，賤居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斂不望棺，葬不臨墓，引領西風，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祭陳菲具，恭崇道周，後期無所。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雜錄

《邵氏聞見錄》卷九　元豐六年，富公疾病矣，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之本。神宗語宰輔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右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右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

石介

論述

綜論

張方平《貢院請誠勵天下舉人文章》　臣聞文章之變，蓋與政通。風俗所形，斯爲教本。國體攸繫，理道存焉。況今官才專取辭藝，士惟性資之敏而學問充之，故道義積乎中而英華發於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者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伏以禮部條例，定自先朝，考較升黜，悉有程式。自景祐元年，有以變體而擢高第者，後進傳效，因是以習。爾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至太學之建，直講石介課諸生，試所業，因其好尚，而遂成風，以怪誕詆訕爲高，以流蕩猥瑣爲贍，逾越規矩，惑誤後學。朝廷惡其然也，故下詔書，丁寧戒勵，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

《儒林公議》卷下　石介爲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專以徑直狂徼爲務，人多畏其口。或有薦於上，謂介可爲諫官者，上曰：「此人若爲諫官，恐其碎首玉階。」蓋疑其效劉栖楚也。

歐陽修《與石推官第一書》　修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略】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睨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効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又《與石推官第二書》　修頓首白公操足下：【略】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特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

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己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爲棋，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

又《讀徂徠集》 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所瞻，子與山嵯峨。今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精魄已埋沒，文章豈能磨！壽命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舊藁偶自錄，滄溟之一鱗。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存之警後世，古鑑照妖魔。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罹。宦學三十年，六經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么麼。往年遭母喪，泣血走岷峨。垢面跣雙足，鋤犁事田坡。至今鄉里化，孝悌勤蠶禾。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靴。陳詩頌聖德，厥聲續猗那。羔鴈聘黃晞，晞驚走鄰家。施爲可怪駭，世俗安委蛇。謗口由此起，中之若飛梭。上賴天子明，不掛網者羅。憶在太學年，大雪如翻波。生徒日盈門，饑坐列鴈鵝。絃誦聒鄰里，唐虞賡詠歌。常續最高第，騫游各名科。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皤。夭壽反仁鄙，誰戶此偏頗。不知詼詼者，又忍加詆訶。聖賢要久遠，毀譽暫誼譁。生爲舉世疾，死也魯人嗟。作詩遺魯社，祠子以爲歌。

又《重讀徂徠集》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勉盡三四章，收淚輒忻歡。切切善惡戒，叮嚀仁義言。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謂已沈泉。昔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子，開卷子在顏。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玉聯。金可鑠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傳百以爲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深山。待彼謗焰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不難。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言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免斲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歎。我欲犯衆怒，爲子記此冤。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於蒼翠石，立彼崔嵬巔。詢求子世家，恨子兒女頑。經歲不見報，有辭未能詮。忽開子遺文，使我心已寬。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鐫。

《隆平集》卷一五《石介傳》 介篤學，氣節勁正。【略】其文章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無所諱忌。

《丞相魏公譚訓》卷六 張安道雅不喜石介，以爲狂譎盜名，所以與歐、范不足，至目以姦邪。一日，謁曾祖，在祖父書室中案上見介書，曰：「吾弟何爲與此狂遊？」又問：「黃景微何在？聞前日狂生以羔鴈聘之，不受。何不與喫了羊，著了絹，一任作怪，何足與之較辭受義理也。」曾祖除御史中丞，固辭不拜。石介以書與祖父，以不拜命爲非。其略云：「內相爲名臣，子容爲賢子，天下屬望，所繫非輕，豈可以辭位爲廉？」

《宋朝事實類苑》卷七〇引《倦遊雜錄》 石介性純古，學行優敏，以誘掖後進，敦奬風教爲己任。慶曆中，在太學，生徒咨問經義，日數十人，皆怡顏和氣，一一爲講解，殊無倦色。嘗請仁廟駕幸太學，欲爲儒者榮觀，因作《慶曆聖德頌》，詆忤當途大臣。既而謗介請駕幸太學將有他志，介因罷學官，得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待闕於徂徠故棲。歲餘病死。當途者誣奏云：「介投契丹，死非其實。」遂詔京東提刑司發墳剖棺，驗其事。繼而有孔直溫者，狂

悖抵罪，直溫昔嘗在介書院爲學，以爲黨，遂編置介之子弟於諸郡。嗚呼！讒人之口，眞可懼哉！

《節孝先生語》 人當先養其氣，氣完則精神全，其爲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無太史公之嚴。近世孫明復及徂徠公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嚴毅可畏。

王令《讀石介原亂因書》 宋有天下行百年，名儒六七作，然猶逗滯淺近，未徑絕古。雖間得聖人之遺言，苟置於大有爲，則未脫泥與匱，以是使人不多喜其書。及得石公操所留文，若《原亂》、《明禁》等篇，是亦欲有爲者也。有欲救之言，無可救之道，吾則爲斯，且不爲公操爾。惜夫不之用也已。

蘇軾《議學校貢舉狀》 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介）篤學有大志，嘗謂「時無不可爲，不在其位，則行其言，雖獲禍，至死不悔。」其爲文章，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時，無所忌諱。作《慶曆聖德詩》，分別邪正，專斥夏竦。

《避暑錄話》卷上 石介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一甲。國初諸儒以經術行義聞者但守傳注，以篤厚謹修表鄉里。自孫明復爲《春秋發微》，稍自出己意。守道師之，始唱爲闢佛老之說，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論其然，遂相與協力，蓋同出韓退之。及爲《慶曆聖德詩》，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貸。議者謂《元和聖德詩》但獎用兵之善，以救貞元姑息之弊。且時已異，用推憲宗之意而成之，固不害爲獻納。豈有天子在上，方欲有爲，而匹夫崛起，擅參予奪于其間乎？孫明復聞之，曰：「爲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文忠猶未以爲然。及朋黨論起，始悟其過。故嘉祐、治平之政，施行與慶曆不同。事欲求成，亦必歷更而後盡其變也。

《朱子語類》卷一二九 本朝孫（明復）、石（守道）輩忽然出來，發明一箇平政底道理，自好。前代亦無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來，只是說文章。若非後來關、洛諸公出來，孫、石便是第一等人。孫較弱，石健，甚硬做。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 救時莫如養力，辨道莫如平氣。石介以其忿嫉不忍之意，發於偏宕太過之辭，激猶可與爲善者之心，堅已陷於邪者之敵，莫不震動警駭，群而攻之，故回挽無毫髮而傷敗積丘陵矣，哀哉！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善明，立志果，殉道重，視身輕，自謂「《大過》上六當其任」，則其節有足取也。今所錄皆放此，可以覽觀矣。

《黃氏日鈔》卷五〇 先生奇士也，折節師事泰山孫先生，拜起必扶持。嘗躬耕徂徠山下，葬不葬者七十喪。高風篤行，有益世教爲多。惟其志存憂國，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指切當世。自謂吾言不用，雖獲禍，死不悔，致夏竦輩深恨之，幾不免身後剖棺之禍。悲夫！此孔子所以拳拳於中行之世也。張安道直指先生爲姦邪，過矣。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徂徠集》二十卷，【略】陸子遹刻於新定，述其父放翁之言曰：「老蘇之文不能及。」然世自有公論也。歐公所以重介者，非緣其文也。

《後村詩話》續集卷四 石徂徠《讀石安仁學士詩》云：「齊梁無駿骨，李、杜得秋毫。後世益纂組，變風堪鬱陶。奔逸少驥逸，禿穴如牛毛。試看安仁詠，秋風有怒濤。」徂徠力排楊、劉，而推重曼卿如此，但前云「駿骨」，後又云「驥逸」，何也？《寄張從道》云：「臘盡妻未褐，天寒子讀書。」《寄明復先生》云：「殘書幾篋蠹，寒菊半籬荒。惟學《春秋》者，時時到草堂。」殊有魏野、林逋氣格。

《宋史》卷四三二《石介傳》 介爲文有氣，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

《文脈》卷三 歐陽六一，過豐腴而乏清勁，不及孫明復、石徂徠之簡健。予曰：歐陽肉多而骨少，孫、石肉少而骨多，曾子固木篤而欠玲瓏，王介甫骨骼而無豐采，皆不及蘇子瞻之俊逸也。

全祖望《讀徂徠文集》 徂徠先生嚴氣正性，允爲泰山第一高座。獨其析理有未精者。其論學統則曰「不作符命，自投於閣」，以美揚雄，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以諱其醜，是一怪也。其論治統則曰「五代大壞，瀛王救之」，以美馮道，而竟忘其「長樂老人」之謬，是一怪也。涑水亦不非揚雄，然猶爲之周旋，其辭謂其「鑑何鮑之禍，而委蛇爲之」，即南豐以爲「合箕子之明夷」，雖其言亦失《春秋》之意，要未若徂徠之武斷。夫欲崇節誼而乃有取於斯二人者，一言以爲不知，其斯之謂歟。

徐肇顯《康熙重刻二卷本徂徠先生集序》 予觀其文，慷慨激直，理達氣

充，以仁義忠信自勉，亦即以仁義忠信勉人。雖其功不見於世，而擇之既精，語之復詳，所謂立德、立言，卓乎無愧者也。

張伯行《正誼堂本石徂徠集序》 先生生於宋之初年，承隋、唐詩賦取士之後，學者多崇尚雕鏤，掇拾藻麗，絕不知有所爲正學。先生獨與孫明復力挽時趨，障百川而東之，其氣象固自不凡矣！【略】先生嘗以周、孔與揚雄、王通、韓愈并稱，所見不無未醇。然其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則已獨得其宗。惜其遭讒困抑，享年不永，弗獲充其所學，以與於斯道之傳。然而剛文正氣，懍懍不磨，吾道仔肩，斷推先生矣。

石鏞《康熙錫慶堂刊本徂徠石先生全集序》 徂徠先生當宋仁廟間，正君子小人互爲消長之時，挺然以斯道爲己任，師事孫明復先生，受經侍立，執弟子禮唯謹。一時魯人駸駸然知師儒德義之尊者，先生風化之力爲多。至作爲文章，皇皇炎炎，尊孔、孟，闢異端，闡仁義，明目張膽，掉臂游行於范、韓、富、歐之間，爲濂、洛、關、閩諸儒嚆矢。而《慶曆》一詩，分別忠佞，指斥當時，判若黑白，幾貽身後之禍。其功何其偉，其識何其精，其氣何其壯與！迄今誦其詩，讀其書，灝灝落落，如黃河之發源崑崙而瀉千里也，煇煇燿燿，如三辰列宿經緯四維而光景常新也。其憂時憫俗，扶世教、正人心，勤勤懇懇之懷，如君臣師友謨誥訓誡於一堂，而不憚其丁寧反復也。非秉天地之正氣，卓然自命爲聖賢之徒者，烏克臻此哉！

丁詠淇《康熙錫慶堂本徂徠石先生全集跋》 徂徠詩，向從《宋詩鈔》中讀之，豪健伉爽，實足與王黃州、蘇滄浪分據一席。第文不概見，正未知視宋諸公何如也。燕山太守以宗裔而表章先賢，特授全集刊布，淇獲從校訂之役。於詩既喜窺全豹，而詳玩諸文，獨能排斥淫靡，力追古調，遠紹昌黎，近翼六一，賦性既剛，任道殊通，其氣盛，其才豪，其學正。先生之人可傳，先生之集亦誠可傳矣。

《池北偶談》卷一七 守道最折服者柳仲塗，最詆諆者楊文公大年，觀《魏東郊詩》、《怪說》可見。其文倔強勁質，有唐人風，較勝柳、穆二家，終未脫草昧之氣。

王士禛《跋河東集》 其文多拗拙，石守道極推尊之。《徂徠集》有《過魏東郊詩》一篇，至上擬之堯、舜、皋、夔、伊、呂，下擬之遷、固、通、愈。又嘗作《怪說》三篇，以詆楊文公，比之狐媚梟鳴。噫，亦悖矣！

《宋詩鈔·徂徠詩鈔序》 所爲詩文皆根柢至道，排斥佛老及姦臣宦女，庶幾聖人之徒。魯人稱爲徂徠先生，因以名其集。永叔詩云：「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又云：「金可鑠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傳百以爲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深山。待彼謗焰熄，放此光芒懸。」今讀其詩，嶙峋硉矹，特立千尋，溫厚之意存於激直，得見風人之遺。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徂徠集》二十卷【略】。介深惡五季以後文格卑靡，故集中極推柳開之功，而復作《怪說》以排楊億，其文章宗旨可以想見。雖主持太過，抑揚皆不得其平，要亦戛然自爲者。王士禛《池北偶談》稱其倔強勁質，有唐人風，較勝柳、穆二家，而終未脫草昧之氣，亦篤論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石）介之學出於孫復，而更加以迂僻。【略】大抵倔強勁直，一掃雕繪綺靡之態，是其所長；客氣太重，名心太急，亦是其所短。其《慶曆聖德詩》，啓宋一代鉤黨之禍，尤不可訓也。

屠倬《論詩三昧九絕句和翁覃溪先生》（選一） 慶曆元和《聖德詩》，武功文教不同時。太平歌詠詞臣職，孰是岨峿孰退之？

《綴齋詩談》卷五《宋詩鈔》 石守道骨力甚勁，惜乎泥於宋調，有力盡用，殊少蘊藉。

王之翰《光緒尚志堂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序》 宋初承五季晦盲之餘，正道錮蔽，邪說縱橫，學士大夫滅棄聖經，舉世毫不爲怪。徂徠先生獨憂之，於是著《怪說》、《中國論》以闡釋，老及時文。且曰：「去斯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夫先生之學，不獲用於時，其發憤作爲文章，亦第託之空言耳。而論者謂有宋道學之傳，上承洙、泗，下啓洛、閩，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法，燦然復明於世，實自先生倡仁義、闢邪說始。然則先生維持斯道之功，顧不偉哉！蓋嘗論道德文章，有國家之元氣也。時文之尚浮靡，與異端之肆無忌憚，則剝蝕元氣者也。世之將治，有豪傑出，斯二者在所必斥。否則因循姑息，上下相蒙，日復一日，而不知伊於胡底。風俗由此覘升降，人心由此驗敬肆，世運國祚由此卜盛衰。其機甚微，而其禍甚大，非深識遠慮之人，其孰能知之？噫！先生一時之言，實萬世之龜鑒，而當其時，以挺特不撓之節，毅然以天下是非爲己任，分別忠佞，指斥當途，乃幾罹媒孽中傷之禍于身後。嗚呼！其受謗深者，其發光必遠，其發光遠者，其流澤必長。士君子具忠君愛國

之忱，處江湖則憂其君，立廊廟則憂其民。至性至情，古今同轍，三復斯編，未有不奮然興起者也。

分論

《答歐陽永叔書》《南窗紀談》：《歐陽文集》載《與石公操推官書》，言嘗見其二石刻書字之怪，譏其欲爲異以自高。公操即守道。今《徂徠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略皆讕辭自解，至謂書乃六藝之一，雖善如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所學，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歐公復之曰：「《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今以其直者爲斜，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之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於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乎？」此言誠中其病。守道字畫，世不復見。既嘗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爲者。即答書之辭觀之，其強項不服下，又設爲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也。

《上孔中丞書》《黃氏日鈔》卷五四：《上孔中丞書》云有某官爲某官時，忠鯁讜直，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爲某官，位彌高，身彌貴，朝廷有闕政不復言，則向之忠鯁讜直，乃沽名以爲速進之媒乎？愚謂向非沽名，後淫於富貴耳。人若不自覺此情，于將軍黃金橫帶事可驗。此士大夫得志於當世者，常常當痛省。

《上潁川蔡侍郎書》《（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正辭不撓，一種虛受之意，自藹然可掬。

《明禁》《（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法令有重輕，行之有本末。本末輕重一舛，則民罔知所從。此篇深得體要，而文亦爽健。

《怪說》《黃氏日鈔》卷四五：《怪說》上、中、下。按：徂徠先生學正識卓，闢邪說，衛正道，上繼韓子以達於孟子，眞百世之師也。楊億不過文詞浮靡，其害本不至與佛、老等，而亦闢之峻如此。蓋宋興八十年，浮靡之習方開，闢所怪也，怪所作也。使先生生乎今之世，見託儒者之名、雋佛老之說者，闢之又當如何哉？《宋元學案》卷二：《呂氏家塾記》曰：「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文忠始創爲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爲楊、劉體者，守道尤嫉之，以爲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三篇以排佛、老及楊億。于是新進後學，不敢爲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

《中國論》《黃氏日鈔》卷五四：《中國論》，闢佛、老也。云有巨人名曰佛，自西來入我中國，有龐眉名曰聃，自胡來入我中國。然愚按：自西方來者佛之徒，非佛之身爲巨人者也。佛亦人耳，曰巨人者，其徒之誕，非果巨人也。老氏於傳則自中國西入胡，今云自胡入中國，亦未知何據也。其治之之法，欲四夷近四夷，中國處中國，亦未知其可行否也。

《季札論》《黃氏日鈔》卷五四：《季札論》，以季札比伯夷，恐太過。

《蠹書魚辭》《黃氏日鈔》卷五四：《蠹書魚辭》。蠹書魚曰：夫書豈吾之蠹耶云云，聲律對偶之言，斯文其蠹也。愚意當亦爲楊億發

《斥游惰文》《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二之一九：是時天下頗有水旱，上常憂恤，務要賑救。三司判官王琪上言，乞立義倉。上甚喜於行。其奏略曰【略】。上從之，詔天下皆立義倉。後石介著《斥游惰文》一篇，欲立社倉，與其意合。其略曰【略】。石介之言，亦切於民間之利病，惜乎世人皆憚一時之煩，而不爲民建久遠之計，使一遇水旱，凶荒之歲，皆父子流離，老幼不保，誠可嗟痛。爲國者試行琪、介之議，其一仁政之本歟！

《擊蛇笏銘》《儒林公議》卷下：孔道輔祥符中爲寧州軍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郎將而下，日兩往拜焉。道輔以笏擊蛇首斃焉，由是知名。後鄆人石介作《擊蛇笏銘》，其文甚激。

《慶曆聖德頌》《范文正公集》附錄《諸賢贊頌論疏》引朱熹：朋黨之倡，其萌於范（仲淹）、呂（夷簡）交隙之時乎。【略】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公「邪正」之論激之也。何者？負天下之令名，非惟人情不堪，造物亦不吾堪爾。吾而以「賢」自處，孰肯以「不肖」自名？吾而以「夔」、「契」自許，孰肯以「大姦」自辱？吾而以「公正」自褒，孰肯以「邪曲」自毀哉？如必過爲別白，私自尊尚，則人而不仁，疾乎已甚，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安得不重爲君子之禍！孫復謂「禍始於此」，仲淹謂「怪鬼壞事」，韓琦亦謂「天下事不可如此」，其亦有先見云耳。《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慶曆聖德頌》，後世莫能定其是非。按《烝民》、《韓奕》、《崧高》、《江漢》，皆指一人爲一詩，其詞優游，

無克厲迫切之意，故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御。」抑揚予奪，至此極矣。仲淹方有盛名，舉世和附，一旦驟用，出人主意，比仲山甫宜若無愧，頌之可也。而介所講未詳，乃以二十年間否泰消長之形，與當時用舍進退之迹，盡於一頌，明發機鍵以示小人，而導之報復，《易》所謂「翩翩不富」，「城復于隍」，若合契符，宜其不足以助治，而徒以自禍也。介死最爲歐陽氏所哀，序《外制》，視頌語不稍異，然則脩所見亦與介同者耶？《楓窗小牘》卷上：慶曆三年三月，呂夷簡以司徒歸第，夏竦召至國門而罷。詔以賈昌朝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富弼爲樞密副使。弼固辭，改資政殿學士，乃以范仲淹代弼。又以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充諫官。一時朝野懽欣，至酌酒相慶。太學博士石介因作《慶曆聖德頌》，其詞太激，邪佞切齒。其頌至范仲淹曰：「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纍纍。」太后一語，仁宗含之在中，不敢出之口者，所不宜言。其最儆心目者如「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又曰：「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時韓魏公與范文正公適自陝來朝，竦之密姻有令于闋者，手錄此頌進于二公，且口道竦非，爲諸君子慶。二公去闋，范拊股謂韓曰：「爲此怪鬼輩壞之也。」韓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孫復聞之，亦曰：「石守道禍始于此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徂徠集》二十卷【略】。王偁《東都事略》記仁宗時寵呂夷簡、夏竦而進章得象、晏殊、賈昌朝、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王素、歐陽修、余靖諸人，介時爲國子直講，因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忠佞。其詩今載集中，蓋仿韓愈《元和聖德詩》體。然唐憲宗削平淮、蔡，功在社稷，愈仿《雅》《頌》以紀功，是其職也。至於賢姦黜陟，權在朝廷，非儒官所應議。且其人見在，非蓋棺論定之時，蹟涉嫌疑，尤不當播諸簡牘，以分恩怨。厥後歐陽修、司馬光朋黨之禍屢興，蘇軾、黃庭堅文字之獄迭起，實介有以先導其波。【略】史稱孫復見詩，有「子禍始此」之語，是猶爲一人言之，未及慮其大且遠者也。雖當時以此詩得名，而其事實不可以訓。《石洲詩話》卷三：石守道《慶曆聖德詩》，仿韓《元和聖德詩》而作，顧其末段，音節頗欠調叶，未可以變化藉口。當是伉厲之氣，不受繩律耳。《古文眉詮》卷七三浦起龍評：以黜陟賢姦爲篇主，序首直述其事。詳標月日，已顯威神敏斷之象。又：其事當時情震驚之會，其文關朝局動轉之機，其心胸剛直而不藏，其意氣勍迅而無鯁。喜見所見，暢言所言，拊髀爵躍，如見當日掀髯奮筆時。史所稱介禍始此，而黨議因之者，即此文也。《鈔》內如歐陽之《外制集序》，范、杜諸公碑銘，徂徠誌銘，簡石推官書，并蘇氏父子之上書，內翰序范公集等篇，所感發牽引，皆可於此文交相證明。

《三豪詩送杜默師雄》《仇池筆記》卷上：石介作《三豪詩》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辭，師雄豪於歌。」永叔亦贈杜默師雄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歌少見於世，有云：「學海波中老龍，夫子門前大蟲。」皆此類語。永叔不誚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詩人玉屑》卷一一引東坡：石介作《三豪詩》【略】。甚矣，介之無識也。

《汴渠》《歷代詩發》卷二四：汴水不足憂，而謂汴水便轉輸，而因濫觴爲民害者，乃深足憂也。立論大有關係，可以萬世不刊。

《蜀道自勉》《歷代詩發》卷二四：以境相形，以人相勵，故可目無全牛，履險若易。

《聞子規》《歷代詩發》卷二四：此詩與《蜀道自勉》同意，而志氣激昂，可以泣鬼神而貫金石。

《哀鄰家》《歷代詩發》卷二四：語有寄託，感慨獨深。

《寄雷澤張從道》《歷代詩發》卷二四：以古爲待，另是一種風稜。

傳記

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爲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時，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

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略】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鑑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辨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爲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歿，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邃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皇皇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隆平集》卷一五《石介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一一三《石介傳》（存目）

《宋史》卷四三二《石介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石介《予自南京留守推官循資為掌書記由將仕郎超階至朝奉郎得蜀嘉州友人相賀者因答之》 一循資走五千里，四遇恩超十六階。自顧非才已過分，誰言英俊尚沉埋。

《湘山野錄》卷中 石守道介康定中主盟上庠，酷憤時文之弊，力振古道。時庠序號爲全盛之際，仁宗孟夏鑾輿有玉津鑱麥之幸，道由上庠。守道前數日於首善堂出題曰《諸生請皇帝幸國學賦》，糊名定優劣。中有一賦云：「今國家始建十親之宅，新封八大之王。」蓋是年造十王宮，封八大王元儼爲荆王之事也。守道晨興鳴鼓於堂，集諸生謂之曰：「此輩鼓篋遊上庠，提筆場屋，稍或出落，尚騰謗有司，悲哉，吾道之衰也如此。是物宜遽去，不爾，則鼓其姓名，撻以懲其謬。」時引退者數十人。

王安石《劉君墓誌銘并序》（劉牧）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

《澠水燕談錄》卷七 濮人李植成伯與張（續）〔績〕禹功師徂徠石首道，爲門人高弟。

《宋朝事實類苑》卷一二引《倦遊雜錄》 石守道學士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默記》卷中 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斥夏英公、高文莊公，曰：「惟竦、若訥，一妖一孽。」後聞夏英公作相，夜走臺諫官之家，一夕所乘馬爲之斃。所以彈章交上，英公竟貼麻，改除樞密使，緣此與介爲深仇。其後介死，英公每對官吏，或公廳時，失聲發歎曰：「有人於界河逢見石介來。」後卒有投

蕃將發棺之事。有旨下兗州驗實，杜祁公罷相守兗州，力爲保明乃免。

《**珍席放談**》 夏文莊拜樞密，言者排之不已，即罷。石介進《聖德頌》，公銜之深。歲設水陸齋醮，設一位，立牌，書曰「夙世冤家石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七** 慶曆五年十一月辛卯，詔提點京東路刑獄司體量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石介存亡以聞。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其家待次。是歲七月，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富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弼爲內應。執政入其言，故有是命。仍羈管介妻子於他州。

又卷一六〇 慶曆七年六月。先是，夏竦讒言石介實不死，富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朝廷疑之。弼時知鄆州，亟罷京西路安撫使。既而北邊按堵如故，竦讒不效。弼自鄆州徙青州，仍領京東路安撫使。竦在相府，又讒介說敵弗從，更爲弼往登、萊結金坑兇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監司體量。中使持詔至奉符，提點刑獄呂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辦也，必須衆乃濟。若人召問之，苟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如此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及還奏，上意果釋。介妻子初羈管它州，事既辨明，乃得還。侍御史知雜事張昪及御史(何)郯嘗極論其事。郯奏疏曰：「伏聞朝廷近降指揮，爲疑石介，遍根問舊來曾涉往還臣僚，以審存沒，中外傳聞，頗甚駭異。緣石介平生頗篤學問，所病者道未周而好爲人師，致後生從學者多流蕩狂妄之士。又在太學日，不量職分，專以時事爲任。此數端是可深責，其於它事，計亦不爲。況介前年物故，衆已明知，萬一使介尚存，一渺小丈夫，亦何所圖？臣聞此事造端全是夏竦。始初陰令人摹擬石介書迹，作與前來兩府臣僚簡尺，妄言事端，欲傳播入內，上惑聰明。夏竦豈不知石介已死？然其如此者，其意本不在石介，蓋以范仲淹、富弼在西府日，夏竦曾有樞密使之命，當時亦以群議不容，即行罷退。疑仲淹等同力排擯，以石介曾被仲淹等薦引，故欲深成石介之惡，以污忠義之臣，皆疇昔之憾未嘗獲逞。昨以方居要位，乃假朝廷之勢，有所報爾。其於損國家事體，則皆不顧焉。伏望聖慈照夏竦之深心，素來陰詐，亮仲淹、弼之大節，終是忠純，特排姦謀，以示恩遇，其石介存沒，亦乞更不根問，庶存大體。自夏竦力行此事，中外物議，皆知不可，然而未嘗有敢言者，蓋慮時論指爲朋比爾。臣若更不陳始末明辨，即是深負言責。伏惟聖明矜其愚而圖之，則天下幸甚。」

《**宋元學案**》**卷二** 杜默曰：夏英公因《慶曆聖德詩》之斥己，恨先生刺骨。因先生有奏記富文忠公，責以行伊、周之事，欲因是以傾文忠及范文正等，及使女奴陰習先生成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作先生爲富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富、范大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既得命，過鄭州，見呂公夷簡。呂公問何事遽出，范對以經略兩路，事畢即還。呂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得復入？若欲經制西事，莫若在朝爲便。」范公愕然。八月，以富公爲河北宣撫使。富、范既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先生亦不自安，乃請外，得濮州通判。

作品本事

石介《慶曆聖德頌序》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拜竦樞密使，夷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參知政事，弼樞密副使。二十六日，敕除修、靖、素並充諫官。四月八日，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衍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宸、御史邈、御史平、諫官脩、靖十一疏，追竦樞密使敕。十三日敕，又除襄爲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懽喜。皇帝退奸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視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實爲希闊殊尤，曠絕盛事。【略】臣嘗愛慕唐大儒韓愈爲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奕煒燁，昭于千古，至今觀之，如在當日。陛下今日功德，無讓憲宗。臣文學雖不逮韓愈，而亦官於太學，領博士職，歌詩讚頌，乃其職業。竊擬於愈，輒作《慶曆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字。文辭鄙俚，固不足以發揚臣子之心，亦欲使陛下功德赫奕煒燁，昭于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也。臣不勝死罪。臣賤，無路以進，姑藏諸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澠水燕談錄**》**卷一** 景祐中，趙元昊尚修職貢，蔡州進士趙禹庶明言元昊必反，請爲邊備。宰相以爲狂言，流禹建州。明年，元昊果反，禹逃歸京，上書自理。宰相益怒，下禹開封府獄。是時，陳希亮爲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宰相不從，希亮爭不已，卒從希亮言，以禹爲徐州推官。徂徠先生石守道有詩曰：「蔡牧男兒忽議兵。」謂禹也。

又卷三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東之亦有文才，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有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爲之傳，以厲天下云。

又卷四 孔公道輔，祥符中進士及第，補寧州推官。道士治眞武像，有蛇數出像前，人以爲神。州將率其屬往拜之，蛇果出，公即舉笏擊殺之，衆大驚服。徂徠先生石守道嘗爲公《擊蛇笏銘》。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一〇引《澠水燕談錄》 徂徠石守道常語學者曰：「古之學者急於求師。孔子，大聖人也，猶學禮於老聃，學官於郯子，學琴於師襄，矧其下者乎。後世恥於求師，學者之大蔽也。」乃爲《師說》以喻學者。是時孫明復先生居泰山之陽，道純德備，深於《春秋》。守道率張(洞)北面而師之，訪問講解，日夕不怠。明復行，則從，升降拜起，則執杖屨以侍。二人者，久爲魯人所高，因二人而明復之道愈尊。於是學者始知有師弟子之禮。

《黃氏日鈔》卷四五 《上范青州書》，爲其父赴臨朐縣令而作。又《上徐州張刑部書》及《上徐州扈諫議書》，亦皆爲其父作縣而發，若今世公芘書者。子爲父謀，言詞切至，亦工於求人者矣。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石介)集中有《南京夏尚書啓》及《夫子廟上梁文》，皆爲夏竦作。此介所謂「大奸之去，如距斯脫」者也。豈當是時，竦之奸猶未著耶？

《宋元學案》卷二一 李緼，字仲淵，邛州人，龍圖閣學士絢之弟。舉進士，調兗州奉符縣尉。同門姜潛居于奉符之太平鎮，某年六月七日夜，大水至，潛幾不免，先生爲借縣弓手營救之。上宮以私役人獲罪，徂徠爲作《朋友解》。

又 既徂徠爲學官，作《明隱篇》以語于朝曰：「孫明復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舉而不得一官，築居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栗，蓋有所待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節之所爲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文正、富文忠皆言先生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殿祗候說書。

著錄

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徂徠集》二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石守道《徂徠集》二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石守道《徂徠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徂徠集》二十卷，國子監直講魯國石介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石介集》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石徂徠文集》，一部六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石徂徠文集》六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石介《徂徠集》二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石介文集》四冊，全。宋神宗朝石介著，凡二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石徂徠先生集》四冊，二十卷。

《脈望館書目》 《石徂徠集》三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徂徠集》二十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石守道《徂徠文集》二十卷，八本。宋板影鈔，周石安收藏。

《絳雲樓書目》卷三 《石徂徠(介)文集》。陳景雲注：「二十卷。」

徐鼒顯《康熙重刻徂徠先生集序》 余少時閱《廬陵集》，至《奉符石先生墓誌》，稱其學篤志大，憂思深遠，指切當時，賢愚善惡，無所諱忌。竊慨然慕其爲人，思讀其遺書而不可得。既而筮仕中州，逾十數載而遷牧奉符，始獲攜屐徂徠，訪先生之故址，憑而弔之。繼又遇其十九代孫維巖來謁，出所藏舊集兩卷示予。【略】予既喜是集之獲心，而又惜其湮沒不彰，無壽之梨棗者，因命長子祖望考校次第，正其魯魚亥豕之訛，鋟而存之，以示來學。

石維巖《康熙重刻徂徠先生集序》 徂徠先生，維巖十九世祖也。巖未

冠，先君子即以徂徠遺文訓讀，自《慶曆聖德頌》以下僅十六篇而已。【略】先君子訓巖時，常述先大父東周公與宋多史嗣君太元公同師事李還樸先生。還樸爲理學名儒，而太元乃秘書世家，先大父因得徂徠遺文於太元藏書中，請還樸先生爲序，而欲付之梓。未幾捐館，事遂寢。先君子八齡而孤，王母吳荻畫和丸，朝夕訓誨，每以遺文得之之由，與未及梓之故爲言。後先君子稍長，益知珍護，鑿壁而藏之。值鼎革，兵燹迭告，廬舍盡爲灰燼，而壁中文獨無恙。【略】歲戊子，山陰徐公來守吾岱，敦大慈祥，留心風化，甫期月，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巖友人趙君仁圃以遺文未刻言於公，公慨然引爲己任。己丑冬付梓，越庚寅春告竣焉。【略】遺文十六篇，軼事二則，先世所傳舊稿也。詩三十九首，康熙丙戌，巖於呂晚村《宋詩鈔》中始得之，併附志於此云。裔孫石維巖序。

張伯行《正誼堂本石徂徠集序》 先生每自以剛爲病，吾以爲惟剛然後見先生。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後之學者，亦可以奮然而興矣。因哀其全集，付之剞劂，而以一言附於左。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孟夏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石鍵《康熙錫慶堂刊本徂徠石先生全集序》 鍵忝爲先生宗裔，來守是邦，登堂瞻像，慨然景慕。未幾，先生十九世奉祀孫維巖捧前守徐公所刻徂徠詩文二冊進見，且言有全集二十卷，得之漁洋書庫者，徐公方謀剞劂，會內遷，遂不果。予亟索觀，較徐刻數倍之，眞可睹先生之全而發先生之光矣！因割俸授梓以廣其傳。【略】康熙五十五年夏四月，石鍵序。

丁詠淇《康熙錫慶堂本徂徠石先生全集跋》 燕山太守以宗裔而表章先賢，特授全集刊布，淇獲從校訂之役。【略】然遺編久遠，轉輾仍訛，既無精本可證，而其中疑者仍之，確有據者補之，顚倒舛誤者正之，訂之，枝贅脫落而於文理有必當然者略增刪之，總計一百八十五字。稿經五閱，目重審訂，選督良工，開雕三月而竣事。雖不足爲先生功臣，庶無負太守雅意矣。至於參酌盡善，校對精詳，同人之功，予不敢沒。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孟夏之吉，錢塘後學丁詠淇謹跋。

《池北偶談》卷一七 宋石介守道《徂徠集》二十卷，詩〔四〕卷，辨、說、原、釋、傳、錄雜著五卷，論二卷，書六卷，序一卷，記一卷，啓、表一卷，石門吳孟舉所貽宋刻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徂徠集》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石介撰。【略】歐陽修作介《墓誌》，稱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又曰某集者若干卷，凡重言之，似原集當分爲二部。此本統名《徂徠集》，殆後人所合編歟。第四卷內《寄元均叔仁》、《讀易堂》、《水軒》、《暫憩》四詩有錄無書，則傳寫脫佚，亦非盡其舊矣。

《李滄葦藏書目》 宋《徂徠石介集》二十卷，四本。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六 石介《徂徠文集》二十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徂徠文集》二十卷。

《平津館鑒藏記》卷三 《徂徠文集》廿卷。

王之翰《光緒尚志堂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序》 《石徂徠集》二十卷，南宋初曾有雕本，迄今七百餘年矣。余所見凡數刻，皆非全帙。甲申來歷下，適及門張君次陶藏有明人影鈔本，尚爲完書，懼其久而散失也，爰與二三同志醵金付梓。卷內行款，一仍明鈔之舊，惟末增《附錄》一卷。刊既成，問序於余。余披讀之餘，若有激發於中而不能自已者，遂爲之序曰【略】。光緒十年春正月，濰後學王之翰謹序。

丁艮善《光緒尚志堂新雕徂徠先生文集跋》 國朝石氏有家藏先生文十六首、詩三十九首。乾隆間，石太守重爲編次，其數僅倍於舊。道光間，徐清惠公守泰安，以其本與《明復小集》合刻爲《魯兩先生集》，并附《擬請孫石兩先生從祀議》於後。是集雖經流傳，尚非完帙。吾友張次陶家藏二十卷原本，蓋前明時所影寫也，卷首有總目而無序，每卷首行題「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文內「構」字必闕，注以「孛犯御名」，是原本爲南宋高宗時所刻無疑。是時魯地屬金，石氏藏書已散失，南宋猶刻其全集以行，道學之否於此而泰於彼，亦略可見。原鈔脫誤處與四庫書著錄本同。今據徐本補其三詩，唯缺《寄叔仁》一首，《小軒暫憩詩》猶存其半，觀者亦可以撫全帙而無憾矣！【略】光緒十年春正月，日照後學丁艮善謹識。

徐坊《光緒尚志堂重雕徂徠石先生文集校記》 右《徂徠集》二十卷，近濟南尚志書院據濰張氏所藏明人景鈔完帙重雕者也。其行款悉依原鈔本，空格亦同。當時校刻者不暇詳審，故卷內奪譌亦皆未及刊正。庚寅閏月，榮成孫君佩南過濰，以先人與其先德有同年之誼，不棄蒙陋，忘年下交。時君方校刊《孫明復小集》，欲以此本合印以行，而病其奪譌太甚，遂以校讎之役相屬。

【略】康熙庚寅徂徠先生裔孫維巖錄家藏詩文分爲二卷，徐氏肇顯取以付雕。維巖復得王氏池北書庫本，歲丙申，石氏鍵又爲梓行，今此本流傳無多。道光癸巳，徐惠公宗幹守泰安，乃更集先生詩文之見諸志乘者，合前徐氏本重付剞劂。是此集近刻於吾鄉者，合之此刻凡有四本。吾友高君翰生留心齊魯文獻，所藏有石氏本、後徐氏本，予幷從假得之。翰生又以家藏舊鈔《聖宋文選》見示，因取與此本校勘一過，凡原文譌者正之，奪者補之，互異者兩存之。石氏本二十卷，卷數與此同，而第四卷內《四庫》著錄本所闕四詩，一一具在，與平津館藏景宋本合，今即據以補正。又後徐氏本所載《根本策》、《祭孔中丞文》、《石氏墓表》三篇，他本不見，茲特錄爲補遺一卷，附諸集後。校既畢，郵寄孫君，君又爲增損正定凡若干條。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三　《徂徠文集》二十卷，明鈔，宋徂徠石介守道撰。

陸心源《明鈔徂徠集跋》　《徂徠文集》二十卷，題曰「徂徠石介守道」，舊鈔本，集每葉十八行，每行十七字。每卷有目，連屬篇目。凡遇陛下、皇帝等字皆空一格，是從宋本影寫者。《四庫全書》著于錄，《提要》云第四卷內《寄元均》、《叔仁》、《讀易堂》、《水軒暫憩》四詩有錄無書，則傳寫脫佚，亦非盡其舊矣。今此本【略】，七律四章完善無缺，誠是集之善本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徂徠文集》二十卷，明鈔本，曹楝亭藏書。徂徠石守道撰。【略】晁《志》載二十卷，與此合。目錄之外，每卷前仍有篇目，接書正文。

徐守揆《民國重印石徂徠先生文集序》　先生集行於世者，有吾鄉聶氏杏雨山堂刻一卷本，徐氏鍾秀山房刻二卷本及濰縣張氏刻二十卷諸本。聶、徐二刻，詩文互有不同，合計不及張刻之半，而徐氏所載《根本策》、《祭孔中丞文》諸篇，又爲張刻所缺。茲以徐刻爲底本，補入《中國論》一篇，《南山贈孫明復先生》、《寄永叔》詩二則，又《宋史》本傳一篇，幷依張刻參校訂正，合爲一冊成，序之如此。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二十卷，宋石介撰。明寫本，十行二十一字。總目在前，以下各卷目後接連文，提行空格，源出宋刊。【略】按：山東濰縣張氏光緒九年刻本爲徐梧生所校，附有校記，所記明影宋鈔即是本也。沅叔記。

又　《徂徠文集》二十卷，宋石介撰。清初寫本，十行十七字。每卷目錄連接本文，遇宋帝空格，猶是舊式。【略】此書四庫本有脫佚，此本不缺。

又　《徂徠石先生文集》二十卷，宋石介撰。清彭氏知聖道齋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徂徠文集》二十卷，宋石介撰，明鈔本，二冊。存十卷。《徂徠文集》二十卷，宋石介撰，清張位鈔本，四冊。《徂徠石先生全集》二十卷，宋石介撰，附錄一卷，清康熙五十六年石鍵刻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徂徠石先生文集》二十卷，六冊，明鈔本，朱校。

藝文

歐陽修《鎮陽讀書》　因憶石夫子，徂徠有茅堂。前年來京師，講學居上庠。青衫綴朝士，面有數畝桑。不耐群兒嗤，束書歸故鄉。卻尋茅堂在，高卧泰山傍。聖經日陳前，弟子羅兩廂。大論叱佛老，高聲誦虞唐。賓朋足棗栗，兒女飽糟糠。雖云待官闕，便欲解朝裳。有似蠶作繭，縮身思自藏。嗟我一何愚，貪得不自量。平生事筆硯，自可娛文章。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

光緒尚志堂刊本《徂徠集》前附張昭潛《石徂徠先生像贊》　斯文壹脈，綿綿延延。洙、泗集堯、舜以後，徂徠開程、朱之前。以先生而俎豆乎宮牆，其誰曰不然？濰縣後學張昭潛敬贊。

雜錄

歐陽修《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修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中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眞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疏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

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用言事見罷，眞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略】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也？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辨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糺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

蘇軾《范文正公文集叙》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

魏了翁《徂徠石先生祠堂記》 徂徠石守道先生，景祐中嘗爲嘉州軍事推官。後一百四十年，故兵部侍郎陽安趙公介居是官，始即廨之西偏爲直節堂，以館先生之像。歲久不治。寶慶三年，唐安張君光祖爲嘉定軍節度推官，徹而新之，仍存舊榜，而以書抵靖，俾某識其事。竊惟世降俗薄，是非瞀於好惡，向背變於死生者，何可勝數。迨夫歲月浩渺，情僞寂寥，而著乎人心者，隱然與所寓俱存，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況先生之仕于嘉財月餘耳，而閱二百年，惟先生爲不可忘，此非可幸而得也。先是，天聖以前，師道久廢，自先生從孫明復氏，執禮甚恭，東諸生始知有師弟子。自先生覃思六經，排抵二氏，東諸生始知有正學。仕嘉州，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五世未葬者七十喪。孝弟之風，刑于國人。去喪，召爲國子監直講。會天子進退大臣，增置諫官、御史，銳意求治，先生奮不顧禍，爲《聖德詩》七百言。尋又以伊、周望大臣。於是連拄姦相，雖蓋棺之後，殆且不保。凡二十一年，始得歐陽公之銘以葬。【略】昔歐公考先生之文，嘗爲詩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又曰：「我欲犯衆怒，爲子記此冤。」嗚呼！既曰後世必有公者，而尙冤之足慮？張君其以是書諸牲石，雖地遠世後，必有發於斯言者矣。

党懷英《魯兩先生祠記》 魯兩先生曰孫明復、石守道也，宋祥符、天聖間，以仁義忠孝之道發於文章，爲諸儒倡。當世大儒如文忠歐陽公、文正王公皆尊禮之。故其沒也，歐陽公爲誌其墓，蓋比之孟軻、韓愈之流。其羽翼聖經，立朝行己，治行終始偉如也。初，兩先生築室泰山下，以爲學館。屬大關嶽祠，壖基甫迫，乃北徙山麓，而以舊館爲柏林地，歲分施錢，爲養士之費，學者至今賴之。而鄉人指以爲上書院者，則其所徙地也。大定間嶽祠火，越明年，有詔營建，乃命更新廟學。已而諸生相與言曰：「昔兩先生宦學汶上，汶學祀之不忘。吾儕居其鄉，食其德，乃遂已乎？」於是兩先生諸孫聞其言，更出所有，作爲祠堂於大門之左，以成學者之意。石先生之孫震，使其姪翊走京師，屬其門婿党懷英書其本末，將刻諸石。

吳寬《魯兩先生祠記》 魯兩先生者，爲宋泰山先生孫公明復、徂徠先生石公守道也。祠始建於今泰安州治之西，而鄰於嶽廟，金源時遂爲廟併，元改建於嶽麓。已而復爲浮屠氏據。入國朝，乃附祠於州學，而規制狹隘，祀事簡率，無以慰魯人之思。至是，州守前進士德清胡君瑄言於巡撫山東左副都御史無錫盛公，公謂其事係於風化，慨然奏請於朝，事下禮部議，從之，仍俾有司每歲仲春祀以羊一豕一，秩爲常典。於是，胡公復請於藩臬諸公擇地，得於州治之東南，以成化十三年八月建祠焉。工未畢，盛公以請老去，而眉山吳公來代，益重其事，趣成之。他日，胡君以書來，請記於予。

施閏章《重修魯兩先生祠堂記》 往讀歐陽氏所爲孫明復、石守道兩先生墓誌銘，偉其文，嗟異其人。久之，過泰安州，有兩先生祠，知爲先生游息謀業之所，因爲文以祭之。入其祠，頹檐漏瓦，門垣不飭，几筵不具，而兩先生像獨存。其儒衣冠上坐者孫先生，侍坐者石先生也。孫先生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之陽。魯人石先生輒師事之，杖履必侍，登降必扶，執弟子禮甚恭，魯人觀者皆歎息興起。今觀其像如生時，余不覺流涕。【略】既撤祭，召

兩先生之裔爲存恤，惟石氏有奉祀生承基，問其遺書，已不存。蘇君署州事，余出四十緡俾新其祠，侍御趙公倡爲之助。蘇君既謀始，而州守曲君至，又踵治之，屬武學張子以董其成，乃訖工。夫聞先生之風者，思見其人，謁祠而見，其像如生，俎豆肅然，感興者必衆。況泰安接壤厥里，尤近聖人之居者哉！乃刻石召諸生，且將以自勵焉。

劉謙吉《重修魯兩先生祠堂記》 泰安舊有魯兩先生祠，在州城東南隅，創始於宋，增修於金，學士党懷英記之。再修於明，學士吳寬有記。國朝學使者施閏章與郡人侍御使趙宏文重修。其興廢大略可考而知也。余校士濟南，得石先生後裔惟巖，受其集，因□□授學正劉炳爲葺，其頹者新之。今去施公又三十餘年，緬兩先生躬耕教讀之風，低徊不能去諸懷云。

江休復

論述

綜論

歐陽修《江鄰幾文集序》 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司馬光《和吳冲卿三哀詩》 鄰幾任天資，浮飾耻澡刷。朝市等山林，衣冠同布褐。外無涇渭分，內有淄澠別。逢時敢危言，慷慨誰能奪。

韓維《送江鄰幾出守同州序》 剖之澤然以溫，其璞良玉已；叩之鏗然以清，其濟良金已。君子動作語默，粹美無擇，其皆有諸內者焉。始予見鄰幾於京師，又見於□□，再見於許昌，率不過數日輒別去。而見其貌，聽其言，洵君子也。皇祐初，予主簿太學，君亦被召還館，於是始得日夕相從游。凡出處論議，吟諷飲弈詼諧，值感哀愉佚之事，未嘗不與也。鄰幾行無崖岸，與世無抗，同衆人之所同，不務苟且就功名，於交遊凡賢不肖一親愛之。間而語古今出處，折衷曲直，正色辭嚴，確有不可奪者。於是益知鄰幾爲君子，不獨美其躬爲衆媚悅而已。使其登用從政，又有駭然不測者矣。得非淳澹沖泊，天之所保，出此而不飾者，皆粹美無擇耶？雖然，鄰幾老矣，髮童然華矣。始試爲郡於外，不知造物者但使保其淳澹沖泊，美其躬而已耶，抑將處駭然不測者以濟於用乎？用不用無與鄰幾事也。於其行也，姑序言之。

劉敞《送江鄰幾序》 古今爲《左氏》者衆矣，功名之士則尚權變，詞辯之士則貴文章，數家則隆讖緯，小學則工文字，亦徒祿利存焉。若夫大不爲功名，細不爲詞辯，不僞於讖緯，不衒於文字，居今之世，無有祿利之勸，而治《左氏》者，惟獨鄰幾。鄰幾之學，則可謂得乎其性而出乎其心矣。雖然，吾聞君子之學者，貴其爲道也，非貴其爲名也；貴其適於聖人也，非貴其愈於衆人也。夫澶漫而無家，閉絕而無宗，此今世之儒固非矣。有家以相訾也，有宗以相奪也，此漢世之儒庸是乎？然則鄰幾何說焉？故謂鄰幾盍爲《春秋》？夫《春秋》者，五帝之所以化，三王之所以治，禮可以起，義可以制者也。一之於仲尼則得之，一之於左氏則失之，而鄰幾猶固以不然。昔蘧伯玉蓋年五十而五十化，鄰幾愁以吾言寘於耳。東南將有賢者乎，吾願子評之；將無賢者乎，吾願子復之。子之化也，何必五十？吾敢以此爲贈。

《中山詩話》 江鄰幾善爲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辯？皐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質淳雅，喜飲酒、鼓琴、圍棋。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留宿人家。爾度風韻，陶靖節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出，江日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氓能棋者數人，呼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爲圖：前列騶導，有一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羽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屩累累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必減嵇、阮也。

《隆平集》卷一五《江休復傳》 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飭，事孀姑如母。強學博覽，爲文典雅，尤工於詩。喜琴弈，飲酒，不慕聲利。

分論

《泰山十二詩》 劉敞《讀鄰幾泰山十二詩》：宿心慕鄒魯，寤寐泰山杪。慷慨念遐觀，滯留想輕矯。人實何鼎鼎，群動困擾擾。安知有神靈，獨立萬物表。圓天似車蓋，滄海稱池沼。丹梯無留迹，絕壑通過鳥。古今更廢興，萬事論莽眇。七十二家舊，永與耳目窅。羨君能自力，窮覽謝煩湫。超然昔賢趣，處覺茲世少。吐詩狀奇麗，思與雲縹緲。忽如按圖畫，所向得了了。悠哉仲尼意，信彼天下小。

《哭蘇子美》 《能改齋漫錄》卷七：蘇子美謫死姑蘇，江鄰幾作詩云：「郡邸冤獄誰與辨，皐橋客死世同悲。」按《吳郡圖經續記》云：「皐橋，在吳縣西北，皐伯通字奉卿所居之地也。伯通爲漢朝議郎，卒葬胥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墩。昔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爲人賃舂。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鴻卒，又爲葬之。」《哀江南賦》云「皐橋羈旅」，謂此。古今謂江善用事者以此。 《載酒園詩話·考證》：劉禹錫《哭呂衡州》曰：「遺草一函歸太史，孤墳三尺近要離。」【略】江鄰幾《哭蘇子美》曰：「郡邸冤獄誰與辨，皐橋客死世同悲。」二語殊勝夢得前詩。子美坐宴客謫官，沒于吳中，故用皐橋事尤切。蓋使事雖不必拘，確切則尤妙，但不必過于吹毛。

《江鄰幾雜志》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所記精博，絕人遠甚。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嘉祐雜志》二卷【略】。休復所與交遊，率皆勝流，耳濡目染，具有端緒，究非委巷俗談可比也。

傳記

歐陽修《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閒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弈、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婿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院，爲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略】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資，宜爲立後，還其資，劉氏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於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於某所。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爲理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略】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轑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

《隆平集》卷一五《江休復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一一五《江休復傳》（存目）
《宋史》卷四四三《江休復傳》（存目）

紀事

陳師道《御書記》 仁宗皇帝御書兩紙三字，其文曰「善法刑政」，其璽文

曰「帝錄」，皇祐、嘉祐之間，以賜其臣江休復。於是休復爲集賢校理、御試詳定官。休復以文義誦說，明習世務，奉使有績，列於名臣，遂蒙顯揚，寵以翰墨，歸藏於家，而世守之。其爲平生之觀，學者之榮至矣。休復後爲刑部郎中、修起居注以卒。

著錄

歐陽修《江鄰幾墓誌銘》 君所著書，號《唐宜鑑》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隆平集》卷一五《江休復傳》 著《唐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三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江鄰幾雜誌》三卷，右皇朝江休復撰。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嘉祐雜志》三卷，修起居注陳留江休復鄰幾撰。

《文獻通考》卷二一六 《江鄰幾雜志》三卷，晁氏曰：【略】又名《嘉祐雜志》。

又卷二三四 《江鄰幾文集》二十卷，刑部郎中、修起居注江休復鄰幾撰，歐陽公序。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江休復《嘉祐雜志》三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江休復集》四十卷。

又卷四四三《江休復傳》 著《唐宜鑑》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江鄰幾雜志》，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江鄰幾雜志》一冊。

《澹生堂藏書目》卷七 《江鄰幾雜志》三卷，江復休。

《萬卷堂書目》卷三 《江鄰幾雜志》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嘉祐雜志》二卷，內府藏本。宋江休復撰。【略】休復有文集二十卷，今佚不傳，惟此書存。《文獻通考》及《宋史・藝文志》皆作三卷，而《稗海》、《唐宋叢書》皆不分卷。明胡應麟《筆叢》云：「《江鄰幾雜志》，宋人極推之，今不傳，略見《說郛》。」然《說郛》所載止十頁，而《稗海》、《唐宋叢書》與此鈔本皆三倍於《說郛》，應麟殆偶未見也。

陸心源《江鄰幾雜志跋》 《嘉祐雜志》不分卷，宋江休復撰，明商濬刻本。《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皆作三卷，此本不分卷，不知所據何本。

又《明鈔江鄰幾雜志跋》 《江鄰幾雜志》二卷、補遺一卷，次行有「玉峰菉竹堂珍藏」七字【略】。書中朱筆校補二十條，據（孫）慶增跋，則慶增據宋本所補也。後有朱筆補錄七條，則（羅）素門借天一閣本所校補也。愚按所補二十條皆見《侯鯖錄》，不云盡出鄰幾，核以世傳《醴泉筆錄》，無一不合，則孫氏所云「宋本」，或《醴泉筆錄》之宋本，非眞《雜志》宋本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二 《江鄰幾雜志》二卷，舊鈔本，宋江休復撰。

又 《江鄰幾雜志》一卷，勞季言校本，宋江休復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一 《江鄰幾雜志》二卷補一卷，星鳳閣校宋本，山陰杜春生藏書。【略】此寫本二卷，後一卷云從宋刊本補錄。墨格，版心刻「星鳳閣正本」，版匡外刻「梅泉居士校」，蓋淺山趙氏遺籍也。按補錄凡二十七條，前二十條皆見《侯鯖錄》，後七條從天一閣本所補，似尙非宋槧眞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嘉祐雜志》一卷，宋江休復撰。亦曰《江鄰幾雜志》。《唐宋叢書》本。 《稗海》本。 秘笈本。 《學海類編》本。 《紛欣閣叢書》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江鄰幾雜志》一卷，宋江休復撰，明萬曆商濬刻稗海本，勞格校并跋。《補遺》一卷，清勞格輯，稿本，一冊。 《江氏筆錄》二卷，宋江休復撰，清鈔本，一冊。

藝文

唱和

梅堯臣《答江十鄰幾》 蔡州雖非遐，作書素所懶。春風領燕來，得君詞

款款。燕迴須在秋，此報莫言緩。何日見嵇康，重彈《廣陵散》。

又《和江鄰幾見寄》 清風當晝起，吹我庭下槐。軒軒枝上葉，碎影亂綠苔。左右無人聲，時有啼禽來。啼禽感所懷，其音一何哀。思歸無曉夕，血滴山榴開。曰予當是時，爲之腸九迴。江子方謫官，復有擬古才。遠寄平淡辭，曷報瓊與瓌。

韓維《答江鄰幾》 君雖宦游者，閒適意有餘。平居對樽酒，口誦《離騷》書。援琴寫其聲，世事皆蔑如。不知萬乘相，可易此樂無。諸詩來不竭，若有神物輸。予病廢學久，腹中日空虛。苦遭大敵壓，便甘等縲俘。清風濯我圃，竹樹相傾扶。益之以佳雨，清涼如可斟。聊休據梧瞑，且復帶經鋤。鳴鶯久不去，乳鵲時驚呼。即此良自逸，安知城郭居。此與君不淺，相望重躊躇。

又《南堂對竹懷江十鄰幾》 端居無所聊，稍復治文字。南堂冬日明，窗戶暖可喜。圖書羅滿前，意覽不由次。聊收靜者趣，以亂憂人思。亭亭當軒竹，使我長歎喟。封植苦不早，顏色頗憔悴。勁節亮不改，虛心如有遲。緬懷江夫子，循道久不試。邈然高簡姿，不受世俗累。一官才復進，左謫良何亟。德義我所珍，軒冕安能貴。長嘯汝水濱，濁醪日自釃。效陶有新篇，翼孔著高議。絃琴坐虛室，默與古人值。顯晦一其心，淡然天淳粹。思之不可見，暑謝寒已摯。諒非對此君，茲懷何由慰。

又《覽鄰幾重遊西池兼簡和叔》 積雨淹連騎，新波灩廣池。喜聞重到客，更作復遊詩。逐水無留絮，飄空有斷絲。送春吾得地，一問故人期。

劉敞《圍棋調鄰幾》 華髮仙翁共弈棋，樵柯爛盡忘歸時。洞中日月遲如此，世上榮枯詎得知。

沈遘《五言過江鄰幾官舍》 君舍城之背，蕭然十畝餘。四垣通野墅，一舸泛官渠。夏木陰成後，涼天雨歇初。公門日無事，觴詠莫容疏。 碕岸淺可弄，平流清且漪。葭蒲亂垂影，魚鳥悉浮嬉。浩蕩江湖思，差池林壑期。誰能共茲語，終約不吾欺。

紀念

司馬光《祭江鄰幾文》 嗚呼！他人之生，憎愛糾紛。獨君不然，見之者親。他人之死，議論交集。獨君不然，聞之者泣。問君何修，乃能致此。率其誠心，無有表裏。是宜胡耇，光大顯融。如何不淑，星未五終。平日之遊，晨往夕來。宛其在目，誰能不哀！念君素懷，於物何有？叙茲永違，無若巵酒。尚饗。

劉敞《鄰幾挽詞二首》 那知一樽酒，流涕寢門前。非復平生日，空看東逝川。詩書遺素業，山水閟空弦。人物陳留古，當憑耆舊傳。 忘年一傾蓋，適意兩虛舟。老去翻相失，人生固若浮。蕭條蒿里餞，零落竹林游。知與不知者，同時俱涕流。

又《江休復祭文》 嗚呼，當今之時，學不爲人，仕不期通，養不恥貧。吾於鄰幾，獨謂得之，何辜於天，而至於斯？嗚呼哀哉！君始遘疾，物不甚治，固曰吾命，將有所制。笑語作書，命子後事，其處壽夭，可謂不貳。某之得交，從蔡汝南，待我忘年，不恥不堪。直諒多聞，所益者三。十有餘年，若青依藍。亦有出處，東西南北，意氣之合，常若在側。亦有毀譽，蒼蠅紅紫，議論之同，流言以止。君今永歸，使我從誰？伐木之感，悽其孔悲。酌酒陳肴，叙心以詞。平生之歡，從此而違。嗚呼哀哉，尚饗！

田況

論述

綜論

胡宿《除田況特授檢校太傅充樞密使進封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具官田況，誠志純深，茂才沖劭，寬栗發乎謨德，博洽本乎多文。策從三道之科，置諸四禁之地，得王臣匪躬之節，有國士無雙之風。參賴敏猷，數當大任，保塞蕩平之略，鎮蜀撫循之勞，明智不疑，淵謀善斷。間亦委之大計，試以周才。迎盤錯以皆虛，彌彰利器，汰精剛而不耗，自表良金。擢典內極之繁，稔聞前箸

之畫。一乃心而匪懈，研諸慮以惟微。見于忠精，亶有成績。參圖俊德，升正機庭，仍傳上公，益疇多賦，崇階是陟，異數在茲。

范純仁《田公神道碑銘》 某竊惟慶曆、嘉祐之際，盛矣君明臣賢，相與講圖治功，而公以高文大策，進預國論，出入要顯，遂總機政。

《宋史》卷二九二《田況傳》 況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略】況寬厚明敏，有文武材。與人若無不可，至其所守，人亦不能移也。其論天下事甚多，至併樞密院於中書以一政本，日輪兩制館閣官一員於便殿備訪問，以錫慶院廣太學，興鎮戎軍、原、渭等州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策元昊勢屈納款，必令盡還延州侵地，毋過許歲幣，并入中青鹽，請戮陝西陷歿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盡行也。

分論

《題相如琴臺》 《徐氏筆精》卷四：蜀中有相如琴臺，古今題詠多本琴心事，惟宋少傅田況一絕云：「西漢文章世所知，相如閎麗冠當時。游人不賞凌雲賦，只說琴臺是故基。」亦善爲相如解嘲者。

《儒林公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儒林公議》二卷【略】。是編記建隆以迄慶曆朝廷政事及士大夫行履得失甚詳，五代十國時事亦間附以一二條，蓋雜錄而成，故前後多未詮次。其記入閣會議諸條，明悉掌故，皆足備讀史之參稽，其持論亦皆平允。《東都事略》謂況嘗作《好名》、《朋黨》二論，極以爲戒，而是編內范仲淹、歐陽修諸條亦拳拳於黨禍所自起，無標榜門戶之私。「公議」之名，可云無忝矣。又況曾爲夏竦幕僚，好水川之役，況上疏極論之，竦不出師，蓋用況之策。書中雖於竦多恕詞，而於富弼諸人竦所深嫉者，仍揄揚其美，絕無黨同伐異之見，其心術醇正，亦不可及。蓋北宋盛時，去古未遠，儒者猶存直道，不以愛憎爲是非也。

傳記

王安石《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略】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略】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眞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略】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即皆稽顙。【略】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奬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略】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己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

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略】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蕤，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興佐時，宰飪調鼐。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己。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隆平集》卷一一《田況傳》（存目）

范純仁《田公神道碑銘》（存目）

《東都事略》卷七〇《田況傳》（存目）

《宋史》卷二九二《田況傳》（存目）

紀事

《宋朝事實類苑》卷二三引《本朝名臣傳》 田況移守成都，其在蜀治尚和易，法去苛細，奬進儒素，禁戢奸暴，以德化人，人不忍欺。時謂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之愛，公皆兼而有之。入爲三司使，金穀利害，纖悉罔不備舉。時有副使，不甚曉事，京師號爲「皮燈球」，以況處事通明，號爲「照天蠟燭」。議者謂三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況爲稱職也。

著錄

《隆平集》卷一一《田況傳》 有奏議三卷，著《好名》、《朋黨》二論。

《東都事略》卷七〇《田況傳》 嘗著《好名》、《朋黨》二論，有奏議三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田公《金巖集》兩卷，右皇朝田況，字元均，嘗登學究進士賢良科，終尚書左丞。嘗知成都，聽斷之明，以比張乖崖。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田況文集》三十卷。 又田況《策論》十卷。

又卷二九二《田況傳》 有《奏議》二十卷。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田公《金巖集》兩卷。

《玄賞齋書目》卷六 《儒林公議》。

《近古堂書目》卷上 《儒林公議》。

雁里子柄《明鈔本儒林公議序》 右《儒林公議》一卷，宋太子少傅田況元均撰。【略】是書之作，當在守蜀之際，故卷末稍記蜀事。其少壯時，當元昊之叛，受經略夏竦辟爲判官，從事西陲，多所匡贊，故卷中多記元昊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儒林公議》二卷，內府藏本，宋田況撰。【略】所著有《奏議》三十卷，久佚不傳。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儒林公議》二卷，宋田況撰。《稗海》本。 許氏有舊鈔本。

又《續錄》 明嘉靖庚戌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儒林公議》二卷，宋田況撰，明萬曆商濬刻稗海本，傅增湘校并跋，二冊。 《儒林公議》一卷，宋田況撰，明鈔本，胡珽跋，一冊。

藝文

歐陽修《寄秦州田元均》 由來邊將用儒臣，坐以威名撫漢軍。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著耕耘。夢回夜帳聞羌笛，詩就高樓對隴雲。莫忘鎮陽遺愛在，北潭桃李正氛氳。

強至《代馮內翰祭田樞密文》 天故生公，其必爲時。道德之積，仁義之持。不遐公年，乃奪其施。人事可悼，天理可疑。公未入官，曠懷萬世。孰成於治，孰敗於弊。涵養閎肆，奚發科制。人始知公，志在康濟。帝嘉奏篇，策公臨軒。筆應大問，江河倒源。講始見本，適弊至根。人又知公，不獨有志，而且

有言。華纓長裾，陟降凊禁。言必允蹈，重亦自任。正論所激，諛口隨噤。四海之歎，利澤未浸。乃使三司，乃副樞使。兵哺邦蓄，既富不匱。民足戎瞻，仍縮不肆。匪唯志言，又驗行事。行秉大鈞，峨冠中階。以公取之，如探諸懷。寒暑之沴，生理有乖。霖雨弗作，樞躔竟埋。人之悲公，正以不相。若某之悲，夫豈有量。姻好之末，矧託無狀，瀝酒叙哀，庶公來饗！

雜錄

呂陶《送田密學元均還闕詩序》 陶儒衣，非好佞者，耳目公之仁治久矣。會公以王命歸涖宰府，鄉之稚耋，皆嗟咨涕洟，戀念公德業顯異，發於謳歌，喧喧載塗。然能謠而不能文，其何以達九重、播四方、傳千萬祀乎！敢次第其言，爲古詩一章，贈公之行，庶幾中和之政流聞無窮爾。

文彥博

論述

綜論

葉夢得《文潞公文集略序》 噫，公之所謂文者遠矣！重德偉度，足以鎮服四夷，精識遠慮，足以錯綜萬務。博聞強識，足以貫通九流，讜論嘉言，足以弼成百度。世之區區事其語言，以一藝自名者，未足以論公也。公未嘗有意於爲文，而因事輒見，操筆立成，簡質重厚，經緯錯出。譬之賁鼓鏞鐘，音節疏緩，雜然并奏於堂上，不害其與嘒嘒《簫韶》、舞百獸而諧八音也。昔韓愈論于頔之文曰："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江河，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頔何足以當之，其公之謂歟！

周必大《跋文潞公帖》 熙寧大臣奬用新進，指安靜爲委靡，故於邊防河事措畫紛然。潞公在北都作箴頌四篇以諷，而二頌尤深切著明，殆諫書也。

呂柟《嘉靖刊文潞公集略序》 柟常謂文行無二道，知行惟一理。其知眞者其行至，其行高者其文實。公方兒時，已有取毬之智，及令冀日，即用李本之策。報在不言，德如丙吉，祈宿殿廡，勇若樊噲。爲相賢於夢卜，上企傅說，知軍敏於錢穀，下陋周勃。唐介一劾，不惟與之同升，其子亦至集賢，李稷一侮，不惟使之八拜，其父亦且死感。沮汪輔之以出御批，眞卧護北門之體，抑夏竦以助明鎬，得討伐貝州之策。即更張而諷安石，或結社而請司馬。故契丹北狄，亦稱天下之異人，洛陽士庶，乃立資聖之生祠。蓋公天性忠誠，氣度宏深，既略且果，亦重而安。是以臨事風生，即物有方。故其所著典冊、章奏、辭賦，凡以發所行耳。觀者就其爲人求之，斯刻者之意也。

《池北偶談》卷一四 文潞公承楊、劉之後，詩學西崑，其妙處不減溫、李。五言如："雲淡天迷楚，樓高地占秦。【略】"（《見山樓》）「蘅薄頻牽望，楊林久駐鑣。【略】」（《蘅皐》）「楊柳亭臺暮，梨花院落深。【略】」（《深院》）「小檻風驚葉，幽庭露泫柯。【略】」（《秋夕》）七言如："「小閣登臨春暮時，綺欄飛闥映游絲。【略】」（《登通山閣》）「獵徧蘭叢與桂枝，巢居未必有先期。【略】」（《秋風》）「高樓閑背夕陽登，眇眇長懷不自勝。【略】」（《寓懷》）「縹帙青箱次第開，慨然英氣轉難裁。【略】」（《閱史有感》）蘇文忠公常稱潞公長律無一字無考據，世猶未知其工妙如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潞公集》四十卷【略】。彥博不以詩名，而風格秀逸，情文相生。王士禎稱其婉麗濃嫵，絕似西崑，嘗掇其佳句載之《池北偶談》。其文章不事雕飾，而議論通達，卓然經濟之言。奏劄下多註年月，亦可與正史相參考。葉夢得序稱其「未嘗有意於爲文，而因事輒見，操筆立成，簡質重厚，經緯錯出，譬之賁鼓鏞鐘，音節疏緩，雜然并奏於堂上，不害與嘒嘒《簫》《韶》、舞百獸而諧八音也」，斯言允之。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文）彥博不以詩名，而其詩詞意婉麗，多近晚唐【略】。亦不以文名，而其文質實明暢，惟意所如，葉夢得作序尤推之。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文彥博》 西京留守會耆英，第三人推福德并。貝葉重尋花藏富，少林一宿夢魂清。

《宋百家詩存》卷三《文潞公集》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震六服。居洛時，與司馬光爲耆英會，在會者十三人。又與程晌輩作同甲會，彥博詩云：「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丙午年。」一時傳誦。

楊深秀《仿元遺山論詩絶句五十首（專論山右詩人）》　約指銀鉤彈落雁，搔頭寶髻詠佳人。漫因綺語輕溫潞，著手能成天下春（文彥博、司馬光，首句用潞公詩，次句用溫公詩）。

錢陳群《宋百家詩存題詞·文潞公集》　平生頻首天人業，愛讀燕川渡口詩。九十耆英秋會上，香粳綠蟻膾紅絲。

分　論

《鴻漸於陸賦》　《賦話》卷五：宋文彥博《鴻漸於陸賦》云：「翻迅羽以嗈嗈，弋人何慕；冲層峰而翩若，陽鳥攸居。」運成語如自己出。又：「將候雁以同賓，羽翮既就；與時龍而共起，燕雀焉知？」則自然合拍，并忘其爲成語矣。

《經神賦》　《賦話》卷五：文彥博《經神賦》結處云：「盛德昭然，遺芬若此，神兮神兮，與百神而有殊，吾亦禱之久矣。」恰好作結，不露押韻痕迹，亦是神來之筆。

《耆英會》　《瀛奎律髓彙評》卷九無名氏（甲）評：通行詩說得玄，無疵累足矣，未暇進而語上也。

傳　記

《宋史》卷三一三《文彥博傳》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略】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略】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略】還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略】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略】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略】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略】彥博既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略】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略】爲（王）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略】尋加司徒。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略】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略】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略】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略】論曰：【略】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

《東都事略》卷六七《文彥博傳》（存目）

紀　事

《六藝之一錄》卷九六文彥博《御賜詩記》　元豐三年季秋，皇帝行大饗之禮於明堂，臣方守魏，被詔侍祠。大禮慶成後四日，特蒙制恩進位太尉，保釐洛郊。臣犬馬之年七十有五，前此累年章十數上，以求致仕，聖慈俯憐舊物，曲念老臣，皆未之許。今復優進公位，俾守別都，自顧衰殘，非敢當克，俯伏辭避，至於再三，訖不獲命。乃以閏月二十三日陛辭，翌日出都，【略】及賜御詩，以寵其行。

《碧雲暇》　文彥博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爲文彥博父洎門客。貴妃認堯封爲伯父，又欲士大夫爲助，於是誘進彥博。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爲錦紋，又爲秋遷，以備寒食。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正色曰：「昨令成都文彥博織來，以嘗與妾父有舊。然妾安能使之？蓋彥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爾屬意彥博。彥博自成都歸，不久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叛，朝廷以明鎬往取之。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一日宮中語曰：「執政大臣無一人爲國家了事者，日日上殿，無有取賊意，何益？」貴妃密令人語彥博，明日上殿，乞身往破賊。上大喜，以彥博往統軍。至則鎬已破賊擒矣。捷書至，遂就路拜彥博同平章事。後因監察御史唐介拜疏，召彥博殿上，面條奇錦事數件質於上，皆實事。彥博守本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一唐介《劾文彥博疏》　專權任私，挾邪爲黨。知益州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宮掖，緣此擢爲執政。及恩州平賊，幸會明鎬成功，遂叨宰相。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蓋彥博姦謀迎合，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爲謀身之計。彥博嚮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爲表裏，言彥博有才，國家倚賴，未可罷去。自彥博獨專大政，凡所除授，多非公議，恩賞之出，皆有夤緣。自三司、開封、諫官、法寺、兩制、三館、諸司要職，皆出其門，更相援引，借助聲勢，欲威福一出於己，使人不敢議其過惡。乞斥罷彥博，以富弼代之。臣與弼亦昧平生，非敢私也。

司馬光《洛陽耆英會序》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略】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崇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功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

范祖禹《龍門山勝善寺藥寮記》　藥寮者，太尉潞國文公之所建也。公閔下民之疾苦，而不得其療者，思有以濟之。相其地，得勝善祠之下方，當闕塞之阨，水陸之衝，南北之通塗，而行旅之所便也。其山出泉，曰珍珠泉。公出俸錢，命工徒疊石以爲址，即泉爲藥井，而建寮於其上，十有三楹。是歲熙寧六年也。公又以勝善爲功德寺，擇僧之知醫者爲寮主以長之。出醫書數百卷，家之良藥珍劑貯之寮，和藥之器用備焉。凡郊野之民無有遠邇，與道路之往來有疾病者，造寮而請之，其施與無窮，所及者之衆可知矣。

《陶朱新錄》　文潞公爲越之諸暨宰，鼓樓新成，書一絕于上曰：「挂向樓頭一任撾，撾多撾少儘從他。黃紬被裏貪春睡，舒出頭來道放衙。」有不相喜者，以詩達時相呂文穆公，意其不事事，欲中之也。文穆見詩曰：「此人有宰相氣。」榜客次，云：「候越州諸暨知縣文彥博到，即時轉報。」文公罷官歸銓曹，有人告之，公不肯往見。或者再三勉之而往，文穆一見大喜，出諸子拜之曰：「他日皆出陶鑄。」又出文靖見之曰：「此子他日與公同秉政。」後皆然。

《明道雜志》　潞公以太師鎮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多云五福全者。潞公不悅，曰：「遽使我考終命耶？」有一客詩云「綽約肌膚如處子」，蓋用《莊子》姑射仙人事也。洛人笑之曰：「願爾得婦色若此。」潞公色黔也。

《詩話總龜》前集卷二九引《王直方詩話》　昔文潞公來朝，裕陵待以殊禮，禁從三省皆爲賦詩。李籍云：「三公歷拜榮無敵，二府更居貴莫倫。」畢仲游云：「十年三冊命，四海一師臣。」皆爲能叙其官爵。錢長卿云：「三陪藻燕簪裾上，五對龍顏日月邊。」又云：「黼座勸觴均樂逸，雲章屬韻待貂傳。」此爲叙其恩禮。蓋公自初覲至出關，賜特燕者三、登對者五，上親勸以御觴，而後復和其所賦，故長卿云爾。

《邵氏聞見錄》卷一〇　文潞公慶曆中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郯聖從，蜀人也，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張俞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自迎見於漢州。同郡會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項上帕羅題詩曰：「蜀國

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酌聖從，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事與陶穀使江南《郵亭詞》相類云。張少愚者，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又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爲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君爲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爲恨耶？某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某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潞公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爲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罷相判許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切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政，相知爲深。」義問聞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潞公門下。後潞公爲平章重事，薦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荆南。嗚呼，潞公之德度絕人蓋如此。

《**宋朝事實類苑**》**卷二三引《紀事**》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斛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須當有術也。

作品本事

范祖禹《東宮錫宴集序》 上之元祐二年秋九月壬戌，御邇英殿，召侍臣講《論語》畢。甲子，賜宴於東宮，命宰臣主之，【略】。中燕，又遣中使賜御書唐人詩各一首，凡十有三人，拜賜於庭，皆驚歎喜忭。太師彥博以疾不赴，遣中使就第賜之。翌日，彥博以下上表謝，講讀、起居之官又進詩以謝。於是寫而輯之，【略】題曰《東宮錫宴》，寘於資善，俾有司掌之，以爲故事；既又各傳其副，以傳之子孫。

又《太師堂記》 （元祐）六年十二月，詔以公之子周翰守三城。明年二月，周翰迎公安輿至河陽，父老覩公儀形，擁道歡呼，如見父母。【略】府舍瀕河，地鹵下濕，庫陋不葺，上雨旁風，不足以奉几杖，羞甘旨。周翰因其舊廬治而新之，榜曰「太師之堂」，朝夕溫凊問安，視膳其中。公作二詩，以識其事。逍遙遊燕，踰月而後歸洛。周翰既以公詩刻之石，又以書來曰【略】。

《**夢溪筆談**》**卷一五** 文潞公歸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譚亹亹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宋朝事實類苑**》**卷六七引《倦遊雜錄**》 文潞公始登第，以大理評事知并州榆次縣。吏新輓衙鼓，面新潔，公戲題詩於上曰：「置向譙樓一任撾，撾多撾少不知它。如今幸有黃紬被，努出頭來道放衙。」

《**澠水燕談錄**》**卷四** 元豐五年，文潞公留守西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於是悉聚洛中士大夫賢而老自逸者於韓公第，置酒相樂，凡十二人。既又命鄭奐圖形妙覺僧舍，各賦詩一首，時人呼之曰「洛陽耆英會」，而司馬爲之序。其相聚也，用洛中舊俗，叙齒不尚官。時韓公年七十九，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略】故潞公詩云：「當筵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韓公《贈潞公》詩云：「顧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勳德自無雙。」潞公《再答韓公》詩云：「惟公福祿并功德，合是人間第一流。」

《**邵氏聞見錄**》**卷一五** 程宗丞先生名顥字伯淳，弟侍講先生名頤字正叔，【略】伯淳自澶州請監洛河木竹務以便親，除判武學，未赴，以中丞李定言罷，知開封府扶溝縣。失囚，謫汝州監酒。元祐初，以宗正丞召，將大用。未赴，卒，葬伊川。文潞公表其墓曰「明道先生」。正叔元祐初用司馬溫公、呂申公薦，召對，初除職官，再除館職，除崇政殿說書。歲餘出判西京國子監，兩除直秘閣，不拜。紹聖中，坐元祐黨謫涪州，遇上皇即位，赦得歸。久之，復官以卒。是謂伊川先生。

《**容齋四筆**》**卷二** 自熙甯以來，士大夫資歷之法，日趨於壞，歲甚一歲，久而不可復清。近年愈甚【略】。偶見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軍國重事，宣仁面諭，令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公遂具除改舊制節目以奏，其一云【略】。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今一切蕩然矣。京朝官未嘗肯兩任親民，纔爲通判，便望州郡。至於監司，既無輕重遠近之間，不復以序升擢云。

著錄

葉夢得《文潞公略集序》 公平生所爲文章，上自朝廷典冊，至於章奏議論，下及詞賦歌詩，閑適之辭，世猶未盡見。兵興以來，故家大族多奔走遷徙，於是公之集藏於家者，散亡無餘。其少子維申稍討求追輯，猶得二百八十六篇，以類編次，爲《略集》二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文潞公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文潞公集》四十卷，《補遺》一卷，丞相介休文彥博寬夫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文潞公集》四十卷，《補遺》一卷，丞相介休文彥博寬夫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文彥博集》三十卷，又《顯忠集》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文潞公文集》，一部十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文潞公文集》十冊。

呂柟《嘉靖刊文潞公集略序》 潞國忠烈公文寬夫集凡四十卷，蓋其少子維申討求追輯以成帙，而葉尚書少蘊所爲序行者也。然今板本不傳久矣。沁水李司徒公叔淵家有鈔本，字多差訛。他日巡按山西，潛江初公啓昭命柟校刊《司馬文正公集》，李公曰：「文公集亦不可以莫之傳也。」乃以其本付解州，柟得而校正其十七八焉，初公遂命平陽守王子公濟刊木以行。嗟乎，公之集誠不可以莫之傳也。【略】嘉靖五年秋七月，賜進士及第、平陽府解州判官、前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高陵呂柟序。

《趙定宇書目》 《潞公集》四本。

《國史經籍志》卷五 《文彥博集》四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

《脈望館書目》 《文潞公集》四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文潞公文集》十冊，全。宋仁宗朝文彥博著，凡四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文潞公集》四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文潞公集》。陳景雲注：「四十卷，又《補遺》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四 《文潞公集》四十卷，四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潞公集》四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文彥博撰。【略】是集凡賦頌二卷，詩六卷，論一卷，表啓一卷，序一卷，碑記、墓誌一卷，雜文一卷，自十四卷以後則皆奏議、劄子之文。核其卷數，與陳振孫《書錄解題》同，惟尚闕《補遺》一卷。考葉夢得序，稱兵興以來，世家大族多奔走遷徙，於是公之集藏於家者散亡無餘，其少子維申稍討求追輯，猶得二百八十六篇，以類編次爲《略集》二十卷。是葉氏所序者已非原本，陳氏所著錄者又非葉氏所序本，今所傳者又較陳氏之本佚其一卷也。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六 文彥博《潞公集》四十卷。

《季滄葦藏書目》 《文潞公集》四十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潞公集》四十卷，宋文彥博撰。明嘉靖五年呂柟重刊本。

又《續錄》 明刊本。《裘杼樓目》有三十二卷本。

《藝風藏書記》卷六 明刻訛字太多，荃孫撰《校勘記》一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宋文彥博撰，明嘉靖五年王溱刻本，何大成跋，四冊。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宋文彥博撰，明嘉靖五年王溱刻本，季錫疇、瞿熙邦校并跋，八冊。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明嘉靖五年王溱刻本，傅增湘校補并跋，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十二冊，宋文彥博撰，明嘉靖五年平陽府刊本。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十二冊，傳鈔明嘉靖五年平陽府刊本，清江文煒及近人徐紹乾各手校并跋。

藝文

司馬光《和潞公真率會詩》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筯，只將佳景便娛賓。庚公此興知

非淺，藜藿終難作主人。

又《慶文公八十會口號》 元勳茂德古無倫，海內高閒第一人。台席已酬調鼎志，磻溪還作釣魚身。師臣首冠三旌貴，歲曆行開九帙新。願過期頤躋上壽，飛觴四十有餘春。

畢仲游《祭太師潞國文公文》 元豐四年，公以太尉留守洛都，某實知長水縣事。長水，洛屬邑也，始識公，而待某加于等夷。又二年，公以太師致政，入覲神宗皇帝，某時爲倉官，復得請謁于京師。及聞神宗皇帝作詩以餞公，自丞相以下皆有詩，某亦爲詩四百言以紀公之行事。時公年七十有八，號太師，豈惟在廷之臣無出公右，而上世之臣亦少出公右者。惟鬻熊爲文王之師年九十，故某之詩嘗以鬻熊祝公。而公之壽考名位卒過于鬻熊，則舉三代以來爲人臣者，殆無與公比。今公捐館舍于西洛，其如傅說之爲星，臺駘之爲神，梅福之爲仙，不可知也，是無足恨。而四方萬里道路之人皆咨嗟涕洟，不謀同悲者，非公人人而德之，蓋失天下之大老，不能不悲爾。況某嘗造公之門，又嘗升公之堂，望公之顏色，接公之話言，豈可僅與道路之人同悲已耶？故凡以道德功名、崇高富貴與夫康寧壽考略見于前日之詩者不復載，而載夫詩之所不及者，爲文以祭公。然則某之所以祭公者，其異乎人之祭公矣。嗚呼哀哉，尚饗。

王士禎《謁文忠烈公祠》 精神如破貝州時，晚節猶能動四夷。天遣不同韓富沒，姓名留冠黨人碑。

雜錄

司馬光《竚瞻堂記》 元豐三年，天子大饗明堂，召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潞國文公，自北都入覲於京師，以相祀事。禮成，天子以公勸相三后，克底隆休，澤敷乎烝民，功安乎廟祧，復命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於是公尹洛者三矣。將行，天子仍賜之詩云：「西都舊士女，白首竚瞻公。」洛人喜公之來，榮天子之言，明年，相與構堂於資聖佛祠，肖公之像於其中，名之曰「竚瞻」。又二年，河南進士宋師中、李徹與其鄉里士民之衆以書抵光，曰：「【略】子盍爲我書其事，著於石，以傳告無窮？」【略】光既不得辭。

周必大《與張子儀總領抑劄子》 潞公帖傳之樂石，眞可不朽。當時納眞本，決不至遺墜，細觀文意，正爾相屬。「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自不須理更用扇對，況下兩字亦與「登高」不類，似無足疑。蜀中有公文集，偶隨行無本，試閱之如何。

蘇舜元

論述

《六一詩話》 （蘇）子美兄舜元，字才翁，詩亦遒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美紫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明道雜志》 蘇舜元字才翁，舜欽字子美，兄弟也。舜欽名籍甚，才翁人少稱之。然才翁書字清勁老健，實過子美。至爲詩，有嘉句，子美亦不逮也。才翁有《宿僧院》詩一聯云：「斷香浮缺月，古像守昏燈。」可謂佳絕。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舜元）工草隸，詩章豪麗。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四 山谷云：「二蘇《送梁子熙聯句》云【略】。叔才」蓋才翁舊字【略】。二蘇文章豪健痛快如此，潘、陸不足吞也。」

《宋史》卷四四二《蘇舜欽傳》 兄舜元字才翁，爲人精悍任氣節，爲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舜欽不能及。

《送梁子熙聯句》 《石洲詩話》卷三：蘇才翁與子美聯句《送梁子熙》四言一篇，句句奇壯，魏武「對酒當歌」後，應推此篇。《明道雜志》稱「才翁詩書，俱過子美也」。

傳記

蔡襄《蘇才翁墓誌銘》 蘇才翁，諱舜元。【略】皇考贈工部侍郎諱耆，終

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娶王氏，金城縣太君，太尉文正公之女。生三子，皆有才名，而才翁最長。七歲能爲歌詩，文正公愛且奇之，奏授同學究出身，調蔡州興平主簿，移尉越之新昌。時詔復唐十一科，而新令門選者不得與焉。君乞還所有官以應詔，不得報。乃上所著文章，召學士院試，賜進士出身。明道中，主開封之扶溝簿。畿內饑甚，君欲發廩以賑之，其令畏縮，輒移病，君即出粟以活饑者。用舉任者改大理寺丞。服工部喪，外除知開封咸平縣。咸平聚兵以萬計，軍中旦閱卒，有厭大校之虐己者，方持弓矢，輒怒罵，衆軍牽連，一營驚譁。君聞之，至其所，衆惶泣且訴。君慰勞罷之，因飲射至暮。明日，易其軍校，而流其唱爲驚譁者。遷殿中丞，移知眉州眉山。會西夏元昊寇延安，君條上禦賊方略。知府事吳公遵路薦其才，除通判□州事。賊酋李興歸命，邊州繫之，而上其事。【略】并陳攻守利害十二事以聞。以太夫人憂去官。尋勾當京東排岸司，改太常博士。三司使王公任君三司勾當公事。出爲荆南路提點刑獄，未行，易福建路。汀州民王寧毆王先至死，以賕蓋覆，得不敗且三年矣。君至，即捕按。尚書屯田員外郎王稷爲部將，治窮其事，發王先屍驗其傷，猶然以歲久爲請。君特奏殺之。又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移京西，未幾又移河東。以弟舜欽謫死湖州，求江吳一郡，得揚州。未至，改兩浙。凡四，皆爲提點刑獄，君益謹職。【略】祀明堂恩，度支除京西轉運使。邕州峒獠鈔二廣，邊用不給，君以所部羨錢二十萬緡助之。充三司度支判官。至和元年五月初二日，終於京師之祖第，年四十九。【略】君曾祖而下葬開封府開封縣宰輔鄉。才翁之歿，汴無資產以爲生，諸孤就養江南，居潤州，侍柩以行。某年某月某日，葬於丹陽某鄉，使人請銘。某與才翁兄弟遊最久，今皆已亡矣，尚忍銘哉！初，才翁少年，欲以文詞進，願還官就科試，思與天下英豪角逐於筆研間，以力決勝，不得如其意。逮邊隅兵興，夙夜講畫謀策，要以術數翦屈夷虜，書屢上，不見省用。大臣如前丞相賈公、丞相文公、故參知政事范公，皆持國秉，力推薦之，終以序進，志不得騁。平居談辯唐數百年間，喜稱魏鄭公諫諍、裴晉公德業、李臨淮將兵、衛公處邊事、劉忠州通流財利、韓退之文章，類此數人而已。其議當世人物，亦以之爲標的，於人少所稱許。至有同班列、偕出入，漫不省記，以是與者益少。然蒞官當事，定慮果決，所至制束強黠，敦尚風儀。其爲文不迹故陳，自爲高古，雖所不與者亦不能掩也。君善草隸，藏書數千卷，皆手自讎校。【略】課子舍治經史，率有準程，所以諸子皆積學有立。銘曰：龍淵之器，不投兕犀，孰知其利？志古豪英，不任於權，孰知其智？負才自高，不屈於人，與世或異。先民之載，德不必年，賢不必位。大江之南，順卜之吉，慶延嗣世。

紀事

《娛書堂詩話》卷上　蘇才翁舜元仕至轉運使。皇祐辛卯，按部至海昌安國寺藏院，留一詩於壁曰：「畫堂三月初三日，絮撲紗窗燕拂簷。蓮子數杯嘗冷酒，《柘枝》一曲試春衫。階臨池面勝看鏡，屋映花叢當下簾。誰倚南樓指新月，玉鉤素手兩纖纖。」書法遒勁，有懷素體，今刻於石。

著錄

蔡襄《蘇才翁墓誌銘》　譔述《奏御集》十卷、《塞垣近事》二卷、《奏議》三卷、文集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蘇才翁集》一卷。

藝文

梅堯臣《度支蘇才翁挽詞三首（子美同葬）》　二十識君貌，交游非一朝。魄光沉碧海，志業隕青霄。洛客舊爲社，楚人今作《招》。素車京峴路，應不似嶕嶢。　盛世雖多士，唯公與衆殊。高才飛健鶻，逸句吐明珠。未入周官采，爭持楚璞模。莫悲泉骨朽，青史見賢愚。　自昔愛春物，罇深眼底紅。日斜花在落，身醉客西東。歿歎千年隔，生悲百事空。君嘗知此理，不悞學陶公。

歐陽修《蘇才翁挽詩二首》　握手接歡言，相知二十年。文章家世事，名譽弟兄賢。可惜英魂掩，惟餘醉墨傳。秋風衰柳岸，撫柩送歸船。　雄心壯志兩崢嶸，誰謂中年志不成。零落篇章爲世寶，平生風義見交情。青松月下泉臺

路，白草原頭薤露聲。自古英豪皆若此，哭君徒有淚沾纓。

韓維《蘇才翁挽辭二首》 勳業經營內，賢豪許與中。遠圖宜將相，高論自兒童。名挂江雲白，魂歸楚樹紅。諸孤盡才秀，它日大門風。 奕世婚姻舊，平生昆弟游。篇章每驚坐，談笑得忘憂。不復銜杯樂，空能助紼謳。凄涼篋中字，揮灑看銀鉤。

王安石《蘇才翁挽辭二首》 空餘一丹旐，無復兩朱轓。寂寞蒜山渡，陂陀京口原。音容歸繪畫，才業付兒孫。尚有故人淚，滄江相與翻。 翰墨隨談嘯，風流在弟兄。浮名同逆旅，壯志負平生。使節何年去，喪車故老迎。悠悠京口外，落日照銘旌。

張方平

論述

綜論

張方平《題樂全堂》 樂全得意自莊書，靜閱流光樂有餘。四句幻泡明般若，一篇力命信冲虛。心閒自覺浮雲薄，才拙誠知與世疏。只此空名漫兒戲，何王城闕不丘墟。

胡宿《張方平可特授給事中進封清河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制》 具官某，學術通博，體識峻明。有雅健閎深之文，發揮典冊；有幾微精密之用，洽暢事經。曆自禁林，入都憲席，疇以偉望，總治計文。早宣濟于本朝，適倚臨于南夏。敎條克舉，貢助甚勤。屬熙事之展成，思泛恩之均被，就伸向瑣之拜，兼圖體國之勞。勿替而忠，且欽吾賞。

石介《安道再登制科》 雄辭磅礴壓群英，再戰戈矛銳更精。裴度韜鈐無失律，武侯節制是神兵。千人盡服徂丘議，九合誰干小白盟。帝宋開基八十載，連登科目獨爲榮。

蘇軾《樂全先生文集叙》 公知盡性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卻載著什麼年，什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

《宋史》卷三一八《張方平傳》 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略】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爲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爲請，故軾終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嶷然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時。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樂全集》四十卷附錄一卷【略】。方平天資穎悟，於書一覽不忘，文思敏贍，下筆數千言立就。才氣本什佰於人，而其識又能灼見事理，剸斷明決，故集中論事諸文，無不豪爽暢達，洞如龜鑒，不獨史所載《平戎十策》、《論新法疏》爲切中利弊。蘇軾作序，以孔融、諸葛亮比之，雖推挹之詞稍爲溢量，然亦殆於近似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張）方平天姿絕世，記誦淹博，又練習天下事勢，故其文疏暢明快，雖蘇氏父子亦爲所懾。其終不得與蘇氏父子並騖藝林者，即事立就，惟意所如，不以文章爲專門也。

分論

《曹佾建節制》 《續明道雜志》：王荆公知制誥，因讀張公安道舊制詞，見其作《曹佾建節制》，其一聯云：「世載其德，有狐、趙之舊勳；文定厥祥，實姜、任之高姓。」大歎伏其着題而語妙。 《耆舊續聞》卷五：四六用經史全

語，必須詞旨相貫，若徒積疊以爲奇，乃如集句也。【略】張安道爲《曹佾節度使副制》云【略】，王荆公知制誥，見其藁深加歎賞，此亦全語最親切者也。

《范仲淹參政制》《困學紀聞》卷一九：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爲報，大名之下難爲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交修，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溫雅，可以見太平之象。

《兩制薦舉敕》《困學紀聞》卷一九：張文定慶曆中草兩制《薦舉敕》云：「蓋舉類之來舊矣【略】。」尤延之謂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導上之德意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起其文也。」

《條制資蔭敕》《（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弘此遠謨，育才厚俗，胥有賴焉。

《論國計》、《論免役錢》《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張方平《論國計》在王安石未用前，《論免役錢》在爲王安石所排後。神宗初始明銳，果於欲爲，而冗兵厚費一節，最爲慶曆以來大患。若當時大臣公共爲上別白言之，圖其至當而決於必行，事既廣遠，非十數年功緒不就，則人主之志已定，而其他紛紛妄言改作者不復用矣。惜乎韓、富、歐陽不能知，方平雖知而言之不切，就使切論而亦未有以處也。及安石既用，則紛更之禍已成，當時如方平言者甚衆，安能救乎！呂氏言，方平在諸人中名論甚輕，暮年與安石不合，衆方歸重。按方平與善人離合之勢，雖不及文彥博、趙抃，而視夏竦、賈昌朝有間矣；然其著絹、吃羊酒之氣終在，而挾邪不直之意固亦不能無也。蘇氏兄弟乃獨以知道推之，而或又謂「前生寫佛書猶未盡卷」，尤怪妄矣。

《芻堯論》周南《芻堯論跋》：張文定公方平撰。時仁宗即位八年，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公弼，再舉而得文定。英宗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堯論》及所對策。若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乃拜翰林承旨。

《論屯田》《（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源委分明，事理詳悉。

《蘇明允墓表》《仕學規範》卷三四引《步里客談》：凡爲文章，皆須凡例先定。如張安道作《蘇明允墓表》，或曰「蘇君」，或曰「先生」，或曰「明允」，言歐陽永叔或名或字，皆凡例不先定，致輕重不等。

《過沛題歌風臺》《青箱雜記》卷五：徐州歌風臺，題者甚多，惟尚書張公方平最爲絕唱，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一曲《大風辭》。才如信、越猶葅醢，安用思他猛士爲？」《梁溪漫志》卷七：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正如斷案不爲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情，使後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來，本朝詩人最工爲之，如張安道《題歌風臺》【略】等詩，皆其見處高遠，以大議論發之於詩。

《答偈》《青箱雜記》卷一〇：張尚書方平，尤達性理，有人問祖師西來意，張作偈答之，曰：「自從無始千千劫，萬法本來無一法。祖師來意我不知，一夜西風掃黃葉。」

《題華清宮》《類苑》卷三八引《倦遊雜錄》：臨潼縣靈泉觀，即唐之華清宮也，自唐迄今，題詠者不可勝紀【略】。本朝張文定、陳文惠洎前進士楊正倫三篇，雖詞非綺靡，而義理可取。文定詩曰：「當時不是不窮奢，民樂升平少歎嗟。姚宋未亡妃子在，塵埃那得到中華？」《浩然齋雅談》卷中：半山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李泰伯詩云：「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有六人。」在管仲時，桓公之心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奈何？未有心蠹尚有用管仲之理。張文定《遊華清宮》云【略】，亦此意也。

《題中陽里高祖廟》、《過沛題歌風臺》《石林詩話》卷中：張文定安道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意氣豪舉，未嘗稍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任氣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後題詩人甚多，無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祖廟》詩曰：「縱酒疏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曰【略】。蓋自少已不凡矣。

《歸雁》《黃氏日鈔》卷九一《跋樂全先生歸雁詩》：樂全先生《歸雁》詩，辭語老蒼，筆畫精健。前輩泰山巖巖，彈壓浮薄氣象，猶可想見。

傳記

蘇軾《張文定公墓誌銘》（仁宗）蓋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

【略】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材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爲蘇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爲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略】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於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略】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於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闕，郡縣無備，乃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手爲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略】上既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匹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略】。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使契丹。戎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於范陽門外。及燕，親詣前酌玉巵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公前，以其所乘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虜使挾事至者，輒命公館之。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誦之。兼史館修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曆自乾興至慶曆廢不修，以屬公。於是粲然復完。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爲神，不敢復欺。拜翰林學士，領群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略】拜諫議大夫，爲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於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嶮語爲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爲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辨聞，仁宗大喜。至于今，計司先郊告辦，蓋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爲我斂怨而虜獲利乎？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與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柄臣，特命公爲禮儀使，鄉黨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略】修宗正寺玉牒，補綴失亡，爲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爲諫官，御史中丞、三司使，皆爲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公既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略以謂【略】。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目曰：「朕之闕失，國之奸蠹，朝之憸諛，皆直言其狀。」獨引公近御榻，密訪之，且有大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迫人於憸而攘之，我不爲也。」終無所言。公既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內銓。建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畿內稅三分，遂爲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秦州。公力辭不拜，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爲禮部侍郎，知

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略】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初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略】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晝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略】初命公秦州，有旨再任，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陛辭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其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略】遷刑部尚書。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即位，【略】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爲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略】面命公爲參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詔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略】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爲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爲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辭，遂知陳州。【略】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略】未幾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朕未之思。」改判青州，告免。【略】除中太一宮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略】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宮使，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今上即位，執政輒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南院，章四上，不拜，璽書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一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太皇太后對輔臣嗟歎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詔有司議，謚曰文定。【略】公晚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宗樂書》一卷。神宗嘗賜親札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總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已來以事君爲說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公其庶幾乎？烏乎，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眞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世以軾爲知言。公始爲諫官，薦劉夔、王質自代，即日擢用。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鎬自代，即以爲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悵然久之，曰：「吾密薦公亮，人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略】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於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以王鞏之狀來求銘。銘曰：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略】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閔下俗，異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于千仞，世挽留之。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放爲江河，彙爲沼沚。穆穆三聖，如天如淵。前席惟誼，見黯必冠。豈不用公，道有不契。出

其緒餘，則已驚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乘雲馭風，與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王鞏《張公行狀》（存目）

《東都事略》卷七四《張方平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八《張方平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范仲淹《舉張方平充經略掌書記狀》 右，臣今分經略安撫都部署司，職任在延州，又發遣延州兵民公事。其應答諸路文字，動涉機宜，日不暇給。凡有奏報朝廷，事須精密，臣獨力當之，必有謬誤。經略司雖有判官三員，多在本司及別路勾當。臣昨舉歐陽修充本路掌書記，尋以召歸館閣，更不赴任。臣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于文學，復有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書記。

張方平《謝范天章薦應制科》 初闢明堂見帝軒，此時寧得戀丘園。程文懶謁春官氏，決策思干法扆尊。千古聲名傳鶚表，四方豪俊望龍門。若趨丹陛承清問，何以酬知或敢言。

《侯鯖錄》卷六 張安道少年謫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門悵然，便悟前生曾作寺僧，手寫《楞伽經》四卷。問其徒，具言有老僧平生誦此經，自書者猶匣在屋梁上。取視之，筆迹宛然，與今生一同。遂託東坡書此經，施錢入金山寺，了元長老刻板印施，坡作後序，詳言之矣。

《墨莊漫錄》卷一 張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陳鳳儀。後數年王懿敏仲儀出守蜀，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仲儀至郡，呼鳳儀曰：「張尚書頃與汝留情乎？」鳳儀泣下。仲儀曰：「亦嘗遺尺牘，今且存否？」曰：「迨今蓄之。」仲儀曰：「尚書有信至汝，可盡索舊帖，吾欲觀之，不可隱也。」遂悉取呈，韜於錦囊甚密。仲儀謂曰：「尚書以剛勁立朝，少與多讎，汝毋以此黷公。」乃取書付鳳儀，并囊盡焚之。後語安道，張甚感之。王、張，姻家也。

《蓮堂詩話》 宋慶曆中，張方平知江寧府，有政績。先是，方平在兩浙，有道人李仕寧以詩別云：「異時復與公相見，正是江南二月天。」及至江寧，李自茅山來謁，適值仲春也。

作品本事

蘇軾《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汩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唯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惟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唯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

《東軒筆錄》卷六 張諤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上言「天下祠廟，歲時有燒香利施，乞依河渡坊場，召人買拆」。王荆公秉政，多主諤言，故凡司農起請，往往中書即自施行，不由中覆。賣廟敕既下，而天下祠廟各以緊慢，價直有差。南京有高辛廟，平日絕無祈祭，縣吏抑勒，祝史僅能酬十千。是時張方平留守南京，因抗疏言：「朝廷生財，當自有理，豈可以古先帝王祠廟賣與百姓，以規十千之利乎？」上覽疏大駭，遂窮問其由，乃知張諤建言，而中書未嘗覆奏。自是有旨，臣僚起請，必須奏稟，方得施行。賣廟事尋罷。

又卷一一 陳恭公拜集賢殿大學士，時賈文元公昌朝當國，張方平草麻，有「萬事不理，繫胡廣之能言，四夷未平，賴陳平之達識」。賈公深惡之。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三引《詩史》 晏元獻稱國初待詔云【略】。張安道亦稱：「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

又卷四一引《王直方詩話》 元豐三年，蘇子由謫官筠州，張安道口占一絕送之云：「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從茲還倚壁，不知重掃是何人。」已而涕下。東坡云：「安道平生未嘗出涕向人。」

《元城語錄解》卷下 先生嘗言：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不敢救。時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乃憤然上疏，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訐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時急救之，故爲此言矣。」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止之。」

《龍川別志》卷上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呂公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余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亦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置之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公并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歎，以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故於《許公神道碑》略叙一二。

又 王沂公爲相，兼玉清昭應宮使，宮焚而罷，呂許公當國。是時太后臨朝，仁宗尚幼，公能以智輯睦二宮，無纖毫之隙。及許公薨，仁宗方視朝，慟哭久之，顧左右大臣曰：「呂夷簡死，誰復能辦大事者？」及舉哀，哭之甚慟，遂以祭奠器皿盡賜其家。張公安道時攝太常卿，親見其事。其後奉敕撰《許公神道碑》，其家欲言和協二宮事，安道於上前質其虛實。上不喜，曰：「吾不能復記此事。」良久乃曰：「明肅章獻嘗自言夢周王祐（眞宗長子，早夭）來告，將脫生荆王宮中。時允初始生（允初，荆王少子），所謂五相公者，太后欲取入宮養之，呂夷簡爭之，乃止。」上所言如此，則許公信有力矣。

《容齋四筆》卷一一 熙寧、元豐中，聚斂之臣專務以利爲國，司農遂粥天下祠廟。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南京有閼伯、微子兩廟，一歲所得不過七、八千。張文定公判應天府，上言曰：「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乎？乞以公使庫錢代其歲入。」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粥。

《宋史》卷三一八《張方平傳》 趙元昊且叛，爲嫚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爲「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善其策而不果行。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

著錄

張方平《謝蘇子瞻寄樂全集序》 熙寧中，得南京留臺，無事，有一吏頗敏利，亦稍知文章體式，因付兩篋，令編次之。便依篇目，各成倫類，亦不曾親閱。有書吏三數人鈔錄成卷帙，其間差錯脫漏，悉不曾校對改證。前年子瞻觀止，見索鄙拙，欣然呈納，因而面告爲刪除其繁冗，芟夷其蕪穢，十存三四，聊以付子孫而已。今承盛製，而乃刻畫嫫母，必欲使爲姝麗【略】。

又《謝劉莘老寄玉堂集序》 自惟孤陋，三入承明之廬，暇日閱兩禁詞冊，因俾兩院史繙錄前後所當內外制告、命令、書詔及禁中諸詞語，類次爲二十卷。【略】「玉堂」者，太宗皇帝神筆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揭於中楹，備於翰林舊志，故以命篇云。

王鞏《張方平行狀》 文四十卷，號曰《樂全集》，內外辭制，雜著二十卷，

號曰《玉堂集》。

蘇軾《張文定公墓誌銘》 公晚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

《東都事略》卷七四《張方平傳》 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張安道《樂全集》。又《玉堂集》。

《讀書附志》卷下 張文定《玉堂集》二十卷，右張文定公方平之文也。【略】劉忠肅嘗序其《玉堂集》二十卷，乃在東坡所序《樂全集》四十卷之外。淳熙九年，錫山尤袤重刻於江西漕臺。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樂全先生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參政文定公南都張方平安道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五 《樂全先生集》四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張方平集》四十卷，又《進策》九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張安道《樂全文集》一部七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張安道《樂全文集》七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方平《樂全集》四十卷，又《玉堂集》二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樂全文集》四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樂全先生文集》六冊，全。宋神宗朝張方平著，凡四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張方平《樂全先生集》。陳景雲注：「四十卷。又《玉堂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樂全集》四十卷附錄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略】其集見於《宋史·藝文志》者四十卷，與此本合。然方平在翰林時代言之文，如《立太子》、《除种諤節度使》、《韓琦守司徒》【略】諸制，見於《宋文鑑》者，此集皆無之。考王鞏作方平行狀，稱別有《玉堂集》二十卷，《東都事略》所載亦同，蓋制草別爲一編，故集中不載耳。集凡詩四卷，頌一卷，芻蕘論十卷，雜論二卷，對策一卷，論事九卷，表狀三卷，書一卷，牋啓一卷，記序一卷，雜著一卷，祭文、碑誌六卷。【略】其集流傳甚少。此本首尾頗完善，「慎」字下皆注「今上御名」四字，蓋從孝宗時刊本鈔出。

《藝芸書舍宋板書目》 《樂全集》，存十七之三十四卷。

季錫疇《校讎氏樂全先生文集舊藏鈔本跋》 今年秋，郡中席初白以汪氏所藏宋本來，始十七、止三十四卷，版刻清朗，字勁紙堅，尚是初印佳本。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二字。「構」字注「太上御名」，「慎」字注「今上御名」，是爲淳熙初年刻本無疑。南宋初刻本猶多用古字，此本「鍾」不作「鐘」，「尉」不作「慰」，「敝」不作「獘」，「騷動」作「搔動」，與宋本《淮南子》合。當時校訂精善，不同宋末書帕本之多迷繆也，遂假以校勘，歷旬餘而竟，是正頗多。宋刻全本何可多得，後有欲刻此書者，獲睹此本，再得舊鈔之美者補校前後數卷，亦可無憾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文定張公《樂全先生集》四十卷附行狀一卷，舊鈔本。【略】通體完善，當從宋本鈔出。

又 《樂全先生集》四十卷附錄一卷，舊鈔本。【略】中有校勘條記，後柯溪識云：「他日得假顧氏殘宋本一校，或《樂全》晦而復顯。」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舊鈔本。宋張方平撰。【略】書內「慎」字皆注「御名」，蓋孝宗時有刻本也（卷首有「海寧楊芸士藏書印」朱記）。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宋張方平撰。舊寫本，九行十九字，鈔手頗舊。鈐有安樂堂、明善堂印，又海源閣印（海源閣遺籍）。

又 《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宋張方平撰，舊寫本，十行二十字，從宋刊本出。有蘇軾序（臨清徐坊遺書）。

《寶禮堂宋本書錄》 《樂全先生文集》殘本六冊。宋張方平撰。《四庫》著錄鈔本四十卷，此存卷十七論，卷十八對詔策，卷十九至二十七論事，卷二十八、九表狀，卷三十奏狀，卷三十一書，卷三十二牋啓，卷三十三記序，卷三十四雜著。編次與《四庫》合。【略】是集流傳極少，諸家所藏僅有鈔本，而此則尚爲宋刻。按卷中宋諱避至「構」字，《四庫總目》定爲孝宗時刊本。明《文淵閣書目》日字號有是書兩部，是本鈐有「文淵閣印」朱文大方印，必明時即從閣中散出，彼時均尚完全，而今則僅此殘帙，然亦海內孤本矣。

《中國善本書提要》 《樂全先生文集》一卷附錄一卷，十八冊（北圖）。宋張方平撰。卷端有「翰林院印」滿漢文大方印，知爲《四庫全書》底本。封面收籤遺失，據《總目》乃編修汪如藻家藏本也。此本爲從宋孝宗時刊本錄出，《提要》已言之矣。茲閱卷內所加簽校，可窺館臣校書手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宋張方平撰，宋刻本，六冊。《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宋張方平撰，明祁氏淡生堂鈔本，一冊。《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宋張方平撰，《行狀》一卷，宋王鞏撰，清吳興陶氏鈔本，八冊。《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行狀》一卷，清鈔本，季錫疇校并跋，二十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樂全先生文集》三十七卷附行狀一卷，十三冊，宋張方平撰，明山陰祁氏淡生堂藍格鈔本，缺卷十七至十九凡三卷。《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附行狀一卷，十冊，宋張方平撰，清馬氏漢唐齋鈔本。

藝文

蘇頌《祭張宮保文定公文》 嗚呼！景德後元，協洽紀歲。連珠耀芒，鶉火之次。鍾秀於人，爲時之瑞。矧在九秋，天晴氣霽。月正下弦，光連五緯。公生是時，得天精粹。金聲玉質，渾然國器。嶽立淵渟，出乎倫類。剛則不折，柔亦不廢。危行危言，可止可仕。兩策賢科，簡在仁帝。四入內庭，晚登三事。并歲諸公，孰不隆貴。或踐亨衢，半途而逝。惟公始卒，德充福備。七紀康寧，閒堂遂志。一品晏安，萬緣泯棄。不怛物化，考終蟬蛻。行稟純靈，歿全浩氣。騎箕入昴，孰知所憩。文定之名，空遺永世。藐是孤生，早緣素契。爰自弱齡，獲聞教義。提攜成就，愛均子弟。每待燕閒，兩忘年位。名理之談，或容難議。間闊雖久，音書沓至。昔聞公喪，適拘朝綴。臨弔無從，荷恩有地。今叨守藩，過公里第。言瞻松檟，交揮洟涕。一觴薦誠，百感中萃。永懷德音，沒齒無替。

蘇軾《祭張文定公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一月乙卯朔，八日壬戌，門生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嗚呼，道大如天，見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眞。公生而悟，得其全淳。久乃妙物，凜然疑神。初如龍鳳，不可擾馴。游于帝郊，尙以其仁。可望可見，而不可親。師心而行，自屈自信。八十五年，以沒元身。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峨岷。公曰惜哉，王國之珍。此太史公，筆回千鈞。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尙未冠紳。得交于公，先子是因。我晚聞道，困于垢塵。每從公談，棄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廩傾囷。盡發其秘，有懷畢陳。曰再見子，恐無復辰。出戶遲遲，默焉銜辛。穆穆昭陵，二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慟永已，山摧川堙。公視富貴，如賤與貧。公視生死，如夕與晨。老不惰媮，疾不嚬呻。有化非亡，有隱非淪。我獨何爲，涕流于巾。

蘇轍《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三首》 道廣中無競，才高治不煩。安心本篤靜，憂世亦時言。壽考同儕盡，經綸故事存。猶應門下客，微論記根原。孤高出世學，豪邁謫仙人。早歲猶和俗，中年自識眞。定餘時發照，塵盡四無鄰。聞道騎箕尾，還應事玉宸。西蜀識公初，南都從事餘。一言知我可，久好復誰如。學術留元歎，家聲付伯魚。霜天近生日，聞挽重欷歔。

又《題張安道樂全堂》 天命無不全，人事每自傷。譬如摩尼珠，宛轉有餘光。藻飾不能加，塵垢豈有亡。世人未嘗識，姑射手自將。我公體自然，率性非勉強。馳驅四十年，不入憂患場。晚歲事蒙養，斂退就此堂。小儒豈知道，宿昔窺門牆。申屠師無人，無足亦自忘。如逢鄭執政，一笑先生傍。

又《祭張宮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中大夫、守尙書右丞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子太保致仕張公四丈之靈。轍之方冠，公守西蜀。時予先君，幅巾田服。尺書見公，一見而知。曰此鴻鵠，困於棘茨。君亦嘻嗟，世莫知我。孰謂斯人，獨明且果？顧我與兄，復往從之。少未更事，見亦弗疑。後將有成，達於家邦。斯言是信，不折不降。涉世多艱，久而莫伸。從公陳宋，庇於有仁。既博以文，又約以禮。示我夷易，行不知止。南遷而還，迎我而笑。世將用子，要至於道。我曰不然，將復見公。俯仰六年，斯志莫從。遺章上聞，匪私爾傷。慶曆之遺，今也則亡。嗚呼！公之少年，坦然不羈。自放於酒，竹林是師。及其從宦，精深粹密。禮家法士，莫見其隙。公之問學，初亦弗勤。汎然游心，功倍於人。有疑而問，時罔弗達。禮則鄭產，樂則吳札。公之行己，色溫言厲。卒然相逢，忽若無意。其所與交，金石弗渝。可以託之，六尺之孤。公之事君，道大言深。心所不欲，富貴莫淫。詭詞削草，人亦弗知。雖罔克用，亦罔克疑。公老於世，事見於外。人之知公，茲亦其概。公性靜深，灼見安危。遇物斯應，動獲所宜。退而自養，湛然純一。與天爲徒，惟道非術。逮其將亡，言若平生。寂然委蛻，不怛於行。道實在天，後必有傳。謂予可敎，而亦弗聞。公入不出，我出不還。而使斯道，忽乎茫然。嗚

呼尚饗！

劉摯《挽司空文定張公二首》 德業文章事，公乎取數多。雖驚壞梁夢，會有望門歌。人贖心徒爾，舟移古奈何。青編如可託，後世看巍峨。 澹泊環中妙，超遙物外仙。百年從委蛻，一匱戢彌天。晚契承知己，遺風在象賢。東橋松柏路，不得望新阡。

雜錄

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容齋四筆》卷二 東坡爲張文定公作墓誌銘，有答其子厚之一書云：「誌文路中已作得大半，到此百冗未絕筆，計得十日半月乃成。然書大事略小節，已有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例也。知之知之。」蓋當時恕之意但欲務多耳。又一帖云：「誌文謁告數日方寫得了，謹遣持納。衰病眼眩，辭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誌文正本凡七千一百字，銘詩百六十字云。

廖偁

歐陽修《廖氏文集序》 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偁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始余之待於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偁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偁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於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於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偁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廖偁《朱陵編》一卷。

歐陽修

論述

綜論

歐陽修《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

宋祁《授知制誥舉歐陽修自代狀》 伏見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歐陽修志局沈正，學術淹該，棲遲懷寶，不詭所遇，措辭溫雅，有漢唐餘風。如得擢在禁垣，委之潤色，必且粉澤王度，布於四方。

尹洙《答河北都轉運歐陽永叔龍圖書》 見永叔所作奏記，把玩駭歎者累日，蓋非意之所期乃爾。

釋契嵩《紀復古》 章君表民以官來錢塘，居未幾，出歐陽永叔、蔡君謨、尹師魯文示予學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進於京師，嶄然出頭角，爭與三君子相高下者，不可勝數。視其文，仁義之言炳如也。」

又《文說》 章表民始至自京師，謂京師士人高歐陽永叔之文，翕然皆慕而爲之。坐客悅聽。客有一生遽曰：「文興，則天下治也。」潛子謂客曰：「歐陽氏之文，言文耳。天下治，在乎人文之興。人文資言文發揮，而言文藉人文爲其根本。仁義禮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文章得本，則其所出自正，猶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歐陽氏之文，大率在仁信禮義之本也。諸子當慕永叔之根本可也，胡屑屑徒模擬詞章體勢而已矣？【略】」座客聞吾說，皆愕然不辯。

又《上歐陽侍郎書》 閣下文章絕世，探經術，辨治亂，評人物，是是非非，必公必當。而天下之士欲遊閣下之門者，非有此德，焉敢俯仰乎閣下之前？不惟不敢事其俯仰，亦恐其望風結舌而不敢蹈閣下之閫閾者多矣。

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

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鞏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爲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蹈駁於其間，眞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時事萬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爲己務。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論，不與高明，獨援摧縮，俾蹈正者有所稟法，懷疑者有所問執。義益堅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內，推於人者誠於己，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下學士有志於聖人者，莫不攘袂引領，願受指教、聽誨諭宜矣。竊計將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語言退託而拒學者也。

又《寄歐陽舍人書》 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姦而外淑，有善惡

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

司馬光《答郭純長官書》 夫正閏之論誠爲難曉，近世歐陽公作《正統論》七篇以斷之，自謂無以易矣。有章表明者，作《明統論》三篇以難之，則歐陽公之論，似或有所未盡也。歐陽公謂正統不必常相繼，有時而絕，斯則善矣。然謂秦得天下，無異禹、湯，又謂始皇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又以魏居漢、晉之間，推其本末，進而正之，此則有以來章子之疑矣。章子補歐陽公思慮之所未至，謂秦、晉、隋不得與二帝三王並爲正統，魏不能兼天下，當爲無統，斯則善矣。

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 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

劉敞《觀永叔五代史》 大均運元和，萬物分一氣。相雜以成文，自然故爲貴。道衰三王末，議出百家沸。仲尼日月也，薄食爲之既。《春秋》曰筆削，天地復經緯。大法初粲然，亂臣以爲畏。微言迨秦漢，變雅從晉魏。逐末競錐刀，澆淳玩花卉。安知述作本，庸識文章意。中間馬與班，二子稱髣髴。猶云崇貨力，尚或排剛毅。才難乃其然，可以長歔欷。退之不爲史，于道其猶未。胡爲體明哲，曾是回怨誹。國典竟蕪雜，唐風亦隱屏。陵夷九易姓，禍亂森如蝟。儒術駭中絕，斯民遲攸墜。紛紜混朱紫，清濁誰涇渭。龍飛眞人出，虎變斯文蔚。天意晚有屬，先生拔乎彙。是非原正始，簡古斥辭費。哀善傷獲麟，疾邪記有蜚。處心必至公，撥亂豈多諱。何必藏名山，端如避羅罻。曰余仰爐冶，有意自勍荆。踵門投耒耜，假蔭親蔽芾。所望窺冊府，無寧辱賙餼。狂者實進取，日中固必熭。飲河雖非量，滿腹尚自慰。演孔幸受經，居齋竊忘味。

強至《代上新知南京歐陽龍圖狀》 恭以某官際天蘊識，名世標才。中外洊揚，明哲一致。主盟吾道，於變文章之淳，昌言當時，幾臻風俗之厚。

《歐陽文忠公集》附錄卷一錢藻《歐陽修諡議》 天下文物繁盛之極，學士大夫競夫鏤刻組繪，日益靡靡，以汩沒於倬詭魁殊之說，而不復知淳古之爲正也。於是時，天下曰是，太師曰非；天下以爲韙，太師以爲陋。學士大夫磨牙淬爪，爭相出力，以致之危害。太師不之顧，曰：「我道堯舜也，我言孔子、孟軻也，而天下不我從，將焉往？」然卒由太師而一歸於醇正。故仁義之言，其華曄然，獨輝灼乎一代之盛，遠出二京之上。嗚呼嫩哉！大丈夫束帶立夫人之朝，所以大過人者，大節立焉。不齪齪小節，以求曲全可也。佛衆慮，彊君以難，是爲大節。不徇世俗之論，而先識以制未形，是爲大節。太師當嘉祐之間，協議建儲正名，挈天下之疑而伸之，萬世因而若維太山而安不危，斯之謂大節。《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生平論譔文章，務明堯舜孔孟之敎於已壞之後，可謂道德博聞矣。排左右持祿取容之慮，特建萬世無窮之策，而自不以爲功，可謂廉方公正矣。太常易名曰文忠，庶乎天下有知公議之不能泯也。

又吳充《歐陽公行狀》 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間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左右曰：「學士歐陽某之辭也。」乃悉取宮中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眞侍從之臣也。」每學士院進文字，必曰何人當直，至公之筆，必詳覽之，每加歎賞。嘉祐初，公知貢舉，時舉者爲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公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等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遂變而復正者，公之力也。

又附錄卷三葉濤《重修（神宗）實錄歐陽修傳朱本》 國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爲工，剽剝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如楊億、劉筠輩，其學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波揚瀾，助其氣勢，一時慕效，謂其文爲「崑體」。時韓愈文，人尚未知讀也。修始年十五六，於鄰家壁角破簏中得本學之，後獨能擺棄時俗故步，與司馬遷、賈誼、揚雄、劉向、班固、韓愈、柳宗元爭馳逐，侵尋乎其相及矣。是時尹洙與修亦皆以古文倡率學者，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嚮慕，爲之唯恐不及，一時文字大變從古，庶幾乎西漢之盛者，由修發之。然至論《易》則以《繫辭》非孔子之言，論《周禮》則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愛其文者，猶歎息於斯焉。修性剛直，處善惡黑白分明，於當路有權勢者，雖知其設機穽見待，必直前觸發之

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故自若也。修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好勝之氣，喜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嘉祐間，朝廷進人之路狹，修建言以館閣多蓄人材。後詔韓琦、曾公亮各舉六人，歐陽修、趙槩各五人，一時得士爲多。

又附錄卷五歐陽發《先公事迹》　先公爲人天性剛勁，而氣度恢廓宏大，中心坦然，未嘗有所屑屑於事。事不輕發，而義有可爲，則雖禍患在前，直往不顧，以此或至困逐。及復振起，終莫能掩。而公亦正身特立，不少屈奪。四五十年之間，氣象偉然蓋天下，而以文章道德爲一世學者宗師。故歷事三聖，常被眷倚，遂託以天下安危之計，而公亦以身許國，進退出處，士人以爲輕重。至於接人待物，樂易明白，無有機慮與所疑忌。與人言，抗聲極談，徑直明辨，人人以爲開口可見心腑。至於貴顯，終始如一，不見大官貴人事位貌之體，一切出於誠心直道，無所矜飾，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勁正高遠，無纖毫世俗之氣，常人亦自不能與之合也。平生學之所得，以至文章事業，皆明識所及，性所自得，不勞而至，無所勉強。而衆人學之者，終莫能及。其於經術，務明其大本，而本于情性。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又云：「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公於經術，去取如此，以至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務在勇斷不惑。平生所辨明十數事，皆前世人未有說者（如五帝不必皆出於黃帝；春秋趙盾弒君，非趙穿；許世子非不嘗藥；武王之十有一年非受命之年數；及力破漢儒災異五行之說。《正統論》破以秦爲僞閏，或以功德，或以國地不相臣屬，則必推一姓以爲主之說。以爲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統者，統一天下之不一。至於各據地而稱帝，正朔不相加，則爲絕統。惟合天下於一者爲正統；統或絕或續，而正統之說遂定焉）。然亦不苟務立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爲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爲《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其公心通論如此。先公四歲而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書字，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爲詩。及其稍長，而家無書讀，就閭里士人家借而讀之。或因而抄錄，抄錄未畢，而已能誦其書，以至晝夜忘寢食，惟讀書是務。自幼所作詩賦文字，下筆已如成人，兵部府君閱之，謂韓國太夫人曰：「嫂無以家貧子幼爲念，此奇兒也，不惟起家以大吾門，他日必名重當世。」及舉進士時，學者方爲四六，號時文，公已獨步其間。天聖七年，補國子監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試，皆爲第一人，由是名重當世。及景祐中，在西京，與尹公洙偕爲古文。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盡爲古文，獨公古文既行，遂擅天下，四十年間，天下以爲模範。一言之出，學者競相傳道，不日之間，流布遠近，外至夷狄，莫不仰服。後進之士，爭爲門生，求受教誨。當世皆以爲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退之，退之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自李翺、柳宗元之徒，皆不足比。然公之文備盡衆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或過退之。如《醉翁亭記》、《眞州東園記》，創意立法，前世未有其體。作尹公洙誌文，以爲尹公文簡而有法，取其意而爲之，即得其體。《石先生介墓誌》，不多假事迹，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與其大節氣概。讀之如見其人。作《集古錄叙》，今王丞相以謂讀之可辟瘧鬼。先公既奉敕撰《唐書》紀、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作本紀，用《春秋》之法，雖司馬遷、班固皆不及也。其於《唐書・禮樂志》，發明禮樂之本，言前世治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悉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皆出前人之所未至。其於《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貶善惡，爲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成，減舊史之半，而事迹添數倍，文省而事備。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嘉祐中，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於朝，請取以備正史，公辭以未成。熙寧中有旨，取以進御（按《神宗實錄》，熙寧五年八月丁亥，詔潁州令歐陽某家上某所撰《五代史》）。先公筆札，精勁雄偉，自爲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皆藏以爲寶，而未嘗爲人書石。先公平生，以奬進賢材爲己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不爲人知者，知之無不稱譽薦舉，極力而後已。既爲當世宗師，凡後進之士，公嘗所稱者，遂爲名人。時人皆以得公一言爲重，而公推揚誘進不倦。至於有一長者，識與不識，皆隨其所長而稱之。至今當世顯貴知名者，公所稱薦爲多。今湖州孫正言覺爲合肥主簿，未與公相識，郡守怒之，欲捃拾以罪。時胡侍講在太學以屬公，公爲作手書與其寮佐，令保全之，遂獲免。福州處士陳烈，素不與公相識，公聞其名，知其行義，屢薦於朝，乞賜召用。朝廷即召烈，爲國子監

直講。先公嘗言平生爲學所得，惟平心無怨惡爲難。故於事未嘗挾私喜怒以爲意，雖仇讎之人，嘗出死力擠陷公者，它日遇之，中心蕩然，無纖芥不足之意。嘗曰：「孔子言，以直報怨。夫直者，是之爲是，非之爲非，是非付之至公，則是亦不報也。」先公初貶滁州，蓋錢明逸輩爲之。自外還朝，遇明逸於京師，屢同飲宴，不以爲嫌。其後公在中書，明逸罷秦州歸，復用爲翰林學士。近日小人蔣之奇妄興大謗，及公移青州，其兄之儀知臨淄縣，爲二司所不喜，力欲壞之，亦以託公。公察其實無它，力保全之。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未嘗以矜人，而樂成人之美，不掩其所長。詩筆不下梅聖俞，而嘗推之，自謂不及，然識者或謂過之。初奉敕撰《唐書》，專成紀、志、表，而列傳則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體不一，詔公看詳，令刪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書成奏御，舊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傳，功深而日久，豈可掩其名，奪其功？」於是紀、志、表書公名，而列傳書宋公。宋丞相聞之，歎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先公篤於交友，恤人之孤，梅聖俞家素貧，既卒，公醵於諸公，得錢數百千，置義田，以恤其家，且乞錄其子增。尹龍圖洙已卒，公乞錄其子構。孫先生復有《尊王發微》十五卷，有旨進內，未畢而卒。公乞令其家錄進，而推恩其子大年。尹構、孫大年、梅增，皆蒙錄用以官。天聖初，胥公在漢陽，先公時年二十餘，以所爲文謁之。胥公一見奇之，曰：「子當有名於天下。」因館於門下，與公偕入京師。及公登第，乃以女妻之。王文康公知西京，先公爲留守推官，一日，當都廳勘事，有一兵士自役所逃歸，文康問公曰：「勘兵士何謂未斷？」公曰：「合送本處行遣。」文康曰：「似此，某作官處斷過甚多，推官新作官，不須疑。」公曰：「若相公直斷，雖斬亦可，有司則不敢奉行。」一夜，文康夜召，問軍人未斷否，公曰：「未。」文康曰：「幾至誤事。」明日，遂送所屬處。先公在河南，以文學負當世之名，前後留守，皆名公好賢，莫不傾身禮接。王文康自西京召歸，謂公曰：「今來有例，合舉館職，當奉舉。」遂用王文康公薦，自西京留守推官召試。范文正公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先公一日遇司諫高若訥於余襄公家，若訥非短范公，以爲宜貶。公歸，遂爲書與之辯，且責若訥不能論列。若訥繳進其書，遂坐貶爲夷陵令。既而余襄公、尹公洙亦連坐被貶，蔡公爲《四賢詩》，述其事，天下傳之。先公既坐范公遠貶數年，復得滑州職官。會范公復起，經略陝西，辟公掌牋奏，朝廷從之。時天下久無事，一旦西邊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因時有所施爲，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賢下士，故士之樂從者衆。公獨歎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其於進退不苟如此，以至致位二府，惟以忠義自得主知，未嘗有所因緣憑藉。先公在館中，遇西邊用兵，天下多事，詣闕上書，爲三策以料賊情，及指陳天下利害甚衆。既而有詔，百官許上封章言事，公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患。仁宗增諫官爲四員，先公與蔡公襄、余襄公靖、今致政王尚書素，同時選用。是時，陝西用兵已久，京東、西盜賊群起，內外多事，仁宗既進退大臣，遂欲改更闕失，方急於求治，公遇事感激，知無不言。范文正公、杜正獻公、今司徒韓魏公、富鄭公四人同時登用，公屢請召對訪問，責以所爲。既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以責，諸公各亦有所陳述。公言諸公所陳，宜力主張，勿爲群言所奪。而王文安公爲三司使，有爲無名詩中之者，公請嚴禁止之，以絕小人流言搖動朝政之漸，勑出官爵購捕其人。時上欲改更朝政，小人不便，故造作語言動搖。及勑榜出，自此遂絕。是後，上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改更庶事之弊。自范文正公之貶，先公與余襄公等，坐黨人被逐，朋黨之說遂起，久而不能解，一時名士，皆被目爲黨人。公在諫院，爲《朋黨論》以獻，群言遂息，大救當時之弊。【略】先公以諫官除知制誥。故事，知制誥當先試，有旨更不召試。有國以來，不試而受者，惟楊文公、陳文惠公與公三人。公既典制誥，尤務敦大禮。初作《勸農敕》，既出，天下翕然，人人傳誦，王言之體，遠復前古。陝西兵役之後，河東困弊，糧草闕少，又有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於合河津，或請廢五寨。朝廷命先公視其利害，及訪察一路官吏能否，擘劃經久利害，及計置糧草。公爲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河濱。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時可省餽運。麟州遂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州軍沿邊有禁地，棄而不耕，人戶私糴北界斛斗入中以爲邊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三二百萬石以實邊。」朝廷從之。此兩事，至今大爲河東之利。自西事後，河東賦斂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先公奏罷十事以寬民力（文字見《河東奏事》，請乞罷和糴米、三司銀之類）。【略】慶曆初，仁宗既復四諫之職，拔英俊賢能材德之士，並進於朝。公負天下之望而居其職，仁宗寵異之意，獨絕衆人。嘗因奏事，論及當世人材，仁宗不覺謂公曰：「如歐陽某何處得來？」公乃盡心悉力，思所補報，遇事不避，以至犯忤權貴，排擊姦佞，怨怒隨之，常欲大用而未果。【略】先公在翰林，嘗草

春帖子詞。一日，仁宗因閑行，舉首見御閤帖子，讀而愛之，問何人作，左右以公對。即悉取皇后、夫人諸閤中者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眞侍從之臣也。」自是每學士院進入文書，必問何人當直，若公所作，必索文書自覽（先公每述仁宗恩遇，多言此事，云內官梁實爲先公說春帖子詞，有云「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法新春」，至今士大夫盡能誦之。及溫成皇后閤子云「聖君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仁宗嘉祐中，先公在翰林，富鄭公在中書，胡侍講在太學，包孝肅公爲中丞。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眞宰相，呼先公字，曰眞翰林學士，胡先生眞先生，包公眞中丞。時人謂之「四眞」。嘉祐二年，先公知貢舉，時學者爲文，以新奇相尙，文體大壞（僻澀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之語，怪誕如「周公伻圖，禹操畚鍤，傅說負版築，來築太平之基」之說）。公深革其弊，一時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幾盡。二蘇出於西川，人無知者，一旦拔在高等，牓出，士人紛然驚怒怨謗，其後，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間，文格遂變而復古，公之力也。【略】先公平生以直道見忌於群小，再被貶逐，而未嘗以介意。初在峽州，作至喜亭。及自河北，以小人無名之謗，降知滁州，治州南山泉爲幽谷泉，作亭於瑯琊山，自號醉翁。及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以刻石。先公平生於物少所嗜好，雖異物奇玩，不甚愛惜，獨好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爲多。藏書一萬卷，雖至晚年，暇日惟讀書，未嘗釋卷。

蘇軾《書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又《六一居士集叙》 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嘩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又《答舒堯文》 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爲似之，或至以爲過之，非狂則愚而已。

又《跋劉景文歐公帖》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出，縱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

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公諱修，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略】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略】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

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略】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貞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頹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

呂南公《與饒元禮論史書》 《唐書》遭會歐陽諸公商略法度，其措置文采，遂與班、馬爭路，可見吾宋文學之盛，高映累古矣。

李之儀《歐陽文忠公別集後序》 蜀人梅贄公儀爲滑州，得殘稿數紙，文義粲然，而不知其所自。以類訪之，得於人者又數十紙，問諸所自，亦莫知。持歸以質於公，公曰：「此我通判滑州時因學書，偶至於盈紙，不意流落猶在也。」文章猶日月之在天，莫不冒其照臨；在地則猶水火也，萬物必資以給，其可一日而無耶？故其隨得隨散，天地不能藏匿，故在在處處，必爲神物護持。公嘗語人曰：「筆研我輩假以寓其趣，凡有所寓，當隨其所命意，紬繹展轉而見於筆下，不獨學書。因而可以增益其所未到處，久之，斯可樂也。」蓋公之自樂者如此，故每見於翰墨者皆抑揚頓挫，可以爲學者師法。信所謂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也。汝陰王樂道與其子性之皆博極群書，手未嘗釋卷，得公家集所不載者，集爲二十卷。余幸得而觀之，遂以嘗聞人所誦公之言以記於後，亦足以告夫學者而爲之勸也。政和四年三月廿三日，趙郡李之儀書。

秦觀《代祭歐陽夫人文》 惟我文忠，一世之師，道德餘事，發爲文辭。如天有斗，如歲有春，四方以正，萬物爲新。

《後山詩話》卷三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刀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

釋惠洪《跋東坡恍池錄》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後世之卓絕穎脫而出者，皆目笑之。

畢仲游《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功盛不居，請堅得謝。廟堂異數，隆體貌于元臣；士民相矜，服進退之大節。非止眞儒之絕德，蓋爲宰物之成功。竊以富貴之地，常情易安；去就之間，古人難處。以公孫好學，而持祿用事；以車相耋老，而容身處朝。故文成智也，僅能杜門；仲舒賢也，晚而去位。蓋筦庫之賤士，猶降志以居；儋石之微人，或沒身不厭。況以都三公之貴，而名藏于府；食萬鍾之祿，而澤流于民。聰明在心，智慮如壯。退未七十，古無二三。伏惟致政少師蓋代有聲，立言不朽。尊處元老，號爲文師。當朝廷議論之大，則每先發明；知社稷繼嗣之重，則早能援立。謀不下席，功如泰山。故天下想聞其風，而廷臣無出乎右。遂委已成之務，以休未至之年。天子不能奪其高，士人不能持其去。十三請而必退，數百年之所無。史官載筆而書光華，交遊攘臂而議勳業。朝中新政，久垂譽于臣鄰；穎上舊民，如得見其父母。某已從道路，獲望清光，晚侍話言，粗明操舍。睹國家之盛事，想門館以遊心。伏冀內保康寧，永居安佚。再三加命，已聞考父之恭；九十爲師，坐繼鬻熊之美。

黃庭堅《跋劉敞侍讀帖》 劉侍讀君敞，文忠公門人也，而此帖云：「文忠公文字畔經術，背聖人意。」流俗亦多信然。曾不知文忠公著文立論及平生所施設，無一不與經術合也。至近世俗子亦多謗東坡師縱橫說，而不考其行事果與縱橫合耶，其亦異也。蓋數十年前已有如此等語，今人又百倍於劉，此予不得不辨也。

又《與王觀復書》 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薾，其病至今猶在。惟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又《跋永叔與挺之郎中及憶滁州幽谷詩》 歐陽文忠公書不極工，然喜論古今書，故晚年亦少進。其文章議論，一世所宗，書又不惡，自足傳百世也。建中靖國元年冬至，觀於荆州沙市舟中。雪晴大寒，捉筆不能字。鍾陵黃某題。

張耒《上曾子固龍圖書》 宋興，鋤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爲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耻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

晁說之《與三泉李奉議書》 所謂歐陽之文，雖不敢謂前無作者，弟恐後

之來者未易可繼也。雖東坡、南豐二公傑然名一世而振聳九州之牧者，而自歐陽公視之，則皆其門人之文也。曾參、有若不足以繼夫子之席，則它人孰可以儷吾歐陽公哉？公稱徂徠山石守道，誠乃歐陽公自謂畏友，然天下之士不以歐陽公畏石守道也。若論齊、魯間學士，則徂徠山石守道自執弟子之禮於泰山孫明復，今捨泰山先生而論徂徠先生，恐亦未思也。公謂文章有純粹駁雜不倫，若歐陽公者，若徂徠先生者，皆尊儒術，本王道，尊仁義，得非公所謂純粹者乎？彼有談儒術而雜釋、老以爲高，阻申、韓以爲大者，是必公之所謂駁雜者歟？

毛滂《上蘇內翰書》 本朝以文章聳動搢紳之伍者，天下最知有歐陽文忠公。

《大正新修大藏經》張商英《護法論》 歐陽修但一書生耳。其修《唐書》也，以私意臆說，妄行褒貶，【略】唐之公卿好道者甚多，其與禪衲游，有機緣事迹者，舉皆削之。及其致仕也，以「六一居士」而自稱，何也？以「居士」自稱，則知有佛矣；知有而排之，則是好名而欺心耳，豈爲端人正士乎？【略】余嘗謂歐陽修曰：道先王之言，而作嚚訟匹夫之見。今匿人之善，遍求其短以攻刺之者，嚚訟匹夫也。公論天下後世之事者，可如是乎？甚哉，歐陽修之自蔽也！而欲蔽於人，又欲蔽天下後世。幸其私臆之流言，終必止於智者。【略】如斯人，使之侍君，則佞其君絕佛種性，斷佛慧命，與之爲友，則導其友戕伐眞性，奔競虛名。終身不過爲一聰明凡夫矣，其如後世惡道何？修乎修乎，將謂世間更不別有至道妙理，止乎如此緣飾些小文章而已，豈非莊生所謂河伯自多於水，而不知復有海乎？

《邵氏聞見錄》卷一五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爲之倡，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麗之文，故試於國學、南省，皆爲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叙云爾。蓋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爲古文則居師魯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故公謫夷陵日，貽師魯書曰【略】。其後師魯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史》頒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盡爲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公曰：「在孔子《六經》中，惟《春秋》可當。」則歐陽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修《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爲古文，然洙之才不足以望修」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字淵源自有次第也。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八 劉中原父望歐陽公稍後出，同爲昭陵侍臣，其學問文章，勢不相下，然相樂也。歐陽公喜韓退之文，皆成誦，中原父戲以爲「韓文究」。每戲曰：永叔於韓文，有公取，有竊取，竊取者無數，公取者粗可數。永叔《贈僧》云：「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嘗有云，青蒿倚長松。」乃退之《醉留孟東野》「自慙青蒿倚長松」也，非公取乎？歐陽公以退之「讀《墨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爲叛道。中原父笑曰：「永叔無傷事主也。」

鄭剛中《漢儒授經圖序》 方祖宗隆盛之時，【略】楊文公、歐陽文忠公以學問文章爲一時宗師，學者有所折衷而問業焉。

《欒城遺言》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辨》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東園叢說》 歐陽永叔之文，純雅婉熟，使人讀之，亹亹不倦。然比之韓、柳所作，深雄遒勁不及也。雖各自有體，然亦傷助語太多。如《醉翁亭記》，其文之美者也，亦有助語可去。如曰：「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則「其」字可去。「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則「而」字可去，「瀉」字亦自可去。「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然而」二字可去。如此等閒字削去之，則文加勁健矣。大抵爲文，要須移動一字不得方好。

《元城語錄》 先生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敝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澀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歐陽修）博極群書，好學不倦，尤以奬進天下士爲己任，延譽慰藉，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指，不求異于諸儒。與尹洙

皆爲古學，遂爲天下宗匠。蘇明允以其文辭令雍容似李翺，切近適當似陸贄，而其才亦似過此兩人。至其作《唐書》、《五代史》，不愧班固、劉向也。獨議濮邸事，議者不以爲是。

《南窗紀談》 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屬稿，其不輕易如此。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人所及。

《避暑錄話》卷上 慶曆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劉原甫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甫，及書梁入閣事之類，原甫即爲剖析，辭辨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甫間以謔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

《曲洧舊聞》卷三 晏丞相、歐陽少師，巍乎爲一世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具備，有三代風度。

又卷四 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斲削工夫；及見其草，逮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爲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趨無善步。」良有以也。

又 介甫對裕陵論歐公文章晚年殊不如少壯時，且曰：「惟識道理，乃能老而不衰。」人多駭此語。予與韓秉則正言論此，秉則曰：「道理之妙當求於聖人之言，聖人之言具在六經，不可掩也。歐公識與不識，姑置之勿問，不知介甫所謂道理果安在？抑六經之外，別有道理乎？」東坡《祭原父文》云：「大言滔天，詭論滅世。」蓋指介甫也。

張元幹《亦樂居士集序》 國初儒宗楊、劉數公，沿襲五代衰陋，號「西崑體」，未能超詣。廬陵歐陽文忠公，初得退之詩文於漢東敝篋故書中，愛其言辨意深，已而官于洛，乃與尹師魯講習，文風丕變，寖近古矣。未幾，文安先生蘇明允起于西蜀，父子兄弟俱文忠公門下士。東坡之門又得山谷槩括詩律，于是少陵句法大振。

《呂氏童蒙訓》 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得之。

《清波雜志》卷一一 爲學三多，士皆知其說。孫公莘老嘗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之指摘，多作自見之。」孫書於座右。

《捫蝨新話》上集卷一 歐公嘗言古詩中時作一兩聯屬對，尤見工夫。觀公《內制集序》云：「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乃知公不獨用之於詩也。予三復此語，並誦淵明《歸去來辭》【略】，因思乎文中時復作四言句，使相間錯成文，又益奇也。

又 以文體爲四六自歐公始。

又 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公集中擬韓作多矣，予輒能言其相似處。公《祭吳長史文》似《祭薛中丞文》，《書梅聖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弔石曼卿文》似《祭田橫墓文》，蓋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非但倣其句讀而已。

又卷二 文章雖要不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胎換骨等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震汗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世人但知誦公此文，而不知實有來處。公作《黃夢升墓銘》，稱夢升哭其兄之子庠之辭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公嘗喜誦之，祭文蓋用此爾。夢升所作，雖不多見，然觀其詞句，奇倔可喜，正得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增以數語，而變態如此。此固非蹈襲者。

又下集卷三 或者曰，前世有擬古之詩，未聞有擬古之文者。予謂韓退之爲樊宗師作墓誌，便似宗師；與孟東野聯句，便似東野。而歐公集中擬韓作者多矣，但恨世人未能讀書眼如月，隙罅靡不照耳。不然，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入蜀記》卷四 本朝楊、劉之文擅天下，傳夷狄，亦駢儷也。及歐陽公起，然後掃蕩無餘。後進之士，雖有工拙，要皆近古。

周紫芝《見王提刑書》 往時歐陽文忠公一出，扶五季之頹風，接唐人之遺緒，如日星之在天，誰不仰睇而拭目？

《風月堂詩話》卷上 世多作七言、五言，而三言、四言類施於銘頌之中，雖間有用七言者，獨於韓吏部、蘇端明集見之。前輩云：按柏梁之體，句句用韻，其數以奇，韓、蘇亦皆如此。然歐公作《孫明復墓誌》，乃與此說不同，又未知如何也。豈歐公特變前人法度，欲自我作古乎？當更討論之耳。

王十朋《國朝名臣贊·歐陽文忠公》 賢哉文忠，直道大節。知進知退，

既明且哲。陸贄議論，韓愈文章，李、杜歌詩，公無不長。當世大儒，邦家之光。

樓鑰《靜退居士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爲本朝文章宗師，猶昌黎文公之在唐也，光燄萬丈，不容贊歎。

又《跋歐陽公與張直講帖》　歐陽公筆札自成一家，故所見無僞帖，然鮮有如張氏所蓄之夥，蓋直講出其門久矣。嗚呼，前輩風範，歎仰何極！與門人書止以講學進道爲問，官稱直書，外封多用花押，皆今之所無也。

陳亮《變文法》　夫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際哉？卑陋萎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麾天下以從己。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修、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爲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既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變，以稱上意。

又《歐陽文忠公文粹後叙》　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眞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稚什伯爲群，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略】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略】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

《呂氏家塾記》　歐公每爲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爲文章則書而傅之屋壁，出入以省之。至于尺牘單簡，亦必立藁。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惟覩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痕也。

袁燮《跋西園詩集》　歐陽公言語妙天下，渾然精粹，無片言半辭舛駁于其間，可謂至矣。而張之壁間，往復觀之，一字未安，改之乃已。譬之美玉，極雕琢之工，而後瑩乎其可觀也。

《容齋續筆》卷一六　士大夫發迹壟畝，貴爲公卿，謂父祖舊廬爲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略】歐陽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瀧岡，公自爲《阡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潁，其《思潁詩序》云：「予自廣陵得請來潁，愛其民淳訟簡，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爾來思潁之念，未嘗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于文字。乃發舊稿，得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以見予拳拳于潁者非一日也。」又《續詩序》云：「自丁家艱，服除，入翰林爲學士，忽忽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于今年六十有四，兔并得蔡，蔡、潁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時熙寧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逍遙于潁，蓋無幾時，惜無一語及于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爲潁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是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爲他壤。予每讀二序，輒爲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東坡之居宜興，乃因兔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無以爲歸，復暫至常州，已而捐館。文定公雖居許，而治命反葬于眉山云。

《容齋三筆》卷一二　作文字不問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著意點檢，若一失事體，雖遣詞超卓，亦云未然。前輩宗工，亦有所不免。歐陽公作《仁宗御書飛白記》云：「予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乎子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從臣於群玉，而賜以飛白，予幸得預賜焉。』」烏有記君上宸翰而彼此稱「予」，且呼陸經之字？又《登貞觀御書閣記》言太宗飛白，亦自稱「予」。《外制集序》，歷道慶曆更用大臣，稱呂夷簡、夏竦、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斥姓名，而曰「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又曰「予時掌誥命」，又曰「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凡稱「予」者七。東坡則不然，爲王誨亦作此記，其語云「故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云云。是之謂知體。

《容齋五筆》卷四　歐陽公作文，多自稱「予」，雖說君上處亦然，《三筆》嘗論之矣。歐公取法於韓公，而韓不然，《滕王閣記》、《袁公先廟》爲尊者所作，謙而稱名，宜也。至於《徐泗掌書記壁記》、《科斗書後記》、《李虛中墓志》之類，皆曰「愈」，可見其謙以下人。後之爲文者所應取法也。

周必大《山谷書六一先生古賦》　《六一居士集》共五賦，山谷寫其三，《黃楊》疑少作，《憎蒼蠅》嫌譏刺耳。《外集》別有四賦，惟取《述夢》，蓋因悼

亡，辭意俱妙，類李太白耶。嘉泰癸亥四月九日。

又《歐陽文忠公集跋》　前輩嘗言公作文揭之壁間，朝夕改定，今觀手寫《秋聲賦》凡數本，劉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別本尤多。

又《跋宋景文公唐史稿》　香山詩語平易，六一文體清駛，疑若信手而成者。

張九成《日新》　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

朱熹《答周益公書》　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推明性善之說，以爲息邪距詖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爲宗工鉅儒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於《史記》，善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深究國家所以廢興存亡之幾，而爲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永鑒者，固非一端。其他文說，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氣藹然，寬平深厚，精切的當，眞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恐亦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摽揭己之賢耶，則爲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爲農而自言其服田，爲賈而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爲夸。

又《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爲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淳熙庚子中夏丁巳，新安朱熹觀于南康郡圃之愛蓮堂，因識其後。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　問：「歐公如何？」曰：「淺。」久之又曰：「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義剛）

又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木之）

又卷一三七　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卻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木之）

又卷一三九　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概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卻不滾雜。（賀孫）

又　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

又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

又　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

又　六一文一倡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

又　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秘演詩集序》「喜爲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仔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黃夢昇墓誌》極好。　問先生所喜者，云：「《豐樂亭記》。」（揚）

又　陳同父好讀六一文，嘗編百十篇作一集。今刊行。《豐樂亭記》是六一文之最佳者，卻編在《拾遺》。

又　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拱壽）

又　「欽夫文字不甚改，改後往往反不好。」亞夫曰：「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有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方子）

又　歐公爲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饒錄云，有數十字序滁州之山，忽大圈了，一邊注「環滁皆山也」一句）。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廣）

又　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說，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卻那尋常底字。（儒用）

又　文字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

又　歐公文字敷腴溫潤。

又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

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它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卻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棋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僩）

又　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揚）

又　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淳）

又　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卻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卻不是闒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道夫）

又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方子）

又　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僩）

又　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時舉）

又　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章如此好。（揚）

又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

《雲莊四六餘話》　本朝四六以劉筠、楊大年爲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弊類俳，歐陽公深嫉之，曰：「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不免作，自及第，遂棄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於職當作，亦不爲作也。」如公之四六有云：「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庭者，遂肆鳴梟之口音，孰不聞而掩耳。」俳語爲之一變。至東坡，於四六曰：「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三十餘年而定。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而滌之，偶儷甚惡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亡矣。

徐誼《平園續稿序》　國初承五季之後，士習俳俚，歐陽文忠公自廬陵以文章續韓昌黎正統，一起而揮之，天下翕然尊尚經術，斯文一變而爲三代、兩漢之雅健，翰墨宗師，項背相望，故慶曆、元祐之治照映古今，與時高下，信哉！

林光朝《策問一十八首》　國家開造之初，文章未備，作者往往仍其故習。及歐陽子以古學爲倡，而文章始一變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一一　上（神宗）問：「誰與（歐陽）修親厚？」（王安石）良久曰：「修好有文華人。」安石蓋指蘇軾輩，而上已默諭。【略】它日，上論文章，以爲華辭無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華辭誠無用，有吏材則能治人，人受其利。若從事於放辭而不知道，適足以亂俗害理。如歐陽修，文章於今誠爲卓越，然不知經，不識義理，非《周禮》，毀《繫辭》，中間學士爲其所誤，幾至大壞。」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　歐陽氏策問，爲三代禮樂井田而發者五，似若歎先王之道不得行於後世者。其言則雖以三代爲是，而其意則不以漢、唐爲非；豈特不以爲非，而直謂唐太宗之治能幾乎三王，則三代固不必論矣。故其制度紀綱，儀物名數，皆以唐爲是而詳著之。以余觀太宗之治，曾不能望齊桓之十一也，而何三王之可幾哉！然則歐陽氏之學，非能陋漢、唐而復三代，蓋助漢、唐而黜三代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秦、漢以來，名不正，言不順，而急於事成，故以刑罰持之，使民無以措其手足，而宛轉於鞭笞金鐵之中，則禮樂安得而可興？孔子又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夫三代之井田所以必行者，謂其能度於禮也，後世以貪冒無厭者賦其民，則奚以井爲？而猶諄諄焉議其末乎！

又　歐陽氏又疑《周禮》六官之屬五萬餘人，不耕而賦，何以給之。按《漢表》宰相至佐史十二萬餘人，而千里之地爲公田者數十餘萬井，此皆淺事，何足疑也。其言天地萬物之統，特綱舉草論，若夫周、召道德性命之要言，經治揆物之成迹，《詩》、《書》所不能備，獨《周官》備之，修固未能知也。漢武、何休何足以較是非，而姑謂「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則尤淺矣。

《履齋示兒編》卷七　歐陽文忠公初得昌黎文，嘗曰：「苟得祿矣，當盡

力於斯文以償予素志。」居無幾何，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而於昌黎不無所得。觀其詞語，豐潤意緒，婉曲俯仰，揖遜步驟馳騁，皆得韓子之體。故《本論》似《原道》，《上范司諫書》似《諫臣論》，《書梅聖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縱囚論》、《怪竹辯》斷句皆似《原人》。蓋其橫翔捷出，不減韓作，而平澹詳贍過之。

又卷一〇 歐陽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筆補造化。其平章千古，勘破萬卷，於此何疑之有？

又 乞出表狀，多怨蔣之奇、彭思永之攻己詆斥，語多不平。繼乞根究飛語之所從來，事卒得直，二人貶而公亦出。

《古文關鍵·總論看文字法》 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徧考古人用意下句處。

又《看歐文法》 （平淡）祖述韓子，議論文字最反覆。學歐平淡，不可不學他淵源；徒平淡而無淵源，則委靡不振。

《古文集成》卷三三 東萊批：文忠公歐陽修《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蓋文忠公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奈何五十二年之間皆戎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可紀之功業，故張子韶云：「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情，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

《澗泉日記》卷下 歐陽公作孫泰山、胡翼之墓誌得體，祇載其弟子與其交遊，而略言其學術議論，隱然自爲儒者，非後人所可及。

又 鄒德久道山谷語云：「庭堅最不能作議論之文，然每讀歐陽公、曾子固議論之文，決知此人冠映一代。公試觀此兩人文章合處以求體制，當自得之。」

陳造《題六君子古文後》 古文衰于東京，至唐韓、柳則盛。未幾復衰，至本朝歐公復盛。起衰爲盛，非學力深至不能。予是焉學久，未有愜于心，乃取六君子文類而讀之。如昌黎之粹而古，柳州之辨而古，六一之渾厚而古，河南之簡切而古，南豐之密而古，后山之奇而古，是皆可仰可師，集而參之，肆吾力焉，庶以逞吾志。如諸公之墓誌、表，尤奇筆，然不勝其多，又不容率意去取，姑置之云。

《後耳目志》 荆公謂歐公之文如決積水於千仞之溪，其清駛孰能禦之。

《藏一話腴》甲集卷下 昌黎唐文章之伯，故李翺、張籍從之游；歐公宋文章之師，故蘇子美、梅聖俞爲之徒。善觀人者觀其所主，而端人則取友亦端也。

《黃氏日鈔》卷六一 《蟬聲賦》、《秋聲賦》之脫灑，《病暑賦》、《憎蒼蠅賦》之佈置，皆當成誦。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本朝初爲古文者，柳開、穆修，其後有二尹、二蘇兄弟。歐公本以辭賦擅名場屋，既得韓文，刻意爲之，雖皆在諸公後，而獨出其上，遂爲一代文宗。

《荆溪林下偶談》卷三 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採者悉錄之爲一冊，名曰《文林》。公爲一世文宗，於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鑒矣。

又 二蘇四六尚議論，有氣焰，而荆公則以辭趣典雅爲主，能兼之者歐公耳。

又 本朝四六，以歐公爲第一，蘇、王次之。然歐公本工時文，早年所爲四六見別集，皆排比而綺靡。自爲古文後，方一洗去，遂與初作迥然不同。

又 和平之言難工，感慨之詞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歐陽公。如《吉州學記》之類，和平而工者也；如《豐樂亭記》之類，感慨而好者也。然《豐樂亭記》意雖感慨，辭猶和平。至於《蘇子美集序》之類，則純乎感慨矣。乃若憤悶不平如王逢原，悲傷無聊如邢居實，則感慨而失之者也。

又 文字之雅淡不浮，混融不琢，優游不迫者，李習之、歐陽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張文潛。雖其淺深不同，而大略相近，居其最則歐公也。淳熙間，歐文盛行，陳君舉、陳同甫尤宗之。水心云：「君舉初學歐不成，後乃學張文潛，而文潛亦未易到。」

《鶴林玉露》丙編卷二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爲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爲仁人之言，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略】。」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事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

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又卷三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爲一代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愛日齋叢鈔**》**卷二李燾請以司馬光蘇軾等從祀疏**》　歐陽修倡起古文，攘斥異端，視唐韓愈無愧。嘉祐、治平之間，人才特盛，修所長育成就，爲力居多。

魏了翁《**跋楊參議異家書後**》　臺諫許風聞言事，此本先朝良法美意也，然既務博採，故亦時有譖人之詞以乘間切售者。且歐陽公一世大儒也，而一再以閨門事得奇謗，故最後公自列之疏，謂臣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冤。神考亦曰：「豈有致人大惡，便以風聞爲託。」卒正其事。

《**懷古錄**》**卷下**　歐公《答徐無黨書》云：「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斂，使簡重嚴正，或時放肆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此數語眞作文之大訣。如今作文章，不可一樣平平，須要參之十二段，雄健頓挫方好。

又　（歐公）蓋其晚年所見愈高，不作文而自不能不文，不用字照當，而其血脈有自然之照當。曾南豐得歐文之反覆處，卻無那雄健頓挫，陳同父得歐文之寬大處，卻無歐文之拙而好處。然歐文亦自霜降水涸，自然收斂到平淡，所以於其有許多好處。若才用功而便要學其中平淡，則先失之易矣。誠齋云：「以歐公之法度，用韓柳之句律。」要當先參此機軸。

又　歐文好處多在於冷語。如《春秋論》云：「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歟。」又如《正統論》「是（不然也）」，各於其黨也」。此等是冷語。又如東坡（《始皇論》（中））「封建非聖人意也」，後又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冷語。但歐文平淡中下冷語，人都不覺。人不曉者，則以爲此等語似冗長，可以去之，卻不知極有味。但今爲文者，文勢到此，自然下冷語方好，卻不可勉強學他。歐文中間拙處，他卻不是不會作好語，但他不做，故意下此等拙語。譬如王右軍寫字，或作一兩筆拙筆時，卻拙得來好。

《**文章精義**》　孟子譏蚳鼃不諫，蚳鼃卒以諫顯。韓退之譏陽城不諫，陽城卒以諫顯。歐陽永叔譏范仲淹不諫，范仲淹卒以諫顯。三事相類，然孟子數語而已，退之費多少糾說，永叔步驟退之而微不及。古今文字優劣，於此可見。

又　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

又　歐陽永叔學韓退之。（諸篇皆以退之爲祖，加以姿態，惟《五代史》過《順宗實錄》遠甚，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

又　退之雖時有譏諷，然大體醇正。子厚發之以憤激，永叔發之以感慨，子瞻兼憤激感慨而發之以諧謔。讀柳、歐、蘇文，方知韓文不可及。

又　《論語》氣平，《孟子》氣激，《莊子》氣樂，《楚辭》氣悲，《史記》氣勇，《漢書》氣怯。文字順易而逆難，六經都順，惟《莊子》、《戰國策》逆，韓、柳、歐都順（《封建論》一篇逆）。惟蘇明允逆，子瞻或順或逆，然不及明允處多。

又　歐陽永叔《五代史》贊，首必有「嗚呼」二字，固是世變可歎，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處便精神。

《**瑞桂堂暇錄**》　文章各有體。六一公爲一代文章冠冕，亦惟以其事事合體。如作詩即幾及李、杜，碑銘記序即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即與司馬子長幷駕，作四六一洗崑體，作奏議庶幾陸宣公，游戲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

《**餘師錄**》**卷一**　朱少章云：歐公在潁上日，取《新唐書》列傳，令子棐讀，而公卧聽之。至《藩鎭傳序》，嗟歎曰：「若皆如此傳，其筆力亦不可及也。」

王若虛《**文辨**》　歐公多錯下「其」字，如《唐書・藝文志》云：「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德宗贊》云：「恥見屈于正論，而忘受欺于姦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己，謂姜公輔爲賈直而不能容。」《薛奎墓誌》云：「夫遭時之士，功烈顯于朝廷，名譽光于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蘇子美墓誌》云：「時發憤悶于歌詩，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尹師魯墓誌》云：「所以見稱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窮以死。」此等「其」字，皆當去之。《五代史・蜀世家・論》云：「龍之爲物，以不見爲神。今不上于天，而下見于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然其」二字，尤乖戾也。

又　張九成云：「歐公《五代史》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慵夫曰：「歐公之論則信然矣，而作文之法不必如是也。」

又　歐公散文自爲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潔峻健耳。《五代史》論曲折

太過，往往支離蹉跌，或至渙散而不收。助詞虛字亦多不愜，如《吳越世家·論》尤甚也。

《**隱居通議**》**卷五**　歐陽公《秋聲賦》清麗激壯，摹寫天時，曲盡其妙。《憎蒼蠅賦》次之，用事寫情，俱無遺憾。又有《述夢賦》，其詞哀以思，似爲悼亡而作者。其賦曰【略】。歐陽公有《哭女師辭》曰【略】。以上兩篇，悲哀繾綣，殆骨肉之情不能忘耶。

又卷七　歐陽文忠公修，鴻文碩學，宗工大儒，所謂「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者，固不以詩名，人亦不敢以詩人目之，而公亦不以詩自名也。學者每恨公詩平易淺近，少鍛鍊之工，不得與少陵、山谷爭雄。予獨以爲不然。公之所作，實備衆體，有甚似韋蘇州者，有甚似杜少陵者，有甚似《選》體者，有甚似王建、李賀者，有富麗者，有奇縱者，有清俊者，有雄健蒼勁者，有平淡純雅者。試摘其古體數篇，與韋酷似，而世或未之知也，如【略】。凡此數章，不似蘇州乎？或又謂此特音節似之，而趣味殊懸絕，若然，則予所不解也。其《酬學詩僧》有曰【略】。如此等語，殊似少陵。舉此以例其餘，概可知矣。而謂公不工於詩，可乎？所可恨者格卑耳，要亦崑體之餘習也。《廬山高》、《明妃曲》、《鬼車》、《水谷夜行》諸篇，古今學者誦之習矣，而予尤喜其《贈沈遵》一篇，清婉流麗，自成宮商，蓋學者未之知也。其詩曰【略】。此篇筆力超然，高風遠韻，尚可想見，豈尋常詩人繩墨所能束縛？《送張屯田歸洛歌》末句云【略】。又《述懷送張總之》有云【略】。此皆流麗有情致，可吟諷也。【略】文忠公得時行道，在慶曆、嘉祐、治平間，正宋朝文明極盛時，故發爲詩章，皆中和碩大之聲，無窮愁鬱抑之思，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然亦有奇壯悲吒，如【略】。如此等作，可與古人《出塞曲》相伯仲，信乎能備衆體者矣。范蜀公嘗謂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都被柳詞寫盡。以愚觀之，柳詞何足當此。歐詩數聯，或者足以想見當時太平氣象，今錄如左。【略】以上數聯，誦其詩，想其景，則昇平氣象瞭然在目，豈季世所得見？引筆至此，流涕太息。

又卷一三　歐公文體溫潤和平，雖無豪健勁峭之氣，而於人情物理，深婉至到，其味悠然以長，則非他人所及也。嘗見其天聖、明道間有一書與富文忠公，責其久不寄書，曰【略】。此書非特曲盡事情，而當時朋友眞切之意，尚可想見。

趙秉文《翰林學士承旨文獻党公碑》　韓文公之文汪洋大肆，如長江大河，渾浩運轉，不見涯涘，使人瞪然不敢睨視；歐陽公之文如春風和氣，鼓舞動蕩，了無痕迹，使讀之亹亹不厭。凡此，皆文章正也。

又《竹溪先生文集序》　亡宋百餘年間，唯歐陽公之文不爲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閑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使人讀之者亹亹不厭。蓋非務奇之爲尚，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爲尚也。

劉將孫《須溪先生集序》　嘗論李漢稱韓公摧陷廓清之功，雄偉不常，比於武事；東坡推歐公同於禹抑洪水，周公之膺懲，千載無異詞。

《**東坡文談錄**》　問：坡文不可以道理幷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略】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

又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乎？」公曰：「修于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幷轡絕馳而追與之幷。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略】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略】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略】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

《**修辭鑒衡**》**卷二**　歐公之文，紆餘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

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簡易，無艱難辛苦之態。

又　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得之。

又　歐公每爲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爲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於尺牘單簡，亦必立藁。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惟睹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痕也。

又　張子韶云：「歐公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河漢，盛矣哉！」

《古賦辯體》卷八　此等賦實自《卜居》、《漁父》篇來，迨宋玉賦《風》，與《大言》、《小言》等，其體遂盛，然賦之本體猶存。及子雲《長楊》純用議論說理，遂失賦本眞矣。歐公專以此爲宗。其賦全是文體，以掃積代俳律之弊。然於三百五篇吟咏情性之流風遠矣。《後山談叢》云：「歐陽永叔不能賦。」其謂不能者，不能進士律賦爾，抑不能風所謂賦耶？迂齋云：此賦模寫工、轉折妙，悲壯頓挫，無一字塵涴，自是文中翹楚者。

危素《歐陽文忠公集序》　公當國家全盛之時，世運昌明之際，卓然爲一代文宗，上配韓子，若麗天之星，光於下土，何其偉哉！學者不爲文則已，苟欲爲之，要必取法於斯，猶梓人之規矩準繩也。

貝瓊《歐陽先生文衡序》　宋興五季之後，文章視唐益下，其能振而復古，以繼昌黎韓子者，則有一人焉，曰歐陽文忠公。故當時蘇文公極推尊之，與孟子、韓子併言，文公非私於公也，蓋公天下之言也，天下之人亦不以文公之言爲過。吾嘗反覆讀之，見公之大節在宋爲名臣，而文章特一事而已。其居諫垣，其居政府，設施議論，若三弊五事、修河利害，及討趙元昊曠歲無功，爲陳三策，何其剴切明白如此！惜不得盡行其說。至言石介，亦事之小者。杜、范、韓、富四臣，爲小人所構，一旦同罷，而無敢辯者，乃上疏極論其忠。而希文之出守饒州也，復抵書高若訥，責其不諫，遂謫夷陵。始非不知忤若訥意必獲罪，誠不暇爲身計，而惜朝廷去一正人，甘與同斥而不辭。其忠君體國，爲何如哉！顧以文章稱之者，未足以盡其大也。苟以文章爲上下，則《泰誓》論文王不當改元，武王不當冒文王之元年，破僞《書》之妄，而《詩譜》國風先後世次，猶有功聖人之刪述，宜其與孟子、韓子竝言也。嗚呼！孟子沒千餘年而得韓子，韓子沒二百餘年而得公，其人物之高，道德之盛，發之於言，奚啻一元之氣流行宇宙，而賦於萬物，不見雕琢之巧，而至巧寓焉。故爲學者所宗。雖有負奇好勝，欲進於先秦、兩漢者，亦無以過之矣。【略】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二十日，構李後學貝瓊序。

錢溥《天順本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士非文章之難也，而以文章救世爲難。商楹既奠，齊轅不返，而荀、韓、黃、老之術起，斯道遂亡于秦，鑿于漢，而靡于隋、唐矣，豈復知有七篇仁義之說哉？幸而韓愈氏出，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其文章足以革弊而拯溺。嘗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則亦隱然自任其傳矣。後又變而爲五季衰陋之習，雖宋興七十有餘年，而學者亦未易遽復于古。一旦歐陽子出，以文章道德爲宗師。若范仲淹之貶于饒也，一時名士目爲黨人，公在諫院，爲《朋黨論》以獻，群言遂息。不然，黨錮之禍成矣。嘉祐學者爭尚怪僻爲奇，文體大壞。公知貢舉，黜險怪而錄雅正，士初喧然騰謗，其後不五六年，文格遂變而復古。不然，弊將若何而止哉？此所謂文章必以救世爲難也。雖然，當是之時倡而和者，韓有柳宗元，歐陽有蘇氏父子，其他李翺、皇甫湜、張籍之流，曾鞏、尹洙、張文潛、秦少游之輩，聲振而氣從，金舂而玉應，文非不美也，而較其救世之功，則若列星之有五行，衆山之於五岳，其功化發育呈露，蓋自有不侔者。宜其崛起於千百載之前，而並燿於千百載之後，而渺焉未有能繼之者。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蓋唯二公有焉。

彭勗《天順本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文忠公之政事與宋韓、范、富三公並稱，文章則匹休於唐昌黎伯也，豈未學之所敢評？蓋昌黎伯之文起八代之衰，文忠公則變乎五季習也。故元揭文安公謂其正天下之宗、明先王之道者，爲得其要，勗豈容喙於其間哉？

朱右《新編六先生文集序》　韓文公上接孟氏之緒，而又翼之以柳子厚，至宋慶曆且二百五十年，歐陽子出，始表章韓氏而繼響之。若曾子固、王介甫及蘇氏父子，皆一時師友淵源，切偲資益，其所成就，實有出於千百世之上。故唐稱韓、柳，宋稱歐、曾、王、蘇。六先生之文，斷斷乎足爲世準繩而不可尚矣。

謝肅《長林先生文集序》　韓子深醇正大，在唐爲文中之主。繼韓子者歐陽公，淵永和平，在宋爲文中之宗。

吳寬《分題豐樂亭送文宗儒太僕》　何處亭成樂歲豐，瑯琊山在亂雲中。西南林壑詩尤美，六一文詞信獨工。幽谷泉鳴琴操古，石屏路轉酒船通。幸當歸馬滁陽日，此地來遊興不空。

方孝孺《張彥輝文集序》　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

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絕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絕一世，不爲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

又《三賢贊・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寔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去離駁昧。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刪煩剷華，去其艱深。《大濩》《咸池》，厥音沉沉。如玉之溫，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王臣《弘治修補天順本歐陽文忠公集跋》 先秦兩漢之文尚矣，唐宋以還，韓、柳、歐、蘇、曾、王號六大家，而歐獨粹於理。理豈易言哉？且公之道德天下所共仰，後世所共傳，又不特文之足多而已。曾南豐嘗謂後百千年有慕公爲人，思欲見，有不可及之歎。然閱其文，亦可以得其爲人矣。

楊榮《歐陽文忠公祠堂重創記》 甚矣，文章之洗陋習而歸諸古，著當時而傳後世者，不恆有也。宋歐陽公之文足以當之，宜乎後之人讀其文而思其人，思其人而崇其祀也。公，吉之永豐人，嘗出守潁，樂其風土，有終焉之志。既而歷事三朝，出入二府，思潁之念不忘。晚而得請，自以爲慶幸，則公之於潁，蓋惓惓也。神靈精爽，固在於是矣。【略】於戲！文章關天地之運，盛衰斷續固不偶然，周、秦以前無容論矣。漢自賈、董、馬、班諸子以來，七百餘年，而唐有韓子。又二百餘年，而宋有歐陽子，其文推韓子以達于孔、孟，一洗唐末、五季之陋，當時學者，翕然宗之。及今四百年，而讀其文者，如仰麗天之星斗，莫不爲之起敬。雖通祀於天下學宮，不爲過，矧嘗居於潁，其遺風餘澤猶有在者乎。

唐龍《嘉靖本歐陽文集序》 唐之叔季，三變之體已漓；沿于五代，風斯衰矣。有宋啓運，公以名世之德，奮庸翼戴，希聖賢之軌，誦六經之言，每自謂曰：「空言無用，修所不暇也。」其意深矣。是故爲文經緯仁義，參伍典墳，抑揚風雅，言則可行，行則致用，用則利博，而其大者如《奏皇帝書》，揚搉便宜三術，眞足以驅逐二虜，條陳三弊以及五事，眞足以明治亂之原。《朋黨論》分別君子小人，眞足以立邪正之辨；《本論》務脩禮義以勝之，眞足以消佛氏之害。至如啓杜中丞，論舉石徂徠，而主張公議，扶持正人，非止尺牘而已也。其餘莫非昌言確論，廣調洪詞，炳炳煌煌，力敦渾朴，諧於至理。而組織之奇，絺繪之工，皆其細矣。譬諸四瑚八璉，可施宗廟；黃鐘大呂，以龢神人。布帛菽粟，不衣不食，則寒則饑；變已至魯，功直配韓，大音復完，而頹波頓息也。長公叙之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是也。而又謂「詞賦似李白」，則淺之乎言公矣。夫李白清新俊逸，固騷人之雄也，而施于用則窒矣。即公《蒼蠅》一賦，宛然詩人刺讒之意。草御閣春帖諸詞，尤惓惓不忘規諫，明主垂覽焉，白也有是哉？或曰公指《繫辭》非三絕之筆，明《洪範》無出洛之文，是耶？非耶？斯亦不盡信書之意也，而何害公之大醇？

陳珊《嘉靖本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自聖學失傳，而仁義之途塞。使學者皆知遵孔氏、崇仁義，則孟子沒而得韓愈。公之學推愈以接孟氏，其論誠是也。然苟不求其願學孟氏之心，而徒擬議於言語文字之末，則其所以仰公者，不過謂其爲六大家而已矣。噫！公之可仰獨文乎哉？予嘗求公之心，無所往而不爲仁義之心也；而史臣記公，謂其以奬進賢才爲己任，必極其力而後已，公之心見矣！力也者，心之用也；不極其力而已者，心之未盡也。公平生所爲，豈惟薦賢爲然？其大者表孤於朝，經理其家，公之仁，形於篤友也。臨民斷獄，多從平恕，是無所往而不爲仁矣。直道而行，屢遭貶斥，公之義見於持己也。及居大位，不改其操，是無所往而不爲義矣。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此公所以願學孟氏之心也。公嘗自言：「修於身矣，不見於言可也。」公之志益可驗矣。而世之以「大家」目公者，將指賈誼之堂、相如之室乎？抑將指其爲安宅正路而不疑乎？嗟乎！予於公之文既竭心思矣，非徒盡心於公之文也，乃所以自盡其心也。

郭雲鵬《嘉靖本歐陽先生文粹跋》 鵬計《歐陽文忠公集》總一百三十餘卷，其文瀚漫，既不可以篇數，深味之，尤見純而正、典而雅，鋒采隱伏不外見，有古人遺風，誠爲學者宗匠，傳之者宜盡存而弗削也。

《井觀瑣言》卷一 歐陽文紆徐曲折，偃仰可觀，最耐咀嚼。

又卷二 韓昌黎與歐陽六一皆以文衛道者，其事跡亦頗相類。故韓之知己有裴、董，歐之知己有富、韓；與韓並稱，有柳子厚；與歐並稱，有蘇子瞻。又

如韓有孟東野，而歐有梅聖俞；韓有文暢、高閑、大顛，而歐有惟儼、秘演、惠勤；韓有樊宗師、李翺、張籍、皇甫湜、賈閬仙，而歐有尹師魯、石介、謝絳、蘇子美、石曼卿，恰恰相當，此亦奇也。

《懷麓堂詩話》 歐陽永叔深於爲詩，高自許與。觀其思致，視格調爲深，然校之唐詩，似與不似，亦門牆藩籬之間耳。梅聖俞云：「永叔要做韓退之，硬把我做孟郊。」今觀梅之於孟，猶歐之於韓也。

茅坤《歐陽文忠公文鈔序》 西京以來，獨稱太史公遷，以其馳驟跌宕，悲慨嗚咽，而風神所注，往往於點綴指次外，獨得妙解。譬之覽仙姬於瀟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累數百年而得韓昌黎，然彼固別開門戶也。又三百年而得歐陽子。予覽其所序次當世將相學士大夫墓誌碑表，與《五代史》所爲梁、唐二紀及他名臣雜傳，蓋與太史公略相上下者。然歐陽子所與友人論文書，絕不之及，何也？又如奏疏劄子，當其善爲開陳，分別利害，一切感悟主上，於漢可方晁錯、賈誼，於唐可方魏徵、陸贄。宋仁廟嘗諭廷臣曰：「歐陽修何處得來？」殆亦由此。序、記、書、論，雖多得之昌黎，而其姿態橫生，別爲韵折，令人讀之一唱三歎，餘音不絕。予所以獨愛其文，妄謂世之文人學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獨歐陽子一人而已。而世之人或予信，或不予信，又或訾其間不免俗調處。嗟乎！抑誠有之，太史公之傳《仲尼弟子》與《循吏》處，抑豈能與《刺客》同工哉？觀之日月猶有抱珥，可知之矣。【略】姪桂嘗以予酷愛歐陽公叙事當不讓太史公遷，且前曰：「歐陽公撰《五代史》，當時將相特並齷齪不足數。況兵戈之後，禮崩樂壞，故其文章所表見止此。假令同太史公抽石室之書，傳次春秋、戰國及先秦、楚漢之際，豈特是而已哉？譬之一人焉，入天子圖書琬琰之藏，而陳周彝漢鼎、犧樽、雲罍以相博古，一人焉特入富人者之室，所可指次者陶埴菽食而已。」予唯唯。嗟乎！世之欲覽歐陽子之全，必合予他所批注《唐書》、《五代史》而讀之，斯得之矣。歸安鹿門茅坤題。

又《與黃內翰書》 唐之文章，燕、許、沈、宋以下，大較襲齊、梁、陳、隋矣。韓退之出，而力以六藝之遺矯之，故及大振，上接西漢。宋承五代，楊、劉之體似秀麗而猥薄矣。歐陽子出，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學古，與唐相始終。【略】歐陽公知貢舉，入棘闈，抗顏洗心，思以滌五代相承之陋。而其所首舉者，蘇氏兄弟及曾鞏輩，於時新奇自喜者，並擯不收。而歐陽公之撤闈也，馬前遮噪而投石唾罵者沓至，甚且不能前驅。歐陽公奮不顧流俗，以身矯之，慶曆、元祐間，號爲多士。而嚮所稱通經學古之俗，非其功而伊誰爲之？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七茅坤評 歐陽公之文多遒逸可誦，而于表啓間則往往以憂讒畏譏之餘，發爲嗚咽涕洟之詞，怨而不誹，悲而不傷，尤覺有感動處。

又卷六一《廬陵史鈔引》 歐陽公他文多本韓昌黎，而其序次國家之大及謀臣戰將得失處，余竊謂獨得太史公之遺。其爲《唐書》，則天子詔史官與宋祁輩共爲，分局視草，故僅得其志論十餘首。而《五代史》則出于公之所自勒者，故梁、唐帝紀及諸名臣戰功處，往往點次如畫，風神粲然。

又卷九一茅坤評 歐陽公最長于墓誌表，以其叙事處往往多太史公逸調，唐以來學士大夫所不及者。

王世貞《宋詩選序》 自楊、劉作而有西崑體，永叔、聖俞思以淡易裁之。魯直出而又有江西派，眉山氏睥睨其間，最號爲雄豪，而不能無利鈍。南渡而後，務觀、萬里輩，亦遂彬彬矣。

又《書歐陽文後》 歐陽之文雅渾不及韓，奇峻不及柳，而雅靚亦自勝之。記序之辭紆徐曲折，碑志之辭整暇流動，而間於過折處或少力，結束處或無歸著。然如此十不一二也。獨不能工銘詩，易於造語，率於押韻，要不如韓之變化奇崛。他文亦有迂遠而不切，太淡而無味者。然要之宋文，竟當與蘇氏踞洛屋兩頭，曾、王而下，置之兩廡。

《藝苑卮言》卷四 楊、劉之文靡而俗，元之之文旨而弱，永叔之文雅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子固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暢而平。

又《弇州山人詞評》 永叔、介甫俱文勝詞，詞勝詩，詩勝書。子瞻書勝詞，詞勝畫，畫勝文，文勝詩。

《詩藪》外編卷五 歐陽自是文士，旁及詩詞。所爲《廬山高》、《明妃曲》，無論旨趣，只格調迥與歌行不同。驚駭俗流可耳，唐突李、杜何也？《滄浪篇》、《詠雪行》，體制稍合，然亦退之後塵。

又 聖俞如「山色臨關險，河聲出地長」，「隴雲連塞起，渭水入關流」，皆去盛唐不遠。歐「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之類，亦自軒爽。

袁宏道《與江進之》 近日讀古今名人諸賦，始知蘇子瞻、歐陽永叔輩見識眞不可及。

又《答梅客生開府》 邸中無事，日與永叔、坡公作對。坡公詩文卓絕無論，即歐公詩文，當與高、岑分昭穆，錢、劉而下，斷斷乎所不屑。

又《答陶石簣》 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爲文，密於持論而疎於用裁。然其中實有起秦、漢而絕盛唐者，此語非兄不以爲決然也。夫詩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歐、蘇矯之，不得不爲巨濤大海。至其不爲漢、唐人，蓋有能之而不爲者，未可以妾婦之恆態責丈夫也。

《四六法海》卷三 宋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洪涩弗振。柳開、穆修、蘇舜欽志欲變古而力弗逮。自歐公出，以古文倡，而王介甫、蘇子瞻、曾子固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歐公之詩力矯楊、劉「西崑」之弊，專重氣格，不免失於率易，而四六一體，實自創爲一家。至二蘇而縱橫曲折，盡四六之變，然皆本之於公。慶曆三年，公知諫院，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帝知公，詔特除之。

《詩源辯體》卷三四 詩與文章，正、變一也。宋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爲文尚奇澀，讀或不成句。歐陽公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及放榜，乃得蘇子瞻第二，子由及曾子固亦在選中，一時有聲者皆不錄，士論洶洶。然迄今六百年來，世傳文章，惟歐、蘇、子由、子固而已，當時雕刻者安在耶？乃知詩文千古之業，斷不可要譽一時也。

艾南英《續刻周伯譽遺稿序》 唐之韓子，宋之歐陽子，力挽六朝、五季之陋，而天下翕然共趨於古。此所謂開風氣之先者也。

又《再與周介生論文書》 千古文章，獨一史遷。史遷而後千有餘年，能存史遷之神者，獨一歐公。歐公之文，每提耳而命之，人不知也。

又《與沈崑銅書》 古文一道，其傳於今者，貴傳古人之神耳。即以史遷論之，昌黎碑誌，非不子長也，而史遷之蹊徑皮肉，尚未渾然。至歐公碑誌，則傳史遷之神矣。然天下皆慕韓之奇，而不知歐之化，乃知識者之功侔於作者。

又《答陳人中論文書》 足下書甚冗，然其大意乃專指斥歐、曾諸公，以爲宋文最近，不足法，當求之古，而其究竟則歸重於李于鱗、王元美二人爾。【略】足下試取歐陽公碑誌之文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於太史公，蓋得其風度於短長肥瘠之外矣，猶當謂之有迹乎？【略】足下又曰：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孰過於歐、曾、蘇、王者？【略】不佞極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於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神如天衣無縫爲稍差者，以其法太嚴爾。宋之文，由乎法不至於有迹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爲宋之第一人。【略】足下又云：唐後於漢，故唐文不及漢；宋後於唐，故宋文不及唐。如此則我明便當不及宋，又何以有陳人中？又何以有人中嘐嘐然所尊奉之王、李耶？宋人詩誠不如唐，若宋之文，則唐人未及也。唐獨一韓、柳，宋自歐、曾、蘇、王外，如貢父、原父、師道、少游、補之、同甫、文潛、少蘊數君子，皆卓卓名家。願足下閉戶十年，盡購宋人書讀之，然後議宋人未晚也。

又《再與陳怡雲公祖書》 傳、誌一事，古之史體，龍門而後，惟韓、歐無愧立言。觀其剪裁詳略，用意深遠，得《史》、《漢》之風神。

又《與溫伯芳論大家書》 文章大家，亦復無所不有，方爲大家，古文中惟歐公足當之。歐公有《史記》文，有韓文，有柳文，又有六朝鮮藻文，而亦自具宋時同時之文。如蘇，如王，如李綱奏議，皆若於歐集先見之。此所以爲大家。

錢謙益《再答蒼略書》 歐陽子，有宋之韓愈也。其文章崛起五代之後，表章韓子，爲斯文之耳目，其功不下于韓。《五代史記》之文，直欲祧班而禰馬。《唐六臣》、《伶人》、《宦者》諸傳，淋漓感歎，綽有太史公之風。人謂歐陽子不喜《史記》，此瞽說也。

魏裔介《宋文欣賞集序》 文至於宋而蕪冗靡弱，有枯萎之色矣。【略】迨仁宗之世，涵育已及百年，乃有韓稚圭、范六丈、歐陽永叔、司馬君實出，而曾子固與眉山父子起而羽翼之，雷轟電掣，雲蒸霞變，宋文之盛，至此而極也。【略】流覽宋文，終當以歐、蘇爲操觚之標準耳。

《義門讀書記》卷三八 歐公四六對屬，流轉變化，有如彈丸，而矯枉已過，學之太枯，不若子瞻尚多風致。

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序》 歐陽子長於論事，而言理則淺。

邵瑨《康熙重刻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曾君旅菴重刻《歐陽文忠公集》成，屬余序。歐陽之文，蘇氏父子論之當矣，勦而說之，爲駢拇，爲懸疣也。故余不敢序歐陽文，而願與海內讀歐陽文者論文。竊觀古之作者，類皆蓄學沈思，遠者數十年，近亦十餘年，以蘄所爲卓然自立之處。得之矣，務滋其源，務沃其根，富有而日新，然後可以成一家言，名當時而信後世。譬之江河然，源出崑崙，發岷、峨，渾渾抱抱，挹之不竭，於是乎經九州，絡九土，放之爲廣川

洪流，束之爲崩瀧急峽，石漱之爲澗沚，堤禦之爲池澈。安流縈洄，則千里一碧，而舳艫帆檣之容與也；怒濤奔折，則百怪滉漾，而魚龍蛟螭之嘯吟也。惟其蓄也深，故出也不匱，而變化也不窮。古稱文章家足當此者，盲左、遷、固而下，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而韓愈氏爲最；宋則歐陽、蘇氏父子、曾鞏、王安石，而歐陽氏爲最。故二氏之文，焯然並行於世，而歐陽文，世之好之者尤多。蓋其行文，即之如淺，復而彌深，而紆徐俛仰之態，往往百折而愈舒，宜好之者之衆也。嗚呼！自茲以降，幾無文矣。北地、弇州諸公摹秦、漢，優孟之衣冠也，其病襲；金華、毗陵、晉江諸公之規八家，醪醴之酒魄也，其病淺。乃數十年來，傳變益出，有俳優之文，有應酬之文，其黠者往往剽獵二氏，薈萃駁雜。最上則援引經義，規橅唐、宋，世翕然以文章家推之矣。顧叩其源委，盡蓄學沈思，久之而有以自立者耶？抑猶未免爲優孟，爲酒魄者，已陳之芻狗耶？夫決溝塹之水，放之盈科，而傲然自睨於江河，水不異也，其所爲源者異矣。然則孰從正之？以廬陵正之。正之者何？廬陵之文。世爭誦說之，然而面目也，格調也。面目、格調之外，有所以爲廬陵者存。夫龍門、昌黎，其祖父也；六經，其大宗也；子、史、百家，則其旁支族屬也。吾由子孫而識其祖父，由祖父而考其昭穆，然後源流瞭然矣。蓋道其喜則易入也。方今古學向隆，人人自謂得之者以千數。余言出，得無又爲駢拇、爲懸疣也哉！歐陽之詩逮文，然亦自有工拙，茲不具論。曾君名弘，江西之吉水人。

孫琮《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序》　一朝氣運，必有文章鉅公主持其間，學者乃知返靡歸雅。八家以韓爲首，韓、柳同時而柳不逮韓。距三百餘年而得歐公，其淵源大要得於退之，而豐骨峻整，體度天然，則又本之性成而篤學以深之，歐與韓正未可一例論也。遭時賢主，周旋於杜、富、韓、范之列，盡忠匡弼，設施經濟，爲有宋名臣。嘗有言：時文乃干祿之具，既得祿矣，益乃肆力於古，得作者之神。後得蘇氏兄弟，針薺相合，大昌厥學。蓋一代之文，必有一代宗盟。昌黎著《師說》，抗顏爲師。豈獨以文字哉？即子厚猶有所忌，而況他人！宋初文體卑弱，有五代餘習，伯長倡爲古文，然猶未盛也。迨歐公、尹師魯輩出，始極於古，而昌黎之教乃大顯。蓋韓、歐俱欲以文衛道，不徒作文人，所謂一代宗盟，而氣運亦由之也。顧歐公主制舉初，亦遭謗議，既而大服，古文不易復，果如是耶！

汪琬《題歐陽公集》　古人爲文未嘗一無所本者，如韓退之《諱辯》本《顏氏家訓》，歐之論隱公非攝本何氏《膏肓》，辯堯、舜、后稷世次差舛本杜預《釋例世族譜》，蘇之序延州來季子多壽本孔穎達《正義》。不知其偶合與？抑亦稍循其說而橫從出之也？然文忠公所作《送廖倚序》，即退之《送廖道士序》也；《藥師院佛殿記》，即《汚者傳》也。此其源委皆顯顯然可見，儻古人亦不盡諱之歟。

《日錄》卷二　歐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史遷加以超忽不羈，故其文特雄。

又　韓文入手多特起，故雄奇有力；歐文入手多配說，故委迤不窮。相配之妙，至于旁正錯出，幾不可分，非尋常賓主之法可言矣。

方苞《古文約選序例》　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退之、子厚讀經、子，永叔史志論，其源並出於此。退之、永叔、介甫俱以誌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學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蘊，則於三家誌銘，無事規橅而自與之並矣。故於退之諸誌，奇崛高古精深者皆不錄，錄馬少監、柳柳州二誌，皆變調，頗膚近。蓋誌銘宜實徵事迹，或事迹無可徵，乃叙述久故交親，而出之以感慨，《馬誌》是也；或別生議論，可興可觀，《柳誌》是也。於永叔獨錄其叙述親故者，於介甫獨錄其別生議論者，各三數篇，其體製皆師退之，俾學者知所從入也。退之自言所學，在「辨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蓋黑之不分，則所見爲白者非眞白也。子厚文筆古雋，而義法多疵。歐、蘇、曾、王亦間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瑜者不爲揜耳。

劉大櫆《海峰先生精選八家文鈔序》　予謂論則韓、蘇，書則韓、柳，序則韓、歐、曾，碑誌則韓、歐、王，記則八家皆能之，而以韓、柳、歐爲最，祭文則韓、王，而歐次之。三蘇之所長者一，曰論；曾之所長者一，曰序；柳之所長者二，曰書、曰記；王之所長者二，曰誌、曰祭文；歐之所長者三，曰序、曰記、曰誌銘；韓則皆在所長，而鹿門必欲其似史遷，何其執耶！此韓之所以作《毛穎傳》也。

田雯《黔墨序》　昔歐陽公之論文章也，其序蘇也則曰革五代之餘習，序鄭荀則曰得其是者而師之，至其序曾鞏秀才則又力詆有司之尺度不足以相天下魁壘拔出之材，歐陽公之論如此。余曾持其說以較士於大江南北之間，

當時試牘甫出，四方觀者謂風氣一變，而矯枉過正之譏亦遂起矣。歐陽公以文章盛名知貢舉，所得皆天下士，尚不免于人言，況如余者？

又《廬陵題辭》 永叔云：「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數於詞章，蓋兼者之難也。」乾興、治平間，韓、范、富、歐四公並駕，永叔居座末矣。雖然，宰相之重，亦雜他才，學士非文章不可。上下千載，所關匪細。嗟嗟夏蟲，其語冰乎哉。五代餘習，振革復古，永叔之評滄浪，直以自況耳。詞令比李翺、陸贄，書史敵劉向、班固，長公稱爲今之昌黎，亦僅贊一辭矣。宋初風氣實自永叔倡之，當日於梅、蘇二子拳拳弗置，安道一書奬許尤至。人才世故反覆，三致意焉，而猶往往致憾於文章。其議醇，其論正，後有作者，人非永叔，殆求一言之幾於道，烏可得耶？然而好修之士，槩師廬陵，所謂宋以理學而流於弱，無怪乎世之工擊帨者，譏歐九不讀書也。

《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歐文選序》 永叔之摹韓，幾於尋聲答響，望形赴影矣，而不病其襲，則其說見於老蘇之書，所謂態者是也。態者，非折腰步、墮馬簪之謂，其殆如綸巾羽扇，雅歌投壺，人忙我閒者近是矣。《高司諫》一書，發之最激，而亦不揜其往復百折之常度，老蘇豈欺我哉？《秘演》、《梅聖俞》二序可不存，存以見古人之於朋友文章如此其厚也。不然，則《豐樂》、《峴山》已足盡其致矣。

趙士麟《歐陽修》 永叔正文體，不顧士子言。仲昌浚河議，三疏辨之堅。豈其好立異，爲國得不然。及與魏公相，同心輔政難。朝廷臻平治，濮議乃外遷。余觀《五代史》，深得褒貶權。若夫《朋黨論》，洵足垂不刊。探稿出廢簏，先生善法韓。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 《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宋歐陽修。【略】大致褒貶祖《春秋》，故義例謹嚴；敘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而事實則不甚經意。

李紱《六一堂文譾》 炎宋文章運，源流尚足徵。百年熙自洽，五季弊相仍。正始音難復，西崑體可憎。艱難當景祐，豪傑起廬陵。波用迴川障，源看攬轡澄。龍門齊逸驥，兎冊掃秋蠅。餘子皆奴隸，時賢屬佐丞。廟堂爭范、富，廊廡立蘇、曾。居士身將隱，斯文道許承。急流辭熱局，別墅築寒藤。竹簟風微扇，茅簷日頗蒸。歸田還札錄，載酒記觥稱。歐絕千秋事，風流一代能。瓣香存翰墨，遺跡漫坡塍。達者今安在？斯堂得再升。高文尋髣髴，峻節想磋磨。地迴驚觀海，時遙歎語冰。清言珠磊落，白戰雪懵騰。經雅相仇手，師資共服膺。方欣同酌斗，兼慰免擔簦。車服裘裏拜，窗櫺宛轉憑。高山還可仰，重與數中興。

又《讀歐陽文忠公集用公紫石屏韻》 平生寶愛《六一集》，扃鑰十襲重錦緘。臺閣之體薦郊廟，名山之業藏雲巖。鴻篇短製一展讀，以古爲鑑光出奩。當時手定五十卷，刊落灌莽留松杉。李詩韓筆兩絕響，惟公奇特才能兼。朝吟夕諷口流沫，不知赤日迴晴簷。起衰豈屬異人任，賞奇要共同心譚。吾鄉風氣喜日上，一時豪駿相研探。庶幾中興反先服，直追大雅排浮纖。【略】公文一讀每三歎，何人後死寧無慙。敦槃共約續前烈，方心可鑿肝可劖。京華長晝有餘暇，罔彼專美徒鳴謙。

李調元《策一》 宋初，楊億猶未脫駢儷，穆伯長、蘇子美始開於先而爲古文。文忠得《韓集》於廢簏，讀而好之，遂造古文之極致。

鄭燮《與江賓谷江禹九書》 文章有大乘法，有小乘法。大乘法易而有功，小乘法勞而無謂。【略】韓、柳、歐、曾之文，曹操、陶潛、李、杜之詩，所謂大乘法也。理明詞暢，以達天地萬物之情，國家得失興廢之故。讀書深，養氣足，恢恢游刃有餘地矣。【略】詞與詩不同，以婉麗爲正格，以豪宕爲變格。變竊以劇場論之：東坡爲大淨，稼軒外腳，永叔、邦卿正旦，秦淮海、柳七則小旦也。

《柳南隨筆》卷六 昌黎之文，字句皆古，人悉知爲錘鍊而成矣，而不知歐公之平易，亦是錘鍊而成者。即如白香山之詩，老嫗能解，可謂平易矣，而張文潛以五百金得其稿本，竄改塗乙，幾不存一字，蓋其苦心錘鍊如此。以此例之，則歐公可知，不特「環滁皆山」之句數易稿而就也。

《初月樓古文序論》 《史記》諸表序，筆筆有唱歎，筆筆是豎的。歐陽文有一唱三歎者，多是橫闊的。

又 古人文章似不經意，而未落筆之先，必經營慘淡。如永叔《與尹師魯書》，直似道家常，若不先有一番琢鍊，何以能如此古雅？

《援鶉堂筆記》卷四四 歐公文字，玩其轉調處，如美人轉眼。

又 歐公文每於將說未說處，吞吐抑揚作態，令人欲絕。

袁枚《答平瑤海書》 枚讀書六十年，知人論世，嘗謂韓、柳、歐、蘇，其初心俱非託空文以自見者，惟其有所餘於文之外，故能有所立於文之中。

《隨園詩話》卷六 歐公學韓文，而所作文，全不似韓：此八家中所以獨

樹一幟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三　歐公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予謂此數語即歐公所以自道，而起衰之功，遂與昌黎並，以是得成其爲歐陽子之文也。

《**十七史商榷**》卷九三《**歐法春秋**》　歐不但學《史記》，并往往自負法《春秋》。建安陳師錫序云：「五代距今百餘年，故老垂絶，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餘年間廢興存亡之迹，奸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考焉。惟廬陵歐陽公慨然以自任，潛心累年而後成。其事迹實錄詳於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文集附《四朝國史》本傳，亦稱其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殆與《史》、《漢》相上下。愚謂歐公手筆誠高，學《春秋》卻正是一病。《春秋》出聖人手，義例精深，後人去聖久遠，莫能窺測，豈可妄效？且意主褒貶，將事實壹意刪削，若非舊史復出，幾歎無徵。師錫反謂舊史使事迹不傳，來者無考，而推歐史爲詳於舊。語太偏曲，又何足信哉！

汪縉《柳王二家文叙》　以予觀於唐、宋大家文，韓、歐其至矣。能配韓、歐以行者，獨有子厚、介甫耳。

《**茶餘客話**》卷一〇　閻百詩（若璩）云：「六經之外，文之談理而達者，無如《莊子》；論事而達者，無如《國策》。後之作者能兼撮二書之勝，無如蘇長公。自韓昌黎振累代之衰，力去浮曼，以爲奇怪。然其句琢字鍊，猶在虛實之間。至歐學韓，而益暢之，並去雕刻，而務出于平易，又一變焉。長公後出，與歐同出於用虛，而筆力豪橫，倏忽變化。後有作者，無以復變，亦無復能逮矣。」

又《儲在文論古文佳者》　儲禮執中子在文語門人云：「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廷碩《東封朝覲壇頌》，獨孤至之《夢遠遊賦》，韓退之《進學解》、《毛穎傳》，孫可之《大明宮紀夢》，歐陽永叔《王鎔傳》、《王淑妃傳》、《伶官傳》，蘇子瞻《十八羅漢贊》、《戰國養士論》，陳同甫《上孝宗書》，皆得太史公之神，當與《項羽本紀》同讀。初學必須解得此意，方可作文字。」

李元度《平山堂重建歐陽文忠公祠記》　三代下，兼三不朽而詣其極者，宋歐陽文忠公一人而已。公之學，自韓子以達於孟子、孔子，著仁義禮樂之實，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惟平心無怨惡耳。故雖其怨家讎人，嘗出死力擠陷公者，遇之無纖毫芥蔕。至其天資勁直，言人所不敢言，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也。尤偉者，在政府與韓魏公協謀，定大計，贊立英宗，復開悟皇太后，俾釋嫌釁，則誠社稷勳焉。公於文章，直接韓子之傳，蘇文忠稱其「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世以爲知言。不但已也，眉山蘇明允父子，挾策走京師，時無知者，公上其書於朝，拔其二子軾、轍爲舉首。曾文定、王荆公，皆公所賞識，宋之文極盛矣。然微公莫能宏奬而鎔冶之，是諸家之文，皆公文也。且以餘事論之，公修《唐書》及《五代史》，即與龍門頡頏；著《詩本義》，能折衷毛、鄭二家；著《易童子問》，能糾王輔嗣之失；作《集古錄》，即爲後世金石家之宗；作四六文，即能一洗崑體；偶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公蓋得文章之全者，宜其名滿天下。爲諫官，則稱歐、余、王、蔡；爲宰相，則稱韓、范、富、歐陽；詩稱歐、梅；文稱韓、柳、歐、蘇、曾、王，又獨以公配韓，稱韓、歐。兼立德、立功、立言而各極九等之最，公之外，豈復有二哉？

姚鼐《復魯絜非書》　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

翁方綱《制義江西五家論》　歐、曾者，經訓之文也。歐陽之文出於史遷，出於韓；而曾子固之文，出於班固，出於劉向。

《**文史通義**》**外篇二《駁孫何碑解》**　唐末、五季，文章破碎，遣詞命字，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文運之末厄也。歐陽摧陷擴清之烈，比於唐之韓公，其溯宋初爲古文者始於尹氏。

又外篇三《與汪龍莊書》　近世文宗八家，以爲正軌，而八家莫不步趨韓子，雖歐陽手修《唐書》與《五代史》，其實不脫學究《春秋》與《文選》史論習氣，而於《春秋》、馬、班諸家相傳所謂比事屬辭宗旨，則概未有聞也。

黃綬誥《山木居士文集叙》　吾鄉人文之盛，自宋以來，以廬陵歐陽氏爲稱首，而其爲文則皆原於昌黎韓氏，變卓犖爲紆徐，自成爲歐陽氏之文。南豐、臨川皆衍其緒而光大之。

惲敬《大雲山房文稿二集目錄叙說》　敬觀之前世，【略】歐陽永叔自儒家、雜家、詞賦家入，故其言詳雅有度。

孫星衍《洪筠軒文鈔序》　八大家中韓退之學識最高，無背聖哲之論；柳子厚則多出入，所見僻隘，略如其人；歐陽永叔不惑二氏之學，持論甚正，然

《濮議》不合於經；蘇子瞻經學典禮甚疏，其文實天下之才也。

《退菴隨筆》卷三 以古文言之，唐、宋諸家如歐、蘇、王，皆深於經學，著有成書，曾亦有史學。韓、柳書雖未成，然觀其文中所言，其於經史百家所用功者可見，且皆夙負經濟。如韓之《論淮西事宜》及《論黃家賊狀》，歐公、王荆公之奏疏，蘇之奏疏及策論，此豈可以摹倣剽竊爲之者？

《古文範》下編吳闓生評 歐公之文豐采敷腴，風華掩映，神韻之美，冠絕百代。蓋公之得於天者，非可仿效而襲似也。自此體易爲人所慕悅，而學步者益多，多而又不能至，而去古人戛戛獨造之風益遠矣。蓋周、秦三代之文，自東漢以降，興於唐之韓退之，而復衰於宋，宋以後無復眞古文矣。歐公雖不尸其咎，然公之文實導人於平易，而不能引人日上，則昭然無可疑也。

魯續《與李海帆宗傳書》 昌黎得力於《詩》、《書》，子厚得力於《國語》，歐陽得力於《史記》。

吳汝《西谿漁隱外集題辭》 西江之文，至宋而極。廬陵歐氏、臨川王氏之文與詩，南豐曾氏之文，分甯黃氏之詩，並陵轢百代，各有千古。

陳方海《歐陽文忠公集書後》 周、秦、漢、魏之文壞於六朝，唐興，尚仍其習，韓文公出，始有以正之。唐之文壞於五季，宋興，尚仍其習，歐陽文忠公出，始有以正之。夫聖賢之道，洽於人情，六藝之文，光如日月。昔之人處於不變之勢，而弗勝其好異；後之人處於不反之勢，而獨爲其至難。退之孤詣，永叔再接，博觀終始，窮極事情，所以啓前惑而覺後疑者亹亹焉。昔蘇氏之論文忠公也，以爲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箸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蓋韓文視當世無可師者，推而上之，乃有得於孟子；公亦視當世無可師者，推而上之，乃有得於韓公。其信乎聖賢之道在是，六藝之文復興，雖天下後世，或唯唯，或不不，而稽其畜積，固不得不尊爲聖人之徒也。且夫志高而不鄰於僞，以有性也；言大而不嫌於夸，以有物也。率性以達其志，孔子、孟子且莫而遇之矣；稱物以實其言，禮樂仁義左右而取之矣。蘇氏又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嗟乎！之數子者，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攄意宇宙之外，銳思毫芒之內。使其並世，各憚乎高名；溯其流風，興悲乎絕唱。能兼之者，乃在公乎！士固貴乎叢數家之長，培一己之學，變通倫類以御其精，錯綜今古以觀其大，雖云藝也，可以知道焉。公之文章，冠冕宋代，元、明以來，久無嗣響。國朝雲漢昭回，百家並起，儒林文苑，多士櫃櫃。論者或謂玄黃相雜，何可昧其章施，體植必兩，未便安於蹠踔，求文於宋，或不如於六朝焉。原夫六朝文勝，沿而爲靡；宋人質勝，沿而爲陋；變本加厲，後儒之羞。要之承五季之後，不可無公，猶承六朝之後，不可無退之也。至於弛張者，天之道，夷隆者，世之運，文質因乎自然，而人事不與存焉。讀公之書，何必有所軒輊哉？

包世臣《再與楊季子書》 永叔奏議怵怛明暢，得大臣之體，翰札紆徐易直，眞有德之言，而序記則爲庸調。

昭槤《宋儒習氣》 宋代理學昌茂，詩文放溢，不肯履人跬步，頗有自得之豪。然其弊專欲掩敝前人，以伸己長。【略】歐陽《五代史》既行，薛居正之《舊史》即以覆瓿。蘇、黃諸家詩文日盛，宋初諸作者劉筠、晏殊輩即湮沒不章，使乾德至明道六七十年間傳者惟騎鯨數人而已。一時之趨尚如此，良可慨矣。

《藝概》卷一 歐陽公文幾于史公之潔，而幽情雅韻，得騷人之旨趣爲多。

又 歐陽公《五代史》諸論，深得「畏天憫人」之旨，蓋其事不足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怫於己，不言無以懲於世。情見乎辭，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惻隱之意。

又 屈子《卜居》、《史記·伯夷傳》，妙在於所不疑事，卻參以活句。歐文往往似此。

又 歐公稱昌黎文「深厚雄博」，蘇老泉稱歐公文「紆餘委備」。大抵歐公雖極意學韓，而性之所近，乃尤在李習之。不獨老泉於公謂「李翺有執事之態」，即公文亦云「欲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所尚蓋可見矣。

又 謝疊山云：「歐陽公文章爲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鍔，韜光沈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按：歐之奇不如韓，固有之，然於韓之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詎相遠乎？

劉開《致鮑覺生學士書》 昔李元禮以名節振天下之靡，而郭林宗起而翼之，舉世爭自樹立；歐陽學士崛起景祐之末，以文章風義勵多士，而布衣蘇洵亦以雄文奇略爲之左右，其子軾、轍相繼師法，海內翕然信從，風俗丕正，莫不知講習歐陽子之書。此所謂能以一人倡天下，能合天下應一人者也。當是時也，若使上有元禮、永叔之賢，而下無郭太、明允其人，以遙相應和，則氣

之感也不宏，說之行也不遠。

林紓《春覺齋論文》 歐文語語平易，正其嚴潔，不可猝及。昔人見歐公《醉翁亭記》草，起手本有數行，後乃一筆抹卻，只以「環滁皆山也」五字了之，何等斬截！然但觀此五字，亦有何奇？似盡人皆能。不知洗伐到精粹處，轉歸平淡；淺人以平易爲平淡，便不是矣。

又 歐文講神韻，亦于頓筆加倍留意。如《豐樂亭記》曰：「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又曰：「百年之間，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或謂「故老無在」及「遺老盡矣」用筆似沓，不知前之思故老，專問南唐事也；後之問遺老，則兼綜南漢、吳、楚而言。本來作一層說即了，而歐公特爲夷猶頓挫之筆，乃愈見風神。故王元美作文三法，其第二條曰：「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唯能解班、歐二氏之句法，即可悟文家頓筆之法。

又 歐公之文似平易近情，然每爲小簡，亦必屬稿，則其事已不視爲玩易，何至於疏？又何至于不檢？蓋能用省筆，已節縮無數枝詞。讀之似疏，及絜其全局觀之，又覺文之嚴潔處本應如是。欲言其疏，則于一兩字間早聲明已往之事，都有歸宿。

又《韓柳文研究法》 贈送序是昌黎絕技，歐、王二家，王得其骨，歐得其神。

《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 永叔之文，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王介甫（《祭歐陽公文》）形容最肖。此外可參酌者，韓稚圭曰：「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及。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燄相薄，莫較高下。」（《歐陽公墓誌銘》）蘇子瞻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居士集序》）蘇子由曰：「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歐陽公神道碑》）雖不免推崇太過，然亦各有所見。要之永叔學昌黎，而才力不逮，然能變化，自成一家，故可繼韓公之後，而雄視一代也。

《東軒筆錄》卷一二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終不近古。」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也。」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者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而謂正仲曰：「君子群而不黨，君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耳，顧豈黨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坐皆大笑。余每評詩亦多與存中合。頃年嘗與王荆公評詩，余謂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歐陽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健美，但恨其少餘味耳。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余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所言之殊，不可強同也。

《中山詩話》 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趠飛揚爲感動也。

《陳輔之詩話》 楚老云：「歐詩如玉燭。」葉致遠曰：「得非四時皆是和氣，滿幅俱同流水乎？」公曰：「致遠可謂善鑒裁者。惜乎不令歐公生前聞之。」

蘇軾《評七言麗句》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曉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鶴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并驅爭先矣。軾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爾。

《許彥周詩話》 歐陽文忠公《重讀徂徠集》詩，英辯超然，能破萬古毀譽；《食糟民》詩，忠厚愛人，可爲世訓。《會老堂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初謂「清風」、「明月」古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譿傳》曰：「入我室者，但有清風；對我飲者，惟當明月。」歐陽文忠公文章雖優，詞亦精緻如此。

李綱《讀四家詩選四首》 介甫選四家之詩，第其質文以爲先後之序。予謂子美詩閎深典麗，集諸家之大成；永叔詩溫潤藻豔，有廊廟富貴之氣；退之詩雄厚雅健，毅然不可屈；太白詩豪邁清逸，飄然有凌雲之志，皆詩傑也。其先後固自有次第。誦其詩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乃知心聲之發，言志詠情，得於自然，不可勉強到也。因各賦詩一篇以見意云。【略】廬陵間世才，妙手歸大匠。文章振古風，獨立無與兩。詩篇尤藻麗，句法含萬象。平夷謝雕鐫，醇厚

如醞釀。溫溫廊廟姿，不作窮愁相。平生蹈難危，利口困讒謗。終焉自光明，學者共師仰。每詩必言歸，耕釣箕潁上。但欲風波息，豈是事高尚？收身及未老，六一聊隱放。九原如可作，非公復誰嚮？

又《讀東坡詩序》 學江西詩者謂蘇不如黃，又言韓、歐二公詩乃押韻文耳。予雖不曉詩，不敢以其說爲然。

又《書四家詩選後》 永叔之詩，非無質也，而文勝質。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〇 《雪浪齋日記》云：或疑六一居士詩，以爲未盡妙，以質於子和。子和曰：「六一詩只欲平易耳。『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豈不佳？『晚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

又後集卷二三 苕溪漁隱曰：歐公作詩，蓋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襲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見牽強之迹耳。如《六月十四夜飛蓋橋玩月》云：「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浪止，始見天水性【略】。」

《捫蝨新話》上集卷二 荆公編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略】。歐公文字，寄興高遠，多喜爲風月閑適之語，蓋是效太白爲之，故東坡作歐公集序亦云：「詩賦似李白。」此未可以優劣論也。

又下集卷二 韓文公嘗作《赤藤杖歌》云【略】。此歌雖窮極物理，然恐非退之極致者。歐陽公遂每每效其體，作《菱溪大石》云【略】。觀其立意，故欲追倣韓作，然頗覺煩冗，不及韓歌爲渾成爾。公又有《石篆》詩云【略】，《紫石硯屏歌》云【略】。公又嘗作《吳學士石屏歌》云【略】。此三篇亦前詩之意也，其法蓋出於退之。

又卷三 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唐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荆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遂極於高古。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本朝楊大年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渾成底意思。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字，使難字，便云好。（雉）

《黃氏日鈔》卷六一 （歐）詩多與尹師魯、梅聖俞作，云：「師魯天下才。」又詩云：「聖俞翹楚才。」嘗答聖俞詩云：「文會忝余盟，詩壇推子將。」公以文自任，謂詩不及聖俞也。

又 （歐）致仕後，詩尤灑落。

敖陶孫《詩評》 因暇日與弟侄輩評古今諸名人詩：【略】歐公如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

劉克莊《本朝五七言絕句》 唐絕句詩選成，童子復以本朝詩爲請，余曰：「茲事尤難。楊、劉是一格，歐、蘇是一格，黃、陳是一格，一難也；以大家數掩群作，以鴻筆兼衆體，又一難也。」

又《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晦詩評》 昔韓、歐二公病六朝五季文體卑弱，於是各爲一家之言以變之。不獨一時學者從風而靡，向使徐、庾、楊、劉諸人及與二公同時，亦必北面豎降矣。今舉世病晚唐詩，猶歐陽之遺意也。

魏了翁《裴夢得注歐陽公詩集序》 歐陽文忠公之詩文，今所謂《居士集》者，六百七十餘篇。公之子叔弼以授蘇文忠公。公書其篇首曰：「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孔氏。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其亂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自是集之行也，家藏而人誦之。有譜其年行，有類其制誥表章雜著而別爲之集者，蓋片辭隻牘，無復棄遺矣。臨川裴及卿夢得，嘗從故工部尚書何叔異游。何耆公之詩，命及卿爲之箋釋，久而成編。余亦雅好歐公詩簡易明暢，若出諸肆筆脫口者。今披味裴釋，益知公貫融古今，所以蓄德者甚弘，而非及卿博見強志，精思而篤踐焉，亦不足以發之也。書成，介其諸舅李公父劉，以屬叙於余。余瞿然曰：歐公之文，而蘇公叙之矣，余何所容其喙！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歐陽修《寄梅聖俞》 方回評：公《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有云：「道途處險人多負，邑屋臨江俗善泅。臘市漁鹽朝暫合，淫祠簫鼓歲無休。風鳴燒入空城響，雨惡江崩斷岸流。訟庭畫地通人語，邑政觀風問俚謳。」皆于風土如畫。讀歐公詩，當以三法觀。五言律初學晚唐，與梅聖俞相出入，其後乃自爲散誕。七言律力變「崑體」，不肯一毫涉組織，自成一家，高于劉、白多矣。如五、七言古體則多近昌黎、太白，或有全類昌黎者。其人亦宋之昌黎也，出其門者，皆宋文人巨擘焉。馮舒評：歐詩兼用六朝及唐，乃云學晚唐，非也。彼固自成一家，然謂其高於劉、白，亦非也。歐亦止用唐格。歐詩的是如此。

袁宏道《靈濤閣集序》 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飣餖之習者，以流麗勝，飣餖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

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務爲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濃，而濃實因於淡。然其弊至以文爲詩，流而爲理學，流而爲歌訣，流而爲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

又《與李龍湖》 近日最得意，無如批點歐、蘇二公文集。歐公文之佳無論，其詩如傾江倒海，直欲伯仲少陵。宇宙間自有此一種奇觀，但恨今人爲先入惡詩所障難，不能虛心盡讀耳。【略】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彼謂宋不如唐者，觀場之見耳，豈眞知詩爲何物哉？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 歐陽永叔名修。古詩謂「滔滔漭漭，有若江河」是也。東坡云「歐陽子詩賦似李白」，此以諸體近唐調者言之。

毛晉《隱湖題跋・跋六一詩話》 六一居士作詩，蓋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襲前人。凡《詩話》中褒譏，亦多與前人相左，非好爲已甚也。其自道云：「知聖兪詩者莫如修。嘗問聖兪舉平生所得最好句，聖兪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兪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蓋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詩，得毋似之乎！

《薑齋詩話》卷二 學蘇明允，猖狂譎躁，如健訟人強辭奪理。學曾子固，如聽村老判事，止此沒要緊話，扳今掉古，牽曳不休，令人不耐。學王介甫，如拙子弟效官腔，轉折煩難，而精神不屬。八家中，唯歐陽永叔無此三病，而無能學之者。要之，更有向上一路在。

田雯《論七言古詩》 七言古詩至唐末式微甚矣。歐陽文忠公崛起宋代，直接杜、韓之派而光大之，詩之幸也。

《宋詩鈔・歐陽文忠詩鈔序》 其詩如昌黎，以氣格爲主。昌黎時出排奡之句，文忠一歸之於敷腴，略與其文相似也。

陳廷敬《吳元朗詩集序》 自昔宋初學者祧少陵而宗義山，雖以歐陽公之賢，猶舍杜而學韓。歐陽公詩不逮文，固無可論，然亦豈非以韓詩之爲尤近於道與？

《帶經堂詩話》卷三 宋承唐季衰陋之後，至歐陽文忠公始拔流俗，七言長句高處直追昌黎，自王介甫輩皆不及也。《廬山高》一篇，公所自負，然殊非其至者。

《小澥草堂雜論詩》 宋初尚「崑體」，蘇、梅二子始矯其失。至歐公波瀾愈大，其七言古歌妙處，乃非晚唐所及。

紀昀《冶亭詩介序》 唐末詩猥瑣，宋楊、劉變而典麗，其弊也靡。歐、梅再變而平暢，其弊也率。

《雨村詩話》卷下 歐陽文忠詩，則全是有韻古文，當與古文合看可也。

《蘇亭詩話》卷一 歐陽永叔、王介甫，古文爲大家，詩亦名家，無書名。

《隨園詩話》卷五 宋曾致堯謂李虛己曰：「子詩雖工，而音韻猶啞。」《愛日齋詩話》曰：「歐公詩，如閨中孀婦，終身不見華飾。」味此二語，當知音韻、風華，固不可少。

又卷六 （歐）公學韓詩，而所作詩頗似韓：此宋詩中所以不能獨成一家也。

又 凡作詩，寫景易，言情難。何也？景從外來，目之所觸，留心便得；情從心出，非有一種芬芳悱惻之懷，便不能哀感頑艷。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長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長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詞，讀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

《詩學源流考》 宋初國祚雖定，文采未著，學士大夫家效樂天之體，群奉王禹偁爲盟主。其後楊億、劉筠輩崇尚西崑，專取溫、李數家，摹倣於字句儷偶之間。及歐陽公出，始知學古，與梅聖兪互相講切。歐詩長篇多效昌黎，間取則於太白；梅則於唐人諸家，不名一體，惟造平淡。

《北江詩話》卷二 歐陽公善詩而不善評詩，如所推蘇子美、梅聖兪，皆非冠絕一代之才。又自詡《廬山高》一篇，在公集中，亦屬中下。甚矣，知人知己之難也！

《詩評》 阮亭云：歐陽文忠公七言長句，高處直追昌黎，自王介甫輩皆不及也。愚謂歐、王異派，各有佳處，不能較優劣也。

《東目館詩見》卷一 宋初猶尚「西崑體」，自嘉祐後，歐陽文忠尊李，王文公尊杜，一時風氣振刷，詩格大變焉。

又《宋諸家》 在歐公亦不能變「崑體」，逮荆公、坡、谷輩出，而詩格乃高古，別開生面。

又 永叔以氣格爲主。僅言平易，豈能矯得「崑體」？何以見其矯「崑

體」？觀其亦嘗推服楊、劉，不異少陵推服王、駱而知之。于文亦然，然或謂其能變文體，不能變詩格。

又　六一務平易，後人專學其緩慢則不可。

又　人誚終身不見華飾如孀婦，亦平易之謂。荆公《四家詩》以永叔居太白之上，固有卓見，不得謂和氣多，英氣少，略其敏邁健美。

又　荆公又言，今代詩人無出其右。遺山感慨壯烈，而云：「九原如可作，吾願從歐陽。」蔡百衲言其「深穩」，二字抉出希心高遠處。

《靜居緒言》　盧陵瓣香昌黎，力矯時習，式唐人之作則，爲宋代之正宗，天德不凡，工夫邃密。學者從此公門戶而入，則宋詩之道，無斷港絕潢之誤。集中如《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詩，意仿《薦士》之什；《送慧勤歸餘杭》，似擬《送文暢北遊》之詩；《憶山示聖俞》，殆以《南山》詩爲法。至《秋懷》詩「披霜掇孤英，泣古弔寒塚」句，清峻峭拔，雅類韓氏。

《宋十五家詩選·盧陵詩選》　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爲工，剽剝故事，彫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詞。公起而振之，力追昌黎，然獨自成家，不仍聱牙佶屈之習。古詩高秀，近體妍雅，眞善學昌黎者。起衰復古，有功於斯道甚鉅。

方東樹《盧陵》　盧陵山水我舊聞，山著丹青水篆文。眼底清風滿六一，不覺楚越吟奏均。公昔仕宦違鄉里，四方山水搜偏勤。自言初官便伊洛，朝游夕飲富友賓。中間謫寓西陵峽，煙霞探賞情相親。永陽滁陽亦如此，泉幽壑美琴音溫。新詩紙上再三說，傳之後世久逾新。每當把卷輒心醉，身雖未往意獨欣。

《昭昧詹言》卷一二　（杜甫）《渼陂行》，此只用起二句敘點，以下夾敘夾寫。此等章法，歐公慣用，無甚深奇。但其色古澤濃鬱，棱汁鉅響，非歐公所有。

又《歐陽永叔》　學歐公作詩，全在用古文章法。如此，則小才亦有把鼻塗轍可尋；及其成章，亦非俗士所解。逆卷順布，往往有兩番。逆轉順布後，有用旁面襯、後面逆襯法。蓋上題用逆僦者，無非避正，避老實正局正論，致成學究也。

又　歐公之妙，全在逆轉順布。慣用此法，故下筆不猶人，讀者往往迷惑。又每加以事外遠致，益令人迷。

又　歐公情韻幽折，往反詠唱，令人低徊欲絕，一唱三歎，而有遺音。如啖橄欖，時有餘味，但才力稍弱耳。

又　首領雙起，以下分應作章法，此杜公長律法，歐用作七古。雙收，一句收一段；雙起，一句起一段：皆杜公長律法，亦可用於七古。

《藝概》卷二　東坡謂歐陽公「論大道似韓愈，詩賦似李白」。然試以歐詩觀之，雖曰似李，其刻意形容處，實於韓爲逼近耳。

又　歐陽永叔出於昌黎，梅聖俞出於東野。歐之推梅，不遺餘力，與昌黎推東野略同。聖俞詩深微難識，即觀歐陽公云：「知聖俞者莫如修，常問聖俞生平所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愈所卑下者，皆修所極賞。」是其苦心孤詣，且不欲徇非常人之意，況肯徇常人意乎？

《三家詩話·三家分論》　歐陽文忠之詩，才力最近昌黎，而情韻較勝西江之詩，陶彭澤以後，當推第一。

又《三家餘論》　七古如太白「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少陵「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游魂歸不得」，昌黎「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盧陵「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略】等句，皆古人妙處。

《冷廬雜識》卷六　歐陽公七律，卓鍊警健處，令人百誦不厭。如《唐崇徽公主手痕》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上杜相公》：「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此最著稱於後世者。餘若「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寄秦州田元鈞》），「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送王平甫下第》），亦調高響逸。東坡才氣雖大，若論風格，恐猶遜一籌耳。

《問花樓詩話》卷二　歐陽公文章政事，衣被天下，喜奬後進。足跡所至，多山水遊宴之樂。余往過滁州，望瑯琊諸山，誦公《醉翁吟》，低徊久之。公生平名作如林，《石林詩話》言公所作《盧山高》，今人莫能爲；《明妃曲》後首，太白不能爲，少陵能之，前首少陵亦不能爲。先廣文云：「公於詩步趨李、杜，取徑昌黎，虛心服善，從未稍事誇大。石林之語，豈篤論哉！」

《宋詩精華錄》卷一歐陽修《宿雲夢館》　陳衍曰：案《贈王介甫》前半首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唐崇徽公主手痕碑》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皆傳作也。其最自負《盧山高》、《明妃曲》三篇，未識佳處。惟「推手爲琵卻手琶」七字，自出新語。《明妃曲》末「紅顏勝人多薄命」二句，即《手痕碑》詩意。

羅泌《六一詞跋》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常也。《詩》三百篇，如「俟城隅」、「望復關」、「摽梅實」、「贈芍藥」之類，聖人未嘗刪焉。陶淵明《閑情》一賦，豈害其爲達，而梁昭明以爲「白璧微瑕」，何也？公性至剛，而與物有情。蓋嘗致意於《詩》，爲之《本義》，溫柔寬厚，所得深矣。吟詠之餘，溢爲歌詞，有《平山集》盛傳於世。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 李易安曰：【略】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

曾慥《樂府雅詞序》 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窈眇，世所矜式。當時小人或作艷曲，繆爲公詞，今悉刪除。

尹覺《題坦庵詞》 詞，古詩流也。吟詠情性，莫工於詞。臨川、六一當代文伯，其樂府猶有憐景泥情之偏。豈情之所鍾不能自已於言耶？

《黃氏日鈔》卷六一 （歐陽修）《樂府》，皆豔詞也。

張侃《跋揀詞》 （韓）偓之詩淫靡類詞家語，前輩或取其句，或剪其字，雜于詞中。歐陽文忠嘗轉其語而用之，意尤新。

《雨村詞話》卷一 歐陽永叔詞無一字無來處。如《南鄉子》詞「偷得裹蹄新鑄樣」，俗作「馬蹄」。本《漢書》武帝詔：「以黃金鑄麟趾、裹蹄以叶瑞。」又《少年遊》詞「歸路似章街」，本《文選》「走馬章臺街」。今俱作「草街」，誤。

《蒿庵論詞》 宋初大臣之爲詞者，寇萊公、晏元獻、宋景文、范蜀公，與歐陽文忠並有聲藝林，然數公或一時興到之作，未爲專詣。獨文忠與元獻，學之既至，爲之亦勤，翔雙鵠於交衢，馭二龍於天路。且文忠家廬陵，而元獻家臨川，詞家遂有西江一派。其詞與元獻同出南唐，而深致則過之。宋至文忠，文始復古，天下翕然師尊之，風尚爲之一變。即以詞言，亦疏雋開子瞻，深婉開少游。本傳云：超然獨騖，衆莫能及。獨其文乎哉，獨其文乎哉？

《介存齋論詞雜著》 永叔詞只如無意，而沈著在和平中見。

《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 韓、范諸鉅公，偶一染翰，意盛足舉其文，雖足樹幟，故非專家，若歐公則當行矣。

《詞壇叢話》 歐陽公詞，飛卿之流亞也。其香艷之作，大率皆年少時筆墨，亦非盡後人僞作也。但家數近小，未盡脫五代風氣。

《白雨齋詞話》卷一 北宋詞，沿五代之舊，才力較工，古意漸遠。晏、歐著名一時，然并無甚強人意處，即以艷體論，亦非高境。

又 晏、歐詞，雅近正中，然貌合神離，所失甚遠。蓋正中意餘於詞，體用兼備，不當作艷詞讀；若晏、歐，不過極力爲艷詞耳，尚安足重。

又 文忠思路甚雋，而元獻較婉雅。

又卷八 溫、韋，創古者也。晏、歐繼溫、韋之後，面目未改，神理全非，異乎溫、韋者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六一詞》一卷【略】。永叔詞溫柔遒麗，與《花間》、《陽春》抗衡。集中鄙褻之語，陳直齋謂是仇人無名子所爲，間誤入馮延巳作，蓋二人筆意相類耳。

《人間詞話》 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雖作艷語，終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

《人間詞話刪稿》 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爲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眞也。

《蘭閣瑣談》 《醉翁琴趣》頗多通俗俚語，故往往與《樂章》相混。

又 歐公詞好用「廝」字，《漁家傲》之「花氣酒香皆廝釀」、「蓮子與人長廝類」、「誰廝惹」皆是也。

分論

《秋聲賦》 李之儀《又與友人往還》：近時歐陽文忠公《秋聲》乃規摹李白，其實則與劉夢得、杜牧之相先後者。《崇古文訣》卷一八：模寫之工，轉折之妙，悲壯頓挫，無一字塵涴。《經鉏堂雜志》卷一：《秋聲賦》云：「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星。」此士大夫通患也。夫力所不及，而思徒思耳；智所不能，而憂徒憂耳。吾嘗有多憂多思之患，方壯而遽老，未老而先衰，坐此故耳。《林泉隨筆》：歐陽公《秋聲賦》寓意深遠。九秋之時，草木零落，百物變衰，亦由當時危亂將至而氣象悲慘也。元城劉公與馬永卿論國事，亦以春風秋霜生殺爲言。公之此賦，豈以王安石引用群邪，妄行新法而作也歟？ 王若虛《文辨》：歐公《秋

聲賦》云：「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惟聞人馬之行聲。」多卻「聲」字。又云：「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多卻上二句。或云「草正茂而色變，木方榮而葉脫」，亦可也。　劉嵩《題山水畫》之三：群木颯蕭蕭，虛堂坐寂寥。秋聲方永夜，月色自中宵。目倦青編過，眠遲絳蠟消。平生江海志，及此歎飄搖（右歐陽永叔《秋聲賦》）。　《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〇孫鑛評：果是以文爲賦，稍嫌近切，然說意透，亦自俊快可喜。　歸有光評：形容物狀，模寫變態，末歸於人生憂感，與時俱變，使人讀之，有悲秋之意。　《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鍾惺評：秋聲，無形者也，卻寫得形色宛然。讀之使人悄然而悲，肅然而恐，眞可謂繪風手矣。　孫琮評：作賦本意只是自傷衰老，故有動於中，不覺聞聲感歎。一起先作一番虛寫，第二段方作一番實寫，一虛一實已寫盡秋聲。第三段止說秋之爲義耑以肅殺，引起第四段自傷衰老爲一篇主意。結尾「蟲聲唧唧」亦是從聲上發揮，絕妙點綴。讀前幅，寫秋聲之大，眞如狂風怒濤，令人怖恐；讀末幅，寫蟲聲之小，眞如嫠婦夜泣，令人慘傷：一個「聲」字寫作兩番筆墨，便是兩番神境。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〇茅坤評：蕭瑟可誦，雖不及漢之雅，而詞緻清亮。　《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總是悲秋一意。初言聲，再言秋，復自秋推出聲來，又自聲推出所以來之故，見得天地本有自然之運，爲生爲殺，其勢不得不出於此，非有心於戕物也。但念物本無情，其摧敗零落，一聽諸時之自至，而人日以無窮之憂思，營營名利，競圖一時之榮，而不知中動精搖，自速其老。是物之飄零者，在目前有聲之秋，人之戕賊者，在意中無聲之秋也，尤堪悲矣！篇中感慨處帶出警悟，自是神品。　《評注才子古文》卷一二王之績評：以文爲賦，雖非正體，然賦之境界如天海空闊，何所不有？學者論文，當大其眼以對之，勿玉日而毀月可矣。天地之大德曰生，誰謂以肅殺爲心？歐陽文成粘壁，出入觀改，甚至有通篇不留一字者，何不及此？　金人瑞評：賦每傷于俳儷，如此又簡峭，又精練，又徑直，又波折，眞是後學作文之點金神術也。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一儲欣評：賦之變調，別有文情。賦至宋幾亡矣，此文殊有深致。　《古文評注》卷八過珙評：秋聲本無可寫，卻借其色、其容、其氣、其意，引出其聲。一種感慨蒼涼之致，凄然欲絕。末歸到感心勞形，自爲戕賊，無時非秋，眞令人不堪回首。　王鳳洲曰：孫巨源《秋怨辭》云：「黃葉無風自落，秋雲不雨常陰。天若有情天亦老，搖搖幽恨難禁。惆悵舊歡如夢，覺來無處追尋。」大略即此段意，古今以爲奇絕，可以參觀。　《義門讀書記》卷三九：雖非楚人之辭，然于體物自工，至後乃推論人事，初非純用議論也。識之者只是不識，公于文章變而不失其正爾。【略】（「但聞四壁蟲聲唧唧」）以細聲結。韓子云：以蟲鳴秋結，仍渾成該括。　《賦話》卷五：《秋聲》、《赤壁》，宋賦之最擅名者，其原出于《阿房》、《華山》諸篇，而奇變遠弗之逮，殊覺剽而不留。陳後山所謂一片之文押幾個韻者爾。　《古文眉詮》卷六二浦起龍評：古不如漢，麗不如唐，超解亦讓從來坡老，而其機法之楚楚，可以津逮幼學。　《古文觀止》卷一〇：秋聲，無形者也，卻寫得形色宛然，變態百出。末歸於人之憂勞，自少至老，猶物之受變，自春而秋，凜乎悲秋之意，溢於言表。結尾蟲聲唧唧，亦是從聲上發揮，絕妙點綴。　《古文釋義》卷八余誠評：借景言情，不徒以賦物爲工，而感慨悲涼中，寓警悟意，洵堪令人猛省。通篇凡十四易韻。　《古文經訓》江皋居士評：用心之要，謀於理，愈返而愈靜，逐於欲，愈紛而愈馳。勞逸休拙之故，亦視用心何如，非遂冥然寂守爲得其養也。昔人言近因學道，思慮心虛。伊川先生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蓋理實無形之範，欲乃潰防之川，迥然各別。篇中言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一切行險僥倖，叩寂求虛，皆其類也。善讀者當明辨而自得之。　《古文一隅》卷下朱宗洛評：秀。首一段摹寫秋聲，工而切矣，卻不放出「秋」字，於空中想像形容，此實中帶虛之法也。次段先就童子口中摹寫一番，然後接出秋聲，振起全篇，此文家頓挫搖曳之法也。三段實寫「聲」字，卻不徑就「聲」字說，先用「其色」、「其容」、「其氣」、「其意」等作陪，此四面旁襯之法也。四段就「秋」字發揮，即帶起下段，此前後相生法也。五段是作賦本旨，末段是用小波點綴，收束前後感慨，尤見情文絕勝。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卷八：自《天保》、《大明》諸詩以陽庚韻與入聲韻間用，退之用之作《張徹墓銘》，永叔用之作《秋聲賦》，而皆間一句成韻，音節之妙，乃繹如以成，古人三昧法全在于此，學者切宜熟讀注意。

《螟蛉賦》　《黃氏日鈔》卷六一：謂「儒家之子卒爲商，世家之子卒爲皂隸」，是「螟蛉之不若也。」此爲感慨，餘不及此。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　《賦話》卷五：宋歐陽修《魯秉周禮所以本賦》云：「雖周公之才之美不行于時，而文王之德之純盡在于魯。」此聯屬對，傳

謂當時。然「周公之才之美，申伯于蕃于宣」，張燕公《宋廣平遺愛碑頌》已開之于前矣。

《**黃楊樹子賦**》《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一儲欣評：公謫令夷陵時賦此，託物比類，其詞甚文。《賦話》卷五：朱子亦云，宋朝文章之盛，前世莫不推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與眉山蘇公，相繼迭起，各以文擅名一世。獨于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蓋以文爲賦，則去風雅日遠也，惟六一《黃楊樹子賦》，詞氣質直，雖是宋派，其格律則猶唐人之遺。

《**畏天者保其國賦**》《賦話》卷五：宋歐陽修《畏天者保其國賦》，雖前人推許，然終是制誥體，未敢爲法。

《**藏珠於淵賦**》《唐宋文醇》卷二二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評：此修殿試作也。其云「上苟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已有謇諤氣象。《賦話》卷五：宋歐陽修《藏珠於淵賦》，乃殿試作也。其佳句云：「將令物遂乎生，老蚌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頷之難。」又「上苟賦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疏暢之中時露剴切，他日立朝謇諤，斯篇已見一斑。

《**憎蒼蠅賦**》王若虛《文辨》：《憎蒼蠅賦》非無好處，乃若「蒼頭丫髻，巨扇揮颺，至頭垂而腕脫，或亦寐而顛僵」，殆不滿人意。至于「孔子何由夢周公于髣髴，莊周何由與蝴蝶而飛揚」，已爲勉強，而又云「王衍何暇于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可以一笑也。議者謂永叔不能賦，豈此等語耶！《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〇歸有光評：李九我曰：小人亂國，先輩已有定論，故往往於詩賦中託物示憎，如《蒼蠅賦》是也。形容刻畫，讀是賦者能不惕然？《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〇茅坤評：極力摹寫，已屬透矣，但有俗韻。《（康熙）御製文集》卷二六：歐陽修《憎蒼蠅賦》，題雖小，喻讒人亂國意極深長。每喜讀之。

《**斲雕爲樸賦**》《黃氏日鈔》卷六一：第四韻結聯云：「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眞，罍去山雲，表瓦鐏而務德。」愚恐無此理，鎮圭、雲罍，古人制度，非漢人所斲之雕。且斲雕者，史臣形容反樸之意然爾。

《**鳴蟬賦**》《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荀卿諸賦縝密，盛得水住。歐公《蟬賦》，「其名曰蟬」這數句亦無味。（雉）《野客叢書》卷六：《後山詩話》載《世語》云：「【略】歐陽永叔不能賦，【略】。」【略】且如歐公不能賦，而《鳴蟬賦》豈不佳哉？

《**紅鸚鵡賦**》《唐宋文醇》卷二二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評：修之意，謂物必見用於人，斯爲盡其物之性。解角不捨正，是貴於凡牛處。【略】若夫淳漓雜僞，自炫自媒，以希世用，則曾物之不如，其何以爲萬物之靈乎。

《**勸學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斟酌得宜，意頗近古。

《**弛茶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慮周細事，言復仁藹。

《**尊皇太后冊文**》《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歐陽修《尊皇太后冊文》：「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推所以行於己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而四海靡然其承風矣。」此人臣規諷人主之辭，非人子所以施於其親也。又言：「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此人臣推美母后之辭，亦非人子所以施於其親也。又言：「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且英宗本以荒迷得疾，不能聽斷，故暫請后，非后自欲之，此尤非人子所當言也。曹后還政，世多異說；然以神宗奉承之謹，終始待遇曹氏不少衰，則知宮闈固無間言，而外人妄傳耳。

《**論選皇子疏**》《黃氏日鈔》卷六一：說兗國公主既出降，今誰與語言，可承顏色。此善於乘機之論也。《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歸有光評：披肝瀝血而談，然使讀者愛其忠悃，忘其切至，則文章之妙也。《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鍾惺評：先設處置，後論情事。孫琮評：建立儲貳，國之大本，妙在不作莊語。前幅說公主出降，承顏無人，說出一段天性骨肉至情，眞是膝前無人不得。中幅說人主未嘗離群獨居，將問安視膳，說出一種父子親依之樂，又是膝前寂寞不得。末幅將未爲儲君，且爲養子，尤見處置善術。初未嘗板作社稷、國本等語，自能油然動聽。《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〇茅坤評：忠悃。《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得進言之法，有體有味。（「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至「其可默而不言」）工於發端。（「其優游宴樂也」三句）陪說處婉而不迫。（「居外則無一人可親」三句）淒婉動聽。《古文學餘》卷三二毛慶蕃評：婉轉深至，論選皇子也，而由父子之恩通君臣之情，眞可謂善於納牖者矣。

《**論日曆疏**》《崇古文訣》卷一八：可以見本朝典故及前後作史沿襲之失。公爲史官而議論如此，眞得史官之職者也。《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歐陽修《論日曆》，雖前引古史，後言日曆、時政記、起居注，并乞更不進本，然不過督趣史院功程爾，未暇論史法也。唐人謂人主不觀史，其說陋矣。後世相

因，遂以人主不觀史爲盛節，謂必如是而後史官得其職，此脩所以有乞不進本之說也。不知自古人主何嘗不觀史？彼其所書，善惡不隱，顧省懍然，觀其一日，可以戒其終身矣。若人主赧然諱避，赫然誅戮，則史官亦未嘗畏懦回避，身可殺而史不可改，史法由此而備，故可爲治道之助。惜乎脩之所講未能及此，止於記、注而已。

《**論包拯除三司使疏**》《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修《論包拯》：「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獲見朝廷用諫之效已著。」【略】今修所言用諫之效，不於人主之身焉是求，而區區於臣下爭議之末節，故其效有時而窮，修蓋親見之而不能救也。濮邸之爭，豈修亦悔之而不敢言乎？修之學未能進此，而抗然爲爭議之主，余懼後世之忘其本也，故重述之。

《**水災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〇茅坤評：言人所不敢言，亦人所不能見，如此奏疏，漢唐所少。

《**滁州謝上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七茅坤評：歐公憂讒之言。

《**再辭侍讀學士表**》《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三歸有光評：關係大體之論，勿徒以四六目之。

《**謝知制誥表**》《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三歸有光評：王弱生曰：宋興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淟涊弗振。自歐公以古文倡，而王介甫、蘇子瞻、曾子固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歐公之詩，力矯楊、劉西崑之弊，專重氣格，不免失於率易。而四六一體，寔自創爲一家。

《**謝宣召入翰林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七茅坤評：句句字字，嗚咽纍欷。

《**進新唐書表**》《容齋隨筆》卷一：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賓退錄》卷一〇：《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夫爲文紀事，主于辭達，繁簡非所計也。《新唐書》之病，正坐此兩語，前輩議之者多矣。《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三歸有光評：不獨《唐書》足千古，表亦曲折如意，開二蘇之先。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予見司馬文正手寫歐陽公《青州不俵秋料青苗錢放罪謝表》「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二語。文正喜其工邪，抑以「遂非」、「改過」爲不然也？《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三歸有光評：王弱生曰：甚於吐罵。《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七茅坤評：大略此公之才多婉麗，故于四六往往摹寫精神，點綴色澤。至于遭讒罹患處，更多嗚咽纍欷之思，較之韓、柳、曾、蘇諸公，皆所不逮者也。

《**辭樞密副使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張伯行評：辭讓出於至誠，非矯飾者比，觀其文自見。

《**乞罷政事第三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張伯行評：公性不避衆怨，英宗嘗稱之矣。至是以蔣之奇之讒，力解機務，其自叙處，懇惻而不傷於激，非惟立言有體，而忠愛之誠與潔身之義具見。

《**亳州乞致仕表**》《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歐陽公《乞致仕表》云：「俾其解組宮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客有面歎其工緻平淡者，公曰：「也不如老蘇秀才『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復將何求』？」蓋蘇明允謝官牋中語，公愛之尚不忘耳。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七茅坤評：寫情輸悃之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張伯行評：寫朝廷保全眷愛之恩，眞覺圖報無地。末陳乞休意，惋惻動人。

《**亳州謝上表**》《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三歸有光評：歐公遭罹讒謗，故其言多嗚咽。

《**謝宣召入翰林表**》《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外集錄》卷一儲欣評：公四六大較亦自韓出，而加以清麗。又風波非意，托表自明，故其詞多悲，蓋情文之至者。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義門讀書記》卷三八：此篇更有情味。

《**南京留守謝上表**》《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三顧錫疇評：其情曲，其思憂。

《**謝致仕表**》《唐宋文舉要》乙編卷四高步瀛評：永叔四六，情韻俱佳，不尚藻麗，一出自然，遂開宋代之體。（「臣某言」至「臣某中謝」）以上除太子太師，許其致仕。（「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至「獨受大賜」）以上叙屢次陳乞，始得許可，而依前觀文殿學士，除太子少師，尤感君恩之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至「鴻造難酬」）以上陳謝。

《**論館職**》**兩劄**《黃氏日鈔》卷六一：謂「取士之失在先材能而後儒學，先吏事而後文章」。愚謂儒學非止館職、文章之謂，或者公之門庭然歟？

《論葬荆王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〇茅坤評：總是只恤財用上爲本。

《論江淮官吏劄子》《唐宋八家古文精選》呂葆中評：宋朝用法太寬，故弱，然自有一番曲說，托于惇大，其所由來漸矣。是篇力破之。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黄氏日鈔》卷六一：謂聽言「在先察毁譽之人」，陛下用昌朝「雖斷自聖心」，亦左右「積漸稱譽之力」。此語極道得婉而切。《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一茅坤評：貓之捕鼠須咬頸，公之彈劾昌朝，卻本所薦引之路攻之，仁廟焉得不動心。《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張伯行評：昌朝交結近侍，日進譽言，人主不覺信而用之。公此劄論昌朝之奸，先使人主分別所譽之爲何人，最得開悟君心之道。其言詞和平委曲，使聽者不逆於心，而油然以解。論事如此，尤可爲法。《唐宋八家古文精選》呂葆中評：賈昌朝交結左右進用，情露而跡隱，故公文皆用推窮鉤刺之法。荆川亦云此篇多用虚語。王聞修評：此劄嘉祐元年上。東坡《雜記》云：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陰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奸，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奏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虚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然則公此疏，雖曰「風聞」，其實可據也。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歸有光評：前如遊兵，使人入伏；後如追兵，使人風靡。《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一茅坤評：歐公至言。《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孫琮評：一篇主意只是大臣難言。前幅說人主聽言難易，詳寫出忠言邪言，公言私言，後幅詳寫五人素行忠直，皆是發明大臣難言一句。蓋知其公忠而罷黜之，知其本末而外逐之，皆是人主曲庇大臣，所以深明大臣之難言也。至其立論，以人主聽言相陪人臣進言，以言人主之難相陪言大臣之難，以進言之難相陪聽言之易，處處皆似兩峰對插，眞是善用主客者。《（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於氣度舒徐中見其爽直，論事極中窾會。《義門讀書記》卷三八：辨析條暢，字字皆合情理。如此論，方能開悟人主。《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張伯行評：言事之文，必先以情理反覆開陳，則人事自分明矣。此篇中一段論人臣進諫，有時勢難易不同，又一段言人主聽言，須分別邪正公私，皆先從情理處說破，使人主心下分明。然後入題，言介等此時敢言大臣，是爲其難者，其交章彈劾，乃出於正而不出於邪，出於公而不出於私，介等氣節如此，自不宜貶。然後將諸人立朝本末分疏一番，乞賜召還以開言路，自然迎刃而解。此言事之妙也。中間論聽言一段，詳盡明切，尤爲千秋龜鑑。《唐宋八家古文精選》呂葆中評：就已然之實事開陳啓發，以聽人主之自悟，最得奏對之體。《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〇沈德潛評：欲說言大臣之難，先說諫人主之易。蓋以明聖待君，使君聽其言而易入也。又將逆耳之言與阿順之言，分別忠佞。而末以諸臣之顛跌不悔、始終一節，明其非妄論大臣，則唐介等之當召還，灼然明矣。婉切紆回，論事者宜奉以爲則。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〇茅坤評：他人所不敢言，亦所不能言。《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顧錫疇評：持世之文，持世之識，非氣節相尚者所能辦。《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孫琮評：本是要裁損張氏恩澤，卻說正是保全張氏，不惟滿損謙益，是屬正論，抑且迎旨開導，善於納忠，與趙觸龍說長安君出質同一議論。至說到財物支散衆人，譏議陛下自受，及廣爲閒人，自招謗議，又皆極刺心刻骨之言。末因張氏推及後宮恩澤、宮中奢用，尤爲因事盡忠之法。盧元昌評：提虧損聖德，徐以保全張氏，擊動至情。至末乃結到虧損聖德，立言曲而有體。《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開手分提過，即引古事近事，爲保全張氏計。再把二事分斷過，即以事繫國體，爲保全聖德計。委曲詳盡，諫疏之工，無有踰此者。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一茅坤評：歐陽公此時，亦必聞范富所條之事，恐仁宗一時不肯遽行，又怕群小內攻，故先爲頂門一針語，所謂拿雲手是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張伯行評：時仁宗召用范、富等，乃君子道長之會，歐公爲右正言，上此書以堅納諫之心，杜聽讒之隙，惓惓忠愛，蓋有合於大《易》扶陽抑陰之義矣。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張伯行評：臺諫之職，緘默取容者固不足以居之，而輕躁喜事，其失尤甚。公所薦二人，取其沈默端正，守節難進，所以抑多言干進之弊也，亦可以知臺諫之不易居矣。

《薦司馬光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張伯行評：歐公與韓忠獻同定策立英宗，其功大矣，乃此劄推本於溫公知諫院入對時，請選宗室爲繼嗣之言，歸功於公。其推賢讓善、公忠爲國之心，千載猶可想見云。

《乞補館職劄子》《(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清言如屑，可謂其風肆好者矣。《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張伯行評：用人之道，不當重材能而輕儒學，可謂深識治體之論。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二顧錫疇評：深入世故，曲透事理，故其文辨而核。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二顧錫疇評：老成練達之文。

《論乞放遷蕃官胡繼諤劄子》《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二顧錫疇評：眞得撫御蕃官之道。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〇茅坤評：宋人並以歐公建議爲非，然其據經論辨處，亦自精密。予按《濮議》所請稱親置園立廟，濮王之子若孫，世守其祀，本出于天下萬世之公，而非有悖于典禮者，特當時臺諫呂誨、范鎭等過激，故爲紛紛耳。《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歐公不沒父名之議，自不可沒，且幷未嘗立廟京師，俾王子孫奉祠，皇帝但稱親而已。何得便據漢宣、哀立廟京師之事，以爲兩統二父而嘵嘵不已哉。唯其語出呂、范諸君子之口，是以後來儒者皆以歐陽爲小。【略】歐陽之原議固在也，何不辨黑白若是。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漢儒於經學表章微緒，最爲有功，而間引讖緯，未免駁雜。此論自是卓識。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崇古文訣》卷一八：辨君子朋黨，大臣專橫，曲盡其情，足以轉移人主心術之微，彌縫國政之闕。《(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從四人事跡顯然處，一一引證，更不自立議論，遂爾警切。《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孫琮評：小人傾害良善，不過誣以朋黨，譖爲專權，自是千古確論。歐公將此四字分開兩扇，極力辨白。其辨朋黨處，只就閒居稱美，議事廷諍，見四人之非朋黨；其辨專權處，只就四人聞命避讓，受任爲國，見四人之非專權。將四人心事洗發明白，則群宵讒謗之膽自爾洞然照破。如此行文，不特體裁嚴整，亦論事之極則也。盧元昌評：以「異」字破朋黨，以「讓」字破專權，使小人無處下手。《古文約選·歐陽永叔文約選》方苞評：史稱小人惡修善言其情狀，觀此篇及論臺諫官二劄子可見。《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仁宗慶曆三年以歐陽修知諫院，以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而罷樞密使夏竦。國子監直講石介大喜，作《慶曆聖德詩》。【略】其明年，出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略】杜衍擢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尋罷。韓琦以爭富弼，出知揚州。歐此狀正論其事，而有「出使在外，事不盡知」之語。考之本傳，當是由諫官出爲河北轉運使時所上也。未聞仁宗以此狀召還四臣，而歐陽尋左遷知滁州矣。蓋歐陽但知朋黨專權之說爲小人所持以害正不出乎此，而不料有飛語一節更出意外，爲非常異聞耳。曾母投梭於三至之讒，雖以仁宗之明，不能無疑。甚矣，小人之可畏也！雖然，石介輩亦有罪焉。陽長陰消之際，益當以戒懼處之，何用沾沾自喜，授人以柄？《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〇沈德潛評：以「異」字破朋黨，則云「忠臣有不和之節」；以「讓」字破專權，則云「遲緩不疑，作事不果」，俱透過一層說來。末纔說四人之有關係與國事之當任此四人。言言動聽，人君安得不霽顏受之？《古文比》卷三陳曾則評：人君知人之難，由於君子小人之難分，蓋小人未有不貌爲君子者也。以上二篇，一則攻小人之奸，一則表君子之直，言之皆極切，實足使人君曉然不惑。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二顧錫疇評：經畫區處，動中機宜，眞可折衝樽俎之上。非胸中具數萬甲兵者，那能到此？

《論修河第三狀》《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二顧錫疇評：深切，而指畫直可與西漢奏疏相上下。《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孫琮評：本意只是要隄防恩冀，力阻開六塔河口，二言已盡，妙在前幅將衆人不敢言之故一一寫出，又將自己今日敢言之故一一寫出，然後中幅詳寫治河利害，分作三段，條晰利害，瞭然在目。以此言事，自能折服群議。前幅說衆不敢言，分作三段詳寫；後幅說治河利害，亦分作三段詳寫，絕妙章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〇沈德潛評：前三段洞悉人情，後三段究悉利害，總以「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眞老臣經國之論。武侯不從魏延出子午谷之議亦然。

《議學狀》《黃氏日鈔》卷六一：「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愚謂此天下名言也，觀近世徐霖輩可見。

《議茶法奏狀》《唐宋文醇》卷二六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評：狀大臣不達民情，妄建謬議，始終回護，而庶僚希風順意，不顧百姓疾苦，情事如繪。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歸有光評：持議正

大，雖龍圖公不能措一辭。《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〇茅坤評：包拯不能不汗顏心服。《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可以裁去其半，不必乃爾費詞。（「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至「而人君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事」）冒頭太冗。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〇茅坤評：劾去陳執中，以「好疑自用」起眼目，以下六七層委曲打出，如川雲嶺月，其出不窮。《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其意之曲折似陸相，氣之清潔似李侍郎。《五代史記・宦者傳論》與此文略相近。《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如說白話到底，而字字入情。《古文約選・歐陽永叔文約選》方苞評：所向曲折如意，如乘快馬行平地，遲速進退，自由其心。《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儲欣評：助御史攻執中，彈劾甚儼，而行文極紆回嬝娜。《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孫琮評：此篇只是「好疑自用」四字立定主腦，前幅只是反覆虛寫此四字，後幅亦只是反覆實寫此四字。前幅虛寫處有兩層，一層是詳寫好疑自用，一層是因好疑自用以致拒忠言，信邪佞。後幅實寫處亦有兩層，一層是應轉好疑自用，一層是應轉拒忠言，信邪佞。通篇只此四字，前虛後實，反覆寫之。前半泛論事理，多用曲筆；後半實指時失，多用直筆。有前半之曲，所以後半可竟行其直，不但進言有體，其疾惡若仇之性，亦拂拂從紙上出也。《古文比》卷三陳曾則評：眞可謂直言不諱者矣。《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三林紓評：執中爲相頗謹愼，其爲公所論列者，即緣張貴妃之喪，追冊爲后，王洙、石全彬務以非禮導帝意，執中隨輒奉行，至以洙爲員外翰林學士，全彬領觀察使。久之，嬖妾笞小婢出舍死。趙抃列八事奏劾執中，歐公遂上此疏。疏中不盡揭執中罪惡者，以趙疏中固已論列之矣。公意蓋患趙抃之言不中，故極力擁護台臣。通篇用「好疑」、「爭勝」二語，力破上下之隔閡。一入手便定下主意，言好疑自用是人君肇亂蔽明之大病痛，一疑即自用，既自用乃益疑。自「疑心動於中」至「人主無不昏」止。中間言一疑即生錯亂，是非既泯，則忠邪不分，非有意去忠而崇邪也。病在一疑，便以正言爲毀謗；既不受謗，則極力護前；既護前，則爭勝之心起；一起爭勝之心，猶搏戰之求助，于是小人阿意順旨，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則人主雖明亦昏矣。上下千年，把人主飾非拒諫之源頭，盡數揭之紙上。議論切實中，卻含溫裕之氣，此歐公一生之本領也。語至此，須留下人君轉旋之地，又代他體諒一番。既點出好疑、自用、爭勝之弊端，則極力懇請其去疑心勿自用，于是引古先王改過不自用之實證，期人主自進于聖明，此是君子匡君之實際。蓋前一段既述其病由，此一段不能不列方以止病也。至此，始揭出陳執中所以蔽聰塞明之處，其罪狀，亦不過「不叶人望，累有過惡」八字，實則執中相業亦不算壞：初年論建儲，曾進《演要》三篇，論元昊寇邊事，皆中機要；城傅海諸州，筑大名河隄，奏罷鹽場官，無憚勢要，皆知大體。病在曲狥上意，與王洙諸人朋比，則平日之聲名裂矣。故歐公指其失而逐之。又自明台臣之劾宰相，非有意與宰相爲難，曲直所在，不能不言。人主一疑言事之有心，則自用之心益堅，輔庇宰相之心亦益切。所謂「大惡顯過」，即指執中之附會，以張貴妃爲后也。故篇末有「阿意順旨，專事逢君」之言。「家私穢惡，流聞道路」，則嬖妾笞死小婢之案也。論宰相一段，語語仍由好疑自用意，指數人主之過失，歸重與諫臣爭勝而止，遂就執中身上發議。蓋上半尚是虛空立論，及轉到執中，則實指執中爲奸邪，把一嚮人主信讒好佞之心，全由執中身發洩到底。言用執中之意益堅，即是與台臣爭勝；縱使言事者「知難而止」，則天下事已不可爲。述人主勝後之敗狀，所謂「拒忠言，庇愚相」，天下「以陛下爲何如主」，把以上所言，作一極危悚之收束。復患天子震怒，斥逐言者，則又引梁適事，防其襲前此之故事，因執中而又逐台臣。說到既逐之後，而仍敢言者，然則言者之不畏罪可知矣。於是稱上之聰明，將所以疑惑之故，「由言事者太切」而起，稍稍爲天子迴護。然後復將「成湯改過」之事一提，證明天子未有不從諫矣。前後關鎖嚴密，切摯和婉，所以成爲好奏議也。

《通進司上皇帝書》《黃氏日鈔》卷六一：言治西賊三事，其一曰通漕運，乞浚治汴渠，求裴耀卿所開陸運十八里，泝河而入渭，以通水運；又自武昌、漢陽、襄、郢沿漢十一二州漕物，頓之南陽，爲輕車，置十五六鋪以入關，以通陸運。其二曰盡地利，乞驅游手及鄉兵以耕閒田。其三曰權商賈，使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今國家反妬大商之分其利，欲專而反損。《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九茅坤評：覽此書反覆利害，洞悉事機，歐陽公少時已具宰相之略如此，不可不知。《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孫琮評：此篇大旨，只在豐財以爲持久之計，而豐財大旨，又只在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事而已。今相其行文，千迴百折，皆是一意生來。如第一層說料敵情三段，第二層說應敵無策一段，見得敵情如此，而我之應敵卻如彼，是應敵從料敵生

來。第二層說應敵無策，第三層便說應敵之策在於豐財，見得世人無策而我有策，是豐財之策從應敵無策生來。既出豐財，一篇大旨已虛虛籠起，然後再生一層財之宜豐，一層豐財無道，反覆明之，於是方將豐財大旨排列三大段，三大段中又條列七小段，皆是逐漸生出，使成委委曲曲之文。末幅以邊事責將帥，收繳篇中閫外之事一段；以豐財責人主，收繳篇中廟筭而勝一段。結構完密，自是經濟大文。《古文眉詮》卷五七浦起龍評：洋洋灑灑，無慮四千餘言，而撮其旨要，不過言賊之狡計在於需久以困我，我之勝算在於豐儲以待敵。乍看似前後各列三策，各自成文；細案之，則前三策是棋勢，後三策其勝著也。其行文論事，紆徐詳密，能使洛陽讓其度，廣川憚其律。

《準詔言事上書》《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天下國家之經略具焉，千秋萬世之藥石備矣。顧錫疇評：通達國體，洞悉事機，於漢可方賈誼、晁錯，於唐可近魏徵、陸贄。《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九茅坤評：歐公經略已具見其概矣。

《謝賜漢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七茅坤評：渾雄典則。

《與高司諫書》《黃氏日鈔》卷六一：攻其不救范希文也。【略】此書既上，高若訥果以聞于朝，而公貶夷陵令。《古文比》卷二陳曾則評：以公論，以私論，均不免責，面面俱到。雖非問答體，然用意與《爭臣論》相類。

《上范司諫書》《古文關鍵》卷上：大率平正，有眼目筋骨，須看前後貫穿、錯綜抑揚處。《崇古文訣》卷一八：此文出于韓退之《諫臣論》之後，亦頗祖其遺意，而文字無一語一言與之重疊，眞是可與爭衡。《黃氏日鈔》卷六一：謂天下事惟宰相可行，惟臺諫可言，然臺諫失職，取譏百世，所繫尤重。司諫之赴召，人已期其必爲諫官。爲諫官矣，乃久不言。士平居患不得言，得言矣，乃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鋪叙有法，與昌黎《諫臣論》相表裏。《文章軌範》卷二：當與韓文公《諍臣論》並觀。《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鍾惺評：歐公嘗言作文初欲奔駟，久當撙節，使簡重嚴正，或時放肆以自舒，勿爲一體則善。今觀《上范司諫書》何等嚴正，何等放舒！初學讀之，下筆自然暢達，無艱難窒澀之病矣。《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八茅坤評：勝韓公《爭臣論》。《評注才子古文》卷一二金人瑞評：嚴意行以寬筆。嚴，故聽者竦仄；寬，故讀者愉樂。如起手借寫「賀」字，因輕提「七品官」字，已而忽然陪入「宰相」字，中幅點綴「洛中士大夫」字，後暢發「陽城有待」字，末又迴護「當今無事」字，皆是一意，要他聽者竦仄。而不謂今日讀者乃反大得愉樂，則只爲其行筆，處處寬寬然也。王之績評：波浪層疊，而婉曲中又復直捷。視《諍臣論》，幾有邢、尹之別。乃或謂不及，則大非也。《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孫琮評：司諫一書，極盡千古文章開闔之妙。今讀其一篇，有一篇之開闔；讀其一節，有一節之開闔。如前半篇說諫官之可賀，後半篇說諫官之可懼，是將前半篇振落後半篇，其振處是開，其落處是闔；前半篇說九卿百司不如諫官之尊榮，後半篇說諫官不同九卿百司之責備，是以上半篇影轉下半篇，其影處是開，其轉處是闔，所謂一篇之大開大闔也。前半篇一起將「七品官」三字跌出是非公議之所係，又將九卿百司等跌出諫官與宰相等，是以上半截頓跌出下半截也，其頓處是開，其跌處是闔。後半篇將洛士大夫之期望轉出有待而諫，是以上半截振落下半截也，其振處又是開，其落處又是闔，所謂一節之小開小闔也。悟得開闔文法，便作萬言文字亦不窘促。此歐公獨得之妙，他人未許學步。《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上半寫諫官責任極重，下半寫建言不可待時，然其中步步啣接，卻是一滾說話。韓論之雄，此書之婉，可稱雙絕。至引陽城辯駁，借客形主，不得不極力刻責。其實陽城作用，乃千古第一諫官。余曾作一論，且摘其略，入韓文評語矣。讀者勿執韓、歐之說而輕訾之也。《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九儲欣評：前半極言諫官之重，後半塞其有待而言。節節生，節節引，絲聯珠貫，絕似昌黎《與于襄陽書》。《（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情義諄篤，文思安雅，大家中有數文字。《義門讀書記》卷三八：歐公《上范司諫書》與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皆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文勢如雲之出岫，愈轉愈妙。（「故士學古懷道者」至「與宰相等」）議論崢嶸，可以振作諫官之氣【略】。（「九卿百司郡縣之吏」至「亦任天下之責」）逐層逼入，束上二段。（「夫七品之官」至「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又作一束，轉到希文身上。《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張伯行評：諫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若依違觀者，則失其職矣。公在諫院諤諤敢言，不避忌怨，讀此書可想見其風節慷慨，非不審己而徒責人者。《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視韓子《爭臣論》奧博不及，而剴切殆有過焉。蓋韓大而此切。大，耐人思；而切，悚人聽，較於中材有益。後幅波瀾所到，題外更得一篇《陽城論》。此法在《後漢書》尤多。《古文評注》卷八過珙評：極簡重嚴正之中，自具奔騰超忽之狀。初學反覆熟讀，行文自然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沈德潛評：非范公竟不能諫，遇賢者，自責之備也。文之往復曲折，步步相生，節節相引，老泉所謂紆徐委備，無急言竭論者耶？《古文眉詮》卷五七浦起龍評：層層展放，層層撲擊。善撲故不漫，善展故不涸。《古文一隅》卷下朱宗洛評：暢。前有總冒，後有總束，中有過脈，是其紀律森嚴處。前借九卿，宰相作陪，中借洛之士大夫作反跌，後借陽城立論，將「有待」二字連作翻駁，故一線聯絡中自具千迴百折之勢。《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文有翻新法。韓吏部作《爭臣論》云，大臣宰相之事，非諫官所宜行。此文偏將諫官與宰相等意，發出絕大議論，使司諫無躲閃處，正與韓論異曲同工，並堪不朽。《古文比》卷二陳曾則評：以宰相諫官並論，意亦由《爭臣論》出。後論陽城一段最深切，能發明昌黎未盡之旨。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九茅坤評：歐公本不欲爲范公幕府書記，故謂與之同其退可也，與之同其進不可也。此是歐公自立處。《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儲欣評：偪眞西漢札牘。《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孫琮評：本意是辭范公徵辟，今卻於前幅自述其願爲結納之語，於後幅又教以推賢進士爲務，反似欲赴其徵聘者。蓋前幅不作願爲結納語，則中幅辭辟處嫌其突然；後幅不教以推賢進士，則中幅說畢辭辟，更嫌其了無餘韻也。今能於前後盤旋繚繞，但見其詞之溫順，不覺其詞之徑直，豈非辭令妙手！《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其自負既隱然有在，而求士之道亦宜然。公文之最近韓者。言外多諷切，亦忠告之遺意。《古文眉詮》卷五七浦起龍評：會得此公自許者大，然後識得此文蘊意者遠，卻於脫本身處露本情。泛泛作辭辟命觀，無有是處。

《答李翊書》《黃氏日鈔》卷六一：言「性非學者所急」，且釋《中庸》「率性」，謂「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亦異乎諸儒之爲訓矣。

《與陳員外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八茅坤評：歐公之不欲自抗，教人以禮也如此。《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太辭費。《古文眉詮》卷五八浦起龍評：當公之時，已有去古益遠之慨。存此以維古誼，而文更如武夷六曲，曲曲移人。

《與高司諫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八茅坤評：歐公惡惡太過處，使在今日，恐不免國武子之禍也。《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孫琮評：歐公之文，大抵婉轉委折，低昂盡致，獨此文切責司諫，純作嚴緊直遂之筆，并無一語委曲。如起手設三□疑案，而斷以決知非君子，便已咄咄逼人。及入希文貶官，先舉希文學行，以言事觸宰相，無可詆而詆之，因言司諫不敢忤宰相，猶庸人之情，至飾詞詆賢者，乃君子之賊，已披剝盡情矣。妙在希文不賢一轉，見得平日不言，今乃言之，無論希文賢與不賢，其責皆所不免。以下一引漢事，見人之不可欺；一述近制，見職之無可諉。因以不言不去，罪其不復知有羞耻，譏其爲朝廷羞。層層敲擊，幾無剩隙，想見歐公之義形於色，故不覺其詞之徑、情之直。至今讀之，猶令人通身汗下，不知司諫當日竟何以爲顏也。《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外集錄》卷一儲欣評：直詆希文以自飾其不諫，公所以義激於中，髮上指冠也。怒罵之文，辭氣砢磊不平，而文章仍有法度。《唐宋八家古文精選》呂葆中評：凡作攻擊文字，須明于緩急擒縱之法，方能曲盡其意。至其刺擊處，尤以尖冷爲妙。高若訥，字敏之，官至尚書左丞，史傳頗稱之。王聞修《續編》謂其餘無他過，止以此書奏貶歐公，不合人意耳。然歐公此事原非中道，故晚年編集，亦去此篇。余謂見此書而尚不肯屈服，則其人槩可知矣。《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張伯行評：不能出力救希文，猶不足責，反詆希文不賢當貶，以飾己不諫之過，此其深可痛責者也。公此書探其隱而刺之，四面攻擊，直令他無逃閃之路，蓋激於義憤，不自覺其言之過直也。至今讀之，猶使人增氣。謂其惡惡太過，而懼其獲禍，是將以巽懦爲老成而後可也，豈知公者哉。《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沈德潛評：此（石守道）〔蔡襄〕《四賢一不肖》之詩所由作也。稜角峭厲，略無委曲，憤激於中，有不能遏抑者耶？而歐公亦貶斥矣。公是年只三十歲，氣盛，故言言憤激，不暇含蓄。《古文約選・歐陽永叔文約選》方苞評：歐公苦心韓文，得其意趣，而門徑則異。韓雄直，歐變而紆餘；韓古樸，歐變而美秀。惟此篇骨法形貌皆與韓爲近。

《上杜中丞書》《黃氏日鈔》卷六一：論舉石介爲主簿，尋被罷而不爭。議論婉切，極可觀。《唐宋八家古文精選》呂葆中評：與人辨論，必先理其緒，否則雜亂無章而不達。篇中特爲分畫，讀者詳之。

《與尹師魯書》《黃氏日鈔》卷六一：公貶後作也。【略】爭氣。《唐宋八家古文精選》呂葆中評：眞摯語，無一毫裝點。率爾疾書，差比成章，自有條理，乃天下之至文也。士大夫被罪後，或憤激怨望，或窮愁乞憐，或翻作放達自適之意，大抵非不可磯即愈疏耳。讀公此書，其所以處之者有道矣。

《唐宋文醇》卷二三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評：較韓愈《潮州謝表》、柳宗元《與蕭俛》等書，可爲不覺前賢畏後生矣。　《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三〇王文濡評：前後叙事歷落有致，中幅軒然大波，議論不無過高處。即就全篇而論，看似心平氣和，而無限牢騷，時隱見于紙上。故知素位而行此境，良非易致。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三歸有光評：文本於道，道乃生文，其識深而論確。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九茅坤評：論爲文本乎學道，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最是確論。　《評注才子古文》卷一二金人瑞評：卓然有主於胸中，而筆底又能行之以清折。看他筆筆情深，筆筆曲折。　王之績評：讀《易》如無《春秋》，讀書》如無《詩》，語本李習之，而通篇論文婉宕自如，亦與昌黎《答李翊書》相頡頏。六一之所謂仲淹，蓋隋王通，昔之所稱文中子而有《王氏六經》者，於范文正何與哉？聖歎「楊、范道不足」之言誤甚。　《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孫琮評：通篇只是一句：道足而文自生。持此立論，便已探驪得珠。前三段是叙其來意而答之，至中幅方說學者不求道而溺於文。下引孔、孟以證足於道而不溺於文者，引子雲、仲淹以證道不足而溺於文者。後又反覆以明道之足不足，而一以許充，一以自許，情文周匝，極謀篇之勝。　《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溺」字最妙，柳子所謂「務采色，夸聲音」，明道所謂「玩物喪志」，皆是也。其於夫婦居室之理，鳶魚飛躍之趣，了無得焉，又烏知文之本末及其流派？雖然，今之世求一溺於文者亦不可得，是蓋流品之卑，難乎有恆矣。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沈德潛評：道不足則溺於文，引孔、孟以證，見足於道者不求文而文自至也。夫道不足而強言且不可，況裂文與道而二之乎？讀「難工可喜」、「易悅自足」二語，爲之爽然。韓子曰：「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柳子云：「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夫六經之旨，道也，先誠其中者，道也，合之此書，學者不當從事於語言之末矣。　《唐宋八家古文精選》呂葆中評：中兩段反覆言之，然言外有不必爲文之意。充，字仲卿，建州浦城人。公長子婦，充女也。神宗時至宰相。此書在康定元年。

《答祖擇之書》　《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三歸有光評：字字皆有根據，使後生小子知下手處。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九茅坤評：中多名言，吾覽之當刺心縮頭。　《義門讀書記》卷三八：更鍛鍊，則尤高古。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沈德潛評：經在即聖人在，故當師經。然第墨守而不求其義蘊，終於拘執迂闊而不知所用，與無經略相同也。公一一指點，不翅傾倉倒囷而出之。倘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耶。

《與張秀才第二書》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沈德潛評：文境少平，然論道切近，足以鍼砭騖高遠而入虛無者。乃近今學者，舍人倫日用而談太極太虛，三尺童子皆然。此亦渺茫之漸也，安得如歐公者起而鍼砭之耶？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九茅坤評：其機軸自昌黎《送孟東野》來，而思尤婉而正。唐荆川曰：架空累層之文。　《評注才子古文》卷一二金人瑞評：此即昌黎《送孟東野序》藍本所出也。雖遜其逸宕，然起伏整散之法，乃全似矣。　王之績評：嫌其學韓痕跡，何不自出機軸？昔齊己爲韋蘇州詩，而韋不許，及見其所自作，乃深嘉之。無他，文章有神，蓋謂己之神明耳。又經之傳也，不惟其事惟其道，讀者勿誤看也。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外集錄》卷一儲欣評：意換而所稱引古作者不換，相抱相生，窮極文家往復之妙。　《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孫琮評：此文分作三幅看。前幅說文之能傳，在於事信言文，歷叙諸證而總結束之；中幅說文之能傳，又在所載之大小，亦歷叙諸證而總結束之；後幅說文之能傳，尤在所待有人，亦歷叙諸證，卸入王樞密身上，以見求序之意。一篇雖作三幅看，妙在三幅皆以五經諸儒作證，則三幅仍是一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有起伏，有開闔，氣雄而筆宕。　《義門讀書記》卷三八：模擬而無自得。此公早歲文爾。大抵歐自夷陵、蘇自黃州以後，皆以謫處窮僻有餘閑，致力於經史，乃彌深厚也。荆川謂「架空累層之文」。按：須問其「累層」所發明者何語。荆川論文，亦止於皮相也。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三歸有光評：援上之文，仍不放倒自家地步，故佳。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九茅坤評：書似援上，而義不失己，存之。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外集錄》卷一儲欣評：紆餘。

《與石推官第一書》　《黃氏日鈔》卷六一：攻其書法之怪。　《南窗紀談》：《歐陽文集》載《與石公操推官書》，言嘗見其二石刻書字之怪，譏其欲爲異以自高。公操即守道。今《徂徠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略皆讕辭自解，至謂書乃六藝之一，雖善如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所學，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歐公復之曰：「【略】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

然後食者，此世人之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於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乎？」此言誠中其病。《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九茅坤評：引譽後進，亦規訓後進。《唐宋八家古文精選》呂葆中評：書法本不足責，然有求異之意，則病在心術矣，公所以效忠告也。篇中無一直致語，其深刺隱微，指說流弊，皆用委蛇曲折之筆以取之，可爲朋友責善之法。

《與石推官第二書》《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三歸有光評：西江之口，懸河之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九茅坤評：辯博。《義門讀書記》卷三八：語太煩。《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守道矜奇負異，不肯即服，故折之，一以平正之道。立言極有法則。

《答李大臨學士書》《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三顧錫疇評：語不煩，而思甚曲，意甚遠。《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孫琮評：宋世士大夫類皆耽玩山水，以爲清高，亦是一時習氣。歐公此書，諷其不可尋山玩水，宜有所表見於世，爲一篇主意。今卻先將自己耽玩山水說一段在前，見得在我則可爲之，在公則不可如此，詞意婉切，令人不覺。至其寫愛山水處，流連不捨，又是妙絕尺牘。《義門讀書記》卷三八：盡曲折。

《與郭秀才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八茅坤評：以贄與文，稱秀才而以禮，與賦詩次己之所以答處，議論甚曲而采。《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孫琮評：古人作文，必有一番話頭引起於前，然後好入自己議論。如篇中先說古人相見之禮，引出今日秀才與己相見之禮是也。然古人話頭有正用之者，如說古人如是，我亦如是，此正用之也；有反用之者，如說古人如是，而我不能如是，此反用之也。有正反互用而淺深出之者，如篇中說古人以禽羔皮布爲贄，而秀才卻以文詞爲贄，比古人之禮爲重，此正用而深出之者也；古人以酒殽幣帛將意，而我則空言以賦贈，較古人之禮爲輕，此反用而淺出之者也。急須拈出，爲用古人話頭者作指點。

《與荆南樂秀才書》《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三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讀此知世法束縛，雖大英雄有立腳不定處，可歎可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九茅坤評：樂秀才所問，問舉子業之文。而歐陽公不屑論之，又恐誤樂秀才所以問舉業之意，故深絜出「順時」兩字告之。《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孫琮評：此書答樂生求文，故其篇中自謙其文不足學，此是正意，教其學爲時文，此是餘意。正意宜詳，故前後文反覆皆是說文未工而不足學，餘意宜略，故止後幅略寫一段。讀古人文，貴得其意之所在，正當於此等細求之。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八茅坤評：材略甚大，惜所云別紙不得見耳。

《投時相書》《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三歸有光評：非以自謙，寔以自譽。《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八茅坤評：歐公以文爲贄，《投時相》與韓昌黎同，而其自謙之中，實以自譽，殊不放倒自己地步。

《上杜中丞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八茅坤評：議論明切，歸之正直，而後先中彀率。

《上胥學士偃啟》等《黃氏日鈔》卷六一：皆少年之作，一句一故事，非晚年明白言意者比。

《與刁景純學士書》《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三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情致依依，隔千里如面談。《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八茅坤評：叙情。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八茅坤評：風韻佳。

《與謝景山書》《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三歸有光評：才情翩翩。《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八茅坤評：有佳致。

《與張棐秀才第一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九茅坤評：所見不甚深，而自托攘臂以游處，婉而逸。

《與張棐秀才第二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九茅坤評：折衷之于道處，纔是歐公實地位。

《答徐無黨第一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九茅坤評：與公《春秋論》參看。

《答宋咸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九茅坤評：自是名儒之言。

《謝進士及第啟》《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少作，風逸既不如唐，又未變新體。

《謝襄州燕龍圖肅惠詩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七茅坤評：詞雖四六之體，而蘊思轉調如峽之流泉，如岫之吐雲，絕無刀尺，絕無斷續。《義門讀書記》卷三八：變調，佳在不作長句。

《**上隨州錢相公啟**》《唐宋文舉要》乙編卷四高步瀛評：言情運事皆佳，然已純爲宋調矣。（「比者及期被代」至「書課廑能於自脫」）以上自言西京推官官秩將滿而受代，而功績殊無可言。（「徒以無庸之迹」至「豈知爲吏之勞」）以上蒙留守相自待之優。（「芘德已深」至「徒零涕以懷恩」）以上述錢移崇信軍後，時切懷思。（「相公以彝鼎之勳」至「未知報恩之所」）以上歸本鎮後，望其早得原復。

《**謝校勘啟**》王若虛《文辨》：歐公《謝校勘啓》云：「脫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乖；并《盤庚》于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爲閏。」其舉訛舛之類初止于是，蓋亦足矣。而《播芳大全》載董逌《謝正字啓》，窮極搜抉，幾二千言，此徒以該贍誇人耳，豈爲文之體哉。《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七茅坤評：句句校勘，絕佳之詞。《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三顧錫疇評：蘊思轉調，如峽流泉，似岫吐雲。尋其刀尺斷續之痕，了不可得。

《**謝石秀才啟**》《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三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婉麗，四六中絕調。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六茅坤評：風韻跌宕。《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鑛評：蜀山川是正意，卻自同田生遊山玩水說來。又以其祖曾與平兩國，遂用兩國發端。小題大做，事順而意則倒，搆法最巧。孫琮評：田畫本自將家子，今衣白衣，習儒業，忘卻祖宗暴霜露，斬荆棘，以武功起家一段辛苦，所以歐公一起述其祖先勛業，不是頌揚先世，正是動其仁孝之思，一結指其王師用武之地，亦不是弔憑往事，正是動其仁孝之思。如此看去，方與寧親有合。中幅因其習儒而惜其遇，因其未見而記其遊，都是借來以助其文情，史筆何疑？《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三二劉大櫆評：歐公序文，惟此篇有蒼古雄邁之氣，不易得也。《義門讀書記》卷三八：長史云：極似昌黎《送王秀才序》，本其先世立說也。又云：大抵歐公文從修《五代史》處極有得力。其中無味，與昌黎絕遠，發端語亦太冗。《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沈德潛評：從宋祖平蜀說入，似閒閒敘事，後忽借作收拾，於寧親意在隱躍間，布置高絕。《唐宋文醇》卷二五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評：此篇與《豐樂亭記》同義。俯仰百年間，想創業之艱難，識治平之有由，撫安樂之適時，懼危亡之不戒，期全孝於抒忠，畏失義而離道，種種具流露於意言之表。《古文範》下編吳闓生評：（自開篇至「亦各遭其世而然也」）專以風韻取姿態，亦微惜功臣之後之落拓也。（「文初辭業通敏」至「乃可愛也」）此等跌宕，亦專取風神處。篇末評：風韻獨絕。《古文學餘》卷三二毛慶蕃評：從天下大勢說入，而於題字字有情，所謂波瀾老成也。五季之亂極矣，忽逢太平，有心人往往見於言說，亦以誌幸云爾。《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六林紓評：文初之祖，田仁朗也。乾德中討蜀，命仁朗爲鳳州路壕砦都監。及得罪，謂太祖曰「臣嘗往破蜀，秋毫無犯」云云。文中所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又云「一自鳳州入」，即指仁朗爲鳳州都監也。古來功臣之後，式微者多，田畫雖爲仁朗之孫，亦不得志于時。當其赴萬州省親時，適過夷陵，夷陵，公之貶所也，頗有牢騷，故借田畫之行，稍稍發洩。入手以吳視蜀，蓋田將入蜀，故就蜀發議，抬起仁朗之功赫赫在蜀，則田畫入蜀，即循乃祖立功之舊路。顧祖烈炳于史中，而文孫仍白衣落拓，此足悲也。用「彼此一時」，「各遭其勢」語，不敢怨望朝廷之無恩，則怨而不怒之旨也。惟王師所嚮之地，一路即在鳳州，鳳州者，仁朗立功地也。「覽其山川」，可慨而賦，不是弔古，正是引其式微之感；不怨朝廷，而朝廷之薄待功臣，已形諸筆墨之外：文之含蓄處，是歐公長技。《古文比》卷三陳曾則評：歐公此文絕似昌黎，非可以形貌論也。

《**送楊寘序**》《黃氏日鈔》卷六一：言學琴於孫道滋，其樂可以忘疾。《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六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送失意人，卻以得意處摹寫之，故妙。《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六茅坤評：此文當肩視昌黎而直上之。《義門讀書記》卷三八：此似學《送王秀才序》而不如者。不獨筆力簡古爲難，韓乃簡古中旨趣深遠。《必讀才子書》金人瑞評：此文全然學昌黎《送王秀才序》，看其結法便知。《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儲欣評：千秋絕調，此移我情。風雨如晦，取公此序朗讀數通，亦足解幽憂之疾。《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本意爲楊寘鬱鬱，作序以解之，今讀其前幅，閒閒然只說琴聲，若與後幅絕不相關者，寫得何等高脫。及讀至後幅，始悟前幅皆是爲後幅出力寫照，寫得又何等神采，文之以法勝者。《古文評注》卷八過珙評：楊子心懷鬱鬱，而歐公借琴以解之，故通篇只說琴，而送友意已在其中。文致曲折，古秀雅淡，言有盡而情味無窮。《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三二劉大櫆評：《考工記》之言鐘虡，《莊子》之言風，

淳于髡之言飲酒，老蘇之言風水相遭，皆能備極形容。歐公此篇，當與並美。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沈德潛評：琴之理亡矣。今之琴聲，古之俗樂也。誦此文及伯牙《水仙操》，令人置身三古。《唐宋文醇》卷二五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評：古之善言琴者，惟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然未免三分琵琶七分筝之誚。若此文與枚乘《七發》中「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一枝」篇，便眞有琴聲出於紙上。《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幽憂之疾楊所同，治幽憂之疾，則歐公所獨。文發出琴之感人，大有一唱三歎之致，入題後收束，亦點滴不漏。《古文觀止》卷一〇：送友序竟作一篇琴說，若與送友絕不相關者。及讀至末段，始知前幅極力寫琴處，正欲爲楊子解其鬱鬱耳。文能移情，此爲得之。《古文學餘》卷三二毛慶蕃評：諸序皆本昌黎，此篇風韻尤絕，幾疑青出於藍，冰寒於水矣。蓋其中有永叔獨到處故也。《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六林紓評：諸體中，唯贈送序最無着實之體例，可以憑空自成樓閣。楊寘初非知名之人，舉進士不得志，爲數何止千萬？若人人皆代爲發起牢騷，則塵羹土飯之言，搖筆即至。公拈出一「琴」字，開頭先伏一「疾」字，似琴能已疾，且能消憂者。「琴」與「疾」字既相關合，則「琴」字在「疾」字範圍之中，故中間一段，恣意寫琴，並非嵇叔夜之《琴賦》，步步爲楊生散愁解鬱之藥石。且不說明足以已楊生之疾，先說已之幽憂痼疾，借琴而解，則是以驗方贈良友矣。其下說南荒之少醫、楊生之多疾，處處皆足動其憂，時時均可生其疾。叫起「琴」字，似唯琴足托以療疾屏憂者。將孫道滋彈琴作結，此首尾相應法也。文之幽渺淒厲，如秋宵之風雨，是歐文中別饒一種風格。《古文比》卷二陳曾則評：淡宕夷猶。《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卷二：《秋聲賦》滿紙皆秋聲，此文滿紙皆琴聲。「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文境彷彿似之，神乎技矣！琴說在結末點出，高絕，此亦自然天籟也。歐公文最善唱歎，以多有選入別法者，故本法僅錄二首，學者但求其神足矣。

《**送徐無黨南歸序**》《古文關鍵》卷上：此篇文字象一個階級，自下說上，一級進一級。轉折過換妙。《黃氏日鈔》卷六一：死而不朽者，惟修於身，其次施於事，勤一世盡心於文字間者，可悲也。徐鹿卿《趙司戎詩集序》：昔余讀六一先生《送東陽徐先生序》，其詞典以正，其意閎以深，未嘗不歎君子之愛人以德化也。《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六歸有光評：「三不朽」最是常論，卻發得如此濃至，可見文字新陳無常，惟人是運。《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鍾惺評：公惟究力文章者，故語及文人之事，獨淋漓悲慨，透露精神，所謂談虎色變者歟。孫琮評：通篇大指，只是勸勉徐生修身立行，卻不一語說破。起處提出修身、行事、立言三件，下文以立言行事相較，駁去「言」字，又以修身行事相較，駁去「事」字。駁去「言」字，正是修身之可貴；駁去「事」字，亦是見修身之可貴。通篇勸勉修身，不曾一字實說，全在言外得之。至其文情高曠卓越，則固歐公所獨擅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六茅坤評：文章以自娛，當爲深省。《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三二劉大櫆評：歐公贈送序，當以楊寘、田畫爲第一，而徐無黨次之。《（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自待甚重，故立論皆高人一層。《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法度變化融渾，故通篇曲折最多，而讀之端如珠貫，亦六一翁平生最得意之文，豈將引醇醪而止酒者耶？《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沈德潛評：先以「三不朽」並提，後說言事爲輕，修身獨重，後更說言爲尤輕，直向文章家下一針砭。文情感喟欷歔，最足動人。《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卷二：此文極爲清淡，而丰神千古不滅，後一段精神更覺不磨，何者？以其脫胎於《史記》者深也。吾嘗論史公於數百年後，得門徒數人，韓、柳、歐、曾是也。韓、柳得其陽剛之美，歐、曾得其陰柔之美。譬諸弈棋，史公爲國手，韓、柳等則四手也，此文則駸駸乎入三手矣。《孟子》「尹士」章，一唱三歎，丰神搖曳，亦爲歐文之祖，宜熟讀之。《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六林紓評：此章以三不朽立言，盡人之所能道者，難在化單爲偶，化偶爲單，離合變化，不可方物耳。一開手以生死人物闡發不朽之故：人不朽也，物無不朽；不朽也，雖死猶生；朽也，即生如死。故欲不朽，非功、德、言不可。若將三項立柱，平平分疏，則八股文字耳，妙在錯綜變化，令人莫測。「修于身」「無所不獲」，將「德」字推崇至于極地，趁便帶起「功」字、「言」字，似成功有數，立言須才，一心均主張不得，惟立德可以主張也。又將「功」、「言」二字稍一軒輊，似有功可以無言。公一生以政事自命，似視文章爲餘事，故將「言」字稍稍放鬆，爲後文伏脈。復提「言」字，引起「德」字，言有德者尚不必有功，況于言哉！將三項梯接而下，便捷極矣。然既將「德」字作如是推崇，必當言出所以當崇之實際，于是請出聖門之顏子，正德行之科也。政事、言語，實在其次，恰好是德、功、言之次序。寫顏子似不見功，不立言，而群弟子中，凡富有政事、言語者，皆推崇無所不至，可見功且不必，況在言耶？「功」、「言」二字，即從「德」字拉下，步步照管，

精神極其完足。其下則單舉立言，而立言實不足恃。所謂言者，文章也，指出著述之多，而多不傳，趁勢迴顧鳥獸、草木、衆人之泯泯無稱，見言之不可恃如此。而人竟不慕聖人之德，但喜文章，以爲可傳，且盡心于其間，此所以可悲也。其下始入徐生之文章，稱其亦慕立言，用意頗與己同，惟專恃言而不恃德，大屬可憂，故以是警之。所謂警者，警其須立德也。不明言「德」字，而言中正包蘊得一個「德」字。「予亦喜文辭者」，不是自命之辭，正是一心在德，功上用意，不好明言，但加一「警」字，而精神已貫徹以上之二項，眞能化百煉鋼爲繞指柔矣。

《**送曾鞏秀才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六茅坤評：既重曾鞏文，不放口許曾鞏，正是名公送秀才文字法家。《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儲欣評：極口稱許，重罪有司，結處以知文自喜，政其深獎曾文處。《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昌黎《送董邵南序》則純是篤摯，此篇送南豐則純是淡宕。如前幅弔其見棄有司，不作十分悲憤語；中幅許其必有遇知，亦不作十分屬望語；後幅自幸知己，亦不作十分親熱語。想公與子固時屬邂逅，故其爲情爾爾。

《**送王陶序**》《古文關鍵》卷上：凡文字用《易》象多失之陳，此篇使得疏通不陳，窒塞處能疏通。結處有力，依前結歸初字。《黃氏日鈔》卷六一：君子之用剛，審力視時，而又深戒於其初。《古文舉例・化用經傳第十六》：凡文字引用經傳，易失之陳腐。惟歐陽永叔《送王陶序》，全用《易》象默化疏通，而議論亦好。文章似此，方成文章。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六歸有光評：通篇以難易立論，極有深淺。《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六茅坤評：以宋秘書起宰相家世胄，而以難易立論，似有深淺。《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張伯行評：宋君固賢，而公叙之尤藹然有情致。世胄子弟，當書一通，勒之座右。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六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讀此，知才人不須瑣眉。李騰芳《文字法三十五則》：入，此文字自頸以下入題目也，其法不同。有順入者，歐公《送梅聖俞歸河陽》云：「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耳。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馹，縉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與？予方據是以求之，獨得於梅君聖俞。」此順入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六茅坤評：有逸趣。《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一篇純作期許之詞，起處以珠玉之難掩形容士之難掩，寫得何等貴重；中間叙其遇知於京師，見得當時有一無兩，寫得何等榮耀；後幅叙其相遊於河陽，見得知己獨深，寫來又何等愛慕。此是歐公傾心嘉與之詞。

《**送廖倚歸衡山序**》《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六歸有光評：宛似昌黎公筆，非歐陽公本色。

《**送陳經秀才序**》李騰芳《文字法三十五則》：有翻入者，《送陳經秀才》云：「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和後先，前儐後扶。登覽未周，意已倦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卑且閒者宜之。」此翻入也。《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通幅讀去，竟似一篇遊記，讀至尾一行，纔是送人文字。看他閒閒然似不欲作送人文字者，然已寫盡送人文字之妙。如一起寫山水形勝之足遊，無論矣。中幅說出貴顯者不能得遊之樂，惟卑且閒者得之。只此二段，便見得自己與陳生朝夕覽勝，實爲慶幸，今一旦遠去，能不贈言？將兩人情緒曲曲寫出，卻無一筆落相，眞是古人中高手。

《**蘇氏文集序**》《黃氏日鈔》卷六一：爲子美作，傷其不遇。《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六歸有光評：子美爲世所擯死，故文多悲憫。讀一過，使人感慨流涕。《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五茅坤評：予讀此文，往往欲流涕，專以悲憫子美爲世所擯死上立論。李騰芳《文字法三十五則》：開，文字之妙須乍近乍遠，一淺一深，說漸近了，只管說得逼窄，無處轉身，又須開一步說。如行舟者，或逼近兩岸，須要撥入中流，方得橫自在。【略】歐公《蘇子美文集序》說子美文字可貴了，卻開云「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惟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云云。既說唐，又說宋，然後說子美，此皆開法也。《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八劉大櫆評：沈著痛快，足爲子美舒其憤懣。《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歐文》：既序其文，重惜其遇。歐公諸詩文集序，此尤爲盡力稱意之作，故子美得此而名益顯。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古人宅心之厚如此。《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儲欣評：唏噓流涕，典則森然。諸序中匠心之構。《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一儲欣評：子美能文章，而爲小人所排擯。篇中將能文與不遇兩意夾說，流涕唏噓，此古人情至之作。《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子美爲歐公好友，歐公爲子美知

己，今人亡物在，能不痛惜？故通篇純作嗚咽憐惜語，正是因題設色，另作一種筆墨。第一段說子美之文不能行於今日，必見知於後世，十分珍重，正是十分痛惜。第二段說自古文人難得，責備當世不加愛惜，亦作十分矜貴，正是十分嗚咽。第三段以特立獨行許子美，第四段以不能遇時惜子美，亦作十分期許，正是十分慨惜。讀一過，想見古人愛才心事，千百世下猶令人思慕無已也。《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歐公爲子美集序，其情深至。茅鹿門云：「讀此文，往往欲流涕。」不妄也。悲痛之深，語意反覆叢雜。今畫作三段看，要之公作文時，固非先設此三段局也，文成而視之如此耳。但爲學者誦讀，不得不立箇楷範。《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沈德潛評：公哭蘇、梅二公詩，比於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鳴，傾倒至矣。序中極言有文無命，徘徊惋惜，令後人讀之，猶覺悲風四起。《古文眉詮》卷五九浦起龍評：公作友人集序，多入感慨情文。此序以廢斥之感融入文章，一段論文，一段傷廢，整整相間，恰好于贊服之下，承以痛惜，不經營而布置精能。中間述文章政理，衰盛參會，宜公自當之。《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嗟吾子美」）嗚咽之音，千古如見，此等提接之法，最爲可愛。

《梅聖俞詩集序》《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四：苕溪漁隱曰：歐陽永叔《宛陵集序》、晁無咎《海陵集序》，二序皆論詩人之多窮。《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五茅坤評：絕佳。《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六顧錫疇評：聖俞爲歐陽公相知之交，詩爲聖俞得意之業，看他序處，何等淋漓豐采。《評注才子古文》卷一二金人瑞評：不知是論，是記，是傳，是序，隨手所到，皆成低昂曲折。少年偷見此等文字，便思伸手泚筆，自作古文。王之績評：感慨往往似司馬子長，佳絕。詩必窮而後工，則「三百篇」中，如周文公所作，何嘗有一句不佳耶？予最喜玉局云：「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謬，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也。《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以「窮而後工」四字作骨，中間先寫其窮，次寫其詩之工，俱在世人知不知上見之。又趁筆從「知」上轉入不遇薦用，痛惜其以窮而老，婉曲淋漓，感歎欲絕。末以論次詩叙作結，非聖俞不足當此。《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得意之作。（「然則非詩之能窮人」二句）跌宕。（「不求苟悅於世」至「樂於詩而發之」）一句一折。（「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跌宕。《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歐文》：自天隨子郊窮李死之說出，而詩能窮人，遂□爲一談，牢不可破。白太傅亦云：不用更教詩過好，相君官職是聲名。語出老師宿儒，勢且令後輩有姿性而無學者，安於所已至，而偶倖一第之人，乃至棄故業如敝屣。究之亦未必皆躋通顯、爲達官也。天下窮人多而達者少，窮人姓氏不掛人齒者，何啻億萬，而詩人獨傳，則是詩能顯人，安見爲能窮人哉！至於達官中有文譽者少，亦以此道本難，而又心有分用，非以無文譽而得富貴也。前路持論甚確，可以正陸子之謬。吾更推論及此，俾後之學詩文者篤於自信，弗爲世說所惑，則庶幾於此一脈，不爲無助焉。《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一儲欣評：只「窮」、「工」二字往復議論悲慨，古今絕調。《古文評注》卷八過珙評：昔人有言，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意者窮而後工，非特詩也。而永叔特於詩發之，一篇雖序其詩，終傷其窮。蓋詩既窮而後工，寫其窮，正是寫其詩。鬱勃頓挫，須看其始終一片憐才至意處。《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此篇妙處，前幅妙在一起寫得兀突，又寫得鬱勃，如朝雲出岫，浮浮而上，不知其幾千萬重也。中幅妙在寫得低昂婉轉，又寫得淋漓滿志，如曲終餘韻，一唱三歎，不知其幾回返覆也。得此兩處寫得出色，便令通篇文字出色，後面只用直叙而已足。若「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爲千古不易之言。葛端調評：風味宛曲處，能使悲憫之旨暢然而雄邁。「若使其幸得見於朝廷」一段，奇峰突兀。《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沈德潛評：「窮而後工」與「作爲雅頌，以歌咏功德」云云，後人襲之，已成熟徑矣。及讀歐公文，彌見其新。以往復容與一片神行，襲者徒得其貌也。《古文眉詮》卷五九浦起龍評：成語善翻，平蹊善轉，具有禪家殺活元要。此序作於聖俞未卒前，故曰「年今五十」，又曰「窮之久而將老也」。「其後十五年」一段，乃續收重訂之語，於卒後記之，故曰「論之詳矣，不復云」也。本不相屬，編者誤合爲一。《古文觀止》卷一〇：「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爲千古不易之論。通篇寫來，低昂頓折，一往情深。「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一段，尤突兀爭奇。

《書梅聖俞稿後》《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琮評：一篇文字，前幅妙在層層脫卸，後幅妙在層層挽合。前幅從樂之可知不可知脫卸到善工能知之，從善工能知脫卸到世無善工，從世無善工脫卸到有善詩人，從有善詩人脫卸到聖俞，所謂層層脫卸也。後幅說詩之感人，應轉手舞足蹈；說詩之得深，應轉樂之苗裔；說□己問答，應轉可知不可言，所謂層層挽合

也。至篇中以得之不得之作眼目，猶如秋雨芭蕉，雜拉可聽。《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摹韓《送孟東野序》，而春容雅澹，一倡三歎處，亦歐之所獨擅。《義門讀書記》卷三九：擬送孟東野序》。詩本出於樂，但後半於「和」字無所發明，不若昌黎所謂鳴其盛、鳴其衰說得有分曉也。

《江鄰幾文集序》《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鑛評：只是悼亡意，作感慨調，抑揚頓挫，便有無限風致。此文佳處蓋在字句外。孫琮評：歐公作《子美文集序》，純是十分痛惜，今作《鄰幾文集序》，又純是十分感慨。作痛惜語，止就子美一人身上層層說出許多悲憫，作感慨語，只得從衆人身上大槩淡淡說出許多零落。此篇純是從衆人身上發揮，想公與二人交有淺深，情有厚薄，故不得不寫作兩樣。文字從性情中流出，何曾假飾得一筆。《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六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序江鄰幾之文，而只於故舊凋落處感慨悲傷，知古人與人處，不輕易下筆如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五茅坤評：江鄰幾文今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八劉大櫆評：情韻之美，歐公獨擅千古，而此篇尤勝。《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儲欣評：此《居士集》有名文字，而意味似薄，去《蘇子美序》等篇遠矣。《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一儲欣評：一意累折而下，紆餘慘愴，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此是廬陵獨步。《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沈德潛評：爲亡友志墓，爲亡友序遺文，本人生極傷感事，故言言悲切。前半只大概說，暗藏鄰幾在內，此又一法。《石遺室論文》：歐陽永叔《江鄰幾文集序》，全寫友朋交好，零落可悲之情，而層累而下，分出四五種類，歸重於死而有文章可傳者。此種結撰，最爲百年來講散文者所學，實本曹子桓《與吳季重書》，而層折勝之。《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余竊不自揆」至「是可歎也」）以上先從爲友人作誌銘引起。（「蓋自尹師魯之亡」至「以此也」）以上由銘墓說入序文，以聖俞、子美爲鄰幾影子，今昔俯仰，感喟蒼涼，使人情爲之移。（「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至「蓋發於有感而云然」）以上作序之意。

《釋秘演詩集序》　尹洙《浮圖秘演詩集序》：浮圖號文惠師秘演者過我，道歐陽永叔爲其作詩序，蘇子美貽之詩。永叔悲演老且衰，【略】永叔因石曼卿始以知演，見其衰而聞其壯所爲，是以爲之悲。《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六歸有光評：讀到慷慨嗚咽處，清夜如聽擊筑音。《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五茅坤評：多慷慨嗚咽之旨，覽之如聞擊筑者。蓋秘演與曼卿游，而歐陽公于曼卿識秘演，雖愛秘演，又狎之，以此篇中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八劉大櫆評：歐公詩文集序，當以秘演、江鄰幾爲第一，而惟儼、蘇子美次之。《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此文妙在層次漸出，布局寬展。如一起先作一番虛寫，企想必有其人；第二段方作實寫，先出一個石曼卿，卻是陪引；第三段從曼卿引出秘演，方是正文；第四段出秘演能詩，第五段叙其合；第六段叙其離；第七段叙其集詩；第八段叙其出遊。即此數段，寫得何等漸次，何等寬展！惟其漸次，所以寬展。熟讀之，可祛忙促之病。篇中寫秘演，夾寫曼卿，寫二人，夾寫自己。結處說曼卿死，秘演無所向，秘演行，歐公悲其衰，寫出三人眞知己。《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歐陽公一生闢佛，乃代浮屠作詩序，若言向無交好，則不必作，言有交好，則既斥其學，又友其人，是言與行相違也。於是想出當年與秘演相識之始，由於石曼卿，遂借石曼卿來，從頭至尾做箇陪客，以爲演與曼卿皆奇士而隱者，而己以陰求奇士得之，便不礙手，此命意之高處。篇中叙事感慨，無限悲壯，其行文又如雲氣往來，空濛繚繞，得史遷神髓矣。《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歐文》：爲詩僧增長聲價，不得不從陰求奇士入手。借曼卿作引，筆曲而勁，中間波瀾溢出題外。蓋既安頓本人貼妥之後，即可縱筆寫及自身。大家爲文，必循題布置，而後能不爲題縛，皆此類也。《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儲欣評：一氣直下，而盛衰各見，奇絕。按秘演、惟儼俱交曼卿，而曼卿奇士，所交二僧，皆以奇合者，故二序磊落縱恣，爲送浮屠文闢一法門矣。《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一儲欣評：「奇」字爲骨，又用「盛」、「衰」二字生情，文亦疏宕有奇氣。《古文評注》卷八過珙評：序秘演詩集，則秘演是主，曼卿是賓，歐公自己尤賓中之賓也。通篇妙以賓主陪襯夾叙，而以「盛」、「衰」二字爲眼目映帶收束，其間覺文情花簇而章法緊嚴矣。此法時文、古文原自相通，不可歧而視之也。《古文約選・歐陽永叔文約選》方苞評：古之能於文事者必絕依傍。韓子《贈浮屠文暢序》以儒者之道開之，《贈高閑上人序》以草書起義，而亦微寓鍼石之意。若更襲之，覽者惟恐卧矣。故歐公別出義意，而以交情離合纏絡其間，所謂各據勝地也。《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歐公叙與兩人交，卻儘自占地步。《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沈德潛評：從己引出曼卿，從曼卿引出

秘演，爲浮屠人作序，自因留己身分也。盛衰死生之感，不勝嗚咽。《古文眉詮》卷五九浦起龍評：曼卿爲公友，秘演爲曼卿友，故全以賓主搭間架，曼卿死，秘演老而別，故又以盛衰變易作激楚聲。然此等文實開時套。《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以求士立意，從曼卿引出秘演，從秘演說到詩集，文境迂迴曲至，俯仰悲懷，一往情深。《古文觀止》卷九：寫秘演絕不似釋氏行藏，序秘演詩，亦絕不作詩序套格，只就生平始終盛衰叙次，而以曼卿夾入寫照，並插入自己。結處說曼卿死，秘演無所向，秘演行，歐公悲其衰，寫出三人眞知己。《古文評註便覽・歐陽文》朱心炯評：昔人評云：「通篇以『奇』字作骨，以『盛』、『衰』二字生情。」讀之良然。然又須知作者先自命爲奇人，以奇人作奇文，故先置身題中，所謂因我之文，傳彼之人，此老作家宗旨。至其文氣之豪，文情之妙，固鹿門所云「與史遷揖讓者也」。闢佛自闢佛，作文自作文，本並行不悖也，何必解說？有引韓文《文暢序》作證，是但知此用石，韓用柳耳。幸而此同惟儼皆用石也。若韓之送高閑、廖師，又不用柳，將何以爲解？且文暢之用柳，因與己全無關涉，只靠柳之面情，此則從自己求士入手，即無石，安知不相識乎？何以選家不肯理會實在工夫，瞎爲古人擔憂，古人解說？使作者知之，亦應大笑。《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八張裕釗評：《惟儼集序》純以轉掉作起落之勢，是極意學退之文字，而未極自然神妙之境。《秘演詩集序》直起直落，直轉直接，具無窮變化，純是潛氣內轉，可與子長諸表序參看。《古文學餘》卷三二毛慶蕃評：前路虛引襯入，爲其爲釋也，中、後盛衰興感，筆情恣肆，人我胥忘矣。跌宕雄奇，是歐公得意處。《古文一隅》卷下朱宗洛評：秀。通篇總以「奇」字作骨，而奇者必不合於中，故揚中寓抑，此歐公最善用意處。通首又以「老」字作線，言其自幼至老，無一不奇也，則「老」字又從「奇」字生出。至其寫秘演，借曼卿作陪，此借賓形主法。寫二人插入自己，此又於無情處生情之法也。入後寫到山水之奇，此又烘托之法也。《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二林紓評：《宋史・石曼卿傳》：「酣放不下攖以世務，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爲非常人，益奉美酒殽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嗣乃知爲劉、石也。」按此則曼卿之爲人，好奇而駭衆，而秘演即其流亞，所以成方外之交。而歐公既爲《本論》以闢佛，義不應交秘演，則不得不借曼卿入手。且舍秘演之爲浮屠，而不着一筆，但舉隱酒與隱浮屠作一樣看法，見浮屠與酒似同爲一物，可以使人棲託而隱者，輕輕將浮屠之名抹過，把曼卿與秘演同作奇男子看承。此是文章善於斂避脫卸之處，眞能超出象外矣。文中用一「壯」字，又用一「盛」字，又用一「志」字，皆與浮屠毫不相涉。浮屠之狀，正所謂皮膚脫落，篋束肚皮，何所謂壯？枯木寒巖，三冬都無暖氣，何所謂盛？五蘊皆空，又何所謂志？公既以奇男子加秘演，復稱其壯，見其盛，憫其志，均不以浮屠之禮待之，但指其爲奇男子隱於浮屠耳。今爲秘演作序，正所以賞其奇，不因其爲浮屠而與遊。如此脫卸斂避之法，純學昌黎。且浮屠之所居，非寺不可，而公不言寺而言室。至於稍涉于浮屠者，無不避去。且寫秘演與曼卿極飲大醉之狀，直是一個野和尚，其所以可愛，在能詩耳。曼卿既可與遊，則因曼卿而識其人，亦非有心結納方外之比。文頓挫伸縮，無不自如，入手極工細，寫秘演狀態極昂藏，到收局時，于衰颯中仍見昂藏，終始脫不去一個「奇」字，眞有數之至文也。《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予少以進士遊京師」至「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以上言天下太平，奇士不易見。（「曼卿爲人」至「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以上與曼卿遊，以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遊最久」至「則予亦將老矣夫」）以上叙己與曼卿、秘演三人蹤跡。（「曼卿詩辭清絕」至「皆可喜者」）以上叙秘演之詩。

《釋惟儼文集序》《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六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竟是列傳體，其奇偉歷落，亦從太史公《游俠傳》得來者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五茅坤評：此篇看他以客形主處，亦自遠識，及多轉調。《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八劉大櫆評：兩釋集序俱以曼卿相經緯。此篇雖不及秘演之煙波，而忽起忽落，自有奇氣。《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浮屠氏空卻一切，豈復留意於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讀是篇，知惟儼有壁立萬仞氣岸，不能委蛇從俗，有託而逃，斷不是晨鐘暮鼓，喃喃一卷經、數行懺者也。然與秘演同是隱於浮屠，同是曼卿好友，其行文始終亦同扯曼卿伴講，卻另是一箇機軸。其中起落啣接，極其變化，又皆出於自然，毫不費力。讀者當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方能得之。《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歐陽作兩釋集序，皆有奇氣。而此篇忽起忽落，如隼鶻之疾擊。《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儲欣評：勃勃有奇氣。然惟儼所謂坐人語，大是正論。《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一儲欣評：直用傳體作序，又奇崛變化不測。

《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一篇純是憑空幻出文字。公之爲此序也，本是序《惟儼文集》，通篇卻不說文集，只說交游，說惟儼交游，卻不序交游實事，只序交游議論，序交游議論，卻不只述惟儼之言，前幅幻出曼卿之言，後幅幻出世人之論，皆是無中生有，憑空結撰出來。前幅以曼卿之言與惟儼作對，後幅以世人之誚與惟儼作對，眞是憑空對得整齊。《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沈德潛評：同是借曼卿作引，而序秘演文，以死生聚散着筆，序惟儼文，以其有用世之志着筆。機局變化，略不相似。序中略帶傳體，又是一格。《古文眉詮》卷五九浦起龍評：此篇曼卿特藉以形起惟儼之不妄交耳。其後盛氣罵坐，更從不妄交打進一層。舉世空談負望，隱身秘訣，一摑血出。敘人詳，敘文略，互照自曉。《古文評註便覽・歐陽文》朱心炯評：歐陽公好士之誠出於天性，故儼之介、演之奇，即無曼卿，亦必見取。況二人皆交曼卿，曼卿與公既非泛交，又先下世，則因此及彼，人情天理也。故兩篇皆從此入手，只直書其事，而友誼盎然，所謂文到妙來，不過自寫其性情耳。然要看其一時興會連屬，不甚相遠，故每以相犯處見其變化，仍於變化中見其相連，合而讀之，愈見其趣。若他本之登其一而逸其一，其謬固不待言。必先橫一周旋作者闢佛之念，而後評之，其見亦淺。《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八張裕釗評：《惟儼集序》純以轉掉作起落之勢，是極意學退之文字，而未極自然神妙之境。《秘演集序》直起直落，直轉直接，具無窮變化，純是潛氣內轉，可與子長諸表序參看。《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二林紓評：秘演、惟儼皆曼卿友也。不有曼卿，歐公何由識此二僧？處處不釋曼卿，見得公重曼卿之故，並重其友，不是有心與方外往來。故敘秘演則言其氣節，敘惟儼則言其通儒術，此皆文字着眼之處。言「曼卿遇人無所擇」者，則交二僧實不出以成心，自占身分，並爲曼卿占身分也。言「惟儼非賢士不交」者，大有逃墨歸儒之意，故亦可以破格而容之。門戶既嚴，針線復密，蓋有鑒乎昌黎與大顛往來，見譏於人，所以每下一字，匪不謹慎。篇中「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此四語是足無所擇及非賢不交之意，亦是鎖筆。其下遂放膽敘惟儼之議論，而議論均含用世之意，全不類桑門吐屬。至座人之報復，特虛演之詞，用爲惟儼言論之收束，復爲之定案曰：「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然則惟儼非談禪，直是儒者懷用世之心，不得逞而發牢騷耳。故有「惜其將老」一語，即惜其不能還俗以用世也，而語氣又極渾涵。結束數語，仍惜不見用於世，稱其能而傷其志，此「志」字即包以上惟儼之議論。因惟儼而思曼卿，在在抱定曼卿，見得代二僧作序，均爲死友而作。一語不涉禪定，亦不嫚罵浮屠，文氣之舒徐閒靜，讀之醰醰有味。

《仲氏文集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五茅坤評：言近而旨遠。《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張伯行評：以其不苟屈以求合於世，而許其爲「知命之君子」，信哉言乎！士若不知命，雖苟屈以求合於世，亦卒未能有合也，徒成其爲小人而已。屈於一時而伸於後世，則君子何嘗不可爲哉。《義門讀書記》卷三八：此文殊少佳處，後半亦不謹嚴。

《薛簡肅公文集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五茅坤評：大約本韓昌黎《詩序》中來。《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張伯行評：公曾跋蔡君謨《荔支譜》云：「牡丹花之絕，而無嘉實；荔支果之絕，而非名花。」物之不能兼擅其美也，而況於人乎？亦即此文發端之意。

《廖氏文集序》《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鑛評：論圖書事未必是，獨俟同於數千歲後一意卻奇警快人，而寫得亦勁肆有鋒。孫琮評：本意只自喜廖氏之說與己論相同，寫出一片知己慶幸喜出望外心事。今看他欲寫望外之喜，先說意中之喜，此是襯起之法。如前說同心之人，本期之二千歲後，不謂即得之於今日；後說同心之人，或因予言而始同，不謂未聞言而脗合。皆是以意中之所期，襯起意外之所喜，而意外之喜，便已寫得十分透露。《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六歸有光評：俟同千歲後一意，最奇警快人。《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五茅坤評：識見韻折，總屬匠心。

《謝氏詩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五茅坤評：爲女氏序從兄之詩、母之墓銘來，得體。《義門讀書記》卷三八：此等文韓、柳不爲。（「昔衛莊姜、許穆夫人」至「其不泯沒也」）太大太遠，南宋後爛套實基於此。

《思潁詩後序》《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鑛評：自小字眞率寫來，自有佳趣。孫琮評：篇中詳記思潁，作三段看。第一、第三段是實寫思潁，第二段是虛寫思潁，兩番實寫間一番虛寫，便令文字不板重。《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七茅坤評：前輩風韻自在。

《續思潁詩序》《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歐公一面勤勤詳寫思潁，便一面勤勤詳記歲年，故前幅每段以歲年作結，後幅敘詩，亦以歲年作記，此最是通篇眼目。蓋歸潁之思，純爲娛老之地，今年日愈邁，

則穎日愈思，勤勤記年，正是勤勤思穎，不得徒作年譜觀也。序爲詩而作，故前幅二段皆以其詩點綴，不惟寫得風雅，又點照得眼目。　馮具區評：串叙俯仰之情，有韵有骨。　《古文眉詮》卷五九浦起龍評：只作二十年年譜，爲「續思二二字縷縷白描，不著一分濃艷，最足摧陷俗坌。

《**禮部唱和詩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六茅坤評：雖文之小者，亦好興致。《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古之文人，未有不自愛其詩文者。司馬作《史記》，欲藏之名山，淮南著《鴻烈》，至矜爲枕秘。公之爲此序也，純是一種自愛自惜，滿心得意，滿心矜許。觀其第一段自許，第二段期人之取此，第三段以三百篇《詩》自況，第四段雖說誌數人離合，然急轉到覽者有取，以見通篇所重，而神韻悠然自遠。　《義門讀書記》卷三八：此等文未能喻其佳處。

《**集古錄目序**》《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六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使我懷古之情愈深。　李騰芳《文字法三十五則》：脫，此法如脫卸之脫，欲攻人而恐反爲人所傷，欲論事而恐反爲事所連，故用此以脫自家。【略】歐公《集古錄自序》前面言：「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及入到自家身上，卻云：「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吾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既篤，則力雖未足，尤能致之」，此亦脫得好。接，此法如以手接物之接，有順逆二種。順者易知，逆者須要舉出。如歐公《集古錄自序》起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卻接云：「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此反接法也。以下卻云：「犀、象、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云云。然後收一句云：「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若是順接，則「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下，當云：「有力而好，好之而又有力，則雖遠且難，皆可致也。」此便無味，便不成文章。《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七茅坤評：歐公之好言如此。近覽王廷尉《古書畫題跋》亦煞有歐公風致。然亦以有力而彊，故能如此耳。　《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歐文》：清貴閒雅，不朽盛事，固應副以此文。　《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通篇以「好而有力」四字立一篇之議論。起處一正一反，主意已盡，下象犀金珠一段，申明好而有力，物便易得，亦是正說。湯盤周鼎一段，申明不好不力，物便易散，亦是反說。後幅以能好能力，以見《集古錄》之所由作，通篇只此四字立論。前幅妙在將象犀金珠之難致，相對湯盤周鼎之易得，正是文章兩相照耀處。　盧元昌評：以好爲主而力足致之，何物不聚，結到有聚必散，又何達也。　《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把一箇「好」字、一箇「聚」字繚繞盤旋到底，如走盤之珠，圓轉不窮。中說出「三代以來至寶」等語，見得此寶當好當聚。象、犀、金、玉一段，乃罵盡一世人，湯盤、孔鼎一段，乃笑盡一世人也。惟無欲於世人之所貪，方能一其好，方能致其聚，自佔地位最高。或謂首段客意太煩，不知下面叙出許多古物，不拉拉雜雜說起，如何襯得來。妙正在此。　《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一儲欣評：章法最簡嚴。　《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此篇以「聚」、「散」兩字爲眼，鹿門《文鈔》但標出「聚」字，便不周匝。　《義門讀書記》卷三八：使子瞻爲之，必不若此費力。自不逮《寶繪》諸記。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沈德潛評：前說天下無難聚之物，後說天下無不散之物，好古之識與達人之見並行不悖。《蘭亭》殉葬，殊爲至情，及讀結意，又爽然自失矣。

《**外制集序**》《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六孫鑛評：冠冕文字，從實鋪去，不事奇巧，自有深長之味。　又歸有光評：本遭逢處感慨次序，其憂深，其言遠，其源深而流長。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五茅坤評：公本知制誥時所遭逢處感慨序次，有憂深言遠之思。　《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一篇只是平平叙來，兩叙朝廷，兩叙自己，無甚奇特。至第五段，自謙文之未工，方作排宕頓挫語。極謙自己才之拙，正是極贊天子諭之重。得此一段，便令文字通篇出色。兩叙朝廷，一言君臣遇合，一言天子興治，兩叙自己，一言拜官，一言撰文，意固不重複也。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儲欣評：爾雅深厚，盛漢之文也。宋仁宗之勵精圖治，所以繼周成康、漢文景，而令名無窮者，每于公此等文見之。　《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一儲欣評：雍容古雅，西漢文辭，可以冠歐之序。　《義門讀書記》卷三八：用筆極有頓挫，言外亦感慨無窮。　（「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又申歎上兩層。（「蓋王者之訓在焉」二句）語重，收煞得住。　《古文眉詮》卷五九浦起龍評：序爲自作，而體近承制。一路順叙，風度雍容，風度其本色，體制則式後矣。

《**內制集序**》《黃氏日鈔》卷六一：論青詞、齋文用釋、老之說，祈禳祕祝近里巷之事，而制誥拘於四六，果可謂之文章歟。《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

廬陵全集》卷三孫鑛評：與《外制序》同調，以添篇首一段議論，便覺色澤濃郁，亦有頓挫。　孫琮評：《唱和詩序》純是自愛其文，《內制集序》又是兼愛其官。蓋世有文人，而或官居簿書，或職地清華，而才媿著作，皆是一時恨事。歐公以華國之才，膺玉堂之選，誠爲千古快事。序中一起說翰林非文章不可，重文章，實重翰林也。繼說今世翰林文不雅馴，辱文章，實辱翰林也。中幅自恨無所遇以暢其發揮，非欲馳騁才華，實欲謝責翰林也。後幅說取資朝廷，誇耀田野，皆是津津得意翰林也。歐公自幸其遇，於此略見。　《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五袁宏道評：歐文極占地步，此篇兼有樂天風味，而後更肖之。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五茅坤評：有老成人之言在。《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評沈德潛評：翰林無文章，宋代已然。牽於因用常格，不得不然也。抑揚顧盼，絕世文情。末段，鹿門以俗韻貶之，殊爲未允。　《古文眉詮》卷五九浦起龍評：掌制之作，所謂官樣文章也。其按之也，以還體裁；其揚之也，以志遭遇，筆筆迴翔。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六歸有光評：公之潛心六藝之學如此。　顧錫疇評：余於此又見公不沒鄭氏之善也。　《義門讀書記》卷三八：雖少深旨，而文頗醇潔。

《帝王世次圖序》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沈德潛評：刪《書》斷自唐、虞，此孔子之愼。司馬遷雜采戰國、秦、漢間說，與孔子刪定之六經合而成書，文雖可觀，而牴牾特甚，蘇明允所以有「錦繡繪縠，錯而紉之」之譏也。文本杜佑《通典》，而詳切著之。此種文絕有關係。

《帝王世次圖後序》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沈德潛評：補前序所未言，讀至後幅，令人啞然失笑。

《刪正黃庭經序》　《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鍾惺評：此文不自立論，而全述無仙子之言，末止以一語見意，又是一格。乃其有揚必有抗，有信必有屈，所謂大機軸也。篇中以「自然」字稟於天，大意已定，而貪生害生之論，則一勉一戒，錯綜諄復，讀者津津有味。　《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通篇議論皆是無仙之說，今所序又是求仙之書，此處最難措筆。若說求仙有術，則與我儒信道之言不合；若說學仙無術，則此序又何爲而作？今歐公於通篇純作無仙之論，特於末幅就其書而校正之。蓋無仙之論，就我儒而言，校正其訛，就其書而論說，固幷行不悖也。　《義門讀書記》卷三八：明白條暢。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一沈德潛評：《黃庭》正旨，乃談內養而稍近於理，不惑於神怪者。處處以道之自然說入，而以妄意貪生者反襯。見雖非道之本旨，而立說不乖於正，則彼術中猶有可取也。末一語仍歸入道之自然，幷將養生撇去，則學仙之妄不待言矣。　《古文眉詮》卷五九浦起龍評：以學仙、養生區作兩術，生則有形，仙者謬妄，故以無仙抉破世妄，而以養內修全養生，統冒之以「自然之道」四字。持論卓卓，與韓子排佛同功。歐陽子刪正《黃庭》，隱姓名曰「無仙子」，猶朱子作《參同契考異》，隱姓名曰「空同道士」也。

《韻總序》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七茅坤評：字學所係甚小，歐陽公立意，恰好出脫自家門面。　《義門讀書記》卷三八：發端迂遠。諱其所不能而姑爲大言以張之，此作者之大病。

《帝王世次圖序》　李騰芳《文字法三十五則》：有倒插入者。《帝王世次圖序》云：「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舍眞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已。」此倒插入也，亦謂之薶頭法。先不說出司馬遷，直到落後，方一句打開頭面也。　《義門讀書記》卷三八：更簡勁，尤佳。

《傳易圖序》　《黃氏日鈔》卷六一：謂「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且謂「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孔子之古經亡矣」。愚謂此公一人之言爾。

《孫子後序》　《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六歸有光評：其文逸而遠。

《跋唐華陽頌》　《隱居通議》卷一三：公《跋唐華陽頌》，攻破佛、老之語，尤爲有理。　《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〇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非是誚讓玄宗，直是喚醒千世，痛快之極。　《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琮評：一起略作一斷，尙未說明，中幅通論佛、老之失，絕不一語寫及唐宗，直至末幅，略將唐宗一點，正意大明，見得佛、老清靜寂滅，尙不可求，況唐宗奢淫無度，又何可冀！用筆最爲省力。　《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二氏終不能脫離生死，玄宗幷不能爲二氏，說得極透。起從玄宗說到二氏，中段辨二氏之惑，後即從二氏繳到玄宗，小文卻極峻整。

《**集古錄跋尾**》《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永叔之文，多以風神姿媚勝，往往不能蒼古，而跋尾時有蒼古之氣，蓋得心應手，不求工而益工矣。

《**跋晉帖**》《隱居通議》卷一三：《跋晉帖》，議論亦佳。其說曰【略】。此論亦犁然當於人心。

《**跋華嶽題名碑**》《隱居通議》卷一三：公又有《跋華嶽題名碑》，寓意感慨，讀之令人悽然。

《**記舊本韓文後**》《容齋續筆》卷九：歐陽公《書韓文後》云【略】。又作《蘇子美集序》云【略】。《柳子厚集》有穆修所作《後叙》，云：「予少嗜觀韓、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凡用力二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雖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因爲文章，直以韓爲宗尚。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世，眞古之文章也。』兵部尚書楊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矣。』」開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序韓文云：「予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長時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略不及之，乃以爲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論最爲至當。《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〇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有韓子之文，則有歐陽子之識。然則文患不韓子若耳，豈獨歐陽子哉？何必歐陽子哉？《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琮評：廬陵之學本出昌黎，故篇中雖記叙韓文，實自明學問得力。第一段叙得文之由，便寫出一見可愛神情來；第二段叙未學其文，又寫出一種深知愛慕來；第三段述己學其爲文；第四段信其文之必傳；第五段明己學之有素；處處叙韓文，處處寫自己得力。此可見古人自信處，亦可見古人不忘所本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二沈德潛評：孟子後，韓子繼其緒；韓子後，歐陽子繼其緒。故韓子盛稱孟子，歐陽子盛稱韓子，不忘得力所自也。今有人得八家之粗，即力攻八家之短，吾不知其何心矣。噫！不急急於目前，必有成於異日，讀書求道，無不皆然，歐公特於此篇發出。《古文眉詮》卷六〇浦起龍評：凡得古書書後者，但誌購拾緣起、版帙異同、裝函工力，此於架閣美觀之本則然。公振興古學，爲於舉世不爲，從二百年晦蝕之餘，望祀昌黎，以定宗向，豈苟然耳目玩好比者？斯文拈出瓣香，歷叙伏見進退，本身與韓文相助發以爲終始，當作一段大事因緣觀。《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歐公少時，即以昌黎爲衣鉢，宜其文之登峰造極，並埒於唐、宋間。讀此文，可以想其願力焉。

《**讀李翺文**》《崇古文訣》卷一九：文有離合收拾在後面數語上，亦有感之言也。《黃氏日鈔》卷六一：謂「韓愈嘗有賦，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翺爲《幽懷賦》，「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爲憂」。然公蓋有感之言也。《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〇歸有光評：感慨悲憤，其深情都在時事上。《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七茅坤評：文旨曠達，歐陽公所自解脫在此。《評注才子古文》卷一二金人瑞評：說李文處，備極頓挫鬱勃之妙，至後幅，竟純許自己胸前眼前，有如許可恨事，至於不啻口出。此眞大臣憂時之言，非率爾信筆題署也。王之績評：予觀眉山父子兄弟集，爲宋憂甚，若豫知有北狩南遷之禍，未嘗不掩卷歎息其忠愛深而智見遠也。歐借唐慨宋，言之鬱然，使予又思「野老吞聲哭」之句，而不勝事營矣。《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琮評：廬陵觸目時艱，寄語李君，妙在前幅將讀《復性書》、《薦賢書》二段陪出《幽懷賦》，中幅又將韓昌黎陪出李翺，皆是文章絕妙波瀾。後幅譏刺時人，眞覺肉食者鄙，不可與謀，而哀音凄惻，騷情雅致，殆能兼之。盧元昌評：借翺賦中語，一爲唐惜，一爲宋悲，此桃園之遺也。《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宋寶元以後，契丹方熾，元昊繼興，岌岌之勢，其可憂比唐尤甚。無奈韓、范諸君子負天下重望者，皆以夏竦之奸，不能安其位。時在朝諸臣，偸得一時粗安，厝火積薪，亦非純不知畏，以身在局中，一涉憂世之言，便有許多礙上礙下處，比不得疏遠之人置身局外，可以肆臆而談也。然時事至此，益不可問矣。是篇雖贊李翺，卻是借李翺作箇引子，把自己一片憂時熱腸血淚，向古人剖露揮灑耳。文之曲折感愴，能令古今來誤國庸臣無地生活。《義門讀書記》卷三九：此

文免不得學陋心粗四字。（「況乃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至「則不復云矣」）此數語過于抑揚，遂似此賦後半公未之見者，無論李非韓匹也。宋人文字中大病，皆自公開之。《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公非左韓而右李，但借「歎老嗟卑」數語，發出胸中不可一世之意。情詞悲壯，寄慨無窮。

《唐書・藝文志序》《古文約選・歐陽永叔文約選》方苞評：求其承接變換，渾然無跡，始知其筆妙而法精。

《五代史記・一行傳序》《崇古文訣》卷一九：不敢以無人待後世，忠厚之至也。而所得者又寂寥寡少如此，有悲傷不滿之意焉。《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四茅坤評：此一段議論，《史》《漢》以來所不到者。《評注才子古文》卷一二王之績評：前幅從昌黎《送廖師序》脫出，深於此道者必知之。《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八劉大櫆評：慨歎淋漓，風神蕭颯。《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四沈德潛評：世敎敗壞之後，不能苛求完人，有一節可以維人心、砥末俗者，必表而著之，此史氏之苦心也。低徊俯仰，頗近孟堅。《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此篇妙在前幅數段忽疑忽信，乍有乍無，寫出幾番尋思，一片迷離，恰如萬頃煙波，縹緲難測。後幅妙在詳寫五人，或合或分，或揚或抑，寫出數人地位各有低昂，恰如江上晴峰，歷歷可數。筆墨之妙，信稱有神。《古文雅正》卷一〇蔡世遠評：得太史公之神髓，可以闡幽，可以勵俗。先君子極喜誦此篇，讀之猶感愴有餘思也。《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感喟無窮。「豈果無其人哉」，虛轉，不落平實。「風俗隳壞，至於如此」，頓挫。「自古賢材，有韞于中而不見於外」，再提，總不使一直筆。「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得此爲證，乃不空衍。「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總敘立傳之旨，而一字百轉，淋漓感慨，悲涼嗚咽，最爲歐公長技。「曰鄭遨、張薦明」，此隱居不污者。「曰石昂」，此以義自守者。「曰程福贇」，此以忠獲罪者。「曰李自倫」，此篤於倫紀者。

又《伶官傳序》《古文觀止》卷一〇：起手一提，已括全篇之意。次一段敘事，中後只是兩揚兩抑，低昂反覆，感慨淋漓，直可與史遷相爲頡頏。《古文辭約編・序跋類》李剛己評：按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於宋時汾、晉之俗，猶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則其流毒遠矣。至今晉人喜爲雜劇歌舞之聲，歲時不絕，蓋莊宗之遺俗也。上之化下，疾於影響，可不愼哉！「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此三句綰攝通篇。「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唐乾寧二年，李克用表劉仁恭爲盧龍軍節度使。又明年，克用徵其兵，仁恭嫚罵，執其使，盡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克用由是恨之。其後梁封仁恭子守光爲燕王，實由仁恭先爲盧龍帥，故克用自謂晉所立也。又天祐中，梁將篡唐，克用使人聘於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酒約爲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遺晉馬千匹。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聘梁，尋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此段敘事，筆勢騫舉。「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迴應「盛」字。「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同光四年三月，李嗣源率親軍討趙在禮，至鄴城。甲子夜，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劫嗣源入城。城中不受外兵，殺破敗，外兵皆潰。嗣源詭說在禮，請出收散兵，因得脫，至魏縣。屢上章申理，皆爲李紹榮所遏，不得達，由是疑懼，遂起異圖，謀進據大梁。莊宗聞變，幸關東，招撫亂兵。至萬勝鎭，聞嗣源已入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即命旋師，扈從兵已失萬餘人。還至石橋，置酒悲涕，語李紹榮等諸將相救。諸將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何其衰也」，迴應「衰」字。自「方其係燕父子以組」以下，數行文字，橫空而來，如風水相搏，洪濤鉅浪，忽起忽落，極天下之壯觀。而聲情之沈鬱，氣勢之淋漓，與史公亦極爲相近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迴應「得」、「失」二字。「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迴應「豈非人事」句。歸重人事是通篇主意所在，妙在用筆紆徐宕漾，不參死語，故文外有含蓄不盡之意。「憂勞可以興國」，此盛之由於人事。「逸豫可以亡身」，此衰之由於人事。「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承上文「方其係燕父子以組」數句言。「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承上文「及仇讐已滅」數句言。此數語雖仍就後唐之盛衰反覆咏歎，而神氣已直注於結末三句。「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千古名言。「豈獨伶人也哉」，推開作結，有煙波不盡之勢，所謂篇終接混茫者也。《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

豈非人事哉。」起勢橫空而來，神氣甚遠，惜爲後人襲成濫調，不可復用矣。「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三句弱，故劉海峰擬刪去。然古人之文，心知其失可也，不宜以意妄改。

《章望之字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八茅坤評：典實。《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六顧錫疇評：老成典型之文。《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張伯行評：以「望」字作骨，見古今有許多人物階級，士當自擇而勉，不可與凡民同泯沒於天地之間也。《義門讀書記》卷三八：亦學韓，然太直。

《鄭荀改名序》《黃氏日鈔》卷六一：論諸子獨荀卿好聖人，學荀卿而又進焉，則孰能禦？《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三二王文濡評：論荀子處，適如其分。因徇其請而爲此，不得以尊荀目之。

《縱囚論》《古文關鍵》卷上：文最緊，曲折辨論，驚人險語，精神聚處，詞盡意未盡。此篇反覆有血脈。《履齋示兒編》卷八：爲文有三難：命意，上也；破題，次也；遣辭，又其次也。不善遣辭，則莫能敷暢其意，不善涵蓄題意，破題何自而道盡哉！則是破題尤難者也。嘗即是而觀古文，第一句便道盡題意而盡善盡美者，我國朝得三人焉。歐陽文忠公《縱囚論》曰：「信義行于君子，刑戮施于小人。」則一句道盡太宗求名之意矣。《黃氏日鈔》卷六一：上下相賊字恐太甚，要是三代後盛事。若夫聖人「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則至論也。《文章軌範》卷二：文有氣力，有光燄，熟讀之，可發人才氣，善於立論。《修辭鑒衡》卷二：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閒言語。愚按：【略】歐公《縱囚論》結：「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皆此法也。《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四引呂雅山曰：永叔文窮極古今變態，如卿雲從風，卷舒萬狀，不可以常理待之也。《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鍾惺評：論得甚精，一步緊一步，但略嫌太刻。大都此道有三：一冀免，一感恩，一法度嚴明，無逃死處。孫琮評：古人作文，有用寬衍之筆，有用嚴緊之筆。如此文，純是嚴緊。一起劈立二句，斷定一篇主意，隨即分寫兩段，緊緊扣住，然後入縱囚一事，又緊緊點合，止將「不近人情」一句斷煞。字僅及百，大意已盡，何等斬截，何等堅勁！下又再起一波，斷其不是施恩德與知信義。末復設爲戲論，繳收「不近人情」，又反覆寫得嚴緊。尤妙在一起二句，陡然而下，一結二句，陡然而住。如此筆力，如刀斧斫截，快利無雙。《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二茅坤評：曲盡人情。《評注才子古文》卷一二金人瑞評：此論有刀斧氣，橫斫豎斫，略無少恕。讀之，增人氣力。王之績評：千載奇事，忽然無謂，眞文人之雄。隋文帝時，王伽縱囚七十人，皆如期至京師，無一叛者，而帝赦之，亦一奇也。或謂其事創見於唐太宗，則非矣。《(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以緊峭之筆，發深摯之思，故持論甚堅而有力。《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張伯行評：只「求名」兩字，勘破太宗之心，便將一段佳話盡情抹倒。行文老辣，不肯放鬆一字，眞酷吏斷獄手。《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從不近人情意說入，而以「求此名」一語爲破的。篇中窮人情，究事理，幾於隻字不可移易。《古文評注》卷八過珙評：深文刻筆辨駁處，令人幾無處躲閃，似近于刻。然本于人情之論，則又至恕也。歐公嘗自言：「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良然。《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歐文》：人情、常法，是一篇骨子，道理原是如此。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久已懸爲律令。求勝於堯、舜三王，是即賊其民者也。唐太宗以前縱囚事非一，太宗亦有粉本。求名太急，類爲此舉，所繫於風欲人心者甚大。羽翼經傳，落紙不磨，可與昌黎《諱辨》爭雄矣。《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〇沈德潛評：「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此太宗盛德事，而歐公以爲不近人情者，緣不可爲常，恐後世藉口以行其好名之舉也。子產乘輿濟人，孟子謂其惠而不知爲政，正是此意。縱囚事，後漢戴封已行之，不始於唐太宗也。戴封在《獨行傳》中。《古文觀止》卷九：太宗縱囚，囚自來歸，俱爲反常之事。先以不近人情斷定，末以不可爲常法結之，自是千古正論。通節雄辨深刻，一步緊一步，令無可躲閃處。此等筆力，如刀斫斧截，快利無雙。《古文一隅》卷下朱宗洛評：奇。凡論斷文，必要攻擊到盡頭處，方令其人無可置喙。然要剝到盡頭處，須從他稍可藉口處剝入，如此文「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是也。又須將題目拆開，反覆看出他弊病，如此文「信義行於君子」句，是從「縱」字看出，而「刑戮施於小人」句，從「囚」字看出是也。但論斷要八面俱到，而一篇主意只在一二句，或在一二字，方說得有主腦，語意不致錯雜，如此文只把「情」字作骨是也。至其作法之妙，句法之變，亦當一一參玩始得。如起手泛論，中間實就太宗說，後復推開，就堯、舜三王說。前一段淺淺說，後復重重剝進，此文家由虛而實，由淺取深之法也。前半用筆，一字一鐵案，此步步敲實法也。後兩段忽用曲折頓宕之筆，迫取正意，此又句法變換之巧也。至起用偶語，收亦用偶語，遙相對照，俱是老手作文極奇極橫處，

讀者不可不領其妙。《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王道必本人情，破的之論。首從君子小人起意，發出小惠之不可行遠，詞嚴義正，顛撲不破。《古文比》卷三陳曾則評：辨論透切，可爲初學入手之法。

《為君難論上》《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〇茅坤評：用人之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卷一儲欣評：似目擊介甫之專任而言之者。前後議論痛切，中間詳引成事，此一體也。蘇文忠《志林》多用此法。《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此篇專爲偏信獨任者說法，妙在前幅寫得婉曲，中幅寫得正大，後幅寫得雄勁。如一起提出用人，下先說一段信任之得，轉出一段信任之失來，又從信任而失中，轉出一段幸而成功來，跌出禍敗之甚一段。只此四段，何等婉曲。中間並引兩證，累累數百言，何等正大。後幅重將二君提唱一段，轉出齊、蜀之民不非管、葛，爲一篇之補救，又何等雄勁。古人作文，必從深一步處立論，方見精微奧義。如此文，若說人主要信任人臣，何嘗不是至理，但此猶是淺一步論頭。今說人主信任人臣，亦有未是處，須要舉國皆便，此方是深一步論頭。從此立說，議論便自高人百倍。　徐揚貢評：中間兩段叙事，如司馬太史，極力形容，一則曰大喜，再則曰大喜，如覩當年惑溺之狀。《（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文氣峻決，是極有斷制之作。《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三王文濡評：用人以得衆心爲主，可謂一語破的。苻堅、清泰之所以敗，齊桓、先主之所以興，端由於此。

《為君難論下》《古文關鍵》卷上：子由《君術論》正是此意。按《爲君難》上、下二篇，恐是爲荆公而作。《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〇茅坤評：聽言之難。以上二篇並引傳記原文以爲議論，而于中略點綴數言，自是一體。若史遷之傳伯夷，卻又通篇以議論爲叙事，正與此篇相發明。《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此篇論聽言之難，亦是深一步立論。蓋言可用，而用之輒敗，言不可用，而不用之，無以成功。能辨此者，非聖賢精義之學不易幾也。若只說言可用而用之，言不可用而不用，則猶之乎淺於立言也。妙在前幅將兩段非聽言之難，翻出下段聽言之難，由淺入深，便令文字深折。再以趙括爲言可用而用之輒敗之證，以王翦爲言不可用而不用之無以成功之證，而總歸到喜新進，忽老成，又將趙括覆一番。蓋是時皇祐持重之臣漸絀，熙寧主事之輩將興，公蓋援古規今，不禁言之深切也。《（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議論與故實相經緯，機法略似上篇。《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三姚鼐評：歐公之論，平直詳切。陳悟君上，此體爲宜。

《朋黨論》　廖剛《（紹興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進故事》：臣竊以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皆本朝元臣，其所論朋黨之事，如出一口，大槩皆如臣所言。而修所著《朋黨論》，《五代史・書六臣傳後》，尤爲深切著明，臣願陛下書於屏幙間，以爲鑒戒，實宗社萬年之福也。《古文關鍵》卷上：議論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處須出意外。《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歐陽氏《朋黨論》，舊傳謂其能極小人之情狀，故奸邪忌惡尤深；蘇氏爲《續論》，欲翦戮元惡而撫用其餘。按自古小人害正，比而仇君子，人主必保護愛惜，每加擊逐，使君子恃以自安，小人爲黨，君子不爲黨也。如養鸚鵡孔鸞，貓犬常伺其隙，備禦稍不謹，搏而食之無救矣。孟子言：「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穆公猶然，況舜、文王乎？此論乃言「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必君子而後有朋，欲人主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是則人主眞以爲有黨而不善退，將愈重其蔽，而安能解其惑哉！且君子固未嘗能去小人，安有戮其首惡而不撫用其餘以滋國患者？至引州綽刑蒯爲比，則是方求免之不暇，而預以得志自處，蘇氏之過矣。始終用元祐，自無可憾；用慶曆不終，乃深可惜耳。歐陽氏迫切之論，失古人意，徒使人悲傷而不足以爲據也。《黃氏日鈔》卷六一：謂君子有眞朋，足以解萬世人主之疑；《爲君難論》謂用人聽言專決之失，在於違衆，足以指萬世人主之迷。《文章軌範》卷二：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位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魚周詢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擊去館職名士十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藍先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憂之，既上疏論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朋黨論》，以破邪說，仁宗感悟。《評選古文正宗》卷九張鼐引顧迴瀾曰：歐陽公《朋黨論》，法至嚴而語至易。至嚴，所以別君子小人；至易，所以見忠誠剛正。公之文，前儒所未有也。《古文舉例・結束有力第六十五》：韓退之《送石洪處士序》、歐陽永叔《朋黨論》，此二篇文字，結束雖一二句，而實有萬鈞之力，乃文法之至妙者也。　王世貞《讀朋黨論》：朋黨之說蓋自古有之，曰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勢也，亦理也。歐陽氏獨曰小人無朋，以爲朋者僞也，及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惜者名節，

以之修身則同道以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蘇氏復爲之續曰：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歐陽氏之說則慮君子之黨見疑於人主而求所以釋之，蘇氏之說則慮小人之黨見信於人主而求所以勝之。斯二說者皆得之而未能盡者也。凡爲君子而純者必不爲朋黨者也，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已，曰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已。凡爲小人而純者亦必不爲朋黨者也，曰見利則趨，利盡則散而已。其爲朋黨者有之，不純乎君子與不純乎小人者也。不純乎君子者有君子之節而不能盡去其累，所謂累者三，曰近名，曰好勝，曰快心。士固有批鱗蹈刃出萬死而成其是者，一念之名根未除，則士之務爲可喜可愕者入之而爲黨，若東漢之三君、八俊、八廚、八顧之類是也。宋光、寧之際，賢者亦近之。曰好勝，其人雖跡爲君子，而一議論之不合，則各持此之是以求伸，爲徒者傅益之，則摘彼之非以求其屈，若宋洛蜀閩之類是也。而唐穆、文之際，不盡賢者亦似之。曰快心，則忿小人之爲奸與其黨類之貪橫，甚至冒酷吏之法而翦除之，伏機反中，其禍繇身而及國，若黨錮諸賢於宦者是也。不純乎小人者三，曰無君子之實而慕其事，其心乃欲得小人之利而已。如唐之八司馬者，其與伾、叔文比而驟貴，則非其欲奪中人之權而革貞元之政，則是此不純小人者也。以小人之爭起，亦以小人之利合，而時時見君子行，若德裕之政術，僧孺之卻賂，栖楚之直言，此亦不純小人者也。二者皆易察識者也。若乃陽竊君子之似而陰用小人之術，以其可喜可愕者中君子之好而愚之，其君子幸而覺，則彼得持君子之疏而投之禍；不幸而不之覺，則君子亦浸淫與之俱化，蕩而無所歸。陽則以其似而收天下之譽，陰則以其實而市天下之權。緩之則肆然而來，以與君子同其進；急之則忽然而匿，不與君子同其退；又急之則甘心爲婦寺之吮舐，盡棄其故而了不之耻。此於古或有之，我未之見也。凡朋黨者，先王之所不能廢也，而恆示之戒。其於朋也爲書之像形也，若風之襲羽而弗克正也。故《書》醜淫朋，《易》美朋亡，又曰「君子群而不黨」。而歐陽氏、蘇氏若以爲善，而汲汲乎求白於人主者何也？凡君子必無朋黨，君子而不純者有之，然多不勝。小人必無朋黨，小人而不純者有之，然多勝。勝則足以憂君子而傾人之國，然至於能奪天下之公議，壞天下之人心者，則未有過於陽竊君子之似而陰用小人之術者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二茅坤評：破千古人君之疑。《評注才子古文》卷一二金人瑞評：最明暢之文，恰甚幽細，最條直之文，恰甚鬱勃，最平彝之文，卻甚跳躍鼓舞。　王之績評：歐公謂杜、范等得《漢史》所謂有忠臣不和之節，而《論復臺諫札子》，亦辨其非黨。此又於人所言朋黨者而直承之，妙甚。至其文之愷切詳明，激烈委婉，無所不兼，最易悟人。名臣奏議，當爲第一。論雖本劉子政《災異疏》，而明快過之。《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不說君子無朋，反說君子有朋；不說朋黨不可用，反說朋黨有可用。不是歐陽公故爲翻新之論，只要歸到人主能辨一句上去，見得人主能辨，有黨亦可，無黨亦可，只要問其君子與小人，不要問其黨與不黨。得此主意，橫說豎說，無所不可。大意前幅已盡，後幅不過歷引作證。後幅歷引凡六段，不嫌其零雜者，全在末幅倒捲有力，故不散漫，此文之善於審勢者。徐揚貢評：文忠在諫院進此論，明白洞達，意在破君之疑。援古事以證辨，反覆曲暢，文格方嚴，而復婉切近人。《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范文正之貶，公與尹洙、余靖皆見逐，群邪目爲黨人，及文正與公復用，乃進此論。以「小人無朋」、「君子則有」二句爲主，其分引總繳處，筆法似涉大方，然對君之言貴於明切，不得不如此。且有關世道之文，原不待奇幻也。《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四儲欣評：「小人無朋」一語，開鑿鴻濛，自公而前，未之聞也。格頗倣劉子政，而奇警過之。《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前後兩段結束。前段立論大旨已極分曉，後段又以興亡治亂之迹反覆推說，庶以覺悟世主，其言眞龜鑑也。立體既方正，用筆卻能參伍入妙。《古文評注》卷八過珙評：「朋」字說得開天闢地，而小人曾不得一側足其間，此正破漢、唐、宋黨錮之禍，無足爲君子病，而反足爲君子重。立論極是有識，宜仁宗之終爲感悟也。《義門讀書記》卷三八：自是會做文章，然久讀反覺其虛誇寡味，此歐文之近蘇者。

【略】長史云：孟子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文全是摹倣。

（「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上已極透快，故只用澹澹一句收結。《（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敘述最詳，論斷最緊，故能淹通事理，剖決嫌疑。集中傑作也。《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〇沈德潛評：反反覆覆說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末歸到人君能辨君子小人，見人君能辨，但問其君子小人，不問其黨不黨也。因諫院所進文，故格近於方嚴。漢桓帝時，黨部二百餘人下獄，後又禁錮之。靈帝時，殺李膺、范滂等百餘人。至獻帝，獄已解矣，

文中偶誤引。《古文釋義》卷八余誠評：此論原爲傾陷君子而發，自不得不側重君子立言。然妙在語似翻新出奇，而義實大中至正，故能感悟人主，而爲萬世不磨之論。前半極言人主宜辨君子小人，後半歷引治亂興亡之迹作證，以人君之不能辨君子小人，多由於未明治亂興亡之迹也。前後本屬一意貫注，而篇首以「自古」句伏後半篇，篇末以「其能辨」句抱前半篇，起伏照應，尤見緊密。《古文觀止》卷九：公此論爲杜、范、韓、富諸人發也。時王拱辰、章得象輩欲傾之，公既疏救，復上此論，蓋破藍元震朋黨之說，意在釋君之疑。援古事以證辨，反復曲暢，婉切近人，宜乎仁宗爲之感悟也。《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提出君子小人，以破朋黨之說，胸中如鏡，筆下如刀。

《原弊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一茅坤評：中多切當時情弊，亦今當事者所宜知。《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四顧錫疇評：指陳情弊，淋漓痛快。有志甦吾民者，不可不置之坐隅，反覆展玩。《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此與《本論》皆昌黎《原道》之羽翼，而《原弊》立論尤有依據，締構處亦整而不板。

《論尹師魯墓誌》《黃氏日鈔》卷六一：謂「述其文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惟孔、孟可當。愚意文簡有法，各隨其宜，豈必《春秋》？通知古今，各隨其分，豈必孔、孟？未聞文王謚文而孔文子不可謂之文也。公與師魯平生交，而故爲譏貶，何哉？俄又云：「然在師魯，猶爲末事。」若果末事，何必《春秋》然後可當，孔、孟然後可當？愚恐其首尾又自背馳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〇茅坤評：錄此以見歐公爲文，其用意如此。世之覽者不之知，其好訾之如彼。然而公之沒且五百年矣，其知公而猶未盡。其所欲訾公者猶時時見之，予不能無慨云。《讀書敏求記》卷四：《河南尹先生文集》二十七卷。【略】廬陵《論尹師魯墓誌》條析其事，再述於後。予覽之，喟然歎曰：古人珍重著述，一字不敢聊且，命筆若是之難而慎也。歐公述師魯文曰【略】。嗟嗟，文章千古事，歐公直欲起師魯於九泉而質之，其寸心知己爲何如耶。

《論狄青》《崇古文訣》卷一八：曲盡人情事體，當時歐公只是爲龍圖閣直學士而已。

《本論上》楊萬里《問本朝歐蘇二公文章》：六一先生之文，今天下人人讀之，學者人人師之，愚不復具陳，姑舉其一條，以見其他。且如《本論》之文，序其所以麾異端之道，必推原其病之所自來，欲先以禮義隄障人心，雍容閑雅，不迫不怒，使釋氏之教可不勞寸兵尺鐵而囚聲永遁。譬如端莊君子，冠冕佩玉，垂紳正笏，坐於廟堂之上，呼小人於庭下而徐責其罪，雖無橫劍膠柱，急叱大罵之威，而彼將汗顏赧頤，羞死不暇。嗚呼，作文而有用如此，是眞文章矣。《陸九淵語錄》上：先生云：「歐公《本論》固好，然亦只說得皮膚。」《古文關鍵》卷上：讀之易使人委靡，然而筆力都藏在裏面了。《黃氏日鈔》卷六一：謂堯、舜三代時禮義明，佛不能入，善矣。復使當時其人已入，其法不行，則爲確論。今按佛生方當周之衰，去中國極遠，不相通。至漢開西域，而佛說久益盛，至後漢以漸入中國者，時勢則然，非昔不能入而今可入也。謂「禮義者勝佛之本」，當「修其本以勝之」，善矣。然人不爲佛之徒，屋不爲佛之居，徒有其虛文浮傳於世，如異說妖術之類，則可使人講明禮義，此之信，不彼之信，是爲勝之。今按齊、梁、元魏以來，自萬乘以下尊事之，人民歸其陷誘，石祖夷狄以攻吾中國之仁義，山川爲其吞併，立寨中國以朘吾民生之膏血，雖有禮義，已無所施，顧反日講而修之，則佛無所施，奚必火其書，廬其居？又果何見也？且公之爲此說，特譬之善醫者不攻其疾，務養其氣耳。獨不聞「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乎？客邪外毒，深入心腹，而不攻之去，且立而視其死矣，何氣之可養？養氣之說，特可施之攻疾已去之後。疾已危劇，氣僅一縷，捨疾不攻，而徒曰「養氣」，亦何氣之可養乎？甚矣。故佛法之害政，昌黎之說盡之；攻佛教之害人心，晦菴之說盡之，不能明言其所以害，而徒疾聲大呼以泄其憤，石徂徠之《怪說》盡之。歐陽公所謂上續昌黎斯文之傳者，正以闢佛一事。然《本論》不過就昌黎改易新說，而適以消剛爲柔，如閉關息兵，惟敵之縱，而曰我修政事者爾。嗚呼，殆所謂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歟？《鶴林玉露》乙編卷四：老、莊之意，以身爲贅，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爲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文章精義》：韓退之非佛，是說吾道有來歷，浮圖無來歷，不過辨邪正而已；歐陽永叔非佛，乃謂修其本以勝之，吾道既勝，浮圖自息，此意高於退之百倍。《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四歸有

光評：可與王荆公《萬言書》參看。《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一茅坤評：歐公異日相略亦概見于此矣。當與王荆公《萬言書》參看。《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先後本末四字是此篇之綱，豐財、治兵、立制、任人、尊名五者是此篇之目。蓋豐財治兵五者即是本之所在而當先者，故前幅只論先後本末，中幅只論五者，其實仍是一意貫注也。前幅論先後本末，大段有三：一起提出推本末，知先後，是一段；下一段是言三王之世能知本末先後，一段是言後世不能知本末先後。中、後論五者，大段有五：一段提出五者，二段言宋不能備此五者，三段言五代之難備以相較宋之易爲，四段正言宋今日之易備，五段怪歎其易爲而不爲。低徊扼腕，何啻長沙《治安》之書。中間寫五者處有蟬聯貫串之妙。《(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揭出禮義二字，見歐陽爲學有本領處。以此繼昌黎之後武，倡濂洛之先聲，扶翼名教，厥功非小。《古文眉詮》卷五八浦起龍評：通體只是足財、馭兵、立制、任人、尚名五者，揉弄出反正偏全無窮變相，如花舞風，正復如絲在扣，眞神技也。五者皆所當先，而財與兵則制受之，制則任人受之，其歸趣則在尚名以厲賢。是則名尤所先，而篇意之所謂本者，此也。持論頗類蘇家，布勢乃從賈生脫化。

《本論中》《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四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釋迦生於周定王時，與孔子、老聃並出，則三教乃天地一劫處。況達摩以下，有一片直見本性處，所以雖魁奇俊悟之士，咸宗其教。歐公言「修本以勝之」是已，然僅區區於禮儀之習，其何能勝？《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一茅坤評：議論正大，知見得大頭腦處。佛之所以能入爲中國之赤幟者，固由王道之衰，而歐陽公所謂「修其本以勝之」，是也。然達磨以下，彼固有一片直見本性之超卓處，故能驅天下聰明穎悟之士而宗其教。歐陽公於佛氏之旨猶多模糊，而所謂「修其本以勝之」，恐非區區禮文之習而行之之所能勝也。《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異端之來，乘吾禮義之缺廢而入，則欲異端之去，亦惟修吾禮義以勝之，此是千古至論，較昌黎之焚書廬居，猶爲多事。篇中前幅議論已盡，中、後承寫而暢言之，直處極其直之妙，曲處極其曲之妙。末以八尺之夫、一介之士兩兩相形，結出禮義爲勝佛之本以繳轉前意，文氣極爲完密。《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歐文》：有提掇，有承接，有實疏，有推論，有前按後應，大起大落。單行中有偶語皆密，偶行中有單句皆疏。此種於今之八股最近，作時文而不由斯道，亦斷不會好也。觀下篇，亦不出此義，但將「浸之以漸」意暢衍一番。此何事而可爭旦夕之功？此易明也，不錄可也。《義門讀書記》卷三八：文章漸嫌皮肉太厚。人言曾文沓拖，我謂曾視歐爲健也。《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孟子云：楊、墨之害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即如公說，所謂「修本以勝之」者，也只是未病時調護之法。若邪氣已入腠理，不施攻療，而但培補之，可乎？歐公此論，也只如群醫束手，另換出一法來。然其文甚高古，渾然天成，不露圭角。後來南豐學之便有迹。《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〇沈德潛評：昌黎《原道》篇但言佛之謬於聖道而所以勝之處，篇末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只作補足語，所謂含意未申也。此透發禮義爲勝佛之本，論尤切實，文尤完密矣。韓、歐二篇，故應合看。《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昌黎《原道》一篇，極意闢佛，而結穴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最爲探本之論。此文主意，在修其本以治之，闢邪崇正，前後一轍，大有關於世道之文。《古文比》卷四陳曾則評：歐陽公更進而爲探本之論，然終未出昌黎意外。文整齊猶韓，而雄放之氣遜之。

《本論下》《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一茅坤評：歐公《本論》，較之韓子《原道》差勝一層。

《正統論上》《黄氏日鈔》卷六一：費辭數千言，不過進秦於三代。秦果三代哉？其說謂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周果誠心授有德者哉？謂桀、紂不廢夏、商之說，則始皇未可廢秦。始皇豈亦承祖宗深仁厚澤數百年素定之天下，如桀、紂雖不肖，亦不得不以其祖宗之故，俾襲世次者哉？且其欲尊秦也，則咎論者之私東晉、私元魏，然東晉豈不正於秦？元魏豈不賢於秦？而公切切然抑彼揚此者，豈私秦哉？秦何人，而公私之哉？豈難累萬言？世豈有以公故，而謂秦三代者哉？《懷古錄》卷下：歐文好處多在於冷語。如《春秋論》云：「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歟！」又如《正統論》：「是不然也，各於其黨也。」此等是冷語。又如東坡「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冷語。但歐文平淡中下冷語，人都不覺。人不曉者，則以爲此等語似冗長，可以去之，卻不知極有味。但今爲文者，文勢到此，自然下冷語方好，卻不可勉強學他。歐文中間拙處，他卻不是不會作好語，但他不做，故意下此等拙語。譬如王右軍寫字，或作一兩筆拙筆時，卻拙得來好。《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正統》兩論亦須

合看。上篇虛論其理，下篇實論其事，上篇發其端，下篇暢其義；上篇總闢群議，下篇細駁衆論：此上下篇之合也。至上篇前半幅主意，只是發明作論之由在於不正不一，下半篇主意，只在窮究群議之失，而獨斷以己說：此上下篇之異也。歐公文字可合可分，其妙如此。《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古今論正統者，當以公爲第一。特下篇稍有冗語，未盡削耳。（「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長史云：「發明論者之失，此二句一篇之總。」（「秦親得周而一天下」至「其可疑者三也」）長史云：「數語檃括後篇之旨。」

《正統論下》《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四歸有光評：統猶絲之有緒，王者一四海，其子孫雖衰，廟祀未絕，統固在也。故孔子作《春秋》，必書「春王正月」，以周衰而統未絕也；朱子作《綱目》，必帝蜀而寇魏、吳，以漢衰而統未絕也。歐公辯秦不當爲閏，梁不得獨僞，固是。若以東晉爲非統，而欲黜之，議不無有未當焉。《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一篇主意只在正統有絕續一句。世之論者欲其有續而無絕。故牽引支離而不得其說，永叔之論有絕而有續，故可否予奪而是非明白。中間一段，論秦爲正統，是有續而無絕也；一段論東晉不得與正統，是有絕而無續也；一段論後魏之非正統，無續亦無絕也；後幅論梁之非僞、漢之當黜，是有續而亦有絕也。通篇皆是發明此意，而行文特橫縱異常。《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天下大亂」至「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長史云：「此段即是申明晉、隋之爲正統。」（「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至「而正統明」）不易之論，亦語有斷制。長史云：「以上申己論之是，以下辨諸論之非。」（「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至「則始皇未可廢秦也」）以下更有翦裁，筆力便高，看子厚《封建論》是如何。（「《春秋》之說，君弒而賊不討」至「況欲於天下之統哉」）賊在國而不能討，則謂之無臣子。若東晉，但不能報讐，與討賊又不同類也。（「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即華」至「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魏非眞能修文德也，不過以江左文物所在，人艷稱之，亦改革法制，以自文代北之陋爾。然行之未久而國亂，非如三代王者創制立法，使數百年民被其澤也。論其志，亦曰彼善於此云爾，功則未也。（「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孝文不當晉、宋之代。（「春秋之時，齊桓、晉文」至「聖人有所不取也」）直以其不能一天下而黜之是也，若援桓、文、吳、楚爲比，則斯時爲周者誰歟？（「及契丹之北也」至「漢乃殺之而後入」）許王者，唐明宗之子，又豈可以存晉乎？八句亦可削。

《易或問》《黃氏日鈔》卷六一：謂「大衍，筮占之一法」，《繫辭》非聖人之作，穆姜道《乾卦文言》乃先夫子之生十五年，筮占之法雖是而言則非。「蓍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乾用九，坤用六，皆謂以其所用者名爻。

《春秋或問》《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四顧錫疇評：大類題跋。《必讀才子書》金人瑞評：行筆似最蕭散，卻是最精細文字。其中有惜墨如金之法，逐段逐句逐字細細讀，當自得之。又：《春秋》始終設果無義，則游、夏二子，何至一辭莫贊？其事甚大甚深，且姑存而俟之。《評注才子古文》卷一二王之續評：如此讀書，掃卻多少葛藤，然無字碑亦不足用也。不盡廢傳，方爲公論。而行文更峰回路轉，不使人一覽而竟。《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此篇直是兩篇文字，上篇論《春秋》之始終，下篇論《春秋》之經傳，然兩篇只是一意，教人以讀書之法。上篇說不知《春秋》之始終，惟知《春秋》之起止，此所謂讀書貴得大意也；下篇說尊經以合傳，不可強經以從傳，此所謂讀書貴有定識也。即此兩義，非善讀書人不能道。

《泰誓論》《古文關鍵》卷上：鋪叙不困，解說分明。繳結極好，移易不動，與《春秋論》同。《黃氏日鈔》卷六一：謂十一年伐紂，即武王即位之十一年，無文王稱王改元之說，一惟取信於經。《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二茅坤評：反覆剖析。《義門讀書記》卷三八：明辨不冗。《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通篇凡作六段，只是歷辨西伯生無稱王改元之事，引經確斷，不牽入小儒一言，眞是醇正之論。

《春秋論上》《古文關鍵》卷上：此一篇是反題格，與韓文《諫臣論》相類。排斥之辭，大抵要斥人，須多方說，教他無逃處，此前數段可見。又：繳結極好，移易不動，與《泰誓》同。《黃氏日鈔》卷六一：謂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隱公非攝，趙盾非弒，許世子止非不嘗藥，亂之者，三子也。起隱公，止獲麟，皆因舊史而修之，義不在此也。卓哉之見，讀《春秋》者，可以三隅反矣。《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四歸有光評：是謂明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二茅坤評：辯。《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春秋》三論，原止一篇，此篇是三論之冒。一起將從聖人之說提出，壓倒群言，三篇皆是此意。隨即入《春秋》三子之說不可信，虛虛籠住。然後平列三事，斷以聖言，束住三篇立言大旨。於是再起波瀾，幻出難者三

說，以爲中、下二篇辨難之端。合三篇讀去，便見經營之妙。《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歐文》：語語直捷，是包舉大概以立言。第一篇格律也，仰見突兀撑青空，吾將以尋其勝境。《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勁健有家法，公文之至者。《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〇沈德潛評：從經而舍傳，三篇一意，而此篇先發其端。篇末不暢論，留下二篇地也。子瞻《正統論》三篇，作法亦然。

《春秋論中》《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二茅坤評：發首篇所未盡，更明透。《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鍾惺評：發首篇所未盡，更明透。孫琮評：此篇止論隱公非攝，分解上篇隱公一事，妙在將正名分、求情實、別是非、明善惡四句分柱冒定，下分兩段承寫明之。至於別嫌表微兩段，亦即是此四句之意。後旁引解釋，皆是開闢之論。《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兩意淺深反覆，析理明暢。《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〇沈德潛評：總以書「公」爲憑，而斷其決非攝位。用筆之辣，何啻斧以斲之？《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歐文》：此篇專發隱公非攝一事，三案皆翻，唯此較可。蓋惠公元妃孟子，繼室以聲子，生隱。其後宋武公又歸女仲子於公，生桓公。是隱、桓並庶子，而非嫡也。諸侯不再娶，禮無二適。經於仲子並無夫人之文，則是隱之讓桓爲無名，而三《傳》之言攝言假，實不可信。歐陽此論，據經以斷，正矣確矣。即謂隱有讓德，故不書即位以表其美，三《傳》徵事以實之，歐公不當沒人之善，反爲弒君之賊張焰。不知隱公若眞有讓事，則亦徒以父之所愛在桓，而成父之志，而陷惠公於以妾爲妻，既非正道，又洩其語，而使奸人發難，不得正其終。始終謬誤，不得謂之善，又何惜於其深沒之耶？故愚謂此一案從歐說近是。

《春秋論下》《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四歸有光評：趙盾正案，許止翻案，洗發辨析。胡思泉曰：「歐公之論，大綱上盡見得，但不說所以然處。必若胡傳之說，始足以服其心。」《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二茅坤評：又發次篇所未盡，更洗發辨析。《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此篇上半篇論趙盾實弒其君，下半篇論許世子非不嘗藥，分解首篇趙盾、許止二事。論趙盾，引例趙穿比勘，論許止，借喻操刃不躬藥比擬，俱是絕好證佐。論趙盾，轉到矯激之史，論許止，轉到垂教之說，皆是絕好波瀾。末幅駁去弒逆不見經、悼公不書葬，此是收結本篇，駁去三子所傳不足信，此是收結三篇矣，讀者不可不知。《古文約選・歐陽永叔文約選》方苞評：歐公叙事倣《史記》，諸體效韓文，而論辨法《荀子》，其反復盡意及複疊處皆似。觀此篇及《泰誓論》，可知其凡。《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歐文》：此專論後兩案。文筆清辣曲到則更勝，而見理未精，不可從也。蓋《春秋》之義，有直書而義自見者，亦有文直而事隱而義愈嚴者，故曰志而晦，微而臧。宰輔儲貳之地位，形迹嫌疑，關係至大，不得以庶獄常情比例，區區分首從及故殺、過失殺之類而便可了也。史遷曰：爲人君父而不明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罪。蓋正爲此類事而發。而南狐直筆，特傳千古，亦職是故也。向使霍光有學，則不隱霍顯之罪，而亦能早爲之防。宋太宗恪盡子弟之禮，則燭影斧聲之疑，又何自來？聖人洞觀萬世，防微杜漸，不唯使奸回有所顧忌而不敢公行，益令賢者以謹慎，保持名行，而毋致隳敗。此文目光，毋乃未遠乎？《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〇沈德潛評：前半論趙盾實弒君，後半論許世子非不嘗藥，申解首篇趙盾、許世子二事。筆鋒所到，斬盡葛藤，誅亂賊于既死，此文有焉。觀賈充、成濟弒高貴鄉公，則操刃者雖二人，而弒君者實司馬昭也。然則夷皐之弒，趙穿爲賈充、成濟，趙盾爲司馬昭。就令歸而討賊，亦不得恕其首惡之罪矣。作論須直刺其心，方爲痛快。

《左氏失之誣論》《東軒筆錄》卷一二：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韻而不收。天聖已後，文章多尚四六，是時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文忠論之，條列左氏之誣甚悉，其句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鬬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被黜落，而奇警之句，大傳于時。今集中無此論，頃見連庠誦之耳。《賦話》卷一〇引《類說》：歐陽公爲舉子時，客隨州，秋試，試《左氏失之誣論》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內蛇鬬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主文以爲一場警策，遂擢爲冠，蓋當時文體云然。胥翰林偃亦然。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公一變，孰能遽革？公嘗云：「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爲難。」

《怪竹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一茅坤評：只看他空中設相，相外歸空。《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〇顧錫疇評：波瀾層出。《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琮評：治其可知，置其不可知，此是第一種識力。通篇只將有知無知兩路夾翻，然後轉出「皆不可知」語斷定，非惟第一種識力，亦是第一種筆力。《義門讀書記》卷三九：頗似《論衡》。無一結則爲小兒語矣。欒城云：「歐公碑版今世第一。」《怪竹辨》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濮議》 汪應辰《與呂逢吉書》：歐陽公作《濮議》，謂范堯夫、傅欽之、呂獻可、趙大觀皆誣謗英宗以取直名。其後章惇以此書納之禁中。使歐陽公有知，當悔怍于地下矣。以此，文字不可不慎。《黃氏日鈔》卷六一：歐陽晚年之鬱鬱者，被陰私之謗也。時議之謗及陰私者，激於公主濮議之力也。而公之主濮議深苦，至集爲《濮議》者四卷，錄其次第，又設爲或問以發明之。然滔滔數萬言，皆以《禮記》「爲所生父母降服」一語爲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耳。然既明言所後者三年，而於所生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所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爲人之後，以生我者爲父母；已爲人之後，以命我者爲父母。立言者於既命之後，而指本生之稱自宜因其舊以父母稱，未必其人同此一時並稱兩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至於困辱危身哉？況帝王正統，相傳有自，又非可常人比耶。《鶴林玉露》丙編卷二：歐陽公爲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爲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卻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爲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槖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三皇設言民不遽論》 《黃氏日鈔》卷六一：破題即云：「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然則歐公初年，其學亦自黃、老來也。

《石鷁論》 《黃氏日鈔》卷六一：謂左氏以石隕爲星，鷁退爲風；《公羊》言視石數鷁而次其言；《穀梁》言微物而謹紀其數，皆非也。

《三年無改問》 《黃氏日鈔》卷六一：謂蹈道則未愚。按夫子之言甚明，無可辨者，今以其喪服言，恐非本旨。

《詩解》 《黃氏日鈔》卷六一：自是一家。

《老氏說》 《黃氏日鈔》卷六一：謂老氏比諸子爲簡要。愚觀老氏首言：「道可道，非常道。」又曰：「可道非道。」是首破天下萬世常行之理，而後來之蕩空者，皆從而衍之也。又謂其覷見人情尤精。愚觀其翕張予奪，皆揣摩之術也。又謂其治人之術爲至。愚觀其卑退不爭，又鉤致之術也。公之譽老氏者三說，似皆可疑。

《富貴貧賤說》 《黃氏日鈔》卷六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者，其庶幾乎？」愚謂此公涉世之言。

《鐘莛說》 《黃氏日鈔》卷六一：「聲在木乎？在銅乎？」「果在空器之中乎？」愚謂此禪家風旛之說也。兩物相應，造化自然，初無可議。

《學書靜中至樂說》 《黃氏日鈔》卷六一：「不寓心於物者，眞所謂至人也。寓於有益者，君子也。」愚按：「寓於有益」，主學書也，「君子」則自謂也。而又有羨於「至人」，則老、莊之說先入爲主也。夫至人者，莊子創爲戲言，以薄聖人，非果有其人也。至人之次，爲眞人，其後有秦始皇、魏太武嘗實其名，而至人則至今未聞也，何羨之有？

《道無常名說》 《黃氏日鈔》卷六一：謂「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此不可曉，愚恐道流行於萬物間，非別爲一物在萬物之上也。

《琴枕說》 《黃氏日鈔》卷六一：「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心也哉！」愚不知何說。

《新唐書・禮樂志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三茅坤評：古禮之亡久矣，歐陽公于此亦無限悲慨。《(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綜次淹洽，而妙有鎔鍊。《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篇法齊整，書家之楷。《古文約選・歐陽永叔文約選》方苞評：朱子最推服此文，以其究知禮意而通於治法之變也。其氣體從容寬博，亦足以包羅並世諸文家。《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四沈德潛評：西漢之世，禮定於叔孫通，樂定於李延年、司馬相如，具其名而精意不存矣，況漢京以後乎？作者洞徹源流，能見其大，而叙次有唐一代之禮，明整典核。議論筆力，兩擅其勝。《古文雅正》卷九蔡世遠評：原本洞徹，叙次明整，學識筆力，兩擅其勝。

又《五行志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三茅坤評：千古五行災異之說，最爲辯悉可誦。《古文約選・歐陽永叔文約選》方苞評：歐公志考論，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章法氣韻乃自《史記》八書、諸表序論變化而出之。

又《食貨志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三茅坤評：論悉，文亦跌宕。《(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正議被以雅辭，渢渢可誦。《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四沈德潛評：聚斂之臣，猶木之有蠹，而人主之肆欲無節，則根

本傷壞，以致衆蠹之叢生也。論中痛切言之，見取之無節，由於用之無度，法愈煩，弊愈滋，民愈病，而國隨以亡。爲有唐一代言，不獨爲有唐一代監也。爲人君者，清心寡慾，而絕聚斂之小人，則庶乎其可矣。《古文眉詮》卷六二浦起龍評：「口分世業」之法，且不具論，所儆在取之用之之間。用不節而逞無藝之徵，取既盡而踵覆亡之禍，逆推側卸，爲戒無窮。

又《兵志論》《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五歸有光評：風神機軸逼眞太史公。徐文昭曰：一肚皮不合時宜。《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三茅坤評：唐兵三變處如掌。《(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源流得失，洞然指掌。《古文眉詮》卷六二浦起龍評：纂言居要。

又《藝文志論》《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五歸有光評：序事中微帶感慨悲弔，以發議論。又顧錫疇評：得史遷神髓。《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三茅坤評：序事中帶感慨悲弔，以發議論，其機軸本史遷來。《(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振宕中卻寓春容之概，自是歐陽本色。《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四沈德潛評：經、史、子、集雖分重輕，而均不可使散亡磨滅。論中原委分明，而尊尚仍在經術，抑揚頓折，無限風神。《古文雅正》卷九蔡世遠評：作《藝文志論》，非論學術也，故以含蓄委折之筆出之。然上下數千百年，原委明而尊尚亦正。

《五代史記・唐明宗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三茅坤評：中多名言，可爲世戒。

又《梁太祖論》《唐宋八大家古文鈔》卷四三茅坤評：議論得大體，而文殊圓轉澹宕。《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議論平正，顚撲不破。朱子論從來諸儒說《春秋》之失，亦有此意。《評注才子古文》卷一二王之績評：文如出師，遇敵便殺，無復一人，然後不得不歇手，可稱文壇飛將。

又《梁太祖本紀贊》《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此篇雖有兩層波折，其實即是一意淺深。第一層波折，折出予其爲君乃是《春秋》之旨，第二層波折，折出予其爲君是《春秋》不沒其實，惟不沒其實，所以予其爲君。兩層實是一意，特於前幅中故留不盡，方能於後幅中再起一波，便見文章層折之妙，卻忘其即是一意淺深之法。　嚴蔚宗評：書法本之《春秋》，立言與史公自叙同一標格。至其層層剝換，節節照應，可謂緊嚴於文者矣。紫陽譏之曰淺，毋乃已甚！

又《前蜀王建世家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四茅坤評：讀韓公《獲麟解》與此論，世之言詳瑞者捫心退矣。《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經學本于漢，緯書亦出於漢。公此文據經以斥緯，而就近世之易曉者言之。《(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目光遠矚，於治道極有維繫。

又《唐六臣傳論》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四茅坤評：朋黨之禍，至唐而極。論朋黨之文，至歐陽子而極。《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五顧錫疇評：唐末大臣，非獨裴樞等六、七人，乃迄今猶膾炙人口，乃知君子贏得如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興會淋漓，無意不暢。《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本是誅責六臣，而追及白馬之禍，此即歐公作《朋黨論》意也。篇中前叙事，後議論，兩大段中，又各作兩小段分承。廬陵法度之嚴整如此。

又二　《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五歸有光評：深於世變之旨。　顧錫疇評：千古朋黨之禍，經歐公之論，而鉤鏤摘抉無遺。眞照妖鏡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四茅坤評：文甚圓而所見世情特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張伯行評：痛切言之，盡情盡態，使人一覽了然。反覆推求，而無幽隱之不透。歐公善於論事，其文類然。此可與上篇《朋黨論》參看。

又《唐六臣傳後論》《古文眉詮》卷六二浦起龍評：文所言，與六臣了無交涉。公之時，黨論方大起，心有憂之，乃借題發憤，言之如此也。太息痛恨，獨爲唐末道哉？不知者，疑爲賓主不分矣。

又《唐六臣傳贊》《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歐公手論唐臣，心關時事，故於朋黨之禍痛切言之。一起疾聲痛呼，直指朋黨之禍，非爲唐末而發，爲時事也。中，後詳指切責，歷陳朋黨之禍，亦非爲唐末而發，爲時事也。一結提醒人主，引傳切戒，亦非爲唐末而發，爲時事也。本意是將朋黨論唐事之失，今卻是將唐事證朋黨之禍，非留心時政者，何能迫切言之若是。

又《周世宗本紀贊》《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歐公於五代本紀每加論次，不作十分許與之詞。以唐莊宗之賢也，而悲其末路，以唐明宗之仁也，而刺其不明，皆作抑揚相半之詞。獨於周世宗有揚無抑，有褒無貶。史稱世宗得治安之意，信然。

又《五代臣傳總論》《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五

代之時僅五十年，而更易五姓，歷十三君。士生其間，全節者少。歐公此論，分作三項人，致慨之意亦既形於筆墨矣。

又《晉出帝紀論》《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五歸有光評：歐陽公有感於當日濮議，故言言痛切如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三茅坤評：痛切。

又《周臣傳論》《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五歸有光評：古今不刊之語。《(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偉論出之閑淡，是歐文獨勝處。《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張伯行評：生材者，天也，用材者，君也。天下未嘗乏材，用得其當，則成大治矣。良匠無枉材，弈秋善下子，周世宗得王璞且然，而況聖主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通篇似只宜美周臣之遇世宗，而結句乃云「況于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則翛然遠矣。此文家用意之法。

又《周臣列傳贊》《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論列周臣，歸本世宗處置得宜，已是探原之論，妙在前幅連設二喻，夾寫周臣，正意已自瞭然，後幅雙提得失，推開泛論，正意更收繳明白。世宗善於用人，即在中間略寫一段。一幅短文，卻有無限煙波，全在前後瀠繞盡致故也。《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四沈德潛評：唐太宗所用多隋臣，然隋亂而唐治者，用之得與否也。封德彝、裴矩，佞人也，乃佞於隋而忠於唐，況王樸之本處忠直者哉？文雖短篇，波瀾無限。

又《皇甫遇傳贊》《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論次皇甫，兼寫敬翔，卻似兩人合傳，史家每有此體。其斷敬翔處，使人知黨惡之戒，其斷皇甫處，使人知見義不爲之失。二子雖死，又奚足道？如此持論，眞史家卓識。

又《王進傳論》《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五歸有光評：悲酸憤惋。《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四茅坤評：進以疾足善走秉旄節，五代名器之濫極矣，歐公故憤惋而悲酸。

又《馮道傳論》《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五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讀歐陽此論，其醜詆儒人極矣。七尺有盡人生，顧不當自立耶？《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四茅坤評：借婦人女子以感慨當世儒生，有三歎遺音。《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歐陽公作《馮道傳論》，有不屑置齒頰之意。學者讀此等文，其下筆處必能高出一格。《(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文既高妙，而寓意特深。《古文雅正》卷一〇蔡世遠評：取一絕無恥者，與極節烈者同論，不加點竄，自然成文。此等最有關於風敎。馮道先事燕，猶爲君臣之分未定也。後歸唐，相明宗，明宗爲五季賢主，道之進規，猶有大臣風度。使其遂死，豈不爲五季名臣哉？在郭崇韜、安重誨之上矣。老而不死，遂無恥至此。《古文眉詮》卷六二浦起龍評：罵馮道，只「無廉耻」三字外，不足復累楮墨也。用離合體，入烈婦傳，遠若千里，近即對面，文奇格奇。

又《一行傳敍論》《古文眉詮》卷六二浦起龍評：當文殘俗壞之餘，求爲世道人心表率，俛仰情深，可以得作史之用心焉。《古文學餘》卷三二毛慶蕃評：從《伯夷列傳》來，然世變可知矣。又以見趙宋之興，如復見天日之光也。

又《宦者傳論》《崇古文訣》卷一九：讀之使人憤痛而悲傷，深于世變之言也。《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五王鑿評：指畫弊端，言言緊切。讀之使人憤痛而悲傷。《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四茅坤評：通篇如傾水銀于地，而百孔千竅，無所不入，其機圓而其情暢。又卷七一茅坤評：歐陽撰《五代史》，于《宦者傳》獨卓犖千古，爲後代之戒。《(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筆愈轉則勢愈緊，勢愈緊則意愈切。如千巖萬壑，洑流迴瀾，豈非文章極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張伯行評：《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以近習之人而忽之，所謂辨之不早辨也。及其輾轉不已，陰日長而陽日消，主勢既孤，而忠臣義士無所效其力，豈非馴致其道，以至斯極乎？歐陽公之論切矣。《評注才子古文》卷一二王之績評：漢、唐宦禍，曲盡無遺，而行文又疏快可喜，妙筆也。勝范蔚宗《宦者傳論》遠甚。《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篇中詳寫宦官之禍，凡用八九轉筆層層轉入，方能詳悉寫盡。想其筆法，與《論臺諫言事未允書》起手同一機調。後人細讀深思，自令文字轉折不窮。《古文評注》卷八過珙評：說出宦豎之隱，計深慮長。始失於習近而莫知，終成乎親暱而難圖，最中隱弊，故人主貴愼之于早。《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四沈德潛評：包括漢、唐史立論，非專爲五代也。逐層透出，無微不達，筆如切玉之刀，鋒不可犯。宦官不得宮妾，猶未釀成大禍；二者合而亡身亡國之事乃決。前明客魏，其最著也。歐公輕視女禍，豈見其一而遺其一耶？《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凡文有十數轉者，其間必分小段落攔束。否則如游覽山水，而無停頓歇腳處

矣。借女色以甚言宦者之禍，非寬女色也。然國家無女禍者，惟宋爲然耳。《古文眉詮》卷六二浦起龍評：是一宗千古宦官供狀，一滾一意，鹿門有水銀瀉地之喻，要不越誤信、難除兩層。宦官之禍，非可與伶人同年而語，故切究而陳之。《古文觀止》卷一〇：宦官之禍，至漢、唐而極，篇中詳悉寫盡，凡作無數層次，轉折不窮，只是「深於女禍」一句意。名論卓然，可爲千古龜鑑。

《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宦者之禍，千古共憤。此篇歷叙其所以固寵之故，及人主欲去之難，言言痛切，字字透快。凡爲治者，當以此論爲鑒。《古文一隅》卷下朱宗洛評：暢。首層言其惑主，二層言其擅權，三層言其固寵，四層言其弱主，五層言其蓄謀種毒，以上俱就禍之未著言。六層禍始著矣，七層禍難去也，八層言人主實受其禍處，九層言禍已決而不可收。起處「其用事也」二句，此言宦者致禍之由，故爲下九層提筆。《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八張裕釗評：學韓公子，得其削刻堅峻，與明允爲近。《古文辭約編・序跋類》李剛己評：按此文論宦者之禍，層層剝入，節節搜剔，一縷心精，直湊單微。初學作議論文字，當以此爲極則。此外如東坡策論，亦足以開拓心思，增長筆力，惟篇幅較長，不如此文之便於揣摩也。「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自古以宦官與女子並言，公獨謂宦者之害深於女禍者，乃文章加倍寫法，並非謂女禍可以忽視也。「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此上抉發宦者所以見信於人主之故。「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此數語反跌「嚮之所謂可恃者」二句。「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應「不若起居飲食」二句，極縈拂迴旋之致。「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應「雖有忠臣碩士」三句。「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自「蓋其用事也近而習」以下，論宦者之禍，可謂究極事情，窮盡筆勢。清聖祖以爲如千巖萬壑，洑流迴瀾；茅批以爲如傾水銀於地，百孔千竅，無所不入；洵曲盡其妙矣。「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此四句關鎖前文。「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昭宗信狎宦者，左右軍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乘昭宗醉而作亂，突入宣化門，掖帝赴東宮而囚之。其後帝出，與宰相崔胤共圖宦者。胤力不能討，乃召兵於梁王朱溫。梁兵且至，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卒誅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昭宗得出而唐亡矣。「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自「夫女色之惑」以下，迴應起筆，章法最爲完密。

又《伶官傳論》《經鉏堂雜志》卷四：司馬遷傳滑稽，歐陽公傳伶官，皆有深意，政以直言諫救未必能行，而滑稽、伶官巧發中機，或能迴人，此滑稽、伶官之言所以不可廢也。《崇古文訣》卷一九：只看盛衰兩節，斷盡莊宗始終。又須推原昔何爲而盛，今何爲而衰。其盛也，以其有志。其衰也，以其溺心。憂深思遠，詞嚴氣勁，千萬世之龜鑑，隱然言意之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四茅坤評：莊宗雄心處，與歐陽公之文，可上下千古。又卷七一茅坤評：此等文章，千古絕調。《評注才子古文》卷一二王之績評：感慨跌宕，史遷之文。《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此篇除卻前幅叙事，中、後兩幅不過是兩揚兩抑。中幅一揚一抑，引《書》作斷，已極低昂之妙；後幅再揚再抑，又復作斷，愈見屈曲之奇。看他只是一個抑揚反覆文法，寫作兩番，兩番寫作六段，便有無限低徊，幾回感慨，何筆之神也。《古文評注》卷八過珙評：以豪筆寫其雄心，悲情壯語，縈後繞前，非永叔不能有此姿態。《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八劉大櫆評：跌宕遒逸，風神絕似史遷。《(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抑揚頓放中，無限烟波，文之神似龍門者。《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四沈德潛評：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古文雅正》卷一〇蔡世遠評：唐莊宗自平梁以前，英雄俶儻，所向無前，一小太宗也；後來狼狽乃如是，逸豫之中人也，殆哉！世有半生勤勞，得第居官後，因利心勝，逸心萌，不旋踵而凌替者多矣，況子孫以逸豫承之，有不速壞乎？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正堪痛心刻骨。子長論贊文多短簡，或論其利(一)二軼事，或感慨數語。孟堅則是非不苟，直下斷制語矣。自是以後，摹倣二家，確守繩墨，惟歐公論贊。忠君愛國之心，形於筆墨，欲使人主有所規戒，後世有所勸懲，其文之短長不拘，因此可覘其品識。《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從太史公《項羽本紀》來。《援鶉堂筆記》卷四四：《五代史》文字卑弱，較之班固，殆不及矣。《五代史》共推傳贊，而《伶官傳》世人尤好之。然「原莊宗之所以得」句，似近世時文原題，而中段極力形容處太矜張。太史公定不如此。《古文眉詮》卷六二浦起龍評：此離題格也，不與宦者一律論。何則？伶乃細娛宵小之一端，嗇夫狎客，推類皆是，惑之則敗，一朝覺悟，斷遣非難。故第以人事概之，而以溺志警之，理如是止也。《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莊宗以英明之主而

溺於優俳之賤，其亡也忽焉。文極抑揚頓挫，慷慨激昂，末段收束，尤爲名論不磨。《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八張裕釗評：叙事華嚴處得自《史記》，子固、介甫所稀。《古文學餘》卷三二毛慶蕃評：韻致豐神，無一不美。增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文入妙來，無過熟也。讀至篇末，爲之毛骨悚然，又知其垂戒深矣。《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卷一：此文以「盛」、「衰」二字作主。首段總冒，中間一段盛，一段衰，末段以「方其盛也」、「及其衰也」作封鎖。所以不覺板滯者，由歐公豐神妙絕千古，一唱三歎，皆出於天籟，臨時隨意點綴，故能化板爲活耳。

又《司天考災異叙論》《古文眉詮》卷六二浦起龍評：「不絕天於人，不以天參人」兩句全提。於「不絕」，則轉語曰「不可知」，於「不參」，則直指曰「可知」。不可知，故「尊而遠」；可知，故一之於修。一路畫開，入後仍歸合一，曰「順人」即是「奉天」，可云了義。自班史《五行志》以緯書傅會《洪範》，得此廓清，快絕。

又《司天考論》《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五歸有光評：京房之附會，不若文忠之正當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四茅坤評：漢以來說災異者多，並不如歐陽公之言爲正。《古文約選·歐陽永叔文約選》方苞評：《唐書·禮樂志論》及此篇，非有見於六經仁義之旨不能作。程、張二子并出公門，北宋理學之興，公與有力焉。

又《司天考贊》《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二孫琮評：天官家論天，言氣而不言理，故雜以災異占驗之說；儒家論天，言理而不言氣，故止歸於修人事。今《司天考》所載，皆天官之事，而立論又是儒家之論。至其中幅，言人可知，天不可知，引據經術，鑿鑿詳晰，自是醇儒之識。

又《職方考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四茅坤評：數十年之間易世者五，其所當州郡分割畫次如掌，太史公所欲爲而不能者。《古文雅正》卷一〇蔡世遠評：極繁碎，叙得極簡明，故曰馬、班以後諸史，不但學識無歐公比，即文筆亦當推第一。孟堅《諸侯王表序》多襲子長原文，此則效其體製，而變化出之。《古文約選·歐陽永叔文約選》方苞評：其機軸明學《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特氣韻古厚不及耳。鹿門乃謂太史公所欲爲而不能，謬矣。

《醉翁亭記》蘇軾《記歐陽論退之文》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了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與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士人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此又誣永叔也。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耳，又不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語云：「平生爲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近似甲名帳耳，了無可觀。」世人識眞者少，可歎亦可愍也。《容齋三筆》卷一：《盤谷序》云：「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殽野蔌，雜然而前陳。」歐公文勢，大抵化韓語也。然「釣於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與「山殽前陳」之句，煩簡工夫，則有不侔矣。《容齋五筆》卷八：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公嘗云：「歐陽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爲奇特也。【略】」《梁谿漫志》卷六：文字中用語助太多，或令文氣卑弱。【略】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語，【略】其後歐陽公作《醉翁亭記》繼之，又特盡紆徐不迫之態。二公固以爲遊戲，然非大手筆不能也。《曲洧舊聞》卷三：《醉翁亭記》初成，天下莫不傳誦，家至戶到，當時爲之紙貴。宋子京得其本，讀之數過，曰：「只目爲《醉翁亭賦》，有何不可。」《珊瑚鉤詩話》卷一：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宮賦》。《崇古文訣》卷一八：此文所謂筆端有畫，又如累疊階級，一層高一層，逐旋上去都不覺。《耆舊續聞》卷一〇：魯直書王元之《竹樓記》，後或傳云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謂出此言，未失荆公評文章當先體制而後論文之工拙。蓋嘗觀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而劣《醉翁記》，是荆公言無疑也。又：東坡云：「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耳，又不自以爲奇特也【略】。」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余謂文忠公此記之作，語意新奇，一時膾炙人口，莫不傳誦，蓋用杜牧《阿房賦》體游戲於文者也，但以記號醉翁之故耳。富文忠公嘗寄公詩云：「滁州太守文章公，謫官來此稱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豈有遷客容。公年四十號翁早，有德亦與耆年同。」又云：「意古直出茫昧始，氣豪一吐閶闔風。」蓋謂公寓意於此，故以爲出茫昧始，前此

未有此作也。不然，公豈不知記體？即觀二公之論，則優《竹樓》而劣《醉翁亭記》，必非荆公之言也。　《黄氏日鈔》卷六一：以文爲戲者也。　《野客叢書》卷二七：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體創見歐公，前此未聞。僕謂前輩爲文，必有所祖。又觀錢公輔作《越州井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辦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甚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愛日齋叢鈔》卷四：洪氏評歐公《醉翁亭記》，東坡《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每一「也」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余記王性之云，古人多此體，如《左傳》：「秦用孟明，是以能霸也」，此段凡十「也」字，其後韓文公《潮州祭神文》終篇皆「也」字。不知歐陽公用柳開仲塗體，開代臧丙作《和州團練使李守節墓誌銘》，又作《父監察御史夢奇誌文》，終篇用「也」字。李誌「也」字十五，末云：「摭辭而書石者，侯之館客臧丙夢壽也」。性之以歐公全用此體。【略】朱新仲評《醉翁亭記》終始用「也」字結句，議者或紛紛，不知古有此體。《易・雜卦》一篇終始用「也」字，《莊子・大宗師》自「不自適其適」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輩文格不可妄議。項平父評《醉翁亭記》、《蘇氏族譜序》皆法《公羊》、《穀梁傳》，蓋蘇明允序《族譜》亦用「也」字十九，及曾子開作《從兄墓表》，又用「也」字十七。追論本始，古而《易》，後而「三傳」、《莊子》，又近而韓氏，迄柳仲塗以降，歐、王、蘇、曾，各爲祖述。要知前古文體已備，雖有作者，不能不同也。又董弅《閒燕常談》記，世傳歐陽公作《醉翁亭記》成，以示尹師魯，自謂古無此體，師魯曰：「古已有之。」公愕然。師魯起，取《周易・雜卦》以示公，公無語，果如其說。朱新仲爲書評董氏，兼舉其家世遺論云：「《亭記》本韓文公《潮州祭大湖神文》，但檃括位置又加典麗也。」王性之槩及韓文而謂歐實從柳，此復云宗韓，或疑歐公果自負作古者與？　《懷古錄》卷下：歐陽《醉翁亭記》「也」字深得其體，雖只是疊「也」字，卻落落地一氣相屬，不覺藏得許多功夫。　王若虛《文辨》：荆公謂王元之《竹樓記》勝歐陽《醉翁亭記》，魯直亦以爲然。曰：荆公論文，常先體製而後辭之工拙。予謂《醉翁亭記》雖涉玩易，然條達迅快如肺肝中流出，自是好文章。《竹樓記》雖復得體，豈足置歐文之上哉！

《桑榆雜錄》云：或言《醉翁亭記》用「也」字太多，荆公曰：「以某觀之，尚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戶者曰：「『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必此處欠之。」荆公大喜。予謂不然，若如所說，不惟意斷，文亦不健矣。恐荆公無此言，誠使有之，亦戲云爾。　又：《醉翁亭記》言太守宴曰：「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似是泉造也。　又：宋人多譏病《醉翁亭記》，此蓋以文滑稽，曰何害爲佳，但不可爲法耳。　李騰芳《文字法三十五則》：歐公《醉翁亭記》「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一「翼」字將亭之情、亭之景、亭之形象俱寫出，如在目前，可謂妙絕矣。此等不可勝言。大約古人用字，如將用兵，無不以一當百，尋常字面從他手中出來，便大奇絕，如韓信驅市人而戰，凡市人皆精兵也。　讀歐公《醉翁亭記》，前面說山，說泉，說亭，說作亭人，說酒，說醉翁，都說了卻，後面還有許多，如何下處？你看他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閒也。」黏出喫酒，帶下山水，立地便過，不用動掉。譬如左鼻子氣過於右鼻子，不消過文傳送，妙絕古今。　《評選古文正宗》卷九引焦□□曰：歐公此記，非獨句句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九茅坤評：文中之畫。昔人讀此文謂如幽泉邃石，入一層纔見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讀已令人神骨翛然長往矣。此是文章中洞天也。　《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七顧錫疇評：醉翁爲風月太守，《醉翁亭記》爲風月文章。　《評注才子古文》卷一二金人瑞評：一路逐筆緩寫，略不使氣之文。　王之績評：王蟾《翠亭記》用此格，更多奇麗語，而歐以自然勝之。昌黎《河南府同官記》結云：「河東公名均，姓裴氏。」柳州《梓人傳》結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醉翁煞法本此，而逸韻則遠過二公矣。然此篇終是古文中時文，我欲黜之。　《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亭在滁州西南兩峰之間，釀泉之上，自當從滁州說起，層層入題。其作亭之故，亦因彼地有山水佳勝，記雖爲亭而作，亦當細寫山水，既寫山水，自不得不記遊宴之樂：此皆作文不易之定體也。但其中點染穿插，布置呼應，各極自然之妙，非人所及。至於亭作自僧，太守、賓客、滁人遊皆有分，何故獨以己號「醉翁」爲亭之名？蓋以太守治滁，滁民咸知有生之樂，故能同作山水之遊。即太守亦以民生既遂，無吏事之煩，方能常爲宴酣之樂。其所號醉翁，亦從山水之間而得，原非己之舊號。是醉翁大有關於是亭，亭之作始爲不虛夫。然則全滁皆莫能爭是亭，而醉翁得專名焉。通篇結穴處，在「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段。末段復以「樂其樂」

三字見意，則樂民之樂，至情藹然可見。舊解謂「是一篇風月文章，即施於有政，亦不妨礙」等語，何啻隔靴搔癢。計自首至尾，共用二十箇「也」字，句句是記山水，卻句句是記亭，句句是記太守。讀之惟見當年雍熙氣象，故稱絕構。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儲欣評：乃遂成一蹊徑，然其中有畫工所不能到處。《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一儲欣評：與民同樂，是其命意處。看他敘次，何等瀟灑。《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此篇逐段記去，覺似一篇散漫文字。及細細讀之，實是一篇紀律文字。若作散漫文字看，不過逐層排列數十段，有何章法？若作紀律文字看，則處處自有收束，卻是步伐嚴整。如一起記山、記泉、記亭、記人，數段極爲散漫，今卻于名亭之下自註自解，一反一覆，作一收束。中幅記朝暮、記四時，又爲散漫，于是將四時朝暮總結一筆，又作一收束。後幅記遊、記宴、記懽、記醉、記人歸、記鳥樂，數段又極散漫，于是從禽鳥捲到人，從人捲到太守，又作一收束。看他一篇散漫文字，卻得三處收束，便是一篇紀律文字，細讀當自得之。《古文評注》卷八過珙評：從滁出山，從山出泉，從泉出亭，從亭出人，從人出名，一層一層復一層，如累疊階級，逐級上去，節脈相生，妙矣。尤妙在「醉翁之意不在酒」及「太守之樂其樂」兩段，有無限樂民之樂意隱見言外。若止認作風月文章，便失千里。《唐宋文醇》卷二六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評：前人每嘆此記爲歐陽修絕作。間嘗熟玩其辭，要亦無關理道，而通篇以「也」字斷句，更何足奇。乃前人推重如此者，蓋天機暢則律呂自調，文中亦具有琴焉，故非他作之可並也。《古文眉詮》卷五九浦起龍評：一片天機，無意中得之，人言不可有二者，窠臼之見也。族理剗然，特與點出。豐樂者，同民也，故處處融合滁人，醉翁者，寫心也，故處處攝歸太守。一地一官，兩亭兩記，各呈意象，分闢畦塍。《海峰先生精選八家文鈔》方苞評：歐公此篇以賦體爲文，其用「若夫」、「至於」、「已而」等字，則又兼用六朝小賦局段套頭矣。然粗心人卻被他當面瞞過。《古文觀止》卷一〇：通篇共用二十個「也」字，逐層脫卸，逐步頓跌，句句是記山水，卻句句是記亭，句句是記太守。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創調也。《古文釋義》卷八余誠評：直記其事，一氣呵成，自首至尾，計用二十個「也」字。此法應從昌黎《潮州祭大湖神文》脫胎。風平浪靜之中，自具波瀾瀠洄之妙。筆歌墨舞，純乎化境，洵是傳記中絕品。至記亭所以名醉翁，及醉翁所以醉處，俱隱然有樂民之樂意在，而卻又未嘗着迹，立言理會極得體。彼謂似賦體者，固未足與言文，即目爲一篇風月文章，亦終未窺見永叔底裏。《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記體獨闢，通篇寫情寫景，純用襯筆，而直追出「太守之樂其樂」句爲結穴。當日政清人和，與民同樂景象，流溢於筆墨之外。《古文評註便覽・歐陽文》朱心炯評：公以慶曆五年謫滁州，年三十九，則醉翁之號爲公寓言無疑，故此記亦是公寓言也。夫既曰寓言，斷無逞才情，發論議，與蒙莊雷同之理。故琢句鍊字，以訓詁體行之，使讀者如讀《易》之《雜卦傳》，《檀弓》之《喪禮篇》，正是公妙於行文，合經、子而一之也。《石遺室論文》卷五：《醉翁亭記》，則論者以爲俗調矣。其實非調之俗，乃辭意過於圓滑，與《送李愿序》氣味相似，殊不可學耳。然起云：「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起數句頗自俊爽。學《公》、《穀》只學此一段而止，餘另換別調，亦不討厭。若柳子厚爲之，當不全篇摹倣，《遊黃溪記》惟首段仿《史記》，其證也。《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卷六：清微淡遠，翛然弦外之音。「醉翁之意不在酒」，孰知其滿腹經綸屈而爲此乎？蓋永叔在滁，乃蒙被垢汙而遭謫貶，君子處此，或不能無動於心，而永叔此文，獨能遊乎物外。先儒謂其深造自得之功，發於心聲而不可強者，豈非然歟？通篇用「也」字調，爲特創格。然必須曲折多乃佳，否則轉成庸俗矣。

《豐樂亭記》《崇古文訣》卷一九：不歸功于己而歸功于上，最爲得體。敘干戈用武以至平定休息施于滁，則又着題詩也。讀之使人興懷古之想。《文章精義》李耆卿評：歐陽永叔《豐樂亭記》之類，能畫出太平氣象。《評選古文正宗》卷九引林次崖曰：此篇專歸功于上之功德。第一節先敘滁之景以爲亭，第二節論滁爲干戈用武之地，第三節論聖宋平定之事，第四節論民生豐樂皆上之功德，第五節論爲滁人立亭，共享豐年之樂，第六節論宣上意以與民同樂，所以名亭。《四友齋叢說》卷二三：昔人謂韓昌黎力變唐之文，而其文猶夫唐也，歐陽公力變宋之文，而其文猶夫宋也。豈至我明而便能直追《史》、《漢》耶？蓋我朝相沿宋元之習，國初之文，不無失於卑淺，故康、李二公出，極力欲振起之。【略】且無論韓昌黎，只如歐陽公《豐樂亭記》，中間何等感慨，何等轉換，何等含畜，何等頓挫！今二公集中，要如此一篇尚不可得，何論《史》、《漢》哉。《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七歸有光評：風流大守之文。

陳明卿曰：「宋文佳者，最玲瓏秀善，但脫不得『弱』字，歐、蘇皆不免焉。如王臨川過於巉刻，曾南豐過於謹嚴，而弱微亦見。惟老泉庶其雄渾乎？」徐文昭曰：「太平氣象，躍躍從紙上出現。」《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九茅坤評：太守之文。《評注才子古文》卷一二金人瑞評：記山水，卻純述聖宋功德，記功德，卻又純寫徘徊山水，尋之不得其跡。曰：只是不把聖宋功德看得奇怪，不把徘徊山水看得遊戲。此所謂心地淳厚、學問眞到文字也。王之績評：俯仰今昔，感慨係之，遂增無數姿態。是一篇司馬子長文字，當合《項羽本紀》讀之。《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一儲欣評：以五代之滁與今日之滁相形憑弔，最有深情，而其旨歸於宣上恩德，又何正也。公諸記此爲第一。《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此篇純是頌宋功德，以見身爲刺史，宣上德意，與民同樂，皆分內事也。一起略叙山水亭臺，下即說滁爲五代用武之地。憑弔暉、鳳就擒之處，不是望古情深，正見今日安樂皆是朝廷德意。因此意不暢，下再提筆，以唐事低迴唱歎，深明太平已久，極寫朝廷德意。中幅說民蒙其澤而不知，後幅說民樂豐年而喜與遊，將宋世功德直寫作唐、虞三代氣象。收尾結出主意，以見通篇皆是宣上德意，自是盛世禎祥，不同衰颯陋習。《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州南偶作一亭耳，有何關係？若徒記其山川之勝及與民同樂話頭，又是《醉翁》舊套。此篇忽就滁州想出原是用武之地，以爲山川猶昔，幸而太平日久，民生無事，所以得遂其樂，非朝廷休養生息之恩，何以至此。迄今讀之，猶見昇平景況躍躍紙上。古人往往於小題目中做出大文字，端非後人所能措手。若文之流動婉秀，雲委波屬，則歐公得意之筆也。《古文評注》卷八過珙評：從干戈用武之後寫出一片太平景象。中間慨幸交集，無限低徊。記山水，卻純述本朝功德，看來此老胸次有須彌大。《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歐文》：抉引迴環，一線穿定，微嫌作態過甚，出鋒太多。然亦祇可爲知者道也。《（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歸美國家太平，以爲豐樂之由。立言有體，而俯仰處，更多閒情逸韻。《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和平深雅。（「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至「何可勝數」）此段意思甚好，但下字亦寬緩，須如東坡《表忠觀碑》，纔得精神。《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二沈德潛評：記一亭而由唐及宋，上下數百年之治亂，群雄眞主之廢興，一一在目，何等識力！中間休養生息一段，見仁宗之滋培元氣，養以風雨，子孫不容更張，隱然言外。《古文眉詮》卷五九浦起龍評：滁州本色，豐樂元神，面面深渾，而行墨間恰已傳出賢太守本色元神。其氣象從「帝力何有」化來，古今曠調。《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若無中間感慨一段，但鋪張豐樂之意，歌功頌德，成俗文矣。醉翁亦不過避熟就生耳。《古文觀止》卷一〇：作記遊文，卻歸到大宋功德、休養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闊大。其俯仰今昔，感慨係之，又增無數烟波，較之柳州諸記，是爲過之。《古文一隅》卷下朱宗洛評：秀。凡題之小者，須從大處立論，乃爲高手。如此題不過滁州一亭耳，看來似絕無可發論，然亭之作也，必有前後上下之勝，此首一段所由來也。亭名豐樂，必有豐樂之實，如滁民之「樂生送死」、「畎畝衣食」，此其豐樂之實也。「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此其豐樂之由也。民既豐樂，故在上者樂與民遊，民亦樂與上遊也。反覆推論，只此「豐樂」二字，便有無窮議論。凡拈一題，而苦其枯寂，無可生波者，只由心孔不靈，所見不大耳。從滁說到天下，又從天下歸到滁，又從滁推出上之恩德，因以與民同樂意結出所以名亭之故，眞有擒縱由我之妙。《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題是豐樂，卻從干戈用武立論，闢開新境，然後引出山高水清，休養生息，以點出豐樂正面。此謂紆徐爲妍，卓犖爲傑。《古文評註便覽・歐陽文》朱心炯評：茅評是篇爲太守之文，眞是引而不發。蓋因飲水而建亭，固是韻事，卻不得專講韻事，忘己之爲太守，故此記比《有美》、《峴山》、《醉翁》等記尤難落手。夫太守舉動，一州之耳目屬焉，在上之考察係焉。既不可放浪，又不可美言諛上，又不如臺閣體，可以宏大，又不如散逸士，可以寒瘦蕭疎。有此數難，故公命題時，必通盤筭過，及至執筆行文，只須切題便是。故《賞音》謂借事發感慨，《析義》謂小題做得大，皆未允協。蓋既有今日太平安樂之滁，自有昔日干戈擾攘之滁，一反一正，法立而情生矣。故儲評謂公記此爲第一，乃是確論。《古文學餘》卷三二毛慶蕃評：紆迴百折，歸於宣上功德，非獨立言之體宜然。蓋一則爲「豐樂」二字，生出絕好波瀾，一則承五代之後，生無事之時，誠官民大幸事，宜其屢見於文也。《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五四吳汝綸評：此與《田畫序》並佳絕，其撫今思昔亦同，而彼篇作於謫宦之中，心曠而神怡，此篇作於豐樂之時，憂深而思遠，蓋賢人君子之意量如此。《古文範》下編吳闓生評：此文憂深思遠，聲情發越，較勝前篇（《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先大夫曰：此與《送田畫序》并佳絕，其撫今思昔亦同。而彼篇作于謫宦之中，心曠而神怡，此篇作于豐樂之時，憂深而思遠。蓋賢人君子之意量如

此。（「滁於五代干戈之際」至「而遺老盡矣」）穆然深思，睪然高望，韻度蕭遜，足使讀者爲之移情。（「修之來此」至「掇幽芳而蔭喬木」）此等辭藻，皆失古澤矣。（「風霜冰雪」至「遂書以名具亭焉」）以上作文本恉，而其辭頗嫌繁委。《古文辭約編・雜記類》李剛己評：按歐公文字，凡言及朋友之死生聚散與五代之治亂興亡，皆精采煥發。蓋公平生於朋友風義最篤，於五代事蹟最熟，故言之特覺親切有味也。此文及《送田畫秀才序》，皆以五代事蹟爲波瀾，彼以風致跌宕取勝，此則感發深至，措注渾雄，楮墨之外，別有一種遙情遠韻，令讀者咏歎淫泆，油然不能自止。朱子以此篇爲公文之最佳者，豈虛語哉？（「修既治滁之明年夏」至「而與滁人往遊其間」）以上略叙作亭緣起，詞筆極爲整潔。按此文精神團結之處，全在中幅，故前後皆用輕筆，此即濃淡相濟之法也。（「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頓開異境。按此乃凌空倒影之筆，近則反對「天下之平久矣」句，遠則反對「及宋受天命」、「今滁介於江、淮之間」兩節語意。（「蓋天下之平久矣」）跌出正意。自「滁於五代干戈之際」以下，數行文字，橫空而來，興象超遠，氣勢淋漓，極瞻高眺深之概。（「自唐失其政」）再用提掇之筆。（「海內分裂」至「何可勝數」）此數語皆係逆筆。按「天下之平久矣」以下，文勢已可直接「今滁介於江、淮之間」一段，而乃不遽接，下仍就五代與宋初之治亂反覆咏歎，此乃筆勢酣恣，精神洋溢處。必如是而後爲往復盡致也。又按此數語乃渾言五代之亂，與上文專言南唐者有別。（「及宋受天命」至「剗削消磨」）按此數語亦係渾言，不專指平定南唐，而平定南唐亦在其內。（「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以下迴應「天下之平」句。（「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迴應「故老皆無在者」句。跌宕處氣韻極爲沈雄，體勢極爲闊遠。「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自「今滁介於江、淮之間」以下，承明正意，與「滁於五代干戈之際」及「唐失其政」兩段反對。（「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此三語乃一篇作意所在，騰踔而出，魄力絕大，文外有一片沖瀜駿邈之氣。（「掇幽芳」）春。（「蔭喬木」）夏。（「風霜」）秋。（「冰雪」）冬。（「四時之景無不可愛」）此數句於景物略加點綴，雖非要義，然不可少。（「因爲本其山川」至「幸生無事之時也」）此數語乃通篇關鎖。（「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結末復加提振，文勢便不衰竭。《石遺室論文》卷五：永叔文以序跋雜記爲最長，雜記尤以《豐樂亭》爲最完美。起一小段，已簡括全亭風景，乃橫插「滁於五代干戈之際」二語，得勢有力，然後說由亂到治與由治回想到亂，一波三折，將實事於虛空中摩盪盤旋。此歐公平生擅長之技，所謂風神也。「今滁介於江淮」一小段，與「修之來此」一段，歸結到太平之可樂與名亭之故，收煞皆用反繳筆爲佳。歐公《有美堂記》與《豐樂亭》、《峴山亭》二記，爲雜記中最工者，《醉翁亭記》，則論者以爲俗調矣。《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九林紓評：亭曰「豐樂」，命名已俗，然而一無俗調者，文不俗也。中間兩用「矣」字，有類重複，不知故老之無在，則指滁州之故老也，其下「遺老盡矣」，則十國中之遺老也。由滁州感南唐之亡，遂及吳、楚、越、漢，爲群雄作一大結束，然後歸重本朝之功德，分外有力。末段言「幸其民樂其歲之豐成」，又曰「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清出「豐樂」二字，使人不覺。曰「涵煦百年之深也」，曰「幸生無事之時也」，一就朝廷說，一就百姓說，以詠歌出之，氣度尤極從容。此文本廳壁體，雜以遊覽，滿口說官話，卻無紗帽氣，所以成爲大家。《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卷四：凡作文必須愈唱愈高，不宜愈唱愈低，其人之富貴貧賤、窮通壽夭，皆可於文之聲音驗之。此文「滁於五代干戈之際」一段，兼奇峰特起法，而其音愈提愈高，如鳳凰鳴於寥廓。歐公生平、性情、事業，均屬不凡，於此可見。讀者學其文，當學其人也。

《真州東園記》《黃氏日鈔》卷六一：爲發運使施正君、許子春、判官馬仲塗三人相得而作，記園池之勝皆疇昔榛莽。《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七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分明一幅東園畫，水墨淋漓尚未乾。李騰芳《文字法三十五則》：倒。此法用逆轉說，謂之倒，或倒意，或倒句，或倒字，不可枚舉。歐公《眞州東園記》云：「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映，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影動搖上下，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如此一倒，無限情景。托。此法在文字中最難。如托物與人，不論家下多少物件，要一盤托出來。又要托得盡，不許有一毫剩漏；要托得出，不許壅藏；要托得穩，不許偏敧；要托得有情，不許主客相背；要托得氣象舒婉，不許迫促；又要托得簡便，不許多也。歐公《東園記》云：「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園者，來以示予。【略】嘉時令節，舟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暝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文勢如此層疊，下面卻只托以一句云：「吾於是信有力焉。」可謂曲盡其妙矣。孫元中嘗問歐公爲文之法，公云：「於吾姪豈有他法，

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者從熟生也。」此工夫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八茅坤評：有畫意。《評注才子古文》卷一二金人瑞評：何曾故作離奇曲折，然而自然離奇，自然曲折，又且異樣離奇，異樣曲折。如先生，眞足爲東坡座師也。手下若無如此文，衆中亦安識得東坡？　王之績評：卻從許子口中點景言情，其格法從《盤谷序》得來。《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一篇記載詳列許多佳景、許多規制、許多遊賞，皆從子春口中述出，自己幷不曾費一筆一墨。而凡園中之佳景、園中之規制、園中之遊賞早已爲筆墨之所及者，無不及之，爲筆墨之所不及者，亦無不及之。至末幅，始將三人輕輕贊歎一句「是可嘉也」，收拾通篇無數筆墨，眞是另具一種奇才，另搆一篇奇文。《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作遊觀之記，自當鋪張景物。奈未經躬歷，即據畫圖寫去，何異泥塑木雕呆狀？此特借許子春之口，件件數來，不但寫得已畫，併寫得未畫，不但寫得已言，併寫得未言，即躬歷亦不過此。此布局之巧也。末止用數語收束，卻都是上文所有，其前後埋伏照應，無不渾成高絕。《古文評注》卷八過珙評：坡公《凌虛臺記》由盛而逆料其衰，歐公《東園記》因興而追憶其廢，俯仰之間，同一感慨，而文字變化，意到景新，可謂奇紀。《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五四劉大櫆評：柳州記山水，從實處寫景；歐公記園亭，從虛處生情。柳州山水，以幽冷奇峭勝；歐公園亭，以敷娛都雅勝。此篇鋪叙今日爲園之美，一一倒追未有之荒蕪，更有情韻意態。《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園之廣百畝」至「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先撮記園之大略。（「芙渠芰荷之的歷」至「鼯鼠鳥獸之噪音也」）細記園之景物。就廢興上相形，逐段翦裁，文字始不平衍，又得當時即圖指點神貌。（「水光日景動搖而上下」）襯筆，生動。（「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至「吾亦不能言也」）補寫圖外之景趣，是文章染法，彌有餘情。（「其爲我書其大概焉」）落到作記。此虛後實，此正後反，皆有層次變換。「眞，天下之衝也」，應起處「當東南之水會」句，又轉出一層。（「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即總收前文所載。（「而又協於其職」）從「相得」二字中結到園之可記，而非徒以其眷眷於是也。（「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包括首尾。結處故非溢美，此園之所以可記也。（「乃爲之書」）「記」字結。《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二沈德潛評：韓公《新修滕王閣記》絕不着意，一則已未及遊，一則備見於前人賦、記、序中也。此於圖畫中已嘗寫景，然只就子春語指點物象，故面目各異而神理自合。此謂善學前人。《古文約選・歐陽永叔文約選》方苞評：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歐公病其詞氣近小說家，與尹師魯所議不約而同。歐公諸記不少穠麗語，而體製自別。其辨甚微，治古文者最宜研究。《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未嘗親歷其地，則於按圖考言而得其景象，是文章虛者實之之法。其奪目處，在前以監軍廢營作案，以後處處迴映，便覺文瀾宕往，含蘊無窮。《古文比》卷二陳曾則評：行文流暢。

《有美堂記》　歐陽修《與梅聖俞書》：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述游覽景物。非要務，閒詞長說已是難工，兼以目所不見，勉強而成。幸未寄去，試爲看過，有甚俗惡，幸不形迹也。《崇古文訣》卷一九：將他州外郡宛轉假借，比並形容，而錢塘之美自見，此別是一格。　李騰芳《文字法三十五則》：扭者，將客主意交互相扭也。其法亦用之不同，有前面立兩箇議頭，作兩扇門了卻，即從門下將兩意卸定一扭，然後去一邊，獨重一邊入題。如歐陽《有美堂記》云：「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衢、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可得而兼也。」此開二門了，下扭云：「今夫所謂羅浮、天臺、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下又將金陵、錢塘扭云「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躊躇而悽愴，獨錢塘」云云。此文字得此兩扭，妙不可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八茅坤評：胸次清曠，洗絕古今。　又荆川云：「如累九層之臺，一層高一層，眞是奇絕。」《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一儲欣評：形容兩地盛衰，各極情景，如在目前，篇中勝觀在此。數層脫卸，一氣滾下，又極紆餘嬝娜。《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儲欣評：說有美堂爲天下遊觀第一，而議論層折，得力在數虛字，亦最利舉業家。《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讀此記者，須學他一篇相形之法。如第一段說山水富麗，不可得兼，第二段說佳山水必生於窮州僻邑，皆是極力相形。第三段說錢塘、金陵兼有其美，第四段說金陵殘破，雖是撇去金陵，

實是形出第五段錢塘獨擅其美。第六段說當時大夫不能兼取其勝，亦是形起第七段梅公今日獨兼其美。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謂絕妙章法。《義門讀書記》卷三八：通篇以虛景成文。《援鶉堂筆記》卷四四：歐公《有美堂記》，望溪極詆此文，又云公嘗與人書言，此記爲隨俗應酬而作。按公《與梅聖俞簡》云：「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略】。」此自別一亭記，非此記也。其亭記，《居士集》、《外集》并不見，蓋已芟之。公文雖宋體，然勢隨意變，冲融翔逸，誦之鏘然。《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二沈德潛評：不侈賜書之榮，不贊梅公之品，獨從都會之繁華、湖山之明麗着意，見他處不能兼者，而此獨兼之。逐層脫卸，累如置丸，筆下亦復烟雲繚繞。《古文眉詮》卷六〇浦起龍評：荆川云：「如累九層之臺，一層高一層。」今按大段亦只三層：泛舉地勢一層，切較二邦一層，專歸有美一層也。三層又只了得「不得兼者多」一句。看去卻似無數重階疊級，故奇。《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如累九重之臺，一層高一層，眞是奇絕。」（唐荆川）「胸次清曠，洗絕古今。」（茅鹿門）合二評，方盡是文之工。唯其筆妙古今，故能多作曲折，而無層累之迹。《古文評註便覽·歐陽文》朱心炯評：是題幾類應制應試，故不橫發議論，一眼擒定「美」字，只用賓主相形，連翩拖入，眞有兩鏡引光，磨蕩群蒙之勢。熟之大利舉業。《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九林紓評：梅摯既守錢塘，移宦金陵，而金陵舊爲李氏，錢塘舊爲錢氏，兩處皆江南之勝，而梅適守此兩處，歐公遂拈金陵爲錢塘之襯，以堂在杭州，而錢俶又先歸朝，則不能不右錢而左李。妙在「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句，一觸「金陵」兩字，而公之題意已得，遂將金陵敗，錢塘降，一完一毀，作順逆之軒輊。文無他妙，巧言勝概，能於繁華之區，得湖山遊覽之樂，不必尋索僻陋，此所以爲美也。既將錢、李較量，復將錢塘與羅浮、天台諸勝較量，文之清華朗潤，火色毫無。有美堂，舊在吳山，蘇詩所謂「鳳簫猶在翠微間」者是也，今移入杭州府治。翁覃谿亦續作《有美堂記》，文之惡劣，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也。

《相州畫錦堂記》《唐子西文錄》：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例。《畫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曾南豐讀歐陽公《畫錦堂記》「來治於相」、《眞州東園記》「泛以畫舫之舟」二語，皆以爲病。《曲洧舊聞》卷八：歐陽文忠公作《畫錦堂記》成，以示晁美叔秘監，云：「『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此，予所親見，故實記其事，無一字溢美。」於斯時也，他人皆惴慄流汗，不能措一詞；公獨閒暇如安平無事，眞不可及也。《珊瑚鉤詩話》卷一：《畫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崇古文訣》卷一八：文字委曲，善于形容。《黃氏日鈔》卷六一：載韓公大節，出畫錦之榮之外。《懷古錄》卷下：歐公《畫錦堂記》略有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氣象，如青天白日，人皆知之。至於《峽州喜雨亭記》好處，人知之者便少，以其氣象蒼然也。又：歐文好者，說得情好。且如《畫錦堂記》，文字卻猶不及。至如說韓公乃從來富貴，其所以榮者，在名垂後世之類，說得情出。退之《盤谷叙》，好者不只是文字，卻亦說得情好。故歐、蘇之文更不下艱辛之字，多只是情好，韓、柳多只是文好，說得情好處少。《文章精義》李耆卿評：永叔《畫錦堂記》，全用韓稚圭《畫錦堂詩》意。王若虛《文辨》：歐陽《畫錦堂記》，大體固佳，然辭困而氣短，頗有爭張妝飾之態。且名堂之意，不能出脫，幾于罵題。或曰記言，魏公之詩以矜名譽爲薄，而以昔人所誇爲戒。意者魏公自述甚詳，故記不復及，但推廣而言之耳。惜未見魏公之詩也。曰：是或然矣，然記自記，詩自詩，後世安能常並見而參考哉！東坡作周茂叔濂溪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姑即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如此則無病矣。《評選古文正宗》卷九引林次崖曰：公立朝事業薰人齒頰處甚多。篇中得「不足爲公榮」一段，方襯韓公素志，而文勢更崢嶸。《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七歸有光評：畫錦堂本一俗見，而歐陽公卻尋出第一層議論發明。古文章地步如此。李騰芳《文字法三十五則》：喝。此法有二種，有順有反。反喝者，將來物之情一聲喝住，直伸己說，孟子慣用此法。【略】順喝者，將本題意義一句喝開。如蘇東坡《韓文公潮州廟碑記》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歐公《畫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順喝開法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八茅坤評：冶女之文令人悅眼，而最得體處，在安頓魏國公上。又：以史遷之煙波，行宋人之格調。又：畫錦題本一俗見，而歐陽公卻于中尋出第一層議論發明，古之文章家地步如此。又荆川曰：前一段依題說起，後乃歸之于正，此反題格也。《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七顧錫疇評：其格調則宋人，其煙波則史遷矣。《義門讀書記》卷三八：題無深意，特高一層起論，施

諸魏公，獨不爲誇。荆川云：前一段依題說起，後乃歸之於正，此反題格也。按：反題卻愈切題，所以佳。《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張伯行評：以窮阨得志者相形，見公超然出於富貴之上。因「晝錦」二字頗近俗，故爲之出脫如是。文旨淺而詞調敷腴，最爲人所愛好。《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儲欣評：太近人矣。然其氣調眞美，最利時文。《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古人作文命意，只是隨手而得。如此記，只從魏公詩中快恩仇、矜名譽爲可薄一語脫化出來。蓋公之薄快恩仇、矜名譽之人，正是不以世俗之榮爲誇耀，而以社稷生民廑憂念也，所以一起只將世俗之榮形出魏公不以此爲念，然後略叙作堂，就其詩中看出通篇主意。眞是隨手得來，卻是絕大議論。林次崖評：公立朝事業，薰人齒頰處甚多，篇中得「不足爲公榮」一段，方襯韓公素志，而文勢更崢嶸。《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晝錦」之說，起於「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二語，故以當晝而錦指富貴歸鄉而言，蓋榮之也。韓魏公以相州人，於至和中，請以武康節度使來守相州。在魏公，榮君之恩，名其堂爲「晝錦」雖覺貼切，其實魏公爲兩朝顧命、定策元勳，出入將相，功在社稷，其爲榮，原不在富貴不富貴，歸鄉不歸鄉也。作記者若單表平昔功業，又拋不下本題。是篇先就晝錦之榮翻起，倒入魏公之志，然後叙其平昔功業，以其榮歸之邦國斡旋得體，文亦光明正大，與題相稱。《古文評注》卷八過珙評：題曰「晝錦」，卻反把衣錦之榮一筆掃開，此最是歐公善於避俗處。前後贊頌韓公，皆是實事，初無溢美，如此功德、文章，正堪並傳不朽。《古文觀止》卷一〇：魏公、永叔豈皆以晝錦爲榮者？起手便一筆撇開，以後俱從第一層立議，此古人高占地步處。按魏公爲相，永叔在翰林，人曰：「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即《晝錦堂記》，以永叔之藻采，著魏公之光烈，正所謂天下莫大之文章。《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堂名晝錦，似以仕宦富貴爲榮矣。文卻隨擒隨縱，寫出魏公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可謂手寫題面而神遊題外者。《古文釋義》卷八余誠評：從「晝錦」二字中想出個「榮」字來，復從「榮」字上一層，想出個「志」字來。于是以「志」字爲經，以「榮」字爲緯，寫出一篇洋洋灑灑大文。卻妙在從人情說起，推出晝錦之所以爲榮處，爲魏公作反襯。且又不說壞若輩，不過只以富貴之榮襯出公功德之榮來。然使一口竟盡，便索然無味，而文勢亦不崢嶸，故前幅既作襯筆而轉入韓公，後仍多作頓宕，直至「公在」一段，方纔實叙出公之功德足以爲榮。字字是韓公實錄，毫無溢美之詞。崇議閎論，堪傳不朽，而結構亦極精密。此當是廬陵最用意之文，然非韓公之功德，正恐難當得此文也。《古文學餘》卷三二毛慶蕃評：先從晝錦摹寫，折入韓魏公，而相州之堂，高出尋常矣，是爲神巧。然文之所以可傳者，魏公之賢足以稱之，而歐陽無愧辭也。爲先達作文者愼之哉。

《峴山亭記》《懷古錄》卷下：梅聖俞亦有《峴山記》，把重在人立說。歐公作此記亦然。但是歐文說得較好。蓋有同此題，用此說，有不可改者，致此卻只聞刀筆。《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七歸有光評：確是峴山亭文，當與孟浩然詩並絕千古者也。徐文昭曰：「風流感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八茅坤評：風流感慨，正是峴山亭文字，與孟浩然《峴山》詩並絕古今。荆川云：此篇與《東園記》同體，皆引故事，略用自語點化。《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讀此文者，須知不是一篇弔古文字，乃是一篇頌述文字，故篇中寫羊、杜二子是客，寫史君一人是主。大段分兩半篇看，妙在寫上半篇，處處呼動史君，寫下半篇，處處迴繞二子，眞如綺錦縠文，細細迴環。篇末將作記套子盡力掃倒，不是獨標作手，正見此篇不是弔古文字，并不是攬勝文字，實是一篇頌述文字也。《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儲欣評：山川草木、空曠有無之觀，畢竟不宜太略。然發端九個字已若畫圖。《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亭在峴山，記亭必先記山。奈山是兩人之山，撇下一人不得，亭是一人之亭，扯上一人又不得。看他拏箇「名」字雙提，拏箇「思」字單表，全在埋伏照應上閒閒布置，忽雙忽單，了無痕迹。末兩掃舊套作結，眞化工大手筆。《古文評注》卷八過珙評：以其人之足思，則山之名亦特著。文情起伏頓挫，無限情態俱從一「思」字取意也。《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五四姚鼐評：歐公此文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壒者，絕世之文也。而「其人謂誰」二句，則實近俗調，爲文之疵類。劉海峰欲刪此二句，而易下「二子相繼於此」爲「羊叔子、杜元凱相繼於此」。《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五四劉大櫆評：歐公長於感歎，況在古之名賢興遙集之思，宜其文之風流絕世也。《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歐文》：一提峴山，那容更作淺語。抑揚唱歎，從舊事剝換生新。蓋政是肝膈與同，神情不隔也。後幅應前，歸結本位，乃全不費力，非其用意所在。《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引長史云：前半篇俱是後半篇影子。【略】無「自待者厚」二句，便義理不圓足，

文章亦徑露少味矣。歐公此等處，尚得韓法也。（「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至「則君之爲政于襄者，又可知矣」）長史云：有諷有頌。立意好而文法太卑熟。《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二沈德潛評：跌宕多姿。史光祿是主意，然只用澹澹着筆，迴繞叔子，別於俗下人文字。《古文眉詮》卷六〇浦起龍評：文字看精神所注。於題全注羊公，就羊以注史君，此作《峴山亭》文字法，亦《重修峴山亭》文字法也。元凱只伴說。《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寫羊、杜二人，忽離忽合，主意歸重叔子，以襯出史君，見襄人愛史君，一如愛叔子，故以襄人欲書，結出作記之由。末後一束，文境綿遠，亦如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援鶉堂筆記》卷四四：昌黎雄處，每於一起、一接、一落，忽來忽止，不可端倪。宋六家及震川俱犯駿蹇之病。歐公《峴山亭》風流感慨，昔人推之至矣，而間不免於挨次迂弱。《峴山亭》「而且名特著於荆州者」，「者」字不如「蓋諸山之小者」「者」字文法。「其人謂誰」二句可刪。震川希心於歐，曾，如《見村樓記》中段煙波生色處最佳，然「予能無感乎」音韻輕促，不逮歐公。《古文評註便覽・歐陽文》朱心炯評：茅云：在俗手必推高羊、杜，而謂光祿比肩矣。公先將喜名微抑二子，便高人一格。於光祿只用兩「可知矣」虛應前文，妙有分寸。至於俯仰揖讓之情，非公不能有此。余謂茅評自佳，然細玩此記，應公與光祿不是深交，文只應酬之作，故篇中每於遠處傳神，淡中設色，自寫其尚友尚論之志。至其層次分合，淺深駘蕩，尤有利於今之八股也。《古文一隅》卷下朱宗洛評：秀。一路婉轉而入，其鬱然深秀之致，自露行間，令人玩賞不窮。文與題正相稱。通篇以「名」字作骨，入手從峴山之有名，跌起叔子、元凱，隨把兩人功業輕輕安放，緊緊將後人思慕兩人意，弔起「名」字，此行文最緊湊處。其入「名」字，卻用翻筆振出其作勢險峭處。下就兩人汲汲於名處分寫，此申說之法，亦敷衍之法也。由山出亭，仍紐合「名」字，遙應「風流餘韻」數句，此收足之法，亦呼應之法也。接入史君，正叙作亭，即插入「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句，仍借叔子形出史君志行政事之美，以推奬作亭之人，行文極宕逸之妙。後補寫此亭勝概，此又以不補爲補之法也。《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五四王文濡評：按：姚（鼐）云「二子」宜易「叔子、元凱」，鄙意「豈非以其人」句，「其人」上加以「羊祜、杜預」四字，亦不鶻突。《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九林紓評：史中煇想一尋常之俗吏耳，既無元凱之功，亦未必有叔子之仁，千載慕名，竊思附驥，因而求序。此極討厭之事，然題目太好，不得不應。一開口便斥叔子之好名，連類揭出元凱銘功二石，似與羊叔子同一愚騃，乃不知暗中即斥中煇之好名：區區一光祿堂，即足與羊、杜二人同臻千古耶？觀文末用兩「可知」四字妙絕。所云可知者，無實跡，但歸諸懸揣也。夫羊、杜勳業冠時，自己生前，尚汲汲于名，可見名之關係于人，初不爲小。史中煇之思附驥，亦屬人情之常，無如仁功既不及羊、杜，欲倖附以傳，殊爲過望。文中用一個「欲」字，又用一個「與」字，即是眼目所在，以見公文之不輕易許人處。妙在「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一句，坐實有功者之必傳，卻便宜一座小小之峴山，留傳千載，倒映中煇于鶩名之非計。乃不知中煇之得名，亦大類峴山，轉借公文以傳，又便宜得一個史中煇矣。文之超塵離俗，如仙子步虛，翻空而愈奇，眞神來之筆。

《吉州學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九茅坤評：典刑之文。《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歐文》：碑版之文，至學舍尤不可苟。不但體裁閎達，而兼有至性纏綿，如與端人正士懇款晤語，政以樸茂處着腳最牢，用不着纖毫浮脆也。一氣數層，而猶拓之不已，欲其滴水不漏。精神所到，力自從之。子長以後，韓曾擅能，此亦其匹敵歟。《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一篇文字須要看他前後波瀾寬展處。如一起將天子咨治說來，不急入學校，此一寬展法也。第二段從天下立學說來，又不急入吉州，又一寬展法也。第三段說三代學校之盛，引入宋之立學，亦不急入吉州，又一寬展法也。至第四段方說吉州立學。第五段方寫李侯建學，乃是正文。第六段以學成期後人，又一寬展法也。第七段說己之樂觀其成，又一寬展法也。一篇凡七段，二段是正文，五段是前後波瀾，可悟作文寬展之法。《（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格局闊大，波瀾老成。《義門讀書記》卷三八：意思氣象俱勝，句句切慶曆吉州之學，其中照應極綿密。《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張伯行評：本天子所以建學之故，而望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是一篇關鍵處。歸美李侯意，只帶叙於其間，文之得大體者。《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二沈德潛評：唐天寶兵亂以後，學校久廢。至宋仁宗時，納范文正公之言，天下始得建學。入手自應有此一段文字。次叙立學，次說王政之成，併己之樂觀其成。渾厚樸茂，弘我漢京，歐文諸記中，極推典則。《古文雅正》卷一〇蔡世遠評：歐、曾學記，雖於道之大原未能沿徹，學者下手工夫未能親切指示，然從經史中幾經研究，議論正大，文筆茂美，卓然儒者之文。《古文眉詮》卷五

九浦起龍評：文取寬勢，必有切近根因，如此文前述詔書是也；文人遙情，必有交關意理，如此文後陳鄉土是也。此方是慶曆年時作學記，此方是歐公繫官時作鄉郡學記。以想望爲勗勉，又運實於虛法。

《畫舫齋記》《崇古文訣》卷一八：文字宛轉，以見出險而不忘險之意，且言前日之險亦以仕宦自取之爾。《黃氏日鈔》卷六一：始言爲燕居而作，次反言舟之履險，而終歸舟行之樂，三節照應。　李騰芳《文字法三十五則》：跌，此法有二用：一爲顛跌之跌，多用之頸下，古人發難之法，即今人所謂反也；有一跌不已，致於三四跌者，愈跌之多，則文意愈醒，而收轉處愈有氣力，又愈省氣力。歐陽公《畫舫齋記》云：「《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此是第一跌。「矧予又常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於大江，至於巴峽，轉而以入於漢沔，計其水行且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此是第二跌。「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於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退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眞樂於舟居者耶！」此是第三跌。其下收轉云：「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皆因前跌得醒，故此收轉處甚有氣力，又甚省氣力。《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鑛評：齋式本奇，說來自易生趣。　孫琮評：一篇大意只欲逃去利名關頭。蓋身涉名利，雖安居陸地，自有風濤之險；脫去利名，即終日舟行，自有枕席之安。歐公此時眞有遺世之想，故以畫舫名齋。一起詳寫舫齋，中間忽發波瀾，後幅結出正意，步驟極盡其妙。《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七歸有光評：先模出畫舫景趣，中用三層翻跌，後澹澹收轉，極有法度。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儲欣評：序齋有意趣。下一詰一解，俱屬淺制。　《古文眉詮》卷五九浦起龍評：因名寫趣，因名設難，因名作解，亦是飽更世故之言。　《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昌黎文靈轉變幻，故冠絕古今。惟歐公得其神髓，而出之以紆迴恬靜，令觀者目不給賞。如此文忽而波瀾恣肆，忽而心氣安閒，正爾韻致如生。

《李秀才東園亭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八茅坤評：先本之以風土之瘠，繼之以登游之舊，以感園之廢興。　荆川曰：此文直說下去，入題處不用收拾。爲人作一園記，直從郡國說起，是何等布置。　《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此篇與《許氏南園記》同一作法。南園無勝可記，故止稱其孝弟；東園亦無勝可記，故止叙其今昔之感。但記南園前幅一筆掃倒，記東園前幅極力抬出。如說地土僻陋，無物產，無人材，無園囿，皆是形出此亭，雖無可記，亦自爲一州之勝，有可記處，與寫南園又是不同。　《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五四王文濡評：荒僻處而有園林，園主人已閱其三世，身世之感溢於言外。

《仁宗御飛白記》　李騰芳《文字法三十五則》：又有叫一句應入者。《仁宗飛白記》云：「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下應云：「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群玉，而賜以飛白，予幸得與賜焉。』」此叫應入法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八茅坤評：文不用意處，卻有一片渾雄冲澹精神。《義門讀書記》卷三八：較東坡文爲深厚。公事仁宗久，自然尤言之沉摯也。　（「蓋以遭時清明」至「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長史云：從高一層說來。（「余曰，仁宗之德澤」至「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長史云：從低一層說來。《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作御書序，氣格便不得寒儉，規模便不可狹小。如此序，一起一結，何等闊大，何等氣燄！不獨飛白爲天子御書，氣象不凡，即此文序天子御書，其氣象亦自不凡。古人作文，肖題如此。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九茅坤評：慨古禮之亡處多韻折。　荆川曰：此文前段辨釋奠釋菜爲祭之略，及其所以立廟之故，後段言古禮之不行爲可惜，而狄君能復古禮爲可稱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張伯行評：此文大意，荆川評括之。觀其用筆，是從《封禪書》脫來。　《義門讀書記》卷三八：（「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至「何其謬論者歟」）此層議論，徒欲駕韓之上，不知乃犯駁題之病。行文亦少檢局矣。　《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從來撰夫子廟文，類皆作鋪揚之詞，

至謂聖人食報，隆於堯、舜，殊不知釋菜釋奠祭禮甚薄，今又廢其儀節，乏其誠敬，是尤失禮之甚者。歐公逐一拈出，不是爲聖人惜報，正是爲當時致警。看他結處以有志推重狄君，則立言之旨固自可見。《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五四王文濡評：熟於祀典，故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菱谿石記》《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一鍾惺評：淺易中自有風致，佳處乃在零碎收拾處。《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八茅坤評：事雖不甚緊要，卻自風致翛然。荆川曰：行文委曲幽妙，零零碎碎作文，歐陽公獨長。《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儲欣評：考訂不苟，就中生出感慨議論，最有情。《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此篇記石，記菱谿，平平無奇。至記石爲劉金故物，忽然發出一段興廢之感來，無限低徊，無限慨歎，正如晨鐘朝發，喚醒無數夢夢，不止作悲傷憔悴語也。《古文眉詮》卷五九浦起龍評：閑散收羅，最是小記高手，猶見柳州風格。「亭負城而近」，知即是豐樂亭。《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五四王文濡評：因石立亭，從而及其主人富貴磨滅，子孫泯沒，而此石獨存，反覆沈吟，借題寓慨。大姚之言泥矣。

《樊侯廟災記》《黃氏日鈔》卷六一：盜有刳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雨雹，人咸駭，謂神怒。公謂侯「不能保其心腹腎腸，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風霆雨雹，天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豈適會民之自災也耶」？愚謂公正論也，不必更設疑辭耳。《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九茅坤評：議歸于正，分明是誚讓樊將軍之旨。荆川曰：文不過三百字而十餘轉折，愈出愈奇，文之最妙者也。《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此篇大段有二：一段辨禾稼災傷必非樊侯遷怒，此是明於人道；一段辨風霆雨雹亦非樊侯所能驅使，此是明於天道。大儒立言有本，能使群疑盡釋。《義門讀書記》卷三九：（「鄭之盜」至「侯怒而爲之也」）先記其事。（「怒而爲」）一篇總破此句。（「不然，則喑嗚叱吒」至末）不直不盡，破得倒，仍不似村公語。末一轉，正反復以見其不由于侯，卻不作煞語，故有餘味。《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二沈德潛評：辨折風快，眞乃比於武事。不如此，不足以破愚民之惑。《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前後分兩段，亦一揚一抑之法，其警拔處全在一結。《古文眉詮》卷六〇浦起龍評：廟災在像，鄭災在苗，本兩事也。人駭，揑作一事，擊侯，正以曉衆也，勿黏死句。

《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五四王文濡評：義正詞嚴，雪誣闢妄。

《王彥章畫像記》《黃氏日鈔》卷六一：述其以奇取勝，以歎時事，文字展轉不窮。《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鑛評：議論敘事相間插，縱橫恣肆，如蛟騰虎躍，絕爲高作。孫琮評：此篇分作五段：第一段敘王公忠勇，寫勇處只用一二句形容，便見千人辟易，寫忠處卻用數十言流連贊歎，已自低徊不盡；第二段傳其逸事，細瑣寫來。確是信史闕疑筆法；第三段表德勝之捷，憑今弔古，純是一片低昂思慕心事；第四段寫公名垂後世，嘖嘖口耳；第五段寫公畫像宛轉委曲，雜之司馬傳中，幾不復辨。《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七歸有光評：以敘事行議論，更於感慨處着精神。《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九茅坤評：以敘事行議論，其感慨處多情。荆川曰：此文凡五段，一段是總敘其略，二段是言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策，五段是寺中畫像之事。而通篇以忠節善戰分作兩項，然不見痕迹。《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儲欣評：自「公在梁」至「出于天性而然」，揭出公之勇忠，爲第一段；以家傳補舊史，而盛稱德勝一戰，爲第二段；「復來通判」以下，則專言畫像也，爲第三段。低徊慨慕，善善也長，歐公諸記第一作。《（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錯綜開闔，自然入妙，與柳州《段太尉逸事狀》神理相合。《義門讀書記》卷三九：擬《書張中丞傳後》。（「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長史云：用兩語引下。（「其記德勝之戰尤詳」）長史云：先提此句，下復插入他語，然後接出。總撮家傳敘過，然後獨提德勝之戰，洗發抒寫胸臆。《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二沈德潛評：此與昌黎《書張中丞傳後》同是表章軼事，而各極神妙。作記之意，因德勝之戰與己用奇取勝之見相合，借此發揮，精采倍加，是爲神來之候。《古文眉詮》卷六〇浦起龍評：古人作一文，每有一番振觸。讀此文者，不得謂《王彥章畫像記》足應如是作也。蓋畫像未得，先見家傳，有動於中，未經載筆，今因作像記而及之。一則以《五代史》手實成之，一則以西夏事心切憤之，可藉以訂傳譌而警邊將。是借像表傳、借傳表意之文，絕不與他文賓主波瀾一例。

《浮槎山水記》《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七歸有光評：興致悠然，風韻翛然。《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八茅坤評：風韻翛然。《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前後意不相屬。浮槎之水，安知非前人所未親歷，而龍池或至宋而壞也，乃遽發怒于又新，何哉？《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

此篇因論山泉而寓知己之感。前幅說泉水埋沒無聞，純是一番惋惜。中間說泉水見知于李侯，又是一番慶幸。然後極贊李侯能窮山水之樂，而結到物以人傳，以寓知己之感。殊不知山泉以李侯而傳，李侯又以公文而傳，青云附驥，在物猶然，而況于人！《古文眉詮》卷六〇浦起龍評：文情都在「始發」二字。其論水，進陸而斥張，正巧與「始發」拈合。有此談資，不患寂寥。其「山林」、「富貴」一段，又「發」字別波。《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九林紓評：此亦《有美堂記》所謂「二者各有適，爲樂不可得兼」之意，然前半用考據，已移步換形矣。一水之遺，能考據其來處，報之用一尺牘已盡之矣，何用作記？然公與不疑或別有交誼，故爲記浮槎之山，不是應酬之作，直自得一個好題目，成一篇好文字耳。其下舉富貴之樂與山林比較，本似分道揚鑣，然李公名士風流，卻能把富貴山林鎔爲一冶。遠道寄水，是眞名士方能如此。歐公亦風流自賞之人，勢在不能不報。此記雖近應酬，然絕世風神竟溢文字之外。

《偃虹堤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九茅坤評：摹寫甚析。《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一篇分作三幅看：前幅詳記其作堤之緣由，中幅贊美其作堤之利濟，後幅冀望其作堤之久存而不壞。前幅詳其命名，悉其利害，考其規制工力與其謀議，妙在皆從使者口中問答而出。末幅結作記之故，妙在疊說。三段皆是絕妙篇法。《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引長史云：前段叙次又是一法。《眞州東園記》只在許君口中作一大段叙出，此又分作數次問答，逐段零星，更不雷同。凡記之正面皆從使人口中叙出，後半只以望後人不至怠廢發論，杼軸特變。《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二沈德潛評：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云，滕子京謫守郡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則建隄其一也。篇中嘗顯言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云云，有惜其小用之而未竟其材意。然隨所設施，利及民物，其人亦足以傳矣。叙次簡老，波瀾動宕，通體無一平直之筆，是爲高文。《古文眉詮》卷六〇浦起龍評：逆來順往之勢，運用得精密變化，開後人布局無窮法門。「滕侯之爲也」一句領局，其後層層應答。

《峽州至喜亭記》《崇古文訣》卷一八：不言蜀之險則無以見後來之喜，不言險之不測則無以見人情喜幸之深。此文字布置斡旋之法。《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九茅坤評：極力摹寫蜀之險之不測，以形出人情喜幸之至，此文字布置斡旋之法。《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名亭之意，喜其江行之安流而命之也。今欲寫江行之安流，先寫一段江行之不測，蓋不寫不測，無以見安流之可喜也，此文家襯起之法。因寫江行，先寫蜀地產物之富，并寫蜀地未通之時，此文家原叙之法。歐公之文，信筆書來，無不合法如此。《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儲欣評：形容險處聳然。

《夷陵縣至喜堂記》《黃氏日鈔》卷六一：先叙其儉陋，次叙朱侯能變其俗，次自叙得善地而忘其憂。《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九茅坤評：以叙事行議論。荆川曰：前段言風不美而太守能變其俗，後段言仕宦得善地，前後不用照應，是一格。《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前段極言始來而不樂之由，皆爲下文既至而後喜之地。中間因朱君待公厚而堂又爲公作也，故插叙能變陋俗，以致歸美之意，末仍以此作收。文字照應處得大體，所記雖止一堂，仍非獨爲吾一人之私也。（「夷陵者，楚之西境」至「而詩人亦曰蠻荆」）上皆叙細碎事，着此三四語點染，乃質而不俚。

《泗州先春亭記》《黃氏日鈔》卷六一：先叙其修堤，次餞勞之亭，次通漕之亭，然後歸先春亭，而證以單子過陳，見其「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之說，謂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張侯之善爲政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八茅坤評：記先春亭卻本堤，次之以賓客之館，而後及亭，以周單子之言論爲案。所謂以經飾吏治，歐陽公之文亦然。荆川曰：此作雖亭記，而記堤爲詳，重其大者也。作亭既不詳，故不解先春之意。《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一篇議論只從單子數語脫化出來。第一段說治陂障，二段說禮賓客，三段說待往來，四段說作亭宴息，五段方出議論：前四段是分叙，後一段是總斷。即此數事，便見其善于爲政。將遊戲小事翻作絕大議論，眞是文人之筆，何所不可。《義門讀書記》卷三八：有用文章，筆亦峻健。（「泗之民曰」至「以食役者」）長史云：以出米助役，爲民之意，說得有體。（「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長史云：此卻說是張侯之意，尤妙。（「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至末）補明因其舊，蓋前政亦知所先者，不欲沒其人，因可歸重堤上也。

《海陵許氏南園記》《黃氏日鈔》卷六一：許子春以發運使治七十六州之材，治數畝地以爲園，不足施其智，亦不足書，而記其三世孝悌之迹，庶幾園有連理駢枝之木、不爭巢不擇子而哺之禽鳥焉。《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

八茅坤評：爲南園記，而特本其世孝一節立論，此其文章一地位可法處。

《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孫琮評：題本記園，今卻於前幅說園不足記，於後幅獨表其孝弟可傳，此是何意？想許氏南園無山林攬勝之可紀，池亭臺榭之足述，故將南園一筆撇開，獨將其世德孝弟瑣瑣稱述。文家固有放死着尋活着之一法，是文得之。至起手以許君之能治煩劇說入，末幅以草木禽鳥之感化收煞，尤覺波瀾特妙。《義門讀書記》卷三八：（「將見其園間之草木」至「不擇子而哺也」）張云：似昌黎《董生》詩。又作此一層，文勢方不單薄，于園上亦有餘味。

《游儵亭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八茅坤評：奇文。《義門讀書記》卷三八：翻得好。《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五四王文濡評：獅子搏兎，亦以全力爲之。關合「儵」字不過數句，尤見大方家數。

《叢翠亭記》《義門讀書記》卷三八：早歲學唐之文，似柳。《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五四王文濡評：此亦學柳州而未粹者。

《洛陽牡丹記》《古文眉詮》卷六〇浦起龍評：此《花譜》、《花月令》之屬也。他手爲之，多作貴遊氣，否則兒女子氣，高者亦山林間氣止耳，皆大家所不出也。議論破荒，不意此題有此。然近案之，只在「洛陽花第一」五字分際，詫者曰「奇文」，解者曰「合作」。

《御書閣記》《黃氏日鈔》卷六一：爲登眞宮作也。善回護，而不主佛、老之說。《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七歸有光評：頗似史遷。《義門讀書記》卷三八：晦翁以此爲公文第一。

《燕喜亭記》《四友齋叢說》卷二三：歐陽公《燕喜亭記》，中間何等感慨，何等轉換，何等頓挫，當迴在宋時諸公之上，便可與韓昌黎並駕。歐陽公晚年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卻畏後生笑。」此亦名言。

《伐樹記》《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七歸有光評：胸中先有末後一段議論，借客對以發其感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八茅坤評：借莊周之言而參之以客對，發其感慨。

《明因大師塔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九茅坤評：記明因塔，以因無他戒行及有禪慧，故特本其所言以感慨今古云。《義門讀書記》卷三九：亦學《圬者傳》。【略】因并書其常語予者，不欲爲外氏之說，又嫌文太寥落，故出此變例，然了無眞味。

《東齋記》《黃氏日鈔》卷六一：爲河南主簿張應之作也。謂「閑居平心以養思慮」，「故曰齋」。「每體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閎達、雄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體」。愚謂此公自得之趣，託之以發者也。

《桑懌傳》《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七茅坤評：此本摹擬史遷，惜也懌之行事僅捕盜耳。假令傳《史記》所載古名賢，豈止此耶。

《唐劉后傳》《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三茅坤評：劉皇后起自側微，擅寵黷貨，因而濁亂宮中，軍士分崩，以至君上身弑國亡。摹寫種種生色，不讓太史公《呂后紀》及《外戚》諸傳。

《周德威傳》《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六茅坤評：德威善戰將，而歐陽公善序事，可謂兩絕。

《死節傳》《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九茅坤評：覽歐陽公所次《死節傳》，王彥章、裴約及劉仁贍，尤爲嗚咽，或欲泣下。蓋三人者，天之間氣所生，非五代兵戈晦冥之際所能沒者。而歐陽公點綴情事，當爲千古絕調，即如《史記》，《漢書》，恐多不逮。

《王鎔傳》《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二茅坤評：王鎔始末極亂，而歐公錯綜序次如一綫，較之諸傳爲第一。

《范延光傳》《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五茅坤評：范延光爲人多方略，所歷生平亦多反覆，歐陽公點次如畫，而二千餘言如一句。

《六一居士傳》《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張伯行評：歐公晚年寓意之文，《東坡集》多得此解。《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琮評：此傳自述其退休之志，不是躭玩此五物，觀末幅可見。故篇中詳辨既非逃名，亦非玩物，只是畏軒裳珪組之勞其形，憂患思慮之勞其心，所以決志退休，借此五物以自適其樂。入後又欲撇去五物，尤見脫然高寄。

《隋太平寺碑》《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至於元和」至「爛然在目矣」）比況眞確，文亦精采。（「右太平寺碑」至「爛然在目矣」）以上言唐代文章，至元和而後醇。（「此碑在隋」至「第不忍棄其書爾」）以上言存此碑之意。

《唐田布碑》《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右田布碑」至「各視

其所遭如何爾」）以上惜庾（承宣）之文不能發田布之風烈。（「今有道《史》、《漢》時事者」至「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舉《史》以包《左》。（「自魏、晉以下」至「無左丘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申明前說，不必更收明田布，而意自足。

《丞相文惠公陳堯佐神道碑》《黃氏日鈔》卷六一：潮州戮鱷魚，壽州活饑民，而浙堤錢塘，滑州築陳公堤，治開封一以誠，諭少年無犯法者，凡公外庸之略如此。爲太常丞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七年不遷，而十典大藩，六爲轉運使，位極人臣，壽八十二。與伯仲堯叟、咨已貴，而諫議公省華尚無恙，天下以陳氏世家爲榮。

《王公（質）神道碑》《黃氏日鈔》卷六一：盜殺其徒而自首，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非法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一茅坤評：中多嗚咽，故轉語亟處多而情事悽然。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八顧錫疇評：得史遷之髓，遂無一筆不明以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二沈德潛評：通體從舊學作意。晏元獻無甚顯功，然能使衆賢聚於朝廷，則薦賢爲國之功不可泯也。奉詔撰文自應端重醇正，得《雅》、《頌》之遺。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歐陽修《與姚編禮（闢字子張）書》：希文得美謚，雖無墓誌亦可，況是富公作，必不泯昧。修亦續後爲他作《神道碑》，中懷亦自有千萬端事待要舒寫，極不憚作也。只是劣性剛褊，平生喫人一句言語不得，居喪犯禮，名教所重，況更有纖毫。譬如閑事，亦常不欲人擬議，況此乎。然而不失爲他紀述，只是遲着十五箇月爾。此文出來，任他姦邪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須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杜公愛賢樂善，急欲范公事迹彰著耳。因侍坐，亦略道其所以，但言所以遲作者，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自執道理也。又《與澠池徐宰（無黨）書》：諭及富公言《范文正公神道碑》事，當時在潁，已共詳定如此爲允。述呂公事，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呂公事各紀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信，以爲偏辭也。大抵某之碑，無情之語平；富之誌，嫉惡之心勝。後世得此二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怪也。其官序非差，但略爾，其後已自解云「居官之次第不書」，則後人不於此求官次也。幸爲一一白富公，如必要換，則請他別命人作爾。蘇軾《范文正諫止朝正》：歐陽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載章獻太后臨朝，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軾先君奉詔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公。曰：「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耳。」今日偶與客論此事，夜歸乃記之。《黃氏日鈔》卷六一：幼孤刻苦，慨然有志於天下，爲諫官，以爭廢郭后貶；制西賊，參大政：碑中所著，皆繫天下國家之大者。《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八歸有光評：歐陽碑文正公，僅千四百言，而生平已盡；蘇長公狀司馬溫公，幾萬言，而似有餘旨。蓋歐所長在史家，蘇則長於策論。兩公短長處，學者不可不知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〇茅坤評：歐陽公碑文正公，僅千四百言，而公之生平已盡。蘇長公狀司溫公，幾萬言而上，似猶有餘旨。蓋歐得史遷之髓，故于叙事處裁節有法，自不繁而體已完。蘇則所長在策論縱橫，于史家學或短。此兩公互有短長，不可不知。《狂夫之言》卷四：范文正父子以麥舟助喪，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狀貌岸偉，慕古人奇節，以文采氣誼豪一世，所交如歐文忠公、張文節公皆奇之，特落落當其意者無幾人。故常爲大理丞，而貧不能葬母。文正父子見之，自然傾舟相助，此何足以爲范公重？如曼卿之貧，乃可重也。【略】歐陽爲文正作墓誌銘，爲石曼卿作墓表，皆不載麥舟一事，蓋公之盛德不專在此。《義門讀書記》卷三九：叙范、呂本末，斟酌稱量，特微而顯，公文之至者。【略】（「自公坐呂公貶」至「遂起而不能止」）數行中無窮轉折。中間呂雖借用公以困公，然其事非失舉也，故平心而進之，可謂得《春秋》書事之法矣。《古文眉詮》卷六一浦起龍評：公遭時遇主，而身實爲消長倚伏之標的，文於前後際俯仰縈回，有深意焉。惟西垂政蹟，乃出手幹濟處，特以位置中權，不闌他語，躊躇審局，毫髮無憾。《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四四王文濡評：叙事能扼其大，措詞不覺其繁，是歐公極意經營文字。《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至「又徙越州」）以上諫章獻太后，諫冊楊太妃，諫廢郭皇后，及忤呂丞相，皆其趨捨不避利害也。（「自公坐呂公貶」至「故卒置群議而用之」）以上叙與呂相交驩戮力，而即揭出黨論，有此段乃氣脈貫注，局勢闊遠，非徒爲上下綰紐也。（「慶曆三年春」至「賴上察其忠，不聽」）以上參知政事，未久再出帥，知邠州。

（「是時夏人已稱臣」至「所以哀卹之甚厚」）以上因疾請知鄧、杭等州及薨逝。

《**太尉文正王公(旦)神道碑銘**》《黃氏日鈔》卷六一：槩言其爲賢宰相，而徐述其寡言笑、善處大事數項，終以不求恩澤。《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八歸有光評：不獨詔撰元勳體當如此，盛世君臣之際遂如指掌。《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二儲欣評：大人物，大文章。整序相業，綱提目應，有通身之綱目，有一肢一節之綱目。相其布置，何啻將百萬師？《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二沈德潛評：每段中各有綱目，通體中有大綱目，此大將將兵、大匠造宮法也。端莊肅穆，亦得《江漢》、《烝民》氣象。就其中薦賢一事，所以樹人，所以保子孫黎民者在此，文中首及之。彼身爲大臣，而保全祿位，不引一人者，獨無媿於中耶？文正生平，惟不諫天書爲白璧之玷，然疾革時，已顯言己失矣，在宋朝自應爲大人物。錄歐文者，祇及友朋誌銘，碑版大文俱見遺也。存此及《晏元獻》、《范文正》等篇，使學者知所楷式。《古文眉詮》卷六一浦起龍評：詔譔元臣碑版，莊而不誇，贍而有制，所謂辭尚體要者如此。唐、宋大家碑誌之文，宜以廬陵爲正式，坊選但錄交遊聚散諸篇，而遺其大者，謹擇一二，垂爲體槩焉。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二儲欣評：簡而核。《義門讀書記》卷三九：文特遒勁。《古文比》卷三陳曾則評：以二篇比而觀之，歐陽叙事簡淨，不如荆公之兀傲。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八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武恭之用兵，如棘門、細柳之軍謹以密；歐文之用筆也，亦如李廣、程不識之兵整以暇。《義門讀書記》卷三九：多精彩處，而恨其過於煩。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程公神道碑銘**》《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程文簡公父元白，官止縣令，以文簡貴，贈太師。類無可書，歐陽公追作神道碑，至九百餘言，世以爲難。

《**張子野墓誌銘**》《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九歸有光評：工於寫情，略於序事，極淋漓騷鬱之致。《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九茅坤評：總寫交遊之情，而自任及樂善宛然言外。《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子野爲人，當有可稱者，且與廬陵有舊，乃文中卻無溢詞，只把平日好友不能常聚處，轉入不能久存，發出一番感慨。且扯謝希深、張堯夫二人在內，作籠統話成一大段。次叙家世，叙學業，叙官職，叙年壽，叙子女、妻室，平平無奇。末方表其爲人內嚴外寬，以早衰疑其中有不自得，而以銘詞數語括之。看來止是篇首「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數句，成此大篇。其善可銘處，則輕輕點綴。古人之不肯過許如此，所以可傳。《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四六劉大櫆評：以交遊之聚散生死，感歎成文，淋漓鬱勃。《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琮評：此篇大意有二：一是因朋友舊交宜銘，一是悲其可哀宜銘。一起挈出大意，下文分寫兩段，曲暢其意，末幅重寫可哀，以志痛惜，文字最有格局。盧元昌評：就交游聚散感慨一番，使人興宿草之慟。《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三沈德潛評：叙交遊聚散生死，有山陽聞笛之感，而子野可銘處自見。《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歐公文，凡叙述故舊交游之情，纏綿悽惻，最可翫誦。是篇分明提出三件，前面但將兩件極力摅寫，卻剩一件在後，以爲感慨收結，法便活動。《古文眉詮》卷六一浦起龍評：全以平生朋友盛衰聚散提挈綱維。銘一人，而一時名賢勝槩，可指道其流風，廬陵獨絕也。《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歷叙平生之舊，朋友之恩，悲歡聚散，俯仰情深。末後補寫其善可銘，應前三件，以歸結到可哀上，法更圓密。《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林紓評：子野能詞，而文中一字不及，或且公知子野之詞不及己，故不錄耳。論其宦迹，又無所表見，大概不脫名士結習。然銘誌之文，非道德勳伐弗貴，次亦文章著述，子野似皆弗逮，引文實不好著筆，歐公一生本領，無論何等文字，皆寓撫今追昔之感。而夷陵一貶，大類昌黎之陽山、潮陽，即不牢騷，竟成爲口頭純熟之語，一觸即及其事，非介介于懷也。不過世多失意之人，不妨以己之失意爲之襯托，倒覺分外親密。凡窮愁人，往往覓其同類以自慰，即此意也。蓋當時河南故交，不及五十歲而死者多，公尤不能無慨。而子野亦只四十有八，若但叙其短年薄宦，亦不足以動人，不如將己身納入其中，引上堯夫諸人。寫得極熱鬧，結束得極荒涼，使人讀之慨然，此文字之容易動人處也。文之長處，尤在寫盛時不審其衰，衰後始追其盛。此亦平常之結搆，妙在寫居洛盛時，以爲適然，及去洛貶時，即借洛人口中之慨歎，用爲弔輓之助，不惟文氣厚，而照顧之筆亦嚴細可取。至大結束處，則合希深、堯夫而並慨之，似有千波萬瀾，使人惝恍，此公文之本色也。

凡銘誌中事實不多，不能不駕空；駕空須就當時全局發議，出以撫今追昔之語，讀者方不能率然舍去，此法宜知。　《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至「宜其來請於予也」）以上子野之卒宜銘。（「初，天聖九年」至「嗚呼，可哀也已」）以上十年來友朋離合聚散，已可感惜，而逝者尤爲可哀。　（「子野之世」至「妻劉氏，長安縣君」）以上家世及歷仕。（「子野爲人」至「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以上爲人。　（「子野諱先」至「今爲開封人也」）補出名及籍貫。　《古文比》卷二陳曾則評：歐公此文亦叙哭三人，而句法則相同，少變換，此不及昌黎之處。然往復慨歎，令人玩味無窮，乃歐公之所長也。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王若虛《文辨》：歐公《蘇子美墓》云：「知章醉墨，往往爭爲人所傳。」爭字不安。　《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九歸有光評：淋漓之色，悵惋之致，悲咽之情，種種逼人。徐文昭曰：「人佩其凄清，我轉賞其激烈。」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九茅坤評：悲咽。　《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琮評：子美以被誣坐貶，莫白其寃，故通篇皆寫得抑鬱憤懣。一起兩寫杜氏之言，寫得有寃莫白。中幅述其被誣，後幅惜其未辨，又寫得有寃莫白。讀之，純是一片抑鬱，一片憤懣。此文之深于情者，故文傳而情亦與之俱傳。　《義門讀書記》卷三九：是公極用意之文，精神筆力兩到。長史云：寫子美事，見其關係卻大，其意亦直以史筆自負。【略】文章須識變，不可執徂徠、明允諸例繩之也。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或疑起手爲失體，謂蘇君豈僅以妻重也。按：宰相杜公婿句難點，故先伏在此。若至後始見，則似范公因杜公故而薦矣。作者各有苦心，難與村漢道也【略】。　（「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至「乃以事中君」）長史云：通篇只着意重寫此一段，亦可窺見公史筆之大概也。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三沈德潛評：子美一身關係君子小人之進退與朝局之盛衰，故於其被誣事窮其根株言之。後諸君子復進用，而子美屈抑以死，作志銘者，宜悲憤不自已也。着意處尤在中、後兩段。　《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四六王文濡評：行一不愼，遽爲小人所乘，而一生顚沛以終，牽率且及於大局。文於此煞費經營，於惋惜之中寓哀時之意。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琮評：守道秉正嫉邪，其立朝梗槩，多勁直果毅，大爲群奸所忌。永叔不錄其官，不表其字，而特以以徂徠石先生稱，便有不尊其位而尊其德之義，此命意之高也。既以徂徠立論，所以篇中言躬耕徂徠，言閒居徂徠，言待次於徂徠，處處提掇，迴顧有情。至前以魯人之志起手，從以魯人之欲收煞，明尊其德者乃當世之公心，而非一人之私譽。開闔照應，尤極嚴密，而行文清剛疎辣，不愧史才。　《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四六方苞評：筆陣酣恣，辭繁而不懈。　劉大櫆評：反覆推衍徂徠之獨立學古處，分明鬯足，尤妙在起處十行已盡其生平。　張裕釗評：發端以遠得逸，而以雄直之氣行之，神氣蕭颯而兀岸，乃歐文所罕者。　吳汝綸評：此歐文之極有氣勢者。　《義門讀書記》卷三九：其氣象甚宏偉，然後來寥落之弊亦自此開。不如《胡先生墓表》爲穩當而稱情也。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三沈德潛評：略位稱德，正是重先生處，此史氏書法也。文亦有太山巖巖氣象。秉正嫉邪，其剛勁之概可以想見。然含蘊不深，卒以語言文字賈禍，身後猶騰謗燄也。孫明復之言，故有遠見。　《古文眉詮》卷六一浦起龍評：感慨激發在《聖德詩》，歸宿在師道，國論人望，具見於此，此誌當與石推官二書合參。　《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林紓評：此篇文猝讀之，似爲徂徠不平而發者，實則非是。徂徠一生秉直而任氣，爲群小所忌，此君子處世常有之事，不足爲奇。且徂徠生時亦已自信其言之可以得禍，發棺之議，禍事間不容髮，公文初不以此爲異也。通篇主意，欲發明其生平之言論。處處述他言論，卻處處加以制斷，方煞得住，而文氣亦爲之凝斂而不散泛。歐公銘墓，于本人之事迹不多者，則用駕空，似空中有實，如子野之誌是也。徂徠在宋儒中爲表表人物，雖與程、朱異派，終不失爲君子。且其言論慷慨，爲之誌銘者，不能不述。述之過詳，則文體累重，故于言下在在爲之收束。能收束，便斬截；不能收束，即見繁重。此自在靈心慧腕，方能恣其所言。文開手叙徂徠之所以見稱，語語莊重，大類左氏之釋經，是公文之長處。其下須看其叙徂徠語，無句不有收束，主客分明。蓋誌既屬公，則以公言爲主，而徂徠之言行，似轉爲客，此由駕馭靈活，故誌中之主人翁，雖事迹繁夥，一經烹煉安頓，皆綽有餘地。俗手不知駕馭之法，專叙本人事迹，有同鈔胥，此又豈成爲大家耶？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七茅坤評：叙事甚錯綜可誦。　荆川曰：一生人事，或捉在前，或綴在後，銘詞擬樊宗師文。　《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九顧錫疇評：錯綜。　《義門讀書記》卷三九：如此古雅峻

潔，何必減班孟堅。勝徂徠文。（「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至「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于士大夫」）學《史記》，極生動。《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林紓評：泰山之得名，石介成之，李迪、孔道輔助之。然而李、孔較韓、富二公爲遜，公文謂李、孔「亦以此見稱士大夫」，似二公轉賴泰山而傳，不知此非抑二公語也。誌中偉人多，若不隨筆收束，則已見之人名遂無安頓之地。既將李、孔述過，即入韓、富二公之薦引，且此薦引亦由石介而來，蓋泰山因石介而重，而韓、富二公又因石介而知泰山。歷叙知己鉅公，皆有根源而不近突。中間經說之見嫉，狂謀之株累，皆間間叙過。初似不經意，留下趙概十餘人，爲表明地步，又將其經學救起。至于末路，公遂出主意，亟稱尊王發微之佳處，收處又用韓公取其經說，藏之祕閣。泰山始終以經術顯，誌亦還他說經之長，通篇一律到底，嚴凈無倫。至所云媢嫉之人，則蘇子由、胡安國均不之取，常秩則擬之爲商鞅，葉夢得則謂之爲害經，黃澤則謂之爲舛謬。雖前後不必同時，既有一二人攻之，即足爲泰山之梗。然朱子則甚取其說，比之于唐之陸淳。可見是非固不能一致也。銘詞頗有奇崛之致，而結響遜於昌黎。《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四六王文濡評：明復出仕散職，一無表見，聲名之重似由石介輩推挽而起。文特表章其學，此外絕不溢美，不愧「公是」二字。《古文比》卷三陳曾則評：石徂徠、孫明復皆志于道學者也，廬陵誌銘能傳其生平，使千載而下讀者皆敬異之。

《**梅聖俞墓誌銘**》《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九歸有光評：通篇以詩作案，此昌黎《貞曜誌》體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九茅坤評：通篇以詩爲案。《義門讀書記》卷三九：唐荆川曰：一準《貞曜誌》。按：視《孟誌》已冗矣。【略】銘詞絕妙，概括《書聖俞稿後》之意，而尤渾雅，雖韓公不過也。《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琮評：歐公作希文神道碑，其事業多不勝記，故止記其大者，作《聖俞墓誌銘》，其事業少無可記，故併記其纖悉。一起述其問疾之衆、弔哭之多，不過至纖悉事，寫來能令文章神采倍增，眞是奇筆。《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林紓評：商邱宋牧仲叙聖俞《宛陵集》曰：「世欲知先生之詩，讀歐陽公之文而可知也。」蓋公曾叙其集，今又銘其墓矣。集序與墓銘，皆言其窮，然聖俞實窮于遇，于詩未窮，于道未窮，於名更未窮也。入手言朝士問疾至「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何其盛也。問疾既然，弔哭亦然，可想見當日之大名。然聖俞所最長者，詩也。「遂以詩聞」四字，雖襲韓文《送孟東野序》，然聖俞之詩實發源於東野。東野詩幽峭刻深處，聖俞未嘗不能，然攻東野，不專東野，有時能爲平淡清婉之作，鄙見於山谷、後山爲長。蓋聖俞詩有王、孟之清幽，而自然中，卻在在見其用心之處。東坡五古多趣，而聖俞則淡冶而入古，直是唐音。公所言「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眞知言哉！中又言「爲驩而不怨懟」，僕搜索《宛陵全集》，果無怨懟之言，則公之知聖俞深矣。文精神全聚前半，入後則金石之例應爾，讀者當於前半篇涵泳，始知立言之得體親切處。《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四六王文濡評：起首數語張皇過甚，中幅入情入理，實能道著聖俞處。

《**江鄰幾墓誌銘**》《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九歸有光評：其文澹蕩，其思悲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九茅坤評：誌多悲感故人之思。《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四儲欣評：簡潔。公故人誌銘如此等作，政使後人不得襲爲窠臼。《義門讀書記》卷三九：雅潔不煩濫。《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四四王文濡評：成如容易卻艱辛，宕逸處固不可及。

《**太常博士尹君（源）墓誌銘**》《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九歸有光評：凄涼慷慨。《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四六劉大櫆評：中間天子用韓、范、富三公，繼而罷去，從《史記》氣脈得來。張裕釗評：歐公誌銘當以此篇爲最古。感慨深摯，神氣跌蕩，誦之使人心醉。《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主客相形，分合有法。《古文約選·歐陽永叔文約選》方苞評：歐公誌諸朋好，悲思激宕，風格最近太史公。《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林紓評：尹子漸有《唐說》及《叙兵》十篇上之朝廷，其言甚奇，公文所謂「一有所發，人必驚伏」者，或即指此。《唐說》曰：「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且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似宋無藩鎮，集權于中，邊防畢外耳。歐公不敢采其說，但謂之驚人而已。至其《叙兵》，則謂「兵主于外則勇，主于內則驕，勇生于勞，驕生于逸」，亦切中時病。誌中亦無一字及之，以誌取簡要，不如史體可鋪陳其文也。綜言之，此篇頗代子漸不平。既書「卒於官」矣，其下復書「已而以疾卒」，不知子漸之卒爲憤時而卒，不能于通判懷州時叙明，書「卒于官」者，爲之抑抑，不應以懷州終官也。再書卒，則表其有心于國家之舉枉錯直。爲理亂之大關鍵，語縱牢騷，而係屬于國家者至鉅。末段極抒哀惋之情，舉師魯互相比較，言師魯之死，死于憂患；而子漸既

淡榮利，似不應死，然仍以憤時嫉俗而死。乃偏言無累，不知好善惡惡之過嚴，即足爲子漸之累。乃吞吐不涉痕迹，是行文之神化處。銘亦勁挺可愛。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三儲欣評：政績不一塡實，只據朱生所聞所作，以見資州之政，遺愛在人。亦如《史記》載子產卒一段，讀之每欲廢書而歎。師魯爲文簡奧，得此誌，定相視莫逆矣。

《薛簡肅公墓誌銘》《黃氏日鈔》卷六一：誌薛簡肅之子質夫死而無後，論「自古賢人君子未必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爲善者可以不懈，爲簡肅公者可以無憾」，發明精切。　王若虛《文辨》：宋人詩話言薛奎尹京，下畏其嚴，號薛出油，奎聞之，後在蜀，乃作《春游詩》十首，因自呼「薛春游」，蓋欲換前稱也。歐公誌奎墓云：「公在開封以嚴爲治，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歐公所謂俚語，必詩話所載者也。然後世讀之，安能知其意耶？刪之可也。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論尹師魯墓誌》：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議論，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偏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也。故於其銘又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辨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容齋續筆》卷一三：歐陽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辯其獲罪之冤，但稱其爲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爲不盡，公怒，至詒書他人，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略】公不喜人之議其文亦如此。　《黃氏日鈔》卷六一：誌尹師魯，天下未必盡知其材，其言哀痛。　《懷古錄》卷下：前輩云，文章只如作家書方是。韓退之《祭十二郎文》，其叙情雖已自然，然猶有做作處。至如歐公論《尹師魯墓誌》，未嘗作文，而文字亦自然好。蓋歐公晚年收斂之文字多如此。撙齋云：「韓、柳尚可學，歐文則難學。」蓋韓、柳以其做作，有迹可尋，而歐文則自然之中有許多佳處，故難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七茅坤評：歐最得意友，亦歐公最着意之文。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三儲欣評：精密而悽愴。讀公所自疏，知此文用意之深，用法之精。公於他交遊志銘未盡如此，宜俗人之沾沾動其喙也。然文學、議論、材能、忠義，有其一亦足以傳，而師魯身兼四科，公之表章可謂不遺餘力。此有何難曉而譁然議之？瞽者無以與于日月之明，悲夫。　《義門讀書記》卷三九：謹嚴而凄婉。師魯誌外，子美

誌爲勝。【略】銘詞非公自言之，固未易窺其用意之深如此也。《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讀公自論墓誌，其間架不難識也，但須翫其變化參錯處耳。《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三沈德潛評：叙忠義之節，或顯言，或隱言。際盛明世而未竟其用，眞可惜也。文學、議論、材能皆師魯所有，然只作陪襯，彌見節之可貴，若四項平列，不分輕重，便是近人文字矣。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林紓評：文人有自高位置，而人讀之不覺者，如此篇是也。狄仲莊葬久矣，想此時遵誼兄弟新舉進士至京師，請補銘其死父，此亦常事，若如此說，便成一無意味文。入手先叙其已葬，繼惜其無傳。三用「止」字，謂年止，名位止，而人又不知，則不止于是者，皆止于是。說得無限憤懣，忽着上一個「傳」字，則足傳其人爲誰？己也。欲銘之意，即恃己之可以傳此君，故欲銘之。可見以上年「止于五十有六」，官「止于卿丞」，皆不足爲止境，有己以傳之，則萬不至于無傳。可知能文章，蓄道德者之關係死人爲不少。看似平平，而語氣實足凌跨一切矣。以下始徐徐入狄君之德政，夾入選官之積弊，賊吏之殘民，襯起狄君惠政，較爲生色。事頗猥瑣，而行以妙筆，都有關係。尤妙從猥瑣中，找出一張及，爲狄君之前馬，言三十年才見兩廉吏。三用「乎」字，爲躊躇滿志之筆，實誌銘中所未見之逸調，茅氏之言當也。銘則平平無奇，所重在叙事之工。《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四六王文濡評：叙一廉吏詳盡如此。中幅「是嘗訴我者」數句，口吻宛然，尤達人所難達。

《黃夢升墓誌銘》《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九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從生平交游感慨爲誌，令人可歌可舞，欲泣欲笑。《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琮評：讀《黃夢升墓誌》，恰如與故友一番話舊。前幅述其髫年相與，中幅記其飲酒悲歌，恍然風雨聯床，通宵話舊時也。篇中極悲夢升，又是極表夢升。如說意氣尚在，文章未衰，皆是極力表出，不徒作欷噓浩歎語也。《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四六劉大櫆評：歐公叙事之文，獨得史遷風神。此篇遒宕古逸，當爲墓誌第一。　吳汝綸評：此文音節之美，句句可歌。《義門讀書記》卷三九：尤以文章意氣自豪，通篇以此四字爲眼目。《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三沈德潛評：以抱才之人而屈於下位，不遇知己，宜感憤激昂而不能自已也。中寫醉酒起舞處，筆筆有神。蘇子美年四十一，張子野、石曼卿年四十八，張堯夫年三十七，黃夢升年四十二，而又皆沈於下僚，困窮以死，豈豐於才者嗇於命邪？彼享厚福者，多庸庸之人，固其宜也。《援鶉堂筆記》卷四四：歐文黃夢升、張子野墓誌最工，而《黃誌》尤風神發越，興會淋漓。然皆從昌黎《馬少監》出，而瑰奇綺麗，歐未之及也。《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予友黃君夢升」至「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以上先世。（「予少家隨」至「心已獨奇夢升」）以上少壯。（「後七年」至「而少時意氣尚在也」）以上雖不得志，而意氣尚在。（「後二年」至「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以上文章猶未衰。（「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至「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以上不得志以死，而獨有文章在。（「娶潘氏」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妻子及葬。（「其弟渭泣而來告」至「因爲之銘曰」）以上爲銘。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王鏊評：純粹明潔，更自一體。　孫琮評：聖俞工於詩，故墓誌特表其詩；明允工於文，故墓誌特表其文。作文士誌銘，無事可述，不過如此。寫聖俞工詩，名傾當世；寫明允能文，亦名擅天下。寫聖俞爲詩，笑罵謔浪皆入於詩，何等怡愉；寫明允爲文，閉戶發憤，抑不敢發，何等刻苦。寫來又是絕對。《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四儲欣評：集中諸名士墓銘，此爲第一。《義門讀書記》卷三九：（「有蜀君子曰蘇君」）張云：昌黎叙孔司勳法。是用「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文法，所謂國士無雙也。《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三沈德潛評：聖俞長於詩，故作墓誌獨表其詩；明允長於文，故作墓誌特表其文，中間叙述平生，總以文一線穿去。老蘇不錮於俗學，故成就遲而文乃可久。彼急急於利祿，而以務華絕根爲學者，豈非與腐草同科者乎？歐公獨重此意發揮，能表其生平之大者。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七茅坤評：通篇以衆所稱許爲誌，一變調。　荆川曰：此銘與前作（《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皆是善生發處，此是作女人文字之法也。《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四六王文濡評：從人之言證明其賢具見，語無虛設。後幅以有賢子作結，亦風世勵俗之深意。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九顧錫疇評：嚴整。

《蔡君山墓誌銘》《黃氏日鈔》卷六一：蔡君謨之弟君山誌自無狀，有

一節深一節，文法極可觀。誌黃夢升，文法亦類之。《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九顧錫疇評：情詞嗚咽，讀之似有酸風從窗隙而入。《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三儲欣評：先設層次作架，以寫其人，而綴二吏事于後。《義門讀書記》卷三九：（「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至「何以塞吾親之悲」）亦用《歐陽詹哀詞》之意。永叔之於韓，其尊信蓋亞於六經云。《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四六王文濡評：文成法立，秩序井然，精明強幹，如見其人。

《杜祁公墓誌》《黃氏日鈔》卷六一：公越人，葬應天府。三代皆顯官，家故饒財。然愚按《邵氏聞見錄》謂其貧，依齊陰宰，蓋初年流落事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二茅坤評：法度嚴整。唐荆川曰：此文之密，豈班孟堅下哉。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歐陽文忠公文選》卷八歸有光評：墓誌與碑銘，其書不書互見，而此尤覺整雅。《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二茅坤評：叙事直而多大體。唐荆川曰：此與神道碑二文相比，其書不書互見。

《劉公（敞）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三茅坤評：劉仲原以才而不盡其用，而公之文多槩欷。唐荆川曰：首尾分應有力，自班、馬中來。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九歸有光評：雜之史遷集中，竟不可復辨。《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四六張裕釗評：此文尤近史公，聲響節奏無一不合。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九歸有光評：法度恰好。《義門讀書記》卷三九：此非歐公得意之作。《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三沈德潛評：叙治家，叙知人，叙憂世，不必多及瑣屑，足稱賢婦人矣。字裏行間，俱帶悽惋之氣。《古文眉詮》卷六一浦起龍評：就來語爲誌，乃作閨閤文章法門。不闌及夫身官閥政聲，乃知後人諛墓，都是分外語，嗚呼，去古遠矣。《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四六王文濡評：只就其夫言曲曲叙出，何淒婉乃爾。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三沈德潛評：孤子爲叙父草志，自應有此纏綿悽惋之情。後叙理民折獄四事，簡而有法，詳略得宜。《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四六王文濡評：前叙親情極懇摯，後叙政績不支蔓。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四六張裕釗評：此篇從退之出。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古文眉詮》卷六一浦起龍評：此亦誌墓大篇最雅潔者，不多涉議論激宕，是爲正體。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三儲欣評：前後以昌言善政美陽夏，中插制誥文章，作前後過脈，法度井然，結尾高節至行，倍爲陽夏生色。《古文比》卷三陳曾則評：叙事詳贍。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三儲欣評：紀律森嚴。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三儲欣評：楊次公知兵可傳，文亦離奇，誌銘中一變格也。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四六王文濡評：叙事似稍繁冗，而氣足包舉，異於枝枝節節而爲之者。

《胡先生墓表》《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王鏊評：思理醇致，機緯豐郁。孫琮評：安定一生，其大端在爲師儒一節，歐公特表而出之。其寫居湖學，太學併傳其弟子處，眞寫得彬彬儒雅，教育流風，百代可興。《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〇歸有光評：陳明卿曰：當與《徂徠石先生誌》並讀，足爲師道生色者也。《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四五劉大櫆評：叙安定之善於教學，而摹寫其弟子之盛且賢，淋漓生色，末及東歸而諸生執弟子禮，以爲餘波。張裕釗評：從《史記》李廣、程不識一段化出。《（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安定教士之法規條最詳，篇中專舉此事，殆所謂論人必於其大者也。《義門讀書記》卷三九：極鄭重而又不失于誇大，此歐公之文所以情味獨至也。《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四沈德潛評：文體樸茂。作文必尋一事作主，如歐公於蘇子美，則以不遇爲主，於石守道，則以剛介爲主，於蘇明允，則以能文爲主，於梅聖俞，則以能詩爲主，而此篇則以師道爲主。蓋主意爲幹，而枝葉從之，所以能一線貫穿也。後人草志傳，必期事事羅列，師表其行言，復揚其文章功業，本末鉅細，一一兼該，如散錢無索，宜識者貶爲諛墓辭矣。《古文雅正》卷一〇蔡世遠評：銘表推歐公擅長。諸大臣銘表，

如王文正公、范文正公等篇，以太長故不入選；蘇子美、梅聖俞等篇，文情絕佳，又無甚關係。此篇贊胡公處，只跌宕數處，而胡公身分已見。篇中如「使誠明者達」，誠明矣，豈猶有未達者？使生於張、程理學大明之後，必不肯如此下語。《古文眉詮》卷六二浦起龍評：推服先生，在「爲人師」一節，贊慕不容於口，而其法門全在旁託。《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先生爲人師」）以師道作主。（「先生諱瑗」至「而先生之徒最盛」）以上先總敘胡先生之能爲人師。（「其在湖州之學」至「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先敘湖州學教授之法。（「其在湖州之學」至「至今爲著令」）以上湖州學之法，太學取之，並定爲著令。（「其高第者」至「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就弟子一面，摹出胡公，妙妙。（「後十餘年」至「不問可知爲胡公也」）以上在太學。（「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至「仍居太學」）以上歷官，而敘次亦歸重教授。（「已而病不能朝」至「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以上致仕卒葬。（「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至「乃揭于其墓之原」）以上表墓。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〇歸有光評：於文章中爲《國風》，於墓表中爲絕調。《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八茅坤評：通篇交情相感欷，更比諸篇有生色，文章中之《國風》也。《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琮評：銘誌著於二十五年以前，而此表作於二十五年以後，蓋銘誌以傳其事，此表以寫其思也，正自着一實筆不得。玆篇起手提出改葬，以明此表所由作。以下一段述司錄始葬，一段述司錄受知於文僖，一段述司錄行事，而以師魯之誌證之。追遡情事，都從虛處想象，因以改葬爲有後作結。末復將文僖史屬王顧、師魯併送葬諸人，一齊說來，見其零落殆盡。嗚咽感慨，如泣如訴，摠以見此表之不可以已，而文情凄惻，比之秋夜聞雨，寒潭滴溜，慘澹更覺十倍。《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的是一篇改葬墓表。上半篇步步埋伏，下半篇步步照應，中間敘其出身之正，吏事之勤，持己之莊，及其妻能教子，子能樹立，隨發出感慨，轉入文字可以無窮，亦自知是文之不朽也。讀來如雲氣空濛，絕無縫綴之迹。《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此篇以感慨爲主，即其敘述交游生平處，亦皆帶着感慨之意，此是文章綫索。錢牧齋：此倣韓公《馬少監誌》而無痕迹可尋，乃倣之之至也。《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四沈德潛評：都向改葬着意，而敘堯夫生平，語復簡略，以有師魯之誌可案也。中寫文僖賓佐僚吏宴游文酒之盛，末段以二十五年情事收攝通篇，不啻讀士衡《歎逝》，感慨淋漓，極文章之能事。《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四五方苞評：空明澄澈，無一滯筆。劉大櫆評：歷敘交遊，而俯仰身世，感歎淋漓，風神遒逸，當與《黃夢升》、《張子野》幷爲誌墓之絕唱。《古文眉詮》卷六二浦起龍評：文景在念昔，篇旨卻在「有後」，景繁而旨簡。然繁者其波瀾，簡者乃其歸落也。何以故？表改葬也。《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林紓評：歐文之多神韻，蓋得一追字訣。追者，追懷前事也。公於名山水中寫生體物之筆，固不如柳州之刻肖，然撫今追昔，俯仰沈吟，有令人涵泳不能自已者。此篇爲敘張堯夫之交誼，而堯夫又以夭死。錢惟演爲錢俶之子，貶死漢東。宋之薄待勳舊，公不敢斥言，然文僖之待公，實不能不稱爲知己，故特借堯夫以抒寫文僖之愛士憐才，一旦貶死，吏各引去。十餘年間，物換星移，同輩凋零垂盡，其惜同輩如此，則夭死者自更可惜。而文僖之愛才若命，尤屬格外可惜，自不待言。妙在無一筆涉于牢騷怨望，尤爲難得。然而文之關鍵結穴處，尚不在此。蓋自初至末，似爲堯夫表墓，而中間涉及文僖與一時名士，較本事爲多，此最難收束。看他說「惟爲善者能有後」，敘其二子，即所以結堯夫。而「託于文字，可以無窮」，言外似云：「堯夫行能亦只平平，非待己之表墓，萬不足傳；即當時之文僖及諸幕僚韵事，亦似一經己之文字洗發，可以流傳不朽。」上句歸結表墓之所以然，下句把一切所敘者歸併一語而括之，不惟韵佳，而且力偉。善讀歐文者，能于此處留意，自能生人無數悟境。

《瀧岡阡表》《容齋隨筆》卷五：《曲禮》記童子事曰：「負劍辟咡詔之。」鄭氏注云：「負，謂置之于背。劍，謂挾之于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歐陽公作其父《瀧岡阡表》云：「回顧乳者劍汝而立于旁。」正用此義。今廬陵石刻猶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眞。或者不曉，遂易「劍」爲「抱」，可歎也。《黃氏日鈔》卷六一：母述其言，謂祭必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御酒食又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爲吏夜燭治官書，曰：「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世常求其死也？」《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鑛評：不事藻飾，但就眞意寫出，而語語精絕，即閒語無不入妙，筆力渾勁，無痕迹可求。歐公文，當以此爲第一。孫琮評：善必歸親，仁人之心；褒崇祖先，孝子之思。篇中前幅表揚父母之孝節仁儉，善必歸親之意也；後幅詳述膺封之隆寵，褒榮祖先之心也。仁人孝子之心，藹然如

見。《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八茅坤評：幼孤而欲表父之德也，于其母之言，故爲得體。《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〇顧錫疇評：自家屋裏文，亦只淡寫幾句家常話，遂無一字不入情，無閒語不入妙，歐公集中之至文也。《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墓表請代作，與誌銘同用於葬日，此常例也。今乃自爲表於既葬六十年後，事屬創見。且其文尤不易作，何也？幼孤不能通知父之行狀，必借母平日所言爲據，多一曲折，一難也。人生大節，莫過廉孝仁厚數端，而母以初歸既不逮姑，且婦職中饋，外言不入於閫，惡從知之？二難也。母卒已十數年，縱有平日之言，亦不知今日用以表墓，錯綜引入，不成片段，三難也。贈封祖考，實己之顯親揚名，咏歎語稍不斟酌歸美，便涉自矜，四難也。是作開口便擒「有待」二字，隨接以太夫人敎言。其有待處即決於乃翁素行，因以死後之貧驗其廉，以思親之久驗其孝，以治獄之歎驗其仁，或反跌，或正叙，瑣瑣曲盡，無不極其斡旋。中叙太夫人，將治家儉薄一節重發，而諸美自見。末叙歷官贈封，以贊歎語結之。句句歸美先德，且以自己功名皆本於父母之垂裕，深得立言之體。此廬陵晚年用意合作也。《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歐文》：只舉一二事，而廉吏節母之全體畢具，所謂銘體尚實，使可信今而傳後也。今人家傳，繁列鋪張，非唯欺天，抑亦誣祖，不轉睫而煙消灰滅矣。仁人孝子與慧業文人，原非兩種，即此可想其用心。而歐公文名一代，位又幾極人臣，良非倖致。按崇公沒後四十餘年，鄭始以七十二卒，則是崇公沒時，鄭纔三十，大抵其繼配也。篇中何以不書？又「幸全大節」八字，未蓋棺，不當爲此自許語。若改爲「荷國矜全，無大玷缺」，則妥矣。此中分寸，唯韓最精，非歐所及。《（康熙）御製文第二集》卷一九《書歐陽修瀧岡阡表後》：唐宋以來阡表不可屈指數，而必以歐陽修此篇爲巨擘。朱子常心服之，豈不以情致悱惻，一唱三歎，達所不能達之隱言，雖盡猶有不盡之意乎？酷吏羅織，但知求其死，而不求其生，泯良害理者，固不必論。至讀是文者，率以修父哀矜庶獄，以致有後報爲美，而未深思修所謂求之而得，與求之不得而無恨之義，爲知一而未知其二也。蓋歐陽修常闢唐太宗之縱囚，是非徒尚寬者也。夫不察理而徒求其生，遇一切獄皆不聽，其所生者多矣，而民不知畏法，將有白晝持刃殺人者。則所謂生之者，即殺之者也。抱薪救火，被害必衆。辟以止辟之謂何？惟設三章以不煩，秉一公而詳酌。其生乎，其死乎，皆彼有以自取，而無所容心於間。或者刑不濫而法不弛，是蓋修之所以表其父而訓世以弼敎之意乎！設曰修父尚寬而得後報，則是積冥福修陰德，爲佛家之言。修母婦人之仁，或出於此，而修必不出於此也。向評《文醇》，略及於此，引而未發，茲因閱秋審冊，遂更闡其義而書之。雖然，不能修德化俗，使民不犯法，而惟於其已犯法中求其一綫之可生，斯亦末矣，抑亦愧不可當矣。《（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叙述先德，情文深婉，令讐欬千載如生，可謂仁孝之言。《義門讀書記》卷三九：（「自吾爲汝家婦」至「然知汝父之志將有後也」）先虛提四句，歐文往往如此。【略】（「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遙接「有待」句。《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張伯行評：人子之欲顯揚其親，誰無此心哉！公幼孤，承畫荻之敎，至於遭時居顯位，使其先世錫爵受封，可謂榮矣。然古今榮親者亦多，而以文章傳其令德，垂諸百世而不朽如公者，有幾人哉！述父之孝與仁，即一二事而想其生平，所以享爲善之報也。《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四沈德潛評：不特不鋪陳己之顯揚，并不實陳崇公行事，只從太夫人語中傳述一二，而崇公之爲孝子仁人，足以庇賴其子孫者，千載如見。此至文也。若出近代鉅公，必揚其先人爲周、孔矣。按表，崇公之年長於太夫人二十九年，古人配偶不論年齒如此。相傳龍王欲讀公此文，遣龍攫之而去，旋爲公立於墓所，故碑旁有爪角痕不磨滅也。此誕妄之語，斷不可信。《古文觀止》卷一〇：善必歸親，褒崇先祖。仁人孝子之心，率意寫出，不事藻飾，而語語入情，祇覺動人悲感，增人涕淚。《古文眉詮》卷六二浦起龍評：半山論禮，有知天知人之說。惟文亦然。天主性，人主學，天至則眞，人至則純，必此文纔可許爲天人並至。按太夫人之卒，後崇公四十二年，得年七十二，則是崇公卒之年五十九，太夫人纔三十歲耳。相少長且二十九年，是一重疑案。《古文評注》卷八過珙評：以「有待」句爲主，卻將「能養」、「有後」兩段實發有待意，逐層相生，逐層結應，篇法累累如貫珠。其文情懇摯纏綿，讀之眞覺言有盡而意無窮。《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瀧岡阡表》本爲三朝錫命紀述恩榮，而推本其所自，與他墓表不同，處處要關着自身。至其稱美先德，只舉一二事以槩其餘，更不多及。立言之體固各有所當也，否則或近乎略矣。荆川《文編》評之曰「變正」，謂其與他墓表不同耳。《古文約選・歐陽永叔文約選》方苞評：撕其繁複，則格愈高，義愈深，氣愈充，神愈王。學者潛心於此，可知修辭之要。《古文翼》卷七唐介軒評：從太夫人口中叙述前德，意眞詞切，一字一淚。《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林紓

評：此至文也。【略】蓋不能以文字目之，當以一團血性說話目之。而說話中，又在在有文法。文爲表其父阡，實則表其母節，此不待言而知。那知通篇主意，注重即在一「待」字，佐以無數「知」字。公雖不見其父，而自賢母口中述之，則崇公之仁心惠政，栩栩如生。此孝子性情中發生之文花，俗手萬不能至者也。開口說出一個「待」字，不知者以爲坐待錫命來時方署稿耳，實則「待」字正與無數「知」字相應。夫人口中屢言「知汝父之能養」，再言「知汝父之必將有後」，若不待錫命崇極，遽行刊表，則「知」字不幾無著耶？惟待到作相時期，則夫人所知，方不是臆度之詞。用一「待」字，不止叙朝廷之深恩，亦以實其賢母之非妄言也。故文之末段言「遲速有時」，舉一「時」字，即爲待到之日。又曰：「有待于修者，並揭于阡」，此文字應有之結束，亦以醒人眼目者也。至崇公口中平反死獄，語凡數折：「求而有得」是一折，「不求而死有恨」句又一折，「世常求其死」句又一折。凡造句知得逆折之筆，自然刺目。至乳者抱兒數言，則繪影繪聲，自是歐公長技，然特用此爲渲染耳，而全篇佳處實不在是。凡大家之文，自性情中流出者，不用文法翦裁，而自然成爲文法。以手腕隨性情而行，所以特立千古，如此篇是也。《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卷一：此文首段總冒以「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一句，引起「能養」、「有後」二意，中間一段能養，一段有後，後以「養不必豐」四句作封鎖。天性忱摯，字字血淚，更不可以法繩之，而法度自然精密。至哉文乎！首段「非敢緩也，蓋有待也」八字，非神最宜細玩，當與《出師表》「親賢者，遠小人」一段同讀。倘改去「也」字，即失神氣矣。《古文比》卷二陳曾則評：《祭義》云：「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歐公叙述先德，怵惕恪恭，眞能得其容聲者矣。《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吾之始歸也」至「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以上申能養。（「汝父爲吏」至「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以上申有後。

《石曼卿墓表》《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〇歸有光評：歐陽公深知曼卿，如印在心，不覺筆上描畫得欲哭欲笑。《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八茅坤評：以悲慨帶叙事，歐陽公知得曼卿，如印在心，故描畫得會哭會笑。《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二儲欣評：歐陽公文說着曼卿，便勃勃有奇氣。讀墓表，眞昂昂若千里之駒。《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琮評：此篇妙在寫曼卿儒者，卻又是豪傑；寫曼卿豪傑，卻又是儒者。如前幅說慕古人奇節，不治章句，何等豪傑，中幅說爲母就祿，治有政聲，明于進退，又純是儒者；後幅說上書言兵事，籍鄉兵捍敵，又何等豪傑；末幅說精思深慮，生平趣舍，是非好惡，皆當於理，則又純是儒者。非歐公與曼卿至交，未易曲盡其爲人如此。《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四沈德潛評：章法極變化。上書言十事，雖未詳叙，然即鄉兵一節，而應變之才可見，則十事之可施行，當類推矣。請太后還政，亦識見卓卓者，故特表之。《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曼卿負跅弛之才而不盡其用。其所以不盡其用者，則以其自重而難合也，篇末特從中抽出此意以表之。蓋曼卿爲人混俗縱酒，疑于自輕，而歐公謂之自重，亦微顯闡幽之法耳。《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四五方苞評：章法極變化，語亦不蔓。《古文眉詮》卷六一浦起龍評：負奇難合等句作骨，健筆足以配豪氣。籍鄉兵一事，無益且有害，嘗見於歐公文，可互觀之。《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林紓評：《石曼卿墓表》歐公之奇曼卿，並其方外之友亦奇之。以曼卿才兼文武，故公以奇士目之，爲之表墓，文字自然有格外之精神。通篇以「不合于時」四字爲幹，唯其不合，故世人不知其才之可用。以下寫官金鄉之「可以爲政」，此才之小試者也；「上書言十事」，此才之可以大試者也；「籍兵河東」，足展其才，而又病廢，公稱其「精思深慮」之過人，則又信其才之決可用者也。通篇發揮曼卿之能，不遺餘力，然開頭用四字「不合于時」，則雖有無限之才，總歸烏有。處處咸寓惋惜之意，卻但叙述而不加議論，此善蓄文勢者也。至末幅始大加論斷，謂世能用不合于時之人，始是眞能用才之人。然語氣仍縮入「其合愈難」，可見共大事立功全是委諸夢想。筆筆著實在曼卿，卻筆筆脫化，不著紙上。于是歸轉曼卿身世，又著實替他惋惜。迴顧不合于時，而又不獲至于中壽，似天心有意與曼卿爲難者，不曾發憤肆詈，而言外節節代其不平。然而曼卿平生，如顚如狂，邊幅不修，公固不能代之迴護，只能處處說他「一混于酒」，又言「不可繩以法度」，又言「毀身污迹」，實則皆言不知其才之可用，故曼卿絕望于世，託酒自放。文之微細處，在「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十字，似云世不知其才，而公獨知其行，故爲之表墓，是爲故人之賢表墓，非爲狂生表墓也。自占身分，此所以成爲大家也。《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曼卿諱延年」至「官至太常博士」）以上先世。（「幽、燕俗勁武」至「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以上叙其才氣及所終之官。（「曼卿少舉進士」至「還爲校理」）以上歷官。（「莊獻明肅太后臨朝」至「曼卿固止之，乃已」）以上請太后歸政。（「自契丹通中國」

至「則人人皆勝兵也」）以上論募兵。（「其視世事」至「稱其意氣」）以上論其爲人及文章。（「有子濟、滋」至「葬於太清之先塋」）以上恩蔭及葬。

《胡先生墓表》《（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安定教士之法，規條最詳。篇中專舉此事，殆所謂論人必於其大者也。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〇歸有光評：元珍失守端州一節，生平瑕指處，看歐公曲意摹畫周旋處。《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二儲欣評：洗雪最鬯。《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丁君有文學之才，而失端州一節自不可掩。是文先提文學在前，至其後段，專寫失守事，即用文學照應，以爲斡旋，篇法似亂而整。「議者謂君」以下十數行，低昂宛轉，作一氣灌注，用筆甚奇。《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四五吳汝綸評：荆公所爲墓誌，代發不平之鳴；此則立言含蓄，尤爲得體。蓋性氣不同，而年之老與壯亦異也。《古文比》卷三陳曾則評：以二篇比而觀之，介甫文筆勁悍有力，然不及歐陽叙事之周到。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卷四五劉大櫆評：孝行所叙止兩行已盡，故以不能行三年之喪，至舉世廢禮，反復感歎，對面託出周君，才成一篇文字。《義門讀書記》卷三九：（「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至「故吾于周君有所取也」）發端太冗。

《連處士墓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八茅坤評：表處士，並從里人之感欷處着色，自是一法。長厚之行，長厚之言。《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四五王文濡評：一布衣而能感人易俗如此，宜文之慨惜低徊而不能已也。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四五王文濡評：其人無甚行能可述，能於其縣中找出兩人來作幫襯點染，是於枯寂中求文字之一法。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四五王文濡評：前後呼應，綿密無間。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〇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纍欷感慨，不知文生情情生文也。　顧錫疇評：風雅跌宕。

《祭石曼卿文》《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〇歸有光評引徐文昭曰：字字淚，隨筆墜。　顧錫疇評：凄涼，使我讀竟而哀不至。《評注才子古文》卷一二金人瑞評：胸中自有透頂解脫，意中卻是透骨相思，於是一筆已自透頂寫出去，不覺一筆又自透骨寫入來。不知者乃驚其文字一何跌蕩，不知非跌蕩也。　王之績評：文亦軒昂磊落，突兀崢嶸之甚。既知盛衰如環，而又不免臨風隕涕，何哉？蓋古今深情人皆至性人，「太上忘情」四字，我生平從不喜言也。《古文析義》卷一四林雲銘評：此遣祭曼卿墓下之詞，非始死而吊奠，故全在墓上着筆，而以曼卿平生之奇，串入生發。其大意從雍門子鼓琴一段脫化來。文情濃至，音節悲涼，不忍多讀。《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四儲欣評：運長短句，一氣旋轉。《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儲欣評：公祭文奇崛不及韓，清峭不及王，獨情致纏綿悽惻而亦微帶俗韻，若此篇是也。《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琮評：此文三提曼卿，分三段看：第一段許其名垂後世，寫得卓然不磨；第二段悲其生死，寫得凄涼滿目；第三段自述感傷，寫得欷歔欲絕，可稱筆筆傳神。《古文評注》卷八過珙評：玉露元、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自在也。」通篇只是此意，曼卿得此，可以不死矣。凄清逸調，讀之令人悲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張伯行評：似騷似賦，亦愴亦達。《義門讀書記》卷三九：擬柳子《祭呂化先文》。無味，不知人何以多好之。《古文眉詮》卷六二浦起龍評：此一祭，蓋葬既久而近經其處，觸眼蒼涼，不禁侘傺歔欷，一寫其宿草之悲也。或把作隨常祭文批解，傖子又從而勦之，以爲活套，不足一哂。文雖極悲涼，卻能向已墟境象，點出不朽精神。《古文觀止》卷一〇：篇中三提曼卿：一歎其聲名，卓然不朽；一悲其墳墓，滿目凄涼；一叙己交情，傷感不置。文亦軒昂磊落、突兀崢嶸之甚。《古文一隅》卷下朱宗洛評：奇。首段決其名之必傳，所以慰死者；中段寫死後之凄涼，所以悲死者；結處緊承中段，迴環首段，結出自己思念之誠，知其用意固重在中一段也。此文妙處，總在轉換處、頓束處及開宕處見精神，故尺幅中有排宕百折之妙。《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七四王文濡評：意勢矯健，音節蒼涼，非六一不能爲此。《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收到祭弔。

《祭資政范公文》《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琮評：將范公一生遭遇寫作四段：一段言其被讒，二段言其不得遂志，三段言其善類中傷，四段言其身後自明，此四段也。然四段實止兩意：前三段是一意，大槩謂

其身前被讒，後一段是一意，大槩謂其死後自明，此兩意也。《古文眉詮》卷六二浦起龍評：全爲罹黨論抒憤，言之不足，長言之也。輾方而輪圜，祭文中正體逸調。《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七四王文濡評：文正一生，包括殆盡，移置他人不得。

《祭尹師魯文》《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〇歸有光評：哀以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張伯行評：師魯與公始倡爲古文詞，相知最厚，擯斥而死，故公特寫其磊落之致、悲愴之思，抑揚跌宕，綽有情致。《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琮評：文雖分作六段，其實止是一意相貫。大槩言其困阨窮窘如此之至，卻能安於天命，處之泰然，隨其所遇，達於生死，則是師魯已是達人，歐公又何用悲傷？惟其交友之情，所以一辭遠奠。通篇聯貫之意，實是如此，不得看作散索也。《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七四王文濡評：意義疊生，大氣包舉，尤能善用虛字。《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嗟乎師魯」至「遂即萬鬼而爲鄰」）一起如風雨波濤之驟至，爲一篇之勝。（「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伏下通乎性命意。（「維年月日」至「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以上言其窮困至死，然亦由於天命。（「方其奔顛斥逐」至「宜其不累於心胸」）以上言其不以得失死生動心。（「自子云逝」至「言不可究」）以上言師魯雖不以死生爲念，而朋友不能忘情。（「嗟乎師魯」至「庶可無於墜失」）以上言其文章必傳。（「子於衆人」至「聞乎不聞，尚饗」）以上致祭。

《祭蘇子美文》《崇古文訣》卷一八：卓犖俊邁。《義門讀書記》卷三九：激昂。《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七四王文濡評：奇崛處逼似昌黎。《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高步瀛評：（「維年月日」至「君子之嗟」）以上悼其死。（「子之心胸」至「吁可怪邪」）以上讚其文之詼奇。（「嗟乎世人」至「照耀後世」）以上言子美蘊仁義而不見用，惟以文章傳後。（「嗟世之愚」至「來舉予觴，尚饗」）以上慰藉作收。

《祭梅聖俞文》《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王鑿評：理質氣清，一脈流串，大類聖俞之詩。孫琮評：通篇純將自己與聖俞夾雜寫來，便見同年好友永日聚首，今先亡其一，自不覺說得十分感傷。如一起說「余仕方初，子年亦壯」，又說「余才過分」，子「有聲名」，又說余宜早年，子「宜多壽」，皆是將自己夾說，寫盡痛悼齒友先亡神理。《義門讀書記》卷三九：眞至。《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卷七四王文濡評：無一句一字不自肺腑中流出，足當眞摯二字。

《祭吳尚書文》《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一〇歸有光評：交疏而感長。徐文昭曰：「通篇用【也】字爲韻，而感慨世道處更使人不堪多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九茅坤評：交似疎而感獨深，用「也」字爲韻，貫到篇末。《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張伯行評：情見乎詞，令人閱之亦愴然有感。

《祭丁元珍文》《崇古文訣》卷一八：譏貶雖近乎太過，然一時之毀譽，決不能掩千古之是非。觀此文然後知枉之語爲有味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九茅坤評：悲痛慷慨。《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四孫琮評：不說元珍被毀可惜，反惜元珍被毀可樂，不說元珍因毀喪名，反說元珍因毀得名。議論雄辨豪放，通篇一意到底。《義門讀書記》卷三九：施之元珍，亦過情。（「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太劇，傷雅。《唐宋八家古文精選・歐陽文》呂葆中評：元珍以一眚掩德，公故有青蠅之憾。讀後一段，復快然矣。

《祭謝希深文》《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九茅坤評：韻語中長短錯綜，而寫情可涕。

《思潁》 歐陽修《答連職方書》：亂道《思潁詩》一卷，粗以見志，閑中可資一噱。

《奉使回寄劉元甫》《夢溪續筆談》：歐陽文忠有《奉使回寄劉元甫》詩云：「老我倦鞍馬，誰能事吟嘲。」王荆公《贈弟和甫》詩云：「老我銜主恩，結草以爲期。」言「老我」，則語有情，上下句皆有惜老之意。若作「我老」，與「老我」雖同，而語無情，詩意遂頹惰。此文章佳語，獨可心喻。

《月硯》《青瑣高議》前集卷九：永叔嘗言苦吟句云：「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來。」茲所謂苦吟破的之句也。永叔有《月硯》詩云：「老蚌吸月月降胎，水犀散星星入角。彤雲礫石變靈砂，白虹貫日生美璞。」物理相感，則如是焉。

《題蘇子美滄浪亭》《墨客揮犀》卷四：李翰林作《襄陽歌》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人皆推爲佳句。至歐陽文忠公《題蘇子美滄浪亭》詩乃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二人致詞雖異，然

皆善談風月者也。　《捫虱新話》下集卷一：蘇子美居姑蘇，買水石作滄浪亭，歐陽公作詩寄題，有云「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抱」，此兩句最爲著題。　《黃氏日鈔》卷六一：「風高月白最宜夜」極切。末借鴟夷言之：「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飄兀，紅蕖涤浪搖醉眠。」翻得絕佳。　《昭昧詹言》卷一二：起撫《石鼓》，四句叙。「荒灣」以下寫。「不知」以下議。「窮奇」四句叙。「豈如」句，筆勢挽力。　《宋詩精華錄》卷一：案：此詩未免辭費，使少陵、昌黎爲之，必多層折而無長語，《渼陂行》、《山石》可參看也。特此題是詩家一掌故，故錄之。「清風明月」二句，更一詩料。

《廬山高》　黃庭堅《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亹亹，似敎似諫，依於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既備於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揖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沒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碌碌而得志願者，視公何如哉。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九：《石林詩話》云：前輩詩文，各有平日得意，不過數篇，然它人未必能盡知也。毗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公子棐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公《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生未嘗矜大所爲文，一日被酒，語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惟吾能之也。』因欲別錄此三篇藏之，以志公意。」余在汝陰，見棐問之，亦然。今閱公詩者，蓋未嘗獨異此三篇也。　《黃氏日鈔》卷六一：文之豪者也。　《梁谿漫志》卷七：詩作豪語，當視其所養，非執筆經營者可能。【略】歐公作《廬山高》，氣象壯偉，殆與此山爭雄，非公胸中有廬山，孰能至此。　《援鶉堂筆記》卷四〇：葉石林《詩話》紀公子叔弼云【略】。余按：公筆力既不及前人崛奇，其長句多不可人意，且經營地上語耳，乃欲擬太白飛仙耶！篇中「洪濤巨浪」、「雲消風止」、「千巖萬壑」、「懸崖巨石」、「丹霞翠壁」、「晨鐘暮鼓」、「幽花野草」、「風吹露溼」、「浮嵐暝翠」、「青山白雲」、「青雲白石」，四字句俱犯複，學幻言彫學究氣，後幅尤覺鼠尾，阮亭不取甚當。且易椽筆爲「長杠」，尤未安。跨躡李、杜，或非公語。　《東目館詩見》卷四：永叔《廬山高》一首最得意，蓋用險韻，而以長句屈曲達之，遂覺穩峭可喜。然非奇作，何謂出李、杜上？

《紅梨花》　黃庭堅《跋歐陽修公紅梨花詩》：觀歐陽文忠公在館閣時與高司諫書，語氣可以折衝萬里；謫居夷陵，詩語豪壯不挫，理應如是。文人或少拙而晚工，至文忠少時，下筆便有絕塵之句，此釋氏所謂朝生王子，一日出生一日貴者耶？余雅聞文忠謫夷陵，得通判西京留守事朱叔庠作太守，遂無逐臣之色。然竊怪文忠與尹師魯書云：「到官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心嘗怏怏此處。及來荆州，見朱公之孫，乃知朱公已解印去，至京師，復來守峽州。及見文忠與朱公別紙云：「近日還止縣舍，方審復臨舊治。爲乍到，凡事未定，不果遠出界首迎候。」乃渙然不疑，亦知朱公於舊僚之意甚篤也。

《盤車圖》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〇：《西清詩話》云：「丹青吟詠，妙處相資，昔人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者，蓋畫手能狀，而詩人能言之。唐人有《盤車圖》，畫重岡複嶺，一夫馳車出谷間。永叔賦詩：『坡長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略】畫工意初未必然，而詩人廣大之。乃知作詩者徒言其景，不若盡其情，此題品之津梁也。」　又引《王直方詩話》云：「歐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略】余以爲若論詩畫，於此盡矣。每誦數過，殆欲常以爲法也。」　《昭昧詹言》卷一二：先寫逆捲，題畫老法。坡公偷此，作《韓十五馬》。「愛其樹老」五句刪。

《泥滑滑》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〇：《王直方詩話》云：「荆公云：凡人作詩，不可泥於對屬。如歐陽公作《泥滑滑》云：『畫簾陰陰隔宮燭，禁漏杳杳深千門。』『千』字不可以對『宮』字，若當時作『朱門』，雖可以對，而句力便弱耳。」

《食車螯》　《捫虱新話》上集卷四：梅聖俞《河豚》詩云：「但言美無度，誰知死如麻。」歐公《食車螯》詩亦云：「但知美無厭，誰謂來甚遐。」然已覺牽強，不似梅詩爲切題。

《夢中作》　《容齋五筆》卷一〇：「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此歐陽公絕妙之語。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貫穿，故名之曰《夢中作》。　《宋詩精華錄》卷一：此詩當眞是夢中作，如有神助。

《送公期得假歸絳》　樓鑰《跋歐公與薛公期駕部帖》：歐公有《送公期

得假歸絳》詩：「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寒餳粥香。」最爲人膾炙。簡肅公，絳人也，公爲之壻，稱其清德直節，家法嚴，子弟多賢材。公期豈其人耶？《昭昧詹言》卷一二：往返曲折，總是古文章法。此爲通人。逆起，三四點，五六正面，收二句棱，後面。

《讀書》《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歐陽氏《讀書》：「正經首唐、虞，僞說起秦、漢。篇章與句讀，解詁及箋傳。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交，乘勝方酣戰。當其旗鼓摧，不覺人馬汗。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案。」以經爲正而不汩於章讀箋詁，此歐陽氏讀書法也。然其間節目甚多，蓋未易言。以其學考之，雖能信經，而失事理之實者不少矣。且箋傳雜亂，無所不有，心待戰勝而後得，則迫切而無味，強勉而非眞，几案之間，徒見其勞而未見其樂也。几案之樂，當默識先覺，迎刃自解，如日月朗耀，雲陰解駁，安在鬬是非，決勝負哉。《黃氏日鈔》卷六一：始言讀書之樂，中言仕宦不暇讀，而終之以乃知讀書之樂無限。前後照映，文亦甚妙。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梁谿漫志》卷七：古今人作《明妃曲》多矣，皆道其思歸之意。歐陽公作兩篇，語固傑出，然大概亦歸於幽怨。【略】要當言其志在爲國和戎，而不以身之流落爲念，則詩人之旨也。《黃氏日鈔》卷六一：「推手爲琵卻手琶」，是「琵琶」兩字也。《鶴林玉露》乙編卷二：古今賦昭君詞多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卻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戀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爲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宋詩善鳴集》卷上陸次雲評：此詩久已膾炙，自是不祧。和介甫，勝介甫作。《援鶉堂筆記》卷四〇：余按：此詩「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四句，頗具唐人風旨。《昭昧詹言》卷一二：思深，無一處是恆人胸臆中所有。以後一層作起。「誰將」句逆入明妃。「推手」句插韻，太白。「玉顏」二句，逆入琵琶。收四語又用他人逆襯。一層層不猶人，所以爲思深筆折也。此逆捲法也。

《再和明妃曲》《帶經堂詩話》卷二：若永叔「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所謂詩論，亦自近腐。《援鶉堂筆記》卷四〇：「漢計誠已決，女色難自誇」。余謂阮亭云，二句所謂詩論，亦自近腐。余謂前後兩意中間，又用二句作轉關，亦是科舉文字習徑。《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六散漫。「耳目」二句腐。「漢計」二句更漫。此篇全無佳處。《東目館詩見》卷一：歐陽文忠《明妃曲》最佳者「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從樂天《續古詩》「閨房猶復爾，邦國當何如」化出。用在篇腹，人益難憶及已。

《顏跖》《黃氏日鈔》卷六一：總說處提顏子云：「豈減跖所榮？」跖本無榮，顏本不當與跖較榮辱，而歐公云爾，全用「所」字幹意，蓋跖自以爲榮者。若說「跖之榮」，則非矣。初讀疑之，三味乃見。

《班班林間鳩》《黃氏日鈔》卷六一：寄其夫人之詩也。云「易安由寡求」，此其爲家之法。

《送慧勤歸餘杭》《容齋五筆》卷九：國朝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爲喜。蓋士大夫則用功名進取係心，商賈則貪舟車南北之利，後生嬉戲則以紛華盛麗而悅。夷考其實，非南方比也。讀歐陽公《送僧慧勤歸餘杭》之詩可知矣，曰【略】。觀此詩中所謂吳越宮室、飲食、山水三者之勝，昔日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樂》三章送之歸。《黃氏日鈔》卷六一：叙東南宮居、飲食、山水之勝，捨之而從我求仁義。

《山中之樂一首贈慧勤》《黃氏日鈔》卷六一：摹寫變化，亦一大奇。

《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黃氏日鈔》卷六一：「微風動涼襟，曉氣清餘睡。」見平旦氣象，極工。此詩說蘇子美詩雄，梅聖俞詩清。《歷代詩發》卷二三：先達奬勵時賢，眞有津津不絕於口者。然贊美無溢詞，而篇章稱傑作，則惟廬陵有焉。

《牡丹圖》《黃氏日鈔》卷六一：有「元化朴散」之語，然洛陽以此成俗，而歐公初譜之，亦助其瀾者也。

《憎蚊》《黃氏日鈔》卷六一：詩始以乾坤廣大之語，終以麟鳳不見之語。詠微物，而先以大者言之，文法也。「掃庭露青天，坐月蔭嘉木。汝寧無他時，忍此見迫促？」語意清絕矣。

《紫石屏歌》《黃氏日鈔》卷六一：文之奇者也。《歷代詩發》卷二三：一本作《月石硯屏歌寄蘇子美》。寄詩直欲推究月屏石之故，古人之好問如此，久才情已也。

《橄欖》《黃氏日鈔》卷六一：詩言忠愛。

《送吳生》《黃氏日鈔》卷六一：論改過甚暢。

《洗兒歌》《黃氏日鈔》卷六一：爲聖俞作，簡而勁。

《樂哉襄陽人送劉從廣》《黃氏日鈔》卷六一：先序襄陽之勝，而勉以德化，其文騷以婉。

《夜聞風聲》《黃氏日鈔》卷六一：「若暑君勿厭，初涼君勿歡。暑在物猶盛，涼歸歲將寒」云云，「不獨草木爾，君形安得完」，此等善觀時變，感慨有味。

《白鷳鵬》《黃氏日鈔》卷六一：詩先將白兔說，擺上兩陣方合說，又三節而終焉。文法最可觀。

《又酬聖俞韻》《黃氏日鈔》卷六一：「歡情雖漸鮮，老意益相親」，形容晚年交游之意最工。

《歸田春夏》《黃氏日鈔》卷六一：詩有味，殆《田園雜興》之祖歟。

《鬼車》《黃氏日鈔》卷六一：先序其聲之怪，次述老婢撲燈之說，以言其所以爲怪，終之不足怪，而呼婢炷燈焉，且亂之曰：「須臾雲散衆星出，夜靜皎月流清光。」曲盡文章之妙矣。

《贈李士寧》《黃氏日鈔》卷六一：文宏放。

《感事四首》《黃氏日鈔》卷六一：闢學仙者之妄，甚精切，如曰：「一旦隨物化，反言仙已成。」如曰：「等爲不在世，與鬼亦何殊？」

《昇天檜》《黃氏日鈔》卷六一：其說謂老子自此乘白鹿昇天，如上虞劉樊升仙木之類也。歐詩曰：「惟能乘變化，所以爲神仙。驅鸞駕鶴須臾間，飄忽不見如雲煙。奈何此鹿起平地，更假草木相攀緣？乃知神仙事茫昧，眞僞莫究徒相傳。」

《州名急就章》《黃氏日鈔》卷六一：以州名叶韻，自一字至二十四字，惟高、富、瀧、當四州偶遺。

《暮春》《黃氏日鈔》卷六一：「遊絲最無事，百尺拖晴光。」有太平氣象。

《黃牛峽祠》《黃氏日鈔》卷六一：「不是黃牛滯客舟」，謂江惡舟遲，常見此石在山也。《昭昧詹言》卷一二：平叙，以起句作章法，以下發，此《新茶》、《葛鼎》同。　起二句議，歸宿。三句寫。

《菱溪大石》《捫虱新話》下集卷二：韓文公嘗作《赤藤杖歌》云【略】。歐陽公每每效其體，作《(凌)(菱)溪大石》云【略】。觀其立意，故欲追仿韓作，然頗覺繁冗，不及韓歌爲渾成爾。《黃氏日鈔》卷六一：形容佈置，可觀文法。《昭昧詹言》卷一二：從韓《赤藤杖》來，不如(東)坡《雪浪石》。「皆云」十四句，平叙中入奇，議以代寫。

《蚊子》《瓮牖閑評》卷七：蚊子初不能鳴，其聲乃鼓翅耳。何以知之？蓋蚊子立定則無聲，惟飛起有聲，故知其聲不在於觜，而在於翅也。歐陽文忠公《蚊子》詩云：「萬枝黃落風如射，猶自傳聲欲噬人。」是未嘗細察耳。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瀛奎律髓彙評》卷四馮班評：自是大手。　陸貽典評：筆意平順，出劉、柳之下。　查慎行評：第三聯俯仰有情，不作遷謫語，頗足自豪。　紀昀評：五、六沉着。　許印芳評：六句是逆挽法，篇中「歲」字、「時」字、「山」字皆複。《唐宋詩舉要》卷六高步瀛評：興會飈舉，歐詩之有氣概者。

《寄梅聖俞》《瀛奎律髓彙評》卷四馮班評：妙。　何減白太傅？　紀昀評：通體穩稱，七言長律之工者。　收得好，再入悲感，便落窠臼。　許印芳評：「時」字複。「山」字凡三見。　七言長律較五言長律其難百倍，蓋爲對偶所拘，聲律所限，氣易傷而格易弱，非如七古之可任意馳騁，舉重若輕也。古人于此體多不作，間有作者，亦不出色。以老杜之才力，集中僅有數篇，卻無一篇出色。其他可知。歐公古文大手，才力本富，此詩韻數不多，故筆能健舉，而較前數詩，究竟寡色。曉嵐評爲穩稱，恰合分量矣。《昭昧詹言》卷一二：眞似退之，尚帶痕迹。　凡寄人書，通彼我之情，叙離合之迹，引伸觸類，無有言則。此詩前叙彼之才，次言己不能振之，又惜其遇而廣之，抵一篇書。「汴水」句，暗用郗超事。

《戲答元珍》《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〇：《西清詩話》云：歐公語人曰：「修在三峽賦詩云：『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句不見佳處，併讀之，便覺精神頓出。」文意難評如此，要當着意詳味之耳。《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此夷陵作，歐公自謂得意。蓋「春風疑不到天涯」一句，未見其妙，若可驚異，第二句云「二月山城未見花」，即先問後答，明言其所謂也。以後句句有味。　馮班評：歐公本佳，說出「問答」二字，便欲嘔矣。　名作。　馮舒評：亦自工緻。　陸貽典評：句法相生，對偶流動，歐公得意作也。　查慎行評：起句得鬆快。　紀昀評：起得超妙。　不減柳州。　許印芳評：「花」字、「不」字俱複。　起句妙在倒裝，若從「未見花」說起，便是凡筆。《宋詩精華錄》卷一：案：結韻用高一層意自慰。又《黃溪夜泊》結

韻云：「行見江山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

《寄常秩》《瀌南詩話》卷中：歐公《寄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伊川曰：「夙興趨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夫詩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誠敬，亦已甚矣。

《借觀五老圖次韻》《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歐陽公于自然之中或壯健，或流麗，或全雅淡。有德者之言自不同也。三、四全不喫力，俗間有云：「香橙螃蟹月，新酒菊花天。」本此。　紀昀評：六句意是而格未渾雅。《唐宋詩舉要》卷四高步瀛評：「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名雋。

《秋日與諸公馬頭山登高》《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第一句詩家所未有，歐陽公詩大率自然如此。　馮舒評：方云「第一句詩家所未有」，亦未然。　紀昀評：詩不必定作人未有語，此種議論總在字句上著意，故所見皆隔數層。「際」字未妥。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方回評：聖俞和云「自有蟬娟侍賓榻」，謂人足以代月也。永叔答王君玉云「紅粉尤宜燭下看」，謂燭下見美人勝于月下。固一時滑稽之言，然亦近人情而奇。上一句亦佳。　馮班評：宋結。　紀昀評：格力未高。「雨荷乾」三字自相矛盾。結亦散漫。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查慎行評：名臣之言。　紀昀評：第二句頗凡庸，後六句精神飽滿。

《送鄆州李留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查慎行評：「富貴」、「風韻」緊頂，五、六分結。　紀昀評：亦應酬之作。起二句庸俗惡套，三、四較可。

《送王安國下第》《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細味歐陽公詩，初與梅聖俞同官于洛，所作已超元、白之上，一掃「崑體」。其古詩甚似昌黎，以讀其文過熟故也。其五言律詩不濃不淡，自有一種蕭散風味。其七言律詩，自然之中有壯浪處，有閑遠處，又善言富貴而無辛苦之態。未嘗不立議論，而斧鑿之痕泯如也。如《送王安國下第》詩三、四已似「江西」，末句尤見好賢樂善之誠心。所與交遊及門下士，爲宋一代文人巨擘焉。詩乃公之一端，後之作者亦無所容其喙也。　馮舒評：超元、白未敢許，只元、白以上亦能許之。　紀昀評：詩是論詩，每遇元祐名人、洛閩道學，必有詩外推尊評論，以爲依草附木之計，亦是一種習氣。　三、四調法不雅。五、六眞切感人。七、八句生吞王右丞《送丘爲》詩，殊爲可怪。　查慎行評：第六句極淡，卻有觔兩，眞情至之語。《宋詩善鳴集》卷上陸次雲評：此眞宋詩，讀之不覺其淡，不覺其平，不覺其腐，要是歐陽公筆力異人。

《暮春有感》《宋詩善鳴集》卷上陸次雲評：有情無情，物態盡出。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宋詩善鳴集》卷上陸次雲評：昔人謂永叔詩似昌黎，大約謂其五、七言古耳。至於近體，有另豎骨脊之處。

《甘露寺》《宋詩善鳴集》卷上陸次雲評：三、四可爲甘露柱聯。

《黃溪夜泊》《宋詩善鳴集》卷上陸次雲評：以見江山爲慰，遷謫人善自遣心之法。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宋詩善鳴集》卷上陸次雲評：西行爲意外之喜，亦復淡然，使臣高致。

《日本刀歌》《宋詩善鳴集》卷上陸次雲評：因寶刀而思古籍，非廬陵無此高想。《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平。　先叙過本題，再入議，亦一定法。但此題平，俗人皆解之，而文法高妙，乃可爲此題。

《重讀徂徠集》《歷代詩發》卷二三：長篇大幅中極委折極精警。公殆以古文爲古詩者。謂以氣格爲主，而一歸於敷愉，誠定論也。

《留題鎮陽潭園》《歷代詩發》卷二三：宦情如水，祇堪痛飲花間，所以留題致惜，不勝繾綣。

《百子坑賽龍》《歷代詩發》卷二三：摹寫神龍，無過數筆。

《希真堂東手種菊花十月始開》《歷代詩發》卷二三：愛蓮一說徒以隱逸目之，未若此詩品題之切。

《食糟民》《歷代詩發》卷二三：貴賤之別，甘苦之殊，但以固然視之矣，作此觸目驚心語，洵是聖賢分上人也。莫徒作好詩讀過。

《太白戲聖俞》《歷代詩發》卷二三：一作《讀李白集效其體》。渾脫瀏灑，頓挫獨出。

《答聖俞莫飲酒》《歷代詩發》卷二三：琵琶彈啄木，是其本意，而章法則不即不離，抑且忽即忽離，須細尋其絲理而得之。

《次韻再作》《歷代詩發》卷二三：一本云《茶歌》。此詩更能發好茶之神理，補前篇之所未盡。

《**壽樓**》《歷代詩發》卷二三：持祿養交之人，曾不若富豪之恣情聲色訕笑，誠爲定評。

《**半樂亭小飲**》《歷代詩發》卷二三：醜亦不知，老亦不知，所謂行樂在勉強也。草蛇灰線，何獨作文有之耶。

《**新霜**》《歷代詩發》卷二三：全篇賦而兼興，皆原本于《三百篇》也。細心諷詠，自知之。

《**離陝州後回寄元珍表臣**》《歷代詩發》卷二三：氣味酷似錢、劉一派。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歷代詩發》卷二三：大有攀枝執條之慨。

《**憶滁州幽谷**》《歷代詩發》卷二三：叙述朴老，妙在自然。

《**送道州張職方**》《歷代詩發》卷二三：岸然之氣，時露穎端。

《**寄題景純學士藏春塢新居**》《歷代詩發》卷二三：二聯清華脫俗，氣力自佳。

《**贈沈遵**》《歷代詩發》卷二三：一本《贈沈博士歌并序》。半愛琴聲，半憶環滁舊迹，須得其神情宕往之微。《昭昧詹言》卷一二：此獨順題布放，而奇恣轉勝用章法，乃知詩貴精神旺爲妙也。起點叙。次寫。次追叙。後以議收。「我初」三句，低徊欲絕。

《**嘗新茶呈聖俞**》《歷代詩發》卷二三：細心領略茶品入微，坡仙鉅合侯傳眞，猶粗疎耳。《昭昧詹言》卷一二：起以二句作柱，以下只發，此亦一法也。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歷代詩發》卷二三：弘麗之詞，時帶蒼涼之色。《歷代詩評注讀本・宋元明詩評注》卷二王文濡評：感物懷人，深得風人之旨。

《**送唐生**》《歷代詩發》卷二三：既憐之，復勉之，古道誼之交也，故情詞最爲深至。《唐宋詩舉要》卷一高步瀛評：此等詩猶見盛唐步武。

《**啼鳥**》《昭昧詹言》卷一二：直叙逐寫。「我遭」以下入議。《唐宋詩舉要》卷三高步瀛評：「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聽」，總叙鳥聲。

《**鵲鳩詞**》《昭昧詹言》卷一二：小題感寄思君之意，此風人之旨，杜公慣用，然此不甚覺。蓋此以和平微婉出之，不似杜之血淚也。「可憐此樂」七字，用意深婉，不似今人一味說出。《唐宋詩舉要》卷三高步瀛評：語意深婉，情韻俱佳。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昭昧詹言》卷一二：文無定準，小題恢之使大，則大篇矣，隨興會所之爲之。起段從源頭說起，夾叙夾議，學韓而老，但少其兀傲。「高臺」二句逆入。「舟行」四句學韓之奇。凡此皆從《赤藤杖》來。《唐宋詩舉要》卷三高步瀛評：（「火數四百炎靈銷」至「誰使鐫鑱成凸凹」）以上瓦硯之由來。（「景山筆力若牛弩」至「欲報慚愧無瓊瑤」）以上謝其餽贈。

《**千葉紅梨花**》《昭昧詹言》卷一二：起二句先點叙。三四句寫。「夷陵」句逆卷跌開。「可憐」以下順布。「根盤」二句合。「風輕」二句夾寫。「從來」四句，儆襯入議收。

《**讀張李二生文**》《昭昧詹言》卷一二：「千年佛老」四句，此等入學究之氣，不可法。二子必拾唾之文。

《**晉祠**》《昭昧詹言》卷一二：不及太白《堯祠》。題本不同，太白兼送人。起六句寫。「并兒」以下六句叙。

《**鎮陽殘杏**》《昭昧詹言》卷一二：「西亭」以下正叙，收句夾叙議。

《**鸚鵡螺**》《昭昧詹言》卷一二：「紅螺」句入。「匹夫」句頓。「濃沙」句寫。「美人」句汁議。

《**葛氏鼎歌**》《昭昧詹言》卷一二：章法太密，出之費力矣。然深重條曲，老於翦裁。起二句逆入。三四倒叙。「蕩搖」句實叙見出。「滑人」以下，後面虛寫鼎。「明堂」以上，虛說兩層。「二三子」以下作詩，亦兩層。

《**和劉原父澄心紙**》《昭昧詹言》卷一二：歐公閒淡，此極有氣。然有不振處，才氣弱也。不善學之，便成弱派。如「璧粉」句，即不振也。因紙思用，因用思人。

《**贈沈博士歌**》《昭昧詹言》卷一二：此與前章法同。「滁山」七句直寫。「子有」句入琴。「嗟乎」句入議。「杜彬」句是謂儆襯。收二句，學韓《八月十五夜》詩。

《**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褒女奴彈琵琶戲作呈聖俞**》《昭昧詹言》卷一二：閒淡可愛。起句點。次句冒寫，以下只寫此句。「嬌兒身小」句束，橫截作章法。收入議。

《**謝觀文王尚書惠兩京牡丹**》《昭昧詹言》卷一二：「念昔」數語，即此

花以追往事，詩人情思之常。「河南官屬」四字用《孔融傳》。「收睫」，「收」字古本作「放」。

《**奉答原甫見過寵示之作**》《昭昧詹言》卷一二：起追叙。

《**予作歸雁亭於滑州後十有五年梅公儀來守是邦因取余詩刻于石又以長韻見寄因以答之**》《昭昧詹言》卷一二：「城下」句逆捲。「因記」句逆捲。順逆之中，插此句作章法，亦制勝法，此可爲成式。

《**初食雞頭有感**》《昭昧詹言》卷一二：小詩小題，不如(東)坡《荔枝》、山谷《野菜》。

《**代贈田文初**》《昭昧詹言》卷一二：此詩令人腸斷，情韻眞是唐人。加入中間一層，更闊大。收四句深折，唐人絕句法也。

《**寄聖俞**》《昭昧詹言》卷一二：起筆勢跌宕有深韻。　兩句相背起。「官閑」以下全發第一句，「今來」一段虛應第二句，兩段相背，此章法也，客襯法也。妙絕。　「嚴蓀」四句，以西陵形此地更不如，卻先言西陵已爲所嗟，此爲深曲。

《**送琴僧知白**》《昭昧詹言》卷一二：此從杜《公孫大娘》來，亦是逆捲法門，俗士不知。「豈謂」句逆捲人，「久以」句逆捲琴。

《**送吳照鄰還江南**》《昭昧詹言》卷一二：數句耳，而往復逆折深變如此，非深於古文不知。　寫江南時令景起，倒入今白髮，卻憶先年來時未老，逆捲法也。「不羞」句用意迂，不快人意，然或余未能解之耶？「羞見」句逆捲。「五年」二句又順布，言不再出。　不如杜公《秋風》。

《**石篆詩**》《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叙，以下卻起棱。此與題畫同。　「當時」二句偸退之。

《**和對雪憶梅花**》《昭昧詹言》卷一二：不解古文，不能作古詩，放翁所以不可人意也。此詩細縷密針，粗才豈識。　余最不喜放翁，以其猶粗才也。此論前未有人見者，亦且不知古文也。　昔在西陵，見梅憶洛，今在北地，對雪無梅，憶西陵再入題。和詩從昔時見梅說，即逆捲法也。用意深，情韻深，句逸而清。先叙後點，叙處夾議夾寫，此定法也。　正題在後，卻將虛者實之於後。　「當時」二句，接「風中仙」下。「今來」四句刪。　此不及(東)坡元韻三首，而情韻幽折可愛。

《**歸雁亭**》《昭昧詹言》卷一二：情韻好，字密。　細讀數過，乃見情韻之妙，不似俗手作重複不通之言也。

《**和子履游泗上雍家園**》《昭昧詹言》卷一二：平叙小景，而老成幽韻，無奇肆大觀。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歷代詩評注讀本・宋元明詩評注》卷一王文濡評：朋舊凋殘，文事亦因而久廢。一篇重對，如晤故人，宜其有感於中而不能自已。

《**畫眉鳥**》《歷代詩評注讀本・宋元明詩評注》卷四王文濡評：豢養雖優，究不如林間之自在，此詩蓋別有寄託。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宋詩精華錄》卷一：「霜林」二句極爲放翁所揣摩。

《**別滁**》《宋詩精華錄》卷一：末二句直是樂天。

《**招許主簿**》《宋詩精華錄》卷一：案：「少容」若作「多容」更佳，第七句多字可改。

《**禮部貢院閱進士試**》《宋詩精華錄》卷一：三四寫舉子在闈中作文情狀。

《**豐樂亭小飲**》《宋詩精華錄》卷一：第六句寫得出，第五句以太守而說游女之醜，似未得體，當有以易之。

《**送胡學士知湖州**》《唐宋詩舉要》卷一高步瀛評：清麗。

《**臨江仙**》(**記得金鑾同唱第**)《湘山野錄》卷上：歐陽公頃謫滁州，一同年(忘其人)將赴闕倅，因訪之，即席爲一曲歌以送，曰【略】。其飄逸清遠，皆(李)白之品流也。

《**臨江仙**》(**柳外輕雷池上雨**)《錢氏私志》：歐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略】一日，宴於後園，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公責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往涼堂睡著，覺失金釵，猶未見。」公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爲償汝。」歐即席云【略】。坐客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觴歐，而令公庫償釵。《野客叢書》卷二四：歐公詞曰「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云云，末曰：「水晶雙枕，旁有墮釵橫。」此詞甚膾炙人口。舊說謂歐公爲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荏苒。郡守得知，令妓求歐詞以逸過，公遂賦此詞。僕觀此詞，正祖李商隱《偶題》詩云：「小亭閒眠微醉消，石榴海柏

枝相交。水紋簟上琥珀枕，旁有墮釵雙翠翹。」又「池外輕雷」，亦用商隱「芙蓉塘外有輕雷」之語。「好風微動簾旌」，用唐《花間集》中語。歐詞又曰：「欄干敲遍不應人，分明窗下聞裁剪。」此語見韓偓《香奩集》。《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雨忽虹，虹忽月，夏景爾爾，拈筆不同。　玩末句，風韻直當凌厲秦、黃，一金釵何足以償之。　《詞綜偶評・宋詞》：不假雕飾，自成絕唱。按義山《偶題》云：「水文簟上琥珀枕，傍有墮釵雙翠翹。」結語本此。　《湘綺樓評詞》：原鈔作「窺畫棟」，垂簾矣，何得始窺？且此寫閨人睡景，非狎語也，豈有自嘲自狀之人？因垂簾不能歸棟，故窺也。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後三句善寫麗情，未乖貞則，自是雅奏。

《**朝中措**》（**平山闌檻倚晴空**）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三：《藝苑雌黃》云：「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謂永叔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中，非煙雨不能然也。」　《墨莊漫錄》卷二：揚州蜀岡山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爲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　《老學庵筆記》卷六：「水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權德輿《晚渡揚子江》詩云：「遠岫有無中，片帆煙水上。」已是用維語。歐陽公長短句云：「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詩人至是蓋三用矣。然公但以此句施於平山堂爲宜，初不自謂工也。東坡先生乃云：「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似謂歐陽公創爲此句，何哉？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只「山色」一句，此堂已足千古。《蓼園詞評》：歐陽文忠公守維揚日，於西城北大明寺側建平山堂，頗得遊觀之勝。金華劉原父出守揚州，文忠公作《朝中措》以餞之。按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無事不須在少年努力者，現身說法，神采奕奕動人。

《**踏莎行**》（**候館梅殘**）　《詞的》卷三茅瑛評：結語韵致更遠。　《詞品》卷一：歐陽公詞「草薰風暖搖征轡」，乃用江淹《別賦》「閨中風暖，陌上草薰」之語也。　又：歐陽公詞：「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處。」石曼卿詩：「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歐與石同時，且爲文字友，其偶同乎？抑相取乎？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春水、春山，走對，妙。　「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一望無際矣，當取以合看。　《金聖歎全集》卷六批：前半是自叙，後半是代家裏叙，章法極奇。杜詩「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此便脫化出「樓高」句；「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此便脫化出「平蕪」二句。從一個人心裏，想出兩個人相思，幻絕妙絕。「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殘」字、「細」字寫蚤春如畫。「搖」字不知是草，不知是風，不知是征轡，卻便覺有離愁在內。「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此二句只是叙愁，卻已叙出路程，上三句只是叙路程，卻都叙出愁。其法妙不可言。「樓高莫近危欄倚」，此七字從客中忽然說到家裏。「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此十四字又反從家裏忽然說到客中，抽思勝陽羨書生矣。　《花草蒙拾》：「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升庵以擬石曼卿「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未免河漢。蓋意近而工拙懸殊，不啻霄壤。且此等入詞爲本色，入詩即失古雅。可與知者道耳。　《詞綜偶評・宋詞》：「春山」疑當作「青山」。否則既用「春水」，又用兩「春山」，字未免稍複矣。　《蓼園詞評》：按此詞特爲贈別作耳。首闋言時物暄妍，征轡之去，自是得意，其如我之離愁不斷何。次闋言不敢遠望，愈望愈遠也。語語倩麗，韶光情文斐亹。　《詞則・大雅集》卷二：「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較後主「離恨恰如芳草」二語更綿遠有致。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唐宋人詩詞中，送別懷人者，或從居者着想，或從行者着想，能言情婉摯，便稱佳搆。此詞則兩面兼寫。前半首言征人駐馬回頭，愈行愈遠，卻望長亭，已隔萬重雲樹。後半首爲送行者設想，倚闌凝睇，心倒腸迴，望青山無際，遙想斜日鞭絲，當已出青山之外，如鴛鴦之煙島分飛，互相回首也。以章法論，「候館」、「溪橋」言行人所經歷；「柔腸」、「粉淚」言思婦之傷懷，情同而景判，前後闋之章法井然。

《**瑞鶴仙**》（**臉霞紅印枕**）　《詞的》卷四茅瑛評：的是小窗喁喁，令人斷腸。　《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詞以弄月嘲風爲主，聲復出鶯吭燕舌之間，不近乎情不可，鄰于鄭、衛則甚。景而帶情，騷而存雅，不在茲乎。　委婉深厚，不忍隨口念過，漢魏遺意。　辛幼安《祝英臺近》詞可擬。

《**訴衷情**》（**清晨簾幕卷輕霜**）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黛不多畫，故長。　高前詞（黃庭堅《訴衷情・旋揎玉指著紅靴》）一級。　殆眉語耶？詞何能爾。　《金聖歎全集》卷六批：「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即有恨，亦何與畫眉事？以畫眉作使性事，眞是兒女性格也。　《詞則・閒情

集》卷一：「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縱畫長眉，能解離恨否？筆妙，能於無理中傳出癡女子心腸。

《**漁家傲**》(**葉重如將青玉亞**)　《詞品》卷二：歐陽公詠蓮花《漁家傲》云：「葉重如將青玉亞【略】。」又云「楚國纖腰元自瘦【略】。」前首工緻，後首情思兩極，古今蓮詞第一也。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奇麗諦詳，蓮詞允推永叔。　同叔詞「蓮葉層層張綠繖，蓮房箇箇垂金盞，一把藕絲牽不斷」，略相當。

《**漁家傲**》(**粉蕊丹青描不得**)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婉約風華。　矯冷。

《**漁家傲**》(**花底忽聞敲兩槳**)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飄舉。　亞于「鸂鶒」句，亦冷。

《**漁家傲**》(**十二月鼓子詞**)　《雨村詞話》卷一：王荆公嘗對客誦永叔小闋云：「五綵新絲纏角粽，金盤送，生綃畫扇盤雙鳳。」曰：「三十年前見其全篇，今才記三句，乃永叔在李太尉端愿席上所作《十二月鼓子詞》，數向人求之不可得。」按公此詞名《漁家傲》，按十二月作，如其數，皆工膩熨貼，不獨「五綵絲」佳也。荆公以不可得爲恨，而選詞家多不採。

《**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蕊綻**)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山不近而遠，而風致猶可掬，作詩詞者那能捨卻山水？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後闋狀江山寒色，足當清遠二字。此調【略】汲古閣定爲三十首，此首最爲擅勝。

《**漁家傲**》(**斷句**)　《東軒筆錄》卷一一：范文正公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爲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爲窮塞主之詞。及王尚書素出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顧謂王曰：「此眞元帥之事也。」

《歸田詩話》卷上：范文正公守延安，作《漁家傲》詞曰：「塞上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略】。」予久羈關外，每誦此詞，風景宛然在目，未嘗不爲之慨歎也。然句語雖工，而意殊衰颯，以總帥而所言若此，宜乎士氣之不振，所以卒無成功也。歐陽文忠呼爲「窮塞主」之詞，信哉。及王尚書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詞送之，末云：「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謂王曰：「此眞元帥之事也。」豈記嘗譏范詞，故爲是以矯之歟？　《皺水軒詞筌》：廬陵譏范希文《漁家傲》爲窮塞主詞，自矜「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爲眞元帥之事。按宋以小詞爲樂府，被之管弦，往往傳于宮掖。范詞如「長烟落日孤城閉，羌管悠悠霜滿地，將軍白髮征夫淚」，【略】此深得《采薇》出車、《楊柳》雨雪之意。若歐詞，止于諛耳，何所感耶。　《金粟詞話・歐不如范》：范希文《蘇幕遮》一調，前段多入麗語，後段純寫柔情，遂成絕唱。「將軍白髮征夫淚」，亦復蒼涼悲壯，慷慨生哀。永叔欲以「玉階遙獻南山壽」敵之，終覺讓一頭地。窮塞主故是雅言，非實錄也。

《**木蘭花**》(**西湖南北煙波闊**)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雙垂」，「餘」之態；「一抹」，「入」之神，秀令復工。　此潁州西湖，功甫舊注以爲杭州西湖，未深考。

《**木蘭花**》(**湖邊柳外樓高處**)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問人何似冶遊郎，疑信總妙。　吳歈便門，得情之至。

《**木蘭花**》(**南園春蝶能無數**)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可作詠蝶。　蝶于花爲無情，曰「多情卻似」，則世上濫好人有出脫矣。一笑。　詞最雋。

《**木蘭花**》(**西亭飲散清歌闋**)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衣上結，盡密贈之況。　禁風不發，禁水不流，禁月不明，唐人句法。

《**木蘭花**》(**江南三月春光老**)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比擬精當。　矯健。

《**木蘭花**》(**春山斂黛低歌扇**)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隨人遠，妙景。　本自屈曲，而但見莊渾。

《**玉樓春**》(**妖冶風情天與措**)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不能流恨」，想從天落。子瞻「流不到楚江東」，少游「爲誰流下瀟湘去」，識見略同。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此詞未見新警，而爲時人傳誦。司馬槱「妾本錢唐江上住」詞，毛澤民「淚濕闌干花著露」詞，《草堂詩餘》云「此二詞皆祖六一翁《玉樓春》詞意」。

《**玉樓春**》(**半幅霜綃親手剪**)　《海日樓札叢》卷七：《醉翁琴趣・玉樓春》(印眉)詞，細膩曲折，紀實而有風味。此情狀他詞罕見，惟《樂章集・洞仙歌》「愛印了雙眉，索人重畫」，足相印耳。

《**玉樓春**》(**尊前擬把歸期說**)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風月特寄情，而非即情語，超然。　《人間詞話》：永叔「人(間)〔生〕自是有情癡，此

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陽花，始與東風容易別」，於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

《**減字木蘭花**》（**樓臺向曉**）《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確。《金聖歎全集》卷六批：看他前半闕，從樓臺、翠幙說到人。後半闕，從衣袂、腰肢、汗粉說到說不得處，有步步生蓮之妙。衣袂、腰肢、汗粉還說得，至末句眞不好說得矣。今驟讀之，乃反覺衣袂、腰肢、汗粉等句之尙嫌唐突，而末句如只在若遠若近之間也者，此法固非俗士之所能也。前半之末句，則說「梁州入破」，便暗藏一妙人，後半之末句，只說春寒無妨，便暗藏一妙事，眞是鏡花水月之文。「樓臺向曉，澹月低雲天氣好」，先說樓臺。「翠幙風微」，漸說到翠幙。「宛轉梁州入破時」，漸說到人。「香生舞袂」，先說舞袂。「楚女腰肢天與細」，漸說到腰肢。「汗粉重勻」，漸說到汗粉。「酒後輕寒不著人」，說到輕寒不妨，則妖婬之極，不可言矣。

《**減字木蘭花**》（**歌檀斂袂**）《金聖歎全集》卷六批：「歌檀斂袂，繚繞雕梁塵暗起」，起平平。又「塵暗起」字，殊礙下「留住行雲」字。「柔潤清圓，百琲明珠一綫穿」，用纍纍貫珠，又用「百琲明珠」字，謂之半借法。「櫻唇玉齒，天上仙音心下事」，「天上」、「心下」，鬬成七字，不知是千錘百琢語，不知是天成語。更妙于「心下事」定當私暱穢褻，卻用「天上仙音」四字冠之，便妙不容言。「留住行雲」，此只用遏雲事，又用「行雲」字，蓋用字略略影借，便可化陳爲新也。「滿座迷魂酒半醺」，只七個字，便隱括淳于髡「臣飲一石」一段奇文，而反覺妖艷過之。

《**生查子**》（**去年元夜時**）《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王實甫詞本此。調甚佳，非良家婦所宜有。《金聖歎全集》卷六批：看他又說去年，又說今年，又追述舊歡，又告訴新怨，中間凡叙兩番元夜、兩番燈、兩番月，又襯許多「花市」、「如晝」字、「柳梢」字、「黃昏」字、「淚」字、「衫袖」字。而讀之者，只謂其淸空一氣如活，蓋其筆法高妙，非人之所及也。「去年元夜時」，前後兩提頭，只換一字，章法絕奇。「花市燈如晝」，第二句燈。「月到柳梢頭」，第三句月。「人約黃昏後」，第四句人。四句寫得目駘心蕩。「月與燈依舊」，「月與燈」只三字，便將前第二、第三句繳過。「依舊」只二字，便將前「花市」、「如晝」、「到柳梢頭」八字重描，眞奇絕之筆！「不見去年人，淚滿春衫袖」，只爲此句，生出一章來，其法可想。又妙在仍用「去年」二字。

《**生查子**》（**含羞整翠鬟**）《金聖歎全集》卷六批：邇來塡詞家，亦貪得好句，而苦無其法，遂終成嘔噦。殊不知好句初不在「風雨」、「珠玉」等字餖飣而成，只將目前本色言語，只要結撰炤耀得好，便覺此借彼襯，都成妙艷。如此詞，第三、四句「一一」字，只從「十三」字注瀝而出，「鶯語」字，只從「雁柱」字影射而成也。苟若不得此法，即髯枯血竭，政復何益？「雁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此二句之妙，人未必知，予不得不說。蓋從「十三」字生出「一一」字，從「雁柱」字生出「鶯語」字也。「嬌雲容易飛，夢斷知何處」，如此用夢雲事，便如曾未經用。「深院鎖黃昏」，黃昏如何「鎖」得？且「鎖黃昏」與人何與？只說「鎖黃昏」，更不說怨，而怨無窮矣。

《**瑞鷓鴣**》（**楚王臺上一神仙**）《金聖歎全集》卷六批：「見了又休何若夢，坐來雖近遠如天」，不恨「休」反恨「見」，不恨「遠」反恨「近」，妙妙。「何若夢」，言不如夢也。一本作「還似夢」，非。「隴禽有恨猶能說」，承「見了又休」句。「江月無情也解圓」，承「坐來雖近」句。句句字字恨極。「落花飛絮兩翩翩」，「落花」喻彼，「飛絮」自喻，索性把「眼色相看」、「坐來雖近」一發說決撒了，省得牽腸弔肚。又一結法也。

《**長相思**》（**深花枝**）《金聖歎全集》卷六批：只看前半闋，不用一字，祇是一筆寫去，卻成異樣絕調。後半闋，偏有許多「玉肌」、「柳眉」、「鵝黃」、「金縷」、「啼粧」等字，偏覺醜拙不可耐。然則作詞之法，固可得而悟也。「深花枝，【略】花枝難似伊」，四句十八字一氣注下，中間更讀不斷，眞是妙手。看他四句，有四個「花枝」字，兩個「深」字，兩個「淺」字。「玉如肌，【略】啼粧更爲誰」，後半不稱。《白雨齋詞話》卷五：「深花枝，淺花枝【略】。」歐陽公《長相思》詞也，可謂鄙俚極矣。而（金）聖歎以前半連用四花枝、兩深淺字，歎爲絕技，眞鄉里小兒之見。《詞則・閒情集》卷一：連用四「花枝」二「深」、「淺」字，姿態甚足。後半殊遜。

《**蝶戀花**》（**海燕雙來歸畫棟**）《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正在阿堵。前者（俞克成《蝶戀花・夢斷池塘驚乍曉》）以驚夢起，以傷春轉；此以傷春起，以驚夢轉，大概一機局，而筆性遠過于前。《金聖歎全集》卷六批：余嘗言寫景是塡詞家一半本事，然卻必須寫得又淸眞，又靈幻，乃妙。只如六一詞，「簾影無風，花影頻移動」九個字，看他何等淸眞，卻何等靈幻。蓋人徒知「簾影無風」是靜，「花影頻移」是動，而殊不知花影移動，只是無情，正爲極

靜，而「簾影無風」四字，卻從女兒芳心中仔細看出，乃是極動也。嗚呼，善填詞者，必皆深於佛事者也。只一簾影、花影，皆細細分別不差，誰言慧業文人不生天上哉？「簾影無風，花影頻移動」，輕輕鬬出簾影、花影，妙妙！說「無風」，又說「移動」，說「移動」，又偏說「無風」。深閨獨坐，活畫出來。「翠被雙盤金縷鳳，憶得前春，有個人人共」，前春人共，何日忘之？卻偏說被盤雙鳳，因而憶得。蘊藉之極，又映襯之極。「花裏黃鶯時一弄，日斜驚起相思夢」，通篇說睡，結只輕輕一掉轉。

《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詩中一句連三字者，劉駕「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復有一句疊三字者，吳融「一聲南雁已先紅，槭槭凄凄葉葉同」。歐公「深深深」三字，方駕劉、吳。《金聖歎全集》卷六批：通篇不出正意，只是怨庭院，怨春，怨花，章句甚奇。「楊柳堆烟」句是襯「庭院」句，「雨橫風狂」句是襯「留春」句，「亂紅飛過」句是襯「問花」句。凡作三段文字，須要分疏讀之，不得混帳過去。「庭院深深深幾許」，問得無端，三個「深」字奇絕。唐人詩，每以此爲能。「楊柳堆烟」，寫出「深深」；「簾幕無重數」，寫出「深深」。「不見章臺路」，只爲此五字，便怨到庭院。襯入「樓高」字，妙，猶言如此尚然也。文家有加染法，即此。「無計留春住」，留得無端。「淚眼問花花不語」，問得無端。「問花」，待得花有情；「花不語」，怨得花無謂。「亂紅飛過鞦韆去」，人自去遠，與庭院何與？人自不歸，與春何與？人自無音耗，與花何與？亦可謂林木池魚之殃矣。《古今詞論》：毛稚黃（先舒）曰：詞家意欲層深，語欲渾成。作詞者大抵意層深者，語便刻畫；語渾成者，意便膚淺，兩難兼也。或欲舉其似，偶拈永叔詞云：「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此可謂層深而渾成。何也？因花而有淚，此一層意也；因淚而問花，此一層意也；花竟不語，此一層意也；不但不語，且又亂落，飛過鞦韆，此一層意。人愈傷心，花愈惱人，語愈淺而意愈入，又絕無刻畫費力之迹，謂非層深而渾成耶？然作者初非措意，直如化工生物，笋未出而苞節已具，非寸寸爲之也。若先措意，便刻畫愈深愈墮惡境矣。此等一經拈出後，便當掃去。《詞林紀事》卷四：張宗橚按：《南部新書》記許渾詩「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此闋結二語似本此。《宋四家詞選眉批》：數詞纏綿忠篤，其文甚明，非歐公不能作。延巳小人，縱欲僞爲君子，以惑其主，豈能有此至性語乎。《蓼園詞評・蝶戀花》：沈際飛曰：詩中有一句連三字者，劉駕「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復有一句疊三字者，吳融「一聲南雁已先紅」，「槭槭凄凄葉葉同」。歐公「深深深」字，方駕劉、吳。首闋因楊柳烟多，若簾幕之重重者，庭院之深以此。即下句「章臺不見」亦以此。總以見柳絮之迷人。加之「雨橫風狂」，即擬閉門，而春已去矣，不見亂紅之盡飛乎。語意如此，通首詆斥，看來必有所指。第詞旨濃麗，即不明所指，自是一首好詞。《左庵詞話・歐詞》：「庭院深深」，宮闕邃深也。「樓高不見」，哲王不寤也。「章臺」、「游冶」，小人之徑。「雨橫風狂」，政令暴急。「亂紅飛去」，斥逐者多也。即詩之比興體。《張惠言論詞》：「庭院深深」，閨中既以邃遠也。「樓高不見」，哲王又不寤也。「章臺」、「遊冶」，小人之經。「雨橫風狂」，政令暴急也。「亂紅飛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爲韓、范作乎。此詞亦見馮延巳集中。李易安詞序云：「歐陽公作《蝶戀花》，有『庭院深深深幾許』之句，余酷愛之，用其語作庭院深深數闋，其聲即舊《臨江仙》也。」易安去歐公未遠，其言必非無據。《唐五代兩宋詞選釋》：此詞簾深樓迴及「亂紅飛過」等句，殆有寄託，不僅送春也。

《蝶戀花》（越女採蓮秋水畔）《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美人是花眞身。如絲爭亂，吾恐爲蕩婦矣。（末句批）幻。《金聖歎全集》卷六批：「窄袖輕羅，暗露雙金釧」九個字，只寫得上句中一個「採」字耳，卻亦只須寫一「採」字，便活畫出越女全身。此顧虎頭所謂「須向阿堵中落筆」也。「照影摘花花似面」，上「影」是水中面，下「花」是水中花，造語靈幻之極。「芳心只共絲爭亂」，「花似面」即知面似花也，便趁勢寫出他芳心來，卻又以藕絲貼之，細妙之極也。「鸂鶒灘頭風浪晚，霧重烟輕」，上句之下，下句之上，合以七字寫景，是兩讓法。「不見來時伴」，妙妙。不因此五字，便是採蓮，不足詠矣。從採蓮上卻想出此五字，豈非天才？「隱隱歌聲歸棹遠」，「風浪」七字是寫此，「隱隱」七字是寫彼。又，一是寫見，一是寫聞。「離愁引著江南岸」，因其著岸，而知其心愁也，卻反云愁心引之著岸，此則煉句之妙也。畫出小心怯膽，令人讀之猶憐，何況親見其人。《詞則・閒情集》卷一：與元獻作同一纏綿，而語更婉雅。

《蝶戀花》（南雁依稀回側陣）《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景、趣、情皆在內，而皆不出，妙。

《蝶戀花》（永日環堤乘彩舫）《金聖歎全集》卷六批：從來詞家，多以

前半不堪，生出後半不堪之情。此獨前半寫得蕭然天放，後半陡然因「麗唱」轉出「鴛鴦」，因「鴛鴦」轉出「往事」，又是一樣身分也。「烟草蕭疏，恰似晴江上」，天成妙景，天成妙句。「紅粉佳人翻麗唱，【略】休思往事成惆悵」，從「麗唱」生出「鴛鴦」，從「鴛鴦」生出「往事」，文字只是一片。

《**蝶戀花**》（**六曲闌干偎碧樹**）《宋四家詞選・歐陽修》：《蝶戀花》此及下三闋（按指《蝶戀花》誰道閑情拋卻久」，「幾日行雲何處去」，「庭院深深深幾許」），一作馮延巳詞。按：馮詞多與歐公相亂，此實公詞也。數詞纏綿忠篤，其文甚明，非歐公不能作。延巳小人，縱欲僞爲君子以惑其主，豈能有此至性語乎？

《**蝶戀花**》（**誰道閑情拋棄久**）《飲冰室評詞》乙卷：稼軒《摸魚兒》起處從此奪胎，文前有文，如黃河伏流，莫窮其源。《唐五代兩宋詞選釋》：詞家每先言景，後言情，此詞先情後景。結末二句寓情於景，彌覺風致夷猶。

《**蝶戀花**》（**面旋落花**）王國維《舊藏六一詞批語・歐公蝶戀花》：歐公《蝶戀花》「面旋落花」云云，字字沉響，殊不可及。

《**蝶戀花**》（**幾日行雲何處去**）《唐五代兩宋詞選釋》：起筆託想空靈，欲問伊人蹤迹，如行雲之在天際。春光已暮，而留滯忘歸，況當寒食佳辰，柳天花草，香車所駐，從何處追尋。前半首專寫離人，後半首乃言己之情思，孤客憑闌，無由通訊，陌上歸來燕子，或曾見芳蹤，永叔《洛陽春》詞「看花拭淚向歸鴻，問來處逢郎否」，與此詞皆無聊之託思。結句言贏得愁緒滿懷，亂如柳絮，而入夢依依，茫無尋處，是絮是身，是愁是夢，一片迷離，詞家妙境。

《**蝶戀花**》（**小院深深深門掩亞**）《詞則・大雅集》卷二：清雅芊麗，正中之匹也。

《**蝶戀花**》（**簾幕風輕雙燕語**）《詞則・別調集》卷一：情有所鬱，凄婉沈至。

《**采桑子**》（**輕舟短棹西湖好**）《詞綜偶評・宋詞》：閑雅處自不可及。《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下闋四句極肖湖上行舟波平如鏡之狀，「不覺船移」四字下語尤妙。

《**采桑子**》（**群芳過後西湖好**）《詞潔輯評》卷一：「始覺春空」語拙，宋人每以春字替人與事用，極不妥。《詞則・別調集》卷一：「始覺春空」，四字猛省。《唐五代兩宋詞選釋》：西湖在宋時，極游觀之盛。此詞獨寫靜景，別有意味。

《**采桑子**》（**畫船載酒西湖好**）《唐五代兩宋詞選釋》：湖水澄澈時如在鏡中，雲影天光，上下一色，「行雲」數語能道出之。

《**少年遊**》（**闌干十二獨憑春**）《詞潔輯評》卷一：拙處已是工處，「金谷年年」調又別。「千里萬里，二月三月」，此數字甚不易下。《詞綜偶評・宋詞》：清勁。《詞則・大雅集》卷二：將「憶王孫」三字插在「疏雨」、「黃昏」之後，筆力既橫，意味亦長，故應勝君復（林逋）、聖俞（梅堯臣）作。

《**南歌子**》（**鳳髻金泥帶**）《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前段態，後段情，各盡，不得以蕩目之。　蛾眉不肯讓人，即在「入時」句中。《詞潔輯評》卷二：公老成名德，而小詞當行乃爾。《詞綜偶評・宋詞》：眞覺娉娉嫋嫋。

《**浣溪沙**》（**雲曳香綿綵柱高**）《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實粘秋千。紆迴煥眩。

《**浣溪沙**》（**漠漠輕寒上小樓**）《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窮秋」句鄙。錢功父曰佳，可見功父于此道茫然。　後疊精研，奪南唐席。

《**浣溪沙**》（**香靨凝羞一笑開**）《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上句妙在照水，下句妙在兜鞋。　即令閨人自摸，恐未到。

《**浣溪沙**》（**堤上遊人逐畫船**）《能改齋漫錄》卷一六：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不具諸集，今載於此。【略】歐陽永叔《浣溪（紗）（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略】。」要皆妙絕。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詞則・別調集》卷一：「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盞頻傳」，風流自賞。《人間詞話》：歐九《浣溪沙》詞「綠楊樓外出秋千」，晁補之謂只一「出」字，便後人所不能道。余謂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詞「柳外秋千出畫牆」，但歐語尤工耳。

《**浣溪沙**》（**湖上朱橋響畫輪**）《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人謂永叔不能作麗語，如「隔花」句，「海棠經雨」句，非麗語耶？　「奈何」二字，春色撩人。《蓼園詞評》：按「奈何春」三字，從「縈」字生來。「縈」字「喚」字，下得有情。而「奈何」字，自然脫口而出，不拘是比是賦，讀之亹亹情長。《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上闋寫水畔春光明媚，風景宛然。下闋言嬉春之「醉客」、「行人」，營營擾擾，而「游絲」、「啼鳥」，復作意撩人，在冷眼觀之，徒喚奈何，惟有「日斜歸去」耳。

《浣溪沙》(**雨過殘紅溼未飛**)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妖而靈。　《蓼園詞評》：按上闋言落英滿地，斜日照之，游蜂尚自採之。下闋言我今獨居夜靜，風過竹響，沉水香微，黯然魂銷，玉人何在，一春惟付之寤思而已。思婦懷人，孤臣戀主，同此情懷，不必泥也，熟玩自饒神韻。

《望江南》(**江南柳**)　《錢氏私志》：歐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先文僖罷政，爲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於公，屢諷而不之恤。【略】咸謂歐當少戢，不惟不恤，翻以爲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於《歸田錄》中說先文僖數事，皆非美談。從祖希白嘗戒子孫毋得勸人陰事，賢者爲恩，不賢者爲怨。歐後爲人言其盜甥表云：「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內翰伯見而笑云：「年方七歲，正是學簸錢時也。」歐詞云【略】。　《樂府餘論》：《詞苑》曰：王銍《默記》載歐陽《望江南》雙調云【略】。初，奸黨誣公盜甥，公上表自白云【略】。錢穆父素恨公，笑曰：「此正學簸錢時也。」歐知貢舉，下第舉人復作《醉蓬萊》譏之。按歐公此詞，出《錢氏私志》，蓋錢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醜詆之。其詞之猥弱，必非公作，不足信也。按此詞極佳，當別有寄託，蓋以嘗爲人口實，故編集去之。然緣情綺靡之作，必欲附會穢事，則凡在詞人，皆無全行，正不必爲歐公辯也。

《阮郎歸》(**南園春半踏青時**)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景物閒遠。　簾垂則燕棲，棲則在梁，妥甚。　《蓼園詞評》：按是人是物，無非化日舒長之景。望而知爲治世之音，詞家勝象。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先寫春早之景，後言春晝之人，但言日長人倦。「秋千」二句不着歡愁，風情自見。

《阮郎歸》(**劉郎何日是歸時**)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時」字韻重。　雲無定踪，猶勝伊人，不得不比之陌上塵矣。

《阮郎歸》(**落花流水樹臨池**)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波折婉約。　「見來無事去還思」，洞見神流。

《浪淘沙》(**把酒祝東風**)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柳塘詞話》曰：歐陽公云「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與東坡《虞美人》云「持杯邀勸天邊月，願月圓無缺」同一意致。　《蓼園詞評》：按末二句，憂盛危明之意，持盈保泰之心，在天道則虧盈益謙之理，俱可悟得。大有理趣，卻不庸腐。粹然儒者之言，令人玩味不盡。　《詞則・別調集》卷一：「可惜明年花更好」，想到明年，眞乃匪夷所思，非有心人如何道得？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因惜花而懷友，前歡寂寂，後會悠悠，至情語以一氣揮寫，可謂深情如水，行氣如虹矣。

《浪淘沙》(**五嶺蒼秋殘**)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諧歟？莊歟？得諫術。

《浪淘沙》(**簾外五更風吹夢**)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吹夢，奇。　幻想異姿。

《浪淘沙》(**今日北池游**)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老和尚舌頭。　別病不可耳，病酒何妨？快徹。

《青玉案》(**一年春事都來幾**)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問向前猶有幾多春？三之一。　「有箇人憔悴」，下文都在此句生出。　煞落。　《蓼園詞評》：按此詞不過有不得已心事，託而思歸耳。「一年」二句，言年光已去也。「綠暗」四句，言時芳非不可玩，而自己心緒憔悴也。所以憔悴，以不見家山桃李，苦欲思歸耳。大意如此。但永叔亦非迫于思歸者，亦有所不得已者在耶？當于言外領之。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綠楊」三句先叙懷人。下闋言歸思。「相思」二句即申明此兩意，言懷人既難表示，家山又魂夢無憑，惟有速整歸裝，勿長使春風吹淚也。

《芳草渡》(**梧桐落**)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悲促之音，像《花間》三字令。

《賀聖朝影》(**白去梨花紅粉桃**)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綠條青袍，一副春色。

《南鄉子》(**雨後斜陽**)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隱語，大慧。詩中有雙關二意，其法乃比之變。比本用事，一變而用意，再變而用聲。或有比事比意更比聲者。此比意比事，若「何日藕，幾日蓮」，更比聲。

《千秋歲》(**柳花飛盡**)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歌聲繞梁，琴人捨揮，一時飄颻。

《涼州令》(**翠樹芳條颭**)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始終詳婉，不以爲纖。

《夜行船》(**滿眼東風飛絮**)　《詞則・別調集》卷一：尋常意寫得如許濃至。「看看是」三字，咄咄逼人，情景兼到。

傳記

韓琦《歐陽公墓誌銘》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於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怛，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卹後加賻，不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弔，痛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爲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於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耶？此其敢辭。公諱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爲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略】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爲永豐，今爲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爲學。公亦天資警絕，經目一覽，則能誦記，爲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聞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爲第一。逮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爲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於朝。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弊，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增諫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素稟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間延見，推誠咨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紀綱日舉，僥倖頓絕。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并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耳。兵既減，糧自不乏。」詔從之。又奏：「忻、代州，苛嵐、火山軍并邊民田，始潘美爲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爲虜人所有。」時并帥耻謀不自己，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密爲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官吏，使能者盡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造鏁栿船以絕侵盜，置都作院於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爲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爲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爲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爲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并中公，復捃張氏貲產事，遂興詔獄窮治。上爲命內臣監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快，摭勘官與監劾內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怪公鬚髮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僞爲公疏請汰內臣，以激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當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於此，惡可勉其所短以狥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略】始，英廟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其當。上謙恭謹重，命過仁

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公爲主議，上章歷詆，必請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爲誣說，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敦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爲耻，窺伺愈急。今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污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坐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既申告誡，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匄易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己，俄詔聽以舊官知蔡州事。公在亳，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爲，襟懷洞然，無有城府。常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怒。奬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爲稱薦，故賞識之下，率爲聞人。唯視姦邪嫉若讐敵，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於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隳而不振，陵夷至於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其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燄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惟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爲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爲險怪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略】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衆悉危之。公協力開助，忠力爲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能聽斷，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略】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因自爲傳以志之。【略】熙寧某年某月某日，諸孤奉公之喪，葬於某地。銘曰：噫公之節，其剛烈烈。弼違斥姦，義不可折。噫公之文，天資不群。光輝古今，左右典墳。直道而行，屢以讒蹶。卒寤而知，惟帝之哲。升贊機務，方隅以寧。參議宰政，社稷是經。成此至公，大忠以效。德高毀及，退不吾較。公之來歸，既安且怡。宜報以壽，戾也胡爲？公文在人，公迹在史。惟茲不窮，亘千萬祀。

吳充《歐陽修行狀》（存目）

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存目）

《墨本神宗實錄・歐陽修傳》（存目）

《重修神宗實錄・歐陽修傳》（存目）

《神宗舊史・歐陽修傳》（存目）

《四朝國史・歐陽修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七二《歐陽修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歐陽修《與梅聖俞書》 貶所僻遠，特煩遣人至此，並得陳留書，新集詩，見寄詩，見和詩外，雜詩一卷，碑文數本，《千字文》等，豈勝慰喜。瑯琊泉石篆詩，祗候子美詩來，已招子美自來書而刻之。《游山六詩》等，即欲更立一石，不惜早見寄也。詩序謹如命附去，蓋述大手作者之美，難爲言，不知稱意否。

又 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峰，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于州東五里許菱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于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記。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已作一記，未曾刻石。亦有詩託王仲儀寄去，不知達否。告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示及，千萬千萬。

又《集古錄目序題記》 昔在洛陽，與余遊者皆一時豪儁之士也，而陳郡謝希深善評文章，河南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時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聖俞善人君子也，與余共處窮約，每見余小有可喜事，歡然若在諸己。自三君之亡，余亦老且病矣。此叙之作，既無謝、尹之知音，而《集錄》成書，恨聖俞之不見也，悲夫！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四日書。

又《與馬著作書》 《牡丹記》、《荔支譜》，久欲附呈，以候刻跋尾數十字，以是稽遲，不怪不怪。病目固不能書，然君謨不肯爲他人書，而獨爲某書，此朋友間自是一事，不可不記，故勉自書，取笑取笑。

又《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爲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爲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家時，極貧。汝父爲吏至廉，又于物無所嗜，惟喜賓客，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爲《七賢圖》六幅。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一物。」後先人調泰州軍事判官，卒于任。比某十餘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于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闇。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爲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爲作贊并序。

又《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范仲淹《畢歐陽修充經略掌書記狀》 右，臣叨膺聖寄，充前件職任，即日沿邊巡按。其有將帥之能否，軍旅之勇怯，人民之憂樂，財利之通塞，戎狄之情僞，皆須廣接人以訪問，復盡心以思度。其于翰墨，無暇可爲。而或奏議上聞，軍書叢委，情須可達，辭貴得宜，當藉俊僚，以濟機事。臣訪于士大夫，皆言非歐陽修不可。文學才識，爲衆所伏。往者緣臣之罪，有黷朝聽，蓋本人素好議論，聞于搢紳。只如臣爲諫官之初，杜衍任中丞之日，修皆曾移書責臣等緘默無執，非獨有高若訥之讓也。以此明之，實非朋黨。若訥知其無他，亦常追悔。臣切于集事，不敢避嫌。其人見權滑州節度判官，伏望聖慈特差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隨逐巡按所典書奏。并國家之事，非臣下之私。若不如舉狀，臣甘欺罔之罪。

范鎮《請復歐陽修等職任奏》 銓曹承禁中批旨，疑則奏稟，此有司之常也。今讒人以爲撓權，竊恐上下更相畏，誰敢復論是非？請出言者主名，正其罪，復修等職任。

《歐陽文忠公年譜》吳奎《歐陽修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制》　歐陽某，道德仁義，固其深蘊，文學政事，剡乃兼長。老於詞禁之中，未愜搢紳之望。今詳試以煩劇，命允釐於浩穰，寵以延閣之拜，優以京輔之授。爾其念古訓而用乂，毋曰時異，稍艱乎施設也。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兼畿內勸農使、仍舊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散官、勳、封、賜如故。

又楊察《歐陽修落龍圖閣直學士差知滁州制》　歐陽某，博學通贍，衆所見稱，言事感激，朕嘗寵用。而乃不能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己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有室，歸而納之群從。嚮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貲，券既弗明，辨無所驗。朕以其久參近侍，免致深文，止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予寬恩，思釋前吝。可落龍圖閣直學士，特授依前行右正言、知制誥，散官、勳封賜如故。仍就差知滁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使，替趙良規，仍放謝辭。

又張方平《賜歐陽修梁適等制》　宣德郎、行右正言、知制誥、騎都尉、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右，可特授依前行右正言，充龍圖閣直學士、河北諸州水陸節度都轉運按察使，兼西路營田、都大制置屯田、本路勸農使，替張昷之，散官、勳、賜如故。

又張璪《歐陽修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制》　以爾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歐陽某，文章學問，遠足以知先王，德義謀猷，近足以宜當世。陟降秘近，踐揚茲多。嚮繇樞庭，參決大政，乃能熙天之命，克勤王家，均休外藩。年德方茂，而乃安於義命，以禮請去，至於勤懇，雖朕之睠遇有加，亦終不能易爾志。重以先帝顧命，輔朕眇躬，邻勞問望，顧可以無報稱哉！是用度越常典，以榮爾歸。俾進東宮之師，仍兼秘殿之職，尚惟率身善俗，以助成王德，惟良顯哉！可持授太子少師，依前充觀文殿學士致仕，功臣、散官、勳封、食實封如故，仍放朝謝。

《言行龜鑑》卷三趙槩《歐陽修不可輕加污衊奏》　修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污衊。臣與修蹤跡素疏，修之待臣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夢溪筆談》卷一五　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幹當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於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直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奬進，成就美名，卒爲聞人。

《東軒筆錄》卷四　歐陽文忠公修自言，初移滑州，到任，會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頗愛子文，俾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又月餘，子京告曰：「某大官得子文讀而不甚愛，曰：『何爲文格之退也？』」文忠笑而不答。既而文忠爲知制誥，人或傳有某大官極稱一丘良孫之文章，文忠使人訪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孫盜爲己文以贄，而稱美之者，即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未幾，文忠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見邸報，丘良孫以獻文字，召試拜官，心頗疑之，及得所獻，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論》也，文忠益歎駭。異時爲侍從，因爲仁宗道其事，仁宗駭怒，欲奪良孫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但當日失於審詳，若追奪之，則所失又多也。」仁宗以爲然，但發笑者久之。

《歐陽文忠公集》卷九三宋神宗《賜歐陽修御札》　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污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常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出牓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賜歐陽修。

蘇軾《答謝民師書一首》　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

又《記歐陽公論文》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它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嬾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又《歐陽公論琴詩》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也。歐陽文忠公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固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非琴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閒君勿嗔【略】。」

又《錢塘勤上人詩集叙》 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也。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

《墨莊漫錄》卷八 陳恭公執中素不喜(歐)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公後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卻掃，善避權勢而免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楊傑《故劉之道狀元墓誌銘》 之道諱輝，信州鉛山人也。少喪父母，恥家世湮汩，慷慨去鄉里，卓然有自立之志。從師學問，八年有成，一試冠國胄，再試冠天府士，天下以是知名。嘉祐四年春，仁宗皇帝試禮部貢士于崇政殿，又擢之道爲第一。先是皇祐、至和間，場屋文章以搜奇抉怪雕鏤相尚，廬陵歐陽公深所疾之，及嘉祐二年知貢舉，則力革其弊。時之道亦嘗被黜，至是歐陽公預殿廷考校官，得程文一篇，更相激賞，以奏天子，天子稱善。迺啓其封，即之道之所爲也。由是場屋傳誦，辭格一變。議者既推歐陽公有力于斯文，而又服之道能精敏于變也。

《宋朝事實類苑》卷七二 士大夫以濮議不正，咸疾歐陽修，有謗其私於外子婦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御史蔣之奇承流言，劾奏。之奇仍伏於上前不肯起，詔二人具析語所從來，皆無以對。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謫官，仍敕牓朝堂，略曰：「偶因燕申之言，遂騰空造之語，醜詆近列，中外駭然。以其乞正典刑，故須閱實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敢以法私人。及辨章之屢聞，皆懵讕而無考，反云其事闇昧，不切審實。」又曰：「苟無根之毀是聽，則謾欺之路大開，上自邇僚，下逮庶尹，閨門之內，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媚修，由是薦爲御史，既而反攻修，修尋亦外遷。其謝上表曰：「未乾薦禰之墨，已關射羿之弓。」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〇 《王直方詩話》云：歐陽公《歸田樂》四首，只作二篇，餘令聖俞續之。及聖俞續成，歐陽公一簡謝之云：「正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副末接續。家人見誚，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廝攪，不知吾輩用以爲樂。」眞所謂一時之雅戲也。

《寓簡》卷八 歐陽公晚年，嘗自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卻怕後生笑。」

《默記》卷中 晏元獻以前兩府作御史中丞，知貢舉，出《司空掌輿地之圖賦》。既而舉人上請者，皆不契元獻之意。最後，一目眊瘦弱少年獨至簾前，上請云：「據賦題，出《周禮・司空》，鄭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輿地圖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輿地之圖而已。』若如鄭說『今司空掌輿地之圖也』，漢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與漢司空也？」元獻微應曰：「今一場中，惟賢一人識題，正謂漢司空也。」蓋意欲舉人自理會得寓意于此。少年舉人，乃歐陽公也，是榜爲省元。

《南窗紀談》 呂申公爲潁州通判，歐公爲守，素不以文靖爲然。及與其子爲僚，見其學識，已改觀矣。時劉原甫、王深甫皆寓居都下，四人日相從講學爲事，情好款密。一日，分題賦詩，申公得《癭木壺》【略】，歐陽稱賞，以爲有宰相器。

《獨醒雜志》卷五 歐陽公自南京留守奉母喪歸葬于瀧岡，將興役，忽陰雨彌月。公念襄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父老往告公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于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公乃爲文，齋潔而謁于神曰：「修扶護母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終始之賜，報德何窮！」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公後在政府，一夕忽夢如坐官府，門外列旗幟甚衆，視其名號，皆曰沙山。公因感悟前事，遂以神之嘉惠其民者聞於朝，沙山今在祀典。

《高齋漫錄》 歐公作《王文正墓碑》，其子仲儀諫議送金酒盤醆十副，注子二把，作潤筆資。歐公辭不受，戲云：「正欠捧者耳。」仲儀即遣人如京師，用千緡買二侍女幷獻。公納器物而卻侍女，答云：「前言戲之耳。」蓋仲儀初不知薛夫人嚴而不容故也。

《荆溪林下偶談》卷三 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採者，悉錄之，爲一冊，名

曰《文林》。公爲一世文宗，於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鑒矣。

《宋史》卷二八八《高若訥傳》 御史知雜楊偕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遷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改左司諫，同管勾國子監，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時范仲淹坐言事奪職知睦州，余靖、尹洙論救仲淹，相繼貶斥。歐陽修乃移書責若訥曰：「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以非辜逐，君爲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若訥忿，以其書奏，貶修夷陵令。

《永樂大典》卷一八二二二 歐陽文忠素與晏公無它，但自即席賦《雪》詩後，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韓愈畫像語坐客曰：「此貌大類歐陽修，安知修非愈之後也。吾重修文章，不重它爲人。」歐陽亦每謂人曰：「晏公小詞最佳，詩次之，文又次於詩，其爲人又次於文也。」豈文人相輕而然耶？

《宋四六話》卷一 歐陽修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年未及即告老，天下高之。時楊繪言：「今舊臣告歸，或屏於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三，呂誨年五十八，歐陽修年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修喜薦士，一時名卿賢士出修門下者甚衆，而薦常秩與連庶尤力。秩晚仕於朝，君子非之，修自以爲失，庶終不出，修自以爲得也。自是益辭宣徽之命，語頗侵安石，其略曰：「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安石見之，滋不悅，奏從其請，遂有知蔡州之命。司馬光嘗以修表中「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二語手書之，知其意有在矣。

《宋稗類鈔》卷三 江鄰幾與歐陽公契分不疏，晚著《雜誌》，詆公尤力。梅聖俞以爲言，而公終不問。鄰幾既死，公往弔，哭之慟，且告其子曰：「先公埋石，修當任其責矣。」故公叙銘鄰幾，無一字貶之。前輩云：「非特見公能容，又使天下後世讀公之文，知公與鄰幾始終如一，且將不信其所詆矣。」

又卷五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閣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本末。」原父方與客對食，曰：「明日當爲答。」已而復追回，令立俟報。原父就座中疏入閣事，詳盡無遺。原父私謂所親曰：「好個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東坡後聞此言，笑曰：「軾輩將如之何？」

又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所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非禎，扎闥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霆無暇掩聰』，亦是類也。」宋慚而退。

作品本事

《儒林公議》卷下 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權尹京府。自以言事被用，以諫諍爲己責。呂夷簡作相，氣勢熏炎，無敢忤者，仲淹屢犯其鋒，夷簡深懷忌憚，但薄示涵容，以親仲淹，仲淹終不合。每對上言夷簡憸邪不忠，宜制其漸，因泛論漢世莽、卓階亂□治，由辨之不早。致望其語漏泄，譖愬者日至矣。上遂疑，責仲淹離間大臣，徼倖進取，落待制職，出知饒州。言事無敢辨之者，皆言仲淹不當指夷簡爲莽、卓。時尹洙、余靖、歐陽修皆讎書三館，相與憤切。洙遂詣政府，請與仲淹偕貶爲黨人。靖上書言【略】。書奏，夷簡內不自安，乃謫洙、靖官以拒來者。歐陽修乃移書司諫高若訥，責之曰【略】。若訥得書，怒甚，乃繳其書奏之，曰【略】。事下中書，夷簡乃貶修爲峽州夷陵令。時王曾同在相位，意甚不平，然不能救止，但令親識寬諭貶者而已。同年生乃作《四賢詩》歎美仲淹等。其詠修詩誚若訥爲「袖書乞憐天子旁」，人到于今諷誦且美之。然朋黨之說兆于茲矣。

歐陽修《與李留後公書》 前承惠浮槎山水，俾之作記，又於遞中辱書，久不爲報，蓋牽強拙記未成爾。某中年多病，文思衰落，所記非工，殊不堪應命。文辭已如此，不欲更自繆書，亮不爲罪。然得子履一揮，尤幸，蓋不敢煩公謹眞翰也。皇恐皇恐。

又 某啓：承誨示，至於勤勤。所寄浮槎水，味尤佳，然豈減惠山之品。久居京師，絕難得佳山水，頓食此，如飲甘醴，所患遠難多致，不得厭飫爾。此山前世粗有名，然皆因僧居以爲勝，今所記者，特水爾，故不及其他也。張又新《水記》，與陸羽不同，考於二家之書，可見矣。今更錄往時所作《大明井記》奉呈，庶可知其詳也。因人入都，小瓶時爲致一兩器。千里致水，恐涉好奇之弊，然若不勞煩，則亦無害。更裁之。

又《與韓忠獻王書》 《范公碑》如所教，悉已改正，但侯橋川檢得希文奏議，實在賊界，恐知之。某又上。

又 辱簡誨，俾撰先令公眞贊。前世文人喜爲聖賢記述，蓋欲自託以垂名。矧盛德清芬，備載史牒，但恐衰病，久廢筆硯，不能稱道萬一。當試勉彊，以應嘉命。值夜草草。

又 某啓：承教，俾作《魏國令公眞贊》。屢日抒思，不勝艱訥。蓋以鉅德難名，非委曲莫究萬一，而滯於簡拙，遂至窘窮。實辱嘉命，惟負慚恐，勉自錄呈。

又 近以《序傳》拜呈，塵浼聽覽。蓋鄉在潁，因欲遂留，而當權者猜忌，聊以自解爾。進退之間，其難如此，可懼也。千萬保重，以慰勤企。

又《與姚編禮闕書》 希文得美謚，雖無墓誌，亦可。況是富公作，必不泯滅。修亦續後爲他作神道碑，中懷亦自有千萬端事待要舒寫，極不憚作也。只是劣性剛褊，平生喫人一句言語不得，居喪犯禮，名教所重，況更有纖毫。譬如閑事，亦常不欲人擬議，況此乎。然而不失爲他紀述，只是遲着十五個月爾。此文出來，任他奸邪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須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杜公愛賢樂善，急欲范公事迹彰著耳。因侍坐，亦略道其所以，但言所以遲作者，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自執道理也。

又《與蔡交書》 范公襄事，修以孤苦哀困中杜門郊外，殊不知端息，情禮都闕。但得淮西寄到誌銘，豈任感涕。文正平生忠義道德之光見于誌謚，爲信萬世，亦足慰也。神刻謹如所諭，敢不盡心。某忝以拙訥，獲銘當世仁賢多矣，如此文，復何所讓。但以禮制爲重，亦不遲年歲中，貴萬全，無他議也。悉察悉察。《述夢後序》，更當勘尋史傳續報，然亦當愼。文正所慮至深，某亦疑其有意不用此篇，果如所料矣。

又《與澠池徐宰無黨書》 諭及富公言《范文正公神道碑》事，當時在潁，已共詳定，如此爲允。述呂公事，于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于呂公事各紀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信，以爲偏辭也。大抵某之碑，無情之語平，富之誌，嫉惡之心勝。後世得此二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怪也。其官序非差，但略爾，其後已自解云「居官之次第不書」，則後人不于此求官次也。幸爲一一白富公，如必要換，則請他別命人作爾。

又《與程文簡公書》 某頓首：伏承台誨，欲使撰述先公神道碑，豈勝愧恐！某才識卑近，豈足以鋪列世德之清芬。然蒙顧有年，義不得辭。其如大懼不稱所使，以辱執事，是用進退惕然。餘當詣節下受教，舟船荷德無已。

又 某啓：辱賜問，并錄到贈告，屢煩台聽，悚仄可知。所要碑文今已牽課，衰病無悰，言無倫理，不足以揚先烈，愧汗而已。

又《答孔嗣宗書》 尹君誌文，前所辨釋詳矣。某於師魯，豈有所惜，而待門生、親友勤勤然以書之邪？幸無他疑也。餘俟他時相見可道，不欲忉忉於筆墨。加察加察。某再拜。

又《答尹材書》 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只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篆蓋只著「尹師魯墓」四字。

又《與焦殿丞書》 承惠胡公銘，玆人美德，固樂爲之紀述。第以文字傳遠，須少儲思，蓋尋常意思未及，爲人強作，多不佳也。自來日已往，併無假故，直至旬休。如所諭行期甚迫，當且前之，續可附至潤州，諒不爲晚也。

又《與梅聖俞書》 閑作《歸田樂》四首，只作得二篇，後遂無意思，欲告聖俞續成之，亦一時盛事。

又 自去年至蔡，遂絕不作詩，中間惟有答韓、邵二公應用之作，不足採。惟續《思潁》十餘篇，是青州以前者，並傳記，皆石本，今納上。自歸潁，他文字亦絕筆不作。

又《思潁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潁，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潁之念未嘗少忘於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於亳，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於潁，蓋將謀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藁，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以見予拳拳於潁者非一日也。不類倦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卻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修序。

又《續思潁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於潁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健姑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攜。」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

「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爲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兪。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偸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潁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玆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潁詩》，以刻於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彊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又《醉翁吟序》 余作醉翁亭於滁州，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聞而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秋，余奉使契丹，沈君會余恩、冀之間。夜闌酒半，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爲之辭以贈之。

又《跋醉翁吟》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兪作此詩。後五年，聖兪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兪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爲泫然，遂軸而藏之。熙寧二年五月十三日。

又《書三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兪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鶯，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閣書。

《歸田錄》卷一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并用文、富二公（彥博、弼）。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奏，上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自古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又卷二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爲明堂。【略】明堂額御篆，以金塡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者，謂二牌也。

《湘山野錄》卷上 （歐）公尤不喜浮圖。文瑩頃持蘇子美書薦謁之，迨還吳，蒙詩見送，有「孤閑竺乾格，平淡少陵才」，及有「林間著書就，應寄日邊來」之句，人皆怪之。

又卷下 歐公撰《石曼卿墓表》，蘇子美書，邵餗篆額。山東詩僧秘演力幹，屢督歐俾速撰。文方成，演以庚二兩置食於相藍南食殿，礲訖，白歐公寫石之日爲具，召館閣諸公觀子美書。書畢，演大喜曰：「吾死足矣。」飲散，歐、蘇囑演曰：「鐫訖，且未得打。」竟以辭翰之妙，演不能卻。歐公忽定力院見之，問寺僧曰：「何得？」僧曰：「半千買得。」歐怒，回詬演曰：「吾之文反與庸人半千鬻之，何無識之甚？」演滑稽特精，徐語歐曰：「學士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歐愈怒曰：「是何？」演曰：「公豈不記作省元時，庸人競摹新賦，叫於通衢，復更名呼云：『兩文來買歐陽省元賦。』今一碑五百，價已多矣。」歐因解頤。徐又語歐曰：「吾友曼卿不幸早世，固欲得君之文張其名，與日星相磨，而又窮民售之，頗濟其乏，豈非利乎？」公但笑而無說。

《青箱雜記》卷一 世傳眞宗任（王）旦爲相，常倚以決事。故歐陽少師撰旦神道碑，銘曰：「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公雖荷眞宗眷委之重，每愼密遠權以自防，故君臣之間，略無纖隙可窺。

又卷八 少師趙公槩，字叔平，天聖初王堯臣下第三人及第，爲人寬厚長者，留滯內相十餘年，晚始大用，參貳大政。治平中，退老睢陽，素與歐陽文忠公友善。時文忠退居東潁，公即自睢陽乘輿拏舟訪之。文忠喜公之來，特爲展宴，而潁守翰林呂公亦預會，文忠乃自爲口號一聯云：「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兩閒人，謂公與文忠也。

《青瑣高議》前集卷八 歐陽永叔登第，授西洛留守推官，是時梅聖兪爲洛陽簿，二人相得之友也。一日，相約遊嵩山，永叔遇佳處即吟詠。遇晚，永叔望西峰巨崖之巔，有丹書四字云：神清之洞。永叔乃引手指示聖兪曰：「公見此四字乎？」聖兪從公所指而視之，無所見，永叔乃不言。洎乞身告老，高卧潁水，因思向四字，乃爲詩曰：「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煙霞

極目無人到，猿鶴今應待我來。」吟詩後數日，公薨。以公之才學，乃神仙中人也。公平生不言神仙事，公豈不知也？蓋公吾儒宗主，張吾道當如是也。

《東齋記事》卷一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氈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幕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敗者，故事爲之防。歐文忠公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爲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爲之。

《臨漢隱居詩話》 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永叔與學士陸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見過，不可不飲酒也。」因置酒共賞，即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永叔句有：「主人與國同休戚，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甲冷透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怏然不悅。後嘗語人曰：「裴度也曾宴賓客，韓愈也曾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淸時』，卻不曾恁地作鬧。」按《潘子眞詩話》云：「永叔頗聞元獻因賦雪詩有語。其後歐守靑社，晏亦出鎭宛邱，歐乃作啓，叙平生出處，以致謝悃。其略曰：『伏念曩昔，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晏得書，即於書尾作數語，授掌記謄本答之，甚滅裂。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答知舉時一門生書也。』意終不平」云云。攷之《侯鯖錄》，因歐公此詩，明日蔡襄遂言其事，晏坐此罷相，固宜有「作鬧」之語，并如子眞所云也。

蔡襄《寄歐陽永叔書》 月日，孤子蔡襄泣而言：襄罪惡深重，不自死滅，延禍先妣。護喪南歸，指日待盡，猶以葬期尙在中冬，所存餘喘，以哀號於公之門下，幸垂聽焉。夫喪者託事也，又欲永其傳焉，必有誌銘。若得鉅公之文，今世榮之，後世信之，是歿者果有傳，而生者果可託也。母氏孝行聞於鄉里，約素而嚴，諸子甘貧而自力，仕宦無過，皆母氏之訓也。三十年祿養，今其已矣，鮮民之生，復何爲哉！適以閣下暫臨近輔，居有閒日，誠能輟一食之頃，紀其平生，以爲哀苦之人罔極之報，則恩德莫加重矣。謹錄行狀一本上呈，可否惟命。不次，泣血上。

司馬光《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道原）父渙，字凝之，進士及第，爲潁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年五十棄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今爲屯田員外郎致仕云。

《涑水紀聞》卷一〇 黃晞，閩人，好讀書，客遊京師，數十年不歸。家貧，謁索以爲生，衣不蔽體，得錢輒買書，所費殆數百緡，自號「蹩隅子」。石守道爲直講，聞其名，使諸生如古禮，執羔鴈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補學職，晞固辭不就。故歐陽永叔《哭徂徠先生》詩云「羔羊聘黃晞，晞驚走鄰家」是也。著書甚多。至和中，或薦于朝，除試太學助教月餘，未及具綠袍，遇疾暴卒。有子甚愚魯，所聚及自著書，皆散失無存者。

《東軒筆錄》卷四 劉待制元瑜既彈蘇舜欽，而連坐者甚衆，同時俊彥，爲之一空。劉見宰相曰：「聊爲相公一網打盡。」是時南郊大禮，而舜欽之獄，斷於赦前數日，舜欽有詩曰「不及雞竿下坐人」，蓋謂不得預赦免之囚也。舜欽死，歐陽文忠公序其文集，叙及賽神之事，略曰：「一時俊彥，舉網而盡矣。」蓋述御史之言也。舜欽以大理評事、集賢校理廢爲民，後二年，得湖州長史，年四十餘，卒。

又 王禹偁在太宗末年以事謫守滁州，到任謝表略曰：「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全荷君恩。」【略】慶曆中，歐陽修謫守滁州，觀禹偁遺像而作詩曰：「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恩。想公風采猶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靑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蓋用其表中語也。

又卷一一 常秩居潁州，仁宗時，近臣薦其文行，召不赴。歐陽文忠公爲翰林學士，尤禮重之，嘗因早朝作詩寄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熙寧中，文忠致仕居潁州，秩被召而起，或改文忠詩曰：「笑殺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鷄。」

又卷一二 吳孝宗，字子繼，撫州人。少落魄，不護細行，然文辭俊拔，有大過人者。嘉祐初，始作書謁歐陽文忠公，且贄其所著《法語》十餘篇。文忠讀而駭歎，問之曰：「子之文如此，而我不素知之，且王介甫、曾子固皆子之鄉人，亦未嘗稱子，何也？」孝宗具言少無鄉曲之譽，故不見禮於二公。文忠尤憐之。於其行，贈之詩曰：「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既得喜且歡【略】。」

蘇軾《書黃牛廟詩後》 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

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放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況其大者。公既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錄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又《題歐陽公送張著作詩後》 詩中雖不著歲月，有「厭京已弄春」之語，是則自洛還館中未久，去夷陵之行無幾矣。元祐六年，東坡居士觀於汝南東閣。

《東坡志林》卷一《題李巖老》 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棋，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君幾局矣？」【略】歐陽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類也。

《麈史》卷中 永叔《早朝》詩曰：「月在蒼龍闕角西。」甚美。然予按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蒼龍，西曰白虎。今永叔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蓋不用漢闕耳。

《侯鯖錄》卷一 歐陽文忠公謫滁州，令幕中謝判官幽谷種花。謝請要束，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又 歐公閒居潁陰時，一妓甚韻，文公歌詞盡記之。筵上戲約，他日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子，有詩留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又 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畫舸浮，使君寧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東坡復自潁移維揚，作詩寄予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澠水燕談錄》卷二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忠亮讜直，言無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離間大臣，自結朋黨」。仍落天章閣待制，黜知饒州。余靖安道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師魯言：「靖與仲淹交淺，臣與仲淹義兼師友，當從坐。」貶監郢州稅。歐陽永叔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辯其非辜，若訥大怒，繳其書，降授夷陵縣令。永叔復與師魯書曰：「五六十年來，此輩沉默畏慎，布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爲驚怪。」時蔡君謨爲《四賢一不肖詩》，布在都下，衆爭傳寫，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虜使至，密市以還。張中庸奉使過幽州，館中有書君謨詩在壁上。四賢：希文、安道、師魯、永叔，一不肖，謂若訥也。

又卷四 慶曆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煥、光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貫、尚書郎致仕馮平爲「五老會」【略】。是時，歐陽文忠公留守睢陽，聞而歎慕，借其詩觀之，因次韻以謝，卒章云：「聞說優遊多唱和，新詩何惜借傳看。」

又卷七 慶曆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聲若環佩，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遊，愛其山水秀絕，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詞不主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歿。其後，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東坡居士子瞻，以補其闕。然後聲詞皆備，遂爲琴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略】。方其補詞，閑爲弦其聲，居士倚爲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爲比丘，號本覺法眞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眞同者矣。」

又 濮人杜默師雄，少有逸才，尤長於歌篇。師事石守道，作《三豪詩》以遺之，稱默爲「歌豪」，石曼卿「詩豪」，永叔「文豪」。而永叔亦有詩曰：「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

又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一無留意，獨好古石刻，自岐陽石鼓、岱山鄒繹之篆，下及漢魏已來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以爲《集古錄》，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并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以傳後學。跋尾多公自題，復爲之序，請蔡君謨書之，眞一代絕筆也。公之守亳也，余主蒙城簿，嘗得閱之。

又卷八 華陽楊褒，好古博物，家雖貧，尤好書畫奇玩充實中橐。家姬數

人，布裙糲食而歌舞絕妙，故歐陽公贈之詩云：「三腳木床坐調曲。」蓋言褒之貧也。

《墨莊漫錄》卷三　歐陽文忠公與韓子華、吳長文、王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即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過限七年，方踐前志，作詩寄子華曰：「俗諺云：也賣弄得過里。」其詩曰：「人事從來無處定，世途多故踐言難。誰知潁水閑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龍川別志》卷上　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爲朋黨。早歲排呂許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公亦不喜也。自越州還朝，出鎮西事，恐許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鑣而去。其後以參知政事安撫陝西，許公既老居鄭，相遇於途。文正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惟有過悔之語，於是許公欣然相與語終日。許公問何爲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經制西事耳。許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正爲之愕然。故歐陽公爲《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言之，乃信。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　予見司馬文正手寫歐陽公《青州不俵秋料青苗錢放罪謝表》「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二語，文正喜其正邪，抑以「遂非」、「改過」爲不然也？如文正力詆青苗等事，《免樞近出帥長安謝表》則云「雖復失位危身，終不病民害國」也。

又卷一八　劉中原父望歐陽公稍後出，同爲昭陵侍臣，其學問文章，勢不相下，然相樂也。歐陽公喜韓退之文，皆成誦，中原父戲以爲「韓文究」。每戲曰：永叔於韓文，有公取，有竊取，竊取者無數，公取者粗可數。永叔《贈僧》云：「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嘗有云，青蒿倚長松。」乃退之《醉留孟東野》「自漸青蒿倚長松」也。非公取乎？歐陽公以退之「讀《墨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爲叛道，中原父笑曰：「永叔無傷事主也。」

又卷二一　范文正公尹天府，坐論呂申公降饒州。歐陽公爲館職，以書責諫官不言，亦貶夷陵。未幾，申公亦罷。後歐陽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共力國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堯夫以爲不然，從歐陽公辯，不可，則自削去「驩然」、「共力」等語。歐陽公殊不樂，爲蘇明允云：「《范公碑》，爲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

又卷二二　歐陽公在政府，寄潁州處士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公將休致，又寄秩詩云：「賴有東鄰常處士，披蓑戴笠伴春鋤。」蓋公先爲潁州，得秩於民伍中，殊好之，至公休致歸，每接賓客，必返退士初服。秩已從王荆公之招，公獨朝章以見，愧之也。秩入朝極其諛佞，遂升次對。蚤日著《春秋學》數十卷，自許甚高，以荆公不喜《春秋》，亦絕口不言，匿其書不出。適兩河歲惡，有旨青苗錢權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君之《春秋》，亦權倚閣矣。」後神宗遇秩浸薄，荆公亦鄙之。秩失節，怏怏如病狂易，或云自裁以死。荆公尚表於墓，蓋其失云。

李綱《書韓魏公事》　歐陽永叔嘗問玉局曰：「魏公立朝大節孰爲難？」玉局曰：「莫難于定策。」【略】永叔曰：「方英廟初立，母后垂簾，一日簾中出文字一卷，皆訴宮禁中事，其辭甚切。公以文字置懷中，徐曰：『是必有內侍交搆兩宮者。』簾中曰：『有之。』因舉其姓名。公曰：『容臣退處置。』既歸省，取懷中文字焚之，命堂吏書空頭謫降敕，徧簽執政，且命開封府擇使臣一員，步軍司差禁卒二十人，呼簾中所舉姓名內侍至都堂，立庭中，面責之，塡敕編置嶺外。使臣禁卒即日押行。來日見上，具道所以。于是兩宮遂寧。若此者，乃所謂難，故予作《畫錦堂記》，言公『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蓋謂此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九　《西清詩話》云：歐公守滁陽，築醒心、醉翁兩亭於琅琊幽谷，且命幕客謝某者雜植花卉其間。謝以狀問名品，公即書紙尾云：「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其清放如此。

又　劉原甫敞再婚，永叔以二絕戲之云：「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明日都城應紙貴，開簾卻扇見新篇。」「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甫不悅。

又　《高齋詩話》云：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爲館職，徐氏必欲訾相其人，而無擇貌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當世豐姿秀美，乃諭媒妁竢馮出局，揚鞭躍馬，經過徐舍，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甚喜。成婚，始寤其非，竟以反目離婚。歐公嘗作詩云：「無擇名聲重當世，早歲多奇晚乃偶。」蓋爲此也。

又　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守汝陰日，因雪會客賦詩，詩中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銀等事皆請勿用。詩曰：「新陽力微初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略】。」

又卷三〇　《西清詩話》云：歐公《謝人寄牡丹》詩：「邇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用史載海東有國曰骨利幹，地近扶桑，國人初夜煮羊胛，方熟，而日已出，言其疾也。　苕溪漁隱曰：余讀《資治通鑒》云：「唐太宗時，骨利幹遣使入貢。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爲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所紀與史載小異。此作羊脾，歐公作羊胛，仄聲押韻，未知孰是。

又　《王直方詩話》云：澄心堂紙，乃江南李後主所製，國初亦不甚以爲貴。自劉貢甫首爲題之，又邀諸公賦之，然後世以爲貴重。【略】文忠公詩云：「君不見曼卿、子美眞奇才，久矣零落埋黃埃。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

又　《漫叟詩話》云：歐公有詩與王荆公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荆公答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文忠所謂吏部乃謝吏部也，後人疑荆公有韓公之句，遂以爲韓吏部，非也。此二聯政不相參涉。　苕溪漁隱曰：齊吏部侍郎謝朓，以清詞麗句動於一時，長五言詩，與沈約友善，約嘗謂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歐公所用乃此事，見《南史》。

又　苕溪漁隱曰：儲光羲詩云：「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永叔詩云：「田家何所業，簑笠日相親。桑條起蠶事，菖葉候耕辰。」用前詩之意而益工也。

又後集卷二三　《蔡寬夫詩話》云：文忠與趙康靖公槩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掛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嘗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酹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爲從容。」因榜其遊從之地爲會老堂。

又　苕溪漁隱曰：永叔《喜雪》云：「常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爲豐年候，占驗勝蓍策。」三白事古人不曾用，自永叔始，遂爲故實。

又　《桐江詩話》云：永叔作韓忠獻《晝錦堂記》，開石了，以碑本寄張安道，安道嗟歎久之，云：「惜乎不先寄老夫，使此記遂有小類。『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兩句中可去一字，不然，『以武康之節來治相』，又不然，『以武康節，來治于相。』」

又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歐陽公坐擅止青苗錢，特放罪，上表謝曰：「敢不戒小人之遂非，思君子之改過。」

《能改齋漫錄》卷三　劉偉明《贈熊本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爲橐，左蜀宣風綉作衣。」蓋《南史・劉杳傳》：「著紫荷橐。」事見《漢・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芰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啓》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啓》云：「白蟫素簡以香生，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者非一人。然《隋書・樂志》「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此又何耶？姑俟博識者。

又卷七　歐陽文忠公詩云：「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佳人。」自注云：「李賀詩：『東家蝴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歸。』」賀蓋用李淳風《占怪書》云：「蛺蝶忽入人宅舍及帳幕內者，主行人即返。」又云：「生貴子，吉。」

又卷一四　歐陽文忠少時，猶未知名。以文編投內翰胥公偃，且有長牋，所謂「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是也。集嘗載之，今不錄。胥公有啓《謝歐陽秀才》云【略】。歐公得之，又爲長牋以謝之，不載諸集，今錄于此【略】。

《石林燕語》卷七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祜爲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祜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固力爲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祜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祜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爲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爲太保。歐陽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見其家子弟言之。

《避暑錄話》卷上　歐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公每飲酒，必使彬爲之，往往酒行遂無算。故有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

又　歐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數趣之，文忠以

書報曰：「此文極難作，敵兵尚強，須字字與之對壘。」蓋是時呂許公客尚衆也。余嘗記于范氏家見此帖。其後，碑載初爲西帥時與許公釋憾事曰：「二公歡然相約平賊。」丞相得之曰：「無是。吾翁未嘗與呂公平也。」請文忠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擊，公等少年，何從知之？」丞相即自刊去二十餘字乃入石。既以碑獻文忠，文忠卻之曰：「非吾文也。」

又卷下　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

《四六話》卷上　歐陽文忠公《謝致仕表》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蹌蹌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翩翩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

《默記》卷上　晏元獻自西京以久病請歸京師，留寘講筵。病既革，上將臨問之。甥楊文仲謀謂：「凡問疾大臣者，車駕既出，必攜紙錢。蓋已膏肓，或遂不起，即以弔之，免萬乘再臨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煩臨問。」仁宗然之。實久病，忌攜奠禮以行。然後數日即薨。故歐公作《神道碑》言：「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飭太醫早夕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奏：『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丁亥，以公薨聞，上以不即視公爲恨。」蓋此意也。

又卷下　章子厚少年未改官，蒙歐陽公薦館職。熙寧初，歐公作史照《峴山亭記》以示子厚。子厚讀至「元凱銘功于二石，一置茲山，一投漢水」。子厚曰：「今飲酒者，令編劄斟酒亦可，穿衫着帶斟酒亦可飲酒，令婦環侍斟酒亦可飲酒，終不若美人斟酒之中節也。『一置茲山，一投漢水』亦可，然終是突兀，此壯士編劄斟酒之體也。惇欲改曰『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此美人斟酒之體，合宜中節故也。」文忠公喜而用之。

《道山清話》　張先，京師人，有文章，尤長於詩詞。其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之句，膾炙人口。又有「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風弄鞦韆影」之詞，人目爲「張三影」。先字子野，其祖母宋氏，孝章皇后親妹也。祖遜因是而貴，太宗朝爲樞密副使。子野生貴家，刻苦過於寒儒，取高科，甫改秩爲鹿邑縣以殂。歐陽永叔雅敬重之，嘗言與其同飲，酒酣，衆客或歌或呼起舞，子野獨退然其間，不動聲氣，當時皆稱爲長者。今人乃以張三影呼之，哀哉！歐公爲其墓銘。

《獨醒雜志》卷二　兩府例得墳院，歐陽公既參大政，以素惡釋氏，久而不請。韓公爲言之，乃請瀧岡之道觀。又以崇公之諱，因奏改爲西陽宮，今隸吉之永豐。後公罷政出守青社，自爲阡表，刻碑以歸。江行過采石，舟裂碑沉，舟人曰：「神如有知，石將出。」有頃，石果見，遂得以歸，立于其宮。紹興乙卯，宮焚，不餘一瓦，碑亭獨無恙，信有神物護持云。

又卷五　歐陽公自南京留守奉母喪歸葬于瀧岡，將興役，忽陰雨彌月。公念襄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父老，往告公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于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公乃爲文，齋潔而謁于神曰：「修扶護母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終始之賜，報德何窮！」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

又卷一〇　贛之龍南、安遠，嵐瘴甚於嶺外。龍南之北境有地曰安寧頭，言自縣而北達此地，則瘴霧解而人向安矣。歐公記至喜亭，以爲道岷江之險者，至亭下而後喜。皆謂入其地者垂於死亡，出境乃免也。

《學林》卷七　歐公《跋羅池碑》曰：「今世傳昌黎集，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爲『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觀國詳《羅池碑》升「鶴」字于「與」字之上，則句老而格新，古人有此格。屈平《九歌》曰：「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蕙肴烝」不可以對「奠桂酒」，而特倒其語者，取夫句老而格新也。然則《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非誤也，亦當以碑爲是。

又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曰：「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唐家政治之盛，不能遽革其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乃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絕，豈非其餘習乎？」觀國按：庾子山《馬射賦》曰：「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正倣此聯，非摹《長壽寺碑》句也。《長壽寺碑》亦倣《馬射賦》，又句格又弱者也。

《過庭錄》　韓魏公在相，曾乞《晝錦堂記》于歐公，云：「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先子云：「前輩爲文，不易如此。」

《**庚溪詩話**》**卷上**　嘉祐初，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摯公儀，出守杭州，上特製詩以寵賜之。其首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既到杭，欲侈上之賜，遂建堂山上，名曰「有美」，歐陽修爲記以述之，亦人臣之榮遇也。

《**容齋續筆**》**卷一三**　歐陽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辯其獲罪之冤，但稱其爲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爲不盡，公怒，至詒書他人，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王荆公爲錢公輔銘母夫人蔣氏墓，不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後云「孫七人，皆幼」，不書其名。公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以銘文見屬，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如得甲科，爲通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議其文亦如此。

又卷一六　歐陽公作《吳某墓誌》，云：「李煜時，爲彭澤主簿，曹彬破池陽，遣使者招降郡縣，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爲李氏死爾。』乃殺使者，爲煜守。煜已降，某爲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曰：『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其事雖粗見，而集中只云「諱某」，爲可惜也。

《**容齋三筆**》**卷一六**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與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詔職也。』」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曩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榜。至有勛德之家，干請朝廷出敕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然後知蔡公之旨意如此。雖勛德之家請於朝出敕令書者，亦辭之，不止一溫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載於此。

《**容齋四筆**》**卷九**　歐陽公自亳州除兵部尚書知青州，辭免至四，云：「恩典超優，遷轉頗數。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郎轉左丞，未逾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逾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累降詔不從其請。此是熙寧元年未改官制時，今人多不能曉。蓋昔者左右丞在尚書下，所謂左丞超三資除刑書者，謂歷工、禮乃至刑也。下云又超兩資者，謂歷戶部乃至兵也。其上唯有吏部，故言尚書六曹，超轉其五云。

又卷一三　文臣封贈三代，自初除執政外，凡轉廳皆不再該，唯知樞密院及拜相乃復得之。然舊法又不如是。歐陽公作程文簡公琳父神道碑，歷叙恩典曰：「琳參知政事，贈爲太子少師。在政事遷左丞（係轉一官），又贈太子太師。罷爲資政殿學士，又贈太師、中書令。爲宣徽北院使，又贈兼尚書令。」則是轉官與罷政亦褒贈，而自宮師得太師、中令，更爲超越。它或不然。

《**容齋五筆**》**卷三**　聖節所用祝頌樂語，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一篇，又有王母像者。若教坊，唯祝聖而已。《歐陽公集》乃載《五方老人祝壽文》五首，其東方曰【略】。其頌只四句，西、中、南、北方皆然。集中不云何處所作，今無復用之。

又卷九　歐公《郊樂詩》云：「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逶夷。」近歲丁朝佐《辨正》謂其字參古今之變，必有所據。予因其說而悉索之，此二字凡十二變。【略】二曰委佗，《詩・君子偕老》：「委委佗佗。」【略】。三曰逶迤。《韓詩》釋上文云：「公正貌。」【略】則歐公正用《韓詩》，朝佐不暇尋繹之爾。

又　今人亭館園池，多即其方隅以命名。如東園、東亭、西池、南館、北榭之類，固爲簡雅，然有當避就處。歐陽公作《眞州東園記》，最顯。案《漢書・百官表》【略】。然則以東名園，是爲不可。

《**老學庵筆記**》**卷二**　亳州太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勝數，作蜜極香而味帶微苦，謂之檜花蜜，眞奇物也。歐陽公守亳時，有詩曰：「蜂采檜花村落香。」則亦不獨太清而已。

又卷四　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詩。歐詩云：「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初但謂桃花有一种早開者耳，及遊成都，始識所謂小桃者，上元前後即著花，狀如垂絲海棠。曾子固《雜識》云：「正月二十（間）〔開〕，天章閣賞小桃。」正謂此也。

又卷六　歐陽文忠公立論《易・繫辭》當爲《大傳》。蓋古人已有此名，不始於公也。有黠僧遂投其好，僞作韓退之《與僧大顛書》，引《繫辭》謂之《易大

傳》，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論，遂爲之跋曰：「此宜爲退之之言。」予嘗得此書石刻，語甚鄙，不足信也。

又卷七　歐陽公謫夷陵時，詩云：「江上孤峰蔽綠蘿，縣樓終日對嵯峨。」蓋夷陵縣治下臨峽江，名綠蘿溪。自此上泝，即上牢關，皆山水清絕處。孤峰者，即甘泉寺山，有孝女泉及祠在萬竹間，亦幽邃可喜，峽人歲時遊觀頗盛。予入蜀，往來皆過之。

又　歐陽公《早朝》詩云：「玉勒爭門隨杖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李德芻言：「自昔朝儀，未嘗有牙牌報班齊之事。」予考之，實如德芻之說。問熟於朝儀者，亦惘然以爲無有。然歐陽公必不誤，當更博考舊制也。

《入蜀記》卷五　歐陽文忠公有《枝江山行》五言二十四韻。蓋文忠赴夷陵時，自此陸行至峽州，故其《望州坡》詩云：「崎嶇幾日山行倦，卻喜坡頭見峽州。」

又卷六　過達洞灘。灘惡，與骨肉皆乘轎陸行過灘。灘際多奇石，五色粲然可愛，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猶見黃牛峽廟後山。太白詩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蓋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歐陽公自荊渚赴夷陵，而有《下牢》、《三游》及《蝦蟆碚》、《黃牛廟》詩者，蓋在官時來游也。故《憶夷陵山》詩云：「憶嘗祗吏役，亘細悉經覯。」其後又云「荒煙下牢戍，百仞塞溪漱。蝦蟆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猿狖」也。

又　以小舟游西山甘泉寺，竹橋石磴，甚有幽趣，有靜練、洗心二亭，下臨江山，頗疏豁。法堂之右，小徑數十步，至一泉，曰孝婦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然歐陽文忠公不以爲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又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峰蔽綠蘿。」初讀之，但謂孤峰蒙藤蘿耳，及至此，乃知山下爲綠蘿溪也。

又　過下牢關。夾江千峰萬嶂，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洼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凋，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溪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江漸曲，轉灘山更多。」即此也。

又　（乾道六年十月）六日，過荊門十二碚，皆高崖絕壁，嶄巖突兀，則峽中之險可知矣。過涪，望五龍及鷄籠山，嵯峨正如夏雲之奇峰。荊門者當山，以險固得名。碚上有石穴，正方高可通人，俗謂之荊門則妄也。晚至峽州，泊至喜亭下。峽州在唐爲硤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爲陝州。元豐中，郎官何洵直建言，陝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陝州從阜從夾，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偏旁不同，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至喜亭記》，歐陽公撰，黃魯直書。

樓鑰《跋汪季路所藏書帖・歐公與劉原父帖》　公是先生望隆一時，而不容于朝，出知揚州，歐陽公所爲賦《平山堂》之詞也。移知青州，公是作《董仲舒》詩云：「江都才子又膠西，擾擾諸侯等棄之。爲問公孫丞相道，不知東閣欲賓誰。」後又帥長安久之，作《班超》詩云：「班超投筆起行間，傅鄭甘陳不足攀。何事眼昏頭髮白，卻思生入玉門關。」二詩不無少望矣。歐公與之至厚，西齋蓋平時群賢聚會之地，歐氏至今有《西齋帖》，然終不能挽之還朝，豈非命耶？

朱熹《〈集古跋尾〉跋》　以眞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誚文饒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敗，語尤緊切，足爲世戒，且其文勢至此乃有歸宿。又「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疑皆當以印本爲正云。

周必大《題六一先生手書後》　右熙寧間文忠公《與趙彥若元考帖》，江端友跋云：「先祖非戲言，蓋往時風法華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公友江鄰幾舍人亦以公見筆輒書戲比風僧，此說載公《文集・試筆門》。端友即鄰幾孫也。慶元五年二月癸未周某書。

又《題六一先生夜宿中書東閣詩》　右歐陽公嘉祐八年冬末詩。按昭陵以是年春晏駕，十月復土，時厚陵再屬疾，兩宮情意未通，故有「攀髯路斷」、「憂國心危」之句云。淳熙乙巳春某謹記。

《捫蝨新話》上集卷二　文章雖要不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胎換骨等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震汗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世人但知誦公此文，而不知其實有來處。公作

《黃夢升墓銘》，稱夢升哭其兄之子庠之辭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公嘗喜誦之，祭文蓋用此爾。夢升所作，雖不多見，然觀其詞句，奇倔可喜，正得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巑以數語，而變態如此，此固非蹈襲者。其後東坡《跋姜君弼課業》亦云：「雲興天際，熔若車蓋。凝瞳未瞬，瀰漫湛鬱。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塹空，萬夫皆廢。霹綆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一意。前輩作者用此法，吾謂此不傳之妙，學者即此便可反隅矣。

《蘆浦筆記》卷四　《楚相孫君碑》，不見書撰人名氏。考《史記》本傳，列于《循吏》之首，獨載改幣高梱事爲詳，而碑則略之。埋蛇陰德，僅書于劉向《新序》。「屬子」云云，則在《優孟傳》，然其文意皆不同。碑謂生于季末，仕于靈王，則謬矣。且莊之後，爲共、爲康、爲郟敖，歷三世凡五十年，始爲靈，安得仕于靈？卒後數年，而莊復封其子邪？六一先生跋，喜其得叔敖之名，兼以集錄，二十年求之博且勤，乃得之，故不暇訂正耳。

又　《漢周府君碑》，六一先生凡三四跋，最後方辨其名璟。蔣穎叔作《武深溪》，乃謂名煜，且押之韻。蓋石古剝落，以其形似求合于君光之字，故云爾。《曾南豐集》顧云，從知韶州王之材得此碑，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名昕。」則併與其形似而不辨，何至遽信，而以六一未詳考耶？

《直齋書錄解題》卷三　（孫）明復居泰山之陽，以《春秋》教授，不惑傳注，不爲曲說，眞切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攷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爲多。石介而下皆師事之。歐陽文忠爲作墓誌。

又卷二〇　《女郎謝希孟集》二卷，閩人謝景山之妹，嫁陳安國，年三十三而死。其詩甚可觀，歐公爲之序，言有古淑女幽閒之風雅，非特婦人之言也。景山者，按歐陽《詩話》，言「謝伯初字景山，當天聖、景祐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景山方爲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仕不偶，困窮以卒，詩亦不見於世。」此序又言景山少以進士一舉甲科。攷《登科記》，天聖二年甲科但有謝伯景，而謝伯初者乃在寶元元年。公謫夷陵，當景祐三年，景山已爲法曹，則非寶元登第者。名字差齵如此，未可攷也。

《舊聞證誤》卷二　龍袞著《江南野錄》云：歐陽觀義行頗憐，先出其婦，有子登科，詣之，待以庶人。觀乃文忠父，文忠自識其父墓，初無出婦之玷。袞與文忠爲鄉曲，豈非平時有宿憾與？夫祈望不至云爾，不可不爲之辨。按歐陽公《瀧岡阡表》，以熙寧二年立，而云既葬之六十年，逆數之，葬時公才四歲耳。《表》中雖不見出婦事，然以《志》考之，觀年五十九卒官，而鄭夫人年方二十九，必非元配。蓋觀已出婦，其子固難言之。歐陽公撰《族譜》云觀二子，昞當是其前婦之子，所謂卒賴以葬者也。文忠後任昞之子嗣，立爲廬陵尉，見焚黃祭文中。又文忠《貶滁州謝上表》云：「同母之親，惟有一妹。」足見昞爲前母之子無疑。仲言雖欲爲歐陽公諱之，其意甚美，然非事實。況觀之前婦實有過，亦未可知。孔子、子思尚明言之，特歐陽公不可自言，他人何諱之有？

又　國朝致仕官帶職，歐陽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謝表》曰：「道愧師儒，乃忝春官之峻秩，身居畎畝，猶兼書殿之隆名。」自是以爲例（出王明清《揮麈前錄》）。按國朝臣僚帶職致仕，自熙寧四年二月王仲儀始。是年六月歐陽公乃還政，非事始也。

《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三八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爲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爲黨而怯戰者亦自爲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爲善於國家，何害也？」初，呂夷簡罷相，夏竦授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修等爲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奸之不易。奸，蓋斥夏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爲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

《賓退錄》卷四　本朝歐陽文忠公作《九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于適然。其說云【略】。歐文忠《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

《敬齋古今黈拾遺》卷三　歐公《黃楊樹賦》云：「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疑此以前別有語。古人文字，無有鑿空便云「若夫」者。《禮記・曲禮》於「疑事毋質，直而勿有」下，即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鄭氏釋「若夫」云：「言若欲爲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原鄭氏於此注釋者，意謂上下文本不相屬，無用此句相發，故別引先穀語，以「夫」爲丈夫，鄭之此說亦強爲解耳。其實「若夫」二字衍文耳。且《曲禮》汎說爲人之禮，前已有語，尚不須此二字。況歐賦聲律文字，專以華藻鏗鏘爲美，前無一言，遽以「若夫」一言爲喚句，豈爲文之體哉？歐公一代儒，定

無此失。故予謂此賦，其「若夫」以前，必別有語也。

《文章精義》 永叔《醉翁亭記》結云：「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是學《詩・采蘋》篇「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二句。

又 《詩・雲漢》有「耗斁下土，寧丁我躬」之句，退之、永叔《禱雨文》，遂各演作一篇，其實皆自《雲漢》來，然不逮遠矣。

《四六法海》卷三 《謝致仕表》。東坡見此表，至「伏櫪之馬」一聯大以爲妙。云：「古人致仕表，未有能至此者。」元厚之《致仕表》云：「蹌蹌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翩翩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藿雖傾，尚遡日華之明潤。」皆本歐公語。

又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公以慶曆四年除龍圖閣直學士。五年，以孤甥張事落職，知滁州。八年，徙知揚州。皇祐元年，移潁州。是年復龍圖閣直學士，所謂「屢被陞遷之渥」也。

又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初，王安石未知名，友人曾鞏攜其文以示公，公爲延譽，又嘗薦爲諫官。已而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群牧判官。及守青州，以請止青苗錢不合，力求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庭則壞朝庭，留之安用？」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按：安石不足言，公此表亦甚於唾罵矣。

又 《乞罷政事表》。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初即位，公轉尚書左丞。是年，有蔣之奇之誣，公力求去。

又 《亳州謝上表》。帝將追崇濮王，公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禮無加爵之道。於是，御史等詆公，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與公合，公薦爲御史，衆目爲奸邪，之奇患之。公婦弟薛宗孺有憾於公，誣公以帷簿事，連其長子婦吳。御史中丞彭思永以語之奇，之奇即劾公。神宗即位，詔詰所從來。之奇言得之思永，思永力抵，以爲風聞。上以其詞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手詔慰公，公亦求退，罷知亳州。此表所指蓋謂之奇也，事在治平四年。

《丹鉛總錄》卷一一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叢子》也。

《宋稗類鈔》卷六 黃山谷嘗與座客論王介甫文。一客曰：「魯直不知前輩亦未深許介甫也。嘗見歐陽公一帖，乃答人論介甫文，言『此人而能文，角而翼者也』。此帖今在孫元忠家，其子甚祕之，非氣類者不以出示。然就帖中語考之，乃是介甫方辭起居注時也。」

著錄

韓琦《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 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十一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

吳充《歐陽修行狀》 嘗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爲《家書總目》八卷，其遺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別爲編集，而未及成。

《歐陽文忠公集》附錄卷三葉濤《重修〈神宗〉實錄歐陽修傳朱本》 修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頗是正譌謬。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

蘇軾《六一居士集叙》 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

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

歐陽發《先公事迹》 先公平生著述《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

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爲《家書總目》八卷。其遺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別爲編集而未及成。又奉勑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在館職日，與同時諸公共撰《崇文總目》、《祖宗故事》。

《墨莊漫錄》卷八 文忠公又有《雜書》一卷，不載於集中，凡九事，今亦附於此【略】。右永叔所書九事，頃在京師貴人家見之，當時人謁狀、收書之字畫清勁，多柳誠懸筆法，愛而錄之。然其間稱「馬放降來地」及「春生桂嶺外」之句，并論嚴維「柳塘春水漫」，溫庭筠「鷄聲茅店月」之工，與夫賈島哭僧之誚，皆已載於《詩話》中，及晏元獻評富貴之句，亦見於《歸田錄》。但其言或不同，故不敢刪削，并錄之云。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第八》 《六一居士全集》一百五十卷，又《六一居士別集》二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卷，《諫垣集》八卷。右皇朝歐陽修字永叔，吉州人。【略】至所作《唐書》、《五代史》，不愧班固、劉向也。獨議濮邸事，議者不以爲是。有蘇子瞻序。

《東都事略》卷七二《歐陽修傳》 《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歐公集》。

又 《歐陽公刀筆集》。

又《章奏類》 《歐陽文忠公從諫集》。

陳亮《歐陽文忠公文粹後叙》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略】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略】乾道癸巳九月朔，陳亮書。

周必大《歐陽文忠公集跋》 歐陽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閩、蜀皆有之。前輩嘗言公作文揭之壁間，朝夕改定，今觀手寫《秋聲賦》凡數本，劉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別本尤多。後世傳錄既廣，又或以意輕改，殆至訛謬不可讀，廬陵所刊抑又甚焉。卷帙叢脞，略無統紀，私竊病之，久欲訂正，而患寡陋未能也。會郡人孫謙益老於儒學，刻意斯文，承直郎丁朝佐博覽群書，尤長考證。於是遍搜舊本，傍采先賢文集，與鄉貢進士曾三異等互加編校。起紹熙辛亥春，迄慶元丙辰夏，成一百五十三卷，別爲附錄五卷，可繕寫模印。惟《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衆本有增損其辭至百字者，有移易後章爲前章者，皆已附注其下。如《正統論》、《吉州學記》、《瀧岡阡表》，又迥然不同，則收置《外集》。自餘去取因革，粗有據依，或不必存而存之，各爲之說，列於卷末，以釋後人之惑。第首尾浩博，隨得隨刻，歲月差互，標注抵牾，所不能免，其視舊本，則有間矣。既以補鄉邦之闕，亦使學者據舊鑒新，思公所以增損移易，則雖與公生不同時，殆將如升堂避席，親承指授，或因是稍悟爲文之法，此區區本意也。六月己巳，前進士周必大謹書。

胡柯《歐陽文忠公年譜序》 今參稽衆譜，傍採史籍，而取正於公之文。凡《居士集》、《外集》，各於目錄題所撰歲月，而闕其不可知者；奏議、表章之類，則隨篇注之，定爲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居士集》五十卷，公所定也，故置于首；《外集》二十五卷次之；《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別行於世。《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奏議》十八卷、《雜著述》十九卷、《集古錄跋尾》十卷又次之；《書簡》十卷終焉。考公行狀，惟闕《歸榮集》一卷，往往散在《外集》，更俟博求。別有附錄五卷，紀公德業。此譜專叙出處，詞簡而事粗備，覽者當自得之。慶元二年二月十五日，郡人登仕郎胡柯謹記。

《直齋書錄解題》卷四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翰林學士廬陵歐陽修永叔、端明殿學士安陸宋祁子京撰。

又 《新五代史》七十四卷，歐陽修撰。

又卷一七 《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二卷，附錄四卷，年譜一卷，參政文忠公廬陵歐陽修永叔撰。【略】其集遍行海內，而無善本。周益公解相印歸，用諸本編校，定爲此本，且爲之年譜。自《居士集》、《外集》而下，至於《書簡集》，凡十，各刊之家塾。其子綸又以所得歐陽氏傳家本，乃公之子棐叔弼所編次者，屬益公舊客曾三異校正，益完善無遺恨矣。《居士集》歐公手所定也。

魏了翁《裴夢得注歐陽公詩集序》 歐陽文忠公之詩文，今所謂《居士集》者六百七十餘篇，公之子叔弼以授蘇文忠公，公書其篇首【略】。自是集之行也，家藏而人誦之，有譜其年行，有類其制誥表章雜著而別爲之集者。蓋片辭隻牘，無復棄遺矣。臨川裴及卿夢得嘗從故工部尚書何叔異游，何耆公之詩，命及卿爲之箋釋，久而成編。余亦雅好歐公詩簡易明暢，若出諸肆筆脫口者。今披味裴釋，益知公貫融古今，所以蓄德者甚弘；而非及卿博見強志，精

思而篤踐焉，亦不足以發之也。書成，介其諸舅李公父劉以屬叙于余。【略】公詩十有四卷，凡五百二十一首。

王柏《跋歐曾文粹》 右《歐陽文忠公南豐曾舍人文粹》，合上下兩集六卷，凡四十有二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之所選。觀其擇之之精，信非他人目力所能到。抑又嘗聞朱子取文字之法，文勝而義理乖僻者不取；贊邪害正者，文辭雖工不取；釋、老文字，須如歐陽公《登眞觀記》、曾南豐《仙都觀記》、《菜園記》之屬，乃可入。此可以知其取捨之意矣。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歐陽修集》五十卷。又《別集》二十卷，《六一集》七卷，《奏議》十八卷，內、外制集十一卷，《從諫集》八卷。

危素《歐陽文忠公集序》 宋歐陽文忠公之文，門人蘇內翰既爲之序，(汲)〔汴〕京官局，杭、蘇、衢、吉、建、蜀俱有刻本，子棐又手寫家集，而孫恕宣和五年校於景陵者，卷帙多寡各異。唯《居士集》五十卷，公所親定，故諸本相同，訛闕亦鮮。至《外集》，則篇次詳略不同，訛闕尤甚，一篇之中或少一二字，多至數十百字，讀者病之。吉舊本雖有勘誤一編，往往患其疏略。周丞相用諸本較定重刻，比它本爲最勝，然於凡諸繆誤脫漏不可讀者，亦莫從是正，僅疏注疑誤其下而已。迨病亟，始得寫本於李參政光家，周公子綸屬舊客訂定編入，今每卷所謂恕本是已，然亦徒摭其時有筆誤處，指以爲疵，不復加以精較，甚可惜也。寫本後歸軍器監簿曾天麟家，紙墨精好，字畫端楷，有唐人風致，皆識以公印章。藏諸曾氏且四世，兵後獨存。曾氏孫魯避亂新淦山中，始能取它本詳加較勘，而以寫本爲據，篇次卷第則壹以吉本爲定，其同異詳略頗仿朱氏《韓文考異》義例。若吉本所闕而見於它本者，別爲《拾遺》一卷，是可謂有志於公書者矣。近世惟吉學有是書可摹印，兵毀盡廢。龍舒蔡玘來知永豐縣，以公鄉邑，首出廩祿，倡率好義者取曾氏所校刻諸學宮，邑士夏巽屬素識其成。

貝瓊《歐陽先生文衡序》 金華馮忠者，學精而志堅，洪武五年薦於春官，以少不更事，俾居成均卒學，而余亦被召爲助教，遂從余學古文。時天朝方鏟時之陋習，將一變而至於古，則不可不取法文忠公矣。忠肄業之暇，錄其文之粹者，凡一百七十二篇，類爲六卷，題曰《文衡》，謂法之所在也。可謂有志之士，由是而進，去古何遠邪？既成示予，故爲序以志忠之勤，且使觀其文而想其人也。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二十日，後學貝瓊序。

《皇明文衡》卷四八鄒緝《書居士外集後》 新淦之仁和有李繼武者，【略】嘗得故禮部侍郎曾魯得之所校歐陽公《居士內外集》，【略】惟所校《居士集》五十卷，洪武初永豐縣令蔡玘已爲之鏤板，而建寧書坊又爲之傳刻，則此《外集》亦當與之并行也。【略】李今又已沒，則其集之流落散亡也必矣。

楊士奇《聖諭錄》卷中 上(明仁宗)在東宮稍暇即留意文事，間與臣士奇言歐陽文忠文雍容醇厚，氣象近三代，【略】遂命臣及贊善陳濟校讎歐文，正其誤，補其闕，釐爲一百五十三卷，遂刻以傳。廷臣有知文者，各賜一部，時不過三四人。

《文淵閣書目》卷九 《歐陽文忠公文集》一部四十冊，完全。

錢溥《天順本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歐陽文忠公，廬陵人也。廬陵舊有公全集本，既而收上內府，而天下遂不復得是全集久矣。海虞程君宗自秋官知府事之明年，廣求之而得于胡文穆公家，蓋內出本也，亟命工翻刻于郡橫。

彭勗《天順本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海虞程君繇刑部員外郎擢知吉安府事，【略】乃諗于衆曰：「文忠公之文章可見者惟《六一居士集》板行四方，全集則未之見，若獲一睹，誠爲至願。」於是胡文穆公子永肅持其家藏內閣明本以獻，君既得睹之，喜甚，遂捐堂食資購板募工，刊置郡庠之藏書閣，期與四方共，且屬教授鄭鋼正其字之訛，請勗言序諸後。【略】君名宗，字源伊，嘗以《詩經》中辛未柯潛榜進士云。

王臣《弘治修補天順本歐陽文忠公集跋》 右《歐陽文忠公集》凡如干卷，板吾吉郡，行世既久，脫落昏訛，至不可讀，學者病之。郡守顧君天錫、同府歐陽君允直從予得內本，訛者正之，缺者補之，命工入梓，歷數月而得爲完書，即其用心亦勤矣。【略】按舊本東吳尚書程公原伊作郡時得之胡文穆公家，自天順壬午迄今已三十年，又得之於予，而顧亦吳人，歐陽雖家馬平，實系出崇公之後。文之顯晦，事之符合，固自有其時哉。時判府昆明趙君藺完、古衛楊君文翰、推府婺源程君淑用、古渝陶君廷貴，實相與成其事。

《菉竹堂書目》卷三 《歐陽文忠公文集》五十三冊。

劉喬《正德本歐陽文忠公全集跋》 廬陵爲歐陽文忠公故里，其文集固宜有刻。先時，惟《六一居士集》行於世，今之全集，則自天順辛巳海虞程公宗作守時始刻之。踰三十年，板刻殘缺，姑蘇顧公福作守復刻之，實弘治辛亥

也。迨今又二十餘年，而板刻殘缺尤甚。正德庚午春，喬以刑部郎中承乏茲郡，至則亟圖刻之，然時方以科催爲急，簿書訟獄爲先，而姑置此於緩且後，眞成俗吏也哉。是歲冬，入覲，僅攜舊刻數十冊以行。比至京，士大夫索是書者甚衆，間出舊刻以應之，而咸惜其非全書，且曰：「責將誰歸也？」明年夏四月，始復任，訪求善本，乃得之於郡庠生歐陽昂所藏，手自校正，爰命工翻刻之，俾世之慕公之文者，得以睹公之全書，而喬亦與以免俗吏之誚哉。工畢，遂書末簡以識歲月云。

唐龍《嘉靖本歐陽文集序》 浙江按察司副使歐陽子冲菴清，裔出廬陵，邇念文忠公全集雖旁行於世，而卷帙浩繁，傳之者希，是故白屋之士，童而慕之，皓首弗獲披誦，悵悵以爲憾焉。乃取其中《六一居士集》授處州守李子冕翻刻之，庶幾布之廣而得之易也，抑亦以斯集乃公子棐之所次論，尤言之粹者哉。既而屬予題其簡端。

陳珊《嘉靖本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江西左使春谷汪君偕右使笠江潘君、少參樂湖王君、立菴張君，以中丞五山陳公、侍御初泉吳公命致於陳子曰：「惟江右文獻巨區，惟文忠公一代宗匠，惟茲會城無專刻，是誠缺典。子弭節江藩，日懷靡及，校而傳之，固咨詢之餘業，亦脩飾之遐軌也，子毋辭。」陳子唯唯。既數日，五山、初泉二公復委重焉。陳子辭弗獲，爰取吉刻而閱之，窮日夜之力，浹月而卒業。舉其全，則集無遺帙也；究其大，則帙無遺篇也；盡其微，則篇無遺言也。重出而少異者刪之，互存而獨優者取之，訛者正之，缺者補之，功若可已矣。於稽其類，則先後錯雜，篇什靡倫。因病夫編次者之重於改舊，略於師心，而漫無所取裁也，於是列區別之規，審萃會之義。首族譜，重本源也。次年譜，重履歷也。藝文惟賦爲古，而以近體詩賦先之，重應制也，矧寓規諫，其義可則也。次古詩，次律詩，次詩餘，本歷代文體之先後也。次論策經旨，見公稽古之力焉。次表狀劄議，見公立朝之節、經世之猷焉。序記銘誌，文之大者，故次於奏議。書詳而簡略，或以議事，或以達情，故次於銘誌。《集古錄跋》，見公之游藝也。《歸田》、雜著，其類非一，見公雖優游畎畝，而博聞強識，俛焉日有孜孜也。公之文盡於是矣。乃若詔冊、雜制，則臣子代言之體，似非公所得專，又賜妃嬪、賜宗室、賜臣工，率溷淆無紀。予爲之條分縷析，各從其類。禱祠以效祝，通好以息爭，自漢以來則然矣，特附於後焉。制詞謚誥，公之生榮也；祭奠銘誌，公之死哀也；國史有傳，事蹟有錄，公之完名全節也，故以是終焉。【略】舊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六卷，予爲總之，得一百三十五卷。先是，春谷擢尹京兆，行過家，復遺書來促署篆，樂湖君時亦過從討論，以贊於成。繼左轄者，鍾陽馬君也，及梓，而鍾陽適至，經理尤賴之，固斯集之幸矣。因并識其歲月云。

郭雲鵬《嘉靖本歐陽先生遺粹跋》 鵬計《歐陽文忠公集》總一百三十餘卷，【略】龍川陳先生亮伊何疇拔僅百三十篇，要之其殆有見云爾。若鵬則弗忍舍置，於是會合諸英選，暨厥子孫家藏全集，反復閱越歲，更取詞根義理、事切要務者八十三篇，別彙十卷，竊名《遺粹》附之。又不敢秘以自私，并錄壽梓，俾公文流播蕃衍，得與韓、柳、蘇集齊驅，博雅君子咸得丕式，是亦庶乎其可矣。然不自量，妄敢取去其文，使之不盡傳于世，則鵬之負罪，豈不重歟？時工告就，謹以愚志歲月誌焉。

《趙定宇書目》 宋板大字《歐陽文粹》。

《國史經籍志》卷五 歐陽修《六一集》百五十卷，《別集》二十卷。

《百川書志》卷一二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歐陽文忠公全集》一百五十八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歐陽文忠公內外制草》十一卷。

又卷一三 《歐陽文忠公全集》二十冊，一百二十二卷。又十冊，五十卷。又《文粹》十冊，二十卷。

《行人司書目》 《歐陽文忠全集》十五本。

《南雍志經籍考》下篇 《歐陽居士文集》五十卷，存者四百四十七面，今補八十六面乃完。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冊，全。宋歐陽修著，凡一百五十八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歐文忠奏議》八卷。

《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卷，元刊本。

《近古堂書目》卷下 元版《歐陽文忠公集》。

又 宋刻《歐陽文忠公外制集》。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九茅坤《廬陵文鈔引》 今錄其文集行世者，首上皇帝書疏六首，次劄子並狀五十三首，次表啓二十二首，次書二十五首，次論三十五首，次序三十一首，傳二首，次記二十五首，次神道碑銘墓誌銘四十

七首，次墓表祭文行狀二十三首，次頌賦他雜著一十首，釐爲三十三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歐陽修《文忠集》一百五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歐陽文忠公全集》。陳景雲注：「《居士集》，一百五十二卷，附錄四卷，年譜一卷。」宋刻《文忠公外制集》。陳景雲注：「周益公云，歐公學士院草錄，世已不傳。近歲有《玉堂集》，云是李漢老邴所編，亦差誤，非全書。」陳同父《歐陽文粹》三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江西巡撫採進本。【略】此本爲周必大所編定，自《居士集》至《書簡集》，凡分十種，前有必大所作序。陳振孫以爲益公解相印歸，用諸本編校，刊之家塾，其子綸又以所得歐陽氏傳家本、歐陽棐所編次者，屬益公舊客曾三異校正，益完善無遺恨。然必大原序又稱郡人孫謙益，承直郎丁朝佐遍搜舊本，與鄉貢進士曾三異等互相編校，起紹熙辛亥，迄慶元（庚）（丙）辰。據此，則是書非三異獨校，亦非必大自輯，與振孫所言俱不合。檢書中舊存編校人姓名，有題「紹熙三年十月丁朝佐編次、孫謙益校正」者，有題「紹熙五年十月孫謙益、王伯芻校正」者，又有題「郡人羅泌校正」者，亦無曾三異之名。唯卷末「考異」中多有云「公家定本作某」者，似即周綸所得之歐陽氏本。疑此書編次義例本出必大，特意存讓善，故序中不自居其名，而振孫所云綸得歐陽氏本付三異校正者，乃在朝佐等校定之後添入刊行，故序亦未之及歟。其書以諸本參校同異，見於所紀者曰《文纂》，曰薛齊誼《編年慶曆文粹》，曰《熙寧時文》，曰《文海》，曰《文藪》，曰京本《英辭類稿》，曰《緘啓新範》，曰《仕途必用》，曰《京師名賢簡啓》，皆廣爲蒐討，一字一句，必有考覈。又有兩本重見而刪其複出者，如《濮王典禮奏》之類；有他本所無而旁採附入者，如《詩解統序》之類；有別本所載而據理不取者，如錢鏐等傳之類，其鑒別亦最爲詳允。觀樓鑰《攻媿集》有《濮議跋》，稱廬陵所刊《文忠集》列於一百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又第四卷《劄子》註云「是歲十月撰，不曾進呈」。檢勘所云，即指此本。以鑰之博洽，而必引以爲據，則其編訂精密，亦概可見矣。

又　《歐陽文粹》二十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宋陳亮編。【略】是編有亮乾道癸巳後叙，謂錄公文凡一百三十篇。案修著作浩繁，亮所選不及十之一二，似不足盡其所長。然考周必大序，謂《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衆本，迥然不同。如《正統論》、《吉州學記》、《瀧岡阡表》皆是也。今以此本校之，與必大之言正合。是書卷首有《原正統論》、《明正統論》、《正統論上》、《正統論下》四篇。《居士集》則但存《正統論》上、下二篇。其《正統論上》乃以《原正統論》「學者疑焉」以上十餘行竄入，而論內「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以下半篇，多刪易之；其《正統論下》，復取《明正統論》「斯立正統矣」以上數行竄入，而論內「昔周厲王之亂」以下亦大半刪易之。其他字句異同，不可枚舉，皆可以資參考，固不妨與原集并存也。

《天祿琳琅書目》卷三　《居士集》八函六十四冊，宋歐陽修著。九十九卷，後附祭修文及行狀、謚議、墓誌銘一卷，共一百卷。前宋祝庇民序。祝庇民列銜爲迪功郎、士曹掾兼戶曹及管左推勘公事。序後又列朝散大夫、知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方時可，朝請郎、通判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周詵，從事郎、司儀曹事監方薦可諸銜名。卷五十後載「吉州公使庫開到《六一居士集》計五十卷，宣和四年九月記」。又列迪功郎、司士曹事郭嗣明，迪功郎、司兵曹事監秦尹，迪功郎、刑曹掾監洪知柔諸銜名。庇民序稱「太守陳公嘗以公帑之餘刻《居士集》五十卷，觀者猶恨未爲全本，今太守方公惜之，俾嗣其事」云云。其書中所列之人，《宋史》俱無傳。考《吉安府志》載宋徽宗宣和三年至五年，知州事者爲陳城；六年，繼其任者爲方時可。則序中所稱太守陳公即爲陳城，序後所列銜名蓋時可同官，卷五十後所列銜名蓋城同官也。城與時可世系里居，志亦未載，而核其官，稽其時，實兩相脗合，則是書之爲北宋刊本，信而有徵矣。

又卷六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元刊本。【略】此書字法規仿鷗波，深得其妙，定屬元時所重刊者。觀其模印之精，非好古家不能爲。

（日）皆川愿《重刊歐陽文忠公文集序》　余通家子有島氏，字定園，京人也，好學，頗知爲古文之說，而每語稱韓、歐二家不厭也。而其家舊蓄《歐集》二本，其一爲元時刻本，比今所有多異同，余嘗暇日與君錦共校讎其二本，頗多所是正。而定國則復爲《歐集》，病我邦未有刊本也，遂捐資募工，二年而刻成。余因述論韓、歐古文之說，以著之其端。寶曆十有三年癸未夏四月，平安皆川愿謹撰。

（日）島靖之《重刊歐陽文忠文集跋》　家有《歐集》二本，前者清君錦、皆川伯恭爲予校訂，互正訛誤，頗成佳善，因謀剞劂，募工二年，始成刊布。後之言文章者，顧此不無裨助云。癸未春正月，島靖之書。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〇　《歐陽文忠公全集》一百五十四卷附錄五卷，宋歐陽修撰，惇叙堂本。【略】今本以此本爲善，祠本不足貴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年譜、附錄六卷，明正德吉州刊本。

又　《歐陽文忠公全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明嘉靖庚申刊本。

又　《歐陽文集》五十卷，明嘉靖刊本。

又　《歐陽先生文粹》二十卷，明刊本。右爲吳會郭雲鵬校勘，刻於寶善堂。目錄後有「宋儒聚精」小木記。前列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二篇，曾子固、王介甫祭文各一篇，後列乾道癸巳九月朔陳亮序。卷數疑雲鵬分編。《四庫》著錄者，此本也。

又　《歐陽先生文粹》五卷，宋刊巾箱本。【略】此宋刻巾箱本，每葉二十八行，每行二十六字。字極精湛，棉紙背，有宋時公牘，并鈐宋印。

又　《歐陽先生遺粹》十卷，明刊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宋歐陽修撰，周必大編。嘉靖本一百三十五卷，改其原次序。明天順壬午刊本。弘治壬子刊本。正德壬申刊本。嘉靖丁酉刊本。嘉靖庚申何遷刊本。明代朝鮮國刊《居士集》五十卷。康熙間同里曾弘校刊本。乾隆間裔孫世和重刊本。嘉慶二十四年裔孫衡重校刊本。《天一閣書目》有宋刊本六十四卷。《天祿後目》有元刊本。

又《附錄》　天順本，最佳。明洪熙元年內府翻宋本，甚少。（懿榮）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歐陽先生文粹》五卷，宋刊本，宋陳亮編。凡文一百三十篇，又拾遺十一篇。此書各家著錄皆作二十卷，是本密行小字，獨分五卷，誠爲希覯。前列蘇軾序及當時名人祭文、目錄，後有乾道癸巳陳亮後序。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六字。板刻精妙，字句與本集頗有異同，並資參考。卷中多正書木印云「安撫提刑汪郎中置到紹興府學官書許生員關看不許帶出學門」，蓋爲明時官學藏書。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居士集》五十卷，宋歐陽修撰，存目錄、卷三至十五、二十九至三十三、三十七至四十七，共二十九卷。宋紹興間衢州刊本。按：此書余庚午春得之寶應劉翰臣（啓瑞）家，亦大庫佚書也。全書蝶裝十二巨冊，封面明人簽題。尤可異者，於書頭豎題書名卷次，審其勢，則爲書脊向上插於廚中者也。余得書後參之群目，證以《考異》，知爲衢州刊本。熙寧祖本既不可見，此本猶可窺歐公手定之舊，爲傳世歐集第一刻，亦足貴矣。

又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宋歐陽修撰。卷三至六、三十八至四十四、六十一至六十三、九十五、一百三十四至一百四十二配明鈔本，凡二十四卷。宋刊存一百三十四卷。宋慶元二年丙辰周必大校刊於吉州，爲《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問》三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奏議》十八卷，《河東奉使奏草》二卷，《河北奉使奏草》二卷，《奉事錄》一卷，《濮議》四卷，《崇文總目序釋》一卷，《于役志》一卷，《歸田錄》二卷，《詩話》一卷，《筆說》一卷，《試筆》一卷，《近體樂府》三卷，《集古錄》十卷，《書簡》十卷，附錄五卷（載祭文、行狀、謚誥、墓誌、碑銘、傳、事迹、神清洞記諸篇）。共一百五十三卷，又附錄五卷。【略】每卷標題大題在下，小題在上，避宋諱極謹，至「愼」字止。內《居士集》、《四六集》、《河東奏草》字仿平原，與余藏內閣舊藏本同，爲益公初刊本。餘卷亦疏宕古雋，別爲一體。全書模印精湛，缺二十六卷明人精寫補入。附錄末有編定、校定、覆校銜名。更有周必大跋語【略】。躬其役者如必大及曾三異、羅泌、孫謙益皆同郡名儒，去取刊正咸有據依，各著其同異於卷末，蓋在公集爲最後之定本，亦元、明諸刻之祖本。七百餘年之古刻，三千餘葉之鉅編，世傳歐公全集當以此本爲最矣。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三《明天順程宗刊歐陽文忠公集跋》　此天順六年吉州知府程宗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闌。【略】前有錢溥序，云程君得於胡文穆家，蓋內出本也。余以後跋考之，知程守所據內出之本當爲慶元原刻無疑。今觀歐公全集流傳至今已數百年，卷第無大增改，文字絕少疵謬者，皆緣益公編校於先，程守覆刊於後，規隨不失，恪守前模，其爲功亦云鉅矣。至明代內府藏本，光、宣之交，悉由內閣大庫檢出，付圖書館珍儲。同爲慶元版刻，而殘缺不完者，殆有六七部，余咸得手披而目鑑之。其後余游吳門，於舊家竟獲慶元初刻全部（唯《集古錄》十卷爲明人鈔補）。嘗取此本勘之，文字絕少差舛，可知程守授梓時，雖行格未依原式，而字句悉據宋刊，其讎核之功特爲精審。（慶元本爲十行十八字，天順本爲十行二十字。）迨嘉靖時銅仁陳珊刻本則改併爲一百三十五卷，變易宋本舊次，視此殆有毫釐千里之差矣。又此本字體秀逸，雅有松雪齋風範，鐫工尤爲精麗。其初印之本，楮

墨明湛，世人往往誤爲元刊。如《天祿琳琅書目》所載元本，正是此刻。近時涵芬樓印行《四部叢刊》，於廠市訪購元本，爲盛意園藏書，售價至踰千金，及細觀之，實即此本之初印者耳。然則此本之精妙寧不與元刻同珍也哉！

《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 《歐陽文忠公集》三六卷，宋歐陽修撰，歐陽發編，孫謙益校，皆川愿（淇園），清（田）絢（儋叟）校，寶曆一四年刊（京・吉田四郎右衛門）。

又 同上，文政一一年印。明治印。

《四部叢刊書錄》 《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問》三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奏議集》十八卷《雜著述》十九卷《集古錄跋尾》十卷《書簡》十卷附錄五卷，三十六冊，上海涵芬樓藏元刊本。宋歐陽修撰。首有胡柯所作《年譜》。《居士集》有蘇軾序，全集後有周必大序。每卷後有「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紹熙二年二月郡人孫謙益校正」二行。《考異》皆另葉起，不與正文相聯。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字，粗黑線口。

《中國善本書提要》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卷，四冊（北圖）。明正統間刻本。宋歐陽修撰。卷內題「臨江後學曾魯得之考異」。是集北圖別藏一明鈔殘本，余首見之，曾據宋濂所撰《曾公魯神道碑銘》，謂即濂所稱之《六一居士集正訛》。今見此本卷端載危素後記，其原委始詳。危素記【略】。考《永豐縣志・名宦傳》云：「蔡玘，安慶人，吳二年乙巳知永豐。」乙巳爲元至正二十五年，是初刻猶在元季。此本危記後及他卷末題「時柔兆攝提格縣人陳斐允章校勘刊謬」，又考《縣志・選舉志》，永樂間諸貢有陳斐，北坊人。則其刻書之丙寅，似爲正統十一年，非洪武十九年也。何也？《縣志》列陳斐於周甯後，甯永樂二十一年舉人，設斐貢於永樂十五年，上距洪武丙寅爲三十一年，下距正統丙寅爲二十九年，則洪武丙寅斐年尚幼，或竟未降生，恐不能刻書也。《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題「明洪武刻本」，當以丙寅屬諸洪武矣。然則得之《考異》撰成於元季，刻於吳年，再刻於正統，此即正統間刻本也。

又 《歐陽先生文粹》二十卷《遺粹》十卷，十冊（北圖）。明嘉靖間刻本。宋歐陽修撰，陳亮編，《遺粹》明郭雲鵬編。《文粹》目錄後刻「宋儒聚精」，《遺粹》目錄後刻「明人拔萃」。卷後又有「吳郭雲鵬校勘梓行」，「吳會郭雲鵬校勘刻於寶善堂」，「吳郭雲鵬選輯附梓」等牌記。

又 《歐陽文忠公文集》三十六卷，十冊（國會）。日本寶曆間刻本。宋歐陽修撰。按此即《存目》著錄之《居士集》五十卷。《居士集》凡詩十四卷，文三十六卷，此又僅存文集。每卷末記「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亦與《居士集》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居士集》五十卷，宋歐陽修撰，宋紹興衢州刻本，傅增湘、朱文鈞跋，十二冊。《居士集》五十卷，宋歐陽修撰，明曾魯考異，明洪武六年永豐縣學刻本，二冊，存二十卷。《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卷，宋歐陽修撰，明曾魯考異，明初刻本，十二冊。《歐陽文集》五十卷，宋歐陽修撰，年譜一卷，宋胡柯撰，明嘉靖二十二年李冕刻本，傅增湘校并跋，二十四冊。《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宋歐陽修撰，附錄五卷，宋慶元二年周必大刻本（按：凡十部，皆殘）。《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明天順六年程宗刻本（按：連遞修本凡五部）。《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略】明正德七年劉喬刻本（按：連重修凡三部）。《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略】明隆慶五年邵廉刻本，六十冊。《歐陽文忠公全集》一百五十三卷，【略】清嘉慶二十四年歐陽衡刻本，傅增湘校，二十四冊。《歐陽文忠公居士全集》八十卷，宋歐陽修撰，明鈔本，張丑校并跋，顧廣圻、韓應陛跋，十八冊，【略】存六十九卷（十二至八十）。《歐陽先生文粹》五卷《拾遺》一卷，宋歐陽修撰，宋刻本，五冊。《歐陽先生文粹》二十卷，宋歐陽修撰，宋陳亮輯，《遺粹》十卷，明郭雲鵬輯，明嘉靖二十六年郭雲鵬寶善堂刻本（按：凡三部）。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歐陽文忠公集》存三卷三冊，宋刊本，存《奏議》卷十一至卷十三。《歐陽文忠公居士集》存四卷目錄一卷，三冊，宋歐陽修撰，宋周必大吉州刊本，墨批，存卷四十一至卷四十四。《歐陽文忠公居士集》存一卷一冊，宋歐陽修撰，宋周必大吉州刊本，存《表奏書啓四六集》第七。《廬陵歐陽先生文集》存四十二卷十七冊，宋歐陽修撰，宋刊小字本，存卷一至五、卷十二至三十二、卷四十六至卷六十一。

羅泌《六一詞跋》 吟詠之餘，溢爲歌詞，有《平山集》盛傳於世，曾慥《雅詞》不盡收也。今定爲三卷，且載樂語於首。其甚淺近者，前輩皆謂劉煇所作，故削之。元豐中崔公度跋馮延巳《陽春錄》，謂皆延巳親筆，其間有誤入六一

詞者，今世《桐汭志》、《新安志》亦記其事。今觀延巳之詞，往往自與唐《花間集》、《尊前集》相混，而柳三變詞，亦雜《平山集》中。則此三卷，或浮艷者殆非公之少作，疑以傳疑可也。郡人羅泌校正。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六一詞》一卷，歐陽文忠公修撰。其間多有與《花間》、《陽春》相混者，亦有鄙褻之語一二廁其中，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爲也。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六一詞》一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歐陽修《六一詞》。

毛晉《宋名家詞本六一詞跋》 廬陵舊刻三卷，且載樂語於首。今刪樂語，彙爲一卷。凡他稿誤入，如《清商怨》類，一一削去，誤入他稿，如《歸自謠》類，一一注明。然集中更有浮艷傷雅，不似公筆者，先輩云「疑以傳疑可也」。古虞毛晉記。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歐陽公《六一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六一詞》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略】其詞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一卷，此爲毛晉所刻，亦止一卷，而於總目中注原本三卷。蓋廬陵舊刻兼載樂語，分爲三卷，晉刪去樂語，仍併爲一卷也。曾慥《樂府雅詞序》有云：「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艷曲，謬爲公詞。」蔡絛《西清詩話》云：「歐陽修之淺近者，謂是劉煇僞作。」《名臣錄》亦云：「修知貢舉，爲下第舉子劉煇等所忌，以《醉蓬萊》、《望江南》誣之。」則修詞中已雜他人之作。又元豐中崔公度跋馮延巳《陽春錄》，謂其間有誤入六一詞者。則修詞又或竄入他集。蓋在宋時已無定本矣。晉此刻亦多所釐正，然諸選本中有梅堯臣《少年遊》「闌干十二獨凭春」一首，吳曾《能改齋漫錄》獨引爲修詞，且云不惟聖俞，君復二詞不及，雖求諸唐人溫、李集中，殆難與之爲一。則堯臣當別有詞，此詞斷當屬修。晉未收此詞，尚不能無所闕漏。又如《越溪春》結語「沈麝不燒金鴨，玲瓏月照梨花」，係六字二句，集內尚沿坊本誤「玲」爲「冷」、「瓏」爲「籠」，遂以七字爲句，是校讎亦未盡無譌。然終較他刻爲稍善，故今從其本焉。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 《近體樂府》三卷，毛斧季手校本，宋歐陽修撰。【略】陸氏手跋曰：辛亥七月廿六日，燈下本集校訖。凡分三卷，後刻郡人羅泌校正，其別作字俱另書附於各卷之末。壬子六月六日，讀於松影堂。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六一詞》一卷，明鈔本，鑑止水齋藏書。

繆荃孫《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跋》 歐公《近體樂府》三卷，在全集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三十三，共二百零四闋。二卷有續添，有又續添，三卷有續添。二卷有金陵□□□跋，有朱松跋，三卷有羅泌跋。宋刊本，【略】蝴蝶裝。【略】羅泌字長源，皆郡人。泌跋云世傳公詞曰《平山集》，此曰《近體樂府》，汲古名之曰《六一詞》，似誤以跋中「六一詞」爲詞名者。且刻此三卷，又不盡依舊刻，毛氏往往如此。宣統辛亥閏月，江陽繆荃孫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六一詞》一卷，宋歐陽修撰。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歐陽全集本三卷。宋刊本，題《醉翁琴趣》，上下卷。述古堂有宋刊一卷本。八千卷樓有明鈔一卷本。舊鈔《醉翁琴趣》六卷本。明鈔不分卷本。毛扆手校三卷本。《唱經堂彙稿》金人瑞評歐陽永叔詞一卷本。民國吳氏雙照樓影宋金元明詞《醉翁琴趣》六卷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醉公琴趣外編》六卷，文忠公歐陽修永叔。影寫宋刊本。【略】此書字畫精湛，楮墨明麗，與眞宋刻無異，眞銘心絕品。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宋歐陽修撰，清初影宋鈔本，一冊。《歐陽文忠公集近體樂府》三卷，宋歐陽修撰，明刻《歐陽文忠公集》本，一冊。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六一詩話》一部一冊，闕。

《百川書志》卷一八 《六一詩話》，宋歐陽修永叔退居汝陰戲作，以資笑談。

《近古堂書目》卷下 《六一居士詩話》。

《玄賞齋書目》卷七 《六一詩話》。

《國史經籍志》卷五 《六一詩話》一卷。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一百九十六冊：《六一詩話》。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四 《六一詩話》一卷，百川學海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六一詩話》一卷，宋歐陽修。

《汲古閣校刻書目》 《津逮秘書》第五集：《六一詩話》十六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六一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歐陽修撰。【略】是書前有自題一行，稱退居汝陰時集之，以資閒談。蓋熙寧四年致

仕以後所作，越一歲而修卒，其晚年最後之筆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六一詩話》一卷，宋歐陽修撰。百川學海本。 津逮秘書本。 歐集本。 歷代詩話本。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歸田錄》二卷，歐陽修撰。或言公爲此錄，未傳而序先出，裕陵索之，其中本載時事及所經歷聞見，不敢以進，旋爲此本，而初本竟不復出，未知信否。公自爲序，略曰：「《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談笑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閒居之覽也。」又曰：「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怪異悉去之，記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爲法，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爲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文獻通考》卷二一六 《歸田錄》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歸田錄》二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宋歐陽修撰。【略】大抵初稿爲一本，宣進者又一本，實有此事，其旋爲之說與刪除之說，則傳聞異詞耳。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歸田錄》二卷，宋歐陽修撰。稗海本。 歐集本。 學津討源本。

又《續錄》 繆藝風藏明活字本，十行十七字。

藝文

唱和

《風月堂詩話》卷上 （杜祁公衍）作詩贈歐公云：「嘗聞作者善評議，詠雪言白匪精思。及窺古人今人詩，未能一一去其類。不將柳絮比輕揚，即把梅花作形似。或誇瓊樹鬬玲瓏，或取瑤臺造嘉致。散鹽舞鶴實有徒，吮墨含毫不能既。深悼無人可踐言，一旦見君何卓異。」又云：「萬狀驅從物外來，終篇不涉題中意。宜乎衆目詩之豪，便合登壇推作帥。回頭且報郢中人，從此《陽春》不爲貴。」

梅堯臣《聞歐陽永叔謫夷陵》 共在西都日，居常慷慨言。今嬰明主怒，直雪諫臣寃。謫向蠻荆去，行當霧雨繁。黃牛三峽近，切莫聽愁猿。

又《代書寄歐陽永叔四十韻》 始謫夷陵日，當居建德年。一書寃逐客，四詠繼稱賢。自謂臨江微，相逢莫我先。白醪封畫榼，素鯉養泓泉。戒吏收山栗，呼童惜沼蓮。只期東浦過，共醉小溪邊。日日占風勢，時時到水堧。安知貪挂席，不肯暫迴船。自爾皆無定，歸歟亦未然。指程幾一月，泝險歷三千。魚鳥都難問，音塵杳莫傳。因之走羸僕，試與訪南遷。比及過牛峽，還聞迎璧田。報言雖不獲，吉語喜多全。我解歸堯闕，君移近漢淵。問途曾未遠，命駕亦何緣。衰野今行矣，隆中有待焉。鄉亭瓜接軫，風化蟻同羶。即欲朋簪盍，翻爲俗事牽。愛嬰嬌啞啞，嗜寢復便便。雞黍煩爲具，輪轅豈得前。寄聲勤以謝，幸子恕而憐。來貺誠爲望，論情恐未捐。嘗親馬南郡，果謁謝臨川。遂得窺顏色，重忻論簡編。聊咨別後著，大出篋中篇。問傳輕何學，言詩詆鄭箋。飄流信窮厄，探討愈精專。道舊終忘倦，評文欲廢眠。寧知主人貴，但見左魚懸。所至同風月，相歡憶澗瀍。清歌嗟在耳，素髮怪侵顛。翠堞時登眺，芳洲屢泝沿。難醒撥醅醁，殊厭落頭鮮。坐竹聽啼鳥，臨流聒嘒蟬。孤亭起歸夢，南陌去揚鞭。出餞陪雙旆，方蘄歷廣瀍。始生山吏敬，頗釋利途邅。會面辭何吐，離膺事已塡。空餘郡樓望，野色際平煙。

又《聞永叔復館因以寄賀》 東方有鐓禽，已喜羽翰插。重來金馬門，莫忘黃牛峽。黃牛無冬春，遠水生鱗甲。今非昔日憂，賀酒特新壓。

又《寄滁州歐陽永叔》 昔讀韋公集，固多滁州詞。爛熳寫風土，下上窮幽奇。君今得此郡，名與前人馳。君才比江海，浩浩觀無涯。下筆猶高帆，十幅美滿吹。一舉一千里，只在頃刻時。尋常行舟艫，傍岸撑牽疲。有才苟如此，但恨不勇爲。仲尼著《春秋》，貶骨常苦笞。後世各有史，善惡亦不遺。君能切體類，鏡照嫫與施。直辭鬼膽懼，微文姦魄悲。不書兒女書，不作風月詩。唯存先王法，好醜無使疑。安求一時譽，當期千載知。此外有甘脆，可以奉親慈。山蔬采筍蕨，野膳獵麋麋。鱸膾古來美，梟炙今且推。夏果亦瑣細，一一舊頗窺。圓尖剝水實，青紅摘林枝。又足供宴樂，聊與子所宜。愼勿思北來，我言非狂癡。洗慮當以淨，洗垢當以脂。此語同飲食，遠寄入君脾。

又《別後寄永叔》 前日辭親淚，又爲別友出。愁極反無言，欲言詞已窒。荷公知我詩，數數形美述。兹道日未堙，可與古爲匹。孟盧張賈流，其言不相昵。或多窮苦語，或特事豪逸。而於韓公門，取之不一律。乃欲存此心，欲使名譽溢。竊比於老郊，深愧言過實。然於世道中，固且異謗嫉。交情有若此，始可論膠漆。

又《讀永叔集古錄目》 古史書不足，磨璞鐫美辭。周宣石鼓文已缺，秦政嶧山字苦隳。西漢都無半畫在，黃初而上猶得窺。下及隋唐莫可數，奇言偉迹恐所遺。信都力黏大小軸，集十爲秩仍第之。隨目證訛甲癸推，青編是非皆究知。有益於古今不疑，碑雖滅絕事弗移。後人覽錄尚若披，信都用意無窮期。天灰地燼乃終畢，信都信都名愈出。

韓琦《寄致政歐陽少師》 獨步文章世孰先，直聲孤節亦無前。欲知退足高千古，請視經猶疾五年。在我光陰長更樂，扶天功業去如捐。西湖風月誰爲伴，笑許當時處士賢。

蔡襄《四賢一不肖詩·歐陽修》 先民至論推天常，補衮扶世爲儒方。圜冠博帶不知本，樗櫟安可施青黃。帝圖日盛人世出，今吾永叔誠有望。處心學古貴適用，異端莫得窺其牆。子年五月范京兆，服天子命臨鄱陽。二賢拜疏贖其罪，勢若止沸反揚湯。敕令百執無越位，諫垣何以敢封囊。哀來激憤抑復奮，強食不得下喉吭。位卑無路自聞達，目視雲闕高蒼茫。裁書數幅責司諫，落筆騄驥騰康莊。刃迎縷析解統要，其間大意可得詳。書曰希文有本末，學通古今氣果剛。始自理官來祕閣，不五六歲爲天章。上心倚若左右手，日備顧問鄰清光。苟爾希文實邪佞，曷不開口論否臧。陰觀被譴始醜詆，摧枯拉腐奚爲彊。儻曰希文實賢士，因言被責庸何傷。漢殺王章與長倩，當時豈曰誅賢良。惟時諫官亦結舌，不曰可諫曰罪當。遂令百世覽前史，往往心憤涕泗滂。斯言感切固已至，讀者不得令激昂。豈圖反我爲怨府，袖書乞憐天子傍。謫官一邑固分耳，恨不剖腹呈琳琅。我嗟時輩識君淺，但推藻翰高文場。斯人滿腹有儒術，使之得地能施張。皇家太平幾百載，正當鑑古修紀綱。賢才進用忠言錄，祖述聖德垂無疆。

《六一詩話》謝伯初《寄歐陽永叔謫夷陵》 江流無險似瞿塘，滿峽猿聲斷旅腸。萬里可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爲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得多爲累，情似安仁久悼亡。

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詞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皂囊。莫謂平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輿地紀勝》卷四二富弼《寄題醉翁亭》 偏州地狹民事簡，醉翁自放山水中。琅琊倚天色蒼翠，遜泉落石聲玲瓏。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一〇富弼《寄歐陽公》 滁州太守文章公，謫官來此稱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豈有遷客容。公年四十號翁早，有德亦與耆年同。意古直出茫昧始，氣豪一吐閶闔風。

曾鞏《寄致仕歐陽少師》 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功名垂竹帛，風義動簪紳。此道推先覺，諸儒出後塵。忘機心皎皎，樂善意循循。大略才超古，昌言勇絕人。抗懷輕紱冕，瀝懇謝陶鈞。耕稼歸莘野，畋漁返渭濱。五年清興屬，一日壯圖伸。北闕恩知舊，東宮命數新。鸞凰開羽翼，驥騄放精神。曠達林中趣，高閑物外身。揮金延故老，置驛候嘉賓。主當西湖月，勾留潁水春。露寒消鶴怨，沙靜見鷗馴。酒熟誇浮蟻，書成感獲麟。激昂疏受晚，冲淡赤松親。龍卧傾時望，鴻冥聳士倫。少休均逸豫，獨往異沉淪。策畫咨詢急，儀刑矚想頻。應須協龜筮，更起爲生民。

蘇轍《陪歐陽少師永叔燕潁州西湖》 西湖草木公所種，仁人實使甘棠重。歸來築室傍湖東，勝遊還與邦人共。公年未老髮先衰，對酒清歡似昔時。功成業就了無事，令名付與他人知。平生著書今絕筆，閉門燕居未嘗出。忽來湖上尋舊遊，坐令湖水生顏色。酒行樂作遊人多，爭觀竊語誰能呵。十年思潁今在潁，不飲耐此遊人何。

紀念

《歐陽文忠公集》附錄卷二范鎮《祭歐陽文忠公文》 惟公平生，諒直骨鯁。文章在世，煒煒炳炳。老釋之闢，賁育之猛。拒塞邪說，尊崇元聖。天下四方，學子甫定。邇來此風，勃焉而盛。如醒復醉，如愈再病。粤醒與病，有幸不幸。幸不見排，不幸不正。嗟余空疎，敢處季孟。公訃之來，淚下縻綆。聞公卜宅，許洛之境。余居在焉，儻得同井。異時往來，或接光影。薄酒一樽，菲肴數皿。遠不得前，寄此耿耿。

曾鞏《祭歐陽少師文》 惟公學爲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

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遹。鼓行無前，跋疐非恤。世僞難勝，孤堅竟窒。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室。頓挫彌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慮萌，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靜簡易，仁民愛物。歛不煩苛，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戶逸。櫝歛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飈欻。再拯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爲己任，無有廢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徹，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丘樊，脫遺羈紲。沉浸圖史，左右琴瑟。氣若浩然，不陋蓬蓽。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斡鼎軸，贊微計密。云胡傾殂，慭遺則弗。聞訃失聲，眥淚橫溢。戇冥不敏，早蒙振拔。言由公誨，行由公率。載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轜車，莫持紼紼。維公犖犖，德義撰述。爲後世法，終天不沒。託辭叙心，曷究彷彿。

蘇頌《歐陽文忠公挽辭二首并序》 某到東陽累月，不聞中朝士大夫新作，頗有孤陋之歎。忽得潁上故人書，錄公會老堂唱和詩詞爲示。遠方見之，不勝企聳，輒遍和以寄獻。未幾，聞公訃音，且思昨寓書時，乃公夢謝之月。因愴前事，作哀辭二篇，以述感舊懷德之思焉。 道繼三千子，文高二百年。朝廷得王佐，經術有師傳。筆削書纔就，彌綸志未宣。平生思潁事，倏忽啓新阡。

早向春闈遇品題，繼從留幕被恩知。何期溘水緘書日，正是椒陵夢奠時。感舊緒言猶在耳，愴懷雙淚謾交頤。誰將姓字題延道，共立門生故吏碑。

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蘇軾《六一泉銘并叙》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盍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又《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于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异端，而學者至于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鱓鰌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于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于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于門下者，十有六年于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潁州）》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於故太師兗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齠齔，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群。我

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尚饗。

蘇轍《歐陽太師挽詞三首》 雄文元命世，直氣早成風。受任衰遲後，安邦反側中。迴天深有力，扈聖耻言功。事已身隨去，驚嗟柱石空。 唐弊文初喪，書成法至今。雍容趨聖處，深切可人心。氣力知難繼，風流喜不淫。懸知公欲謝，異說勇交侵。 推轂誠多士，登龍盛一時。西門行有慟，東閣見無期。念昔先君子，嘗蒙國士知。舊恩終未報，感歎不勝悲。

又《祭歐陽少師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觀文少師贈太師九丈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爲，歎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鐘。厥聲四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頹毀。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剽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荆棘，斥棄羹胾。號茲古文，不自愧恥。公爲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踽踽元昆，與轍皆來。皆試於庭，羽翼病摧。有鑒在上，無所事媒。馳詞數千，適當公懷。擢之衆中，群疑相豗，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滔狂瀾，中道而回。匪公之明，化爲詼俳。公德日隆，歷蹈二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逮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暮。自亳徂青，迄蔡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潁則鄰。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衰，情懷酸辛。報不及至，凶訃遄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劇易。後來相承，敢隕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暘熏風，春夏是宜。凍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彊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廢矣。時實使然，我誰懟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尚饗！

孔武仲《代邵資政祭歐陽太師文》 嗚呼！聖不世出，賢不世有。緊公之生，與治爲耦。仁皇在位，公奮翮旅。聲聞溢發，翔乎天衢。文章獨行，後無輩匹。衆星煌煌，孰較斗日。初登侍從，進預宰司。年四十間，亨塞險夷。坦不爲機，獨與道馳。皐夔之言，載在簡策。周召之烈，聲於金石。脫屣重任，昔聞其人。公力方壯，聯章乞身。帝曰嗟咨，惟余舊臣。安車駟馬，從容里第。少休其勤，僉謂再起。國之不幸，人也今亡。山嶽玉折，間者隕傷。贈官太師，增賚後祿。哀榮則然，公去不復。某之不肖，公遇優隆。緒餘之及，其得則豐。公在潁水，我官畿東。哭不爲賓，崕不及視。終天之訣，此痛何已。不腆羞醪，致奠千里。嗚呼哀哉，尚饗！

畢仲游《歐陽文忠公三首》 夜夢鈞天去不還，送車千乘出長安。醉翁亭遠名空在，會老堂深壁未乾。墓草荒涼秋日暗，松林蕭索晚風寒。北山有石誰能取，四十年名不易刊。 少師盛德書生服，居士高名數歲餘。清潁歸來人事近，白雲乘去夜堂虛。累朝舊籍刊成史，集古新編滿載車。聞說使星來已晚，茂陵應復進遺書。 冠冕魁吾二府尊，義緣宗社不謀身。生前事業成三主，天下文章無兩人。志與經綸埋厚地，道懷正直作明神。末年七十身先退，再使人間風俗淳。

李之儀《歐陽修像贊》 賢哉文忠，直道大節。知進知退，既明且哲。陸贄議論，韓愈文章。李、杜歌詩，公無不長。當世大儒，邦家之光。李端叔。

唐庚《六一堂》 綿州司戶廨舍，舊爲推官所，歐陽文忠公生于此。近歲，陵井譚望勉翁爲參軍，葺一室于廳事之東偏，號曰「六一堂」。予聞而嘉之，爲賦此篇。 我思六一翁，羽化四十年。雖不及摳衣，每願爲執鞭。手彈醉翁操，目睹廬陵編。床頭《五代史》，屏間《七交篇》。詩常諷思潁，曲每歌歸田。齋摹畫舫樣，酒法冰堂傳。此志自弱冠，到今已華顛。嗟予又晚輩，讀書慕先賢。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時對文章姿，稍息簿領肩。賢者果不死，瞻之猶在前。似揮誅奸筆，猶努擊佛拳。誰當嗣前觀，時爲易蠹椽。勿毀魯恭宅，中有夫子天。

陳師道《觀充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略已聞其風。中年見二子，已復歲一終。呼我過其廬，所得非所蒙。先朝群玉殿，冠珮環群公。神文煥王度，喜色見天容。御榻誰復登，帝書元自工。黃絹兩大字，一覽涕無從。似欲託其子，天意人與同。曆數況有歸，敢有貪天功？《集古》一千卷，明明並群雄。誰爲第一手，未有百世公。廟器刻科斗，寶樽蟠華蟲。緬懷弁服士，酬獻鳴瑽瑢。插架一萬軸，遺子以固窮。素琴久絕絃，棋酒頗闕供。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日已遠，千歲幸一逢。吾老不可待，露草溼寒蛬。

又《祭歐陽文忠文》 祭尚德而報功，三代以來共之。穎故有學，而置師弟子員，講試如法，蓋自公始。穎之爲州尚矣，而良士大夫生而善其俗，歿而祭於學者，亦莫宜於公。翼亮三聖，出入十年，建明大策，以康社稷，是宜配食清廟而絃歌之，豈特稱一邦而慰一鄉之思哉？師道承命爲吏，有列於學，授事之初，敬修故事。

晁說之《題六一東坡像》 座右銘何有，丹青得若人。東坡禪客衲，六一醉人巾。先後文章伯，安危社稷臣。

又《歐陽文忠公畫贊》 惟我昭陵，公乃得升。天下無朋，國有魏公。公乃得容，不朋以忠。風波既散，高山獨見，小人是歎。昔賢在是，寧論厥似，聞其百世。

王柏《古賢像贊・歐陽文忠》 學授孟母，一代文宗。追琢大雅，剡滌澆蹤。諫疏直筆，雪壑霜空。全節蚤退，穎水清風。

趙秉文《遊醉翁亭》 一徑入幽谷，磴迂景更延。陽光時翳竹，日色寫冷泉。不見琅玡寺，心知白雲邊。殘僧戀幽景，斷臂初非禪。歲暮少風雪，回祿稍擅權。海內有此亭，奪去寧非天。中有不壞者，斷碑猶宛然。逋民半吳越，過客多幽燕。樹根落斷崖，聊挂從軍鞭。鳥啼空落日，野色愁寒烟。月上人歸盡，山空水濺濺。

周權《歐陽公雖不到杭而惠勤師思之因所居有湧泉出因名之曰六一泉》 歐公天人世無匹，六物之中目爲一。孤山山下西湖西，飛夢逍遙繞雲石。鑿開瑤窟迸銀泉，水鏡胸中湛虛白。是心洞洞何所容？內照此泉皆外物。坡翁好事鐫蒼珉，醉墨雄翻扛鼎筆。至今草木餘清輝，冠劍一時隨戲劇。兩翁神與造化游，鞭駕風霆揮八極。垂光後世幾千年，名不可磨泉不竭。

吳寬《分題豐樂亭送文宗儒太僕》 何處亭成樂歲豐，瑯琊山在亂雲中。西南林壑誇尤美，六一文詞信獨工。幽谷泉鳴琴操古，石屏路轉酒船通。幸當歸馬滁陽日，此地來遊興不空。

《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一郭彭齡《平山堂賦》 文章宗匠，太守歐陽。毫揮萬字，飲縱千觴。公餘休暇，登眺平岡。三山並峙，卜厥中央。程材鳩木，經始辨方。攻成不日，特建斯堂。維堂之上，既望遠而憑高；維山之隈，亦蒔花而種柳。佳晨良夜，招上客以賦詩；妙舞清歌，司芳樽而助酒。聽溪流之湍瀉，左縈右迴；望山色於晴空，似無若有。豈若鮑昭三過，徒弔古而傷心；還看蘇軾重來，正憑欄而搔首。於是牧唱漁歌，都來檻外；江聲花氣，並落窗間。

管同《歐陽文忠公畫像贊》 安徽滁州有宋歐陽文忠公遺像，李端叔、晁說之兩贊在焉。高宗皇帝南巡，題以宸翰，州牧王景恆敬摹諸石，而元本貯於庫中。道光九年，高君垂慶權滁州，摹一本以見贈。晏元獻言文忠貌似昌黎，昌黎少鬚，而公像豐髯。又世傳公耳白過面，唇不掩齒，觀此像，殊不然，不知摹者失耶，抑宋人所爲雜說多僞造而不可憑耶。要之，蘇文定稱公容貌秀偉，此雖摹本，諒必得其萬一之似。思其人猶愛其樹，況乎實得其形之髣髴者與？愚故寶而藏之，且爲之贊曰：文壞八禩，篤生韓公，繼漢以唐，轢遷陵雄。韓去歐起，化奇而易，如彼菽帛，終古莫棄。嘉祐、治平，爲炎宋隆，廬陵之文，相州之功。荆舒詆公，肆彼狂狡。祭公有辭，莫掩公道。當公之生，人疾如讎。至今公文，重如共球。嗟余鞠凶，如公幼狀。不拜瀧岡，愧拜公像。噫嘻百世，豈無曾蘇。我思古人，喟然長吁！

袁枚《謁長史畢歸而作詩》 歐公貶夷陵，欣然無不可。船載集賢書，夢搖金殿鎖。偶參轉運庭，傴僂趨而左。黯然神始傷，縣令乃是我。

又《送孔南溪方伯予告歸里》 欣聞永叔賦歸田，海內爭看陸地仙。上疏官能辭二品，懸車齒尚欠三年。閒拋案牘親書卷，笑把衙參換晏眠。回首甘棠千萬樹，晚香吹滿夕陽天。

王芑孫《醉翁吟有序》 六月廿一日，賓谷集同人於清讌堂，作歐公生日，予方輟詠，因課同作。 滁山高，滁水深。醉翁吟處，當時寫之以爲《醉翁吟》。醉翁吟，不在琴泠泠，所寫翁之心。翁心牢落軒天地，醉翁住世無古今。迄今化去六百有餘載，桑海迷茫幾興廢。風月江山興會同，文章氣節精靈在。登堂聲欬儼如生，圖畫飄飄覩冠佩。滁州移命守揚州，揚州又見來鄉輩。自古

文人命不猶，相同惟是一清愁。韓公月宿逢南斗，屈子離騷降孟陬。作者淒涼說我辰，後來艷羨傳生日。黃泥阪下鶴南飛，腰篋人來紫裘逸。何況醉翁曾此行吟地，後起同鄉更同志。轉運寧殊河北勞，風流早向淮南嗣。碧筩筵上祝翁生，主人略似翁生平。再添萸葉非雌甲，要屈荷花作後庚。君年正自及翁年，鬢鬚漸欲成班班。便襲翁名不須讓，收取曼卿、子美莫使流落隨人閒。元祐高文久軋茁，倘從君手能追還。醉翁所到君亦到，江南江北何處非滁山？

光緒《滁州志》卷三之七吳鼐《醉翁亭訪歐梅》 七百年來翁不到，門生空傳《醉翁操》。泉冷山空亭翼然，客至寒林亂禽噪。似說梅花曾識翁，花開彷彿翁顏紅。好花怕與俗人見，虬枝埋雪深巖中。翁像已拜先皇筆，太守風流傳未佚。坡翁水月翁山林，眞賞千秋呼欲出。我來訪翁先訪碑，碑高字剝莓苔滋。洗碑忽與老梅見，癯仙大笑來何遲。翁靈在天文燭地，翁像在滁老梅侍。山中萬樹豈無香？獨愛此株翁手植。酌泉酬翁兼酬梅，訪梅原爲訪翁來。生人安得如梅壽，一曲梅花落月催。

方履籛《歐陽文忠公畫像贊》 廬陵先生，契聖於既往，肩道於將墜。粹學入孔、顏之室，名世應伊、周之期。雄文擇荀、揚之精，論史軼遷、固之躅。實峻極所特鍾，人倫之水鏡也。以王佐之英，生郅隆之運，早擢鼎科，遂參名幄。出典符守，入隆臺司，主上信其忠謇，天下欽爲碩望。撥厥遭逢，不可謂不昌矣。然而登龍之譽重，則謗毀輒隨，批鱗之疏上，則讒間亦乘。楊叔節之執政，以直見疏；陳仲學之立朝，被黨獲罪。身歷四君，仕逾三黜，誣及於牀闥，羣逮於宦侍。又何異夫玄髮之驟改，白首之終勞也。借使得君有專任之權，建議無群邪之沮，發嘉謨之洪鬯，進儒術之冲和，因百年之盛，而革其弊陋，綜三代之要，而復其典常，有宋之治，雖與先生同風可也。而徒以有盡之年，流播內外，特出之才，升降終世，休烈顯而未宏，嘉會不可再遘，斯實天爲之哉！彼用之者亦任其咎而已。【略】贊曰：偉矣歐公，體道純固，金玉其姿，鸞皇其度。受命自天，弼棐宋隆，任與志紬，用弗我充。【略】一謙之貽，千載是寶，圓祇護持，靈頴式耀。耀之云何，爰覲聖皇，穆穆端儀，煌煌帝章。釀泉之濱，滁山之麓，昔宴華樽，今閟瑤櫝。耳白騰聲，齒露召謗，譽毀不期，失均皮相。丹采闇然，有奭其觀，抱日襟空，臨風帶懸。虛佇靈素，往而曷追，明明如月，逝者不歸。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天綱欲該，威鳳已翔。世不歉才，士不詭遇，山中久遲，惟君之故。龍文何跱，金冶何成，將膏吾輻，卒從先生。

張際亮《廬陵》 慨然思文忠，少孤亦貧賤。平生勵忠讜，賓客盡英彥。崛起馬、韓後，百代共聞見。斯人豈不偉？讒口乃利便。晚出蚍蜉子，撼樹益蔓莚（近吳人沈欽韓著《幼學堂集》，極詆文忠及杜元凱、鄭漁仲諸先儒）。固知名如的，集矢衆所先。紛紜並世士，謗嫉必狂狷。

又《張家渡》 煌煌歐陽文，磊磊信國節。山川鬱神秀，並代兩人傑。

雜錄

蔡襄《答歐陽永叔書》 襄啓：蒙書以《集古錄序》見託書之於石。《集古》之勤，且十八載，而得千卷，并包夷夏數千里，行歷周、秦、漢、魏以來數千百年。賢聖功業，賊亂事迹，往往史傳之外，證明僞謬。其於所得之多，雖勞有益，豈特比於犀珠金玉，世人之所欲者。以永叔之文章與所趣尚，舉而行之，極於不泯，豈假書字之工而後傳哉？然古之碑銘桓表，亦有以書而傳者，觀其人莫不勤苦畢世，乃成其藝，襄之所能特淺淺者爾。鄉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命寫御撰碑文、宮寺題榜。世之人豈遽知書，特以上之使令，至有勳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勅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誌，例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襄非以書自名而取高，誠以不相知者以利見臨也。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如公之文與所尚，誠得附名篇末，以永其傳，茲其幸也，其敢辭焉？不宣。再拜。

歐陽修《牡丹記跋尾》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稿，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眞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晝錦堂記》，余家《集古錄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於其家。方走人於亳，以摹本遺予，使者未復於閩，而凶訃已至於亳矣，蓋其絕筆於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余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蘇軾《跋文忠公送惠勤詩後》 始予未識歐公，則已見其詩矣。其後屢見公，得勤之爲人，然猶未識勤也。熙寧辛亥，余出倅錢塘，過汝陰見公，屢屬余致謝勤。到官不及月，以臘日見勤於孤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絕誰肯廬，

道人有道山不孤」者也。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汝陰，而勤亦退老於孤山下，不復出游矣。又明年六月六日，偶至勤舍，出此詩，蓋公之眞迹，讀之流涕，而勤請余題其後云。

又《跋陳瑩中題朱表臣歐公帖》 美哉瑩中之言也：「仲尼之存，或削其跡。夢奠之後，履藏千載。」文忠公讀《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歿之後二十餘年，憎愛一衰，議論乃公，亦何待後世乎？紹聖元年五月書。

又《跋歐陽寄王太尉詩後》 「豐樂坡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略】。」此歐陽文忠公寄太尉懿敏王公詩。軾與公之子定國、定國姪孫子發、張彥若同游寶梵。定國誦此詩，以遺詩人戴仲達。仲達，嘗從文忠公者也。元祐元年四月，門生蘇軾書。

黃庭堅《跋歐陽文忠公撰七叔祖主簿墓誌後》 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從橫制作之意，似徐陵、庾信。使同時遇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得人間四十年爾。使之白髮角逐於英俊之場，又未知與歐陽文忠公孰先孰後也。夢升既乖牾不逢，嘗以文哭世父長善云：「高明之家，尚爲鬼瞰，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世十三弟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曾特多英妙之質，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紹聖元年五月諸孫某記。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五 歐陽公平生尊用韓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矣。退之作《處州孔子廟碑》，以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迺云：「後之人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公以退之爲謬論矣。

《碧鷄漫志》卷二 歐陽永叔所集歌詞，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間他人數章，群小因指爲永叔，起曖昧之謗。

《泊宅編》卷一 歐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九年，東坡大書重刻於滁州，改「泉冽而酒香」作「泉香而酒冽」，「水落而石出」作「水清而石出」。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〇 苕溪漁隱曰：歐公《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喜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余謂歐公此言非是，觀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三人，其以牡丹形於篇什者甚衆，烏得謂之寂無傳焉？劉夢得乃是《詠渾侍中牡丹》，非詠魚朝恩宅者，此亦歐公誤記耳。其詩云：「徑尺千餘朵，人間有此花。今朝見顏色，更不向諸家。」又《賞牡丹》詩云：「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蕖淨少情。惟有牡丹眞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又云：「有此傾城好顏色，天教晚發賽諸花。」其詩若是，非獨但云「一叢千朵」而已。元微之《看牡丹》古詩云：「蝶舞香暫飄，蜂牽蕊難正。籠處綵雲合，露湛紅珠瑩。」又《西明寺絕句》云：「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風眩轉紫雲英。自從天女盤中見，直至今朝眼更明。」若白樂天凡有此詩數十首，其《牡丹花長篇》云：「千片赤英霞爛爛，百枝絳艷燈煌煌。照地初開錦繡段，當風不結麝臍囊。映葉多情隱羞面，卧叢無力含醉粧。」又《看渾家牡丹戲贈李二十》云：「香勝燒蘭紅勝霞，城中最數令公家。人人散後君須看，歸到江南無此花。」又《買花詩》云：「灼灼百朵花，戔戔五束素。」又云：「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則當時此花之貴斷可知矣。《花品序》又云：「牡丹自則天已後始盛。」歐公此言信然。余今因以開元時牡丹二事驗之，蓋開元正是則天已後也。其一事，即《李翰林集後序》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眞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爲？』遽命李龜年持金花箋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詔，猶若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略】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竹，遂促龜年歌之。太眞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眞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其一事，即《松窗雜錄》云：「明皇內殿賞牡丹，問侍臣曰：『牡丹詩誰爲首？』奏云李正封，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帝謂妃子曰：『粧臺

前飲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可見矣。」」余嘗謂二李之詩，詞格騷雅，眞可壓倒元、白。歐公亦遺之而不言，獨稱劉夢得有此詩，殊不可曉也。《花品序》又云：「予居府中時，嘗謁思公，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然予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思公即錢惟演。東坡云：「惟演爲西都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故於《荔支嘆》亦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蓋爲思公惜之也。

《揮麈錄》後錄卷二　嘉祐中，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修《唐書》。時有蜀人吳縝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於文忠，願預官屬之末，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少輕佻距之。縝鞅鞅而去。逮夫《新書》之成，迺從其間指摘瑕疵，爲《糾誤》一書。至元祐中，縝游宦蹉跎，老爲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刊行之。紹興中，福唐吳仲實元美爲湖州教授，復刻於郡庠，且作後序，以謂鍼膏肓、起廢疾，杜預實爲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縝著書之本意也。

《容齋五筆》卷三　吉州新刊《歐陽公文集》，於年譜下盡載官爵、制詞，無一遺落。考之今制，多有不合。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謾書於策，且記典章隨時之異云。公自太子中允初加勳，便得騎都尉，越過驍、武、飛、雲四級。自龍圖閣直學士初封爵，便得信都縣子，越過男一等。翰林學士加恩而得五百戶，初加實封，便得二百戶。及罷政，爲觀文學士，遇郊而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薨之後，以子登朝，遇大禮，自太子太師合贈司空，而躐贈太尉，蓋超空、徒、保、傅四官。再贈即爲太師，仍封國公。今殊不然，除勳官既罷外，侍從初封，亦從縣男爲始，每加不過三百戶（待制、侍郎只二百）。初得實封財百戶。執政去位，但與侍從同，均爲虛邑三百而已。身後加贈，只單轉一官，兩子升朝，乃進二官，雖三四人亦不增，未有宮師直贈太尉者（今太傅也）。又公任知制誥、知潁州轉官而與直龍圖閣、知亳州王洙同一詞。《唐書》成進秩，五人同制。公與宋景文公、范文忠公、王忠簡公皆帶從官職，而宋次道乃集賢校理耳。

楊萬里《沙溪六一先生祠堂記》　予門人永豐羅椿移書抵予曰：「吾邑之沙溪，六一先生之故鄉也，有先生祠堂，舊矣。其左，老子之宮，曰西陽者也，其前，崇公之墓也。屋圮于老，里之士陳懋簡徹而新之。其經爲尺六十，緯稱之，爲楹三十有六，監丞周公必正爲大書六字以揭之，而未有記之者，願分椿以請謁焉。」某曰：是不記不可也。蓋自韓退之沒，斯文絕而不續，至先生復作而興之。天下之於先生，不此之知者，否也。若夫自唐末、五代以來，爲臣者皆以容悅而事君，豈不能以容悅而事讎乎？忠言直節，舉明主於五三以否變容悅之俗，至於慶曆、元祐之隆，近古未有。天下國家，至今賴之。亦有知夫作而興之者先生乎？自古是非予奪，雖聖賢不能齊也。及其齊也，雖聖賢不能易。如三百年之唐，而所師尊者惟退之一人；本朝二百年矣，而所師尊者惟先生一人，何其齊哉！舉一世而皆然，或者以一夫而不然，然者衆，不然者寡，未害其爲齊也。後此百千年，其皆如今日乎？未可知也。至於然者衆，而不然者寡，則可知也，先生可以無憂。大抵賢人君子沒而見祠者，或生而不遇者也。先生其道行於時，其學行於天下後世，雖不祠之，天下獨不知有先生乎？生而無不遇，沒而見祠，此賢人君子之盛也，獨先生之幸也乎！古者鄉先生沒，則祭於社，非尊夫鄉先生也，尊鄉先生所以儀後之人也。若先生者，天下後世之師也，豈寧惟廬陵之鄉先生乎？天下師之，而廬陵不祠之，可乎？今吾州自郡庠、鄉校皆有先生祠堂矣。沙溪實先生所居之里，而不祠之，可乎？予見今世之士，其有所舉廢也，或者有爲爲之也。自眉山之蘇、豫章之黃相繼淪謝，先生之徒黨，皆無在者。而陳生懋簡，奮然新斯堂而尸祝之，其誰爲也？生而有爲，其不以此而易彼乎？年月日具位楊某記。

又《吉州新建六一堂記》　紹熙元年春，皇咨于相：「廬陵調守，孰可？」於是莆陽方侯崧卿，以侍從之臣薦聞，首當其擇。既抵官下之若干月，敎條既洽，歲事既登，士民既孚，迨暇因與賓贊商略曰：「是邦六一先生故鄉也，而郡治寂無紀焉，非闕歟？」捐布三十萬，召匠視成，官無所預，誅茅於郡圃之東，三端堂之左，爲堂七楹，踰月而落之，名以六一。丞相益公聞而贊之曰：「甚善，名堂雖欲易，焉得而易？」於是旁搜先生之遺墨，伐石刻之，爲屋居之。又令永豐尉曹及士子陳其姓者，葺先生之先阡，以存是邦之故事，以回先生之緒風，以答士民之長思。移書於某曰：「子非先生之鄉人乎？於先生獨無情哉？記斯堂，子獨得辭其責哉？」某以書賀侯曰：六一堂昔在潁，今在廬陵，是非先生之志也乎？然在潁之華屋，今爲荒煙野草，在廬陵之荒煙野草，今爲華屋。物之廢興，天乎？亦人乎？先生之賢，天下敬之，而其鄉里不敬之，可乎？不可也。當時敬之，而後世不敬之，可乎？不可也。然則鄉里之

敬先生，後世之敬先生，人也，非天也。

王庭珪《跋黃夢升墓誌銘》 余讀歐陽文忠公集已，悲南陽主簿黃夢升以文章從公遊，而卒不得志以死。公嘗稱其文曰「博辨雄偉，意氣奔放」，至於諷誦歎息而不已。初謂文忠公喜稱道天下士，特以雄文善飾其說題拂之耳。至於作銘，乃摘取其祭兄子之文以暴耀於世，始知夢升之文實奇偉而凡人不能道也。然夢升素剛不苟合，既失志，鬱鬱而諱道於人，使不遇文忠公，遂泯然不傳於世。今得著見於六一文集中，後世不磨滅矣。四世孫伯思得胡明仲重書誌銘，將刻諸石。伯思學問曄曄，有祖風，能任斯事。廬溪王某書。

《履齋示兒編》卷四 經解引《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漢・東方朔傳》引《易》：「失之毫釐。」按今《易》中無此語。顏師古曰：「《易・象》之別記也。」陳正敏《遯齋閒覽》曰：「歐陽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之句，怪今《易》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所引，按王充論注乃《易緯》之文，永叔於《易經》求之誤矣，則又與顏師古之說小異。及考字書，毫釐當用氂字，而太史公用釐者，借而用之也。世用毫釐絲忽者，皆假借釐字用之。《說文》：釐，福也，理也；氂，牛尾也。十毫曰氂。而《前漢・五行志》曰：「天漢三年八月，天雨白氂。」師古曰：「凡言氂者，毛之彊曲者。」《志》用氂而師古用釐字，則知釐、氂二字通用久矣。

又卷九 歐陽文忠公奉母夫人喪歸廬陵，道過臨江，李觀以著作佐郎知清江縣，太守命作祭文，應聲而成，曰：「孟軻亞聖，母教之也。夫人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享。」公聽之甚悲感，且擊節稱賞。二者雖皆祭文，然體律簡古，詞意超絕，眞得尹師魯止用五百字可記之法。使施之他文，無不可者，故表而出之。

《黃氏日鈔》卷六一 祭歐公文，荆公、東坡者極可觀。吳充爲行狀，韓魏公爲誌銘，皆典實。蘇轍爲神道碑，不及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七 《歐公本末》四卷，呂祖謙編。蓋因觀《歐陽公集》，考其歷仕歲月、同官同朝之人，略著其事迹，而集中詩文亦隨時附見，非獨歐公本末，而時事、時賢之本末，亦大略可觀矣。

吳泳《變歐陽子秋聲》 銀河耿高樹，壁月流中庭。有聲西南來，厥聞浩以盈。或泠泠爲風，或殷殷如霆。元戎嘯中軍，猛士赴敵營。但聞人馬行，弗省金鐵鳴。天地始氣肅，乾坤亦塵清。豈有一草木，而不知秋聲。

《咸淳臨安志》卷七五 眞聖觀，在六和塔側。寶慶二年，道士江師陸創觀，有眞武像，淳祐間摹本上進。理宗皇帝御書御製贊（見行在所錄御製門）。觀內舊有歐陽公小草《秋聲賦》，《歸雁亭》詩石刻及洪容齋撰《陳鑄城南堂記》。

《猗覺寮雜記》卷上 凡爲文，合於古則不免世俗之譏評，君子不恤也。歐公作《尹師魯墓誌》，王介甫作《錢公甫墓誌》，皆不免紛紛，況他人乎？二公作書力辨，可以爲庸妄之戒。

《楓窗小牘》卷下 歐陽文忠公《樊侯廟災記》眞稿舊存余家，其中改竄數處。如「立軍功」三字，稿但曰「起家」，「平生」曰「生平」，「振目」曰「嗔目」，「勇力」曰「威武」，「雄武」曰「英勇」，「生能萬人敵，死不能庇一躬」曰「生能響喑啞叱咤之主，死不能保束草附土之形」。「有司曰殘暴」後「喑嗚叱咤」四字無，第曰「使風馳電掣，憑此咆嘯」。凡定二十三字，書亦遒勁。時余家從祖倅鄭，故得其稿，今竟失去，不得與蘇公手書幷存，惜哉！

《梁谿漫志》卷八 《聞見後錄》又云：「某公在章獻明肅后垂箔日，密進《唐武氏七廟圖》，后怒抵之地曰：『某不作負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但欲爲忠耳。』后既上賓，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後竟除平章事。蓋仁皇帝盛德大度，不念舊惡故也。自某公死，某公爲碑、誌，極其稱贊，天下無復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端云。」予按潁濱《龍川略志》載，進《七廟圖》乃程文簡也。夫善惡之實，公議不能掩，所謂史官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然程公墓誌、神道碑，皆歐陽公所爲。凡碑、誌等文，或被旨而作，或因其子孫之請，揚善掩惡，理亦宜然。至於是是非非，則天下自有公論。歐陽公一世正人，而謂受潤筆帛五千端，人不信也。

《齊東野語》卷五 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坡翁爲劉壯輿作《是是堂》詩云：「閒燕言仁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諛。」

《鶴林玉露》甲編卷一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襄事禱于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

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餘他日，因得歸榮故鄉。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觀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雖有此言，而迄不踐。樂穎昌山水，作《思穎》詩，退休竟卜居焉。前輩議其無回首敝廬、息間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穎昌游。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又丙編卷三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豬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謹牒。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爲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饋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敬齋古今黈》卷八　《王德用神道碑》，歐公所撰。康、邦、煩、人、衛、議，皆同押。又《晏元獻碑》，氏、裔、洛、學、詔、後，皆同押。歐公去今纔百餘年，其文律寬簡，猶有古人風氣；今世作文，稍涉此等，便有譏議，乃知律度益嚴，而其骨格益以弱也。

《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　（修）中子棐字叔弼，廣覽強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修著《鳴蟬賦》，侍側不去。修撫之曰：「兒異日能爲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

《丹鉛餘錄》卷一　歐陽《集古錄・析里橋碑跋》云：「『醳散關之嶘潔，從朝陽之平熔』，刻畫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愼按：「醳」，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醳之。」《韓信傳》：「醳兵北首燕路。」洪氏釋「醳」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醳耒。」又云：「辭榮醳黻。」「潔」本濟潔之「潔」，漢人或寫「潔」借爲「濕」字用。「嶘潔」即「潮濕」也。「熔」與「燥」同，分隸小異，如「操」亦作「摻」之例。「平熔」謂「乾燥」，言去濕而就燥也。以此訓之，可通。

王世貞《跋畫錦堂記》　韓魏公以上相作畫錦堂於相州，時歐陽文忠以參政爲之記，而蔡忠惠以三司使書之，時稱「三絕」。又謂忠惠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蹄，俟合作而後用之，以故書成特精絕，世所謂「百衲碑」者是也。

褚人獲《詞誣歐陽文忠》　王銍《默記》載歐陽文忠公私通甥女，爲此降官。而錢世昭《私誌》又述公自作之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鸞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考甥女依公時方七歲，公豈便有此心？且詞前一段，乃與僧《詠柳含春回回偈》相似。郎仁寶亦云：此詞後一拍，全似他人詠公者，決非公所作。或錢世昭因《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詆之，如落第士子作《醉蓬萊》以嘲公也。

《賦話》卷一〇引《野獲編》　歐陽文忠典試出題《通其變而使民不倦賦》，時謂多一「而」字，錢氏子因作詩云：「試官偏愛外生兒。」

《問花樓詞話》　歐陽公，宋代大儒，詩文外，喜爲長短調。凡小詞，多同時人作，公手輯以存者，與公無涉。一時忌公者，藉口以興大獄。

《詞綜偶評・宋詞》　《玉樓春》「貪看六么花十八」。「花十八」未詳，疑是舞之節拍也，俟攷。按詞調中有《六么花十八》，意必曲名也。（載華附識：思岩兄云：按《碧鷄漫志》琵琶綠么一名綠腰，其曲中有一疊名花十八。又《墨莊漫錄》，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

《憩園詞話》卷二　檃括古人之文而爲詞者，有蘇東坡之括《歸去來辭》，黃山谷之括《醉翁亭記》，後又有高疏寮采屈子《東皇太一》之歌成《鶯啼序》。今蔭甫太史讀歐陽子《秋聲賦》，亦掇其文，譜《戚氏》詞云：「老歐陽，書齋宵讀興方長。忽聽西南，有聲蕭瑟惹愁腸。推窗夜茫茫，呼童出戶更端詳。童言皎潔星月，在天橫亘有銀潢。四顧寥落，人聲都寂，忽聞樹內聲藏。竟奔騰驟至，風雨飄忽，金鐵錚鏦，公乃太息徬徨：余識此矣，此氣出金方。秋聲也，律調夷則，樂合清商。儼戎行，一夜萬騎騰驤，所至凜冽非常。草兮綠縟，木也蔥蘢，到此都付彫傷。草木無情物，人非草木，不可思量。萬事勞形不已，苦憑持智力逞雄強。試思有動於中，豈能自主，精氣旋搖蕩。早鏡中白髮三千丈，非復是當日容光。念我生，誰賊誰強？笑童兒，未解此悲涼。只聞庭內蟲吟唧唧，助我沾裳。」此於原賦，檃括無遺。校屯田所譜，平仄全合。雖屬游戲筆墨，而中寓感誨，卻非鈍根人所能爲。

《歲寒居詞話・六一詞》　歐陽永叔《六一詞》，工絕。今集中多淺近之詞，則公知貢舉時，不取怪異之文，下第舉子劉輝等忌之，作《醉蓬萊》、《望江南》詞，雜刊集中以謗之。然而淺俗語、污衊佻薄之詞，固可一望而知也。

《白雨齋詞話》卷五　金聖歎論詩詞，全是魔道，又出鍾、譚之下。其評歐

陽公詞一卷，穿鑿附會，殊乖大雅。且兩宋詞家甚多，獨推歐公爲絕調，蓋猶是評《水滸》、《西廂》之伎倆耳。以論詞之例論曲，尚不能盡合，況以論曲、論傳奇之例論詩詞，烏有是處。

《平津館金石萃編》卷一八　右碑蘇唐卿篆書。以歐集校之，「鬱然而深秀」，集作「蔚然」；「琅琊」，集作「琅邪」；「讓泉也」，集誤作「釀泉」；「臨乎泉上者」，集作「臨于」；「在乎山水之間」，集「之間」下有「也」字；「而寓之」（下缺）。

又卷一四〇　坡公所書《醉翁》、《豐樂》二亭記，擘窠書法，出顏尚書、徐吏侍結體，雖小散緩而遒偉俊邁，自是當家（《弇州山人稿》）。按：《豐樂亭記》，歐集及《宋文鑑》皆有之，今取以互校其不同者。「得于州南數百步之近」，集本「州南」注云：「一作『城西』，無數字。」《鑑》同。「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集無「則」字，《鑑》同；「特立」，集作「獨立」。「滃然而仰出」，集無「仰」字。「而與滁人往游其間」，集「游」字下注云：「一作還。」「其闡」上注云：「一上有『於』字。」「於滁東門之外」，《鑑》無「之」字。「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集注云：「一作按其山川，攷其圖記。」「所在爲敵國」，集「所在」上注云：「一有『而』字。」下注云：「一有『自』字。」「敵國」下有「者」字，《鑑》亦有「者」字。「休養生息」，集注云：「一作覆被休養。」「乃日與滁人」，集注云：「一無『乃』字。」「四時之景」，集注云：「『景』一作『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鑑》「使民」上有「而」字，又「安其」作「安此」。「遂書以名其亭云」，集、《鑑》「云」俱作「焉」。集本此下有云：「慶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修記。」歐公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傳不著年月。攷其左遷之由，以諫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不當罷政府。《宰輔表》事在慶曆五年，歐公之作此記在慶曆六年，爲治滁之明年，則歐公以五年知滁州矣。慶曆丙戌，東坡年纔十一，其後不知何年書此記。《年譜》不載書記之事，此碑又不署書記之年，惟滁州有坡書《醉翁亭記》，爲元祐六年十一月所書。據《年譜》，是時到潁州任，有《祭歐陽文忠公文》，又有十二月二日與歐陽叔弼季默然坐記，則其書此記或與書《醉翁亭記》同時。

光緒《滁州志》卷三之七　醉翁亭在城西南七里瑯琊山後，宋僧智仙爲歐陽文忠建，興廢不一。光緒七年，全椒薛觀瞽時雨重修。前爲門二，重院二。自院而東，爲亭二。後爲二賢堂，祀歐、蘇兩文忠，後人又加王元之爲三。旁有門，上甃，漸入佳境。宋宣和中，郡守唐恪建同醉亭于此。嘉泰中，林嶠以此四字易名，今亭廢。自院而西，爲六一泉。明盧洪夏引水鑿池，九曲可以流觴，建意在亭于其上。泉之北爲馮若愚祠，東廂爲寶宋齋，蘇文忠書亭記碑在焉。西廂有樓，嘉靖間趙釴建，後沈思孝改爲解酲閣，今仍其名。泉之西爲方池，乃泉上源。鑿石爲竇，引澗水入，澗即釀泉也。池中有亭，古見梅亭，明邵梅墩侍御建。再入一院，爲梅瑞堂。堂前石欄有梅三株，舊有歐公手植，已萎，茲蓋後人補種，猶冒其名云。出亭門，踰橋而西，有翼然亭。其東山麓，又有攬芳亭，已廢。

又　豐樂亭在城西一里豐山北麓，宋慶曆六年歐陽文忠建。七年與梅聖俞書：「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西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出谷中，山勢一面高峰，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木，不可勝記。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泉。已作一記，未曾刻石云。」其亭迭興迭廢，考金鶴書募修序云：舊制，亭面北，進門即亭，庋蘇書亭記及吳道子畫觀音像碑於中。三進大廳三楹，最後危樓一座，名曰保豐，內祀歷代仕滁名宦。樓前左爲棠舍，右爲芥舟，各三楹。芥舟之後，道士之房，香積之廚在焉。出亭北上，一爲漢壽亭侯古廟，一爲三茅祖師行宮。南則王陽明祠，又南三皇古殿，皆依山作勢。道光甲辰，郡守李公藝圃損廉修葺，經亂全廢。同治乙丑，廖新創建廳事三楹。光緒七年，薛時雨重修，仍爲屋四重，次爲亭，蘇書記及尹夢壁十二景碑在焉，最後廳三間，光緒二十二年，供歐陽文忠、王文成位于中，以爲祠。東西廂各三間，住持居之。亭之東十餘步，有幽谷，下有紫薇泉。泉舊有亭，已圮。東山有醒心亭，亦歐陽公建，曾子固爲記。又有大觀、來遠、金聲、壯懷等亭，皆廢。

《海日樓札叢》卷三　歐樂府羅泌跋云：「公性至剛，而與物有情，吟詠之餘，溢爲歌詞，有《平山集》盛行於世，曾慥《雅詞》不盡收也。」按今之六卷《琴趣外編》，疑即《平山集》之類。歐集校語，於《平山》、《琴趣》略無徵引，不知何故。

又卷七　醉翁《琴趣》，頗多通俗俚語，故往往與《樂章》相混。山谷俚語，歐公先之矣。《琴趣》中若《醉蓬萊》、《看花迴》、《蝶戀花》、《詠枕兒》、《惜芳

時》、《阮郎歸》、《愁春郎》、《滴滴金》、《卜算子》第一首、《好女兒令》、《南鄉子》、《鹽角兒》、《憶秦娥》、《玉樓春》、《夜行船》，皆摹寫刻摯，不避褻猥。與山谷詞之《望遠行》、《千秋歲》、《江城子》、《兩同心》諸作不異。所用俗字，如《漁家傳》之「今朝斗覺凋零嚥」、「花氣酒香相厮釀」，《宴桃都》之「都爲風流嚥」，《減字木蘭花》之「撥頭憁利」，《玉樓春》之「艷冶風情天與措」，《迎春樂》之「人前愛把眼兒剜」，《宴瑤池》之「戀眼曨心」，《漁家傲》之「低難奔」，亦與山谷之用嵯峨俗字不殊。殆所謂小人謬作，託爲公詞，所謂淺近之詞，劉煇僞作者廁其間歟。《名臣錄》謂劉煇作《醉蓬萊》、《望江南》以誣修，今故在《琴趣》中，集中盡去此等詞是也。《琴趣》中於山俗諢詞皆汰不錄，而醉翁僞作一無所汰，爲不可解耳。

《安徽金石略》卷九 豐樂亭在滁州城西南琅邪山，宋歐陽修建，自爲記，蘇軾書（《江南通志》）。按：豐樂亭在滁州城南二三里間。歐記云「得於州南百步之近」，豈今之城或移建而與宋不同與？至琅邪山則去城十餘里，《江南通志》誤也。余嘗至亭下，碑凡四石對峙，三刻此記，其一刻吳道子所畫觀音像。趙紹祖識。

釋契嵩

論述

《湘山野錄》卷下 嵩字仲靈，藤州人。詩類老杜，楊公濟蟠收全集。公濟深伏其才，答嵩詩有「千年猶可照吳邦」之句。

釋德洪《嘉祐集序》 其所履之道高妙幽遠，而末路學者器近不能曉悟，而師終亦不肯少低其韵以撫循其機，因而歎曰：「吾安能圓鑿以就方枘哉！聞聖賢所謂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行其言而已。言之行，猶足爲萬世法，使天下後世學者識度修明，遠邪見而游正途，則奚必目擊而授之，謂從己出耶？」因卻關著書【略】。書成，攜之京師，因內翰王公素獻之於仁宗皇帝，又爲書以先之。上讀其書至「臣固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歎愛久之，旌以「明教大師」之號，賜其書入藏書。既送中書，時魏國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文忠公修。公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不喜吾教。及見其文，乃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當一識之。」師聞，因往見之，文忠與語終日，遂大稱賞其學贍道明。由是師之聲德益振寰宇。事竟，遂買舟東下，終老于山林。師雖古今內外之書無所不讀，至於所著書，乃廣明外教皇極中庸之道，安危治亂之略，王霸刑名賞罰之權，而終導之歸於無爲寂默之道。當世聞人，少見其比肩焉。而痛以內教自律其身，端以儉素誠德爲宿歸之地，而慕梁惠約之爲人也。其所蘊至道淵密，然以其所學較其所爲，而未見少差焉。【略】其明聖賢出處之際，性命道德之原，典雅詳正，汪洋浩渺，尤爲博贍，總號之爲《論原》。其如詩、書、序、贊、記、傳、表、啓、銘、誌、題述、評辯，是是非非，所謂太山之毫芒耳。

釋懷悟《鐔津文集序》 師常自謂人生世間，閑爲第一，蓋其自得閑中之趣，故其所爲之詩雖不甚豐濃華麗，而其風調高古雅淡，至其寫志舒懷，有邁世凌雲之風，亦可想見其人也。觀師《與月公晦書》自言「余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論》」。余詳考其書，則功在於《原教》、《非韓》，行在於書僧（即僧也者）《孝論》，德在於志尚遠公，而題其影堂文，道在於《壇經贊》、《眞諦無聖論》，其文之高拔勝邁，絕出古今，則見於《武林山志》，故《後叙》謂「因風俗山川之勝，欲拋擲其思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然求世之知言審音者，不亦難其人哉。師自攜書上謁天子、卿相而下，凡所見則止以《正宗記》、《輔教編》而投之。至於文忠公，則特獻之新撰《武林山志》焉。嗚呼！文忠公謂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輕可以口舌輕重之也。其《重讀徂徠集》云：「待彼謗焰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前。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爲，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辯，亦止百年間。百年後生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故師之於慶曆間，始以文鳴道於天下，然當是時也，宗儒束教輩是非之鋒，謗罵之焰紛然，而師終以是道發而著之爲高文至論，乘風而殄之，蔑如也。故後世學者有聞其風，務其道而矚其文者，若脫冥游望北辰、仰昭回也。紹興改元之四年甲寅重陽後一日，書于禦溪東郊草堂之北軒。沙門懷悟。

李之全《元重刊鐔津文集疏并序》 《鐔津文集》，乃明教大禪師之所作

也，旨趣幽微，義理該博。自有祖以來，其扶宗弘教之文雖汗牛充棟，而未有如是深切著明者也。【略】雖像季以來，佛法浸微，亦坐其徒不能發明之耳。西方之書，名字音聲與東夏不同，諸儒多以爲異端，盡力而攻之，欲其破□□宋仁廟時，歐陽修作書□□□於上，石守道作《怪說》，□□□□□□嵩禪師出輔教□□□恐□士著冠，不待於天水之世也。嘗讀此書，略舉佛語之一二合於孔、老之言者，微加訓釋，文而不夸，辨而不爭，諸儒尚莫能涯際，其邃處固叵測也。始驚而中喜，後從而陰化者，如王介甫父子、蘇子瞻兄弟、黃魯直、陳無己、張天覺之徒，願爲外護，皆以翰墨爲佛事，未必不自此書發之。

吳澄《鐔津文集後題》 儒者之學，一降再降，而爲詞章。漢賈、馬，唐韓、柳，宋歐陽、蘇，遂挺然獨步，得以稱雄於百世之下。佛教自達磨西來，離去文字，眞露眞秘，由是悟入者一彈指頃，超詣佛地，卓乎其不可及也已。其徒口舌機鋒，銛利捷巧，逢者披靡，莫之敢膺。然未有操弄豪管，若儒流之滔滔袞袞，演迤於詞章者。鐔津嵩仲靈，生值宋代文運之隆，與歐陽、蘇同時。才思之魁蔚，筆力之橫放，視一時文儒不少遜也。噫，世間多少魁傑人，在佛氏籠罩之內，如嵩者，豈易得哉。【略】昔歐陽公一見而推奬之，予亦曾聞而嘉歎焉。倘論詞章，當爲佛徒中第一。或問「嵩佛法何如」？予儒流，弗能知，請俟它日質之半間師。

又《跋鐔津文集》 鐔津文戢戢如武庫兵，洶洶如春江濤，僧契嵩所著述也。在宋慶曆、嘉祐，正當文運之隆，敢出其技，馳騁章甫逢掖之林，肆口而言，肆筆而書，縱橫雄放，莫或能嬰其鋒。噫，天之生才也何所限極哉！佛家者流，而有如斯人者乎？疎山雲住師取其文鋟諸木，期以傳久遠。蓋喜同類中之有是人也。噫，誠可喜也。雖然，文儒則可，佛法則未。

釋原旭《洪武重刊宋明教大師鐔津集疏》 夫明教大師，乃是大乘菩薩，知佛法有難，於是乘大願輪復生世間，著書輔教者也。昔宋之鉅儒縉紳先生嘗評其文曰：「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斯言是矣。歐陽子云：「不意僧中有此郎耶？」當時排佛之心，已廓然熄滅而無餘矣。古今僧中之爲文者多，而未嘗有出其右者，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釋文琇《永樂重刊鐔津文集後序》 明教性稟生知，能體佛意。學則必欲援世，非徒學也；文則必在明道，非空文也。況是時天下學士宗韓氏以拒我，故《勸書》、《原教》諸文，不得不作焉。學者總萃，號《鐔津文集》。斯文行世，眞救世明道之要術也，可一日而無哉！

釋如巹《弘治本鐔津集引》 宋仁廟時，大士嵩禪師者出，具爾正眼，觀乎人根未可，則諭性命之道，宜乎人天，乘而質之，蓋沿淺而及邃處。故援六經百氏之說，絕出至公之論，合乎二教，乃著是書曰《輔教編》獻之，天子大賜與藏典偕傳。時韓丞相當國至公，以史筆見稱之深也，公卿詳之而不眇忽也。【略】余實膚淺，嘗讀《壇贊》，得見大鑒遺意，而知明教之心扶樹正宗，功何懋焉。

釋廣源《弘治本鐔津集後敘》 文，道之所寓也。離乎道而不合公論，謂之文可乎？宋明教大師究最上乘，佩傳法印，爲法亡軀不顧，人或詆之擠之，未嘗色喪氣沮，眞可爲一代師表也。以文章自任，著書輔教，僅數十萬言，總曰《鐔津集》。其議論抑揚也，神變雄偉，如怒猊抉石，金翅擘海，非韓盧斥鷃可形象乎哉！其融會貫通也，浩博汪洋，如江海，如溟渤，非澗沚溝渠可涯涘乎哉！時大臣既敬服而贊誦之，天子又褒寵而旌號之，文不合公論，能致此乎？

全祖望《題鐔津集》 浮屠之文如鐔津，蓋亦一世之雄也。其報復昌黎不遺餘力。雖然，無問昌黎之學非鐔津所能排，即以其文，亦豈可遽與昌黎抗歟。是則可謂不自量矣。

王士禎《跋鐔津集》 嵩有《非韓》三十篇，在集中。其詩亦多秀句，如：「習忍如幽草，觀身類片雲」、「桑柘雨中綠，人烟關外疏」、「天岸日將出，田家鷄更啼」、「好山沿岸去，驟雨落花來」、「雲迷飛鳥道，雨出古龍湫」、「明月出已滿，白雲歸未多」，皆佳。《夢粱錄》云：姓李，字仲靈，嘉祐中進《輔教編》，賜號明教禪師。《林間錄》：嵩明教初至開先，主者命掌書記，笑曰：「我豈爲汝一杯姜杏湯耶？」乃去之西湖。坡公所云「契嵩禪師多嗔，人未嘗見其笑」者，是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鐔津集》二十二卷【略】。就文論文，則筆力雄偉，論端鋒起，實能自暢其說，亦緇徒之健於文者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鐔津集》二十二卷，宋釋契嵩撰。王士禎《居易錄》稱，其詩多秀句，其文則好與闢佛者辯，嘵嘵然動至數十篇。姑無論其援儒入墨，即以彼法論之，亦嗔癡之念太重，非能解脫纏縛、空種種人我相者。然其於文則健矣。

傳記

陳舜俞《明教大師行業記》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於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荼毗，斂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於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舜俞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曆間入吳中，至錢塘，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爲古人，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鼇隅、李泰伯，尤爲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遊。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爲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倡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亹亹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貳卿郎公引年謝歸，最爲物外之友。嘗欲同遊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而下之，至於達摩，爲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飲其高名，奏錫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年，乃抱其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儀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爲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詣而訴其冤。久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忘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己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爲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從也。【略】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紀事

《傳法正宗記》卷一王素《代僧契嵩進傳法正宗記等劄子》 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競。因討論大藏經論，備得禪門祖宗所出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舊著《輔教編》印本一部三冊，上陛下書一封，并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精曾留心，觀其筆削著述，固非臆說，頗亦精微。陛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採，乞降付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

《東坡志林》卷三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辨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荼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

釋德洪《嘉祐集序》 師自東來，始居處無常。晚居餘杭之佛日山，退老于靈峰永安精舍。然視其迹，雖或出處不定，然其所履之道高妙幽遠，而末路學者器近不能曉悟，而師終亦不肯少低其韵以撫循其機，因而歎曰：「吾安能圓鑿以就方枘哉！聞聖賢所謂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行其言而已。言之行，猶足爲萬世法，使天下後世學者識度修明，遠邪見而游正途，則奚必目擊而授之，謂從己出耶？」因卻關著書。

《夢粱錄》卷一七 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姓李，賜號明教大師。熙寧歲季夏入滅，以釋氏法荼毗，而五根不壞，名其塔曰「五根不壞之塔」。

著錄

陳舜俞《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燈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

釋德洪《嘉祐集序》　考正其祖宗所以來之之迹，爲十二卷，《輔教編》三卷，又列《定祖圖》一面。【略】所著書，觀當世士大夫不顧名實而是己非他也（謂以儒而嫉佛），乃作《輔教編》，學者亡孝背義，循養其所欲也，乃作《孝論》【略】。有若前所紀淨因大覺璉禪師將師之《白雲謠》，若江西洪覺範之禮師之骨塔詩，若南海楞伽山端介然吊師之古詩凡百韻者，西蜀住龍舒天柱山靜禪師遙慕師之道譽聲德而序贊者，若靈源惟清禪師之跋師二手帖而伸贊之者，今皆筆之于此，或詳或略，以備研覽，而發季世佛學者之志操焉。

釋懷悟《鐔津文集序》　余年少時，走四方叢林尋訪師友，務道專學，有效古高世僧萬里求師之志，於稠人中沈沈自策，其氣志若上將軍負所欲建立邦家之意，前邁敵國而且戰且行，不遑食息也。聞所謂東山明教禪師之高文卓行，道邁識遠，凡獲見其所著文畫，莫不錄叙而秘藏之。及於錢唐靈隱山得嘉禾陳令舉所撰師之《行業記》石刻，末云「師自《定祖圖》而下，謂之《治平集》，又有《嘉祐集》，總六十萬餘言，而其甥沙門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繼聞其廣本除已入藏《正宗記》、《輔教編》外，餘皆在姑蘇吳山諸僧室藏之。余固累遣人至彼山諸僧居歷訪之，而寂然無知其所在者。往往所委不得其人，失於護藏，而爲好事者竊移他所也。大觀初，余居儀眞長蘆之慈杭室，於廣衆中得湖南僧景純上人者入予室，一日投一大集於席間曰：「此老嵩之全集也，秘之久矣，聞師切慕其遺文，願以獻師。」余獲之，且驚且喜，念茲或天所相而授我耶？若獲至珍重寶。自《皇極》、《中庸》而下總五十餘論，及書啓叙記、辯述銘贊，《武林山志》與諸雜著等，約一十六萬餘言，皆舊所聞名而未及見者。雖文理少有差誤，皆比較選練詮次，幾始成集，庶可觀焉。更冀善本較詳，莫由得也。後又遇周格非出守虔州回，得其《非韓文》三十篇，三萬餘言，又緣兵火失之，遂未能就其集。近又得本於語溪東藍彥上人，乃與余昔於匡山所得別本較之，文字亦甚疏謬，乃以韓文條理而正之。然師之著述不得其傳，而散落多矣。如《天竺慈雲法師行業曲記》，長水暹、勤二師碑誌，《行道舍利述》，《匡山暹道者碑》，《定祖圖序》，皆余自獲石刻而模傳之，今總以入藏《正宗記》，《定祖圖》，與今文集等會計之，纔得三十有餘萬，其餘則蔑然無聞矣。如令舉所記謂有六十萬餘言者，今則失其半矣。吁嗟，惜哉！今以令舉所撰《行業記》標之爲卷首，貴在見乎師之世繫嗣祖、出世去留之迹，奇節偉行、高才勝德邁世之風焉。乃以《輔教編》上、中、下爲前三卷，以師所著之文，志在通會儒釋，以誘士夫，鏡本識心，窮理見性，而寂其妬謗是非之聲也。又以《眞諦無聖論》綴于《輔教編》內《壇經贊》後，以顯師之志在乎弘贊吾佛大聖人無上勝妙幽遠淵曠之道，不存乎文字語言，其所謂教外別傳之旨，殆見乎斯作矣。故其贊末云：「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又曰：「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此謂終歸乎靜默焉。故《眞諦無聖論》結云：「凡聖知覺者，眞諦之影響，妄心之攀緣耳。」然有志於外文字之學者，覽此二說，豈不少警於中乎？其《輔教集》舊本以累經鏤板，故雖盛傳于世，而文義脫謬約六十有餘處，今皆以經書考正，使覽者可以古本參讀之，則其疏謬可審矣。今自《論原》而下至于贊辭，約爲十二卷，次前成一十五卷，昔題名《嘉祐集》者是也。其《非韓文》，昔自分三十章，今約爲三卷，次前成一十八卷。又得古律及山游倡和詩共一百二十四首，分之爲二，總成二十卷，題曰《鐔津文集》，示不忘其本也。【略】紹興改元之四年甲寅重陽後一日，書于禦溪東郊草堂之北軒。沙門懷悟。

李之全《重刊鐔津文集疏并序》　《潭津文集》，乃明教大禪師之所作也。【略】年代寖遠，舊板磨滅，今欲重繡諸梓，用費浩繁，當有未言先領者助其美焉。【略】既是典型有在，其如印板不存。樹宗扶教，數十萬言之該博；雕金鏤玉，三百餘板之宏多。遍扣大檀，重繡諸梓。

吳澄《鐔津文集後題》　其文之行世久矣。疎山住半間，重繡諸梓以傳，蓋喜其教中之有是人也。

釋原旭《宋明教大師鐔津集重刊疏》　自昔兵變已來，書板磨滅，後之學者無所見聞，爲可憂也。茲欲重刻吳中，所費繁夥，於是綴疏仰謁群賢，同道學者睹茲勝事，得無慨然贊助者乎？【略】洪武甲子春，天台松雨齋沙門原旭撰。

釋弘宗《題宋明教大師鐔津集重刊疏後》 右松雨老和尚爲琦首座製疏，重刊宋明教大師文集於雲間，既已化行，開至二十餘版矣，適琦公疾作，不克成其事。茲以天全叡首座愍邪法增盛，發堅固志，繼其芳猷，一日持此卷過余堅密精舍，命題于後。余雖不敏，睹此勝因，不覺踴躍而喜。此集湮沒久矣，若使竭力成就，大行于世，正所謂揭慧日於中天，耀昏衢於叔世者也。天全其勉之！永樂三年冬，嘉興府僧綱司都綱天寧弘宗書。

釋文琇《重刊鐔津文集後序》 舊版湮沒，人皆痛惜。嘉禾天寧首座天全叡公，乃東海慧眼弘辯禪師之弟子，施衣資重梓流行，其亦明教之心歟。板既成，請叙其後。蒙晚生，讀其文集，有不得執筆從游之歎。今獲厠名于後，不亦大幸乎！永樂八年歲在庚寅夏四月初吉，浙江杭州府徑山禪寺住持沙門文琇。

《文淵閣書目》卷九 僧契嵩《鐔津文》一部五冊，完全。

釋如巹《弘治本鐔津集引》 弘治丁巳，吾寺爲統禪講，名僧開士坐廈間，而老蔽言于衆曰：「正法既沒，像教陵夷，有若一絲懸九鼎乎。嘅夫《鐔津文集》，時所尚之，誠輔教之書也。板將漫滅矣，可欲復前人之大業，用是重梓而廣傳，其殆庶幾乎！」余概而言之也，卒未知其孰賢。禾城之東去一舍地，有剎幢曰景德寺，業其中者璠瑩然。其人行道布德士也，雖混衆而不群，欲因間隙有請，白于我曰：「爾書圖刻也，璠思與衆擎易舉，一人何力之有哉？」曰：「無貳爾心，但行中捨，罄己之有，可使行檀而助之。」瑩然心亦有所之也。既有以爲未備者，以其語深，難便初學，有得點句、音釋，亦或助也。於是往往視予，意有所託，果然擬之而後言也。【略】於是如巹繆承瑩然之志，音釋、句讀，苟又差互不少者，當坐愚之無識。舊板微有誤處，則校也。【略】大明弘治十二年四月八日，蕊庵沙門嘉禾如巹引。

釋廣源《弘治本鐔津集後叙》 嘉禾蕊庵巹禪師、瑩然璠講師，愍其板失，募同志緣兼傾己橐，重梓流行，俾大師弘道之心，千古不死也。二師之勤，可嘉可尚。功既，命源識歲月于左。嗚呼，道固寓於文，因其文而於心。傳之絕者續，道之晦者明，其誰乎？興言至此，自益顏汗。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陽月初吉，雲山廣源識。

《澹生堂藏書目》卷九 《鐔津文集》四冊，二十二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鐔津文集》五冊，全。宋藤州釋契嵩著，凡二十卷。

《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 《鐔津文集》二十二卷，弘治己未刊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僧契嵩《鐔津文集》二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鐔津集》二十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略】是編爲明弘治己未嘉興僧如巹所刊，凡文十九卷，詩二卷，附他人所作序贊詩題疏一卷。卷首有陳舜俞所撰《行業記》，稱契嵩所著，自《定祖圖》而下爲《嘉祐集》、《治平集》凡百餘卷，蓋兼宗門語錄言之。此集僅載詩文，故止有此數。王士禎《居易錄》稱其詩多秀句，而云集止十三卷。是所見篇帙更少，不及此本之完備矣。

《經籍訪古志》 《鐔津文集》二十卷，宋板，屋代氏靑蒙文庫藏，【略】有普門院印記。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三 《鐔津集》二十二卷，宋釋契嵩撰。萬曆丁未徑山寺刊本十九卷，支那本十八卷。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舊刻殘本《鐔津集》二卷，【略】原本二十二卷，存首二卷。板寬一尺四五寸，疏行大字，即非宋刻，亦明槧之出於宋刻者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鐔津文集》二十卷，宋釋契嵩撰。元刊本，中版式，十二行二十四字，細黑口，左右雙闌。每卷後列捐貲助刊人姓名一行或數行。前屏山居士李之全序，次高安沙門釋德洪序，卷尾有至大己酉比丘永中重刊此集疏，又法珊跋，又林之奇跋，又至大仰山比丘希陵跋。永中跋錄後：「《鐔津集》諸方板行已久，惟傳之未廣，因細其字畫，重新鋟梓。工食之費，荷好事者助以成之，其名銜具題各卷之末。惟冀義天開朗，性海宏深，庶有補於見聞，抑普資於教化者矣。至大己酉孟春，吳城西幻住菴比丘永中謹誌。」按：此書寫刻工麗方整，極似宋刊。然考《經籍訪古志》，求古樓宋刊本爲十行十八字，與此版式固不同也。（日本內閣文庫藏書）

又 《鐔津文集》二十二卷，宋釋契嵩撰。明永樂刊本，黑口，四周雙闌。目後有「永樂戊子季冬幷周子名」小字二行。各卷後有助刻人名。

《善本書所見錄》卷四 （弘治本）仍是永樂本面目。【略】如抽去弘治序，則即可認爲永樂本矣。

《中國善本書提要》 《鐔津文集》二十二卷，十冊（北圖）。明弘治間刻本。宋釋契嵩撰。《四部叢刊》三編已據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影印。瞿本後印，

不及此本清醒悅目。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鐔津文集》二十卷，宋釋契嵩撰，元正傳、彌滿等刻本，四冊，存十七卷。《鐔津文集》二十二卷，宋釋契嵩撰，明弘治十二年釋如巹刻本，四冊。

《**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鐔津文集》十九卷，宋釋契嵩，江戶前期刊（覆明）。同上（後印）。

藝文

釋惠洪《嵩禪師贊》 歐陽之學，宗師於世。其徒喧闐，攻我以喙。童首儒林，氣索力屈。公於是時，粹然一出。天縱之辯，武庫縱橫。璜璣捍我，如護目睛。義如串肉，理如析薪。一時名譽，聳動縉紳。

《鐔澤文集》卷二一楊蟠《次（契嵩）韵》 零落東山老佛師，古來獨往似君稀。雪邊氣候春將破，林下神情句欲飛。後日當尋慧遠社，何人更贈大顛衣。一篇感發渾閑事，須脫青衫動少微。

又《次韵奉酬》 幾夕論詩坐石窗，憐君百首妙無雙。句牽野興侵孤月，惱亂詞源涌大江。數紙忽然來竺嶺，千年猶可照吳邦。相思未免還相挑，莫豎旗旛卻詐降。

楊畋

論述

王安石《新秦集序》 公所爲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傳記

《宋史》卷三〇〇《楊畋傳》 楊畋字樂道，保靜軍節度使重勛之曾孫。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并州錄事參軍，再遷大理寺丞、知岳州。慶曆三年，湖南徭人唐和等劫掠州縣，擢殿中丞、提點本路刑獄，專治盜賊事。乃募才勇，深入峒討擊。然南方久不識兵，士卒多畏懾。及戰孤漿峒，前軍衄，大兵悉潰，畋踣巖下，藉淺草得不死。卒厲衆平六峒，以功遷太常博士。未幾，坐部將胡元戰死，降知太平州。歲餘，賊益肆。帝遣御史按視，還言：「畋嘗戰山下，人樂爲用，今欲殄賊，非畋不可。」乃授東染院使、荆湖南路兵馬鈐轄。賊聞畋至，皆恐畏，踰嶺南遁。又詔往韶、連等州招安之。乃約賊使出峒，授田爲民，而轉運使欲授以官與貲，納質使還。畋曰：「賊剽攻湖、廣七年，所殺不可勝計，今使飽貲糧，據峒穴，其勢不久必復亂。」明年春，賊果復出陽山。畋即領衆出嶺外，涉夏，秋，凡十五戰，賊潰，畋感瘴疾歸。蠻平，願還舊官，改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知隨州。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奉使河東。丁父憂，會儂智高陷邕州，召至都門外，辭以喪服不敢見。仁宗賜以服飾御巾，入對便殿。即日，除起居舍人，知諫院，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盜。畋至韶州，會張忠戰死，智高自廣州回軍沙頭，將濟。畋令蘇緘棄英州，蔣偕焚糧儲，及召開賫、岑宗閔、王從政退保韶州。賊勢愈熾，畋不能抗，遂殺蔣偕、王正倫，敗陳曙，復據邕州。畋坐是落知諫院、知鄂州，再降爲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明年，又降爲太常博士，歲終，徙邠州。復起居舍人，爲河東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遷吏部員外郎。奉使契丹，以曾伯祖業嘗陷虜，辭不行。河北舊以土絹給軍裝，三司使張方平易以他州絹。畋既同書奏聞，外議籍籍，又密陳其不可。久之，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判吏部流內銓。上言：「願擇宗室之賢者，使侍膳禁中，爲宗廟計。」嘉祐三年冬，河北地震。明年，日食正旦。復上疏曰【略】。改知制誥。李珣自防禦使遷觀察，劉永年自團練使遷防禦，畋當草制，封還詞頭。因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誨、姚內斌守環、慶，與強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轉官移鎮，重名器也。今珣等無尺寸功，特以外戚故除之，恐非祖宗意。」不報，詔他舍人草制。而范鎮言：「朝廷如以畋言爲是，當

罷珣等所遷官，倘以爲非，乞復令畋命詞。」不允。進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嘉祐六年，京師大水，畋上言：「《洪範五行傳》：『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爲沴。陛下臨御以來，容受直諫，非聽之不聰也。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臣愚殆以爲萬機之聽，必有失於審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陛下積思而矯正之。」乃下其章禮官并兩制考議，咸言南郊三聖並侑，溫成皇后立廟，皆違經禮。於是詔：「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溫成廟爲祠殿。」舊制，內侍十年一遷官。樞密院以爲僥倖，乃更定，歲數倍之。畋言：「文臣七遷，而內侍始得一磨勘，爲不均。宜如文武官僚例，增其歲考。」遂詔南班以上仍舊制，無勞而嘗坐罪徒者，即倍其年。議者謂畋以士人比閹寺爲失。卒，贈右諫議大夫。畋出於將家，折節喜學問，爲士大夫所稱。在山下討蠻，家問至，即焚之，與士卒同甘苦，破諸峒。及用之嶺南，以無功斥，名稱遂衰。性清介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之。自奉甚約，爲郡待客，雖監司，菜果數器而已。及卒，家無餘貲，特賜黃金二百兩。其後端午贈講讀官，御飛白書扇，遣使特賜置其柩。

紀事

蔡襄《太常博士直史館知光化軍楊畋可屯田員外郎依前直史館知邠州制》 敕：迺者南方有干紀之民，命師往征。屬久治平，士不知戰。以爾秉心孤直，禮爲身檢，荆蠻騷擾，亦嘗殄平，起於喪廬，往爲帥領。厥功未就，言者其興，退守奉常，典涖軍壘。念汝忠藎，屈處安恬，進復郎曹，易守邊郡。

王安石《新秦集序》 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於官【略】。公諱畋，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爲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天子錄其忠，賻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爲朝廷惜也。

《聞見近錄》 侍講楊畋卒，李壽朋詣先公(王素)曰：「楊公死，無以殮，幸經筵諸公賻之。」先公時爲翰林侍讀學士，既賻之，且語李曰：「此事當告之上。」明日經筵，先公啓曰：「楊畋死，無以殮，陛下幸矜恤。」仁宗頷之。少選中使間賜黃金百兩，仍語中使曰：「楊畋家貧，不得受其賂遺。」仍使宣諭王某。見仁宗之眷遇臣如此。

著錄

王安石《新秦集序》 外姻開封府推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廷老，治其稿爲二十卷。【略】《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諫院號略楊公之文。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楊樂道集》二十卷，龍圖閣學士、知諫院楊畋樂道撰。王介甫序。

藝文

王安石《奉酬楊樂道》 邂逅聯裾殿省春，卻愁容易即離群。相知不必因相識，所得如今過所聞。近代聲名出盧駱，前輩筆墨數淵雲。與公家世由來事，愧我初無百一分。

蘇轍《楊樂道龍圖哀辭并叙》 嘉祐五年三月，轍始以選人至流內銓。是時楊公樂道以天章閣待制調銓之官吏，見予於稠人中，曰：「聞子求舉直言，若必無人，畋願得備數。」轍曰：「諾。」既而至其家，一見坐語，如舊相識。明年，予登制科，公以諫官爲考官秘閣。又明年四月，公薨。方其病也，予見於其寢，莫然無言曰：「死矣，將以寂滅爲樂。」蓋予之識公始三歲矣，三歲之中不過數十見。公齒甚長，予甚少；公已貴，予方貧賤。見之輒歡樂笑語，終日不厭，釋然忘其老且貴也。蓋公死，士大夫相與痛惜其不幸，而予又竊有以私懷之。公本河東人，家世將家，有功於國。公始以文詞得官，其後將兵於南方，與蠻戰，亦有功。其爲將能與士卒均勞苦，飲食比其最下者，而軍行常處其先，以此得其死力。常學李靖兵法，知其出入變化之節【略】。卒時年五十有六。素

病瘦甚羸，然平居讀書，勤苦過於少年。好爲詩，喜大書，皆可愛。【略】將以七月葬於洛陽，五月，其家以其柩歸，作哀辭以遺其紼者歌之。辭曰：嗟夫，楊公歸來兮，洛之上，其土厚且溫。生年五十六，有子以祭兮，何慕而不若人。天子憐爾，贈金孔多兮，家可以不貧。平生不爲惡，死而有遺愛兮，雖亡則存。家本將家，有功而不墜兮，配祖以孫。爲人至此，非有不足兮，可以無憾，而人爲悲辛。嗟夫，楊公歸來兮，家有弱子恃爾神。

段延齡

張舜民《圭峰集序》 金石之奏有遺音，椒蘭之臭有餘味。君子之言，幾不若是乎？立乎百年之前，人或知之，則誦播遠聞，貴踰金玉；信乎百年之後，人不知之，則爲陳編蠹簡，猥積於塵土間，又何足怪也？關中前輩有段延齡者，始見於皇祐、嘉祐間，與嗣宗遊，爲文法歐陽永叔，氣格範模，似是深切，好事者有所不能辨。多見於僧居官舍，衣冠士人之間，故已有不同時之歎。一日，有扈人段遠者，袖書登門，乃延齡之孫。其說大略述其祖之平生，又出《圭峰集》謁余爲序，將冠其編首。始得返復而肆觀之，則凡詩、賦、贊、銘、書、記、時務，總四十卷。其言汪洋浩博，從容溜涼。斂而蓄之，不可測其深；決而放之，不可窮其遠。若春夏之敷華，秋冬之閉藏，時亦有頓挫拂鬱、裂眦衝冠不平之氣。大抵摭取唐人之菁華，集而爲己用，兼長於時用。如《財用》、《邊說》，皆中今時之利病。其來亦出於小官下士，奔走州縣，盡得事機之實。儻使早游富貴，高談廊廟，則烏能至此哉？非特嘯詠風月，留連光景之言也。然位不出幕府，壽止中年。既悼官之不達，又惜其才不試。余嘗患學者空言而拙行事。漢之諸儒，若董仲舒、賈誼，皆一時之冠。仲舒專經術，賈誼諳世務。誼所陳之策，當時大臣指以爲疎闊。歷千七百年，今實行其事，享其利，若合符契。然中間非無鉸鉸之才，譊譊之口，與駕虛說而惑世者，良有間矣。唐末有劉蛻者，勵志爲文，非齋戒祓除，未嘗落筆，多至十數萬言。歎世人之莫我知，藏之櫝中，埋之地下，號曰文塚。今段君之文幸不在土中，又不傳於世人，胡不鑿終南之石，錮以北山之鐵，以待後人之知者哉？君有子曰勺，若孫遠，皆能文，有父祖之風，故序其事以授之云。大觀三年七月初吉，浮休居士序。

張伯玉

論述

《墨客揮犀》卷四 張端公伯玉大科成名，篇什豪邁，尤爲清脫。

《中吳紀聞》卷二 張伯玉字公達，嘗爲郡從事，剛介有守，文藝甚高。范文正公深愛之，嘗舉以應制科，舉詞云：「張某天賦才敏，學窮閫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古今之宜。素蘊甚充，清節自處，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其應詔也，又作《上都行》送之，果中高選。伯玉在蘇日述作，並見《蓬萊集》。

楊浚《論次閩詩・張伯玉》 兀兀能消酒百杯，題詩姑孰亦雄哉。遙知《十詠》添明月，太白無詩待汝來。

《六經閣記》 《文章精義》：文字起句發意最好。李斯上秦始皇《逐客書》起句，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張伯玉作《六經閣記》謂：「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亦是起句發意，但以下筆力差乏。

紀事

《嚴陵集》卷四張伯玉《桐廬官滿先寄杭州資政侍郎》自注 某早忝進士第，以書判拔萃登科，又以賢良方正待詔。而名實無取，時謂濫吹。

《會稽掇英總集》卷一張伯玉《州宅序》 余嘗愛越州山水，然未之遊。慶曆初，從事蘇臺，時范吏部自丹陽徙會稽，余贈以《越州》詩云：「何當獨把釣竿手，笑擁一艘東去遊。」其時但欲放曠於漁樵間耳。至和中，出倅新定，越守王工部新葺蓬萊閣成，畫圖來乞詩，予答之云：「會須長揖浮丘伯，醉聽銀河

秋浪聲。」又欲爲蓬萊客耳。去年秋，久病省中，因乞此郡，聖恩得請，懷二千石□來，遂爲主人矣。

《墨客揮犀》卷四　張端公伯玉大科成名，篇什豪邁，尤爲清脫。過姑熟，見李太白《十詠》，歎美久之。周流泉石間，後見一水清激，詢地人，曰：「此水名明月泉。」公曰：「太白不題此泉，將留以待我也。」公有詩曰：「至今千丈松，猶伴數巖雪。不見纖塵飛，寒泉皜明月。」

《鐵圍山談叢》卷三　張端公伯玉，仁廟朝人也。名重當時，號張百杯，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杯、一掃詩百篇故也。有士人頗強記自負，飲酒世尠雙，乃求朝士之有聲價者，藉其書牘與先容。一旦持謁張，張得函啓緘，喜曰：「君果多聞耶，又能敵吾飲。吾老矣，久無對，不意君之肯辱吾也。」遂命酒，共酌三十餘杯。士人者雄辨益風生，而張略不爲動。俄辭以醉，張笑之曰：「果可人，然量止此乎？老夫當爲君獨引矣。」遂自數十舉，始以手指其室中四櫃書曰：「吾衰病，不如昔，今所能記憶者獨在是。君試自探一卷袠，吾爲子誦焉。」士人曰：「諾。」即櫃中取視之，偶《儀禮》也，以白張。張又使士人「君宜自舉其首」。士人如其言，張乃琅然誦之如流。士人於是始駭服，再拜：「端公眞奇人也。」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五　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戶。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公、王荆公諸名士共稱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顧，間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閣，其爲之記。」子固凡謄藁六七，終不當伯玉之意，則爲子固曰：「吾自爲之。」其書於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子固始大畏服，益自勵於學矣。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　古人要爲不可及。王弼傳《易》，于「初九，潛龍勿用」下注云：「文言備矣。」世之陋者，往往詆其無所發明。予嘗見蜀李畋著論，以爲「弼之所傳止于四字者，蓋《易經》之旨，未敢率用己意，欲尊乎道也」。乃知前輩用心如此。予嘗見呂居仁言，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作守。歐陽公與荆公諸人咸薦之，伯玉殊不爲禮。一日，就設廳作大排，召子固，惟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于書室，謂曰：「人以公爲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爲之。」即令子固代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乃知伯玉之意，取李畋發明弼傳《易》之意耳。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所以揭己示子固如此者，子固年少恃才名，私以不識字詆之，伯玉有所聞故耳。

《石林燕語》卷一　張伯玉皇祐間爲侍御史，時陳恭公當國，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眞相故也，由是忤恭公。仁宗時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黃門諭旨勞之，曰：「聞卿貧，無慮，朕當爲卿治裝。」翌日，中旨三司賜錢五萬，恭公猶執以爲無例。上曰：「吾業已許之矣。」卒賜之。祖宗愛惜財用如此，又見所以奬勵言官之意也。

《中吳紀聞》卷一　陳之奇，字虞卿。鄉人以其有賢德，故以「君子」稱之。初登第，爲鄱陽尉，後爲丹徒泰興令。李瑋尚秦國大長公主，下國子監舉通經術有行義者爲教授，遂以公充選。未幾，乞致仕【略】。公道德著於鄉，雖閭巷小兒，亦知愛敬。有爭訟久不決者，跨蹇驢至其家，以大義感動之，皆爲之革心。自掛冠後，閒居十八年，熙寧初卒【略】。張伯玉郎中亦贈之詩曰：「東吳王孫歸掛冠，玉絲紅鱠滿雕盤。狂吟但覺日月久，醉舞不知天地寬。小圃移花山客瘦，夜窗搗藥橘童寒。新書近日成多少，且告先生旋借看。」

又　姑蘇自景祐中范文正公典藩，方請建學。其後富郎中嚴繼之，又建六經閣。張伯玉公達嘗爲郡從事，遂命爲之記。今但傳其篇首數句，《聞見錄》又誤載其始末。予家偶藏公達所著《蓬萊集》，恐後人不復見全文也，因具載之【略】。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張伯玉《蓬萊詩》二卷。

藝文

范仲淹《上都行送張伯玉》　上都有聖人，日月一以新。曄曄天下才，西走堯舜賓。百谷望東浸，萬星依北辰。直者爲之轅，曲者爲之輪。一材不復遺，況此席上珍。南山張公子，氣象清且淳。懷有綺繡文，朝無瓜瓞親。寸心如鐵

石，不羞賤與貧。買臣起白社，賈誼富青春。寶此金轆轤，去去延平津。

元絳

論述

綜論

王安禮《章簡元公墓誌銘》 公幼敏，五歲已能賦詩，經史過目輒誦。九歲，知荊州孫冕試以三題，冕薦於朝，貧不能行。及長，博識彊記，長於議論，落筆爲文，醇雅深茂，屬辭比事，鉤引貫穿，爲一時推重。任翰林，誥命一出，天下莫不傾想鼓動，上每歎曰：「卿文詞高妙，近世罕比，足爲朝廷光采。」及在中書，蕃戎書詔多出公手。景靈宮儲殿成，莫夜傳詔俾公草上梁文，遲明以進，都下傳寫，以後得愧。

李清照《詞論》 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元絳）立朝無特操。晚入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工文辭，爲流輩所推許。

《中吳紀聞》卷四 元絳，字厚之，居第在帶城橋。登天聖五年進士甲科，初任金陵幕官，尋即進用，屢爲藩郡帥。時有傳儂智高餘黨寇二廣者，遂以公知廣州，而所傳乃妄，因改知越州。公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爲危事。」橫水明光之甲，乃唐時誤傳寇至，事見李德裕《獻替記》。人服其工。公在金陵時，王荊公之父益爲通守，與公厚甚。荊公既相，神宗一日欲謹選翰林學士，公久在外，老於從官，荊公對曰：「有眞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爾。況已作龍圖閣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遷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既就列，有稱職之譽。公最長於四六，多取古今傳記佳語爲之。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閤，二王固辭，後因改封，先召公謂之曰：「可於麻詞中勿令更辭。」公遂草制，其略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神宗甚愛之，自是二王不復辭。未幾，參大政。元豐中，罷政知潁州。時以藩邸升爲順昌軍節度，公作謝表云：「纛土立社，是開王者之風；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案圖雖舊，錫命惟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升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順而聖，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名，以侈舊服。」士大夫皆傳誦之。後以太子少保致仕，歸吳中。公既還鄉，與程光祿諸公爲九老會，日以詩酒自娛，年七十餘卒。

《宋史》卷三四三《元絳傳》 工於文詞，爲流輩推許。

分論

《擬王安石拜相麻詞》 《耆舊續聞》卷六：元爲詞臣，多士猶未深知之。及荊公除昭文相，制麻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惟衮及綉，人久佇於公歸。」於是衆皆歎服。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五：《四六談麈》云：王荊公拜相麻，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於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衮及綉，人久佇於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 《四六話》卷上：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爲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爲開；讒波稽天，孰斧戕之敢闕。」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雖金石而爲開」，是以下句「讒波稽天」則於「斧戕」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元厚之取古今傳記佳語作四六：「雖金石而爲自開」，《西京雜記》載揚雄全語也，「日華明潤」，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贊》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工耳。

《廣州謝上表》 《石林燕語》卷九：元厚之少以文字自許，屢以贄歐陽文忠，卒不見錄。故在嘉祐初、治平間，雖爲從官，但多歷監司郡守。熙寧初，荊公當國，獨知之，始薦以爲知制誥，神宗猶未以爲然。會廣西儂智高反，復傳溪峒有警，選可以經略者，乃自南京遷知廣州。既至，邊事乃誤傳，其謝上表云：「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傳；雲中赤白之囊，唱爲危事。」蓋用澤潞李文饒及丙吉傳中事。神宗覽之，大稱善，後遂自荊南召爲翰林學士。

《題碧落堂》 《湘山野錄》卷上：大參元厚之公成童時，侍錢塘府君於荊南，每從學於龍安僧舍。後二十年，公以龍圖、貳卿帥於府，昔之老僧猶有

在者，引旌鉞訪舊齋，而門徑窗扉及泉池釣遊之迹，歷歷如昨。公感之，因構一巨堂，榜曰「碧落」，手寫詩於堂，詩有「九重侍從三明主，四紀乾坤一老臣」，及「過廬都失眼前人」之句。雖向老，而男子雄贍之氣殊未衰歇。

《**懷荆南舊游**》《玉壺清話》卷七：嘗謂文老不衰者，止見今大參元厚之絳。頃在禁林，《懷荆南舊游》云：「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詞氣略不少衰。

《**與王介甫**》《猗覺寮雜記》卷上：元厚之與介甫詩云：「陳前輿服嘉桓傅，拜後金珠有魯公。」是時三《經義》成，有賜予，元絳亦加職，厚之此詩爲切當。桓榮以所賜輿服陳之前曰：「此稽古之力也。」《公羊》：「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

傳記

蘇頌《元章簡公神道碑》 公諱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略】公幼孤，流寓江湖，卓然自立，向學不怠。九歲謁荆州太守孫公冕，面試三題，以神童薦於朝，貧不克行。十八，拔開封進士薦，廷試優等，以聲病降同學究。出仕迫於親養，不遑擇祿。調楚州淮陰縣主簿。【略】鄉貢再上，擢乙科，授江陵府觀察推官。明道旱災，江淮薦饑，官發廩米爲糜淖，以哺流民。公職其事，躬自給視，饑病者數萬皆得以濟。大尹李康靖公、安撫范文正公上其事，召見，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連知吉州永新、通州靜海二縣，或以治劇選，或以幹裕薦，并書課聞於朝。擢江西轉運判官，職罷，願試繁郡。會天台水溢，城郭漂溺千餘家，被命至台州。【略】代還，權三司度支判官。【略】踰年，出爲江西轉運使，奏除一道民籍丁口錢，貧老者蒙利尤多。皇祐三年，廣源儂蠻寇二廣，守漕皆坐失律免官。朝廷旰食，爲擇使者，就加公直集賢院，充廣東轉運使。始險嶺，徑趨賊衝，躬相隘險，瀕江建水砦數十，繕治諸州城，樓堞戎器，纖悉如法。上聞，特遷一官。歷兩浙、河北轉運二司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福州。治平初，拜右諫議大夫，以給事中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徙河北都轉運使，過都陛對，奏陳中外利病。英宗皇帝面稱之曰：「論事者無如待制忠，朕弗忘也。」神宗即位，進尚書工部侍郎，以待制換集賢院學士。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時南方歲凶盜熾，州郡多故，凡五歲中連徙越、荆、鄆三州，皆兼一路使職。未至鄆，召入翰林爲學士。公早以文學擅，而久更吏劇，負其夙志。雖簿書塡委，而未嘗輟簡編，捨翰墨。晚遇知己之主，翱翔禁複，得以攄發其蘊。故制書詔令，純深溫潤，切於事理。至於一篇一詠，往往出人意表，秉筆之士，以此多稱美之。加又抒思精深，長於應猝。初，景靈宮諸殿落成，須上梁文，詔以屬公。薄暮受命，黎明奏篇上，帝深賞激，都下競傳誦之。明年，知開封府，滿一歲罷，兼侍讀學士。未幾，權三司使，坐屬官遺火焚省舍，落所兼學士。無幾何，復職，領群牧使。熙寧八年冬，拜參知政事。公自預政，每進對上前，敷奏詳悉，曲盡誠款。諸公論議或同異，公無所委隨，惟正之助。而謹畏慎密，雖對子弟，未嘗及省中語也。上雅稱公文詞高妙，近世少儗，足爲朝廷光采。雖在中書，猶欲以辭令諉之。每蕃夷書詔，必令視草而後遣。越三歲，告老於上曰：「臣年政七十矣，願乞殘骸歸故里。」前後表請面陳，至踰十數。上敦諭再三，又遣中人持還其章。他日謂曰：「聞卿子耆寧孝謹好學，今使之校書崇文，以留卿二期。」公惶恐固辭，不獲。既而謂親友曰：「上恩如是，非孤臣之福，自茲吾不知稅駕之所矣。」元豐二年春，太學起虞蕃詔獄，扳公嘗以族人伯虎語博士孫諤，風祭酒補小學教諭，辭逮耆寧名，捕甚遽。公駭不知所謂，入訴於上曰：「耆寧幼失所恃，未嘗跬步去臣左右，父子更相爲命二十餘年矣。倉卒對獄，實虞非意，願納臣平生祿職以贖其命，使即訊於家。事之是非輕重，一切聽報。」上惻然許之。御史猶脅迫伏辜，又詣府第，以簿急責公。公不復視，遽取筆答具獄曰：「御史所訊，皆是。」遂以本官出知亳州。初，獄成，或謂公曰：「伯虎補職且半年，耆寧未捕前數日方知以白公，是豈有禱也。諤又未嘗造請，安得私語事？此一言可以自辨。」公曰：「吾大臣也，即以告上矣，今若自明，是前言不盡也。豈有大臣對上言而二三者？內省無愧，復何辯爲？」卒無一言及之。【略】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詔許入覲，遂留提舉中太一宮。公志欲休老，章又十餘上，告病者數四。【略】至四年，以太子少保致仕。【略】既至吳，脫略世故，不問家之有無，優游宴樂，吟詠情性，超然若出風塵之外。後三年，薨於家寢。訃聞，輟垂拱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初，上覽遺奏，謂左右曰：「此表必元某自爲者。」即日馳內侍問諸孤，法賻外特賜百金，【略】公生大中祥符己酉，終元豐甲子。以天聖丁卯登仕，以元豐辛酉納祿，【略】壽七十六，在仕五十八年。修絜寡過，保躬全名，善始令終，世鮮其比。

【略】有《讞獄集》十三卷，總五十五事。觀其書，可以知公之所存，皆得於平易忠恕也。公病世俗靡薄，朋友道喪，嘗後己以從衆。故與人交久而益親，人皆稱公長者。還吳，日與鄉閭耆舊相過從，遨遊江湖，處布衣野老間，無辨也。內外掃之日，初無苦疾，無治命，嗒焉順化，人以爲吉履之報焉。公之薨也，門人某官某狀公之行以告於太常，考功集議，謚曰章簡。其葬也，今資政殿學士龍舒王公銘公之德，納諸陰堂。舉是二者，可以傳不朽矣。而嗣子猶以爲未也，曰：「狀藏於官府，銘置於泉塗，見者蓋寡。禮令有碑揭於神道，可以聳來世之觀聽也。」謂予早與公周旋，尤詳行實，假之以劖於石。言念疇昔，音旨如昨，追而叙之，一二可記。公之在翰林也，予方在朝廷，每訓辭之下及應用手筆、碑表、詩歌多得覽觀，其體制深重，章句清裁，傳在人口，皆出新意。由是知公之文無所不長也。又嘗與公持論前言往行，講尋源流，或推究天人善敗之應，互叩其所屬，往往更相推許。由是知公之學無所不綜也。【略】因孝嗣勤請，得以詳其實告於後人，亦公之雅志也。銘曰：【略】特起江湖，拔出群萃。方進孤童，不汙下吏。平津經術，再登上第。試政州縣，惠弱鋤強。上嘉治行，寘彼周行。中庸萬世，勤勞四方。有威有惠，一時之望。入陟公台，神皇所簡。曰惟汝賢，恨用之晚。公亦感慨，傾輸誠款。懇辭異數，懼將不免。訟興璧水，譖起蚳泉。刊章橫逮，朝聽驚諠。上察非意，公終不言。去位未久，期年復還。公屢告老，章踰十上。召對邇英，一一咨訪。詔寵其歸，道塗賚餉。官其二子，使歸就養。公既還吳，丘園是居。朝昏湖嶠，左右琴書。耆老過從，肴尊宴娛。安時處順，冥然化俱。公葬武陵，反祖舊服。墳闕崔嵬，江山重複。過者下車，敬瞻喬木。誦歌遺德，清風肅穆。

王安禮《章簡元公墓誌銘》（存目）

《東都事略》卷八一《元絳傳》（存目）

《宋史》卷三四三《元絳傳》（存目）

紀事

《呂氏雜記》卷下　王荆公以經義成，自吏部尚書平章事遷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元澤雱以預修撰，亦自天章閣待制遷龍圖閣學士。元少保厚之絳時參知政事，作賀詩曰：「詔書朝下未央宮，上相新兼左相雄。一代元勳金石上，三經高義日星中。陳前輿服加桓傅，拜後金珠有魯公。東閣故人心倍喜，白頭扶病詠烝崧。」然元澤堅辭，竟不拜命，依前待制，時荆公知江寧府故也。

又　王韶既取熙河，裕陵親解玉帶賜王荆公。元厚之作詩賀曰：「誰人更得通天帶，謀合君心只晉公。」

《石林詩話》卷中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日，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翼日，遣中貴人尋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第十三尊相仿佛，即迎入內視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略】。元參政厚之云：「仙驥籥雲穿仗下，佛花吹雨匝天流。」蓋記此事。

又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洩。元豐初，始建東西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爲四位，俗謂之八位。裕陵幸尚書省，駐輦環視久之。時張侍郎文裕以詩慶宰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黃閣勢連東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闕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

又卷下　元厚之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者聯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召入爲學士。時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因書奏列名，三人名皆從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豈造物以是爲戲邪！已而持國、元素皆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相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絞絲，蓋終始皆同，決非偶然。以此推之，仕宦升沉進退，亦何可以人力計。許大夫選嘗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朵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又　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拜於階下，宰相答拜於阼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即尚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既以董正治官，不得不正其名分於始，此國體，非爲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王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集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下，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最爲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皆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行也。

《四六話》卷上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

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憲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神宗讀表至此，憐其意而留之。

又 元厚之久作藩郡，後聞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爲危事。」用李德裕《獻替記》伐劉稹，李石令中人石元賈奏：「橫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必須破卻此賊。」後所傳果妄，遂誅劉稹焉。

又 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閤，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於麻詞中道殺，勿令更辭也。」略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

又 王荆公父名益，以都官員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作金陵幕官，其契分久矣。荆公既相神宗，欲愼選翰林學士，時厚之久在外，老於從官。荆公對曰：「有眞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固問之，因道姓名，上久之曰：「元絳在外久，不以文稱，且令爲知制誥如何？」荆公曰：「陛下果不能用爾，況已作龍圖閣直學士，難下還知制誥。」遂自外徑除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既就列，有稱職之譽，不久，遂參大政。故厚之深德荆公，其後荆公居金陵，厚之以太子少保致仕，歸平江，以啓謝荆公曰：「眷林泉之樂，方遂乞骸；望袞綉之歸，徒深引脰。」

又卷下 神宗自潁王即位，元豐中陞潁州爲順昌軍節鎭。時元厚之寵參政，作潁守，令郡中老儒士胡士彥作謝表。公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略云：「蕭土立社，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舊，錫命惟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建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名，以侈舊服。」

《揮麈後錄》卷一 神宗朝，詔修仁、英兩朝國史。開局時，詔史院賜筵。時吳冲卿爲首相，提舉二府及修史官，就席上成詩賦。冲卿唱首云【略】。元厚之云：「殿帷昕對罷，省戶雨陰餘。詔賜堯樽酒，人探禹穴書。夔龍方客右，班馬蓋徒歟。徑醉俄歸弁，雲西見日車。」

《中吳紀聞》卷四 徐師閔，字聖徒，仕至朝議大夫。退老於家，日治園亭，以文酒自娛樂。時太子少保元公絳、正議大夫程公師孟、朝議大夫閻丘公孝終，亦以安車歸老，因想與繼會昌洛中故事，作九老會。章岵爲郡守，大置酒合樂，會諸老於廣化寺。又有朝請大夫王琉、承議郎通判蘇湜與焉。公賦詩爲倡，諸公皆屬而和之，以爲吳門盛事。元公少保和篇云：「五日佳辰郡政閑，延賓談笑豁幽關。閭門歌舞尊罍上，林屋煙霞指顧間。德應華星臨潁尾，年均皓髮下商顏。名花美酒疎鐘永，坐見斜暉隱半山。」方子通亦有和篇云【略】。章守以五日開宴，故二詩皆及之。

《四六法海》卷三 元厚之《致仕表》云：「蹌蹌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翯翯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藿雖傾，尚遡日華之明潤。」皆本歐公語。

《聽秋聲館詞話》卷七 余於《列朝詞綜》，向有續補之願。恐見聞淺陋，徒滋訕笑，力亦不逮，以故因循未果。今就所見，筆之於此。【略】元絳牡丹《映山紅慢》云：「穀雨風前【略】。」【略】元絳字厚之，錢塘人，熙寧中參知政事。

著錄

蘇頌《元章簡元公神道碑》 其家集平生所爲文章來上，凡四十卷，藏於秘閣。

王安禮《章簡元公墓誌銘》 有文集四十卷。【略】有《讞獄集》五十五事，爲十三卷，傳於家。

《東都事略》卷八一《元絳傳》 有文集四十卷，《讞獄集》十三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元氏集》三卷。右皇朝元絳字厚之，杭州人。鎖廳中進士第，爲翰林學士，參知政事。

《中吳紀聞》卷四 （元絳）有《玉堂集》三十卷。《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元章簡玉堂集》二十卷，參政章簡公錢塘元絳厚之撰。【略】絳能文辭，晚歲以王介甫薦入翰林，甚稱職，遂柄用。

又卷二〇 《元章簡玉堂集》十卷，參政元絳厚之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元章簡玉堂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元絳《玉堂集》二十卷，又《玉堂詩》十卷。

劉毓盤《輯校沈吏部詞跋》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元絳《玉堂集》十卷。今存者，《映山紅慢》一詞而已。

藝文

王安石《送元厚之待制知福州》 海隅山谷閒，人物最多處。平旦息相吹，連城黝如霧。閩王舊宮室，丹漆美無度。今爲大帥府，千里來赴愬。元侯文章翁，更以吏能著。峨峨中天閣，鳴玉新改步。銜詔出梨嶺，方爲遠人慕。旌旗滿流水，冠蓋東南駐。四座共咨嗟，疑侯不當去。張仲稱孝友，樊侯正求助。名城雖云樂，行矣未宜遽。

王珪《贈太子少師元章簡公挽詞》 天子思賢共政塗，中台前日得眞儒。正看浴鳳來雖晚，不覺冥鴻去已孤。曉月猶臨千里梓，春風又卷五雲圖。

楊傑《資政少保章簡公挽詞》 中道立不倚，大哉王者言。文章曾潤色，功業在調元。袞繡光閭里，圖書遺子孫。悲風起吳國，千載鳳凰原。

蘇轍《元絳參政挽詞》 吳越朝天功在民，當年卿相亦仁人。曾孫終與元豐政，故老猶知異代因。吏治清明開白日，文詞俊發吐青春。鄴都從事堂中客，涕灑高原柏子新。

韓琦

論述

綜論

韓琦《諫垣存藁自序》 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幸，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日爲誠之力也。

張方平《除韓琦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制》 具官韓琦宜昭賢業，熙亮天工，光翊三朝，咸有一德。材周五則之用，體備四時之和。社稷是經，文武惟憲。在成功而弗處，實有大以能謙。荐上奏封，懇辭政柄。顧倚毗之厚，詔諭數頒；而精懇之堅，辭誠難奪。增寵上階之峻，特開兩鎮之崇。蔽自朕心，事非舊典。當盛辰而均逸，望故里以榮歸。大業甚明，休靈殊渥。於戲！臣行其志，茲爲自得之全；君篤於恩，深惜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袞衣之還。乃情本朝，遐不謂矣。

《青瑣高議》前集卷五 邑有白鶴觀，向蘇子美遊於其中，壁有留題一絕。韓魏公詩，尤爲人稱美。詩曰：「二蘇遺跡匿山扃，賢相重來爲發明。字久半隨風雨駁，氣豪尤入鬼神驚。直疑鸞鳳騰雲去，不假江山到骨清。人對甚時須自勉，酒豪顚草尚垂名。」公詩格〔萬〕〔高〕古雄豪如此。又應制仁廟御製賞花釣魚，公之詩大爲士君子稱賞。公歷仕三朝，匡扶二帝，社稷宗臣，國朝元老。樂善好施，晚歲無替。接引寒賤，亭午忘餐。出於天性，近古無有也。

歐陽修《與韓忠獻書》 某啓：伏蒙寵示《閱古堂碑》三本，豈勝榮幸。公之德業，當施本朝，耀青史，而刻金石。淹留邊郡，閑暇之餘，尚足以爲一方故事，煥赫塞上。竊顧小子亦得列於衆作之間，既足爲榮，亦可愧也。感悚感悚。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八元絳《追榮集序》 竊惟忠獻公之盛德美業，爲時宗臣。獨開沉謀，首建大議，代邸得橫庚之繇，翼室受憑几之遺。扶六龍於初潛，振重(先)〔光〕於黃道，九鼎安安，時惟公功。昊天不憖，梁木其壞。皇上永懷舊德，駿發睿思，鋪三王之英，函六藝之法，裒次閱閱，作爲銘詩，如雲章日華，潤飾萬物，使美玉之氣，見於山川。至其論公尊強社稷，功高而不矜，宋興以來，功臣未能遠過，方漢之周勃，唐之姚崇，其不幾乎。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七 《類苑》云：魏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曹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公居嘗謂保初節

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尤著，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此，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爲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　苕溪漁隱曰：魯直詩云：「黃花晚節尤可惜，青眼故人殊不來。」與魏公「且看黃花晚節香」，皆於黃花用晚節二字。蓋草木正搖落之時，惟黃花獨秀，故可用此二字。

《庚溪詩話》卷下　方靖康之變，燕人有隨虜過相州，因謁魏公祠堂，題詩祠中，一聯云：「有客能吟丞相柏，無人敢伐召公棠。」魏公勳德之重，而外夷亦知景慕如此也。

袁說友《跋韓忠獻魏王帖》　前輩書尺，語簡而情有餘。後世道不情語，至一帖累數百言，猶恨不足，是眞可鄙也。【略】後一帖蓋王與趙康靖者，語雖不多，而繾綣懷舊溢於意表。至謂「永裨聖治」，則猶未忘前日東廳咨謀之意也。前輩心在王室，其於書詞，豈直爲問訊而已，可不敬哉！

劉將孫《晚香堂記》　若魏公之功，銘彝鼎，勒聲詩，播金石，夸晝錦。乃獨於茲香者，自以爲甚愛而不能忘者焉，此其意端可識矣。士大夫出身用世，極其聰明強力，砥礪磨淬，盡分寸自見，冒風埃，忘饑渴，花間酒下，寧無興者？顧意有在，而人事之參差，宮途之巇險，違心忍事，霜鬢蚤衰，幸而全名大節，歸休林壑，仰今俯昔，逍遙永日，而年歲之不吾與，如流水之不復東。顧念蕭條，有感懷者矣。人以魏公之詩，爲相業美談，予獨味其詞情，嗒然興寄。

《吳禮部詩話》　韓魏公賦《喜雨》「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斂神功寂似無」，足以覘其相業。李邦直《沂山禱雨有應》詩云【略】。公又有「雨勻春圃桔槔閑」之句，邦直「農事忙」句，亦反而用之也。

曾大有《正德重刻安陽集序》　功蓋天下者，其文章或掩於功業，而弗著於當時，然終不能泯焉者，有所托而傳也。【略】要皆經緯化機，根據理窟，豈屑於雕蟲者哉！【略】夫以忠獻唱第，而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須臾光映殿庭。其功業文章，可易言哉！至其自謂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此，則公之志在經世，而其文有非人所及知者，可想見矣。

《無用閑談》　韓魏公胸次若秋空滄海，萬變無不容受。然三守鄉郡，每謁先壠輒有詩，每詩即自矜其恩榮遭際之隆，騶從旌旗之盛，若不勝其喜者。如曰：「至日郊原擁節旄，先塋躬得奉牲醪。霜威壓野寒方重，山色凌虛氣自高。衣錦不來誇富貴，報親惟切念劬勞。」又曰：「晝錦三來治鄴城，古來無似此公榮。首過先壠心先慰，一見家山眼自明。」又曰：「風入旌旂撼曉光，兩塋親展喜非常。濃陰蔽野瞻喬木，逸勢橫天認太行。自歎重茵寧及養，縱垂三組敢誇鄉。路人或指榮雖甚，明哲何如漢子房。」又曰：「暫趨先壠弭旌旄，因恤吾民穡事勞。田舍罕逢車騎過，聚門村婦擁兒曹。」又曰：「兩饗先墳已致誠，卻嚴軒從指東塋。鴻驚去旆參差起，馬避柔桑詰曲行。」又曰：「鄉守三逢禁火天，每驅旌纛掃松軒。衰殘豈足酬恩遇，光寵徒知及祖先。」如此者不一，不能悉錄。孟郊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王禹玉云：「出門四塞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論者咸鄙其器量。二人者雖不可與公同語，然比之向時刺客取首延頸以授吏，碎玉盞笑而撫之，若兩人矣。歐公作《晝錦堂記》，謂「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爲人情之所榮，今昔之所同。高車駟馬，旗旄導前，騎卒擁後，夾道之人駢肩累跡，瞻望咨嗟，庸夫愚婦，奔走駭汗，羞愧俯伏，悔罪于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語意與公詩中句不少異，復以蘇秦、買臣爲況，豈亦窺見其衷曲，而微不滿耶？司馬公自擬林間野夫，向敏中大耐官職，以二公方魏公，當有優劣之者。

郭朴《萬曆重刻安陽集後序》　王德望在當時，勛業在史策，風聲在後世，惠澤在鄉郡，毋庸贅述已。乃若其文，根諸心術之微，而顯諸言論之表，不爲誇詡險怪之詞，而自具夫閎正敦大之體，信如大人鉅公冠裳佩玉，儼居于高堂，建節鳴鸞，徐驅于周道，人之見之，有不肅然起敬者乎？蓋嘗誦王題詠之句也，曰：「未出土時先有節，便凌雲去也無心。」「須臾慰滿三農望，卻斂神功寂似無。」猗，王之名世大賢也，有以也夫！

張應登《萬曆重刻安陽集跋》　嗚呼！是爲宋丞相忠獻魏王魏公之集，後公而興者，不可不考鏡也。公丁宋盛時，五雲符第，文章名天下，而二朝定策，大忠之功也，恐不在伊、周而下；孤塚設衛，大孝之慕也，恐不在皋、丁而下。忠孝之精，溢爲詞章，集不具乎，疏、記、詩歌，大都是物已。

姚祚端《跋萬曆本韓魏公安陽文集》　沿六七百年來，恭遇直指康公以鹺使按維揚，而端幸屬宇下，乃出《韓公家傳》并所手校《安陽集》示端。端伏而讀之，大都疏奏居其強半，盡關軍國大體，經濟要機，不徒爲絺繪而已。睹所未睹，豁目洞心，公實嘉賚之。

陳錫輅《乾隆本安陽集序》　取公遺編《安陽集》一再讀之，私心向往，移

時累日。【略】其器量擴然以宏，識見恢然以遠，與河洛諸君子并稱人望。而其發爲文章，光于廊廟，爲制辭，爲冊文，爲樂歌，表奏，其他若詩若文，若書啓銘誌，并典贍雄厚，自名一家，實爲歐陽、三蘇所推重。高山喬岳，必有興雲吐雨之奇，長江大河，自具泛濫停蓄之致。有德有言，信爲日月不刊之書矣。【略】於戲！畫錦之名，同于衣袞，蜂蠆之詠，戒切并蜂。陳七事以固疆圉之算，論青苗以排變法之非。身繫安危，進退以道。後之君子撫其遺編，按其史傳，三復興歎，必有樹勛植節、俯仰揖讓于其間而不愧者，則是集固非安邑之所得私，而傳之無窮，教忠教孝，其有益于世道人心者爲甚大。

《宋詩鈔・安陽集鈔序》（韓琦）詩率意得之，而意思深長，有鍛煉所不及。理趣流露，皆賢相識度。其《題劉御藥畫冊語》云：「觀畫之術惟逼眞而已，得眞之全者絕也，得多者上也，非眞即下矣。」人謂此術不獨觀畫，即可觀人物。竊謂惟詩亦然。魏公勳業彪炳，直無暇於筆墨爭長，然語窺閫奧，無它，此道得也。

沈鳳來《乾隆重修安陽集序》 竊惟王之大名轟若雷霆，勛業揭諸日月，史冊所載，美不勝書，鳳來何敢妄贅？即以文章論，黃鐘大呂之音，威鳳祥麟之概，譬彼大河喬嶽，俯視睥睨，又幾乎莫贊一詞矣。獨念受書以來，稍知向往。嘗讀王奏疏，有議遼事、諫新法諸書，而知懷忠發憤，剴切指陳，無異古大臣之謨訓也。又誦王詩篇，有《詠竹》、《喜雨》諸什，名爲寫物，實則自陳，如見三朝立身之本末也。茲又幸觀全集，口頌心惟，益歎古今所謂三不朽者，至王而獨全矣。王於眉山爲前輩，於廬陵爲同官，蘇文忠之贊王詩也，有「公言一出，誰敢改評」之句，可謂推崇之至矣。歐公同登政府，王以文章諮之，至平章軍國，書牓朝堂，出自王手裁，而歐公無與焉。厥後，廬陵後人嘗用治命以請墓誌，其素所傾服者然歟！

譚尚忠《乾隆重刻安陽集序》 公生當北宋全盛時，志立勛業，不屑與文士競短長。而其文如偉丈夫，高冠長劍，佩玉鳴鸞，一望而使人氣振。今讀其集中制冊、學記諸作，雖使班、馬、燕、許復生，恐未必能過之。蓋公之得於性者純，故發於言也博厚昌明，無媕婀骫骳之氣，而又際熙隆之際會，以酣其蘊，而燦其華。譬如乾坤萬籟，風雷布而《韶》《濩》鳴，而蟲鳥之音無所與焉。假使公勛烈不大顯於時，僅僅以文章著人之稱，公文者安知不與歐、王、曾、蘇并學耶？昔王羲之人品甚高，後世止稱其字學，公固非羲之比，而其以此掩彼一也。間嘗論三代以下宰輔如公孫弘、魏徵，大節有歉無論矣，韋玄成、張曲江醞釀深矣，而相業不著，鄧固始、郭汾陽、裴晉公相業著矣，而醞釀未深，惟諸葛武侯經術才略并茂，而偏安西蜀，事多未竟。如公者，幾幾乎三代以後一人而已！然則讀是集也，悠然想見公之生平，立身接物，致君澤民，事事奉爲蓍蔡，即不作文字觀可也。乾隆壬辰季秋月，河南按察使江右譚尚忠序。

《金粟詞話》 詞以艷麗爲本色，要是體製使然。如韓魏公、寇萊公、趙忠簡，非不冰心鐵骨，勳德才望，照映千古。而所作小詞，有「人遠波空翠」，「柔情不斷如春水」，「夢回鴛帳餘香嫩」等語，皆極有情致，盡態窮妍。乃知廣平《梅花》，政自無礙，豎儒輒以爲怪事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韓琦）生平不以文章名世，而詞氣典重，敷陳剴切，有垂紳正笏之風。呂祖謙編《文鑑》，錄其文十首，其中如論減省冗費，論西夏請和，論時事，論青苗諸篇，皆正論凜然，足覘其大節。詩句多不事雕鏤，自然高雅，「黃花」、「晚節」一聯，久爲世所傳誦，而其他隨時抒興，亦多寄託遙深。江少虞《事實類苑》稱，琦作《喜雪》一聯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其身在外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固未免涉於附會，非琦本旨。至於《司馬光詩話》稱琦罷相守北京，新進多凌侮之，琦爲詩云「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閑」，時人推其微婉。強至《韓忠獻遺事》稱：琦在相臺，作《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卻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眞做出相業，則實能得其寓意。蓋蘊蓄既深，故直抒胸臆，自然得風雅之遺，固不徒以風雲月露爲工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韓）琦當宋文極盛之時，歐、曾、蘇、梅，各闢門徑，而於諸人格律之外，直抒胸臆，自成其爲琦之文。嘗自謂：琦在政府，歐陽永叔在翰林，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是眞能見文章之本矣。故是集所載，詞華不在諸人上，而足以籠罩諸人。

王惟成《論唐宋詩絕句十四首》 魏公雅量冠詞宗，詩比名心淡不濃。畫錦堂前開老圃，獨持晚節對秋容。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韓琦》 閱古堂高畫像尊，曉枝風定蝶爭喧。廿年再侍台司宴，老圃秋容晚節敦。

分論

《論時事疏》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韓琦《論時事》，謂西北二虜，禍釁已成，「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其憂懼迫切如此，誠然矣。然所條七事，固國家所常行，未有可以制敵也。若夫陰營洛邑以爲游幸之所，則疏矣。使虜果向汴，而洛陽倉猝，不得爲播遷乎？況奔潰之餘，何由可守？亦書生意貌之論耳。大抵和約既定，中外習安，自無奇策可設。其後王安石經理河北，亦不過欲爲先事之備，而琦又以爲不可行，特靜躁有不同耳。

《諫垣存藁序》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進言一衷於理，而出之以至誠，得古人臣獻納之義。《古文眉詮》卷七三浦起龍評：（首四句）主於理勝，一言扼要，實從見道歷事而得。千古論諫，不易斯言矣。（「竊惟言責之重」至「遂兩上章辭，不報」）知體得宜，即是理之發用。此層非止曲折取致，實公忠體國者，自重見其重難。（「乃喟然自謂曰」至「汝罪不容矣」）此層自喚自詰，空中提撕，又從「理」字前指出「至誠」二字，其言表裏澄澈。（「其所存稿」至「以苞於家」）以下就《存稿》「存」字發論。所見又正大光明，可括曾子固《書韓魏公傳後》。論諫術，足以駁正老泉；叙存稿，足以包孕子固。大人物，大文章。

《范仲淹奏議集序》 歐陽修《與韓魏公書》：某啓：近范純仁寺丞見過，得睹所製《奏議集序》，豈勝榮幸。文正遺忠獲存於不朽，亦勸善之道也。某亦爲其子迫令作神道碑，不獲辭。然惟范公道大材閎，非拙辭所能述。富公墓刻直筆不隱，所紀已詳，而群賢各有撰述，實難措手於其間。近自服除，雖勉牽課，百不述一二。今遠馳以干視聽，惟公於文正契至深厚，出入同於盡瘁，竊慮有紀述未詳及所差誤，敢乞指諭教之。此繫國家天下之公議，非敢以請，死罪死罪。

《相州新修園池記》 歐陽修《與韓忠獻王書》：某啓：早暮遂涼，伏承臺候萬福。昨日辱以《相臺園池記》爲貺，俾得拭目辭翰之雄，粲然如見衆製高下映發之麗，而樂然如與都人士女遊嬉於其間也。榮幸榮幸。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范仲淹《與韓魏公書》：頒示《北嶽碑》，眞雄文健筆，高古相稱，爲不朽矣，欽服欽服！

《歐陽修墓誌銘》 《猗覺寮雜記》卷上：吳丞相爲《歐陽永叔行狀》云：「仁宗遇公厚，論及當世才目，公曰：『如歐陽某者，豈易得哉。』」韓魏公作墓誌載仁廟語：「如歐陽某，何處得來。」不加文飾，有以見仁廟厚質之言如此，得直述之體也。

《題養真亭》 《石林詩話》卷中：慶曆八年，王則叛貝州，既誅，始析河北大名、定武、眞定、高陽爲四路，置帥，更命儒臣以輯邊備。韓魏公自鄆州徙鎭定武，則大興方略，事無不自親。嘗有《題養眞亭》詩云：「所期清策慮，不是愛精神。」又云：「吏民還解否，吾豈苟安人？」其志可見矣。郡圃號衆春，會歲饑，涉春未嘗一遊。陳薦在幕府，以詩請公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公亟答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鶯花任送春。」在鎭五年，政聲流聞，自是天下遂屬以爲相。

《閱古堂八詠》 范仲淹《與韓魏公書》：蒙賜敎幷示中山新作，有以見大君子存誠風敎，未嘗空言，惟感服欽慕，老而不知其止。謹觀《閱古堂》詩幷記，仰歎無已。【略】《閱古》之作，蓋出古人也，豈勝仰服！《石林詩話》卷下：韓魏公初鎭定武時，年纔四十五，德望偉然，中外莫不傾屬。公亦自以天下爲己任，御事不憚勤勞。晚作閱古堂，嘗爲八詠，其《疊石》、《藥圃》、《溝泉》三篇，卒章云：「主人未有銘功處，日視崔嵬激壯懷」、「吾心盡欲醫民病，長得憂民病不消」、「誰知到此幽閒地，多少餘波濟物來」。其意氣所懷，固已見於造次賦詠之間，終成大勳，豈徒言之而已哉。

《畫錦堂》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韓氏晝錦堂自爲詩，而歐陽氏爲記，未知與蘇季子、朱買臣所較幾何，而謂伊、周事業可幾而及！《嵩高》《韓奕》，備叙文物之美，使誠得其道，孔子亦不以爲過。不然，則沐猴而冠，顧影惕息，韓生之譏終在爾，未可以言邦家之光也。

《詠雪》 眞德秀《跋陳正獻公詩集》：韓忠獻公不以詩名，而《詠雪》之句，屹焉有扶九廟、奠八極氣象。

《早夏》 《吳禮部詩話》：韓魏公手書《早夏》三詩，備蕭散閑適之趣，《安陽集》所無，今錄于後。二絕句云：「脫幘吏休後，憑軒風快餘。瀑泉增瀨急，新葉補林疏。」「暑初天未熱，觀閣進輕涼。果熟愁枝重，荷生覺渚香。」律詩云：「十里溪源注北塘，貯成寬碧澹泱泱。新蒲弱荇參差綠，去鷺來鷁斷續

行。一纜輕波搖鷁舸，滿霄斜日晒魚梁。使君思拙無清夢，高柳陰成草自長。」

《**春陰**》《載酒園詩話・韓琦》：范希文父子、魏公、潞公皆係偉人，不可拘以章句。然如稚圭《春陰》詩「草濕漫鋪留醉席，榆寒難擲買春錢」，大是風致也。

《**溫公續詩話**》熙寧初，魏公罷相，留守北京，新進多陵慢之。魏公鬱鬱不得志，嘗爲詩云：「花去曉叢蜂蝶亂，雨勻春圃桔槔閑。」時人稱其微婉。

《**點絳唇**》（**病起懨懨**）《青箱雜記》卷八：余觀近世所謂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艷麗之詞【略】。韓魏公晚年鎮北都，一日病起，作《點絳唇》小詞曰【略】。《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魏公事業未易方，詞藻風致又未易匹，見于此矣。《詞苑萃編》卷四引《詞苑》：韓稚圭《點絳唇》詞云：「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公經國大手，而小詞乃以情韻勝人。

傳記

陳薦《韓公墓誌銘》 熙寧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行京兆尹、判相州軍州事、魏國韓公薨於正寢，享年六十八。【略】公字稚圭，少敏悟過人，不煩師教，而強學自立，謹重修潔，未嘗爲出防表嬉縱事。始冠，天聖五年登進士甲第，授將作監丞、通判滁州。踰年，遭（母）秦國憂，居喪以孝聞。服除，遷太子中允。明道初，召試學士院，遷太常丞、直集賢院、監左藏庫，爲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改度支判官，遷太常博士。景祐五年，拜右司諫。【略】公爲諫官三年，時政之闕，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前後七十餘疏，天子以爲忠，故多嘉納。五年，與三司同定茶法，又裁省國用，轉起居舍人，知諫院。寶元二年，拜知制誥。【略】康定元年，遷樞密直學士，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總管司公事。【略】下遷公右司諫，仍舊職，知秦州。數月遷舊官。俄進尚書禮部郎中兼秦隴鳳翔階成州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沿邊招討等使。慶曆二年，改秦州觀察使。【略】十月，復爲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十一月，充陝西四路沿邊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等使。【略】明年，與范公（仲淹）同拜樞密副使。【略】五年，除資政殿學士、知揚州。遷給事中，徙鄆州，又改成德軍。八年，河朔始分四路，移定州路都總管兼安撫使，兼知定州。

【略】皇祐元年，拜資政殿大學士，遷尚書禮部侍郎，又拜觀文殿學士再任。五年，授武康軍節度使、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兼知并州。【略】踰年，召爲工部尚書、三司使。【略】嘉祐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進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略】七年，進封儀國公。【略】八年三月，受仁宗遺制，奉英宗即皇帝位，中外祗肅，晏然無一事。四月，充仁宗皇帝山陵使。是月，拜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衛國公。【略】治平元年，提舉修《仁宗實錄》。閏五月，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權樞密院公事。【略】郊祀恩，進封魏國公，辭兼樞密院公事，從其請。【略】治平三年十二月，公親奉英宗手詔，立今天子爲皇太子。明年正月，首被英宗顧命，奉今天子踐祚。是月，充英宗皇帝山陵使，拜守司空兼侍中。【略】使永厚陵還，復固以疾辭位，除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判相州。【略】改陝西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判永興軍。公義不辭難，承命即行。【略】復乞守相州。至相未盡三月，會其年河決，地大震，民饑，流亡滿道。上先遣中貴人喻意，仍賜手詔，遂□□□安撫使、判大名府。【略】六年，復判相州。【略】比及二年，前後十餘章告老，上□□優□，終不得謝。改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公益懇辭，使者持詔答未至，而公已以疾不起矣。【略】公明誠內融，德量宏博，物之至，小大無所不容，然隱察其私，則長短輕重如寸量銖校，皆不失其本眞，如黑白不可亂也。臨大事，審義之得，忘身忘家，誠意堅定，如山岳之不可移。【略】少善尹師魯，及其亡也，分俸以濟其家，又爲言於朝，官其一子。所至多有遺愛，人多畫像以慰其思。【略】天資簡素，無多玩好，惟聚書萬餘卷，多手自刊校，雖老且病，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其爲文章，雄健明粹，有法而尚理。始好□□□公書，至晚年，筆勢老勁，自名一家。【略】銘曰：惟天佑聖，賢出輔時。丕丕魏公，相我盛期。君臣一德，上堯下夔。內如之何，百度清夷。外如之何，萬里天威。群材任職，物物遂宜。極天蟠地，太平之基。開贊仁宗，選賢主器。帝矚英皇，曰爲予□。□廟以重，萬靈以喜。聖聖繼明，延光億世。皇室大勳，莫之與二。人視之艱，公履之易。俄膺顧託，今上御天。忠斯勤斯，候肅候虔。防滿避位，高風凜然。存有全德，歿有殊澤。中臺之長，官儀之極。英廟崇崇，享延配食。名俱天壤，迹留金石。太行之東，漳水之側。萬古是瞻，魏公貞宅。

趙頊（神宗）《兩朝顧命定策元勳碑》（存目）

韓忠彥《忠獻韓魏王家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九《韓琦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二《韓琦傳》（存目）
鄭獸《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傳》十卷《別錄》三卷《遺事》一卷（存目）
楊希閔《韓忠獻公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韓琦《謝知制誥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依前起居舍人、知制誥者。【略】如臣者緒迹至孤，器姿無取。幼奉楹書之誨，早親童篆之工。幸對聖明，復玷辭等。【略】敢不磨鈍忘疲，修方匪懈。誥命之出，勉追深厚之風，名節所持，靡蹈諛邪之徑。

又《謝轉官充秦鳳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表》 臣某言：馬遞到告，敕各一道，伏蒙聖慈特授臣尚書禮部郎中、依前充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兼秦隴州鳳翔府階成州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沿邊招討等使者。秩進儀曹，任專閫寄，寵靈不次，震慄無從。

又《揚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資政殿學士、知揚州事，已於四月五日到任上訖。臣謬參筦樞，無補盛明，人言已騰，君量猶恕。秘殿之資甚寵，廣陵之寄絕優。過爾被恩，得無懷媿。

又《鄆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五日到任上訖。【略】治揚二年，乃免過咎，尚承恩記，移此便藩。臣已舉家乘舟，由清河路，不一月日，直抵城下，雖冒大暑，不知其勞。

又《成德軍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成德軍府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東藩五月，粗舉政條；北道一麾，亟更守任。以忠則忘奔走之勞，以才則誤寄責之深。

又《定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兼知定州軍州事，仍降詔旨不許辭免，已於今月十四日到任上訖。

又《并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敕，授臣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已於三月十七日到任上訖。

又《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臣某言：近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實封【略】。伏念臣早由科第，遂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疆埸，實薦歷於艱阻。獨恃聖神之眷，誰開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曆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冢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之嗣曆，稠重遭會，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冢之末。然而萬微多務，一紀防賢。

又《永興軍謝上表》 奉敕差判永興軍府、充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已於今月十一日上訖。避賢而罷，方獲典於鄉邦；改帥以行，復誤膺於聖寄。易晝錦還家之樂，爲夕冰將命之憂。雖已見於吏民，懼不勝其責任。

又《戊申相州謝上表》 臣某言：近奉敕差判相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上訖。

范仲淹《與韓魏公書》 曾示《閱古堂記》，將呈與孫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詩，敢再乞記一本并諸公詩，俟即賦之。

李綱《書韓魏公事》 歐陽永叔嘗問玉局曰：「魏公立朝大節孰爲難？」玉局曰：「莫難于定策。」永叔曰：「使我輩處此時，當如何？」玉局曰：「想亦當然。」永叔曰：「我輩皆能爲之，何難之有？」玉局曰：「然則孰爲難？」永叔曰：「方英廟初立，母后垂簾，一日簾中出文字一卷，皆訴宮禁中事，其辭甚切。公以文字置懷中，徐曰：『是必有內侍交搆兩宮者。』簾中曰：『有之。』因舉其姓名。公曰：『容臣退處置。』既歸省，取懷中文字焚之，命堂吏書空頭謫降敕，徧簽執政，且命開封府擇使臣一員，步軍司差禁卒二十人，呼簾中所舉姓名內侍至都堂，立庭中，面責之，塡敕編置嶺外。使臣禁卒即日押行。來日見上，具道所以。于是兩宮遂寧。若此者，乃所謂難，故予作《晝錦堂記》，言公『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蓋謂此也。」王巖叟著《魏公別錄》，逸此一事，因書其後。

《御定書畫譜》卷三二引韓元吉《湘陰書話》 忠獻公少年貧時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晚即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敝繖以爲常。

作品本事

韓琦《進皇子降生詩狀》 昊乾顯鑒，宗祏默助，挺生聖子，以示無窮之傳。幅員之間，既抃且舞。臣叨承詞掖，獲覩盛美，輒忘愚陋，著成五言十二韻律詩一首，以繼嘉頌之末。

又《中書進天章閣觀祖宗御集錫宴詩狀》 臣等伏蒙聖慈召赴天章、寶文閣，觀祖宗御集，賜御飛白書，群玉殿賜宴者。【略】謹各賦成拙詩一首，繕寫進呈。

又《中書進仁宗皇帝挽詞狀》 臣等忍息抽思，各撰成大行皇帝挽詞三首，繕寫上進。

又《中書進英宗皇帝挽詞狀》 臣等各啜泣悼心，各著成挽詞三首，願假執紼者，以發揚其攀號痛慕之情。

《青瑣高議》前集卷五 韓魏公鎮眞定時，有門客彭知方爲酒使，踰垣宿於娼室。門吏報公，公不究。久之，爲《種竹》詩曰：「殷勤洗濯加培擁，莫遣狂枝亂出牆。」客見其詩愧甚，乃和公詩曰：「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爲狂枝贈一柯。」公特以百緡遣一指使投都下，市一女奴贈之。公之愛士待客，皆類此。

《溫公續詩話》 先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于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趙元昊背誕，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始復修故事，群臣和御製詩。是日，微陰寒，韓魏公時爲首相，詩卒章云：「輕雲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入壽杯。二十年前曾侍宴，台司今日喜重陪。」時內侍都知任守忠，嘗以滑稽侍上，從容言曰：「韓琦詩譏陛下。」上愕然，問其故。守忠曰：「譏陛下游宴太頻。」上爲之笑。

《麈史》卷二 仁宗嘉祐末宴群臣，賦《賞花釣魚》詩，群臣奉和。丞相韓魏公詩云：「輕雲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送壽杯。」唐羅鄴詩云：「春桃北極迎仙馭，日捧南山入壽杯。」

《侯鯖錄》卷八 韓魏王晚謝事歸相州，有詩云：「花散曉叢蜂蝶亂，雨勻春圃桔槔閒。」又云：「不羞老圃秋容瘦，且看黃花晚節香。」皆熙寧紛更法度，爭之不勝所作也。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 仁皇帝以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幸天章閣，召兩府、兩制、臺諫等觀三朝御書，置酒賦詩於群玉殿。庚子，再幸天章閣，召兩府以下觀瑞物十三種。一、瑞石，文曰「趙二十一帝」；二、瑞石，文曰「眞君王萬歲」；三、瑞木，曰「大運宋」，隱起成文；四、七星珠；五、金山，重二十餘斤；六、丹砂山，重十餘斤；七、馬蹄金；八、軟石；九、白石乳花；十、瑞木，左右異色；十一、瑞竹，一節有二弦并生其中；十二、龍卵，有紫斑而小；十三、鳳卵，色白而大。觀太宗、眞宗御集，面書飛白，命翰林學士王珪題姓名遍賜之。又幸群玉殿置酒作樂，親諭以前日之燕草創，故再爲之，無惜盡醉。獨召宰相韓琦至榻前，酌鹿胎酒一大杯，琦一舉而盡。各以金盤貯香藥，分賜之。明年三月，帝升遐。故韓琦《哀冊文》云「因驚前會之非常，似與群臣而叙別」也。

又卷一七 嘉祐六年三月，仁皇帝幸後苑，召宰執、侍從、台諫、館閣以下賞花釣魚。中觴，上賦詩【略】。宰相韓琦、樞密曾公亮、參政張昪、孫抃、副樞歐陽修、陳旭以下皆和，帝獨稱賞韓琦「輕陰閣雨迎天步，寒色留春送壽杯」之句。

又卷二一 韓魏公自外上章，歷數王荆公新法害天下之狀，神宗感悟，諭執政亟罷之。荆公方在告，乞分司。趙清獻公參政事，曰：「欲俟王安石出，令自罷之。」荆公既出，疏駮魏公之章，持其法益堅，卒至敗亂天下。識者於清獻公有遺恨焉。

《能改齋漫錄》卷一七 韓魏公皇祐初鎮揚州，《本事集》載公親撰《維陽好》詞四章，所謂「二十四橋千步柳，春風十里上珠簾」者是也。其後熙寧初，公罷相出鎮安陽，公復作《安陽好》詞十章。

《紫薇詩話》 司馬溫公既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舊德，倍加欽慕，在北門《與溫公書》曰：「多病寢劇，闕于修問。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意，屢以直言正論，開悟上聽，懇辭樞弼，必冀感動。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固與天下之人歎服歸仰之不暇，非于紙筆一二可言也。」又書云：「音問罕逢，闕于致問。但與天下之人欽企高誼，同有執鞭忻慕之意，未嘗少忘也。」又書云：「伏承被命再領西臺，在於高職，因有優游之樂，其如蒼生之望何？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

《容齋三筆》卷五 張忠定公詠，爲一代偉人，而治蜀之績尤爲超卓，然《實錄》所載，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入爲戶部。後馬知節自益徙延，難其代。朝廷以詠前在蜀，寇攘之後，安集有勞，爲政明肅，遠民便

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國史本傳略同，而增書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皆詆其知陳州營產業，且與周渭、梁鼎輩五人同傳，殆失之也。韓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魁奇豪傑之才，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勳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世偉人。」道州所刻帖，有公與潭牧書一紙，王荆公跋其後云：「忠定公歿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於世若公者少歟？」

《宋稗類鈔》卷六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力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持兩端。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諭人如此。

著錄

韓琦《諫垣存藁序》 在職越三載，【略】其所存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冊，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聽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敎之有迹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陳薦《韓公墓誌銘》 有《安陽集類》五十卷，《二府忠議》五卷，《諫垣存稿》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北奏議》三十卷，《雜集奏議》三十卷，《千慮集》三卷，《古今參用家祭儀》一卷，《安陽舊文》十卷，手編家集六十卷。

《韓魏王家傳》卷一〇 （琦死，神宗）仍諭忠彥曰：「先侍中忠義於國，平生奏議甚多，可悉錄奏來。」敕崇文院遣筆吏數人至相州，遂以《二府忠議》五卷、《諫垣存稿》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北奏議》三十卷、《雜奏議》三十卷上之。上得之喜，閱之殆遍。【略】又有《安陽集類》五十卷，《祭儀》一卷，藏於家。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韓忠獻《安陽集》。

又《章奏類》 韓魏公《諫垣存草》。

《讀書附志》卷下 韓魏王《安陽集》五十卷。右魏忠獻王韓琦之文也。王安陽人，故以名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安陽集》五十卷。

又卷二二 《諫垣存稿》三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韓琦集》五十卷，又《諫垣存稿》三卷。

《菉竹堂書目》卷三 韓魏公《安陽集》五冊。

曾大有《正德重刻安陽集序》 今以其全集觀之，爲《家傳》者十卷，《別錄》、《遺事》各一卷，詩、記、雜文、表奏、書啓、制詞、冊文、祭挽、墓誌諸體，又五十卷。【略】數百年來，其集不知凡幾易梓。侍御張公士隆復翻刻於河東之行臺，殆所謂曠百世而相感者乎。河東都轉運使王君宣以張公命，屬予引其首簡，誼不容辭。【略】正德九年甲戌夏五月，賜進士、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齊安曾大有書。

《國史經籍志》卷五 韓琦《安陽集》五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安陽集》五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韓魏公集》五十卷。

郭朴《萬曆重刻安陽集後序》 《安陽集》五十卷，宋魏國韓忠獻王之文也，并《家傳》、《遺事》十餘卷，蓋傳自宋之季世云。正德中，監察御史安陽張公士隆按巡山西，刻置河東書院。朴後得之，謹藏于笥。萬曆乙酉，鄴司理內江張公謂先哲著作，鄉郡不可闕，次年重構畫錦堂成，乃謀于郡守漳平陳公、郡丞清苑王公、通守垣曲趙公，再加校錄，刻置堂中。【略】梓人既訖工，朴敬附言終簡，見是編流傳所自云。萬曆丁亥夏四月望日，賜進士、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安陽後學郭朴謹撰。

張應登《萬曆重刻安陽集跋》 余小子之理其鄉也，好章往喆之迹而傳之。詢王之後曰航淮矣，詢王之墓曰孤守矣，吊古傷懷，無聊鬱鬱。既同諸君子復晝錦堂，求其集藏之，不可得。得舊本於少傅東翁郭老先生所，請刊其訛而梓之堂中。詞章有徵，忠孝如在，爲公一大快，余小子亦一大快，後公而興者，不一大快哉！是集也，作述自兩相國之手，則願執鞭而考鏡者，吾知其衆矣。萬曆丁亥夏五，川西小子張應登頓首贅。

《行人司書目》 《韓魏公集》十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安陽集》十冊，全。宋韓琦著，凡五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韓魏公《諫垣存稿》三卷。

又卷下　《安陽集》五十卷。

康丕揚《重編韓魏公集凡例》　初刻本集爲五十卷，《家傳》十卷，《別錄》三卷，《遺事》一卷。其中有一二葉爲卷者。今更定并合，本集三十八卷，《宋史》本傳一篇，《家傳》十卷，《別錄》一卷，《遺事》一卷。

毛九苞《書萬曆康刻本韓魏公集後》　直指康臺合刻韓、范兩集既成，復命苞詮次卷帙，考訂訛謬。苞不敏，謹次韓公集爲三十八卷：詩十卷，序一卷，記一卷，題後、解策、贊銘、樂府、疏文一卷，奏議八卷，表四卷，狀劄三卷，書啓二卷，制一卷，冊文一卷，祭文一卷，墓誌銘、墓記、墓表、神道碑、行狀五卷。其《宋史》本傳、《家傳》十卷、《別錄》一卷、《遺事》一卷，附集後。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韓琦《安陽集》五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韓魏公《安陽集》。《家傳》、《別錄》、《遺事》附。陳景雲注：「五十卷。《遺事》乃王巖叟撰，魏公門下士也。」

陳錫輅《乾隆本安陽集序》　《安陽集》五十卷，附《家傳》、《遺事》十二卷，明萬曆乙酉鄴郡司理內江張公刻置于畫錦堂，其集稿則得之鄉賢郭文簡公，文簡公又得之同邑侍御張公刻于河東之行臺者。爲時既久，其板漶漫秏矣。至國朝康熙時，前令崑山徐公重加校刻，攜其板而南。乾隆戊午，錫輅修輯邑乘，工既竣，亟謀梓之。請諸郡守三韓滿公、司馬安溪李公、別駕雉皋丁公，咸喜其事，各捐清俸，與邑之薦紳先生共襄厥成。自客冬迄今仲夏，凡八閱月，而剞劂告畢。【略】乾隆四年歲在屠維協洽皋月，文林郎、知安陽縣事加二級剡溪陳錫輅撰。

黃邦寧《乾隆重修宋忠獻韓魏王安陽集例言》　一、《安陽集》出自王手訂，宋世原板不可得而問矣，前明安陽張侍御刻置河東書院，至萬曆間鄴司理張公再加校錄，刻置畫錦堂中，是謂舊本。國朝乾隆四年，安陽令陳錫輅據舊本重訂之，是謂新本。三十年來，板漸漶漫，茲特爲之校厘。集中殘缺處不可枚舉，間有新本所闕而舊本完好者，已補葺無遺；至舊、新兩本俱爲缺文，無從校正，敬守闕疑之戒，不敢妄抒臆見。【略】一、《安陽集》之外，尚有《二府忠議》五卷、《諫垣存稿》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北奏議》三十卷、《顧命奏議》三十卷、《雜奏議》三十卷、《千慮集》五卷、《古今參用家祭儀》一卷、《安陽舊文》十二卷、手編《家集》六十卷。當年宋神宗詔索王文稾，王之後人所錄已進呈者。歷年既久，購訪頗難，倘海內鄴架中藏有是書，幸念名賢著作當公同好，勿憚郵寄，以便梓行，增所未備。至於原本，仍當歸趙，不敢私爲珍秘。

又《乾隆重修安陽集序》　韓忠獻公《安陽集》板藏於畫錦堂者，鋟於乾隆四年戊午，距今未久，未大缺損。第其編次多未協體制，字畫之舛者及漶漫者頗多。余舊讀是書，即有心整頓之。歲丙戌，守土於茲，【略】逮今歲庚寅，然後取是書整頓之。所增刻於卷首者，今天子之綸音也，公之遺像，及宋孝宗所撰贊也，神宗所製《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也，史之本傳也；所增刻於簡末者，歐、蘇二公之《畫錦堂》、《醉白堂記》也；所易置者，舊刻《遺事》、《家傳》十餘卷隸於集後，今改而序諸本傳之下也。綜爲十卷，頓改舊觀。剞劂既成，余夙心於是乎一慰也。

沈鳳來《乾隆重修安陽集序》　同安黃公之守彰郡也，政簡民和，公餘之暇，蒐輯舊聞。己丑冬，嘗彙岳忠武王之文而編之。又慨然曰：「湯陰之有岳忠武，與安陽之有韓忠獻王，同爲鄴下千古偉人。忠武之集今既輯成之矣，安陽梓本歷有年所，可忍視其汗漫糢糊而不爲之重訂哉？」爰取前明陳太守梓行之舊本，合乾隆五年陳大尹重刻之新本，一一釐正之，辨其訛，補其闕。間有新、舊本俱無明文，莫可考核者，則亦從而闕疑，不敢妄有加焉。至若御製《韓忠獻論》、御製《韓忠獻贊》、《諭祭韓忠獻墓文》，敬錄之以冠卷首。《宋史》本傳及忠獻遺像圖，錄之以先《家傳》，皆補前刻所未及者，而《安陽集》於是乎大備矣。鳳來適游鄴郡，登畫錦堂，竊有高山仰止之思。猥承太守公命，得與校讎。集既成，又命一言以序焉。【略】乾隆三十五年六月，山陰後學沈鳳來敬序。

李林《乾隆重修安陽集跋》　郡伯同安黃公刻《岳忠武集》，創也；刻《安陽集》，因也。二書成，則一郡前喆之文章，謂之表章無遺焉可也。【略】夫林既與于《忠武集》之役，茲復承公命廁名卷末，有厚幸焉！用敢紀其巔末，以爲世之愛古者諗焉。乾隆庚寅歲長至日，湯陰縣知縣李林謹跋。

譚尚忠《乾隆重刻安陽集序》　公著作自《安陽集》外，奏議存藁尚一百九十二卷，今皆不可得見。惟《安陽集》傳於故里，一刻於前明萬曆間，再刻於國朝康熙間，三刻於乾隆四年前安陽令陳錫輅。閱今三十餘載，板浸漶漫。今彰德太守黃公景慕先哲，重校而梓行之。【略】乾隆壬辰季秋月，河南按察使江右譚尚忠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安陽集》五十卷，內府藏本。宋韓琦撰。琦

事蹟具《宋史》本傳。其集，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俱作五十卷，此本目次相符，蓋即原本。【略】此集之後，舊附《家傳》十卷，《別錄》、《遺事》各一卷，檢驗《通考》，三書本各自爲目，乃後人彙而附之，今仍釐原帙，別著錄於史部，從其類焉。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安陽集》五十卷，宋韓琦撰。明正德御史安陽張士隆刊於河東鹽使署，附《家傳》十卷、《遺事》一卷、《別錄》三卷。康熙中刊本。 張清恪公刊本二十卷。

又《續錄》 明萬曆郭朴刊本，亦附《別錄》、《遺事》、《家傳》。

《中國善本書提要》 《安陽集》五十卷《別集》三卷《遺事》一卷《家傳》十卷，十冊（北圖）。明萬曆間刻本。原題「宋司徒太師侍中上柱國尚書令忠獻魏王韓琦著，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校」。朴亦安陽人，此其致仕家居時所校刻。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安陽集》五十卷，宋韓琦撰，《別錄》三卷，宋王巖叟撰，《遺事》一卷，宋強至撰，《忠獻韓魏王家傳》十卷，明正德九年張士隆刻本，十冊。 《安陽集》五十卷，宋韓琦撰，《別錄》三卷，宋王巖叟撰，《遺事》一卷，宋強至撰，《忠獻韓魏王家傳》十卷，明刻本，十六冊。 《韓魏公集》三十八卷，宋韓琦撰，《別錄》一卷，宋王巖叟撰，《遺事》一卷，宋強至撰，《忠獻韓魏王家傳》十卷，明萬曆三十七年康丕揚刻韓范兩集合刻本，十二冊。

藝　文

唱　和

文彥博《詩寄相州侍中韓魏公》 鼎邑從來事足誇，冰臺近歲景尤嘉。天平峰秀堪圖畫，晝錦堂高可宴衙。新表門閭通德里，舊栽桃李相君家。仍聞降志相希慕，林下時乘洛樣車。

歐陽修《寄題相州榮歸堂》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眞丞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鐘鼎勒元勳。不須授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又《晝錦堂》 昔慰甘棠長舊圍，重來城郭歎人非。隨車仍是爲霖雨，被袞何如衣錦歸。

趙抃《送韓丞相琦出鎮陝右》 羌狄方懷德，朝家正右文。邊城輕舉動，天子爲憂勤。公位三朝重，威名萬里聞。聊煩鎮西夏，盡得護諸軍。賜第仍開燕，傳觴命極醺。陝民如望旱，一雨壓塵氛。

邵雍《和人聞韓魏公出鎮永興過洛》 佐命三朝爲太宰，名垂千古號元功。栽培桃李滿天下，出入風濤半海中。虎帳夜寒心益壯，鳳池波暖位猶空。君王鼎盛子儀在，萬里河湟不足攻。

紀　念

文彥博《尚書令魏國忠憲韓公挽詞》 平生投分比金蘭，莫逆論心最歲寒。唱第楓宸陪驥尾，秉鈞槐府並貂冠。潘楊事契常脩睦，相魏親鄰正講歡。冰井臺邊星隕後，百身何贖但汍瀾。 出入三朝共，周旋四紀同。論交最知我，經世獨推公。觀水驚川逝，升堂失棟隆。悲懷與聲淚，遠寄紼謳中。 三朝光輔致昇平，九叙咸熙入頌聲。獨運鴻鈞成大業，親扶英主繼重明。聖賢自昔推同德，忠獻于今重易名。清廟已聞從配饗，哀榮不獨在佳城。

歐陽修《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真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於中，必見於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爲公子？丞相衛公。

曾鞏《韓魏公挽歌詞二首》 堂堂風骨氣如春，袞服貂冠社稷臣。天上立談迎白日，握中隨物轉洪鈞。忽騎箕尾精靈遠，長誓山河寵數新。萬里耕桑無一事，三朝功德在生民。 錙銖赤舄無驕志，咳唾黃金有古風。覆冒荒遐知大度，委蛇艱急見孤忠。謀謨邴魏丹青力，擁立昭宣柱石功。御筆新詩在新隴，哀榮誰得似初終。

司馬光《祭韓忠獻魏公文》 惟公仁義忠厚，得之自然。所施所履，命世之賢。冠登甲科，聲名四傳。聯輝冊府，表暴英躔。迴翔諫署，風節孤騫。擢

升法從，壯觀近班。賊昊叛命，西領中權。經畫應禦，勤勞累年。戎醜來庭，延登樞府。道德之俊，同時入輔。窒姦塞邪，剗弊除蠹。謗言陰搖，分符以去。中山大齒，太行東西。連開戎府，彈壓羌夷。天聲萬里，雷動神馳。帝思勳舊，召還廟堂。帷幄論道，海寓樂康。仁廟晚年，少陽虛位。天下大本，未有所繫。公常深念，圖建冢嗣。引古盡言，山岳其意。忘身忘家，無所顧忌。聖心感悟，遂定大計。合天符人，英廟主器。夷夏歡呼，聲震天地。千艱萬險，公若平易。六龍飛天，帖無一事。俄膺顯命，今上嗣政。永厚復土，力辭大柄。得殿本邦，均休遂性。未離闕廷，西陲微擾。天子詔公，改帥咸鎬。義不辭難，受命戒道。事寧求還，復守鄉閭。至始閱月，又遷魏都。時議者建，青苗之令。取錢取息，始惠終病。抗疏論列，辭嚴義正。天子動容，賢路交慶。四見炎涼，復臨安陽。燦燦錦衣，煌煌繡裳。願上印綬，十拜封章。宸眷深厚，未頒俞音。遽歎逝川，莫伸素志。嗚呼哀哉！自公之薨，城邑田里，老壯童幼，咨嗟涕泗。非德感人，孰能如是？位居將相，殆將二紀。萬鍾之祿，隨得隨施。姻親僑客，賴公以濟。蓋棺之日，所餘無幾。清白之風，照耀來世。某之稚愚，少有倫比。久參賓從，納顧特異。朝教暮誨，意均子弟。粗有成立，皆公之賜。撫膺長號，肝膈將毀。奠以叙哀，痛無窮已。英靈不昧，敢冀歆此！

王安石《忠獻韓公挽辭二首》 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獨斡斗杓環帝座，親扶日轂上天衢。鋤耰萬里山無盜，袞繡三朝國有儒。爽氣忽隨秋露盡，但留陳迹在龜趺。 兩朝身與國安危，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嘗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人萎。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勳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

強至《挽故司徒侍中贈尚書令韓魏公三首》 建儲嘉祐發先機，蓋世功名古亦稀。一冠鴛行丹地立，兩扶龍德九天飛。偃藩汲黯時云卧，去國周公遂不歸。星坼中台薨訃入，君王淚濕輟朝衣。 平生忠節見臨危，四紀三朝報主知。伊尹告歸曾未果，子房強卧竟難支。朝廷首配嚴親饗，鹵簿新排送葬儀。澤在生民功社稷，堯文更揭墓前碑。 西北油幢疊總戎，六年幕府從裴公。談兵玉帳知何在，宴客金錢定已空。麟閣英姿隨爽氣，鳳池陳迹想清風。白頭無路酬恩地，一寄哀情薤挽中。

劉攽《挽故相國尚書令忠獻公》 四轉更注意，兩朝公受遺。大明開日月，全德冠皋夔。已悟騎箕事，猶餘罷市悲。太常難紀績，天語詔豐碑。 意氣萬夫望，衣冠八尺身。有爲悲鳳鳥，不作畫麒麟。餘烈周宗近，英威漢相眞。召棠終勿剪，晝錦仰鄉人。 殄瘁虛人望，哀榮備寵章。疇功蕭相國，異數郭汾陽。鼎實宵無味，階星晝隕光。惟應文考廟，萬歲共烝嘗。

范純仁《祭韓魏公文》 維熙寧八年歲次乙卯某月日，具位范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司徒、侍中、贈尚書令、魏國韓公之靈。唯公量包宇宙，誠貫金石。伊、呂兼材，淵、騫比德。降精星辰，瑞我王國。在茂業與元勳，信輝今而映昔。仁祖夢卜，公秉鈞軸。志扶社稷，誓忘家族。聖嗣勃興，皇圖再續。建萬世不拔之基，爲四海無窮之福。非天下之至明，則孰定計之神速！若夫三紀弼亮，兩朝顧囑，智周慮遠，仁深義篤。以名教爲己任，俾多士之誠服。功蓋天下，而冲退不居；貴極公相，而謙卑自牧。罄竹帛以難紀，詎筆舌之能錄！薨於晝錦，贈典繁縟。祠於大烝，盛美完足。浹遺愛於華夷，痛云亡於比屋。昔我先君，志同體均，出處幷命，六偕絲綸。金蘭之契，雖古罕倫。矧伊不肖，辱視猶子。推輓保全，教誨飲食。聞一善則喜見顏色，憫獲罪則憂形歎喟。滲骨淪肌，恩深莫計。念初違離，八年於茲。移官鉅鹿，瞻拜有涯。中途改轅，志願復違。守官之邈，神魂坐馳。豈圖承訃，畢世長辭！驚呼沈痛，不特以私。爲朝廷惜，與蒼生悲。生不能奉教於朝夕，沒不獲盡哀於寢闈。徒侑奠以空言，我公知乎不知？嗚呼哀哉，尚饗！

郭祥正《淮南韓魏公新祠》 新祠重見舊風標，儀鳳無聲立紫霄。富貴榮華垂四紀，功名事迹冠三朝。月移帘影燈長在，春散庭陰木未喬。何獨斯民懷惠愛，帝詞天篆刻琨瑤。

蘇軾《祭魏國韓令公文》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諫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恟。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卹。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

我先子，沒于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寔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蘇轍《祭忠獻韓公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正月二十三日己丑，具官蘇轍、具官趙君錫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某官韓公之靈。轍等游公之門，迹有戚疏。長育成材，公志不殊。譬諸草木，農夫所區。方其播之，匪擇瘠腴。既苗且實，物自亟徐。究觀厥成，功在於初。公之事君，社稷是爲。允有膂力，以執大器。既安且平，物賴其賜。豈惟吾儕，有祿與位。自公云亡，日月遄邁。蒼然墓木，過者垂涕。轍與君錫，偕使於遼。駟車往來，實出其郊。顧瞻西山，與公俱高。使事有期，當復於朝。觴豆甚微，懷想則勞。且謁且辭，徘徊奈何！尚饗。

方孝孺《韓忠獻公》 生民難諶，天下之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番嶽巨川。未嘗有爲，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爲民憂樂。世彌遠矣，孰尚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敷演

《遠山堂曲品·能品》《五福》。韓忠獻事功甚盛，此獨取其還妾一事，先後貫串，頗得構詞之局。

雜錄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八元絳《追榮集序》 皇帝尊道禮賢，褒顯有功，卹舊閔終，以風天下忠義之勸。維忠獻韓公以永興節度、司徒兼侍中薨下鄴，上震悼置朝，變服制，以尚書令告於第，又以配英宗廟食告於朝。都堂集議，合「慮國」、「入賢」二法易公名。敕博士第祠，法賻加等，大中侍持節職喪，發卒治窀，具一品鹵簿，鼓吹，葬公故原。宸筆爲製文以詔神道，而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其孤忠彥侈上之賜，□以其御製碑銘，及冊謚遣奠等文，摹刻方牘，題曰《追榮集》，且來請序其末。【略】叙終篇後，姑以慰孝子之請。

強至《考德集序》 熙寧八年六月甲寅，魏國忠獻韓公薨。訃聞，皇帝震悼，追榮送終，皆軼舊典。既葬，親爲製文，刻石以褒大之，所以哀寵之意甚厚。自朝廷三事大夫以及四方閭巷之士、婦人孺子，知公名，莫不歎息，相與感動顏色。而公所素厚者，則皆匍匐會哭於其堂；或不得往，則瞻望歔欷，寓使人以祭；將葬，又皆爲詩，以抒其衷。於是其孤戴上之施，且榮卿士大夫之能盡於公也。既類次上賜，錄而爲集，又哀卿士大夫所爲文、詩，以屬公之故吏強某而序之。謹名其集曰《考德》，而言曰：宋興四世，仁宗以恭儉慈仁繼承於上，而公以碩德偉望感會於下，君臣一心，遂被顧託。建萬世之利，定二帝之策，而社稷以尊，人神有主。此其功業與日月并明，與天地并久，雖前世顧命大臣載在冊書、磊落駿偉者，不能過也。若夫結髮從事以暨白首，出入將相垂四十年，深謀達識，動中機會，忠厚樂易，人化其德，寬而有制，剛而無虐，小心大度，夷險一節，卒能佐佑三后，格於皇天，有勳於王，有功於國，有庸在民，此則前世顧命大臣有不能及也。至於功大而志愈虛，位高而身愈降，多財而愈貧，既老而愈壯，則又合於伊尹之不以寵利居成功，周公之不驕吝，孔子之年彌高而德彌劭，可謂有始有卒者也。公之德業，誄於太常，著在史官，金石有銘，旂常有紀，宜其暴耀震顯，傳於無窮。而某又以爲考德於斯集者，蓋公所最著者，固已溢於人之耳目；至於微言片善，雖一介之寡，有學士大夫終身弗能及者，而公則具有焉，然不可以一言盡也。是集作者非一人，述者非一辭，合而觀之，巨細悉備。後世窺公之全者，繇斯文以求之，不爲無補，則名曰「考德」，其有不可者乎？公之門人多一時豪傑之士，而其孤乃獨以此屬於某，豈以某從公爲最久，識公行事爲最詳，而某亦貪於頌述功德，以稱公始終待遇之意，故輒忘其材之淺陋，言之樸鄙，以爲之序。

毛九苞《書萬曆康刻本韓魏公集後》 苞毀齒從家嚴讀《史鑒》，至魏公請太后還政，太后遽起，公厲聲命鸞儀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竊欣慕定策大臣舉動自別。已而稍疑公定策大臣，舉動當有次第，不應莽莽數語，迫協母后，僥倖成事。萬一太后不遽起，鸞儀司不撤簾，公將如之何耶？考《宋史·曹太后傳》及公本傳，皆無之。《家傳》但云公力勸太后撤簾，

又云已得太后旨還政，樞密院猶未知而已。惟《別錄》云公察太后意回，即連贊之。後數日，批出自某日更不御殿，公亟令卷簾撤坐，庶幾得體，公決不爾爲，《史鑒》蓋近誣矣。《遺事》載公平日嘗曰：「成大事在膽。夫膽薄則當機不能決，機失則治亂安危變于頃刻，懸于霄壤。」公當兩宮讒間、內外憂疑之際，從容調護，還政復辟，非膽無以濟之。故公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有以也。方公之出爲昭陵使也，近璫小封親私諭公逼甚，公曰：「只乞與曾公亮以下商量。」爲宣靖計，急宜復申公議，后必動，乃諉之曰：「候韓琦回。」及公回，開諭母子慈孝大義，始正治平之位。又，公之極論青苗也，神宗意已大悟，亟欲寢罷，荆公亦引疾在告。帝因清獻等對，諭以欲罷之意。爲清獻計，急宜復申公議，帝必動，乃諉之曰：「俟安石出。」及荆公出，執之益堅。呂正獻復申公議，反坐以晉陽舉甲語而逐之，竟釀靖康之禍。二公皆宋名臣，謂之不忠則不敢，何無膽也？人主當沉翳之後，忽有一間可投，亟投其間，逆折將順，可以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此機一失，變態萬狀，幸則爲治平，不幸則爲熙寧，豈不惜哉！故知相天下者忠以主之，膽以斷之。膽而不忠，荆公是也；忠而無膽，宣靖、清獻是也；膽以濟忠，魏公是也。己酉春莫，屬吏毛九苞。

蘇舜欽

論述

綜論

蘇舜欽《上三司副使段公書》 竊自念幼喜讀書，弄筆硯，稍長則以無聞爲耻。嘗謂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言也者，必歸於道義。道與義澤於物而後已，至是則斯爲不朽矣。故每屬文，不敢雕琢以害正。

又《上孫沖諫議書》 昔者道之消，德生焉；德之薄，文生焉；文之弊，詞生焉；詞之削，詭辯生焉。辯之生也害詞，詞之生也害文，文之生也害道德。【略】夫文與詞，失之久矣，烏可議於近世邪？況敢言道德者乎？【略】某志此有素，未嘗暴發於流俗前，以召笑侮。

歐陽修《蘇學士文集序》 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

《東軒筆錄》卷一一 尚書郎周越以書名盛行於天聖、景祐間，然字法軟俗，殊無古氣。梅堯臣作詩，務爲清切閑淡，近代詩人鮮及也。皇祐已後，時人作詩尚豪放，甚者粗俗強惡，遂以成風。蘇舜欽喜爲健句，草書尤俊快，嘗曰：「吾不幸寫字爲人比周越，作詩爲人比梅堯臣，良可歎也。」蓋歐陽公常目爲蘇、梅耳。

《隆平集》卷六《蘇易簡傳》附《蘇舜欽傳》 舜欽慷慨有大志，好學，工文章。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時見其志於歌詩。又善書，酣醉落筆，人競收以爲寶。當時偉人如歐陽修輩皆相友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舜欽）慷慨有大志，好古，工文章。及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發其憤懣于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四　山谷云：【略】二蘇（舜元、舜欽兄弟）文章豪健痛快如此，潘、陸不足呑也。

《中吳紀聞》卷一　山谷先生嘗有《觀祕閣蘇子美題壁》詩，曲盡其平生大節。眞蹟藏汪玉山家，今集中不載，故見之於此：仁祖康四海，本朝盛文章。蘇郎如虎豹，孤嘯翰墨場。風流映海岱，俊鋒不可當。學書窺法窟，當代見崔張。銀鈎刻琬琰，臺尾迴縑緗。擢登群玉府，臺閣自生光。春風吹細雨，禁直夢滄浪。人聲市朝遠，簾影花竹涼。秋河瀉筆硯，怨句挾風霜。不甘老天祿，誠欲叫未央。小臣膽如斗，朱儒俸一囊。請提師十萬，奉辭問犬羊。歸鞍飲月支，伏背笞中行。人事喜乖迕，南遷浮夜航。此時調玉燭，日行中道黃。柄臣似牛李，傾奪謀未臧。薄酒圍邯鄲，老龜禍枯桑。兼官百郡邸，報賽用歲常。招延青雲士，共醉椒糈觴。俗客避白眼，徵歌舞紅裳。謗書動宸極，牢戶繫桁楊。一網收冠蓋，九衢人走藏。庖丁提刀立，滿志無四旁。論罪等饕餮，囚衣禦方良。姑蘇麋鹿嚮，風月有書堂。永無瀉祓期，山鬼共幽篁。萬戶封侯骨，今成狐兔岡。邇來四十年，我亦校書郎。雄文終膾炙，妙墨見垣牆。高山仰豪氣，崢嶸乃不亡。張侯開詩卷，詞章尚軒昂。草書十餘紙，雨漏古屋廊。誠知千里馬，不服萬乘箱。遂令駕鼓車，此豈用其長？事往飛鳥過，九原色莽蒼。敢告大鈞手，才難幸扶將。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蘇子美歌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爲人。及蟠屈爲吳體，則極平夷妥帖。絕句云：「別院深深夏簟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隱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又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極似韋蘇州。《垂虹亭觀中秋月》云：「佛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極工，而世惟詠其上一聯「金餅」、「彩虹」之句，何也？「山蟬帶響穿疏戶，野蔓蟠青入破窗」，亦佳句。

《宋史》卷四四二《蘇舜欽傳》　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

《載酒園詩話・蘇舜欽》　子美與聖俞齊名，顧深以爲耻，每自歎平生作詩比梅堯臣，字比周越，良可笑也。及觀其詩，粗豪殊甚。即如《中秋吳江新橋對月》，宋人所共推，然「雲頭灑灑開金餅，水面沉沉卧彩虹」，已似宮庖肥肉。至「佛地化爲銀世界，仙家多住玉樓臺」，豈雅流所忍言。「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寧取此種，猶稍有清氣。

宋文學部一・蘇舜欽

宋犖《康熙本蘇子美文集序》　子美詩磊落自喜，文章雄健負奇氣，如其爲人，以之妃晁儷張，殆無愧色。顧晁、張繼起於古學大盛之日，而子美獨崛興於舉世不爲之時，挽楊、劉之頹波，導歐、蘇之前驅，其才識尤有過人者。學者論宋初古文，往往以子美與穆伯長并稱，其實伯長不及也。

徐惇復《康熙本蘇子美文集序》　子美抱經世之學，懷忠君之心，觀其所爲詩文，及論時事劄子，雖未見諸實事，然其議論，侃侃慷慨切直，皆有關于社稷生民之故，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不可以區區文人才士目之矣。使當日天子宰相知其賢而大用之，殆無難澤被一世，名垂於後。而惜乎其以酒食之過，至遷謫以死，徒使後之人憑吊遺踪，爲之拊膺歎恨于九原之不可復作，不大可惜哉！

徐釚《康熙本蘇子美文集序》　史傳子美慷慨有大志，當天聖時，與河南穆修爲古文詩歌，一時豪俊多從之游。歐陽文忠公亦謂：「余學古文反在其後。」「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嗟乎！由文忠之言觀之，則其文章風節，固自傀偉非常，而雄奇歷落之氣，尤足以挽頹波，而爲歐、蘇諸大家之前導也，豈止抗衡於晁、張諸公間哉！

何焯《校本蘇子美文集跋》　子美之才，高於歐公，得年不永，未見其止爾。

《宋詩鈔・滄浪集鈔序》（蘇舜欽）與梅堯臣齊名，時稱「蘇梅」。劉後村謂其「歌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爲人。及蟠屈爲吳體，則極平夷妥帖」。蓋宋初始爲大雅，於古樸中具瀟落渟畜之妙，二家所同擅，而梅之深遠閑淡，蘇之超邁橫絕，則又各出機杼，永叔所謂不能優劣者也。至情志忠惻，議論當理，要又非詩人粗豪一流所比。詩有云：「筆下驅古風，直趨聖所存。」又曰：「會將趨古淡，先可去浮囂。」其本領卓越如此。

《池北偶談》卷一七　子美在寶元、慶曆間有大名，其文章瑰奇豪邁，自成一家。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蘇子美》　滄浪才調徂徠氣，大雅扶輪信不誣。可惜都官眞襪綫，也能傾動到歐蘇。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蘇學士集》十六卷【略】。宋文體變於柳開、穆修，舜欽與尹洙實左右之。然（歐陽）修作洙墓誌，僅稱其「簡而有法」。蘇轍

作修墓碑，又載修言「於文得尹洙、孫明復猶以爲未足」。而修作是集序獨曰：「子美齒少於余，而余作古文反在其後。」推挹之甚。至集中《昭應宮火疏》、《乞納諫書》、《詣匭疏》、《答韓維書》，《宋史》皆載之本傳。劉克莊《後村詩話》稱其歌行雄放於梅堯臣，軒昂不羈，如其爲人。及蟠屈爲近體，則極平夷妥帖。其論亦允。惟稱其《垂虹亭中秋月》詩「佛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住月華宮」一聯勝其「金餅」、「玉虹」之句，則殊不然。二聯同一俗格，在舜欽集中爲下乘，無庸置優劣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蘇舜欽）其歌行多雄放，如其爲人。近體乃斂爲妥貼。歐陽修作是集序，亦極推其古文。蓋舜欽雖一蹶不復，抑鬱沒世，不能與當代作者爭雄長，而當代作者固以爲屹然勁敵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蘇舜欽》　氣豪凌轢墨花狂，古淡應無世俗妝。買得清風明月在，醉搖畫舸卧滄浪。

《**石洲詩話**》**卷三**　蘇子美《淮中晚泊犢頭》、《初晴遊滄浪亭》諸絕句，妙處不減唐人。

又　歐公謂「蘇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劉後村亦謂「蘇子美歌行雄放」。今觀其詩殊不稱，似尚不免於孱氣傖氣，未可與梅詩例視。

《**圍爐詩話**》**卷五**　詩以優柔敦厚爲教，非可豪舉者也。李、杜詩人稱其豪，自未嘗作豪想。豪則直，直則違于詩教。牧之自許詩豪，故《題烏江亭》詩失之于直。石曼卿、蘇子美欲豪，更虛夸可厭。

《**東目館詩見**》**卷一**　蘇子美以平生作詩被人比梅聖俞爲可笑，自許高矣。永叔重之，亦稱蘇、梅，又謂二人不能優劣。蓋陳善所稱喜爲健句者超邁橫絕，較聖俞深遠閒淡迥別。

《**問花樓詩話**》**卷二**　蘇子美以景祐進士，累官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用故紙鬻錢宴客除名。是會李定不與，遂摭其事言於當道者，以興巨獄。梅都官所謂「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也。除名後，流寓蘇州，作滄浪亭自適。其詩清麗，《晚泊》云：「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夏晝》云：「樹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子美有雋才，歐陽公嘗叙其集曰：「斯文，金玉也。」積羽溺舟，積毀銷骨，故君子必謹於跬步云。

林思進《論蜀詩絕句・蘇舜欽》　蘇梅才調恨同稱，卻被人呼並宛陵。我過蘇州坐懷古，滄浪亭水似吳綾。

吳用威《讀宋人詩六首》　絕俗清新豈浪誇，微憐詩筆太槎牙。斷雲爭誦垂虹句，我愛三時看好花。

分　論

《**玉清宮災上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湛深經術，發爲讜言，宜其雅健乃爾。

《**滄浪亭記**》《古文眉詮》卷七三浦起龍評：通篇皆就罪廢中寫出出氣舒懷意。此失意者借抒堙鬱之作也。迹其所慨，於榮辱得失之所際，熟觀物變，適然有會於內外重輕之辨，蓋幾乎道矣。寫境寫意，清越絕塵。

《**中秋松江新橋對月和柳令之作**》《六一詩話》：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對月》詩所謂「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沉沉卧彩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青瑣高議》前集卷九：吳江長橋千尺，跨太湖，危亭構爽嶕，登臨者毛骨寒凜，乃二浙之絕境也。能詩者過亭下，俱有吟詠。蘇子美有《長橋賞月》之詩。詩曰【略】。歐陽永叔稱道爲此橋雄壯，非此句不足稱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四：苕溪漁隱曰：《吳江長橋》詩，世稱三聯。子美云【略】。楊次公云：「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頃碧玉無瑕。」鄭毅夫云：「插天蟠蝀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永叔謂子美此句雄偉，余謂次公、毅夫兩聯粗豪，較以子美之句，二公殊少蘊藉也。

《**秋宿虎丘寺數夕執中以詩見貺因次元韻**》《中山詩話》：僧惠崇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然唐人舊句。而崇之弟子吟贈其師詩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似師兄。」杜工部有「峽束蒼江起，巖排石樹圓」，頃蘇子美遂用「峽束蒼江，巖排石樹」作七言句。子美豈竊詩者，大抵諷古人詩多，則往往爲己得也。

《**永叔石月屏圖**》《詩話總龜》前集卷六引《古今詩話》：江外有石，人破之，其形色皆類月。歐陽文忠有《月石》詩云：「二曜分爲三，固爲佳句，尚念未快。子美見之，作詩寄之云：「我疑此山石，久爲月昭著。老蚌吸月月降胎，水犀望星星入角。彤霞爍石變丹砂，白虹貫岩生美璞。」永叔見之，曰：「此奇才精通物理者也。」

《**獨步游滄浪亭**》《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二：苕溪漁隱曰：子美

《獨步滄浪亭》絕句云：「花枝低欹草生迷，不可騎往步是宜。時時攜酒只獨往，醉倒唯有春風知。」眞能道幽獨閑放之趣也。

《淮中晚泊犢頭》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二：《王直方詩話》云：山谷愛子美絕句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山谷累書此詩，或眞草與大字。 又後集卷二四：《復齋漫錄》云：「田家汩汩水流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好，卻將微雨送黃昏。」鄭毅夫詩也。「春陰垂野草青青【略】」，蘇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然皆清絕可愛。

《窮居和長安帥葉清臣見寄》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二：《西清詩話》云：【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快字凌紙，又用事皆破觚爲圜，剉剛成柔，始爲有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如子美《窮居和長安帥葉清臣見寄》：「玉帳夜嚴兵似水，茅齋春靜草如煙。」【略】眞佳語也。

《望太湖》 《優古堂詩話》：蘇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呂吉父詩：「魚出清波庖膾玉，菊浮寒露酒浮金。」《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四：《復齋漫錄》云：子美詩云【略】，呂吉甫詩【略】。呂勝于蘇，蓋「人」、「客」兩字，雖無亦可。

《錦鷄》 樓鑰《跋蘇子美錦鷄詩》：滄浪文采絕群，正似錦鷄，雖欲爲木鷄，可乎？悲哉！

《獨酌》 《梁谿漫志》卷八：予近見子美墨迹一卷，皆自書其所作詩，行草爛然，龍蛇飛動，其中有《獨酌》一詩云：「一酌澆腸俗慮奔，鶡微鵬大豈堪論。楚靈當日能知此，肯入滄江作旅魂。」卷尾題云：「慶曆乙酉十月，書于姑蘇驛舍。」考其時，蓋是被罪之明年，居滄浪時所書。其詩語閒放曠達如此，或謂流落幽憂以終，非也。

《送李生》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子美《送李生》云：「李生以病廢，東入徂徠峰。志氣尚突兀，形體已龍鍾。男兒生世間，有如絕壑松。誤爲風雷傷，不與匠石逢。哀哉千尺幹，摧朽似秋蓬。」此詩悲壯之甚，李生何如人，足以當之？竊意子美自謂也。

《城南歸值大風雪》 《柳南隨筆》卷三：古之詠雪者多矣，而蘇子美「既以粉澤塗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二句，頗入惡道，反不如「天醫切茯苓」及「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等語，猶足供人撫掌也。

《過濠梁別王原叔》 文徵明跋：右宋蘇子美古詩，百五十言，《留別原叔八丈》，蓋王洙原叔也。詩語俊拔，義氣悲壯，歐陽公謂其廢放後，時發憤悶於歌詩，殆是類也。字畫出入顏魯公、徐季海之間，而端勁沈著，得于顏魯公爲多。當時評者謂爲花發上林，月滉淮水，豈其然乎？按子美慶曆四年丙戌十一月，坐監進奏院會客事除名，徙蘇州。此詩後題「清明日」，則是被放之三閱月也。時原叔以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黜知濠州，正坐子美事，故詩云「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時子美年三十有八，原叔五十一，故有老成及八丈之稱。又有「今來濠州涯」及「明日以告行」等語。當是隨原叔至濠，及是乃別耳。其後子美竟以慶曆八年卒于蘇，凡居蘇四年，宜其遺迹流傳吳中爲多。去今數百年，所謂滄浪亭者，雖故址僅存，亦惟荒烟野草而已。至於文章翰墨，不少概見。《宣和書譜》謂斷章片簡，人爭傳播，豈在當時，亦不易得耶？此詩雖非蘇事，而實赴蘇時作。少宰徐公子容以爲郡中故實，因重價購之，俾徵明疏其大略如此。若其志節履行具正史者，茲不復云。嘉靖乙未，文徵明跋。 卞永譽按：跋內云子美慶曆四年丙戌十一月坐監進奏院會客除名，考慶曆五年係乙酉，慶曆丙戌則六年也。以四年爲丙戌誤。又子美會客除名，《通鑑》載事在慶曆五年正月，以爲四年十一月，或別有考耶？

《己卯冬大寒有感》 《靜居緒言》：蘇滄浪《己卯冬大寒有感》云【略】，法于杜陵也。王廣陵《原蝗》一篇云：【略】法於昌黎也。後之論唐詩者，忽而不睹，即講宋詩者，亦泥於釘鉸打油，而爲宋詩不復有如此作手矣。

《即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 《池北偶談》卷一七：《滄浪集》有《即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詩云：「拔身泥滓底，飄迹青霄上。【略】」一第常事，而津津道之如此，子美之早廢不達，已略可見矣。昔人議孟郊「春風得意馬蹄疾」之作，子美何以異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蘇學士集》十六卷【略】。王士禎《池北偶談》頗譏其《及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詩，然宋初去唐未遠，猶沿貴重進士之餘習，亦未可以是深病之，存而不論可矣。 《歷代詩發》卷二三：賴得結言，不爾，幾同「一生吃着不盡」之快。

《和韓三謁歐陽九之作》 《歷代詩發》卷二三：傾倒于廬陵者甚至，然非諛詞諂語，所以爲佳。

《答宋太祝見贈》 《歷代詩發》卷二三：開合抑揚之間，機局最爲穩重。

《送韓三子華還家》 《歷代詩發》卷二三：友情深至，摹寫極眞。

《**贈釋祕演**》《歷代詩發》卷二三：劉後溪謂公詩超邁橫絕，而自題有云：「會得趣古淡，先可去浮囂」，則其本領也。此詩殆兼而有之。

《**田家詞**》《歷代詩發》卷二三：天地有憾，即在一事一時，末句可以發笑。

《**宿太平宮**》《歷代詩發》卷二三：勝地風光，湛然塵壒外，惟身其境者能言之。

《**滄浪懷賈之**》《歷代詩發》卷二三：比擬絕佳，造語最有新意。

《**晚泊龜山**》《歷代詩發》卷二三：神采奕奕，秀健非常，殆由氣體高妙而得。

《**郊居寄朝中知己**》《歷代詩發》卷二三：故人未果知我，而我則相憶，自是寄朝中人語。

《**寄酬蔡州王陶正言**》《歷代詩發》卷二三：歷歷寫來，一句收緊，章法可謂極嚴。

《**寄題劉詔寺丞濫泉亭**》《歷代詩發》卷二三：句句寫泉亭，而實中有虛，虛中有實，自無壘架之嫌。

傳記

歐陽修《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榮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於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怠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婿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爲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略】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辯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並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其永垂！

《**隆平集**》卷六《**蘇易簡傳**》附《**蘇舜欽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一一五《**蘇易簡傳**》附《**蘇舜欽傳**》（存目）

《**宋史**》卷四四二《**蘇舜欽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蘇舜欽《上集賢文相書》 昨因宴會，遂被廢逐，即日榜舟東走，潛伏於

江湖之上，困置羈索，日與魚鳥同群，躬耕著書，不接世故，當日之事，絕不歷於齒牙之間。或親舊見過，往往閔惻而言，以謂某以非辜遭廢，天下之所共知，何久窮居默處，無一言以自辯，浩然若無意於世者，豈鈍怯不曉者乎？某絕不酬應，且止其說，然內實有所待耳。夫爲吏坐賄，國典之所永棄，人情之所不堪，某心膂血氣人也，家世受朝廷重恩，廬墓在京師，平生厲名節，勸文墨，未嘗一施胸中之才，豈云銜冤恨，困處無人之墟，以終此身乎？蓋被罪一二年間，謗議洶洶，尚未寧息，相中傷者，皆當路得志，某雖欲力自辨雪，徒重取困辱耳。故若死灰槀木，昏昏自放，而內實有所待也。【略】某下吏之初，喧傳四出，好事多口者增飾其語，聞者不得不惑。時閣下在遠鎮，必不甚悉也。始者，御史府與杜少師、范南陽有語言之隙，其執相軋，內不自平，遂煽造詭說，上惑天聽，全臺牆進，取必於君，逆施罔羅，預立機械。既起大獄，不關執政，使狡吏窮鞫，搒掠以求濫。事亦既無狀，遂用深文。此會以常年醵率吏人燕集非類，某思之以爲非便，遂與同監院劉巽，出俸錢十緡，又於尋常公用賣故紙錢四五十索，相兼使用。此錢本由斥賣棄物，兩曾奏聞本院，自來支使，不係諸處帳籍，如外郡貨賣雜物以充公用之類也。既以其祀神之餘，與館閣同舍，本局群吏，飲食共費之。推按甚明，具獄備在，無一物入己，而以監主自盜，減死一等定刑。法司前後斷獄體例，及自有正條，並不引用，閣下察之，蓋有由也。某之偏言，似不足信，幸詢於衆論，及曉法而公者。噫！國家制馭姦欺，示信天下者，今惟法律而已。蓋法律著之於篇，衆所共曉，苟一傾撓，人皆具知。故太上欽愼，不敢自專，豈容有司自爲輕重，苟快己志，以隳舊典，污辱善士，戕害不辜。況本朝自祥符以來，一用寬典，吏有姦贓狼籍，未嘗致於深刑。今上仁明愛物，度越前古，官吏一入人罪者，往往十餘年未嘗升擢，或沈於銓調，不與改官，此見聖心愼刑惡殺之至。而某被此冤濫，又有端由，但未爲鉅公開陳而建白之。天聰一聞，玉色必悅。閣下以英偉之量，押領魁柄，必以康濟民物，湔滌冤滯爲己任，故某不避冒瀆，以鋪此言。況某者，潛心策書，積有歲月，前古治亂之根本，當今文武之方略，粗通一二，亦能施設，廢棄疏賤，不信於時，明公召而與言，資相其質，衡鑑之下，安可妄欺？敘之棄之，俯伏俟命，謹具手啓。云云。

又《滄浪亭記》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合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蔚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佑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榦，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箕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眞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遇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惟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見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傲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爲勝焉。

《梁溪漫志》卷八蘇舜欽《與歐陽公書》 舜欽再拜。冬凜，伏惟按部外起居安裕。前月嘗拜書，甚疏略，必已通呈。舜欽不曉世病，踏此禍機，雖爲知己者羞，而內省實無所愧。恐流言奉惑，不避縷述。自杜丈入相已來，群公日相攻謗，非一端也。九月末間，嘗與子漸、勝之邸中小飲，之翰、君謨見過，勝之言論之間，時有高處，二諫因與之辨析。本皆戲謔，又無過言，此亦吾曹常事。不一二日，朝中諠然，以謂謗及時政，吁，可駭也。故臺中奏疏，天子辨其誣，不下其削。臺中鬱然不快，無所洩憤，因本院神會，又意君謨預焉，於是再削，其削亦留中不出。諸臺益忿，重以機瀆之語上聞，列章牆進，取必於君。知二相膽薄畏事，必不敢開口以辨，既而起獄，震動都邑，又使刻薄之吏當之，希望沽激，深致其文，枷掠妓人，無所不至，設有自誣者，則席賓皆遭汙辱矣。且進邸神會，比年皆然，亦嘗上聞，蓋是公宴。臺中謂去端闈不遠，以榷貨務較之孰近？若謂費用過當，以商稅院比之孰多？舜欽或非時爲會，聚集不肖，則是可責也。原叔、濟叔輩，皆當世雅才，朝廷尊用之人，因事燕集，安足爲過。賣故紙錢，舊已奏聞，本院自來支使，判署文記，前後甚明。況都下他局亦然，比之外郡雜收錢，豈有異也。當時本惡於胥吏輩率醵過多，遂與同官各出俸錢外，更於其錢中支與相兼，皆是祠祭燕會上下飲食共費之。今以監主自盜定罪，減死一等科斷，使除名爲民，與貪吏掊官物入己者一同。閣下觀其事，察其情，豈當然乎？舜欽雖不足惜，爲國計者，豈不惜法乎？審刑者自爲

輕重，不由二府，苟務快意，壞亂典型。二相恐栗畏縮，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開言。復令坐客因飲食被刑，斥逐奔竄，銜憤瀝血，無人哀矜，名辱身寃，爲讎者所快。輦轂之下尚爾，遠民寃濫，孰肯更爲辨之！近者葛宗古、滕宗諒、張亢所用官錢鉅萬，復有入己，惟范公橫身當之，皆得末減。非范公私此三人，於朝廷大體，實有所補多矣。國朝本以仁愛撫天下，常用寬典，今一旦臺中蓄私憾結黨，繩小過以陷人，審刑持深文以逞志，傷本朝仁厚之風，當塗者得不疾首而歎息也。舜欽年將四十矣，齒搖髮蒼，才爲大理評事。廩祿所入，不足充衣食，性復不能與凶邪之人相就近，今得脫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學教後生，作商賈於世，必未至餓死。故當緘口遠遁，不復更云。但以遭此構陷，累及他人，故憤懣之氣不能自平，時復嶸㟁於胸中，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間無所赴愬。天子仁聖，必不容姦吏之如此，但舉朝無一言以辨之，此可悲也！舜欽素爲永叔奬愛，故粗寫大概，幸觀過而見察也。苦寒，伏望保重，不宣。舜欽再拜。

歐陽修《蘇舉士文集序》 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

《東軒筆錄》卷四 京師百司庫務，每年春秋賽神，各以本司餘物貨易，以具酒饌。至時吏史列坐，合樂終日。慶曆中，蘇舜欽提舉進奏院，至秋賽，承例貨拆封紙以充。舜欽欲因其舉樂，而召館閣同舍，遂自以十金助席，預會之客，亦醵金有差。酒酣，命去優伶，卻吏史，而更召兩軍女伎。先是，洪州人太子中舍李定願預醵廁會，而舜欽不納，定啣之，遂騰謗於都下。既而御史劉元瑜有所希合，彈奏其事。事下右軍窮治，舜欽以監主自盜論，削籍爲民，坐客皆斥逐。梅堯臣亦被逐者也。堯臣作《客至》詩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蓋爲定發也。

又 劉待制元瑜既彈蘇舜欽，而連坐者甚衆，同時俊彥，爲之一空。劉見宰相曰：「聊爲相公一網打盡。」是時南郊大禮，而舜欽之獄，斷於赦前數日。舜欽有詩曰：「不及鷄竿下坐人。」蓋謂不得預赦免之囚也。舜欽死，歐陽文忠公序其文集，叙及賽神之事，略曰：「一時俊彥，舉網而盡矣。」蓋述御史之言也。舜欽以大理評事、集賢校理廢爲民，後二年，得湖州長史，年四十餘，卒。

《中山詩話》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并立，下視之，笑曰「交不著」（京師市井語也），號爲「錐宋」，爲其穎利而么麼云。贈詩曰：「譬如利錐末，所到物已破。」後倅洺州。洺本趙地，有毛遂塚，聖俞遂舉處囊事爲送行詩戲之。

《中吳紀聞》卷一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參政之孫。慷慨有大志，工爲古文，聲名與歐陽公相上下。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子美以太廟齋郎詣登聞上疏，謂：「天以此垂戒，願陛下恭默內省。」語甚切直。時年方二十。登景祐元年進士第。俄有詔戒越職言事者，子美又上書，極論其不可。慶曆四年，授大理評事，集賢校理，監進奏院。當時用事者，以子美乃范文正所薦，而杜正獻之婿也，因鬻故紙會客事誣奏之，遂除名勒停。嘉祐初，韓魏公爲請於朝，追復元官。卒年四十一。

又卷二 子美豪放，飲酒無算。在婦翁杜正獻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正獻深以爲疑，使子弟密察之。聞讀《漢書・張子房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飲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正獻公知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誠不爲多也。」

《宋史》卷三一〇《杜衍傳》 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其壻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御史劾奏之，欲因以危衍。

又卷三一八《王拱辰傳》 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風其僚魚周詢，劉元瑜舉劾之。兩人既竄廢，同席者盡逐。時杜衍、范仲淹爲政，多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壻也，故因是傾之。

作品本事

《湘山野錄》卷下 蘇子美有《贈祕演師》詩，中有「垂頤孤坐若癡虎，眼吻開合猶光精」之句，人謂與演寫眞。演頷額方厚，顧視徐緩，喉中舍其聲，嘗若鼾睡。然其始云「眼吻開合無光精」，演以濃筆塗去「無」字，自改爲「猶」字，向子美詬之曰：「吾尙活，豈當曰『無光精』耶？」中又有一聯云：「賣藥得錢

秖沽酒，一飲數斗猶惺惺。」又都抹去。蘇曰：「吾之作誰敢點竄耶？」演曰：「君之詩出則傳四海，吾不能斷葷酒，爲浮圖罪人，何堪更爲君詩所暴。」子美亦笑而從之。

《東軒筆錄》卷一五　蘇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師旦深不欲其來，宣言於人，欲阻之。子美作《水調歌頭》，有「擬借寒潭垂釣，又恐鷗鳥相猜，不肯傍青綸」之句，蓋謂是也。

《澠水燕談錄》卷七　蘇子美，慶曆末謫居姑蘇，以詩自放。一日，觀魚滄浪亭，有詩云：「我嗟不及游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識者以爲不祥，未幾果卒，年四十一，士大夫嗟惜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二　《王直方詩話》云：子美嘗作《春睡》詩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歐公見之驚曰：「子美可念。」未幾果卒。

又　東坡云：舊讀子美《六和寺》詩「沿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遊池上，投餌餅，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子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邪？

又　《西清詩話》云：丹陽焦山斷崖有《瘞鶴銘》，或傳爲王逸少，自晉迄唐，論書者未嘗及之，而碑言華陽眞逸撰，歐公《集古跋》云：顧況道號。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眞作右軍書矣。

《風月堂詩話》卷上　蘇子美竹軒之集，皆當時名士，王勝之賦詩，人皆屬和。子美詩其略云：「君與我同好，數過我不窮。【略】」後月餘，「一網打盡」之語既喧物論，而梅聖俞爲賦「覆鼎傷衆賓」之詩，乃悟子美「當世已不容」之句，遂成詩讖，亦可怪也。

《能改齋漫錄》卷八　前輩稱蘇子美詩「山禪帶響穿疏戶，野蔓延青入破窗」，蓋出於唐方干詩「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舜欽，易簡之孫，杜祁公衍之婿。坐進奏院用公錢會客，爲王拱辰輩所擠，坐以深文，廢逐而死。置園蘇州，爲滄浪亭，水竹之勝，冠於吳下，至今猶存。嘗答韓持國書，具見其意趣，本傳載之。歐陽公序其文，言：「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同時得罪者，未幾復顯用，舜欽獨先沒，可哀也。」

《梁谿漫志》卷八　蘇子美奏邸之獄，當時小人借此以傾杜祁公、范文正，同時貶逐者皆名士，姦人至有「一網打盡」之語。獨韓魏公、趙康靖論救之，而不能回也。其得罪在慶曆四年之十一月，時歐陽公按察河北，子美貽書自辨於公，詞極憤激，而集中不載，今錄於此，以補史所遺者云【略】。

著錄

歐陽修《蘇學士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衍)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

又《與梅聖俞書》　近爲子美編成文集十五卷，凡述作中人可及者，已削去之，留其警絕者，尚得數百篇。後世視之，爲如何人也！朋友之間可以爲慰爾。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滄浪集》十五卷。右皇朝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杜祁公衍之婿也。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蘇子美集》十五卷。

施元之《三衢本蘇子美集序》　《蘇子美集》十五卷，歐陽文忠公爲之首序。子美在寶元、慶曆間有大名，其文章瑰奇豪邁，自成一家。不幸淪落早世，故生平所著，纔止于此，而近時亦少見之。元之因俾鏤板于三衢，又得尚書汪公聖錫所藏豫章先生詩，爲子美作也，惜其未大傳，并附之左方。若祭文、墓誌，已見于《文忠集》中，此不復載。乾道辛卯六月己巳，吳興施元之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滄浪集》十五卷，集賢校理蘇舜欽子美撰。【略】歐陽公序其文。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滄浪集》十五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蘇舜欽集》十六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蘇子美文集》一部二冊，缺。

《菉竹堂書目》卷三　《蘇子美文集》二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蘇舜欽《滄浪集》十五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滄浪集》十五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蘇學士滄浪亭集》四冊，十五卷。

宋犖《康熙本蘇子美文集序》 子美故有集若干卷，久傳於世，惜板已毀，世之獲見其集者蓋少。予幸得是本而卒業焉。【略】吳門徐子七來，年少嗜古，偕兄念修，重爲開雕，將欲與予之《滄浪小志》并廣其傳。予喜，亟取是集付之，書成，請予序。

徐惇復《康熙本蘇子美文集序》 大中丞宋公，命復校《子美集》。【略】昔歐陽永叔序其集云：「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其猶此志歟？復既承公命，因與兄念修次第校之，而付諸剞氏。康熙戊寅皋月下澣，震澤徐惇復書于白華書屋。

徐釚《康熙本蘇子美文集序》 蘇氏子美文集，傳之六七百年，其板已毀，世罕有存者。余既請於大中丞商丘宋公，出所藏弆善本，俾吾弟七來偕其兄念修校而重梓之於吳門。【略】乃更數百載而斯文散佚，幾至不傳，不有宋公俾七來昆弟爲之雕鐫，以廣其傳，是歐陽所云棄拋埋沒，已漸至銷蝕於蟲魚斷簡中，雖有精氣光怪，亦無由發現於千百世之後矣。剞劂之功，豈不偉歟！康熙己卯梅花開日，虹亭徐釚謹書。

孫岳頒《康熙本蘇子美文集序》 大中丞宋公，化理之暇，興修古迹，尤愛慕長史文章風節，既舉其亭而新之，志向往不忘，復鏤其集以行遠，命徐子昆弟任校讎之役。念修，余之同學友也，七來，余婿也，郵致公命，問序於余。余作而歎曰【略】。康熙戊寅中秋日，長洲孫岳頒樹峰題於燕邸景雲堂。

何焯《校本蘇子美文集題跋》 新開《蘇子美集》，余病其誤謬至多。學徒石門呂懿歷丙戌榜眼，無黨先生之子，言其家有舊鈔本，今已分屬諸父，而其先公所校之本獨存，因假以是正。後有無黨手錄黃詩施跋，余亦鈔此二紙，以附卷末。惜元分卷次，無黨不并爲詳正之也。康熙庚寅三月晦日，何焯記。

又 是歲良月，呂生持其家舊本至，乃吾鄉吳文定公叢書堂鈔本，其祖晚村先生得之山陰祁氏者也。因得改正目錄、卷次，而記其後。鈔本每卷之首，又各有目，後生不得見宋雕，此亦足以爲據矣。焯。

又 按歐公序，出于公之所集錄者十五卷，今必紛更舊次爲十六卷，是亦好妄而已。徐節孝《愛愛歌序》云：「子美有詩。」今亦不見集中。晁氏《讀書記》載《李文公集》前有蘇舜欽序云：「唐之文章稱韓柳，翰文雖詞不逮韓，而理過于柳。」今頌與此序無之，蓋亦非完書云。康熙己卯夏六月，焯識。

又 顧修遠云：子美有《答歐陽公書》，載《梁溪漫志》中，集不載。歐公詩集中有《扶溝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蘇才翁子美贈黃道士》詩，集不載，見《鼂尾集》。載渠家有宋槧《滄浪集》，正衢本也。商丘與新城交最深，而不知假以是正。蓋近人讀書，但備數而不求善本，雖倦圃、竹垞猶不免，況北方之學者乎？又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蘇學士集》十六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略】（歐陽）修序稱十五卷，晁、陳二家目并同，而此本乃十六卷，則後人又有所續入。考費袞《梁溪漫志》載舜欽與歐陽公辨謗書一篇，句下各有自注，論官紙事甚詳，併有修附題之語。蓋修編是集時，以語涉於己，引嫌避怨而刪之。此本仍未收入，則尚有所佚矣。

李星根《同治中江本蘇子美集跋》 子美，鄉先生也。余讀歐公所爲集序，嚮往有年。然以楊升菴之博洽，曾未及見，則其軼不傳久矣。前三數年，前輩顏子竹愚示余以藏弆本，則宋牧仲氏撫吳時所刻。字紙精絕，究非完善，因爲是正其牽合譌繆，而稍移易其卷帙次第。其軼見他書者，頗復增入之。名稱卷數，一仍歐序之舊。至《火疏》中有缺篇，則從缺，而無取節本，蓋文氣舒促之不侔也。夫據子美之自述《含元殿賦》一篇，論雜文又數十篇，今皆不見於集中，則欲復子美之舊觀，胡可得耶？然子美早沒，則其功未竟，而生平之豪宕爽厲，亦略具於篇中。同治六年，諸同人公刻是書，謂鄉邦之光，不可久湮沒也。既又得子美殘字三十一，并規橅於後。【略】其復讎校字畫，則劉君培源、陳君易泰、羅君瓊章、程君孔履、劉君啓奎，及余弟炳根之力也。同里後學李根星跋。

方功惠《蘇學士文集題識》 此即康熙間震澤徐氏刻本，甘泉鄉人稱其訛字不少者。觀其所錄《宋史》本傳，竟有增改於其間，即此可見其謬。叢書堂鈔本及乾道辛卯三衢刻本，世已久佚。義門所校本，諒亦無存。坊間通行，向唯此本，今則并此亦不可多得，又安得宋刻而校正之，以成完璧耶。【略】光緒庚辰秋巴陵方功惠識於韓江鹺署之榕蔭樓。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蘇學士集》十六卷，宋蘇舜欽撰。康熙戊寅徐氏刊本，附宋犖輯《滄浪小志》二卷。

又《續錄》 宋三衢刻《滄浪集》十五卷本，有施元之跋。 清宋牧仲刊本。 四部叢刊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蘇學士文集》十六卷，四冊（北大）。清康熙間刻

本。宋蘇舜欽撰。目錄下題「商丘漫堂先生宋犖鑒定」，末題「震澤徐惇孝念修、徐惇復七來同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蘇學士文集》十六卷，宋蘇舜欽撰，清康熙三十七年徐惇孝、徐惇復白華書屋刻本，張紹仁跋并錄何焯校跋，二冊。《蘇學士文集》十六卷，宋蘇舜欽撰，清康熙三十七年徐惇孝、徐惇復白華書屋刻本，傅增湘跋并錄何焯校跋，二冊。《蘇學士文集》十六卷，宋蘇舜欽撰，《滄浪小志》二卷，清宋犖輯，清康熙三十七年徐惇孝、徐惇復白華書屋刻本，二冊。

藝文

唱和

梅堯臣《偶書寄蘇子美》 君詩壯且奇，君筆工復妙。二者世共寶，一得亦難料。我今或盈軸，體逸思益峭。有如秋空鷹，氣壓城雀鷂。又如飲巨鍾，一舉不能醻。既醻心已醉，顛倒視兩曜。吾交有永叔，勁正語多要。嘗評吾二人，放檢不同調。其於文字間，苦硬與惡少。雖然趣尚殊，握手幸相笑。

又《寄題蘇子美滄浪亭》 聞買滄浪水，遂作滄浪人。置亭滄浪上，日與滄浪親。宜曰滄浪叟，老向滄浪賓。滄浪何處是，洞庭相與鄰。竹樹種已合，魚蟹時可緡。春蒙芼白菘，夏鼎烹紫蓴。黃柑摘霜晚，香稻炊玉新。行吟招隱詩，懶戴醉中巾。憂患兩都忘，還往誰與頻。昨得滁陽書，語彼事頗眞。曩子初去國，我勉勿迷津。四方不可之，中土百物淳。今子居所樂，豈不遠埃塵。被髮異泰伯，結客非春申。莫與吳俗尚，吳俗多文身。蛟龍刺兩股，未變此遺民。讀書本爲道，不計賤與貧。當須化閭里，庶使禮義臻。

歐陽修《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衆奇子美貌，堂堂千人英。我獨疑其胸，浩浩包滄溟。滄溟產龍蜃，百怪不可名。是以子美辭，吐出人輒驚。其於詩最豪，奔放何縱橫。衆絃排律呂，金石次第鳴。間以險絕句，非時震雷霆。兩耳不及掩，百痾爲之醒。語言既可駭，筆墨尤其精。少雖嘗力學，老乃若天成。濡毫弄點畫，信手不自停。端莊雜醜怪，群星見攙槍。爛然溢紙幅，視久無定形。使我終老學，得一已足矜。而君兼衆美，磊落猶自輕。高冠出人上，誰敢揖其膺。群臣列丹陛，幾位缺公卿。使之束帶立，可以重朝廷。況令參國議，高論吐崢嶸。惜哉三十五，白髮今已生。近者去江淮，作詩寄離情。口誦不及寫，一日傳都城。退之序百物，其鳴由不平。天方苦君心，欲使發其聲。嗟我非鸞鶴，徒思和嚶嚶。因風幸數寄，警我聾與盲。

韓維《寄蘇子美》 暮登譙城上，延首望東道。春風千里至，遠思生懷抱。故人客南楚，素節方自保。黃鵠垂其翼，赤驥伏棧皂。詩準李杜爲，字壓褚薛倒。壯哉南行作，遺我資遠討。若窺巨海涯，波瀾方洶浩。龍螭鬱騫騰，錯落效衆寶。往往仙人槎，突然忘枯槁。嘗聞會稽旁，山水天下好。覽君所詠歎，滯想茲一掃。安得追王喬，乘雲逮霓葆。茹芝靈峰陽，徜徉以終老。

紀念

胡宿《滄浪亭》 竄逐本無罪，羈窮向此忘。野煙含悵望，落日滿滄浪。亂草荒來綠，幽蘭死亦香。楚魂招不得，秋色似瀟湘。

歐陽修《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僕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饗！

蔡襄《祭蘇子美文》 謹以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子美之靈。世之推天者謂仁賢宜壽，而暴賊宜夭，苟反於是，禍福之應，則爲無有。子美之亡，悼惜者多，而或歸天咎。大造鈞施，授受小大兮孰爲薄厚。謂仁而賢，行己適中兮自期不朽。豈校歲年，龜蛇木石兮如是遠久。嗟嗟子美，其中則豐兮其外則屯。文詞涵浩，海湧天旋兮莫見涯垠。動作流行，麒麟鳳凰兮指目於人。下視世

俗，可嘔而嗜兮可悅而嚬。衆力一舉，譁言一發兮羅致以文。用是以困，垂尾不掉兮尺澤之濱。世之所嗟，年不克永兮志不克伸。行信於友、言行於後兮斯其不泯。平昔子居吳，余守於閩兮相去無幾。音問之來，放意自虞兮窮通一指。慶曆之末，余罹大禍兮退伏田里。子以書詞慰唁諄諄兮，無或喪死。曾不隔日，聞子信音兮痛徹肝髓。禮法之制，不行弔問兮哀傷而已。今也吉服，道出吳門兮子殯於此。有觴列前，曾不食飲兮非平生比。眉面笑言，或髣髴兮子其降止。子年四十，髮白生顛兮朋友凋離。人豈不多，知我則少兮子獨何之。歿者已矣，生者浮游兮誰樂誰悲。神乎來哉，薦以達哀兮侑之以詞。尚饗。

韓維《哭蘇子美三首》 未起蛟龍卧，俄纏鵩鳥悲。寢門號故友，總帳哭孤兒。業履歸輿議，銘文愧絕辭。滄浪亭下路，長負故人期（予與子美有滄浪之約，今則已矣）。 魄動書流愴（子美去冬與余書云：藐無相見之期），誠通夢告悲（余夢若有告子美亡者，且而得訃音）。人生要有盡，君沒竟何施。白日空塵几，春風自酒巵。旅魂最未得，藁葬近要離。 才大終爲累，冤深豈復論。幾年流落恨，千里寂寥魂。功業初懷負，風流秀句存。英靈邈無所，灑淚望閶門。

劉敞《續楊十七挽蘇子美詩》 吾聞蘇侯不及識，內嘉孤雄世難得。文如翻波氣龍虎，風雲晦明在頃刻。中間流落似天意，今雖暫困當永適。忽傳長逝既已矣，知與不知同歎息。曩者避地金馬門，獻書著論驚上國。材豪志劇少所有，倏忽變化不可測。結交必皆天下士，朝廷見人退自斥。指揮功名力可取，城郭披露曾不惜。廟堂諸公交口薦，天子亦稱萬人敵。中道齟齬空歸來，扁舟東浮問損益。登臨姑蘇睨滄海，憤歎始覺區中窄。佯狂爛醉遺日月，欲乘長風挂危席。安期洪崖殊彷彿，蓬萊方壺定可陟。浩歌秀句凌斗牛，至今紫氣猶融奕。若人不應逐物化，吳中好事先已惑。邇來安知非形解，世上蜉蝣限畛域。遺編逸稿尚多有，但恐靈物隨變匿。君當收拾藏永久，毋以交情死生易。

劉攽《和楊十七傷蘇子美》 蘇君在朝素機警，氣排青雲力扛鼎。鵷鴻遇風鄙巢栖，騏驥得塗嗤坎井。千金置酒宴長夜，錦繡照爛絲篁靜。明珠盈車謗隨起，白巾還家酒未醒。翟公署門賓客改，魏牟去闕江湖永。濯纓漁父唱滄浪，結廬陶令依人境。時浮扁舟就什一，出從數騎非造請。窮途詩語尤慨慷，暮年筆法加豪逞。霜凋蘭蕙不待老，一世歡悲竟俄頃。遺書猶缺茂陵求，卜宅乍許要離並。生平相望不相接，凜凜氣概吾能省。川流既逝安可回，駿骨雖賈何由騁。知君金石嘗定交，末路人琴俱不幸。大招無復修門期，懷舊邈與山陽等。

雜錄

歐陽修《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

黃庭堅《跋二蘇送梁子熙聯句》 景祐元年仲春，子美於蜀綾紙上楷寫，字極端勁可愛。叔才蓋才翁舊字。此篇不見於家集，略計雄文妙墨流落人間者，必千數百紙。

《石林詩話》卷上 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瀰數頃，旁有一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土山，因以其地瀦水，今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曆間，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爲居，旁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既死，其後不能保，遂屢易主，今爲章僕射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址爲大閣，又爲堂山上。

《吳郡圖經續記》卷下 滄浪亭。蘇子美滄浪亭在郡學東。子美既以事廢，乃南游吳中。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木鬱然，崇阜廣水，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趨數百步，有棄地，乃中吳節度孫承佑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子美買地作亭，號曰滄浪，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諸公多爲之賦詩。子美嘗謂吳中「渚茶野醞，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遂終此不去焉。

周必大《題蘇子美帖臨本》 歐陽公銘蘇子美，謂喜行押草書。今玉山汪季路所藏頗備此體。其間「峽束」、「嚴排」之詩既用杜工部句，又錄《漫興》、《惜花》二絕，其愛杜至矣。俱字子美，得非司馬相如慕藺之意乎。衢本《滄浪集》改「蕭然」作「飄然」、「梁寺」作「蕭寺」、「能驅」作「聊驅」、「向城市」易「松門路」、「還自羞」易「卻自羞」，蓋加潤色，比舊爲勝，世以前輩眞蹟證別本，未必盡然也。

《中吳紀聞》卷五 蘇子美《獨步游滄浪亭》詩云【略】。紹興初，崑山沈東

元叙嘗游其亭，賦詩云：「草蔓花枝與世新，登臨空復想清塵。只今唯有亭前水，曾識春風載酒人。」程致道《和張敏叔游滄浪亭》詩有云：「醉倒春風載酒人，蒼髯猶想見長身。試尋遺址名空在，卻笑張羅事已陳。」皆寓其感歎之意。

袁說友《跋蘇子美寶奎頌帖》 觀《寶奎頌帖》，使人襟度飄然，如排閶闔而上蓬萊也。潤色皇猷，黼黻王度，非斯人其誰？

趙抃

論述

綜論

文同《南陽集跋》 同自學詩，嘗患唐人風格歷五代遂淺弱無意緒，不入人省覽。前此十五年，龍圖閣直學士趙公以太常博士爲蜀之江源宰，同時在臨邛幕，屢往來公之治下，見公歌詩者爲多矣。其言溫厚有法，與輩俯仰，殊不爲彼此異。同每謂人曰：「是等語潔而不拘，麗而不淫，孤飛絕馳，蓋二百年前有此耳。向非得之于天，豈得制度于其家也？」

蘇頌《趙大資與法雲長老唱和集序》 見聞覺知，出乎性哉，而達識之士以明本心，動靜語默，出乎情哉，而知言之人以之觀要道。自竺乾調御，洎諸方導師接物應機，當人答問，標揭新理，既有會元，敷暢微辭，遂成章句。或一字至於七字，以有言對於無言。指事明心，莫辯乎此。

蘇轍《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高安太守朝請大夫毛公，與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趙公，里人也。公始以老歸故鄉，大夫適方家居，與公出入相從，爲山林之遊，朝夕無間。公好爲詩，而大夫以詩自名，遇其得意，輒以詩相屬。元豐三年，大夫來守高安，簿書期會非其意也，間與客語，有歸歟之歎，曰：「要當從公於松石之間，逍遙以忘吾老。」時又出公之詩以夸其坐人。公詩清新律切，筆迹勁麗，蕭然如其爲人。蓋老而益精，不見衰憊之氣，卒然觀之，不知其既老之爲也。轍昔少年，始見公於成都，中見公於京師，其容晬然以溫，其氣肅然以清。十年之間，富貴煒燁，談笑於廊廟，而其所以爲公者，湛然無毫髮之異。自不見公，今又十餘年。間而聞之公之鄉人，見之公之詩書，其風力骨骼有加而無損，亦與始見無異，然後知公之所以過人者遠甚。蓋人必有不可變者，然皆汩沒於塵垢，與物流轉而不返。於是索然茫然，與髮皆白，與齒皆落，忽然失之而不自知也。若夫公之不可變者，轍亦安足識之？蓋亦見其見於外者而已。大夫將刻公詩於石，而屬轍爲記。

僧家奴鈞元卿《趙清獻公文集序》 予宿仰休風，咨訪公文，得諸郡庠，手閱簡集奏狀等篇，如雪冤正法，折大臣陳執中之抗獄，精論明辯。斥宣徽王拱辰之辱命，釋縶婦以安外寇，納歐陽以充內輔，披裂忠肝，張揚義氣。他如抨彈權幸，誅鋤強悍，摘姦燭幽，發政施令，皎如星月，厲若雷霆。宜哉，公以道自任，當時名流推服，海內同聲，亦以斯道與公，宜哉！

《宋史》卷三一六《趙抃傳》 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慍。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惸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其爲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在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

閻鐸《成化重編趙清獻公文集序》 公之詩觸口而成，不勞構思，工拙隨意，而清壯之氣，出於肺肝。文則奏疏之外，殆無聞焉。蓋其雄材直節，施之於政事之間，義有所激，無不盡言，如五穀之必可以療饑，藥石之必可以伐病，豈暇爲應酬無益之言，爲人之觀美哉！

林有年《嘉靖重刻趙清獻公文集後序》 平生出處履歷，記述歌詠之間，操縱闢闔，隨意所如，得數萬餘言。噫，至哉！余慨夫末世之文，樂豪放者則失之不檢，好摹擬者則失之局執，工奇詞硬語，使人不可以句者，則又失之刻意不純，此文之弊也。公以扶輿間氣，挺生有宋，當時名流推重，海內同聲，觀其辭之發越，氣勢軒揭，煥乎其日星之明，淵乎其河海之深，巍乎其山嶽之高。斯文也，道之寓也，聖經之旨而續以傳者也。

楊準《嘉靖汪刻本清獻公文集序》 歲嘉靖己未，予承乏來守，暇則取公之文集閱焉。誦其詩，冲淡如陶，而兼李之豪邁，不煩刻削，自成機軸；讀其奏疏，有鄭公之剴切，而兼宣公之識，浩乎其氣，而不可屈撓；論其人，歷仕三

朝，無適不宜，韓公謂其爲世人標表，概可見矣。或謂公友濂溪而後聞道。要之公之粹稟夙成，而愼獨實躋，人不可及，閱是集者，能自得之。【略】嗚呼！天地之道，一誠也。川流山峙，天地之至文也。公之詩律奏疏，皆誠之所發，可以翼聖而垂訓，亦人文之至也。海內傳誦久矣，梓之者，豈特存衢之文獻哉！

《居易錄》卷一二　文潞公身都將相，功名蓋世，而其詩婉麗濃嫵，絕似西崑，予向摘其佳句，著之《池北偶談》。趙清獻詩亦有似潞公者，殊不類其爲人。如《暖風》云：「薄袂欹雲散，輕雲舞袖低。帘疏蕩樓閣，塵暗逐輪蹄。絮亂垂楊道，香流種藥畦。春窗惱春思，一枕杜鵑啼。」《芳草》云：「翠密馴文雉，叢深隱畫輪。離披金谷曉，寂寞茂陵春。古渡班荆客，長堤走馬人。芊芊似袍綠，一雨一番新。」《杜鵑》云：「響亂書窗外，人驚夢枕中。江城啼曉月，澤國訴春風。柳道盤餐綠，桃園躑躅紅。年年來此地，留恨任西東。」《寒食》云：「城郭青烟散，郊園麗日長。鬬鷄紅錦翅，游騎紫絲繮。有蝶俱含粉，無人不惜芳。盡棄花下飲，歸去醉成鄉。」《觀水》云：「澄江抵練長，極目路蒼茫。烟芷差差綠，風荷柄柄香。西流終古恨，南浦鎭時忙。擬待傳辭意，離人在楚鄉。」右數詩，掩卷誦之，豈復知鐵面所爲耶？

《宋詩鈔・清獻詩鈔序》　（抃）詩觸口而成，工拙隨意，而清蒼鬱律之氣出於肺肝。然其學多本于佛，與濂溪爲僚而不知改，故亦不能卓然有所發揮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清獻集》十卷【略】。所載多關時事，其劾陳執中、王拱辰疏，皆七、八上，可以知其伉直，而宋庠、范鎭亦皆見之彈章，古所稱群而不黨，抃庶幾焉。其詩諧婉多姿，乃不類其爲人。王士禎《居易錄》稱其五言律中《暖風》一首、《芳草》一首、《杜鵑》一首、《寒食》一首、《觀水》一首，謂數詩掩卷讀之，豈復知鐵面者所爲。案皮日休《桃花賦序》稱宋廣平鐵心石腸，而所作《梅花賦》輕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抃之詩情，殆亦是類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趙抃）其奏議多有關時政，侃侃不撓，詩則諧婉多姿。蓋爭天下之大計，自爲一事，抒一時之興會，又自爲一事。固不必即景詠懷，皆作理語，而後謂之君子也。

李賢《讀趙清獻奏議》　進退人才，固人主之柄，不可下移也。然而進退未當者，不有臺諫論列，人主無從而知之，由是奸邪得志，國家之禍可勝言哉！觀趙清獻居臺諫，於人才進退之未當者，初不以利害自計，必上章懇陳其不可，期於必從而後已。或未見從，章必累上，不敢憚煩，至有二十餘章者。猶不見從，必自求貶竄，閉門待罪。彼依違顧望，苟且於是職者，聞清獻之風，當赧然慚靦，汗下沾衣也。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不然則非人矣。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趙抃》　匹馬仍尋舊路歸，雷琴不去鶴仍飛。白鬚再領成都郡，戲綵堂前賦綵衣。

分　論

《八詠樓》、《繡川湖》　《梅磵詩話》卷上：絕句括盡題意方佳。清獻趙公《八詠樓》詩云：「隱侯詩價滿東吳，八詠篇章意思殊。聞說當時清瘦甚，不知還爲苦吟無。」又《繡川湖》詩云：「東南山水聞之久，未省人曾說義烏。萬頃波濤驚客眼，始知中有繡川湖。」二詩括盡題意，得絕句體。

《贈周茂叔》　楊愼《趙清獻不知周茂叔》：宋世小說謂趙清獻公不知周茂叔，余觀趙公贈周公詩云「心似冰輪浸玉潤，節如金井洌寒泉」，知之深，贊之至，無踰此矣。或者初不相知，而後乃相信耳。

《除夜宿臨江縣言懷》、《和虔守任滿入香林寺餞別》　《載酒園詩話・趙抃》：趙清獻詩尤尚平澹，然如《除夜宿臨江縣言懷》：「漏促已交新歲鼓，酒闌猶翦隔宵燈。」《和虔守任滿入香林寺餞別》：「爲逢蕭寺千山好，不惜蘭舟一日留。」亦有清味可啜。

《壽塋頌》　楊傑《趙清獻公壽塋頌序》：元豐二年春，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趙公連章得謝，歸於三衢。是年冬，卜壽塋於先塋國令公兆域之側，乃自作頌，題於壁間。後五年，公薨，天子聞訃震悼，輟視朝，優賜賻典，以太子少師告第。太常攷行，以清獻易名。尚書省集議，僉以爲當，朝廷從以謚焉，古未有也。公子屼初辭御史，又辭太僕丞，願就養於南國。上嘉其世孝，詔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以便養志也。及遭鉅創，每視壁間所書頌，則號慕殞絕，思刻石以廣其傳，乃屬某以爲序。某聞患莫大於愛生，累莫重於畏死。至人無己，悟其本不生，故其存也無所愛，達其未嘗滅，故將亡也無所畏。惟其無愛無畏，乃能致其忠，竭其孝，一其誠而冥於道。至於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其餘事也。公之頌章，首曰「吾政已致」，蓋戴吾君從其乞身之請，退而不敢忘其忠也。次曰「歸此山地」，蓋言吾親全

而生之，已將全而歸之，沒而不敢忘其孝也。又曰「彼眞法身，不即不離」，蓋了覺本源，實無生滅，一其誠而冥於道也。公其至人乎！來者觀其頌，則知公之所存矣。八年冬，某被命典客，訪道南游，將還京師，得公子書，至武林乃爲序云。

《拈古頌》　文同《拈古頌序》：資政殿大學士趙公，以台鼎之重，再尹於蜀。蜀之人三十年中，凡五見公矣。求公之迹，終未能得。或曰：「公之位既愈高，而其色若愈下。謙靜恬懿，無一易德者，何耶？」曰：「是亡他也，修眞達元，總了妄法，物有不能勝之者矣。所以常據三旌之榮，饗萬鍾之厚，固如飄風值劍，暫有一吠，彼又豈能轉之如俳兒顚娼，執綸曳侑，俛仰顚側，誼詼伏罷，一由於他人所役邪？」公既以無事爲治，其下亦各以無事安其職。化既成矣，因萃會古人禪門語錄之深隱者，拈而頌之，凡百篇。揭月昏衢，擊霆奧骷，瞽者瞶者，悉使覺遊。圭峰宗密接裴相之論，得公所述，願布行之。寫鏤云初，屬予爲序，因爲道公之髣髴云。

傳記

蘇軾《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略】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略】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略】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弟，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略】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略】已而求郡，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卻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廚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略】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疎鑿灩石，民賴其利。【略】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略】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謫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略】，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略】未幾徙青州。【略】五年，成都

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略】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飢，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復徙治杭。【略】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略】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略】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舉意。【略】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眞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東都事略**》卷七三《**趙抃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六《**趙抃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曾鞏《越州趙公救災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略】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略】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略】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稍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略】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

《**避暑錄話**》卷上　趙清獻公好焚香，尤喜熏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不滅。

《**宋稗類鈔**》卷三　張忠定帥蜀時，擇良家處子十人，執浣濯紉綴之役。【略】後趙清獻繼之，慕其風，然已不敢親近，置之他所，有宴集則呼之。一日，偶喜其中一人，酒罷留之外舍，公先入宅，曰：「俟來呼汝則入。」女不勝喜，孔目官以下皆通名謁見，求庇覆也。公入不出，或覘之，則周行室中，連聲自叱其名曰：「趙抃不得無禮。」如是一時頃，乃呼吏云：「適間女子可支錢五百千，明日便令嫁人。」毛義夫云：「清獻公既留此女，入而濯足，且將復出，天大寒，熾炭，命老兵持盆水至，忽舉盆澆炭上，煙火飛揚滿室。公悟，乃遣女去。」

又　趙清獻公帥蜀日，有妓戴杏花，公喜之，戲謂之曰：「髻上杏花眞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趙益惑之，謂直宿老卒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爲我呼來。」去已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老兵忽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也。」

作品本事

文同《刻趙抃王素蘇寀詩記》　嘉祐中，翰林侍讀學士太原王公牧成都，以乖崖之昔守於益也，豐功茂烈，浸灌其下，祖傳嫗授，世世稱述，乃謀其僚曰：「【略】惟我文定公當二宗之付畀其西南也，整輯破碎，爲立矩法，除殘解弊，安養煦咻。【略】而曾未若二公者，得以廟居享祀事，下必有以慊然，而爲其上者，豈不謂陋於從民之欲者乎。」遂卜地營建，壯偉宏麗。【略】是時，今大尹龍圖趙公以彈察之職，總轉運之任，景賢樂善，重此建置，乃抒己之意，緝

民之聲，形於歌詠，以侈其事。

《澠水燕談錄》卷四　治平初，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者，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曰：「白龍圖公促治裝，行當入覲，且參大政矣。」趙聞而異之，喻李令與俱來。及再至，李邀欲同見公，張固辭曰：「與公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密令人來白，當屏去導從，潛往見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張遽求還，留之，不可，曰：「龍圖且來矣。」公方命駕，聞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幾，果膺召命，乃參政柄。及出鎮青社，熙寧五年，張遺書云：「當來相見。」公大喜，語賓佐曰：「張山人且來矣。」久之，無耗。至秋，公奉詔再領成都，方悟曰：「山人言來，乃吾當往也。」故將行，先寄張詩，有「不同參政初時人（謂呂餘慶）也學尚書兩度來（謂張乖崖）。到日先生應笑我，白頭猶自走塵埃」之句。

《能改齋漫錄》卷七　清獻趙公嘉祐六年言陳旭與御藥王世寧通家親戚，用是遷副樞。未行，遂丐出知虔州，有詩云：「乍亂龍尾道，來刺虎頭城。」蓋唐含元殿前龍尾道，自平階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垠欄悉以青石爲之，故謂之龍尾道。

《石林詩話》卷上　趙清獻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卿前以匹馬入蜀，所攜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云「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者，自紀其實也。

《中吳紀聞》卷三　范師道，字貫之，文正公之侄，登天聖八年甲科。【略】嘉祐八年，以疾請郡，除戶部郎中、直龍圖閣知明州，下車未久，卒。年五十有九。【略】趙清獻公志其墓。

《羅湖野錄》卷一　趙清獻公平居以北京天鉢元禪師爲方外友，而咨決心法。暨牧青州日，聞雷有省，即說偈曰：「退食公堂自憑几，不動不搖心似水。霹靂一聲透頂門，驚起從前自家底。舉頭蒼蒼喜復喜，剎剎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已而，《答富鄭公書》略曰【略】。公以所證形於尺素，而爲鄭公同事揖，蓋不孤先聖囑累而然。元豐間，（抃）以太子少保歸三衢，與里民不間位貌。名所居爲「高齋」，有詩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時人要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略】誌其壽塋曰：「吾政已致，壽七十二。百歲之後，歸此山地。彼眞法身，不即不離。充滿大千，普現悲智。不可得藏，不可得置。壽塋之說，如是如是。」

黃著《成都游宴記》　成都宴游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俗好娛樂，凡太守歲時宴集，騎從雜沓，車服奢華，倡優鼓吹，出入擁導。四方奇技，幻怪百變，序進於前，以從民樂。歲率有期，謂之故事。及期，則士女櫛比，輕裘袨服，扶老攜幼，列道嬉遊，或以坐具列於廣庭，以待觀者，謂之遨牀，而謂太守爲遨頭【略】。清獻公爲記，乃曰：「曩時宴會，皆牙校掌之。蓋榷酤之利有餘，人樂於爲役。公帑歲入，無慮千萬貫有奇。自新法既行，酒坊爲官所鬻，牙校雖得募錢，不足自贍。乃提議設成都市務，方游觀時，人情瞿然，減當歲之半。及院花開罷，朋聚游江，今公使歲僅三萬貫，常慮不足，全盤殆比舊從省，樂游之費，亦復過殺。設遂廢之，則非天子所以付畀一州，嘉惠遠人。而小民之鬻殺果者，但營慕供給以爲養，此游宴之不可廢也。」

又　正月二日出東郊，早宴移忠寺，晚安大慈寺。清獻公記云：「宴罷，妓以新詞送茶，自宋公祁始。蓋臨邛周之純善爲歌詞，嘗作詞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後遂因之。」

《西湖游覽志》卷一一　肅儀亭，宋嘉祐中僧元凈建。元凈字無像，於潛人，受戒於天竺慈雲師，學行精進，神宗嘉之，錫號辨才。居上天竺二十九年，與蘇子瞻昆季，趙閱道友善。頃之，還於潛，復歸天竺，遷居龍井。子瞻贈之云【略】。趙閱道贊云：「師去天竺，山空鬼哭【略】。」

著錄

《遂初堂書目·章奏類》　《趙清獻奏議》。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南臺諫垣集》二卷。

陳仁玉《景定重刊趙清獻公集序》　開慶己未冬，湖廣蠻興，仁玉自講廈受遣馳至太末，未至城里許，見有表曰「孝弟里」者，知爲清獻趙公故所居也。題顏漫漶，門堠欹傾，惕然不自安。顧雖倥偬，亟遣葺之，而以蘇長公所書扁刻之石，心乃少安。及邊遽既息，頗諏公之遺文逸事，而故府無傳焉。嘻！公

爲本朝第一流人，此郡自生民以來，亦未有如公之盛也。一言一行，後來者當尊奉以爲標的，而可闕弗著乎？既乃訪得章貢所刊集本，旁搜散軼，以補足之。刊成，盍序所以刊之意。【略】景定元年八月，郡守天台陳仁玉謹序。

《文獻通考》卷二四七　《南臺諫垣集》二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南臺諫垣集》二卷。又《清獻盡言集》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趙清獻公文集》一部十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趙清獻公文集》六冊。

閻鐸《成化重編趙清獻公文集序》　余自幼會先君子宦游兩京，聞先正三衢清獻趙公之名，與韓、范、富、歐齊驅并駕，而其廉分一節，尤爲世所稱道，竊懷景仰之私。及承乏兹郡，公署後適有公文集舊刻在焉。閱其印本，篇無詮次，傳寫既訛，而字畫又復黝昧，讀之不無齟齬聱牙，乃惕然於懷，召諸生編次而釐合之，搜尋舊本以質其訛謬。旋得逸稿數篇，補而入之，親爲提撕磨對。書成，與別駕昌黎魏君安、通守洛陽衛君蘭、節推古濠沈君瑛，各捐己俸，命工重刻，以永其傳。【略】時成化七年歲次辛卯孟冬下澣，賜進士、知衢州府事、前通議大夫、順天府尹馬嵬閻鐸序。

林有年《嘉靖重刻趙清獻公文集後序》　公，衢人也。余忝守三衢，始至謁公，修公祠，復祀公於郡齋之北，朝夕想像，夢寐興思，冀欲匹休公而未能焉，然亦罔敢自棄。治理之暇，取公集而閱之，因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余於是乎可以自省自勵，而不遑寧處矣。集年久，簡編失次，字畫脫落，讀者病焉。遂謀之同寅陸君仁傑、曾君天叙、楊君時明，囑江山尹吳亞甫考訂編補而新之，托姓名於不朽，庸非幸歟！爰書於集之末，以告後之欲知公者。

楊準《嘉靖汪刻本清獻公文集序》　歲嘉靖己未，予承乏來守，暇則取公之文集閱焉。【略】惜字畫脫落，幾不可讀。因謀之二刺薛君文臺、監郡張君雲田、節推任君鐘山，屬西安邑庠訓導汪旦釐正續梓焉。

《百川書志》卷一八　《趙清獻公奏議表狀》七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趙抃《清獻集》十五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趙清獻公集》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趙清獻公奏議》二冊，十卷。

又卷一三　《趙清獻公詩集》二冊五卷、《文集》四冊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趙清獻公文集》四冊，全。宋仁宗朝丞相趙抃著，凡十卷。

《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　《趙清獻公文集》十卷，嘉靖壬戌刊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趙抃《清獻集》十五卷。

無名氏《萬曆成都刊趙清獻公集序》　歲戊子九月，余從川闈徹棘歸，成都守詹君牧甫送於江滸，勞苦問狀。牧甫曰：「不佞自樹殖則無狀，獨徵獻程猷意，脈脈不忘。昨從簿書塡委中，得檢前守趙清獻公集刻之，兹且問叙。」余曰：「唯唯。」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元板《趙清獻公集》十五卷十本，舊鈔。

《絳雲樓書目》卷三　《趙清獻公(抃)集》。陳景雲注：「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清獻集》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略】是集詩、文各五卷，前有天台陳仁玉序，乃從宋嘉定中舊本重刊。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三　宋大字本，末有「後學張林校正」六字方框格。《清獻集》南宋刊本二十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元刊本《趙清獻公文集》十六卷，曰：「宋趙抃撰。有景定元年陳仁玉序。是本乃至治初重刊者，有至治首元蒙(九)〔古〕晉人僧家奴鈞元卿跋。凡詩七卷，文七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傅增湘《校殘宋本趙清獻公文集題識》　京師圖書館藏宋刊本《趙清獻公文集》，蓋內閣書也，存卷七至十六。余取明本過校，次第大略相同，但明本分十卷耳。第十六卷乃附錄國史本傳、蘇子瞻《神道碑》、曾子固《越州救災記》。記聞一則，《聞見後錄》一則，當別錄於此本後。原本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大板心，高八寸四分，廣五寸，字方整，仿率更體。其元、明間補板則草率殊甚。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趙清獻公集》十卷，宋趙抃撰，明成化七年閻鐸刊本。十一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闌。有至治首元仲冬二十又六日蒙古晉人僧家奴序，言忝臺檄過太末郡，得公集於郡庠云云。又景定元年八月郡守天台陳仁玉序。

又　《趙清獻公文集》十卷，宋趙抃撰，明嘉靖四十一年汪旦本【略】。按：此集宋本分十六卷，其詩文次第亦同，但分卷異耳。北京圖書館有殘宋本，余曾校過，其第七卷首爲《贈五嶽觀王道士》詩，正是此本五卷之半。第十

五卷爲補遺，凡詩文十二首，此本無之，因屬喬君勤孫鈔附十卷之末。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趙清獻公文集》十六卷，宋趙抃撰，宋景定元年陳仁玉刻元明遞修本，九冊。《趙清獻公文集》十六卷，宋趙抃撰，宋景定元年陳仁玉刻元明遞修本，十二冊。《趙清獻公文集》十六卷，宋趙抃撰，宋景定元年陳仁玉刻元明遞修本，二冊，存十卷（七至十六）。《趙清獻公文集》十卷，宋趙抃撰，附錄一卷，明成化七年閻鐸刻本，六冊。《趙清獻公文集》十卷，宋趙抃撰，明嘉靖四十一年汪旦刻本，傅增湘校并跋，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趙清獻公文集》十卷十冊，宋趙抃撰，明成化七年順天府尹閻鐸重刊本。《趙清獻公文集》存五卷四冊，宋趙抃撰，明嘉靖元年衢州知府林有年刊本，存詩集五卷。《趙清獻公文集》十卷附錄一卷，八冊，明嘉靖壬戌（四十一年）衢州西安縣刊本。

藝文

《五燈會元》卷一六釋法泉《悼趙清獻公抃》 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春風瀫水路，孤月照雲明。

蘇軾《趙清獻公像贊》 志在伯夷，其清維聖。頑懦聞風，百世增敬。若清獻公，實嗣其正。處乎鄉閭，力學篤行。立乎朝端，面折廷諍。玉擬其潔，冰擬其瑩。飫乎聖經，本乎天性。自初登第，至於還政。毅然一節，始終惟令。我辱公愛，日相親近。世有公像，如月在水。表而出之，後學仰止。

蘇轍《衢州趙閬道少師濯纓亭》 掛冠纓上已無塵，猶愛溪光碧照人。點檢舊遊黃石在，掃除諸念白鷗親。一尊父老囊金盡，三徑松筠生事貧。他日南公數人物，丹青添入縣圖新。

沈遼《七言奉寄三衢趙少師》 浮石山前十里松，逍遙誰在白雲中。孔光蚤上三公印，衛武終爲百歲翁。禪客方談無上道，史官空記太平功。昔年翹館青衫客，非佛非心江水東。

《嚴陵集》卷六呂希純《趙清獻賞春亭》 遺直兼遺愛，居今見古人。殿中收白簡，江上擁朱輪。棟宇才函丈，琴尊喜對賓。繞亭佳水在，長與物爲春。

范鎮

論述

綜論

王安石《范鎮加修撰制》 以爾具官某，有該通之材，有純潔之操，辯論深博，溢於文辭，論思禁林，時議惟允。則夫案善惡見聞之實，斷是非去取之疑，人之所難，宜以命爾。爾其精思熟考，自勉以古之良史，毋襲近世比事屬辭之失，使來者無所考稽。

王珪《除翰林學士承旨舉官自代奏狀》 臣伏見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范鎮，博學有文，秉節據正，不以夷險易其操，不以進退累其心。俾之代臣，實允公議。

司馬光《范景仁傳》 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室師之。爲人和易修飭，故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

《溫公續詩話》 范景仁鎮喜爲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徑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峨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期歲乃還京師。在道作詩凡二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

蘇頌《翰林學士守尚書禮部侍郎范鎮可守尚書戶部侍郎制》 以爾具官某，識通器遠，學富文高。內庭嘉獻納之謨，東觀預編摩之選。發凡起例，有古良史之風，積思潛精，成我一王之法。奏篇甫上，懋賞宜優。中臺常伯之聯，左戶地官之貳，敘陞厥秩，用獎爾勞。

蘇軾《范景仁墓誌銘》 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愼默，口

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略】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略】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卻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

《**欒城遺言**》公曰：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眞，爲文善腹稿。作賦場屋中，默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范公遂魁成都。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范鎮》不須駟馬跨翩翩，史館從來二十年。長嘯能教契丹卻，歌詞翻讓柳屯田。

分論

《**請裁冗官冗兵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洞中當時情事，故明快如此。其欲寬民力以爲備，尤爲國家本計。

《**再陳官冗兵多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詳復推原，文勢愈緊而用意愈切，殆彌災之本術，經國之藥言也。

《**東齋記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東齋記事》六卷【略】。王得臣《麈史》載是書爲鎮退居時作，故所記蜀事較夥。晁公武《讀書志》稱崇、觀間以其多及先朝故事，禁之。今觀其書，多宋代祖宗美政，無所謂謗訕君父、得罪名教之語，特以所記諸事皆與熙寧新法隱然相反，殆有寓意於其間，故鎮入黨籍，而是書亦與蘇、黃文字同時禁絕。迨南渡以後，黨禁既解，其書復行，是直蔡京以王安石之故，惡其異議耳，非眞得罪於朝廷也。【略】鎮與司馬光相善，惟論樂不合，此書所記尙斷斷相爭，而於胡瑗、阮逸，詞氣尤不能平，蓋始終自執所見者。他如記蔡襄爲蛇精之類，頗涉語怪；記室韋人三眼，突厥人牛蹄之類，亦極不經，皆不免稗官之習，故《通考》列之小說家。然核其大綱，終非《碧雲騢》、《東軒筆錄》諸書所能幷論也。

傳記

韓維《范公神道碑》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公薨於潁昌府私第之正寢。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諱鎮，字景仁。其先長安人，六世祖始葬成都之華陽。【略】薛奎守蜀，召置門下。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大奇之。還朝，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士，異時當以文學節行爲世名臣。」故相宋庠與弟祁一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前此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者必抗聲祈恩，必擢上第。公得乙科，拜敕而還，初無一言，自是士人始以自陳爲恥。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入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表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不求進取，特除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擢拜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略】神宗性寬仁，言事者多務訐直，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御史劾奏宰相陳執中嬖妾笞殺婢，欲以逐執中，而未得也。又繼言執中有禽獸行，以必其言之行。公獨論：「今陰陽不和，百姓困窮，執中當任其咎。御史乃以不可名之大惡加宰相，即朝廷聽之，非所以重體國，厚風化也。」群御史怒，共劾公阿附宰相。公挺然不顧，以排衆論。識者謂嬖妾笞殺婢，執中實使笞之，於法爲輕，所言大惡，理難驗白，不可以空言疑罪謫宰相。公所言深得諫臣之體。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不豫，中外惴恐。公獨奮曰：「天下事有大於此乎？」即上疏曰：「【略】願陛下以太祖、眞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秩而試養宮中，以係天下心。」章十九上，其言危切，聞者莫不股栗。因闔門待罪。會除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不受，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刑獄，同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其後英宗進位皇嗣，纂承大統，實自公發之。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除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大行皇帝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相官，除翰林侍讀學士。未幾，復入翰林。【略】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群牧使，勾當三班院。《實錄》書成，遷戶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司。【略】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公上疏曰【略】疏三上，不報，至與安石互爭論於上前。韓琦上書論新法非便，安石令送條例司駁其議，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法，詔命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言不用不肯就職，上疏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自內出，不由門下。公自劾：「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實臣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詔舉諫官，公以蘇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舉孔文仲

應賢良。文仲對策，言新法之害。安石怒，罷遣還里。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公年六十三矣，即上疏曰：「言不行，無顏復立聖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言安石以喜怒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法。」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原官致仕，議者不以少公而罪安石焉。公既罷歸，惟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其謝客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即位，遷光祿大夫。【略】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公固辭不起，改提舉嵩山崇福宮。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乞訪求眞黍以定黃鐘律。」几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略】其學本於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其爲文章溫潤簡潔，如其爲人。與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卻胡騎》，及奉使契丹，敵相謂曰：「此長嘯公也。」【略】予少誦公之文章以爲師，長慕公之行義以爲友。晚同里巷，出幷輿，燕同席，周旋游處，且幾十年。然後又知文章之美，行義之高，特公之餘事。於其銘也，略其細而著其尤章章者云。銘曰：□□□□，自天降衷。□□□□，斯德之充。又溥以文，君子之風。疇其若茲，范姓蜀公。公生下國，懷道而東。振藻天庭，其文加雄。不矜其詞，允蹈以躬。乃陞諫垣，啓帝之聰。乃踐翰林，爲時所宗。言人之難，舉國之重。不爲威屈，不以利動。樂有未正，禮有未中。公以爲憂，或糾或諷。委位遺榮，曾不旋顧。晚非其好，謝事而去。清池華屋，來燕來處。銜觴賦詩，笑傲仰俯。逍遙以終，無愧無懼。我銘其德，以表新墓。後有仕者，視公爲矩。

司馬光《范景仁傳》（存目）

蘇軾《范景仁墓誌銘》（存目）

《東都事略》卷七七《范鎮傳》（存目）

《宋史》卷三三七《范鎮傳》（存目）

紀事

《歸田錄》卷二　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

《溫公續詩話》　嘉祐中，有劉諷都官，簡州人，亦年六十三致仕，夫婦徙居賴山。景仁有詩送之云：「移家尙恐青山淺，隱几惟知白日長。」【略】爲時人所傳誦。

《中山詩話》　元祐初，起范蜀公于家，固辭。其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東軒筆錄》卷四　王荆公當國，始建常平錢之議，以謂百姓當五穀青黃未接之時，勢多窘迫，貸錢於兼幷之家，必有倍蓰之息。官於是結甲請錢，每千有二分之息，是亦濟貧民而抑兼幷之道，而民間呼爲青苗錢。范鎮時以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誤會此意，將謂如建中間稅青苗於田中也，遽上疏，略曰：「常平倉始于漢之盛時，貴而散之，賤而斂之，雖堯舜無易也。青苗者，荒亂之世，所謂青苗在田，賤估其直，斂收未畢，而先責其償，此盜跖之法也。今以盜跖之法，變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而中外所以驚疑也。」疏奏請停之，衆謂不然，遂落翰林學士守本官致仕。制有「舉直錯枉，古之善政；服讒蒐慝，義所當誅」，蓋謂是也。

《呂氏雜記》卷下　晏元獻殊喜薦士，其得人爲多。其亡也，范忠文鎮爲挽辭，曰：「平生欲報國，所得是知人。」

《東坡志林》卷三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髮皆變蒼，鬱然如畫也。公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耶？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與萬物同盡，蓋有不可知者也。元符四年四月五日。

《後山詩話》　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僞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倏忽平爲險，分明假奪眞。」蓋刺之也。

《邵氏聞見錄》卷八　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爲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爲帥客也。簡肅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耳。」時二宋公有大名，一見，與公爲布衣交。及同時賦《長嘯卻胡騎》，公賦成，人爭傳誦之。公後爲賢從官，其所立，溫公自以爲不可及也。

又卷一二　范蜀公以侍從事仁宗，首建立皇子之議，事英宗又言稱親濮安懿王爲非禮，以此名重天下。熙寧初王荆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論折之不能勝，上章乞致仕，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荆公見之甚怒，持其疏至手戰，馮當世解之曰：「參政何必爾。」遂落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慶行詞，荆公不快之，自草制，極於醜詆。明日，蔡延慶因賀公，具以制詞出於王荆公爲解，公笑誦其詞曰：「『外無任職之能』，某披襟當之；『內有懷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公上謝表，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久之，以二人肩輿歸蜀，極江山登臨之勝，賑其宗族之貧者，期年而後還。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僧海淵，蜀人也，工針砭。天禧中，入吳、楚。遊京師，寓相國寺。中書令張士遜疾，國醫拱手。淵一針而愈，由是知名。既老歸蜀，范景仁賦詩餞之曰：「舊鄉山水遶禪扃，日日山光與水聲。歸去定貪山水樂，不教魂夢到神京。」

又　陳無己《詩話》云：「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節僞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曰：『倏忽平爲險，分明假奪眞。』蓋刺公也。」某公，荆公也。

又卷一四　范蜀公少時，與宋子京同賦《長嘯卻邊騎》。蜀公先成，破題云：「制動以靜，善勝不爭。」景文見之，【略】因謂蜀公曰：「公賦甚善，更當添二『者』字。」蜀公從其說，故謂之「制動者以靜，善勝者不爭」。

《避暑錄話》卷四　熙寧以前，洛中士大夫未有談禪者。偶富韓公問法於顒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本。時本方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公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甚恭，如弟子。於是翻然慕之者，人人皆喜言名理。惟司馬溫公、范蜀公以爲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說，而溫公尤多，蜀公遂以爲譏。溫公曰：「吾豈爲天下無禪乎？但吾儒所聞，有不必舍我以從其書爾，此亦幾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觀其與韓持國往來論《中庸》數書可見矣。末因蜀公論空相，遂以詩戲之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蜀公不納，反復以戲之，詩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日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

《曲洧舊聞》卷二　范忠文公在蜀，始爲薛簡肅所知。及來中州，人未有知者。初與二宋相見，二宋亦莫之異也。一日，相約結課，以「長嘯卻胡騎」爲題。公賦成，二宋讀之，不敢出所作。既而謂公曰：「君賦極佳，但破題兩句無頓挫之功。每句之中各添一『者』字，如何？」公欣然從之，二宋自此遂大加稱賞，乃定交焉。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五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略】。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

《宋史》卷三三七《范鎮傳》　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奸朋淫縱，險詖憸猾，賴神宗洞察于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

《夷白齋詩話》　虎邱石壁，舊有景仁自中朝持劍南東州節，道出姑蘇，飲餞於虎邱，其題名云：「遠峰沐雨，幽軒進風。古木晝陰，野禽春聲。尊鱸飧季鷹之高，劍潭弔闔閭之古。棋酣而世慮忘，酒竟而別愁起。促駕言歸，援毫以識。康定五年四月二十日。」余少時尚及見之，今苔蘚漫滅，竟不知在何處，姑識之。

《宋稗類鈔》卷七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而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蜀公未嘗不與極飲盡歡。少間，則必以談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乃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曲蘖）（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

著　錄

韓維《范公神道碑》　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

蘇軾《范景仁墓誌銘》　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

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范景仁外制集》五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范蜀公奏議》二卷。右皇朝范鎮字景仁，成都人。

《東都事略》卷七七《范鎮傳》　有文集、《正言》、《樂書》、《國朝韻對》、《國朝事始》、《東齋記事》凡百餘卷。

汪應辰《題范蜀公集》　按《蜀公墓誌》，公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二)(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公成都人也，某守成都凡三年，求公文集，雖搜訪殆徧，來者不一，而竟無全書。蓋公之沒距今八十年矣，竊意歲月愈久，則雖此不全之書，亦或未易得也。于是以意類次爲六十二卷。曰《樂議》，曰《使北錄》，不見于墓誌，亦恐其初文集中未必載也。而《樂議》或特出于世俗所哀輯，今皆存之。又以諫疏、《內制》、《正書》、《樂書》附之，通爲一百十二卷。《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爲二。司馬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廩浚井之事」，而今之《正書》無此語，豈亦非全書耶？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范蜀公奏議》二卷，學士蜀忠文公成都范鎮景仁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七　《范蜀公奏議》二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范鎮《諫垣集》十卷。又《奏議》二卷。

范鎮《東齋記事序》　予嘗與修唐史，見唐之士人著書以述當時之事，後數百年有可考正者甚多。而近代以來蓋希矣，惟楊文公《談苑》、歐陽永叔《歸田錄》，然各記所聞，而尚有漏略者。予既謝事，日於所居之東齋燕坐多暇，追憶館閣中及在侍從時交游語言，與夫里俗傳說，因纂集之，目爲《東齋記事》。其蜀之人士與其風物爲最詳者，亦耳目之熟也。至若鬼神夢卜率收錄而不遺之者，蓋取其有戒於人耳。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東齋記》十卷，右皇朝范鎮景仁元豐中撰。【略】崇、觀間，以其及國朝故事，禁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東齋記事》十卷，翰林學士蜀郡范鎮景仁撰。

《文獻通考》卷二一六　《東齋記》十卷。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范鎮《東齋記事》十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范蜀公《東齋記事》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范蜀公《東齋記事》一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東齋記事》六卷，永樂大典本，宋范鎮撰。【略】是書據其自序，乃元豐中作。《宋藝文志》作十二卷，《文獻通考》作十卷，舊本久佚，未能考其孰是。今採輯《永樂大典》所收，以類編次，釐爲五卷。又江少虞《事實類苑》、曾慥《類說》亦多引之，今刪除重複，編爲《補遺》一卷。雖未必鎮之完書，然以《宋志》及《通志》所載卷數計之，幾於得其強半矣。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七　《東齋記事》五卷補遺一卷，文瀾閣傳鈔本，宋范鎮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東齋記事》六卷，宋范鎮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墨海金壺本。　守山閣刊本十卷，足。

又《續錄》　張有舊鈔十卷本。

藝　文

劉攽《次韵蘇子瞻觀范景仁新樂》　大儒高論本升堂，物外光陰更不忙。樂預請觀同季子，書雖未見屬黃香。正聲仍許三人和，古尺應無一黍長。鶴舞鳳儀時莫識，勾陳武帳省中央。

又《觀范公樂有感》　蜀公精思古人爲，論樂成書八十時。那有伯牙爲聽者，空令一足尚傳疑。羊山鉅黍知無用，牛鐸遺音自不欺。便欲祠君從樂祖，出門陳迹奈深悲。

蘇頌《蜀公范景仁忠文公挽辭四首》　雅麗文園令，深湛揚大夫。初爲蜀詞客，終作漢眞儒。榮遇封公爵，歸休職禁塗。逢時致君事，自與二賢殊。

仁祖倦勤日，公居獻納司。累朝論國本，三接歎忠規。未奮經綸業，空留典冊詞。二名彰美行，千古有遺思。　追憶詞場舊，交游四紀餘。編年逢絕筆，議樂見成書。忽愴題丹旐，無由走素車。傷心寢門慟，南望涕漣如。　歲在龍蛇會，思賢屢感傷。未收空土淚，又送蜀公喪。士類將安放，交情何日忘。共傳金石刻，俱是大文章。

《成都文類》卷五〇馮山《代趙端明祭范蜀公文》 方公妙齡，起於華陽。風流文采，相如、子昂。

范純仁《蜀郡范公景仁挽詞三首》 翰苑文章伯，金華侍從臣。四朝行直道，一意在生民。白首唯憂國，青雲早退身。囊中有遺藁，不學茂陵人。 伊洛相逢日，忠賢盛集時。游從敦氣義，唱和若塤篪。漢嗣資商老（公在朝首上建儲之議），堯章憶后夔（公嘗進新樂）。云亡時共惜，不獨故人悲。 新阡近箕潁，故國遠岷峨。禁從同儕少，門風吉士多。笑言如昨夢，身世逐頹波。唯有高名在，千年不可磨。

蘇軾《祭范蜀公文》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爲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略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閭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赴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蘇轍《祭范蜀公景仁文》 維元祐四年八月十日丁未，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蘇軾，與弟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端明殿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忠文范公之靈。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挾策來東，氣和而平。微見圭角，人人自驚。宋氏叔仲，典司衆盟。見公所爲，屣履以迎。自毀其文，以致公名。士滿太學，莫之敢爭。公之中歲，始以諫逐。堯老將傳，未有立子。群公欲言，以目相視。公獨發之，自詭以死。帝知其忠，始怒終喜。後有繼者，實蹈公軌。公亦自信，卒老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蟊賊，當之以身。力言不從，遂致爲臣。開門接士，不怨不憤。群枉既消，衆屈當伸。有欲援之，同撫我民。公笑稱病，誓不復振。凡世之人，有一于是，翹然自名，足以爲貴。公有其三，豈不卓偉？位雖顯榮，有不盡志。嵩隗之間，潁濮之側。有廬可安，有田可食。顧惟平生，篤志鐘律。既成既上，疾亦告革。嗚呼！昔我先人，公早知之。白首相歡，事往莫追。軾方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而無一言。轍來自東，復館於門。曾患之不卹，而惟義是敦。今其云亡，無復斯人。嗚呼哀哉！尚饗。

雜錄

汪應辰《題范太史集》 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曰《翰林詞草》者，自元祐六年七月止紹聖改元，其間往往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四年十一月始爲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樂語》則得于成都宇文氏所編次《綸言集》中，亦附于卷末。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 司馬、范氏論鐘律：按律止於寸，固不能生尺，度、律異物，其用各殊，尺又安能生律也！凡物度數必由分寸起，自杪忽有形之可積，十而成毫，毫十而釐，釐十而分，寸尺尋丈皆已具焉，乃自然之數也。故宮繫於分，分不繫於宮；黃鐘繫於寸，寸不繫於黃鐘也。謂度、量、權衡皆生於黃鐘而以黍起分者，獨劉歆妄作新說爾，古無是也。古之製律，自分而九之以爲宮，自寸而九之以爲黃鐘。樂或未和，則反之數術以求於分寸，必得其和而後止。舜所謂「欲聞六律五聲」者，聞此也。今用千二百黍實之管，因其所至，遂以爲律，斷取其三以爲空徑，其說易至是乎？此歆之妄作新說誤後世也。「稟氏爲量，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臀）〔唇〕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鐘之宮。」《考工記》雖非《周官》，然歆以前書也。王莽之量，左耳爲升，右爲合龠，而重二鈞，其說曰「起於黃鐘之龠」，而又謂「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亦起於黃鐘之龠」，亦歆之妄作新說誤後世也，【略】而儒者信之，過矣！舜既考律知聲，樂成而諧，無相奪倫。千有餘年之後，其器尚存，孔子聽之至於忘味，豈惟聖人之聖德，亦足以知其制器之精也。今司馬、范氏，不惟古義是求，而譏譏焉相與論王莽、劉歆之制作，終其身而不已，豈其德與器俱有所未至哉。

《升菴詩話》卷五 「行盡江南數十程，曉星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宋周伯弼《唐詩三體》以此首爲壓卷第一。詩話云：「杜常方澤，姓名不顯，而詩句驚人如此。」按杜常乃宋人，杜太后之姪，《宋史・文苑》有傳。《孫公談圃》亦以爲宋人。《范蜀公文集》有《笏記》一卷，紀時賢姓名，而杜常在其列，下注「詩學」二字，其爲宋人無疑，周伯弼誤矣，然詩極佳。

程師孟

傳記

《宋史》卷三三一《程師孟傳》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爲《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爲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爲江堤，浚章溝，揭北牐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爲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滕口說，遽欲生事耶？」惟輔愧謝。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惡不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阯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儐者易之，於是吏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於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郡，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爲立生祠。

紀事

《東軒筆錄》卷一五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于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常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是登溷之詩乎！」

曾鞏《道山亭記》　福州治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略】城之中有三山，【略】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風俗嶔崟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塵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宋朝事實類苑》卷七二　程師孟能奉權貴，尤好身後名。嘗啓王介甫丞相曰：「某所恨，微軀日益安健，惟願早就木，冀丞相一埋銘，庶幾名附雄文，不磨滅于後世也。」

《中吳紀聞》卷四　程光祿自幼穎悟，年五六歲時，戲劇竈下，家奴嫚之曰：「汝能狹劣爾，豈解爲文章邪？」公怒曰：「吾豈不能！」家奴曰：「試爲我吟一燒火詩。」即應聲曰：「吹火鶯唇斂，投柴玉腕斜。回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甫冠登第。

著錄

《中吳紀聞》卷四　（師孟）有詩集十五卷，奏議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程師孟文集》二十卷，又《奏議》十五卷。

又　程師孟《長樂集》一卷。

李覯

論述

綜論

李覯《寄周禮致太平論上諸公啟》 十數年來，篋帙所存，瑣瑣著述，不復有獻，謹錄《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塵於下風。世之儒者以異於注疏爲學，以奇其詞句爲文，而覯此書，於注疏則不異，何足謂之學？於詞句則不奇，何足謂之文？惟大君子有心於天下國家者，少停左右，觀其意義所歸，則文學也者，筌蹄而已。

又《上富舍人書》 竊念覯資朴不美，其生三十餘年，所務唯學，所好唯經，於當時之文，誠未有以過人者。至若周公之作，孔子之述，先儒之所未達，歷代之所不行者，嘗用功焉。其志將以昭聖人之法，拯王道之綱，製爲圖書，以備施用。明王有作，舉而措之四海之內，庶乎斯民之復有知也。

又《上江職方書》 覯小人，世宅田野，上天哀憐，以古人之性授之，讀書屬文，務到聖處。其言周公之作，孔子之述，蓋多得其根本，漢以來諸儒曲見蕪說，頗或擊去。以此著書數萬言矣。

又《上蘇祠部書》 覯，南城賤民。自以家世儒業，生長好學，由六七歲時，調聲韻，習字書，勉勉不忘，逮於今茲，年二十七矣。其間染采薰香，附合時律外，尤存心於古學，沉酣鼓舞，其志不甚眇小。然而進不得州郡舉，退不得鄉曲譽，饑寒病瘁，日就顛仆。抱其空文，四顧而無所之。今者竊嚮執事風采，不辭道路暑濕之勤，夙夜奔走，求通於門下。以執事之明，其亦爲之動心哉。

范仲淹《薦李覯奏》 臣觀李覯於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非獨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

又 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十餘年前曾撰《明堂圖》并序一首，大約言周家之制，見於《月令》及《考工記》、《大戴禮》，而三家之說少異，古今惑之。覯能研精其書，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制作。

又 建昌軍應茂才異等李覯，丘園之秀，實負文學，著《平土書》、《明堂圖》，鴻儒碩學見之欽愛。講貫六經，莫不贍通，求於多士，頗出倫輩。

又《薦李覯并錄進禮論等狀》 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于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矣。臣竊見往年處州草澤周啓明，工于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并老于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獎勸。臣觀李覯于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非獨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

《直講先生外集》卷一《賜李覯敕》 敕建昌軍草澤李覯：藩臣仲淹以覯所著文二十四篇來上。予俾禁掖近侍詳較，皆曰學業優，議論正，有立言之體，且履行修整，誠如薦章所云，故特以一命及爾。爾其益自進於道，勿患朝廷之不知也。可特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不理選限。皇祐二年七月日。

又《李覯推恩敕》 敕將仕郎、試太學助教、說書李覯：夫太學者，朕所以出教化，而賢士之所由進行誼也。師儒之官，可輕授乎？爾醇明茂美，通於經術，東南士人，推以爲冠。自佐學政，逾年於茲，孜孜渠渠，務恪厥守。祭酒司業，以爲博士之職，莫宜於爾，是用推恩。爾其悉心使諸生兢兢興於廉讓而服於教訓，則其善也。可特授通州海門縣主簿，太學說書，散官如故。

又卷二蕭注《與李覯書》 得足下《退居集》，啓而讀之，則知足下果非今之所舉賢良之人，其不中選則宜。夫人之相知，患其道不同，道同，雖夷貊亦可爲兄弟。注鄙人，然而有志於聖賢之術。心銘足下之道，故發此書以聞。

祖無擇《直講李先生文集序》 盱江李泰伯，其有孟軻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憤疾斯文衰敝，曰：「墜地已甚，誰共拯之？」於是夙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兼明乎當世之務，悉著于篇。且又歎曰：「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師，以文求通于天子。乃舉茂材異等，得召第一。既而試于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邪？其泰伯之

命邪？或者天徒付泰伯以其文而命則否邪？亦將位得志行後有時邪？吾不得而知已。

葉清臣《累日前伏蒙袖書臨訪并小文編及明堂圖披玩尋繹彌增景服偶書二百四十言以伸謝臆伏惟采覽（答李覯）》 清臣啓：累日前，伏蒙袖書臨訪，并小文編及《明堂圖》，披玩尋繹，彌增景服。偶書二百四十言以伸謝臆，伏惟采覽：進士不讀書，明經不根義。詬病君子儒，于今作文弊。禮部右詞賦，諸生竊科第。從道不違人，追趨斯近利。李生何爲者？力學務遜志。羞耻事章句，深湛刺經藝。常惟天子貴，無大明堂位。邈焉三代風，尠矣百世繼。去聖日逾遠，攻端非共致。公玉既妄圖，戴德亦繆記。漢唐盛容典，規畫不足示。其間區區者，何暇盛德事？確論無甚高，闊講寖而墜。披文會今古，援筆攷同異。面勢本《周官》，纖悉探呂氏。俛拾林甫長，仰擿康成蟊。昭發老生矇，冥符作者意。聖期接千統，縟禮恢萬祀。無文既已秩，同節此云備。【略】成廈緊衆材，致理豈一士？南闕朝奏書，中朝夕鳴佩。行矣無自遺，日中今可蓺。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李泰伯文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卷首《潛夫》、《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略】李不軟貼，不爲（歐陽修）所喜。【略】李晚年須參道，有一記說達磨宗派甚詳，須是大段去參究來。又曰：「以李覯今日之文，如三日新婦然。」

又 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

《隱居通議》卷一八 盱江李先生《長江賦》、《袁州學記》，高出歐、蘇，百世不朽，當與《平淮西碑》并傳。

《宋史》卷四三二《李覯傳》 李覯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

孫甫《正德本直講李先生集序》 晦翁謂李泰伯文得自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蓋有取爾也。後儒以文名家，言或離道，藝也，弊也，人奚庸哉！

左贄《乞修李覯墓狀》 臣考得李覯立心高古，履行修整。竭力養親，雅尚恬退。倡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訓迪生徒，學者稱爲泰伯先生。其所著述有《易論》、《禮論》，共二十篇。《富國》、《安民》、《強兵策》各十篇。《明堂定制圖序》、《周禮致太平論》皆足以羽翼聖經，發明治體。又有《平土書》二十章，得井田之遺意。《慶曆民言》三十篇，論時政之得失。其他文字若《太學議》、《袁州學記》之類，皆可矜式。當時名臣范仲淹、余靖交薦其賢。先儒朱熹稱覯《周禮論》與其意合。聖朝纂修《五經大全》，覯所立言亦見采錄。

陸瑤林《康熙本李泰伯先生文集序》 李泰伯先生，舊屬南唐之裔，生於宋眞宗之時，道德文章，卓絕一世，且多所著作，學者皆斗山仰之，蓋屹然爲宋代儒宗。然志不樂仕進，當時名卿碩輔，嘗交薦登朝，授以淸要，而先生意淡如也。雅志歸休，高尚其事，雍雍然效教授河汾之致，一時門人如曾子固、鄧潤甫，其表著焉。先生先于周、程、張、朱數十年，嘗與范希文諸先輩上下論議，暢發乎堯、舜以來相傳之旨，于是理學大明，儒風蔚起，識者謂濂、閩、關、洛之學，皆先生有以啓其緒焉。其所以羽翼聖經，匡扶世教，豈淺鮮哉！憶予方舞勺之年，曾讀先生《袁州學記》，未免有管窺半豹之感。洎予筮仕雲林，乃得與其裔孫步生游，遂獲先生全集而縱觀之。生平傾慕，一朝饜飫，其喜固有洋洋者矣！由是詠先生詩賦則高步唐人之風，讀先生序記則淵涵宋儒之理。更尙論先生爲人，則會心聖賢，不求聞達，其西漢仲舒，東都之林宗、叔度歟！所謂盛德可師，名文範世，微先生其孰與歸？

李來泰《康熙本宋泰伯公文集叙》 夫儒者代不乏人，而明道之儒，唯宋獨盛，周、程、張、朱，其最著矣。然學問淵源，遞相師祖，如家泰伯生於宋眞宗之末年，是時理學尚未繁興，公菰蘆中一韋素耳，將伯無助，獨挺然倡絕學於東南，其於干祿應制之文，屏棄弗習，一以六經四子爲宗，闡析微義，股肱大道。且竭力養親，行誼眞摯，處則純儒，出爲碩輔，公固可以仕矣。然仕匪公志也。及范文正公疏薦於朝，始起公爲國學博士，何國學未幾而公遂賦歸來？意者蘇舜欽、王益柔兩人亦文正公所薦士，後皆以讒沮，公所見如是，故遂無意於出而終於處也耶！雖然，士患不行其道耳，樂行憂違，出處原無二致。自公退居鳳崗，創立盱江書院，遠近生徒之聚而講貫者，幾於鱗集麇至，如曾子固、鄧潤甫皆其高弟也。凡公生平所著述，俱有孟軻、揚雄之風，若雄尙未許與公方也。顧有謂公於書無所不讀，惟不讀《孟子》，此豈眞知公者哉？予以爲自唐迄宋，接孔、孟之派者，實維家泰伯始。

劉玉瓚《康熙本李泰伯先生文集叙》 獨怪泰伯之書，意旨包括有合於古人者最多，即其《周禮致太平論》五十篇，《內治》七篇居其首，其略以陰禮

教六宮，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之說，若拳拳注意於郭后、楊尚之間，微損聖德，卒不能一當長門之賦。而明堂位制豈更急于《周禮致太平》、《平土》、《富強》諸務者乎？即其位置諸圖，悉依泰伯舉行，爲視公王帶，是非賢否勝矣，亦何預民生利弊、國計盛衰？故襲古人之迹，夸大飾美，後世侈爲口實，而委曲詳盡，利濟生民之事，輒見以爲迂闊而不可行，宜乎長卿發憤爲封禪之書，而明允去爲權謀智術之說，以希於當世，或有知之，或有行之者也。

高天爵《康熙本李泰伯先生文集叙》 余守建武有年，弔古先哲，泰伯先生爲宋大儒，秉姑蘇之清淑，萃盱水之精靈，胸羅今古，博洽五經。范文正公薦以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召爲太學博士。羽翼先正，蔚爲儒宗。退而講學章教，從游者賢才輩出，濟美一時。考其著作，論、策、傳、記、圖、序、詩、銘諸書，洵足媲美昌黎，嗣徽永叔，唐、宋大家之風，賴以長存。且介氣孤情，出處一致，百世之下，聞其風而高其德行，不啻價比南金，光同琬琰已！

傅振鐸《康熙本盱江李泰伯先生文集序》 宋自太祖、太宗定天下，敦尚禮教，稱爲太平天子，用世之儒皆尊焉。嘗讀先生《禮論》，推本見末，正名責實，循乎所至近，包乎所至廣。雖刑政爲帝王大法，仁義智信爲天秉良彝，悉範圍於茲，準且繩之，存乎其禮，神而明之，存乎用禮之人。然則伏羲氏之治天下也，理肇《河圖》，唐虞氏之治天下也，道傳精一。亦將以周公之禮省括於其中，謂足致太平，其道盡焉矣，得無遺者精蘊，渺者義類乎？先生自言曰謂《周禮》足致太平，非徒解經，有爲之言也。粤稽《內治》諸篇，正男女之分，順陰陽之情，不愆時序之節，務使無瀆無僭，勿濫勿懟，內外等威間，卓然有所特立。夫然，國用有經，兵戎有衛，刑禁可詰，官人教民之道胥舉焉矣。其曰足致太平，豈欺我哉！先生不又論《易》乎？《易》與象通，實與天準。謂與象通也，乾牛坤馬之喻，陽數用九，陰數用六，數變靡窮。謂與天準也，乾父坤母，震男兌女，老少長幼之位次，亦若奠麗于禮中，而莫之外。禮統天也，難使王天下者致太平耶？更爲廣其論，治仁之學，復禮先之，爲國之道，秉禮要焉。誠如先生鏡禮之源，綜禮之用，其旨也該，其義也晰，其思慮也深。忠君愛國，昭德弼違之意，蓋嘗於《內治》諸篇敷言而三致意焉。豈與詹詹小言，抉一漏萬，膚聒而爲功利之說，抑或肆志焉，荒唐而爲迷謬之辭者同日語哉？

王縑《康熙本李盱江先生文集序》 先生少以道自任，嘗憤斯文失墜，屏棄舉子業，日夜講求孔子之道，以上溯六經本旨。又熟晰當世大務，凡天人運會，古今治亂得失之由，無不發之於文。論《禮》者八，論《易》者十有三，論《周禮致太平》者五十有一。其策，《富國》者十策，《強兵》者十策，《安民》者十，又《平土》二十章，《慶曆民言》三十篇，皆經之翼也，非諸子之荒、說士之陋也。他文多稱是。朱紫陽所謂「皆自大處起議論」者，可以括先生之文矣。倘當日大用其言，禮樂富強之效，必赫然一變，後日靖康之亂之萌必不作，作亦禍不若是其烈。奈何以仁宗之知人求治，范文正、余襄公之交章推薦，而區區說書太學以終其身，使當世不蒙儒術之益，而但傳其文以謂經世大言，豈先生之志，而亦豈天下仰望先生之志哉！信乎儒者之用舍，所關世道者大，而漢、宋之不得爲三代者，有故也。往余篤好曾文定公文，衷聖言而酌時務，其師承實出自先生。則先生不但爲儒者倡，且爲文人倡，而徒以儒者之文目先生，抑又固矣！先生故南唐宗室，始封臨川，繼徙金谿，又徙瀘谿，復徙安仁。

王綠《重修康熙本李盱江先生文集序》 或問於余曰：「李盱江先生何人乎？」曰：「先生固文章道德之大儒也。」「然則先生之文章何也？」曰：「明道之文也。」「先生之道德何也？」曰：「經世之道也。明道與經世合，而乃見先生之人也。」「然則范公始薦之，既又與余公交薦之，而卒不達，何也？」曰：「達不達，命也。不達，固無害其爲先生之文章道德也。」「然則先生不授太學助教，太學說書乎？」曰：「先生少貧不遇，特以母老乞授一官以便養。既奉命，即願已足，其謝啓云『稍殊編戶，便已安居』者也。既而權同勾管太學，尋請假去，是終始未大遇也。」「然則當時之文章不有歐陽、南豐諸公乎？」曰：「歐陽、南豐皆登科目，躋顯仕，踐履清華，而先生蹭蹬布素，寒餓寂歷中嚅嚌道腴，研討經術，故遇合雖艱，而文章聲價遂上齊廬陵而且下啓南豐也。【略】且《易論》、《禮論》、《明堂定制》諸篇，侃侃鑿鑿，喬喬皇皇，悉發前人所未發，俾天下後世知文章之即爲道德，即爲經濟，與世之徒工聲帨者大相懸縭，而先生之道明矣。」

《居易錄》卷一一 李泰伯覯文章皆談經濟，其本尤在《周禮》一書。范文正薦之，以爲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在北宋歐、蘇、曾、王間別成一家。予嘗病其不能詩，長夏借讀《盱江集》，絕句間有似義山者，如《王方平》云：「五百餘年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擗麟始擬窮歡樂，不奈閑人背癢何。」《壁月》云：「壁月迢迢出暮山，素娥心事問應難。世間最解悲圓缺，只有方諸

淚不乾。」《梁帝》云：「凝旒南面總虛名，廟祀何曾暫割牲。但學禪心能忍辱，莫羞侯景陷臺城。」《送僧游廬山》云：「行非爲客住非家，此去廬山況不遐。要見南朝舊人物，池中惟有白蓮花。」《憶錢塘江》云：「當年乘醉舉歸帆，隱隱前山日半銜。好是滿江涵返照，水仙齊著淡紅衫。」皆有風致。

《宋詩鈔·盱江集鈔序》 朱子謂李泰伯文字不軟帖，氣象大段好，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從大處起議論。若老蘇父子得之史中《戰國策》，故皆從小處起議論。眞知言也。詩雄勁有氣焰，用意出人。有云「格如平易人多愛，意到幽深鬼未知」，見其得處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盱江集》三十七卷《年譜》一卷《外集》三卷【略】。文格次於歐、曾，其論治體，悉可見於實用，故朱子謂覯文實有得於經。不喜《孟子》，特偶然偏見，與歐陽修不喜《繫辭》同，可以置而不論。【略】覯在宋不以詩名，然王士禎《居易錄》嘗稱其《王方平》、《壁月》、《梁元帝》、《送僧還廬山》、《錢塘江》五絕句，以爲風致似義山。今觀諸詩，惟《梁元帝》一首不免傖父面目，餘皆不愧所稱，亦可謂淵明之賦《閑情》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朱子論（李）覯文，實有得於經。其不喜孟子，猶歐陽修不信《繫詞》，意見偶偏，儒者之所恆有。明左贊重刻此書，乃刪其疑孟之詞，并點竄其文，使改而尊孟，殊爲庸妄。

盧文弨《書李泰伯文集後》 讀其條書經世之言，侃侃鑿鑿，殆可見諸施行，不爲空談。以薦，先後僅得太學官位，不足以行其志，而其言則已立矣，見稱於二三大儒，有以也夫。

《石洲詩話》卷三 朱子謂李泰伯文字得之經中，皆自大處起議論。范文正薦之，以爲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此不可以詩人論也。惟阮亭所採諸絕句有致，而吳鈔轉不具錄。

《藝概》卷一 李泰伯文，朱子謂其「自大處起議論，如古《潛夫論》之類」。劉壎《隱居通議》謂其所作《袁州學記》「高出歐、蘇，百世不朽」。按：泰伯之學，深於《周禮》，其所爲文，率皆法度謹嚴。

分論

《袁州學記》 《懷古錄》卷下：李太伯《袁州學記》，用《禹貢》句法，便簡古。《古文雅正》卷一〇蔡世遠評：歐、曾、王學記，叙三代之學甚詳，此獨點明一筆，從忠孝大節發明，朱子謂其從大處起議論者也。而詞旨嚴鍊，鋒鍔迫人，有振衣千仞之概。比歐、曾、王，應突過之。

《上豫章守書》 余靖《與李覯書》：靖頓首：近接緒言，止于再見。蘭游霧息，未盡雅懷。所示《上豫章守書》，可以激昂士範，支梧頹圮，健羨，健羨！

《哀老婦》 《浩然齋雅談》卷上：世言李泰伯不喜《孟子》，而所賦《哀老婦》詩云「仁政先四者，著在孟軻書」，何耶？ 《載酒園詩話·李覯〈哀老婦〉》：按泰伯，希文門下士也。篇中所言，絕似元豐、熙寧間事，豈垂老見之，不禁哀悼耶？其傷心慘目不待言，「吾君」一段，尤爲婉摯。後來叙述吏弊，則鄭俠《流民圖》之所不及繪也。此暨陶弼《兵器》詩，俱可備古今鑑戒，不當以宋詩忽之。 黃白山評：此詩稍可成誦。

《寄祖祕丞》 《親齋詩談·宋詩鈔》：李泰伯《寄祖祕丞》詩，反覆數千言，叙次明白，卻無換筆轉調，遂成帳簿格。忽憶《廬江婦》、《木蘭行》及《北征》，其層次皆成曲折，令人讀之不厭。此學者所宜法也。他人詩甚細碎，此公聲響大，是意思眞實之驗。

《退居類稿》 李覯《退居類稿自序》：間或應用而爲，未能盡無愧，閔其力之勞，輒不棄去。至於妖淫刻飾尤無用者，雖傳在人口，皆所弗取。 祖無擇《直講李先生文集序》：泰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稿，第爲十有二卷，以寄南康祖無擇，且屬爲序。無擇既受之，讀之期月不休。善乎，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備矣。務學君子，可不景行於斯！

傳記

《直講先生外集》卷三陳次公《直講李先生墓誌銘》 有宋經明行脩，道德沈純，用則任公卿，尸教化；而不用，以夫子之道教授學者，門人陞錄千有餘人，有如游、夏者，則其賢可知也已。文章高於當世，版而行之凡數集。每爲歌、詩、誌、表，未嘗以一字借人，而人自求而得之，皆自言曰：「如此。」爲父兄求而得之，皆自言曰：「父兄如此。」下筆多典故，世莫及也。天下皆曰「泰伯先生」。士大夫爭識其面，其爲當世推伏也若此。先生姓李氏，諱覯，字泰

伯，南城人也。其實如秋，其受如海，外示發舒，中以直正。其於道也，如天焉無不覆，如地焉無不載。天地以萬物遂成爲功，先生以四海咸若爲功。用則任公卿，尸教化；而不用，以夫子之道教授學者。後之覽其遺書，則如其所以然。曾充茂才，有《富國》、《安民》、《強兵》三策，《易》、《禮》二論，合五十首，天下傳誦。及退居，爲《周禮致太平論》并序五十一首。其敵天命，又有《潛書》、《慶曆民言》、寄范、富、孫公四書，《長江賦》。蓋不忍夫一世之傷，而兩臂幾廢。常語其徒，其略曰：「大哉孔子！吾何能稱焉？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爲磐石，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爲鬼神，生之斂之，舍是則無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也。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尚可以爲人乎哉？吾於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斑斑而不知其疲矣，終沒吾世而已矣。」其語如此，衆驚而萃非之，先生之志益堅。然則不非之，不足以爲泰伯先生也。先生燕申講解，嚴重愼密，弟子畏之。有駁則對之以狀，察無溢美，然後進之。今爲墓刻，畏比神靈。【略】先生之生也以己酉，而卒也以己亥，年五十有一。其卒仲秋，其葬季冬，實嘉祐四年。祔先君之塋，在鳳凰山足。夫南城，載于《西漢・地理志》，唐屬撫州臨川。國朝別建軍曰建昌，縣隸焉。鳳凰山在縣西北，城背之，塋在麓東，松檟萬株，山川如畫，乃眞宅也。然而其抱負如此，天之報之止如此，其後焉有不達者乎？嗚呼！先生之名大顯，世之顯人及有道之士莫不知者，下至農工、負販、士女、釋老，盡能誦其文章。天子亦聞之，乃以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就門官之。末年，又召入太學說書。復以通州海門縣主簿祿之，權管幹太學，非其好也。逾年以告歸，歸逾月而卒。臨終無他言，獨執次公手以《明堂制圖》爲託，又以爲《三禮論》未成爲恨。其孜孜爲學者如此。何哉？次公夙荷教育，過於強仕之年，哲人既殞，復何聊哉？泣而銘曰：余侍先生，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事甚詳，皆本《書》、《詩》，非諸子之緒言也。於是浩歎魏、晉之際，莽卓之間，惠愼之時，聖人之道已大壞，有由然。及究莊生之言，今世之仁人嚮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之嚆矢？曰儒者未嘗是之，而余獨是之。嗚呼，天乎！其意不在斯文乎！何奪先生之速哉？何奪先生之速哉？

陳次公《直講先生年譜》（存目）

《宋史》卷四三二《李覯傳》（存目）

馮行《盱江先生年譜》（存目）

黃節《李覯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李覯《寄祖祕丞詩》 我本山田人，好尙與衆異。平生重交遊，所得國無幾。昨者應茂才，西行覷朝美。時當慶曆初，選舉實多士。茫茫帝王州，栖栖遠行子。攜錢賃破屋，乞火蒸陳米。鞍馬到即賣，僮僕癡難使。有時造公卿，努力向塵市。數步則一歇，長吁乃能起。衣冠信質野，言語欠婉媚。閽人顧之笑，將命見而避。往往得所請，蹌蹌向前跪。何能剖懷抱，浪自慕尊貴。貴人如天神，喘息生雲氣。野夫等麋鹿，芻豢非所冀。歸來坐空窗，惆悵夕不睡。塵埃滿鬚鬢，臭惡入口鼻。業已辭吾親，中道豈可廢。僶俛待報聞，愁憂遂經歲。二年正月晦，閑房適假寐。有奴來啄門，手披擇之刺。承命驚下牀，赤腳誤穿履。從來未識面，只是聞高第。名顯宦且達，見我當何爲。再拜請就席，熟視知可畏。昂昂貌甚古，崖石掀氛翳。渾渾氣甚和，璞玉無芒銳。高談貫先哲，雅意在茲世。昔人相遇間，一言猶合契。今吾於擇之，寧假再三計。自此習往還，中心蔑疑貳。如熱息廣廈，如饑享盛饋。君授南康守，舟維蔡河涘。我館汴之陰，前去路則邇。時時結帽帶，踽踽尋英軌。衆人嬌綺羅，相對紈蘭芷。朱絃自三歎，笑殺彼鄭衛。王命有期日，都門一反袂。君行劇鴻軒，我處近匏繫。曠日及孟秋，皇慈始收試。崇崇九門開，窈窈三館祕。主司隔簾帷，欲望不可跂。中貴當棖闑，蒐索徧靴底。呼名授之坐，敗席鋪冷地。健兒直我前，武怒足防備。少小學賢能，謂可當賓禮。一朝在檻阱，兩目但睊眙。捉筆析所問，移時數千字。讀書取大者，纖悉或靡記。炙背雖自奇，寧當至尊意。龍馬騰天

衢，駑駘合羞死。量才與揣命，坦蕩更何事。振衣託歸舟，河流迅弧矢。淮清江且平，踰月在枕几。及過廬山南，聞君初布治。船檣既入岸，馬首已來暨。迎我到府署，相見共欣喜。嫩橘摘千苞，肥魚斫千尾。蕭晨徹骨清，佳境邀人醉。高會雖暫歡，故園當速至。草草成別愁，悠悠渡湖水。是時東方曙，俄然北風厲。陽烏畏威逃，江神以儒戲。氣象斗不同，波濤大可悸。長帆張欲裂，孤舟蕩無倚。或從玉井出，或自銀山墜。篙工斂手立，脈脈無窮淚。從者閉目坐，嗟嗟不敢視。我時撫牀歌，分作長江鬼。所恨生劬勞，不孝而已矣。禍福果無妄，險難行可弭。脫身得平康，引領望鄉里。厥後過浹日，幸得見維梓。入門何怡怡，饌具有甘旨。稚女能紉針，驕兒徧生齒。芟除閑草萊，疏通舊沼沚。吾廬可終焉，生計由此始。郡守方仁賢，學宮盛脩理。踵門致勤恪，命我論經藝。麻衣何紛紛，鄉人子若弟。不唯務章句，所欲興禮義。施爲有本末，動靜有綱紀。蚤與鷄同覺，夜與月相值。孳孳忘飲食，斷斷在文史。時附南康書，或逢北來使。尺素雖滿前，話言難到耳。殆及三年冬，聞君受朝寄。名稱按刑獄，勢可平冤滯。故人漸大任，賤子差自慰。軒車日已遠，翰墨益難致。薄命良可傷，降災渾未已。是年之季冬，舉家纏疫癘。老母尚委頓，微軀蓋螻蟻。形骸非我有，魂魄與心離。權柄在鬼物，功力非服餌。曉突誰能炊，午關猶未啓。荏苒再周月，幸會天不棄。春風動枯槁，甘雨澆根柢。行行夏交秋，吉微凶不替。高堂何戚戚，疾病日攢萃。一夕脾臟間，發泄不復止。詰朝問無言，目瞑口齒閉。號呶諸兒孫，雜沓大鼎沸。嗟哉當彼時，誠恐弗可諱。醫師相急熱，巫覡兩經緯。藥草極酸辛，法術殫怪詭。薄暮乃復蘇，踰旬僅知味。方茲戀庭闈，旋已對獄吏。試言其所由，內省亦無媿。有人同州閭，發迹自徒隸。竊被儒衣裳，曾亡小材技。突如游京邑，欲以干明叡。朝家焉可欺，羈旅謀自濟。乃造黃紙書，便取青袍衣。乘船歸南方，斂板謁當位。自言章奏奇，因藉宦官勢。詔文降自中，宰府不預議。既云能占天，且曰善興利。江淮一經過，郡府十不啻。到處爭逢迎，莫能思處置。轉運苦愛奇，得之如國器。故使按坑冶，庶可展才智。小人靡忖度，假寵愈放肆。行符索吏卒，圈印發傳遞。閭閻望塵拜，州縣從風靡。遮道結繒綵，鋪筵塞珠翠。車騎前後呵，給使數百指。何者爲典刑，獨自誇爪嘴。在昔秦無人，繞朝贈之箠。繫我非聾瞽，碌碌寧不恥。作書貽諫官，姦詐患不細。有詔令逮捕，按驗取眞僞。是夫知計窮，誣我以罪戾。上官猶眩惑，準例皆拘繫。幽幽圄犴中，憤憤爭競裏。周旋二十日，乃克見巧敝。晝地尙不入，叢棘曷可寘。惟茲謝吾母，幾不全髮體。教道亦難行，凡庸豈同志。吁哉養英才，徒以釣積毀。篋書歸敝廬，庠門任蕪穢。去年仲夏後，盛暑若火熾。郊園有餘爽，蔬果聊可嗜。時復觀田疇，畢力奉耘耔。人生但飽暖，此外皆淫侈。

又《上葉學士書》 覯生江楚間，始數歲，竊習其家書。見晁、董、公孫之對問決科，皆所以發天人之秘，而彌縫國家之務。【略】及稍長，鄉先生教以速化之術，則謂當今取人，一出於辭賦，曰策若論，姑以備數。因歷觀場屋得雋者，誠皆聲病靡靡之文而已。借有材之高、識之通，以祿仕，故不敢放其絕足，越邪徑而趨大道。腐儒懦筆，喜幸多矣。私心憤疾，往往竊垂義士之涕，將恐古道萎絕，不能復萌芽。

又《謝授官表》 臣覯言：今月十九日，建昌軍進奏院遞到敕牒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將仕郎、試太學助教者。

又《謝范資政啟》 右，覯昨奉制命，授前件官。【略】竊念覯門地孤寒，智識遲鈍，學問近三紀，奔走徧四方。昔者充賦，報聞而罷，數年退居，閉門卻掃。老母日見皓首，稚子未能應門，苟非躬親，難得衣食。【略】伏遇某官【略】特形慰薦，備聞朝廷，致此妄庸，亦蒙齒錄。夫冗散一官，品秩至下，在他人視之則輕，然衰族得之已幸。稍殊編戶，便可安居。

又《寄上孫安撫書》 嗟呼！行年四十四矣。結髮修學，自謂非常人，老大栖栖，便是常人耳。然昔應制科，辱召第一。今爲試助教，雖云冗散，猶望朝廷以詞學進之，必不於風塵之際，以游說徼幸。

《直講李先生年譜》黃通《與范仲淹書》 李覯生聖時三十七年也，其德行文學，其智識材術，疑三代英靈復生於今，大江而南，皆呼曰先生。暨應詔來都下，今副樞富公、諫省歐陽公、紫微余正言、三班田紫微、淮南祖提刑，皆當世之名儒，莫不競造其門而優禮之。若吾公者，知泰伯爲最深。惟其知之也深，故嘗有論薦泰伯之心。

范仲淹《薦李覯并錄進禮論等狀》 右，臣聞古之明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爲臣者以舉善爲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副待旦之意也。臣親逢聖旦，嘗忝輔臣。輒慕前修之爲，少答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略】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

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爲十卷，謹繕寫上進。伏望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宦，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于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

又 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十餘年前曾撰《明堂圖》并序一首，【略】臣於去年十一月錄進前人所業十卷，其《明堂圖序》爲一卷，必在兩制看詳。今朝廷行此大禮，千載一時，何斯人學古之心上契聖作。臣今再錄其圖并序上進，伏望特賜聖覽，於朝廷討論之際，庶有所補。仍乞詳臣前奏，殊加天獎，以勸儒林。取進止。

又 建昌軍應茂才異等李覯，【略】伏望聖慈特令敦遣，延於庠序，仍索所著文字進呈，則見非常儒之學。

《直講先生外集》卷三張宗古《送李君南歸序》 泰伯家江西，嗜古學。以謂今天子享上帝，朝諸侯，雖有其禮而無其位，迺潛心憤悱，貫覽數家之說，自《周官・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禮記・月令》、漢白虎諸儒及歷代論議，參總會一，稽同合異，曲者暢之，滯者通之，爲《明堂定制圖》一篇并序，凡數千言。竭來京師，摯見時彥，若李、宋二紫微，左史聶長孺，集賢葉道卿，皆盱衡接納，鄭重推許。可獻公車，登乙覽，補朝廷之闕。當晨奏而暮召，泰伯猶謙謙不處，罔敢露才而自薦也。會貢舉罷詔，拂髦有懷親之感，歸艎泊渚，拱袂言別。余恐江西英俊未盡知泰伯之道，反中朝士大夫稱詠所以然，故筆爲序以送之。異日舉脩典，咨謀折衷，泰伯必攘袂危冠，群立高議，與宿儒故老較辨于赤墀矣。斯言不誣，故乏輝潤，謹序。

余靖《薦李覯奏》 臣竊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博學通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曾於慶曆元年應茂才異等科，秘殿召試，下第，退居鄉里，四方生徒從之講習。有此寒畯，淹在草萊，於臣鄰封，不敢緘蔽。【略】伏乞朝廷特加召試，以廣得賢之路。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直講先生外集》卷一《付李覯劄子》 國子監奏：伏覩試太學助教李覯，素負才學，博通經史，嘗應制舉科。雖因名臣薦論，命以試官，不沾政祿，而養道丘壑，聚徒教授，南方士流，皆宗師之。欲望朝廷特與注授一官，差充太學說書，所冀有裨庠序風化之職。如蒙擢用，後犯入己贓及不如舉，其本監主判、管幹官并甘同罪。候敕旨。會問到國子監稱：李覯在建昌軍或在撫州，奉聖旨，李覯令赴太學供職。劄下江南西路轉運司指揮，發來赴闕。仍仰見在處支賜盤纏錢五拾貫文。右劄付李覯。

又《付李覯劄子》 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兼管幹太學胡瑗奏：爲臣多疾，乞於通州【略】除臣一差遣，候敕旨。奉聖旨，胡瑗再與假將理，仍差李覯權同管幹太學。右劄付李覯。

《青箱雜記》卷七 詩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誣矣。江南李覯，通經術，有文章，應大科，召試第一。嘗作詩曰：「人言日落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堪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觀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恐時命不偶。」後竟如其言。

《庚溪詩話》卷下 江南李泰伯嘗著書非孟子，名曰《常語》。時有一士人，頗滑稽而饕餮，聞有饋李以酒者，欲以計求之，因錄所業詩數篇投之。其首章乃非孟詩也，詩曰：「焚廩捐階事可嗤，孟軻深信不知非。岳翁方且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言雖鄙俚，然頗合李之意。李喜甚，留飲連日，酒盡方去。他日士人又聞有饋李以酒者，復著論一篇，名曰《疑孟》以投之。李讀畢，謂之曰：「前此酒本擬作數日計，君至一飲遽盡，旬餘殊索寞也。公之論固佳，然此酒不可復得也。」士人遂觖望逡巡而退。傳者以爲笑。

《鶴林玉露》乙編卷一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

作品本事

《湘山野錄》卷下 君謨蔡公出守福唐時，李泰伯覯自建昌攜文訪之。一日，命覯及陳孝廉烈早膳於後圃望海亭，不設樽酒，膳罷欲起，時方暮春，鸞酒於園，郡人嬉遊，藉姬數子時亦尋芳於此，既太守在亭，因斂袖聲諾而過。蔡公遂留之，旋命觥具，就以爲侑。酒方行，舉歌一拍，陳烈者驚懼怖駭，越牆攀木而遁。泰伯即席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到落暉。誰在畫簾沽酒處，幾多鳴櫓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蓋譏其矯之過也。

《臨漢隱居詩話》 葛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方平謂姑曰：『不見姑已有五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經竊視麻姑手如鳥爪，

心念曰：「背癢時正可爬背。」方在念，而方平已知，責經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手可爬背？」于是鞭經背。」皇祐中，江西有一事正類此。李覯《題麻姑壇記》以嘲之曰：「五百年來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擘麟方擬窮歡樂，不奈閒人背癢何。」

著錄

李覯《退居類稿自序》 李覯泰伯以舉茂材罷歸。其明年，慶曆癸未秋，因料所著文，自冠迄茲十五年，得草稿二百三十三首。將恐亡散，姑以類辨爲十二卷，寫之。【略】噫！天將壽我乎？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十二卷庶可籍手見古人矣。故自序云。

又《皇祐續稿序》 覯慶曆癸未秋，錄所著文曰《退居類稿》十二卷。後三年復出百餘首，不知阿誰盜去，刻印既甚差謬，且題《外集》，尤不韙。心常惡之，而未能正。于今又六年，所得復百餘首，暇日取之合二百三十八首，以續所謂《類稿》者。噫！行年四十四，疾疹日發作，其於文字間尚克有進也歟！《續稿》凡八卷，時又有《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孤行焉。皇祐四年八月庚子序。

祖無擇《直講李先生文集序》 泰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稿，第爲十有二卷，以寄南康祖無擇，且屬爲序。【略】慶曆三年冬至日序。

《東都事略》卷一一四《李覯傳》 其所爲文十七卷，號《退居類稿》。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盱江集》。

《讀書附志》卷下 李泰伯《退居類稿》十二卷、《皇祐續藁》八卷、《常語》三卷、《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後集》六卷，右李覯泰伯之文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李泰伯《退居類稿》十二卷、《續稿》八卷、《常語》三卷、《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後集》六卷，太學說書南城李覯泰伯撰。【略】《類稿》，慶曆所錄；《續稿》，皇祐所錄；《後集》，則門人傅野編。

張淵微《直講李先生集跋》 景定初元，太守雪軒魏侯峙祠墓，乃復建亭，朔告必躬，頓異乎前時觀。又取遺書讀，歎其言足經世興太平，獨恨《年譜》有闕遺，字畫有訛脫，更與盱之士參以它書讎正，二年鋟之梓。【略】三年上巳日，里中子張淵微敬書。

《文獻通考》卷二三五 李泰伯《退居類稿》十二卷、《續稿》八卷、《常語》三卷、《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後集》六卷，太學說書南城李覯泰伯撰。

《宋史》卷四三二《李覯傳》 覯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稿》、《皇祐續稿》并《後集》。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李泰伯文集》一部十冊，缺。

又 李覯《皇祐續稿》一部二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李泰伯文集》十冊。

孫甫《正德本直講李先生集序》 泰伯先生在宋爲盱江一時儒宗。盱江，今南城也。正德乙亥，余至邑，謁境內載祀之祠，至先生墓堂，瞻拜興思，求後世子孫，得希先、希哲二少俊，育之庠。復求先生遺文，得所藏抄本，多殘缺。明年得全集於邑吏部夏東洲，板自閩中書窟，歲久亦訛。嗚呼！先生高風奮乎盱江千百季矣。其所以論其世而起後學，賴有此集爾！遂與邑之文人共加參訂，選諸善書，鋟諸梓氏，圖永其傳焉。工食之需，薄俸三之一，李氏子孫三之二。刊成，識此于末。正德戊寅孟冬上日，賜同進士出身、知南城縣事川南孫甫序。

《萬卷堂書目》卷四 《盱江集》三十七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覯《退居類稿》十二卷，又《續稿》八卷，又《常語》三卷，又《後集》六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李先生文集》八冊，全。宋仁宗朝直講李覯著，內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

《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 《李直講文集》一部，全。《皇祐續稿》二冊，全。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李盱江集》三十七卷，成化刊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李覯《盱江集》四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直講李先生文集》。 李泰伯《皇祐續稿》。陳景雲注：「八卷。」

陸瑤林《康熙本李泰伯先生文集序》 顧先生之文，其存笥者，雖炳若日星，其鋟鍥者，不無虞殘斷。今步生以俊偉博洽之才，扶搖九萬之力，志欲表章先緒，光大前休，糾合族之同志而謀所以重刊之者，蓋庶幾先生之道德文章盛而傳，美而彰，以垂不朽也。【略】康熙甲辰仲秋月吉旦，平湖後學陸瑤林謹拜手書于繡谷之崇正書院。

李來泰《康熙本宋泰伯公文集叙》　姓氏殷遙，家集零毀，予嘗欲緝而刊之，以昭先型，示來許，奈視學督儲之弗遑也。幸家步生，少食餼於上庠，博雅承先，深懼遺澤之將湮，爰糾文學之同族者，蒐羅故本，釐而正之，爲目凡四十卷，重付鋟梓。梓成，而六七百載之斷簡殘編離焉復舊。是我泰伯公之精神再出，而吾家學亦藉是以繩繩弗替。嗚呼！孫子如步生其人，洵可謂有光前烈者矣。【略】時康熙乙巳孟夏月，世後來泰拜手書於皖江舟次。

劉玉瓚《康熙本李泰伯先生文集叙》　康熙四年乙巳，金谿李生化鰲等爲泰伯先生裔孫，重刻家集，廣而行之，問序於余。余爲感先生本原聖道，留意世務，而終不得一當世用如此，且念今之山澤，或有本原聖道，留意世務庶治，一遇之以鼓吹至治，如慶曆、皇祐時也。因爲書其卷之首，以畀李生云。康熙四年乙巳重午，燕山劉玉瓚題。

高天爵《康熙本李泰伯先生文集叙》　滄桑世變，兵革繁興，煨燼之餘，求先生之剩簡殘編，不可得。嗟乎！世之頌法者，咸推盱江人文之一席，與濂、洛、關、閩之諸賢鼓吹而頡頏者，光華遂不復旦哉！茲後昆諸生化鰲、駿聲等，發皇祖德，補先人未墜之緒，而思彰明之。搜緝遺文，重付剞劂，風流文采，猶有足觀，而流水高山清徽其未遠矣。乞言於余，是亦斯文絕續疑信所關也。予嘉兩生之志，繼續肇修，持此以往，先生之榮聞，益振振有孚於永世。佩玉有心，書紳如在，敬忘其檮昧，而爲之序。康熙四年乙巳仲秋，高天爵題。

李化鰲《康熙本宋泰伯公文集序》　公生平所遺著述，彙爲文集若干卷，昔藻鑒于先正，今毀滅于兵燹，昔梓藏于府庫，今散逸于烟草。搜遺卷而彷徨，能無今昔之感乎哉！久欲與同志續鐫行世，惜有心而力弗逮。因去春有發六始祖之墓，訟于瀘令公張聖符師，惓惓以得見吾泰伯公文集爲念，悉具所以，慨然捐助爲之倡。鰲何人斯，寧敢爲之後？爰藉手同族，協力勳成，壽之梨棗。一旦吾泰伯公之文章光華復旦，是果先靈之不昧歟！抑賢與賢相遇，實令公之精神有以召之也。繇是編次如初，無敢損益，特列以族里，匪煩贅也，乃明支分派別之有本源；表以文獻，匪餚盛也，乃明承先啓後之有淵流。然吾家乘家學，正于此窺見一斑爾。【略】時康熙乙巳年季秋月，後裔化鰲百拜書於少室含靈堂。

王謙《康熙本李盱江先生文集序》　先生故南唐宗室，始封臨川，繼徙金谿，又徙瀘谿，復徙安仁。今金谿後人李思言奉瀘谿刊本文集求序，而金谿令毛君復爲申請，蓋先生之文，余樂爲表章以訓後學者也。因叙其本末而歸之。其稱《盱江文集》者，以先生論道盱江，學者稱盱江先生云。時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端陽前三日，江西視學使者平干後學王謙拜題。

王綡《重修康熙本李盱江先生文集序》　今先生文集將朽，裔孫思言欲謀重修而苦於無貲，凡遠邇文子文孫，當有同心，其毋以余言爲贅矣。康熙歲次乙亥葭月之吉，江西視學使者關中後學王綡拜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盱江集》三十七卷《年譜》一卷《外集》三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宋李覯撰。【略】考覯年譜，稱慶曆三年癸未集《退居類稿》十二卷，又皇祐四年庚辰集《皇祐續稿》八卷。此集爲南城左贊所編，凡詩文雜著三十七卷，前列年譜一卷，後以制誥薦章之類爲《外集》三卷，蓋非當日之舊。

盧文弨《書李泰伯文集後》　此本雍正間李之後裔所刊，正集三十七卷，《常語》及《周禮致太平論》咸入焉。舊以《潛書》、《民言》爲首，而此以《禮論》、《易論》爲首，其卷數皆不與舊相合。觀其所采輯，亦略備矣，獨遺《退居類稿》一序，此篇載《宋文鑒》中，可取而補也。【略】又《外集》三卷，則告詞、薦章以及誌銘之類也。

謝甘棠《光緒重刊盱江全集序》　泰伯生平所爲文凡卅二卷，其於《禮經》，尤擇之精而語之詳，洵足羽翼經傳，接紹眞傳，讀者覽而可見，無俟予之贅詞。惟年代湮遠，板集無存。康熙間，泰伯裔孫化鰲等重刊於瀘谿。兵燹後，板亦毀滅，予嘗心傷之，欲復刊焉，未果。庚寅歲，洪雨樓明府來宰南城，政樂民和，暇時與予瀹茗傾譚，偶及鄉先輩行誼。因謂予曰：「聞《盱江集》板毀久矣，子其有意重刊乎？」時同邑梅秋澄明府，危子垣、劉柏士兩太守均在坐，咸慫恿玉成其事，於是集貲付諸手民，計六閱月而書告成。是舉也，不特予之素願斯慰，亦吾鄉諸君子所樂與有成者也，是爲序。時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孟夏月，郡後學謝甘棠敬撰并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續錄》　元黑口本、明白口本，均十行二十字。初刊黑口本。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三　《盱江集》三十七卷《年譜》一卷《外集》三卷，宋李覯撰。明初刊黑口本。正德乙亥孫甫刊本。明南城左贊編刊本。明刊本題《直講李先生集》。雍正中李氏刊。《盱江集》元黑口本半葉十行，行二

十字。明白口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年譜一卷，明成化刊本，宛平王氏藏本。【略】此書爲明正德乙亥川南孫甫令南城時祀其祠、拜其墓，訪其後裔，得希先、希哲，育於庠，更求遺文，得鈔本，多殘缺，又得全集於夏東洲吏部，版已受漫，殆即此刻歟。

又 《直講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年譜一卷，明正德戊寅刊本，後學南城左贊編輯，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知南城縣事犍爲孫甫訂刊。此書即重刻孫本。

《**藝風藏書記**》**卷六** 《直講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年譜》一卷，明正德戊寅南城左贊編輯，知南城縣事孫甫刊本，有甫自序，後有「萬曆己丑孟冬建昌府重修禮吏趙伯仁監梓」一行，是此本印在萬曆後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明刊本，宋李覯撰，明左贊編輯。【略】（卷首有「蓼亭蕭氏藏書」朱記）。

《**四部叢刊書錄**》 《直講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年譜、門人錄附，八冊，江南圖書館藏明刊本。宋李覯撰。卷一題「後學南城左贊編輯、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二行，「何喬新」一行已在第三行《長江賦》下，當是後來補入。前後無序跋。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定爲明正德乙亥川南孫甫令南城時所刊。按《文獻通考》，覯所撰有《退居類稿》、《續稿》、《常語》、《周禮致太平論》、《後集》等目，此本次第已爲後人改易，然尚是覯集之最古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宋李覯撰，《外集》三卷、年譜一卷、門人錄一卷，明成化刻本，十二冊。 《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宋李覯撰，《外集》三卷、年譜一卷、門人錄一卷，明正德十三年孫甫刻本，十二冊。 《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宋李覯撰，《外集》三卷、年譜一卷、門人錄一卷，明正德十三年孫甫刻萬曆孟紹慶重修本，八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宋李覯撰，《外集》三卷、年譜一卷、門人錄一卷，明正德戊寅（十三年）南城知縣孫甫刻本，清道光間蔣因培手跋。 《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宋李覯撰，《外集》三卷、年譜一卷、門人錄一卷，明正德戊寅（十三年）孫甫刊萬曆己丑（十七年）建昌知府孟紹慶修補本，清康熙庚子（五十九年）何焯手校并題記。

藝文

祖無擇《奉和泰伯送春絕句》 奉和泰伯《送春》絕句，繕寫寄呈，幸垂笑覽。范陽祖無擇上。 億昨相逢甲午年，與君同賦《送春》篇。等閑又逢春風老，更捧新吟一惘然。 萬樹紅芳落漸稀，浮榮能得幾多時？孤根未識陽和力，春去春來兩不知。

黃晞《寄李先生》 久不見泰伯，中心頻損和。近聞東書卷，更卜好山阿。學古成儒癖，敦風蕩俗訛。周公法已矣，原憲事如何？母老祿未及，身閑鬢不皤。新文海裔播，舊業釣竿拖。甯戚歌寧發，麻姑使屢過。時人一握小，吾道片雲多。友弟俱游宦，池樊自摭莎。聞猿詩興逸，敲戶酒徒羅。鄉里名光也，朝廷禮後麼。年來魚信至，怪我客蹉跎。

黃通《麻姑山一首贈陳仲父賢良兼泰伯先生》 麻姑山直斗牛角，形勝擁斷東南隅。五百年來畜英氣，特爲吾宋生眞儒。李姓覯名泰伯字，風骨古秀飄髯鬚。其人於世少似者，無乃稷契荀孟徒？自傷出處苦奇剝，不得寸祿遮妻孥。歸來築室郡北郭，反關惟作文字娛。

雜錄

《**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李泰伯《潛書》，其一曰：「孔子之言滿天下，孔子之道未嘗行。簠簋牲幣，廟以王禮，食其死不食其生，師其言不師其道。得其言者爲富貴，得其道者爲餓夫。」馮當世丞相有《答伯庸詩》云：「孔子之文滿天下，孔子之道滿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爲餓夫。」馮用泰伯語也。

《**觀林詩話**》 李覯泰伯，江西人，作非孟子書，有高世之論。無盡讀其所作《新城院記》云：「昔讀《盱（川）〔江〕集》，嘗聞泰伯賢。《新城》文刻在，往事野僧傳。氣格終驚俗，光芒冷貫天。田翁不知價，祇得十千錢。」蓋僧云時以十千潤筆耳。

張淵微《直講李先生集跋》　嘗讀盱江舊志云：曾舍人鞏、鄧左丞溫伯，皆先生之高弟，竊有疑焉。蓋溫伯他日爲中丞，進先生所爲文，奏乞官其一子。溫伯游先生之門明矣，然不能排新法之非，識者惜之。今《盱志》以南豐幷稱，不知何據？按：李直講生於祥符之己酉，曾南豐生於天禧之己未，以年數考之，則直講多南豐十歲也。若以直講、南豐爲師友，恐不其然。謂其在鄉學師之歟，則直講以慶曆三年主郡學，而南豐以是年自洪州歸臨川，《上齊工部書》云：「祖母樂居臨川。」其後爲文多道臨川之事。謂在太學師友之歟，則直講以嘉祐二年爲太學說書，而南豐以是年登進士第，明年調太平軍法曹，烏在其爲師友哉？舊志所載，若不加訂正，襲訛承舛，惟恐後人復誤後人也。

《直講先生外集》卷三陳鑒《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記》　盱江宋儒泰伯李先生，存心高古，履行剛方。竭力養親，不求榮達。倡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從而師之者恆數十百人。范文正公稱其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今草澤中未見其比。幷上其所業《禮論》、《明堂定制圖序》、《平土書》、《易論》凡二十四篇。皇祐初，與余襄公交章薦爲試太學助教，後補將仕郎、海門簿，召爲太學說書而卒。熙寧中，其門人尚書左丞鄧潤甫，奏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集》幷《後集》，請官其子參魯爲郊社齋郎。其墓在鳳凰山麓，維時守令同學官春秋拜掃，歲以爲常。不知自何時，廢而不講，延至于今，墳墓雖存，率爲草莽之區，樵牧之所蹂躪，狐狸之所棲息。過者千百，誰復致慮？幸而邑人吏部驗封主事左君時翊過而見之，慨然興感，乃疏其所以。且曰：「臣伏睹詔旨，名臣賢士墳墓毀發，即爲修治，仍復近民一人以守，恩至渥也。若李覯者，信非常儒，尤可矜式。若得一如詔旨，封其塋域，禁其樵牧，立祠歲祀，其於風化不爲無補。」疏入，翼日下詔允之。禮部定制，歲一春祭，祀以少牢，有司行禮如式，幷復守者。時建昌守長樂謝侯仲仁謂事干風化，首捐俸資，以倡繕修塋域，乃建祠堂。堂凡三楹，縱廣如干尺，甫踰時落成。高亢靚深，堅緻完好。中妥神主，外繚周垣，蔭以嘉木。別爲子屋，以居守者。時成化戊子之秋九月也。工既訖功，時翊過予，請言識諸石，爲永永圖。【略】時翊又嘗編輯先生詩文三十七卷、附錄三卷行世，可謂盡心焉爾已。成化六年歲庚寅春三月下浣。

又左贊《乞修李覯墓狀》及批覆　伏睹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詔書內一款：各處帝王陵寢及名賢墳墓，有被人毀發者，所在有司即時修理如舊。【略】臣原籍江西建昌府南城縣人。切見本縣有宋太學說書李覯墓在鳳凰山麓，祝穆《方輿勝覽》紀覯無子孫，每歲春秋守貳同學官拜掃，以爲故事。歷年既久，不惟拜掃之典已廢，而其墳墓亦爲樵牧踐蹂。若更數年，必致毀夷。【略】臣聞古者鄉先生沒則祭于社。如覯者，可謂一代之名儒，後學之師表，不但如古所謂鄉先生而已。今墳墓荒蕪，俎豆不及，臣竊惜之。欽惟國家崇儒重道，以壽斯文之脈，以衍太平之運。如蒙準言，乞勑該部行移有司，封其塋域，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仍於墳所，量立祠宇，歲時致祭，則於風化不爲無補。緣係陳言崇儒事理，具本親齎具奏。成化三年九月二十日，該通政使司官於奉天門奏，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左贊奏稱，要將先儒李覯墳墓令「有司封其塋域，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仍於墳所，量立祠宇，歲時致祭」一節，緣崇祀本處名賢，乃有司當爲之事。合行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江西布政司，轉行建昌府，委官督同南城縣當該官吏，即將宋儒李覯墳墓封其塋域，令附近里老人民時加看護，禁約樵牧，不許侵犯，違者究治。仍於墓前量立一祠，每年春，宜從有司祭以少牢，行禮如儀，毋得因而科擾不便。

又羅倫《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記》　先生姓李氏，諱覯，字泰伯。學通五經，尤長於禮。以文辭自立，其言大而正。郡治北有鳳凰岡，先生創書院其下，學者千餘人。南豐曾子固，其高弟也。范公仲淹、余公靖交薦之，召爲太學說書。卒年五十一，葬鳳凰岡之麓。寶祐二年，郡守楊鎮立興文堂以祀之。開慶元年，郡守曾埜更其堂曰思賢。右立盱江書院，仍舊名也。書院廢，而先生之墓墟矣。成化三年春，長樂謝公士元來守郡，夢先生對浮大白飲，覺而異之。翌日有白于府曰：「盜發先生墓矣。」太守具棺衾將易葬焉，啓壙視之，二大白宛然夢中見者，夢方解。於是議請祠如故事。會吏部主事左公贊以請，命下立祠塋南，名曰景賢。賜以少牢，春暮行禮，歲如初。又募閩石工，大營塚壙。壙以石爲之，壙中高五尺，廣視高損一，深視廣倍之。中甃加堊，外固以石。前廣若堂，繚以周垣。湖西羅倫瓣香謁之，太守述其夢曰：「先生之歿，距今四百十三年矣，而精神感通有如此者。蘇子曰：『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其此之謂乎？」回視煙草中塚纍纍然，太守歎曰：「是庸非人乎哉？」【略】成化八年壬辰春三月旦立石，賜進士及第、翰林國史修撰永豐羅倫撰。

楊慎《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子》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治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不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延平集序》以子思、孟軻并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于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于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于《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剿小說，以爲無根之游談，故詳辨之。

沈唐

論述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 李易安云：張先、宋祁、沈唐、元絳、晁端禮詞，時有妙語，而失之破碎。

《碧鷄漫志》卷二 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姪、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略】。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於無韵。

《望海潮》（山光凝翠）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六黃昇評：公述此詞典雅有味，而今世但傳其「杏花過雨」之曲，眞所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詞品》卷五：金人樂府稱鄧千江《望海潮》爲第一，其詞云【略】。此詞全步驟沈公述上王君貺一首，今錄於此【略】。然千江之詞，繁縟雄壯，何啻十倍過之，不止出藍而已。 《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贊賀中之求雅者。

《念奴嬌》（杏花過雨）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摘梅探柳，情緒自多。 既多情，又輕離折。「因甚」字妙。 深體味，甚得全局。 《蓼園詞評》：憶別情懷，寫得婉婉曲曲。前闋順叙，後闋愈轉愈深，意致纏綿，迷離惝恍，非止一日九回腸矣，饒有敦厚之致。夫婦君臣間，俱有此眞境。

紀事

《碧鷄漫志》卷二 沈公述爲韓魏公之客。魏公在中山，門人多有賜環之望，沈秋日作《霜葉飛》詞云：「謾贏得相思甚了，東君早作歸來計。便莫惜丹青手，重與芳菲，萬紅千翠。」爲魏公發也。

雜錄

劉毓盤《輯校沈吏部詞跋》 沈唐字籍無考。曾慥《樂府雅詞拾遺》錄其《霜葉飛》詞。秦恩復跋謂其與諸家句讀不同。詞家于《霜葉飛》，必以周邦彥「霧迷衰草」一首爲正體。

周泳先《沈公述詞輯本題記》 《湘山野錄》云：「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東吳端清之士也。」王灼《碧鷄漫志》云：「沈公述爲韓魏公之客【略】。」《樂府雅詞拾遺》錄沈唐《霜葉飛》詞一闋，與《漫志》所記者合。是沈氏名唐，公述其字也。

蘇洵

論述

綜論

雷簡夫《上韓忠獻書》 簡夫啓：昨年在長安，累獲奏記，及入蜀來，路

遠頗如疎怠，恭惟恩照，恕其如此，不審均逸名都，寢食何似。簡夫向年自與尹師魯別，不幸其至死不復相見，故居常恨，以謂天下後生無復可與議論當世事者。不意得郡荒陋，極在西南，而東距眉州尚數百里。一日，眉人蘇洵攜文數篇，不遠相訪。讀其《洪範論》，知有王佐才；《史論》得遷史筆；《權書》十篇，譏時之弊；《審勢》、《審敵》、《審備》三篇，皇皇有憂天下心。嗚呼！師魯不再生，孰與洵抗邪？簡夫自念道不著，位甚卑，言不爲時所信重，無以發洵之迹。遽告之曰：如子之文，異日當求知於韓公，然後決不埋沒矣。重念簡夫，阻遠門藩，職有所守，不獲搢版約袂，疾指快讀洵文於几格間，以豁公之親聽也，但邑邑而已。洵年踰四十，寡言笑，淳謹好禮，不妄交游；亦嘗舉茂才，不中第，今已無意。近張益州安道，薦爲成都學官，未報。會今春將二子入都，謀就秋試，幸其東去。簡夫因約其暇日，令自袖所業，求見節下，願加奬進，則斯人斯文，不爲不遇也。

又《上張文定書》 簡夫啓：簡夫近見眉州蘇洵著述文字，其間如《洪範論》，眞王佐才也。《史論》，眞良史才也。豈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爾。令人欲糜珠虀芝，躬執匕箸，飫其腹中，恐他饋傷且不稱。其愛護如此，但怪其不以所業投於明公，問其然，後云：「洵已出張公門下矣。又辱張公薦，欲使代黃柬爲郡學官。洵思遂出張公之門，亦不辭矣。」簡夫喜其說。竊計明公引洵之意，不秖一學官，洵望明公之意，亦不秖一學官，第各有所待也。又聞明公之薦，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檢，執政者靳之，不特達。雖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報，豈可使若人年將五十，遲遲於塗路間邪？昔蕭昕薦張鎬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願明公薦洵之狀，至於再，至於三，俟得其請而後已，庶爲洵進用之權也。

又《上歐陽內翰書》 伏見眉州人蘇洵，年踰四十，寡言笑，淳謹好禮，不妄交游，嘗著《六經》、《洪範》等論十篇，爲後世計。張益州一見其文，歎曰：「司馬遷死矣，非子吾誰與？」簡夫亦謂之曰：「生，王佐才也。」嗚呼！起洵於貧賤之中，簡夫不能也，然責之亦不在簡夫也。若知洵不以告於人，則簡夫爲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聞左右。恭惟執事職在翰林，以文章忠義爲天下師，洵之窮達，宜在執事。嚮者洵與執事不相聞，則天下不以是責執事；今也讀簡夫之書，既達於前，而洵又將東見執事於京師，今而後，天下將以洵累執事矣。

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 久之，蘇君果至，即之穆如也。聽其言，知其博物洽聞矣。既而得其所著《權書》、《衡論》，閱之如大雲之出於山，忽佈無方，倏散無餘；如大川之滔滔，東至於海源也，委蛇其無間斷也。【略】先生亮直寡合，有倦游之意，獨與其子居，非道義不談，至於名理稱會，自有孔、顏之樂，一廛一區，侃侃如也。【略】取舊文稿悉焚之，杜門絕賓友，繙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質直忠信，與人交共其憂患，死則收其子孫。不喜飲酒，未嘗戲狎常談，陋今而高古。若先生者，非古之人歟。謂今莫如古者，斯焉取斯。

歐陽修《薦布衣蘇洵狀》 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于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閎偉，博于古而宜于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爲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于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又《與蘇編禮（洵字明允）書》 足下文行見推於時，豈久窮居於遠方者？未相會間，千萬自愛。

又 承示表本，甚佳。前所借《謚法》三卷，【略】文字更不待愚陋稱述。

蘇洵《上田樞密書》 今洵用力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有用于今而傳于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于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闊，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曰《審敵》，作書十篇

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于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于洵何有哉！

又《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于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又《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于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爲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于今世最爲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況乎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爲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爲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爲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爲文，求于千萬人中，使其姓名彷彿于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于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于斯言也。執事于文稱師魯，于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

《欒城遺言》 公先曾祖晚歲讀《易》，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東坡受命，卒以成書。

黃庭堅《與洪駒父》 學作論議文字，更取蘇明允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雕琢。

《後山詩話》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

李之儀《跋山谷書摩詰詩》 曾子固謂蘇明允之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雖《春秋》立言，亦不過如是。槩而論之，惟明允可以當此，非子固亦不能形容至此也。【略】凡落筆皆能如明允，斯可與論文矣。

《惠洪詩話》 譏蘇明允、曾子固皆不能詩。然明允「晚歲登門最不才」一篇，典實豪宕，實佳作也。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 荆公後修《英宗實錄》，謂蘇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云。老蘇公云：「學者於文用引證，猶訟事之用引證也。既引一人得其事，則止矣。或一人未能盡，方可他引。」

又卷一五 歐陽公謂蘇明允曰：「吾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猶有所未足，今見子之文，吾意足矣。」嗚呼！歐陽公之足，孔子之達，杜子美之無恨，韓退之之是也。

又 眉山老蘇先生里居，未爲世所知，時雷簡夫太簡爲雅州，獨知之，以書薦之韓忠獻、張文定、歐陽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簡始知先生。後東坡、潁濱但言忠獻、文定、文忠，而不言太簡，何也？予官雅州，得太簡薦先生書，嘗以問先生曾孫子符仲虎，亦不能言也。簡夫長安人，以遺才命官，其文亦奇，國史有傳。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七 苕溪漁隱曰：龜山謂老蘇爲荆公所薄，余觀張安道作老蘇《墓表》，老蘇亦自鄙荆公。蓋道不同不相爲謀，宜其矛盾如此。

李良臣《雅州雷蘇賢範堂記》 搢紳士大夫論吾蜀二千石之有能名者，輒以雷公簡夫爲稱首。公自至和初以殿中丞知雅州，抵今九十有五年，而邦人被服其化，子孫傳誦之，猶綽綽然如前日事。先是，眉山有巨儒蘇洵者，以高明博大之學崛起於千百載間，從莫孰何之，以公有知人之鑒，袖其所著《洪

範論》及《權書》等文即公府上謁，公屣履迎之。徐閱其文，歎曰：「眞王佐才也。」

《**野客叢書**》**卷六**　《後山詩話》載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略】」苕溪漁隱引蘇明允「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等語，以謂後山談何容易，便謂老蘇不能詩，何誣之甚！僕謂後山蓋載當時之語，非自爲之說也。所謂明允不能詩者，非謂其眞不能，謂非其所長耳。且如歐公不能賦，而《鳴蟬賦》夫不佳邪，魯直短於散語，而《江西道院記》膾炙人口，何邪？漁隱云爾，所謂癡兒面前，不得說夢也。

《**餘師錄**》**卷三**　作文必要悟入，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于文，魯直之于詩，蓋盡此理矣。

《**東都事略**》**卷一一四《蘇洵傳**》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數舉進士，賢良不中。當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修得洵書二十篇，大愛其文辭，以爲賈誼、劉向不過也。以其書獻諸朝，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同舉進士，又同登制科，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一時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號爲老蘇。修既上書，得召試而洵不就，除試校書郎。

《**艇齋詩話**》　大凡人爲學，不拘蚤晚。高適五十歲始爲詩，老蘇二十七歲始爲文，皆不害其爲工也。

朱熹《滄洲精舍諭學者》　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韋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卻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卻全然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

《**朱子語類**》**卷一一六**　前日所舉韓退之、蘇明允二公論作文處，他都是下這般工夫，實見得那好處，方做出這般文章。他都是將三代以前文字熟讀後，故能如此。

又卷一三九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

又　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

又卷一四〇　後山、山谷好說文章，臨作文時，又氣餒。老蘇不曾說，到下筆時做得卻雄健。

《**耆舊續聞**》**卷二引《童蒙詩訓**》　老蘇作文，眞所謂意盡而言止也，學者亦當細觀。

又　呂紫微居仁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幸可得也。如老蘇之于文，魯直之于詩，蓋盡此理。」

《**澗泉日記**》**卷下**　老蘇晚年文字，多用歐陽公宛轉之態。老泉晚年記序與《權》《衡》諸論文字不同，豈見歐陽公後有所進耶？其晚年而筆力進歟？

又　老蘇文字，善揣摩天下。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　高適五十始爲詩，爲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爲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文章精義**》　《老子》、《孫武子》，一句一理，如串八寶珍瑰，間錯而不斷，文字極難學。惟蘇老泉數篇近之。《心術》、《春秋論》之類是也。

又　《論語》氣平，《孟子》氣激，《莊子》氣樂，《楚辭》氣悲，《史記》氣勇，《漢書》氣怯。文字順易而逆難，《六經》都順，惟《莊子》、《戰國策》逆，韓、柳、歐都順，《封建論》一篇逆。惟蘇明允逆，子瞻或順或逆，然不及明允處多。

又　蘇門文字，到底脫不得縱橫氣習。

吳澄《陳善夫集序》　詩之外有文，又難已。老杜詩如此，而拙於文；老蘇文如此，而拙於詩。

又《劉尚友文集序》　明允雄渾奇峭，永叔擬以荀卿，直躋之周秦間；子瞻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評者曰：子瞻之文非明允之文也。

蘇天爵《題東坡制策稿》　浙江省掾蘇伯夔出示先文忠公擬試制策稿，觀之，忠君憂世之心，溢于文辭。或謂文忠天材有餘，非由學力。是不知老泉先生之所學也。先生年二十七，始發憤閉戶讀書，大究六經百家之說，考質治

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于深微而後止。此先生所自得者。文忠兄弟學亦有所本歟。

《宋史》卷四四三《蘇洵傳》 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爲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

宋濂《送從弟景清還潛溪序》 昔蘇明允少不喜學，年二十七始大發憤，閉戶讀書，爲文辭。及舉進士茂材異等，皆不中。乃悉取所爲文焚之，益大究六經、百家之說。由是下筆頃刻千言，一時學者皆取其文以爲師法。

楊士奇《蘇老泉文跋》 右，老泉詩文三十餘首，與用之同讀全集而擇之者也。世之論文章家曰：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觀於此可知其難矣。

楊慎《蜀士》 唐睿宗問蜀士於蘇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宋英宗問蜀士於歐陽修，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醇。」二事何其相類。

又《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爲《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矣。

又《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略】又稱老泉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馳奔放，若決江河而下也。

王世貞《書老蘇文後》 明允晚而始嚮學，且僻處西裔，無師友之淵源與琢劘之助，以故于六經雜肋耳，而其學僅《戰國策》、《史記》、班、范諸書，雖佛、老、莊、列之言亦未之考索也。夫以明允之雜肋六經，則當寘而弗論可也。而何至以其私臆而窺聖人之心，又以勢之所不得已者而爲聖人之作用，使六經之道下而與百家諸子等，且有詆證往古多深文而不中情事，其建白置措必權術而亡益治亂。且夫《辨姦》一論，其驗介甫固若蓍蔡。然亦介甫自有以驗之，彼夫口孔老之言而身夷齊之行，即使造作語言，私立名字，衣巨盧，食犬彘，囚首垢面而談詩書，何以知其必用，用之，何以知其必爲天下患也？或以明允在永叔席嘗與介甫押「而」字韵詩而屈，或曰韓、富與永叔揚明允不容口，而介甫獨不及，故恨之，或曰明允未嘗作此文也，子瞻後見介甫之亂政而擬之，以歸名于明允也。吾謂皆不足論。即果明允作，而介甫之報之，摘其生平所著書而比之章惇、王韶胡不可？或又曰惇、韶，介甫之所喜，宜其不以惡明允也。雖然，明允，天下才也，使其心術正而少得賢師友以經學琢劘之，其雄勁不亦奪永叔而掩子瞻也哉！

茅坤《蘇老泉文鈔引》 蘇文公崛起蜀徼，其學本申韓，而其行文雜出于荀卿、孟軻及《戰國策》諸家，不敢遽謂得古六藝者之遺。然其鑱畫之議，幽悄之思，博大之識，奇崛之氣，非近代儒生所及。要之，韓、歐而下，與諸名家相爲表裏。及其二子繼響，嘉祐之文，西漢同風矣。予讀之，錄其書狀十四首，論三十七首，記四首，說二首，引二首，序一首，釐爲十卷。歸安鹿門茅坤題。

《藝苑卮言》卷四 楊、劉之文靡而俗，元之之文旨而弱，永叔之文雅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子固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暢而平。

張鏜《嘉靖本嘉祐集跋》 右《嘉祐集》二冊，今侍御南澧王公以近世士子恆取法《止齋論範》，動拘繩墨，務高深者佶屈聱牙，志浮靡者風雲月露，文體漸壞。獨喜是集其氣昌，其論博，其文典，不泥古，不襲今，沛然皆自肺腑流出，若郢匠運斤，不拘繩墨，而自中法度，深有益於學者。按晉之暇，手出是帙，命太原府翻刻，令闔省士子人印一部，以相傳習。其嘉惠後學之心盛矣。

任長慶《重刊嘉祐集序》 宇內經生家誦說三蘇，多採擇以裨公車言，而鮮有能盡《子瞻集》之奇者。《子瞻集》外，鮮有哀老泉之《嘉祐》、子由之《欒城》，勒成蘇氏一家言，以盡其父子兄弟之奇者。蓋蜀多文人，自相如、揚雄、王褒以後，獨三蘇以家學顯。說者歸之峨眉江山之勝，而蜀地險遠，不能致蘇氏全書，以無繇畢覽爲恨。昔者高宗喜讀蘇集，日夕進御，北使館客，屢誦三蘇文及子由《茯苓賦》。當時上至九重，下至數萬里外之館使，皆知有蘇氏文章，而況其他哉？【略】噫！余竊有歎於蘇氏之遭際也。老泉率二子抵京師，韓、富當國，歎相見之晚。老泉能見知於韓、富，而官不過主簿，子瞻、子由能見知於人主、太后，而流離竄謫於風波瘴癘之鄉，僅以身免。天下事故有不可料者，而愚獨幸二蘇之風節在此，學問在此，詩文之日新月盛亦在此。初，老泉《權書》諸篇好談兵事，頗近揣摩，二子倣其爲文，雖奔放橫溢，而言必快心，事必破的，未免荀、孟、賈、陸雜儀、秦而用之。故讒者指以爲縱橫好勝，卒被困屈。晚年以刀俎魑魅之餘生，悉舉其感憤用壯者，淘汰之以詩酒詠歌、風

流諧謔與夫釋氏、老子之書，故風節益峻整而不露，學問益醇深而不雜。天以斯文之任授二蘇，出之安樂，投之憂患，而二公旋即於憂患境中簸弄文字爲安樂法。其以文爲戲，直以造物爲戲矣！當竹床對眠，天涯唱和，悠然使人輕功名，細恩怨，捐菀枯，泯臧否，胸中湛湛如古井之波，落落如槁葉之木。子瞻至此非學士，乃道人也；子由非兄弟，乃道伴也。得道之人，是爲至人；得道之文，是爲至文，恨老泉不及見耳。豈若相如、王褒、揚雄僅以麗藻鼎足於峨岷間哉？

趙南星《嘉祐集選序》 隆慶丁卯，先大父爲武功令，余年十八，往觀之。康對山公之子康靈壽梓時爲諸生，對山，狀元之有名者也。靈壽爲余言：先君未第時，常讀《嘉祐集》得力。余即覓一帙，讀之不忍釋手，以識見之精、文章之妙，無復過老泉者矣。自庚午後，汎覽群書，原本爲相知借去不還，以至于今。余七十有二矣，兒清衡以是集請余評騭之，流覽一過，乃知老泉于聖人之道概未有睹，其所論五經皆非也。爲文讀書也，余以讀書不輟，所見乃進于少時，不然，則七十與十八等耳！【略】天啓元年夏六月，夢白書。

凌濛初《蘇老泉文集序》 海內之於子瞻，蓋不啻家傳戶誦，幾奪老泉之席，然老泉能囊籥子瞻，而子瞻不能爲老泉。使子瞻回龍顧祖，斂其一往奔詣之才以步趨若翁，恐未免盤蟻封而失故步。子瞻之自評曰：「如萬斛源泉，隨地而出，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可爲其文傳神矣。而譏之者曰：子瞻嶺海以後文，大略信手信筆。王元美亦曰：「讀子瞻之文知才矣，卻似絕無學者。」蓋其長處亦在此，短處亦在此。正以統宗于老泉，能不爲老泉，而不能爲老泉，則火候所至也。喜學蘇者，當按老泉之統宗於子瞻，驗子瞻之火候於老泉，庶得窺其一斑耳。若寓目於孟門、呂梁之彭湃，而忘其源于崑崙星宿，可乎？抑聞諸先正云，老泉平生最嗜孟夫子文，丹鉛不一，藏爲帳中祕，寤寐於是。子瞻疑爲異書，再三請觀而不得。他日竊發而見之。老泉一日見子瞻文而驚曰：「豈嘗見吾《孟子》耶？何以驟能爾？」而得其故，因歎曰：「吾不夙示子以此也，今不復進矣！」此其統宗、火候之故，豈不戛戛乎難哉？後世學者未知搦管，輒欲塗鴉，統宗耶？火候耶？其以此集爲三年之艾可也。吳興後學凌濛初撰并書。

馬元調《重編嘉祐集序》 余謂先生之書在天地間，如五岳四瀆者已五六百年，非後世妄庸人所宜叙。惟夫當日舊聞佚事，及士大夫人心風俗之厚，有可因先生以考見者。方先生之挈二子而東，贄文公卿間，其意將有祈也，而所上兩樞密、兩丞相書，非高自稱許，則嚬蹙時政，抗顏而教，壹似先覺之覺後覺，宜其戒門以絕，而四人者不然。夫四人故鉅公偉人，豈虛詞所能撼？必有以深服其心矣。又四人皆有文名，先生方以文章求進用，而一語不之及，獨上書歐陽公，比之孟子、韓子，而公亦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兩人相應答如響。使遇東都鉤黨之日，仲尼不死，顏回復生，禍所萌芽者烈矣。歐公既薦先生於天子，而二子復以禮部試出門下，所黜落皆險怪知名士，雖一時怨議譁然，而卒亦無敢生謗。嗟乎！此可望之後世哉？然歐公非能自致先生，文定張公實薦之。兩公自慶曆來不相能，其所介介皆彈擊人材進退事。及嘉祐初，歐公爲翰林，而文定實守成都，先生父子自眉來謁，文定曰：「吾何足爲重？其歐陽永叔乎！」因爲作書辦裝，達之京師。歐公得先生父子著書，亦一見大喜，遂爲延譽，薦天子。夫爲時得士，則私嫌可釋，二公之心事，其光明俊偉何如也？又聞先生既爲歐公所知，名愈重，群公皆待以上客，或執政二三人燕飲，先生輒以布衣參其間，賦詩感慨，意氣彌厲。古之賢士，何獨不然？先生之讀孟氏書，固不徒發爲文章也。或致疑宰相既知先生，而朝廷所以待先生者，未能如眞宗時待种放故事，此亦有故。眞宗在位日久，親在兵間，與強虜盟，每思得天下異人以折衝尊俎之上，一旦聞終南山有隱者，亟召爲司諫，攜手登龍圖閣，與論天下事。蓋天子自出己意，立賢無方，何所不可？今出自臣下，雖有特達之知，勢不能盡剗除階級。於是所食者州縣小吏之祿，而所職者宗廟朝廷之禮，豈眞謂霸州文安縣主簿足寵先生？而不幸未幾以歿。先生之歿，年非篤老。不一二年，神宗履極，慨然發忿，思與天下更始，有鞭笞夷狄之志。使見先生所著書，又得如歐公者力薦之，吾意攜手登龍圖將復見於熙寧矣。或又疑熙寧所用者荆國，先生《辨姦論》所爲作，用荆國，必不用先生。竊有以明其不然。夫薦先生者歐公也，薦荆國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者亦歐公也，薦爲諫官不就，而復言於朝，召爲群牧判官以馴致大用者亦歐公也。歐公能兩薦，而謂神宗決不能兩用，豈通論也哉？余舊執此論，茲故附著之，以先生不遇神宗爲恨事。雖然，使先生并不遇張公與歐公，不過西南數千里外一潦倒老書生耳，雖有荀卿、賈誼、司馬遷之文，得因二子以漸聞於後則幸矣，安能使一時士大夫人傳其學，家有其書，而五六百年來長與斯文作河嶽，雖傳之久而卷帙散闕，又有仰高篤古如黃兩生者爬羅剔抉，重編

博考如茲刻也哉！崇禎十年十月，後學吳下布衣馬元調叙。

顧若群《重編嘉祐集序》 顧論世知人，讀書大要，網羅缺失，考訂謬誤猶次之。時宋守文日久，豪傑喜事者不十年亦漸柄用，先生爲機策，首曰「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不定，而宋祖宗之法日以變亂，而至于亡。」嗚呼！先生此言，豈可不謂之識微知著者哉？故人之著書也，非以爲名高也，立乎一室以觀乎天下，而天下之變雖在數十年之後，取吾今日一室之所言，以驗其當否成敗，若執左券而誅右券也。賈生策七國必反，當時不用，至景帝而其言驗。老蘇先生策荆國必亂天下，當時不用，至熙、豐間而其言亦驗。漢得主父祖述賈生之說，故轉危爲安；宋得司馬不能委蛇蘇氏父子之說，遂至于敗亡而不可救。嗚呼！《辯姦》一書，張文定所爲咨嗟太息，特表之墓上，大蘇所爲恭覽涕泗，而舊刻《嘉祐集》中不載，得毋當時之人咸有嘻其甚矣之議，故有所畏以遠罪耶？獨怪老蘇早歲汨沒，二十七始爲文章，四十餘不仕。及其游京師，說公卿大夫，侃侃無少屈，至天子召試，輒拂衣歸田卧不應。以爲永叔之言與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馬先生謂先生讀孟氏書，不徒發爲文章，信然哉！天下事亦氣揭之耳，氣可以横厲一世，屈抑王公貴人，雖萬乘有所不得亢。固當時臣主盛節，士大夫人心風俗之厚，要以讀書養氣之力，不可誣也。吾與甥既不敢謂識天下事，豫策數十百世後所爲成敗，又往往氣弱，見一介之士若不能言，徒以擁書卻掃爲樂。嘻！既不欲凌厲一世，又何以從事古人也。讀孟氏書，得孟氏之氣；讀老蘇氏書，宜得老蘇氏之氣，吾與甥勉乎哉！至所以爲文之法，先生亦有言：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七八年。始而惶然而駭然，既讀之益精而豁然，若人之言固當然者，而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夫至于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而猶未敢以爲是也，嗚呼，盡之矣！吾與甥試焚棄筆硯，第取老蘇氏書，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七八年，使胸中之言日益多，意亦有渾渾乎覺其來之易者。夫不能自制而有言也，子瞻所謂「萬斛泉隨地湧出」者也，西蜀兩少年，何患不一日名滿天下？甥也有志讀祖父所遺書，將求免于不孝，請自隗始，何有萬卷。因附著之，非敢序老蘇先生集也，叙重編意也，甥試質之馬先生。崇禎十年冬十月乙卯，武林顧若群謹序。

田雯《老泉》 唐宋八家文，似不當以老泉廁其中。老泉直作子書讀，若管、晏、荀、揚之類，絕無門庭依傍、瑣碎粉飾之態。

又《老泉題辭》 明允一蜀徼布衣，晚學無師，耻作儒生常談，歷落嶔崎，別闢寶徑，浸淫乎六經，包括乎子史。其爲文章也，愷切疏通，有賈董之遺焉。世謂其學本申、韓，旨歸荀、孟。蓋至和、嘉祐已後，政治闕失，匡捄鮮聞，兵制人才，動關大計。不得已爲幽憂激宕之詞，庶幾一遇。歐陽修、韓琦奏於朝，而終不召用，區區文安主簿困躓以老，亦足傷矣！《禮書》、《謚法》，後世流傳，而《權書》遠邁《尉繚》，《衡論》無慚《管》晏》。嗟乎，當日不用明允，而用安石，宋之所以衰也。《辨姦》之語，半山何辭？上書五篇，琅琅可誦，二子能讀父書而聲華過之，要亦文章之氣光鋩萬丈耳。明允殆諸葛、景略一流，命世才也。

呂璜《初月樓古文序論》 老泉《嘉祐集》存文不多，卻篇篇可傳。

邵仁泓《康熙本嘉祐集序》 宋承五代之後，文氣卑靡。自廬陵歐陽氏宗昌黎先生之學以爲古文，而後天下翕然，知通經學古爲高。然求其接迹廬陵，如鍼芥之相合、水乳之交融者，尤必推眉山蘇氏父子間也。二蘇具天授之雄才，而又得老泉先生爲之先引，其能卓然成一家言，不足異也。老泉先生中年奮發，無所師承，而能以其文抗衡韓、歐，以傳之二子，斯足異已。間嘗取先生之文而讀之，大約以雄邁之氣，堅老之筆，而發爲汪洋恣肆之文。上之究極天人，次之修明經術，而其於國家盛衰之故，尤往往淋漓感慨於翰墨間。先生之文蓋能馳騁於孟、劉、賈、董之間，而自成一家者也，可不謂純而肆者歟！然如此者，而益力於古人之文章。始則惶然以疑，既而胸中豁然以明，久之渾渾乎覺其來之之易。蓋先生自言其俗學之不足尚，而用力於古之難如此。昌黎先生云：「無誘於勢利，無望其速成。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其先生之學之所由成，其即先生之文之不可及歟。然則以先生而上繼韓、歐，下開長公昆仲，殆不足爲先生異矣。

《藝概》卷一 蘇老泉迂董詐晁，謂賈生「有二子之才而不流」。余謂老泉文取徑異於董，而用意往往雜以晁。迂董，於董無損；詐晁，恐晁不服也。

又 昌黎《答劉正夫書》曰：「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曾南豐稱蘇老泉之文曰：「修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能」之一字，足明老泉之得力，正不必與韓量

長較短也。

又 論文少有極稱《穀梁》、孫、吳者，獨柳州曰：「參之《穀梁》以厲其氣。」老泉曰：「孫、吳之簡切。」殆好必從其所類耶？

又 蘇老泉云：「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余謂大蘇文一寫千里，小蘇文一波三折，亦本此意。

錢世雄《論宋人絕句十二首和陳檢齋司馬》 《權書》氣味先秦得，詩亦如文格老蒼。絕勝韓門翱與湜，吉光片羽有吟章。

趙淵《三蘇祠記》 自宋群辟，篤養多士，于時道學、功業、節義、文章勃如也。極其盛，父子昆弟祖孫伯侄若程氏、胡氏、呂氏、范氏、岳氏、蘇氏相望不絕。蘇氏，眉人，其父子昆弟文章今在也。比淵偶坐明月中，使二三子取次朗誦，斂衽而聽焉。中若老吏斷獄，隱伏必見；若驍騎行沙漠間，猝莫敢犯，此其老泉已乎。【略】以言其氣，老泉其渾也。【略】蓋皆有以盡天下之故，挽秦漢之風也。

朱嘉徵《三蘇祠記》 余于三蘇子，幼而誦其文，壯而論其世，想見其人，父子兄弟之間，殊可慕也。其學以氣爲主，治以權爲宗。權者善乎術而不離于道者也。故持論逞逞，駁于昌黎，漫于柳州，而達于歐陽子。且清而不癯，其言肆而隱，曲而中，所以開南豐，而特與臨川爲敵。雖然，長短之說，老泉啓之，然說焉而不詳，擇焉而未精。

涂長發《謁三蘇祠》 蜀中自古稱才藪，司馬、淵、雲誰與偶。眉山父子擅英奇，崛起西南今不朽。老泉晚學收名遠，《辨姦論》似蒲牢吼。《二子名說》定終身，昆弟奇才重朝右。【略】一門忠義貫坤維，不獨文章誇九有。

何紹基《謁三蘇祠》 老泉平生學，精力萃《禮書》。幾權經史論，詞筆乃緒餘。或傳或不傳，有幸不幸歟。譬若汶江源，萬象咸包儲。坡、潁揚其波，汪洋赴歸墟。願告學古人，須識權與輿。嘆頤老翁井，白雲蔽墳廬。瓣香此處跽，古柏森庭除。

分論

《上仁宗皇帝書》 《三蘇文範》楊愼評：以明允之才，而有司擯落之，至五十始見召，向非歐陽公所奏，安知不以眉山布衣張望也。人生遇合，蓋其難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七茅坤評：此書反覆數千言，如抽藕中之絲，段段有情緒可愛。而中間指陳時政處，又往往深中宋嘉祐間事宜。老泉一生文章政事，略具見于此矣。 按此書十條內，如革任子、擇使、罷赦令爲最確。而嚴考課之法，舉武健之士，其議雖未審，亦當時所急。至所言重縣令之體，假兩制之權與高第者不當按名叙用，似無大關係。首條欲州縣幕職上舉主必按其廉能，其議未暢。其末謂宦官一節，恐非宋朝時事之亟者，然于今日則可謂血脈腸胃間之疾也已。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反覆數千言，於天下事瞭然心目，自爾快切明透。 《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儲欣評：書雖不及賈生，然逐條利害曉鬯，要爲通達治體者。其明切雅健，則西漢之遺也。余按老蘇著書，其經世偉略，見於《權衡》、《幾策》，而《幾策》尤勝，與賈生相伯仲矣。此書以布衣進說天子，特擇其可言者言之，固不盡所懷也。其深遠切至者，自惟疏賤，未敢遽言，固其所自云。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古來文人深識治體，於國家數十百年後安危存亡之幾，燭照數算，大聲疾呼而極言之。秦漢以來，洛陽賈傅而外，獨老蘇、大蘇兩先生而已耳。然老蘇此書較賈疏爲不逮者，蓋草莽之臣不敢深言國家之事，其所言特淺者近者焉。他如《審勢》、《審敵》諸篇，遙矚長慮，北轅南渡，如在目中，卓然與洛陽賈傅侔矣。

《議修禮書狀》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七茅坤評：情事明，亦合經典。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思深慮遠，故能爲此嚴正之論。 《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儲欣評：議論由淺入深，質健酷似西漢。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破庸人之論，直造兩漢。或問方兩漢何等文字？曰：劉向《請興禮樂疏》、吾邱壽王《禁民挾弓弩對》等篇是也。

《上富丞相書》 《百家評古文關鍵》唐順之評：此文各自爲片段，正與東坡文體不同。老泉之文，大率如此。 王志堅評：明允此書固善，然未免交淺言深，此富公之所以不以爲然也。 《三蘇文範》楊愼評：此書全是論體，倡言直諫之中，寓委曲柔和之意。讀之者，但見其可悅，不見其可憎。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八茅坤評：老泉欲富公和處其下以就其功名，似疑富公于並相寮貳間有不相能者。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左縈右拂，極文章之勝。入正意處，隱躍不露，更覺深婉。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陳平憂懼)前引周公以證和其心，此引陳平以證和

之可以成事。讀此書如放舟於江湖，見來波之逐去波，而不一瞬停也。一遇洄激，怖不敢視。起一段尤風雨迷離，島嶼窈冥矣。《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九儲欣評：其文如風水之相搏，前波未平，後浪旋逐，然只一意到底。

《上文丞相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八茅坤評：論取士貴廣。今國家患冗吏之壅，而亦削進士之數，甚非計。盍亦用老泉之說，而精之于終也？

《上田樞密書》《三蘇文範》韓文瑣評：蘇明允文，馳騁七國而下，以議論爲本，如杜子美詩，自成一家之作，變態不窮。其文有質處，有跌宕處，有深奧處，有明白處，有馳騁處，有安徐處。有文有質，有理有事。自云：「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敦，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蓋實語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八茅坤評：此文骨子原自于襄陽書中來，而氣特雄。唐順之評：此書本欲求知，卻說士當自重，以孔孟立說，便不放倒架子。而文字峻絕，豪邁不羈。《靜觀堂三蘇文選》宗方域評：此文氣力大，朗誦一過，令人文思勃勃。《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求用於人者，其情似急而故緩之，其辭易卑而故亢之。此暗脫范睢、蔡澤輩骨子，而盡變其貌，直使人不覺。蘇明允《上田樞密書》，豪邁足賞，然自占地步，崚嶒逼人，使人忌而生厭。蓋既爲進干求知之事，而又爲傲岸不屑之言也。八家中自昌黎作俑，而近世學步者愈可厭憎。如此篇首句「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便已無體。「書以道情」，開口一句，挺然便出議論，直作論耳。《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九蔡鑄評：《天之所以與我者）與字，通篇眼目。（「數年來退居山野」至「所向無不如意」）老蘇自任大，文章亦大。過珙原評：本是上書求售，卻反說出一片抱道自守，至用與不用，都是時君時相之責，而己若不與。命意絕高，至詞豐意雄，更有沛然不可禦之勢。

《上余青州書》《三蘇文範》楊愼評：寫出有道者胸次，優游獨得，超然物表之致，令人擊節欣賞。《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九茅坤評：論出處，氣多奇崛處。《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賢人君子之名信不輕於公卿大夫士矣，抑愚又爲之說曰：賢人君子求則得之者也。公卿大夫士求未必得，得未必不失也。知此，其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也何有。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林希逸《劉侯官文跋》：此非沉潛之深，悟入之奧，無緣有此語。雖然，不如是而已也。老泉此書，方以請于歐公，故其言有不容盡者。《修辭鑒衡》卷二：韓退之《答李翺》，老泉《上歐陽公書》，最見爲文養氣之妙。《三蘇文範》引朱熹評：韓子《與李翊書》，老泉《與歐公書》，說他學做文時，工夫甚細密。又引姜寶評：老泉此書，所以求知于歐陽公者。只是文章一脈相得，故叙其平生學文之既成，又適數君子合而離、離而合之際，正見用之時也。其所抱負，不在韓、歐下。又引汪份評：茅評固然，然尤妙在第一段中，歷叙諸君子離合，即將自己于道未成夾叙，既爲第一段之綫，又爲第三段之根，則十年慕望愛悅諸君子之心，即十年求道之心，首尾融洽，打成一片矣。《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九茅坤評：此書凡三段，一段歷叙諸君子之離合，見己慕望之切。二段稱歐陽公之文，見己知公之深。三段自叙平生經歷，欲歐陽公之知之也。而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氣，何等風神。《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不言而心相喻，即子固亦不敢任此。《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九儲欣評：老蘇第一書，無一字一句非韓、柳妙處，以此傲歐陽之所無。《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九蔡鑄評：以自歎起。首段用數「自」字，次段用數「又」字，三四段用數「知」字，此文字針線處。（「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至「則又以自解」）叙數君子之合處，便有忻慕執鞭之意。叙數君子之離處，便有爽然自失之意。可見老蘇胸中有許大抱負在。（「思其止于四人也」至「未可以言遽通于其前」）只在數字，有無限悲歌感慨之情。（「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至「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又帶前面來覆說一番。（「孟子之文」至「此三者皆斷然一家之文也」）評論三子文章，直如寫生。（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總結一句，點睛。（「洵少年不學」至「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歐公知公最深，故備言無隱。（「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至「然猶未敢以爲是也」）生平辛苦如此，然後得進其室，乃知爲文不易。（結處）回顧離合意甚妙，所謂千里來龍，到歸一脈。過珙原評：老泉此書始終只是論文章，與歐公一脈相承，故叙其平日學問之既成，又適當數君子合而離，離而合之際，正見用之時也。其所抱負不在韓、歐下。《古文眉詮》卷六三浦起龍評：上半離合曲折，處處以己身參會其間。世但作朝賢聚散觀，拋棄求知本旨，則一半唐捐矣。惟其彼己交融，乃與所言知彼知己前後一脈。不識匠心。未許爲知言者。（合必離，離必

合)「離合」二字，引前半文陣。（「而范公在相府」至「合而爲一」）始合有六人。凡叙群賢合離，關鍵在本身參會。「不自奮」謂十年前道未成時。道之成不成作線。（「而范公西」至「奔走于小官」）驟而離矣。（洵時在不京師）參本身。（既復自思念）撥轉。（吾何憂焉）參本身。（退而處十年）十年道成字安放在此。（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將復合，止四人矣。（喜且自賀）參本身。（既又反而思）就將合一層做無數曲折，皆以本身參寫。（遠方寒士）此一曲。（獨執事在朝廷間）又就四人中，單擘出歐陽一人。（而饑寒衰老之病）又一曲。不測正折出上書。（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再撮攏折落。（執事之文章）此下爲求知正文，宜將自己十年道成接入矣，卻先以知文露本領，求知於其人，而以知其文引入。於歐陽子宜如是也。（「韓子之文」至「又有過人者」）既平列三家，隨抽寫一家，以清所主。（蓋執事之文）鎖住。至此從己之知歐陽，引動歐陽之知己。「知其」「知我」句，筋脈所會。「道成」，逗。（「而欲徒手」至「而信之哉」）喝起獻文。（「洵少年不學」以下）補述十年中事。（近所爲）獻文主句。（又將以爲自譽）活句互映道成，離合兼收。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九茅坤評：文有起伏頓挫，而其自任處亦卓然。《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平生爲文）不虛美，力爲峭刻橫恣之言，而使人畏之不敢犯。此荀、蘇之所同。紆餘排宕，頗近歐陽。「未暇讀」是實語，非忽之也。王公大人所以不及布衣之士者，以布衣之士多暇，而王公大人實有所未暇耳。然歐陽子卒以其所不暇而得讓於蘇，吾以是知布衣之樂於王公也。

《上歐陽內翰第三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九茅坤評：風旨翛然。《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眞情實話，唐時有自布衣爲御史大夫者，而宋直艱於一官，此亦處士輕重之變之一端矣。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近世公卿，如歐陽之知老蘇，而忘分下交者，罕矣。

《上王長安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九茅坤評：運險峭之思，以爲鑱畫之文，故其鋒鍔不可嚮邇。荆川曰：議論奇高。《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欲公卿重士而極言士之重，以激發之，亦是說法。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豈獨朝廷之上侯王之門哉？即尋常富貴家不免有此態矣，悲夫！

《上張侍郎第一書》《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士以品重，讀老蘇先生此書，人服其文，吾滋敬其品耳。今之名士遊大人之門，朝請暮謁，貪而不知媿者，願以此文發之。

《上張侍郎第二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九茅坤評：告知己者之言，情詞可涕。《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就目前感動知己，妙絕，其模寫亦直造司馬子長。

《上韓舍人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九茅坤評：老蘇強項如此，正與前篇詞旨不同。《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欲韓公加禮，而與論議天下之事。

《上韓丞相書》《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向宰相求官，不放倒自己一句。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八茅坤評：論葬禮甚透，當與劉向《昌陵疏》參看。荆川曰：一事反覆議論。《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九儲欣評：此書急欲救山陵配率之科，與前人諫厚葬指歸有別，其原本先帝處最動人。《（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忠告之情，直諒之言。

《與梅聖俞書》《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屈膝俯首，已爲寒心，若近世舉場之法，又當何如？可歎可歎。

《答雷太簡簡夫書》《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辭試也，非不欲仕也，數書大抵一意。

《與楊節推書》《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誌以行狀爲質，而善狀之難得如此，先生集中所以止載一篇。

《謝趙同諫書》《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老于世故，何代無之。

《上韓樞密書》《靜觀堂三蘇文選》引樓昉評：議論精切，筆勢縱橫，曲盡其妙。詞嚴氣勁，筆端收斂頓挫，十分回斡精神。深識天下之勢，而議論頗從《韓非》、《孫武》等書來。林希元評：主意是說當時兵驕難御，深諷韓公以駕馭之術。其議論多出己見，未必純粹，而才氣豪逸俊偉不可當。後生熟讀可發思。陸釴評：此文似西漢書疏，雄辯可喜。《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八茅坤評：老泉厭當時兵政之過弱，故勸韓魏公以誅戮，而其行文似西漢，疏宕雄辨可觀。荆川曰：前一段論兵驕之弊，後一段處驕兵之策，當時

是有用文字。《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以馭驕兵責樞臣，以威武多殺爲樞臣馭驕兵之策，亦猶良醫之用烏喙、大黃，非此則頑疾不治也。　爲將大率尙嚴，非獨宋也。雖使士人爲兵，而以柔懦者將之，則平日傭匈僕隸之徒，能暴橫於鄉里，而雖士大夫有受其侵轢者矣，況禁旅乎。　築鑿隄防諸役，百姓力能勝之，而宋一以歸之兵。可見宋時不特君臣如婦人孺子，而其待百姓，亦以婦人孺子待之也。兵安得不驕，國安得不弱乎？　《古文範》下編：此篇鋒穎豁達，光芒四射，蓋老泉得意之文，而中幅繁蕪實甚，爲刪節數百字，錄而存之。　（「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至「未之見也」）此文設喻甚偉，然用兵之道如何而後能比禹之治水，委江注淮，萬世不溢，則老泉並不能言，適見其皷弄空調而已。（「夫兵者」至「雜然出矣」）姚姬傳云：「此段文字，子瞻兄弟常擬之，然精爽勁悍，終不逮此。」此文固佳，然理由亦不足，蓋無論治亂，用兵者要不可無部勒之法，非亂世則爲利，治世則爲害也。（「昔者劉、項」至「拱手而莫能救也」）回顧上文，意態英偉。

三蘇議論文字，明爽俊快，得力于戰國策士爲多。而老泉尤爲踔厲風發，當其雄快自喜，洵足傾倒一時，而一瀉無餘，去古人渾穆高古之境遼絕矣。　《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五林紓評：此書當在仁宗嘉祐元年八月，韓琦爲樞密，罷狄青判陳州時也。青以平廣南功拜樞密，龐籍及台諫力言其不可。至是出入時，士卒指目以相誇耀，擁馬足不得行，歐陽修極論之，帝遂有陳州之命。韓琦繼任，故明允上書，請反狄青之所爲。入手言養兵不用之可畏，已明白透澈矣。所謂無餘力、無餘智、無餘技，言在百忙中但知擯敵，不及爲亂，及其不用，力與智巧皆有餘，則思亂之心生，此所以可畏也。以下接入漢鼎未定，諸將無一叛者，正針對無餘力、無餘智、無餘巧而言。及分王諸將，則止兵不用，力與智巧皆有餘，所以致黥布及七國之亂，應上委江河、匯淮泗之狂恣。說到莫能救，詘然而止。其曰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頌聖宋也。此一筆屹然山立，英挺無倫。其下提出太祖、太宗之用兵，所以無黥布、七國之亂者，不分王諸侯，所以雖有韓、黥，亦不生心。然而養兵而久不用，亦足以兆亂萌，應上養兵不用之可畏。遂引西川卒徒矜功之積習，漫延及於京師，極言兵氣之囂橫不可使，並未涉及狄青。忽破空提起御將御兵，歸重人臣，當執法而不求名。說到求名，則狄青之擁衆馬前，皆屬求名之累。於是執法不堅，累及天子，非法也。此處始提出狄青之要名，然狄青良將也，且有功而無罪，故亦不加斥謫，但望韓琦之善其後，請力反之。引郭子儀長者，李臨淮辣手，亦不斥臨淮，尊之曰嚴師。歸美子儀，稱之曰慈母。於韓公、狄公兩無所礙，措詞極爲得體。唯末言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無所歸怨，則策士之言。蘇家議論往往貽人以口實，弊在加倍寫法耳。實則功高者多疑。青家素有光怪，似出謠言，避水相國寺，行止殿上，或殿上不及水耳，有何可疑？即以此爲青之疑案，全宋之輕武人可知，故不足以抵遼、金，正自有故。

《賀歐陽樞密啟》　《四六話》卷上：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而曾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格」，然語猶拙，至後人襲用講論，而意益妙。如楊汝士《陪裴晉公東雒夜宴》詩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止於此而已，至永叔《和杜岐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追攀。」其後蘇明允《代人賀永叔作樞密啓》曰：「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寔爲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嘗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自有倫，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此又何啻出藍更青，研朱益丹也。

《謝相府啟》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歐陽公《乞致仕表》云：「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客有面歎其工緻平淡者。公曰：「也不如老蘇秀才『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復將何求』？」蓋蘇明允《謝官牒》中語，公愛之尙不忘耳。《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大蘇四六，家學開先。

《送石昌言使北引》　《三蘇文範》楊愼評：此作叙與昌言相遇本末，而離合悲歡具見。末述彭任之言，似說開去，乃是欲敎昌言。其曰虜無能爲，又見其自負不小。立意既高，文字復詰屈頓挫而蒼古，眞巨手也。　《靜觀堂三蘇文選》引樓昉評：議論好，筆力頓挫而雄偉，曲盡事物情狀。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六茅坤評：文有生色，直當與韓昌黎《送殷員外》等序相伯仲。　《必讀才子書》金聖歎評：今日送昌言，卻寫自幼狎昌言。凡作四翻情事，而後寫到此使。後幅自欲贈言，卻寫往年彭任爲我言，因而借意便收，眞奇筆也。　《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一儲欣評：叙兩人交與入情，後半激昂，公得爲使，必有可觀者。　《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六林紓評：宋之使北，勢難

於唐，唐之兵力未嘗爲北虜所屈，宋竭全盛之力不能復燕雲，則遼之弱宋久矣。石昌言之使北，責任頗重，雖以富鄭公之能，不過爭獻納二字而已，而昌言況非鄭公之比。贈序中措詞頗非易易，老泉一力避去煩難，從與昌言瑣屑之交情叙起。乍觀入手數行，似與題無著。不知有了昌言，便得了使北之人，由昌言身上轉入爲使甚易。但不能將北庭十分貶抑，只能說他作虛聲震嚇而已，實則彊弱勢異，空作大言無補也。平城之役是漢高不得意事，取來虛虛一晃，似遼不示弱，即其無能爲處，亦無十分把握，不過就使身上勗以不辱而已。說到恰好地位，且當時情勢亦只能作如此說法。

《蘇氏族譜引》《鶴林玉露》甲編卷三：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疏，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緦，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愛日齋叢鈔》卷四：淵明《贈長沙公族祖詩序》云：「長沙公于余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以爲路人。」蘇老泉遂發爲《族譜引》云【略】。淵明二十餘字不爲少，明允宛轉大篇不爲有餘。或引《詩》以評之，《詩》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疏。慨然寤歎，念茲厥初。」殆不若《詩序》合于途人之喻尤切。《三蘇文範》楊愼評：文至經傳，文之至也。此篇引似《穀梁》體，詩似《鶺鴒》詩，亦是老泉文之至。《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六茅坤評：議論簡嚴，情事曲折，其氣格大略從《公》《穀》來。《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一儲欣評：才發得《禮經》意思出，條例譜例，而發明其指歸，的係絕作。《古文雅正》卷一二蔡世遠評：明允文章，多雜以縱橫刑名之習。五經等論尤駁而未純，獨此篇效《公》《穀》體，至性流露，文筆委折，可歌可誦。即不必觀其譜，讀其引，孝悌之心有不油然而生乎。安溪先生嘗曰：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則天下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則天下無不愛之民物。此語最要切，正《易傳》所謂體仁足以長人，程子所謂滿腔惻隱者也。余嘗書此語于祠堂，以勉族人。讀眉山斯引，更爲感動。《古文經訓》江皋居士評：嘗見坊間舊譜概引前代德位者明所自出，逮世遠支繁，又以漫衍難稽，而不復輯，修廢兩失矣。曷法斯引？《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二林紓評：此文如快馬輕刀，闖然隱陣，筆之犀利，無能當者。初觀之似摹《穀梁傳》，實則非是。《穀梁》解釋經旨，取其闡發分明耳，此文則借之爲翻騰。其始言親盡，言不書，言不諱，至于不慶不弔，似並無親情之可言。忽大聲疾呼曰：「其初兄弟也，由兄弟而途人，則於未爲途人之先，不能不爲加意。此宗譜之不能不作也。」不必含蓄，但求直捷，此蘇氏之文所以爽快處。至歸震川之《家譜記》，用意又稍別于此。震川之同族兄弟盡不肖，至其諸父間亦多漠視其祖，難言之隱痛微微露于文字之間，則家譜一記直藉爲勸孝之作用，與老泉之收束意初無殊致。惟震川學歐收筆，務求含蓄如，非徒譜也。求其所以爲譜者也，則隱隱以仁孝之心率其親族，較老泉之大踏步走出，微覺其雍容耳。

《審勢》《百家評點古文關鍵》邵寶評：老泉自負其才如賈生，故先政亦謂此策如賈生，而文彩過之。《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三茅坤評：宋以忠厚立國，似失之弱，而蘇氏父子往往注議于此，以矯當世。看他回護轉換，救首救尾之妙。王遵岩評：老泉此論于宋煞是對病之藥，惜乎當時之不能用也。《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四儲欣評：上下古今，須有不可磨滅之言，而後可以懾服千古。如此篇周以弱政濟弱勢，秦以強政濟強勢，而宋以弱政敗弱勢，蓋言之不可磨滅者也。子厚之論封建也，秦有叛民而無叛吏，漢有叛國而無叛郡，唐有叛將而無叛州，以一言綜一代，其精鑿與老蘇同，所以磨滅不得。賞濫刑弛而兵不振，雖堯舜不能平治天下。然嘉祐之世最號太平，所謂厝火積薪而火未及然也。未幾，介甫得窺其隙，以聳動人主，而宋之爲宋危矣。使嘉祐君臣早自振作，明罰訓兵，賞不加于無功，則後人無所藉口以薄其祖宗，何至有新法之禍哉？《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審勢》、《審敵》，賈生以來，一人而已。賞濫刑弛而兵不振，雖堯舜不能平治天下。《古文眉詮》卷六三浦起龍評：定所尚，一篇之案。所尚者，因勢而制其趨之術也。（「何則」至「不至于折與屈」）提出勢字審字，點題。于勢之中分出強弱兩形。（譬之一人之身）正說反說透矣，蘇氏最善設喻拓局之法。（昔者周有天下）以上統論其理，此下實舉兩勢，以周秦準宋。（「而其上之人卒不悟」至「是謂以強政濟強勢」）周秦一弱一強，勢也。又從勢字添出政字，政即威與惠之總名也。（周拘于惠）總束周秦兩失，夾出宋來。（吾宋制治）至此入宋，筆力乃側宋之失在積弱，而文偏寫出強勢，以見轉弱爲強，存一振舉間，尤爲善審勢。（然天下常病）從強勢轉出弱病，參周秦而兩出之，乃知前文雙舉之妙。病弱者，政之廢威也，乃知前文添出政字之妙。（愚以爲弱在于政）一句揭

醒作轉關。 蘇氏刑名之學，開自老泉。此篇其家學之祖也。要爲弱宋發藥，無以易其說矣。 說此文漫以弱字當宋者誤也。強弱勢也，威惠政也。周則勢與政俱弱，秦則勢與政俱強，宋乃勢強政弱，參有周秦之形，政弛而勢亦不振矣。故須以政起之，添一折戲，恰得節節融通，不然則混。

《審敵》 《三蘇文範》楊愼評：篇中議論精明，且斷制斬切，文勢聯絡。且婉轉委曲，抑揚頓挫之妙，節節自見。 又錢豐寰評：逐段發議論，剴切精明。中引七國事，最當人情。其後子瞻、子由兩公論虜情，往往如此。蓋當時宋卑弱，每樂于賂而怯于戰，故蘇家父子之間，其說皆一轍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二茅坤評：揣料匈奴脅制中國之狀，極盡事理。非當時熟睹而經算者，安能道此。 《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四儲欣評：君抗然于上，宰相渺然於下，三代以下君臣之際，言之可歎。明太祖懲噎廢食，至幷宰相而廢之，又安望其有腹心之臣乎。宰相不坐論，自宋太祖始也。朝廷無宰相，自明太祖始也。天子誠不可無腹心之臣，然不得其人而任以腹心，其患百出，又不如百官泛泛于朝者，猶可僥倖無事也。然其所論近世君臣不接之狀，可謂切而中矣。 《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老蘇先生，宰相才也，吾于《幾策》二道決之。仁宗制科得二蘇，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蓋其原本家學如此。蘇氏之不用，似關宋氣運，非人之所能爲也。賈太傅推恩分王一著，實可施行。蘇先生父子策西北事，細細按之，究竟無下手處。非才不逮，難易異勢，知著則一也。 《古文眉詮》卷六三浦起龍評：（「然以愚度之」至「以失吾之厚賂也」）從志不在小，翻掉到志不欲戰，既于其深匿之情算得透，又於邀賂之詐看得穿也。筆筆拗折。 （「彼不欲戰」至「今無乃與此異乎」）不欲戰者，其本情也。我看不破，而仍賂之，中其詐矣。 （「且匈奴之勢」至「則我勿賂而已」）能不受詐則勿賂，道在以我之決戰奪其不欲戰，至此逗落制敵本謀。 （如漢七國之勢）破因循之說，援漢七國爲例，從漢初徐徐說下。 （「罪至章也」至「朝不計夕」）描寫漢時情景，正描寫宋時情景。 （有謀臣曰晁錯）出晁錯不輕，正以自影。 （「而其所以不與錯者」至「以苟勉吾身者也」）抉出因循諉避肺腸，借漢言宋，當國者見之，殆難爲情。 百曲千盤，如行九折坂，而大段則前言敵患之深，中後皆言探敵情而制之之術。蘇家父子言邊事兵事，家令不能過，要旨無出此篇者。眞有用文章。 老泉諸《權書》亦策也，太近縱橫家，少冲和氣。錄存《幾策》，綱要見矣。

《權書》 蘇洵《權書敘》：《權書》，兵書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乎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爲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爲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爲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然則權者爲仁義之窮而作也。 又《上韓樞密書》：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于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直樸，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細。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三茅坤評：按老泉此書皆孫、吳之餘智也。余不欲刪其文，故並存之。然學者于此參之以《孫武》十三篇，則于兵事思過半矣。

《心術》 《三蘇文範》楊愼評：篇中凡七段，各不相屬。然先後不紊，由治心而養士【略】。段落鮮明，井井有序，文之善變化者。 姜寶評：此文絕似《孫子・謀攻篇》，而文彩過之。老泉自謂「孫、吳之簡切，無不如意」，非夸辭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四茅坤評：此文中多名言，但一段段自爲文節，蓋按古兵法與傳記而雜出之者，非通篇起伏開闔之文也。 《必讀才子書》金聖歎評：此全學孫子文字，逐節自爲段落，最爲蒼勁之筆。 《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九蔡鐫評：按《嘉祐集》，此篇爲《權書》之一，文雖以治心爲主，然篇中非止言治心一端，原選以《心術論》爲目，竊有未安，不如仍從本集以《權書》名篇，較爲的當。《宋史・文苑・蘇洵傳》只錄公文二篇，一爲《遠慮論》，一爲此篇，殆集中之翹楚也。公不特工於文，且精於兵學，於此可見。 （「凡戰之道」一段）此一段五項，各用一體，文有多寡，句有長短，不拘一律，順其自然，所以爲佳。 （「敢問」至「此用長短之術也」）或有餘而示不足，或不足而示有餘，善用長短之術，變化無窮。 過珙原評：通篇逐段自爲起訖，而層次自有深淺。蓋由治心而養士，由養士而審勢，由審勢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備，逐段相生而下，不複不蔓也。至于名言碩論，絡繹奔赴，熟之更足增長人智識。

《法制》 《三蘇文範》楊愼評：范老子胸中有數百萬甲兵，今觀此論，則老泉先生亦然。 羅汝芳評：非八陣五花、六韜三略爛熟胸中，不能道片語隻字。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四茅坤評：與前篇並孫武之餘智，老泉之兵略亦可概見矣。

《彊弱》 《三蘇文範》梁儲評：此篇多議，而引典故處，可爲兵家佐一

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四茅坤評：通篇將古人行事立言而經緯成文。大略祖孫武子三駟中議論，三駟者射千金之法，非大將謀國之全也。

《**攻守**》《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四茅坤評：按古傳記論奇道伏道處，古今名言也。《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強弱之權，攻守三道。言兵者多知此三道，而證據詳明，如畫圖之易曉。

《**用間**》《三蘇文範》楊慎評：此篇議論甚正，筆仗甚爽，末引高祖、淮陰事，見上智之間，巧心妙手，可愛可誦。袁宏道評：篇中凡六段【略】。而其一貫之脈，次序起伏之法，尤不可測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四茅坤評：論三敗處刺骨。《(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通篇皆說間不足恃，而始終不脫卻間字。開闔縱橫，文之能事備矣。

《**孫武**》《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四茅坤評：通篇按武成敗之事而責之，而文多煙波生色處。《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末段議論甚精，與爲將當先治心互發。其以此論孫武者，豈以惑于三軍之衆，不能治伍員、伯嘉而言之歟。

《**子貢**》《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四茅坤評：子貢之亂齊滅吳存魯，出于戰國傾危之習，決非子貢事，而老泉此論卻足以補子貢之所不及。蘇氏父子之學出于戰國縱橫者多，故此策大略亦竊陳軫、蘇秦之餘，而爲計甚工。《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據彼(《史記》)說而借箸籌之，卓卓乎策士之雄。

《**六國論**》《三蘇文範》陶石簣評：老泉曰：封謀臣，禮賢才，以並力西向，則恐秦人分之不得下咽也。可謂至論。又袁宏道評：此篇論六國之所以亡，乃六國之成案。其考證處，開闔處，爲六國籌畫處，皆確然正議。末影宋事尤妙。《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四茅坤評：一篇議論由《戰國策》縱人之說來，卻能與《戰國策》相伯仲。當與子由《六國論》並看。《(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稔悉情勢，步步深入，歸到大意，如千鈞一髮，壁壘皆新。《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九蔡鑄評：按此文本旨是借六國賂秦以諷宋不可賂契丹也，正意全在結處。但考之《宋史》，當時未有割地與契丹者。燕薊等十六州乃石晉所割，非宋也。太宗高梁河戰後而契丹南侵，互有勝負，未嘗賂之也。眞宗咸平六年，契丹求關南地，宋不許，乃有澶淵之役，以銀幣三十萬議和。仁宗慶曆二年增歲幣二十萬，並增至五十萬，未嘗賂以地也。老泉之意力主用兵，所見最確。迨神宗熙寧七年從王安石言割地界，遼東西失地七百里，時老泉已死九年矣。蓋老泉卒於英宗治平三年也。起落追尋六國致滅之由，歸之賂秦，確是推本之論。(「向使三國各愛其地」至「或未易量」)代六國籌策一番，語語老謀深斷，隱重信陵涵谷之戰，知此說之非迂也。一結許多感慨。過珙原評：前幅推原事秦之弊，後幅爲六國籌畫一番，歸到正旨作結。蓋宋是時歲輸幣以賂契丹，老泉原是借六國以諷宋，讀者須玩其言在此而意在彼之妙。《古文眉詮》卷六三浦起龍評：若就六國言六國，不如次公中肯，而警時則此較激切。以地賂，以金繒賂，所賂不同而情勢同，讀之魄動。(弊在賂秦)賂字篇眼，緊黏後禍爲鑒，警時也。(則秦之所大欲)忽然波起，如此剔刷賂意，撫時之感躍如。(向使三國各愛其地)忽又波起，正見用戰可以威敵而自固，漸爲變時屈引勢。《秋窗隨筆》：蘇老泉《權書》論六國中有云：「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夫六國俱係封建，非開創者，何得云暴霜露，斬荆棘？要是借六國發議，以刺時事。

《**項籍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四茅坤評：蘇氏父子往往按事後成敗立說，而非其至。然其文特雄，近《戰國策》。《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似非論項籍也，特借籍以明取天下者當先圖所守，而關中守之，可恃以爲國耳。然而知其意者鮮矣。

《**高帝論**》《能改齋漫錄》卷八：老蘇明允論漢高祖云：「不去高后者，以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云云。余按，唐李德裕《羊祜留賈充論》云：「漢高不去呂后，亦近于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于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況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乃知老蘇本此。《百家評注古文關鍵》引李鷹評：文字要架空立意。蘇明允《春秋論》揣摩以天子之權與魯之意，作一段議論；《高祖論》揣摩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當時夫子與高祖之意未必如此，此自架空，文法最高，熟之必長于論。《靜觀堂三蘇文選》引呂祖謙評：此篇須看抑揚反覆處，將無作有，以虛爲實。謝枋得評：此論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有所見，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后之禍，而用周

勃、不去呂后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苦作文。【略】必熟讀暗記，方知其妙。《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四茅坤評：雖非當漢成敗確論，而行文卻自縱橫可愛。又：愚謂高帝死而呂后獨任陳平，未必不由不斬噲一着。且噲不死，其助祿產之叛亦未必，觀其譙羽鴻門與排闥而諫，噲亦似有氣岸而能守正者，豈可以屠狗之雄而遽逆其詐哉。蘇氏父子兄弟往往以事後成敗摭拾人得失類如此。《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四儲欣評：用呂氏以制天下，用周勃以制呂氏之禍而安劉，揣摩高帝之智可八九中矣。規畫區處莫若用勃，而以平佐之。公卻不循成說，實以斬噲一節，此猶高帝所或然者，獨謂噲必與產、祿叛爲已甚耳。揚之在雲，抑之在淵，文人胸中之奇，不可禁禦如此。《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九蔡鐄評：陳平、張良皆以智稱，故借二人相形引起。按林西仲曰：文之起落轉接，靈妙無匹，不得以其論之偏而棄之。（「方是時」至「其不去呂后何也」）兩層諸路問，方可醒出下意。（「昔者武王沒」至「爲惠帝計也」）特說誅噲事，立一篇論意，逐節翻下，至後入正解，方見以虛寫實之妙。（「夫高帝之視呂后」至「足以死而無憂矣」）借醫立喻，見帝忍于去噲以制呂氏，是帝之善處呂后處。過珙原評：高帝欲斬噲，爲兒女子計耳。即安劉一言，亦恐身後有變，如七國之屬，非必逆知有呂氏之禍也。老蘇以此立論，本是硬派官差。然卻如老吏斷獄，學者熟讀之，便可得無中生有法。

《衡論》 蘇洵《衡論序》：始，吾作《權書》，以爲其用可以至于無窮，而亦可以至于無用。于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四茅坤評：按此老泉經世之文也，其議論多雜以申、韓。余第謂其與舉子業較近，故並錄之。

《遠慮》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四茅坤評：文如怒馬，奔逸絕塵，而不可羈制。大略老蘇之文有此一段奇邁奮迅之氣，故讀之往往令人心掉。《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君抗然于上，宰相渺然于下」，三代以下，君臣之際，言之可歎。明太祖懲噎廢食，并宰相而廢之，又安望其有腹心之臣乎。

《御將》 《三蘇文範》楊愼評：此篇有格局，一步進一步，不似他篇，各爲片段。陳憲章評：此篇議論弘博，筆調清揚，引喻處尤見風逸。末以韓信事結束，有詠歎，亦有趣味。《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四茅坤評：老蘇論御才將以智，而引漢高待韓彭一着，似痛切矣。獨不思宋祖御諸將更有處分，智之一字決非至理。三轉（文之末段），譬諸懸千里之江、漢而注之海，更作一番波瀾湍急處。《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四儲欣評：將「韓信善將將」一語入思議，衍成此論。單說御才將，又分出才之大小，以見御之之智。于古今人主中，獨挈高祖以爲御將法。

《任相》 《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慷慨不及賈生，讀之亦復可感。

《重遠》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四茅坤評：並切今世情事，錄之以備舉子家經濟之一。

《廣士》 《三蘇文範》楊愼評：萑蒲之化，敦本也。求才及于不善，漢武、魏武業已行之。老泉此議，襲其故智耳。《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五茅坤評：韓子不幸而出於胥商之族一段議論，與此略同。《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入仕之途，宋隘于唐，明又隘于宋。老蘇先《廣士》篇，所以救其隘也。

《養才》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四茅坤評：養奇傑之才，而特挈出古者議能一節，以感悟當世，直是刺骨。《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破庸人之論。馬或奔踶而千里，跅馳之士，國家固不當以常法用之。

《申法》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五茅坤評：古今分款，荆川謂體如《鹽鐵》中古今之異一段，良是。《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任吏任法，燭照古今之變。

《議法》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五茅坤評：贖金減罪兩端，深中宋時優柔之過之弊，而重贖一議則古今來有識名言。《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意在重困貴人近戚，而援古之赦疑罪以使同重贖，何等巧妙。

《兵制》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五茅坤評：老泉欲以職分籍沒之田作養兵之費，不知當時通天下皆有是田否，其數亦可得幾何。若今之時，則此計又難行矣。蘇明允蓋憤當時兵養于官，或承五代銀槍之後，多駑驚不可制，欲括當時職分籍沒二田以仿古井田出兵一乘以附寓兵于農之意。而今于下既無職分籍沒之田，不可爲訓也。《古文約選·老蘇文約選》方苞評：觀此篇及《田制》，可知老蘇之學，雖出于晚周數子，然于法之疵、民之病，亦嘗悉心究切，而思以所學之術易之，其視爲記誦詞章者異矣。故于文章亦能卓然有立，學者于此等處宜警心。

《田制》 《三蘇文範》楊愼評：老泉此論，全爲當世厚斂而發。今之居要路者，何不書一通以聞當世乎。王遵巖評：限田之制，良爲復古之一端，而惜乎其難行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六茅坤評：限田之制，良爲復古

之一端，而惜乎其難行也。《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限田亦是舊說，獨將廢井田之害與復井田之難，說得深切痛快，翻舊爲新矣。《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四儲欣評：限田亦是舊說，獨將廢井田之害與復井田之利，說得明白痛快，翻舊爲新矣。地萬井而方百里，此萬夫之地也。又曰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有半，是百里之內不過三萬夫有餘耳。豈《周禮》所謂一易再易者，雖九萬夫之地而實耕不過三萬歟，抑別有以歟。

《易論》 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引歐陽修評：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朱熹《雜著》：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懷古錄》卷下：《六經論》文勝於理，不及《權書》、《衡論》。《三蘇文範》楊愼評：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興神物以全民用。老泉得此意，故謂《易》爲神教，使人尊之而不敢廢，用以濟禮于無窮。意思精深，議論主古，文勢轉折，曲盡其妙。學士家得此機括，下筆自是出人頭地。《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〇茅坤評：文有煙波，而以《禮》爲明，以《易》爲幽，謂聖人所以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過矣。《三蘇文百家評林》卷一：老泉《六經論》大都強詞，輒見渺茫不根，非經術正論。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憑虛御風之態。《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四儲欣評：諸論中《易論》體製略方，而其所引伸己意，以說先王作禮處爲尤詳矣。聖人作六經如日月之懸于天，儒者之讀六經也，如人之窺日月，苟有所見，皆日月也，山之高，水之流，野之曠，室之隙，皆可以見日月。惟所見之地不同，故其言日月之光景亦不同。然謂之無所見可乎？謂所見之非日月可乎？荀子、蘇子是亦能見六經者也，能言其所見者也，君子無譏焉。

《禮論》 《懷古錄》卷下：老泉《禮論》云：「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而聖人者，必使之拜其君，必使之拜其父，必使之拜其兄。」若減之云：「彼爲吾君父兄，而聖人者必使之拜其君父兄。」則上下文勢便不好，便接不著。是皆不容於不多者。《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〇茅坤評：老蘇以禮爲強世之術，即荀子性惡之遺。文甚縱橫，而議論頗僻矣。《唐宋文學要》甲編卷八引沈德潛評：大意謂聖人之微權，在于教民知耻，而所以教民知耻者，在乎自治其身以作之則，而民自習而安之，此防微杜漸之意也。一氣相生，遞折而下，如泰山之雲，起于膚寸，不崇朝而瀰漫六合，是爲宇內宏觀。

《樂論》 《三蘇文範》楊愼評：禮非窮而後有樂。然一段議論，一篇章法，圓轉健逸，熟之最利場屋。王畿評：轉折開闔，已見妙手。至其文勢澎湃，尤如長江萬里。且論樂以輔禮之不及，卻又精鑿不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〇茅坤評：論樂之旨非是，而文情嫋娜百折，無限煙波。《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四儲欣評：離奇夭矯，風雨變化，神龍戲海之文。以告語之所不及，逼入樂之陰驅潛率，雲霞萬變，丘壑千重，吾終日遊玩忘憂，而莫能名其狀。通篇只是善逼，行文解得逼法，自然有奇勢，有全局矣。

《詩論》 《三蘇文範》王守仁評：詩理性情，大要只在好色而不淫，怨而不叛。老泉論詩，以禮禁人嚴，得詩以通之，識見出人意表。且窺得聖人作經，原是一理，探本之論。又楊愼評：語意如片雲凌亂，長空風生，卷而爲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〇茅坤評：說詩處愈支，而文自澎湃可觀。《三蘇文百家評林》卷一：只以色、怨二字反覆成文，意多而不重，辭煩而不雜，中間轉入詩處，筆力更高。《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四儲欣評：「《國風》好色不淫，《小雅》怨誹不亂」二句，何嘗不是正理。文本此以發詩禮相關處，何等識力。鹿門以爲說詩愈支，抑亦固矣。禮之窮，《詩論》說得更猛。大較以好色與怨，非聖人所以教人。而禮之所必嚴者，非極窮則亦不可通也，此立言輕重之法。

《書論》 《三蘇文範》羅倫評：正意只在腹中兩段及第三段，而文更有次第。其前一頭，後一尾虛發，更得首尾相應之妙。《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〇茅坤評：此篇識見好，而行文法度亦甚。《古文約選・老蘇文約選》方苞評：其論世變可謂獨有千載，惜首尾及中間摶綰處，意脈不清。治古文者所宜明辯。《唐會元精選批點唐宋名賢策論文粹》題批：反說。又末批：借事反題發明。《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與《禮記》大同小康之說合，讀書論世，明目張膽而言之，硜硜之徒，幾欲掩耳而走。

《春秋論》 《百家評注古文關鍵》引李鷹評：文字要架空立意。蘇明允《春秋論》揣摩以天子之權與魯之意，作一段議論；《高祖論》揣摩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當時夫子與高祖之意未必如此，此自架空，文法最高，熟之必長于論。《靜觀堂三蘇文選》引呂祖謙評：此篇須看首尾相連，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盡，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雜，惟此篇意多而不雜。謝枋得評：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炎焰，謹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胡思泉評：看他辯難，看他解釋，看他鑿空之處，看他行文

一節高一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〇茅坤評：此文自謝枋得氏錄之以爲名筆，而世之學者遂相傳以爲千年絕論。予竊謂老蘇于論六經處，並以強詞軋正理，故往往支離旁斥。特其行文嫋娜百折，似屬煙波耳。荆川曰：只是一事問答，纏聯到底。《（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持論最得要領，用筆更沉著精鷙，具此識力，始可以論斷古今。《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九蔡鐫評：（「位之所在」至「而天下以榮以辱」）「位」與「道」字，又一對眼。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大抵一節未盡，一節又生。別人意多而雜，惟此篇意多不雜。（田恆弒其君）引田恆事，證夫子以賞罰與魯，猶說得去。乃謂其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悖謬殊甚，失夫子維世本旨。過珙原評：篇中有五辨五解。每辨中先立公案，然後起辨，解則隨辨而解之也。既解完，又起後辨。既設後辨，又起別解。然恰是一意掀翻到底，迴翔反覆，都是一片精神。老蘇於論六經處，並以強詞軋正理，而此篇較得其正，遂相傳以爲千年絕調。《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四儲欣評：強橫恣睢，文至此方消得一雄字。孟子謂魯之《春秋》與《乘》、《檮杌》一，孔子作之，而爲今之《春秋》。此論暗翻孟子，而自關門戶。「天子之權在周，不得已而以與魯」，只此二句前用數層駁解，而入後便曲折，竭力洗發出來。千古雄文，歷劫不壞。《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六經而後，上數數千年，文詞之強能如此者有幾。歐陽公曰：「荀卿子之文也。」知言哉。《古文眉詮》卷六三浦起龍評：與魯以繼周公，其意直欲斡全孟子「罪我」一語，亦是勉強添足。而義嚴杜僭，持論卻有防閑，有關係。老蘇經論橫恣，此篇獨出正途，因愼擇而存之。賞、罰、是、非、公、私、位、道八個字一篇之骨。是非字存底，賞罰字起難。（則夫子固曰）將賞罰坐在《春秋》是實筆，而其駕名夫子是拶筆，蓋以夫子剔魯也。（何以知之）看他發一論必有間，如此段則得間在書名。（魯之賞罰不出境）上雖硬判與魯，魯亦非天子也。此層駁出所以然來。（故不得已而攝之）又得間，以周公不得已攝位例，出夫子不得已與魯，穎絕。而周公即逗起與魯祖脈。（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周公亦非天子也，因又借桓文形起，推出心存王室，以圓其義。

《太玄論》 唐順之《與洪方洲書》：揚子雲閃縮譎怪，欲說不說，不說又說，此最下者，其心術亦略可知。眉山子極有見。《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三儲欣評：揚雄以《玄》擬《易》，又自以爲經，後世學者之妄且僭自雄始。此直以聖人與雄兩下相較，而不正其妄與僭，豈亦猶管仲責楚置淫名一節不問歟。

《洪範論上》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三儲欣評：讀書簡捷法。

《洪範論中》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三儲欣評：抉摘無遺。

《洪範論下》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三儲欣評：擇卜筮之義尤精。

《史論引》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五引雷簡夫評：《史論》，得遷史筆。《史論》，眞良史才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一茅坤評：老泉《史論》三篇，頗得史家之髓，故並存之。三篇當合看。《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三儲欣評：唐文至韓、柳而盛，前此固多俚調俳狀，豈以史才望之。

《史論上》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一茅坤評：經史並言，是對客論主。《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綱繁目凈，公所自謂得孫、吳之簡切者。

《史論中》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一茅坤評：分段議論體。古人讀史，刻畫如此。《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三儲欣評：公將二史直作如此讀，雖由絕悟，亦是細心。其絕悟不可及，而細心則可爲學者法矣。《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四儲欣評：讀書細心，行文老法，具見諸此。於此見遷固有史家之識，然亦其才足以達之；范曄、陳壽而下，識卑而文亦短矣。《唐會元精選批點唐宋名賢策論文粹》題批：論史法處甚當。

《史論下》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一茅坤評：評隲諸家如酷吏斷獄。《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眞是堂上人，裁決如流。三論具用方文，有敦陣整旅，立于不敗之地者，此類是也。

《諫論》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東坡）（蘇洵）作《諫論》，以魏鄭公以蘇、張之辯而爲諫諍之術。且云：「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心正也。」世或以東坡之論爲不然。予讀鄭公《出關》詩云：【略】（東坡）（蘇洵）實不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不博，未可輕議前輩也。王若虛《議論辨惑》：老蘇《諫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龍逄、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予謂挾儀、秦之術者，必無逄、干之心；存逄、干之心者，必無事乎儀、秦之術也。蘇氏喜縱橫而不知道，故所見如

此。《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四儲欣評：上篇標一術字，下篇標一勢字，是兩篇關鍵處。《唐會元精選批點唐宋名賢策論文粹》評：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諫論上》《三蘇文範》鄒守益評：此篇議論精明，文勢圓活，引喻典實，如老吏斷案，一字不可增減。後生熟此，下筆自驚世駭俗矣。　唐順之評：老泉《諫論上》，可稱千古絕調。道有道術，仁有仁術，術字善看亦無病。《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一茅坤評：進諫，千古絕調。荊川謂此等文字摹荀卿，良是。《唐會元精選批點唐宋名賢策論文粹》批：此等文字，摹倣荀卿。《三蘇文百家評林》卷一：議論的確，筆力精研，而疏越之氣未嘗不存，眞國手也。《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四儲欣評：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本夫子法言巽語推廣之，但所引則縱橫之術也。此生平學問得力處，故言之明切，字法亦精，如理諭勢禁必悟必懼等字，俱移易不得。《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三儲欣評：理諭即法言也。其餘四者，總不出巽語中。《易》曰：「巽以行權。」聖人下一「巽」字，包羅萬狀矣。

《諫論下》《經進本老泉先生文集》郎曄評：此篇論古之聖人立賞制刑，使民必諫。　引喻極當，末世拒諫，刑賞異施。《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一茅坤評：勸諫。行文亦自痛快。《三蘇文範》丘濬評：言君欲使臣之必諫，在于賞以勸之，刑以威之。蓋以人之常情，不賞則不勸，不刑則不懲也。結復歸于刑，便見議論疊疊。　陸粲評：余每讀此篇至「顧見猛虎」之論，輒爲解頤。所謂以文爲戲，足資談笑者，此類是也。以喻相形，悠揚爽逸，用意者當法之。《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三儲欣評：上篇標一術字，下篇標一勢字，是兩篇關鍵處。《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九蔡鑄評：刑賞二字是主。　（「賞與刑不設」至「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此特末世意耳，彼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自當別論。（「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至「而亂亡隨之也」）洞鑒時弊，淋漓痛快。　過珙原評：雖並設三喻，而意思卻重在刑一邊，此亦末世之論，然其言特摩空有勢。　按《嘉祐集》，《諫論》有上下二篇，此選是下篇也。朱伯韓曰：「蘇明允《諫論》，疾士之不諫，欲制刑以劫之，而復商之墨刑，引霍光事爲證。余謂士不可劫也，不如愼賞。愼賞莫如明示以意。先王之世刑賞並設，然賞從重，刑從輕，待士以廉恥，而不辱以奴隸墨刑。雖制於商，自虞夏至周無用者，不可以霍光誅昌邑之臣之不諫者爲比。彼明允者習於縱橫之術，期於必售，激而爲儀、秦，以術奸其上者也。怵以猛虎而限以淵谷，以術劫其下者也。上下以術而不以情，故士遂有不悅賞不畏刑者。夫使天下而皆不悅賞不畏刑，天下不可爲矣。」持論尙確，能救明允之偏激。

《嚳妃論》《懷古錄》卷下：老蘇《嚳妃論》云：「遷之說出於疑《詩》，鄭之說出於信遷矣。」「疑《詩》信遷」，便是一篇議論之骨。作文議論須要如此有骨，方斷當得倒。《三蘇文範》楊愼評：巨迹之說，先儒疑之。但天地之始，未嘗生人，則人固有化而生者，蓋天地之氣生乎。嘗觀麒麟之生與犬羊異，蛟龍之生與魚鱉異，而神人之生與凡人異，何足怪哉。　王守仁評：此篇辯駁明確，援引切當，而牽調翩翩，味溢言外。《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三儲欣評：遷疑《詩》而鄭信遷，五經之文錯解者大略坐此。所謂「解經而經亡」也，奈何！《古文約選・老蘇文約選》方苞評：《文甫字說》本《渙・大象》，此本《天問》。皆能引伸舊聞，濬發新義，而此篇標《毛傳》以紬《鄭箋》，辯其誤，緣信史遷，尤百世不刊之論。

《管仲論》《靜觀堂三蘇文選》引謝枋得評：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委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二茅坤評：通篇只罪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起伏伏，光景不窮。《三蘇文百家評林》卷二：通篇責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起伏伏，有許多筆法，許多光景。學者須熟讀暗記，方盡其妙。《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議論正而行陣甚堅，非常之才不恆有，仲薦一二老成人維持調護，以冀幸三子之不爲變則可矣。如曰管仲之後復有管仲，則異日狐、趙之徒，猶且莫與仲比肩，而況他人乎。《（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正意全責仲不能舉賢自代，獨見其大，而行文極有法度。《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九蔡鑄評：（「管仲相桓公」至「而曰管仲」）先舉功禍二事作案。按李密謂後主可比齊桓，齊桓之任管仲，無異後主之任孔明，孔明亦嘗以管樂自比。管仲嘗戒齊桓以不可用豎刁等，孔明亦戒後主遠小人。乃齊桓不聽而任豎刁等，後主不聽而任黃皓等，一以取亂，一以取亡，千載一轍。文責管仲不薦賢頗不切當，但文字層層翻駁。（「仲之書」至「不足信也」）管仲之言殆亦愛人以德，君友之間兩得之，未可非也。隰朋事業不著於《春秋》，未見其賢。但管仲臨終亦曾薦人，太史公言是年隰朋亦死，則管仲能料生，不能料死也。老泉之言，豈爲

定論？　過珙原評：管仲亦嘗薦一隰朋矣，不聞桓公以管仲薦而用之，則桓公之功成名遂，其不屑於用賢是誠有之。不然即無有管仲，彼歌牛角者豈少哉？然則其言自是正論，不可磨滅。《古文一隅》卷下朱宗洛評：（「管仲相威公」至「五公子爭立」）通篇議論，俱從此二句生出。此一段，叙事之眼目也。

凡論斷題，有立案法，此通篇發論之根由也。有翻案法，此推陳出新之秘也。有追逼法，此因委循源之道也。有代爲處置法，此伸我之說，以抑彼之言也。有憑空翻駁法，此就事所未然，以明理所必然也。有請客相形法，此又以彼之是，形此之非，以足其意也。有搖曳頓挫法，是曲揣其意，婉轉其詞，以實其罪過也。有題前虛冒法，此總領一篇之意于前，入後反覆辯論，以申明其意，則虛實相生之法也。種種作法，靡不具備，至其筆之矯健，尤作者擅長處。熟讀之，尤堪增長筆力。　《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五林紓評：蘇氏父子議論，入手必使人撟舌。管仲死而桓敗，猶武侯死而劉禪敗也。鮑叔胥無之才，遠不及管仲，猶費禕、董允之才不及武侯。武侯死託費、董諸人，不聞更薦一賢以自代，猶管仲死舍鮑叔以外亦並無可代之人。明允說他必後有賢而後可以死，此談何容易。據明允之意，謂齊之才如管仲者不少，特仲不爲薦耳。語卻堂皇，而實事卻辦不到。唯就文論文，卻極奪目。齊治歸功鮑叔，此人能說到。齊亂由於管仲，此卻無人道及。一讀及此，必觀下文，此種文字最利於考試。在千篇萬帙中忽得此奪目之語，萬萬不能遽舍，必將全篇讀過，方能得其究竟。賈生之文，痛哭流涕長太息亦是使人不得不讀，此行文之祕訣也。其下說三子之所以不能去，即去三子尚有繼三子而進之人，流弊在桓公多欲而狎群小，語語皆切中桓公之病。至謂天下不復有管仲而吾不信，則說得太容易矣。然非此亦不能自圓其說，妙在收處「管仲何以死哉」一語，奇極，耐人尋味不盡。

《明論》　《三蘇文選》引樓昉評：此等議論自《戰國策》來，曲盡事情。吳興弼評：主意謂常人之明本是有限，所以用其明者，常示之以不測。雖未免挾數用術之說，然理亦如此。兵法攻堅瑕亦然。　陸粲評：日月雷霆喻賢者。日月不用小明，卒不可一日無；雷霆不能盡擊，卒不敢犯：喻賢者之用心約而成功博也。故過脈處，除卻聖人之明不論，即接下云：「吾獨憂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此句集得最緊，又把愚者形之，何等舂容。　錢豐寰評：議論俱是縱橫之術，宜乎方正學非之。然筆勢蹁躚，姿態無窮，足稱神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一茅坤評：此是老泉本色學問，宋迂齋謂其意脈自《戰國策》來，良是。　蘇子之明，明之小者也，伯者之所操切也。聖人之明則以無心而虛，虛故能照，照則能普萬物而不蔽。釋氏之所謂寂生照，莊子之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皆此意也。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三儲欣評：此直從桓王治齊一事衍出。渠文固云，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儒者勿譏焉可也。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辭義精核處，自鑿鑿不磨。

《辨奸論》　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於聖人。歐陽修亦與之善，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之，先生獨不往，作《辨奸論》一篇，其文曰【略】。當時見之者，多不謂然，曰：「嘻，其甚矣。」先生既歿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夫惟有國者之患，常由辨之不早，子言之，知風之自，見動之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至于此？嘗試論之，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　蘇軾《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奸》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汩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奸》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而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邵氏聞見錄》卷一二：眉山蘇明允先生，嘉祐初游京師時，王荆公名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客也，文忠勸先生見荆公，荆公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作《辯奸論》一篇，爲荆公發也。其文曰【略】。斯文出，一時論者多以爲不然。雖

其二子，亦有嘻其甚矣之歎。後十餘年，荆公始得位爲奸，無一不如先生言者。【略】若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在獻可之前十餘年矣。豈溫公不見《辯奸》耶？獨張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載之。　《東都事略》卷一一四《蘇洵傳》：是時，王安石名始盛，歐陽修勸洵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乃作《辨奸》一篇，其文曰【略】。後十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老蘇《辨奸》，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個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吃物不知饑飽。嘗記一書載公于飲食絕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于遠，則不食矣，往往于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污，似所不恤，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奸》以此等爲奸，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　《浩然齋雜談》卷上：蘇明允《辨奸》，嘗見直齋陳先生言，此雖爲介甫發，然間亦似及二程。所以後來朱晦菴極力回護云：「老蘇《辨奸》，初間只是私意，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要遺形骸離世俗的規模，要知此便是放心。《辨奸》以此爲奸，恐不然也。」又云：「每嘗嫌『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之語過當，而今見得，亦有此等人。」其辭甚費也。　陸深《讀老蘇文》：王安石在宋時，方其沉滯下僚，天下人識與不識，惟恐其不得爲宰執。蘇明允深辯其奸，至今以爲刻薄，論也似矣。使所謂刻薄者當時得聞於上，上之人姑聽，不盡用王安石，後來豈復有熙、豐、靖康之禍哉！不爲家國惜大計，而爲一布衣惜小嫌，謬矣。忘一己之私，奮然爲世發幾先，吾於明允有取焉，蓋不謂其已中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一茅坤評：荆川嘗論韓非子》八奸篇，謂是一面照妖鏡。余于老泉此論亦云。　《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四儲欣評：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當亦生性使然，非矯飾者，然於此可見其不近人情。後來敗壞天下，其堅僻執拗亦屬性生，而天下固被其禍矣。大抵人之不近人情，有矯乎性而爲之者，豎刁、易牙、開方是也。有任乎性而出之者，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是也。由來不同，召亂則一，非明眼人未易覷破。士君子一入仕途，則好惡利害，求爲靜者而不可得矣。起段議切歐陽諸公，洞中底裏，非獨諭安石也。　《評注蘇老泉集》儲欣評：「不近人情」四字，遂爲道學正傳，其不近人情愈甚，則爲道學愈大矣。余讀《論語》、《家語》諸書，夫子生平無一不近人情之事，無一不近人情之言。而後之號爲顏、孟復出，且駕顏、孟而上之者若此，何也？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識見明到，要從學問中得來，非億中也。　《古文約選・老蘇文約選》方苞評：理明辭達，直取諸胸臆。未嘗效前人所言，而固與之并。　《古文釋義新編》卷八：從不近人情處推見其奸，所謂見微知著者全在此。其以王衍、盧杞合爲一人斷安石，及以豎刁、易牙、開方比之，只借來預決安石必亂天下，正不必究其比擬之恰合否也。「口誦孔老之言」及「囚首喪面」等處，雖歷舉安石實事，通篇卻未曾明說出安石。然安石生平，已無不料定，卓識奇文，自應一時無兩。【略】筆筆照應，一絲不走，何等謹嚴。至起首二句，事理雙提，只「人事」二句兼應事理，入後「孰與」句單應事字，「其理」句單應理字，「未必然」句、「必然而無疑」句，單應然字，則又謹嚴中之變化不拘矣。讀者須細心理會，方悟行文之妙。　眉山蘇氏父子昆弟文章，同時擅名天下，故老泉文別之爲老蘇。【略】「事有必至」四句，領全篇大意，冒起。「惟天下」二句，是老泉自負處。「靜者」二字與下「好惡」二句，反對。「見微知著」四字，一篇綱領。「人人可知」字應上「知著」。「人事」二句，「事」字「理」字應開首二句。「其疏闊」句照下「不近人情」意，「變化」句照下「造作言語」等及「禍不可勝言」意。而「賢者」句，「不知」二字與上「人人知之」相呼應。「好惡」二句，見非靜者。「昔者山巨源」三句，引一見微知著者作證，「郭汾陽」三句又引一見微知著者作證。「其理」句應開首處作一頓，束住。「以吾」句下得最好，便能引起下「未必然」來。「王衍」二段，兩□論，爲下「合衍、杞爲一人」句地，是反照法。「由是」三句頓上折下。「今有人」三字，暗指安石，此三字方入題。「是王衍」二句，當時人不能識，亦不能道，二句抱上兩段甚緊。「夫面」三句以至情引起。「今也」五句從不近情處推見其奸，所謂見微知著。「凡事」二句是立論主意。「雖有」句，反應惠帝、德宗。「則其爲」三句又一捲抱上兩段筆法。「使斯人」四句，「以吾言爲過」正應「無赫赫之功」。「不然」四句，「以獲知言之名」反應「無赫赫之功」。段中兩「知」字、兩「□」字，收拾全篇。　《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九蔡鑄評：按張太保爲老泉作墓表，獨引此文。當時安石之奸，無人敢非之，惟張友與老泉獨能見微知著，具有知人之明，其卓識眞不可及。然考之《避暑錄》云：洵作論成，密以示張安道，王安石聞之，兩家自此有隙。或責安石不知聞過而改，然老泉此文總未指出安石名字。然至以豎刁等擬之，絕不留餘地，並且無規勸之意，亦有未

盡善也。予謂《避暑錄》所論誠確，但安石賦性堅僻，未易使之悛改。故濂溪三謁而不見，後人多謂濂溪所爲已甚，則老泉之論又何足怪哉。（「昔者山巨源見王衍」至「吾子孫無遺類也」）先引二人之見識不謬，以證己有先見之明。（「王衍之爲人」至「與物浮沉」）引王衍比安石，無絲毫走漏。（「而陰賊險狠」至「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合爲一人之評，當時人不能識，亦不敢道。　過珙原評：開端便見安石必亂天下，但當靜察徐觀。中引王衍、盧杞二人相爲比並，在當時人非惟不能識，亦不敢道。然總從不近人情處推勘出來，一結更發得有情，令人低徊無已。（「今也不然」至「此豈其情也哉」）「巨盧」二字，如林西仲、余自明及過商侯均謂當作「臣虜」，以爲出秦文，且對下「犬彘」，爲不重複。但《淵鑑》釋明巨盧爲粗枲之服，據此則宜仍其舊爲是。《古文眉詮》卷六三浦起龍評：援揣比例，情詞危切，而寄意尤在起結間。神情遙照，以驚夫傾信而誤用者。　虛拈辨字領局，其神直注，信而用之者。（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此下將拈所指，而其奸未著，無從下判。因舉山、郭先見兩事，以起比附之案。（使斯人而不用也）含吐憂危，深警當軸。恰與靜者見微神理貫通。《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一〇：明允衡量古人，料度時事，偏見獨識，固多有之。然能自暢其說，實爲千古文豪。以《嘉祐全集》考之，亦惡有《辨奸》亂雜無章若此哉。　《古文一隅》卷下朱宗洛評：辨奸者，辨其奸之未形者也。欺世盜名，陰賊險很，是其微而難見處。然就其不近人情處觀之，則其奸之更甚于王衍、盧杞可知，固不待惠帝、德宗之昏暗而後用也。故不用則其奸猶不至爲天下患，一用則天下必被其禍，不重可悲乎。通篇大意，不過如此。　若只借王衍、盧杞之奸爲安石作陪，用意便平淺，安得警策？文借兩人之奸，翻進一層，見二子之奸，其所以爲禍于天下者，皆由上無明君之故，然後轉到安石，見彼雖有明主，亦爲所欺，以見其奸之更甚，而見微知著之識，非己莫屬。眞字字警心怵目之文。　惟理有固然，故事有必至，起二句意，側注理一邊，故中間單應理字。

《仲兄字文甫說》　《靜觀堂三蘇文選》引樓昉評：狀物最妙，所謂大能使之小，遠能使之近。此等文字，古今自有數。　林希元評：風水相遭，形態千變，不求文而文生焉，誠天下之至文也。然非老泉之胸襟筆力，孰能形容到此？至以立功立言結束，此尤高世之論，非止文章之士矣。　文登甫評：文出于無心，方爲至文，下皆發明此意。結意尤高，眞是百尺竿頭進一步。《丹鉛總錄》卷一：愚謂老泉之文奇矣，而細檢點，猶有重複可刪，如云「交橫綢繆」即前之「紆徐委蛇」也，「號怒相軋」即前之「怒而相凌」也。故文字必簡而後潔。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六茅坤評：風水之形，人皆見之。老泉便描出許多變態來，令人目眩。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體物之工，詞賦家當有慚色。　《古文約選・老蘇文約選》方苞評：辭病于繁，澤與海異態外，亦能複而不切。

《名二子說》　《三蘇文範》楊慎評：字數不多，而婉轉折旋，有無限思意，此文字之妙。觀此，老泉之所以逆料二子終身，不差毫釐，可謂深知二子矣。與《木假山記》相出入。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六茅坤評：字僅百，而無限宛轉，無限情思。　案此老泉所以逆探兩公之終身也。卒也長公再以斥廢，僅而能免。而少公終得以遺老自解脫，悠悠卒歲，亦奇矣。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五儲欣評：唐荆川曰：此老泉所以逆探兩公之終身也。卒也長公再以斥廢，僅而能免；而少公終得以遺老自解脫，悠悠卒歲，是亦奇矣。敢問何以知之，曰：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　《古文眉詮》卷六三浦起龍評：兩片各四折，幅窄神遙。　命名在兩公少時，卻似逆睹其後者。此老何等器鑒。

《王道矩字說》　黃庭堅《跋王道矩字說》：此蘇明允弄筆所成，猶有文章關鍵。所以子瞻之文震動一世，豈非所謂「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者乎？

《蘇氏族譜亭記》　《齊東野語》卷一三：滄洲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人，仕至文昌，寓居霅上，與先子從容談蜀中舊事，歷歷可聽。其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於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咸，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　王禕《陳氏族譜序》：宋世言族譜者二家，曰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二家之法，厥各不同：歐陽氏則世經人緯，取法於史氏之年表；蘇氏則系聯派屬，即禮家所爲宗圖者。及論其所爲同，則皆使人均重其本之所自出，有尊尊之義焉；各詳其支之所由分，有親親之道焉。尊尊親親之意盡，而譜法備矣。　《三蘇文範》楊慎評：匹夫而化鄉人者，必自教族人始。此鄉人之有不善，公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也。末後數語，蕩然君子長者之心，非特可見公之愛族人，而有以化鄉人亦在是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六茅坤評：此是老蘇借譜亭諷里人並訓族子處。　《必讀才子書》金聖歎評：文更不曾用力，只是輕輕畫成。不但老人坐亭中一段話，是

輕輕畫成，只起手劈空所起，便是輕輕畫成也。《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一儲欣評：令人發深省，此文字之有功于世教者。《古文經訓》卷四江皋居士評：一鄉有善人，鄰里皆薰其德而善良。感爲善良者，正恥爲不肖也。洵乎老成典型之實係風俗人心也。昔王孟箕《宗約會規》，每月朔望宣講《孝經》、《小學》等書與國家律法，使咸惕然，於義理不可違，又復稱揚善行，以筆之書。族衆知所效法，其不善者亦委曲諭導，俾之省悟改圖。《呂氏鄉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條，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月中輪一人爲值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按藍田呂氏兄弟皆從學於伊川、橫渠兩先生之門，德行道藝爲鄉人所敬信，益信風教之隆，胥有賴於老人典型，而後賢哲代興，澆漓不作，孰謂風俗之淳不係於族黨哉？桂林陳文恭公刊列《訓俗遺規》，謂一鄉之內尚且有約，何況同宗。尤有望於居鄉之賢者，媲美呂氏之高風，幸何如也。以上二條可與斯記參看。《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九蔡鑄評：起頭另自一段，先以善者興起，後以惡者戒之。　按篇首起處，暗用陳實、王烈、司馬均諸人事，卻不指實，包孕甚富，食古而化，可爲用典之法。（「嗚呼」至「而施之有次第耶」）看他帶描帶寫唱歎，眞好筆墨。（「既而告之曰」至「所共誚讓也」）只是族人申約數段，如將末二段放長，遂成一篇文字。（「自吾少時」至「則相與安之耳」）將風俗升降，只用兩三語，在己中間說出。（「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恤也」）俱以「自斯人」三字領，直文中針線。　過珙原評：此亭記，非譜序也。特從老人坐於亭述其生平之言爲法戒，而刻石於亭以記之，始終只是在亭字上生情。妙于起手一段，先以善者興起，而後以惡者懲勸。嗚呼，讀其文者修身齊家之念亦可油然生矣。《古文眉詮》卷六三浦起龍評：用書事體作譜亭記，比於空文垂訓者加倍竦惕。四夫某人相應於不相應，文固無根之篇法也。　胸有某人一段意象，故用如此起，於譜亭似寬，於訓族最警。警於訓，正非寬於亭也。（歲正月）以下寓言以警之，情景如畫，實之以人，尤深切著明也。意象與篇首關生。（自斯人之逐其兄）列出六種薄行，皆家門鄉里切要大戒，當節節自反。六者落句皆帶俗壞，與戒族人意一片。

《成都府張公安道畫像記》　《墨莊漫錄》卷三：蘇明允作《成都府張公安道畫像記》，魯直讀之，云：「司馬子長復出也。」《靜觀堂三蘇文選》引樓昉評：辭氣嚴正有法度。說不必有像，而亦不可以無像，此三四轉甚奇。最好處是善回護蜀人，公蜀人也，所以尤難。　林希元評：代天子言，就有天子氣魄。　宗方域評：老蘇《張益州（畫）像記》，其文勁悍渾深，有西漢人筆力，詩衍文義，有幹有華。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六茅坤評：詞氣嚴重，極有法度。益州常稱老蘇似司馬子長，此記自子長之後，殆不多得。　唐荆川曰：此文二段，二項叙事，二項議論。　《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一儲欣評：持重若挽百鈞之弓，不遺餘力，詩亦樸雅入情。明允最着意文字。叙次紀律秩如，然畢竟議論處好。《（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不屑屑述益州治狀，措詞高渾而精采，光芒溢於毫楮。《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九蔡鑄評：此記最難下語處有二件，一則張公到益州非有汗馬之勞，一則老泉于蜀爲父母之邦。說蜀無寇不得，說蜀竟有寇亦不得，看他如何推尊張益州，如何回護蜀人。以未亂既亂爲易治，將亂爲難治，見得爲有功于蜀人，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見得蜀人易于從張益州。末一段說像處，先抑而後揚，蓋作畫像記故也。是之謂善尊題。（「天子曰然」至「不可」）代作王言，有如綍如綸之意。（「使謂郡縣」至「遂以無事」）止數語而已結張公之案，極節極勁。（「公之恩在爾」至「像亦不爲無助」）說不必有像，而亦不可無像，此三四轉奇甚。結末幾句，又是畫不出處，公爲畫出。　過珙原評：爲寇警，故遣張益州。而叙治處，寇反屬甚略，得回護法。爲題畫像，故及弭寇，而叙畫像處，反說不必，得尊題法。禦寇要有氣魄，故前後都是一片氣魄文字。

《彭州圓覺見禪院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六茅坤評：翻案格，議論有一段風致。《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議論正，記極簡老。

《木假山記》　黃庭堅《與人》：前承諭作《木山記》跋尾。以明允公之文章，如天地之有元氣，萬物資之而春者也，豈可復刻畫藻繪哉！往年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荆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糞？」竊深歎息，以爲明言。凡作序引及記，爲無足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爾。足下深諒之。　又《跋子瞻木山詩》：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爲文章氣旨似莊周、韓非，恨不得趨拜其履舄間，請問作文關紐。及元祐中，乃拜子瞻於都下，實聞所未聞。今其人萬里在海外，對此詩，爲廢卷竟日。《懷古錄》卷下：老泉《木假山記》最好，然比歐文，則猶微傷刻露，不似歐心氣和平。《三蘇文

範》楊愼評：大意言天下生材甚難，而公父子乃天意所與。如此切磋琢磨，自爲師友。此公所以自重，不偶然也。　林希元評：說一木假山，必經歷許多磨折跌宕，【略】文字嚴急峻整，無一句懈怠，愈讀愈不厭。《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六茅坤評：即木假山看出許多幸不幸來，有感慨，有態度。《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一儲欣評：身世間幸不幸，俱作如是觀。累棋勢轉凡手。《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九林紓評：《木假山記》，明允自喻並喻其二子也。東坡才大如海，靡所不能，而子由亦雋妙活潑，不即爲老泉之下，「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句，不過以尊臨之而已。「凜然若不可犯」則寫其二子之挺出岸異，「岌然無阿附意」則自成一家也。前半用筆如管夫人寫竹石，歷落而遠，此爲老泉得意之筆。

《蘇氏族譜》《古文眉詮》卷六三浦起龍評：譜之復，自此譜始。譜有譜法，有譜意。自此文敘議始人至而天見，莫之爲而爲。

《族譜後錄》《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六茅坤評：敘事文字法度恰好，大略本史遷《自敘》中來。

《族譜後錄上》《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宋有天下百年，族譜一節，率自歐陽公與老蘇先生始。甚哉，禮之易廢而難復也。

《族譜後錄下》《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自道偪眞。作家傳而言浮于實，非孝子也。即以忘親之罪罪之，其誰曰不可？

《丹稜楊君墓誌銘》　蘇洵《與楊節推書》：洵白：節推足下，往者見托以先丈之埋銘，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于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爲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閔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爲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爲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不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然余傷夫人子之惜其先君無聞于後以請于我，我既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恤乎其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茲亦足以不負子矣。謹錄以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于後。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迹。《行狀》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于喪明，而曾子譏之，而況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宗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況不至于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不取于《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以爲怪。洵白。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儲欣評：《與楊節推書》，余既錄之，因并錄其誌。敘美琳之卒，深于史矣。

《雷太簡墓銘》《侯鯖錄》卷一：老蘇作《雷太簡墓銘》云：「嗚呼太簡，不顯祖考。不有不承，隱居南山。德積聲施，爲取于人。不獻不求，既獲不用。有功不多，孔銘孔悲。」此語大妙，有三代文章骨氣，爲文之法也。

《祭亡妻文》《劍谿說詩又編》：老泉《祭亡妻文》，但言教子學問要以文稱，及箴己過，憂己泯沒。其逮事舅姑，不逮事舅姑，終篇無一語及之，正是《春秋》常事不書之義耳。

《水官》《蘇亭詩話》卷一：老蘇《水官》詩，描繪畫中神物詭怪之態，如現紙上，讀詩，不必見畫也。

《自尤》《齊東野語》卷一三：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於坡爲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爲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詩往復倡和，中亦可概見矣。　《蘇亭詩話》卷二：東坡又有妹適其表兄程之才，字正輔，蓋舅程濬之子，即母成國太夫人第二姪也。老蘇《自尤》詩所云：「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然東坡《聞正輔表兄將至》詩：「但恨參語賢，忽潛九原幽。萬里倘同歸，兩鰥相對耰。」自注云：「軾喪婦已三年矣，正輔近亦有亡嫂之戚。」嫂之而不妹，疑正輔非妹婿矣。蓋坡妹已早卒，後乃別娶，又卒，故嫂之耳。

《九日和韓魏公》《石林詩話》卷下：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爲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憲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憲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爲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時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不少衰。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

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詩話謂韓魏公九日飲執政，老泉以布衣與坐。今味「閒傍諸儒老曲臺」之句，即是修《太常禮》之時，非布衣也。蓋英宗治平二年乙巳，韓公首倡，見《安陽集》。是日有雨，所和詩非席上所賦，其曰「暮歸衝雨寒無睡」，乃是飲歸而和此詩耳。五、六要是佳句。朱文公《語錄》頗不以爲然，恐門人傳錄，未必的也。　紀昀評：文公以伊川之故，極不喜蘇氏父子，往往有意排斥。此明知其論之失平，而委其過于記錄者，其實不然。　老泉不以詩名，此詩極老健。《升菴詩話・老泉詩》：蘇老泉詩：「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偶傍醉中來。」白樂天詩有「百折愁裏過，萬感醉中來」之句。老泉未必祖襲，蓋偶同耳。

《讀易》　《石林詩話》卷下：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爲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老翁井》、《送蜀僧去塵》　朱熹《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老翁井》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所作，然不見于《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井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遽有「嫌瘦」、「廢彈」之嘆，何耶？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

傳記

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略】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存目）

《東都事略》卷一一四《蘇洵傳》（存目）

《宋史》卷四四三《蘇洵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于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

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于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于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于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矣。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摟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推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于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于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錮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又《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耶？」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爲淺。所不可知者，惟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于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唇黑面烈，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惊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爲之動心，而待其多言耶！

又《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揆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左右。洵閑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爲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即爲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耶？且以永叔之言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答朝廷之恩，因爲《上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嘗見之否？冬寒，千萬加愛。

又《憶山送人》 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馬間。縱目視天下，愛此宇宙寬。山川看不厭，浩然遂忘還。岷峨最先見，晴光厭西川。遠望未及上，但愛青若鬟。大雪冬沒脛，夏秋多蛇蚖。乘春乃敢去，匍匐攀孱顏。有路不容足，左右號鹿猿。陰崖雪如石，迫暖成高瀾。經日到絕頂，目眩手足顛。自恐不得下，撫膺忽長歎。坐定聊四顧，風色非人寰。仰面囁雲霞，垂手撫百山。臨風弄襟袖，飄若風中仙。竭來游荆渚，談笑登峽船。峽山無平岡，峽水多悍湍。長風送輕帆，瞥過難詳觀。其間最可愛，巫廟十數巔。聳聳青玉幹，折首不見端。其餘亦詭怪，土老崖石頑。長江渾渾流，觸齧不可攔。苟非峽山壯，浩浩無隅邊。恐是造物意，特使險且堅。江山兩相值，後世無水患。水行月餘日，泊舟事征鞍。爛熳走塵土，耳聾目眵昏。中路逢漢水，亂流愛清淵。道逢塵土客，洗濯無瑕痕。振鞭入京師，累年不得官。悠悠故鄉念，中夜成慘然。《五噫》不復留，馳車走轘轅。自是識嵩岳，蕩蕩容貌尊。不入衆山列，體如鎮中原。幾日至華下，秀色碧照天。上下數十里，映睫青巑巑。迤邐見終南，魁岸蟠長安。一月看山岳，懷抱斗以騫。漸漸大道盡，倚山棧夤緣。下瞰不測溪，石齒交戈鋋。虛閣怖馬足，險崖磨吾肩。左山右絕澗，中如一繩悭。傲睨駐鞍轡，不忍驅以鞭。累累斬絕峰，兀不相屬聯。背出或逾峻，遠鶩如爭先。或時度岡嶺，下馬步險艱。

怪事看愈好，勤劬變清歡。行行上劍閣，勉強踵不前。矯首望故國，漫漫但青烟。及下鹿頭坂，始見平沙田。歸來顧妻子，壯抱難留連。遂使十餘載，此路常周旋。又聞吳越中，山明水澄鮮。百金買駿馬，往意不自存。投身入廬岳，首挹瀑布源。飛下二千尺，強烈不可干。餘潤散爲雨，遍作山中寒。次入二林寺，遂獲高僧言。問以絕勝境，導我同躋攀。逾月不倦厭，岩谷行欲殫。下山復南邁，不知已南虔。五嶺望可見，欲往若不難。便擬去登玩，因得窺群蠻。此意竟不償，歸抱愁煎煎。到家不再出，一頓俄十年。昨聞廬山郡，太守雷君賢。往求與識面，復見山鬱蟠。絕壁橫三方，有類大破鐶。包裹五六州，倚之爲長垣。大抵蜀山峭，巉刻氣不溫。不類嵩華背，氣象多濃繁。吳君穎川秀，六載爲蜀官。簿書苦爲累，天鶴囚籠樊。岷山青城縣，峨嵋亦南犍。黎雅又可到，不見宜悒然。有如烹脂牛，過眼不得餐。始謂泛峽去，此約今又愆。只有東北山，依然送歸軒。他山已不見，此可著意看。

又《途次長安上都漕傅諫議》 丈夫正多念，老大不自安。居家不能樂，忽忽思中原。慨然弃鄉閭，劫劫道路間。窮山多虎狼，行路非不難。昔者倦奔走，閉門事耕田。蠶穀聊自給，如此已十年。緬懷當今人，草草無復閑。堅卧固不起，芒刺實在肩。布衣與食肉，幸可交口言。默默不以告，未可遽罪愆。驅車入京洛，藩鎮皆達官。長安逢傅侯，願得說肺肝。貧賤吾老矣，不復苦自歎。富貴不足愛，浮雲過長天。中懷邈有念，惝恍難自論。世俗不見信，排斥僅得存。昨者東入秦，大麥黃滿田。秦民可無饑，爲君喜不眠。禁軍幾千萬，仰此塡其咽。西蕃久不反，老賊非常然。士飽可以戰，吾寧爲之先？傅侯君在西，天子憂東藩。烽火尚未滅，何策安西邊？傅侯君謂何，明日將東轅。

又《答二任》 魯人賤夫子，呼丘指東家。當時雖未遇，弟子已如麻。奈何鄉閭人，曾不爲歎嗟。區區吳越間，問骨不憚遐。習見反不怪，海人等龍蝦。嗟我何足道，窮居出無車。昨者入京洛，文章彼人夸。故舊未肯信，聞之笑呀呀。獨有兩任子，知我有足嘉。遠游苦相念，長篇寄芬葩。我道亦未爾，子得無增加。貧窮已衰老，短髮垂鬆鬆。重祿無意取，思治山中畬。往歲栽苦竹，細密如蒹葭。庭前三小山，本爲水中楂。當前鑿方池，寒泉照谽谺。玩此可竟日，胡爲踏朝衙。何當子來會，酒食相邀遮。願爲久相敬，終始無疵瑕。閑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

司馬光《程夫人墓誌銘》 府君（蘇洵）年二十七猶不學，一旦慨然謂夫人曰：「吾自視，今猶可學。然家待我而生，學且廢生，奈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惡使子爲因我而學者。子若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數年，遂爲富家。府君由是得專志于學，卒成大儒。

蘇轍《藏書室記》 予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耳，其遺書在櫝，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

《師友談紀》 東坡嘗云：頃年文忠歐公薦其先君，薦章纔上，一時公卿爭先求識面，交口推服，聲名一日大振。蓋歐公之言，既取重于世，而當時之人，亦有喜賢好善之心，無紛紛翕訿之間言也。

《石林燕語》卷五 歐陽文忠公初薦蘇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時富公、韓公當國，雖韓、魏亦以爲當然。獨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試銜初等官。明允不甚滿意，再除方得編修《因革禮》。前輩慎重名器如此。元祐間，富紹庭欲從子瞻求爲《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發。其後不得已而言，一請而諾，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芥隱筆記》 荆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銷魂，惟別而已」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荆公、子美、聖俞、平甫、老蘇、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而荆公又作「而」字二詩：「採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蓋用《周禮・考工記》「梓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最爲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蘇之憾，未必不稔于此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蘇）洵初入京師，益帥張文定薦之歐陽公，世皆知之，而有雷簡夫者，爲雅守，以書薦之張、歐及韓魏公尤力。張之知洵由簡夫，世罕知之。雷之書文，亦慷慨偉麗可觀。

《修辭鑒衡》卷二 老蘇嘗自言：「『升裏轉，斗裏量』，因聞此，遂悟文章妙處。」

劉將孫《送戴石玉序》 老泉自歎無成，有二子，不忍其老於窮鄉，故汲汲焉。及盛年而推之四方，置之通都京邑，以發舒其才。使二蘇待其修於眉山，傳之京師，驛致而禮羅之，何能震動起越如是哉？

無名氏《史闕》 軾、轍登科，明允曰：「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

登科難，小兒如拾芥。」

作品本事

蘇軾《跋先君與孫叔靜帖并書》 嘉祐、治平間，先君編修《太常因革禮》。在京師學者，多從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亟稱之。先君既歿十有八年，軾謫居於黃，叔靜自京師過蘄，枉道過軾，出先君手書以相示。軾請受而藏之，叔靜不可，遂歸之。先君平生往還書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此獨其眞跡，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耶？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軾記。

又《跋先君書送吳職方引》 先伯父及第吳公榜中，而軾與其子子上再世爲同年，契故深矣。始先君家居，人罕知之者。公攜其文至京師，歐陽文忠公始見而知之。公與文忠交蓋久，故文忠謫夷陵時，贈公詩有「落筆妙天下」之語。軾自黃遷於汝，舟過慈湖，子上昆仲出此文相示，乃泣而書之。元豐七年四月十四日，軾謹記。

又《跋送石昌言引》 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爲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彥國使虜還，得靈河縣主簿以死。石守道嘗稱之，曰：「有道長七尺，而膽過其身。」一日坐酒肆，與其徒飲且酣，聞彥國當使不測之虜，憤憤推酒床，拳皮裂，遂自請行，蓋欲以死扞彥國者也。其爲人大略如此，然亦任俠好殺云。元祐三年九月初一日題。

《泊宅編》卷上 溫公在翰苑時，嘗飯客，客去，獨老蘇少留，謂公曰：「適坐有囚首喪面者何人？」公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聞之乎？」洵曰：「以某觀之，此人異時必亂天下，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主，亦將爲其誑惑。內翰何爲與之游乎？」洵退，於是作《辨奸論》行於世。是時介甫方作館職，而明允猶布衣也。

《韻語陽秋》卷一八 東坡跋梅聖俞詩後云：先君與梅二丈遊時，軾與子由弟年甚少，未有知者。家有老泉公作詩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則二蘇當少年時，已擅文價矣。

《避暑錄話》卷上 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兵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荊公爲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嘉之，屢詆于衆，以故明允惡荊公甚于仇讎。會張安道亦爲荊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獻安道，以荊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公。荊公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少傳於世。荊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

《石林燕語》卷一〇 仁宗山陵，韓魏公爲使。時國用窘匱，而一用乾興故事，或以爲過。蘇明允爲編禮官，以書責公，至引宋華元厚葬事，以爲不臣。魏公得之矍然，已乃斂容起謝曰：「某無狀，敢不奉教。然華元事，莫未至是否？」聞者無不服公大度，能受意外之言也。

《捫虱新話》下集卷三 《辨奸論》、《王司徒贈官制》，皆蘇氏宿憾之言也。予聞老蘇初來京師，以所著《權書》、《衡論》投歐陽公，一時推其文章。王荊公時已爲知制誥，獨不善之，以其文縱橫有戰國氣習，屢詆於衆。故明允惡荊公甚於仇讎。會張安道亦爲荊公所排，明允遂作《辨奸論》一篇，以荊公比王衍、盧杞，密獻安道，而不敢示歐公。荊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然當時此論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於南京，請爲明允墓表，遂全載之。而蘇氏亦不敢上石，諒有愧於其言哉！

《老學庵續筆記》 老泉布衣時，初未有名。雅安守（劉）〔雷〕太簡簡夫獨深知之，以書薦於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張文定公，辭甚切至，文亦高雅。今蜀人多傳其本，而東坡、潁濱二公獨無一語及太簡者。老泉集中，與太簡往來亦止有辭召試一書耳。如與太簡《請納拜書》，蜀人至今傳之，集亦不載。初疑偶然耳，久之，又得老蘇所作《太簡墓銘》，亦不在集中，乃知編集時有意刪去。不知其意果何如也。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 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作《辨奸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

《四六法海》卷六 嘉祐間，公與二子軾、轍至京。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書二十二篇。韓琦見其書，善之，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祕書省校書郎。此啓在此時，昭文相公者，文潞公也。

著錄

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 所著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易傳》十卷。

曾鞏《蘇明允哀辭》 明允所爲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老蘇集》五卷，又《嘉祐集》三十卷。

《東都事略》卷一一四《蘇洵傳》 有文集二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老蘇《嘉祐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老蘇《嘉祐集》十五卷，文安主簿、編修禮書蘇洵明允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五 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蘇洵集》十五卷，又《別集》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眉山嘉祐集》一部二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蘇老泉文集》八冊。 又：《眉山嘉祐集》二冊。

張鏜《嘉靖本嘉祐集跋》 右《嘉祐集》二冊，今侍御南澧王公以近世士子恆取法《止齋論範》，動拘繩墨【略】。按晉之暇，手出是帙，命太原府翻刻，令闔省士子人印一部，以相傳習。

《趙定宇書目》 《嘉祐集》二本。

《百川書志》卷一二 《老泉文粹》十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蘇洵《嘉祐集》十五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老泉集》六冊。

《行人司書目》 《嘉祐集》四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眉山嘉祐集》四冊，全。宋蘇洵著，凡十五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嘉祐集》十五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蘇老泉集》四冊，十六卷。《嘉祐集》四冊，十五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蘇洵《嘉祐集》十五卷。

任長慶《重刊嘉祐集序》 今大中丞三韓蔡公，少時喜讀蘇文，顧戎馬間關，迄未得暇。尋以督撫視漕淮上，機務殷繁，章疏雲集，一旦思所爲三蘇者，夢寐見之，惜未獲善本。淮陰陳階六給諫相與縱談古今之業，慨然曰：「予之宗人任粵時曾購三蘇全版，今年久剝蝕過半，公能校而補之，余當載以歸公，貯之淮郡，流布人間，誠千秋盛事。」於是公相顧狂喜，以爲希世之珍，遂命某偕給諫公董正之。而卷帙浩繁，篇章訛紊，魯魚亥豕，蒐剔良艱。爰令郡學博貢子悉心讎校，歷歲餘告成，眉山父子之文復光天壤。

馬元調《重編嘉祐集叙》 老蘇先生文集，歐、曾皆言二十卷，《宋史》傳同，《藝文志》「集十五卷，別集五卷」，《文獻通考》《嘉祐集》十五卷」。今世所流通，乃嘉靖間知太原府張君鏜刻本，亦十五卷，然多所漏。如《辨奸論》，先生一生大節，張文定公特載墓表，而東坡恭覽涕泗，撰書稱謝，至比之林宗之知叔度。《洪範論》、《史論》七篇，嘗以呈內翰歐陽公，見所上田樞密書。張所刻僅《史論》二篇，多闕略。其他可考見者，如《送吳侯職方赴闕引》、《賀歐陽樞密啓》、《謝相府啓》及小序尚十餘篇，而太原本俱無之，疑非《文獻通考》十五卷之舊。仁和黃生燦讀而訝焉，謂先生之書，當時鉅公偉人或謂如司馬遷，或謂賈誼不能過，或謂荀卿子之文，是宜片詞隻句罔令散失，而乃鹵莽若是！於是偕其弟煒、竭一時耳目之力，爬羅剔抉，重加編纂，合二十卷。蓋期還舊觀而不可得，聊存卷目，刻之家塾，并刻歐公嘉祐初薦劄及本傳、誌銘、哀挽諸篇以爲附錄，使讀是編者，一開卷間，咸得論其世以知其人。又以老泉非先生別號，不敢沿訛襲謬，故止稱《重編嘉祐集》，可謂嗜古力學，不忝厥祖寓庸子之風流矣。刻成，屬余叙。

顧若群《重編嘉祐集序》 今年夏，嘉定馬巽父先生，寓林門人也，十年重過武林，不勝西州之慟。二子請焉曰：「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吾子其何以使我不忘先人？」于是馬先生留聞光閣兩月，顧謂不佞若群同之，不佞若群則何以役馬先生也？二子陳發秘藏，如傾宛委，朝夕從馬先生後，編緝墜文，考佚事，余得與寓目焉，樂哉！此兩閱月閉門卻掃，誠不減南面百城。馬先生顧謂二子：眉山氏兄弟之競爽千古也，始不過西蜀兩少年，迨從老蘇先生至京師，一日而名滿天下，天子召見，公卿折節，老蘇先生與其二子相爲重。昌黎有言：「莫爲之前，莫爲之後。」雖公卿巖穴之士，弗顯弗傳，而況于祖孫父子者乎？二子少孤，長又不及其祖，聞馬先生言，竊自悲

也。已簡書，得兩蘇先生集，顧獨無老蘇先生集。有之，疑非歐、曾所稱文集二十卷者。書既缺略，板又漫漶，武林鄉先生藏書凡數家，即吾祖方伯觀察兩世所遺，未嘗見老蘇先生專集與其全集也。于是旁蒐遠採，補闕刊謬，而重編之役興。【略】其搜採則及僻隱，其訂讎則辨毫釐。非先生言，雖時本所載弗錄，其爲先生言，雖時本所佚必收也。魯魚亥豕，可正者正之，不可正者從闕文之義，無意更也。至《太玄》、族譜諸圖，旁行分注，時本舛誤尤甚，則靡不詳且核也。嗚呼，二子之于書，可謂勤矣！猶以《謚法》、《太常因革禮》未見爲恨。若《易傳》，則先生未成而卒，子瞻踵成之，亦猶太史公之于談、孟堅之于叔皮也。近且大行于世，先生之言無所不出，二子亦不以是觖也。【略】崇禎十年冬十月乙卯，武林顧若群謹序。

《絳雲樓書目》卷三 蘇老泉《嘉祐集》。陳景雲注：「十五卷。」

邵仁泓《康熙本嘉祐集序》 予不敏，不能仰窺先生之文於萬一，惟思先生之才尚好學不倦如此，則凡才之遠不及先生者，更宜何如也？集既刊成，爰書數言以自勉云。康熙三十七年相月既望，吳郡學邵仁泓謹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嘉祐集》十六卷附錄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略】考曾鞏作洵墓誌，稱有集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作十五卷。蓋宋時已有二本。是本爲徐乾學家傳是樓所藏，卷末題紹興十七年四月晦日婺州州學雕，紙墨頗爲精好。又有康熙間蘇州邵仁泓所刊，亦稱從宋本校正。然二本并十六卷，均與宋人所記不同。徐本名《嘉祐新集》，邵本則名《老泉先生集》，亦復互異，未喻其故。或當時二本之外，更有此一本歟。今世俗所行又有二本。一爲明凌濛初所刊朱墨本，併爲十三卷；一爲國朝蔡士英所刊任長慶所校本，凡十五卷，與晁氏、陳氏所載合，然較徐本闕《洪範圖論》一卷，《史論》前少引一篇，又以《史論中》爲《史論下》，而闕其《史論下》一篇，又闕《辨奸論》一篇，《題張仙畫像》一篇，《送吳侯職方赴闕序》一篇，《謝歐陽樞密啓》一篇，《謝相府啓》一篇，《香詩》一篇。朱彝尊《經義考》載洵《洪範圖論》一卷，注曰未見，疑所見洵集，當即此本。中間闕漏如是，恐亦未必晁、陳著錄之舊也。今以徐本爲主，以邵本互相參訂，正其譌脫，亦有此存而彼逸者，并爲補入。又附錄二卷，爲奉議充婺州學教授沈斐所輯，較邵本少國史本傳一篇，而多挽詞十餘首，亦并錄以備考焉。

黃丕烈《宋刻嘉祐集跋》 癸酉四月十四日，有書友攜此宋刻《嘉祐集》示余，索直白鏹四十金，云出自松江故家。余一見稱異，刻本之精，印本之爽，在宋本中可爲稀有。雖首尾略缺，諸藏書家圖記已鈐於缺少處，崑山徐氏收得時即如是，則缺失已久，瑕不掩瑜。

顧廣圻《嘉祐集跋》 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馬氏《經籍考》諸家著錄，名目、卷數無不相同。何義門言，嘗見宋槧所謂紹興十七年婺州本，曾在傳是樓者正如此。前明嘉靖壬辰，太原府尚有重刻本，余曾收之，亦然。是《明允集》之眞并未亡也。後有邵仁泓者，凡增第八《洪範論》，第十七至末《謚法》共五卷，以附合明允墓誌、哀詞等稱二十卷之數。餘十五卷中，又往往有增入之篇，全非本來。世間通行，大率其本，而《明允集》之眞於是幾亡矣。至其名目改云《蘇老泉先生全集》，爲同時閻百詩所非笑，載《潛邱札記》第四卷中，說甚是也。邵乃更造《凡例》數則，反謂之依宋本改正，思掩其失，豈不益可笑哉！觀者勿爲所惑可耳。

喬松年《宋刻本嘉祐集跋》 平生所見宋槧本，此爲最勝，展讀欣賞，幾欲炷香下拜。元章見奇石，尚欲具袍笏禮之，況異書乎！案頭有蜀刻《三蘇集》，取以相校，異文凡二十許條，率勝於今本。

《藝芸書舍宋板書目》 《嘉祐集》十五卷。

《天祿琳琅書目》卷一〇 《老泉先生文集》，宋蘇洵著，十四卷。宋人諸書目所載蘇洵《嘉祐集》，皆稱十五卷。此本標題既不仍「嘉祐」之名，而分卷僅止十四，其版雖仿宋巾箱本式，然字畫結體較大，筆法亦不能工，決非宋槧。其前後無序跋者，當爲書賈割去無疑。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重刊嘉祐集》十五卷，明嘉靖刊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嘉祐集》十六卷，宋蘇洵撰。洵集在宋凡四本。曾鞏作洵墓誌稱二十卷。晁氏、陳氏箸錄，皆十五卷。徐氏傳是樓紹興十七年婺州槧本作十五卷，附錄二卷。又有邵仁泓翻雕宋本，與徐本小有異同，亦十六卷。今所傳者有兩本，一爲凌濛初朱墨板本十三卷，又有蔡士英刻本十五卷。曾鞏所誌與晁、陳所錄，今不可見，以所存四本相較，當以徐氏宋本爲近古。【略】明嘉靖壬辰刊本十五卷。 明凌濛初刊朱墨本十三卷。

康熙中蔡士英刊本十六卷，附錄二卷。 又康熙中吳郡邵仁泓輯刊本二十卷、附錄二卷。邵本題《蘇老泉先生集》。

又《續錄》 宋刊《東萊標注老泉先生文集》，十四行二十五字，注小字

同，篇中有評點，存四、五兩卷。顧鶴逸藏《蘇老泉集》十四卷，中版心，八行十六字，不避諱，即《天祿目》所載也，疑爲宋時坊刻本。　明弘治刊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嘉祐集》十五卷，明弘治辛亥刊本。後有義興陸里後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通體有長號，共一百九十四號。方筐在正面左角，三魚尾，書名在第一魚尾下，每卷短號在二三魚尾之間。宋廟號皆空格，原出於宋。鐫刻古雅，訛字甚少。宣統辛亥除夕得嘉靖壬辰刊本，有太原府張鏜跋，行款同，白口，書名頂格，訛字較多。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類編增廣老泉先生大全文集》四卷，宋刊殘本。此書不見諸家書目，亦無序錄，原本卷數無考，僅存古律詩二卷、雜論一卷、經論一卷。其詩標紀行、懷古、投獻、閑寄、酬答、送行、釋氏、九日、器用、寺觀、祠廟、山水、城洞、園圃、書畫、禽獸、自述、挽辭、效古諸類。較《嘉祐集》增多《遊嘉州龍巖》、《初發嘉州》、《襄陽懷古》、《寄楊緯》、《和楊節推見贈》、《答張子立見寄》、《送蜀僧去塵》、《九日和魏公》、《題仙都觀》、《遊凌雲寺》、《過木櫪觀神女廟》、《題白帝廟》、《萬山》、《荆門》、《惠泉》、《昆陽城》、《題三遊洞》、《與可許惠所畫舒景以詩督之》、《仙都山鹿》、《自尤》凡二十首。《嘉祐集・送任師中》，此作「吳師中」。「雜論」中增《辨奸論》一篇。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五至二十七字不等。殷、徵、匡字缺筆，而桓字不改作「威」，亦不闕筆，疑是北宋麻沙本也。

又　《嘉祐集》十五卷，校宋本。

又　《嘉祐新集》十六卷，校宋本。蘇明允集宋時有二本，一名《嘉祐集》，一名《嘉祐新集》。此馮己蒼氏以家藏明刻悉依宋本改正，增鈔附錄一卷。末有紹興十七年四月晦日婺州州學雕，教授沈裴校二行。

《文祿堂訪書記》卷四　《東萊標注老泉先生文集》十二卷，宋蘇洵撰，呂祖謙注，宋紹熙刊本。次題若峰吳炎校勘。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五字，注雙行，綫口。卷中眉山刊評語，正文點句。目後刊書識語曰：「先生父子文體不同，世多混亂無別。書肆久亡善本，前後編節刊行，非繁簡失宜，則取舍不當，魚魯豕亥，無所是正，觀者病焉。頃在上庠，得呂東萊手鈔凡五百餘篇，皆可誦習爲矜式者，因與同舍校勘訛誤，析爲三集，逐篇指摘關鍵標題，以發明主意，其有事迹隱晦又從而注釋之，誠使一見，本末不遺，義理昭晰，豈曰小補之哉！鼎新作大字鋟木，與天下共之，收書賢士伏幸垂鑑。紹熙癸丑八月既望，從事郎、桂陽軍軍學教授吳炎濟之咨。」有「棟亭曹氏藏書」印。

《寶禮堂宋本書錄》　《東萊標注老泉先生文集》十二卷，四冊。此爲選節蘇老泉文，前後無序跋。目錄首行題「老泉先生文集」，次題「東萊呂祖謙伯恭編注、若峰吳炎濟之校勘」二行。目後有紹熙癸丑吳炎咨啓【略】。蓋南渡之後，文禁大開，蘇氏父子文字爲一時所矜尚，坊肆爭相編刻以謀錐刀之利，有所謂《三蘇文粹》者，最爲流行，其後又有重、廣、分門之輯，益趨蕪陋。此蓋不滿於其所爲，而別樹一幟者也。東萊久負盛名，坊間刊本每相引重，以增聲價。【略】以意推之，此亦必託名之作，而非眞出呂氏之手。天祿琳琅有《東萊標注三蘇文集》，編各分體，加以點抹，題下標注本意。據吳炎咨啓測之，此亦必三蘇合刻，版心有署「泉幾」者，亦其一證。然天祿本洵文十一卷，此爲十二卷，又有不同。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類編增廣老蘇先生大全文集》□□卷，宋蘇洵撰。宋麻沙本，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五至七字不等，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魚尾下記「類編老幾」，其下雙魚尾，中間記葉數。存卷一至四。其前二卷爲古律詩，較世行本《嘉祐集》增多《嘉州龍巖》等題二十首，因屬瞿鳳起世兄爲影寫此二卷，以備異日重刻老蘇集可據以補入也。（海虞瞿氏藏）

又　《重刊嘉祐集》十五卷，宋蘇洵撰，明初刊本，十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雙闌。版心魚尾下題「嘉祐集卷第幾」，右闌外下方有耳，記葉數、通號。《嘉祐集》嘉靖十一年太原府刊本行款與此同，字體亦頗相近，但改爲白口單闌，版心標題在魚尾上，闌外葉數通號亦已剗去，訛字亦較多耳。

又　《重刊嘉祐集》十五卷，明嘉靖十一年刊本，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單闌。後有嘉靖壬辰季冬知太原府事張鏜跋，蓋侍御南澧王公按晉之日命太原府翻刻者。

又　《嘉祐集》十四卷，宋蘇洵撰，宋刊巾箱本，八行十六字。薄紙印，甚精美，疑是宋末坊刻本。

又　《老泉先生集》十四卷，宋蘇洵撰，明刊巾箱本。

又　《東萊標注老泉先生文集》十二卷，宋蘇洵撰，宋呂祖謙注。宋紹興四年吳炎刊本。【略】按：此書刊工精整，紙墨精良，建本之佳者。余辛亥歲在杭州梅花碑冷攤獲第四、五兩卷，袁寒雲見而愛之，因分第五卷以贈。後袁氏書散，輾轉歸潘明訓，僅存卷四。庚申歲又得餘卷，因以小字本《通鑑紀事本

末》一冊自潘氏易回，遂爲完帙。此書散佚多年，幸假余手復爲延津之合，爲之欣幸無量。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三《顧千里校嘉祐集跋》 此明嘉靖壬辰太原守張鏜重刻本，書凡十五卷，與晁、陳諸家目錄所載卷數合。惟《嘉祐新集》作十六卷，至明正、嘉間巾箱本分十四卷，清康熙時邵氏本分二十卷，疑皆妄爲增損，此猶循宋時舊編，滋足貴也。第溯源雖古，而傳刻已不免差訛，顧氏據蔣篁亭校宋本手爲訂正，使數百載榛蕪一旦廓清，有功於茲集殊鉅。

《中國善本書提要》 《蘇老泉嘉祐集》十四卷，四冊（北圖）。明刻本。宋蘇洵撰。按此本凡十四卷，無序跋，校以卷端所載總目，不似有殘闕。然宋、明以來無分作十四卷之本。余校以十五卷本，編次全同，惟闕卷第十五雜詩一卷。然則此從十五卷本出，而刪去雜詩耳。

又 《蘇老泉全集》十三卷，七冊（北圖）。明凌氏朱墨印本。宋蘇洵撰。卷前《凡例》云：「稽前作者，動稱老泉文二十卷，遍閱藏本凡二三，咸缺略不一，無可考，仍其舊可也。獨分卷嫌其瑣瑣，遂合爲十三卷云。」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類編增廣老泉先生大全文集》□卷，宋蘇洵撰，宋刻本，一冊。 《蘇老泉先生文集》十六卷，宋蘇洵撰，明刻本，六冊。 《蘇老泉先生全集》二十卷，宋蘇洵撰，附錄二卷，宋沈斐輯，清康熙三十七年邵仁泓安樂居刻本，盧文弨校并跋，八冊。 《老泉先生文集》十四卷，宋蘇洵撰，明刻本，四冊。 《蘇老泉先生嘉祐集》十四卷，宋蘇洵撰，明刻本，十四冊。 《重刊嘉祐集》十五卷，宋蘇洵撰，明弘治刻本，王振聲跋并錄蔣杲、黃丕烈校，五冊。 《重刊嘉祐集》十五卷，宋蘇洵撰，明嘉靖十一年太原府刻本，馮舒校補并跋，二冊（按：此本凡四部）。 《重編嘉祐集》二十卷，宋蘇洵撰，附錄一卷，明崇禎十年黃燦、黃煒賁堂刻本，八冊。 《東萊標注老泉先生文集》十二卷，宋蘇洵撰，呂祖謙註，宋紹興四年吳炎刻本，四冊。 《蘇老泉文集》十三卷，宋蘇洵撰，明茅坤、焦竑等評，明凌濛初刻套印本，八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老泉先生文集》十四卷六冊，宋蘇洵撰，明刊巾箱本。 《重刊嘉祐集》十五卷四冊，宋蘇洵撰，明嘉靖壬辰（十一年）太原府刊本。 《蘇老泉先生全集》十六卷二冊，宋蘇洵撰，明刊本。 《重刊嘉祐集》十五卷四冊，宋蘇洵撰，明粵中刊、清康熙間蔡士英修補三蘇全集本。 《蘇老泉文集》存十二卷八冊，宋蘇洵撰，明吳興凌濛初刊朱墨套印本，缺卷十三。

《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 《蘇老泉先生全集》十六卷，宋蘇洵撰，文政十三年刊（木活，雙硯堂）。 同，後修。

藝文

趙槩《老蘇先生挽詞》 稱謂欒城舊（唐相味道，欒城人也），潛光谷口棲。雄文聯組綉，高論吐虹霓。遽忽悲丹旐，無因祀碧鷄。徒嗟太公丘，德位不至圭。 侍從推詞伯，君王問《子虛》。早通金匱學，晚就曲臺書。露泣時難駐，琴亡韻亦疏。臧孫知有後，里閭待高車。

王拱辰《挽老蘇先生》 氣得岷峨秀，才推賈馬優。未承宣室問，空有茂陵求。玩《易》窮三聖，論《書》正九疇。欲知歆向學，二子繼弓裘。

曾公亮《老蘇先生挽詞》 立言學往古，抱道鬱當時。鉛槧方終業，風燈忽遘悲。垂名文苑傳，行紀太丘碑。後嗣皆鸞鶱，吾知慶有餘。

歐陽修《蘇主簿挽詞》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驚返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輛鄉人會葬車。我獨空齋挂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韓琦《蘇員外挽詞二首》 對未延宣室，文嘗薦《子虛》。書方就綿絕，奠已致生芻。故國悲雲棧，英游負石渠。名儒升用晚，厚愧莫先予。 族本西州望，來爲上國光。文章追典誥，議論極皇王。美德驚埋玉，瓌材痛壞梁。時名誰可嗣，父子盡賢良。

陳襄《蘇明允先生挽詞》 禮閣儀新奏，延英席久虛。自從掩關卧，無復草《玄》書。東府先生誄，西山孝子廬。誰言身後事，文止似相如。

曾鞏《蘇明允哀辭》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

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爲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者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辨智，遇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于蜀地。既請歐陽修爲其銘，又請予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于壙中，而辭將刻之于冢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爲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強。閱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齧浮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雕肺腸。自京師兮洎幽荒，矧二子兮與翺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峨峨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暐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蘇頌《老蘇先生挽詞》 觀國五千里，成書一百篇。人方期遠至，天不與遐年。事業逢知己，文章有象賢。未終三聖傳，遺恨掩重泉。　常論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義更相親。痛惜才高世，齎咨涕滿巾。又知餘慶遠，二子志經綸。

王珪《挽霸州文安縣主簿蘇明允》 岷峨地僻少人行，一日西來譽滿京。白首只知聞道勝，青衫不及到家榮。玄猿夜哭銘旌過，紫燕朝飛挽鐸迎。天祿校書多分薄，子雲那得葬鄉城。

姚闢《老蘇先生挽詞》 持筆游從已五年，忽嗟精魄已茫然。茂陵未訪相如稿，宣室曾知賈誼賢。《薤露》有歌淒曉月，絳紗無主蔽寒煙。平生事業文公志，應許鄉人白玉鐫。　羈旅都門十載中，轉頭浮宦已成空。青衫暫寄文安籍，白社長留處士風。萬里雲山歸故國，一帆江月照疏篷。世間窮達何須校，只有聲名是至公。

鄭獬《哀蘇明允》 豐城寶劍忽飛去，玉匣靈踪自此無。天外已空丹鳳穴，世間還得二龍駒。百年飄忽古無奈，萬事凋零今已殊。惆悵西州文學老，一丘空掩蜀山隅。

劉攽《挽蘇明允二首》 季子才無敵，桓公義有餘。空悲五儋石，猶得茂陵書。郢路營魂遠，江源氣象虛。康成宜有後，正使大門閭。　漢儀綿藹盛，周謚竹書存。益以《春秋》法，因知皇帝尊。百年當絕筆，諸子謝微言。詩禮終誰及，賢良萃一門（蘇增《謚法》，又修纂《禮書》成而卒）。

張商英《老蘇先生挽詞》 近來天下文章格，盡是之人咳唾餘。方喜丘園空總帳，何期簫吹咽轜車。一生自抱蕭張術，萬古空傳揚孟書。大志未酬身已歿，爲君雙淚濕衣裾。

張燾《老蘇先生挽詞》 本朝文物盛西州，獨得宗公薦冕旒。稷嗣草儀書未奏，茂陵詞客病無瘳。一門歆向傳家學，二子機雲並舊游。守蜀無因奠尊酒，素車應滿古源頭。

又《老蘇先生祭文》 嗚呼！蜀山之英，岷山之靈。積久憑厚，而君晚成。懷策囊書，再游上京。二子侍來，一時貴名。群公要官，推挹薦藉。蘇氏文章，遂擅天下。禮經謚法，讎繹未暇。天不憖遺，忽從奄化。嗚呼識君，亦既舊故。旅櫬之歸，莫弔孺慕。佳城之掩，遠莫瞻顧。聊陳奠樽，將我哀素。

章望之《老蘇先生哀詞》 子之生兮岷峨之英，子之逝兮汴都之傾。爛文采兮曄其聲名，奄忽逝去兮莫然其靈。魂之逝兮幽墟，骨之葬兮蜀山之隅。猿哀吟兮鳥叫呼，神氣如無兮寧與物俱。日舒曉兮月開夜，風雨晦明兮寒暑變化。魂冥冥兮何在，其疾其徐兮四維上下。獨播世兮休譽，不試之嗟兮何時而罷。

佚名《老蘇先生會葬致語》 編禮寺丞，一時之節，百世所宗。道兼文武之隆，學際天人之表。漁釣渭上，韜六韜而自稱；龍蟠漢南，非三顧而不起。宋興百載，文弊多方。簡編俱在，氣象不振。雖作者之繼出，尚古風之未還。迨公勃興，一變至道。上自朝廷縉紳之士，下及巖穴處逸之流，皆願見其表儀，固將以爲師友。而道將墜喪，天不假年。書雖成于百編，爵不過于九品。謂公爲壽，不登六十，謂公爲夭，百世不亡。今者喪還里閭，宵會親友。顧悲哀之不

足，假諷詠以舒情。敢露微才，上呈口號：萬里當年蜀客來，危言高論冠倫魁。有司不入劉蕡第，諸老徒推賈誼才。一惠獨刊姬謚法，六經先集漢家臺。如公事業兼忠憤，淚作岷江未寄哀。

蒲宗孟《祭老泉先生文》 嗚呼，天有靈氣，不知自秘，無物得之，獨先生兮，斂爲才智。地有靈光，不知自藏，無物得之，獨先生兮，發爲文章。先生之才，非衆人之才也，凌厲勃鬱，駕空鑿密，超後無前兮，自爲紀律。先生之文，非衆人之文也，健緊遒壯，排山走浪，談笑睥睨兮，若無巧匠。峭華絕頂，長松孤勁，拔俗掀崖兮，未足方先生之行。泰山飛雲，溶洩繽紛，盤空繞日兮，未足爲先生之文。嗚呼，在古有人，猶得而踐，獨吾先生，不可爲而可羨。出入馳驟兮千態萬變，縱橫上下兮窮幽浹顯。先生初時，未學弦歌。年二十七，始就琢磨。閉戶讀書，不知其他。後纔數年，連舉二科。世不見收，歸息岷峨。曲陵深澗，考槃其邁。益自刻苦，逐躡丘軻。百家紛披，諸子森羅。習爲一途，漲爲一波。《洪範》、《史論》，詆黜譏訶。《太玄》跨羸，自古喑阿。先生一言，糾謬黜訛。世無人知，先生已老。宗工歐陽，一見歎懊。自恨相逢，日月不早。攜其文章，出力薦導。俾纂禮書，補綴探討。以新大典，法則祖考。是時天下，朝廷久趨。爭傳其文，規矩風模。父子赫然，聳動賢愚。一家三人，齊名並驅。是以歐陽公誌其墓曰：學者多尊其賢，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先生爲老蘇。善評文者亦曰：先生，歐陽之徒。嗚呼，先生亦盛乎！今無及矣，後可繼乎！舉世之賢，單窮窘促。觀其尋常，有一而足。獨吾先生，兼包廣蓄。溢囷滿囊，所求唯欲。如發寶藏，精金美玉，無所不備兮，驚心駭目。舉世之人，孱筋弱力。觀其尋常，徐行已踣。獨吾先生，快勇健特。攘袂奮氣，萬里頃刻。左趨右旋，不肆其逼。遂窺其奧兮，蹈閫入域。宋有天下，今五世矣。景星屢呈，丹鳳屢至。流俗慣見，不以爲瑞。惟先生兮，離倫絕類。世無有兮，人知爲異。太平之祥兮，先生是矣。景星鳳雲，安足數矣。天胡不仁兮，遽此奪矣。嗚呼嗟乎兮，斯文已矣。自今已去兮，不復見矣。天下之人兮，徒誦其言，思其人，仰其餘行而已矣。《衡論》、《機策》，前人不到。石穴金匱，已收遺草。《禮書》、《謚法》，世不得傳。廣內中秘，獨有遺編。自當世以及後世，始百年以及千年，使來者讀是書以濟大道，由先生以觀聖賢。然後知蜀之褒、雄、相如者爲不足貴，而千古之下，自劍以南，獨有先生焉。嗚呼，宗孟仰先生爲久，不得執紼掃兮，從門人之後；知先生爲深，不得質疑兮，破未明之心。喪舟沿洄，丹旐晝開。江水清冷兮，峽風吹埃，白石磷磷兮，蒼山崔嵬。天寒歲暮兮，增我餘哀。再拜柩前兮，慘顏傷懷。肴盈豆登兮，酒盈樽罍。音容有無兮，恍疑其來。杳不可接兮，長慟而回。嗟嗟先生，亦已焉哉！

魏了翁《謁蘇文公祠祝文》 眉山號大郡，聖天子不以某不肖，奠守茲土。其在境內，凡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夙夜承禮無忒。矧惟山川炳靈，世載蘇氏一翁二季，先後相望，文章事業，在太史氏之典策。今居郡滿歲，顧歲時奉嘗，闕然弗講，殆非所以厲賢崇化，律我有民也。用修圭薦，展于宰下，以內翰太史文忠公、黃門文定公從祀。既齊既稷，神保攸歆，敢不永興多士，承繹斯文，以毋忘德。

雜錄

《孫公談圃》卷上 蘇明允作《權書》，永叔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于朝。明允因得官。

蘇軾《送賈訥倅眉》 老翁山下王淵回，手植青松三萬栽。父老得書知我在，蓬蒿親手爲君開。試看一一龍蛇活，更聽蕭蕭風雨哀。便與甘棠同不翦，蒼髯白甲待歸來（先君葬於蟆頤山之東二十餘里，地名老翁泉，君許爲一往。感歎之深，故及之）。

又《木山》 吾先君子嘗蓄木山三峰，且爲之記與詩。詩人梅二丈聖俞見而賦之，今三十年矣。而猶子千乘又得五峰，益奇，因次聖俞韻，使幷刻之其側：木生不願回萬牛，願終天年僕沙洲。時來幸逢河伯秋，掀然見怪推不流。蓬婆雪嶺巧彫鎪，蟄蟲行蟻爲豪酋。阿咸大膽忽持去，河伯好事不汝尤。城中古沼浸坤軸，一林瘦竹吾菟裘。二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榿木行可櫃。會將白髮對蒼巘，魯人不厭東家邱。

又《和陶郭主簿》 「雀轂含淳音，竹萌抱靜節。」自注：此兩句，先君少時詩，失其全首。

蘇轍《墳院記》 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墳側精舍也。先公既壯而力學，晚而以德行文學名於世。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生而志節不群，好讀書，通古今，知其治亂得失之故。有二子，長曰軾，季則轍也。方

其少時，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嘗有志茲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轍兄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幾五十，乃始得還朝。兄氣剛寡合，已入復出。轍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尚書右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剎度僧，以薦先福。墳之東南四里許，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相傳唐中和中任氏兄弟所捨也。轍以請於朝，改賜今牓，時元祐六年也。既三年，兄弟皆以罪廢，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毗陵以病沒。轍中止潁川，不能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墳上剎。又二年，上哀矜舊臣，手詔復還畀之。墳之西南十餘步有泉焉，廣深不及尋，晝夜瀵湧，清冽而甘，冬不涸，夏不溢。自轍南遷，而水日耗，至奪剎遂竭。父老來告，轍惕焉，疑獲譴於幽明，徬徨不知所爲。而手詔適至，泉亦滃然而復。山中人皆曰：「詔書乃與天通耶？」轍聞之，遡闕而拜，以膺上賜。久之，乃爲之記，使世世子孫，知茲剎廢興所自，以無忘朝廷之德。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大夫、護軍、欒城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蘇轍記。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　《英宗實錄》：「蘇洵卒，其子軾辭所賜銀絹，求贈官，故贈洵光祿寺丞。」與歐陽公之《誌》「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不同。或云《實錄》，王荆公書也。又書洵機論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謀權利機變之言也。蓋明允時，荆公名已盛，明允獨不取，作《辯奸》以刺之，故荆公不樂云。

《石林燕語》卷二　蘇子謫黃州，號東坡居士，其所居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故云。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八　苕溪漁隱曰：「余讀三蘇文，有《諫論》上下二篇，其間云：『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也。』其言止此而已，復齋乃云：『鄭公以蘇、張之辨，而爲諫諍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心正也。』《諫論》中初無此等語，不知復齋何從得之邪？余觀《諫論》，殆是老蘇作，格力辭旨，可以見矣，非東坡作也。」

《玉堂嘉話》　《上清儲祥宮碑》墨迹，然後書「老泉撰」。商左山云：「蓋避東坡禍，故改云。」

《清波雜誌》卷二　客有言表章所用字有合回互處，若「危」、「亂」、「傾」、「覆」之類，通朝士書，如「罪出」、「憂去」，甚至以「中謝」爲「叙謝」。初以爲過，及見元祐一小說，言蘇明允作《權書》，歐陽公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於朝。

王珩《欒城集序》　余時亦以地方少歉，南歷嘉、眉，公暇即詣蘇祠訪其遺迹，亦以夙仰其風也。【略】有指其樹以相告者曰：「此者老泉手所植榆也。」大數十圍，中枯有罅，可容數人，牧童往往攀入戲蹂。近以塵飛雨注，罅漸以合，而枝葉復生。衆皆異之，謂老泉之精靈未泯也。

《筆乘續集》卷六　世傳老蘇號老泉，第公號東坡，而葉少蘊《燕語》云【略】。歐公作老泉《墓誌》，但言人號老蘇，不言其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老」字，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誤也。

婁堅《記蘇長公二別號》　東坡此書古淡遒勁，雖知好公書者，未必能識也。予嘗見別本及士大夫模入石者，要當以此本爲眞正。又紙尾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印，蓋公自黃還朝，既衰而思其丘墓，去作此書不遠，兩別號殆相繼于元豐、元祐間也。當時如宗室令畤，嘗從公爲潁州倅，亦札記及此。而南渡後，雖馬端臨之博，猶以老泉爲明允別號。至本朝楊升庵，其該洽爲一代所推，亦仍其誤。

黃燦、黃煒《重編嘉祐集紀事》　一夕余偶舉老泉文相質，先生（馬元調）爲析大旨，笑曰：「而亦以老泉爲明允乎？非也，老泉固子瞻號也。吾嘗見子瞻墨迹矣，其圖書記曰：『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合爲一章。且歐、曾諸大家所爲誌銘哀詞挽詩，有號明允以老泉者乎？歐公有『稱老蘇以別之』之句，世或緣此相誤耳。」余唯唯。然老泉之名童而習之，一旦歸之長公，竊疑其別自有說。已閱昔人辨證諸書，則所以糾此誤者，援據詳實，凡三四見，而葉少蘊《燕語》，更明列其故。葉、蘇同時，當必不謬。已又檢法書，至子瞻《陽羨帖》，吾固嘗好之。即老泉相沿，自南宋已然，未敢專己所見爲斷。而有書不讀，讀之不精，我則恫乎無聞。

何行中、趙子崧《跋蘇氏一門諸帖・叔黨試後四詩帖》　老蘇先生書，世罕見之，今始獲觀筆法。歐陽公云：「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夫豈特文哉，翰墨固爲近世第一矣。杜君唐弼，出以相示，且請題其後。己酉閏八月三日，長沙何行中、東都趙子崧同閱于凌江物不遷齋。

《潛邱劄記》卷五《跋老蘇集》　楊用九自吳門歸，以余好收書，於時下刊本尤易致也，購以餽余。其籤題不曰《老蘇全集》，而曰《蘇老泉先生》，是父冒

子號矣。蓋蘇氏先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不知何年訛以稱老泉。一辨於葉石林，再辨於焦弱侯，以家藏子瞻墨蹟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圖書證尤妙。此尚不曉，何以刊爲。楊君謙見吳原博送新修《姑蘇志》，正盥面，瞥其籤題，輒以水洒其使者，不開卷，擲而還之，殆亦未爲過矣。越明年庚辰首春，戴唐器書來，憶東坡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果老蘇號老泉，坡敢於僧泉公者稱曰老泉乎？眞解頤新語，惜不令焦文端聞之也。

《隨園詩話》卷一五　老泉者，眉山蘇氏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故子由《祭子瞻文》云：「老泉之山，歸骨其傍。」而今人多指爲其父明允之稱，蓋誤于梅都官有《老泉》詩也。

《蛾術編》卷七八　《金陵陰風得鍾山泉公詩》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俗稱蘇明允爲蘇老泉，又以其《嘉祐集》爲《老泉集》，果爾，東坡豈作此語？然南宋《陸象山文集》已呼明允爲老泉，則其來久矣。

魏禮《示兒輩》　葉少蘊云【略】。子瞻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于卷冊。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歐公作《明允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自號老泉。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王文誥《蘇詩總案》卷一　老泉者，公（蘇軾）以稱其父之墓也，集有《老泉焚黃文》可證。時惟蘇氏子孫稱之，後兩宋文人震于其名，皆相沿稱道，遂譌以爲字，舉目爲蘇老泉，而有加以先生者矣。茲在粵，無《嘉祐集》，偶得元明刊本而卷帙殘闕，其名曰《蘇老泉先生全集》。

戚牧《牧牛庵記·東坡別號》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盡人皆知，又字子平，知者已少。至老泉居士，則皆以爲乃父明允先生，其實老泉亦東坡之別字也。原版《晚香堂帖》尾有東坡、老泉二印，鈐蘇軾名下，此其明證。

《霞外攟屑》卷七　（引《潛邱劄記》，【略】）庸按：《嘉祐集》有《老翁井銘並叙》，又有《老翁井》詩，無作老人泉者。梅聖俞《老翁泉》詩曰：「泉上有老人。」東坡書梅聖俞云：「家有老人泉。」不知何以互異。文忠又有《送賈訥倅眉》七律二首，其次起云：「老翁山上玉淵回，手植青松三萬栽。」自註：「先君葬于蟆頤山之東二十餘里，地名老翁泉。」至老蘇，宋時已譌稱老泉，則焦文端所謂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豈此號涉「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沿譌至今，大率如此。公于其父，始稱編禮公，後稱宮師。《潛邱》第二條是補葉、焦所未備。《隨園隨筆》卷十七云：「子由《祭子瞻文》曰：『老泉之山，歸骨其傍。』而今人多指爲其父明允之稱，蓋誤于梅都官詩。」《詩話》卷十五同，亦未核，梅詩不如此也。《魏季子文集》卷九《示兒輩尺牘》引葉說似未備。又按：明允未與易名，今人或稱蘇文公，乃文安之誤。觀淳熙三年七月十三日趙雄《請蘇文定公謚劄子》云：「頃歲陛下加惠蘇軾，賜謚文忠。」又太常博士章謙云「又有父文安先生爲之師，有兄文忠公爲之師友」可見。《隱居通議》卷十三乃云「三蘇皆得謚文，老泉，文公；東坡，文忠；潁濱，文定」，則誤之誤矣。

顏太初

論述

司馬光《顏太初雜文序》　天下之不尙儒久矣。今世之士大夫，發言必自稱曰儒，儒者果何如哉？高冠博帶，廣袂之衣，謂之儒邪？執簡伏冊，呻吟不息，謂之儒邪？又況點墨濡翰，織製綺組之文以稱儒，亦遠矣。【略】魯人顏太初，字醇之，常憤其然，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光，先王之道猶翳如也。乃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爲詩歌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爲事，慕嵇康、阮籍之爲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寖以成風。太初惡其爲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淸直與己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怨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時或薦太初博學有文，詔用爲國子監直講。會有御史素不善太初者，上言太初狂狷，不可任學官，詔即行所至改除河中府臨晉主簿。太初爲人，實寬良有治行，非狂人也。自臨晉改應天府戶曹，掌南京學，卒於睢陽。【略】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

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失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爲《題名記》，今集而序之。前世之士身不顯於時，而言立於後世者多矣。太初雖賤而夭，其文豈必不傳？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鑒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廚傳矣。由是言之，爲益豈不厚哉！

蘇軾《鳧繹先生詩集叙》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

《東州逸黨》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東州逸黨》言西晉阮籍、王衍等事，余固辨之。司馬懿父子殺夏侯玄、稽康，遂篡曹氏，天地陰陽爲之顛倒者數百年，使孔子在，何止臨河而返。太初憤逸黨可也，奈何以罪籍、衍乎？

傳記

《宋史》卷四四二《顏太初傳》 顏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少博學，有儁才，慷慨好義。喜爲詩，多譏切時事。天聖中，亳州衛眞令黎德潤爲吏誣構，死獄中，太初以詩發其寃，覽者壯之。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是時有醫許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已，西向拜扁鵲曰：「不敢忘師也！」帝爲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參知政事蔡齊，齊爲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飲，不循禮法，後生多慕之，太初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太初中進士後，爲莒縣尉，因事忤轉運使，投劾去。久之，補閬中主簿。時范諷以罪貶，同黨皆坐斥，齊與道輔薦太初，上其嘗所爲詩，召試中書。言者以爲此嘲譏之辭，遂報改臨晉主簿。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與守爭事，恚死，守憾之，捃構其子以罪，發狂亦死，父子寓骨僧舍。時守方貴顯，無敢爲直寃，太初因事至同州，葬武父子，蘇舜欽表其事于墓左。後移應天府戶曹參軍、南京國子監說書，卒。著書號「洙南子」。所居在鳧、繹兩山之間，號鳧繹處士。

著錄

歐陽修《與顏直講書》 蒙以《鳧繹先生集》爲示，某自少時嘗得傳誦數篇，每恨不見全編，不意茲時頓飫饑渴，藏家著錄，以傳後世，榮感榮感。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 《鳧繹先生集》十卷，顏太初淳之撰。東坡序【略】。司馬溫公序【略】。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顏太初集》十卷。

又卷四四二《顏太初傳》 有集十卷，《淳曜聯英》二十卷。

雜錄

蘇軾《書諸公送鳧繹先生詩後》 鳧繹先生既歿三十餘年，軾始從其子復游，雖不識其人，而得其爲人。先生爲閬中主簿，以詩餞行者凡二十餘人，皆一時豪傑名勝之流。自景祐至今，凡四十餘年，而凋喪殆盡，獨張君宗益在耳。懷先生之盛德，想諸賢之遺烈，悼歲月之不居，感人事之屢變。故書其末，使後生想見其風流云耳。

黃孝先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 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能改齋漫錄》卷一七 宿州營妓張玉姐，字溫卿，本蘄澤人，色技冠一時，見者皆屬意。【略】其後明道中，張子野先、黃子思孝先相繼爲掾，尤賞之。偶陳師之求古以光祿丞來掌榷酤，溫卿遂託其家，僅二年而亡，才十九歲。子思以詩弔之：「人生第一莫多情，眼看仙花結不成。爲報兩京才子道，好將詩句哭溫卿。」先是，子思有愛姬宜哥，客死舟中，遺言葬堤下，冀他日過此得一見，以慰孤魂。子思從之，作詩納柩中，其斷章云：「恩同花上露，留得不多時。」

姚嗣宗

論述

《續湘山野錄》 姚嗣宗關中詩豪，忽繩檢，坦然自任。杜祁公帥長安，多裁品人物，謂尹師魯曰：「姚生如何人？」尹曰：「嗣宗者，使白衣入翰林亦不忝，減死一等黜流海島亦不屈。」姚聞之大喜，曰：「所謂善評我者也。」時天下久撤邊警，一旦忽元昊以河西叛，朝廷方羈籠關豪之際，嗣宗也因寫二詩於驛壁，有「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窮麟」。又一絕：「百越干戈未息肩，九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不語，靜聽松風春晝眠」之句。韓忠獻公奇之，奏補職官。

《邵氏聞見錄》卷一六 姚嗣宗字因叔，華陰人。豪放能文章，喜談兵。嘗作詩曰：「踏破賀蘭石，【略】」韓魏公宣撫陝西，薦於朝，命官以大理寺丞、知華陰。有運使李參者，性卞急，因謁岳相，見庭中唐大碑爲火所焚，問嗣宗曰：「誰焚此碑？」嗣宗曰：「草賊耳。」參問曰：「何不捕治？」嗣宗曰：「當時捉之不獲。」參問賊姓名，嗣宗曰：「黃巢耳。」參知其玩己，乃已。嗣宗，人傑也，竟不達以死。呂汲公表其墓，載平生甚詳。

《容齋三筆》卷一一 西夏囊霄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畫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覘山川風俗，有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略】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略】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

《書畫續聞》卷六 華山狂子張元，【略】韓魏公在鄜延日，元以策干，公不用。後流落竄西夏，教元昊爲邊患。及公撫陝右，書生姚嗣宗獻詩云：「踏破賀蘭石，掃空西海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鱗。」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遂表薦官之。又嘗題詩於關中驛舍云：「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東坡見而誌之，後聞乃嗣宗詩。又有詩云：「崆峒山叟笑不語，靜聽松風飽晝眠。」皆豪語也。

紀事

范仲淹《奏舉姚嗣宗充學官》 臣等竊見環州軍事判官、監慶州糧料院姚嗣宗，策試方略，考在優等，效官邊郡，不避險阻。文筆奇峭，有古人風格，兼通經術，宜置國庠。欲乞聖慈特授一學官，候通前任成四考日，與轉原官。若不如舉狀，臣等甘當同罪。臣范仲淹、臣韓琦。

《湘山野錄》卷中 高副樞若訥一旦召姚嗣宗晨膳，忽一客老郎官者至，遂自舉新詩喋喋不已。日既高，賓主盡餒，無由其去。姚亦關中詩豪，辨謔無

羈，潛計之，此老非玩不起。果又舉《甘露寺閣》詩云：「下觀揚子小。」姚應聲曰：「宜對『卑末狗兒肥』。」雖愠不已，又舉《秋日峽中感懷》曰：「猿啼旅思悽。」姚應曰：「好對『犬吠王三嫂』。」老客振色曰：「是何下輩？余場屋馳聲二十年。」姚對曰：「未曾撥斷一條絃。」因奮然而去。高大喜，因得就匕。

黃亢

《宋史》卷四四二《黃亢傳》 黃亢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夢星殞于懷，掬而呑之，遂有娠。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林逋，逋尤激賞。時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爲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以諷，士人爭傳之。亢爲人侏儒，不飾不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彊記，爲文詞奇偉。卒，鄉人類其文爲十二卷，號《東溪集》。

《荆溪林下偶談》卷一 《(皇朝)文鑑》載黃亢《臨水》詩云：「去年昨日水，今日到何處？」蓋蹈襲杜牧《題安州浮雲樓寄湖州張郎中》，云：「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黃亢集》十二卷。

林逋《和黃亢與季父見訪》 積水凝懸館，船寬或結樓。一窗方寄傲，二巷忽同游。怨慕采菱曲，蒼茫拾翠洲。微風起萃末，歸路滿清愁。

丁寶臣

論述

胡宿《丁宗臣可太常博士丁寶臣可太常丞制》 以爾寶臣文典而蔚，才敏且精，是惟天倫，並入吾彀。所試有迹，厥修弗愆，或鳴弦於字人，或剖符而守境。並時上計，據法得遷。

歐陽修《舉丁寶臣狀》 臣竊見太常丞、湖州監酒務丁寶臣，前任知端州日，因遭儂智高事停官，叙理監當。方智高攻劫嶺南，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至奔逃。如聞當時獨寶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便行斬決，及曾鬬敵。朝廷以其如此，故他人皆奪兩官，獨寶臣只奪一官，以此見其比衆人情理之輕。臣伏見寶臣履行清純，頗有官業。惟海賊遽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伏遇祫享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當滿任，牽復官資，就移一親民差遣。

王安石《丁君墓誌銘》 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當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驅未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貧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

《和永叔新晴獨過東山》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三方回評：元珍前爲六一翁所知，詩甚工。馮舒評：次聯板。馮班評：「然」字韻險，此更用得不好。亦工，然去唐人遠矣，不得古人鍊句法也。紀昀評：六句好。七、八兩句有何好處而圍之？九句用意而拙，十句便自然，十一句「犍令」二字不貫「多情」。

傳記

歐陽修《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略】慶曆年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

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略】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群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僞，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略】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饑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寀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略】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

王安石《丁君墓誌銘》（存目）

紀事

《東軒筆錄》卷一〇 丁寶臣守端州，儂智高入境，寶臣棄州遁，坐廢累年。嘉祐末，大臣薦，得編校館閣書籍。久之，除集賢校理。是時蘇寀新得御史知雜，首采其端州棄城事劾之，遂出寶臣通判永州。士大夫皆惜其去，王存有詩云：「病鸞方振翼，饑隼乍離韝。」蓋謂是也。

藝文

歐陽修《戲答元珍》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夜聞歸鴈生鄉思，病入新年感物華。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又《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暫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字，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奸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尚饗！

曾鞏《丁元珍挽詞二首》 翰墨金聲遠，神情玉氣溫。節廉貧愈見，風義老彌惇。舊學資詳正，新儀屬討論。誰憐一麾出，終不反修門。 從軍王粲筆，記禮后蒼篇。謾有殘書在，能令好事傳。鵩來悲四月，鶴去遂千年。試想長橋路，昏昏隴隧烟。

又《館中祭丁元珍文》 嗟乎元珍，別子幾時，孰謂子往，無復來期。子之爲人，渾厚平夷，不阻爲崖，不巧爲機。朋僚悅附，族黨懷依。其動恂恂，必應繩規。其語諄諄，不見瑕疵。從事之畫，吾無妄隨。長人之政，彼有遺思。其蓄鈞石，其出銖錙。惟夫學問，富有書詩。濡墨操紙，寫之文辭。春陽滿野，萬物榮滋。匪營匪飾，疊異并奇。既精衆作，於詩復尤。清新俊逸，與古爲儔。讀之灑然，可破百憂。哀烏之秩，天祿之遊，謂淹已久，既晚方收。孰云未幾，斥置南州。書猶未復，訃已來投。衆爲哀傷，况於吾屬。初疑終駭，失淚滿目。莫紖子棺，莫襚子服。禮多不及，情豈能忘？寓辭千里，侑此一觴。

王安石《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屯。又從躋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槃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僇羞。

劉攽《傷丁元珍學士》 休沐非連騎，投沙迫去身。似鴞憂鵩鳥，比鶴望鄉人。夢與江湖隔，情存翰墨新。定交相得晚，撫事亦酸辛。

又《挽丁元珍》 顏駟縻三省，君山困六安。宦遊俱邂逅，行路正艱難。去水爭還壑，凝霜苦敗蘭。唯餘青簡在，時爲拂塵看。

《會稽掇英總集》卷四胡宗愈《和丁寶臣游五泄》 喜陪詩伯尋幽去，從此風騷覺有神。明代應無高遯士，奇峰盡屬苦吟人。欲名地巧題難得，卻恨圖經說未眞。回想天童山迤邐，更多形勝亦非倫。

趙禎 宋仁宗

論述

綜論

歐陽修《仁宗御集序（英宗皇帝密旨代作）》 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叙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愼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於天地、大享於明堂者皆再，耕於籍田、祫於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闃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於近郊、曲宴於便坐者，廑纔一二而已。故叙禋祀，享升歌，樂章藏於有司，薦於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鐘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於己，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爲宋仁宗。噫！仁之爲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爲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歸田詩話》卷上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稱治。葬昭陵，有題詩道傍者曰：「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過，春風吹淚灑昭陵。」惜其人姓名不傳。史臣贊之曰：「帝在位四十二年，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厥後荆公變法，至詆爲不治之朝，甚矣，其肆爲強辯而不顧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百首・仁宗》 賞花故事豔前聞，禁籞徘徊旭景分。瓊管織成錦臂字，桂香草色兩氤氳。

分論

《危竿論》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帝于邇英出《危竿論》一篇，述居高愼危之意。又出御書十有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眞考業，

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眞宗愛民孝思感噎，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好碩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愼言語，十曰待耆老，十一曰進靜退，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懼貴極，十四曰保勇將，十五曰尙儒籍，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分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愼滿盈，二十五曰傷暴露兵，二十六曰哀鰥寡民，二十七曰訪屠釣臣，二十八曰講遠圖術，二十九曰辨朋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二曰戒迎合，三十三曰罪己爲民，三十四曰損引撫軍，三十五曰一善可求，小瑕不廢。顧丁度等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于政治者，書以分賜卿等。」

《賞花釣魚御製》《瀛奎律髓彙評》卷五馮班評：此種詩不如用「崑體」，富艷而雅。查愼行評：御製詩難得如許熨貼。紀昀評：氣象雍容，自是太平帝王吐屬，然以爲高作，則末也。《詩藪》外編卷五：昭陵《賞花釣魚》、阜陵《臨幸祕省》二七言律，亦和平可誦，然是宋人格調。

《曾公亮知鄭州賜詩》曾公亮《五言四韻詩記》：上作詩五言一章四韻，賜端明殿學士曾公亮知鄭州，寵其行也。臣公亮拜首稽首，以愛寶于其家。越明年十月辛卯乃發石摹刻，立于州廨之別廳，庶幾與三辰並昭，揭諸無窮。【略】今詩之作也，所以褒眷侍學之臣，而寵其出宿；因明藩屏之寄，職儀之數，而慰其長人。卒告諸論思可否，不以內外爲間，而敕其自效。蓋天子尙文隆儒，勤政樂諫，四者天下之急務，而一章之中微指具焉。

《送李良定帥鄆詩》《能改齋漫錄》卷一一：李良定公幼以國戚侍仁宗研席，帝尤篤中外之愛。公帥鄆，帝以詩送行曰：「魯館名臣子，皇家外弟親。詩書謀帥舊，金竹剖符新。九郡提封遠，一圻甘澤均。純誠宜報國，撫士愛吾民。」識者以爲眞王言。

《賜進士詩》《中山詩話》：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賜之，累朝以爲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不必盡上所自作。景祐初，賜詩落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眞詔旨也。《能改齋漫錄》卷一四：仁宗賜進士詩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黃冕仲謝及第啓，全用以爲一聯云：「恩袍色動，迷芳草之依依；仙籍香浮，惹春風之拂拂。」東坡戲之曰：「好作聞喜燕酸文。」《澠水燕談錄》卷一：魯人李廷臣頃官瓊管，一日過市，有獠子持錦臂韝鬻于市者，織成詩，取而視之，仁廟景祐五年賜新進士詩也。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仁祖天章掞麗，固足以流播荒服，蓋亦仁德醲厚，有以深浹夷獠之心，故使愛服之如此也。廷臣以千文易得之，帖之小屏，致几席間，以爲朝夕之玩。《庚溪詩話》卷上：仁宗皇帝當持盈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爲急。每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賜詩末句曰：「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言宏大而有激勵，眞詔旨也。山東李庭臣嘗言：「瓊管夷人，有持錦臂韝鬻於市者，其上織成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聖製固宜遠播，而仁化所覃，雖夷獠亦知敬愛。庭臣遂以千金易之，作小屏几硯間，見之者莫不改容瞻敬。」《詩藪》外編卷五：仁廟每進士放榜必賜詩。景祐元年賜進士詩，末句「寒儒逢景運，報德合何如」，宋人咸所贊歎。然是漢、唐後王者語意，不若阜陵「稽古右文慚菲德，禮賢下士法前王」退然冲挹也。「宮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亦佳。

傳記

《宋史》卷九至卷一二《仁宗紀》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諱禎，初名受益，眞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獻皇后無子，取爲己子養之。天性仁孝寬裕，喜慍不形于色。七年封慶國公，八年封壽春郡王，講學于資善堂。天禧元年兼中書令，明年進封昇王。九月丁卯，冊爲皇太子，以參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癸酉謁太廟。四年，詔五日一開資善堂，太子秉笏南鄉立，聽輔臣參決諸司事。乾興元年二月戊午，眞宗崩，遺詔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略】秋七月辛未，馮拯加昭文館大學士，王曾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乙亥，遣使報謝契丹。丙子，樞密副使錢惟演爲樞密使。戊寅，改翼祖定陵爲靖陵。辛亥，貶丁謂爲崖州司戶參軍。【略】（景祐元年冬十月）乙亥，作郊廟《景安》、《興安》、《祐安》之曲。十一月己丑，作《大安》之曲以饗聖祖。【略】二年春正月，置邇英、延英二閣，寫《尙書·無逸》篇于屏。（景祐三年夏五月）丙戌，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坐譏刺大臣，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修並落職補外。詔戒百官越職言

事。【略】(慶曆三年八月)丁未，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略】(嘉祐)八年二月癸未，帝不豫。甲申，下德音，減天下囚犯罪一等，徒以下釋之。【略】辛未，帝崩于福寧殿，遺制皇子即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簡約。謚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號仁宗。十月甲午，葬永昭陵。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略】至于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罰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于亂。傳曰：「爲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

紀事

作家逸事

《宋朝事實類苑》卷四 七月壬子，帝朝拜眞宗神御回，幸資善堂作詩：「先皇敎善敞東闈，菲德承宗賴慶暉。爲感儲筵驚歲月，因瞻臺像駐驂騑。楹書乍起欽遺澤(堂中藏先朝賜書)，庭樹重攀記舊圍。疇日學文親政地，仰懷慈訓倍依依。」

又 戊辰，御邇英閣，內出欹器一，陳於御座前。諭丁度等曰：「朕思古欹器之法，試令工人製之，以示卿等。」帝命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欹，率如《家語》、《荀卿》、《淮南》之說，其法度精妙。度等列侍觀之。帝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聖人有持滿戒愼之守。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等拜曰：「臣等亦願以中正事陛下。」因言太宗時，嘗作此器，眞宗製《猗器論》，演先儒之義以垂戒。帝曰：「然。」

《清波雜誌》卷六 仁宗御製《元舅隴西郡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復詔以書，辭不奉詔，曰：「此待詔職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八 天聖七年五月己未朔，詔禮部貢舉。庚申詔曰：「朕試天下之士，以言觀其趣向。而比來流風之敝，至于會萃小說，磔裂前言，競爲浮誇靡蔓之文，無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諸生也。禮部其申飭學者，務明先聖之道，以稱朕意焉。」

作品本事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七 嘉祐六年三月，仁皇帝幸後苑，召宰執、侍從、臺諫、館閣以下賞花釣魚，中觴，上賦詩：「晴旭暉暉花盡開，氤氳花氣好風來。游絲冒絮縈行仗，墮蘂飄香入酒杯。魚躍紋波時潑刺，鶯流深樹久徘徊。青春朝野方無事，故許歡遊近侍陪。」宰相韓琦、樞密曾公亮、參政張昪、孫抃、副樞歐陽修、陳旭以下皆和，帝獨稱賞韓琦「輕陰閣雨迎天步，寒色留春送壽杯」之句。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祁久疾在告，明日和詩來上，帝覽之已悵然。不數日祁薨，益加震悼云。

《孔氏祖庭廣記》卷三 嘉祐六年，賜御飛白書殿榜并金字篆廟牌，至廟日設祭奉安，仍賜御製祭文，曰：「維嘉祐六年歲次辛丑三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皇帝謹遣兗州通判田洵敢昭薦於至聖文宣王。惟王淵聖難明，誠明易稟。敷厥雅道，大闡斯文。生民以來，至德莫二，敎行萬世，儀比一王。闕里之居，祠宇惟煥。遐瞻牆仞，逖仰門扉，奮於飛梁之蹤，新茲標榜之制。命工庀事，推策涓辰，敢議形容，蓋申崇奉。仰惟降格，遙冀鑒觀，尙饗！」

《庚溪詩話》卷上 嘉祐初，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梅摯公儀出守杭州，上特製詩以寵賜之，其首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既到杭，欲侈上之賜，遂建堂山上，名曰有美。歐陽修爲記以述之，亦人臣之榮遇也。

《老學庵筆記》卷七 仁宗皇帝慶曆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會六符知貢舉，乃以「兩朝永通和好」爲賦題，而以「南北兩朝永通和好」爲韻，云：「出南朝皇帝御飛白書。」六符蓋爲虜畫策增歲賂者，然其尊戴中國尙爾如此，則盟好中絕，誠可惜也。

《宋史》卷二九二《丁度傳》 度性淳質，不爲威儀，居一室十餘年，左右

無姬侍。然喜論事，在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蓍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雖聖人所爲，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爲監。」又嘗示以敬器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度對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奏太宗嘗作此器，眞宗亦嘗著論，於是帝製《後述》以賜之。

著錄

《玉海》卷二八《書目》：《仁宗御集》一百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仁宗御集》一百卷，《目錄》三卷。

藝文

歐陽修《群玉殿賜宴》 九重多暇豫，八體極研精。筆力千鈞勁，豪端萬象生。飛牋金灑落，拜賜玉鏘鳴。盛際崇儒學，愚臣濫寵榮。惟能同舞獸，聞樂識和聲。

又《永昭陵挽章三首（仁宗）》（選一） 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座看揮飛白筆，侍臣新和栢梁篇。衣冠忽見藏原廟，簫鼓愁聞向洛川。寂寞秋風羣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又《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選一）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坐，惟應魂夢到鈞天。

韓琦《仁宗皇帝挽詞三首》（選一） 道久民胥化，幾先慮極深。勤邦循禹度，傳聖得堯心。生德齊天地，仁聲振古今。三山神藥在，滄海信空沉。

又《召赴天章閣觀新刻仁宗御詩》 天閣當年拂霧宣，紫皇端扆侍羣仙。親揮龍鳳軒騰字，命繼咸韶雅正篇。勸酌屢行均聖寵，賜花中出奪春妍。玉峰光景都如舊，但睇宸章極泫然。

蔡襄《仁宗皇帝挽詞七首》（選一） 聲教中原泰，恩仁萬國臨。憂勤符帝夢，付與得天心。簫吹凝寒氣，雲山斂夕陰。還期千載後，歌頌莫知深。

司馬光《仁宗皇帝挽詞》 聲教萬餘里，文明四十春。茂勛留信史，盛福滿生民。共適禽魚樂，安知囊籥仁。百年龍馭遠，空復仰威神。霧曉銅魚躍，霜寒閶闔開。哀聲際海發，靈杖拂天來。別寢嚴虛位，重闈閟夜臺。柏城空有路，無復屬車回。

強至《仁宗皇帝挽詞四首》（選一） 飛帚飄宸翰，賡歌縱睿才。歌歡三閣燕，聲轉兩宮哀。人世金縢祕，天門玉鑰開。年年初夏夜，寂寞壽山杯。

劉渙

論述

黃庭堅《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 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亹亹，似教似諫，依於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既備於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揖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沒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錄錄而得志願者，視公何如哉！

張耒《冰玉堂記》 渙字凝之，爲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容於世。年五十餘爲潁上令，即致仕歸隱於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於物，人皆師尊焉，於是既老矣。【略】凝之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道原數年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絕。嗚呼，亦異也矣。元符中，予謫官廬陵。道原之子羲仲主簿于德安，叙其大父與父之事於予，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我大父於床下，出而歎曰：『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卒，爲詞以哭曰：『凝之爲父，與道原之爲子，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鄉人是其言，名吾大父故居之堂曰冰玉。君爲我實記之。」予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欲爲史未成，以授其子遷。而遷遂能網羅三代放逸舊聞，馳騁上下數千歲，成一家之書，與六經並傳。父子之於文學美矣，

而風節無聞焉。疏廣、疏受於漢宣帝有師傅恩，而父子一旦棄去，視捨富貴如棄塵垢，骨肉之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焉。孰如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輝並著，名立於父而顯於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擅之。嗟乎，世固未嘗有也。

晁補之《冰玉堂辭》　冰玉堂者，始前門下侍郎眉山蘇公子由哭故廬山隱君劉凝之與其子道原之詞，所謂「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者也。鄉人聞之，其賢者喜，其頑與懦者皆廉且立，則相與採冰玉之語，以名君堂而祠之。而前起居舍人、譙郡張文潛又因其名以爲記。蓋君父子博極群書，道原尤精史學，而皆耿介守義，不偶俗以沒，世慕而傷焉，故門下以謂：「夷清而餓死，惠和而三黜，道不與命謀，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而起居以謂：「司馬談與遷，文學美矣，而無聞於風節；疏廣與受，風節同矣，而無傳於文學。」蓋門下至借君父子，以論夷、惠；起居合其長，謂過漢四人者。以是知君父子爲一時知名偉人所愛，而推之無間然者如此。則夫「冰玉」之名，非鄉人故舊者之言也，天下之言也。補之生雖晚，猶與君父子並世，而不及識。既爲館職，修國史實錄，盡得道原所著《十國紀年》、《資治通鑑外紀》諸書而觀之。且門下，補之所嘗事，而起居所嘗游也。因其言以益信，顧雖不及識，與夫識而知之者，自以謂深且遠矣。又與君之孫羲仲游相好。元符中，以罪遷玉山，道出星子，求君父子所葬而拜之。五老巉然臨其上，水交流其下，松柏一徑，如幢節行路。耕者咸指而言曰「此劉君之葬也」，則皆有敬容。因喟然太息，順塗而詠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劉君於是，無愧乎天下之言矣。既而復曰：「屈原以讒放而死，而君父子進不犯難，退而伏清節以沒，與原異，於原不更愈乎？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況冰玉乎哉！」凡楚人之詞，皆傷夫中正不遇者而作也。故以若詞弔之曰：論世以觀士兮，集義以爲詞。所非正而敢從兮，日可罣而東之。嗟若士之弗獲兮，羌何忿而負石？繄聖賢之出處兮，惟遵道而守德。鳳覽輝而乃下兮，雖猶恥乎腐嚇。非九方之爲使兮，夫何足以得馬？廬岑以鎮楚兮，洶大江之東蓊。分陰陽之晦明兮，鍾斯人以正直。惟天道與地寶兮，非所求其猶愛。與之全而不用兮，懷斯美以固在。大固不可以適兮，方固不可以圓。試回功謝於土穀兮，夫乃同道於禹、稷。譬人生猶吹吷兮，無得喪之可齊。紛吾何指以爲正兮，服吾初其庶幾。

袁甫《南康軍四賢堂記》　南康史侯作堂，祠四賢，而以書諗余曰：「濂溪、晦庵二先生俱嘗守是邦，而劉屯田父子隱居廬山下，《壯節》、《冰玉堂》及《劉氏故居記》，皆晦菴筆也。」余覽之慨然曰：侯其有意于風化者耶？濂溪五十餘上南康印綬，分司南京。屯田爲潁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棄官入山。祕丞亦落落與時忤，迄不顯。【略】嗟乎，四賢之風節如是，世之高此四賢者亦曰不以爵祿動其心而已。抑余竊謂以退爲高，非四賢之志也。【略】劉公父子節義凜凜，祕丞蓋與荆公有舊，欲挽使修三司條例，終不爲屈，未足多也。而盡誠規益，謂所更定法令不合衆心，宜復其舊。使荆公早用此言，豈至稔異時生民之禍若是慘耶？【略】言施于事則非空言，學可及物則爲實學，不苟合者必合道者也，不求世用者必能用世者也。

王義山《瑞州重建西澗書院碑》　初劉公渙登進士第，宰潁上，以忤上官意，棄官去。去之廬山之下居焉，愛西寶峰雙澗，號西澗。騎牛看山，徜徉岩谷。山谷黃公有詩云「神光射牛背」，神光謂讀書眼也。歐陽公爲賦《廬山高》，廬山豈能自高哉？得西澗而高。子恕，皇祐初以經賦冠多士，入司馬溫公修史局，有《通鑑外紀》。與王安石有舊，安石欲引爲三司條例官，辭弗就。除秘書丞。以忤安石，棄官去。恕子羲仲，恕死，與一子官，充檢討。有《通鑑問疑》，有《五代史糾謬》。以忤蔡京，棄官去。西山眞氏謂孔門三世不仕惟曾氏一門。三世不仕固難，三世已仕而不仕尤難。既仕矣，仕而將爲顯官矣，不以忤上官去，則以忤安石、蔡京去，去者人之所難也。於戲盛哉！聞三先生之風，鄙夫寬，薄夫敦，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晦庵朱文公守南康，往廬阜訪焉，即其墓而祭，尋其故居遺址，立壯節亭，此三劉所以高風千古也。古心江文忠公萬里建書院于鷺洲，祠大中程珦，二子侍焉。且記之曰：「有是父故子然也。」今西澗子然，而孫又然矣。鷺洲則祠大中公與其二子，凡再世。西澗則祠西澗與其子若孫，凡三世。兩書院一門合祠，俱三人，此又舉天下書院所無。於戲盛哉，於戲盛哉！

傳記

《宋史》卷四四四《劉恕傳》　父渙字凝之，爲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

《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慼慼意。以壽終。

《東都事略》卷八七《劉渙傳》（存目）

紀事

劉渙《初及第歸題淨慈寺壁》 彤扉新授紫皇宣，品作蓬壺二等仙。今日訪師無限意，應憐憔悴勝當年。

幸元龍《淨慈寺西澗先生祠記》 屯田員外郎劉公字凝之，高安之鈞山人也。登進士第，仕爲潁上令，以忤上官，歸隱廬山，田于落星之灣，豢犢爲騎，三十窮如鐵石，號西澗先生。常與嘉禾陳公舜俞自南反筠，館于里之淨慈寺，留詩壁間。

《宋詩紀事補遺》卷八 （劉渙）字凝之，江南高安人。天聖八年進士。年五十二爲潁上令，以事忤上官，以太子中允致仕，隱廬山之陽，歐陽公爲賦《廬山高》。自號西澗居士。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劉渙詩》十二卷。

藝文

歐陽修《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渙歸南康》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巖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爲揚瀾左里兮，洪濤巨浪日夕相撞舂。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以晻靄，下壓后土之鴻厖。試往造乎其間兮，攀援石磴窺空谽。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矼。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哤。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厖。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卧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玒。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劉敞《送劉中允渙年五十餘以潁上縣令致仕卜居廬山》 五柳先生厭俗紛，拂衣歸去卧江濱。松菊還同昔人好，山川復似向時新。瀑泉飛雪千巖晚，仙杏霞蒸萬樹春。亦欲扁舟乘興往，滄浪借取濯埃塵。

陳舜俞《騎牛歌》 我騎牛，君莫笑，人間萬事從吾好。千金市骨駿馬來，乘肥大躍須年少。蒲爲韉，草爲轡，瀑布山前松徑裏。看山聽水要行遲，輕策緩驅塵不起。布袍葛帶烏接䍦，山家裝束不時宜。匏樽注酒就背飲，皀囊貯書當角垂。吟或狂，醉欲倒，同醉同吟白雲老。此老不可天下人，一住廬山三十春。聲如鐘，目如電，七十神光射人面。上牛下牛不要扶，合與山中作畫圖。作畫圖，汴州馬上竟何如。春泥沒腹雨濺帽，夜半歸來人已痡。天眞喪盡百憂集，衣食毛髮歸妻孥。爭如來騎牛，水聲山色同悠悠。

蘇轍《劉凝之屯田哀辭》 元豐元年九月辛未，廬山隱君劉凝之屯田卒于山之陽，其孤格書來赴曰：「君昔知吾兄，既又識吾父，今不幸至于大故。其爲詩，使挽者歌之，以厚其葬。」十月乙酉，葬于清泉鄉。書不時至，緩不及事，乃哭而爲之辭。始予自蜀游京師，識凝之長子恕道原，博學強識，能通三墳五典，春秋戰國歷代史記，下至五代分裂，皆能言其治亂得失，紀其歲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異。上下千歲，如指諸左右。其爲人剛中少容，是是非非，未嘗以語假人，人多疾之。士知君者曰：「君非獨然，君父凝之始以剛直不容于世俗，棄官而歸，老于廬山二十年矣。君亦非久于此者也。」既而君得請歸養其親。三年，得疾不起。今年春，予以罪謫高安，過君之廬，傷君之不復見，拜凝之于床下。其容晬然以溫，其言肅然以厲。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慼慼之意。凜乎其非今世之士也。然予之見凝之，始得道士法，卻五穀，煮棗以爲食，氣清而色和。及其歿也，晨起衣冠言語如平時，無疾而終。予然後知君父子皆有道者。然道原一斥不用，遂往而不能返。凝之隱居絕世三十餘年，神益彊，氣益堅，盡其天年，物莫能傷。其清則同，而其曠

達自遂，道原不及也。辭曰：伯夷之清，百世而一人兮。其生也，薇以爲食，餓死于首陽。世之士謂清不可爲兮，計較得失，以和爲臧。信和之可以浮沉而自免兮，彼爲和者，何三黜之皇皇。曰：爲道者不與命謀兮，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若凝之爲父與原之爲子兮，絜廉不撓，冰清而玉剛。如世之言，當皆折兮，原何獨短，凝何獨長。要長短之不可以命人兮，適天命之不可常。惟溷濁之不可居，而狷潔之難久兮，吾將與凝乎同鄉。

黃庭堅《祭劉凝之文》 嗚呼公乎，智謀足以御困，剛毅足以行可，獨清足以軌物，自勝足以立我。兀者造而歸全，諒無地以棲禍。方燕及於來仍，閔門戶之嵯峨。忽厭俗而去仙，違白日而蛻卧。亡吾黨之一鑑，哀楚望之傾陊。伊曩時之倦游，實骫骳而坎坷。遂投劾於潁尾，置嬪息於寒餓。來胥疏於江湖，訖有屋於春藝。執盈虛以化物，取衆棄而致夥。間江疃之有秋，上橘柚之歲課。開亭觀之百楹，孳綠竹之萬箇。裹餘刃而不試，故優裕於菑播。據几杖以彷徉，樂知識之來過。味龐公之幽禪，觀有物於石火。歲三會於涒灘，訖初志其不挫。維歐陽之文章，發高唱而無和。配公名而成三，何巧舌之能破。齒髮疏而戀嫪，坐衰氣而不果。載銘旌而來歸，遺稺子以危貨。彼聞公之清風，亦何面以承唾。初不肖之及門，輩諸孫之孩懦。公慈祥而豈弟，獲聞教而侍坐。歉歲晚而升堂，見虞主而淚墮。湛樽酒其儻嘗，列群悲於楚些。

又《過西澗隱廬》 兒時拜公床，眼碧眉紫煙。舍前架茅茨，爐香坐僧禪。女奴煮瞿粟，石盆瀉機泉。今來掃門巷，竹間翁蛻蟬。堂空列五老，勝氣失江山。石盆爛黃土，茅齋薪壞椽。女奴爲民妻，又瘞蒿里園。當年笑語地，華屋轉朱闌。課兒種松子，傘蓋上參天。投策數去日，木行天再環。先生古人風，鐵膽石肺肝。眼前不可意，壯日掛其冠。衆人初易之，久遠乃見難。憶昔子政在，爲翁數解顏。五兵森武庫，河漢落舌端。王陽已富貴，塵冠不肯彈。呻吟刊十史，凡例墨新乾。宰木忽拱把，相望風隧寒。百楹書萬卷，少子似翁賢。

又《拜西澗遺像》 棄官清潁尾，買田落星灣。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淨退。往來澗谷中，神光射牛背。

釋了元《寄劉凝之中允》 廬山南面落星濱，八十清強致仕人。天下共推爲大老，皇家不得作忠臣。雲棲高鎖眞空月，竹洞深藏覺苑春。莫道神仙便無事，赤心長是念斯民。

雜錄

朱熹《壯節亭記》 淳熙己亥歲，予假守南康，始至，訪求先賢遺迹，得故尚書屯田外郎劉凝之之墓于城西門外草棘中。予惟劉公清名高節，著于當時，而聞于後世。暫而挹其餘風者，猶足以激懦而律貪。顧今不幸，饋奠無主，而其丘墓之寄于此邦者又如此，是亦長民者之責也。乃爲作小亭于其前，立門牆，謹扃鑰，以限樵牧。歲以中春率群吏諸生而祠焉。郡之詩人史驌請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適有會于予意，因屬友人黃銖大書以揭焉。

又《冰玉堂記》 南康使君曾侯致虛既葺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訪得其故居遺址于郡治之東，暇日屏騶馭，披荆棘而往觀焉，問其北隱然以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窳然以下者，則詩序所指之蓮池也。蓋自兵亂以來，蕪廢日久，唯是僅存，而其他則皆漫滅不可復識矣。曾侯爲之躊躇四顧，喟然而歎曰：「凝之之爲父，道原之爲子，其高懷勁節有如歐、馬、蘇、黃諸公之所道，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想其平日之居此，林塘館宇之邃，詩書圖史之盛，既有以自適其適，而一時游且官于此邦者，亦得以扣門避席而考德問業焉，何其盛也。」

龔鼎臣

論述

劉跂《東原集序》 昔我先人蚤以諸生從鄉先生龔公學問，數道公剛毅誠懋，行安而節和，其爲文章似其爲人。蓋上世居萊蕪，徙淄川，又徙東平，皆在齊魯儒學之地。自孫宣公、賈存道先生、泰山孫、徂徠石二先生、兵部王公、吳文肅公、李天章公十數人者皆以經學治行大顯于時，而公繼之，磊落相望，

立乎大中之塗。世所謂醇儒樸學，誠在齊魯爲多，則分野之論，于是焉信。【略】其言深博爾雅，造次必于信義，人皆知非淺丈夫之作，而或未能深探其旨。異時智識之士一歷耳目，則所謂泱泱乎，渢渢乎，必有能辨之者。公沒後三十餘年，曾孫愔能讀公書，求文爲集序。顧某也何足以知公哉，以所聞于先人爲詳，故書卷末，以自致其景仰之意。某年月日謹序。

傳記

劉摯《正議大夫致仕龔公墓誌銘》 公諱鼎臣，字輔之，姓龔氏。世爲淄州高苑人，至公改葬其先於鄆，今爲鄆州須城人。【略】幼孤自立，擢景祐元年進士第，爲鄆州平陰縣主簿。【略】調孟州司法參軍，以舉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故相梁莊肅公、杜正獻公繼爲州軍，皆大愛重，薦之，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兼冶事。前時賦民車運鐵，人大勞費，公至罷之。正獻嘗語江休復曰：「龔萊蕪氣和而直，宜深交之。」徙彭州濛陽縣，轉祕書丞。丁母憂，服除，知密州安邱縣。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拜尚書屯田員外郎。州故僻陋無學者，公請於朝，建廟學，躬率邑子爲生，以時釋奠，退而講說，立課肄之法，人大勸化，始有登科者。郡人繪像事公。召還，編校史館書籍，轉都官。始在萊蕪，大臣薦試館職，以善石介不召。及安邱秩滿，上策二十篇，以賢良方正召試祕閣，又以不合報聞，議者大爲公恨。然朝廷寖知公，遂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公亦感遇自奮，以言任責，搢紳翕然推重。論奏中人鄧保信罪狀，言蘇安靜年未五十，不可爲押班；董淑妃賜謚非是；三司開封請法外斷獄，率直可之，願先付執政參審稟畫；凡大禮赦，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爲奸者，宜著爲令。【略】尋兼管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定寬恤民力奏議。淮南災，以公體量安撫，蠲逋振貸，全活甚衆。【略】俄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轉吏部、禮部郎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請汰濫官，銷冗兵，蓄財用，禁奢靡。連劾薛向奸暴，鬻鹽市馬皆罔上。謂昭陵宜儉葬，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以稱先帝意。屢請英宗延訪臣下，親決政事，上疏勸皇太后捲簾還政。事皆人所難言者。蓋公前後在言路，闊略細故，至大事無顧忌，必言之。其言優游，不亟不緩，平心據理，務使人主易聽而已。恥爲表表，買直近名，退亦未嘗以語人，故其事多施行，而世頗不知自公發也。改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徙江寧府，轉戶部。召還，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判吏部流內銓。【略】其後議明堂配享及王丞相荆公坐講事，益不合，求補外，以知兗州。【略】或論公八年不遷官，特改吏部。又求閒地，提舉西京崇福宮。魏國公忠獻韓公曰：「端良之人皆喜靜處，龔君心不營祿，祿亦不及。」秩滿，再判太常寺，再留守南京，轉太常少卿。【略】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又遭北方歲饑，活流餓視南京滋多。官制行，改大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淸宮。今上即位，轉通議大夫，遂以正議大夫致仕。公道學文義，內外絕美，事上應物，一以不欺。及退居里舍，著書講誦，澹然自樂。門生弟子，造請質問，從容相對，日以爲常。鄉人有善，孜孜稱述，惟恐不聞；其有不善，則召而告之，矜戚見於顏色。其人至感泣自新，以是鄉里無貴賤少長歸心焉。公好學出於天性，既以經行顯名朝廷，雖有任用，涖劇煩，亦未嘗輒廢書，至老學益深，行益粹，可謂一德有始卒者。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七。

《宋史》卷三四七《龔鼎臣傳》（存目）

紀事

石介《送龔鼎臣序》 山陽龔輔之學爲古文，問文之旨。魯人石介對曰：「【略】輔之將學爲文，厚乃性，明乃誠，粹乃識，確乎不可移也，嚴乎不可嘩也，直乎不可屈也。一焉于聖人之道，妖惑邪亂之氣無隙而入焉，于斯文也，其庶幾矣。然道，知之不爲難，守之爲難，守之不爲難，行之爲難，行之不爲難，久之爲難。夫知之、守之、行之、久之不爲難，篤之爲難。知之不篤，不能守也；守之不篤，不能行也；行之不篤，不能久也；久之不篤，不能終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惟輔之勉矣。」輔之且往仕于孟州，因以爲離別之贈云。

汪藻《跋東原集序》 嘉祐六年，先人爲泰興令，歲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得食。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皇恐聽命。獨先人哀其窮，悉蠲之。轉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先人處之自如也。其冬事聞，詔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公鼎臣安撫淮南，至泰州，部使者皆從公，立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饑不

能自存，而汝必得租。爲民父母當如是乎？泰興令尚可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上，泰興令預焉，且使交章薦之。藻爲兒童時，記先人之言如此，恨不知龔公出處之詳。後六十年至零陵，得學易先生所書集序讀之，歎曰：「龔公千載人也。」因知士欲行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名，反獲戾焉者有之，況交薦之幸哉！公于是能舉直錯諸枉矣。紹興二十一年三月男藻書。

著錄

劉摯《正議大夫致仕龔公墓誌銘》 公有《東原集》五十卷，《諫草》三卷，《周易補注》六卷，《中說注》十卷，《編年》，《官制圖》各一卷。

劉跂《東原集序》 公有《易說》，《文中子說》，《臺諫奏議》，皆別爲書藏家，論、策、記、銘、書、序、詩、文凡若干篇，爲《東原集》五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龔鼎臣諫草》三卷。

又 《龔鼎臣集》五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龔鼎臣《東原錄》一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龔鼎臣《東原錄》一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〇 《東原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龔鼎臣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東原錄》一卷，宋龔鼎臣撰，明穴硯齋鈔本，一冊。

祖無擇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祖）無擇爲文峭厲勁折，當風氣初變之時，足與尹洙相上下。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祖）無擇受經於孫復，學文於穆修，所作皆峭厲勁折，與二人相近。

《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二《祖龍學文集跋》 龍學詩文，坦明徑達，不爲鉤棘態，宜其宦達而壽。

傳記

祖行《龍學始末》 公諱無擇，字擇之，蔡州人。【略】公寶元元年進士第三人及第，授承奉郎、通判齊州。年餘，召試，充直史館，次知南康軍、海州，遷秘書丞、廣南東路，徙荆湖北路，皆爲提點刑獄。加太常博士、直集賢院，改廣東轉運使。時廣源州蠻入寇，陷嶺外數州，公提兵剿逐。未幾，移典袁州。自慶曆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徒爲文具，無命教之實。公下車，首建學宮，置師生，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召除同修起居注。時封孔子四十七代孫宣愿爲文宣公，公言【略】。於是下近臣議，改爲衍聖公。尋奉使契丹，回數月，出知陝府，及湖北轉運使。入爲中書舍人兼宗正寺修玉牒官、判太府寺。嘉祐六年，富相奏舉天下遺材，詔從。時王拱辰尹洛，薦邵雍，仁宗命公行詞。次後公與宰相吳充復薦之。嘉祐八年，假右諫議大夫，充英宗即位契丹皇太后國信使，還，見對，以御書、御篆四朝寶字賜之。仁宗虞主至自山陵，英宗迎至集英殿，公與諫官司馬君實奏請親虞，下禮院詳議以聞。治平元年獻《皇極箴》，司馬君實獻《戰國通志》，并賜詔獎之。二年，糾察在京刑獄，遷左諫議大夫、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七月，進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其後出知鄭、杭二州。神宗召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公同知制誥，公爲先進，安石辭一家所饋，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安石憂去，公性端毅，以安石沽矯虛名，取爲公用。安石聞而怒之。後安石出使江東，多招士謗，公作書馳報，可謂忠言。安石答書，其言怒益甚。至是安石當國，密諭監司求公守杭之事，監司承風旨，采以妄言，聞於朝廷，乃遣御史王子韶按治，終無所得。子韶知安石意，誣以送賓客酒三百小瓶。蘇頌、鄭獬、御史張戩等皆上疏力言其不可。是時公年六十，不幸值安石專政，司馬君實堅辭求出。公慨然乞

分司，提舉西京御史臺，與文潞公、富韓公、司馬溫公數君子爲眞率會，洛中謂之九老。公分司十餘載，神宗厭薄安石，出於外，元豐六年復起公典藩，賜玉帶。方大用，公卒矣，時元豐八年正月十五日，士論惜之。公爲人好義，篤於師友。少從孫復學經術，從穆修爲古文，兩人死，力求其遺本彙次之，傳於世。以言語政事，爲時名臣，概見於史冊。

《東都事略》卷七六《祖無擇傳》（存目）

《宋史》卷三三一《祖無擇傳》（存目）

紀事

石介《送祖擇之序》 擇之罷濟南，將歸闕，自歷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暨予于泰山徂徠。相與講道德，究經術，耽雲霞，玩水石，舉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所坐乘重爲明復之壽，爲予書先君之銘于石以爲勒。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望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爲宋大臣。爲人資材已高，又自能知堯、舜、周、孔之道。顧明復與予，饑寒山谷中，何有毫髮利于擇之，而冒苦辛、傾肝膽予二人，豈有求邪？明復謂無以謝擇之，發聖人之蘊，明王道之極，擇之拜而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年，至矣，仲尼之心，獨撥衰周一世之亂反諸於正，十二經揭如日月，昭明于天。後之聖賢，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者霸。明復之報，爲不輕矣。予經學淺，不能希明復，然義不可嘿。夫趨時，物之情也，徇道，人之難也。噫！諸侯交迎，傾國封之，枉尺直尋，吾死不爲，見之孟軻。尋邑三公，舜歆高爵，不作符命，甘投于閣，見之子雲。潮州八千，幾死瘴煙，歸來京兆，不肯嬋娟，見之吏部。嗟嗟李勣，徇主從昏，咄咄宗元，附權邀官。觀而始節，豈爲不完，弗能有終，至今痕瘢。擇之與予，交深矣，此去近天子，得與我相磨切天下是非，亦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是」，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而寵日深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擇之前有鼎鑊而後有鈇鉞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遺寵祿，趨鼎鑊而就鈇鉞，非以官職寵祿爲憂，而鼎鑊鈇鉞爲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於道，安之者，非利而行之者也，行之者，非畏罪而強之者也。予以所云，姑爲報之資爾。康定二年七月十二日序。

陳襄《論祖無擇下獄狀》 臣昨蒙恩召赴闕，道由杭州，伏見知州龍圖閣學士無擇爲政寬平，愛民無擾。杭爲劇府，素號難治，前後守臣多以暴刻繩民，故無擇之治，百姓安之。近者只因監察御史裏行王子韶察訪過實，遂興大獄。自無擇下吏，州人皇皇如繫父母，齋僧祈福，爲之涕雪於府，以至詣闕告訴，非無擇惠政得民之深，何以至此？訪聞勘官慘礉，百端鍛鍊，天子近臣既爲獄吏恥辱，刻木畫地，莫不招承，竊慮訊鞫之間，未免冤濫。臣始聞詔獄，恐無擇別有贓汙之狀，故不敢以聞。近得所知殿中丞、知湖州歸安縣柯述書，具言其事。述是前來勘官，宜得事實。伏望聖慈以無擇嘗爲侍臣，秉心忠實，但以寬而泛愛，失於周防，獄案未成，特賜馳驛指揮，早令結絕，使無擇出外聽敕，如別無踰違大惡，即乞貸從寬典，不惟無傷堂陛之體，亦足以慰士民之心。所有柯述書，謹隨狀繳進以聞，伏候敕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六鄭獬《救祖無擇疏》 臣竊觀漢有天下，習秦之弊，自宰相而下，有罪皆繫之獄。文帝時賈生歎惜而言之，自後文帝養臣下有節。本朝優寵近臣，雖有罪而就獄者亦鮮。近時如孫沔、呂溱，亦止於削官，未嘗就獄。今龍圖閣學士、諫大夫祖無擇，因御史言治杭州時事，詔令就秀州獄。臣嘗見制獄中文移及所出左證之人，問之頗知其大概。無擇之所犯，大者止以娼人薛希濤及屯田員外郎中任浩等請鑄鐘事。臣熟究希濤事，皆云無之，證左甚明。就使入此，朝廷不容，不過重削官而已。請託鑄鐘事，無擇亦不知任浩等受賂。其餘請射屋地、給賣祠部及酒歷、予富民錢出息以助公帑、造介亭等事，此皆前後知杭州者常爲之。孫沔時人請地至多，或連山林以予之，造中和堂雙門，號爲雄特。梅摯造有美堂，蔡襄造愷悌堂，沈遘率民造南塔，土木之費，豈特一介亭比？賣祠部取贏錢以資寒士，此處處皆然，給酒歷至今猶有請者。至於稱魯祐受賂至萬餘緡，臣見轉運司牓通衢，募人告祐事，卒無告者，惟造書廚不還十數緡而已，不聞納賂者至萬餘緡。無擇所犯蓋如此，若陛下用御史言，小則黜官，大則廢爲民皆可也。乃令數千里冒寒雪，馳驛就獄。無擇官爲諫大夫，職爲龍圖閣學士，兼一路鈐轄，可謂貴臣矣。一日猝就獄，與累囚駢頭辯，訊問供答，晝夜不得休息。亦嘗卧病，不許養疾。至今五六十日，獄猶未決。如聞至京師追其家人以爲證驗，無擇孤老一身，既無正室，又無子弟，室家之內，止有數婢，委之京師。今若被追而來，則是破其家矣。罪

不至誅而破其一家，其如公議何？無擇之未就獄，客寄僧舍，隨行惟一僕一指使。家又素貧，資用罄竭，常將銀唾壺一隻質錢，秀民畏恐，皆不敢留質，日就僧寺假貸數百錢，以供朝夕。或有憐者爲之具饌，獄囚見之，皆爲號泣，士大夫及庶民聞之，亦爲感慟涕下。杭民相率或就浮圖設齋以祈福祥，亦嘗詣臣投訴，臣已具事狀馳奏。誠使無擇有大惡，雖在累係笞掠，亦天下所共嫉。然其所坐不至於此，所以人心未能厭伏。賈誼有言：人主之尊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堂高則難攀，卑則易陵。今無擇僇辱，陛廉隳矣，陛下得不念易陵之漸乎？今制獄所以稽留者，以無擇所坐與言者不同，故翻覆根究，吹毛不已，務欲合御史之言，鞭笞之下，何求而不得？實恐獄成，有鍛鍊之失，非所以盡獄情者也。臣欲乞聖慈，特賜省察，出無擇，令在外供答。無擇屈辱既久，豈有拒抗，惟恐不早得罪去爾。至其成案，陛下據其所犯，雖重黜之，無擇何辭？如此則處無擇亦有禮矣。無擇無子孫，無強有力弟姪，身在檻穽，不見天日，誰肯爲言者？臣不惟痛傷無擇一身之辱，而實念陛廉之廢，非所以尊朝廷、厲臣下、示衆庶也，豈敢誣罔陛下，私爲無擇營救？干冒旒扆，無任激切俟罪。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九**　《高齋詩話》云：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爲館職，徐氏必欲皆相其人，而無擇貌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當世豐姿秀美，乃諭媒妁竢馮出局，揚鞭躍馬，經過徐舍，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甚喜。成婚，始寤其非，竟以反目離婚。歐公嘗作詩云：「無擇名聲重當世，早歲多奇晚乃偶。」蓋爲此也。

著錄

祖行《**龍學始末**》　公平生所作文甚多，自兩經兵革之後，家藏并收拾止得十之二三，今集爲十卷，名曰《煥斗集》。蓋取公出之陝府日，歐陽永叔餞行詩有曰「西州政事藹風謠，右掖文章煥星斗」故也。又有名臣賢士詩與文兩卷附之。公之叔祖諱臣爲神仙，叔士衡爲狀元，紫微弟無頗爲福建路提刑，亦有傳記、敕書與文，其姪惟有資州太守諱德恭者詩三首，又作四卷，亦附之。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祖擇之《范陽集》。

趙國體《**補刊舊龍學家集跋**》　《祖龍學家集》十六卷，典雅蘊籍，我國朝太平之文獻也。苗裔有居合肥者，貧不給饘粥，能保此版，不妄予人，獨欣然以歸其學，其志可嘉尚已。然版之脫亡二十有九，不能爲完書，雖得別本，帑亡羨財，弗克治，故書目僅存其名。國體懷茲久矣，於是謄校刊補，卷秩始備，庶幾以傳可遠，亦先哲之志云。

《**絳雲樓書目**》**卷三**　祖無擇《龍學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龍學文集》十六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祖無擇撰。【略】著作頗富，南渡後僅存十之二三。紹熙三年，其曾孫袁州軍事判官行始裒爲十卷，取無擇知陝府日歐陽修餞行詩中「右掖文章煥星斗」語，名之曰《煥斗集》。又採司馬光、梅堯臣等與無擇贈答之作曰名臣賢士詩文，凡二卷。又集無擇叔祖臣、叔起居舍人知制誥士衡、弟福建路提刑無頗等傳記敕書，及其姪知普州德恭詩三首，曰《家集》，凡四卷，皆附之於後。見第十六卷行所作《龍學始末》中，即此本也。惟每卷標目，別題「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蓋無擇分司西京時，與文彥博等九人爲眞率會，當時推爲盛事，故行特舉之以爲重。然諸家書目，緣是幷稱《龍學文集》，而《煥斗集》之名遂隱矣。集中詩一百二十三首，文四十二首，詩下間注所作時地，頗爲詳審。

《**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二**《**祖龍學文集跋**》　其文章宜多，而集中詩僅百餘首，文僅四十二首，又無鴻篇鉅什，何也？是集其曾孫衍所編，附益一時唱酬之作，又其家數世文字一章一句皆入之，僅能成編，可謂賢子孫不忘其先人者矣。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龍學文集》十六卷，宋祖無擇撰，其曾孫行編。一名《煥斗集》。凡十卷，附名臣賢士詩文二卷，家集四卷。【略】路有鈔本，振綺堂有鈔本，許氏亦有鈔本。宋本題《洛陽九老祖龍學集》。

又《**續錄**》　張氏有影宋舊鈔本十六卷，題《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後附《祖氏源流龍學始末》，邊縫題「煥斗集」。今歸南陵徐氏，宜秋館李氏據徐本重刊。八千卷樓有鈔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十六卷，宋祖無擇撰。舊寫本，九行十八字，版心有「知聖道齋鈔校書籍」八字。

又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十六卷，宋祖無擇撰。舊寫本，十一行二十一字。李文藻跋錄後【略】。

又《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十六卷，宋祖無擇撰。舊寫本，十行二十字。後有紹定己丑郡文學趙體國後跋（行書大字）。鈐有明善堂、安樂堂二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十六卷，宋祖無擇撰，《源流始末》一卷，清鈔本，一冊一部，二冊三部，四冊一部，六冊一部。又清鈔本，蔣成培、方燕昭等題欵。

藝　文

宋祁《陝府祖擇之學士》 白髮書林作丈人，陝郊迢遞駕朱輪。謾誇燕許文章手，未得嚴徐侍從臣。列岫倚窗吟樹曉，亂花窺酒宴堂春。幾篇新詠留珉刻，首記鑾輿八月巡。

梅堯臣《重送祖擇之北使》 文章世德已能傳，得桂高枝二十年。持節欲同蘇武勁，下帷曾似董君賢。衣裘袵領無嫌左，飲食盃盂暫厭羶。一過范陽應感慨，歸來圖畫彼山川。

又《送祖擇之赴陝府》 古來分陝重，猶有召公棠。此樹且能久，後人宜不忘。君從金馬去，郡在鐵牛旁。山色臨關險，河聲出地長。罇無空美酒，魚必薦嘉魴。天子憂民切，行當務勸桑。

歐陽修《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 明日君當千里行，今朝始共一罇酒。豈惟明日難重持，試思此會何嘗有。京師九衢十二門，車馬煌煌事奔走。花開誰得屢相過，盞到莫辭頻舉手。驩情落寞酒量減，置我不須論老朽。奈何公等氣方豪，雲夢正當吞八九。擇之名聲重當世，少也多奇晚方偶。西州政事藹風謠，右掖文章煥星斗。待君歸日我何爲，手把鋤犂汝陰叟。

邵雍《代書寄祖龍圖》 三十年交舊，相逢各白頭。海壖曾共飲，洛社又同遊。脫屣風波地，開懷松桂秋。兩眉從此後，應不着閑愁。

《**龍學文集**》**卷五吳奎《和歐陽永叔送龍學赴陝府酌飲贈別》** 陝郡太守來告別，翰林主人爲置酒。急喚尋常詩酒伴，要誇此會爲難有。席間騁辯何快哉，恰似縱丸臨坂走。詼諧往往笑絕倒，同異時時瞋掉手。共憐奇偉出塵冥，卻欲昏愚浪枯朽。從來豪舉必兼包，擊節齊侯容九九。我實鄙鈍不曉事，賢公采取寧非偶。擇之文行衆所珍，昔日乘槎犯牛斗。年將老矣又分符，莫遣安排用莊叟。

又江休復《送祖龍學赴府酌飲贈別次歐陽永叔韻》 西掖門外駐征軒，修書院中傾別酒。諸公磊落方具來，顧我衰遲亦何有。祖侯銜使才北歸，亟請甘棠復西走。函關候吏齊引領，翰林主人惜分手。高談抵掌華屋頭，賦詠題詩樂難朽。飛觴舉白至無算，擊楫誓清不殮九。着鞭壯士空後時，隱几先生仍喪偶（擇之去冬悼亡）。定國能飲動論石，山公雅望潛增斗。紛紛醉袂影就判，怊悵高陽一狂叟。

《**咸淳臨安志**》**卷二九元居中《上祖無擇》** 洞蔽深雲遠俗塵，山中曾未識朱輪。自從白傅來游後，三百年間又一人。

蘇頌《送祖擇之少卿學士出疆》 四方專對昔難人，今輟文章侍從臣。萬里光華宣使指，百年恩信浹殊鄰。出關飛蓋塵生路，度漠輕車雪擁輪。少別書林還隔歲，歸來期宴曲江春。

邵　雍

論　述

綜　論

邵雍《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於冀方，長於冀方，老於豫方，終於豫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於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己之滓，無得而去矣。【略】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其可得而名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

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閑往閑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祝。」故其詩曰：「禍如虛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大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量。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酡。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近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於牖，室大於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血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懷，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氣性。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貧無富，無賤無貴。無拒無迎，無拘無思。」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干求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之春，歸之肝腑。」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之談，甘處其陋。綽綽之言，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又《伊川擊壤集序》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略】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一，而謂名敎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鑒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情性哉！【略】時有宋治平丙午中秋日也。

邢恕《康節先生伊川擊壤集後序》 聖人不作，而士溺於成俗，忽不自知，日入於卑近。有能奮然拔起，追古人於數千百年之上，獨與之爲徒者，《傳》所謂豪傑之士，康節先生是已。先生之學，以先天地爲宗，以皇極經世爲業，揭而爲圖，萃而成書。其論世尚友，乃直以堯舜之事而爲之師；其發爲文章者，蓋特先生之遺餘；至其形於詠歌，聲而成詩者，則又其文章之餘，皆德人之言，鬱於中而著於外。故其所摭者近，而所託者遠，爲體小而推類大。其始感發於性情之間，乃若自幸生天下無事，饑而食，寒而衣，不知帝力之何有於我，陶然有以自樂，而其極乃蘄於身堯舜之民，而寄意於唐虞之際，此先生所以自名其集曰「擊壤」也。余嘗讀阮籍、陶潛詩，愛其平易渾厚，氣全而致遠。二人之學固非先生比，然皆志趣高邈，不爲時俗所汩沒，事物所侵亂，其胸中所守者完且固，則其爲詩不煩於繩削而自工，又況於正聲大雅之什，不爲陶、阮者乎！先生其狀退，然其氣和，與人不爲崖異。初若可親，既而莫不起敬，終以屈服。豈所謂德全之人哉？其詩如璞玉，如良金，溫粹精明，而不見其廉隅鋒穎，如其爲人。渾渾浩浩，簡易較直，薰然太和，不名一體，足以想見乎堯舜之時。【略】元祐六年辛未夏六月甲子十有三日，原武邢恕序。

范祖禹《康節先生傳》 邵雍，字堯夫，衛州人。家世貧賤，雍刻厲爲學，夜不就席者數年。雍嘗適吳、楚，過齊、魯，客梁、晉而歸，徙居於洛。蓬蓽環堵，躬爨以養父母，講學於家。不彊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雍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乘小車，二人挽之行游城中，所過倒屣迎致。居洛三十年，洛人共爲買田宅，士大夫多助之者，雍皆受而不辭。爲人坦夷，無表襮防畛，不爲絕俗之行。其學自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數推之，逆知其變。自以爲有師授，世無能曉之者，而雍內以自樂，浩如也。有書十二卷曰《皇極經世》，詩二千篇曰《擊壤集》。雍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初，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與常秩同召，雍卒不起。卒年六十七。知河南府賈昌衡言：雍行義聞於鄉里，乞贈卹。吳充請於上，贈秘書省著作郎，賜粟帛。韓絳守洛，言雍隱德邱園，聲聞顯著，賜謚曰康。

張嵲《邵雍行狀》 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

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迄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略】年三十餘，來游于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仁宗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公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今上熙寧之初，復求逸士，御史中丞呂公誨、龍圖閣直學士祖公無擇，與今丞相吳公充，又以先生爲言，補潁川團練推官，皆三辭不獲而後從命，然卒稱疾不之官。先生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矣，不復能從事矣」。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熙寧十年春，得疾逾百日，氣日耗而神益明矣。七月癸丑，啓手足於天津之南道德坊之第。初，先生葬其父於伊闕神陰原，今從其兆。父以明經教授鄉里，及先生之長，退老於家，先生雖貧，養之終身致其樂。弟睦，事先生甚謹，飲食起居必身臨之，惟恐不得其意，蓋如先生之事其父母也，不幸早亡。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雍邃于《易》數，始爲學，至二十年不施枕榻睡，其精思如此。歌詩蓋其餘事，亦頗切理，盛行于時。

《朱子語類》卷一三六　淵明所說者莊、老，然辭卻簡古；堯夫辭極卑，道理卻密。

《履齋示兒編》卷一〇　康節先生六言《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爲一時之壯。」今盡去其「之」字，爲五言亦可，乃見有不爲剩，無不爲欠。至如「前日之事，今日不行。今日之事，後來必更」，是此又有韻散文也，施之文卷中，人將罔覺。前輩於詩，得《三百篇》微旨蓋如此。

姚勉《適齋詩稿序》　詩何貴？曰：貴適。康節之詩曰：「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得意時。」詩非愛吟也，得意則詩耳，堯夫之詩不適乎？三百五篇之詩，固有出於塗歌里詠、小夫賤隸之口，未嘗求爲文也，而其文至後世老師宿儒有所不能道。此無他，小夫賤隸不求詩而詩，老師宿儒求詩而反不詩，如此可與言詩矣。

魏了翁《邵氏擊壤集序》　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立乎吾皇王帝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曀，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原，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眞所爲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不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顚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并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使猶得從游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曾皙獨見與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林希逸《題子真倡酬集》　刪後無詩，固康節言之。然《擊壤》諸吟，何愧于古。彼其規人，豈與古同，所以鼓吹者，同一機也。

《賓退錄》卷二　古今詠史之作多矣，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蓋鮮。張橫渠始爲《解詩》十三章。【略】洪忠宣著《春秋紀詠》三十卷，凡六百餘篇。【略】張無垢亦有《論語絕句》百篇。【略】近歲嘗見《紀孟十詩》，題張孝祥作，《于湖集》中無之，必依託者。【略】又有黃次伋者，不知何許人，賦《評孟》詩十九篇，極詆孟子，且及子思。【略】若康節先生《觀易》、《觀書》、《觀詩》、《觀春秋》四吟，則盡掩衆作。

又卷九　康節先生《左衽吟》云：「自古禦戎無上策，唯憑仁義是中原。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爭忍言？二晉亂亡成茂草，三君屈辱落陳編。公閭延廣何人也？始信興邦亦一言。」蓋豫讓靖康之禍也。篇末雖托二晉以爲詞，然因王師問罪而致寇，惟燕山之役爲然，二晉所無也。深切著明如此，而讀者多不察。余聞之友人曾幼輿（宏譽）而始悟。因記康節《觀有唐吟》有云：

「憑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間能混一，事雖成往道彌光。」亦寓微意。又《觀盛化吟》有云：「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其子謂亂離之語太過，康節歎曰：「吾老且死矣，汝輩行且知之。」

《深雪偶談》 西山公云：「近世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出于老莊。康節之辭若卑，其旨則原于六經。』以予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于詩，自不可掩。《榮木》之奄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之淳。』淵明之智足以及此，豈玄虛之士所能望耶？」其說誠是矣。余謂淵明、康節二公之作，辭近指遠。至如淵明，能言之士莫不愛而慕之，況西山公乎？

許衡《語錄下》 問：邵康節先生詩云：「欲要爲男子，須要十分眞，須要先了身。」曰十分眞者，盡其本然之性，學到眞實無人僞是，先了身者，《大學》所謂「明明德」是也。

希古《擊壤集引》 康節邵先生，有宋名儒也。方其五星聚奎，伊洛鍾秀，篤生先生，著書立言，羽翼聖經。寓有所得，形諸聲詩，發越性情，集成一卷，名曰《擊壤》。予於侍問之暇，披閱再四，愛其體物切實，立意高古，其音純，其辭質，如茹大羹，啜玄酒，而有餘味焉。【略】即其言以味先生理趣之深，誦其詩以求先生道學之妙，庶幾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少助云。時成化乙未花朝日書。希古。

王畿《嘉靖刊伊川擊壤集序》 康節先生《擊壤集》鳴於世久矣。白沙以詩之聖屬諸少陵，而以康節爲別傳，蓋因其不限聲律，不沿愛惡，異乎少陵之工，爲詩家大成也。夫詩言志，而志本於學。康節之學，洗滌心源，得諸靜養，窮天地始終之變，究古今治亂之原，以經世爲志，觀於物而有以自得也。於是本諸性情，而發之於詩，玩弄天地，闔闢古今，皇王帝霸之鋪張，雪月風花之品題，自謂名教之樂異於人世之樂，況觀物之樂又有萬萬者焉。死生榮辱轉戰於前，曾未入乎胸中，雖曰吟詠性情，曾何累哉？其所自得者深矣。【略】予友荆川唐子專志靜養，工於詩，有意於別傳者，謂康節之詩實兼二妙，嘗書《擊壤集》若干首示予，世或以爲奇論，未之盡信也。嘉靖甲子春，予赴宛陵之期，與學院耿楚侗子會於陽羨，索唐仁甫氏《擊壤集》，取授池守鍾君，鋟梓以傳，屬言於予，道其所以。康節云：「《先天圖》，心法也，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夫言心聲也，詩尤言之精也，《擊壤集》中無非發明先天之旨，所謂別傳，非耶？作者不得其意，漫然欲窺康節之門，亦見其難也已。時有明嘉靖甲子春王正月望也，山陰龍溪王畿撰。

薛軒《讀邵康節擊壤集》 三絕空餘贊《易》編，千年圖象竟寥然。人豪眞自從天挺，羲畫原因到已傳。骨髓著書成大卷，風花遣興有新篇。驪龍頷下明珠在，誰測東溟萬丈淵。　壯游歸到洛陽居，環堵蓬茅得自如。外物不知軒冕貴，此心惟覺性天虛。環中日月行無息，靜裏乾坤樂有餘。首尾詩成情可見，何須象罔索玄珠。　《皇極》書成識者稀，原從羲畫見天機。故應消長隨時變，一任行藏與世違。楊柳堤邊風淡蕩，梧桐枝上月光輝。無邊清興難收拾，毛穎時時聽指揮。　共愛先生共卜居，天津水畔是吾廬。陰陽燮理三杯酒，皇霸經綸幾卷書。盡有清風生几席，倍多明月照庭除。生平祇是過人處，贏得雙眉日自舒。

吳興弼《夜讀康節先生詩後作》 田圃功夫日破除，小窗燈火夜詩書。月華皎潔雲輕後，夏景清涼雨霽餘。百體無拘知氣泰，一塵不累識心虛。從今莫惜殷勤學，好古方能屢起予。

萬士和《隆慶重刻擊壤集序》 有宋邵堯夫先生，游心高明，包括萬象，與造化爲徒。既有得于無言之詩，則其吟弄風月，玩侮一世，千變萬化，皆其自然，所謂詩而非詩，法而非法者，古今一人而已。先生嘗曰：「刪後無詩，蓋以自況也，故以『擊壤』名篇。夫擊壤而有聲，是聲果奚從生乎？世之不知者，或病其率易，其知者亦且謂寄興品題，以發其豪傑之胸襟云爾。至陳白沙子始以匹杜，然猶曰別傳也，而余師荆川先生乃贊其法之兼乎少陵，豈非獨得其妙者與！

黃道《隆慶刊伊川擊壤集跋》 《詩》三百篇，發乎性情而已。康節先生天挺人豪，故詠歌成篇，有刪後之遺音焉，「擊壤」名集，良有以哉。吾師荆川先生讀而契之，【略】而命其子玄卿同道校梓之，以繼《三百篇》之響，使後人知詩有正法，不在繪詞琢句間也。

吳元維《萬曆本伊川擊壤集序》 擊壤，古戲也，帝唐氏之民以之發越其性天之太和，動盪其淳龐之眞氣，字字陽春，從來寡和。堯夫崛起千載之下，神孚放勳之天，弄丸餘暇，游戲詠歌，曰：「殊無紀律詩千首，富有雲山酒一瓢。」鼓腹三天，帝力何有？殆曠世而同神者。

吳應試《萬曆本伊川擊壤集序》 昔伊耆氏之世，有老人擊壤而歌，忌帝

力也，樂太平也。邵康節先生以名其集，何居？聞之史稱，康節德氣粹然，不表襮，不防畛，不爲異，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不賢者服。噫！此即陶唐氏之民乎？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陶唐之擊壤，邵氏之《擊壤》，必有合矣。則何以不擊壤其時而擊壤其集？感鵑聲之驗故也，雅不欲榮軒冕、事王侯，而又不能泯其汪洋浩大之積。是集也，漆園氏所謂天籟、地籟、人籟而出之者，非耶？夫以其眞樂鳴也，豈其以聲律雄也？李北海之所授業，《河圖》、《洛書》、伏羲先天之所探索，數年不爐、不扇、不就枕之所堅苦而刻勵，方有是樂，乃有是集耳。

《焦氏筆乘》卷一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言今之吾，相與從而吾之矣，又安知吾之果爲吾乎。」邵堯夫詩：「昔日所謂我，而今卻是伊。不知今日我，又是後來誰。」正此意。

《宋藝圃集》卷五《邵雍十三首》注　堯夫詩率談理，世有喜之者，而余拈此諸篇，自以其詩論耳。然出此而可誦者希矣。

胡直《刻擊壤集摘要序》　予既以致學而又苦病侵，時時思歸田野以求所未至。適同郡蒙山陳子與予同官川南，而又同此懷也，則相與追憶吟望，無日不在青原白鷺之濱，匡山湓浦之間，且云：「吾二人者非獨歸也，蓋將有大歸焉。」暇日取古人歸田詩共讀之，以寄所懷，多見其有激而云。獨淵明之作可謂夐矣，亦終不免於杜子美枯槁之譏。予二人者雖愛之詠之，而未足以盡當其衷。何則？以其猶有人之言者存也。一日予爲出堯夫《擊壤集》眎陳子，陳子手而讀，篋而玩，踰歲復予曰：「吾讀他詩，非不如珍羞可口，然似有遺旨焉。讀此詩則知天下無遺旨矣。異日水邊林下，舍此奚歸？」因相與摘其要者將刻之，而屬予以述其故。予少聞先師歐陽公曰：「堯夫，聖之樂者也。」今讀其詩，然後知先生之樂非常樂，其學充焉爾矣，先生之學非常學，其幾先焉爾矣。幾先故體微，體微故應妙，應妙則化而順，化順則達而充。夫既充然達矣，然後能交食於地而交樂乎天。故樂非欲言也，而不能不爲言；言非欲韻也，而不能不爲韻；韻非爲詩也，而不能不爲詩。今夫大造至矣，唯剝而復，乃見天機。始胎而姤，姤孕而震，震上坤下，雷出地奮，庶物馮生，此先生之所爲矢詞而成篇也。予雖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況能與於其幾也哉？予將以晚節師淑先生之萬一，以庶幾所爲歸者，非陳子，其誰予挈之？雖然，大音不響，大羹不嗜久矣，摘而刻之者匪獨爲予二人水邊林下之計，亦將有和而好之者矣。或以其辭非漢魏，調非盛唐，則又如九方皐之馬，吾知其千里而已。而詰之者曰：「是牝且牡耶？驪且黃耶？」非惟予不能言說，不能知也。而詰之者曰：「是牝且牡耶？驪且黃耶？」非惟予不能言說，不能知也。

吳源起《康熙重刊本伊川擊壤集序》　余讀堯夫先生自樂之詩，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其不繫乎情而深乎性也，蓋言志也。觀其因時紀事，玩物適情，未嘗拘掘聲律之間，而吟詠流連，躁者以靜，競者以恬，忿怒者因之而和平，悲戚者因之而順適，則其自樂夫時與物者，又能使後世之讀是詩而俱有以樂其樂也。先生之志幾於無我，而其樂也豈易量乎？宣尼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某志焉而未逮也。假令先生而在，其莫逆於心者，不可因詩而信其有合也哉！

孟長安《康熙重刊伊川擊壤集跋》　捧讀之餘，不啻置身夫子之側，親炙其容止，親承其語言，而人豪襟懷，蓋世胸次，依依心目間。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擊壤集》二十卷【略】。晁公武《讀書志》云雍邃於《易》數，歌詩蓋其餘事，亦頗切理。案自班固作《詠史》詩，始兆論宗，東方朔作《誡子》詩，始涉理路。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於是以論理爲本，以修詞爲末，而詩格於是乎大變，此集其尤著者也。朱國楨《湧幢小品》曰：「佛語衍爲寒山詩，儒語衍爲《擊壤集》。此聖人平易近人，覺世喚醒之妙用。」是亦一說。【略】邵子之詩，其源亦出白居易，而晚年絕意世事，不復以文字爲長。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脫然於詩法之外。毀之者務以聲律繩之，固所謂謬傷海鳥，橫斥山木，譽之者以爲風雅正傳，莊詠諸人，轉相摹仿，如所謂「送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者，亦爲刻畫無鹽，唐突西子，失邵子之所以爲詩矣。況邵子之詩，不過不苦吟以求工，亦非以工爲厲禁。如邵伯溫《聞見前錄》所載《安樂窩詩》曰：「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卧未欲起，簾外落花撩亂飛。」此雖置之江西派中，有何不可。而明人乃惟以鄙俚相高，又烏知邵子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邵雍）其詩源出寒山、拾得。然寒山、拾得之派不行於唐，而此集之派，蔓延於南宋，至明代陳獻章、莊昶等，以講學自名者，大抵宗之。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邵雍》　窩名安樂洞長生，履道坊西卜宅成。過從諸公接麗倒，紙簾愛寫小詩清。

洪亮吉《道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二十首》　祇覺時流好尙偏，並將考證

入詩篇。美人香草都刪卻，長短皆摩《擊壤》篇。

《圍爐詩話》卷一　宋人詩話多論字句，以致後人見聞愈狹。然鍊字與琢句不同，琢句者，淘汰陳濁也。常言俗語，惟靖節、子美能用之，學此，便流于堯夫《擊壤集》五七字爲句之語錄也。

又卷五　邵堯夫《三皇》、《五帝》等吟，全不似詩體。有云：「誰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則道理亦謬。說畫前之《易》，是自比伏羲，而文王、周公、孔子不足數也。刪後無詩，將陶、杜風雅之句俱蔑之乎！

《劍谿說詩》卷下　宋以來學《擊壤集》者多涉學究語，又或以書爲詩，以文爲詩，其乏風韻以此。

王丹墀《偶成六絕句》　才子文章諷諭工，那堪哀怨逐秋鴻。直從《擊壤》尋流派，盛世何曾有變風。

王宗嶧《讀邵堯甫擊壤集二首》　萬古千秋見此人，常爲宇宙噓陽春。東王舊有風雲趣，暫到凡間又一巡。　有象無名一老翁，細推元會與誰同。人人競說《先天》妙，已向天先毓太空。

何一碧《論詩》　詩家說理常嫌腐，《擊壤》歌謠宜另看。獨有文公追正始，堪將餘事長騷壇。

分　論

《擊壤集自序》　《古文雅正》卷一二：朱子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卻不似邵子說得最着實。邵子忽自於《擊壤序》內說出幾句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此說極好，較之橫渠心統性情尤密。又云：不易之論，此等語秦漢以下人道不到。又云：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即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理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郛郭。又云：以道觀性者，道是自然底道理，性則有剛柔善惡參差不齊處，是道不能以該盡此性也。性有仁義禮智之善，心卻千思萬慮，出入無時，是性不能以該盡此心也。心欲如此而身卻不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檢其身處。以一身而觀物，亦有不能盡其情狀變態，此則未離乎害之意也。且以一事言之，若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是以物觀物之意。若以己之好惡律人，則是以身觀物者也。又或問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曰然，蓋自家都不犯手之意。

《詠牡丹》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邵堯夫《詠牡丹》云：「施朱施粉色俱好，傾國傾城艷不同。」可謂言工，殊無高致。

《天津感事吟》　《桐江詩話》：康節《天津感事吟》：「水流任急境常靜，花落雖頻意自閑。不似世人忙裏老，生來未始得開顏。」此詩殊足警人也。

《洛陽春》　《賓退錄》卷三：邵康節《洛陽春》八絕，其一云：「四方景好無如洛，一歲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付與閑人。」先靈堂《朝野遺事》載：呂吉甫在趙韓王南園，京師丐人曰風乞兒者，持大扇造呂求詩。呂即書扇上：「無人肯作(佐)除非乞，沒藥堪醫最是風。求乞害風都占斷，算來世上少如公。」呂詩雖戲謔，然句體絕與邵詩相類。

《處身吟》　《賓退錄》卷三：夫子論君子小人之情狀，與時既書之以自警。然邵康節先生諸詩，尤能推廣聖人之意，不暇悉載，特取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諗觀者。《處身吟》云：「君子處身，寧人負己，己無負人；小人處身，寧己負人，無人負己。」持此詩以觀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略】康節又有詩云：「人如負我我何損，我若辜人人有詞。」

《題淮陰侯廟》　《賓退錄》卷一〇：古今詠史詩，求其議論精當，康節先生《題淮陰侯廟》十篇，可以爲冠。讀者當自知之。【略】何焯批：如此惡詩，何以載爲？　《腳氣集》：先祖嘗言：韓信枉屈誅夷，千古無人與他辯說。愚曾見《朱文公語錄》云「韓信反無證佐」，可謂見破史書，惜乎只說一句便休，不做一件事看，與他濺洗。他是個人物，不可教他既枉屈死，又枉屈被後世罵。《擊壤集》有十詩，中間兩篇云：「韓信事劉元不叛，蕭何感漢意生疑。當初若聽蒯通語，高祖功名未可知。」又云：「韓信恃功前慮寡，漢皇負德尚權安。幽囚必欲擒來斬，固要加誅甚不難。」

《首尾吟》　《邵氏聞見錄》卷一九：(康節先生)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先公曰：「不三五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略】至熙寧初，其言乃驗，異哉。故康節先公嘗有詩曰：「流鶯啼處春猶在，杜宇來時春已非。」又曰：「幾家大第橫斜照，一片殘春啼子規。」其旨深矣。　《賓退錄》卷一〇：邵伯溫《聞見錄》載【略】。與時按康節《首尾吟》其一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訪友時。青眼主人偶

不在，白頭老叟還空歸。幾家大第橫斜照，一片殘春啼子規。獨往獨來還獨坐，堯夫非是愛吟詩。」疑亦此意也。

《**西晉吟**》《困學紀聞》卷一三：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考之《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才四十五年，奸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

《**月夜**》《載酒園詩話·宋·邵雍》：讀《擊壤集》，多欲爲魏文侯之聽古樂。然如《月夜》曰：「雨霽風自好，秋深天未寒。移床就階下，看月出林端。有酒欲共飲，無琴可獨彈。他時遇良友，此景復求難。」固自清嘉。

《**安樂窩**》《宋詩精華錄》卷一：殆有劉晏食餺飥，美不可言之意。

《**插花吟**》《宋詩精華錄》卷一：歡娛能好，四美不足道矣。

傳記

程顥《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于途。【略】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于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于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于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于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于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甚取異于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于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焉。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略】先生之葬，附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鳴皋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范祖禹《康節先生傳》（存目）

《宋史》卷四二七《邵雍傳》（存目）

陳繼儒《邵康節先生外紀》（存目）

佚名《邵康節先生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邵雍《寄謝三城太守韓子華舍人》 洛陽自爲都，二千有餘年。舉步圖籍中，開目今古間。西北岌宮殿，東南傾山川。照人伊洛清，迎門嵩少寒。水竹最佳處，履道之南偏。下有幽人室，一徑通柴關。蓬蒿隱其居，藜藿品其飡。上親下妻子，厚薄隨其緣。人雖不堪憂，己亦不改安。閱史悟興亡，探經得根源。有客謂予曰：「子獨不通權。清朝能用才，聖主正求賢。道德與仁義，不徒爲空言。功業貴及時，何不求美官。上食天子祿，下拯蒼生殘。通衢張大第，負郭廣良田。朱門爛金紫，青樓繁管絃。外廐列肥駿，後庭羅纖妍。入則坐虛堂，

出則乘華軒。冠劍何燁燁，氣體自舒閑。高談天下事，廣坐生晴煙。人莫敢仰視，屏息候其顏。此所謂男子，志可得而觀。又何必自苦，形容若枯鱣。道古人行事，拾前世遺編。而臨水一溝，而愛竹數竿。此所謂匹夫，節何足而攀。」予敢對客曰：事有難其詮。身非好敝緼，口非惡珍羶。豈不知繫匏，而固辭執鞭。蓋懼觀朵頤，敢忘賁丘園。深極有層波，峻極有層巔。履之若平地，此非人所艱。貧賤人所苦，富貴人所遷。處之若無事，此誠人所難。進行己之道，退養己之全。既未之易地，胡爲乎不堅。敢謂客之說，曾無所取焉。猗嗟乎玉兮，產之于荆山。和民雖云知，楚國未爲然。污隆道屈伸，進退時後先。苟不循此理，玉毀誰之愆。道之未行兮，其命也在天。近日遊三城，薄言尚盤桓。當世之名卿，加等爲之延。或清夜論道，或後池漾船。數夕文酒會，有無涯之歡。十月初寒外，萬葉清霜前。歸來到環堵，竹窗晴醉眠。仰謝君子知，代書成此篇。

又《三十年吟》　三十年間更一世，其間堪笑復堪憂。天生天殺何嘗盡，人是人非殊未休。善偶鴛鴦頭早白，能啼杜宇血先流。須知卻被才爲害，及至無才又卻憂。

又《詔三下答鄉人不起之意》　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

又《歲暮自貽》　當年志意欲橫秋，今日思之重可羞。事到強圖皆屑屑，道非眞得盡悠悠。靜中照物情難隱，老後看書味轉優。談麈從容對賓客，薦章重疊誤公侯。已蒙賢傑開青眼，不顧妻孥怨白頭。谷口鄭眞焉敢望，壽陵餘子若爲謀。鼎間龍虎忘看守，棋上山河廢講求。一枕晴窗睡初覺，數聲幽鳥語方休。林泉好處將詩買，風月佳時用酒酬。三百六旬如去箭，肯教襟抱落閑愁？

又《六十二吟》　行年六十二康強，況復身居永熟鄉。美景良辰非易得，淺斟低唱又何妨。無涯歲月難拘管，有限形骸莫毀傷。多少英豪弄才智，大曾經過惡思量。

又《林下局事吟》　閑人亦也有官守，官守一身四事有。一事承曉露看花，一事迎晚風觀柳。一事對皓月吟詩，一事留佳賓飲酒。從事于茲二十年，欲求同列誰能否？

又《安樂窩中四長吟》　安樂窩中快活人，閑來四物幸相親。一編詩逸收花月，一部書囊壓鬼神。一炷香清冲宇泰，一樽酒美湛天眞。太平自慶何多也，唯願君王壽萬春。

又《安樂窩中詩一編》　安樂窩中詩一編，自歌自詠自怡然。陶鎔水石閑勳業，銓擇風花靜事權。意去乍乘千里馬，興來初上九重天。忺時更改三兩字，醉後吟哦五七篇。直恐心通雲外月，又疑身是洞中僊。銀河洶湧翻晴浪，玉樹查牙生紫煙。萬物有情皆可狀，百骸無病不能蠲。命題濫被神相助，得句謬爲人所傳。肯讓貴家常奏樂，寧慚富室剩收錢。若條此過知何限，因甚臺官獨未言？

又《答人吟》　誰道閑人無事權，事權唯只是詩篇。四時雪月風花景，都與收拾入近編。

又《自吟》　天下更無雙，無知無所長。年顏李文爽，風度賀知章。靜坐多茶飲，閑行或道裝。傍人休用笑，安樂是吾鄉。

又《詩史吟》　無歲無嘉節，無月無嘉辰；無時無嘉景，無日無嘉賓。樽中有美祿，坐上無妖氛；胸中有美物，心上無埃塵。忍不用大筆，書字如車輪。三千有餘首，布爲天下春。

《邵氏聞見錄》卷一〇　康節先生與獻可善，方獻可初赴召，康節與論天下事，至獻可謫官，無一不如所言者。故獻可之爲鄧州也，康節寄以詩云：「一別星霜二紀中，升沉音問不相通。林間談笑雖歸我，天下安危且係公。萬乘几前當蹇諤，百花洲上略相從。不知月白風清夜，能憶伊川舊釣翁？」獻可和云：「冥冥鴻羽在云天，邈阻風音已廿年。不謂聖朝求治理，尚容遺逸卧林泉。羨君身散隨時樂，顧我官閒飽晝眠。應笑無成三黜後，病衰方始賦歸田。」獻可尋請宮祠歸洛，溫公、康節日相往來。【略】至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

又卷一五　程宗丞先生名顥字伯淳，弟侍講先生名頤字正叔，康節先公以兄事其父太中公，二先生皆從康節遊。【略】橫渠張先生名載字子厚，弟戩字天祺，爲二程先生之表叔。【略】三先生俱從康節遊，康節尤喜明道，其譽之與富韓公、司馬溫公、呂申公相等。故康節《四賢詩》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調暢。四賢洛之觀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爲一時之狀。」則康節之所以處明道者盛矣。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

處之大。明日，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老矣，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云：「草軟波平風細溜，雲輕日淡柳低摧。狂言不記道何事，劇飲未嘗如此盃。好景只知閒信步，朋歡那覺大開懷。必期快作賞心事，卻恐賞心難便來。」明道和云：「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攜几杖來。行處每容參劇論，坐隅還許瀝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時泰心閒兩難得，直須乘興數追陪。」明道敬禮康節如此。故康節之葬，伯溫獨請誌其墓焉。

又卷一八 太學博士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康節先公一歲，從康節學，稱門生。先公年四十五未娶。潞州張仲賓太博字穆之未第，亦從康節學。二君同白康節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先生年踰四十不娶，親老無子，恐未足以為高。」康節曰：「貧不能娶，非為高也。」子發曰：「某同學生王允修頗樂善，有妹甚賢，似足以當先生。」穆之曰：「先生如婚，則某備聘，令子發與王允修言之。」康節遂娶先夫人。後二年，伯溫始生。故康節有詩云：「我今行年四十七，生男方始為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命七十歲，眼見吾兒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又 康節先公慶曆間過洛，館於水北湯氏，愛其山水風俗之美，始有卜築之意。【略】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韜廢宅餘材為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韓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買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牓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恥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先生以詩謝王宣徽曰：「嘉祐壬寅歲，新巢始孱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宮。檻仰端門峻，軒迎兩觀雄。窗虛響瀍澗，臺迥粲伊嵩。好景尤難得，昌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淵藪中。老萊歡不已，靖節歎何窮。嘯傲陪眞侶，經營荷府公。丹誠徒自寫，匪報厚恩隆。」後以詩謝溫公諸公曰：「重謝諸公為買園，洛陽城裏占林泉。七千來步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僦，熙寧受券遂能專。【略】今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韓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康節初不改也。

又 康節先公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故《觀盛化》詩曰：「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尋常巷陌猶簪紱，取次園亭亦管絃。人老太平春未老，鶯花無害日高眠。」又曰：「吾曹養拙賴明時，為幸居多寧不知。天下英才中遁跡，人間好景處開眉。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固無之。」伯溫竊疑「未嘗經亂離」為太甚，先公曰：「吾老且死，汝輩行自知之。」永念先公當本朝太平盛時，隱居求志，謝聘不屈，其發為詩章每如此。

又 康節先公與富韓公有舊，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大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邇。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作詩云：「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康節和曰：「道堂閒話儘多時，塵外盃觴不浪飛。初上小車人已靜，醉和風雨夜深歸。」又《題康節擊壤詩集》云：「黎民於變是堯時，便字堯夫德可知。更覽新詩名《擊壤》，先生全道略無遺。」其知康節如此。

又 熙寧三年，司馬溫公與王荆公議新法不合，不拜樞密副使，乞守郡，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後數月，神宗思之，曰：「使司馬在朝，人主自然無過舉。」移許州，令過闕上殿。公力辭，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伯溫先君子康節游。嘗曰：「某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先生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云。既見，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詩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攜筇杖著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曰：「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隔雲衣。一雙白鷺來煙外，將下沙頭卻背飛。」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未至，有詩曰：「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遠縈迴。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家梁上年時燕，

過社今年尚未迴。謂罰誤君凝竚久，萬花深處小車來。」又云：「天啓夫君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須迴。神仙一語難忘處，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有《安樂窩中》詩云：「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卧未欲起，簾外落花撩亂飛。」公愛之，請書紙簾上，字畫奇古，某家世寶之。公與康節唱酬甚多，具載《擊壤集》。公嘗問康節曰：「某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爲知言。至康節捐館，公作挽詩二章。

又　熙寧癸丑春，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節先公。其議論勁正有過人者，康節喜之，和其詩曰：「君從賞花來北京，耿君先期已馳情。此時隕霜奈何重？今歲花開徒有聲。既欲佳章當墜刺，寧無累句代通名？天之美才應自惜，料得不爲時虛生。」仲賢，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詩，顏體大書，極奇偉。康節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云：『憶昔初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歲成一非。』」仲賢又贈魏公詩云：「春去花叢胡蝶亂，雨餘蔬圃桔槔閑。」康節愛之，曰：「怨而不傷，婉而成章之言也。」

又　康節先公嘗言，李復圭龍圖臨事有斷。年二十八知滑州，與郡官夜會，有衙兵奪銀匠鐵鎚殺人者，一府皆驚擾，公捕至，立斬之。上章待罪。諸司亦按公擅殺。仁宗曰：「李復圭，帥才也。」除知慶州。後責光化軍。有放停卒自陳乞添租剗佃某人官田者，公曰：「汝揀停之兵，如何能佃官田？」卒曰：「筋力未衰也。」公曰：「汝以衰故揀停，既未衰卻合充軍。」呼刺字人刺元軍分，人皆稱之。公才高，爲衆所忌，故仕宦數不進。公居多不樂。康節因和其詩作《天吟》一篇曰：「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少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嵓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秋爛爲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蓋廣其意，使有所感悟也。

又卷一九　富公（弼）未第時，家於水北上陽門外，讀書於水南天宮寺三學院。院有行者名宗顯，嘗給事公左右。及公作相，顯已爲僧，用公奏賜紫方袍，號寶月大師。公致政，築大第於至德坊，與天宮寺相邇。公以病謝客，宗顯來或不得前，則直入道堂，見公曰：「相公頗憶院中讀書時否？」公每爲之笑。時節送遺甚厚。康節先公自共城遷洛，未爲人所知也，宗顯獨館焉。可見宗顯非俗僧也。康節登其院閣，嘗作《洛陽懷古賦》曰：【略】康節先生經世之學蓋如此，託賦以自見耳。

又　康節先公嘗言：本朝祖宗立天下之士，非前代可比。內無大臣跋扈，外無藩鎮強橫，亦無大盜賊，獨夷狄爲可慮。故有《十六國》詩云：「普天之下號寰區【略】。」又作《觀棋》詩，歷叙古今，至西晉云：「二主蒙霜露，五胡犯鼎彝。世無管夷吾，令人重歔欷。」

又　康節先公于書無所不讀，獨以六經爲本，蓋得聖人之深意。平生不爲訓解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蓋屋，牀下安牀，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故有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可了。」以老子爲知《易》之體，以孟子爲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爲西方之聖人，不以爲過。于佛老之學，口未嘗言，知之而不言也。故有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其所著《皇極經世書》，以元會運世之數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致也。以太極爲堂奧，乾坤爲門戶，包括六經，陰陽剛柔行乎其間，消息盈虛相爲盛衰，皇王帝伯相爲治亂，其肯爲訓解之學也哉？

又　康節先公遺訓曰：「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爲也。」故有詩曰：「量力動時無悔吝，隨宜樂處省營爲。若求騏驥方乘馬，只恐終身無馬騎。」

又卷二〇　康節先公與呂微仲丞相不相接，先公與橫渠先生張子厚同以熙寧十年丁巳捐館。今《微仲文集》中有《和母同州丁巳吟》云：「行高名並美，命否數皆殂。嗟爾百君子，賢哉二丈夫。世方敦薄俗（邵堯夫樂道不仕），誰復拒虛無（張子厚論佛道之失）？望道咸瞠若，脩梁遽壞乎？密章燔漢綬，環絰泣秦儒。賴有諸良友，能令紹不孤。」爲先公與子厚作也。蓋河南府以先公訃聞，詔贈著作郎，謚康節。子厚自祕閣病免西歸，及長安以歿，門人衰服挽車葬橫渠云。

又　康節先公居洛，凡交游年長者拜之，年等者與之爲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歡心。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寒、大暑），會有四不赴（公會、葬會、生會、醵會）。」每出，人皆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但名曰：「吾家先生至也。」雖閨門骨肉間事有未決者，亦求教。康節先公以至誠爲之開論，莫不悅服。十餘家如康節先公所居安樂窩起屋，以待其來，謂之「行

窩」。故康節先公沒，鄉人挽詩有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

又 康節先公過士友家晝卧，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以詩題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欹枕看兒戲。」蓋熙寧間也。陳恬云。《擊壤集》不載。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二引《復齋漫錄》 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故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爲安樂先生。其西爲瓮牖，讀書燕居，且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繫經綸。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則乘小車，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溫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堯夫每出，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對賓客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相親。自言：「若至重疾，自不能支。其有小疾，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有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朝廷嘗用大臣薦，以官起之，不屈。及其死，以著作佐郎告賜其家，邦人請易其名于朝，太常考行，謚之曰康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〇 （嘉祐四年十一月）己亥，以河南處士邵雍爲將作監主簿，本府以遺逸詔薦，故有是命。後再命爲潁州團練推官，皆辭疾不起。

又卷二八四 （熙寧十年九月）庚戌，贈潁州團練推官邵雍祕書省著作佐郎，賜粟帛，以知河南府賈昌衡言雍行義聞于鄉里，乞贈恤也。宰相吳充請于上，賜謚曰康節。雍初與常秩同召，雍竟辭不起，士大夫高之。

作品本事

《邵氏聞見後錄》卷四 傳（司馬光《文中子補傳》）成，文正公問予大父康節何如？康節贊之曰：「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譏。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固其所非，棄其所是，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其廢是，瑕不掩瑜。雖未至聖，其聖人之徒歟！」文正自茲數言文中子，故又特書於《通鑑》語中。【略】文正之《傳》，康節之《贊》，俱未行於世，予故具出之。程伊川亦曰：「文中子格言，前無荀卿、揚雄也。」

又卷一八 《國史》先大父《康節傳》云：「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褒矣。故大父之葬，門生挽詩有「地下若逢常處士，揶揄應笑贈官來」之句。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 張嵋字子望，作《洛陽觀花》云：「平生自是愛花人，到處尋芳不遇眞。祇道人間無正色，今朝初見洛陽春。」蓋托意邵堯夫。堯夫和云：「造化從來不負人，萬般紅紫見功眞。滿城車馬空撩亂，未必逢春盡得春。」豈非欲使之有所行耶？

又卷四五引《王直方詩話》 邵堯夫之弟名睦者，無疾而化，前此有《重九》詩云：「擬問東籬事，東籬事渺茫。」後果殯於東籬之下。故堯夫哭之云：「自茲明月清風夜，蕭索東籬看斷腸。」又云：「腸斷東籬何所尋，東籬從此事沉沉。」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〇 邵雍，字堯夫，范陽人。雍少篤學，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卧不就枕席者數年。嘗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眞。故其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通，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自著《無名公傳》云。

著錄

邵雍《伊川擊壤集序》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略】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時有宋治平丙午中秋日也。

程顥《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

邢恕《康節先生伊川擊壤集後序》 其始感發於性情之間，乃若自幸生天下無事，饑而食，寒而衣，不知帝力之何有於我，陶然有以自樂，而其極乃

蘄於身堯舜之民，而寄意於唐虞之際，此先生所以自名其集曰「擊壤」也。【略】其子伯溫哀類先生之詩凡若干篇，先生固嘗自爲序矣，又屬恕以繫其後。義可辭乎？元祐六年辛未夏六月甲子十有三日，原武邢恕序。

《東都事略》卷一一八《邵雍傳》　詩二十篇，曰《擊壤集》。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邵堯夫《擊壤集》二十卷。【略】集自爲序。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邵堯夫《擊壤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擊壤集》二十卷，處士共城邵雍堯夫撰。自爲之序。

《文獻通考》卷二四四　邵堯夫《擊壤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邵雍集》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伊川擊壤集》一部四冊，完全。

又卷一〇　《伊川擊壤集》一部五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伊川擊壤集》四冊。

又卷四　《伊川擊壤集》五冊。

畢亨《伊川擊壤集跋》　及登進士，于監察御史、晉陽王濬家得《擊壤集》二冊，乃知先生所作，不止《首尾吟》，而《首尾吟》又不止予所錄也。每欲壽諸梓而未暇。及後尹應天，始克刊行，以廣其傳。及進今職致政，特取此板回洛，意此集乃先生隱洛時所著，置之於洛，以爲先生故物耳。已而郡守桂林劉公尚文創建先生安樂窩書院，復訪先生是集而梓行之，遂以此板授焉。其間殘缺者，劉公洗補之爲全集云。庚子歲，副都御史、洛人畢亨題。

王畿《嘉靖刊伊川擊壤集序》　嘉靖甲子春，予赴宛陵之期，與學院耿楚侗子會於陽羨，索唐仁甫氏《擊壤集》，取授池守鍾君，鋟梓以傳，屬言於予，道其所以。

萬士和《隆慶重刻擊壤集序》　先生嘗曰刪後無詩，蓋以自況也，故以「擊壤」名篇。【略】余師荆川先生乃贊其法之兼乎少陵，豈非獨得其妙者與！先生以舊刻無善本，且諸體雜出，命余分類成帙，而以屬江陰黃吉甫氏刻之。刻成，吉甫仍謂余宜題其首。

黃道《隆慶刊伊川擊壤集跋》　《詩》三百篇，發乎性情而已。康節先生天挺人豪，故詠歌成篇，有刪後之遺音焉，《擊壤》名集，良有以哉。吾師荆川先生讀而契之，苦於體格錯雜，乃托履菴萬公類編，而命其子玄卿同道校梓之，以繼《三百篇》之響，使後人知詩有正法，不在繪詞琢句間也。書成，而吾師已溘游矣。其嘉惠學者之意，當爲白之，敬附一言於楮末云。隆慶改元，後學江陰黃道謹跋。

吳元維《萬曆本伊川擊壤集序》　吾伯氏白石先生獨契其深，摘註三十六首，行世久矣。或者侈九鼎而病一臠，于是叔氏開甫先生增註其全，稍爲銓次，爲卷凡十，爲類凡五。首「乾坤」，天之道也，而四時行焉。次「冬至」，復以自知人之道也，而四苦具焉。形形色色，俱有變遷，而不變遷者，其唯聖人乎？次「瞻禮」。孔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寧毋開導與？次「訓子」。門人朋友之交，盡人倫以贊天道，此生之能事畢矣，次「首尾吟」終之。五者具，而十卷完，義則臚列，註則旁引，嘉惠後人，良匪淺已。【略】因得請而梓之。

吳應試《萬曆本伊川擊壤集序》　先是，余家白石翁獨契其要，而有《擊壤》摘註。今其叔氏開甫翁復攬其全，而有《擊壤》增註。夫其註也，彼亦有所合之也。二翁俱余大父行，而開甫翁之增註，特命余叙。叙《擊壤》，亦欲竊其自樂、樂時之萬一，以油油偕世云。時有明萬曆丙午花朝，吳應試書。

《趙定宇書目》　《擊壤集》二本。　宋板大字《伊川擊壤集》。

《百川書志》卷一五　《伊川擊壤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擊壤集》二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伊川擊壤集》四冊，二十卷。

《脈望館書目》　邵堯夫《擊壤集》二本。

《內板經書紀略》　《擊壤集》四本，三百五十葉。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擊壤集》三冊，全。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擊壤集》二十卷。

《近古堂書目》下　宋版《伊川擊壤集》。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擊壤集》二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宋板《伊川擊壤集》。陳景雲注：「邵堯夫自序。」

又：《伊川先生集》四冊。陳景雲注：「二十卷。」

吳源起《康熙重刊本伊川擊壤集序》　余也承乏洛邑，得拜先生遺像於安樂窩，嗣孫養貞食貧好道，裒輯傳書，出其新刻《擊壤集》以示余。余卒業而誌景行於篇末也，竊自附於聞者之興起云爾。康熙八年十月，洛陽令秀水後

學吳源起拜手撰。

孟長安《康熙重刊伊川擊壤集跋》 夫子爲有宋名賢，世家洛陽，至今洛之南有安樂窩，天津故址是其處也。其所著書，有《皇極經世》、《周易懸鏡》、《天垣發微》、《擊壤集》、《無名公傳》、《聞見錄》、《三十六宮》、《訓世論俗淺說》諸書傳于世。【略】愚小子生也晚，稍長，知讀書，每仰夫子之遺範，思覽其全集，而竟不可得。惟《皇極經世書》載在《性理》，僅得讀之，而不能無遺憾焉。于是思識其子孫，以求其簡之斷、篇之殘，恆竊竊然，惟恐其不吾與也。乙巳秋，而夫子正裔元起諱養貞者，乃以《無名公傳》、《三世名賢》及《孝弟詩》見示，更請之，復出所珍藏《擊壤集》示愚，曰：「此西蜀白君諱良玉所寄遺也。」捧讀之餘，不啻置身夫子之側，親炙其容止，親承其語言。【略】丁未之夏，元起不告于親戚，不謀于朋友，輒以是集並《三世名賢》、《無名公傳》、《孝弟詩》同授梓人。剞劂之費，皆出自拮据，將以播之方州，傳之天下，俾景行邵夫子而竊高山之仰者，尚幸此篇之不泯焉。因而請余文以跋其後，余不敏，辭之不克，聊以道元起之爲人與是集之所以梓耳。

邵養貞《康熙重刊伊川擊壤集跋》 嗟乎，吾祖之遺書，豈僅一《擊壤集》哉？小子讀吾祖之遺書，又豈僅一《擊壤集》之可梓哉？吾祖之書，傳于世者有《皇極經世》、《周易懸鏡》、《天垣發微》、《擊壤集》、《無名公傳》、《聞見錄》、《三十六宮》、《訓世論俗淺說》諸書，而《擊壤》一集乃其志伊尹之志、樂堯舜之道，竊取擊壤古戲之歌，而聊以詞自娛之意也。何庚桑之變，祠宇傾圮，香火幾絕，諸書湮沒，板籍無有存者，無論賢士大夫之家藏蓄者寡，而吾家爲之後者亦未嘗有所存也。予小子方煢煢在疚，布衣饘粥之不給，惟懼先人之遺書失傳，僅得《三世名賢》暨《無名公傳》、《孝弟詩》于青燐碧火、煙塵殆盡中，而《皇極經世》與《擊壤集》等書缺而未備。【略】康熙歲癸卯，有西蜀白君諱良玉者抵洛，訪天津故址，瞻拜之暇，詢予以先人全集，不果，遂以所自挾《擊壤集》見授，因與貞友善，且告貞曰：「吾他日當爲先生重梓是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擊壤集》二十卷，河南巡撫採進本，宋邵子撰。前有治平丙午自序，後有元祐辛卯邢恕序。【略】集爲邵子所自編。

《季滄葦藏書目》 宋邵康節《擊壤集》二十五卷。（宋版）

《天祿琳琅書目》卷六 《伊川擊壤集》二函十冊，宋邵雍撰，二十卷，雍自序。【略】自爲之序云云，是宋時《擊壤集》，雍所自刊。此本亦仿宋槧之式，而標爲「伊川」者，蓋據《宋史》雍葬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也。

又卷一〇 《伊川擊壤集》一函四冊，宋邵雍著，二十卷。前明人希古序，次雍自序，後附集外詩十三章，並宋邢恕、明畢亨二序。希古不載姓氏，其序作於成化乙未，稱披閱《擊壤集》，「愛其體物切實，立意高古，乃重鋟梓」云云。夫曰「重梓」，則先有刻本，據而重梓焉耳。畢亨序祇標庚子歲作，不題年號。以序中之言，考證諸書，則爲成化庚子，後於乙未希古序又五年矣。按明時有兩畢亨，皆成進士，歷顯官。【略】今亨序後結銜爲副都御史，序中又有「尹應天」及「回洛」之語，則是籍隸河南之畢亨無疑矣。序稱於監察御史晉陽王濬家得《擊壤集》，每欲壽梓而未暇。及後尹應天，始克刊行。及今致政，特取此版回洛。適郡守桂林劉公尚文建先生安樂窩書院，復訪先生集而梓行之，遂以此版授焉云云。其言「復訪梓行」者，非即希古序中「重梓」之謂乎？希古當即劉尚文之名，惜無可考。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元刊本，汲古閣藏書。

《百宋一廛書錄》 此殘宋本《伊川擊壤集》，祇三、四、五、六卷，前一二卷已鈔補，餘皆失之矣。【略】余檢《延令書目》，載此書爲宋刻，與此同，目爲二十五卷，恐是誤處。蓋宋代書目皆云二十卷，延令所藏奚以過之？「五」者，衍字也。惜傳之又久，僅存此數卷耳。明刻黑口，行款略同，然不如遠甚矣。余得諸嚴二酉家，吉光片羽，寶何如之！

顧廣圻《百宋一廛賦》 「證《擊壤》於泰興。」黃丕烈注：「殘本《伊川擊壤集》，每半葉十行，每行廿一字，所存三至六，凡四卷而已。泰興季氏舊物也。」《延令目》云「宋邵康節《擊壤集》二十五卷」，彼時蓋尚完，然考晁、陳及馬氏著錄，「五」乃衍字。

《儀顧堂題跋》卷一一《元槧擊壤集跋》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題曰「伊川邵雍堯夫」，元槧本。前有治平四年自序，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一字。以毛氏汲古閣道藏八種刊本互校，毛本脫落甚多，不及此本遠甚。【略】是集爲康節手定，編次必無參差，毛刊爲近時善本，不應脫落之多。蓋毛刊出于道藏，必經道流妄削，又不得原本校正，故踵其謬。此則猶康節原本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五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元刊本，汲古閣舊藏。

張蓉鏡《宋刊本伊川擊壤集跋》 《擊壤集》宋刻罕見，昔年由士禮居得

三至六四卷，即《百宋一廛賦》所載，爲季滄葦舊藏，所謂「證《擊壤》於泰興」是也。此全部首尾完整，汪氏藝芸書舍散逸，乙巳十一月得之鮑芳谷手，愛不能釋，展讀三復，以血書「佛」字於空葉，惟願此書流傳永久，得無量壽，仗慈光覆護，消水火蠹食之災。宋槧書籍日少，完善者更不易得。《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缺壞就爲補治。」後之讀是書者，其知所珍貴也夫。道光乙巳嘉平月十七日燈下，芙川張蓉鏡誌。

又　《擊壤集》宋刻罕見，此部首尾完整，疊經收藏家所重。余於道光乙巳十一月中，心境極愁鬱鬱時，書友鮑芳谷攜來郡城汪閬源藝芸書屋所散出者，愛不能釋，以精鈔《營造法式》同其易換，此作價洋錢二十元，合足錢二十八千文，取其宋刻之全帙可貴也。汪氏書貴而難得，乙巳春，鮑芳谷同龐昆圃到郡，所得精本，惜大半售之上海郁泰峰處，此則碩果之存也。丙午又五月廿八日，芙川揮汗草記。

邵淵耀《宋刊本伊川擊壤集跋》　曩爲芙川跋宋本《擊壤集》，是滄葦舊藏而歸於蕘圃者，墨采精妙，足供珍玩，然止於三、四、五、六四卷，餘皆剿補。近又得此本於郡城汪氏，蓋蕘翁遺書多歸於汪，此則出於百宋一廛外者，雖刷印較後，而首尾完好，允爲全璧，離之固稱兩難，合之更成兩美矣。夫古籍僅傳，以視瓊玉珠犀，尤所罕遘，君乃屢獲奇緣，非好乎篤求之敏而能爾耶。披誦之餘，惟深健羨。道光丙午五月癸酉，黎陽族裔淵耀謹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明成化刊本。【略】希古引而不著姓名，中有「待問之暇，披閱再四，重梓廣惠來學」，疑出自藩邸之手。

又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明毛氏刊本。【略】北宋建安蔡子文刊者，題《康節先生擊壤集》，作《內集》十二卷、《外集》三卷，後有蔡弼題語。《龜山語錄》所稱「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一聯，諸本皆佚，此獨有者是也。

又　《伊川擊壤集》八卷，明隆慶刊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擊壤集》二十卷，宋邵雍撰。　明畢亨刊本。　明隆慶刊本，爲陽羨萬士和分類改編，非其原次。　汲古閣刊道藏八種本，又有支那本。　康熙間吳門後裔滄來校刊十七卷。　《存寸堂目》有宋板十八卷。宋板十行，行二十一字。

又《續錄》　黃丕烈有不全宋本。　宋蔡弼子蔡〔子〕文（子）刊本，題《康節先生擊壤集》，分內集，與世行本迥異。十三行（二）十二字。　《天祿目》有元板《伊川擊壤集》。　汲古閣有元刊本，十行二十一字。　萬士和本八卷【略】。　四部叢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宋刊本。【略】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楮墨精好，惟《人鬼吟》卷八與卷一二重出。舊爲邑中張芙川藏書，卷三冊首空葉有芙川以血書「南無阿彌陀佛」六字，題其後云【略】。

《楹書隅錄初編》卷五　北宋本《康節先生擊壤集》十卷六冊一函。《伊川擊壤集》元、明皆有刊本，均作二十卷。汲古閣毛氏所刻源出道藏，而舛漏殊甚。按《四庫》所收即汲古本也。元刊本較毛本多詩五十餘首，藏書家謂爲善本，余齋亦有之。此本作《內集》十二卷、《外集》三卷，前有治平丙午中秋自序，編次與各本迥異。序後有蔡氏弼題語一則，蓋由公手訂二十卷本重編爲此本。卷一前後木記題「建安蔡子文刊於東塾之敬室」。細行密字，鐫印至精。《龜山語錄》所稱「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一聯，諸本所佚者，此本在卷十二中。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二三字不等。卷首末有曲阿孫育印。

《四部叢刊書錄》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集外詩一卷，四冊，江南圖書館藏明成化刊黑口本。宋邵雍撰。前有治平丙午自序，書首有成化乙未希古引，而不著姓名，疑出自藩邸之手。卷末有元祐六年邢恕後序，又有成化庚子畢亨跋。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伊川擊壤集》十卷，宋邵雍撰，存卷三至六，計四卷，明刊本。

又　明嘉靖刊本。

《善本書所見錄》　《伊川擊壤集》殘本十二卷，宋邵雍撰，宋刊，存卷四至十、十四至十八。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細黑口，單框，左右雙闌。雙魚尾，上魚尾下記書名「壤上」、「壤下」，下記號數，下端記刻工名一二字不等。字體瘦秀，闊簾羅紋薄皮紙。【略】此書配補明刻卷十一至十三、十九至二十，乃翻刻本，行款全同，字體亦仿之，其「壤」與通號，一如宋刻，但板式微大，單框改爲雙框，與黑口較闊耳。

《中國善本書提要》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集外詩》一卷，六冊，（北

圖)。明翻成化間刻本。宋邵雍撰。按卷內不著翻刻人姓氏年月,以卷末有畢亨跋,知爲翻成化間畢亨刻本。畢本十行十八字,已印入《四部叢刊》;卷端有序,署名希古,疑即畢亨所稱之劉尚文也。　又:《伊川擊壤集》八卷,八冊,(國會)。明萬曆間刻本。原題「宋伊川邵雍堯夫著,明後學儲昌祚、儲顯祚校刊」。卷端有萬士和序,以其分類考之,蓋翻萬本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伊川擊壤集》十八卷,宋邵雍撰,元刻本(卷十八配明鈔本),六冊。《伊川擊壤集》二十卷集外詩一卷,宋邵雍撰,明初刻本,張蓉鏡、邵淵耀跋,十冊。《伊川擊壤集》二十卷集外詩一卷,宋邵雍撰,明初刻本,葉德輝跋,六冊。《伊川擊壤集》二十卷集外詩一卷,宋邵雍撰,明成化畢亨刻十六年劉尚文重修本,四冊。《伊川擊壤集》二十卷,宋邵雍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傅增湘校并跋,六冊。《宋邵康節先生伊川擊壤集》九卷集外詩一卷,宋邵雍撰,明吳瀚、吳泰註,明萬曆三十三年吳元惟刻本,五冊。《伊川擊壤集》八卷,宋邵雍撰,明萬曆四十二年儲昌祚、儲顯祚刻本,八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伊川擊壤集》二十卷集外詩一卷六冊,宋邵雍撰,南宋建刊本。《伊川擊壤集》存十七卷集外詩一卷七冊,宋邵雍撰,南宋建刊本配補元刊本,缺卷一至卷三。《伊川擊壤集》二十卷集外詩一卷六冊,宋邵雍撰,宋刊十行本配補元刊及鈔本,清黃丕烈、孫原湘、錢天樹、邵淵耀各手書題跋。《伊川擊壤集》二十卷集外詩一卷六冊,宋邵雍撰,明初仿宋刊十行本,今人徐鈞、徐鴻寶各手跋。《伊川擊壤集》二十卷二冊,宋邵雍撰,明萬曆間嘉興楞嚴寺刊方冊藏本。《伊川擊壤集》二十卷集外詩一卷五冊,朝鮮舊刊本。

《**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擊壤集》六卷附一卷,合七卷;《擊壤全書》卷一八至三四,宋邵雍撰,明徐必達校,山脇重顯點,寬文九年刊(京,長尾平兵衛)。　同,後修。

藝　文

富弼《過邵堯夫先生》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閒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

韓絳《答寄堯夫先生》我愛邵夫子,醇氣充見顏。群經究彼邃,古史閱而刪。不爲詭異行,已蹈時俗難。逃名去其奧,築室伊洛間。抱業舍仕進,竭心奉親歡。修竹當環堵,寒流日潺潺。問誰從之游,結駟款其關。茲予久欣慕,欲往良獨艱。幸君適河內,至此解征鞍。僚友恃交舊,屈致及門闌。前迎倒我屣,布席羅雕盤。高談未一二,長揖忽歸騫。不意饋雙鯉,剖腴出琅玕。何以報嘉惠,永懷金與蘭。

司馬光《贈邵堯夫》家雖在城闕,蕭瑟似荒郊。遠去名利窟,自稱安樂巢。雲歸白石洞,鶴立碧松梢。得喪非吾事,何須更解嘲。

又《和邵堯夫秋霽登石閣》飛檐危檻出林端,王屋嵩丘咫尺間。獨愛高明游佛閣,豈知憂喜滿塵寰。目窮莽蒼纖毫盡,身得逍遙萬象閑。暇日登臨無厭數,悲風殘葉已珊珊。

又《邵堯夫先生哀辭二首》菽藿一簞樂,蒿萊三畝寬。蒲輪不能起,瓮牖有餘安。高節去圭角,久要敦歲寒。今朝郊外客,誰免涕汍瀾。　慕德聞風久,論交傾蓋新。何須半面舊,不待一言親。講道切磋直,忘懷笑語眞。重言蒙蹠實,佩服敢書紳(先生曾以予爲腳踏實地之人)。

王益柔《奉和堯夫》固窮終不悔沉淪,滿腹深藏上古珍。手寫新詩成幾卷,亦教餘事照千春。

任遙《和堯夫安樂窩中好打乖吟》安樂先生醉便歌,莊篇徒爾說焚和。有名有守同應少,無事無求得最多。勝處林泉供放適,清時風月助吟哦。能拋憂責忘勞外,不縱逍遙更待何?

程顥《和邵堯夫打乖吟二首》(選一)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妙墨多攜卷,天爲詩豪剩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畏鄉人。

范祖禹《康節先生誄文》維熙寧十年七月癸丑,安樂先生卒。洛陽士大夫皆來哭弔,且歸賻,門人治喪。天子下詔,贈先生著作郎。其年十月丁酉,葬於伊闕之南。嗚呼哀哉!乃作誄曰:邵居北土,命姓于燕。康公之後,邈矣其綿。皇之家初,乃遷衡漳。以及先生,其道大光。中和之發,在於明哲。之性之美,之才之傑。不激不厲,不異不同。亦坦而莊,亦和而恭。其幽惟顯,其外

惟中。少也志壯，始強於學。聖亦我同，彼惟先覺。直趨其奧，力取其卓。鶴鳴于皋，鴻漸于陸。厥聲載振，于彼淇澳。幅員之大，目所未窺。博覽遐觀，以爲吾資。徜徉四方，遵海而歸。爰自帝邱，遷宅中土。考卜澗瀍，周公之宇。陰陽所和，可以遊處。初無一廛，莫蔽風雨。顏子陋巷，原憲環堵。云何不樂，惟孔之苦。推測天地，元化之祖。旁羅日月，貫穿今古。爰暨草木，昆蟲之微。細入毫末，大包九圍。探賾索隱，極深研幾。筆之於書，皇極是統。以充其氣，以養其勇。富貴不降，威武不竦。豈無爵位，孰可致之？亦有軒冕，孰能榮之？不雕其樸，不耀其奇。玉韞于山，珠藏于淵。豫章偃蹇，蔽日參天。莫得而用，其材乃全。昔之隱者，或遇衰世。遯迹山林，其流以敝。先生之隱，其道彌昭。唐虞之際，於以逍遙。龜龍游沼，鱗鳳在郊。豈必陳力，乃光於朝。先生之化，被於鄉黨。無有遠邇，聞風趨嚮。來見來請，各滿其望。今也則亡，孰爲師長。嗚呼哀哉！死喪之威，有生所畏。疇昔臨之，精爽不二。委命待終，漠然而寐。惟其一心，俯仰不愧。明明我后，有命自天。錫之好爵，賁于重泉。庶幾來者，景行其賢。嗚呼哀哉！先生之歿，自秋徂冬。不聞其聲，不睹其容。去此故庭，就彼新宮。人誰不歿，名則無窮。惟其令德，有始有終。作此哀誄，播其流風。嗚呼哀哉，尚饗！

朱熹《康節先生贊》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雜錄

《優古堂詩話》 張文潛《明道雜誌》記一詩云「秋去暑無權」，以爲意新而韻工。予見邵堯夫云：「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朱子語類》卷一二〇 先生嘗謂劉學古曰：「康節詩云『閑居謹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荊溪林下偶談》卷二 《冷齋夜話》云：「余客漳水，見瑩中侄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余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愼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柔曰：『公痴叔詩，如食鯽魚，惟恐遭骨刺。』」此詩邵堯夫作，而冷齋誤以爲瑩中。或者瑩中手書此詩，冷齋不知爲堯夫作歟？

楊察

論述

《東軒筆錄》卷一五 楊察侍郎謫信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送于境上，臨別，察即席賦詩，皆用十二事，而引諭精至，士子無能屬和者。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上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醉極巫峰倒，聯吟嶰管清。他年爲舜牧，協力濟蒼生。」

《臨漢隱居詩話》 前輩詩多用故事，其引用比擬，對偶親切，亦甚有可觀者。楊察謫守信州，及其去也，送行至境上者十有二人。隱父於餞筵作詩以謝，皆用十二故事。其詩曰：「十二天辰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峰倒，聯吟嶰琯清。他年爲舜牧，協力濟蒼生。」用故事亦恰好。

《養一齋詩話》卷二 魏泰云【略】。此泰游戲之筆耶？抑眞以之論詩耶？游戲則不足書，論詩則止可以糊村中酒店壁耳。人往往喜此等爲新切，又察與泰之唾餘也。

傳記

《宋史》卷二九五《楊察傳》 楊察字隱甫。其先晉人，從唐僖宗入蜀，家于成都。【略】景祐元年，舉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宿州。遷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出知潁、壽二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判三司鹽鐵、度支勾院，修起居注，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數擿奸隱，衆始畏伏。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掎拾羨餘，

則俗吏之能，何必我哉！」召爲右正言、知制誥，權判禮部貢院。時上封者請罷有司糊名考士，及變文格，使爲放軼以襲唐體。察以謂：「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且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爲宗，若肆其澶漫，亦非唐氏科選之法。」前議遂寢。晏殊執政，以妻父嫌，換龍圖閣待制。母憂去職，服除，復爲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擢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論事無所避。【略】又數以言事忤宰相陳執中。未幾，三司戶部判官楊儀以請求貶官，察坐前在府失出笞罪，雖去官，猶罷知信州。徙揚州，復爲翰林侍讀學士，又兼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加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再遷禮部侍郎，復權知開封府，復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內侍楊永德毀察於帝，三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詔移開封府鞫之。察由是乞罷三司，乃遷戶部侍郎兼三學士，提舉集禧觀，進承旨。踰年，復以本官充三司使。餌鍾乳過劑，病癰卒。贈禮部尚書，謚宣懿。察美風儀。幼孤，七歲始能言，母頗知書，嘗自教之。敏於屬文，其爲制誥，初若不用意，及稿成，皆雅緻有體，當世稱之。遇事明決，勤於吏職，雖多益喜不厭。癰方作，猶入對，商畫財利，歸而大頓，人以爲用神太竭云。有文集二十卷。

《**隆平集**》卷一四《**楊察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六四《**楊察傳**》（存目）

紀　事

《**宋史**》卷三一一《**晏殊傳**》　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

藝　文

蘇頌《祭楊尚書察》　天以正氣，鍾乎賢人。公稟其生，拔乎類倫。皇鸞儀儀，爲瑞聖辰。金相玉質，內勁外溫。弱齡馳譽，富以高文。躐取科甲，跬步青雲。帝用嘉之，擢於紫宸。前視卿相，進亦逡巡。經綸之志，始發復堙。萬里之馳，半塗而屯。遭此大厲，孰訊穹旻。乃令士林，愴失良臣。嗚呼哀哉！士以文稱，或窘於用。世豈乏才，疇克兼衆。觀公之爲，靡施不中。其器無方，所利則重。鎮亂治煩，不撓不縱。其在內庭，忠言日彰。道宣上命，德音鏘洋。見於事業，作爲文章。訓辭深厚，詔冊和莊。寸毫尺管，利澤四方。入爲御史，百僚端肅。出臨粵藩，千里蒙福。再尹京都，風行輦轂。三提計權，事著條目。簿牒放紛，裁處彌速。弊源窒除，吏手斂縮。平居與人，侃侃樂易。遇事果行，正色無避。敵介來朝，欲自矜異。攀我官儀，徼以殊禮。人難其拒，公立庭止。且謂戎心，浸不可啓。抗辭毋撓，卒正朝體。人謂公才，效於已試。餘刃沛然，銛若初礪。使其且壽，何向不濟。今亡矣夫，孰不揮涕。某等嘗以僚契，幸茲交從。義分之篤，心照誠通。良友逝矣，齎恨何窮。緬慕遺德，徒留清風。肴觴薄奠，聊寄深悰。平生不忘，魂鑒於衷。

胡堯卿

黃庭堅《胡宗元詩集序》　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于白首，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窮於丘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爲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予爲僚，故持其詩來求序于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又似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附于《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于《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又《胡宗元墓誌銘》　宗元少孤，自力問學。年十九，以進士薦於其鄉。二十有五，再試禮部，再不利，益自刻苦，治經術，厲操行。客遊高安，太子中允蔡仲舒憐其孤立，以兄子妻之，爲闢書館，留與甥息共學，旁近士家多就之者。已而講授常數十百人，致溫飽以奉之。宗元貶衣損食，推羸餘以煦其宗，待宗元以炊者甚衆。其資樸厚，出入里中，詞氣自下，趨人之緩急而解其紛，號稱長者。汔年四十，築草堂於高安之魯公嶺，捐十萬錢買官書，無所不讀，務爲汪洋無涯，終日與其徒辯析義理。初不經意時事，蓺松竹，灌圃畦，隱約

林丘之下，蓋二十年。蔬町稻塍，松行竹塢，少壯致力，而耆艾見其功。始爲壽藏於魯公嶺，謂諸兒曰：「吾百歲後，猶安樂此宅也。」熙寧癸丑，里人強起之，乃行應詔。宗元丘墓在新喩數世矣，故授臨江軍長史而歸。歸則病，緩然猶讀書不休。頗著詩及他文章，以自悼其屈於時命。後六年，其子遵道登第，仕吉州太和縣主簿，以安車奉宗元以就養。元豐壬戌五月丁亥，迄以足痹終焉，壽七十一。【略】宗元胡氏，諱堯卿，宗元其字也。

蔡襄

論述

綜論

杜衍《鄉有好事者出君謨行草八分書數幅中有梅聖俞詩一首用成拙句以識二分》 莆田筆健與文豪，尤愛南山縣詠高。欲使英辭長潤石，每逢佳句即揮毫。清如《韶》《濩》諧音律，逸似鸞皇振羽毛。羲獻有靈應悵望，當時不見此風騷。

宋仁宗《蔡襄進御筆賜字詩答詔》 卿詞令根於溫厚，筆力極於深妙。名以本其所贊，字以申其所輔。偶御筆而援翰，俾中璫而特錫，良以將厚意而表殊寵也。敷陳謝懇，發爲詩文。遵臯陶之言，以懋其稽古；述帝舜之事，以思其底績。宣明順美，重增嘉歎，故茲獎諭，卿宜知悉。

又《蔡襄辭權三司使表詔答》 翰林儒者之極選，三司天下之大計。朕之任人，于此尤重。卿有博通之學，足以謀王體；而兼濟之道，足以濟邦財。斷于朕心則用而已晚，稽于物論則資適其宜。當體眷懷，無或牢讓。所乞宜不允。

《宣和書譜》卷六《清潭等帖》 文臣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人也。官至端明學士。博古尚氣節，居諫垣，樂言事。初范仲淹被逐，余靖、尹洙、歐陽修以極論援救，坐是皆罪貶。襄於是作《四賢士》詩，以高其風，天下咸誦之。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蔡襄）文章清遒粹美，工書，爲本朝第一。

王十朋《端明集序》 端明公文章，文忠公嘗稱其清遒粹美，後雖有善文辭、好議論者，莫能改是評也，予復何云？然竊謂文以氣爲主，而公之詩文實出於氣之剛，入則爲謇諤之臣，出則爲神明之政，無非是氣之所寓。學之者宜先涵養吾胸中之浩然，則發而爲文章事業，庶幾無媿於公云。

《澗泉日記》卷下 蔡君謨與人作墓誌，最簡健條暢。

劉克莊《跋清暑堂會同年詩》 蔡公不以詩名，然「草際飛螢乍有無」，詩家要渺之音也，有王右丞、韋蘇州之風。

吳牧《跋蘇軾書眉子石硯歌》 觀忠惠公眞跡，非獨筆法精妙，玩其詞，一代明良相契告戒，敬敕忠厚，視等閒文雅，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公虞得而祕藏之，其能以忠惠公之心爲心，又明矣。洪武壬午歲至後九日，新安吳牧書。

陳甫伸《蔡福州外紀小序》 《四賢一不肖》詩，都人繕寫，紙爲之貴。而朝廷一切簡除，暨所建立，有不當者封還之。甚而溫成之寵，帝爲製碑，弗屑希旨取容。【略】雖然，時平主聖，終始康衢，而侃侃風裁，特以知遇故掩。

蔡善繼《萬曆雙甕齋本宋蔡忠惠公文集序》 文章清遒粹美，詩凜然有生氣，見於昔賢所評。至《四賢一不肖詩》，傳縣宇而達四夷，今天下豎子童蒙皆能誦之。王梅溪序其文，謂發於剛大之氣，知言哉！

何喬遠《萬曆雙甕齋本宋蔡忠惠公文集序》 公《四賢一不肖詩》，契丹使購而張之幽州之館，文聞于外夷，生爲顯人，歿爲先哲。今其文章去之六百餘歲，與歐陽永叔並存天地間，豈不盛哉！公嚴重切至人也。任諫官，直史館，侃侃論天下事，無忌諱，大率以進賢退不肖，伸國威，柄治法爲主。兩守泉、福二州，去舍直百餘里，而泉又爲公母家，惟以其用夬肅宰，化如秋霜烈日，以故能行之父母之邦，莫敢干撓。推而及于字書，皆體方畫勁，不作姿媚旖旎之態。故其發爲文章，簡潔深厚，詞載其道之所當生，而語畢于意之所欲出，如峻岱削嶽，無待陂陀迤邐之餘。觀其詩文，亦奧壯渾古，質勝其文。蓋予論公爲人如鄭子產，而其文如韓退之。

史繼偕《萬曆雙甕齋本宋蔡忠惠公文集序》 在昔有宋仁祖之朝，異人并出，而文章之盛無逾廬陵、眉山父子，章縫士巷吹而術舞之。忠惠與二家相先後。【略】是豈徒以文哉。公立朝節概見於《四賢一不肖詩》，而其知諫院時，

疏辯好名、好進、彰君過之說，以拄邪佞之口，尤切中情事，有益國家之治平，百歲下人君對病之藥石也。【略】公文章清遒粹美，廬陵業有定評，王龜齡又推而本之浩然至剛之氣。

黃國鼎《萬曆雙甕齋本宋蔡忠惠公文集序》 公在於慶曆、嘉祐之間，事仁宗願治之主，與韓、范、富、歐諸君子同朝共事。是時宋天子方銳意太平，屢延執政問所宜行，於公亦深嚮用，故公得從諫院出入殿陛，正言讜論，每形章奏，雖言或用或不用，亦已發舒其氣，而建白其所欲爲。其大者見於奏災異，斥執政，言唐介不宜貶，言韓、范宜居政地，言西北二虜不宜和。大都當日正人雖見用，而時疏於萋菲，物力雖稱盛，而漸耗於金幣。深憂隱禍，胚胎醞釀，故公指陳不爲忌諱。而最委曲感悟，莫如《龍茶》一疏。【略】公之文，歐陽文忠公稱其清遒粹美，梅溪公稱其詩文出於氣之剛，前人之說備矣。

顏繼祖《蔡忠惠詩集全編序》 僊游蔡忠惠先生，千古之名流，八閩之先哲也。歐陽文忠稱其著作清遒粹美，殊爲定案。又嘗讀王梅溪序，謂文以氣爲主，而公之詩文實出於氣之剛，此語更覺傳神。

《蔡忠惠別紀補遺》卷下引《浪齋便錄》 蔡公詩律，五言者宗李、杜，七言者出入王、孟。如「爐灰寒更盡，燈灺落仍挑」，摹寫北堂夜話之景，眞畫工手也。其與唐人「凍瓶黏柱礎，宿火陷爐灰」語，可頡頏矣。若五言古之《姑胥行》、《鄱陽行》，有魏、晉、六朝遺致，非唐之淺近者可及。

又引《瓠編》 蔡公三賦，弘博典麗，有江、鮑、徐、庾之致。其序、記、雜文，簡練高古，尺牘、題跋亦如之。若奏疏，則以批鱗直氣，寓引喻曲譬之中，使人主讀之，明白感動，陸宣公後不多見也。謚不曰「文」而曰「惠」，豈眞爲政事所掩耶？

《戴酒園詩話·蔡襄》 蔡君謨本學西崑，後溺于歐、梅，始變其體，然五言古外，即洗滌不盡，如《至和雜書·八月一日》、《二日》兩篇，全是中郎之虎賁矣。但西崑亦自不同，昌谷意奇，玉溪思奧，然細細解之，無不首尾貫徹，中枯外腴，以瑰奇掩其錯雜，僅溫氏長篇耳。宋人學崑，惟襲其貌，雖學崑實不知崑也。（黃白山評：「宋初楊、劉詩學溫、李，一時競相仿傚，以二公並居翰苑，故目爲『西崑體』，非溫、李當時本有此號。此似以西崑目溫、李，能免吠聲之誚耶！」）如君謨前篇「庭院簾帷一齊下，紅蠟陰沉霜滿瓦。鷄頭軟熟七月終，舉手分傳玉（杯）〔盈〕把」。七月終霜已滿瓦乎？眞畫家雪裏蕉也。畫尙可，詩斷不可。僞崑之可厭可恨，實無怪歐、梅之詆斥，但其幽思藻句，亦自不可一概抹殺。即如君謨「曉市人煙披霽旭，夜潭漁火鬬寒星」，「疊雲封日茜，斜雨著虹明」，「山樵斲晚日，野火著寒雲」，寧不勝于枯淡？但君謨亦有尙缺推敲者，如《新雁詩》「幾聲疏樹外，一字斷雲中」，寫景甚工，惜樹與雁不甚切，特賴一「外」字救之。《龍門香山寺》「波起一灘雷」，警句也，「龕明千像日」，卻不韻。惟絕句最妙，《憶從尹師魯宿香山石樓》曰：「霜後丹楓照曲堤，酒闌明月下前溪。石樓夜半雲中嘯，驚起沙禽過水西。」《春日》曰：「東風吹雨濕鞦韆，紅點棠梨爛欲燃。擬買芳華贈年少，紫榆春淺未成錢。」風流旖旎，不下宋尙書、晏丞相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蔡）襄於仁宗朝危言讜論，持正不撓，一時號爲名臣，不但以書法名一世。其詩文亦光明磊落，如其爲人。惟其爲秘閣校勘時，以《四賢一不肖詩》得名，《宋史》載之本傳，以爲美談。今考其時，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亦上書請與同貶，歐陽修又移書責司諫高若訥，均坐譴貶謫。襄時爲秘閣校勘，因作是詩，至刊刻模印，爲遼使所覯。夫一人去國，衆人譁然而爭之，章疏交於上，諷刺作於下，此其意雖出於公，而其跡已近於黨。北宋門戶之禍，實從此胚胎。且宋代之制，雖小臣亦得上書。襄既以朝廷賞罰爲不公，何難稽首青蒲，正言悟主，乃僅作爲歌詩，使萬口流傳，貽侮鄰國，於事理尤爲不宜。襄平生著作，確有可傳，惟此五篇，不可爲訓。歐陽修作襄墓誌，削此一事不書，其自編《居士集》，亦削去《與高司諫書》不載。豈非晚年客氣漸平，知其過當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蔡）襄本直臣，以書法掩其風節，併掩其文章。今觀所作，雖未能排突歐、梅，馳驟坡、谷，在北宋諸作者間，亦不失爲第二流焉。

《書法正傳》卷八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仕至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卒，年五十六。文章品望，卓冠一時。能書，眞行皆入妙。亦頗自重，不輕爲人書。長文以爲古今能自重其書者，惟子敬與君謨耳。

謝章鋌《論詩絕句三十首》 揮毫峭健敵蘇黃，楚楚新詩亦擅場。今日萬安橋下過，豐碑傳寫往來忙（蔡忠惠有《蔡忠惠公集》，萬安橋有公祠，祠前《四賢一不肖》詩碑一，祠內《萬安橋記》碑二）。

分論

《論增置諫官》《(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指事殷勤，意亦悠然無盡。

《與韓獻肅公書》《容齋隨筆》卷一五：韓獻肅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曰：「襄啓：歲行甫新，魯鈍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其於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聞年來補治有方，當愈強健，果如何哉？襄於京居，尚留少時，佇君還軫，伸眉一笑，傾懷之極。今因樊都官西行，奉書問動靜，不一一。襄上子華端明閣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無寒溫之問、寢食之祝、講德之佞也。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以令與宰相竝舉，益見社稷民人之重。

《萬安橋記》《捫虱新話》上集卷三：蔡君謨作《泉州萬安渡石橋記》，文字極簡古，然予謂已剩卻八言。蓋既言「其長二千六百尺，翼以扶欄」矣，不當又言「如其長之數而兩之」。此八字爲贅。吾叔可用云：「前稱『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工』，『以』字未穩。凡言『以』者，如左氏所謂『能左右之』也。橋之訖工，豈可以人意左右之哉？」予曰：「似此細看，便無全篇。只如『彙指於淵，梁空以行』，是橋皆如此，此亦可刪矣。《蘭亭序》，豈非佳作？然『天朗氣清』，不合時景；『絲竹管弦』，語又重複，故不復入《選》。乃知文章之病，古人未免也。」予因語坐客：「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懸千金咸陽市門，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羲之、君謨，得無多費金乎？」衆爲一噱。

《黼扆箴》《讀君謨黼扆箴》：常讀賈誼書，愛其極理亂。言入筆未乾，絳灌舌如鑽。文帝不肯爲，萬世爲扼腕。漢道竟齷齪，席莫一日暖。今讀君謨箴，句句到伊旦。窺國見肺肝，欲取以手浣。何啻可痛哭，一一中世患。設施有條理，如肉以弗貫。可作天下藥，其應疾和緩。非獨起國痿，虜頸坐可絆。聖賢方相逢，辨別絳與灌。萬不使斯言，以爲後世恨。

《耿諫議傳》《蔡襄《寄尹師魯書》：去年春，平涼之役，官軍失利，師魯時爲經略判官，兵事始末，宜得其詳。若耿傳者忠死而毀，尤可哀也。初朝廷褒傳以諫議大夫，而官其五子，于是浮謗興焉，謂傳迫諸將進軍以敗，行賞過厚。襄竊以謂諸將多大官，而進退之令宜有所從出。傳之官微，僅爲其郡督運糧饋，于勢安能制迫諸將哉？【略】然談者籍籍，徒以私智稱度，無所據依，莫之闢也。及謁告還家，造辭參政晁公，方以西事爲念，稱歎沒者之忠節，因言耿傳始以書勸諸將勿輕進兵，擇利而動。諸將之議不一，遂戰而沒。襄乃以傳之所以死者明白無疑也，道中作《耿諫議傳》，報書一通，寓于歐陽永叔。比襄歸京師，則見者多矣，是非或參焉。然襄所以云云者，非特弭傳之謗，抑亦爲忠義唱也。雖群非無愧，況有是焉者耶！

《葉公墓表》《蔡襄《答戶曹葉君書》：十一月十二日，襄頓首頓首。比聞足下有閫中之憂，方執喪在疚，禮不得弔，又以聞之過時，不果修問，爲重慚栗。今奉書，以襄撰次先丈表誌，勤勤爲謝。襄嘗以爲文者當有典法，言之於今而見者可信，傳之於後而聞者無疑，是曰文已。自惟所作不逮前人，故論述功德，以稱當世之士大夫者莫敢當也。足下以里中之舊，頃以見命，雖復編次事實，第不能贊發賢者之光，而充滿孝思之志，用是爲愧。

《親祀南郊詩》《蔡襄《進親祀南郊詩表》：臣叨從法駕，躬睹禮文之盛，職在詞掖，不敢以虛陋自棄，謹撰成《親祀南郊》四言古詩一章，凡一百七十六句。雖不足以道誦德業之光，然采掇大略，垂傳遐域，亦愚臣惓惓之至。宋仁宗《答詔》：敕蔡襄：省所進《親祀南郊詩》事具悉。朕惟王者之禮，莫重于郊；謂怠于事天，不可以訓。是故憲章周式，參講漢儀。序惟仲冬，始因陽氣之達，卜以南至，躬即圜丘之崇。爰升燎以致誠，乃推恩而均貺。卿學窮雅奧，詞摛藻絢。慶元吉之祚，美盛事之成。啓發英辭，鋪昭景鑠。溫麗盡一時之妙，遒逸得備善之長。覽玩戴周，歎賞無已。故茲獎諭，卿宜知悉。

《古城》《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荒寒寂歷，使讀者神傷。

《鄭陽行》《載酒園詩話・蔡襄》：蔡集中惟《鄭陽行》可備采風，實勝《四賢一不肖》作。如：「去年積行潦，田畝魚蛙生。今歲穀翔貴，鼎飪無以烹。繼亦掇原野，草萊不及萌。剝伐及桑棗，拆發連簷甍。誰家有倉困，指此爲兼并。頭會復箕斂，勸率以爲名。」寫墨吏豪紳如見。又曰：「隴上麥欲黃，寄命在一熟。麥熟有幾何？人稀麥應足。縱得新麥嘗，悲哉舊親屬！」尤爲酸鼻，殊不減元道州《舂陵行》。(黃白山評：「宋人儘多傷時憫俗之作，無如力疲不能布格，手重不能遣調，蓋非其學識之不優，實其才情之不逮耳。」)

《**詠草**》《蔡忠惠別紀補遺》卷下引《八閩通志》：王禹玉曰：「蔡君謨《詠草》詩有『時平生戰地，農惰入春田』之句，其言關教化，非『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比。」

傳記

歐陽修《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志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略】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群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略】。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略】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略】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世閩人，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略】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略】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六。【略】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皆無恙。【略】公爲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略】銘曰：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間歸於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東都事略**》**卷七五《蔡襄傳**》（存目）

《**宋史**》**卷三二〇《蔡襄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蔡襄《憶弟序》 丙子年春三月，予解官漳州，與弟君山西行至順昌、富屯之間。夾溪十里，紅白薔薇盛開，時與君山臨流飲而賦詩。甲申夏四月二十日復來，追悼君山之亡，留詩屋壁，以紓哀思。

又《道中寄福州王祠部》 今年賜告歸鄉里，翩翩飛鳥投故棲。雙親素髮喜我至，鞠撫歡笑如嬰兒。東阡北陌來慶問，嫗翁疊醆交持攜。雖欲晨昏在環堵，奈何職守通金閨。春末辭家就行役，幽蘭在手空萋萋。閩中太守意慷慨，一見歡甚無町畦。欲令邦人滿瞻聽，灑酒高會撾鼓鼙。

又《和子發》 天聖八年寄居悟空院，留詩僧壁，今三十五年，人事變遷，存殁感懷。子發惠新編，語及曩舊，披覽數過，悽惻之極。輒復短章，少伸懃懇：空梁詩板歲年多，唯有秋蟲占古窠。聞道故人時拂拭，此生無奈舊情何。

又《畫生李維寫予像今已十年對鑑觀之因題其側》 清眸綠髮十年前，樸野風神不易傳。今日青銅莫相照，白髭垂頷面雙顴。

又《謝知制誥表》 臣起寒鄉而甚賤，逢聖時而自呈。粗業文章而得游書林，嘗好議論而又塵諫署。主知難遇，不敢愛身。衆怒雖多，未始回慮。唯進用諍臣之速，實招徠妄者之端。願還左右史之官，出領二千石之任。八年江海

之外，私幸安全；萬里宸極之高，敢期還侍？【略】收自外補，復于記言。再趨禁闥而若驚，每仰天顏而伊邇。未逾歲律，擢與詞垣。竊以代爲訓詞，必嘗力學；能視稿草，要須美才。在臣空疏，承命戰栗。

又《泉州謝上表》 臣奉敕知泉州軍州事，已于今月初七日到官管勾訖。【略】臣生身遐遠，逢辰休明。獨持愚直之心，早委聖神之照。自參文館，旋列諫垣。無嘉謀以奏上古之珍，無敏智以論當世之務。浸叨詞掖，時邇威顏。被天語之丁寧，涖京都之繁浩。初無才略，動忤貴權。事必處于公平，要惟歸于勤瘁。每緣睿奬，僅免人言。念慈親之高年，乞故鄉而便養。曲承厚澤，出守清源。間關山川，歷涉歲月。近臨居署，寅布寬條。信問私門，不移于夕宿；甘鮮庶品，足奉于晨羞。如臣僥倖，實少倫比。

又《福州謝上表》 伏奉敕命就差知福州，已于八月初四日赴任訖。【略】臣仰遭盛時，寖陶醲化。久服勤于經藝，早幸竊于王途。狥公滅私，雖恪修于職業；勵精從治，卒亡補于風猷。矧事任以薦更，顧涓埃而絕效。出分郡寄，已特荷于恩兪；再易藩維，遽曲頒于詔命。涓辰署政，拊己增榮。

又《移泉州謝上表》 昨奉敕移知泉州軍州事，已于初一日赴任訖。【略】伏念臣自解京邑，出臨清源，違天日之清光，歸江海之遐裔。過家上冢，在古之甚榮；守郡養親，爲子之至幸。曾未洊月，改付全閩。臣向緣愛苦之憂，遽致朘痟之病。州稱都會，居有版籍之繁；俗不尚醫，難求藥石之助。氣力羸虛，不可以治穰劇；智識頑頓，不可以應急難。輒露微誠，覬得便地。軍壁雖小，曾是故鄉；獄訟差閑，足寬外慮。敢期朝渥，更與泉麾。再見吏民，仰宣威惠。因其無事，得以養和。

又《辭翰林學士知開封府表》 今月初二日準中書劄子指揮，敕命除授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者。【略】臣向自掖垣，擢司京邑。上賴清光之燭，終依全庇之仁。屬私便于庭闈，遂求補于閩粵。尋膺朝綍，出守泉山。首尾五年，更移兩郡。親戚歲時之樂，足慰母心；阡塋展省之勤，屢躬先祀。非繇孝治之廣，曷爲天幸之多。雖臣賤微，感疾滋久，藥石攻治之愈至，根本堅牢而未除。日月因循，筋骸憔悴。深畏曠官之責，方潛退處之圖。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曲貸素餐，復加恩數。禁林近職，儒者最榮；都輦要權，吏之高選。併疏寵渥，猥逮孱庸。揣材幹之非優，顧福基之甚薄，苟貽過溢之咎，實虧分量之知。重念臣仰違法座之嚴，薦易周星之次，思出入于省闥，意每在于本朝。今此召還，適當趨進。然而慈親垂老，于義不可以遠行；病體至羸，于力不堪其劇任。願特收于成命，俾再典于舊封。準是微誠，終期得請。

又《辭權三司使表》 四月二十八日蒙恩授臣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者。【略】向繇樞職，出治泉山。奉高年之慈親，還就養于舊里。昨承詔旨，召還京師。屢降德音，不容讓免。驅馳百舍之遠，趨伏九閽之嚴。曾未達于近畿，復遷處于大計。天下通流之術，非小智可以營爲；禁中命令之詞，非究言可以潤飾。加以支離之悴，久辭浩劇之權。今所領者益煩，顧于力而不逮。苟失量度，是謂諳愚。

又《上運使王殿院書》 某亦占一數于吏也，奈何性鈍識鄙，不足當吏之賢者必矣。然其可念者，家世無顯榮，幼而從學，齠齔之歲，偶能習詩賦。既而孜孜刻志，臨文自省，不陷邪說。于師道久廢之世，自強不息。年甫十五，再求舉于鄉里，皆不利。用前歲間攜幼弟徒步西上，艱難困厄，僑舉王府，偶先多士。未幾得就吏祿，佐幕偏州，實貳郡政。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八引《唐宋遺史》 陳亞少卿維揚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於金山僧舍，酒酣，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纔是惡。」即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能改齋漫錄》卷一二 仁宗慶曆初，急于用賢。當時有聲望者，王兵部素、歐陽校理修、余校理靖、魚工部周詢四人，並命作諫官，朝野相慶。時惟魚望不及三人。蔡君謨時爲校勘，乃爲詩慶之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士林相賀復相懽。」魚聞之，乃曰：「予不預士論，何顏復當諫列？」遂乞辭職。朝廷從之，乃過臺爲御史。即除蔡代知諫院，是時諫院號稱得人。魚在臺亦稱職，旋拜中丞而卒。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七 （嘉祐三年七月）癸酉，福州進士周希孟爲國子監四門助教、本州州學教授。以知州蔡襄言其文行爲鄉里所推也。襄，世閩人，知其風俗。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襄得希孟，專用經術傳授學者，嘗至數百人。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陳襄、鄭穆，學行著稱，襄皆折節待之。

《道山清話》 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時正春時，營妓皆在後圃賣酒，相與至筵前聲喏，君謨留以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并

酒擲于案上，作皇懼之狀，逾牆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略】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既而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覯本無士行，輒簉賓筵，詆釋氏爲妖胡，指孟軻爲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誅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君謨後每會客，必以示坐上，以供一笑云。

《**蔡忠惠別紀補遺**》卷上引《**興化府志**》　陳烈先生幼嘗與蔡君謨同研席，後君謨鎮福唐，勵精爲郡，嚴肅吏治，毫髮不容，合境大化。一日先生往見焉，維舟亭下，聞公之嚴察，不往謁，留詩曰：「溪山龍虎盤，溪水鼓角喧。中宵鄉夢破，六月夜衾寒。風雨生殘樹，蛟螭喜怒瀾。殷勤祝舟子，移棹過前灘。」庭吏錄詩以呈公，公見，遽命以記謝過曰：「先生既以詩誨之，不若耳提面敎之也。」先生竟去，公爲之霽威。

又引《**三山志**》　慶曆六年六月，福州大旱，蔡公齋戒自爲文，禱於善溪廟。禱文讀徹，大雨，乃命知縣賈太冲新其廟，文學范宗暉作記。

又卷下引《**三山志**》　慶曆六年，蔡正言襄創春野亭，自書亭額，題詩。

又　公爲福州守，偕蘇才翁遊靈源洞，洞中題名石壁，各有詩。

又　福州東山有榴花洞，唐永泰中樵者藍超遇白鹿，逐之。渡水入石門，始極窄，忽豁然，有鷄犬人家。主人曰：「吾避秦人也，留卿可乎？」超曰：「欲與親舊訣乃來。」遂與榴花一枝而出，恍若夢中。既而尋之，不知所在。蔡公襄爲郡日，尋其故址，效南陽劉子驥故事，竟覓不得，題詩而去。

作品本事

蔡襄《進黼扆箴狀》　右臣伏睹詔書，宣諭三館臣僚，或朝廷大事、邊防機宜，許令密陳章疏或乞上殿敷奏者。臣竊聞太宗皇帝兵戎初定，乃作三館，購藏天下之書，精選四方之士，仍於館下旁設便門，或時臨幸，或即召對，故當時之得失，民之利病，多所推究而施行之。眞宗皇帝屬世治平，游意文藻，詞臣之列嘗預詢訪，於是天下之人知備官禁闥者不獨繙討蠹書，亦有以通上聽而裨國矣。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嚮二十餘年未嘗一至。所增官屬準前數倍，未嘗一召。今者特布德音，開誘言議，茲所以見陛下憂勤之至，人人自力，思竭智慮以裨萬分之一。臣愚不知陛下將以成好問之名歟，直欲擇至當之言而用之也？臣智識蒙陋，不敢廣引古記，多屬空文，輒求于今要急之務而陛下之所欲知者，謹撰成《黼扆箴》一首，書爲兩軸，每句之下，條陳事實，別疏一通，各隨狀上進。臣聞唐太宗凡言事有益於政者，書之屋壁，以爲警戒。伏惟陛下不以臣之狂直而棄之，幸置臣箴詞於戶牖間，時賜省覽，原其所條事實終始，則今安危之勢可見矣。昔漢賈誼論及時事，以謂可爲慟哭者，以臣今日之心，知古人之言不虛謬矣。干冒宸嚴，無任戰汗之至。謹具狀奏聞。

又《進御筆賜字詩表》　臣襄伏蒙皇帝陛下特降中使賜臣御書一軸，其文曰「御筆賜字君謨」者。臣孤賤遠人，無大材藝，陛下親灑宸翰，推著經義，俾臣佩誦，以盡謨謀之道。事高千古，恩出非常。臣感懼以還，謹撰成古詩一首，以敘遭遇。

又《上元進詩表》　臣伏睹法駕特御端門，宣諭臣僚上元觀燈，不爲游賞，蓋與民共樂也。臣職在文字，恭惟德音，宣布睿旨，感詩人揄揚盛美之意，輒成短章，上干聖覽。

又《進群玉殿賜宴詩表》　臣蒙恩宣召，再至龍圖閣觀書，群玉殿曲宴。伏以數千年間無此盛事，臣忝職翰墨，榮遇非常，謹賦詩一首，備載本末，上干聖覽。

《**澠水燕談錄**》卷二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忠亮讜直，言無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離間大臣，自結朋黨」。仍落天章閣待制，黜知饒州。余靖安道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師魯言：「靖與仲淹交淺，臣與仲淹義兼師友，當從坐。」貶監郢稅。歐陽永叔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辯其非辜，若訥大怒，繳其書，降授夷陵縣令。永叔復與師魯書云：「五六十年來，此輩沈默畏懼，布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爲驚怪。」時蔡君謨爲《四賢一不肖》詩，布在都下，人爭傳寫，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虜使至，密市以還。張中庸奉使過幽州，館中有書君謨詩在壁上。四賢：希文、安道、師魯、永叔；一不肖，謂若訥也。

周必大《與唐詔帖》　右蔡忠惠公與唐詔帖十二紙。詔字彥範，龍圖閣待制蕭之子，侍讀詢之弟，錢塘人。其云「厚之新得書」，蓋指浙西轉運使元絳，此至和二年公守泉時。又云「清源若移動」，謂自泉移福及再知泉州時。「打撲過歲」，則嘉祐五年召入翰林知開封時也。皆當置之卷首。《文字繁冗帖》、《累辱降訪帖》、《前日偶出帖》，乃嘉祐六年四月權三司使以後所作。按(闕)仁

錄，是年八月以江東運判、尚書比部員外郎唐詔爲權發遣三司開拆司。十月，改權發遣鹽鐵公事。殆公所辟置耶？詔之在職，嘗經憂惱，故公自言頃歲經由衢州，因抱骨肉之戚，至泉遂病，以解釋詔使之入省，仍勸其止市戶祭奠，又每達老親之意。於其家人，可謂親密之至者也。先後偶失序，略爲之辨而歸之汪季路氏。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八**　仙游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指若訥也。泗州通判陳恢尋上章，乞根究作詩者罪。左司諫韓琦劾恢越職希恩，宜重行貶黜，庶絕奸諛。不報，而襄事亦寢。

《**方輿勝覽**》**卷一二**　蔡襄，仁宗朝以便養知泉州，架洛陽橋。先是爲部使者，夾道種松以蔽歊毒，閩人即橋旁作堂以祠之，又作詩二章以貽閩父老，俾祠公而歌之，云：道邊松，大義渡至漳泉東。問誰植之我蔡公，歲久廣陰如雲濃。甘棠蔽芾安可同，委蛇夭矯騰蒼龍。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長清風。洛陽橋，一望五里排琨瑤。行人不憂滄海潮，衝衝往來乘仙飈。蔡公作成去還朝，玉虹依舊橫青霄。考之《溱洧》功何遼，千古萬古無傾搖。

《**中吳紀聞**》**卷三**　張子野宰吳江，因如歸舊亭撤而新之，蔡君謨題壁間云：「蘇州吳江之濱，有亭曰如歸者，隘壞不可居。康定元年冬十月，知縣事祕書丞張先治而大之，以稱其名。既成，記工作之始，以示於後。」

《**淳祐臨安志**》**卷五**　府治。【略】子城南曰通越門，北曰雙門，吳越錢氏舊造。國朝至和元年，郡守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孫公沔重建，樞密直學士蔡公襄撰記并書，刻石於門之右。

又　清暑堂。治平三年，郡守蔡公襄建，在州治左，撰堂記及書，刻石堂上。

《**夢粱錄**》**卷四**　杭人有一等無賴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涼繖、紅綠小繖兒，各繫綉色緞子滿竿，伺潮出海門，百十爲群，執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戲。或有手腳執五小旗浮潮頭而戲弄。向于治平年間，郡守蔡端明內翰見其往往有沉沒者，作《戒約弄潮文》【略】。自後官府禁止，然亦不能遏也。

《**六研齋二筆**》**卷三**　蔡君謨少年頗躭聲色，既與諸伎鬬茶，如龍倩、周韶輩，特爲書其小詩，又遊寓所到，必訪佳麗。過嘉禾郡，留一絕云：「盡道瑤池瓊樹新，仙源尋到不逢人。陳王也作驚鴻賦，未必當時見洛神。」亦狹邪之作也。

《**蔡忠惠別紀補遺**》**卷下引**《**三山志**》　閩俗，立春以蔬餅爲節物。蔡公襄《立春寄福州燕司封》詩云：「春盤食菜思三九，羅源林迴云青韭。」供盤餅面圓。

又　福州花園，在牙門之西，所謂「春臺館」是也。歲二月啓鑰，縱民遊賞，常閱一月，與民同樂也。蔡密學襄爲郡日，有《開州園》詩。

又　福州之俗，春日州民踏青，東郊尤盛，多拾野菜煮臘，亦唐人「杏粥榆羹」之意也。太守以假日招僚屬登臨。蔡密學襄有《寒食遊西湖》詩。

又　福州四月八日，州民慶佛生日，居民所在與僧寺共爲慶讚道場。蔡密學襄爲州日，有《四月八日西湖觀放生》詩，此風蓋久矣。

又　福州九仙山有四徹亭，蔡公襄賦詩。後建九仙觀，亭始廢。

又　長樂靈峰院有石洞，嘗見龍乘雲而歸，號「龍龕山」。蔡密學題詩有「雲崩石道險，潮落海門高」之句。

又引《**西軒詩話**》　仁宗正月十四日御樓，遣中使傳宣從官曰：「朕非好遊觀者，與民同樂。」蔡襄有應制詩。同時賦者紛紛，惟襄爲絕唱。

又引《**浪齋便錄**》　莆有紫霄巖，九華別山也。唐涅槃祖師卓錫茲峰，因開山焉。【略】蔡端明襄嘗登臨，留題長句。迨至正寺毀，故老相傳止四句：「十里迢迢上紫霄，山尖海角盡來朝。雷轟羅漢峰前石，雲鎖天台洞裏橋。」

又引《**泉州志**》　泉州治內舊有中和堂，初名愛松堂。蔡襄詩云：「偏愛東堂砌下松，三年瀟灑伴衰翁。寒江蕩蕩潮初上，疏影孤圓月正中。」

又引《**漳州志**》　漳州齊雲閣，在府治開元寺之西，蔡襄詩有「紫閣青梯壓翠岑，春情秋思共登臨」句。淳祐間，郡守黃樸更新之，扁其門曰「紫閣青梯」，取蔡詩語也。

又引《**蔡氏宗譜**》　仁宗皇帝親書「君謨」兩字，遣使持詔贈蔡襄。襄進古詩一首，帝答詔。

著　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蔡君謨集》十七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蔡君謨集》。

王十朋《端明集序》 乾道四年冬，得郡溫陵，道出莆田，望公故居，徘回顧歎而不忍去。入境訪公遺迹，則首見所謂萬安橋者，與大書深刻之記爭雄，且深惜其有濟川之才，而不至於大用。登愛松堂、九日山，則又見公之詩與其眞蹟猶在，凜然有生意，如見其正顏色坐黃堂時也。蓋公至和、嘉祐間嘗兩守是郡，至今泉人稱太守之賢者，必以公爲首，求其遺文，則郡與學皆無之，可謂缺典矣。於是移書興化守鍾離君松、傅君自得訪於故家，而得其善本。敎授蔣君雝與公同邑，而深慕其爲人，手校正之，鋟板於郡庠，得古律詩三百七十首，奏議六十四首，雜文五百八十四首，而以《四賢一不肖詩》置諸卷首，與奏議之切直、舊所不載者，悉編之，比它集爲最全，且屬予序之。【略】五年十月，永嘉王十朋序。

《讀書附志》卷下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三十卷，右蔡忠惠公襄字君謨之文也。《讀書志》止載《蔡君謨集》十七卷。希弁所藏三十卷，乃公之曾孫刑部郎洸所刊者，陳參政騤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蔡忠惠集》三十六卷，端明殿學士忠惠莆田蔡襄君謨撰。近世始刻於泉州，王十朋龜齡爲之序。

《文獻通考》卷二三五 《蔡君謨集》十七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蔡襄集》六十卷。 又《奏議》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蔡端明文集》一部八冊，殘缺。

《菉竹堂書目》卷三 《蔡端明文集》八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蔡襄集》三十六卷。

蔡善繼《萬曆雙甕齋本宋蔡忠惠公文集序》 公之盛德大業，懿謨風致，愧無能遙求光大，公之遺文不可當吾世令湮沒而不傳。於是從莆陽盧廷選使臣所索鈔本，與友人沃洲呂君天忠，郡廣文張君啓睿讎訂銓次，而付諸梓。【略】舊集古律詩三百七十首，奏議、雜文六百四十八首，共三十六卷。今復益以《外紀》十卷，蓋徐山人煥興公所編葺者。刻未成，而豫章郡已有鏤金石而懸國門者。若以余爲忠惠忠臣，則有陳侍御一元之先得吾心者在。萬曆四十四年，郡太守吳興蔡善繼頓首書於溫陵官舍之雙甕齋。

何喬遠《萬曆雙甕齋本宋蔡忠惠公文集序》 使君蔡伯達先生刻《蔡忠惠公集》于郡之雙甕齋。蓋使君起家莆令，在忠惠公之鄉，今來守郡，又爲忠惠過化之地。凡忠惠爲人爲政，使君師之久矣，是以慕尙表章，有獨切焉。是刻也，校讎之役，以命廣文先生張啓睿。役既就，復命問序于某。

史繼偕《萬曆雙甕齋本宋蔡忠惠公文集序》 宋端明殿學士、郡太守蔡忠惠公詩文若干袠，今太守吳興蔡侯鏤而行之。廣文張君啓睿齎致一部，走獲展視焉。

黃國鼎《萬曆雙甕齋本宋蔡忠惠公文集序》 余，泉人也，知有公治泉而已。公刺泉美政不可殫述，最昭昭留人耳目，惟公所造萬安渡石橋，與當年勒岸左書記一百五十二字，至今如新。河洛之思，已足不朽，公況得公全集以行於世也。余獨怪公之文可廁歐、蘇、曾、王之間，乃散佚浸患，幾不得傳。宋乾道世，公歿未遠，王梅溪公來守泉，過莆入晉，訪公遺文，則郡與學皆無之，亦得之莆陽世家，乃授鋟事，與蔡公今日舉合轍。梅溪公檢之當代之年，蔡公表章隔世之後，梅溪公與公同官同地，蔡公與公官同地同姓同，人謂蔡公爲公後身，斯集之傳神授，非耶？

顏繼祖《蔡忠惠詩集全編序》 偶太僕丁先生擊楫欲南，余以舊下走追而送之江之滸，先生有物在袖中，如延津之劍，光怪逼人，出以相示，則忠惠之《詩集》、《別紀》，爲宋子比玉所編輯而增補者。太僕將別，語刺刺不能休，欲余授剞劂，爲忠惠廣其傳，且捐俸先之。余唯唯不敢辭，乃於樽俎之餘，簡畫而考，數點而稽，盡訂其亥豕魯魚之謬，始付諸梨棗。復向諸枌榆之一時聚首留都者，各募其素絲，以供工人之餼廩，閱五旬而臻厥成。是篇出，雖未傾蜃樓之萬寶，聊足備豹胎之一臠矣。【略】集、紀計百餘板，刻就，苦無安頓處。因思吾閩有一佛祠在清涼寺東偏，其地高敞幽潔，宜於藏書，遂攜而貯之此中，與《西塘集》並垂琬琰，且使蔡之忠、鄭之清合之而成雙美，後有君子以覽觀焉，想當令金陵紙貴矣。天啓壬戌嘉平月望日，龍溪後學顏繼祖書於太常官舍。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蔡忠惠公集》十冊，五十卷。《別紀》二冊，十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蔡君謨集》十七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忠惠集》三十六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蔡忠惠集》。陳景雲注：「三十卷，南宋時刻於泉州，王梅溪作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蔡忠惠集》三十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略】《宋史・藝文志》載襄集六十卷、奏議十卷，《文獻通考》則作十七卷，多寡懸殊，不應如是。疑《文獻通考》以《奏議》十卷合於集六十卷，總爲七十卷，而傳刻訛舛，倒其文爲十七也。然其初本世不甚傳，乾道四年王十朋出知泉州，已求其本而不得，後屬知興化軍鍾離松訪得其書，重編爲三十六卷，與教授蔣邕校正鋟版，乃復行於世。陳振孫《書錄解題》惟載十朋三十六卷之本，與史不符，蓋以此也。元代版復散佚，明人皆未覩全帙。閩謝肇淛嘗從葉向高入秘閣檢尋，亦僅有目無書。萬曆中，莆田盧廷選始得鈔本於豫章俞氏，於是御史陳一元刻於南昌，析爲四十卷，興化府知府蔡善繼復刻於郡署，仍爲三十六卷，而附以徐燉所輯《別紀》十卷。然盧本錯雜少緒，陳、蔡二本皆未及銓次，後其里人宋珏重爲編定，而不及全刻，僅刻其詩集以行。雍正甲寅，襄裔孫廷魁又裒次重刻，是爲今本。觀十朋序稱所編凡古律詩三百七十首，奏議六十四首，雜文五百八十四首，則已合奏議於集中，又稱嘗於張唐英《仁宗政要》見所作《四賢一不肖》詩，而集中不載，乃補置於卷首，又稱奏議之切直舊所不載者，併編之。則十朋頗有所增益，已非初本之舊。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宋蔡忠惠公文集》三十六卷《外紀》十卷，明萬曆刊本。【略】版心作「雙甕齋」三字，有晉江何喬遠、溫陵黃國鼎、史繼偕諸序，及善繼自序，槧印不苟，可珍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蔡忠惠集》三十六卷，宋蔡襄撰。雍正中蔡氏刊本，附二卷。明陳一元刊本，四十卷。　乾隆間蔡氏刊本，二十九卷。　明蔡善繼刊本，三十六卷，附《別記》十卷，題「雙甕齋集」。

又《**續錄**》　宋乾道四年刊本。　楊協卿藏宋刊本，二十行二十七字，十七卷，題《端明學士集》。

《**楹書隅錄初編**》卷五　《宋本莆陽居士蔡公文集》三十六卷十六冊二函。右宋刊本《蔡忠惠公集》三十六卷。【略】附朱少河（錫庚）山人跋。是本鏤鍥工緻，其字畫皆歐體，間有闕佚，乃名手摹仿補足，紙色墨色，渾然如一，迫視之幾難辨別，可稱天衣無縫。

《**木犀軒藏書書錄**》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文集》四十卷，宋蔡襄撰，《蔡端明別紀》十卷，明徐燉輯，明萬曆四十三年朱謀瑋刻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三十六卷，宋蔡襄撰。存卷七至二十四，計十八卷，餘鈔配。宋刊本【略】。按：此本紙墨明麗，以字體雕工論，疑亦江右所刊，海內孤本。海源閣舊藏。　《宋蔡忠惠公文集》三十六卷，宋蔡襄撰，明萬曆四十四年蔡善繼雙甕齋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三《**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跋**》　明萬曆刊本，半葉九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下魚尾下陽葉記刊工姓名，陰葉記字數。卷一第一葉記「李森寫、鄒元弼刊」小字一行。各卷題「明監察御史侯官陳一元校，布政使麻城李長庚，按察使桐鄉沈蒸訂，知縣龍溪馬鳴起閱」，凡四行。各卷尾題「萬曆乙卯仲夏，南州朱謀瑋、李克家重校」。按：《蔡忠惠集》宋刊本三十六卷，藏楊氏海源閣，余曾得一睹，寫刻精湛，紙墨映發，影補十八卷尤工雅絕倫。主人故懸高價，不敢問鼎也。此陳一元刊本，前無序文，《四庫提要》言，萬曆中莆田盧廷選始得鈔本於豫章俞氏，於是御史陳一元刻於南昌，析爲四十卷。蔡繼善復刻之興化。然盧本錯雜少緒，陳、蔡二本均未及銓次云云。據此，亦未爲善本。然《蔡集》自元代版佚後，明人未睹全帙，謝肇淛入祕閣檢尋，亦有目無書，是明代刊本以此爲最先。且余觀卷中缺字，或空格，或注缺幾字，決無明人妄意填補之弊。且校勘者爲朱鬱儀王孫，其參訂矜慎，當爲可信。余以遜敏齋本略校一卷，頗有佳字。宋本不可得，得此勝於雙甕齋本遠矣，故錄而存之。

《**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一　（清四庫館臣）不知一書數本，多寡不同，事所常有。趙希弁《讀書附志》云：「《讀書志》止載《蔡君謨集》十七卷，希弁所藏三十卷，（《附志》題爲《莆陽居士蔡公文集》，案《通志・藝文略》有《蔡端明集》三十卷，疑即此本）。乃公之曾孫刑部郎洸所刊者，陳參政騤序。」（洸官至吏部尚書，《宋史》卷三百九十有傳。）是希弁所見之《讀書志》已與今本同，豈亦傳刻誤耶？

又　案《提要》前以《文獻通考》作十七卷爲七十卷之訛，而謂初本世不甚傳，此又言十朋所編非初本之舊，其意殆謂十朋得七十卷之本，併兩卷爲一，得三十五卷，又益以奏議之切直舊所不載者，故爲三十六卷也。今案十朋《梅溪後集》卷十七有《傅興化送蔡端明集詩》，與序中所謂「移書興化守鍾離君松、傅君自得，訪於故家，而得其善本」者合（十朋此序亦見《梅溪後集》卷二十七）。然則十朋所據之本乃得之莆田（宋興化軍治莆田，即蔡君謨之故里），當即襄曾孫洸所刊之三十卷本，十朋校刻時又有所增益，自稱比他集爲

最全，故多六卷。襄集在宋時凡數經鋟板，以十七卷者爲最少，當是初刻，蔡洸所刊三十卷本爲再刻，十朋所編三十六卷之本，蓋其第三刻也。至於《宋志》所著錄之文集六十卷，奏議十卷，不知編自何人，刻於何時，十朋亦未必見之矣。

《中國善本書提要》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四十卷《蔡端明別紀》十卷，二十冊，（國會）。明萬曆間刻本。宋蔡襄撰。卷內題「明監察御史侯官陳一元校，布政史麻城李長庚、按察使桐鄉沈蒸訂，知縣龍溪馬鳴起閱」。《提要》述其校刻原委甚詳，稱「萬曆中，莆田盧廷選始得鈔本於豫章俞氏，於是御史陳一元刻於南昌，析爲四十卷。興化府知府蔡善繼復刻於郡署，仍爲三十六卷，而附以徐煒所輯《別紀》十卷」。此本卷末有「萬曆乙卯仲夏南州朱祖瑋、李克家重校」一行，是陳刻僅前於蔡刻者一年。又《別紀》亦題「朱祖瑋、李克家重校」一行，是陳本已有《別紀》，不自善繼始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三十六卷，宋蔡襄撰，宋刻本（序目、卷一至六、三十五至三十六配清鈔本），朱錫庚跋，十六冊。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四十卷，宋蔡襄撰，明萬曆四十三年陳一元刻本，鄭振鐸跋，五冊。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四十卷，宋蔡襄撰，明萬曆四十三年陳一元刻本，《蔡端明別紀》十卷，明萬曆刻本，五冊。 《宋蔡忠惠文集》三十六卷，宋蔡襄撰，明萬曆四十四年蔡善繼雙甕齋刻本，八冊。 《蔡忠惠詩集全編》二冊，宋蔡襄撰，明宋珏輯，明天啓二年丁啓濬、顏繼祖等刻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四十卷八冊，宋蔡襄撰，明萬曆乙卯（四十三年）南州朱謀瑋等重刊本。 《蔡端明文集》三十六卷十二冊，宋蔡襄撰，舊鈔本。 《蔡忠惠詩集》二卷八冊，宋蔡襄撰，明宋珏編，明天啓壬戌（二年）龍溪顏氏刊本。

藝　文

張先《次韻蔡君謨侍郎寒食西湖》 飛飛畫檝繞花洲，霽雨浮花出岸流。誰廣金明爲水戰，自來銀漢有霓舟。行從使節春尤盛，住買吳山老未由。人遲歸軒香接路，一分新月管絃樓。

梅堯臣《古劍篇送蔡君謨自諫省出守福唐》 生銅夜夜鳴，剉鐵未嘗缺。主人久提攜，何事贈離別。借問豈酬恩，請看鐔上血。休慙補履功，出處異施設。

歐陽修《祭蔡端明文》 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理也；生爲可樂而死爲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幸於其間者，宜其爲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橫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祿及親，人以爲幸也，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爲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卧病於苫凷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爲二喪之主。嗚呼，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爲之出涕，況於親戚朋友乎！況如修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爲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閩負南海，齊臨東海，使修不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此其爲恨，又可涯哉？尚饗！

陳淳《祭蔡端明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端明學士忠惠蔡公。惟公義概忠風，在朝顯著。筮仕之始，由此幕賓。厥有遺祠，稱恩未泯。敢循故典，少薦微衷。昭明格思，慰我景慕。

雜　錄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六七引鄧肅語 觀蔡襄之書，如讀歐陽修之文，端嚴而不刻，溫厚而不犯。太平之氣，鬱然見於毫楮間。當時朝廷之盛，蓋可想而知也。自崇寧以來，以文章字畫爲天下主盟者，校之仁廟之時，賢否如何？人才盛衰，信乎其可卜治亂也。事至今日，但可慟哭耳。建炎三年己酉。

《容齋隨筆》卷三 蔡君謨一帖云：「襄昔之爲諫臣，與今之爲詞臣，一也。爲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疏；今無是焉，世人見親。襄之於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故有以異也。」觀此帖，乃知昔時居臺諫者，爲人所疏如此，今則反

是。方爲此官時，其門揮汗成雨，一徙他局，可張爵羅，風俗媮薄甚矣。

又卷三　（蔡襄）又有《送荔枝與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宿來伏惟台侯起居萬福。閩中荔枝，唯陳家紫號爲第一，輒獻左右，以伸野芹之誠，幸賜收納，謹奉手狀上聞。不宣。襄上昭文相公閣下。」是時，侍從與宰相往還，其禮蓋如是。今之不情苛禮，吁，可厭哉！

《游宦紀聞》卷六　沙隨先生嘗蓄一歙硯，後有蔡忠惠題詩曰：「玉質純蒼理致精，鋒芒都盡墨無聲。相如間道不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後以送汪書季路。

又卷九　龍圖馬公遵，字仲塗，吾郡之樂平人。至和間爲諫官、御史，言時政多聽用，國史有傳。今其家藏蔡忠惠公帖，用金花牋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眞奇物也。世南嘗屢得觀之，云：「梅三、馬五、蔡六，皇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於普照院。仲塗和墨，聖俞按紙，君謨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陽九評之，當處在何等？馬五諾我精婢潤筆，皆是奇事。」凡六十四字，今前一紙四字不存。

《瓮牖閑評》卷四　「淋浪」二字，「浪」字乃平聲。蔡君謨詩云：「堂上壽觴淋浪滿。」其「浪」字卻作去聲用。

又卷六　研墨所貴無聲，不可不知也。蔡君謨詩云「玉質純全理致精，鋒芒都盡墨無聲」，黃太史詩云「但見受墨無聲松花發」是矣。

吳寬《跋蘇軾書眉子石硯歌》　蔡忠惠公書，名重當時。上嘗令寫大臣碑誌，則以例有資利，辭曰：此待詔職也，與待詔爭利可乎？力不從，竟已。其人品如此。其書之莊重，凡落筆皆然。豈以御前表疏，始不苟耶？謙齋宮傅先生得此，甚加珍惜，蓋非特重其書，重其人也。長洲吳寬題。行書。

《珊瑚網》卷三《蔡忠惠公進謝御賜詩卷》胡儼跋　余嘗在秘府讀君謨文集，閱其所上謝賜御書，歎其君臣相遇之盛也。及觀所書《荔枝譜》，字畫精妙，每與同列難其博物之精，而又惜其與武夷粟粒同一用心之勤耳。雖然，君謨當自珍愛其書，謂有翔龍舞鳳之勢，觀此書，其言當不虛也。識者解之。

《蔡忠惠別紀補遺》卷下引《浪樓雜記》　「欲倩東風吹散雨」，蔡公《吉祥寺探花》詩也，洪氏誤收入唐詩。「入深林處亦霑衣」，亦誤刻《萬首唐詩》中。

又引《興化府志》　蔡端明墓在楓亭蔡山，宋敕葬公及夫人於此。文忠公歐陽修銘。成化六年，都御史滕昭修建，饗堂立碑，學士柯潛記。正德五年，提學副使楊子器重修。七年，提學副使姚謨更立神道碑。九年，參議鄭毅置墓祀田。

韓絳

論述

《宋大詔令集》卷五六《韓絳拜相制》　韓絳受材宏博，涉道深醇。知略足以經遠猷，忠嘉足以任大事。而自與謀帷幄，正位鈞衡，抗論在前，義無曲學。宣力于外，勞不辭難，質於僉言，屬乃舊德。冠宰司之重，實賴於謨明；總史觀之華，更資於良直。賦之多邑，衍以眞封，併示褒章，允爲異數。於戲！百姓尚困，惟在厚厥生；四夷未賓，當使服吾化。勉輔丕丕之業，以成晏晏之風。可特授依前行尚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改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

趙鼎臣《擬作諸臣傳贊・韓絳》　獻肅俁俁，以節自許。任責於言，不畏強禦。羌跳於邊，再拜請行。勇於誅征，弗潰厥成。功名之難，古則尚矣。克榮其歸，是謂受祉。

傳記

范純仁《司空康國韓公墓誌銘》　公諱絳，字子華，其先眞定人。【略】今爲長社人。公以父陰，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評事。公少好學，及長益刻苦攻文章，知名於時。慶曆二年進士及第，名居第三。除太子中允、通判陳州。丁忠憲公憂，服除，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同知太常禮院。【略】遷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略】遷三司戶部判官。江南饑，詔公體量安撫，公論衙前役最苦，【略】公爲五則衙前法，奏行之。【略】使還，除右正言。是時仁宗

春秋高，國嗣未立，公上疏屢言之，退而焚其藁。【略】仁宗祀南郊，道過公第，遣使問勞，除禮部員外郎，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略】以便私求外官，遷吏部員外郎、知河陽。公曰：「便私不當進官。」固辭不拜。召判吏部流內銓。【略】拜公河北安撫使。【略】使還，上欲公措置河北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避親，改知瀛州。【略】改知審官院。【略】權同知貢舉，召拜翰林學士兼群牧使。【略】遷吏部員外郎，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略】諫官因詆公中傷宰相，擅去官號，罷知蔡州。不數月，授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略】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又遷禮部侍郎。【略】俄以群牧使召，中途遷尚書戶部侍郎、權知開封府，浹日除權三司使。【略】尋拜樞密副使。【略】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拜參知政事。【略】慶州失利，天子太息。右府有請行者，上不許。公請行，即拜公陝西安撫使。【略】遂兼河東安撫使。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學士。【略】而慶州卒有叛亡者，言事者因指宣撫司，以謂「數出師，煩勞致怨」，遂罷相，知鄧州。【略】明堂禮成，遷觀文殿學士。【略】明年，進大學士、知大名府。【略】復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後數月，又以疾辭，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移知太原府，俄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以年七十，上疏請老，不允，復知潁昌府。過闕力辭，遂以節度使領西太一宮使，納節。【略】陪祠南郊，遷建雄軍節度使、知河南府。【略】今上即位，恩移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進封康國公，俄加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略】公復告老，十上章，除集禧觀使，不就，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略】元祐二年三月二日，薨於第，享年七十有七。【略】公方嚴壯重，望其容貌，知其爲大人長者，而仁愛愷悌，即之益親。居家烝烝，友睦親族，內外無間言。自未達時，已嫁娶親戚孤獨者十餘人。既貴，所得俸祿悉以分給宗族故舊，家常無餘。立朝端方，剛毅任重，得大臣體。遇事果敢，臨義勇發，不爲後顧。樂善疾惡，出於天性。故其論奏，雖一時有行與不行，而讀之皆知其心本出於忠義，感激而爲之也。當時賢豪，多出其門，其後往往至公相，列侍從。其未顯時，而指以爲賢者，尚多有也。雖高年家居，猶與賢士大夫終日宴樂不厭。

《**東都事略**》**卷五八**《**韓絳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五**《**韓絳傳**》（存目）

紀事

《**東軒筆錄**》**卷一〇** 熙寧中，詔王荆公及子雱同修經義，經成，加荆公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授命，故韓參政絳賀詩曰：「陳前輿馬同桓傅，拜後金珠有魯公。」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韓子華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亦異事也。陸師農爲作挽章云：「非關庚子曾占鵬，自是辰年并值龍。」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韓絳文集》五十卷。又《內外制集》十三卷，《奏議》三十卷。

藝文

唱和

歐陽修《**送韓子華**》 嗟我久不見韓子，如讀古書思古人。忽然相逢又數日，笑語反不共一樽。諫垣戶居職業廢，朝事汲汲勞精神。子華筆力天馬足，駑駘千百誰可群。嗟予老鈍不自笑，尚欲疾走追其塵。子華有時高談駭我聽，榮枯萬物移秋春。所以不見令我思，見之如飲玉醴醇。叩門下馬忽來別，高帆得風披飛雲。離懷有酒不及寫，別後慰我寓于文。

趙抃《**和交待韓公絳端明見寄**》 關山晴曉過綿州，兩蜀人思惠愛稠。去路旌麾朝日下，駕空橋棧接雲頭。初觀妙句離懷釋，似酌清泉渴恙瘳。孤緒遙遙更東望，西樓千尺止三休。

紀念

文彥博《司馬贈太傅康國韓公挽詞三首》（選一） 洛城曾與公相別，已爲人生老別難。今作紼謳成永訣，滿襟悲淚轉汍瀾（別此三年，公赴北都，餞于上東門，愚嘗有詩云「樽前不制淚汍瀾，大抵人情老別難」之句）。

蘇頌《司空贈太傅康國韓公挽詞五首》（選一） 文物衣冠萃一門，如公終始見輿言。三登慶曆三入第（公慶曆中舉進士，自秋賦泊禮闈及廷試皆在第三），四入熙寧四輔尊（公熙寧初自副樞遷參預，再拜相，六年再爲史館，凡四命輔相）。繼世拜封前及後，並時當政弟連昆。漢袁楊與唐蕭杜，更有清風在裔孫。

劉攽《韓康公挽詞三首》（選一） 初還丞相印，並授上公封。門戟交行馬，衣章雜繡龍。策書休命畢，拜老未臨雍。遺愛無時息，淒涼在輟舂。

范純仁《康國韓公子華挽詞二首》（選一） 弟兄俱是龍門客，數載難忘國士知。疲馬每憐諳遠道，焦桐竟待掛朱絲。青雲空費提攜力，白首應無報稱期。未到柏城持葬紼，祖庭長慟涕淋漓。

又《祭康國韓公文》 嗚呼我公，篤生大家。不以世資，奮于詞章。甲科巍峨，聲名益夸。遂登臺閣，議論蹇蹇。忠亮實塞，寬仁剛健。憂國愛君，發于至誠。知無不爲，見于益爭。

蘇轍《韓康公挽詞三首》（選一） 師曠聞弦日，相如作賦年。雖慚衆人後，貪值主文賢。北道初聞召，南江正遠遷。平生闕親近，遺恨屬新阡。

范祖禹《祭韓獻肅公文》 某登公之門，幾三十載，將老書局，遇公洛川。公言於朝，爲之引重。雖大鈞之宰不責報於一物，而知己之賜敢自同於衆人？今公永歸，不預祖奠，感念疇昔，實疚於懷。敬薦菲薄，將其誠意。尚饗！

黃庭堅《代趙樞密祭韓康公文》 高陽之里，實生八韓，皆世望人，康公爲冠。嗚呼！康公自任之重，足以鎮群輕，自致之誠，足以動萬物。極文武之任以白髮，行吾志則有餘，奪山林之日爲衮衣，於公心其不足。聞道於耳目之表，後凋於冰雪之寒，公則有之，出處何擇？至於正色端議，濱九死而不回，齋心服形，承大祭而不悔。忘三公之勢以下士，均萬鍾之祿以睦宗。人之難能，公則燕譽。而不百歲，復歸本朝。老成隕傾，吾則安仰？

李師中

論述

蘇軾《金門寺中見李西臺與二錢（惟演、易）唱和四絕句戲用其韻跋之》其三 西臺妙筆繼楊風，無限龍蛇洛寺中。一紙清詩弔興廢，塵埃零落梵王宮。

《燕魏錄》 李誠之文章外，詩什尤高。

《東都事略》卷九一《李師中傳》 師中爲人落落有氣節，所至必設條教，勸民務農，官吏不煩而事舉。然好爲大言，以故不容于時云。

《送唐介之貶所》 《晁氏客語》：李師中送唐介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山」。又有送詩云：「好斬佞人頭上血，來充行客酒中杯。」筆老人云：「不若荆公詩『衰俗易高名已振，險途難盡學須強』。」 《冷齋夜話》卷四：昔李師中作《送唐介謫官》詩曰：「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云云。已而聞介赴月首，上官李大敬以書索其詩，唐公笑曰：「吾正不用此無對屬落韻詩。」遂以還之。李大敬久之乃悟「一身」、「千古」非挾對，與荆公措意異矣。 《靖康緗素雜記》卷一〇：鄭谷與僧齊己、黃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謬矣。」余按《倦游雜錄》載唐介爲臺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爲人傳誦，詩曰【略】。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略》，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字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體格，豈率爾而爲之哉。近閱《冷齋夜話》載當時唐、李對答語言，乃以此詩爲落韻詩。蓋渠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爲云云也。 《燕魏錄》：嘉祐間，唐子方以言切直，忤仁廟被責，誠之以詩送行，士大夫莫不傳頌。久在嶺南，嘗爲唐州太守，詩該名教，尤可重。 《滹南詩

話》卷下：李師中送唐介詩，雜押寒、刪二韻，《冷齋夜話》謂其落韻，而《緗素雜記》云「此用鄭谷等進退格」，《藝苑雌黃》則疑而兩存之。予謂皆不然。謂之落韻者固失之太拘，而以爲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據，古人何嘗有此哉！意到即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爲云云也。但律詩比古稍嚴，必親鄰之韻乃可耳。《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引亢長鳴，不復補加含蓄，亦是快事。若必律以忠厚和平，則忠肝直膽人無詩矣。

傳記

劉摯《右司郎中李公墓誌銘》 宋忠義憂國之臣李公，在仁皇帝時，天下平治，人習靖佚，公固已慨然論事，書屢奏。及由小吏至大官，所歷見四方利弊，輒條上經畫大計。與他有司議，率常公所議可。最以國儲未建爲慮，天下君子小人不辨爲憂，其言懇至，而未始以安危計其身，朝廷一時知公爲有經世才。逮神皇帝擢士，以不次超遷從官，更帥西北，遇事益發憤，顧卒以上書論高坐廢。嗟夫！公之才無不可，尤長於應變，其於治道，自以爲曉然，遭世用事，未大振顯而落落不偶，至老且死，豈非命歟？刻厲好學，中進士第，歷官十八遷，所至必見稱述。【略】好施予，趨人之急甚己事。買田數千畝，刊名爲表，給宗族貧乏者，至今號義莊。【略】杜正獻公、范文正公、富文忠公交口薦公有王佐才。退治居汶陽，園池松竹，蕭然有勝概。日與賓友飲酒賦詩。其文章落落，憂思深遠。尤喜章奏，世多傳誦之。蓋晚節雖屢黜，而志不以故少衰，輒忘朝廷。將終，猶語客以大河未塞爲憂。士大夫識不識，皆咨嗟感慨，以不究用公爲朝廷恨。嗚呼！然則所謂命在天者，又奚道哉？公諱師中，字誠之。上世趙人，自熅七世爲楚邱人。至公徙鄆，爲鄆人。【略】公閥閱自并州推官，以龐丞相薦，知鄜州洛川縣事，又薦，除太子中允，知延州敷政、興元府哀城兩縣，改管幹鄜延路經略機宜事。由太常丞遷博士，通判澶州。繼丁內外艱。除喪，知臨江軍，爲三司渠司幹當公事。拜尚書屯田員外郎，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權經略事，就除轉運使。轉度支，丐使郡，知濟州。英宗即位，遷司封祠部郎中，辭疾，提舉兗州仙源縣靈宮太極觀，遂知州事。神宗即位，轉度支，直史館、知鳳翔府，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郡轉運使，改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遷右司郎中，坐與韶意異奪職，降度支，知舒州。復右司，歷知洪、登、齊三州，復待制天章，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應詔上書，貶和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稍徙單州，復右司郎中，分司南京。再提舉仙源宮觀，遂以疾終，實元豐元年四月七日，享年六十六。【略】以某年某月日，葬於鄆州須城縣某鄉某里。

《隆平集》卷一九《李師中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九一《李師中傳》（存目）

《宋史》卷三三二《李師中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李師中《客有寫真者見予因以三詩贈之》（選二） 嗟予少也賤，到老尚無功。方寸浮名外，流年兩鬢中。對鏡猶慚愧，圖寫若爲容。 難逢古鑑明忠腹，長似騷人帶病容。幾向淸溪曾照見，萬尋岩壑一靑松。

又《嘉祐三年九月受命來嶺外七年十一月得請知濟州感恩顧己喜不自勝留詩四首以志歲月》（選三） 鎭撫四夷吾道在，可憐壯志日因循。四年盡瘁今歸去，不負斯民只負身（薛許昌云：「不負嘉州只負身。」予冒瘴烟，于此四年，無大功略，但以安民爲事耳）。 侵地還來開境遠，貢琛上去革音初。但無俘馘充歸獻，辜負君恩死有餘（侵地頗收復，又來入貢，但未斬馘以獻，豈非留賊遺君父矣）。 乞得衰身出瘴烟，一麾仍許視于蕃（蒙恩理爲轉運使）。家園在望松楸近，自問如何報上恩（濟川先塋及汶陽別墅才百里）。

《詩話總龜》卷四一引《倦游雜錄》 唐子方以言事謫宜春監酒，待制李師中作詩贈別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山。并游英俊顏何厚，已死奸諛骨尚寒。天意若爲宗社計，肯教夫子不生還。」

《東軒筆錄》卷六 李師中平日議論多與荆公違戾，及荆公權盛，李欲合

之，乃於舒州作傳巖亭，蓋以公嘗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

《**中山詩話**》 周盤龍以武功爲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于兜鍪。」外大父潁公罷相建節，出帥太原，其詩曰：「兜鍪卻自貂蟬出，改用前言戲武夫！」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兜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宋史**》**卷三三二**《**李師中傳**》 乞召司馬光、蘇軾等置左右。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薦曰：「天生微臣，蓋爲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敭其語，以爲罔上，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

《**蟬精雋**》**卷五** 宋李師中初謁韓魏公之子，門吏告以太祝方晝寢。師中遂索紙筆留詩云：「公子乘閒卧絳廚，白頭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公見詩大驚喜，遂以女妻焉。

作品本事

《**東軒筆錄**》**卷七** 唐子方始彈張堯佐，與諫官皆上疏。及彈文公，則吳奎畏縮不前，當時謂拽動陣腳。及唐爭論於上前，遂并及奎之背約，執政又黜奎，而文公益不安，遂罷政事。時李師中作詩送唐，略曰：「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厚顏之句，爲奎發也。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七引**《**詩史**》 李參少有吏材，仁宗奇之，殿柱題其名，有繁劇人所避者，必用參。自將作監簿擢至右丞、樞密直學士。元豐中卒，李師中以詩弔之曰：「當年殿柱題名處。」

《**蓮堂詩話**》 宋昭州人韓迥，號東山野叟，累官太子中舍致仕。李師中以詩贈之曰：「未衰前已得懸車，骨立清風六十餘。松竹最宜頻宅舍，江山偏照白髭鬚。」

著錄

劉摯《**右司郎中李公墓誌銘**》 公文集三十卷，奏議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師中詩》三卷。

藝文

范純仁《**李師中待制挽詞二首**》 才識無前輩，文章有古風。愛時甘屢黜，報國仗孤忠。夙有請纓志，竟成標柱功。子孫傳善慶，不獨在其躬。 歷陽相遇日，流落喜俱存。不起騷人歎，唯知聖主恩。蟹膏紅滿筯，蟻酒白盈尊。豈謂江邊別，深情不再論。

蘇轍《**和李誠之待制宴別西湖並叙**》 熙寧六年九月，天章閣待制李公自登州來守此邦，愛其山川泉石之勝，怡然有久留之意。此邦之人安公之惠，亦欲公之久于此也。然自其始至，而民知其方將復用，懼其不能久矣。明年二月詔書移牧河間，邦之父兄皆惜其去，雖公亦將留焉而不可得也。于是數與其僚宴于湖上，曰：「北方幸安，余將復老于此。」酒酣，賦詩以別，從而作者三人。公平生喜爲詩，所至成編。及來此邦而未嘗有所爲，故尤貴之。遂相與刻于石，以慰邦人之思焉：東來亦何恃，夫子此分符。談笑萬事畢，樽罍衆客俱。高情生遠岫，清興發平湖。坐使羈游士，能忘歲月徂。縱歡眞樂易，恨別不須臾。廟堂新謀帥，河間最近胡。安邊本餘事，清賞信良圖。應念茲園好，流泉海內無。

又《**李誠之待制挽詞二首**》（**選一**） 脫遺章句事經綸，滿腹龍蛇自屈伸。南駕威聲傳絕域，西征舊恨失奸臣。空留諫疏驚頹靡，終託詩詞話苦辛。直氣如雲未應盡，一雙嗣子亦騏驎。

邵亢

論述

沈遘《**舉邵亢自代表**》 邵亢器質渾厚，學術精明。其辯論足以當顧問之

求，其文章足以備典冊之選。臣所自揆，不如遠甚，謹具狀以自代。

傳記

王珪《安簡邵公墓誌銘》 公諱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時，已能日誦書五千言。其爲賦詩縱豪，自鄉里先生見皆驚偉之。兩試進士於開封府，皆誤用韻弗中，然而有司考其文，皆第一也。范文正公舉應賢良方正科，時布衣被召者十四人，既試祕閣，獨得公一人。及試崇政殿，除建康軍節度推官。【略】進《康定兵說》十篇上之。又召試祕閣，授潁州團練推官。晏元（憲）〔獻〕公出守，事一以屬公。【略】入爲國子監直講，歷光祿、大理寺丞、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略】同判吏部南曹，改太子中允。【略】集漢以來帝系承襲之迹，上《興亡譜論》十卷。【略】除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爲群牧判官，賜五品服，權開封府推官，徙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略】又爲開封府判官。【略】爲三司度支判官，接伴契丹賀乾元節使。【略】治平二年，爲潁王府翊善、直史館、同判司農寺。眞宗召對群玉殿，訪以當世治務之要，謂公曰：「學士眞國器也。」明日，見宰相，其言亦如此。【略】累遷祠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兼判尚書禮部。【略】授知制誥、知諫院，賜三品服。【略】今上爲皇太子，兼太子右庶子。及即位，以爲龍圖閣直學士、兵部員外郎、同知禮部貢舉。【略】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略】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略】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罷知越州。【略】徙鄭州。又徙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略】熙寧五年春，上過東宮，邈然思舊臣，特遷禮部侍郎，又徙亳州。【略】而公疾作，纔五日而終，享年六十一。【略】公始以羈孤自拔，及歷事三朝，位二府，顯矣。其爲人忠碩方靖，莊外而敏中，與人不苟合。爲治恕以明，故其去常見思。其議論文章堂皇溫雅，一時臺閣聞人，蓋有所不及。少歷艱瘴，及貴盛，始終無少易。祿入多以賙宗族，其終，家亡以歸，上爲治大第里中。所著文集一百卷，藏於家。

《東都事略》卷八一《邵亢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七《邵亢傳》（存目）

紀事

《青箱雜記》卷二 余皇祐壬辰歲取國學解，試《律設大法賦》，得第一名。樞密邵公亢、翰林賈公黯、密直蔡公抗、修注江公休復爲考官。【略】樞密邵公亦蒙見知，屢加論薦，常謂余詩淺切，有似白樂天。一日閑相國寺書肆，得馮贇王詩一帙而歸，以語之，公曰：「子詩格似白樂天，今又愛馮贇王，將來捻取個豁達李老。」（慶曆中，京師有民自號「豁達李老」，每好吟詩，而多鄙俚，故公以戲之。）遂皆大笑。【略】熙寧中，余辟定武，管勾機宜文字，公時牧鄆州，附所作詩一大軸，并寄余詩曰：「流年直是隙中駒，別後情懷懶似疏。天上又頒新歲曆，床頭未答故人書。殷勤魚雁功曹檄，狼籍杯盤上客魚。好在仲宣家萬里，從軍苦樂定何如。」未幾公即捐館，迄今追念知己，每增感愴。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二 （寶元元年六月）壬戌，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田況、大理評事張方平、茂材異等邵亢。況所對入第四等，方平四等次，亢與宰相張士遜連姻，報罷。況遷太常丞，方平著作佐郎，通判江寧及睦州。況，信都人。亢，丹陽人也。

又卷一三一 （慶曆元年二月甲申），布衣邵亢權邠州觀察推官。亢嘗舉制策，報罷。于是獻《康定兵說》，與良孫俱得試用。

《宋史》卷三一七《邵亢傳》 趙元昊叛，亢言：「用兵在于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得長一軍，又已老，詎能身先矢石哉？間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況將與卒素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十篇。

藝文

韓琦《邵亢茂材南歸》 褐衣親策對中宸，三道精求素業陳。履迹見穿期仕漢，璧瑕因指不留秦。雲迷江樹歸艙促，翼退天閽客夢新。好俟鄉人再推上，決科優等繼平津。

陸佃《祭邵興宗資政文》 嗚呼公乎，令德樂愷。重厚如山，閎深如海。公之學問，太白受采。風落翰墨，珠生馨咳。公之政事，吏憚民愛。入典樞要，出藩甸采。謂宜壽考，歸就衡宰。孰云不常，末路是改。旆未及還，棺已云蓋。念惟陋庸，早辱眄睞。不見未幾，話言如在。遽聞公喪，涕泣汗駭。馳哀一觴，永訣千載。尚饗！

呂誨

論述

綜論

司馬光《呂獻可章奏集序》 歐陽觀文有言曰：「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略】。諫官失職者，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策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誠哉是言也。然士之居其任，果能不失職者亦鮮矣。獻可爲臺諫官，前後凡若干年，遇黜者三，皆以彈奏執政，確切不已，天子重傷大臣意，不得已而黜之，其聲勢赫然振動天下。自餘百官之愆違，政事之闕失，苟與之同時，無強弱大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獻可者，於其職業可謂無所愧負矣。古之人稱死而不朽者，如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是也。然文仲之言傳於今者無幾，蓋時人不能存錄，遂使遺逸，豈不惜哉！光於獻可，忝備僚友，獻可平生造膝之言，固不可得而聞。今既沒，其子由庚等搜求章奏遺藁，得二百餘篇，光請而序之，俾後之人察其言，足以知獻可之心。然則獻可身雖沒，其心長存也。嗚呼！獻可以直道自立，終始無缺，而官止於諫議大夫，年止於五十八。【略】後之人得是書者，宜寶蓄之。當官事君，苟能效其一二，斯爲偉人矣。

鄭獬《讀司馬君實撰呂獻可墓誌》 一讀斯文淚滿巾，摩天直氣萬千尋。知君不獨悲忠義，又有兼濟天下心。

分論

《論選部》《（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綜名實以立言，足資經濟。

《奏乞致仕表》《（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殆以醫進說者。

傳記

司馬光《右諫議大夫呂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誨，字獻可。其先幽州安次人。【略】獻可幼孤，自力爲學。家于洛陽，性沈厚，不妄交游，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官。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徙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交城縣，召入爲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略】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臺。英宗即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略】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略】以本官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今上即位，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未幾，召爲刑部郎中，充鹽鐵副使。上素聞其彊直，擢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爲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己，厭常爲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略】乞致仕，詔提舉西京崇福宮，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熙寧四年五月甲午終于家，年五十有八。【略】其治民主於惠利，而疾奸暴，大抵槩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爲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略】前後三逐，皆以迕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

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數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爲之股栗，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爲，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爲，畏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墜焉。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誠心，無所爲而爲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邪！故其沒之日，天下識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略】獻可病亟，爲手書命光爲埋文。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略】光出門而獻可沒。

《東都事略》卷七八《呂誨傳》（存目）

《宋史》卷三二一《呂誨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呂誨《以言不行居家待罪奏》 臣等自去秋以來，相繼論列中書門下，不合建議欲加濮王非正之號，不蒙開納。又于近日臣等三次全臺列狀，奏彈參知政事歐陽修不當首啓邪議，導諛人君，及韓琦、曾公亮、趙槩等依違傅會，不早辨正，乞下有司議罪，亦未蒙付外施行。蓋由臣等才識淺陋，不能開悟聖心，早正典禮。又不能擊去奸惡，肅清朝廷，遂致大議久而不決，中外之人謗論洶洶。若安然尸位，不自引罪，則上成陛下之失德，下隳臣等之職業。臣等已將元授御史告身隨狀繳納，自今月二十二日更不赴臺供職，居家待罪。

又《蘄州謝上表》 伏念臣戇冥所賦，忠樸是存。篤于愛君，惟知盡道。向議稱親之禮，屢形繼統之言。豈期佐佑之臣，首違經義，遂啓異同之論，上惑宸聰。暨頒慈壽之手書，仍用定陶之故事。朋奸之衆，蓋希宏、博之要榮，致主之謀，不耻哀、桓之亂制。業雖已具，理有未安。臣忝備憲司，正當言責。既不能排斥邪佞，將何以振肅紀綱。心匪石而徒堅，力迴天而莫得。容身隳職，公議何逃。拒詔去官，萬死寧贖？

又《奏乞致仕表》 臣輒盡愚誠，上干宸聽。伏況微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秖憚跂盩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爰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固非素志，幾負明時。力豈不足，誠豈得已。況恃睿監，夙諒孤忠。進非左右之容，退知榮辱之分。與之全節，示以曲成。臣不避再煩天聽，欲乞致仕，仍不願改官。

《歸田詩話》卷上 呂獻可爲中丞，因劾王荆公被黜。後卧病，以手書託司馬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而獻可不及見矣。及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相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蓋記其先人之言也，讀者悲之。

作品本事

《邵氏聞見錄》卷一〇 英宗即位，侍御史呂誨獻可言歐陽修首建邪議，推尊濮安懿王，有累聖德，并劾韓琦、曾公亮、趙槩，積十餘章。不從。乞自貶，又十餘章，率其屬以御史敕告納帝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此位。」出知蘄州，徙晉州。神宗即位，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擢御史中丞。帝方勵精求治，一日，【略】獻可待對於崇政，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讀延英閣，亦趨贊善堂待召，相遇朝路，并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政也。」溫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奸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矣。」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耳。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閤門吏抗聲追班，乃各趨以去。溫公自經筵退，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寖有傳其疏者，多以爲太

過。未幾，中書省置三司條例司，相與議論者以經綸天下爲己任，始變祖宗舊法，專務聚斂，私立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以實誅賞。【略】於是昔之懷疑者始愧仰歎服，以獻可爲知人。溫公與安石相論辯尤力，【略】終不聽，乃絕交。溫公既出，退居於洛，每慨然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

又 獻可言安石不已，出知鄧州。康節先生與獻可善，方獻可初赴召，康節與論天下事，至獻可謫官，無一不如所言者。故獻可之爲鄧州也，康節寄以詩云：「一別星霜二紀中，升沉音問不相通。林間談笑雖歸我，天下安危且係公。萬乘几前當謇諤，百花洲上略相從。不知月白風清夜，能憶伊川舊釣翁？」獻可和云：「冥冥鴻羽在雲天，邈阻風音已廿年。不謂聖朝求治理，尚容遺逸卧林泉。羨君身散隨時樂，顧我官閒飽晝眠。應笑無成三黜後，病衰方始賦歸田。」獻可尋請宮祠歸洛，溫公、康節日相往來。

又 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略】。蓋以一身之病喻朝政之病也。溫公、康節日就卧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 呂獻可以追尊濮園事擊歐陽公，如曰「具官某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者，凡十四章，具載獻可《奏議》中。司馬文正作序，乃首載歐陽修《諫臣論》以爲誠言。文正之意，以獻可能盡歐陽公所書諫臣之事，使歐陽公無得以怨歟？抑以歐陽公但能言之，獻可實能行之也？不然，獻可排歐陽公爲邪，反以歐陽公之論序獻可之奏，又以爲誠言，可乎？歐陽公晚著《濮議》一書，專與獻可諸公辯，獨歸過獻可，爲甚矣。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呂獻可章奏》二十卷，右皇朝呂誨字獻可。熙寧中，爲御史中丞，坐攻王安石，知鄧州。司馬溫公服其知人，誌其墓，且序其《章奏集》云：「其章存者二百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其一二者，已可載之史籍，在獻可蓋不足道也。」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呂誨集》十五卷。 又《章奏》二十卷。

藝文

司馬光《祭獻可文》 嗚呼！獻可之亡，海內歎惜。況於親友，惋傷可知。忠直敢言，人人自許。誰知獻可，始末無虧。道不愧心，名高於世。壽夭不校，餘復何言？知我之深，見於臨沒。今茲永訣，文不逮情。嗚呼哀哉！

晁說之《呂獻可畫贊》 君子曷貴，貴其知微。四海乂安，公曰優爲。天下無事，庸人撓之。雖古人語，由公信斯。後十百世，公言莫違。公像朝夕，以慰我思。

陶弼

論述

綜論

沈遼《東上閤門使康州刺史陶公傳》 弼少俶儻有器識，能傳其父辭。長于歌詩，有傳于世。以其古雅，疑爲古人也。或曰：「此零陵布衣耳。」以是稱學士大夫。數以仕進不利，滋不羈，宕蕩江湖間，好事者多從其游。所至，人皆稱商翁而不名也。妻丁氏，故晉公謂之侄。晉公自南海還，老于光山。弼依門下彌年，多所聞知，持論頗縱橫，習世故，不復陋于鄙矣。雖晉公之緒餘，亦其資易悟也。【略】弼生邊鄙，爲儒家子，以辭章稱于世足矣。顧豈知功名事業，蹈古人風烈哉。治廣源時，病寢劇，數請老矣，猶區區以恩德輯柔群醜，保其孤城。死之日，不以一言及私，其忠毅于是有足悲者，故叙之。

黃庭堅《陶君墓誌銘》 讀其書，知非碌碌者。

《能改齋漫錄》卷八 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晏元獻云：「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陶邕州云：「劍待張華時已晚，榻延徐孺禮應疏。」此二聯全是「龍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

《宋史》卷三三四《陶弼傳》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俶儻，放宕吳中。【略】一見丁謂，謂妻以宗女，因從學兵法，能持論縱橫。【略】弼能爲詩，好士樂施，所得奉祿，悉以與人，家至貧，不恤也。

《升庵詩話》卷九 陶弼，宋仁宗時人。有詩名，仕於兩廣，詩絕似晚唐。《宋文鑑》選其二首，《虔化縣》云：「暖雪梅花樹，晴雷贛石溪。」《出嶺》云：「天文離卷石，人影背含沙。」其他如《僧寺》云：「花露生瓶水，松風落架書。」《早行》云：「照枕殘鷄月，吹燈落葉風。」李洞喻鳧，可相伯仲。

《帶經堂詩話》卷二一 山谷有陶商翁碑，在粵西之興安，見《鄒道鄉集》，末悉陶何如人也。讀劉後邨《詩話》，載其詩五言如：「裊鳴社旁樹，盜發冢中金。」「煉成丹竈在，騎去鶴巢空。」七言如：「山險未能留伯業，水聲唯解送年華。」「將老未聞金作印，師寒猶用鐵爲衣。」皆警策。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陶邕州小集》一卷，宋陶弼撰。【略】黃庭堅集有弼墓誌，稱平生不治細故，獨以文章自喜，尤號爲能詩。此集不盡所長，略見一斑而已。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陶弼》 崑崙臺北望天涯，風土千言到蠟茶。句漏洞天心事在，三年贏得鬢絲華。

分論

《出嶺題石灰鋪後》 《鷄肋編》卷中：全州興安縣石灰鋪，有陶弼商公詩云：「馬度嚴頭口【略】。」魯直題其後云：「修水黃庭堅竄宜州，少休于此，觀商公五言，歎賞久之。」《圍爐詩話》卷五引黃公曰：又其《出嶺》詩曰：「江勢一兩曲，梅梢三四花。登高休問路，雲下是吾家。」可謂清絕。」喬曰：「含蓄甚深。」

《公安縣》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考《四朝國史》，陶弼字商翁，永州人，軍功補官，兩知邕州。善爲詩，山谷誌其墓，許可之。其詩尤善言風土，《蠟茶》詩至五十韻。 陸貽典評：第五句何如歐公《夷陵》詩云「繞城江急舟難泊」？ 紀昀評：第三句「天根起」三字險而不穩，五句太質，六句眞境宛然。

《兵器》 《載酒園詩話·陶弼》：陶弼素有盛名，其《兵器》詩，敘述和戎釀患，倉卒用兵之害，最爲酸惻。如「自此兩河間，寂寂無戎備。卒閒喜夜歌，將老貪春睡。自此爲太平，恍逾三十歲。戎昊乘我間，南馳賀蘭騎。陽關久夜開，樞朽不可閉。陣雲起秦雍，殺氣橫涇渭。使臣股慄奏，宰相嗔目議。僉曰亟發兵，豎子坑甚易。倉皇築邊壘，未戰力先瘁。逼迫開庫兵，土蝕鋒鋩銳。防秋採舊屯，推轂謀新寄。舊屯老且死，少者無實藝。良由不訓練，手足迷擊刺。新寄將家子，從小生富貴。《六韜》未曾讀，口但知肉味。師復從中御，進退由閹寺。權輕號令冗，兩戰無遺類。曹公棄七軍，晉人獲三帥。吾兵自此喪，有詔新其製。此器不預設，一旦何從致！朝廷急郡縣，郡縣急官吏。官吏無他術，下責蚩蚩輩。耕牛拔筋角，飛鳥禿翎翅。簳截會稽空，鐵烹堇山碎。供億稍後期，鞭扑異他罪」。讀此一段，知堪拊膺者，不獨高、張、方、王之事，令人不勝杜牧《阿房》之哀。 （黃白山評：「『新寄』二字杜撰。」） 李之鼎《陶邕州小集跋》：詩在宋代亦甚表著，如《兵器》云「在人不在器」，可謂知本。

傳記

黃庭堅《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知順州陶君墓誌銘》 府君諱弼，字商翁。陶氏，蓋柴桑諸陶，有諱矩者，避地將家占零陵之祁陽。【略】府君少孤，志行磊落權奇，左詩書，右孫吳，同學生歎伏之，以爲一日千里。困窮，無地自致，迺聚晚學子弟，講授六經，以奉母夫人長沙太君甘旨。慶曆中，莫傜諸唐據湖南山溪鈔掠郡縣，提點刑獄楊畋召君俱行，頗用其策謀。君亦分軍薄嶮，得挑油平、太平峒，於畋軍中功第二。以進士調授桂州陽朔縣主簿。儂智高蹈藉二廣，畋以書召君掌機宜。【略】畋在朝廷，每爲人言：「湖南軍中獨得陶弼一人耳。」君久次迺爲陽朔令，以吏考，除大理寺丞、監潭州糧料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李師中論薦其能，擢知賓州，詔換崇儀副使、知容州，以六宅副使知欽州。數以母老乞歸，極懇惻，不聽。既丁內艱，徒行奉喪，歸葬祈陽。奪哀，

以崇儀使知邕州，招納訓、利等六州蠻，及廣源內附儂智高千餘衆，皆就耕食。君亦再滿任，乃得請知鼎州，詔使按治辰州南江諸溪蠻。宣撫使舉君知辰州，又奏君不上吏課者二十年。遷皇城使，措置北江，用反間使彭師晏自攻伐，歸其地縣官。王師問罪安南，以知邕州，又用宣撫使辟知順州。四遷爲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年六十有四，終於順州之官舍。【略】君不治細故，獨以文章自喜，尤號爲能詩。年三十起從軍，心通悟，達兵家機會，能得士死力，智度閎深，調護不虞，不見圭角，遇倉卒，大軍常倚以爲重。作郡縣，順民立條教，當其艱勤，與吏士同甘苦，不以遠朝廷故不盡心力，所臨數州，夷夏斬斬，以約信爲威。嘗請郴桂靈渠通漕湘江，軍興轉粟可十倍，使者不能聽。李師中在廣西，迺用之，於今爲功。廣源酋長劉紀，數請和市太平寨，規覘國，欲生事徼功者吹噓助之，君伐其謀。後數年，和市議下，劉彝、沈起之事起矣。順州草創，存亡不可知，受命即上道，折箠指撝，溪洞晏然。在軍中三十年，夷險一概。使者多朝廷大吏，察治狀，無以易君，故求去，輒進官重任，使遂老於桂林表裏。事母孝謹，白首盡其驩。【略】元豐三年十月丙子，葬零陵之金釜山下。銘曰：武夫面牆，文吏疾武，維此康州，俎豆軍旅。烏合其兵，忠信成城，教子弟戰，衛其父兄。乘蹻行權，處女脫兔，及其既平，左規右矩。虎媚養己，時其飽饑，康州用士，可赴深溪。子拊惸嫠，姑息夷獠，我一以律，不殘不傲。藥不瞂手，漂絮終身，或千戶封，奇偶匪人。梓慶爲鐻，不懷慶賞，康州撫師，尚以義往。大能小施，夸者技癢，我安義命，民得休養。邊陲之守，不必摧鋒，我銘康州，式勸士功。

沈遼《東上閤門使康州刺史陶公傳》（存目）

《**宋史**》**卷三三四《陶弼傳**》（存目）

紀事

陶弼《再過陽朔寄人》　昔日儒衫今武車，重來耆舊尚奔趨。後人相繼皆清德，小吏迴看半白鬚。條教謾爲新楷法，官資猶作舊稱呼。里門不閉田疇闢，好買丹青別畫圖。

又《三海巖》　治平三年春，詔徙欽州靈山縣治于石六山下，以便民也。夏五月，予得朝告還湖湘，道由茲山，愛其林交水迴，嵐嫩石瘦，謂其下必有勝處，乃命邑官除道刊木，屣進，果得三巖于蘂莽間。

著錄

黃庭堅《陶君墓誌銘》　平生詩文書奏十有八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陶弼集》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邕州小集》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陶弼撰。【略】黃庭堅集有弼墓誌銘，【略】(謂)詩文書奏十有八卷，讀其書，知非碌碌者。今十八卷之本久佚，惟此集一卷，尚存鈔帙，所載詩僅七十三首。厲鶚《宋詩紀事》錄弼詩，有《詠藕》、《詠蓮》二首，見于《合璧事類》者，茲集不載。又《湖廣通志》稱，弼詩尤善言風土，《蠟茶》詩至五十韻，今亦不見集中。蓋是集皆在湖南所作，故以邕州爲名。其非湖南所作者，則不在此集也。其中《辰州》一首、《園中》一首，皆缺首二句，《五溪》一首缺末二句，無別本校補，今亦仍之焉。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三**　《陶邕州小集》一卷，勞季言校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陶邕州小集》一卷，鈔本。【略】其詩善言風土，山谷嘗志其墓。

李之鼎《宋人集本陶邕州小集跋》　原集十八卷，亡佚已久。集名「邕州」，《四庫總目》所謂作於湖南者，殆是矣。其詩尚有散見於總集、類書中者，輯附卷後。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邕州小集》一卷，宋陶弼撰。弼集本十八卷，此其一種，以皆知邕州時所作，故以爲名。四庫箸錄係鈔本。許氏有鈔本。

又《續錄》　八千卷樓鈔本。晨風閣叢書本，宣統元年番禺沈氏刊。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陶邕州小集》一卷，【略】明刊本，九行二十字，後有萬曆甲戌十一世孫應會重刊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邕州小集》一卷，宋陶弼撰，清宣統元年沈宗畸刻晨風閣叢書本，傅增湘校，一冊。

陳　薦

論　述

綜　論

呂頤浩《記陳彥升事》　陳薦，字彥升。博學高文，擢進士第，遍歷中外清華繁劇之任。忠厚亮直，號云前輩，雅爲司馬溫公所知，韓魏公尤知之。溫公云：「如彥升質直，光所以服其爲人。」可知矣。　彥升嘗爲神宗皇帝東宮僚屬，眷禮尤深，進職至資政殿學士。今信德府有公居宅。張師正《東齋記事》謂公居第，乃郭進宅西南一角。郭進，太祖皇帝朝功臣也。

《東都事略》卷八五《陳薦傳》　薦儀狀魁偉，詞氣莊重，天性簡淡，無聲色之好。韓琦常謂人曰：「廉于進而勇于退，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蓋無幾。」而司馬光亦服薦之質直云。

分　論

《韓魏公墓誌》　呂頤浩《記陳彥升事》：《韓魏公墓誌》，乃彥升撰，紀實得史法。

《垓下》　呂頤浩《記陳彥升事》：陳彥升資政篇什尤高，嘗爲《彭門八詠》，士大夫傳誦。彭門，今徐州也，南通垓下。【略】《垓下》詩云：「九里山南楚漢爭，風波翻覆走長鯨。霸圖欲斷中宵失，帝業時來一戰成。懶渡滄江慚父老，更無勍敵壓韓彭。農人不識當時意，祇得春霖事耦耕。」

《燕子樓》　呂頤浩《記陳彥升事》：唐張建封嘗爲徐泗節度使，有燕子樓。【略】《燕子樓》詩云：「僕射松楸狐兔游，侍兒猶在水邊樓。風清玉簟愁欹枕，月滿珠簾懶上鉤。舊事欲論鄉夢斷，新詩吟就海潭秋。樂天才似春深雨，斷送殘花一夕休。」燕子樓事，白樂天《長慶集》載之甚詳，此不具述。　《竹莊詩話》卷一六：《西清詩話》云：「彥升《燕子樓》詩辭致清絕。東坡守徐，移書彥升曰：『《彭城八詠》，如《燕子樓》篇，直使鮑、謝斂手，溫、李變色也。』」《歸田詩話》：陳薦彥升《彭城八詠》，惟《燕子樓》全篇皆佳：「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在水邊樓。風清玉簟慵欹枕，月好珠簾懶上鉤。殘夢覺來滄海闊，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芳華一夜休。」

《范增墓詩》　呂頤浩《記陳彥升事》：陳彥升資政篇什尤高，嘗爲《彭門八詠》，士大夫傳誦。【略】《范增墓》詩云：「藏名羞立虎狼朝，乘變東依項籍豪。惜失壯圖撞玉斗，不知天命與金刀。還家落日埋英氣，回首浮雲委舊勞。百步西連陵母塚，峨峨撫識泰山高。」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七：《桐江詩話》云：【略】彥升《高祖廟》詩云：「塵靜山川狂鹿死，雷驚天地老龍飛。」《范增墓》詩云：「忿失壯圖撞玉斗，豈知天命與金刀。」皆佳句也。

《子房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七：《桐江詩話》云：陳舍人薦彥升，有《彭門八詠》，爲人所稱，多以《燕子樓》爲絕唱，殊不知《子房廟》詩最爲警絕，詩云：「博浪沙頭觸副車，潛遊東夏識眞符。【略】」

傳　記

《宋史》卷三二二《陳薦傳》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舉進士，爲華陽尉。盜殺人，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尸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欲聞致殺二人，以逭薦失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賈者邪！」已而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木彊簡澹，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廉於進，勇於退，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琦輔政，薦爲秘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英宗諸王出閤，選爲記室參軍，直集賢院。穎王爲皇太子，加右諭德；王即位，拜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諫院。薛向首謀取橫山，功不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罪向。楊繪論曾公亮用人不當，言既行而遷侍讀，罷諫職。薦曰：「此乃宰相欲杜繪言爾，所言是，宜責宰相。」疏入不報。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彊，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

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爲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爲之。」還，判流內銓、太常寺。議學校貢舉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孝廉如漢制。權主管御史臺，言李定匿所生母喪，不宜爲御史。罷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爲寶文閣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爲本州，命兩省燕餞資善堂。擢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

《東都事略》卷八五《陳薦傳》（存目）

藝　文

韓琦《別鎮陽監倉陳薦祕丞》　一紀帥三垂，待士敢不至。推誠以求應，百不得一二。彥升其應者，所應由道義。幕中六七年，始卒無少異。嚴霜摧萬木，老柏彌蒼翠。烈火熾三日，良玉自溫粹。奉親不可留，含笑就委吏。須代處洺邑，潔羞勤以遂。我病來相臺，去客無所覬。彥升兩見過，顧舊不顧利。言別之遠官，駑櫪飼騏驥。蹄齧慎無較，所困非吾類。自古賢者爲，爭免不肖忌。坐待天衢亨，萬里觀騰轡。

周敦頤

論　述

綜　論

呂陶《送周茂叔殿丞並序》　舂陵周茂叔，志清材醇，行敏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源，文簡潔有制。其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若泛愛，及其判忠諛，拯憂患，雖賁勇之力莫亢其勇。滀之深，流必長；趨之端，適必遠。擴而充之，斯民有望焉。

黃庭堅《濂溪詩并序》　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小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權利變具獄，茂叔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趙公悅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乃寤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爲不冤。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專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惇實，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惇頤。二子壽、燾，皆好學承家，求余作《濂溪》詩，思詠潛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其音塵：溪毛秀兮水清，可飯蘩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名。絃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爲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聽潺湲兮鑒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津有舟兮蕩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聞拏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醉；高荷爲蓋兮，倚芙蓉以當伎。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爲家。懷連城兮佩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敢侮。

張栻《永州州學周先生祠堂記》　先生著《通書》及《拙賦》皆行于世，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顏所樂何事。噫，以此示人，亦可謂深切矣。後之登斯祠者，睹先生之儀容，讀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眞，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顏子之樂者矣。

度正《書濂溪目錄後》　正竊惟周子之學根極至理，在於《太極》一圖，而充之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在《通書》。吾先生既已發明其不傳之秘，不言之妙，無復餘蘊矣，其餘若非學者之所急。然洙泗門人記夫子微言奧義，皆具載於《論語》，而夫子平日出處粗迹，則亦見於《家語》、《孔叢子》等書而不廢。正今之備錄此篇，其意亦猶是爾，學者其亦謹擇之哉。

袁甫《南康軍四賢堂記》 南康史侯作堂，祠四賢，而以書諗余曰：「濂溪、晦庵二先生俱嘗守是邦，而劉屯田父子隱居廬山下，《壯節》、《冰玉堂》及《劉氏故居記》，皆晦菴筆也。」余覽之慨然曰：「侯其有意于風化者耶？濂溪五十餘上南康印綬，分司南京。【略】嗟乎，四賢之風節如是，世之高此四賢者亦曰不以爵祿動其心而已。抑余竊謂以退爲高，非四賢之志也。濂溪自爲小官，屢爭獄事，洎持節廣東，不憚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處，皆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卒以是抱疾。其言曰：「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以設施。必不得已，止未晚也。」【略】嗚呼，忠愛之語，吐自肺肝，與淺大夫自潔其身者奚啻霄壤？然則四賢豈不欲用于時而必以名節自見哉！論者第見濂溪先生酷愛廬阜，乘興攜客，自放于山巔之間，而陳令舉與屯田騎牛犢往來山中，殆類高人勝士之爲者。【略】言施于事則非空言，學可及物則爲實學，不苟合者必合道者也，不求世用者必能用世者也。

《荆溪林下偶談》卷四 山谷稱周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又云：「西風壯士淚，多爲程顥滴。」東坡爲《濂溪》詩云：「夫子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蓋蘇氏師友，未嘗不起敬周、程如此，惜乎後因嘻笑而成仇敵也。

《文章精義》 濂溪先生《太極圖說》、《通書》，明道先生《定性書》，伊川先生《易傳序》、《春秋傳序》，橫渠先生《西銘》，是聖賢之文，與《四書》諸經相表裏。司馬子長是史官之文，間有紕繆處。退之是文人之文，間有弱處，然亦宇宙間所不可無之文也。

宋濂《白雲稿序》 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即立言。立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於是者，非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舂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拘爲文哉。

又《徐教授文集序》 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略】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舂陵（周敦頤）、河南（程顥、程頤）、橫渠（張載）、考亭（朱熹）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

林山《嘉靖江州本濂溪集跋》 刻《濂溪集》者何？重道教也。蓋道在天地間，因而修之以立教者，聖賢也。是後天地而生者，不可無孔、孟，後孔、孟而生者，不可無周子。周子，道之寄也，圖書，道之會也。其歷代之追尊，崇道也，儒先之論贊，羽翼乎道也。故曰人能弘道。

呂翥《萬曆本周元公集序》 天開宋文治，故奎聚五星。於時周元公生舂陵，其地亦有五星墩焉。蓋天地協祥以篤生眞儒，宜乎其上接孔、孟千載如線之緒，以開群迷于無窮也。今觀《太極》、《易通》之作，闡洩元化，默視道體，有功於先後甚大。視夫訓詁詞章，非不能羽翼吾道而已，非聖賢相傳之心印矣。故歷代褒崇特厚，而我朝復有加焉，非過也，宜也。

丁懋儒《萬曆本周元公集序》 元公弱冠聞道，遂登仕籍，位不大顯，獨不忍違淸時，志行高潔，而循循由由，與人爲善，無所不至。吟詠應酬之作，率和易冲粹，無一毫勉強意必之私。庶幾哉無可無不可，非顏、閔不足以擬之。使得游孔門，奚直速肖已哉！惜乎有醇儒而不能用，此宋之所以止於宋也。

郭惟賢《周元公先生集序》 濂溪先生起宋天禧間，其學絕無所繇傳，獨湛思微妙，著《太極》一圖以授河南兩程子，迄今《圖說》、《易通》二書，學士家尊之與六經等。大指以誠爲基，以一爲要，以主靜，立人極爲至。其說奧渺精深，而其造端，雖經生學子循日用而可守，於是尼山日月結爲大年。而叔季漫漫之五之爲圖也，圖書文辭年表世系之爲志也，且暮遇者，存聖人之神，而揣籥望燭者且不免爲畫，爲圖，爲志。則是集直家乘門譜，與司馬氏《世家》奚異焉？

李嶧慈《天啟刊周元公先生集序》 營道，故濂溪先生闕里也。先生鍾蒼龍白多之靈，篤生於有宋天禧間，契道月巖，濯纓濂水，得河洛不傳之秘。所著《太極》一圖，《通書》四十章，淵深簡要，學士家尊之如羲畫、禹疇，不繁辭說而道理明著。生平志尹學顏，隨在皆有樂趣，眞不媿孔子之後一人者。漢儒董子之天人策、唐昌黎韓子之《原道》諸篇，邈乎不及格也。慈幼讀《性理》，開卷即見先生書，覺諸子百家盡皆龐雜，未有如先生之言簡要淵深，而措之躬行，步步踐履實際，隨所位置，無不自得吾素者。【略】時天啓四年甲子歲仲秋月吉旦，舂陵拙吏、龍城孤樵航普李嶧慈元穎父識于種樹軒中。

張伯行《康熙本濂溪集序》 有宋濂溪先生崛起南服，不由師授，默契道體。上以接鄒魯之傳，而下以啓洛閩之緒。於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形生神發之理，推極奧蘊。且其言誠、言幾、言性安、言復執，直揭日月而昭雲漢。以故二程傳其學，朱子闡其說，字剖句晰，無微不彰，日與陸氏弟昆反覆辨難，不

厭煩瀆焉，此其服膺先生當何如。雖然，先生之所以融徹於圖象之表者，非徒在語言文字也，蓋實所養內充，春風和氣，隨時發見。故當其出，則政事精絕，宦業過人；當其處，則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山谷黃氏稱其短於取名，薄於徼福；非於奉身，陋於希世。勉齋又言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先生眞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也。則夫後之人匪但讀其書已也，不更當緬想其爲人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周元公集》九卷【略】。周子之學，以主靜爲宗，平生精粹，盡於《太極圖說》、《通書》之中，詞章非所留意。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周敦頤》　築室濂溪清且漪，廬山風月詠歸時。柴門花落錯鴉散，小立闌干有所思。

分論

《拙賦》　何平仲《題周茂叔拙賦》：僞者勞其心，關機有時闕。誠者任其眞，安知拙爲拙。捨僞以存誠，何須俟詞說。　朱熹《書濂溪先生拙賦後》：右濂溪先生所爲賦篇。聞之其曾孫直卿云，近歲耕者得之溪上之田間，已斷裂，然尚可讀也。熹惟此邦雖陋，然往歲先生嘗辱臨之，乃闢江東道院之東室，牓以「拙齋」而刻置焉。既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耻者以病其民云。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朱熹謹記。

《除轉運判官與呂誨謝啟》　《庶齋老學叢談》卷下：呂正獻公爲侍從，聞濂溪周先生之名，初不相識，力薦於朝，自常調除轉運判官。先生以啓謝云：「在薄宦有四海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當時風俗，猶可想見。

《愛蓮說》　朱熹《愛蓮》詩：聞道移根玉井傍，開花十丈是尋常。月明露冷無人見，獨爲先生引興長。　《學齋佔畢》卷二：屈正平《離騷》一篇之中，固以香草而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橘頌》一章，朱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橘踰淮爲枳也，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移徙也。末乃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爲像而效法之，亦因以自託。」余因文公之言，而謂濂溪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爲花之君子，亦以自況，與屈原千古合轍。不寧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字，詠橘詠蓮，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蓋心誠之所發越，萬物皆備於我之所著形，是可敬也。讀者宜精體之。　吳澄《遠清堂記》：香遠益清，子周子所以說蓮也。周子擬蓮於君子，而狀其德曰不染不妖，曰不蔓不枝，曰中通外直。香也者，其君子之德流風美韵之達於人者，與一鄉一國，薰之善良，天下聞之而興起焉，猶未也。且有所謂流芳百世，臙馥丐後人者，遠而益清蓋如此。　又《香遠亭記》：予謂周子以蓮比君子，其狀蓮之德曰「中通」，曰「外直」，德之備於己者也。曰「出淤泥而不染」，曰「濯清漣而不妖」，德之不變於人者也。其香之遠，猶君子之譽望遠聞，蓋德之徵驗焉。夫德必先有其本實，而後有其徵驗，欲譽望之聞如蓮香之遠者，必其有君子之德也。君子之德如之何？靜不蔽於物而此心常明也，蓮之中通似之；動不違於理而凡事悉正也，蓮之外直似之。雖與汚世合而不爲所汚，雖與流俗同而不爲所流也，蓮之不染不妖似之。德如是，譽望其有不遠聞者乎？且蓮香之遠也，聞於尋丈而已，德之香則始乎一鄉，達乎一國，遠而可法於天下，又遠而可傳於後世，奚啻如蓮之遠也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周元公集》九卷【略】。集中《愛蓮說》一篇，江昱《瀟湘聽雨錄》力攻其出於依託，然昱說亦別無顯證。　《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八引過珙評：濂溪先生寫《愛蓮》，而寓意在蓮之外。曰不染者，貧賤不移也；不妖者，富貴不淫也；中通者，靜虛也；外直者，達順也；不蔓不枝者，主一也；香遠益清者，永終譽也；遠觀不可褻玩者，可大受不可小知也。學者讀此，可爲明德洗心之助。　《古文精義新編》卷八：襟懷飄耀，雅有高趣，此說借花以自爲寫照。　「晉陶淵明」二句是襯筆。　「予獨」句方入題。　「出淤泥」七句，細寫出一個君子來。　「同予」句有勉人意，「牡丹」句亦欲激之而同愛也。　蓮在衆卉之內，最爲高品，幽同乎菊而不傲，艷類牡丹而不俗，故于甚蕃之中，而物舉人者以爲倍親，又妙在不說□了他。起處以「可愛」二字包羅在內，立言極有斟酌。【略】「予獨愛蓮」以下，則語語借蓮自況，曰「出淤泥不染」，不移于俗也；曰「濯清漣而不妖」，不媚于世也；曰「中通」，心不窒也；曰「外直」，行不邪也；曰「不蔓不枝」，主一而無□心也；曰「香遠益清」，令聞廣譽，流傳無窮也；曰「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卓然特立，威儀可象，而不可狎也。嗚呼，此其所以爲蓮花歟，此其所以爲濂溪歟。謂之君子，誰曰不宜？

《養心亭說》　《宋元學案》卷一二：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爾。蓋寡焉以至于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

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游廬山大林寺**》《藏一話腴》內編卷上：濂溪周先生倦吟，惟《游廬山大林寺》一律云：「水色含雲白，禽聲應谷清。」余味其詞意，則前一句明，後一句誠，道在是矣。

《**和費令游山**》《升庵詩話》卷一三：《濂溪集・和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之言，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人，口爲懷山之言，暗行媚竈之計，良可惡也。

傳記

潘興嗣《周茂叔墓誌銘》 吾友周茂叔諱敦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貴縣。君博學行己，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交口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莅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獄事，不爲屈，因置手版，歸取誥敕納之，投劾而去。逵爲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舍、簽判，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即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於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義，以名節自處。郴守李初平最知君，既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及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莫不歎服。此余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余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於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之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銘曰：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於自期。譾譾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東都事略**》**卷一一四《周敦頤傳**》（存目）

朱熹《濂溪先生行狀》（存目）

度正《周濂溪先生年譜》**一卷**（存目）

《**濂溪集**》**附《濂溪先生行實**》（存目）

《**宋史**》**卷四二七《周敦頤傳**》（存目）

紀事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〇**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好讀書，雅意林壑，不爲人事窘束，世故拘牽。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嘗著《太極圖說》，明天理之根原，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略】。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王汝憲《嘉靖江州本濂溪集序》 先生生於營道，而卒於江州，故郡世有先生之墓祀焉。或者謂先生貧不能歸，遂終於此，非知先生者也。先生雅志林壑，不爲世故所窘束，凡遊歷所在，遇佳山水輒盤桓數日而忘去留，當時請移南康軍也亦以此。嘗過江州，止廬山之麓，酌溪水而甘之，即不忍去，遂構書堂，而揭故里之名名之。觀其語友之辭，移太君夫人之穸宅幽江上，則先生書揭於此室，皆預定之意也，豈爲貧之故哉？貧固先生所素安也。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周濂溪集》。

度正《書濂溪目錄後》 正往在富沙，先生語及周子在吾鄉時，遂寧傅耆伯成從之游，其後嘗以《姤說同人》寄之，先生乃屬令尋訪，後書又及之。正於是遍求周子之姻族，與夫當時從游於其門者之子孫，始得其與李才元漕江西時慰疏於才元之孫，又得其《賀伯成登第手謁》於伯成之孫。其後又得所序彭推官詩文於重慶之溫泉寺，最後又得其在吾鄉時所與傅伯成手書。於序見其所以推尊前輩，於書見其所以啓發後學，於謁於書又見其所以篤於朋友慶弔之誼，故列之遺文之末。又得其同時人往還之書，唱和之詩，與夫送別之序，同遊山水之記，亦可以想像其一時切磋琢磨之益，笑談吟詠之樂，登臨游賞之勝，故復收之附錄之後。而他書有載其事者，亦復增之，如近世諸老先生崇尚其學而祠之學校，且記其本末，推明其造入之序以示後世者，今亦併述之焉。【略】嘉定十四年六月二十有八日，後學山陽度正記。

胡安之《濂溪集跋》 易兄綸叟昆仲暇日攜所刻《濂溪集》見示曰：「願有以志之。」愚謝不敢。【略】紹定元年二月甲子，末學萍鄉胡安之叔器敬書。

《讀書附志》卷下 《濂溪先生大成集》七卷、《濂溪先生大全集》七卷，右周元公敦頤字茂叔之文也。【略】始，道守蕭一致刻先生遺文并附錄七卷，名曰《大成集》。進士易統又刻於萍鄉，名曰《大全集》。然兩本俱有差誤，今併參校而藏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濂溪集》七卷，廣東提刑營道周敦頤茂叔撰。遺文纔數篇，爲一卷，餘皆附錄也。【略】又本并《太極圖》爲一卷，遺事、行狀附焉。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濂溪集》七卷。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蕭一致《濂溪大成集》七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周濂溪文集》一部十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周濂溪文集》十一冊。

王汝憲《嘉靖江州本濂溪集序》 是集之刻，所以載先生履歷之詳，而并繫之以文。文也者，所以稽其道也；履歷也者，所以論其世也。先生之始終本末一以貫之者，庶可考而會其全矣。憲，江人也，仰止高山，光霽在目，能無興起之思邪？因僭言之，以幸私淑。嘉靖十四年乙未孟秋，賜進士出身蓮峰山人王汝憲識。

林山《嘉靖江州本濂溪集跋》 編是集者，周子世係倫也，正之者郡博左子序也，刻之者郡貳黃子敏才也，跋之者新寧林山。是歲乙未秋七月戊辰也。

王會《嘉靖道州本濂溪集序》 會官太學時，嘗得《濂溪先生年譜》一書，爲友人借去，竟失之。猶記題引者爲張元楨氏，云曾得《周子大成書》於某處，缺其中年表一帙，欲檢中秘書抄補之，以史事嚴不及。其所謂「大成書」者，會迄未之見也。癸卯歲，拜道州之命，意故里家塾當必有之，幸當獲睹其全。既抵任，拜先生祠下，退而訪其祠孫翰博繡麟，求家傳遺書，出《濂溪遺芳集》一冊相示，荒雜不倫，并年譜及先生述作亦復闕遺。因歎文獻凋落，當圖改刻。乃復出年譜抄本及搜錄詩文凡若干。會受歸而讀之，其間又多訛脫。乃謬以己意，略加考定而編次焉。曰遺書、曰事狀、曰年譜、曰歷代褒崇，而賢士大夫先後表彰著在紀述者亦附錄之，使後之人有考，并圖其山川書院於卷首。雖未能萃先生之大成，然學者遡是而求焉，亦可以得先生之大致矣。因題曰《濂溪集》，刻置書院，以備是邦文獻之闕。若乃先生之學，則《圖說》、《通書》固與《論》、《孟》並行於世，無待於斯而後傳矣。嘉靖甲辰五月既望，後學漳浦王會識。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敦頤《濂溪集》七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濂溪文集》十三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周元公集》十二冊，全。宋周敦頤著，凡十二卷，內正集七卷，附錄五卷。 又：《濂溪文集》二冊，全。同前人，凡七卷。

《近古堂書目》下 宋版《濂溪先生大成集》。

崔植《萬曆本周元公先生集跋》 植自髫齔知學，已切景仰。及倅永理刑事，值寅長會泉王公、守齋邵公、峴南紀公咸邃於理學，仰公道德，實出同然。癸酉冬，植權視州篆，得造公故里，遡濂溪，躋月巖，想像其光霽，實不以譾劣自安，銳意崇重。【略】又以公之道雖昭揭日月，然匪集胡傳？四方之士有慕公而不獲游公之里者，又何所觀法也？乃命拾公家乘若干篇，並鄉達東川蔣公得之九江者亦若干，復與蘭亭黃公、日洲呂公、虹洲陳公暨諸鄉先生考訂

成帙壽梓，用廣其傳。時撫臺趙汝泉翁以巡行過其里，亟陳詞致薦以抒素仰，而守道郭草塘翁、巡道邊少微翁偕與焉，皆義植所爲，且以公之絕學屬望於鄉之後人。於是乎自公歿五百有餘歲矣，植偶欲興起其道傳，而當世名碩如諸公者，乃不謀而自合如此。得非景運重開，道之在公者，將大明於世，啓佑我國家無疆之祚矣乎！書成喜熾，彊贅數言，以紀時之勝云。萬曆二年甲戌春三月，本府署道州事推官崔植撰。

黃廷聘《萬曆本周元公集序》 萬曆癸酉冬，四府崔弘庵慕公，以賢能委攝州事，至則政敎修明，崇重儒道，慨然有表章修復之志。適中丞汝陽趙公按州，瞻拜祠下，環視弗稱，而以改建鼎立屬公。公益銳意經營。【略】載閱《濂溪集》舊刻，蕪漏不稱文獻，即以公餘校讎，刪繁補略，凡係先生之言行者悉錄之，諸後人詩賦不與焉。類編梓成，足爲全書，其大造于先賢何如也！【略】僭書於簡首，以垂不朽云。萬曆二年歲次甲戌夏四月吉旦，後學郡人黃廷聘謹識。

呂藿《萬曆本周元公集序》 癸酉冬，四府崔弘菴君以賢受知當道，檄署州事，甫至，謁先師畢，即拜元公祠。【略】而集之作，備載元公事，其未備者，參之江州本補焉，奠公文若諸記得並載，如詩賦惟錄同時者，此外雖工弗收，明此爲《元公集》，而非以侈翫詠也。茲集出，天下曉然知元公之濂溪在舂陵，而其寓廬山不能歸，亦以濂溪名堂者，正丘首之意也。噫！聖賢雖以天下爲土，而稟山川靈秀以生，忍遽忘其本哉？元公復起，當不易吾言矣。萬曆甲戌夏四月吉，後學郡人呂藿譔。

丁懋儒《萬曆本周元公集序》 郡理弘庵崔君署州事，祗奉惟謹，則爲之革故鼎新，堂室門廡不日告成。【略】崔君復謀於鄉先生東川、日洲諸公，刻《元公集》以傳。余甫任編次，將告成，謂宜叙諸簡。

李嵊慈《天啟刊周元公先生集序》 筮仕營道，下車即瞻拜先生廟貌，趨承宛然光霽，求先生書讀之，則漫滅繁蕪，令人有杞宋無徵之歎。再得郡司寇黃公惠本，編次犂然，一軌於正矣，但其祖自潤州。夫潤故先生偶依舅氏龍圖公讀書鶴林寺寄跡之處，月巖故里，聖脈有本，諸實跡不在焉，後起者而欲徵文考獻，是邦實先生發祥悟道之區，未有舍是邦而他適者。潤雖有刻，而道無善本，是使後起者聞《韶》於齊，不能無致慨於周禮之不在魯也。予小子慈蒞先生之故都，宦況未濃，儒酸不改，雖洗冤澤物，遑遑未能，而文獻凋殘，則予滋懼焉。敢愛編摩之力，而不爲此邦存此獻，則予豈敢？予實不敢安於固陋蔓衍，以遏抑前哲之光華，則予志也已。夫使讀是集者，由先生書以會太極，由古今記序題詠以見先生，庶幾無遺憾於鄙懷云耳。較讎鱗次之役，閱日月而始成，予亦頗勤心力焉。若夫僭越冒昧，則以俟世之知我者，而又豈敢必其無罪我者。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周敦頤《濂溪集》六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宋板《濂溪先生大成集》二冊。陳景雲注：「七卷。」

張伯行《康熙本濂溪集序》 甲戌歲，予官中垣，居京師，乃於報國寺中偶得《濂溪全集》，如獲至寶，手不釋卷者累日。欲重梓以廣其傳，而繼以效力河工，及歷任山左、江左，公事匆忙，未遑遽及。丁亥春恭膺簡命，叨撫九閩。閩固朱夫子之鄉也。公餘，與多士講求身心性命之學，搜羅前賢遺書，以及先儒文集。凡足以發明孔孟之理者，悉取而重訂之。【略】第先生全書，不敢私之什襲，且恐其歷久而或至湮沒，急爲訂訛編次，付之剞劂，以公同好，俾學者知其緒餘，一根理奧。【略】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臘月，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三山之正誼堂。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周元公集》九卷，編修朱筠家藏本。【略】詞章非所留意，故當時未有文集。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文集七卷者，後人之所編輯，非其舊也，故振孫稱是集遺文纔數篇爲一卷，餘皆附錄，則在宋代已勉強綴合，爲數無多矣。此本亦不知何人所編，凡遺書、雜著二卷，圖譜二卷，其後五卷則皆諸儒議論及誌傳祭文，與宋本不甚相合，而大致亦不甚相遠。蓋後人病其篇目寂寥，又取所著二書編之集內，以取盈卷帙耳。明嘉靖間，漳浦王會曾爲刊行；國朝康熙初，其裔孫沈珂又校正重鐫。【略】原本後附《遺芳集》五卷，乃沈珂輯其先世文章事蹟，自爲一編，與本集不相比附，今別入之總集類，不使相淆。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五 《濂溪集》六卷，明刊本，宋周子撰。前有年表，山陽度正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周元公集》九卷，宋周敦頤撰。 明嘉靖中王念曾刊本六卷。 明天啓癸亥黃克儉刊本十卷。 康熙中裔孫沈珂重編刊本。 乾隆間江西董榕重輯二十三卷。 《存寸堂目》有宋板十二卷。

又《續錄》 明濂溪書院刊三卷本。明萬曆甲戌刊十卷本，裔孫與爵重

輯，附《遺芳集》五卷。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濂溪先生集》不分卷，宋周敦頤撰，存卷首、目錄、家譜、年譜、太極圖。宋刊本，大板心，半葉九行，每行十八字，注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大小字數。宋諱貞字缺末筆，惇寫作桷或題光宗廟諱。按：據目錄，原書不分卷，今所存者至《太極圖》朱熹氏解止，都四十四葉。以下《太極說》、《通書》、遺文、附錄、詩文皆缺佚。年譜末記今上皇帝淳祐元年御筆以五臣從祀云云，則當爲淳祐刊本矣。

又　《濂溪集》三卷，宋周敦頤撰，明嘉靖刊本【略】。（徐梧生坊遺書）

又　《周元公集》十卷，宋周敦頤撰，明周與爵輯，《世系遺芳集》五卷，明周與爵輯。明萬曆四十二年周與爵刊本，十行二十字。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十二卷年表一卷，宋周敦頤撰，宋刻本，二十冊。《濂溪先生集》不分卷，宋刻本，一冊，【略】存家譜、年譜、太極圖。《濂溪集》六卷，宋周敦頤撰，明嘉靖十四年黃敏才刻本，三冊。《周子全書》七卷，宋周敦頤撰，明顧造輯，明萬曆四十年顧造刻本，一冊。《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宋周敦頤撰，明周與爵輯，《世系遺芳集》五卷，明周與爵輯，明萬曆四十二年周與爵刻本，六冊。《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宋周敦頤撰，明天啓三年黃克儉刻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濂溪集》六卷二冊，宋周敦頤撰，明周倫編，明嘉靖十四年黃敏才刊本。《濂溪集》三卷二冊，宋周敦頤撰，明王會編，明嘉靖癸卯（二十二年）道州濂溪書院本，附圖。《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九卷四冊，宋周敦頤撰，明李嵊慈重編，明天啓四年春陵刊本。

藝　文

唱　和

趙抃《題周敦頤濂溪書堂》　吾聞上下泉，終與江海會。高哉廬阜間，出處濂溪派。清深遠城市，潔淨去塵壒。毫髮難遁形，鬼神縮妖怪。對臨開軒窗，勝絕勝圖畫。固無風波虞，但覺耳目快。琴樽日左右，一堂不爲泰。經史日枕籍，一室不爲隘。有尊足以羹，有魚足以鱠。飲啜其樂眞，靜正于俗邁。主人心淵然，澄徹一內外。本源孕清德，游詠吐嘉話。何當結良朋，講習取諸兌。

又《寄永倅周敦頤虞部》　君去濂溪湖外行，倅藩仍喜便鄉程。九疑南向參空碧，二水秋臨徹底清。詩筆不閒眞吏隱，訟廷無事洽民情。霜鴻已到衡陽轉，遠緒憑誰數寄聲。

傅耆《和周茂叔席上酬孟翱太博》　古人務樂善，見士即推轂。今也多忌才，對面遠賢蜀。顧予嘗喜學，幽室未偶燭。幸會才翹翹，深慚識碌碌。升堂聽高論，惟愁日景促。經義許叩擊，詩章容往復。荷公引重語，玦珉變良玉。一違几席來，羲娥變昏旭。遠聞落帽節，賓朋相追逐。剩摘籬下黃，痛飲杯中醁。清淡已忘倦，佳篇又相聚。畢力爲徒弟，強勉攀高躅。異時公行道，其勢不可獨。首願策疲蹇，助公施蘊蓄。舒張太平策，散作蒼生福。此心答此惠，庶幾不忝辱。

何平仲《贈周茂叔》　及物人心稱物情，更將和氣助春榮。智深大《易》知幽賾，樂本《咸池》得正聲。竹箭生來原有節，冰壺此外更無清。幾年天下聞名久，今日逢君眼倍明。

紀　念

蘇軾《故周茂叔先生濂溪（溪在廬山下）》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孔武仲《祭周茂叔文》　嗚呼！先君之壯，實難取友。逢公豫章，握手驩厚。二十餘年，不知其久。險夷之途，道義同守。蓋公之行，坦坦其誠。仁於鰥寡，信於友朋。不戚於貧，志氣內足。不撓於勢，廷爭面觸。施之吏治，或猛或寬。視俗張弛，民謳翕然。既敏以明，學問又篤。縱橫馳騁，瀚漫瀦蓄。先儒論譔，離崎詰曲。獨纂聖微，浸釀醇熟。有書可傳，萬世之讀。惟愚不肖，幼也侍側。公故憐之，以勉以飭。稱譽所長，以灌以植。確如一朝，不見厭斁。公之始終，明白純備。宜享遐年，顯大當世。如何不幸，纏疾艱躓。苦瘠日侵，遂

以沒地。報酢如此，孰曉天意。廬山之陰，松柏蒼蒼。歸厝其邱，日吉辰良。悲號一訣，萬世之長。寧不我顧，有酒盈觴。追懷平生，曷日而忘。

朱熹《濂溪先生贊》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聞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吳澄《題愛蓮亭二首》 小亭倒影蘸清漣，萬斛香風一沼蓮。千載有人同此愛，試於花外契眞傳。 看花妙悟出天然，有藕有荷方有蓮。認出箇中端的意，生生不盡億千年。

高攀龍《濂溪先生贊》 先生三代以後之聖人乎，無轍跡可尋，無聲臭可即。無極太極，太極無極。是之謂《易》，妙於未畫，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以此。

吳與弼《謁濂溪先生祠》 孔孟微言幾欲絕，先生千載續眞傳。偶經靈宇增新感，遺緒寥寥若簡編。

李東陽《周濂溪》 不是芳菲解泥人，自家生意總來眞。當時只許程明道，道得前川句裏春。

李時勉《周子贊》 上無與比，下無與倫。遠紹絕學，覺我後人。

雜錄

朱熹《濂溪先生祠堂記》 先生姓周氏，諱敦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室于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莽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

又《書濂溪先生愛蓮說後》 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嘗以「愛蓮」名其居之堂，而爲是說以刻焉，熹得竊聞而伏讀之有年矣。屬來守南康，郡實先生故治，然寇亂之餘，訪其遺跡，雖壁記文書一無在者。熹竊懼焉，既與博士弟子立祠於學，又刻先生像、《太極圖》於石，《通書》遺文於版。會先生曾孫直卿來自九江，以此說墨本爲贈。乃復寓其名於後圃臨池之館，而刻其說置壁間，庶幾先生之心之德，來者有以考焉。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謹記。

陳　襄

論　述

綜　論

富弼《薦陳襄召試館職狀》 秘書丞知孟州河陽縣陳襄【略】行純有守，才敏而通，經術該深，文藝典雅。頃居鄉黨，號稱師模。雖從吏以甚勤，其向學而彌篤。至于縣道之冗，亦務己志之行。爲臣屬官，備稔其能，迹其人堪于文館儒官中任使。近者竊見授敕，就移知彭州濛陽縣，雖于常格，例合入川，其如美才，可惜遠去。臣今保舉，欲望聖慈召試三館職事，或差充崇文院檢討。觀其設施，必有聳勸。

劉彝《陳先生祠堂記》 元豐三年歲次庚申三月十有一日，樞密直學士侍讀陳公襄捐館于京師，天子聞之震悼，遣使恤其家，而問其所乏，賻贈有加焉。朝廷公相卿大夫莫不爲國家惜其不大任也。兩禁近侍共臨其殮，哭之盡哀。凡十有八人列奏，稱其道德之重，補維國家，莫非先王之法。【略】公之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爲己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齒于仕版，輔大政、親近侍、列臺閣、帥邊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焉。莫不知所以仁民爲固國之本也，治己爲臨下之範也，學古爲修身之資也，事親爲行道之始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教也。不止如是焉，自始達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以爲民庇，及具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以遺于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登其賢而用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于亨顯而不知其自于公者衆矣。是以其亡，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若喪其朋，咨嗟靡息焉。公之於學，志在倣古，以治其性爲本。事君以建其忠爲業，

故雖燕居，必持厥志，謂暴其氣者不可以入君子之德。是以雖家人、臧獲，生平未始見其不足之色。始與鄉人陳烈、周希孟、鄭穆友善，同志於道。比仕，則彝也又以經術政事更相琢磨，而銳於經綸天下大務。尤能受盡言，樂聞己過，喜於爲善，而夙夜弗忘者，《詩》與《易》也。

孫覺《陳先生墓誌銘》 公布衣居里巷，與陳烈、周希孟、鄭穆游，鄉人尊之，號四先生。仕宦所至，必大葺學舍，親祭器，歲時行禮其中，親爲諸生橫經以講。及任太尉，事劇繁重，猶不倦以止，其樂善好學，殆天性也歟。資稟溫厚，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人交，久而彌篤。折節下士，所游多時聞人。

陳公輔《古靈集跋》 方熙寧間，新法用事，大臣以權利籠取天下士，而一時沽榮希進之徒爭相傾附。公獨忠憤激發，忘身許國，與君實、獻可諸公出力排之。公有《青苗疏》論尤詳，知此法一行，騷動天下，胎禍之端自此始。使當時從其言，豈復有今日事哉？雖然，宣和、靖康以來變故極矣，民力匱竭，邦財耗散，寇敵侵陵，國勢危迫，紀綱紊亂，禮義廉恥消亡，望祖宗盛時，邈不可見，推原其本，必有所自，議者猶不以爲然，況在當日言之，宜乎不見信也。公于他文章皆渾全博雅，不爲纖巧浮僞，片言隻字，無非至誠擇善，先義後利，出入乎子思、孟軻之說，眞所謂古之君子也。【略】建炎二年九月旦，右司諫陳公輔謹跋。

李綱《古靈陳述古文集序》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交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底於道德仁義，粹然一出於正，其高者裨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上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濩》之諸神人，菽粟布帛之濟人饑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絺章繪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奸飾僞，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繡而覆陷穽，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鷙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而其餘緒發爲文章，後世讀者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專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不足以取信于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爲主，德以文爲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竊觀古靈先生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于學，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爲友，以古道鳴于海隅，人初驚笑，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既登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興，害必除，聽訟決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身爲橫經講說，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郡，典大藩，益推此而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嘉祐中富鄭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寖被知遇，歷事三朝，鬱爲名臣。判郎曹則執法而不撓，使北庭則守節而不屈，任諫省則以忠讜補主闕，處臺端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從則竭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爲人主之所欽嚮，下爲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實，光明如此，而所爲文章溫厚深純，根于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太羹玄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則。質幹立而枝葉不煩，音韻古而節奏必簡。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嘗評之：其詩篇平淡如韋應物，其文詞高古如韓退之，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其性理之學庶幾子思、孟軻，非近世區區綴緝章句，務爲應用之文者所能彷彿也。嗣子紹夫裒集公文章，得古律詩賦雜文凡三百六十餘篇，【略】集成來謁，求爲之序。綱告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如古靈先生三者兼務，又得詔書褒稱，推賢揚善之美，可謂盛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誦其詩讀其書者可以想見其人，又何以序爲！紹夫曰：先公雖進不極任，而蒙累朝之眷特深，諫行言聽，不爲無補於時。今即世踰五十年，遭遇聖主，因覽薦士藁，所以旌寵之者甚厚。輒敢刊行遺文，用圖不朽，願丐一言以發明之。綱義不得辭，勉副其意，因論君子小人之文所以不同者。昔孔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夫儒之道，通天地人，使小人爲之，則將有託儒以爲奸者，而況於文乎？經緯天地曰文，雖周公之才之美，謚不過文，而小人假文以爲利，則與夫儒以詩禮發冢者同科。自古文士多陷浮薄而爲弄筆生，無足怪也。如公功業行實，推賢揚善之美如此，而其文章渾全博雅又如此，宜乎被累朝之眷遇，膺聖主之褒崇，士林尊仰，推爲天下君子長者，而不敢有異議也。然則有餘力以學文者，不景慕而知所趣嚮哉！公諱襄，字述古，官至樞密直學士、尚書右司郎中，累贈少師，國史有傳云。紹興五年閏月朔，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四百戶李綱謹序。

《宋史》卷三二一《陳襄傳》 陳襄字述古，福州候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時學者沉溺于雕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爲迂闊而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倡道于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

不爲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略】襄蒞官所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爲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陳）襄生平最可傳者，一在熙寧中劾王安石，並極論新法，反覆陳奏，若目睹後來之弊。其文今具載集中。一在居經筵時，神宗訪以人才，遂條上所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孫覺、李常、范純仁、蘇軾、孫洙、王存、顧臨、林希、李思忠、傅堯俞、王安國、劉摯、虞太熙、程顥、劉載、薛昌期、張載、蘇轍、孔文仲、吳貫、吳恕、林英、孫奕、林旦、鄒何、唐坰、鄭俠等三十三人。其時或在庶僚，或在謫籍，而一一品題，各肖其眞。內惟林希一人後來附和時局，自隳生平，餘則碩學名臣，後先接踵，人倫之鑒，可謂罕與等夷。其文今爲集中壓卷。而葉祖洽作《行狀》，孫覺作《墓誌》，陳瓘作《祠記》，惟盛稱其興學育才，勤于吏治，皆不及薦賢一事。于爭新法事，亦僅約略一二語。蓋其時黨禍初起，諱而不著也。他如陸佃博洽典禮則薦之，不以王安石之門客而岐視。劉攽輕脫嘲弄則彈之，亦不以蘇軾等之密友而徇隱。皆是是非非，不立門戶之見。乃國史本傳亦並削不書。微是集之存，幾無以見其心術之公矣。【略】（李）綱序稱其性理之學庶乎子思、孟子，其言太過，至謂詩篇平淡如韋應物，文詞高古如韓愈，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雖亦稍覺溢量，然核其所作，固約略近之矣。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陳襄》　少年觀海壯高秋，十幅遺箋利病求。乞得湖山賢太守，春潮舊事共添愁。

《石洲詩話》卷三　陳襄述古，亦是妍好一路，而不及張子野。

分　論

《損先難而後易賦》　《賦話》卷五：陳襄《損先難而後易賦》云：「雖二簋之可用享，心乃先勞，洎十朋之弗克違，事非往蹇。」本地風光，有此對仗，可謂漸近自然。

《薦司馬光等人狀》　《宋元學案》卷五：荆公之退也，先生在講筵，薦司馬溫公以下三十三人，神宗善之而不能盡用也。元祐名臣，皆在其中。南渡後，高宗得其稿，詔示天下，以爲薦士者法。

《誠明說》　陳襄《進誠明說劄子》：臣雖愚無他長，惟少嗜聖人經籍之學，自謂得其門戶。及觀諸子書，質正是非，然後益知臣之所學，不少盩于堯舜文武孔孟之道。【略】謹撰成《誠明之說》一篇，大約以子思、孟軻之學爲主，而取其精要，隨而解釋，庶幾至道之奧，昭然可見，謹具投上以聞。

《杭州勸學文》　《淳祐臨安志》卷六：教授東、西廳，【略】（淳祐）十一年冬，以學宮棟宇損敝，始壹新之，遂爲壯觀。郡守古靈陳公襄《杭州勸學文》【略】。案古靈先生所至興學校，而集中所載，惟有《杭州勸學文》及《仙居勸學文》，其言皆懇到深切，使人感動，所以待杭及仙居之士，尤不薄矣。近世晦庵先生朱公熹亦所至刊公《仙居勸諭文》，蓋有旨哉。故特揭于此，而使爲士者無負公意云。

《郊祀慶成詩》　陳襄《進郊祀慶成詩表》：臣伏睹皇帝陛下肇修郊祀，大禮告成，天地清明，人神歡慶。臣職居儒館，親逢熙事，不覺手舞足蹈，形於詠歌。謹齋戒撰成《郊祀慶成》四言古詩一首，隨表上進。

《和子瞻沿牒京口憶西湖出游見寄》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紀昀評：殊饒情調。

《金華山人》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八方回評：古靈一疏薦賢士大夫三十餘人，元祐所用皆是，眞古大丈夫也。豈信此術數學仙者乎？殆游戲耳。馮舒評：俗頭巾。　紀昀評：名臣篤信仙釋，如顏魯公之類不少。不必如此周旋。　三句野氣，四句太庸。

傳　記

葉祖洽《承奉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太常寺陳先生行狀》　公諱襄，字述古。其先本光州固始人，當五代之末，隨王氏入閩，因家于閩之福唐，今爲福唐人。公之考以公贈兵部侍郎，昆弟五人，長兄諱則之，好古力學，以文行稱鄉黨間，號爲處士。挈諸孤，隱居古靈村。侍郎尚幼，長兄知其質美可以起家，趣使事學，卒克有成，得官眞宗朝，主邵武軍歸化簿。公時隨侍在官，始十餘歲，侍郎常選縣之老儒使教焉，每爲文辭，教者多自以爲不及，往往辭避。知縣沈君一日過侍郎，至公之書室，見其一榻凝塵，枕席皆不治，因告侍郎曰：「公之子器度甚遠，宜善視之。」而侍郎亦自謂：「是子必能大吾門。」後

授台州之黃巖尉，未赴任而卒於道。公方十八歲，扶柩反葬，執喪盡禮。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爲念，居閒益自策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敎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得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爲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礱鐫切，相期天下之重爲己任。是時學者方溺於雕篆之文，相高以收名聲，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爲迂闊，而士亦莫之講也。公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者不爲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達於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惰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且傳之四方，從之學者日益衆，然出公之門顯者居多。公慶曆二年中進士及第，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事。【略】先有詔郡邑興學，公遂諭邑之富人出所餘以繕學舍，學成，使邑之子弟造焉。公爲入學講說不斁，士之自遠方來者至數百人。部使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即以十事便於民者干之，安呼吏議之，立行其七，徐又行其三，人受其賜。部有疑獄，多委公決。俄舉台州仙居令，時新有詔舉令，而公衰然爲首。仙居爲縣僻陋，民不知敎。公以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翕然。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略】皇祐三年改著作佐郎，知孟州河陽縣，會司徒富公亦自鄆移鎭河陽，公常以自負所學不見知於當世名卿，及得富公，從之甚喜。富一見公，亦厚遇之。二人相得以道義，故有所爲，無不以公言爲聽，燕遊登臨，必與之偕，吟詠樽俎，更和迭倡。富嘗曰：「陳著作，奇才也。」公亦自以爲伸於知己。縣之西有齋舍，俾治新之，率邑子弟於學，至弛身役以誘之。又命其從張公諤、吳道分敎之，民莫不聳勸。俄有謗者謂公誘邑子以資過客。富公聞之，不能無惑，志以問公，公對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惑謗，何以爲知己？」富不能折。其親舊聞之，有自京師來責公者曰：「可毀校以塞謗。」公笑謂曰：「以一謗者使諸生遂不得聞道，其於自任何如？」卒不毀，講說亦不爲少懈，然後富公始奇之，知其自信之篤。先是，邑人多不事學，公爲令於此，士之名於薦書而取科第於朝者，累累有焉。【略】至和初遷秘書丞，就移彭州濛陽縣。舟行至夔，而富公自太原入相，以文學政事薦公。嘉祐二年，遷太常博士，召試祕閣校理。明年，判尚書祠部。【略】尋罷祠部，編書昭文館。六年，以祠部員外郎出知常州。【略】郡庠下窄，不足以容師生，公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模氣象遂爲諸郡庠序之冠。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每歲取士得常多於他處。八年，由度支員外郎爲司封員外郎，賜緋衣銀魚。治平初，以開封府推官召之。【略】三年，由開封府入三司，爲鹽鐵判官。明年，上即位，奉命使虜，虜人欲以坐先之，公以使者不當辱命，固爭以禮，虜不能屈。使還，以工部郎中知明州。未至，熙寧初召還，以刑部郎中修起居注，尋知諫院，管勾國子監。【略】未幾，罷諫院，兼侍御史知雜，有旨候知制誥有闕與試。【略】俄兼判吏部流內銓，賜金紫。【略】旋罷言責，除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復兼修起居注，皆固辭，仍乞補外。上深器之，遂賜手詔云：「近以卿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己，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適所願聞。今覽來奏，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歟？還卿來章，當亟就職。」不獲辭命，復修注、判銓。四年，除知制誥，兼直學士院。不數月，出知陳州，未期，移杭州。【略】杭爲都會賓旅之衝，又屬朝廷相繼遣使，公外應接使客，內撫循士民，州不知其擾。杭雖號水鄉，而地斥鹵，可食之水常不繼，唐相國李長源舊爲六井，引西湖以飲民，井既久廢不修，水遂不應民用。公命工討其源流，渫而甃之，井遂可食，雖遇旱歲，民用沛然，皆誦佛以祝，命通判蘇軾爲之記。公在杭二年，移應天府。未至，又移陳州。【略】州之學舍隘甚，自范文正公有意闢之，數十年矣，公一朝以官舍廣之，親入學與諸生講《中庸》，州人始不務學，至是踴躍自奮。公嘗釋奠學中，州人各遣童稚觀禮，公一以善言循循誘之，莫不感勵。八年召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提舉進奏院。【略】除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明年，兼侍讀，知審官東院。又明年，提舉司天監。元豐元年修郊廟奉祀禮文。明年，兼判尚書省。是年十月慈聖光獻皇后山陵，上特選公爲鹵簿使，護葬事，受命而公已病矣。上使中貴撫問，公且辭使事期迫，猶不改差。三年三月十一日，卒於京師。將終，其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泛然而應曰：「夫何言，安以竢之耳！」因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嗚呼！然後知公深達於性命之理，而其所以語後者，孔、顏之道而已。【略】公爲人寬厚長者，而臨事有不可犯之色。勇於爲義，其氣渾然，人欲以喜怒探之，終莫之得。遇利害得喪，恬如也。其接物誠，其與人恭而溫，與之遊者，不覺鄙吝之失於心也。公之亡，士大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皆曰「德人往矣」。所至汲汲

以興利教民爲事，蓋其兼濟樂育之心出於天性，非有所徇而然也。平居與所知論極天人之際，因及燮理之事，未嘗不慨然有志，惜哉不見於事。享年六十有四，階累升爲朝散大夫，勳累升爲護軍，爵累升爲上黨郡開國侯。【略】嗚呼！士常患德不足以充位，而位過其德。夫擁高軒，策駟馬，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非不崇且貴也，而論之以事業則蔑然無聞，所以榮於勢者得矣，其榮於義者安在？是故君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位不及人，而患德之不足。今公官不過郎中，職不過學士，而道之在人、利之在物者如此，雖使公極位望於一時，以彼較此，未知其孰愈也。公於六經之義，自有所得。方將營一丘之地爲退居之計，著書以自見其志，志不遂，故其平生所爲文集，止二十五卷。

孫覺《陳先生墓誌銘》（存目）

陳曄《古靈先生年譜》一卷（存目）

《東都事略》卷八五《陳襄傳》（存目）

《宋史》卷三二一《陳襄傳》（存目）

紀事

陳襄《皇祐四年春重到浦城縣南峰寺因懷舊游》 重到南峰寺，尋思九日游。黃花何處去，白雲有誰留(某昔年官浦城，重陽日宴縣學諸生二百人于此寺，作賦歌詩)。薄宦三十年，流光四十秋。歸來見諸子，林下好相求。

又《陳州謝到任表》 臣師于古學，起自海濱，才不逮人，利常居于衆後；身惟徇道，思或得于時中。不圖明哲之知，濫與清華之選。一違禁掖，三易名藩。勉究吏文，幾殫心氣。終乏殊尤之效，重叨偃息之恩。歲未越于再期，民猶知于舊尹。逋逃稍去，旌倪相欣。負弩道旁，尚存故吏；憩棠郊外，僅有遺風。宜在此時，益修前政。富庶未加，則務勸相而無擾；孝弟未化，則思馴致之有方。庶幾黽勉于三年，可使阜安于百姓。

宋神宗《賜陳襄手詔》 近除卿知制誥，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己，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適所願聞。今覽來奏，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與？還卿來章，當亟就職。

著錄

葉祖洽《陳襄行狀》 平生所爲文集，止二十五卷。

孫覺《陳襄墓誌銘》 所著文集二十五卷。

陳輝《紹興刊古靈集跋》 四世從祖密學公平日所爲文章不知其幾，厥後裒綴爲卷者僅二十有五，目曰《古靈先生文集》，以聖天子詔冠之，預有榮焉。里人大夫徐君世昌嘗摹刻於家，而其間頗有舛訛。歷歲漸久，且將漫漶。輝竊有意於校正，因仍未遑，每以爲恨。曷來章貢，屬數僚士參核亥豕，因命仲子曄推次年譜，併鋟之木，庶幾有以慰子孫瞻慕之心也。紹興三十一年十月既望，孫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贛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提舉南安軍南雄州兵甲司公事、江南西路兵馬鈐轄輝謹題。

陳曄《古靈先生年譜跋》 家君重刊先正密學遺文于贛之郡齋，俾曄次第年譜以冠之，庶幾平生遊宦歲月之先後，與夫壯志晚節，詩文之辭力，曉然可見。曄謹承命，恭考三朝實錄暨文集、行狀、墓誌、家譜諸書參校，有可據者，乃繫于歷歲之下云。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陳述古《古靈先生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古靈集》二十五卷，樞密直學士長樂陳襄述古撰。【略】集序，李忠定綱作也。年譜載其世系出陳夷行之弟夷實，自光州固始從王緒入閩，家於福州。考之《唐世系表》，有不合者。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陳襄集》二十五卷。又《奏議》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古靈陳先生文集》一部八冊，完全。

又 《古靈陳先生文集》一部四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古靈陳先生文集》八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襄《古靈集》二十五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古靈集》二十五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續收》 《古靈先生集》四冊，二十五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古靈集》四冊，全。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陳古靈集》十卷。

《帶經堂詩話》卷六　《古靈集》二十卷，宋樞密直學士陳襄述古著，李忠定公綱序，從孫知贛州輝跋，子曄撰年譜一卷，附集後。詩六卷，雜文十四卷。謝氏寫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古靈集》二十五卷，福建巡撫採進本。【略】集爲其子紹夫所編，以襄居侯官之古靈村，因以名其詩文。【略】王士禎《居易錄》稱《古靈集》二十卷，蓋所見乃謝氏鈔本，非其完帙。惟其稱冠以紹興元年求賢手詔者，與李綱序合，此本不載，蓋傳寫佚之。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一》《古靈集》二十五卷，宋樞密直學士福唐陳襄述古著，紹興五年李綱序。【略】此本仿自贛刻。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五　《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宋刻本。【略】雖間有缺翻及文字漫漶處，然紙墨精雅，古香馥馥，誠宋本之甲也。

又　鈔本《古靈集》二冊，乃曹氏古靈書屋藏本。【略】無闕葉，有闕字，較宋刻本多本傳及年譜二篇。

陸心源《宋本陳古靈集跋》《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附錄一卷，《哲宗皇帝即位使遼語錄》一卷，宋紹興刊本。前有李綱序，後有紹興三十年十月既望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贛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提舉南安軍大雄州兵甲司公事、江南西路兵馬鈐轄陳輝跋，紹興三十年十月朔六世姪孫將仕郎曄跋。是集爲古靈長嗣右中散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賜紫金魚袋紹夫所編，同里徐世昌刊于家。歲久漫漶，紹興三十年，其四世姪孫輝知贛州，命僚士參校，及其子曄推次年譜，鋟木贛州。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字。「構」字或缺三筆，或注「犯御名」。卷四目《贈贛縣過瑣秘丞》，「瑣」字注「神宗廟諱」，當承稿本原文。孝宗嫌名「慎」字、寧宗諱「擴」字缺筆者，後人所剜改也。【略】語錄題曰「三司鹽鐵判官、朝奉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充秘閣校理、騎都尉、賜緋魚袋臣陳襄上進語錄」，《四庫》未收，惜斷爛六頁，影宋亦缺，無可塡補耳。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四　《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宋刊本。【略】按：此紹興三十年重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擴」字缺筆，避寧宗嫌名，當是紹興刻而寧宗時修補者。字畫遒勁，是南宋槧之精者。目錄第四有《贈郯縣過瑣秘丞》，「瑣」字不作缺筆，竟注「神宗廟諱」四字。據李忠定序，是集爲紹夫所輯，刻於紹興五年，不應獨於神宗廟諱注字，蓋據稿本也，或據以爲北宋刊則謬矣。卷中有「拜經樓吳氏藏書」朱文方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附錄一卷，影宋本。【略】按宋刊有二本，一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一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古靈集》二十五卷，宋陳襄撰，其子紹夫編。【略】《四庫》箸錄係宋刊本，內有《使遼語錄》一篇。拜經樓吳氏有宋刊本，二十行，行十八字。又有舊鈔本，多本傳、年譜。宋徐世昌刻於閩，紹興三十一年四世從孫輝復刻於贛。

又《續錄》　唐鷟安藏宋刊本二十五卷，《使遼語錄》一卷，大字，十行十八字，末有紹興三十一年其孫輝跋語。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三　李綱序署紹興五年閏月，云紹夫刊行遺文，則初刻也。【略】紹興三十年辛巳十月，六世孫曄記云「家君（陳輝）重刊先正密學遺文於贛之郡齋，俾曄次第年譜以冠之」，則再刻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宋刊本。宋陳襄撰，其子紹夫編，後有附錄一卷。【略】是本字近柳體，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板心有字數，與海寧吳槎客（騫）藏本同。末有《使遼語錄》一卷。卷首有「梁溪顧氏朝泰珍藏」朱記。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宋陳襄撰。宋刊本【略】。按此本與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同，余曾校瞿本，其斷爛處覓此本校之，亦正相似。卷末《使遼語錄》亦不全。審其字體刀法，與眞德秀《西山讀書記》極相類，或亦宋末福州刊本歟（日本靜嘉堂藏）。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三《跋宋本古靈先生文集》《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宋陳襄撰。宋刊本，半葉十行，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末有紹興三十一年知贛州軍事孫輝跋。《年譜》後有六世孫曄跋。避宋諱慎、擴等字。其刊工多與《國朝諸臣奏議》、《西山讀書記》同，字模顏平原亦頗相類，當是南宋末福州覆刻紹興三十一年贛州刊本。惜各卷版多斷爛，又間有鈔補各葉。此爲海虞瞿氏藏書。按：此集自贛州開雕，福州覆刻以後，別無刊本。諸家著錄多屬傳鈔，僅日本岩崎氏靜嘉堂有宋本。余己巳東渡，於庫中曾得寓目，與此本同爲一刻，其刓敝斷爛處亦同。余近獲鈔本，爲臨清徐梧生司業坊舊藏，字迹樸拙，審爲康、雍時風氣，而舛訛奪逸已

不可勝計，幸覯宋本，乃煥然頓還舊觀。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宋陳襄撰，年譜一卷，宋陳曄撰，末一卷，宋刻本，十二冊。《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宋陳襄撰，年譜一卷，宋陳曄撰，附一卷，清鈔本，八冊。《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宋陳襄撰，附一卷，清鈔本，傅增湘校并跋，八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二冊，宋陳襄撰，舊鈔本，清吳騫校并跋。

藝文

章望之《和陳述古仙居巖老堂詩》 床頭數卷書，足以樂樵漁。衆謂衣冠傳，自同巖谷居。潛心富仁智，育德審盈虛。刺史如相訪，淵明有舊廬。

《古靈先生文集》卷二五附陳瓘詩 乃公德望如丘山，北斗以南誰可班。熙寧天子自拔擢，報君常以人所難。忠誠皎皎落諫疏，史臣編綴誰敢刪。當年十語九不用，眞譽暗隨公議還。三十三公半台輔，經筵薦墨猶未乾。雖然年位俱不極，卻得千載聲名完。

沈與求《祭陳述古文》 公之歿久矣，而此邦之人所不能忘者，顧典刑之具在，想精爽之如臨。像公儀形，既修祠事，而歲祭墓下，猶庶幾其來歆。俯視宿草，仰瞻拱木，蓊然而深茂者，蓋樵牧知戒，而無斤斧之侵。況若某等推公餘澤，以溉學者，則永懷之極，宜不能自禁。一醉而招，此故事也，九原可作，尚鑒時忱。

雜錄

《耆舊續聞》卷三 陳述古諸女亦多有文，有適李氏者，從其夫任晉寧軍判官。部使者以小雁屏求詩，李婦自作黃魯直小楷，題二絕於其上：「蓼淡蘆欹曲水通，幾雙容與對西風。扁舟阻向江鄉去，卻喜相逢一枕中。」「曲屏誰畫小瀟湘，雁落秋風蓼半黃。雲淡雨疎孤嶼遠，曾令清夢遶寒塘。」

韓維

論述

綜論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章藁·韓維》 器質方重，學亦醇正。知盡心性理之說，得道於內，則可以應物於外矣。

沈遘《舉韓維自代狀》 秘閣校理韓維，虛靜之性，本于自然，疏明之材，可以大任。臣之自揆，實所不如。

程頤《上韓持國執政書》 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才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頤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略】願丐雄文，以光窀穸，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

鮮于綽《韓維行狀》 公純明剛大，恭儉篤實，學問深博，究極道德性命之歸，持心不欺，終身無一妄語。貌莊而氣和，望之者知其爲盛德君子也。文章典麗溫雅，在王府掌兩宮箋奏，應用敏妙。英宗稱之曰：「記室之文甚善。」典司詞掖，紬繹信史，有古人之風。要其爲詔誥，務宣導上旨，盡訓敕之意，自爲責躬詔，四方迄今傳誦。知熙州王韶赴闕奏事，將領景思立敗績。韶還任，上表待罪，奏斬獲首級。公草批答曰：「方其敗時，卿適在朝，何嫌而上章引咎！勉綏新附之衆，毋以多殺爲功。」讀者竦然，知其爲王言。公兄康公入相，方齋宿郊壇，上遣使促召，必得公草詞，縉紳以爲榮。其爲詩句法謹嚴，平淡

清遠，有陶淵明、韋蘇州氣格。文集凡若干卷。公明達治體，論議侃侃，出入累朝，皆爲人主敬信。神宗以英明神武之資，勵精政治，思欲救弊起廢，以復先王之績。公首拔用，每進見，必勸上以休兵息民爲本，上欣然嘉納。常與公論天下事曰：「非卿，孰可與論此？」公謝曰：「臣文學幹用無以踰人，但以不二之心事陛下，進而陳於前，與退而語於家不有異也。」公雖未嘗任言責，而職事所及，朝廷大利害，知無不言，所上章奏甚多，論一事或至七八，聽與不聽，其詞不白不止。至危言鯁論，皆手自書，或焚其稿，雖親暱莫可得而知也。常曰：「言不激切，則不足究極事理，感悟人主。此古今諫者之常也。」至於面陳廷奏，讜言密議爲尤多。自以世荷國恩，雖去位，聞朝廷政令得失，憂喜每形於色。紹聖中，方在譴責，《謝表》常有「雖在畎畝，不敢忘忠」之語，公之志可知矣。公樂善嫉邪，出於天性，簡拔俊乂，援進忠良，所引多爲朝廷（闕）。聞人有才，汲汲如恐不及。其在政府，務在鎮壓浮競，善稱不容口。鄉里後進（闕）。取人以行義爲本，士人有爲不義者，亦必畏公知之。其居家俸賜，悉以均給宗族及故人子弟，周卹之甚厚。方閑退時，聚族數百口，置田數十頃，以爲義莊，撫孤幼尤力。致仕之日，家無餘財。嗚呼！自嘉祐以來，論天下名臣，世必稱公，然神考知公爲深而待公爲尤至，數欲用公矣，會朝廷更新法度，公所言復多異。及元祐初，起爲門下侍郎，宣仁聖烈太后、哲宗皇帝眷禮優異，公四朝舊德，以身任天下之重，庶幾行其所知，而在位不踰年遂去。蓋公以正直之姿，輔之以淵源之學，言不苟合，行不苟同，雖在人主前論事，可曰可，否曰否，未嘗稍自貶（闕）。而士大夫之賢不肖，不肯假借，蓋公不私其人，聞之者愧而不敢怒。而公用是亦齟齬於世，不得盡其施設，識者惜之。

《墨莊漫錄》卷六　韓維持國詩格甚奇，如《寄范德儒》云：「睥睨峰高迴過鴈，琵琶宵寂語流鶯。」《和兄康公罷相》云：「移病早休丞相筆，坐□猶着侍臣冠。」《和曾存之》云：「自愧效陶無好語，敢煩凌杜發新章。」皆佳句也，恨世少傳者。

沈晦《南陽集跋》　祀明堂加食邑，翰林學士蘇軾當制，有曰：「全德雅量，外爲師表；忠言嘉謀，入告帷幄。望其容貌，足以知朝廷之尊；聞其風采，足以立貪懦之志。」嗚呼！亦足以見其人矣。晦幼養於外家，逮事外祖，清夷剛正，高潔靜直，雖燕居不妄言笑，見者肅然。其操履施爲，常持天下之正。元祐人物清正剛直，必以司馬溫公、外祖爲稱首，搢紳士大夫聞其風者，攘袂意消，天下莫不仰其盛德。至於履道不苟合，守正不少屈，求退不願富貴，不肯撓毫髮以就功名，常以帝王之學弼人主，而以孔孟之道律後進，惜乎雖元祐間，不能久在政府。鄉先生鄒浩至完爲潁昌府教授，外祖時知潁昌，厚遇之。至完被召，外祖獨爲置酒，自說入仕以來出處去就大致，終席不及他事，自今服膺書紳，用爲行己法則。故其節操風概，頗似外祖。晦從道鄉先生游，親聞之。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韓）持國最能詩，世傳其「酴醾」絕句，他多稱是。

《老學庵筆記》卷三　張文潛言王中父詩喜用助語，自成一體。予按韓少師持國亦喜用之，如「酒成豈見甘而壞，花在須知色即空」，「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不盡良哉用，空令識者傷」，「用舍時焉耳，窮通命也歟」。

《艇齋詩話》　韓持國《過孔寧極處士山居》，又《與孔寧極別後懷寧極》二詩，極雍容簡遠。《過寧極》詩云：「驅車上橫隴，西奏龍陽道。青烟人幾家，綠野山四抱。鳥啼春意闌，林變夏陰蚤。知近先生廬，民風故淳好。」《別後》詩云：「雨滴庵上茅，風亂窗外竹。繁聲夜入耳，欲寐不得熟。永懷歸田客，石徑滑馬足。連山暗秋霧，一鐙何處宿。」

韓元吉《高祖宮師文編序》　公自少喜爲詩，然見子弟傳錄，輒毀去，曰：「士大夫當以行義爲先，是何足成名？吾以自適爾。」【略】嗚呼！公固不以文自名者，其在家庭，誨子弟，每以西漢爲宗，故其筆力雄健，尤爲南豐兄弟所推。曾舍人既葬，必得公之文碑於道，而豫章黃太史自言因公詩得用事法。豈道德之蘊於內者深，其發於文詞者皆餘事哉？

《圍爐詩話》卷五　宋人好句有可入六朝、三唐者，何可沒之？五言如【略】韓維云：「青煙人幾家，綠野山四抱。」

《宋詩鈔・南陽集鈔序》　維同時唱和者爲聖俞、永叔。其深遠不及聖俞，溫潤不及永叔，然古淡疏暢，故足爲兩宋之鼓吹也。《酴醾》絕句，在集中不足數，而世盛稱之，古今豈有定論哉。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韓維》　桐木韓家翰墨香，酴醾浪說冠詞場。綠樽紅雨芳菲節，又濕春衫賦海棠。

分論

《求直言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桑林之禱，此其餘風。

《國子博士种諤可左藏庫副使殿中丞种諗可洛苑副使制》《(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簡潔明當。

《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都大發運使右諫議大夫馬仲甫可依前右諫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高陽關路都總管兼安撫使兼知瀛州軍州事管內勸農使制》《(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字字修潔。

《西京左藏庫副使帶御器械李元方可莊宅副使制》《(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語自蒼勁。

《乞詢問講讀臣寮狀》《(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敷陳明練，指趣瞭然。

《海棠》《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八：苕溪漁隱曰：鄭谷《海棠》詩云：「穠麗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前輩以謂此二句說盡海棠好處。今持國「柔艷着雨更相宜」之句，乃用鄭谷語也。

《雪詩》《困學紀聞》卷一八：「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齊民暖，恨不偏于宿麥深。」雪詩無出晏元獻、韓持國之右。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四引《王直方詩話》韓持國有云：「青煙人幾家，綠野山四合。」當時無不傳誦。

《胡擣練令》《蕙風詞話》卷二：詞境以深靜爲至。韓持國《胡擣練令》過拍云：「燕子漸歸春悄，簾幕垂清曉。」境至靜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淺而見深。蓋寫景與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寫景而情在其中。此等境界，唯北宋人詞往往有之。持國此二句，尤妙在一「漸」字。

傳記

《宋史》卷三一五《韓維傳》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方(韓)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父沒後，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于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修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略】以祕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潁王，維皆爲記室參軍。王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聞維引疾請郡，上章留之。【略】左右史闕，英宗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者。」帝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維對，遂同修起居注、侍邇英講。【略】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略】潁王爲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即位，【略】除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王陶彈宰相韓琦爲跋扈，罷爲翰林學士。維言：「中丞之言是，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安得止罷臺職？今爲學士，是遷也。」參知政事吳奎論陶事，出知青州。維言進退大臣，不當如是。詔遷奎官，維又言：「執政罷免，則爲降黜；今復遷官，則爲褒進。二者理難並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學士何以異？」章上，奎還就職。維援前言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略】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之。安石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始分置八廂決輕刑，轂下清肅。時吳充爲三司使，帝曰：「維、充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充羣牧使。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毋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安石益惡之。【略】遂出知襄州，改許州。七年二月，召爲學士承旨。【略】王安石罷相，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曾鞏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維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宮。【略】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略】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成都轉運判官蔡曮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執政欲廢王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略】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乃還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爲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坐元祐黨，降左朝散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哲宗覽奏惻然，許之。元符元年，以幸睿成宮，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悉追復舊官。

鮮于綽《韓維行狀》（殘）（存目）

《東都事略》卷五八《韓維傳》（存目）

紀事

韓維《和子華許昌道中詩有隱逸之思》 悲風中夜興，寒氣入我室。頹然攬衣坐，中懷百憂溢。我生乏壯圖，少小事刀筆。窺古得微尚，趨時寡良術。野性不受羈，塵事憂見桎。況茲罹大艱，哀號重衰疾。生意且蕭瑟，何必慕祿秩。風俗日以惡，險詐路百出。素昧防閑術，睹此實怖慄。安能徇時好，嘵嘵喪天質。所賴子華兄，志尚古人匹。新詩來聯翩，意韻時高逸。中晝歸休計，羅列甚詳密。雅懷蕭灑心，期言倘能必。便當奉几杖，相與安蓬蓽。薄田能力耕，歲計猶不失。結廬守松楸，築圃藝柿栗。鷄豚燕嘉辰，魚釣樂暇日。讀書取知道，白首窮經一。甘從野儒事，庶保幽人吉。咄哉軒冕徒，校此孰勞佚。

又《答歐陽通直以予年八十見寄》 人生七十古云稀，況得行年又十期。奕世未嘗欺暗室，全身又喜遇明時。消磨舊業憑黃卷，斷送餘光近玉巵。佳句祝延誠厚意，不忘交戒是吾師。

又《知襄州謝表》 抗章引疾，敢貪侍從之華；剖竹推恩，尚玷藩宣之重。臣【略】出逢聖運之光亨，逮預禁塗之掄選。不違素學，入侍清光。雖叨榮寵之踰涯，蔑著論思之微效。屢嬰疹薾，尤迫衰遲。繼陳危切之誠，仰瀆高明之鑒。俾從所欲，仍示寬恩。易秘殿之華資，付優閑之善地。

又《知許州謝表》 臣幼雖業儒，愚不涉道。徒以樸忠而自信，固無文采之足稱。遭逢聖時，蒙被天寵。先皇御極，擢參鵷鷺之行；盛德繼明，預遘風雲之會。洊更器使，浸荷上知。亦思自奮于懦衰，庶或有裨于至治。而臣才能瑣陋，論議淺疏。訖無圖報之微勞，常幸偷安于外補。抗章有請，俞旨輒隨。矧是鄉邦，素稱名郡。一門之內，弟兄迭換于麾符，數歲之間，朋舊交歡于閭里。省先人之墳壠，見前日之吏民。榮極知慚，感深積懼。

又《知汝州乞致仕又表》 臣束脩受書，結髮從事。荷四朝之眄睞，偕三俊之選掄。雖其智不足以察微彰，才不足以通經變，蒙榮冒寵，躐等超羣，入叨鼎飪之司，出總藩宣之寄。卒無塵路，仰謝生成。而臣犬馬之齒日侵，蒲柳之姿耄及。方其壯歲，猶不如人，迨此暮齡，未知稅駕。耽味豐祿，強顏右班，靦然自羞，退而後已。

又《知潁昌府謝表》 臣生匪良能，才非遠用。晚承聖獎，擢預政機。自詒瘝曠之羞，獲處安閑之地。筋駑肉緩，臣自知其無庸；漏盡鐘鳴，人已譏其不止。低回末路，黽勉素心。方需滿歲之期，復上引年之請，敢圖優渥，遽及衰殘。榮兼三組之華，寄重連城之任。

又《謝免均州居住表》 三省同奉聖旨，以臣年八十一歲，特免均州居住。負罪之臣，方懷于震惕；好生之德，遽軫于衰殘。【略】先帝貸其狂愚，屢加保護；陛下憐其勤舊，首預甄收。賦命屯奇，操心迂拙。蒙舉朝之謗逮，條當世之便宜。獨貢謝章，實乖尋式。緣久從于疏外，至有闕于講求。敢怠肅恭，自干誅殛。仰繄聖度，特屈明刑，止降冗員，仍遷善地。扶槁骸而祗後，冒敵暑以纏身。撫己自憐，籲天無所。復頒詔旨，許復里居。招驚魂于散亡，尚迷歸路；顧舊廬而錯愕，恍若異身。

沈晦《南陽集跋》 幸汾陰日，見一羊自擲于道左，怪問之，左右對尚食殺其羔。眞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因奏言：「此特眞宗小善耳。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且眞宗自澶淵卻敵之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于此。外人皆言陛下仁孝出于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輒違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晦，韓出也，外祖宮師在講筵時，其傳經啓沃，因事輔導，大概如此。【略】外氏自忠憲公仁宗時參大政，德業光顯，門始大。娶王文正公女，生八子，當時以爲皆經緯才，故名其里曰「高陽」。第三子絳康公，謚獻肅，相仁宗皇帝。其第六子縝楚公，謚莊敏，相哲宗皇帝。外祖第五，歷事四朝，致身二府，以直道正論，訖不相，而名德冠天下，《行狀》所紀，十不得一二。忠憲公訓飭子弟甚力，重以外祖方嚴清介，諸房化之，子姪皆表表自立，故本朝有家法者，推韓氏云。

《能改齋漫錄》卷六 韓持國《謝邵堯夫九日遠寄新酒》詩云：「有客忽傳龍阪至，開樽如對馬軍嘗。」自注云：「錦屏山題名，有記河南府使馬軍送新酒。余乃知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八 《潘子眞詩話》云：韓子華自相府以病乞補外，出鎮北門。韓持國時以論事不當罷，猶帶職名，以詩寄其兄，有「移病暫

休丞相府，坐謾猶着侍臣冠」之句。「移病」謂移書言病，見《楊敞傳》；「坐謾免」，見《孝武功臣表》。謾，誑也。

又卷四七 《王直方詩話》云：酴醾，本酒名也，世以其開花顏色似之，故以取名。【略】韓持國絕句云：「平生爲愛此香濃，仰面嘗迎落絮風。長恐春歸有遺恨，典刑猶在酒杯中。」

《石林詩話》卷上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流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家所有，廳後小亭僅丈餘，舊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時，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老猶能言之。余嘗于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雨溼衣。」尚可想見當時氣味。韓忠憲公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兩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柔艷著雨更相宜。」漫其後句。曾存之家池中島上亦有海棠十許株，余爲守時，歲亦與王幼安諸人席地屢飲，然此公勝處，不能繼也。

《過庭錄》 孔收寧極，有道之士也，視文正爲友婿，與忠宣、持國遊。持國守許，孔居郊，常具車馬邀致郡治之養眞庵，同衾促膝，快論人間事，久而復歸。一夕大雨，孔告還，持國獨寢庵中，有詩寄云：「雨滴庵上茅，風亂窗前竹。繁聲互入耳，欲寐不得熟。緬懷田舍翁，石逕滑馬足。連山暗秋燈，一路何處宿。」

又 右丞（范純禮）居許，太守韓持國秋日於郡圃會景亭置宴張樂，會諸郡公，程正叔及右丞以故不至。持國以詩寄云：「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舊樂，綠罇紅妓對西曛。」

著錄

沈晦《南陽集跋》 宣和六年，晦赴省試，間至西京謁留臺舅氏宗質，問外祖遺事，因出鮮于綽所作《行狀》。晦怪其脫略，且語迮不得騁，舅氏以有所畏避告。因求外祖文集，欲加論次，而文字舛駁，不可是正。方欲問諸家以綴輯成書，俄金賊犯闕，外家殲於潁昌，羣從散亡，書籍灰燼，雖鮮于綽《行狀》亦不復見。自渡江來，中州衣冠氏族寥落，東南士人不知外祖風烈，每以恨恨。今年表姪孫元龍復得此本于何人家，遠寄桂林。晦幼失所恃，不勝凱風寒泉之思，欲效古人爲外祖作家傳，或墓表、銘誌，皆不敢，因取《行狀》錄木流傳，增入外祖諸子及女名位紀次，以足其闕文，後之君子得以考焉。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韓持國詩》三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韓持國《南陽集》。 又：《韓持國奏議》。

韓元吉《高祖宮師文編序》 高祖宮師文編僅三十卷，皆兵火所輯，非舊本也。【略】中興四十年，元祐大臣往往得謚，子孫亦莫敢請也。獨鮮于大受所爲行狀猶在，用列於篇首。某逮事曾叔祖留司御史（韓宗質）。時王、蔡方張，有所畏避，凡家集手自鐍之，無得觀者，故公之論新法、觸時禁之言，皆不傳於外，而所傳奏議十不四五也。南渡流離，集藁遂逸，訪于四方，莫克盡獲，惟詩尚多，而內制特少。至其他文，如與蘇子美書、誌程伯淳墓，士大夫雖知有之，無復見也。【略】小子不佞，無以紹君子之澤，獨其文編負笈而藏，欲俟備而傳焉，懼有河清之歎，因裒而刊之東陽郡齋。夫自涯而觀於瀾，歷階而望於奧，亦足以知其大略矣。異日求於好事之家，繼有得者，尚將附益云。淳熙元年十月，玄孫具位某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南陽集》二十卷，門下侍郎潁昌韓維持國撰。封南陽郡公，故以名集。沈晦元用，其外孫也。卷首載鮮于綽所述《行狀》，而晦跋其後。南澗元吉無咎，其四世孫。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南陽集》二十卷。

又卷二四四 《韓持國詩》三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韓維《南陽集》三十卷。 又《潁邸記室集》一卷。 《奏議》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韓維《南陽集》一部十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韓維《南陽集》十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韓維《南陽集》二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韓持國《南陽集》十冊，三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南陽集》十冊，全。【略】凡三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韓維《南陽集》五冊。陳景雲注：「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南陽集》三十卷附錄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略】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二十卷，稱後有其外孫沈晦跋，前有鮮于綽所

撰《行狀》。此本凡詩十四卷，內制一卷，外制三卷，王邸記室二卷，奏議五卷，表章、雜文、碑志各一卷，手簡、歌詞共一卷，附錄一卷，較陳氏所載多十卷。疑陳氏譌三十爲二十。鮮于綽所撰《行狀》，今與沈晦跋并刻卷末，亦與陳氏所說不同。然目錄仍以行狀列卷首，則傳寫者誤移之也。【略】其集刊版久佚，藏書家轉相繕錄，訛脫頗多，第三十卷與附錄一卷尤顛舛參差，幾不可讀。蓋沈晦作跋之時，已云文字舛駁，不可是正。今流傳又四五百載，其愈謬也固宜矣。謹考定其可知者，其原闕字句無可校補，則姑仍其舊焉。

《繡谷亭薰習錄》《南陽集》三十卷，宋門下侍郎韓維持國著。【略】吳中有宋槧本，闕軼略同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五　《南陽集》三十卷，舊鈔本。

《儀顧堂題跋》卷一〇《南陽集跋》　舊鈔本，每葉（二十）（十二）行，行十八字。後有紹興十年沈晦跋。凡遇皇帝及陛下、先帝、太皇太后等字或提行，或空格，當從宋本傳鈔者。【略】卷二十九有《程伯淳墓誌》，注云「淳熙四年續得於蜀」。蓋版刊於元年，墓誌得於四年，故云「續得」，可爲東陽刊本之證。沈晦爲維之外甥，據跋僅以韓元龍所得本刊鮮于大受所撰行狀，集則未刊也。越三十年，而元吉始刊於東陽。此當出於東陽刊本，特缺元吉序耳。《提要》云第三十卷與附錄一卷尤多舛，今卷二十九、卷三十及附錄，或上截有字、下截無字，或下截有字、上截無字，或以歌詞雜於他人祭文之下，或以書札雜於詔誥之後，當由所據之本模印在後，版多爛亂，裝訂時又有錯簡，非沈晦所云不能是正者也。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爲王邸記室，卷二十有錄無書，祇存十九、第二十一兩卷，《提要》云「二卷」，蓋除缺卷而言之耳。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南陽集》三十卷附錄一卷，舊鈔本。【略】凡詩十四卷，內外制四卷，王邸記室三卷，中闕一卷，奏議五卷，表章、雜文、碑誌三卷，手簡、歌詞一卷，附錄一卷。馬氏《文獻通考》題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卷，陳氏《書錄》因其所官之地而作潁昌人，皆誤也。此舊鈔本，凡遇皇帝及陛下、先帝、太皇太后或提行，或空格，猶有宋刊舊式，疑從東陽本而出。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南陽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宋韓維撰。略有鈔本。　振綺堂有鈔本。　《繡谷亭書錄》云中多缺文，吳中有宋槧本，缺軼略同。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南陽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四冊，宋韓維撰，舊鈔本。

張師正

論述

《玉壺清話》卷五　文瑩丙午歲訪辰帥張不疑師正，時不疑方五十，齒已疏搖，咀嚼頗艱。後熙寧丁巳，不疑帥鼎，復見招，爲武陵之游。凡巨臠大胾，利若刀截，已六十二矣。【略】不疑晚學益深，經史沿革，講摩縱橫，文章詩歌，舉筆則就。著《括異志》數萬言，《倦遊錄》八卷。觀其餘蘊，尚盤錯於胸中。與余武陵之別，慨然口占二詩云：「憶昔荆州屢過從，當時心已慕冥鴻。渚宮禪伯唐齊己，淮甸詩豪宋惠崇。老格疏閒松倚澗，清談蕭灑坐生風。史官若覓高僧事，莫把名參伎術中。」又云：「碧嶂孤雲冉冉歸，解攜情緒異常時。餘生歲月能多少，此別應難約後期。」風義見於詩焉。

《臨漢隱居詩話》　近世有張師正，本進士及第，換武爲遙郡防禦使，亦能詩。有《昇平詞》云：「舊將封侯盡，降王賜姓歸。」又有「蝸角功名時不與，澗松材幹老甘休」，「分鹿是非皆委夢，落花貴賤不由人」。他句皆類此。

《倦遊雜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倦游雜錄》八卷【略】。序言：「倦游」云者，仕不得志，聊書平生見聞，將以信于世也。自以非史官，雖書善惡，而不敢褒貶。

紀事

王安石《儀鸞使英州刺史張師正落刺史依舊儀鸞使制》　敕某：人道貴謙而以異爲利者，武人之正也。朕以爾才諝爲能治邊，故超進使號，又擇令名之州，使爾刺焉。而共其舊服，當知竭力報稱所蒙。而乃解望鄙爭，果於慢上，

自干邦法，以致人言。稍褫前恩，尚附輕典，往其修省，思補厥愆。可。

《東軒筆錄》卷一一 英宗即位，赦天下，凡內外將校廂軍皆加恩。是時荆南所給縑帛，皆敗惡不堪，既陳於庭下，軍士睨之失色，揚言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給我！」自旦至午，不肯受賜，而偶語紛紛不已。轉運使劉述大懼，不知所爲，居民往往奔出城外，且言變起矣。是時張師正爲州鈐轄，馳入軍資庫，呼將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無預備，今帑中所有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爲也？必欲反，則非殺我不可。」遂擲劍於庭下，披胸示之，羣校茫然自失，遽聲喏，受賜而去。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〇 嘉祐四年九月戊申，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李師中言：「知邕州蕭注欲伐交趾，知宜州張師正欲取安化軍。恐遠人聞之不自安，請戒注等毋得爲邊生事。」從之。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倦游雜錄》八卷，右皇朝元豐初張師正撰。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倦遊錄》。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張師正《志怪集》五卷，又《倦游雜錄》十二卷、《括異志》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張師正《倦遊雜錄》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張師正《倦遊雜錄》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 《倦遊雜錄》八卷，張師正。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括異志》十卷，右皇朝張師正撰。師正擢甲科，得太常博士。後遊宦四十年，不得志，於是推變怪之理，參見聞之異，得二百五十篇，魏泰爲之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括異志》十卷、《後志》十卷，襄國張師正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四 《括異志》十卷，內府藏本，舊本題宋張師正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七 《括異志》十卷，舊鈔本，題襄國張師正纂。此書惟見陳氏《書錄》，尚有《後志》十卷，惜無之。所記皆北宋名臣異事。

雜錄

《麈史》卷下 張師正《倦遊錄》說：「穎上常夷甫處士自經而卒。」王萃樂道奉議，穎人也，從學於常，具道處士得病而卒。師正進士及第，後換西班，官至諸司使、守郡，亦有才。此《倦遊》乃湘、漢間士人所爲，託名以行。

王銍《跋范仲允墓誌》 近時襄陽魏泰者場屋不得志，喜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游錄》，盡假名武人張師正。

文同

論述

綜論

司馬光《與文同小簡》 某再啓。特承寵惠詩序石刻，渺然想見與可襟韻游處之狀，高遠瀟灑，如晴雲秋月，塵埃所不能到。某所以心服者，非特詞翰之美而已也。

蘇軾《與文與可》 中前桑榆之詞，極爲工妙，尋曾有書道此，卻是此書不達耶？老兄詩筆，當今少儷，惟劣弟或可以彷彿。墨竹即未敢云爾，呵呵。佳墨比望老兄分惠，反蒙來索，大好禪機，何處學得來？大軸揮灑必已了，專令人候請。切告。烏絲欄兩卷稍暇便寫去。

又 寄示碑刻，作語古妙，非世俗所能彷彿。長句偈尤奇，非獨文字甘降，便當北面參問也。又：《黃樓賦》如已了，望付去人，如未，幸留意，留意！

又　寄惠六言小集，古人之作，今世未省。見老兄別後，道德文章日進，追配作者。而劣弟懶墮日退，卒爲庸人，他日何以見左右，慚悚而已。所要拙文，實未有以應命，又見兄之作，但欲焚筆硯耳，何敢自露。兄淹外既久，雖與時闊疏，而公議卓然，當遂踐清近也。

又《書文與可超然臺賦後》　余友文與可，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

又《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仇池筆記》卷上　（余）昔對歐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爾。」

蘇轍《鮮于子駿諫議哀辭》　晚節爲楚詞，得古之遺思，其文與蜀郡文與可相上下。與可沒將十年，而子駿亡，蜀人皆悲思之。

《冷齋夜話》卷一　東坡嘗對歐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與可拾得耳。」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絕。《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鉤淺曲，腳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文與可）以文學名，操韻高潔，畫筆尤妙。

《石林詩話》卷中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爲中表兄弟，相厚。爲人靖深，超然不攖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誚，同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爲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爲知言。

家誠之《丹淵集跋》　人知愛湖州之畫，而不知愛其文；非文有不工於其畫也，人之所見之不至也。且畫之奇怪，本出於文章之餘；而文之高古，又出于其人之胸懷本趣，是豈有兩法哉？湖州之文一出，東坡兄弟皆敬而愛之。前輩大老，如文潞公亦爲之延譽，司馬溫公則至于心服，趙清獻公則至于歎服，荆公、蜀公又皆形之歌詠，湖州之爲人可知矣。湖州三仕於邛，筆墨遺跡甚多。後一百三十年，誠之被命守邛，凡故舊之相屬者，必湖州墨竹是求，而不及其文焉，則知湖州文者能幾哉！東坡嘗贊其墨竹曰：「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又贊其飛白曰：「始予見其詩與文，又見其行草篆隸，以爲止此矣；復見其飛白，則予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然則自當時知之者已寡，況後世乎？慶元元年五月既望，曲沃家誠之跋。

《容齋四筆》卷一一　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騷，又表出「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常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曰【略】。其語意采入騷人閫域。又有《王昭君》三絕句云【略】。令人讀之，縹縹然感慨無已也。

方岳《與趙端明書》　本朝文與可妙楚辭，當無遜於陳、黃、張、晁矣。惟其託於畫，故畫足以揜其文。

《宋史》卷四四三《文同傳》　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曰：「與可襟韻灑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司馬光、蘇軾尤敬重之。

《升菴詩話》卷一　坡公亟稱文與可之詩，而世罕傳。《丹淵集》余家有之，其五言律有韋蘇州、孟襄陽之風，信坡公不虛賞也。今錄其數首於此。《詠閑樂》云：「晝睡欲過午，好風吹竹床。溪雲生薄暮，山雨送微涼。粉裊衣裳潤，蘭薰枕席香。歸來閑且樂，多謝墨君堂。」《過友人谿居》云：「籬巷隔菰蒲，閑扉掩自娛。水蟲行插岸，林鳥過提壺。白浪搖秋艇，青烟蓋晚廚。主人誇野飯，爲我煮秋鱸。」《晚次江上》云：「宛轉下江岸，霜風繞人衣。翩翩渚鴻壓，閃閃林鴉歸。前壑已重霧，遠峰猶落暉。孤舟欲何向，擘浪去如飛。」《玉峰園避暑值雨》云：「南園避中伏，意適晚忘歸。牆外谷雲起，簷前山雨飛。興饒思秉燭，坐久欲添衣。爲愛東岩下，泉聲通翠微。」《極寒》云：「燈火宜多炒，圖書稱夜長。簾鉤掛新月，窗紙漏飛霜。酒醴慙孤宦，氈裘逐異鄉。誰知舊山下，梅艷滿東牆。」《江上主人》云：「客路逢江國，人家占畫圖。青林隨遠岸，白水滿平湖。魚小猶論尺，鷗輕欲問銖。何時遂休去，來此伴潛夫。」《詠梨花》云：「素質靜相依，清香暖更飛。笑從風外歇，啼向雨中歸。江令歌瓊樹，甄妃夢玉衣。畫堂明月地，常此惜芳菲。」《詠杏花》云：「仙杏一番新，妖嬈洗露晨。待粧嫌粉重，欲點要酥勻。月淡斜分影，池清倒寫眞。君須憐舊物，曾伴曲江春。」此八詩置之開元諸公集中，殆不可別。今曰宋無詩，豈其然乎？

潘是仁《文與可詩集序》 文同字與可，梓州人也。元豐間知湖州軍州事。其詩文與眉山大蘇相爲頡頏。平生才藝，觀坡公所跋，可謂詳且盡矣。及覽所作詩，誠出諸藝上，古人試而後答如此。然非與坡公友善，其聲價當不至此，都不以聞望爲憑。于《丹淵集》中識與可者世曾幾人？可慨也夫！

錢允治《吳郡重刊文湖州丹淵集序》 文湖州高文健筆，虎視西州，與眉山蘇氏並轡聯鑣，接軫中原，若無能當其魚麗鸛鵝。而在當時，秖知其畫竹，於詩文莫有好者，見於大蘇跋語，何況吳、蜀萬里，寥寥四百餘年之久乎！【略】不佞鄙陋粗俗，豈足以窺先生萬一？近得借觀疾覽，具見天才逸格，翩翩欲仙，閎議曠識，侃侃不阿。詩律清新，興高寄遠，大都出入杜陵；文體煥爛，句琢字煉，不無踪跡昌黎。皆不苟下筆，而心能運腕，腕能應心，如其畫也者。於宋體，其超然獨詣者歟，詎可以畫竹一藝掩其高哉！宜乎虎視西州，與蘇氏並馳也。

蒲以懌《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序》 於稽其題曰《丹淵集》，說者謂是集也，似冰甌浩露，又似碧霄朱霞，其思淵霈，其文丹彩，以此爲「丹淵」之象。余切不謂然。以文徵文，綺羅人語耳，以行徵文，滔黃絹，流赤虹，一一發丈夫之氣。試觀先生翩翩附青雲於宋皇祐、熙寧間，身依雲舍，厭承明而棲外郡，乃設施奏對，復能安疆撫衆，以蘄報稱朝家，德誼經綸已足瑞映千秋。故時出之爲文章，而西崑、徐庾宮商迭奏，如珠玉藏於淵，方折圓折，靡不波而成瀾；如赤水出崑崙，而浮而爲氣，蒸而爲霞，皆呈五色。噫！此其爲丹淵源乎？【略】時萬曆壬子歲孟冬月吉，知鹽亭縣事楚永蒲以懌撰。

《載酒園詩話·文同》 詩至慶曆後，惟畏俚俗。文與可獨能修飾，不爲亂頭粗服之容。（黃白山評：與可詩文名《丹淵集》，詩殊平平，文特奇崛，可與唐皇甫湜並驅。宋人乃不甚稱之，非特爲畫所掩，亦以當時歐、蘇主盟，文尚平易，奇崛一種，遂無復置喙耳。）

又 （文同）致語之妙者，如「百蟲促夜去，一雁領寒起」，「歸鳥亂飛葉，暮雲凝遠山」，「暖蟲垂到地，晴鳥語多時」。《運判南園瞻民閣》：「萬嶺逼雲秋色裏，一峰擎雪夕陽中。」《漢州王氏林亭》：「惜去更觀曾畫壁，記來重注舊題名。」《梅花》：「破萼未深聊敵雪，收香不密任隨風。」俱清麗可喜。又《極寒》曰：「燈火宜多杪，圖書稱夜長。簾鈎掛新月，窗紙漏飛霜。酒醴慚孤宦，氈裘逐異鄉。誰知舊山下，梅艷滿東牆？」《夜思寄蘇子平》曰：「亂竹敲松遠，高齋過雨涼。檢書防落燼，下幕恐遺香。好月娟娟上，輕雷冉冉長。端令阻佳客，不得共清觴。」《和何靖山人海棠》曰：「爲愛香苞照地紅，倚欄終日對芳叢。夜深忽憶高枝好，把酒更來明月中。」尤清越也。

《宋詩鈔·丹淵集鈔序》 其詩清蒼蕭散，無俗學補綴氣，有孟襄陽、韋蘇州之致。與東坡中表，每切規戒，蘇門亦嚴重之，不與秦、張輩列。《送蘇倅杭》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蘇不能聽也，世以爲知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文）同未第時，即以文章受知文彥博。其詩如「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諸篇，亦盛爲蘇軾所推。特以墨竹流傳，遂爲畫掩，故世人不甚稱之。然馳驟於蘇、陳、晁、張之間，未嘗不頡頏上下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文）同以畫竹著名，文章遂爲畫所掩。核其全集，馳驅於黃、陳、晁、張之間，如驂之靳也。

《石洲詩話》卷三 文湖州詩，氣韻不俗，比之蘇、黃諸公，覺未能深造耳。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文同》 先生笑取襪材良，萬尺寒梢月影長。苦口戒言天下事，此君說法劇清涼。

《絜齋詩談·宋詩鈔》 文與可詩，平曠中具高古簡穆之趣，大佳。

《問花樓詩話》卷二 「晝睡欲過午，好風吹竹床。溪雲生薄暮，山雨送微涼。」文與可睡起句也。其《過友人谿居》、《晚次江上》諸作，有韋蘇州、孟襄陽之風。

林思進《論蜀詩絕句·文同》 燒筍篔簹韻事宜，點塵不到想襟期。橫湖十里荷花水，盡是洋州畫裏詩。

毛瀚豐《論蜀詩絕句》 丹淵三絕幾人知，韋柳門庭勝《楚辭》。預識烏臺規過早，西湖雖好莫吟詩。

分論

《超然臺賦》 蘇軾《書文與可超然臺賦後》：其爲《超然》辭，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其《遠游》、《大人》之流乎？熙寧九年四月六日。

《鷺鷥》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洪覺範嘗記文與可《鷺鷥》詩云：「頸細銀鉤淺曲，腳高碧玉深翹。沙上衆禽同立，有誰似汝風標。」然予又嘗見一

首云：「避雨竹間點點，迎風柳下翩翩。靜依寒蓼如畫，獨立晴沙可憐。」亦佳作也。《娛書堂詩話》卷上：《冷齋夜話》稱文與可詩精絕。《鷺鷥》云：「頸細銀鉤淺曲，腳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爾風標。」予閱與可詩，復有云：「避雨竹間點點，迎風柳下翩翩。靜依寒蓼如畫，獨立晴沙可憐。」尤清拔可喜。

《**朱櫻歌**》《詞品》卷二：靺鞨，國名，古肅愼地也。其地產寶石，大如巨栗，中國謂之靺鞨。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籞朱櫻斑若纈。【略】葛魯卿《西江月》詞云：「靺鞨斜紅帶柳，琉璃漲綠平橋。【略】」二公詩詞皆用靺鞨事，人罕知者，故詳疏之。

《**起夜來**》《載酒園詩話・文同》：《起夜來》曰：「曉窗明綠紗，蜀錦壓春卧。橫腮琥珀冷，驚起新夢破。玲瓏轉條脫，縹緲梳倭墮。高軸響銀床，時誤君車過。」風流秀出，眞如珠玉在瓦礫也。

《**織婦怨**》《載酒園詩話・文同》：又《織婦怨》曰：「擲梭兩手倦，踏籥雙足趼。三日不住織，一疋纔可剪。」【略】敘得絮絮縷縷，較長吉「合浦無明珠」，勁渾不如，悽惋殆不能讓。

《**秦王卷衣篇**》蘇軾《書曇秀詩》：予昔對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後三年，秀來惠州，見予，偶記此事。《東目館詩見》卷四：文洋州《秦王卷衣篇》云：「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只襲「羞花」兩字耳，坡公極稱之，歐公且言「世間自有此句，與可拾得」云云，在所不解。《龍性堂詩話續集》：文與可「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坡公最激賞之。兩語麗而韻，比長吉「下階自折櫻桃花」較妙。【略】其麗緻絕倫，宋詩所少也。

《**前溪獨游**》《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天眞流暢，不須慘淡經營。

傳記

范百祿《文公墓誌銘》：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尙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文公以疾卒於陳州之賓館，享年六十有二。其孤朝光奉其柩以歸，以元祐九年二月五日葬于梓州永泰縣新興鄉新興里。【略】公諱同，字與可。其先文翁，廬江人，爲蜀守，子孫因家焉。至立，徙巴之臨江，學譙周，門人推爲顏子。其後又徙梓州永泰之新興鄉新興里。曾祖彥明、祖廷蘊、考昌翰皆儒服不仕，考公以公贈尙書都官郎中。妣李氏，仁壽縣太君。公幼志於學，不羣，鄉人異之。都官公嘗誨之曰：「吾世爲德，汝其起家乎！將高吾門，於吾廬之東偏以待汝，宜勉之！」公時年十三，俛而對曰：「謹奉敎。」自是晝悉力家事，夕常讀書達旦，遂博通經史諸子，無所不究，未冠能文。慶曆中，今太師潞公守成都，譽公所贄文，以示府學，學者一時稱慕之。再舉鄉書第一。皇祐元年登科第五，調邛州軍事判官，更攝蒲江、大邑。繩治豪放，或辨折欺僞，然後敦學政，勸邑之子弟，召其長者與語名敎，使歸諭里人。再調靜難軍節度判官，秩滿改太常丞。嘉祐四年召試館職，判尙書職方兼編校史館書籍。以親老，請通判邛州。未幾，丁都官憂，服除歸館，又以親老，請通判漢州，遷太常博士。明堂覃恩，遷尙書祠部員外郎，賜五品服，知普州。丁仁壽憂，服除，熙寧三年知太常禮院兼編修大宗正司條貫。時執政欲興事功，多所更釐創造，附麗者衆，根排異論，公獨遠之。及與陳薦等議宗室襲封事，執據典禮，坐非是，奪一官，再請鄉郡，以太常博士知陵州。【略】知興元府。漢中沃腴，俗饒財寡文，未有第進士者。公先治庠序，擇行藝之秀者使掌之，風諭境內，使民遣子弟就學，暇日躬往閱視而誨導之，於是風俗浸改，向學爲多。【略】既復舊秩，歷度支、司封員外郎，徙知洋州。【略】代還，判登聞鼓院。數月，乞郡東南，除知湖州。神宗召見延問，公條對有緒，建言二事。【略】公資廉方，家居不問資產。所至尤恤民事，民有不便，如己納之阱中，必爲出之而後已。退而齋居一室，書史圖畫，羅列左右，彈琴著文，寒暑不廢。事親孝，未嘗違去晨暮，恬於遠官，以便甘旨者十有餘年。不趣時好，不避權仇，修其在己，而不求其在人者，安義與命，蓋超然自得。平居以言誨諸子而自踐之者，其大旨如此。故凡與之遊，皆名節文行之士顯用於今者，而公獨不與焉，命也夫！司馬溫公常遺書曰：「與可襟韻瀟灑，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光心服者非特詞翰而已。」公博學，雖星經、地理、方藥、音律靡不究，古篆行草皆能精之。好水石松竹，每佳賞幽趣，樂而忘返，發於逸思，形於筆妙，模寫四物，頗臻其極，士大夫多寶之。其歿於宛丘也，梁洋之民悲思焉。【略】銘曰：蹈直方而不詘兮不負其君，樂吾土而徜徉兮不遺其親。處單邊而懷國兮，恤一物之不伸。琢至寶而不售兮，韞吾櫝而晦珍。今有否而膠戾兮，誠激烈而讜陳。善則擇于太上

兮，不忘于梁、洋之民。芻豢牢禮之不吾嗜兮，甘吾之芹。黼黻貂冠之不吾好兮，服吾之文。道渺莽兮東南游，漠然命兮逝宛丘。魂萬里兮返故州，從先壟兮植新楸。垂令名其不朽兮，蓋不特王褒，相如之儔。

《東都事略》卷一一五《文同傳》（存目）

家誠之《石室先生年譜》（存目）

《宋史》卷四四三《文同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文同《遣興三首》（選一） 少小事編簡，淵源極沿洄。不自測其深，津涯信悠哉。既長務修省，日以德義培。一簣敢中畫，期之至崔巍。振纓仕明庭，鴛鷺忝游陪。蹇修無嗣者，誰可吾與媒。吐艷落晚春，蔫然抱柘荄。因人寔自耻，寂寞余敢哀。何當清泠泉，襟裾濯氛埃。故山有松菊，待賦《歸去來》。

又《將赴洋州書東谷舊隱》 一從入仕路，行步每踣踧。所畏惟簡書，其甘者藜菽。中間何大幸，致身在天祿。無狀陪俊游，俯首常自恧。連章乞外補，得郡悉鄉曲。雖名二千石，敢自辭碌碌。朝廷設新法，布作天下福。或慮多垢玩，訓戒稍嚴肅。刺史當是時，能不爲驅督。行之以中道，勉副議者欲。刻薄素所憎，忍復用刑獄。進身豈不願，實懼有陰戮。昨從漢中歸，于此度炎燠。親朋日相會，分義愈敦篤。便欲從之游，投簪解朝服。退自數年計，伏臘殊未足。還當武康去，就養若鷄鶩。貧雖士之常，于我何迫蹙。簞瓢若自具，尚可繼前躅。奈何食口衆，不比回也獨。東方千餘騎，導從催我速。行復登長途，貌展心甚縮。淵明豈俗士，幸此有松菊。

又《謝就差知興元府表》 今月二十日，進奏院遞到牒一道，伏蒙聖慈以臣陳乞，特除臣知興元府，仍放朝辭者。【略】臣誤緣科名，竊簉館閣。是正譌謬，學問淺而未精；講磨本元，才識短而多泥。居中無補，請外尤頻。嚮蒙朝廷，俾守仁壽，當奉行條詔之始，固勿憚簿書之勞。踰年于茲，庶事頗集。殆將滿歲，當趣還朝。因念骨肉衆多，道途緬邈。加有爲累之婚嫁，殊無可仰之耕桑。何所賣琅邪之田，徒爾索長安之米。是以再求僻郡，少緩私門。豈謂伏遇皇帝陛下照以天光，函之海量，俯矜愚妄，特逭誅夷。亟下武都之書，使紆南鄭之紱。

又《興元府謝上任表》 伏蒙聖慈就差臣知興元軍府事，臣已于三月十八日上任訖。【略】臣稟才不高，涉學甚淺。偶塵仕路，輒玷儒林。曾無可觀，謬被朝紱。獨有甚幸，屢親藩條。方解組于隆山之陽，復移麾于漢水之上。逾旬至止，盡室安然。竊觀風物之宜，實與鄉關之近。庶事易輯，羣情相通。顧雖孱庸，粗可臨涖。

又《洋州謝到任表》 臣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洋州軍州事，已于十月十三日上任訖。解麾漢水之陽，卒無善狀；剖竹洋川之上，重沐殊恩。【略】伏念臣生西南僻陋之鄉，本草莽孤寒之士。守章句之學，曾未達于淵源；登詞賦之科，幸且緣于階漸。期行所願，不負于官。粗知廉耻，立身之大端；素識忠義，報國之名節。以至四參郡事，三佩守符。曾亡纖疵，上抵明憲。惟憂所得過分，不敢別有妄營。止求便麾，屢瀆嚴扆。【略】惟洋號曰小州，在蜀最稱善地。所樂有江山之勝，其養得魚稻之饒。疆界甚遠，而民人樸淳；牒訴不繁，而獄犴希少。比之前治，事不及于一分；在于愚臣，心實知其萬幸。惟勤夙夜，以布教條。

又《陵州謝上表》 臣伏奉敕差知陵州軍州事，已于三月五日赴任訖。竊以陵州在崎嶇山谷之中，城壘邑屋與巒嶺澗壑相爲上下。所領縣四，戶口裁三萬，稅錢止千三百緡，租不滿萬石，田土瘠鹵，民頗善耕稼。然其性椎質，各守護本業，不喜作訴訟，爲之長業者。而臣此時，輒當斯任，豈不爲至幸哉。【略】臣顓蒙淺陋，素無才素，但偶以詞律，獲中科選。既而用此，復列館閣。惟是稟賦孱薄，動涉艱梗。凡自近歲已來，愈罹患難。連綿家禍，幾瀕于死。纔得舊官，復以罪失。臣常自念，生平蹤跡如此，而欲久居圖書之府，重費太官之膳，苟福不稱，是必轉爲咎悔。臣嚮者所以懇求補外，願以所學施于有政，冀獲萬一，上圖補報。

又《謝復官表》 某今月一日，進奏院遞到敕牒、官誥各一道，伏蒙聖恩以祀明堂禮畢，特授臣尚書祠部員外郎者。議禮不當，奪官至輕，固宜終身，不復舊秩。豈謂今日，再蒙新恩。【略】臣出身寒微，受性迂闊，偶從鄉版，獲隸

朝紳，迹甚羈孤，勢無援助。加以讀書不能究其根本，臨事所以失其源流。當獲罪之時，人皆謂其未減；在布慶之後，天難酬其大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執道之公，御臣以一。昔之行罰，蓋懲其疏略之非；今也推恩，式示其昭灑之用。

又《謝轉官表》 九月十六日，進奏院遞到敕牒，官誥各一道，伏蒙聖慈特授臣度支員外郎，仍加輕車都尉者。【略】臣出西南僻陋之邦，本田隴孤寒之士，偶緣文藝，誤中科名。二紀歷于仕途，一生困于末路。若絕陘之弊轂，屢挽而莫前；如潰岸之積沙，將通而輒塞。所以爲太常博士，自首至尾也僅十年；轉祠部員外郎，既得復失也凡三次。蹇難若此，窮薄使然。退常自循，本因無狀，用何才業，稱是寵靈。得居班聯，已過涯分。屬展年之甫滿，會奏課以當遷。【略】是使吏闇之蕞品，亦升計省之中行。

蘇軾《與文與可》 郡人還，疊辱書教。承尊候微違和，尋已平愈，然尚未甚美食。又得蒲大書云：尊貌頗清削。伏料道氣久充，微疾不能近，然未免憂懸，惟謹擇醫藥，痛加調練，莫須燃艾否？軾近來亦自多病，年老使然，無足怪者。蒙寄惠偃竹，眞可爲古今之冠，謹當綴黃素其後，作十許句贊。蓋多年火下，不可無言也。呵呵。聞幼安父子共得卅餘軸。謹援此例，不可過望。所示，當作歌詩題之。軾作此乃莫大之幸，日夜所願而不得者。今後更不敢送浙物去矣。老兄恐嚇之術，一何疏哉。想當一大噱。別後亦有拙詩百餘首，方令人編錄，以求斤斧，後信寄去。老兄盛作，尚恨見少，當更蒙借示，使劣弟稍稍長進。此其爲賜，又非頒墨惠竹之比也。冗中奉啓，不盡言。軾再拜與可學士親家翁閣下。正月廿八日。

又 軾輒有少懇，托幼安干聞。爲近於守居之東作黃樓，甚宏壯，非復超然之比。曾告公作《黃樓賦》，當以拙翰刻石其上。其臨觀境物，可令幼安道其詳，告爲多紀江山之勝，仍不用過有褒譽（若過譽，僕即難親寫耳，切告）。又有少事，甚是不識好惡，輒附絹四幅去，告爲作竹木、怪石少許，置樓上爲屏風，以爲彭門無窮之奇觀，使來者相傳其上有與可賦、畫，必相繼修葺，則黃樓永遠不壞，而不肖因得掛名，公其忍拒此意乎？

又 疊辱來教，承起居佳勝。適聞中間復微恙，且喜尋已平復。軾比來亦多病，漸老不耐，小放意輒成疾，不可不加意愼護也。水後彌年勞役，今復聞決口未可塞，紛紛何時定乎？寄示和潞老詩甚精奇，稍間當亦繼作六言詩，殆難繼也。未緣會遇，萬萬以時自珍。謹奉手啓上問，不宣。軾再拜與可學士親家翁閣下。三月二十六日。

又 承書，領吳興。衆議謂公當在近侍，故不甚快，然不肖深爲左右賀也。吳興山水清遠，公雅量弘度在王、謝間，此授殆天意耳。軾欲乞宣城，若幸得之，當與公爲鄰國，眞是一段奇事。然事之如人意者，亦自難遂，從古以然。公自南河赴任，舟行艱澀，何不自五丈河，由曹、鄆，濟過我於徐，自泗入淮乎？但恐五丈河無冰，不然者，公必出此也。且更熟籌之。餘惟萬萬以時自重。筆凍，奉啓殊不謹。石幼安言，亦可呼水精宮使。此語可記。

家誠之《丹淵集跋》 石林先生云：東坡倅杭，與可送以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詩禍作，世以爲知言。而東坡亦嘗移書湖州，趣其賦黃樓。二者集中皆無之。間有詩與坡往還者，輒易其姓字，如《杭州鳳咮堂》，坡所作也，則易以胡侯；詩中凡及「子瞻」者，率以「子平」易之。蓋當時黨禍未解，故其家從而竄易。斯文厄至于如此，可勝歎哉！

作品本事

蘇軾《與文與可》 《鳳咮》等詩，屢有書道謝矣。豈皆不達耶？揆遠可歎，皆此類也。向有書，乞《超然臺》詩，仍乞草書，得爲摹石臺上，切望！切望！【略】密，眞陋邦也，然亦隨分葺之。城西北有送客亭，下臨濰水，軒豁曠蕩，欲重葺之，名快哉亭。或爲作一詩，尤爲幸厚也。

《老學庵筆記》卷六 予遊邛州天慶觀，有陳希夷詩石刻云：「因攀奉縣尹尚書水南小酌回，捨轡特叩松扃，謁高公。茶話移時，偶書二十八字。道門弟子圖南上。」其詩云：「我謂浮榮眞是幻，醉來捨轡謁高公。因聆玄論冥冥理，轉覺塵寰一夢中。」末書「太歲丁酉」，蓋蜀孟昶時，當石晉天福中也。天慶本唐天師觀，詩後有文與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觀都威儀何昌一也，希夷從之學鎖鼻術。」予是日迫赴太守宇文袞臣約飯，不能盡記，後卒不暇再到，至今以爲恨。

又 予游大邑鶴鳴觀，所謂張天師鵠鳴化也。其東北絕頂，又有上清宮，壁間有文與可題一絕，曰：「天氣陰陰別作寒，夕陽林下動歸鞍。忽聞人報後山雪，更上上清宮上看。」

《蜀中名勝記》卷四《成都府》 轉運署舊有燕思堂，堂上爽西樓，趙清獻

再入蜀所建，文同與可記之于前，李石知幾記之于後矣。

又卷八《仁壽縣》 西嵎曰跨鰲，即州衙坐山。李石《超覺寺記》云：「州以跨鰲名者，居三嵎山之概也，去治半里。」《方與勝覽》云：「跨鰲山，上有跨鰲亭。每歲上元、重九，太守率僚屬宴其上。有石姥在山頂。歲旱，里人轉徙之，天即暗霧，雨四注。」文同賦云：「上簪岑之飛泉兮，披薔薇之榛莽。爰有石之跂跂兮，旁無他而相伍。其遠睨之若人兮，迫尤疑其蹲虎。里俗神而甚恭兮，號相尊而曰姥。」又云：「印山在其坳，即捫膝先生喻汝礪故居。」

著錄

范百祿《文公墓誌銘》 平生所爲文五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文與可《丹淵集》四十卷。

《東都事略》卷一一五《文同傳》 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家誠之《丹淵集目錄跋》 按先生曾孫鶩所編家集，詩分爲十八卷，各以所居爲別：東谷古今詩三卷，南豳古今詩二卷，臨邛、廣漢古今詩各一卷，陵陽古今詩三卷，漢中古今詩二卷，梁洋古今詩三卷，西岡古今詩一卷，畫廚樂府、雜詠各一卷。東谷，先生里居也，而青城山六詩、普慈三詩、閬中雜詠，與夫過興州晴碧亭、蒼溪山寺、新津退思堂、左綿富樂山海師、彭州南樓詩皆在焉。臨邛，先生官居也，而彭山縣居、題象耳山、過金雞關、晉原清谿閣詩皆在焉。廣漢詩中則有成都楊氏江亭、劍州東園詩；陵陽詩中則有續青城四詩、子駿寶峰亭、華山等詩。漢中，先生出鎮之地，則有江原善頌堂、峰鐵峽詩。西岡，先生京師僦居之地，復有閬鄉值風、大熱過散關、將至隴城、鳴玉、籌筆、夜發散關等詩。雖或出於寄題，或賦於沿檄，蓋未可知。然別之以所居之地，則不能不致後學之疑。且《超然臺賦》、《蓮》、《松》等賦雜出於詩中，樂府獨殿於詩後，挽詩既別之以門，復附之於詩，編次可謂不倫矣。先生之詩用是不復可譜，但譜其平生出處大槩耳。詩之次序則從其舊，惟取其詞賦列於首篇，以見先生用意於古學；樂府次之，古今詩又次之，他文又次之，仍分爲四十卷。又尋訪先生遺文，分爲兩卷，復以諸公往來書翰詩文繫之於末，庶知先生師友淵源所自云。慶元乙卯五月既望，南窗書。

又《丹淵集跋》 邛舊有湖州墨竹堂，誠之既爲立祠堂上，以致邛人不忘之意，又刊其集以廣於世，庶幾因其文以知其人勁正豪邁，不獨在于區區之疏篁怪木也。雖然，湖州之文散落不存者多矣。【略】今但掇拾其遺亡數篇，以附于後，後有同志者或又能訪其遺餘，尚可以續編云。慶元元年五月既望，曲沃家誠之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丹淵集》四十卷，集賢校理潼川文同與可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文與可《丹淵集》四十卷。

《宋史》卷四四三《文同傳》 有《丹淵集》四十卷行于世。

《文淵閣書目》卷九 文與可《丹淵集》一部十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文與可《丹淵集》十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文同《丹淵集》四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文與可《丹淵集》四冊，四十卷。

《脈望館書目》 文與可《丹淵集》十本（甲，校過）。又八本（乙）。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石室先生《丹淵集》八冊，全。【略】凡四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丹淵集》四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文同《丹淵集》四十卷。

錢允治《吳郡重刊文湖州丹淵集序》 曲沃家誠之於宋寧宗慶元改元編次其集，與先生孫所編略有更易。中間遘黨禍熾烈，所有與蘇家文字一切抹殺不存，至有改「子瞻」爲「子平」者。嘻，亦可笑哉！非賴蘇集互見，將不謂公與蘇家少情乎！慶元刻本世所罕睹，頃內江李務滋重爲校刻，而吳士人吳建先受之雲間陳仲醇，仲醇復爲校讎，付建先剞劂以傳，甚盛心也。【略】萬曆庚戌閏三月三十日，吳郡後學錢允治撰。

蒲以懌《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序》 己酉拜職西驅，入境瞻涉，而梓瀰江畔先生之靈祠在焉，乃復知先生常以其文波世，歲久篇殘，幾同雷電取將。夫邑有先賢，而令著作不光且幾散佚乎？有司其何辭之與有？用是遣購使而走西東，自轄內儒碩及鄰壤博士家，靡不搜求幾遍，兩越歲而文始就聚。【略】今任鹽亭，竭蹶三載，而《丹淵集》始若滅若沒，復現人間。天不愛道，蝌蚪猶存，此亦壁間絲竹一續響矣！余生也陋，恨不飯顆山前逢先生而揖之。語曰：百川學海至於海。淑德誼於蠹章，而摹經綸於斷簡，敢曰孳孳焉。謹仝學博吳君倡諸文學編彙以付剞劂氏，蓋庶幾《丹淵集》從茲與呂梁、彭蠡普流行

云。時萬曆壬子歲孟冬月吉，知鹽亭縣事楚永蒲以懌撰。

毛晉《重修丹淵集叙》 今年花朝過吳門，遇吳蒼木氏，相與放舟虎丘，明月之夜，啜茗劇坐，因尚論宋南渡後諸名家，如周益公、葉水心輩，但落落無傳。蒼木嘅然曰：「向曾偕蜀友李君訂正《丹淵集》四十卷，能梓而不能行，亦漸入蠹魚腹矣。」因告以獲有墨竹之跡，蒼木曰：「然則在我者，其莫邪耶？行當自今。」明日，盡挈其梨棗以相贈。予感蒼木之誼，亟爲之理其殘缺，授之楮君，以廣其傳焉，庶海内慕與可之竹而不獲見者，猶得於其詩文見之。【略】辛未上巳，海虞毛晉題於虎丘僧舍。

《絳雲樓書目》卷三 文與可《丹淵集》。陳景雲注：「四十卷。宋蜀本，最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年譜一卷附錄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略】遺文五十卷，其曾孫鶩編爲四十卷。慶元中曲沃家誠之守邛州，以同嘗三仕於邛，多遺蹟，因取其集重加釐正，而卷帙則仍其舊。所增拾遺二卷及卷首年譜、卷末附錄司馬光、蘇軾等往來詩文，則誠之所輯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四 《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附錄二卷，明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諸公書翰詩文一卷附年譜雜記，明萬曆刊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年譜一卷、附錄二卷，宋文同撰，其曾孫鶩編。拾遺、年譜、附錄，皆慶元中家誠之編。明萬曆庚戌刊本。

又《續錄》 繆藝風藏萬曆仿宋本，題《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署銜爲「宋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書閣校理新知湖州軍事兼管内勸農事上輕車都尉文同箸」，十行二十字。 明末刊本，有毛晉序。 四部叢刊本。

《楹書隅錄初編》卷五 明修金本《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附錄一卷，六冊一函。《丹淵集》明刊者已不易得，此本爲金泰和間從宋慶元四年戊午家誠之邛州本重梓。卷末本記云：「金泰和丙辰晦明軒張宅記。」惟卷中板號有注大德、至正、正統者，蓋經元明修補之本也。

《四部叢刊書錄》 《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八冊，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略】此本經家誠之重訂，又輯拾遺及附錄，舊本集名仍分注目錄之下，明季汲古閣據以刊行，有錢功甫、毛子晉序。

《中國善本書提要》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諸公書翰詩文一卷雜記一卷，十二冊（國會）。明萬曆間刻本。【略】此本有萬曆四十年楚永蒲序，稱爲學博吳君與諸文學所編刻。然余頗疑此即李務滋（應魁）原板，蓋楚君知鹽亭時所刷印者，即吳（一標）本所從出也。吳本少雜記一卷，當爲翻刻時所創去。

又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諸公書翰詩文一卷，六冊（北圖），明萬曆間刻本。【略】觀每卷首葉上面，或全改刻，或僅改刻「吳毛晉子晉」一行，疑原署蘇氏名，子晉付印時，始易以己名。《四部叢刊》影印本題「汲古閣刊」，謂版片在汲古閣，尚有可通，若溯其校刻年月，署崇禎不如萬曆之爲愈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宋文同撰，年譜一卷，宋家誠之撰，續編諸公書翰詩文一卷雜記一卷，明萬曆四十年蒲以懌刻本，八冊。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宋文同撰，石室先生年譜一卷，宋家誠之撰，附錄一卷，明萬曆三十八年吳一標刻崇禎四年毛晉重修本，傅增湘校，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十二冊，宋文同撰，明萬曆庚戌（三十八年）吳郡吳一標刊崇禎間虞山毛晉重訂本。 《新刊石室先生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附錄二卷十二冊，宋文同撰，明萬曆壬子（四十年）鹽亭知縣蒲以懌刊本。

藝文

唱和

趙抃《題邛州文同判官五箴堂》 李唐韓吏部，矯矯文宗師。立言作諸箴，勵世亦自規。【略】與可知道粹，期至嚴奧窺。誦已記所志，礲石鐫其辭。俾之揭堂上，使後亦勿隳。夫人貴且富，非得強自爲。入賢去不肖，在己不在時。

希韓亦韓徒，中道無已而。

王安石《送文學士倅邛州》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王揚。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巾選爲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傍。忽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時平無諭檄，不訪碧鷄祥。問君行何爲，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方。豈特爲親榮，區區夸一方。

劉摯《送文與可同出守湖州》 東蜀老儒者，吳興新使君。前更四州守，風政超古人。歸來天祿閣，袖手隨衆羣。一毫不染指，世味從甘辛。謂柔未易招，謂剛可以親。渾然鎭冒器，承以繅率文。詞章謝剞劂，天葩出靈根。冥冥古《咸池》，衆聽所卧聞。外物了無累，獨愛霜中筠。應憐歲寒節，落筆收天眞。七賢與六逸，林下仍溪濱。對之浪狂醉，顧豈知此君。比年不多寫，造化慳至珍。而我得二紙，毫素餘清芬。留當雪霜展，可慰思慕勤。煌煌鐘鼎具，未許刊名勳。聊復詠黃鵠，南國垂朱輪。跋足去埃壒，投身當水雲。人與境相得，長鯨卧天津。冰壺地千里，雲屏山四鄰。醉月若下酒，芼羹沼渚蓴。仕宦子雖適，孤陋予何伸。曲蓬誰與直，坐遠蘭蕙熏。臨風寫高興，願寄江南春。

又《重送文與可》 神標人慕紫芝眉，襟韻誰量叔度陂。相與論心惟有竹，未能無意獨于詩。東風臘尾消冰雪，南浦船頭轉鼓旗。想及下車春恰恰，汀洲煙雨白蘋時（君喜畫竹作詩）。

馮山《和湖州文同與可學士見寄》 聞乞湖州去，交親不與謀。京塵收馬足，汴水放船頭。試茗春歸渚，題詩月滿樓。散人吟不盡，苕霅一溪秋。

蘇軾《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尚可消百憂。而況我友似君者，素節涼凜欺霜秋。清詩健筆何足數，逍遙齊物追莊周。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君知遠別懷抱惡，時遣墨君解我愁。

紀念

蘇軾《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 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疑神。若人今已無，此竹寧復有。那將春矧筆，畫作風中柳。君看斷崖上，瘦節蛟蛇走。何時此霜竿，復入江湖手。

又《文與可飛白贊》 始余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也。既沒一年，而復見其正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蓴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

又《祭文與可文》 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塡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疏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赴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茵蓐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

又《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從表弟蘇軾，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方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蕡。脫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蓺我黍，今熟其饋。啜灑歌呼，得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枌。仁施草木，信及麋麋。昂然來歸，獨立無羣。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凄愴蒿焄。君沒談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濆。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

蘇轍《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吳興太守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好不忘，繼以新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恩。豈無他人，君則兼之。君牧吳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於陳，往見姑嫜。使者未反，而君淪亡。於何不淑，以至於斯？匪人所知，神實爲之。昔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劌，柔而不屈。發爲文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

墨之工，世無擬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橫放肆，久而疑神。晚歲好道，耽悅至理。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革不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往身留。遣使往奠，涕泗橫流。絳幡素車，歸安故丘。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文與可學士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知湖州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漢蜀太守，石室之孫。散居梓潼，耕稼隱淪。是生高人，文如西京。《雅》詩《楚辭》，雲溶泉清。心恬手柔，隸草從橫。毫墨之餘，遇物賦形。怪石巑列，翠竹羅生。得於無心，見者自驚。嗟世知公，以是謂賢。公心浩然，實而弗炫。有觸不屈，始知其堅。世在熙寧，士銳而翹。利誘於旁，奔走傾旋。公居其間，澹乎忘言。洋人病荼，徐爲一宣。抱志不伸，委化而遷。惟我與公，交友忘年。以靜喜我，申以婚姻。子喪婦存，諸孫在前。撫而教之，尚侈公門。寵寥有時，送車盈阡。千里寓詞，聞乎不聞？嗚呼，尚饗。

雜錄

蘇軾《題文湖州墨竹並叙》 故人文與可爲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令作詩其側。與可既歿八年，而軾始還朝，見之乃賦一首：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時時出木石，荒怪軼象外。舉世知珍之，賞會獨予最。知音古難合，奄忽不少待。

又《玉堂硯銘》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可屬蘇軾子瞻爲之銘，曰：坡陁彌漫，天闊海淺，巨源之硯。淋漓蕩潏，神沒鬼出，與可之筆。燼南出之松，爲煤無餘。涸陵陽之水，維以濡之（硯大如四塼許，而陵州在高山上，至難得水，故以戲之）。

又《石室先生畫竹贊》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先生閑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又《文與可琴銘》 文與可家有古琴，予爲之銘曰：「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與可好作楚詞，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醳」、「釋」同。鄒忌論琴云：「攫之深，醳之愉。」此言爲指法之妙爾。

蘇轍《墨竹賦》 與可以墨爲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夫受命於天，賦形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而萌芽，夏而解弛。散柯布葉，逮冬而遂。性剛潔而疏直，姿嬋娟以閑媚。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之凌厲。均一氣於草木，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今子研青松之煤，運脫兔之毫。睥睨牆堵，振灑繒綃。須臾而成，鬱乎蕭騷。曲直橫斜，穠纖庳高。竊造物之潛思，賦生意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聽然而笑曰：「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隱乎崇山之陽，廬乎修竹之林。視聽漠然，無概乎予心。朝與竹乎爲游，莫與竹乎爲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出。猗猗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乎自持，凄兮欲滴。蟬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而長嘯，眇掩冉以終日。笋含籜而將墜，根得土而橫逸。絕澗谷而蔓延，散子孫乎千億。至若叢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犖埆，荆棘生之。蹇將抽而莫達，紛既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已病而增奇。凄風號怒乎隙穴，飛雪凝洹乎陂池。悲衆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既寒之後，凜乎無可憐之姿。追松柏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爲。此則竹之所以爲竹也。始也余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紙之在前。勃然而興，而修竹森然。雖天造之無朕，亦何以異於茲焉？」客曰：「蓋予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爲之者異爾。況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與可曰：「唯唯。」

《捫虱新話》下集卷二 詩人之語，要是妙思逸興所寓，固非繩墨度數所能束縛，蓋自古如此。【略】文與可嘗有詩與東坡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丈長。」坡戲謂與可曰：「竹長萬丈，當用絹一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豈有萬丈竹哉！」坡從而實之，遂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坡，曰：「此竹數尺爾，而有萬丈之勢。」觀二公談笑之語如此，可見詩人之意。

錢允治《吳郡重刊文湖州丹淵集序》 世傳先生吐舌至鼻，三疊如餅狀。

雖將赴湖州，卒於宛丘賓館，其仙去當不誣耳。

《珊瑚網》卷二六《文與可晚靄横看卷》 坡公謂與可詩文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書畫皆詩之餘乎。詎意此卷至崇禎初歸留都一大老後，共徽廟《竹禽卷》殉葬。斯劫一遭，眞珠沉滄海矣，可勝憾憾。秀水汪砢玉記。

黃庶

論述

黃庶《伐檀集序》 江夏黃庶，字亞夫。其少而學也，觀《詩》《書》以來至於忠臣義士奇功大節，常恨身不出於其時，不得與古人上下其事，每輒自奮，以爲苟朝得位，夕必行之，當使後之人望乎己，若今之慕乎古也。既年二十五，以詩賦得第一，歷佐一府三州，皆爲從事。踰十年，郡之政亘細無不與，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效於君、可以補於國、可以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而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而錢常七千，問其所爲，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玆素餐昭昭矣。

《侯鯖錄》卷二 魯直父名庶，字亞夫，最能詩。

黃庭堅《刻先大夫詩跋》 先大夫平生刻意於詩，語法類皆如此，然世無知音。小子不肖，晚而學詩，懼微言之幾絕，故刻諸星子灣，以俟來哲。某記。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七引《洪駒父詩話》 山谷父亞夫詩自有句法。山谷書其《大孤山》、《宿趙屯》兩詩，刻石於落星寺。兩詩警拔，世多見之矣。余記其《怪石》一絕句云：「山鬼水怪着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鈎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略】山谷句法高妙，蓋其源流有所自云。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伐檀集》二卷【略】。世所傳「山魈水怪著薜荔」之詩，集中多此體。庭堅律詩，蓋有自來也。

周季鳳《嘉靖刊本黃先生全書序》 其父亞夫《伐檀集》二卷，句甚奇崛，世所謂「山魈水怪著薜荔」之體，眞黃氏審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伐檀集》二卷【略】。江西詩派奉庭堅爲初祖，而庭堅之學韓愈，實自庶倡之。其和柳子玉十咏中《怪石》一首，最爲世所傳誦，然集中古體諸詩，并戛戛自造，不蹈陳因。雖魄力不及庭堅之雄闊，運用古事，鎔鑄翦裁，亦不及庭堅之工巧，而生新矯拔，則取徑略同。先河後海，其淵源要有自也。惟開卷近體諸詩，乃多不工。觀集中《呂造許昌十詠後序》，稱造天聖中爲許昌掾，取境內古蹟之著者爲十詠，其時文章用聲律最盛，哇淫破碎不可讀，其於詩尤甚。士出於其間，爲詞章能主意思而不流者固少而最難云云。然則庶當西崑體盛行之時，頗有意矯其流弊。故《謝崔相之示詩藁》一首，有「淡泊路久弗，共約鋤榛菅」之句，《擬歐陽舍人古篆》一首，有「蘇梅鸞鳳相上下，鄙語燕雀何能羣」之句（蘇子美、梅聖俞同有此詩）。而其古文一卷，亦古直簡勁，頗具韓愈規格，不屑爲駢偶纖濃之詞。其不甚加意於近體，蓋由於此，非其才有不逮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黃庶）詩近體不甚工，古體則力擬昌黎，戛戛獨造，實開江西宗派之先。文格亦殊峻潔。

《宋百家詩存題詞·黃庶伐檀集》 自輯詩篇署《伐檀》，十年佐郡累豬肝。簿書筍束投閑去，從事從今不素餐。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黃庶》 青社詩翁詠《伐檀》，尊中日月客懷寬。瓣香雙井家風在，正性長存瀹肺肝。

胡鐫德《伐檀集跋》 鄉先達周來軒先生評山谷公集曰：「凡句法置字律令，新新不窮。」又評公《伐檀集》曰：「句法奇崛，如『山魈鬼怪著薜荔』之體。」予合斯評而推論之。竊意文字之于人，亦如氣類使然。漢之史遷之有史談，劉歆之有劉向，班固之有班彪，即宋眉山之有老泉，尚已。公，山谷公父。今讀其詩文，雄奇峭拔，令人意境一新，誠不減如前所謂。

李之鼎《伐檀集跋》 （黃）庶爲山谷之父，江西詩派之所從出，讀山谷詩者，不可不溯其先河也。

紀事

黃庶《上楊舍人書》 某慶曆初進士也，時閣下司文之輕重，而某以淺薄

隨四百人落閣下網中。所謂善與惡未能自決，然閣下取于某以言也。某知書以來，反復窺古人所以皇皇不暇寢與食，非以筆墨爲務，要以所得同之衆人爾。至窮蹟卒不得施，始寄其心于言，以見于後之人而已也。某誦此而慕之已久，得一官六年，視職纔五月，入俸纔三萬，而困擾百端交來。其姓名隸于國，而身實居于閑無用之處，故未能忘乎筆墨也。前日謁門下，辱以此問，謹摭稿草書四十首以獻，言鄙無取，姑見其心若何也。賜觀省，大幸。

又《上宋侍讀書》 某之身生之三十年，讀書者二十年，慶曆初進士中乙第。其文辭未有以出人，其所懷未能大取知于時。又常戒于退之之說，凡三來京師，足每欲之公卿之庭，自疑而十常七八輒止。誠恐無以取重于人，而徒得擯棄也。竊以閣下之門，天下士莫不皆願抱持其業，以取見知。如某自顧何所可，若前世所以安危存亡，與今之得失，未嘗不留于心。閣下且假以咫尺地，徐索其所有，未必萬無一可取也。某能言，耳已得閣下之名；略識文字，口已誦閣下之辭，固願見而恨無由出門下有日矣。今日來入銓門，適遭閣下處侍從論議之地，謹以書道其所以見之意。又合常所爲詩與雜言四十首，以見其心之所存。不敢以辭鄙無可採而輒廢，不以藉手也。唐突甚，大愧懼。

又《謝舉官書》 某少之時，讀古書，見古人所爲，以爲人之處世，弗才則已，苟才也，唯所欲，朝巢由而暮皋夔，無難也。每讀史至《東方朔傳》，其言曰：「用則爲虎，不用則爲鼠。」竊怪朔之言，以爲荒誕無取。及稍長，走時之途，見世人顯榮者，未必盡賢；其困苦無聞知于時或至老死者，亦未必盡無所可。始悟朔之意，乃歎息曰：「用之，雖不才也可勉焉；不用，雖其賢，世莫得見，與不才而死者均也。朔之言然。」今世俗以相知相市，必俟其求而後知者有矣，介而後知者有矣。或不求，雖其才，不知者亦有矣。故不介不求，皆自知者，知之深。知之深，莫深于自知。如某不才者，得一官，顚沛而困苦于茲已十年，書吏考者一再而已，得其所者爭笑之。執事一見，而知之如平生，則何嘗介而又俟其求之哉？古相知之道，不出于此。今又書其名薦之天子，以爲可用。夫士窮易失之，某困如彼，而獲莫深之知，而不才之用，其德于執事當如何？古人曰：「國士遇我，則國士報之。」如某也何敢讓。不宣，某再拜。

又《上富大資書》 某平生讀堯、舜、周公、孔子、孟、荀、揚、韓、文中子之書，恨不得出于其時，爲其臣與子弟。矧聖神居上，皋夔在列，而親從下士之後者耶。方幸十四五時，始接人事，學習文字，耳已熟閣下之所爲，口已誦閣下之辭二十年矣。然未獲願欲以爲恨，雖寤寐飲食未嘗忘。去年秋，某在許昌幕，而車騎之蔡，嘗一瞻馬首。今者將官于齊，道旌麾之下，輒以書布二十年之心，代執贄以見。伏賜裁幸，不宣，某再拜。

著錄

黃庶《伐檀集自序》 暇日發常所作稿草，得數百篇。覽初省末，散亡居多，其存者或失首與尾，或竄乙斷裂不可讀。因取其完者，以類相從而編焉，題之曰《伐檀集》，且識其愧。然其性嗜文字，若有病癖，未能無妄作，後來者皆附於篇之末云。時皇祐五年十二月，青社自序。

黃犖《伐檀集跋》 曾伯祖康州使君與曾祖給事，俱高祖朝散大夫之子。康州生太史，太史嘗刻《大孤山》、《宿趙屯》二詩，跋云【略】。今家藏《伐檀集》間多少作，又厄於兵火之變，是以傳本尚未見于世。紹興中，我從兄吏部諱然將漕畿內，嘗欲盡刊我先世諸書，皆未果。犖偶茲承乏於五十餘年之後，謹以是集鋟而傳之，非敢曰成我從兄之志，而太史「微言或絕」之懼，尚幾不泯焉。嘉定二年秋九月望，諸孫朝散郎、直顯謨閣、西浙路轉運判官犖謹書。

黃瑮《伐檀集跋》 曾伯祖康州使君《伐檀集》，蓋平生著述之一，僅存于煨燼中。字畫傳錄，不無小誤，屢加參考，復得館閣藏本更相訂正，但古律詩間有參錯，不敢以己意更定；而雜文上下又多不以類相從，意是作序之後續作，或不專用歲月先後爲次。悉從其舊，亦疑以傳疑之意云。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伐檀集》二卷，知康州豫章黃庶亞夫撰，自爲序。庭堅，其子也。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伐檀集》一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黃庶集》六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黃庶《伐檀集》一部二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黃庶《伐檀集》二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黃庶《伐檀集》二卷。

陳以志《伐檀集跋》 按《伐檀集》二卷，上卷古律詩，黃公瑮云「不敢以意更定」，今一依其貫。下卷舊本書啓詞文，先後錯出。既曰「不以歲月爲序」，

則自有類可從。今爲別白，首書十章，次啓七章，次雜文十一章，次詞十五章，次祭文二十三章，通計六十有六。非遽敢以意更定也，論序可稽，正無事于因陋；篇秩非簡，要不失爲傳疑。時萬曆甲寅陰月望日也。後學陳以志識之南臺山中。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伐檀集》二冊。【略】上下凡二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黃庶《伐檀集》二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黃庶《伐檀集》。陳景雲注：「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伐檀集》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略】其集自宋以來，即刻附山谷集末。然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古有明訓。列父詩於子集之末，於義終爲未協，故今析之，別著錄焉。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四　《青社黃先生伐檀集》二卷，明刊本。

胡鐫德《伐檀集跋》　第其書一刻于嘉靖己酉，再刻于萬曆甲辰，而因仍漫無編次。茲重加核對，其詩分門別類，悉照《山谷全書》編訂。其雜文有不可以類相從者，如序文、字說、墓誌等篇悉歸雜著中，祭神文統入祭文內。俾觀者披卷朗如，沉潛玩味，愈識淵源之有自云。緝香堂後學胡鐫德謹識。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青社黃先生伐檀集》二卷，明嘉靖刊本。

李之鼎《伐檀集跋》　家藏明滇中李友梅校刊分寧黃庶《伐檀集》，以祠堂本校之，字句互有同異。此集大都刊附《山谷集》後，惟明刊單行者。嘉靖、萬曆均有刊本，而滇中李氏本獨少見。【略】本朝雖有刊本，然間有與刊本互有異同者，不在此例。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青社黃先生伐檀集》二卷四冊，宋黃庶撰，明弘治間寧州知州葉天爵刊嘉靖間喬遷修補本，近人朱士元手書題記。

《伐檀集》二卷二冊，明萬曆間寧州祠堂刊本。

雜錄

《伐檀集序》　《容齋四筆》卷七：沈存中《筆談》書國初時州縣之小官俸入至薄，故有「五貫九百六十俸，省錢且作足錢用」之語。黃亞夫皇祐間自序其所爲《伐檀集》云：「歷佐一府三州，皆爲從事，逾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效於君、補於國、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錢常七千。問其所爲，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遂以『伐檀』名其集，且識其愧。」予謂今之仕宦，雖主簿、尉，蓋或七八倍於此，然常有不足之歎。若兩斛、七千，祇可祿一書吏小校耳。豈非風俗日趨於浮靡，人用日以汰，物價日以滋，致於不能贍足乎？亞夫之立志如此，眞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子云。

呂公著

論述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章藁・呂公著》　道德醇明，學有原本，事君以進賢汲善爲己任，可謂知務矣。

周必大《跋司馬溫公呂申公同除內翰告》　神宗皇帝天縱將聖，煥乎其有文章。即位之三月，首擢司馬文正、呂正獻爲翰林學士，此當時贊書也。惟二公道德文學冠映本朝，故其進用大同者三。在仁宗時，力辭知制誥並改次對，入侍帷幄，同乎初也。右文初政，並升翰苑，同乎中也。泰陵嗣服，俱在揆路，同乎終也。追觀前世名公卿同時被遇者固多，至于更歷累朝，名位均一如二公則鮮矣。今文正曾孫伋、正獻曾孫企中，適爲司農長貳，相與論述先契，感歎不已。于是摹綸言刻之石，以某寓直鰲禁，俾題其後。昔文宗問魏文貞公五世孫謩曰：「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謩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今司馬氏保有此書，過魏氏矣。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惟後之人實圖之。淳熙二年九月一日。

《東都事略》卷八八《呂公著傳》　呂公著字晦叔，宰相夷簡子也。識慮深遠，有度量，夷簡嘗曰：「此子公輔器也。」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緣情立說，廼優恤耆老之誼。

傳記

《宋史》卷三三六《呂公著傳》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爲公輔。」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州，郡守歐陽修與爲講學之友。後修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略】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略】乞補外，帝曰：「學士朕所重，其可以去朝廷？」請不已，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略】熙寧初，知開封府。【略】二年，爲御史中丞。【略】出知潁州。【略】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略】未幾，同知樞密院事。【略】元豐五年，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略】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即位，以侍讀還朝。【略】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略】三年四月，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士艷其榮。【略】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略】贈太師、申國公，謚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略】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己語爲煩。」其爲名流所敬如此。

《東都事略》卷八八《呂公著傳》（存目）

紀事

汪應辰《題申溫蜀三公唱和詩》 呂申公知河陽，司馬溫公、范蜀公並訪之，此其臨岐倡和詞也。既去，申公榜其所館爲禮賢堂云。方三公同時法從，光華臺閣，然名未卓然暴白。會王安石紛更法度，莫不極力爭之。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言不見聽，迄不受命。蜀公年六十三矣，亦請致仕而歸。安石大怒，既落職，又自爲制詞醜詆之。申公自御史中丞出知潁州，安石亦改制詞加之罪，而天下更以爲榮焉，于是翕然仰望之，如泰山北斗矣。元祐初，溫公、申公對秉鈞軸，而天下復安。蜀公累召不起，謂所親曰：「吾所欲爲者，君實皆已爲之矣，又安用出。」蓋其出處未嘗不同者，乃如此人也。鄉人求此詞，因手錄以遺之，且書其後，庶幾誦其詞，想其風流人物，或者爲之興起也。

《紫微詩話》 正憲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以百年舊族，荷累朝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上主非常之遇。」又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旁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馳備以曠官。」

又 正憲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眞授。」蓋公嘗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丞，銜內不帶權字。公爲中丞時，官已至侍郎，故云「亦蒙眞授」也。

又 正憲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即上都之福地，再廣眞庭；會列聖之睟容，益嚴昭薦。」又云：「迴廊曼衍。圖拱極之近僚；祕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又 正憲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訪，公具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奧。」

《宋元學案》卷二三 正獻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悉用之矣。嘗親書遺公（呂希哲）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著錄

汪應辰《題呂申公集》 頃知成孝始得正獻《呂申公集》，蓋散逸之餘，裒輯補綴，非當時全書矣。然見所未見，亦不爲少。其雜以他人所作者什三四，既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員外郎企中，金部又屬其兄子大麟、大虬攷訂刊刪爲二十卷。方全盛時，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輕出，中更黨禁，愈益閟匿。故一旦紛擾，遂不復見，而此雖殘闕不全，未易得也。金部惻然念之，欲以所得鋟板，

庶幾廣其傳焉。某方待罪太史，論次熙寧元豐以來公卿大夫事實，雖前修盛德，蓋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然而傳信垂後，不可以無證。詔求遺書，將以補史氏之闕。久之，無送官者，每爲之閣筆而歎也。使故家子孫皆能如金部用心，則其爲斯文之賴豈不厚哉！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呂正獻集》二十卷，丞相東萊呂公著晦叔撰。

藝　文

蘇頌《司空平章軍國事贈太師開國正獻呂公挽詞五首》（選二）　運偶千齡旦，家傳萬石風。五朝京兆尹（文靖公乾興中尹京，後公昆弟相繼至今），三世大司空（文穆公、文靖公並以司空平章，至公三世登台）。致主唐虞上，論經伏鄭中（公前歲上《尚書》、《論語》、《孝經》要義百篇，又稱極有益于學問）。生鍾維嶽瑞，葬復近神崧（公塋在新鄭縣神崧里）。漢代明經相，唐朝鎮俗賢。時方尊長孺，天遽奪公權。袞袞頒新隧，笳簫入故阡。文成內外服，二美冠周篇。

楊傑《申國呂公挽詞》　訃聞孰不淚盈巾，寶鑑云亡社稷臣。帝獵渭濱先得呂，神還崧嶽舊生申。默調一氣歸元鼎，坐致羣倫入大鈞。孤賤無能報知遇，文章曾許繼前人。

范純仁《申國太師呂公晦叔挽詞三首》（選一）　冢宰傳三世，元勳輔六朝。承家同鄭武，致主必唐堯。梁壞將何仰，川流不可邀。新阡人散後，林柏暮蕭蕭。

劉摯《挽司空贈太師申國呂公四首》（選一）　歲有懸車表，新聞曳杖嗟。風雲四朝仕，公相百年家。故國山川近，西郊鼓吹嘩。旂常難盡記，膏澤遍幽遐。

畢仲游《祭司空呂申公文》　昔在眞宗，文穆爲政。內舉兄子，是爲文靖。文靖之起，實相仁宗。三入之榮，禮如伯父。文靖傳公，公復名世。合德裕陵，相今皇帝。西樞舊臣，北門學士。司徒司空，上公之貴。誰實爲之，父子兄弟。名聲焜燿，軒冕峨巍。世有令德，所以將之。請言公德，翼翼繩繩。至仁至靜，至忠至平。國有大事，疑而未成。羣疑四起，雨電雷霆。趨舍相異，水火交興。公徐一語，不折而明。氛披霧霽，風歛波澄。雖有異論，莫公與京。人舍公就，公出人處。逮公還朝，文正是與。無遠無近，云司馬、呂。作之營之，所以具舉。徐之寧之，所以按堵。公所從事，官人以叙。大法以明，繁文以去。爲著爲鑑，爲棟爲輔。公所無事，風俗以固。禍亂以銷，蠻夷以附。長善興能，勝殘去侮。矧公平昔，惟德之名。山爲其重，淵爲其清。三十、四十，有煌厥聲。六十、七十，邦家以寧。以身殉國，以義殉身。以人事上，以身任人。世有杞梓，乃以蘭蓀。施及不肖，亦遊公門。遊而無取，我實辱公。逶迤紆鬱，逮公之終。公既終矣，道亦崇矣。豐功偉烈，莫形容矣。遺德餘勞，被無窮矣。失聲而慟，士斯同矣。嗚呼哀哉，尚饗。

晁說之《呂申公筆格銘》　申公純德，見是筆格。我日愼之，惟今惟昔。

盧　秉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　《蔡寬夫詩話》云：盧龍圖秉少豪逸，熙寧初遊京師，久不得調，嘗作詩曰：「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糴黃粱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何須騎馬傍人門。」荆公一見曰：「此亦非碌碌者。」即薦用之，前此蓋未嘗相識。

《珊瑚鉤詩話》卷二　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掾，于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略】。」王荆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年登貳卿。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盧秉文集》十卷，又《奏議》三十卷。

又卷三三一《盧秉傳》　秉字仲甫，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浮湛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間詩，識其靜退，方置條例司，預選中。奉使淮、浙治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業鬻海之民，戒不得私鬻，還奏，遂爲定制。檢正吏房公事，提點兩浙、淮東刑獄，顓提舉鹽事。持法苛嚴，追胥連保，罪及妻孥，一歲中犯者以千萬數。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饑，詔損上供米價以

羅。秉言：「價雖賤，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糴本，而以其餘振贍。」是歲上計，神宗問曰：「聞滁、和民捕蝗充食，有諸？」對曰：「有之，民饑甚，殍死相枕籍。」帝惻然曰：「前此獨趙抃爲朕言之耳。」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加集賢殿修撰、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唯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多嵬丁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發兩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嵬丁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嵬丁果死，詔褒賜服馬金幣，且使上所獲器甲。秉守邊久，表父革年老，乞歸，移知湖州，行三驛，復詔還渭，慰藉優渥。革聞，亦以義止其議。已而革疾亟，乃得歸。元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孫侔

論述

王安石《送孫正之序》 予官于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也？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于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于當世，予亦未之信也。

《廣陵先生文集》附《孫侔先生行實》 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多自得之。文甚奇古，內行孤峻，少許可。非其所善，雖鄰不與通也。慶曆、皇祐中與王安石、曾鞏名聞江淮間。【略】客居吳門、吳興、丹陽、揚子間，士大夫敬畏之。知揚州劉敞薦之曰：「侔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求之朝廷，王安石、呂公著之流也。」【略】然侔晚年卞急，至於罵坐怒鄰，論者以爲年耆而德衰也。

沈遘《薦孫侔狀》 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節行文學，名在朝廷。今閒居湖州，安其賤貧，守道愈篤。東南學者，莫不願得以爲師。臣本州爲兩浙諸郡首，學者甚衆，而州學獨無官。欲望朝廷特除侔一職事官，管勾本州學，使州之學者有所歸，又以風朝廷尊賢養士之意于天下，臣不勝所願。

劉敞《雜錄》 處士之有道者，孫侔、常秩、王令。侔揚州人，居於蘇湖間。好爲古文章，尤方廉，不能與俗浮沉，而接物則恭以和。

傳記

林希《孫少述傳》 孫侔，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知簡州卒。侔方四歲，從其母胡氏家揚州，母親教之。侔雖幼，已惕然能自傷其孤，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精識玄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譔。慶曆、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於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侔內行峭潔，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非其所善，造門弗見，雖鄰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子之氣正，衆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爲文，故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侔之詩文，嚴勁簡古，卓然一出於己，自成法度，如其爲人。嘗舉進士不中，母病且革，頗恨不及見其仕。侔嗚咽自誓床下，終身不求仕進。葬其親蘇州之陽山，廬墓終喪。久之，親友勸復舉進士，皆不聽。從其兄觀往來南方，兄卒，遂客居吳門，徙吳興、丹陽，又徙眞州。平日閉門讀書，鼓琴以自娛。體素羸，喜親方書，治藥餌。未嘗傳經教授，而學者聞其風指，多所開悟。侔志節剛果，不爲矯激奇詭之行，而氣貌足以動人，所至，一坐爲之凜然。視權倖與善宦者意若奴隸之，以故不能者相與排毀。侔聞，自持愈厲，不少降屈，故所憎嫉者終亦嚴憚云。故相晏殊頗稱其才，知制誥唐詢、劉敞、錢公輔尤尊禮之。詢嘉祐中守蘇，表其孝行，詔賜粟帛。又薦之曰：「清不苟名，和不溷俗。履道而常其守，處賤而得其安。」敞爲

揚州，論其賢，以爲孝弟，「仕則忠信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足以扶世，而不偶世以自用。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爲試祕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侔凡五辭，卒不赴。敞守永興，奏請侔管安撫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英宗即位，知制誥沈遘、王陶薦侔及汝陰王回、常秩，三人者可備侍從。皆除試大理評事、忠武節度推官，且試以縣，侔得滁州來安，又不赴。熙寧三年，翰林學士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又不受命。侔初罷舉進士，窮無所歸，天章閣待制王鼎以女妻之，世多稱鼎爲能好賢。王氏早卒，又娶劉氏，生四子：暠、嵩、喬、扃，五女。侔貧，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以病，日必食肉，而妻子相對，蔬茹而已，閨門雍雍如也。元豐三年，除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六。有詩四千篇、雜文三百篇。兄觀亦有學行，仕至太常博士。贊曰：先生，天下之剛也。不強顧其所不強，語其所不語。獨貧而足，獨窮而樂。觀於萬物，自信而淨。潔己矯俗，以行其志，終身不仕，未有若斯之全德也。古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其先生之謂耶。

《**廣陵先生文集**》附《**孫侔先生行實**》（存目）

《**宋史**》卷四五八《**孫侔傳**》（存目）

紀事

王安石《**與孫侔書**》 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嚮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復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略】銘事子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吾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間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碣宜速見示也。【略】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

又 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即問，人生多難，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爲也。

又《**答孫少述書**》 接兄之日淺，而相愛深，別後焦然如失所憑。【略】近日人事可嗟可怪者衆，何時見兄論之？

劉敞《**和孫少述題虎丘**》 吳墟秦燼滅遺踪，誰見千巖鎖梵宮。化出樓臺雙樹外，密移天地一壺中。石形虎踞森相向，劍氣龍盤冷射空。羈宦無由蠟山屐，因君詩句夢江東。

又《**和孫侔雁蕩山二首**》（**選一**） 《天台賦》後世多賢，復在君家《雁蕩》篇。氣逸還令人聳動，境幽初許俗流傳。萬峰林立浮雲外，一徑梯橫絕海邊。聞道歸艎從此逝，秋風招隱時依然。

《**宋史**》卷三一六《**趙抃傳**》 初，抃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侔爲作《孝子傳》。

藝文

曾鞏《**孫少述示近詩兼仰高致**》 大句閎篇久擅場，一函初得勝琳琅。少陵雅健材孤出，彭澤清閑興最長。世外麒麟誰可系，雲中鴻雁本高翔。白頭多病襄陽守，展卷臨風欲自強。

又《**寄孫正之**》 貌癯心苦氣飄飄，長餓空林不可招。能舉丘山惟筆力，可磨雲日是風標。詩篇綴緝應千首，學術窺尋豈一朝。耳冷高談經歲遠，江南春動雪還消。

王安石《**無錫寄孫正之**》 健席高檣送病身，亂山荒隴障歸津。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更幾人。

又《**得孫正之詩因寄呈曾子固**》 一歲已闌人意倦，出門風物更蕭然。水搖疏樹荒城路，日帶浮雲欲雪天。未有詩書論進退，謾期身世託林泉。因思漢北離羣久，此日窮居賴見賢。

又《**答孫正之**》 無才處處是窮途，兩地誰傳萬里書。節物崢嶸催歲暮，溪山蕭灑入吾廬。南歸猶喜尋同志，北去還聞困索居。佳句不須論舊約，相隨陽羨有籃輿。

劉敞《**答校書郎孫侔少述**》 金華勸講愧通經，銅虎分憂強請行。千騎亦知翁子貴，一麾誰覺仲容輕。西賓落莫空遺俗，北斗闌干有舊城。欲作《過秦》無與語，故人高論憶盱衡。

劉攽《**次韻孫少述二首**》 蓺苗欲其實，種椒欲其繁。我本正禮家，世人

稱二難。學射庾公斯，取友念必端。相與今白首，交通可以完。羨君脫塵垢，顧己羞素餐。聊爲鵬鷃飛，各自天宇寬。一月三寄詩，一詩千百觀。恍若從君游，君知我心歡。　爲貧始願仕，逢辰叨典州。樸直守故學，遲暮悲舊游。此邦詩書林，處士原憲儔。怪我何所爲，千騎居上頭。君恩重泰山，未有毫髮酬。遠慚《遂初賦》，清節第一流。桑榆不相遺，歡笑脫羈愁。

沈遘《次韻和少述見贈兼簡審言》　十年高卧占東南，禹穴幽踪久已探。峻節千尋山壁立，虛懷萬頃海波涵。愧非仲舉能延士，賴有君公爲對談。大句聯來兩豪絕，應知弱力已難堪。

蘇軾《次韻答孫侔》　十年身不到朝廷，欲伴騷人賦落英。但得低頭拜東野，不辭中路伺淵明。艤舟苕霅人安在，卜築江淮計已成。千里論交一言足，與君蓋亦不須傾。

劉斧

論述

孫沔《青瑣高議序》　萬物何嘗不同，亦何嘗不異。同焉人也，異焉鬼也。茲陰陽大數，萬物必然之理。在昔堯洪水，羣品昏墊，吾民幸而不爲魚者幾希矣。人鬼異物，相雜乎洲渚間。聖人作鼎象其形，使人不逢，又驅其異物于四海之外，俾人不見。凡異物萃乎山澤，氣之聚散爲鬼，又何足怪哉。故知鬼神之情狀者，聖人也，見鬼神而驚懼者，常人也。吾聖人所不言，慮後人惑之甚也。劉斧秀才自京來杭謁予，吐論明白，有足稱道，復出異事數百篇，予愛其文，求予爲序。子之文，自可以動于高目，何必待予而後爲光價？予嘉其志，勉爲道百餘字，叙其所以。夫雖小道，亦有可觀，非聖人不能無異云耳。

《能改齋漫錄》卷四　近世小說尤可笑者，莫如劉斧《摭遺集》所載《烏衣傳》。因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遂以唐朝金陵人姓王名謝，因海舶入燕子國，其意以爲烏衣爲燕子國也，其說甚詳。殊不知王者王導等人也，謝者謝鯤之徒也。余按《世說》：「諸王、諸謝，世居烏衣巷。」《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瑯琊諸王所居。」審此，則名營以烏衣，蓋軍兵所衣之服，因此得名。《摭遺》之小說，亦何謬邪。

項樂師《青瑣高議題記》　載宋朝雜事及名士所撰記傳。然其書，辭意頗鄙淺。

王士禎《青瑣高議別集跋》　此《剪燈新話》之前茅也。如此俚鄙而能傳後世，事固有不可解者。古人仰屋梁著書，冀一字之傳于後而不可得者豈少哉！漁洋山人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四　《青瑣高議》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略】。所紀皆宋時怪異事蹟及諸雜傳記，多乖雅馴。每條下各爲七字標目，如張乖崖明斷分財，回處士磨鏡題詩之類，尤近于傳奇。間有稱議曰者，寥寥數語，亦多陳腐。《讀書志》稱其詞意鄙淺，良非輕詆。公武所錄作十八卷，《宋史・藝文志》亦同，此本乃多兩卷，或坊賈傳刻，又有所竄入歟。蔡絛《鐵圍山叢談》稱所載孫酗射鼂被追，見韓琦爲紫府眞人事，其說不謬。然稱爲《青瑣小說》，或又其別名也。孫酗事，《魏公別錄》、《魏公家傳》皆載之，周煇《清波雜志》又考其同異，謂當以家傳爲正，其所引王老志別一說，即蔡絛語也。韓琦名德，何必死作閻羅王乃足取重？斧作小說，侈談神怪可矣，士大夫以爲實事，而記于家傳別錄，好事者又校正其異同，相率說夢，不亦傎乎？

紀事

《青瑣高議》前集卷四《王寂傳》　熙寧中，余自太原來汴京。

又後集卷三《巨魚記》　嘉祐年，余侍親通州獄吏，秋八月十七日，天氣忽昏晦，海風泯泯至，而雨隨之。是夜潮聲如萬鼓，勢若雷動，潮踰中堰，卒聞陰風海雨中，若有數千人哭泣聲。及曉，有巨魚卧堰下，長百餘丈，望之隆隆然如橫堤。

又《程說》　程說，字潛道，潭州長邑人。【略】程說與余先子嘗同官守，都下寓居，又與比鄰。

又後集卷九《鯉魚新說》 熙寧二年，余有故至海上。

著錄

《通志》卷六八《藝文略六》 《青瑣高議》十八卷，劉斧撰。

又 《翰府名談》二十五卷，劉斧撰。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青瑣高議》，右不題撰人。載皇朝雜事及名士所撰記傳。然其所書，辭意頗鄙淺。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青瑣高議》。 《青瑣摭遺》。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劉斧《翰府名談》二十五卷。

又 《摭遺》二十卷。

又 《青瑣高議》十八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青瑣高議》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青瑣高議》三冊。

項藥師《青瑣高議題記》 《宋史》云：劉斧有《青瑣高議》二十卷，《翰府名談》二十五卷，又《摭遺》二十卷，並傳於世。按《中興書目》，不題撰人。

《萬卷堂書目》卷三 《青瑣高議》十卷，劉斧。

《澹生堂藏書目》卷七 《青瑣高議》四冊二十卷，劉斧。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四 《青瑣高議》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不著撰人名氏。晁公武《讀書志》及《宋史·藝文志》皆著錄，亦皆不云誰作。趙與時《賓退錄》稱爲劉斧《青瑣高議》，當必親見其標題。前有孫副樞序，不稱名而舉其官，他書亦無此例，其爲里巷俗書可知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青瑣高議》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宋劉斧撰。諸家目多有宋刊本。 振綺堂有漁洋山人所藏鈔本。

又《續錄》 明萬曆刊本。 說郛本。 民國武進董氏誦芬室所刊書本，有別集七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青瑣高議》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別集》七卷，宋劉斧撰。明鈔本，陳寶晉跋，八冊。 《新增京本青瑣高議》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宋劉斧撰。明鈔本，三冊。【略】存十三卷。

王珪

論述

綜論

《華陽集》附《王珪拜相制》 具官王珪以詞章甲賢科，以行誼階仕籍。學窮經史之奧，識洞天人之交。自參貳于台衡，已薦更于歲律。茂宣忠力，協贊治功。宜陞調鼎之聯，庶盡秉鈞之效。

《歸田錄》卷二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凡鎖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爲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爲三卷。禹玉，余爲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爲白髮翁」也。【略】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于寫錄，僮吏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于諷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中山詩話》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爲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

蔡襄《王珪制》 具官某，才資敏茂，行實端方。奧學切於本元，懿文美於訓令。回翔禁近，光顯名譽。

韓維《王珪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兼充史館修撰散官如故制》 具官某姿度靖夷，才猷敏邵，學博而善知其統，文麗而不忘其要。而自入直辭禁，進侍經席，深厚之訓，爲國光

輝；法義之言，廣朕聞聽。不有優拜，曷章異禮？宜參秘殿之列，益重清廟之訪。噫！考近傳之課，則有獻可替否之責；論太史之法，則無虛美隱惡之過。益勵乃職，以副朕懷。

蘇頌《王珪可禮部侍郎制》 以爾具官某文章高第，經濟閎才。承密命於內庭，屢聞忠益；領諸儒於東觀，甫就編研。追書四紀之見聞，大備一朝之典法。言觀類例，咸自裁成。惟史氏之懋官，有前書之舊比。宗伯典禮，天臺貳卿，用旌善職之勤，且慰述先之志。

李清臣《王文恭公珪神道碑》 公泛通六經，深于《詩》、《書》，善史學。其爲文豪贍有氣，閎侈瓌麗，而不失義正，自成一家。掌文誥二十年，每一篇出，四方傳誦之。帝數語大臣：「王珪誥有體，他學士不逮遠矣。」朝廷有大述作，雖已秉政，猶特命爲之。修仁宗、英宗實錄及正史，多所刊定，意足而無長語。擬稿上，先帝手詔以比班、馬。英宗爲皇子，中書召公草詔，公對曰：「天下屬望立嗣子久矣，然必出自陛下意，則後莫能搖，一有搖動，所以階禍亂也。」帝諭以「決自朕意」，乃進稿。歐陽文忠公以爲得學士體。公草仁宗遺制，先帝爲太子冊，慶壽宮還政書，皆宣叙明暢，人以謂協濟大事，有翰墨之功焉。又記寶文閣，奉詔爲高衛王、康王碑，發明天子所以崇事聖母之意，天子嘉之。公榮遇最久，諸臣無以爲比，而謙儉愼默，未嘗有過。有毀者率弗驗，其後眷待愈隆。

許光凝《華陽集序》 大觀二年正月甲寅，有詔故相岐國王公之家，以文集來上。臣仲修等表言曰：「先臣珪以文翰被遇四朝，輔相神考十有六年。晚膺顧托，首陳上自有子之言，以定儲議，不敢自以爲功。既沒一紀之餘，仇怨攘功，架以奇禍。賴哲宗皇帝睿明，闔門得以全度。洎陛下嗣守大位，予其爵秩，祿其子孫。臣等雖萬死，豈足以仰報聖澤之萬一。茲承睿旨宣取先臣遺稿，臣等被命，感泣不自勝。【略】上覽奏惻然，展讀嘉歎。既又除罪籍，還贈謚，復繪像，畀其遺恩如故。夫賢者之處世，所可貴於天下者，不過事業文章而已。然鮮或兼之。昔絳侯有誅呂之功，而貽少文之誚；博陸有立宣之績，而被不學之議。則事業非不著也。相如以凌雲之賦，遊金門而無聞；宗元擅作者之稱，均司馬而貶死。則文章非不工也。岐國王公，弱冠登甲科，不出都城，致位宰相。當熙寧、元豐之際，翊戴聖主，比隆堯舜。蓋自嘉祐之初，與歐陽永叔、蔡君謨更直北門，聲名振於一時，學者尤所師慕。每一篇出，四方傳誦之。後雖當軸處中，朝廷有大典冊，必命公爲之。則事業文章，可謂兼之矣。公少登顯塗，未嘗遷謫。故平生著述，多代言應制之文，而無放逐無聊感憤之作。仁宗嘗稱公文有體，英宗嘗謂輔臣學士唯王珪能草制。神考每有聖作，多令公視草。嘗奉詔述高康王衛王碑，天語稱以「眞大手筆」。進仁英二帝紀，批詔以比班、馬。公薨垂三十年，後進之士聞公名，想見其風采，思欲誦其遺文而不可得。今家集既奏御，且鏤板以傳世，將使天下來世知公之受眷累朝，爲時宗工，與古之作者並駕而齊驅。若乃忠精結于上心，謀謨著於廊廟，載在信史，播在公議，此不復書。謹序。

《嬾真子》卷二 舊說載王禹玉久在翰苑，曾有詩云：「晨光未動曉驂催，又向壇頭飲社盃。自笑治聾終不是，明年強健更重來。」或曰：「古人之詩有此意乎？」僕曰：「白樂天爲忠州刺史，《九日題塗溪》云：『蕃草席鋪楓岸葉，竹枝歌送菊花盃。明年尙作南賓守，或値重陽更一來。』亦此意也。但古人作詩，必有所擬，謂之神仙換骨法。非深於此道者，亦不能也。」

《韻語陽秋》卷一 人言居富貴之中者，則能道富貴語，亦猶居貧賤者工於說饑寒也。王岐公被遇四朝，目濡耳染，莫非富貴，則其詩章雖欲不富貴得乎？故岐公之詩，當時有至寶丹之喩。如「寶藏發函金作界，仙醪傳羽玉爲臺」，「夢回金殿風光別，吟到銀河月影低」等句甚多。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晏元獻云：「太乞兒相。若諳富貴者，不爾道也。」

周必大《跋王禹玉立英宗爲皇子詔草及奏本》 岐公既于中書聚廳處受御札立皇子，夫復何疑，猶請對而後草詔，可謂過乎思慮矣。然卒不免于讒語，賴英宗聖明，延見蕊珠，進職端明，且有盤龍金盒之賜。逢辰則然，智力何有哉！不然，先日之謹畏，只足以成後來之罪戾耳。淳熙戊戌十月十五日。

又《跋王禹玉謝翰林學士表本》 翰苑多雜著，其體不一。某以乾道庚寅歲初忝寓直，凡詞頭之小者，院吏輒以片紙錄舊作，謂之屏風兒。予笑曰：「此陶穀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今觀王岐公《謝承旨表》稿，亦連別本，殆屏風之類矣。其詞謂「由西掖入北門，行將二紀」，又云「鼎聖曆之肇新，顧藩麾之屢易」，則爲張文定公安道無疑。然「宏博燕閑，浮鼇宣精」等語，岐公表實用之，文體大略亦相類，顧不嫌于同，此前輩廣大規模也。淳熙戊戌十月十四日。

《東都事略》卷八〇《王珪傳》　臣稱曰：王珪爲相，隨時俯仰，與蔡確比，以沮司馬光而興西師之役，此可罪也。珪既死，而爲章惇所陷，以爲臣不忠，追貶散秩，則非其罪矣。其後惇于簾前有異議，亦以爲臣不忠貶。夫吉凶之于人猶影響也，可不戒哉。

《書舊續聞》卷三　許尚書光凝君謀論本朝內制，惟王岐公《華陽集》最爲得體，蓋禹玉仕早達，所與唱和無四品以下官。同朝名臣，非歐陽公與王荆公，其葬者往往出禹玉手，《高二王》、《狄武襄碑》尤有史法，而貴氣粲然。君謀，岐公婿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華陽集》一百卷【略】。集中多大典冊、詔令。其詩號「至寶丹」，以其好爲富貴語也。

劉克莊《章仲山詩跋》　詩非達官顯人所能爲，縱使爲之，不過能道富貴人語。世以王岐公詩爲至寶丹，晏元獻不免有「腰金枕玉」之句，繩以詩家之法，謂之俗可也。

《仕學規範》卷三五　王岐公在中書最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唐李衛公作文箴，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又　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司馬文正亦有金桴，王岐公最多。

《歸田詩話》卷上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翠等字，世謂之至寶丹。其子明之在姑蘇有所愛，比至京師，公強留之。逾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畫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紫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徹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句意甚工，而富艷奇巧，蓋得公家法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王珪）人品事業，皆無可取，然其文章則博贍瓌麗，自成一家。計其登翰苑、掌文誥者幾二十年，朝廷大典策皆出其手，故其多而且工者，以駢儷之作爲最，揖讓於二宋之間，可無愧色。王銍、謝伋、陸游、楊萬里等往往稱之，殆非虛美。其詩以富麗爲主，故《王直方詩話》載時人有「至寶丹」之目，以好用金玉錦繡字也。然其掞藻敷華，細潤熨貼，精思鍛鍊，具有鑪錘，名貴之篇，實復不少，正不獨葛立方、方回所稱《明堂慶成》、《上元應制》諸篇爲工妙獨絕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王）珪不出國門，坐致卿相，無壯遊勝覽拓其心胸，亦無羈恨哀吟形於筆墨，故其文多臺閣之體，其詩善言富貴，當時謂之至寶丹。然論其詞華，則固二宋之亞也。

《石洲詩話》卷三　王岐公，君玉從弟也，其詩亦不減君玉。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王珪》　預宴東堂暮鑰殘，曾看虹氣吐毫端。鰲山鳳輦觀燈夕，恰稱人呼至寶丹。

黃道讓《論詩》　語似無難正是難，一人吟苦萬人傳。鞭龍御鳳有仙骨，陋殺岐公至寶丹。

分論

《瑚璉賦》　《嬾眞子》卷一：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瑚璉賦》，官韻「端木賜爲宗廟之器」。滿場中多第二韻用「木」字，云：「彼聖人粤有端木。」而禹玉獨於第六韻用之：「上晞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笑宰予，耻作不雕之木。」則其奇巧亦異矣。

《賜吳奎免恩命不允詔》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淵然古色。

《戒諭夏國主詔》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辭不過嚴，而簡潔有體。

《賜皇長子淮陽郡王免恩命不允批答》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深潤無俗氣。

《賜皇伯祖承亮改封秦國公免恩命不允批答》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舉止闊遠，絕去纖弱。

《賜韓琦免明堂恩命不允批答》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鉅典閎辭，略見此答。

《除富弼制》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氣局闊大，非鄭公不稱此辭。

《賀老人星見表》　《玉海》卷二〇三《辭學指南》：華陽《賀老人星見表》曰：「金行貫序，顥氣肅乎西成；珠緯躔空，祥輝麗乎南極。」又曰：「薦人君之壽，既稽元命之圖；表天下之安，又載西京之志。」一時慶語，無出其右。

《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　《四六話》卷下：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

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爲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云：「雁飛銀漢，雖閱景於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於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罹矰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神宗御集表》云：「鳳生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遙；龍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

《高康王墓誌》 陸游《跋高康王墓誌》：王岐公文章閎麗，有西漢風，而宋常山書法森嚴，實傳鍾、張古學。方裕陵致孝寶慈，極天下養，故并命兩公彰顯高氏先王功烈，以詔萬世，可以爲寵光矣。

《立春溫成皇后閤帖子》 《臨漢隱居詩話》：溫成皇后初薨，會立春進詩帖子。是時，永叔禹玉同在翰林院，以其虛閣，故不進。俄而有旨，令進溫成閤帖子。永叔未能成，禹玉遽口占一首云：「昔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永叔深歎其敏麗。《載酒園詩話・王珪》黃白山評：「昔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似玉容長不老，只應春日勝人間。」此岐公立春進《溫成閤帖子》，時溫成已薨，有旨並進如生時。薨後進詞，極難體貼，立意稍近，即似挽詩矣。此作玲瓏活脫，眞有水月鏡花之妙，置之唐絕，豈可復辨，乃賀竟不之及，何耶！

《端午夫人閤帖子》 《詩林廣記》後集卷一引劉後村云：「此詩出新意於綵絲巧粽之外，眞可喜也。」

《元宵應制》 《焦氏筆乘續集》卷五：王岐公作《元宵應制》詩，子厚問公使何事，岐公曰：「鼇山鳳輦耳。」子厚以爲陳言，且疑所紿。詩成，果用此二事，所謂「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是也。子厚歎服，以爲不可及。事雖尋常，只是能點化用之，便成佳句，此可悟作文之法。《載酒園詩話・王珪》：「六鰲」、「雙鳳」，詞誠鉅麗，然尚不及唐人早朝應制。

《寄程公闢》 《墨莊漫錄》卷四：王禹玉丞相寄程公闢詩云：「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斛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其對甚新也。

《奉詔餞潞公出鎮西京》 《墨莊漫錄》卷四：文潞公丞相出鎮西京，奉詔於瓊林苑燕餞，從列皆預，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爲內相，詩云：「都門秋色滿旌旗，祖帳容陪醉御巵。功業迥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匣中寶劍騰霜鍔，海上仙桃壓露枝。昨日更聞褒詔下，別刊名姓入周彝。」時以爲警絕。曾紘伯容爲予言：「此詩第一句便見體面之大，若非上公大僚，詎敢於都門而張旌旗耶？此餘人所不可當也。」白居易《獻裴度丞相》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禹玉用此事也。《艇齋詩話》：元豐中，王禹玉《餞文潞公》詩云：「功業獨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最爲的當。然此語亦本白樂天《上裴晉公》：「聞說風情筋力在，祇如初破蔡州時。」世間佳語，未有無來歷也。《老學庵筆記》卷一〇：白樂天《寄裴晉公》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王禹玉《送文太師》詩云：「精神如破貝州時。」用白語而加工，信乎善用事也。《娛書堂詩話》卷上：白樂天獻裴晉公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王禹玉上文潞公詩云：「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隱括樂天語也。《載酒園詩話・王珪》：《奉詔餞潞公出鎮西京》：「功業迥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形容老壯，果不入俗，固一時之冠。

《題齋宮》 《續墨客揮犀》卷六：京師祭二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熙寧三年爲翰林承旨，又膺是任，題詩齋宮曰：「鄰鷄未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盃。自笑治聾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來。」執政聞而憐之。《圍爐詩話》卷五：王禹玉爲翰林學士，典內制十八年。嘗祭太社，題詩齋宮云：「鄰雞未唱曉驂催【略】。」唐人詩也。「社酒治聾」，唐、宋諺語。「強健」二字深遠。

《邵安簡公挽詞》 《許彥周詩話》：外祖父邵安簡公，布衣時上《平元昊策》，又嘗勸仁廟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知越州，又移知鄆州。其薨也，岐公作《挽詞》云：「被褐曾陳定羌策，汗青猶著立儲書。春風澤國吟箋落，夜雨溪堂燕豆疏。」前輩詩不獨語句精煉，且是著題。

《宮詞》 《韻語陽秋》卷三：唐王建以宮詞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宮詞百篇，不過述郊祀、御試、經筵、翰苑、朝見等事，至於宮掖戲劇之事，則祕不可傳，故詩詞中亦罕及。若建者，乃內侍王守澄之宗姪，得宮中之事爲詳。《載酒園詩話・王珪》 惟宮詞多佳者，然亦工于鋪叙耳，求如子雲之勸百而諷一，亦未易言也。

傳記

《宋史》卷三一二《王珪傳》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略】珪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嗜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舉進士甲科，通判揚州。吏民皆少珪，有大校嫚不謹，捽置之法。王倫犯淮南，珪議出郊掩擊之，賊遁去。召直集賢院，爲鹽鐵判官、修起居注。【略】進知制誥、知審官院，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遭母憂，除喪，復爲學士，兼侍讀學士。【略】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而歎曰：「眞學士也。」帝宴寶文閣，作飛白書分侍臣，命珪識歲月姓名。再宴羣玉，又使爲序，以所御筆、墨、箋、硯賜之。【略】英宗在位之四年，忽召至蘂珠殿，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盆，諭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間，二府員缺，即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爲久次，嘗因展事齋宮，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官制行，由禮部侍郎超授銀青光祿大夫。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蔡確爲右僕射。【略】八年，帝有疾，珪白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爲太子。太子立，是爲哲宗。進珪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五月，卒於位，年六十七。特輟朝五日，賻金帛五千，贈太師，謚曰文恭。賜壽昌甲第。珪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閎侈瓌麗，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紹聖中，邢恕謗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略】珪由是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削諸子籍。徽宗即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謚。政和中，又復之。

《隆平集》卷一九《王珪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八〇《王珪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王珪《進所業表》 臣稟生孤陋，陶化醇醲。剽先民之緒風，承一師之末學。法度之御，卒獲禽而少功；支離之形，視攘臂而無用。里閭湮沒，歲月困勞。偶監蓋川之推，旋籍太常之奏。趨奉大對，幾脫容刀之慚；擢置上遊，都念敝帚之見。一命補外，半符留中。歲漕舟車之衝，日率文墨之繫。道路迎送之所交錯，簿書期會之所放紛，職幾以墮，學浸以落。而自解去下吏，被疾連延，趨還大廷，積日淹久。尚人言之未擯，緊天造之曲容。其敢自飾草茅之愚，以動朝廷之聽？徒以沿世清緒，遭時上文，過隨衆賢，嘗搖盛際。有伯魚之志，止圖一見之榮；無賈生之才，敢期半夜之召？疏賤之覬，怔忪不遑。

又《乞退第一表》 臣起家單陋，遭世休平。過自飾于空愚，濫遍更于華近。適幸聖圖之作，俾參幾事之元。以至審于師虞，付以宰政。方皇帝陛下振興法度，收拾俊豪，臣于此時，曾何云補？既無代天之妙用，又鮮經國之智謀。久積妨賢之譏，嚮歸空食之咎。加之禍生于福過，老至而疾侵。妻逝女亡，神殫形瘁。一脛之瘇，幾至如腰；雙瞳之昏，莫能視物。儻顧貪于厚祿，終孤負于明恩。

又《辭免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臣早以陋文，被于殊獎。閔三朝之白首，起四海之孤踪。晚與政途，旋尸宰枋。地爲非據，既虧巖石之瞻；知靡自周，何補袞衣之闕？每驚暮晷，未報明恩。敢冒寵于制綸，更升華于揆路。方皇帝陛下修廢官之典，追盛古之風，作新羣俊之才，于變黎元之治，獨觀昭曠，並會精神，豈曲容于至愚，能共濟于丕務？伏望皇帝陛下考愼所與，獨知乃誠。蓋任隆者爲衆訾之歸，器近者有疾顚之畏。願上回于邦渙，庶下厭于師言。

又《辭免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第一表》 臣早會熙辰，誤攀畯軌，浸被大明之訪，晚躋近輔之班。白首立朝，無先容于左右；丹誠許國，惟自誓于神祇。然而動不足以蓋遺，衰不足以勝劇。屬講合宮之事，有嚴上帝之禋，盡先王之聖

心，斥羣士之邪說。高靈墮而虛席，萬福充而昭庭。顧臣總使于先期，如臣誕孕之首命，躐文階之新秩，離客相之舊聯。名動四海之隅，位冠百僚之上。將何以應三王之丕治，圖一世之休庸？竊自省循，莫皇起處。

又《辭免參知政事表》 臣識不足造幾，材不足應務，徒以諸生之學，荷于累聖之知。潤色文章，久與遊于二禁；彌縫獻納，卒無補于一毫。坐淹華歲之陰，空點高門之地。加壯心之未折，復蕪思而多窮。積妨賢畯之途，屢丐江湖之守。敢圖休綍之下，更使蕞軀之承。偃者既升，彼指頂之愈衆；負而且乘，亦致寇之可虞。

《墨客揮犀》卷四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蝨之功。」公曰：「何如？」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石林燕語》卷一〇 王禹玉作《龐潁公神道碑》，其家送潤筆金帛外，參以古書名畫三十種。杜荀鶴及第時試卷，亦是一種。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八 《石林詩話》云：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於階下，而宰相答拜於阼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尚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既以董正百官，不得不正其名分於始，此國體，非爲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習外班朝，星辰影落三階上，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

《揮麈餘話》卷一 熙寧三年，曾宣靖爲昭文相，以疾乞解機政，久之，除守司空、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王文恭爲內相，當制進草，神宗讀至「高旗鉅節，遙臨踐土之邦；閒館珍臺，獨揖浮邱之袂」，顧文恭笑云：「此句甚熟，想備下多時。」文恭云：「誠如聖訓。」歸語其子仲修云：「吾自聞魯公丐去，即辦此一聯。」歎服上之精鑒如此。

《鷄肋編》卷中 岐國公王珪在元豐中爲丞相，父準、祖贄、曾祖景圖，皆登進士第。其子仲修，元豐中登第。公有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注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四世凡十榜登科。」後侄仲原子耆、仲孜子昴相繼登科，昴又魁天下。本朝六世登第者，與晁文元二家，而晁一世賜出身也。崇寧四年，耆初及第，岐公長子仲修作詩慶之曰：「錫宴便傾光祿酒，賜袍還照上林花。衣冠盛事堪書日，六世詞科只一家！」

《藝苑卮言》卷八 宋王岐公珪爲學士，嘗月夜上召入禁中，對設一榻賜坐，王謝不敢，上曰：「所以夜相命者，正欲略去苛禮，領略風月耳。」既宴，水陸奇珍，僊韶霓羽，酒行無算。左右姬嬪，悉以領巾紈扇索詩，王一一爲之，咸以珠花一枝潤筆，衣袖皆滿。午夜，乃令以金蓮歸院。翌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宣政以還，京、攸、王、李，諧謔唱和，寵焰一時。德壽、重華，史衛公、吳郡王、曾覿、張崙，亦復接踵，然皆亡國之徵，或是偏安逸豫，不足多載。

作品本事

《東軒筆錄》卷四 熙寧十年夏，京輔大旱，主上以祈禱未應，聖慮焦勞，一夕，夢異僧吐雲霧致雨，翌日，甘澍滂足，遂以其像求之佛閣中，乃第十尊羅漢也。上之精虔感應如此。時集賢王丞相珪有《賀雨》詩，略曰：「良弼爲霖孤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即其事也。

又卷六 京師春秋社祭，多差兩制攝事。王僕射珪爲內外制十五年，祭社者屢矣。熙寧四年，復以翰林承旨攝太尉，因作詩曰：「鷄聲初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盃。自笑怡怡不辭醉，明年強健更須來。」是冬，遂參知政事。

又卷一〇 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相，劉丞相沆、王文安公堯臣爲參知政事，始議立皇嗣，而事秘不傳，雖英宗亦莫知也。元豐中，文安子同老上書言：「先帝之立，乃先臣在政府始議也，其始終事并藏于家。」及宣取，上驚歎久之。是時鄭公、劉公、王公皆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遽召至闕，慰藉恩禮，窮極隆厚，冊拜太尉。及還西都，上作詩送行，有「報主不言功」之句。兩府并出餞，皆有詩，王丞相禹玉詩有「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蓋謂是也。

《麈史》卷中 慈聖光獻皇后以元豐庚申十月二十日上仙，是夕，永裕召執政近臣入侍聖容。其年春，上幸西池，慈聖以珠盤蹙馬鞍遺上，上自池乘以歸。慈聖好植花，多乘小輦游苑中，上常扶侍之。所居殿曰「慶壽」，在福寧之東，是夜毀香閣垣爲百官入聽遺告。庭中有二小亭，金書牌曰「賞蟠桃」、「賞大椿」。明年三月，將奉山陵，詔百官各進挽詞二首，故相王珪曰：「誰知老臣淚，曾泣見珠襦。」

《墨莊漫錄》卷四　王禹玉爲翰苑，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對蕊珠殿，時賜紫花墩令坐，踰數刻方罷。明年，英廟上僊，珪作挽詞，有云：「曾陪蕊珠殿，獨賜紫花墩。」蓋謂是也。

又卷九　熙寧十年，京師春旱，上心焦勞，于後苑瑤津亭建道場祈禱。上精誠甚切，一夕夢一僧，形容甚異，于空中吐霧以興雨。乃覺，雨遂大注。上大悅，求其像于佛閣下，乃羅漢中第十尊者也。元絳厚之時爲參政，作《喜雨》詩，王禹玉和其韻云：「紫殿霄祈感聖憂，玉毫曾降梵王州。慈深三界雲常聚，法遍諸天雨自流。作弼爲霖孤宿望，神僧吐霧應精求。」云云。

又卷一〇　王禹偁元之久爲從官，而未嘗知舉，有詩云：「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王岐公珪在翰苑凡十七八年，三爲主文，常在試闈戲書考簿後云：「黃州才藻舊詞臣，幾歎門生未有人。自笑晚遊金馬客，曾來三鑠貢闈春。」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熙寧二年十一月，京師每夕有赤氣，見西南隅如火，至人定乃滅。人以爲皇子降生之祥。故王禹玉作《大宴樂辭》云：「未晚清風生殿閣，經旬赤氣照乾坤。」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一引《復齋漫錄》　嘉祐七年冬，宴羣臣於羣玉殿。英宗以皇子預坐，在舍人待制之後。岐公詩云：「翠輦生香容扈蹕，黃金塗紙看揮毫。」介甫云：「何不言翠玉裝輿？」岐公改之以進。

《揮麈錄》後錄卷一　神宗朝，詔修仁、英兩朝國史。開局日，詔史院賜筵。時吳冲卿爲首相，提舉二府及修史官，就席上成詩賦【略】。王禹玉云：「曉下金門路，君筵聽召餘。簪纓三壽客，筆削兩朝書。身老雖逢此，恩深盡醉歟。傳聞訪餘事，應走使臣車。」

樓鑰《跋王岐公端午帖子》　嘉定二年大宗正丞兼吏郎王君以曾祖岐公《端午帖子》並和范蜀公詩一軸示鑰，且求跋。鑰曰：《華陽集》一百卷，可謂多矣。然岐公在翰苑幾二十年，著述殆不止此。嘗問公之孫大監，云：「不惟有所遺逸，如《資治通鑑序》、《韓魏公神道碑》皆曰御制，不敢編入家集中。」鑰謹考此軸所書太皇太后，慈聖光獻也；皇太后，宣仁聖烈也；皇后，欽聖憲肅也。時熙寧三年，裕陵之盛際也。後一詩，集中詩題有云「兼呈司馬君實內翰」，又自注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四世凡十榜登科。」又云：「予與景仁、君實有子登第。」公長子仲修，蜀公之子百揆俱在棄公祖洽牓第四甲。溫公之子康中明經一甲，亦在是年。集中詩與子皆同，惟「鳴鳳」作「雛鳳」云。

《容齋五筆》卷九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于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撰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閣曈曨隱曉霞，瑤墀九御薦菖華。何時又進江心鑒，試與君王卻從邪。」【略】端午故事，莫如楚人競渡之的，蓋以其非吉祥，不可施諸祝頌，故必用鏡事云。

《中吳紀聞》卷一　陳之奇，字虞卿。鄉人以其有賢德，故以君子稱之。初登第，爲鄱陽尉，後爲丹徒泰興令。李璋尚秦國大長公主，下國子監舉通經術有行義者爲教授，遂以公充選。未幾乞致仕，遷太子中允，時年未五十。俄除平江軍節度掌書記，復以爲教授，詔裝錢促遣之，力辭不赴。公道德著於鄉，雖閭巷小兒亦知愛敬，有爭訟久不決者，跨蹇驢至其家，以大義感動之，皆爲之革心。自掛冠後，閒居十八年，熙寧初卒，葬花山。王岐公爲作志，題之曰《陳君子墓銘》。

《演繁露》卷一五　禁中鐘鼓院在和寧門譙上，其上鼓記五更已竟，外間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擊鼓，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數十聲，門開。人知促配五更，不擊六鼓何義也？【略】本朝王禹玉亦有詞云：「焚香熏熨赭黃衣，恐怕朝陽進御遲。禁鼓六更交早直，歸來還直立班時。」以二宮詞詳之，禁中記更鼓不究平曉者，蓋交更之際，翌日當直宮女須以未曉前先來受事，則凡應奉蚤朝皆可夙辦。若候正交五更始來，則不及事矣。

著錄

許光凝《華陽集序》　大觀二年正月甲寅，有詔故相岐國王公之家以文集來上。臣仲修等表言曰：「【略】茲承睿旨宣取先臣遺稿，臣等被命，感泣不自勝，謹序次一百卷，繕寫以進。【略】」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王岐公華陽集》一百卷。

《東都事略》卷八〇《王珪傳》　珪有文百卷，號《華陽集》。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王岐公《華陽集》。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華陽集》一百卷。

《讀書附志》卷下　王岐公《華陽集》一百卷，右王文恭公珪之文也。大觀二年詔故相岐國王公之家以文集來上，其子朝散大夫、管勾南京鴻慶宮、上護軍仲修等表進之，許光凝爲之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華陽集》一百卷，丞相岐國文恭公龍舒王珪禹玉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五　《華陽集》一百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珪集》一百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王氏《華陽集》一部十二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氏《華陽集》十二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珪《華陽集》一百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華陽集》十二冊，全。

《絳雲樓書目》卷三　王珪《華陽集》三十冊。陳景雲注：「一百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華陽集》六十卷附錄十卷，永樂大典本。【略】集本一百卷，諸家著錄皆同。自明以來，久已湮沒，僅《宋文鑑》、《文翰類選》等書略載數篇。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裒掇排比，所存詩文尚夥，而內外制草爲尤備，其生平高文典冊，大約已罕所遺佚。謹依類編次，釐爲六十卷。其遺聞逸事，與後人評論之語見於他書者，亦詳加蒐輯，別爲附錄十卷，系之集末，用資考核。至其中有青詞、密詞、道場文、齋文、樂語之類，雖屬當時沿用之體，而究非文章正軌，不可爲訓，今以原集所有，姑附存之，而刊本則概加刪削焉。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華陽集》六十卷，附錄十卷，宋王珪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聚珍板本，四十卷。　許氏有盧校本。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王岐公宮詞》一卷。

《趙定宇書目》　《王岐(公)宮詞》一本。

《脈望館書目》　《王岐公宮詞》一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王岐公《宮詞》一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王珪《宮詞》一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王岐公宮詞》一卷，宋王珪撰，明五川精舍活字印本，一冊。

藝文

文彥博《王太師挽詞二首》　賢書早入英雄彀，冠歲高馳賈馬聲。一紀玉堂司大筆，兩朝金鼎主和羹。天邊遽失騎箕象，川上猶思用檝名。欲識聖恩優異處，密章重疊賁佳城。　去春解組遂西征，曾辱都門出餞行。席上詩成光退迹，樽中酒滿叙離情。經年方歎音容隔，此日俄驚柱石傾。羸老不能親引紼，臨風灑淚濕襟纓。

范鎮《祭王岐公文》　維鎮與公，官事多同。若一臂交，常相依從。公進於朝，鎮退居窮。罙十六年，公譽日充。方遂平生，奄忽以終。自予退居，人事殊絕。侍從常僚，不復通謁。惟公每歲，遇上元節，置酒開罇，笙歌間設。樂道舊故，窮歡極悅。自顧耄耋，年七十八。苟在人世，能幾日月？今公此行，豈爲永訣？所恨老劣，不能酬別。

范祖禹《王岐公挽詞三首》　景運光華際，洪鈞十六年。文明憲前古，禮樂被敷天。有美經邦國，無成載物權。君臣時契會，俯仰逐流川。　乘雲仙馭遠，出震帝圖新。百辟瞻元宰，繁機仗老臣。天中扶日月，拱極失星辰。終始先朝遇，勤勞至沒身。　王儉風流相，岐公博瞻資(唐相杜祐封岐公)。敷文成國典，亮采作官師。劍佩空黃閣，音容想赤墀。元臣葬禮盛，簫吹朔風悲。

劉跂《代祭王左相文》　穆穆王公，盛德之興。世有顯聞，以遠厥聲。曰嘉與商，實相西京。自導至儉，江左底平。惟皇有作，克冒厥輔。抉之不疑，機柄以付。訓齊臣工，新美王度。二紀艱哉，始卒公助。據古殫洽，傅誼雍容。丙吉寬大，胡廣中庸。年高彌劭，道大益冲。古之惇史，舉世是宗。夫豈一名，厥有大節。繁潰危疑，談笑以決。淵渟無波，山立不折。皇哉得公，千百而一。惟皇厭世，御氣上賓。公亦不憖，奄忽收神。幽明異趣，竟爲君臣。公乎知終，實哀斯人。斯人是哀，亦私自唁。公方通顯，某則疏賤。省戶選郎，宰府除掾。推轂提衡，媒之上眷。退而味公，直道是依。不以勢合，亦不以離。風雨如晦，金石能移。閱人孔多，曾獨見知。方以外使，越在西境。薨問奄至，哀惶悲哽。蓄厚不貲，覆以俄頃。一訣終天，無復音聲。嗚呼哀哉。三臺夜折，一鑑朝亡。宅更平仲，襚歸柳莊。殯帷沉寂，銘旐飛揚。城空鶴去，劍沒龍藏。嗚呼哀哉。想

公儀兮倏如故，魂幻眇兮今焉處。施則厚兮報無所，臨文辭兮涕零雨。嗚呼哀哉，尚饗！

雜錄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八 《王直方詩話》云：禹玉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佞翻王介甫，奇奇歆殺宋昭宣。嘗言井口難爲戲，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指言是張山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山人曰：「某自來多作十六十七字詩，着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

司馬光

論述

綜論

歐陽修《薦司馬光劄子》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逾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愼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

王安石《司馬光知制誥制》 具官某操行修潔，博知經術，庶乎能以所學施於訓詞，俾掌贊書，往諧朕志。

又《司馬光改天章閣待制制》 具官某文學行治，有稱於時，故明試以言，使司告命。而乃固執辭讓，至於八九。改序厥職，以伸爾志。

又《待制司馬光知禮部郎中制》 具官某行義信於朝廷，文學稱於天下。比更任使，會課當遷，進位二等，以嘉爾績。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章彙·司馬光》 素有行實，忠亮正直，以道自任，博通書史之學。可備顧問。

范純仁《司馬公詩序》 端明殿學士司馬公，以淸德直道名重天下，其修身治家，動有法度，其子弟習而化之，日趨於善，蓋亦不言之敎矣。又伸之以詩章，俾其諷誦警策，則其「積善」、「貽謀」之道，可謂至備，宜其子子孫孫，世有令人。【略】宏，予之子婿也，持公詩求序於予。

鄧潤甫《除司馬光左僕射制》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受材高明，履道醇固。智足以任天下之重，學足以知先王之言。逮事厚陵，遍儀侍從之列，被遇文考，擢總樞機之繁。有大臣特立之風，蹈君子難進之節。方予訪落之始，起應秉鈞之求。調娛萬幾，必先敎化之意，辨察百職，不失禮義之中。是用諮諏僉言，褒加異數。越升左揆之路，兼峻東臺之班。

蘇軾《司馬溫公行狀》 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爲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略】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

及之。【略】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詳，故錄其大者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謹狀。

又《司馬溫公神道碑》　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歛餘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愼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爇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

又《溫公過人》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耳。」余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皆可終身守之。

又《跋司馬溫公布衾銘後》　士之得道者，視死生禍福如寒暑晝夜，不知所擇，而況膏粱脫粟、文綉布褐之間哉！如是者，天地不能使之壽夭，人主不能使之貴賤，不得道而能若是乎？吾其敢以恭儉名之。仲尼以簞瓢得之顏子，余于溫公亦云。

《侯鯖錄》卷八　司馬文正公言行俱高，然亦每有謔語，嘗作詩云：「由來獄吏少和氣，皐陶之狀如削瓜。」

黃庭堅《跋司馬溫公與潞公書》　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顚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張耒《書布衾銘後》　司馬公之儉德，蓋望其眉宇，聞其語言，而使奢逸之意消，不必考其服器而後知也。公薨于東府，某往哭之，見覆尸以布衾，上有銘焉，蓋此銘也。

畢仲游《上侍郎司馬溫公書》　閣下以身任天下之重，而人以天下責公者，何事耶？當熙寧之初，先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天下之人忻忻然曰：「樞密副使者，君子行道之府也。而君子得居之，天下其庶幾乎！」及公逡巡而去，不累於位，天下之人復忻忻然曰：「樞密副使者，人之所禱祠而求者也。而君子不苟居之，吾道其庶幾乎！」故閣下進合天下之願，退爲吾道之助，則人之望公，其何如也？公居洛十五年，道德日富，聲譽日隆，天下之言正直者，至公而後止焉，則人之信公，復何如也？今先帝厭世，主上富於春秋，發喪之日，京師四面語曰：「非司馬資政不能治天下。」曾不三月，而遂筦朝政，則人之期公，又何如也？夫以身任天下之重，爲四方之所信，起副中外之望，而應衆人之所期。天下之事至大，今日之務至難，愛公者至多，而嫉公者至深也。豈惟生民利害得失之際，而亦天地陰陽交爭之時。愛公者皆貧賤疏逖，不足侍於下風，而嫉公者巧爲機穽，潛布耳目，多塗以誤公之事，反覆以亂公之策。雖主上明聖，注意於公者久，而閣下蓄積深厚，所以爲天下者皆平日之所固有，然非齋戒以臨之，精微以思之，擇術以行之，博取於人以成之，事猶未可知也。此某所以卧不安席，食不甘味，而欲以外議告者也。

劉嶠《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序》　大丞相溫國文正司馬公，出於去聖數千歲之後，其公忠直亮，根於性質之自然，非勉而中、思而得者。見於修身踐言，則孝弟忠信，雖蠻貊而可行，在屋漏而不愧。至其施諸政事，則關百聖而不慚，蔽天地而不恥。其發爲文章，則探陰陽造化之賾以豐其源，躬仁義禮樂之實以沃其膏，酌聖賢出處之正以厲其操，通古今因革之變以博其施，非徒載之空言也。是文也，君天下得之，足以鑒興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

勸忠嘉、盡臣節；士庶人得之，足以檢身厲行，爲君子之歸；以至山顚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斟酌厭飫，隨取隨足。夫丹青可渝，而公之文不可朽也；金石可磨，而公之文不可磷也。山可摧，澤可涸，而公之文愈久愈新，垂世而亡窮也。公又嘗著《資治通鑑》，備論前世君臣善否之蹟，與其理亂興亡之證，別爲一書。公非有意於立文者，然將以鼓吹六經，羽翼名教，則肆筆爲言，不約而成章。古語曰：木有文，而水有波，雖欲更之，無奈之何！韓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昔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憫王道之無傳也。公立朝大節，輔相勳庸，凜凜在人耳目。公雖云亡，斯文未喪，學者傳誦，非獨得其言，得其書而已。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司馬光）好學如饑之嗜食，于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猶好《禮》。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于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

《**東都事略**》**卷八七《司馬光傳**》　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耆食，于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于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爲冠昏喪祭法，適古今之宜。自始立朝，至于爲相，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應務，不捨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有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百姓聞其喪，罷市而往弔，粥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蓋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溫公文字中多取荀卿助語。

《**自警篇**》**卷二**　司馬溫公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按文集，公有《上龐丞相啓》，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于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闒前脩之藩。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假手于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邪？若苟貪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

《**書齋夜話**》**卷四**　司馬溫公自言不善四六，或謂其倦於屬對，非也。四六獻諛失實，故溫公不肯爲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〇**　《徽言》三卷。司馬光手鈔諸子書，題其末曰：「余此書類舉人所鈔書。然舉人所鈔獵其詞，余所鈔覈其意。舉人志科名，余志道德。」其書「迂叟年六十八」，蓋公在相位時也。方機務塡委，且將屬疾，而好學不厭，克勤小物如此。所鈔自《國語》以下六書，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重，無一筆不謹，百世之下，使人肅然起敬。

《**文章精義**》　《綱目》是續《春秋》。《資治通鑒》是續《左傳》。光，大儒名臣，固不以詞章爲重，然即以文論，其氣象亦包括諸家，凌跨一代。邵伯溫《聞見後錄》記王安石推其文類西漢，語殆不誣。伯溫又稱，光除知制誥，自云不善爲四六，神宗許其用古文體。今案集中諸詔，亦有用儷體者，但語自質實，不以駢麗爲工耳。

《**宋史**》**卷三三六《司馬光傳**》　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略】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吳澄《張氏自適集序》　歐、曾、王、蘇同時，司馬文正公豈出數子上哉？然讀者不肯釋手，何歟？蓋其心術正，倫紀厚，持守嚴，踐履實，積中發外，辭氣和平，非徒言之爲尚，以人論文則然也。

《**戴酒園詩話**·**司馬光**》　荆公詩人猶稱之，溫公絕無言及者。余喜其清醇，亦一時雅音。如《哭張子厚》：「人生會歸盡，但問愚與賢。借令陽虎壽，詎足驕顏淵！」雖至論，猶屬端士之常。其最妙者在五言律。如《哀李牧》曰：「椎牛饗將士，拔距養奇才。虜帳方驚避，秦金已闇來。旌旗移幕府，荆棘蔓叢臺。部曲依稀在，猶能話郭開。」《馬伏波》曰：「漢令班南海，蠻兵避鬱林。天涯柱分界，徼外貢輸金。坐失奸臣意，誰明報國心？一棺忠勇骨，飄泊瘴煙深。」《讀漢武本紀》曰：「方士陳丹術，飄飄意不疑。雲浮仲山鼎，風降壽宮祠。上藥行當就，殊庭庶可期。蓬萊何日返？五利不吾欺。」又「苜蓿花猶短，葡萄葉未齊。更衣過柏谷，走馬宿棠梨。逆旅聊懷璽，田間共鬬鷄。猶思飲雲露，高舉出虹蜺。」如此四詩，有感慨，有諷諭，尤妙在寫漢武癡情如見。至若「長掩柴荆避寒暑，只將花卉記冬春」，「行徑乍迂初見笋，浮舟正好未生蓮」，「俗不好奢田器貴，獄無留繫吏家貧」，俱琅然可貴。

《**（康熙）御製文第二集**》**卷三九**　司馬光謂改新法當如救焚拯溺。宋哲

宗之初，廷臣咸欲革除新法，猶以改父之政爲嫌。司馬光毅然爲以母改子，遂使羣疑立釋，可謂要言不煩，善處大事者矣。若以紹聖更法，遂尤其建議之際已留瑕隙，令惠卿輩得持其短長，是皆事後之見爾。

《**圍爐詩話**》卷五　賦義極易而極難。如君實之「清茶淡飯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則極易。如子美之「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則極難。宋詩多賦，于難易何居？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司馬）光大儒名臣，固不以詞章爲重。然即以文論，其氣象亦包括諸家，凌跨一代。邵伯溫《聞見錄》記王安石推其文類西漢，語殆不誣。伯溫又稱光除知制誥，自云不善爲四六，神宗許其用古文體。今案集中諸詔，亦有用儷體者，但語自質實，不以駢麗爲工耳。

《**古文雅正**》卷一二蔡世遠評　簡而茂，樸而有華，東京以返，無此風標。溫公奏疏、史論甚多，忠謇明暢，有關治要。【略】此等文筆，在宋朝推爲絕調，且足見程、張、司馬、邵、呂、文、富諸君子之相聚，不偶然也。嗚呼，令人神往矣。

《**雨村詩話**》卷下　溫公詩絕少佳句，蓋史才非詩才也。

沈德潛《重刻司馬文正公集序》　元本道德，發爲功業，眞足以旋乾轉坤矣。即初未欲以文辭自見，而文足以輝光日月，照耀古今者，則惟司馬文正公一人。公嘗自言，我生平無他過人，唯無不可對人言者。是公之生平本於不欺者也。蓋不欺則誠，誠至則物無不動。故當日感格君父，孚信友朋，下而至於兒童走卒，婦人女子，遠而及乎遼人西夏，更遞而推之千秋萬世以後，無不知司馬公之爲天民、爲大人者，洵乎理學與名臣兼備乎一身，而文章特其餘事也已！嘗讀《宋史・韓忠獻公傳》中云，厚重少文如周勃，政事明敏如姚崇。夫勃與崇固皆有濟世功，然比之忠獻公，未必適如其量。而德潛於司馬文正公則以諸葛忠武較之，以似不同，而實相當者。公於退居洛邑以前，爭夏竦謚，請建儲，疏災異，定濮王典禮。至遭王安石變制，屢爭不回，決然勇退，與忠武之隱居隆中者異也。然留洛十五年，蕭然無與，而天下以眞宰相目之，此與忠武之躬耕南陽，隱然負王佐之望者同。及乎受知元祐朝，肩荷重任，不委險艱，悉刻新法。有勸公避禍者，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與忠武之受遺詔，輔新主，屢伐魏而不悔者同。既而以身殉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此與忠武之夙興夜寐，食少事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同。而文章之抒寫道術，視忠武之文可匹《伊訓》、《說命》者，又適相同也。斯誠不朽之盛事也已！昔蘇子瞻稱公之文如金玉穀帛藥石，謂其必有適於用。故自奏對劄疏，以及辭賦記贊，其微者根乎天人性命，顯者關乎宗社生靈，皆發乎道德功業之餘，非有意於文，而不能不文者也。

錢陳群《宋百家詩存題詞・司馬光傳家集》　元祐碑中第一人，多情蔡相認偏眞。石工不肯鐫名字，爭說安民是亂民。

分論

《**長公主制詞**》　楊愼《誰昔》：「誰昔」字文人罕用，惟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然。」此制詞之工緻，前媲二宋，後揜三洪矣，豈不善爲四六者耶。

《**進資治通鑑表**》　《古文雅正》卷一二蔡世遠評：自叙編校苦心，要歸總欲神宗留意監古。讀至末段，忠君愛國之心，情見乎詞，與著書立說誇耀後世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其文氣懇切古茂，直逼兩京，宋人少有也。　溫公作《通鑑》，其功不在左氏下。朱子因之爲《綱目》，其功不在《春秋》下。千百世治亂興衰得失，具見於此，切己讀之，所以長益經濟、啓發忠義者不少。名爲讀書人，而二書有不及見者，可不謂大哀乎。

《**辭樞密副使表**》　《浩然齋雅談》卷上：士大夫辭榮固是美事，然有不當辭而辭者，至于不肯磨勘，甚而批毀印歷，而世以爲高而效之者，皆非中道也。司馬公辭樞密副使章，有云：「臣自幼時習賦論策就試，每三年一次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乎？蓋天下自有中道，過猶不及也。」此爲古今至論。今所謂喋喋辭免者，安知非飾詐邀名哉？德祐末大臣，則又有以辭榮而避難者，此尤不足道也。

《**辭知制誥第三劄**》　《疑耀》卷三：宋朝凡知制誥者，皆先試官，久而後用。故司馬溫公以修起居注試知制誥矣，及實授知制誥，凡九上辭免，乃改天章閣待制。後治平四年，復除翰林學士，亦三劄辭免。夫溫公豈不嫻於詞命者耶？其《辭知制誥第三劄》曰：「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塡委，必閣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爲人指笑。」及

《辭翰林學士第三劄》亦曰：「稟性愚鈍，拙於文詞。若使解經述史，或粗有所長，於代言視草，最其所短。」此固公謙損之語，然以余閱公生平文字，其於詞命之體，果不盡合，是人各有能不能耳。

《以不能四六辭翰林學士》《(康熙)御製文第二集》卷三九：司馬光綜史傳爲《通鑑》，其學殖淹博，文詞最爲典雅，豈不能爲四六者？蓋因宋承五季之後，時猶崇尚排偶，競趨浮華，故光以不能四六爲辭，所以矯當世之失，而欲返之於淳樸。其用意良深矣！固非如後世鄙陋無文之人，高談性命，而蔑視詞章，以自文其不學者所得而藉口也。

《上宋仁宗劄子》《(康熙)御製文第二集》卷三九：司馬光立朝行己，正大和平，無幾微之可議。不祇冠有宋諸臣，求之歷代亦不可多得。其論君德有三，曰仁、明、武，治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要言至理，可書丹扆座右，萬世不易也。

《上殿論御臣劄子》《(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通達古今，故發必中的。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備言民事艱難，以深斥新法之害。周詳隱惻，得《無逸》一篇之意。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超然知體之論。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言事之文，能扼理要。

《讜習疏》《崇古文訣》卷一七：此書說禮與他人說禮不同，援據的當，措陳明白，誠篤懇切。可以見此老愛君憂國之心。

《請定儲貳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無雕鏤之迹，發乎自然。

《上皇太后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思理淹詳，立說明整。

《上英宗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義正辭明，可祛紛紜之論。

《論治身先孝治國先公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兩意竝舉，引人入勝。

《上英宗言時政闕失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質言無飾，文復雅健。

《辭職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不泛作辭榮之語，故爾可傳。

《仁宗配明堂議》《(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詳據典禮，可正諸家之謬。

《崇奉濮安懿王典禮議》《(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名義正大，千古不磨。

《應詔論體要》《(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反覆條暢，綽有餘裕。

《謝范純夫簡》《四六話》卷下：《資治通鑑》成，溫公託范淳父作《進書表》，今刊於《通鑒》後者是也。溫公以簡謝淳父云：「眞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溫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

《與吳相書》《崇古文訣》卷一七：深切著明。

《答范夢得書》《古文眉詮》卷六三浦起龍評：不華不佻，自成一種朴質氣體。

《與劉道原書》 胡祗遹《題溫公與劉道原書》：先哲交遊意最眞，雍雍辭氣見情親。只今風俗何衰薄，白髮相看等路人。

《答忠宣同知賀朝謝帖》 袁說友《跋司馬溫公帖》：今觀《答忠宣同知賀朝謝帖》，蓋公已得疾卧家時所書，幾絕筆也。【略】方忠宣自環慶來朝，上問備禦西戎之策，忠宣請罷兵棄地，以靖邊壘。諸公會議未決，忠宣甫入樞府，亟申前請，邊人賴以弗恐。所謂「今日朝謝，中外同慶」，是亦有見於此矣。嗚呼！公方病日無聊，而休戚於國事，其惓惓如此。余三復斯帖，竟日爲之流涕。

《與明道先生帖》 楊時《跋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橫渠先生既沒，其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以謚議質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溫公參訂之，故有是書。其辭義典奧而引據精密，足以是正先儒之謬，故寶藏之以傳後學。

《送張肅提刑詩卷》 周必大《跋皇祐朝賢送張肅提刑詩卷》：右皇祐庚寅冬，朝賢送張肅赴江東提刑詩一卷，由司馬溫公、范蜀公而下凡十有四人，溫公復追錄《岳州送行》一篇。按仁宗實錄》，慶曆七年五月，張公自廣東運判擢利路提刑，會有指其前在任過市物者，九月貶知岳陽，至是乃得牽復。今讀溫公新詩有「松不彫寒」、「絲曾斷直」爲褒，舊詩有「出羣得罪」、「鶴介鷄

憎」之歎，是必以廉直反爲同僚讒賊多端者巧中耳。又一聯云「飲水豈容吳刺史，謗書翻似馬將軍」。前輩用事精確如此。

《**太玄說**》《邵氏聞見後錄》卷三：司馬文正公《太玄說》，其略云【略】。予謂文正公以誠以謙爲學之本，果於《玄》無所見，肯爲此言乎？程伊川以《玄》爲贅者，非也。伊川之門人以文正公不知先天之學者，亦非也。

《**五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五篇振挈要領，可謂碩論訂謨，而氣體亦深厚爾雅。

《**知人論**》《（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用筆如剸犀截象，嶄然有勢。

《**保業**》《崇古文訣》卷一七評：議論純厚，文字切當，當與《無逸》篇參看。

《**智伯論**》《崇古文訣》卷一七評：議論確的。

《**資治通鑑・漢紀・論荀彧**》王若虛《議論辨惑》：《通鑑》一書，妙絕古今，雖萬世不能易也。惟荀彧評爲可恨耳，當刪去之。

《**家訓**》王直《司馬溫公家訓後》：《家訓》一通，溫國文正公司馬先生作。公之道德功業百世之望也，其言之存，皆足以示法天下，豈特此訓可遺子孫哉。然誦其言則必深究其義，乃能有得於心，而可以善後，不然亦徒然而已。積金以遺子孫，將使之足於用，而不肖者恃此以自豪，廢禮冒法，卒以危其身而敗其家，則金之害也。書以載聖人之道，修己治人之本在焉，苟積書而讀，則亦豈能有益哉！故積書雖賢於積金，而子孫之致力於書則不可必，惟有德者斯能獲乎天而昌大其子孫。此公之所務也。

《**訓儉示康**》《古文眉詮》卷六三浦起龍評：家庭語清眞詳復如話，朱子摭入《小學》，不止當文字讀。

《**諫院題名記**》《崇古文訣》卷一七：首尾二百來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明職守，筆力高簡如此，可以想見其人。《古文析觀詳解》卷六章懋勳曰：篇中不以題名示榮，而反以題名示戒，語語責備，把「古者諫無官」一段先駁倒題一句，然後叙出漢興始開言路，隨以天下之政，四海之廣，惟恐上有佚豫失德，廢忠慢賢，下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暴刑毒民，專福作威，一切得失利病，皆萃之一官，而使之言，見得關係國家，其任甚重，辭意何等峻烈。至「居是官者」一段，將事之大小緩急，分出本末先後，事事宜有審擇，惟知其有國家而不知爲身謀，就從爲身謀，又分出名利二字，眞推勘極盡，【略】眞立論不磨，文之有關于世道者，豈淺鮮哉！

《**解禪贊**》李呂《三身贊》：予嘗讀司馬溫公所爲《解禪贊》，平實易知，有益于世。《桯史》卷八：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韞，眞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略】於虖！妄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呂獻可墓誌**》鄭獬《讀司馬君實撰呂獻可墓誌》：一讀斯文淚滿襟，摩天直氣萬千尋。知君不獨悲忠義，又有兼濟天下心。周必大《題呂獻可墓誌》：呂公獻可以熙寧四年五月卒，八月葬。時王荆公在相位，司馬文正公誌銘不斥其名，不沒其實，荆公見之亦無所發其怒。前謂樞密副使者，陳丞相暘叔也，方以憂去牽聯，潛其姓名，可謂深得史法矣。是時太僕卿劉仲通自請書丹，而命其子忠定公器之秉筆。斯文既出，其誰不知。邵伯溫乃謂仲通初雖有請，見文復遲回不敢，器之代父書之。仲通又勸呂氏諸子勿模本，恐非三家之福。【略】大抵《邵氏聞見錄》頗多荒唐，凡所書人及其歲月鮮不差誤，因略爲之辨。此碑當日號三絕，謂其人與文及書也。

《**自長安得請留臺**》《石林詩話》卷上：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嘗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眞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髮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以論不合去，而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況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嘗以自期也。

《**陪子華宴醮廳酒半過趙令園**》《老學庵筆記》卷四：呂居仁詩云：「蠟燼堆盤酒過花。」世以爲新。司馬溫公有五字云：「煙曲香尋篆，杯深酒過花。」居仁蓋取之也。《帶經堂詩話》卷九：《老學菴筆記》：司馬文正公五字詩云：「煙曲香尋篆，杯深酒過花。」可謂工麗。此與文忠烈、趙清獻詩擬西崑相似也。

《**題趙舍人庵**》《䂬溪詩話》卷一：溫公《題趙舍人庵》云：「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雖造次閒語，亦在於進直諒之益，而退便辟之損

也。

《**王昭君**》《道山清話》：神宗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數日前因見司馬光《王昭君》古風詩，甚佳。如『宮門銅鐶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君實病足，在假已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陛下舉此四句爾。」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李希聖《論詩絕句四十首・溫公》：《明妃曲》未遜歐王，司馬才如蜀郡揚。更喜酒醒人散後，月明深院對新妝。

《**歸田**》《**花庵**》眞德秀《跋陳正獻公詩集》：司馬文正公自謂平生於詩尤拙，而《歸田》、《花庵》等作，至今想見其深衣獨樂之風流。

《**虞帝**》《困學紀聞》卷一二：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灑淚留叢筠。」二詩可以祛千載之惑。

《**示道人**》《詩林廣記》後集卷一〇蔡正孫評：司馬公此詩，可謂達生死之理，而安性命之常者也。文公先生《感興》詩一章，亦發明此意。

《**夏日西齋書事**》《詩林廣記》後集卷一〇《司馬溫公》蔡正孫評：溫公此詩，寫閑居幽寂之意，翛然於塵埃之表。於此可以見公之於物澹然而無所泊也。

《**今古路行**》《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此即屈子《漁父》遺意，問答敘述，布置極佳。

《**送章伯鎮知湖州**》《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諸詩純以清剛取勝，不復知有姿態之工。

《**寒食許昌道中寄幕府諸君**》《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驅馳固屬可笑，而一路竹綠桃紅，酒旗山店，游興正復不俗。

《**久雨效樂天體**》《宋詩精華錄》卷一：顯宦退居，措語得體。

《**華嚴真師以詩見貺聊成二章紀其趣尚**》《宋詩精華錄》卷一：不忮不求，詩人之旨也。然推到世界，自是對釋家言。

《**客中初夏**》《宋詩精華錄》卷一：此詩元祐入相時作。

《**西江月**》（**寶髻鬆鬆綰就**）《蟫精雋》卷一五：楊元素學士跋溫公《西江月》詞曰：「寶髻鬆鬆綰就，鉛華淡淡妝成。【略】」元素跋云：溫公剛風勁節，聲動朝野，宜其金心鐵意，不善吐軟媚語。近得其席上所制小詞，雅亦風情不薄。由今觀之，決非溫公作。此宣和間耻溫公獨爲君子，作此托爲其詞，以誣良善，不待識者而後能辨也。《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稠情蜜意注在句裏。有情似無情，輕薄子目之爲假道學，故姜君辨之，然則范希文、歐陽永叔諸君子品不亞溫公，而小詞累牘，非歟？《金粟詞話》：詞以艷麗爲本色，要是體製使然。【略】司馬溫公亦有「寶髻鬆」一闋，姜明叔力辨其非。此豈足以誣溫公，眞贗要可不論也。《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一：司馬溫公《西江月》云：「寶髻鬆鬆綰就【略】」。極艷冶之致。或謂決非公作，此如歐陽文忠堂上簸錢詞，當時忌者託名以相浼耳。抑知靖節閒情，何傷盛德。同時范文正、韓忠獻均有麗詞，安知不別有寄託。若謂綺語不宜犯，以訓子弟則可，不應以律前賢。

《**阮郎歸**》（**漁舟容易入深山**）《詞苑萃編》卷四引《古今詞話》云：司馬光詞云：「漁舟容易入深山【略】。」蓋《阮郎歸》本意也。

《**錦堂春**》（**紅日遲遲**）《渚山堂詞話》卷三：《錦堂春》長闋，乃司馬溫公感舊之作。全篇云：「紅日遲遲【略】。」公端勁有守，所賦嫵媚悽惋，殆不能忘情，豈其少年所作耶？古賢者未能免俗，正謂此耳。《蟫精雋》卷六：司馬溫公製《錦堂春》詞，極纖麗。予得《梁溪漫志》而讀之，殊不似公作者。豈公精華發見，不得而揜，詞筆竄出韞藉之外？然含蓄感慨，一唱三歎，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歟。《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疊起勢而紆迴。古人所云匪直邀想霞踪，愛其文詠可念。

傳記

蘇軾《司馬溫公神道碑》 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略】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

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略】以元祐三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疏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略】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於皇上帝，孑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

范鎮《司馬文正公墓誌銘》（存目）

蘇軾《司馬溫公行狀》（存目）

《東都事略》卷八七《司馬光傳》（存目）

羅從彥《司馬光傳》（存目）

《宋史》卷三三六《司馬光傳》（存目）

司馬露《司馬溫公年譜》六卷（存目）

顧棟高《司馬溫公年譜》八卷《遺事》一卷（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司馬光《初到洛中書懷》 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暄煩眞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髮翁。

又《光皇祐二年謁告歸鄉里至治平二年方得再來愴然感懷詩以紀事》 十六載重歸，順塗歌式微。青松弊廬在，白首故人稀。外飾服章改，流光顏貌非。巫咸舊山色，相見尚依依。

又《辭墳》 嘉祐元年，光通判并州，因公事至此，今歸拜祭，不敢至夏縣而去，于今十年矣：十年一展墓，旬浹復東旋。豈負襁褓愛，橫遭章綬纏。更不知幾日，遺恨恐終天。慟哭出松徑，悲風爲颯然。

又《六十寄景仁》 從來好與天爭力，困竭方慚己力微。見事晚于蘧伯玉，今知五十九年非。

又《獨樂園二首》 獨樂園中客，朝朝常閉門。端居無一事，今日又黃昏。客到暫冠帶，客歸還上關。朱門客如市，豈得似林間。

李呂《上黃提刑求先子墓銘書》 司馬溫公與范蜀公相處歡甚，每謂吾二人兄弟也，但姓不同耳。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溫公之亡，蜀公實爲之誌。

范祖禹《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某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屬某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元祐三年七月壬子，范某謹記。

《澠水燕談錄》卷二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故公之退十有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于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晨起行，見村民百餘人，歡呼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傳司馬爲宰相矣。」余以爲雖出于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子瞻爲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又卷四 富韓公，熙寧四年以司空歸洛，時年六十八。是年，司馬端明不拜樞密副使，求判西臺，時年五十三。二公安居沖默，不交世務。後十一年，當元豐五年，文潞公留守西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於是悉聚洛中士大夫賢而老自逸者於韓公第，置酒相樂，凡十二人。即又命鄭奐圖形妙覺僧舍，各賦詩一首，時人呼之曰「洛陽耆英會」，而司馬爲之序。其相聚也，用洛中舊俗，叙齒不尚官。時韓公年七十九，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卿趙丙、秘書監劉幾、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愼言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七十，司馬六十四，故潞公詩云：「當筵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韓公《贈潞公》詩云：「顧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勳德自無雙。」潞公《再答韓公》詩云：「惟公福祿幷功德，合是人間第一流。」是時，宣徽使王公拱辰年七十，留守大名，貽詩二公，願預其數，凡十三人也。

楊時《跋司馬溫公帖》 元豐末，神考登遐，文正溫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首環聚而觀者塡溢衢巷，願公之留者萬口一辭。方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儒望，擢貳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公以身任其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不可易爲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爲榮，而以爲懼。然卒能於期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闥，而海內丕變，雖懼於前而垂名于後，其爲榮也遠矣。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彩，披玩久之，不能釋手，因附其說于後。

《邵氏聞見後錄》卷六 先友周全伯喪嫡母，次所生母死，疑其爲服爲位。全伯，程伊川子婿，伊川尙不能決，先人問之司馬文正公。曰【略】。予謂文正公之於禮，可以爲後世法矣，故表出之。

《許彥周詩話》 宣和癸卯年，僕遊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檐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熱烘烘。」字畫極草草，其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嗟乎！此言豈有感於公耶？又於柱間大字隸書曰：「旦、光、頤來。」其上一字，公兄也；第三字，程正叔也。又題壁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皆公隸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八 文潞公守洛，富鄭公致仕，司馬溫公宮祠，范蜀公自許下來，同過郡會，出四玉杯勸酒，官妓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溫公請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乃笑而釋之。

《醉翁談錄》卷一 溫公退休之暇，攜笻爲招提之遊。其寺之下，有峻嶺焉。公登是嶺，見二人坐於石上，揚然自得。公亦憩於其旁，忽聞二人聯句，公不覺微笑。二人尤輕視之，乃言曰：「公亦能詩乎？可聯兩句。」溫公曰：「一上一上又一上，看看行到嶺頭上。」二人大笑。少頃，公曰：「詩猶未就，再吟兩句。曰：乾坤只在掌拏中，四海五湖歸一望。」二人相視大驚，知其爲大賢，乃長揖而退。

《蓮子居詞話》卷三 生日獻詞，盛於宋時。以諛佞之筆，攙入風雅，不幸而傳，豈不倒卻文章架子。孔毅夫《野史》：「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溫公爲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爲都漕唐子方峻責。」此事固未可信，然至如魏華

父則非此不作，不可解已。

作品本事

司馬光《進交趾獻奇獸賦表》　臣光言：今月二十五日，有詔詣崇政殿觀交州所獻異獸曰麒麟者。臣愚不學，不足以識異物。竊以麟，瑞獸也，曠世而不可覿。其於經有名而無形，傳記有形而去聖久遠。衆說紛揉，自非聖人，莫能識其眞。況承學之臣，固不能決其是非也。臣光中謝。竊以王者道盛德至，格于神明，則有仁獸不召而至，不羈而自馴，此其所以爲瑞也。今是獸也，生於遐荒，拘之檻櫝，載之方舟，輿曳萬里，至於闕庭。形質詭異，不應經傳，眞僞之間，未易究測。儻其眞也，則非自然而來；設其僞也，徒爲遠夷所笑。殆非所以發揚聖朝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旅獒》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臣竊以爲宜延見使者，賚之金帛，賜以詔書，嘉答其意，歸其麒麟，使復故壤。然後登俊傑之才，修政治之實，使家給人足，禮興樂行，四夷賓服，天瑞自至，以遵《旅獒》之意，不亦盛乎？臣不勝憤悱，謹述《交趾獻奇獸賦》一篇，奉表投進以聞。

蘇軾《司馬溫公行狀》　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辯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悅，親爲製叙，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

《澠水燕談錄》卷三　近年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作爲偈頌以發明禪理，獨司馬溫公患之，嘗爲《解禪偈》六篇云。

又卷四　司馬溫公優遊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曰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全子訪親洛汭，并轡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紫極觀，至紫虛谷，尋會善寺，過轘轅，遂達西洛。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以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巖，躡山徑，瞻高公眞堂，步潛溪，還寶應，觀文、富二公庵，之廣化寺，拜汾陽祠。下涉伊水，登香山，至白公影堂，詣黃龕院，倚石樓，臨八節灘，還伊口。凡所經遊，發爲詠歌，歸叙之以爲《洛遊錄》，士大夫爭傳之。

楊時《跋溫公與劉侍御帖》　熙寧之初，吳興劉公位臺端，論事忤大臣意，謫知江州，一時清議冤之，無敢言者，獨文正溫公抗章于廷諍之。事之本末，安撫參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正造門叙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勝名立」之言，其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覽是遺墨，三復興歎，乃附其說于後。

《邵氏聞見錄》卷一〇　（呂誨）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故溫公誌其墓，論獻可爲中丞時，則曰：「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才，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爲政者恃其才，棄衆任己，厭常爲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於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及，抗章條其過失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使久居廟堂，必無安靖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誌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仲通復遲回不敢書，時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爲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鐫工，得本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獻可忍死謂溫公以「天下尚可爲，當自愛」，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爲羣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羣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某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又卷一一　神宗皇帝初召王荆公於金陵，一見奇之，自知制誥進翰林學士。荆公欲變更祖宗法度，行新法，退故老大臣，用新進少年，溫公以爲不然，力爭之。神宗用荆公爲參知政事，用溫公爲樞密副使，溫公以言不從，辭不拜。樞密呂公弼因奏事殿上，謂帝曰：「陛下用司馬光爲樞密，光以與王安石

議論不同力辭，今日必來決去就。」時溫公待對，立庭下，帝指之曰：「已來矣。」帝又歎曰：「汲黯在庭，淮南寢謀。」溫公堅求去，帝不得已，乃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到官踰月，上章曰【略】。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帝謂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嘗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乞西京留司御史臺，以修《資治通鑒》。後乞提舉嵩山崇福宮。凡四任，歷十五年。帝取所修《資治通鑒》命經筵讀之，所讀將盡，而進未至，則詔促之。帝因與左丞蒲宗孟論人才，及溫公，帝曰：「如司馬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公不衰如此。特公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元豐官制成，帝曰：「御史大夫非用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俟之。」至元豐七年秋，《資治通鑒》書成進御，特拜公資政殿學士，賜帶如二府品數者，修書官皆遷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爲館職。時帝初感微疾，既安，語宰輔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帝意以爲非二公不可託聖子也。至來春三月，未及建儲而帝升遐。神宗知公之深如此。當熙寧初荆公建新法之議，帝惑之。至元豐初，聖心感悟，退荆公不用者七年，欲用公爲御史大夫，爲東宮師保，蓋將倚以爲相也。嗚呼！天下不幸，帝未及用公而崩，此後世所以有朋黨之禍也。

又　司馬溫公閒居西洛，著書之餘，記本朝事爲多，曰《齋記》、曰《日記》、曰《記聞》者不一也，今亡矣。時與王介甫已絕，其記介甫則直書善惡不隱，曰【略】。伯溫惜其不傳於代，故表出之。

又　司馬溫公居洛時，往夏縣展墓，省其兄郎中公，爲其羣從鄉人說書講學。或乘興遊荆、華諸山以歸。多遊壽安山，買屋鹿窠畔，爲休息之地。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登嵩頂，入崇福宮、會善寺，由轘轅道至龍門，遊廣愛、奉先諸寺，上華嚴閣、千佛嵒，尋高公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郭汾陽鐵像，涉伊水至香山皇龕，憩石樓，臨八節灘，過白公影堂。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

又　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愼之哉！」其旨遠矣。方公退居於洛也，齊物我，一窮通，若將終身焉。一日出相天下，則功被社稷，澤及生靈。嗚呼！眞古所謂大丈夫矣。

又卷一八　熙寧三年，司馬溫公與王刑公議新法不合，不拜樞密副使，乞守郡，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後數月，神宗思之，曰：「使司馬在朝，人主自然無過舉。」移許州，令過闕上殿。公力辭，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買園于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伯溫先君子康節游，嘗曰：「某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先生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爲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云。既見，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詩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攜筇杖著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曰：「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爲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隔雲衣。一雙白鷺來烟外，將下沙頭卻背飛。」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未至，有詩曰：「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遠縈回。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家梁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回。謂罰誤君凝佇久，萬花深處小車來。」又云：「天啓夫君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須回。神仙一語難忘處，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有《安樂窩中》詩云：「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卧未欲起，簾外落花撩亂飛。」公愛之，請書紙簾上，字畫奇古，某家世寶之。公與康節唱酬甚多，具載《擊壤集》。公嘗問康節曰：「某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爲知言。至康節捐館，公作挽詩二章，其一曰：「慕德聞風久，論交傾蓋新。何須半面舊，不待一言親。講道切磋直，忘懷笑語眞。重言蒙蹠實，佩服敢書紳。」記康節之言也。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

《邵氏聞見後錄》卷四　予家舊藏司馬文正公隸書《無爲贊》，按公《傳家集》無之，曰：「爲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曰：【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在天。爲者敗之，不如自然。】」

又卷九　司馬文正初作《歷代論》，至論曹操則曰：「是奪之於盜手，非取之於漢室也。」富文忠疑之，問於康節，以爲非是。予家尚藏康節《答文忠書》副本，當時或以告文正，今《通鑒・魏語》下無此論。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二　《復齋漫錄》云：司馬文正嘗銘范蜀公所

惠布衾云：「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智，寧不其然。顏樂一簞，萬世師模。紂居瓊室，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又　苕溪漁隱曰：余讀《迂書》，見溫公自于書中或稱迂夫，或稱迂叟，蓋通稱之也。其《釋迂》云：「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無益，而不知其爲益且大矣，子知迂之有益，而不知其爲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二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桷；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夫以爲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古之人，惟其道宏大而不狹也，其志邃奧而不邇也，其言崇高而不卑也，是以所適齟齬，而或窮爲布衣，貧賤困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猶以爲法。向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邇志以取合，卑言以趨功，雖當時貴爲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生，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患不能迂而已矣，迂何病哉！」故東坡《謝二鮮于君》詩云：「迂叟向我言，青齊歲方艱。」因取以爲稱也。

《石林燕語》卷一　濮議，廷臣既皆欲止稱皇伯，歐陽文忠力詆以爲不然，因引《儀禮》及《五服敕》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則是雖出繼，而其本生猶稱父母也，是以漢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稱皇考。時未有能難之者。惟司馬君實在諫院獨疏之，云【略】。文忠得此，亦無以奪之。謂稱皇伯不然，君實雖辯之力，然無據依，亦終不能奪文忠也。

又卷九　司馬溫公與呂申公素相友善，在朝有所爲，率多以取則。溫公自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申公亦自外同召。溫公既就試，而申公力辭不至，改除天章閣待制。溫公大悔，自以爲不及。命下凡九章，辭不拜，引申公自比，云：「臣與公著同被旨，公著固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遜，而臣無愧耻也。」朝廷察其誠，因亦除天章閣待制。《考異》：溫公與申公相友善，云「在朝有所爲，率多以取則」，非也。溫公辭修注云：「王安石差修起居注，力自陳愬，章七八上，然後朝庭許之，臣乃追悔，恨嚮者非朝廷不許，由臣請之不堅故也。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聞命之日受而不辭。今臣自循省一無可取，乃與之同被選擢，比肩并進，豈不玷朝廷之舉，爲士大夫所羞哉！」

又卷一〇　陳密學襄、鄭祭酒穆，與陳烈、周希孟皆福州人，以鄉行稱，閩人謂之「四先生」。烈尤爲蔡君謨所知，嘗與歐陽文忠公共薦於朝，由是益知名。然烈行怪多僞。蔡君謨母死，烈往弔，自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爲，類如此。後爲妻訟其不睦事，爲監司所按，詔置獄劾治。司馬溫公爲諫官，上疏救之，曰：「烈既嘗爲近臣所推，必無甚過，若遽摧辱，恐沮傷山林處士之氣。」然亦竟坐罪。

《避暑錄話》卷上　熙寧以前，洛中士大夫未有談禪者，偶富韓公問法于顒華嚴，知其得于圓照大本。時本方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公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甚恭如弟子，于是翻然慕之者，人人皆喜言名理，惟司馬溫公、范蜀公以爲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說，而溫公尤多，蜀公遂以爲譏。溫公曰：「吾豈爲天下無禪乎？但吾儒所聞，有不必舍我而從其書爾，此亦幾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觀其與韓持國往來論《中庸》數書可見矣。末因蜀公論空相，遂以詩戲之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蜀公不納，反復以戲之，詩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日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往來，明月在天心。」此道極致，豈大聰明而有差別。觀此，謂溫公不知禪，可乎？

《鷄肋編》卷下　陶隱居《注本草》云：「大寒凝海而酒不冰，明其性熱，獨冠羣物。」余官原州時，官庫慶錦堂酒，取絕數少，醇旨最于一路，而怪其成冰。及見司馬溫公《苦寒行》，云：「幷州從來號慘烈，今日乃信非虛名。誰言醇醪能獨立，壺腹迸裂無由傾！」則塞上之寒，隱居生于東南，蓋未之見耳。

《碧溪詩話》卷一　溫公治第洛中，闢園曰「獨樂」，其心憂樂，未始不在天下也。其自作記有云：「世有人肯同此樂，必再拜以獻之矣。」東坡賦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言其得人心也。又云：「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瘖瘂。」疑未盡命名之意。

《容齋隨筆》卷一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爲一秩云。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開九秩新」，亦用此也。

又卷四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榜稿揭於客位，曰【略】。乾道九年，公之曾孫伋出鎮廣州，道過贛，獲觀之。

又卷七　司馬溫公序《賻禮》，書閭閻之善者五人。呂南公作《不欺述》，

書三人，皆以卑微不見於史氏。予頃修國史，將以綴於《孝行傳》而不果成，聊紀之於此。溫公所書皆陝州夏縣人。曰醫劉太，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以爲今世士大夫所難能。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夏縣有水災，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擿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而死，永一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子弟。鄉人負債不償者，毀其券。曰周文粲，其兄嗜酒，仰弟爲生，兄或時酗毆粲。鄰人不平而唁之。粲怒曰：「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曰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曰臺亨者，善畫，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田里。【略】嗚呼，此八人者，賢乎哉！

《容齋續筆》卷四 司馬公修《資治通鑒》，辟范夢得爲官屬，嘗以手帖論纘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敘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爲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

《容齋四筆》卷一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秘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廳兼國史。唯秘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爲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爲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才，恬于進取。」乃除直秘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中天，積書雲漢連。【略】」

又卷七 文潞公元豐六年以太師致仕，時七十八歲矣。後二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垂簾同聽政，用司馬公爲門下侍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首，以鎮安四海。后遣中使梁惟簡宣諭曰：「彥博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沖，恐其有震主之威。且於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爲復起。」公當時以新入，不敢復言。元祐元年三月，公拜左僕射，乃再上奏曰【略】。奏入，不許。給事中范純仁亦勸乞召致，留爲師臣。未幾，右僕射韓縝求去，后始賜司馬公密詔，欲除彥博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其合行恩禮，令相度條具。公以名體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行左僕射，自守右僕射。詔曰：「使彥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卿之意，卿更思之。」公執奏，言：「臣爲京官時，彥博已爲宰相，今使彥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大倫也。」於是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覿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爲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令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四月，遂下制如公言。

《四六談塵》 政和以後，宰執多不答外郡書啓。舊見司馬溫公元祐間《答在外監司郡守賀啓》云：「豈期聖澤，遽陟宰司。覆餗致凶，實民瞻之未允；循牆引避，顧天意之靡回。成命既頒，愧顏無寄，重煩謙德，遠貺徽言。」

《清波別誌》卷三 劉蒙賢良書干司馬溫公，乞以鬻下一婢之貲五十萬，以濟其貧，又責公不效韓退之所爲，蓋已欲爲劉叉之攫金也。公復書，其略曰：「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又曰：「退之文爲天下貴，故當時王公碑碣，靡不請焉，受其厚謝，隨散之親舊以行義。某豈敢望退之哉？」一書千餘言，遜謝甚苦，訖無一語詆其妄。

《道山清話》 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于讀書堂危坐終日。常作小詩，隸書梁間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回人簡有云：「草妨步則剃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伊洛淵源錄》卷四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程頤）行義於朝，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行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

《梁谿漫志》卷三 范淳父內翰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淳父，故名祖禹，字夢得。溫公與之帖云：「按《鄧仲華傳》，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輒欲更表德曰淳備。既協吉夢，又可止訛，且與令德相應，未審可否？」次日，復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備字太顯而盡，不若單字淳，臨時配以甫子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亦猶子路或稱季路是也，如何如何？」

《齊東野語》卷一 劉貢父《詠史》詩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髏。」其意蓋指當時王韶、李憲輩耳。而其說則出於溫公《論李廣利》，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死繫焉。苟爲不擇賢愚，欲徼倖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

矣！」蓋全用之。

《**言行龜鑑**》**卷二**　司馬溫公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其所服之布衾乃范蜀公自許訪公時所贈也，後寢疾東府，治命殮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常作《布衾銘》曰【略】。

《**宋史**》**卷三一二《吳充傳**》（熙寧）八年，進檢校太傅、樞密使。充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爲，數爲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代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曰【略】。充不能用。

又卷三三六《司馬光傳》（王）安石以韓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略】。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

《**宋元通鑒**》**卷四〇**　（元祐元年閏二月）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與呂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參，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七**　（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也。」帝言：「安石不好官職，自奉甚薄，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所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眞奸邪，而爲安石謀主，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幷指爲奸邪也。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又卷四三　（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司馬光聞先帝喪，入臨。時光罷官居洛十五年矣，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有君實。至是入臨，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至，人驟視之。光懼，亟還。太后遣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光疏曰【略】。詔從之。

《**宋稗類鈔**》**卷五**　孫甫，字之翰，博學強記，尤善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世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爲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閎贍。書未及成而卒。詔取其書藏祕府。司馬溫公書其後云【略】。

《**宋元學案**》**卷七**　仁宗不豫，國嗣未立，諫官范公鎭首發其議，先生在幷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范公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幷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疏再上，帝大感動，遂立英宗爲皇子。

著　錄

蘇軾《司馬溫公行狀》　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

范冲《哀集司馬光記聞奏》　光平生紀錄文字甚多，自兵興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士大夫議論、賓客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錄。有身見者，有得於人者。得於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即未暇照據年月先後，是非虛實，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傳也。臣既奉詔旨，即欲略加刪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刪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其能必人以爲無意哉，不若不刪之爲愈也，輒據所錄，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雖疊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要之，此書雖不可盡信，其有補治道亦多矣。

劉嶠《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序》　文集凡八十卷，爲二十八門。其間詩

賦、章奏、制詔、表啓、雜文、書傳，無所不備。實得於參知政事汝南謝公。謝公語嶠曰：「艱虞以來，文籍散亡。子曾大父雜端公，熙寧二年坐詆時政，及再繳詔敕還中書，謫守九江，一斥不復。司馬公時營救甚力，章疏具載國史，天下所共知之。」且趣嶠叙其首，鏤行於世。嶠雖淺陋末學，然服膺此書舊矣。矧復世篤忠義之契，顧何敢以不敏辭？

又《進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表》 臣嶠言：準尚書省劄子，備奉十月二十九日聖旨，因祕書省有請，以臣近刊司馬光文集，許令投進者。【略】所有司馬光文集八十卷，計十有七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嶠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紹興三年十一月日，左朝請郎、直徽猷閣、權發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臣劉嶠上表。

黃革《司馬溫公全集序》 考公之書，唯《資治通鑑》獨爲精詳，其他文集不無闕失。昔東坡先生撰公神道碑幷行狀，得《迂叟集》於其家，以備鋪述，於是見當時廟堂之上吁兪獻替，多載於此。革頃官青衣，知有此書，先生之表姪謹守固藏，不敢示人。杜友傳道乃今得之，既惜其隱晦不傳，又歎夫書肆之本多所闕失，用是重加編緝，增舊補遺，始克全備，願與學者共之。茲可嘉也，故爲之書，謹序。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司馬溫公《嘉謨》前、後集四十二卷，又文集八十卷。

《東都事略》卷八七下《司馬光傳》 有文集八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司馬文正集》。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司馬文正《傳家集》八十卷，右皇朝司馬光字君實，【略】集乃公自編次。公薨，子康又沒，晁以道得而藏之，中更禁錮，迨至渡江，幸不失墜，後以授謝克家，劉嶠得而刻板上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傳家集》一百卷，丞相溫國文正公涑水司馬光君實撰。公生於光州，故名。今光州有集本。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司馬光集》八十卷。 又《全集》一百十六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司馬溫公文集》一部十六冊，完全。 又：《司馬溫公傳家集》一部五冊，殘缺。

《菉竹堂書目》卷三 《司馬溫公文集》十六冊。

《百川書志》卷一二 《司馬文正公集略》十五卷。

又 《司馬文正公奏議》十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司馬光《傳家集》一百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司馬文正公集》三十八卷。

《脈望館書目》 溫公《傳家集》十二本（二套）。 又：溫公《集略》六本。

《行人司書目》 《司馬文正公集》十二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司馬溫公文集》十六冊，全。公名光。凡八十卷，又續集一冊九卷。 又：《司馬溫公傳家集》十三冊，不全。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傳家集》八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司馬溫公集略》十二冊三十八卷。

又《續錄》 司馬溫公《傳家集》十二冊，八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司馬光《溫公集》一百卷。

吳時亮《崇禎刊司馬文正傳家集序》 乃余督學晉中，公固晉之夏縣人，過其里，想見其爲人，因蒐得其《傳家》八十卷。雖舊有刻本，而亥豕多訛，乃命博士弟子員分較而銓次之，以付殺青，因以其誥敕碑銘弁之首。

《絳雲樓書目》卷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陳景雲注：「八十卷。」

沈德潛《乾隆重刻司馬文正公集序》 涑水司馬文正公有家藏集八十卷，前明萬曆丁亥重梓，至國朝聖祖仁皇帝戊午，經五鐫刻矣，今版仍漸次蠹蝕。光祿劉君繩遠，公之鄉人也，復謀重梓，因校勘其字之舛譌者而付諸梓人。將訖工，問序於德潛。【略】外此，公所著書不下數十種，而《資治通鑒》共三百五十四卷，其功不在左氏下。刊刻行世，流布天下，比於江河日星，不贅述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傳家集》八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略】是集凡賦一卷，詩十四卷，雜文五十六卷，題跋、疑孟、史剡共一卷，迂書一卷，壺格、策問、樂詞共一卷，誌三卷，碑、行狀、墓表、哀辭共一卷，祭文一卷。

《天祿琳琅書目》卷一〇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二函十冊，宋司馬光著，八十卷，前宋劉隨序。【略】今此本僅八十卷，已非宋槧之舊，況隨序亦不詳刊刻源流，則並非付梓而作也。

黃丕烈《宋刊本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跋》 此本爲宋最初之刻。錢竹汀

謂余曰：「宋王深寧撰《困學紀聞》，載《溫公集》字句多與此刻合，知深寧所見，即是本也。」世行本以《傳家集》爲最古，今見此紹興初刻，題曰「《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則《傳家》之名，非其最初。及觀周香巖所藏舊鈔本，亦爲卷八十，而標題則曰「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末有「泉州公使庫印書局淳熙拾年正月內印造到」云云，又有嘉定甲申金華應謙之幷有門生文林郎差充武岡軍軍學教授陳冠兩跋，皆云公裔孫出泉本重刊，是《傳家》又重刊本矣。

《百宋一廛書錄》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此《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宋刻標題如是，已與鈔本所云《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者不合，而序文節去首尾，幷誤撰序人劉嶠爲劉隨，不知其何來也。至於年號、官銜，概從缺略，俾考古者茫無依據，是可慨已。此本序文一一完善，次列《進司馬溫公文集表》一通。分卷序次，離合先後，多有不同，信祖本也。【略】卷第八十後空葉有墨書三行云：「國初吳儒徐松雲先生收藏《溫公集》八十卷，闕九卷，雍謹鈔補以爲完書云。弘治乙丑秋九月望日，石湖盧雍謹記。」則此書本爲吳中藏書，而今自武林購來。

顧廣圻《百宋一廛賦》 若乃覿《溫國》於徐、盧，箴《傳家》之膏肓。黃丕烈注：【略】首爲劉嶠序，次爲《進司馬溫公文集表》，表第一葉間有朱書一行云「洪武丁巳秋八月收」，鈐以小方章一，文云「徐達左印」，又大方章一，文云「松雲道人徐良夫藏書」。卷第八十後副葉，有墨書三行云【略】。予得之以嘉慶丁巳，暇日偶校舊鈔《傳家集》，觸處見誤，近刻復何足道耶。書之可稱祖本者，唯此種是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四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八十卷，明天順刊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傳家集》八十卷，宋司馬光撰。明刊本。 康熙中蔣氏刊本，名《司馬溫公集》，八十二卷。 乾隆六年陳宏謀校刊本，附年譜。 又有重刊陳本。 黃丕烈有宋刻本，云以校舊鈔本，觸處誤字，何論新刻，此書之可稱祖本者也。 黃氏所藏南宋刻本《溫國文正公文集》八十卷，十二行，行二十字，內缺九卷，刻在孝宗時，于太上、今上名皆不書，而小注四字。 許氏有嘉靖間刊《集略》文三十七卷、詩七卷本。

又《續錄》 繆藝風藏宋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八十卷，宋刊本，宋司馬光撰。題《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與世行本稱《傳家集》者不合，其編次亦異。凡賦一卷，詩十四卷，章奏、謚議四十卷，制誥一卷，表一卷，書啓六卷，序二卷，記、傳二卷，銘、箴、頌、原、說、述一卷，贈、諭、訓、樂詞一卷，論二卷，議、辨、策問一卷，史贊、評議、《疑孟》一卷，《史郯》、《迂書》一卷，碑誌五卷，祭文一卷。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書中「桓」字注「淵聖御名」，「構」字注「御名」，是紹興初年刻本也。前有紹興二年劉嶠刊板序及進書表。今世行《傳家集》誤劉嶠爲劉隨，幷節去序文首尾及年號、官銜，表亦不載。

《四部叢刊書錄》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八十卷十六冊，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紹興三年刊本。宋司馬光撰。溫公集當以此爲第一刻。前有紹興二年劉嶠序及三年進書表（近刻誤劉嶠爲劉隨，幷節去序文首尾及官銜）。其編次與世行本稱《傳家集》者不同。此本自注甚多，近刻輒多刪削，其餘佳處不勝縷指。

《木犀軒藏書書錄》 《司馬溫公傳家集》一百卷，舊鈔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前有目錄十卷。每卷標題後空二行，有「宋原本鈔較」五字。此本卷數與他本不合，或後人改編，或有所本，未敢臆定。

《中國善本書提要》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八十卷，二十四冊（北圖），明刻本。宋司馬光撰。按是集宋代有兩刻本，一題《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有紹興二年劉嶠序，已印入《四部叢刊》；一題《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嘉定間刻本，有應謙之、陳冠兩跋。兩本編次雖不同，幷作八十卷。此本書題與後本同，蓋從嘉定本出，惟卷端劉隨序乃割去紹興本劉嶠序元首尾而成，隨當爲嶠之誤，黃丕烈已言之矣。惜不記刊刻年月，觀其黑口大字，約當在成、弘間物。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溫國文正公文集》八十卷，宋司馬光撰，宋刻本（卷一至四、七十七至八十配明弘治十八年盧雍鈔本），盧雍、黃丕烈跋，錢大昕題款，三十二冊。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八十卷目錄二卷，宋司馬光撰，明萬曆十五年司馬祉刻本，十二冊。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八十卷目錄二卷，宋司馬光撰，明刻本，十六冊。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八十卷目錄二卷，宋司馬光撰，明鈔本，吳寬校，莫友芝跋，七冊。存六十九卷。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八十卷目錄二卷，宋司馬光撰，清乾

隆六年陳氏培遠堂刻本，二十冊。《司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詩集七卷，宋司馬光撰，明嘉靖四年呂柟刻本，六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八十卷十二冊，宋司馬光撰，明刊黑口十行本。《司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詩集十七卷十六冊，宋司馬光撰，明呂柟選，明嘉靖四年平陽府河東書院刊本。

《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司馬文正公)傳家集(選)》六卷，宋司馬光撰，明葛鼐選刊(木活)。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溫公詩話》一部一冊，闕。

《百川書志》卷一八《溫公續詩話》一卷，宋司馬光續歐公之遺者。

《脈望館書目》《司馬溫公詩話》一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溫公詩話》。

《近古堂書目》卷下《司馬溫公詩話》。

《國史經籍志》卷五《溫公詩話》一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四《溫公詩話》一冊，百川學海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溫(文)〔公〕詩話》一卷，宋司馬光。

《玄賞齋書目》卷二《涑水紀聞》。

《近古堂書目》卷上《涑水紀聞》。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涑水紀聞》十卷，司馬溫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涑水紀聞》二卷，宋司馬光撰，明鈔本，二冊。《涑水紀聞》十四卷，宋司馬光撰，清乾隆武英殿活字印聚珍版叢書本，四冊。

藝文

文彥博《司馬溫公挽詞四首》(選二) 莫逆論交司馬丈，君心知我我知君。同謀同道殊無間，一死一生今遂分。八十衰翁如槁木，一千餘日是殘曛。前途若有相逢處，尚以英靈解世紛(公賚志而沒，猶不忘利澤生民，心在王室)。留滯周南十五年，成書奏牘過三千。東山方起爲霖雨，大廈俄傾歎逝川。密有忠言如藥石，別加優禮賜貂蟬。兩宮痛悼皆臨奠，祇爲皐夔志未宣。

范純仁《司馬溫公挽詞三首》(選二) 精誠皎白日，利澤漲滄溟。志苦生靈樂，身勞社稷寧。人間失軒鑒，天上坼台星。唯有眞儒效，長留簡冊青。竟因勞瘁沒，誰翊太平基？哀訃驚朝聽，嚴禋罷慶儀。梁摧大廈日，舟失濟川時。千古商巖畔，應陪傅說祠(傅巖在公鄉邑)。

蘇軾《祭司馬君實文》 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惟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而規。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母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蓍龜。專談仁義，輔以書詩。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爲。公亦何爲，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民疲。和戎上策，決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農夫，既闢既菑。投種未粒，矧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爲雨泣，路人垂洟。畫像于家，飲食必祠。矧我衆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巵。嗚呼哀哉。

蘇轍《司馬溫公挽詞四首》(選二) 白髮三朝舊，青山一布衾。封章留帝所，德澤在人心。未起謳吟切，來歸顧託深。楊公不久任，天意定難忱。決策傳賢院，危言變法初。紛紛看往事，一一驗遺書。富貴終何有，清貧只自如。西州不忍過，行哭便回車。

孔武仲《司馬溫公挽詩五首》 龍卧南陽久，天回北斗高。廟堂更政化，巖谷起英髦。正色朝端肅，華巔國務勞。西州忽移嬰，風木動悲號。鼎鼐華元老，朝廷倚上台。除疴得針砭，作解有風雷。尚冀松椿壽，誰令柱石摧。英靈參列宿，餘惠在春臺。賜告恩稠疊，聞喪上震驚。秋原無喜色，夜雨有悲聲。世路嗟存沒，公心達死生。蓬山預讎校，親見史書成。高步朝廷上，羽儀鵷鷺行。精誠貫金石，素節履冰霜。爽氣今仍在，斯人沒不亡。嵩雲自閒暇，長映讀書堂。拙與世沈浮，登門二十秋。雲天曾送上，風壑此來遊。霄漢三台坐，江湖萬里舟。摳衣已不及，慘愴逝川流。

范祖禹《司馬溫公挽詞五首》 伊呂爲時耦，夷齊得聖清。精忠貫日月，至行格神明。微物霑仁澤，窮荒服德名。須知千載後，瞻仰重嵩衡。文母扶

皇運，成王紹慶基。蕭公翼左右，裴相繫安危。共恨登庸晚，俄成殄瘁悲。旂常紀勛業，長與日星垂。　上相經綸日，羣生化育中。初開仁壽域，重立太平功。海宇還淳俗，朝廷復古風。英靈在王室，應佑宋無窮。　盡瘁憂民瘼，孤忠簡聖心。忘身甘首疾，報國競分陰。天奪楊公速，人思召伯深。秋風咽笳鼓，行路泣成霖。　自昔龍門峻，叨蒙國士知。紬書陪太史，問學仰宗師。一紀依林壑，千秋隔履綦。餘生愧簪紱，無路送靈輀。

曾肇《代范樞密祭溫公文》　嗚呼！天祚有邦，畀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齊之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鉤索沉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爲文章，有書秩秩。玄圭大裘，望之肅然，冬暘夏水，赴者爭先。仁、英兩朝，鍠鍠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染柔木，求直于繩，我公盡規，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其可，巖巖翼翼。言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於洛。公則休矣，四方顒顒，君子野人，洎于他邦，聞風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譽。元豐二年，國有大事，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庭，其重萬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廛，農慶于野，兵休于邊。燠爾慄寒，養其饑孱，無痏于肌，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爲之。純仁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丘山不移，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茁，修竹夏寒。清酌翛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乏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爲益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遘疾，庶幾有瘳，卒相王室。國祠既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至門。入哭于室，公既大斂，終天之情，不見一面。人生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歿，知免而喜。公身既修，公志既畢，既壽令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稅駕于茲，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

黃庭堅《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篤生溫恭，不愧于屋漏；守死忠藎，可薦於神明。惟天下信公不疑，惟公以天下自任。三后在上，照知赤心；兩宮臨朝，眷倚黃髮。四海岌岌，未知息肩。公執樞機，重宗社于九鼎；公定國是，決興喪于一言。所進忠賢，拔茅連茹；其去姦佞，蹟無遺根。涇渭洞明，凜乎太平之漸。雖楊太尉晚暮，而志愈篤；山司空中立於朝，甄拔人物；楊文簡扶挾以對延英，汾陽徹樂，中丞毀堂；崔文正肩輿至中書，除吏八百：考公名實，可謂兼之。嗚呼！期月之間，經營見效如此，尚假日月，汔觀崇成。如何彼蒼，殲我哲輔！百身可贖，誰不願然。謂天不慈，以公雨泣。惟時訃聞，兩宮震動。帝臨明堂，受釐不賀，未足以盡哀公之志；上公開國，襚以貂蟬，未足以盡顯公之心。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爰輯斯文，爲天下慟。悲不能詞，公尚饗之！

陳師道《丞相溫公挽詞三首》（選二）　恭默思良弼，詩書正百工。事多違謝傅，天遽奪楊公。一代風流盡，三師禮數崇。若無天下議，美惡并成空。少學眞成己，中年託著書。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得志寧論晚，成功不願餘。一爲天下慟，不敢愛吾廬。

晁補之《國子監祭司馬溫公文》　維元祐元年九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丞相司馬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寬栗柔立，根于明誠，進禮退義，世爲重輕。千乘不居，古稱好名，公乎不然，志合則行。布被脫粟，他人爲詐，公乎不然，則以身化。公卧洛師，閉關卻掃，深衣講道，將以是老。公歸朝廷，路車乘馬，扶攜襁負，民拜于野。聖母神孫，在宮載祗，公率其官，正人具來。誠心行義，令出而聽，國安九鼎，大勢已定。民以法治，法勝則煩，譬如魚噞，則清其源。賣刀緣畝，盜豈得發？苟無欲之，雖賞不竊。裴公處內，如不勝衣，問其貌年，威行四夷。楊公入輔，曾未幾何，毀第減騶，人去其華。忘身憂國，晚以骨立，生非其厚，所愛民力。有來遠縣，廢食與言，問民而沒，反席未安。帝祗合宮，公薨訃聞，徹尊往臨，追胙故溫。公薨季秋，甲戌墓雪，民憂歲寒，相諺未褐。聞諸道路，信有斯言，曰公在天，胡俾我寒？以勞定國，人曰宜享，何以知之，家有公像。生爲民望，其沒亦神，公乎何憾，悲者世人！

周紫芝《司馬溫公畫像贊》　瘠然其似枯，何先生之癯而四海之腴也。愀然其似愁，何先生之憂而四海之休也。至於疾惡如讎，惡佞似賊，則其風凜然，蓋古之遺直也。《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拜此典刑，潸焉出涕。

王十朋《國朝名臣贊・司馬溫公贊》　宋二百年，名臣輩出。孰爲第一，咸曰君實。田夫野老，識其遺風。至今猶語，司馬相公。以手加額，涕泗無從。

朱熹《涑水先生贊》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方孝孺《尚友五贊·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爲，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脩，政化甚速。誠於爲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雜錄

蘇軾《書溫公誌文異壙之語》 《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皆爲一室。獨蜀人爲一墳而異藏，其間爲通道，高不及肩，廣不容人。生者之室謂之壽堂，以偶人被甲執戈，謂之壽神以守之，而以石甕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則去之。軾先夫人之葬也，先君爲壽室。其後先君之葬，歐陽公誌其墓，而司馬君實追爲先夫人墓誌，故其文曰：「蜀人之祔也，同壠而異壙。」君實性謙，以爲己之文不敢與歐陽公之文同藏也。東漢壽張侯樊宏，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子孫之心，使與夫人同壙異藏。光武善之，以書示百官。蓋古亦有是也，然不爲通道，又非詩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爲得禮也。

張舜民《題溫公布衾銘後》 執布衾而求溫公之德，亦何異持筌坐水濱而待魚者。《布衾銘》、《紳銘》、《義方要旨》三軸，皆溫公所書，有趙大觀公休跋尾。竊思自元祐丙寅至于庚午，不五年間，三人相繼而逝。墨色如新，而云亡屢歎。

《容齋五筆》卷九 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東坡、溫公）二集皆出本家子孫，而爲妄人所誤，季眞、季思不能察耳。

陳傅良《跋溫公與邢和叔帖》 熙寧間溫公居洛，公從崇德縣再入崇文。元豐四年，兼史事。以所藏溫公帖，知是時相與甚厚也。後一百十有二年，某得見之於其曾孫遵仲修。

魏了翁《跋范太史記司馬溫公布衾銘》 范正獻公以書局從溫文正於洛十有五年，於公之起居動息，必審視而詳記，雖布衾枕亦以驗公所安於死生窮達之際，殆與孔門弟子書鄉黨同意。

《齊東野語》卷一六 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揚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鹹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之胸中無眞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

又卷二〇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嘗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云：「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見周子窗前草不除之意。

《困學紀聞》卷一八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熒惑逾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又《即事》云：「雨不成游布路歸。」出《左傳》：「自朝布路而歸。」今集中皆注云「恐誤」，蓋未考也。

《庚子銷夏記》卷七 按司馬溫公以元祐元年九月卒於位，二聖親臨其喪，哲宗再遣使詔其孤康，又遣大臣諭指，俾奪遺命從官葬，命入內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驛詣涑水，相地卜宅，於是以十月甲子掘壙，發陝、解、蒲、華四州卒穿土，復選尚方百工爲葬具。十月復命公從子富提舉之。以二年正月辛酉，既葬之期年，敕翰林學士蘇軾撰碑，上親爲篆字，以表其首。又命永言及公從孫桂督將作百工，起樓於墓之東南以居焉。樓成凡四丈有五尺，七月畢事。費公帑一萬六千有奇。八年九月宣仁皇后崩，紹聖元年七月三省言：前後臣僚論列元祐以來司馬光等罪惡，詔追所贈官幷謚告，及追所賜神道碑額，拆去官修碑樓，及倒碑磨毀碑文。未幾，熙寧奸黨之碑大書深刻，皆以公爲首。靖康初元，除元祐黨禁，贈公太師，而時已不可爲矣。按王廷直修復公墓，在金皇統八年戊辰，乃宋高宗紹興之十八年也。距紹聖仆碑時，計五十有五年。時公墓已淪在異域，而其臣愛護修復之如此。其視紹聖崇寧爲何如也？金主拜甡乃繪溫公之像，賜之，正中國指爲黨魁時也。吁！可歎哉。

《宋元學案》卷二〇 先生（劉安世）父太僕卿仲通慕司馬溫公、呂獻可之賢。方溫公誌獻可墓，仲通自請書石。溫公文出，直書王介甫之罪不隱，仲通有懼色，先生代其父書，自此益知名。

劉敞

論述

綜論

歐陽修《答原父》 嗟予學苦晚，白首困鉛槧。危疑奚所質，孔孟久已窒。羣儒窒自私，惟子通且贍。幸時丐羸餘，屢得飽饑歉。嚴嚴《春秋》經，大法誰敢覘。三才失綱紀，五代極昏墊。盜竊恣胠篋，英雄爭奮劍。興亡兩倉卒，事迹多遺欠。纔能紀成敗，豈暇誅奸僭。聞見患孤寡，是非誰證驗。嘗欣同好惡，遂乞指瑕玷。反蒙華袞褒，如譽嫫母艷。救非當在早，已暴何由斂。苟能哀廢痼，其可惜針砭。風舲或許邀，湖綠方灩灩。

王安石《劉敞轉官制》 具官某文章博美，政事詳敏，心通道德之意，躬率仁義之行。久於侍從，實允詢謀。付以方綍，又能鎮撫。甄序乃績，進遷厥官。

劉攽《公是先生集序》 古今之文人多矣。其能道胸中之蘊積，暢物理之有無，合衆美以爲己用，超倫類而獨得，使其語言如其心，其馳騁極所欲，瓌偉奇抃，放肆自若，非夫豪傑之士，不能至是。故自申、韓、管、商、愼、墨、屈原之倫，其道未必皆是，而其書傳焉。雖然，猶之貴文也。若夫原性命之統，貫誠明之本，考百子之雜博，判其眞僞，雖至于六經，可折衷也。極帝王之治，奉事有功，雖在于今日，可按行也。是好古博物之士，所以貴乎學聖人而得道眞者。嗚呼！先生之文優出於前人者，在是矣。《傳》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以極萬物之理，則文有不明者乎！盛如四時，煦育賦予，雕刻衆形，萌芽夭條，無有不備，是之謂神。故古今之士，智有所不周，文有所不明，由其情之蹇淺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于此不善于彼，由其氣竄而化狹也。嗚呼！先生可謂備矣。《傳》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先生之言孰有知之者哉？言可知也，先生爲常存矣。是故有志聖人者訊其通，貫穿諸子者觀其辯，濟用當世者尙其辭，莫不有爲師之道焉。合而觀之，若《韶》、《濩》、《武》、《象》之天覆地載也，離而聽之，若琴瑟磬管之迭奏，靜深要妙，歸于平心，氣感神明而已矣。

又《劉公行狀》 天性明徹，自爲童子，有老成人量。初學進士詞賦，已爲人傳誦稱道之。至年十五，乃更習爲古文。讀書心悟理解，志氣開發，日增月益，河江委注，不可丈尺斗斛校也。其十七歲所撰著，至今存者尙多。自兩漢之後，豪傑之士所爲文章，雖皆以理爲主，偏局所見，致遠則不通。又其論五經，皆欲明王道，而惑于曲說，駁雜瞀亂，不能自解，聖人之道不明。及公爲之正德性，別仁智，舉中庸，明天命，條達理遂，交貫旁暢，愈深愈遠，未嘗一躓焉。【略】公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志、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略，皆知其大略，求其意義合于聖人者，而世人所謂善者亦不廢也。嘗與呂溱濟叔同在禮部，夜視塡星，指曰：「此于法當得土，不然，乃得女。」居數日，使者來，因言宮中兩夫人皆當就館，呂相視笑，數月果生兩公主。又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于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遂登大位云。在長安時，得三代時鍾鼎器皿數十，皆有篆刻銘識，文字奇古，公按讀之，因以考知前代制度。

蘇頌《與劉原父書》 曩者竊不自謂得參文翰之遊，內省貪緣，固爲厚遇。而足下不謂愚陋無識，首蒙相示唱和詩一卷，并賢弟所著《漢官儀》一編，俾得榮觀。時僕私竊歎劉氏有賢明兄弟如此，而吾幸辱從遊，苟不能孜孜磨勵以及百分，是亦交遊之深恥也。他日又蒙出新文一通，周還伏讀，未盡通曉，大率皆明理亂根本之所由，辭高而旨遠，深得古文之遺風。《伸辯》一篇，終始理道，有以知足下之識通古今。其言辭之美，亦不下司馬子長之叙事。設使足下生當其時，彼辯說之士豈得馳其詭詐哉！《先德》三銘，足見孝子善述人之事，垂之不朽，在斯文也。《解木偶語》，其義切於譏誡。昔《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今足下此文苟流行於世，則竊位尸祿者得無悚勸乎？《穀熟橋銘》言略而事詳，蓋出於符命之體，而理或過之遠矣。彼司馬相如、班固輩紀封禪之事，不過藻飾詞采，贊揚君美而已。今足下所作，皆彷彿誥誓之義而成文，

上可以形容盛德，下可以申勸將來，豈徒與馬、班爭能哉？僕藝能淺薄，不足稱道。然自得友於足下，始知學道之階漸，及見足下之文，又識爲文之大體。且世之爲文者甚衆，率皆好丹非素，誇競一時。苟求其緐理道者，十無一二焉，又求其醇而不疵者，百無一二焉。足下所爲之文，皆依約六經之旨而爲之辭，縱橫虛誕之說，無得而入焉。故讀之者知聖人之道尊而易行，信足下之深於文者也。【略】又承見索龍行詩，雖作之已久，自以學不經師匠，不足汙大賢君子之耳目，故但欲藏密而已。

蘇軾《書黃州詩記劉原父語》 昔爲鳳翔幕官，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強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孔武仲《劉公詩並序》 吾鄉劉原甫雄文博學，爲天下師表。四方士大夫登其門執弟子禮者，足相踵也，而余不及識。今識其子仲馮。仲馮居省中，治事精密，吏不能欺，應接不倦，甚得士大夫心，天下稱爲賢吏部。其文學議論，能世其家。余自京師南出，過鄢陵興國寺，入金剛院，見原甫判蔡州時題詩四句在壁曰：「寂寞空堂欲暮時，鐘聲斷續雨千絲。此中會有西來意，正復庭前柏樹知。」乃錄以寄仲馮，請附入家集中。因爲詩道原甫平生，以見余愛慕之心云：原甫吾不識，聞之士大夫。少時已絕羣，卓犖千里駒。讀書足智慮，萬卷力有餘。善發六藝蘊，高談詆先儒。天文地理學，道藏及浮屠。纖細無不講，講之皆粲如。文章弄豪贍，咳唾玉與珠。散落八極間，買者論錙銖。爲人又挺特，不與俠者俱。伉健虎獨步，軒昂鶴仍孤。身雖登兩禁，未及秉鈞樞。爽氣隨沆瀣，斂收入清都。嗟嗟劉夫子，信是荀揚徒。富貴非窮愁，而復多著書。荒城過宿雨，古寺入平蕪。鬱鬱壁上詩，奎鈎照天衢。我來值日暮，篝火爲踟躕。想見其風骨，磊落眉宇疏。邦人好事少，不以玉石摹。歲月更久遠，彫摧逐泥塗。作詩貴述美，聊用贊不渝。

畢仲游《答劉朝散書》 少從公先世之遊如子姪兄弟，所以講聞公是先生侍讀道義文章，出入內外，立朝行己之本末者甚悉。故一與公相遇，如舊相識。而寒暄安否之外，未及其他，即問《公是先生文集》尚未宣布之因，此三十年欲問之事也。豈謂記存，遠枉書教，遂錄寄全集七十五卷，遣介東來，行幾二千里，因屬某爲序。不知足下何以知某可序公是先生之文耶？驚顧睠眙，不知其由來。徐味所指教意，乃知某嘗論公是先生之文異于歐陽文忠，以某爲知言，則必知作者之意，故屬某爲序。嗚呼，作者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豈易序耶？昔司馬遷作《史記》，漢廷之臣知遷者如相如、壺遂、任安之屬不使序其書，而自序之。其後班固作《漢書》，不改自序之文一字而爲之傳。揚子雲作《太玄》、《法言》，九箴、四賦，欲以文章成名于後世。其時知雄者，雖不及相如、壺遂、任安之知馬遷，然猶有歆，向父子博極羣書而能文，子雲不使序其書而自序之。後班固作《漢書》，亦不改自序之文一字而爲之傳。由是言之，作者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豈易序耶？然自天聖以來，歐陽文忠日滋月益，得名于中外，至至和、嘉祐中間號爲文師，如曾子固、蘇子瞻、子由皆以門弟子視之，而獨于公是先生推先尊仰，質疑訪古，懇懇勤勤，若自下而不敢居前也。而行于世者，其文不多。故相見之日，即以三十年欲問之意問諸左右，且求公是先生之文，望于世人共傳之外，更得數十篇，則所願足矣，而乃蒙以七十五卷全集爲貺者。昔人有以文遺歐陽文忠公者，文忠愛其文而更徵他文于其家，且曰：「如嘗一臠之味，而思欲快意于九鼎之間。」今某所求公是先生之文，望止于數十篇，而遂得七十五卷全集之貺，如操弊舟出涯涘，期遊于島嶼之間，而忽乘桴絕洋，揖海若而窮扶桑也，豈不快哉！

《澠水燕談錄》卷六 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爲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得其體，眞天才也。歐陽文忠公聞而歎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此未足尚也。」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八 劉中原父望歐陽公稍後出，同爲昭陵侍臣，其學問文章，勢不相下，然相樂也。

《能改齋漫錄》卷二 國史云：「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父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荆公修經義，蓋本于原父云。」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文忠公曰：「劉敞文章未甚佳，然博學可稱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劉敞）爲人明白俊偉，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

無所不通。爲文章尤敏贍，好摹倣古語句度。在西掖時嘗食頃草九制，各得其體。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公曰：「其文章未佳，特博學可稱耳。」

《東都事略》卷七六《劉敞傳》 敞爲人明白俊偉，博學自信，自六經諸子百氏，下至傳記小說，無所不通。爲文敏贍，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下直，爲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文詞典雅，各得其體。在長安得先秦古器數十，愛其款識文字奇古，因以考知三代制度，與先儒所說不同者。

《清波別誌》卷三 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人服其敏。

樓鑰《跋歐公與劉原父帖》 公是先生望隆一時，而不容於朝。出知揚州，歐陽公所爲賦平山堂之詞也。移知青州，公是作《董仲舒》詩云：「江都才子又膠西，擾擾諸侯等棄之。爲問公孫丞相道，不知東閣欲賓誰。」後又帥長安，久之，作《班超》詩云：「班超投筆起行間，傅鄭甘陳不足攀。何事眼昏頭髮白，卻思生入玉門關。」二詩不無少望矣。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第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

員興宗《公是集跋》 至和、嘉祐間，歐陽子永叔以古文章名天下，士者率曰「今之韓愈」，而歐亦規愈自名者。予退索其師友淵源，得所謂公是劉子，與歐文誼往返，所以考質訓迪甚至。劉于談咏記載，一曰歐九，二曰歐九，語意簡逸，竊怪永叔抱負如爾，公是何遇之淺也！豈其微學授受，抗顏博喻者，法當如此乎？于是悉取其《經小傳》，《權衡》，《百工》，《同道》諸篇，觀其破去百氏，離異獨造，光澄演迤，則寖寖乎周末鄒魯之遺音已，其規模不但漢也。嗟乎，是歐陽子之所以敬學者歟！其後蘇子瞻執贄見公長安，曰：「是出于天，不可及者是氣也。」而子由亦曰：「今之伯夷，不可尚矣。」宜乎高風絕學，近世皆不知貴，或粗知之，而不得其趣者，眞有以也。公從孫和澄出公家帖示予，凡兩紙，予爽然有異。嗚呼，將擴是意，抑亦有所憫也乎，無寧亦有所勉也乎！

《荆溪林下偶談》卷三 劉原父文醇雅，有西漢風。與歐公同時，爲歐公名盛所掩，而歐公、蘇、王亦不甚稱其文。劉嘗歎：「百年後，當有知我者。」至東萊編《文鑑》，多取原父文，幾與歐、曾、蘇、王并，而水心亦亟稱之，於是方論定。

《宋史》卷三一九《劉敞傳》 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嘗夜視鎮星，謂人曰：「此于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公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當有興于齊者。」歲餘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爲文尤贍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卻坐，頃之九制成。歐陽修每于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長于《春秋》，爲書四十卷，行于時。

全祖望《公是先生文鈔序》 有宋諸家，廬陵、南豐、臨川所謂深於經者也，而皆心折於公是先生。蓋先生於書無所不窺，尤篤志經術，多自得於心，所著《七經小傳》，《春秋五書》，經苑中莫與抗。故其文雄深雅健，摹《春秋》公、穀兩家，大小戴記，皆能神肖。當時先生亦自負獨步，虎視一時，雖歐公，尚以「不讀書」爲所誚，而歐公不敢怨之。世或言先生卒以此忤歐公，今稽之墓誌，始知其不然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公是集》五十四卷【略】。敞之談經，雖好與先儒立異，而淹通典籍，具由心得，究非南宋諸家遊談無根者比。故其文湛深經術，具有本原。攷序稱其「合衆美爲己用，超倫類而獨得，瓌偉奇特，放肆自若」；又稱其「考百子之雜博，六籍可以折衷；極帝王之治功，今日可以案行。學聖人而得其道，所以優出於前人」。友于之情，雖未免推揚太過，然曾肇《曲阜集》有敞贈特進制曰：「經術文章，追古作者。」朱子《晦庵集》有《墨莊記》曰：「學士、舍人兄弟，皆以文章大顯於時而名後世。」《語錄》曰「原父文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又曰「劉侍讀氣平文緩，乃自經書中來，比之蘇公，有高古之趣」云云。則其文詞古雅，可以概見矣。晁公武《讀書志》謂歐陽修嘗短其文於韓琦。葉適《習學記言》亦謂敞言經旨，間以諧語酬修，積不能平，復忤韓琦，遂不得爲翰林學士。蓋祖公武之說。今考修草敞知制誥詔曰：「議論宏博，詞章爛然。」又作其父立之墓誌曰：「敞與攽皆賢而有文章。」又作敞墓誌曰：「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薇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止馬卻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其銘詞曰：「惟其文章燦日

星，雖欲有毀知莫能。」則修亦雅重之。晁氏、葉氏所言，殆非其實歟。

盧文弨《劉公是集跋》 原父詩有瀟灑出塵之致，其議論多有啓發人意處。謂人之儉，儉於人而裕於己，晏子之儉，儉於己而裕於人。有《說犬馬》一篇，其大略云：由漢以來，苟進言於天子，無不以犬馬自予者。嗚呼！使夫知治守道之臣進以義、退以禮，而犬馬之說不已貶乎？使夫亂國偷容之臣進以利、退以刑，而犬馬之說不已僭乎？今夫犬之爲人用也，不過受一器之食，然而外則有獲獸之效，內則有禦寇之猛，斯可謂適其材矣，馬之爲人用也不過盡一鈞之芻，然而外則有兵戰之捷，內則有馳獵之奉，斯亦可謂適其材矣。故功著而利不益，身勤而事不害，此雖廉能之士盡瘁不貳，何有能過焉？若夫亂世偷容之臣，功薄而罪尤，身利而事害如此，何以自比於犬馬耶？余謂其言足以警有位者，故特著之。

《石洲詩話》卷三 《公是》、《公非》二集不傳，阮亭亦僅稱原父之「涼風響高樹」二句耳。厲太鴻乃輯得原父十四首，貢父十一首，內如原父《鐵漿館》、《檀州》五律、貢父《長蘆寺》七律、《自校書郎出倅秦州》七絕，皆傑作也。然李雁湖《王詩注》所載《金陵懷古》四詩，尚未採入。

《宋百家詩存》卷二《公是集》 敞爲人明白俊偉，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無所不通，歐陽公每于書有疑，折簡來問，輒對使揮筆答之。

錢陳群《宋百家詩存題詞·劉敞公是集》 一自歐陽折柬來，集賢門下席多迴。撑腸文字三千卷，換得新橙五十枚。

《藝概》卷一 劉原父文好摹古，故論者譽訾參半。然其於學無所不究，其大者如解《春秋》，多有古人所未言。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豈曰文焉已哉！即以文論，歐公爲作墓誌，稱其「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文辭典雅，各得其體」，朱子稱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亦可見其崖略矣。

傅增湘《校鈔本公是集跋》 原父湛深經術，學有本原，故其爲文閎深博贍，制誥之體，特所擅長。今觀集中所存內、外制，爾雅深厚，有兩漢之風。王惕甫謂「其制辭及應奉文章，傑然蓋代」，非虛譽也。碑誌之文，能追步昌黎，於當時歐公之外，自成體格。其短篇豪宕之氣，直欲奪介甫之席，此亦惕甫所推服者。至謂「敘事之文，尤其所短，五言詩學古而不能深入，七古亦無異境」，則愚意未敢謂然。蓋原甫乃學人之文，不能以文章家之繩尺相衡量也。

分論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漣水軍錄事參軍》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不遺一善。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敦尚風節。

《無爲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意在興廉讓之誼。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素可諫議大夫》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茂獎武勳，中卻寓有平定安輯之意，措語特妙。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簡貴不靡。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鈐轄時明可文思使》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語有鋒稜。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并可試將作監主簿》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辭旨溫厚。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勸勵具備。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修可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并依舊職任》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著作一時，勸懲千載。褒辭亦無濫美。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臣》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意特崇重，言極和摯。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氣體古茂。

《權邠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前岳州平江縣張正己可大理寺丞致仕》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義厚詞溫。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察御史裏行》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簡切無枝辭。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得綏邊之道。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語簡而盡，藹然愛民之意。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但作褒辭勉勵，意在言外。

《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急吏緩民，亦一張一弛之意，而造語特爲新創。

《上仁宗論皇女生疏決賦予疏》《容齋四筆》卷六：車駕都錢塘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則戚里、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答，自金幣之外，洗兒錢果，動以數十合，極其珍巧。若總而言之，殆不可勝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劉原甫在嘉祐中，因論無故疏決云：「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恐非王者之令典也。【略】」偉哉劉公之論，其勁切如此。歐陽公銘墓，略而不書。予爲國史，亦不知載於本傳，比方讀其奏章，故敬紀之。

《謝館職啟》《四六話》卷下：表、啓中最以長句中四字爲難，以其語少而意多，因舊爲新，涵不盡無窮意故也。前人之語能稱此格者，如劉原父《謝館職啓》：「整齊百家，是正六藝。」元厚之《謝表》云：「塤篪萬民，金玉百度。」彭器貢《上章子厚啓》：「報國丹心，憂時白髮。」舒信道《謝復官表》：「九幽路曉，萬蟄戶開。」蓋可傳載諷味者尤難也。

《與吳九論武學書》《(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通達治務之言。

《送湖南某使君序》《崇古文訣》卷三一：湖南多蠻寇，即三苗氏之族。

《伸辨》蘇頌《與劉原父書》：《伸辨》一篇，終始理道，有以知足下之識通古今。其言辭之美，亦不下司馬子長之敘事。設使足下生當其時，彼辨說之士，豈得馳其詭詐哉！

《論邪正》《(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語本質實，意復忠讜。

《爲兄後議》《(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引據博辯析詳，以此稽求典禮，不爲無助。

《奔喪議》《(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教孝勸忠，粹然正議。

《士相見義》《(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一以聖人之道相爲折衷，豈徒以古雅見長。

《公食大夫義》《(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典實之文，知其深於經學。

《致仕義》《(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學識淵博，發爲閎辭，固宜佳暢乃爾。

《君臨臣喪辯》《(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經義湛深，而出以鴻肆，豈非文人之雄！

《祫享詩》歐陽修《賜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等奬諭詔》：省所進《祫享詩》事具悉。祫，大祭也，禮久闕焉。朕因時孟冬，躬薦圭鬯。永惟祖考之烈，格於天地，禮樂之盛，昭乎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爲頌歎之美。卿議論閎博，辭章爛然。敷訓告以代予言，是惟其職，發揄揚而稱上德，聊見餘才。省閱已還，嘉尚良切。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種柏篇》《娛書堂詩話》卷四：「柏生如拳柳盈把，同時移根種庭下。柏生來活柳已榮，春風飛飛意融冶。青條眼看十餘尺，疏陰朦朧反藏柏。柏底若羞不自奮，傍人來觀爲柏惜。飛霜漸久時籥遷，秀色不復如舊年。折幹枯條委爨下，柏生無礙自參天。」此詩是劉敞先生所賦《種柏篇》，詞近而旨遠，眞有味之言也。

《喜雨》《升菴詩話》卷一三：劉原父《喜雨》詩云：「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雖復夏夜短，已覺秋氣多。艷膚麗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肯醉，奈此粲者何。」此詩無愧唐人，不可云宋無詩也。《詩藪》外編卷五：劉原父《喜雨》詩云：「涼風響高樹，清露泫明河。【略】」此首楊謂無愧唐人，在劉尤不易也。

《荒田行》《載酒園詩話・劉敞》：「大農棄田避征役，小農挈家就兵籍。良田茫茫少耕者，秋來雨止生荊棘。縣官募兵有著令，募兵如率官有慶。從今無復官勸農，還逐漁鹽作亡命。」描寫廟堂貪功生事，長吏趨承，釀成隱患，歷歷如見，固不特宋事爲然也。余謂此詩尚在司空《道旁田家篇》之上，彼僅說得兼幷之害耳，似此方是大憂。

《短槐》《宋詩精華錄》卷一：自謙之詞。

《微雨登城》《宋詩精華錄》卷一：第三句的是江南風景。

傳記

歐陽修《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略】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略】二年八月奉使契丹。【略】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略】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於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事。【略】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於外廷者，其補益猶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略】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攽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以來請銘。銘曰：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燦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劉攽《劉公行狀》（存目）

《東都事略》卷七四《劉敞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劉敞《得汝州舍弟新詩》 魯人貴《韶》《濩》，海鳥眩以憂。豈不盛鐘鼓，性違理自愁。憶在田野時，終歲頗優遊。食魚出有車，夏葛冬亦裘。弄翰不自量，著書望孔周。處身笑汲汲，視世良悠悠。誤及時君門，過緣名字求。軒冕非己好，簿書反自羞。因欲飾所短，強爲妻子謀。精神敝蹇淺，學殖誰勸修。歸卧常喟然，歲月屢以流。【略】我年向四十，蒼髮已滿頭。篋中無寸書，磨滅悲蜉蝣。念此可以驚，如何復淹留。昔買吳下田，頗聞利鋤耰。汝宦何時歸，相與尋滄洲。處使有茅屋，出使有漁舟。知命贊《易》篇，沒身記《春秋》。但令文章顯，不愧時俗偷。世事非所了，咄哉無夷猶。

又《錄近文呈晏公》 麟趾感素文，躍魚赴鳴琴。殊類豈自識，至和動其心。濟世有先覺，鑄人不鑄金。刪詩在正始，好樂非好音。萬生依陶冶，一氣諧飛沉。賤子晚及門，獨學謬知今。趨隅誦所志，踴躍不自任。救渴而飲河，栖枝以巢林。量微志復小，俛仰感高深。

又《以近文投謝學士》 自昔周旦死，珍鳳閟空巒。民斯未嘗見，猶取圖象觀。況彼聖人沒，衆說紛無端。能言拒楊墨，豈祇均遺鸞。念我生苦後，讀書樂瓢簞。潛精探遺文，倣象良云難。猶如琢圭玉，考法求所安。雖無繩與矩，我知不爲丸。凝誠矢弗變，勢利非攸歡。譬于寸木微，積久能巑岏。有羽必懷聳，有聲必希彈。方期沐清德，敢不振斯冠？

又《雜詠》　今年四十一，髮白牙齒落。未能遊逍遙，意每不自豁。偶尋樂天詩，往在江州日，年幾與我同，衰疾與我埒。伊人了無生，外物均寂滅。而且于形骸，變化難自適。況我狹中者，萬緣日相伐。力小覺任重，憂多使內熱。安能保平和，但有就衰竭。賢哉香山翁，精識妙前哲。懸車未六十，鼓缶終大耋。以茲揆損益，亦似有與奪。至理何心得，吾其守茲說。

又《揚州謝上表》　臣本以薄技，遘茲昌辰，幸得出入周衛之中，優遊侍從之末。持橐簪筆，庶乎寡尤；帶劍佩衡，足以自效。豈其輕去嚴密之奉，偷得便安之私。蓋引嫌避親，中外著令；因事補吏，朝廷通規。幸蒙賜可之書，殆殊共治之選。

又《謝加學士表》　臣猥以薄技，起于諸生。內之無子產潤色之才，外之無山甫將明之用。久典訓誥，洊臨藩垣。七年于茲，微效不立。猶以陪外廷之末，聞長者之風，間蒙分章，平議臣之奏；時引大體，正宗廟之儀。苟圖納志，非敢忤物。然而讒人飾詞以巧詆，法吏挾怨以中傷，當是之時，幾無以免。聖心先覺，公議尚存。浸潤之說不行，震驚之衆爲止。風波可畏，天幸實多。內私自憐，懼久得罪，輒匄十里之守，庶警一麾之行。不謂皇帝陛下生成曲全，復露無已，進增金華之講，增重儒林之光。委以西州，適其幸願。望非所及，幸不可涯。夫匹夫一飯之恩，庸士然諾之信，猶能捐生出死，成功立名。況臣連數十城之封，兼四千石之重，于以宣明威信，撫養細民，盡其愚忠，庶無大悔。以此圖報，敢爲虛言。

《六一詩話》　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略】一言之譏，後遂果然，斯可嘆也。

《侯鯖錄》卷七　劉原父再娶，歐公戲代二詩，云：「仙家千歲亦何長，人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又云：「文章落筆有誰先，坐上詩成海外傳。明日京都應紙貴，開簾卻扇有新篇。」

又卷八　劉原父晚守長安，眷官妓蔡嬌，所謂添酥者也。其召還，作詩別之曰：「玳筵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更盡一杯須起舞，關河秋月不勝情。」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八　劉中原父望歐陽公稍後出，同爲昭陵侍臣，其學問文章，勢不相下，然相樂也。歐陽公喜韓退之文，皆成誦，中原父戲以爲「韓文究」。每戲曰：永叔于韓文，有公取，有竊取，竊取者無數，公取者粗可數。永叔《贈僧》云：「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嘗有云，青蒿倚長松。」乃退之《醉留孟東野》「自慚青蒿倚長松」也。非公取乎？歐陽公以退之「讀《墨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爲叛道。中原父笑曰：「永叔無傷事主也。」

又卷一九　歐陽公于詩主韓退之，不主杜子美。劉中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之句，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中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賞中原父之辯，一笑也。

作品本事

劉敞《時會堂詩序》　州城北帶廣阜，古所謂崑崙岡也。其木宜茶，與蒙頂比，故或謂之蜀岡。太守歲貢蜀岡茶，以火前采之，發輕使馳至京師，不過十日，爲天下先。自禹抑洪水，分九牧，淮海惟揚州，其任土之法，若瑤琨、金木、篠簜、齒革、羽毛、織貝諸奇物，當備輸王府。天子爲其遠費勞民，皆止不以爲常貢，常貢獨茶，至簡易矣。然猶歲所上不過三數斤，所以御於至尊者，貴精不貴衍也。世或說蒙頂茶宜久服，能輕身、除疾、卻老。誠有是者，豈非臣子所願哉！《貍首》之詩，以時會爲樂者，固諸侯之事也。於是築堂蜀江之陽，命曰「時會」，將率官屬修職貢於此焉，且使來者世世勿忘服也。

又《進四銘表》　古者作器必銘，銘之義，天子合德。臣幸得召赴崇政殿，從士大夫之後，周旋器寶之側，目睹其狀，耳聞其聲。竊不勝其愚，謹獻律、鐘、鼎、鸞刀之銘四章，以發明令德之指，而庶幾不朽之地。

《東原錄》　嘉祐四年貶呂溱，其誥詞劉敞行之，溱當貶而褒。

《澠水燕談錄》卷一　夏竦薨，仁宗賜謚曰文正，劉原父判攷功，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官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疏三上。是時，司馬溫公知禮院，上書曰：「謚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可當？」光書再上，遂改謚文獻。知制誥王原叔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詔，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

《避暑錄話》卷上　今夏不雨四十日，自江左連湖外，皆告旱。常歲五六

月之間梅雨時，必有大風連晝夕，逾旬乃止，吳人謂之舶趕風，以爲風自海外來，禱于海神而得之，率以爲常。今歲特無有，故暑氣尤烈。六月二十日晚，忽雨至夜中，明日又雨，其晚卧池上，河漢當空，梧竹颯然，遂有秋意。蓋前一日立秋，氣候不應如是速也。余比歲不作詩，舊喜誦前輩佳句，亦忘之。忽記劉原甫詩云：「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雖復夏夜短，已覺秋氣多。」若爲余言者。起傍池徐步，環繞數十匝，吟咏不能自已。僮僕皆已睡，前此適有以酴醾新酒相餉者，乃蹙起，連取三杯飲之，意甚適，不知原甫當時能如此否。然詩末云「艷膚麗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作意，奈此粲者何」，則與吾異。此詩當是在長安時作，恨此一病未除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略】」翰林侍讀學士劉敞原父，在永興軍所作詩也。葉少蘊《避暑錄記》嘗載之，且云：「恨原父此病未除也。」予後讀國史原父本傳載：「原父在永興，惑官妓，得驚瞀病。」乃知前詩故不徒作也。

《**揮麈錄**》**前錄卷三**　唐文皇聚一時名流于冊府，始有十八學士之號，後來凡居館殿者皆稱之。國朝以來，仕于外，非兩制，則雖帥守臨司，止呼寄祿官。惟通判多從館中帶職出補，如蔡君謨湖州，歐陽文忠公滑州，王荆公舒州，東坡先生杭州，如此之類甚多。劉貢父赴泰倅詩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早梅。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尋雲氣望蓬萊。」蓋在道山五載，然後得之。學士之稱施于外者，由通判而然。今外廷過呼，大可笑矣。

《**卻掃編**》**卷中**　李才元大臨仕仁宗朝爲館職，家貧甚，僮僕不具，多躬執賤役。一日自秣馬，會例贈御書，使者及門，適見之，嗟歎而去，歸以白上。上大驚異，他日以語宰相，遂命知廣安軍劉原甫爲賦詩美其事。熙寧中，爲知制誥，坐封還李定除御史詞頭，與宋次道、蘇子容俱得罷，于是名益重云。「待詔先生窮巷居，簞瓢屢空方晏如。自探井臼秣羸馬，卻整衣冠迎賜書。王人駐車久歎息，天子聞之動顏色。飽死曾不及侏儒，牧民會肯輸筋力。詔書朝出蓬萊宮，綉衣還鄉由上衷。君今已作二千石，亦復將爲第五公。」右原父贈才元詩也。

《**容齋四筆**》**卷六**　劉原甫掌外制，以任顓落職，不降誥詞，曾奏陳以爲非故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劉元瑜、王琪降官，直以敕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訓誥毖重之意。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袁嗣立改江州文學制》云：「昔先王簡不帥教而不變者，屏之裔土，終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顧哉！然猶假以仕版，徙之善郡，不貲之恩也。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嗣立又徙洪州，制云：「爾頃冒憲典，遷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避。夫薄志節、寡廉耻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地，益徙豫章，思自湔滌。」嗣立之事微矣，乃費兩誥。讀此命書，可知其人。漫書之以發一笑。

著　錄

歐陽修《劉公墓誌銘》　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

劉敞《雜律賦自序》　當世貴進士，而進士尚詞賦，不爲詞賦，是不爲進士也；不爲進士，是不合當世也。君子何亟乎合當世？曰：不得已焉耳，得已，則君子必不賴也。農夫無終歲之業則愁，商賈無朝夕之益則憂，士無所委贄之道也。予始不願爲進士，其後遂勉爲進士，豈自謂能之哉？雖然，郡國進士過數萬，舉於尚書者乃數千，升於天子者數百耳。選之如此之精，得之難也，此不宜有非其才而使余也居天下第一。虛言者以爲命，實事者以爲幸，二者皆知言。余自視缺然，吾猶欲著所不宜，以誠二者之言，故取嘗所爲律賦編之，以盡吾短，而題其首。

劉攽《劉公行狀》　所著《春秋傳》十五卷，《春秋權衡》十七卷，《春秋說例》二卷，《春秋文權》二卷，《春秋意林》五卷，《弟子記》五卷，《七經小傳》五卷，皆成書。《易外傳》二十卷，《元滋》九篇，《通古》五卷，《古風》五卷，皆未就。文集若干卷。

又《公是先生集序》　公是先生總集七十五卷，叙文字爲五種：古詩集二十卷，律詩集十五卷，諸五言、七言、歌行篇曲皆歸之詩；內集二十卷，諸議論、辯說、傳記、書序、古賦、四言文詞、箴贊、碑刻、誌、行狀皆歸之內集；外集十五卷，諸制誥、章表、奏疏、駁議、齋文、覆諡皆歸之外集；小集五卷，諸律賦、書啓皆歸之小集。大凡若干篇。【略】先生論《春秋》、《易》象、《七經說》、《弟子記》，不載集中，具別錄云。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劉公是集》七十五卷。

《東都事略》卷七六《劉敞傳》　文集六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劉原父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公是集》七十五卷。

《文獻通考》卷二三五　《劉公是集》七十五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劉敞集》七十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敞集》七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公是集》五十四卷，永樂大典本。【略】葉夢得《避暑錄話》稱敞集一百七十五卷。據其弟攽所作集序，稱公是總集七十五卷，敘爲五種，曰古詩二十卷，律詩十五卷，內集二十卷，外集十五卷，小集五卷。《文獻通考》亦作七十五卷，則夢得所記爲誤矣。原本不傳，今新喻所刻《三劉文集・公是集》僅四卷，大約採自《宋文鑑》者居多，而又以劉跂《趙氏金石錄序》、《泰山秦篆譜序》誤入集中，即攽所作《公是集序》，亦采自《文獻通考》，而未見其全，故注云「失名」，其編次疏舛可知。又，錢塘吳允嘉別編《公是集》六卷，亦殊闕略。考史有之序《春秋意林》曰：「清江爲二劉，三孔之鄉，文獻宜徵而足。今三孔集故在，獨二劉所著燬於兵。」則其佚已久矣。惟《永樂大典》所載頗富，今裒輯排次，釐爲五十四卷。疑當時重其兄弟之文，全部收入，故所存獨多也。

盧文弨《劉公是集跋》　劉原父《公是集》元本分五種：《古詩集》二十卷，《律詩集》十五卷，《內集》二十卷，《外集》十五卷，《小集》五卷，總七十五卷。諸議論、辯說、傳記、書、序、古賦、四言文詞、箴、贊、碑刻、誌、行狀皆歸之《內集》，諸制誥、章表、奏疏、駁議、齋文、覆謚皆歸之《外集》，諸律賦、書啓歸之《小集》。其弟貢父爲序，藏書家鮮有其本。今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區分而聯綴之，合成五十四卷，不能依元本之次第，以賦爲首，而古與律不分。又元本《內集》之與人書，古文也，《小集》之書啓，俳體也，今亦混而爲一矣。曩觀唐人詩集中附見他人倡和之作，舊本皆一例平寫，無高下之別。或他人倡而己和，則置他人之作於前；或他人和己，則置他人之作於後。近代則不然，凡附見者皆置後，且低一字以別之。《公是集》尚有古法，而鈔集者不察，或誤以他人之作爲原父作。七言近體中有其弟貢父先寄詩，而原父和之，遂誤以在前者屬原父，而和詩反低一格，從附見之例。余與歷城周太史書昌言之，當改正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公是集》五十四卷，宋劉敞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聚珍板本。　刊本《三劉文集》四卷。　又錢塘吳允嘉別編《公是集》六卷，均不全。

傅增湘《校鈔本公是集跋》　癸未穀日，出遊廠甸，於廟市冷攤見鈔本《公是集》，開卷首行即署「欽定四庫全書」六字，知從《大典》輯本錄出者，頗爲失望。然以其字迹頗舊，猶是乾隆間人手筆，遂攜歸。展閱各卷，皆經前人朱筆校對，細審之，則所校文字皆與聚珍本互異者。新春少事，忽動丹鉛之興，因發篋取粵局覆聚珍本點勘一過，自十六日起，至二十四日止，凡九日而訖功。其異同得失，可得言焉。此集余昔年曾手校二次，一爲盧抱經學士鈔本，不分卷，蓋殘帙也，見於翰文齋；又一殘本，祇存詩賦類，見於宏遠堂。均得假歸對勘，共補得詩十六首，文六首，皆在勞平甫所補佚文四首之外。以其傳錄出於舊本，其淵源皆在乾隆輯本之前，其爲勝異宜也。余初以此帙錄從《四庫》，視聚珍本或無甚差殊，及取覆核一過，又補詩三首，文一首，而奪文訛字，訂正者復數百字，忻慰之情，乃逾望外。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公是先生集》不分卷，宋劉敞撰。明藍格寫本，九行二十字。首詩，次外制，次論說雜文。（天一閣佚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公是先生集錄》不分卷，宋劉敞撰，明鈔本，四冊。　《劉原父公是先生集》不分卷，宋劉敞撰，清彭氏知聖道齋鈔本，彭元瑞校并跋，三冊。　《公是先生集》不分卷，宋劉敞撰，清鈔本，鮑廷博校，四冊。　《公是先生集》十卷，宋劉敞撰，清鈔本，二冊。　《公是集》五十四卷拾遺一卷，宋劉敞撰，清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重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傅增湘校補并跋，十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公是集》五十四卷二十四冊，宋劉敞撰，傳鈔四庫全書本，朱校。

藝　文

歐陽修《祭劉給事文》　嗚呼，金百鍊以爲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爲

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甓。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爲末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夫驚呼，莫不爲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況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贖，獨有淚而沾胸。

劉攽《送原甫帥永興》 讀書當爲王者師，論兵要作萬人將。古來志士希兩遂，白首儒生彼無望。騏驎一出凡馬空，豫章蟠根歲逾壯。金華事業爛然新，徂西謀謨誰與讓。旌旗蔽日紅半天，笳鼓隘塵車萬兩。中軍令出聽無譁，秦山渭水皆東向。荒夷憺威霜雪明，屬城陽和春日亮。趙張成事不足論，方虎遺詩猶可尚。龍文金鉉待調飪，璿樞斡中付羣當。西人歡歌公肯留，公車雙鹿畫轓上。

宋敏求

論　述

歐陽修《舉宋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 伏見太常丞、集賢校理宋敏求，文學該贍，多識故事，家藏古今書史、禮樂、制度、傳記猶多。禮官博士每有所疑，多就之質證。其人見是知州差遣，資望不淺。臣等今保舉，欲乞就差同知太常禮院一次。

又《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於朝廷，登於輔弼，清德著於一時，令名垂於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於人。既長，學問好古爲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於己者。守官太學，其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於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

司馬光《河南志序》 次道性嗜學，先正宣獻公蓄書三萬卷，次道至毀齒至於白首，從事其間，未嘗一日捨置。故其見聞博洽，當時罕倫。又閑習國家故事，公私有疑，咸往質焉。又喜著書，如《唐書》、《仁宗實錄》、《國史會要》、《集注史記》之類，與衆共之或專修而未成者皆不計外，其手自纂述已成者，凡四百五十卷。蓋昔人所著，未有若此其多也。

范鎮《宋諫議敏求墓誌銘》 公約清惇厚，而敏于記學。其爲文章，訓辭誥命，皆有程範。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取正而後決。宋元憲公在河南，每咨以故實。歐陽文忠公致手簡通問，則自處淺陋而以鴻博名公。家藏書三萬卷，日集子孫討論繙繹，以爲娛樂。平居湛如，與人交樂易，無不可者。至于守職據正，毅然不少回。【略】三館秘閣書類多訛舛，所藏雖博，而往往無稽考。公請先以前漢《藝文志》據所有用校七史例，下諸路購求善本，重複校正，然後自後漢以來至于唐，依逐書志目以次讎對，取其堪者，餘悉置之，使秘府文集得以完善也。【略】凡三臨州，率不滿歲召去，去而民愛思之。喜道人善，薦士累數百，迄不坐累。【略】嗚呼，公之平生，可謂無憾矣。初，史紀草成，帥其屬奏御，上御袍靴讀之終篇，斂容諭之曰：「兩朝豐功盛德，賴卿等考而發明之。」公踰年服勤，欲其書之成。此其有所憾乎。予與公遊，知公者也。銘曰：惟宣獻公，昔天聖中，實爲史官，十代宗工。典常物則，備于厥躬。紀錄記述，太平之風。公世其業，遭時又同。仁宗英宗，明昌盛隆。有顯其德，有崇其功。方此發揮，形容昊穹。不幸奄忽，美志弗終。凡士大夫，惜嗟哀恫。上徹九重，隱于帝衷。贈典弗常，非衆所蒙。嗚呼公兮，學富行充。如淵之深，如春之融。金之剛明，玉之玲瓏。云乎不淑，命不究窮。南瞻具茨，西望神嵩。東城之原，從先公宮。松柏被地，鬱鬱葱葱。子孫衆多，福祿來叢。

畢仲游《褒賢集序》 即君子之名而議之，善足成名可也。而名之所以成，蓋有大乎其名者。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皆志乎道而進乎技。使二人者惟鼓刀、椎鑿之知，則豈足以成後世之名乎？自嘉祐以來，天下稱故常山宋公善爲文章，通典禮，博物洽聞，有長者之行。士大夫怪公得名之多，而不知公之所以成名者猶大乎其名也。公在仁宗、英宗之朝，天下多以論事詆大臣進者，而公惟樂善好學，居官治民而已。與人交雖更數十年，有初見之敬。其從諸老先生之遊，歉然自下，如恐傷之。而荆公當軸，天下士大夫往往專頌

行事，譽下風，而公乃慷慨議論，引大體，明是非，至可進而退以自見，雖古節士，無以加諸。蓋知剛柔語默而深于道，豈特善文章，通典禮，博物洽聞，稱長者而已乎？其後介甫引疾，天子始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繼以爲太史，數召見訪問，且大用之，而公已病矣。及其亡也，神宗皇帝臨朝歎息，公卿大夫皆失聲相弔，而交遊故人或哭之慟而自絕，則公所以成名有大乎名者，可見于此。昔晉郗超之喪，貴賤爲誄者四十人，當世以爲寵。而公之喪，贈官詔葬皆不用常典，中外之士不敢私誄，而見于官輓者六十有三人。故公之子慶曾既除喪，乃集錄贈告、豐碑、銘誌、行狀、祭文，合于哀輓，得一百九十五篇，摘告申之文，命曰「褒賢」，而屬仲游爲序。仲游欲爲序，未成，會今天子即位，熙寧之舊人以次登用，皆至公卿；而懷私阻威、峭深安忍之吏亦稍稍引去。欲得如公者以寄紀綱，厚風俗，陪輔天子之治，而公亡已八年矣。每一思之，舐筆且下而流涕中止者數四。使亡而可作，則天下所賴公者，豈其微乎？乃略載公出處大致，述所以成名者，詔其子孫，使無墜褒賢之業。

又《歲時雜詠詩序》 治平、熙寧以來，常山公入居侍從，爲太史，博文有守，如漢之董仲舒。

《宋史》卷二九一《宋敏求傳》 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熟于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焉。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他所著書甚多，學者多咨之。

傳記

蘇頌《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宋公神道碑》 公諱敏求，字次道，宣獻公諱綬之長子也。世爲趙州平棘人。【略】公生十年而承家學，摛辭據古，早有過人者。自經傳所載，師儒所傳，靡不旁通而浹洽，而於唐世及本朝尤爲練達。禮樂之因革，官閥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百家之略錄，悉能推本其源流而言其歸趣。雅爲丞相宋元憲公所知，從辟洛陽，每訪以故實。太師歐陽文忠公領禮儀，修唐史，以公嘗僚，手書咨事，自謂淺陋，緊鴻博之助。至於廟堂典故，學者疑義，莫不從而質之而後決。初，仁宗留意藝文，參用名實，寘公文館。英宗綜核羣臣，閱臺省之久不遷者，擢公修記史，掌名命。今上憲章百王，禮文有所損益，其論撰之選，公未嘗不在其中。晚歲付以史事，未逾月紀草成，與其長屬奏御。上特開資政殿，服靴袍，讀之終篇，改容而諭之曰：「兩朝豐功盛德，賴卿等考求而發明之。」他日移疾告，上方臨集英策進士，顧公不在列，問左右：「宋某安否？」即遣中使撫問。間數日，又命挾醫診視，仍召其子官於外者歸省。及以訃聞，上憫然傷惻，制贈尚書禮部侍郎，敕府縣應接其葬事，皆特恩，非常比也。公以文雅，被眷累朝，才陞器使，終始隆渥，諸儒鮮偕焉。凡歷官起天聖三年乾元節，以父任秘書省正字。寶元二年，召試學士院，賜進士第。慶曆三年以光祿寺丞充館閣校勘。坐赴同舍蘇舜欽奏邸飲會，出僉書集慶軍節度判官。以祖母鄭國太夫人高年，請解職留侍京師。未幾，王文安公刊修《唐書》，表公習唐舊事，爲編修官，復校勘。鄭國棄養，服嫡孫重去位，仍許修書於家。稍遷集賢校理，歷通判西京，知太平州。入爲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墜馬傷腳，出知亳州。召還，充仁宗實錄院檢討官。步蹇不任朝謁，特旨蠲之。由京寺七轉至尚書工部郎中。【略】治平元年，同修起居注。明年知制誥，同修撰《實錄》。今上登極，陟兵部。於時英宗大行梓宮在殯，上封者請聽宗室嫁娶，太常議不可。既踰年，又有言者。公曰：「義服變而練，可以嫁娶矣。」坐前後不類，奪一官，以知制誥知絳州。未幾復官，召還，修撰如故。《實錄》成，拜右諫議大夫。【略】自陳目疾，蘄解書命，章再上，以本官奉朝請。歲中，兼史館修撰。明年，加集賢院學士。八年，特拜龍圖閣直學士。【略】屬詞謹嚴似權僕射，論事簡切似李司空，訓辭兼常楊之溫雅，篇什得元劉之清麗，蓋有湛深之思。【略】公雅以善書稱，結字清勁，得其家法。前奉詔題濮安懿王、王夫人神祖，書御製《韓忠獻公碑》，及當時公卿士人所請題寫，被金石刻者多矣。嘗對延和，上問宣獻遺蹟。翌日奏七軸以獻。自公之亡，未有繼其書名者。公姿宇渾厚，樂易自得，與之交久而益親。平居言笑侃侃，不爲邊幅表襮。一遇事則毅然據正，若不可犯者，人亦莫窺其闊狹。三爲郡守，皆以修書召去，不得滿歲。其去也，民益思之。喜甄奬人物，前後薦士數百，訖不爲累。【略】家書數萬卷，多文莊、宣獻手澤與四朝賜札，藏秘惟謹，或繕寫別本以備出入。退朝則與子侄繙酬訂正，故其收藏最號精密。平生無他嗜好，惟沉酣簡牘以爲娛樂，雖甚寒暑，未嘗釋卷。早與仲弟敏修文章學問互相開發，子侄輩悉能奉循世範。熙寧三年，昆弟三人同年登科，士大夫著爲衣冠盛事。

《隆平集》卷七《宋敏求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五七《宋敏求傳》（存目）

《宋史》卷二九一《宋敏求傳》（存目）

紀事

宋敏求《謝龍圖閣直學士表》 英宗皇帝拔自書林，寘于詞掖。雖汲黯早進，謬旅于雋遊；而蕭育稀遷，自安于拙分。一叨獎拔，星紀僅周。固嘗勵翼其心，靖共所守。顧命義以弗苟，務忱恂而匪他。以至陟諫臣之坡，司史氏之筆。還儒館而塵麗正之職，分使節而贊甘泉之儀。益忻聖旦之親逢，莫匪臺家之茂選。而曲綏皇眷，冒進榮階。謂臣嘗事先朝，典右曹之綸綍；俾臣特陞延閣，直西序之圖書。撫棄迹以重收，帖寵名而差叙。帶環申錫，詔檢垂褒。

《中山詩話》 宋次道《次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唐人名宮人所聚也。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揮麈錄》後錄卷一 神宗朝，詔修仁、英兩朝國史。開局日，詔史院賜筵。【略】宋次道云：「二聖垂鴻烈，天臨四紀餘。元臺來率屬，賜會寵刊書。世業叨榮甚，君恩可報歟。袞袞相照爛，歸擁鹿鳴車。」

著錄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序》 熙寧三年，予以諫議大夫奉朝請，每退食，觀唐人洎本朝名輩撰著以補史遺者，因纂所聞見繼之。先廬在春明里，題爲《春明退朝錄》云。

蘇頌《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宋公神道碑》 其撰著則有《書闈集》十二卷、《後集》六卷、《西垣集制》十卷、《東觀絕筆集》二十卷。【略】初，宣獻公輯《唐大詔令》，未次甲乙，公用十三類，離爲一百三十卷。唐自大中世，史記放絕，載禩不傳。公綴集所聞，續武、宣、懿、僖、昭、哀六朝《實錄》，總一百四十八卷。國朝都汴，沿舊方鎮，府寺邸第，閭里坊巷，增易數矣，人罕識其故處者。公依韋述《類例》，撰《東京記》三卷。雍洛故京，漢唐遺事，漸罹摧毁，其迹熄矣。公掇方志洎碑記所載，撰《長安》、《河南志》各二十卷。奉詔編緝則有《閤門儀制》十三卷、《集例》三十卷、《例要》五卷、《蕃夷朝貢錄》十卷。記當官所聞見與其應用，則有《三川下官錄》、《入蕃錄》、《春明退朝錄》各二卷、《韻類宗室名》五卷、《安南錄》三卷、《元會故事》一卷。摭唐人物、世系、遺事，則有《諱行後錄》五卷。纂唐文章之散逸、卷部不倫者，有《李翰林集》三十卷、《李北海集》十五卷、《顏魯公集》十五卷、《劉賓客外集》十卷、《孟東野集》十卷、《李衛公別集》五卷、《百家詩選》二十卷。復採晉唐人詩歌見於石者，作《寶刻叢章》三十卷。嘗謂司馬遷《史記》注解疏牾，學者罕通其義訓，悉取《音義》、《索引》、《正義》，王元感、陳伯宣《別注》，將仿顏師古《西漢》爲《集注》。及被詔修《百官表》，續本朝《會要》，刪定《九域志》，皆未克就。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春明退朝錄》三卷，右皇朝宋敏求次道撰，多記國朝典故。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春明退朝錄》。

《讀書附志》卷上 《春明退朝錄》五卷，宋宋敏求。

《直齋書錄解題》卷五 《春明退朝錄》三卷，龍圖閣直學士常山宋敏求次道撰。所記多故實。其父宣獻公綏居第在春明坊，如晁氏稱昭德也。

又卷一五 《寶刻叢章》三十卷，宋敏求次道以四方碑刻詩文，集爲此編，多有別集中所逸者。

《文獻通考》卷二一六 《春明退朝錄》三卷。

《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一》 《寶刻叢章》三十卷。

又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宋敏求《三川官下記》二卷，又《諱行後錄》五卷，《入番錄》二卷，《春明退朝錄》三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宋敏求《書闈》前後集、《西垣制詞》，文集四十八卷。宋敏求《東觀絕筆》二十卷。

又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宋敏求《寶刻叢章》三十卷，《寶刻叢章拾遺》三十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春明退朝錄》。

《脈望館書目》　《春明退朝錄》一本。

《近古堂書目》卷上　《春明退朝錄》。

《百川書志》卷八　《春明退朝錄》三卷，宋常山宋敏求著。

《趙定宇書目》《稗統》第三十一冊：《春明退朝錄》。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春明退朝錄》三卷，宋宋敏求。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春明退朝錄》一本，叢書堂鈔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〇　《春明退朝錄》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宋敏求撰。【略】是書《文獻通考》凡兩出其名，一入于故事，一入于雜家。今觀所記，雖多述宋代典制，而雜說雜事亦錯出其間，則究爲雜家類也。前有敏求自序，稱熙寧三年予以諫議大夫奉朝請。【略】然其下卷又有熙寧七年六月十三日之注，豈先爲序而後成書，如程伊川《春秋傳》之類歟。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春明退朝錄》二卷，宋宋敏求撰。一明百川學海本，一四庫全書本。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春明退朝錄》三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七　《春明退朝錄》三卷，宋刊本。宋宋敏求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六　《春明退朝錄》三卷，校宋本。宋宋敏求撰。

《藝風藏書記》卷二　《春明退朝錄》三卷，明翻宋百川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春明退朝錄》三卷，宋宋敏求撰。清鈔本，胡珽校并跋，一冊。

藝　文

曾鞏《祭宋龍圖文》　嗟呼次道，公之於古今典章沿革，得之於心，山藏海積。又於舊聞，隱顯纖悉，析之以口，天高日白。公在朝廷，羣公百司，解惑釋疑，公爲蓍龜；公在太史，維僚與屬，正謬辨訛，公爲耳目。今公亡矣，廷有大議，問故事者，衆失其歸；國有大典，考前載者，人失其師。

王珪《贈禮部侍郎宋次道挽詞》　平日朝廷重老儒，何人奕葉在清途。吟箋夜月驚皴兔，談麈春風落寶珠。金石誰新三代樂，丹青空上兩京圖。可憐東觀書垂就，不得君前萬歲呼。

蘇頌《國史龍圖侍郎宋次道挽詞五首》（選二）　臺閣三朝舊，絲綸載世承。早年欽妙譽，末路愧同升。議論無吾間，文章豈衆能。二經垂絕筆，天喪沈吳興。　告卧春明日，災逢本命年。英靈百人敵，奄忽一朝捐。妙墨宗祧秘（次道嘗奉詔題仁宗皇帝祐主），遺文太史編。家書四世學，嗣子復能傳。

劉摯《挽宋次道二首》　橐筆周旋侍漢宮，博知前載問無窮。朝廷人物儒林丈，家世文章太史公。俯仰頓驚華屋換，聲容徒望繐帷空。寢門一哭何嗟及，付與悲哀挽鐸風。　平生襟尚苦清通，白首丹心翰墨中。萬卷囊書推沈氏，一時碑字貴顏公。塵栖村館稀賓至，山抱佳城與祖同。已矣善人那獲見，蕭蕭溱洧祇秋風。

畢仲游《祭宋龍圖文》　惟公渾厚恬澹，柔嘉粹純。天與其質，相之以文。白玉縝栗，芳華敷芬。不偏不倚，惟中是循。世有儒服，閉書不觀。遊談恣縱，苟偷目前。卷幄之富，視人偃然。公獨萬卷，汪洋波瀾。孰爲國典，郊丘廟祧。辟雍封禪，明堂會朝。臺閣府寺，森羅綱條。而公之腹，牢籠并包。惟宋有書，金匱石室。五世百年，英聲茂實。禮樂制度，聖功盛德。賢士大夫，忠言偉績。爲建太史，欲屬之筆。學士如林，而公第一。矧公字書，有法而妍。虞薛歐褚，聲稱後先。始也家學，今而自然。天子之作，公實書之。銘記表頌，公書乃宜。石半天下，皆公之碑。爰自宣獻，其門煒煒。公大厥後，而又有子。天胡不吊，六十而止。嗚呼哀哉！我今哭公，想見其形。哭公而慟，如聞公聲。公書在目，儼然丁寧。自我先世，姻婭蟬聯。曰姑與姊，宜家之賢。中外出入，逾七十年。我實後生，上公之堂。公顯而盛，吾門之光。公殞而替，吾族之傷。如公有守，如公有常。如公有識，而壽不長。天不可問，哀哉蒼蒼。尚饗。

雜　錄

《韻語陽秋》卷一六　瓊花惟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聚八仙，近似而非也。【略】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蕊。按唐朝唐昌觀有玉蕊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覺香來處，唯見階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

蕊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內苑亦有玉蕊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賞玩，故德裕詩云：「玉蕊天中木，金閨昔共窺。」而沈傳師和篇亦云「曾對金鸞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蕊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余賞玩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蕊花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蕊之句者，非謂玉蕊花，止謂瓊花如玉蕊之白爾。

《**石林燕語辨**》 宋次道作《宋元憲墓誌》云：「宰相俱罷，二府更易，將以公爲同知樞密院事。獨一執政留，乃曰：『故事，知制誥未有柄任者。』命遂寢，即召入翰林爲學士。」今案：景祐四年四月，宰相呂許公、王沂公，參政宋宣獻、蔡文忠皆罷，獨一執政留者乃盛文肅也。元憲寶元元年三月爲翰林學士，二年十一月參政，此云「王沂公爲相」，又云「明年除參政」，皆非。

鮮于侁

論述

綜論

蘇軾《鮮于侁可太常少卿制》 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

又《鮮于侁大理卿制》 爾德惟一，信道不回，雖古于張，何以遠過。是以命爾，庶幾天下復無冤民。不然者，朕豈以刑獄之事累老成哉？

又《鮮于侁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制》 具官鮮于侁，邦之老成，久試於外。金石之節，皓首不衰。【略】皆吾爭臣之選也。朕之於事，無必無我。可則行之，否則更之。使天下曉然，知朕樂聞其過。書之史冊，足爲美談。若乃進則詭詞，退則焚草，衰世之事，朕無取焉。

又《與鮮于子駿書》 忝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疏矣。但時獨于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

蘇轍《伯父墓表》 閒人鮮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公禮之甚厚，以備鄉舉，侁以獲仕進。其始爲吏，公復以循吏許之。侁仕至諫議大夫，號爲名臣。

畢仲遊《上鮮于運使啟》 比者恭被詔除，改陪漕計。瞻言明哲，適在總臨。得佽下風，實符厚願。某官天姿偉茂，國器宏深。重可鎮浮，文能輔實。宏材有裕，如流水之發源；嚴令所加，若疾風之靡草。內慙疏迹，得仰成規。人獲所依，天與斯幸。肅霜初履，齋館夐遙，更祈上爲邦朝，精調寢餗。

梁燾《上哲宗乞與鮮于侁一職奏》 侁西州文行之士，風節見稱于縉紳君子。中間流落十餘年，晚遇陛下獎用臺材之時，亟蒙擢在言路。侁練習故事，忠正開納，縉紳咸服，是其人可爲獻納侍從明矣。今以疾請郡，恐不須計以歲月遠近，爲之高下。

秦觀《鮮于子駿行狀》 喜推轂士，士之遊其門者，後皆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注多出於新意。晚年爲詩，於楚詞尤精。泰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歎曰：「今世學經術，未有如公者。」蘇翰林讀公《八詠》，以爲欲作而不可及；讀公《九誦》，以爲有屈、宋之風。今天子賜之詔書，亦曰：「學足以邇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彊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又曰：「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則公之德善，於是可考也。

張璉《蘇軾書楚辭跋》 先生每論《楚辭》下《風》、《雅》一等，至鮮于子駿所作，且歎稱之，況《九歌》、《九辨》乎。筆墨之，詠歌之，尚何疑。晉國張璉。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鮮于侁）神宗初上書，上愛其文，以爲不減王陶。【略】侁治經術有法，論著多出新意，晚年爲詩與楚辭尤精，世以爲有屈、宋風。

魏了翁《跋鮮于子駿帖》 公字子駿，閬中人，終於集賢修撰、知陳州。裕陵稱其文學，司馬文正公稱其政事，蘇文忠公稱其詞章，泰山孫先生稱其經術，公之爲人大略可睹矣。今觀此帖，雖遊戲翰墨，而大要使人內觀返照，以求其在己者。學者循是而有得焉，則知此詩不但爲紀老設也。

分論

《九誦》 蘇軾《書鮮于子駿楚詞後》：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喟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況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犂然如戛釜竈，撞甕盎，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友其人於冥漠，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甚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爲苟然而已。元豐元年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 《許彥周詩話》：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於千載之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輩稱贊人略緣實也。 《東都事略》卷九二《鮮于侁傳》：侁長于楚詞，嘗作《九誦》，蘇軾見之，謂其近古屈原、宋玉，友其人于冥漠，續微學之將墜者。

《雜詩》 《載酒園詩話・鮮于侁》：「一氣斡元造，爲功未嘗煩。羣生自生妄，天地亦何言。堯脛不可增，楮葉不可鐫。欲益固爲損，勞心非自然。不見平陽侯，醇酒聊終年。」此詩亦意指新法，然猶直而婉。 《圍爐詩話》卷五引黃公曰：鮮于侁詩曰：「一氣斡元造，爲功未嘗煩。【略】」刺新法甚婉。

《因爲五言一首》 《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明凈亦如霽月。

傳記

范鎮《鮮于諫議侁墓誌銘》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箕子封於朝鮮，其子仲食采於于，因氏鮮于，其後詔爲閬州刺史，沒於官，遂家焉。【略】公性莊重力學，景祐五年登進士第，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爲江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旱，詔中外言事。公上書，災異之興有四，言甚切直。移歙州黟縣令，又權婺源令。歙號難治，公治爲諸邑最。爲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秘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綿州。先是，守將以下課吏卒供薪炭芻豆，鬻園中果蔬，公至悉罷之，而守將隨亦罷。趙悅道薦其狀，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初爲皇嗣，公乞選經術士以爲翼衛。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聖從知永興軍，辟公簽書判官廳公事。再遷屯田郎中、蔡河撥發。神宗初，詔中外直言，公應詔言十六事，皆人君謹始者。及王荆公用事，又上疏，言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佛其意。某時爲翰林學士，薦公，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荆公沮議，上曰：「鮮于某有文學。」執政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有章疏在。」因出其文以示御史中丞滕元發，曰：「此不減東宮舊臣王陶。」未幾關陝旱，乃移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雁門故事，遠斥候，謹烽火，須其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頃之，慶州兵叛，關中震駭，巴峽以西皆恐。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要會處，公一皆止之，蜀人遂安。是時初作青苗、助役法，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公以爲利路民貧，定二十萬，而與瑜議不合。具奏以聞，上從公議，以爲諸路率。罷瑜，而以公爲轉運副使。【略】是時新法行而公平心處之，蘇子瞻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爲三難云，人以爲知言。尋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遷司封郎中。是時河決曹村，或謂勿塞。公言東州惟梁山、張澤兩濼，夏秋大河注其中，則民爲魚矣。因作《議河書》上之，上皆嘉納。復合京東西兩路爲一，因以公爲轉運使。後知揚州。官制行，換朝請大夫。坐所舉吏受賕免，降朝散大夫。或勸公自陳，公曰：「吾刺舉十二年，所舉四百餘人，寧盡保其佳邪？既薦之于朝，豈可反覆爲自全之計乎？」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二聖臨御，除公朝議大夫、京東轉運使。既至，奏罷萊蕪利國鹽鐵冶，及鹽法通商，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令州郡禮之，其自欲商賈者聽，則其人便矣。召判太常，議神宗配享。或曰荆公，或曰吳正憲公。公以爲宜如唐郭子儀故事，用富文忠公，議遂定。明堂禮畢，拜左諫議大夫。言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之理甚備，又請六曹寺監長吏各舉僚屬，則執政大臣可以優遊論道矣。又言保甲授班行者即爲官戶免役，而祥符縣至一鄉止一戶可差，公請以進納例。有旨，諫官直舍不得與兩省相通，公奏唐太宗每宰相平章，必命諫官隨其後，有違失則箴規之。今置諫官使與兩制不相往來，非所以開言路之意。又請復制舉，分經藝、詩賦爲兩科，多施行者。明年以疾請外，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仍詔滿歲除待制。五月辛未，卒于州廨，享年六十九。公兩得任子恩，奏兄之子，凡嫁內外親族之女數

人，其在官爲家如此。【略】銘曰：神宗皇帝在御，某嘗薦公，佛執政意。後十八年，遂銘公之墓乎！嗚呼子駿，其言也訒，其行也敏。平生云爲，莊重惇謹。曰陽翟縣，大儒之鄉，高村之原，永固以藏，貽後世云。

秦觀《鮮于子駿行狀》（存目）

《東都事略》卷九二《鮮于侁傳》（存目）

《宋史》卷三四四《鮮于侁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鮮于侁《遊靈巖詩序記》 熙寧三年秋中澣，侁行部，偶公暇，與太守虞曹李茂先晉弼、僉謨殿省丞文紳儀公遊藥巖精舍。【略】予愛其境物之異，徘徊久之，因爲詩以寄郡僚，且記此山之勝事云。

蘇軾《題鮮于子駿八詠後》 始予過益昌，子駿始漕利路。其後八年，予守膠西，而子駿始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峽地瘠，民貧役重，其推行爲尤難。子駿世家南隆，親族故人，散處所部，以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爲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定制，皆成於其手。吏民舉欣欣然，而子駿亦自治園囿亭榭，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爲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於石，以無忘子駿之德。

蘇轍《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 中山鮮于子駿世居閬中。昔伯父文甫郎中通守是邦，子駿方弱冠，以進士見。伯父稱之曰：「君異日學爲名儒，仕爲循吏。」遂以鄉舉送之。其後子駿宦學日以有聲。予侍親京師，始從之遊。已而予在應天幕府，子駿以部使者攝府事，朝夕相從也。元祐初，予爲中書舍人，子駿爲諫議大夫，出入東西省，無日不見。是時司馬君實、呂晦叔、范堯夫皆在朝廷，與子駿有平生之舊，方將大用之，而子駿已病矣。是歲明堂赦書，贈其先人金紫光祿大夫，先妣安德郡太夫人。予適當制，實爲之詞。未幾子駿以疾不起，歸葬陽翟。後十年，士大夫遭南遷之禍，凡七年，予自龍川歸潁川，子駿之子綽來見，涕泗言曰：「伯兄頡、季弟焯不幸亡矣，惟羣綽在。公與先君有文字之好，願錄舊詞，將刻之石，以慰諸孤思慕不已之意。」予亦流落南荒，不自意全，得至於此。撫念存沒，流涕而從其請。

秦觀《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于境內簡編碑版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箴賦，合二百二篇，爲三卷，號《揚州集》云。

作品本事

《韻語陽秋》卷一六 瓊花惟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聚八仙，近似而非也。鮮于子駿嘗有詩云：「百禍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托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

《宋史》卷三四四《鮮于侁傳》 河決澶淵，議欲勿塞，侁言：「東州彙澤惟兩濼，夏秋兩淫，猶溢而害，若縱大河注其中，民爲魚矣。」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

《宋元學案》卷九六 初，王介甫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先生（鮮于侁）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概舉。其意專指介甫。介甫怒，毀短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介甫曰：「陛下何以知之？」神宗曰：「有章奏在。」介甫乃不敢言。

著錄

范鎮《鮮于諫議侁墓誌銘》 所著文集二十卷，《詩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說》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稿》二卷，《刀筆集》三卷。

秦觀《鮮于子駿行狀》 所著文集二十卷，《詩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

卷，《典說》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稿》二卷，《刀筆集》三卷，其餘未編次者尚多。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鮮于諫議集》三卷，右皇朝鮮于侁字子駿，閬中人。【略】族姨之武編次，有序。

《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一》　鮮于侁《詩傳》六十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鮮于侁集》二卷。

藝　文

唱　和

文彥博《送子駿朝議歸闕》　累年分領西臺憲，留滯周南人共歎。蚤傳文價出坤維，爲有仙才生閬苑。桂籍登科既已久，蘭筋飛步終難絆。兩持漕節賦均平，歷守藩符政寬簡。聖皇繼統始謀廟，哲輔官材專進善。巍巍雲闕此歸覲，禁嚴侍從須邦彥。離襟欲判重徘徊，林下相從池上杯。別後思君何處望，肩輿頻上紫金臺。

強至《送長安僉判鮮于子駿還闕》　相望蜀父老，應嫌駟馬遲。三冬辭幕府，千里走京師。富貴那能滯，文章自有知。關山含雪意，別酒對秦姬。

范純仁《寄鮮于子駿西臺》　僚友難逢不世賢，洛臺經歲共清閒。蒹葭豈合依良玉，培塿何能望泰山。直道難堪從俗尚，清新原足重人間。期君致主登廊廟，茅屋荒田我自還。

紀　念

范純仁《鮮于諫議挽詞三首》　左蜀稱多彥，唯公第一流。青蒲曾悟主，白首未封侯。名節傳千古，英靈掩一丘。平生僚友分，懷想涕難收。　命矣纔中壽，天乎喪哲人。逢時身已病，達晚志難伸。清儉貧彌樂，文章老更成。貽謀有餘慶，孫子自振振。　曾向西都陪白社，同爲御史帶烏紗。盤筵眞率無多品，歌舞相參作一家。連日賞窮伊闕寺，乘春看盡洛陽花。那知遙作終天別，不預鄉人挽葬車。

蘇軾《二鮮于君以詩文見寄作詩為謝》　我懷元祐初，圭璋滿清班。維時南隆老，奉使獨未還。迂叟向我言，青齊歲方艱。斯人乃德星，遺出虛危間（司馬溫公謂軾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令彼往」）。召用既晚矣，天命良復慳。一朝失老驥，寂寞空帝閑。至今清夜夢，枕襟有餘潸。喜聞二三子，結髮師閔顏。高論邈河漢，清詩鳴珮環。遙知三日雪，積玉埋崧山。誰念此幽桂，坐蒙榛與菅。故人在穎尾，投詩清泠灣。

蘇轍《鮮于子駿諫議哀辭》　中山鮮于子駿弱冠而仕，老而不得志，買田於陽翟，蓋將終焉。元祐元年，始召爲諫議大夫，朝廷以得人相慶，而子駿亦不敢以老爲辭，意將有所建焉。居數月，得足疾不能造朝，即自引去，得請淮陽。未幾，以不起聞。士之識與不識，皆爲之出涕。夫死生得喪，非子駿之憂，而有志不獲，爲可悲也。子駿於書無所不讀，而善屬文。晚節爲楚詞，得古之遺思，其文與蜀郡文與可相上下。與可沒將十年，而子駿亡，蜀人皆悲思之。其子頡求予爲挽歌，作楚辭以授之，以爲子駿之意也：登嵩高兮捫天，涉清潁兮波瀾，中休息兮故韓。有美人兮來居，曳佩玉兮長裾，內諒直兮外修，車還軫兮莫予留。築室兮疏流，植榦兮蒔芳。雪積兮中谷，曰予俟兮春暘。春風至兮百鳥鳴，升高木兮雨亦晴。鳴一再兮驚人，時不予兮徂征。美人兮駕長離，來逡巡兮往奔馳。命不可兮柰何？號帝閽兮訴予。予搴木蘭兮茹紫芝，予飲石泉兮濯流波。不妄食兮裴回，莫之飽兮不飢。遊於斯兮伏斯，命有盡兮孰違？心不滅兮亭亭，倚嵩少兮長欷。

范祖禹《為范相祭鮮于修撰文》　嗚呼子駿！居今之世，志古之道。白首好學，躭玩《易》《老》。見於事業，發爲文章。治民則惠，執義則強。柔亦不茹，剛亦不吐。邪則吾仇，正則吾與。余昔使蜀，封部實鄰。聞其風聲，愛慕其人。同分西臺，晚益相親。茂林修竹，美景良辰。杯盤草具，笑語天眞。通家之好，往事空陳。年將從心，乃補衮職。拳拳樸忠，侃侃正色。病不克施，終古遺直。告滿三月，退卧淮陽。凶訃遽來，我心隕傷。歸於其邱，實邇吾鄉。涕灑秋風，酹此一觴。尚饗！

又《鮮于諫議挽詞二首》　西蜀文章老，中朝侍從臣。諫垣風烈在，書殿寵光新。宣室虛前席，清漳歎病身。致君才未展，青史迹空陳。　白首方登用，

忠規溢皀囊。仲山違衮職，汲黯卧淮陽。墓劍知誰掛，人琴竟兩亡。猶思挺直操，松柏凜秋霜。

雜錄

蘇轍《乞推恩故知陳州鮮于侁子孫狀》 鮮于侁學有原本，博通諸經，政事精詳，和而有斷。熙寧之初，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時朝廷方行免役，本路人貧地狹，侁推行以理，取於民有度，能使一路獨無甚擾。近者京東經吳居厚刻剝之餘，人情不安。朝廷特起侁於疾病之中，付以安集。侁勞徠幾歲，民亦以寧。旋蒙聖恩知其可用，擢爲右諫議大夫。侁感激知遇，前後言事，多蒙聽納。不幸疾作，不敢廢弛職事，力求外補。復蒙聖恩，寵以要職，俾守近藩，仍指揮一年後取旨。侁到任未幾，遂至物故。臣等竊閔侁平生守道，歷任諸路監司，有補國事。晚節被遇，擢貳侍從。適以病去，無絲毫之過，而身後獨不得與侍從亡歿恩例，子孫見有白身。欲乞聖恩特賜閔察，使得依諫議大夫恩例，以慰忠賢之心。

曾鞏

論述

綜論

歐陽修《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狀》 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章，流而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略】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沉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章藁·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權知洪州曾鞏》 以文學名於時，人皆稱其有才，然其文詞近典雅，與軾之文各爲一體。二人者皆詞人之傑，可備文翰之職。

韓維《曾公神道碑》 公平生無所好，唯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讎定。【略】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甫相繼而出，爲學者所宗，於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略】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蓄弼弼。發爲文章，一世大驚。哲人其萎，邪說嘷吠。公不聽瑩，徑前無閡。砭廢藥瘍，扶昏剔瞶。波濤沄沄，東入於海。姬淪劉亡，文弊辭靡。引商召羽，儷六駢四。組繡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奧雅，揀斥浮累。巍然高山，爲衆仰止。

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鞏性樸陋，無所能似。家世爲儒，故不業他。自幼逮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游當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搴枝葉而已也。惟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疏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奧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冠古今，則宜取奇偉閎通之士，使趨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則鞏不信也。若鞏者，亦粗可以爲多士先矣，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己長退人，察愚言而矜憐之，知鞏非苟慕執事者，慕觀聖人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庸衆待之，尋常拒之，則鞏之望於世者愈狹，而執事之循誘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覬少垂意而圖之。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繕不謹，其簡秩大小不均齊，鞏貧故也，觀其內而略其外可也。干浼清重，悚仄悚仄。不宣。鞏再拜。

王安石《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

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又《贈曾子固》 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挾才乘氣不媚柔，羣兒謗傷均一口。吾語羣兒勿謗傷，豈有曾子終皇皇。借令不幸賤且死，後日猶爲班與楊。

王震《南豐先生文集序》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慓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抉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目塡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予時方爲尚書郎，掌待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過人也。宋元豐八年季春三月朔日，中書舍人王震序。

曾肇《子固先生行狀》 公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讀書數百千言，一覽輒誦。年十有二，試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也。未冠，名聞四方。是時，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爲文，落紙輒爲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蓋自揚雄以後，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亦皆卑近苟簡，故道術寖微，先王之迹不復見于世。公生於末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謬，破數千載之惑。其言古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于經，不少貶以從俗，非與前世列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上下馳騁，愈出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憊精思莫能到也。世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言近旨遠，雖《詩》《書》之作者，未能遠過也。其爲人惇大直方，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爲矯僞姑息，以阿世媚俗。弗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爲之屈。非其好，雖舉世役之，不輒與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嫉之，然不爲之變也。【略】平生無所玩好，顧喜藏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自讎對，至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公未嘗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略】後之學者，因公之所嘗言，於公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

呂南公《上曾龍圖書》 國朝文，先有柳仲塗倡率吹噓，預其曹者，各有聲實。慶曆以來，有歐陽永叔，而閣下爲之流亞。

張耒《上曾子固龍圖書》 宋興，鋤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爲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意，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耻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爲之冠，其文章論議與之上下。聞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於歐公，屹然歐公之所畏，忘其後來而論及者也。

劉弇《上曾子固先生書》 先生閣下：厥今推文章選鋒，擅天下能事者誰乎？徵諸學士大夫，必曰曾公其人也。使學士大夫類能知閣下所爲，則弇萬萬無可言者於此焉。徒曰曾公文章擅天下，而初不究知其精微，則弇雖欲不言，得乎哉？蓋世皆科舉輩，徒知閣下之能文，而獨不知閣下所以能文者，非徒能文，正在能變耳。使舉近而忘遠，蹠故而不跐其新，方將脂轄東引，而未始收迹西踐，則窮矣，尚安得爲完文乎？顧以爲能知閣下之文，要必無易弇者。請捃摭其一二，試妄商焉，必有合也。【略】若閣下之文，則廓乎其能周，燁乎其能明，歛乎其若有所待，眇乎其似不可攬而取也。挑之以果而不失於銳，駕之以逸而不至於放，聳之以嚴而不傷於介，振之以冷汰而不過乎絜。和平淡泊，而非直紆餘委靡也；愍惻怨悱，而非直騷條感發也。蓋自六經已還，諸史百氏，下至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書，與夫翰林子墨之文章，在閣下貫穿略盡矣。至於長哦短篇，尺簡寸札，音期灑落，率有妙趣。藻豐而證博，意滋出而義愈暢，眞博大者之言也。語其形似則如白玉田，種種渾璞；如青翰客，而有秀舉；如天驥跼影，筋理颯灑；如喬松弄芝，眞率徑盡。如炙輠聯環之運而不窮也；如疾蒐者之扼熊脰而絕貙臏也；如鋸齒錯列，初若齟齬，而卒乎其相承也；如荀生之辨車輞，叔向之別勞薪，易牙之判淄澠，而不可以非道入也。

嗟夫，是其爲曾公之文歟！此弇所以有見乎閣下者也。

又《上知府曾内翰書》 始某爲兒童時，聞江西文章之盛，近世所未有，初未之信也。其後齒日益壯，乃始歛縮，從所謂鄉先生者求爲聲律句讀之學，間語及當世之聞人，并與其德業之隆，聲稱之盛，爲天下素所信而歸焉者，或齊或楚，或趙或魏，與夫閩越交廣，窮荒絕徼之外，雖不必遍知其人，然可倒指而數者甚衆。至其言文章之盛，則未始不在吾江西也。于是嘗試叩其姓氏，則不過三數人而已，則同郡歐陽公、臨川王文公，而閣下曾公也。某雖不言，心獨異之。後數年，始遊京師，至則盡得閣下與二公之文，伏而讀之，遂以前日所聞者爲信，然而恨不得即乎其人也。如歐陽公之《本論》，王文公《雜說》，閣下《秘閣十序》，皆班班播在人口，雖不言可知，又知而不必言也。若夫世之人聞焉而不能知，知焉而不能詳者，某請因言之。蓋嘗以謂使眞理不言而喻，妙道無迹而行，則世復何賴于言，而言亦無以應世矣。惟其形容之不能寫，精微之不能盡，中有以類萬物之情，外有以貫萬物之變，旁有以發其耳目之聰明，而截然自造于性命道德之際，此言之所以不可已，而文章所爲作也。蓋自孟子以來號著書者甚衆，而漢獨一揚雄而已。唐自元和間，復得韓愈、柳宗元之徒。垂千百年，歷三四人，至吾宋而又得夫所謂三人者，何其作之鮮邪。【略】至于閣下之文則不然，紆徐容與，優游平肆，其析理精，其寓意微，其序事詳且密，而獨馳騁于百家之上。渾渾乎其深也，暾暾乎其壯也，謦乎其似質而無當于用也，韜乎其與物逝而不主于故常也，沈乎其若浮，歛乎其似無所止，而迢迢乎如將治而不可窮也。其光彰灼顯著，舒發而不可掩者，若雲漢之昭融，日星之陸離。間見層列，時露琢刻，以出怪巧，及要其終，蓋泊如也。若此者雖未敢直比之孟、揚，然自以爲跨越韓、柳，其過諸子遠矣。伏惟閣下道隆德峻，爲世表的，凡天下之所以望閣下，與閣下之所以慰天下之望者，固已非一日之積矣。而某猶爲此紛紛者，獨何耶？徒以有意乎閣下之爲人，而又嘗親誦其文也。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 曾子固之文，可以名家矣。然歐陽公謂：「廣文曾生者，在禮部奏名之前，已爲門下士矣。」公《示吳孝宗》詩有云：「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渺漫盈百川。疏決以導之，漸歛收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是子固於文，遇歐陽公方知所歸也。而子固《祭歐陽公文》自云「戇直不敏，早蒙振祓，言繇公誨，行繇公率」也。子開於歐陽公下世之後，作《子固行述》，乃云「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予以爲過矣。張籍《哭韓退之》詩云：「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退之日，籍、湜輩者，學者曰「韓門弟子」，不曰「韓張」也。蘇東坡曰：「文忠之薨，十又八年。士庶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懼，日登師門。」有以也夫。曾子開論其兄子固之文曰：「上下馳騁，遂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慮精思，莫能到也。」又曰：「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未能遠過也。」蘇子由論其兄子瞻之文曰：「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又曰：「幼而好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子開之言類誇大，子由之言務謙下，後世當以東坡、南豐之文辨之。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曾）子固師事歐陽永叔，早以文章名天下。壯年，其文慓鷙奔放，雄渾瓌瑋。其自負要似劉向，藐視韓愈以下也。晚年，始在掖垣，屬新官制，方除目塡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及屬草授吏，所以本法意，原職守爲之訓勅者，人人不同，贍裕雅重，自成一家。歐公門下士，多爲世顯人，議者獨以子固爲得其傳，猶學浮屠者所謂嫡嗣云。

《東都事略》卷四八《曾鞏傳》 平生耆書，家藏至二萬卷，手自讎對，雖白首不倦。【略】所爲文章開闔馳騁，應用無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止於仁義。初與王安石友善，安石稱其文辭，以譬「水之江漢星之斗」。

《曲洧舊聞》卷一〇 曾子固性矜汰，多所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因白事都堂，時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眞天下奇作也。」曾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語同列曰：「我道休撩撥。」蓋自悔失言也。

傅伯壽《雲莊集序》 公家世以儒顯，至南豐先生遂以經術文章名天下，學者宗之，以繼唐韓文公、本朝歐陽文忠公。時文肅、文昭公同以才學進，兄弟鼎峙於朝。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

又 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

又 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卻平正，好。

又 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

又 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祕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

又 南豐文字確實。

又 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卻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卻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艷處多。」

又 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仿《醉翁亭記》，不甚似。

又 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

又 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又 南豐有作郡守時榜之類爲一集，不曾出。先生舊喜南豐文，爲作年譜。

又 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

又 人要會做文章，須取一本西漢文，與韓文、歐陽文、南豐文。

朱熹《跋曾南豐帖》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簡嚴靜重，蓋亦如其爲文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又《曾南豐年譜序》 丹陽朱熹曰：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歎，何世之知公淺也？蓋公之文高矣，自孟、韓子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於斯。夫其所以重於世者，豈苟而云哉？然世或徒以是知之，故知之淺也。知之淺則於公之事論之猶不能無所牴牾，而況於公之所以爲書者？宜其未有知之也。然則世之自以知公者，非淺而妄與？其可歎也已！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二《曾氏諸帖》朱熹跋 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而於王子發舍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爲何如者，竊有感焉。今乃得於先生之族孫濰，見其親筆，不勝歎息。

《誠齋詩話》 四六有作華潤語而重大者，最不可多得。韓退之表云：「地彌天區，界軼海外。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析木天街，星宿清潤。」曾子固云：「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瀾不驚。」王履道行《种師道麻詞》云：「封疆開崑崙積石之西，威譽震大漠龍荒之北。」

《古文關鍵》卷首《看諸家文法》（曾文）專學歐，比歐文露筋骨。

《澗泉日記》卷下 鄒德久道山谷語云：「庭堅最不能作議論之文，然每讀歐陽公、曾子固議論之文，決知此人冠映一代。公試觀此兩人文章合處以求體制，當自得之。」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二《曾氏諸帖》王某跋 陳後山謂：「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幼誦是詩，暨讀先生《元豐類稿》，其言必止乎仁義，誠一代之儒宗。是知當時學者起敬起慕，後山獨發之吟詠也。

又衛涇跋 南豐兄弟之文，自成一家。

《黃氏日鈔》卷六三 南豐之文多精覈，而荆公之文多澹靖；荆公之文多佛語，而南豐之文多闢佛，此又二公之不同者。而（王）震序曾南豐文，乃特誇其爲制誥大手筆，眞所謂知其一者耶！

劉克莊《續稿跋》 曾南豐《元豐類稿》五十卷，《續稿》四十卷，末後數卷，如越州開湖頃畝丁夫、齊州糶米斗斛戶口、福建調兵尺籍員數，條分件列，如甲乙帳微，而使院行遣呈覆之類，皆著於編。豈非儒學、吏事，粗言細語，同一機捩，有不可得而廢歟？

《文章精義》 曾子固文學劉向。（平平說去，亹亹不斷，最淡而古。但劉向老，子固嫩；劉向簡，子固繁；劉向枯槁，子固光潤耳。）

《瑞桂堂暇錄》 文章各有體。【略】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文章之傑，然皆短於詩。

《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呂氏童蒙訓》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爲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

《隱居通議》卷七 濂洛諸儒未出之先，楊、劉崑體固不足道，歐、蘇一變，文始趨古。其論君道國政，民情兵略，無不造妙，然以理學，或未之及也。當是時，獨南豐先生曾文定公議論文章，根據性理，論治道則必本於正心誠意，論禮樂則必本於性情，論學必主於務內，論制度必本之先王之法。其初見歐陽公之書，有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又曰：「趨理不避榮辱利害，其卓然絕識，超軼時賢。」先儒言歐公之文紆餘曲折，說盡事情。南豐繼之，加以謹嚴，字字有法度。此朱文公評文專以南豐爲

法者，蓋以其于周、程之先首明理學也。然世俗知之者蓋寡，亡他，公之文自經出，深醇雅澹，故非靜心探玩，不得其味，而予特嗜之。其《元豐類稿》則覽之熟矣，近得《續稿》四十卷，細觀其間，或多少作，不能如《類稿》之粹，豈公所自擇，或學者銓次如《莊子》內外篇、山谷內外集之分歟？其間如《過客論》則仿《兩都賦》，如《詔弟敎》則仿《客難》，《僮約》，《進學解》，如《襄陽救災記》則仿《段太尉逸事》。文公謂多摹擬古作，蓋此之類。又有《釋疑》一篇，亦仿西漢文字。前輩謂此乃公少年慕學，借此以衍習其文耳。觀《後聽琴序》，《題趙充國傳》，《題魏鄭公傳》諸篇，皆其妙者，蓋不可及也。

又 南豐先生曾文定公爲文實宗西漢，故王舍人震序其文曰：「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然予以劉向所作《戰國策序》與先生之序并觀，則勝於向。蓋向之序文冗贅，而先生之文謹嚴。如曰：「論詐之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此等筆力，劉不及也。

丁思敬《元大德刊本元豐類稿後序》 僕嘗讀舍人王公所著《南豐先生文集序》，喜其有「波濤」、「煙雲」、「三軍朝氣」之語，足以摹寫斯文之妙。及觀紫陽夫子序公家譜，甚恨世之知公者淺，而後未敢以前言爲可喜也。公先世亦魯人，嘗欲抽瓣香，修桑梓，敬而未能。大德壬寅春，假守是邦。既拜公墓，又獲展拜祠下，摩挲石刻，知爲魁樞千峰陳公名筆。至品藻曾、蘇二公文，則獨以金精玉良許曾文之正。信乎！曾文定之文價，至陳文定而後論定也。

《宋史》卷三一九《曾鞏傳》 （鞏）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於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略】曾鞏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又卷四三九《文苑傳一》 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于古矣。

《修辭鑒衡》卷二 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

又 曾子固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情，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

姜洪《正統重刊元豐類稿序》 南豐先生天資高，學力超詣，其所得宏博無津涯，所趨則約守而恕行之，其言之而爲文，亦雄偉奔放，不可究極。要其歸，則嚴謹醇正，推其所從來，實嘗師友於歐公之門，而其所自負，則先正謂其要似劉向，不知韓愈氏爲何如。

趙琬《正統重刊元豐類稿跋》 昔南豐曾氏之文，與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臨川王氏並稱名家，而皆有集，板行于世。【略】曾氏之文，粲然如日星之麗天，而光耀不可掩焉者，固無俟乎予言。然後之君子不爲古文則已，苟欲爲之，要不可不取法於此，猶離婁、公輸子之欲成方圓，而必以規矩也。

鄒旦《正統重刻元豐類稿跋》 聞刻南豐文集，喜而賦詩，以促其成。錄示大尹鄒侯鄉契：「曾子文章世希有，水之江漢星之斗。吾聞先儒有此言，盛事至今傳不朽。」【略】右常州郡學司訓、臨川聶君大年聞予重刻《類稿》，以詩促其成。予愛其首稱先輩謂「曾子文章世希有，水之江漢星之斗」。以「江漢」喻先生之文，則其雄放閎深可知。繼喻以「斗」，則其正大高明，芒寒麗天可見。夫以七字說盡先生文章之妙，可謂簡約有法矣，孰不愛之乎？

王一夔《成化重刊元豐類稿序》 昔濂溪周子曰：「文以載道也，不深於道而文焉，藝焉而已。」【略】第以文辭爲能，而不深於道，雖奔放如遷、固，高古如柳、韓，沈着縱肆如歐、蘇，亦不免周子「藝焉」之譏，尚得謂之文哉？若南豐曾先生之文，其庶幾於道者歟！【略】先生之文，雖未始六經之襲，而未嘗不與六經合也。善乎！宋潛溪評先生之文，謂如姬、孔之徒復出於今世，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此可謂知先生之深者。彼「三軍朝氣」、「猛獸」、「江湖」、「煙雲」譬者，尚得謂之知先生哉？【略】先生文在天地間，如景星，如慶雲，如麒麟，芝草，而天下之人爭覩之者唯恐或後。

《四友齋叢說》卷二三 曾南豐文，嚴正質直，刊去枝葉，獨存簡古，故宋人之文，當稱歐、蘇，又曰歐、曾。

羅倫《嘉靖刊南豐先生元豐類稿叙》 孟軻氏沒，而斯文不傳矣。後數百年而得董仲舒焉，得揚雄氏焉。【略】揚雄氏沒，又數百年而後得韓愈氏焉，道之大用，亦庶乎矣。然急於富貴，而檢身之道不及，其能與於斯文乎？又數百年而後得歐陽氏焉，學者宗之，以配韓愈。然因其言以求其道，亦未免乎韓氏之病也。當是時，其徒倡而和之者，眉山蘇氏、臨川王氏、南豐曾氏其尤也。二氏之說淫於老佛者有矣，唯曾氏獨得其正，而猶未得與於斯文，何也？其用心者韓愈、歐陽之文，而非文王、孔子之文也。當是時也，濂溪之周子，河南之

程子，橫渠之張子，三子者之用心，文王、孔子之文也。使曾氏而得其門焉，則其所立，其如斯而已乎？新安朱子所以與其文之正，而惜其未見夫道之大原也。於戲！數子者之文，率數百年而後得一人焉，其心專而力勤，終其身也而卒不得與於斯文者，心乎文而非心乎道也。【略】雖然，曾氏之文，不得與於文王、孔子之文矣，然亦豈非百世之士乎？

王慎中《南豐曾先生文粹序》　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略】由西漢而下，莫盛于有宋。慶曆、嘉祐之間，而傑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睹其書，知其于爲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于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于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弊亦已少矣。視古之能言，庶幾無愧，非徒賢于後世之士而已。推其所行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并天地無窮，而與之俱久。然至于今日，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

李璣《重刻南豐曾先生文粹序》　南豐之文才，天授者也。意念所注，詞必達焉，頃刻千言，成章有斐，而彬彬焉衍裕雅鬯，誠足自名其家矣。及詳其書而味之，則又統一道德，上本六經，詞有厥原，異乎攘襲。是故書數之作婉而確，論序之作辨而則，而代言諸制又皆詞嚴理正，參之典謨，無愧焉。蓋孟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言美而傳，而絕無偏駁之弊者，如公蓋寡矣。嗚呼，是豈可以易言乎！嘗即公所爲《學記》者觀之，公年十五篤志六經之文矣，已而周流于外，晚休于家，皇皇不暇息，而一有間，無不力于學。則公所深造自得而言有本者，誠非偶然矣。世之士無其學而肆言，非其才而妄作，效顰接踵，務以欺人，而卒之自誣，不以反其本，此其弊至今爲日甚，而公之集尤不可以無傳也。

孫承恩《古像贊・曾文定公鞏》　文宗漢秦，學探理致。開源濂洛，祖述洙泗。經術爲治，可據而施。漢有劉向，子其庶幾。

曾佩《隆慶查溪刊本元豐類稿序》　宋三文公以文章彪炳一時，而余宗遂有聲江漢間。【略】卒業文定公集，作而歎曰：夫文章之垂於世也，豈不以道哉？藉不要於道，即摛辭春華，猶無益于殿最。譬諸三家之市，列組點采，適足走鄉里小兒耳，乃兩都之巨商，海外之譎詭，政不在此。今天下家握靈珠，人人自欲追秦以上，語及宋則掩口。宋故卑疵不及格，然抽精騎于什伍，探玄珠於罔象，亦有頗可采者，何必上古？文定公具在，以今觀，制詔則抵掌典謨，詩歌則優孟漢魏，固已參靷前修，而冠冕宋代矣。顏之推有云：「文章之體，標舉興會，使人忽於特操，果於進取。」文定公當元豐羣小之間，進退泊如，陳誼矯然，絕無一切文士之態，以故溫醇鬯雅，片語摹眞，便足千古，豈與少年騁煙雲月露之華，競壯語以相矜哉？康樂氏謂得道須從慧業，文人直芘糠覩之。然則公之文垂日月，蓋有道焉，進乎技矣。

李良翰《隆慶查溪刊本元豐類稿跋》　是書也，魯國之流裔，道南之橐籥也。【略】南豐曾子生於孔學絕緒之後，程、朱未顯之前，會厥流潤，自見本原。其叙聖學，略曰思曰睿。思以致知也，知至矣而誠心以好之，好矣而誠心以樂之。知斯好，好斯樂，樂斯安，凡以盡性也。盡性則誠矣。誠也者，成也。聖無思也，其至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應物而已。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故述禮樂以謂合內外而持養，而貫禮樂於一；述政教以謂適變者法，立本者道，而貫政教于一。漢史遷、唐昌黎殆未臻此旨，即其造詣有至有未至，而脩言其庶幾哉。會厥流潤，自見本原，因明以求誠，南豐子之文也。史謂斟酌遷、愈，本原六經，然乎哉！今去先王已久，獨紫陽朱子評世以文章知公者淺，而未竟其所以深，臨川吳子評公學有漢唐所不得而聞，而未指其所可聞。翰與先生裔以達購求遺言，得睹其全，敢妄億之曰：魯國之流裔，道南之橐籥也。

邵廉《隆慶刻南豐先生文集序》　南豐先生之自叙文云爾，其言以一道德、同風俗爲盛，由當理故無二，由不當理故二。後之評贊者亡慮十百，其不知者風影形似，知之者卮言無當，蔓衍而反蓋厥指，讀者輒病。叙南豐曾氏者，孰與其自叙文甚確也？故今揭而論叙。夫曾氏之文，蓋庶幾乎孔門之文章也。【略】由漢而宋，數百年而後得南豐曾氏，反約以闡其指，詳整以明其法。《叙戰國策》言道以立本，法以適變。《叙聽琴》詳五禮六樂其用，至於養才德、合天地而後已。《筠州學記》則詳次《大學》誠正修身，而本之致知。《新序》之作，又深明學有統，道有歸，而斥衆說，大較以一德同俗，當理無二爲旨趣。蓋二子者之文章，可謂至正矣。夫董仲舒之明一統，學海者也。仲尼日月也，水則海也。南豐子亦水之江漢乎，海之支委也，星之斗乎，是借日之光也。是故偏全者智識，醇駁者造詣，其辭指一也。未見大原之歎，非文王、孔子之文之評，則所謂道德禮樂教化者皆非歟？噫！諒哉難矣。

譚鍇《校刊元豐類稿叙》　余鄉先哲有曾南豐先生，文章卓卓，爲古今傳誦，忻慕久矣。【略】甫能文時，母指笥中告曰：「此父書也，可簡讀之。」余啓

視，中有六經及先生文集，而文集有先人手澤，因以日加搜討，窮年畢讀，方知六經乃文章之宗匠也，又道德之乘載也，道德者精神之淵藪也，而精神者又道德、文章之總持也。勉以半生之精神涉獵六經，而獨會先生之精神于極致，而後乃信史氏稱先生之文章本源六經，與夫「景星」、「卿雲」之喻爲不謬，而深惜先生蘊三代之禮樂，釀聖賢帝王之成法，而不克大用，於道德歸寂寥也。噫！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七茅坤《南豐文鈔引》 曾子固之才焰，雖不如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及蘇氏父子兄弟，然其議論必本于六經，而其鼓鑄剪裁，必折衷之于古作者之旨。朱晦庵嘗稱其文似劉向，向之文于西京最爲爾雅，此所謂可與知者言，難與俗人道也。近年晉江王道思、毗陵唐應德始亟稱之，然學士間猶疑信者半，而至于膾炙者罕矣。予錄其疏劄狀六首，書十五首，序三十一首，記傳二十八首，論議雜著哀詞七首。嗟乎，曾之序記爲最，而誌銘稍不及，于文苑中當如漢所稱古之三老祭酒是矣，學者不可不知。

甯瑞鯉《萬曆查溪重刻曾南豐先生文集序》 蓋先生之文至矣，乃六經之羽翼，人治之元龜，自孟軻氏以來，未有臻斯盛者也。夫其矢口成謨，摛詞樹幟，彼曷嘗雕鎪鍛煉，字櫛句比，規規然矜一隅，工累黍哉！辟之三垣九野，嚮夕而光章，萬壑羣川，歸虛而沛艾。至錯經緯而渙淪漪，天地不爲文而不能使之不文，亦其勢然也。先生生崑體浸淫之後，洛學未興之前，識抱靈珠，神超象帝，致知誠意之說，率先啓鑰，功良偉矣。嘗試取先生書詳讀之，張皇幽渺，則天地萬彙靡遁其情；商訂運代，則曩疇風俗曲盡其變。條國家盈縮災眚，隨計蠹耗圖回之安在；規官守刑名法度，壹令錢穀獄訟之兼籌。旁至篇什賦詠，罔不溫潤舂容，可弦可誦。蓋先生於義理繭絲牛毛，於學貫道與器，故文章卓絕若此。考神宗時，屬新官制，除目塡委，先生下馬口占敕詞，日除數十人，各極命官法意，神宗簡注特隆，有史學見稱士類之許。踐更中外，所至有聲。即父兄鼎貴中朝，故人舒國秉均軸，先生進止泊如也。則先生自任，實貞且重，獨以文章致大名耶？故觀先生者，於道不於文，政以文論，亦自歸然諸名家中。何者？昌黎貽論於格致，柳州謬稱於羅侯，舒國《新經》、《字說》之見疵，眉山縱橫習氣之未遣。唯是六一紆餘典重，先生並之。至《爲人後議》一出，六一且有當時未見此論之歎，蓋追憶濮議云。然則先生在諸公間，有過之無弗及也。儻所謂六經羽翼，人治元龜，直接孟氏之傳，豈虛也哉？

王璽《萬曆查溪重刻南豐先生文集序》 吾豐據西江上游，人文代有，特競詞章，而性學不明，敝也久矣。南豐曾先生諱鞏者，其文章根自性學，遠追乃祖宗聖一貫忠恕、大學格致心法，以六經繕性，抱眞守一，蓋接乎參而達乎孔者也。其有關道統，豈淺鮮哉？當時讀其文者，或世數相懸，或壤地相隔，皆獵其詞而未罄其行，誇其文而未得其性，是採花而忘實者也。予生先生數百年之後，尤幸得近先生之居，其性學淵源，忠孝廉節，滿著鄉評，超於文章之表者，得稔知而縷數。先生蚤負英敏，日記數千言，而博學詳說，反約之乎一心。善養祖姑，本於純孝，以經術課子弟，使知其一以定其性，會其道，以故諸弟以文學顯，家孫以忠義名。歷任六州，所在料理，弭盜戢奸，惠政四溢，民風鼓鬯。兩遷史館，編次實錄，斷自獨心，不以貴倨遷就。奈忠直忤時，撓於新法，相業未就，遂解組歸田，結興魯書院，與歐、蘇諸君子發明一貫定性之旨。所著《元豐類稿》、《隆平》、《金石》、《羣史》諸書，總皆發自性靈，眞得孔門心法，克紹宗聖家學者乎。

何喬新《萬曆查溪本南豐先生元豐類稿跋》 先生之生，當洛學未興之前，而獨知致知誠意正心之說，館閣諸序，藹然道德之言，其學粹矣。至其發之賦詠，平實雅健，昌黎之亞也。世或謂其不能詩者，非妄耶？

艾南英《易三房同門稿序》 以歐陽公之明識，而曾子固又常受業於其門，子固以六經之文，典重醇深，爲公所推服。自今觀之，其文當濂、洛未興之先，已能開性命之宗，無事理之障，疑非子瞻少年時所能辦也。而世所傳《刑賞忠厚》一書，似子固所不欲爲。「皐陶曰殺之三，舜曰宥之三」，則幾於戲矣。而公竟疑似不能定其人，則知人之難如此。

《文脈》卷二 歐陽肉多而骨少，孫、石肉少而骨多；曾子固木篤而欠玲瓏，王介甫骨骼而無豐采，皆不及蘇子瞻之俊逸也。

趙師聖《崇禎刊曾南豐先生文集序》 曾子固、子開伯仲皆以文名於時，而子固文尤著。其《元豐類稿》言近指遠，大者衷於謨訓，而小者中於尺度。至論古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及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六經。衛道之心，實與昌黎、永叔相表裏，非僅以文章名後世也。後之君子讀子固之文，而得歐陽子之志，與韓子當年抵排異端，張皇幽眇之深心，以上溯於子輿氏知言之教，則斯稿之傳，不爲無補於天下後世，乃足以明吾鄉之學，障百川而回狂瀾，以庶幾於鄒魯之遺業也，有如是爾。

《義門讀書記》卷四四　內府所賜大臣《古文淵鑒》，有在集外者六篇，則《書魏鄭公傳》、《邪正辨》、《說用》、《讀賈誼傳》、《上田正言書》、《上歐蔡書》也。《書魏鄭公傳》既爲公傑出之文，其五篇則皆公之少作，亦唯《上歐蔡書》差善，而詞雖激昂，氣實輕淺。其謂「所見聞士大夫不少，人人唯一以苟且畏愼陰拱默處爲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若毛髮而肯以身任之，不爲迴避計惜者」，則慶曆間士氣亦豈至是？度先生年長後，以其言爲過而藏弆是稿，如《居士集》不錄《與高司諫》之意。前輩錄公文者，偶未之察耳。

朱彝尊《與李天生書》　僕之深契夫韓、歐陽、曾氏之文者，以其折衷六藝，多近道之言，非謂其文之過於秦、漢也。

儲欣《南豐先生全集錄序》　世謂曾文開濂洛之先，或又謂其開南宋文迂冗之弊，斯二說皆非也。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眞。蓋文章流弊，凡由不善學者致然，非作者之過。而自子雲後，昌黎韓氏復言聖人之道。嗣是，豪傑之士相與探源於六經，積思於孔、孟，流覽於百氏，而著見於文章甚衆矣，先後接迹，何獨南豐。吾故曰斯二說皆非也。予惟先生擁萬卷書，過目成誦，然猶貪多務得，俯拾仰取，故其文沈雄典博，郁郁乎西京之遺，其至者固已發皇俊偉，崒然聳制作於賈太傅、劉校尉、韓吏部之間，餘亦稱引故實，無失體裁，雖非其至，然不可廢也。學者於其至而深探之，非其至者亦時觀而有得焉，庶幾乎善取益者矣。

田雯《南豐題辭》　余讀子固《隆平集》，有深嗜焉，《南豐類稿》半豹耳。學本六經，名重元祐，談禮樂，掌制書，非魁壘傑出之士乎！當其時崑體浸淫，洛風未起，廬陵倡文章之派，秦楚大國，狎主齊盟，子固以邾莒附庸，亦矜雄長。宜乎歐曾並稱，聲施後世也。文有數百言者，有萬餘言者，鶴脛鳧脰，又烏從置喙哉！爲之衡量，其間上比劉向，下遜韓愈，莫與東坡逐鹿，直追灤城後塵。其旨歸於爾雅，其言中乎尺度，後山之一瓣香非無謂也。勇於有爲，吝於改過，朝廷以爲然，而安石亦頫首無辭。江漢星斗，詩篇畢露矣。

惲敬《大雲山房文稿二集目錄叙說》　敬觀之前世，【略】韓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達；曾子固、蘇子由自儒家、雜家入，故其言溫而定；柳子厚、歐陽永叔自儒家、雜家、詞賦家入，故其言詳雅有度；杜牧之、蘇明允自兵家、縱橫家入，故其言縱厲；蘇子瞻自縱橫家、道家、小說家入，故其言逍遙而震動。

魯續《與李海帆宗傳書》　曾子固得力於《禮記》、《漢書》。

《昭昧詹言》卷六　南豐學鮑學韓，字字句句，與之同工，無一字不著力，而不如鮑與韓者，只是平漫無勢。知南豐之失，則知學詩之利病矣。

又　南豐似專在字句學，而未深講篇體。陸士衡頗講篇體，而于字句又失之流易。然而南豐不可及，其于鮑、韓爲嫡派矣。

《古文苑》下編吳闓生評　子固經術湛深，文氣渾穆寬博，味之不盡，在宋諸家，固爲傑出者。

《後山詩話》　世語云：「【略】曾子固短於韻語。」

《賓退錄》卷六　曾端伯（慥）以所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仲益復書云：「【略】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爲口實。南豐作《李白詩引》，以謂『閎肆瑰瑋，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楊》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觀所以不喻其言也。」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曾子固《明妃曲》云：「丹青有迹尚如此，何況無形論是非。」諸家之所未發。《哭尹師魯》云：「悲公尚至千載後，況復悲者同其時。」意甚高。《挽丁元珍》云：「鵬來悲四月，鶴去遂千年。」尤精切。《北歸》絕句云：「江海多年似轉蓬，白頭歸拜未央宮。堵牆學士爭相問，何處塵埃瘦老翁。」極似半山。誰謂子固不能詩耶？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曾鞏《上元》　方回評：洪覺範妄誕，著其兄彭淵才之說，以爲曾子固不能詩。學者不察，隨聲附和。今淵才之詩無傳，而子固詩與文終不朽。【略】大抵文名重，足以壓詩名。【略】子固詩一掃「崑體」，所謂餖飣刻畫咸無之。平實清健，自爲一家。　紀昀評：南豐究不以詩見長。此因後山之故，而黨及南豐，純是門戶之見。

《隱居通議》卷七　自曾子固不能作詩之論出，而無識者遂以爲口實，乃不知此先生非不能詩者也。蓋其平生深於經術，得其理趣，而流連光景，吟風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與興寡。先生之詩亦然，故惟當以賦體觀之，即無憾矣。唐詩之清麗空圓者，比與興爲之也；宋詩之典實閎重

者，賦爲之也。然先生之詩亦有不皆出於賦者，如古體有《麻姑山》一首送南城羅尉者，甚似太白《蜀道難》，其中未嘗無比興也。謹錄於後【略】。《英宗皇帝挽詞》有曰：「已應南陽氣，猶遲代邸來。」句遒壯而事切實，不減少陵。《秋日寄介甫》有曰：「烟雲斷溪樹，風雨入山城。」題曰「感事」，似有所指，即是興。【略】《城南絕句》曰【略】。《過利涉門》曰【略】。此二詩則又清麗婉熟矣。《北歸》曰【略】。此詩雖若直致，然情思深婉，怨而不露。【略】觀今所選傑句如此，謂之不能作詩，可乎？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　子固七言律，唐調，雖有高下，較諸家爲正，宜宋人謂不能詩也。

《**載酒園詩話・曾鞏**》　俗傳曾子固不能詩，眞妄語耳。「憑欄到處臨清泚，開閣終朝對翠微」，「詩成落落成孤論，耕稼依依憶舊遊」，如此風調，不能詩耶？《齊州閱武堂》「柳間自詫投壺樂，桑下方安佩犢行」，不獨循良如見，兼有儒將風流之致。「侯嬴夷門白髮翁，荆軻易水奇節士。偶邀禮數車上足，暫飽腥羶館中侈。師迴拔劍不顧生，酒酣拂衣亦送死。磊落高賢勿笑今，豢養傾人久如此。」說得奇節之士索然意消，不惟竿頭進步，亦其見識高處。然太史公曰：「緩急所時有也。」爲士者不可不聞此言，求士者又不可不思此言。

《**帶經堂詩話**》**卷一**　（劉）〔彭〕淵才恨曾子固不能詩，今人以爲口實。今觀《類稿》中諸篇，亦荆公之亞，但天分微不及耳。若皇甫持正、蘇明允、陳同父，乃眞不能詩也。

《**蘇亭詩話**》**卷一**　曾子固古文爲大家，并無詩名。

《**宋十五家詩選・南豐詩選**》**陳訏評**　南豐詩峹削遒潔，如孤峰天外，卓立萬仞，其氣格在少陵、昌黎之間。按彭淵材謂曾子固不能詩，竟與海棠無香同恨。明王無翰著《稗史類編》，博綜今古，然據詩話所見，亦止《多景樓》、《錢唐》、《上元》三詩而已。近世選本亦俱闕略。豈先生詩集昔晦今顯耶？按先生嘗云：「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固非深於詩者不能道矣。

姚瑩《**論詩絕句**》　文掩詩名曾子固，論才合與亞歐王。《南豐類稿》從頭讀，遺恨何人比海棠。

分論

《**謝日曆表**》　《後耳目志》：先生嘗稱曾子固《謝日曆表》云：「臣幸備藩，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歎功名之晚。」以爲妙處全在「晚」字。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後山詩話》：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曾子固《賀赦表》曰：「鉤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九：曾鞏《賀南郊表》，論者謂「鉤陳太微，星緯咸若，昆侖渤澥，波濤不驚」，與韓愈「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岳醫閭，神鬼受職」，可相比方。就其果然，亦何足道！夫文不務與事稱，而納諂以希進，最鄙下矣。《清廟》之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豈有泛辭拈枝弄葉耶！

《**熙寧轉對疏**》**一**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七茅坤評引王遵岩曰：董仲舒、劉向、揚雄之文不過如此。若論結構法則，漢猶有所未備，而其氣厚質醇，曾遠不迨董、劉矣。惟揚雄才艱而又不能大變當時之體，比曾爲不及耳。

又二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七茅坤評：勸學二字，公之所見正，所志亦大，而惜也才不足以副之，故不得見用于時。姑錄而存之，以見公之概。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崇古文訣》卷二七：看他布置開闔文勢，次求其叙事措詞之法。而一篇大意，所以詳于歸美，迺所以切于警戒，不可專以歸美觀。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七茅坤評：曾公此劄欲附古作者《雅》《頌》之旨，陳上功德，宣之金石，而其結束歸于勸戒。王遵岩曰：體意雖出于《封禪》、《美新》諸家與韓、柳《進唐雅序》等門戶中來，然原本經訓，別出機軸，不爲諛悅淺制而忠。蓋進戒之義昭然，與先朝周雅比盛矣。眞作者之法也。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二儲欣評：遵巖又常曰：氣厚質醇，曾遠不逮董、劉。若此篇，恐未可一概而論也。余窺作者之意，直欲點竄二《典》，塗改《雅》、《頌》，岸然與韓碑頡頏，轉以醇厚遜韓奇崛耳。　《古文眉詮》卷七一浦起龍評：（「臣聞基厚者勢崇」至「必至之符」）篇勢閎闊，宜此嚴重領之文，卻止是立案。三代、漢、唐最盛，而禍亂之興，遠不出四世，近

止三世、二世耳。（宋興）入本朝，則六世排六段。（陛下神聖文武）入陛下，是正主。（「其政治所出」一段）摹寫神宗銳意敢爲，創興政令，不入事迹，而筆有主張。（「故人主之尊」至「皆裕如也」）加一段，單頌本朝，用極整極練之筆，揚郅隆上治之象，一路委蛇而來，到此精采煥發。（「蓋遠莫懿於三代」至「未有如大宋之隆也」）此段復合古今作總統收束。（「竊觀於《詩》至「其詳如此」）以前皆是案，至此稱《詩》，揭出進劄之旨。蓋此文固非詩體，而作意則上擬《雅》、《頌》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至「實在今日」）上以古詩引今劄，下以殿劄當詩歌。遞到當今宜作，是本旨之主，推讓有度。前統法戒說，此專側到戒邊，前舉一代相遞說，此直以成王、周公專照今上與本身矣。（「陛下仰探皇天」至末）至此如形家所謂當頭一穴。　述漢家封，作唐一經，此其嗣響也。深味之，而廣川條對之旨，中壘言事之忱，溢於詞表焉。茲體自相如遺札而後，《劇秦》、《典引》，君子擯之，不意綿綿千載，乃有卓爾不羣、澤古訓而出此者。

《**請減五路城堡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七茅坤評：似亦名言，惜也篇末措注，亦欠發明。

《**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七茅坤評：子固揆古者三代及漢興，令郡國各舉賢良者以聞，甚屬古意。世之君相未必舉行，而不可不聞此議，予故錄之。　入時事以後措注，須本古之所以得與今之所以失，參錯論列，使朝廷開明，然後得按行之。而子固于此，往往亦似才識不稱其志云。

《**議經費劄子**》《宋史》卷三一九《曾鞏傳》：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儲欣評：名言碩畫。設安石進用之初，朝廷大臣有進此議於天子者，天子灼然知國家之富足，以計三十年之通而用之不窮，則新法之行亦可不必矣。惟無以釋天子患貧之心，而力攻執政求富之策，所以百諫而百不入歟。公此議上，神宗曰：「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余是以歎神宗之可與爲善，而惜前此諸君子進說之疏也。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七茅坤評：極爲通達國體之言。

《**進太祖皇帝總序狀**》《義門讀書記》卷四一：（以生民爲任）起數語中，尚宜明點「生民之困」一語，則以「生民爲任」句承得有根，而結處「戶口之多少」一段亦愈有力矣。（蓋太祖篤於孝友）荆川云：「又細叙一遍。」（世以謂太祖不世出之主）以下尤可已。（「太祖征伐必克」四段）皆強爲附益。（「開寶之初，南海先下」一段）是不量時勢之語。此一段尤爲兒戲，如此則其言反不足徵信矣。（「三代盛矣」以下）又推一層。

《**上范資政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八茅坤評：按此書，曾公既自幸爲范文正公所知，竊欲出其門，又恐文正公賤其人，故爲紆徐曲折之言以自通于其門，而行文不免蒼莽沉晦。如揚帆者之入大海，而茫乎其無畔已。若韓昌黎所投執政書，其言多悲慨；歐公所投執政書，其言多婉曲；蘇氏父子投執政書，其言多曠達而激昂。較之子固，醒人眼目，特倍精爽。《義門讀書記》卷四二：其言究無歸宿，蓋非得之于心，而徒求高于文詞者也。

《**答李廌書**》《修辭鑒衡》卷二：《孟子》中「百里奚自鬻于秦」一章，與韓退之論「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猶吾元賓也」，及曾子固《答李廌書》，最見抑揚反覆處。如此等類，皆宜詳讀。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義門讀書記》卷四二：此文定少作。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八茅坤評：子固感歐公之知，又欲歐公並覽睹其所自期待處，蘊思綴語，種種斟酌。《義門讀書記》卷四二：不達，亦以少作故也。語太煩絮，患在不能峻潔，少作之不可觀如此。

《**上歐陽舍人書**》《義門讀書記》卷四二：文弱而碎，其論事又格格不吐，此少作故也。（「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五句）《上蔡君謨書》中亦論此事。（患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耶）名言。

《**上杜祁公書**》《義門讀書記》卷四二：竊恐祁公尚未足以當此。

《**上齊工部書**》《義門讀書記》卷四二：此等何以濫存，大抵編緝者之過。

《**與撫州知州書**》《義門讀書記》卷四二：多用韓文腔子，是亦少作也。

《**與孫司封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九茅坤評：憫孔宗旦。先儂智高之反而言，而猥與不爲禦賊者同戮而無聞。其爲書反覆千餘言，句句字字，嗚咽涕洟，可與傳記相表裏。《義門讀書記》卷四二：反覆馳驟，于作者爲

最有光燄之文，殆不減退之《張中丞傳後叙》也。（使宗旦初無一言）兩路反覆言宗旦之當卹。（既遺其言，又負其節）雙收。（「爲君子者」四句）起下司封。（「爲天下者使萬事已理」至「以驚動當世」）文勢極展拓得開。（「宗旦喜學《易》」至「亦可贖矣」）此又表其平居，從柳子厚論段太尉中來。（「況陳拱」以下七句）又反覆以明其事之可信，前後無一層不照應。（「固有補于天下」二句）又照應中間「爲天下者」一段。《古文眉詮》卷七一浦起龍評：表孫司戶，兼先告與死節兩事，而文側重先告邊何也？當日同官因諱言以釀亂，遂深沒其言以避責，言沒而幷其死不敢白矣，則表先告亟也。推見隱微，有功信史，韓之張、柳之段，曾之孔，參三而立。

《答范資政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九茅坤評：頌而不諂，伉而不驕。《義門讀書記》卷四二：雖尋常報書，然自無秋毫流俗。（「而爲當世有大賢德」至「爲有激于天下哉」）自有筆力。

《上蔡學士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八茅坤評：從歐陽公與兩司諫書中脫化來。《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儲欣評：與諫官朝夕相親，即《說命》「朝夕納誨」之旨，萬世所當法者。君德成就，尤在諫官，信如此書所云「不待暮而以言，不待越宿而以言」，獻可替否，惟日不足，而君德成矣。經筵大率具文，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惡能成就君德？

《上歐蔡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八茅坤評：委婉周匝可誦，公文之佳者。唐荆川云：叙論紆徐有味。

《福州上執政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八茅坤評：子固以宦游閩，微不得養母，本風雅以爲陳情之案。而其反覆詠歎，藹然盛世之音。此子固之文，所以上擬劉向而非近代所及也。唐荆川曰：南豐之文純出于道古，故雖作書亦然，蓋其體裁如此也。《義門讀書記》卷四二：和平溫潤。《古文約選》方苞評：子固文以迂迴百折、層疊包羅見長，削其意之支綴者、辭之滯冗者，乃不累其佳處，不獨此篇爲然。《古文眉詮》卷七一浦起龍評：（「鞏頓首再拜」至「恩意可謂備矣」）提「詩」字生情，即提「養士」字爲恤使臣伏脈。（「所謂必本其情」至「止乎禮義者也」）單抽遣使說。所引諸詩，獨此詳舉其詞，點出將父將母，是本旨之眼。（「伏惟吾君」至「豈有不得盡其志耶」）遞落陳情，頌言切神宗君相。（「方去歲之春」至末）前以情言，此下更以時勢言，筆筆曲。讀至此，知前引遣將之詩，非無謂也。他人引《詩》，只《四牡》一篇足矣，此偏陪託牽連，而卒能于錯舉之中，清刷眉宇。至其陳情揣勢，無限回翔，又何巽而善入也。當眉山父子縱橫一世，有若匡劉再生，如子固抗手孤行，不隨不激，能不令盛氣者心折耶。

《謝杜相公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八茅坤評：感慨深湛，雍容典則，有道者之文也，豈淺儇者所及。《義門讀書記》卷四二：卓犖深厚。觀此書則《揮麈後錄》謂曾不疑之喪，子固適留京師者亦微誤。而杜祁公以故相居宋，「自來逆旅，爲辦後事」之語，則其證云。

《上杜相公書》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九茅坤評：以書爲贄，其說宰相之體處，亦自典刑。

又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九茅坤評：此子固所不可及處，在不失已上。

《與撫州知州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九茅坤評：子固有一段自別于衆人處之意，而又有所難言，故其文迂蹇，不甚精爽，非其佳者。

《與王介甫第二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九茅坤評：介甫本剛愎自用之人，此書特爲忠告甚篤，蓋亦人所難及者。但其砭劑多而諷諫少，恐亦不相入。《義門讀書記》卷四二：明暢。《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儲欣評：子固之于介甫，有因其使歸而諍之者，此書是也；有因其請坐講而著論以解之者，《講官議》是也。其後介甫大用，飾六藝以文奸言，子固知其不可化誨者早矣。不比焉，以嚴舜、跖之分；亦不激焉，以傷夙昔之雅。其後自以史學受知裕陵，擢官兩制，視介甫若漠不相識然者，子固可謂有道之士矣。

《寄歐陽舍人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九茅坤評：此書紆徐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幽深之識，溢于言外。較之蘇長公所謝張公爲其父墓銘書特勝。《義門讀書記》卷四二：曩不甚愛此文，今復讀之，如四瑚八璉，雖欲不寶貴不可得也。（「苟其人之惡」三句）知貞山誌王評事墓爲過，豈竊取昌黎二李誌之義耶？（然則孰爲其人）接用韓文腔子。（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帶出「慙」字意。此一層亦摹擬《上宰相書》。（「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以下）上叙私感，此又推言歐公此舉能與人爲善，雖即前「善人喜于見傳」四句意，然尚是詠歎之法，與今人重複不同。李云：「此文蓋即是摹歐而爲之者。」按，文法多本諸韓，而先生云摹歐，此論神理。《蔡氏古文

評注補正全集》卷一引過珙評：將道德文章特地抬高，歐公正足以信今傳後，卓然歸美祖先，其立言品地，便加人一等。而感慨眞摯中，更鄭重有體，在南豐集中應推爲千年絕調。《古文眉詮》卷七一浦起龍評：南豐第一得意書，乞言者、立言者皆當三復。《古文一隅》卷下朱宗洛評：暢。此篇最善蓄勢之文。前言誌銘之作係乎警勸，此振起必得其人，而後可傳意也。又言今世誌銘之不實，皆由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之故。而下緊接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云云。此兩段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之文也。後又竭力言其人之難，再作一曲以接入歐公，此文家健翮摹空之勢也。末一段收應意盡於史意，卻將數美排列在前，而以「一歸於先生」句勒住，此又文家一筆千鈞之力也。《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五林紓評：此書起伏伸縮，全學昌黎。妙在欲即仍離，將吐故茹。通篇着意在「蓄道德」、「能文章」六字，偏不作一串說，把道德抬高，言有道德之人，方別得公與是；別得公與是矣，又須用文章以傳之。精神一副，全注在歐公身上。然而說近歐公時，忽又縮轉，如此者再，眞有力量，方能吞咽。入手把史體與銘墓之體對舉而互較，立將「史」字撇去，歸到銘文之有關係於死者，亦以勸戒乎生人；然勸戒之道，又近於史，又將史體與銘體紐緊，作一收束，以下專論銘體矣。顧銘一不實，則背公與是，故人人雖皆有銘，作者非人，傳者亦非人，有銘與無銘等，漸漸近到歐公及其先大夫之可傳可托者，非時流之比。高高揭出人字，其下係以道德文章，鄭重之極。在俗眼觀之，似其下即當疾入歐公矣，顧乃不然，仍將「道德」二字抬高說，惟有道德者方能傳信，傳信於人，方爲公且是。說得萬種難覓，又跌到文章不工亦不足傳，是難上增難，專爲歐公身分蓄勢。至此似其下斷無餘語，必直捷撲到歐公身上矣，中間又說成兼此二美者，當世決無其人。果幷世不能有者，又將如何？蓄勢愈厚，則跌落本位，乃愈有力。此時始清出先生之道德文章，蓋亘古難遇者也，得公與是，又能傳後，則願望之美滿，至於極處。文到正面，只此數語，然不能動人，則正面之精神，亦形蕭索。妙在連用兩「况」字。上「况」字是述感激之意，下「况」字是隱言己亦蓄道德、能文章者，其感激當倍於常人。道出「鞏」字於感激中，卻帶出抱負，以下自謙，兼述祖德，把以上善人見傳、惡人知愧意作一複述，又述到子孫感激之意，此是應有之言。至結構之精嚴，實爲南豐集中有數文字。

《答王深甫論揚雄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九茅坤評：此書所議甚舛，姑錄而質之有識者。以仕莽擬箕子之囚奴，抑已過矣，况《美新》乎。以子固而猶爲附和其說，甚矣。君子之權衡天下出處，必至聖人而後折衷也。愚獨謂揚雄當不逮楚兩龔。

《答孫都官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九茅坤評：書旨多蒼然之色，幽然之思。

《懷友一首寄介卿》　王安石《同學一首別子固》：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

《送王希序》《誠齋詩話》：子固《送王希序》，(王)介甫《九曜閣記》，言洪、撫兩州山川之盛，遊覽之樂，亦大略相似，未知孰先爲之者。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二茅坤評：僅百餘言，而構思措詞入彀中，有簡而文、淡而不厭者。

《送丁琰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二茅坤評：篇中所見遠，而其行文轉調處，似不免樸遬紆蹇之病，故不英爽。子固本色自在，子固所爲本色不足處亦在。　唐荆川曰：南豐之文，大抵入事以後，與前半議論照應不甚謹嚴。

《送周屯田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二茅坤評：議論似屬典刑，而文章煙波馳驟不足。讀昌黎所作《送楊少尹致仕序》，天壤矣。

《送趙宏序》《古文關鍵》卷下：句雖少，意極多，文勢曲折，極有味，峻潔有力。《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二茅坤評：余嘗按南趙，而南越州郡吏特得威名者，撫而制之無難者。無已，則鵰其首足矣。今之請兵大征者皆非也。

《送江任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二茅坤評：古來未有此調，出子固所自爲機軸。　唐荆川曰：此文作兩段，一段言用于異鄉之難爲治，一段言用于其土之易爲治。《義門讀書記》卷四一：注選不當出五百里外，此文能言其情。《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儲欣評：前面直是兩扇文字。《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六林紓評：臨川、豐城，均江西屬縣也。江任臨川人，任豐城知縣，蓋不出江西地域者也。文不過言遠宦之到官，不習其民情風土，往往茫無頭緒，迨少習而又移官以去，故不如各用於其土之宜也。入手氣派，大近柳州，一路突兀寫來，如崩崖墜石，賦色結響均佳。至「變難邊」、「情難得」，略略作一停頓，似萬萬無可着手，及漸漸與習，而受代

者至矣。其下足成「不足爲後世可守之法」一語，把以上之意結清，其下專叙各用其土之便利，一直抒寫便利之道，至於「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予奪損益之機，斷於胸中」止，皆言各用其土之益處。此下始迴盼到爲吏用遠人之非宜，此文中應有之照顧。至於始叙江君之爲縣於豐城，把臨川、豐城接近處極力稱便，愈見得各用其土之宜。收束處言一縣治，則大府無左顧之虞，似一得江君，則豐城無不治者。不言縣之得人，而言州之無事，筆墨蕭閒，是南豐本色。

《贈黎安二生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二茅坤評：子固作文之旨與其所自任處，並已概見，可謂文之中尺度者也。唐荆川曰：議論謹密。《義門讀書記》卷四一：地步高，然不曾道着實地處，故不精彩。荆川云：「議論謹密。」欲爲古之文者，當志乎古之道，道不至則文蓋未也。曾公本欲規而進之正言，若反使自求諸言外。此文最善學韓，結處暗用范滂語翻案，文勢抑揚反覆，可謂關鍵。《古文一隅》卷下朱宗洛評：峭。嘗論行文之法，意以盡爲佳，而味又以不盡爲佳。蓋意盡則理足，味不盡則神足。如此文，只是欲堅二生信道之意耳，文卻就自己作無窮扼腕，見信道者之必困於今，然後轉入二生，見欲求免困者，必違乎道，而得失之間，令其自爲去取。令閱者自得其意於語言之外，故能言盡而意不盡，意盡而味不盡。《古文釋義新編》卷八余誠評：（「趙郡」至「安生者」）先叙聞其人，是知二生之始。二生稱自東坡，且自蜀以書至京師遺子固，二生來歷便迴異。（「既而」至「不可極者也」）詳叙見其文，是知二生之深。上叙聞其人，只用總筆，此叙見其文，生分役總，筆法變化。（「頃之」至「爲贈」）單述黎生，妙。「余之」二句從前段跌入。「生與」句補出安生，更妙，不然便是贈黎生一人矣。「迂闊」二字是一篇眼目。因二生爲文迂闊，而自笑立身行己之大。痛快淋漓中又復頓挫多姿，洵堪嗣續廬陵。至其命意之高超，立言之斟酌，補幹之精細，結構之渾成，更無不一一盡善，讀者須潛心三復。《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六林紓評：此文重在「心外」二字。信古志道，心也，合世同俗，外也。黎生之求序，實不知所謂古之宜信，道之用志也，亦求解外人之譏評而已。故子固推而進之，豁而醒之，提出信古志道，是老師宿儒引導後進語，趁便發起牢騷，言不求吾言則已，一求吾言，益將使人增笑。違古離道，是合世同俗之正面，此不須求而得也。若不同俗，且不合世，則古道自存，反求即是，貴在自擇而已。此歐陽子所云修於身而無所不獲也。文近昌黎，唯層次少簡，不及昌黎之能作千波萬瀾也。

《送蔡元振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二茅坤評：才焰少宕，特其所見亦有可取。唐荆川曰：此文入題以後，照應獨爲謹密，異于南豐諸文。《義門讀書記》卷四一：此文反近李習之。淡古。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二茅坤評：立意似淺，然亦本人情而爲之者。錄之以爲厭游南粵者之勸。

《戰國策目錄序》《古文關鍵》卷下：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初讀若大羹玄酒，須當子細味之。若他煉字好，過換處不覺，其間又有深意存。《崇古文訣》卷二七：議論正，關鍵密，質而不俚，太史公之流亞也。咀嚼愈有味。《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〇茅坤評：大旨與《新序》相近，有根本，有法度。王遵岩曰：此序與《新序》相類，而此篇爲英爽軼宕。《必讀才子書》金人瑞評：精整不懈散之文。《古文辭類纂》卷九引王道思評：何等謹嚴，而雍容敦博之氣宛然。《古文約選》方苞評：南豐之文長於道古，故序古書尤佳。此篇及《列女傳》、《新序目錄序》尤勝。淳古明潔，所以能與歐、王并驅，而爭先於蘇氏也。《古文辭類纂選本》林紓評：所謂《戰國策》者，均策士之言，各國咸有其人，亦咸有其言。或一人論其本國之事，或一人周流列國，而各言其國之事；或專存諸本國之史乘，或分見諸各國。自秦滅六國，燔夷其史，幸而存者，皆私家之記載，其無利於秦，及毀秦之言，均不存也。故高誘所注二十二篇，乃存者竟有三十三篇，則當日爲散失不完之書，經向手定，方始成序也。而吾有疑者，《說苑》、《新序》中，多引戰國之事（諸子中尚錯綜有之），何以不行編入，或且散佚無所附，故不入《國策》，而自入其纂著耳。此爲南豐審定向書後爲之序者，其所以表明向之用意所在，尤極精確。向謂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南豐即用此二語，辯駁其非是。開手斥向之不篤於自信，即爲不知道，中言法可變，道不可變，可云一發破適。二帝三王，何嘗不變法，然實未嘗變道。謀士不知道，但知苟合之計，是并道而變之矣。一一畫出急功近名之心緒，而論當時情勢，尤極切中。入手言春秋時，先王之舊俗舊法都已亡熄，而孔、孟不肯狥俗，度時君之所能行者以爲言，但欲變法者，不失先王之意。先王之意，即道之所在也。復以道與法相較，法可變，道不可變。立言既圓通，而又得體，可云載道之文。斥向之不篤於自信，所以不能昌明孔、孟之道，愈見孔、孟當春秋時，眞能篤信，所以不惑於流

俗。伸明此一語，斥向之不知道，本意至此止。其下則痛詈謀士便詐諱敗之非，自是立言應有之旨趣。然既不衷於道，何必更序其書以病世？不知存之者用以爲戒，非用以爲導也。此語不是迴護，亦切確之言。此文東萊稱其從容和緩有條理，又藏鋒不露，甚是。

《南齊書目錄序》《楓窗小牘》卷上：家大夫嘗謂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其要處云：「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其言至約，其體至備。而爲之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無不盡也。至于後世諸史，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得赫然傾動天下之耳目。而一時偸奪悖理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第其中反覆照應處，多累句重疊，爲可惜耳。《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〇茅坤評：論史家得失處如掌。《義門讀書記》卷四一：以經正史之失，獨舉史遷言之。斥子顯處只數句，此《春秋》治桓文之法。（「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至「何哉」）此處亦稍嫌不甚俊健。《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儲欣評：只自陳壽以降，求一才如宋子京者不可得，況遷、固耶？子固序《南齊書》，直以二《典》責蕭子顯，雖至迂至愚，亦不出此，要以發其胸中史學而已，讀者不可不知。《古文眉詮》卷七一浦起龍評：《南齊書目錄序》云：「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又云：「所記者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數語通論史學，洵名言也，且不獨史法然也。

《梁書目錄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〇茅坤評：以「內」字論佛之旨，頗非是。蓋佛原非以吾儒之外而彼自識其內也。彼只見自家本來原無一物，故欲了當本性耳。欲見本性，故將一切聲色臭味香法多爲丟去耳，而非以狥內故也。　唐荆川曰：通篇俱說聖人之內，而所以攻佛者不過數句。　王遵岩曰：《原道》文字雄健傑特，亘古無倫矣。然說佛之失處不能如是，其稱吾道大旨亦不能如是精也。《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儲欣評：《梁書序》，視昌黎《原道》，何如十不及一，徒爲南宋婆舌開先，刪之。　李光地《書曾子固梁書目錄序後》：予讀曾子序《梁書》曰：「庶幾《中庸》、孟、韓氏之旨者與！」《中庸》言至誠盡性則能盡人性物性，而與天地參也。其言聖人盡道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動而世爲天下法。曾子祖其說曰：「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於外者，皆天下之達道。故爲之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以敎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于人情。與之同吉凶而防憂患者，莫不一出于人理。」嗚呼，其論美矣。夫情與理何生？生於性也。彼所謂得於內者，可行於外；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其諸《中庸》合內外之道者，與李翺復性則黜情，合《中庸》、《孟子》之言觀之，情不可黜也。韓子、曾子之有得于是，所以爲賢也。黜情者助釋老而爲之攻者與。　《義門讀書記》卷四一：王云：「序《梁書》以佛法立論，可見其用意，而『在梁尤甚，因梁之事』二句，乃斡入題目之法。」按，此篇立論原本《中庸》，皆有次序條理可觀，下語時或未瑩，則不能如周、程之浹洽故也。（「《書》曰思曰睿」至「與天地參矣」）不知夫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貫內外而一之者，則其言豈足以折夫佛氏之徒哉？此歐、曾之徒雖好辨而終不能見道之大原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明誠之外，又增加至意一層，恐無所本。即至誠之至，語未瑩耳。（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于外也）合外內之道。以下始說得分明。明道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外內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南豐已見及此。

《陳書目錄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〇茅坤評：文屬典刑，不爲風波而自可賞俯。《義門讀書記》卷四一：諸序中獨此篇迴顧起處，復作波瀾。（「若此人者」至「其可廢乎」）此數句似有風神，卻稍嫌不健。

《太祖皇帝總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〇茅坤評：曾子獨見，其論宋太祖與漢高兩相折衷處如截鐵。　唐荆川曰：此等文字，當看其布置處。南豐有《滄州上殿劄子》，皆與此意同，並可與歐公《仁宗御集序》參也。《義門讀書記》卷四一：此本紀贊也，其煩如此，則本紀又當何如？南豐非昧于史法者，直過欲稱誦功德耳。昌黎避而不爲，蓋慮及此矣。　此文不古不今，大失體要，宜乎神宗緣此罷其史職也。

《新序目錄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〇茅坤評：見極正大，文有典刑。　又王遵岩曰：南豐文字于原本經訓處，多用董仲舒、劉向也。《義

門讀書記》卷四一：可與《王子直文集序》參觀。（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此論正與蘇氏譏王氏好使人同己之說相反，蓋當辨是非，不可分異同也。《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二林紓評：此篇與歐公《一行傳》同一用意。《一行傳》之五人，託爲「僅有」。「僅有」者，凋敝之餘，幸而有也。本文言向之叙此書，於今爲最古。言「最」，則以外無餘之意，亦僅存耳，皆幸得而含不滿之詞也。通篇主意，在學之有統、道之有歸字，即應開首守一道、傳一說而來。言化之如此其至，道體也，防之如此其備，衛道也。曰「至」、曰「備」，故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此纔算有統有歸之眞際，作一少頓。周末一經衰亂，教化法度廢，餘澤熄，私智私學一昌，則道統已失，于是將學道之統歸全失，作一結束。說此等流弊，實緣周末而來，向之書雖不全不備，尚有先正典型在內，無如前此既不之講，又經秦火一燼，懸以厲禁，則微言幾乎熄矣。在俗手爲之，此處宜入劉向所以成書之意，顧乃舍向而提出「漢」字，以向爲漢士。舉一「漢」字，雖肆意發論，轉入劉向，爲力甚易。惜劉向又不知道，不足以力挽頹墜，故怪奇可喜之論，復衍於中國。復將「周末」一提，見得漢雖興朝，而道仍失統，借出揚雄，趁勢引起劉向。蓋言向之道力，實不足振頹而挽墜，由其不能折衷，所以至此。文勢至此，語氣完足，不能再有餘波矣。忽將孟子之言，破空作一希冀語，拈出「漢」字，言明先王之道者，未必即無其人。此不是推尊揚雄，亦并不是將劉向抹倒，惜向道力不及，不能肩絕學之統也。轉到劉向成書後，而聖賢之嘉言善行往往而在，可見向書在闇而不明，鬱而不發之中，尚有一線之光明。此即歐公《一行傳》中所謂「僅得」之意。此文初讀之，似甚平衍無味，然其語氣之醇，文氣之厚，筆路之嚴重有體，亦純學更生，蓋以步武勝者。細觀之自得。

《列女傳目錄序》《朱子語類》卷一三九：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〇茅坤評：子固諸序，並各自爲一段大議論，非諸家所及，而此篇尤深入，近程、朱之旨矣。王遵岩曰：宋人叙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往往有此家數。然多以考訂次第爲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議論以成其篇也。如後序鮑容、李白集，亦不免用其體，蓋小集自不足以發大議論，又適當然耳。《義門讀書記》卷四一：三代以後少此議論。詞醇氣潔，無一冗長之字，此宋文之不愧匡劉者也。《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儲欣評：深探經術，懸爲日月不刊之書。《古文眉詮》卷七一浦起龍評：述女德而推本身化，使程、朱執筆持論，無以過此。且如此，始得校書陳誠之體，正恐子政說不出。《古文範》下編吳闓生評：此二篇（按另一篇指《范貫之奏議集序》）皆涵泳意旨於語句之外，尤得古人三昧，可稱妙遠。（「劉向所叙《列女傳》」至「風俗已大壞矣」）起便唱歎有神。（「而成帝後宮」至「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先將本旨提出，堂皇正大。（「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至「何其盛也」）借此發難，起議入題。（「故家人之義」至「故家國天下治者也」）極言文王躬化之盛，以諷時君，而一以經義澤之，愈覺文情粹美。（後世自問學之士）「自」字妙，已留出下文地步，意若曰況人君之未嘗學問者乎。（「多徇於外物」至「豈獨無相成之道哉」）揚一筆，使聲情發越。（「士之苟於自恕」至「不行於妻子信哉」）忽就士人作一波折。以人主難於斥言，故略爲那展以盡意，而後折落君身，乃愈得勢也。（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吞咽之間，極見經營之妙。（然去《二南》之風亦以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一句拍合，詠歎淫泆，韻味悠揚。（「向之所述」至「可謂篤矣」）以上發明向書大義，歸重躬化，以諷切時君，爲一篇之主旨。《古文經訓》江皋居士評：信乎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蓋賢淑婦女，原非數覯，所爲內助得人者，要有作於先，而後默化潛移於不自知。若其身不正，遽望妻子賢孝，家庭雍睦，不反唇以譏，亦幸矣。君子之道，故貴身化也。袁氏《世範》謂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舅姑妯娌，以人合者也。未有子不孝父母而媳婦能孝舅姑者，兄弟不友愛而妯娌能敦親睦者。身修而後家齊，理自不易。又謂人家不和，每因婦女以讒言激怒其夫，非丈夫有定識，鮮不爲其所蔽。苟有見識之人，知婦女不可教誨，而外與兄弟相愛相助，勿令婦女知之。更有進者，能向婦女化導，使舅姑伯叔妯娌漸覺和睦，遂以得父母之歡心，和氣致祥，家道必有可觀，所謂自求多福也。

《說苑目錄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〇茅坤評：此篇精神融液處，不如《新序》、《戰國策》諸篇。《義門讀書記》卷四一：中間緊要處說來不透。《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儲欣評：枉己而爲之，得非斥其淮南秘術一事乎？然此是中壘少年事，若其他出處，不合乎道者少矣。一結餘波，翻屬正論，要非曾文之至者。

《徐幹中論目錄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〇茅坤評：子固于建安七子之中，獨取徐幹，得之。而序文亦屬典刑。

《禮閣新儀目錄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一茅坤評：按曾子固所論經術及典禮之大處，往往非韓、柳、歐、蘇所及者。　王遵岩曰：此類文皆一一有法，無一字苟。觀文者不可忽此。　唐荆川曰：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說。

《義門讀書記》卷四一：韋書所記者變禮，故序發明制禮者當隨時變易以宜民，不容泥古而反致不可行。但求可以養人之性，而使視聽言動之一于禮而已。（「古今之變不同」數句）乃一篇大旨。去其十之四則健而厚矣。子固之文多冗，由道不足而強欲張之也。厚齋謂此文指新法，非是，蓋徒見有「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二語故耳。（故爲之定著）荆川云：「此文一意翻作兩層說。」（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此與荆公《上仁宗書》中立說同。（「二帝三王之治」六句）此處文氣稍嫌其碎。《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儲欣評：（禮時爲上，屢變其法，而不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眞名言也。荀卿曰：「法後王。」而司馬氏釋之曰：「謂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居今而談行井田、行封建，議非不高，亦嘗計及可行否乎？知不可行而言之，不如無言也；不計其不可行而言之，且將作而行之，其僨潰決裂，吾不能測其所至矣。此序得之。蓋皆曾、王平日往復講究，而卓卓有見者。《古文眉詮》卷七一浦起龍評：禮有意有迹。意，不變者也；迹，隨時制變者也。變其法以宜之，所謂禮時爲上也。以古聖之不相沿襲，證後世之泥時滋弊，可與議禮矣。此序當作禮論讀。

《唐令目錄序》《義門讀書記》卷四一：千鈞筆。該貫無遺。（使能推其類，盡其道）今之所載者皆道也，若曰使能立其本，善其推，則太宗之所未至者可見矣。（「蓋迹其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三句）收得有力。

《李白詩集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一茅坤評：不論着李白詩，而獨詳白生平踪跡，此其變調也。然其結胎在卧廬山，永王璘迫致之上，蓋如此，李白夜郎之流，潯陽之獄，可釋然無愧矣。《義門讀書記》卷四一：文甚嚴潔。爲考白詩之先後而次第之，故於白始終所更涉特詳，而并辨新舊二書之誤，或以爲變調者，謬矣。

《范貫之奏議集序》《朱子語類》卷一三九：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脈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　又：兩次舉《南豐集》中《范貫之奏議序》末，文之備盡曲折處。《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一茅坤評：須覽公所序奏議之忠直，而能本朝廷所以容忠直處，纔是法家。　王遵岩曰：沉着頓挫，光采自露。且序人奏議，發明直氣切諫，而能形容聖朝之氣象，治世之精華，眞大家數手段。如蘇公序田錫奏議亦有此意，然其文詞過于俊爽，而氣輕味促。《義門讀書記》卷四一：子朱子謂：「此文氣脈渾厚，說得仁宗好。」不溢美，文之謹嚴，亦金玉其相矣。遵岩云：「沉着頓挫，光采自露。【略】」按，范之言得行，故歸美於主，雖立言得體，然必實錄也。若作《尊堯集序》，亦豈可以此爲大家數乎？凡論古文，不當徒求之貌，明人不知也。（蓋自至和以後）此段伏下「時」字。（方以仁厚清靜）伏下盛德。（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自用則小，惟天爲大」二語，正是反對。（「公爲人溫良慈恕」一段）又因奏議而略及平生，見貫之之言眞出于忠愛，非劘上以邀名，惜其早卒，見仁宗之誠于聽用，非陰棄其身也。數語亦皆文章用意處。《古文範》下編吳闓生評：「公嘗以言事任職」，自此以下，曲折頓挫，而一氣舒卷，驅邁淋漓之氣勃鬱紙上。（「自天子大臣」至「而處其進退」）處處分之也。（「章有一再」至「其後卒皆聽用」）排疊而下，文氣醇厚。（「仁宗在位歲久」至「而不自用也」）極言仁宗之德化，以其適與當時相反，故津津言之，以爲借鑒。覆述一徧，氣愈寬博敦厚，所以爲淵懿也。（「如公皆一時之選」至「海內乂安」）述此等語詳切如此，亦以見時政非是，而今之不能然也。（「夫因人而不自用者」至「由是而已」）至此稍一停頓，然後再振作起來。（「後世得公之遺文」至「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感慨時政之非，追慕先代之盛，而歎其迴不相及。雖前文已詳言之，猶自以爲未足，再振筆加倍摹寫，以盡其感歎低迴之意。句句轉換，盤旋曲至，悱惻纏綿，使人反覆詠歎，自不能已；而於譏切當時之旨，始終含蓄茹咽，未嘗稍露，文情高遜軒翥，夐不可及。

《強幾聖文集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一茅坤評：范希文與歐陽永叔爲深相知，坐希文貶。及希文經略西夏時，辟永叔爲掌書記，而永叔不從。其書曰：「吾當與公同其退，不當同其進也。」何等卓犖。幾聖之文，今不可見，然平生所自見者並屬魏公幕府，則子固之所不滿而風刺之者已見其概矣。此其文之典刑處，而王道思所批鐫云云非是。　王遵岩曰：此序雖不立意發論，而頗有逸氣，蓋少出于經而入于史氏之體，故亦有縱步。若王氏兄弟之序，則繩趨窘武，蹜蹜乎如有循矣。信乎「周道如砥」，非君子莫之能履也。

《王子直文集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一茅坤評：意見好。

《**王深父文集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一茅坤評：深父之文不可得而見。予按王荆公所爲墓銘、與其相答書，大略賢者也。

《**王容季文集序**》《義門讀書記》卷四一：前半議論，可爲讀書法。（深父尤深）此篇收處，似少關鍵。

《**王平甫文集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一茅坤評：以詩文相感慨。唐荆川曰：文一滾說，不立間架。《義門讀書記》卷四一：深婉可以爲法。（「平甫居家孝友」一段）平甫之詩文不得薦郊廟施朝廷者，介甫有責焉。此著其孝友與待人之直而和，爲天下所同惜，而奈何不容于家乎？欲千載而下，讀者自得之言外也。

《**齊州雜詩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一茅坤評：雖小言，自中律。

《**先大夫集後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一茅坤評：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渾雄。韓、歐與蘇，亦當俯首者。王遵岩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義門讀書記》卷四一：（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所言益切。（「公之盡忠」至「何其盛也」）荆川云：「言先大夫之忠讜而歸之天子，此所以爲儒者老成之論也，非淺學所及。」《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二林紓評：此子固爲其祖致堯作遺集序也。《宋史》本傳稱性剛率，好言事，前後屢上章奏，詞多激訐。及佐張齊賢爲判官，復抗疏自陳，不受章紱之賜。薑塢先生謂切論大臣，指向文簡也。【略】按子固《上歐陽舍人書》，言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先生顯之，則滿懷牢騷，久不平於時宰矣。自「當此之時」起，至「不以禍福利害動其意也」止，一股勃氣直達。其云必本天子憂憐百姓之意，太宗固有此心，然致堯曾言去歲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案賞罰。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甚，所言刻薄不可行，詔戒致堯勿撓。想其時致堯爲兩浙轉運使，遵太宗之旨，豁免其租，故南豐述其祖德，謂其能本天子憂憐百性之意耳，實則致堯好言事，考其政績，轉不如其孫。至所謂「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蓋指爲判官抗疏時事，詔御史府鞫其罪，黜爲黄州副使、奪金紫也。集中疏草，節目之大者，即罷筦榷，斥符瑞，黜姦臣，修人事，等等，總結以主聖臣直四語，是文中遵王敬祖應有之言。文氣雄直中卻無抑塞不平之氣，自是南豐集中長處。茅順甫謂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雄渾。「雄渾」兩字，可云切當。鄙意則謂子固述其祖之不得志處，亦正自形其牢騷。宋王銍《默記》：曾子固好輕蔑士大夫。徐德占爲中丞，越次揖子固甚恭，子固問賢是誰，徐曰：「禧姓徐。」子固曰：「賢便是徐禧。」禧大怒曰：「朝廷用禧作御史，公豈有不知之理。」其後子固除翰林學士，禧疏罷之。呂公著，名宰相也。按《宋史》鞏本傳，嘗告神宗，以爲曾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是以不大用。然鞏與王安石爲友，力斥安石所爲，亦可謂有祖風矣。此文盛道其祖，直不見容，實自方也。讀者當能辨之。

《**類要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一茅坤評：其書之所纂本微淺，而公序之亦難爲措注，故其旨不遠。《義門讀書記》卷四一：此公通俗酬應之作。（爲學者宗）四字未當。（而不知公之得于內者深也）此不可謂之得于內。求深而腐，啓南宋闊遠之習。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義門讀書記》卷四一：（「若夫三才萬物之理」至「夫豈非難哉」）不知聖人之學，本末一貫，洒掃應對，即是精義入神處。故此處將內外說作二事，于文章前後關鍵，亦不緻密。

《**順濟王敕書祝文刻石序**》《義門讀書記》卷四一：謹嚴。簡而能贍。

《**越州鑒湖圖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二茅坤評：通篇點次鑑湖，如天官家之次三垣五星二十八宿，以及飛流疾伏，無不擘畫如掌。而又恐後之勢家或請爲田而廢也，于是又詳爲辨覈參駁。曾公之文固雄，而其經世之略亦概見矣。《義門讀書記》卷四一：（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激昂痛快。（「今謂湖不必復者」以下）似韓子《禘祫議》。（然後問圖於兩縣）結出「圖」字，收束上意，亦毫髮不漏。《古文眉詮》卷七二浦起龍評：（「鑑湖一曰南湖」至「通民田」）提鑑湖，清四止，原來歷，總其廣袤容受。（「田之南」至「皆溉之」）此下疏舉其利民之功。連點通田溉田，見講求湖圖本旨，四面該括，一篇根柢。（「自此以來」至「又謂宜增賞罰之令」）以下列羣議。（「朝廷未嘗不聽用」至「可謂密矣」）又以嚴法令束。（「然而田者不止」至「越之風俗舊矣」）拉轉盜田湖廢，趨到吏習苟且，是篇眼。此下一長片，推求感歎，全勢恢張。（「然南湖繇漢歷吳」至「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就歷來割據偏安之世講求水利，代爲設想，形起近時。（「近世則不然」至「又何知其所以然乎」）回寫近世積弛。（「今謂湖不必復者」至「又已論之矣」）此下復轉羣說而進退之，以作結證。（「誠能收衆說」至「何利之不可復哉」）結證收裹，數語括之，有法。（「鞏初蒙恩通判此州」至末）自表作序。湖之原委，民田

之利賴，古今存廢之得失，衆說講求之異同，俗吏苟安避責之情狀，與幹吏留心議復，乘時振舉之事功，一一如披圖指畫而出，偉哉經國文章也。嘗詢諸越人，湖今不可復理矣，田者亦且安之。往跡多湮，所在而有，何可太泥；而文章造極，後有條陳世務者，定屬不祧之式。《古文約選》方苞評：凡叙事之文，義法未有外於《左》、《史》者。《左傳》詳簡斷續，變化無方；《史記》衡從分合，布勒有體。如此文，在子固記事文爲第一，歐公以下無能頡頏者，其實不過明於衡從分合耳。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二茅坤評：文之典刑，雍容雅頌。　王遵岩曰：治朝盛世，文儒遭逢，出入得意之氣象藹然。篇中觀者不但可以想見其人，而又可以知其時矣。《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二林紓評：宋時重內而輕外，尤重館閣之選，朝紳恆以補外爲遷謫，故多不平之語。南豐此序，祝其歸仕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此何語也？夫居朝固可與訪問，任獻納；在外亦可興利除弊，蘇民之困，何必輕外而重內，不知當時習尚如此。文中所謂歷世寖久，以爲故常，則知宋時習尚之不樂居外也。文用兩「久」字，欲其無久於外，偏不說是私情，一則篤於相先，表推讓之意；一則以其彙進，有爲朝廷得人之意。措詞至冠冕。婺州在當時爲荒寒，乃言其志節之高，欲自試於窮僻，是隱隱希冀將來宰相有調歸純老之時。用一「祝」字，應上欲其無久於外，以坐實其不久於外之盼望。文極雍容，無激烈語。

《書魏公傳後》《崇古文訣》卷二七：專是論後世削稿之失，反覆攻擊，宛轉發明。後面三轉論難，每轉愈佳。此等議論，有益于世，足以破千載之惑。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六茅坤評：借魏鄭公以諷世之焚稿者之非，而議論甚圓暢可誦。　《古文眉詮》卷七三浦起龍評：讀《魏公傳》，見「諫草付史官」一語，特地拈出，爲其足以破孔光焚草之姦，而窒後世諧臣之藉口，乃著此篇。彼泛謂表直節云者，未辨眉宇。　《古文雅正》卷一一蔡世遠評：以直諫爲揚己之短，而不知納諫正所以成己之聖。故舜至聖也，而益戒以無怠無荒，禹戒以慢遊傲虐，況其他乎。太宗之所以致治，全在賞諫臣而虛心納諫。南豐此論，屈折盡透，比《范貫之奏議序》更曲暢。　《古文辭類纂》卷九姚鼐評：其言深切，足以感動人主。又繁復曲盡而不厭，熙甫愛之，非過也。

《王無咎字序》《誠齋詩話》：曾子固《送王無咎字序》云：「以顏子之所以爲學者期乎己，予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己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此用《孟子》句法：「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義門讀書記》卷四一：用孟子之旨趣而變其音節。補之妹婿，故其詞直。　（「不若于名字乎，勿求勝焉」四句）文氣頗澀。

《謝司理字序》《義門讀書記》卷四一：（「《易》曰知微知彰」六句）此所謂道不足而強有言者。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崇古文訣》卷二七：法度之文，妙于開闔，可以觀世變。自歐曾以前，有此等議論，至二程則粹矣。《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一茅坤評：參之歐陽公所贈《楊寘琴說序》，不如遠甚。而其學問之旨，亦似有得者，錄之。

《叙盜》《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二茅坤評：前半篇按圖次盜情本末如畫，後半篇則又歸重于不惡刑之之意，此子固之文所以動合典刑也。而子固之讞獄詳悉處，亦可具見矣。

《唐論》《古文關鍵》卷下：此篇大意專說太宗精神處。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六茅坤評：文格似弱，而其議則正當。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南豐先生全集錄》儲欣評：較唐太宗之得失，而歎三代以後人生不復遇極治之時。雖然，自漢而來井田不可復畫，封建不可復行，先王所爲禮樂之具不可復講。信如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才，有治天下之效，雖法不古若，亦所謂千載一時也。說到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不可以得志於太宗之時，爲慨然太息者久之。

《六論》《宋史》卷三一九《曾鞏傳》：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

《講官議》《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六茅坤評：嚴緊而峻，必因當時伊川爭坐講，故有此議。　王遵岩曰：此文根據經訓，以爲掊擊之地，而措詞健，復存委曲，是絕好文字。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儲欣評：藥石之言。未審當日見之怒耶？喜耶？拒耶？受耶？爾時介甫位未高，曾、王之交方密，必子固力阻不從，而著議以解其惑者。《文鈔》評此議爲伊川發，余按伊川爭坐講在元祐朝，南豐以元豐六年不及見元祐之治以卒，弗合明矣。豈一坐講也介甫爭之於前，伊川又爭之於後乎？要當以南豐此議爲正。　《義門讀書記》卷四一：呂獻可彈王介甫十事，其三云：「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讀，非傳道

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眞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此議似亦爲介甫發。《後漢書・儒林傳》中侍講與入授不同，則講官遽以師道自處者誠過。但人君賜之坐以優之，亦崇儒之盛事。雖賜坐，而坐仍其侍之次，與詔于天子無北面者區以別矣，亦議禮所當詳也。文甚緊潔。（乃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此職業然耳，不可與強聒並，抑揚太過。（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坐雖未嘗爲尊師之禮，然挾書而講于禁中者，顧獨不得比于燕皆坐之禮乎？（未果有師禮也）結處與發端不合，如此則侍講之職舉當廢矣。

《爲人後議》 歐陽修《答曾舍人書》：辱示《爲人後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贊，而引經據古，明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人道之大，學者久廢而不講，縉紳士大夫安於習見，閭閻俚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方羣口誼譁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以要於久遠，謂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皆如來諭也。某亦有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嘗出也。閑居乏人寫錄，須相見，可揚榷而論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六茅坤評：引據最嚴密，蓋以濮園之後，故有此議。《義門讀書記》卷四一：此等文後惟子朱子能之。《文鑑》錄溫公之議而不載此文者，失之。（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汪云：「將言爲人後者不絕其父母之名，故先言禮之所以降其父母之服，與後世崇本親以位號之非禮，以見禮之於爲人後者，至恩大義已極其至，而不可以更有加也。」（「若當從所後者爲屬」至「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此一段最明辨，若但據「爲其父母報」句，則未有以解劉子翊其者因彼之辭之說，而趙瞻所謂辭窮直書之論爲是，固當從所後者爲屬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至「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至論。（「夫人道之於大宗」至「未有可廢其一者」）收得精神。（「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至「而爲人後之道盡矣」）昌黎、廬陵亦必不能發揮至此。《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儲欣評：詳核。更參歐陽《濮議》觀之，則中書之受誣益明。

《公族議》 《義門讀書記》卷四一：此爲荆公裁減宗室恩例而作，其推言親愛之心，可謂至矣。然公族之人，要當敎之有法，使其材皆可用而後與之祿。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豈可使之坐困天下之民，而漫無功德以報之，如明之宗室乎？」五叔無官，但不任以尊位，非無祿也。其自袒免而下，則直裁之以義矣。《記》曰：「親親之殺，以服屬爲等差，固先王之道也。」（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務立異論，而不顧其可言而不可行，此宋人之通病也。《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儲欣評：闢時人以服爲斷之說，而引古采地之傳及於無窮者以折之。當時減省宗祿之議，賢者不免，獨先生所議能如此，賢於人遠矣。

《救災議》 《古文關鍵》卷下：此一篇後面應得好，說利害體。《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曾鞏《救災議》，米百萬斛，錢五十萬貫爾，何至懇迫繁縷如此！若大議論，又將安出？豈其時議者眞庸奴耶？鞏文雖工，然此議及《鑒湖序》，乃文人之累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六茅坤評：子固大議，其剖析利害處最分明。《義門讀書記》卷四一：有實用文字。合漢、唐而一之。（「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二句）論事明析如此，乃非空言。（「雖有頹牆壞屋之尙可完者」七句）遵岩云：「不但文字好，于事情亦深切，漢時之文，亦不過如此。」《古文眉詮》卷七二浦起龍評：救居、食兩失者，必錢粟并給，最直捷要著也。論常法，將兩項對提對繳，亦無不可，而此文結體，前則挨次遞進，後則應變出奇，極運化從心之能事。

《唐論》 《義門讀書記》卷四一：峻潔。此等議論，自曾、王以前無人道來。（成康沒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起句中即付後意。

《洪範傳》 《義門讀書記》卷四一：曾氏平生得力於經在是，其言平正通達，有非漢以來俚儒之所及者，故蔡氏所采亦多。（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此歐陽子之說。（「然充人之材以至于其極者」四語）乃曾子所讀經而自得于心者也。

《彌陀閣記》、《答黃漢傑書》 《浩然齋雅談》卷上：前輩闢浮圖修崇之說甚衆，獨南豐之說最爲簡明。《彌陀閣記》有云：「無爲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至于虞祔練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劫化之辨，亦隨而進。」又《答黃漢傑書》云：「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有所主，其于異端，何暇及哉？後之儒者，無以導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無所主，將舍浮圖何適哉？」又云：「如使《周禮》尙行，朝夕朔月半薦新，啓柩祖遣有奠，虞卒哭祔小祥大祥禫有祭，日月時歲皆有禮以行之，哀情有

所洩，則必不暇曰七日、曰百日，曰周年，曰三年齋也。」然歐公《本論》亦有此意，云：「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廢闕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民矣。」

《擬峴臺記》 《崇古文訣》卷二七：狀物之妙非常人所及，自有撫州即有此風景，隱于前日，而顯于今者，以今日有臺而前日無臺也。臺成而景現，則此臺之勝，不言可知。 《趙氏鐵網珊瑚》卷五《虞邵庵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吳思道跋：南豐先生記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使他人屬筆，必更引羊叔子事，而先生終篇，但述風物游觀之勝，及夫裴使君簡靜之治而已。蓋衆人之所必言，乃先生之所不必言也。王文公詩，則終始引叔子以致美裴君，蓋賦詠之作與紀實不同，各一奇也。邵菴虞公並取而書之，厥有旨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五茅坤評：此記大略本柳宗元《訾家洲》、歐陽公《醉翁亭》等記來。 王遵岩曰：繁弦急管，促節會音，喧動嘈雜，若不知其宮商之所存，而度數齊自皦如，使聽者激竦，加以懽悅，此文之謂也。 《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九林紓評：此篇文氣極張，較平日曾文頗不相類，體近李華、杜牧，絕不近柳州。【略】此篇則一力奔瀉而下，幾於一發莫收，然工夫在用無數「也」字，爲之一駐。讀者先領其氣，當留意於其收煞處，則不至於奔突如不羈之馬。

《道山亭記》 《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九林紓評：子固之《道山亭記》頗有柳州風骨，蓋稍能凝斂，而融以古澤之筆。

《宜黃縣學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三茅坤評：子固記學，所論學之制與其所以成就人材處，非深于經術者不能，韓、歐、三蘇所不及處。 《義門讀書記》卷四二：宏肆。自漢氏以來，能爲如此之文者，不過五六人耳。然則與六經五子若是班乎？曰否，其規模具焉而已。聖賢之所以應乎世，不外于養其身者也。凡臨政治人之方，皆在格物致知之內，故可分小學、大學、小成、大成而以養其身，與無所不知、無施不可分爲學次第，則近似而微有所不合，所以爲曾、王之學也。（「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二句）「學其性」三字，意圓語滯。（「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二句）總上兩段。（「其動于視聽四支者」至「豈用力也哉」）此處渾淪言之，意味更厚。 《古文雅正》卷一一蔡世遠評：比《吉州》、《慈溪學記》更說得詳明親切，有學識，有筆力。此種文，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堪與《原道》并傳。曾文多本經術，議論亦平實，故朱子喜讀之。 《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六林紓評：宜黃一小邑，李令一小官，忽然興學于邑中，其作用甚偉，其思力甚高，其措施甚正，然成效又甚不可知。若把昌明聖學之責任加諸李君之身，言之太過，又屬不倫。顧題目如此之大，若不自冠冕堂皇出之，則起至「素所學問然也」止，將學之關係說得極懇切，要語在「使人人學其性」及「皆可以進於中」二語，則大綱已攬，自有極大之效驗。既將「學」字總提一段，然無教亦無以成學，復由「學」字生出「教」字。其下「俗成」、「材成」等語，則均「教」之效驗矣。「及三代衰」句則揭出不教無學之流弊，言皆切實。此時始提出皇宋之重學，然旋興旋廢，有學等于無學，而宜黃一縣「猶不能有學」。此一句爲李君興學之引子。以下敘庀材搆宇之事之易易，順便兜轉民之樂於興學。若在庸手，便說成宜黃一縣似一經立學，便成鄒、魯之風矣，天下那得有如此之便宜？文之妙處但作期望之辭，語語稱道其善，卻語語皆含活着「可考」、「可求」四字，分明是期望意，不是謂其實能如此。以下推學之所至，由身而家，由家而鄉鄰族黨止，不便推廣及于天下者，立言有體。若過獎李君，則區區一縣令之力，又素非道學大儒，不過能稍明政體而已，胡能遽挽天下之頹風？文立義高，及收束到本位，又極恰好。惜抱謂有渾雄博厚之氣，信然。

《筠州學記》 黃庭堅《書筠州學記後》：中書曾舍人作高安《學記》，極道世之所由廢興，論士大夫之師友淵源，常出於一世豪傑之士，至於長育人材而成就之，則在當塗之君子。其言有開塞，世可以爲法戒。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三茅坤評：不如《宜黃記》所見之深，而其行文亦屬作者之旨。 《古文辭類纂》卷五六姚鼐按：《宜黃》、《筠州》二記，論學之指皆精甚。然《宜黃記》隨筆曲注，而渾雄博厚之氣鬱然紙上，故最爲曾文之盛者。《筠州記》體勢方幅，而氣脈亦稍弱矣。

《禿禿記》 《隱居通議》卷一四：公之文源流經術，議論正大，然《禿禿記》則實自《史》、《漢》中來也。此記筆力高妙，文有法度，而世之知者蓋鮮。予獨喜之不厭。昔嘗交蜀中士大夫，其論與予合。一日，與范忠文家子弟評文，誦此記甚習，且云蜀文士多誦之。余因歎西州之士猶能知曾文之所以妙，而生南豐之鄉者口耳乃未嘗及，可不愧邪。讀書無眼目，何名爲士？

《分寧縣雲峰院記》 《義門讀書記》卷四二：一篇俱在分寧縣土俗之不善立論，然但訐其非，而不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則尚未合于君子忠厚之至也。

此篇本柳子激贊梁邱據之意。（「吾聞道常氣質優然」至「未敢必也」）宜云：「道常學佛之說，猶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如此，況導之以先王之敎，有不盡變其故俗，向善樂義，歸于敦龐仁厚者哉？」方得大體。

《**仙都觀三門記**》《義門讀書記》卷四二：筆力高而非記事正體。

《**醒心亭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五茅坤評：未盡子固之長，然亦有典刑處。《義門讀書記》卷四二：其言之非諛且妄，故後半但覺清新。後之人則不可以率爾畫虎也。（「則必即豐樂而飲」三句）提破名亭之意。醒心無可記，故但即豐樂而推言之，叙題只此數語。（「若公之賢」二句）因亭名取諸韓子之詩，即推言公之賢，韓子以來所僅有，此文章血脈相通，頭緒不錯雜處。（而鞏也又得以文詞託名于公文之次）收得密，并自爲記一層皆到。此亦從韓子「名列三王之後，有榮耀焉」之語翻出，蓋子固亦自信爲韓子之代興也。雖然，可謂不讓矣。自言之不若，待後之人徐論定之。

《**墨池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四茅坤評：看他小小題，結構卻遠而正。《義門讀書記》卷四二：能與學兩層到底，因其地爲州學舍而求文記之者即敎授，故推而論之，非若今人腔子之文也。（羲之之書晚乃善）上叙過墨池，以下發論。（況欲深造道德者耶）脫出正意。（今爲州學舍）此句一篇眼目。（「豈愛人之善」三句）順頂「恐其不章」。（其亦欲推其善以勉學者耶）句倒應「爲州學舍」。（「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二句）足勉學者意。此篇如放筆數千言，即無味矣。詞高旨遠，後人無此雄厚。《古文眉詮》卷七二浦起龍評：池爲績學之證，學舍爲聚學之地，敎授爲董學之人，面面關通，故切。徒曰小中見大，直捫鑰揣形耳。

《**瀛州興造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三茅坤評：刀尺不踰。

《**洪州新建廳壁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三茅坤評：覽此則知爲縣者所甚難。

《**齊州二堂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三茅坤評：辨證的確，得太守體。《古文眉詮》卷七二浦起龍評：起十一字，山川、使館雙領。（「因考其山川」至「故名之曰歷山之堂」）下二段皆考山川。此段歷山爲主。歷山，其一堂之名也。全段總對「在河東」三字辯之。河東，謂雍河之東，距雷澤諸地千餘里，俱以證歷山在河東之謬也。（「按圖泰山之北」至「名之曰濼源之堂」）此段以濼爲主，實以趵突爲濼之主，又一堂之名也。（「夫理使客之館」至末）理使館，辨山川，應首雙收，歸納太守，有體。理使館，辨山川，皆太守事。約指具首尾數言，其通幅圖經考異，即是二堂釋名，能令浮游鹵莽以爲能者立窮也。

《**廣德湖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三茅坤評：本末纖悉，得記事法，纔是有用文字。不如《鑑湖圖序》更妙。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三茅坤評：千年鄢水本末如掌，而通篇措注，一一有法。王遵岩曰：《二堂》及此記皆絕佳。

《**徐孺子祠堂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四茅坤評：推漢之以亡爲存，歸功于孺子輩，論有本末。唐荆川曰：此篇三段，第一段叙黨錮諸賢及孺子事，第二段比論二事，第三段叙作亭。

《**閬州張侯廟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四茅坤評：覽前大半篇，曾公似薄張侯，有不必祀之意。其所按經典以相折衷處，雖有本領，而予之意竊以張侯方其與關壽亭佐昭烈，百戰以立帝業于蜀，《祭法》所謂「以勞定國則祀之」者也。恐須按此言爲正。姑錄而存之，以見子固自是一家言處。

《**尹公亭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四茅坤評：蘊思鑄詞，動中經緯。

《**歸老橋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四茅坤評：文有古詩人風刺之義，錄之。

《**越州趙公救災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四茅坤評：趙公救災，絲理髮櫛，無一遺漏。而曾公之記其事，亦絲理髮櫛，而無一不入機杼，及其髻總。救災者熟讀此文，則于地方之流亡如掌股間矣。《古文眉詮》卷七二浦起龍評：竟是一通災賑遺規。法旋致而立效，文歷劫而不刊。獨措處米石之方，當有隨時制宜之用耳。荒政非學者分外事也，精而明之，存乎其人，幸留意無忽。《古文雅正》卷一一蔡世遠評：絕大經濟，得大手筆叙之，更可法可傳。是時救荒美政，推趙公之在越州，富公之在青州。有心斯民者，所宜核考而健記之。

《**飲歸亭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四茅坤評：渾雄中並見典刑。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崇古文訣》卷二七：議論正，筆力高，簡而有法，質而不理。《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四茅坤評：魯公之臨大節而不可奪處凡四五，而曾公之文亦足以畫一而點綴之，令人讀之而泫然涕洟，不能

自己。　唐荆川曰：此文三段，第一段叙事，第二段議論，第三段叙立祠之事。叙事議論處，皆以捍賊忤奸分作兩項，而混成一片，絕無痕迹。此是可法處。　歐陽公于王彥章之忠則略之，而獨言其善出奇。曾子固于顏魯公之捍賊則略之，而獨言忤奸而不悔，此是文之微顯闡幽處。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儲欣評：不以一死重公，而重公之每起輒仆，卒不自悔，可爲定論。柳河東狀段太尉亦然，不以奮起笏擊賢太尉，而賢太尉之素所樹立，皆具眼也，皆定論也。　《古文眉詮》卷七二浦起龍評：（「自此至公沒」至「非孔子所謂仁者歟」）此段乃論主。用滾筆洗刷連斥，著眼在不自悔，闡出百折不回眞氣節，正是篤信守死眞本領也，最精采。　（「今天子至和三年」至末）叙作祠。又就作祠詠歎，即以收挽顏公。　作顏公文，大書末後一死，千手皆然。此獨冒上一蹬，就其連斥不悔，抉出信道守死精神，則隕首賊庭，乃不類一時小諒。讀書尚論，眼高識高。　《古文雅正》卷一一蔡世遠評：魯公歷事四朝，丹心浩氣，九死不移。子固直以堂正之旗陣發之，震耀聳動，故曰至文。

《清心亭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五茅坤評：此記與《醒心亭記》，所謂說理之文，子固于諸家尤擅所長。　唐荆川曰：程、朱以前，此等議論亦少。

《學舍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五：王遵岩曰：此亦是先生獨出一體，在韓、歐未有。然大意亦自《醉翁亭》、《眞州東園》二篇體中變出，又自不同也。

《南軒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五茅坤評：子固所自爲學，具見篇中矣。　王遵岩曰：《學舍》、《南軒》二記，與《筠州》、《宜黃》兩學記，皆謂之大文字矣。　《古文眉詮》卷七二浦起龍評：通篇不出隨遇探書力行等意。洒洒長片，逐檄轉節，無可乙處。屈曲離合，看許多虛字拗斡。　安遇學古，歸於順天，一篇大指也。生硬摺疊排垛，惟子固能。南豐集中僅有之文。

《鵝湖院佛殿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五茅坤評：公爲記佛殿而卻本佛殿之所以獨得劫民與國之財以自侈，亦是不肯放倒自家面目處。

《分寧縣雲峰院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五茅坤評：于雲峰院無涉，而意甚奇。

《雜識》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曾鞏雜識孫甫、狄青事，又記余靖、高居簡事，大抵於當時所謂善人君子多不與，不知其意欲以何爲？狄青拔自卒伍，爲執政矣，能勝儂智高，適當爾，而鞏稱之勤勤，且盡排孫沔諸人。滕宗諒以過用公使錢爲罪，朝廷議罰，意有輕重，調和歸中，亦常理也，孫甫何遽憂憤至欲去諫列，而鞏遂以爲能「不黨而知過」，獨於甫是賢乎？鞏不附王安石，流落外補，汲汲自納於人主，其詞皆諂而哀；及叙漢高帝十不及神宗以爲《優劣論》，非史家體；行韓維詞忤上意坐罰金，雖非其罪，要之鞏文與識皆未達於大道，而自許無敵，後生隨和，亦於學有害。　《隱居通議》卷一四：《南豐續稿》有雜識二、三兵事，多放《史》、《漢》文，可觀，《宋史備要》多采用之。

《潛直閣銘》　《東坡文談錄》：又問「《潛直閣銘》好」？曰：「這般閒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疏漏甚多。」

《伏波廟碑》　《東坡文談錄》：「《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楊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伏波》、《峻靈王》）筆健。」曰：「然。」

《洪渥傳》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五茅坤評：有深意，有法度。

《峻靈王廟碑》　《東坡文談錄》：《峻靈王廟碑》無見識。

《蘇明允哀詞》　林之奇《記聞》上：曾子固《老蘇哀詞》云：「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見之小，微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最形容得妙處出。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六茅坤評：叙明允生平，亦儘有生色可觀。

《秋宴樂語》　《耆舊續聞》卷五：曾南豐爲南宮舍人，時相令撰《秋宴樂語》，因問坐客曰：「霜始降而百工休，可對甚語？」久之，坐客云：「若無全句可偶，當劈破用。」曾於是云：「始降霜而休百工，正得秋而成萬寶。」坐客稱誦。既而文成，頌聖德一聯云：「惟天爲大，蕩蕩乎無能名焉；如日之升，皜皜乎不可尙已。」坐客皆擊節賞之。

《隆平集》　《越縵堂讀書記》三《隆平集》：自來文章家推歐、曾二公有史材。歐公《五代史》及《唐書》，人已議其疏略；若南豐《隆平集》所載北宋五朝事，尤一意主簡，至於諸帝，僅述其世次年歲，而另列名類以紀其事。雖落小樣，然可爲本朝臣子書美不書惡之法。

《**荔枝**》《墨莊漫錄》卷四：「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滿奩。解笑詩人誇博物，祇知紅果味酸甜。」曾子固《荔枝》詩也。白樂天《荔枝》詩曰：「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子美詩云：「紅顆甜酸祇自知。」故前詩譏二公也。

《**上元**》《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兩《上元》詩止是一意。「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豈不能詩者乎？非精于詩者，不到此也。「人倚朱欄送目勞」，併上句看，乃見其妙：謂遊冶屬意者，不勝其注想，而恨夫夜之短也。　紀昀評：三句拙。　馮班評：第二句宋氣。《義門讀書記》卷四〇：「人近朱闌送目勞」，子固亦爲是語耶？

《**錢塘上元夜祥符寺陪咨臣郎中丈燕席**》《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馮班評：「玉人」句太平熟。　紀昀評：次句四字湊。

《**寄顧子敦**》《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一氣盤旋，自然入妙。

《**冬望**》《義門讀書記》卷四〇：學韓亦兼有似太白處。

《**南源莊**》《義門讀書記》卷四〇：發端獨妙。《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見得透，放得下，故能隨遇達觀。內熱者細味之，如飲甘露。

《**論交**》《義門讀書記》卷四〇：孫仲益云此詩指呂惠卿，恐不然。

《**兵間**》《義門讀書記》卷四〇：孫云此詩指徐禧。

《**寄孫之翰**》《義門讀書記》卷四〇：甫嘗因地震極論後宮，又劾宰相陳執中。

《**豪傑**》《義門讀書記》卷四〇：詩若此，復何味。

《**山檻小飲**》《義門讀書記》卷四〇：造句極似韓。

《**上翁嶺**》《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時見崖下雨，多從衣上雲。」十字王、孟不過也。

《**雜詩四首**》《義門讀書記》卷四〇：第二首似指王元澤。

《**寫懷二首**》《義門讀書記》卷四〇：第二首言身雖局促，意則空闊也。

《**靖安幽谷亭**》《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愔愔謀謨消，汩汩氣象孱」，二語可痛。

《**喜寒**》《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此等詩正嫌其有造作之勞。歐陽公謂：「孟、韓文雖佳，不必效之，取其自然耳。」學詩何獨不然。　此是閩中所作，但發端不醒。

《**詠史二首**》《義門讀書記》卷四〇：「用心豈必殊」，此語好理固如此，不專爲子雲護短。論人惟平乃允也。

《**詠雪**》《義門讀書記》卷四〇：「蛟龍岌起抱巒崗，江海橫奔控阡陌」，語奇而意微暗。

《**上人**》《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昌黎足三及宰相之門，南豐亦有此等詩在集中，可歎。

《**謝章伯益惠硯**》《義門讀書記》卷四〇：太迂遠。

《**送陳商學士**》《義門讀書記》卷四〇：生新之語，雜子瞻集中，不能辨其爲兩手。

《**雪詠**》《義門讀書記》卷四〇：亦終不出前人範圍。（廚煙或中鑱，裏表仍孤擎）極搜剔。（蒼蒼不可問）轉筆好。（「萬物去復冒」四句）極似韓。

《**山茶花**》《義門讀書記》卷四〇：終是沒意思。

《**丁亥三月十五日**》《義門讀書記》卷四〇：「丁」作「辛」。按丁亥乃慶曆七年，是時公尚少，恐筆力未能至是。若大觀元年之丁亥，則公沒已久矣。玩末二句，似指熙寧用事之人，意者作于熙寧四年辛亥，訛「辛」爲「丁」也。又按，王介甫《曾易占墓誌》，易占以慶曆丁亥卒于南京，時公方侍疾，而詩中云「臨川城中三月雨」，則丁亥之爲誤尤明矣。　此詩前半亦水深雪雰之意。

《**遊瑯琊山**》《義門讀書記》卷四〇：後半無味。

《**慧覺方丈**》《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惡詩。

《**秋懷**》《義門讀書記》卷四〇：太訐直。

《**菊花**》《義門讀書記》卷四〇：孤淡。

《**答石秀才月下**》《義門讀書記》卷四〇：結處意弱。

《**尹師魯**》《義門讀書記》卷四〇：一本上有「哭」字。觀此則師魯尚當在歐公之右，南豐先生固不妄許與人也。

《**庭木**》《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此篇所指豈陳執中之流歟？篇中頗有似昌黎《病鴟》詩。

《**邊將**》《義門讀書記》卷四〇：何減永貞豐陵。

《**山水屏**》《義門讀書記》卷四〇：「盤石空」原暗用呂、傅事，無迹。即爲溪岩耕釣伏脈。

《**九月九日**》《義門讀書記》卷四〇：句句可人，但只有一層耳。

《送宣州杜都官》《義門讀書記》卷四〇：「篇什高吟鳳凰下」，此句乃用牧之「天外鳳凰誰得髓」也。

《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黃氏日鈔》卷六三：《麻姑山送南城羅尉》詩，可與歐公《廬山高》爲對。《困學紀聞》卷一八：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仿《廬山高》而不逮，絕唱寡和也。《義門讀書記》卷四〇：不減《廬山高》。

《明妃曲二首》《義門讀書記》卷四〇：二篇卻參以齊、梁風調。此擬老杜《負薪》最能。大抵南豐詩不能細潤，祇緣直以李、杜、韓三家爲法，六朝略不留意故耳。「皎皎丹心欲誰語」，句不類。一句之壞，尤在「丹」字。「黃雲寒路鄉國遠」二句，《十八拍》中所少。（蛾眉絕世不可尋）直自比久棄外郡耳。　按：曾子固詩過於古直，此篇乃殊委婉曲折。

《七月十四日韓持國直廬同觀山海經》《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此篇亦《簡兮》詩人之意，而尤蘊藉。

《合醬作》《義門讀書記》卷四〇：觀此篇，即今之所謂醬，與《禮》異矣。「膾食」句亦是相沿用之，蓋食魚膾用芥醬，恐非此醬也。　大約古人所謂鹽豉，即今之食醬。

《遊金山寺作》《義門讀書記》卷四〇：「遠挹蜀浪來」四語，四面做倒，方是金山。

《南湖行二首》《義門讀書記》卷四〇：變調。

《芙蓉臺》《義門讀書記》卷四〇：尖新之句，直似李長吉。

《高陽池》《義門讀書記》卷四〇：公之遠謗如此。

《劉景升祠》《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此歎時相不知收公爲助也。

《曉出》《義門讀書記》卷四〇：「衛青異日須天幸」，「天幸」本王摩詰詩，非誤使也。

《和貢甫送元考不至》《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按：公古詩止第五卷，此卷中五言頓有優柔之韻，蓋初年止於學韓，至此頗窺小謝之藩也。

《郊祀慶成詩》《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欲知精意答」，此句轉。

《照影亭》《義門讀書記》卷四〇：「不欺毫髮公雖有」二語，得比興之意。

《晚望》《義門讀書記》卷四〇：「鄭袖風流今已盡」二語，歎神宗不邇聲色，勵精圖治，而所任非賢，身遭放棄也。

《胡太傅挽詞二首》《義門讀書記》卷四〇：前篇雖劉、白何以過。

《閒行》《義門讀書記》卷四〇：「風出青山送水來」，佳句。

《送任逵度支監嵩山崇福宮》《義門讀書記》卷四〇：長篇詩穩切有氣，後山輩正不能到。

《和孔教授》《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敢將顏色在蜚鴻」，雖切孔君，然亦太腐。

《喜雪》二《義門讀書記》卷四〇：「英華傾月窟，光氣瀉天潢」，名句。

《郡齋即事》一《義門讀書記》卷四〇：「瞷氏宿奸投海外，伏生新學始山東」，恰使濟南兩故事。

《寄致仕歐陽少師》《義門讀書記》卷四〇：（「龍卧傾時望」四句）語有體。　通幅似劉、白。

《冬夜即事》《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月淡千門露淞寒」，露音夢，淞音送。此句非親見不知其佳。予在保陽蓋屢見之，土人謂之樹掛，其樹稼之訛乎？

《和陳郎中》《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明月幾人非按劍」，直率無味。

《閱武堂》《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方是太平之閱武，詩意極高。

《環波亭》《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五六更以山色襯出波聲，愈添景致。

《義門讀書記》卷四〇：不減元九。

《仁風廳》《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此種今人苦不能到。

《閱武堂下新渠》《義門讀書記》卷四〇：「不憂待月供詩筆」，「供」一作「乾」，「乾」字佳，方是新渠詩也。二語似張文昌。

《凝香齋》《義門讀書記》卷四〇：三四仍帶感慨而無迹。

《百花臺》《義門讀書記》卷四〇：第四醒出夾岸皆花，自妙。

《詠柳》《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此必指熙寧少年喜事之徒。

《孔教授張法曹以曾論薦特示長箋》《義門讀書記》卷四〇：三四一切孔、一切張。

《人情》《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此亦爲介甫而發。

《戲書》《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次連僅勝「農夫背上書軍號，賈客船頭插軍旗」矣。收處語太質。

《**水西亭書事**》《義門讀書記》卷四〇：一結妙。

《**趵突泉**》《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曾成齊魯封疆會」，句拙。

《**金線泉**》《義門讀書記》卷四〇：「雲依美藻爭成縷」，線字刻畫。

《**甘露寺金景樓**》《義門讀書記》卷四〇：三四語自佳。

《**送程殿丞還朝**》《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次連未爲佳句，而當年喜之。

《**贈張伯常之郢**》《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更味陽春白雪篇」，語切，故不嫌陳。

《**和張伯常自郢中**》《義門讀書記》卷四〇：三四平語自佳。

《**陳君式恭軒**》《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次連不如腹連佳。

《**以白山茶寄吳仲庶見貺佳篇依韻和酬**》《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欲分芳種更無因」，「更」作「恨」，落句用梅事，須點破爲佳。

《**遊東山示客**》《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柳黃微破日邊風」，「日邊風」三字有化工。

《**昇山靈巖寺**》《義門讀書記》卷四〇：「獨闕金版驚人語」，公作遊佛山詩，皆以仙山事發之，非獨不信奉其法，亦緣本謂之金仙，不是杜撰作此語也。

《**城南二首**》《義門讀書記》卷四〇：第二首自訴窮途也。

《**王虞部惠佳篇叙述云云**》《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更悟知他友最賢」，「知」作「之」，似用孟子尹公佗取友語，可謂拙矣。

《**北歸三首**》《義門讀書記》卷四〇：頗似夢得。

《**雪（亳州）**》《義門讀書記》卷四〇：有爲言之。水深雪雰爲小人，故韓、曾皆作風刺體。

傳記

林希《曾公墓誌銘并序》 公曾氏，諱鞏，字子固。【略】祖諱致堯，太宗、眞宗時上書言天下事，嘗見選用，仕至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文忠歐陽公爲銘其墓碑。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公生而警敏，讀書過目輒誦。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日草數千言。始冠，遊太學，歐陽公一見其文而奇之。公於經，微言奧旨，多所自得。一不蔽於俗學，隨問講解，以開學者之惑。其議論古今治亂得失賢不肖，必考諸道，不少貶以合世。其爲文章，句非一律，雖開合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自韓愈氏以來，作者莫能過也。由慶曆至嘉祐初，公之聲名在天下二十餘年，雖窮閻絕微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誦，惟恐不及，謂公在朝廷久矣，而公方以鄉貢中進士第，爲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爲英宗實錄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略】徙知齊州。【略】徙襄州。【略】又徙洪州。【略】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章服。【略】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略】數月徙亳州，亳亦多盜，公治之如在齊時。公素慨然有志於天下事，仕既晚，其大者未及試，而外更六州皆劇處，然公爲之無難。始至，必先去民所甚患者，然後理頹弊，正風俗。凡所措畫，皆曲折就繩墨。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與屬縣爲期會，以省追呼，皆有法，終其去州，未嘗有一人至田里者。故所至有惠愛，既去，民思之不已，所爲法後終不可改。寮屬聞公名，始皆嚴憚之，久而察公廉平無私，又未嘗有所按擿，卒皆愧服。福州無職田，州宅歲收菜錢常三四十萬，公獨不取，以佐公錢，後至者亦不敢取。平居推誠待物，坦然無疑，於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亦不悔。自其求補外凡十二年，而不悅公者屢欲有以擠之。然公奉法循理，終莫能中傷。賴天子聖明，察公賢，欲召用者數矣。元豐三年，徙知滄州，過都，召見勞問久之，留勾當三班院。公亦感激奮勵，思有所自效。數對便殿，其所言，上每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當。」上曰：「此用卿之漸爾。」因諭公，使自擇其屬。公薦邢恕，以爲史館檢討。五年四月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紫章服，始受命，促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上數稱其典雅，天下翕然傳之。皇子延安郡王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上特以屬公。九月遭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公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授朝散郎。【略】以七年六月丁酉葬公南豐從周鄉之源頭。公於取舍去就必應禮義，未始有所阿附。治平中，大臣嘗議典禮，而言事者多異論，歐陽公方執政，患之。公著議一篇，據經以斷衆惑，雖親戚莫知也。後十餘

年，歐陽公退老于家，始出而示之，歐陽公謝曰：「此吾昔者願見而不可得者也。」【略】平生論事甚多，與夫所下條教可以爲世法者，不可悉著。公少事光祿，家甚貧，奔走四方以致養。既孤，奉太夫人孝，鞠其四弟九妹，友愛甚篤，宦學婚嫁，一出公力。公既以文章名天下，其弟牟、宰、布、肇又繼中進士科，布嘗任翰林學士，肇以選爲尚書吏部郎中，與公同時在館閣，世言名家者推曾氏。公方遭時得君，未及有爲，而不幸以歿。士大夫爲之相吊，公之盛德，抑復有以遺于後乎！嗚呼，曾氏其顯矣！銘曰：曾氏在南，三世有聞。維祖維考，始亨復屯。畜厚潛深，儒學之門。迨公之興，益顯於文。奮躬力行，道義之存。公自布衣，譽望四出。既位於朝，其剛不屈。公久於外，或留或徙。誰其知之？惟聖天子。天子曰咨，予惟汝賢。典予史事，五聖之傳。公拜稽首：臣敢不勉？肇新有官，左右愼選。於時中書，命令所在。帝曰往哉，予言汝代。凡百執事，分屬列職。肅然盈庭，俯聽訓敕。靖共夙夜，以出謀猷。四方鼓舞，天子之休。昔蔵父子，見稱仲尼。淵源有來，公則承之。矧公親逢，聖人之時。帝察其忠，從容眷睞。赫然榮名，受祉未艾。奄以艱去，訃聞何亟。搢紳咨嗟，相顧失色。有存者言，有遺者直。惟兹之銘，是謂不沒。

曾肇《子固先生行狀》（存目）

韓維《曾公神道碑》（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八《曾鞏傳》（存目）

楊希閔《曾文定公年譜》（存目）

姚範《南豐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歐陽修《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絫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愛惜，若取捨非己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嗚呼！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邪？曾生稾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

曾鞏《謝中書舍人表》 伏承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者。甫上程篇，遽塵寵任，載惟遭遇，倍集兢慚。【略】臣素堅好古之誠，粗識愛君之義。既抗顏而就列，敢恕己以懷私？謹當尋繹舊聞，用闡揚於名命，激昂懦志，庶補助於謀猷。

又《齊州謝到任表》 伏奉敕命，就差知齊州軍州事，已于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顧以諸生，備兹煩使，據非其所，懼不克堪。中謝。伏念臣素乏他長，偶知好學。議先王之制作，嘗究本源；論夫子之文章，頗探閫奧。歷仕聖君于三世，與游儒館者十年。不知苟曲以取容，但信樸愚而自守。比緣私計，請貳外藩。嗟疾病之餘生，困米鹽之細務，方指期於歲滿，將垂翼於故棲。遽此外遷，處之劇郡。【略】敢不無忘夙夜，勉盡疲駑。

又《襄州到任謝表》 伏奉敕命，就差權知襄州，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略】伏念臣素堅向學之心，幸遇好文之主，備名儒館十有三年。然而三易外邦，五回星歲。【略】臣昨治濟南，最爲煩劇。野有羣行之盜，里多武斷之豪。馴致肅清，始熄凶殘之害；自強柔懦，頗殫竭蹷之勞。今者獲就安閒，少休疲鈍。

又《洪州謝到任表》 伏奉敕命，就差臣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已于今月二十四日到任上訖。【略】伏念臣志雖擇善，材不過人。玩思詩書，無出倫之異見；遊心翰墨，多涉俗之塵言。【略】兹緣私請，得假善藩。惟八換於歲期，已四臨於外服。幸遇非常之主，未奉燕閒；實當難得之時，獨無稱效。儻獲伸於肝膈，冀少益於毫分。

又《福州謝到任表》 伏奉敕命，授臣守本官直龍圖閣，就差權知福州，

已于今月初九日到任上訖。【略】惟皓首之慈闈，抱累年之宿疹，牽衣辭訣，泣涕分馳。計音信之往來，殆將萬里；阻晨昏之定省，各在一涯。足感動於人情，況親逢於孝治。草茅弱質，素依及物之仁；犬馬微誠，終冀因心之恕。

又《明州謝到任表》 臣於去年十二月，於江寧軍準福州公文送到敕牒一道，就差臣權知明州。當月十八日，於眞州據進奏官狀準中書孔目房帖子，臣乞迎侍老母赴任不行，已於今年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略】再念臣比更遠守，久去偏親，出自推恩，幸茲易地。環走已臨於新部，相望猶邇於舊封。仰睎天日之光，未親戶牖；俯計晨昏之戀，尙隔庭闈。眇是羈單，了無黨助。每益堅於己志，獨有待於主知。

又《亳州謝到任表》 伏奉敕命，就差權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比從閩粵，中易句章。益起堅城，以強表海之勢；閎開列館，以待來廷之賓。皆承規畫之餘，方始經營之緒。程工省費，俾無靡敝之材；計力與庸，俾無發召之役。以至屬材能而董事，分什伍以庀徒，已略具於科條，可粗施於士吏。身方督作，匪懈於服勞；法有避親，遽蒙於易地。竊陪京之寵寄，申將母之微情，輒冒恩榮，何堪報稱。

又《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歲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幷。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於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逾五湖，幷封禹，會稽之山，出於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湞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略】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粗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於夫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雕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幷，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而嗟也。

又《南軒記》 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託遠，山鑱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曆法，星官，樂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略】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五 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戶，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公、王荆公諸名士共稱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顧，間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閣，其爲之記。」子固凡謄稿六七，終不當伯玉之意，則爲子固曰：「吾自爲之。」其書於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子固始大畏服，益自勵於學矣。

《揮麈後錄》卷六 曾密公諱易占，字不疑，【略】□信州玉山令，有過客楊南仲，文采可喜，氣概頗相投，公厚贐其行。會與郡將錢仙芝不叶，捃摭公以客所受爲賄。公引伏受垢，不復自辯，竟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便，將訴其事於朝，行次南都而卒。時公子南豐先生固已名重於世，適留京師，而杜祁公以故相居宋，自來逆旅，爲辦後事。公既不偶以卒，再娶朱夫人年未三十，無以自存，領諸孤歸里中。南豐昆弟六人，久益寥落。與長弟曄應舉，每不利於春官。里人有不相悅者，爲詩以嘲之曰：「三年一度舉場開，落殺曾家兩秀才。有似檐間雙燕子，一雙飛去一雙來。」南豐不以介意，力敎諸弟不怠。嘉祐初，與長弟及次弟(牟)、文肅公、妹壻王補之(無咎)、王彥深(幾)一門六人，俱列鄉薦。既將入都赴省試，子壻拜別朱夫人於堂下，夫人歎曰：「是中得一人登名，吾無憾矣。」榜出唱第，皆在上列，無有遺者。

《容齋三筆》卷四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眞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爲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

《書舊續聞》卷二 陳無己，少有譽。曾子固過徐，徐守孫莘老薦無己往見，贄甚富。子固無一語。無己甚慚，訴於莘老。【略】子固云：「且讀《史記》數年。」子固自明守亳，無己走泗州，間攜文謁之，甚歡。曰：「讀《史記》有味乎？」故無己於文，以子固爲師。

《餘師錄》卷四 秦會之《示孫》：曾南豐辟陳無己，邢和叔爲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初呈稿，無己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又微聲數稱亂道。邢尙氣，跽以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詞自有律令，一不當，即是亂道。請公讀，試爲公檃括。」邢急讀至有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復讀，南豐應口以書，略不經意。既畢，授歸就編。歸閱數十過，終不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鍵，以文章軒輊諸公間。

《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　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

《帶經堂詩話》卷一四　曾子固曾通判吾州，愛其山水，賦詠最多，鮑山、鵲山、華不注山皆有詩，而于西湖尤惓惓焉，如鵲山亭、環波亭、芍藥廳、水香亭、靜化堂、仁風廳、凝香齋、北渚亭、歷山堂、濼源堂、閱武堂、下新渠、舜泉、趵突泉、金絲泉、北池、郡樓、郡齋，皆有作。及遷知襄州，尤不能忘情，離齊州後云：「千里相隨是明月，水西亭上一般明。」又：「文犀剡剡穿林笋，翠靨田田出水荷。正是西湖消暑日，郤將離恨寄煙波。」「將家須向習池遊，難忘西湖十頃秋。從此七橋（明湖上有七橋）風與月，夢魂長到木蘭舟。」「荷氣夜涼生枕蓆，水聲秋醉入簾幃。一帆千里空回首，寂寞船窗祇自知。」「西湖一曲舞《霓裳》，勸客花前白玉觴。誰對七橋今夜月，有情千里莫相忘。」按明湖一名濯纓，一名蓮子，今俗稱北湖，而子固謂之西湖，以在城中西北隅也，當從之。

作品本事

曾鞏《齊州雜詩序》　齊故爲文學之國【略】余之疲駑來爲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嶢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縱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間爲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於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幷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丑序。

蘇軾《與曾子固》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逮事祖父，祖父之沒，軾年十二矣，尚能記憶其爲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爲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閱家中舊書，見先君子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爲行狀未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即其遺書，粗加整齊爲行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幸諾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墨莊漫錄》卷四　東北冬月寒甚，夜氣塞空，如霧着於林木，凝結如珠玉，旦起視之，眞薄雪也。見日乃消釋，因風飄落，齊魯人謂之「霧淞」。諺云：「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瓮。」蓋歲穰之兆也。曾子固之齊州，有《冬夜》詩云：「香清一榻氍毹暖，月淡千門霧淞寒。」又有《霧淞》詩云：「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淞開花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籠松。」蓋謂是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臨川郡學，在州治之東，城隅之上。其門庭之間有池，深而不廣，而旱暵不竭，世傳以爲王右軍之墨池。每當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如潑，出于水面，則次春郡人必有登第者。荆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詩云：「爲我聊尋逸少池。」曾子固嘗爲之記。

又卷一五　《澠水燕談》云：齊州城西張意諫議園亭有金線泉。石甃方池，廣袤丈餘。泉亂發其下，東注城濠中，澄澈見底。池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以油滴一隅，則線紋遠去；或以紋亂之，則線輒不見，水止如故。天陰亦不見。齊爲東方名郡，而張氏濟南盛族，園池乃郡之勝遊。泉之出百年矣，士大夫過濟南至泉上者不可勝數，而無能究其所以然，亦無一人題詠者。獨蘇子瞻有詩曰：「槍旗攜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奇。」余讀曾南豐集，有《金線泉》詩云：「玉甃常浮顯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略】。」蓋南豐元豐間嘗守齊州所作者，此《澠水燕談》所未見也。

《容齋四筆》卷四　元豐中，曾鞏判三班院（今侍右也），上疏言：「國朝景德墾田百七十萬頃，官萬員。皇祐二百二十五萬頃，官二萬員。治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員。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者幾七百人，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其止。則用財之端，入官之門，當令有司講求其故，使天下之入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餘十年之蓄矣。」是時，海內全盛，倉庫多有樁積，猶有此懼。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　曾子固初與介甫極厚善。入館後，出倅會稽令。集中有詩云：「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必是曾諫介甫來，介甫不樂，故其

當國不曾引用。

著錄

曾肇《子固先生行狀》 既沒，集其稿爲《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外集》十卷。

林希《曾公墓誌銘》 所著《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外集》十卷。【略】爲《金石錄》又五百卷。

韓維《曾公神道碑》 公平生無所好，唯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讎定。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既沒，集其遺稿爲《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外集》十卷。

王震《南豐先生文集序》 客有得其新舊所著而哀錄之者，予因書其篇首云。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曾子固集》三十卷，又《雜文》十五卷。

《東都事略》卷四八《曾鞏傳》 有文集曰《元豐類稿》五十卷，《外集》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元豐類稿》五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曾子固《元豐類稿》，又《續稿》。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四十卷、年譜一卷，中書舍人南豐曾鞏子固撰，王震爲之序。年譜，朱熹所輯也。按：韓持國爲鞏《神道碑》，稱《類稿》五十卷，《續》四十卷，《外集》十卷，本傳同之。及朱公爲譜時，《類稿》之外，但有《別集》六卷，以爲散逸者五十卷，而《別集》所存其什一也。開禧乙丑，建昌趙汝礪、丞陳東得於其族孫濰者，校而刊之，因碑傳之舊，定著爲四十卷。然所謂《外集》者，又不知何當，則四十卷亦未必合其舊也。

丁思敬《元大德刊本元豐類稿後序》 公餘進學官諸生訪舊本，謂前邑令黃斗齋嘗繡諸梓，後以兵燬。夫以先生文獻之邦，而文竟無傳，後守烏得辭其責。乃致書雲礽留畊公，得所刻善本，亟捐俸倡僚屬及寓公、士友協力鳩工，摹而新之，逾年而後成，其用心亦勤矣。後必有不汲汲於它務者，憫其勤而壽其傳，斯無負雪樓先生品題云。大德甲辰良月，東平丁思敬拜手書于卷尾。

劉壎《與丹徒陳教諭書・內幅》 南豐文集曰《元豐類稿》，郡守新刊甚整，謾知。

《文淵閣書目》卷九 《曾南豐文集》一部十二冊，完全。

姜洪《正統重刊元豐類稿序》 洪家食時，嘗睹先生《元豐類稿》於邑之元氏，欲手鈔之而未暇，及期則已爲有力者所取去矣。其後宦游京師，閱館閣，雖有此書目，而其帙皆留玩於他所。因又竊歎不獨其文不偶然，雖讀之亦不可偶得也。歲之四月，洪疾，得告南歸。過宜興，訪友人鄒大尹孟旭，宿留累日，爲洪道其始得《類稿》寫本於國子司業毘陵趙公琬，謀刻之，繼又得節鎮南畿工部左侍郎廬陵周公忱示以官本，彼此參校，刻梓成矣，試爲我序之。【略】洪不能序，斯文亦有不待序而行者，獨惟大尹之刻本，不爲無補於世，無功於學者，不可使其無聞也，故忘其淺陋，爲僭書此於篇端焉。大尹名旦，孟旭字也。

趙琬《正統重刊元豐類稿跋》 昔南豐曾氏之文，與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臨川王氏並稱名家，而皆有集，板行于世。顧今歐、蘇、王三集世有印本，獨曾集散逸無傳，近世士大夫家蓋少得見其全集者。予鈔錄此本，藏之巾笥久矣，嘗議重刻諸梓，與三集並傳，而力不逮。比宜興縣尹樂安鄒旦孟旭考秩來京，訪予太學，問論及曾文，而孟旭亦以世不多見爲憾。予因出所藏以相示，孟旭閱之而喜曰：「宜廣其傳。」遂屬其回任取梓刻焉。板成，徵言以識其後。【略】正統十二年七月七日，毘陵後學趙琬識。

王一夔《成化重刊元豐類稿序》 先生所著文，有《元豐類稿》五十卷，已板行於世。屬者南靖楊君參來令南豐，乃先生故邑，因求全集，正其訛漏，將鋟梓以廣其傳，乃介教諭句容王鐸，求予文以引其端。【略】成化六年庚寅歲冬十月望日，賜進士及第、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經筵官、兼修國史後學豫章王一夔序。

謝士元《成化重刻元豐類稿跋》 南豐曾先生所著《元豐類稿》詩（按：疑脫「文」字）凡五十卷，宜興原有刻本傳於世。知南豐事楊君參謂先生邑人也，流風餘韻猶有存焉，況文乎？乃以宜興舊本命工翻刊以傳，蓋欲邑之學者人人有而誦之。【略】後學長樂謝士元書於思政堂，時成化壬辰六月也。

陳克昌《**嘉靖重修南豐先生文集後序**》　先生之集，蓋刻自元大德甲辰。此爲《元豐類稿》，宜興有刻，爲樂安鄒君旦。豐學重刻，爲南靖楊君參。縉紳章縫，遂有善本，爭相摹印，人人得而觀之。【略】歷歲滋遠，板畫多磨，雖嘗正於謝簿普，再補於莫君駿，顧旋就湮，至不可讀。予謫盱之再稔，公暇輒留意於斯。而郡齋所存，若《李盱江先生集》、《養生雜纂》、《耕織圖》、《和唐詩》，昔所殘缺，悉爲增定。既又取是集讎校焉，易其敝朽，剔其污漫，更新且半，庶幾全錄，閱三月始就緒。

羅倫《**嘉靖刊南豐先生元豐類稿序**》　《南豐先生元豐類稿》五十卷，《續稿》四十卷，《外集》十卷。《類稿》宜興板行矣，《續稿》、《外集》世未有行者。南靖楊君參來令南豐，刻宜興板于縣學，屬倫叙之。【略】賜進士及第、翰林脩撰湖西羅倫叙。

王慎中《**南豐曾先生文粹序**》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愼中爲序，而重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焉。

李璣《**嘉靖重刻南豐曾先生文粹序**》　公集有《元豐類稿》五十卷，《續稿》四十卷，《外集》十卷。《類稿》刻久矣，《續稿》、《外集》成化間刻之于本邑。無錫安氏邇選其粹刻之，乃侍御黃君伯容謂未之廣也，又板多脫繆，爰檄蘇守王君翻刻之，因屬余以序。夫學未明道而才之劣宜莫如余者，何敢序公之文哉！侍御君之請不可虛，而因識其由如此，抑以見吾景仰之私爾。

曾佩《**隆慶查溪刊本元豐類稿序**》　會遭兵燹，遺文散失。夫湮前人之盛業，遺千載之闕文，余小子懼焉。乃謀之公裔孫後湖松并查溪以達等，欲重訂正之，僉曰：「唯唯。」于是余遂刻其粹言藏於家，以俟後之人。隆慶元年丁卯歲秋八月穀旦，賜進士、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奉敕刷卷南京京畿道、前欽差巡按居庸三關福建等處從裔孫佩謹撰。

邵廉《**隆慶刻南豐先生文集序**》　廉非敢以鄉曲後生與知公文事，而深有慨於知之者難也。序而刻之。隆慶五年辛未秋八月之吉，南豐後學邵廉謹題。

《**趙定宇書目**》　宋板大字《曾南豐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曾鞏《元豐類稿》五十卷，又《續稿》四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南豐文集》五十一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曾南豐文集》十二冊，全。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曾南豐集》五十卷。

《**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　《元豐類稿》一百卷，嘉靖刊本。

譚鍇《**校刊元豐類稿叙**》　暇日與豚涓將先生舊集重訂刻版，一爲先生發道德之精神，以炤茲來學；一爲子孫鼓不倦之精神，而善相文章。庶幾乎千載之下，知先生之文章非藝焉已也，謹叙。南豐後學譚鍇叙。

甯瑞鯉《**萬曆查溪重刻曾南豐先生文集序**》　先生文舊刻縣署，存者陶陰亥豕，闕者首尾決衡。余悵然欲一新諸梨，而簿書倥偬，居鮮暇日。會邑庠士曾敏才、敏道、國彥、敏行、國祚、育秀、能先等詣余，請曰：「祖南豐先生倡道宋嘉祐間，爲時儒宗，所著文集若干卷，學士大夫交傳誦之。茲欲仰承雅意，摹刻佳本，藏之祖廟，以志不朽。乞賜一言之辱，弁之首簡，幸甚。」余維夙昔嚮往之勤，孜孜誦法，其可以不文辭？

王璽《**萬曆查溪重刻南豐先生文集序**》　先時《元豐類稿》，九世孫居查溪諱文受、文忠者已經校刻，第原本存縣久，多殘缺。予方捫心感慨，倏裔孫才、行、道、思、秀、先等謀修先業，來屬予言。予雖不敏，嘗怪世之毀道滅性，專以定性主一之訓，私心向慕，而踵芳之志未諉也，輒起而言曰：爾諸士此舉甚盛心也，然克振箕裘者，不在浮慕其迹，要在遠契其心，誠以道爲型軌，心爲嚴師，則定性中自是法祖也。【略】大明萬曆丁酉歲季夏月上浣之吉，賜進士、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前欽差撫苗、兩奉敕提督學政、知直隸太平府事、戶禮二科左右給事中、使朝鮮國、賜一品服、侍經筵官、題准纂修世宗實錄、翰林院庶吉士、乾乾道人南豐里東後學見竹王璽撰。

何喬新《**萬曆查溪本南豐先生元豐類稿跋**》　南豐曾先生之文，有《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外集》二十卷。南渡後，《續稿》、《外集》散佚無傳。開禧間，建昌郡守趙汝礪始得其書于先生之族孫濰，缺誤頗多，乃與郡丞陳東合《續稿》、《外集》校定而刪其僞者，因舊題定註爲四十卷，繕寫以傳，元季又亡于兵火。國初惟《類稿》藏于祕閣，士大夫鮮得見之。永樂初，李文毅公爲庶吉士，讀書祕閣，日記數篇，休沐日輒錄之，今書坊所刻《南豐文粹》十卷是也。正統中，昆夷趙司業琬始得《類稿》全書，以畀宜興令鄒旦刻之。然字多訛舛，讀者病焉。成化中，南豐令楊參又取宜興本重刻于其縣，踵訛承謬，無能是正。太學生趙璽訪得舊本，悉力校讎，而未能盡善。予取《文粹》、《文鑑》諸書參考，乃稍可讀。《文鑑》載《雜識》二首，并《書魏鄭公傳後》，

《類稿》無之，意必《續稿》所載也，故附錄于《類稿》之末。【略】校讎既完，謹識于卷末。明刑部尚書、廣昌後學椒丘何喬新撰。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曾文定公制誥》七卷。

又卷一三 《曾南豐文集》八冊，五十卷。又《元豐類稿》十冊，五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曾鞏《元豐類稿》五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南豐先生元豐類稿》。陳景雲注：「五十卷，又《續稿》四十卷。」

顧崧齡《康熙刊曾南豐全集跋》 南豐先生《元豐類稿》五十卷，前明遞刻以傳，宜興令鄒氏乃刻於正統間，最先出，其中訛謬已多，況後焉者乎？崧齡喜誦先生文，苦無善本，又慮其愈久愈失其眞，於是參相校讎，佐以《宋文鑑》、《南豐文粹》諸書，手自丹黃，謀重刻之有年矣。側聞屺瞻何太史焯每慨藏書家務博而不求精，故即近代通行之書多所是正，而先生集亦嘗假昆山傳是樓大小字二宋本相參手定，其副墨在同年友子遵蔣舍人杲所，因請以歸，於是復參相校讎。凡宋本與諸本異同者，僭以鄙意折衷其間。如第七卷脫《水西亭書事》詩一首，第四十七卷《太子賓客陳公神道碑銘》脫四百六十八字，諸本皆然，則據宋本補入。類此頗多，未易悉數。至於先生《續稿》及《外集》，南渡後已散軼，見於吳曾《能改齋漫錄》、莊綽《雞肋編》與《文鑑》、《文粹》中者得十三首，擬附於後。舍人聞而韙之，因又出《聖宋文選》見示，復得七首。共二十首，分爲上下卷，題曰《南豐先生集外文》。刻既成，乃喟然而歎。蓋歎舍人不吝之雅意與太史是正之苦心，俾是刻得免踵訛承謬之誚，抑且搜取遺珠，幽而復光，以遂崧齡修瓣香之敬，於先生寧非厚幸哉？先生之文，自宋以來，序而頌揚者衆矣，以崧齡荒陋，即欲置喙，寧有加焉？因次王震以下序十二首，總冠簡端，唯自述其重刻緣起如此。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夏四月日，長洲後學顧崧齡謹跋。

儲欣《南豐先生全集錄序》 曾子固先生文曰《南豐類稿》者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外集》十卷，見於弟肇《行狀》及《神道碑》章章矣。今世流傳止五十卷，豈其有遺逸與，抑會萃原編，卷約而文自備與？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元豐類稿》五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略】鞏所作《元豐類稿》本五十卷，見於《郡齋讀書志》；韓維撰《神道碑》，又載有《續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宋史》本傳亦同。至南渡後，《續稿》、《外集》已散佚不傳。開禧中，建昌郡守趙汝礪始得其本於鞏族孫濰，闕誤頗多，乃同郡丞陳東合《續稿》、《外集》校定之，而刪其僞者，仍編定爲四十卷，以符原數。元季兵燹，其本又亡，今所存者惟此五十卷而已。【略】今世所行凡有二本，一爲明成化六年南豐知縣楊參所刊，前有元豐八年王震序，後有大德甲辰東平丁思敬序，又有年譜序二篇，無撰人姓名，而年譜已佚，蓋已非宋本之舊，其中舛謬尤多。一爲國朝康熙中長洲顧崧齡所刊，以宋本參校，補入第七卷中《水西亭書事》詩一首，第四十七卷中《太子賓客陳公神道碑銘》中闕文四百六十八字，頗爲清整。然何焯《義門讀書記》中有校正《元豐類稿》五卷，其中有如《雜詩》五首之顚倒次序者，有如《會稽絕句》之妄增題目者，有如《寄鄆州邵資政》詩諸篇之脫落原注者。其它字句異同，不可殫舉，顧本尚未一一改正。今以顧本著錄，而以何本所點勘者補正其訛脫，較諸明刻，差爲完善焉。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六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一函六冊，宋曾鞏撰。【略】書三十四卷，分詩、雜文、雜說、雜議論、策問、表、書、啓、序、記、行狀、墓誌、祠疏、祭文。前有元豐元年王震序【略】。建陽巾箱本，與元大德丁思敬所刻《元豐類稿》序次多寡迥異。明唐寅藏。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三 《元豐類稿》五十卷，宋曾鞏撰。明成化六年楊參刊。康熙中長洲顧崧齡刊本，多補遺。明萬曆中裔孫敏才、敏行刊本。《天祿書目》明板中有南豐邵廉校刊本。【略】康熙二十三年南豐彭期重編刊《曾文定公集》，劣。《天祿後目》有宋建陽刊巾箱本《南豐曾子固先生集》三十四卷，云與元大德丁思敬所刊《元豐類稿》序次多寡迥異。又有宋刊《南豐先生文粹》十卷，不著編者姓名。又有元大德刊本五十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續錄》 楊協卿（彥和）藏宋刊大字本。

《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一 考《遂初堂書目》有曾子固《元豐類稿》，又《續稿》，則南渡以後《續稿》亦未盡散佚，故吳曾、莊綽之徒尚能引用其文，朱子作譜之時，偶未見耳。《黃氏日鈔》卷六十三《讀曾南豐文》，自詩起至《金石錄跋尾》止，次序悉與《類稿》合，而無一言及於《續稿》，是必汝礪之所重編，至宋末已不甚顯，以黃裳之博學，亦未之見，宜乎日久遂至於亡。【略】案近人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卷八《顧崧齡刻本元豐類稿跋》云：「【略】嘉靖戊申王忬刻本五十一卷，其末一卷附行狀、碑誌、哀輓諸作，此本同，而附崧齡所輯集

外文二卷，故較明本多二卷。《四庫全書總目》著錄爲五十卷，蓋除附錄一卷，而《提要》云以顧本著錄，是幷顧所輯集外文去之矣。夫既以顧本著錄而乃去其集外文，不知何所取義，蓋不外草率塞責而已矣。」【略】宋刊《南豐曾子固先生集》，近年自僞滿州國宮內散出，爲清禮部尚書蒙古榮慶（鄂卓爾氏）之孫趙元方所得，余嘗借觀，凡收文一百八十七篇，見於元丁思敬所刻《類稿》者百十七篇，見於顧崧齡所輯集外文者十六篇，其餘五十四篇蓋取之於《續稿》，爲前人所未見。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元豐類稿》五十卷，宋曾鞏撰。存卷四十三之五十五至五十八葉，計四葉。又卷三十一、三十二兩卷。宋刊本。【略】張久中墓誌銘》題下夾註云「此文有兩篇，意同文異，一篇附於本卷末」十六字。其文中有異字旁注「某一作某」，刻之行間，此亦宋本之僅見者也。其《張久中墓誌銘》今以顧刻本校之，自「君姓張氏」至「所與之游」九十六字與前篇同，自「者甚衆」以下至銘詞與後篇同，不知最後定本如是，抑編集者取兩篇合併而爲之也。南豐集宋本久不傳，今遘此殘本，只寥寥四葉，而異同乃如此，滋足異矣。【略】卷三十一、三十二兩卷，許君寶蘅藏。

又 《元豐類稿》五十卷，宋曾鞏撰，元刊本【略】。前有《大德重刊元豐類稿序》，爲大德八年夏五月廣平程文海撰。後有大德甲辰良月丁思敬跋，言前邑令黃斗齋嘗繡梓而燬，得善本於公雲礽留耕公，今再刻之云云，蓋爲山東東平邑刻本也。

又 《元豐類稿》五十卷，宋曾鞏撰，續附一卷，元大德八年甲辰東平丁思敬刻本，【略】有朱錫庚跋【略】。按：此與故宮藏本正同。故宮本前有大德八年程文海序，題《大德重刊元豐類稿序》，此本佚去，楊氏誤認爲宋本。（海源閣藏書）

又 《曾南豐先生文粹》十卷，宋曾鞏撰，存卷五至十，計六卷。宋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三《宋刊元豐類稿殘卷跋》 昨歲浭陽張庾樓兄以宋刊《元豐類稿》殘葉見貽，爲卷四十三之尾，其《張久中墓志銘》後又刻一首，文字大異，是一文兩刻之例，雖僅存三葉，頗以敝帚自珍。頃於季湘齋頭見宋刊第三十一、二兩卷，葉四周皆殘蝕過半，望而知爲內閣大庫之蠹餘。取近刻校之，卷三十二《論中書錄黃劄子》「恐於理未安」句下脫二十二字。此外詞句小異者，亦觸目皆是。其「一作某某」以小字注於本句旁，爲宋刊本中之創例。雖零縑斷璧，要爲海內孤帙，以視近世豪門豐屋，羅列牙籤錦袠以相侈炫者，其輕重爲何如也！書此以告季湘，幷告世之喜讀未見書者。甲子立冬前一日，藏園居士傅增湘。

又《明嘉靖刻南豐文粹跋》 《南豐曾先生文粹》十卷，編者不著姓名，此明刊本，題「盱江張光啓校，無錫後學安如石刊」。前有嘉靖己酉王愼中序，卷末有補遺文五首，卷尾有「許文會繕寫」五字。【略】余壬子歲得於上海坊市，洎丙辰歲，以殘宋刻校過。宋刻乃巾箱本，存卷五至十，共六卷。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有「兼牧堂書畫記」印，又有「天祿繼鑑」、「乾隆御覽之寶」二璽。密行細字，精整可愛，蓋《天祿琳琅後目》之書，不知何時流出此半部，爲盛意園祭酒所得。余壬子夏見之於正文齋，旋歸於袁寒雲公子，余對勘時蓋從寒雲假得者也。宋本脫誤頗甚，然間有佳字可取。惟安氏所刻似非出於此本，如卷六《齊州二堂記》宋本無之，補遺文六首宋本亦不載，其他字句宋本脫誤而明本則否，是安氏所據別爲一宋本也。此書雖屬選本，所錄文字有爲《元豐類稿》所佚者，如卷三之《聽琴序》，卷四之《上歐蔡書》、《代上蔣密學書》、《代人上石中允書》，顧東巖校刻《元豐類稿》據以補入。其補遺五首亦屬佚文，然宋刊巾箱本無之，未知爲別一宋刻所載，抑安氏重刻時所輯補？原書未注所出，疑莫能明也。又顧刻所補有《書魏鄭公傳》一首，注云「出《南豐文粹》」，今檢宋、明兩本均無之，豈東巖誤記耶？此本手校已二十餘年，偶檢閱及此，因追憶其略而識之。辛巳五月，藏園。

《寶禮堂宋本書錄》 《曾南豐先生文粹》殘本一冊。此爲天祿琳琅舊藏，原書十卷，今存卷第五至第十，有記二十九首，詔三首，策問二首，劄子八首，狀五首，哀詞一首，墓誌銘十首，與《天祿琳琅書目》合，特《書目》稱劄子七首，或鐫版之誤也。【略】宋諱「廓」字不避，當爲光宗時所刊。

《中國善本書提要》 《南豐先生元豐類稿》五十卷附錄一卷，十二冊（美國國會），明隆慶間刻本。

又 《南豐先生元豐類稿》五十卷附錄一卷，十二冊（美國國會），明刻清印本。宋曾鞏撰。卷內題「查溪裔孫才、道、行、思、彥校刻」，按甯瑞鯉序云「邑庠士曾敏才、敏道、敏行、國祚、育秀、能先等詣余請曰：祖南豐先生所著文集若干卷，茲欲仰承雅意，摹刻佳本，藏之祖廟」，即其事也。

《**江蘇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元豐類稿》五十卷附錄一卷，康熙棻根書屋刊本，范書。　又一部五十卷，康熙七業堂刊本，范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南豐曾子固先生集》三十四卷，宋曾鞏撰，金刻本，六冊。《元豐類稿》五十卷，宋曾鞏撰，續附一卷，元大德八年丁思敬刻本，朱錫庚跋，二十四冊。《南豐先生元豐類稿》五十卷，宋曾鞏撰，續附一卷，明正統十二年鄒旦刻本，顧廣圻鈔補闕葉并跋，十二冊。《南豐先生元豐類稿》五十卷，宋曾鞏撰，續附一卷，明成化八年南豐縣刻本，十二冊。《南豐先生元豐類稿》五十卷，宋曾鞏撰，續附一卷，明嘉靖四十一年黃希憲刻本，顧之逵跋并錄何焯批校，十冊。《南豐先生元豐類稿》五十卷，宋曾鞏撰，續附一卷，明嘉靖王忬刻本，吳慈培錄何焯校跋，八冊。《南豐先生元豐類稿》五十卷，宋曾鞏撰，續附一卷，明隆慶五年邵廉刻本，傅增湘校跋并臨何焯校跋，八冊。《曾南豐先生文粹》十卷，宋曾鞏撰，宋刻本，四冊。《曾南豐先生文粹》十卷，宋曾鞏撰，明嘉靖二十八年安如石刻本，傅增湘校并跋，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元豐類稿》五十卷附錄一卷，十六冊，宋曾鞏撰，明成化六年楊參刊本。《元豐類稿》五十卷附錄一卷十二冊，明成化六年楊參刊嘉靖甲辰陳克昌修補本。

藝　文

唱　和

梅堯臣《逢曾子固》　前出秦淮來，船尾偶攙燕。遽傳曾子固，願欲一相見。順風吹長帆，舉手但慕羨。楊子東園頭，下馬情眷眷。昔始知子文，今始識子面。吐辭亦何嚴，白晝忽飛霰。我病不飲酒，烹茶又非善。冷坐對寒流，蕭然未知倦。

趙抃《寄酬齊州曾鞏學士二首》　太守文章聳縉紳，兩湖風月助吟神。訟庭無事鈴齊樂，聊屈承明侍從人。　樂天當日詠東吳，一半勾留是此湖。歷下莫將泉石戀，而今天子用眞儒。

王安石《寄曾子固》　吾少莫與合，愛我君爲最。君名高山嶽，竭孽嵩與泰。低心收意友，似不讓塵壒。又如滄江水，不逆溝畎澮。君身揭日月，遇輒破氛靄。我材特窮空，無用補倉廩。謂宜從君久，垢污得洮汰。人生不可必，所願每顚沛。【略】而君信斯道，不閔身窮泰。棄捐人間樂，濯耳受天籟。諒知安肥甘，未肯顧糠糟。龍螭雖蟠屈，不慕蛇蟬蛻。令人重感奮，意勇忘身蕞。何由日親炙，病體同砭艾。

蘇軾《送曾子倅越得燕字》　醉翁門下士，雜遝難爲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賈誼窮適楚，樂生老思燕。那因江鱠美，遽厭天庖羶。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

紀　念

沈遼《子固挽詞》　江左老儒宗，鴻名五紀中。晚方參法從，久已冠羣公。縗服始去位，仙丹浩無功。古人稱不朽，終不愧軻雄。　典學蚤名世，緒餘爲吏師。剛嚴終不倚，亮直欲誰欺。疾惡太阿刃，立言黃絹辭。平生游舊意，流涕向豐碑。

又《祭曾舍人》　維年月日，餘杭沈某，謹以清酒牲牢，敢昭告於故友子固舍人兄之靈。嗚呼！昔有以相知者，世豈復知？公今逝矣，而吾方寄死於衰羸。欲矢諸文辭以抒哀兮，空皎皎其何爲？吾聞聰明正直，歿將爲神，尙何疑？清酒在罇，牲牢在柈，即具事神之禮以告，維公來下而饗之。

蘇轍《曾子固舍人挽詞》　少年漂泊馬光祿，末路騫騰朱會稽。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平生碑版無容繼，此日銘詩誰爲題。試數廬陵門下士，十年零落曉星低。

孔武仲《祭曾子固文》　惟公文爲世表，識在人先。憤道之息，志於必傳。絕衆超羣，自其少年。況有宗工，援引於前。雷動風興，聲薄於天。匪獨好古，窮探簡編。又達世務，不以迹牽。瀦爲積澤，決爲流泉。威爲秋肅，施爲春妍。時輩謂公，德業之全。外將六州，晚直西垣。商盤周誥，日代帝言。樞庭鈞府，衆曰必遷。壽柄誰操，付與何偏？山摧玉折，反掌之間。士亡宗師，國失能賢。

我少方蒙，公發其源。長仕岱陰，從以周旋。決疑辨惑，一語不捐。或鈎其細，毫積絲聯。或究其大，苞方括圓。面獎所是，奪其不然。粗若有之，公賜多焉。公方擇隱，在湓之壖。我亦於此，謀安一廛。謂當優游，從公于田。幽明隔矣，所志不宣。茫茫太空，孰招以還。或當上浮，追躡列仙。決不沒沒，凡魂比肩。公名播後，不待銘鐫。公子俱秀，當復大官。今當會哭，阻以山川。東南悠悠，不見新阡。歛不造帷，窆不持棺。徒有傷悲，爲涕漣漣。

秦觀《曾子固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氣鬱而四塞兮，與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篤生我公兮，以文章爲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鄫封。逮去邑而爲氏兮，季葉汩其南征。祖騫翔而績著兮，考跲蹐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既輕車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奧秘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窅冥。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揚、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辰來遲兮而去速兮，固前修以跋疐。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忠誠兮，即商墟而賜環。紬史牒乎東觀兮，裁誥命乎西垣。典章絕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去國兮，遂御哀而即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靈爽之焉詣。信百年纔斯須兮，遽電滅而欻逝。天不憖遺一老兮，固縉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牆。路貫江而修阻兮，曾莫奠乎酒漿。悲塡膺而茀鬱兮，聊自託於斯文。

陳師道《南豐先生挽詞二首》 早棄人間世，眞從地下游。丘原起無日，江漢有東流。身世從違裏，功名取次休。不應須禮樂，始怍後程仇。 精爽同長夜，衣冠出廣庭。勳庸留琬琰，形像付丹青。道喪餘篇翰，人亡更典型。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

雜錄

晁補之《北渚亭賦序》 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作也。蓋取杜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所謂「東藩駐皀蓋，北渚凌清河」者也。風雨廢久，州人思侯，猶能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祕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承守乏，侯於補之丈人行，辱出其後，訪其遺文故事，廛有存者。而圃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謂北渚之址，則羣峰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原極望，因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曠然可喜，非特登東山小魯而已。乃撤池南葦間壞亭，徙而復之。或請記其事，補之曰：「賦可也。」作《北渚亭賦》。

《能改齋漫錄》卷三 曾子固作《李白詩集序》云：「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又云：「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皆不合于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余按杜子美有《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乃知舊史以白爲山東人，不爲無據也。故范傳正所作《李白碑》，以白「其先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九代之孫。隋末流離，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由此觀之，則白本非蜀人也。

《鶏肋編》卷中 曾鞏子固爲越倅，作《鑒湖圖序》曰【略】。宣和中，王仲嶷爲太守，遂盡籍湖田二千二百六十七頃二十五畝，以獻於官，則民之盜者，不復禁戢。其蔣堂、杜杞、吳奎、范師道、施元長、張伯玉、陳宗言、趙誠復湖之議，與錢鏐之遺法，後世不復可考矣。

曾紆《書擬峴臺記後》 伯父紫微公作記後二十九年，當元豐乙丑，以兒童侍先丞相登是臺；又四十九年，當紹興壬子，蒙恩起明道吏，守鄉郡，華顛獨來，陳跡具在。斷碑仆地，強且圮矣。撫事念往，悲莫能勝。方時多難，兵旅未休，顧揖興之實未遑暇。越明年，始取舊記載刊碑石，不獨使擬峴之名托之文字，與谿山之勝共傳不朽，實亦愍子孫無窮之慕焉。紹興癸丑五月望，右中奉大夫、直顯謨閣、知撫州軍州事某題。

朱熹《曾南豐年譜後序》 丹陽朱熹曰：世有著書稱公文章者，予謂庶幾知公；求而讀之，湫然卑鄙，知公者不爲是言也。然則世之自以知公者何如哉？豈非徒以其名歟！予之說於是信矣。【略】其說又以謂公爲史官，薦邢恕、陳無己爲英錄檢討，而二子者受學焉。綜其實不然。蓋熙寧初詔開實錄院，論次英宗時事，以公與檢討，一月免，豈公於是時而能有以薦士哉？其不然一也。恕治平四年始登進士第，元豐中用公薦爲史館檢討，與脩五朝國史，其事見於實錄矣；爲實錄院檢討而與脩英錄於熙寧之初，則未有考焉，其不然二也。師道見公於江漢之間而受教焉，然竟公時爲布衣，元祐中乃用薦起家爲郡文學，是公於史館猶不得以薦之，況熙寧時豈有檢討事哉？其不然三

也。一事而不然者三，則公所以敎恕者，其在元豐史館之時乎？未可知也，此予所謂牴牾者。斯人爲世所重，自以知公，故予不得不考其實而辨其不然者。其書世或頗有，以故不論，著其非是者焉。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二李壁跋 味南豐先生《右軍墨池記》，方勉學者進於道德，何暇役心字畫間者？今觀此帖，亦未嘗不善也。新安朱公因覩親筆，而極論先生之文，蓋壁慶元初與公同在史院，暇日評本朝諸老之作，公所推許，視今卷中語一同。又爲壁誦《范貫之奏議集序》，不遺一字。時公春秋已高，強記猶爾，況其論說魁偉，闡明聖眞，蓋將與先生並傳於千載，而未知孰爲先後也。染翰工拙，宜公所略，而獨有感於斯文，視先生記墨池之意，亦何以異哉！嘉定元年四月，眉山李壁。

又陳隨隱題 南豐而後艇齋君，忠義詞章萃一門。手澤流芳凌劫火，欽承猶得到來孫。大德丁未立冬日，宮講陳隨隱拜題。

《餘師錄》卷四 山谷高吟，交臂老杜，至古文不自謂所長，每推無己。但云：「得句法于曾太史。」故荆公詩曰：「曾子文章世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無己詩曰：「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蓋南豐淵源西漢，無己親炙南豐。射策始西漢，而董相爲舉首，平津踵武，擢爲第一。無己雖不事舉業，而擬試二篇，論正似董，辭嚴過公孫。而乃困于頴尾，不知飽味，每有良朋況也，永歎而已。

《趙氏鐵網珊瑚》卷五《虞邵庵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吳師道跋 嘗聞先生既爲《（擬峴）臺記》，裴君畀田若干畝，即先生所置義田，今在臨川後湖者，此亦奇事。虞公記先生祠，叙義田而不及此，必別有謂。然書以附於臺記之後，豈亦牽聯可見之意邪？太樸親得此卷於公，當有以知之。范文正公置義田于蘇，子孫遵守，至今不廢，嘗竊歎以爲世之若此者一家耳。今讀學士虞公所著《南豐先生祠堂記》，知先生亦有義田在臨川金溪，世守規約，與范氏同。兩家盛德之長，異哉！夫以范公之忠義功名，天下所倚賴，而甫參大政以歿，位不滿德焉。曾氏三兄弟，子宣爲相，子開翰林，先生止西掖，名位亦有差。子開雖賢，而魁然以儒學文章重者，又莫先生若也。嗟夫！宋之賢人君子，若范公之與先生者希矣。其君之國，有不能保，而二家之田，獨至今存，且將傳之無窮，則當時不究其施，有不足恨。而其子孫所以爲憑藉扶持者，又豈竭其勢力之所可能哉！觀于此者，可以有省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〇 《隆平集》二十卷【略】。晁公武《讀書志》摘其記《太平御覽》與《總類》爲兩書之誤，疑其非鞏所作。今考鞏本傳，不載此集。曾肇作鞏《行狀》及韓維撰鞏《神道碑》，臚述所著書甚備，亦無此集。據《玉海》，元豐四年七月鞏充史館修撰，十一月鞏上《太祖總論》，不稱上意，遂罷修五朝史。鞏在史館，首尾僅五月，不容遽撰此本以進。其出於依託，殆無疑義。

趙瞻

論述

蘇頌《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早以才謀，擢於要劇。忠言讜論，見稱二帝之朝；武略文經，翼我萬樞之務。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瞻）少善爲古文。【略】學《春秋》，著書十卷，其他文不皆奇也。

傳記

范祖禹《同知樞密院趙公神道碑銘》 元祐三年四月，登進輔臣，以尚書戶部侍郎趙公爲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六月，拜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三月丙寅，薨于位，年七十有二。【略】公召自滄州，不三歲登右府，人不以爲速。既在位，天下想聞其風。所言於上前者人不得而悉知，其所可見者，寬厚清靜，息兵省刑，民無勞役，四方安枕。公既沒，而人皆歎恨，以爲未盡其用也。然則宜以是銘于碑。公諱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略】今爲盩厔人。公少力學，以行義高鄉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初仕爲孟州司戶參軍，移河中府萬泉令。【略】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夏縣。【略】以祕書丞知

彭州永昌縣。【略】改太常博士、知威州。公以威、茂雜夷獠，險甚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于汶川，因條著其詳，爲《西山別錄》。及熙寧中，朝廷經略西南，就公取其書考焉。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元年，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柄、愼賞罰、廣聰明、更積弊，帝嘉納，對垂拱殿，稱善久之。【略】通判汾州。自是公名重天下。神宗即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就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入爲開封府判官。【略】出爲陝西路轉運副使。同列欲更置運事，與公議異，除公知涇州。後公之言頗與事酬，復以公爲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路轉運使。以親老，請便郡，得知同州。【略】十年，差知陝州。未幾，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府太平宮。丁太尉憂，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今天子嗣位，轉朝議大夫，召爲太常少卿，拜戶部侍郎。元祐三年，請老，優詔不允。其四月，遂輔政，封開國侯。【略】及薨，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公寬仁愛人，惟恐傷之。色溫而氣和，人望之知其長者也。其在朝廷，義所當爲，勇若賁育，守之不變。事君與人，一以至誠，表裏洞澈，如見肺腑。故面引廷爭，而人主益知其忠；未嘗爲同，而僚友莫之或怨。其誠慤素信於人也。惟公在仁宗之世爲循吏，事英宗爲爭臣，神宗朝出處以義。二聖從民所望，遂大用之，而居位未幾，功業不究。然其著見之效已暴於天下，炳於後世，列於太常，藏之史官。考公行事，所至可紀，今掇其大者，揭之神道，以詔於無窮。銘曰：挺挺趙公，惇德有容。遺我後嗣，實自祖宗。在仁宗時，公始試吏。民曰父母，來予攸塈。簡于英宗，正色匪躬。帝欽良臣，曰惟汝忠。爰暨神考，公心如一。言有違從，不撓其直。二聖曰「咨，汝惟舊臣。亟其就位，翊我樞鈞」。元祐之政，惟天是若。天聽于民，惟民是諾。公在廟堂，四鄙戢兵。靡有內外，皆吾孩嬰。天嚮仁人，錫公壽考。方終相之，不憖一老。南山有虧，公名永垂。過者必式，忠厚之碑。

《宋史》卷三四一《趙瞻傳》（存目）

紀事

趙瞻《觀空堂記》 予以局廢還家，則終南河渭之濱，釋老所居，皆爲投足之地。惟茲山水，又爲諸地之勝，故嘗經度門東南隅，正直谿上，欲營小室，以極遊者不足之觀。

著錄

范祖禹《同知樞密院趙公神道碑銘》 公所著《春秋論》三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錄》一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趙懿簡集》三十卷。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趙懿簡集》三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趙瞻集》二十卷，又《奏議》十卷。

又卷三四一《趙瞻傳》 瞻著《春秋論》三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錄》一卷。

釋文瑩

論述

鄭獬《文瑩師詩集序》 文瑩師自荆州訪我于郎溪之上，出其所爲歌詩一巨軸。方予之躬事先壟，攬涕松下，而未能盡閱也。及茲北歸，道出白雪嶺，蒼山峭立左右如連壁，溪流其下，聲不絕耳，行之凡三日，累一百七十里乃盡，因得馬上盡觀瑩師之詩。得其佳句，則必回復而長吟。窈若么弦，瞥若孤翮，遂與夫溪山之靈氣相扶搖夫雲霞飄緲之間，而亦不知履危石而涉寒淵之爲行役之勞也。浮屠師之善于詩，自唐以來，其遺篇傳于世者班班可見。縛于其法，不能宏肆而演漾，故多幽獨衰病枯槁之辭。予嘗評其詩如平山遠水而無豪放飛動之意。若瑩師則不然，語雄氣逸，而致思深處往往似杜紫微，絕不類浮屠師之所爲者。少之時，蘇子美嘗稱之，欲挽致于歐陽永叔以發其名，而瑩辭不肯往，遂南遊湘間。今已老矣，其詩比舊愈遒愈健，窮之而不頓，使子

美而在，則其歎服之又何如也！

劉摯《文瑩師集序》 文瑩喜讀書，才思清拔，博知世故，久以詩聞于人，而不知其始何爲落于方袍中也。夫萬物受材分于天者，必皆有職，若瑩者失其職矣。予以嘉祐三年，識瑩于荆州。後八年，治平之丙午也，予入荆州幕，而瑩亦在。既別去，又三年，熙寧之壬子，予南竄，復遇于長沙。是歲遂訪予于衡陽。蓋相與周旋二十年之間，其詩每見而每精。嗟乎，瑩老矣。以其平生之所學，與其高明之才，既皆無所用于世，而一措于詩，宜其所得如此。豈所謂詩待窮而後工者歟？雖然，其辭氣象巧，尤不覺其爲窮人老夫之所作，是可喜也。自翰林鄭毅夫爲其集叙，而其後至于訪余也，又出若干篇以爲後集，曰：「爲我題之。」而其作猶未已也。昔滄浪蘇子美嘗稱其作曰：「篇篇清雄，有古作者氣態。」而鄭公之叙曰：「不類浮屠師所作。」以謂往往似杜紫微。二公之言如此，爲天下取信，余尚何辭哉！獨書其所以與之離合之故，致余意焉。

《曲洧舊聞》 宇文大資言：「文瑩嘗遊丁晉公門，晉公遇之厚，《野錄》中凡記晉公事多佐佑之。」人無董狐之公，未有不爲愛憎所奪者，然後世豈可盡欺，是則誠其一瑕耳。

張宗泰《玉壺清話跋》 文瑩長于詩歌，故書中多談詩之語，而字句間有未愜當與事有未核者。

鮑廷博《玉壺清話跋》 其自序云：「傾十紀之文字，聚衆學之醇郁，以成一家之言。」蓋方外之士所未有也。文瑩嘗遊丁晉公之門，謂遇之甚厚，故《野錄》書晉公事頗佐佑之。朱少章嘗引歐陽公「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之詩以譏之。此書謂事僅于卷首一見，初無諛詞，其他紀載多與史傳相印證，似亦未可盡非也。

紀事

釋文瑩《玉壺清話序》 玉壺，隱居之潭也。文瑩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國初至熙寧間，得文集二百餘家，僅數千卷。【略】惜其散在衆帙，世不能盡見，因取其未聞而有勸者，聚爲一家之書。

《玉壺清話》卷五 文瑩丙午歲訪辰帥張不疑師正，時不疑方五十，齒已疏搖，咀嚼頗艱。後熙寧丁巳，不疑帥鼎，復見招，爲武陵之遊，凡巨臠大胾，利若刀截，已六十二矣。

《湘山野錄》卷上 公（歐陽修）尤不喜浮圖，文瑩頃持蘇子美書薦謁之，迨還吳，蒙詩見送，有「孤閑竺乾格，平淡少陵才」，及有「林間著書就，應寄日邊來」之句，人皆怪之。

又卷中 寶元己卯歲，予遊泗州昭信縣，時大龍胡公中復初筮尉此邑，因獲謁之。【略】予後還餘杭，猶憶公以詩送行，有「談經飛辨伏簪紳，杯渡西來訪故人」之句。

鄭獬《文瑩師集序》 瑩字道溫，錢塘人，嘗居西湖之菩提寺，今退老于荆州之金鑾。荆州無佳山水，又鮮有知之者，安得攜之以歸吳，俾日吟哦于湖山之間，豈不遂其所樂哉！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八引《詩史》 熙寧中，章子厚察訪湖北，因以兵收辰溪之南江諸蠻。時有吳僧願成亦在軍中，自稱察訪大師，每出則乘大馬，以撾劍擁從呵殿而行。隨兵官李資入洞，資爲蠻人所殺，成亦被縛。既而放歸，猶揚揚自得。詩僧文瑩嘲之曰：「童頭浮屠浙東客，傳呼避道長以陌。寶撾青蓋官儀雄，新賜袈裟椹猶黑。察車後乘從驅挈，庸夫無謀動蠻穴。暗灘夜被猿猱擒，縛入新溪哭殘月。牂牁畏佛不敢烹，脫身腥窟存餘生。放師回目不自愧，反以意氣湘南行。我聞幸有適伊川，變戎預讖麟經編。睽車載鬼吁可怪，宜入熙寧志怪篇。」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湘山野錄》四卷，右皇朝熙寧中僧文瑩撰，記國朝故事。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渚宮集》三卷，錢塘僧文瑩道溫撰。及識蘇子美，嘗題其詩後，欲挽致于歐陽永叔，而瑩辭不往，老于荆州之金鑾。鄭毅爲作序。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僧文瑩《湘山野錄》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湘山野錄》一部四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湘山野錄》四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湘山野錄》。

《**近古堂書目**》卷上　《湘山野錄》。

《**萬卷堂書目**》卷三　《湘山野錄》二卷，僧文瑩。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湘山野錄》六卷，釋文瑩。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湘山野錄》一本。

《**趙定宇書目**》《湘山野錄》二本。

《**汲古閣校刻書目**》《津逮秘書》第十五集：《湘山野錄》四卷，《續》一卷，一百二十二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湘山野錄》三卷續錄一卷，宋僧文瑩撰。【略】其書成于熙寧中，多記北宋雜事，以作于荆州之金鑾寺，故以湘山爲名。《讀書志》作四卷，《通考》則《續錄》亦作三卷，皆與今本不同，未詳孰是。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重雕改正湘山野錄》三卷《續錄》一卷，宋釋文瑩撰。宋刻本（卷下、《續錄》配元鈔本），黃丕烈、喬松年、繆荃孫跋，四冊。《湘山野錄》三卷《續錄》一卷，宋釋文瑩撰。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祕書本，傅增湘跋并臨黃丕烈校，一冊。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玉壺清話》十卷，右皇朝僧文瑩元豐中撰。自序云：「文瑩收國初至熙寧中文集數千卷，其間神道、墓誌、行狀、實錄、奏議之類，輯其事成一家言。」玉壺者，其隱居之潭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玉壺清話》十卷，僧文瑩撰。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玉壺清話》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六　《玉壺野史》，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文瑩《玉壺清話》二冊。

《**玄賞齋書目**》卷六　《玉壺野史》。

《**近古堂書目**》卷上　《玉壺野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玉壺野史》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僧文瑩撰。據晁公武《讀書志》，文瑩《湘山野錄》作于熙寧中，此書則作于元豐中，在《野錄》之後。【略】玉壺者，其隱居之地也。《文獻通考》載《玉壺清話》十卷，諸書所引亦作《玉壺清話》，此本獨作《野史》，疑後人所改題，然元人《南溪詩話》已引爲《玉壺野史》，則其來已久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玉壺清話》十卷，宋釋文瑩撰，明鈔本，范欽寶、李劼跋，二冊。《玉壺清話》十卷，宋釋文瑩撰。清乾隆四十五年鮑廷博刻知不足齋叢書本，傅增湘校并跋，二冊。

藝　文

劉摯《代書寄文瑩道人》　白雲孤起飛杳冥，光如片玉輕如冰。出山歸山兩何意，行止偶然無滯凝。故人浮舟數百里，得得訪我湘江稜。二十年間四相遇，童顛疏鬢霜各增。寒齋笑語極微妙，共以身世均鷃鵬。瞥然去矣不我告，振錫忽借南風乘。聊一徘徊駐衡嶽，遂能放意窮臨登。崔嵬老骸不知倦，軟輿蠟屐勤躋升。窮巖險谷訪祕怪，往往清嘯猿鳥驚。長泉落石響寒玉，故意寫在朱絲繩。仰揮雲烟斂羽翼，俯聽毀譽眞蚊蠅。書來所說謂如此，而惜攜手無友朋。又云吾廬已堪睡，況彼城市尤足憎。意若欺我在遷謫，故以勝事用夸矜。嗟如予者安足道，進退大計兩未能。平生雅志在林壑，誤落世紛親緻繒。悲吟黃鵠慕越客，謝病高居思茂陵。羨子徜徉類雲鶴，顧我拘窘如韝鷹。故應題詩遍崖壁，曷若寄我勤緘縢。山童癡立索書去，寫此安足傾愁膺。

又《謁金鑾瑩禪師》　西城十里入溪林，頓覺塵埃脫醉襟。淺渚敗荷縈白曉，淡雲疏木抱清陰。陶潛但有思歸賦，韓愈殊無善吏心。遺照主人應念我，試將秋思寫瑤琴。

又《九日病起寄文瑩》　春城別去已秋窮，猶喜音書繼遞筒。身外光陰一飛隼，天南踪迹兩飄蓬。夜烏三匝驚明月，胡馬長嘶向北風。無酒無人更無菊，重陽愁過鹿皮翁。

鄭獬《題僧文瑩所居壁》　西湖頻送客，綠波舟檝輕。春入蘿徑靜，浪花翻遠晴。

《**玉壺清話**》卷五**張師正《武陵別文上人》**　憶昔荆州屢過從，當時心已慕冥鴻。渚宮禪伯唐齊己，淮甸詩豪宋惠崇。老格疏閒松倚澗，清談蕭灑坐生風。史官若覓高僧事，莫把名參伎術中。　碧嶂孤雲冉冉歸，解攜情緒異常時。餘生歲月能多少，此別應難約後期。

吳處厚

論述

《老學庵筆記》卷六　吳處厚，字伯固，既上書告蔡新州詩事，自謂且顯擢。時已爲漢陽守，比秩滿，僅移衛州。予少時嘗見其謝表曰：「今李常已移成都，則餘人次第復用。臣有兩子一婿，俱是選人，到處撞見冤讎，何人更肯提挈？」處厚本能文，而表辭鄙淺如此者，意謂太母見之易曉爾。

《寰宇通志》卷五〇　吳處厚，宋元祐中知漢陽軍，有嘉政，公餘工于詩。

《剪刀賦》　《宋四六話》卷一〇：吳處厚嘗作《剪刀賦》，第五隔對：「去爪爲犧，救湯王之旱歲；斷鬚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屢竄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遊鱗，頓悟「活」字，不覺手舞足蹈。

《青箱雜記》　吳處厚《青箱雜記序》：前世小說有《北夢瑣言》、《酉陽雜俎》、《玉堂閒話》、《戎幕閒談》，其類甚多。近代復有《閒花》、《閒錄》、《歸田錄》，皆採摭一時之事，要以廣記資講話而已。余自筮仕，未嘗廢書，又喜訪問，故聞見不覺滋多。況復遇事裁量，動成品藻，亦輒紀錄，以爲警勸，而所紀皆叢脞不次，題曰《青箱雜記》。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青箱雜記》十卷【略】。處厚，發蔡確《車蓋亭詩》事者。所記多失實，成都置交子務起于寇瑊，處厚乃以爲張詠。他多類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青箱雜記》十卷，宋吳處厚撰。處厚字伯固，邵武人，皇祐五年進士，初爲將作丞，以王珪薦，授館職，出知漢陽軍，後擢知衛州，卒。其書皆記當代雜事，亦多詩話。晁公武《讀書志》謂所記多失實，又譏其記成都置交子務誤以寇瑊爲張詠。案處厚以干進不遂，挾怨羅織蔡確《車蓋亭詩》，驟得遷擢，爲論者所薄，故公武惡其人，併惡其書。今觀所記，如以馮道爲大人之類，頗乖風教，不但記錄之訛。然處厚本工吟詠，《宣和畫譜》載其《題王正升瀟景亭》詩一首，《剡史》載其《自諸暨抵剡》詩二首，皆綽有唐人格意，故其論詩往往可取，亦不必盡以人廢也。　夏敬觀《青箱雜記跋》：《讀書志》尤謂其「所記多失實，成都置交子務起於寇瑊，處厚乃以爲張詠，他多類是」云云。然朱晦庵《名臣言行錄》亦引是書，則公武之說不盡然也。

傳記

《宋史》卷四七一《吳處厚傳》　吳處厚者，邵武人，登進士第。仁宗屢喪皇嗣，處厚上言：「臣嘗讀《史記》，考趙氏廢興本末。當屠岸賈之難，程嬰、公孫杵臼盡死以全趙孤。宋有天下，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宜訪其墓域，建爲其祠。」帝覽其疏矍然，即以處厚爲將作丞，訪得兩墓于絳，封侯立廟。始，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汲引意。王珪用爲大理丞。王安禮、舒亶相攻，事下大理，處厚知安禮與珪善，論亶用官燭爲自盜。確密遣達意救亶，處厚不從，確怒欲逐之，未果。珪請除處厚館職，確又沮之。珪爲永裕山陵使，辟掌牋奏。確代使，出知通利軍，又徙知漢陽，處厚不悅。元祐中，確知安州。郡有靜江卒當戍漢陽，確固不遣，處厚怒曰：「爾在廟堂時數陷我，今比郡作守，猶爾邪？」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甑山事，乃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甑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確遂南竄，擢處厚知衛州。然士大夫由此畏惡之，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歙州別駕。

紀事

作家逸事

《青箱雜記》卷二　余皇祐壬辰歲取國學解，試《律設大法賦》，得第一名。樞密邵公亢、翰林賈公黯、密直蔡公抗、修注江公休復爲考官，內江公尤見知，語余曰：「滿場程試皆使蕭何，惟足下使蕭規對漢約，足見其追琢細

膩。又所問《春秋》策，對答詳備。及賦押秋茶之密，用唐宗赦受縑事，諸君皆不見。云只有秦法繁於秋茶，密於凝脂，然則君何出？」余避席斂衽，自陳遠方寒士，一旦程文，誤中甄采。因對曰：「《文選・策秀才文》有『解秋茶之密網』。唐宗赦受縑事，出杜佑《通典》，《唐書》即不載。」公大喜，又曰：「滿場使次骨，皆作刺骨，對凝脂。惟足下用《杜周傳》作次骨，又對吹毛，只這亦堪作解元。」余再三遜謝。是舉登科，名在行間，授臨汀獄掾。公作詩送余曰：「太學魯諸生，南州漢掾卿。故鄉千里外，丹桂一枝榮。莫歎科名屈，難將力命爭。他年重射策，詞句太縱橫。」蓋公欲激余應大科故也。樞密邵公亦蒙見知，屢加論薦，常謂余詩淺切，有似白樂天。一日閱相國寺書肆，得馮瀛王詩一帙而歸，以語之，公曰：「子詩格似白樂天，今又愛馮瀛王，將來捻取箇豁達李老。」（慶曆中，京師有民自號豁達李老，每好吟詩，而詞多鄙俚，故公以戲之。）遂皆大笑。然余賦才鄙拙，不能強爲豪爽，今齒已老，而詩格定，時時遣興，實有李老之風，足見公之知言也。熙寧中，余辟定武管勾機宜文字，公時牧鄆州，附所作詩一大軸，幷寄余詩曰：「流年直是隙中駒，別後情懷懶似疎。天上又頒新歲曆，床頭未答故人書。慇懃魚鴈功曹檄，狼籍盃盤上客魚。好在仲宣家萬里，從軍苦樂定何如？」未幾，公即捐館，迄今追念知己，每增感愴。

《邵氏聞見錄》卷一九　熙寧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糧料院。一日約康節先公同吳處厚、王平甫會飯，康節辭以疾。明日，茂直來，康節謂曰：「某之辭會有以，姑聽之。吳處厚者好議論。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執政，行新法，處厚每譏刺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會也。」茂直笑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厚席間毀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于府，某解之甚苦，乃已。」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五　《東皐雜錄》云：「蔡忠懷秉政日，吳處厚數干以差遣，得知漢陽，不如意。忠懷俄出守安陸，賦詩十絕。處厚乃箋注，文致其怨望，疏于朝。宣仁大怒，遂竄新州。處厚改知衛州，素餌硫黃，至是疽發于腦，自嚼其舌斷而死。」苕溪漁隱曰：余于《叢話》前集已載持正因吳處厚箋注其詩而得罪，今錄此事，以附益之，姑爲小人之戒也。

《揮麈錄》三錄卷一　蔡持正既孤居陳州，鄭毅夫冠多士，通判州事，從毅夫作賦。吳處厚與毅夫同年，得汀州司理，來謁毅夫，間與持正游。明年，持正登科，浸顯于朝矣。處厚辭王荆公薦，去從滕元發、薛師正辟于中山，大忤荆公，抑不得進。元豐初，師正薦于王禹玉，甚蒙知遇。已而持正登庸，處厚乞憐頗甚，賀啓云：「【略】處厚早辱埏陶，竊深欣躍。豨苓馬勃，敢希乎良醫之求；木屑竹頭，願充乎大匠之用。」然持正終無汲引之意。【略】其後，持正罷相守陳，又移安州。有靜江指揮卒當出戍漢陽，持正以無兵，留不遣。處厚移文督之。持正寓書荆南帥唐義問固留之，義問令無出戍。處厚大怒曰：「汝昔居廟堂，固能害我，今貶斥同作郡耳，尚敢爾耶！」會漢陽僚吏至安州者，持正問處厚近耗，吏誦處厚《秋興亭》近詩云：「雲共去時天杳杳，雁連來處水茫茫。」持正笑曰：「猶亂道如此。」吏歸以告處厚，處厚曰：「我文章，蔡確乃敢譏笑耶！」未幾，安州舉子吳擴自漢江販米至漢陽，而郡遣縣令陳當至漢口和糴，吳袖刺謁當，規欲免糴，且言近離鄉里時，蔡丞相作《車蓋亭》十詩，舟中有本，續以寫呈。既歸舟，以詩送之。當方盤量，不暇讀，姑置懷袖。處厚晚置酒秋興亭，遣介亟召當，當自漢口馳往，既解帶，處厚問懷中何書。當曰：「適一安州舉人遺蔡丞相近詩也。」處厚亟請取讀，篇篇稱善而已，蓋已貯于心矣。明日，于公宇冬青堂箋注上之。後兩日，其子柔嘉登第，擬授太原司戶，至侍下。處厚迎謂曰：「我二十年深仇，今報之矣。」柔嘉問知其詳，泣曰：「此非人所爲，大人平生學業如此，今何爲此？將何以立于世？柔嘉爲大人子，亦無容迹于天地之間矣。」處厚悔悟，遣數健步剩給緡錢追之。馳至進邸，云邸吏方往閤門投文書，適較俄頃時爾。先子久居安陸，皆親見之。又伯父太中公與持正有連，聞處厚事之詳。世謂處厚首興告訐之風，爲搢紳復仇禍首幾數十年，因備叙之。

《清波別志》卷二　神宗以忠武軍節度使、潁王嗣位，詔陞忠武軍爲潁昌府。時監許田鎮稅吳處厚，獻頌以紀其事，神宗褒嘉，即命擢用。首臺王禹玉謂當入館，次相蔡持正沮止之。

《萍州可談》卷一　吳處厚善屬辭，知漢陽軍，每謂鸚鵡洲，沔鄂佳處，欲賦詩，未就。一日視事，綱吏來告覆舟，吳問所在，吏曰：「在鸕鷀堰。」吳拊案連喝大奇，徐曰：「吾一年爲鸚鵡洲尋一對，未得，天畀汝也。」因得末減。

又　蔡持正自左揆責知安州，嘗作安陸十詩，吳處厚捃摭箋注，蔡坐此貶新州。其詩有云：「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處厚注云：「未知蔡確此時獨笑何事。」

作品本事

吳處厚《遊沃洲山真封院序》 念沃洲窟於一隅，無因而至，上下其心者數矣。近偶祇役於新昌，初甚不慊，徐而聞沃洲乃在其境，遂挈而東。【略】一日風甚寒，天姥甚雪，適會稽有移文，乘興便往，【略】因爲古格長韻以紀之云。

《青箱雜記》卷七 蘇緘，字宣甫，性忠義，喜功名。皇祐中，以秘書丞知英州。值儂賊作亂，他州皆不能守，獨緘捍禦有功，恩換閣職，尋坐事貶房州司馬。嘉祐中復官，權知越州諸暨縣。余與之同僚，常贈緘詩曰：「燕頷將軍欲白頭，昔年忠勇動南州。心如鐵石老不挫，功在桑榆晚可收。」後十有八年，緘知邕管，交趾叛，攻城，力戰陷歿。朝廷憫之，贈奉國軍節度使，贈謚忠勇。則所謂忠勇之謚，已先于余詩讖之矣。

又卷八 王安國作詩，多使酒樓，嘗語余曰：「楊文公詩有一酒樓：『江南堤柳拂人頭，李白題詩遍酒樓。』錢昭度詩亦有一酒樓：『長憶錢塘江上望，酒樓人散雨千絲。』今子詩有幾酒樓？」余答曰：「吾詩有二酒樓。」安國曰：「足矣。」蓋余有《題九江琵琶亭》小詩云：「夜泊潯陽宿酒樓，琵琶亭畔荻花秋。雲沉鳥沒事已往，月白風清江自流。」又余昔年嘗送客西陵，亦作小詩曰：「若耶溪畔醉秋風，獵獵船旗照水紅。後夜錢塘酒樓上，夢魂應繞浙江東。」

又 安國俊邁，而貌陋黑肥。熙寧中，與余同官于洛下，嘗謂余曰：「子可作詩贈我。」余因援筆戲之曰：「飛卿昔號『溫鍾夔』，思道通俛還魁肥。江淹善啖筆五色，庾信能文腰十圍。只知外貌乏粉澤，誰料滿腹填珠璣。相逢把酒洛陽社，不管淋漓身上衣。」安國由此不悅。

又卷九 神宗朝，皇嗣屢闕，余嘗詣閤門上書，乞立程嬰、公孫杵臼廟，優加封爵，以旌忠義，庶幾鬼不爲厲，使國統有繼。是時適值鄆王服藥，上覽之矍然，即批付中書，授臣將作監丞，敕河東路訪尋二人遺迹，乃得其家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因命絳州立廟，歲時致祭。余所上書，略曰【略】。

又卷一〇 富文忠公，尤達性理。熙寧中余守官洛下，公時爲亳守，遺余書，托爲訪荷澤諸禪師影像。余因以偈戲之曰：「是身如泡幻，盡非眞實相。況茲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清靜觀，妙法了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既又以手筆貺余曰：「承以偈見警，美則美矣，理則未然。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畫亦得，不畫亦得。就其中觀像者，爲不得；不觀像者，所得如何？禪在甚麼處？似不以有無爲礙者，近乎通也。思之，思之。」

《宣和畫譜》卷一二 王穀字正叔，【略】居郿城。邑之南城有小亭，下臨灃水，榜曰灃景亭，南通淮、蔡，北望箕、潁，川原明秀，甚類江鄉景物。吳處厚詩云：「亂鶯啼處柳飛花，拍拍春流漲曉沙。正是江南梅子熟，年年離恨寄天涯。」

《四六話》卷下 司馬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至大拜，四方賓客賀啓語稍過重者，必以書謝，卻而還之者至多。吳處厚爲太常博士，啓賀公曰：「伏以賢國之基，用其賢所以固國；忠民之望，擢其忠乃以得民。制命一頒，輿情共悅。恭惟某官道高致主，德裕庇民。磨涅而堅白弗渝，用舍而行藏自遂。蓍龜先見，昔已推其至誠；松柏後凋，今乃顯其孤操。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庶令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溫公手柬還之曰：「稱譽太過，不敢克當。」處厚復啓納之曰：「處厚前日喜公拜命，無階踵賀，輒貢短啓，敘致悃愊。伏蒙謙損特甚，乃謂稱譽太過，不敢克當，即時封還。使處厚既赧且惕，逃罪無地。比欲置而弗再，然又以前啓凡二十句，止百餘字，字皆摭實而言，殆無半語虛飾。故首敘國家輔佐須以忠賢爲本，而選用必先從民之望，如此則國家安而民悅。若公之進退出處，謂之忠賢耶，非耶？今既大用，然則天下之人悅乎？故啓稱『用賢所以固國，擢忠乃以得民』，蓋謂是也。又公在先朝專以正道輔拂，故啓稱『道高致主』。專欲惠養元元，故啓稱『德裕庇民』。久居散地，未嘗隕穫，故啓稱『磨涅而堅白弗渝』。力辭貴位，略不絆戀，故啓稱『用舍而行藏自遂』。往日之明則可謂『蓍龜之先見』，今日之事則足見『松柏之後凋』。然處厚復以大名之下，其實難副，故又愛公而申勸之曰：『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則庶幾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蓋此等事又在卒功終譽之後，當俟他日見之，乃知此啓幷無愧辭。今再遣一介仰塵左右，伏惟台慈，特賜收留。」溫公乃受焉。

著錄

吳處厚《青箱雜記序》　余自筮仕，未嘗廢書，又喜訪問，故聞見不覺滋多。【略】而所紀皆叢脞不次，題曰《青箱雜記》，凡一十卷。元祐二年春正月寅日謹序。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青箱雜記》十卷，右皇朝吳處厚撰。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青箱雜記》。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青箱雜記》十卷，朝散郎吳處厚撰。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黃朝英）〔吳處厚〕《青箱雜記》十卷。

又卷二〇九《**藝文志八**》《賦評》一卷。

《**百川書志**》卷八　《青箱雜記》十卷，宋朝散郎知漢陽軍吳處厚著。

《**國史經籍志・子部小說家**》《青箱雜記》十卷，吳處厚。

《**絳雲樓書目**》卷二　《青箱雜記》十卷，宋吳處厚。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青箱雜記》十卷，宋吳處厚撰。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七　《青箱雜記》十卷，宋朝散郎知漢陽軍吳處厚撰。

《**蕘圃藏書記**》卷六　《青箱雜記》十卷，抄本，俞子容守約齋藏書，正德辛巳夏六月晉昌唐寅勘畢。余向藏《青箱雜記》，近爲友人易去，適小讀書堆有此種，因復取之。其抄手似不及舊藏之精，而此亦出能書者手，非惡抄可比。通體無一舊人圖書，然中有紅筆增附小兒詩，知非俗筆，其爲名家儲藏決矣。末有俞子容云云，當從原本錄出，非眞跡也。己卯八月四日，天氣驟涼，晨起展卷及此，復翁書。

藝文

司馬光《送吳駕部處厚知真州》　暠託屏星駕，同隨丞相車。終朝容懶拙，經歲庇迂疏。共此趨雲闕，旋聞建隼旗。江淮一都會，遊刃必多餘。

王安石《送真州吳處厚使君》　江上齋船駐彩橈，鳴笳應滿綠楊橋。人爲漢吏知文法，當使淮人服教條。拱木延陵瞻故國，叢祠瓜步認前朝。登臨莫負山川好，終欲東歸聽楚謠。

雜錄

《**宋史**》卷三一四《**范純仁傳**》　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上之。諫官欲寘于典憲，執政右其說，唯純仁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略】及確新州命下，純仁于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

又《**彭汝礪傳**》　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確安州詩上之，傳會解釋，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又造爲危言，以激怒宣仁后，欲寘之法。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救，遂上疏論列，不聽。

又卷四七一《**蔡確傳**》　確在安陸，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爲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天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于是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范祖禹、左司諫吳安詩、右司諫王巖叟、右正言劉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遂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

張公庠

論述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張公庠》　官齋宴坐靜無嘩，鬬墨窗明日未斜。白鶴柳眠青萬縷，酒闌人唱《雨中花》。

《郡齋宴坐》《瀛奎律髓彙評》卷六《宦情類》方回評：公庠字元善，有《張泗州集》。皇祐元年馮京榜進士。五、六好。　馮舒評：句句無宋氣。紀昀評：三、四俚。

傳記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張公庠，熙寧中著作佐郎，元符三年五月以朝議大夫、尚書都官員外郎知青州，改蘇州。

紀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　張才翁風韻不羈，初仕臨邛秋官，郡守張公庠待之不厚。會有白鶴之遊，郡守率屬官同往，才翁不預。乃語官妓楊皎曰：「老子到彼，必有詩詞，可速寄來。」公庠既到白鶴，便留題云：「初眠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爲擁鼻吟。遠宦情懷消壯志，好花時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春愁閑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皎錄寄才翁，才翁增減作《雨中花》詞寄皎云：「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陰。據雕鞍馬上，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嗟壯志消沉。正好花時節，山城留滯，忍負歸心。　別離萬里，飄蓬無定，誰念會合難憑。相聚裏，休辭金盞，酒淺還深。欲把春愁抖擻，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憑欄垂袖，聊寄登臨。」公庠再坐，皎歌于側。公庠問之，皎前稟曰：「張司理恰寄來，令皎歌之，以獻台座。」公庠遂青顧才翁尤厚。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五家宮詞》五卷，【略】中大夫張公庠，【略】共五人，各百首。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張公庠詩》一卷。

傅增湘《宋書棚本四家宮詞跋》《宣和御製宮詞》三卷、《張公庠宮詞》一卷、《王仲修宮詞》一卷、《周彥質宮詞》一卷，宋刊本，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記宣和一、二、三，及張詞、王詞、周詞幾。宋諱慎、敦字缺末筆。以版式行格字體審之，決爲書棚本。昔年曾見錢新甫前輩所藏《棠湖詩稿》，正是此式，惟卷末有「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鋪印行」小字二行，此本無之，或刊之他卷末，茲帙以殘缺故不及見耳。【略】茲帙所存祇四家，其中張公庠詞題「卷第二」，周彥質詞題「卷第三」，王仲修詞題「卷第四」，蓋卷一爲和凝也。

雜錄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四　《侯鯖錄》云：張公庠自少能詩，一絕云：「一年春事又成空，擁鼻微吟半醉中。夾道桃花新雨過，馬蹄無處避殘紅。」苕溪漁隱曰：《雲齋廣錄》只載此詩後兩句，云是李元膺《遊春詞》，未知孰是。

張舉

論述

孔武仲《張子厚睦州唱和集序》　余友毗陵張子厚，出其《睦州唱和詩》一編曰：「爲我序之。」余往年在太學，子厚尚未冠，其爲詩已有駿逸驚人之言。其後，學之益有所到，而棄官不就，歸養于家，縱觀羣書。與賢士大夫相上下議論，間則虛弄筆墨，歸爲歌吟，紆徐曲折，窮古人之深處。而與之應和者，又多東南之才。未幾，得詩若干篇。夫詩之用於世久矣。其言隱約，而出入於

風諭比興之間，使人可以喜，可以慍。三代之際，會同燕享，必賦詩以見其志，所以察臧否，省禍福。爲國者又以此占治亂，知興亡，至于怨傷譏刺，道人情之所難言，而莫以爲忌。後世風俗寖衰，士之克己好善者少，于是有因詩之一言而得罪于世者。劉夢得棄置累年，白樂天謗及母子，凡坐此也。甚者父子相語，朋友相戒，曰詩不利於身，不可爲也。是亦不善處之而已。如子厚與諸君之作，優遊樂易，模寫風物，自爲嬉好，人亦知其不與世競，讀其言者，雖在朝市，而超然有汎江海入山林之心，方且皆喜慕稱歎，欲追而從之，又何怨怒之有？余於是益知詩之不能爲害也。元豐六年正月孔某序。

汪應辰《題呂子進集》 毗陵張子厚先生蚤登第，以侍親不出仕。既終養，遂家居。元祐間近臣屢薦，雖除官亦不就也。于待制特厚善，待制知睦州，子厚追送累日，別後寄詩云：「籬鶪雲鵬各有程，暫時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篷窗底，共聽蕭蕭夜雨聲。」此詩亦可想見其人。待制之孫金部員外出示家集，始得拭目，償所願焉，因記所嘗聞于集後。張先生名舉字子厚。

傳記

《宋史》卷四五八《張舉傳》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彊之仕，乃調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于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修于家，忠信行于友，聲名聞于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耻。崇寧四年卒，明年，詔以舉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紀事

《紫微詩話》 張先生子厚與從祖子進，同年進士也。張先生自登科不復仕，居毗陵。紹聖中，從祖自中書舍人出知睦州，子厚小舟相送數程，別後寄詩云：「籬鶪雲鵬各有程，匆匆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篷籠底，共聽蕭蕭夜雨聲。」先生少有異才，多異夢，嘗作《夢錄》，記夢中事，余舊寶藏，今失之。先生夢中詩，如：「楚峽雲嬌宋玉愁，月明溪淨印銀溝。襄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上玉樓。」又「無限寒鴉冒雨飛」、「紅樹高高出粉牆」之句，殆不類人間語也。紹聖初，嘗訪祖父滎陽公於歷陽，既歸，乘小舟泝江至烏江，還書云：「今日江行，風浪際天，嘗記往在京師作詩云『苦厭塵沙隨馬足，卻思風浪拍船頭』也。」汪信民於文無不精到，嘗代滎陽公作《張先生哀詞》云：「惟古制行，必中庸兮。【略】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其餘忘之矣。

又 張子厚先生紹聖中蘇、常道中題余授讀書卷後云：「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不知此何人詩也。

又 張子厚先生嘗遊山寺，詩有「凍僕堆堆依竈燎，山僧草草具盤飧。井丹已厭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之句，蓋寺僧具食極疏略也。

藝文

汪革《代呂侍講作毗陵張先生哀辭並序》 毗陵有隱君子曰張先生，孝弟脩于家，忠信行于友，而聲名聞于人，達于遠近。當世之鉅公偉人，莫不聞之。有過毗陵而不造先生之門者，人以爲耻。平居蕭然自得，凡世人之所趨而向者，先生不一經意。至接世俗而與之酬酢，則無一毫不中節度。人委之以事，未嘗以難易爲解。有造之者，爲設尊酒，一笑相樂，亦未嘗不欣然也。有勸之仕者，推挽雖甚力，終不應，固非若前世隱遁之士事詭激，甘槁薄，臞悴于山砠水厓，窮居獨遊，使影響昧昧，不聞于人，然後爲高也。而未嘗崇飾小節，要鄉黨宗族之譽。自少力學，于古書無所不窺，而時發爲詩，語皆清新，出人意表。其善于筆札，天性也。當世士大夫欲銘述其先人功德，圖不朽于後世者，得先生書以爲榮。既壯長，益放棄世事，遂以終其身，是可謂君子也已。先生諱舉，字子厚，用叔祖天章公昷之奏補郊社齋郎。治平四年甲科，調睦州青溪主簿。先生初無意于仕，又無兄弟之助，獨養其親，故力取科第以慰親志。既得，又不忍舍朝夕之養而從祿于他郡，朝奉君亦安于小官，不汲汲于世。先

生遂不赴青溪，終其身，人不能相吏。後用近臣薦起爲潁州學官，復不就。其後孫莘老、胡完夫、范淳夫及外臺交薦其能，蘇子瞻亦數言于朝，於是敕郡縣以禮遣，蓋將用之也，先生終不屈。嗚呼，今死矣！予以天章公壻，自先生幼時已異其爲人而親厚之，先生亦喜從吾兄弟遊。及長且老，凡四五十年間，其相與之意益以篤。有自東南來者，先生未嘗不導之以見予。予與之書，雖寸紙皆藏之，故其死也，予哭之尤哀。曾祖祕，給事中，祖益之，尚書郎，父次道，朝奉郎。其先江南人，給事爲李氏不能用，故亡。隨李氏入朝，以直道受知于祖宗。朝奉君仁孝慈祥，兄死，撫其孤猶己子，不欲遠去，屢以筦庫請于朝，終不大用于時。先生之節，蓋朝奉君成就之爲多。詞曰：維古制行，必中庸兮。出處用舍，道之從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山棲木茹，初無庸兮。鳥獸之羣，烏可同兮。偉哉先生，蹈厥中兮。達不苟進，退不窮兮。以仁爲爵，峻且崇兮。祿雖不富，義則豐兮。忠信孝友，施家邦兮。載瞻眉宇，心則降兮。激貪敦薄，助教風兮。固非亂倫，而潔躬兮。惠泉遼邈，山複重兮。窅然其深，如有容兮。桂枝相繚，蒨青葱兮。先生之廬，今一空兮。目極東南，涕沾胸兮。伸之以詞，寫予衷兮。

張載

論述

綜論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張載》 學行修明，養心事道，不苟仕進。西方學者，如載一人而已。若稍加優寵，所勸大矣。

司馬光《論張子厚謚書》 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

張舜民《乞追贈張載奏》 張載學際天人，誠動金石。義之所在，白刃可蹈，心有不厭，萬鍾何加。口如不能言，體若不勝衣。議論感激，凜如秋霜，雖萬軍之將，不足言其勇也。平居與人言，退然若不知讀書者。坐而講貫，剖判是非，談辨如流，雖滔滔江漢，不足方其廣也。著書萬言，名爲《正蒙》，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方之前人，其孟軻、揚雄之流乎。如荀況輩，不足望于載也。關中學者，靡然就之，謂之橫渠先生。

《朱子語類》卷九二 今朝廷樂章長短句者，如《六州歌頭》，皆是俗樂鼓吹之曲。四言詩乃大樂中曲。本朝樂章，會要、國史中只有數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詩》，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橫渠只學古樂府做辭，拗強不似，亦多錯字。

又卷一三九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宋濂《徐教授文集序》 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略】春陵（周敦頤）、河南（程顥、程頤）、橫渠（張載）、考亭（朱熹）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

呂柟《張子抄釋序》 橫渠張子書甚多，今其存者止二銘、《正蒙》、《理窟》、《語錄》及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于三原馬伯循氏。然諸書皆言簡意實，出于精思力行之後。至論仁孝、神化、政教、禮樂，蓋自孔孟後未有能如是切者也。

袁應泰《萬曆戊午本張子全書序》 斯道自孔孟而後，得其傳者莫盛于周、程、張、朱，其所論著與《四書》埒，有補于學者大矣。【略】張子立言，精深浩渺，豈余不佞所能窺測？

喻三畏《順治癸巳本張子全書序》 粵考雍州之域，土厚風樸，故其間多淳龐博雅，或以理學鳴，或以詞翰顯，論列非不爛然盈帙，哀然爲一代文章宗匠。至究其實，則支離衍蔓，無裨世教，君子奚取乎？今觀于橫渠先生所著而有感焉。

張伯行《康熙四十七年本張橫渠集序》 橫渠先生著《西銘》、《正蒙》，經學諸書，呂與叔撰《行狀》，以爲「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

來未之有也」。明道亦言「《西銘》道理，孟子以後無人及此」。是豈虛稱也哉？其學當時盛傳于關中，雖自成一家之言，然與二程昆弟首推氣質之說，以明性善之本然，而漢、唐以下諸儒紛議之惑泯焉。其有功性教，夫豈淺小哉！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張載》 數畝橫渠萬木青，畫棋暮粥坐談經。由來濂洛多風雅，豈獨東西勒兩銘。

分論

《與呂微仲書》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佛氏之說不可窮詰，此專就道理上一一辯駁，直使之無說自解。

《東銘》、《西銘》 尹焞《跋西銘》：橫渠先生作此銘，或疑同於墨氏之兼愛，寓書以問伊川先生，答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子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爲不及，不亦異乎？」《文章精義》：濂溪先生《太極圖說》、《通書》，明道先生《定性書》，伊川先生《易傳序》、《春秋傳序》，橫渠先生《西銘》，是聖賢之文，與《四書》諸經相表裏。《宋史》卷四二七《張載傳》：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略】。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宋元學案》卷一七：先生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作于一時，而《西銘》旨意更純粹廣大。程子曰：「《訂頑》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又曰：「《訂頑》之心，便可達天德。」朱子曰：「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孔子嘗有言曰：「仁人事天如事親。」《西銘》精奧確切，深有以發明孔子之意。程子以爲仁之體，蓋有見乎此也。

《賓退錄》卷二 讀橫渠詩，最愛其一篇云：「學《易》窮源未到時，便將虛寂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詞賦，用即無差問不知。」

傳記

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略】父迪，【略】卒於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於館舍，享年五十有八。【略】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遊，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略】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即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悅之【略】。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略】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略】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

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略】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略】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

《東都事略》卷一一四《張載傳》（存目）

《宋史》卷四二七《張載傳》（存目）

武澄《張子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范育《正蒙序》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于太白之陰，橫渠之陽，潛心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出也。間因問答之言，或窺其一二。熙寧丁巳歲，天子召以爲禮官，至京師，予始受其書而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歿于驪山之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浸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十有三年于茲矣。痛乎微言之將絕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呂與叔嘗作詩云：「文如元凱徒成癖，賦似相如只類俳。惟有孔門無一事，止傳顏子得心齋。」楊中立云：「知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橫渠《讀詩》詩云：「致心平易始知《詩》。」

又 橫渠先生張載作《克己復禮》詩曰：「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于中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

《賓退錄》卷二 古今詠史之作多矣，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蓋鮮。張橫渠始爲《解詩》十三章。《葛覃》曰：「葛蔓青長谷鳥遷，女工興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卷耳》曰：「閨闈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壘欲解痛瘠恨，采耳元因備酒漿。」

《宋元學案》卷一七 當康定用兵時，（載）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手書《中庸》一編授焉，遂翻然志于道。

又卷一八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卻如此不熟！」 又：朱子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己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張橫渠《崇文集》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九 《正蒙書》十卷，崇文校書長安張載子厚撰，凡十九篇。

又 《經學理窟》一卷，張載撰。

又 《西銘集解》一卷。張載作《訂頑》、《砭愚》二銘，後更曰《東》、《西銘》，其《西銘》即《訂頑》也。【略】有趙師俠者，集呂大臨、胡安國、張九成、朱熹四家之說爲一編，刻之興化軍。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張載集》十卷。

袁應泰《萬曆戊午本張子全書序》 郡伯沈公表章理學，刻行《周子全書》矣，復念張子郡產也，爲建橫渠書院，肖像以祀之，並刻其全書而屬序于余。

《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二 《張子全書》十四卷附錄一卷【略】。考載所著書，見于《宋史·藝文志》者，有《易說》三卷，《正蒙》十卷，《經學理窟》十卷，文集十卷。【略】此本不知何人所編，題曰《全書》，而止有《西銘》一卷，《正蒙》二卷，《易說》三卷，《語錄鈔》一卷，《文集鈔》一卷，又《拾遺》一卷，又採宋元諸儒所論及行狀等作爲《附錄》一卷，共十五卷。【略】張子之學主于深思自

得，本不以著作繁富爲長。此本所錄，雖卷帙無多，而去取謹嚴，橫渠之奧論微言，其精英業已備採矣。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九** 《張子全書》十四卷附錄一卷，宋張載撰。明徐必達刊本。 高安朱氏刊本。 嘉慶十一年上元葉世倬補刊本。

又《**續錄**》 同治九年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張子全書》十五卷，宋張載撰，清鈔本，三冊。

藝文

邵雍《**和鳳翔橫渠張子厚學士**》 秦甸山河半域中，精英孕育古今同。古來賢傑知多少，何代無人振素風。

司馬光《**子厚先生哀辭（張載）**》 先生負才氣，弱冠遊窮邊。麻衣揖鉅公，決策期萬全。謂言叛羌輩，坐可執而鞭。意趣少參差，萬金莫留連。中年更折節，六籍事鑽研。羲農及周孔，上下皆貫穿。造次循繩墨，儒行無少愆。師道久廢闕，模範幾無傳。先生力振起，不絕尚聯綿。教人學雖博，要以禮爲先。庶幾百世後，復睹三王前。釋老比尤熾，羣倫將蕩然。先生論性命，指示令知天。聲光動京師，名卿爭薦延。寘之石渠閣，豈徒修簡編。丞相正自用，立有榮枯權。先生不可屈，去之歸卧堅。孤嫠聚滿室，糊口耕無田。欣欣茹藜藿，皆不思肥鮮。近應詔書起，尋取病告旋。舊廬不能到，丹旐風翩翩。人生會歸盡，但問愚與賢。借令陽虎壽，詎足驕顏淵。況于朱紫貴，飄忽如雲煙。豈若有清名，高出太白巔。門人俱經帶，雪涕會松阡。厚終信爲美，繼志仍須專。讀經守舊學，勿爲利祿遷。好禮效古人，勿爲時俗牽。修內勿修外，執中勿執偏。當令洙泗風，鬱鬱滿秦川。先生儻有知，無憾歸重泉。

程顥《**哭張子厚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山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共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

高攀龍《**橫渠先生贊**》 洋洋乎盈眸而是者何物也？《易》也。子輿以浩然名氣，先生以太和名《易》。浩然者太和之充於四體，太和者浩然之塞乎天地。匪是不爲知道，不爲見《易》，故曰周公才美，智不足稱。

雜錄

《**晁氏客語**》 張子厚送人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鄒至完誦之。或謂程公闢所作，刻于石。

趙文《**陳竹性刪後贅吟序**》 《詩》之爲教，必悠揚諷詠乃得之，非如他經可徒以訓詁爲也。古之學《詩》者，必先求其聲，以考其風俗、本其情性。後世學者，不復知所謂聲矣，而訓詁日繁，去《詩》寖遠。漢人稱說《詩》解人頤，《詩》非痴物，說《詩》者必使人悠然有得於眉睫之間，乃爲善爾。近世橫渠說《詩》蓋得之，然不過數十章止，橫渠蓋姑爲之例爾。

王陶

論述

綜論

歐陽修《**送王陶序**》 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夫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于《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略】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于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東都事略**》**卷八五**《**王陶傳**》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也。爲人爽邁，眉宇韶秀，美書翰，博學能文。

周必大《**跋王樂道帖**》 當是時，雖有名臣比肩于朝，然是非無不相掩，

如(陶)劾陳升之則及史昭賜之兒，言郭逵則云文彥博之走吏、范仲淹之弄兒，又謂韓魏公久專國政，君弱臣強，乞行罷退。一夕疏吳長文之罪至數千言，皆見于司馬溫公《治平齋記》，欲不焚稿，得乎？

分論

《謝賜夏藥表》 《過庭錄》：(陶)又有《謝賜夏藥表》云：「陛下樂忠良之諫，而臣無入告之嘉猷；陛下賜藥石之良，而臣無盡言之苦口。」一時稱之。

《謝正字啟》、《謝自陳移守許表》 《四六話》卷下：王文恪公陶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據鞍矍鑠」須對「攬轡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爲聲律矣。文恪《謝正字啓》略云：「雕蟲篆刻，童子尚耻於壯夫；血指汗顏，斲者徒羞於巧匠。」又《謝自陳移守許表》一聯云：「有汲黯之直，未死淮陽之郊；無黃霸之才，願老潁川之守。」謂陳州淮陽郡，許州乃潁川郡，黃霸自潁川入爲三公，而我不敢願也，用事親切有工類如此。

傳記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二四范鎮《王尚書陶墓誌銘》 公諱陶，字樂道，其先京兆人。【略】公力學博通，慶曆二年舉進士甲科，調岳州軍事判官。丁孟夫人憂，歷杭州觀察、荆南節度二判官，以書判優等升也。用薦者狀，遷太常丞、知陝州閿鄉縣。未行丁父憂。【略】終喪除太子中允，管勾高陽機宜文字，編校史館書籍。韓丞相爲御史中丞，辟公監察御史裏行。踰月，復爲太常丞。【略】遷右正言，判登聞檢院。【略】尋判司農寺。【略】英宗即位，遷右司諫、尚書戶部員外郎、直史館、皇子伴讀兼管內國子監。俄修起居注，淮陽王府翊善，改潁王府。屬疾，請補外，潁王上表留公，乃知制誥，判司農寺。會陳、許、潁、蔡饑，爲安撫使。既還，奏事稱旨，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潁王爲皇子，以詹事召。未至，英宗上僊。今皇帝踐祚，進禮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充羣牧使，同三司、少府監裁損山陵浮費。未幾，爲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山陵儀仗使。【略】以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徙許州，入權三司使。歲餘爲翰林學士，以足疾請補郡，上七遣使留之，固請不已，于是爲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賜黃金百兩。頃之，徙河南府，即請汝州。既至乃乞致仕，上遣使敦諭不許，因請南京留司御史臺，許州待次，遂家許州六年。上幸東宮，念之，遷給事中。明年，起知許州，尋改鄧州。辭不行，復知河南府。【略】大享明堂，推恩宮臣，特遷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汝州，仍聽潁昌府便醫。既就道，大星隕于前，閏九月壬寅薨，享年六十一。【略】其在朝廷，勇于敢爲，不爲貴勢降屈。凡廷議，雖天子敦諭，不決不止，退就黜責，亦無慊也。【略】初爲小官時，歐陽公作《剛說》贈公，且戒以過。韓魏公知公者，韓丞相薦公者，及論事，則彈劾無所回避，世因謂文忠爲知言云。

《東都事略》卷八五《王陶傳》 (存目)

《宋史》卷三二九《王陶傳》 (存目)

紀事

《澠水燕談錄》卷八 萊公貶死雷州，喪還，過荆南公安縣。民懷公德，以竹插地，掛物爲祭，焚之。後生筍成林，以爲神，因爲公立祠，目其竹爲相公竹。王樂道爲記刊石，李承之有詩云：「已枯斷竹鈎私被，既沒賢公帝念深。仆木偃禾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

《四六話》卷下 韓子華丞相兄弟將相貴仕，爲潁川甲族，罷相後，得帥鄉郡，文恪賀啓曰：「夙推荀氏之龍，重致潁川之鳳。」謂荀氏八龍及黃霸守潁川致鳳凰之瑞也。

《過庭錄》 王陶樂道，哲廟居東宮時師傅也。哲廟登極，時王退閑，上力欲召用，陶表謝云：「羽翼已成，四皓不聞於再起；田園粗足，兩疏那見於復來？」遂不出。

《寓簡》卷四 神宗朝，王文恪公陶爲御史中丞，論宰相韓魏公不押常朝班，至詆爲跋扈。韓公力請去位，王公亦出爲郡。或謂王公之語太過，予以爲尊君重朝廷，固當防微杜漸如此。使爲宰相者人人皆忠賢如魏公，雖不押常朝班，未爲過也；不幸而有懷奸藏禍之臣，廢法而逼上，則將有御史抨彈之所不能止者矣。抑《春秋》之義責備於賢者，如魏公名德之重，蓋可以責備矣，王

公待之不輕也。予從其家得其《申中書狀》，尚可以想見其風采。今爲載之。

著錄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二四范鎮《王尚書陶墓誌銘》所著文集十五卷，奏議十五卷，詩十卷，《詩說》三卷。

《東都事略》卷八五《王陶傳》有文集二十七卷。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王陶《談淵》一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王陶詩》三十卷，又集五卷。

藝文

趙抃《寄酬蔡州王陶正言》 自顧愚無堪，老大何所用。得郡江湖來，一意雲泉縱。驚此西南身，連夕東北夢。乃知故人念，許與明月共。荆書一紙賢，季諾千金重。寄我瓊瑤篇，使得長諷誦。寒松有唳鶴，高梧有鳴鳳。何日謝知音，爲鼓商弦弄。

王安石《和王樂道讀進士試卷》 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變今嗟未能，於己空自咄。流波亦已漫，高論常見屈。故令俶儻士，往往棄堙鬱。皐陶叙九德，固有知人術。聖世欲爾爲，徐觀異人出。

雜錄

《邵氏聞見後錄》卷二七 俗語借與人書爲一癡，還書與人爲一癡。予每疑此語近薄，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云？後見王樂道《與錢穆四書》、《出師頌》，書函中最妙絕。古語：「借書一瓻，還書一瓻。欲以酒二尊往，知卻例外物，不敢。」因檢《說文》：瓻，抽遲反，亦音絺。注云：酒器，古以借書。蓋俗誤以爲癡也。

蘇頌

論述

綜論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章藁・蘇頌》 記問博洽，長於史學，國朝典故，多所練達。所學，宋敏求之比。宜編撰、檢討之任。

蘇頌《謝太傅杜相公書》 一日相公呼坐與語，因論文字，且索鄙作，乃蒙以文學見稱。他日，又承誨曰：「吾常見世之學文者，爲吏而或不事事，言吏政者又有脫略細故，而不爲文。頃聞吾子之當官，嚴上恭下，不失中道。辨論公文，不憚勞力。能爾，可謂善政事矣。」某既承是言，竊退而念之。夫相公之所謂文學者，經綸王道，表裏聖賢，言辭可以繼典墳之美，論議可以明當世之務，是豈章句之言、誦數之說足稱於其前乎？

范祖禹《薦士劄子》 臣伏聞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近乞致仁，陛下已降詔不允。臣竊見頌博聞彊識，白首好學，至於詳練國朝典故，尤非諸臣所及。熙寧中，王安石用選人李定爲御史，頌知制詔，封還詞頭再三，不肯草制，坐落職歸班，二年方除一郡。其後又爲姦臣所惡，追攝對獄，卒無一事，恐其進用，排斥在外。然先帝素重其博洽，召令修書，眷遇保全，以至今日，更歷夷險，操守不變。方今朝臣，資望履歷未有先於頌者。頌年七十有一，精力不減少壯之人。陛下左右宜得殫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臣竊慮頌別有陳請，伏望聖慈且留之經筵。

《丞相魏公譚訓》卷三 祖父喜王元之詩，以爲平易而淳深有古風。

又 祖父試館職《興王賞諫臣賦》，《吹邠迎寒詩》，胡武平爲考官，見之曰：「近歲唯馮當世與公在三上，賦對盡興王賞諫臣事，皆切中。如《吹邠迎

寒詩》，盡該一部《周禮》矣。」

又卷四 祖父受知二宋。嘗謁元獻公，曰：「舍弟子京於文章少許可，獨稱君文典重而清新。」及見景文，亦曰：「家兄丞相於文章少許可，每見公近文常稱歎不已。常云非獨句句有來處，兼意義清新，非近世之文也。【略】二公爲文不同，而皆相知如此。

又 祖父平生喜元、劉詩，尤愛其押韻精到。

劉安世《薦傅堯俞蘇頌可任大事奏》 蘇頌學問該博，練達典故。神宗朝任知制誥，以不草奸人李定爲御史詞，落職歸班，遂有重名。

汪藻《蘇魏公文集序》 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於前，歐陽文忠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於是，丞相魏國蘇公出焉，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覆而極於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於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已嫩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爲《華夷魯衛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考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

周必大《蘇魏公集後序》 若乃上爲人主所信，中不爲用事者所疑，下常見重於正論，惟丞相蘇公爲然。方仁宗右文，公在館閣者九年，英宗責實，公首預監司省府之選，神宗勵精，公則掌制尹京，出藩入從，眷奬尤渥。厥後大用於宣仁垂簾之際，榮歸於泰陵親政之日，歷事四朝，始終全德，獨爲儒學之宗。嗚呼，盛哉！

陸游《跋蘇丞相手澤》 某之先大父左丞，平生所尊事願學者惟丞相魏公。每爲門生言國朝輔相，德量巋然，莫如魏公與王文貞公旦，所謂築太平之基，壽宗社之脈，養天下之氣者。他相雖賢，莫敢望。觀此奏稿，可概見也。

朱熹《蘇丞相祠記》 熹少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故相蘇公之爲人，以爲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偉然君子長者也。熙寧中掌外制，時王丞相用事，嘗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其節，與李才元、宋次道並稱三舍人云。後得毗陵鄒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始終大節蓋章章如是，以是心每慕其爲人。屬來爲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爲問縣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而泉人往往反喜道曾宣靖、蔡新州、呂太尉事以爲盛，予不能識其何說也。然嘗伏思之，士患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有所怵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一不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爲之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祀焉，而記其意如此，以視邑人云。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蘇子容文慢。

《宋史》卷三四〇《蘇頌傳》 頌器局閎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于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爲人言，亹亹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蘇魏公集》七十二卷【略】。史稱頌天性仁厚，宇量恢廓，在哲宗時稱爲賢相。平生嗜學，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于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等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葉夢得《石林燕語》亦載頌爲試官，因神宗問暨陶之姓，頌引《三國志》證其當從入聲，不當從洎音，神宗甚喜。是其學本博洽，故發之於文，亦多清麗雄贍，卓然可爲典則。【略】頌文翰之美，單詞隻句，膾炙人口，即此亦可見其概矣。

陳壽祺《道光重刊蘇魏公文集序》 公以博學洽聞，重於天下五十餘年，卒用儒宗，爲時碩輔，閭巷聞名，朝野相慶。崇寧初，繪像景靈宮。【略】自熙寧後，國家之號令，朝廷之典冊，政事之得失，民生之利病，高視深思，陳義一本於忠恕。歷事五朝，名節始終。汪浮溪所謂「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古之大臣以道事君者也」。故其發爲文章，清麗雄贍，卓然足與功德相副，豈徒以詩筆名家而已哉！生平嗜學，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熟於臺閣故事，本末無遺，日月不差，雖士大夫家世、閥閱、名諱、婚姻、無不強記，然論者以爲在公特餘事也。

蘇廷玉《道光重刊先魏公文集後跋》 夫自古聖賢建不朽之業者，其精

神常周於數千百年以後，而使之聞風興起，而況爲其子孫者乎！公嘗序《小畜外集》曰：「見於行事之謂德，推以及物之謂功，二者立矣，非言無以述之，無述則後世不可見，而君子之道幾乎息矣。若乃德與功偕，文備乎道，嘉謨讜論見信於時主，遺風餘烈不泯於將來。」於虖！此公之論人，公之所以自道也。昔子朱子稱爲「道學淵深，履行純固，始終一節，出入五朝，高風聳乎士林，盛烈銘乎勳府」。是蓋將比古之所謂大臣者。

蘇萬靈《民國重刊蘇魏公文集緣起》 公歷事四朝，以儒宗而任宰相。高文典冊，概出其手。今雖去宋已遠，而讀其書，如見其人，非徒一代之事功也。蓋數十年之政教精神，亦將於我祖魏公之文，有攸賴焉。考我祖生平足跡所至，均有政聲，不徒萬姓謳歌，朝野倚畀，凡從事聖賢之學，而爲一世大儒者，彌益宗仰弗置。讀魏了翁文集云：「閩之文學以漳、泉爲最，而漳、泉又以同安爲最。」蓋爲我祖魏公言也。考亭朱子簿同安時，嘗建魏公祠於教思堂後，稱其爲偉然君子長者，以爲世範。蓋德澤之留貽至深遠已。

分論

《夏正建寅賦》 《丞相魏公譚訓》卷三：祖父言：年十六歲侍曾祖爲揚州通判，命作《夏正建寅賦》。賦成，曾祖曰：「夏正建寅，無遺事矣，汝異時當以博學知名也。」

《曆者天地之大紀賦》 《賦話》卷五：宋蘇頌《曆者天地之大紀賦》云：「制自清臺，得舉正履端之要，職由太史，盡觀文察理之宜。」又云：「亦何異魯經比事，舉二中以歲成，羲《易》窮神，合五位而象布。」融會兩漢《律曆志》，而出以疏宕，似平易而實精微。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帝王之道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中正之言，非補救之論也。

《暇日遊逍遙臺睹南華塑像獨置一榻旁無侍衛前無香火對之歆然起懷古之思因抒長句一千四百字題於臺上》 《丞相魏公譚訓》卷一〇：祖父平生喜讀《莊子》。及守濠梁，莊墓在開元寺，乃賦百韻詩，理趣曲盡莊生之妙。

《累年告老恩旨未俞詔領祠宮遂還鄉閑燕閒無事追省平生因成感事述懷詩五言一百韻示兒孫輩使知遭遇始終之意以代家訓故言多不文》 《丞相魏公譚訓》卷二：祖父以宮使歸潤，居化龍之新第，著《百韻詩》以代家訓。其述祖先基業，平生艱勤，遭逢始終之大綱，訓飭子孫，俾之謹守家法，無墜世緒也。 陸游《跋蘇魏公百韻詩》：右首一卷，丞相魏公謝事歸第且八十時作也。蘇端明賀趙清獻公，得謝啓云：「念平生之百爲，一無可恨。」某于魏公亦云。

傳記

曾肇《贈司空蘇公墓誌銘》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庚辰，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蘇公，薨于潤州。【略】公起書生，致位丞相，歷事五世，爲時元臣。退老于家，始終一德，可謂盛哉！【略】公諱頌，字子容，性警敏，甫能言，應對不類常兒。既就師學，力省功倍。未冠，出舉進士，輒據上第。是時魏公方處顯，公深自刻勵，敝衣徒步，所交皆當世豪雋。魏公任子當得京官，辭不就。再舉進士，爲別試第一，遂中其科。調漢陽軍判官，不赴，改宿州觀察推官，徙知江寧縣，有能名。丁外艱，服除，爲南京留守推官。歐陽文忠公時爲留守，政事一以倚公，府賴以治。皇祐五年，近臣連章薦公，召試，除館閣校勘，遷大理寺丞。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編定集賢院書籍。在館九年，廉靜自守。宰相富鄭公、韓魏公賢之，問所欲，懇求補外，二公益稱歎，乃以知潁州。【略】還，爲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略】入三司爲度支判官，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出爲淮南轉運使。神宗自在藩邸，聞公名，及即位，【略】召修起居注，判尚書禮部、祠部、三司磨勘司、太常寺。熙寧元年，擢知制誥，歷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提舉官告院，判司農寺，知三年禮部貢舉。【略】知婺州，徙亳州。歸，勾當三班院，加集賢院學士。未幾，出知應天府。【略】復召爲三班院、知銀臺司。會吳越饑，擇守，上曰：「蘇某仁厚，必能拊安吳人。」乃命知杭州。【略】踰年，召修國史，提舉中太一宮，進諫議大夫。元豐初，權知開封府，聽決精敏，上以爲能。有人告僧犯法，事連祥符舊令孫純，而所告法不當治，公杖告者遣之。或謂公縱純罪，有詔推鞫。獄成，公坐失杖罪而已。御史舒亶奏公與純連媚，不可以失論。降秘書監、知濠州。【略】歲中，起知河陽。【略】改知滄州。入辭，上曰：「朕知卿久矣，每欲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也！如卿直道，久而自

明。」公頓首謝。到滄數月，復太中大夫，召判尚書吏部。【略】官制行，罷集賢院學士，進通議大夫、吏部侍郎，以詳定勞及車駕視省恩，再遷光祿大夫。【略】會母喪，再遣中人弔恤，法賻外，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服除，授刑部尚書，詳定敕令；俄遷吏部兼侍讀，改翰林學士承旨。五年三月，拜尚書左丞。踰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前後歷典四選，銓綜有條，士無留滯。有自辯者，人人使盡其說，故雖不得所欲，亦心服而去。其修敕令，必本大體，爲侍讀，多所啓迪。及登丞弼，論議持平，務循故事，避遠權寵，不立黨援，進退人材，弗專主己，理有未當，亦不苟從。【略】八年三月，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九月，出知揚州。明年，除知河南府，公力辭，行復知揚州。三上書還政，授中太一宮使。紹聖四年，再告歸，乃以太子少師致仕。今上即位，遷太子太保。薨，年八十有二。前薨一日，猶接對賓客；臨終，神色不亂。公天資閎厚，有犯不校。【略】凡所施爲，主于寬恕，故天下稱爲鉅人長者。尤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築第京口，僅蔽風雨。比薨，來弔哭者，見其服用儉素，皆歎息而去。博學，于書無所不讀。圖緯陰陽、五行星曆，下至山經、本草、訓故、文字，靡不該貫。尤明典故，喜爲人言，亹亹不絕。學士大夫有僻書疑事，多從公質問；朝廷有所制作，公必與焉。每燕見從容，多所諮訪，公必據經引古，參酌時宜以對，上未嘗不嘉歎焉。至于因事建明，著在臺閣。如論郭皇后當祔后廟，侍講非師臣，不當坐講之類，其言甚衆，蓋不可一二舉也。【略】上以契丹通好百年，典章案牘，往往散逸，命公攟拾次比爲書。再期而成，合二百五十卷。書奏，稱善，賜名《華戎魯衛信錄》。【略】公爲文章，馴雅有體，尤爲宋元獻公兄弟所稱。【略】初，公從事南京，杜正獻公尚亡恙，嘗爲公道其平生出處，施設本末，且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其後，公更踐內外，以至得謝，爵齒名德，略相似焉，然則杜公可謂知人也已。銘曰：蘇姓之興，自周司寇。刑用中罰，有蕃其後。更漢逮唐，史不絕書。將相公卿，父子紹居。遭亂南遷，俟時而顯。英英翰林，施不及遠。是生僕射，爲宋世臣。德以承家，學維發身。其學伊何？海涵山蓄。問無不酬，鐘叩龜卜。其德伊何？玉質金相。見于言行，規圓矩方。不競不絿，則維其常。當義必爭，君子之剛。身有紬信，色無欣戚。吾誰黨讎，人孰惡斁？晚躋鼎軸，師保東宮。五朝元老，勇退齊終。樂安之亭，棲魄于此。尚對前休，公多才子。

鄒浩《蘇公行狀》（存目）

《東都事略》卷八九《蘇頌傳》（存目）

《宋史》卷三四〇《蘇頌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蘇頌《送鄭無忌南歸》 我家本南閩，處世苦羈寓。侍親從宦遊，東西遷者屢。因循歷年載，未識南中路。間歲至都城，始與里儒遇。

又《累年告老恩旨未俞詔領祠宮遂還鄉閑燕閒無事追省平生因成感事述懷詩五言一百韻示兒孫輩使知遭遇終始之意以代家訓故言多不文》 我昔就學初，髫童齒未齔。嚴親念癡狂，小藝誘愚鈍。始時授章句，次第教篇韻（我生五歲，先公口授《孝經》、古今詩賦，皆成誦。又令從諸父教學，不數年而誦五經，習《爾雅》，知聲律）。蒙泉企層瀾，覆簣期九仞。十齡獨侍行，千里赴朝覲。靡依心向吳，能事躬在浚。應門待賓客，睦族周分親。雖免逃杖脅，猶虞裕蠱吝（天聖中，先公服楚國太夫人喪，外除，自維揚赴調，適值外祖龍圖陳公出守餘杭，以先妣魏國太夫人久別，欲邀同行。時予十歲，獨侍先公入都。會盛文肅公在翰林，薦先公文館，法當投進所業，使予管勾裝寫進卷及接待賓客。相過諸公皆一時之望，予獲侍側，頗蒙獎顧。時盛仲謨學士坐中試予以省題詩，予即時賦成，尤見賞激）。十三從師友，羣彥得親近。箕裘襲素風，蘭芷漸腴潤（先公宰無錫日，即縣廳西圃開學舍延諸生，郡進士華直溫、新安閔從先輩數人同結課。予時十三歲，與從叔宜甫、山甫同硯席，預課試。後二年，先公通判洪州，又延鄉先生萬君特講書，予與諸父及臨川蔡元道、元翰昆弟皆同聽學。時南城李覯泰伯贊文謁先公，亦留館齋中，得以切磋，蒙益多矣）。佔畢自忘勞，攻堅常切問。六經日沉酣，百氏恣蹂躪。《禮》《樂》原夏商，《春秋》道堯舜。論《詩》識溫柔，講《易》知謙巽。《書》要通上古，史亦蘄盡信。復熟《中庸》篇，推名善惡混。楹書迨今存，手寫亦未泯。賴此漸摩益，稍知賢聖蘊（先公舉賢良，暇日試筆，手寫《中庸》一篇付予，令熟讀誦之，可以見性

命之理。其書至今秘藏篋笥)。十八隨鄉書,三冬閱文陣。同時韋帶倫,共試棘闈濬。少年事矜豪,屬辭少繩準。程文竟乖疏,貢籍果遺擯。(予十八預府薦,時主司吳正肅公頗以博學識題見奬,便許以遠到,自此士大夫稍稍稱道。明年春省試,以犯聲病格不收。時主文盛文肅公謂先公曰:「試文當在高等,以點檢官指摘詩中押聲聞字退落,誠可惜也。」)內負未蹉跎,不能忘起儥(既知以聲病黜落,遂刻意音訓之學。自爾頗知字書)。賞延輒辭官,雅志將自奮(康定元年乾元節,推恩近著,先公任中書舍人,欲奏薦。予乞且應舉。先公初不懌,既而大稱許,復勉以勤篤。又延建安黃晞先生數公置門下,及與長樂王深甫子直、清江劉原父、貢父兄弟同硯席,凡五六年。後予已忝科第,猶相從講論)。筆枯手成胝,眠稀目生暈。常患涉獵疏,肯效揣摩困?再上忝乙科,初筵習磨楯。綢繆結官課,奄忽罹憂疹。《靈光》未及賦,陟岵遽銜軫(後漢王文考父逸欲爲《靈光殿賦》,使文考往魯中訪求事迹。比還,乃獻此賦。父問其故,對曰:「爲文損思,慮大人思苦,今年高,不宜復爾。」父遂不作。先公常戒吾,令習六科,業未就而遭大禍,每痛不及文考之獻賦)。星行赴幃堂,雨泣護歸櫬。先疇閩嶺遙,寓舍京口近。葬營帶郭田,地得兼山艮(予登科初補宿州觀察推官,值先祖太尉薨背,先公持服寓金陵。朝廷特就移予知江寧縣,纔滿秩,先公在河陽下世。予星行護喪南歸,治命以泉山鄉里道遠不可歸,令于昇、常間卜葬謀居。既過京口,會故人錢起居子高作守,治館相留。時有道人自眞,善山水學,從予行常、潤數州,擇得今青陽墳地。起乳山,艮;來南走京峴,巽。岡西北枝艮落,即今先公墳。術者皆言善地,遂安葬。自此謀居郡中,占丹陽爲鄉里)。送往極充窮,拊存急賙賑。三釜須自謀,一官姑孟晉。恤孤逢舊知,溫故拾餘燼。【略】遂去州縣勞,入陪臺閣俊(予既除先喪,祖母徐國太夫人、先妣魏國太夫人在堂,及諸姑弟妹未婚嫁。家素無資,不暇擇祿。急趨銓調,授南京留守推官,食祿累歲。先友少師趙康靖公、少傅孫文簡公洎諸翰林連章薦文繼先世。蒙取索先公遺稿及予投贄,乞召試職名。先是,言事者奏近歲文館太冗,乞加愼選。時預試者如梅堯臣、宋敏修、楊充國、楊忱並弟慥,文辭皆入等,止遷秩或賜科名及陞差遣。逮予被薦,執政進呈云:「近臣薦父子文學優長。」仁宗問誰人子,執政以先公名對。上曰:「特與試。」乃試兩題,俱書高等。時翰林曾、胡、楊、田四公皆云:「近預試者唯馮京、蘇頌皆入高等。」因此遂得職。此並梁丞相所喻云)。校文摘三折,食貧歲四閏。君相嘉宿官,圭符假名郡。地望號優閒,公租稍充牣。二偏豐旨甘,百口免饑饉(予在館閣九年,與同舍陳述古、孫聖途俱請外補。久之無報,遂同見執政。丞相富鄭公問:「九年不遷,未有前比,莫且別移一京局。」予再三言食貧且久,難更伺候。翌日特爲奏陳,獨予得汝陰善郡。陳、孫歲淺,得常、郢,皆常調也)。方喜私願諧,遽叨召音迅。素非幹時才,屢試投虛刃。治績愧無聞,官資謬超進。持橐入記言,演綸漫燥吻。事無補毫分,心常懷憤懣。一言偶寤意,三已固無慍(予守潁將二年,忽被召遷府界提點。逾年,徙三司度支判官。又二年,出爲淮南轉運使。神宗初登極,因送邊使還,陛對,特蒙訪問北邊事,頗合旨,仍宣諭二府。故到淮南纔五月,召還修起居注,遷西掖掌誥。二年,因論差除御史事,蒙中札召對,詢問本朝故事。上初甚以爲然,及有褒語,無何執政以爲違忤,見黜歸班,趨常朝者一年半。遇恩出領東陽,移譙郡。還朝兩領三班銀臺,又出南都,知餘杭。入爲史官,尹京府。以孫純、陳世儒事貶濠梁,凡五換推,及入對獄,卒無一事絓吏議,乃罷濠領孟。辭以先公薨逝之地,改知滄州)。再違金門籍,七換竹使印。賜環元豐初,解組橫海鎭。虜信使約修《周官》預詳擱。上號太宮辰,奉冊陪發軔。復土裕陵日,杖桐方守殯。陰趨七月期,莫從百夫殉(予到滄纔數月,上喻執政云:「要蘇某來修一書,速命召歸。」遂有判吏部修官制之命。及進對,上曰:「朝廷與契丹通好歲久,故事儀式,舊章案牘,遺散者多。每使人來生事,無以折證。朕欲裒集國朝以來至昨代州議定地界文案等,以類編次,爲一朝典章,使後來得以稽據。朕思非卿不能成之。」又宣諭云:「近日修書臣僚多遷延歲月,只如密院機要已七八年,近方奏請差人檢閱,已令罷之。卿該通勤敏,此書何日可成?」對以「案籍浩大,幾數十架,急急編次,亦須二年。不知果可成就否」。上曰:「二年了得甚善。」有旨就樞密院第四廳置局,仍許辟官檢討,指射密院人吏。于是曉夕比次,逐時面奏,商議立例類,不逾期成書二百五十卷。奏稿日,上大喜,乃御筆賜名《華戎魯衛信錄》。是年南郊,加上仁宗、英宗徽號。予預五使,奉冊乘輅入朝。明年,先帝升遐,予適丁先太夫人憂,寓維揚,不得預挽紼之列,于今痛恨)。衰麻雖未除,淚血猶未拔。誤被兩宮知,首頒一札訊。入長天臺班,復冠鼇坡峻(太夫人服除,蒙詔書已除刑部尙書,令乘驛赴闕。逾月,改吏部。二年,除翰林承旨)。拔擢登台司,咨兪陪坐論。屬時久承平,狡羌未誅震。任重才難勝,位高躬易隕。丹衷徒蹇蹇,明誠乏斤斤。靡憚嘖言煩,姑守王臣藎。聖

神眷始終，進退禮周盡。禁殿陟青規，琳宮叩虛牝。再辭淮海藩，未許丘園遜（予自承旨拜左丞二年，忝中揆又一年，言者論臺雜牽復事，云予獨主之。予聞言即時出省，歸私第待罪。同列見喻云：「且須翌日見上，略叙陳，然後求罷，貴全進退之禮。」予答以宰相一有人言乃是物議不允，豈有解紛之理。連上三削一劄，獲罷。拜大學士，領集禧觀使，恩禮優異，近歲未有。中謝日，兩宮褒語：「知卿無他意，只是避人言。」其年出守維揚。再告老，復有宮使之命，許還丹陽）。風霜經六紀，蓬葆垂兩鬢。躬閒猶冠帶，祿厚足儲餫。貢餘香龍團，上尊白羊醞。歲時荷恩霑，漿藿對饋賚（予久參近著，俸賜甚厚。然族大家虛，贍給常苦不足。故每飯不過一肉，非賓客未嘗飲宴。每蒙恩賚，極知慚感）。春園乘閒灌，冬戶隨時墐。入對書甲乙，出驅車薄笨。扶杖拜先塋，攜觴問田畯。蕃室倦掃除，棋几聊憑隱。養浩希子輿，學生同祝腎。念昔多艱勤，誨爾宜悱憤。見賢弓在檠，遇事驂從靳。競情思昔非，視舌知柔韌。高門訓序畏（早聞先訓，以謂門第高華，可畏而不可恃。予刻心遵守，常以爲戒。後因讀《柳氏訓序》，乃有此語，欲使爾輩知之，以代韋弦），刊腹摩兜愼（穀城國門有石人，刊其腹曰：「摩兜鞬，愼勿言。」唐劉洎少嘗遇異人，謂之曰：「君當佐太平，得富貴，然宜愼兜鞬之爲戒。」洎後爲侍中，以議論不常獲譴）。名教樂有餘，異端戒多紊。其要本誠明，烏在問圓頓。美璞不雕琢，安得懷瑜瑾。良器不深藏，渠能免瑕璺。學問不沾洽，何由垂望聞。操守不堅純，久必成緇磷。進修欲及時，行違要無悶。士行惜分陰，伯陽歎往運。當年倘因循，晚歲必悔恨。更思祖先勳，相傳清白訓。世胄閩與吳，宗姻期及絻。衣冠布中外，椽土無尺寸。逮吾老鄉閭，始得營畦畛。蝸廬庇風雨，稷田助饔餴。幸與仁智鄰，仍遠市城慁。沈侯東陽居，陸叟頤山遯（陸希聲退居陽羨，自稱頤山遯叟）。出處雖殊途，豐約已過分（予初置京師西岡宅，甚隘陋。罷相日，二府諸公見過，以爲不稱相第。予答以曾高以來，忝仕朝廷，下逮子孫輩已有官，而四方無尺椽寸土。今有此第，已爲過分。比還潤，又營此居處，及近創少沙田，追思先世已爲華奐，若非遭遇上恩，何由至此。但恨未有報國之地耳）。考室俟構堂，肥家在忍順。常使棣華榮，無致荆枝忿。中遘須自妨，外誘不可徇。懼爾志悠悠，故吾言諄諄。力行儻不渝，家聲期遠振。

又《謝改祠部員外郎表》 始以文詞而得仕，寖階儒雅之並遊。校石室之書，未終編次；綴金閨之籍，久污周行。間叨出守之行，頗遂自營之便。薦更內外，靡效涓塵。徒殫累久之勤，甫應攸司之比。曲推天奬，擢置郎曹。仍因詞館之舊規，得躐冰廳之近署。仰承渥命，實爲非次之榮；俯揆庸材，奚稱清班之選。

又《謝改度支員外郎表》 始充賦于有司，遂策名于乙等。脫巾從仕，寖牽俗吏之爲；給札試言，俄玷文林之選。既效刊讎之業，復參典領之司。贊蘊禮于奉常，預紬書于天祿。棲遲數職，涉歷八期。愧非博洽之能，靡有發明之效。每循涯分，敢計淹通。向以私便而自陳，蒙假近封而試守。出頒條詔，姑度時之所宜；上體朝廷，惟恤民之是務。徒內殫于心慮，曾未效于毫分。

又《淮南轉運使謝上表》 始自書坊，出分使竹；俄從寰服，入佐計籌。粗收歲月之勞，蔑著毫分之效。豈謂伏遇皇帝陛下察庶工之任事，矜久職之良勤。拔于省僚，授以利柄。

又《潁州謝上表》 臣顓侗所稟，識蘊無奇。承家學之緒餘，冒詞科之等次。獲參仕綴，甫紐吏文。以小材積日之勞，例獲散秩；預尚方給筆之召，遂齒清流。暨入直于文林，亦更塵于事局。贊奉常之典禮，講練非精；定廣內之圖書，繙酬未究。竊自營于私計，因上乞于外官。國體務寬，詔恩垂可。

又《謝知制誥表》 臣者衰緒微生，寡聞淺識。少而好學，竊慕聖賢之所存；勞而無功，遂以顓愚而自守。夤緣科級，涉歷士階。始課簿書之勤，稍遷京寺；再叨翰墨之薦，獲玷詞林。亦嘗典禮曲臺，校文中秘；假麾潁、亳，案治寰畿。贊大農之計籌，預商利筦；持使者之華節，薦領事權。奔馳未效于小勤，趨走遽蒙于迅召。超從冗外，入奉清閒。對仗分班，幸識侍臣之貴；研螭記事，多慚良史之能。每懷踰分之憂，姑守宿官之願。不圖進拔，特出睿衷。命試可于公槐，遂躐登于星掖。

又《婺州謝上表》 昨奉敕差知婺州軍州事，已于二月二十四日到任訖者。濯已然之深咎，推不次之優恩。析以省符，委之州政。彷徨去國，徒結戀于軒墀；黽勉之官，良有愧于民吏。【略】向緣職守，輒議詔除，蓋狃習于故常，致久格于成命。稽違有禁，合寘于嚴科；在宥推仁，止鐫于近籍。恭趨朝請，甫越歲華。屬均宗祀之釐，遂假東陽之守。

又《亳州謝上表》 先朝置之詞館，粗歷中外之煩；陛下擢之掖垣，久侍清閒之燕。然以才微寵過，效薄釁深。果積愆尤，上繫含貸。還省曹之舊秩，日奉外朝；剖使竹之新符，出爲方郡。甫周歲琯，未著事勞。不圖易地之優，遂

竊維藩之重。

又《謝集賢院學士表》 偶由鉛槧之勞，稍躐閨臺之序。履歷中外，不離刀筆刑名之間；拔擢顯華，遂階言語侍從之列。每念逢辰之幸會，常期盡瘁以匪躬。當官而行，竊效古人之守；不學無術，尚拘流俗之爲。果自觸于嚴科，坐鐫除于近籍。奉朝逾歲，姑勤夙退之恭；假守二藩，已就外遷之例。不圖名姓，尚簡纘旒。未終更戍之期，忽被召還之命。【略】臣早預校讎，殆周旋于二紀；今叨選用，復冠冒于諸儒。

又《南京謝上表》 間以敗官而罹責，久從散秩以偸安。去國三年，屢涉江湖之險；長民二郡，未施犬馬之勞。俄賜覲于天臺，繼備員于武選。再原郊霈，復賓書林。直廬方識于故棲，近輔遽叨于外補。保釐東國，固慚維屏之非才；密邇中都，茲幸承流之易治。

又《杭州謝上表》 一昨代還睢甸，攝職京司。日奉內庭之朝，預陪近著之列。會江吳之闕守，方淮海之洊饑。昃食宵衣，上軫帝心之慮；雄藩督府，遽叨使節之榮。

又《濠州謝上表》 伏奉告命，降授秘書監依前充集賢院學士知濠州軍州事，已于今月日到任禮上訖者。治劇政乖，坐絓有司之議；免官責薄，特寬投裔之誅。獲領左符，出居善地。彷徨去國，但追省于前非；怵惕臨州，固不遑于寧處。

又《滄州謝上表》 初析盟津之符，既容自免；重假浮濱之節，復出殊私。逮于臨遣之辰，賜以清閒之對。謂臣之數奇多難，特軫淵衷；勉臣以直道自明，屢形天語。

又《謝吏部侍郎表》 荏苒歲時，愧無塵露之益；間關憂患，寖傷齒髮之衰。一昨誤被甄收，預聞制作。迂儒曲學，何補舊儀之遺；近列清曹，並塵虛授之獎。況具員之初備，在首舉以尤艱。恩以假人，用非有次。勉臨所治，益畏攸箴。

又《謝光祿大夫表》 臣材資弗茂，遭遇最先。出入禁闥者十有六年，典領銓衡者兩登三品。

又《謝除刑部尚書表》 荷先帝之誤知，歷近班之煩使。萬分未報，三黜終收。初復省曹，首列周卿之貳；旋罹家禍，遽聞荆鼎之成。痛交切于君親，慮將塡于溝壑。偶延視息，獲遘聖明。方周祥禫之期，忽被絲綸之詔。

又《謝吏部尚書表》 臣行能無異，齒髮已衰。緣積日之久勤，荷四朝之樂育。服喪去國，逮素韠之外除；賜詔還臺，預荷稟之入侍。總司刑典，僅易時暉。惟案牘之是親，無閱閱之可紀。敢期鴻造，弗責罔功之尤；特錄舊資，就遷司列之長。

又《乞致仕表》 仁祖知家世之儒者，擢居鉛槧之司；英宗念履歷之歲深，授以臺省之秩。先皇帝臨御之日，賞拔最先，召自漕輸，賓之禁從。聲過實而毀至，福逾分而災生。失于求全，終以獲罪。仕嘗三已，猶蒙簡記于清衷；望絕九重，終見收還于舊物。方膺器使，遽遘家艱。三年之視息尚存，二聖之龍光曲被。遷司會吏刑之任，預邇恩講讀之員。愧非銓藻之能，靡續金華之業。頻更歲月，俄至耄昏。日暮天寒，固有倦飛之歎；鐘鳴漏盡，宜無疾走之思。徒切戀軒之心，已殫戴嶽之力。載稽年禮，盍自退休。

又《謝尚書左丞表》 以七十衰頹之年，遘二聖重雍之運。典衆職之務，既不能振舉于朝規；侍清燕之閒，又無以發明于聖學。浸淫歲月，靦媿面顏。亦嘗自訟以告歸，猶念上恩之未報。詎謂聖神之圖任，思用老成；曲收簪稟之舊人，使參大議。

又《謝右僕射表》 出入四朝，殫竭千慮。居官任職，非汲黯社稷之臣；激濁揚清，無山濤廊廟之器。徒以遭逢既久，憂患兼深。差池寖迫于桑榆，蓄縮每懷于枌梓。詎期晚節，猶玷榮塗。荷二聖之甄收，首六官而進用。薦陪經幄，繼直禁林。省轄左綱，輔政未收于薄最；天臺右相，位槐遂列于上司。忽驚非次之恩，屢上固辭之請。循牆而走，漫勤三命之恭；坐廟以行，深負萬人之望。

又《揚州謝上表》 仕歷四朝，晚登三事。荷旒明之委照，謂無他腸；顧衰職之闕遺，曾微小補。卒致煩言之嘖，未從司敗之誅。伏奏引年，屢丐上還于榮紱；清衷恤老，特令置使于眞祠。徼倖實多，靦慚非一。豈意衰遲之景，尚蒙岳牧之咨。

又《謝致仕表》 早嘗更于器使，老猶冒于寵光。福過災生，幾致膏肓之疾；鐘鳴漏盡，未知骸骨之歸。奏封屢黷于邃旒，俞音特加于命數。仍循舊相之比，躐遷儲秩之榮。【略】全其晚節，賜以餘齡。非惟示覆載之不私，抑亦見生成之曲盡。

《丞相魏公譚訓》卷一 祖父嘉祐中奉詔同修《本草圖經》，時掌禹錫大卿爲長官，博而寡要，昧於才識。筆削定著，皆出祖父之手。

又卷三　神宗問祖父：「卿家必有異書，何故父子皆以博學知名？」祖父對曰：「臣家傳樸學，唯知記誦而已。」上曰：「此尤難也。」祖父云：「吾收書已數萬卷，自小官時得之甚艱。又皆親校手題，使門閥不墜。」

又　祖父言：幼時在無錫與華直溫、閔從先、山甫二叔相處。在洪州則李泰伯，曼君特先生，二蔡賢良。及居京師，又得黃鼇隅、王深父、子直、劉原父、貢父、呂縉叔、曾公孚先生相與切磋琢磨，日有所資，至於學成。乃知取友之益，不可忽也。

又　祖父年十六，省試《斗爲天之喉舌賦》。盛文肅主文，見曾祖曰：「賢郎已高中，而點檢試卷者謂以聲聞（去）爲聞（平），爲不合格，遂黜。」祖父自是始切意字學，發明爲多。

又　祖父與呂縉叔、王深甫、子直諸公改正《元和姓纂》，以朱勾細字籤頭，證定甚奇。又改《水經》，尤得其全，比世本增多。皆藏於象先，可以爲寶也。

又　祖父取平日鈔節，分門類令子孫輩傳寫二百冊，古今類書莫及焉。嘗云：「門類最難譔名。」

又　祖父在館閣九年，家貧俸薄，不暇募傭書傳寫秘閣書籍。每日記二千言，歸即書於方冊。家中藏書數萬卷，秘閣所傳者居多。

又卷四　祖父謁王原叔，因論政事，仲至侍側。原叔令檢書史，指之曰：「此兒有目錄之學。」

《卻掃編》卷中　熙寧間蘇丞相奉使契丹，道過北京，時文潞公爲留守，燕會款洽，公因問：「魏收有『逋峭難爲』之語，人多不知逋峭何謂。」蘇公曰：「聞之宋元憲公云事是不經，蓋梁上小柱名，取有折勢之義耳。」蘇公以文人多用近語，而未及此，乃用是語爲一詩，紀席上之事，獻文公曰：「高燕初陪聽拊鼙，清談仍許奏揮犀。自知伯起難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舞奏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東西。荷公德度容狂簡，故敢忘懷去町畦。」

又　蘇丞相子容留守南都，劉丞相莘老簽書判官事，時年尚少，蘇公大器之。元祐中，劉公爲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蘇公爲尚書左丞，同秉政。嘗因祠事，各居本省致齋，劉公有《夜直中書省寄左丞子容公》詩曰：「膺門蚤歲預登龍，僉幕中間托下風。【略】」蘇公和曰：「五年班綴望夔龍，曾托帡幪庇雨風。末路自憐黃髮老，蚤時曾識黑頭公。升沉不必交情舊，出處雖殊趣舍同。漫扣蕪音答高唱，終慚下管應清宮。」蘇門下子由時爲右丞，亦和曰：「雷雨年年起卧龍，穆然臺閣有清風。【略】」時朝廷和此詩者甚衆，往往見于名士文集中。

作品本事

蘇頌《元豐己未三院東園作十四首序》　元豐戊午夏，予尹京兆，治陳氏獄，言者以爲推劾不盡，詔移大理。而理官推迹陳氏姻黨干求府政，縱出重辟，事下御史推求。己未歲，予自濠梁赴臺訊鞫，卒不涉干求之迹。而大理反有傅致之狀。雖蒙辯正，聽命久之，不得出。邑邑不已，作詩十篇記一時事，非欲傳之他人，但以示子姪輩，使知仕宦之艱耳。

《丞相魏公譚訓》卷四　祖父爲《韓康公挽詞》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尊。」又爲《呂申公挽詞》云：「兩朝京兆尹，三世老司空。」皆切當。康公秋試、省試、殿試皆第三，自樞副參預拜相，後爲史館。而申公與稚卿皆尹京，文穆、文靖父子皆爲司空云。

《石林燕語》卷一　元祐垂簾，呂司空晦叔當國。元日，欲率羣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慶會稱賀之禮。宣仁謙避不從，止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內東門拜表而已。蘇子容當制，作手詔云：「顧惟菲涼，豈敢比隆於先后；其在典法，亦當幾合於前規。」是歲，進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壽春朝近外廷，詔恩不許會公卿。即時二史書謙德，只使羣臣進姓名。」

又卷二　集賢院學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爲名而品秩自從其官。故吳正肅公以前執政，資政殿大學士，劉原甫以從官翰林侍讀學士，皆以疾換授，蓋不爲要職也。然在學士之列，視待制則爲優，故元厚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神宗）即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爲閑，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兼領。」又云：「惟其恩數之優，當有官儀之別。亦嘗自言於公府，豈敢取必於僉諧？」

又　官制行，內兩省諸廳照壁，自僕射而下，皆郭熙畫樹石，外尚書省諸廳照壁，自令僕而下，皆待詔書《周官》。蘇子容時爲吏部侍郎，《謝幸省進官

表》云：「三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典《周官》，願謹書屏之戒。」

又卷九 呂寶臣爲樞密使，神宗欲用晦叔爲中丞，不以爲嫌，乃召蘇子容就曾魯公第草制。中云：「惟是一門公卿，三朝侍從，久欲登於近用，尚有避於當塗。況朕方以至公待人，不疑羣下，豈以弟兄之任事，而廢朝廷之擢才？矧在仁祖之時，已革親賢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卿。」著上意也。晦叔既辭，上命中使押赴臺。禮上，公弼亦辭位，不從。

《容齋四筆》卷四 杜祁公罷相，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以南郊免陪位恩，連進至太子太師，年八十而薨。蘇子容初筮仕爲南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處本末，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及蘇更踐中外，名德殊與之相似。集中有《謝杜公書》，正叙此事。其罷相也，亦以太子少師致仕，進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賢謂貴人往往善相人，以所閱多之故也。

《二老堂詩話》 蘇子容丞相元豐戊午歲尹開封，治陳世儒獄，言者誣以寬縱請求。是秋亦自濠州攝赴臺獄，嘗賦詩十四篇，今在集中，序云：「子瞻先已被繫，予晝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

《玉海》卷四 （元祐）七年四月二日，詔左丞蘇頌撰《渾天儀象銘》、《頌》，又圖其形製，著爲成書上之，詔藏祕閣。

《宋史》卷三四〇《蘇頌傳》 因陛對，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患修書者遷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年。」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

著錄

曾肇《贈司空蘇公墓誌銘》 有文集若干卷。

汪藻《蘇魏公文集序》 公歿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集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奏、章疏、誌銘、雜說若干，使藻與觀焉。藻少誦公文，以不獲拜公爲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於蘇氏。宋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

周必大《蘇魏公文集後序》 平生著述凡若干卷，翰林汪公彥章爲之序。某嘗得善本於丞相曾孫玭。適顯謨閣直學士張侯幾仲出守當塗，欣慕前哲，欲刻之學宮，布之四方，使來者有所矜式。其用心可謂廣矣，故以遺之而紀於後。淳熙十三年十月一日。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蘇魏公集》七十二卷，丞相魏國公溫陵蘇頌子容撰。【略】集前、後序，汪藻、周必大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蘇魏公集》七十二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蘇頌集》七十二卷。又《略集》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蘇魏公文集》一部二十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蘇魏公文集》二十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蘇頌集》七十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蘇魏公集》七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蘇魏公集》七十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略】集爲其子攜所編，《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皆作七十二卷，今本與之相合，蓋猶原帙。惟《藝文志》尚載有《外集》一卷，而今本無之，則其書已佚也。

《季滄葦藏書目》 宋《魏國公蘇頌文集》七十二卷，二十四本，宋刻。

陳壽祺《道光重刊蘇魏公文集序》 嘗撰《漢唐故事》、《魯衛信錄》、《渾天儀象》、《本草圖經》，今其書或傳或不傳。文集七十二卷，公子刑部侍郎攜所編，汪藻序之。今存本與《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符合，幸無闕佚，惟失《外集》一卷耳。【略】往望坡尚書撫浙，壽祺請於文瀾閣錄出是集，藏尚書家。公裔孫鼇石兵備在京師，嘗郵書從壽祺咨訪。及守姑蘇，令人就武林重鈔二帙，校鋟於吳門，而以副本屬壽祺爲序。【略】道光十有一年辛卯仲春，三山後學史官陳壽祺謹序。

蘇廷玉《道光重刊先魏公文集後跋》 先魏公文集七十二卷，宋槧本久已無存。道光庚寅，廷玉守蘇州，陳恭甫太史來書，命就武林文瀾閣重鈔校鋟，以公同好。廷玉亟令人錄出副本，乞序於太史，太史喜而序之。後以宦轍奔馳，校讎未就，每往來齊、魯、秦、蜀，車塵馬跡，必藏行篋以自隨，不敢忘也。今歲歸里，乃得陳念庭學博覆校之，考證完善，即付諸梓，以畢十年心事，

時則道光壬寅七月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三　《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影寫宋刊本。

《儀顧堂題跋》卷一一《影寫本蘇魏公文集跋》　《四庫全書》著於錄。影寫宋刊本，每頁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每卷有目，連屬篇目。前有汪藻序，「構」字注「太上御名」，蓋從宋刊影寫者。卷一至十四，詩；卷十五至二十，冊文、奏議；卷二十一至二十八，內制；卷二十九至三十六，外制；卷三十七至四十六，表；卷四十七至五十，啓；卷五十一至五十四，碑銘；卷五十五至六十二，墓誌銘；卷六十三，行狀；卷六十四，記；卷六十五至六十七，序；卷六十八，書；卷六十九，札子、青詞；卷七十、七十一，祭文；卷七十二，雜著。首尾完具，毫無缺佚，尚是蘇攜所編原本，未經後人竄亂。嘉慶中，閩中蘇鼇石方伯重刊是集，求舊抄不可得，從文淵閣借錄付梓，可見此本之難得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舊鈔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蘇魏公集》七十二卷，宋蘇頌撰。明刊本。　《季目》有宋刊本。　近年閩中刊本。　振綺堂有鈔本。

又《續錄》　宋乾道辛卯施元之三衢刊本。　八千卷樓有精鈔本。

蘇萬靈《民國重刊蘇魏公文集緣起》　魏公生於同安，而其文集乃藏於武林文瀾閣。清道光間，四川節度叔祖鰲石公重梓行世，屆今日久，是集流傳漸少。萬靈以先祖道德功名，有宋大儒尚力爲表彰，爲之子孫者，尤應黽勉從事，重行刊印，俾後之讀其文者，有以景仰先賢，而共爲淬厲。安知在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萬靈無似，僅能道揚先嫩，未有補報萬一，良深愧怍。然思古之樂官，尚抱殘守缺以傳其人，況《魏公文集》七十二卷，昭然如日星之明，任其若存若亡，可乎哉？用特邀族人耀庭、舜卿等備資印刷，庶景仰魏公者，得由其書以則效其道德。是則區區尊祖之心，所願與世共見者爾。歲在乙丑春三月，裔孫萬靈謹識。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宋蘇頌撰，清鈔本，二十四冊。　《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宋蘇頌撰，清鈔本（四庫底本），三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二十冊，宋蘇頌撰，舊鈔本，朱校。　《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十冊，宋蘇頌撰，清仁和趙氏小山堂鈔本。

藝文

劉敞《贈蘇頌》　犬豕蒙虎革，氣能懾羣雌。衆人見之美，蘇生見之嗤。褐客懷寶玉，精神暗塵緇。他人唾而過，蘇生望而知。知之竟何補，位下容貌卑。雷同世方尚，獨異誠難施。嗟子豈不謬，拳拳心不移。拜我呼我兄，問我謂我師。奔蜂負藿燭，誰道當共宜。憫子空慕古，且爲世人非。古人亦如此，如此名已垂。但當勵行習，慰我千里思。

劉摯《送子容二首》　文人家世積清芬，二許遺風見子孫。學問共推元凱庫，衣冠爭望李膺門。西垣潤色文還古，東土留居政有恩。歸奉漢皇前席對，豈無今士所難言。　傾都冠蓋擁西圻，一節移歸四牡馳。魏闕雲煙天近處，隋河冰雪歲窮時。行藏粗識賢人志，疲拙難當國士知。妄欲與公論異日，區區何用召棠詩。

陸佃《祭丞相蘇子容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七月某朔，二十七日某甲子，門生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上柱國陸某，謹致祭于故座主、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贈司空蘇公之靈。巖夢曈曨，岳祇嶪岌。我公膺之，瓌珽是襲。厚德醇行，玄登之淯。夔問手爛，唾從面濕。讀書萬卷，青紫如拾。作爲辭章，珠璣綴緝。山巖備收，臺閣兼習。薄飯不羹，館職供給。蠹簡芸香，螭坳墨汁。草石圖經，博極郡邑。混儀漏成，玉利銅澀。鼇禁晦登，鳳池早集。典選材征，尹京姦戢。陽開陰閉，一張一翕。甘棠蔽芾，行露厭浥。兄弟相依，鶺鴒原隰。子孫頭角，犀兕濈濈。官至宰相，壽踰八十。元祐紛更，鬧籃不入。紹聖歸休，退勇流急。風清月明，漁蓑釣笠。春扈推移，秋螢燿熠。閒居日長，其誰公及？憶昔熙寧，擔簦負笈。借公風雷，魚龍起蟄。仙梯千層，龍門三級。換我凡骸，神丹一粒。鳴鶴與麋，白駒維縶。元豐中間，官制初葺。禁塗相追，閤門贊揖。飽聞典故，因賡詩什。《洪範》言箕，《中庸》語伋。人之生世，瞬息呼吸。東賓西餞，羲娥汲汲。不見幾時，墓碑遽立。壯夫感決，兒女嗚咽。銜環未報，綍不及執。一訣終天，雪涕雨泣。尚饗！

鄒浩《祭蘇丞相文》　惟崇寧元年歲次壬午閏六月甲寅朔，具位鄒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丞相司空蘇公之靈。嗚呼，惟先祖都官與先公太師

同登天禧三年進士第，分好深矣。公以其故，待某甚厚。爰自甲子仲秋，初見公於持喪廣陵之際。迨至庚辰孟冬再別，今於歸老丹陽之後，十七年間，公既教誨之，使學通古今；又品題之，使名聞於時；又陶冶而成就之，使獲遇於聖明之日。某雖愚不肖，竊冀進不負君，退不辱親，不爲名教罪人，以答恩德。然久之未能也，而公逝矣。嗚呼，公由館閣隮侍從，至於宰相，其於書無所不記，於事無所不能。爲朝廷蓍龜，爲海宇模楷，蓋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若其運動樞極，綏靖華夷，智必用乎幾先，功每收乎形外，天下陰受其賜，而莫睹其迹，則雖賢士大夫有不知也，某亦安能言之哉？然某嘗聞公之緒言矣，學至於絕學，心至於忘心，消息盈虛，自與時會。世雖欲親疏利害之，不可得已。然則公之所以出處，其本於此乎！不然，何揚歷五朝，備更萬事，而從容終始，一歸於正耶！雖然，在公爲無足言者，姑以薦誠意，侑奠觴而已。公騎箕尾，寧來歆鑒。尚享！

翟汝文《祭蘇丞相文》 維公早直禁林，更歷四朝之舊德，晚當國論，猶爲當世之宗臣。聞名震乎溥天，後生蔭其德宇。偉茲望實，維我老成。往辭赤舄之榮，歸遂安居之請。歲時出適，聳萬石之里門；食飲擊鮮，過諸郎於治所。雖晚節之休退，尚精神之折衝。某比以松楸，獲陪道德。問萬事於伯始，無所不知；夢兩楹於殷商，遽然永訣。慨念山川之接，阻參杖屨之遊。天乎降喪，不憖遺於一老；人如可贖，將何愛於百身？哀前輩之風流，失朝廷之耆艾。吾將安仰，誰具爾瞻？空驚遺像之觀，來致生芻之奠。永懷疇昔，愴叙舊於南音；尚意樂生，賦《招魂》之楚些。

朱熹《奉安蘇丞相祠文》 泉人衣冠之盛，自國初以至于今，其間顯人或至公卿者多矣。然而終始大節，可考而知，則未有若公之盛者也。惟公著節于熙寧，登庸于元祐，而幅巾謝事，偃仰婆娑于紹聖、元符之間。然則公之所自任于進退出處之間者，可謂無所苟矣。是蓋將比古之所謂大臣者，豈獨泉人數公而已哉。今以邑人之意，祠公于學，即事之始，敢布其衷。

又《奉安蘇丞相畫像文》 惟公始終一節，出入五朝，高風聳乎士林，盛烈銘于勳府。矧茲故邑，實仰餘光。悵親炙之無從，冀瞻依之有地。是用肖德儀于廟院，建遺烈于學宮。營表方將，儀圖聿至；式瞻精宇，爰寓神棲。既協吉于靈辰，敢式陳于菲薦。

雜錄

《容齋四筆》卷二 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脫漏。予在三館假庾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爲前，予令書庫整頓，然後錄之。他多類此。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鏤板，亦先爲勘校。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序》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爲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予憶《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廁足而墊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是「廁足致泉」，正與下文相應，四字皆誤也。因記曾紘所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相應，五字皆訛。以語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撫掌驚歎，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甚類蘇集云。

朱熹《代同安縣學職事乞立蘇丞相祠堂狀》 蘇公道德博聞，號稱賢相，立朝一節，終始不虧。自其高曾，世居此縣，比因遊宦，始寓丹陽。今忠義、榮義二坊，故宅基地，宛然尚在。而後生晚學，不復講聞前賢風節，學問源流，是致士風日就彫弊。某等今欲乞改榮義坊爲丞相坊，仍于縣學空閒地架造祠堂一所。不惟增修故事，永前烈之風聲，庶以激厲將來，俾後生之竦飭。謹具狀申主簿學士，伏乞備申縣衙，照會施行。

謝景初

論述

王安石《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可都官員外郎制》 爾名臣之子，操行修潔，

文學政事，有稱于時。審官序勞，當以時進。往踐爾位，厥維懋哉。可。

又《餘姚縣海塘記》 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

《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 山谷對余言，謝師厚七言絕類老杜，但少人知之耳。如「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編之杜集無愧也。

陸游《跋謝師厚書》 謝師厚早歲與歐陽兗公、王荆公、梅直講、江記注諸人遊，名甚盛。晚更蹭蹬，居穰下二十餘年，學愈進，文章愈成，獨後諸公死。子愔、悰、（甥）〔壻〕黃魯直，皆知名天下。然年運而往，士大夫鮮能知師厚者。今觀吾友傅漢孺所藏其上世墓刻，實師厚遺文。至《送行》詩，雜之宛陵詩中，殆不可辨。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謝景初》 涪翁句法悟師資，秋月澄江謝朓詩。十色華箋留諫草，斑斑虎豹得佳兒。

傳記

范純仁《朝散大夫謝公墓誌銘》 公諱景初，字師厚，【略】錢塘人。【略】公以陳留公蔭，爲太廟齋郎，再除試將作監主簿。陳留公遺表恩，爲守主簿。初監蘇州茶鹽務，不赴。簽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公事。中進士甲科，遷大理評事，知越州餘姚縣，九遷至司封郎中，歷通判秀州、汾州、唐州、海州，湖北轉運判官，成都府路提點刑獄。爲怨者所誣，坐免司封都官郎中，又坐舉官，免屯田郎中。復除職方員外郎，以病求分司西京，權通判許州，不赴，改權通判襄州，復屯田郎中。會改官制，遷朝散大夫以卒，累勳上柱國。公少奇俊，七歲能屬文，十三從師受《禮》，通其義，講解無滯。陳留公語陽夏公曰：「此兒必大吾門。」時陽夏公通判河南，歐陽文忠公、梅聖俞見公所爲文，相顧而驚，持以示留守錢文僖公，文僖公歎曰：「眞奇童也！」十六遊京師，赫然有聲，羣公共稱之。翰林學士胥公偃一見公，異之，許妻以女。【略】朝廷始建北京，公作《魏誥》以獻，士大夫爭傳寫。李邯鄲公以文名天下，深稱重之。公登科時，宋元獻公較殿試，尚以不得置公第一爲恨。【略】及坐免，公逍遙里中，杜門讀書，未嘗以譴謫爲戚。築室郊外，時遊息其中，復歎曰：「詎知昨非而今是乎？昨是而今非乎？」因自號今是翁，爲堂曰三疾，曰我亦古之遺民也。參知政事元厚之與近臣十人，雪公罪于朝。馮當世守成都還，知樞密院，又訟公冤。及除襄州，公不得已之官，多以病卧家。大水，州城幾沒，公歎曰：「民如此，我何病乎？」力疾以出，築堤捍水，城卒獲完。公既少有才名，天下皆聞風企服。而性剛直，不與俯仰，遇事明銳，勇于敢爲。獎善嫉惡，出于天資。于書無所不該，詳練本朝典故。宋次道最爲博洽，每歎以爲弗如。爲文簡重雄深，出言落筆，皆有章采，若不經思，而人莫可及。尤喜爲詩，梅聖俞與公少長相陪，而爲酬唱之友。晏元獻公、杜正獻公、先君文正公，皆器待之，與之議論，不敢以年少之。公與人交，始終不渝，窮悴者顧之益勤。雖貴顯，至于是非，不少借也。與歐陽文忠公、劉原甫尤相善。參知政事胡武平最重之，屢薦于朝，士人多從學。公教人以明義理爲本，而重尚氣節，不妄許與，故特立寡合。【略】公自襄還鄧，屬疾，即戒左右治後事，而妻子不知。自疾至終，語言情思如平常，實元豐七年四月乙酉，享年六十有五。【略】有文集五十卷。【略】銘曰：申邑于謝，氏自南國。以及于公，世有顯德。英才異稟，敏學博聞。百代典制，心羅口陳。爰自宰邑，以暨出使。落落任職，坦坦由義。衆所畏縮，公勇無難。卒困于仇，公則不患。公之所有，百未一試。齎蘊而終，志士揮涕。葬于穰郊，陽夏是從。刻辭幽穸，以諗無窮。

《宋史》卷二九五《謝景初傳》（存目）

紀事

王安石《餘姚縣海塘記》（謝景初）方作堤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災，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略】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後山詩話》 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婿也，奉使荆湖，枉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詩云：「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　山谷云：「謝師厚，方其爲女擇對，見山谷詩，曰：『吾得婿如是足矣。』庭堅欲求之。然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故山谷有詩曰：「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濠梁。」

藝　文

唱　和

范純仁《謝師厚寄同黃婿魯直唱和》　忽得襄郊信，翛然病魄醒。懷賢心獨在，感舊涕偏零。南斗占神劍，西豪聚德星。卧龍看復起，失馬顧曾經。冰玉清相照，芝蘭遠更馨。麤官應念我，白首候戎亭。

劉摯《送益路提刑謝師厚郎中三首》（選二）　鰲闕崑峰路不賒，單車聊復向褒斜。東山行止繫民望，康樂文章自世家。政在冰壺人畏慕，詔移金節使光華。百城爭欲扳遺愛，豈獨諸生戀帳紗。　歲晏風雲劍外天，故宮形勢舊山川。地環錦綉三千里，兵後歌鐘一百年。金馬已陳公子賦，海棠應補少陵篇。官私侈汰斯民病，可賀于今使者賢。

黃庭堅《寄南陽謝外舅》　謝公遂偃蹇，南陽無舊廬。天與解纓紱，元非傲當塗。庖丁釋牛刀，衆手斫大軱。白雲曲肱卧，青山滿床書。妙賈落川澤，果然天網疏。故知今人巧，未覺古人迂。築場歲功休，夜泉鳴竹渠。胸懷鬱壘塊，此物諒時須。兒能了翁事，安用府中趨。孫能誦翁詩，乃是千里駒。人生行樂耳，用舍要自如。

紀　念

韓維《謝師厚挽詞三首》　落筆無塵語，垂髫有俊聲。人咨漢故事，坐屈魯諸生。道不緣貧病，心能處困亨。他年文苑傳，不愧著公明。　論文滿樽酒，別恨幾筒詩。不謂相思久，終無一笑期。地卑傷賈誼，冢近得要離。尚有芝蘭秀，風流未覺衰。　幻有終何得，眞空夙所歸。丘陵甘一跌，霄漢任羣飛。妙墨嗟猶在，華觴不重揮。交親半零落，衰淚下沾衣。

范純仁《祭謝大夫文》　嗚呼，嗟予生之多釁，喪二子于濟南。追殃咎以丐閑，尚淚迹之盈襟。奈何良朋之復失，益知天道之難諶。枉孝子之嘉命，俾勒志于泉陰。曾懇辭而莫獲，愧才薄而弗任。叙賢業以直書，之顯發于高深。公有文以自傳，既鏗玉而鏘金。奚他人之復仗，固光耀于來今。念相親于疇昔，辱洞照其誠心。收蟠木以爲器，憐舊物于遺簪。端歲寒以見期，寧燥濕而移音。痛生死之俄隔，邈標韻之難尋。昔郢人喪兮，匠石廢斤，子期亡兮，伯牙絕琴。今我存而公歿，恨星孤而月沉。指新阡而一奠，庶英魂之來歆。

又《謝師厚挽詞三首》　妙年辭筆已驚人，不謂明時阻致君。白首郎中歸白水，青衿弟子到青雲（翰林賈直孺，公之門弟子）。淵明雅有歸田興，賈傅空留弔屈文。千載定應無孔孟，一言誰爲誅孤墳。　天地鍾奇秀，公應爲世生。何慳一老遺，遽奪萬人英。千古長齎恨，重泉不掩名。繆當幽穸誌，深愧色絲銘。　侍行遊鄧學，纔喜識荆州。一顧蒙青眼，相知到白頭。坤維同謫後，星紀等閒周。不意終天別，交頤涕不收。

李　育

《避暑錄話》卷下　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牓第四人登第。能爲詩，性高簡，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與外大父晁公善，尤愛其詩。先君嘗得其親書《飛騎橋》一篇于晁公，字畫亦清麗，以爲珍玩。《吳志》：孫權征合肥，爲魏將張遼所襲，乘駿馬上津橋，橋板撤丈餘，超度得免。故以名橋。今在廬州境中。詩本後亡去，略追記之，附於此【略】。此詩五七歲時，先君口授，小兒識之。

蘇軾《李仲蒙哀詞》　河南李君仲蒙，以司封郎直史館爲記室岐王府，熙寧二年七月丙戌，終於京師。家貧，喪不時舉。其僚相與賻之，既斂而歸。十月丙申，葬於緱氏柏岓山西。其孤籲使來告軾。曰：嗚呼，吾先君友人也。哭之其可無詞！昔吾先君始仕於太常，君以博士朝夕往來相好。先君於人少所與，獨稱君爲長者。君爲人敦朴愷悌，學博而通，長於毛氏《詩》、司馬氏《史》。

善與人交，雖見犯不報。嘗有與君爲姻者，無故決去，聞者爲之不平，君恬不以爲意。先君以是稱其難。始舉進士甲科，爲亳、潤、邠三郡職官，後爲應天府錄曹。勤力趨事，長吏有不喜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既爲博士，議禮，據正不屈。晚入岐府，以經術輔導，篤實不阿，其言多驗於後。君諱育，其先河內人。自高祖徙於緱氏。沒時年五十。辭曰：中心樂易，氣淑均兮。內外純一，言可信兮。無怨無惡，善友人兮。學詩達禮，敏而文兮。翺翔王藩，仕弗振兮。宜壽黃耇，隕中身兮。兩不一獲，歸怨神兮。我懷先君，涕酸辛兮。顧嗟衆人，誕失眞兮。矯矯犖犖，自貴珍兮。欺世幻俗，內弗安兮。久而不堪，厭則遁兮。惑者不解，明者哂兮。嗟卒不悟，惟彼賢兮。渾樸簡易，棄弗申兮。往者不還，我思君兮。

滕元發

論述

綜論

蘇頌《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滕甫可給事中充翰林侍讀學士知瀛州制》 具官某文學足以濟時用，論議足以補朝猷。升之掖垣，則詞訓擅其美；擢於憲座，則啓沃盡其誠。洎進直於複門，益見推於善職。

鄭獬《右正言知制誥滕甫可右諫議大夫擢御史中丞制》 具官某閎才勁氣，獨立無朋。演訓西垣，兼資諫列，引議慷慨，動中事機，俾朕聰明，徹乎萬里。宜進秩於東臺，以長憲府。

《侯鯖錄》卷三 滕達道長于五言。《省試》詩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莫同兒女曹。黃金裝劍佩，猛獸畫旌旄。北極狼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著赭黃袍。」

又 東坡云：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個沒興底張鎬相公，且爲我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杜甫詩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迂叟耳。」

《老學庵筆記》卷七 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爲「滕屠」、「鄭酤」。然二公資豪邁，殊不病其言。

《中吳紀聞》卷二 滕元發名甫，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更字達道。【略】公屢領帥權，條畫皆有方。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朝廷雖知公之深，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必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辜，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

又卷四 滕章敏公慷慨豪邁，不拘小節。少嗜酒，浮湛里市，與鄭獬毅夫爲忘形友，議論風采，照映一世。嘗與毅夫及楊繪元素同試京師，自謂必魁天下，與二公約，若其言不驗，當厚致其罰。已而鄭居榜首，楊次之，公在第三，二公責所約之金，答曰：「一人解，一人會，吾安得不居第三？」俱一笑而散。公平生不妄交遊，嘗作《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休同兒女曹。黃金裝箭鏃，猛獸畫旗旄。北閣芒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著赭黃袍。」其立志可見矣。

分論

《賀正獻公拜相啟》 《紫微詩話》：滕元發甫《賀正獻公拜相啓》云：「玉璜釣瀨，家傳渭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抃，盡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誦之。

《律聽軍聲》 《溫公續詩話》：滕元發甫，皇祐五年御試《律聽軍聲》詩云：「萬國休兵外，羣生奏凱中。」以是得第三人，最爲場屋所稱。

《西旅來王》 《溫公續詩話》：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年能詩者，亦時有佳句。【略】滕甫《西旅來王》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傳聞漢都護，歸奉萬年觴。」【略】最爲警策。 《默記》卷下：劉原父好雜記事，或古或今，動成卷軸。予嘗見其一卷內逐段事。【略】又一云：進士滕甫最能爲省題詩。皇祐元年，狄青成功于廣西，時甫廷試《西旅來王詩》云：「葱嶺占佳

氣，氈裘拜未央。」最爲佳句。此皆原父親札爾。

《月波樓》《竹坡詩話》卷二：詩人造語用字，有著意道處，往往頗露風骨。如滕元發《月波樓》詩「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是也。只一「直」字，便是著力道處，不惟語稍峥嵘，兼亦近俗。何不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自與水相連」爲微有蘊藉，然非知之者不足以語此。《歷代詩話考索》：少隱論滕元發詩「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一「直」字著力，便覺近俗，擬改作「自」字，不知校原本更弱矣。何不云「野色曠無山隔斷，天光遠與水相連」耶？

傳記

蘇軾（代張方平）《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疏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疏，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慄，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眞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遊。公雖爲晚進，而開濟之資，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略】九歲能賦，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希文爲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爲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爲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既遇知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爲欺天陷人矣。」爲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爲御史中丞。【略】除翰林學士。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洲安撫使。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斡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略】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略】公爲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義，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己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略】銘曰：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之豈易。而彼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將起輒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于邊，戎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既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東都事略》卷九一《滕元發傳》（存目）
《宋史》卷三三二《滕元發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滕元發《安州謝上表》 屢致人言，固宜竄殛。曲蒙天造，尚賜保全。雖易守符，仍叨善地。士民純秀，幾同廣魯之流風；里俗歡康，正值元豐之樂歲。安閑事簡，尸素爲慚。伏念臣本以愚儒，出逢眞聖，首蒙國士之遇，最在衆人之先。便欲碎首以酬恩，未知死所；故嘗指心而自誓，惟有天知。況事任既已遍更，在人情寧不愛惜？豈有固爲緩縱，自取顚隮？惟日月之至明，亮肺肝而必照。矜憐舊物，收置近藩。而朝廷難廢于公言，故君父特存于大體。稍從遠外，終不棄捐。顧臣何人，受恩若此。

《東軒筆錄》卷一一 滕甫之父名高，官止州縣。甫之弟申，狠暴無禮，其母尤篤愛，用是每凌侮其兄，而闔政多紊，人譏笑不一。章門下惇與甫游舊，多戲玩，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滕究其說，章曰：「類者父頑、母嚚、象傲，不似者克諧以孝耳。」

蘇軾《代滕達道湖州謝上表》 郡壓五湖，城交二水。既先世舊居之地，亦年少初仕之邦。父老縱觀，不謂微臣之尚在；吏民感涕，共知洪造之難酬。中謝。臣聞忠臣可使死封疆，而不能受無根之謗議；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安有道之賤貧。況臣早蒙希世之恩，常有捐軀之意。豈容暖昧，略不辨明。然疑似之難知，實古今之通患。漢文帝，賢君也，而不能信賈生之屈；尹吉甫，慈父也，而不能雪伯奇之冤。此小人譖夫所以得志而欺天，忠臣孝子所以抱恨而入地。況臣結累朝之深怨，無半面之先容。而訴章朝聞，恩詔夕下。歷數千載，唯臣一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妙物言神，睿思作聖。謂天蓋遠，以窮呼而必聞；如日之明，雖浸潤而不受。念茲七年之阨，收之九死之餘。臣敢不更勵初心，馴圖後效。老當益壯，未甘結草之幽途；死且不辭，尚欲據鞍于前殿。

蘇軾《代滕達道龍圖蘇州謝上表二首》一 近從鄰郡，移領鄉邦。舟楫之勞，曾無幾日；里閭之舊，足慰平生。【略】伏念臣家世寒微，學術疏淺。介特無援，歷事三朝；繾綣愚忠，粗守一節。方先帝臨御之始，實羣臣綜覈之秋。拙直之心，偶蒙委照；幾微之議，每輒與聞。知無不言，徒自竭于忠孝；直故多怨，遂寖結于憎嫌。恩遇一移，流落十載。雖欲自安于散地，然猶橫被以惡名。投畀遐方，要令沒齒。竊意網羅之莫脫，豈知天日之自明。吳興之除，聖意可見。幸疑謗之已釋，雖老死其何求。敢冀優恩，復遷善地。

又二 臣早事三朝，誤知先帝。初睹變更之議，每陳安靖之謀。言拙計疏，怨多援寡。始求補外，本欲安身。不圖龍幸之心，未快憎嫌之素。遂因疑事，加以惡名。流落十年，必致死亡之地；竄投三郡，益加遠小之鄉。賴聖神之至明，察愚直之無過。獨排衆謗，移領吳興。危迹再安，孤根復植。逮茲新命，不覺涕零。

《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內翰鄭毅夫久負魁望，而滕甫元發名亦不在其下。暨試禮闈，鄭爲南宮第四場魁，滕爲南廟別頭魁。及入殿試《圜丘象天賦》，未入殿門，已風聞此題，遂同論議，下筆皆得意。時留後李公端夢滕作第三人，服緋牙繫鞋來謝，而鄭亦有白龍之夢。將唱名，二公相遇，各舉程文。滕破題云：「大禮必簡，圜丘自然。」及聞鄭賦「禮大必簡，丘圜自然」，滕即歎服曰：「公在我先矣。」然未忘魁望，預爲笏記云：「朝廷取士，唯求一日之長；畎畝望君，咸務積年之學。」及唱第，鄭果第一，滕果第三，皆如素望。鄭卻無陛謝之備，遂用滕記。

《揮麈錄》後錄卷六 元豐中，先祖訪滕章敏公元發于池陽，時楊元素過郡，二公同年生，款留甚歡。一日，元素忽問公曰：「令弟賊漢在否？」先祖坐間甚訝其語，伺小間，因啓公，公曰：「熙寧初，甫與元素俱受主上柬知非常，并居臺諫。偶同上殿，陳于上曰：『曾公亮久在相位，有妨賢路。』上曰：『然。卿等何故都未有文字來？』明日相約再對。草疏已畢，舍弟申見之，夜馳密以告曾。暨至榻前，未出奏牘，上怒曰：『豈非欲言某人耶？其中事悉先來辯析文字，見留此。卿等爲朕耳目之官，不愼密乃爾！』言遂不行，吾二人由此失眷，元素所以深恨之。」東坡先生作滕公挽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謂受裕陵眷簡最先也。又云：「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存。」滕蓋范文正之外孫，而授兵法于孫元規。

作品本事

《能改齋漫錄》卷九 東坡謂：「驪山溫湯，以妃子之故，後世耻言之。余以是知物之輕重顯晦，必以其人也。」李太白以青陽九子山爲九華山，以武昌南湖爲郎官湖。元微之在越州賦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其後，州治有閣名蓬萊。楊漢公守湖州，賦詩云：「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其後，遂以湖州爲水晶宮。古今皆因之。由是言之，豈不以人哉。范文正守越，滕元發守湖，滕寄詩云：「江山千里接仁風，都在東南秀氣中。爲問玉皇香案吏，蓬萊何似水晶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一一 神宗《祭狄青文》，中丞滕達道所作也。

《梁谿漫志》卷一〇 舊傳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書於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欲治其罪，滕公爲丐免。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如能爲《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即口占其辭曰：「僧既無狀，犬誠可偷。輟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摶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兎之頭。」守大笑，即置不問。今人相傳爲口實。

著錄

蘇軾（代張方平）《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文集二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七 《孫威敏南征錄》一卷，學士睢陽滕甫元發撰。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滕甫《南征錄》二十卷。

藝文

張方平《祭滕龍圖文》 惟靈倜儻閎達，逸羣絕倫。始踐廣場，衆推奇人。洎登近著，朝謂名臣。神宗即阼，訪落初政，公在諫省，靡言不聽。獻納之益，施於號令。賓於西掖，乃執邦憲。召入禁林，亦尹京甸。一麾出守，于蕃于宣。悠悠江湖，凜凜塞垣。徙地淮海，實便吳閶。憩於國門，易車而航。解維有日，親賓未還。方歌而哭，宿夕之間。世故無常，變不旋日。孰主張是，於何致詰。我念與公，義好爲篤。惠子知我，潘楊載睦。我老在廬，遲公從容。舟次津亭，總幃已空。淮人來迎，畫鷁相連。今其歸矣，丹旐翩翩。嗟我耄衰，情禮多闕。寫哀一酹，以伸永訣。嗚呼哀哉，尚饗！

蘇頌《龍圖閣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滕元發挽詞二首》 逸氣雄詞昔自將，文場獨立見軒昂。飛騰正近煙霄路，獻納嘗依日月光。去國丹心那易折，臨州惠愛想難忘。蓋棺未畢經綸志，精爽猶應在帝鄉。 大器何妨更晚成，當年師友盡豪英。高談每及功名際，壯志元無寵辱驚。天上玉樓須作記，人間白日睹佳城。傷心宿草東吳路，雲水淒涼萬古情。

范純仁《祭滕達道龍圖文》 嗚呼達道，英邁豪俊，得於天資。文章翰墨，雄健而奇。甲科上第，名動京師。平步清塗，上所眷知。視草禁林，秉憲中司。方圓不合，出守一麾。昔我先公，樂育多賢。才傑盈門，君實居先。我之得友，喬木是遷。中間契闊，幾三十年。比予易守，君在晉陽。交承道舊，愈久彌光。留不忍去，把酒盈觴。別未經時，遽承公喪。笑言在耳，懷想痛傷。嗚呼哀哉！達道所蘊，志在康濟。道未大施，而遽殄瘁。朝野共嗟，親友垂涕。唯有令名，光顯後世。我守塞垣，君歿京師。棺斂弗親，心往神馳。聊伸一奠，以寓予悲。嗚呼哀哉！

蘇軾《滕達道挽詞二首》 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至今詩禮將，獨數武宣臣。材大雖難用，時來亦少信。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新。空試乘邊策，寧留相漢身。淒涼舊部曲，淚濕冢前麟。 雲夢連江雨，樊山落木秋。公方占賈鵩，我正賣龔牛。共有江湖樂，俱懷畎畝憂。荆溪欲歸老，浮玉偶同游。骫骳儀型在，驚呼歲月遒。回頭雜歌哭，挽語不成謳。

蘇轍《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 才適邦家用，學非章句儒。遭逢初莫測，流落一長吁。大節輕多難，深言究遠圖。收功太原守，談笑視羌胡。 南竄逢公弄水亭（公時守池），北歸留我闔閭城。壯年不見日千里，餘論猶驚敵萬兵。簡冊何人知造膝，邊防觸處竦先聲。傷心繫舸城東地，目斷安知有死生。

林希《賀滕元發守吳興》 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使，水晶宮主謫仙人。

王安石

論述

綜論

歐陽修《再論水災狀》 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議論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略】伏乞更廣採詢，亟加進擢，必有裨補。

蘇洵《辨姦論》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無疑者，非二子之比也。

陳襄《論王安石劄子》 王安石者，道德之臣，經藝明誠足以開導人主，不當責以有司財利之事。近置條例一司，失由過聽。事不由於宰府，謀不及於士民，耆艾不與聞，臺諫不得議，所建議者惟門生屬吏而已。天下雖有是非之論，一切不聽，事行之日，中外莫不悱然非之，謂不可行。此由責任太專，而不取人言之過也。

韓維《除王安石制》 具官王安石，德蹈中和，器函方大。高議足以謀王體，純誠足以享帝心。惟民式瞻，實朕攸倚。刺六經而考制，允協厥中；總衆職以奉詞，不愆於素。仗其忠力，成我考名。峻階品所以明等威，崇表號所以識功實。陪敦多賦，流衍眞封。併茂褒恩，式昭眷禮。

又《與兩浙安撫陳舍人書》 有舒州通判王安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於時。【略】三人（胡瑗、王安石、劉彝）者皆賢者之資也，將置之美地，不拂其所進，以育成其美材，可量也哉？

《宋宰輔編年錄》卷八《王安石罷相制》 具官王安石，稟明哲之資，蹈柔嘉之則。學問淵博，爲時儒者之宗；議論堅明，有古直臣之烈。間疇偉望，升冠近司。憂勤百爲，夷險一節。方藉壯猷之助，且觀盛化之流。遽上封章，願還政事。確誠莫奪，茂典載加。正位天官之聯，升華殿幄之侍，仍加賦邑，以重藩維。於戲，納忠告猷，卿所素尚；尊德樂道，朕豈或忘？勿怠乃心，而不予輔。

曾鞏《上歐陽舍人書》 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文，雖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王安石不可失也。

又《與王介甫第一書》 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歎誦寫，不勝其勤。【略】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摸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皇朝文鑑》卷五〇呂誨《論王安石疏》 臣伏睹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睹之實迹，冀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鶴鶉公事，舉駮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卧，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眞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駮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

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己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勑，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黼座之前，唯肆強辨。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諠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陵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于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聽，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榷財利，其實動搖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

司馬光《賜參知政事王安石乞退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文學高一時，名譽專四海。勇於立事，急於進賢。朕心倚之以安平，士論待之以康濟。蓋居位之尚淺，或改命之未孚。雖群言之正讙，豈同德之有間？遽求分務，深用駭聞。居就乃功，期副予望。所乞宜不允。

又《與呂誨叔第二簡》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湊，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

王珪《王安石授金紫光祿大夫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進封開國公加封邑功臣制》 具官某，良心不外，德性攸尊，至學窮於聖人，貴名薄於天下。不以榮辱是非易其介，不以安危利害辭其難。方予訪落之初，勞於用賢之務，昭發猷念，預裁政幾。衆訾所傷，曾靡捐身之憚；孤忠自許，唯知報國之圖。朕與其知道者深，倚以爲相者久。茲合至公之首，肆敭大命之休。人表，廉於自進，優處於東藩。茲有僉言，宜還中禁。

又《知制誥可翰林學士制》 今爾某乃吾仁考用文章選中甲科，既亦試吏，風績蔚然。及在掖垣，代予號令，訓辭深厚，有西漢之風格。宜置之金鑾，以備謨訓。爾其以古之賢人君子事業，以開道予於治，豈特爲嚴助、徐樂文章諷譏而已哉？可。

鄭獬《工部郎中知制誥王安石可翰林學士制》 具官某學爲世師，行爲

蘇軾《王安石贈太傅制》 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略】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黃庭堅《奉和文潛贈無咎篇末多見及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為韻》 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己醜。玉石恐俱焚，公爲區別不？

楊傑《丞相王舒公贊》 天子元老，坐而論道。赫赫具瞻，傅巖維肖。

毛滂《上蘇內翰書》 熙寧間作新斯文，而丞相以經術文章爲一代之儒宗，天下始知有王氏學。灝灝乎其猶海也，其執經下座，摳衣受業者，如百川之歸海。於是百家之言，陳弊腐爛，學士大夫見必嘔而唾之。嗚呼，一旦取覆醬瓿矣！當時歷金門、上玉堂，紆青拖紫，朱丹其轂者，一出王氏之學而已。先生以爲彼眞有以知王氏乎？其心誠樂其所學而好之乎？不二十年間，天子出丞相不用也，其議論益凋落，而文亦就弊矣。主上新即位，諸公以耆舊得召，合於朝廷間，其老儒宿學，平日宛舌同聲而湮鬱不快者，一旦開其約結，順風而疾呼，應者蓋已如響，而王氏之學又將覆醬瓿矣。先生以爲學士大夫今日從先生游者爲誰何，是皆前日規矩繩墨先生者也，然王氏之說殆亦滿其腹中，蓋亦中間叛先生而去者耳。【略】王氏之學固未必人人知而好之，蓋將以爲進取之階，宮室之奉，妻孥之養，餔啜之具耳。此某所以病今之學者爲

利，蓋如此而已矣。

楊時《上欽宗皇帝疏》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所爲，自謂得安石之意，使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爲言，而京得以肆意妄爲，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言，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爲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其爲邪說可見矣。昔神宗皇帝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爲天下守財耳。」此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以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矣。自古釋詩者未有爲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爲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斷正安石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淫辭不爲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

程敦厚《宋蜀刻臨川文集序》 自孔子歿，曾子、子思、孟子以降，得道德之傳而發聖賢之秘，以詔後覺，惟國朝歐陽氏、司馬氏、蘇氏、王氏、程氏，各一家言，皆非漢唐先儒之所能到。然王氏之學，其弊在於尚同，而施於政事者又不幸失於功利。文正、東坡二先生之所排者，以此而已。及至於文詞之雅健，詩章之精深，春容怡愉，一唱三歎，盡善極摯，則無以議也。而後代之士見之不明，講之不詳，擯以爲邪說，舉而棄之，可乎？

李光《論王氏及元祐之學》 臣今月十七日入臺，伏睹三省降到黃榜一道，臣僚上言，以王安石爲名世之學，發明要妙，著爲新經，天下學者翕然宗師。又言熙寧、元豐間，內外安平，公私充實，法令備具，賦役均平。其意專以王氏之說爲是，公肆誕謾，無復忌憚。以陛下聖明，未可遽欺。既以司馬光與安石俱爲天下之大賢，又云優劣等第，自有公論。觀言者之意，必不肯以光爲優，以安石爲劣。夫光與安石，行事之是非，議論之邪正，皎若白黑，雖兒童走卒粗有知識者，莫不知之。當熙寧、元豐間，如韓琦、富弼、歐陽修之屬尚皆無恙，安石惡其議己，皆指爲因循之人，擯斥不用，卒以憤死。恭惟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眞宗、仁宗守成之不易，規模宏遠矣。安石欲盡廢祖宗法度，則爲說曰「陛下當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大臣，則爲說曰「陛下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縉紳受禍，生靈被害，海內流毒，而祖宗法度、元老大臣，掃蕩禁錮，幾無餘蘊矣。

黃次山《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叙》 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與時而奮。王元之、楊大年篤尚音律，而元獻晏公臻其妙；柳仲塗、穆伯長首唱古文，而文忠歐陽公集其成。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直，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愧者也。【略】丞相旦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魯直稱爲不朽。

胡寅《追廢王安石配享詔》 仰惟神祖英睿之資，勵精圖治，將以阜安宇內，威服四夷，甚盛德也。王安石首被眷求，進秉國政，所當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以副委屬之重。而乃文飾奸說，附會聖經，名師帝王，實慕非鞅。以聚斂爲仁術，以法律爲德政。排擯故老，汲引憸人。變亂舊常，戕毀根本。高言大論，詆訾名節，歷事五代者謂之知道，劇秦美新者謂之合變。逮其流弊之極，賢人伏處，天地閉塞，夷狄猾夏，率獸食人。三綱五常，浸以湮滅。而習俗既久，猶未以爲安石之罪。朕甚憾焉。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孔子撥亂反正，寓王法于《春秋》，以俟後世。朕臨政願治，表章斯文，將以正人心，息邪說，使不淪胥于夷狄。荆舒禍本，可不懲乎？安石廢絕《春秋》，實與亂賊造始。今其父子從祀孔廟，禮文失秩，當議黜之。夫安石之學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子大夫體朕至意，倡率於下，塞源拔本，無俾世迷。庶幾于抑水膺戎，驅猛距詖。崇天子之事，爲聖人之徒，則予一人有辭於永世，亦惟子大夫之休烈。尙明聽之哉。

鄧肅《跋朱喬年所跋王安石字》 自荆舒祖桑弘羊以竭山海之利，故世無飽食之農；師秦商鞅以推不可行之法，故祖宗無可留之典；尊揚雄以贊美

新之書，故學者甘爲異姓之臣。予讀其書不能終篇，況學其字乎？朱喬年學道於西洛，學文於元祐，而能喜荆舒之文與其書如此，殆所謂惡而知其善者歟？建炎三年閏月庚辰，栟櫚老農。

《東都事略》卷七九《王安石傳贊》 安石之遇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強兵爲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正，樂諛佞，是以廉耻汩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豈不然哉？烏乎，安石之學既行，則姦宄得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夷狄亂華，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

張九成《盡言集序》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耻，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二聖北狩，夷狄亂華。嗚呼悲乎！

《寓簡》卷八 王介甫刻意于文，而不肯以文名，究心于詩，而不肯以詩名。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 荆公德行，學則非。

又 陳後山說，人爲荆公學，喚作「轉般倉，模畫手，致無贏餘，但有虧欠」。東坡云：「荆公之學，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己。」此皆說得未是。若荆公之學是，使人人同己，俱入於是，何不可之有？今卻說「未嘗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說話？若使彌望者黍稷，都無稂莠，亦何不可？只爲荆公之學自有未是處。

又 蜚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

又 世上有「依本分」三字，只是無人肯行。且如蘇氏之學，卻成箇物事。若王氏之學，都不成物事，人卻偏要去學，這便是不依本分。

陸九淵《與錢伯同書》 荆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爲標的。及遭逢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獨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至於敗。去古既遠，雖當世君子往往不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荆公一切指爲流俗，於是排者蜂起，極詆訾之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荆公之蔽，反堅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荆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是奚足以病荆公哉？

又《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疏，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爲知公者乎？

程珌《書陳忠肅公尊堯書後》 金陵半山寺，王荆公故宅也。頃於其寺見其像，漫面不髭，氣狠而盈，故上不知有君父，中不知有賢者，下不知有生民，傲兀冥行，略無旁忌。睹像誅心，令人鬱然。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臨川集》一百卷【略】。方嘉祐以前，名重一世，迹其文學、論議、操守，使不至大位，則光明俊偉，不可瑕疵矣。老蘇曰：「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此哉？」何其知之明也。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論》 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又卷三四七《孫升傳》 升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

又卷三六〇《趙鼎傳》 久雨，詔求闕政。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

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上爲罷安石配享。

又卷三六七《陳淵傳》 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頤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爲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

吳澄《陳善夫集序》 宋三百年，文人未有過吾荆國丞相者，詩人未有過吾荆國丞相者。詩人名其後，有二謝氏，文則未有嗣焉者也。

又《臨川王文公文集序》 荆國文公，才優學博而識高，其爲文也度越輩流，其行卓，其志堅，超超富貴之外，無一毫利欲之汩，少壯至老死如一。其爲人如此，其文之不易及也固宜。【略】公絕類之英，間氣所生，同時文人雖或意見素異，尚且推尊公文，口許心服，每極其至。而後來卑陋之士不滿其相業，因幷廢其文，此公生平所謂流俗，胡於公之死後而猶然也？【略】公負蓋世之名，遇命世之主，君臣密契，殆若管、葛。主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民，臣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君。然而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

釋大訢《題王荆公尋僧圖》 荆公操守學問，以經濟自任，及爲相，不酌夫時世之異，取《周官》國服爲息之意，行青苗市易之法，如唐相房琯用春秋車戰而敗也。公猶以望重，時君相如哲宗、溫公，莫敢終非之。始蔣山元老期公於早歲，爲能甘澹泊如頭陀，棄名利如脫髮，故晚年閑居，若悟其失以應夫外者。既愆於用，而是非榮辱，復何足較？不若齊得喪，一死生，以策勛于內，可窮天地，振萬世之爲得也。乃日尋禪游，有深旨矣。

鄭曉《古言》 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得人人似荆公耳，乃不諒其心，萬口交訕，豈不冤哉！荆公自信無愧，不以人言爲意，誤天下矣。

章衮《嘉靖二十五年刊本臨川先生文集序》 公之節行文章既已大過於人，而道德經濟又獨惓惓以身任之。當仁宗在位之日，使回一書，究極治體，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時變，與區區隨世遷就諸人，規模夐別。繼論時政，則語意益切，岌然如禍亂之逼乎其後，賈太傅之痛哭、劉賢良之剴切，可謂異世同符矣。【略】自宋以來，文章名家累數十，往往退讓下風，而莫敢爭列，草廬日星海嶽之喻，蓋定論也。夫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協，偏蔽尤存，不能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渙天下之群。故雖遭逢誼辟，而沮撓牽奪之餘，非惟不足以酬其堯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異議者之勢，使之勇於附和，以抑蔽其君臣相與之至情正義於天下後世。然則後之儒者，其毋以影響未試之學而自許太過也夫，其尚克偏去蔽以爲王治之本，而毋以議論勝事實也夫！

又陳九川後序 公文章發於經術，長雄一代，然其未嘗刻意，殆亦天授，視昌黎所誌子厚者遠矣。乃顧寥落不得與歐、蘇諸集並流天下，撫雖公桑梓之區，而亦無梓焉，豈非世儒疵公相業，橫議不明使然耶？夫公之相業，明道、象山之論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訾陸黨焉，此與兒童之見何異？

又應雲鶩跋 公之文取材百氏，附翼六經，與韓、柳、歐、蘇、曾氏卓然成七大家，並傳海內，當與日月爭光，豈以刻不刻爲公重哉？憶予少小時侍先君古愚公，論宋史至熙寧，奮袂誚公，先君厲聲曰：「穉兒毋乃勦說！」時慚退不知所云。異時遊四明，泛鑑湖，公撰述吟詠，勒在木石，璀璨陸離，與山光水色爭雄競麗，心目眩瞀，不可攬結，蓋私極愛慕，願爲執鞭久矣。既而旅金陵，得公全集，昕夕讀不忍去手，然直謂公文章家丈人耳。徐考公宰鄞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種種，有成蹟可按，鄞民至今賴之。乃喟然歎曰：若公者豈獨長于文已乎，豈獨能於宰已乎。夫隆汙者道也，成敗者數也。公動稽堯舜，心表天日，乘時遇主，謂《周官》往軌，運掌可修，而靡所究竟，此豈專任自信之過哉。一時名賢，弗克和衷，胥匡變而之道，此何咎焉。矧公學本經術，才弘經濟，志存周、孔，行比夷、由，固傑然一人豪也。一咻衆排，甚者冤以靖康禍本，此非所謂勦說者耶？

王宗沐《嘉靖三十九年刊本臨川先生文集序》 公文章根柢六經，而貫徹三才。其體簡勁精潔，自名一家。平生展措，無出於使還一書，讀之有古人畎畝翻然之志，而後世顧以公相業疑之。然公業所以不就，其失自有在，亦安得而并疑其書也？

王格《書臨川集後》 余觀介甫之人，亦採摭百家，蹂躪群籍，而自舉己意以鍵制之，其所稱說憂憤，動必依于先王，而奇辭遠旨，多有世儒所未窺者。變法之端，已見于少作。蓋其生平不肯以流俗自處，其高才銳志本如是也。一旦都要津，受知世主，遂盡舉而力行之，以爲堯舜之治，眞可必其親見者，斯豈有意于亂天下哉？自信之太過，而弛張之無漸也。然較其言行，亦略相符，蓋庶幾古人所謂幼學壯行，非苟爲富貴而已者也。當介甫時，大儒輩出，程、張諸君以道學顯，歐、蘇諸子以古文名，而介甫介其間，意蓋欲兩取之，觀其議論可見矣。然而卒無以勝，而其名乃爲衆賢所掩，至論其實，亦無甚愧焉。所可憾者，遭時太驟，而畢露其底裏，以成其僻，遂爲世所指目耳。

李光祚《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集序》 夫公之爲文也，宛若風皺水紋，月翻花影，乃天地間自然景色，可稱千古一人。或者訾其事而併疑其文，噫！亦遊方之內，非遊方之外矣！蓋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即成周之政，君陳寬和，不能不變周公之謹毖，畢公保釐，不能不變君陳之寬和。譬之琴瑟不調，必更張之。惟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略】總而論之，群議鼎沸，縱未能盡信，要其學貫天人，文超今古，即有善毀者，不能掩其美也。然則因其事業而併重其文章可，略其事業而獨重其文章亦可，靈臺中自有眞鑑也，何必附會衆口，徒爲皮裏陽秋？

《升菴詩話》卷一一 劉文靖公因《書事絕句》云：「當年一綫魏瓠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鵑。」宋子虛《詠王安石》亦云：「投老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奈花飛怨杜鵑。」二詩皆言宋祚之亡於安石，而含蓄不露，可謂詩史矣。

《海涵萬象錄》卷四 荆公初逢君，後得君便執己見，執己見則逆天下人情。又曰：介甫聰明過人，所以自是其愚。又曰：荆公平日有要君意。又曰：王安石、蔡京都好諂諛人，晚年皆自悔。

康熙皇帝《聞史緒論》 王安石賦性堅僻，動輒援引古義以文其執拗之私心，而又口給便捷，應辯不窮，足以惑亂人主之聽。所謂大奸似忠，大詐似信也！

田雯《臨川題辭》 今夫黃茅白葦斥鹵彌望，豈鄙其文章與，抑誚其爲人耶？當代有姬公出焉，家俎戶豆，無乃如偃師之戲，木偶人之赤舄文綉也。高談先王，援據官禮，何如賈誼、陸贄之學，足以救世，其誤人國家不少矣。雖然，文章有定評哉，陶淵明《閑情》一賦，人讀之如《國風》好色不淫。以安石爲人，併其文章訾竄之，非公也。考安石生平，韓、呂推轂，歐陽延譽，文潞公薦其恬退，曾子固與之深交，迨後果於自用，是非弗顧，亦二三君子之過耳。嗟乎，僞種流傳，盜名取位，彼優孟之姬公，鮮不爲世患者，第以安石文章論，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憾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臨川集》一百卷。【略】此百卷之內，菁華具在，其波瀾法度，實足自傳不朽。朱子《楚辭後語》謂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與生平行事心術，略無毫髮肖，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斯誠千古之定評矣。

又卷一五九 《涉齋集》十八卷【略】。安石之文，平挹歐、蘇，而詩在北宋諸家之中，其名稍亞。然早年鍛鍊熔鑄，工力至深。《瀛奎律髓》引司馬光之言，稱其晚年之作華妙精深，殆非虛譽。

蔣士銓《讀荆公集》 定林酣睡半山游，豈是江南隱逸流。學術偶偏誰曲諒，功名難遂自懷憂。得君許用匡時策，言利非同爲己謀。商鞅弘羊何足責，由來賢者繫春秋。

又《題荆公集後》 千鈞筆力氣嶙峋，一代文章侍從臣。卻怪當時枚卜錯，從來相業恕庸人。

《龍性堂詩話續集》 王介甫《進字說》云：「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醬瓿，豈能令鬼哭黃昏！」則《字說》亦達人遊戲之筆，初未嘗自誇爲不刊之書也。當日諸公何苦詆刺，如貢父之老鸛、子瞻之爲鳩云云，諸可笑者。乃知新法之行，雖屬執拗，亦諸人激成之過。魯直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己醜。玉石恐俱焚，公爲區別否？」不專主王氏而罪附和者，最爲平允，足令荆公心服（山谷詩《奉和文潛無咎篇末多見及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爲韻》內集卷四）。

趙翼《讀史二十一首》 荆公變祖法，豈志在榮利。蓋本豪傑流，欲創富強治。高可追申商，蘇綽乃其次。及思法必行，勢須使指擘。群小遂競進，流

毒不可制。推原其本懷，固與權奸異。始知功名心，亦足禍人世。

焦袁熙《論詩絕句五十二首》 金陵辟學似孫卿，更使昌黎畏後生。卻笑春風爲開了，知伊眞是野狐精（介甫學退之，乃譏退之）。

宮爾鍔《讀元遺山王漁洋論詩絕句愛其文詞之工惜其所言尚非第一義漫成此作以質知音》 不遠章惇悔已遲，鄭聲謾誚弟情癡。人人諱道門生日，掃地斯文知不知？

吳用威《讀宋人詩六首》一 烏塘春水柘崗花，投老鍾山可憶家？捐得相公拗性去，倘迴光景到桑麻。

陸心源《臨川集書後》 三代而下，有經濟之學，有經術之學，有文章之學，得其一皆可以爲儒。【略】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能合經濟、經術、文章而一之者，代不數人。荆國王文公其一焉。

孫衣言《詠懷古詩·王介甫》 安石苦好古，便便經在腹。讀書昧時宜，一誤不可復。章蔡既幸奸，申商幾煽毒。坐令民力雕，兆彼天水促。惜哉文學流，折鼎還覆餗。

張佩綸《澗于日記》光緒己丑三月十六日 昨論山谷不貶荆公，讀其《神宗挽詞》云：「昔在基皇極，師臣論九疇。」至以箕子比之，未免溢量。

《諸臣奏議》卷八三楊繪《上神宗論王安石之文有異志》 臣竊見唐賢多以所爲之文，見其人一生行事，如蓍蔡之不謬。【略】臣聞王安石文章之名久矣，嘗聞其詩曰：「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睹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臣竊嘗惑其文，今謹昧死而條之，乞陛下恕臣罪而反覆詳之。王安石《雜說》曰：「魯之郊也，可乎？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湯之仁，則絀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功，則用郊不亦可乎？」王安石《雜說》曰：「周公用天子禮樂可乎？周公之功，人臣所不能爲。天子禮樂，人臣所不得用。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而報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之謂稱。」王安石《雜說》曰：「有伊尹之志，而放君可也。有周公之功，而代兄可也。有周之后妃之賢，而求賢審官可也。夫以后妃之賢，而佐王以有天下，其功豈小補哉！與夫婦人女子從夫子者，可同日語乎？」臣竊謂孟子勸齊王無毀明堂者，蓋當時天下無定主，故敢爾。若言之於一統之世，則孟子豈不爲罪人？今王安石於君尊臣卑、重熙累聖之朝，而顯然再三丁寧於伊尹放君、周公用天子禮樂之事，臣願陛下詳其文而防其志。

《龜山語錄》 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奚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四六話》卷上 先公言本朝自楊、劉四六彌盛，【略】所謂四六集大成者，至王岐公、元厚之，四六皆出于（夏）英公。王荆公雖高妙，亦出英公，但化之以義理而已。

《韻語陽秋》卷一八 歐公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可謂極其褒美。世傳介甫猶以歐公不以孔、孟許之爲恨，故作報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恐未必然也。嘗讀曾子固集，見子固《與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爲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但取其自然。」蓋荆公之文，因子固而援于歐公者甚多，則知介甫歸附歐公，非一日也。葉少蘊以爲荆公自期于孟子，而處歐公以韓愈，恐未必然爾。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文字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又 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卻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爲荆公作。」又曰：「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

又 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

《澗泉日記》卷下 先公常談崔德符詩，又稱王荆公四六好。

《古文關鍵·看文字法》 王文純潔。學王不成，遂無氣焰。

《習學記言》卷四七 漢以經義造士，唐以詞賦取人。方其假物喻理，聲諧字協，巧者趨之，經義之朴，閣筆而不能措。王安石深惡之，以爲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也。然及其廢賦而用經，流弊至今，斷題析字，破碎大道，反甚於賦。

又卷四八 余嘗考次自秦、漢至唐及本朝景祐以前詞人，雖工拙特殊，而質實近情之意終猶未失。惟歐陽修欲驅詔令復古，始變舊體。王安石思出修上，未嘗直指正言，但取經史見語錯重組綴，有如自然，謂之典雅，而欲以

此求合於三代之文，何其謬也！

又　蘇軾說《春秋》，慶曆、嘉祐時文也。張庭堅《書義》，熙、豐時文也。王安石談經，未至悖理，然人情不順者，盡罷詩賦故也。

《黃氏日鈔》卷六三　南豐之文多精覈，而荆公之文多澹靖。荆公之文多佛語，而南豐之文多闢佛。此又二公之不同者。

《宋史》卷四三九《文苑傳論》　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于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

吳澄《王友山詩序》　宋三百年文章，歐、曾、二蘇各名一世，而荆國王文公爲之最。何也？才識學行俱優也。弟平甫、子元澤，亦卓爾不群。英哲萃於一門，出於一時，噫，難乎其繼矣。

朱右《文統》　唐韓愈上窺姚、姒，馳騁馬、班，本經參史，制爲文章，追配古作。宋歐陽修又起而繼之，文統於是乎有在。其間柳宗元、王安石、曾鞏、蘇軾亦皆遠追秦、漢，羽翼韓、歐，然未免互有優劣。嗚呼！文豈易言哉！

楊慎《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略】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鈕矣。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臨川文鈔引》　王荆公湛深之識，幽渺之思，大較并本之古六藝之旨，而於其中別自爲調，劖刻萬物，鼓鑄群情，以成一家之言者也。其尤最者，《上仁宗皇帝書》與神宗《本朝百年無事》諸劄子，可謂王佐之才。此所以於仁廟之鎮靜博大，猶未能入，而至於熙寧、元豐之間，劫主上而固魚水之交，譬則武丁之於傅說，孔明之於昭烈，不是過已。惜也，公之學問本之好古者多，而其措注當時，亦狃於泥古爲患，況以矯拂之行而兼之以獨見，以執拗之資而恣之以私臆，所以呂、章、邢、蔡以下，紛紛附會，熒惑天子，流毒四海。新法既壞，并其文學知而好之者半，而厭而訾之者亦半矣。以予觀之，荆公之雄不如韓，逸不如歐，飄宕疏爽不如蘇氏父子兄弟，而匠心所注，意在言外，神在象先，如入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恐亦古來所罕者。予每讀其碑誌墓銘及他書所指次世之名臣碩卿賢人志士，一言之予，一字之奪，并從神解中點綴風刺，翩翩乎凌風之翮矣，於《史》、《漢》外別爲三昧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三茅坤評　荆公之書多深思遠識，要之於古之道，而其行文處往往遒以婉，劖以刻，譬之入幽谷邃壑，令人神解而興不窮，中有歐、蘇輩所不及處。

又卷九一茅坤評　歐陽公最長於墓誌表，以其序事處往往多太史公逸調，唐以來學士大夫所不及者。而王荆公獨自出機軸，多劖畫曲折之言，其尤長者往往於序事中一面點綴著色，雋永遠出，令人覽之，如走駿馬於千山萬壑之中，而層巒疊嶂，應接不暇。序事中之劍戟也。

又卷九六茅坤評　荆公爲人多氣岸不妄交，所交者皆天下名賢，故於其歿而祭也，其文多奇崛之氣、悲愴之思，令人讀之，不能不掩卷而涕洟。

《藝苑卮言》卷三　韓、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實；歐、蘇氏振宋者也，其文虛。臨川氏法而狹，南豐氏飫而衍。

《文脈》卷一　予曰：歐陽肉多而骨少，孫、石肉少而骨多。曾子固木篤而欠玲瓏，王介甫骨骼而無豐采，皆不及蘇子瞻之俊逸也。

又　五季弱甚矣，歐、蘇、曾、王條暢豪邁而曲折紆餘，終亦宋調。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序》　介甫之人勿具論，論其文。世之品王文者，吾聞其說矣，曰幽以遐，曰峭以刻，此見其委耳。彼其所以致此，有源焉。始介甫與子固相砥以經術之學，取諸心，書諸策，瑰瑋琳琅，望而欽爲圖史之萃者，子固也，介甫渾渾泯然，無復圖史之迹，馳騁自道，而經術尤明，其諳熟而化矣乎。蓋介甫有高於千古之才，有博於千古之學，又有奇於千古之癖，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致志并力，以肆其學而成其才，是以能化也。此所謂源也。由是抑之而悄然以幽，舒之而邈然以遐，激發之而峭，固存之而刻，施之議論紀載，大篇短章，無不可者，所謂左右逢源也，其委也。見其委不溯其源，世之品王文者非惑與？余所錄若干首，在縣令以前者過半焉，熙寧後至少，且諗門弟子曰：「王文非無可取也，在愼取之而已。」亦足以見余之迂爲不可解也。然終不敢斥諸宋大家之外，排擯弗登，亦徒以其文也。然則使介甫不大用，學者宗仰臨川氏之遺策，誦法俎豆，又當何如？余故論其文而深慨之。

《四六金針》　四六之興，其來尚矣。【略】元陳繹曾言：四六之法，其要有四：一曰約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屬詞。務在辭簡而意明，此唐人四六之故規，而蘇子瞻之所取則也。後世益以文華，喜工緻而新奇，于是以用事親切、屬對的巧爲精妙，而王介甫之所取則也。

又　宋體：楊大年、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邵澤民、邵公濟、汪藻。

《唐宋文醇》卷五八《原過》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評：王安石傲很明德以亂天常，蒼生之被其害者以百萬計，不止無德矣。然猶不礙其爲有言，言果足重乎哉？自宋以來重其文字，明茅坤不能刪也，以之殿八家。儲欣益李翱、孫樵而爲十，而亦不能刪安石而爲九也，則今者亦姑存之。【略】使天下讀《原過》而歎有如是之言而怙過如是，讀《進說》而歎有如是之言而巧進如是，則爲人君者知詐僞萬端，而不敢輕信，以其國委人，爲人臣者知詐僞萬端，雖爵可至王，名可至配享宗廟，配享孔子，文可列於學官誦於後世，而卒無解於小人之號。

陳康黼《古今文派述略》　與永叔同時而善學韓文者，莫如王荆公。【略】荆公爲文好爲曲折瘦硬，盤旋一氣。後人狀其文，謂如孤松百仞，斷岸千尺，秋高氣爽，健鶻摩空，非過譽也。

《午風堂叢談》卷一　訓詞以體制爲先，蓋上之諭下，貴於深厚爾雅，不可引古奇崛，反累正氣。【略】王介甫、蘇東坡、曾南豐、王禹玉、元厚之、翟忠惠、綦北海、孫鴻慶，或平正典重，或秀偉流暢，皆可爲法。

杭世駿《趙勿藥文集序》　王介甫之自言曰：「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工女無所不問，然後於經能知其大體而無疑。」介甫之文具在，深求其所讀與所問，則固枵然一無所有也。夫枵然一無所有，則何以謂之介甫矣。而介甫之所以爲介甫者，則非以其能讀之能問之，而謂其能空之也。

魏禧《日錄論文》　唐宋八大家文，【略】介甫如斷岸千尺，又如高士谿刻，不近人情。

《易餘籥錄》卷一六　余按王氏之文獨成一家，其善正在不與人同。其經術、學問皆然。當時韓魏公、司馬溫公必欲其同於己，所以不合耳。聖人之道，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惟其不同，所以通天下之志。己爲其異，而欲人之同，王氏之不善亦諸人之不善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首之三　唐宋韓、柳、二蘇之古文，嘗自言其用心所由來，與其得力所已至，而荆公無有。【略】然即以文論，惟穆堂李氏有言：荆公生平爲文，最爲簡古。其簡至於篇無餘語，語無餘字，往往束千百言十數轉於數行中，其古至於不可攀躋蹤迹。引而高如緣千仞之崖，俯而深如縋千尋之谿，愈曠而愈奧，如平楚蒼然而萬象無際。此眞善言荆公古文者。而世且曰吾不以人廢言也，又曰吾愛其文而惡其爲人，因遂不欲讀其書，是果得爲知人與知文者哉！

又卷三　介甫慶曆初年文字少開廓，亦喜造語，誠有如歐公所云者。歐公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略】介甫英分絕人，自命又最高，故其後來爲文，不惟不似孟、韓，而亦無有擬似周秦、兩漢者，此其所以成爲荆國之文而獨有千古也。觀其嘗題張司業詩：「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豈非有見於自然之難及乎？

《藝概》卷一　介甫之文長於掃，東坡之文長於生。掃，故高；生，故贍。

楊繩武《論文四則》　唐宋八家根柢皆從經出，【略】臨川以《周禮》參《管》、《韓》。

《古文範》下編吳闓生評　荆公崛起宋代，力追韓軌，其倔強之氣、峭折之勢、樸奧之詞均臻閫奧。獨其規模稍狹，不及韓之縱橫排蕩，變化噴薄，不可端倪，然戛戛獨造，亦可謂不離其宗者矣。　先大夫嘗謂學詩與文皆當從荆公入，以其矜練生硬，足以矯流俗凡猥浮滑之病也。此三篇（《周禮義序》、《書義序》、《詩義序》）經術湛蔚，韻味淵永，尤爲醇到之詣，王集中亦不多得。

《王安石評傳》第二一章　荆公之文，有以異于其他七家者一焉。彼七家者，皆文人之文，而荆公則學人之文也。彼七家者非不學，若乃荆公之湛深于經術而饜飫于九流百家，則遂非七子者之所能望也。故夫其理之博大而精闢，其氣之淵懿而樸茂，實臨川之特色，而遂非七子者之所能望也。抑八家者，其地位固自有高下。柳州惟紀行文最勝，不足以備諸體，南豐體雖備，而規模稍狹，老泉、潁濱皆附東坡而顯者耳。此四家者，不過宋、鄭、魯、衛之比。求其如齊、晉、秦、楚勢力足相頡頏者，惟昌黎、廬陵、東坡、臨川四人而已。【略】若昌黎，則荆公所自出也。廬陵則與荆公同學昌黎，而公待之在師友之間者也。廬陵贈公詩曰：「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公酬之云：「欲傳道義心雖壯，強學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是廬陵深許公能追迹昌黎，而公欲然不敢以自居也。夫以吾向者所論學人之文與文人之文，則雖謂公文軼過昌黎可也。若徒以文言文，則昌黎固如蕭何造未央宮，蔑以復加，公亦其繼體之肖子而已。公與歐公同學韓，而皆能盡韓之技而自成一家。歐公與公，又各自成一

家：歐公則用韓之法度，改變其面目，而自成一家者也，公則用韓之面目，損益其法度，而自成一家者也。【略】公論事說理之文，其刻入峭厲似韓非子，其強聒肫摯似墨子。就此點論之，雖韓、歐不如也。

《侯鯖錄》卷七引蘇軾《書荆公暮年詩》 荆公暮年詩，始有合處。五字最勝，二韻小詩次之，七言詩終有晚唐氣味。如平甫七字，復爲佳耳。

黄庭堅《跋王荆公禪簡》 荆公學佛，所謂吾以爲龍又無角，吾以爲蛇又有足者也。然余嘗熟觀其風度，眞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莫年小詩雅麗精絶，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後山詩話》 荆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平生文體數變，暮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知言不可不愼也。

又 魯直謂荆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二謝，失于巧爾。

又 王荆公暮年喜爲集句，唐人號爲四體。黄魯直謂正堪一笑爾。

又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黄魯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張耒《讀王荆公詩》 名實由來不可逃，悠悠毁譽亦徒勞。臧公已死言終立，不是軒裳世祿高。

《冷齋夜話》卷四 詩到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澀，時稱西崑體。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蔕。如作《雪》詩曰：「借問火城將策探，何如雲屋聽窗知。」又曰：「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其用事琢句，前輩無相犯者。

又 對句法，詩人窮盡其變，不過以事以意以出處具備，謂之妙。如荆公曰：「平昔離愁寬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

又卷五 造語之工，至于荆公、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荆公曰：「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與黄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略】山谷曰：「此皆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語，韻終不勝。」

《唐子西文錄》 王荆公五字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 舒王詩云：「投老歸來供奉班，塵埃無復見鍾山。何須更待黄粱熟，始信人間是夢間。」又云：「黄粱欲熟且流連，謾道春歸莫悵然。蝴蝶豈能知夢事，蘧蘧先墮晚花前。」又云：「客舍黄粱今始熟，鳥殘紅柿昔分甘。」蓋三用黄粱而意義皆妙。

又 荆公始爲集句，多至數十韻，往往對偶親切。蓋以其誦古人詩多，或坐中率然而成，始可爲貴。其後多有人傚之者，但取數部詩集諸家之善耳。故東坡《次韻孔毅夫集句見贈》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捉對隨家鷄。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事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墨莊漫錄》卷四 世謂子瞻詩多用小説中事，而介甫詩則無有也。予謂介甫詩亦爲用之，比子瞻差少耳。如《酬王賢良松》詩云：「世傳壽可三松倒，此語難爲常人道。」「壽倒三松」見裴鉶《傳奇》。《春日郊步》云：「興盡無人楫迎汝，卻隨倦鵲歸鄰舂。」「楫迎汝」見古樂府王獻之《桃葉歌》。《金陵西齋》詩云：「黄奴三倒類瓊樹，小砑紅綾鬬詩句。」「小砑紅綾」見《大業拾遺》。《舒州》云：「巫祝萬端曾不救，只疑天賜雨工閑。」「雨工」見《洞庭靈姻傳》。

又卷六 七言絶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荆公多喜爲之，極爲清婉，無以加焉。

《藏海詩話》 前人詩如「竹影金瑣碎」、「竹日靜暉暉」，又「野林細錯黄金日，溪岸寬圍碧玉天」，此荆公詩也。「錯」謂「交錯」之「錯」。又「山月入松金破碎」，亦荆公詩，此句造作，所以不入七言體格。

《陳輔之詩話》 或問道果有味乎？余曰：如介甫「午鷄聲不到禪林，柏子煙中靜擁衾」，「竹鷄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爐爐」，「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皆淡中意味，非造此景不能形容也。

《許彦周詩話》 東坡南海詩，荆公鍾山詩，超然邁倫，能追逐李、杜、陶、謝。

又 荆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寫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溝漲春淥周遭，俯視紅影移魚舠。」皆觀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弄芳畏晚晚，已見黍雪盤中毛。」事見《家語》。

《古今詩話》 舒王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

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然終不若「院落深深杏花雨」爲佳，言盡而意不盡也。

《歲寒堂詩話》卷上　王介甫詩，山谷以爲學三謝。

又　王介甫云：「遠引江山來控帶，平看鷹隼去飛翔。」疑非介甫語。又云：「留歡薄日晚，起視飛鳥背。」又云：「灑筆飛鳥上，爲王賦雌雄。」語雖稍工，而不爲難到，【略】如介甫，東坡，皆一代宗匠，然其詞氣視太白一何遠也。

又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　荆公不以退之爲是，故其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送呂使君潮州》詩云：「不必移鰐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爲禮，聽之汩彝倫。」故其答文忠公詩云：「他日倘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韻語陽秋》卷一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爲高作。如介甫《示平甫》詩云：「家世到今應有後，士才如此豈無時。」《答陳正叔》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略】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在于媲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

又卷二　荆公嘗有詩曰：「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或謂公曰：「蕭何萬世之功，則『功』字固有來處，若『恩』字未見有出也。」荆公答曰：「韓集《鬬雞聯句》，則孟郊云『受恩慚始隗』。」則知荆公詩用法之嚴如此。然「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乃以樊噲排闥事對護田，豈護田亦有所出邪？有好事者爲余言，一日，有人面稱公詩，謂「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以爲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爲的對，然庚亦是數。」蓋以十日數之也。余謂荆公未必有此意，使果如好事者之說，則作詩步驟亦太拘窘矣。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二　《王直方詩話》云：陳無己云：荆公晚年詩傷工，魯直晚年詩傷奇。

又後集卷二五　《蔡寬夫詩話》云：公嘗云：「詩家病使事太多，蓋皆取其與題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情態畢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故公詩如「董生只爲公羊惑，豈肯捐書一語眞」，「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之類，皆意與本題不類，此眞所謂使事也。

又後集卷三三　《復齋漫錄》云：芸叟嘗評詩云：【略】王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聞見，難可着摸。

《石林詩話》卷上　王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爲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略】則權德輿已嘗爲此體，乃知古人文章之變，殆無遺蘊。

又　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閒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若經隱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

又卷中　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材」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爲羣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亦必視初壯，雖此公，方其未至時，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

又　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綠去，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顒宅在阿蘭若，婁約身隨窣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意。嘗有人面稱公詩「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爲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爲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干數之也。

《竹坡詩話》　集句詩近世往往有之，惟王荆公得此三昧。

孫覿《與曾端伯書》　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詔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微。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冲卿雪詩》，比少作如天淵相絕也。

《捫虱新話》上集卷三　荆公晚年詩極精巧，如「木落山林成自獻，潮回洲渚自橫陳」，「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可見其琢句工夫。然論者猶恨其雕刻太過。公嘗讀杜荀鶴《雪》詩云：「江湖不見飛禽影，巖谷惟聞拆竹聲。」改云：「宜作『禽飛影』、『竹拆聲』。」又王仲至《試館職》詩云：「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牆。」公又改爲「奏賦《長楊》罷」，云：「如

此語健。」此亦是一癖。

又下集卷三　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唐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荆公、蘇、黄輩出，然後詩格遂極于高古。

《觀林詩話》　山谷云：「余從半山老人得古詩句法云：『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

《艇齋詩話》　東萊不喜荆公詩，云：汪信民言荆公詩失之軟弱，每一詩中，必有「依依」、「嫋嫋」等字。予以東萊之言考之荆公詩，每篇必用連綿字，信民之言不謬。然其精切藻麗，亦不可掩也。

又　東湖言荆公詩多學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

又　絕句之妙唐則杜牧之，本朝則荆公，此二人而已。

又　荆公詩及四六，法度甚嚴。湯進之丞相嘗云：「經對經，史對史，釋氏事對釋氏事，道家事對道家事。」此說甚然。

又　荆公詠史詩，最于義理精深。如《留侯》詩，伊川謂說得留侯極是。予謂《武侯》詩，說得武侯亦出。又如《范增》詩云：「有道弔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兒。」又：「誰合軍中稱亞父，直須推讓外黄兒。」詠史詩有如此等議論，他人所不能及。

《碧溪詩話》卷四　臨川有「暮林搖落獻南山」，又云「木落岡巒因自獻」。如云「名譽子眞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又「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昔人行事措意，默與己合，則喜用之。

又卷六　臨川「慷慨秋風起，悲歌不爲鱸」，眉山「不須知更說幾早，直爲鱸魚也自賢」，反復曲折，同歸一意。亦如「把酒祝公公莫拒，緇衣心爲好賢傾」，「我欲折繻留此老，緇衣誰作好賢詩」，共用一事，而造語居然不同。

《誠齋詩話》　五七字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略】如介甫云「更無一片桃花在，爲問春歸有底忙」，「祇是蟲聲已無夢，三更桐葉強知秋」，「百囀黄鸝看不見，海棠無數出牆頭」，「暗香一陳風吹起，知有薔薇澗底花」，不減唐人。

楊萬里《讀唐人及半山詩》　不分唐人與半山，無端橫欲割詩壇。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

《朱子語類》卷九二　今朝廷樂章長短句者，如《六州歌頭》，皆是俗樂鼓吹之曲，四言詩乃大樂中曲。本朝樂章，會要、國史中只有數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詩》，甚好。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　王安石七言絕句，人皆以爲特工，此亦後人貌似之論爾。七言絕句，凡唐人所謂工者，今人皆不能到，惟杜甫功力氣勢之所掩奪，則不復在其繩墨中，若王氏則徒有纖弱而已。而今人絕句無不祖述王氏，則安能窺唐人之藩牆？況甫之所掩奪者，尚安得至乎！

韓淲《讀半山詩》　鍾山投老漫尋詩，幽草閑花水滿陂。步轉暖風還盡日，坐因涼雨獨移時。

許及之《讀王文公詩絕句提要》　文章與世爲師範，經術於時起世讎。少讀公詩頭已白，只應無奈句風流。

《環溪詩話》卷下　如「十里人家鷄犬靜，竹扉斜掩獲蠶眠」，又如「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黄雲麥更青」，又如「麥秋天氣易寒熱，蠶月人家忌往來」，此三聯乃農桑之紀實，曲盡人情，皆賦也。而「白雪」、「黄雲」一聯，又比賦俱全。

《梁谿漫志》卷六　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正如斷案不爲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情，【略】荆公詠《范增》、《張良》、《揚雄》，【略】皆其見處高遠，以大議論發之于詩。

《滄浪詩話・詩體》　以人而論，則有【略】王荆公體（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黄、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

又《詩法》　辨家數如辨蒼白，方可言詩（荆公評文章，先體製而後文之工拙）。

又《詩評》　集句惟荆公最長。

《黄氏日鈔》卷六四　集句諸作雖似劇戲，其巧其博，皆不可及。

又　賦銘等皆淡古。

《賓退錄》卷二引敖陶孫《詩評》　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

《詩人玉屑》卷一二引《休齋詩話》　介甫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朱簾暮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然不若「院落深沉杏花雨」爲佳。予謂「杏花雨」固佳，然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卻於風月上寫出柳絮梨花，尤有精神。

又引《室中語》　王介甫律詩甚是律詩，篇篇作曲子唱得。蓋聲律不止平側二聲，當分平、上、去、入四聲，且有清濁，所以古人謂之吟詩，聲律即吟詠

乃可也。僕曰：「魯直所謂詩須皆可弦歌，公之意也。」

《懷古錄》卷上 本朝絕句好者稱半山，如「繅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其工麗或過於唐人。又如「野水從橫漱屋除，悠悠殘夢鳥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卻無」，「春風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細數落花因坐久，獨尋芳草得歸遲」。此等閑適風韻姿態處，亦不減於唐人。然求其如唐人意在言外有餘味，及若李義山打隔渾之體，則皆無之也。

又卷中 予兄草庭嘗論半山詩，云：「蜜房歲計能多少，酒盞重陽自不供」，「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謝安墩》云「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謂半山與數百年之鬼爭墩，又與蜜蜂爭菊，與犢則爭草，與鷗則爭沙，乃知此老胸中常紛紛，雖其退隱，不平之氣動與物嬰拂，則立朝而爭新法，無足怪者。嘗述其詩云：「爭沙爭草較區區，與鬼爭墩尚恐輸。不是鐵枷當日見，半山何似拾浮屠。」

《愛日齋叢鈔》卷三 荆公詩多舉貞觀，蓋追懷盛時，託興前代，使後來讀之，如少陵「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可悲矣。

《竹莊詩話》卷一引《蔡百衲詩評》 王介甫詩雖乏風骨，一番清新，方似學語小兒，酷令人愛。

又卷九 山谷云：荆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沆瀣牙頰間。

釋普聞《詩論》 近世所論東坡長於古韻，豪逸大度；魯直長於律詩，老健超邁；荆公長於絕句，閑暇清癯。其各一家也。然則荆公之詩覃深精思，是亦今時之所尚也。魯直曰：「荆公末年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荆公送和甫寄女子詩云：「荒煙涼雨助人悲，淚染衣襟不自知。除卻春風沙際綠，一如送汝過江時。」拂去豪逸之氣，屏蕩老健之節，其意韻幽遠清癯雅麗爲得也。

又 詩家云：鍊字莫如鍊句，鍊句莫若得格。格高本乎琢句，句高則格勝矣。天下之詩莫出乎二句：一曰意句，二曰境句。境句易琢，意句難製；境句人皆得之，獨意句不得其妙者蓋不知其旨也。所以魯直、荆公之詩出乎流輩者，以其得意句之妙也。何則？蓋意從境中宣出，所以此詩作荆公集中之眼者，妙在斯耳。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 五言絕難得十首好者，荆公短語長事，妙冠古今。

何夢桂《唐心月集句序》 荆公晚年好作集句，正不免黃太史一笑。余謂不然。句雖古人糟粕，然用之如諸葛孔明學黃帝兵法，作八陣圖，必其方圓曲直、縱橫離合悉在吾胸中，而後可以應敵而不窮。不然，齟齬牽合，倉卒鮮有不敗者。

元好問《自題中州集後五首》二 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

牟巘《鷹瑞甫唐宋百衲集序》 宋百餘年間，乃有集句者出，其不變之變歟？【略】實始於半山王公。半山平生崛強執拗，行新法則詆諸老爲流俗，作《字說》、《新經義》則目《春秋》爲斷爛朝報。然乃甘摭拾陳言，從事集句，何耶？然其天姿殊絕，學力至到，猝然之間，不勞思惟，立成數十韻，對偶親切，脗合自然，亦難矣。

又《繆淡圃詩文序》 半山從宋次道家盡觀唐百家詩，平生硬掙且復執拗，而詩則唐人也。如「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千紅萬紫凋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殊有風致，不類其爲人，則又有不可曉者。

《隱居通議》卷一一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此韓詩也。荆公早年悟其機軸，平生絕句實得於此，雖殊欠骨力，而流麗嫻婉，自成一家，宜乎足以名世。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壬辰寒食》 方回評：半山詩步驟老杜，有工緻而無悲壯，讀之久則令人筆拘而格退。 馮班評：半山自玉溪生入手，故細緻有餘。

吳澄《金陵集序》 鄉相王文正公辭位退居金陵，其詩傳播至今，與大江、秦淮、鍾阜、古城同其流峙。

又《題朱巨觀道宮薄媚曲後》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惟子瞻贊太白眞，介甫贊子美像，能得其似。蓋蘇學李、王學杜，知其詩，是以知其人也。

毋逢辰《大德覆刊須溪評點王荆文公詩箋注序》 詩學盛於唐，理學盛於宋，先儒之至論也。諸賢大家數，甚而有「五言七言散文」之誚，獨於臨川王荆文公之詩，莫有置其喙者。及觀文正公選唐百家詩，□序有云：「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然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公於選詩廢日力且如此，況作詩

乎？又楊蟠《後序》云：「王荆公道德文章，天下之師，於詩尤極其工。雖嬰以萬務，而未嘗忘之。」則知公之作詩坐廢日力，而未始以爲悔，宜其法度嚴密，音律諧暢，而無異時五七言散文之弊。予故謂公之詩，非宋人之詩，乃宋詩之唐詩者也。後之學詩者能作如是觀，當自有得於吾言之外。

劉將孫《王荆公詩序》　公詩爲宋大家，非文人詩而具用文法。抑光耀以樸意，融制作爲裁體，陶冶古今而呼汲如令，精變塵秕而形神俱妙。其覆也如老吏之約三尺，其麗也又如一笑之可千金。歷選百年，亦東京之子美也。獨其不得如子美之稱於唐者，相業累之耳。嗚呼，使公老翰林學士，躋然一代詞宗，亦何必執政耶！論詩文與論人物異，論行事意見又異。雁湖箋此詩尚以《明君怨》置議論，蓋共正之。然彼詠明君耳，何與大節，而刺刻(玭)〔疵〕之。因士吉刻本，記先君子所嘗爲荆公感歎者如此，而非敢評公詩也。

《山堂肆考》卷一二八　眞西山曰：古今詩人吟風弔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而於世道無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楊慎《半山詩》　半山詠孟子詩云：「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此欲尚友孟子也。次首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此又仰思商鞅也。蓋其立言則欲學孟子，變法則欲師商鞅，卒之孟子不可學而專師商鞅焉。其用人則對伊川曰：「使小人變法，使君子守之。」卒之君子盡逐斥而小人純用焉，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有如此，孟子之沈魄浮魂(半山詩語)，當笑於九原矣。其歸金陵後作《龍賦》曰：「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害人，常至於喪己而未嘗喪己。」其自解之詞乎。然就其言論之，龍本利見，何嘗害人，其或害人者孽龍也。龍能存身，何嘗喪己，其或喪己者乖龍也。公其乘孽龍、乖龍之精者乎。又其退居後詠金山詩云：「只有此中堪曠望，誰令天作海門山。」此猶是欲涸梁山泊爲田之餘意。余獨愛其詠倉頡四句云：「倉頡造書，不詁自明。嗚呼多言，祇誤後生。」此豈鬼擘其口，使出此言，如自跋其《字說》乎。陳了翁、楊龜山之力辨，不若其自懺也。又歸田後詩曰「勳業無成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則其羞惡眞心之發。噫，晚矣。若夫其捨宅爲寺，捨田爲供，乃宦官宮媼之所爲，而公爲之，不知何見？以斯人而從祀孔廟，汚蔑極矣。

《麓堂詩話》　王介甫點景處，自謂得意，然不脫宋人習氣。其《詠史》絕句，極有筆力，當別用一具眼觀之。若《商鞅》詩，乃發洩不平語，於理不覺有礙耳。

《藝苑卮言》卷四　介甫用生重字力於七言絕句及頷聯內，亦從老杜律中來。但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耳。骨格既定，宋詩亦不妨看。

《詩藪》外編卷五　六一雖洗削西崑，然體尚平正，特不甚當行耳，推轂梅堯臣詩，亦自具眼。至介甫創撰新奇，唐人格調始一大變。蘇、黃繼起，古法蕩然。推原科斗時事，實舒王生此厲階，其爲宋一代禍，蓋不特青苗法矣。

《廣快書》卷二八　王安石云：「太白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十八九。」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晦庵朱子曰：「太白詩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予謂宋人論詩，若安石是具隻眼者。

傅自得《四詩類苑序》　宋朝之詩，金陵、坡、谷三大家，或以其精，或以其博，或以其雅，體雖不同，而氣壯語渾，同出於杜，此則詩之正派也。【略】金陵清德實行，不徇流俗。【略】皆可爲世模范，豈可與推敲字句、描貌淺易者比哉！

《疑耀》卷六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靈運猝以景遇，備以成章，故常自稱此語得之神助。客有以此問王荆公：「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荆公曰：「『池塘生春草』，言王澤竭也；『園柳變鳴禽』，言物候變也。」當時以此服荆公之博。殊足一笑。以此論詩，則從古稱詩者，何往而不得罪？荆公非惟不知靈運，亦不知詩矣。

《徐氏筆精》卷四　荆公《謝公墩》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又《戲贈段約之》云：「竹栢相望數十楹，藕花多處復開亭。如何更欲通南埭，割我鍾山一半青。」雖曰戲謔之詞，而人我之相見於筆端矣。

《戴酒園詩話・王安石》　讀臨川詩，常令人尋繹于語言之外，當其絕詣，實自可興可觀，不惟于古人無愧而已。吾嘗謂此不當以文恕其人，亦不當以人棄其文，特推爲宋詩中第一。其最妙者在樂府五言古，七言律次之，七言古又次之，五言律稍厭安排，七言絕尤嫌氣盛，然佳篇亦時在也。(黃白山評：所舉諸作，無一佳者，不知其絕詣何在？)《送喬執中秀才歸高郵》曰，【略】前叙其不可不歸，後又微諷其復來，曲折宛轉。介甫一生傲慢，如此詩一

何溫藹也？至《送孫正之》則曰，【略】蓋孫不以養歸，故下語剴切，用婉用直，各不妄設。《日出堂上飲》曰，【略】摹寫怡堂之習，眞堪疾首痛心。末數語即《魏風・園桃》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也。此眞《風》《雅》正傳，吾豈汙私所好。又《我欲往滄海》曰，【略】此即前意，正其變法之本懷也。大抵介甫于未執政前不勝感慨，故《詳定試卷》則曰「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偶成》則曰「高論頗隨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傾」，《愁臺》則曰「傾壺語罷還登眺，岸幘詩成卻歎嗟」。既執政，則深憤異議，故《詠雪》則曰：「勢合便疑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回。寒鄉不念豐年瑞，只憶青天萬里開。」強項堅執，牢不可破。然細味其語意，亦有孟子所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意。故嘗云「何妨舉世嫌迂闊，自有斯人慰寂寥」，至《雨過偶書》曰「誰似浮雲知進退，纔成霖雨便歸山」，則生平輕富貴之念，亦隱隱自在，惜其學術之未醇也。【略】凡有志經世者，何可不復斯言？【略】作閑適詩，又復如此，眞無所不妙。律詩佳句殆不勝指。如《開元僧舍》：「和風滿樹笙簧雜，霽雪兼山粉黛重。」《大風次耿天騭韻》：「縱涌萬川冰柱立，分披千嶂土囊開。魯門未怪爰居至，鄭圃何妨禦寇來。」《梅花》詩：「風亭把盞酹孤艷，雪徑迴輿認暗香。」《寄陳正叔》：「且同元亮傾樽酒，更與靈均續舊文。」《金陵懷古》：「黃旗已盡年三百，紫氣空收劍一雙。」皆極刻鏤之工。至《送彥珍》：「握手百憂空往事，還家一笑即芳時。」《寄張先》：「胡床月下知誰對，蠻榼花前想自隨。」《寄友人》：「一篇《封禪》才難學，五畝蓬蒿勢易求。」只淡淡寫來，便使人怡然意解。

李必恒《論詩七絕句》 唱罷西崑正始還，元豐元祐邈難攀。大觀只說歐蘇盡，精詣須知遜半山。

《漫堂說詩》 唐以後詩派，歷宋、元、明至今，略可指數。宋初晏殊、錢惟演、楊億號西崑體。仁宗時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謂之歐、梅，亦稱蘇、梅，諸君多學杜、韓。王安石稍後，亦學杜、韓。

《圍爐詩話》卷五 介甫云：「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唐人貴秀之句也。又有「水潾潾而北去，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又有云：「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皆非宋人能造之句。

吳之振《宋詩鈔・臨川詩鈔序》 安石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後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悟深婉不迫之趣。然其精嚴深刻，皆步驟老杜。所得而論者，謂其有工緻，無悲壯，讀之久則令人筆拘而格退。余以爲不然。安石遣情世外，其悲壯即寓閒澹之中，獨是議論過多，亦是一病爾。

又《論詩偶成十二首》 初學誰知絕句難，闌翻刊本遍寰間。半山論與誠齋合，未透唐人第一關。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王安石》 誰人妙句似獾郎？疏越朱絃詠歎長。鑿險縋幽出新意，偷將太液對披香。

《石洲詩話》卷三 山谷謂「荆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此語甚當。又敖器之有「鄧艾縋兵入蜀」之喻，亦是妙語。

又卷四 宋人七律，精微無過王半山，至于東坡，則更作得出耳。

《靜居緒言》 荆公平生以意氣驕人，即其著述，亦機鋒觸法，光芒逼人。人謂其晚年得假宋次道全唐人集探索之，詩得唐法。然觀其所選定唐人詩，殊未見取裁。要亦不肯隨人好惡，是渠本心耳。

《一瓢詩話》 王荆公好將前人詩點竄字句爲己詩，亦有竟勝前人原作者。在荆公則可，吾輩則不可。

《昭昧詹言》卷一二 向謂歐公思深，今讀半山，其思深妙，更過於歐。學詩不從此入，皆粗才浮氣俗子也。用意深，用筆布置逆順深。章法疏密，伸縮裁翦。【略】半山有才而不深，歐公深而才短。

又 荆公健拔奇氣勝六一，而深韻不及，兩人分得韓一體也。荆公才較爽健，而情韻幽深，不逮歐公。二公皆從韓出，而雄奇排奡皆遜之。可見二公雖各用力於韓，而隨才之成就，只得如此。

又 半山本學韓，今當參以摩詰，此皆世人不解。

《說詩菅蒯》 詩以道性情，人各有性情，則亦人各有詩耳。俗人黨同伐異，是欲使人之性情，無一不同而後可也。東坡云：「王氏之文，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若今人之才，遠不及王氏，而必欲使人同己，尤爲不知量矣。

《西圃詩說》 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負，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含蓄。後爲羣牧判官，從宋次道家盡假唐人詩集，博觀約取，晚年始得深婉不迫之趣。以此見唐人尚有《三百》遺意，而非法唐人，亦終不合正軌。彼後人沉溺宋詩，矜新趨異，翻毀唐人爲不足學者，直是不曾夢見也。

《覘齋詩談・宋詩鈔》 王荆公古詩險刻，如其爲人，律詩頗和平，又苦思浮手滑。此宋代通病。

《**龍性堂詩話續集**》 介甫詩，崛強自喜中，時亦清麗絕人。五言今體如「清江無限好，白鳥不勝閒」，「落日更清坐，空江無近舟」，「綠陰生晝寂，幽草弄秋妍」，七言如「寒鴉對立西風樹，幽草環生白露庭」，「落木雲邊秋水渡，亂山煙入夕陽橋」，「雲埋塞路驚塵合，霜入春風滿鬢愁」，「孤城倚薄青天近，細雨侵陵白日昏」，「千家漁火秋風市，一葉歸舟暮雨灣」，「樹外鳥啼催晚種，花間人語趁朝虛」，「荒埭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如此等句，每一諷誦，半山風流，至今想見。世人徒誦其「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則未免着相矣。

《**老生常談**》 王介甫詩，昔人謂如鄧艾用兵，專以奇險爲功，確論也。古體學杜、韓而不襲，殊勝六一。今體亦能我行我法，依傍一空。余另有讀本，眞卓然大家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王安石**《**欲歸**》 許印芳評：荆公詩鍊字、鍊句、鍊意、鍊格，皆以杜爲宗。集中古今體詩，多有近杜者。然非形貌近杜，乃骨味神韻闇與之合也。詩不學杜，必不能高，而善學者，百無一二。唐之義山，宋之半山、山谷、後山、簡齋，此五家者眞善學杜者也。後人欲入浣花翁之門，須從此五家問津。

《**養一齋詩話**》**卷二** 「含風」二語，葉石林亦稱之，謂與「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同妙。不知「細數落花」二語，稍近自然，非「鴨綠」、「鵝黃」幫帖字面生活也。荆公又有「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人以爲善使事，實并不成字句。「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人皆以爲名句，吾老死不能解也。

《**竹林答問**》 問：「王荆公詩當時極推崇，今稱引者絕少，究竟優劣何如？」答：「實不見其佳處。坡公譏山谷贊荆公詩，謂『只是怕他』。當時之推崇，大都是怕他耳。」

《**宋十五家詩選・臨川詩選**》 半山學少陵，其瘦硬處別自擅長。

《**藝概**》**卷二** 王荆公詩學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熱腸，公惟冷面，殆亦如其文之學韓，同而未嘗不異也。

陳經禮《**偶論宋詩十絕句**》 陽燄浮幢擷佛香，定林詩法費評量。盡嫌禪語蘇門習，不得金陵已濫觴。

鍾廷瑛《**讀詩絕句十二首**》 投老鍾山志半灰，小詩清婉不憑才。愛他南浦隨花去，一似青蓮泛月來。

艾愈珽《**論詩絕句**》 半山才力足稱雄，意氣居然凌醉翁。新法何勞蛇畫足，移將《周禮》學《豳風》。

葉紹本《**仿遺山論詩得絕句廿四首**》 削成太華壁孱顏，才力要難過半山。總遜廬陵風格好，葛巾羽扇鎭蕭閒。

邵堂《**論詩六十首**》 稷高空勞自置身，臨川詩格瘦嶙峋。祇今遺法流傳偏，未必《周官》定誤人。

朱庭珍《**論詩**》 半山師杜力堅凝，六一宗韓合并稱。底事新城妄軒輊，獨將微妙許廬陵。

張佩綸《**讀閻秀詩二十四首**》 元豐元祐互相嗤，壇坫王蘇迭主持。願借同安春月夜，無風無雨會西池（北宋詩斷以半山、眉山爲兩大家。坡公黃州歸後，與荆公有唱和，而荆公亦嘗和其「叉」字韻，惜《辨奸論》一出，兩家竟不能通好耳）。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 李易安云：【略】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

《**碧鷄漫志**》**卷二** 王荆公長短句不多，合繩處自雍容奇特。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二** 塡詞有即集詞句者，且有通闋只集一人之句者，【略】第考之《臨川集》，荆公已啓其端。詠梅《甘露歌》三首，草堂《菩薩蠻》一首，皆是集句。《甘露歌》云：「天寒日暮山谷裏，的皪愁成水。地上漸多枝上稀，惟有故人知。」《菩薩蠻》云：「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又云：「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可謂滅盡針線之跡。蘅圃題《蕃錦集》云：「是誰能紉百家衣，只許半山人說。」當是指此，非泛言詩中集句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 「但起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凈胡塵」，太白詩也，人或譏其大言不慚。然其時鄴侯、汾陽，均未顯用，殆有所指，非自況也。至王荆公《浪淘沙》云「伊呂兩衰翁，歷遍窮通」，「興亡只在笑談中，及至而今千載下，誰與爭功」，則隱然欲與爭雄矣。乃新法一行，卒蒙世詬，何哉？公學問卓絕，緣好更張，好立異，好人諛己。有此三好，遂致病國殃民，而不自覺。後世以經濟自負者，當以公爲鑑。逮蔡京輩創爲紹述，土崩之勢遂成，此公所

不及知者。公又有《漁家傲》云(平岸小橋千嶂抱)，【略】使公九原有知，亦曾自悔誤貪好夢否耶。吁，公非小人，而所用盡小人，謂爲禍梯，夫復奚辭？

《西園詞說》 華亭宋尚書徵璧曰：【略】介甫之劖削，而或傷於拗。

分論

《歷山賦》 《愛日齋叢談》卷三：王文公《歷山賦》云：「曷而亡乎我之思，今孰見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爲誰？」不若柳子厚詩「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猶有以啓來世無窮之思，否則，夫子何以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范鎮加修撰制》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詞指鄭重。

《高旦可著作佐郎制》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語有典據。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制》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婉愜可誦。

《磨勘轉官制》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得古人考課遺意。

《王伯恭轉官制》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莊重得體製。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制》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言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此猶得其義。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制》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遒古之篇，贊勉交備。

《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大理評事制》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八：子瞻才高學博，未易方駕，唯此制辭，非荆公不能爲此言，使子瞻終身誦之，必有尤夐絕千古者矣。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一茅坤評：荆公以王佐之才自任，故其一生措注，已盡於此書中，所以結知主上，亦全在此書中。然其學本經術，故所言非漢唐以來宰相所能見，而其偏拗自用，大較與商鞅所欲變法處相近，故其功業亦遂大壞，而反不如近世浮沉者之得。學者須具千古隻眼看之。此書幾萬餘言，而其絲牽繩聯，如提百萬之兵，而鈎考部曲無一不貫。 張孝先評：介甫胸中原將一代弊政看得爛熟，欲取先王法度來改易更革一番。其志其才，皆是不可一世。惜其所講求者，皆先王法度之迹，而本領則未之知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介甫不知此意，而徒講求於法，又以堅僻之意見主張其間，其貽害不亦甚哉？此書滾滾萬言，援據經術，操之則在掌握，放之則彌六合，誠千古第一奇傑文字。讀者要覷破介甫學術本領，則得之矣。按呂東萊曰：「介甫變法之蘊，略見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二儲欣評：荆公此書只是要改制變法，大肆更張耳。胸中有無數見解，無數話頭，卻尋出「人才不足」四字統之。架堂立柱，將胸中所欲言者，盡數納入，隨機大發，故議論愈多，頭緒愈整，由其以一線貫千條也。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一》吳蔚起評：眼前有如許看不過事，胸中有如許遏不住話，滾滾萬言，慷慨恣睢，固不可以相業之狼狽而議及上書之忠切。敷奏明試，正當別論耳。 《古文約選》方苞評：歐、蘇諸公上書，多條舉數事，其體出於賈誼《陳政事疏》。此篇只言一事，而以衆法之善敗經緯其中，義皆貫通，氣能包舉，遂覺高出同時諸公之上。 又眉批：介甫以經學毒天下，緣借聖言以就己意。觀此已見端倪。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六：荆公之學原本經術。其上仁宗皇帝書，秦、漢而下，未有及此者。然其後卒以新法誤天下，而爲當時所排擊，後世所口實，則非公所學之謬，謀國之過也。以予考之，公得所以治天下之道，救天下之勢，而未知所以救天下之術也。

《上時政疏》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二茅坤評：荆公劫主上之知處，往往入人主肘腋，細看自覺與他人不同。 張孝先評：語語欲人主以至誠惻怛之心詢考賢才，講求法度，隱然有「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之意。其以暝眩爲言，則又逆知衆論之不容，而預爲此言以先入之也。文鋒妙在不露。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詞極嚴勁，氣則浩瀚。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一》吳蔚起評：恫疑恐喝，闚仁宗享國日久而失之，借此以警怠荒于末路可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九：明法度、建賢才，大指不越乎此，與使還言事書無以異。然當仁宗享國日久之年，直舉晉、梁、唐三帝爲戒而無所忌諱，非公不能爲此言也。

《進戒疏》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二茅坤評：於亮陰初以「聲色」二字爲遠佞人之本，便是荆公得力的學問。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一》吳蔚起評：聽其言也，雖皐陶陳謨，亦復何別？ 《王荆公年譜考

略》卷一四：明理知人，然後能用人，則法度可行，風俗可成。此北宋諸儒崇尚經術，故其言不涉迂闊，而荆公其尤也。

《**辭集賢校理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二茅坤評：荆公於清要之選，每每固辭，至於八九。予謹錄此首與《辭同修起居注》之二，以見公之難進之概云。

《**上五事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二茅坤評：荆公建變法之議存之。

《**論館職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二茅坤評：若今之經筵官，當亦準此博訪考言，以爲儲養公卿之選。張孝先評：館職所以儲公卿之材，必親考試以實，既得實材，而又可因訪問以知四方之事情。此法甚善。其後段云：「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熟於聖心，以次奉行，則治道無由興起。」此荆公所以欲自竭其懷於神宗者也。夫君臣遇合，千古所難，幸而得遇，亦觀其所以自竭於君者何爲耳。士君子隱居求志，尚愼旃哉。《（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以窮理知人爲本，立言有要。《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一》儲欣評：論館職必歷試而後用，甚當。《周書》所稱「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者，亦由此而精之。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二茅坤評：此篇極精神骨髓，荆公所以直入神宗之脅，全在說仁廟處，可謂搏虎屠龍手。自本朝以下節節議得的確，而荆公所欲爲朝廷節節立法措注處亦自可見，神廟所以以伊、傅、周、召任之信之。而惜也，荆公之志雖劃畫，而學問淵源則得之講習考覈者多，而非出於疏通博大之養也，況其強愎自用得之天授，而偏見所向，遂至于并其同心同志稍稍隔絕。及其位高而勢危，寵專而氣銳，所以材佞之士得投間以入，而平生所自喜者反爲左右所閼，而國家亦多故矣。惜哉！張孝先評：仁宗宋之賢主也，百年無事，皆其寬仁恭儉之效。至於累世因循不振，誠有如介甫所云者，但欲佐其君以大有爲，而不進修德講學、興賢去奸之說，其大旨僅在于富國強兵之術而已。宋朝百年無事，如人元氣尚完，然未免稍弱。介甫汲汲以理財爲急，如庸醫妄投丹藥，而元氣爲之剝喪矣。此篇條陳鑿鑿可聽，乃其所以結主知，即其所以禍人國者歟？《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一》儲欣評：一祖四宗之治，儘意排駁，開人主菲薄前世之心，以自售其狂愚慘刻之學。聖人惡利口之覆邦家，職是故也。而其文特工。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二茅坤評：區畫處甚悉。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一四：此奏祇載《文鑒》，而本集無有。中及陳升之事，以孫覺本傳考之，應錄於熙寧初元。莘老與介甫交最厚，此論情辭洞達，至公至明，再踰年而莘老以不附新法而罷。在朝言朝，而二公之賢自在也。

《**進字說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三茅坤評：非表之四六常體，而說字處特雋。

《**百寮賀復熙河路表**》《誠齋詩話》：《詩》曰「燕及皇天」，又曰「誕彌厥月」。而介甫《賀進築熙河表》云：「旌旆所指，燕及氐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三茅坤評：覽子瞻所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則多涕洟，覽荆公賀表，又多矜奮。《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一》儲欣評：「我陵」一聯，雅健似柳。王韶粗負膽智，鑿空開邊，驟副樞密，宰相力也，後復以事忤介甫落職去。作福作威，前此未有。

《**除翰林學士謝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三茅坤評：內多散，非表常格，而中懷感動主上之言。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四六話》卷下：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云：「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意，以示天下。」其後荆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文章師承，未有無從來者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三茅坤評：文有典型。張孝先評：流動自然，而懇惻之意見於行間。《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一》儲欣評：亦覺懇款。

《**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三茅坤評：荆公奮勵可掬。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三茅坤評：得君之寵多危懼。《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一》儲欣評：機杼流走，言盡曲中。

《**賀貴妃進位表**》《誠齋詩話》：本朝制誥表啓用四六，自熙、豐至今，

此文愈甚。有一聯用兩處古人全語，而雅馴妥帖，如己出者。介甫《賀冊后妃表》云：「《關雎》之求淑女，無險陂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

《**賀生皇子表**》六　《誠齋詩話》：《莊子》曰：「副墨之子，問之洛誦之孫。」「副墨」謂文墨之有副本，「洛誦」謂洛人之善誦讀者。而介甫《賀生皇子表》，前一聯言成王、文王子孫衆多，而繼之以「恭惟皇帝陛下，令德光乎洛誦，康功茂乎岐昌」，則以洛誦爲成王矣，蓋成王名誦而卜洛故也。此文人之舞文弄法者也。

《**朱炎傳聖旨令視府事謝表**》《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一》儲欣評：音節凄楚，并再罷後表章，故錄之也備。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敕命不須辭免謝表**》《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一》儲欣評：流走擅場。

《**賀正表**》《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一》儲欣評：春浮川至，突入風騷。四六自昌黎先生排刷初盛唐偶儷，一以氣行。臨川宗法河東，雖乏韓氏流利古雅，一聯半聯，天施地設，學者所當誦也。

《**甘師顏傳宣撫問并賜藥謝表**》《四六談塵》：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於公意，公乃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丘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爲不及也。

《**李舜舉賜詔書藥物謝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三茅坤評：中多感動之意。

《**乞罷政事表**》一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一》儲欣評：用成語若臆出。

又二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一》儲欣評：「失在信書」一語，頗有自知之明，然渠所信何書，恐不出《史記・商君列傳》一篇也，悲乎！

《**乞退表**》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三茅坤評：此首別加慷慨奮勵矣。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一》儲欣評：一氣轉旋，似韓吏部。

《**手詔令視事謝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三茅坤評：中多感悟主上之言。《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一》儲欣評：蚍蟻一世，流俗衆賢，此表直自寫供狀。

《**詔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謝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三茅坤評：公之捨廬爲寺，亦鈎奇釣詭處。

《**舉成良臣充太醫生奏草**》　李之儀《跋荆公補成良臣充太醫生奏草後》：山濤啓事，蓋以一時人物爲己先務，故上自朝廷公相，下至草澤方技，山所啓者往往名世。荆公自任以天下之重，固不可以濤比，然其所因與夫因之者，則異也。崇寧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進鄴侯遺事奏藁**》　朱熹《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藁》：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每訪其蹟。晚得此藁，以校集本，小有不同，意此爲未定也。熹常恨不曉寫進《李鄴侯傳》於宇文泰、蘇綽事何所預，而獨愛其紙尾三行，語氣凌厲，筆勢低昂，尚有以見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疑此非小故也。後讀《熙寧奏對日錄》，乃得其說如此。甚矣，神宗之有志而公之得君也。然其後募兵之費竟不能損，而保甲之擾遍天下，則所謂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者，果何如哉？因抄《日錄》家傳本語以附于後，覽者有考焉。

《**與王深甫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五茅坤評：分段辨卻，自有一種沉著之識。《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荆公說《書》之文，往往精深而結，無浮囂氣，亦無訓詁氣。

《**答王深甫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五茅坤評：所見亦是所爲，辨處亦委婉。

《**答徐絳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五茅坤評：荆公每以古人得道之至者相磨切如此。

《**答李資深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五茅坤評：其器識自深遠。《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約言可味。

《**答韶州張殿丞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五茅坤評：中多名言。《唐宋文醇》卷五八李光地評：此古今升降一大節目。此篇議論亦大關係。韓子之不爲史官，意亦如此，而有難顯言者，故以鬼神禍福自說。《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九儲欣評：論史事確不可刊，讀王文如對執法御史，冰心鐵面，凜然有難犯之色。而此書尤其較著者。《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確極，快極，近世即郡縣志猶以私行之，甚顛倒不足憑，而況

國史乎？

《**與趙高**》《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絕似漢人指揮機宜文字。

《**回蘇子瞻簡**》《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韻趣似東坡尺牘。

《**與王子醇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四茅坤評：此荆公指揮王韶措處西羌處。

《**答司馬諫議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五茅坤評：荆公之愎而自用，所以自誤。《古文辭類纂》卷三一姚鼐評：亦自勁悍，而不如昌黎《答呂毅山人》之奇變。《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一六：公辨侵官、生事、徵利、拒諫、致怨五事，無論其言是否，而在己無不達之情，可謂簡而明矣。其謂「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而自任以天下之重，意實在此。《古文範》下編吳闓生評：傲岸倔強，荆公天性，而其生平志量政略，亦具見於此。（「如曰今日」至「非某之所敢知」）文則矯健至矣，而拒人太甚，殊非政治家手腕所宜出，宜其敗也。

《**與參政王禹玉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四茅坤評：以公受主上之深知，猶慄慄戰懼若此。《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此老當時重若負山，危如騎虎矣。此書實是傾出肺腑。

《**答曾子固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五茅坤評：不放倒地步。《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介甫勸子固，未必不欲其讀佛經，因亂俗之譏，而遷就爲之詞耳，然「徒讀經不足以知經」是千古篤論。

《**上相府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四茅坤評：時荆公托爲擇便地以養母，其書之情旨深厚婉曲。《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委婉中有倔強意。

《**上執政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四茅坤評：公不知時何官，其所欲辭京師千里之縣，卻欲擇南州以便祿養。

《**上曾參政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四茅坤評：與昌黎《晨入夜歸書》參，而其所占地步殊自遠大。《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設爲問答，以詰辨體爲書。然提刑之任卒不改，非逆其請，乃所以曲成之也。熙寧初曾忌韓魏公，力薦安石，俾與聞政事，則提刑正大用之漸、翰林學士之階，其爲曲成無疑矣。

《**答錢公輔學士書**》《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讀此，與歐陽公自解尹師魯誌銘，知古人文字用意精到，不得胡亂讀去。

《**與王逢原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五茅坤評：論出處亦有根據。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四茅坤評：行文婉而曲，論利害處簡而悉。《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肯如此留心民事，大是良吏。

《**與馬運判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四茅坤評：論理財是荆公本色。

《**答段逢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五茅坤評：婉曲多波瀾。《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聞流言不信，庶幾古人之交。「天下愚者衆」已下，聲色嚴厲，段逢有知，無地可入。

《**答姚闢書**》《古文範》下編吳闓生評：（「夫聖人之術」至「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荆公以經世爲志，不甚以姚所學爲然，而出語特爲輕婉，轉接處筆筆不測，所以爲矯變也。勢重語急，而用筆煞有停頓，簡覈老當，無一枝辭贅字，且能涵茹意思於筆墨之外，最可法。

《**答李參書**》《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介甫性固好諛，然以規少年負氣之士，則如臨師保矣。

《**上田正言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四茅坤評：直而不阿，義形於辭。荆川曰：歐公《上范司諫書》婉而切，荆公《與田正言書》直而勁。《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昌黎因孟子謂蚍蜉而有《爭臣論》，廬陵、半山又因《爭臣論》而有《上范司諫書》、《上田正言書》，此文字淵源也。半山舉對方正爲案，亦猶孟子舉辭靈丘請士師爲案耳。然筆力矯悍，窺其意中，直欲掩盡前人。《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九儲欣評：本對方正策以責正言，文事倍有精采，有骨力，絕不蹈襲韓、歐，故能于韓、歐之外獨成一軍。至其豐稜峻潔，王似勝歐。可爲知者道耳。《（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書意從昌黎《諍臣論》得來，筆自伉爽。

《**答李秀才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五茅坤評：言雖短而所思遠。

《**上杜學士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四茅坤評：語意遒勁。《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得韓十八九。自韓以後，得韓

十八九者，惟荆公耳。

《**上郎侍郎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四茅坤評：一通問書，自不可及。《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健折。三層極俯仰之趣。

《**上運使孫司諫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四茅坤評：以一縣吏而能直民之利害於運使如此。《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反復曉暢，論事之豪。《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三：是時公年二十八，與上大夫言，絕無忌諱如此。觀其上孫、杜二書及《收鹽》一詩，其爲愛民惻怛之心，籌畫利害之明，雖復老成謀國者弗如。宜乎歐陽修薦安石疏云「議論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洵非虛譽。

《**上人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四茅坤評：荆川曰：「半山文字，其長在遒緊。」

《**上凌屯田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四茅坤評：類昌黎書。《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刻削之筆，能寫哀酸之情。

《**與祖擇之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五茅坤評：荆公每以爲文之旨如此，故其所見遠。《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荆公少作，便爾峭折。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五茅坤評：公令鄞，其尊師如此。《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從絕大處起議，妙在簡遒，不似後人蕪鈍。

又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五茅坤評：二書文詞并入雅調。《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短章獨步。

《**答孫元規大資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五茅坤評：遒宕。

《**答楊忱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五茅坤評：初交而其言遒切如此，可誦。

《**答張幾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五茅坤評：亦有深思。《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得已而已，信乎難得。然人之不爲進而不已者，其途多矣。鴻飛冥冥，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是則《乾》之所謂「潛龍」也。

《**答陳柅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五茅坤評：言老莊處亦已見其大端。

《**與呂申公書**》汪應辰《跋王荆公與呂申公書》：右，王介甫與呂申公書。介甫自少氣高一世，而于申公屈服推重如此，然一旦同朝議論少異，則詆之惟恐不力，况疏遠之人而欲與之較長短哉！觀末後一紙，無復異時之綢繆矣。

《**賀韓魏公啟**》《誠齋詩話》：四六有初語平平，而去其一字，精神百倍，妙語超絕者。介甫《賀韓魏公致仕啓》云：「言天下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其初句尾有「言」、「任」二字而去之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三茅坤評：典型之言。《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一二：此煌煌乎宇宙大文也，琅琅乎歌聲若出金石也。魏公一代偉人，得此懸諸日月，可以爲傳爲銘爲贊。雖有他作，弗敢請已。

《**修學帖**》《寶眞齋法書贊》卷一一《王文公赴官修學二帖》岳珂跋：右，熙寧宰相、維師荆國王文公安石，字介甫，《赴官修學二帖》眞蹟一卷。士所患無學問，無氣節，無望實，無力量，以達其志，以得乎君，以澤乎天下，以被乎後世。公蓋兼而有之，而又遇有爲之主，伸可爲之願。顧其效獨反是，予每竊慨歎。嘉定乙卯之十月，言登鍾山，其麓有隱君子焉，卒然問公之爲人，答曰：「如其字札。」退而訪遺墨，又一年而得之，僅致數帖。熟復有感，因重歎曰：「是隱者其知言與？」

《**惠李伯牖錢帖**》黃庭堅《跋王荆公惠李伯牖錢帖》：此帖是唐輔文初捐館時也。荆公不甚知人疾痛苛癢，於伯牖有此賻卹，非常之賜也。及伯牖以疾棄官歸金陵，又借官屋居之，間問其饑寒。以釋氏論之，似是宿債也。

《**同學一首別子固**》《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〇茅坤評：文嚴而格古。張孝先評：略朋友別離之情，而叙道義契合之雅，使人讀之油然有感。《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求友之切如此。

《**送陳與之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六茅坤評：亦婉。《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以避嫌相感慨，愈婉愈峭。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六茅坤評：遒勁。《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短而悍，起結最着意，盡練字法。

《**送陳升之序**》《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宋

人相業，只趨廉介一邊。所以有宋有讓之人多，而敢作敢爲之人少。「煦煦」、「孑孑」，介甫此時已有蔑視韓、范、富諸公意在。

《送孫正之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六茅坤評：兩相箴規、兩相知己之情可掬。　張孝先評：聖人之道，天下之公也，固不徇時，亦非執己。已然而然，便是荆公執拗語病。然其文鑱刻極矣。《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六林紓評：文字最易覘人肺腑，此文拈一「道」字，何等闊大。然三用「得志吾君」，則處處似求得權力，方能行道；乃不知孔、孟一無權力，而道亦長垂於後世，固未計得君與不得君也。且「道」字宜言化時，不能言變時。言變時，其中已含用權用力之意。況必在得志吾君之後，則變時純用權力可知。且「術修志定」四字，看似冠冕堂皇，然此術是安石誤人之經學，此志是安石堅僻之意見。自以爲修，自以爲定，則正人君子更無所用其箴規。故安石平日與諸君子往還，得君以後，概行拒絕，正自以爲修，自以爲定也。其尤有語病處，「不得于君，眞儒之效，卻不白於當世」。「效」字似指功施而言。然則孔、孟何嘗有一日之得君，而儒效又何嘗不白於當世？此「效」字可包正人心息邪說而言，不必專指得君行政一路說去。此文在在由功利上計較，然處處用縈複之筆，骨力堅凝，自是臨川本色。

《送胡叔才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六茅坤評：情婉而正。《古文眉詮》卷七〇浦起龍評：通首打入父母度中，則子之出與其歸，秉承有本，而立意不卑矣。即文家爭上截法也。所言俗目指笑，余讀之怦怦然有感於中者良久。

《周禮義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六茅坤評：荆公所自喜在讀《周禮》，而其相業所卒自誤處亦在《周禮》。《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莊重古茂，氣體頗倣班孟堅。　儲在文曰：體莊而度遠，直得詩書之神。　《唐宋文醇》卷五八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評：此安石誤宋之根也。【略】苟爲百姓所患苦，雖扳周公以證之，無濟於敗。若夫文則洵美矣，然亦有自然流露而不可掩者。禹之於舜也，見而知之也，則其言曰：「無若丹朱傲。」安石之於神宗也，則其言曰：「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嗚呼，可以鑒矣。　《古文約選》方苞評：觀篇中云云，可覘介甫於《周官》僅見其粗跡，而於聖人運用天理，不忍一民一物不得其性之本原，概乎其未有得也，故見諸行事，皆與周公之意謬戾，而其文實清深高雅，宜分別求之。　《古文範》下編吳闓生評：（「以訓而發之之爲難」至「追而復之之爲難」）由訓釋遞至立政，文情綿邈而溫懿，荆公所學所行，一本於《周禮》，其經世之具，固不專在訓釋其文也，用筆綿褫而下意恉實，有所專注，而行文特爲委宛周至。（「然竊觀聖上」至「承德之世矣」）詞藻亦多取之於經，所以澤乎爾雅。蓋爲文之法，一字一語之不愼，則全篇氣體胥爲之累也，夫豈可以輕心掉之哉？

《書義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六茅坤評：按二序皆公應詔爲之者，其辭簡而其法度自典則。《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眞名貴。　《古文範》下編吳闓生評：情詞粹美。

《詩義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六茅坤評：自是作家之文。《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抑損處得體。　《古文約選・王文約選》方苞評：《三經義序》指意雖未能盡應于義理，而辭氣芳結，風味邈然，于歐、曾、蘇氏諸家外，別開戶牖。《古文範》下編吳闓生評：此等文字，意量神韻殆不作三代下想，虛心而諷詠之，自爾釋躁平矜，怡然理順，而渙然意解，淵淵乎金聲玉振之文也。

《熙寧字說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六茅坤評：所見遠而語亦莊。

《老杜詩後集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六茅坤評：深沉之思，簡勁之言。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是學杜諸詩小叙短篇，然甫也拙，安石無敵。

《靈谷詩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六茅坤評：覽之如游峭壁邃谷。《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恆蹊亦復鑱刻。　《古文評注補正全集》卷一〇蔡鑄評：矢口恣情，不落恆徑，而神遊象外，有飄飄欲仙之態。如「龍蛇」等語，已暗伏後之所惜。至「神林」、「鬼冢」一段，又暗伏詩中所歌。如此奇奇怪怪，信是畫工妙手。　過珙原評：起處襯起一層，結處推深一層，中間寫正面處，曲折頓宕，極委蛇莊麗之觀，不似平岡坦途，一覽而無餘也。

《張刑部詩序》《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二：予嘗有言：詩話盛而風雅之道靡矣，至宋尤甚，而其品益下，惟荆公無有，即平日與人論詩亦絕少，其不好爲議論與言人短長，亦於此可見矣。此序因刑部與楊、劉并世，故言「其文詞染世，學者迷其端原」。然前乎此，石守道作《怪說》，則痛詆大年；後乎此，

歐陽公以古學倡于下，而文體爲之一變，亦以楊、劉爲言云。

《**善救方後序**》《王荆公年譜考略》卷四：《善救方》頒於慶曆八年，至是刻石而布之。必推本於先王不忍人之政。其言簡而明，大而非夸，自是公之文，皆可一望而知也。

《**書李文公集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〇茅坤評：看王公文字，須識得他筆力天縱處。《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抑揚予奪，無銖兩之差。

《**讀江南錄**》《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〇茅坤評：行文宛曲，其所議鉉厚誣潘佑處，可謂刺骨之論。《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絃歌韓熙載，差愈耳。其實皆亡國之大夫也。此文攻擊若鷹隼之鷙。

《**讀孔子世家**》《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〇茅坤評：荆公短文字，轉折有絕似太史公處。　張孝先評：孔子之道雖火於秦，黄老於漢，而其爲天下萬世尊仰者，則未嘗間斷也。世譏太史公以孔、老并稱，然置孔子於世家，置老子於列傳，義例卻自分明。此文又從而推勘其牴牾處，孔子之道愈尊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確而嚴。《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七儲欣評：史公極推崇聖人處，卻被荆公說得雪淡。

《**書洪範傳後**》《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欲讀書者，不可不聞此言。有講無應，有讀無問，雖施之群書，亦有白首茫然之歎，況聖經乎？

《**讀孟嘗君傳**》《文章精義》：文章有短而轉折多、氣長者，韓退之《送董邵南序》、王介甫《讀孟嘗君傳》是也。《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荆公短製，并駕河東，希風史論，論贊奇美特絕。《重刊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九張伯行評：孟嘗君一段佳話，被明眼者覷破，眞是不直一錢。與孟子比富貴利達於墦間之乞，同一例看。世之赫奕動人者，方自以爲得意，充其類吾不欲觀之矣。《唐宋文醇》卷五八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評：謝枋得曰：「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是「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先得此數句作一篇文字，然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横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古文析觀詳解》卷六章懋勳曰：荆公作此以破其說，眞千古之定論也。開口就喝起「世皆稱」三字，有無限夭矯之致。隨將「能得士」三字作案，含蓄言外。至「嗟乎，豈足以言得士」，緊緊翻一筆，足見警策。「不然」一段，再振一筆，翻駁愈覺有力。末段復斷一語，截然竟止，不更作結。篇中字不滿百，然其起承轉合，層疊絕倫，奇文創調，古今無二者也。《古文評注補正全集》卷一〇引過珙評：太史公作列傳，以緩急人所時有，獨有取于遊俠。予謂雞鳴狗盜之徒，去遊俠不遠，謂之士固不可，謂之無緩急于孟嘗亦不可。不然，孟嘗幾客死秦關，如懷王之不返矣。使當金人邀二帝時，倘得一二雞鳴狗盜之力而緩急之，必能脫翠華而宵遁，何至北轅哉？嗚呼，以宋養士之盛，坐視君難，無奇策焉，則雞鳴狗盜之徒又曷可少乎？按：余自明曰：「世皆稱」三字便寓不足之意，與《龍門贊》相表裏，非翻案也。過商侯謂宋無鷄鳴狗盜之雄，故二帝不能遁還，此論似尚未當。《古文釋義新編》卷八：通篇只八十八字，而有四層段落，起承轉合，無不畢具，洵簡勁之至。然非此等生龍活虎之筆，寥寥數語中何能得此轉折，何能得此波瀾。文與可畫竹，尺幅而具尋丈之觀，此其似之。至議論之正大，尤堪千載不磨。《古文範》下編吳闓生評：此文乃短篇中之極則，雄邁英爽，跌宕變化，故能尺幅中具有波濤萬里之勢。後人多喜摹之，莫能擬似萬一。前人亦無似者。雖荆公他長篇文字，亦未有能似此者也。使其篇篇至此，豈不與昌黎並駕爭雄哉？　收意高絕，用筆亦變幻不測。

《**讀柳宗元傳**》《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平恕之論，尤使雌黄刻薄者媿心。

《**石仲卿字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六茅坤評：簡潔可誦。

《**諫官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〇茅坤評：恐不如歐陽公書及司馬溫公《諫院記》。

《**伯夷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九茅坤評：行文好，所論伯夷處猶未是千年隻眼。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鑿空之談，其理較正。

《**三聖人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九茅坤評：三聖人者各持其所見以自盡名天下，而非以矯也，而其行文自可觀。《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論古須有此曠識，臨文須有此潑膽，然「矯弊」二字，誤盡介甫一生。《（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聖各詣其極，非必有意矯世，而文勢組舞，自奕奕動人。　沈德潛《書王介甫三聖人論後》：矯弊救時

之說，介甫常以之自任，故於論三聖人而發之，遂不自覺其多所抵牾，而他日變更成法之禍，即基於此。

《周公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九茅坤評：論確而辨，亦盡圓轉。《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摭前人者多矣，東坡引李斯之罪罪荀卿，雖聰明絕世，平心而論，未免深文失入之過，未若此論之明允也。《(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論雖翻新，而不入於深刻，辯難之文，此爲雅則。《古文眉詮》卷七〇浦起龍評：周公自周公，荀子自荀子，詎足相亂？惟言出于荀子而事託于周公，則誣世而破道矣，故力闢之。愚昔疑吐哺握髮類小說家言，得此一證。

《子貢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九茅坤評：辨博。

《材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〇茅坤評：語曰：「天下信，未嘗無士。」即此意。

《禮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九茅坤評：借荀卿之說而辨之，而行文亦盡圓轉。《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禮始于天，自宋以前，未有及此者，曰樂由天作耳，曰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耳。荆公推其所始，而後儒之言禮者益精，士生宋後，未爲不幸也。《(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論禮原於性，能條暢其說，而文亦具有古雋之氣。《古文眉詮》卷七〇浦起龍評：天人合而禮行，非見理者拈不出。源流性習，中邊皆全。程淳公精粹之言，韓吏部謹嚴之製。

《樂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九茅坤評：中多名言，行文處類荀卿。

《性情》《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李習之《復性書》曰：「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其所以爲惡則情也。」夫其尊性善矣，抑情以尊性，不大謬乎？有習之之談，不可無介甫之闢，性學大明，介甫與有功焉耳。

《莊周論上》《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九茅坤評：正當。《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莊子爲一家，亦是介甫偏處，特取其說之新奇可喜耳。篇中云「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于枉矣」，行新法時，何不思此數言？

《莊周論下》《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九茅坤評：補前篇不足處。

《性說》《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〇茅坤評：或曰荆公《性說》專闢韓子。《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於韓愈入室之文，入其室操其戈，文人往往如此。然韓子三品，其折衷孔子，最明白優長，近遠者自近遠，不移者自不移，今必牽而合之，勿乃得其一遺其二耶？然宋人已祖述其說，并爲一談，牢不可破。

《原過》《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〇茅坤評：文不踰三百字，而轉折變化不窮。《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創甚醒甚，得韓最深。

《原教》《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〇茅坤評：大類韓文。

《進說》《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宋何時乎，而作此說？宋以後之法度之好惡，不日甚乎，而可不讀公此說？有得已之勢，其可不已乎？有萬不得已之勢，其可不已乎？即使不已，其進又可必而進矣，其又何爲乎？予所以三歎于斯矣。《唐宋文醇》卷五八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評：呂誨劾安石辭小官不辭大官。安石仕未顯，衆君子翕然稱賢焉，使以小官終，千載而下，安知安石何如人哉？安石之進也，宋室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復讎解》《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〇茅坤評：當與韓、柳議參看。《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議至正，韓、柳後不可無此一篇。《(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極意論駁，自成一家之言。《古文眉詮》卷七〇浦起龍評：出手便硬斷。文曰「非治世」，意直以爲非正道也。

復讎者，聖人憫孝子之心。此之不輕許者，懼藉口推刃而長亂也。世下而勃傑之風熾，半山以非治世蔽之，其意危矣。當與韓、柳狀參看。　禦兒塾本評云：韓、柳論聽獄之法，此爲子弟復讎者言也。

《傷仲永》《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二》儲欣評：子弟有志者，宜各書一通，當韋弦之佩。《唐宋文醇》卷五八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評：勸學之意宛轉切至，爲子弟者所宜誦。然學何學乎？宜先辨志矣。《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九林紓評：介甫之文，以盤折勝。末段用天人比較，極言天之不可恃。天不可恃，恃學耳。仲永唯不學，所以并沒其天。偪進一層，既無天資，復不恃學，并衆人亦不得爲。造語極危悚，又極精切。

《虔州學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七茅坤評：荆公文往往好爲深遠

之思、遒婉之調，然亦思或入於渺，而調或入於詭，須細詳得之。《(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論議卻自醇正，文章極其疎古。《古文約選・王文約選》方苞評：語多支蔓，而中有明理見性、永不刊滅之言。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七茅坤評：何等識見，何等筆力。《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談及理財，直搔著癢處。議論宏大，顧盼偉如，較晁家令倍爲入理。此雖遇主如漢文，猶不能不爲之傾倒，而況宋神乎？《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二儲欣評：議論筆力俱卓絕。《(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守法者吏，即有治人無治法之義，文亦筆筆入古。《古文眉詮》卷七〇浦起龍評：(「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至「蓋特號而已耳」)逆捲而上，捲到「財」字，便一手扼住，痛陳操縱之利害，未知《周禮》何如，而聽者當不覺前席。總綰利權，水屑不漏，一生把握見於此，而堅忍亦見於此。此其未得志時作也。說者謂談及理財，便搔著癢處，信乎天地爲氣運生此人。

《**君子齋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七茅坤評：宋文之格不入西漢正在此，而宋人之所自以爲得，亦在此。張孝先評：主簿以君子名齋，必於窮困屈辱之況，意猶有未甚釋然者，故借位襯德以勖之。古人立言，非如今之汩汩導諛，有文無題者也。

《**桂州新城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七茅坤評：荆公學本經術，故其記文多以經術爲案。荆川曰：但爲築城作記，而歸之根本上說，此是大議論。《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記一城而揚厲宗公君臣，最得大體。

《**繁昌縣學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七茅坤評：論學處亦最確。張孝先評：文不滿幅，而古今廟學興廢離合之故，洞悉始末。其腕力高古，無以過之矣。

《**芝閣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八茅坤評：荆公本色之佳處。《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佳處固在感觸，即小以見大，而行文淘洗潔精，皚若江漢。《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二儲欣評：步步頓挫，筆筆渾脫。《唐宋文醇》卷五八李光地評：與《墨池》同一機軸，蓋曾、王文極有相似者。《古文雅正》卷一一蔡世遠評：不明說獻瑞之無稽，而語意自見，偏說到移風易俗。介甫熱腸見矣。介甫自謂行先王之道，乃至知人不明，聚斂太急，釀成宋室之禍。然此論卻是，筆亦勁峭。《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九林紓評：此等議論，亦屬尋常，難在能蓄勢而出。「因一時之好惡」、「成天下之風俗」二語，不是爲獻芝發議，一眼專注人才之顯晦及王道之廢興耳。有此二語，抉起行先王之道，方有力量。末用慨歎語作結，亦寓感之文，應有之筆。

《**信州興造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七茅坤評：思周匝而亦劃畫。《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詳整，理似班。

《**餘姚縣海塘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七茅坤評：以謝景初所自言爲領袖。

《**通州海門興利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七茅坤評：荆公之文本經術處多。

《**慈溪縣學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七茅坤評：予覽學記，曾、王二公爲最，非深於學，不能記其學如此。張孝先評：前篇詳立學緣起，此則兼言立學本指，而寓規勸之意，更爲有關係文字。《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前猶大帽子話，凡記學皆可施，後方切慈溪，欲學者、教者之久放其道，甚典則。然較韓、柳廟碑，則瞠乎後矣。《(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此與《虔州學記》皆借一州一邑發揮大議，閎闊重厚之文。《古文雅正》卷一二蔡世遠評：前半論學處，與子固《宜黃》一樣，介甫特欲爲簡括之筆耳。曾、王之文，始用長句，不古不時，自是創體。然王雖長句，猶有峭勁氣，曾則以平達勝也。《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九林紓評：文開場便把政、教並提，凡朝廷所以造就人才，均爲他日行政之用。其曰「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二語把以上學中所應盡之事，其要全在于主持大政之人，立論極有把握。後世去學而立廟，官祭而士不與，不敢斥他是敝政，但曰「近世之法」，立言亦極得體。提起「今天子」三字，此時應捷入興學造士之盛矣，乃曰「頗修法度」，言「頗」者，不滿之意，以天下尚廟而不學也。【略】附廟而成學，直是一縣之私塾，並非朝廷永久通行之學制。雖有林君爲之令，杜君爲之師，然林之在官如傳舍，則杜之主教，亦特如門館之先生，延之則就，易主則去。故文之收束處，曰「其勢不能以久」，此危詞也。幸其將行，謂學得人必昌，所恨非朝廷之意，萬無持久之望。來者之不繼，是意中一定之事。滿盤說得高興，到收場時凜凜可危。見教不由政而成，藉一二人之願力，終無成

事。介甫滿腔學術，特借此發洩其蘊，不必爲贊美林君，蓋無林君亦不能悉數傾吐其隱。文氣充滿，卻不占實，故無呆相。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七茅坤評：托通判與客相對之言，而又托之書以爲一篇文案。

《揚州新園亭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八茅坤評：簡而有法，周而能解。

《石門亭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八茅坤評：題雖小而議論卻大。

《鄞縣經游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八茅坤評：縣令如此，知非俗吏已。《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簡而備，河東記柳州山水，無以尚之。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八茅坤評：緊嚴。《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簡潔，感慨蘊藉，可思而不可言。

《揚州龍興講院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八茅坤評：占地步。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八茅坤評：識遠。

《撫州招仙觀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八茅坤評：小小結構，自有遠山景態。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八茅坤評：亦奇。荆公之文，其長在簡古而多深沉之思，《讀孟嘗君傳》與此等記，尤可見。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八茅坤評：有斡旋處。

《游褒禪山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九茅坤評：逸興滿眼，而餘音不絕。《唐宋文醇》卷五八李光地評：借題寫己，深情高致，窮工極妙。《古文眉詮》卷七〇浦起龍評：此遊所至殊淺，偏留取無窮深至之思，眞乃贈遺不盡，當持此爲勸學篇。而洞之窅渺，亦使人神遠矣。《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九林紓評：此文足以概荆公之生平，「志」字是通篇之主。謂非定力以濟之，即有志亦復無用。故公之行新法堅決，不信人言也。所謂無物以相之，相者，火也，火盡又焉得至？故行新法亦必須人以助。武靈王行新法，有肥義諸人相之。公不得韓、富爲之相，專恃呂惠卿、李定輩，無濟也。于人可譏，則指同時指斥新法者。在己爲有悔，非悔新法之不可行，悔新法之不竟行也。

「盡吾志」三字，表明公之倔強到底，不悔新法之不善，而恨奉行者之不力，始終不肯認過之意，溢于言表。按至和爲仁宗年號，公實未相，新法亦未萌芽，吾言似少近穿鑿鍛煉。不知言者心聲，公之宿志如此，則異日之設施亦正如此。但以文字決之，已足爲公一生之行述。惟文字之千盤百轉，盡伸縮之能事，自屬可貴。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一茅坤評：勝歐公誌銘。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一茅坤評：瑋多兵略，公序亦有生色。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一茅坤評：當與歐公墓碑參看，而歐爲勝。

《伍子胥廟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一茅坤評：隻眼之論，足破千古之疑。《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一》儲欣評：論子胥確乎其不拔也。太史公贊徒借怨毒以自洩不平之氣，於子胥猶若未盡焉。荆公直欲冒出其上，而風骨則在伯仲間矣。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一茅坤評：通篇以銘序始，終亦變調。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一茅坤評：法度如兵伍。《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綱目詳整，筆力斬截，可以馭煩。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一茅坤評：中多節奏。《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荆公碑體，稱其家法，可以風世。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一茅坤評：按次點綴。《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四》儲欣評：精神傾注，起一段敘事議論，頓挫入神。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六茅坤評：荆公卒無一言許可，其間極有分寸處。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六茅坤評：通篇無一實事，特點綴虛景百數十言，當屬一別調。《古文辭類纂》卷四八：秩爲諫

臣，無所獻替，荆公以所親厚爲之飾詞。然文特峻而曲。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六茅坤評：通篇亦無一實事，俱虛語相點綴，荆公所自爲本色在此，荆公所自爲可喜處亦在此。古名家之於傳記碑碣所載，其不苟如此。

《處士徵君墓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六茅坤評：表徵君并及杜與徐，變調也。

《鄱陽李夫人墓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六茅坤評：蜻蜓點水法。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二茅坤評：荆公第一首志銘，須看他頓挫紆徐，往往叙事中伏議論，風神蕭颯處。此篇於叙事中一一點綴，而風韻渙發，若順江流而看兩岸之山，古人所謂應接不暇。《唐宋十大家全集録·臨川先生全集録四》儲欣評：臨川墓誌，用變格者始佳，若歐陽公則無所不可。材分所至，不可掩也。《(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叙述清疏，善於裁制。《古文約選》方苞評：北宋人志銘，歐公而外，惟介甫知體要。此尤長篇中最著稱者，其鈎勒摹畫處，學《史記》而風神不逮，造語質健，學韓文而深古不逮。於是益歎子長、退之之於文，乃天授也。《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林紓評：此篇入手，但叙家世，而不叙名，非創格也。道輔爲孔子四十五世孫，叙其官閥，叙其三代，且其人已知名天下，不遽叙白，即所以鄭重其人。且天下已知其名，固不必以叙名爲急急也。上半用提字訣，後半用補字訣。所謂提者，兩用「嘗」字也。所謂補者，一云復召以爲中丞，一云故出知鄆州也，然二處皆補筆，而補之前亦先有提筆。如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也。此係荆公之長技。所謂「嘗知諫院矣」句，此盛言孔公之有膽，敢與近習爲難。「嘗爲御史中丞矣」，此「嘗」字與上不同，蓋惜其不久於其位也。馮士元之獄，詞連參知政事程琳，時宰相爲張士遜，疾公不附己，慫恿公爲程琳辨冤。帝以爲朋黨，故由御史中丞出知鄆州。所云「皆再至」者，一言初至鄆見政績，再至鄆惜流貶也。一言初爲御史播直聲，再爲御史受主知也，其中不安于位之意，但從叙事中帶出。茅順甫謂其序事中伏議論，甚確。《宋史》本傳開宗明義，即叙天慶觀眞武殿中以笏擊蛇事，此史家故習，侈以爲奇。荆公亦不能置此不録，特以爲末節。蓋公之大節侃侃，固不止能遏一蛇之妖也。立言至爲得體，銘亦音節高騫，較歐公爲勝。

《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二茅坤評：感慨凄惋，中文多諷。唐荆川曰：中論避寇端州事，比歐公爲簡。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二茅坤評：此等志，韓、歐所不及。《古文辭類纂》卷四九：海峰先生云：直序作一氣奔瀉之勢，而中有提掇起伏，故情事屈曲，而氣勢直達。

《建安章君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四茅坤評：序跌宕之行，故文亦跌宕。《古文辭類纂》卷四九：海峰先生云：其來如春水之驟至，故佳。

《王平甫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五茅坤評：荆公志弟平甫墓，絕不露兄云云，蓋兩不相能而深忌之故耳。《香祖筆記》：王介甫狠戾之性，見於其詩文，可望而知。如《明妃曲》等不一。其作《平甫墓誌》，通首無兄弟字，亦無一天性語，叙述漏略，僅四百餘字。雖曰文體謹嚴，而人品心術可知。《唐宋八家文選》取之，可笑。

《王補之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五茅坤評：序事簡而不詳世系，然譬之兵家者少敗衆已。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三茅坤評：點次嚴整。《唐宋十大家全集録·臨川先生全集録四》儲欣評：總論數轉，每轉益遒。出歐陽碑之上，餘似不及。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四茅坤評：志止詳世系大略，并於銘中點綴生平。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二茅坤評：感慨中有法度。唐荆川曰：此等志文，獨荆公有之。《(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叙次中能備輕重淺深之法，文亦抑揚盡致。

《葛興祖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四茅坤評：本興祖所仕不得志處點次多情。《唐宋十大家全集録·臨川先生全集録四》儲欣評：稱興祖小仕而不怠忽，是極善譽處。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二茅坤評：佳致蔚然。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四茅坤評：入宋調，然亦有一段風致。張孝先評：只寫其好學之篤，而惜其進而未止，此人便自可傳。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二茅坤評：曾易占歷

官坎坷，而荆公點次有生色。《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四》儲欣評：以文相推，餘皆空言無事實，然後人讀之，如即其人，如誦其文，若繁星麗天，獨此有芒寒色正之仰。

《王深父墓誌銘》 曾鞏《與王介甫第三書》：示及誌銘，反復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父而有合乎彼，則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父之歿，尤爲可痛，而介甫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讀之滿足人心，可謂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顧猶見使商榷所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澤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甫之意也。而其首則云「深父書足以致其言」，是乃稱深父以未成之材而著書，與夫本意違矣。《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四茅坤評：通篇以虛景相感慨，而多沉鬱之思。張孝先評：深父不合於時，曾南豐嘗薦其文於歐公，公亟稱之。介甫志其墓，以未及著書爲恨，所以致惜其人者深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四》儲欣評：悲惜之至，深父雖不及著書，而聲施至今，志銘之力也。《(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通篇純發議論，格調自異，而文思倍加沉鬱。《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林紓評：此文嗚咽欲絕，眞巧於叙悲者也。文言其志未成，其書未具，則本事無多，然其交情則篤。其中叙事處，不能不參以議論，妙在叙中有議，非破空而來。入手即舉深父之生平、學問、文章、行治，一括而盡，是叙事，不是泛論。其下即從深父身上生出天阨通人之故，舉孟子、揚雄爲喻。初讀之疑其不倫，乃一歸到深父身上，立時跌落，言志未遂，書未具，又復早死，並無傳于後。輕輕將以上二子抹過，辨明非過情之喻，妙絕。尤妙叙孟子處，門人願爲管、晏，叙揚雄處，知己祇有侯芭。不言二子之學，但言知二子之無多，然猶有知者，趁勢激起深甫之無人知，此所以可哀也。文吞吐含蓄，力追昌黎，是臨川魄力過人處。

《臨川王君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五茅坤評：曾、王志墓，數以議論行叙事之文，而王爲甚，多劖思刻書處，然非《史》、《漢》法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四》儲欣評：後半眞《史》、《漢》，前半則去《史》、《漢》遠矣。當分別觀之。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三茅坤評：單提一事。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三茅坤評：通篇以好武一事相欷感慨。《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四》儲欣評：文武錯見，以傳其眞。

《吳處士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四茅坤評：序處士生平，故皆虛語。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二茅坤評：特歸重於常州，以虛語感慨。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四茅坤評：看他韻折處。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四茅坤評：輾轉嗚咽。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五茅坤評：此篇如秋水可掬。《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四》儲欣評：絕不矜張，而赴義之節烈自見，所以爲難。

《比部陳君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二茅坤評：凄惋多大旨。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三茅坤評：機圓。《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四》儲欣評：結構精警，人知其調逸，不知其法嚴也。《古文辭類纂》卷四九：海峰先生云：序次與田太傅同一機法。《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林紓評：馬君之智略，在時其剛柔以有爲一着。以時爲剛柔，則非成法之所能羈絆者也。然當日固以成法抑智略之士，馬君遂抑抑不得志，年甫四十七而死。此眞可惜矣。他人用意，往往以宦達爲歸宿，恆謂年果不殀，則可以自致于富貴而止。文獨言不過終于富貴，必無可展布地位，把富貴看輕一着，則愈見馬君之智略。果能予以年命，不拘以成法，經濟必有觀。今不盡用其長，茲所以可悲也。文之力爭上流處，元人決無此等幹力。銘之音節尤高厲可誦。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四茅坤評：許君多奇氣，而荆公之志亦如之。《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三儲欣評：沈鬱豪邁。《(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情辭相稱。《古文辭類纂》卷四九：海峰先生云：以議論行序事，而感歎深摯，跌蕩昭朗，荆公此等志文最可愛。姚鼐按：《宋史・許元傳》，元固趨勢之士，平蓋亦非君子，故介甫語含譏刺。《古文雅正》卷一一蔡世遠評：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所謂大丈夫也。介甫剛褊私妄，於廣居正位大道之云，曷嘗有當哉？然粗論其氣概，則於此三句似亦無可愧。如此文位置既高，筆力超絕。余謂讀介甫之文者，但取其高志毅力，以潛心遜志，體道而致中，何不可之有？《古文約選》方苞評：墓誌之有議論，必於叙事纓帶而出之。此篇及王深甫志則全用議論，以絕無仕迹可紀，家庭庸行又不足列也。然終屬變體，後人不可仿傚。《古文範》下編吳闓生評：縱蕩開闔，用筆有龍跳虎卧之勢。學韓之文，此爲極則。（「士固有離世異俗」至「其齟齬固宜」）擲筆天外，軒然撑起，局勢爲之頓遠，此公所以自况也。（「辨足以移萬物」至「辱於右武之國」）以上文猶爲未快，乃更提筆唱歎，以盡其意。若省此四句，以下句直接上文，亦未嘗不順，然局勢直率，無此雄厚恣肆矣。　銘用意與前文同，而筆勢瓌詭，起落無端，精神尤遠出。　《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林紓評：《宋史》許平無傳，其兄許元有傳。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歛刻剝爲能。在眞州時，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貴族，立搉巨艦予之，即小官惸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者。元自以爲當然，無所愧憚，又急于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遺權貴。人品本不足言。平之行能應類其兄，故荆公言中加以譏切，文言「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爲全篇之大關鍵。忽破空說出「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後世」。所謂衆人之求者，媚權貴也；有待于後世，則以道自信也。此語與平無涉。所謂窺時俯仰，則由許元身上射到許平，究竟斥其無濟，歸到有待不悔，明明點醒許平生平之不滿人意處，譏其不足與語道也。劉海峰謂其感歎深摯，信哉。

《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五茅坤評：篇中多倒句倒字相點次，荆公好奇處。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五茅坤評：荆公以兄常甫才而不遇，故特於文章虛景相感慨，令人讀之而餘悲。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三茅坤評：簡勁。

《馬漢臣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四茅坤評：簡而深。

《主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三茅坤評：於沒既久，而不能詳其治行，文自可概見。

《胡君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四茅坤評：荆公峭岸每如此。《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四》儲欣評：矜貴。此等文，非荆公不能作。

《秘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三茅坤評：法。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三茅坤評：以「也」字爲一篇綫索，雖段落明鬯，而文格卑弱矣。此體雖別爲之，終屬卑陋，非西京以前文格。

《王逢原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四茅坤評：通篇無事蹟，獨以虛景相感慨。張孝先評：以議論爲志銘，而不及其事蹟，原是別體。中以揚雄與孔、孟、夷、惠并稱，此擇焉不精之過。大抵諸子百家，未及程、朱辨正，往往如此。韓文公尚以孔、墨并稱，况餘人乎？以此知程朱之功大。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七：韓昌黎之於李元賓，介甫之於王逢源、常夷甫，皆其所深交者也。其爲志文，言甚簡而其痛彌深。然非二公之才，雖欲簡之而不能，未易爲世俗人道也。

《孔處士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四茅坤評：通篇虛景，卻叙得有法。　《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林紓評：此篇叙事，亦無以異人，至其可以動人處，則末幅中得一矯字訣。所云「傳先生者多異」，即先生能卓然自見於時者也。又說「未嘗爲異」，遂接入東漢處士之多，即所以表異于世人處。今先生既不自異，似宋世之並無處士之可異者，而先生又復卓然自見于時，則甚異矣。此應「上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句，百轉翻騰，復歸到「異」字本位矣。究之先生之所以異者，不爲有待也，不待人之異，而已自異。用一「異」字爲幹，而使人迷離徜恍，生其眼纈。此則文筆之善矯者也，銘亦奇倔近韓。

《金溪吳君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四茅坤評：嗚咽。《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四》儲欣評：一悲一解，吳君有知，可以無恨。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三茅坤評：奇。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四》儲欣評：墓誌銘歐、王多用感慨取勝。然歐以婉轉，王以峭塹，各足動人。

《尚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五茅坤評：王侍御多大體，而荆公所次亦特本大體而條書之。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五茅坤評：序世系外，特以虛議揭之於碣，亦變調。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五茅坤評：

通篇虛景，語如貫珠，如連環。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五茅坤評：以虛景感慨起案而志特略，又一調也。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五茅坤評：志不過二百言，而文多韻折，可悲。《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四》儲欣評：序母子相泣處，哀響凄節，使人泪下。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五茅坤評：次婦行有法。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五茅坤評：次婦之賢，始則於其夫之言，夫亡則於其兄之子之言，爲案有法。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五茅坤評：篇中多韻折，多佳句。

《**祭范潁州文**》《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六茅坤評：范公爲一代殊絕人物，而荆公祭文亦極力摹寫，涕洟嗚咽，可爲兩絕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直可作范公墓銘。《古文約選・王文約選》方苞評：祭韓、范諸公文，此爲第一。《古文雅正》卷一一蔡世遠評：范公亦立法度以變易天下者，觀其所上十事，條目不少于介甫新法也，故荆公契合獨深，贊頌倍至。然范公所立法，皆爲天下人心風俗起見，養才黜奸，心事如白日青天；荆公所立法，多爲謀利富國起見，褊迫而用小人附己者。此其所以大不同也。祭文特雅峭，摹寫范公曲盡。余愛范公，故樂誦荆公此文。《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一〇林紓評：此文似昌黎。用字造語，皆奇創動人，中間叙事，亦能揭范文正之大節。所謂「明肅之盛，身危忘殖」者，指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臨朝受賀，公極言其非，遂出通判河中府也。「瑤華失位」，則言郭皇后廢，公欲廷爭，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也。「尹帝之都」，則指公以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事也。所謂「外更三州」者，以忤宰相呂夷簡，貶饒州，徙潤州，又徙越州也。所謂「虜不敢瀕」，瀕之爲言近也，謂公與韓琦、龐籍爲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時，賊不敢輒犯其境也。【略】所舉多非細事，音節亦高亢異常。【略】用字皆有深意。是善學昌黎者。

《**祭周幾道文**》《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六茅坤評：文多淘洗，字字琳琅。《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短章耳，已極盡交游之情。

《**祭曾博士易占文**》《隱居通議》卷一三：此文言生死之理，辭意殊妙，千古不易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六茅坤評：悲戚。《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刻意峻削，矯潔哀宕，此子固所以心傾也。《古文範》下編吳闓生評：以議論驚創出色，尤勝前篇（編者按：指《祭丁元珍學士文》）。易占字不疑，子固父也。（「方其生時」至「不見生者之悲」）警闢，未經人道。以上橫空發議，局勢開拓，筆力雄偉。

《**祭李省副文**》《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六茅坤評：有逸調，有雋思。

《**祭高師雄主簿文**》《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六茅坤評：奇崛之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六茅坤評：情之痛，而吐辭之激昂。《古文範》下編吳闓生評：四言之體，自退之後，唯介甫爲工，不及韓之瑰怪恣肆，而矜鍊崛屼，句法亦極錯綜變化，奧樸入古，最爲可觀。其訣專在多用逆折之筆也。（「有槃彼石」以下四句）此四句蕭閑淡永，韻味可入風詩。

《**祭歐陽文忠公文**》《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六茅坤評：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爲第一。《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臨川先生全集錄三》儲欣評：祭文入聖之筆。《古文雅正》卷一一蔡世遠評：介甫初賴歐公游揚聲譽，遂得顯名。及其柄政日，懼公沮新法，毀之上前曰：「此人在一國則壞一國，在一郡則壞一郡。」蓋忌其復用沮法也。及歐公歿，良心復萌，祭文特佳。故錄之。《古文一隅》卷下朱宗洛評：中四段，總不出「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意。以文章、操守、功名、出處，分四段看其接落處、收束處，段段相生不絕，讀者當切究焉。人皆云公死可悲，此獨云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此翻筆也。又妙在只此二句，已領起下四段，而結處恰用「然」字，爲通篇轉關，從無可悲說到可悲，眞有篇如段、段如句之妙。其言無可悲處，是就歐公身上說；其言可悲處，是就自己身上說。此篇用筆亦善變化，一起一結，俱用跌宕之筆。首一段用奔放之筆，中二段多用勁峭之筆，或間用唱歎作轉接。總是老手出奇無窮處。

《**祭束向原道文**》《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六茅坤評：中多奇氣。

《**祭王回深甫文**》《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六茅坤評：交深而言戚，可裂肺肝。

《元豐行示德逢》《韻語陽秋》卷二〇：舒王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挂屋敖」，《後元豐行》云「龍骨長乾挂梁梠」。龍骨，水車也。是歲豐稔，故龍骨掛而不用。又有《寄楊德逢詩》云：「遙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翛翛兩龍骨，豈得長挂壁。」是歲亢旱，故反前詠爾。《王荆文公詩》卷一劉辰翁評：（擊壤至老歌元豐）田翁鄰幷得雨歌呼，人情自不能不爾。第歸之帝力，引用湖陰，政似避嫌。《昭昧詹言》卷一二：先旱後雨，頌揚耳，卻以德逢作緯，便用意深曲，不同俗手。【略】收闊大，又以德逢緯之，章法也。《宋詩精華錄》卷二：音節極高抗。介甫入相未久，即逢大旱及彗星，天變本不足信者。然熙寧八年復相後，未幾又去，判江寧府，直至元豐三年。介甫豈眞頌揚元豐者？若曰水旱無常，幸而得雨，從此千秋萬歲，五風一雨矣。末句點出帝力何有意。

《後元豐行》《王荆文公詩》卷一劉辰翁評：（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只此兩語豈可及，不可謂無其事也，亦怪他自詫不得。（雖非社日長聞鼓）上兩句自好，又著兩句分疏。《昭昧詹言》卷一二：前言豐年之樂，收處與上諸樂同，卻似另出一層，鄭重分明。此以餘情閒致，旁面取題也。《宋詩精華錄》卷二：次首亦專言得雨事，不能忘情於因旱被攻擊也。

《夜夢與和甫別如赴北京時和甫作詩覺而有作因寄純甫》《王荆文公詩》卷一劉辰翁評：（水菽中歲樂，鼎茵暮年悲）只是古人語，寫入老少無限凄緊。（詩言道路寒，乃似北征時）十字婉轉都盡。

《純甫出釋惠崇畫要予作詩》《王荆文公詩》卷一劉辰翁評：（畫史紛紛何足數）起得突兀。（往時所歷今在眼）增入鄉思藹然。（灑落生綃變寒暑）從「旱雲六月」至此，收拾變化，楚楚有情。（金坡巨然山數堵，粉墨空多眞漫與）兩語似羨，政是過渡處。（濠梁崔白亦善畫，曾見桃花靜初吐）題畫亦是衆意，此獨寫到同時，不惟蕭散，襟度又不可及，比杜老「韓幹」又高，眞宰相用人意也。故結語極佳，有風有歎。《石洲詩話》卷四：王荆公題惠崇畫，屢用「道人三昧力」之語。初以爲只摹寫其畫筆之精耳，及見王盧溪題崇畫詩自注云：「往年見趙德之說惠崇嘗自言：『我畫中年後有悟入處，豈非慧力中所得之圓熟故耶？』今觀此短軸，定非少年時筆也。」此可取以證荆公之詩，雖贊畫之語，亦有所據而云也。《昭昧詹言》卷一二：起二句正點，以一句跌襯作筆勢，亦曲法。「旱雲」四句，接寫畫也，卻深思沈著、曲折奇險如此。【略】通篇用全力，千錘百鍊，無一字一筆懈，如輓百鈞之弩。《宋詩精華錄》卷二：後半帶出崔白，即少陵《丹青引》爲曹霸帶出韓幹作法。

《題徐熙花》《王荆文公詩》卷一劉辰翁評：（安知有人槃礴羸）苦心狹韻，然此豈須「槃礴羸」耶？（借問此木何時果）語含譏而未達。《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叙點。「一見」二句寫用，筆勢曲折。「同朝」二句，推開入議。收起棱。短篇耳，分四層，抵一長篇句勢。

《題燕侍郎山水圖》《許彥周詩話》：畫山水詩，少陵數首後，無人可繼者。惟荆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差近之，東坡《煙江疊嶂圖》一詩，亦差近之。《艇齋詩話》：東湖喜荆公《燕侍郎畫山水圖》詩，其間云：「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予。仁人志士埋黃土，只有粉墨歸囊楮。」此可謂能形容燕公也。《王荆文公詩》卷一劉辰翁評：（往時濯足瀟湘浦）造意如畫。（蒼梧之野煙漠漠）恍惚入畫。（不意畫中能更睹）收拾不易，他人六句三折則促矣，此獨有餘。（仁人義士埋黃土，祇有粉墨歸囊楮）忽盡黯然，亦是起語已絕，付之蕭灑，少不爲乏。《昭昧詹言》卷一二：前半畫，後半人，用寫起。逆卷一句入題。「仁人」二句，入畫雙收。看半山章法謹嚴，全從杜公來，不自以古文法行之也。

《陶縝菜示德逢》《黃氏日鈔》卷六四：《詠陶縝畫菜》其後歸之老圃，而結云「陶生養目渠養腹，各以所能爲物役」，愚謂荆公失言矣，畫菜可言物役，種菜豈可言物役耶？

《己未耿天騭著作自烏江來予逆沈氏妹于白鷺洲遇雪作此詩寄天騭》《王荆文公詩》卷一劉辰翁評：無一句可點，而情景皦然，無一字剩，故不俗。

《招約之職方并示正甫書記》《王荆文公詩》卷一劉辰翁評：（耕鋤聊效顰）「效顰」字收拾一篇。

《同王漕賢良賦龜得升字》《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和王賢良龜詩》云「世論妄以蟲疑冰」，注雖引《莊子》，但出處無「疑」字，意公別有所本。後讀盧鴻《嵩山十志》，有「疑冰」之語，又唐彥謙《中秋》詩云：「霧淨不容玄豹隱，冰寒卻恐夏蟲疑。」乃知唐人已屢用之矣。《王荆文公詩》卷一劉辰翁評：（盛溲除聾豈必驗）自「支床」至此，疊用出處，對字頗嫩。

《示元度》《營居半山園作》《王荆文公詩》卷一劉辰翁評：（黃鸝弄清

晝)轉入無情,取結恨短。

《**張明甫至宿明日遂行**》《王荆文公詩》卷一劉辰翁評:(「初登張公門」至「交懷我欣戚」)每語出一「公」字,懇款至盡,自不爲厭。

《**杏花**》《默記》卷下:荆公暮年賦《臨水桃花》詩:「還如景陽妃,含歎墮宮井。」此善體物者也。然不可止此而已,終云:「惆悵有微波,殘粧壞難整。」此乃能見境而卻掃除淨盡,此所謂倒弄造化手也。《王荆文公詩》卷一劉辰翁評:初看身影甚樸,末意風情殊別,殆是絕唱。

《**寄吳氏女子**》《宋詩精華錄》卷二:此亦寄外後不得意之詞。

《**邀望之過我廬**》《王荆文公詩》卷二李壁注:(「擊壤謠聖時」二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所以自娛,何必同世俗之樂。

《**聞望之解舟**》《王荆文公詩》卷二劉辰翁評:(「修門歸有期」二句)以爲解舟之贈,甚非佳語。

《**法雲**》《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陳無己云:山谷最愛舒王「扶輿度陽羨,窈窕一川花」,謂包含數箇意。《王荆文公詩》卷二李壁注:後山云:「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雖前人未易道,然學三謝,失於巧耳。劉辰翁評:「度陽焰」猶可,「焰水」卻未喻,亦未見其工耳。(「汲泉養之花不老」二句)只如此最好。

《**鸞碕**》《王荆文公詩》卷二劉辰翁評:(「伐翳作清曠」二句)卻似二謝。(紫角方可摘)似贅。

《**步月二首**》一《王荆文公詩》卷二劉辰翁評:(復使東南注)癡欲更絕。

又二《竹莊詩話》卷九引《詩事》:李義山《襪》詩云:「嘗聞宓妃襪,渡水欲生塵。好借姮娥著,清秋蹋月輪。」荆公作《月夕》詩【略】,因舊而語意俱新矣。

《**題晏使君望雲亭**》《王荆文公詩》卷二劉辰翁評:(爲報襄陽德公嫂)「嫂」韻可備笑談。

《**新花**》《王荆文公詩》卷二李壁注:別本有「絕筆」二字,注詩後「兩忘」之句。其超然無累,又欲出莊生右矣。劉辰翁評:短絕可誦。

《**四皓二首**》一《王荆文公詩》卷二李壁注:公詩雖云爾,然少陵謂知名未?

又二《黃氏日鈔》卷六四:《四皓》詩「采芝商山中,一視漢與秦。」「一視」之語,似欠斟酌。《王荆文公詩》卷二劉辰翁評:(「出處但有禮」二句)眞世外之言。當其來時不知將易太子也,使其爲太子故,豈不自量非力所及,又豈足以動老人之心哉?語短味長如此。

《**真人**》《王荆文公詩》卷二劉辰翁評:(「刳心事斯語」二句)採集爲詩,欲時時誦之耳。

《**寄蔡氏女子**》朱熹《楚詞後語》:【略】公又以女妻蔡卞,此其所予之詞也。然其言平淡簡遠,翛然有出塵之趣,視其平生行事心術,略無毫髮肖似。此夫子所以有「于予改是」之歎也與!

《**夢黃吉甫**》《王荆文公詩》卷二劉辰翁評:皆情鍾之語。

《**游土山示蔡天啟秘校**》《王荆文公詩》卷二劉辰翁評:(「得喪易矜怯」二句)折自是折,不以喜故,入內而亟爲,欲誰語?

《**用前韻戲贈葉致遠直講**》《韻語陽秋》卷一七:獨愛荆公《贈葉致遠》之作,其略云:「或撞關以攻,或覷眼而擥,或羸形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閑暇,或事先和燮。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粗見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總攝。或慚如告亡,或喜如獻捷。諱輸寧斷頭,悔誤乃披頰。」可謂曲盡圍棋之態。非筆力可以回萬鈞,豈易至此?《觀林詩話》:丁晉公《築毬》詩,世稱曲盡形容之妙。如半山《觀棋》詩云「旁觀各技癢,竊議兒女囁」,「諱輸寧斷頭,悔悟乃搏頰」,亦曲寫人情之妙也。《黃氏日鈔》卷六四:詩極言變棋之弊,可爲世訓。《王荆文公詩》卷三劉辰翁評:(諱輸寧斷頭,悔誤乃批頰)十字頗得情態。

《**白鶴吟示覺海元公**》《王荆文公詩》卷三劉辰翁評:(「汝謂松死吾無依」二句)無味。

《**題半山寺壁**》二《王荆文公詩》卷四劉辰翁評:甚善,甚善。

《**定林寺**》《載酒園詩話・宋・王安石》:《定林寺》曰【略】。又《定林》曰:「漱甘涼病齒,坐曠息煩襟。因脫水邊屨,就敷巖上衾。但留雲對宿,仍値月相尋。眞樂非無寄,悲蟲亦好音。」作閒適詩,又復如此,眞無所不妙。

《**即事二首**》《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二二:此全類禪家機鋒語,而獨無其荒忽。「無心無處尋,莫覓無心處」,正可爲後來陽儒陰釋者下一針砭。

《**擬寒山拾得二十首**》《後村詩話》續集卷二:半山擬寒山云【略】。後

有慈受和尚者擬作云：「姦漢瞞淳漢，淳漢總不知。姦漢做驢子，卻被淳漢騎。」半山大手筆，擬二十篇殆過之。慈受一僧耳，所擬四十八篇，亦逼眞可喜也。

《擬寒山拾得二十首》一〇 《王荆文公詩》卷四劉辰翁評：（「若除此惡習」二句）說得有悟處。

《吾心》 《王荆文公詩》卷四劉辰翁評：展轉發明，甚有警發，他人不到。

《病起》 《王荆文公詩》卷四劉辰翁評：（移榻欹獨眠，欣佳恐難數）此等語不厭舉似。

《獨歸》 《王荆文公詩》卷四劉辰翁評：（「誰能欹眠共此樂」二句）知慚知足語。

《獨卧有懷》 《王荆文公詩》卷四劉辰翁評：看似容易。

《秋熱》 《王荆文公詩》卷五劉辰翁評：（老衰奄奄氣易奪）語則無一字閑闕。（「簾窗幕戶便防冷」二句）比之桃笙葵扇之句，更是深遠，眞書生白髮之見也。

《望鍾山》 《王荆文公詩》卷五劉辰翁評：其詩每欲爲蕭然者，更勝思索。

《謝公墩》 《王荆文公詩》卷五劉辰翁評：（「涕淚對桓伊」二句）不多不淺，造次名言。

《和耿天騭同游定林》 《王荆文公詩》卷五劉辰翁評：近陶。

《雜詠八首》一 《王荆文公詩》卷五李壁注：二篇大抵言齊物之意。

又五 《王荆文公詩》卷五劉辰翁評：自次篇至此，耿耿如有恨事。

《張良》 《韻語陽秋》卷九：王儉《七志》曰：宋高祖遊張良廟，幷命僚佐賦詩。謝瞻所賦，冠於一時，今載於《文選》者是也。其曰「鴻門銷薄蝕，陔下隕欃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則子房輔漢之策，盡于此數語矣。王荆公云：「《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棄商山芝。」亦用此數事。而議論格調，出瞻數等。《王荆文公詩》卷五劉辰翁評：（從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棄商山芝）它口語毒，「立棄」二字有疑，便如「天發一矢胡無酋」，不動聲色。（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絳灌疑）能評能誚，一語已多。

《昭昧詹言》卷一二：自況。

《司馬遷》 《韻語陽秋》卷八：司馬遷游江淮汶泗之境，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記》。上下數千年，殆如目睹，可謂孤拔。初遭李陵之禍，不肯引決而甘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覽》、《說難》之書，以抒憤悱。故荆公詩云：「嗟子刀鋸間，悠然止而食。成書與後世，憤悱聊自釋。」觀《史記》評贊，於范睢、蔡澤則曰：「二子不困厄，烏能激乎？」於季布則曰：「彼自負才，故受辱而不羞。」於虞卿則曰：「虞卿非窮愁，則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伍員則曰：「隱忍以就功名」。至於作《貨殖》、《游俠》二傳，則以「家貧不能自贖，左右親戚不爲一言」而寄意焉。則荆公釋憤悱之言，非虛發也。《王荆文公詩》卷五劉辰翁評：（「雖微樊父明」二句）其意深有感於子長重交，雪李陵之事而得罪甘心焉。磊磊落落，用意不變。（「彼欺以自私」二句）「欺以自私」，謂隱情惜己也。語意甚厚。

《諸葛武侯》 《王荆文公詩》卷五劉辰翁評：只杜子美數詩，後豈復可着手。此獨以節度勝，亦如八陣，首尾情勢俱極，有傳有贊，無一字欠剩，包括衆作。

《讀墨》 《王荆文公詩》卷六李壁注：友人宜黃李郛嘗云：介父《讀墨》詩，終篇皆如散文，但加押韻爾。意以爲詩益散，古無此體。然如韓公「謝自然誰氏子」詩，已如此。

《幽谷引》 《王荆文公詩》卷六劉辰翁評：意者爲滁人作也，非醉翁莫能稱諄。至「往復北羅池」，詞更暢，與攘旨否、聽鼓樂同意。

《明妃曲》一 《韻語陽秋》卷一九：古今人詠王昭君多矣，王介甫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歐陽永叔云：「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白樂天云：「愁苦辛勤顦顇盡，如今卻似畫圖中。」後有詩云：「自是君恩薄於紙，不須一向恨丹青。」李義山云：「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爲黃金不爲人。」意各不同，而皆有議論，非若石季倫、駱賓王輩徒序事而已也。《風月堂詩話》卷下：太學生雖以治經答義爲能，其間甚有可與言詩者。一日，同舍生誦介甫《明妃曲》，至「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詠其語稱工。有木抱一者，艴然不悅曰：「詩可以興，可以怨。雖以諷刺爲主，然不失其正者，乃可貴也。若如此詩用意，則李陵偷生異域不爲犯名教，漢武誅其家爲濫刑矣。當介甫賦詩時，溫

國文正公見而惡之，爲別賦二篇，其詞嚴，其義正，蓋矯其失也。諸君曷不取而讀之乎？」衆雖心服其論，而莫敢有和之者。《陵陽先生室中語》：《明妃曲》，古今人所作多矣，今人多稱王介甫者。白樂天只四句，含蓄不盡之意云：「驛使歸時頻寄語，黃金早晚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鶴林玉露》乙編卷四：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娥眉」之句，眞天淵懸絕也。《王荆文公詩》卷六李壁注：山谷跋公此詩云：荆公作此篇，可與李翰林、王右丞并驅爭先矣。往歲道出穎陰，得見王深父先生，最承教愛，因語及荆公此詩，庭堅以爲辭意深盡無遺恨矣。深父獨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無南北』非是。」庭堅曰：「先生發此德言，可謂極忠厚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爲失也。」明日，深父見舅氏李公擇，曰：「黃生宜擇明師、畏友與居，年甚少，而持論知古血脈，未可量也。」又劉辰翁評：（「明妃初出漢宮時」二句）太嫩。（「歸來卻怪丹青手」至「當年枉殺毛延壽」）此「歸來」二字，轉換迎送不覺，已極老手。其下一句一折，無限哀怨，有長篇所不能叙，又極風致，如「意態由來畫不成」是也。（「家人萬里傳消息」至「人生失意無南北」）一樣「君不見」，樂府常語耳，此獨從家人寄聲得之，讀者墮淚，但見藹然，無嫌南北。《載酒園詩話・翻案》：王介甫《明妃曲》二篇，詩猶可觀，然意在翻案。如「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後篇益甚，故遭人彈射不已。《甌北詩話》卷一一：王荆公詩「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此但謂其色之美，非畫工所能形容，意亦自新。乃張綸《林泉隨筆》謂其與「禍胎」句同意，何耶？　錢世錫《論宋人絕句十二首和陳檢齋司馬》：青冢千年恨未平，春風可好在氈城？荆舒禍宋商君甚，出語分明不近情。（介甫《明妃曲》二首，已絕不憶漢恩，然則介甫而當靖康，豈能作李若水哉？故曰：「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春酒堂詩話》：王介甫《明妃曲》有云：「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又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介甫少而名世，長而結主，何所憤激而爲此言？使當高宗之日，介甫其爲秦太師乎？靖康之禍，釀自熙寧，王、秦兩相，實遙應焉，此詩爲之讖矣。《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七：王深父以「人生失意無南北」非是，而黃魯直辨之。予謂此詩本意，明妃在氈城，北也；阿嬌閉長門，南也。「寄聲欲問塞南事，祇有年年鴻雁飛」，則設爲明妃欲問之辭也。「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則設爲家人傳答聊相慰藉之辭也。若曰爾之相憶，徒以遠在氈城，不免失意耳，獨不見漢家宮中、咫尺長門，亦有失意之人乎？此則詩人哀怨之情、長言嗟歎之旨止此矣。若如深父、魯直牽引《論語》，別求南、北義例，要皆非詩本意也。《昭昧詹言》卷一二：寄託。「歸來」二字擲。

此等題各人有寄託，借題立論而已。【略】公此詩言失意不在近君，近君而不爲國士知，猶泥塗也。《宋詩精華錄》卷二：「低徊」二句，言漢帝之猶有眼力，勝於神宗。「意態」句，言人不易知。「可憐」句，用意忠厚。末言君恩之不可得。

又二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〇：王荆公非歐陽公貶馮道。按，道身事五主，爲宰相，果不加誅，何以爲史？荆公《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宜其取馮道也。《賓退錄》卷二：范冲嘗對高宗云：「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爲無窮之恨。獨王安石曰：『漢恩自淺虜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之僭非其罪，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爲盜賊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者也。」臨江徐思叔（得之）亦嘗病荆公此語，謂有衛律、李陵之風。《王荆文公詩》卷六劉辰翁評：（「明妃初嫁與胡兒」至「傳與琵琶心相知」）淺淺處亦有情。（彈着飛鴻勸胡酒）七字俯仰何堪。（「漢宮侍女暗垂淚」至「人生樂在相知心」）正言似反，與《小弁》之怨同，情更千古。孤臣出歸，有口不能自道者，乃從舉聲一慟出之，謂爲背君父，是不知怨也。三復可傷，能令腸斷。（尚有哀弦留至今）卻如此結，神情俱斂，深得樂府之體。惟張籍唐賢，間或如此。《宋詩精華錄》卷二：「漢恩」二句，即與我善者爲善人意，本普通公理，說得太露耳。二詩荆公自己寫照之最顯者。

《桃源行》　《麈史》卷二：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詞意清拔，高出古人。議者謂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又長城之役在始皇時，似未盡善。或曰：「概言秦亂而已，不以辭害意也。」《艇齋詩話》：東湖言荆公《桃源行》前二句倒了。「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當言「秦人半死長城下，望夷宮中鹿爲馬」，方有倫序。《黃氏日鈔》卷六四：「兒童生長與世隔」，考究得

是，不爲世俗誕語。《詩林廣記》前集卷一引《高齋詩話》：荆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指鹿爲馬，乃二世事，而長城之役，乃始皇也。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宮中。荆公此詩追配古人，惜乎用事失管照爲可恨耳。《王荆文公詩》卷六劉辰翁評：（望夷宮中鹿爲馬）稱二世死處曰望夷，猶稱楚細腰、吳館娃，何必鹿馬之地。（秦人半死長城下）正在不分時代，莽莽形容世界之所以不可處者。兩語慨然。（避世不獨商山翁）題外題，事外事。（採花食實枝爲薪）七字盡自足之趣。（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爲晉）兩語互換，且喜且悲。（天下紛紛經幾秦）此雖世外語，卻屬議論，書生之極致也。《說詩晬語》卷下：王介甫才力頗張，而意味較薄，《桃花源》一篇外，良楛互見矣。王逢力求生新，亦同時之錚錚者。《昭昧詹言》卷一二：此與《張良》、《韓信》、《明妃曲》，只用夾叙夾議，但必有名論傑句，以見寄託。無寫，以叙爲議，以議爲叙。

《食黍行》《王荆文公詩》卷六劉辰翁評：本無富貴，亦失情愛。語甚《選》，甚悲。

《歎息行》《王荆文公詩》卷六李壁注：（「路傍年少歎息汝」二句）末聯亦傷民俗之異於昔，皆繫上之化。其詞微矣。劉辰翁評：語深厚有俯仰。

《兼并》蘇轍《詩病五事》：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爲《兼并》之詩，【略】及其得志，專以此事爲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爲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容齋四筆》卷四：王荆公議論高奇，果於自用。嘉祐初爲度支判官，上《萬言書》，【略】當時富、韓二公在相位，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又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貧。嘗賦《兼并》詩一篇，曰【略】。其語絕不工。迨其得政，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呂惠卿復作手實之法，民遂大病。其禍源於此詩。蘇子由以爲昔之詩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詩林廣記》後集卷二引熊勿軒云：按此詩未盡如蘇氏之譏。抑強扶弱，必如明道、橫渠之議而後可，行之以青苗、手實，則非也。究蘇氏之說，則富者跨州連縣，安得而不橫？貧者將無立錐，安得而不匱？上不爲限制，何有紀極？斯民又何日蒙先王至治之澤也？《王荆文公詩》卷六劉辰翁評：（「賦予皆自我」二句）說未有敝，因其行事遂疑其說之都非，儒者之反覆也。使他人賦此，爲有志，爲名言。

《和吳御史汴渠詩》《王荆文公詩》卷六劉辰翁評：其自負經濟可見，甚言汴河之利也。

《虎圖》《藝苑雌黃》：予頃與荆南同官江朝宗論文，江云：「前輩爲文皆有所本，如介甫《虎圖》詩，語極遒健，其間有『神閑意定始一掃』之句，爲此只是平常語無出處。後讀《莊子》，宋元君畫圖，有一史後至，儃儃然不趨，受揖下立，因之舍，解衣盤礴，君曰：『是眞畫者也。』郭象注：『內足者神閑而意定。』乃知介甫實用此語也。」《晁氏客語》：張思叔云：荆公《虎圖》詩固好，然只是一箇，似在杜子美一句道了，《青松障子》詩云「憑軒忽若無丹青」是也。《艇齋詩話》：東湖言荆公《畫虎行》，用老杜《畫鶻行》，奪胎換骨。《王荆文公詩》卷七李壁注：或言公作此詩譏韓忠獻，恐無此。劉辰翁評：（壯哉非羆亦非貔）此句最難起。（「橫行妥尾不畏逐」至「熟視稍稍摩其鬚」）它說虎處不過三兩句，卻有許多雍容調度。

《送張拱微出都》《王荆文公詩》卷七劉辰翁評：（「歸卧不自得」二句）送人以此，可見慨然。（「寄聲冶城人」二句）悠然不自得之意，非強點綴林下風景者。

《白溝行》《王荆文公詩》卷七李壁注：公此詩必作於使北時也。竊味全篇，已微見經理之意，君臣之間志迄弗遂，其卒乃爲政，宣之禍，豈非天哉？劉辰翁評：（「棘門霸上徒兒戲」二句）謂通國以和好爲久可恃，不復越白溝一步也。

《河間》《王荆文公詩》卷七劉辰翁評：（乃知陰自修，彼不爲傾商）十字不特未盡，更自有病。（「敎子以空言」二句）老人語。

《陳橋》《王荆文公詩》卷七劉辰翁評：（「紛紛塞路堪追惜」二句）爲它來處自然，輕輕便足。

《澶州》《王荆文公詩》卷七劉辰翁評：（去都二百五十里）以見當日危甚亡具。（「天發一矢胡無酋」至「丞相萊公功第一」）語如不着褒貶，熟味最高。

《送李屯田守桂陽》二《王荆文公詩》卷八李壁注：此詩逐句藏鳥名，亦如藥名詩。

《送吳仲庶出守淳州》《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舒王送

吳仲庶待制守潭云：「自古楚有材，醽醁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待賈生否。」賈誼初爲河南，吳公召置門下，而謫死長沙。其用事之精，余以爲可爲詩法。

《即事三首》二　《王荆文公詩》卷八劉辰翁評：如此寫景，復勝如古詩十九首，以其意不在景也。

《別謝師宰》　《王荆文公詩》卷八劉辰翁評：（「閶闔城西地如水」二句）句自好。

《驊騮》　《王荆文公詩》卷八劉辰翁評：（「欲往輒不能」二句）來處平凡，甚不可測。

《送程公闢之豫章》　《王荆文公詩》卷八劉辰翁評：（我行樂矣未渠央）只如此結，合用商量。《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四句點叙。以下兩段，入議夾寫。收另作章法，應起。【略】本意作誇美詞，嫌淺俗酬應氣無味，又已本洪州人，不便自誇其鄉，亦不可謙貶，故託爲吏詞，以爲曲折。與退之《瀧吏》，局同意異。

《鳳凰山二首》一　《王荆文公詩》卷八劉辰翁評：賴其能言，尚可想見。

又二　《王荆文公詩》卷八劉辰翁評：怨達。

《和王微之登高齋三首》一　《王荆文公詩》卷九劉辰翁評：三詩牽強皆未精，又時時多一韻，如第二篇「才」字，第三「該」字。《昭昧詹言》卷一二：「微之新詩」句點。「相攜」四句伏。「更欲遠引」以上承「高論」。「山水又足」以上承「歸雲」。

又二　《昭昧詹言》卷一二：從高齋起。「百年」以下入一層。「當時」二句湊，刪。「神靈」二句湊，刪。「使君」句點。「老矣」句即前「書成」意。「憂端」句入詩。「餘年」句入和。

《書任村馬鋪》　《王荆文公詩》卷九劉辰翁評：俯仰情景如見，極人事所不能言。《宋詩精華錄》卷二：并無深意，音節獨絕。

《葛蘧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兩篇》一　《王荆文公詩》卷九劉辰翁評：（「上有往來」至「下有出沒瀺灂之蛟龍」）二語便不可羈。（「那知襄王夢時事」二句）直是脫灑。

又二　《王荆文公詩》卷九李壁注：公此詩體制頗類歐公《廬山高》，皆一代之傑作。劉辰翁評：怪愈怪，奇愈奇，而正大切實，隱然破千古之惑。其飄然天地間意，陋視能賦。《宋詩精華錄》卷二：三、四兩句，橫絕一世，何減「嶔崎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邪？是能以文爲詩者。海於天地間，爲物最巨，猶詞費矣。「山鬼」於各詩辭中三次見面，愈出愈奇矣。「乘光」七字，亦驚人語。

《久雨》　《王荆文公詩》卷九劉辰翁評：（看屋箕踞歌南風）謂世道必至，重思舜時。

《和吳冲卿鴉樹石屏》　《王荆文公詩》卷一〇劉辰翁評：（「吾又以此知」至「乃與元氣并」）三反五折，如出不窮。（「吾知金帛不足論」二句）如此結甚佳，不是鼠尾。

《送裴如晦宰吳江》　「當知耕牧地，往往茭蒲青。三江斷其二，洚水何由寧？」此四句說盡浙西水利之綱領。

《送裴如晦即席分題三首》二　《芥隱筆記》：荆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唯別而已」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荆公、子美、聖俞、平甫、老蘇、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詩：「米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蓋用《周禮・考工記》：梓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最爲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蘇之憾，未必不稔於此也。《王荆文公詩》卷一〇劉辰翁評：（「十月潁水冰」至「風作鱗之而」）牽強不足貴。

《韓持國從富并州辟》　《王荆文公詩》卷一〇劉辰翁評：（勢若朽易拉）謂薦賢如拉朽，似不切。（「他年佐方州」二句）此語卻如有憾。（「顧於山水間」二句）一轉至此，殊抱耿耿。

《思王逢原》　《王荆文公詩》卷一〇李壁注：（「安能久竊食」二句）今「竊食」之詩作於逢原既亡之後，尤見公篤於友義，不忘平生切磨之言。劉辰翁評：沉著慷慨，眞肝鬲之悲也。

《登景德塔》　《歲寒堂詩話》卷上：王介甫《登景德寺塔》云：「放身千仞高，北望太行山。邑屋如蟻冢，蔽雲塵霧間。」此二詩語雖稍工，而不爲難到。《王荆文公詩》卷一〇劉辰翁評：（放身千仞高）五字便別。（「暮夜相與還」至「貴氣即難攀」）乃有低視一世，下侶漁樵之意，第語不自遂而止。

《思古》　《王荆文公詩》卷一〇劉辰翁評：（朝游觀者羞）只一「羞」字映前，注得明暢。

《寄孫正之》　《王荆文公詩》卷一〇劉辰翁評：皆非兒女間意。

《**晨興望南山**》《王荆文公詩》卷一一劉辰翁評：（「銅瓶取井水」至「的皪成璵璠」）此井亦是實境，第言在嚴凝中尚自如玉，有以自見。

《**朝日一曝背**》《王荆文公詩》卷一一劉辰翁評：（「彈作南風歌」二句）俯仰自足而有憂世之心，非爲己饑己寒也。（「寤彼栖栖者」二句）語不多而怨長。

《**少狂喜文章**》《王荆文公詩》卷一一劉辰翁評：（「良夜遽未央」至「仰屋慨平生」）無論相業如何，此豈志富貴者？慨然傷懷。

《**少年見青春**》《王荆文公詩》卷一一劉辰翁評：（「寄言少年子」二句）政是妙寄。（「亦勿怪衰翁」二句）語不深傷而悲動左右。

《**山田久欲拆**》《王荆文公詩》卷一一劉辰翁評：（「欹眠露下舸」二句）老成，無所不具。

《**散髮一扁舟**》《王荆文公詩》卷一一劉辰翁評：（秋水瀉明河，迢迢藕花底）自是好語。

《**道人北山來**》《優古堂詩話》：魏文帝《柳賦》：「在予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桓溫北伐經金城，見爲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乃知睹木而興歎，代有之矣。【略】荆公詩：「道人從何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劉斯立詩云，【略】意皆相沿以生也。《蓮坡詩話》：半山詩：「道人北山來，問我松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極平澹中意味無窮。

《**秋日不可見**》《王荆文公詩》卷一一劉辰翁評：（「栗栗澗谷風」至「照我冠上霜」）隨分自然，不着一語。

《**我欲往滄海**》《王荆文公詩》卷一一劉辰翁評：客是親見其言如此，無所奈何，直相與浮沉末流而已。

《**日出堂上飲**》《王荆文公詩》卷一一李壁注：此詩主以喻君，客以喻臣，堂以喻君，柱以喻臣。堂上主人居安而忘危，爲客者視其蠹壞已甚，將有鎮壓之憂，爲主人圖所以弭患。此臣不忘君卷卷之義。更張之念，疑始於此。

《**孔子**》《黃氏日鈔》卷六四：《孔子》詩，孔子豈是文人詩料，且自古未有如孔子之語，此本發于孔門高第，而孟子申述之者也。荆公乃謂其「蟻蠓何足知天高」，雖然尊先聖，豈所以待先師，毋乃自道耶？

《**揚雄二首**》《韻語陽秋》卷八：揚雄之迹，曲諂新室，議之者衆矣，此置而不論。雄之心如何哉？觀《法言》之書，似未明乎大道之指也。王荆公乃深許之，何邪？詩云：「寥寥鄒魯後，於此歸先覺。」又云：「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又云：「道眞沉溺九流渾，獨泝頹波討得源。」又云：「揚雄平生人莫知，知者乃獨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無幾，是以聖人許雄也。東坡謂雄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與公矛盾矣。《黃氏日鈔》卷六四：《揚雄二首》，其一以孟子勸伐燕，伊尹干說亳，爲雄美新之比，何哉？其黨姦至辱賢耶？其一謂「聖賢樹立自有師」，此荆公師心自用發見之語也。

《**漢文帝**》《韻語陽秋》卷五：漢文欲輕刑而反重，議者以爲失本惠而傷吾仁，固也。或又咎帝短喪爲傷于孝，【略】而王荆公詩云：「輕刑死人衆，短喪生者偸。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謀。」「輕刑死人衆」，則固然矣；「短喪生者偸」，則似誣文帝也。《黃氏日鈔》卷六四：漢文帝輕刑，以全人之形體；短喪，恐防人于身後。荆公譏之，已不知文帝之心矣。惜露臺之費，薄霸陵之葬，亦痛罵之，何耶？《王荆文公詩》卷一二劉辰翁評：語少刻，第嚴重如史筆。

《**秦始皇**》《黃氏日鈔》卷六四：「天方獵中原」，恐非仁人之言也。

《**東方朔**》《黃氏日鈔》卷六四：「何如夷與惠，空復忤時人」，是以朔之直諫爲非耶？

《**田單**》《王荆文公詩》卷一二劉辰翁評：（「深誠可奮士」二句）整整欲竭。

《**相送行效張籍**》《王荆文公詩》卷一二劉辰翁評：雖爲惜別，語近婦人，極難言之悲。

《**陰漫漫行**》《王荆文公詩》卷一二劉辰翁評：（「愁雲怒風相追逐」至「更聽波濤圍野屋」）情切語工。（「誰云當春便妍暖」二句）極是恨痛。今人以爲讖者，此世道之感也。

《**一日歸行**》《王荆文公詩》卷一二劉辰翁評：此悼亡之作也，古無復悲於此者。

《**汴水**》《艇齋詩話》：荆公《汴水》詩云：「相逢故人昨夜去，不知今日到何州。州中人物不相似，處處蟬聲令客愁。」讀此足知汴水湍急，一日動數百里。《王荆文公詩》卷一二劉辰翁評：（「州州人物不相似」二句）哀怨跌

宕，俛焉欲俛。

《**陰山畫虎圖**》《王荆文公詩》卷一二劉辰翁評：（飛將自老南山邊，還能射虎隨少年）只如此自有風刺，眞得體。

《**杜甫畫像**》《黃氏日鈔》卷六四：說得公當。《王荆文公詩》卷一三李壁注：苕溪漁隱曰：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杜子美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生平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　劉辰翁評：（「醜妍巨細千萬殊」二句）語少蠢。

《**吳長文新得顏公壞碑**》《碧溪詩話》卷六：臨川詠《魯公壞碑》云：「六書篆籀數變改，遂令後世多失眞。誰初妄鑿好與醜，坐令學士勞骸筋。堂堂魯公勇且仁，豈亦以此夸常民？直疑技巧有天德，不必強勉亦通神。」【略】此皆窮本探妙，超出準繩外，不特狀寫景物也。《昭昧詹言》卷一二：無甚佳處，而有情韻。

《**哭梅聖俞**》《宋詩精華錄》卷二：起二句探驪得珠，全題在握。入後不但詞費，太覺外重內輕矣。

《**送宋中道通判洺州**》《王荆文公詩》卷一三劉辰翁評：（「高議不同俗」二句）東坡亦有孫莘老說湖州事，前輩用心略同，而可成與否不能必也。

《**送孫長倩歸輝州**》《王荆文公詩》卷一三劉辰翁評：（「溪澗得雨潦」二句）來得怪。（溪澗之日短，江海之日長）兩語奇。

《**雪山詩送正之**》《王荆文公詩》卷一三李壁注：（予有不可誰予規）正之謂孫倅，公之畏友。「誰予規」之語，足見公始未嘗不樂聞忠告也。《昭昧詹言》卷一二：情韻佳。

《**送喬執中秀才歸高郵**》《載酒園詩話・王安石》：前叙其不可不歸，後又微諷其復來，曲折宛轉。介甫一生傲慢，如此詩一何溫藹也。

《**示平甫弟**》《王荆文公詩》卷一四劉辰翁評：（「豈無他憂能老我」二句）有林回棄璧之氣。

《**相國寺啟同天節道場行香院觀戲者**》《澗泉日記》卷下：王介甫《相國寺啓同天節道場觀戲者》詩，【略】此語雖非聖道，亦足銷人榮辱之悲也。

《**信都公家白兔**》《王荆文公詩》卷一四劉辰翁評：備數可爾，無甚得意。

《**與平甫同賦槐**》《王荆文公詩》卷一四李壁注：此詩八句而該四時，全不促迫而優游有餘，其妙如此。

《**獨山梅花**》《艇齋詩話》：荆公「北山梅花何所似」一篇，詩意高遠。《昭昧詹言》卷一二：收二句，此等衍語，不可學。

《**同昌叔賦雁奴**》《王荆文公詩》卷一四李壁注：此猶忠臣爲國家計，繩昏警惰，衆既不喜，又共嫉之。　劉辰翁評：十字既盡曲折，下又言雁奴意中語，所以沉着。

《**老樹**》《王荆文公詩》卷一四李壁注：此詩托意甚深，當是更張後作。劉辰翁評：三反四折，終是世故有情，非爲己之歎也。

《**飛雁**》《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六：《蔡寬夫詩話》云：雁有小而善鳴者，謂之雁奴。雁每群宿，雁奴輒往來巡視不瞑，微聞人聲，則長鳴以警，蓋亦物之能愛其類者。以故江湖間捕雁，必先以計殺雁奴，然後群雁可得。宋景文公嘗著其說。王荆公亦有詩曰：「人將伺其怠，奴輒告之亟。舉群寤而飛，機巧無所得。」此與樂天所賦雉媒者異也。《王荆文公詩》卷一四李壁注：沙漠中賦飛雁，不怨自非，怨又難爲，語言至淺淺許，有反覆無窮之味。　劉辰翁評：藹然善怨，聞者猶不堪也。

《**寓言十五首**》**三**《王荆文公詩》卷一五李壁注：公詩嘗云：「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此詩乃以「挫兼并」爲非。

《**彼狂**》《王荆文公詩》卷一五劉辰翁評：（「夸賢尙功列耻榮」至「上智閉匿不敢成」）本說以文鳴之弊，卻推論至此，甚賤能言。

《**和王樂道烘蝨**》《王荆文公詩》卷一五劉辰翁評：事猥陋，語精密。

《**和聖俞農具詩十五首・襏襫**》《黃氏日鈔》卷六四：《農具》詩《襏襫》云：「勿妒市門人，綺紈被奴僮。當慚邊城戍，擐甲徂春冬。」就農人言之，善用其心者也。

又《耘鼓》《王荆文公詩》卷一五李壁注：東坡詩「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蓋病新法之擾也。今觀公「應官繇」之語，豈知後人乃亦以此譏公乎？

《**答陳正叔**》《黃氏日鈔》卷六四：「天馬志萬里，駕鹽不如閑」，雖非中道，卻是大氣。

《**明州錢君倚眾樂亭**》《王荆文公詩》卷一六劉辰翁評：（「百女吹笙綵鳳悲」二句）百女自多，一夫恨少。

《**孤城**》《歷代詩發》卷二四：戛兀蒼堅，亦可作杜公拗體律詩讀。

《**和微之藥名勸酒**》《王荆文公詩》卷一六劉辰翁評：（「莫惜覓醉衣淋浪」二句）至此不類藥名，但覺痛快。（「寄言歌管衆少年」二句）妙。

《**客至當飲酒二首**》二《王荆文公詩》卷一六劉辰翁評：豪落感激，參差跌絕。

《**收鹽**》《黄氏日鈔》卷六四：《收鹽》詩與訪茶利害同，皆能言不能行。

《**自舒州追送朱氏女弟宿木瘤僧舍明日度長安嶺至皖口**》《王荆文公詩》卷一八劉辰翁評：（天低浮雲深，更覺所向高）如此十字，亦難得。

《**白紵山**》《歷代詩發》卷二四：臨川揣摹老杜，而長篇大幅則嫌議論太多，亦是一病。若此勁調短章，信乎悲壯即寓淡之中矣。

《**七星硯**》《王荆文公詩》卷一八劉辰翁評：從虛入實，矯矯亦不着相，故是此老高處。

《**九鼎**》《王荆文公詩》卷一八劉辰翁評：語不少多，復不深辨，皆是。《昭昧詹言》卷一二：大題短篇能盡，以深創也。　起四句叙。五、六二句寫。

《**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韻語陽秋》卷一三：晁無咎《續楚辭》載荆公詞，以爲二十四言具六藝群言之遺味，故與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未曉其說也。《詩林廣記》後集卷二：朱文公《楚辭後語》云：「《書山石辭》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安石之所作也。公遊舒州山谷，書此辭於澗石。雖非學楚言者，而亦非今人之語也，是以學者尚之。」

《**垂虹亭**》《王荆文公詩》卷一九劉辰翁評：亦自三折，浩有情事。

《**次韻唐彥猷華亭十詠·三女崗**》《王荆文公詩》卷一九劉辰翁評：（「三女死一丘」二句）不問三女何說，直彷彿自足己意，最是。

《**禿山**》孫枝蔚《讀王介甫禿山詩有感》：夜讀《臨川集》，獨坐心躊躇。問我何所感，念彼禿山狙。當其始相匹，雌雄意自如。生育既已衆，復不善持鋤。果穀豈難得，一飽不留餘。海深歲又暮，愁苦將焉徂。我身乃類此，能不愧丈夫。稍幸投足處，不比海山孤。狙生與狙死，無求於道途。在世常累人，敢笑衆狙愚。

《**贈曾子固**》《王荆文公詩》卷一九劉辰翁評：（「吾語群兒勿謗傷」至「後日猶爲班與揚」）頓挫竭盡。

《**寄贈胡先生**》《王荆文公詩》卷二〇劉辰翁評：（「文章事業望孔孟」二句）他人用不到此。

《**澶州**》《王荆文公詩》卷二〇李壁注：公有《澶州》兩詩，此詩似少貶和議。雖托野老之言，其實公意也。

《**三月十日韓子華招飲歸城**》《王荆文公詩》卷二一李壁注：此詩言客負主人，主人亦時負客，皆以譏道喪俗薄，上下胥失也。蓋自公罷相，凡昔之門生故吏舍之而去者多矣，又從而下石焉，如呂惠卿者蓋其尤也。【略】觀公此詩，蓋有所激而云也。士固可罪，然知人亦難矣。

《**衆人**》《王荆文公詩》卷二一李壁注：反復此詩意，必是舉朝爭新法時所作。

《**君難托**》《王荆文公詩》卷二一李壁注：或言此詩恐作於神考眷遇稍衰時，然詞氣殆不類平日所爲，兼神考遇公終始不替。況大臣宜知事君之義，必不爲此怨尤也。《隱居通議》卷八：王荆公集中有古詩一篇，名曰《君難托》，詳其詞旨，似怨望裕陵者，豈非罷政居鍾山時，爲呂惠卿讒毁不能堪而賦耶？其詩云【略】裕陵、荆公君臣之交，古今所少，一旦施設既謬，卒負聖心，至於怨望如此，可發千古之一慨。

《**欣會亭**》《王荆文公詩》卷二二劉辰翁評：（晚食靜適己）鄭重自陳。

《**歲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三：《漫叟詩話》云：荆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嘗作《歲晚》詩云【略】。自以比謝靈運，議者亦以爲然。《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漫叟詩話》謂荆公定林後詩律精深華妙。此作自以比靈運，予以爲一唱三歎之音也。馮班評：極思盡力，正未及唐人之下者。自比謝客，可謂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也。查慎行評：「笑語」與「含」字欠融。「歲晚」安得有新？第二句亦非「歲晚」景。紀昀評：此歲晚是秋非冬，昌黎《雨中》詩用「歲晚」字可證。前六句實皆秋景。無名氏（甲）評：二句「笑」字有誤。

《**次韻朱昌叔歲暮**》《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漏」字、「裏」字詩眼，突如其光也。「深」字尤好。馮舒評：「裏」字不好。馮班評：不妙正在二眼，太用力而晦澀。紀昀評：故作奇語，然不傷雅。刻意求新，愈於滑調。許印芳評：曉嵐此評乃至當不易之論，學者宜書諸紳。

《**半山春晚即事**》《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半山詩工密圓妥，

不事奇險。惟此「春風取花去」之聯，乃出奇也。餘皆淡靜有味。　馮舒評：何奇？　傷筋骨以爲奇，詩之惡境也。　馮班評：首句宋氣。　查慎行評：起句律中變格，下聯承「清陰」二字來。　陸庠齋評：此等起法，終不足稱。　紀昀評：七詩俱高雅。　「風」字，李雁湖本誤作「陰」。「翳翳」、「交交」，雁湖注皆言「清陰也」。「床敷」字出《寶積經》。《宋詩精華錄》卷二：（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首十字從唐人「綠陰清潤似花時」來。

《題雩祠堂》《黃氏日鈔》卷六四：「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溺愛不明如此，孰謂知子莫若父耶？　宮爾鐸《讀元遺山王漁洋論詩絕句愛其文詞之工惜其所言尚非第一義漫成此作以質知音》：介甫堅精亦足多，蒼生誤盡奈君何。病狂哭子心都喪，鳳去梁摧作挽歌。（介甫輓其子雩詩云：「一旦鳳鳥去，千年梁木摧。」敢以宣聖爲比，非病狂喪心而何？）

《定林院》《王荊文公詩》卷二二劉辰翁評：（「因脫水邊履」二句）有輞川幽澹之趣。《宋詩精華錄》卷二：頗有王右丞「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意境。

《送張甥赴青州幕》《王荊文公詩》卷二二劉辰翁評：（人情每期費）它用「期費」別，似謂屢約不來者。　（少留班露草）下五字又悲。

《送張宣義之官越幕二首》一　《王荊文公詩》卷二二劉辰翁評：著意似唐，稍涉變體。

《送贊善張軒民西歸》《王荊文公詩》卷二二劉辰翁評：從上至此，語意甚悲，謂不再見也。

《送鄧監簿南歸》《王荊文公詩》卷二二劉辰翁評：（「長爲異鄉客」二句）亦自苦語，第平易，不甚覺。

《秋夜二首》二　《王荊文公詩》卷二二劉辰翁評：竟無一字放過。

《即事》《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東坡嘗謂余書荊公詩云：「徑暖草如積，山晴花更繁。縱橫一川水，高下數家村。倦憩鷄鳴午，荒尋犬吠昏。歸來向人說，恐是武陵源。」坡云：「武陵源不甚好。」又云：「也是此韻中別無韻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五：《復齋漫錄》云：荊公詩「靜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一鳩鳴午寂，雙燕語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鷄鳴午」，讀者疑之，蓋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茆屋午時鷄」。　葉適《題荊公詩後》：或言蘇公書荊公「高下數家村」詩，疑「武陵源」句爲不工，且云「也是別無好韻」，審爾，則「欲宿愧桑門」，當又疑矣。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詩話載云：「自謂武陵源不好，韻中別無韻也。」東坡嘗親書此詩。　許印芳評：武陵事已爛熟，故嫌不好，此說非是。　查慎行評：不事組織，摛藻清華。　紀昀評：中四句並佳，而三、四尤勝。

《雁》《王荊文公詩》卷二二劉辰翁評：（「憐渠不知此」二句）句意藹然。

《自府中歸寄西庵行詳》《王荊文公詩》卷二二劉辰翁評：（「行尋香草遍」二句）別做就一種五字。

《懷吳顯道》《王荊文公詩》卷二二劉辰翁評：（江光凌翠氣，洲色亂黃雲）時雜《選》語，故好。

《靜照堂》《王荊文公詩》卷二二劉辰翁評：（任公蹲會稽）「任公」語本不相涉，用得奇崛，使人想見其處。

《重游草堂寺次韻三首》一　《王荊文公詩》卷二二劉辰翁評：（「鶴有思顒意」二句）變化本事。

《題齊安寺山亭》《王荊文公詩》卷二二李壁注：此詩建康作，懷舊鄉之意深矣。公故國爲臨川，皆有躑躅、楊梅，而此地無之，故「手自栽」，則以寄土思耳。「有」、「無」二字互相備之詞。

《自白門歸望定林有寄》《王荊文公詩》卷二二劉辰翁評：（「不見道人久」二句）漸近自然。

《北山暮歸示道人》《王荊文公詩》卷二二劉辰翁評：結語雖氣格未離，而翛然遠勝。

《懷古二首》一　《王荊文公詩》卷二二劉辰翁評：此欲以淵明同社見己意，善哉善哉。

《秋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八句無一字不工，第一句下「饕」字，第二句下「天機」字，尤於「秋風」爲切也。　馮舒評：何謂？　此乃入魔。　紀昀評：「饕」字、「天機」字，何以切「秋風」？　陸貽典評：前四句傷於太刻，後四句佳。　查慎行評：結句有餘力，有轉換。

《壬辰寒食》《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半山詩步驟老杜，有工緻而無悲壯，讀之久則令人筆拘而格退。　馮班評：半山自玉溪生入手，故

細緻有餘。　馮舒評：「雪」、「朱」二字並非方君所稱詩眼。　如此結卻不撤。　若謂荆公不如黃、陳，不服。　紀昀評：此評着之此詩，卻不合。　起四句奇逸，結嫌徑直。　許印芳評：此評不但於此詩不合，即以之評半山他詩亦不合。蓋半山詩未嘗無悲壯，亦看題目如何耳。　前半縋幽鑿險而出，既有精思，又行以灝氣，大有盛唐人風味。五、六句法變化，尾聯平淡。紀批未免太刻。　查慎行評：前四句一氣轉折。《宋詩精華錄》卷二：（客思似楊柳，春風千萬條）起十字無窮生清新，餘衰颯太過。

《**欲歸**》《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雁湖注謂簡齋「紅綠扶春上遠林」亦似此佳。　紀昀評：各自一意，此二句力在「稍」字、「應」字，虛實相配，情景俱到。　此不減杜。　五、六高妙，對句尤天然生動。　查慎行評：此介甫送北使時作。　許印芳評：荆公詩鍊字、鍊句、鍊意、鍊格，皆以杜爲宗。集中古今體詩，多有近杜者。然非形貌近杜，乃骨味神韻闇與之合也。詩不學杜，必不能高，而善學者，百無一二。唐之義山，宋之半山、山谷、後山、簡齋，此五家者眞善學杜者也。後人欲入浣花翁之門，須從此五家問津。　詩成之後，拈詩中「欲歸」二字爲題，老杜慣用此例。

《**宿雨**》《芥隱筆記》：荆公詩「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妙甚。「歸」字蓋用老杜「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李白「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意。同老杜「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可作畫本。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馮班評：唐人用事，全句活現；宋人用事，欲新反騃，全句似死。唐在意，宋在字，相去遠矣。　《載酒園詩話·瀛奎律髓》：介甫云：「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魚吹塘水動，雁拂塞垣飛。宿鳥驚沙淨，晴雲畫漏稀。卻愁春夢裏，燈火着征衣。」方萬里曰：「未有名爲好詩而句中無眼者，請以此觀。」余意人生好眼，只須兩隻，何必盡作大悲相乎？此詩曰「攪」，曰「爭」，曰「吹」，曰「拂」，曰「驚」，曰「漏」，六隻眼睛，未免太多。此詩雖小失檢點，本亦不惡，但尊以爲法，則郭有道之墊角巾也。

《**秋露**》《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周處《風土記》曰：「白鶴性警，至八月繁露降，流草葉上，滴滴有聲，即鳴也。」《春秋繁露》：「白鶴知夜半。」此詩三、四句已切于秋露，五、六句似若言秋，而未及露，卻着結句引「半夜鶴」以終之，亦妙。　紀昀評：五、六以得意之境，逼出警露作對照。如以爲言秋而未及露，則畫斷讀之，似轉以末二句救上二句之廓落，失作者之旨矣。

「跳」字從「日月如跳丸」句生出，然有「丸」字，「跳」字乃有意，去「丸」字而用「跳」字，便不雅馴。

《**將次洺州憩漳上**》《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雁湖注謂：「田之平衍，鴉乃散啄，馬喜嘉陰，望樹而嘶。此二句甚妙，可畫。」雁湖別注云：「公多有使北詩，而本傳、年譜皆不載。嘗出疆，獨溫公《朔記》云云。」今《欲歸》至此三詩，皆送契丹使時所作。　無名氏（甲）評：洺州在廣州府。　許印芳評：第六句亦佳。

《**游栖霞庵約平甫至因寄**》《碧溪詩話》卷二：許汜不爲陳元龍所禮，嘗與劉備稱之。備曰：「君有國士名，望有救世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採，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然介甫屢用之【略】。又有《遊栖霞庵》云：「求田此山下，終欲忤陳登。」非力欲轉此一重案歟？　《王荆文公詩》卷二二劉辰翁評：（「高陰涼易入」二句）人以老故閑，此獨未老已閑，即更老不過如此。　（「求田此山下」二句）即問舍求田，意最高而更婉美。

《**宜春苑**》《碧溪詩話》卷五：介甫《宜春苑》詩云：「無復增修事，君王惜費金。」乃暗用漢文惜百金之產而輟露臺事。

《**春日**》《王荆文公詩》卷二二劉辰翁評：（門無長者車）正以「無」字勝。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此唐人得意詩，恐誤入半山集中，而雁湖亦爲之注。姑存諸此，候考。　馮舒評：「賢人酒」、「長者車」，直述老杜語，然杜題是《走邀許主簿》，故妙。此較寬。　馮班評：五、六全用少陵詩。　紀昀評：半山詩境可以到此，何據而定爲唐詩？　第四句最警，并上句常語亦增色。六句全用杜句，太現成。　查慎行評：春日詩易作難工，如此詩三、四景中有意，乃爲絕唱，老杜家法也。　「座對賢人酒，門停賢人車」，少陵成語也。半山熟於唐詩，往往有此病。他如「昔逢減劫壞，今遇勝緣脩」二句亦出樂天集，一時不及檢點耳。

《**次韻冲卿除日立春**》《王荆文公詩》卷二四劉辰翁評：（「物以終爲始」二句）議論之自然者。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五、六切題。　馮班評：畢竟大樣。　紀昀評：三、四乃試帖，刻畫小樣，入詩礙格。此詩毫無意味，馮氏以中有「剪綵」、「傾銀」字，批曰「畢竟大樣」，則譽所可及，未爲通論。　查慎行評：前六句俱切題，不但五、六。　第六句「夜傾銀」、「銀鑿

落」，杯名，非即杯也。

《**題友人郊居水軒**》《王荆文公詩》卷二四劉辰翁評：（「爲有漁樵樂」二句）有味。

《**何處難忘酒二首**》一　《王荆文公詩》卷二四劉辰翁評：（「何處難忘酒」至「巖谷死伊周」）此生此死，無限恨意。

《**自白土村入北寺二首**》二　《王荆文公詩》卷二四劉辰翁評：此等僅可數首。

《**答許秀才**》《王荆文公詩》卷二四劉辰翁評：（「所趣少知者」二句）甚不惡。

《**吴江**》《王荆文公詩》卷二四劉辰翁評：（「地留孤嶼小」二句）景語適稱。（柑橘無千里）承得渾。（「吾雖輕范蠡」二句）閑處着一語，便不可堪，其棄國載西子皆在焉，不獨以其霸者之佐也。

《**江**》《王荆文公詩》卷二四劉辰翁評：（贏縮但相隨）第二句難下。（泥沙拆蚌蛤）不分細大，謂藏珠。

《**世事**》《王荆文公詩》卷二四劉辰翁評：（「尚蒙今士笑」二句）語欲沉劇。

《**招丁元珍**》《王荆文公詩》卷二四劉辰翁評：志意悽愴，每讀想見其難言，不獨詩好。

《**游杭州勝果寺**》《王荆文公詩》卷二四劉辰翁評：所謂妥帖力排奡，兩詩皆然。

《**孤桐**》《王荆文公詩》卷二五劉辰翁評：自狀太切，故是一病。

《**陪友人中秋賞月**》《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方回評：「清瑩欲無坤」，奇險。末句又用《毛詩》一語，陳中取新。竊恐是王逢原詩，誤刊荆公集。亦有乃弟王平甫詩，誤置公集。如「舞急錦腰纏十八，酒酣金盞困東西」，平甫詩也。「醉膽憤癢遣酒拏」，王逢原詩也。兩集予俱有之，候考。　紀昀評：四句、末句，皆不成語。

《**冬至**》《王荆文公詩》卷二五劉辰翁評：觀首尾可見。《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李參政注：「博路，末詳。」予謂常日禁賭博，惟節日不禁耳。幽閒聚集，珍麗攜擎，此等句細潤，乃三謝手段，半山多如此。又至節五言詩佳者絕少，七言則老杜數篇盡之矣。　馮舒評：若如此解，亦成何語？馮班評：只是唐人耳，三謝不如此。方君全不知三謝，何妄言也？　宋人節日許博，雖婦女亦爲之，腹聯云云是也。宋朝實如此。見《經鉏堂雜志》。　紀昀評：「博路」猶曰廣衢，正對末句「關商閉不行」而言。虛谷此注，穿鑿無理。三謝豈有此等句？謂爲細潤亦非。　腐陋之至，何以錄爲壓卷？

《**次韻留題僧假山**》《王荆文公詩》卷二五：（「物理有眞假」至「不必故山歸」）李壁注：詩意謂物無眞假是非之辨，一歸於空，蓋取僧說也。　劉辰翁評：甚自超。

《**雙廟**》《猗覺寮雜記》卷上：介甫《雙廟》云：「兩公天下駿，無地與騰驤。」《西京雜記》：文帝自代北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駿。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六：苕溪漁隱云：半山老人題《雙廟》詩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窗涼。」細詳味之，其託意深遠，非止詠廟中景物而已。蓋巡、遠守睢陽，當時安慶緒遣突厥勁兵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窗涼」也。此深得老杜句法。　《王荆文公詩》卷二五劉辰翁評：（「兩公天下駿」二句）起便哀痛。（此獨身如在，誰令國不亡）十字盡他千百語。（「北風吹樹急」二句）只作景語，最妙。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荆公題《雙廟》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窗涼。」及詳味之，其託意深遠，非止詠景物而已。　馮班評：曲腐。　不作整對，有力量。起四句議論有力，陡健可誦。　紀昀評：恐竟成一則張、許論。以「北風」一聯歸到「廟」字耳，此眞穿鑿無理。老杜此語亦是現景，注家自生妄見耳。　查慎行評：三、四用昌黎成語，五、六、七、八搏挘轉折有力。　紀昀評：一氣盤旋。　無名氏（甲）評：蹙迫無步驟，枯硬乏情思，非佳作也。　許印芳評：此詩善鍊氣，故無板排直瀉之病。　純使議論，且純向空際着筆，絕不摹擬事實，而事實皆在渾括中。足見筆意之高、力量之大。前八句曲折往復，極沈鬱頓挫之致。九句、十句陡然接寫景物，神色益旺。尾聯以吊古作結，含情無限。此等詩老鍊沈雄，虛谷所云步驟老杜者是矣，而又議其有工緻無悲壯，試與之讀此詩，虛谷何以解其前說之謬哉？

《**和子瞻同王勝之游蔣山**》《王荆文公詩》卷二五李壁注：（朱門園綠水，碧瓦第青煙）公此聯句法甚新，必有所本。

《**歲晚懷古**》《王荆文公詩》卷二六李壁注：此篇全用淵明事。

《**段約之園亭**》《王荆文公詩》卷二六劉辰翁評：（「勝事閬州雖或有」

二句)本說家山樂，卻如此轉來。

《段氏園亭》《詩人玉屑》卷六引《室中語》：劉威有詩云：「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蕖無路通。」意勝而語不勝。王介甫用其意而易其語，曰：「漫漫芙蕖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

《酴醾金沙二花合發》《觀林詩話》：半山《酴醾金沙》詩云：「我無丹白看如夢，人有朱鉛見即愁。」孫思邈云：「苟丹白存於心中，即神靈如不降。」其用事精切如此。《王荆文公詩》卷二六劉辰翁評：（人有朱鉛見即愁）意外意。《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眞誥》第三卷：「丹白存於胸中，則眞感不應。」謂情欲之感，男女之想也。《樛木》詩言木枝下垂，故葛藟得而附之，以譬后妃不忌衆妾。馮舒評：丹白、朱鉛、玉樓、銀海，皆宋人魔障。紀昀評：句句笨拙。

《次韻酬致遠木人洲二首》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紀昀評：二詩更粗鄙不堪。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前詩尾句，次詩第四句，皆用昌黎《木居士》詩。馮班評：宋氣，然較勝山谷。漸啓江西用事法。

《次韻酬龔深甫二首》一《王荆文公詩》卷二六劉辰翁評：（北尋五柞故未憖，東挽三楊仍有樛）「樛」字韻強，故對以「憖」耳。

又二《王荆文公詩》卷二六劉辰翁評：（他日杜詩傳渭北）「杜詩」語拙。

《送許覺之奉使東川》《王荆文公詩》卷二六劉辰翁評：（後會敢期黃耇日）此語亦今人以爲諱者。

《紙暖閣》《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紀昀評：起二句拙，通體亦淺。

《小姑》《王荆文公詩》卷二七李壁注：（「弄玉有情終或往」二句）「飛瓊」對「弄玉」奇甚。劉辰翁評：「弄玉」、「飛瓊」好，四字無謂，堆實用了。《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小孤山之神訛爲小姑，澎浪磯訛爲彭郎。此不過循名騁博作此詩，然實筆力不可及。馮舒評：粗拙耳，何不可及？崑體之變。第二句拙。頷聯不好處在「初學」、「竟尋」四字。馮班評：此等絕不好，大兄不辨也。「初學」、「竟尋」四字湊。末句湊而不通。紀昀評：不免堆砌，而筆力尚足運之，不甚覺冗。末句宕入空際，方不落癡。

《招呂望之使君》《王荆文公詩》卷二七劉辰翁評：甚怨。

《公闕枉道見過獲聞新詩因叙歎仰》《王荆文公詩》卷二七劉辰翁評：事句嚴密如此。

《全椒張公有詩在北山西庵僧者墁之悵然有感》《王荆文公詩》卷二七劉辰翁評：（「幽明永隔休炊黍」二句）兩語宛轉凄斷。（「遺墨每看疑邂逅」二句）著「疑邂逅」又好。

《嶺雲》《王荆文公詩》卷二七劉辰翁評：（交游渙散淵明喜）政是用事意。

《莫疑》《王荆文公詩》卷二七劉辰翁評：（眞心自放赤松煙）「煙」字欠考。

《讀眉山集次韻雪詩五首》《王荆文公詩》卷二七劉辰翁評：其讀坡集，喜而屢和，然節度嚴整，未足當韓豪也。《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馮舒評：蘇公偶作，荆公偶和，古人絕唱，後人正不勞著筆。我嘗謂世人詩集中如有擬《鐃歌》、和江淹《雜擬》及「尖」、「叉」韻者，此人必不知詩。悠悠此世，解我語者，畢竟幾人？紀昀評：宋南渡以後，蘇學盛行，而王氏之黨已盡，故虛谷不敢議東坡，而屢議荆公。此數首指摘尤力。所指皆切中其病，亦不以人而廢言。查慎行評：蘇詩四首，並「叉」韻，佳，故荆公六和，亦止用此韻。

《讀眉山集次韻雪詩五首》一《梁溪漫志》卷六：作詩押韻是一奇。荆公、東坡、魯直押韻最工，【略】荆公和「叉」字數首，魯直和「粲」字數首，亦皆傑出。《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和險韻，賦難題，此一詩已未易看矣。第一句謂日晦，第二謂雷蟄，皆所以形容寒天也。三、四謂摶雲而篩爲屑，剪水而綴爲花，所以形容雪之融結也。「擁帚」、「持杯」，則謂以雪爲苦者多，以雪爲樂者少。末兩句最佳，「戲挼亂掬」者，兒女曹不畏雪也，老人則叉手於袖中耳。馮舒評：「持杯能喜兩三家」，按：此韻未得。馮班評：「叉」字此獨好。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第二首「夜光往往多聯璧，小白紛紛每散花」，形容雪之積，雪之飛。「珠網纚連拘翼座」，此一句用佛書事。拘翼者，天帝之名也。《增益阿含經》有釋提桓與菩提論天帝拘翼治病藥事。「瑤池淼慢阿環家」，此一句用西王母事，阿環亦王母之名也。珠網之座、瑤池之家，以形容雪耳。然晦僻，不及坡之自然。末句「銀爲宮闕尋常見，豈即諸天守夜叉」，言邂逅於雪天，見銀宮闕，無夜叉以守之，亦牽強矣。

又三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第三首前聯「嚼若易緇終不染，紛然能幻本無花」，亦佳，但頗裝點。「觀空白足寧知處，疑有青腰豈作家」，亦捏合。「慧可忍寒眞覺晚，爲誰將手少林叉」，用立雪事，亦平平。

又四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第四首「長恨玉顏春不久，畫圖時展爲君叉」，謂雪不長存，當畫爲圖，時時叉而觀之。暗用唐薛媛寄夫詩：「恐君渾忘卻，時展畫圖看。」

又五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第五首「豈能舴艋眞尋我，且與蝸牛獨卧家」，亦佳。末句「欲挑青腰還不敢，直須詩膽付劉叉」，即坡已用之韻。劉叉有「詩膽大於天」之句，亦不爲不善用也。

《讀眉山集愛其雪詩能用韻復次韻一首》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荆公和坡「叉」字韻，至此爲六。「水種所傳清有骨」，李雁湖注：「水種，未詳。《逸雅・釋名》：『雪，綏也，水下遇寒而凝，綏綏然下也。』觀此則雪本水爲之。」予謂深僻難曉。併下句「天機能織皦非花」，亦不可曉。若曰用天孫織女事，與雪無關涉也。但五、六極佳，「嬋娟一色明千里」，似謂雪之色與月無異。「綽約無心熟萬家」，即《莊子》「姑射神人，其神凝，年穀熟，出處有綽約若冰雪」語，意儘工也。末句亦奇。漢三公領兵入見，交戟叉頸。袁安以卧雪得舉孝廉，後爲三公。意謂叉頸而入朝，而不如閉門而獨卧也。然則亦勉強矣。　馮班評：欠自然。此韻不易和。　紀昀評：總牽掣不自然。　首二句贊坡詩之工，亦突兀，亦勉強。三句言雪凝而成形，雖清虛，然似有骨矣。四句如織女之機，織成匹素，而皦然一色，並無花紋。用意非不可解，但生硬迂曲，不爲佳句耳。雁湖、虛谷所解皆近是而未分曉。　如此用姑射事，殊欠通。此首指摘亦允。　查慎行評：荆公詩鬬博則可。　第六句雖有出處，句晦費解。「無心」二字亦杜撰，非《莊子》本來。

《次韻冲卿上元從駕至集禧觀偶成》　《瀛奎律髓彙評》卷五紀昀評：有作意而語殊草草。

《次韻陪駕觀燈》　《瀛奎律髓彙評》卷五馮班評：中四句宋甚。　陸貽典評：立言得體。中四句皆爲定遠批抹，以爲句法宋甚。夫詩必取唐，唐以後皆不可存矣。固哉，言詩也。　紀昀評：三、四拙甚。

《和蔡副樞平戎慶捷》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〇馮班評：腹聯二句好。紀昀評：庸膚。　「不解槀」三字太生。

《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　《王荆文公詩》卷二八劉辰翁評：（「胡地馬牛歸隴底」二句）好氣象，尤可想其胸中。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〇馮班評：不及崑體。　次聯好。　紀昀評：荆公不應作此庸膚語。　查慎行評：格調不落元和以後。　無名氏（甲）評：荆公相業敗壞自不必言，然其收復河湟，未可盡非。【略】今此諸作，文詞亦斐亹可觀。乃宋朝最難得之事。韓、范經略，無寸功可紀，雖欲揚厲，何從加之？故荆公此舉，未可厚非耳。

《謁曾魯公》　《王荆文公詩》卷二八劉辰翁評：終無佳語。　《瀛奎律髓彙評》卷五馮班評：中四句俱用事，似覺寶實。　陸貽典評：中四句連用四人名，亦詩之一病。　紀昀評：直似後人屏障之辭。　四人名不合格。　查慎行評：中兩聯疊用四人姓名，板重無味。

《駕自啟聖還》　《王荆文公詩》卷二八劉辰翁評：（天子當懷霜露感）語樸厚。

《和御製賞花釣魚詩二首》一　《能改齋漫錄》卷八：《西清詩話》記荆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上留珠輦，太液池邊送玉盃。」都下翌日競以公用柳耆卿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之語。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乃知上官儀已嘗對之，豈始耆卿耶？　《王荆文公詩》卷二八劉辰翁評：（「披香殿上留朱輦」二句）死語。　《瀛奎律髓彙評》卷五紀昀評：清出，和詩古法。　查慎行評：兩兩分對，又屬次韻，雖作手難於出色。

《詳定試卷二首》　《黃氏日鈔》卷六四：《詳定試卷》詩二首，有云：「文章直使看無類，勳業安能保不磨。疑有高鴻在寥廓，未應回首顧張羅。」言科舉不足以得士也。又云：「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掄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于《爾雅》注魚蟲。」言詞賦非所以取士也，然皆不可。

《次韻吳仲庶省中畫壁》　《能改齋漫錄》卷六：杜子美：「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州。」「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詩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寫滄州。」蓋杜有《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州趣。」《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七紀昀評：亦淺率酬應之作。　虎頭不聞畫虎，必「畫手」之誤。

《次韻和吳仲庶池州齊山畫圖》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七紀昀評：此更鄙淺。　首句從杜「堂上不合生楓樹」句化出，而措語甚拙。

《次韻王勝之詠雪》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尾句好。朝廷以

爲瑞而賀矣，田家果其然否？「羨輕肥」三字押韻牽強。　紀昀評：此「玉顏」乃指輕裘肥馬之少年，語意無病。虛谷誤以「玉顏」爲美女，故有牽強之疑。許印芳評：詠雪最難出色。此詩高雅蘊藉，故曉嵐取之。

《**次韻酬府推仲通學士雪中見寄**》《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八：王荆公以「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薄韓退之矣。然「喜深將策試，驚密仰檐窺」，又「氣嚴當酒暖，灑急聽窗知」，皆退之雪詩也。荆公詠雪則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全用退之句也。去古人陳言以爲非，用古人陳言乃爲是邪？　《能改齋漫錄》卷八：韓退之《喜雪獻裴尚書》詩云：「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又云：「氣嚴當酒暖，灑密聽窗知。」荆公全用以爲一聯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雪屋聽窗知。」《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氣嚴當酒暖，灑急聽窗知。」昌黎詩中，摘六字用。　查慎行評：三、四佳，然「策試」何必「火城」？　紀昀評：三、四頗用意，而語太弱，結不成語。

《**示長安君**》《瀛奎律髓彙評》卷四〇紀昀評：李雁湖注，此詩恐是使北時作。長安君，公妹也。　三、四好。　許印芳評：情眞格老，舉止大方，絕似中唐人。

《**寄張先郎中**》《歷代詩發》卷二四：語近樸率，正自咀味不窮。

《**和平甫招道光法師**》《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馮舒評：宋甚。　紀昀評：次句拙。三、四文句又是一格，偶見亦可，江西派以爲定制則非矣。結處點綴亦好。

《**次韻王微之登高齋**》《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二詩皆金陵懷古之別題耳。　馮舒評：臺殿荒墟，則不必又獨出臨春矣。臺殿是總名，辱井又獨出一件，三閣又何得獨說臨春？唐人決不如此漏逗。　馮班評：此亦非漏逗。　末句湊。　紀昀評：「雉多馴」，言無人射雉，雉不驚飛耳，殊迂曲欠老。

《**和微之重感南唐事**》《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末句押韻好，謂有舟楫之長伎，而不能保夫江者，以運去人離也。　馮舒評：首句是借梁、陳說南唐卻不醒。　馮班評：自闊。「名王」字未妥。末句不成語。　陸貽典評：半山詩氣象自開闊。　紀昀評：首二語皆凡近。　末句牽強之甚，不成句法。

《**思王逢原三首**》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九馮班評：五、六好。　紀昀評：二詩意格皆可觀。　三句笨。《宋詩精華錄》卷二：五、六寫出逢原爲間氣所鍾。

又三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九查慎行評：逢原一生知己惟荆公一人，亦竟賴以傳。

《**和吳御史臨淮感事**》《瀛奎律髓彙評》卷三紀昀評：五句、八句皆不佳。

《**次韻平甫贈三靈山人程惟象**》《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七查慎行評：五、六，介甫自謂也。　紀昀評：鄙拙至極，三、四尤甚。

《**次韻和甫詠雪**》《黃氏日鈔》卷六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是有才」，說得意思佳，但上一句正可言才，下一句正可言德，布置似顛倒耳。

《**次韻徐仲元詠梅二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三、四俗筆，詩話乃盛推之。「明」、「冷」二字尤不妥，末句上四字、下三字不連。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或問：半山此詩方之和靖，高下如何？予謂荆公不過鬬飣工緻而已，君復之韻不可及也。和靖飄然欲仙，半山規行矩步。如用太眞事，凡兩聯，誠無一字苟率，然不如「搖落」、「攀翻」之聯有滋味。　紀昀評：此論是。　三、四淺俗，後四句神味自佳。　查慎行評：作詩以韻爲上。若涉色相，便落第二義。

《**與微之同賦梅花得香字三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李雁湖注：「此句亦兆公相業也。」予謂不然。世稱王沂公絕句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以爲宰相、狀元之兆俱見於此矣，蓋亦偶然也。但荆公命意自佳。　紀昀評：通人之論。　結太着迹。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少陵在西川不賦海棠詩，初自薛能拈出此語，事見薛能、鄭谷詩集。鄭谷《海棠》詩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爲發揚。」今半山卻引而歸於梅，奇矣。「東閣官梅動詩興」，老杜本以稱裴迪，今指爲老杜亦可也。詩話或云：「子美母名海棠，故集中無海棠詩。」或云：「『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非海棠不能當也。」惟陸放翁六言詩云：「廣平作《梅花賦》，子美無海棠詩。政自一時偶爾，俗人平地生疑。」此說得之。　馮班評：第三何必是梅？　紀昀評：詩興乃統言之，不定指此句。此爲字面所拘。　起句複前落句。第四句「香」字不對「得」字。末句弄筆

有致。　查慎行評：三、四有別致。

又三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遯齋閒覽》云：「凡詠梅多詠白，而荆公獨云『鬚蕊黃金』、『蒂團紅蠟』，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不到處矣。」予謂亦褒許太過。「蒂凝紅蠟綴初乾」，林和靖已嘗道來。此篇惟「向人自有無言意」一句爲近自然。要之，自況殊覺急迫，無和靖水邊林下自得之味也。　馮班評：尚有唐人意。　紀昀評：此論是。　第四句字太粗。

《狄梁公陶淵明俱為彭澤令至今有廟在焉刁景純作詩見示繼以一篇》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梁公立武后朝，晚節不差，未可毀也。淵明則無可訾矣。半山好爲異論，謂「年稱甲子亦何須」，則淵明亦無足取耶？只第七句一繳，謂此等人今世亦無之，庶可發慨歎耳。　馮舒評：梁公起頭亦未嘗差。如此立論，不勝偏拗。　馮舒評：詩人議論，不宜太露。使意在詞中，諷詠有餘味，方是能作。　次聯抹煞忠孝大節，殊害理。　落句不能自出其意，拙甚。　荆公時何用作梁公與元亮耶？落句全無謂。　馮班評：「夔魖」二字出《舊唐書・則天皇后紀贊》。　此名教罪人也，害理之甚。　紀昀評：此評是。馮云「夔魖」二字出《舊唐書》贊，然此種字不宜入詩，古體中昌黎一派用之，猶差可。　末二句詞不達意。

《丁年》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六馮班評：何如玉溪生？然勝楊、劉。　紀昀評：此亦追叙舊游，入「俠少」無理。　無名氏(甲)評：嵇叔夜好鍛。

《寄育王大覺禪師》　《黃氏日鈔》卷六四：《寄育王》詩「人更天寒最靜便」，士大夫或自號「靜便」，若其取此，果何等氣象耶？

《奉酬永叔見贈》　《能改齋漫錄》卷三：韓子蒼言，歐陽文忠公寄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史》「謝朓于宋明帝朝爲尚書吏部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忠之意，直使謝朓事。而荆公答之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荆公之意，指吏部爲退之矣。　王十朋《書歐陽公贈王介甫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此歐陽公贈介甫詩也。介甫不肯爲退之，故答歐公詩云：「他日略曾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由此觀之，介甫之所成就與退之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　《猗覺寮雜記》卷上：歐陽永叔《贈介甫》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介甫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議者謂介甫怒永叔以退之相比，介甫不知「二百」事乃《南史》謝朓吏部也。沈約見其詩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以介甫爲誤。以余考之，歐公必不以謝比介甫，介甫不應誤以謝爲韓也。孫樵與高錫望書曰：「唐朝以來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歐公用此耳，介甫未嘗誤認事也。見《孫樵集》。

《與舍弟華藏院此君亭詠竹》　《黃氏日鈔》卷六四：《詠竹》：「人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材老更剛。曾與蒿藜同雨露，終隨松柏到冰霜。」見其自出抱負不凡。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馮班評：直詠竹。　紀昀評：詠物無比興，不免膚淺。然如此比興太顯，仍不免膚淺。且只似詠竹，「院」及「亭」字皆太脫。　《高齋詩話》謂荆公自悔此詩，舉口爲少年題詩之戒，所謂「得失寸心知」也，不解何以仍選？

《上元戲呈貢父》　《老生常談》：贈人詩切姓最俗，此亦爲俗手而言，若古人之精切有味，剛剛安頓得好，則又不爲嫌矣。王荆公《上元喜呈貢父》云【略】。前四句了不異人，第五句忽然束一筆，六句著到劉身上，剛起末二句。俠少看燈，衰翁讀書，兩兩相形，妙不可言。而筆氣之靈動堅整，又最起發後學。　《瀛奎律髓彙評》卷五紀昀評：後四句佳。

《平山堂》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慶曆八年二月，歐陽公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守揚州，作是堂於蜀岡之大明寺，江南諸山拱列簷下，故名曰平山堂。「淮岑」、「江岫」，皆言山也。「日出對朱欄，雲浮齊碧瓦」，則所謂平山而「堂」字又在其中也，其精如此。他人泥於題則巧而反拙，半山斂高才於小篇，包藏萬象至矣。五、六亦閒雅，末句不諛而善頌。　馮舒評：結句末爲陡峰。　陸貽典評：五、六刻畫無痕。　查慎行評：三、四聯一南一北。　紀昀評：氣象自好。　末句辭意微嫌太盡，出手亦微滑，是白璧之瑕。　許印芳評：五句「愷悌」字腐氣，以對句瀟灑不覺耳。　無名氏(乙)評：變化恰合情事，後半似六一蹊徑。

《示四妹》　《載酒園詩話・王安石》：《示妹》詩最佳，【略】自解自悲，于此想見文士家庭之樂。

《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寄親友》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五：《復齋漫錄》云：陳無己《詩話》謂平甫以楊蟠《金山》詩爲莊宅牙人語，解量四至。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然余觀荆公《金山》詩，前四句亦類此：「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祇見

燈。」《王荆文公詩》卷三四李壁注：《遯齋閑覽》云：唐人題西山寺詩云：「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人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留題者亦多，而絕少佳句，【略】熙寧中荆公有「北固」、「西興」之句，始爲中的。《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介甫有《金山寺》五言律詩，未爲極致。此和其弟平甫者。《遯齋閑覽》謂：「《金山寺》佳句絕少，張祜「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孫魴「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亦未爲工。熙寧中荆公有「北固」、「西興」之句，始爲中的。」予謂孫魴詩「過檜妨僧定，驚濤濺佛身」，下一句，金山何其卑也？前輩已能議之，今不以入選。張祜詩，無可議矣。荆公此詩，恐亦未能壓倒張處士也。　馮班評：方君謂「「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亦未爲工」，胡說。　又謂「荆公此詩，恐亦未能壓倒張處士也」，此處宜參。用力之極。腹聯佳句也，何以抹之？　第二句亦妙。　馮舒評：第三句未穩。第五句宋句。　陸貽典評：此義山學杜也。　紀昀評：張詩未至「無可議」。　不見妙處，三句意工而語拙。　查慎行評：第二聯善寫夜景，又切江天，移易他處不得，可以壓倒原唱。　許印芳評：荆公此詩，三、四工於寫景，不讓張祜「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之句，而通體穩稱，實勝張詩。虛谷癖好張詩，曉嵐苛責王詩，皆非也。學者平心靜氣細讀二詩，當以愚言爲然。

無名氏（乙）評：紛紛詩話皆病在太着題，未盡取題之奇變。　出語便高迥，一結俯仰激昂，何等胸次！

《欲往淨因寄涇州韓持國》《升庵詩話・半山用字》：王半山文：「梁王墜馬，賈傅自傷，門人泔魚，曾子垂涕。」又詩曰：「泔魚已悔當年事，搏虎方驚此日身。」「泔魚」事出《荀子》，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略】此老善用古人好字面。

《登西樓》《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紀昀評：雖乏深情，而音調響亮，不同靡靡之音，驟讀之如義山集中平調之作。

《平甫游金山同大覺見寄相見後次韻二首》一　《王荆文公詩》卷三五李壁注：曾氏《賓暇錄》云：平甫與一浮屠詩云：「北固山連三楚遠，中鄙水入九江深。」句法清遠。荆公和此詩，惟押「弟季心」字最妙，不惟好語，兼亦切實。

《金陵懷古四首》一　《芥隱筆記》：荆公《金陵懷古》詩「逸樂安知與禍雙」，「雙」字最佳。《史・龜筴傳》：「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瀛奎律髓彙評》卷三馮舒評：腹聯佳甚。惜一起未工。　馮班評：起二句種種不妥。　善用事，過貢父遠甚。　查慎行評：第四句借諺語「福無雙至」，因以「雙」語禍，極奇極幻極穩妥。《柳亭詩話》卷五：昌黎贈張籍詩：「哀情逢吉語，愉悅難爲雙。」用《龜筴傳》「禍與福并，刑與德雙」之句。王半山《金陵懷古》詩「逸樂安知與禍雙」，本此。

又三　《王荆文公詩》卷三五李壁注：（地勢東回萬里江）李白金陵詩：「漢江迴萬里，派作九龍盤。」公詩用白語何其精切。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陸貽典評：第七句泛。　查慎行評：「聖出中原次第降」，名句。

又四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讀半山所作，又讀劉貢父所作，韻險而律熟，若皆似乎不和韻者，亦可長學詩者一格也。第三首移「降」字、「雙」字先後之，此亦一例。　馮班評：善用韻，過貢父遠甚。　查慎行評：四詩不但律熟，饒有風骨，故佳。　紀昀評：四詩各自爲篇，合之不成章法，語亦多複。　第二首末句「缸」字究竟添湊。第四首末句複第一首。

《葛溪驛》《艇齋詩話》：荆公詩《葛溪驛》云「缺月昏昏漏未央」，其末云「鳴蟬正亂行人耳」。予嘗疑夜間不應有蟬鳴。後見說者云：葛溪驛夜間常有蟬鳴，此正與寒山半夜鐘相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九方回評：半山詩如此慷慨者少，即似「江西」人詩。　馮舒評：「江西」安得如此標秀？　馮班評：虛谷云「卻似」，然卻不似。　紀昀評：老健深穩，意境殊自不凡。三、四細膩，後四句神力圓足。　許印芳評：此旅宿感懷而賦詩也。首聯伏後六句，無一閒字，「病身」、「歸夢」、起坐、耳聞、從「牀」字生出。「風霜」、「歲時」、「鳴蟬」、黃葉，從「秋」字生出。山水之長、天地之色、桐葉之黃，在燈月中看出。早覺不知，慷慨淒涼，亂耳之情，在月昏燈明中悟出。「正抱」二字，與「漏未央」相應。此則點明賦詩之時，收束通篇也。後六句緊跟「秋牀」來，而五句又跟三句，六句又跟四句，七句又緊跟五、六來，故用一「更」字，八句則緊跟七句，乃一定之法。詩律精細如此，而氣脈貫注，無隔塞之病，加以風格高老，意境沈深，半山學杜，此眞得其神骨矣。　趙熙評：意境妙。

《至開元僧舍上方次韻舍弟》《王荆文公詩》卷三六李壁注：（霽雪兼山粉黛重）粉喻雪，黛喻山，故云「兼」。雪霽山明，故見青色，故云「重」。公詩無一字苟，皆如此類。

《寄闕下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宋詩精華錄》卷二：雖非由衷之言，而說來故自動聽。

《次韻舍弟貴心亭即事二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查慎行評：中二聯調同。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紀昀評：雖少深沉，不失疏暢。連章詩須有章法。次首起二句即前詩第三句。「孤臣」句即前詩「獨倚」句。「細雨」句、「稍覺」句即前詩「忽看」句。「此時」句即前詩「扁舟」句，不過添出新月一層，及結句「醒」、「醉」暗寓時事耳，未免重複礙格。

《鐘山西庵白蓮亭》《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紀昀評：次句「白帝留花」四字點綴卻俗。三、四湊砌不自然。結二句點化淵明事，既切「白蓮」，又切「菴」，又切退居，可謂玲瓏巧妙。

《登大茅山》《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建康句容縣茅山，初名句曲山，象形也。漢時三茅君來居，曰茅盈、曰茅固、茅衷，俱得道。先是，秦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嘗自會稽登此山。《史》注引《太原眞人茅盈內紀》，謂盈曾祖父濛，於始皇三十一年於華山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其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故始皇改是名。介甫此詩不信神仙之說，故有後四句。「人間已換嘉平帝」，言始皇終於長往也。「地下誰通句曲天」，謂此句曲山之穴名曰華陽洞天，誰能入乎？本是次韻其弟平甫三詩。馮舒評：不勞作史斷。馮班評：第二句「道里千」不成句。唐人不作此結，然不害爲儒者之言也，但「尙師仙」三字不渾成。陸貽典評：五、六似義山。紀昀評：前半「登」字、「頂」字俱寫得出，後半切茅山生情，方非浮響。二馮譏此詩爲「史斷」，太刻。必不容着議論，則唐人犯此者多矣。宋人以議論爲詩，漸流粗獷，故馮氏有史論之譏，然古人亦不廢議論，但不着色相耳。此詩純以指點出之，尙不至於史論。其言有物，必如是乃非空腔。凡初學爲詩，須先有把握，稍涉論宗亦未妨，久而興象深微，自能融化痕迹。若入手但流連光景，自詫王、孟清音，韋、柳嫡派，成一種滑調，即終身不可救藥矣。查慎行評：始皇改臘名「嘉平」，此詩稱「嘉平帝」，亦強對「句曲天」耳。半山詩無體不工，宋人學唐者斷推第一手。第三聯典雅。許印芳評：此說最平允。

《登中茅山》《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五芝」見《茅君傳》，食四節隱芝者爲眞卿，如此五種金闕帝君，謂茅君盡食之矣。此道家妄誕，不足信。「三鶴」，謂三茅君得道，各乘白鶴據一山頭也。容溪在茅山，仙几亦山名，在句容縣。此詩律精語妙。紀昀評：但妥貼耳，以爲精妙，未然。查慎行評：末句「蒼蘚」，「蒼」字不如用「碑」字，蓋「蒼」字於詩意無關，而「碑」字於語氣必不可無。否則豈遍磨山中蒼蘚即可認前朝耶？

《登小茅山》《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馬矢爲「通」，豬矢爲「苓」。山以高而羣仙易於接近，故云「物外眞游來几席」。身登絕境，視世之榮利如糞土，故云「人間榮願付苓通」。此一韻自公作古，前此未有人用，三詩皆絕妙。馮舒評：結得牽扯。馮班評：落句又欲學仙，如首篇何？陸貽典評：三詩全摹玉溪生。紀昀評：「苓通」字新而穩，然此是宋人字法。末二句乃自寓退居金陵之意。無名氏（乙）評：有議論。

《送張仲容赴杭州孫公辟》《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李參政注：「孫公，沔也。」杭州之盛，自五代至宋，繁華久矣。百五十年行都，詩愈多而佳者愈不少，未能盡得之也。陸貽典評：未爲半山佳作，起句亦率。查慎行評：起句是杭州，亦眼前景也。脂粉氣，見笑半山矣。紀昀評：此不宜入「風土類」，詩亦不佳。

《送李士寧道人》《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七紀昀評：亦鄙陋。三句承首句，四句承次句。

《嚴陵祠堂》《黃氏日鈔》卷六四：「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荆公此言過矣。古今隱士人品各自不同，有抱天下之志而隱者，有無志于斯世而隱者，有志念澹薄本無操守而終變者。【略】如嚴子陵特無志于世者，使其才足有爲，光武縱德薄于湯、武，獨不名正于湯、武乎？孔明尙輔一隅之先主，奈何子陵不輔中興之光武耶？士必待西伯而後出，孔子歷聘之志荒矣。《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放馮衍，黜桓譚，此固光武之失。然子陵心事，亦未必然。介甫豈以英廟時召不肯起，借秦爲喻耶。然介甫不知人，韓魏公之爲相，仁、英之爲主，而猶不滿，可乎？馮班評：如此議論，可謂之拘矣。以小人之肺肝，度君子之腹心。家兄云「託意自遠」，余謂不通而已，何遠之有？且半山所遇，亦有何託意？家兄性拗，有似此公也。總是肚皮不乾淨，有此等議論。第三句是漢已定鼎，子陵又要謀反。光武中興，應天順人，何用西伯，必得他姓而後快？得罪名教之詞。第三句，謀反了也。第

四句，公孫述何如？第八句，豈嚴陵之志乎？　馮舒評：第二託意自遠。查愼行評：三、四兩句一串。　余獨謂光武不能容功臣，大臣如馬援、侯霸，或斥或死，何有於馮衍、桓譚乎？　紀昀評：「有待」二字不好，天下已定，更誰待耶？通體不見「祠堂」，亦爲疏漏。

《**太湖恬亭**》《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紀昀評：此首格不及前《登西樓》，而亦有清韻，驟看又疑是放翁。

《**次韻王禹玉平戎慶捷**》《王荆文公詩》卷三七劉辰翁評：（天子坐籌星兩兩，將軍歸佩印纍纍）「兩兩」、「纍纍」佳對。

《**得孫正之詩因寄兼呈曾子固**》《王荆文公詩》卷三七李壁注：（「水搖疏樹荒城路」二句）「荒城」對「欲雪」，比平日詩似少工，而意則甚精而如畫也。

《**和金陵懷古**》《王荆文公詩》卷三七劉辰翁評：（「一鳥帶煙來別渚」二句）畫盡無涯之景。

《**離北山寄平甫**》《王荆文公詩》卷三七劉辰翁評：（首句至「老去經綸誤半生」）四句不可讀。

《**清明輩下懷金陵**》《王荆文公詩》卷三七劉辰翁評：慘愴流麗俱極。

《**同長安君鐘山望**》《王荆文公詩》卷三七劉辰翁評：（「惟有愛詩心未已」二句）與坡公「腳力盡時山更好」之句可以幷傳。

《**閑居遣興**》《王荆文公詩》卷三七李壁注：（「誰將天下安危事」二句）此足見公所存早便規模三代，意非不美。

《**松江**》《王荆文公詩》卷三七劉辰翁評：（「五更縹緲千山月」二句）上句無用。

《**苦雨**》《王荆文公詩》卷三八李壁注：（平時溝洫今多廢）觀「溝洫多廢」之句，乃後來興水利張本，然公意亦豈不在民？

《**江上**》《王荆文公詩》卷三八劉辰翁評：（春風似補林塘破，野水遙連草樹高）上句先得。　《載酒園詩話・宋・王安石》：《江上》曰：「江北秋陰一半開，晚雲含雨卻低回。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初晴》曰：「一抹明霞黯淡紅，瓦溝已見雪花融。前山未放曉寒散，猶鎖白雲三兩峰。」如此二詩，謂與唐人有異，吾不信也。

《**寄石鼓陳伯庸**》《王荆文公詩》卷三八劉辰翁評：（時伴君心夜斗間）「伴君心」不成語。

《**自金陵至丹陽道中有感**》《藝苑雌黃》：予與翁行可同舟泝汴，因談及詩，行可云：「王介甫最善下字，如『荒埭暗鷄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下得『挾』字最好。如孟子『挾長』、『挾貴』之『挾』。」予謂介甫又有「紫莧凌風怯，蒼苔挾雨驕。」《王荆文公詩》卷三九劉辰翁評：（「苑方秦地皆無沒」四句）麗句而有悽愴之至，然猶屬有待，若「山借揚州」則超遠不可及已。

《**初去臨川**》《王荆文公詩》卷三九李壁注：（未有半分求自贖，恐塡溝壑更霑襟）一作「手把詩篇卧空屋，欲歌商頌不成音」。　劉辰翁評：看他改末句，別是苦心，有如此末句，方覺上句一一愁絕。

《**讀史**》《王荆文公詩》卷三九劉辰翁評：（自古功名亦苦辛）他來處便有說。（行藏終欲付何人）上句謂無易事，下句「舍我其誰」。注者安知作者之意？（「區區豈盡高賢意」二句）經事方知史之不足信，經事方知史之難爲言。吾嘗持此論，未見此詩被公道盡。

《**除夜寄舍弟**》《歷代詩發》卷二四：天倫眞至之言，自以不用粉澤爲妙。

《**送江寧彭給事赴闕**》《王荆文公詩》卷三九劉辰翁評：公詩律甚嚴，得意亦少，及其拙也，有書生詞賦之氣。

《**聊行**》《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其淡蕩自足，古人所未到，幾於道矣。

《**染雲**》《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初看鄭重，熟味自然。

《**溝港**》《王荆文公詩》卷四〇李壁注：唐人多以梅、柳對言，公詩舉此，殆不止一聯也，「小輿」、「狹徑」，曲盡農圃閑適之趣。　劉辰翁評：此望花隨柳，更極風流。

《**霹靂溝**》《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憶曾騎款段」二句）妙，此其暗用崔護，變化泠然。

《**昭文齋**》《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雖出米（黻）意，引《莊》語近戲，竟似淺淺。

《**臺上示吳愿**》《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不惟弗意體制往來好，其頓挫恨惋蕭然，晚悟十字歌絕。

《**傳神自讚**》《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是公透徹，豈比野狐

哉？《傳神自讚》第一句如此，妙，妙，妙。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酴醾架盛開》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詩意如有所指，生此話柄。

《移松皆死》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雖屬戲笑，使人別有所省。

《被召作》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李壁注：此詩意兼君親言之。　劉辰翁評：《北山》、「陟屺」之恨。

《南浦》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渠興未盡在。

《秣陵道中口占二首》一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李壁注：言經世無成而失田園之樂也。　劉辰翁評：傾倒自然。

《代陳景初書于太一宮道院壁》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殆借此道士雪屈。

《泊姚江》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學韓沄沄。

《樓上》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滄波浩無主」二句）玉臺體不能言已。

《春晴》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也極癡嫩。《升菴詩話・半山用王右丞詩》：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廚禁臠》云：「此詩含不盡之意，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絕句，詩意頗相類。」按半山詩云：「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欲上人衣來。」蔡正孫編《詩林廣記》，乃以「若耶溪上踏莓苔」一首當之，謬矣。　《藝苑卮言》卷四：剽竊模擬，詩之大病。【略】王半山：「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後二語全用輞川，已是下乘，然猶彼我趣合，未致足厭。

《將母》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二十字孤恨宛然。

《題舫子》　《竹莊詩話》卷九引《天廚禁臠》云：沙草則衆人所謂水邊林下之物，所與之游處者，牛羊鷗鳥耳。而荆公造而爲語曰：「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其筆力高妙，殆若天成。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一：苕溪漁隱曰：盧仝《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鹿麛相伴眠。」王介甫止用五字，道盡此兩句，詩云：「眠分黃犢草。」豈不簡而妙乎？

《送望之赴臨江》　《碧溪詩話》卷一：臨川《送望之守臨江》【略】，使能行此言，則虐生類以飽口腹、刻疲民以肥權勢者寡矣。其詩纔二十字耳，敦仁愛，抑奔競，皆具焉，何以多爲？

《送丁廓秀才歸汝陽》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可謂不傷。

《別方劭祕校》　《石洲詩話》卷三：王荆公詩「迢迢建業水，中有武昌魚」，如此鍊用古語，可謂入妙。

《梅花》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一：苕溪漁隱曰：古樂府《梅花落》，蘇子卿云：「祇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王介甫《詠梅》云：「遙知不是雪，惟有暗香來。」韓子蒼《詠梅》云：「那知是花處，但覺暗香來。」介甫、子蒼雖襲子卿之詩意，然思益精而語益工也。　《誠齋詩話》：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略】南朝蘇子卿《梅》詩云：「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介甫云：「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述者不及作者。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李壁注：古樂府：「庭前一樹梅，寒多未覺開。祇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介父略轉換耳，或偶同也。　劉辰翁評：句意高絕。　《載酒園詩話・改古人詩》：又古樂府：「庭前一樹梅，寒多未覺開。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介甫又改爲：「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雖用其語，卻全反其意，亦自可嘉。然細味之，則古人之意婉，介甫之氣直。大抵介甫一生，不徒事事立異，性亦不耐含蓄。

《紅梅》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李壁注：苕溪漁隱曰：介甫《紅梅》詩與元獻詩暗合，然介甫句意視元獻爲工。　《詩林廣記》後集卷二引《西清詩話》：晏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云：「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也？」公笑曰：「顧傖父安得不然？」一坐絕倒。介甫此詩與元獻暗合，然句意皆工，勝元獻遠矣。

《春怨》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一往有情。

《離昇州作二首》一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月明洲渚生）五字自別。

《題西太一宮壁二首》一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語調自然，清絕愁絕。

又二　《王荆文公詩》卷四〇劉辰翁評：（父兄持我東西）「持」字自是不須着一字自是好，是謂六言。　《宋詩精華錄》卷二：絕代銷魂，荆公詩當以此二首壓卷。東坡見之曰：「此老野狐精也。」遂和之。

《歌元豐五首》四　《王荆文公詩》卷四一劉辰翁評：《元豐行》兩首，又益以此，卻似着迹。

又五　《宋詩精華錄》卷二：微有楊子幼「豆落爲箕」意。

《棋》　《王荆文公詩》卷四一劉辰翁評：雖是噫笑，人我未忘。

《題畫扇》　《天廚禁臠》：讀之令人一唱三歎。譬如朱弦疏越，有遺音者也。　《艇齋詩話》：荆公《題畫扇》詩云「鬢亂釵横特地寒」，荆公嘗自書此詩云「鬢亂釵斜」，不言「釵横」也。蓋釵當横，惟亂則斜爾。

《春郊》　《王荆文公詩》卷四一劉辰翁評：寫得輕泠。

《九日》　《王荆文公詩》卷四一劉辰翁評：語極蕭然。

《溝西》　《王荆文公詩》卷四一李壁注：此言魚樂近人而忘其所可畏，其意深矣。

《東皐》　《王荆文公詩》卷四一劉辰翁評：雖用白語，動蕩不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三、四甚工。　馮舒評：「群碧」何物？　查慎行評：「碧」字疑誤，俟考。　紀昀評：三、四小巧，然對句勝出句。末句「游走」二字不佳。　無名氏（甲）評：「楚製」如荷衣、荔裳之類。

《一陂》　《王荆文公詩》卷四一劉辰翁評：野意，宜《竹枝》、《欸乃》。

《老嫌》　《王荆文公詩》卷四一劉辰翁評：翻得親切。

《南浦》　《冷齋夜話》卷四：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也。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四引《王直方詩話》：舒王與吳彥律云：「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自云此幾凌轢造物。　《履齋示兒編》卷一〇：鴨綠、鵝黃，經兩詩人道之。荆公《南浦》云：「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則以鵝黃爲柳，主柳色黃金嫩而言。東坡《過賈收水閣》：「小舟浮鴨綠，大杓瀉鵝黃。」則以鵝黃爲酒，主鵝兒黃似酒而言之。皆爲奇句，然辭意雅馴，則荆優于坡。　《王荆文公詩》卷四一劉辰翁評：若無如許句法，匿名何用，看它流麗如景外景。　《養一齋詩話》卷二：介甫詩「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與俗子謎何異，而〔魏〕泰以爲佳句，何哉？中有私好，見地遂卑。故無論作詩說詩，皆以打掃心地爲本。

《竹裏》　《王荆文公詩》卷四一劉辰翁評：衆人語。

《秋雲》　《王荆文公詩》卷四一劉辰翁評：（秋雲放雨靜山林，萬壑崩湍共一音）兩句皆不爲佳。

《木末》　《冷齋夜話》卷五：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荆公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荆公詩曰：「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桑疇雨過羅紈膩，麥隴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因知果，譬如蓮花，方其吐華，而果具蘂中。　《環溪詩話》卷下：伯兄一日又看荆公詩，至「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麥）〔稻〕更青」，云：「白雪不是雪，黃雲不是雲，但下一『割』字，便見黃雲是麥，將一『繰』字，便見白雪是繭。如此用意，可謂工矣。」　《履齋示兒編》卷一〇：詩人喜荆公「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之句，莫不極口稱誦，而不知其有斧鑿痕。竊謂雪不成繰，雲不可割，請易「繰」爲「捲」，易「割」爲「收」，則絲、麥自見，而非但意語天出，用字不露。　《黃氏日鈔》卷六四：「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一聯甚工，詩中重見。　《王荆文公詩》卷四一劉辰翁評：如畫兩疊。　《石洲詩話》卷三：「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二句，荆公集中再見。

《嘲白髮》　《艇齋詩話》：荆公「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詠白髮也。「種種」出《左氏》，音董。「星星」對「種種」，甚工。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苕溪漁隱曰：王介甫《嘲白髮》詩曰：「久應飄轉作蓬飛，眷惜冠巾未忍違。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眞佳句也。

《初夏即事》　《王荆文公詩》卷四一劉辰翁評：別是幽勝，令人識宰物氣象。

《千蹊》　《王荆文公詩》卷四一劉辰翁評：語亦活動。

《和郭功甫》　《王荆文公詩》卷四一李壁注：此詩譏功甫久留城市，不從看山之約，且言苟能過我，豈不辦一舟送君歸乎？

《謝公墩》一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三：苕溪漁隱曰：介甫居金陵，作《謝安墩》絕句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或云：「介甫性好與人爭，在廟堂則與諸公爭新法，歸山林則與謝安爭墩。」此亦善謔也。　《黃氏日鈔》卷六四：劇戲之巧如此。《歸田詩話》：王荆公詠謝公墩云【略】。或謂荆公好與人爭，在朝則與諸公爭新法，在野則與謝公爭墩，亦善謔也。然公《詠史》云：「穰侯老擅關中事，長

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則公不獨欲專朝廷，雖邱壑亦欲專而有之，蓋生性然也。　沈周《讀荆公爭墩詩》：荒墩落日草蕭蕭，公我相爭已異朝。黃土不知今古姓，亦無百姓種青苗。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二二：公此詩則猶在善謔之列耳。今以爭新法、爭謝墩并集於怨毀叢生之人，尚可謂之善謔乎？

又二　《艇齋詩話》：東湖云：荆公《謝安墩》詩云：「一去可憐終不返，暮年垂淚對桓伊。」蓋譏安也。而其詩自言志，卻云「殘年歸去終無樂，聞說章江即淚流」，何其與譏安相反邪？

《送黃吉父入京題清涼寺壁》　《竹莊詩話》卷九引《詩事》：荆公送人至清涼寺，題詩壁間【略】。「看上征鞍立寺門」之句，爲一篇警策，尤盡別離情意之實，古人未嘗道也。若使置之斷句尤佳，惜乎在第二語耳。譬猶金玉，天下貴寶，製以爲器，須是安頓得宜，尤增其光輝。

《山陂》　《王荆文公詩》卷四二李壁注：此詩似謂居閒時猶不免世俗之嫌嫉。

《北陂杏花》　《王荆文公詩》卷四二劉辰翁評：靜態自可。　《宋詩精華錄》卷二：末二句恰是自己身分。

《紅梅》　《王荆文公詩》卷四二李壁注：言方冬凝凜，紅梅雖挾春意，終覺慘澹，不必時當搖落而後愁。

《北山》　《能改齋漫錄》卷八：前輩讀詩與作詩既多，則遣辭措意，皆相緣以起，有不自知其然者。荆公晚年閒居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蓋本於王摩詰「興闌啼鳥喚，坐久落花多」，而其辭意益工也。徐師川自謂荆公暮年金陵絕句之妙傳天下。其前兩句，與渠所作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偶似之邪，竊取之邪？善作詩者，不可不辨。予嘗以爲王因於唐人，而徐又因於荆公，無可疑者。但荆公之詩，熟味之，可以見其閒適優游之意。至於師川，則反是矣。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六：《三山老人語錄》云：荆公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二公皆狀閑適，荆公之句爲工。　《珊瑚鈎詩話》卷二：王臨川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此與杜詩「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須」，命意何異？茲可爲知者道，不可與愚者說也。　《艇齋詩話》：前人詩言落花有思致者三：王維「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李嘉祐「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荆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北山道人栽松》　《王荆文公詩》卷四二劉辰翁評：超然一至于此。

《蔣山手種松》　《王荆文公詩》卷四二劉辰翁評：（「聞道近來高數尺」二句）此等即似晉人語言。

《悟真院》　《能改齋漫錄》卷八：孟東野《連州吟》云：「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乃悟荆公「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所自。　《王荆文公詩》卷四二劉辰翁評：（「春風日日吹香草」二句）妙意。

《勘會賀蘭山主》　《詩林廣記》後集卷二引黃玉林云：前輩作詩，有蹈襲而不以爲嫌者。荆公此詩，全用唐皇甫冉《問李二司直》六言詩意。此體甚新，詩話中未有拈出者。　《宋詩精華錄》卷二：末兩句竟開誠齋先路。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一　《能改齋漫錄》卷八：荆公詩云：「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蓋本五代沈彬詩：「地限一水巡城轉，天約群山附郭來。」彬又本唐許渾「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之句。　胡銓《跋裴季祥寫王荆公詩圖》：「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陰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此介甫詩也。內侍裴季祥寫爲圖，以遺高郵劉景仁。其妙處茅屋闃然，惟一持帚而掃者，深居山居幽處，而其掃苔之意自已灑落絕俗。彼掃舍人門如魏勃輩，視此擁篲者，頗有泚矣。　《野客叢書》卷二四：前輩用事，貴出處相等，傳注中用事，必以傳注中對。此如荆公詩「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護田、排闥皆西漢語也。　《秋窗隨筆》：用成語最難，須要無痕迹。韋蟾詩：「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皆《楚辭》也。王荆公詩：「一水護田圍綠去，兩山排闥送青來。」皆漢人語也。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便不相類。　《緗齋詩談・雜錄》：王荆公詩：「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意露筋張，全在「護」、「將」、「排」、「送」四字，便帶傖氣。

《金陵郡齋》　《王荆文公詩》卷四三劉辰翁評：語有恨意。

《戲示蔣穎叔》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七：王荆公步月中山，蔣穎叔爲發運使，過之，傳呼甚寵，荆公意不悅。穎叔喜談禪，荆公有詩云：「怪見傳呼殺風景，不知禪客夜相投。」按李義山《雜纂・殺風景門》「月下傳呼」用此事。　《碧溪詩話》卷四：前輩戲語，以郊外呵喝，月下燭籠，皆謂之殺風景。介甫

戲示穎叔云「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蓋用此也。

《萬事》《王荆文公詩》卷四三李壁注：公詩屢用黃粱事，而語意皆妙。

《金陵即事三首》一　《王荆文公詩》卷四四李壁注：此詩吟諷不足，可入畫圖。《宋詩精華錄》卷二：荆公絕句，多對語甚工者，似是作律詩未就，化成截句。

又二　《王荆文公詩》卷四四劉辰翁評：無奇。

又三　《王荆文公詩》卷四四劉辰翁評：無名不爲雅。

《九日賜宴瓊林苑作》《王荆文公詩》卷四四劉辰翁評：此豈忘富貴者？

《鍾山即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四：苕溪漁隱曰：【略】王文海云「鳥鳴山更幽」，至介甫則云：「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皆反其意而用之，蓋不欲沿襲之耳。《冷齋夜話》卷五：荆公曰：「前輩詩云【風定花猶落】，靜中見動意；【鳥鳴山更幽】，動中見靜意。」山谷曰：「此老論詩，不失解經旨趣，亦何怪耶。」《艇齋詩話》：南朝人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荆公嘗集句云：「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說者謂上句靜中有動意，下句動中有靜意。此說亦巧矣。至荆公絕句云：「茅檐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卻覺無味。蓋鳥鳴即山不幽，鳥不鳴即山自幽矣，何必言更幽乎？此所以不如南朝之詩爲工也。《載酒園詩話·改古人詩》：王荆公好改古人詩，【略】至改「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爲「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則眞規圓方竹杖矣。《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二二：舊詩「鳥鳴山更幽」，以分外語爲翻新，本不失爲佳句。「一鳥不鳴山更幽」，則又以本分語爲翻新之調。詩家之妙境，其不可窮如此。《石洲詩話》卷三：「一鳥不鳴山更幽」，自不如「鳥鳴山更幽」。王介甫好爭長短，如此類之小者亦然。《寒廳詩話》：王半山改王文海「鳥鳴山更幽」句爲「一鳥不鳴山更幽」，直是死句矣。學詩者宜善會之。

《暮春》《王荆文公詩》卷四四李壁注：杜鵬詩「侵階草色連朝雨，滿地梨花昨夜風」，意亦類此，但比公語爲簡耳。《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夢中」之「夢」，當是用作平聲。《左傳》曰：「楚雲夢地曰夢中。」馮舒評：「王孫歸兮不歸」，是用《楚辭》，自然是雲夢之「夢」，況又云「夢中」乎？何用疑也？馮舒評：直作唐人看。

《試院五絕句》一　《王荆文公詩》卷四四李壁注：公集《首善自京師始賦》，其詩切有義味，今之陳腐雕刻，何足窺其詩者？然公亦姑同俗耳，而心卒薄之，故云「頗自輕」，下又云「終用賦」，言不常用也，意欲改之。

《禁中春寒》《藏海詩話》：白樂天詩云「紫藤花下怯黃昏」。荆公作《苑中》絕句，其卒章云：「海棠花下怯黃昏。」乃是用樂天語，而易「紫藤」爲「海棠」，便覺風韻超然。「人行秋色裏，家在夕陽邊」，有唐人體。韓子蒼云：未若「村落田園靜，人家竹樹幽」，不用工夫，自然有佳處。蓋此一聯，頗近孟浩然體製。

《道傍大松人取為明》《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苕溪漁隱曰：柳子厚、王介甫以道傍大松，人多取以爲明，各以詩惜之。子厚意雖自謂，語反成晦，不若介甫語顯而意適也。《王荆文公詩》卷四四李壁注：詩言松意尚不願採於匠石，充梁棟之用，況肯區區與螢爝爭明於頃刻間耶！劉辰翁評：語眞意厚。

《見鸚鵡戲作》《王荆文公詩》卷四四劉辰翁評：翻一句更佳。

《神物》《王荆文公詩》卷四四劉辰翁評：能言自異。

《讀漢書》《韻語陽秋》卷八：漢元帝時，弘恭、石顯用事，京房、劉向皆深嫉之，嘗上書力詆。蓋薰蕕冰炭，不能以共處，理之必然也。然房欲准陽王爲己助，代王作求朝奏章，向令外親上疏，謂小人在朝，以致地動。雖嫉惡之心切，然于中實亦少貶矣。使二子果輸忠于漢，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也，何暇爲身謀而假之于他人哉！故荆公詩云【略】。後之論人物者，倘取其心而略其迹，則善矣。《黃氏日鈔》卷六四：《讀漢書》詩「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略相同」，此語爲京房、劉向發，不曉荆公何見也？

《賜也》《詩林廣記》後集卷九引熊勿軒云：（晏）元獻之詩意，謂露巧不如守拙。荆公之詩，謂經濟有術，固不必拘泥也。《歷代詩話考索》：王介甫只是堅僻，未有斥其奸邪者。【略】余謂觀此，介甫之心術見矣，此老亦難得有此破綻。《養一齋詩話》卷七：晏元獻詠《上竿伎》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挂駭旁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比擬雖不倫，然不害爲守正之士也。而荆公題其後云【略】。此直以隨俗爲通方，守道爲迂士，不經之論，無過于此。荆公亦非通方之人，意欲翻前人成案耳。二詩均不佳，特拈出以爲好翻成說而有害心術者之戒。

《**春雨**》《王荆文公詩》卷四四劉辰翁評：解不通。

《**送和甫至龍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釋普聞《詩論》：拂去豪逸之氣，屏蕩老健之節，其意韻幽遠，清癯雅麗，爲得也。

《**過外弟飲**》《環溪詩話》卷下：半山王荆公《過外弟飲》云【略】。此親戚之情也，可以觸類而求之。

《**題張司業詩**》《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荆公嘗作一絶題張文昌詩後，云：「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不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文昌平生所得，荆公兩句言盡。《王荆文公詩》卷四五劉辰翁評：（「看似尋常最奇崛」二句）第張詩乃不盡然。

《**夜直**》《艇齋詩話》：東湖言荆公「月移花影上闌干」，不是好詩，予以爲止似小詞。《誠齋詩話》：東坡云：「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人寂寂，鞦韆院落夜沉沉。」介甫云：「金爐香燼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二詩流麗相似，然亦有甲乙。

《**書汜水關寺壁**》《王荆文公詩》卷四五劉辰翁評：似有似無，說盡裏許，詩之所以能言。

《**和崔公度家風琴八首**》**八**《王荆文公詩》卷四五劉辰翁評：此風琴似風馬耳，若挂琴風中，其妙非此可比，詩固未知。

《**詠月三首**》**二**《王荆文公詩》卷四五李壁注：此見公包容小人之意，不知卒爲己害，謂呂、蔡之徒。

《**訪隱者**》《王荆文公詩》卷四六劉辰翁評：不類公詩，以其韻短。

《**雜詠六首**》**六**《王荆文公詩》卷四六劉辰翁評：非閑居詩也。

《**山前**》《王荆文公詩》卷四六劉辰翁評：隱者詞。

《**揚子二首**》**一**《黄氏日鈔》卷六四：《揚子》詩「千秋止有一揚雄」，荆公每尊之，以比孔子，而略孟子。此其爲荆公之見識也。

《**商鞅**》《韻語陽秋》卷八：荆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余竊疑焉。孔子論爲君難，有曰：「如其善而莫予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蓋人君操生殺之權，志在使人無違於我，其何所不至哉！商鞅助秦爲虐，而乃稱其使政必行，何邪？後又有《謝安》詩云：「謝公才業自超羣，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而云也。杜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則知所去取矣。《鶴林玉露》乙編卷四：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黄氏日鈔》卷六四：《商鞅》詩【略】荆公平生心事盡見此詩矣。然荆公雖博學而不明理，「誠」之一字固未易言，「信」之爲義必有其實，徙木三丈而酬百金，天下寧有此理？此正商鞅矯情以行詐耳，顧謂之信誠，可乎？果誠信，民將不令而從，謂誠信爲驅民之具，何耶？《歷代詩話考索》：王介甫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韻語陽秋》雖非之，卻謂有激而云。不知新法之行，排屏正人，不遺餘力，邪心正是如此。

《**張良**》《王荆文公詩》卷四六劉辰翁評：此所謂□倡之妙也。

《**曹參**》《王荆文公詩》卷四六劉辰翁評：妙。

《**韓信**》《鶴林玉露》乙編卷四：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卻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卻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己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爲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王荆文公詩》卷四六劉辰翁評：也說得別。《昭昧詹言》卷一二：此等題只寄託，在言外有自己在。爲之之法，夾叙夾議。只在句法雙，筆勢稍雄。末句以二人託，結出歸宿，短篇定法。

《**范增二首**》**一**《王荆文公詩》卷四六李壁注：王公詩意不與懷王之立也。劉辰翁評：特見。元好問《內黄道中楚王廟荆公有誰合軍中稱亞父卻須推讓內黄兒之句因爲范增解嘲》：一怒屠城一說留，書生剛爲范增羞。軍中老子關何事，付與兒曹調沐猴。

《**讀後漢書**》《黄氏日鈔》卷六四：《讀後漢書》云：「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如公之言，則曹瞞盜竊神器，皆順天者耶？《王荆文公詩》卷四六李壁注：杜牧詩：「黨錮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識胡兒。」此詩實採此意。劉辰翁評：傷之甚。

《**讀蜀志**》《碧溪詩話》卷二：許汜不爲陳元龍所禮，嘗與劉備稱之。備曰：「君有國士名，望有救世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採，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然介甫屢用之：「求田問舍

轉無成」，「更覺求田問舍遲」。《讀蜀志》曰：「無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王荆文公詩》卷四六李壁注：公此詩於理似未安，興復之義，天意人心之所同，不可以「紛爭」言也。　劉辰翁評：愈讀愈恨。

《讀開成事》《王荆文公詩》卷四六劉辰翁評：後來類此，可歎。

《寄茶與平甫》《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二：《三山老人語錄》云：唐人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荆公《寄茶與平甫》詩，有「金谷看花莫謾煎」之句。

《代答》《王荆文公詩》卷四六李壁注：此詩殆亦自況，可見公之自與素高，不恤浮言之意。

《促織》《碧溪詩話》卷六：杜云：「築場憐蟻穴，拾穗許村童。」人謂有仁民愛物意。臨川詠《促織》云：「只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鉤絲。」愚謂世之嚴督征賦而不恤疲瘵之有無者，雖魁然其形，實微蟲智耳。

《烏江亭》《詩林廣記》前集卷六蔡正孫評：荆公此詩正爲（杜）牧之設也。蓋牧之之詩好異於人，其間有不顧理處。《水東日記》卷三六：後村之說當矣。疊山又引柳文《箕子廟碑陰》，語亦甚當。苕溪陋矣。觀王荆公詩何等衰颯，牧之此詩何等精神。《南濠詩話》：杜樊川《題烏江項羽廟》詩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後王荆公詩云：「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迴。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爲君王卷土來？」荆公反樊川之意，似爲正論，然終不若樊川之死中求活。《養一齋詩話》卷四：杜牧之《題烏江亭》詩【略】。此翻已奇。荆公又翻之云：「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迴。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爲君王卷土來？」牧之詩好奇而不諳事理，荆公詩於事理較合，然論項王，亦未得要害處。

《漢武》《王荆文公詩》卷四六劉辰翁評：形容武帝不須多。

《臨吳亭》《王荆文公詩》卷四六李壁注：詩意似言不能曠然丕變，但補葺支柱而已，皆不滿於時之意。

《殘菊》《能改齋漫錄》卷三：蔡絛《西清詩話》記荆公有「黃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而文忠公非之，荆公以文忠不讀《楚辭》之過也。以予觀之，「夕餐秋菊之落英」，非零落之落。落者，始也，故築室始成謂之落成。《爾雅》曰：「俶、落、權輿，始也。」至若錢昭度詩云「蕎麥花殘小雪飛」，乃爲詩病。《類說》卷五七引《西清詩話》：歐公嘉祐中見王荆公詩：「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仔細看。」荆公聞之曰：「是豈不知《楚詞》云『餐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耆舊續聞》卷一：中書待制公翌新仲嘗言：「【略】雖然，荆公亦有強辨處，嘗有詩云：『黃昏風雨滿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公見而戲之曰：『秋英不比春花落，傳語詩人仔細吟。』荆公聞之曰：『永叔獨不見《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耶？』」殊不知《楚詞》雖有「落英」之語，特寓意朝夕二字，言呑陰陽之精蘂，動以香靜自潤澤爾。所謂落英者，非飄零滿地之謂也。夫百卉皆彫落，獨菊花枝上枯，雖童孺莫不知之。荆公作事，動輒引經爲證，故新法之行，亦取合於《周官》之書，其大槩類此爾。《梁谿漫志》卷六：王荆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籬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引《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爲據。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俶、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擷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謾遶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野客叢書》卷一：士有不遇，則託文見志，往往反物理以爲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蓋借此以自諭。【略】本朝王荆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以詩譏之，荆公聞之，以爲歐九不學之過。後人遂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有在。歐公學博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爲是言者，蓋深譏荆公用落英事耳。以謂荆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諭，似不應用，故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蓋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吳禮部詩話》：昔人譏王介甫「殘菊飄零滿地金」之句，以「秋英不比春花落」，公引《楚詞》爲證。或謂落，初也，始也，如落成之落。愚謂《楚詞》「落英」與「墜露」對言，屈子似非指落爲始者，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石洲詩話》卷三：王介甫《殘菊》詩：「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小說載嘉祐中歐陽文忠見此詩，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略】介甫聞之曰：「是不知《楚辭》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李雁湖《王荆公詩注》云：「落英乃是『桑之未落』華落色衰之落，非必言花委於地也。」歐、王二巨公，豈不曉此，小說謬不可信也。又蔡絛《西

清詩話》云：「落，始也。」今按始之義，乃落成之落，自與此「落」字不同。而詩既以「飄零滿地」爲言，則似亦不僅色衰之義矣。

《**次韻張仲通水軒**》《王荆文公詩》卷四八劉辰翁評：如此引前人詩，似戲，非前人比。

《**漫成**》《王荆文公詩》卷四八李壁注：或疑晚年鍾山作，恐不然也。

《**韓子**》《邵氏聞見後録》卷一八：王荆公以「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薄韓退之矣。然「喜深將策試，驚密仰檐窺」，又「氣嚴當酒暖，灑急聽窗知」，皆退之雪詩也。荆公詠雪則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全用退之句也。去古人陳言以爲非，用古人陳言乃爲是邪？《王荆文公詩》卷四八李壁注：觀公此詩，尚謂退之未識道眞也。余在臨川，聞之曾氏子弟載南豐語云：「介甫非前人盡，獨黃帝、孔子未見非耳。」譏其非人太多也，如此詩可見。

《**宰豁**》《鶴林玉露》乙編卷四：荆公詩云【略】。夫妲己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眞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憸壬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爲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蠡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蠡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爲不可用，而謂聲色爲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王荆文公詩》卷四八劉辰翁評：偏宕可憐。

《**魚兒**》《王荆文公詩》卷四八劉辰翁評：可風曲學。《歸田詩話》卷上：荆公《詠鴟》云【略】。又詠小魚云：「遶岸車鳴水欲乾，魚兒相逐尚相歡。無人掣入滄溟去，汝死那知世界寬。」二詩皆託物興詞，而有深意。

《**天童山溪上**》《王荆文公詩》卷四八劉辰翁評：妙處自然，不入思索。倪岳《題荆公絕句》：右，荆公《天童山溪》絕句一首，思致幽曠，有唐人風。愛者書之縑素，筆法清勁，可謂二美矣。

《**別鄞女**》《王荆文公詩》卷四八劉辰翁評：慘絕。

《**登飛來峰**》《柳亭詩話》卷一〇：王安石詠北高峰塔曰【略】。鄭清之詠六和塔曰：「經過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卧舊林丘。」瞿宗吉曰：二詩皆自喻，介甫作於未大用前，安晚作於既大用後。然皆卒如其意，不徒作也。

《**詠月**》《王荆文公詩》卷四八劉辰翁評：以「最高層」爲讖，則此句當如何。小人多忌，漫寄一笑。

《**偶書**》《庚溪詩話》卷下：王荆公介甫辭相位，退居金陵，日遊鍾山，脫去世故，平生不以勢利爲務，當時少有及之者。然其詩曰：「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既以丘壑存心，則外物去來，任之可也，何驚猜之有？是知此老胸中，尚蒂芥也。《耆舊續聞》卷三：介甫晚歸鍾山，有詩曰：「穰侯老擅關中事，常恐諸侯客子來。【略】」此蓋平生之志，非特丘壑之間也。

《**紅梨**》《冷齋夜話》卷五：舒王晚年詩曰【略】。又曰：「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山谷謂予曰：「自獻、橫陳，事見相如賦，荆公不應用耳。」予曰：「《首楞嚴經》亦曰：『於橫陳時，味如嚼蠟。』」《能改齋漫錄》卷三：荆公詩云「日高青女尚橫陳」，「橫陳」二字，見宋玉《風賦》「橫自陳兮君之前」及《楞嚴經》。夫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爲霜，于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乃爲盡理。梁昭明《博山香爐賦》曰：「青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指爲霜雪之神。然荆公之詩，不害爲佳句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五：《漫叟詩話》云：荆公詩【略】。「蒼官」事見唐刺史樊宗師所作《絳守居園亭記》，中云：「蒼官青士，權列與槐朋友。」「橫陳」事見宋玉《風賦》，云：「橫自陳兮君之前。」《優古堂詩話》：荆公詩「日高青女尚橫陳」、「潮回洲渚得橫陳」。「橫陳」二字，見《首楞嚴經》及宋玉《風賦》。前輩以用「橫陳」始於荆公，非也。陸龜蒙《薔薇》詩云：「倚牆當戶自橫陳，致得貧家似不貧。」沈約《夢見美人》詩云：「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見《玉臺新詠》。

《**鴟**》《王荆文公詩》卷四八李壁注：鴟以喻小人不足道，而又有附之以顯者，猶腐鼠之於鴟也。《歸田詩話》卷上：荆公《詠鴟》云【略】。又詠小魚云【略】。二詩皆託物興詞，而有深意。

《**晚春**》《王荆文公詩》卷四八李壁注：《藝苑雌黃》云：僧惠洪《冷齋夜話》載介甫詩「睡起茶多酒盞疏」，「多」字當作「親」字，世俗傳寫之誤。洪之

意蓋欲以「少」對「密」，「疏」對「親」。予作荆南教官，與江朝宗匯者同僚，偶論及此，江云：「惠洪多妄誕，殊不曉古人詩格。此一聯以「密」字對「疏」，以「多」字對「少」，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法也。」

《**對棋呈道原**》《王荆文公詩》卷四八劉辰翁評：造次古意可傳。

《**予貢**》《王荆文公詩》卷四八李壁注：言國之廢興存亡，自有天命，乃飾詐設辭，如儀、秦之爲，雖能存宗國，不足進也。劉辰翁評：信大於國，身重於天下。

《**神宗皇帝挽詞二首**》一《王荆文公詩》卷四九劉辰翁評：（聰明初四達，雋乂盡旁求）十字盡當日倚任意，第「初」字不滿，在今人則以爲謗。諸老風流篤厚，未嘗及此。

又二《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半山《挽裕陵》云：「玉暗蛟龍蟄，金寒雁鶩飛。」《挽吳春卿》云：「曲突非無驗，方穿有不行。」鍊字斷對無遺巧。《王荆文公詩》卷四九劉辰翁評：（玉暗蛟龍蟄，金寒雁鶩飛）尋常對偶，而有以爲極工者。（「老臣他日淚」二句）此老佛心腸，無甚情事。

《**皇太后挽詞二首**》一《王荆文公詩》卷四九劉辰翁評：（《關雎》求窈窕，《卷耳》念勤勞）十字卻不可動。

《**韓忠獻挽詞二首**》二《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五：《西清詩話》云：荆公詩，以故事紀實事，如《韓魏公挽詞》云：「木稼嘗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人萎。」用孔子及唐寧王事。時熙寧中，華山圮，冰成木稼，已而魏公薨。《石林詩話》卷上：前輩詩材，亦或預爲儲蓄，然非所當用，未嘗強出。【略】王荆公作《韓魏公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今見哲人萎。」或言亦是平時所得。魏公之薨，是歲適雨木冰，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爾。《王荆文公詩》卷四九劉辰翁評：語意甚悲，謂有憾非也。

《**故相吳正憲公挽詞**》《王荆文公詩》卷四九李壁注：吳變法時大用，故云「參虎變」。介父於吳最厚，介父罷，吳始相，陰欲有所變更，稍進介甫所斥逐之人韓維、呂公著等。介父此語似言其初未嘗不同也。劉辰翁評：乃極不滿耳。

《**孫威敏公挽詞**》《王荆文公詩》卷五〇劉辰翁評：（「功名一世事」二句）起得慨歎。

《**陳勳之秘丞挽詞二首**》一《王荆文公詩》卷五〇劉辰翁評：甚頓挫抑揚，何也？

《**與北山道人**》《艇齋詩話》：荆公《贈北山道人》云：「可惜昂藏一丈夫，生來不讀數行書。」此語本李賀《嘲少年》詩，云：「每揖閒人多意氣，生來不讀半行書。」

《**胡笳詞**》《容齋五筆》卷五：王荆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二者貼合，如出一手，每歎其精工。其上句蓋用崔護詩，後一句久不見其所出。近讀范文正公《靈巖寺》一篇云：「春風似舊花猶笑。」以「仍」爲「猶」，乃此也。李義山又有絕句云：「無賴夭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爲開了，卻擬笑春風。」語意兩極其妙。《滄浪詩話・詩法》：集句惟荆公最長。許愈初《論詩絕句》：若以才華較謫仙，可憐嚼臘愧前賢。《胡笳》一曲偏工絕，更有《寒山》二十篇。

《**垂虹亭**》（**坐覺塵襟一夕空**）《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紀昀評：次句太費解，五句欠自然，六句好。

《**黃梅花**》（**庾嶺開時媚雪霜**）《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亦無醜相。次句亦妥。紀昀評：刻畫「黃」字，黏皮帶骨。三句尤拙俚。

《**憶梅花**》（**禁街人語絕喧嘩**）《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憶梅只末句一點，運局絕高。惜五、六措語太笨耳。

《**梅花**》（**醉筆題詩紫界牆**）《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二詩俱豪。紀昀評：以辭氣論則然。後四句太無着落，便嫌游騎無歸。詠物欲善離善脫者，非此之謂。

《**垂虹亭**》（**宛宛虹霓墮半空**）《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馮班評：末句如何着落？查慎行評：與前篇同韻。紀昀評：風調不乏，亦無深味。

「**衰俗**」句《晁氏客語》：李師中送唐介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山」。又有送詩云：「好斬佞人頭上血，來充行客酒中杯。」筆老人云：「不若荆公詩：『衰俗易高名已振，險途難盡學須強。』」

《**漁家傲**》（**平岸小橋千嶂抱**）《雪浪齋日記》：荆公小詞云：「揉藍一水縈花草，寂寞小橋千嶂抱。人不到，柴門自有清風掃。」略無塵土思。《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極能道閑居之趣。《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

評：極能道閑居之趣。荆公執拗新法，鏟滅正人，渾是邯鄲一夢，至是推枕而覺矣。《詞潔輯評》卷二：介甫在中書有不合意，便謂何處無一椀魚羹飯吃。審如是，霜筠雪竹之地，何不早歸，而必堅以新法，禍人國也？讀此詞末二語，可感亦可傷。《蓼園詞評・漁家傲》：此必荆公退居金陵時所作也，借漁家樂以自寫其恬退。首闋筆筆清奇，令人神往。次闋似譏故人之戀位者，然亦不過反筆以寫其幽居之樂耳。情詞自超雋無匹，運用入化。

《**桂枝香**》（**登臨送目**）　趙師岦《聖求詞序》：世謂少游詩似曲，子瞻曲似詩，其然乎？至荆公《桂枝香》詞，子瞻稱之：「此老眞野狐精也！」詩詞各一家，惟荆公備衆作，艷體雖樂府柔麗之語，亦必工緻，眞一代奇材。《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金陵懷古，諸公寄詞于《桂枝香》凡三十餘首，介甫爲絕唱，東坡見之，歎息曰：「此老乃野狐精也。」「矗」字妙。寶鞏詩：「傷心欲問南朝事，唯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六朝」句化此。　此篇及東坡「明月幾時有」、「冰肌玉骨」二篇，又白石《暗香》云「舊時月色，幾番照我梅邊吹笛」，《疏影》云「苔枝綴玉，有翠禽小枝上同宿」，皆清空中出意趣，無筆力者難爲。《詞綜偶評・宋詞》：牧之詩：「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結用杜牧《秦淮絕句》語意。《蓼園詞評・桂枝香》：杜牧詩：「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飲冰室評詞》乙卷：李易安謂介甫文章似西漢，然以作歌詞，則人必絕倒。但此作卻頡頏清眞、稼軒，未可謾詆也。　端木埰《續詞選批注》：情韻有美成、耆卿所不能到。

《**千秋歲引**》（**別館寒砧**）　《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清狀。介甫有遊仙之意，悟矣，悟矣。必待夢闌、酒醒、思量着，又何遲也。媚出于老，流動出于整齊，其筆墨自不可議。《詞潔輯評》卷三：「無奈」數語鄙俚，然首尾實是詞家法門。閱北宋詞，須放一綫道，往往北宋人一二語，又是南渡以後丹頭，故不可輕棄也。《蓼園詞評・千秋歲引》：按是必其退居金陵時作也。意致清迥，翛然有出塵之致。

《**生查子**》（**雨打江南樹**）　《詞綜偶評・宋詞》：起句眞有神助。《補錄宋詞》：結語與歐公暗合。《湘綺樓評詞》：以去要君語，尚有一肚皮新法要施行，卻不見一點執拗。

《**蝶戀花**》（**小院秋光濃欲滴**）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矮窗催暝蛩催織）窗矮則易暝，細心。　情事既絕，語何其清竦。　未嘗露其深厚，直以爲輕靈，不可。此老難及。

傳記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卷一四**《**王荆公安石傳**》　元祐元年四月癸巳，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充集禧觀使、荆國公王安石薨。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有大志，慶曆二年登進士甲科，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代還，例當進所業試館職，安石獨不進，特召試，亦固辭。知明州鄞縣，通判舒州，除知建昌軍，不赴。召爲羣牧判官，差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出知常州、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入爲三司度支判官，獻《萬言書》，極陳當世之務。居頃之，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嘉祐五年四月，除同修起居注，固辭不拜。十一月申前命，章又五上，不許，遂除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移判三班院，同知嘉祐八年貢舉。丁母憂，服除，英宗朝累召不赴。神宗在藩邸，見其文異之，及即位，就除知江寧府，召爲翰林學士。初入對，上曰：「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以擇術爲先。」上曰：「唐太宗何如？」安石曰：「陛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近所爲，不盡合先王，但乘詐取，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述。堯舜所爲，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常以爲高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以中人爲制也。」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上留安石坐，曰：「有欲從容與卿議論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皐、夔、稷、契，陛下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皐、夔、稷、契之賢，亦必爲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耳。自古患朝廷無賢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則賢人雖欲自達無由矣。」上曰：「自古治世，豈能使朝廷無小人？雖堯、舜之時，豈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乃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皐、夔、稷、

契亦安能苟食其祿以終身乎？」未幾，除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既執政，上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上曰：「朕察人情，比於卿有欲造事傾搖者。朕嘗以呂誨爲忠實，嘗毀卿於時事不通。趙抃、唐介數以言扞塞，惟恐卿進用。卿當力變此風俗。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青苗、市易、坊場、保甲、保馬、導河、免役之政，相繼並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十事，以爲慢上無禮，見利亡義，要君取名，用情罔公，以私報怨，怙勢招權，專政害國，凌轢同位，朋姦害政，商搉財利以動搖天下。疏奏，安石求去位，上爲出誨。知雜御史劉述、侍御史劉琦、侍御史裏行錢顗，又交論安石專肆胸臆，輕易憲度，與陳升之合謀，侵奪三司吏柄，願罷免以慰天下；殿中侍御史孫昌齡亦繼言，皆坐貶。同知諫院范純仁既抗疏論辨，又申中書，謂：「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之人，棄公論爲流俗之語，異己者指爲不肖，合意者即謂才能。」且謂宰相曾公亮依隨，參知政事趙抃不能力救，請罷安石機務，留之經筵。詔罷純仁諫職。呂公著代呂誨爲中丞，亦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覺、李常、胡宗愈，御史張戩、王子韶、陳襄、陳顥皆論列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相韓琦上疏論青苗法，乞罷諸路提舉官，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行之。奏至，安石稱疾求分司，上不許。時翰林學士司馬光當批答，安石指言有「士大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上以手詔諭曰：「詔中二語，乃爲文督迫之過，而朕失於詳閱。當令呂惠卿諭指。」翌日，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流俗相爲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輕重，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天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御史中丞楊繪陳免役有難行者五，御史劉摯陳十害，坐黜。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皆以言李定忤安石罷。知雜御史謝景初附安石，亦以不合去。六年三月，命知制誥呂惠卿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而子雱兼同修撰，固辭，弗聽。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安石率羣臣入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石，遣內侍諭旨曰：「洮河之舉，小大並疑，惟卿啓迪，迄有成功。今解所御帶賜卿，以旌卿功。」安石再拜固辭，不許。安石益自任，時論卒不與，上疑之。慈聖光獻宣仁聖烈皇后間見上，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亂天下，上亦流涕。退命安石議裁損之，安石重爲解乃已。熙寧七年四月，上以久旱，百姓流離，憂形顏色，每輔臣進見，嗟歎懇惻，益疑法之不便。安石不悅，求避位，上固留之。請愈堅，遂拜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仍詔出入如三府儀，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依舊提舉修撰經義。明年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六月，《三經義》成，拜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初，呂惠卿爲安石所知，驟引至執政，安石去，惠卿遂背之。安石再相，於是起華亭詔獄，而徐禧、王古、蹇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不得，緣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鬬其間，復爲惠卿所中，語連安石。子雱既病，坐此憤恚而卒，安石憂傷益不堪，祈解機務。九年十月，拜檢校太傅，依前尚書左僕射、鎮南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懇辭，丐以本官領宮觀，上遣內侍王從政齎詔敦諭須視事，乃還從政。留金陵累月，安石請不已，許以使相爲集禧觀使，又累辭使臣，乃以本官爲觀文殿大學士，領使如故。元豐三年九月，拜特進，封荆國公。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四月癸巳薨，年六十六。再輟視朝，贈太傅，推遺表恩七人，詔所在給葬事。紹聖詔謚文公，配享神宗廟廷。用子旁郊祀恩，贈太師。崇寧二年，詔配祀文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從諫議大夫兼國子祭酒楊時言，停文宣王廟配享，列于從祀。建炎二年夏，以久陰不解，詔百執事赴都堂，給札條具時政闕失，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紹聖以來，學術政事敗壞殘酷，禍貽社稷，其源實出於安石。今安石之患未除，不足以言政。」於是罷安石配享神宗廟廷。靖康初，廷臣有建議請罷安石配享者，爭議紛然，卒無定論，至是始決。紹興四年八月，吏部員外郎呂聰問請奪安石謚，有詔追所贈王爵。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歲居金陵，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凡以經試于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略】安石早有盛名，其學以孟軻自許，荀況、韓愈不道也。性強忮，遇事無可否，信所見，執意不回。司馬光謂其泥古，所爲迂闊。吳奎謂嘗與安石同領羣牧，備見其自用護前。嘉祐末，韓琦作相，安石糾察在京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安石堅不入謝，意

琦抑之。會以憂去職，服除，三召，終琦在相位不至。神宗謂人言安石姦邪則過，但太執不曉事耳。唐介謂安石好學，惟護前。初除安石爲翰林學士，命下數日，琦罷相，安石始造朝。其初執政也，宰相在告，進除目出侍從官，趙抃引故事爭，安石辨益強，卒從之。至議變法，上未嘗不疑，在廷臣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人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又以人言是非一歸之流俗，故二年間遍諫官御史，以安石去者凡二十人，而安石不恤也。久之，上聞兩宮言意感悟，安石因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朝不復召者凡八年云。

詹太和《王荆公年譜》一卷　（存目）

《東都事略》卷七九《王安石傳》　（存目）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　（存目）

顧棟高《王荆公年譜》三卷附《遺事》一卷　（存目）

蔡上翔《王荆公年譜考略》二十五卷附《雜録》二卷　（存目）

顧棟高、楊希閔《王文公年譜考略節要》四卷附録二卷　（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王安石《辭集賢校理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準中書差人賫到敕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聞命震怖，不知所以。伏念臣傾者再蒙聖恩召試，臣以先臣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乞助終滿外任。比蒙矜允，獲畢所圖。而門衰祚薄，祖母二兄一嫂，相繼喪亡，奉養昏嫁葬送之窘，比於向時爲甚。所以今兹纔至闕下，即乞除一在外差遣，不願就試。以臣疵賤，謬蒙拔擢，至於館閣之選，豈非素願所榮，然而不願就試，正以舊制入館，則當供職一年，臣方甚貧，勢不可處。此臣所以不敢避干譽朝廷之罪，而苟欲就其營養之私。

又《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　伏奉恩命，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蒙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揚於大庭，寵以高位，歸之翊戴之重，諉之宰制之平，聖心方愼於旁求，小己知難於上稱。

又《答呂吉甫書》　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爾然衰疢，特待盡於山林。趨舍異路，則相呴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

《涑水紀聞》卷一六　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簽書判官事。韓公雖重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引古義爭公事，其言迂闊，韓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曰：「惜乎王廷評不在此，此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之，以公爲輕己，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誥，言事復多爲韓公所沮。會遭母喪，服除，時韓公猶當國，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參。曾魯公知介甫怨忌韓公，乃力薦介甫於上，強起之，其意欲以排韓公耳。

又　上將召用介甫，訪于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爲承旨，獨言安石言僞而辨，行僞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

又　諫議大夫程師孟嘗請於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生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自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不許而心憐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者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託生爲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託生。」

蘇軾《劉貢父戲介甫》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言而解釋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貢父食，輟筯而問曰：「孔子不徹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胡不徹薑食，將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己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

《臨漢隱居詩話》　頃年嘗與王荆公評詩，予謂：「凡爲詩，當使挹之而

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清健，但恨其少餘味爾。」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警』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余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所見之殊，不可強同也。

《東軒筆錄》卷五　王安國性亮直，嫉惡太甚。王荆公初爲參知政事，閒日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在側曰：「爲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大以爲議己，自是尤與平甫相失也。

又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匪新進之士也。【略】及惠卿入參政，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鄧綰、鄧潤甫枉狀廢王安國，而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撼荆公，又言《熙寧編敕》不便，乞重編修，及令百姓手實供家財以造簿，又欲給田募役以破役法，其他貪緣事故非議前宰相者甚衆，而朝廷綱紀幾于煩紊，天下之人復思荆公，天子斷意，再召秉政。鄧綰懼不自安，欲弭前迹，遂發張若濟事，反攻惠卿。朝廷俾張諤爲兩浙路察訪，以驗其事。諤猶欲掩覆，而鄧綰復觀望意旨，薦引匪人，於是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綰落御史中丞，以本官知虢州，張諤落直舍人院，降官停任，其他去者不一，門下之人皆無固志。荆公無與共圖事者，又復請去，而再鎮金陵。故詩有：「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終老柏青。」蓋謂是也。

又卷六　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時王荆公初及第，爲校書郎、簽書判官廳事，議論多與魏公不合。洎嘉祐末，魏公爲相，荆公知制誥，因論蕭注降官詞頭，遂上疏爭舍人院職分，其言頗侵執政。又爲糾察刑獄，駁開封府斷爭鶴鶉公事，而魏公以開封爲直，自是往還文字甚多。及荆公秉政，又與常平議不合，然而荆公每評近代宰相，即曰：「韓公德量才智，心期高遠，諸公皆莫及也。」及魏公薨，荆公爲挽詞曰：「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又曰：「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

《呂氏雜記》卷下　王荆公在翰林兼修實錄，一日，以詩題實錄院壁云：「御柳新黃染舊條，宮溝薄凍未全消。不知人世春多少，先看天邊北斗杓。」不數日，遂參知政事。既參政，作《商鞅》詩曰：「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國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自此遂拜相。後罷相，作大觀文知江寧府，作詩云：「投老歸來一幅巾，尚思寵祿被藩臣。芙蓉堂下疏秋水，且與龜魚作主人。」其子元澤待制和云：「直須自到池邊放，今世仍多鄭校人。」蓋指呂吉甫也。其後荆公再入相，吉甫自參知政事以本官知陳州。荆公爲相既久，時吳正憲冲卿充爲樞密使，裕陵每於諸公進呈罷，多留吳，獨與之語。荆公作詩云：「穰侯老擅關中事，常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不久吳遂代荆公作相。荆公既罷相，辭使相，判江寧府。復以大觀文領集禧觀使，仍居金陵，作詩云：「乞得膠膠擾擾身，五湖煙雨替風塵。只將鳧雁同爲侶，不與龜魚作主人。」又作詩云：「偶向松間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又作《謝公墩》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時陳和叔內翰繹知江寧府，就使衙作會，召荆公，不喜，辭之以詩云：「只喜往來相邂逅，卻嫌招喚苦丁寧。」其後東坡自黃州歸，路由金陵，荆公見之大喜，與之出遊，因贈之詩。坡依韻和云：「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徑）宅，從公已覺十年遲。」至元祐元年春，荆公疾篤，作詩云：「老年無欣豫，況復病在牀。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芳。流芳在須臾，吾亦豈久長。新花與故吾，已矣可兩忘。」數日遂薨。

李之儀《跋元章所收荆公詩》　荆公得元章詩筆，愛之而未見其人。後從辟金陵幕下，既到而所主者去，遂不復就職。荆公奇之，挽不可留，後親作行筆，錄近詩凡二十餘篇寄之。字畫與常所見不同，幾與晉人不辨。頃見此字，乃知荆公未嘗不學書者也。元章懷舊戀知，故過其墳，爲之形容，讀其詩可見其意也。

《邵氏聞見錄》卷九　韓魏公自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爲僉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無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如召試館職不就之類是也。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爾。」作《畫虎圖》詩詆之。至荆公作相，行新法，魏公言其

不便。神宗感悟，欲罷其法。荆公怒甚，取魏公章送條例司疏駁，頒天下。又誣呂申公有言藩鎮大臣將興晉陽之師，除君側之惡，自草申公謫詞，昭著其事，因以搖魏公。賴神宗之明，眷禮魏公，終始不替。魏公薨，帝震悼，親製墓碑，恩意甚厚。荆公有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猶不忘魏公「少年」之語也。

又卷一〇　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爲羣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羣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某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又卷一一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安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又卷一二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荆公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議按舉時，其論尚同。荆公薦申公爲中丞，欲其爲助，故申公初多舉條例司人作臺官。既而天下苦條例司之爲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荆公怒其叛己，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薦申公爲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荆公之喜怒如此，初亦未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錢，數爲執事者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荆公因用此爲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潁州。宋次道當制辭，荆公使之明著其語，陳相暘叔以爲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實，援據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與對。輒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無事理之實。」申公素謹密，實無此言。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七　李士寧，蓬州人，有異術，王荆公所謂「李生坦蕩蕩，所見實奇哉」者。熙寧中，宗室世居獄連士寧，呂惠卿初叛荆公，欲深文之，以侵荆公。神宗覺之，亟復相荆公。荆公平生好辭官，至是不復辭，自金陵連日夜以來，惠卿罷去，士寧止從編置。初，士寧贈荆公詩，多全用古人句，荆公問之，則曰：「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又問：「古有此律否？」士寧笑曰：「《孝經》，孔子作也。每章必引古詩，孔子豈不能自作詩者，亦所謂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也。」荆公大然之。至辭位遷觀音院，題薛能、陸龜蒙二詩於壁云：「江上悠悠不見人，十年一覺夢中身。慇懃爲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蠟屐尋苔認舊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用士寧體也。後又多集古句，如《胡笳曲》之類不一。夫子曳杖之歌有「泰山其頹，哲人其萎」之語。唐天寶中，長安雨木冰，寧王薨，謠曰：「冬凌樹稼達官怕。」熙寧中，京師雨木冰，又華山崩阜頭谷數千百丈，壓七村之人。時王荆公爲相，變亂典常，徵斂財利，識者危之。適韓魏公薨，荆公作挽詩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人萎。」遂以魏公當之。

又卷二〇　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荆公默然。

又　王荆公與曾南豐平生以道義相附。神宗問南豐：「卿交安石最密，安石何如人？」南豐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不吝也。」南豐曰：「臣謂吝者，安石勇于有爲，吝于改過耳。」神宗頷之。

黄庭堅《書玄真子漁父贈俞秀老》　金華俞秀老，物外人也。嘗作《唱道歌》十章，極言萬事如浮雲，世間膏火煎熬可厭。語意高勝。荆公樂之，每使人歌。秀老又有與荆公往反游戲歌曲，皆可傳。長干白下，舟人蘆子，或能記憶也。

又《書王荆公騎驢圖》　荆公晚年删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字。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禿巾，衣掃塔服，抱《字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八功德水，逍遙浴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

《後山談叢》　蘇公自黄移汝，過金陵，見王荆公，公曰：「好個翰林學士，某久欲以此奉公。」公曰：「撫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撫人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悵然恨怒，至河上，投之水，吞吐有聲，熟視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至此。』」

《續墨客揮犀》卷七　介甫爲相，引用一時之人，最爲不次。及再罷相，頗有賣之者。公性不殺物，至金陵，每得生魚，多放池中。有門生作詩曰：「直須自到池邊看，今日誰非鄭校人。」公喜而笑之。

《潘子真詩話》　東坡得請宜興，道過鍾山，見荆公。時公病方愈，令坡誦

近作。因手寫一通以爲贈，復自誦詩，俾坡書以贈己，仍約東坡卜居秦淮。故坡公和詩云：「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徑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西清詩話》 元豐間，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與公遊，盡論古昔文字，閒即俱味禪悅。公歎息語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坡渡江至儀眞，和《遊蔣山》詩，寄金陵守王勝之益柔，公亟取讀之，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又在蔣山時，以近製示東坡，東坡云：「若『積李兮滴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沒世，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荆公曰：「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爲俗子道也。」

又 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云：「此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未若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二公相誚或如此，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元祐間東坡奉祠西太一宮，見公舊詩云：「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鐵圍山叢談》卷三 王舒公介甫被遇神廟，方眷仗至深，忽一旦爲人發其私書者，介甫慚，於是乞罷累表，不待報，徑出東水門，中使宣押不復還矣。神廟大不樂，遂復聽其去，然重其操節，且約再召期。當是時既出，挈其家且登舟，而元澤爲從者，誤破其額面瓦盆，因復命市之，則亦一瓦盆也。其父子無嗜欲，自奉質素如此，與段文昌金蓮華濯足大異矣。

又 王舒公介甫熙寧末復坐政事堂，每語叔父文正公曰：「天不生才，且奈何？是孰可繼吾執柄國者乎？」乃舉手作屈指狀數之，曰：「獨兒子也。」蓋謂元澤，因下一指。又曰：「次賢也。」又下一指，即又曰：「賢兄如何？」謂魯公，則又下一指。沈吟者久之，始再曰：「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則曰：「無矣。」當是時，元澤未病，吉甫則已隙云。

《石林燕語》卷一〇 王荆公性不善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浣濯。與吳冲卿同爲羣牧判官，時韓持國在館中，三數人尤厚善，無日不過從。因相約：每一兩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出新衣，爲荆公番，號「折洗」。王介甫云出浴見新衣輒服之，亦不問所從來也。

《曲洧舊聞》卷五 東坡自黃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于舟次，東坡不冠而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荆公笑曰：「禮爲我輩設哉？」東坡曰：「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著。」荆公無語。乃相招游蔣山，在方丈飲茶次，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人詩聯句賦此硯。」坡應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斲山骨。」荆公沈思良久，無以續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畫承君是日與一二客從後觀之，承君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而門下士往往多辭以不能，不料東坡不可以此懾伏也。」

《道山清話》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又 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廟庭，坐顏、孟之下，十哲之上。駕幸學，親行奠謁。或謂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允。蔡知院元度曰：「便塑底也不得。」

《獨醒雜志》卷二 王荆公在相位，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因謁公，公約之飯。翌日，蕭氏子盛服而往，意謂公必盛饌。日過午，覺飢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餅兩枚，次供彘臠數四，頃即供飯，傍竇菜羹而已。蕭氏子頗驕縱，不復下箸，惟啖胡餅中間少許，留其四傍，公顧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類不過如此。

又卷四 王荆公作《字說》，一日躊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婦適侍，見，因請其故，公曰：「解『飛』字未得。」婦曰：「鳥反爪而升也。」公以爲然。

《宋宰輔編年錄》卷七 （熙寧二年）上即欲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曾公亮因□之。□□唐介曰：「安石恐難大任。」上曰：「卿謂文學不可任耶？經術吏事不可任耶？」介曰：「非謂此也。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詣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擾，諸公當自知之耳。」韓琦罷相出守相州，陛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頷之。上嘗與司馬光論諸大臣，上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執拗，此其實也。」

又卷八 （熙寧九年）雱死時年三十三。其後安石悼雱不已，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蓋以雱比孔子也。雱作安石《畫像贊》則云：「列聖垂敎，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蓋又以安石爲過於孔子也。一夕，安

石見雱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污呻吟，良久而滅。安石不勝父子之情，遂以所居半山園宅爲寺，又割田爲常住以薦冥福云。

《**朱子語類**》**卷一二四**　江西士風好爲奇論，耻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略】昔荆公參政日，作《兵論》稿，壓之硯下。劉貢父謁見，值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既而以未相見而坐書院爲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荆公問近作，貢父遂以作《兵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荆公退，碎其硯下之稿，以爲所論同於人也。皆是江西之風如此。

《**藏一話腴**》**内編卷上**　鄭俠介夫未第時，讀書清涼寺，王荆公以中書舍人持服寓江寧，聲迹相聞，然俠未嘗往見。荆公使門人楊驥瞷之大雪中，俠呼驥共飲，飲酣，題詩于端像閣云【略】。楊君爲荆公誦此詩，公大稱賞曰：「眞好學也。」且期以高第。治平四年，果擢甲科。後公參大政，使以疑獄數事爲公謀，公皆如其請。俠爲監門，公行新法，俠極言其非，不報。時荆公有詩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遇時。高堂拱堯舜，密席坐皋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辜負《鹿鳴》詩。」俠和云：「何處難緘口，熙寧政失中。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佞眸如水，聞忠耳似聾。君門深萬里，焉得此言通？」故宰相之欺，終不能勝監門之直云。

《**桯史**》**卷一一**　余嘗侍樓宣獻及此，宣獻誦荆公是時嘗因天雪有絕句曰：「勢合便疑埋地盡，功成直欲放春回。農夫不解豐年意，祇欲青天萬里開。」其志蓋有在。余應曰：「不然，舊聞京師隆冬，嘗有官檢凍死秀才，腰間繫片紙，啓視之，乃《喜雪》詩四十韻。使來年果豐，已無救溝中之瘠矣。況小人合勢，如章、曾、蔡、呂輩，未知竟許放春否？」宣獻忻然是其說。

《**鶴林玉露**》**乙編卷四**　其論馮道曰：「屈己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眞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　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

又《**王安國傳**》　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

《**四六法海**》**卷三**　（王）雱字元澤，舉進士，調旌德尉。氣豪不能作小官，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與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於市，遂達於上。鄧綰、曾布又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呂惠卿既與安石有隙，雱諷鄧綰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奸利，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惠卿以狀聞，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安石知其情，咎雱，雱憤恚，疽發背死。既死，安石恍見其荷鐵枷如重囚，乃捨宅爲寺。

《**宋元學案**》**卷九八**　林竹溪《鬳齋學記》曰：和靖曰：「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嘗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于《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

又**卷九九**　時王荆公執政，呂惠卿附荆公，先生（蘇轍）與論多相牾。荆公出《青苗書》使先生議，曰：「有不便，以告。」先生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荆公曰：「君言有理。」自此不言青苗。

倪士毅《**作義要訣自序**》　按宋初因唐制取士，試詩賦。至神宗朝，王安石爲相，熙寧四年辛亥，議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取士，各專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此經義之始也。

《**藥欄詩話**》　王介甫修《三經義》成，有賜予，王雱亦加職，元厚之贈詩云：「陳前輿服嘉桓傅，拜後金珠有魯公。」時人稱誦之。

作品本事

《**四六話**》**卷上**　元豐末，劉誼以論常平不便，罷提舉官，勒停。遊金陵，以啓投王荆公，令其再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荆公答以啓，略曰：「起

於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爲，云胡不止？」

又卷下　王荆公與吳冲卿丞相同年同歲，又修婚姻之好。熙寧中，越兩制舊人三十餘輩，用爲三司使、樞密使副，又薦代己爲相。已爲相，冲卿遂擺其跡，欲與荆公異，力薦與荆公論事貶斥之人，如呂晦叔、李公擇、程伯淳還朝，又欲稍變新法，及力言荆公家事、荆公兄弟不和事。荆公去而不復召者，冲卿力也。公在金陵熟聞之，因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曰：「晚由樸學，上誤聖知。智曾昧於保身，忠每懷於許國。讒誣甚巧，竊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跡久孤之地，實邇言易間之時。而離明昭晳於隱微，解澤頻繁於疏逖。」所謂「邇言易間」，乃謂冲卿也。

《耆舊續聞》卷四　慶曆二年，西方用兵，張安道奏議，乞併樞密院歸中書。因除昭文相呂申公兼判樞密院事，集賢相章郇公兼樞密使，而加晏元獻同平章事，依舊樞密使。時宋元憲知維揚，王荆公爲僉判，代作賀啓三首。內昭文一首，宋公別撰，塗抹殆遍。前輩於禮儀語言間謹重如此。

《容齋續筆》卷一三　王荆公爲錢公輔銘母夫人蔣氏墓，不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後云：「孫七人皆幼。」不書其名。公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以銘文見屬，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如得甲科爲通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議其文亦如此。

《容齋四筆》卷四　王荆公議論高奇，果於自用。嘉祐初，爲度支判官，上《萬言書》，【略】當時富、韓二公在相位，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八之一　公（呂公著）初列館閣，與安石友善。安石博辨有文，同舍莫敢與之亢，獨公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出守常州，求贈言，公以四言曰「莊守情密」。安石至郡，寓書與公曰：「備客京師二年，疵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也消，吾於晦叔見之矣。」

《宋史翼》卷三六　杜醇，越之隱君子，居慈谿，學以爲己，隱約不求知，孝友稱於鄉里，耕桑釣牧，以養其親，經明行修，學者以爲楷模。慶曆中，鄞始建學，縣令王文公安石請醇爲之師，其書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我先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安石與有聞焉。」醇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辭。（安石）再書強起之曰：「孟子謂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柳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烏乎師哉？」醇始就焉。

王安石《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詩序》　皇祐三年九月十六日，自州之太湖過懷寧縣山谷乾元寺宿，與道人文統、弟安國擁火游石牛洞，見李翺習之書，聽泉久之。明日復游，乃刻習之後。

又《呈陳和叔詩序》　嘉祐末，和叔以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同知太常禮院。宅皮場街，有園數畝，中置二椁，磚袤丈，北戶臨溝，略彴通街，旁作小屋，毀輜車爲蓋。某以直集賢院爲三司度支判官，以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管勾三班院。間度彴，飯車蓋下，隨所有無，坐卧磚上，笑語常至夜，如此三歲。而和叔遭太夫人憂，未幾某亦以喪親以去，時永昭陵尚未復土也。後與和叔皆蒙今上拔用，數會議語，皆憂傷之餘，責厚事叢，無復故情。元豐元年，某食觀使祿居鍾山，和叔經略廣東，道舊悵然。某作詩以叙其事。

又《記夢詩序》　辛酉九月二十二夜，夢高郵土山道人赴蔣山北集雲峰爲長老，已而坐化。復出山南興國寺，與余同卧一榻，探懷出片竹數寸，上繞生絲，屬余藏之。余棄弗取，作詩與之。

又《贈寶覺詩序》　予始與寶覺相識於京師，因與俱東。後以翰林學士召，會宿金山一昔。今復見之。聞化城閣甚壯麗，可登眺，思往游焉，故賦是詩。

又《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敕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并轡十有八日，亦默默而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尚宜爲君子所取。故悉錄以歸示諸親友。

《東軒筆錄》卷五　熙寧三年，京輔猛風大雪，草木皆稼，厚者冰及數寸，既而華山震，阜頭谷圮折數十百丈，蕩搖十餘里，覆壓甚衆。唐天寶中冰稼而寧王死，故當時諺曰：「冬凌樹稼達官怕。」又《詩》有「泰山其頹，哲人其萎」之說，衆謂大臣當之。未數年，而司徒、侍中魏國韓公琦薨，王荆公作輓詞，略

曰：「冰稼嘗聞達官怕，山頹今見哲人萎。」蓋謂是也。

又卷六 王荆公初罷相，知金陵，作詩曰：「投老歸來一幅巾，君恩猶許備藩臣。芙蓉堂上觀秋水，聊與龜魚作主人。」及再罷，乞宮觀，以會靈觀使居鍾山，又作詩曰：「乞得膠膠擾擾身，鍾山松竹絕埃塵。只將鳧鴈同爲客，不與龜魚作主人。」

《臨漢隱居詩話》 熙寧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造門奔賀者相屬于路，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于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元豐己未，公已謝事，爲會靈觀使，居金陵白下門外。余謁公，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于僧房。是時，雖無霜雪，而虛窗松竹皆如詩中之景。余因述昔日題窗，并誦此詩，公憮然曰「有是乎？」頷首微笑而已。

又 元豐癸亥春，予謁王荆公於鍾山。因從容問公：「比作詩否？」公曰：「久不作矣，蓋賦詠之言亦近口業。然近日復不能忍，亦時有之。」予曰：「近詩自何始，可得聞乎？」公笑而口占一絕云：「南圃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嫋嫋垂。」眞佳句也。

又 王荆公爲殿中丞，群牧判官時，作《寄題鄆州白雪樓》詩【略】。荆公，大儒也，孟子後一人而已。雖萬世之下，聞其風宜企慕之。及作相，更新天下之務，而一時沮毀之者蜂起，皆合《白雪》之句也。

《倦遊雜錄》 王介俊爽，語言多易，人謂之心風。熙寧中自省判守湖州，王荆公送詩曰：「吳興太守美何如，柳惲詩才不足多。遙想邦人迎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以風能起波也。介知其意，以破題爲十篇，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駝。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侯鯖錄》卷二 元豐末，有以王介甫罷相歸金陵後資用不足，達裕陵睿聽者，上即遣使以黃金二百兩就賜之。介甫初喜，意召己。既知賜金，不悅，即不受，舉送蔣山修寺，爲朝廷祈福。即有詩云：「穰侯老擅關中事，嘗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聞車馬便驚猜。」此未能忘情在邱壑者也。

《冷齋夜話》卷四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寄舒王曰：「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之，有和詩曰：「青燈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了諸緣如幻夢，世間惟有妙蓮華。」

又卷五 王文公居鍾山，嘗與薛處士棋，賭梅詩，輸一首，曰：「華髮尋香始見梅，一枝臨路雪培堆。鳳城南陌他年憶，杳杳難隨驛使來。」

又 荆公嘗訪一高士，不遇，題其壁曰：「牆角數枝梅，凌寒特地開。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

又 舒王宿金山寺，賦詩，一夕而成長句，妙絕。如曰「天多剩得月，月落聞歸鼓」，又曰「乃知像教力，但渡無所苦」之類，如生成。

《墨莊漫錄》卷四 王荆公退居金陵，建宅於半山，蓋自城至鍾山寶公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後有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山之所也。荆公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其後公舍宅爲報寧寺，寺今亦廢。

又 荆公退居鍾山，嘗獨游山寺。有人擁數卒，按膝據床而坐，驕氣滿容，慢罵，左右爲之辟易。公問爲誰，僧云：「押綱張殿侍也。」公即索筆題一詩于扉云：「口銜天憲手持鈞，已是龍墀第一人。回首三千大千界，此身猶是一微塵。」

《泊宅編》卷一 介甫嘗戲作《走卒集句》云：「年來年去來去忙，倚他門戶傍他牆。一封朝奏緣何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王直方詩話》 荆公作內相，翰苑中有石榴一叢，枝葉茂盛，惟發一花。公詩云：「穠葉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 舒王有云：「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歐公謂舒王曰：「謹愿者亦復爲之耶？」

又卷一〇 舒王得請金陵，寓定力院，題一絕於壁間云：「溪北溪南水暗通，隔溪遙見夕陽春。思量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

又卷一四引《倦游雜錄》 熙寧間，初作東西府，望氣者曰：「異哉，乃有天子氣！」及府成，車駕果臨幸，張掞以詩慶二府諸公，荆公和云：「曾留上主經過迹，更費高人賦詠才。」

又卷一七引《詩史》 荆公罷相知金陵，有詩曰：「投老歸來一幅巾，君恩猶許備藩臣。芙蓉堂下疏秋水，聊與龜魚作主人。」再罷相，以會靈觀使居鍾山，又作詩曰：「乞得膠膠擾擾身，江湖波浪替埃塵。只同鳧雁爲閑侶，不與龜魚作主人。」

又卷一九引《王直方詩話》 李希聲云：「舒王罷政事時，居州東劉相宅，于東院小廳題『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者數十處，至今尚有三兩處在。」希聲，劉氏婿，故知其詳，云曾見數紙屏，亦只寫此兩句。

又後集卷二〇引《童蒙詩訓》 荆公好集句，嘗於東坡處見古硯，東坡令荆公集句，荆公云：「巧匠斲山骨。」只得一句，遂逡巡而去。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三 《遯齋閑覽》云：荆公棋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與葉致遠敵手，嘗贈致遠詩云：「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是知公棋不甚高。又云：「諱輸寧斷頭，悔誤仍搏頰。」是又未能忘情於一時之得喪也。

又 苕溪漁隱曰：介甫有絕句云：「莫將戲事擾眞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觀此詩，則「圖適性忘慮」之語，信有證矣。若魯直於棋則不然，如「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着，與介甫措意異矣。

又卷三四 《漫叟詩話》云：荆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衆客未落筆，而荆公草已就。歐公亟取讀之，爲之擊節稱歎，坐客閣筆不敢作。

《竹坡詩話》 王荆公作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之句，欲以全句作對，久而未得。一日問蔡天啓：「『江州司馬青衫濕』，可對甚句？」天啓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白髮新』。」公大喜。

《石林詩話》卷中 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嚙不可近。一日，兩校牽至庭下，告公請鬻之。蔡天啓時在坐，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騣，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天啓，所謂「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又有「身著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卻是君王未備知」。士大夫自是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天啓。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侍從，會執政有不悅者，乃出爲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爲帥，會丁內艱，不果，猶是用荆公遺意也。

又 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挂駭旁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固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遲留誦詩久之，亦未能無意也。荆公他日復題一篇於詩後云。

又 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圖心法，所至翛然，而工於作詩。王荆公居鍾山，秀老數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蓉映碧流。未怕元劉爭獨步，不妨陶謝與同游」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荆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之者，不得與林和靖一流概見於隱逸。

又卷下 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譏謔。嘗舉制科不中，與王荆公游，甚款曲，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用蕙帳事，蓋有所諷。荆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蓋爲介發也。

《觀林詩話》 半山云：「不知太乙游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乃《上元夜戲劉貢父》詩。貢父時在館中，適與王嘉所載劉向上元夜天祿閣遇太乙降事相契，故有此句。然此事前人引用已多，特半山用得着題耳。

又 都下舊無紅梅，一貴人家始移植，盛開，召士大夫燕賞，皆有詩，號《紅梅集》，傳于世，以半山「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爲冠。後東坡見云：「何待北人太薄。」

又 半山晚年所至處，書窗屏間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蓋痛悔之詞。此乃唐薛能詩句。

《珊瑚鈎詩話》卷一 睢陽雙廟，俗謂之五侯廟。雙廟者爲張、許忠烈而始建廟也。五侯者，南、雷、賈與同功，皆受封爵，亦作其像於廊廡耳。古今歌詠，惟王荆公、黃豫章最爲警策。王詩云：「就死得處所，至今猶耿光。此獨身如在，誰令國不亡。」

《韻語陽秋》卷五 荆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五絕，其一云：「少年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後作詳定官，復有詩云：「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揚雄。當年賜帛倡優等，今日掄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于《爾雅》注魚蟲。漢家故事眞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熙寧四年，既預政，遂罷詩賦，專以經義取士，蓋平日之志也。

又卷一〇　張劍州以太夫人喪劍州歸，荆公予之詩并示女弟云：「烏辭反哺顛毛黑，鳥引思歸口舌丹。」又有《張劍州至劍一日以親憂罷》詩云：「白頭反哺秦烏側，流血思歸蜀鳥前。」所賦皆一時之事，而語意重複如此，何邪？

又　荆公《初去臨川》詩云：「馬頭西去百霑襟，一望親庭更苦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赴調西去時詩也。「非仲叔」則自傷不能養口體，不如曾參則自傷不能養志也。人自一官所驅，乃爾爲志，亦豈得已哉！後又有詩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正爲此爾。

又卷一三　晉謝安居金陵之冶城。洎廢，李太白嘗營園其上，賦詩云：「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梧桐識佳木，蕙草留芳根。」後爲王荆公之居，公爲詩曰：「我名公字偶相同【略】。」至於叙其所居草木，則又有詩云：「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奧。滿門陶令株，彌岸韓侯薮。跳鱗出重錦，舞羽墮軟玉。」此等句抑可以想像其林巒之盛，今復爲瓦礫之場矣，可勝歎哉！

又卷一四　王荆公《題燕侍郎山水》詩，有「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之句，故燕畫之在世者甚鮮。學士院亦有燕侍郎畫圖，荆公有一絕云：「六幅生綃四五峰，暮雲樓閣有無中。去年今日長干里，遙望鍾山與此同。」張天覺有詩跋其後云：「相君開卷憶江東，彷彿鍾山與此同。今日還爲一居士，翛然身在畫圖中。」

又卷一八　王逢原以書上介甫，且以《南山》之詩求學于荆公。師資之禮已定，故逢原未死以前，荆公贈之詩曰：「楩楠豫章概白日，只要匠石聊穿裁。」逢原既死之後，荆公思之曰：「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皆以師道自任也。然觀逢原寄介甫詩云：「天門廉陛鬱巍巍，勢利寧無澹泊譏，豈與跖徒爭有道，盍思吾黨自言歸。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終見乘桴去滄海，好留餘地許相依。」則識度之遠，又過荆公矣。又作荆公書皆稱介甫，作詩皆稱君，所謂「行藏願與君同道，只恐蹉跎我獨差」。又云：「想今愈有江湖興，亦欲同君一釣綸。」所謂師資者，果如何邪？

《老學庵筆記》卷一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故贈之詩曰：「翛然一榻枕書卧，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不常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

又卷七　孫少述一字正之，與王荆公交最厚，故荆公《別少述》詩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子今此去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其相與如此。及荆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人謂二公之交遂暌，故東坡詩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眞欲吏朱雲。」劉舍人貢父詩云：「不負興公《遂初賦》，更傳中散《絕交書》。」然少述初不以爲意也。及荆公再罷相歸，過高沙，少述適在焉，亟往造之。

又　俞秀老紫芝，物外高人，喜歌謳，醉則浩歌不止。故荆公贈之詩曰：「魯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辭來向東。借問樓前蹋于蔿，何如雲卧唱松風。」又云：「暮年要與君攜手，處處相煩作好歌。」不知者以爲賦詩也。

《中吴紀聞》卷二　唐孟郊因其父爲崑山尉，嘗至山中，題詩於上方云：「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牀。錫杖蒓苔青，袈裟松柏香。晴磬無短韻，晝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放逍遙場。」其後張祜嘗游，亦有詩云：「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窗中岫，孤煙竹裏村。憑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倅被旨來相水事，到邑已深夜，艤舟寺之前，秉火炬登山，閱二公之詩，一夕和竟，詰旦即回棹。其詩云：「僧蹊蹯青蒼，莓苔上秋牀。霜翰飢更清，風蘋遠亦香。埽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游不忍還，迫迮冠蓋場。」「峰嶺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興祇桑門。」此四詩，爲山中之絕唱。

《王荆文公詩》卷一《後元豐行》李壁注　介甫熙寧七年罷政，作此歌正居鍾山時。或謂公欲以此徹神考之聽，冀復相。此謬論也。

又卷三《白鶴吟示覺海元公》李壁注　余於臨川得公此詩刻本，有跋在後。今附見篇末：《白鶴吟》，留鍾山覺海之詩也。先是，講僧行詳與公交舊，公延居山中。詳有經論，每以善辯爲名，毀訾禪宗先師。普覺奄化西庵，而覺海孤立，詳益驕傲，師弗之爭，屢求退庵席，公固留不可。悟詳譎妄，遂逐詳而留師，乃作是詩焉。白鶴譬覺海也，紅鶴行詳也，長松普覺也。覽是詩者，即知公與二師方外之契，不爲不厚矣。

又卷一四《別孫莘老》李壁注　莘老名覺，【略】與公素厚，神宗欲革積弊，覺言：「弊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上謂左右曰：「孫覺頗知理。」據此，詩之作必在公未變法之前。

又卷一八《試茗泉》李壁注　此泉在撫州之金谿翠雲院，石本尚存詩序

云：治平丁未，臨川王公自江寧召還翰林，金谿吳顯道追送至撫州，因語及金谿令君政事餘暇多得山水之樂，近以五題求詩於人。乃定韻各賦一詩，獨王公爲二，仍使其子同賦，此《泉》詩與《躍馬泉》詩是也。

又卷二二《送鄧監簿南歸》李壁注　鄧名鑄，公之故人。自臨川至金陵省公，留逾月，公作此詩送之，又錄雜詩一卷與鄧。時元豐六年秋也。

又卷二五《寄王補之》李壁注　補之嘉祐二年進士，嘗從公學。時方以經術造士，公言君可敎國子，命且下而補之死。【略】此詩疑公再入相時道逢補之，許以泮水之游，而實未到官也。

又卷二七《和蔡樞密孟夏旦日西府書事》李壁注　蔡挺熙寧五年自渭州召拜樞密副使。熙寧六年，有司言日食四月朔，上爲徹膳避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食，百官入賀，是日有皇子之慶。蔡詩云：「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介父所和，即此詩。

又《上元從駕至集禧觀次冲卿韻》李壁注　介甫仁宗時以工部郎中知制誥，嘉祐七年也。次年仁宗升遐。作此詩已拜相。冲卿時爲樞密使。

又卷二八《和御製賞花釣魚詩》李壁注　《西清詩話》云：仁廟嘉祐中開賞花釣魚燕，介甫以知制誥預末坐。帝出詩，群臣次第屬和，傳至介甫，日將夕矣，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對，時鄭毅夫獬接席，顧介甫曰：「宜對太液池。」翌日都下盛傳王舍人竊柳詞「太液波翻，披香簾卷」，介甫甚銜之。

又卷三一《送何正臣主簿》李壁注　按正臣臨江人，仕至侍從，國史有傳。先以童子舉，對御講書，賜出身，後再登第。此詩必送其赴御試時也，詩中稱奬至矣。公弟和父乃詆以爲奸邪小人，不應酥酪間異論乃爾，豈別一正臣邪？

又《退朝》李壁注　此詩作於嘉祐初，時爲群牧判官、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以貧屢乞郡而未得。

又卷三四《欲往凈因寄涇州韓持國》李壁注　或言介父寄持國此詩所稱「泔魚已悔他年事，搏虎方收末路身」，謂其行新法，後晚悟其非而有此語也。然持國以議執中謚不合意，自太常禮院通判涇州，乃嘉祐五年二月，是時介父爲從官，安得有悔新法事耶？

又卷三六《寄王回深甫》李壁注　《後山談叢》：王深父爲衛眞主簿，始至亳州，其守李徽之留不遣，久之求去，李問其故，曰：「回爲衛眞主簿，而未嘗至治所與吏民相見，以謂不可，故求去耳。」李怒曰：「爾恃歐陽修而慢我。」深父曰：「回之所立，豈待歐陽公而立耶？」卒歸衛眞，李怒不解，深父遂免去。

又卷三九《送江寧彭給事赴闕》李壁注　彭思永自右諫議大夫知瀛州，以病請便郡，徙知江寧府，召爲御史中丞，論斥濮議最力。公時在江寧，作此詩送之。

又卷四〇《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酴醾盛開》李壁注　《高齋詩話》：公薦進一二寒士，位侍從，初無意於大用。公去位後遂參政柄，因作此詩寄意。

又卷四一《杖藜》李壁注　《蔡寬夫詩話》云：荆公居鍾山，一日晝寢，夢有服古衣冠相過者，貌偉甚，曰：「我桀也。」與公論治道，反覆百餘語不相下。公既覺，猶汗流被體，因笑語客曰：「吾習氣尚若是乎？」乃作小詩識之，即此詩也。

又卷四二《又代薛秀才一首》李壁注　吳曾《漫錄》：荆公在鍾山下棋，時薛門下與焉，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詩，荆公爲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

又卷四三《經局感言》李壁注　熙寧七年四月，公罷相知江寧，依舊提舉修撰經義。明年再相，經義成，拜左僕射。九年十月，以與呂惠卿交惡，力乞罷政，判江寧，又力辭，請宮觀，乃以使相領集禧。此詩言「放歸自食」，蓋宮觀時作也，時尚帶經局，故云「絡首」。

又卷四四《斜徑》李壁注　南埭北山在公園屋旁近。近余使燕時，館伴使李著能誦公「黃花」、「翠蔓」之句，以爲妙。

又《江寧夾口三首之一》李壁注　詩話：王介素與荆公不相能。荆公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云：「茅屋滄州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介鄙之，書其末曰：「金陵村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公見之，亦不屑意，乃續之云：「江晴日暖蘆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竊疑詩話所載多妄說，介雖褊衷，何至操鄙語如此。

又《三品石》李壁注　（陳克）子高云：庚辰三月十日與關聖淵、陳明信集太平寺，明信誦介甫《三品石》句，以爲介甫善論古今：「國亡今日頑無耻，似謂當年不預謀。」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聖淵云：「介甫但是融化《石笋行》舊詩，且陳亡，江總輩皆北面仇讎，豈如此石之耐久邪？」聖淵及余詩以反介

甫，明信終守己說，爭論紛然，日暮罷去，詩竟不就。後十四年，當癸巳寒食，重尋昔游，群石巉然固在，聖淵、明信死已久矣。

又卷四九《皇太后挽詞二首》李壁注　慈聖光獻，仁宗曹后也。元豐三年庚申十月二十日上仙。明年三月山陵，詔百官各進挽詞二首。公時奉祠里居，進此。

《詩人玉屑》卷一七引《高齋詩話》　荆公題金陵此君亭詩云：「誰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賓客每對公稱頌此句，公輒顰蹙不樂。晚年與平甫坐亭上視詩牌，曰：「少時作此題榜，一傳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題詩，可以爲戒。」平甫曰：「此揚子雲所以悔其少作也。」

《焦氏筆乘》續集卷五　种明逸，眞宗時辭歸終南山舊隱，上命設宴禁中，廷臣皆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但誦《北山移文》一過。明逸不懌，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荆公進用，有王介中甫者，以詩詆之，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荆公不以爲忤，但賦絕句云：「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即用本朝事入詩。中甫，三衢人，昭陵時中制科，爲從官，有名。

《泊宅編》卷一　介甫嘗晝寢，謂葉濤曰：「適夢三十年前所喜一婦人，作長短句贈之，但記其後段：『隔岸桃花紅未半，枝頭已有蜂兒亂。惆悵武陵人不管。淸夢斷，亭亭佇立春宵短。』」

《觀林詩話》　半山嘗於江上人家壁間，見一絕云：「一江春水碧揉藍，船趁歸潮未上帆。渡口酒家賒不得，問人何處典春衫。」深味其首句，爲躊躇久之而去。已而作小詞，有「平漲小橋千幛抱，揉藍一水縈花草」之句，蓋追用其語。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　王江寧元豐間，嘗得樂章兩闋於夢中，云：「雨打江南樹，一夜花開無數。【略】」其二云：「春又老，南陌酒香梅小。【略】」右調《生查子》，《謁金門》。

又卷一七　王荆公築草堂於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其上疊石作橋，爲集句塡《菩薩蠻》云：「數間茅屋閒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略】」其後豫章戲效其體云：「半煙半雨溪橋畔，漁翁醉著無人喚。疏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潛解。問我去何之，君行即自知。」

著　錄

黃次山《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叙》　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略】近歲，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而詹子所爲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雄。讎正之難，自非劉向、揚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尙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計爲之何？」客曰：「不然。【略】凡吾所爲，將以備臨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備而忘其大不備，士夫披閱，終無時矣。【略】」詹子曰：「善！客其爲我志之。」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黃次山季岑父叙。

王珏《臨川先生文集跋》　曾大父之文，舊所刊行率多舛誤。政和中門下待郎薛公、宣和中先伯父大資皆被旨編定，後罹兵火，是書不傳。比年臨川、龍舒刊行，尙循舊本。珏家藏不備，復求遺藁於薛公家，是正精確，多以曾大父親筆石刻爲據，其間參用衆本，取舍尤詳。至於斷缺，則以舊本補校足之，凡百卷，庶廣其傳云。紹興辛未孟秋旦日，右朝散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珏謹題。

程敦厚《宋蜀刻臨川文集序》　鄉人杜仲容悉裒臨川凡所論著，合爲大成集，鋟木以行於世。曰抑有以也，謂吾州里唯知尊蘇氏，而不博取約守，以會仁智之歸，彼自陋也。將因以廣之，予於是樂爲之書。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臨川集》一百卷。　又《臨川後集》八十卷。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卷一四《王荆公安石傳》　有文集一百卷、奏議一百七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王文公《臨川集》。　又《王荆公奏議》。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王介甫《臨川集》一百三十卷。右，皇朝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慶曆二年進士，累除知制誥。神宗在藩邸，見其文，異之，召爲翰林學士。熙寧三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罷。明年再入相，九年

罷。卒，年六十六，謚文公。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臨川集》一百卷，丞相荆國文公臨川王安石介甫撰。後改封舒王。

《**文獻通考**》**卷二三五**　王介甫《臨川集》一百三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王安石集》一百卷。

吳澄《校補本臨川先生文集序》　宋政和間，官局編書，諸臣之文獨《臨川集》得預其列。靖康之禍，官書散失，私集竟無完善之本，弗如歐集、曾集、老蘇、大蘇集之盛行於時也。公絕類之英，間氣所生，同時文人雖或意見素異，尚且推尊公文，口許心服，每極其至。而後來卑陋之士不滿其相業，因并廢其文，此公生平所謂流俗，胡乃於公之死後而猶然也？金谿危素好古文，慨公集之零落，搜索諸本，增補校訂，總之凡若干卷，比臨川、金陵、麻沙、浙西數處舊本頗爲備悉，請予序其成。

《**文淵閣書目**》**卷九**　《王荆公文集》，一部三十冊，完全。　又：《王荆公臨川集》，一部十九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荆公《臨川集》二十冊。　又：《王荆公文集》一冊。

章衮《嘉靖二十五年刊本臨川先生文集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臨川邑侯象川應君刻荆國王文公集成，謂衮邑人也，宜有以序其事。【略】予末小子，安敢復有所贅。

又陳九川後序　邑侯應君象川刻荆公集成，既屬介菴章子序之矣，余適東探禹穴，窺石梁，鴈蕩而歸，復俾序其後。嗚呼，是文獻之所存也，夙志繫焉，雖不敏，其何敢辭！【略】應侯寧波人，公嘗令其邑，稱循吏而廟食焉，至今神之。其青苗諸法多試於邑而民便之者，侯習知其法施於民也，故梓其集於吾臨川云。嘉靖丙午秋九月既望，邑後學陳九川謹序。

又應雲鶩跋　荆國文公古詩十三卷，律詩二十一卷，挽詞一卷，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詩、古賦、樂章、銘讚一卷，書、疏一卷，奏狀一卷，劄子四卷，內制四卷，外制七卷，表六卷，論議九卷，雜著一卷，書七卷，啓三卷，記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詞二卷，神道碑三卷，行狀、墓表一卷，墓誌十卷。舊閩、浙、蘇、吳俱有刻，公梓里臨川顧缺無傳。予忝牧以來，每用爲慨，謀梓之，購善本而無從也。走取家藏舊本，讎校而翻刻焉。

王宗沐《嘉靖三十九年刊本臨川先生文集序》　德安吉陽何先生巡撫江西，悉釐百工，表章往哲，刻公集於撫州，而命沐爲序。

《**趙定宇書目**》《王臨川集》二部二十本，一部三十本。　又：宋板大字王荆公《臨川集》。

《**百川書志**》**卷一二**　王介甫《臨川集》一百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安石《臨川集》一百卷。　又《後集》十八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王荆公內外制草》十卷。

又卷一三　王荆公《臨川集》十六冊，一百卷。

茅坤《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集引》　予首錄其《上仁宗皇帝書》一首，次及劄子、疏狀七首，表啓三十六首，與友人書三十五首，序十二首，記二十二首，論、原、說、解、雜著二十五首，碑狀、墓誌、銘表及祭文五十九首，釐爲一十六卷。歸安鹿門茅坤題。

李光祚《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集序》　當時著作若干卷，嘉靖丙午，邑侯應象山梓之，諸名公叙之詳矣。迄今藏公署中，作萬丈光，凡縉紳士大夫宦游吾省者，悉走幣徵求，獲之如持琅玕，讀之如食沆瀣，眞足爲斯文主盟。其玄孫鳳翔別號荆岑者，往往鐫名家文集於金陵，遍行海內。矧以先公家藏，肯令其局閟一方，而不爲之廣傳寰宇乎？故因問序于余。【略】時皇明萬曆四十年壬子歲重五日，豐城後學李光祚鎮靜父拜讀。

《**脈望館書目**》《王臨川集》二十本（宋刻甲）。　又三十本（元板乙）。又廿本。

《**皇明太學志**》**卷二**　《臨川集》七百四十四塊。《舊志》六百八十七塊，餘係嘉靖五年祭酒嚴嵩刊補。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王荆公文集》三十冊，全。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王臨川集》一百三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王安石《臨川集》一百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王臨（川）文集》。陳景雲注：一百三十卷。

嘉靖翻宋本《臨川集》何焯跋　內閣宋刻《臨川集》，其行數、字數、卷帙與此皆同，唯華中甫眞賞齋所藏獨爲一百六十卷。此本不知尚在人間否？以中甫之力，能重開以傳，而獨私之爲齋中珍玩。吁，可慨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臨川集》一百卷，內府藏本。宋王安石撰。

【略】案《宋史・藝文志》載《王安石集》一百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同，晁公武《讀書志》則作一百三十卷，焦竑《國史經籍志》亦作一百卷，而別出《後集》八十卷，并與史志參錯不合。今世所行本實止一百卷，乃紹興十年郡守桐廬詹大和校定重刻，而豫章黃次山爲之序。次山謂集原有閩、浙二本，殆刊版不一，著錄者各據所見，故卷數互異歟。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四　陳少章《書臨川集後》云：《臨川集》一百卷，宋紹興中知撫州詹大和校刊，黃次山爲序。序言此集向流布閩、浙，詹子自言所校，悉仍其故，先後失次，譌舛尚多。今按集中七十六卷《謝張學士書》，即七十八卷《與孟逸秘校手書》之五，文重出而題互異。又九十九卷《金太君徐氏墓誌》，自「夫人天性篤於孝謹」上凡脫一百七十六字。後卷又有《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一篇，具載全文。則先後失次，訛舛尚多，誠如詹守之言。它若第九卷《詠叔孫通》詩，載《宋景文集》卅卷，《春江》詩乃方子通作。《詠叔孫通》詩，吳曾《漫錄》已辨之。蔡絛《西清詩話》謂「春殘密葉花枝少」云云，皆王元之詩。七十卷《相鶴經》一條，本浮丘舊文，皆荆公偶書置方冊間，而亦誤編入集，此見於《困學紀聞》、《中吳紀聞》、《廣川書跋》者也。據葉少蘊《詩話》，荆公集乃宣和中薛肇明奉敕編成，肇明名屢見公詩，則其人素出入門下，宜所編皆精審，不應有如上所疏諸條之失；或肇明所編別是一本，與閩、浙刊布者異耶？馬氏《經籍考》載《臨川集》百卅卷，與此本卷數不同，則當時有二本明矣。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刊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六　《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明嘉靖刊本，沈學子校。

（日）島田翰《殘宋本王文公文集跋》　昔華中父眞賞齋有宋百六十卷本《臨川集》，見豐人翁《眞賞齋賦》，而義門何焯氏在國初既言其不可覯，則其爲希覯之笈，亦可知也。而說者謂荆公之集，紹興辛未其曾孫王珏所傳刻者最完，其作百六十卷者，徒分析其卷帙耳。珏之刻本，今藏罟里瞿氏。又有元時繙本，今藏錢唐丁氏。嘗與明嘉靖庚申撫州覆紹興詹大和刻本，歷校宋、元二本，其卷帙相同，而異同亦相若。閩、浙二本，皆非其所手定，而《石林燕語》亦稱薛肇明被旨編公集，偏求其所謂「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詩，終莫之得。至宋季，有金陵、麻沙、臨川、浙西數刻，當時搜羅既難，編訂又粗，竟不能窮其全也。日本圖書寮有殘宋本《王文公文集》，今存七十卷，佚其末詩集數卷而已，而今本所佚之文，多至四十七篇。陸存齋《群書校補》據《宋文鑑》、《宋文選》、《播芳大全》、《能改齋漫錄》以補明覆詹本之缺，尚不過十餘篇，與此本多寡不侔矣。昔政和中開局編書，諸臣之文，獨《臨川集》得預其列，而門下侍郎薛昂肇明實主其事。此書依其異同考之，蓋肇明所編次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目錄三卷，元刊本。《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明嘉靖撫州刊本。《新刊臨川王先生荆公文集》一百卷，明嘉靖臨川刊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臨川集》一百卷，明嘉靖撫州刻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　《臨川集》一百卷。【略】安石集在宋無定本，故或稱一百卷，或稱一百三十卷，或又稱後集八十卷，今所傳者，惟此一百卷之本，亦不知何人所編。明嘉靖丙午刊本。萬曆刊本。《張目》有宋刊本。《天祿後目》有宋刊本一百卷二部。《續錄》：宋紹興十年郡守桐廬詹太和校定重刊本。宋刊元印本，十二行二十字，後有嘉靖間郎瑛仁寶題跋。元危素刊、吳澄序本，嘉靖丙午本即從之。【略】四部叢刊本。

曹元忠《臨川先生歌曲跋》　此《臨川先生歌曲》，從紹興重刊《臨川集》第三十七卷寫出。惟是卷前集句詩後歌曲，而《桂枝香》又適與《甘露歌》相接，故當時曾慥、黃大輿輩皆誤以《甘露歌》爲詞，明陳耀文無論已。其實《臨川集》目錄於《甘露歌》後標題「歌曲」二字，皆所以別於集句詩也，特諸家未之察耳。《臨川集》有臨川、金陵、麻沙、浙西諸本，此紹興重刊本，即介甫曾孫珏所謂臨川、龍舒刊行，尚循舊本者也，其分體當仍政和間官局所編，故能詳盡如此。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刊本。此臨川曾孫王珏刊本，前有小序云，【略】有總目，惟載某卷之某卷某體詩、某體文，其細目載每卷前，目後即接本文。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書中「桓」字作「淵聖御名」，「構」字作「御名」，「愼」、「廓」字不闕筆，雖有後來修板，謬誤不少，而原書尚是紹興舊刻可知。覈之明繙詹大和刻本，卷第皆同，惟輓詞類中少《蘇才翁輓詞》二首，集句中少《離昇州作》一首，而多《移桃花》一首，【略】案此詩不似集句，疑當時誤編入也。

《木犀軒藏書題記》　《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王安石撰，宋刻明印

本。【略】此本前有吳草廬序，稱危太樸（素）搜索諸本增補校定。其實即以宋板略加修補掩爲新刻（元人此類甚多），又間有嘉靖五年補刊之葉，知此板明時尚存，宋刻十存六七。宋諱如竟、讓、縣、懲、完皆缺末筆，「桓」字注「淵聖御名」，蓋紹興中公曾孫珏所刊，元、明以來遞有修板。此本雖係明印，而宋槧面目俱在，良可寶也。

《木犀軒藏書書錄》《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明嘉靖刻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紹興戊子豫章黃次山季岑父序，嘉靖三十九年四月王宗沐序，嘉靖丙午章袞後序。【略】王序謂德安吉陽何先生（遷）巡撫江西，刻是集於撫州。章序謂邑侯象川應君雲鸞刻荆公集成。按丙午爲嘉靖二十五年，前於王序十四年，究不知此本爲何人何年所刻也。

《寶禮堂宋本書錄》《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二十冊。此爲臨川先生曾孫珏刊本，卷末有紹興辛未孟秋旦日右朝散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珏題記，歷述校刊顛末。是本宋諱避至高宗止，蓋爲是集最初刊本。惟印本漫漶，且多補刊之葉，然《臨川集》實以是爲最古矣。

《四部叢刊書錄》《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二十冊，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宋王安石撰。嘉靖中撫州刊本。總目之外，每卷正文前仍列目，款式與宋本同。首有紹興十年豫章黃次山序，謂桐廬詹大和守撫州，刊之於郡齋。此即重開其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王文公集》一百卷，宋王安石撰。缺四至七，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存七十六卷，又目錄二卷。宋刊本，十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略】宋諱「完」、「愼」不缺筆。此書字體樸厚渾勁，紙細潔堅韌，原如梵夾，每葉鈐「向氏珍藏」朱文長印（楷書），紙背爲宋人簡啓，多江淮間官吏，有邵宏淵、查籥、汪舜舉、洪适、張傑、許尹、張運、吳巘、唐傑、張安節、李簡諸人。

又《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宋王安石撰。存卷一至七〇。宋刊本，版匡高六寸八分，寬四寸八分，半葉十行，每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闌，大字疏朗。序目失去，自卷一至三十六爲文，卷三十七至七十爲詩，然無碑志、哀祭諸體，知是未完本也。卷一第一首爲《上皇帝書》，與紹興本以詩爲首者編次大不同，《臨川集》之異本也。鈐有「金澤文庫」、「賜蘆文庫」木記。傅按：余故人潁川君（寶應劉啓瑞翰臣）居江淮之交，家藏《王文公文集》，其版式行款正與此同。然余以爲視此可貴者有三：原書楮墨精湛，且紙背皆宋人交承啓劄，筆墨雅麗，眞可反覆把玩，此可貴者一也。寮本無序目，於是談者妄生揣測，以爲即眞賞齋之一百六十卷本而佚其半者。此本目錄完全，仍爲一百卷，不過次第與紹興本異耳，而積疑賴此盡釋，此可貴者二也。寮本缺七十以下各卷，此本缺卷四至六，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而七十卷以下完然具存，正可補寮本之缺，且必有佚文出羅（振玉）鈔之外者，此可貴者三也。余嘗言於東都耆宿，約異時寮本刊行，余當爲作緣，俾以目錄及後三十卷增入，以盡珠聯璧合之美，無使盈盈一水，終古相望，使後人撫卷而增歎也。

又《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王安石撰，宋紹興二十一年兩浙西路轉運司王珏刊，元、明遞修本，十二行二十字。有明嘉靖五年補刊字。宋諱北宋皆缺筆，「構」字注「御名」。有紹興辛未王珏題九行，刊於浙西。前有吳澄序，稱危素搜索諸本增補校訂，比臨川、金溪、麻沙、浙西諸本頗爲備悉。永樂十五年，楊士奇集諸家論說、語錄於總目後，密行小字。卷末有「嘉靖丁亥秋仲國子監補刊完」牌子（李牧齋藏書）。

又《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宋王安石撰，明嘉靖翻宋本，十二行二十字。何義門焯評點，略有校定。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三《紹興本臨川先生文集殘卷跋》荆公文集今世通行者，以明嘉靖本爲最善，然嘉靖本實源出紹興十一年所刊，即此本是也。其版至明時尚存，後歸入南京國子監，故流傳印行至多。余曾於南中收得全帙，就新刊校勘一過，撰有題記。此殘本爲劉君翰臣所贈，存卷三十七至四十九、卷六十至六十九，凡二十三卷，其中所存宋刻約十之九。字畫頗爲清朗，蓋視余藏全帙摹印在前也。憶昔年觀書於廣化寺京師圖書館中，架底存明刊《臨川集》八九冊，余檢視之，正爲紹興所刊，因告典守者更其籤題。緣其棉紙瑩潔，字體方嚴，驟視之，與明刻正無以異。至今追思之，其紙幅尺寸、墨采濃淡，視茲帙正同，頗疑藏大庫時本爲一部而先後分析者。第未審合併之後，能否再爲完帙耳，竢暇時當詳檢之。此本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字。白口，雙闌。版心下方記刊工姓名。字體端麗，雅近歐陽率更。避諱至嚴，「桓」字注「淵聖御名」，「構」字注「御名」，此亦南渡初鐫之一證也。壬申天中節，裝成記之。

《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一《臨川集》一百卷。【略】考宋楊仲良《續通鑑長

編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云：「六月壬申，門下侍郎薛昂奏：承詔編集王安石遺文，乞更不置局，止就臣府編集，差檢閱文字官三員。從之。」昂既承詔編集，又已奏置官屬，時方承平無事，下距靖康之難猶將十年，何至爲之而不成？《提要》之言，眞臆斷也。魏了翁《鶴山大全集》卷五十一《臨川詩集序》云：「國朝列局修書，至崇、觀、政、宣而後尤爲詳備，而其書則經史圖（籍）、樂府禮制、科條詔令、記注故實、道史內經，臣下之文，鮮得列焉。惟臨川王公遺文，獲與編定，薛肇明諸人，實董其事。然肇明諸人所編者，卒以靖康多難，散落不存。今世俗傳鈔，已非當時善本，故其先後舛差，簡帙間脫，亦有他人之文淆亂其間。」然則昂等所編集，非爲之而未成，乃已成之後，旋復散落耳。《提要》云云，蓋未考此序也。【略】近人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十一記所藏宋刊本，其說與瞿氏同。嘉錫按：黃次山序末題紹興十年，王珏序題辛未，乃紹興二十一年。（王）序中所稱「臨川本」，正謂詹大和本也。薛昂奉敕編集，搜羅固應完備，所編之本，雖經兵燹散失，珏既訪諸其家而得其遺稿，則其所刻宜與詹本大相逕庭。乃據瞿、張兩氏所言，以詹本與之對覈，僅有詩三首彼此不同，其餘竟無以大相遠。然則珏所謂「是正精確」者，不過文字校勘而已，而初印本又不傳，究之精確與否，尚未可知也。　又　案《總目》本卷《王荆公詩注》條下提要，謂以世行《臨川集》校之，增多七十二首。然則本集之所遺逸者正多，不獨吳曾所舉詩三首而已（吳說見《漫錄》卷十一）。且不獨詩也，於文亦然，計其失收者亦數十篇。【略】近人羅振玉嘗以活字印行《臨川集拾遺》一卷，《永豐鄉人稿》乙集卷上載其序曰：「宣統紀元，再游海東，觀書於宮內省之圖書寮，見宋本《王文公集》，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構』字下注『御名』，蓋刊於南渡之初，尚存七十卷。典書官爲予言，嘗以他善本與此比勘，他本往往有佚篇。時以行程匆遽，不及詳究，惟覺其先文後詩，與明代復刻紹興中桐廬本（即臨川本，以其爲桐廬詹大和所刻，故有此稱）先詩後文者大異，爰記其目次，【略】於小冊中而歸。及歲辛亥，避地扶桑，今年春念及斯集，計惟東友島田翰氏曾校書秘省，彼或校錄，而已墓草宿矣。彼固有增訂本《古文舊書考》，在武進董氏許，又疑佚文未必備錄，姑移書假之。比至展觀，則諸佚篇咸在焉，爲之喜出望外。長夏苦雨，取歸安陸氏所錄荆公佚詩文載入《羣書校補》者（案：陸心源據《宋文鑑》、《宋文選》、《播芳大全文粹》、《能改齋漫錄》，輯出臨川佚文凡文二十篇、詩五篇，刊入《羣書校補》卷七十二），合以宋槧本所載不見桐廬本《臨川集》者，得詩八章，文六十篇，校桐廬本類次，輯爲一卷，寄滬上校印，以償十年未竟之志。」今案羅氏所言宋槧本，已見《經籍訪古志》卷六，僅言每卷有金澤文庫印而不知其有佚文。其本與王珏所刻大異，未知爲何人所編。珏及魏了翁均言薛昂編集者已散落不傳，則非昂本也。

《中國善本書提要》　《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二十冊（國會），明嘉靖間刻本。按此本已影印入《四部叢刊》。影印本有嘉靖三十九年王宗沐序，稱「德安吉陽何先生巡撫江西，悉釐百工，表章往哲，刻公集於撫州」，故後人稱此本爲何刻本。然影印本卷後又有嘉靖二十五年陳九川後序，章袞書後，及臨川縣知縣應雲鸞序，又知應侯於十四年前曾有刻本。《善本書室藏書志》將應、何兩本分別著錄，葉德輝《洎園讀書志》卷八亦分別著錄，並有考辯云：「何本似未見宋刻，但從應本重刊。應本《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序》（黃次山序）【藝祖】二字頂格，何本不提行，可見何本未見宋本，故任意改刻也。自來藏書家書目，往往知有應本，而又誤以何本即應本，不知何本尚是重刻應本，故并刻有應序。非余家藏本俱在，又烏從而分辨之！」余因檢《四部叢刊》所印何本，「藝祖」二字固提行頂格也，此本無嘉靖間序跋，不知爲應爲何，「藝祖」二字亦提行頂格也。葉君不應有目誤，或所據本黃序適爲補刻，不然既照刻陳、章、應三序跋，何以獨於黃序有改易？余疑是集初爲應侯所刻，何氏巡撫撫州時，攘爲己功，不過屬王宗沐另冠新序而已。又臨川爲撫州首治，諸家謂應刻則稱臨川，謂何刻則稱撫州，論地則同爲一地，論時間不過相距十四年，實無重刻之必要也。

又　《臨川王先生荆公文集》一百卷，二十冊（北大），明嘉靖間刻本。宋王安石撰。此本無總目，每卷篇目在正文前，有吳澄序，應從元本出，然集內「構」字悉注「御名」，則又源出宋本也。卷末有「歲次甲午年仲春安正堂新刊」牌記，不見諸家著錄。考《書林清話》卷五《明人私刻坊刻書》條，載劉氏安正堂刻書頗詳，亦未及是書。牌記未標年號，考明代有三甲午：一爲永樂十二年，一爲成化十年，一爲嘉靖十三年，此殆嘉靖十三年刻本也。據吳澄序，此本爲危素所校，較臨川、麻沙等四刻爲善。然此本經後人據別本校補，各卷內脫詩極多，各爲補遺於卷末。及持嘉靖間翻臨川本相較，脫詩每均在一整葉上，而此本既不標明脫葉，反將脫葉抹煞，連接其葉數，以泯其跡。葉相接矣，而詩不相接，爲此本舊主所發覺，因用嘉靖本校補之。安正堂刻書頗多，於是

集乃竟草草若是，此坊本所以不見重於學人也。

又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集》一百卷，十六冊（國會）。原題「宋荆公臨川介甫王安石著，明豐城後學鎮靜李光祚校，廿二世孫鳳翔率男維鼎繡梓」。封面題「萬曆壬子歲鐫，撫東上池王鳳翔校刊，藏於金陵光啓堂」。李光祚序云：「其玄孫鳳翔，別號荆岑者，往往鐫名家文集於金陵，遍行海內。」則鳳翔殆書林中人，光啓堂其坊名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王安石撰，宋紹興二十一年兩浙西路轉運司王珏刻，元明遞修本，黃廷鑑校，二十冊。《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明嘉靖三十九年何遷刻本，二十冊。《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宋王安石撰，明刻本（目錄配另一明刻本，四庫底本），三十二冊。《臨川王先生荆公文集》一百卷，宋王安石撰，明嘉靖二十五年應雲鸞刻本，崑璵子跋，三十六冊。《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宋王安石撰，明萬曆四十年王鳳翔光啓堂刻本，傅增湘校，十二冊。《王臨川全集》一百卷，宋王安石撰，清光緒九年小岯館刻本，傅增湘校，八冊。《臨川先生文粹》四卷，宋王安石撰，明徐師曾輯，明董漢策刻本，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四十冊，宋王安石撰，宋紹興辛未王珏刊明初修補本。《臨川先生文集》，存二十二卷八冊，宋王安石撰，宋紹興辛未王珏刊元明修補本，存卷三十七至卷四十九、卷六十一至卷六十九。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注荆公集》五十卷，參政眉山李壁季章撰。謫居臨川時所爲也，助之者曾極景建。魏鶴山爲作序。

魏了翁《臨川詩注序》 國朝列局修書，至崇、觀、政、宣而後尤爲詳備，而其書則經、史、圖、樂書、禮制、科條、詔令、記注、故實、道史、內經，臣下之文，鮮得列焉。時惟臨川王公遺文獲與編定，薛肇明諸人寔董其事，【略】然肇明諸人所編，卒以靖康多難，散落不存。今世俗傳抄，已非當時善本，故其後先舛差，簡帙間脫，亦有他人之文淆亂其間。雖然，未足多辨者。【略】今石林李公，曩居臨川，省公之詩，息遊之餘，遇與意會，往往隨筆疏於其下。涉日既久，命吏纂輯，固已粲然盈編。會某來守眉山，得與寓目，見其闕奇摘異，抉隱發藏，蓋不可以一二數，則爲之舍然歎曰：是豈世所謂訓故者乎！【略】其豐容有餘之詞，簡婉不迫之趣，既各隨義發明，若博見強志，廋詞險韻，則又爲之證辨鉤析，俾覽者皆得以開卷瞭然。然公之學亦時有專己之癖焉，石林於此蓋未始隨聲是非也。《明妃曲》之二章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日出堂上飲》之詩，其亂曰：「爲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理以返諸正。自餘類此者尚衆，姑摘其一二以明之，則詩注之作，雖出於肆筆脫口若不經意之餘，而發揮義理之正，將以迪民彝、厚世教，夫豈訓故云乎哉！石林常參預大政，今以洞霄之祿里居，其門人李西美醇儒，必欲以是書板行，而屬某叙所以作，乃書以授之。

《文獻通考》卷二四四 《注荆公詩》十五卷。

劉將孫《大德刊須溪評點本王荆文公詩箋注序》 慶元參政雁湖李氏獨箋臨川詩於其懲荆舒之後，與象山記祠堂，磊磊恨意相似。文章行義，固各有必不可概掩者。然東南僅刻兩本，眉久廢，撫亦落。士大夫或白首不及見，以是藏本極少，亦牽聯役役至此。李箋比諸家異者，間及詩意，不能盡脫窠臼者，尚襲常眩博，每句字附會膚引，常言常語亦跋涉經史。先君子須溪先生於詩喜荆公，嘗點評李注本，欲刪其繁，以付門生兒子，未暇也。安成王士吉，往以少俊及門有聞，日以書來訂，請曰刻荆公詩，以評點附句下，以雁湖注意與事確者類篇次，願序之。於是荆公詩當粲然行世矣。

毋逢辰《大德覆刊須溪評點本王荆文公詩箋注序》 方今詩道大昌，而建安兩書坊竟缺是集。予偶於臨川得善本，鋟梓於考亭，輒摭所聞者以繫其集端云。大德丙午中秋，龍門毋逢辰序。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王荆公詩集》，一部二十八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王荆公詩集》十冊。

《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 《王荆公詩集》三十二卷，元刊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王荆公詩集》二十五冊，不全。宋王安石撰，凡五十卷，闕二十五至三十卷。 又：《王荆公詩》一冊，不全。李壁箋注，劉辰翁批點。

《拜經樓詩話》卷二 海鹽張氏所雕者，乃元劉辰翁節本，失雁湖本來面

目。

又　曾見知不足齋所藏宋刻本半部，箋注并全，每卷後又有庚寅補注，不知出自誰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王荆公詩注五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李壁撰。【略】原本流傳絕少，故近代藏書家俱不著錄。海鹽張宗松得元人槧本，始爲校刊。集中古今體詩，以世行《臨川集》校之，增多七十二首，其所佚者，附錄卷末。

張宗武《王荆公詩注題辭》　《王荆公詩》五十卷，雁湖先生李壁季章箋注。予十年前購得華山馬氏所藏元刻本，間取通行《臨川集》勘之，篇目既多寡不同，題字亦增損互異，乃歎是書之善，不獨援據該洽，可號王氏功臣也。史稱季章嗜學如饑渴，群經百氏搜抉靡遺。今《雁湖集》既不存，其他著錄亦盡逸，惟是書見稱藝林，而流布絕少。因重鋟之，以廣其傳，俾嗜古者得窺先生之蘊涵，識臨川之意匠，而并可正俗本之紕謬。【略】乾隆辛酉上巳後五日，武原張宗松題於清綺齋。

又《王荆公詩注略例》　開雕於庚申臘月，蔵事於辛酉夏五，縱臾剞劂，鳩工而飭材者倪子東銘大成也，往來商榷析疑而辯訛者許子初筠昂霄也，至於讎校之勞，余獨任之。而某書某篇代余檢覓，則塾師朱子學顔以發暨閣、諤兩兒與有力焉。

翁方綱《蕘鈔本王荆公詩注跋》　乾隆戊戌秋，海鹽張明經芑堂（燕昌）語余，曾於杭州見宋刊李雁湖注王半山詩卷一之三、卷十五之十八、卷廿三之廿九、卷四十五之四十七。每卷有庚寅增注，又注中每有較近日刻本多出數條者。【略】檢杭堇浦詩集有「集奚氏翠玲瓏館，適有以宋槧本李雁湖《王荆公詩注》殘本求售者」云云，乃知此是足本之殘者。【略】此宋槧殘本今藏誰氏亦莫可考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王荆文公詩》五十卷，元刊本。【略】此本乃元刊元印，有「南陽講習堂印」，則曾藏石門呂氏；又有「紅椒庭院」、「沈廷芳印」、「椒園」三印，則繼藏沈廉使家。惜闕十一至十八，又二十五至二十八，又三十五至三十八，又四十五至四十七，凡廿二卷，而以別藏盧抱經鈔、翁覃溪（方綱）手校殘本配其所闕，仍闕十一至十四、三十五至三十八凡八卷。其前之魏了翁序、目錄三卷，則盧鈔所有也。

《書舶庸譚》卷三　《王荆文公詩》五十卷、目錄三卷。元槧，題「雁湖李壁箋註，須溪劉辰翁評點」。（分兩行）每半葉十一行，每行廿一字。中縫標「王文公詩幾」，上下黑口，有圈點，附評語，或作陰文，有補注，（陰文）或標欠注。（陰文）前有毋逢辰序。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王荆公詩注》五十卷，宋李壁撰。乾隆辛酉張宗松刊本。【略】天祿後目》有元大德辛丑刊本，前有詹太和所撰《王荆公年譜》及劉將孫序，王常題識，皆張氏重刻所無。

又《續錄》　有宋刊大字殘本。　宋撫州本，十四行十五字。　張菊生有元刊初印本，乃季滄葦舊藏。【略】明翻宋詹太和本。　花山馬氏重刊元本。江西局刊本。　民國十一年海鹽張氏影印元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王荆文公詩注》五十卷，宋雁湖李壁撰，存十七卷。宋刊本，半葉七行，行十五字，注雙行同。注語間有刓補擠寫者。各卷後有庚寅增注及抽換之葉，即曾極景建所補也。按：此書宋槧孤本，今藏南潯劉氏嘉業堂，繆藝風（荃孫）曾假影摹，余即以之覆刻，爲《蜀賢叢書》之一。《王荆文公詩箋注》五十卷，宋李壁撰，劉辰翁評點。元刊本，十一行二十一字，細黑口，左右雙闌。前年譜六葉（按：宋詹大和編），目錄三卷。題「雁湖李壁箋注」、「須溪劉辰翁評點」。卷中有圈點評語，「評曰」二字作陰文，在每句下。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三《覆刻宋本王荆文公詩箋注跋》　李文懿公注荆公詩，較《臨川集》多古今體七十二首。【略】藝芸精舍書目・荆公詩注》存宋板二十七、二十八、三十四卷至三十八卷、四十五卷至五十卷，鈔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卷。按所記與此本不同，廿七、廿八複出，似非一本，而其餘八卷又適足互補，他家未見著錄，不知猶在世間否。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王荆文公詩箋註》五十卷、目錄三卷。宋王安石撰，李壁註，劉辰翁批點。《年譜》一卷，宋詹大和撰。元大德五年王常刻本，二十冊。　《王荆文公詩》五十卷補遺一卷，宋王安石撰，李壁箋註，清乾隆五至六年張宗松清綺齋刻本，六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王荆文公詩注》五十卷、目錄三卷，附《年譜》一卷，十冊。宋王安石撰，李壁注，劉辰翁批點。元大德辛丑安成王常刊本。

《**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王荆文公詩》五十卷補遺一卷，宋王安石撰，李壁注。天保七年刊（官版）。　同上（明治印）。　《王荆公絕句》九卷，宋王安石撰，館機編，天保四年序刊（萬笈堂）。

《**永樂大典**》**卷九〇七汪藻**《**跋半山詩**》《半山別集》有詩百餘首，表啓十餘篇，乃荆公罷相居半山時老筆也。祝邦直作淮南學事司屬官時摹印，甚精。德興建節鄉人周彥直，舊從荆公學，亦用此集印行。余皆寶之。過江以來二十年，求之莫獲。頃見徐師川，云黃魯直讀此詩，句句擊節。公器之不可掩也如此。近錄者極多舛誤，非不知其非眞，但不敢擅下雌黃耳。今人謂荆公詩皆其少作，而此老筆無人辨之，尤悵然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臨川詩選》一卷。汪藻彥章得《半山別集》，皆罷相後山居時老筆，過江失之，遂於《臨川集》錄出。又言有表、啓十餘篇，不存一字。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汪彥章《選荆公詩》。

《**文獻通考**》**卷二四四**《臨川詩選》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八**《荆公詞》一卷。

藝　文

唱　和

歐陽修《**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弦。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留連。

祖無擇《**誚王安石乞分司西京遠讒而去因以述懷**》　割斷攀緣宰相權，憂危爭似我身全。試觀竿上拋生體，且擬波中戲釣船。名利不求還獨樂，是非莫辨祇高眠。何當對景幽堂坐，更得閑吟度百年。

曾鞏《**江上懷介甫**》　江上信清華，月風亦蕭灑。故人在千里，樽酒難獨把。由來懶拙甚，豈免交遊寡。朱弦任塵埃，誰是知音者。

又《**過介甫歸偶成**（**熙寧初**）》　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迕。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

又《**寄王荆公介甫**》　數病門稀出，常貧客少過。經綸知齟齬，耕釣亦蹉跎。兩事艱難極，孤心感慨多。素交千里遠，誰聽此時歌。

劉敞《**賀王介甫初就職秘閣**》　鳳凰信高遠，矰繳安得羈。非君九韶奏，詎肯一來儀。王子美無度，孤飛絕雲霓。常恐濁一世，斯人莫見之。天子蹈軒虞，公卿聚皋夔。孰言阿閣下，定有朝陽詩。願得調律呂，聆音辨雄雌。勿空著圖象，但取夸童兒。

劉攽《**寄荆公**》　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台旆過江東。

王令《**贈王介甫**》　當世胸懷萬古淳，平生才術老經綸。況逢堯舜登賢日，不復伊周望古人。得志定知移弊俗，聞風猶足警斯民。九門無謁天旒邃，可惜長令仕爲貧。

蘇軾《**次荆公韻四絕**》（**選一**）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朱明之《**因憶灊樓讀書之樂呈介甫**》　憶昨灊樓幸久留，乾坤談罷論雎鳩。它時已恨相從少，此日能忘共學不。南去溪山隨夢斷，北來身世若雲浮。行藏願與君同道，祇恐蹉跎我獨羞。

《**宋詩紀事補遺**》**卷二二曾宰予**《**寄荆公**》　官居隱几望灊山，不似茅簷舊日閑。顧我塵沙添白髮，憐君道路失朱顏。江涵秋潦鱸魚美，岸入春風荻笋斑。此味縱佳吾不樂，惟思一馬返鄉關。

紀　念

曾鞏《**上王荆公墓**》　天上龍鬚斷，人間鵾鳥來。未應淮水竭，所惜泰山頹。華屋今非昔，佳城閉不開。白頭門下士，悵望有餘哀。

陸佃《**祭丞相荆公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丙寅，四月某朔某日某甲子，門

生朝奉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充實錄修撰陸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故司空、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傅、荆國王公先生之靈：維公之道，形在言行。言爲《詩》《書》，行則孔孟。孰挽而生，孰推以死？天乎人乎，抑莫之使？於皇神宗，更張治具。夔一而足，二則仲父。迨龍之升，奄忽換世。公則從邁，天不憖遺。嗚呼哀哉！德喪元老，道亡眞儒。疇江漢以濯之，而泰山其頹乎？承學諸生，無問識否，齋戒是修，矧從公久，祝之使肖，成就長養。聞訃失聲，形留神往。回也昔何敢死，賜也今將安仰？慟貌像之誰如，恍音塵之可想。嗚呼已矣，病不請禱，葬不反築。寄哀一觴，百身何贖？尚饗。

又《江寧府到任祭丞相荆公墓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某月朔某日某甲子，門生朝奉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知江寧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陸某，謹致祭于故司空、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傅、荆國王公先生之墓：嗚呼，法始乎羲，樸散而器。列聖嗣興，文始具備。祖述憲章，約成六藝。大明西沒，羣星爭麗。派別支分，散作百氏。歷漢更唐，衆說蠭起。天錫我公，放黜淫詖。發揮微言，貽訓萬祀。卒相裕陵，眞眞僞僞。義兼師友，進退鮮儷。荆山鼎成，龍去不回。公從而上，梁壞山頹。某始以諸生，得依門牆，一見如素，許以升堂。春風濯我，暴之秋陽。今也受命，來守是邦。公之所憩，蔽芾甘棠。蕙帳一空，墓柏已行。俯仰陳迹，失涕沾裳。論德叙情，以侑一觴。尚饗。

黄庭堅《有懷半山老人再次韻二首》 短世風驚雨過，成功夢迷酒酣。草《玄》不妨準《易》，論詩終近《周南》。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欲問老翁歸處，帝鄉無路雲迷。

劉弇《祭王荆公文（代人）》一 噫嗟公乎，何爲其然乎？豈富貴迫而賢有智累乎？將造物者畀付施予，或嗇或賸，而羌不可以力騁乎？抑亦靈芝慶雲，止爲瑞物，而固不免夫翕霍而散，與濯濯而萎者乎？且從古以爲難者，莫甚於掃不振之蠹，起久仆之瘵，以與一世期乎有成。而甚者至使天子快登平之適遭，斯民無睠眙之斗駭。非守能固其初，力足以劭其後者，能之乎？然士或勇於有爲，而昧於知經，求完乎此者，不跨則躓。而於斯時也，有能爍傳注之秋燐，探百聖乎虞淵，偉然號爲一家，而使後世於此有攷者，方自我作訓，則可不謂睨聖人之閫而直躋者乎？已而擲去事權，一毛九牛。凡此者人皆難之，而公或以爲易，人皆偏焉，而公可得而兼。若公者其殆命世乎，其有待而未已者乎？然則，我尚何悲乎？夫惟周衰旋待於公歸，商霖更期於說作。天下之有望於公者以此與夫？識公於四十年之契闊，而遇我如旦暮之頃，訪公於千餘里之鍾山，而輒申我以縞紵之好。吾之有得於公者，亦以上此，而厥望未償，撫惠方爾，一旦歸竊於漠漠之九原，功業之及人者未能幾何而塊獨遺此平生，則吾尚何可無悲乎？噫嗟公乎，庶其來舉予觴乎。尚饗。

又二 嗚呼，麟鳳儀游，忭舞走飛。傑立一世，有公於兹。江河取東，吞吐源委。滋物洗光，非公而誰？自古在昔，革制實難。睢盱回泬，衆所共患。或拊而跳，或諗而讙。及公有爲，卒底於安。久矣聖經，理鬱弗通。傳注披披，帊覆帘蒙。繇漢迄唐，大陊厥宗。及公有訓，孰敢啅訌？奎輝不揚，歲我文造。冗長戚促，孰訂孰攷。朱藍等妍，鏤句雕藻。及公有作，霾翳一掃。始公熙寧實舟，蕃錫大賚，天子是優。著蔡國經，天子是諏。人謂公進，說商旦周。公熙寧季，以位告去。孰視富貴，擲如遺屣。我徂東阡，甕蓬牖戶。人謂公退，留侯疏傅。嗟嗟我公，今則已矣。來軫孔遒，未稅先扼。壽則大嗇，及中斯止。平生磊砢，尚可僂指。曩予晚遭，公力是藉。方公長往，余弔莫暇。音徽永沫，碎影何謝。長跽薦辭，播哀修夜。尚饗。

賀鑄《寓泊金陵尋王荆公陳迹》 晚泊扁舟一問津，依然節物思羈人。江山月照六朝夢，桃李風吹三月春。宅枕謝公墩下路，詩尋蕭寺壁間塵。可須樽酒平生約，長望西州淚滿巾。

《河汾諸老詩集》卷二張宇《荆公》 作古非今禍已成，亦知鬼責與天刑。試看一病遺言處，猶勸傍人誦佛經。

王惲《半山石詩》 一拳山骨動溪神，小字金書爽醉魂。竊吹濫中非我事，約公同賞謝家墩。王公精舍定林居，蔣廟相過恰半途。不意半山亭下路，溪光一夕照吾廬。

《讕言長語》李照《王荆公墓》 天津橋上鵑聲急，已卜先生相奔朝。百世雄文凌白日，千年新法苦青苗。富韓國老緣誰去，汴宋基圖自此搖。荒塚卧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飄。

李東陽《金陵問》 王安石，還聖人，熙寧天子空稱神。程夫子，眞聖徒，一言非訐還非諛，世更有人如此無？古來君相關氣運，河南不問金陵問。一時言，千載恨。

敷演

《效顰集》卷中《鍾離叟嫗傳》（存目）

《警世通言》卷三《王安石三難蘇學士》（存目）

又卷四《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存目）

雜錄

雜記

蘇軾《宰相不學》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荆。《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也。

又《跋王荆公書》 荆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學之則無法。故僕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似言法華。

黄庭堅《書贈俞清老》 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共學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使之脫逢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廢入俗談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爲難事。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遙夜闌。馬嘶車鐸鳴，群動不遑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哦此詩，以爲妙也。

又《書王荆公贈俞秀老詩後》 秀老蓋金華俞紫芝。道意淳熟，然建隆昭慶道人謂秀老百事過人，病在好說俗禪，秀老以爲知言也。秀老作《唱道歌》十篇，欲把手牽一切人同入涅槃場，雖未見策名釋迦之室，然林下水邊，幽人衲子，往往歌之，以遣意於萬物之表，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功亦過半矣。來者未知秀老，觀荆公所贈六詩，可知其人品高下也。初，僧仁擇刻六詩於揚州禪智寺眞覺堂，而秀老弟紫琳清老又欲刻之東陽涵碧亭。嘉其伯仲清尚，故書。

《冷齋夜話》卷四 〔王安石〕嘗與俞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驢，入法雲謁寶覺禪師，公知之。有頃，秀老至，公佯睡，睡起，遣秀老下階曰：「爲僧子乃敢盜跨吾驢。」秀老叩頭，願有以自贖其罪，寺僧亦爲之解勸。公徐曰：「罰松聲詩一首。」秀老立就，其詞極佳，山中人忘之，予爲補曰：「萬壑搖蒼煙，百灘渡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醉耳。」

《邵氏聞見録》卷一九 〔康節先公〕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先公曰：「不三五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先公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異哉！

《許彦周詩話》 「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世傳荆公改「舞」字作「落」字，其語頓工。然「風定花猶落」乃梁謝貞八歲時所作《春日閑居》詩也，從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連矣。」

《能改齋漫録》卷九 烏石岡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與外氏飲》詩云：「不知烏石岡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又《游草堂寺》詩云：「烏石岡邊繚繞山，紫荆細徑水雲間。」又《雜詠》云：「烏石岡頭躑躅紅，江邊柳色漲春風。」吳氏所居，又有柘岡，柘岡故多辛夷，荆公詩云：「柘岡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風最可憐。」又《寄正之》詩云：「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又《贈黄吉父》詩云：「柘岡西路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亦見舊時紅躑躅，爲言春至每傷心。」又《送吳彦玠》詩云：「柘岡定有辛夷發，亦見東風使我知。」鹽步門，乃撫州郡城之水門，卸鹽之地，公舊居在焉，今爲祠堂。公有詩云：「曲城邱墓心空折，鹽步庭幃眼欲穿。」皆紀實也，故烏石岡、柘岡、鹽步門，其名至今猶存。

又卷一一 熙寧中，王欽臣仲至自河北被召用。荆公薦對，神宗問所與游從。公奏宋敏求，帝默然，遣還任。公因留一詩，書長老院中云：「蜀地相如最好辭，武皇深恨不同時。凌雲奏罷還無事，寂寞文園興可知。」然荆公愛其詩，自題于所執扇。

又 陳無己《詩話》云：「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節僞行。范蜀公詠僧房

假山曰：「倏忽平爲險，分明假奪眞。」蓋刺公也。「某公，荆公也。予又嘗記一假山詩云「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詭怪。雖然知是假，爭奈主人愛」云云。世以爲東坡所作，不知是否？

《默記》卷中　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爲故舊。荆公嘗戲拆貢父名曰：「劉放不直一分文。」謂其名也。貢父復戲拆荆公名曰：「失女便成宕，無宀（音綿）直是妬。上交亂眞如，下交誤當宁。」荆公大嘆而心銜之。

《巖下放言》卷上　「秋雲放雨山林靜，諸壑相傳共一奇。」此王荆公詩，舊讀但愛其清麗耳。今歲既多雨，經霉霖潦甚于常歲。昨日過午一雨，忽有傾注，移時乃已。入夜既稍涼，枕几蕭然，不覺睡至鷄將鳴，窗猶未曙。聞山泉水並集，初是隱隱若雷，近而聽之，則高下遠近互相參錯，而各自爲聲，或如鐘鼓，或如琴瑟，或如戰馬之奔，無不可喜。始悟荆公詩良有味，不知公作此句時，亦有同乎余者？所謂「共一奇」者，以不從押韻，而毗耶以音聲爲佛事，此殆近之。

《石林燕語》卷四　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余見唐誥書名，未見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王荆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腳，中爲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窩匾，而收橫畫又多帶過。常有密議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書《楊蟠差遣敕》，作圈復不圓，乃以濃墨塗去，旁別作一圈，蓋欲矯言者。楊氏至今藏此敕。

《石林詩話》卷中　其（俞紫芝）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荆公亦善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闋，每山行，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恬靜。一日見公云：「我欲去爲浮圖，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公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我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爲之大笑。

《觀林詩話》　涪翁跋半山書云：「今世唯王荆公字，得古人法，自楊虛白以來，一人而已。楊虛白自云『浮世百年今過半，校他蘧瑗十年遲』者，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題楊少師題大字院壁後》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眞能賞音者。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

《曲洧舊聞》卷三　予在太學，同舍有誦《曾南豐集》者，或曰：「子何獨喜此？」答曰：「吾愛其文似王臨川也。」時一生家世能古文，聞其言，大笑曰：「王臨川語脈與南豐絕不相類，君豈見其議論時有合處耶？」予殊未曉其意，久之而疑焉。後二十年，閒居洧上，所與事游者皆洛、許故族大家子弟，頗皆好古文。因說黃魯直論晁無咎、秦少游、王介甫文章，座客曰：「魯直不知前輩，亦未深許介甫也。」予嘗見歐公一帖，乃答人論介甫文者，言：「此人而能文，角而翼者也。」晁以道曰：「吾亦曾見此帖。今在孫元忠家，其子祕藏，非氣類者不出以示之。」元忠名朴，少爲樂全客，元祐間爲秘書少監。以帖中語考之，乃是介甫方辭起居注時帖也。

《容齋續筆》卷八　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爲「過」，復圈去而改爲「入」，旋改爲「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爲「綠」。

《容齋三筆》卷一一　碑志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如《淳于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牂牁太守曾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然，王荆公爲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爲不相契。

曾丰《跋王荆公帖後》　右，荆公手筆。外著顯悴之形，中函嫖姚之氣，頗乎喬松之聳壑，挺乎修竹之欹風，頹乎疏梅之橫水也。態度不同，同歸于清，所謂瘦硬過神，幾是耶！大抵公之字猶其人，蓋嫖姚者，公得志於時，又若顯悴，則公守固不爲富所淫，雖身享廊廟之奉，日饜棧羊，終猶有飯蔬氣習，在其貌曾未改山澤之臞也與？

《清波雜志》卷一二　王荆公墓在建康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起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責知歸州，經從，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涼寺，問孫：「曾上荆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墳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節序亦有往致奠者。時之風俗如此。曾子開亦有《上荆公墓》詩，見《曲阜集》。

《桯史》卷九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

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荆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爲何人。

又卷一一 余後因讀《夷堅》支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眞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蔡）卞也。

《**楓窗小牘**》**卷上** 荆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人皆以爲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荆公罷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於『貧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青』字。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爲『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爲『法』字。女戴笠爲『安』字。柘落木，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合吳言爲『誤』字。去家京洛爲『國』。寇盜爲『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蓮堂詩話**》**卷下** 王丞相好諧謔。一日，與沙門論道，因曰：「投老欲依僧。」有客對曰：「急則抱佛腳。」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一句。」客亦曰：「『急則抱佛腳』是俗諺全語。若上去『投』，下去『腳』，豈不的對也？」

楊士奇《跋王荆公詩》 王荆公與其弟平甫《此君堂詠竹詩》二首，相傳皆公所書。石刻在今應天府學。公書氣韻飄逸，勢若率然，而未嘗無從容整暇之意，亦自成一家。昔人論公書類忙時所作，此說非也，但學書者不可爲法耳。

《**兩山墨談**》**卷一四** 南平趙弼著《效顰集》，其《鍾離叟》一傳，蓋寓言以詈安石。嘗喜其幻設之妙，然古實有邂逅若此者。盧多遜南遷，食於道旁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事。盧問其何居於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夫家，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爲某事。吾子不從，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間。彼盧相者，妒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然則《鍾離叟》意倣於此。

楊慎《鄮山正論》 黃鄮山答蜀人黃制參有大書曰：「考亭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迹則誠有之，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之書然爾。玉山極口稱譽東坡，考亭方辨之，玉山再護東坡，則考亭遂深求東坡之短，遂有寧可取介甫之說，介甫因此得考亭救得數語。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不平之言，非平日議論之正也，介甫亦可謂僥倖甚矣。【略】鄮山，朱子門人之門人也，其言如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然朱子此論，非特有激於汪應辰，其陰拱介甫之意，往往發見。【略】朱子他日又錄安石爲名臣，而躋之韓、范、富、歐之間，此豈亦有激於何人乎。嗚呼！於東坡乎何損，於半山乎何益，獨可爲大儒惜耳。

《**詩筏**》 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之書，耻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詞。」王荆公集四家詩，人問何爲下李白，荆公云：「白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者蓋十八九。」兩人論太白，互相矛盾如此。余謂此皆非太白知己也。【略】酒色，鄭、衛，在太白分中，原無罣礙。李陽冰自見太白耻鄭、衛耳，若太白則何必耻鄭、衛。王介甫自見太白言酒色，若太白則何妨言酒色。以己爲量而妄尊之，且與太白無與；況以己爲量而妄毀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載酒園詩話**》**卷一** 王荆公好改古人詩，如王駕《晴景》曰：「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兼無葉底花。蜂蝶飛來過牆去，應疑春色在鄰家。」介甫改爲：「雨前不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前詩載《百家選》，後詩刻己集中。按介甫所云「疑」，乃因蜂蝶過牆而人疑之也，着力在「紛紛」二字；駕所云「疑」，乃蜂蝶疑而飛去，人疑其疑也，着眼在「飛來」二字，兩意俱佳。但「卻疑」意只一層，「應疑」意有兩層。

《**香祖筆記**》**卷一〇** 小說演義，亦各有所據，如《水滸傳》、《平妖傳》之類，予嘗詳之《居易錄》中。又如《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極快人意，乃因盧多遜謫嶺南事而稍附益之耳。故野史、傳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勝穢史曲筆者倍蓰。

王士禎《戲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六首》一四 詩人一字苦冥搜，論古應從象罔求。不是臨川王介甫，誰知暝色赴春愁。（王浣注：唐人《晚渡伊水》詩，首句或作「暝色起春愁」，王云：「若作『起』，誰不能道邪？」）

《**退菴隨筆**》 王荆公嘗謂「太白人品甚卑，十句九句說婦人」。或駁之

曰：荆公學識太高，故嘗笑《春秋》爲斷爛朝報。夫《風》、《騷》之旨，豈有他哉！五倫正變之際，蓋難言之，愛成仇而忠見謗，古人所遭，往往有同世不知，後賢不諒之隱，亦遂不能已於言。然而直言近訐，比興多風，太白往往寄託於美人香草，此正其用心之厚也。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王氏安石曰：「李白詩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汙下，十句九言婦人酒耳。」按荆公此論，《冷齋夜話》、《捫蝨新語》皆載之。《老學菴筆記》則謂其非荆公語，乃讀李詩未熟者妄言之。此辯極爲明通。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二《眉山秀》**　東坡送親還，往辭介甫，呂惠卿在坐。介甫說如意君事，坡不能答。又面屬帶中峽水以治肺疾（按：如意君、中峽水之說，亦本小說。中峽水事，蓋因李德裕屬人取中泠泉，其人誤取其相近者，爲德裕指出，故移於東坡，以作話柄），及後回京，失誤取下峽之水，爲介甫所嗤，遂因事貶黃州團練使。【略】是時介甫罷歸，僑寓鍾山半山堂。嘗騎驢獨行，見老嫗呼豬曰「王安石」，不勝憤慚。

《**孤本元明雜劇提要**》**卷一五《貶黃州》**　《貶黃州》，原標《蘇子瞻風雪貶黃州》，明抄本，元費唐臣撰。記王介甫授意李定，劾東坡吟詩怨謗君上，帝震怒，將置之死，張方平救之，乃免其死，貶置黃州。介甫憾猶未已，令楊太守絕其資糧，以致東坡妻子凍餓，幸賴馬正卿周給得生，而以東坡奉召回京作結。【略】此本所記各節，皆有所本，惟官階前後牽合，以資貫串耳。曲文通體清俊。

雜　考

《**能改齋漫錄**》**卷三**　荆公詩：「靜憩鳩鳴寺，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隻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鷄鳴午」。讀者疑之，蓋亦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鷄」。

又卷一一　王荆公嘗題一絕句于夏旼扇云：「白馬津頭驛路邊，陰森喬木帶漪漣。夕陽一馬匆匆過，夢寐如今十五年。」本集不載，見《湟川集》。

又　王荆公有唐律一首，寄池州夏太初，今集不載。其叙云：「不到太初郎中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詩奉寄。」詩云：「一水衣巾翦翠綃，九峰環佩刻青瑤。平生故有山川氣，卜築兼無市井囂。三葉素風門閥在，十年陳迹履綦銷。歸來早晚重攜手，莫負幽人久見招。」

又　荆公嘗任鄞縣令。昔見一士人收公親札詩文一卷，內有兩篇，今世所刊文集無之。其一《馬上》云：「三月楊花迷眼白，四月柳條空老碧。【略】」其二《書會別亭》云：「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略】」

又卷二九引《王直方詩話》　舒王集中有《落星寺》詩，其末云：「勝概惟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落星寺在彭蠡湖中。劉咸臨嘗親見寺僧言幼時目睹閩中章傳道作此詩，其前六句皆同，其末云：「勝概詩人盡收拾，可憐蘇石不曾來。」蘇、石謂子美并曼卿也。後人愛其詩，改末句作舒王詩傳之，遂使一篇之意不完，其體與舒王所作詩語不同也。

《**揮麈餘話**》**卷二**　明淸嘗于王瑩夫瓘處見王荆公手書集句詩一紙云「海棠亂發皆臨水，君知此處花何似」，「涼月白紛紛，香風隔岸聞」，「囀枝黃鳥近，隔岸聲相應」，「隨意坐莓苔，飄零酒一杯」。今不知在何所。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三**　《漫叟詩話》云：荆公和人詩，以「庚桑」對「五柳」，「黃耇日」對「白鷄年」，此名借對。

又後集卷二五　苕溪漁隱曰：謎字自鮑照始以字體解釋爲之【略】。故介甫「用」字謎云：「一月又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一家有六口，兩口不團圓。」

孫覿《與蘇守季文》　比臨川刻荆公詩文，贋本居十之一，而錯謬不可讀。

《**容齋四筆**》**卷七**　「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荆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篇也。今臨川刻本以「楊柳」爲「柳葉」，其意欲與荷花爲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改「三十六陂春水」爲「三十六宮煙水」，則極可笑。公本意以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景物，何預於宮禁哉？不學者妄意塗竄，殊爲害也。彼蓋以太一宮爲禁廷離宮爾。

《**觀林詩話**》　華亭並海有金山，潮至則在海中，潮退乃可游山。有寒穴泉，甘洌與惠山相埒。穴在山麓，泉鍾其間，適與海平。而半山《和華亭令唐詢十詠・寒穴泉詩》乃云「高穴與雲平」，蓋未嘗至其處也。毛澤民作《泉銘》，叙半山詩云「泉當因此詩以名世」。然余以爲因半山詩以增重於世，則此泉之幸，若後世好事者欲憑此詩以考寒穴的在，則失之遠矣，非泉之不幸歟？

《**竹坡詩話**》　大梁羅叔共爲余言：「頃在建康士人家，見王荆公親寫小

詞一紙，其家藏之甚珍。其詞云：「留春不住，費盡鶯兒語。【略】」荆公平生不作是語，而有此何也？」儀眞沈彥述爲余言：「荆公詩如『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等篇，皆平甫詩，非荆公詩也。」沈乃元龍家婿，故嘗見之耳。叔共所見，未必非平甫詞也。

《**瓮牖閑評》卷五**　王荆公每自稱「楚老」，初不見其用處，及觀其作《定林》詩云：「楚老一枝筇，于此傲人群。」又作《公辟枉道過訪》詩云：「舊事齊兒應共識，新篇楚老得先知。」方知此「楚老」乃荆公自謂耳。

《**瓮牖閑評佚文》**　王介甫不作纖穠等語，余嘗疑「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非介甫之詞。後觀方勺《泊宅編》，云陳正敏謂此唐人詩，介甫常題于扇上爾，是余之所見爲不妄也。

《**艇齋詩話》**　荆公《定林》詩云：「定林修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五月枝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嘗見許子禮吏部云：渠親見定林題壁，不云「修木」云「喬木」，不云「石路」云「去路」，不云「弄潺湲」曰「聽潺湲」。又《試院中》詩云：「白髮無聊病更侵，移牀向竹卧秋陰。」子禮云：見荆公眞本，不云「向竹卧秋陰」，卻云「卧竹向幾陰」，皆與印本不同。

《**猗覺寮雜記》卷上**　荆公多用晉白鷄事。《酬許奉議》云：「後會敢期黃耇日，相看且度白鷄年。」《游齊安院》云：「老值白鷄能不死，復隨春色破寒來。」《次張唐公韻》云：「君騎白鳳今何處，我適新年過白鷄。」蓋公生於辛酉也。騎白鳳事見孫光憲《北夢瑣言》。

《**卻掃編》卷下**　汪彥章言：頃行淮西，一驛舍中壁間有王荆公題字曰：「郵亭橋梁不修，非政之善；飾廚傳以稱過使客，又於義有不足。如此足矣。」

《**雞肋編》卷上**　王介甫作字謎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任是凶年也得過。」又作謎云：「常隨措大官人，滿腹文章儒雅。有時一面紅妝，愛向風前月下。」至於酒席之間，亦專以文字爲戲，常爲令云：「有商人姓任名飪，販金與錦，至關，關吏告之曰：『任飪任入，金錦禁急。』」又云：「親兄弟日曰昌，堂兄弟目木相。親兄弟火火炎，堂兄弟金今鈐。」又云：「擲地去土，添水成池。」皆無有能酬者。有爲字中一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熟則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縣，三人入州。在村裏只在村裏，在市頭只在市頭。」又爲疊字下兩點謎云：「兄弟二人同姓同名，若要識我先識家兄。不識家兄，知我爲誰。」又「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甑」字謎云：「將軍身是五行精，日日燕山望石城。待得功成身又退，空將心腹爲蒼生。」

《**王荆文公詩》卷六《送春》李壁注**　詞氣疑非公詩，又公未嘗至武陵，然亦詩人之作也。　劉辰翁評：信非公詩，有得有失。

又卷一四《馬上轉韻》詩李壁注　此詩疑不類介甫作。

又卷二一《望晚山馬上作》李壁注　此詩疑非公作。

又《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李壁注　按此詩《梅宛陵集》亦有，未知果誰作。竊疑詞氣近類聖俞也。

又卷三四《送趙學士陝西提刑》李壁注　此詩不類公作，姑存。

又卷四四《御柳》李壁注　此詩一作：「習習春風拂柳條，御溝春水已冰消。人間今日春多少，祇看東方北斗杓。」

又《春江》（春江渺渺抱牆流）李壁注　或言此方子通詩，荆公愛之，書於冊，後人誤爲公作。方名淮，姑蘇人，行高潔，隱居不仕。

又卷四六《臨津》李壁注　此平父詩，誤刊於公集。

徐無黨

論　述

歐陽修《與澠池徐宰無黨書》　程試賦詩極工矣，策贍博而辯論偉然，皆當在高等。人力所可爲者，止于如此耳，其他有命。然俗言運亨者臨事不惑，揮翰之際能至此，其亦奮發于兹時乎。

又　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潔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也。《代天論》既各有篇目，不必謂之代天可也。

又　所寄文字大佳。然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

時肆放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

又《送徐無黨南歸序》 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于人。既去，而與羣士試于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于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傳記

《金華先民傳》卷七《徐無黨傳》 宋徐無黨，永康人，從歐陽修學古文詞，修嘗稱其文日進，如水湧而山出。又云其馳騁之際，非常人筆力可到。嘗註《五代史》，妙得良史筆意。皇祐中以南省第一人登進士第，仕止郡教授，惜弗究厥施云。

紀事

乾隆《河南府志》卷八四徐無黨《小龍門記》 予嘗登香山寺以望龍門伊川之處，而愛其奇秀，以爲洛陽雖山川可佳，而無如此也。有澠池小吏自其旁爲予言「邑中亦有此，曰小龍門也。以人迹之不可到，故無聞焉」。予後因吏事至洪河濟，初緣崖下，間躡棧閣，得小徑，下入凌澗中行，而兩岸皆石壁峭立。行約五十里，望見兩山裂開，可百餘步，勢皆嶔崟，而水聲激激流其中。【略】予入石室中，上絕頂，欲深求古碑文而可考者，不可得也。因自書其所爲文而命僧惠仙者鐫于石，而藏于西巖之洞穴間，且以記予之偶來，尋得其處，而又以備後之隱君子欲訪求于此地而居者之人也。

《敬鄉錄》卷二 徐無黨姓名，見歐公《送歸序》文，知其出東陽，爲公注《五代史》者也。蓋其自署云「東海徐某注」，其里族郡志不收，可謂失考矣。無黨早從歐公游，後舉進士，公稱其文詞日進，如水湧山出，將摧其盛氣而勉其思，則其才亦銳矣。公《胥氏夫人墓誌》，無黨所代作也。當時豈無他門人，而獨屬筆于無黨，推重可知。弟無逸、無欲，皆見公所與手帖中。又有帖云：「官下無恙，知且權河南澠池本邑，自可讀書爲政，何必來求府中。」據此則嘗宰河南屬縣也。史注甚簡，或終卷不出一字，間特發明其書法而已。咸林吳縝作《纂誤》，稱公以授徐子爲注，而抵牾缺略者不能辯釋，以是爲其過。又洪興祖云：「《五代史》，歐陽公未及考正而薨，其家遽以進御，後人傳刻，舛繆增多。」今按其說良是，亦不得但過徐子也。【略】無黨之文字罕傳，今訪求得《烏傷侯廟碑》並《胥夫人銘》，錄于左。

著錄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歐陽修《新五代史》七十四卷，徐無黨註。

藝文

歐陽修《送徐生之澠池》 徐生南國後來秀，得官古縣依崤陵。腳靴手板實卑賤，賢儁未可吏事繩。攜文百篇赴知己，西望未到氣已增。【略】羨子年少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生。名高場屋已得儁，世有龍門今復登。出門相送親與友，何異籬鷃瞻雲鵬。嗟吾筆硯久已格，感激短章因子興。